[illegible]

[illegible]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一三冊目錄

總類

考據

傳疑錄一卷　明　陸深撰　寶顏　一
儼山纂錄一卷　明　陸深撰　百陵　七
讀書劄記八卷　明　徐問志著　得月　九
譚苑醍醐八卷　明　楊慎撰　函海　三二
萩林伐山二十卷　明　楊慎撰　函海　五三
丹鉛雜錄十卷　明　楊慎撰　函海　九三
丹鉛續錄八卷　明　楊慎撰　寶顏　一一九
俗言一卷　明　楊慎撰　函海　一四七
餘冬序錄摘抄內外篇六卷　明　何孟春撰　紀錄　一五〇
眞珠船八卷　明　胡侍著　寶顏　一七二
簣齋雜著一卷　明　陸埤撰　學海　一九七
古言類編二卷　明　鄭曉撰　鹽邑　二〇一
群碎錄一卷　明　陳繼儒著　寶顏　二一九
枕譚一卷　明　陳繼儒著　寶顏　二二四
疑耀七卷　明　張萱撰　嶺南　二二九
槎上老舌一卷　明　陳衍撰　硯雲　二七〇
餘菴雜錄三卷前附本傳　明　陳恂著　學海　二八〇
巵林十卷附補遺一卷　明　周嬰纂　湖海　二八八
呂錫侯筆記一卷　明　呂兆禧撰　鹽邑　三六九
遯翁隨筆二卷　明　祁駿佳著　借月　四〇八
蒿庵閒話二卷　清　張爾岐撰　集成　三八
譎觚一卷　清　顧炎武撰　海山　四一一
菰中隨筆一卷　清　顧炎武著　仰視　四二七
未廬札記一卷　清　丁泰泰著　指海　四三〇
義府二卷前附四庫提要　清　黃生撰　湖海　四五七
訂譌雜錄十卷　清　胡鳴玉述　藝海　四九二
學福齋雜著一卷　清　沈大成纂　守山　四九七
樵香小記二卷前附四庫提要　清　何琇撰　抱經　五〇六
龍城札記三卷　清　盧文弨撰　抱經　五一五
鍾山札記四卷　清　盧文弨著　藝海　五三六
魯齋述得一卷　清　丁傳纂　藝海　五三九
炳燭偶鈔一卷　清　陸錫熊纂　函海　五四三
卍齋瑣錄十卷　清　李調元撰　函海　五六四
勦說四卷　清　李調元撰　指海　五七七
識小編二卷前附四庫提要　清　黃豐垣撰　滂喜　五八八
炳燭編四卷　清　李賡芸撰　式訓　六一三
銅熨斗齋隨筆八卷　清　沈濤撰　咫進　六六二
大雲山房雜記二卷　清　惲敬著　藝海　六六八
讀書瑣記一卷　清　鳳應韶纂

北京圖書館藏

鄭堂札記五卷　清　周中孚著　仰　視　六七三
讀書叢錄七卷　清　洪頤煊撰　史　學　六八五

傳疑錄

陸深著

雲間儼山陸深著

明爽。箕子以之。漢趙賓訓箕子者陰陽之氣。萬物方茂滋。非商箕子也。賓蜀人。

包犧因蹲鴟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此淳于俊對高貴鄉公之言也。漢魏間大士。守經苦嚴。

斯言必有所本。

周詩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毛氏訓曰。不顯。顯也。不時。時也。至集傳亦因之。不字當是丕字。濟廟之不顯不承。即書之丕顯丕承。

禹貢九州。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周禮九州。揚荊豫青兗雍幽冀。爾雅九州。冀豫雍荊揚兗徐幽營。周禮多幽冀并。而少青徐梁。爾雅多營。而少梁。或謂并徐於青。分梁於雍豫。舜旅有十二州。分冀爲幽并。分青爲營。禹貢之成。固前舜典與。

史稱高貴才慧夙成。好問尚詞。即其幸學與諸博士論難。信然。自古來世之君多文彩。若隋煬陳唐兩後主最雋。然不過華靡藻麗耳。至深於經術。莫如高貴。人主之學與韋布異。不能不爲之浩歎。

孟子所論明堂在泰山。天子巡狩之地。古明堂。神農作之。名曰天府。黃帝已合宮。虞曰總章。商曰陽館。周始曰明堂。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其制上圓下方。重屋四周。中起大室。環以辟雍。東西廣九筵。南北袤七筵。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諸侯遞聽。於是乎布政。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

禮令所傳者。儀禮禮記大戴禮。與周禮。別有后蒼曲臺記。數萬言不傳。又有別本周禮。鄭康成常引以註周禮。古之經籍。皆有別本。孟子亦有別本。與今之刻本一類者不同。

戴記月令。又見於呂氏春秋。或云。漢儒雜采呂書以記禮。或云本禮經之舊文也。呂書剽取之。據不章之書。月令特優。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執字當是執。即書字之譌。隸書執執字相類。執樂也。是即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與四教亦是四事。

爲長者折枝。枝肢古通用。肢四支也。腰亦曰肢。折枝猶折腰也。古時云。折腰載拜跪。陶淵明以五斗米折腰。蓋言爲長者揖拜耳。

唐太宗即位。從封德彝言。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德彝之言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

顯濱薛氏曰。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自生齒以上。皆養於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恩之所必窮者也。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貲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陰陋。戚戚而無以爲樂。甚非人情也。

三代公族。有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

漢之封爵。皇子則王。王子則侯。侯王世及。無嫡則絕。

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

唐制。諸侯王薨。子嗣襲王。嗣王薨。有降爵爲公侯者。有數年後嗣封王者。

宋制。親王之子。不封郡王。親王既沒。不立嗣王。

唐宗正寺歲送進士二十人。與國子監京兆府相比。李程李肱。皆爲舉首。

宋制。宗子特立學以教養之。而取才焉。其出身仕宦。與民庶略等。嘉王取狀元。汝愚爲宰相。其顯者。

本朝親王之國無子。則取回宮眷。除其國。近日壽秀涇是也。皆憲廟子。至於國土絕。則繼晉府新淦是也。

不知絕於近支。而繼乎遠派。必有深意。

王安石在熙寧間。裁減宗室恩數。三學宗子。圍聚都下。俟安石入朝。攀馬以訴。安石徐下馬。從容言曰。嘗如祖宗功德。服盡而就。何況賢輩。於是宗子皆散。雖荊公一時應變之才。然其言不可廢也。

屯田者。屯於邊而田者也。今腹裏皆有屯田。

士圭之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秦廢井田。漢興。始以二百四十步爲畝。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廣一步長

二百四十步爲畝，畝百爲頃，至今版圖皆準之。一云商鞅佐秦，以一夫力餘地利不盡，於是改制二百四十步爲畝。

立步制畝，經土設井，使八家同之。自黃帝始，世儒多謂難行。予行東西南北皆萬里，自吳越外，田多荒廢，水利不修故也。井田亦徒授，皆在山西按察時，嘗與于布政議，欲於京城外做棗園之制，每二三十畝鑿井一區，用以灌溉黍麥，庶歲穫可期，而亦不失井田之名，欲上其事於朝而不果。漢時龍首渠田亦鑿井，有深四十餘丈者，往往井下相通行水，蓋古法也。

民出力以養兵，兵出力以衛農，此兩言似是，而實害天下之大端也。其究至於兵農兩弊而後已。何則，農之所養者，兵或不得用，而農之所賴者，兵何嘗概及耶。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五口之家，常有一人爲兵，而二十歲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今開邊兵，半皆執役，而京師之禁旅亦且古役矣。馬端臨曰，兵與農，共此民也，故無事則驅之爲農，而力穡穡，有事則調之爲兵，而任爭戰，唐府兵之法猶存，至兵農既分，不獨農疲於養兵，而兵且恥於爲農。按貴與之論，則屯田之策，不可不講也。

古者求才甚實，蓋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弟廉恥之際。此鄉舉里選之法也。故周之人才爲盛。晉乎宋儒之論曰，士大夫爲聲病剽略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宜復古孝悌之科，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明知天子之意，以副上之所求，庶乎風俗可漸復矣。

自古取民之制計歲，故謂之歲辦，貫助徹皆什一。漢法最輕，史稱三十而稅一，文帝十三年六月，詔除民田租，且古者十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當時民力可想也。兩稅三限作自楊炎始，唐書食貨志，兩稅具載，並無三限條格，蔡介夫云，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如此止是兩限爾。想兩稅俱限以三次征輸，亦有緩征之意，雖然，炎固萬世罪人也。

世言三尺法者，蓋用三尺竹簡寫律法，昭晉謂之尺一，亦以一尺版寫詔，蠡封加璽，又謂之璽書。近有梓行史演義同論篇，文字頗有工，獨闕相如傳贊而不論，揚雄所謂曲終而奏雅，豈子長所得採摭耶。

楊德祖與曹孟德讀曹娥碑，娥上虞人，今曹娥江在寧紹兩界中，孫權據越，當時孟德何緣得至江滸邪。洪武四年，廢圖譜局，得非以彌文太盛乎。魏晉澄中正，以門第官人，李唐論相惟重八姓，自秦不師古，焚毀典籍，聖賢之世系湮沒，而姓氏遂不辯，後世婦人一例稱氏，何所本與，傳曰，別生分類，蓋姓之爲言生也，氏之爲言類也，此姓氏之說，漢室去古未遠，凌煙閣畫，題曰大將軍博陸侯霍氏，以氏代名，蓋男子之美稱爾，豈有姓有氏，男女通稱與，左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義各有取，難以混稱也，若堯舜姬姓，稱陶唐氏，有虞氏，大禹姒姓，稱有夏氏，成湯子姓，稱有商氏，呂東萊祖謙云，三代之時，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也，百世而不變，曰氏者，則其子孫之所自分也，數世而一變，輒恐氏亦難以自分而頻變也，按姜姓爲呂氏，至于今不變，若國氏爲子國之後，駟氏爲子駟之後，所謂以字

爲氏者也，又有以郡爲氏者，齊魯秦吳是已，以謚爲氏者，文武成宣是已，以官爲氏者，司馬司徒是已，以爵爲氏者，王孫公孫是已，以居爲氏者，東門北郭是已，至於巫乙氏，匠陶氏，又以所有事爲氏，皆不容變，如吾陸姓，官稱吳氏，所謂朱張顧陸，吳郡四大姓也，漢制，侯爵凡五等，國邑圖內鄉亭，陸以鄉侯爲氏，裴陸廉閻是也。

復有以國以邑，以鄉以亭，以地以姓，以名以次，以族以技，以吉德以凶德，以爵系國系族系邑系之類，凡二十餘，有複姓三字姓四字姓之類，具見鄭氏通志。故曰三代以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別貴賤，姓別婚媾，貴者有氏，賤者有名，三代以後，姓氏合而爲一，大抵姓可呼爲氏，氏不可呼爲姓也。

商周之先，有無端典禮，若玄鳥閟宮之詩是已。按姜嫄，帝嚳元妃，簡狄爲次妃，則稷契皆帝子也，後人追隆之祀，乃有取於玄鳥巨人，使稷契有母而無父，謂之何哉。

古今說春秋者，只於春王正月，皆不得聖人之旨。夫四時定歲，天道無貳，時冬也而謂之春，故書曰春，實非春也，東遷陵遲，政教不綱，無王矣而謂之王，故書曰王，實非王也，本十月也而謂之正，故書曰正月，實非正也，所謂據事直書，而其義自見，褒貶之說，恐後來穿鑿耳。葵丘首止，皆非美詞，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遂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成，此蘇潁濱論權臣，文極明快，雖然，不已誨淫乎。

域中輿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六里，此漢之極盛也，唐之極盛，東西九千五百十里，南北萬六千九百十八里，本朝疆界，予所行者，起自東海，西至成都，又西踰威茂松潘，約有千里，蓋萬里餘矣，成都萬里橋，蓋自長安迂道言之，指南北也，非實南自延建，北至雁門，予行蓋五千里餘云。

南豫都太僕，好古書籍，在京嘗爲言水經，予因借出抄行，近刻之吳中，予覽之有三疑，桑欽著書，能成一家言，後漢文苑何不爲立傳，欽之名姓，又別無考見，一疑也，水經所具至到源委徧及夷夏，非一人一生所可窮極，一疑也，所稱鄭道元注，道元後魏時人，其書該洽淵博，後來引用者，但稱出水經注而已，不知經注，復何所出，又一疑也，偶覽通典，亦載水經，郭璞注三卷，鄭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詳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但謂是順帝以後纂序也，且云所作詭誕，全無憑據，疑於吳越春秋越絕之流，亦不知有桑欽君卿博洽之儒，其論當可信，與漢書孔安國傳載徐敖以毛詩傳恒子貢，子貢傳桑欽君長，此當是西漢末人，與亦經同乎否。

予在代州試諸生，以河間保定雄官雄舍爲問，意欲爲尊證之策，顧事體重大，郭欽江統之論，不可不熟慮也，唐福闕薛謙光上疏，蓋謂戎夏不雜，自古所戒，夷狄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遷中國，至謂冒頓驍雄，不能入中國者，非兵力不足也，其所以解平城之圍而縱高帝者，爲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美，生長積漠之北，以穹廬毳於城邑，以氈裘美於章紱，既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規中國

之心者，爲生不在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漢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爲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非惟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背叛，四方響應，遂鄙單于之號，而稱帝王之實。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鼎峙者，爲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內徙，北當劫遊人紛紜麴塵，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王彌崔懿爲其用耶。言甚剴切，可嗣徙戎，昔觀遼金元與五季二宋相終始，卒爲中華患者，亦坐燕雲之外棄耳。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代之鑑也。

山濤爲晉吏部尚書，最有名實。世稱山公啓事，偶錄其一通曰，侍中彭權，遷當遷代。按雍州刺史高簡有雅量，在兵間，少不肅下情，處朝廷，足以肅政。左右衛將軍王濟，才高美茂，後來之冠。此二人誠顧問之秀，聖意倘惜濟，貴之，驍騎將軍荀愷，智器明敏，其典宿衛，終不減濟。祭酒庾純，強正有學，亦堪取選。國學初建，王荀已亡，純能其事，宜當小留，粗立其制，不審宜爾有當聖旨者否。其體例明確如此，誠可爲法。

時日之忌，固小道也，世俗亦有所自來。子卯謂之疾日，又有往亡日，檀弓曰，子卯不樂，蓋本於桀紂之事。唐朝新格，又以正月五月九月爲忌月，至今仕宦上任避之。此本無謂，房玄齡等損益隋律，亦存之以不行刑，謂之斷屠月。

王政權權量，聖人於粗迹，皆有精義存焉。蘇曰，大秤小斗，用以掊尅聚斂，高下其手，亂之始也。故謹之，亦在於始。所謂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者，是物也。

權以權輕重也。五權之法，銖兩斤鈞石，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

量以量多少也。五量之法，龠合升斗斛，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

度以度長短也。五度之法，分寸尺丈引，秬黍一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

衡以準曲直也。五則之法，衡規矩繩準，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

夫權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爲十二銖，兩之爲兩，故曰兩，一兩二十四銖也。乘之而爲石，石一百二十斤也。

量起於黃鍾之龠，十龠爲合，以十乘之而爲斛，後世斛容五斗，黍穀出入兩斛，當一石。凡糧稅入籍爲石者，皆兩斛也。此或便於轉輸，俗因用之，漢書糧穀稱斛，鹽亦稱斛，芻藁稱石，注曰石，百二十斤也。斛石權量用同。

度起於黃鍾之長，後世十寸謂之尺，十尺謂之丈，凡公私所度，皆以丈計矣。

衡起於黃鍾之平，權與物鈞而爲衡，衡平而權鈞矣。

按黃鍾爲萬事根本，其要在中氣元氣而已。世稟黍候氣之法，無授受之眞，必當有神解妙悟者，此禮樂之本也。

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三代共之，至秦不師古，而後紛紜莫定矣。迨南渡六朝割裂之際，乃有大升大兩長尺之法，當時調鍾律，調晷漏，及冠冕制，用小升小兩，自餘公私用大升大兩，或云隋制，以三兩當

一兩，三升當一升，一尺二寸當一尺。然後魏高祖已有廢大斗，去長尺之令矣。

漢書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十龠爲合，杜氏通典所載黍同，而以二龠爲一，當從杜說，千二百黍爲十二銖，以十乘之，至鈞石則不合矣。故兩之爲兩，兩龠爲合，兩斛爲石，古今宜然。

黍黍之法

以子穀秬黍中者度之，九十黍爲黃鍾，一黍一分，九十分之得九寸，子北方也，秬黍黑黍也。

愚按子穀，以冀州黑羊山所出爲中，但時有豐歉，實有虧成，固亦難準，若和氣須候之。

候氣之法

於三重密屋內，以木爲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置於案上，內俾外高，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實葭莩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口，每地氣至於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於外，而氣應矣。凡節氣有早晚，故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即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飛灰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各有徵應，大抵管灰小動爲和，大動爲君弱臣強，不動爲君嚴猛云。

一說，律管入地，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通。

北齊信都芳爲輪扇二十四埋地，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戚，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應無少異。

旋相爲宮之法

每律皆可以起宮，如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皆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得之，餘律皆然。

宮者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爲主，自黃鍾始，當其爲宮，五聲皆備，黃鍾第一宮下生林鍾爲徵，上生太簇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餘倣此。

林鍾第二宮　太簇三　南呂四　姑洗五　應鍾六　蕤賓七

太呂八　夷則九　夾鍾十　無射十一　仲呂十二

三分損益之法

凡陽律三分其數，而損一分，以下生陰。

凡陰律三分其數，而益一分，以上生陽。如林鍾未至應鍾，亥皆在子午以東，故謂之下生。

大呂丑至蕤賓，午皆在子午以西，故謂之上生。一說，數多者上生，少者下生。

黃鍾三分之得二十七數，凡三，損去一分，得五十四數，是爲下生林鍾爲徵。

三分林鍾一十八數，凡三，益一分，得七十二數，是爲上生太簇爲商。

三分太簇二十四數，凡三，損去一分，得四十八數，是爲下生南呂爲羽。

三分南呂十六數，凡三，益一分，得六十四數，是爲上生姑洗爲角。

三分姑洗二十一數凡三零一數不行。

隔八相生之法。

如子爲黃鍾之宮，歷丑寅卯辰巳午，至未爲林鍾之徵。餘以類推。又如黃鍾九以林鍾六爲母，太簇九以南呂六爲妻，隔八而生子，則林鍾生太簇，夾則生夾鍾之類。故曰律娶妻而呂生子也。

五聲。宮土商金角木徵火羽水

黃鍾爲宮八十一。濁。君。復。子。太簇爲商七十二。次濁。臣。泰。寅。

姑洗爲角六十四。次濁。民。夬。辰。林鍾爲徵五十四。次清。事。遲。未。

南呂爲羽四十八。清。物。觀。酉。

數之多少，聲之尊卑分焉。

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角居四者之中。

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爲宮，以漸而清且短爲商，爲角，爲徵，爲羽。

律呂相間，以次而短。故黃鍾最長，至應鍾而極短。

黃鍾之數八十一，三分損一，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上生角。

角聲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聲之所以止於五也。

二變。

變宮四十二小分六　變徵五十六小分八

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古人謂之繆和，蓋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

角聲既不可行，必當有以通之，故因角數以九歸之，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徵，變宮，以從五聲之數，存其餘數以爲贏弱，至變徵之數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盡二，算數又不行，此變聲所以止於二也。

五聲十二律，旋相爲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宮商角徵羽，各十二聲，凡六十聲，爲六十調。變宮十二，在羽聲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凡二十四聲，不可爲調，非正聲也。

揚雄琴清曰：舜彈五弦之琴，而天下化。堯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桓譚新論曰：文武各加一絃，五絃第一爲宮，次商角徵羽，餘二絃爲少宮少商。按此，豈即二變爲七聲耶。一說，商以前但有五音。

劉彝曰：宮屬七，故用八十一絲爲最多，而聲至濁。於五聲獨尊，故爲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絲，聲次濁，故次於君而爲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絲，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於臣而爲民象。徵屬火，絃用五十六絲，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爲事象。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絲，爲最少，而聲至清，有事而後

用物，故爲物象。此其大小之次也。愚按蘇賁，特指絲聲耳。八音皆具五聲。

愚按通典，以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淮南子曰：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按二變不得爲調，以其非正聲也。所謂和繆者，蓋以繆和之，取濟助耳。醫家有繆刺，左病則鍼右，恐其意亦當然。

十二律。

黃鍾子管長九寸，容圍九分。

太呂丑管長四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五十二，倍之，爲八寸分寸之二百四十。

太簇寅管長八寸。

夾鍾卯管長三寸三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六百三十一，倍之，爲七寸分寸之一千七十五。

姑洗辰管長七寸九分寸之一。

中呂巳管長六寸萬七千六百八十三分寸萬二千九百七十四。

蕤賓午管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

林鍾未管長六寸。

夷則申管長五寸七百三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

南呂酉管長五寸三分寸之一。

無射戌管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

應鍾亥管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

一說黃鍾長八寸七分一。宮　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

太簇長七寸七分二。角　夾鍾長六寸一分三分一。

姑洗長六寸七分四。羽　中呂長五寸七分三分二。徵

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一。　林鍾長五寸七分四。角

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一。商　南呂長四寸七分八。

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　應鍾長四寸二分三分二。羽

律者候氣之管也。漢書律歷志云：十二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筒，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爲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謂律本。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只言六律者，陽統陰也。

古用玉爲律，漢末用銅律。史記注：律、述也，所以述陽氣也。一說：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爲法，呂、助也，言陰氣助陽宣氣，俱稱律，故曰十二律。

按劉昭曰：吹以考聲，列以候氣，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鍾者也。

其法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長.或極其短.每管皆差一分.吹之而聲清.候之而氣應.則黃鍾可得矣.

氣至升降之數.

冬至.黃鍾九寸.(升五分一釐三毫.)

大寒.太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升三分七釐六毫.)

雨水.太簇八寸.(升四分五釐六毫一絲.)

春分.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升三分三釐七毫三絲.)

穀雨.姑洗七寸一分.(升四分□□五毫四絲三忽.)

小滿.仲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升二分□□三毫四絲六忽.)

夏至.蕤賓六寸三分八釐.(升二分八釐.)

大暑.林鍾六寸.(升三分三釐四毫.)

處暑.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五毫.(升二分五釐五毫.)

秋分.南呂五寸三分.(升三分□□四毫一絲.)

霜降.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升二分二釐四毫八絲.)

小雪.應鍾四寸六分六釐.

十二律解.

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

太簇所以金奏贊揚出滯也.

姑洗所以潔修百物考神納賓也.

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錯也.

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

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

太呂助陽宣物也.

夾鍾出四隙之細也.

中呂宣中氣也.

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

南呂贊陽秀也.

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見國語)

黃鍾(卦復)陽氣鍾黃泉而出也.鍾者踵也.律有形有色.五色莫盛於黃.故陽氣鍾於黃泉.孳萌萬物為六氣元也.位於子十一月.

太簇(卦泰)太大也.簇湊也.言萬物隨於陽氣.太簇而生也.位於寅正月.

姑洗(卦夬)姑故也.洗鮮也.萬物去故就新.改柯易葉.莫不鮮明也.位於辰.三月.

蕤賓(卦姤)言陰氣幼少.故蕤委陽不用之.故曰賓.位於午.五月.

夷則(卦否)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位於申.七月.

無射(卦剝)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也.位於戌.九月.

六律之呂.

太呂(卦臨)呂助也.謂陽氣方生.陰氣助其宣物.位於丑.十二月.

夾鍾(卦大壯)夾孚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又當陰陽和夾.則位於卯.二月.

仲呂(卦乾)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

林鍾(卦遯)林茂也.盛也.六月陽皆茂盛.積於林野.又林、衆也.萬物成就種類.衆盛也.位於未.六月.

南呂(卦觀)南任也.謂時物皆秀.有懷妊之象.八月初.物皆含秀懷吐之象.陰任陽功.助陽成功也.位於酉.八月.

應鍾(卦坤)應和也.謂歲功皆應和.陽功收而聚之也.又陽氣應.不用事陰.雜陽氣閉塞萬物作種也.位於亥.十月.(見史記)

按六律六呂.律屬陽.呂屬陰.通謂之十二律.古稱黃帝所作.其名必亦黃帝所命.有理有象.大抵取諸聲氣云.夫聲以器出.氣由物形.非可臆論也.國語是先秦古書.但言其義與其用耳.史記所序.兼及於卦.而義術居多.亦未指名其體爾.二書未詳本始.果出於何人也.若毛鄭以義說詩.而聲氣遂亡.漢儒之失.大概居然.又按黃帝初.斷十二管以叢律.蓋竹管也.淮南子謂律之數六.分為雌雄.此與嶰谷之事合.又曰十二鍾以副十二月.則非徒取於義.而實有其器.本律名鍾者亦四.但古器毀闕.遂生後來紛紜之論.

楊子雲曰.聲生於日.律生於辰.夫謂十二律為十二辰可也.以十干幷為五.如甲巳為角.以配五聲.子雲之學.零碎者此.

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金之屬.(鎛鐘.特鐘.編鐘.方響.錞于.銅鈸.銅鼓.鐃.鐲.)

石之屬.(磬.編磬.)

絲之屬.(琴.箜篌.瑟.筑.箏.琵琶.阮咸.)

竹之屬.(簫.篴.籥.篪.管.七星.笛.)

匏之屬.(笙.竽.)

土之屬.(塤.缶.)

革之屬.(鼓.答臘鼓.齊鼓.擔鼓.雞婁鼓.羯鼓.正鼓.都曇鼓.節鼓.毛員鼓.撫拍.)

木之屬.(柷.敔.舂牘.拍板.)

通典八音之外又有三.(桃皮.貝.葉.)

八音之中.金聲最高.竹革之聲次之.匏音次之.絲音又次之.石音最低.

陽管六.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

陰管六.大呂.夾鍾.中呂.林鍾.南呂.應鍾.

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五百七十六.蕤賓為變徵.五百一十二數.

子者孳也.陽氣至此.更孳孳而生.故謂之子.丑者紐也.言居終始之際.故謂之丑.寅者津也.律者津之義.正月之時.生萬物之津塗.故謂之寅.卯茂也.言陽氣至此.物生孳茂也.故謂之卯.辰者振動之義.此月

物皆震動而長。故謂之辰。巳者起也。物至此時。皆長而起也。故謂之巳。午者長也。明物皆長。故謂之午。未者味也。言時物向成。皆有氣味。故謂之未。申者身也。言萬物皆有身體而成就。故謂之申。酉者猶縮之義。此月時物皆縮小而成也。故謂之酉。戌者滅也。言時衰滅也。故謂之戌。亥者劾也。言陰陽氣劾收萬物。故謂之亥。

澳儒十二辰解。蓋依月令而傅會之。若推之歲辰。又推之日辰。則窒礙矣。大撰作甲子。本於周天度數。以日爲主。故因日生時。積時爲日。積日爲月。積月爲歲。以其餘四分度之一推測。盡從閏焉。用以遇曆。冬至夜半。乃曆元也。十二辰爲十二宮。若周天之位次耳。字皆日之所寄爲時。因日之所寄以紀昏明陰陽之候。如日在子宮爲子。在午宮爲午。餘以類推。未必可以義解也。

曆法有月建。辰在辰與建交錯貿易焉。其在天體。似衰裏然。

十一月建子辰在星紀　十二月建丑辰在玄枵　正月建寅辰在娵訾　二月建卯辰在降婁　三月建辰辰在大梁　四月建巳辰在實沈　五月建午辰在鶉首　六月建未辰在鶉火　七月建申辰辰在鶉尾　八月建酉辰在壽星　九月建戌辰在大火　十月建亥辰在析水

儼山纂錄

陸深 撰

儼山纂錄一卷

上海陸深子淵

域中輿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六里。此漢之極盛也。唐之極盛，東西九千五百十里，南北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本朝疆界，予所行者，起自東海，西至成都，又西望威茂松潘，約有千里，蓋萬餘里矣。成都萬里橋，蓋自長安迂道言之，指南北也，非實。南自延建，北至鴨門，予行蓋五千里餘云。

本朝輿地，而古無比，猗與盛哉，然有可疑者二耶。燕薊時以冀州爲畿，四方皆二千五百里，今冀州之北，能幾何邪。三吳在古，不入職方，其民皆斷髮文身，以與蛟龍雜處，若空其地然，爲最下也。今財賦日繁，而古之遺跡不異，其水不爲害者天幸爾。萬一洚水，不知何以處之，區區開鑿，難以言夢。

曆家大抵以漏刻極長于六十，極短于四十，皆開前罷言，惟正統己巳官曆，晝刻三十九，夜刻六十一，以爲陰盈。故有士木之變，元授時曆，則長極於六十二刻，短極於三十八刻，以爲騶于燕地稍偏北故然，外國有蒸羊脾未熟而天明者，則知又不止于三十八刻而已。豈漏刻隨日因地有不同者如此，初不全繫于陰陽之消長也。

本朝國初，總計天下稅糧共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浙江一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一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一百二十萬九千餘，浙當天下九分之一，蘇顧於浙，以一府視一省，天下之最重也。松半於蘇，蘇一州七縣，松才兩縣，較蘇之田，四分處一，則天下之尤重者，惟吾松也。

本朝國體，與前代不同者有三耶，其一指北虜以爲不可一日忘備，漢唐故事，但驅出塞外而已，近得戶部移文開稱，宣府歲用銀九十二萬五千九百餘兩，大同歲用銀九十九萬二千四百六十餘兩，遼東歲用銀三十九萬四千八百七十餘兩，延綏歲用糧料五十二萬一千三十六石零，寧夏歲用糧料五十三萬四千二百五石，草三百九十三萬九千六百餘束，甘肅歲用糧料六十九萬七千六百零，草五百二十萬三千八百五十已束，大約歲費四百餘萬，隨時用兵不與焉。今上大工之費，近得工部總計九百餘萬，只大木一項，四川已用九十萬，尚須九十萬可足，川之民力可念也。

先泰兩漢間，皆名爾雅曰故者，如毛詩故、爲故、后氏故、翰故、杜林若顏故，曰微者，如左氏微、鐸氏微、虞卿微，曰通者，如陸君通、白虎通、風俗通之類，魏晉而下，則華嶠矣。宋王欵文有詩總聞開，晉曰晉韻聞，韻曰字義聞，章曰分段聞，句曰句讀聞，字曰字畫聞，事曰事實聞，人曰人姓號聞，物曰鳥獸草木器物聞，地曰山川土壤州縣鄉落之類聞，其十聞，每篇爲總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等，觀其命名，已得古意，惜未得其實而講之也。戊戌歲借錄于李文選開先，其得顏與朱傳不合，亦多前人所未發云。

按黃鍾爲萬事根本，其要在中氣元聲而已，但蔡季候氣之法，無授受之異，必當有神解妙悟者，此禮樂之本也。

余往來淸渠，未嘗不三致意焉。通塞者，天幸也，使北方無惰農，有此焉而不恃可也。國家詳於講禮而略於講農，豈未之思乎。

天下之治也，宰相求士於天下，天下之亂也，天下之士有求於宰相，宰相求士，將以任天下之事也，則因事以量士，士盡其才而事理矣，天下安得而不治，士求於宰相，志於爵祿也，宰相以天子之爵祿私于士，士之求愈多，而爵祿不足以應之，天下安得而治。

寒、煖、氣也，寒屬天，煖屬地，西北高近天，故多寒，東南卑入地，故恆煖，大抵近天、氣轉旋極急而極寒，道家謂之罡風，蓋生謂之羊角風。

天、陽也，其氣寒，地、陰也，其氣煖，煖中得寒則成，故萬寶告成，皆在寒涼之候，寒中得煖，則施爲雨雪是也。三皇五帝之法，後世所存者無幾，秦始皇極不道，而其所爲，後世有不能改者三耶，稱皇帝，一也，郡縣，二也，長城，三也。

儒先謂月中山河之影，乃爲光於同雲之際，皆非也，陰精之融而未盡者，月也，陽光之迸而成形者，電也。故日中之烏，亦陽精之融而未盡者也，故日月，物也，非神也，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術家以人生所值年月日時，推算吉凶，而必歸重於日主，頗亦有說，夫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時，皆生於日，積日而後成月，積月而後成歲，故日干最爲重，蓋日躔于子宮，則謂之子時，丑寅之類皆然，無日則無時，而月與歲皆無從推矣，雖小道亦皆窺測陰陽之際者。

舊聞西域人算日月食者，謂日月與地同大，若地體正掩日輪上，則月爲之食，傳注家謂月蝕爲暗虛所

射者。予未敢信以爲然。

讀書劄記

徐問志著

讀書劄記原序

書說命。惟斅學半。故學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强也。二者。無窮達。無老少。無人己內外。惟理所在以求。無不足與困之患。而後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焉。余不敏且老。於義理邈惝。蓋嘗玩索而未能深得其味。每融諸動靜。考諸前言。若或會通啟悟。洎諸生來質疑而考異者。必參訂其是者而存之。蓋取橫渠有聞劄記之意。管提學副使陳君則清。與諸生段以金璽。交商以啟各學生徒。因併就正於有道。若以其言爲不可易。則烏乎敢。

嘉靖甲午。延陵徐問志。

讀書劄記卷一

延陵徐問志愛齋著

程子曰。乾。天也。天尊言之則道也。分而言之。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則謂之鬼神。以妙用則謂之神。以性情則謂之乾。愚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性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情也。故受形天地者。謂之人身。係綱常。有天下國家之責。謂之主。其精氣魂魄。得於陰陽者。亦爲鬼神。心統性情。涵動靜。妙運不測處。故亦謂之神。此人之道。可以參天地也。

周子論太極。陰陽分動靜。至謂動極復靜。靜極復動。愚觀十一月冬至子半。是初動而生陽。至於壯夫遇垢。一陰生而歸剝。是動極而靜也。自十月純陰。隨至於復其動之端。倪易謂見天地之心。是靜極復動也。動靜互爲其根。中間陰陽變合。而生五氣五行。播於四時。散爲萬物。其跡可見。易謂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蓋三才之理。始終不過太極生陰陽。剛柔爲動靜。闔闢隨理卷舒。生生死死。以終始萬物。聖人窮理盡性至命。故知其說。所以能作易。與天地參矣。

天體渾淪。輕清積氣。而高北傾側。轉而左旋。其旋有九。上軟下堅。道家謂之剛風。其氣最緊。以二十八宿。宇布爲天之體。日月五星爲七曜。皆運乎氣機。行止各有躔度。隨天左旋。地北高南下。相函乘之者氣也。故冬陽氣在下而水溫。夏陰氣在下而水寒。春陽氣達而草木萌動。秋陰氣肅而百卉隕落。陰陽雜亂。氣

不收斂則有冬花胎殖。陽伏不能出。陰迫不能蒸。則有地震。陽火煎鑠。陰脈枯絕。則有川竭山崩。蓋地以剛柔之質。隨陰陽闔闢。而用其形耳。易曰。牝馬地類。行地无疆。以其隨天引御。貞合則和。脫離則濟。而生異矣。陰陽二氣。程子朱子皆云。如兩扇磨。其齒不齊。磨來磨去。物之出者。參差萬變。巧歷不能窮也。易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也。朱子曰。天之外無窮。而其中央空缺處不遠。又曰。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又曰。康節言天依形。地附氣。天理無外。以其形有涯。而氣無涯也。其氣極緊。故能扛得地住。不然則墜矣。氣外更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此氣也。愚謂天之中極南北。以日道有度分。而知其數。八極之外。水氣交蓄。便不可窮。然以天運在內之常度。約之於外。似亦不可委諸恍惚汗漫而不可知矣。

前輩李文遠。以天一日轉遲一遲。豈有無邊際。既有限。不知限外又是何物。雖再有千萬箇天。也無了期。誠不可知而可疑也。愚謂天能化生人物。各全具一太極。人之形體。上顛下趾。四肢之外。更無餘物。天地人之一大軀殼也。故周流通徹。只是一箇理、氣、數、氣盡則數盡。數盡則理亦盡而無餘矣。故觀諸夷圖海外之國。其人形體各異。唐太宗攻骨利幹。其地夜易晚。至熟一羊胛而天明。蓋天地氣脈。到此已盡。不能藏日矣。若以爲別有物。則是天地之外。又別有天地。無始終。無晝夜剝復。日月無升沈。無一元之會。至於十二萬九千六百年。莽混茫迷。亦將何所底極哉。善乎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氣。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斯言盡之矣。

攷書璿璣註。及諸儒論。天體至圓而動。似鳥卵。包乎地外。地體至方而靜。如卵之裏黃。處乎天之中。故曰渾天儀。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制起於漢耿壽昌。鑄銅爲象。宋錢樂始鑄銅爲儀。趙宋爲儀三重。曰六合。曰三辰。曰四遊。蓋以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而左旋不息。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常見不隱。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常隱不見。南北極爲天之樞紐。子午相對。只此處不動。如磨臍然。乃天地中至極之處也。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嵩高之上。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其渾天分野。嵩高極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高。故日長。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天在地上稍低。故晝夜平。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低。故晝短。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自天皇氏始制。天有十干爲幹。爲母。地有十二支爲枝。爲子。以定歲之所在。黃帝命大撓。探五行。占斗綱。始定支干相配爲甲子。如晉賜迭、干攝提、支爲甲寅歲。又以十干爲歲陽。十二支爲歲陰。蓋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天有陰陽。故二其五而爲十。地有剛柔。故二其六而爲十二。十干者。五行有陰陽也。十二支者。六氣有剛柔也。堯歷象以日月所會爲辰。其所會二十八宿經星之次舍。取其中星初昏爲候而考之。以正四時。如東方七宿。自角至箕。是爲蒼龍。以次舍而言。則房心爲大火之中。南方七宿。自井至軫。是爲鶉鳥。以形而言。則有朱鳥之象。虛者。北方七宿之中星也。昴者。西方七宿之中星也。其四方之星。隨時轉動。復以斗柄所建指之處。而定十二月。羲至於考日景之長短。漢天文志曰。日有中道。黃道也。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表而景長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立表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晷景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爲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寒涼也。故日進而爲暑。退而爲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常寒。退而短爲常燠。此寒燠之表也。

橫渠以天左旋。日月亦左旋。凡圜轉之物。動必有機。機動非自外也。七曜恆星。所以爲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回北爲南。日月因天。隱見順天。少遲則反右矣。朱子以其言爲至精。小雅十月之交註。以日行遲。月行速。皆右行於天。乃舊說。非也。蓋天行甚健。從東方角起。一日一夜。於天之內。繞地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其外四遊以薄四表。而升降於六合之外。日月亦從角起。日行健次於天。亦左旋。一日夜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起度端。終度端。無嬴縮。卻比天退一度。趕天不及。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進度周得本數。而日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亦左旋。一日夜行不盡前數。比天退了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七日半強。而一周天。與初躔合。又行二日有奇。爲二十九日半強。與日會。一歲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而三百四十八日。不盡周天。十二月內。二十四節氣。故置閏。蓋日與天會。而天多五日。爲氣盈。月與日會。而月少五日。爲朔虛。合盈虛而生閏焉。故一歲閏。則餘十日有奇。三歲閏。則餘三十二日有奇。五歲再閏。則餘五十四日有奇。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故日月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爲逆天而右。歷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右行者錯也。又如天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雖都左轉。只有急慢。便覺日月在右矣。又按漢張衡、周王朴、隋張冑元及朱子諸說。以日行黃道。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南。白道二出西。青道二出東。皆斜入黃道內。并黃道而九。可見日行一道而速。月行八道而遲也。月道雖不同。然皆隨黃道而出。其旁黃赤道。當天中南北合縫處。黃道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月道交□黃道外。十三日有奇。入經黃道而與日會。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各十五度。其交朔時。於東西十字路頭相撞。然月或在黃道之南。少有盈縮。從邊而過。或雖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如人乘燭在內。而執扇交過不相掩。故皆不蝕。惟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去十五度以下。月在內。日在外。日躡月道。被月在內遮掩。故爲月之陰魄所掩而蝕。至望時。日與月正相向。如一在子。一在午。火日外影。其中實暗而微。謂之暗虛。月爲日暗虛所射。故亦蝕也。詩註。謂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姦。使陽盛陰衰。當食不食。卻是道理。

日盈虧之法。歷家以爲月朔去日遠。魄死明生。望去日漸近。故魄生明死。朱子曰。此說誤矣。書武成曰。旁死魄。爲朔二日。康誥曰。哉生魄。蓋望十六日。恐歷家因是而誤傳之耳。沈括言。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曜之乃光耳。光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見。纖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滿。陶書云。月、日光照之則見。日光不照則曰魄。故望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視其明。故形圓。初鉤與磨。爲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旁。

半明半魄。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其說頗近似之。但月既爲陰精所聚。自然有魄。其爲日所照射而光生。亦當有漸。至望則全照而光滿矣。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蓋有一定之理數焉。恐不可專以形勢相窺爲據。書稱生死。蓋以日之照見與否而言。非眞能生死也。至於月中影子。卽是所聚木然之魄。光滿而魄見焉。恐非先儒所謂山河之影也。若以爲山河影子。日爲陽光。其照尤遍。能無影乎。明者宜更詳之。

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蓋四時氣也。五行象也。四時各分九十一日有奇。爲一時之正。而五行則以木配春。火配夏。金配秋。水配冬。而土則分旺四時。每季十八日有奇。李氏希濂曰。水火者。陰陽變合之初氣。至精且盛者也。故爲五行之先。水陰而根於陽。火陽而根於陰。故水又爲火之先也。有水火而木金生焉。木華而疎。金實而固。故木金次於水火。而木又爲金之先也。土則四者所以成終而成始也。然辰未戌丑。土旺之月。辰未爲陽。戌丑爲陰。陽則生。陰則成。春木氣盛。則土爲之傷。夏火氣盛。則土爲之息。故季夏本土旺。而又加以火爲尤旺。故能生金而爲秋也。（按五行家。金生於巳。蓋巳之所生也。但孕育方微。至季夏方成體而壯耳。）此言五行相生之次也。張子曰。木曰曲直。能屈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土之華實也。木水演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清。於水之濁。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此言五行之相爲用也。朱子以爲張子說得最好。雲峯胡氏曰。春屬木。夏屬火。至秋火克金者也。水金之交。有坤土焉。則火又生土。土生金。克者又順以相生。秋金冬水。至春水生木者也。水土之交。有艮土焉。木克土。土克水。生者又逆以相克。生生克克。變化無窮。此言五行生克之道也。

蔡元定以黃鍾爲聲氣之元。制律管。長九寸。空圍九分。積九九八百一十分。蓋九者。陽之成也。九爲老陽。取其變而生陰也。其管一龠容秬黍中者千二百實。九龠容黍萬有八百實。以統陽律六。陰呂六。應十二日月所會之辰。自十一月黃鍾之子。以歷十二月大呂丑。正月大蔟寅。二月夾鍾卯。三月姑洗辰。四月仲呂巳。五月蕤賓午。六月林鍾未。七月夷則申。八月南呂酉。九月無射戌。十月應鍾亥。所以通陰陽。消長十二辰之氣也。其陽律三分損一。隔八從下生。陰呂三分益一。隔八從上生。陽以率乎陰。陰以從乎陽。陽大陰小。損益盛衰之理也。自黃鍾爲初九。下生林鍾爲初六。林鍾上生太蔟之九二。太蔟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下生大呂之六四。大呂上生夷則之九五。夷則下生夾鍾之六五。夾鍾上生無射之上九。無射下生仲呂之上六。陰陽六體。易卦六爻之位也。五聲皆從黃鍾起。故爲第一宮。宮爲中央。以暢四方。下生林鍾爲徵。爲南方。夏火。爲事。上生太蔟爲商。爲西方。秋金。物盛當傷。下生南呂爲羽。爲北方。冬水。爲物。舒毛羽。上生姑洗。爲東方。春木。爲民。爲春。龍之角。蓋黃鍾聲濁而長。故漸以清短五音節之。俾清濁高下。遞應而和。迭相爲經也。其宮與商角。相去各一律。則音節和。惟徵羽去宮二律。則音節遠。故於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變者二。故徵一而兩。三之得九。以九歸之。以從五聲。古人謂之和聲。所以濟五變之不及也。考周禮。圓鍾修約之制。容六斛四斗。斛卽量。以銅爲之。內方外圓。深廣各一尺。左耳爲升。右耳爲合。下足爲斗。起於黃鍾之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也。鍾之廣長軍度。度以銅爲之。長一丈。廣二尺。高三尺。始於黃鍾秬黍之廣度之。如十分黃鍾之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度。十度爲引也。權衡亦起於黃鍾。一龠之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積三百八十四銖。至三十斤爲鈞。當月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數。四鈞爲石。重百二十斤。以象十有二月之數。則量、度、權、衡。皆起於黃鍾。以爲則也。國語。景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單穆公諫之。周禮。典同。掌六律六呂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是十二鍾及凡樂。皆準律。故伶州鳩曰。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大不逾宮。細不逾羽。革木一聲。是八音皆依乎五聲。而五聽又準乎律也。又太師教六詩曰。風、賦、比、興、雅、頌。以六德爲之本。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則詩歌其聲長短。亦必合六律五音也。夫古帝王建中和。立皇極。厚典庸禮。聲律身度。以爲禮樂之本。而其制律作樂。又足以通天地陰陽。五行四時。十二辰八方之風。節宣其氣。俾無滯發。亦無散陽。奏之郊廟朝廷。以禮天神地示百神。王出入。奏王夏。聽之以平其心。中和以平其氣。仁義以平其政。達於天下。以和其俗。宜其位天地而育萬物也。

張子論雨、雲、雷、風。皆本陰陽二氣。其理然耳。然未及乎地之剛柔。與五行變化。若無所繫屬。邵子觀物內篇。以水爲雨。火爲風。土爲露。石爲雷。雨、風、露、雷、變。而地化盡之矣。要之陰陽成象。剛柔成質。五行變化。運用隨之。易曰。山澤通氣。雷風相薄。則知雨、雲、風、雷。皆出乎地。八卦方位。蓋分繫五行剛柔之質。而動於陰陽二氣之變。所以盡天地之用也。至於時雨。而雷出不震者。又係君德中和之極。所感召耳。中庸言鬼神之爲德。易所謂鬼神之情狀。是也。乾坤闔闢。所以爲晝夜昏明。爲寒暑進退。爲日月盈虛。爲風雲流止。爲萬物生長收藏榮枯動靜者。是也。在人則爲氣血。爲魂魄。爲語默。爲作息。爲寤寐呼吸死生者。是也。本之陰陽氣機變合。而生五行。消息屈伸。其間。體萬物無乎不在。雖諸仁藏諸用。故張子以爲良能。然皆原於太極之有動靜。而生陰陽。以成化育。道涵乎器。器形於道。眞實無妄。自然而然。故言誠之不可揜也。

延陵季子。葬其子於嬴博之間。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與易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意同。故孔子以爲合禮。子孫爲祖宗遺魄。若祭以誠意求之。則氣有可合之理。故以蕭合羶薌之。使昊遠牆屋。所以求神於陽。以鬱鬯酒灌地。所以求神於陰。亦比意也。

讀書劄記卷二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在今浙江會稽縣。）正南曰荊州。其鎮曰衡山。（在今湖廣衡山縣。）河南曰豫州。其鎮曰華山。（在今陝西華陰縣。）正東曰青州。其鎮曰沂山。（在今山東臨朐縣。）河東曰兗州。其鎮曰岱山。（即泰山。在今泰安州。）正西曰雍州。其鎮曰嶽山。（即吳嶽。在今陝西鳳翔府。）東北曰幽州。其鎮曰醫無閭。（在今遼東廣寧衛。）河內曰冀州。其鎮曰霍山。（在今山西霍州。）正北曰并州。其鎮曰恆山。（在今大同府曲陽縣。）是槩言九州之山鎮也。不言徐州。疑併入於青。不言梁州。疑併入於雍豫也。詩嵩高註。以南嶽爲霍山。職方以爲衡山。葉氏曰。漢元封五年。巡南郡。禮天柱山。（一統志。衡山有天柱峯。六安州有霍山。一名灊山。一名天柱。即漢武帝所封。）號曰南嶽。是以衡山神遂移於霍山也。以爲一山兩名者失之。王制有恆山衡山而不言太華嵩山。以南北所至山而言。舜典有四嶽。而不言中嶽。以巡守所至四方而言。泰山爲東嶽。鄭山爲西嶽。恆山爲北嶽。衡山爲南嶽。嵩高爲中嶽。蓋禹貢之方外也。職方不言嵩高。周在五嶽之外。以雍之吳山爲嶽山。嘗有不同。五代失河北之地。至宋未能混一。北爲契丹所有。乃以眞定府曲陽縣之恆山爲北嶽。國初定鼎建康。祀典肇以泰山爲東嶽。沂山爲東鎮。衡山爲南嶽。會稽山爲南鎮。華山爲西嶽。吳山爲西鎮。眞定之恆山爲北嶽。醫巫閭山爲北鎮。嵩山爲中嶽。霍州之霍山爲中鎮。後遷都北平。則眞定在其南。故仍以汴源州之恆山爲北嶽。其餘嶽鎮皆如舊云。

臨川吳氏曰。天下山脈。起於崑崙。山脈之所起。即水源之所發也。朱子曰。河圖言崑崙地之中也。又曰。崑

都山脈。從雲中發來。蓋太行山一千里。河東、河北、太原、晉陽、諸州。皆左旋其趾。山後即忻、代、諸州。上黨即今潞州。春秋爲赤狄潞氏。其地極高。與天爲黨。故曰上黨。過河便見。山在半天。如黑雲然。故曰黑雲中。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以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平陽即河中府。蒲坂山之盡處。堯舜之所都也。泰山聳於左爲龍。右畔是華山。聳立爲虎。自華至中嵩山。（嵩爲中嶽。嵩高。天之中。又曰。泰室。在河南登封縣。）爲前案。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揭陽。）又爲第三四重案。又曰。前代多都關中。以黃河左右旋繞。近東止有函谷關一路。可據爲險。其山皆自蜀漢來。至長安而盡。又曰。天下之山。西北最高。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又自嶓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又曰。岷山之脈。其一支爲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衡岳之間。）之源。而北經盡（江西豫章。）澤之境。以盡於廬阜。（匡廬在南康。）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庾嶺（即梅嶺。四大庾縣。）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於建康。（今南京。）其一支。則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粵。（廣東。）也。又曰。仙霞嶺。在信州。（今廣信府。）分水之右。其脊脈發去爲臨安。（今杭州山。發天目山發來。）又發去爲建康。又曰。江西山。皆自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卻是自北而南。故皆順。又曰。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皆北流。故江浙冬寒而夏熱。燃觸右今言方輿者。必本之山川。蓋以山爲巨鎮。水爲藪澤。魏邦樹都。便守之以爲固。先儒謂山爲水之綱。水爲山之紀。而洪河大山。亦天地開大界限也。然論險者。每言關中左殽函。右隴蜀。爲四塞之地。東制諸侯。如建瓴水。而楚漢以後。爭天下者。常得斬關而入。次言巴蜀劍門。爲天下壯。而晉鄧艾之兵。從陰平趨涪。卒亡後主。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傳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至今讀其言尤信。

潮、汐、古洲馬氏取禮記。致日曰朝。致月曰夕。江海之水。朝生爲潮。夕至爲汐。日太陽也。歷一次而成月。月太陰也。合於日以起朔。陰陽消息。晦朔弦望。潮汐應焉。水陰物也。而生於陽。潮汐依日而滋長。隨月而漸移。日起於朔。月盈於望。月東行迎日之所次。月合於地下之中。則日之所次也。故潮平於地下之中。而會於月。朔後三日。明生而潮壯。望後三日。魄見而汐湧。每歲仲春。月落水生而汐微。仲秋。月明水落而潮倍。減於大寒。極陰而凝。弱於大暑。畏陽而縮。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邵子曰。海潮地之喘息也。所以應之者。月從其類也。朱子曰。天地間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故子、午、卯、酉。爲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爲節耳。黃瑞節曰。先儒論潮。則謂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虛之中。地乘水力。與元氣相爲升降。氣升地沈。則海水溢上而爲潮。氣降水浮。則海水縮而爲汐。其說與地氣四遊。春夏秋冬。升降不越三萬里。相爲表裏。而獨取余襄公海潮圖序。以爲潮之消息。皆繫於月。月隨卯酉。則潮長乎東西。月隨子午。則潮長乎南北。一月則潮盛乎朔望之後。一歲則潮盛乎春秋之中。此潮之消息。乃繫乎月之進退。亦非因地之浮沈也。愚謂以上諸說皆不同。但天一生水。體陰而生於陽。周流進退。於地之外。天之中。恐未可專以繫月爲消息也。若以爲元氣升則地沈而水溢。氣降則地浮而水縮。則原隰地形。古今如故。未嘗有見其沈浮也。朱子輕輕之說。蓋天地間一大條段。五行之氣。皆消息盈虛其間。而況於水乎。但月加

子午。陳氏既已疑之。而卯酉則日月升沈之處也。惟馬氏以日月晦朔。陰陽消息。潮汐應焉。似爲有理。又以月東行。迎日之所次於地中。水會月而生潮。及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皆本諸儒與余襄公序說同。要之。水爲天地脈絡。陰陽所係。消息盈虛。與元氣相爲循環終始。雖類從於月。而其氣未嘗不通於日。況月臨卯酉。亦日暘谷崦嵫升沒之候。而月得太陽之精。而有光。水因朔望之光而生潮。則其氣機感動。未始不相因也。故月合朔。陰陽之精所會而爲辰。氣進而長。水爲浮物。與氣升降而爲潮。春秋時當水盛。故潮尤大。嘗聞之江海居人。過潮之日。歸拋罌注水。皆浮溢而出。於理亦可見矣。

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蓋地西北高。東南下。江海百川所聚。海水周於地之四維。其流東極氣盡。故歸墟尾閭。如沃焦釜。北海路最遠。至極盡處。疑與天浮接也。東與女直爲黑水靺鞨之後。國有長白山。其巔有淵。周八十里。南流至遼東朝鮮國。爲鴨綠江。南入於海。北流爲女直混同江。經金會甯府。達五國頭城。北東入海。西夷黑水。出張掖郡雞山。今甘州。南至燉煌。今肅州。過三危。界梁雍二州之間。程子以爲卽西珥河。與漢志葉榆澤相貫。漢武開滇嶲。今雲南大理府地。其地古有黑水舊祠而知之。但今水渟瀦。不入南海也。中原之水。惟黃河來最遠。攷禹貢註。及諸儒說。黃河一自于闐葱嶺。一自西吐蕃之崑崙山發源。合流二萬一千三百餘里。東北與積石河合。屬漢金城郡。西南羌中。而至龍門。河渠志。一統志皆云出今西番朶甘衞。西直四川馬湖蠻部。正西三千餘里。去雲南麗江。西北一千五百里。有水從地湧出。泓方七八十里。高瞰之。若星列。俗傳爲星宿海。匯爲二大澤。復瀦曰哈剌海。東出曰赤賓河。合忽蘭也里尤二河。東北流經崑崙山之南。爲九渡河。水清騎可涉。貫山中行西戎都會。爲細黃河。水流已濁。崑崙山之南。折而東流。合乞里馬出河。復繞崑崙之北。自貴德西甯之境。至積石。經河州。屬陝西。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又東北出沙漠。經三受降城。東勝諸州。又折而東南入冀州。今山西境。凡九千餘里。乃元學士潘昂霄。所窮歷而得之。大學衍義補。亦據此。嘗以志爲定。禹治水時。河從積石東北而南。計三千里至龍門。爲西河。冀州呂梁山。石勢崇峻。其流激震。禹從呂梁北。鑿龍門以殺水勢。遂因其西流之性而導之。又南而至華陰。在陝西之華陰縣。自南而東。至底柱。在河南陝州之三門山。又東經孟津。河南府孟津縣。過洛汭。鞏縣。至于大伾。大名府濬縣臨河之山。北過降水。眞定冀州北枯降渠。至于大陸。屬中山郡。今眞定府趙、深、冀三州之地。北分其勢。播之爲九河。復同聚一處爲逆河。蓋迎之以入于海。惟漯一水。先儒謂分而二。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徙駭等河。故道皆在河間、滄州、南皮、東光、慶雲、獻縣、山東平原、海豐、商津、吳橋、南皮諸處。直達東海。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始失故道。漢文帝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在河南延津、滑縣、濬縣、淸豐一帶。延亘千里。武帝時。溢平原。屬德州。徙頓邱。今淸豐縣。又決濮陽瓠子口。開州界。注鉅野。屬濟寧州。卽大野。通淮泗。河始與淮通。尙未入淮。元帝時。決館陶。今屬大名。又決淸河靈鳴犢口。今高唐州。成帝時。決東郡金隄。決平原。溢渤海、淸河、今高唐州一帶。信都。今冀州界。唐元宗時。決博州。今東昌。溢魏州。今大名。冀州。五代時。決鄆州。今鄆城縣。博之楊劉。今東平東阿縣之楊劉鎭。滑之魚池。宋太祖時。決東平之竹村。開封之陽武。大名之靈河。澶淵。太宗時。決溫縣、滎澤、頓邱。泛於澶、濮、曹、濟諸州。東南流至彭城界。卽今徐州。入于淮。自此河入淮之始。眞宗時。決鄆。及武定州。尋溢滑、澶、濮、曹、鄆諸州邑。浮於徐、濟而東入淮。仁宗時。決開州館陶。神宗時。

決冀州棗強、大名州邑。一合南淸河以入淮。一合北淸河以入海。南渡後。河上流諸郡。爲金所據。金獨受河患。其亡也。始自開封北衞州。決而入渦河。今南直隸、衞輝、彰德、懷慶之間。元時決衞輝之新鄕。開封之陽武。杞縣之蒲口。滎澤之塔海莊。歸德封邱諸界。其臣建議疏塞。若今會通河。乃世祖所開。以通漕運。隨時救敝而已。當時九河逆河故道。久已淪入于海。滄州接平州。程子以爲正南山。有名碣石者。在海中去岸五百里。今平原有馬頰河形存。沙渠其跡尙可攷。大伾之北不行矣。我朝洪武中。決陽武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南至項城、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鎭。全入于淮。故道寖淤。永樂中疏濬。稍引支流。自金龍口入臨淸會通河。正統間。又決滎陽。天順間。決祥符。宏治間。分流爲二。一自祥符經歸德。至徐、邳入淮。一自荊隆。黃陵岡。經曹、濮、達張秋。鎭入海。尋命重臣治築黃陵岡等口。以塞張秋。乃疏爲二流。一鑿滎澤孫家渡。至朱仙鎭。經扶溝、通許、陳、潁諸州邑。合渦河。至亳州。達淮。一疏賈魯舊河。由曹州出徐、沛。以通運河。合淮俱入于海。正德間。決曹縣者再。嘉靖間。河遂爲兗患。屢遣重臣治。未底績。河流漫入於曹縣。溢於魚臺。出沛縣之飛雲橋。南下徐、邳。淮獨受河之全。而孫家渡。合渦河至亳州。故道不可復矣。雍州之水。自西近塞內玉門關。至蘭州。北東至華陰。皆黃河幾帶。又有弱、渭、涇、汭、漆、沮、灃、諸水。弱水出吐谷渾界。刪石山。自張掖郡刪丹縣。西至合黎山。與張掖河合。餘波入于流沙。涇出平涼府笄頭山。經西安府邠州涇陽。至馮翊陽陵縣。今高陵。入渭。渭出渭源縣鳥鼠山。西北谷。流入咸陽。南至華陰入河。汭出隴州弦蒲藪。入涇。漆出扶風古漆縣。北經岡宮。至耀州。南合沮。沮自坊州界平縣北子午嶺。延安府宜君縣。出富平縣。合漆。灃出扶風鄠縣終南山。亦東至咸陽。俱合渭。同入於河。冀州之水。黃河自陝西西北來。經吉鄕汾平之間。又有汾、衞、漳、恆、衞、滹、滱諸水。蔡傳以汾出山西太原靜樂縣太岳山。卽管涔山。至平陽府靈石縣。東入河。漳水二。一出上黨之沾縣大黽谷。太原府平定縣。名爲濁漳。一出上黨之長子縣發鳩山。屬潞州。今潞安府。名爲淸漳。卽衡水。俱東北流。至河間府。東光縣。入衞。恆水出眞定之曲陽縣。東入滱水。至保定之高陽縣。入易水。晁氏以西南流至眞定。行唐縣。東流入滋水。南流入衡水。衛出眞定靈壽縣。東入滹沱河。恆水在陝西者。出吐谷渾界。入臨洮。因名洮水。入于黃河。在眞定者。出衞輝府輝縣。滱水。出渾源州恆山。南流入眞定之定州。至保定高陽。合易水。易出代州。經保定之易州。安州。至高陽。下與曹、徐、滋、沙、諸河合。至雄縣南。爲瓦濟河。過直沽入海。滋則出大同府之靈邱縣。週山。經眞保之行唐、無極、深澤、諸縣。東南流。亦至河間入海。滹沱河。出鴈門代州。東流。從眞定至東鹿、深州、晉縣。合歸縣之衞河入海。幽并州之水。曰玉河。出玉泉山。經大內。出都城。注大通河。至白河。與盧溝河合。盧溝河。出大同府桑乾山。經太行山。入今順天宛平縣界。出盧溝橋。東南至看丹口。分兩流。一至通州。入白河。一經固安、武淸縣。至直沽。與衞河合。分南北入海。白河。出密雲。流入通州。與盧溝河、潞河合。潞河。自塞外丹花嶺分流。合螺山、鮑邱諸水。爲東西二河。俱合流入潞。豫州之水。黃河自山西蒲州平陸入境。經河南之閿鄕、靈寶、陝、澠池、新安、濟源、孟津、孟、鞏、溫、汜水、武陟、河陰、原武、滎澤、陽武、中牟、祥符、尉氏、陳留、通許、杞、太康、睢、甯、歸德、諸州縣。至南直隸鳳陽亳縣。合馬腸河。城西北合渦河。東至懷遠入淮。其支流有四。大梁交錯於祥符、尉氏、扶溝、商水、項城、通許、太康與南直隸壽州朱仙鎭之間。或合渦河。或合入淮。

今則南轉而北至東莞，而溢於曹魚矣。又有伊、洛、瀍、澗、滎、波、孟豬、濟、衡、淮、諸水，伊、出盧氏縣東南，（舊傳只出山在縣氏之西南，恐誤。）入於洛。洛、出陝西冢領山，亦經洛陽縣。瀍、出洛陽穀城山，澗、出澠池白石山，經新安縣，皆會於洛，合流至鞏縣入河。濟，即沈水，出懷慶府濟源縣王屋山，二源分東西流，歷虢公亭，至溫縣入河復出，其南溢而爲滎（即滎澤，）東出于陶邱之北，（在今曹州定陶縣。）又東至于菏，（在今曹州地已湮。）東北會于汶，（即今汶上縣。）又北東入于海。波、爲洛水別流，孟豬、在虞城西北，濟之別流，衡、出河南衡輝府輝縣，從大名之內黃濟縣，出與漳、滱、諸水合，臨清之會通河，北流至直沽，淮、出唐縣東南，經桐柏山，潛流三十里，復東出，經汝、信，東流會沂、泗，俱入海。兗州之水，其地最下，今曹魚爲黃河下流，又有濟、漯、漯、雷夏、灉、沮、汶、泗、淄、灉、濟、出河南濟源，漯出濟南之長山縣，長白山西北流，經章邱、新城、諸界，漯、出歷城縣入濟，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灉、沮、二水之別流，自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灉，東入于泗，泗、出兗之泗水縣，陪尾山，經曲阜至濟寧，分流南入徐州，北入會通河，又出鉅野，受沛水下流于睢，即汴水，汶、有三源，至泰安州靜封鎮，合而爲一，經寧陽平陰汶上，又西至東平州，注于濟，經東阿濟寧入會通河，淄水出今青州萊蕪縣原山，逆臨淄，東至壽光，灉水出瑯邪郡，（今諸城縣。）經高密昌邑濰縣，東北俱入海。荊州之水，其澤藪曰雲夢，跨江南北八百里，又有江、漢、川、九江、沱、潛、江水發源於梁州，（四川之岷山，青城諸山之陽，出今茂州汶川縣，東別爲沱，經敍、瀘、重、夔、入峽，過巫山，出湖廣夷陵州，荊州，至于東陵，（岳州府巴陵縣。）合洞庭，過漢陽府，合漢水至黃州，江西九江府，合彭蠡，（鄱陽湖。）經安慶、池州、太平、應天、諸府，儀□通州入海。漢、出陝西漢中嶓冢山之下，始爲氐道縣東源漾水，東至武都爲漢，過武東（今武當縣。）中州，爲滄浪之水，過三澨，（即鄖州，今承天府。）至于大別山，（今漢陽。）入江，經黃州、九江，合鄱湖諸水，同趨入海。九江，孔氏以爲潯陽，非是。沅、辰、漸、元、敍、西、澧、資、湘、九水，是爲九江，皆合于洞庭，過巴陵合川水，入武昌，合漢水，東南下入揚子江，衝北岸甚急，與江水俱入于海。揚州之水，北至於淮，東南至於海，東合江西江東諸水，經豫章之南、贛、汀、吉、合衡、永、長沙，別派入袁州，出臨江，會贛水入洪都，合瑞、洪、所聚饒、撫、信、浙、之諸水，於鄱陽，今江西九江府，蓋名其入口處，與前江漢諸水，同趨建康，（今南京。）蓋諸方水道所湊。東南合蘇、松、常、三郡，水匯而爲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又吐納常之宜興、江陰、鎮之金壇百瀆，西來彭水，南下溢爲三江吳□，界於吳松江震澤之間，去吳松江七十里，□東北流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皆自□之靜江，蘇之太倉，東北入海，北爲江北通泰，至海門縣而入海，所謂江漢朝宗者也，馮時江淮宋通，賦沿于海，至吳夫差與晉會盟黃池，始開蘇之邗溝，今爲運河，自常之孟瀆鎮之京口，以通于江，江自揚之儀真，亦開溝以通於淮，隋因廣之，今貢賦，皆自江淮以達于京師也。二廣，古百粵，漢交州部，廣西之水，一曰灕江，源出海陽山南流五里，與永州湘水北分爲二，故曰灕，又名桂江，合癸水，至桂林城下，合相思江，入昭潯，今平樂府會平、富樂、荔、臨賀、諸水，至梧州爲府江，一曰左江，又名藤江，發源交趾，至右邕州，今思明府，經容縣，合容江，經藤縣合藤江，經南甯之合江鎮，與右江合入橫州，又名鬱江，一名右江，又曰黔江，源出雲南廣南府之富州西洋江，入廣西田州，經象州，今柳州，合柳江，至南甯府之合江鎮，與左江合，二江合入潯州大藤峽，出爲潯江，貴州古羅施鬼國，其水曰盤江，源出四川烏撒府普暢寨，東經右

夜郎地，又爲黔中，隸牂牁郡，今普安州，東北下流入安南衛，經廣西泗城州，入廣遠府烏泥江，下合柳江，即爲右江，以上三江，分合爲二，入梧州大江，即漢武使馳義侯，發夜郎兵下牂牁江是也，西流經廣東封川、德慶，合肇慶之端溪江，又名西江，至番禺，流入于南海，廣東省之東南皆大海，其水一出惠州博羅縣，西流者爲東江，一出江西大庾嶺，即梅嶺者，爲湞水，漢武時楊僕爲樓船將軍，擊南越，出豫章，下湞水，即此，至韶之英德爲湞陽峽，一出湖廣郴州，經武陵南入南雄之樂昌，爲武水，又南與湞水合，而爲曲江，過三水縣，與西江合，即上漢謂牂牁江也，皆合至於南海縣，入于海，雲南，古西南夷，鳥地，其水曰滇池，周五百餘里，出澂江、嘉明、盤龍、等江，九十九泉，源廣來狹，若倒流者，故云滇，漢武欲伐滇國，於長安穿昆明池，象滇以習水戰，故亦以爲昆明誤也，大理之點苴河，即西洱海，及瀾滄諸江，其流不出本省，惟廣南西洋江，則由廣西經右江入于海，其四海之水，北海極遠，不可窮，東北至於朝鮮，東至於登萊，東南至於閩、浙、島夷日本、流球，南至交廣、瓊崖，又南至於安南、占城、眞臘、等夷國，而西南至於交阯云。

讀書劄記卷三

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與他處道字不同，人物所由以生之理，所謂立天之道是也，其繼就是根頭發育處，理絕全粹，本無不善，故繼之者善也，然其陰陽變合，中有五行，隨道理出，人物所由以生，蓋稟其而爲性也。

人於理，只作個渾淪的物事看，蓋中有根柢相切近處，條理井然，故謂之理，在天則太極爲根，元、亨、利、貞，森然備具，在人則心爲根，仁、義、禮、智，咸有頭緒，如草木花葉，凝氣於荄，分類卷舒而出，至於發生條暢，其理莫不由之，詳體可見。

程子答張思叔，子在川上云，道無窮，怎生一箇無窮，便道得他，愚謂太極之理，乘以陰陽五行之氣，流行於今古兩間，爲山川，爲人物，爲寒暑晝夜，其本由化機不停，蓋籥運動，莫非道也，蓋無形之理，寓於有形之器，川流亦道中之一器耳，若人能默識心通，則眼前道理，皆能見其活潑。

西銘自乾稱父至頤連無告者也，見人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的道理，自于時保之至匪懈，言人所以事天的道理，中引舜、馮、中生、諸事以實之，後言聖賢所以如此者，蓋知天所以成就乎我，而我當盡事天之意。張橫渠謂氣塊然太虛一段，言元氣升降飛揚不息，皆本陰陽，有機所以發動，有始故能成終，風、雨、霜、雪、山、川，又指其迹之著者，以見其微也。

程子謂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以其初動靜生陰陽故萬事萬物其形其理皆無出此二者故有對皆自然也

先儒謂心統性情又謂心如穀種又謂心者性之郛郭大槩性爲人所稟受於天之理而具於心心則統此理仁義禮智皆所栽之穀也然不可見皆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以發其苗裔則心非特爲性之郛郭又爲情之戶牖氣則爲其致役奔走而周旋者也

人性稟受理氣原不相離氣質中則有清濁善惡耳次孔子不曰同而曰近然上帝賦昇此理於人以爲性世有不善者故孟子專言性善亦以戰國時人性多惡而少善故指以示之如子思言天命之謂性是也孔子舉其全孟子究其本然君子不謂性命之說則又若兼氣質而引之於義理充之以四端爲著力工夫求歸於善之意

聖人同於人而超乎萬物皆自其性中充滿流溢而出自親親以及乎民物上下感通無不周偏初非有我之私所謂大同也只此就是踐形一箇樣子若稍有間隔不通便與天地氣象不相似

程子論易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蓋天命流行而生人物始有性人生而靜道理趨而未感故爲天之性感於物而動爲性之欲欲卽喜怒哀樂之情也若以靜推而上之則爲造化未形時只是一團氣涵理在故不可言性言卽墮形氣中非復性之本體矣

孟子謂存心養性四字精密二事雖開說而義實相因性本天賦仁義禮智信純粹眞實的道理而寓於心有感則情動隨物而遷心有存焉者寡矣心既不存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故存心所以養性養性所以事天若乎天之所以與我之理卽子思子所謂尊德性易所謂成性存存是也良心既存物不擾動大學之有定易之艮其背不獲其身時也定而虛虛而明一眞自如中庸之謂中大學之謂靜易敬以直內時也由感而動出皆當理易動以天爲无妄中庸之謂和時也由是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五常百行及於仁民愛物而萬事各得其所孔子所謂一以貫之時也故存心養性工夫其效甚大

性字訓義從心生以人心具此生理而實不外乎氣也程子以爲性出於天才出於氣然才亦根於性之理必於氣以發之故高辛氏子八元之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蓋以德性用事是何等才也若專以氣用事則關於理義爲剛狠給慧而非所謂稟受之才矣孟子所謂非天之降才爾殊與不能盡其才者也可見

明道答橫渠定性書大意動靜皆定不留將迎不繫內外此性所以極定也次言無情者定之本順應者定之用既無情順應自不須除外誘除則增一套事易所謂至賾而不可惡也引易艮止爲內定孟語不揠爲外定故兩忘無事靜而明通如聖人順應喜怒之常係於物而中無所累也後言忘怒觀理乃學者求定工夫而用力之要莫切於此

人心有性猶良田之有美穀也穀得地氣而生長成實以利民生阜財用洽百禮其功用甚大而用力不能不資乎人故培土以厚苗根引水以滋潤存養之事也時加省視以知其旱澇所侵稂莠螟蟊所害

省察之事也隄防宣洩芟柞祛除俾無所傷以遂其長養之性而獲收成之功克治之事也人心生理康於元爲仁故曰穀種質則相類知此則知所以當正心而存在性矣

或謂人心本無靜氣化流行亦無靜時愚觀易繫辭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蓋非靜無翕其動非動無闢其靜乾爲至健而有動靜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以爲無靜非也

人心存養不厚則德不聚出皆支離未能順理易以尺蠖之屈龍蛇之蟄皆自外而內退藏於密之事下言精義入神窮理入於微妙如中庸之靈精微乃爲致用之本利用安身順而利往如易義以方外乃爲崇德之資此正是內外交相養之道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前求中程子曰不可求卽是思思卽已發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何如曰不可既有知覺卻是動也怎生言靜後來羅豫章師龜山李延平師豫章皆以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想其見亦自有得力處孟子知良心好惡發見於平旦之氣意思亦同朱子嘗師延平而不用其說蓋本程子也

易无妄心有天人兩端而已天理渾然處自有泛應曲緒出來無思無爲所謂道心也若感物而動爲性之欲既與物涉便有計較安排雖善惡不同均爲人心也道心動皆天理眞實故爲无妄人心稍涉計較安排雖善亦妄矣察則決之之方敬則守之之法也君子宜慎動哉

延平李氏曰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心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感感斯不一矣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愚謂欲祛此病只在心有主所主在內外一敬

上蔡欲習忘以養生明道曰不可且出入起居當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近乎去智助則近乎留情聖人心如鑑所以異於釋氏心也

艮爲止止乃光明如水撓之則濁止之則清水止故泥沙定而清者存心止則物欲息而天理見故光明也

天下之物水爲至平雖流行不息亦各循其脈絡所在遇坎而止惟風起震蕩而後巨浪狂瀾橫出掀播舟楫傾危係焉人心雖有知覺運動而體則虛明平靜如水所以翻覆墓屑頃刻易變者氣使之然也故氣順則心平心平則所以感發而爲喜怒哀樂者順應而皆和矣故曰動亦靜君子志以帥氣靜以制動操其要以決其幾此人心所以靈於萬物而水則隨風易動而終滯於物也

人心爲事物所亂故當不靜而憧憧往來係係之遂如麻線無有斷頭故須靜坐將客感意緒隨發隨窒便心上打摺得定纖可收回放心以居神明之體然後隨其動靜語默存省使此心常靜而理欲義利界限輕重取舍分明至於事親事君事長承上接下皆須於理義中出之若止靜坐恰似坐禪人定

人心不可狹小須著寬大方商得義理下弘廓之初要知天地萬物爲一理物我藩籬之私不梏故大若義理有得只要存存不忘優柔厭飫使天機活動類種見得鳶飛魚躍氣象方是灑落若苦心極力求之

反爲義理束縛。雖異常人。恐於道無補也。

程子謂良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悉謂如人欲立功業。便有功業事出來。欲求名譽。便有名譽事出來。至於出處顯晦皆然。心逐事故也。聖人不逐事故。出處久速皆止其所矣。何動之有。

太極發育品彙之根。寓於一元之氣。故以元名。易曰。元者善之長。言萬善之所由始也。其動處生陽。從根而出。故曰繼之者善也。至賦於人。卽此理寓於氣。成形以有生。所謂成之者性也。性中五常。其端爲仁。人具此生理於心。原於太極。惟眞實無妄。故無私曲。惟充周滿腔。故無空缺。以生生爲德。故無閒斷。合心虛靈。故無昏昧。蓋統五常。包萬善。知故能覺。生故能愛。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宜知德者鮮矣。

仁包四德。故惻隱亦兼四端。如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是也。程子與謝上蔡論史。謝面發赤。程子曰。此便是惻隱之心。蓋擧惻隱。便可知羞惡矣。

惻隱之心。孟子以爲仁之端。如草木根荄上。有條枝勾萌。自然而發。正大舜所謂道心。易曰。動以天爲无妄是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卽爲人心。動以人欲則妄矣。知此可以求仁。

仁兼四德。統萬善。體段氣象極大。其本根於心。和順充滿。中無一僞之雜。一私一慮之累。雖人己內外。曉然有容。若無形骸爾汝之拘隔也。故孔門罕言之。雖德行如仲弓。亦不輕許其仁。而惟許顏子三月不違而已。其餘問仁。則多以一節或用處語之。子貢以博施求仁。只以推己及人告之。欲其因此以求全。由勉而之安也。大抵仁首四德。而其所施中有序。如在君當仁。在臣當敬。在父子當慈孝之類。又親親仁民愛物。各得乎當然之宜。所謂義也。而其品節。於父子君臣上下。仁敬慈孝。皆無有過不及。而約之於天理之中。粲然有文以相接。所謂禮也。而又炳幾察理。凡於彝倫物則。皆灼知其所以然。而無繁閡不通之患。所謂知也。四者所蘊所行。又皆眞實。而無一毫虛僞以雜之。所謂信也。此理是一以貫串。若仁少了一件。便不是仁。義少了一件。便不是義。所以易言立人之道。仁義盡之矣。噫。人心有是。而爲氣質偏蔽於內。物欲交奪於外。自謂不能。孟子所謂自賊者也。可哀也哉。

人之受形稟性不同。得仁者多慈祥和易。得義者多廉隅愧恥。得禮者多謹恭巽順。得知者多疏通爽塏。得信者多敦厚朴實。五行之性。亦猶是也。但專一而不能相通。局於偏而不能會充其大。故人品才器分數。亦終於化物而已。孔子告子路成人。欲集衆長而文之禮樂。爲是故也。若不務問學。又或無禮義把捉。隨處放倒。爲和同。爲吝嗇。爲足恭。爲諂詐。爲鄙野。其於天性。不亦遠乎。

天地事物之理。如水有源頭。木有本根。方有支深枝葉。自近而遠。由小而巨。皆謂之理。若循其近處。以類而推之。自得貫緊節目。與中之所存爲一。如孟子言四端。惻隱便知爲仁之端之類。若不去充拓。只惻隱發便斷歇了。

春意最可觀。仁陽和甘雨。草木勾萌。蓁然秀發。欣欣自私。不知化工之仁。並生並育者也。曾點暮春者。冠

浴沂。知此意矣。

吾儒道理。須知一本爲統宗會元。萬殊爲脈絡條貫。仁與萬物爲一體。中間自有分殊。須種種理會得在。俾心源活動。故其出便可望時措之宜。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上蔡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之人。若釋氏一悟後。卽歸空寂無著落也。

孔子告顏淵問仁。以克己復禮。如乾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意。告仲弓以主敬行恕。如坤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意皆以二子資性高明淳厚。先之後世質高者。旣無那古人著實克己工夫。必至流放。惟敬義有把捉。

孔子以山水比擬仁知。槩言其體有動靜耳。然山能發生草木。吞吐雲霧。何靜之有。水之澄潭止坎。亦有靜時。道無專器。化無停工。人能凝養其心神。靜觀乎天地萬物。眞見其活潑也。

謝上蔡以敬爲常惺惺。決有提醒昏惰之意。甚是。復以知覺爲仁。如覺痛癢之類。朱子以爲不覺得理底。也不便是仁。蓋非之也。要之。仁兼四德。能覺能愛。雖惻隱亦覺也。但專以覺爲仁。則未可耳。更當參詳之。

韓子以博愛爲仁。愛只是仁之用。又博流於兼愛。所以道理難說。學者要知理一分殊。又知去私公於物我。始可以求仁矣。

朱子與延平論三仁事。引東坡謂殷欲立微子之意。涉計利害。羅明仲非之。而引存祀殺紂。皆後來事。初無此念也。此何異介甫之說三仁。恐如此正是病處。昏了仁字。此意甚瑩徹。非知仁者不能如此道。

程子以敦篤虛靜。爲仁之本。蓋非敦篤。則無存養以凝道。非虛靜。則不能照物而公溥。其要只在慎獨。世俗上下相接之間。一套儀文。皆所謂非禮之禮矣。蓋其中無主。只管從時徇俗。又爲利害誘奪。不能自信。隨氣盈歉。遂以成習。所以中間。導不出眞實辭讓禮來。

程子定性書。以人之情有蔽。患在自私而用知。故不能適道。知本人性不能明照。物來而順應。凡有意皆自私也。自私則知非當知。惟事緣繫而於性於道日遠矣。與孟子論智意同。

明道謂天地殷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無閒斷。蓋敬則仁義中正常存。得立人之道。人己遠近。皆此敬德。流通充滿。故無閒斷。遂與易道三才並行矣。又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敬之義大矣哉。

朱子謂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力行。皆以敬而知行之。愚謂敬之功。如誠之理。故曰。物之終始。理與工夫無二致。若內敬而外慢。始敬而終衰。非所謂敬也。曾子三省曰。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皆敬以接物工夫。孔子言脩己以敬。而復曰安人。安百姓。所謂體信達順之道。敬德之極功也。

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蓋自人心所具爲體用。只是一箇道理。貫通天下萬事萬物。而天下事理。皆來就其統宗。所謂天下之動。貞夫一者是也。其要只在敬德。蓋敬則心不雜欲。德無二三。而渾融於一矣。

先儒謂敬。曰主一無適。又曰主敬。與易敬以直內較。稍用力。蓋爲學者求敬而言。如曾子以夫子一貫之

道爲忠恕也。

書稱成湯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制有品節防維。俾無過不及之意。義以制之於外。則事皆合於天理。禮以約之於內。則性皆得其中和。自外以養內也。禮以編莊整肅爲體。與易敬以直內義同。蓋交相爲用耳。

程子謂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若主於敬。又焉有紛擾之患乎。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敬之事也。

聖賢論心曰靜。蓋以時言。曰直。以體言。曰中。以所存言。曰正。以用功言。敬則正心之樞紐。一則此德之會聚也。

朱子答呂子約以拯存曰。主一無適。非禮不動。愚謂此最切要語。然主一無適。爲存養工夫。非禮不動。爲省察工夫。格物窮理。爲致知工夫。義以方外。爲力行工夫。反躬踐實。亦在義方之內矣。先儒反覆辯論。其要無出此。

邵子觀物外篇。凡人之善惡。形於言。發於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於虛。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惴獨也。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又曰。神之假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亦此意。

主一無適之謂敬。學者未能涵泳其義。泥爲專主。故好事者。從而識之。若與六經所載敬義迥別。蓋道心本純一不雜。中無妄動。則不歧雜於二三。心要在腔子裏。畏懼收斂。則不放逐於物欲。故無妄動斯一矣。有畏懼斯不妄適矣。人所以易動而恆不得制其欲者。只緣無有畏心。能內尊天命之性。而不敢昏汩。外懼物欲之害。而先意防閑。則敬自從此起矣。敬則私欲退聽。而天理之心常存。是謂涵養。涵養之義。如程子所謂。菜子中許多生意。只須培擁灌。方纔得成。所以成之者敬也。故兢兢業業。小心翼翼。嚴恭寅畏。克自抑畏。懲忿惕恐。懼同是一箇意。學者要以畏爲主。

孟子集義。註爲事事皆合於義。似在事上求事。雖有理在。然制之合理。則本此心。天理之當然也。故一念天理則爲義。一念人欲則爲不義。必有事者。蓋於念慮動處。省察而決其幾。俾人欲遏而天理常存。理與事合。所謂集義也。義集理全。則不愧不怍中。此氣自生。自來配合。故可復還天地所以與我本然至大至剛之正氣。而無所虧欠。乃可塞乎天地。觀上章曰。自反而縮。下文曰。心勿忘。又曰。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其義可見。

讀書劄記卷四

延平云。今之學者。雖存養知有此理。但旦晝之間。一有懈焉。遇事接物處。不覺打發機械。卽離間而差矣。惟存養熟。理道明。習氣漸爾銷鑠。道理油然而生。然後可進。亦不易也。愚謂此卽莊子所謂嗜欲深者天機淺。天機卽道心也。道心淺。則人心易隨而動矣。於此中間。不可無主。而有主不可不豫。

孔子答子張問行。以言忠信。行篤敬。蓋忠敬本心上工夫。而欲於言行上求之。恐其僞爲於外。而不由夫心之實也。如告顏子克己復禮爲仁。而其目乃在於視、聽、言、動。蓋心本無私。恐爲物欲牽引而蔽之也。故須以志克制。克如戰而勝。人欲負而退聽。所以全夫中之理也。意亦略同。

程子引春秋傳。謂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將來怒不留。自不遷。若留得怒時根在。就是病自會遷也。所謂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此顏子克己性情工夫到處。

顏子不遷怒。伯夷不念舊惡。只是克己處。無私心。忘物我。

顏子不貳過。與易復卦。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同。言近過卽復。不再而有悔。故天理盡還。而得大善之吉。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伊川云。舜已貴粥不可無。然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延平與朱子。亦嘗論此。謂是積下一團私意。蓋有過宜速改。悔則憂虞。漸有遷善之象也。易風雷益。取迅速之意。留而不化。非克己工夫。

謝上蔡對程子別一年工夫云只去得箇矜字蓋驕矜氣盛也氣盛則自滿而中無以入箴切問近思工夫須此著力

書說命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以所見不大所得不深而義理之功止也大禹不矜不伐顏子無伐善施勞蓋見大知進而不滿假耳學者要大段見得又務遜志時敏則客氣漸漸消融不矜可幾矣

克己先儒云在性偏難處克如大學正心便先言忿懥恐懼等事誠意便先言親愛敖惰等事以心局於氣質交於物欲來引誘遮了天理故克偏最難要從此上省察其然力掃而蕩去之而後吾心所具之性爲天理本然者可復矣若留而不化任其自用一種根苗隨處生發而爲害人已皆無益也

六經克字訓能不言勝私至孔子始言克己聖賢工夫亦思地著力

或問不矜伐固是盛德聖賢皆然禹稱洪水懷山襄陵予乘四載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殛成五服各迪有功夔稱作樂以昧祖考來格羣后德讓鳳凰來儀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孔子春秋書叔孫婼邵季孫仲孫瑾費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皆若嫌於自伐者何耶曰聖賢不矜其德也據有而數陳之不以小廉曲讓遺其實者也古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固是忠厚之道然一向以此做去恐流爲後世虛讓納諛而公心亡矣唐虞君臣只是實德相孚吐露無隱後世仰其形容氣象如立春風中孔子春秋爲萬世信史當時亦嘉鄰國有悔過改圖即與其善之意故書之非爲己也

明道謂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消盡爲大賢又曰人知和緩臨事反至暴厲只是志不勝氣反動其心又曰今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客故無浩然之氣又曰治怒篇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非實用工夫體認不能論及此

上蔡云凡事必有根又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語粗而意精決與孟子謂萬鍾不辨禮義受之兩節義同

學者知心上公私便知事上有義利辨比之程朱論學已是第二件工夫然於世態沈冥中要識此便能卓然自立

朱子云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的念慮相續不斷難爲驅除今看來是如此恐謂此即所謂將迎之病事已去而隨之未至而迎之憧憧往來者也此而不除根討不得虛靜心學用功處正在裏許

周子謂誠心復其不善之動恐謂凡身之不端由心之不誠心所以不誠由所感淫邪非僻易觸而動內有不善之動外有不善之爲如木本不直而欲影正水源不潔而望流清無是理也與大學正心誠意義同而復不善之動窒欲不行不行有還反之義於學者尤有力程子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確哉言矣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註謂常目在之蓋虛靈之心而五常萬善森然畢具心與理合原無私僞之雜習染之汚何明如之此即天之所命於我而我所以爲德者本如是也古人視不下於帶君視不離乎袷帶之間正持守此心不敢有放耳目既在心便不走作即存養之事主敬之功顏子之服膺中庸之性德性孟子之心勿忘皆是此一句於學者用功甚有力

易震驚百里不喪匕鬯程子以處大震懼而不自失惟誠敬而已觀其遇風波日心存誠敬實能踐言洪範所稱平康正直洗滌剛克高明柔克本彝命變典樂教胄子與舉陶九德中出來皆恐其過與不及就其偏而益損之使歸於中而已聖賢道理言語自無不同遠

孔子謂不怨天不尤人愚謂天理渺茫難究故不怨天易人事物我相形故不尤人難欲不尤人必先克己

易咸程傳謂感以心蓋心無私係故虛虛中無我故感無不通如王道之蕩蕩也往來憧憧係其私感如覇者之民驩虞而已耳所感有限其能大通乎

橫渠謂不知疑者只是不實作心不忘學雖接人事即是實行學未至而好語變必知終有患蓋學至疑處始知其實行不疑非行也道只在日用常行間若此心不忘而行能實雖涉人事即是道也事理有常則非聖人不可輕議權變若無禮義爲之準衡揣摩臆度覘其幸中則是不知而妄語以欺人爲能耳三者人情所同患學者可時時經心也

朱子答張南軒書曰以天理觀之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則雖下靜字元非此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所以見天地之心者先王以至日閉關安靜以養乎此耳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耳伊川於已發之際觀之正謂未發則有存養而已發則有可觀也此正可見朱子不取延平靜觀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求中處

明道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直內之道是亦欲以集義上求之蓋心有裁制事無違理則理存而邪曲之私自不能容以干吾之直勿正是行所當爲而不計功效計則爲私意所動而反害於直矣若曰閑邪存誠非伺而功尤密學者宜並觀之

氣爲志使動循其矩志爲氣使背違逆起君子定其志養其氣慎其動故心體常安而氣體受命也

孟子謂氣動志如驟者趨者蓋頗趨急趨在氣而欲速則亦由乎心又如人鬬狠是氣然忿懥則發於心驅僕鬬狠僕固爲氣然其主翁爲心若心操得其中則氣自平主得其理則僕不亂故曰志動氣者十九言其時常多氣動志者十一言甚少也

延平云養氣大槩是要心與氣合不然心是心氣是氣不見所謂集義處終不能合一也朱子以眸面喪背便是寒乎天地氣象與下云沛然行其所無事二處爲得之延平以爲見得此理甚好然心與氣合之時更用體認令精審認取不倚不偏氣象是如何方可看易所謂直方大不習无不利然後不疑其所行皆沛然矣

心具性先儒以爲邪邪於人雖資環衛而終爲二物曰穀種又若爲一物而無別矣蓋其渾一之妙難以

言語形容只得如此名狀欲人之易曉耳夫水本淡濟之五味而後和然其相投之分不可離也故孟子以爲良心又曰良知良能正以其有性之德渾合得在

張子謂孔子意必固我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蓋聖人之心廓然大公無有私意先存於中物來順應何有於必事過不留何有於滯物各付物而我之私略不有焉天地以心普爲物而無心故與天地相似

朱子以脗脗其仁三句全體是未發的道理延平以爲乃是體認到此達天德之妙處就喜怒哀樂未發處存養至見得此氣象儘有地位也大抵此言至聖之德惟至到故與仁爲一惟至靜故與淵爲一惟至極敬與天爲一與道理之說不同亦非體認所能到也但子思言天德至此卻是體認到處

中庸誠者自成也一章學者多講解不同遂將道理氣脈支離殊不貼實蓋此專言人道註謂誠以心言言人實心全體此理而自成此懿物若泛指物理自然成就則於言人道無與自道不順若止孝成人子忠成人臣類亦覺得偏枯而少合一就是孝子忠臣皆由此心實欲作而爲之故能成孝子忠臣而忠孝之道亦人所當行也又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只是此心實見得合如此做成就一箇是而已二節亦申言上意終始正如朱子所謂徹頭徹尾若囊中貯米上下充實其中稍有不到不滿則此處虧欠而無物矣三節非自成己一句正照應首節自成意故註曰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此非朱註言之實子思立言之意也

易乾道以忠信爲進德脩辭立誠爲居業蓋德不進只爲心不實充實有基故德可藉而進如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也言不實故立事無據言護則業可憑而居如曰言之必可行也內外皆實德業所由成矣脩辭立誠只是謹飭言語使根於理而發無不實如曾子所謂出辭氣斯遠鄙倍意

易知至可以幾知終可以存義蓋事理之幾微纖悉非知無以至之如大學之知至也事理之義統條貫非行無以終之如大學之能得也

孔門教人與大學之道皆先知而後行所謂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是也至子思中庸乃以天命之性言之其功則曰尊德性而道問學疑若有不同者蓋孔門學者夫人皆知求性故以知先之戰國時人心不知有性故揭以示之所謂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信然

論語博文約禮大學欲誠其意先致其知是知在行先也蓋人心虛靈於理無不該貫格物窮理則內外昭融根基已定心有定向而不外馳理可貫通而不妄應故其動皆以天而所或好要皆得其正矣後儒工夫乃在居敬窮理以致知卻似倒做了只緣後世人心流放必收之使還定然後窮理俾體用不偏要之居敬窮理二者須交致其力不可偏廢

易大畜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語以道聽塗說爲德之棄二者實相反蓋始以聞而蓄之終爲己有也不蓄則所得不聚而不能融於我以爲充實光輝如朱子云小人趁得百錢無箇屋子亦無歸宿語最切實以其將不爲己有也若徒有操持而不考求嘉言善行以爲吾益是屋子雖存而家具虧缺未免坐孤陋寡聞之患又安能泛應而不竭哉

延平答曰學問之道不在玄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得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始有進耳此於靜觀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求中意同蓋心爲活物靜中有幾動處方可體認與存養用敬意差別亦是此老平日用工得力熟處故屢言也

論語以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爲仁在其中朱子以未及力行爲仁猶若別有一樣爲仁工夫要之學不博則無精義以入神志不篤則無忠信以進德切問如樊遲問崇德脩慝辨惑之事而不泛及於支離近思則又權辟近裏著己而不馳騖於高遠則知行並進存省克治交致其力內則本心常存外則人欲退聽仁即此而在矣

孟子以學問之道在求放心朱註謂學問非一端其要在求放心蓋指爲學問中之一事而爲切要者也然學以聚之多識以蓄其德問以辨之精察而析其幾正恐本心不存理欲混淆以此開明知往察識求至所以復其本然之心而已矣故學問之道只在求放心

禮曰疑事無質質其事之無所徵驗者也語曰疑思問問其理之所未信者也此又事理心跡之不同先儒謂學顏子不準的恐謂天資明粹未可學惟學曾子有準的孟子答公孫丑不動心之原歸之曾子大勇是孟子亦學曾子觀其自省宏毅之言與答孟敬子問疾之語皆反身躬理極力擔當其傳無弊也

程子謂不學便老而衰易謂日及之離大蠹之嗟是也孔子不知老之將至者以此延平以爲聖人渾是道理不見有身世之疑亦見得眞

朱子解時習曰重習易習坎上下皆坎陽陷陰中維心亨故重習所以求通蓋言難也

明道謂學要權辟近裏著己蓋權策拊辟皆自外以約其內苟不向裏面歸到己身上做工夫舉皆爲人矣何以求仁

大抵爲學立志要遠大如曾子宏毅持志要定如中庸擇善固執工夫要次第如行遠自邇下學上達力行要勇如終日乾乾不息於誠若徒有大志大言子工夫不繼便放倒行又或作或輟恐終於墮落無補耳

程子言化物役物蓋爲物所化所役不能化役物矣樂記曰物之感人無窮而人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亦此意

延平李氏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不過苟免顯然尤悔而已學至冰解凍釋處方是實得

朱子答林湜謂近世學者或不能有所至病在一般其外粗覩彷彿便謂吾已見之驟語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耳此後世通患可時時深省

延平云問學有未愜適處只求諸心若反身而誠清通和樂之象見即是自得愚謂此正眸面盎背處

孔子以先事後得爲崇德以先難後獲爲仁蓋欲學者求盡其性於難而不敢躐功於易所謂求在我者也

莊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亦得聖門遺旨

朱子自言、初爲學全無見成規模、後來見李先生、較說得有下落、更緊密、今觀延平答問、朱子議論、誠有未安處、得延平開悟、卻又見得微、

晦翁先生曰、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卻與不學之人何異、李先生說、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

伊川先生曰、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便是自棄、愚謂自古賢人多希聖、亦只做得二等事、若取法乎中、斯爲下矣、

有識見者、知富貴貧賤、常變分不可易、既能審而爲之、利害當其前、輒復紛其念慮、變其所守、是不能以志帥氣、以義處命、復同於小人之歸矣、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語、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喻、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不可知、則學爲疑撓、智爲物昏、而溺於怪妄必矣、此正聖人道其常意、陰陽壞戾、物變橫生、皆事理之所無、故聖人不語也、

君子德存而性定、其於顯晦榮辱不加焉、於得失休戚不加焉、有善不矜、知過必改、蓋盡中無我、務進登者也、反是、得則驕泰以陵下、失則忮忿以訕上、善則衒耀以自鳴、過則文飾而掩覆、理欲之關、善惡之幾決矣、可不謹哉、

君子未嘗無怨、以公以直報之、禮父之仇不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共國、其餘直報之而已矣、言語之傷、物我之形、爲私怨、忘怒斯已矣、若以私忿傷公、物欲蔽明、剽暴挑恕、任厥橫施、而一之不足以酬也、夫於人已何益之有、

易遯六二、執用黃牛之革、言堅守於遯、不能易也、語曰、篤信好學、而終之以勝以見、當遯者、貴明理義、決去就、伯夷、太公、其人也、顏閔、南容、爲次之、丈人、長沮之徒、亦未爲失、只是多譏孔子、

易晉六二、晉如愁如、難進者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以遠辱也、

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仁爲萬善之長、善爲百順之名、而孝弟又實行中之順德也、順故在中而粹、德和而淳、天理根基、藹然發見、推是心行之、何不善之有、若無孝弟、則於父子天性、已有物我睽隔、持此因德而往、陵上殘下、無有紀極、充類而至、不作亂不已也、可不戒哉、

孔子以不爲周南、召南、爲面牆、蓋不務本原、專略頭、而欲施之家國天下、自是通透推行不將去、

伊川易家傳云、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又曰、世人多惑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孔子以益者三友、蓋取以講學輔仁、與易大象麗澤兌和悅、裒此友之倫、所繫甚重、不可一日缺也、明道曰、朋友講習、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亦得此意、

張子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出於謀也、蓋朋友而戲、非克終之道、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只是久而能敬、故傳曰、敬、德之聚也、

程子以朋友忠告、須以誠意、乎於未言之前、數則斯疏矣、此非特處友、亦得處己之道、所謂忠與信、正在裏許、

程子謂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愚謂曾點見得道理中、物各付物意、其氣象大、漆雕開卻是見得道理中、有未信處、知體用大、故曰已見大意、

治經遺道、伊川引韓子、買櫝還珠、遺了櫝中好物、然猶知有經在、後世治經求仕而遺經、則所謂得魚忘筌者是已、可慨夫、

橫渠謂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蓋學貴識得大段道理、不在多聞、多聞亦喪志、於吾身心實無所益、若聖賢切要言行、則不可不聞耳、

程子以爲文爲玩物喪志、呂與叔以文似相如類俳、如將一物來玩弄、心只在物上、故喪志俳優、又以猥褻之戲、欲人之喜、其失更遠矣、

延平云、聖賢言語、但一綽看過、便見道理者、卻與意思纔著意去看、便蹉過了多、大抵道理本平易、不可過索深求也、明道在倉中數椽事、類此意、

朱子答嚴時亨論性、以孟子答告子一段、言學者看書中義、須同中識其所異、異中識其所同、然後聖賢之言、通貫反覆、都不相礙、各說道理、則互相迭閃、終身間隔、無復會通之時矣、

朱子答孫季和云、學校固不免爲舉子文、然亦須告以盡學門庭、令渠子略知脩己治人之實、庶幾於中或有興起、作將來種子、

朱子答蔡季通云、思索義理、到紛窒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卻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得之李先生、曾說來、愚謂不特思索義理、但存養應事、亦須掃盡胸中雜念、然後心體之虛明常存、見得不差、

又答呂子約云、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時時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泛然讀之、非所以慎思明辨、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愚前論語爲入門路數、孟子作用處多、大學本末備舉、中庸要其歸極、二書首絜綱領、卽知大義、然其中別工夫次序、義理精微、非盡研窮融會、不能浹洽也、

又答尤叔晦云、橫渠先生言、觀書有疑、當澈去舊見、以來新意、此法最好、

伊川先生云、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難盡、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去求之可也、註云、得路徑則知趨向、立門庭則有規模、

孔子答或人問禘、與言既灌而往不足觀、註言、魯君臣僭侈意、若無所考、蓋郊禘非禮、魯後世猶行之、故方祭始灌地降神、則所降之神、皆非魯之所宜享、而其端已非禮矣、大端既失、則以後之玉帛鐘鼓、儀文升降、亦將何觀、至於周禘不知、實爲魯諱、治天下如指掌、則言周之禘禮之大者也、治定制禮、既立始祖之廟、重其本原、以爲祭始、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五年一禘、而以始祖配之、蓋以其仁愛誠敬之心、不忘其本、祈流而源極於無窮、其義極深遠、又禘爲次第、有締合意、與易萃卦、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祖考渙

而萃聚其精神之義同。仁人孝子制作。意義精微。其理實体造化。以此格幽。何幽不格。以此動物。何物不動。運之於治天下。真猶反掌耳。

朱子論東坡。以舜禹避朱均。慮其避是以致天下之逆。至登避啓。又謂其避之不度而無恥。鄭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凡辭讓者。皆欲陰取而陽爲逃避。不自知其爲非也。愚謂蘇子文人。喜爲高論。欲搜抉前人未發之意。而不顧聖賢至公無我之實。

程氏以帝王之學。與儒士異。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然以大學明德首言之。則天子至於庶人。其學未嘗異也。但恐俗儒務於章句。帝王急於推行。故不同耳。

讀書劄記卷五

謝上蔡持體驗克治工夫甚力。卻從禪學中出來。以知覺爲仁。以樹根比念頭。雖皆切實。而不能無本來氣味。朱子以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下稍皆入禪學去。故程子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然尹和靖又似少窮理之學。故充拓不大。

果老欲張無垢用其禪學。改頭換面出來。蓋欺人也。而無垢竟用禪不改。若劉元城貶南安。章遣判官至。欲殺之。是夕鼾睡如故。至死不畏。若真禪矣。然其勁節直氣。則懲地光明。象山從禪著脚。卻從高處立論。與人多抑。故朱子謂其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則於聖門下學上達。大學格致誠正工夫。已漫不相關矣。

象山與朱子鵝湖講道理多不合。且指朱子爲葛藤蔓說。若以氣折人。而不察夫理之本末精粗內外。聖賢原是如此教人。其等斷不可躐。易非朱子杜撰之言。只是朱子推明得詳盡。如解大學首章。正所謂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者也。其答項平甫書云。子靜專尊德性。而某平日所論。道問學爲多。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於一邊耳。觀朱子平生講論。義理甚詳備。誠如繭絲牛毛。然歷歷皆有根據下落。而子靜少平心易氣。偏拗處多。不知尊德性者何在。而朱子則欲就其所謂德性。會歸而同之也。然則晚年自悔矯心浮氣。蓋悟往日之差。其進亦可知矣。

又曰。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別自有箇克處。又云。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惡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要如此。愚觀自古大聖大賢。如伊尹、孔、顏、孟。其相師相勉。精察力行。只是一箇志。若無志。不知何所向往。朋所歸著。宋大儒多於禪學中著脚。既知不是。便走出。向實地大路上行。若子靜恐未免沈冥中耳。

近學以大學在親民。宜從舊本。不用新民。愚謂講說道理。在親切妥貼。不必拘於一字。且新民與明德相應。蓋自明其德。又當新民也。且引諸書於民上皆無親字。曰親其親。曰親九族。曰親親。皆所親而言。曰百姓不親。以民自相親而言。若以民爲親。則是衆愛無親疎也。明者必能辨此。

或謂聖人之才力。猶金有輕重等差。愚不知顏、孟、骨、閎以下。只有幾多差也。要之。聖人德無不備。所以孟子只言性之反之之異耳。至若伯夷、柳下惠。其實不及顏子。故孟子就其一節之粹。而無雜者。亦以聖稱之。正不可拘泥在跡上。

或謂知行只是一箇工夫。不可分作兩段事。與易知至至之。大學知止而後有定。孔子知之不如好之意。相背。又曰。敬卽無事時義。義卽有事時敬。兩句合說一件。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意相背。大抵聖賢說道理。有本原。有作用。理無二致。而用工則有先後。故其次序。如四時之不可易。若欲打滾一處。或倒做了工夫。恐於道雜入也。

或謂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曾行孝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如痛必自己痛了。方知痛。飢必自己飢了。方知飢。愚謂人能孝弟。稱其孝弟可矣。何必稱他知孝知弟。知在我乎。在人乎。不然。人己知行之間。異世所傳羅鹿之夢也。又痛與飢。知之無益。痛必拊膺而使之平。飢必飲食而使之飽。終亦力行之在後也。若費辭求異。互相逃閃。以求必行。恐於平易處反昏。

又謂只說一箇知。已自有行在。則是周公思兼三王。仰思而得之已。不須待旦夕。痛與飢寒事。卻似行到方知。類象山解君子喻於義。必要好後方喻。與程子曰。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又云。須知了方行得。意相反。若行遠不問道。先知所向。未免攜埴索塗。冥行而已耳。近嶺南黃才伯云。知如目視。行如足行。既有先後。又非徒知而不行者。較能發先儒未言之意。

或謂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卻不能孝弟。此已被私欲隔斷。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此等語亦自痛快。切中人病。但云。知行本體。聖人教人。正是要復那本體。愚恐二字無本體。只有知之眞與不眞。行之力與不力者耳。嘗曰。知之非難。行之惟難。正此之謂也。

或謂貨色名利等心。一切都消滅了。只是心之本體。自無明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發而中節。如此。只說得至誠能盡其性者也。若常人之心。易感而動。其動也。天理之道心常少。物欲之人心常多。貨色名利等心。如何會自然消滅得盡。便至寂然不動。廓然大公。發而皆中其節哉。大舜惟精惟一。是精察理欲之幾。而決去人欲。以循天理。斷斷乎不可易者。其次則莊敬以存養之而已。

或謂居敬卽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是以中庸尊德性。道問學。頭緒混爲一處。又謂戒懼慎獨。只是一箇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若意念未萌。善惡之幾未兆。原無有知。須安靜以存養之。何用省察。及其感而幾動。則宜省察以決之。何用存養。人心動靜。隨處可以用功。若打混一處。尤難得力也。

或以格物爲正物。如大人格君心非之格。若曰。自正其心。則物字無下著落。若去正人心。與自己知至意無相關。而上文正心意義。又重疊推說不去。

或謂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愚觀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理雖具於心。而實散於事。心意中似不可著物。著則不能虛靜。而物其物矣。至謂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噫。焉有舍己而於物上反用如許工夫哉。

近學有謂。人不須多讀書。六經亦聖人之跡耳。果然。則顏子所稱博我以文。易謂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何意耶。且六經所載。皆天地萬事萬物之理。帝王君臣經綸裁輔之道。與聖賢在下蘊蓄憂遠之情。淑諸徒以傳諸後者在焉。非講習以窮其理。則無以致吾心之知。而知所往。吾恐其所獨見以爲明者。未免局於私智。而於事物。終扞格而難通。必不能順應以方於義矣。

世學或謂心中不須用一箇敬字。且病宋儒程、朱主敬。及主一之說。不知敬非別物。只是尊德性。常以心爲天君。爲嚴師。覺若有臨。而不敢怠。放聖人純一無僞。有自然之敬。齋戒以神明其德。所謂齋、莊、中、正、是也。賢人嚴恭寅畏。有固守之力。操存涵養。不敢放肆。所謂整、齊、嚴、肅、是也。其用功則不妄動之謂誠。弗歧二之謂一。不倚倚之謂中。止紛擾之謂靜。無邪曲之謂直。中有主之謂實。去物欲之謂虛。其實一也。外則踐履執事。使民常整思慮。斯須不忘。正衣冠。尊瞻視。非禮不動是也。舍此則靈焉無主。人心客氣。交病於內。耳目口鼻四肢。富貴利達。諸欲攻奪於外。辟如所居蕃籬。不固中之所藏。寇竊得與我共之。我方在外奔走。救急不暇。雖有良知。亦將爲所昏塞。而無所用其明矣。考易詩書所稱。曰敬直。曰敬德。曰聖敬。曰敬止。曰毋不敬。曰惟己以敬聖人。以此洗心。其言若出一口。而謂盡非乎哉。

商書咸有一德云。德無常師。主善爲師。舜察邇言。詩詢芻蕘。孔子問禮問官是也。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又曰。一哉王心。舜之執中。惟一。孔子之一貫是也。尹湯一德。其傳尚矣。程子以敬爲主一。一蓋天理渾具於良心。不爲物欲之雜。可以統會萬殊。而貞天下之動。以歸于一。而或謂主一之非。至謂一心在好貨好色上。亦可爲主一。不知要誠意之功何用。夫乃未之思乎。

或以平生篤志儒釋。自謂既有所得者。三十年後。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始自歎悔。夫聖人之學易感人。而平時薰習。未能猝去。明道見周茂叔。後十年。遇獵喜心復動。可見偏好。非旦夕頓悟所能移也。但才氣高邁者。未敢評其藝無所見。以悔平日之差。只恐放言論道。猶坐測度之見。如明道語荊公。觀塔而未入其內。雖有聰明。說出一段好處可喜。而於渾實的確處。未免走作。若以其說遂行。則不敢不辯。

前賢往行。善者甚多。學者固當多識。取法身心。不可擇取遂爲己出。後世有著作者。旣或瑕疵先備一二。又多竊其言。以文其說。如世有大學中庸管窺。不知何謂也。

或謂後儒教人。鑽涉精微。便謂上達未嘗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愚謂下學之事。卽上達之理。學者固欲緣此一蹴而得之。然其氣稟才力。亦自有限。不可陵高躐等。反至汗漫而無所歸入。程子曰。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如此言。何嘗分而爲二。

世之英才美器。然有高見者。得人一言兩句。起發而求之反。自有得力處。但不須泥於新說。若只以論孟觀之。自是平實有依據。宋儒如朱子。議論雖多。然皆說盡學者之病。與夫進爲之方。聖賢門庭路徑。淺深曲折。可尋而進。但須博求而約守之耳。簡便徑捷之說。雖易聽可喜。若無忠信積累工夫。下稍頭無著落。恐終壞了士習。非國家養育實才。脩明治化之意。故不量其寡昧。而辯言之。非得已也。

宋之儒者。議論明粹。莫過於周、程、朱子。鮮其語意。皆原於六經孔孟之訓。或以闢邪而旁達其流。或因支離而引通其會。或標約而宜之使明。或斷續而仍之可久。皆自本源而枝而派。宏綱大旨。要不詭於聖門。而夷考其脩身行己之實。又能相符。不徒爲口耳孟浪無根之說。惟在學者。約取而力行之耳。夫卑下者溺於近。高曠者騖於遠。簡易之理。中庸之道。自古爲難。若厭其議。以爲不足行。而別爲一說。以新人之耳目。則是六經孔、曾、思、孟之書。皆可盡廢。而異端之教。固可脩身治世而傳遠矣。辟之巨室大匠。繩墨已定。自棟宇梁柱。至於構樓侏儒。皆不可缺。苟欲去一木。少一件。雖有公輸。巧爲支持。終不免棟桡之患。其能久乎。

宋儒言語。未敢說純是聖人口氣。觀論語書。孔子言語平約而理該。更移不動。顏子和易。曾子謹篤。至孟子。剛毅中又有圭角。三子幾於聖矣。而尙隔一關。後儒蓋賢人說聖人事也。張子曰。吾數年學恭而安不成。雖氣象亦有難似之者。況其言豈能渾然如出一口耶。或言下學。或言上達。或言體用動靜。或言性情工夫。要其大義。不詭於聖賢路徑斯已矣。觀漢唐以後。儒者談經做文字。於道理多少病痛。至宋始粲然復明。吾人當而習之。長執以用世。若考論事理。似亦無妨。惟於所趨而或異之。自非尙友之義。惟吾高明同志者愿焉。

讀書劄記卷六

臯陶謨曰。天敍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聖帝明王。只知其責。爲代天理物。其經綸裁輔以寀。若天道合如此。故有天下而不與焉。若視爲己私。分命德爲恩。討罪爲威。則於天人之理。判不相關。而天德王道遠矣。

記曰。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此語頗近。按圖索驥。於理若未深究。恐後人主。以爲是飾喜怒之具而已。

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此最善形容德盛民懷。無爲處。北辰握其樞以運元氣。列宿五星各司其局。分布以成歲功。而北辰若無所與。舜內命九官。得禹、稷、臯、夔之徒。宅揆分治。而外敷奏。試功式序。羣后三載黜陟幽明。以熙庶績。其氣象正如此。周公立政。既重左右常伯、常任、準人。以至綴衣虎賁、趣馬之賤。皆欲其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懇懇爲成王言。所以爲輔、弼、疑、丞、師、保、尹、史、箴規書諫之任。蓋無一之不備。使其中心無爲。惰身以逸極。操柄以致治。法乎舜也。後世校程書者。既叢庶務於一身。而失君人之綱。事佛老者。又置天下於無事。而墮萬幾之理。宜國之祚不永也。

書臯陶謨。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君爲天子。臣爲天工。如天有四時五氣五行。代以成亭毒之功。不自

知其官爲己有也。故三代以上。賢聖之臣。如臯、夔、伊、傅、周、召。功業著而天子不知疑。德望隆而同列不忌。且交爭而推讓焉。只是實德昭彰。而心公天下。人見可敬愛。可法則。而不知其高於我也。若諸葛武侯治蜀。能使庶立而流。李嚴致死。亦其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所致。先儒謂孔明三代遺才。信然。

古之教者。自子能食能言。已有訓誨之教。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雖閭巷。亦有致仕之三老。坐於里門。察之。使出入受教。八歲入小學。則令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舞蹈。所習皆灑掃、應對、進退、周旋、敬謹禮樂之節。所行皆愛親、敬兄、忠君、弟長、隆師、親友之懿。至十五入大學。則又教以窮理、正心、脩身、治國、平天下。但推此加之於彼而已。周禮大司徒。以三物爲教。而賓興之者。德行道藝。已寓乎其中。又曰。五禮而教之中。六樂以教之和。蓋交舉而互言之耳。士生其時。既無倖進趨利之門。至四十始仕。則德成性定。隨用而輒效矣。程子所謂小人脩身。君子明道。賢能羣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觀後世只以文藝取人。父兄責而教之。士專而習之。以媒利祿。至於性情之正。德行道義之旨。漫不知爲何事。其能不混於流俗。不汩沒於聲利。而超然自信者。蓋千百中之什一耳。而欲美士風。成善治。胡可得哉。

楊龜山以三代兩漢人才之盛。取士以行。不專以言。宋詔內外官。舉經明行修之士。中第優其恩典。庶幾近古。然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隨衆課試於有司。糊名謄錄。校一日之長。不惟士夫失自重之義。且於課試。無以別於衆人。謂宜別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至於投牒乞試。糊名謄錄之類。一切罷之。待遇恩數。居經義諸科之上。庶使學者尊經術、惇行義。人人篤於自脩。愚謂此意亦今日急務。若使取用其法。提調得人。別設德行一科。不必責之文詞。要在通經。略知當世之急務。待之異等。其人必能以禮義廉隅自勵。士之習熟語言文辭。而於身心漫不相顧者。當改弦矣。

明道先生薦士之疏。有成周鄉黨里選賓興之遺意。神宗方銳意求治。而信用荊公新法。惟務理財爲急。故其說遂不可行矣。

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生焉。本孔子易大傳。天尊地卑之語。經常既定。萬物太和而自生樂。周子曰。陰陽理而後和。亦此意。

天敍天秩。禮之本也。九族既睦。使民興孝興弟。樂之本也。書曰。皇建其有極。敬用五事。農用八政。本禹謨。九功惟敍。九敍惟歌。而行之。此禮樂之所由興者。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禮樂之所由廢也。故歐陽氏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徒爲虛名。論治者要識此。

記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以禮樂對鬼神。言內外本末。皆無可欺也。又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陰陽鬼神之體。禮樂鬼神之用。記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張子曰。禮樂只在進反之間。蓋有嚴泰節和之意。於人身日用尤爲急也。

古禮非不可行於今。只是風俗人情。習染日就漓薄。不如古人性情有養。執守得定。若欲舉舉並行。將有

蠹廢不勝之患矣。苟撮其大經要義，而習行之，使有志之士，知所持循，當別有會通處。禮有定體，定則於人有定分，而物理參差不齊，所以探度裁制，使皆得中，而無過與不及低昂之謬者義也，故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謂禮也，義也。然有不同然者，失其本心者也。

朱子曰，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且要理會大本大原，曾子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上許多正是大本大原，如今所理會許多，正是籩豆之事，愚謂孔子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此乃履中正處，爲禮之根本，惇人倫，施教化，皆由是以出之，就通於政，實不可易，所謂三代相因者也，儀文品式，皆籩豆事，制皆隨時，卻在所損益之內。

禮儀最多，如曲禮所載可見，皆緣人情品節而爲之，故易曰，嘉會以合禮，又曰，禮卑法地，言無所不徧也，而其間各有意義，學者當知其然，若讀而不知察，察矣而不知踐，卻似於人身上無干涉也。

禮樂防閑人性，感通人心，立國之大綱，通治之大道也，故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國四維，不張乃亡，觀五代自曹魏而降，雖以姦雄智力，竊得天下，而蕩蔑禮義，人心無復廉隅，故不旋踵而變生於內，一敗不可支矣。

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又曰，信而後諫，此諫之本也，程子曰，人臣須體納約自牖之意，此諫之機也，夫臣子進言於君父，必誠意惻怛，溫於言語詞氣之間，使之深思感動，則吾言易入，而天下蒙其福矣，若戇諫危言，而能虛心聽受，又嘉賞之，則人君之聖也。

凡居官當素其位而行，如委吏乘田，至於郡縣監司，皆有位分，必有事事，只於此中求盡其職，更不別生意外，越分而爲之，便是道理，其要只在居之無德，行之以忠而已，如刑名、錢穀，雖粗事，於中求得其情，而擬議平允，出納公當，即是道理，若於此張其威勢，務爲矯飾，以衒名要譽，其心已欺矣，況害及其人，壞及其事者乎，至於委棄忠勤，馳騁倖進，則其人又爲汚下而不足責也。

朱子曰，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是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敬肅，無像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爲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頹敝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

法、政、令，所以一天下之動者也，法易變則民守難矣，須用之以常，法二三則民惑矣，須執之以信，法不行則上德衰矣，須付之以人，敝而更之，歲會而月考之，非其人則易之，而後法令可以行也。

孟子鄉田同井相助恤之意，若爲井田之善而發，其實周官九兩繫邦國之民，君師治教，朋友、宗族、長幼、鄉黨、比閭、車徒、兵馬之類，無乎不寓，以此，良法美意，聯屬其民，至於死徙相安，此人心所以固結不解也，比管子作內政，專於富強其國者異矣。

井田，程子以爲可行，張子欲用筭法，折地以授民，用四標竿，畫地定經界，要之不井田經界，而欲行王政，

均徭役，廣儲蓄，息爭訟，美風俗也，難矣，然其法勢雖卒復，董子欲限民名田，在當時亦未嘗行得，朱子曰，欲行須經大亂之後，田盡歸官，方可給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愚觀所自中葉，藩鎮專恣，恐太宗之後，亦不能常守也，後世貧富相懸絕矣，政煩賦重，民生日不自聊，豪民有族，有餘力以待其敝，貧者，勢必盡破其業而歸之，數年之後，贏縮遞變，漫無紀極，若欲爲稍裁抑，得選用良吏，節用愛人，興利除害，徐議限田之制，而善用之，將有不均之患，橫出而莫可制矣。

南風之歌，洪範之政，與孔子論政，大學釋平天下，皆以阜財足食爲要，觀易損益二卦，知天立君，本爲民也，自管子始開山澤利源，以富強其國，秦有頭會箕斂，漢筭商車，權緡錢，悉秋毫以自奉，兼非遠夷，後世因之，食者既衆，生者又寡，爲民牧者，又以貪慣朘剝其間，是宜民生日促，一遇大饑，非死徙則驅而爲盜，王人導利而布諸上下之意微矣。

禮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量入爲出，周官、倉人、廩人、所掌九穀，除餘頒稍食之外，必存有餘，以治年之豐凶，遺人掌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至於道路、廬室、候館，皆有積，故遇歲歉而民無飢，後世賦重而田無定分，雖豐歲猶有飢，故救荒莫重於積貯之多，參以常平社倉之法，又擇廉平之吏，堅守而力行之，庶乎其稍濟矣。

蘇山楊氏曰，古之制國用者，量入以爲出，故以九賦斂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使用財無偏重不足，所謂均節也，按天官太宰九賦曰，邦中、四郊、邦甸、家削（三百里外，大夫所食采邑，削，所數反）、邦縣、邦都、關市、山澤、幣餘（用度之餘，復歸於幣）、薪芻、匪頒（分賜臣工）、好用（爲好賜予）是也，斂與均並言，蓋最人以爲出也，文王治岐，關市不征，澤梁無禁，今有關市山澤之賦，豈周得天下而遂廢之耶，抑天子國用匪頒，厚往薄來，固非諸侯之節節耶，但九賦既有幣餘、山澤，而九貢中，復有幣器、財物，蓋各舉而互見耳，攷禹貢，五百里甸服，爲天子所居，四方各五百里，納粟、納銍、及粟米，成賦中邦，爲九賦之類，而九貢則諸侯之所共也。

太公望立九府圜法，用之於周官，太宰及大司徒，蓋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金玉曰貨，布帛曰賄），之入，頒其貨於受藏之內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外府，宮府都鄙之吏，及執事，皆受財用貨賄，則九府相均而通，故謂之圜，其泉府專掌市之征斂，其不售貨之滯於民者，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使其流通無滯，故謂之泉，又漢食貨志，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蓋用字以取義也，後世流通之意少，而益上之政多，所謂鹿臺大盈之積，終不爲吾守也，亦獨何哉。

柳子厚以封建爲勢，其言亦近是，但云非聖人意，則是聖人視天下爲己私物，因諸侯合力共取，不得已而分封之，豈天命有德，五服五章之意哉，蓋聖人之心，至公無我，天既付以代天理物之任，而不能獨治，封建有德有功之人，理也，勢也，封同姓，親親也，異姓，尊賢也，後世人非三代，其賢不足以負荷，如漢封功臣及同姓爲諸侯王，未幾叛者數起，遂以滅國，易負且乘，致寇至，謂之慢藏誨盜，其能久乎。

封建。朱子亦以爲實不可行。郡縣非其人則易擾。然而不可常治。愚意只須用三代之教、成就眞才。以爲世用。監司郡縣。皆得其人。而郡縣之職任事權。使得專達。而部使不得以喜怒私情。陵轢阿庇。嚴賦吏之法。俾不得以貪慣剝捶其民。而驅之盜亡。其教發民者。亦倣三代之教。損益行之。庶乎其可治也。

王者懼於用兵。而六鄉、六遂、都鄙、邱乘、伍兩、軍師之法。最爲詳盡。蒐田、大閱、治兵、振旅之事。蓋罔不勤。五服自侯文教之外。卽設武衛。且有方伯連帥以總之。設高城深池之險。以固守之。又明荒服之制。以防四夷出入。此所以能制治保邦。而銷未形之患也。

程子曰。兵以正爲本。動衆以靡天下。而不以正。則民不從。而怨敵生亂。亡之道也。傳曰。秦之銳士。不足以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足以當湯、武之仁義。仁義所以正用衆也。

兵所以毒天下。帝王不得已而用之。惟用於中國。以定禍亂。而不輕用於四夷。以棒邊功。蓋不欲以夷狄禽獸傷吾民也。至秦皇、漢武。始事遠夷。以貽中國患。財力於斯敝矣。

爲將用兵之術雖多。然太公六守。孫子五事之經。自是爲將綱領。而儒者則務耕練以固根本。開公誠以安反側。明賞罰以激人心。而又審時識勢。達權制變。任用得人。無不可濟。如趙充國、諸葛武侯、羊叔子、杜元凱、韓忠獻、范文正、諸公。未嘗跨馬。而指揮運動。成合機宜。邊人畏服。而不居其功。此可爲法。

龜山楊氏曰。邊事之興。多出於僥功幸利之人。顯武玩寇。不以朝廷大計爲念。視生靈荼毒。若非己事。夫蠻獠。緩之則豺嗥豨勇。干紀而不受命。急之則烏驚魚散。依險以自匿。蓋其常態也。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薙而禽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衂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

又曰。禦夷狄。力可以戰則戰。勢利於守則守。來則拒之。去則勿追。則邊鄙自然無事。蓋夷狄之戰。與中原之戰異。難與較曲直是非。惟恃力耳。但以禽獸待之可也。

朱子曰。昔帝舜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命臯陶作士。以弼五教。王者之制。凡鄰五刑之戮。必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以權之。然刑一人。而天下整然。不敢肆意於爲惡。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論刑。陷於市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至於鄙儒姑息。異端報應。俗吏便文自營之計。一切以輕刑爲事。反以長其悖逆作亂。而使獄訟愈繁。則不講乎先生之法之過也。

爲政者。不先以教化隄防人情。至其犯罪。一切操繩以法。俾欲改過。其道無繇。直是俗吏。若教而不改。則當誅矣。惟殺人之盜。曆不畏死。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者也。若經界正。賦役平。綱紀立。善惡明。則獄訟自當衰息。姦宄不敢縱恣。今不此之務。而類以多成大獄。流徙重刑。麗法積案。下位以此沽能。監司以此殿最。宜其理道之日離。而民風習俗之日壞也。

讀書劄記卷七

禮經解。育六經之教。石梁王氏。以爲孔子時。春秋筆削未出。又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以此知決非孔子之言。其論甚是。縱使言及易與春秋。亦必不槩及它經。而悉數其學之得失。文辭煩促如此也。然其潔靜精微等語。亦得易之本旨。宜不可廢。

伊川先生。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蓋造化道理無窮。須如此說。大抵伊川易傳。說盡物理。易之本也。晦翁本義。則兼卜筮言之。易之用也。要之。非卜筮無以觀玩而知占。非物理無以致用而成務。二先生之言。實相表裏。學者宜並觀之。

伊川曰。看易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賢、衆人、學者、君臣、無所不通。此正謂易者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又曰。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大抵理無大小。其本一也。邵子皇極。以易大義。在意言象數。左傳所謂。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人物之象滋多。）滋而後有數。亦此意也。

易坤。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蓋西南陰方。柔得從以類行。然獨陰不得成也。東北陽方。柔失類而從之。然後可以利萬物。故曰。乃有慶也。然而正合。如震一索得男。而坤以安正待求。乃爲得吉。若姤之取女。則非安貞矣。觀象先迷失道。後順得常一節。正意若與本義不同。惟程傳與象義合。當以

傳爲定。

遯。小利貞。本義以爲小人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遂浸迫於陽。遯義本爲君子謀。小人非能正者。其浸長於下。勢猶未甚。君子尚可小貞其道。以維持之。大象不惡而嚴之謂也。若否之不利君子。貞正利貞之義。與之程傳較順。

明夷。以明見傷。利於正固。聖人雖爲垂世明道而作。然其實豈非文王羑里之時乎。周公諸爻之辭。曲盡其義。豈非克商之事乎。用拯馬壯。救西伯也。得其大首。商倒戈也。獲明夷心。崇侯譖也。箕子明夷。微指其實。至上六而言亦深切矣。孔子彖傳。亦以文王箕子爲言。厥有旨哉。

渙九二。陽居陰位。宜有悔者。然當渙二。乃得中之位。九來居二。而得其中。是陽奔就机。憑以爲安。不窮於上也。故亡悔。程傳以初爲机。二爲馬。二與初雖非正應。而當渙時。皆無應與。但以陰陽親比相求。二急就于初以爲安。與本義不同。然據彖之剛來而不窮。則此爻之義。從本義爲是。

六三。傳以爲質陰柔。才不中正。雖有上九爲應。居無位之地。豈能拯時之渙。止於其身。可以出險而无悔耳。不能及人者也。愚以大凡有所樹功立事。非陽剛之才德。弗克如建侯之利於屯。利涉大川於頤。棟隆於大過。明來於蹇。俱陽剛之爻。本義以六三居得陽位。志在濟時。能散其私而無悔。然散財。恐非陰柔不中正之人所可能也。又當以傳爲定。

夬以五陽去一陰。上六居窮極之時。爲國家蠹害。去之不可以不決。九四以陽居陰。而不中正。欲止則衆陽並進於下。而勢不安。欲進則居柔失剛。而志不決。本義謂若不與衆陽競進。而安出其後。則悔亡。以釋羝羊之旨。傳以羊者羣行之物。牽者挽曳之義。言能自強。而牽挾以從羣行。可以亡其悔。然既處柔。必不能也。雖使聞是言。亦不能信用矣。以戒不決之人。爲得去邪勿疑之義。今當從之。

易簡之善配至德。本義兼以爲人事言之。但此章本贊易之廣大。天地四時日月。對待交舉。如云與天地合其德。日新之謂盛德。天地之大德曰生之類。皆至德意。與易易簡同。參諸本文頗順。

吉凶貞勝。蓋剛柔變通之間。則爲人事之吉凶。惟貞固常久之理。則可勝。理勝則凶變爲吉矣。與下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天下之動貞夫一。理皆以明貞勝。所謂君子脩之吉是也。

六位成章。卦之六爻。既初剛二柔爲地道。三仁四義爲人道。五陽上陰爲天道。天地人之道既立。迭相爲用。則天地人文。燦然備矣。

朱義發揮卦體、卦德、卦象、卦爻、陰陽之位。吉凶之占。而繫以人事之得失。言約而義精矣。稍可疑者存之。以俟知者辨焉。

堯典。欽明文思。允恭克讓。是欽明在內。而允恭在外也。文思只如文理密察之謂。舜典。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與贊堯義同。通明爲聖。濬哲非聖之事乎。言外溫恭。則內欽明可知矣。聖人純敬之德。與傳心之要。萬古如新。要無有二義也。近世學者。忽於用敬之說。可以自悟矣。

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皆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

者當時史官。既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合而別記之。愚謂五帝以前。人主無甚失德。故史臣大槩紀其一代事業。與三王以下。授受、治水、革命、大事。書而藏之。如周公藏冊命。是也。至春秋時。王者跡息。諸侯橫恣。孔子欲存天綱人紀。乃具得失於各國各君之下。以詔後世。故不得不爲當王及編年耳。抑史官至周禮始備。天官之屬。太史、御史、以下。多數十百人。故列國諸侯。皆有史官。以掌記君臣政治得失。如春秋傳。晉董狐、趙盾。齊太史氏書崔杼弒君。至兄弟爭死。以守其職可見。

按孔子孫騰。見始皇滅先代典籍。始壁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濟南伏生。爲秦博士。亦壁藏尚書。漢定天下。伏生來尚書。止得二十九篇。孝文求能治尚書者。伏生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掌故鼂錯往受之。伏生使女傳言。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略以意熟讀而已。孔穎達以秦誓非伏生所傳。武帝時始出。故云二十九篇也。又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壁。其藏始出。止得尚書至說命諸篇。今書莊稱古文爲孔氏所藏。其字古隸。今文無隸。蓋以漢書爲今文也。

凡讀史。先須看其道德。而後及其功業。如堯典首曰。欽明文思。克明峻德。而後光被昭格。以至睦族平章。皆自內及外也。其治則天時爲始。人事繼之。故命羲和曆象授時。以允釐百工。熙庶績。皆功用也。舜典自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至於愼徽五典。咨四岳。命九官。惟亮天工。以至明目達聰。皆事業也。蓋其充積之久。威通召驗。治臻於變時雍。四方風動。就是中庸言至誠無息。久徵悠遠。博厚高明。分明盡出唐虞體信達順。篇恭而天下平之象。及至禹謨。世承極治。水土平後。專以民生食用爲急。故以聰以政。歸于養民。而皆水、火、金、木、土、穀、爲六府、惇敎以正德。器物以利用。衣食以厚生。爲三事。合而爲九功。使皆得理而不亂。故曰惟敍。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然其治則比唐虞。固有間矣。至於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治定之初。立中建極。以王天下。湯誓惟有斷德。曰。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泰誓、牧誓、武成。尤爲費辭。商鞅啓釁。非有周公。以聖匡救。周鼎幾搖。蓋遭其時之所難。非二君得已也。後世非無古建官立政綱紀規模。只無本源流出。如剪彩爲花。畫工繪像。雖若可觀。而終不如它天然精采血脈。觀之諸史君臣言行治功可見。

武王泰誓。數紂罪惡。辭意諄復。若非聖人之言。恐孔壁所亡之文。而漢雜之也。武成篇。孟子時。已有血流漂杵之語。實爲古文。蓋記事之過。孟子不盡信者也。至謂文王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則是武王伐紂。爲利天下。實非奉天討罪。以弔其民。而文王之至德荒矣。茲又可盡信乎。

箕子洪範。以人君主天地民物。而天時人事。其理實相表裏。故先言五行。而朗繼以君德五事。其施莫先乎民。故八政次之。政以授時爲要。故五紀次之。君道以正身爲則。故建極次之。然用人行政。須剛柔得中。斯無折獄。故三德次之。事必通於幽明。合於鬼神。而後可行。故稽疑次之。其得失感通效驗。各以類至。故庶徵次之。五福六極。又指其徵驗之實。若有勸懲於其間。感應幾微。如響斯答。雖未必一一盡然。要其理之所有。不可誣也。人君致治注措之詳。莫切於此。然皇極則曰。斂福錫民。無作好惡。三德則曰。臣無作福作威。休咎徵則曰。卿士惟月。家用平康。不寧。又君臣民庶之所同也。可不愼哉。

書周官。先儒疑周禮六官。無三公三孤。意方脩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責。今按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

謂之三公論道。明曰官不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宏化。而後及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明曰六卿分職。是三公無定位。而六卿有定職也。惟冢宰如曰冢子。曰統百官。蓋爲六官之長。綱紀百司。自當推重也。又疑爲周公未成之書。今既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固當一時並建。豈得先立此空名。獨於官屬未備。迺遽適當周公之沒哉。恐無事也。是知司空一冊。亦經秦火亡失無疑。漢儒補以考工記。惟以工人造作爲言。殊非設官之意。又謂法制有未施用。恐或然耳。朱子曰。漢自古文尚書出。方有周官篇。伏生口授二十九篇。無周官。故漢置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而無周之三公。三少。本以師道輔佐天子。只是加官。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冢宰。是以加官而兼宰相之職也。其說爲得之。愈又按漢初置左右丞相。亦三公之任。太尉爲秦官。當時所重。漢興因而襲之。又以司徒、司空、參用雜置。已非其法。惟唐六典。亦得周六官之遺。而知政事、參議朝政、參議政事、參知政事、參知機務、同平章事、並宰相之任。已變公孤之制矣。趙宋因用翰林承旨陶穀。謂唐有參知政事之說。乃以直學士薛居正、侍郎呂餘慶、參知政事。遂使一代官方變易。名義疑舛。元有中書令。國初因之。尋復罷革。專重六部。而省其屬之多員。內閣如中書省。多以卿銜而兼學士。久則以公孤爲加官。乃得周制云。

按蘇氏以書顧命康王冕服事。爲非禮。朱子但引太甲元祀。以見康王當然。亦不言蘇之非是。愈以天子傳受天位。上承宗廟百神之主。兼以顧命而繫天下臣民之望。中杜牌帨非常之際。所以代統向離。以新旅觀。君臣之分。定於厥初。數言非以爲一身之圖而已。故太保承介圭。太史乘書。俱由阼階。臨御王冊命。王三祭三酒。上宗曰饗。以告神也。王出在應門之內。曰王義嗣德答拜。蓋以喪禮見成爲後者。以著代也。既而羣公聽命趨出。王反喪服於天子。變禮未爲失也。胡氏春秋例。人君嗣立。逾年必改元。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改元以著新君即位之始。故曰大居正。若授冊受戒。俱於喪次。則何以承天受代。正統定分。以一衆庶之耳目哉。況召畢諸公。皆當時賢輔。必能審酌先王禮義之中。而察於社稷相傳之重。決不以草率而廢禮也。又周制期喪達乎大夫。則諸侯亦在所略。安得引庶人將冠子齊衰。大功之喪。而例之天子乎。非謂天子之喪不行。勢有不可耳。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此古今貴賤。不易常經。而漢文乃有以日易月之制。後世踵而行之。則可慨已。

按穆王呂刑之可取者。折獄則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用法則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如大禹謨所謂。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周官所謂。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是也。至於贖刑。則本虞書金作贖刑之說。不諒其係於鞭扑之下。情輕而爲之若黑、劓、剕、宮、大辟。有疑自當末減。豈有罰自百鍰六兩曰鍰。以至千鍰。是使殺人大憝。皆可不死。貨利充益。而人命如草芥矣。況疑之一字。又足以啓污吏高下出入之門。作法於貪。而欲救末流之弊。其將能乎。此周室所以遂不競也。

漢毛亨作毛詩訓詁。以授毛萇。故史記謂之大小毛詩。然多隨文訓解。或斷章取義。不能攷究時代。推明大意。以得詩人之心。得朱子解而始著。

孔子嘗謂伯魚學詩。其教門人。亦以興詩爲始。蓋不知興詩。意思終不和暢。古詩溫厚和平。非重典則難威時託物。不失性情。善惡可戒可劝。諷咏之久。自有以潛消潛化。歸於動盪性情和平之眞。暢於道德之意。程子云。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可謂善得詩人之旨味者。

朱子云。先儒所謂刪後無詩。非謂不復作也。但謂夫子不取耳。康節云。自從刪後更無詩。亦此意。蘇氏云。陳靈以後。未嘗無詩之說。似可取。失之太快。無先儒敦厚氣象。不奈咀嚼。愚謂周盛時。采錄及制作。皆列之樂官。或用郊廟朝廷。或用於房中。閭巷邦國。以達天下。所以風化天下者也。王跡熄則化不行。而詩聲絕矣。春秋傳燕享閒歌多古詩。知後雖有作。蓋亦不復采矣。

又曰。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先儒謂東遷後。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矣。要識此詩。便知周南、召南。當在豐、鎬之時。其詩爲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爲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爲二雅。自二雅退而爲王風。是也。

夫子刪詩。以二南正家化國之始。故列之於首。程子謂二南猶易之乾坤。乘由以爲一體而成。是也。與邶、鄘、衛十三國並存。以寓成發監戒之意。抑諸侯采之。以貢于天子。天子受之。以列于樂官。於以考其俗尚美惡。而知政治爲得之。

左傳。吳季子札聘魯。見叔孫穆子。請觀周樂。十五國風。咸有譏評。二南曰。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邶、鄘、衛曰。憂而不困。王曰。思而不懼。鄭曰。樂而不淫。齊、秦稱其大。魏、唐稱其遠。鄭、陳知其亡。自邶以下無譏焉。愚按朱子以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季子猶未懼於二南之化。至於邶、鄘、衛、齊、秦以下。有處變怨思之懷。有憎慢淫靡之習。有超軼悍強之氣。有鄙嗇急蹙之情。若此者。顧猶亟稱之何哉。蓋以文王之化。止於江漢南國。其豳、豐、濟、涇、岐、梁之閒。皆爲紂地。猶未洽也。下比列國。季世雖多失德。而姜姬內嬪。變而知常情以止義。其臣尚思西周宗社播遷。其民猶知興復桑田。大夫感懷離黍。則以先王教化禮義之澤。宛然如存。齊、秦本無可稱。而推衷太公。原其功也。曰周之舊原其地也。魏、唐儉嗇憂思。原其遺也。豳風雖在君臣疑懼之時。而俗本先公。辭出聖理。其美信矣。鄭、陳、曹、檜、蕩蔑禮法。國步斯蹙。理固宜然。情之邪正、道之汙隆。俗之美惡。皆于是乎見之。可以興矣。至於二雅小大。本出於朝廷賢臣碩輔。禮樂之懿。冠冕之詞。而燕饗會朝。或通於下。或專於下。時代升降。正變因之。孔子刪而兼取焉。可以觀治也。然小雅則曰。周德之衰。豈以其制作皆出於代商之後。大雅則美文王之德。豈因其詩。多追述文王者乎。孔子嘗謂武未盡善。而稱文爲至德。季子或得諸此矣。三頌歌辭。特稱曰至。自直而不偏。至於五聲和。八風平。以爲盛德之所同也。今觀商周之頌。辭非義遠。音律和平。魯祀后帝。已非其禮。而誇飾太過。古風寖微。意者歸重商周。茲可略已。

伊川先生序春秋傳。以爲抑揚予奪。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蓋三代盛時。天經人紀。既明夷夏大防。復正班爵尊威。皆有定制而不可易。其有陵犯僭叛。則王者誅討之而已。春秋之時。諸侯雖知有周。而王政不綱。賢亂滋甚。其間得失小大。又自有不相掩者。故春秋因魯史之舊。各徵辭以書之。其抑揚予奪。徵

闡寓於一字之間。如持權衡以定輕重。而所存以不墜者。實天地之常經。百王之大法。故曰。探道之模範也。

伊川云。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蓋藥方是人無病時。但知有此可治病。蓋因人病危急。而用藥治之。所以保全命脈也。此喻極切。

又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春秋傳爲案。經爲斷。又答黃聲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

延平云。春秋。且將諸家熟看。以却文定解爲準。玩味當必自有會心處。又曰。春秋。一事各自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

讀書劄記卷八

成周春秋魯隱公元年。書春王正月。孔子無位。而改正朔。非尊周以大一統之義。曰。胡傳已言之矣。周天之政令不行。徒有空名。微於列國諸侯。史官之職盡廢。孔子非史官也。因魯史舊文。而斷以己意。自成一家之言。以繫斯文綱常命脈於一綫。將絕之際。故曰。其義則邱竊取之。亦自知後世當有罪之者。罪之非知其心也。蓋書元正始。莫貴於天時。莫尊於王。莫過於夏時之正。舉春秋所以正時也。一言而衆理具。法亦寓焉。所謂如造化。簡易而微妙無窮者也。然三正通於民俗。而四時之序。則斷不可易。或謂周建子以冬爲春。而孔子改之。其說誤矣。

胡傳以爲春秋王朝公卿書官。王大夫。列國命大夫。諸侯之兄弟。中國之附庸。例稱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其常也。凡王大夫。諸侯。或蹟而書名。書人。如隱元年。書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桓七年。書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十五年。郳人、牟人、葛人來朝。大夫或進而書字。閔元年。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以寓褒貶。其變也。亦有不盡然者。或沿舊史。或先儒承謬而不敢增。而聖人用意深微。有非後儒所能窺測而盡得之者。要在發明大義。若其疑。則不必強爲之說可也。

傳曰。國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春秋之盟。非構私嫌以譸解。則合黨與而連爭。且歃血要神。皆捨正道而廢王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胡氏所謂凡書盟者。皆惡之。良得聖人之心矣。惟成公七年。楚伐

鄭。晉合八國盟于鳥陵。以救鄭而外楚。襄公二十年。晉合十一國。盟於瀆淵。聞齊侯卒。而不伐其喪。故書無譏焉。

春秋示後世。以遇天變而能懼者。如隱三年。書日有食之。桓三年。書日有食之。既。其凡三十六。莊七年。恆星。經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大火心星。僖十六年。陨石。星隕爲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風逆而飛。桓十四年。無冰。成三年。新宮災。天火爲災。定二年。雨雹。哀三年。桓宮、僖宮。災。僖三十三年。陨霜不殺草。李梅實。文九年。地震。僖十四年。沙鹿。山名。在晉地。崩。成五年。梁山崩。文三年。雨螽。于宋之類是也。有遇災而警備者。書夏螟、蝝生、蟓、螽、蝝、蝗子。書大水、大饑、大雨雹、大雩。雩祭名。諸侯祭天子大雩。是也。有因物變而紀異者。莊十八年。秋。有蜚。江水怪。含沙射人致病。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鵒鵒不能濟。物在汶河書無。是也。有重民力而書不時者。如書隱夏城中丘。城郎。僖春新作南門。桓秋大閱。閱取徒備齊。周禮中冬大閱。哀夏築蛇淵囿。蛇淵。囿樂。等是也。聖人爲時君斷政恤民之慮遠矣。

春秋之旨。有直書而義自見者。桓十八年曰。公會齊侯于濼。在今歷城縣。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莊公元年三月。夫人孫。音遜。于齊。所以著夫人以亂而興獄且奔也。有曲其辭而意微者。成公十四年曰。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姬姜氏至自齊。大夫使聲君故稱族。尊夫人故又稱氏。姑在故又稱婦。大夫不以夫人。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斷之。

禮。凡諸侯之適子。將於天子。繼立。以士服入見而受命。薨則赴於君曰。君之臣某死。天子之哭諸侯。則大宗伯爲上相。司服爲王制服。弁絰。音耕。衣。或使有司哭之。殯又使人隆葬。必賵之。示恩義也。諸侯之夫人。亦有赴賵之禮。春秋時。禮法盡廢。故有書年不書即位。書天王使某來錫命。沒不書薨。書名。書卒。或不書葬。天王崩。不爲齊喪。書來來賻。諸侯之喪。書天王歸賵。春秋皆從削而貶之。以存君臣嫡庶。王法綱常於既滅。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孔子每不滿於魯郊。宣三年。書。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猶。再也。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故牛。牛饔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魯以諸侯郊祀上帝。非禮甚矣。知卜之於神。不從而始免牛免郊。惜乎不知卜之於心。卜之於理也。獨不能卜之於人乎。蓋雖有孔子。而卒不能用也。

春秋於衛州吁、宋萬、宋督、晉里克、楚世子商臣、齊商人、鄭公子歸生、齊崔杼、陳乞、衛甯喜、蔡世子般、許世子止弒。而書曰。弒其君某。禮臣弒君。子弒父。凡在官在宮者。皆殺無赦。故明書之。使知夫人皆可以討。亂賊莫可逃也。

春秋謹華夷之辨。故隱公二年。首書公會戎于潛。八月。公及戎盟于唐。以著橋戎猶夏之漸也。其後狄遂侵鄭、侵齊、伐莒。又侵我西鄙。至成公二年。楚遂尊中國之盟。與公及諸侯國卿盟於蜀。故首書公。尊中國以辨夷。自秦以下皆皆人。非貶深矣。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義如稱狄猾夏、蠻賊蠢先、臣子簒弒之類、方伯諸侯、奉王命而伐之、六師九伐、乃大司馬所執、諸侯不得而專之也、周天子征伐不行、自諸侯出、互相攻取、非利其土地、通其貨賂、則令其黨、興固其私援、故其世法、自伐之外、曰侵、曰戰、曰圍、曰入、曰遷、曰滅、曰敗、曰取、曰襲、曰追、曰戍、曰以、皆所謂無義戰、而正其輕重之罪者也、曰彼善於此、只是齊桓因狄伐邢而救之、滅衛而存之、召陵責楚包茅不貢、可予也、若晉文踐土之盟、乃召王以諸侯見、其定王室之亂、則請隧、因與以陽樊、溫、原、攢茅之田、乘時射利、所謂皆一罪案耳、

五霸、孟子稱齊桓公爲盛、以五命辭、有先王遺法、孔子只稱管仲之功、蓋仲之霸業、在於尊王、故召陵責楚之貢、皆襲戴王室、諸侯信之、翕然宗齊、管仲假仁之功、亦桓之能任仲也、及其存衛而城楚邱、則爲專、封內嬖、而如夫人、則爲泥、是五命之禁、桓已先犯之矣、故楚得以滅黃、狄得以侵衛、侵鄭、夷狄猾夏、遂爲盟主、蓋仲死、而桓卒莫之能救也、是知正心脩身、致於王道、皆聖賢所長、而霸者君臣之所短、徒能稍緩一時、而源頭弗清、無救於末流之禍矣、況晉文以下、又以貪詐慘覈行之哉、故孔門之徒、羞稱五霸、宋襄不成列、不禽二毛、若假仁者、而用鄫子牲於次睢之社、以祀妖神、其頑冥慘酷甚矣、宜其強霸之榮、不足贖厥亡之辱也、

董子論其師說、以有國君臣父子、皆不可不知春秋、春秋有誅意之法、人臣有無將之戒、蓋一念背理、則惡逆隨之、易所以戒履霜也、春秋雖誅亂臣賊子於既死、實所以戒將來、人心之動於幾微、使知毫釐積慮之差、卽成大惡、而不可以不謹焉、非必皆有簒弒之事也、

歐陽氏論公羊高、穀梁赤、左邱明、三子、其傳春秋、不能無失、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其卒也、書曰、公薨、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皆隱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弒其君夷皐、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許悼公之卒、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三子曰、非弒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而從三子、信以爲然、且謂息姑之攝、會盟征伐、賞刑祭祀、魯人皆聽命、名實在己、不爲攝、趙穿首罪、必不肯爲善人、而加盾無辜以大惡、兼以父病躬進藥而不嘗、與不躬進藥、操刃以殺其父、三者論罪殊科、愚初以爲然、及觀董子論其師說、以臣子不通春秋之罪、然後知聖人責人以綱常大義、而示以誅微慮始之明察也、夫隱初欲讓國而居攝、立不以正、又不受命於天子、故不書卽位以寓貶、於法爲公、書公者、臣子所稱於君父、及桓弒而書薨、皆爲魯桓諱惡、如以昭公爲知禮者也、若趙盾驟諫靈公、君惡而出奔、趙穿遂弒之、盾不特與聞乎故也、直假乎穿之手耳、至許世子止、爲君冢嗣、罔知君父爲不嘗藥、而輕以其命試之、則雖哀毀絕粒、夫何救於父之死哉、三傳紀其跡、而孔子執其斷、亦不甚爲詬也、但歐公時、胡傳未出、學者喜爲新說、雜用三傳、雖以公之辯論、而不求聖人之心、惟文定有詞藻、但事多傳疑、雜以怪誕、不經、未能信之於理、至謂鬻拳以兵懼楚文王爲愛君、趙公爲良大夫、其文駁矣、

愚謂禮記皆傳古先格言、凡爲禮者記之、如禮儀三百、曲禮三千、皆是綱領節目、使漢儒知禮、各本其所自出、分記類聚、更加讀嚴、不敢以己意率易竄入、則後世不疑其亂經、苦其煩而多其說也、卽如曲禮者章、何等嚴重、古典次章、雖窒欲之平、覺血脈不續、索無味矣、後世必有作者、以周禮、儀禮、禮記、三書所載禮樂、參互節取、列爲經傳、煩者刪之、彙成一書、則可與四經並傳於無窮矣、

程子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及格言甚多、如禮記樂記之類、可無議者、檀弓、表記、坊記、之類、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亦多傳古意、朱子曰、漢儒惟董仲舒、最純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何曾說到這裏、必是古流傳此箇文字、盧氏曰、禮記乃儀禮之傳、儀禮有冠、昏、鄉飲、燕、聘、義以釋之、但周禮、儀禮、皆周公所作、而禮記則漢儒所錄、亦儀禮之流也、何以言之、周禮雖得之河間獻王、時無有傳之、武帝以爲末世淆亂之書、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至于漢末、乃行於世、惟儀禮漢初已行、故高堂生傳之、蕭奮、蕭奮傳之孟卿、孟卿傳之后蒼、后蒼傳之戴聖、二戴因習儀禮、而錄禮記、故知儀禮之流也、

曲禮曰、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相席 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手備 揖之、所謂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 階隱之級、聚足、迎步也、步相繼 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各順門之左右、愚按請入爲席、今禮無之、但蠶席亦是、入門左右、與東階、西階、世之士夫、多請不同、然亦自明白、入門中門也、左右階以賓主耦行爲言、入右所以趨東階、入左所以趨西階、至入寢門、則主人自應東立、近下西向、客西立、近上東向爲禮、蓋鄉飲士相見禮、皆以客尊西位也、今入寢門、請客就東、而主就西、則主反在客左、客反在主右、安得行時客左而入反居右乎、皆非禮矣、至於坐賓南面位、而主就北面位、則爲君臣之禮、如曰北面事之、尤失所據、今欲稍從俗、猶存古禮、則改正入寢門東西之禮、請客坐西南向、主坐東北向、次客則坐東南向、如僎以附賓、亦可通也、

曲禮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乃以羊豕、是言諸侯大夫、祭皆太牢也、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又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則與曲禮牲殺及本文皆牴牾矣、又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是言禘祭、天子諸侯之所同也、又曰、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是比天子祭闕四時之一也、而與前四祭之說、又不同矣、漢去周未遠、諸儒考索註記、必稽典籍、不至不禘之說、何相戾與、愚以成王賜祭周公、以天子禮樂、孔子猶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近而其言尤可徵也、橫渠以爲作記者、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愚謂名稱所關、禮之大分、豈可混而無別乎、抑或禘祭常行於夏商諸侯、至周始有定制、以爲天子之禮、記者仍例執兼舉而互言之耳、其書不出一手、每有異同、學者自當識別、

月令、呂不韋集諸儒所著、記十二月之候、見先王欽若以行政令、與唐虞歷象授時齊政之意同、魯文公

閏差。春秋傳曰。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以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一元。五星皆會於牽牛初度。更無餘分。推以此爲曆始故云)(分至之中氣。夏至、秋分、冬至。每有者有)歸餘於中。(置閏。以日月之餘分以置閏)而蓋戰國儒者猶能知之。國語單襄公聘火。(十月大火之次)朝覿矣。道茀。(多草)不可行也。候(候人)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不畢。道無列樹。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歸告王曰。先王之教。雨畢而除道。水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而陳之。知靈公之將亡也。月令所紀。蓋有所本矣。但王者居處有常。輿服物色有制。澤梁無禁。罟羅以時。其天授時。順時行政。中和之德。流通南北。雖未有戾乎天時。而決不以形跡儀文之末。而屑屑求合也。所謂居青陽、太廟、明堂、總章。左右南北。每遷其所。車旂衣服。各用方色。恆變其制。擬之帝王軌度率物。以一瞻視。恐未必然。周禮天官獻人。獻王鮪爲鱻薨。曰祭祀賓客。喪紀共魚。蓋有貢無賦。今曰賦及水泉陂澤。亦恐後世多方取民。非王政無禁之法也。昔魯隱公欲往觀魚於棠。臧僖伯諫之。以爲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彼諸侯且爾。乃謂漁師。天子親往乃嘗魚。豈不戾哉。愚觀孟夏命太尉贊傑俊。太尉官名自秦始。不韋蓋欲以秦法而參先王之教。學者宜慎擇之。

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獵以取獸)田不以禮。(取有品制)曰暴天物。(書曰暴殄)天子不合圍。(四面圍之)諸侯不掩群。(掩襲)獺祭魚。(孟春之候。獺取魚祭)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豺祭獸。秋之月也。季)鳩化爲鷹。(仲秋之候)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獸子)不卵。不殺胎。不殀夭。(禽獸之)不覆巢。國語魯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鼈。以爲夏槁。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罜麗。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魚子)獸長麑䴠。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愚觀先王以其中正和平。敬用五事。以建惟皇之極。所以制禮作樂。胎合造化。感通神人。成位天地而茂對時育物。至於法制。猶能仁及昆蟲草木。制其品節。時其取用。禁其暴殄。捐其細纖。以阜蕃息。以助生化。其所以曲成裁輔之道。又無不用其極。王道備矣。宜其至和薰蒸。兩閒。既無愆陽。亦無滯陰。三光順次。陰陽序調。寒暑適節。風雨時至。天無霹靂、霜雹、水旱之災。民無疾癘、夭札之患。山川無沸、涸、崩、竭之變。生類無胎殰、卵殈之虞。蓋其氣和而沴不作也。漢唐以降。不務脩德任氣縱情。擧動乖舛。無以感人及物。其上下乖盭暌隔。氣已不貫。而又禮樂不興。刑政苛紊。賦役煩重。民不聊生。自五穀八材。(珠、象、玉、石、木、金、革、羽)以至女工、麻、絲、枲、葛。其原、隰、峯、麓之所出。山、海、江、河、巖、穴之所藏。終歲勤動。而不足以養生送死。斧斤相尋。戕及枿肄。罟羅搜抉。遍至胎鰂。加以攢夷盜賊。擾竊吞噬。無復相生相養休息之道。由是陰陽元氣。壞爛雜亂而無統。欲其災沴妖孽銷弭。不可得也。嗚呼。然則欲求王政者。盍亦反諸本與。

儒行篇文辭而意激。旨矯而語誇。豈惟不善學孔子。亦非能言德行者也。

禮運。先儒以爲出於子游門人所記。與夫子答問之時既遠。記憶傳寫。支末益分。固不能無增飾之雜。其

言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是爲大同。天下爲家。是爲小康。所謂講信脩睦。亦非常者氣象。彼徒以二帝三王。官天下、家天下。如蓋寬饒所論。又有排遜放伐之跡。帝王治效不同。而不知非聖人之所得已也。惟非時之使然也。春秋以下。處士議大率類此。然其間多有禮之大端要語。至理所存。有非諸子誕漫之辭所及。存羊愛禮。蓋不能無取焉。

攷商已前。天子皆七廟。所謂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是也。太祖位西東向。北爲昭南向。南爲穆北向。其前祖禰。至高曾祖考。爲四親廟。遠廟昭穆。謂之昭祧穆祧。其遷者藏焉。韓文公禘祫議。以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不可施行。禰祏法一壇一墠。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禱則祭之。無禱乃止。雖於仁孝流通之意若有未安。然其漸而之遠。則禮之所不能及。而主遷於墓所。蓋甚而鬼饗之者也。張子以爲殷而上無不遷之太祖。至周始有百世不毀之祖。三昭三穆。四爲親廟。二爲文武二世室。幷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之太祖。若祫則請於君。幷高祖而祫之。(蓋不當祫而特祫。如後世合食是也)朱子禘祫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大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二祖。而皆及其祖考也。其制皆在中門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與一昭一穆爲宗。皆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諸侯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毀廟之主。藏於太祖廟)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者也。(文王在右。武王在左。以昭穆次序。一定不易。別有門垣。各全尊。不以左右爲尊卑也。又穆王時。文王當祧。而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爲文世室。至共王時。武王當祧。故別立一廟於東北。爲武世室。劉歆則以自武王克商。即爲二廟。至懿王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孝王時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又韓文公以殷祖元王。周顯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當禘祫之時。獻祖(始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太祖)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又常祭甚衆。(四時之享。惟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合祭甚寡。(禘祫則惟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甚多。程子以爲不可漫觀。以其議論精到。合於禮也。觀夫韓子謂太祖正東向之位。朱子謂至唐太廟位次。及羣臣家廟。悉如今制。皆以西爲上。則知唐宋廟制。亦猶行夫古之禮也。諸侯則太祖居北而南向。昭廟二在東南。穆廟二在西南。後世廟制。行於朝廷王國。而公卿以下。皆無定法。宋仁宗詔聽太子少傅以上立家廟。而有司不爲立制。於是各爲影堂。又改爲祠堂。伊川謂無貴賤。皆祭高祖以下。後人宗之。但云廟向南。坐皆東。朱子以爲非是。蓋古人戶在東。牖在西。故坐於一邊。乃奧處也。司馬溫公曰。神道尚右。以西爲上。廟主自西而列。朱子以爲亦不是古禮。蓋因天子太廟。正西位而宗之。晦翁居母喪。家禮既成。爲一童竊而逸去。至沒後其書始出。其制以祠堂立於正寢之東。近北一架爲四龕。每龕內置一卓。龕外垂小簾。簾外設香卓於堂中。置香爐香盒於上。大宗及繼高祖之小宗。則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祖及父又次之。繼曾祖之小宗。則不敢祭高祖。而虛其西龕一。繼祖之小宗。則不敢祭曾祖。而虛其西龕二。繼禰之小宗。則不敢祭祖。而虛其西龕三。祭排祖先。俱以客位西邊爲上。自高祖以次而東。皆正排。旁

親無後者、各以四代之班祔食、皆西向、非嫡長子、不敢祭其父、如與嫡同居、死而後、其子立祠堂於私室、專取儀禮爲經、酌古今之宜、而兼取司馬氏、程氏、高氏之說、祔遷則取橫渠、節祠則取韓魏公所行爲法、其門人楊氏復、蓋惜其書、不經朱子再修、而雜取諸家發明之義以足之、故其禮參差繆末歸一、愚嘗見前御史嘉氏文蔚、亦曾考究及朱氏子禮之節要、皆本諸舊、以時宜、及國初、行唐縣尹胡氏秉中、言許庶人祭三代、祠堂以曾祖居中、而左祖右禰、至四世、闔內亦以高祖居中左、曾祖居中右、祖左禰右、而祭位則高祖居中、曾祖居東上、祖居西次下、考妣東下、降等而祔、位亦列於東西、夫古人制禮、必有意義、非苟焉者、天子宗廟、皆坐西東向、以北南爲昭穆、意者取乾坤二老、位居西南、而六子橫列如昭穆也、昌黎論禘、亦以始祖居中、而太祖從昭穆之列、況庶人之祭、乃至祖孫並列、揆之於義、似有未安、但祠堂四龕、既無古人外都宮內寢廟之制、只得就其簡便、易於斂藏、而又隔之以板、俾得各自爲尊、不相嫌瀆、但龕中列主、宜仍從西以次而左、庶不失古人一派流通、與繼曾祖以下小宗、盧龕不敢僭祭之義、及橫渠論繼徑流之說、皆禮之權、若恐廢祭從宜、固難執一、至於時祭用仲、及前旬卜日、宜用溫公云、分至日、預於前月、詣祠堂告期、及祭列位次、則從時制、亦不失古人昭穆之意也、立春、程子以爲生物之始、故祭先祖、則以祖考妣爲主、而以高曾考妣共祭之、季秋、程子以爲成物之始、故專祭禰、而諸祖皆不及、其他立祭田、與夫忌祭、墓祭、冠、婚、生子、及焚黃、告廟、改題、與俗節獻其時食之類、與祝文、皆一依家禮云、

少司馬延陵養齋徐公先撫貴時、興文振武、西南載戢、鄉賢顧禮先、黎宇、潘維嶽、輩、凡若干人、以斯道之未有聞也、企翁然有得、就錄翁劄記舊艸、以永珍鏤、惓惓然以弗獲公傳是事學事、介訓導楊時用、過攜相示、幸卒讀覩、爰肅作而晤曰、子錄翁之所記、不越五萬言、然于吾身天地事物之理、罔不函蓋、本諸聖賢之言爲矩訓、學者能即是而求之、自當有會于心身、以闡聖域、覩世之眩奇求異者、萬萬不侔、毋悅而不繹爲也、謹左右厥成、與同志共之、既竣事、諸生闡消志歲月、義不容辭、若翁德學勳業、自有國是在、豈孤陋所敢私邪、嘉靖甲午四月甲辰、後學閻陳則消謹跋、

譚苑醍醐

楊慎撰

原序

醍醐者鍊酥之基品。佛氏借之以喻性也。吾借之以名吾譚苑也。夫從乳出酪。從酪出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猶之精義以入神。非一蹴之力也。學道其可以忘言乎。語理其可以遺物乎。故儒之學有博有約。佛之教有頓有漸。故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佛之說曰。必有實際。而後冥空。實則擾長河爲酥酪。空則納須彌於芥子。以吾道而夙合外道一也。以外道而印證吾道一也。譚云。苑云。徒說云乎哉。醍云。醐云。徒咏云乎哉。嘉靖壬寅仲冬長至日。楊慎書。

譚苑醍醐卷第一

明　成都楊　慎撰

莊子解二十五條

莊子爲書。雖恢譎佚宕於六經外。譬猶天地日月。固有常經常運。而風雲開闔。神鬼變幻。要自不可闕。古今文士每奇之。顧其字面。自是周末時語。非後世所能悉曉。然尚有可徵者。如正獲之問于監市履狶。乃大射有司正司獲。見儀禮。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之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乃古天子春有解祠。見漢郊祀志。唐子、乃掌堂涂之子。猶周王侯之子稱門子。義臺乃儀臺。鄭司農云。故書儀爲義。其脰肩肩。乃見考工記梓人爲磬文。數曰。顧脰。肩即甗字。如此類不一。而士無古學。不足以知之。諸家解者。或敷演消詆。或牽聯禪靜。成強附儒家。湯曰。此文字奇處妙絕。又惡識所謂音妙。千八百載作者之意。鬱而未伸。剽竊之用。轉而多誤。羅勉道莊子循本序。

內則。卵醬讀作鯤。國語亦云。魚禁鯤鮞。皆以鯤爲魚子。莊子乃以至小爲至大。便是滑稽之開端。南史吉翊傳。鯤鵬。音昆。鵬。音朋。鯈鰷。音條。音刀。料。鵩鴞。音浮。音曉。其生。

風生於無。而歸於無。惟竅之所受不同。在人之所聞亦異。比于萬物橐受亦然。衆竅爲風所鳴。萬形爲化所役。風不能鳴。則萬竅虛。化不能役。則萬竅息。侯疑獨莊莊子天籟一節。

慮、歎、變、愁、姚、佚、啓、態、八字。眞人矣。口成文。褚氏解云。慮則預度未來。歎則咨嗟既往。變則輕躁而務作爲。愁則畏懼而不敢動。姚則悅美以自肥。佚則縱樂而忘反。啓則情間而受物。態則驕矜而長傲。西蜀范無隱云。未成心則眞性混融。太虛同量。成心則已離乎性。有善有惡矣。人處世間。應酬之際。有不免乎成心。卽當師而求之於未成之前。則善惡不萌。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其論褚言足以盡莊旨。林疑獨）

夢而爲蝶。不知有周。覺而爲周。不知有蝶。其勢不能合。必有時而分矣。萬物之化亦如此。（林疑獨）

逍遙遊盡性也。齊物論窮理也。養生主修身也。（褚盛敬允）

夫子之告葉公者。下顏子一等矣。蘧伯玉告顏闔又下於夫子。教子高一等。惟顏子至命盡神。故足以發夫子心齊坐忘之論。葉公子高則未免以得失利害存懷。故但告以謹傳命。全臣節而已。然子高未至於徇人忘己也。闔則既知蒯聵之不可傳。而欲傳之。伯玉見其勢不可止。立此苟全之論。非爲傳之道也。

聖人成焉。以身徇道而成功。聖人生焉。以道徇身而全生也。（陳詳道註）

儵忽生而渾沌死。以喻外王之功成。而內聖之道虧也。

陳碧虛曰。好生者以世事爲樂。趣死者以人世爲勞。唯超生死者。可以論其大概矣。（閻蘇註）

壞植散羣。說者不一。范無隱云。植者。邊境植木以爲界。如榆關柳塞之類。壞植散羣。則撤戍罷兵。鄰封混一。此尚同之俗也。樂毅書曰。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註。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按此范說爲長。（林疑獨）

解其天弢。墮其天袭。林疑獨云。人生束縛於親愛。如弓之在弢。如書之在袭。呂惠卿曰。解弢則弛張莫拘。

墮袭則卷舒無礙。

腕下有肉。則知其上肥矣。（陳碧虛監市廛猶註）

泰清中而歎。（中乃印字之譌）

猶章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呂惠卿曰。圃而圃。宮而室。言世益衰。居益狹矣。（知北遊）

甘寢。如後人之臥讒。秉羽。如後世之揮麈。是二事非一事也。或曰。楚地炎酷。晝寢而使人揮扇。亦通。

萇宏被放歸蜀。刳腸而死。蜀人以匱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玉。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齊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外物）

慰散沉屯。褚伯秀云。慰借從鬱。晉義始明白叟叟也。奚稻問也。叟音蕭。若隱若顯貌。南史楚辭鈔。風颯颯兮木搜搜。（潤國）

藏舟舡於海壑。正合其宜。隱山嶽於澤中。謂之得所。然造化之力。擔負而趨。變故日新。驟如逝水。昨我今我。新吾故吾。義亦然也。（成元英疏）

藏舟於壑。藏山於澤。此藏大也。藏人於室。藏物於器。此藏小也。小大雖異。而藏皆得宜。猶念念遷流。新新移改。是知變化之道無處可逃也。故曰。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適。

大林邱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成元英曰。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也。（與化爲而逃同音）

飾羽而畫。羽儀到畫也。（此下有上林賦一輯。已見丹鉛雜錄。）

二唐書

五代劉昫所修唐書。因宋祁、歐陽修、重修唐書。遂有新舊唐書之名。舊唐書人罕傳。故不知其優劣。近南園張公湯錄中。載其數處。以舊書證新書之謬。良快人意。余又觀姚崇十事要說。此其大關鍵。而舊書所傳。問答具備。首尾照映。千年之下。猶如面語。新書所載。則剪截晦澁。事既失實。文又不通。良可概也。歐爲宋一代文人。而劉乃五代不以文名者。其所著頓殊。科絕懸如此。宋人惟欲誇當代以壓後世。不知可盡誣乎。今具載二書之文于左。

先天二年十月。皇帝講武於驪山。時元崇爲鴈翊太守。車駕幸三百里內。合朝覲。遣中官詔元崇赴行在。上方獵于渭濱。而元崇至。上曰。朕久不見卿。思有故問。卿可宰相行中行。元崇猶後。上案轡久之。顧曰。卿何後。元崇曰。臣官疎職卑。雖不合參宰相行。上曰。可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崇不謝。上頗訝之。至頓。上命宰相坐。元崇乃跪奏曰。臣三奉作殉之詔。未卽謝者。臣以十事上獻。有所不行。臣不敢奉詔。曰。卿悉數之。朕當盡力而行。然定可否。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朝廷以刑法治天下。臣請政先仁義可乎。上曰。朕深有望于卿也。又曰。聖朝自剿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請三數十年不求邊功可乎。上曰可矣。又曰。先朝輕狎大臣。或虧君臣之理。臣請陛下接之以禮可乎。上曰。誠當然。有何不可。又曰。自武氏諸親。猥竊權要之地。繼以韋庶人、安樂、太平、用事。班序錯雜。臣請國親不任臺省官。凡有斜封待闕等官。悉請停罷可乎。上曰。是朕素志也。又曰。比來近密佞倖之徒。冒犯憲綱者。皆以寵免。臣請行朝典可乎。上曰。朕切齒久矣。又曰。比因侯家成里貢獻求媚。近及公卿方鎮。亦爲之。臣請除租庸賦稅之外。盡杜塞之可乎。上曰。願行之。又曰。太宗造福先寺。中宗造程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眞觀。皆費巨萬。耗蠹生靈。凡諸寺觀宮殿。請停止絕建造可乎。上曰。朕重觀之。卽心不安。而況敢爲之者哉。又曰。自燕欽融、韋月將、獻直得罪。由是諫臣阻絕。臣請凡在官之士。皆得觸龍鱗犯忌諱可乎。上曰。朕非惟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太后臨朝以來。喉舌之任。或出于閹人之口。臣請中官不預公事可乎。上曰。懷之久矣。又曰。呂氏產、祿。幾危西京。馬、鄧、閻、梁。交亂東漢。萬古塞心。國朝爲患。臣請書諸史冊。永爲商鑒。作萬代師可乎。上乃潸然良久曰。此事可謂剖肌刻骨者。元崇再拜曰。此誠陛下致仁政之初。是臣千載一遇之日。敢當輔弼之任。天下幸甚。又再拜舞蹈。稱萬歲者三。從官千萬。皆出涕。上曰。坐卿于燕公下。燕公讓不敢坐。問之。說曰。元崇是先朝舊臣。合當首坐。元崇曰。張是紫微宮使。臣外宰相。不合首坐。上曰。可。元崇遂居首坐。天下稱賢相焉。

右舊唐書文。

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卽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海內。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嗾吾之任。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寢亦爲之。臣願租賦

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戒勵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爲君臣之嚴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華月將、以忠被罪。自上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閹梁、亂大下。國家爲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右新唐書文

李白

李白生於彰明縣之青蓮鄉。其詩云。青蓮居士謫仙人是也。讀書於康山。康山亦在彰明。杜工部寄李太白詩。所謂康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是也。晏元獻公類要引此詩。今人不知。乃改康爲匡。廬山。且太白在廬山。亦是寓居。何得言歸來乎。又考太白全集。如悲清秋賦云。余以烏道計於故鄉兮。不如去荊吳之幾十。上安州裴長史書云。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楚有七澤。遂來觀焉。淮南臥病。寄蜀中趙徵君蕤云。國門遙大外。鄉路遠山陽。朝憶相如臺。夜夢子雲宅。觀此。則太白爲蜀人無疑矣。作史者。稱隴西人。蓋如王之太原。張之清河耳。善乎劉知幾曰。作史者爲人立傳。其地皆取舊號。施之於今。爲王氏傳云。瑯琊臨沂人。爲李氏傳云。隴西成紀人。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所。因地而化。生於荊者。言皆成楚。居於晉者。齒便成黃。豈有世歷百年。人更七葉。而猶以本國爲是。此鄉爲非。則是孔父里於平昌。陰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爲齊宋之人。非曰鄒魯之士。求諸自古。其義無聞。知幾此言。可謂確矣。

李白墓誌

范傳正作李太白墓誌云。白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及其謫退。乃歎曰。千鈞之弩。一發不中。明當摧擢折牙。而求息機。安能效碌碌者。蘇而復上哉。用是脫屣軒冕。釋羈韁。因肆性情。大放于宇宙間。意欲耗壯心而遣餘年。此數語足以盡太白爲人。劉全白有李翰林墓碣記云。太白廣漢人。性倜儻。知縱橫術。善賦詩。才調逸邁。往往與會。屬詞。恐古之善詩者。亦不逮。裴敬有李白墓碑曰。白爲詩。格高旨遠。若在天上物外。任華送李白之曹南序曰。彼碌碌者。徒見三河之遊倦。百鎰之金盡。乃議子於得失。虧成之間。曾不知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退。於道德乎何有。以上諸文。附見李白集。古本有之。今不傳矣。全白指太白爲廣漢人。蓋唐世彰明縣屬廣漢郡。故獨舉郡爲稱耳。

李白家世

李太白上裴長史書。自敍云。白家本金陵。世爲右姓。遭沮渠蒙遜之難。奔流寓家。少長江漢。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又與逸人東巖子。隱於岷山之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廣漢太守聞而異之。因舉二人有道。並不起。按此。則唐書謂白爲隴西人。唐之宗室。謬也。唐之先。豈有金陵之籍哉。少長江漢。蜀之彰明。以相如爲鄉人。隱居在岷山。舉有道於廣漢。爲蜀人無疑。

八士考。已見經說。

呂梁碑

羅泌云。嘗見漢劉耽所書呂梁碑。字爲小篆。而訛泐者過半。其可讀者。僅六十言。碑中序虞舜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叟。瞽叟產舜。質之史記。蓋同。而不言出自黃帝。此可以洗二女同姓。尊卑爲婚之疑矣。又他碑所載。后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窋。不窋下傳季歷。猶十有七世。而太史公作周紀。拘於國語十有五王之說。乃合二人爲一人。又刪縮數人。以合十五之數。不知國語之說十五王。嘗指其賢而有聞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也。太史公亦迂哉。

曹操欲用孔明

抱朴子曰。魏武帝嚴刑峻法。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諸葛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汚君之朝也。其褊捷如此。則操嘗徵召孔明矣。事不見于史。當表出之。嗚呼。操之不拘孔明。不殺關羽。眞有人君之度。豈止雄于三國邪。

孔明遺事

水經注。引諸葛亮表之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渭水漲。攻琰營。臣作竹橋越水射之。橋成。遂馳去。此亦孔明遺事。本傳不載者。

岳武穆當稱忠武

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蘭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覩中興之篇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勸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册。何嫌今古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然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當稱忠武爲宜。

歷代名臣奏議

宋寧宗時。武學生華岳。池州人。上疏極數韓侂冑之惡。其略云。程筠之以納妾求知。倪僕以售妹入府。蘇師旦以獻妻入閤。黜陟之權。不出於陛下。而出于侂冑。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冑。而出於蘇師旦。程筠是吾有三中國也。嘗奏侂冑大怒。下之大理。貶建寧圜。工部郡守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入無繫。伯成去郡。岳遂瘐死獄中。岳之忠諤灼灼如此。近觀歷代名臣奏及宋諸臣奏議。可謂詳備。而岳之奏不在其中。乃知古忠臣義士。湮沒不聞者多矣。故表出之。

張俊張浚二人

張俊、附秦檜而傾岳忠武者。張浚、廣漢人。嘗稱飛忠孝人也。及飛冤死。後高宗納大學士程宏圖之奏。昭雪光復。浚與參贊陳俊卿。悲感歎服。浚爲都督。俊爲樞密。劉豫遣子麟姪猊。合兵七十萬。犯淮西。張浚聞

之以書戒張俊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也、此見草頭所著岳飛傳、淡與俊、豈可混爲一人哉、今之士夫、例以傾岳爲淡之短、不知受誣千載如此、

崑崙九州

鄒衍言九州之外、復有九州、載于史記、按其說曰、東南神州曰卭土、卭音與邛同、正南邛州隋書作迎、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隋書作埳州、曰开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南桂州曰肥土、西北元州隋書作犧州、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尸子作急土、正東陽州曰信土、其言本荒唐、漢人作洞冥、括地象、全襲其說、隋代郊天、遂以其名入從祀之位、史炤通鑑釋文曰、此九州、其崑崙統四方之九州乎、或曰、神農地過日月之表、蓋神農之九州也、桂州一本作桂州、營州一本作宮州、近是、宮與元相近、未知孰正、

海外五岳

道經言、海外蓬萊、閬苑、有五岳靈山、一曰、廣乘之山、天之東岳也、在東海之中、爲發生之首、上有碧霞之闕、瓊樹之林、紫雲、翠鸞、碧藕、白橘、主歲星之精、居九氣青天之內矣、二曰、長離之山、天之南岳也、在南海之中、上有朱宮、絳闕、赤室、丹房、紫草、紅芝、霞液、金醴、主熒惑之精、居二氣丹天之內矣、三曰、麗農之山、天之西岳也、在西海之中、上有白華之闕、三素之城、玉泉之宮、瑤林、瑞獸、主太白之精、居七氣素天之內矣、四曰、廣野之山、天之北岳也、在北海弱水之中、上多瓊樓、碧闕、金液、龍芝、主辰星之精、居五氣元天之內矣、五曰、崑崙之山、天之中岳也、在八海之間、上當天心、形如偃蓋、東曰樊桐、西曰元圃、南曰積石、北曰閬苑、上有瓊華之闕、光碧之堂、瑤池、翠水、金井、玉槨、彭主鎮星之精、居于中元一氣天中焉、

都鄙

都何以訓美、都者、鄙之對也、左傳曰、都鄙有章、淮南子云、始乎都者、常卒乎鄙、蓋天子所居、鍾毅之下、盤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雍容閑雅之態生、今諺云京樣、卽古之所謂都、相如傳車從甚都是也、邊氓所居、蠻獠之邑、狐狸豺狼之所嗥、故其閭閻學喬村陋之狀出、今諺云野樣、卽古之所謂鄙、老子云、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是也、此下有洵美且都一條、已見經說、

譚苑醍醐卷第二

先鄭後鄭

註疏家所稱先鄭者、鄭衆也、後鄭者、鄭元也、觀周禮之註、則先鄭與後鄭、十異其五、劉向治春秋、主公羊、劉歆主左氏、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由是觀之、漢之人說經、雖大親父子不同也、孔子以一貫傳道、而曾子以忠恕說一貫、曾子受業孔子、作大學、而子思受業曾子、作中庸、由是觀之、聖賢師弟子亦不苟同也、今之學者、吾惑之、摭拾宋人之緒言、不究古昔之妙論、盡掃百家而歸之宋人、又盡掃宋人而歸之朱子、謂之曰因陋就簡、則有之、博學詳說則未也、噫、古人之不同者、同而異、今人之苟同者、盡異、乃無同而異者、噫、曾子、子思、吾不得而見之矣、安得二鄭二劉而與之論經術哉、此條之上、有噫嘻解一條、晉者、鑒虞娛同一條、宮井一條、常棣之睽一條、李尹一條、條狐氏一條、五記一條、此條之下、又有朱子爲懷一條、希夷易圖一條、易圖考證一條、俱已見經說、蓋先生謂、時雜記于著經說之後、又散見于各自著小說之內、俗氏玄扃外篇併入經說之內、此本乃先生自訂本、故挨次列其原目、標注各條之下、以存原本、已見者不贅出、

老子述而不作

楊龜山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老子也、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朱子曰、某亦疑此語、只以曾子問中言禮數段證之、卽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

三皇五帝之書。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蓋列子引皇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也。此說見朱子大全答汪尚書書。愼按佛經三教論曰。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爲尹說。蓋述而不作。又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內。則容成氏固有書矣。老子述而不作。此其明證。此下有皇覽諸何書一條已見丹鉛雜錄

使者曰信

晉武帝炎報帖末云故遣信還。南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古者謂使者曰信。眞誥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荊州信去倚待。陶隱居帖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反。虞永興帖云。事以信人口具。凡言信者。皆謂使者也。今之流俗。遂以遣書餽物爲信。故謝之書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謬矣。王右軍十七帖有云。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謂昔嘗得其來書。而信人竟不取回書耳。而世俗遂誤讀。往往得其書信爲一句。遂不取答爲一句。謬矣。古樂府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甄墜井。一去無消息。包佶詩。去札頻逢信。迴帆早挂空。此二詩尤可證。此下有勿勿一條又有匆匆匆匆一條已見丹鉛雜錄茲不贅出。此列其目

澤草芒種

周禮。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江北不知其解。王氏農書云。即江南之架田也。架田一名葑田。以木縛架爲曲田。繫浮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葑即菰根也。根最繁而善糾結。以土泥著上。刈去其莖。便可耕種。江東淮南二處皆有之。東坡請開杭之西湖狀。謂水濶草生。漸成葑田。是也。其田隨水上下西東。故南方有盜田。然王氏謂葑田即周禮之澤草芒種。未有據。猶竊疑之。後讀郭璞江賦云。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賦江而云芒種嘉蔬。又曰匪藝。又曰自然。非葑田而何哉。周禮之說。因此可解。而李善五臣注江賦。亦未及葑田之事也。遂詳著之。廣多聞。而補周禮。又選之注焉。葑田。滇南亦有之。名曰海錢。

葑田

郭璞江賦云。標之以翠藻。泛之以遊菰。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鱗被菱荷。攢布水蘇。翹莖濮蕊。濯顥散裹。隨風倚萎。與波潭漁。流光潛映。景炎霞火。此十二句。皆指葑田而言。不然。則隨風與波之句。何所指乎。景炎霞火。即海賦所謂陰火潛然也。草木之根。汨泥與沙。浮于水中。過夜則生光。管寧浮海。附陰火之光彩是也。蜀中江油江中有明柴。取之入人家。猶夜中放光。亦此理。爾格物未深者。咸以爲怪矣。此下有陰火草澤一條又有土會當作土會一條俱已見集效所刻經內不贅出。

太破賊

謝安聞淝水之捷。對奕客云。小兒輩太破賊。晉書云。兒輩遂已破賊。晉書所紀。不及世說太字之勝。

吞道元

吞。人姓。音他前切。氏族書。有吞景雲。晉有吞道元與吞公騧者。今類書引之。故吞作查。蓋不知古有吞姓也。書敍指南所引。猶是吞字。可以爲證。

盧睪

吳起云。夏桀之國。盧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注云。盧睪地缺。愼按北方謂水黑曰盧。睪即古皋字。盧睪即盧溝也。溝與皋音相近。桀都安邑。盧溝正在其北。盧睪盧龍。皆北方水名。又湛盧。劍名。言湛然如水黑也。盧睪亦以色黑名之。可以互證。

蜀才

注疏中有蜀才名姓。宋儒謂蜀才即范長生。蓋別無所見也。陳子昂集有曰。襄陽有龐德公。谷口鄭子眞。東海王霸。西山蜀才。皆避人養德。躬耕求志。由此觀之。范長生與蜀才。自是二人。戰國策有蜀子。

虾蚄

張有復古編。以蟲名虾蚄。書作子方。按氾勝之術云。牽馬令就穀。□食數口。以馬踐過穀爲種。無虾蚄蠹也。虾蚄二字。見于氾勝之書。氾勝漢人。亦云古矣。張有在其後一千餘年。何據而云俗作虾蚄。必欲去蟲而作子方。省則省矣。觀者只以爲人之子。安知其爲蟲乎。此其隘而不通。東坡所謂強作解事者也。偶閱復古編。著此一條。其餘多類是。博雅君子愼擇之。皮日休隱書亦用虾蚄字。樂記注方以類聚。注方蟲名。即蚄也。

敎字義

管子弟子職篇。昏將舉火。執燭�occ。錯總之法。橫于坐所。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矩。蒸閒蒸然者。處下捧碗以爲緒。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此管子著弟子執燭之禮也。古者無燭臺。以人執燭。檀弓。曾子疾革。童子執燭。是也。蒸、薪也。梡、楚辭所謂縣火。今之提燈。櫛、書本作即。叶音燼。櫛即皆假借字。正作敎。从火从收。與斅爻同音。敎音燼。猴膝送字皆以敎。說文儆字。解云敎聲。張有周伯溫、鑿不識敎字。遂紛紛誤說。今以林罕小說補正之。

譚苑醍醐卷第三

獵兔賦

夏侯湛獵兔賦、息徒閑圃、秣驥華田、目送歸波、手揮五絃、優哉游哉、聊以永年、其語與嵇叔夜同、嵇與夏侯同時、其偶同耶、其相取耶、嵇詩係華山、夏侯作華田、田字覺勝、蓋魏都在鄴、不應言華山、當是華田、華音花、言華茂之田也、亦是奇語。此條之上、有李華論文一條、蔡士順論文一條、與長一條、俱已見丹鉛雜錄中、蓋先生偶有所得、隨筆記載、不復記憶、故往往自相重出、今止引題不贅出。

錢神論

晉惠帝之時、賄賂公行、魯褒所爲作錢神論也、余觀類文、同時綦毋民、成公綏、皆有錢神論、各一篇、民之論略曰、黃公爲父、白銀爲母、鉛爲長男、錫爲少婦、庚辛分土、諸國皆有、長沙越巂、僕之所守、伊我初生、周末時也、景王尹世、大鑄茲也、貪人見我、如病得醫、飢享太牢、未足爲飴、綏之論略曰、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載驅、淮錢居求、朱衣素帶、當塗之士、執我之子、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鬼可使、豈虛也哉、幽求子云、可以使鬼者錢也、可以使人者權也、蓋亦同時之語。

明晝晦陰

帝王世紀、稱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其明如晝、其晦如陰、注云、明以察之、晦以畜之、易之所謂用晦、詩之所謂養晦、旋以翳明、緊以隱聽、不欲察淵魚而料隱慝也。

蠲紙

古有蠲紙、以漆粉之屬、使之堅滑、蠲之爲言潔也、詩、吉蠲爲饎、周禮、宮人除其不蠲、蠲紙之名、蓋取此、錢續霏雪錄、謂蠲紙起於五代、民間有因親疾刲股、親喪廬墓、規免州縣賦役、歲給蠲符以蠲免之、號爲蠲紙、非也。此條之下、有重刻一條、已見先生自訂秋林伐山、不贅

弓足

墨莊漫錄、考婦女弓足、起於李後主、予按樂府雙行纏、知其起於六朝、張禹山云、史記云、臨淄子女彈弦躍躧、又云、搖修袖、蹈利履、意古已有之、再考襄陽耆舊傳云、盜發楚王冢、得宮人玉屐、張平子賦云、金華之烏、動趾遺光、又云、履蹈華英、又云、羅襪蹁躚而容與、曹子建賦、羅襪生塵、焦仲卿妻詩、足蹈花文履、繁欽詩、何以釋憂愁、足下雙遠遊、梁武帝莫愁歌、足下絲履五文章、卞蘭美人賦、金蓮承華足、陶潛賦、顧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崔豹古今注、晉世履有鳳頭、重臺、分稍之制、唐詩、便脫鬱靴出翠帷、又麗情集、載章仇公鎮成都、有異珠之惑、或上詩以諷云、神女初離碧玉階、彤雲猶擁牡丹鞋、應知子建憐羅襪、顧步蹇衣拾墜釵、李義山詩、浣花牋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鈎、陶南村謂唐人題詠、略不及之、蓋亦未之博考也。

香澤

史記淳于髡傳、羅襦襟解、微聞香澤、禮所謂容臭、荀子云、側載睪芷以養鼻、注、睪、澤蘭也、傳寫遺其水也、賈誼新書、從容澤燕、夕時開北房、從薰服之樂、卽此、崔寔四民月令、有合香澤法、清酒浸鷄舌、藿香、菖蒲香、四種、以新綿裹浸胡麻油、和猪脂、納銅鐺中、漬定、下少許青蒿、以發綿裹鐺背、瓶口瀉之、梁簡文帝樂府、八月香油好煎澤。

薰服澤燕

賈誼新書輔佐篇云、罷朝而論議、從容澤燕、夕開北房、從薰服之樂、薰服、謂宮人蘊蘭麝而被羅綺者也、澤、如史記微聞香澤之澤、荀子云、代睪而食、注、睪、蓋香草也、卽所謂蘭蔖本也、或曰、當爲澤、澤蘭也、士虞禮、用著用茶實纓澤焉、俗書澤字並水傍睪、傳寫誤也、代睪而食、謂焚香氣之歇、卽更以新者代之、又云、側載睪芷以養鼻、可以證矣。

武后生牙

唐類表載李敬仁賀武后新牙更生表云、易有四營、金牙爲壽考之象、詩具六義、玉齒載神仙之謠、還年而輔草不虧、却老而孤雌仍出、墜而不脆、聞於導養之方、落而更生、得自靈飛之散、乞宣示海內、仍錄付史官、史稱武后年七十、齒自拂拭、不覺衰耗相符、始信夏姬之年踰七十、而鷄皮三少、猶與巫臣生女、後嫁叔向者也、北史、胡后年踰不惑、而妖蠱若二八、是三人者、貴爲君配、而其行乃花搗梨甜之所恥、而不爲然、天乃祐之以誨淫之具、亦理之不可曉者。

五嶺考

裴氏廣州記云。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鄧德明南康記云。五嶺者。臺嶺之嶠。五嶺之第一嶺也。在大庾。騎田之嶠。五嶺之第二嶺也。在桂陽都龐之嶠。五嶺之第三嶺也。在九眞萌渚之嶠。五嶺之第四嶺也。在臨賀。越城之嶠。五嶺之第五嶺也。在始安都龐。水經注作部龐萌渚。輿地志作明諸。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淮南子曰。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揮城之嶺。一軍守九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注。揮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九嶷在零陵。番禺在海南。南野、餘干、在豫章。其說五嶺又不同。併志之于此。

石經考

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鐫碑。載五經文。于太學講堂前。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以五官中郎將高堂谿典、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于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中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鳥跡科斗體。蔡邕、李斯、胡毋敬體。隸用程邈體。晉永嘉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過半。魏世宗神龜元年。從崔光之請。補石經。唐天寶中。刻九經于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從李林甫請也。五代孟昶在蜀。刻九經。最爲精確。是時僭據之主。惟昶有文學。而蜀不受兵。又饒文士。故其所製獨善。朱子論語註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宋淳化中。刻于汴京。今猶有存者。

浦即步考

韓文。步有新船。不知者故爲涉。朱子考異。已著其謬。蓋南方謂水際曰步。音義與浦通。孔戣墓志。蕃舶至步。有下碇稅。即以韓文證韓文可也。柳子厚鐵鎖步志云。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曰步。水經。瀟水西岸。有盤石。曰石頭津。步之處也。又云。東北逕王步。蓋齊王之渚步也。又云。鸚鵡洲對岸有炭步。今湖南有縣名城步。寄箱雜記。嶺南謂村市曰墟。水津曰步。晉步、即漁人施罾處也。張勃吳錄。地名有龜步、魚步。揚州有瓜步。羅含湘中記。有靈妃步。金陵圖志。有邀笛步。王徽之邀桓伊吹笛處。溫庭筠詩。妾住金陵步。門前朱雀航。樹荑錄。載臺城故妓詩曰。那看回首處。江步野棠飛。東坡詩。蕭然三家步。橫此萬斛舟。元戚原常有寄紫步劉子彬詩云。紫步于今無士馬。滄溟何處有神仙。

重較說 此條前十二行。俱同經說。自漢輿服志以下。經說並無其文。今仍原本存之。

詩衛風淇澳篇曰。猗重較兮。毛萇曰。重較。卿士之車。孔穎達曰。倚此重較之車。實稱其德也。周禮輿人云。較、兩輢上出軾者。今之平隔也。詩詁云。車廣六尺四寸。深四尺。軾去輿高三尺三寸。較去式又高二尺二寸。較式通高五尺五寸。蓋古人乘車立乘。非如今人之坐也。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列女傳曰。立轅無輈。是其明證。故乘車。平常則憑較。若應爲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較在式上。若兩較然。故曰重較。輢是兩邊植木。較橫輢上。輢兩而較一。說文。車輿上曲銅也。蓋較在軾上。恐其墜。故以曲銅關之。古謂較爲車耳。古諺云。仕宦不止車生耳。三國志。吳董謠云。黃金車班蘭耳。闖閶門。見天子。符曲銅之說矣。後漢輿服志。金薄繆龍。爲輿倚較。徐廣曰。繆交錯之形。崔豹古今注。文武車耳。古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又曰。重較在車蓋上。重起如牛角。故曰重較。考工記曰。叁分較圍。去一以爲較圍。叁分式圍。去一以爲軹圍。林希逸曰。較小於式。軹又小於較。說文。較本作輕。從車爻聲。古車制與今不同。重較之義。故晦。茲不厭詳引耳。

羃䍦考

古者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後世宮人騎馬。多著羃䍦。全身障之。猶是古意。又首有圓帽。謂之席帽。垂絲網之。施以珠翠。至煬帝淫侈。欲見女子之容。詔去席帽。戴皂羅巾幗。而以席帽油御雨云。唐永徽中。皆用帷帽。施裙到頸。漸爲淺露。開元初。宮人馬上著胡帽。覩粧露面。古制蕩盡矣。今山西蒲州婦人。出以錦帕覆面。至老猶然。雲南大理婚人。戴次工大帽。亦古意之遺焉。

履考

古篆鳥字象鵲形。以爲履飾也。履象取諸鵲。鵲知太歲。欲人行履知方也。古易。履鳥然敬之无咎。今文故鳥作鵠。不識古文也。禮注。絇、履頭飾也。周禮。賈疏青絇。字一作句。王莽傳。句履注。其形岐頭。周禮又有報屨。氏舞四夷之樂。故以革爲履。取其舞蹈之便。至漢世。摠章令人服之。唐世名鞠靴。故妓人從良詩。有便脫鞠靴入鳳幃之句。崔豹云。古履絇繶。皆畫五色。秦始皇令宮人。綴金泥飛頭鞋。徐陵詩所謂。步步生香簿。履也。漢有伏虎頭鞋。加以錦飾。曰繡鴛鴦履。東晉以草木織成。有鳳頭履、聚雲履、五朵履。宋有重臺履。梁有分梢履、立鳳履、五色雲霞履。隋煬帝令宮人。綴鳴頭履。謂之仙飛履。又□琛齊記曰。青州有一種桃花。開時。採之。煉以松脂。遞相纏織成鞋履。寄往都下。人皆不辨爲何物。稽含南方草木狀云。晉太康中。扶南國進抱香履。以抱香木爲之。木輕而堅。朝風至則隨飄而動。

天畫

滕涉。天聖中爲青州太守。嚴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以圖畫之。又大金國志。金末。河冰凍成龜文。又有花卉禽鳥之狀。巧過繪繡。此天畫也。滇中有某提學。訓諸生讀書爲文之法。甚悉。語畢。問諸生曰。吾言是否。中有一人應曰。公天人。所言皆天話也。相傳以爲笑。蓋俗以託空爲天話耳。

節度

易曰。節以制度。又曰。制數度。孝經曰。制節謹度。符謂之節。尺謂之度。節取其有限。度取其不差。節有三節。山國用虎節。士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度有五度。寸、尺、丈、尋、引也。易序卦云。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此節字。指符節也。蓋非節不相信。非信不相孚也。唐官名節度使。義取此。

隨兕科雉

呂氏春秋。楚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兕而殪之。申公子培。劫而奪之。王欲誅之。左右諫止。不出三月。子培病死。子培之弟請曰。臣之兄。有功於車下。臣嘗讀故記云。殺隨兕者。不出三月。王令人發平府。視故記。果有焉。乃厚賞焉。說苑亦載此事。而以隨兕爲科雉。何子元餘冬緒錄云。隨兕科雉。不見他書。今人亦無有識之者。余謂子元但求之書。而不求之悟也。隨兕者。隨母之兕。科雉者。甫出科之雉。豈有別物哉。

坡賦具禪機

高僧傳神鼎問于利貞曰萬物定已否貞曰定已鼎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有生必死有死即生何得定耶貞曰萬物不定鼎曰若不定何不指天爲地呼地爲天召星爲月命月爲星耶貞無以應大理楊伯清舉此以問余余曰東坡有暗答矣自其變者而觀之則萬物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萬物與我皆無盡也伯清曰是則拈古欲公重說余曰定者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不定者一彈指間經千萬劫也

嚴光爲梅福壻

余見故蹟遺文有嚴光碣略云光本姓莊字子陵本新野人其妻梅福季女也少與光武同學及長避亂會稽又考任延傳云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爲會稽都尉如董子儀嚴子陵皆待以師友之禮以此證之子陵非餘姚人明矣范史失于考也

薛越

荀子王制篇樓遲薛越之中野薛越注不解按說文薛草也六韜涉薛蹈以涉草爲雨衣也相如賦薛涉青蘋越亦草名蒲屬可緝爲布文選島越注草布也後漢馬后傳白越三千端潛夫論葛子升越筒中女布盛宏之荊州記秭歸縣室多幽閑其女盡織布至數十升謂之升越字一作紵陶隱居本草注天門冬一名皖草以淺布白如紵

譚苑醍醐卷第四

查字考此條較前所載加詳故存之

說文查浮木也今作槎非槎音詫邪斫也國語山不槎蘖是也今世混用莫知其非略證數條于此王子年拾遺記堯時巨查浮西海上十二年一周天名貫月查一曰桂星查道藏歌詩扶桑不爲查王勃詩澁路撫崩查又送行序云夜查之客猶對仙家坐菊之賓尚臨清賞酪賓王有浮查詩劉道友有浮查硯賦水經注臨海江邊有查浦字並作查至唐人猶然任希古詩泛查分寫漢孟浩然詩弋垂竹竿釣果得查距編又云土風無縞紵鄉味有查頭又云橋崩臥查擁路險垂藤接皆用正字不從俗體此公罷惟詩律妙字學亦超矣杜工部詩查上覓張騫又滄海有靈查惟七言絕空爰槎頭縮項鱉七言律奉使虛隨八月槎古體近體不應用字頗殊查七言絕與律乃俗夫說玩遂肆筆妄改古體則視爲冷局俗目不擊幸存舊文耳

一卷爲馬一條爲則

道書以一卷爲一馬音周與軸通陶九成說鄂用之佛書以一條爲一則洪景盧容齋隨筆史繩祖學齋佔畢用之佛典又云多羅樹葉書凡有二百四十葉葉古緝字亦借爲卷也

鍰環

鍰音滅以鏤金飾馬首又曰鐵質金文曰鍰也西京賦金鍰鏤錫馬蹄廣成頌金鍰玉環詩云鉤膺鏤鍰

鬳語曰懷纓挽環皆指此今名馬鞍曰鍰銀事件當用此鍰字或作鐶非佛經呪有沙鍰鍰鄭師曰環鍰之語他書罕用此鄭師曰環鍰生活當用此鐶字俗作鐶鞭非

久湫大沈

秦詛楚文有久湫大沈之語沈之爲義世多不解按說文曰沈濁黯也莊子沈有漏注沈水污也漢書刑法志山川沈斥應劭風俗通曰沈澤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郭緣生述征記鳥當沈中有九十臺皆生結蒲秦王嬉焉蟠蒲也自注齊人謂湖曰沈顏師古曰沈謂居深水之下深而又深也古云沈潛又云沈潛沈淪又云默而有深沈之思皆取深而又深之意北方謂水皆曰沈不獨齊語爲然蓋北之言沈而之言潭也故沈亦音譚史記陳涉世家涉之爲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長含反當呼爲潭潭也韓退之潭潭府中居正用此語又按管子夏人之王鬱二十五深十七湛注湛即沈沛之沈大澤巨浸也是潭與湛字雖不同義可互證故併引之

金虎

秦得百二齊得十二

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夫齊東有瑯琊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應劭曰言河山之險與諸侯相縣隔絕千里也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蘇林曰百二得之秦得百二蘇林曰二萬人也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顏師古曰縣隔千里應說得之秦得百二蘇林曰二萬人也齊得十二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齊得十二二萬人當諸侯十萬人也所以言縣隔千里云田肯之語稍隱故諸家之說紛百中之二二萬人也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顏師古曰縣隔千里應說得之秦得百二蘇說是也又曰秦得百二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齊得十二二萬人當諸侯十萬人也所以言縣隔千里之外者除去秦地而齊乃與諸侯計利便也右舊說如此近日程泰之云田肯之語稍隱故諸家之說紛然皆謂百二也者言地據險而人力倍苟得百矣則其力可二是得百人則其力倍之如二百人也齊得十二理亦猶是也若定其讀當以得百爲一句而二焉自爲一句也十二亦然皆言人力半而必可倍正一理矣而必更易其語如此詰屈者別有理也秦險之出國境遠矣自函谷以及潼關近八百里其右阻河其左傍山兩面河山夾險敵來犯關也常在千里之外故能得百而二之以爲二百其力可常也若夫齊亦有險矣然而地遠力分若來能蹂其所恃之險則十萬人之力亦可倍之以爲二十萬矣若敵人來犯已在千里之內則險阻已自不全故雖得十亦不能遽爲二十之用也故秦中得百而二常在定險之內齊之得十而二則在敵未犯險之前此其分別險要而剖白言之不一律也此正古文之出奇者不可以易言也愼按百二、十二之語後世亦多此例如云軍士奮勇無一不當百如云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又當百錢亦曰百一錢言一可當百也當十錢曰百十錢言十可當百也則應、蘇、顏、程之解田肯語其旨一

也，程語自明，不必破前說耳。此條之下有紫電清霜一條，已見丹鉛雜錄。

盪槳

郭知元朱箋集韻序，銀鈎創閣，晉家戒筆，盪槳行披，登魚盆賈，遙如周禮鎬節之鎬，謂竹也，槳、札也，釋名曰，札、槳也，編次如槳之密也，其用事頗僻，故詳著之。

青雲

史記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為青雲，謬矣，試引數條以證之，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宏景乃年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雲，覩白日，不為遠矣，梁孔稚圭隱居，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鈞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又袁彖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集許，今覩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執能施，李太白詩，獵客張兔罝，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岩戶，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王勃文，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即論語視富貴如浮雲之旨，若窮而常有覬覦富貴之心，則鄙夫而已矣，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

三澣

俗以上澣、中澣、下澣，為上旬、中旬、下旬，蓋本唐制十日一休沐，故韋應物詩曰，九日駟馳一日閑，白樂天詩，公假月三旬，然此乃唐制，而今猶襲用之，則無謂矣。此下有灰釘一條，已見□氏所刻既□丹鉛雜錄內，不贅。

韻語紀異物

余嘗愛晉宋人以韻語紀物產，如郭璞爾雅注、山海經贊，王微藥草贊之類，皆質而工，其原出于逸周書火浣布數語，今竟書于後，火澣之布，入火不滅，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皎然疑乎雪。周書說火浣布則原本此處有唐蒙博物記一條，已見稗林伐山。「麋大實，實不但三。雖名三實，四五雖具，食之多汁，味酸且甘，藏之尤好，與衆果相參。陳藏器博物志。」革之依水，猶卉植地，靡見其布，漠而鱗被，物有常性，孰知所自。郭子元革贊。」曰州留者，其實水牛，蒼毛豕身，用若擅矛，衝蹶其犢，與虎為讎。酈林異物志。」象之為獸，刑體特詭，身倍數牛，目不逾豨，鼻為口役，望頭若垂，剔良豕教，聽言則詭，素牙玉潔，載籍所美，服重致遠，行如丘徙。萬震象贊。」烏鰂八足，集足在口，縮縣在腹，形類鞋囊，其名烏賊，噴波濁墨，遂射水慝。萬震海物異名記。」瓦甕鐵殼，建瓴狀如，渾沌錢文，外眉而內渠。萬震海物異名記，瓦甕贊，渠此處陸注，眉為高，為眉集，為疏，為海蛤也。」合浦之人，習水善游，伺視層岩，如猿仰株，入如沉藏，出如驚鳧，蹲泥剖蚌，瀉竊明珠。萬震南州異物志。」江瑤柱，厥甲美，如瑤玉。玉音榴，三字一句，三句一韻，尤奇。」肉柱膚寸，名江瑤柱。萬震海物異名。」獸曰元犀，處白林麓，食惟棘刺，體兼五肉，或有神異，表露以角。音鎌，含精吐烈，望如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萬震犀贊，見酈林伐山。」「一跳八尺，兩跳丈六，從春至夏，裸袒相逐。風俗記海蛙。」筌、蒲引一索，飛絙代閣，其名曰筌，人懸半空，度彼絕壑。李播筌贊。」

高山嵯峨，巖石磊落，傾側縈迴，下臨峭壑，行者攀緣，余援帶索，實慈山川理，「蟒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駁映，其文錦章，食灰吞鹿，映成養瘡，賓饗嘉賓，是豆是觴，南齊，鮫之為魚，其子既育，旅必歸母，還入其腹，小則如之，大則不復。楊孚異物交州志云。」此下有銅雲歌一條，已見先生詩話內。

古歌銅雀詞

古歌詞，長安城西雙員闕，上有一雙銅雀宿，一鳴五谷生，再鳴五谷熟，今文選注所引，遺一宿字，遂不可韻，難讀。此條之下有空為小曾一條，又左傳正直一條，又桑子仲尼顏子樂處一條，又境逆樂眞一條，又容作聖一條，又俱見集氏所刻升菴經說內，考先生經說四卷，已載此六條，為重出可知，集氏復博採先生經說併入成十二卷，故復此多互見，又此下有綿蠻鶯鳥一條，又見丹鉛雜錄，今俱不贅。

水性

水性不同，予於續錄詳之矣，近閱太平廣記，諸葛孔明時，有蒲元者，術鑒同歐冶、風胡，常為孔明鑄刀劍，言蜀惟江水爽烈，是天分其野，大金之元精也，漢水鈍弱，及涪水，皆不任淬刀劍，或以涪水雜江水，元輒能辨之，管子論齊之水云，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癘，終無瘖聾，今之濟川，伏流至東阿井，以煮膠，和半夏丸，皆異常藥，水性之分，信有之矣。

君相

管子云，小白為人，無小管而有大慮，漢高祖亦明於大而暗於小，光武小敵怯而大敵勇，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君相之體一也。按升菴管子敘錄，已有此條，此係重出，姑仍之。

蠲字音義

說文，蠲，馬蠲也，从虫，引明堂月令，腐草為蠲，明也，洗也，潔也，除也，倘禮，圖嫉政不蠲，蒸，馬音圭，詩，吉蠲為饎，左傳，蠲其明德，古有涓圭二音，東坡醉翁操，琅然清蠲，誰彈，党懷英題黃彈守吳江新霽圖詩，修蛾新粧翠連娟，下拂塵鏡窺明蠲，又題採蓮圖，紅粧秋水照明蠲，又轉音績，唐太宗詩，水搖文蠲動，浪博錦花浮，唐世有蠲紙，一名衍波牋，蓋紙文如水文也。

譚苑醍醐卷第五

黃潤玉

四明黃潤玉所著有經書補註、多可取者、又有海涵萬象一卷、如云、易之道抑陽而抑陰、卦之位貴中而賤極、陽過乎極、雖剛不吉、陰得其中、雖柔不凶、又曰、易動而圓、範方而靜、八卦中虛故圓、九疇中實故方、又曰、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淵源也、又解漢書云、采字從冂下不、不、花蒂窗櫺也、殊得古人制字之義及宮室之形、解莊子游方之外云、方、矩也、出于矩之外、所謂離方遭圓也、又曰、董仲舒對策一正字、公孫宏對策一和字、便見其人品正論、言皆有理、此條之下、有詩譚一條、又三千歌舞一條、俱見先生自訂詩話內、及詩話補遺內、考系重出、今不贅、

禪學俗學

驚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專於考索、則有道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問學、故高遠之蔽、其究也、以六經爲註脚、以空索爲一貫、謂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所謂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世之禪學以之、考索之蔽、其究也、涉獵記誦、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以華靡相勝、如華藻之繪明星、伎兒之舞訝藏、所謂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世之俗學以之、此條之下、有既辛枋一條、已見先生自訂疏林伐山內、不贅、

自相矛盾

今人謂言不相副、曰自相矛盾、然用之不差、而問之不知也、按尸子云、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今之稱自相矛盾本此、

壬

壬、相也、字一作任、孟子治任將歸、又負戴、注云、負任在背、戴任在首、曾子曰、任重而道遠、詩曰、我任我輦、淮南子曰、任"而東鳴、所謂任者、皆指担也、

英雄

草之精秀者爲英、獸之特羣者爲雄、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于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機、待雄之膽行之、雄以其力服衆、以其勇排難、待英之智成之、張良、英也、韓信、雄也、體分不同、以多爲目、皆偏玉之才、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爲相、雄可以爲將、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然英之分、以多於雄、而英不可少也、英分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蓋世、明能合變、而不能聽奇采異、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英分多、故羣雄服之、英才歸之、兩得其用、故能宅有天下、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兕虎自成羣也、英能得英、不能得雄、豐狐自相親也、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雄、能役英雄、故能成大業也、此條下有劉邵之卻、从日不从月、已見丹鉛雜錄、

君能容諫

漢靈帝之時、可謂大亂極否矣、然傳變斥言中宦弄權、而帝識其忠、廷折崔烈可斬、而帝從其議、又五胡之劉曜、何凶悖也、曜有惡夢、太史令任義極諫、何異公孫聖之刺夫差也、而曜竟不罹義、陳宣帝之昏暴、京兆顏運、輿櫬陳帝八失、帝竟赦之、且以御食賜焉、嗚呼、三君猶有容諫之賢如此、

冬至夏至

周髀云、冬至晝極短、日出辰而入申、照三不覆九、夏至晝極長、日出寅而入戌、照九不覆三、照三者、南三方、巳、午、未也、不覆三者、北三方、亥、子、丑也、

杜詩左擔之句

杜少陵愁坐詩云、葭萌氐穗迴、左擔犬戎屯、葭萌、左擔、皆地名、葭萌、人皆知之、左擔、人罕曉也、太平御覽引李充蜀記云、蜀山白綿谷、葭萌道徑險窄、北來擔負者、不容易肩、謂之左擔道、解者數十家、無一知者、又妄易左作立、可笑、又益州記、陸平縣有左擔道、其路至險、自北來者、擔在左肩、不得度右肩也、此條又見先生自著詩話補遺、較爲詳備、今兩存之、又有石蛙御亭一條、已見詩話、又錄張二王書法不同一條、又影書一條、已見書品、又集蘇異音、已見丹鉛雜錄、又案淮海易解一條、已見經說、以上共五條、俱重見先生自著各書、今俱不贅、各依次列其目于本條之下、

孟婆

俗謂風曰孟婆。蔣捷詞云。春雨如絲。繡出花枝紅朵。怎禁他孟婆合皂。宋徽宗詞云。孟婆好做些方便。吹个船兒倒轉。江南七月間。有大風。甚于舶棹。野人相傳。以爲孟婆發怒。按北齊李騊駼聘陳。問陸士秀。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經。帝之女遊于山中。出入必以風雨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猶郊祀志。以地神爲泰媼。此言雖鄙俚。亦有自來矣。

汶即岷

蜀山之大者曰岷山。其川曰岷江。岷字。說文作嶙。省作岷。漢人隸書作汶。多與汶上之汶相混。列子。豁不識汶。謂川江也。非汶上也。殷敬順已辨之。史記。冉駹爲汶山郡。司馬温公類篇曰。汶音岷。據史記。引禹貢岷嶓既艾。及岷山之陽。及岷山導江。皆作汶。蓋古字通用也。三國志。蜀後主至漢。登觀坂。觀汶水之流。王右軍與周益州撫書曰。要欲一遊目汶嶺。五代史。蜀主王建。貶衛尉少卿李鋼。爲汶川尉。徐無黨注。汶讀作岷。而今汶川縣。譌呼作問音。蜀安得齊南魯北之水乎。（蘇州驛名汶川。考古志作汶川。）

酒令手勢

五代史。史宏肇與蘇逢吉飲酒。酒令作手勢。按唐人酒令曰。亞其虎膺。謂手掌。曲其私根。謂指節。以蹲鴟間虎膺之下。蹲鴟、大指也。以鈎戟差玉柱之傍。鈎戟、頭指。玉柱、中指也。潛虬闊玉柱三分。潛虬、無名指也。奇兵闊潛虬一寸。奇兵、小指也。死其三洛。謂轉其腕也。生其五峯。通呼五指也。謂之招手令。其亦手勢之類與。然以將相大臣而爲此態。甚于側弁起舞矣。二人罹禍。不亦宜乎。

刺史太守不同

刺史太守不同。今混呼爲一。非也。觀後漢郡國志可見矣。漢制自三輔之外。分九州。九州控郡國。州郡有刺史。郡國有太守。如豫州刺史部。則潁川汝南六郡國。冀州刺史部。則魏郡而下九郡國。畿內則河南尹、京兆尹。而以司隸校尉部之。外則刺史部之。郡國則太守治之。州部則自河南、京兆、兩尹。至豫、冀、兗、徐、青、荆、益、梁、并、幽、交、爲尹二。刺史十一。而已。郡國則自河南至日南。爲郡國凡一百十有二。太守亦百十有二人。殷能廉揚。有督察之才。刺史之職也。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太守之職也。

軍中有女子

容齋隨筆。記軍中有女子數事。皆指一人耳。按商子兵守篇云。壯女爲一軍。使蹲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上以爲險阻。及耕格阱。發梁徹屋以從。從之不治而燔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又舊唐書云。潘鎮相距。用兵年久。女子皆可爲孫吳。是全隊用女子。不止如孫武子教習殿廷而已。容齋胡不引此耶。

管商論金粟

管子曰。野與市爭民。金與粟爭貴。又曰。狄、諸侯甌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東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商子曰。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金一兩生于境內。粟十二石死于境外。粟十二石生于境內。金一兩死于境外。國好生金于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好生粟于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

益。國強。管商皆功利之流。故其術先後若合符。然其文亦不易及也。此條之下有執其兩端一條。已見先生經說內。不贅。

三農

周禮三農有南訓。先鄭云。山農、澤農、平地農也。後鄭云。原與隰。及平地。余謂先鄭之說爲是。山農。南方之刀耕火種。巴蜀之雷鳴田也。澤農。廣東之葑田。雲南之海簰。諺所謂屏水插秧。乘船割稻者也。若原隰平地。只可言中原。不可該邊甸也。此條之下有漏井匡稻一條。已見經說內。不贅。

東流不溢

楚辭天問。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柳子之對。朱子之注。大抵以歸墟爲說。余謂水由氣而生。亦由氣而滅。今以氣噓物則得水。又以氣吹水則即乾。由一滴可知其大也。歸墟尾閭。是水之大窮盡。氣之大升降處。山海經云。汜天之山。赤水窮焉。不姜之山。黑水窮焉。苕塗之山。青水窮焉。白水之山。白水窮焉。不庭之山。榮水窮焉。成山。甘水窮焉。則衆流各有窮處。至此即化氣而升。不必至歸墟也。又莊子云。日之過。何也。有損焉。風之過。何也。有損焉。風日皆能損水。但甚微而人不之覺。若襟衣于日中。據隙于風際。則立可驗。此隨時而消息也。覆杯水于坳堂。則立而厭。灑激泉于焦原。則立而涸。此隨地而消息也。蓋二氣迭運。五行更勝。一極不俱備。一物不獨息。端指何地爲歸墟耶。

八蠶之綿

文選吳都賦。國稅再熟之稻。鄉黃八蠶之綿。注引劉欣期交州記云。一歲八蠶繭出。日南也。愼按漢俞益期牋云。日南蠶八熟。繭軟而薄。又永嘉記云。永嘉有八輩蠶。一曰蚖蠕蠶。三月繅。二曰柘蠶。四月初繅。三曰蚖蠶。四月繅。四曰愛蠕。五月繅。五曰愛蠶。六月末繅。六曰寒蠕。七月繅。七曰四出蠶。九月初繅。八曰寒蠶。十月繅。凡蠶再熟者皆謂之蠕。此則八蠶之實也。李賀詩。將餧吳王八繭蠶。則宜謂一蠶之收。當八繭耳。一歲八繅。恐誇者之過也。

嗥歸

史記漢高祖紀。爲亭長。告歸之田。韋昭音告語之告。師古音古篤切。如禮記出必告之例。服虔音嗥呼之嗥。按東觀漢記田邑傳。邑年三十。歷鄉大夫。號罷歸。厭事。少所嗜欲。嗥與號同。古者當有此音。又左傳魯人之皋。說文禮說曰皋。皆可互證。書之以廣異聞。

齊子閭閭。已見經說。

點與玷通。已見丹鉛雜錄。

晚見朝日。已見詩品。

黽音蔑

抱朴子。舉秀才。不知著。舉孝廉。又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黽。泥音涅。後漢書。引論語涅而不緇。作泥而不滓。可證也。黽音蔑。小雅。黽勉從事。或作盥沒。又作密勿。可證也。泥音涅。則黽當音蔑。

眶或音密，則泥當音匿，古音例無定也。晉書作怯如鷄，蓋不得其音而改之。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晉孟嘉論樂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或問其故，曰，漸近自然。此語殊有鑒別，古者登歌下管，與清聲在上，貴人聲也，謂之登歌，匏竹在下，謂之下管，即是此意。晉人清曠高爽，故其語意暗與古合。

均即韻

唐書樂志，古無韻字，均、即韻也。五帝之樂曰咸均，均亦音韻，書曰，命汝典樂，教胄子，論語曰，成于樂，是成均之說也。周人立太學，兼五帝及二代之名，東學爲東序，西學爲瞽宗，北學爲上庠，南學爲成均，宜學言語者，處之成均，則均之爲韻也。益明矣。潘安仁笙賦，音均不恆，曲無定制，註，均，古韻字，鶡冠子，五音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唐書李綱傳，引周禮，均工樂胥，不得列于士伍。此條之下，有與信詩一條，已見詩話，不贅。

譚苑醍醐卷第六

性情

萬瀉起而復破，水之性未嘗亡也。萬燈明而復滅，火之性未嘗亡也。瀉燈情也，水火性也。情與性，魄與魂也。此條之上，有易字說一條，又有三易一條，又有卦爻名義一條，又有卦字解一條，又有易重一斤一條，又有太極兩儀一條，俱此條之下，又有魂魄一條，俱先生自訂經說內，今又入譚苑醍醐，係先生重出，今俱裁各標注其目于本條之下，以存原書舊目。

花足曰蕚

或問花蒂何以曰跗，曰蒂者花足也，故其字從足，東晳補亡詩，白華素足，亦指花蒂爲足也。韡字從華，華音吁，與華字不同，今作韡非，韡從韋爲義，從華爲聲，古者聯墻之屨曰韡，金谷作靴，韡字從華爲義，從韋爲聲，華、草木下垂也，非精于六書者，不能別此也。此條之下，有平王之孫一條，又有孟子□一條，又有楚漢奇裘一條，俱已見先生經說，又有宿語宿問一條，一見蒸林伐山內，一見遵戶錄，茲不贅。

近思錄

朱子作近思錄，黃勉齋云，此書首言太極，非近思乃遠思也。勉齋此言，固朱子之忠臣也。

朱子自言傳註

朱子自言，平生傳註大學、中庸、論語，所得爲多，易與詩，所得僅如鷄肋，蓋不滿於易本義與詩傳也。今世乃規規然，一不敢議，豈朱子所望於後賢之心乎。

陰符經

陰符經非黃帝書，蓋出後漢末，唐人文章引用者，惟吳武陵上韓舍人行軍書，有禽之制在氣一語，梁肅受命寶賦，有天人合發，區宇樂推一語，馮用之機論，權論兩引之，此外絕無及之者。

滕王

杜工部有滕王亭詩，王建詩，揭得滕王蛺蝶圖，皆稱滕王，湛然，非元嬰也。王勃記滕閣，則是元嬰耳。

四載

羅泌四載說云，許叔重注淮南子云，水宜舟，陸宜車，沙地宜橇，泥地宜橋，孔安國云，水舟陸車，泥梮山樏，而夏本紀云，泥乘橋，山乘樏，橋、尸子作蕎，祖芮切，樏音鞠，河渠書云，山即橋，溝洫志云，山即梮，諸儒皆以橋爲邱遙切，此意言之，音橋爲蕎耶，按說文四載，水舟陸車，無可異者，惟山乘樏，澤乘輴，爲不同，尸子云，行塗以橋，行險以撮，行山乘樏，行沙乘軌，樏與樏同，力追切，橋與輴同，勑倫切，尸子之說，蓋得其傳，橋非輴也，宜音撮，險所乘者，樏與梮同，即樏也，當讀如濟漯之漯，其音作橋者，殆梮之轉音，如淳云，橋、以板置泥上通行，樏、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使不跌，孟康謂木橋形如箕，擠行泥上，諸說不同如此，然曰載曰乘，則不應爲履與板矣，輴、軌、樏、橋，是曰四載，舟車常所乘，宜不在四內也，右羅氏本說如此，予合前說，再考諸爲之云，行塗以橋，行險以撮，行山乘樏，行沙乘軌，塗、泥也，橋、即輴也，轝也，樏也，狀如長狀穿梫，前後著兩金而闊軸焉，其狀輝下而寬廣，故行塗用之，撮、即橋也，如晉人登山屐，今人之腳澁，中用木，故字從木，上係用繩，故字從糸，下用鐵釘之，使不跌，故行險用之，樏即橋，與周禮轝車同制，如今之登山轎，以人拽繩爲牽，去聲，周禮所謂輓以任載器也，故登山乘之，軌車最使沙不能陷，故行沙乘之，行塗、行險、曰以行，沙曰乘，蓋有升車與徒步之別，據名之曰四載云。此條之下，又有禹九州一條，已見魚氏所附經說內，不贅。

三江味別

蘇子瞻志林，有三江味別之說，蔡傳深非之，然以禹貢本文論之，揚州言三江既入，而於經言江漢朝宗，於海則同流而自爲道可知矣，許敬宗謂濟入河，洑地南北，亦以味別，以今揚子江心，有南零北零之異，則之，其入而不合，正不疑也，古有五行之官，水官得職，則能辨其性味，潛而復出，合而更分，皆可辨之，故師曠、易牙、俞兒、張華、王衍、陸羽、張又新、劉白鴞、李季卿，品天下之水，性味不同，蓋有水官之遺法，豈獨爲口腹哉，蘇子之說，蓋本於此，味別之說，恐不可廢，況蔡氏於後章之傳，亦有性別鹹苦之說，何獨怪蘇子哉。

味別

又考郭緣生述征記，緣生於河上遇一書生，問之曰，何知濟與河，上源不異，物之不同，猶鉛錫也，上濟既

入於河。性與河別。不能合混。滲漉入地。洪行而溢爲榮爾。今之歷下。發地悉是流水。濟所過也。東阿之水。正濟所溢。故今阿膠。上佳嘔吐。下膈疎痰。正以性趨下。清而且重。故治濁濁逆上之痾。譬如汕之與水。固不同情。九夏之辰。冷熱之風。亦各爲隊。豈必謂無水過水哉。涇渭分曹。南北異零。此理不少。鄭樵謂山過山則分。水過水則合。世無山過山、水過水之理。謂漢入於江。其文止此。有脫文。沈入於河。其文亦止於此。而滏爲榮之上。當更有導沈水數句。說經不通。不以爲脫。必以爲誤。此書生之笠疾也。愼管闚其說云。山過山則分。雖分而性不分。如羅浮二碣。以風雨而合離。蓬萊兩山。隨波濤而上下。元中記云。名山有孔竅相通是也。水過水則合。雖合而性不合。沈括云。水以漳名者。從水於章。章者別也。文也。謂兩物相合。有文章可別也。清漳、濁漳。合於上黨、當陽者。沮、漳、合流也。漢上者。章、貢、合流也。鄴郡者。西江合流也。亳、漳、者。漳、滏合流也。雲、夢者。漳、鄴、合流也。凡此數處。皆清濁合流。色理如蟒蝀。又數十里如璋。璋者。判合之器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味。易牙能知之。斯固昧別之說也。蔡氏之譏蘇子。亦過矣。

水性

或問余水味之說則詳矣。水性之別何如。曰。司馬遷、貨殖傳、班固、地理志備矣。論其槩則庭州。瀦水。金鐵皆瀚。庭州瀦水在大荒之外。以金鐵承之。皆瀚。惟角與鏡。葉則否。拘夷山中有流水。亦如之。鄜延之川。盡日脂流。鄜延安石油也。以爲煙墨松脂不及。鄜延詩。二郡山下雪紛紛。石煙多于落陽塵。弱水弱毛。黑溪元鼎。南荒有黑溪水。取水以塗古桑。毛輒不去。置瓮而以塗身。即能乘瓮如家。高古所謂黑見命。今之象教也。悉唐制角觝怯薛手。見佛水經。性不同。有如此者。學所以貴博物也。

汲冢文誣

汲冢瑣語。其文極古。然多誣而不信。如謂舜囚堯。太甲殺伊尹。又謂伊尹與桀妃末喜交。其誣若此。小人造言。不起自戰國之世。伊尹在相位日。被其誣衊者爲之也。然則何以知之。曰。其文不類戰國。

夔鍾

夔州府近掘地得一鍾。形如戾斗。匾而長。一面凸爲十八乳。一陰一陽。揔爲九乳。古詩。春鍾九乳鳴。疑此鍾應春宮律也。一面古篆七十餘字。人不能識。惟夔字可辨。水經注云。夔鄉。觀此可信云。此下有化鍾一條。已見。鮑氏所刊升菴經說內。又有阿嬌一條。一見。鮑氏留青。一見。坊本所刻丹鉛總錄。按係重出。今不贅。

世說誤字

古書傳刻轉譌。蓋病於淺者妄改耳。如近日吳中刻世說。右軍清眞。謂清致而眞率也。李太白用其語爲詩。右軍本清眞。是其證也。近乃妄改作清貴。蒙有諸人之差。謂各得諸人之參差。近乃妄改差作美。聲鳴轉急。改鳴作氣。義學改作學義。皆大失古人語意。聊舉一二。他不能盡。

六么

古之六博。即今骰子也。晉謝艾傳。梟者邀也。六博得邀者勝。是知梟即骰子之么也。曲名有六么序。義取六博之采。小說云綠腰。又云錄要。皆是妄說。如謂律令爲雷邊迅鬼。皆古之妄人撰說。而文士或信之。此亦道聽塗說也。

巾幗

讀有頰者弁士冠禮注。滕薛名薗爲頰。今未笄冠者。眷卷幘。頰象之所生也。後漢烏桓傳。婦人著句決。飾以金碧。若中國之簡。步搖。輿服志。夫人有紺繒幗。古畫婦女有頭施紺羅者。即此制也。諸葛孔明以巾幗遺司馬懿。巾幗。女子未笄之冠。燕京名雲髻。蜀中名髾髻。蓋笑其壓壁不出。如閨女之匿藏也。幗音與憒同。古對切。今音與國同。非也。

需頭

蔡邕獨斷。載漢代章奏之式。所謂需頭者。蓋空其首一幅。以俟詔旨批答。陳請之奏用之。不需頭者。申謝之奏用之。楊萬里知筠州謝表云。需章句外。退以其私。便郡疏恩。出於自擇。需章字用獨斷語也。晉人餘帖後空一幅。仍書空著後。以俟朋友之批答。故謝安批子敬之帖尾。合二事觀。可見古人章奏尺牘之制。

尙字平音

劉熙釋名曰。尙書者何也。尙、上也。言最在上總領之也。韋昭辯釋名云。尙、猶奉也。百官言事。當省案平處奉之。故曰尙書也。尙衣尙食亦然。愼案春秋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承事者。言事而奉其文書也。漢世官名尙書。孝寶取此。如淳漢書注曰。主天子文書曰尙書。如主壻曰尙主。漢制娶天子女曰尙公主。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則尙猶承也。尙猶奉也。韋昭之解。上合左傳。下協漢制。比於劉熙依字音杜撰遠矣。此條之下。有六尙一條。已見。鮑氏所刊先生經說。又有以手通指一條。已見。丹鉛總錄。按俱係重出。今不贅。

獨取劉璋

漢昭烈於十六年冬。從劉璋之迎。而擊張魯。是時孔明留守荊州。至明年乃自葭萌據涪。出正之計。照烈亦強忍從之。若使孔明在。舉措當不如此。今以取劉璋爲孔明病。蓋未之考也。

馮京

余觀族氏言行錄。載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雋邁不羣。式一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荊南軍府事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荊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爲知子。氏族錄宋人所編。當得其實也。傳馮商遷妾事。以爲京父。考之此文。京父未嘗爲商。又不名商也。小說不足信。當依正史之傳可也。

豨首

爾雅荊藄冢首。呂氏春秋云。豨首生而麥無葉。神農本草經云。夏至之日。冢首、茱萸、先生。冢首、圖經藥錄。謂之天名精。一名天蓼。菁名精即蓼精轉語也。又名蟾蜍蘭。今俗名豨薟是也。又蠡實亦名冢首。即月令所謂荔挺也。以冬至生。與此同名異物。此條之下。有鼎伯同一條。又有屑菌一條。又有問靖水漢一條。俱已見。鮑氏所刊先生經說。今又何見此書。故不載入。各列其名次于本之下。

巧說少信

史記貨殖傳南楚好辭巧說少信諸家不解此句余謂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莊周與惠子俱濠人宋玉作大小言賦又作神女高唐賦韓詩外傳載孔子與子貢交辭於漂女皆南楚巧說少信之明證也此條之下有黃以之藩一條又有鄭置社稷一條已見焦氏所刊經說考茶重出今不贅

墳墓字異

方言凡葬無墳者謂之墓有墳者謂之撫壇弓古者墓而不墳也邯鄲淳曹娥碑丘墓起墳蓋言丘其平墓而爲高墳也後世以墳墓混爲一遂疑其重複改爲立墓起墳非也曾見上虞謝鴉齋爲予言此

蜀志遺事

孔子弟子商瞿世本作商瞿上文翁石室圖亦作商瞿上宋景文公作成都先賢贊以商瞿上爲蜀人考之路史及輿地紀瞿上城在雙流揚雄蜀本紀云黃帝娶於蜀山氏蜀山氏女茂州人也魚凫津在彭山縣彭祖生於此鄉以上三事幷入蜀志此條之下有張有論此書一條已見丹鉛雜錄今不贅

蜀姓

宋章定名賢氏族錄以韻分姓蜀姓在八齊韻音暌按說文葵中贅名蜀又詩言蠋爲饎蠋音圭漢書引詩云言圭爲饎文翁石室圖七十二子名石作蜀其字蜀書蜀姓苑又作嵐形異而音同今蜀與嵐分爲二姓此條之下有蹤宗同音一條宗升同音一條俱見丹鉛雜錄又有由農字通已見戒林伐山又有神荼已見鄉注古音略又靈寮字音已見圖品接俱系先生隱時所記不復記憶所重出今不贅

匽鼉

說文解鼉字云匽鼉也徐鉉云蟲名蓋亦不知何物也余近觀臨海水土志云鼉似鼉一名匽鼉又名鼉鼉一枚有三斛膏此條之下有乙字音義一條已見丹鉛雜錄係重出不贅

戚弋

漢有牂柯郡字一作牂牁又作戕牁其字從弋弋杙也繫船木也說文與漢書注舊解如此牂柯今貴州地也其江水迅疾難於濟渡立兩杙於兩岸中以繩絙之舟人循繩而渡予過其地見盤江與崇安江皆然因悟古人制字之義郭忠恕佩觿集云牂牁從弋謬之甚矣然則讀萬卷書而不行萬里路者亦不能識字也信矣

蘇蘇

魑魅字漢碑作蘇蘇其字從示蓋蘇蘇亦山之神也

蕺蕊同字

蕺廣蒼云蕺也文選注蕺草名亦名十菰覆地而生根可食人飢則以代穀張平子南都賦蓼蕺蘘荷注蕺香菜根周處風土記蕺似茆根蜀人謂之香蕺蕺與蕺同吳越春秋越有蕺山越王嘗採蕺于此庾肩吾書品云蕺山之扇竟未增錢郎王羲之爲市嫗題扇處也蕺側及切諸韻書亦不載獨見文選注耳此條之下有大鼎一條又二小爲地一條又字義一條又崔涵略古一條俱見丹鉛雜錄內並出係先生自

訂茲不贅

尋字

佛經無邊無尋無極無央尋與燖同字書不載僅見此爾無央者無中與邊亦極言廣大也

穡稅

野稻不種而生曰穡刈稻明年復生曰稅此條之下有勞極蘭義一條又欲極蘭義一條已見丹鉛雜錄又有蕙夷一條已見鄭氏所刊先生經說內考俱係重出茲不贅

納音

乾爲天坤爲地乾坤合而爲泰德爲父紅爲母德紅合而爲東干爲君支爲臣支干合而納音生此六十甲子納音之說其詳見路史餘論夢溪筆談南村輟耕錄此條之下有沈與澤同一條又豎音禮一條又斗音上一條又欽晴一條俱見丹鉛雜錄茲不贅

譚苑醍醐卷第七

古文八字四韻

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足與辱押韻止與殆押韻蓋古音殆作以也韓非子名正物定名倚物徙亦以正押定倚押徙也淮南子蘇秦步曰何故趍曰何馳亦是韻語古文多用八字之內而四韻者僅見此三條耳此條之上有鮮逮一條已見鄭氏所刊升菴經說又有漢文一條大招一條三游洞記一條廬山記一條白牛溪賦一條楊煥稱王勃一條俱已見丹鉛雜錄內茲不贅

詩癡符

和凝爲文以多爲富有集百卷自鏤板以行識者多非之曰此顏之推所謂詩癡符也近日有一達官自刻其文且問于作者曰吾文何如古人或對曰一代之興有一代之文故漢曰漢文唐曰唐文公之文可謂明文也蓋譏其近于吏牘而其人不悟

說御

穀梁傳說御云車軌塵馬候歸列子說御云與倫之倫之外可使無餘輿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韓非子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跡命意則一修辭則殊可以見古人筆端之變化矣

祖龍沐猴

杜牧之文。祖龍之吞六國。沐猴之破五諸侯。隈對皆工。亦文之一巧。

規磨

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韓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荀子曰。是規磨之說也。注。規磨之說。猶差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器。磨久則偏盡而不圓。韓子之言。必合荀注而後明。注可廢乎。

美男破老

汲冢周書云。美男破老。美女破舌。蓋頑童昵比。則黎老番來。豔妻煽處。則忠臣結舌。

蓬軸

王元長曲水詩序。沈冥之怨既蝕。蓬軸之疾已消。本考槃詩二句。而會合之。此李商隱灰釘之祖也。文選英華求賢判云。盡岸穴之英奇。揔豪梁之蓬軸。儲光羲詩。清言問蓬軸。惠念及滄浪。用字又祖王元長也。

殊聲玉價

說文注。引宋宏云。淮水出玉珠。珠之有聲者。聲謂有名價也。唐人文。有珠聲玉價之語。本此。

蠻烟蜃雨

嶺南異物志云。蠻烟蜃雨。無別晨暮。蜃、蛟屬也。

關氏

周禮。輪人、注。鰒魚字。大戴禮。關氏之根。襲氏之苞。王褒洞簫賦。幸得謚爲洞簫兮。魚名而稱字。草名而稱氏。簫名而稱謚。皆奇之又奇。

因而立政

鑾刀貴割。而聲尚和。利刃貴斷。而字從和。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先王制器尚象。因文立政如此。此條之下。有分沙漏石一條。已見丹鉛雜錄。茲不贅。

小說

說者云。宋人小說。不及唐人。是也。殊不知唐人小說。不及漢人。如華嶠明妃傳云。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徘徊。鑾動左右。伶元飛燕外傳云。以輔翼體。無所不靡。郭子橫麗姍傳云。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此豈唐人可及。晉書荀勗傳云。汲郡人不準發冢得古文數百篇。中載楚事一段尤妙。亦小說也。惜不傳耳。此條之下。有孤劍一條。已見熊氏所刊先生經說。茲不贅。

元女兵法

元女兵法。以授黃帝。云。制旄旂以象雲物。鑄鉦鐃以擬雷聲。挽鼓鼙以象雷霆。鉦鐃、今上銅鑼也。

先憂後樂

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此曾子立事篇語。大戴禮所載同。范文正公先憂後樂之語。本此。此條之下。有女匪一條。已見經說。茲不贅。

虎僕

皇甫松大隱賦。書抽虎僕。射用牛蟠。博物志。有獸緣木。文似豹。名虎僕。毛可取以爲筆。今俗名九節狸。張季文嘗以此筆見貽。信爲佳也。牛蟠見淮南萬畢術。

石涅

山海經。女牀之山。其陰多石涅。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而黑丹出。注。丹者別是彩名。亦猶青、白、黃、皆云丹也。石涅黑丹。卽今之石墨也。一名畫眉石。上古書用漆書。中古用石墨。後世用煙墨。

石燭

石燭一名水肥。一名石脂。一名石液。今之延安石油也。可熏煙爲墨。唐人延州詩。有石烟多於洛陽塵之句。

過所

劉熙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張晏注漢紀關傳云。傳、信也。若今過所。過者。今之行路文引也。

零丁

齊諧記云。有失兒女零丁。謝承後漢書。戴良有失父零丁。零丁、今之尋人招子也。

孔明心如秤

太平御覽載諸葛孔明語云。我心如秤。不能爲人作低昂。唐胡曾投人啓曰。推諸葛之秤心。負姜維之斗膽。

慕容佳麝

慕容德乘高享燕。顧謂尚書韓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肯全盛之世。梓慎、巴生、淳于、二鄒之徒。蹈修檐。臨清沼。忽飛馬之維鮮。存談天之逸辯。指撝則紅紫成章。俛仰則邱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頹墓。氛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德本北齊戎馬之裔。其言若茲。亦佳麝也。或是史臣飾辭。非本眞。

金溝銅池

羊元保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麗。既佳光景。當得劇棊。此語殊有韻致。

王維談名理

王維云。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巢父洗耳。耳非駐聲之地。聲非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此尚門至至。于曠士。豈入道之門也。維之談名理如此。豈漢晉人邪。

日昃曰映

梁元帝纂要云。日在午曰亭。在未曰映。王仲宣詩。山岡有餘映。謂日昃也。

月表

禮記云。爲朝夕必放于日月。爲朝夕者。蓋立圭以測日景。立表以量月采。日圭之法。具于周禮。月表世罕知。漢書李尋傳。月者衆陰之表。消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王僧虔詩。所謂月表望寄邱是也。吳下田

家。以正月八日夜。立一竿於平地。月初出有影。即量之。據其長短。移於水面。就橋柱。書痕記之。梅雨水漲。必至所記之處。蓋古之遺法。管子云。不明于則。爲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鈞之上。運鈞、泥工圓轉之器也。此條之下。有漆足粉質一條。又有綢繆擣練一條。已見先生自訂蒙林伐山。又有戴嬉一條。已見丹鉛雜錄。按俱系重出。茲不贅。

鮑姑艾

世傳鮑姑艾。五月五日。曾灼龍女。鮑姑亦仙女流也。宋人五日帖子中。有用此事者。此條之下。有夜覺一條。已見焦氏所刊先生經說。又有易日一條。已見焦氏所刊俗書。茲不贅。

秦春秦秋

古大字音義。與泰通。大別作太。自范氏作後漢書。始用之。避其家諱也。按莊子。有虞氏不及泰氏。泰氏謂大庭氏也。管子書。有泰春、泰夏、泰秋、泰冬。董仲舒策。陽當居大夏。陰居大冬。正用管子語。則大冬大夏皆音泰。今人多失其讀。此條之下。有蟠姑網蛛一條。已見丹鉛雜錄內。茲不贅。

東潞西潞

潞有東潞、西潞。西潞今山西潞州。東潞今北京潞河。洒有南洒、北洒。北洒在琅琊、靈門。南洒在九疑、零陵。雲夢有南夢北夢。見左傳注。

柔袁

李鼎祚周易集解。所引姓名。晉人有柔袁。柔音森。其字從木從穴。柔亦希姓。姓氏諸書不載也。

女麴

女麴、小麴也。蒟糖、窠絲糖也。石蜜、糖霜也。自然漿、禹餘糧也。俱見齊民要術。此條之下。有鐙盤一條。已見先生自著蒙林伐山內。茲不贅。

鬱華金提

南陽之宛。即古鬱華國。漢中金州。即古金提國。見國名記。此條之下。有莊子愼世一條。已見丹鉛雜錄。茲不贅。

驅山鐸

太湖西有峰嶺山。有石如卷笋。相傳云。禹所用牽山笋也。會稽又有驅山鐸。二事與秦王鞭石成橋相類。好怪者傳會之說邪。抑古元有此術也。

五勝

五行。漢書謂之五勝。言交相勝也。淮南子謂五度。所謂音氣不戾八風。詘伸不誤五度是也。又謂之五殺。所謂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世也。陰符經。竊其意而變其辭曰。大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即五殺之說也。陰符經之文。李筌僞作。或信以爲黃帝者。無目者也。其文尚不能望六韜三略之藩籬。素問吸家之萬一。而以軒轅之書視之。有目者如是乎。

河圖緯

茅山志引河圖要元籍云。勾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起。洪波不登。又曰。乃有地脈。士良水清。勾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城。要元籍。蓋漢世緯書。後漢書志注。不載其目。謹見此焉。

洞庭

三茅眞君云。天無謂之空。山無謂之洞。人無謂之房。山腹中空虛。是洞庭。人頭中空虛。是謂洞房。

間色名

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碧、紫、紅、綠、流黃、五方之間色也。青別爲蒼、赤別爲朱。析朱爲非。非今作緋。黃別爲豨。白別爲縞。黑別爲元。此正色之別名也。近黑曰弋。今作黓。似綠色曰校。女嫁者服之。穀、日出色也。抑、日入色也。蔥、暝色也。壇、婦人注面赭色也。鯉、草色也。間色之中。又有間色。若天縹、褪紅、淺絳、女貞黃、天水碧之類。不可殫述。南史夷服志。有紫、鴿、鶸、四色。鴿音單。白色也。餘未詳。左傳注。鶸、草色也。

姦色

禮注。紅、南方之姦色。紫、北方之姦色。五方皆有姦色。蓋正色之外。雜互而成者。曰姦色。猶正聲之外。繁手而淫者。曰姦聲也。姦色即間色。

王鏘藏書

前蜀王氏朝。僞相王鏘。字鏞祥。家藏書數千卷。一一皆親札。并寫藏經。每進朝。於白藤擔子內寫書。書法尤謹。至後蜀孟昶。又立石經於成都。宋世書傳蜀本最善。以此。五代僭僞諸君。惟吳蜀一主有文學。然李昇不過作小詞。工畫竹而已。孟昶乃表章五經。纂集本草。有功於經學矣。今之戒石銘。亦昶之所作。又作書林韻會。宋惟黃公紹韻會舉要。實祖之。然博洽不及也。故以舉要爲名。余及見之於京師。惜未暇抄也。

禹生石紐

易林。舜升大禹石夷之野。後漢戴叔鸞傳云。大禹生西羌。水經注。禹生于蜀之廣柔縣石紐村。今之石泉縣也。石紐村。今之石皷山。其山朝暮二時。有五色霞氣。又有大禹採藥亭。在大業山。其地藥氣觸人。往往不可刺。地志不載。聞之土人云。

茶訣

陸龜蒙自云嗜茶。作品茶一書。繼茶經茶訣之後。自注云。茶經、陸季疵撰。茶訣、釋皎然撰。疵即陸羽也。羽字鴻漸。季疵或其別字也。茶訣今不傳。予又見事類賦注。多引茶譜。今不見其書。此條之下。有王蹊賜一條。已見蒙林伐山。茲不贅。

半豹

郭頒世語云。殷仲文讀書。若半袁豹。則雖端不減陸士衡。蓋惜其有才而寡學也。李商隱四六啓云。學殊半豹。藝愧全牛。

腹背

李嶠內制集。鏘金鳴玉。坐榮枯株。擊水搏風。顧慙腹背。蘇頲表。縱駘獲薦於九方。腹背可傳於六翮。又云。坐擁股肱之任。顧慙腹背之毛。腹背事見韓詩外傳。

鴟夷魚腹

吳任宰嚭。伍胥鴟夷。楚信靳尙。屈平魚腹。

以下五行原本闕

老子解

干霄蔽日。巨木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椓杙。龍吟虎嘯。至音也。尙頰舌之威者。必下於蛙黽。故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

陽燧

素問云。澤中有陽燧。陽燧如火烟。騰騰而起於水面者。是也。蓋澤有陽燧。乃山氣通澤。山有陰鑑。乃澤氣通山。

裨海

說文。裨。接益也。以小益大曰裨。西域傳。有裨王。漢書。有裨將。鄒衍書。四海之外。有裨海環之。書名有裨蒼。裨雅。皆以小益大之義。

樹鹽

陳藏器本草。鹽麸樹。一名叛奴鹽。蜀人謂之酸桶。博物志云。酸桶七月出穗。蜀人謂之主。主音穗。其字从一从曰从士。與主客之主不同。今按博物志無此文。酸桶亦不知爲何樹。一統志載女直國。鹽生木枝上。卽此類。中國亦有之。今人不知取之爾。

鵠鴂 此條較標說所載差詳。故存之。

左傳。青鳥氏司分者也。杜預云。青鳥鵠鴂。立春鳴。立夏止。疏作鵠鴂。易通卦驗。立春。楊柳津鵠鴂鳴。與左傳合。然未知此鳥。今名爲何鳥也。此條之下。有步蟲一條。已見詩話。茲不贅

彭祖

宰我問五帝德篇云。堯舉舜、彭祖、而任之。論語注。老彭。商賢大夫。世傳彭祖八百歲。此亦一證也。

安南

宋神宗問朱公掞。欲再舉安南之事。公掞對曰。願陛下以禽獸畜之。

行禽

管子。道塗無行禽。指人言之。謂其爲能行之禽爾。注乃云。無禽獸之行。是以行爲去聲。非也。

沙田

汜勝之農書曰。三月杏華。可蓄白沙。管子書。有五沙之士。劉勰曰。吳人謂水中可爲田者曰沙。管子。五沙之獸。梁爲知屑聲

樂志

六韜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戰國策。趙武靈王曰。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仲長統樂志論。所謂樂志字本此。

管輅三斗

抱朴子云。管輅頓仰三斗。而清辨綺粲。管輅善飲。惟見此。而輅傳不載。

蘭槐

荀子云。蘭槐之根是爲芷。大戴禮。蘭氏之根。懷氏之苞。漸之修矣。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注。蘭槐、香草名。槐又作懷。本草云。蘺香、卽杜衡也。又名衡微香。唐詩。情人一去無窮已。欲贈蘺香恨不逢。卽此也。

蕙風草

燕泉云。郴之桂陽。產風葉。充茗飲。能愈頭風。亦可浸酒。性微熱。前人志記不載。范石湖集。壘茶出修江。治頭風。風葉、蕙蘺茶之謂邪。愼按左思吳都賦云。東風扶留。注。東風草名。玉篇。作蕙風。卽此也。郴、桂、在三國屬吳。爲此物無疑。又按齊民要術。引廣州記云。東風華葉似苓蒿。紫。宜肥肉作羹。味如酪。香氣似馬蘭。則廣州亦有之。

鴈戶

唐書。編氓有鴈戶。謂流民也。

張僧繇

劉子元曰。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疏圖。而邱士有著芒屩者。閣立本畫昭君圖。婦女有著帷帽者。夫芒屩出於水鄉。非金華所有。帷帽起於隋代。非漢宮所作。以此言之。書非博之士。亦不能作也。此條之下。有桃源圖一條。已見畫品

十眉圖

唐明皇令畫工畫十眉圖。一曰鴛鴦眉。又名八字眉。二曰小山眉。又名遠山眉。三曰五岳眉。四曰三峯眉。五曰垂珠眉。六曰月棱眉。又名却月眉。七曰分稍眉。八曰涵煙眉。九曰拂雲眉。又名橫煙眉。十曰倒暈眉。東坡詩。成都畫手關十眉。憐雲却月爭新奇。此條之下。有漢畫一條。已見畫品

青棠

李字古作棠。管子地員篇。其木宜赤棠。詩云。常棣之華。常、古棠字。常轉爲棠。又借棠爲棠也。常又作唐。周南詩。唐棣之華。小雅。常棣之華。古今注。欲蠲人之忿。則贈以青棠。青棠、一名合歡。本草作青唐云。此條之下。有蕙畫一條。又臨摹一條。已俱見先生自著書品。考係重出。茲不贅。

寶月帖

秦子明。浩州人。買石摹刻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載入黔中。璧之紹聖院。寶月帖。又在隋開皇帖、南唐昇元帖之前。比之金薄搨紙、銀錠模痕者。優劣當懸矣。

索靖二帖

宋太宗刻淳化帖，命侍書王著擇取著於章草諸帖，形近篆籀者，皆去之。識者已笑其俗。其所載索靖二帖，脈土處處，姬業掌猥，猶有古意。及計來東言屈有期，則但行草而已。東書堂帖又去其前而存其後，其所謂至言不出俗言歟耶。孫過庭論書，必傍通二篆，俯貫八分，包括章草，涵泳飛白，嗚呼，必如是而後爲精藝也。不然，則刻鵠圖龍，竟慙眞體，得魚獲兎，猶恪筌蹄，未免凡近耳。

扶竹

武林山西舊有雙竹院，中所產修篁嫩籜，皆對抽並胤。王子敬竹譜所謂扶竹，譬猶海上之桑，兩兩相比，謂之扶桑也。扶竹之笋，名曰合歡。按律書注，伶倫取嶰谷之竹，陽律六，取雄竹吹之，陰呂六，取雌竹吹之。蜀涪州有相思崖，昔有童子與女相悅交贈，今竹有桃紋之形，蓋亦有柔麗之異。崖名相思，崖竹曰相思竹。孟郊詩云，竹嬋嬋，籠曉烟，指此竹也。

文章狀物

嵇含南方草木狀云，檳榔樹，皮似青桐，節如桂竹，下本不大，上枝不小，稠直亭亭，千萬若一，森秀無柯，端頂有葉，仰望眇眇，如插叢蕉於竹杪，風至獨動，似舉羽扇之掃天。愈益期與韓康伯牋云，檳榔木大者三圍，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栖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纓實似槲，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穊，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履虹，其伸如繩繩，步其林則寥朗，庇其蔭則蕭條。此分明畫檳榔圖也。毛文錫茶譜云，茶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栟櫚，葉如丁香，根如胡桃，白居易荔枝圖序云，荔枝樹形圓圃如帕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朱如蒲桃，核如枇杷，殼如紅綃，瓤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此分明爲二物傳神也。傳肱蟹譜云，蟹、鶻眼、蠶足、蜓腦、蜩腹，其爪類拳丁，其螯類執鉞，生于濟、鄆者，其色紺紫，產於江南者，其色青白，眞如繪蟹焉。宋以後人，豈能爲此拳語乎。

扶荔宮

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宮，以荔枝得名也。此荔騈生若十八娘之類。曰扶荔者，亦若扶竹、扶桑云。

郡縣

說文曰，郡，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故春秋傳曰，上大夫縣，下大夫郡。至秦始置三十六郡，以監縣矣。邑君聲，釋名，郡，羣也，人而羣聚也。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郡守專權，君臣之禮彌崇。今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爲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於君，謂之郡。漢官曰，秦用李斯議，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凡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舊邑，長沙、丹陽是也，或以山陵，太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樹生庭、鴈門、鴈之所育是也，或以號令，禹合諸侯，大計東治之山，會計國名，會稽是也。

風俗通曰，百里曰同，總名爲縣，縣、元也，首也，從系倒首與縣易偏矣。言當元靜徭役也，釋名又曰縣也，懸於郡矣。黃義仲十三州記曰，縣、絃也，絃以其有言下體之居，隣民之位，不輕其責，施繩用決，不曲如絃，絃聲近縣，故以取名。今縣字在半也。

朗公谷

太山朗公谷，舊名琨瑞溪，車頻秦書云，沙門竺朗，碩學淵通，尤明氣緯，隱居此谷，嘗從隱士張巨和遊，巨和常穴居而朗居琨瑞，小大起殿舍，連樓疊閣，雖素飾不同，並以靜外致稱。此條之下，有罌粟一條，已見書品，又有致足樂耶一條，已見丹鉛雜錄，考俱系先生自行重出，並不警。以下原本闕四行。

高齋無白鳥

荊州江古岸有李姥浦，浦中偏無蚊蚋之患。梁元帝金樓子云，荊州高齋，月無白鳥，余亟寢處其中，及移餘齋，則蚊聲如雷，數丈之間，如此之異。何子元云，北京某街蚊多，某坊蚊少，其無蚊處，雖帳幕可無，顧士廉云，松江亦然，又某門外城河中，可里餘絕無一蚊，郡人暑月嘗移舟避宿其間，余以何顧兩公之言忝之，水經注紀李姥浦，金樓子紀高齋之事，信有此理，漢中環湖苦多蚊，而寶珠寺乃絕無影響，其理不可曉也。

佛性

有僧問，蚯蚓截爲兩段，首尾皆動，佛性在首在尾，古未有答也。伯清舉似余，余曰，薪盡火傳，灰燼猶熱，桴停鼓歇，音響猶聽。

方望賢於范增

方望爲隗囂軍師，後囂不聽其言，望以書謝之曰，范蠡收責句踐，乘扁舟於五湖，吾犯謝罪文公，亦逡巡于河上，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徼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閑暇，廣求其眞，願將軍勉之，望之見機亂邦，托跡方外，飄然行遁，邁焉莫追，實於范增遠矣。

周紆築壑

周紆爲勃海太守，免歸，廉潔無資，常築壑自給。劉攽漢書刊誤云，壑非築所成，當作壑，築爲墻，壑爲坑也。此說大謬，攽本南人，不知土壑也。字林，塼未燒曰壑，埤蒼，刑土爲方曰壑，今之土壑也，以木爲模實其中，非築而何。壑古作壑，儀禮壑塊也。此條之下，有臺比一條，已見瓦林伐山，又有舟鑿一條，已見焦氏所刊先生經說內，茲俱不贅。

半面

東觀漢記，顯奉嘗詣袁賀，賀時將出行，閉門遣車匠於閤內開扇，出半面視客，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今人云半面之識，本此事。

鮑魚

說文。鮈魚　樂浪潘國。有兩乳。葉子奇曰。奔鯡也。一名濕。非魚非鮫。色如鮎。有兩乳在腹下。雌雄陰陽類人。相傳懶婦所化。佛書謂之饞燈。鳴璫泛醒則明。披翩辟纏則暗。

譚苑醍醐卷第八

凹凸字

此條較稿本伐山所載差詳。故存之。

土窪曰凹。土高曰凸。古之象形字也。周伯溫乃曰。凹當作坳。凸當作垤。俗作凸凹非是。反以古字爲俗字也。東方朔神異經云。大荒石湖。千里無凸凹。平滿無高下。書記云。張僧繇畫一乘寺壁。遠望如凹凸。近視則平。名曰凹凸花。俗呼一乘寺爲凹凸寺云。江淹青苔賦云。悲凹險兮。惟流水而馳騖。高僧傳云。谷之應聲。語雄而響厲。鏡之鑒像。形曲而影凹。有皆名人文士所用。其來尚矣。豈至伯溫始貶爲俗字乎。

懸炭

李羲贈魏收詩。流火時將末。懸炭漸云輕。梁簡文江南思詩。月暈蘆灰缺。秋逗懸炭輕。蕭子雲歲暮直廬賦。衡輕炭燥。樞重泉涸。懸炭事見崔寔。亦古候氣之法。說林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今罕知用之。而文人引用。亦僅此三條耳。

猛燭猛炬

魏明帝樂府。晝作不停手。猛燭繼宵舒。晉庾闡藏鬮賦。脅猛炬以增明。徑因朗而心隔。猛炬、猛燭。蓋大燭、大炬也。周禮所謂墳燭。楚辭所云懸火也。杜詩銅盤燒蠟光吐日。其猛燭乎。

兩兒辨日

列子曰。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辨鬬。問其故。一小兒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小兒曰。我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言初出近者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其日中。裁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近者大乎。言日初出遠者曰。日初時滄滄涼涼。及可中時。熱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遠者涼乎。桓譚新論云。漢長水校尉平陵關子陽。以爲日之去人。上方遠而四旁近。何以知之。星宿昏時出東方。其間甚疎。相離丈餘。及夜半在上方。視之甚數。相離一二尺。以準度望之。逾益明白。故知天上之遠於傍也。日爲天陽。火爲地陽。地陽上升。天陽下降。今置火於地。從傍與上。診其熱。從旁與上。遠近殊不同焉。日中正在上覆蓋人。人當天陽之衝。故熱於始出時。又新從太陰中來。故涼於其西在桑榆間也。桓君山曰。子陽之言。豈可然乎。張衡靈憲曰。日之薄地。闕其明也。由闕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小。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而差微。晉束皙以爲傍方與上方等。傍視則天體存於側。故日出時視日大也。日無小大。而所存者有伸厭。厭而形小。伸而體大。蓋其理也。又日始出時。色白者。雖大不甚。始出時。色赤者。其大則甚。此終以人目之感。無遠近也。且夫置器廣庭。則函牛之鼎如釜。堂崇十仞。則八尺之人猶短。物有陵之。非形異也。夫物有感心。形有亂目。故仰游雲以觀月。月常動而雲不移。乘船以涉水。去而船不徙矣。安岌云。余以爲子陽天陽下降。日下熱。束皙言天體存於目。則日大。頗近之。渾天之體。闊周之徑。詳之於天度。驗之於晷影。而紛然之說。由人目也。參伐初出在旁。則其間疎。在上則亦間密。以渾驗之。度則均也。旁之與上。理無有殊也。夫日者。純陽之精也。光明外曜。以眩人目。故人視如小。及其初出。地有遊氣。以厭日光。不眩人目。卽日赤而大也。無遊氣。則氣白。大不甚矣。地氣不及天。故一日之中。晨夕日色赤。而中時色白。地氣上升。蒙蒙四合。與天連者。雖中時亦赤矣。日與火相類。火則體赤而燄黃。日赤宜矣。然日色赤者。猶火無燄也。光衰失常。則爲異矣。因讀列子。而纂集舊說如上。又思列子之爲此段。雖曰寓言。實有至理。蓋引而不發。使後人深察澄觀而得其說。故設爲兩兒之言。以戲百世之下。迄今百世之下。雖宿學妙術。屢數百辭。而猶不可了然。使果有兩兒。而以關子陽、桓君山、束皙安岌當之。亦未易折此兩黃口也。朱紫陽云。必有眞人。乘龍凌虛。出倒景之上。崑崙之外。而後可訂其是非耳。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茲言善矣。

韓退之遺文

孫何稱韓退之擬范蠡與大夫種書。意出千古。理振羣疑。今集中無此文。白樂天稱皇甫湜涉江文。而甫集亦無此文。皮日休稱孟浩然。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而孟集無此一首也。乃知古人詩文之佳者。遺逸多矣。

司農劉夫人墓碑

司農夫人。祖自會稽山陰。姓劉氏。伊夫人受持貞剛。體性純淑。非禮不行。（闕一人字）一仁（闕二）石（闕五字）九族穆同（闕三字）子孫息登房。導男以（闕七字）母儀（闕三字）容德配古列任似爲（闕八字）宮（闕一字）復全（闕十字）酒甘香車騎陳（闕七字）公（闕二字）奉（闕十字）迎醫稱俊迭素名（闕九字）幽藏吝嗟酷（闕十字）命（闕七字）畫圖像甄采典（闕七字）鄉人（闕五字）

字不忘本(闕字俱照原本式填寫)

右司農劉夫人。漢太尉許馘之妻也。首行有標題之文。石已剝剝。所存數十百字。其漫漶者強半。惟次行獨全。故其姓劉氏。而爲山陰之人。其辭惟數句可讀。如云。體性純淑。非禮不行。及孫息登房而已。其云德配古列任似者。以似爲妙也。字畫多雜篆體。所書以字全類孔宙碑。其它偏旁。多與故民吳公碑。中山相薛君題額相類。應劭漢官儀所載。三公孝靈時。有吳郡陽羨許馘、季戟。漢紀光和四年。馘以衛尉代劉寬爲太尉。今許氏兩墓。皆在宜興。而此碑猶在夫人墓旁。吳處厚青箱雜記云。義興有許馘廟其碑許劭所作。唐開元中。諸孫重刻。碑陰有八字云。談馬礪畢王田數七。徐延休讀之曰。談馬即言午。言午許字。礪畢必石卑。石卑碑字。王田乃千里。千里重字。數七六一。六一立字。今其殘碑。纔有數十字。其間稱許君自司農遷衛尉。此文稱劉氏爲司農夫人。則銘墓時。許猶未爲衛尉也。其碑在光和之前無疑。又云。司農夫人碑題一行。文八行。行二十八字。石尚餘其半。亦隱隱若有字。右具載洪景伯隸釋。吳人盧熊嘗得此刻。云自伊遹夫人以下。合有四百二十五額。今所存。剛行同房容宮香齋鄉忘可攷。

國山碑

(闕二字)民用不犯。於是丞相沈曰。(闕六十三字)徘徊於此。遂基大宮。(闕八字)庶民子來。不日(闕八字)頑嚚乃止。率士來獻。柔服百神。經緯庶務。日昃不食。(闕二字)六經竄旨。百家思(闕一字)道數類十陵道。大啓未光。闢立東觀。(闕一字)紀實宮建設墳典。(闕三字)開寶威神化出。幽祇闡舉。乃遣使者。大宥刑惡。道尚(闕二字)耆格幽元。睍與五禮。

惟神明上天罔應。(闕三字)箕宿降祉。利丰特發。神麥靈鹽。鎮國玉璽。啓自神匱。神人指授。金冊有玉簡者四。日月明朗。老人星見者。式十有式。五天瑞氣。黃旗紫蓋。覆擁宮闕。顯者著斗牛者。式十有九。麟、鳳、龜、龍。銜圖負書。卅有九。青蜺、白兒、丹黑。(闕二字)廿有二。白兔、白□、白麃、白鹿。卅有二。白雉、白烏、白鵲、白鳩。式十有九。赤烏、赤雀。廿有四。白雀、白燕。廿有七。神麃吐書。白鷺、鷹船者二。靈絮神絮。彌被原野者三。嘉禾秀穎。甘露凝液。六十有五。殊幹連理。六百八十有三。明月火珠。璧流離。卅有六。大貝餘(闕一字)幹泉泰。十有五。大寶璧水青穀璧。卅有八。王兒、王羊、王鵝、(闕一字)三。寶鼎、神鐙、神璧、曳戰。神壽。卅有六。石室山、石闕、石印。封啓九州吉發顯天讖。詔不鑱光者。式十有式。神(闕一字)頌歌廟靈(闕一字)示者三。幾民推紀。湖澤闓通。應讖合謠者五。神翁、神僮、靈母、靈女。告徵表祥者。卌有秦靈夢啓讖神人、授書著驗、(闕二字)者十。祕略(闕一字)文王板。紀德者三。玉人、玉印、文采明發者八。玉(闕一字)玉璿、玉瓚、玉玦、玉鉤、玉稱。殊輝異色者。卅有三。玉璧、玉盌、玉盤、玉罌。清潔光眼者九。刖子河伯。胥王靈圖。言天平匯成。天子出東門鄂者四。大賢司馬。徹虞翻推步圖緯。甄匱啓緘發若與運會者二。其餘飛行之類。植生之倫。希古所覿。命世殊奇。不在瑞命之篇者。不可稱而數也。於是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之口。日推重光大淵獻。行年所值。寔惟茲歲。帝出虖震。周易實著。遂受上天玉璽文曰。吳眞皇帝。玉質青黃。解理洞徹。薪受祇悚。夙夜惟寅。而大德宜報。大命宜欽。乃以柔兆涒灘之歲。欽若上天。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紀號天璽。用彰明命。於是丞相沈。太尉璆。大司徒憲。大司空朝。執金吾修。城門校尉歆。屯騎校尉悌。尚書令忠。尚書昏、直、晃、昌。國史瑩、覈等。亦以爲天道元曠。以瑞表眞。今衆

瑞畢至。三表納貢。幽荒百蠻。浮海(闕一字)川。九垓八埏。罔不被澤。率按典繇。宜先行禪禮。紀勒天命。遂於吳興國山之陰。告祭刊石。以對揚乾命。廣報坤德。副慰天下嗎嗎之望。中書東觀令史立信中郎將臣蘇建所書。劉工殷正、何赦。(闕字俱照原本。)

右吳國山碑者。孫皓天冊元年。禪于國山。改元天璽。因紀其所獲瑞物。刊石于山陰。是歲皓咸寧元年。後五年晉遂滅吳。以皓昏虐。其國將亡。而衆瑞並出。不可勝數。後世之言祥瑞者。可鑒矣。熙寧元年中元後一日。廬陵歐陽修書。

右吳封禪國山碑。天璽元年立。東觀令史立信。中郎將蘇建篆。在常州宜興善權寺後。古離墨山。邑人稱爲國碑。高八尺。圍一丈。其形如鼓。刻字周繞其上。今大略可見者。三十七行。每行二十五字。合有八百餘字。按碑云。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日惟重光大淵獻。遂受玉璽文曰。吳眞皇帝。乃天冊元年乙未正月辛亥。又云。柔兆涒灘之歲。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紀號天璽。先行禪禮。紀勒天命。則歲在丙申矣。太尉璆。即宏璆。曲阿人。祖咨。孫權外甥。璆官至中書太子少傅。大司空。翰。史云。兼令司徒董翰。國史瑩。覈。即光祿勳薛瑩。東觀令華覈。史又云。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改年大赦。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開。得石函。中有小石。刻皇帝字。秋八月。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刻石立銘。褒贊靈德。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爲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熊參荐傳。蓋以吳郡掘銀而改天冊。海鹽玉璽。有文曰。吳眞皇帝而改天璽。因歷陽山石文字。而改天紀。碑云。湖澤開通。即臨平湖開之事。石室山石開發。即海鹽陽羨之事。當時海鹽亦屬吳郡。舊有六里山。有篆刻。其略曰。旃蒙協洽之歲。得玉璽。文曰。吳眞皇帝。與此碑石。疑陳壽所書。石函小石。刻皇帝字。慨臨平湖開之文。史云。於歷陽刻銘。今世亦不見此文字。如嚴山神讖。海鹽玉璽。國山刻文。史家不能備載。此文歐趙二家。皆有著論矣。其字畫形勢。絕與神讖相似。第石質堅頑。工人就其上鐫刻。故行款廣狹長短。微有不同。宋黃伯思稱皇象書神讖碑。字勢雄偉。殊不審皇象在孫權時。與嚴畯、鄭姥等。號八絕。則神讖碑。亦蘇建書無疑也。東漢碑碣。多尚隸書。獨此二篆。有周秦遺意。神讖險勁。峻拔。國山純古秀茂。可與崔子玉書張平子碑相頡頏。若永建麒麟鳳贊、魏石經中篆文。弗足論也。熊向獲見拓本。僅二十餘行。以宜興記校之。字多脫舛。今得自郡人謝林。始覩其全。因重疏如右。以俟識者云。洪武十一年春正月。吳人盧熊記。

晉故使持節侍中太傅鉅平成侯羊公之碑

公諱祜。字叔子。泰(闕四字)也。其先晉羊舌失人之胄。當漢中興。始自南陽家于岱壁。纓綬相繼。九卉于公矣。顯擢南陽太守。皇考上黨太守。咸有(闕一字)名。公承俊烈之高風。應明哲之盛代。德擅渠閭。仁誠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容度廣大。浩浩乎固不可測已。其志節言行。卓□不羣。遊神元微。散志青雲。弘之以道。精博之以藝文。於是仁聲遠耀。芳風流遐。年十有察。上計史。察孝廉。州辟皆不肯就。羣公材之。四府竝命。槃桓系載。乃公車徵拜中書(闕一字)郎。祕書監。于時當晉之盛。厶楊英儁。乃引公爲相國從事中郎。遷中領軍。遇革

命之期。任人輝之會。秉文經武。官集大晉之阼。皇采增暉。帝威遠御。緯絕代之風。弘虞唐之緒。帝嘉厥庸。雖以大國。公乃逡巡固讓。裁居小邦。天子旌咨。仍復人公中軍將軍。散騎常侍。內贊王度。外綏區域。嚴恭寅畏。帝命允諧。運國威於鈞陳。握皇極於紫極。于時之盛。未有一公者也。拜衛將軍。尚書僕射。以揆天機。密成大業。帝道緝熙。泰階允肅。以江寢未寧。乃命都督荊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辟命。公乃養民人財。開厚國界。創築五城。阜防寇衛境。然後懷遠以德。人大同之業。思王道之則。齊其人人。均其人澤。軍無虞人。民不疲勞。農功人疇。百姓布野。羣黎被德。殊俗望風。無人咸服。繼負而至者四萬餘口。進位征南大將公。雖享茅土。脈登台階。吐凌下士。二於姬公。方將殺戎吳國。吊（闕二字）後。凝甲戰兵。辭功退身。以優遊乎初好。此公之素志也。會遭篤疾。春秋五十有八。咸寧四年十有一月庚寅。薨于京邑。天子痛悼。遣使持節追贈侍中太傅南城侯印綬。賻弔加（闕一字）常也。及其葬。上親臨過車騎。謚曰成侯。天子以公德高勳大。而屢辭封爵。故復建南城之國。特以封公。公誓讓終始。上未之許。及其薨也。夫人夏侯氏追公克讓之志。遂不以綬。公自出身以暨於終。忠言不輟於口。嘉謀不廢於心。成其業不處其功。勤其勳不榮其祿。儀形言行。勳爲世範。暨六年春。平吳詔曰。故大傅鉅平侯羊祜。造建平吳之規。潛謀遠略。與衆諸慮。勳業不遂。然蕩滅之計。悉如祜策。用能夷曠世之寢。拯黎民之患。勳烈昭著。而寵不逮身。其遣使以定之功告祜廟。昔漢氏封蕭何夫人爲萬歲鄉君。五千戶。贈絹萬匹。於是故吏高文奚康等僉以（闕一字）德而志卑。位優而行恭。徽猷被於江漢。（闕一字）於羣生。涉其風者。皆貪夫反廉。懦夫立志。志雖夷惠之操。奮乎百世。爲以尚德（闕四字）未隕。奇謀潛略。清（闕一字）功遺諸靡所寘。心乃共立碣石。刊勒盛軌。永表風烈。爲其辭曰。

天臨有晉。乃降皇輔。猗與雄公。應期協矩。聰哲神睿。乃文乃武。（闕三字）虞。淵淵其度。鑿鑿其明。孝思以形。乃翹高風。辭爵讓榮。爲而不有。志凌太清。如何不弔。中年隕（闕八字）未（闕三字）刊（闕二字）是表是旌。

此卽墮淚碑也。中有闕文。字體亦類鍾繇。如以作以。潛作潛。遠作遠。寇作寇。衆作衆。寅作寅。晉以前悉如此。此碑元無撰人姓名。按益州記云。雙爲李賜撰。賜蕤之子也。并附見此。又云李興字傷石所撰。

唐太宗昭陵六馬圖贊 附跋

太宗昭陵六馬圖石刻。在秦中。其一曰拳毛騧。黃鳥黑鬃。平劉黑闥時所乘。前中六箭。背三箭。贊曰。月精按轡。天駟橫行。弧矢載戢。氛埃廓清。其二曰什伐赤。純赤色。平世充建德時乘。前中四箭。背中一箭。贊曰。瀛澗未靜。斧鉞中威。朱汗騁足。青旌凱歸。其三曰白蹄烏。純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杲時所乘。贊曰。倚天長劍。追風駿足。聳轡平隴。回鞍定蜀。其四曰特勒驃。黃白色。鬃微黑色。平宋（闕）剛時所乘。贊曰。鷹策騰空。承聲半漢。入險摧敵。乘危濟難。其五曰颯露紫。紫驊騮。平東都時所乘。前中一箭。贊曰。紫驊超躍。骨騰神駿。氣蓋三州。威凌八陣。其六曰青騅。蒼白雜色。平竇建德時所乘。前中五箭。贊曰。足輕雪影。神發天機。策茲飛練。定我玄衣。元學士王惲跋云。物之賢否一定。論其遇不遇可也。昭陵六馬。天降毛龍。授之英主。俾剪隋亂。及其成功。琢石爲像。題眞以贊。用傳不朽。何其幸也。宜其聲華氣燄。上與房廟爭光。故潼關之役。

偏體流汗。又何神哉。如昭烈之的盧。冉閔之朱龍。名雖存而形何見焉。太史公曰。閭閻之人。雖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于後。信夫。賢。盼仲春。摯。書則歐陽詢也。

蜀江水路險名

江自嘉州至荊門。名灘險地。凡千百餘。舟人一一能言之。其灘之外。有洞有磧。凡數十。皆見于字書。今載其略。洞。疾流也。江中有迴洞。赤水洞。水流沙上曰瀨。出尾下曰瀆。今地名七瀆。回流旋轉曰漩。今有南陀三漩。石積水淺曰磧。今有上磧下磧。水疾崖傾曰碻。今有圍王碻。蕪子碻。灘磧相湊曰絲。音子。今有石絲子。折盤子。水如轉轂曰漕。今有野猪漕。水漫不流曰沱。潭下急流曰灘。其名尤多。不盡書也。

蹠跖跅字

說文。跖。足下也。从足石聲。又跖躅。人名。通作蹠。孟子。蹠之徒也。古作跅。賈誼傳。又苦跅盩。注。跅。古蹠字。足下曰蹠。蹠反戾不可行也。淮南修務訓。蹠蒙籠。蹠沙石。蹠達膝。蹠又訓適也。淮南子原道訓。自無蹠有而以衰賤矣。精神訓云。自無蹠有。自有蹠無。又履也。淮南子人之甘非正爲蹠也。而蹠爲往。又訓至也。淮南說山訓。方車而蹠越。乘桴而入胡。又曰蹠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其極一也。又訓頗也。淮南繆稱訓。各從其蹠而亂生焉。蹠音之石切。又音柘。

秋林伐山卷一

成都楊慎撰

宇宙

下四旁曰宇。往古來今曰宙。人皆知之。不知其出于尸子。楊子太元曰。闔天之稱宇。闢宇之稱宙。

綺雲斷霞

雲之館。紅霞之裳。江淹學鬼圖賦中語也。

屯雲

叶。山王文木賦。弈電屯翳。薄霧濃雰。皆形容木之文理也。杜詩。屯雲對古城。實用其字。李易安九日詞。薄霧愁永晝。今俗本改雾作雲。

日蔼

王晞詩。日蔼當歸去。魚鳥見留連。俗本改蔼作暮。淺矣。孟蜀牛嶠詞曰。日蔼天空波浪急。正用晞語。

雲滴

鄭正釋訓曰。庶敖翺翔于元闕。若士蜕身于雲滴。本滴雲而倒一字。亦奇句也。

絳河

秋林伐山

楊慎撰

漢武內傳。王母使女侍問武帝云。上閬起居。遠隔絳河。蓋道書天有九霄。赤霄、碧霄、青霄、元霄、絳霄、紫霄、綠霄、緋霄也。絳河即絳霄。玉維詩。雲霄出絳河。

雲漢

詩人稱天河曰銀河、銀潢、銀漢。皆常語也。李賀曰銀潢。江淹曰繩河。綽書云。王者有道。則河直如繩。謝朓詩曰。薄漢停虛。用詩雲漢昭回之意。論衡云。雲河漢。馬月令。

水虹風虹

水虹。雨霓也。主雨。風虹。月暈也。主風。水虹、漢人呼爲水母。

皓月蘆花

楊徽之詩。新霜染楓葉。皓月惜蘆花。自云。此句有神助。又作春夜詩。

柴露蕭雲

宋書符瑞志。柴露膠軒。蕭雲掩閣。綽書云。柴光羃河。休氣四塞。天地訢合。乃降甘露。是爲柴露。尚書大傳。蕭索蕭困。是謂蕭雲。溫子昇詩。桐華引仙露。槐彩麗卿煙。皆用此事。文人好奇如此。青春。桐烟玉露。且夕換蕭。

六庚

太公陰謀曰。六庚爲白猋。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客氣。六庚可詳五行見後。

雲名

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鶴、若乘車。有其狀若懸釜而赤。其名曰雲衿。呂氏春秋。明理篇。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輪。秦雲如行人。一作佳人。又作美人。魏雲如鼠。齊雲如蜂。燕雲如龍。雲如困。兵書。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之狀。○立春少陽。雲出房。如積水。○春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鶴。一作鵠。○穀雨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立夏初陰。雲出觜。亦如硃。一本作赤。如繒。○夏至少陰。雲出參。如水波。○寒露正陰。雲出井。如冠纓。○霜降太陰。雲出鬼。上如羊。下如蟹石。易通卦驗。八節占驗。○吹雲。陳思王有吹雲賦。賈雲。如吹輪絮也。○妬羅雲。雲如羅也。○妙莫雲。雲如美人裝。華嚴經。○樓閣雲。同上。成都記。宣閣詩。手。○蕭雲。宋書符瑞志。見前註。○蜃雲。南齊書。日于蜃雲中浴中暈。雕雲。符瑞志。雕雲自成五色。鳥獸。嘘合八音。又云。雕雲素質。發辨漢氏。○散鱗雲。漢五行志。有雲如鱗。鱗如亂髮也。粉雲。舊攜詞。粉雲。天未起。○鮮雲。山谷詩。練露鮮雲。○涼雲。李賀詩。雨過飛涼雲。○翟車雲。京房易占云。黃雲如翟車。爲大豐。○禹雲。太元。禹理紫蜺旁圓。○赤旨雲。緯書。立秋雲陰。雲出如赤旨。○芥雲。春秋文曜鉤云。楚有芥雲如霓。周紛七蟠。中有荷芥之人。向紛而歸。陳信哀江南賦。蒼雲則七蟠圍紛。○日雲。東方朝占。○合蜂雲。唐太宗詩。○澤雲。蜀都賦。南越澤雲。日月恒。油雲。孟子。山雲草莽。水雲角鱗。旱雲烟火。涔雲水波。呂覽。寶光雲。元好問詩。兜羅綿界寶光雲。○澤雲雨雲也。

五行偏傍

淼。焱。鑫。森。垚。宋人以名字。

放春發春行春班春

古者。諸侯迎春于東郊。齊曰放春。見管子。楚曰發春。見楚辭。漢書。太守有行春、班春之文。

駛雨　酉陽雜俎、河水色渾駛流、尸子、黃河龍門、駛疏如竹箭、

元好問詩、駛雨東南來自注、駛與快同、見魏志、趙松雪有駛雪帖、

霎華

金國仙人王子可、詩餌多用霎華字、見中州集、元好問詩、剝裂霎華滴月秋、又寶官寺聯云、七重寶柵圍金界、十色霎華擁畫梁、○霎、文也、又石文似雲、亦曰霎華、古三墳書、日雲赤曇、月雲紫霎、（新因登寺閣詩、霎華、樹說、）

若光滋景

江淹詩、屬我嵯景半、賞爾若光初、嵯景、崦嵫之景、若光、若木之光、一喻老、一喻少也、

黃雲

春秋運斗樞曰、黃雲四合、女訛業邦、威精符曰、黃氣翔則黃雲入閣、開女謁蔽也、淮南子曰、黃天之氣、上爲黃雲、下爲黃埃、江淹詩、河洲多沙塵、風吹黃雲起、李太白詩、黃雲城南烏欲栖、（別文選註之未備、）

九虹

春秋威精符曰、九女並鶴、則九虹並見、○緯書、凡曰女訛者、謂鎮庶失敘也、

拒霜槃日

霍山、一名天柱山、三峯鼎峙、拒霜槃日、

吳泉

吳泉即虞淵也、吳、古虞字、省文、如厚之省爲乎、禮之省爲祖也、唐人遂淵爲泉、避神皇諱也、河圖緯象云、郊之陸、上爲扶桑、日所升、宣陸之阻、上爲吳泉、月所登、

日寸月尺

范子計然曰、日者、寸也、紀到而成晷也、月者、尺也、紀度而成數也、

貯雲含霧

柳子厚答楊於陵寄簟詩、貯雲含霧到南溟、意謂簟未經用也、

鑄夏元多

太元註、萬物盡于鑄夏、耗于元多、

紫蜺霓雲

太元曰、紫蜺霓雲朋圍日、君子小人並進之象也、測曰、紫蜺霓雲不知刊也、紫蜺以象小人、霓雲以象君子、言紫蜺當刊、霓雲當塵也、

雪華霰實

埤雅曰、雪六出而成花、霰三出而成實、

秋林伐山卷二

飛谷

劉向九歎、結余軫于西山兮、橫飛谷以南征、王逸註、飛谷、日所行處道也、

金鐵

宋人秋日霄碧、金鐵秩序、玉宇寒涼、又金顆平分、碧虛如拭、皆奇語、（鐵與霜同、禮記、秋、霜也、）

馭霞

袁劉思歸賦、馭霞兮絳霧、○韓文、雲陰解馭、日光穿漏、

雷電

雷從回、電從申、陰陽以回薄而成雷、以申洩而成電也、

云字義

古文云字、象雲回轉之形、蓋陰陽之氣、自下而上、阻于一則爲亏、（音考、）應于二則爲亏、（與于同、莊子曰、於亏以盡氣、氣之舒也、）應于三而盤旋、則爲云、又爲云爲之云、有應而言也、易曰、變化云爲、如云象似猴、

朝雲暮雨

朝雲暮晴、暮雲暮雨、故宋玉賦曰、朝爲行雲、暮爲行雨、

雲出地氣

晉天文志韓雲如布。云云，見前雲名篇內。至秦雲如美人。雲出地氣。地氣異矣。故雲之成象亦不同。

上巳詩

王融上巳詩。尋上斯巳。惟春之春。二句古雅。○詩評，四百詩，三百篇之後，曹植，王融。

颱風

韋昭曰。颱、風之聚隱者也。古晉厲風。又晉晏詩曰。終風且颱。

繩河扇月

陸龜蒙樂府。繩河裏。扇月傍。緯書。天子神聖。則天河直如繩。江淹宗室表。麗彩繩河。映蓂瑤圃。又瑤離降映。繩河低文。

雲窖冰天

鮫馬角之不生。魂消雲窖。蟠龍髯而莫捷。泪雨冰天。洪皓祭徽宗文。

風行水上

文選賦。有物色一類。李善云。有物有文曰色。風雖無玉色。然亦有光。毛萇詩註云。風行水上曰漪。易曰。風行水上渙。渙然即有文章也。按老泉文甫字說。本之易。衍之詩註。而發其旨者。李善也。○今按風亦可言色。楚辭云。光風轉蕙汎崇蘭。王逸注云。雨止日出而風。草木亦有光也。樂府。今朝風色好。是風亦可言色。

香雲香雨

雨未嘗有香也。而李賀詩。依微香雨青氛氳。元微之詩。雨香雲淡覺微和。雲未嘗有香。而虛象詩云。雲氣香流水。

雲藪

國語。有藪曰雲連徒洲。雲藪、雲夢之藪也。徒洲、洲名。

弔月

餞起詩。月弔啼烏寒鴉起。○李賀詩。蟾蜍弔月曲欄下。

芬月

沈佺期詩。芬月期來過。又稱芳月。

天池天甎天藏

海曰天池。江曰天甎。鹽曰天藏。

日斜曰嘯　音移

越絕漁父歌。日昭昭淩以嘯。日斜也。遼左有東嘯縣。賈誼賦。日斜庚子。斜音移。

嶺表錄云。颶風之作。多在初秋。過白露。雖作不猛矣。南越志。颶毋即孟婆。春夏間。有雋如虹是已。即以虹爲颶毋爾。凡此風作。先一二日。片雲漫空疾飛。海人呼爲颶潮風。東廣泛海者。曰犯頭煞。蘇過颶風賦云。斷蜺飲江而北指。赤雲夾日以南翔。此颶之漸也。○說文从具。謂具四方之風。蓋北人不知南方之候。誤以貝爲具也。

紫磨素雯

佛書有紫磨金。王半山詩。紫磨月輪升鐵鎖。三增暫、月素雯雯、雲成文章也。

颶風　音廳

淮南八風。一曰飄風。即不周風也。莊子。至陰肅肅。亦作颶。○至雯颶風。至易怒。古韓字。又作颶。

耀晨

紅鋩開炎。耀晨方畏。繡帶集

渴日競辰

魏董遇字季眞。從學者苦渴日。遇言當以三餘。夜者日之餘。冬者歲之餘。風雨者時之餘。渴日可對競辰。

輕邊冷絮

唐小說。雪詩。有輕邊冷絮舞長空之句。

秋林伐山卷三

陰火

海中濤出魚蜃。晝陰處有光。初見以爲怪。常推其義。蓋鹹水所生。凡海中水。遇陰晦。波如然火滿海。以物擊之。迸散如星。有月即不復見。木元虛所云。陰火潛然。豈謂是乎。禮記錄異。

四時山

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郭熙。

四地山

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縹緲而崎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赭而堆阜。酈氏耳目志。

遠水如岸

海濱之人曰。遠望海水。似高于地。有如岸焉。蓋水氣也。煬帝望海詩曰。遠水翻如岸。遙山倒似雲。

寶盌泉

寶盌泉在江州。徐陵文。泉流寶盌。遙憶湓城。峰號香爐。依然廬岳。

鞠旅淇池

陳霸先九錫文曰。鞠旅淇池之南。陳師桂嶺之北。以此考之。霸先實至豫矣。

瀧瀾

瀧瀾、滸滸、瀾瀾、瀧瀾、皆水聲也。

鐵圍山

鐵圍山在西天。佛經所稱。不知的在何處。唐初宋昱詩。梵宇開金地。香龕鑿鐵圍。

江淮名山圖

遠公貴江淮名山圖。而世謂寶鑑。竟不知遠公善畫也。慎謂昏人無不文藻飄翩。遠公於學之外。能畫工詩。又註詩經。是僧而兼儒也。近日學禪士夫。乃束書不觀。口無雅談。手寫訛字。事不愧于僧徒乎。

九折坂　七勝城

九折坂在黎州。七勝城在三峽口。陸法和所立。

眞丹

王半山和僉秀老禪思詞曰。茫然不肯住林間。有處即追攀。將他死語圖度。怎得離眞丹。　漿水價。匹如閑。也須還。何如直截。踢倒軍持。贏取潙山。○此詞意勸秀老純歸于禪。住山不出遊也。眞丹、即靈丹也。軍持、取水瓶也。行腳之具。踢倒軍持。勸其勿事行脚也。潙山和尚。欲謀住山。曰。此山名骨山。和尚是肉人。骨肉不相離。言人不當離山也。皆用佛書語。漿水價。也須還。則用列子五漿先饋事。

鄉北江南

杜氏通典。涼州云。地勢之險。可以自保于一隅。財富之殷。可曰無求於中國。故五涼相繼。與五胡角立中州。人士避難者。多往依之。蓋其風土之可樂如此。唐韋蟾詩曰。賀蘭山下果園成。塞北江南舊有名。稱其爲塞北之江南以此。

天尺

元好問送劉時舉節制雲南詩。雲南山高去天尺。漢家弦聲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清映南極。幽井豪俠喜功名。咄嗟顧盼風雲生。今年肘後印如斗。過眼已覺烏犍平。論蜀相如今老矣。不妨銅柱有新銘。天尺二字。可以名樓。

沙嶔

擁沙成嶔也。見海賦。

神聽仙的

梁宣帝七山寺賦。神鼎鬲鬲而獨立。仙的皎皎以孤臨。整之凸凹者曰羅。峰之尖射者曰的。

圭里

高士傳。李宏字仲元。蜀人。居成都之圭里。里人化之。斑白不負戴。男女不錯行。宏嘗爲縣令。鄉人共送之。元撫心就行。因共飯飲。月餘。太守使人促之。仲元曰。本不之官。

武當山一名簽嶽。輕霧蓋其上。白雲帶其前。

天谷

青城山一名天谷。今作天國非。

包山無三蛇

包山舊無三蛇。謂蛇、虎、雉也。侯景之亂。乃有蛇、虎。○或問雉亦文鳥。何以與虎、蛇爲伍。曰雉與蛇交。有雉之地。必有蛇也。

斜溪

王韶之始興記。迎州水下流有斜溪。一日十溢十竭。○安寧州有潮泉。一日三溢三竭。貴州城外有漏杓。一日百盈百涸。熙淵刻焉。

天壓山

楊雄蜀本紀曰。有王曰杜宇。出于天壓山。有朱提氏女爲杜宇妻。號曰望帝。

天巒

四海鼎沸。天巒將移。袁宏與苻堅書。

樂些城

唐書。驃國之地。南盡溟海。即今滇海。北通南詔。樂些城。北距陽苴咩城六千八百里。樂些、即杜詩所謂和親邊塞城是也。今作廓些。其字雖異。地一也。音一也。

鵰塔猴池

王勃寺碑。高臺與鵰塔俱平。曲岸與猴池共盡。○佛有五精舍。獼猴江其一也。

海影翻

人家壁上。或見塔影、樹影。而不知塔與樹所在。此理不可曉。又有見塔影、樹影、岩倒懸。尤不可解。段成式云。海影翻側如此。理或然也。蓋海光映日。數千里皆見塔樹影。本直影。又重影。勢必倒也。

萬尺蔟

陸魯望寄吳子華詩。到頭江畔尋漁事。織作中流萬尺蔟。蔟、取魚具也。酉陽雜俎。昔時錢塘有人作蔟。年收魚億計。號爲萬匠蔟。○按蔟字。從洪。石梁絕水曰洪。射洪、呂梁洪、是也。洪從竹爲蔟。蓋以竹爲魚梁。此字唐韻不收。

石漆

延州高奴縣。有石脂水。水膩。浮水面如漆。採以膏車及炷燈。謂之石漆。宋時用以燒煙造墨。謂之延州石液。劉子翬上。與近日蜀中火井。汲出硫黃油。皆異產也。

地日草

南荒有地日草。日中三足烏。欲下食此草。羲和馭之。以手掩烏目。田四藝博。

枝峯壘壘

陸機望云金華山枝峯壘壘秀氣旁魄不啻神仙登臨。

鼓瀧

唐張泌詩溪風送雨過秋寺澗石鼓瀧落夜潭瀧、奔湍也今本作龍非。

四海

東海之別有渤海南海之別有瀕海西海之別有青海北海之別有渝海猶五岳之外有五鎮也。

苦水變甘泉

李錫之爲蘆城令變苦泉爲甘泉凡水之性味色香出沒顯伏皆地脉之異有所產歟○惠州之佛跡院東熱泉湯如也西冷泉雪如也。

峨眉山寺對

奇勝冠三蜀見公武云云。震旦第一山。傳燈錄

三巴八水

甘泉賦度三巴兮覩棠梨○唐詩八水分流橫地軸八水灞、滻、涇、渭、灃、鄠、潏、潦也皆秦地事。

綿嵐紺池

綿嵐紺池煥霍房戶。水心文

鮮田

廣州記交趾有鮮田隨潮水上下。鮮、音架○雲南謂之海葬。

花馬國

雪山一曰折羅漫今之花馬國即麗江也。

蜀之三江

蜀之三江外水岷江中水涪江內水沱江也。

嵩岑

元魏裴粲傳嵩岑極天苞育名草修生救疾多遊此岫魏帝詔之曰栖素雲根餌芝清壑。

清壑

宋書王微傳致之高廬詠之清壑裴粲傳餌芝清壑。雅韻可爲李名。

龍荒鰈海

龍荒以敏駿池鰈海而觀魚魏收文鰈海見封禪書東海致比目之鰈。

影國

後梁爲北魏影國影國、猶云附庸。

仙陀

佛寺曰仙陀金仙也又曰仁祠漢書又曰寶坊又曰香阜又曰奈國。

葡叉

阿緣池一名葡叉從琉璃馬口出。

瓠蘆河苜蓿烽

岑參寒上詩苜蓿烽邊迭立春瓠蘆河上淚沾巾西域記云寒外無驛郵往往以烽代驛玉門關外有五烽苜蓿烽其一也又云瓠蘆河下廣上狹迴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門關即西境之咽喉也。

修竹亭西蜚扇峯

修竹亭西蜚扇峯在荊州。盛宏之荊州記。

八功德水

八功德水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噎八除病。

老圃

春蕙、秋芥。內則。夏葵、冬苣。雜禮。

秋林伐山卷四

南潛

坡詩中有南潛亭詠○南潛之名甚奇昔有人讀晉書坡公問曰尋得幾箇好亭名亭名佳者亦自難得也。

五涼

晉時張軌據河西今甘州爲前涼呂光繼之爲後涼李暠遷酒泉今之肅州又遷沙州去肅州八百里今沒于戎號西涼沮渠蒙遜據張掖今鎮番衛號北涼禿髮烏孤據姑臧今之西寧號南涼○唐呂溫詩梭高望五涼。

鬱鬱蔥蔥

光武紀有翠春陵氣者曰皆佳哉氣鬱鬱蔥蔥陸佃曰鬱鬱、塞也蔥蔥、通也言其氣塞而通矣列子美哉國乎鬱鬱芊芊鬱鬱、森鬱也芊芊茂盛也。

三河

唐詩天子三河募少年三河、黃河也折支河也湟中河也。

鴻溝

鴻溝、今之滎陽狹離今之靈壁問其縣人亦或不知。

梅社

宋國有梅社。此名其新。太社惟松。東社惟桐。南社惟梓。西社惟槐。則梅社蓋北社也。

荆南麗水

千字文。金生麗水。○韓非子。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今之麗陽也。

南浦詩

寇準南浦詩。春風入垂楊。烟波漲南浦。落日動離覽。江花泣微雨。妙處不減唐人。

山形

銳而出者爲虎牙。尖而背者爲熊耳。角而巘者爲牛首。冠而蛸者爲雞頭。王遲仙掌辨。

山岩之異

玲瓏剔透。桂林之山也。巉巖窟窿。巴蜀之山也。綿衍麤魄。河北之山也。俊悄巧麗。江南之山也。貴州之山。灰堆糞壤。不入詩畫。

野磬

齊啓云。元冬務除。野磬人閑。○野磬、即詩所謂滌場也。

迷子洲

王半山詩。洲迴藏迷子。溪深礙若耶。迷子洲。在建康西南四十里。

張協北邙賦

昏張協北邙賦曰。陟榴邱之嵯峨。升逶迤之崗坂。回余車於墟嶺。聊遂目於四遠。伊洛混而東流。常居赫以崇顯。於是徘徊絕嶺。踟躕步趾。前嗚狼山。却躡大坯。東眺虎牢。西睨熊耳。邪亘天際。旁極萬里。莽眩眼以芒昧。諒羣形之維紀。爾乃地勢窈隆。邱墟陂陁。墳隴崼壘。墓布星羅。松林楊映以攢列。元木梗寥而振柯。北漢氏之所營。望五陵之嵬峩。楊炯森同。見文選。樓、典鮑靜風點點兮木葉蕭蕭之聲同。叶音鵝。見宋樂志。

莊尰 尰从九从酋。

王仲宣從軍詩。館宇充廛里。士女滿莊尰。自非聖賢國。誰能享茲休。尰音求。九交之道也。字從九從酋爲是。又說文。尰浮逵。从九从首。九逵道也。似龜背。故曰尰从九首。一道爲一首。與尰同義而異音。尰从首。尰从肉。今人不識尰字。皆从首。誤矣。此見王粲集古本。蓋可證。今本多作尰。非也。

水埒

田塍曰水埒。字一作堮。

嘐火

燒田而稱曰嘐。故野燒曰嘐火。

東海氣如掛甕

晉書志。東海氣如掛甕。甕之字从穴从登。甕。宏闊大貌。與崢嶸同。借作甕甕之甕。今絹袋在竹格曰登。有

平去二音。字一作幢。俗作崢。重字見玉篇。

四海亭

花名有海字者。皆從海外來。海棠、海榴、是也。海紅花即山茶也。海桐花即七里香也。亡友陸子淵。欲以四花名爲四海亭。然不知海紅花即山茶也。

海船候氣

海船候氣。見黃氣。知有人煙國土。見白氣。知有山巖藪藪。見黑氣。水也。

祝融之汪

楊誠齋擬大招。懷東坡詞。歷九州而猶礙兮。廼眞之祝融之汪。○祝融之汪。謂南海也。左傳。雍氏之汪。服虔注。停水曰汪。楚謂之汪。閩謂之洋。

堰防

淮南子。狙猪得堰防。弗去而緣。注。堰、水埒也。防、土刑也。堰當作堮。與塍同。

堰堮

檢江蓄水曰堰。壅水爲堰曰堮。江南謂之堮。巴蜀謂之堰。

峩眉山

余嘗峩眉山寺簡板曰。奇勝冠三蜀。晁公武記。震旦第一山。佛國劉東皐云。不如以王右軍崑崙伯仲地易奇勝冠三蜀。

又半天開佛閣。平地見人家。老保樓簡板。范景仁詩也。

楚蒙山

蕭穎士楚蒙山詩。尙子捐俗氣。季隨歸遐軌。季隨即周八士之一。蒙山有季隨口碑。亦一奇聞也。

朱明之野

楚辭。歷祝融於朱明。注。朱明之野。南方也。

沙城

三國志。婁伯子築沙城。俞亮角詩。檢築沙城冷。梅花水國偏。

郁鬱巫山

郁鬱巫山。自蒼梧飛來。韓檢。巫陽臺山。自巫峽飛于雲隱。郁鬱。即鬱洲也。在今贛檢。孫恩所保之鬱洲。古之婁縣。今之崑山也。

鸚鵡洲

王僧辯傳。侯景寇夏口。有龍五色。入城前鸚鵡洲水中。

巫山

巫山者。巫咸以鴻術。爲帝堯醫師。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封于斯山。因以名之。見郭璞巫山賦。

玉女房

柴李公允益州記云。濡江西玉女房下。作三石人於白沙郵。郵在堰官上立水中。劉石要江神曰。淺無至足。深無沒腰。又教民檢江立堰之法。曰。深淘灘。淺作堰。

雲根

古詩。歘歘布雲根。森森散雨足。雲生於石。故名石曰雲根。沈約賦。戶接雲根。既流松響。杜詩。井邑住雲根。賈島詩。移石動雲根。元魏襄傳。栖棄雲根。餌芝清壑。

十七阮 百二關

子胥諫吳王曰。齊晉山居陸處。豈能越十七阮以有吳哉。

王嘉秘受圖 論地理。

星之形。我之氣。應我心。爲我衛。作我吉。因我勢。作我凶。因我弊。

藝林伐山卷五

紫梨

左思蜀都賦。有紫梨津潤之語。注不言其狀。按蜀有梨樹。花以秋日。其花紅色。唐李邕有進紫梨表。元王秋澗。有秋日詠紅梨花詞。可證。

佛桑花

木槿花。卽佛桑花。出黎州轡嶺。又朱槿重臺者。永昌名花紅花。

翠莖 莖當作葩。翠葩實也。

江淹去故鄉賦。北風枵兮降花落。流水散兮翠莖踈。翠莖、草名。

檉棗

檉棗俗作軟棗。一名牛嬭柿。一名丁香柿。文選蜀都賦。所謂樗也。蜀中製扇。以此果榨油染紙爲之。北夢瑣言。石晉趙瑩家。有檉棗樹。蔡蔡異常。四遠俱見。有望氣者云。合有登台輔者。後瑩出將入相。

澁勒

東坡詩。倦看澁勒暗橙村。澁勒、竹名。竹腐有芒。可以剝瓜。竹譜作愆勒。

柰園

寺稱柰園者。白馬寺有柰林也。見洛陽伽藍記。王勃詩。柰園欣八正。

蕭蔔花

蕭蔔花。卽梔子花也。陶隱居云。其花剪刃六出。剡房七道。

蔥楚

沈約郊居賦。西陵紀其蔥楚。言蔥蒨而悽楚也。

桂蠹蠹蟲

楚辭注。桂蠹、以喻食祿之臣。蠹蟲、以喻放逐之士。

虎須草

龍須草。可爲席。出虎邱寺。虎須草。可爲燈炷。出金華府春草嚴。

草薰

佛經云。奇草芳花。能逆風聞薰。江淹別賦。閨中風暖。陌上草薰。正用佛經語。六一詞云。草薰風暖搖征轡。又用江淹語。今草堂詞。改薰作芳。蓋未見文選者也。宏明集、地芝歌月。天華逆風。

瓊枝旃檀

佛經云。瓊枝寸寸是玉。旃檀片片皆香。比之聖賢。欲無德不備。喻之詩文。欲無字不工也。又曰。擊珊瑚樹枝枝好。撒水銀珠顆顆圓。亦此意。

舞梧鬱柳

宋文帝受命頌。南通舞梧。北平鬱柳。其句極工且新。

華苹

祥瑞圖曰。鍵蓮爲苹。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則華苹殿。○華苹。並頭蓮也。

播杉 音泥

林邑記曰。播杉樹。柯葉發根下。盧中森羅。望之似懸鈴。

男青、女青

男青、木名。見羅浮山記。女青、亦木名。見道藏。有女青鬼律。

范堅石榴賦

紅蕾內齒。赬牙外櫻。似華燈之映翠幕。若丹瓊之廁碧瑤。

文章草贊

文章草贊曰。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賣草。不言其貴。出離周巴蜀異物志。

蘧菁變蓮

婺州僧清簡。園中蘧菁變爲蓮。與晉時長安僧寺。蔥化爲蓮相類。太平御覽云。豐年則蝗化爲蝦。

黃夾纈林

夾纈林寒有葉。白居易詩也。集中不收。夾纈、錦之別名。黃夾纈林句甚工。杜詩所謂霜凋碧樹作錦樹同意

蒲桃橘柚

梁使徐君房與魏使陳昭。各言方物。昭問君房。蒲桃味何如橘柚。答曰。津液奇勝。芬芳減之。君房曰。金衣紫裹。見苞作貢。向齒自消。良臆不及。

草龍珠帳

蒲桃藤。蔭地幅員十丈。仰觀若帷蓋焉。其房實磊落紫發如墜。時人號爲草龍珠帳。

黃柑啓

始霜之旦。風味照座。驛之香霧噀人。蹂不粘瓣。食不留滓。東坡柑詩。書語。

荔枝

白樂天荔枝觴曰。荔枝生巴峽間。形狀團圞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花如橘春榖。實如丹夏熟。朵如蒲桃。核如琴軫。殼如紅綃。膜如紫絹。瓤肉潔白如冰雪。漿液甘如醍醐。大略如彼。其實過之。如離本枝。一日色變。二日香變。三日味變。四五日外。香色味盡去矣。○此文可歌、可詠、可圖、可賚。○歐陽公詠荔枝詞曰。絳紗囊裏水晶丸。亦妙。

荔枝六言

曾言甫荔子六言二首。其一云。蕉子定成噲伍。梅丸應愧盧前。金谷危樓魂斷。白州舊井名傳。其二云。紅皴解羅襦處。清香開玉肌時。繡嶺塔憐妃子。苧蘿不數西施。

沐雨軒荔枝詩

國朝武將能詩者。洪武中孫炎。其後湯東谷允績。廣帥王一清。定襄邵瑛。人皆知之。雲南都督。雜軒沐璘。字學皇。象蕃學米元韋。詩學六朝盛唐。以僻遠人罕知之。余嘗選其數絕句于皇明詩鈔。其詠臨安荔枝長篇云。建水夫何如。厥土早而熱。蠟花開佛桑。候禽罷鵲鳩。并雲覆溟濛。梅雨滋舞翳。接地茂綿枝。遮空舒鳳葉。翠葉護烟煌。錦幄風掀揭。香廚忌經過。飛鳥防盜竊。勁雖赤虎脫。肥吞環積凸。明瑠怪可淮。冰丸粉許嚼。真珠堆綠雲。瑤瑁垂綵纈。鳳爪天下奇。龍牙衆中傑。飽食歡來淮。長吟望林樾。

秋林伐山卷六

梅竹軒

惹煙籠月。竹。弄粉圍香。梅。

力叉

佛經。菩提娑力叉。漢語翻爲樹也。西域記。謂之畢鉢羅。又名思惟樹。又名貝多。內典所謂貝多樹下思惟經是也。貝多。漢語翻爲葉。

寇寀

茄子根煎湯浴足。能治寇寀。○寇寀。足跟凍瘡也。

睡蓮舞草

睡蓮夜則花底入水。雨海有之。○舞草。虞美人草也。雅州有之。○睡蓮亦可對眠柳。

蓮花

蓮花如毬。風起則轉。太白詩。註。

荔蘿

楚辭。披薜荔兮帶女蘿。齊書隱逸傳。薛討芝桂。借訪荔蘿。

芝泥蘭檢

芝泥發彩，宜鳳藻而騰文。蘭檢浮香，潤龍綃而動色。張騫奏章云云。○檢、文書篋也。輪林學士承明之有直廬，方步八磚之日。紫宸之夾齊案，更依五朵之雲。學士潤珥彤之彩，重九重之言勳。紬汗衍之筆，垂四海之輝光。學士

陳枚

流甘露於疏木，扇惠風於陳枚。言施恩於賞賚也。

聚雪

梁元帝讀易賦，著名聚雪。卦有密雲，陸魯望幽居賦，著名聚雪。琴號落霞。

穛穄

古歌，高田種小麥，穛穄不成穗。男兒在他鄉，安得不憔悴。

雞菌

埤雅引莊子，雞菌不知晦朔。今本作朝菌。雞菌尤奇。雲南名菌曰雞堤，蜀中名菌曰聞雞肶。○集韻，堤、土菌也。字當从此。堤从土从是，烏飛而斂足，菌形如之，故以雞名。有以也。

柳絲楸線

柳謂之絲，楸謂之線。見夢書。

楊乳

莊子，空閒來風，桐乳致巢。桐有三種，此青桐也。華淨妍雅，極爲可愛，故多近齋閣種之。梧、桑鄂皆五焉，其子似乳，綴其蘂鄂，生多或五六，少或二三。故飛鳥喜巢其中。庾信三月三日賦，草銜長帶，桐垂細乳。胡宿沖虛觀詩，桐井曉寒千乳結，茗園春嫩一旗開。

蒟蒻

凡經，蒲陶求諸陰，蒟蒻求諸陽。○蒟而悅切，與蒻同。

杉錦楝綾

埤雅，糙謂之羅，杉謂之錦，楝謂之綾。苜糙木之文如羅，杉木之文如錦，楝之文如綾也。初則木文如織，後則織文如木。故有糙羅、杉錦、楝綾之號。○秦風，隰有樹檖。爾雅，檖、糙羅。檖、其文細密如羅，有赤白二種。赤羅文緞。

芡華

菱葉日舒夜斂，芡華晝合宵炕。故菱寒芡暖。○蹇云，非爲草鍾乳。芡是水硫黃也。○芡葉蹙皺如沸棣。○蘇子由詩，芡葉初生縐如穀，南風吹開輪轉觳。紫苞寄刺攢蝟毛，水面放花波裏熟，森然赤手初莫近。雖料明珠藏滿腹，可謂極體物之妙矣。○梅山詩，蝟腹由波柔矣實，裏腹和蕊搖蓮蕚。

菊有兩種

說文，蕈治牆垣。埤雅曰，蕈如聚金鞠而不落，故字从鞠。周禮，后服鞠衣，其色黃也。又作鞠，注、日精也。散草麗

秋株。日華子，菊有兩種，花大氣香蕊紫者爲甘菊花，此日精也。花小氣烈，蕊青味苦，爲野菊花，其花相似。惟以甘苦別之。其葉可羹，其花可釀，其蘂可枕，其實可仙。菊亦有實，但難得耳。

智豆

智豆，見唐六典。昔鄭，左傳注，智井，亦晉別，如人目無瞳子也。

根柢即根蔕

韓非子，樹木有直根，有曼根。直根曰根，曼根曰柢。固其柢則生長，深其根則視久。與老子深根固蔕同。

闌湯

劉義慶曰，古制廟方四丈，不墉壁，道廣四尺，夾樹蘭香，齋者煮以沐浴，然後親祭。所謂蘭湯。可補楚辭注。

茗柯

晉簡文曰，劉尹茗柯有實理。注，言如茗之枝柯小實，非外博而中虛也。○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屬立。○合二條觀之，屬立者，茗柯之反也。○宋謠云，蘂蕤蕤，外頭花艷裏頭空。蕤蘂正可對茗柯。○又云，韓康伯搖肘無風骨，范啓又云肉鵝。

望杏瞻蒲

徐陵侯安都碑文，望杏敦耕，瞻蒲勸穡。室歌千耦，家宴萬鍾。春鳩始轉，必具籠筐。秋蟀載吟，必鳴機杼。讀四句勸耕，後四句勸織，孟冬勸農文全用之。

竹香

杜子美竹詩，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李長吉新笋詩，斫取青光寫楚詞，膩香春粉黑離離。又昌谷詩，竹香滿淒寂，粉節塗生翠。竹亦有香，細嗅之乃知。

海紅花

菊莊劉士亨詠山茶詩云，小院猶寒未暖時，海紅花發景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是徐熙帶雪枝。蓋海紅即山茶也。而古詩亦有淺爲玉茗，深郡勝，大曰山茶，小曰海紅。

紫藤

廣安州紙名紫藤，玉板之類也。何志熙詩，紫藤尤異產，應不數花牋。

篁竹

石介詩，斷篁半赭裹脂木，零露偏留篁竹叢。篁竹、蜀中產，羅甸國尤多。玉篇，篁、古惠切，竹名，傷人則死。其竹又名防露，言其上密防露，下疎來風。見竹譜。

荷

荷芙蕖。又名芙蓉。其莖茄，其葉蹙，其本蔤，其花爲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菂，菂中薏。○郭璞曰，北方人便以藕爲荷，江東人呼荷葉爲芙蓉，蜀人以藕爲茄，或用其母爲子花名，或用其子爲母葉號，此皆名字相亂，習俗傳誤。

蓋

唐韵、蓋、香涅、菜名、似蒜、生水邊、○今溫州有之、名沙蒜、其葢蔚似男根、又有淡菜、絕類女殺、亦陰陽之產也、

伊蘭花

蜀中有花名賽蘭香、花小如金粟、香特馥烈、戴之髮鬢、香聞一步、經日不散、曾少微爲余言、此花之香、冠于萬卉、但名不佳、余按佛經云、天末香、莫若牛頭、栴檀、天澤香、莫若詹蔔、薰陸、天華香、莫若鬱蒲、伊蘭、則伊蘭、卽此花也、西域以之供佛、後漢書所謂伊蒲之供也、蒲卽菖蒲花、世不恒有、貴其難得耳、○此云天末者、爲末而燔之、竺國名乾打香、天澤者、溫燔之、竺國名軟香、天華者、以生蕊露者爲共、所謂香風吹委華、更爾新好者也、

秋林伐山卷七

吉吊

龍生三卵、一爲吉吊、上岸與鹿交、或在水邊、遺精流槎、遇粘裹浮木、枝如蒲槎焉、號紫稍花、道藏所謂龍卵、有蓋帷箱者也、

蜜郵

嶺南獠人、好食蜜郵、取鼠胎未毳、通身赤嫩者、淹之以蜜、飣之筵上盤內、蹣蹣而行、挾取噉之、郵郵有聲、號曰蜜郵、東坡嶺南詩、朝盤見蜜郵、夜枕聞鵂鶹、

五禽戲

華佗有五禽戲、遊龍又有熊經鳥申、鳧浴、蝯攫、鴟視、虎顧、鶴息、龜縮、謂之八禽、

濂貧魚

方言、廉之爲言空也、注、濂貧、空貌、亦邱墟之空無也、莊子、曷胡視其貧、亦指墟爲言、可證、今浙江有魚、漢人呼爲濂貧魚、其魚亦乾而中空、

小鼠

長編、張天覺自小鼠拜右揆、宋世以紫微舍人、謂之小鼠、翰林學士、謂之大鼠、丞相謂之老鼠、

鸞鸞鷹詩

梁元帝古跡啓、鸞鸞之奇、既開之於索靖、鷹詩之巧、又顯之於葵邕、

濟鳩賦鴆

僧駿君濟鳩、而義士歸心、趙勾踐賦怒鴆、而勇士爭死、

飛兎龍文

田巴奇魯連曰、魯連子乃飛兎也、豈直千里駒哉、楊津目楊愔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當求之千里外、○駒齒未落、已是龍文、驟褒之中、更齊飛兎、

鬼乘龍

周世宗征淮、夜遣兵持炬、乘橐駝絕淮、淮兵驚以爲鬼乘龍也、今名乘龍洲、在鳳陽、寰宇志、

潮雞

唐李德裕詩、三更津吏報潮雞、臨海異物志云、石雞滑響以應潮、鷄驅輕逝遠勢、石雞、卽潮雞也、

黃烏宿淵

韓文公詩注、引東方朔詩、海水暴竭、黃烏宿淵、

狐疑鮐預

梁黃門侍郎明少遐曰、狐性多疑、鮐性多預、狐疑鮐預、因此而傳耳、乃知鮐卽鮐、

海魚空烏

大海從魚圖、長空任烏飛、唐荆州陟屺寺僧元覽詩也、朱文公嘗書之、且跋之曰、大丈夫處世、不可無此氣象、蓋亦取之元覽齋壁、有張璪畫松、符載讚之、衛象詩之、覽悉加堅焉、曰、無事拚吾壁也、異哉此髡奴、既能知魚烏任其飛圖、又何必介意於三才子之策乎、

鶴井

鶴雀羣繞旋飛、謂之鶴井、必有風雨、○可對蟻封、蟻封戶、天將大雨也、晉錄補遺、○烏林、

烏名王母

齊郡函山、有烏名王母使者、背漢武帝上山、得玉函、長五寸、帝下山、函化爲烏飛去、世傳山上有王母藥函、常令烏守之、杜詩、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

鬼車

鬼車、九頭鳥也、白澤圖謂之蒼鷹、帝嚳書謂之逆鳥、夫子子夏見而歌之、髮瑜注爾雅、言鵠鵙鴟、是九頭鳥也、○小說、周公居東周、惡聞此鳥、命庭氏射之、血其一首、餘猶九首、○按夫子鵠歌曰、逆毛鵠兮、一身九尾長兮、只言九尾、不言九頭、

千人揑

千人揑、似蝌、大如鼓、殼甚堅、壯夫極力揑之不死、俗言千人揑不死、因以爲名、或以鵠市倡、

顓當

顓當窩深如蟻穴，網絲其中，土蓋與地平，大如櫸莢，常仰桿其蓋，伺蝗蝗過，輒翻蓋捕之，纔入復閉，與地一色，並無絲隙可尋也。爾雅謂之王蛈蝎。鬼谷子謂之蛈母。秦中兒童戲曰：顓當顓當牢守門，蝗蝗寇汝無處奔。范成大六言詩曰：恐妨蝴蝶同夢，笑倩顓當守門。唐劉崇遠金華子云：京師兒童以草塞此蟲穴呼之，謂之鈞駱駝。須臾此蟲出穴，有明經劉莽靜曰：此即爾雅王蛈蝎也。時人服其博識。浙中謂之駝背蟲，其形酷似駱駝也。蛈音一作蛈鬼。

絲鶴

絲鶴大如鵝，俗訛爲慈老。

魚味美

藝云：寧去屢世宅，不去鯉魚額。言其味美也。又里諺云：洛鯉伊魴，貴於牛羊。言洛水渾深宜鯉，伊水清淺宜魴也。又曰：居就糧，梁水魴。今遼東梁水之魴，特肥而厚。

蝦鬚

爾雅以蝦爲大蝦，出海中者，長二三丈，游行則豎其鬚，高於水面，故其字从高。鬚長數尺，可爲簾也。又閩中有五色蝦、梅蝦、蘆泥、苗蝦。

蜃

嫌入大水爲蜃，蜃即大蛤也。墨子曰：楚之明月，生於蛤蜃，是也。其腹謂之珠胎，淮南子所謂珠胎與月盛虧。又曰：月死而螺蛤焦，是也。又曰：蛤聞雷聲則瘀。青童寄也。又按兵書云：東海出氣如雲，謂水出氣如蜃。蜃形似蛇而大。今寺門金剛，風調雨順，手執劍者嵐也，彈琵琶者調也，執傘者雨也，手中如蛇者蜃也。則與蛤、蜃字同物異音。

相馬經

伯樂相馬經，有隆顙蚨日，蹄如累麴之語。其子執馬經以求馬，出見大蟾蜍，謂其父曰：得一馬，路與相同，但蹄不如累麴爾。伯樂知其子之愚，但轉怒爲笑曰：此馬好跳，不堪御也。所謂按圖索駿也。韓文公詩：飛黃騰踏去，不復顧蟾蜍，亦彷彿用此事。

韓盧宋鵠

義訓曰：韓盧、宋鵠、良犬也。盧、純黑色，鵠、黑白色。李賀詩：練香薰宋鵠，獵犬而以香薰之，蓋貴公子驕奢之習。猶莊子云：愛馬者以扉幣溺也。

賣獅子贊

東坡題獅子曰：圓其目，仰其鼻，齎舌戚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盼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嚴高堂護燕几，啼呼顧沛走百鬼，嗚呼妙哉古陸子。

綠鶴蔥鷲

劉楨魯都賦：綠鶴、蔥鷲，皆船名。船首畫此二鳥形也。

金衣公子錦帶功曹

吐綬鳥謂之錦帶功曹，即詩所謂卬有旨蘊也。蘊、本草名，而紋似綬，故字从蘊从草。

天祿渴馬

漢靈帝修南宮，鑄天祿蝦蟆，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馬灌路。○天祿即大蝦蟆，伯樂之子。按圖索駿，以蝦蟆爲馬，即天祿也。天祿之形，漢人多刻石肖之於墓。古詩所謂天祿辟邪眠苺苔也。

下門蟲

內典曰：比邱患草蟲，佛聽作佛子。注：草蟲、昏蟲也。又曰：下門蟲。　右篆紋作蟲，从昏从蟲，又一作蟲，即下門字，蚊之義顯然。

鵝鶉

范百祿曰：牽牛以蹂田，而奪之牛，此王安石鵝鶉獄也。用相牽引以入。

魚齒獸角

庾信哀江南賦：地平魚齒，城危獸角。○左傳：涉于魚齒之下。注：魚齒、山名。呂氏春秋：猛獸以尾爲旌，以角爲城。

馬齒魚鱗

州驅馬齒，候館魚鱗。宋人四六語也。○盧瑣詩：九州相錯雜，相次如馬齒，韓文公詩：候館若魚鱗。

秋林伐山卷八

足足般般

薛道衡文、足足懷仁、般般擾義。足足、鳳也。般般、鵗也。說文、鳳鳴節節足足。相如封禪書、般般之獸、樂我君囿。

烏賊魚贅

魚有烏賊、絕短八足、集足在口、縮喙在腹、形類鞋靴、其名烏賊、吸吸噀墨、迷射水黑。（博物名記。）

狪蹠

狪將風則踟蹰、欲雨則鳴、故以狪識風、以蹠識雨。（狪、蹠、江賦也。）

鶴鶴周周

禽經、鶴鶴之信不如鴿、周周之智不如鴻。

燕昕鶯囀

禽經、燕以狂昕、鶯以察囀。○昕、視也、夏小正、來降燕乃睇、囀、曲名、鶯聲似歌曲、故曰囀。

鵜在陰

鵜愛陰而惡陽、鴈愛陽而惡陰、易曰、鳴鶴在陰、傳曰、鴻鴈隨陽、故汲冢書、目鶴曰陰羽。（見王會詳。）禹貢、名鴈

曰陽鳥。

蠦蛄寒蟬

風土記、蠦蛄鳴于朝、寒蟬鳴于夕。○此蟬也、而分二蟬、寒蟬、夜蟬也。

蝸螗

鄒陽柳賦、蝸螗厲聲、蜘蛛吐系。

鷄殼緣縞

東哲賦、貫鷄殼於歲首、敢緣縞於物牙。（緣縞以毛羽爲之、字或作毬縞。）

魚椿

椿、寂見切、說文、椿、以柴木蘸水也、江賦、椿澱爲涔、夾乘羅笭、皆取魚之具、蜀中有魚椿之名。

彈烏秩馬

李長吉相勸酒詩曰、羲和駕六轡、晝夕不曾閑、彈烏崦嵫竹、秩馬蟠桃鞭、烏、日中烏也、秩、音叱、扑也、今本譌作扶、非、馬、日車之馬也、楚辭、暾將出兮東方、照吾乘兮扶桑、撫余馬兮安車、夜陵陵兮既明、淮南子、日入虞淵、爰息其馬、是也。○古者、羲和爲日御、莊子因御字遂有日車之說、楚辭、淮南子、因車字遂有馬之說。

白照

王符潛夫論、蓬中麻自照、謂螢火也、杜子美詩、暗飛螢自照、李長吉詩、俊健如生猱、苛拾蓬中螢、皆用其語。

鶯絲謎

杜牧之詠鶯絲詩、粉衣霧髮青玉嘴、羣捕魚兒溪影中、飛遠映碧山去、一樹梨花落暎風。（分明鶯絲謎也。）

沙鼠

沙鼠、今之黃鼠也。

猪兒豹子

李猪兒、安祿山臣。皮豹子、元魏之臣。

天祿辟邪

一角爲天祿、兩角爲辟邪。

朱鬃馬

苻堅時、大宛獻天馬、朱鬃五色、鳳脣麟身。（玉繩詩、玉肥角弓朱鬃馬。）

十二屬

子鼠、丑牛、十二屬之說、朱子謂不知所始、余以爲此天地自然之理、非人能爲也、日中有金鷄、乃酉之屬、月中有玉兎、乃卯之屬、日月陰陽、互藏其宅也、古篆巳字作猪形、亥字作猪形、餘可推而知矣。

莽蜂

詩小毖莫予荓蜂。荓音烹。箋音粤。毛傳以爲摩曳。摩音翅。荓夷作聖曳。謂相聖曳之於惡。說文曰。粤、使也。則荓讀作粤。疑亦可也。

鴛鴦食射工

春秋經書有蜮。傳云。南方淫女氣所生。一名短狐。狀如鼈。含沙射人。又名射工。元中記云。長三四寸。鴛鴦、鷫鸘、蛤蟆、悉食之。

雀雍

雀雍吊蘇至忠文曰。上蔡之犬堪嘆。人生到此。華亭之鶴虛唳。天命如何。

騙鵬

鮑照詩。秋霜曉騙鵬。春雨暗成虹。佳句也。杜子美詩。朔風騙胡鵬。慘淡帶沙礫之句。本此。又陽休之洛陽伽藍記。有北風騙鵬。千里飛雪之語。庾信詩。秋風騙亂蟲。句亦奇甚。

蟹字義

古人製字皆有義。說文亦不能盡也。如蟹字從解。說文但云諸蟹而已。蟹譜云。蟹之類。隨潮解甲。更生新者。故字從解。又蟹名有望潮者。解甲之徵也。

鼻比

朱子張橫渠贊。勇撤鼻比蓋以虎皮爲講席也。按唐戴叔倫禪寺讀書詩。況座翻蕭索。鼻比寡接連。則以鼻比爲講席。唐世已然矣。然鼻比之爲虎皮。抑又有說。古之世。以虎皮包弓矢。謂之櫜。櫜卽鼻也。樂記。包以虎皮。名曰建櫜。鄭元注。兵甲之交曰櫜。其字或作建鼻。周禮地官。鼻物。注。鼻當爲櫜。蓮芡實有櫜韜也。集韵或作韜。

鮫韉

荀子。鮫韉。注。馬服之革。蓋以鮫皮爲之。韉、呼見切。左傳。韉靷鞅�valid。韉、音絢。在背曰韉。靷、音允。在胷曰靷。詩。陰靷鋈續。注。靷、引也。言其常處。游左驂馬背上。左傳。如驂之有靷。籀文作鞭。夏古音字也。鞅、倚兩切。在腹曰鞅。今之袋肚。鞅音半。在後曰鞅。

紫帆海鋭

山海經。鯥魚。其狀如蚯而彘尾。郭璞曰。言圓如扇之圓。廣志曰。紫魚似便而。揚其鬣似帆。○紫帆如便而。海鋭似搔頭。○臨海水土志。海月大如鋭。其柱如搔頭。

翠黃紫黃

司馬相如封禪文。招翠黃乘龍於招。注。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登仙。漢書禮樂志。紫黃其何不徠下。紫黃、卽翠黃也。周書云。乘黃、似狐。背上有兩角。○翠黃可對赭白。

玉鷄

水經注。昔王子乔與道士浮邱。同游伊洛之浦。始受玉鷄之瑞於此水。○唐宗楚客詩。翠庭金鳳闕。丹禁玉鷄川。

海鷗

柳公權僕名海鷗。竊銀杯者。

六燕乙鴻

陸佃謝吏部尚書表。六燕相停。試銓衡其輕重。乙鴻遼遼。欲審別其飛翔。○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于衡。衡適平。一雀一燕而異處。則雀重而燕輕。○張融曰。鴻飛天首。遼遠難明。楚人以爲兔。越人以爲乙鴻。常一耳。

起鴻騰鱗

抱朴子曰。吳之善書者。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中州則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並用古體。俱足周軍。飄乎若起鴻之乘勁風。騰鱗之躡驚雲。

馬色馬文

肅霜馬。色如霜執。騏驥馬。文如博棊。

秋林伐山卷九

趙州石橋

趙州石橋。蘿之如初月出雲。長虹飲澗。

樓觀

樓觀本尹喜之居。有草樓焉。後人創立道宮。名曰樓觀。今在終南之陰盩厔縣。韓翃有過樓觀詩。

紫濃

聚窮氏所居。山名紫濃。晉書贊。紫濃移構。元寒分疆。

茨籥蓽衡

茨籥蓽衡。見晉書。蓽蓽漁父。見廣異記。晉書隱逸傳云。徵聘之禮。賁于邁軸。玉帛之贄。委於窒衡。○謂蓽蓽門、圭、或從穴作窒。

諫鼓瑣闈

諫鼓、左傳。瑣闈、漢書。

左个

禮記月令。明堂左个。北史李諶傳。左个。卽殿之房也。按個个之個個。

星關月窗

凡山洞岩穴有窮通明。小者曰星關。大者曰月窗。

栢寢梧臺

唐韓翃青州詩。栢寢寒猿變。梧臺宿雨收。栢寢、見晏子春秋。梧臺、伏琛齊地記曰。臨淄有梧臺里。皆齊事也。

函道局室

戴延之西征記。函道、道如封函也。荀子云。局室廬陵。

金鼎

金鼎門。唐長安西門名也。

紫壇

漢行宮。用紫坭爲壇。齊郊祀歌。所謂紫壇也。天神下若流火。漢書。所謂神光交錯於圜壇之夕也。舞女三百人。漢志所謂鳳飾女樂也。○以鳳祭天。不亦嫌乎。

鑿翠流丹

開寶鑿翠。杜詩。鑿翠。魏尸讚。飛閣流丹。王勃

洞宮

仙傳。燕昭王得洞光之珠以飾宮。王母三降其地。名曰洞宮。唐人稱道院曰洞宮。楊巨源詩。洞宮曾向龍邊宿。雲徑新從鶴外還。劉滄詩。沐髮清齋宿洞宮。桂花松韻滿岩風。

槐衙

中朝故事云。天街兩畔槐木。俗號爲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亦號爲柳衙。以其成行排立也。

僧寺之多

南朝四百八十。唐詩。北魏一萬三千。見通鑑。

社南社北

韋述開元譜云。倡優之人。取媚酒食。居於社南者。呼之爲社南氏。居於北者。呼之爲社北氏。杜子美詩。社南社北皆春水。正用此事。後人不知。乃改社作舍。

五精舍

佛國五精舍。一給孤園。二靈鷲山。三獼猴江。四菴羅樹。五竹林園。○韋蘇州詩。萬木叢雲出香閣。西連碧澗竹林園。

茨防

愼子曰。治水者。茨防決塞。雖在夷狄。相似如一。舉之於水。不學之於禹也。茨防、郎今黃河之堵也。

顯雲嵩山隱居

晴岸張屏。掛清光於露壑。飛流界練。貫幽響於風湍。可伯體唐劉。

虎門

蔡邕獨斷云。周之帥氏。居虎門。今之祭酒也。漢白虎觀取此義。

甘泉宮

漢之甘泉宮。在馮翊雲陽縣。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秦二世造甘泉宮。雲陽記云。谷口去雲陽宮八十里。流潦沸騰。飛泉激激。兩岸峭壁。巉巖橫盤。凝然凝沉。每入穴中。朱明盛暑。當書暫暄。涼秋晚候。縕袍不暖。所謂寒門也。漢世以爲避暑之處。唐詩。甘泉將避暑。蓬牖曉光凝。劉歆甘泉宮賦云。軼陵陰之地室。過陽谷之秋城。回天門而鳳舉。躡皇帝之朝庭。冠高山而爲居。乘崐崙而爲宮。王褒甘泉頌曰。甘泉山。天下顯敞之名處也。前接大荊。後臨北極。左撫仁鄉。右望素域。其爲宮室也。仍巖薛而爲觀。攘抗岸以爲階。覽除閣之旎美。覽堂殿之巍巍。梁劉孝威詩。漢家迎夏畢。避暑甘泉宮。機車鳴里鼓。驛馬飛相風。校尉烏桓騎。待制樓蘭弓。後旌遊五柞。前筍度九嶢。才人豹尾內。御酒駟車中。輦回百子湯。扇度七輪風。鳴鐘休衛士。披圖召後宮。材官促校獵。涼秋戲射熊。劉歆、王褒、賦頌不傳。今按類聚中。錄其略。

屠蘇爲草名

周王褒詩。飛蕘彫翡翠。繡桷畫屠蘇。屠蘇本草名。畫於屋上。因草名以名屋。杜詩云。願隨金騶裘。走澀錦屠蘇。此屠蘇、屋名也。後人又借屋名以名酒。元日屠蘇酒是也。又大帽形類屋。亦名屠蘇。而史謠云。屠蘇厭日覆兩耳。是也。

仁祠

漢書明帝紀。以助仁祠伊蒲之供。仁祠、僧寺也。伊蒲供、齋食也。皎然詩。仁祠當絕境。玥牧蹋靈蹤。又陳世澗亡復仁祠識舊山。

閭屋

閭閻、一作閭屋。省門從戶也。儀禮又作屋。从盍而去皿也。

窒窘

窒窘、屋深響也。如空谷之傳聲。詩所謂嘰嘰其聲。賦所謂蟭螟飛而生風。尺蠖遷而成響也。

槐序

槐序、指夏月也。王晏和徐孝嗣詩。槐序候方調。

柴門

晉齊儘林傳贊。清貞守道。抗志柴門。詩人多用此。柴門字原出於此。漢書。漢中之俗。蓬戶柴門。食必無肉。

屋漏

時抑之箋曰。尙不愧於屋漏。鄭箋曰。屋、小帳也。疏引周禮天官幕人職。掌帷幕幄帟。注云。帷幕以布。幄帟以繒。帷幕是大帳。幄帟爲小帳。禮之用帷幕者。皆於野張之。以代宮室。其宮內不張幕也。幄則室內亦有之。○今按鄭元解屋爲小帳。蓋以屋爲幄也。史記。通鑑帷帳之中。或作帷幄。帳與幄一物也。○幕、即幕也。

易。非收勿幕。吳氏纂言。青幕是也。軍行之制。將於野次設幕。發令臨士臨之。詩人所詠青油幕也。其隱蔽深居曰帳。密謀秘議臨之。所謂五帳、虎帳、是也。

麗譙

莊子。磊鶴列於麗譙之間。注。麗譙。魏城門名。譙一作燋。莊麗而燋遽也。前漢書陳勝傳。戰譙門中。注。門上爲高樓以望曰譙。愼按漢書五行志。主公車大雀卒。注。大雀、主間非常之人。云。姓名是誰何也。誰何、一作誰呵。城名名麗譙者。麗如魚麗之麗。力支切。譙卽譙呵之譙。今都門出入者。守門人成列。而呼叱之。亦是古制。不必改譙作燋也。

椒圖

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嵐嵐、鴟吻之類也。椒圖、其形似螺螄。性好閉。故立於門上。詞曲門迎關馬東。戶列八椒圖。人皆不能曉。今觀椒圖之名。亦有出也。見菽園雜記。○又按尸子云。法螺蚌而閉戶。後漢書禮儀志。殷以水德王。故以螺著門戶。則椒圖之似螺形信矣。

搭頭護朽

唐韵。搭、音塔。注。搭頭也。今俗名護朽。陸文量菽園雜記。引博物志。蚓蝝、其形似龍而小。性好立險。故立于護朽上。則護朽之名亦古矣。

螺首

通典。夏后氏金行。初作葦菱。言氣所交也。殷以水德。以螺首謹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桷爲楔。○葦菱。今京師人家。歲除插芝麻稭于門。是葦菱之遺。螺人門上銅鎖獸面。一名椒圖。元詞所謂戶列八椒圖也。桃楔今之桃符。

飛霜殿

范元實詩話。白樂天長恨歌工矣。而用事猶有謬。峩眉山下少人行。明皇幸蜀。不行峩眉山也。當改云劍門山。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長生殿乃齋戒之所。非私語地也。華清宮自有飛霜殿。乃寢殿也。當改長生爲飛霜。則盡善矣。按鄭嶠津陽門詩。金沙洞口長生殿。玉蕊峯頭王母祠。則長生殿乃在驪山之上。夜半亦非上山時也。又云。飛霜殿前月悄悄。迎風亭下風颼颼。據此。元實之所評信矣。

影壁

楊惠之塑佛壁。爲天下第一。郭熙見之。又出新意。遂今塼者不泥墁。令云泥林。止以手墁泥。或凹或凸。乾則以墨隨其形跡。暈成峯巒林谷。加之樓閣人物。宛然天成。謂之影壁。

秋林伐山卷十

軸簾

厖勒傳。紅綃妓軸。簾延客入。軸簾、言捲之如軸也。

蓋榜

唐人進士榜。必以夜書。書必以淡墨。或曰。名節者。陰注陽受。以淡墨書者。若鬼神之迹也。世傳大羅天放榜於蓬珠宮。故又稱蓋榜。李義山贈同年詩曰。同記大羅天上事。兼懷何日詠霓裳。又放榜後。必有一人下世者。謂之報羅使。

女郎砧

張魯之女。骨浣衣於山下。有白霧濛身。因而孕焉。恥之自殺。將死。謂其婢曰。我死可破腹視之。婢如其言。得龍子一雙。送之漢水。既而葬於山頂。後有龍數至。墓前成蹊。今其墓在褒城縣。又有張魯女搗衣石。庾信詩所云。而國女郎砧也。

白打錢

白打錢。戲名。王建詩。寒食內人皆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韋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閒分白打錢。

山林節四和

山林菊四和香。以荔枝殼、甘蔗滓、乾栢葉、黃連、和焚。又或加松毬、蹲核、梨核。皆妙。

薰麝

宋孝武帝詩。羅裳映日袂隨風。金翠列輝薰麝豐。薰麝、言香也。

鉶槐

謝靈運山居賦。銅陵之奧。卓氏充鉶槐之端。金谷之華。石子致晉徽之觀。注引楊雄方言。梁益之間。裁木爲器曰鉶。裂帛爲衣曰槐。

錦麝輕

酉陽雜俎。錦麝輕、謂繡佛也。

懸船

三秦記。龍門之險。懸船而行。今蜀江謂之釣灘。

銑覘

蕭康訶與北齊戰。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康訶遙擲銑覘。正中其額。應手而斃。（觀音簡。唐秦瑣尤著用之。）

竹根如意碧虛屏風

齊高帝以竹根如意賜明慶符。梁元帝有謝碧虛屏風啓。（亦可對虎皮繡。）

印色

今之紫粉。古謂之芝泥。今之錦砂。古謂之丹雘。皆濡印染糊之具也。

鬬樓香

番語有鬬樓香。今訛爲兜羅香。三泊有之。

剪剪詩

元武伯英詠燭剪詩。嘶殘瘦玉鬬心吐。蹴落春紅燕尾香。爲一時所賞。國朝方廉李公時勉。詠剪刀詩。吳綾剪處魚香浪。蜀錦裁時燕掠霞。深院春時春晝靜。小樓工罷夕陽斜。詩句甚工。而有情致。公之直節清聲。詩嫵媚如此。信乎賦梅花者。不獨宋廣平也。

玉泉墨畫眉墨

南中楊生。製墨不用松煙。止以燈煤爲之。名玉泉墨。又金章宗宮中。以張遇麝香小御團。爲畫眉墨。○余謂玉泉之名。與燈煤無干。只以東坡佛幌輕煙爲名。豈不奇絕。

唐梯追人

鹽鐵論。昔漢代百戲之日。曰唐梯。追人、奇蟲、胡妃、戲倡、鮮像。○唐梯。空梯也。古諺謂唐曰空。莊子求馬於唐肆。佛經。寫不唐捐是也。唐梯。今之上高竿也。追人、追猶追琢。今割截人易牛馬首。

象牙火籠

西京雜記。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以象牙爲火籠。○慎常有冬日宮詞云。障風貂尾扇。爐火象牙籠。貂扇冬日用之。歐陽元詩。十月都人供暖籠。

流黃簟

會稽竹簟供御。號爲流黃簟。唐詩。珍簟冷流黃。

綈袍紈扇

宋人四六云。綈袍贈范叔。猶有故人之情。紈扇買臣。終致上客之引。○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懷綬匿跡。人未知也。所交錢物。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遂以紈扇買臣至郡。引爲上客。

青案綠瓷

古詩。青玉案。即盤也。今以案爲卓。非。孟光舉案。即盤也。若今之卓子。豈可舉乎。綠瓷。酒器。見鄱陽酒賦。

紫薑屏風

楚辭。紫薑屏風文綠波。注。以屏風爲草名。又曰。屏風謂蕭障風。○今按後說最是。屏音丙。屏風正與綠波爲對。最見工緻。（宋吳感詩。曙注夜歌青鳥幌。綠波春漲紫薑風。）

傳元燭銘

煌煌丹燭。焰焰飛光。取則龍炬。擬象扶桑。照彼元夜。炳若朝陽。

星施

周密玉會稽樓蘭貢星施。（施亦蔗施之類。）

甲乙帳庚辛枋

梁元帝賦。甲乙之帳。庚辛之枋。○後漢書注。引馬融大將軍西第頌曰。西北戌亥。元石承輸。蝦蟇吐瀉。庚辛之城。

仙人弩

史記注。通天臺上有天梯仙人弩。○通天臺上仙人弩。笑電岩前玉女壺。

蓼蕤鎖

錄異記。蓼蕤鎖。金鏤相連。屈伸在人。○顧況詩。春樓不閉蓼蕤鎖。綠水迴通苑轉橋。

鈴索

李德裕云。翰林院有懸鈴。以備警急文字。引之以代傳呼也。唐制禁署嚴密。非本院人。雖有公事。不敢遽入于內。夫人宣事。亦先引鈴。每有文書。即內臣立於門外。鈴聲遍本院小判官出受訖。授院使。院使授學士。鄭綮詩。倦鈴無聲閉珠宮。韓偓詩。坐久忽聞鈴索遍。玉堂西畔響丁東。

蕭斧

通鑑。硤蕭斧而伐菌。蕭斧、伐蕭之斧也。詩云。取蕭祭脂。又云。采彼蕭兮。

切夢刀

施肩吾閨情詩云。三更風作切夢刀。萬轉愁成繫腸線。

鵝鶂色胡桃文

供御炭用鵝鶂色胡桃文。

紫花墩

宋學士王珪召對蓬瑤殿。設紫花墩命坐。

金遼炬

薛子瞻事。唐令狐綯已有之。

秋林伐山卷十一

飈飄

劉向九歎。荒芎藥於澤洲兮。飈飄蔓于筐篋。荒芎、香草。飈飄、匏瓢也。言愛小人。憎君子。飈、音飄。

景柱

淮南子。名日圭爲影圭。廣雅云。景柱掛影。陸龜蒙冬日詩。日光走冷圭。

鴈鼎

梁書檄文。要結犬戎。濟窺鴈鼎。○鴈鼎、疑用戰國策顏率求鼎難事。又或用柳下惠岑鼎事。則鴈字當作贋。

芙蓉劒

盧照隣詩。相邀俠客芙蓉劒。共宿娼家桃李蹊。○越絕書、薛燭說劒云。揚其華如芙蓉始出。觀其鋒如列星之行。

銅虹曉虹

器物款識。有王氏銅虹燭鋌。虹、與缸同。如漢賦。金缸銜璧。唐詩。銀缸斜背解明璫之類也。李賀詩。飛燕上簾鉤。曉虹屏中碧。亦謂貴人妾眠。而曉燈猶在缸也。

鬧鶂

謝朓賦。靡鬧鶂兮江之滸。○舟也。可對燭觀。

串

文選謝惠連詩。聊用布親串。○注、串習也。梁簡文詩。長繫串翠眉。南史。軍人串嚼粗食。

赭繩

商君書。赭繩束枉木。古之匠人用赭繩。即今之用墨斗也。

赭墳堰

赭墳堰。在舒城縣。墳、闕同。元史作闕。三字字書不載。

琉璃簟

韓文公湘竹詩。新州笛竹天下知。一府傳看貢琉璃。卷送八尺含風漪。○劉禹錫詩。簟冷秋生蕭葉中。○蕭葉秋生。琉璃夜滑。

江屈

淮南子。張天下以爲籠。因江海以爲屈。宋人有以四江屈獻。名其詞來。

雪讚背紈扇

羊孚作雪讚曰。資澍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卽潔成輝。桓允深以背扇。○余嘗有夏日詩云。紈扇書羊孚。玉笛吹李白梅。

庫露

皮日休詩。襄陽作糅器。中有庫露其。○玲瓏空虛。故曰庫露。今藝呼書格曰庫露格。是也。

三雅盃

劉孝綽詩。共擕雲氣藥。同聚雅文盃。于志寧詩。俱裁七步詠。共傾三雅盃。句法相似。

紅缸星缸月缸

白樂天涼風詩。紅缸霏微滅。碧幌飄飖開。張光朝詩。星缸疑夜暉。陸魯望詩。月缸曉屏勁。皆謂燈也。

槎

槎卽槎也。宋書。靡槎。字如此寫。蓋從省也。

燭路

晉隱逸傳。士女聯塡。車服燭路。

槎當作查

槎。邪斫木也。古作查。漢貨殖傳。山不稟蘖。注、蘖、髡斫之也。查、水中浮木。博物志。張騫乘槎入天河。周捨詩。仙查犯斗牛。杜子美三川觀漲詩。枯查卷拔樹。喜晴詩。滄海有靈查。柴門詩。最窄客浮查。秋興詩。奉使虛隨八月查。雅州本。猶是查字。又浮查並坐得。又查上覓張騫。可見杜公字學過人也。今韵會作槎。木上又

加木、野矣。

蕓紙芙蓉粉

蕓紙芙蓉粉。薛濤事。黃衣荳蔻香。張小玉事。

錦觀華鑾

迎候賓客啓云。水候錦觀。陸遲華鑾。陳錦帶集。

石炭發香煤

張正見詩。奇香分細霧。石炭爲輕紈。○石炭、發香煤也。查搗石炭爲末。而以輕紈篩之。欲其細也。今制官中搗炭爲末。以梨棗汁合之爲餅。置于爐中。以爲香料。卽此物也。但古用石炭。今用木炭不同耳。石炭卽是墨也。又張正見詩。名香散綺幕。石墨彫金爐。是也。○石墨一名石涅、一名黑石脂。

雲岳屏風

漢鄭宏。第五倫故吏。同爲太尉司空。每朝見。宏曲脊自卑。明帝聞知。乃賜雲岳屏風隔其間。雲岳卽雲氣山岳也。

柴穀

袁紹。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耕柴穀。塡接巷陌。

薰籠

淮南說山篇。沐浴而待薰。薰籠而負廐。注。燒薰自香。楚人謂之薰籠。

捲障

李思訓畫捲障上元宗夜開水幟。通神佳手也。

圍棊勢

方四、棊五、花六、持七。見圍棊賦。玉壺、銀臺、車箱、井闌。皆棊勢名。見漢武帝賦。

秋林伐山卷十二

浮渲梳頭

本事詩載。劉禹錫。杜司空席上贈妓詩云。浮渲梳頭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今本浮渲梳頭。作高髻雲鬢。又以爲韋應物詩者。誤也。蓋韋與劉。皆嘗爲蘇州刺史。是以傳疑。浮渲字妙。蓋家以黑飾美人鬢髮。謂之渲染。渲音眩。

旋波移光

旋波、移光。越之美女。與西施、鄭旦。同進於吳王。肌香體輕。飾以珠幄。若雙鴛之在煙霧。

劉安守天廁

淮南王劉安。以雞犬升天。天帝罰之。使守天廁。傳

妬女廟妬婦津

妬女者。介之推妹也。廟在并州壽陽縣。妬婦津。在洛水。劉伯玉妻死。投水爲神。

蝪徒

漢書西南夷傳。西南之夷。女人自稱曰蝪徒。蝪、音陽。方言。巴漢之人。自呼曰阿陽。陽之言我也。爾雅引巷詩。有美一人。陽如之何。言我奈之何也。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亦此意。李太白詩。芙蓉帳底奈君何。

中儀小儀

唐人禮部員外謂之中儀，主事謂之小儀。鄭谷寄同年趙禮部詩：仙步徐徐整羽衣，小儀澄澈轉中儀。

闌掃

闌掃、鬚名，亦猶盤雅、墮馬之類也。唐詩：逗梳闌掃學宮妝，獨立閑庭納夜涼。手把玉釵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三夢記

使駭

唐會要：蔣傅曰使駭，音問。

州綱

南史陸徽九綜州綱，三端府職，皆指幕官也。六朝稱府幕曰府端，州幕曰州端，節度幕曰節端，憲司幕曰憲端。

麗蹟

南史隱逸傳：桂山篁落，非止素玩，碧澗清源，飄成麗蹟。宋人有以麗蹟名亭，本此。

彤騶

褚亮詩：彤騶出禁中，蓋五伯戴紅帽以唱騶，自唐已然矣。宋人賀甲科給騶從歸第曰：黃榜開天上，彤騶出禁中，本褚亮句也。

六庚

太公陰謀曰：六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官氣。六庚可對五酉，見前。○五酉孔子困於陳蔡，見前。

阮何雙

唐詩：雲仍王謝並風貌，阮何雙。南史：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瓊、謝莊爲一雙，阮韜、何偃爲一雙。

巧心妍耳

陸機文賦：雖清發於巧心，終受敵於拙目，衰象云：有異巧心，終愧妍耳，自謙之辭也。

妬婦乘駱牛

元制：婦人妬者，乘駱牛，徇部中。老學菴筆記，頁 韓及皇英。

三全

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禍全。元倉子 韓詩

蕙蘭比荀

司馬長卿蕙蘭相如，故名相如；无任明自比荀文若，故名曰蕙。

拔河

歸州之俗，以麻絙巨竹，分朋而挽，謂之拔河，與譜有展子虔鬼拔河圖。

孔明戒子書

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主者也。雖致有除倦，可以至醉，無致于亂。

雕題黥脚

南夷有雕題、金齒，有脚蠻。

山都

鄧德明南康記云：山都，形如昆崙奴，通身生毛，見人輒閉目張口如笑，好在深澗中，翻石覓蟹噉之。

茶首 晉桑茶

博物記云：雲南郡出茶首，其首爲蔡茂，是兩頭鹿名也，永昌有之。

張文成贊徐有功

臨虎尾而莫攖，觸龍鱗而不懼，鳳歸鴻鵠之內，而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害。○愚嘗謂爲大將者，爲太公望易，爲郭子儀難，輔幼主者，爲周公易，爲孔明難，爲刑官者，爲臯陶易，爲有功難，誰謂後世不及古人乎。

張安貧見鍾馗文

昔日已聞家未貧，苦將錢物結交親，如今失路尋知己，行盡關山無一人。鍾馗或謂之鬼神，與俱卿多爲此態。

軒軒霞舉

李白見元宗於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

相如奏賦黃門，飄飄有凌雲氣，正可相對二子皆蜀人也。

語忘敬遺

語忘、敬遺，二鬼名，婦人臨產呼之，不害人。

衆毅

東方朔罵鬼書，有衆毅、倉惸之名。○惸不足語，衆之一字，字書所無也。

闌掃梳頭

盧梳闌掃學宮粧，獨立閑庭納夜涼，手把玉釵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闌掃粧，唐末宮中髻名，形如炎風亂鬟。三夢記

太守耶

銅符、銀鋌 郡國守，虎符銀鋌。皁蓋、朱轓

三俊五君

二陸與顧雲號三俊，五君，稽康、阮籍、劉伶、向秀、阮咸也。竹林七賢，有山濤、王戎，此五君，以山王貴而不爽。

趙野叉

北齊武平初。領軍趙野叉。獻白兎贈一聯。○頃日與顧答溪倡和雪詩。次東坡叉字韻。顧言叉字韻狂。古人和此詩極多。韻事押盡矣。余言佛經力叉。北齊群趙野叉。皆奇僻。未經人押。顧笑曰。公大能記。

梁玉清

李元獨異志云。秦并六國時。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逃入衙城小仙洞。且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捜捕太白歸位。玉清方子名子休。謫于北斗下。其子休配於河北行雨。每至小仙洞。恥母淫奔之所。輒回。故其地少雨也。

四七參兩

春秋緯。諸侯上象四七。三公貢於參兩。（四七。二十八宿也。參兩。天地也。）

錦繖夫人

馮寶妻洗氏。封石龍夫人。戰則錦繖寶幢。至老未嘗敗。年八十而終。智、勇、福、三者全矣。古今女將第一人也。○繡旗女將。與李全戰者。見金史。

傅一廖三

吾蜀解元王孝忠。鄉試賀平西蜀表中。有云。川四巴三。收彈丸黑子之地。傅一廖二。成大統函夏之天。○傅一廖二。乃太祖御製平西蜀詔中。稱傅友德之功第一。廖永忠之功第二也。人咸服其博洽。

雙鳳二龍

蔡邕、崔實。號雙鳳。○崔晏、許受。號二龍。

伏鷄隱鵠

鄧艾號伏鷄。陸雲為隱鵠。（玉函編記。）

蕭口

譙夫貝昌忠臣蕭口。

變蕭惠子

北齊許散愁。自少不登變蕭之床。不入季女之室。水經注。變蕭、卯女。弱年惠子。惠、音宰。選詩。肆星窈窕容。將曙便娟子。皆指變蕭之閣也。阮籍詩。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

登三乘六

涼輕艾獻晉帝表。登三緯地。乘六御天。宋人德牽三無。功安九有。句法祖之。

元魏高祖夕宴羣臣

鵲情始暢。而流景將和。覓不盡適。戀戀餘光。故重引卿等。

元的點絳

女人有月事。以丹注而曰的。元的點絳。見史記五王世家程姬有所避注。繁欽賦。點元的之熒熒。娥黃星的。見北堂書鈔。龍的見宮闕。王粲神女賦。華蓋的兮結羽儀。潘岳芙蓉賦。發須蕊的。丹蘂拂紅。又以花比

美人也。漢律。見婢變不得侍祠。婢變、謂月事也。的字作黜。

七娥房

東晳元居賦。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方言。吳有姜娥之喜。姜即七字。七林。有七娥、三姜、百姬、千嬪之語。

觀聽

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非眞不見不聞也。見不超色。雖見而似不見。聽不出聲。雖聞而似不聞。必也見超乎色之外。始謂之明。聽出於聲之外。始謂之聰。汩沒於聲色之中者。謂之聾瞽。超脫乎聲色之表者。謂之聰明。

古聖賢壽

商伊尹壽百二十歲。見竹書紀年。周太公壽百四十歲。見金石錄。漢賈公。本魏文侯樂官。至漢文帝時。二百八十歲。見懷瑾書斷。魏羅結壽百二十歲。見北史。唐李元爽一百三十六歲。見白樂天集。蜀范長生。先事劉元德。至李特時。一百三十餘年。宋譙定百三十餘歲。猶橫經授易。見蜀志。則彭祖之壽非誣也。

耰而不輟

論語。耰而不輟。賈思勰曰。古曰耰。今曰勞。勞、郎到切。說文。耰、廉田器。蕭云。耕而不勞。不如作暴。○今之歷田也。○四民月令曰。勞雪令地保澤。

杜伯度

韓文諱辨。漢有杜度。按庾肩吾書品。杜操字伯度。非名也。韓公亦誤用。（不如用春有梁仲。）

瑞娥

郭璞燕贊。燕燕于飛。瑞娥以卵。（婦女有孕曰瑞。王蕃傳。有子孫瑞。）

秋林伐山卷十三

女丁夫壬

韓文公陸渾山火詩。女丁夫壬傳世婚。董逵遠曰。元冥之子曰壬夫。娶祝融之女曰丁等。俱學木仙。是爲溫泉之神。○按韓詩句奇。董逵遠所解又奇。但不知所出。今星命家以丁壬爲淫合。其說亦古矣。

物性

狐狸知孤虛。虎豹識衝破。

金柯

金柯要訣。相書名。

尋常丈尺

禽經云。雖上無尋。鷄上無常。雉上有丈。鷄上有赤。○上言飛而上也。雖之上不能尋。鷄之上不能常。雉子也。倍尋曰常。雉上能丈。故計丈曰雉。左傳。都城百雉是也。鷄之上能赤。赤古與尺通。莊子云。斥鷄。斥亦尺也。

衙前散從

宋代役夫之名。有衙前散從。衙前、今之內班門子也。散從、今之外班皁隸也。出輝說公奏。

姓偉

漢食貨志。臨菑人姓偉。注。姓。其姓也。偉。其名也。○昔人有以星星令屬對者。或對曰字字。以爲絕奇。若姓、氏氏、子子。皆可對也。

牝朝

所人目武后之世爲牝朝。

太平

漢書。三登曰太平。　北史。隋儲九稔。謂之太平。

天聽天明

韓非子云。寄于天聽以聽。乘于天明以視。此古之格言。而非引之。

米元章

米元章之書法。人皆知之。其詩律之妙。人或不盡知也。予愛其望海樓一詩云。雲間鐵瓮近齊天。縹渺飛樓百尺連。三峽江聲流筆底。六朝帆影落樽前。鬢霜賽角催紅日。無事滄洲起白煙。忽憶黃心何處是。春風秋月兩茫然。又詠潮云。怒氣號擊迸海門。州人傳是子胥魂。天排雲陣千家吼。地擁銀山萬馬奔。勢與月輪齊朔望。信如登閣報朝昏。吳亡越霸成何事。一唱漁歌過遠村。又垂虹亭一絕云。斷虹一葉泊庭帆。玉破鱠魚霜破柑。好作新詩繼乘雪。垂虹秋色滿東南。

趙師舞

趙師舞字從善。號墻東。趙千里姪也。嘗學犬吠。以編侂胄。其後韓侂胄敗。有贈之詩。侍郎自號東墻。曾學犬吠村莊。今日不須搖尾。且尋土洞深藏。○舞師古擇字。觀其字曰從善。蓋取擇其善者而從之義也。俗士多訛其音。趙定齋弄璋有破璧。說杭州名曾尤奇。

舉身是膽

趙子龍一身都是膽。三國志。王雅舉身悉是膽。北史周文帝云云。

二孝子事相類

支漸、蜀之資陽人。年七十。持母喪。廬于墓。白蛇、素狸、擾其傍。皓烏、嶲雀、集于廬。○徐仲原。望江人。親喪廬墓。禽採花而插墳。殿衛士而壘廟。

春宵秘戲圖

徐陵與周宏讓書。師來天目。得肆閒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遊俯仰。極乘女之輕文。升降盻盧。蓋軒皇之圖勢。則宋人畫苑。春宵秘戲圖。有自來矣。張平子樂府。素女爲我師。天老教軒皇。抑又古矣。

婚禮曲廡

儀禮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廡。即時所謂韓侯廡之也。蓋正其始。男先于女者。禮體之最也。止而悅。男下

于女者禮用之和也是所謂鄙者禮也不然則是蹙蹙裝之盛盡盼膳御之治容矣

呂將軍貂蟬

世傳呂布妻貂蟬史傳不載唐李長吉呂將軍歌檀檀銀龜格白馬傅粉女郎大旗下似有其人也

闌士

李太白詩衡嶽有闌士五峯秀眞骨闌士開士皆僧之稱

勞極勞飢同

本草勞極洗洗極困倦也字本作飢文選遨勞受飢方言作癆又作瘵

眼貌流盼

西京賦眼貌流盼一顧傾城注眼眉睫之間貌好視容也○今按詩云猗嗟名兮玉篇引之名作頎眉目之間也字從冥美人眉目流盼使人冥迷所謂一顧傾城也眼頎字異音義同

獵婢

南史王琨獵婢所生瑀音獵今爲獵奴本此

郭麟識

起兵者流沙死者如亂麻戎馬悠悠會隴頭太白詩白骨相撐知亂麻

要紹修態

張平子西京賦要紹修態麗服飄霄按楚辭招魂云姱容修態絙洞房王逸注修長也此用修態字本楚辭亦當解爲長五臣注修爲也大謬東坡云文選止用李善注五臣注謬當去之良是詩陳風佼人僚兮舒天紹兮注天紹舒之委也神女賦所謂步裔裔兮耀殿堂也

星宿不覆

習鑿齒謂星人曰子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句難解按稽康集引古諺云知星宿衣不覆言術人多窮也

考槃

詩考槃在澗韓詩作干薛君注地下而黃曰干干與寬叶爲是且澗非考槃之處也一章曰碩人之寬寬以居也二章曰碩人之邁居而安也邁說文辵也孟子所謂草莽之臣諺云心安茅屋穩也阿即後世窩字邵子安樂窩義取乎此三章曰碩人之軸軸卷而懷之也

絡耕道

唐隱士絡耕道常言惰養之士當審月令置於座右

碩人之邁

說文邁辵也晉科俗所謂科座也阿即窩也言考槃於山之阿即我之科座也邁字從辵隱於茅茨草莽而安樂之也

考槃在陸

陸如莊子陸沉之陸軸如軸簾之軸

鹵莽滅裂

莊子謂耕之不善曰鹵莽芸之不善曰滅裂鹵剛鹵之地也耕剛鹵之地必加功呂覽耕道篇所謂強土而弱之也莽草莽之地詩所謂戴芟戴柞乃善耕也不治其剛鹵不芟其草莽是曰鹵莽之耕芸以去草右稱馬耘之說如馬俯而啄食乃善芸也呂覽善芸者長其兄而去其弟兄弟不也弟蒸蓼也不善芸者長其弟而去其兄是滅也裂者并而士而扣之

麗色

瓊英賦皇逝蘿蔓波露濃蘂委月鮮珠彩鄭國珍姿章氏

偏脊髻

北齊禮服志八品女官偏脊髻注脊莫交切髮覆眉也玉篇無此字佛經往往有之而誤以爲髮字

躊柳

軍中以端午走馬謂之躊柳音札見文昌雜錄

李太白

本事詩言太白雖迹邀利風段龍拏今世傳有二帖

五情六情

五情者天干也甲乙爲本情丙丁爲合情戊己爲刑情庚辛爲沖情壬癸爲鈞情六情者地支也申子爲貪狼寅午爲廉貞亥卯爲陰賊巳酉爲寬大戌丑爲公正辰未爲奸邪六情之中分喜怒好惡哀樂喜行寬大怒行陰賊好行貪狼惡行公正樂行奸邪陽主生故天干有合甲乙爲中正之合乙庚爲仁義之合丙辛爲威權之合丁壬爲淫泆之合戊癸爲無情之合陰主殺故地支有衝此見風角書可補異苑博之遺

要茵

論衡云籍猶韓嫣形要骨茵皮媚色稱要與腰同茵與奸同從闌取其聲更兼香也

心唈

常安民制策重足側目腹誹心唈心唈出揚雅注謂口不敢言而心竊嗚唈也

率更

庾官名有率更歐陽詢蓋任是職率更太子之官屬主于擿夜行以備非常也率按說文作衛將衛也省從率音與帥同率將衛也更矜直也

貪殘之更

李延壽南史循吏傳序云睿哲之后必致清明之臣昏亂之朝多有貪殘之更蓋有無能之更無不可御之人又曰廉平常跡聲實難高擣盤爲能招譽必速其言深切仕者可以自省矣

任盡言

宋直秘閣任盡言，字元受，眉山人，元符諫官伯雨之孫，紹興從臣中先之子，有詩文集，楊誠齋序之，謂其詩文，孤峭而有風稜，雄健而有英骨，忠鯁而有義氣，集今見傳，余於蔡公四六中，見其賀湯侍御鵬舉啓，專言秦檜之惡，其略曰，嬪言自古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蠹，公攘名器，報微時簞食之恩，擅立刑誅，衍當代縉紳之口，制同列如挾兎，斥異議如放豚，厚鷹犬之義，而搏吠已憎，疏鴻鵠之行，而孤危主勢，受其顧盼，攄若影從，忠臣不用，匪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私富貴之龍斷，豈止使子弟爲卿，奪造化之鑪錘，大不許人主除吏，忠義扼腕，知識寒心，上愧漢臣，初乏朱雲之請劍，下慙唐室，未聞林甫之斷棺，遂令存沒之間，備極哀榮之典云云，凡千餘言，可謂古之遺直，不愧其祖矣，誠齋風稜義氣之言，良非溢美乎，余又因此見高宗之庸懦，生既誤用檜，及檜死，謂內侍曰，朕今日始免靴中帶刀矣，既知其惡，而死猶以王爵贈之，雖三尺痴童不爲也，宋之亡也晚矣，嗟，

疊靡

列子，鄭衛之處子，娥媚靡曼，注，靡曼柔弱也，楚辭，娥眉曼睩，靡顏膩理，注，曼、澤也，靡、緻也，言美女顏容脂緻，身體柔滑，漢書佞幸傳，柔曼之傾心，非獨女德，亦有男色焉，注，言其質柔而色理光澤也，近日有一士夫，一日觀佞幸傳，不覺色動曰，是先得於我心矣，一日席上見歌童，以手承其頤曰，爾何名，荅曰程嬰，乃笑曰，爾爲程嬰，我卽杵臼，聞者捧腹，

君形

淮南子，毒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悅，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君形者亡，猶莊子云，尊足者存也，

蕉家三鶴

沙門元鶴，蜀中人，寫眞染色，以一小石，研磨取色，蓋覆肉色之上，後遂如眞，又有李鶴之，居金波亭，號金波處士，又有王鶴，謂畫師三鶴，

沈含馨

水經注，後魏中書舍人沈含馨，書洛陽宮殿榜，今書諸不載其姓名，

風伯朝周

顏之推賦，歲精仕漢，風伯朝周，以箕子爲風伯，謂箕星好風也，

秋林伐山卷十四

金泥蔟蝶裙

岡京兆悼妓詩，惆悵金泥蔟蝶裙，春來猶得伴行雲，

麝香鏤金羅

宋徽宗宮人，多以麝香色爲鏤金羅，爲衣裙，元裕之詩，北去穹廬千萬里，畫羅休鏤麝香金，

仙衣

仙女天衣，有金鏤單絲，錦縠銀泥，五彩羅裙，見許老翁傳，

係臂

係臂，海錯之名，楊孚嶺南異物贊曰，係臂如龜，生於海洲，欲先捕之，必祭以求，有不信者，風波覆舟，

綸韈

王符潛夫論，紈必文采，飾韈必綸，

九州被

孔融評邊讓曰，邊讓，爲九州之被則不足，爲單衣襜褕則有餘，○九州被，蓋錦文織爲九州也，

金蓮寶屧

東昏侯潘妃，以金蓮花步地，曰步步生蓮花。其實履直千萬。

氈毦

氈毦，本夷人服名，上音兜，下音達。今人謂性劣者爲氈毦。

桂熏蓁跡

韓孟城南聯句：桂熏霏霏，蓁跡微微。昱，寶唾拾未盡，玉啼墜猶繪。蓋繪疑聞艷，莊燭已銷蕊。○桂熏、蓁跡、寶唾、玉啼，語精字選，情周美成、姜堯章，未拈出爲花間、蘭畹助也。

單練裙

太平廣記：韓晉公在浙西瓦官寺，無遮齋會中，有一少年請弄閣，乃投盞而上，單練裙、履屐皮、袋掛、鳥鼓，變若鬼神。○練裙，蓋以羽衣爲半臂，如後漢書所謂諸于繡驅者。裙、與驅字小不同，義則一也。字從彡，蓋羽衣毳毳之類。

五銖衣

博異志：天女衣六銖，又曰五銖。北里志：玉肌無縐五銖輕。

紫綱

梁書職官志云：衿帶之制，未詳所起。冠黑帽，綴紫綱，綱以綿爲之，長四寸，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鞶。中官紫綱，外官絳綱。

鼻卯

青青，蒼爲屐者，皆達楯，土名曰鼻卯。

蕉衣花綬

漢官儀曰：衣裳，卿大夫蕉衣，又曰綬，青地桃花。

文蓁

文蓁、綵縷、繡襪、羅縢。七林跡：夷人足飾。縢，足衣也。襪，足襪。

氈毦

吐蕃貢氈毦。今之氈襪。

繪巾當作綵巾

繪本經繪之繪，而詩人繪巾多音關，按說文有繡字，注云：青絲綬也。後人誤用繪，乃假借而迷其音耳。凡白繪巾，用繡字乃是，繡从肅省，可得其音矣。

水田衣

製裁名水田衣，又名稻畦帔。王維詩：乞飯從香稻，裁衣學水田。王少伯詩：手巾花氈淨，香帔稻畦成。製裁內典作袈裟，蓋西域以毛爲之，又名逍遙服，又名無盧衣。

毡罽青頓氈毦羊羢

史西域傳：丹驃人能作斑罽、青頓、毦毦、羊羢。斑罽，今之雜色毦。青頓，今名絲頓。頓、音墩。毦毦、今紫氈也。羊羢、今寶裝羊皮，會長婦女以爲背飾。

彯毦

肯戴記：彯毦，毛布也。彯、與說同。毦、與罽同。

氐氈

揚雄蜀記云：雲南、越巂、氐氈、蜀也。音豆分，今之氈襪。

袒衣袒服

裼袒衣，蓋近身之衣。孟子所謂袒裼裸裎也。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淫於夏姬，衷其袒服，以戲于朝。注：袒服，日日近身之衣，然不若袒服之爲順。袒與袒字雖相似，毫釐之差耳。

關裝

京師有關裝帶，其名始于唐白樂天詩。貴主冠浮勵，親王帶關裝。薛田詩：九包綰就佳人髻，三關裝成子弟裎。詞曲有角帶關黃裎，今作傲黃裎，非也。

粉袍

唐人士子入試，皆著白衣，故有白袍子何太紛紛之語。宋時亦然。丹居常詩：粉袍切勿笑多烘，且踏燒殘鼠尾蹤。

吹綸

漢書注：齊服官有吹綸方空之目。梁費昶詩：金輝起遙步，紅彩發吹綸。按吹綸不知何物，據詩意，想是婦女所執之物，如鼓扇之類。沈約詩：雅扇迎初暑，紅輪映早寒。庾肩吾詩：粉白映輪紅。元歐陽元詞：十月都人供暖簾，可以互證。樂府文柳詩：枝間雖粉色，葉裏映吹綸。

綿巾

說文：綿，青絲綬也。齊關仲長統昌言：身無半通青綿之綬，而竊三辰龍章之服。爾雅：綿似紬，紬似紐，東海有之，皆草色也。綿鹿角菜，紐海中苔，今之燕窠菜也。詩人白綿巾，紫綿巾，皆合用此字，而俗多用綸，綿自綸，綸自綸，豈可混用也。

積絲散繭

沈約文：積絲成繭，散繭勝花，言女工之妙也。

青綸碧紐

蘭子雲元圃賦：摛青綸之裝折，蕩碧紐之璽錄。青綸，碧紐，皆草名，見博雅。

欹案隱囊

三國志：曹公作欹案，臥觀書，六朝人作隱囊，柔軟可倚，又便于欹案。王維詩：隱囊紗帽坐彈棋。

阿錫

列子。衣阿錫。鬼齊紈。注。阿、細縠。錫、細布。非也。按此文以阿錫對齊紈。阿亦地名。齊有東阿。其地亦出絲帛。錫、鼎書作楊。孫愐云。相衣也。以若阿爲細縠。於字雖不通。

秋林伐山卷十五

豐餽

齊桀謂人謁食曰。昨損豐餽。又曰芳餽。見何曾傳。

粉荔

玉燭寶典云。洛陽人家。正旦遊絲雞、蠟燕、粉荔枝。故宋人賀正啓。有瑞雞餞臘。粉荔迎年之句。

蘆酒

杜詩。黃羊飯不飽。蘆酒。以蘆爲筒。吸而飲之。今之咽酒也。又名釣藤酒。見溪蠻叢笑。

瑾糜

楚辭。精瑾糜以爲糧。注。糜。屑也。今之米糒糜。

玉餌

出梁元帝雜篆。今之餌塊也。

白乳頭金蠟面

北苑焙茶之精者。名白乳頭。金蠟面。

郭珍蜜賦

散似甘露。凝如割肪。冰鮮玉潤。髓滑蘭香。

茶名

紫笋。蜀洛黃芽。霍山神泉。東川碧澗。峽山綠昌明。劍南明月房。閩茶莫察。蜀州

乘子鹽

朐䏰縣鹽井。有鹽方寸。中央隆起如張乘。名曰乘子鹽。朐䏰。今之雙州府萬流縣地名。

湖目

湖目。蓮子也。見西陽雜俎廣知篇。

如何隨刀而改味

顧凱之啓蒙記曰。如何隨刀而改味。神異經曰。南方荒中。有如何之樹。三百歲作華。九百歲作實。有核形如棗。長五尺。金刀割之則飴。非此則辛。食之得地仙。西陽雜俎曰。祁連山上。有仙樹。一名四味木。其實如棗。以竹刀割則苦。以木刀割則酸。以蘆刀割則辛。金刀割則甘。即此物也。○或曰。此即仙經所謂火棗。

侯騷蓋齊

廣志云。侯騷蓋生。子如雞卵。既甘且冷。輕身消酒。又名簡子藤。蕭子雲賦。所謂簡子秋紅也。○魏武帝食品曰。蓋齊子如彈丸。○二物奇品。唐人賦中。皆引用之。

凶年減膳

凶年則人君減膳。白虎通曰。一穀不升徹鶉鷃。二穀不升徹雉兔。

碧琳腴

碧琳腴、酒名。見曾吉甫詩集。可對江瑤柱。江瑤柱。蠔牡也。

竹根黃

賈逵曰。梁米出於蜀漢。香美逾于諸梁。號曰竹根黃。梁州之名因此。

小峴春

小峴山。在六安州。六安茶號小峴春。

天藏

北魏元雍奏云。鹽池天藏也。○宋人四六。私鹽私茶。以天藏月圃爲對。本此。茶上表。以橘山星歷塊皆工而麗。

冰厨

夏日供帳飲食處。曰冰厨。見越絕書。闔廬廚所也。

羽觴

東晉說曲水流觴之事。始於周公營洛所制。引逸詩云。羽觴隨流波。此一義也。班婕妤自悼賦。酌羽觴兮銘幾。注。以玳瑁翼翠羽。于下徹上。見此義也。○唐詩玳瑁筵本此。

茶察

僧寺茗所曰茶察、察、小盌也。

飲食之侈

內典言飲食之侈。曰。鳥風、烹龍、臛蚶、鏤蛤。

薰風啜茗

杜子美何將軍山莊詩。薰風啜茗時。今本作春風。非。此詩十首皆一時作。其上千章夏木清。又曰紅綻雨肥梅。皆是夏景可證。

煮羊

燕山錄曰。煮羊以鹿、煮鼈以蚊。省火。

蚶子贊

蚶子蚌屬。形如瓦筒。橫從其理。五味具充。（又千鎰蠣蛤。化爲鼈鱉。別名爲蚶。形似瓦屋。）

酢漿

說文。漿、酢也。周禮。四飲之物。三月漿。石氏星經。酒醪五齊之屬。天文酒旗星主之。漿水六涼之屬。天文天乳星主之。內則所謂酒漿。當有別也。○酢、古音醋。言其有酸味也。本草玉石下品部。漿水味甘酸。微溫無毒。主調中引氣。宣和強力。通關開胃。調理腑臟。粟米新熟白米者佳。煎令醋。止嘔噦。白人腐體如糟船。爲其常用故不載其功。○按楚辭招魂。瓢羹。然羞有柘漿。漢書。秦登柘漿。唐宴進士。有三勒漿。謂訶梨勒菴摩勒。烏檀勒也。則漿不止用粟米耳。

采醴雀餳

蔣山栢林。常少采醴。陳後主以爲甘露。○雀餳。後人亦認爲甘露。

碧桐杯

唐人碧桐杯詩。酒味雜蓮氣。香冷勝於冰。輪囷如象鼻。瀟洒絕青蠅。

雞白非黃

雞之美在白。非之美在黃。○雞、一作薺。

鬬釘

食經。五色小餅。作花卉禽獸珍寶形。按抑成之。盆中累積。名曰鬬釘。今人猶云釘果盆、釘奉盛是也。俗書作餖飣。非也。

綠蚊螺紅梁醞

煬帝在揚州。遊雞鶩。恍惚與陳後主遇。以綠紋螺酌紅梁醞共飲。請張麗華舞玉樹後庭花一曲。（此白日見鬼也。）

化盆元醴

延篤與李文德書曰。吾食赤烏之麤麥。飲化盆之元醴。拆張騫大宛之蒜。啟晉國鄭瑕之瓠。○化盆卽伯

盆。淮南子曰。伯盆作井。

楊梅齊眼枸杞

累條紅乳摘盈箱。

秋林伐山卷十六

仙家寶玩

仙家三寶。有碧瑤杯、紅蕤枕、紫玉函。

玉者猶玉

大戴禮。論夏商之季。失政而未亡。其辭曰。驪黃未虧。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水土未氓。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注。糟以喻惡。實以喻善。玉以喻賢人。言尙賢其賢。血憂色也。酒以喻樂。言尙憂其可憂。而樂其可樂。意者。政雖已失。未至大亂。孟子所謂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周禮疏云。雖士崩而不瓦解。雖板蕩而不瓜分。亦是此意。但大戴禮文。奇之又奇。必老于文思之處士也。

留圭復圭

易曰。告公用圭。古書。諸侯朝于天子。五玉輯瑞。此用圭之制也。尙書太傳。有留圭、復圭。留圭、如今之奪爵貶秩。無過行者。復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如今之復爵也。

肉好

璧孔曰肉好。言其美滿也。樂音曰肉好。言其圓滑也。禮記。曲直繁瘠。廉肉節奏。注。或宛轉而曲。或徑出而直。或豐而繁。或殺而瘠。或稜隅而廉。或圓滑而肉。或止而節。或作而奏。

珍藏寶路

文選。陸海珍藏。管子。山海者。財用之寶路。

金液銀丸

梁帝勸醫文云。更六一於金液。改三七於銀丸。

玉井金波

梁謝朓雜詩。夢苑淩玉井。臨迴度金波。謝朓詩。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金波、月也。玉井、玉繩、皆星名。

琉璃

巫覡號曰琉璃。見本草。不知其解。○覡。音隙。今滇中巫人曰朵覡。

擲卦以餞

擲卦以餞。自殿君平始。唐詩。岸餘織女支機石。井有君平擲卦錢。

玖鏡

玖、黑色玉也。可以作鏡。今永昌產。

玉華相帶如琴弦

玉篇引詩。璨彼玉瑴。字一作琯。廣蒼云。玉華相帶如琴弦。今詩作瑴。

瓊寢玉饌

劉臨以婢爲后。王嬰諫曰。不可以汚玉饌而塵瓊寢。

萬條寒玉

唐人郊居詩。門外晚晴秋色老。萬條寒玉一溪烟。萬條寒玉言竹也。

珊瑚林

徽宗目樓桐花。曰珊瑚林。

嵐彩飛瓊

劉伯溫憶山中篇。四時嵐彩飛瓊雪。百道泉流滿玉霜。上句本种放詩。嵐沉玉齊冷之句。稽含山居賦。滿溪之蒼玉。

離瑜

天文志。月西三星曰離瑜。離、與縭同。荏衣也。傅毅所謂華蓋飛翠垂纖羅也。瑜、玉飾也。皆婦人之服也。是徵則後宮儉。明則後宮奢。

秋林伐山卷十七

險譯句

吳均詩。秋風淥白水。鴈足印黃沙。爲沈約所笑。唐人以此句爲險譯句。傳奇詩多有之。沈青箱。夜月琉璃水。春風卵色天。是也。韓退之。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杜牧詩。鏡塘鸚鵡綠。吳岫鷓鴣斑。東坡詩。山爲翠浪涌。水作玉虹流。大家亦時有之也。

桓元時童謠

車無軸。倚孤木。綿絙腹。芒籠目。上二句桓字。下二句言其敗死。元之敗。果以繩縛至。芒籠其首。沉之江中。

吳元濟將敗之兆

裴度征淮西。掘得一碑。上有謠云。井底一竿竹。竹色深深綠。雖未肥。肥去月乃巳字。酒未熟乃酉字。後果以巳酉日。擒吳元濟。宋人四六。有學甄鼠獄。智乏難碑。下句正用此事。鼠獄張湯傳。

芳札良辰

出擁良辰。謝靈運。逕遊芳札。張華。

辨大明寺號上隱語

淮南大明寺壁上有詩謎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點去冰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烘然。除去雙勾。兩日不全。　班孟堅一見。即能辨之。乃八字隱語也。大明寺水。天下無比。

唐人傳奇小說

詩盛於唐。其作者往往托於傳奇小說。神仙幽怪。以傳於後。而其詩大有絕妙今古。一字千金者。試舉一二。卜得上峽日。秋來風浪多。巴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又雨滴空堦曉。無心換夕香。井梧花落盡。一半在銀床。又舊日開簾處。高樓當月宮。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又命笑無人笑。含嬌何處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

梁武帝父子詩讖

梁武帝冬日詩。雪花無有蒂。冰鏡不安臺。○梁簡文帝詠月詩。飛輪了無轄。明鏡不安臺。竟成蓋棺之讖。

王暉稱溫子昇

濟陰王暉云。江左文人。有顏、謝、任、沈。我溫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

日學之弊

一傳朱紫。恍已迷其姓氏。片文屢渦。幾不辨其偏旁。李昭玘。

春帖

海日喇規。忽驚人間之曉。宮花剪綵。恍疑天上之春。元稹

詩文用飄字

晉書諺云。和嶠牛。傅咸秋。王戎踢飄不得休。稽康書。飄之不置。王半山詩。飄汝以一句。西歸瘦如腊。又細浪飄雙于姊妹。飄音撇。

元倉子古字

鷄。鳥。鼻。絲。孝。○。客。害。拳。鳳。蜚。共。旺。聽。訣。熟。裳。衝。蠶。絲。

饑詩

以言相欺曰謾。以言相誣曰誣。佛書空谷傳聲曰。赤諱白誣。又偈曰。掉弄花唇取次謾。

船子和尚四偈

三十年來坐釣臺。釣臺往往得賢能。金鱗不遇空勞力。收拾絲綸歸去來。

三十年前海上遊。水清魚見不肯釣。釣竿斫盡空栽竹。不計功成得便休。

本是釣魚船上客。偶除須髮著袈裟。佛祖位中留不住。夜深依舊宿蘆花。

百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

堠子偈　六首

烽堠縈空直直煙。墩映樹班班。聊爾牌標五里。從教目斷千山。

無名偶

羣居閉口。獨坐防心。

金荃

元好問詩。金荃猶曲關晚詞。金荃、溫飛卿詞名。金荃集。荃、即蘭蓀也。音荃。蘭晚。唐人詞曲集名。與花間集出入。而中有杜牧之詞。

顏謝詩評

沈約云。延年體裁明密。靈運興會標舉。

譬喻經

五根之禍。劇於毒龍。五根如箭。意想如弓。○愼按五根者。眼、耳、鼻、舌、身也。心經六根有意。此以五根皆起於意。故五根之外。以意貫之。○孔子四毋。始于意。佛氏六根。終于意。

浮生喻

東逝之長波。西垂之淺照。擊石之星火。驟隙之迅駒。風裏之微燈。草頭之懸露。臨崖之朽樹。灼目之電光。

淺或是魂。

老萊子語

可食以酒肉者。可加以鞭棰。可受以官祿者。可隨以斧鉞。

梅福語

生爲我酷。形爲我辱。智爲我毒。身爲我桎梏。乃棄官隱洪崖。及玉笥山。

佛書四六

毒龍懼其威光。醉象懾其神力。續晉宗大寶積經序。七十二君。皆在陶鈞之內。八萬千歲。卽爲俄頃之間。（漢日載其通晦。周星彩其降誕。鬱而蒸下。演金口之微言。雖足山中。舒玉毫之瑞色。（闡圓明之淨域。啓方便之禪門。

暫乘紫機之暇。聊題綺帙之前。晉宗序。○紫機。紫閣中萬機也。

龍掙貝葉。函傳廢竭之城。象負蓮花。遂滿眞丹之境。檢經。眞丹。靈臺也。○蓮竭。魚莊。飾門柱也。

風送妙花。結而成蓋。月臨淨水。印以搖金。

眞空無像。非像教無以譯其眞。實際無言。非言教無以答其實。

大乘小乘。逗根機而演教。半字滿字。逐權實而敷文。佛以權實之字爲半字。合權之字爲滿字。

被披則巾。小不分。擺槐則才。木不辨。書生傳寫。破體者多。對讀支離。辨正者少。經論大綱。音序。

貝葉靈文。北天之訓逾遠。貫花微旨。西秦之譯更新。武則天聖教序。

擊大法鼓。聲振於無間。吹大法螺。聲通於有頂。有頂。見法華經。

靈藥蒙而無異。鳴迦陵而不殊。如意編。

色是幻色。必不壞空。空是眞空。必不礙色。

白雉路出。青鳥巖開。（徐孝克天嚴寺碑）

祇樹息陰。元風尚啓。沙羅變葉。佛性猶彰。

易稱天元。蓋取幽深之名。時詠彼苔。近在遠嶺之色。潛心方等之淵。悟懷絕冥之肆。（劉遵民書）

陽門餅蛮眉之象。夜叉圓紺髮之形。（楊衒之）

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形影勢形。不識形爲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何居士）

前念不生則心。後念不滅即佛。（法海禪師）

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大燈）

蛇蠍惡念。三途業因。皆爾生情。萬劫爲鎖。黑明凡號。蓋是虛聲。殊相分形。皆爲幻色。（宏明）

蠶無繁蟻之絲。廚絕聚蠅之糧。○寧可清貧自樂。不作濁富多憂。

天桃紅杏。一時分付東風。翠竹黃花。從此永爲閑伴。（佛鑑）

訓格之言。不得留捨。可以鏤于骨。書于紳。染于神。薰于識。所以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申叔一言。范獻子睦萬畝之田。而貴舟人片說。

煩惱正是菩提。淨華生於泥蓮。（陸之和銘）

練心方外。攜影人間。　玉甕久灰。金言未剖。（梁武帝碑）

傷智體之欲折。悼戒寶之將沈。

殷王牛飲而喪朝。楚臣虎賁而敗德。成都有累月之醉。中山困千日之眠。（東海）

無人非關戶之閒。無見非面墻之愚。無實非隔足之言。無眞非魚目之實。

抗志匪石。安仁似山。

道照機前。思超繁表。

東隅纔吐。西崦已沈。譬逝川之馱流。若栖葉之輕露。悲泉若水。出沒曾不關人。顧兎蹄烏。升落長自在彼。

春蠶繅絲而不悟。秋蛾撲燄而靡疑。

夢蟲習苦。桂蠹喜甘。大醉劇於據梧。長夢甚于枕麴。陽燧含景。還譬日輪。甘露入盤。足稱天酒。　鳴鐘浮響。光燈吐輝。

榮太清而特起。接庫樓而上征。（晉宮殿之議。曹植時。承露槃太清。）

心燈夜炳。意蕊晨飛。　金池動月。玉樹含風。

非論青豆之房。遊憑赤華之舍。　宣銀鼓於寶坊。轉金輪於香地。

楊傑有關外之偈。太史恨周南之溺。

作輪湘川。樹麾蠡服。（彭蠡也。）

乘傳衡嶠。辭輦狐淫。

辨超炎輦。辭跨連環。　山亮一其小大。彭殤均其壽夭。筵檀亂其橫豎。施厲混其妍媸。（晉蔡子頌）

玉燭登年。金商在律。炎涼始貿。動靜惟安。（劉勰書）

良書獨擁。華蔭無枯。願言之子。實瘠我心。（同上）

扇靈峰之流風。鏡貞林之絕影。

桂薪不爨。而丹甑自熟。玉鼎距斝。而銀甕常盈。（釋瑩）

河光似暴。桃彩成垣。（上句榮光暴河。下句光生樹垣也。）

戴日戴斗。靡不來王。太平太蒙。無思不服。（言字之腹。）

地芝候月。天花逆風。（戒奏論。人事不逆風雨。天華逆風流。）

雨通舜指。北平堯柳。　箴興琴劍。銘自盤盂。

智察難難。爰分封蟻。（下句晉結事。）

榮昧迅臂。石光古今。駛過拍穗。

色見聲聞。俱能證果。花飛劍勳。盡可栖禪。

庶網千罪。密密常懸。意地。愛網萬結。條條盡係。情田。聽他舌似鸚鵡之徒。借彼眼如水母之屬。（以上宏明集）

紅綿套索。碧玉罪院。（空谷傳聲。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露全身。）

面上夾竹桃花。肚裏發天荊棘。

依舌初調。玉乳分時。茶思健。龍團槌碎。金渠磯處。醍醐降。（茶銘）

香頭無骨。得言句之纏持。眼裏有筋。具游戲之三昧。華居閉口。獨坐防心。

露滔瑣英。春融雪彩。臉欺膩玉。髮蓋濃雲。（戒色）

瓊英膩雪。連蕊疊波。露灑蕚姿。月艷珠彩。（戒色）

上蔡之犬。遊嘯人生到此。華亭之鶴。唳淚天命如何。

無名氏六言詩

蔣疑賦。止四韻。鄭老詩。無全章。了頭花鈿滿面。不及徐妃半妝。（戒云李爭華伴。）

偶句

隋珠照日。羅衣從風。（王琳子。芳草如積。珍木連陰。○文盃鏤案。費卯雕薪。○鋪象牙床。繼犀角簟。鏤貂之褥。）

蛩蟲之韻。

顧凱之詩

疾風知勁草。嚴霜識貞木。香顧凱之詩也。

乘心蘭蕊

雍有乘心蘭蕊之名。

澳右詩逸句

庭中有奇樹。上有悲鳴蟬。

泛泛江漢萍。飄蕩永無根。

青青陵中草。傾葉晞朝日。陽春被惠澤。枝葉可攬結。饑狼食不多。饑豹食有餘。

蝴蝶遊西園。棲宿桑樹間。

天霜木葉下。鴻鴈當南飛。○古詩四十餘首。文選收其十九首。今其遺句。見於類書多有之。聊錄其一二。

斷珪缺璧。勝瓦礫如山也。

人遠精神近。鴈塞夢容光。無名氏。

初秋北風至。吹我章華臺。浮雲多靠色。似從崦嵫來。石上生菖蒲。一寸八九節。仙人勸我飡。令人好顏色。側上。

去婦不顧門。萎韭不入園。謂葛孔明。

探懷授所歡。顧醉不顧身。王仲宣。

皎月垂素光。元雲爲髣髴。劉公幹。

元景如映璧。繁星如散錦。度關。

金荊持作枕。紫荊持作床。古歌。

爭先非吾事。靜照在忘求。王右軍。

來若迅風散。逝如歸雲征。李充。

會如翔雲會。忽若驚風散。張協。

遙看野樹短。遠望樵人細。虞騫。

黃鳥鳴相追。咬咬弄好音。古詩。

相思心既勞。相望脰亦悁。陸士衡。

迅飈翼華蓋。飄飄若鴻飛。石崇。

元清渺渺觀。浴景出東亭。仙詩。

逍遙元律際。轉景落滄溟。上。

子青傳記。語似詩者。論衡。

美色不同而。悲音不共聲。抱朴子。

片玉可以琦。奚必待盈尺。楊雄。

兩江珥其市。九橋帶其流。楊雄。

生無一日歡。死有萬世名。列子。

善御不忘馬。善射不忘弓。陳詩外傳。

文繡被豪榭。菽粟食鳧鴈。晏子。

日日獻玉衣。旦旦進玉食。列子。

駿馬養外廄。美人充下陳。戰國策。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王充。

觸露不掐葵。日中不剪韭。古詩。

龍鳥號其羣。鹿鳴求其友。毛詩。

膏以肥自焚。翠以羽殃身。蘇秦。

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煎。陳仲子。

良將如牧龍。可見不可追。抱朴子。

高不絕山阜。駿羊升其巔。深不絕滑流。孺子浴其淵。牟子。

急行無善步。促柱少和聲。王充。

孔子辭魯邱。終不盜帶鉤。許由讓天下。終不利封侯。淮南。

南遊罔竟野。北息沉黑鄉。淮南。

日同而月異。時不與人遊。淮南。

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古諺。

兩貴不可同。兩勢不可雙。殷芸。

女愛不敵席。男歡不盡輪。鬼谷子。

御時不釋策。操弓不反槃。家語。

鵲巢知風起。鼠穴知水生。韓詩外傳。

豐屋知名家。喬木知舊都。呂覽。

井水無大魚。薪林無長木。上。

餓狼守庖廚。饑虎牧牢豚。仲長統昌言。

代馬依北風。越鳥翔故巢。吳越春秋。

荊工不貴玉。鮫人不貴珠。韓詩外傳。

蠶蛾作柱梁。蚊虻走牛羊。新序。

寄屋若點黛。素湍如委練。張衡中記。

白沙如霜雪。赤雲若朝霞。上。

洞庭對岳陽。皓眉鑒明鏡。上。

神邱有火穴。光炎照千里。昆侖有弱水。鴻毛不能起。元中記。

日南有野女。裸行不見夫。其狀麤且白。裸袒無衣襠。唐蒙傳物記。

蟪蛄鳴于朝。寒蟬鳴于夕。風土記。○秋日。

蠅成市于朝。蚊成市于夕。夏。

隋氣成虹蜺。鄉袖起風塵。（別賦。謝惠連）

不寶咫尺玉。而愛寸陰旬。（司馬彪。上）

鼓聲不過閭。柝聲不過閭。（淮南）

鐸以聲自毀。膏以明自煎。（淮南）

大江如索帶。舟船如鳧鴨。（環圓志。王充）

跳附被商鳥。垂淚吟詩者。

醴泉有故源。嘉禾有舊根。

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顧。（左傳。晉世家。張協）

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張協）

明月不妄映。蘭苑豈虛鮮。（郭璞）

新霽淸暘升。天光入隙中。（佛語）

日從蓂汜出。照樹初無影。（上）

隴坂繚九曲。不知高幾里。（三秦記。盧諶）

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盧諶）

平流鼓怒浪。靜樹振驚飈。

樵木不生危。松柏不處卑。（國語）

遊閑不可復。亡犴不可再。（淮南）

一淵不兩蛟。（淮南）兩雄不並栖。（三國志）

諸臯記序

段少卿諸臯記序云。聖人定旋璣之式。周禮立巫祝之官。考乎十煇之祥。正乎九黎之亂。當有道之日。鬼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主。若列子盲聽下之駒。莊叟說戶下之雷。楚莊爭隨兕而禍移。齊桓覩委蛇而病愈。

文人誤謬

蔡中郎以反舌爲蝦蟆。淮南子以蛩爲蟋蟀。詩義以蟊爲螣蛣。高誘以乾鵲爲蟋蟀。誤謬何啻千里。

律詩當句對

王維詩。門外青山如屋裏。東家流水入西鄰。殿維詩。木奴花映桐廬縣。青雀舟隨白鷺洲。謂之當句對。

眞如之義

馬祖曰。眞如有變易。豈不聞。善知識能迴三毒爲三昧。淨戒能迴六賊爲六神。迴煩惱作菩提。道無明爲大智。硬起附懷素詩云。醉裏得眞如。別馮錫詩。心會眞如不讀經。

止觀之義

杜詩。白首重聞止觀經。佛經云。止能捨樂。觀能離苦。又云。止能修心。能斷貪愛。觀能修慧。能斷無明。止如定而後能靜。觀則慮而後能得也。

策目毫鋒

白樂天詩。策目穿如札。毫鋒利似錐。札、甲也。

晚唐絕倡

許渾蓮塘詩。爲憶蓮塘乘燭遊。藥殘花敗倚紅舟。煙開翠扇淸風晚。水泛紅衣白露秋。神女暫來雲易散。仙娥終去月難留。空懷遠道難持贈。醉倚西闌盡日愁。此爲許丁卯集中第一詩。而選者不知取也。他如韋莊昔年曾向五陵遊一首。羅隱梅花醉處十餘里一首。李郢上裴晉公四朝愛國勳成絲一首。皆晚唐絕倡。可與盛唐崢嶸。惟具眼者知之。

陸子

陸子曰。三皇垂策。五帝繫手。唐虞接軫。禹湯馳轅。五伯更駕。六國攜輦。

華實

後漢荀悅引老子。君子處其厚而不處其薄。居其實而不居其華。虞喜志林曰。諸葛恪不納呂岱十思之言。樂毒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又魏書云。曹子桓（丕之字）採馮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馮子劉禎家丞邢顒也。選詩。春華與秋實。馮子及家臣。又陳書云。總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

小梁州

賈逵曰。梁來出于蜀漢。香美愈于諸梁。號曰竹根黃。梁州得名以此。秦地之西。燉煌之間。亦產梁米。土沃穎豐。故號小梁州。曲名有小梁州。爲西晉也。

軫石

荀爽九章。軫石崴嵬。蹇吾願兮。王逸注。軫、方也。周禮說車制。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言已雖放棄。執履忠信。志如方石。終不可轉。

奇對

評飾蚯蚓。冀招神龍。（王微與江湖書。劉蕡無鹽。唐突西子。世說）

四六奇句

磨丹漬黑。有來太乙之青藜。正笏垂紳。卽侍玉皇之香案。（輪林。聖化齊虞夏。方咸五以登三。論述本詩書。將變六而爲七。丞相。學士象八節。不過一歲之少留。刺史入三公。便在五雲之多處。象八節。言一縱橫經。燈八僊也。）

廊甲乙丙丁四部之書。馳驟詞垣。天地風雲八方之陣。（洪平齋又輪林。運兵部侍郎。）五鳳樓之五筆。九龍簽之大鍾。（學士。）

和叔正冬。伯趙司空。（冬官工部。）送之禮樂。不離尺五之天。任以三公。卽近丈三之日。（漢。鎮。）聰六日四分之風律。又見新陽。詠五更三點之鶯行。已迷舊夢。（李樟事。）

魏收贈裴伯茂詩

臨風想元度。對酒思公榮。皺秀句也。惜不見全篇。

悠字單押

文選。紛彖悠以容裔。注。旌旗搖動貌。悠字。詩中除悠悠外。只有彖悠。與莊子謬悠。內典道性天悠可押。○攸、所也。韓文壺儀之攸。左傳。湫乎攸乎。注。垂危貌。又鄙攸。火氣也。五行傳。御於憂攸。言人君遇災。以憂爲所。則可免也。憂攸。猶言敬作所也。前漢賈敏傳。攸攸外寓。支通師。管逆外國。攸攸讀悠。

金人詠物詩

中州集。金羽士王予可詠西瓜云。一片冷沉深底月。半彎斜捲隴頭雲。孫鐸詠玉蕚花。披拂西風如有待。徘徊涼月更多情。鄭子聃詠酴醾詩云。玉蕚無人解修月。珠裙有意欲留仙。皆極體物之工。

說文解字

說文解字云。以石研朱。解。以火申朱。皆形容之妙。說即解字。

六朝七言律　其體不純。

蝶黃花繁燕相追。楊低柳合路塵飛。已見垂鈎掛綠樹。誠知淇水沾羅衣。兩重夾車問不已。五馬城南猶未歸。鶯啼春欲駛。無爲空掩扉。右梁簡文春情。

第五六句又作五言

長安城中秋夜長。佳人錦石擣流黃。香杵紋砧知近遠。傳聲遞響何淒涼。七夕長河爛。中秋明月光。蟾蜍寒邊絕候鴈。鸞鳳樓上望天狼。右後魏溫子昇擣衣。

第七八句作五言

文態琪珊影輝娟。香帷翡翠出神仙。促柱默唇鶯欲語。調弦弊爪鴈相連。秦聲本自楊家解。吳歌那知謝傅憐。秪愁芳夜促。鬧蕊無那煎。右陳后主聽箏。

舊知山裏作氛埃。登高日暮心悠哉。子平一去何時返。仲叔長遊遙不來。幽閨獨夜清琴曲。桂樹凌雲濁酒杯。槁項同枯木。丹心等死灰。右庾王無功北山詩。

伊字

西天佛書。伊字作ㄨ。如此方草書下字。王維詩。三點成伊猶有想。教○乘法數。有二伊之文。二伊、新伊、舊伊也。新伊、如此方言今文。舊伊、如此方言古文也。

陳孚詩

元陳孚遠歸帆絕句云。日落牛羊歸。渡頭動津鼓。煙昏不見人。隱隱數聲櫓。識者以爲不減王維。

蘇子山四絕句

泉流迸石缺。脈散成寶綱。水神瓔珞君。山是如來想。巖花不可樂。翔蕊久未墮。忽墜幽人前。知子觀空坐。雨觀花。白龍蓋飲潭。修尾掛石壁。幽人欲下君。雨霽晴相射。白龍潭。

巖壁立積鐵。懸泉瀉天紳。行山見已久。指與未來人。陳師錄。○此四詩。泉既奇。詩亦稱。何異王右丞。

秋林伐山卷十八

陳摶詠瀑布

琉璃滑處玉花飛。

判花詩草

判花人競誦。詩草士深藏。劉克莊題洪使君。

章莊贈進士詩

新馬香花色。綠袍春草香。

天寶迴紋

范陽盧氏母王氏。撰天寶迴紋詩。凡八百十二字。循環有數。若寒星之遞遷。應變無方。謂陰陽之莫測。蘇典若淵亭相類。

鷓鴣天

唐鄭嵒詩。春遊雞鹿塞。家在鷓鴣天。○詞名鷓鴣天本此。

齊己詩

僧齊己詩。重城不鎖夢。每夜自歸山。朱人小阿。重門不銷夢。隨意繞天涯。

杜詩誤字

燕子詩。穿花落水盆沾巾。范德機善本作帖水。一笑正堅雙飛翼。黃山谷云。一笑俗作一箭非。紛紛戲蝶過閑幔。張文潛本作閒幔。

隴西謠

郎橋女橋。十馬九駒。安陽大角。十牛九犢。（隴地名皆在隴西宜畜牧也）

瀩瀩行舟謠

瀩瀩大如襪。瞿塘不可觸。○太白詩。五月不可觸。猿鳴天上哀。又詩。瞿塘五月雖敢過。瀩瀩大如馬。瞿塘不可下。杜子美詩。沉牛答雲雨。如馬戒舟航。瀩瀩大如象。瞿塘不可上。瀩瀩大如甑。瞿塘行舟絕。瀩瀩大如龜。瞿塘不可窺。○南史。瀩瀩如襪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

楊柳索春饒

張小山小桃紅詞云。一汀煙柳索春饒。添得楊花鬧。昏殺歸舟木蘭棹。水迢迢。霜樓明月空相照。今番瘦了。多情知道。莫褪翠裙腰。○婁蒿穿雪動。楊柳索春饒。山谷詩也。此同用之。今刻本不知。改饒爲愁。不惟無韻。且無味矣。

四字三音

泅與坳同。本古文凹凸字。又音與蛙同。元吳西逸詞。懶雲凹。按行松菊訊桑麻。此音行於北方。又蛙去聲。盛宏之荊州記。山脊漫衍無垤凹。湖面平滿無高下。此音行于楚蜀。

讎字音

讎字玉篇不載。齒怯也。音楚去聲。今京師語。謂怯皆曰讎。不獨齒怯也。曾茶山和曾宏父餉柑詩云。莫向君家樊素口。甕尾微酸遠山翠。黃山谷和人送梅子云。相如渴病應須此。莫與文君蹙遠山。茶山之詩全效之。方秋崖詠梅詩。偕與文園消午渴。不禁趙女蹙春山。

僚經

環文、藻賀、琳鑿、琅函。皆指道書也。（書譜）

東丹王千角鹿圖

遼太祖阿保機二子。長曰突欲。（遼史名倍。）次曰堯骨。（後改名德光。）唐明宗天成元年丙戌。遼主滅渤海。（渤海北海之地。今暗密扶餘也。中國之滄州。登州。萊州。名渤海者。蓋僑稱以張休璟。）改爲東丹國。以倍爲東丹王。其後述律后立次子德光。東丹王曰。我危哉。不如適他國。以成泰伯之名。遂立石海上。劉詩曰。小山壓太山。太山全無力。羣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遂越海歸中國。唐明宗長興六年也。明宗賜與甚厚。賜李姓。贊華其名也。以莊宗妃夏氏妻之。拜懷化軍節度使。東丹王有文才。博古今。其帆海歸華。載書數千卷。尤好畫。世傳東丹王千角鹿圖。李伯時臨之。遼北苑有殷宣和畫譜。列其目焉。（東丹王本。姓耀。合大遼志。及宣和畫譜。畫道書殷。陳經畫譜續編。摘之。以便覽考。）

三字姓

代北虜人。有三字姓。侯莫陳、阿史那、是也。中國亦有。潛夫論。有白巴公氏。

隋後主詩

隋後主趙王佩。楊叛兒歌曰。青春上陽月。結伴戲京華。龍媒玉珂馬。鳳軫繡香車。水映臨橋樹。風吹夾路花。日昏歡宴罷。相將歸狹斜。趙王嗣位。史稱其眉目如畫。溫厚仁愛。風格儼然。後爲王世充所弒。臨終禮佛曰。願自今以往。不復生帝王家。噫。亦可憐矣。觀其詞藻如此。若不生帝王家。豈不爲文人學士邪。○隋趙王隆恭。帝李淵立代王侑。亦謚恭帝。二主同謚。蓋東西不相同也。

虞世南織錦曲

寒閨織素錦。含怨斂雙蛾。綜新交縷澁。經脆斷絲多。衣香逐舉袖。鈿動應鳴梭。還恐裁縫罷。無信往交河。此虞世南織錦曲也。分明是一幅織錦圖。綜、音縱。經、音遷。非深知織作者。不知此二句之妙。

王鶚詠征婦裁衣

王鶚詠征婦裁衣行路難。其略云。鬲襠雙心共一抹。裙腹兩邊作八撮。襟帶雖安不忍縫。開孔纖穿猶未達。胸前卻月兩相連。本照君心不照天。數句。敘裁衣曲折纖微。如出縫婦之口。詩至此。可謂細密矣。

甄皇后塘上行

蒲生我池中。綠葉何離離。豈無秉葭艾。與君生別離。念君去我時。獨愁常苦悲。想見君顏色。感結傷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以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葱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蒯。倍恩者苦枯。賺船常苦沒。願君安息定。慎莫致倉卒。與君一別離。何時復相對。出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邊地多悲風。樹木何摵摵。從君致獨樂。延年壽千秋。○賺船常苦沒。黃河中行舟。常有此患。俗云著淺。說文。艘船著沙不行也。尚書大傳云。三艘。國名。亦在黃河側。甄后此句。正北方之語。特表出之。○摵、音蹙。古本楚詞。風颯颯兮木摵摵。今本作蕭蕭而音亦叶蹙。故此詩一作蕭蕭。又作修修。總不若摵摵字之古也。○甄后、中山無極人。爲魏文帝后。其後爲郭嬪譖。賜死。臨終作此詩。魏明帝初爲王時。納庾氏爲妃。及即位。毛氏有寵。而黜庾氏。卞太后慰勉之。庾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令終。殆必由此亡國矣。其後郭夫人有寵。毛后愛弛。亦賜死。魏之兩世。家法如此。庾氏亡國之言。良是。詩可以觀。不獨三百篇也。○元人傳奇。以明帝爲跳梁。俗語本此。

宋子虛詠史

宋子虛詠史。凡百餘首。其佳者。如詠甘羅云。函谷關中富列侯。黃衫亦僭上卿謀。當年彌綺猶年少。甘隱商山到白頭。詠綠珠云。紅粉捐軀爲主家。明珠六斛委泥沙。年來金谷園中燕。啣取香泥葬落花。詠張果云。滄溟幾度見揚塵。曾醉堯家丙子春。近日喜無天使至。蹇驢留得載閑身。徐左卿化鶴云。化作遼東羽翼回。適逢沙苑獵弦開。寧知萬里青城客。直待他年箭主來。詠陸贄云。詔下山東戚泣來。謫歸門巷鎖蒼苔。寒天以後誰持筆。不用當時陸九才。詠宋宮人王婉容云。貞烈那堪點虜求。玉顏甘沒塞垣秋。孤墳若是憐青冢。地下照君見亦羞。王婉容隨徽欽北去。粘罕見之。求爲子婦。婉容自刎車中。虜人葬之道旁。可

謂英烈矣。

顓字訓

顓、說文。絲節也。又疵也。左傳。忿顓無歆。又刑之顓顓。獄之放紛。今誤作類。注絲事類以成偏類。非也。言刑之顓偏而顓戾。獄之放縱而紛亂。紛與顓對。作類誤也。唐李遜傳。治條疏類。庸韵。顓、粗絲也。玉篇。絲節不調也。杜預注。忿顓無歆。云顓狠戾。則此顓顓之類。當作顓無疑。

含笑花謎

施宜生含笑花詩。百步清香透玉肌。滿堂皓齒轉明眉。裘帷貧客相迎處。射雉春風得意時。

原田每每

文選注。引韓詩。周原膴膴。堇荼如飴。韵正相叶。左傳。原田每每。又與膴膴通。

鴻寶

汎佺期詩。靜夜思鴻寶。清晨朝鳳京。鴻寶。道書也。淮南王有鴻寶秘術。

馬戴喻鳧詩句

稍觀沉斜月。孤燈照落泉。喻鳧詩也。積翠含微月。蟠泉韵細風。馬戴詩也。二詩幽思同。而句法亦相似。

受敵拋目

陸士衡文賦。雖曲盡於巧心。反受敵于拋目。敵、與咄同。訶也。今剿本誤作吠。又作蚊。並非。

白字異讀

日光之白曰皜。月光之白曰皎。男子之白曰皙。女子之白曰的。詩。玭兮玭兮。老人之白曰皤。草華之白曰皤。雪霜之白曰皚。鳥羽之白曰皦。

羊叔子疏語

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妄。絕句詩

皇甫謐言厚葬之禍

剝臂捋金環。摘腸求珠玉。

文荷如雨

文荷如雨。蠶之催迫急星。李商隱

百函十札

劉穆之善尺牘。自旦至日中。得百函而應對不廢。南史十行細札。光武傳

射人意

劉勝姦謀有餘。善射人意。

荷堅詩

商風阻秋籟。荷堅詩也。何讓漢魏。

文選古今字

嶙峋。山厓重深貌。張平子西京賦。坻崿嶙峋。注。殿基之形勢也。嶙峋、無涯也。嶙峋即嶙峋。今字異耳。

千眠

陸機文賦。清麗千眠。注。光色盛貌。一作裕繇。望山谷皆裕裕也。見說文。轉作芊綿。韋莊詩。可憐芳草更芊綿。

牢落

文賦。心牢落而無偶。一作遼落。又作寥落。

略記字義

緇。漢書作繂。文徵明作綸。乃是留字草書。謬之又謬。

祢、古筆字。漢書引逸書云。先其祢命。近有程文鄉試錄。作先第其命。可笑。

埵、水埒也。一作塍。

壯、即壞字。

宮外垣。河邊地。皆曰壞。

水衝岸壯曰埒。俗作坍。非。

累土爲界曰略。

緇从留。漢碑及楊雄傳。皆作蓄。法帖。介象釣鯔魚。亦書作鯔。文徵明好以自撰字。書留作畱。是留字也。其師心無匠如此。

孔子曰。推一合十曰士。以一貫三曰王。

倂、古文䙴。○佰、古文夙。

孟子母仇氏。从反瓜。

替、从㦰。音伴。从白。省作日。篆文替與替相似。並下日爲替。音潛。並下白爲替。即替字。郭知元曰。白頭藪苑。不知替替之分。衍衿小生。焉習商商之別。

賤而獲蓉曰嬖。

婉容曰姌。和色曰婷。

噪、一作噪。篆只用桑。○承、奉、舉、奐、兵、弄、記卷切。持假也。卷字僕也。戒具。皆从廾。音拱。

㒸。音挑。撓分也。丂。支。㒸。撰。支。戒具。皆从廾。音拱。

筋肉之力。骨肉之駁也。

性者。稟陽之質。涵天理者也。情者。稟陰之氣。思人欲者也。性即道心。情即人心。上智不能無人心。陽豈能無陰乎。下愚不能無道心。陰豈能無陽乎。孟子之言性善。純以性言。荀之言性惡。純以情言。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其言非二子之一偏比也。然則有做乎。曰。大舜人心道心之說也。

吹、古聿字、从日、从欠。
嗤、一作歕、咲、一作歎、咄、一作敧、唾、一作敢、噬、一作歎、噓、一作歔、唏、一作歔。
覓、俗作覓、非、○否、古覓字。
畔、本吼字、佛經哄、唵、本喊字。
丙、古文恬字。
齡、齒怒也。　齡、側家切、小兒齡週。
舛、踳同。　踳、踳、猶豫也、踳、踳、行不進也、遲佇、容與也、舛、正也。
怨、力本切、無廉隅也。　恕、意。
嵬、子改切、江右謂子曰嵬。
曰、語端也。　虧、從丂、與于同。
䙴、䙴女耕切、亂也、䙴囊字从此、解衣而耕曰䙴。
本、丑高切、往來見貌、又進趣也、半同。
𦍒、呼勿切、音忽、貫二切、音卉、蠻同。
昇、俗作昇、非、从升、音傲。
彈、大奚切、久也、稽遲之遲同。
𡐓、與夙同、𡐓𡐓行貌、字與𡐓相似、𡐓、即陵也。
𠂤、開衣領也、今由祈肩。
趁、俗作趁。
反、儒兗切、與耎同。
突、式林切、竈突深也、字从此、从穴、从又、从火。
穴中曰窠、樹上曰巢。
檣、帆柱也、梯、木階也。
蘊、與蘊、暴同。
檍、與欸同。
欞、櫺、與欞、櫺同。
兩樹交陰曰𣝗、槃、兵閏也。
蔆、黃茅根也、煎汁治消渴。
以竹通水曰筧、稌、即卓几之卓。
蠡、蟹黍也、脊己復脊曰蠡。
斯、斯草也。

陂、船杈木笔、玉篇从戈誤。
戟、从弋。
鉢、僧盂也。　鉋、平木器。
鋼、補釜隙也。　㝡、平輟也、承塵也。
酒家懸幟曰帘。
鳥、仕角切、遠也、从出下从鳥、說文亦不載此字、玉篇有之、集韵有遙字从鳥。

蒸字訓

說文、蒸麻蒸也、故有薪蒸之說、薪、柴也、蒸、麻稭也、麻稭亦可燒、故以薪蒸並言、又訓進、火氣上行也、蒸、又訓衆、言衆多麻也、詩曰、天生蒸民是也、東山詩、蒸在桑野、蒸在栗薪、或訓爲衆、或訓爲進、皆不通、當訓爲麻、軍士從征於外、而麻無人收、或在桑野、或在栗薪、此於物理人情最叶、千載之疑、今日始釋然、周公有鑿、亦當撫掌矣。

筆經

製筆之法、柴者居前、毫者居後、強者爲刃、柔者爲輔、參之以穀、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勾中鈎、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此韋誕筆經也、又柳公權一帖云、近蒙寄筆、深慰遠情、但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製有憑、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此帖論筆之妙頗盡、故釋書之。

釋如

論語、子語魯太師樂曰、終于釋如也、說文、釋、引糟也、即抽絲也、如引糟之不斷、抽絲之不亂也、易曰、君子以經綸、經引之、即今之織帛絲也、綸理之、即今之織刷絲也、索而引之、使之不斷、理而刷之、使之不亂也。

寧戚滅之

詩、燎之方揚、寧或滅之、按韵書、引此作戚、戚、說文作𢦏、火上从𢦏、音悖、二或相倒也、後人以其字難施於俗書、故訛從戚、亦如𢦏發之𢦏、上亦作𢦏、不得已而從戚、古篆作𢦏、上從兩或相對、人亦罕識。

莊子馮字新解

俄溺於馮、氣若負重而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畏、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舊注、飲食至飽爲俄、馮音憑、憤、滿也、憤按馮當音如馮河之馮、言富人積資如負重然、既已難矣、又行而上、尤其難也、故曰可謂苦矣、下文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又自解俄溺於馮一句、靜居則溺、宴安鴆毒、聲色所迷、無水則沉也、故曰溺、體澤則馮、言經營外、如馮河徒涉、陷身九淵、故曰馮、似不必改作憑音也。

解果蠃倮蟲螺

荀子、解果其冠狹隘也、左思魏都賦、風俗蠃倮爲鑑、說苑、淳于髡言、禍田者宜禾、汚邪者百車、蟹螺、高地也、今本作倮、

睪芷

荀子正論篇。量而館代睪而食。注。睪當爲澤。傳寫遺其水旁耳。澤、澤關也。士虞禮。南著用苦實綏澤焉。代睪而食。謂焚香氣歇。歇卽更以新者代之。又曰。乘大路越席以養安。側載睪芷以養鼻。注。睪芷。香草也。禮論又曰。側載睪芷。所以發鼻也。凡三見睪字。爲香無疑。賈誼新書。從容澤燕。夕時開北房。從蕙脯之樂是也。但謂澤卽澤關。恐非。按佛書。以乳香、楓香、爲天澤香。椒蘭、芷蓋、爲天末香。蓋乳楓皆潤澤也。澤字如此解爲通。史記。雜糅芳澤。解。徵聞香澤。可證。

箾字

箾、音朔。左傳。舞象箾南籥。蓋執箾以舞也。荀子。桓箾簫象。又簫箾之箾。同字異音爲韶。可見文武無異道也。

發音旆

荀子引詩。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注。詩殷頌。武王、湯也。發、讀爲旆。虔、敬。遏、止也。湯建旆興師。本由仁義。雖用武持鉞。而猶以敬爲先。故如火之烈。而莫能止之也。

罷字義

罷。烏苔、魚檢、二切。說文。罢也。罔从上掩之也。然此字多爲借義所專。唐張泌船。罷岸春濤打船尾。宋喻汝礪詩。冥冥罷岸風淫淫打船雨。又罷蕃、龍色蕃也。吳興有罷蕃溪。皆借罷字。罷蕃字正作蕃。

雉噫

楊子言孔子之去魯曰。不聽政諫。而不用雉噫者。注。雉噫、猶歌歎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按家語。孔子去魯。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卽雉噫之歌也。唐文。聆鳳衰於接輿。歌雉噫於桓子。

杜牧弄水亭詩

弄水亭前深鬱鬱翠綃舞。綺席草芊芊。紫峯風伍伍。檻前汀鴈栖。枕上巴帆去。停樟遲晚月。咽咽上幽渚。斷莫天被垂。狂燒漢旗怒。膽泉落環珮。畦苗差篆組。不能自免去。但恍來何暮。

杜牧池州別孟遲先輩

昔子來陵陽。時當苦炎熱。寺樓最窪軒。坐見飛烏沒。一樟中夜酒。半破前峯月。烟院松蘿蕭。風廊竹交戛。好鳥響丁丁。小溪光汎汎。離袖點應勞。愠粉啼還咽。慵憂長者來。病怯長術喝。呼兒旋供衫。走門空踏襪。手把一枝物。桂花香帶雪。喜極至無言。笑餘翻不悅。人生直作百歲翁。亦是萬古一瞬中。我欲東召龍伯翁。水盡到底看海空。酌君一榼酒。與君狂且歌。離別豈足更關意。衰老相隨可奈何。○二詩奇崛。而用韵古。蓋見石刻多磨滅。節而書之。

登九華樓 杜牧

晴江灩灩含淺沙。高低遶郭滯秋花。牛渚漁村山月上。鱉渚鷺梁漢日斜。爲郡異鄉徒泥酒。杜陵芳草豈無家。白頭樞府倚柱遍。歸棹何時軋軋鴉。

和杜牧之九華樓見寄 張祜

孤城高柳鳴曉鴉。風龍半鈎漢霹靂。九峯駁翠宿危檻。一夜孤光懸冷沙。出岸遠暉帆欲落。入溪寒影鴈差斜。杜陵歸去春應早。莫厭青山謝朓家。

多景樓 周密

盤江上幾層。峭壁半垂藤。殿鎖南朝像。庵禪外國僧。海濤春砌檻。山雨灑風燈。日暮疎鐘起。聲聲徹廣陵。

又

每日樓晴眺。閒唫只自娛。山從平地有。水到遠天無。老樹多封楚。輕煙暗染吳。雖居此廊下。入戶亦踟躕。

此二詩。勝張祜金山詩。而人罕稱之。

秋林伐山卷十九

冬日寄庾員外 羅鄴

竹謌僊宮最上僊。西風許醉桂花前。爭歡酒蟻浮金斝。從聽歌塵撲翠蟬。秋雾捲簾凝錦席。夜涼吹笛稱江天。却思紫陌觥盃地。兎缺烏沉欲半年。

曾松中秋詩句

蟾影寒清鏡掌。海門風急白潮頭。曾松中秋詩也。松詩名多淺俗。此二句差有中唐之意。

晚唐兩派詩

晚唐之詩。分爲二派。一派學張籍。則朱慶餘、陳標、任涵、章孝標、司空圖、項斯、其人也。一派學賈島。則李洞、姚合、方干、喻鳧、周賀、九僧、其人也。其間雖多。不越此二派。學乎其中。日趨於下。其詩不過五言律。更無古體。五言律起結皆平平。前聯俗語。十字一串。滑過。後聯卽之景聯。極其用工。又忌用字。謂之點鬼簿。惟拈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所謂唫成五筋字。撚斷數莖鬚。余嘗笑之。彼之視詩道也。狹矣。三百篇皆民間士女所作。何嘗撚鬚。今不讀書。而徒事苦唫。雖撚斷肋肢骨。亦何益哉。晚唐惟韓柳爲大家。韓、柳、元、白、皆自成家。餘如李賀、孟郊、祖騭、宗謝、李義山、杜牧之、學杜甫、溫庭筠、權德輿、學六朝。馬戴、李益、不墜盛唐風格。不可以晚唐目之。數君子眞豪傑之士哉。彼學張籍、賈島者。眞處棍中之蠢也。○二派。張洎集序項斯詩。非

余之鹿說也。

唐五書僧

唐有詩僧九人。今有九僧集。復有五僧善書。劉涇書作書話。以懷素比玉。瞿光比珠。高閑比金。貫休比玻瓈。亞栖比水晶。牟子才云。僧涇未見文楚。故未有定。

腎嘘

玉女投壺。再投十枝。百二十鼻。設有人不出者。天帝爲之腎嘘。鼻一作嬉。楊大年詩。書題枉是三尺。壺矢誰同賽百媚。謝無逸詞。雙槃枕。百媚壺。

韓棠採藥詩

關河棠桂。實大如棗。得而食之。後天而老。

七平七仄詩句

吐舌萬里唾四海。宋玉大言賦。七幾入臣米出甲。韓書一月昔見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佛經。蘿桂飛霄垂纓羅。文選。梨花梅花參差開。曹參有客有客字子美。杜甫

揭諦

中吳紀聞。揭諦神名。與龍角力。龍不能勝。破其山而去。今破山寺是也。

關訊

謝混贈謝通遠詩曰。通遠懷情悟。采采擇關訊。

鍾常侍詩品

劉綸字士章。○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曹文士之多。曹子建詩。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

陶性靈。發幽思。百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評詩語。

咀嚼英華。厭飫膏澤。文章之淵泉也。隨園。詞彩蕭蒔音韵鏗鏘。張協。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體奧新聲。絡繹奔會。謝靈運。託論高遠。良有鬆裁。嵇康。鬆。音蔟。善爲悽怨之詞。自有濟拔之氣。劉勰。石。得景陽之詭趣。含茂先之靡麗。骨節強於謝混。駿邁疾於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鮑照。

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謝朓。詩體總雜。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江淹。

范雲。清便宛轉。如流風迴雪。邱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孔稚圭生於封豨。而文爲彫飾。封豨。今之廣東出猛之地。

同能不如獨勝

孫位畫水。張南本畫火。吳道士畫楊繪塑。○陳簡齋詩。辛稼軒詞。同能不如獨勝也。○太白見崔顥黃鶴樓詩。去而賦金陵鳳凰臺。

韓愈

韓愈。○芳訊。○良齊。○賀札。○逮音。○瑪瑙。○壓劑。○關訊。宋人四六多用之。

尹式詩

尹式和宋之問詩。愁鬢含霜白。衰顏寄酒紅。○杜子美云。髮短何須白。顏衰肯再紅。○宋陳后山云。短髮愁催白。衰顏酒借紅。皆互相取用。各不失爲佳。

水寺鐘

夜入霜林火。寒生水寺鐘。張祜詩也。芳草漁家路。斜陽水寺鐘。李國用句也。夜靜沙堤月。天寒水寺鐘。唐求句也。

詩用兒字

古詩有用近俗字而不俗者。如孫光憲採蓮詩曰。菡萏香連十頃陂。小姑貪戲採蓮遲。晚來弄水船頭濕。更脫紅裙裹鴨兒。李羣玉釣魚詩曰。七尺清竿一丈絲。菰蒲葉裏逐風吹。幾回舉手拋芳餌。驚起沙灘水鴨兒。又贈琵琶妓詩曰。我見鴛鴦飛水去。君還望月苦相思。一雙裙帶同心結。早寄黃鶯孤鴨兒。盧仝新年詩云。新年何事最堪悲。病客還聽百舌兒。太歲只遊橋李徑。春風肯換歲寒枝。

揎字義

東坡詩。玉腕半揎紫玳瑁。余嘗謂蘇白樂天東坡四時詞。喬公言揎字說文所無。惟玉篇有之。注。捋衣也。廣韵。揎。手攘衣也。永嘉林鹿龍曰。左傳。揎衣出其臂。揎亦可借。但古今音微不同。○愼按博雅作尋。手析。又按他文。頭擺曰顫。而閩曰顫。則尋字元有揎音也。

衛州爛柯橋斷碑詩。止存二句。薄姻累遠郊。遙峯沒歸翼。傳以爲古僊句。

五言律八句不對

五言律八句不對。惟太白浩然集有之。乃是平仄穩貼古詩也。借皓然。有訪陸鴻漸不遇一首云。移家雖帶郭。野徑入桑麻。近樹籬邊菊。秋來未著花。到門無犬吠。欲去問西家。報道山中者。歸來每日斜。雖不及李白之雄麗。亦清致可嘉。

賦遠岫

王昌齡有詠遠公岫江淮名山圖詩。遠公何多能乎。毛詩篇什。遠公所訂也。可知其經學矣。東林寺詩。及二泉記。可知其文矣。江淮圖又兼丹青矣。其隱于禪者與。

墨汁

劉靜修詩。老懷胸中無墨汁。書譜云。李成惜墨如金是也。梁武帝時衆秀才。謬者。罰飲墨汁一斗。近有善謔者云。畫士胸中。可有酒汁。不可有墨汁。秀才反是。

噢咻

左傳。噢咻之。孝經鉤命決曰。驩欣愼懼。嘔嘔喻喻。○嘔、音吁。喻、音愉。又作嘔愉。如母之於孩。以口撫之也。

何與同通

賈誼過秦論。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註。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曰。何、謂何官也。按他注。解誰與譙通。與高帝譙讓項羽之譙同。莊子。鵰鶚列於譙籬之間。譙、謂出入城門。而譙呵問之。如今之蠶菑守關之例。何、與呵同。

謝靈運逸句

謝靈運詩。明月入綺窗。旁緊想蕙質。消憂非豐草。永懷事夢寐。叶音密。○上二句。乃杜工部落月屋梁之所祖。

李延平胡仁仲格言

觀喜怒哀樂未發之先。可以理性。延平探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正情。仁仲

寶誌公偈

人言班鳩拙。我道班鳩巧。一根兩根柴。便是家緣了。

元和脚

柳宗元詩柳家新樣。言字變新樣。而脚則元和也。脚查縣針垂露之體耳。猶后山贈晁補之詩。聞道新文能入樣。相州紅線。鄂州花。言似相州之紅線。鄂州花樣也。句法相類。

官府區蓋

荀子。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區、與邱同。見漢書儒林傳注。○區、藏物處。蓋、覆物器也。凡言可信者。如物在區蓋中。不流溢也。○易曰。有孚盈缶。亦區蓋之義。莊子。扈言曰。出正與區蓋相反也。韓子。人主漏言。如玉巵無當。卽流溢之謂也。宋儒語錄云。曾子之言。盛水不漏。義蓋如此。

莊子語暗合中庸

莊子曰。尸居而龍見。不見而章也。淵默而雷聲。不動而變也。神勤而天隨。無爲而成也。○又曰。尸居龍見。戒慎乎其所不覩也。淵默雷聲。恐懼乎其所不聞也。

子細

北史源思禮傳。爲政當舉大綱。何必太子細也。杜詩。野樹分子細。俗語本此。

弦詩想蓬萊

風俗通。秦始皇弦詩想蓬萊。而不免於沙邱之禍。

治字音

治、古音遲。如治國之治。及官名治中之治。又醫曰。有病不治。乃得中醫。可證也。轉音作雉。如蜀刺史治成都。揚州刺史治會稽是也。又六朝詩話云。錢唐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靈運生於會稽。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故名客兒。詩家稱謝客是也。注治音雉。奉道之家靖室也。○今按道室稱治。猶今之觀也。又奉道之室曰化。蜀有文昌二十四化。又有主簿化。化也。治也。猶今之曰宮。曰觀耳。然亦罕知之。

三蒼解詁

三蒼。倉頡篇。李斯所作。埤蒼。賈升郎作。廣蒼。張揖作。晉郭璞作解詁。今作解詁。

嘔喻嗚喻

玉篇。聖主賢臣頌。賢人君子。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嘔喻音歐。由。司馬相如凡將篇。淮南激楚舞嗚喻。乃古曲名。亦音嗚由。

六蓋 蓋音計

管子。虙羲氏作六蓋以迎陰陽。周人循六蓋以明陰陽。見輕重篇。蓋音計。音義亦同。蓋計算之義。故引之以爲輕重之證也。范子。有計然。其人姓辛名文子。因其善計筭而精研。故號曰計。又作計研。又作計倪。漢碑亦作蓋研。

蓮漏六時

唐張喬詩。遠公獨剗蓮花漏。猶向山中禮六時。按佛藏云。遠公弟子惠要。患山中無刻漏。乃於水上制十二銅葉。葉。因波隨轉。分別旦夕。以爲行道之節。名蓮花漏。何兆詩。芙蓉十二池心漏。簷蔔三子滴項香。是也。六時。僧規以六時經行。六時燕坐。經行六時曰。幽谷時。寅也。高山時。卯也。日照高山平地時。辰也。可中時。巳也。正中時。午也。鹿苑時。未也。至申。則旦過而退。劉長卿詩亦云。六時行徑空秋草。

遠公文藻

毛詩注疏。詩之篇什次第。乃晉僧慧遠所訂。又李德裕詩云。遠公說易長江上。雷樹收經龍藏中。既說易。又訂詩。是有功于經也。寺志載其記一篇。詩一首。皆蕭麗警拔。與淵明伯仲。又王昌齡集。有題遠公送江淮名山圖。蓋又善丹青之妙。乃文儒而隱於染衣者也。李頎詩所傳。遠公遺跡廬山岑。信矣。近日學禪士夫。乃束書不觀。口無雅談。手寫訛字。卒不愧于僧徒乎。此雖環出而語異。

五色賦記

漸山縣志。遊逸門一段云。唐寇豹與謝觀。同在崔裔孫門下。以文藻知名。豹謂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苑。雪滿羣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觀謂豹曰。君胡不作赤賦。豹曰。田單破燕之日。火燎於原。武王伐紂之年。血流漂杵。文山效之。作黑賦曰。孫臏衝枚之際。半夜失蹤。逢曆而壁以來。九年閉戶。座中一客賦青曰。帝子之望巫陽。遠山過雨。王孫之別南浦。芳草迎天。一客賦黃曰。杜甫柴門之外。雨濕春流。衛青油幕之前。沙含夕照。文山評。月明千里。得白之神。曰火曰血。不免著跡。且燎原事。與田單不相干。一客改之曰。堯時十日並出。爍石流金。秦宮三月延燒。照天燭地。余謂曰血曰火。及十日並出。秦宮延燒。皆非佳境。或改之曰。孫綽賦天台景。高城霞起而建標。杜牧詠江南春。十里鶯啼而映綠。稍有風韻。又賦黃曰。靈均之歎木葉。秋老洞庭。淵明之醉落英。霜清彭澤。信勝舊矣。黑賦亦非佳況。當別擬一聯。

非刺門殘蓋簡

釋名曰。書姓名於刺上。作再拜起居字。皆書其體。蓋邊如班。刺平交用之。下官刺上官。中央一行而已。謂

之門陵。莊簡、瓊文。見道經。

帆字音梵

左傳。去帆施注。使不帆風。疏云。帆風。扇風也。帆與扇並去聲。孫綽子動而不乘理。若帆舟而無柁。杜詩。無因帆江水。孟詩。徹北面征帆。南史。因風帆上迎咽。並去聲。

庾肩吾燭影詩

垂條垂花比芳樹。隨風隨水俱難駐。秦娥、舜隙中來。李吾夜續光中度。燭龍潛曜城烏啼。陰陰疊鼓朝天去。

鴻篆

謝莊詩。義標鴻篆。宋詔。嘉篆缺文。皆謂書也。王融詩。金縢開碧篆。又云。彩繩紫蓋。華墨丹篆。文人用柱篆皆同。南史。齊箱起篆。秦篆從風。言焚書也。

秋林伐山卷二十

上江紅紅旒影

唐人小說。冥音錄。載曲名。有上江紅。即滿江紅。紅旒影。即今紅旒遍也。

鳳管笙

李長吉詩。王子吹笙鳳管長。又步虛詞。鳳凰三十六。碧天高太清。元君夫人鶴雲語。嗈風颯颯吹鳳笙。上以太平廣記。

阿濫堆

張祜詩。紅樹蕭蕭閑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上。村笛猶吹阿濫堆。賀方回長短句云。待月上潮平波灩。鳳管孤吹新阿濫。中朝故事云。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採其聲為曲子。

煬帝曲名

玉女行觴。神僊留客。皆煬帝曲名。

點絳唇

江淹詠美人春遊詩。白雪凝瓊貌。明珠點絳唇。後世詞名本此。

薛逢老去也歌

徐山甫詩。薛逢休歌老去也。陶潛已賦歸來兮。○薛逢詩。老去也。爭奈何。醒酒盞。唱短歌。短歌未竟日已沒。月映西南庭樹柯。

箏琵琶

顧愷之箏賦。賦麗含清。輕縟璘彬。孫綽琵琶賦。抑揚按捻。冉媚摧藏。皆極形容之妙。

妖浮

羊孚曰。吳聲妖而浮。

三絃所始

今之三絃。始于元時。小山詞云。三絃玉指。雙鈎草字。題贈玉娥兒。

牧菴詩

姚牧菴醉高歌詞云。十年燕月歌聲。幾點吳霜鬢影。西風吹起鱸魚興。已在桑榆暮景。○桑枯枕上三更。傀儡場中四并。人生幻化如泡影。幾箇臨危自省。○牧菴一代文章巨公。此詞高古。不減東坡、稼軒也。

踏涉行

韓翃詩。踏涉行草過春。蓋詞名。踏涉行本此。

觱發

觱風。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注。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今按觱發指風是也。栗烈乃氣寒結而為冰。月令。十二月。水澤腹堅是也。栗烈字從冰。其義易見。觱發之為風。其義隱而難知。以字言之。觱、羌人吹角也。其聲悲慘。冬日寒風驟發。其聲似之。莊子所謂地籟。宋玉所謂土囊。殷仲文詩。爽籟警幽律。哀壑叩虛牝。是也。總不若蔡云。三九二十七。雛頭吹觱栗。正謂風吹雛落。其聲似觱栗。與詩意合。觱發今俗名頭管。樂書名風管。又可證焉。○林蕙翁云。萬象惟黃鍾齊。莊子地籟一段。筆端能齊風。掩卷而坐。猶覺寥寥之在耳。然觀周公七月之詩。觱發二字。簡妙含蓄。又莊子齊風之祖也。如毛萇詩注云。連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衍之。作文甫字說一篇。古人謂六經為時文之祖。信哉。

胡騰兒

鐵起第有胡騰兒詩。胡騰兒。今之醉回回舞也。

繫爪義甲

妓女以鹿角琢為爪。以彈箏。曰繫爪。梁簡文箏詩。停絃時繫爪。息吹治唇朱。又曰。義甲。唐劉言史詩。迸却玻璃義甲聲。

阿那紇那曲名

李郢上元日寄胡杭二從事詩曰。戀別山登傳水登。山光水焰百千層。謝公留賞山公喚。知入笙歌阿那朋。劉禹錫變州竹枝詞云。變水巴山煙雨多。巴人能唱本鄉歌。今朝北客思歸去。回入紇那披綠蘿。阿那、紇那。皆當時曲名。李郢詩言。變梵唄為艷歌。劉禹錫詩言。翻南調為北曲也。阿那皆叶上聲。紇那皆叶平

肇。此又隨方音而轉也。

舞妓著靴

唐舒元輿贈妓女從良詩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鴛靴出鳳幃。謹是蔡邕琴酒客。曾公懷舊嫁文姬。方者。女妓皆著靴。按說文。鞮。四夷樂人所著履也。周禮鞮鞻氏。掌四夷之樂。盧照鄰紫柘枝舞賦。靴瑞錦以雲匝。袍疊金而鳳吹。杜牧之贈妓詩。舞腰一任傍人看。笑臉還須待我開。毛澤民詩。錦靴玉帶舞回雪。宋時猶有此制。其後著靴如良人矣。

朝天紫

朝天紫。本謂牡丹花名。其色正紫。如金紫大夫之服色。故名。後以爲曲名。今以紫作子弄也。見陸游牡丹譜。

泥人嬌

俗謂柔言索物曰泥。乃計切。蘇所謂軟纏也。杜子美詩。忽忽窮愁泥殺人。元微之情內詩。厭我無衣搜篋匣。泥他沽酒拔金釵。非煙傳詩曰。郎心應似琴心怨。厭厭春情更泥誰。楊乘詩。書泥琴聲夜泥書。元邵文原贈妓詩。銀燈影裏泥人嬌。柳耆卿詞。泥歡邀寵最難禁。泥又作昵。花間集。鬬夏黃鶯轉。昵芳妍。又記得說人微歡語。字又作妮。王通叟詞。十三妮子綠窗中。今山東目婢曰小妮子。其語亦古矣。

哀曼

晉顧況孫氏。登袞賦曰。樂操則塞條年樂。哀曼則晨華朝滅。曼與慢通。亦曲名。如石州慢。聲聲慢之類。

溫飛卿錦鞋賦

段柯古漢上題襟集。載溫飛卿錦鞋賦云。闕裏花春。禁邊月新。燈燊纖女之束足。嫦娥之結鄰。碧鏤綳鈎。憶尾鳳而頻轉。雜稱雅舞。履號遠遊。若乃金蓮東昏之潘妃。寶屧臨川之江姬。甸甸非春陵之步。妖嬈實莩蕭之施。羅襪紅蕖之艷。豐趺蹈錦之奇。凌波微步。皆陳王。既蹀躞而容與。化蘼香踏遠石氏。橫窈窕而呈姿。聚蓊回沚。藍蕭郎之始見。李文明襪。恨漢后之未持。直爲系曰。瑤池偃子。熏雙成。夜明簾額。懸曲瑣。將上璽而垂手。顧轉盼而逍情。顧綢繆於芳趾。附周旋於綺楹。莫悲更衣床前棄。側聽東晞珮玉聲。先是柯古寄飛卿詩云。知君欲作閑情賦。應願將身作錦鞋。飛卿作此答之。蓋騁才炫博。而不知流于淫靡也。无人有書此賦者。聊一錄之。

丹鉛雜錄

楊慎撰

奥都顧其志、作攬苴微言、具載升菴以丹鉛名錄之義、謂中古犯罪者以丹書其罪、魏律綠坐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以鉛爲卷軸、升菴名在赤籍、故寄意於此、然則是書之作、其在先生入滇以後乎、觀其名、可照其志矣、攷先生著書目錄中、以丹鉛命名者、凡十種、有丹鉛錄、總錄、要錄、摘錄、閒錄、餘錄、續錄、別錄、贅錄、等名、而丹鉛雜錄、人多未之見、所見說郛、則寥寥數頁而已、余家舊有雜錄十卷、其書不名一體、大率皆記註文字、雜之於篇、故曰雜也、獨恨焦竑升菴外集之刻、意在表章升菴、而擇之不精、遂至以雜錄之半、闌入字學中、不知所謂字學者、皆升菴韻書、如轉注古音之類、非可以雜錄混之也、余故取家藏本、急梓之、以正焦氏之誤、而並攄丹鉛命名之意於簡端、會山李調元序、

丹鉛雜錄卷一

明　成都　楊　慎撰

嚴君平莊老子

嚴君平莊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爲胡越、眉目爲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倮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脂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爲禍厄、默爲害工、進爲妖式、遁爲變容、嘗鼎一臠、可知其味也、

莊子憤世

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彼假堯舜之道、而流爲之噲者也、未嘗罪湯武也、罪彼假湯武之道、而流爲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之道、而流爲子夏氏之賤禮、子張氏之賤儒者也、故有絕聖棄智之論、又曰、百世之下、必有以詩禮發冢者矣、詩禮發冢、蔽性理而疾行利者以之、其流最甚于宋之晚世、今猶未殄、使一世之人、尊聲而暗服之、然非心服也、使莊子而復生于今、非憤世嫉邪之論、將不止於此矣、

郭象注莊子

昔人謂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蓋其襟懷筆力、略不相下、今觀其注、時出俊語、與鄭元之注檀弓、

亦同而異也。洪容齋續筆引注之奇者于隨筆。予愛郭注之奇。亦復錄於此。如逍遙篇注云。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養生主注云。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又以生死爲寤寐。以形骸爲逆旅。又云。多寶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又云。通彼而不喪我。即所謂惠而不費也。又云。天性在天寶乃開。又云。堯有亢龍之喻。舜有怨慕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又云。律呂以聲象形。元黃以色兼質。又云。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知之所奈何者。命裘事也。此語尤精。可比於荀孟。又云。草不謝榮于春風。木不怒凋于秋天。李太白用爲詩語。而人不知其本於子元也。

賈子謂語

賈子曰。君子面美。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辭無由來。又曰。見祥而爲不可。則祥反爲禍。見妖而迎以德。則妖反爲福。皆極文字之妙。

王嘉

隴西處士王嘉。隱居倒虎山。有異術。符堅迎之入長安。按嘉字子年。今世所傳拾遺記。嘉所著也。其書全無憑證。直構虛空。首篇謂少昊母有桑中之行。尤爲悖亂。嘉蓋無總而詭譎。無才而強飾。如今之走帳黃冠。遊人羽客。僞藥欺人。假丹諛俗。是其故智。而移於筆札。世猶傳信之。深可怪也哉。嗚呼。子書之奧妙不傳者何限。而今乃傳鬻子。子華子。唐詩之佳而不行者無算。而世乃盛傳許渾。胡曾小說之可觀者多矣。

太元非擬易

孫明復曰。揚子雲太元。非準易。乃明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蓋疾莽而作也。桓譚曰。是書也。可與大易準。班固曰。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使子雲被僭竊之名。二子之過也。

天鬬天總

漢夫論。世主欲無功之人而強富之。則是與天鬬也。況使無德之人、與皇天鬬、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嘗有也。又曰。民安樂則天心總。天心總則陰陽和。此皆格言也。天鬬天總。文字尤奇。

蠮螉蝴蝶

說苑、載孔子曰。遠山十里。蠮螉之聲。猶尚在耳。言政事之惡譁而喜肅也。夫蠮螉之聲。必在山林之地。遠山十里。則朝市矣。市有蝴蝶之聲。則朝有蝴蝶之沸。政之譁也甚矣。史記云。魯之衰也。洙泗之間。蓋斷斷如也。斷斷。交爭之意。即孔子之所謂譁也。

鹵莽滅裂

莊子謂耕之不耨曰鹵莽。耘之不善曰滅裂。鹵、剛鹵之地也。耕剛鹵之地、必加功。呂覽耕道篇。所謂強土而弱之也。莽、草莽之地。詩所謂載芟載柞。乃善耕也。不治其剛鹵。不芟其草莽。是曰鹵莽之耕。耘以去草。古有鳥芸之說。如鳥俯而啄食。乃善芸也。呂覽善耘者。長其苗而去其草。長其弟而去其兄。是滅也。裂者、并其土而扣之。

喬宇鬼瑣

嘉靖初。給事中張翀、上疏言時政。中論舉術不正一條。有喬宇鬼瑣之語。上以此四字。問內閣。值憤任史館。即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復。敬所將公喜曰。用修之博。何減古之蘇頌乎。近日之學。謂不必讀書考古。不必格物致知。正荀子所謂喬宇鬼瑣者也。

論衡

論衡、孔子出。使子路齋兩具。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畢。他日孔子出。子路齋兩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者月離其陰。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亦載此事。而刪除子路問其故以下數句。蓋文有以含蓄不盡爲工者。若莊子載九淵之目。而止列其三。今亡書九淵具陳。說盡。則索然無味矣。

迓鼓

宋儒語錄。今之古文。如舞迓鼓。人多不解爲何語。按元人樂府。有村里迓鼓之名。宋人樂苑。有衙鼓格調。官衙嚴鼓之節也。衙訛爲迓。曲名村里迓鼓者。以村里而效官衙。其衣裝聲節。必多可哂者。以是名之。語錄云。如舞迓鼓者。謂無古人之樂。而效古人之貌。如村人學官衙鼓節也。

戲婦

抱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戲婦之法。於親朋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瀆。不可忍論。或憂以羞褻。或繫足倒懸。酒客酣醉。不知限劑。至使有傷於流血、蹉折支體者。可歎也。古人盛離別而不滅燭。悲戚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既不能動蹈舊典。至於鄉閭之所敬。言爲人士之所信。宜正色矯而呵之。何爲同其波流。長此敝俗哉。今此俗世尚多有之。娶婦之家、新壻避匿。羣男子競作戲調。以弄新婦。謂之鬧親。或褰裳而鼓其脛。或脫履而規其足。以廣見之婦。同於倚市門之倡。蹴所謂敝俗也。然以抱朴子考之。則晉世已然矣。歷千餘年而不能變。可怪哉。

康節不信命

張橫渠喜論命。因問康節疾。曰。先生推命否。康節曰。若天命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康節之言如此。今世游食術人。妄造大定數。蠱子數。託名康節。豈不厚誣前賢。

五代史學史記

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鹿駭蠭起。兇覬巍峩。吳蜀南唐。蠭豪竊據。蜀險而富。澳險而貧。閩陋荊蹙。楚朋羣服。剝剝弗堪。吳越其尤牢性視人。崇蛋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與華陰伏。日月出。烟火息。故真人作。天下同。右六一公五代十國世家序也。其文疊約中程。構彩溢目。殿文第一篇也。李者卿謂公之五代史。比船宗實錄。有出藍之色。似矣。然不知五代史。本學史記。非學韓也。右云。學乎其上。僅得其中。俗云撐篙一丈。牆打八尺。信其然乎。

綱目減字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云、補闕裔知之有婢名碧玉、美色、善歌舞、知之爲之不昏、昏與婚、古字通用、蓋言知之惑溺此婢、不娶正室也、綱目去不字、而云知之爲之昏、蓋誤以婚姻之昏、爲昏惑之昏也、字義不明、文理不通矣、綱目似此類極多、蓋朱子門人趙師淵奉師命所編、朱子固無與也、師淵史學既非所長、而古文又未經心、其疎舛固宜、今人以爲出於朱子、合於春秋、殆魏子牟所謂承餘竅之鄙夫、誠可笑也、

史傳遺事

張府英論王威、高君雅、在晉陽謀誅李淵、爲隋之忠臣、胡安國論五代宋令珣死事之跡、歐陽公遺之、予觀郭忠恕、初事湖陰公贊、爲郭威所殺、忠恕佯狂遁去、亦清節之士也、史皆不能表章之、噫、若此者、亦不幸矣、

李密陳情表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僞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於孝而妨於忠、昔見佛書引此文、僞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僞一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靜修詩、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蓋指此類乎、近日趙宏作令伯祠記、辨僞朝字、惜未見此、

微子面縛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亡弟恆讀史至此、謂予曰、微子有四手、兄知之乎、予曰、書傳未聞、乃笑曰、使無四手、何以既面縛、而又有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究首之、皆必無之事、肉袒而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鄭伯之降、借名於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又究而言之、抱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

秀才多能

北史、稱崔浩恆、機懦弱、胸中所懷、乃過甲兵、不如毗苑、稱孫叔敖秀才多能四字、文而不書、先秦文人造語、如商鼎周鼎、因物賦形、文質得中、後世不朴則靡矣、

韋夔讀何書

王安石與公卿爭新法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閱道折之曰、韋夔稷契、所讀何書、此言未足以折安石、韋夔豈不學者耶、若折之曰、相公誤矣、共工、驩兜、孔光、張禹、豈不讀書耶、則能折其口、而理亦協矣、

漢辭深厚

貫禹乞骸、元帝詔答之、引傳曰、亡懷土、所稱傳者、卽論語小人懷土之文、易小人二字作亡、蓋嫌於以小人稱其臣、漢世詔辭深厚、皆此類也、後世平交間辨難之文、卽如怒罵、況君臣之間乎、

宋主禮儒臣

宋之君、崇禮儒臣、過於漢唐、正史之所遺者、有二事、其一、眞宗臨楊礪之喪、降輦步吊、重其介清也、其二、富弼母卒、仁宗爲之罷春宴、二事雖三代令王、不過此也、其後徽宗之待蔡京、王黼、南安之待秦檜、侂胄、

似道、恩禮倍此、然前之則如蕩子之交狹客、後之則如弱主之畏豪奴、豈曰榮遇美事乎、書之祇辱、

讀書不求甚解

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世之見、後世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甚行、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陶心知厭之、故超然眞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從刺史檀韶聘、講禮城北、加以讐校、所住公廨、近於馬肆、淵明示以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攀然臻、馬隊非講肄、校讐亦以勤、蓋不屑之也、觀今詩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墜、又曰、詩書敦夙好、又云、游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游觀山海圖、其著聖賢群書錄、三孝傳贊、考索無遺、又跋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於此矣、豈世之鹵莽不到心者耶、予嘗言人不可不學、但不可爲講師、溺訓詁、見淵明傳語、深有契耳、

丹鉛雜錄卷二

永嘉前文字

爾雅出於漢世、正名命物、講說者賚之、於是有訓詁之學、文字之興、隨世轉易、務趨便省、久後乃或亡其本、三蒼之說、始志字法、而許愼作說文、於是有偏傍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而孫炎始作字音、於是有音韻之學、篆隸古文、爲體各異、秦漢以來、學者務極其能、於是有字書之學、

文字

王褒古今通論、見意林云、倉頡造書、形立謂之文、聲具謂之字、許叔重云、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李登云、物相雜、故曰文、文相滋、故曰字、

雨粟鬼哭

王充嘗辯雨粟鬼哭之妄云、河圖洛書、聖明之瑞應也、倉頡之制文字、天地之出圖書、何非何惡、而令天雨粟、鬼夜哭哉、使天地鬼神、惡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此乃正論、漢書緯書、又云、鬼夜哭、謂夏其亡、將爲篆也、堪一笑、

熒惑不識古文

類苑云、古文自變隸、其法已錯亂、後轉爲楷字、愈訛、殆不可考、如云有口爲吳、無口爲天、吳字本從口從

天。非從天也。後世謬從楷法言之。予又嘗戲謂吳元濟之亂、童謠有小兒天上口之讖。又如董卓爲千里草。十日卜。王恭爲黃頭小人。皆今世俗字。非古文也。史謂童謠乃熒惑星爲小兒造謠。審如此。熒惑星亦不識古文乎。蘇易簡云。神不能神。隨時之態。

陳熊序語

陳了翁、序張謙中復古編云。經天緯地之文。不在止戈之後。閑邪窒慾之義。不假皿蟲而知。其登也。元熊朋來序楊父鍾鼎篆韻云。周公之時未改篆。尚存科斗之書。其語皆相似。非相蹈襲。理則然也。

說文引孔子

說文引孔子之言甚多。如狗叩也。叩氣吠以守。又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又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黍可爲酒。禾入於水也。又一貫三爲王。此類恐未必孔子之言。抑稱所謂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也、

棗棘象形

說文。重朿爲棗。並朿爲棘。洪邁曰。棘與棗類。棘之字兩朿相並。棗之字兩朿相承。沈括曰。棗棘皆有刺。棗獨生高而少橫枝。棘則生卑而成林。以此爲別。其文皆從朿。朿音刺。木芒刺也。朿而相戴立生者棗也。朿而相比橫生者棘也。不識二物。觀文可辨。古人制字之妙義如此。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棗棘二字。亦何異於畫二木哉。

字體相易

六書合體爲字。上下左右。可以相易。如秋之與秌。羣之與羴。相易而音義同。惟重朿爲棗。並朿爲棘。日乘千爲旱。從日爲旰。此則不可易。又不知何說也。

古字異構

平秩。馬融本作苹秩。棄飫、左傳注作饇飫。蕭茅、書注作菁茅。臺菁、周禮注作箕菁。

王起

王起。唐貞觀時人。博學有聲。太宗嘗撰字試之。起曰。臣於世間字。所不識者、惟八駿圖中數字耳。按八駿諸名。具列子。華騮作服騮。白義作白䝵。柔丙作㕕黹。法引石經。又怪不可詰。起謂之不識者。蓋謂其不合六書之義。不了了耳。

亢倉子古字見臨林伐山

[illegible]

促迭

古毘陵志。有漢司農劉夫人碑文。許邵所製。存者僅百十字。中有促迭二字。不知何音義。又酒官碑。有名字。亦不知爲何以詢知者。

八分書名字

蜀夾江縣有酒官碑。令狐世弼所書。字畫有漢魏法。其中有云。南由市入爲關。北抵湖出爲名。關中之館。

名字不知何音義。錄于此。以俟博洽者問之。唐碑名即亦字

崔希裕略古

二水爲沝。三水爲淼。四水爲㵘。見崔希裕略古。淼今音渺。古音涉。

晨夜字

夙夕爲夜。非夕惕乎。臼辰爲晨。其日乾乎。造書者深於易矣。

字義

所、鐵砧也。从兩斤。別作鐕。贅矣。韓、同市也。自東而復於東。故从兩東。官曹之曹。从棘、其音義可知。今別作曹、贅矣。源委之委。从兩水。火焰之焰。从兩火。可以類推。〇以中爲仲。以說爲悅。後人以亂旁爲舌。指右無口。韍證从黹。舊爵从雀。席中从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生毁。離則配禹。堅乃施豕。巫混經旁。皐分澤外。獵化爲獦。業左叒十。靈底著器。其何法哉。

荆公字說

王荆公好解字說。而不本說文。妄自杜撰。劉貢父曰。易之觀卦。即是老鸛。詩之小雅。即是老鴉。荆公不覺欣然。久乃悟其戲。又問東坡。鳩字何以從九。東坡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連娘帶爺。恰是九个。又自言波是水之皮。公曰。然則滑是水之骨也。

轉注

唐王叡炙轂子云。滑稽者。轉注之器也。若漏卮之類。以比人言語捷給。應對不窮也。余按古六書轉注。亦取應物不窮之義。

音韻之原

或問余音韻之原。余曰。唐虞之世已有之矣。舜典曰。聲依永、律和聲、是也。元首喜哉。股肱起哉。百工熙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熙之叶喜起。明之叶良康。即吳才老韻之祖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於我有何力哉。即沈約韻之祖也。王充論衡作帝力於我何有哉。列子作帝何力於我有哉。力字皆作上文。息食爲韻。是傳寫之倒。大凡作古文賦頌。當用吳才老古韻。作近代詩詞。當用沈約韻。近世有倔強好異者。既不用古韻。又不屑用今韻。惟取口吻之便。鄉音之叶。而著之詩焉。良爲後人一笑刺爾。

李涪譏陸法言

唐李涪云。後魏李啓、撰聲韻十卷。夏侯詣撰四聲韻略十二卷。至陸法言、採諸家纂述、而爲己有。原其著述之初。士人尙多專業。經史精練。罕有不述之文。故切韻未爲時人之所急。後代學問日淺。尤少專經。或捨四聲。則秉筆多礙。自爾遂爲切要之具。然吳音乖舛、不亦甚乎。今依之。以上聲呼恨。去聲呼恐。與若存。不爲有識者所笑乎。夫吳氏之言。如病瘖風而噤。每啓其口。則語淚喎吶。隨聲下筆。竟不自悟。涪之言若此。譏之甚矣。然陸氏所著。亦本先儒。觀其注云。徐邈讀。鄭司農讀。劉昌宗讀。示不敢臆說也。如趙廣之越音活。華而皖之皖音浒。降鄭之鄭音揣。假借之假音嫁。羊愁之愁音曹。玉鷺啾啾之啾音銚。皆有據證。非

會屬吳音。浩之說亦過哉。

音辭篇略

顏之推音辭篇略。于九州之人言語不同。自春秋標齊言之傳。離騷有楚辭之經。蓋其較明之初也。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其失在浮淺。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濁而訛鈍。其得在質直。然冠冕君子。南方爲優。閭里小人。北方爲愈。此其大較也。若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辨。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蓋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濁弊。不可具論。其謬又曰。兄當爲所業切。今俗不行此音。亦古語之不可用者。又曰。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爲矩。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謀於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爲知音矣。又曰。焉字烏名。或云語詞。苟洪要用字苑。始分其別。若訓爲何。訓爲安。當音於愆反。音於焉逍遙。於焉嘉客。焉用佞焉。使不及是也。若送句及助辭。當音爽愆反。音烟故稱鼎焉。故稱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此始爲辭。昔鄭焉依是也。

安字義

古文安爲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按。荀子、安特將學雜職志順詩書而已。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移于梁矣。秦與梁爲上交。秦禍安移于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盍直爲臣

丹鉛雜錄卷三

字音

宋元章黃史云。五音六律十二宮。旋相爲君國。極精微。夫五音之出于五行。自然之理。管仲深明其指。著其形似。沈約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爲二。以欺後學。幾于千年。無人辨正。愚陋之人。從而雷通。作爲字母。謹守其說。故以東冬爲異。中鍾爲別。以象爲奬。以勖爲董。因其吳音。以彰後學。莫之能正。余於是以五方立五音。求五行。乃得一聲於孟仲季位。因金寄土。犖然明白。字字調暢。五音皆具。削去平上去入之號。表以角宮商徵羽之名。有聲無形。互相假借。千歲之後。疑互判清。太初漏泄。神姦鬼祕。無所逃形。著曰大宋五音正韻。

字音正訛略

孫愐示兒編云。音音訛。從音因、作蛩音非。俗以鼠松爲戎。以鄭曹爲晉。以鼠蹠爲欣。以鼠見爲閔。以奈耐爲耐。以藥爲約。以屈爲諂。以惜爲昔。以蘿爲戈。

一音無複字

乖、齋、閑、歪、腿、○買、擋、改、矮、歹、

空有四音

空字有四音。平聲音枯公切。說文、空也。天曰太空。紗名方空。從平聲。上聲音孔。考工記。南人眡其鋌空。郊特牲、紀。穿爲匡空。旁出莊子。勢空之在天澤。注、小穴也。張衡傳、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柳子厚祭張舟文。空道北出。式遏蠻陬。大宛傳曰。張騫鑿空。皆音作上聲。去聲音控。詩、不宜空我師。論語、其庶乎屢空。揚子、酒品之篇。俄空焉。唐詩、潭影空人心。又曰、天空霜無影。皆音去聲。入聲音窟。古者穴地穿屋而居。謂之土空。司空官名。居四民。時地利也。故曰司空。周禮注、司空、主國空地以居民。空地即窟地也。天上星有土司空。亦映地之土穴。詩曰。陶復陶穴。又曰、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室即土空也。冬時萬物閉藏。故司空之官易名。

鬃宗同音

古帝曾盧氏。一作宗盧。宗鬃古通用。故賈逵以宗盟爲鬃盟。穀梁以伯宗爲伯鬃。

宗升同音

儀禮注、布八十縷爲一宗。宗、古之升字也。按古音升作宗。易象傳曰。天險不可升也。與以剛中也叶。是其證。

榜字有四音

榜字平音作邦。船蓋也。又併船也。江賦、宇宙澄寂。八風不翔。舟子于是搖棹。涉人于是檥榜。又江湖中兩船相倚。曰接榜。今江湖中。盜賊曳船行劫。曰拋榜。是也。又音彭。所以轉正弓弩。見柳文注。又音綁。管也。又音謗。進船也。

離字義

字義之多者。莫如離。離別。通訓也。卦見易。黃離。倉庚。見說文。大翠曰離。見爾雅。流離、鳥名。見毛詩注。前長離而後翁皇注。長離、鳳也。見相如賦。纖離、馬名。見李斯書。侏離、夷語也。見史記。陸離、散亂參差也。見文選。木名、見孔子世家。水名、見地理志。人姓、見氏族志。江離、草名。接離、冠名。此皆字書已引者。予又見公羊傳。二人會曰離會。謂各是所是。各非所非。不能定也。此離義與二鳥離立之離同。

龜茲朱龜

鄭樵通志略、篆書龜。楷作龜。龍子有角曰龜。無角曰虬。西域有龜茲國。漢隸有侏龜碑。皆此字。今皆作龜非。國字亦从龜。今从龜亦非。

治字音

治、古音遲。如治國之治、及官名治中之治。又證曰。有病不治、乃得中醫。可證也。轉音作雉。如蜀刺史治成都、揚州刺史治會稽。是也。又六朝詩話云。錢唐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蠶運生於會稽。其家以子孫難得。送蠶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故名客兒。詩家稱謝客是也。注、治音雉。奉道之家。端室也。○今按道室稱治。猶今之觀也。又奉道之室、曰化。蜀有文昌二十四化。又有主簿化。化也。治也。猶今之曰宮曰觀耳。然亦罕知之。○又音怡。水名。漢雁門郡陰館縣。治水所出。東入于海。

祇有兩音

祇有爾音。音皮者。神祇之祇。音支者。訓適、是也。如詩亦祇以異、楊子、玆苦也。祇其所以爲樂與。並音支。杜詩韓文、或書作祇。而俗讀曰質。如祇言池未滿。祇是黑蛟龍。祇如閒信馬。皆當平音。至如驪泊南庭老。祇應學水仙。不作平聲讀可乎。俗又作秖。亦非。秖、禾始熟也。

來釐丕三字相通

羅鄂州爾雅翼曰。詩云。誕降嘉種。維秬維秠。說文解秠字云。一稃二米。詩、貽我來牟。而說文解字云。周所受瑞麥、一來二縫。秠與來、皆后稷所受于天。皆一稃二米。則秠即來牟也。來牟又爲釐麰。古者來釐秠三字相通。方言、貔、陳楚江淮之間。謂之狸。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貔。音丕關西謂之貍。彼雖說獸、而以一名通三音。則此物亦然。來猶貍也。丕猶貔也。釐猶貍也。要是一物。○羅氏此解。會合詩與說文方言。妙得物理。特表出之。○丕字作麰。韓詩作釐麰。漢地理志、后稷生於藁城。字作邰。皆以來牟誕降而名其物。又名其地也。又來往之來。亦音釐。儀禮、來女孝孫。注爲釐。○詩惠然肯來。叶悠悠我思。楚辭、天路限艱兮獨後來。漢書無說詩。匡鼎來。○釋名、往歸于彼、故其言之昂頭以指遠也。來使之入也。故其言之低頭以招之也。

麗字義

麗之爲訓、連也。又麗也。周易麗澤兌。周禮麗馬。一圉八麗。三五歷紀。古者麗皮爲禮。又音禮。廟該說、彭蠡古作彭麗。

善字訓多

古書善字訓多。毛詩女子善懷。前漢志。岸善崩。後漢記。寫善收。晉春秋、陸雲善笑。皆訓多也。

釁

釁、古眉字。周韓城鼎銘、用祈釁壽。又作釁。秦鐘鼎銘。亦同。篆作𥃝。上象眉毛之形。下从目而有尾。故篆爲緣。以自之尾爲一橫。與眉相混。說文亦不能辨也。又音門。詩、鳧鷖在釁。箋云。釁之言門。時緝云。山當水路。令水勢斷絕也。又縣名、漢地理志、金城有浩釁縣。注、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黃山谷詩。帶月旌旂宿浩釁。或作釁。維藥維芑。又音徽。周禮、共其釁鬯。或作釁。左傳。覩釁而動。又音娓。勉也。易、成天下之釁釁者。增韻。不倦之意。鄭注、役役也。或作釁。王莽傳。蠢蠢翼翼。韓文、秋懷詩。釁釁抱秋明。徐鉉云。說文無釁字。當作娓。按說文、娓、順也。美也。非不倦之意。楊雨仲曰。釁古作釁。釁芑之釁。用之爲聲。今爲許刃切。說文、血祭也。衆祭竈也。從釁省。从酉。酉所以祭也。从分。分亦聲。徐曰、酉、酒也。分、分牲也。亦分布也。廣韻、牲血塗祭器也。增韻、血者幽陰之物。釁用血。所以厭變怪。禦妖釁也。禦妖釁而謂之釁。猶治亂曰亂也。周禮天府。上春釁寶鎮及寶器。注、殺牲以血釁之。太祝陷釁。凡血祭曰釁。或謂器成必有釁隙。殺牲取血。塗其釁隙。以厭除不祥。又斯于疏。引禮記成器則釁之。其禮、雍人舉羊升星、南而刲、血流于前。乃降路鼎。則考之而不釁。亦作釁。注、設廢食以落。又賈誼傳。釁而不炭。鄭曰。漆面以易貌。顏曰。薰也。以毒薰人之。周禮、女巫釁浴。謂薰香沐浴也。或作衅。樂記、車服衅而藏之。亦作興。禮記。既興器用幣。亦作釁。

賁字七音

易賁卦、釋文云、賁有七音。彼義切、卦名也。陸德明、彼僞反。徐廣、甫寄反。李軌、府蟹反。傅氏云、古斐字。王肅、符文切。禮記、賁之音作。而民剛毅。荀子、下比周貴滑以離上矣。音父昏切。與七傳憑怒之馮同義。又沸也。穀梁傳、覆酒于地而賁。又方問切。禮記、賁軍之將。義與僨同。又音肥。周物爲褒賁令。地在東海。史黯布傳、趙將賁赫。又音墳。大也。尚書、周宏茲賁。淮南子、甑三足曰能。鑑二足曰賁。食之殺人。骨肉皆化爲水。又音奔。尚書、虎賁三千人。周禮、虎賁氏。舍則守王閑。閑、梓楚也。今之行馬鹿角。又音番。山海經、桂林八樹作賁隅。今廣東縣名。又音渾。韓文注、陸渾山、古作陸賁。又與墳同。古書三皇之書曰三墳。言大道也。古文禹貢、厥土黑墳。注、土脊脈起也。以此證之、不止七音也。

蕾傳同字

周禮居幹之道。蕾粟不迤。沈重讀蕾爲恣四切。又考工記。察其蕾、蚤不齵。注、蕾謂輻入轂中也。泰山平原。呼所樹立物爲蕾。聲如蕾。博立臬基。亦爲蕾。蕾蓋借字。今文作傳。又作剸。史記、不敢剸刃於公腹。管子。春有以剸耕。夏有以剸耘。注、齊地謂物立地中爲傳。管子又謂戰士曰剸戰之寶。

毦與聲同

毦、緝羽爲軍裝也。又云。毦毦、翼也。一曰緝羽爲衣。一曰兜鍪上飾。唐太宗詩。彤庭飛彩毦。翠幌爛明璫。沈佺期詩。鸚鵡啼林彩毦分。字一作聲。文選東京賦。聲髦被繡。注、聲髦、即髦頭也。漢書、翠爲髦頭。餘見衣類。

丹鉛雜錄卷四

類字說

六書敎。類、力遂切。種各肖似也。同氣自相求也。類从犬。蓋鳥獸之名。列子曰。麑愛之獸。自孕而生。曰類。羅從願爾雅翼云。以山海經類之。類有二種。其一則獸之出豆爰山者。如狸而有髮。其名曰曾類。如列子之說。其一則當山之鳥。如鳥而五采文。其名曰奇類。今類字。說文不收。而通作類。从犬。取種類相似。惟犬爲然。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類从犬。羣从羊。今楷書作大。羣書作羣。取其便於結構。失之遠矣。

二小爲地

何燕泉引宋人易義。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爲之地。一大二小。天字示字也。天曰神。地曰示。此易義。乃姚孝寧所作。朱子亦嘗稱之。愚按天曰神。古韻天亦有作汀因切者。與神相近也。例推之。示亦有地音。地亦有示音。精於字學者始知之。

四呬同字

儀禮注。古者三四之字。皆積畫。堯典。咨三岳。皋陶曰。外薄三海。其後隸書作四。按說文。四。毛氏云。从口从八。鄭樵曰。脉入之數。未能上達。卽道書吹呼吸呬之呬。張平子思元賦。呬河林之蓁蓁兮。偉關雎之戒女。注。呬、息也。呬與呬、字異義同。由此觀之。則三乃三三之字。四卽俗四字也。胡一桂書三字作亖。

口字義

口字。說文音圍。象四周匝之形。六書故、以爲府狠切。與方圓之方同。蓋方圓皆象形也。淮南子云。左肱圍。右肱方。論衡云。方圓肱不俱成。圓必作○形。方豈不作口形乎。田从口、會意。開方之法出焉。圃又从口會意、圃也者。圃田之四至也。唐人寫肱字、有作圃形者。是其義也。口又作國。商子書、弱民口強。口強民弱。有道之口。務在弱民。國字皆作口。蓋古文倉頡所制也。今文國从口又从或。或域同。戈守口下一地也。內口而外又口。複矣。且鄉始造城。倉頡上世。豈有戈守口之事。由此觀、口一形而三音。方也。圍也。國也。皆同形借用。古文所以簡而括。不若後世之繁贅耳。

衣字義

春秋緯云。代殷者姬昌。日衣青光。衣之爲言被也。如人着衣。文選繁尾衣青天。注者不達。改衣爲依非。

蕭暉與傾翬字義

衛覬華山碑、神樂其靜、傾翬無形。注、傾翬與蕭暉通。飛騰迅速之皆也。言神人異處。逼近則不敬。黃庭經蛇女窈窕翳霄暉。字雖異。其義一也。

苴有十四音

苴七閭切。麻也。子閭切、苴杖也。又子旅切、履中蔴也。又布交切。天苴。地名。在益州。見史記注。又天苴與巴岡。又子邪切。菜壤也。一曰獵場。又似嗟切。苴畔城在雲南。又鉏加切。詩傳曰、木中傳草也。水草曰苴。字一作蓋。又作沮。今作渣、非。又都賀切。土苴。不精細也。又側不切。蓋草也。又側魚切。說文曰、酢菜也。酢古鹽字。又莊俱切。姓也。漢有苴氏。又則吾切。芋蒸祭也。又將預切。糟魄也。又子余切。苟苴。囊貨也。

州音殊

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授圖。割地布九州。春秋說題辭云。州之爲言殊也。合同類異其界也。釋名。州。注也。郡國所仰注也。易林。鵲陰徙巢。西至平州。遭遇雷電。霹我昔廬。又紫馬白州。曰驪。唐詩。青虬紫燕坐生風。轉音咏。與胄同音。

區音

區本音祛。又音鉤。樂記。草木萬區萌達。音甌。左、豆區鍾釜。區、四豆也。又楚文王作僕區之法。僕、隱也。區、匿也。人姓。王莽傳。中郎區博。音邱。論語。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文選。瓜田芋區。荀子。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注、藏物處。漢書儒林傳。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試。誦說有法。疑者區蓋不言。曲禮。不諱嫌名。注、若字與窩。邱與區。按字窩今讀不別。邱區今讀則異。然詩古語。其聲亦同。陸機詩。昔厥邱宇。又晉宮閣名。所戟若干邱。則知古邱區音義俱同。

苞

慕文云。苞今之慕字。包愷音作既悅切。賈逵曰。束茅以表位也。見史記孫叔通傳注。按即絕字之通。从色不从巳。

喻歈同字

喻歈二字。並有平去二音。說文引相如凡將篇。淮南嘗嘗喻。蓋曲名也。與吳歈巴歈同。其字或從口。或從欠。亦猶嘘之與歔。嘘之與欷。嘘之與欷也。

邪字音

邪音餘。詳左傳。音徐、鄭、詩詩說。又班彪北征賦。降九杖于藩國。折吳王之逆邪。惟太宗之蕩蕩。豈漢秦之所圖。又音頗。漢書邪龍地名。孫倘讀。

塗字音

塗字從余。余有三音。一音餘剩之餘。又音蛇。今人姓有余氏。即余之轉注。而俗書从入从示作余。乃小兒強作解事也。一音賒。故賒字从余。可證也。東方朔傳。老拍塗。解曰。塗者。漸洳徑也。柳子厚詩。浮幻迷冰火。齊諧笑拍塗。叶入麻韻。又雨多塗則滑而顛。得北音矣。李義山蜀爾雅云。禹貢、厥土惟塗泥。夏小正、寒日滌凍塗。二塗字音在巴蜀之間。蓋禹本蜀人。故塗泥東塗。皆叶蜀音。今蜀人曰濡土曰塗泥。肉爛曰塗肉。蓋禹時已有此音。蜀之土音亦古矣。○毛詩。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易林、雨雪載塗。東行破車。旅人無家。以此博證之。則古音昭昭矣。鄭云。華音敷。家音姑。不可強引。

跗與華不敷五字同文

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不華足也。易曰。震爲蕃。蕃華蔕也。通作敷。鄘潤甫游仙詩。紫芝列紅敷。丹泉激陽滴。字書作跗。古詩。紅蕚青跗定滿枝。字又作蕚。莊子折楊皇蕚。通作華。易、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壯夫。夫與華爲韻可證也。

茶茶

茶即古茶字也。周詩記茶苦。春秋書齊茶、漢志書茶陵。顏師古、陸德明、雖已轉入茶音。而未易字文也。至陸羽茶經。玉川茶歌。趙贊茶禁。以後遂以茶易茶。

骨胥

骨胥字。文選七發、弭節五子之山。通厲骨毋之場。骨當作胥。史記。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吳人立祠江上。因名胥母山。古字皆作骨。其字假骨。其誤宜也。今雖善書者。亦不知骨之爲胥也。

侯字音

侯音明。詳詩。又音號。史尉佗贊。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爲諸侯。隆慮離溼疫。佗得以益驕。陸梁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

野序杼同音

書云。天球河圖在東序。雜書寄淮廳。引之作東野。班固典引。御東序之祕寶。王儉褚淵碑云。餐東野之祕寶。李崇賢云。野當作杼。古序字也。○據此。序野古同音。後人加土作墅。不通之甚。俗書至晉日繁矣。

硒

硯、韻會以爲硯字、非也。元次山文、怪石臨淵、磬磬有頃。白注、磬、綺競切、音義近磬、非硯也。

云古貢字

今之云字、乃貢之省文。秦誓、雖則貢然。注、貢即云。毛詩、聊樂我貢。石鼓文、君子貢獵、貢獵貢遊。按此條又見丹鉛外集。

斗音主

古文易、日中見斗。斗音主。鄭元注詩、酌以大斗。斗亦音主。儀禮、司宮設蜡於洗東、有斗。釋文、斗音主。注、斗斟水器也。律歷志、聚於斗。溝洫志、淫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既且糞。長我禾黍。

裨海

說文、裨、接益也。以小益大曰裨。西域傳有裨王。漢書有裨將。鄒衍書、四海之外、有裨海環之。書名有裨蒼、裨雅、皆以小益大之義。

甄字音

宋莊季裕雞肋篇云、甄徹字見獨。登進士時、林攄爲樞密、當唱名、讀爲堅音。上以爲眞音、攄辯不遜、遂坐貶。後見姓譜云、舜子商均、封虞、周封陳、楚烈王時有陳通奔周、周以舜居陶、號之職、命爲甄氏。按說文、甄、陶也。从瓦堅、居延反。吳書、孫堅入洛、屯軍城南甄宮井上。旦有五色氣、人入井探得傳國璽、以甄與己名音叶、以爲受命之符。則三國以前、未有音爲之人切者矣。孫權卽位、尊堅爲帝。江左諸儒、爲吳諱、故改音眞。說文、顛、顯、闐、以眞爲聲。煙、咽、以甄爲聲。駰、鄋、以川爲聲。詵、詵、以先爲聲。此皆先眞韻中、互以爲聲也。其後秦爲苻堅諱、隋爲楊堅諱、皆轉避其音耳。嘉祐中、王陶作甄氏墓銘云、甄以舜陶、氏出於陳、避吳苻隋時以爲甄。南北澗訛、姓音莫分。本之於古、乃識其眞。○按王逸楚辭云、鹿谿兮躊躇、貔貉兮蟬蟬、鵠鴰兮軒軒、鶤鷄兮甄甄。甄以此知古元音堅、又音稽云。

甄音稽

春秋命歷序曰、神農甄四海。白皇脉山川。白皇、人名。甄注音稽。錦帶書云、神農更王、軒轅承紀、甄野肅強、爰封衆子、佛經甄明之甄、亦音稽。此字集韻不收、吳才老韻補亦遺之。

張有論六書

張謙中復古編、韻象形者、文之純雅於此。指事者、文之加滋於此。會意者、字之純廣於此。諧聲者、字之加備於此。假借者、因其聲、借其義。轉注者、轉其聲、注其義。文字之變化無窮矣。

刺字訓

淮南子序典中郎將弁掛、借八卷刺之。又漢文帝命諸儒刺六經、作王制。刺之爲言取也。

俗用刊字誤

說文、刊音邱憲切、剟也。剟、敕答揚雄、懸諸日月、不刊之書。言不可削除也。今俗誤作刻梓之用。是乃削除除梓行也。此誤雖大方之家、亦然。唐肅亦國初文士、送人從軍詩云、碑因紀積刊。謬誤可笑。各處鄉

試序、多云刊其文之佳者若干篇。讀者亦不之怪。學之不講、一至此乎。

畊耕

今字音以畊爲耕、非也。畊上聲、唐六典、論府兵之制云、居無事時、畊於耕、以此證之、可見畊耕音義有別。

餙饌健

餙孟子餙粥之食。又作饌。說文、饌也。周謂之饌、宋謂之餱。檀弓注、厚謂之饌、希謂之粥也。釋見說文。徐邈云、今饌字、又作健。左傳、健於是。又作餙。荀子、酒醴餙饧。又作饌。禮記、取稻米爲醴。醴當讀爲饌。古文作饌、集韻又作饌、繕、鄉。

大鳳

通史、纘大鳳子青邱。戰脩蛇於洞庭。大鳳作大鳳。內典引古讖記、鳳鳳逆序、蒼蒼叔度。注鳳音梵。鳳字當作鳳。从焉。非鳳凰之鳳也。予舊著古音駢字、古音附錄、亦誤從之。今特正之於此。

綱巾見蔡林伐山

說文、綱、青絲綬也。音閑。仲長統昌言、身無半通青綱之綬。而竊三辰龍章之服。爾雅、綱似綱、組似組、東海有之。皆以草色似也。綱、鹿角菜。組、海中苔。今之燕窠菜也。詩人白綱巾、紫綱巾、皆合用此字。而俗多用綸。綱自綱、綸自綸、豈可混用也。

澭字三音

澭字有三音。漢書、西南澭池。音顯。預州澭陽、音異。其後訛爲愼陽也。杜預傳、澭淤之田、歲收數鍾。此澭字又音塡塞之塡。

擾音饒

尚書擾而毅。徐邈讀作饒。左傳、擾龍氏事孔甲。師古音作饒。

窕

窕窕、又音姣。荀子、其文飾也不至于窕冶。又音憿。左傳、楚師輕窕。五行志、小者不窕。又音條。淮南子、霄窕之野、與蕭條同。

蘭蘭字

古文蘭與懶同。見後漢書。蘭亦借作妍蚺之妍。論衡云、形佳骨蘭、皮媚色稱。又借懶闌、脆弱之借也。南乃蘭省東蘭、又省女。古人用字、意勝于法、例如此。

劉邵之邵从卩不從阝

劉邵、字孔才。宋庠曰、邵从卩、說文高也。故字孔才、楊子、周公之才之邵、是也。三國志、作劭、或作邵、从邑。皆非。不叶孔才之義。从卩爲邵、乃叶。

佗字兩音

孟子、尹公之佗。漢書、趙佗。項羽傳、項佗。過秦論、帶它。後漢崔它、五人名。並音徒何切。讀爲駝。左傳、賈佗。北

宮佗、陽它、毛詩陳它四人名、又音施。

嘲字

李太白有送族弟凝、至婺嘲詩云、鳴雞發婺嘲、別鶴驚峽州。婺嘲、地名、在單父三十里。嘲字、正當不收、惟宋史李全傳有出沒島嘲、嘲亦水島之類也。

魏與涴同

韋莊應天長詞云、想得此時情切、淚沾紅袖魏。魏字義與涴同、而字則讀如涴字、入聲、始得其叶、然說文玉篇、俱無魏字、惟元詞中、馬驟魏、人語喧、北音作平聲、四轉作入聲正叶。

冶作野

古冶字、或借作野、金陵有冶城、楊子江有梅根野、或作冶字、而音渚、齊武帝詩、昨經樊鄧役、阻潮梅根冶、深懷悵往事、意滿辭不敍、劉文房詩、落日蘇湖色、空山梅冶烟、孟浩然水宿梅根冶、烟迷楊葉洲、皆以冶爲野也。

撻打同字

書曰、撻以記之、撻音入聲、又轉入上聲、俗用打爲撻、非、打字从手、从丁、當音丁厲切、見歐陽公集古錄云、打字以音義言之、當爲丁厲切、不知何以轉爲音迺切、蓋打字从丁爲聲、轉爲上聲、與鼎同音、又轉爲入聲、與鋌同音、其義皆訓擊也、義與撻同、故俗借用之、是知虞書撻字、轉爲打、韻書音鼎、歐公音鋌、俗語打坐、打鞋、作撻上聲、於音和同、爲透字母也、古俗皆通。

笨字義

笨字音奔、去聲、粗率也、晉書、豫章太守史疇、肥大、時人目爲笨伯、宋書王微傳、亦有麤笨之語、今俗諺亦然、朱子語錄云、諸葛亮只是笨、不是此字、乃書作盆、而音發之、噫、諸葛豈笨者哉。

解音賈

僧皎然、題周昉書毗沙天王歌、憶昔胡兵圍未解、感得此神天之下、解讀如道家尸解之解、與下和叶、吳氏韻補、亦失此一字不收云。

吳吳

吳音華、大口也、字从口、从大、與吳不同、後漢戴就傳、鈇斧、注引張楷晏文、音華、其字从金吳音也、若詩不吳不敖、吳音娛、張子厚理窟云云、當矣、今多音華、非、吳自吳、吳自吳、何得混耶。

大字古音

大字古音戴、音嵗、而無一翻切者、惟今音有之、今之韻書二十二禡、亦不收大字、豈以爲非古音乎、予考淮南子、宋康王世、有雀生鵠、占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以大叶下、古亦有一翻切之音矣、惜乎作韻書者之不考也、予作古音略、古音餘、二書、於字之形聲、多所發明、而刊補前人者、有一得之愚、必有後世子雲知之耳。

書字音與化同

江左稱、書音胡界切、話音戶快切、卦音古賣切、至今遵之、以爲古音、愚謂非古音也、南蠻鴃舌之音也、何以知其然、春秋莊公六年、蹇來、公羊傳曰、慢之、曰何以慢之、化我也、穀梁、書我也、故前言之也、化書同音、既在春秋之世、又中原之音、何不據此、乃從江左乎、國朝洪武正韻、兼正之、不易之論矣。

等

一作補里切、韓非、主妾無等、必易嫡子、韓退之許國公銘、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宰叶奬里切、○又都怠切、類也、輩也、管子、遷有善士、補授貨人、入則乘等、出則蔡騈、補音輔、又漢書郊祀志、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朔旦、與黃雲時等等同也、○本音齊、簡也、从竹、从寺、寺官曹之等平也、古者、簡書皆有尺寸、如漢世天子詔尺一、官府及民庶書札、盈尺、故曰尺素書、是齊等之義也、唐韻、齊也、類也、比也、輩也、又候待也、稱輕重也、又級也、論、出降一等、賈誼傳至無等也、王褒僮約、焚槎發等、焚槎、火田也、發等、沐樹也、又佛書有方等經。

蹇字訓

左傳、苑子刎林雍、斷其足、蹇而乘於他車、以歸、蹇音磬、一足行也、梅聖俞送寧鄉令張沆詩、長沙過洞庭、水泊風搖矸、青山接夷蠻、白晝鳴鵰鶚、竹存帝女啼、蘿挂林雍蹇、不嫌卑濕憂、淸風入詩興、此蹇字韻書不收。

丹鉛雜錄卷五

羹與汞通

古字羹與汞同、韓詩、江之汞矣、作江之羹矣、博古圖、汞寶用享、作羹寶用享。

煬字音向

煬字本音向、今音恙、非也、按莊子、煬者避竈、司馬彪曰、對火曰煬、淮南子曰、富人衣纂綿、貧人煬竈口、唐詩、老人秋向火、是煬卽向、同音可證。

日吳曰映

梁元帝纂要云、日在午曰亭、在未曰映、王仲宣詩、山岡有餘映、謂日吳也。

夠字

廣雅曰、夠多也、音遵、今人謂多曰夠、少曰不夠、是也、文選魏都賦、繁富夥夠、不可單究、五臣注、讀音作平聲、不知夠究本文自協韻也。

淇涔同字

論衡云、旱、火變也、淇、水異也、又引天官書、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來者旱、從北方來者淇、又曰、一旱時氣也、又曰、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淇、出南則旱、淮南子、旱雲烟火、涔雲波水、又曰、國有九

牟之菁。雖涔旱災害之殃。民莫窮困流離也。又曰。涔水不能生魚鼈。涔水、行潦也。滿涔晉義同。皆古字借用。又羊戎切。楚辭九辯、乘精氣之搏搏兮。歷諸神之湠湠。騁白觀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

恁字音

班固典引、動恁旅力。注、恁、思也。如深切。今轉音作去聲。

點與玷通

點與玷通、古詩多用之、東哲補亡詩、鮮侔晨葩。莫之點辱。左思唐林兄弟贊。二唐潔己。乃點乃汚。陸厥答內兄希叔詩。既叨金馬署。復點銅駝門。杜子美詩。幾回青瑣點朝班。正承諸賢用字例也、

帆字音

帆字符咸切。舟上幔也。又扶泛切。使風也。舟幔則平聲。使風則去聲。蓋動靜之異也。劉熙釋名曰。隨風張幔曰帆。註去聲。廣韻曰。張布障風曰帆。音與梵同。左傳宣十三年註、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謂車旆之受風。若舟帆之帆風也。舟帆之帆平聲。帆風之帆去聲。疏云。帆是扇風之名。孫綽子曰、動不中理。若帆舟而無柁、南史、因風帆上。後前運烟。荊州記云。宮庭湖廟神。能使湖中分風而帆。而北晉湠方生。有帆入南湖詩。又有還都帆詩。謝靈運有遊赤石進帆海詩。劉孝威有帆度吉陽州詩。選詩、無因下征帆。徐陵詩。南來大麓北帆清湘。劉刪詩。回艫乘派水。畢帆逐分風。張曲江詩。征鞍稅北渚。歸帆指南陲。張燕公詩。離魂似征帆。常往帝鄉飛。趙東曦詩。帝城馳夢想。歸帆滿風飈。杜詩。浦帆晨初發。韓退之詩。無因帆江水。包何詩。鏘帆乘風轉。金鏡照地新。孟浩然詩。領北回征帆。巴東問故人。徐安身詩。暮雨衣猶濕。春風帆正開。近蘇州劉孟詩。改征帆爲征棹。何仲默笑曰。征帆改征棹。錦帆亦改曰錦棹可乎。蓋淺學忘改。非剉誤也。

沙漠沙幕兩音

漢書。武帝元朔六年。衛青將六將軍絕幕。注、沙土白幕。今按幕、漫也。西域傳。難兜國以銀爲鏤。文爲騎馬幕如人面。如淳曰。幕音漫。韋昭曰。幕錢背也。靈葉經。十二葉子、皆陰。謂之繩陰漫。然則漫幕同義。李陵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注、此匈奴沙漠地。崔浩謂之河底。猶今人呼蝦幔亦曰幔。可依字讀、義無爽。○今按京師謂錢背曰漫兒。呼帳面曰幔子。則沙漠與絕幕作漫莫、兩音皆通。

泣與澀同

素問、厥泣則血虛。又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又云。多食鹹、則脉凝泣、而變色。泣、音義與澀同。按說文、泣、水不利也。泣與淚同。泣亦水不利也。泣與澀同。亦可互證。

屈字四音

字音不可不細辯。如屈之一字有四音。屈原人名。屈產、河東地名。九勿切。音與鞀同。尺蠖之屈、與屈信之屈。曲勿切。音與蛐同。漢書賈誼傳。用之無度。物力必屈。渠勿切。音與倔強之屈同。玉藻、君命屈狄。通作闕。雷后服刻繪爲衣。不書也。

瓊字訓

許氏說文、瓊、赤玉也。此訓恐非。按詩。尙之以瓊華。尙之以瓊英。尙之以瓊瑤。則瓊爲玉之光彩。非赤玉也。皆用毛詩之訓。不以說文爲然。

鄂字从口

文選笛賦。不占成節鄂。注、鄂、直也。从邑者。乃地名也。非此所施也。據此則節鄂連綿。字皆从口。而今刻本皆誤从邑。

集雀異音

篆文二鳥曰雥。三鳥曰雥。三鳥相聚。其羽戢戢也。集字从此。其音與積同。下从木。鳥集於木也。音義皆殊。元、趙古則、周伯溫輩。妄作解串。便以雥爲集。非也。按隋許善心神雀頌曰。景福氤氳。嘉祝雥集。可砭趙周之謬。雥之與集。猶氤之於氳。以雥卽爲集。謂氤卽是氳可乎。

上番

杜工部竹詩。會須上番看成行。獨孤及詩。蒼日鮮毛一番新。別時芳草兩回春。不堪花落花開處。況是江南江北人。番去聲。但杜公竹詩番字。於義不叶。韓石溪都憲家有蔡蔡鶴杜詩箋。上番音上筠。蜀名竹叢曰林筠。易說卦爲蒼筤竹。古注亦音浪。

擅字義

東坡詩。玉腕半擅雲碧袖。余嘗請喬白巖。篆東坡四詩。喬公亶。擅字說文所無。惟玉篇有之。注、搯衣也。廣韻。擅、手擼衣也。永嘉林應龍曰。左傳。擅衣出其臂。擅亦可借。但古今音微不同。○愼按博雅、作尊。手循。又按他文。頓圓曰𩏂。面圓曰圍。則尊字元有擅音也。

勿勿

董伯思云。右軍帖語、有頓乏勿勿。顏氏家訓云。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耳。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蓋以聚民事。故恩遽者稱勿勿。僕謂顏氏以說文徵此字。爲長。而今世流俗。又妄於勿勿中。斜加一點。謂爲匆字。彌失真也。按祭義云。勿勿其欲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懇愛之貌。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是知勿勿出於祭義。唐人詩中用之。不特稱於書翰耳。又恩字解云。多遽恩恩也。是恩恩亦古語。好古者但知勿勿。而笑恩恩。逐俗者又但知恩恩。而駁勿勿。皆非也。是以學者貴博古而通今。

心字

張有云。古文心字。以倒火作火。心火屬也。予按今之草書寫心字。及火。皆作散點。亦有理。

泊薄同字

老子道德經。薄作泊。王充論衡。酒之泊厚。同一麴糵。人之善惡。同一元氣。又曰。人生於陰陽。有薄有泊。玉生于石。有純有駁。泊薄同一字也。

乙字音義

史記東方朔傳、止輒乙其處、乙音黠、有所絕止、黠而記之曰乙、如今士人讀書、以朱志其止處也、又文字有遺落、勾其旁而添之、亦曰乙、唐試士式、淚幾字、乙幾字、是也、今試式亦然、而字作脫也、詎乃黠之訛耳、又官府文書、以朱書黠其要處、亦曰乙、周禮注、治中、治簿書之要也、當其中而黠之曰中、

榮字當入東字韻

榮音與融同、楚越謂魯、其音皆同也、按淮南子云、聖人之能、固已多矣、而所守又約、故動而必榮、愚人之知、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以榮與窮叶、越絕書曰、種留封侯、不知令終、二賢比德、種獨不榮、以榮與終叶、古韻已如此、後人入庚字韻、蓋誤以榮爲榮也、

道字當從訓由

山海經、風道北來、天乃大水泉、郭璞注、道、從也、韓非子、元鶴二八、道南方而來、亦訓道爲從、中庸、極高明、而道中庸、禮記、民道之而有功、文選東都賦、回行道乎伊闕、邪徑健乎輾轅、皆訓道爲由、由亦從也、

勞極酒酒

洗古音蘇、官名有洗馬是也、字一作酒、神農本草、勞極酒酒、如瘧狀、素問、酒酒惡寒、注並音蘇、

欲極同義

爾雅、欲音劇、郭璞曰、疲極也、相如子虛賦、微欲受詘、說文、欲、勞也、燕人謂勞曰極、字一作欲、俗又作欲、皆筆勢小變耳、別作殣、方言引春秋外傳、余病殣矣、又作僅、音義並同、晉人但用極、世說新語、顧和謁王導、導小極、對之疲睫也、商芸小說、載明帝問沐啓云、沐伏久勞極、不審尊體何如、帝答之曰、去垢甚佳、身不極也、後讀神農本草云、勞極酒酒、注、極、欲倦也、則極字反古於欲殣諸字、晉人所用、當是從本草、未可以爲俗書也、

王字

今之王字、均爲玉二畫近上爲王、王加二曲於旁、爲璽、音渠、治玉之工、周禮、玉人是也、呂氏春秋、有公玉姓、漢公玉帶其後也、自篆改爲隸、後人皆不識玉字矣、

深濕二字與濕同

許氏說文、濕、水名、音楊、卽禹貢之深水、孟子所謂淪濟漯也、班史地理志、右北平俊靡縣深水、南至無終、東入庚、水經注、庚水、與鮑邱水合、俊靡、魏書、道武帝如馬邑、觀深水、注、卽紫河也、出鴈門陰館縣補頭山、一曰治水、師古曰、深、力追切、丁度集韻、深濕濕三字同、注曰、水出鴈門、合而證之、則古名濕水、音楊、今名深水、音黑、二音皆麤、

古文七作泰

泰卽七字、泰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而古文作夾始、史記作來始、夾與來皆、泰字之誤、太元七政、亦作泰、褚遂良書枯樹賦、七亦作泰、

軼轍字同

古字今軼與轍同、莊子、夫子奔軼絕塵、而回瞠乎其後、今謬讀軼作逸、遂失其義、戰國策、王者循軼之途、注軼轍、同車迹也、

雒字

字書云、後漢都洛陽、以火德王、爲水克火、故改爲雒、此說非也、春秋經、書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左傳凡洛皆作雒、已十餘處、豈因後漢而始改乎、

䰟音蔑

抱朴子、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䰟、泥音涅、後漢書引論語涅而不緇、作泥而不涅、可證也、䰟音蔑、爾雅注、引䰟勉從事、或作蠛蠓、又作密勿、可證也、泥音涅、則䰟當音蔑、䰟或音密、則泥當音蜜、古音例無定也、晉書作怯如雞、蓋不得其音而改之、

夾俠古字通

吳大帝築東興堤、左右結山、俠築兩城、注、今柵江口有兩山、濡須山在和州界、七寶山在無爲州界、兩山對峙、中有石梁、俠讀作夾、古者俠夾二字通用、漢隸華山亭碑文、有云、吏卒俠路、晉宋書、有俠穀隊、皆以俠爲夾、

丹鉛雜錄卷六

論文

璽有通石、有雜珠、有光木、有瓊、皆文也、

玉素

良玉不琢、素以爲絢、質斯骨矣、玉有圭璋、素有藻繢、文可遺乎、

瓊枝旃檀

佛經云、瓊枝、寸寸是玉、旃檀、片片皆香、比之聖賢、欲無德不備、喻之詩文、欲無字不工也、又曰、擊珊瑚樹枝枝好、撒水銀珠顆顆圓、亦此意、

李華論文

李華曰、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有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畢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沒、而伋、軻作焉、孟、荀之道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遠、六經之道、遞矣、淪及後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浸以微矣、慎勿華之論文、簡而盡、韓退之與人論文諸書、遠不及也、特難爲褊心狹見者道耳、

論文

論文或尚繁、或尚簡、予曰、繁非也、簡非也、不繁不簡亦非也、或尚難、或尚易、予曰、難、非也、易、非也、不難不易、亦非也、繁有美惡、簡有美惡、難有美惡、易有美惡、惟求其美而已、故博者能繁、命之曰該贍、左氏相如是也、而謝客者、頃刻能千言、精者能簡、命之曰要約、公羊穀梁是也、而曳白者終日無一字、奇者工於難、命之曰復奧、莊周禦寇是也、而郇模劉煇、亦詭而晦、辨者工於易、張儀蘇秦是也、而張打油、胡打鈸、亦淺而露、論文者、當辨其美惡、而不當以繁簡難易也、

蕭穎士論文

蕭穎士云、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賈誼文辭最正、近於治體、枚乘、相如、亦瓌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揚雄用意頗深、班彪論理、張衡宏贍、曹植豐贍、王粲超逸、嵇康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干寶著論、近王化根源、此後寂絕無聞焉、近日惟陳子昂文體最正、蕭之所取如此、可以知其所發矣、

珊瑚鉤詩話

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者、謂之制、絲綸之語、均日月以照臨者、謂之詔、制與詔同、詔亦制也、道其常而作彝憲者、謂之典、陳其謀而成嘉猷者、謂之謨、順其理而廸之者、謂之訓、屬其人而告之者、謂之誥、即帥衆而申之者、謂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者、謂之命、出於上者謂之敕、行於下者謂之命、時而戒之者、敕也、言而諭之者、宣也、諮而揚之者、贊也、登而崇之者、册也、言其倫而析之者、論也、度其宜而揆之者、議也、別嫌疑而明之者、辨也、正是非而著之者、毗也、記者記其事也、紀者紀其實也、纂者、纘而述焉者也、傳者、傳而信之者也、序者、緒而陳之者也、碑者、披功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碣者、揭示操行、而立之墓隧也、誄者、累其素履、而質之鬼神也、誌者、識其行藏而謹其終始也、檄者、激發人心、而喻之嚴厲也、移者、自近移遠、使之周知也、表者、布臣子之心、致君父之前也、牋者、牋儲后之問、伸官闕之儀也、簡者、質言之而略也、啓者、文言之而詳也、狀者、言之於公上也、牒者、用之於官府也、捷書不緘、插羽而傳之者、露布也、尺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劄子也、青黃黼黻、絕緯以相成、總謂之文也、此文之異名也、

古人獨勝處

宣獻宋公、嘗謂左邱明工言人事、莊周工言天道、二子之下、無有文矣、雖聖人復興、蔑以加云、予謂老子道德篇、爲元言之祖、風宋雜騷、爲辭賦之祖、司馬史記、爲紀傳之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

許穎濱

許穎濱曰、余少時、苦不遠爲文之節度、讀上林賦、如覩君子佩玉冠冕、周還折旋、音吐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觀、又讀班固諸序、可以爲作文法式、

辭尚簡要

書曰、辭尚體要、子曰、辭達而已矣、荀子曰、亂世之徵、文章匿采、楊子所云說鈴書肆、正謂其無體要也、吾觀在昔、文弊於宋、奏疏至萬餘言、同列書生、尚厭觀之、人主一日萬幾、豈能閱之終乎、其爲當時行狀墓銘、如將相諸碑、皆數萬字、朱子作張魏公浚行狀、四萬字、猶以爲少、流傳至今、蓋無人能覽一過者、繁冗故也、元人修宋史、亦不能刪節、如反賊李全一傳、凡二卷、六萬餘字、雖覽之數過、亦不知其首尾何說、起沒何地、宿學尚迷焉、能曉蕭稚乎、予語古今文章、宋之歐蘇曾王、皆有此病、視韓柳遠不及矣、韓柳視班馬、又不及、班馬比三傳、又不及、三傳比春秋、又不及、予讀左氏書、趙孟趙同趙括事、茫然如墮雲霧、既書字、又書名、又書官、似謎語誑兒童者、讀春秋之經、則如天開日明矣、然則古今文章、春秋無以加矣、公穀之明白、其亞也、左氏浮誇繁冗、乃聖門之荊棘、而後人實以爲珍寶、文弊之始也、愛忘其醜可乎、

古今文字繁簡

程去非云、精一執中、無俟皇極之煩言、欽恤兩字、何至呂刑之滕口、蓋古今世變不同、而文之繁簡因之、孔子曰、夏道未濟、辭推而言之、則殷周之辭已濟矣、韓退之云、周公而下、其說長、

禹穴

司馬子長自敍云、上會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徧遊萬里之目、上會稽、總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後人不知其解、遂以爲禹穴在會稽、而作地志者、以禹廟旁小坎、如舂臼者當之、噫、是有何奇、而辱子長之筆耶、按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杳深、人迹不到、頃巡撫儀封劉遠夫、修蜀志、搜訪古碑刻、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誤、大抵古人作文、言簡而括、若禹穴在會稽、而上云上會稽、下又云探禹穴、不勝其複矣、如禹貢曰、雲土夢作乂、雲在江南、夢在江北、五言而括千餘里、又曰、蔡蒙旅平、蔡山在雅州、蒙山在雲南、今名蒙樂、山上有碑、具列其事、亦四字而括千餘里、鄭元、孔穎達、蔡沈、夏僎、皆所未至、而繆云蒙山亦在雅州、如此則禹貢所紀山川、無乃俗所謂關門閉戶掩柴扉乎、古人立言、說義理性命、恐其不明、則不厭複、如易曰、明辨析也、詩曰、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之類、言山川物產、則一言盡之、如鏹鐵絲枲橘柚、如黻黼彭濮庸蜀光髹之類、更不複書、此易知耳、

翻著讖法

知梵志翻著讖法、則可以作文、知九方皋相馬法、則可以觀人文章、

古文之奧（一本作論衡）

孔子出、使子路賚雨具、有頃果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莫月正離畢也、他日、月離畢、孔子出、子路請賚雨具、孔子不應、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莫月離陰末節、蓋有深意、作傳之旨、本以見有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有子事載此文、而刪月離陽離陰末節、蓋有深意、作傳之旨、本以見有子不如孔子處、故不說盡、而文益蘊藉、如莊子九淵而止說其三、又變憐蚿、蚿憐風、風憐目、目憐心、止解夔蚿風三句、而憐目憐心之義缺焉、蓋悟者自能知之、若說盡、則無味、知此者、知古文之奧矣、

王省惟藏、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喻也、天子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亦喻也、京邑猶身、王畿猶臂、四方猶指、亦喻也、文章蹊徑遠矣哉、（按此條文義與上不屬、蹊徑四字作、）

司馬彪

晉司馬彪傳云。春秋不脩。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師摯修之。此以亂爲錯亂之亂。其說亦異。

易林

焦氏易林。西京文辭也。辭皆古韻。與毛詩楚詞、叶音相合。或似詩。或似樂府童謠。觀者但以占卜書視之。過矣。如夾河爲晉。期至無船。搖心失望。不見所歡。如三驢負衡。而取芝香。秋蘭芬馥。利我少姜。如翻翻翻翻。貧鬼相賣。無有歡怡。一日九結。如三夫共妻。人適爲雌。子無姓氏。父不可知。其辭古雅。魏晉以後。詩人莫及。又如憂思約帶。卽古詩去家日以遠。衣帶日以緩也。而以四字盡之。如籌知帶長。尤爲奧妙。籌知卽毛詩首如飛蓬也。帶長。卽衣帶日以緩也。兩詩意以四字盡之。解我胸脊。卽毛詩憂心如擣也。影略用之。最爲元妙。且其辭、古之文人。亦多用之。六目睽睽。韓文祖之曰。萬目睽睽。九鬨列陣。王勃滕王閣序用之。酒爲歡伯。白雲如帶。穴蟻封戶。天將大雨。唐詩多用之。他如嗟鬱生鵰。又文山鴻豹。肥脂多脂。梟名鴻豹。以鴆善食鴻。爲鴻之豹。猶言魚鳥也。亦備見此。可補爾雅。其云倆如旦飢。卽詩憂如調飢。據韓詩作朝飢。言朝飢難忍也。此云旦飢。蓋與韓詩合。可證調飢爲朝飢。無疑也。其云。大樹之子。百條其母。當夏六月。枝葉盛茂。鸞鳳以庇。召伯遊暑。遊暑、避暑也。此卽用詩甘棠事。遊暑、憩甘棠也。古說如此。今注謂召伯聽訟於甘棠之下。成周之時。制度文物備矣。豈有以召伯之貴。而坐於甘棠樹下。如老人里長。斷爭雞之訟者乎。遊暑之說。蓋近於人情物理也。其曰。舜登大禹。石夷之野。又可證禹生石紐村之事。此皆有裨於經史。又不但爲桥辭之助而已。

王伯厚語

王伯厚云。嘉量之銘、祭候之辭。皆極文章之妙。而梓人匠人之制。文法奇古。蓋精於道者。象物物而後能制器。莊子所謂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以天合天、道與藝俱化。豈物物而雕之哉。

莊周李白

莊周、李白、神于文者也。非工乎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爲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

李耆卿評文

李耆卿評文曰。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余謂柳如泉未允。易泉以江可也。

評李杜韓柳

杜詩語及太白處。無應十數篇。而太白未嘗假借子美一語。以此知子美傾倒太白至難。晏元獻公嘗言。韓退之扶道聖教。剗除異端。則誠有功。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子（當作史）。下籠百世。橫行闊視於綴述之場者。子厚一人而已。

稱贊文章之妙

王半山評歐文云。精於中者、浩如江河之淳滀。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滑音幽韻。凄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詞固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又稱老泉之文云。其光芒煜爛。若引星辰而上也。其逸駃奔放。若決江河而下也。葉水心稱李巽巖之文曰。風霆怒而江河流。六聲調而八音和。春暉秋明。而海澄岳靜也。昔點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

歐陽公之文。粹如金玉。蘇公之文。潛如江河。歐之模寫事情。使人宛然如見。蘇之開陳治道。使人惻然動心。皆前無古人矣。至於老泉之文。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後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著。若引星辰而上也。若求其似。在孟荀之間。史漢之上。不可以文人論也。

浮溪之文

浮溪之文。明徹高爽。歐蘇之下。邈焉寡儔。

緗嵐紺日

緗嵐紺日。煥霏房戶。

張陸奇語

張又新煎茶水記。粉拾末旗。蘇蘭薪桂。陸羽茶經。育華救沸。皆奇俊語。

廬山記

慧遠有廬山記。文多奇語。唐以下文人。遠莫能望。如云。風雲之所攄。江山之所帶。高崖仄（一本作反）字。峭壁萬尋。幽岫窮崖。人獸兩絕。又甘泉湧出。冷暖與寒暑而相變。盈減經水旱而不異。造語尤奇。

丹鉛雜錄卷七

水經注

水經注所載事。多他書傳未有者。其敍山水奇勝。文藻駢麗。比之宋人臥遊錄。今之玉壺冰。豈不天淵。予嘗欲抄出其山水佳勝爲一帙。以洗宋人臥遊錄之陋。未暇也。又其中載古歌謠。如三峽歌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淚沾裳。又云。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又云。灘頭白物壁相持。倏忽滄浪別無期。記夔道謠云。楢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鳥攏。勢與天通。皆可以入詩材。勝俗子看韻府羣玉遠矣。

分沙漏石

酈道元水經注。形容水之清澈云。分沙漏石。又曰淵無潛甲。又曰魚若空懸。又曰石子如樗蒲。皆極造語之妙。

空遊

柳子厚小石潭記。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此語本之酈道元水經注、淥水平潭。清潔澄深。俯視遊魚。類若乘空。沈佺期詩。魚似鏡中懸。亦用酈語意也。

諾臯記序

段少卿諸畢記序云聖人定璇璣之式周禮立巫祝之官考乎十煇之祥正乎九黎之亂當有道之日鬼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主若列子言寵下之駒慢莊叟說戶下之雷霆楚莊爭隨兕而禍移齊桓覩委蛇而病愈

玩鷗亭記

玩鷗亭記云使吾心有以勝物則李廣之石可使爲虎使吾爲物所勝則樂令之弓亦能爲蛇苟吾心如木石則鷗莫得而狎矣何爲不可玩哉

三遊洞記

白居易三游洞記雲破月出光景含吐互相明滅晶瑩玲瓏象生其中雖有敏口莫能名狀語造如此何異柳宗元世以爲大易輕議之蓋亦未深玩之也

半山文妙

王半山之文愈短愈妙如聶刺客傳後云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刼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滅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尙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孟政傳於嚴仲子荊軻纂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汚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昧此文何讀史記乎與讀孟嘗君傳同關紐矣

朱紫陽

剖析性理之精微則日精月明窮詰邪說之隱慝則神搜鬼擊其感激忠義發明離騷則苦雨淒風之變態其泛應人事游戲翰墨則行雲流水之自然其紫陽之文乎或謂文與道爲二學道不屑文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他書掇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使記誦者陋其陋詞華者笑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蔽未有能救之者

吳潛宅揆麻

予方重宵旰之憂汝不以畫錦爲樂入趨延英之召頃奉天章之咨惟事務之孔殷顧弊源之滋甚邪不可以干正而君子小人之界限未明戎不可以亂華而內夏外夷之名分未肅士氣抑鬱而弗振民力殫疲而莫紓在庭狃於意見之偏在邊玩於守備之弛當儲以欺濟川其誰遺大投艱孰念救亂之計任重道遠實惟宏毅之賢於乎詩有天保采薇當爲修政攘夷狄之志道在中庸大學尙明治國平天下之經惟至誠足以動感神明惟大公足以信服中外繄我者俊毋煩訓詞

黃忠文公雷雪奏議

宋紹熙二年二月雷雪交作黃忠文公具封事略曰謹按易帝出乎震震爲雷君象也震本坤體陽自外來交之有動乎情欲之象是以聖人於六十四卦中凡涉震體取義尤嚴在復則曰以至日閉關欲其復之靜也在隨則曰嚮晦入宴息欲其居之安也在頤則曰愼言語節飲食欲其養之正也復之靜靜不可以鄭聲撓之居之安安不可以欲心蕩之養之正食不可以旨酒亂之至於重震之卦則曰恐懼修省恐懼在君心修省在君政豈可以虛文責之有司百官哉黃公名裳字文叔蜀劍州人樓鑰稱之曰先見如呂中丞勇決如范蜀公敢言如蘇東坡蓋司馬公自以爲不及者公或過之而皆得其全識者以爲知言

楊文安公戒諭諸將銘

金人敗好率先興戎朝廷應兵誠非得已惟諸大將皆吾爪牙忠憤慨然誰不思奮上爲社稷下爲生靈聲援相聞如手足之捍頭目緩急相救如子弟之衛父兄追廉藺之遺風思寇賈之高誼叶成犄角之勢用以同舟之安諸將讀之無不感奮當時謂可與陸宣公奉天一詔同朱子取二句入孟子注則此文脗炎當代久矣楊公名椿字省元眉山人

李巢巖撰趙待制開墓銘

蜀嘉州國偏處西南初幸自保社魚相聚驟遭秦寒閉門始貧膠擾肇茲事難盡談秦亟取蜀饋肱囊探獄既野蔓葛仍谷罩山玉靡在淵珠莫涵昔萬億稀今儲石儋上豈云富下滋不堪役困則傷告病如譚兵端孰弭寇鋒難戢蟻聚蠭屯猶虓虎闞公起匱之事忍一慙搖若酒醴兼用此三縑楮寓弊重輕相參吏姦游賊交關並證止蕃一作樊蠅營射沙蜮含沔可救時荼苦齊甘退省其私不贏一籌公曰我法要祇能暫彼兵與民互爲矢函長此安窮亂是用餞解而更張五盍手攬天不愆遺斷鞅脫驂使民至今未弛負擔豈無若威遠願釋憾公葬久矣幽公沈沈我作銘詩神明所鑑刻諸北山維石巖巖美其必傳澤距卒斬後此千載勿毀勿撼

祭文

祭王向文稱霜落之林豪鷹雋鵰萬鳥逃避直麾蒼天又曰如鵝酸馬以駕柴車側身隨蠶與蠶同芻

汪莊敏銘

洪容齋作汪莊敏銘詩凡八十句眞可與韓公會合聯句相敵今錄于此其詞曰維天生材萬彙傾竦俟王將相曾是有種公家江東世繹耕墾桃谿之涘是播是穆孰丰厥培蔡此珪珙公鬷未齋逸駕思騄洗酣春秋蹈廸周孔徑策名策稍辭渫辭橫經淞沅士敬如捧蓬萊方丈珮飾有琫應龍天飛莽蔚雲瀹千宮在序巖廣德遽吾惟片言借箸泉湧正冠霜臺過者卡悚顏顏殿咫聲氣不動顯仁東撰巫史呼洶昌言一下恩浹千冢爍鶯孔熾遜戒毛毳婢婀當位左掣右曳公云當今沸渭混溷天威震耀誰不憤踊遂邇中司西柄是董出關啓施籌檄倥偬業業荆襄將懼曰拱投袂電赴如遊乃勇鄧唐蔡陳馳捷系踵佛狸一作狸歸懼民恃不恐爾書賜朝百揆摻總亞助贊册國勢尊殺將軍戟西寄責深重方規許洛事後秦隱符離罔功奇畫膠著鈎樞建使宰席元戎還臨西州夾道歡擁有御未鬯病癖且尰曾不憖遺使我心憒湘湄高邱草木蔚蓊維水容裔維山龍蓬矢其銘詩詞譬以完奈何乎公萬禩毋弃

梓碧山人

四明梓碧山人許全作百忍箴多牽合衍贅予獨取其危箴云圍棋制滬水之勝單騎入回紇之軍此宰相之雅量非將軍之輕身蓋安危未定勝負未決帳中倉皇則壓下氣懾正所以觀將相之事業浮海遇

風色不變於張融亂兵掠射容不動于庾公。盍歸鯤澎湃舟楫寄躬。白刃鑠午節制雖從。正所以試天下之英雄。噫可不忍與。

唐宰相多能文

唐開元宰相奏請狀及鄭畋鳳池稿。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五代亦然。至范質始除其類辭。故桑公謂楊文公曰。予不能爲唐時宰相。蓋嫺於辭也。

韋孝寬薛仁貴

後周韋孝寬。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唐薛仁貴著周易新生本義四卷。二子皆勇將。而精意經術如此。

集文選文士姓名

梁昭明太子統。聚文士劉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悅、徐陵、王囿、孔燦、鮑至、十人。謂之高齋十學士。集文選。今襄陽有文選樓。池州有文選臺。未知何地爲的。但十人姓名。人多不知。故特著之。

王暕稱溫子昇見藝林伐山

濟陰王暕云。江左文人。有顏謝任沈。我溫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合任吐沈。

楊炯稱王勃

楊炯序勃文集云。薛令言朝右文宗。託末契而推一變。盧照鄰人間才傑。覽濟規而輟九知。所謂九知者。蓋用漢書九變復貫。知言之選之語也。

職林戴岑文本善職而敏速。或策令最遽。勃更六七人。批筆分口占授。咸無遺意。

三俊五君

二陸與顧榮。號三俊。五君嵇康、阮籍、劉伶、向秀、阮咸也。竹林七賢。有山濤、王戎。

玉箱雜記

蔡邕雹雹。號雙鳳。崔駰、與許受號武龍。王仲宣號泥下潛蛙。曹植號綉虎。邯艾號伏鷺。陸雲號隱鵠。○南唐查文徽。以策干李後主。主奇之曰。蓋廬中偉人。○陶淵明、褚炤之、王琳、柳元景、馮道、根傅縡、章華、六朝之景星鳳皇也。○許懋卓乎天人。時其間竹林

莊周李斯

莊周出于子夏。李斯原於荀卿。○蜀人鄒隅子。黃晞。彭子野。雕蟲論。力言晉宋以降之文弊。其略曰。悱惻芳芬。雜曼容與。蔡應等之俳優。揚雄悔爲童子。深心生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荀卿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采。斯豈近之乎。

古人文法有祖

古人文法。皆有祖。韓非內儲說曰。門人求水而爽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鄭袖言鼻惡而新人劓。費無忌教郄宛。而令尹誅。陳嬰殺張善而厚首走。燒芻廩而中山罪。班固漢書曰。子臺謀桓而齊隱危。樂毒搗邵而晉厲弒。豎牛奔走叔孫卒。邱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鼓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

上官語尼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座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宋景文唐婁效之爲姦臣贊曰。三宰嘯囚牝。奪辰。林甫將蕭黃屋弄。鬼管敗謀與元盛。崔柳倒持李宗羯。東坡贈宋壽昌詩。用此法。又奇矣。

漢文

漢興。文章有數等。顏通、隋何、陸賈、酈生游說之文。宗戰國。賈山、賈誼、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韓。司馬相如、東方朔、諫諫之文。宗楚辭。董仲舒、匡衡、劉向、揚雄、說理之文。宗經傳。李尋、京房、術數之文。宗讖緯。司馬遷紀事之文。宗春秋。嗚呼盛矣。

余知古

唐余知古。與歐陽生論文書云。韓退之作原道。則崔豹答牛亨書。作諱辨。則張昭論舊名。作毛穎傳。則袁淑太蘭王九錫。作送窮文。則揚子雲逐貧賦。

柳子厚句法本子雲

揚子雲青州物箴。在邱之營。柳子厚在溪之曹。句法本之此。

晏子語

君子獨立。不慚乎影。獨寢不慚于魂。此晏子語也。今例知爲宋人語。不知祖于晏子。

柳文蘇文

郭象莊子注曰。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運矩。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柳子厚演之。爲梓人傳一篇。凡數百言。毛萇詩傳云。濟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演之。爲蘇文甫字說一篇。亦數百言。得奪胎換骨之三昧矣。

金谷序

世說新語。謂王羲之作蘭亭記。人以方金谷序。羲之甚有欣色。金谷序今不傳。其實蘭亭之所祖也。余舊得宋人石刻一本。今錄於此。其辭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墅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爲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賓共送。往澗中畫夜遊晏。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次。時琴瑟笙筑合。在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歌吹迭奏。遂各賦詩以敍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列敍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

蘭亭記

文選不收蘭亭記。議者謂絲竹管絃、四言兩意。非也。絲竹管絃、本漢書語。古人文辭。故自不厭鄭重。如易曰、明辨晰也。莊子云、周徧咸。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宋玉賦、旦爲朝雲。古樂府云、暮不夜歸。左傳云、遠戲遙遙。邯鄲淳碑云、邱墓起墳。古詩云、被服羅衣裳。莊子、吾無糧、我無食。後漢書、食不充糧。在今人則以

寫複矣。

致足樂耶

王右軍帖、致足樂耶。水經、茂竹便娟、致可翫也。致極也。晉人語例如此。

韓子連珠論

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二十二篇。韓子韓非子。韓非書中、有連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解。謂之連珠。據此則連珠之體、兆于韓非。任昉文章緣起、謂連珠始於揚雄、非也。

孔叢子

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古之聽訟者、懲其意、不惡其人。求其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歐陽永叔作瀧岡阡表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世莫有知其言之出于孔叢子也。

先憂後樂

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此曾子立事篇語。大戴禮所載同。范文正公先憂後樂之語、本此。

三五步驟

後漢書、三五步驟、優劣殊軌。注、引緯書云。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五霸賊、七雄傾。○注、德隆道用、日月爲步。時事彌順、日月爲驟。勤思不已、日月乃馳。○陸子曰。三皇垂策、五帝繫手、禹湯馳轅、五霸驅駕、六國摧鞭。

蠶軸

王元長曲水詩序、沈冥之郊既缺、蠶軸之疾已消。本考槃詩二句、而會合之。此李商隱灰釘之祖也。文選英華、求賢判云。盡岩穴之英奇、總濠梁之蠶軸。儲光羲詩、清言問蠶軸、惠念及滄浪。用字又祖王元長也。

灰釘

李商隱嘉布、飛走之期既絕。灰釘之望斯窮。宋人小說、謂灰釘用杜鵑論都賦、嫋嫋居、灰珍奇、椎鳴鏑、釘鹿蠡、近燕泉何子元、餘冬緒錄中、辨其非。謂是曹爽在獄中、乞棺釘與灰于司馬懿事。其事本不僻也。余又考梁書、徐勉上疏請禁喪家速殯云。屬纊才畢、灰釘已具。陳書、陳霸先九錫文、祆會震懼、遽請灰釘。以二條證之、尤足破宋人之謬說。胡應麟曰、曹爽禁賦、乞食于司馬懿、懿送鹿鼓大豆等物、又按王凌傳、凌請灰釘于司馬懿、懿即送與之、凌因自殺。

登三乘六

涼書、文獻昏帝表。登三緯地、乘六御天。宋人德奉三無、功安九有、句法祖之。

轉喉觸諱

柳文、轉喉觸諱。本漢食貨志、捣手觸禁之語。

紫電清霜

三國典略、三國、江南、關中、鄴下也。與味丘悅、擬、曰、蕭嶽字明、嶽有與王僧辯書、凡諸部曲、並便招攜、赴投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黑槊、皆是雲臺之仗。唐王勃滕王閣序、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以十

四歲之童子、胸中萬卷、千載之下、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間世奇才。杜子美、韓退之、極其推服之、良有以也。使勃與杜韓並世對壘、恐地上老驥、不能追雲中俊鶻、後生之指點流傳妄哉。

衆人望人

諸葛恪與陸遜書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張子厚云、以衆人望人則易從。其言本此。

風行水上 見藝林伐山

楊慎齊文有云。風與水相遭也。爲卷爲舒、爲疾爲徐、爲縠文、爲立雪、爲沸山、細則激激、巨大則洶洶訇訇、焉不制于水而制于風。惟風之聽、而水無拒焉。本於蘇老泉文云云。凡二百四十三字、變化奇偉、類莊子。其實本于毛公詩傳云、漣、風行水成文一句。漢人五字一句、便可衍爲後人數百言。古注疏、良不可輕也。蘇老泉文云。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渢然而圃、渟泗汪洋、滿而上浮、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迹之所存、是風也而水實行之。今夫風水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徐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疊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拚讓旋辟、相順而不前、其繁如穀、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沿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虛空、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交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繩、奔者如馬、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愚謂老泉之文奇矣、而細檢點、猶有重複可刪、如云、交橫綢繆、卽前之紆徐委蛇也、號怒相軋、卽前之怒而相凌也、故文字必簡而後潔。

日而月之

唐文粹、日而月之、星而辰之、本莊子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之語。然日月星辰語、若出今人見之、口其不笑也幾希。

古人多譬況

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況、當求於意外。如尚書云、說築傅巖之野、築之爲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傅說起於板築。雖孟子亦誤矣。伊尹負鼎以干湯、謂尹有鼎鼐之才也。猶書曰、迓衡云耳。橫議者、遂謂伊尹爲庖人。若然、則衡、秤也。尹曰迓衡、其亦舞秤權之市魁乎。子貢多學而識、故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莊子使謂子貢乘大馬、中紺緅表之衣、太史公立貨殖傳、使首誦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猶嘟耳。聖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說、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其文震耀、其辭辯利、人皆信之。雖朱文公亦惑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考、而知其妄。考左傳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其事始白。若如太史公之言、則子貢一蘇秦耳。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韓嬰曲之爲說曰、孔子南行、至楚之阿谷、見女子有佩環而浣者、使子貢挑之、不得。如韓嬰之言、則孔子乃一馬融、而子貢不如盧植遠矣。又論語、爲命、裨諶草創之。左氏遂謂裨諶謀于野、則獲。蓋因草之一字評之也。孔父正色而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妻美而艷。蓋因色之

一字評之也。例此以往，則國語謂驪蟜蝎譖申生，必將如吉甫之掇蜂，禮所云諸侯漁色于下，即小說家謂西施因網得之類矣乎，姑發此以諗知者。

譬策

陸機文賦，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譬策，蓋以文喻馬也。言馬因譬策而彌駿，以喻文賦片言益明也。夫駕之法，以策御乘，今以一言聚于衆辭，若策駑馳，故云譬策。在文謂之譬策，在詩謂之佳句也。若水之有波瀾，若兵之有先鋒也。六經亦有譬策，詩之思無邪，禮之毋不敬是也。

夷羊鵠鴻

史記、周紀、武王曰、維天不享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夷羊在牧，鵠鴻滿野。徐廣曰，夷羊、怪物也，鵠鴻、蟻蠅也。張守節曰，夷羊一本作麋鹿，喻小人在朝也。鵠鴻、喻君子放棄。鄭元曰，鵠鴻、鴻鴈也，知避陰陽寒暑。喻民去無道，就有道。愚按三說皆如眯目而道黑白者，詳此文據實事言，非喻也。紂有鹿臺以養鹿，故曰麋鹿在牧，鵠鴻、馬名，若白蟻紫燕之類，蓋良馬也。養麋鹿而棄良馬，故曰麋鹿在牧，鵠鴻滿野，言其養無用而害有用也。

白鷴雀

札木晉于汪罕曰、我于君是白鷴雀，他人是鴻鴈耳。白鷴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鴈則南飛就暖耳，言己心堅，而他人心不可保也。

綜理

綜、機縷也，所以持經而施緯，使不失條理者也。三蒼解詁、綜、理經也，謂能統理衆務爲綜理。漢宣帝綜核名實，晉陶侃綜理微密是也。○綜理、經綸、皆以織喻人事，鹵莽、滅裂、皆以耕喻人事。

精鑿醒醐

儒書以精鑿喻學，精鑿、皆言米也。穀一石得米六斗爲糲，一石五斗爲穀，得四斗爲鑿，得三斗爲精，精之爲字，从米爲義，從青爲聲，古文作晶，象三米之形，尤見意義。佛書以醒醐之教、喻於佛性，從乳出酪，從酪出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醒醐也。鑿、穀俱作醒

丹鉛雜錄卷八

蔣之翰稱離騷

蔣之翰稱離騷經，若懲瀾奮濫，鬱閉而不得流，若長鯨蒼虬、偃蹇而不得伸，若渾金璞玉，泥沙掩匿而不得用，若明星皓月，雲漢蒙而不得出。

大招

楚辭招魂一篇，宋玉所作，其辭豐麗奇穠，先騁枚馬，而走盧班，千古之希聲也。大招一篇，景差所作，體製雖同，而寒險促迫，力追而不及，昭明文選，獨取招魂而遺大招，有見哉。朱子謂大招平淡醇古，不爲詞人浮艷之態，而近於儒者窮理之學，蓋取其尚三王，尚賢士之語也。然論詞賦，不當如此，以六經言之，詩則正而葩，春秋則謹嚴，今責十五國之詩人曰，焉用葩也，何不爲春秋之謹嚴，則詩經可燒矣，止取窮理不取艷詞，則今日五尺之童，能寫仁義禮智之字，便可以勝相如之賦，能抄道德性命之說，便可以勝李白之詩乎。

軫石

楚辭九章，軫石崴嵬，蹇吾願兮，王逸注、軫、方也，周禮說車制，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言己雖放棄，執履忠信，志如方石，終不可轉。

浴蘭兮沐芳

劉義慶曰、古制、廁方四丈、不墉壁、道廣四尺、夾樹蘭香、齋者煮以沐浴、然後親祭、所謂蘭湯、可補楚辭注。

疎麻

楚辭、采疎麻兮瑤華、注、以疎麻卽麻也、近見南越志、載疎麻大二圍、高數丈、四時結實、無衰落、則自有此一種木也。

索瓊茅而莅筳兮

筳、趙古則云、束卑折竹遂ム于神曰筳、从卑ム、中象纏束之形、古作𥫗、通用專、筳俗字也、沈存中曰、蓍方而熟覆、最高深遠近、謂之專術、專文象形、如繩木所用墨斗、姑存以備考。

淹留

時紛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留音勞、與茅叶、淮南招隱、猨猿羣嘯兮虎豹嘷、攀桂枝兮聊淹留、按高誘註淮南子云、留連之留、非劉氏之劉、初讀其語而疑、觀楚辭之音、乃釋然。

春氣發物萬物遽只

遽尺驅切、楚辭、背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發物、萬物遽只、朱子曰、遽从遽、平聲爲驅、又自驅而爲驅、乃得其韻也、王岐公集中、亦以昭遽合韻、按古音或四聲互用、或切響通用、此字則四聲切響、兼有之、隱奧之極也、非朱子釋之、殆不可讀。

朱明之野

楚辭、歷祝融於朱明、注、朱明之野、南方也。

馬蒲蹠踔而日加

蓬艾入御于牀笫兮、馬蒲蹠踔而日加、加、五何切、叶揭葯芷與杜蘅兮、余柰世之不知芳何、孝經緯、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逸、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殺漸加、叶應世黠巧姦僞多。

調詁之文貴顯

楚辭、吉日兮辰良、王逸注、日謂甲乙、辰謂寅卯、逸之意本謂日爲甲乙之屬、辰爲寅卯之屬、而各省二字、後之讀者、不曉、便謂甲乙爲吉日、寅卯爲良辰、雖朱子注楚辭、亦誤用俗見也、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日從甲至癸也、辰從子至亥也、此則明白無疵、大凡訓詁之文、貴顯如此。

紫莖屏風

楚辭、紫莖屏風文綠波、注、以屏風爲草名、又曰、屏風謂葉障風、○今按後說最是、屏音丙、屏風、正與綠波爲對、最見工緻、宋吳感詩、繡被夜歌青翰舫、綠波春漾紫莖風。

黃棘

薛符溪楚辭悲回風云、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蓋秦楚舊盟於黃棘、後懷王再會武關、遂被執、是黃棘之盟、楚禍所始、朱子以黃棘荊棘解之、謬矣。

朝霞作雨

素問云、霞擁朝陽、雲奔雨府、楚辭云、虹蜺紛其朝霞、夕淫淫以淋雨、唐詩云、朝霞晴作雨、俗諺云、朝霞不出市。

墜露落英

楚辭、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有問於謝疊山曰、菊英無容落、露墜矣、可飲乎、疊山曰、木蘭不常有、得蘭露之墜者、亦當飲之、秋菊不常有、得菊英之落者、亦當飲之、愛之至、敬之至也、非謂蘭露必墜、菊英必落也、此說頗得騷人言外之意。

揭來

今文語辭、揭來聿來、不知所始、按楚辭、車既覆兮揭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舊註、揭、去也、又按呂氏春秋、膠鬲見武王於鮪水、曰、西伯揭來、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伐殷也、膠鬲曰、揭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註、揭、何也、若然、則揭之爲言盍也、若以解楚辭、則謂車既覆矣、盍而歸乎、以不得見而心傷悲也、意尤婉至、則今文所襲用揭來者、亦謂盍來也、非是發語之辭矣、文選注劉向七言曰、揭來歸耕、永自疎、顏延年秋胡妻詩曰、揭來空復辭、皆謂盍字、始通。

欻秋冬之緒風

離騷九章云、乘鄂渚而反顧兮、欻秋冬之緒風、尸子、禹有進善之旌、備訓咳也、漢韋孟詩、勤咳厥生、說文咳、脾也、亞改切、又焉開切、史記、范增擊破玉斗曰、咳、方言云、南楚謂然曰咳、說文、咳、謬也、烏開切、二字音義並同、如嘆與歎、欻與咳、嘘與歔、實一字耳、其語則皆楚語也、故元次山有欻乃曲、而柳詩亦用此二字、皆湘楚間語、柳文舊本作嘆、音上、字正協亞、改之舜、謂書亦於皆韻、收咳字、海韻收欻咳二字、其說與說文不異、但乃字讀如襖者、未有考耳、近世乃有倒讀之者、又皆寫欻乃、則謬益甚矣、欻字從素、與矣字不同、然點畫甚相似、故多誤也、楚辭注、及朱文公文集、互發此義、今詳雜之。

欻喑

欻也、喑也、扼也、皆欻辭、如嗚呼之類、後漢書光武紀、舂陵有望氣者曰、喑、佳哉、鬱鬱葱葱、商君書、多用呃字、呃與欻同、史記、范增曰、欻、豎子不足與圖大事、揚子法言、或問王翦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欻、史記用之於句首、揚子用之於句末、皆奇甚。

桂蠹蓼蟲

楚辭注、桂蠹、以喻食祿之臣、蓼蟲、以喻放逐之士。

白蜺嬰茀

楚辭天問曰、白蜺嬰茀、胡爲此藥、安得夫良藥、而不能開寢、薛註云、蜺、雲之有色、似龍者也、茀、白雲逶迤、若蛇者也、昔崔文子學僊於王子喬、王子喬化爲白蜺、而嬰茀持藥、與崔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

因唱其學。俗而試之。子僑之屍也。此本淮南王安離騷傳之說。而王逸述之。淮與楚近。安去屈未百年。其說當有徵。疑以傳疑可也。文公訂楚辭。以其怪誕而刪之。余謂存之亦有益於教。何也。王子僑世所稱神仙也。既已成蛻變化。而猶不免戈擊之難。則世之學仙、何爲者邪。

悼騷賦

是篇蓋後漢梁竦之所作也。竦坐兄松事。徙九真。既狙而卒。歷江湖濟沅湘、悼子胥屈原。以非罪沈身。乃作悼騷賦。繫元石而沉之。按此賦見東觀漢紀。唐皮日休曰。揚雄之文、邱軻乎。而有廣騷也。梁竦之文、班馬乎。而有悼騷也。又不知王逸奚罪。而不以二家之述。爲離騷之兩派也。竦以非罪流放。有感而作。非若東方朔、王褒。無疾邪而強爲呻吟也。其文既弔二子之不遇。又歷陳介推、鳴犢、樂毅、白起、蒙恬、范增失人以敗。以爲後君之炯戒。其云既匡救而不得。必殞命而後仁。要有得於晉原之心。末謂賈誼弔屈爲違旨。揚雄反騷爲欺眞。其識尤卓。不特蕩衮鬱輪、神林蓬碣之瑰詞琦句。可珍而已。王逸既遺珠子先。朱子復迷寶于後。玆爲一表章之。亦千載一快也。○彼仲尼之佐魯兮。先嚴斷而後宏行。雖羅讒以鳥邑兮。卒暴誅於兩觀。殷伊尹之協德兮。覽太甲而俱寧。豈齊量其幾微兮。徒信己以榮名。胥吞刃以奉命兮。決自背於門閭。吳荒萌其已殖兮。可信顏于王蠡。闔住鏡來兮。關牡在篇。君名既泯兮。後辟亦然。屈平濯德兮。潔蘭芬香。勾踐罪釁兮。越闕不長。重耳忽推兮。六卿卒強。趙殞鳴犢兮。秦人入疆。樂毅奔趙兮。燕亦是嘗。武安賜命兮。昭以不王。蒙宗不幸兮。長平顛荒。范父乞身兮。楚項不昌。何爾生不先後兮。推洪助以超邁。服蕩衮如朱芾兮。騁鑾輅于轟瀨。歷蒼梧之崇邱兮。宗虞氏之後乂。臨泰濟之神林兮。乘敕職于蓬碣。祖聖道而垂典兮。哀忠孝以爲珍。既匡救而不得兮。必殞命而後仁。惟賈傅其違旨兮。何揚生之欺眞。彼皇麟之高舉兮。照太濟之悠悠。臨泯川以悼恨兮。指丹海而爲期。

古人賦

說苑曰、師經鼓琴。魏文侯起儛。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知古人一語一言。皆曰賦。彼所謂登高能賦者。豈必盡知後世之麗淫者哉。

古今賦麗則不同

抱朴子曰、古詩今賦。麗則不同。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游獵。而叔田盧令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褻漢之辭。何如郭璞南郊之艷乎。等稱征伐。而出車六月。何如陳琳武庫之壯乎。

古賦形容麗情

九歌、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宋玉招魂、埃蜺砂魂、自骨波。相如賦、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枚乘菟園賦、神迹未結。已諧不分。陶淵明閑情賦、瞬美目以流盼。含言笑而不分。曲盡麗情。深入治態。裴硎傳奇。元氏會眞。又瞠乎其後矣。所謂詞人之賦麗以淫也。

法言論旭原相如

文選注、引法原曰、或問屈言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罔大。過虛者、葉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烏獸。其著意於虛。長卿亮不可及。今法言無此條。

上林賦

程泰之論上林賦、三條。其見超邁。得作者之意。今節其語於此。其上篇曰。相如之賦上林、曰亡是公者。明無是人也。既本無此人。則凡所賦之語。何往不爲烏有也。知其烏有。而以實錄之。故所同駁擬。上林本秦故地。始皇壓陸先王之宮庭。而大加創治。東既極河。西又抵汧。終南之北、九嵕之陽。數百里。開宮館二百七十。複而相連。窮年忘返。猶不能徧。而又表南山以爲闕。立石胸山、以爲東門。其意若曰、闕不足爲也。南山吾闕也。門不足立也。胸山吾門也。此所武帝之所師也。所師在是。苟有諫者。彼有坐睡睡鄭而已。無自而入也。故相如始而設辭。包四海而入之苑內。夸張飛動。意若從恿。故揚雄相之爲勸也。夫既勸之以中帝。欲帝將欣欣樂聽。而後徐徐諷諭。以爲苑囿之樂有極。而宙宇之大無窮。則諷或可入也。夫諷既不爲正諫。凡其所勸。不容不出於寓言。此子虛、烏有、無是、所以立也。其中篇曰。左蒼梧、右西極。日出東沼。入乎西陂。此賦上林所抵也。數百里間。其能出沒日月於東西乎。又曰。其南則隆冬蹈波。其北則盛夏含凍。信斯言也。必并包爽夏。縮地南北。而始有此。古今讀書。偶不致思。故主文譎諫之義。晦於不傳耳。其曰、八水分流。則長安實有此水。不爲寓言。然而上林東境極乎宜春。下苑即曲江也。曲江僅得分滻爲派。而滻灞合會之地。已在宜春之北。則其地出上林之外矣。然則雖其實有之水。亦復不能眞確。況其紫淵丹水。欲傳會而強求乎。其下篇曰。古惟揚雄。能知此意。故其校獵之賦曰。乘自汧渭。經營豐鎬。此則明命其實矣。至於出入日月。天與地咨。則關中豈能辦此也。又曰。虎路（木作落）三嶤。圍繞百里。此則可得而有也。至謂正南極海。邪界虞淵。此又豈關境所能包絡哉。雄之此意。正放相如。諷勸相參。不皆執實。兩賦一意也。說者不知出此。乃從地望土毛。枚舉細較。是癡人說夢也。班固曰。亡是公言上林廣大、水泉萬物、多過其實。非義理所止。故刪存其要。歸正道而論之。推此言也。則雖班固、亦自不解也。予觀莊子云。魏瓠與田侯牟約。牟背之。瓠怒。將伐之。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返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蓋自悼其所爭之細也。東坡曰。淳于髡言一斗亦醉。一石亦醉。至於州閭之會、男女雜坐。殘杯盤。撤席而已。無自之有。以吾觀之。蓋有深意。以多方之無常。如飲酒之非我。觀見醜妄而乎生之嗜。亦少衰矣。是以自托於放蕩之言。而可止荒主長夜之飲。世未有識其趣者。愚聞長卿上林之賦。意實若此。能通莊氏之寓言。爲戰國之游說。而後可以得其旨也。司馬長卿、去戰國之世未遠。故其旋編說錄。與策士辨者相似。然不可謂之非正也。孔子五論諫曰。吾從其諷。觀說苑及晏子春秋所載。以諷而從者。不可勝數。蘇洵作諫論。欲

以儀秦之術。而行逢于之心。是或一道也。故戰國諷諫之妙。惟司馬相如得之。司馬上林之旨。惟楊子校獵得之。予嘗愛王維溫泉寓目。贈韋五郎詩云。漢主離宮接露臺。秦川一半夕陽開。青山盡是朱旗遶。碧澗翻從玉殿來。新豐樹裏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騎迴。聞道甘泉能獻賦。應知獨有子雲才。唐至天寶。宮室盛矣。秦川八百里。而夕陽一半開。則四百里之內。皆離宮矣。此言可謂肆而隱。奢麗若此。而猶以漢文惜露臺之費比之。可謂巧而諷。末句欲韋郎效子雲之賦。則其諷諫可知。言之無罪。聞之可戒。得揚雄之旨者。其王維乎。○愼又按傑樂齊王欲夸傑以車騎之衆。而傑對以寐夢之事也。二句爲一篇前段之綱。諸侯納貢。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疆界。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二句明天子之義。天子泫然而思。似若有亡。至非所爲繼祀翻業垂統也。收拾歸正。所謂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諷諫游于六藝之囿。蔚乎仁義之塗。此獵道德者也。中云。夷與築堂臺增成。巖突洞房、蓋處者、如馬之馳于山峯也。平之以爲堂臺者。增之以如城。又因其奧窔以爲房也。僅佺之儔。暴于南榮、謂負暄也。暴字妙。

上林賦連綿字

上林賦、垂條扶疎。洛英、幡纚紛溶、猗柅猗靡、從風瀏莅。爛熳數句。皆言草木從風之形與聲也。但其用字既古。其音又與俗音不同。今略解之。○紛溶。猶丰茸也。猗柅、猶那也。字亦作旖旎。又作猗儺瀏莅、卽流麗、崇飫、卽欻吸。欻古作𠬝。見石鼓文。省寫作𠬝。五臣注、遂誤以爲卉字。按長門賦、列丰茸之游樹。謝靈運詩。升長嘗丰茸。則紛溶丰茸一也。杜詩巫山巫峽氣蕭森。則猗柅蕭森一也。毛詩猗儺其枝。楚辭紛旖旎乎都房。阮籍詩。猗靡情歡愛。則猗靡也。旖旎也。猗儺也。一也。陶宏景詩。懷切噫唳傷夜情。趙彥昭詩。流麗鳴春鳥。則流麗與噫唳及流麗。一也。杜詩秋風欻吸吹南國。則欻吸與欻吸一也。字有古今。音有楚夏。類如此。聊舉其略爾。

丹鉛雜錄卷九

古文引用

凡傳中引古典。必曰書云詩云者。正也。左傳中最多。又有變例。如子產答子皮云。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此乃引周易棟橈凶之義。而不明言易。魯穆叔論伯有不敬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關尸之。敬也。此乃引有齊季女全詩之義。而不明言詩。蓋一法也。又引書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據太誓原文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省二十字作八字。而語益矯健。此蓋省字又一法也。邵至聘楚、辭享云。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干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此先言詩意。而後引詩辭。又一法也。宋陳文節曰。古文取詩云詩。取書云書。蓋常體也。或以雅誥爲先王之令。見國語周書爲西方之言。見國語以咸有一德爲尹告。禮部以大禹謨爲道經。見莊子曰仲虺之誥。而曰仲虺之志。左氏不曰五子之歌。而曰夏訓有之。左氏直言鄭詩曹詩。國語士稱汋日武曰。左氏或稱芮良夫。左氏或稱周文公。國語指那頌卒章爲亂辭。國語摘小宛首章爲篇目。國語數章之末章。僅謂之卒章。一章之末句。亦謂之卒章。並左氏傳凡此似亦略施雕琢。少變雷同。作者考焉。毋謂無補。陳氏之言。予論有契焉。故並載之。

伏滿

後漢伏滿奏、引書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及詩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不直引其文、而曰唐虞以肱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滿之言亦有左氏國語之遺法乎。晉以後不復有此工緻矣。

櫺德與奇語

舟有溺、騎有墜、饑有饜、飲有醉、食有饐、行有厭、其甚則皆可以致斃、無非危機、其可如土偶木寓耶。此櫺德與文中奇語也。木寓見漢書注、木寓龍、木寓馬、是也。

文章假歇後

文章有假歇後語處、如淵明詩、再喜見友于、杜詩、友于皆挺拔、野鳥山花吾友于、南史、到藴、從武帝登樓賦詩、受詔即成、帝謂其祖暨曰、藴實才子、卻恐卿文章得無假手于貽厥乎。又稱兄弟爲在原天鬬、稱故鄉爲桑梓之里、稱師曰在三之義、稱子曰則百之鮮、皆是類也。

古文倒語

古文語多倒、漢書中行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若今人則云、爲漢患者必我也。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若今人則云、言伐莒者子邪。

古文多倒語、如亂之爲治、擾之爲順、荒之爲定、臭之爲香、潰之爲遂、靈之爲祥、結之爲解、皆美惡相對之字、而反其義以用之。如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民、亂爲四方新辟、亂爲四輔、厥亂明我新造邦、丕乃俾亂之類、以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毅、擾龍六擾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大王荒之、萬邁荒之、以荒訓定也。胡臭亶時、其臭蓋、臭陰達于淵泉、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潰于成、莫不潰茂、以潰訓遂也。將以靈餘、以靈訓鮮也。親結其縭、以結訓解也。

漢人好作隱語

後漢人好作隱語於文字中。蔡中郎題曹娥碑云、黃絹幼婦、外孫齊臼、隱絕妙好辭四字。魏伯陽參同契後序云、鄒會鄙夫、幽谷朽生、委時去害、依託邱山、循遊寥廓、與鬼爲鄰、百世一下、遨遊人間、湯遭厄際、水旱隔屏、隱會稽魏伯陽五字、古魏字作巍、故云依託邱山宜乎後世白丁道士不知、而以丹法解之、可發一笑。又孔融離合作郡姓名字詩云、漁父屈節、水濟匿方（嶋魚字、與皆進止、出行施張（離日字、魚合成魯）、呂公釣磯、壹口渭滂（離口字）。九域有聖、無土不王（或字、口合成國）、好是正直、女回于匡（離子字）、海內有截、乖逝鷹揚（離一字、子合成孔）、六關將齊、羽儀未彰（離禹字）、蛇龍之蟄、俾也可忘（離虫字、合成融）、玫璇隱曜、美玉韜光（攻去王、乃文字）、無名無譽、放言深藏（脫與字）。按衡、安行、雖間路長（離手字、合成率）。蔡中郎魏伯陽孔文舉、皆後漢末同時人、與袁康吳平、亦同時、隱語離合相似、故詳著之、以見越紐之出於袁吳二子也。歷千餘年而始顯、不謂余爲千載知音乎。

鮑昭迷語

鮑昭集中、迷語三字、其云、二人四八、飛泉仰流、井字也。頌如刀、尾如鈎、龜字也。乾之一九、坤之二六、桑字也。頗爲拙劣、今之商謎燈牌者、亦笑之。乾坤與桑、何相關乎。東坡硯蓋銘曰、研猶有石、峴更無山、姜女既去、孟子不還、簡妙勝鮑多矣。

大明寺壁上隱語已見古今語

淮南大明寺壁上有詩謎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點去冰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烘然、除去雙勾、兩日不全。○班孟堅一見即能辯之、乃八字隱語也。（大明寺水天下無比）

解字之妙

說文解跂字云、配鹽幽菽也。三蒼解蘸字云、蘸冥果青色也。蓋豉本豆也、以鹽配之、幽閉於甕盎中、所成故曰幽菽。冥果、蜜煎果也、以銅青浸之、加蜜、而冥於缶中、故曰冥果、幽菽冥果、取名于幽冥、見其與生菽生果異也。解詁之妙有如此、誰謂文章不在換字乎。說文解磋字云、以石研緋、解奭字云、以火中緋、皆形容之妙、磋即礱字。

規磨

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韓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荀子曰、是規磨之說也。注、規摩之說、猶差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器、磨久則偏蔽而不圓、韓子之言、必合荀注而後明。注可廢乎。

佳麗

韓子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戰國策宮中佳麗好玩、又云、趙天下善爲音、佳麗人之所出也。嚴安疏佳麗珍怪、顧子耳目、謝朓詩、江南佳麗地、佳麗字非始自謝也。文選注、失引之。

以手通指

何休公羊注、以手通指曰揖、謂揖以敬人、以手通意也。指、意也。又云、以目通指曰瞬、瞬與眸同。史云、頤指氣使、亦是以頤通指也。指與旨同。陸佃、易爻觀我朶頤、注云、以頤通指曰朶。劉敞漢書補注、蹈足附耳、注以足通指曰蹈。

怒字

左傳、林楚怒焉及衞而騁。莊子、草木怒生、又說大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林希逸曰、莊子好用一怒字。王介甫詩、山木悲鳴水怒流、此老善用古人好字面。

白頭而新

漢書、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說苑作白頭而新、傾蓋而故、而如古今通用。白頭而新、雖至老而交猶新、傾蓋而故、謂一見而交已故也。作而字解、猶有意味。

爨河

賈誼新書、大禹爨河而導之九牧。呂氏春秋、禹身執虆臿（一作臿）以爲民先、剔河而導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說苑、禹鑿五湖而定東海。爨本髮名、義取環曲、剔本梳剔、義取疏通、鑿本漉酒、義取澄清、古人用字如此、亦甚工矣。（臿即插字）

古文用之字

莊子、厲之人夜半生其子、又以驪姬作驪之姬、地名南沛、作南之沛、呂覽、楚丹姬、作丹之姬、家語、江津作江之津、樂府、桂樹作桂之樹、文法皆異。

古文人名與字並用

史記相如傳、文君已失身于司馬長卿、故倦游、以人姓與字分爲二句、其文法自左傳、人之姓氏名字、多互用焉、劉越石詩、宣尼悲獲麟、西狩遇孔邱、沈休文宋書恩倖傳論、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卿、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

佳文多遺逸

孫何稱韓退之擬范蠡與大夫種書、意出千古、珊振羣疑、今集中無此文、白樂天稱皇甫湜涉江文、而湜集亦無此文、皮日休稱孟浩然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而孟集無此一首、乃知古人詩文之佳者、遺逸多矣。

嚴郎

漢書、游於嚴郎、魏鍾繇表、廟郎、郎當作廊、而皆省作郎者、上廡下、下承上也、如鳳凰同書、省下作皇、鸚鵡聯文、省下作武、若單書則不可也、石鼓文、旭日杲杲、但於旭下作二點、借旭之日爲下字也、秦刻亦有此例。

二盧

韓文公誌盧殷墓、昔殷於書無不讀、止用爲詩賦、平生爲詩可誦者千餘篇、至今一篇不傳、非托於韓文、則名姓亦湮矣、又會昌中進士盧獻卿、作懲征賦、司空圖爲之注釋、且序之曰、氣浚郡下、體變江南、蔚生冠五百年、在擅鼎十二乘、又言其人情旖旎、雅調清越、寓詞哀怨、變態無窮、稱之可謂極至矣、而此賦亦不傳、二公非妄許人者、文章之傳不傳、有幸不幸、如胡曾詠史詩、鄙劣之尤、而天下誦之、豈非幸耶。

儒林

太史公平準書云、公孫宏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相位、自敍云、公孫宏以白衣爲天子三公、厲書不一書、蓋微詞見義、深歎夫儒效不白于天下、而文姦飾詐、爲絕術之差也。

夏侯湛

夏侯湛樂毅論、以爲近王者之師、王通亦取其說、過矣、以太初爲舉若、當是傳刻之誤。

弭仲叔

張伯英稱弭仲叔曰、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翔士所當虛、時以爲名言、愚謂稱人之賢、必本其家世、推其鄉里、厚也、伯英之言、不足以重仲叔、而祇以自薄也夫。

歐陽公非非堂記

歐陽公非非堂記云、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與其諂也寧訕、此非君子之言也、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子貢曰、惡訐以爲直者、如歐之言、是以聖賢所惡者自居也、而可乎、語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是譽可過而毀不可過也、大舜隱惡而揚善、春秋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其子孫、孔子見人一善、忘其百非、此近厚之道也、如歐之言、則訕訐之風盛、而不肖之志得矣、試取韓文公原毀一篇觀之、其立心之公私高下、何如哉、此說一倡、則萋菲貝錦、簧鼓陷穽、何所不至、其不流於小人之歸也、幾希。

陸韓論文

陸機文賦云、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昌黎云、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李文饒曰、文章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古人論文之要也、近世以道學自詭、而掩其寡陋、曰吾不屑爲文、其文不過抄節宋人語錄、又號於人曰、吾文布帛菽粟也、予常戲之曰、菽粟則誠菽粟矣、但恐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耳、一座大笑。

書記

東坡不喜韓退之書記、謂之甲乙帳簿、此老千古卓識、不隨人觀場者也。胡應麟曰、退之諸記但紀事不論、特句結太類幻、亦漢人渾朴之致、子瞻正與相反。

朋黨

君子有朋而無黨、小人有黨而無朋、易曰、朋至斯孚、語曰、有朋自遠方來、朋者、君子之善類也、語曰、君子不黨、又曰、羣而不黨、黨者、小人之凶類也、後世朋黨二字連稱、以困君子、名實皆紊矣。

文字之衰

蘇子瞻云、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原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而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然是時學者、不敢異王氏者、畏其勢也、南渡之後、人人攻之矣、今之學者、黃茅白葦甚矣、予嘗言、宋世儒者、失之專、今世學者、失之陋、失之專者、一驅意見、掃滅前賢、失之陋者、惟從宋人、不知有漢唐前說也、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高者談性命、祖宋人之語錄、卑者習舉業、抄宋人之策論、其間學爲古文歌詩、雖知效韓文杜詩、而未始眞知韓文杜詩也、不過見宋人嘗稱此二人而已、文之古者、左氏國語、宋人以爲衰世之文、今之科舉、以爲禁約、詩之高者、漢魏六朝、而宋人謂詩至選爲一厄、而學詩者、但知李杜而已、高棅不知詩者、反謂由漢魏而入盛唐、是由周孔而入顏孟也、如此皆宋人之誤之也、吁異哉。

丹鉛雜錄卷十

長楊賦

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于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以此二句爲一篇主意。

窘攝二字

賈誼服賦，攝若囚拘，蘇林音，敕全反，師古云，蘇音是也。南唐張佖辯之曰，說文、窘音渠隕切，李善文選注、窘、因拘之貌，五臣注，窘、困也，其字並不從人，惟孫愐新強加字，玉篇及開元文字有作僵然者，僵音渠隕切，疑蘇音誤，今宜從說文音，余按此句，漢書作僵、若囚拘，史記作攝若囚拘，窘當音渠指反，攝當音聚全反，攝即今拴字也，史記漢書所見異辭，當各從本文解之，所謂離之則兩傷也，蘇蓋以史記之音而移之漢書，宜其誤而不通，張佖辯之是也，但不知蘇音之誤所由耳，聊爲詳說之，揚雄云，一卷之書，必亡之師，斯雖細事，亦誠難哉。

蔡邕協和昏賦

蔡邕協和昏賦，乾坤和其剛柔，艮兌感其股脢，其說甚異，然咸恆爲夫婦，取象容有此也。

蔡邕漢津賦

蔡邕漢津賦、夫何大川之浩浩兮，洪荒蕩以元清，嵇康詩，浩浩洪流，帶我邦畿，杜子美詩，大水森茫漢海

接，皆本於此句。

左思賦自注

晉陽秋曰，左思造張載、問岷弱事，交接亦疎，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祠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並蚤終，皆不爲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爲，欲重其文，故假借名姓也。

玉樹

左思三都賦序，譏揚雄賦甘泉，不當言玉樹青葱，誤矣，揚雄言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象寶爲之以娛神，非謂自然生之，猶下句言馬犀金人也。

左思賦遺句

左思別傳云，思作三都賦，疾中猶改，作蜀都賦云，金馬龍發於高岡，碧雞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霜礮，火井騰光而赫羲，今本無鬼丸水經注云，瀘水傍飛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曰鬼彈。

文賦列十體

文賦，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淋漓，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燁而譎誑，分文之十體，各以四字盡之，可謂妙矣，往年鶴州蔡衡仲云，東哲尚補笙詩，文賦奚傷，余漱潤曰，序原始以要終，記制器而尚象，衡仲曰，二語妥帖，兼是聖經，更無褒彈也。

防露之曲

文賦，籟防露與桑間，又離騷而不雅，注、引東方朔七諫，謂楚客放而防露作，此說謬矣，若指楚客即爲屈原，屈原忠諫放逐，其辭何得云不雅，防露與桑間爲對，則爲淫曲可知，謝莊月賦，徘徊房露，惻愴陽阿，注、房露、古曲名，房與防、古字通，以防露對陽阿，又可證其非雅曲也，拾翠集、引王彪之竹賦云，上承霄而防露，下漏月而來風，庇清彈于幕下，影耀歌于帷中，蓋楚人男女相悅之曲，有防露，有雞鳴，如今之竹枝，東坡志林亦云，然則竹枝之來、亦古矣，詩云，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以此推之，防露之意可知。

精神可移

張平子思元賦，天地烟煙、百卉含華、處子懷春，精神回移，移音多，叶如何淑明，忘我實多，東方朔諫諫，清湛湛而濊濊兮，潏淖淖而日多，叶鳥鵲既已成羣兮，元鶴翎翼而屏移。

抱景懷響

陸機文賦云，抱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今本景誤作暑，宋高宗此文亦作暑，則其誤久矣，當改正之。

巧心妍耳見藝林伐山

陸機文賦、雖清發於巧心，終受歎於拙目，袁豹云，有異巧心，終愧妍耳，自謙之辭也。

南雲

詩人多用南雲字。不知所出。或以爲江總心逐南雲去。身隨北鴈來、爲始。非也。陸機思親賦云。指南雲以寄欽、望歸風而效誠。陸雲九愍云。眷南雲以興悲。望東雨而涕零。蓋又先於江總矣。

廣文選

予閱廣文選中山王文木賦。乃以文爲中山王名。而題作木賦。宋王微詠賦、乃以王爲玉。而題云微詠賦。下書宋玉之名。不知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阮步兵碑。乃東平太守嵇叔良撰。而妄作叔夜。不知叔夜之死。先於阮也。其疏謬如此。

海賦

文選載木元虛海賦。似非全文。南史稱張融海賦勝元虛。惜今不傳。北堂書抄載其略。如海轉則日月似鱉。浪動則星河如覆。信爲奇也。

定情賦

張衡定情賦曰、願在西而爲鉛華兮。恨離塵而無光。陶淵明閑情賦祖之。

獵兎賦

夏侯湛獵兎賦。息徒蘭圃。秣駟華田。目送歸鴻。手揮五絃。優哉優哉。聊以永年。其語與嵇叔夜同。嵇與夏侯同時。其偶同耶。其相取耶。嵇詩作華山。夏侯作華田。田字覺勝。蓋魏都在鄴。不應言華山。當是華田。音北、言華茂之田也。亦是奇語。

沙棠植其西

嵇康琴賦、春蘭被其東、沙棠植其西。晉先、叶涓子宅其陽。玉醴涌其前、趙壹窮鳥賦、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東。今振我西。魏明帝涼風夕起。悲彼秋蟬。變形易色。隨風東西。曾子雖飛蓬。驚鵾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又尚書大傳。西方者。邊方也。萬物遷落也。前漢志。少陰者。邊方。漢樂章象載瑜、白集西、食甘露。飲桑泉。文選注、西施作先施。史記先俞山、即西陰也。

雞殼綾繡

束晳賦。貫鷄殼於歲首。收綾繡於物牙。綾繡以毛羽爲之。字或作綾繡。

文有傍犯

徐陵賦。陪涯驟娑。聘纖腰於結風。長樂鶩鶩。奏新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疎鐘。勞中營之緩箭。雖兩長樂。爲意不同。此類爲傍犯。又劉禹錫律詩、前聯云。雪裏高山頭早白。後聯云。于公必有高門慶。自注。高山本高。高門、使之高也。亦傍犯之例。

繫表

庾子山哀江南賦。聲超於繫表。道高於河上。宏明集。道照機前。思超繫表。又言超超而出象理。飛塵而蹤繫表。二字人多不解所出。按晉春秋荀粲曰。立象以盡意、非通乎象外者也。繫辭以盡言。非言乎繫表者

也。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晉春秋今亡。僅見類書所引耳。

揭素賦

文選雪賦注引班婕妤揭素賦。疑非婕妤之作。蓋亦卓見也。此賦六朝擬作無疑。然亦是徐庾之極筆。

老圃賦

古賦辯體載洪邁老圃賦。考之聖宋文粹乃晏殊之文。非洪邁也。又見洪邁集。

積沙

謝靈運撰征賦。城嵯峨兮淮驚波。平原遠兮路經過。而芃野兮悲橋梓。遡急流兮若積沙。沙蘇何切。音沙。詩禮二疏、儀狀有沙飾也。謂刻鳳凰于狀。其形婆娑然也。春秋緯。月麗于畢、雨滂沱。月麗于箕、風揚沙。

雪賦月賦

文選謝惠連雪賦、謝莊月賦二篇。詞林珍之。唐子西謂月不如雪。謬矣。論體狀景物、蘊藉風流。則無優劣。然月賦終篇、有好樂無荒之意。近於詩人之旨。雪賦之終云。節豈我名。潔豈我貞。無節無潔。始成何人。與其秋懷之首句。平生無志意。同一自敗之旨。朱文公云。無志意殆不成人。信矣。惠連希逸終身人品。亦平二賦之尾叶焉。世徒賞其春華。不可不考其秋實也。

張協北邙賦

張協北邙賦曰。陟邙邱之巉岏。升遠迤之脩坂。回余車於崚嶺。聊送目於四遠。伊洛混而東流。帝居赫以縈顯。於是徘徊絕嶺。踟躕步趾。前瞻狼山。卻闕大坏。東眺虎牢。西睨轘耳。邪亘天際。旁極萬里。莽眩眼以芒昧。諒羣形之維紀。爾乃地勢崇隆。邱墟陂陁。填隗嶵屬。蕪布星羅。松林參映。以撥列。元木樓寥而振柯。

鵩賦

劉向賦鵩云。順風而飛、以助氣力。衝虛而翔、以避繒繳。羊祜鵩賦云。排雲墟以頡頏。汏弱波以容與。遙凌厲乎太清。退嬉游于元渚。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賈。後不越序。齊力不期而並至。同趣不要而自聚。當其赴節。則萬里不能足其路。苟泛一壑。則乘物不能易其所。凌空不能頓其翼。揚波不能濡其羽。浮若飄舟乎江之濤。色若雲雪乎崖之阿。辭旨超遠。出於詞人一等矣。漢一作晉

白牛溪賦

王無功云。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客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爲仲長先生所見。以爲可與白牛連類。今寫爲一本。今此二賦俱不傳。

溫飛卿錦鞋賦見蘭林集山

叚柯古漢上題襟集載溫飛卿錦鞋賦云。闌裏花春。雲邊月新。耀粲纖女之束足。嬋娟嫦娥之結璘。碧意鉤。鬱尾鳳頭。鞭稱雅舞。履號遠游。若乃金蓮東昏之潘妃。寶履隔川之江姬。匍匐非舞陵之步。妖靡實

孕扇之施羅襪紅蕖之豔豐趺蹈錦之奇凌波微步警陳王既蹀躞而容與花塵香跡逢石茂倏窈窕而呈姿鞶箱回津驚蕭郎之始見李文明線恨漢后之未持重爲系曰瑤池仙子董雙成夜明簾額懸曲瑣將上雲而垂手顧輔脣而遺情願綢繆於芳趾附周旋於綺縠莫悲更衣床前素側聽東曙珮玉聲先是柯古寄飛卿書云知君欲作閨情賦應顧將身作錦鞋飛卿作此答之蓋騁才炫博而不知流于淫靡也元人有書此賦者聊一錄之

黃滔律賦

黃滔律賦如明皇回鸞羅馬嵬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復雲萬疊斷腸新出于嘯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于飛鳥景陽井云理昧納隍處窮泉而匪得誠乖馭朽攀素綆以胡顧又無名氏作孟嘗君夜度函谷賦嘆秦關之百二難騁狼心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雞口亦可喜也

瀘水羅賦

唐人白行簡以瀘水羅賦得名其警句云焦螟之生必全有以小爲貴者江漢之流雖大蓋可一以貫之體一詩曰瀘泉侵月起帶徑避蟲行瀘水蓋借家戒律有此欲泉水蟲之命故瀘而後飲今蜀中深山古寺猶有此規白居易送文暢詩山宿馴溪虎江行濾水蟲

秦少游單騎見虜賦

單騎見虜賦秦少游場屋程試文也其略曰事方急則宜有異謀軍既孤則難拘常法遣彼虜之勁悍勵我師之困乏較之力則理必敗露示以誠則意當親狎我得不撤衛四環去兵兩夾雖鋒無莫邪之銳而勢有泰山之壓踞鞍以出若簇擁虎之威失隊而驚如棄華元之甲此卽一篇史斷今人程試之文能幾有此者乎一本作果吾父也盜有壺漿之迎見大人焉壺漿犀渠之甲

（此處原本闕五行共計一百字）

四六妙句

唐丹黃墨有來太乙之齊藜正笏垂紳卽侍玉皇之香案（輪林）聖化齊虞夏方成五以登三論述本詩書將襲六而爲七（丞相）學士象八節不過一歲之少留刺史入三公便在五雲之多處（象八節言一歲八澤也）一縱橫經庫甲乙丙丁四部之書馳騁詞垣天地風雲八方之陣（洪平齋賈輪林鄭侍郎詩五鳳樓之巨筆九龍筵之大鎔（學士）和叔正冬伯趙司空（冬官工部）送之五樂不離尺五之天任以三公卽近丈三之日（讀聽）聽六日四分之鳳律又見新陽脉五更三點之鷄行已遂舊夢（李李）

宋人四六

宋人四六、如才非一鶚難居累百之先智異秦狙遂起朝三之怒水利云則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之利復陂誰云兩黃鵠距煩鴻陳之謠四六中古文也

宋士子四六

宋處州士子終場者六人三人與選謝主司啓云同舟國之觀人去者半存者半類孔門之取友登者三揖者三

梯袍紈扇

宋人四六云梯袍贈范叔猶有故人之情紈扇遺賈臣終致上客之引○朱賈臣爲會稽太守懷綬匿跡人未知也所交錢物見其裘蓋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以紈扇賈臣至郡引爲上客

腹背

李嬌內制集鏘金鳴玉坐桑枯株擊水搏風廟謨腹背蘇頲表駑駘變態於九方腹背可傳於六翮又云坐擁股肱之任顧慙腹背之毛腹背準見韓詩外傳

傳一廊二

吾蜀解元王孝忠鄉試賀平西蜀表中有云川四巴三收彈丸黑子之地傳一廊二成大統函夏之天傳一廊二乃太祖御製平西蜀頌中謂傳友德之功第一廊永忠之功第二也人咸服其博洽

雪窖冰天

歎馬角之不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遠汨雨冰天（洪皓歌宗文）

崔雍

崔雍吊蕭至忠文曰上蔡之犬堪嗟人生到此華亭之鶴虛唳天命如何

芝泥關檢

芝泥發彩宣風藻而騰文蘭檢浮香潤龍綠而勳色張鷟奏章云云檢文書草也（輪林）承明之有直廬方步八磚之日紫宸之夾香案更依五朵之雲（學士）潘珥彤之毫書九重之言勳繡汗青之筆乘四海之輝光（學士）

落霞秋水

文選褚淵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庾信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隋長壽寺舍利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輝王勃滕王閣記語本此然王勃之語何嘗出於藍雖曰崔無古人可也

佛書四六

寄龍懼其威光師象懼其神力（唐睿宗大寶積經序）七十二君嘗在陶鈞之內八萬千歲卽爲俄頃之間○漢日載其通暉周星彰其降誕鷲頭峯下演金口之微言雞足山中舒玉毫之瑞色○闢圖明之淨域啓方便之禪門○暫乘紫機之暇聊題翻帙之前（睿宗序紫機紫龍持貝葉頭傳摩竭之城象負蓮花遂滿眞丹之境（徐鍇眞丹實且也摩竭魚產於門柱也）風送妙花結而成蓋月臨淨水印以搖金○眞空無像非像教無以譯其眞實際無言非言藉無以筌其實○大乘小乘逗根機而演教半字滿字逐權實而敷文（佛以編體之字爲半字合體之字爲滿字）○

貝葉鏤文。比天之調遙遠。黃花微旨。西乘之歸更新。（成劫天魔歌序）聲大法鼓。響振於無間。吹大法螺。聲通於有頂。（有頂見注華嚴經）微箭劃而無異。鳴迦陵而不殊。（如意輪）色是幻色。必不礙空。空是眞空。必不礙色。○白雁踏出。忻髓岩開。（徐孝克天帝碑）祇樹息陰。元風尚啓。莎羅變蓋。佛性猶彰。○陽門飾毫眉之象。夜臺圖紺髮之形。（佛哲之）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識形爲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南唐士）前念不生卽心。後念不滅卽佛。（注海師）肯青翠竹。總是法身。響響黃花。無非般若。（大珠）

惡蘊繁念。三塗業因。警爾生情。萬刼氣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分形。皆爲幻色。（宏明）○率可消貧白樂。不作濁富多憂。○天桃紅杏。一時分付東風。翠竹黃花。從此永爲閑伴。（蘇軾詩）格言不得暫捨。可以鑄於骨。書於紳。染於神。畜於識。所以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申叔一言。范獻子賤萬畝之田。而貴丹人片說。

○煩惱正是苦提。淨華生於泥蠖。（譬之和尚）

煉心方外。攝影人間。○玉氣久灰。金言未剖。（嵇武帝誄可碑）傷智幢之欲折。悼戒寶之將沉。○無人非關戶之闃。無見非而墻之愚。無實非鵝足之書。無眞非魚目之賈。

抗志匪石。安仁似山。○東隅繼吐。西輝已沉。譬逝川之缺流。若栖素之輕露。○悲泉苦水。出沒曾不關人。

鵲兎障烏。升落長自在彼。春蠶築絲而不悟。秋蛾拂燄而靡疑。

大醒劇於懷梧。長眠甚於枕麴。○陽嬉合景。遲晉日輪。甘露入盤。足稱天酒。○鳴鐘浮響。光燈吐輝。○概太冶而特起。接崑崙而上衝。（言宮殿之崇高相接崑崙之峰）

金池動月。玉樹含風。○辨論青豆之房。達悉紫蓮之介。○宜鼓於寶坊。轉金輪於香地。○山產一其小大。彭殤均其壽夭。蹷橙亂其橫豎。施厲混其妍媸。（莊子師）

玉燭登年。金商在律。炎涼始貿。動靜惟安。（劉虬奇）扇靈鳴之流風。戲貞林之絕影。○（詳）河光似冪。樹彩成車。

上句錄光寫河下句先生檀象車。○簾興琴劍。銘自盤盂。○柔脣迅響石光。古今駛過拍袍。○色見聲聞。俱能證果。花飛釧動。盡可栖神。○蔗網千重。密密常懷意地。愛繩萬結。條條盡係情田。隨他舌以鸚鵡之徒。借彼眼如水母之屬。（以上宏明集）

紅綿套索。碧玉穿陜。（晉人所謂空谷傳聲）百尺等頭須進步。十方世界露全身。○面上夾竹桃花。肚裏倭天荊棘。○雀舌初調。玉醴分時禪思健。龍團搗碎。金槽碾處睡魔降。（茶偈）

舌頭無骨。得言句之綱持。眼裏有筋。具遊戲之三昧。華居閉口。獨坐防心。

露滴瓊英。春融雪彩。臉欺瓢玉。膚惹濃雲。（戒色）瑩英瓢雪。遠蹙瑩波。露濃蕚委。月艷珠彩。（戒色）

奇對

天皇萬八千歲。周家三十六王。○心藏九百六十。（佛書）毛孔八萬四千。（南朝四百八十。（杜牧之詩）北魏一萬三千。（溫縉北魏寺記）長者扶義而西。前塗倒戈以北。○赤子弄兵於潢池。（漢龔遂傳）餓民彈弓於豁谷。（唐李嶠元傳）涼風至。蟋蟀居壁。（月令）白露降。蜻蜓上堂。（易經卦驗）活潑潑地。喫緊爲人。常惺惺法。近裏著己。○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左傳）衆心齊一。江山爲城陜。（南史周山圖傳）君德不修。舟中皆敵國。（吳起）陞飾邱劍。驚招神龍。（王羲之江酒帝）

鄭賓無鹽。唐突西子。

丹鉛續錄

楊慎著

丹鉛續錄序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古之學者。成于善疑。今之學者。蔽于不疑。談經者曰。吾知有朱而已。朱之類義可精義也。言詩者曰。吾知有杜而已。杜之寇句亦秀句也。寧爲佞。不肯爲忠。寧爲僻。不肯爲通。聞有指二氏者。輒欲苦之。甚則鄙之如異域。而仇之如不同戴天。此近日學之竺癖沈痾也。是何異史誦言而豎傳令也。焉用學爲哉。愼少於藝林。喙硬而力戇。有疑義、未之能以著也。有狂言、未之能以藏也。天假我以暮齡。逸我以投荒。洛誦之與居。而禹黑之爲使。丹鉛之研。點勘之餘。既錄之。又續之。漸以解俗懸而逃疑網耳。拘方者既駭驚而徑庭之學步。大方者復拾碎語以嘵嘵曰。是玩物喪志。則斯錄也。奚翅覆瓿棄哉。嘻。頂門之竅露。堂堂無藏。腳根之機活。鏃鏃無滯。佛氏尚有斯人之徒。而吾徒寧無斯人乎。

嘉靖丁酉冬十一月朔日升菴楊愼書于高郵別業之朝暉軒

丹鉛續錄經說卷之一

新都楊　愼著

易二十條

雲從龍風從虎

張璠從音隨從之從。去聲。雲出則龍必從之。風出則虎必從之。猶曰龍從雲。虎從風也。今按此說甚異諸家而理至。凡龍起必雲。而謂龍能致雲。非也。虎出必風。而謂虎能致風。非也。猶蟻徙必雨。乃雨氣感蟻。蜥蜴聚必雹。乃雹氣感蜥蜴。謂蟻能雨。蜥蜴能作雹。可乎。古人多倒語成文。後人不達。便成滯義。古樂府云。虎嘯谷風起。龍興景雲浮。無怪乎今之誤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漢書谷永傳引此。又孟康註云。膏者所以入人肌膚。解祿亦所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膏則吉也。

鶴山魏氏云。周禮有大貞。謂大卜。如遷國立君之事。貞不謂正也。今按二家皆古說也。本義謂處大事雖正亦凶。是聖人教人不正也。易爲君子謀如是乎。

需于沙衍在中也

衍。寬平之地也。左傳地名有昌衍。漢書地名有鄒衍。衍之文亦承需沙爲義也。孟喜易文辭作需于沙

衍。

位正當也

毛晃云易當位不當位皆作平聲讀俗作去聲誤。

今按小象如位正當也叶大有慶也位不當也叶陽不長也毛晃之言良信。

地中有水師

古者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無事則正疆界而備旱潦有事則可以通糧運而給軍需戰國策所謂牛田水通糧也其詳具六韜農器篇。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

劉子新論利西南就土順也不利東北登山逆也。

以杞包瓜

太玄蒼木維流厥美可以遠于瓜苞。

帝乙歸妹

帝乙殷之賢君尚書所謂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是也史記云帝乙時殷道益衰此背經之說也後世注易者因史記之言遂以帝乙爲成湯則易與尚書又相矛盾矣信史而疑經其蔽有如此者嗚呼一代之君聲迹豈微乎其善惡之名傳信傳疑一彼一此況史之記錄一人一事之得失可盡信乎。

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今文作序陸德明曰虞翻本序作象呂東萊曰作象乃與下義合象者立象成器以爲天下利也。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日在牽牛則寒東井則暑牽牛水宿遠人故寒東井火宿近人故溫也星經說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或曰虞度也非也憂則悔矣度何以吝乎古字虞與娛同孟子曰霸者之民歡虞如也戰國策顏斶云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事以當貴淸淨貞固以自虞注虞娛同毛詩小序以禮自虞漢書郊祀歌神嘉虞又合好效歡虞太乙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

冶容誨淫

冶銷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冰同志故冶字從冰女之媚態亦令人銷神流志故美色曰冶也三蒼。

立成器以爲天下利

漢紀引易立象成器以爲天下利朱子本義云立下疑有缺文蓋使人深考而自得之也。

闔戶之謂坤

朱子曰先言坤者由靜而動也魏鶴山云周易備三易之義闔戶之謂坤卽歸藏終萬物始萬物盛乎艮卽連山也。

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易大傳制器尚象取諸離取諸益取諸噬嗑取諸乾坤取諸渙取諸隨取諸豫取諸小過取諸睽取諸大壯取諸大過取諸夬凡十三卦而乾坤合爲一而不分朱漢上云上古衣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一體也至秦始取衣裳離之而尊君卑臣上下判隔豈非服妖之大乎昔人謂禮失求諸野今獠川苗寨多衣裁裳上下相連猶是古法字書作帨裙解云南夷關頭衣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安公石作易關此解極爲超邁自唐宋諸儒未有是說也朱子嘗有一半逆一半順之疑矣而終未能自決之也公石之說曰天下之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爲知來而作故其數逆數也數往者順蓋因下句而並舉之非爲易有數往之順數也公石與經妙契超詣有如此趙子崇爲予言此惜未見其全也予謂解聖賢之經當先知古人文法古人之文有因此而援彼者有從此而省彼者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顏子固未嘗用也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潛龍固未有所謂行也治則進亂則退伯夷固未嘗進也皆因此而援彼也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稷未嘗三過門也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未嘗躬稼也潤之以風雨風無潤也暖之以日月月無暖也沽酒市脯不食酒非可食也左傳曰馬牛皆百匹牛不可言匹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馬不可言造也皆從此而省彼也故必聽古人文法而後可以解聖賢之經噫安得起公石于九泉而語此哉。

愼謂易畫自下而上闔自右而左故曰逆數凡上下下曰順下上上曰逆左徂右曰順右徂左曰逆史稱伏羲太昊氏太昊春也邵子以易配春大戴禮言伏羲氏以木德王蓍卦自下而上卽木之自根而幹幹而枝也其畫三木之生數也其卦八木之成數也重卦亦兩其三八其八爾木行春也春貫四時木德仁也仁包四端伏羲所以爲羣聖首而易爲五經之源乎。

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

坎中一畫卽心體故八卦惟習坎有孚惟心亨心居中虛于坎可見然心腎皆屬坎水火未嘗離也今人以索問所載坎離爲心腎在易坎言心亨又言心病于木亦爲堅多心而離不言心何也愚謂中孚象傳柔在內而剛得中柔在內者中虛信之本也先儒云天下惟一無對惟中無對坎離無對中也乾坤無對一也中孚無對以其似離小過無對以其似坎又曰中孚是大底離又曰中孚是變夾底離以此推之離雖不明言心中虛之義該之矣。

易坎爲心離亦爲心坎中實心之體離中虛心之用宋儒所謂有主則實無主則虛也坎爲耳離亦爲耳鼎黃耳噬嗑上爻滅耳象傳云聰不明也聰之不明視之不聰耳目同用也列子所謂能以耳視而目聽此非深于易者孰能知之。

艮三爻屬巽心。卽心病也。以其互卦有坎。素問。金在志爲憂。水在志爲恐。恐則甚于憂。故爲加憂。憂之有孚窒惕中吉。卽加憂也。加憂卽心病也。艮之屬巽心。以互體有坎也。水藏在腎。開竅于耳。而水在志爲恐。恐則傷腎。故爲耳痛。氣陽運動常顯。血陰流行常幽。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間。故坎爲血卦。王萬里時患耳痛。魏文靖公勸以加青黛鹿茸煎雄附爲劑。且言此藥非謂虛損。易中坎爲耳痛。是經中已著病證矣。覓餌之而良愈。愚謂深明乎易。不必讀素問及五運六氣。可以爲醫矣。昔人乃云注本草誤。殺人。而注易誤。無害。豈知此理哉。

爲心病

莊子云。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

或問坎爲心亨。而此曰心病。何其反。曰。有孚則心亨矣。加憂則心病矣。心一也。顯用之何如耳。孚之亨也。是盈科而進也。成章而達也。泰宇定而天光發也。憂之病也。是孟所謂飢渴害心者也。爲心之茅塞者也。莊所謂萬物鐃心也。爲性之蕪蔽者也。又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隙。人則顯塞其竇。其加憂之謂乎。又曰。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豀。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其心病之說乎。故曰。心當實以理。不當實以欲。又曰。心欲有所主。不欲有偏主。嗜盡矣哲矣。

致飾然後亨

鄭玄昔亨獻之亨。許兩切。

井道不可不革

後漢書禮儀志引古禮云。立秋後非改水。冬至鑽燧改火。改水。卽井道之革也。

寄七條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昔有人問柳仲塗曰。朱鳥者。南方之宿。以主于夏也。旣觀其星。以正其候。則龍星乃春之星也。春主于東方。可觀之以正其候也。今不曰日中星龍。何也。仲塗曰。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矣。

愼按柳氏之說。超古注疏矣。然猶未盡也。殷之爲首正也。正卽正朔也。故春預春朔。夏預夏朔。秋預秋朔。冬預冬朔。所謂四殷者。卽四朔也。皆敬天時而勤民也。故下文遂言民事。厥民析者。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旣起。丁壯就功。而春耕也。厥民因者。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急夏芸也。厥民夷。老壯在田。與夏平也。及秋收也。厥民隩。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也。謹冬藏也。此皆勤民事也。今之蔡傳。但云驗氣之和。驗氣之平。是平居無事觀物隱居者之養生月覽耳。不待帝堯欽若曆象。不待羲和宜賓敬致也。觀尚書。所以不可廢古注歟。或問楊子曰。子于諸經。多取漢儒而不取宋儒。何哉。答之曰。宋儒言之精者。吾何嘗不取。顧宋儒之失。在廢漢儒而自用己見耳。吾試問汝。六經作于孔子。漢世去孔子未遠。傳之人雖劣。其說宜得其眞。宋儒去孔氏千五百年矣。雖其聰穎過人。安能一旦盡棄舊而獨悟于心邪。六經之奧。譬之京師之富麗也。淺京師之富麗。河南山東之人。得其十之六七。若出州之人。得其十之一二而已。何也。遠近之異也。以宋儒而非漢儒。譬貴之人。不出里閈。坐談京邑之侈。而反非河南山東之人。其不爲人之貽笑幾希。然今之人安之不怪。則科舉之累。先入之說。膠固而不可解也已。嘻。

和夷底績

西傾因桓是來

古和桓華同音。和夷底績。卽西傾因桓之桓。見水經注。桓檀卽和表。和表又轉爲華表。見漢書。桓東少年場注。桓譚新論。陰志作華譚。

厥篚織文

九州要記云。雎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用焉。所謂厥篚織文也。述異記。雎渙二水。波文皆若五色。其人多文章。故名績水。文選陳琳書云。遊雎渙者學漢績之綵。杜詩。衣冠迷適越。豫紬憶遊雎。

陽鳥攸居

日之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雁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也。

九河

鄭玄云。齊桓公塞九河爲一河。今河間今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塡閉八流以自廣。言閉八流柘塡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于徒駭也。是曲防之禁。桓自犯之。又爲百世之害。由于重奸利輕變古也。宋王安石欲泄梁山泊之水以爲田。則又愚矣。

道荷澤被孟豬

闕駰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

王朝步自周

大夫不徒行也。何以步也。賈公紹曰。步。步輦也。謂人荷而行。不駕馬也。茲說吾取之。

詩二十八條

哀窮寵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詩大序

文選呂向注云。哀蓋字之譌也。哀當爲褒。謂中心念恕之也。余尋疑哀字之難解。見呂說乃豁然矣。

詩曰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

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武牲而食。以優他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于是所尊敬者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愼其所掌職。而忠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下之志也。賈誼新書

此詩說與毛氏異。漢世詩始萌芽。惟向齊魯二家。韓氏晚出。毛氏最晚。此蓋魯說也。

燕燕于飛參差其羽

師曠禽經曰。鳥向飛背宿。燕向宿背飛。此物理也。故莊姜以爲送歸妾之比。

考槃在澗

澗。按韓詩作干。章句云。地下而黃曰干。又水曲曰干。江干長干是也。況干與寬爲韻自協。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

王度記曰。天子巡諸侯。載大夫芷蘭。士蒹葭。庶人艾。蒹葭者。士之贄也。

四月秀葽

詩注。物成自秀。葽始。

劉向說苦葽也。徐鉉曰。狗尾草也。爾雅。葽繞棘宛。注。今遠志。嚴氏詩緝曰。四月陽氣極于上。而微陰已胎于下。葽感之而早秀。

怒如調飢

調。韓詩作朝。薛君章句云。朝飢最難忍。其義晰矣。毛詩作調。本屬魯魚。而鄭氏求其說而不得。乃云調音調。又改字作輖。調飢也。輖飢也。三者均之不通也。愈解而愈離其不若朝飢之爲長也。焦氏易林云。倆如旦飢。竹郭遐周詩。言別在斯須。怒焉如朝飢。漢晉去古未遠。當得其實耳。

瑟彼玉瓚

廣雅。瑟作琫。詁云。玉華相帶如琴弦。

南山有杞

注。杞。枸也。陸璣疏云。枸樹高大似白楊。生子著枝端。大數寸。甘美如飴。八月熟。謂之木蜜。詩詁云。狀似枅栱。土人謂枅栱木。通作棋。本草。枳棋。廣韻。枳棋實如珊瑚。是白石木之子。說文作極字。從禾。蓋極也。徐鍇云。蓋極屈曲不伸之意。蓋極之果。其狀詰屈。亦取此爲名。

鳧翥其羽

字本作翻。所六切。文字音義云。鳥飛其掌。翥在腹下。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

詩緝。李氏曰。啓明即太白。長庚不知何星。毛氏云一星。後世因之。遂以長庚爲太白。故李白母夢長庚。名白。字太白。鄭樵曰。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實二星也。

今注一星。一與一字費多少之間誤耳。無注二星也。

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墨子曰。古者國君諸侯之間見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

蓩蓩者華其葉湑兮

蓩蓩者華。其葉湑兮。氣相屬潤相滋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體相親意相承也。

食我桑葚懷我好音

尹和靖曰。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美土可以變惡味。食其桑葚。懷我好音。美味可以變惡聲。

維師尚父

魯詩說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

周自平王遷父子之變。去豐而遷洛。周洛東也。故曰大東。自敬王遭兄弟之爭。子朝居下城。曰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周又東也。故曰小東。周有二東之變。王迹熄矣。王室亂矣。大國攻戰會盟。小國貢賦奔走。故空其杼柚而怨刺作也。曰。然則詩何可以先小也。曰。自今而追昨。故先小而後大也。曰。詩篇名何以又曰大東也。曰。紀亂之原也。凡詩篇名。多擇篇首二字。此詩名獨越首章而取次章。不曰有饛。而曰大東。吾不知作者名之與。刪定者名之與。有旨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古注。物。象也。則。法也。性有象。情有物。五性本于五行。故仁義禮智信。象金木水火土也。六情本于六氣。故喜怒哀樂愛惡。法乎陰陽風雨晦明也。孝經援神契曰。性生于陽以理執。情生于欲以繫念。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首二倒字句也。昔時之富。淳人是富。今茲之疚。君子在疚也。茲。年也。古人謂茲爲年。取草木繁茂之義也。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文選爲樂當及時。雖能待來茲。昔時之富。不如言君子之得志也。今茲之疚。不如言君子之失志也。君子疚則小人肆。故曰彼疏斯粺。疏。斗粟而米十爲疏。疏謂之糲。斗粟而米九爲粺。粺謂之精。糲加于精。疏斯粺矣。是小人而加于君子。不自審其分也。替並立一下也。彼爲肆行之小人。胡不自替以避君子。而使我心專專然愴恍引長而不能自已也。

不日成之

古注。不設期日也。今注。不終日也。愚按不設期日。既見文王之仁。亦于事理爲協。若曰不終日。豈有一日可成一臺者。此古注所以不可輕易也。

閒關車之舝兮

詩傳以爲燕樂新婚之詩。按禮不賀人之序也。又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親也。新婚安得有燕耶。小序曰。幽王無道。詩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此義爲長。此序說所以不可輕變也。

往近王舅

毛萇曰。近。已也。鄭玄曰。近。辭也。愼按近音記。毛注曰。已已亦音記也。鄭玄。辭者。謂語助辭也。朱子集傳用鄭說。今之解者。或不通此義。黃東發謂之諸侯猶有南上者。謬之甚矣。又按詩彼其之子。禮記作彼記之子。或又作忌。又作已。又作悉。如叔善射忌之例。然則近也忌也其也已也悉也。皆語助辭也。朱公遷又按說文近從辵從丌。丌音基。楷書作近。與近相似而譌也。正說尤究極根源。然則不識字者。安可

解經哉。

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

張衡應云。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穀。天夭亦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據此。則以天夭爲天夭也。衡去古未遠。疑得其眞。且僦僦速速夭夭連文爲是。不應速速下又特出夭夭也。夭夭之義自然。天夭之說強勉。王介甫詩。栩栩幽人夢。夭夭老者居。亦祖張說。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

韓詩注。犬善守。馬喜風。豕喜雨。

是類是禡

埤蒼。禡。馬上祭也。

按馬上祭曰禡。其字從馬。猶車下祭曰軷。其字從車也。

夙夜基命宥密

毛萇云。宥。寬仁也。密。安靜也。孔穎達云。寬仁所以止苛刻。靜密所以息暴亂。豈不明白正大。而得帝王之體也。今之詩傳。解宥爲宏深。密爲靜密。以字義言之。宥者寬宥也。未聞宥爲宏深也。宏深靜密。既于基命不切。又不知宏深靜密者爲何事。輔廣又改云。不宏則體不靜。不深則用不微。不靜則不到沖漠無朕處。不密則不到萬象森羅處。其言愈謬。聖人治天下。大經大法。易曉易見。沖漠無朕。森羅萬象。是老氏虛無之語。豈可以解詩哉。詩道性情。恐不如是。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

古注。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錫福。毛萇以爲文王錫之。鄭玄以爲天錫之。朱傳以爲諸侯錫成王以祉福。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此三說不同。要之毛鄭于事情近之。不失天子戒諸侯之體。若朱傳之說。首足倒置矣。洪範。天子斂福以錫民。未聞諸侯反錫天子以福也。唐末藩鎭之強。行辭降敕。猶不若是其委靡也。此無他。義理本明白無二說。朱晦翁必欲別立一說以勝前人。故不自知其說之害理至此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詩緯曰。契母有娀氏浴于玄丘之水。睇玄鳥銜卵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自此說一出。太史公因之。朱文公詩傳亦因而不改。愚竊疑之。夫卵不出窟。燕不徒巢。何得云銜。卽使銜而墜。未必不碎也。蓋解詩者求其說而不得。假之神怪以欺俗也。或曰。然則玄鳥之詩何解也。曰。玄鳥。請子之候鳥也。月令。玄鳥至。是月祀高禖以祈子。意者。契母以玄鳥至之月嗣子有應。詩人因其事而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神之貴之。若曰。實是天降也。按毛詩詁云。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禖。記其所禱之時。故言天命玄鳥來。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此說得之矣。大抵古人修辭。興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生商。斯爲言之不文矣。如黃帝之生。虹電繞樞。蓋生之時。值始電見之候也。帝俊生日。謂有十子。而以甲

乙丙丁名之也。此而可經。亦將曰。黃帝生于虹。帝俊生十日乎。詩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亦本其生之地而神之。便謂甫生爲嶽神所生可乎。傳說爲箕星生之日直箕。邇何爲昴星生之日直昴也。楚辭曰。攝提貞于孟陬兮。庚寅吾以降。屈原豈攝提之苗裔乎。漢柳敏碑。言敏本柳星之後。人皆知笑之。而不疑玄鳥之事者。蓋以經故。豈知經旨本不如是耶。

魯頌泮宮

戴埴曰。魯泮宮。漢儒以謂學宮。予觀泮水序。止曰頌僖公能修泮宮。而詩言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則征伐之事。言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則克敵之功。言淮夷攸服。既克淮夷。淮夷卒獲。則頌淮夷之服。僖曰。受成于學。獻馘獻囚可也。于此受琛龜象賂南金可也。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似矣。而繼以桓桓于征。遂彼東南。不過從遇之多賢。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似矣。而先以其馬蹻蹻。其音昭昭。不過宴樂之和樂。合序興詩。皆無養才之說。其可疑一也。春秋所書。莫大于復古。僖公登臺望氣。小事也。左氏猶詳書之。學校久廢而不復。蓋關吾道盛衰。何經傳略不一書。其可疑二也。顧序言史克作頌。以修伯禽之法。足用愛民。務農重穀。數事。使果能興崇學校。何不表而出之。以侈君之盛美。其可疑三也。上庠。虞制也。東序西序。夏制也。左學右學。商周之制也。孟子言庠序校皆古之學。使諸侯之學。果名泮宮。何他國略無聞焉。其可疑四也。記禮多出于漢儒。其言類宮。蓋因詩而訛。鄭玄解詩。泮言半也。解禮記。類言班也。以此班政教。使鄭氏確有據。以泮爲學。何故隨字致穿鑿之辭。其可疑五也。予意僖公作宮于泮池。樂成之際。詩人善頌。欲公戾止于此。永錫難老。而服戎狄。于此昭格孝享。而致伊祜。于此獻馘獻囚。而受琛貢。此篇與宣王考室之詩相表裏也。又按通典言。魯國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宮于上。因水以名宮。如楚之梢宮。晉之虎旂也。泮水泮宮泮林。一也。以泮水爲半水。泮林亦爲半林乎。又求之莊子。言歷代樂名。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禹有夏。湯有濩。文王有辟雍。爲天子學。亦非也。詩言于論鼓鐘。于樂辟雍。亦無養才之意。莊子去古未遠。當得其眞。漢儒因解泮水。求之義不可得。故轉辟爲璧。解以圜水。

予謂戴氏之見卓矣。其辨博矣。按左氏晉侯濟自泮。泮果水名。足證矣。近世曲爲說者曰。春秋。經也。魯頌。亦經也。魯頌既載。春秋可略。此說又滯矣。高克一事。詩詠清人。春秋書鄭棄其師。他如應潛城楚丘木瓜碩人無衣。詩與春秋互見。不厭其複。安有詩載而春秋可略乎。或又曰。事亦有特載而不見于經傳者。季氏伐顓臾之類也。曰。顓臾之事。將然而未舉也。故論語載之。而經傳略焉。泮宮已成之迹。春秋豈容不書哉。

愚嘗總春秋與詩而論之。信魯頌之文。則僖公爲魯之賢君。伯禽以下。無其匹者也。以春秋所書考之。則僖公齊襄衛懿之流。烏得爲賢哉。蓋頌乃臣子頌禱之辭。例多溢美。如今人之觀知賀壽軸文也。春秋所書。則其實跡素行。如今官府之考語也。今稱人之賢。可例信賀軸而略考語哉。觀其滅項伐邾。取須句。取闞婁。取濟西田。以楚伐齊。曾其惡之大者也。至其閨門不肅。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夫人

會齊侯于卞。其女季姬。始遇郜子于防。而公不制。中使郜子來。而公不恥。終歸于郜。而公不拒。淫風流行如此。桑中大車。不作于魯。而駟與有屍。猶以爲頌。吾誰欺。欺天乎。夫子存魯頌。見當時上下相蒙。好諛悅諂。而非以爲美也。後之學者。皆信頌而忽春秋。是猶監察取人以賀軸而不稽考語。天下皆愚黃卓魯矣。有是理乎。

又按辟雍泮宮爲學名。始于王制之傳會。吳澄纂言曰。詩言鎬京辟雍。又言在泮飲酒。未有以見其必爲學宮之名也。

禮器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注謂頖宮告后稷也。此又泮宮非學之一證。

說文。辟雍作辟廱。解云。辟。壅也。廱。天子饗宴辟廱也。亦不言辟雍爲學名也。今據詩云。鎬京辟雍。又曰。于樂辟雍。頌云。于彼西雍。考古圖器名有肯雍。疑皆爲宮名。

春秋

隱公元年

元年。魯隱公元年也。鄭漁仲云。諸侯奮用天子之年。至平王失政。諸侯並稱元年。陳傅良曰。古諸侯比謂世。

愼按其和之世。諸侯始分國立元。其說見和嬴汲冢紀年。漁仲亦以意言之而失考也。

春秋大一統。所謂一統。天下咸奉元朔也。天子立元。而諸侯遵也。天子頒朔。而諸侯行也。自其和以來。歷儀幽厲。厲蠟穴。不用天子之元年矣。晉曲沃莊伯改建夏正。則有不奉天子之朔矣。春秋所以托始于隱與。

隱公不書卽位。左氏曰。攝也。劉道原曰。惠公愛少子。立爲太子。而國人不與。而立隱。隱曰。吾將讓焉。太子桓公。後望十年不獲。而羽父弒隱立桓。桓曰。隱攝也。吾取之。左氏信桓之欺。故曰攝。公穀信隱之詐。故曰讓。皆失之。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桓公十三年

穀梁曰。再稱日。決日義也。

杜預曰。再書丙戌。國史成文也。

胡安定曰。漢文也。

鄭漁仲曰。丙戌。一日也。不應再書丙戌。非後申則前子。

楊愼曰。一日而再舉者。非兩之也。同日異地也。曷言乎同日異地。盟地于武父。赴地于晉都。再故曰之也。若曰。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衛侯晉卒。嫌于同地矣。曷謂嫌乎同地。後人習其讀而失其傳。將曰。衛侯卒于鄙地云爾。是故讀而再日之。故曰。再稱日。決日義也。日盟者卽而日。日赴者追而日。國史之體也。故曰。國史成文也。文有兩而非漢者。雖春秋之義嚴。不得而損也。穀梁解也。婉。杜預解也。深。感知其解也。安定曰。漢蓋或之。漁仲直改焉。則安矣。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莊公七年

此記星出之遲也。

杜預曰。辛卯夏四月五日。月光尙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日光不匿。恆星不見。

孔穎達曰。此言夜者。夜未至中。謂初昏之後耳。非竟夜不見星也。愼曰。此記日光不匿列星不見之祥也。左傳以爲夜明。是也。沒冢紀年。書天再旦。亦是也。書曰夜明。則稱而不隱。書曰再旦。則曲而不中。春秋書曰。夜恆星不見。聖人之文稱而隱。曲而中。于是爲不可及矣。

穀梁作昔恆星不見。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昔。初夜也。夜中夜也。昔何以謂之初夜。昔之爲字。從日從昔。昔殘日殘爲昔也。昔又與夕通。夕之爲字。從月半見。日殘月半見。正初夜之時也。夜明。五行志所云晝晦宵光是也。漢書武紀書。有如日夜出。蓋此類也。通鑑綱目不達班氏之意。增一字云有月如日夜出。則謬矣。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莊公二十五年

愼曰。救日。古禮也。救水。非古禮也。救日何以爲古禮。日之食。人力不可救也。故鼓以充陽也。水之災。人力可救也。鼓庸愈哉。自古水災莫大于堯之九年。鼓何鼓。牲何牲乎。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僖十六年

公羊曰。晦者何。冥也。

穀梁曰。晦。冥也。

愼按晦。非冥也。月之三十日也。春秋書晦者二。此及成公十六年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是也。公羊乃曲爲之說。于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之傳曰。是月者何。僅遠是月也。何以不日。晦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亦書。公羊之言。何其野哉。善乎劉歆之言曰。及朔書朔。及晦書晦。劉原父曰。晦朔天之所有。取朔棄晦。乖僞之深者。甲午書晦。則無說矣。左氏家曲說以爲陳不違晦。故敗。噫。楚以晦而敗。晉不晦而勝乎。是皆勦說之無理者也。

陳侯午卒襄公四年

高閌曰。玄經有云日月之逝。敬于尸尙未晚也。陳成公既爲難澤之盟。而卒則已變于夏矣。曾子曰。吾何求哉。

愚按高氏之說奇矣。然春秋之例。書卒稱從赴告耳。非必有褒也。

天王入于成周昭二十六年

邵泉齊曰。成周。下都也。王既入成周矣。爲不遂入王城也。子朝之餘黨在焉故也。故萇弘之建議城成周也。謂之遷都。其任怨也大矣。洛誥曰。我卜澗水東。瀍水西。是謂王城。又曰。我乂卜瀍水東。是謂成周。案詩說曰。大東小東。大東。平王東遷也。小東。敬王入成周也。王城下都。皆周公之所營也。一則藉平王之遷。一則藉敬王之入。東而又東。西方之人遠矣。悲夫。

盜竊寶玉大弓八年

得寶玉大弓九年

升菴曰陽虎將殺季桓不克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入讙陽關以叛明年乃得之堤下穀梁曰陽虎以解衆也得其情矣黃東發曰陽虎竊之無所用故復歸之也此豈知巨猾之深姦邪虎初竊時已知無用矣以魯寶之知必追之以與之則必釋己西方有狗國中華人入之竊其筋而逃狗追嚙之人以筋投之必回而返數返則追無及矣陽虎蓋欲狗國魯也乎晉明帝說王敦逃歸湖陰以七寶鞭獲免蓋祖虎之故智云爾

左傳

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左傳昭三年

樂以忘憂則可以樂慆憂則不可陸賈之燕喜平勃交懽忘憂也太康逸豫漢惠淫樂慆憂也忘憂待時慆憂玩時忘爲在下言也慆爲在上戒也

晉于是乎作爰田

爰田國語作轅皆假借字也爰當作趄許慎曰趄田易居也爰田之制古者田三歲一易以同美惡商鞅始開阡陌令民各復常業不復之易

繕完葺墻以待賓客

減宣伯令修賦繕完

繕也完也葺也一義也一牆也繕未足而又加完與葺焉于義爲複矣是譙所謂一個孤僧獨自歸也古人修辭體要若是乎哉蕃思完字乃宇字之譌曰繕宇葺牆辭無複義亦昭矣然此非余臆說也唐李祭酒涪云爾修賦繕完亦當作宇不然則繕完何物哉

爲七音以奉五聲

陳暘曰五聲者樂之指掌也二變者五聲之駢枝也又曰左氏七音之說蓋八音耳八音以土爲主而七音非土不和故舉之益穆禮之樂記其言八音既虛其土猶太衍之虛其一也太衍虛其一無害其爲五十七音之虛其土無害其爲八音也若謂七音爲二變在焉是以五聲奉五聲豈其理邪

不樵樹不采蘸

采音菜謂取人園圃種蔬爲菜也舊注非

禮記

曲禮

曲者一偏一曲之謂中庸言致曲易大傳言曲成老子云曲則全莊子云曲士不可以語于道易又言其言曲而中指人言曰心曲衷曲地名曰章曲杜曲皆同義曲禮者言禮之小節雜事而非大體之全文也

敖不可長

王肅本敖五刀切遨遊也以遨遊作平聲古人燕遊曰歸之義此勝鄭說若傲者不可有也而可長乎長亦平聲讀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邵瀑曰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喪衣之爲便而袞冕之爲貴哀欲其遠而申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不妄說人之謂或貴于多而大或貴于高而文庭實旋百之儀四海九州之應此不辭費之謂舊說謂不廢于言辭豈釋旨乎

或云說讀如檀弓稅人之稅

愼曰顏路請車孔子不許不妄說人也舊館人喪孔子脫驂不辭費也

水潦降不獻魚鼈

王克曰水潦降蛇蟲新化爲魚鼈故不獻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

三代有車馬無車騎吉行則六馬四馬師行則元戎小戎自晉公乘小駟始有騎至廢井田去車戰始有騎兵然則此制亦秦法也

女子許嫁纓

纓有二一少時當佩香纓內則云女子未冠笄衿纓也二是許嫁時繫纓昏禮士人新脫婦纓鄭注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是也蓋以五采爲之又內則曰婦事舅姑衿纓以此而言知有二纓也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死寇曰兵

列言天子諸侯大夫之死別其名義而以羽鳥四足終之何邪舊說謂羽鳥之死降落牛馬之死染漬如其說也人與畜比天子諸侯之尊而下同禽獸乎予叔父瑞虹先生云古有羽蟲之孽猛獸之害或指此也大勝舊注必有印可者

分天下以爲左右二伯

公羊傳周召分陝而治出于一時非定制也漢儒作王制遂據以爲例亦固矣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

吳幼清曰孟子言周公使管叔監殷殷書序亦言三監及淮夷叛說三監者或以爲武庚管叔蔡叔以爲管叔蔡叔霍叔皆非也蓋武王分殷之故地爲邶鄘衛三國而使管叔蔡叔康叔君之管叔君邶蔡叔君鄘後因叛而廢其國惟康叔之衛獨存故書言王啓監周官言立其監皆謂諸侯之君非謂別以人而監侯國也

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于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愼按春秋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公羊傳曰祊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周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

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邑焉許愼作五經異義駁之云若如此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善乎左氏之說曰諸侯有功德于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胡安國合二說而爲說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爲朝宿之邑如皆有焉猶天下之郊不足爲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爲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猶泰山之旁不足爲其邑矣其說可謂明盡足破公羊之謬也予按公羊解經之謬如鄉村教督不知城市事漫言以誑兒童至漢儒刺六經作王制又師公羊之謬而益之曰視元士果如其說則天子元士視附庸附庸亦五十里千八百諸侯各有五十里之湯沐邑則是二十五萬之地而後足也又各有朝宿邑亦二十五萬里而後足也合之五十萬里盡五倍禹貢疆界而不足不獨京師與泰山之旁矣漢儒之固陋若此猶猶舞文弄吏具成數取口給以對上官不待一訊而可知其誣矣雖然王制似此類十之七八辨其一可推其餘宋儒乃以孟子班爵祿之制不與王制合爲疑是以委之亂流而罪源孫之犯法而坐祖也異哉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祈謂祈福祥求貞永也報若禮禾報社辟讀爲弭謂弭災兵遠罪疾也由用也于辟言由者以非祭之常體或有因而用之也

愼按素問古之病者祝由而已今醫院十三科終于祝由科由亦用也素問云祝由者倒言之郊特牲云由辟者順言之也

命以坊欲

命以坊欲即孟子所謂性也有命焉

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身儳焉如不終日

儳參差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而紛離散亂遂至儳焉錯出外既散亂而不整內亦拘迫故如不終日也愼按儳焉如不終日即孟子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儳焉日有孳孳可也儳焉如不終日不可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勞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輔漢卿云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所謂又從而庸之也公孫丑曰道若登天然似不可幾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所謂又從而怨之也

旦明

古文晨字作旦從日出地上一地也日出一上爲旦日入一下爲旦旦古昏字也故旦明即辰明辰又借作神也今隴蜀呼辰與神同音蓋古音也

圜丘方澤

宋陳襄郊儀云祀必以冬至日者以陽復也故宮用夾鍾于震之宮以帝出乎震也而謂圜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祭必以夏至日者以陰萌也故宮用林鍾于坤之宮以萬物致養乎坤也而謂函鍾取其容以象地也

濟明在昭志氣如神有物將至其兆必先

此與禮記孔子閒居文同有物禮記作者欲其兆禮作有開朱子曰者下曰亦似有開上四亦似兆若說者欲則非美意則此文當以家語爲正也

水澤腹堅月令十二月候東風解凍月令正月候

七十二候終于冰堅始于凍解者水也一歲之運其可知也始于水終于水天地一元之運其可知也故曰水舍太一之中精五行之始也浮天而載地

文王之爲世子　止　文王之爲世子也

教世子　止　養世子不可不愼也

衞孔悝之鼎銘曰　止　此衞孔悝之鼎銘也

子貢問師乙而問焉　止　子貢問樂

古書傳例翹標于篇首又結于篇終觀汲冢周書可見賈誼治安策陳三表五餌其序三表三端末皆綴以一表二字至韓退之柳宗元尤有此體六經中禮記爲多若文王世子篇首此曰文王之爲世子終之曰文王之爲世子也結子若曰文王之爲世子其事如上文所云也又始之教世子三字發其端終之曰養世子不可不愼也總其義也衞孔悝鼎銘及子貢問樂皆同此義宋儒不達妄爲之解石梁王氏云文王爲世子也七字衍文教世子三字衍文金華邵氏云手舞足蹈樂之至于此有非歌之所能盡者矣故終之以子貢問樂其言似眯目而道黑白者異哉嗟乎不能達古文之文而能達古人之義者鮮矣是以貴鵬辭也

荔挺生月令

鄭玄云荔挺馬薤也此說非也易通卦驗玄圖曰荔挺不出則其國多火災說文曰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蔡雍高隱書云荔以挺出然則鄭玄而以荔挺爲名者亦誤之甚矣

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禮祭統

黔首其飲食莫之知也內經

李斯刻石頌秦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于秦紀謂秦更民曰黔首朱子註孟子亦曰周言黎民秦言黔首蓋因太史公之語曰然祭統內經實先秦此黔首之稱古矣恐不自秦也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三年則

焉使倍之焉使弗及倒字法也若後人則云使倍之焉使弗及也焉左氏傳云魯故之以今人則云以魯之故也此古今文慣之殊

其日甲乙其日丙丁其日戊己其日庚辛其日壬癸

禮月令春其日甲乙以日行東陸也夏其日丙丁以日行南陸也秋其日庚辛以日行西陸也冬其日壬癸以日行北陸也中央其日戊己以土旺四季之下弦日行黃道黃土屬也至季夏謂之正旺日行牽牛之所起牛亦屬土此其義也

論語十三條

無友不如己者

或問必擇勝爲友則勝己者必以我爲不如己而不吾友矣曰人之稟有薄厚也學有先後也不可概以齊不可強以躋而志趣則不可不高進爲則不可不力也若有人焉志浮于稟學倍其功雖稍不如己固益友當近也何也可與共適道也若夫志不上達力也中實雖或勝己固損友當遠也何也難與並爲仁也此四夫子言外意也論語載孔子他日之言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方覆一簣進吾往也荀子載孔子之言曰如垤而進者吾與之如丘而止者吾已矣聖人豈以爲垤勝丘哉貴進而惡止也知斯說者知取友矣

觚不觚觚哉觚哉

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飲酒之爵也博古圖載其制云觚口容一爵足容二爵韓詩外傳所謂三升曰觚是也腹之四稜削之可以爲圓故史記云破觚而爲圓也足之四稜漢宮鳳闕效之以爲角文選云上觚稜而栖金雀也下爲四象禮所謂象觚也此所云觚皆酒器也後世以木簡謂之觚急就章所謂急就奇觚與衆異陸士衡文賦云或操觚而率爾是也孔子所嘆之觚則酒器而非木簡也何以知其然以觚爲簡起于秦漢以後孔子未嘗見之也又以勢言之酒觚可削而圓木簡不可削而圓也木簡而規圓之豈不成趕麵杖邪是以知孔子所嘆蓋酒器而非木簡也然則孔子何以歎也曰古人制器必尚象以一觚言之上圓象天下方象地且又取其霞頓之安穩焉春秋之世蓋已有破觚爲圓者矣徒取其于工之易辦而不知失其象便于人之易持而不計其頓之危也孔子以歎酬之際見而嘆之其事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已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焚詩書尚法律之漸矣與春秋大復古而觀變法固一旨與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吾我一也古人互用之于文取其便誦讀耳無二義也左傳云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彼則擢我謀以協我又曰我爲吾家又曰我食吾言莊子云我喪吾又曰吾無糧我無食

不圖爲樂之至于斯也

今之說曰不意舜之作樂至于如此若如其說則孔子之視舜劣而小之甚矣且孔子嘗曰樂則韶舞又曰韶盡美矣非不知韶也非不知舜也舜之大聖其樂盡美固其所也而曰不意非小之乎嘗今有二士一有文名一素無積學有聞而登高科聞者以爲固其所也素無積學而登高科人必曰不意至

于如此也使舜而非聖則曰不意作樂至此盛可也其說病甚矣按古注相傳謂不意齊之作樂至此耳蓋舜爲君夔典樂則其盛宜也君非舜工非夔而忽見於齊庭詫齊也非詫舜也此一說也或曰齊之田氏乃舜裔舜以揖遜有天下而田恆乃弒其君故孔子聞韶而歎曰不意盛德之後而乃篡弒乎有所感也此又一說也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

後漢書引此註曰立謂立事立功逸周書云立事立功可以永年

去喪無所不佩

王逸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說文殖脂膏久也考工記職爲膏又云凡膏之類不能方周禮注今人頭髮有脂膏者謂之膏毛詩予髮曲局注膏也則殖與膏通用貨殖謂蓋藏積而不用如脂膏久而致殖也今以與生射利者爲殖蓋借用字耳後世遂以殖訓生非也尚書曰弗殖貨利訓之爲生特不然矣韓文公李郟墓誌家無膏財或作膏財皆用此意今人不知妄作積財淺矣

陳恆弒其君請討之

朱子集註引胡氏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黃氏東發曰沐浴而朝告于哀公君臣之義盡矣實以先發後聞是以仲尼爲未足也

愼按孔子時已致仕家無藏甲身非主兵何所爲發必欲先發是非司寇而擅殺也聚衆則遭逃主也獨往則刺客濺也二者無一可焉而曰先發後聞謬矣此在論語註第一礙而不通者人知之而不敢非是敢於非聖人而不敢於議宋儒也即有疑者亦謂胡氏之失耳詳考胡氏此言見於春秋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之傳引孔子此事而繼之曰鄭有弒逆聲罪致討雖先發後聞可也蓋指宋陳三國之君移兵以討州吁爲言而非謂孔子也朱子引之增仲尼此舉四字不惟上誣孔氏亦下誣胡氏矣此於道理所係甚重故特考究其原而論之若可以先發孔子當先爲之不待後人之紛紛也

史魚以尸諫

史魚以尸諫衛靈公虞世南夢遊讖言於唐太宗忠臣之奇節史冊之異聞也

魯衛之政兄弟也

司馬遷曰此爲衛出公魯哀公發也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鄭陽曰此孔子爲哀姜發也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後漢杜密傳引此言云言者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

亞飯干適楚

白虎通德論曰。王平居中央。制御四國。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晡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

孟子六隮

轉附朝儛

二邑名。朝音朝夕之朝。齊有朝儛。衛有朝歌。皆以俗好嬉遊名其地。淳于髡云。綿蜎處于高唐。而齊右善歌。豈卽此地與。

聖賢之君六七作

朱子註云。由湯至于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愼按尙書無逸稱殷之賢君曰。其在太戊。其在高宗。其在祖甲。又總之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以祖甲與中宗高宗並稱。而不言太甲。則祖甲並美二宗而賢於太甲明矣。以祖甲與周文王而並言。則其賢益明矣。朱子稱殷之賢君。獨不及祖甲。何哉。予詳考而思。司馬遷作史記。未見古文尙書。乃取國語帝甲亂之一語而衍之曰。祖甲淫亂。孔安國註尙書。遂以祖甲爲太甲。甚矣。安國之愚也。不信經而信史。不信周公而信司馬遷。卽使祖甲爲太甲。無逸之書。何以置祖甲于中宗高宗之後。言之至再。其序皆然。周公不如此之顚倒也。朱子不稱祖甲者。蓋亦信史記及孔安國之過也。王伯厚曰。祖甲之賢與高宗侔。在殷亦當稱宗。特以世數未及祧期而殷亡。故不及與宗號耳。此說得之。

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敢問旣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

志之所在。氣必至焉。故曰。志至氣次。至者。至到之至。而非極至之至。次者。次舍之次。而非次第之次也。思冰而寒。思火而熱。此志自內至而氣次焉之驗也。驚而汗出。哀而淚下。此志自外至而氣次焉之驗也。以文觀之。則曰至曰次。似志甲而氣乙也。以氣驗之。豈志甲而氣乙云乎。公孫丑不達。實以爲甲乙之差。故復有問。而孟子有志壹氣壹之辨。亦旣曉然矣。今之說者。猶以至次爲甲乙。則公孫丑之問爲是。而孟子之言虛矣。

舜避堯之子　止　禹避舜之子

堯授舜。舜授禹。舜禹受堯舜天下。非私也。何有避之理。受終于文祖。受命于神宗。天之曆數在爾躬。見于尙書。著于論語矣。何至孟子乃有此論乎。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孟子旣言之矣。如其不當受。則闕辭于庭。何必俟君薨而後避。如其當受而僞爲遜避。則如曹操司馬懿鬼蜮狐媚之術也。而謂舜禹爲之乎。且堯舜不以天下私其子。恐以一人病天下也。舜禹固私丹朱商均。爲一人之私德。而忘天下之大計。又豈聖人之心乎。今日方避。而明日倏然又來。是何舉措乎。至謂益避禹之子。尤爲無稽。禹未嘗禪于益。孟子嘗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何其言之自相戾乎。孟子于武成取二三策。善觀孟子者。

例是可也。荀子云。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此類之謂乎。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問有所不必答。不答是也。答之非也。不答可也。兩兒論曰。孔子不答。其事有無不可知。傳之者正以見聖人存而不論也。孟子于桃應之問。不答可也。必再二言之。愈起後人之議。是不若不答之爲愈也。予又思爲之說曰。人之殺人者。雖其凶淳。然亦必有由。非有犯之。則有求而不得也。瞽瞍旣爲天子父。倖之至。罷則犯之。以天下養。何求不得而殺人耶。使瞽瞍而獸也。猘犬也。醉象也。則不可馴。獸而少有知。則梁惄之虎。可媚也。況亦人類乎。卽使其果殺人。則議貴之辟。在臣下且然。爲有天子之父。一犯法而逮拘于狴犴。親伏歐刃乎。卽使皐陶果執之。舜果逃也。則大寶將安歸。士師將何以自解于天下乎。桃應之言。果如小兒之辨。惜乎孟子不能如孔子之不應也。或曰。此非孟子之言。蓋法家者流。剿入之以尊其說。觀者不知擇焉。亦自陷于皺放矣。

不屑之教誨

屑。蘇骨切。勞也。謂不勞力之教也。今注。屑。潔也。非。此屑解爲潔。則不屑不潔又何解。

國語

天根見而水涸

唐一行曆引周書時訓曰。天根朝覿。爰始收潦。國語之文。本周書也。

杜伯射王于鄗

注引周春秋。其文不悉。按顏之推寃魂志亦引周春秋。頗詳。文又奇瑋。今補載之。周杜國之伯。名爲恆。爲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恆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因杜伯于鄗。其友左儒爭之。王不許曰。汝別君而與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師友以逆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卯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九諫而王不聽。王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左儒死之。杜伯旣死。卽爲人見王曰。恆之罪何哉。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杜伯。杜伯猶爲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與我謀而殺人。吾所殺者。又皆爲人而見。奈何。皇甫曰。殺祝以兼謝焉。又無益也。皆爲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余何以爲罪而殺臣也。後三年。遊于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衣。司工錡爲左。祝爲右。朱衣朱冠。超于道左。執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伏于弓矢而死。

使海于有蔽渠弭于有諸環山于有牢

國語管子同

賈侍中云。有蔽。言可依蔽也。渠弭。稗海也。尹知章管子注曰。使海于有蔽。或遇水災。教令泄于海。使有蔽蔽也。渠弭于有諸。教之穿渠弭亘于河諸也。環山于有牢。教之立國城必依山以爲綱紀而有牢固。

按尹說比賈有發明，宜表出之。

史記四條

九鼎入秦秦紀昭襄王

昭襄之世，既嘗九鼎入秦矣。始皇二十八年，曷又嘗使千人沒泗求周鼎不獲乎。吁，此太史公深意也。秦有并吞天下之心，非得鼎無以自解於天下。九鼎入秦之說，虛言以欺天下也。秦史矇昏以欺後世也。太史公從其文而不改，又于始皇紀言鼎沒泗水以見其妄。鼎果在秦，曷爲人入水以求之乎。又于辛桓平傳言九鼎淪于泗，其事益白矣。然則鼎曷能沒于泗。舒雅云，威烈王時，九鼎震之者，淪之兆也。既震矣，曷爲不能沒哉。宋太丘社亡自亡也，祀能自亡，鼎之自沒，亦理也。且秦之金人十二，靈爽劣矣。魏人徙之，則潸然下泣。況神禹之鼎乎。龍泉之劍入平津，湛盧之劍去楚國，彼固非鼎匹也。神物義不汚秦明矣。宋子肅曰，事有若實而妄者，秦得周鼎也。有若經而實者，鼎入泗水也。楊子曰，予觀關羽上玉爾殷云，殷潛漢水，伏于淵泉，暉景燭曜，靈光徹天。嘆曰，爾者楚璞秦劍爾。何光怪若是。況夫鼎者，開苞著之乾象，羲文乘之易卦，翔于禹歷三聖之神聖乎。酈道元曰，東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淵泗。秦始皇時，見于斯水，始皇大喜，使數千人沒水求之。系而行未出，龍齒斷其系，故語曰，稱樂太早絕鼎系。此則孟浪之談，予無取焉。

楚王戊與吳王濞通謀，申公白生諫不聽，乃詐聾之，衣之赭衣，使使杵臼雅舂于市。宋祈曰，相雅嘗助樂者，此雅謂舂，而雅歌以相舂也。以雅相舂，以詩禮發冢，以論語文姦，儒之辱極甚矣。

乾稱蟄龍鴻漸于般

乾吉曰，延及儒生述荀禮王制騙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樂志

濟今俗本作躋，非。吉本傳亦作濟。顏氏注，域，界也。若是躋字，合注登陟之義，域平復之區，非有崇高之意。何故以登陟之文，舒子史纂曰，未濟則民在天橫之鄉，既濟則民履仁壽之域。濟字之義爲長，而世俗作躋，莫知其故。

裂龍駒注云，般，水涯堆也。史漢武紀所引易文，今文般作磐，水涯堆之訓爲是。今易解作山石，鴻固不栖石也。因磐字從石而誤其說耳。經書所以貴古文也。

雜四條

方馬埋輪未足恃也孫武子

舊注，方馬，練馬也。埋輪，恃不動也。此言專難不如權巧。今按方馬，如方舟之方，絆馬足不使行。如兀朮用拐子馬也。埋輪不動，不過以金棍軔車，非真埋之。行師而方馬埋輪，猶作樂者膠柱鼓瑟也。故曰，專難不如權巧。

柳下惠皮于晉三黜而不去人謂之曰子未可以去乎。下惠曰，苟與人之異，何所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

事於故國耳韓非子

此與論語所載同一事也。論語所載衍而明，韓非所載節而峭。朱子言刻薄人善作文字，信然。

橋踰淮而北爲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周禮及列子湯問篇

鄭玄曰，汶水在魯城北。先儒相因以爲魯之汶水，皆大謬也。按足記汶與緡同，武巾切，謂汶江也。山海經云，大江出汶山，郭云，東南遶蜀郡，東北遶巴東江夏，至廣陵入海。韓詩外傳云，江出汶山，其始也足以濫觴。楚詞云，隱汶山以清江，固可明矣。且周禮及列子通言水土性異，則遷移有傷，故舉四瀆以言之。按今之汶水，闊不踰數十里，源不過二百里，揭厲皆渡，斯須往返，豈狐貉暫遊，生死頓隔矣。說文云，貉，狐類也，皆生長丘陵平地。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是明踰越大水則傷本性，遂致死也。此說余聞之唐殷敬順云。

按汶古岷字，晉王羲之帖，遊目汶嶺，尚不改古。今蜀有汶川縣，即岷江發源處，因水名之，而俗呼作問川，字學不明，地理亦謬。豈有蜀川而可冒魯汶乎。無惑乎王莽呼固陰爲圄陰也。

教日蝕太子墮井則止白虎通

此禮之逸文，見於白虎通及晉書孔坦傳所引者。予以爲漢之戀怙枉死叔孫通輩所傳會也。太子有傅母，有師有保，非有幕，有幹，有闌楯，焉有太子而墮井者乎。

丹鉛續錄經說卷之二

易字說

說文引祕書說云，日月爲易，象陰陽也。參同契之說亦與此同。羅泌云，日月爲易，而文正爲勿。勿者，月彩之散者也。故曰，散于日下則爲易，散于日上則爲習。相對爲明，對而虧爲習。易者，朔也。所謂朔易也。習者，晦也。明者，望也。習者，望而食者也。是故西曰昧谷，明都在東南，而朔易二都俱著于北。此皆羅泌之說也。愼按昧即昧字，史記昧爽作昧爽，莊子云，冉求問于仲尼曰，昔吾昭然而今昧然，何也。曰，昔之昭然，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且爲不神者求也。是昧即昧之證也。古字暘谷作易谷，昧谷作昧谷，易取日中于地而月彩沈也。後世字從日爲暘，是有二日也。

三易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于令升注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初乾初巽初艮初兌初坤初離初震，此歸藏之易也。小成者，伏羲之易也。而文王因之，連山者，列山氏之書也。而夏人因之，歸藏，軒轅氏之書也。而商人因之。夏得人統，故歲首建寅而卦首艮。商得地統，故歲首建丑而卦首坤。周得天統，故歲首建子而卦首乾。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

予按邵康節之易先天後天。其源出于此。今之讀易者。知有先天後天。而不知有中天。讀尚書。知有古文今文。而不知有中文可乎。中文尚書見後漢書

卦爻名義

易者蜥蜴之名。守宮是矣。守宮即蜥蜴也。與龍蛇同形。故能變化。身色無恆。日十二變。是則易者取其變也。象者茅犀之名。犀神是矣。犀亦曰茅犀狀如犀而小角善知人名曰猪神。犀形獨角。知幾知祥。是則象者取于幾也。象大荒之默也。人希見生象也。按其圖以想其形。名之曰像。故其爲字。從人于象也。孔穎達曰。卦者掛也。卦之于壁也。蓋懸物之杙也。木經曰。爻者。交疏之總也。其字象總形。今之象眼總也。所取于爻者。義取于旁通。所取于卦者。懸有小大也。

卦字解

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于壁也。蓋懸物之杙也。諸儒皆用其說。無有他解。予以爲非。杙則可掛于壁。易卦豈可掛于壁乎。卦者圭也。古者造律制量。六十四黍爲一圭。則六十四象總名爲卦可也。應劭曰。圭者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卦者亦自然之形。陰陽之象。其爲字也。從卜爲義。從圭爲聲。亦兼義也。古文圭亦音卦。今挂字從手爲義。從圭爲聲。則圭卽音卦。可證矣。卦古文圭字。爻古字象交總形

易重一斤

十黍爲絫。六絫爲銖。八銖爲錙。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一斤。一斤凡三百八十四銖。或問程子曰。易重幾何。程子曰。易重一斤。蓋言易有三百八十四爻也。漢志注二篇之策。陰陽變動之象。十六兩者。四時乘四方之象。程子之言。蓋出于此。

太極兩儀

房氏易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固非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而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遯。明日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四象隱也。太極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此說精明。可以補注疏之遺。

噬嗑解

易噬嗑。九四。噬乾胏。得金矢。王弼注。金。剛也。矢。直也。程子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朱子本義乃引周禮古之聽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黃東發云。周禮出于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制。若先取其金而後聽其訟。周興來俊臣之所不爲。況成周之世哉。蓋劉歆逢王莽之惡。爲聚財之囿。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又可以經聖經乎。其說卓而正矣。愼按淮南子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者贖以金。分盜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爲矢。鑄金而爲刃。遂霸天下。歆之附會周禮。實本于此。愼又以爲此說乃六國陰謀。托之齊桓。今觀管仲內政。何等規模。決不爲此也。嗚呼。歆既誣聖經以欺一時。而餘禍猶及後世。使大儒如朱子。猶售其欺。學術害人。慘于洪水猛獸。信哉。

晉音齊

孟喜易晉作齊。陸德明曰。齊子西切。義同。蓋音躋。躋亦晉也。故至義同。春秋。齊師還紀郱鄑郚。鄑。子移反。文選弦高犒晉師注引呂氏春秋。秦將伐鄭。賈人弦高遇之。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寡君使丙也術也視也于邊。候晤之道也。迷惑入大國之地。再拜受之。高誘曰。晤。國名也。按晤鄙同字。從邑爲是。從日傳寫誤也。古但作晉。而晉子西反。與易春秋合。

虞娛同

易。憂虞之象也。虞與憂對。蓋言樂也。孟子。驩虞如也。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匡衡傳。未有游虞弋射之宴。字又作豫。易曰。豫。樂也。孟子一游一豫。揚雄傳反五帝之虞注。虞與豫同。或借作舉。左氏傳。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舉之。服虔注。豫舉同。游其下也。

穴井

易井卦。朱子解云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不曰鑿井而曰穴地。何也。案中山經云。帝困山有井焉。名天井。孫子兵法云。地陷曰天井。穴地出水。蓋此類耳。穴地之井天所爲也。鑿地之井人所爲也。先天上古穴井。後天中古鑿井也。

性情

萬瀉起而復破。水性之未嘗忘也。萬燈明而復滅。火之性未嘗亡也。滅燈情也。水火性也。情與性。魄與魂也。

魂魄

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精爲魄。氣爲魂。二者既合。然後有物。及其散也。則魂游而爲神。魄散而爲鬼矣。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氏注曰。噓吸出入者氣也。耳目之精明者爲魄。氣則魄之謂也。淮南子曰。天氣爲魂。地氣爲魄。高誘注曰。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魂魄性情也。約情合性爲聖人。載營魄勿滑而魄爲仙人。故曰。輕清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從魄降。升魂爲貴。降魄爲賤。靈魂爲賢。厲魄爲惡。輕魂爲明。重魄爲暗。揚魂爲羽。鈍魄爲毛。衆人以魄攝魂。聖人以魂運魄。蓋魄之藏魂。拘之。魂之游魄。囚之。魂晝屬目。魄夜屬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故魂能知來。魄能藏往。

貍首

禮記天子之射以貍首爲節。注。貍首。詩篇名。其辭亡。按大戴禮載其辭云。今日大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賓黨既說。執旌既載。于侯既抗。中獲既載。弓既平張。四侯既良。決拾有常。既順乃釋。乃拾乃讓。乃踐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弱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若獲事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汝。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由此觀之。貍首之詩元未亡也。

常棣之華

毛詩。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鄂花萼也。今文作蕚。不花蒂也。今文作跗。詩疏云。華下有蕚。蕚下有跗。華蕚相承覆。故得韡韡而光明也。由花以覆蕚。蕚以承華。華蕚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唐明皇宴倫兄弟之處。樓名曰花蕚相輝。唐詩有紅蕚齊跗之句。皆用此義。至宋人解之乃云。鄂然而外見。豈不韡韡乎。非惟不知詩。亦不識字矣。漢儒地下有靈。豈不失笑。

花足曰蕚

或問花蒂何以曰跗。曰。蒂者花足也。故其字從足。東哲補亡詩。白華素足。亦指花蒂爲足也。韡字從蕚。蕚者吁。與蕚字不同。今作韡。非韡從韋爲義。從華爲聲。古者聯綴之屐曰韡。今俗作鞋。韡字從蕚爲義。從韋爲聲。蕚草木下垂也。非精于六書者。不能別此也。

平王之孫

詩。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平王非周平王。齊侯非姜氏之後也。猶書稱事王格王。易稱康侯。禮曰。齊侯之類也。況家周書云。明王奉法以明幽。幽王奉幽以廢法。國語曰。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其稱謂皆類後世之謚耳。

儀禮逸經

一統志載劉有年北州人。洪武中爲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若然。則儀禮之亡者全矣。不知有年何從得之。意者聖經在世。如日月終不可掩耶。然當時廟堂藉公。不聞有表章傳布之請。今求內閣。亦不見其書。出非其時。亦此書之不幸。今之大言動笑漢唐。求逸書賞之以官。賜之以金。焉有見此奇書而付之漠然者乎。噫。

孚尹

記聘義說玉云。孚尹。旁達信也。鄭注。孚一作桴。尹讀爲竹箭有節之筠。蓋謂玉之滑澤如女膚。緻密如筠膜也。陳澔云。孚正也。尹亦正也。按爾雅尹正也。邢昺謂爾雅之作多解詩。此所謂尹正也。以解赫赫師尹則合。若借以解孚尹。何異指白石以爲羊。捉黃牛而作馬乎。甚矣。陳澔之不通文理也。

條狼氏

劉歆逢王莽之惡。欲以威脅羣臣。遂僞作周禮云。誓大夫曰。鞭付于條狼氏。夫刑不上大夫。焉有周公制禮鞭撻大夫者乎。此金元夷狄之所不爲。而謂周公爲之乎。歆其可勝誅乎。

五祀

禮記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太玄數曰。冬爲井。白虎通曰。春祭戶。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六月祭中霤。戶以羊。竈以雉。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唐月令冬祀井而不祀行。愚按井卽行也。蓋行井間道也。古者八家同井。由家而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故井之爲字有八角（井欄亦八角。祭井卽祭行）也。月令與時訓互言之。非有異也。

八士考

周有八士。馬融以爲成王時人。劉向以爲宣王時人。他無所考。汲冢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巫三。疑南宮忽卽仲忽。南宮伯達卽伯達也。尚書有南宮括。疑卽伯适也。則八士者。南宮氏也。以爲成王時人。近之。尚書南宮之姓與汲冢書南宮之姓合。伯達伯适。其與仲忽之名又合。是似無疑。聊錄之以諗博古者。

孟子注

孟子注疏非禮之禮注云。陳質娶妻而長拜之。西子蒙不潔。注云。西施。越之美女。過市欲見者。先輸金錢一文。此二事不見于他書。若質者。古今畏內之最也。西施事尤可笑。亦後世搖錢樹之比乎。

楚學奇衺

有爲神農之言許行。自楚之滕。傅休奕云。楚去中國遠。戰國之世。奇柳祁衺之學。按尸子云。神農氏失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昏之仰旦也。漢志注。尸子楚人。蓋與許行後先。故其言如此。易曰。神農氏作。通變不倦。神化宜民。焉有失負妻戴之理哉。

宿諸宿問

子路無宿諸。宰我無問。（大戴禮宰我云。小子無所問。）

先鄭後鄭

註疏家所稱先鄭者。鄭衆也。後鄭者。鄭玄也。觀周禮之註。則先鄭與後鄭十異其五。劉向治春秋主公羊。劉歆主左氏。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由是觀之。漢人說經。嫌大觀父子。不苟同也。孔子以一貫傳道。而曾子以忠恕說一貫。曾子受業孔子。作大學。而子思受業曾子。作中庸。由是觀之。聖賢師弟子亦不苟同也。今之學者吾惑之。摭拾宋人之緒言。不究古昔之妙論。棄擯百家而歸之宋人。又盡橋宋人而歸之朱子。謂之曰因陋就簡則有之。博學詳說則未也。噫。古人之不同者同而異。今人之苟同者盡乃異。衆同而異者。以可濟否。五味適宜。乃盡衆者。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噫。曾子子思吾不得而見之矣。安得二鄭二劉而與之論經術哉。

近思錄

朱子作近思錄。黃勉齋云。此書首言太極。非近思。乃遠思也。勉齋此言。固朱子之忠臣也。

朱子自言傳註

朱子自言平生傳註。大學中庸。論語所得爲多。易與詩所得僅如雞肋。蓋不滿于易本義與詩傳也。今世乃規規然一不敢議。豈朱子所望于後賢之心乎。

朱子恐懼

朱子嘗云。某氣質有病。多在恐懼。又云。某之質失之暴悍。又云。不得已有言。則衝口而出。必至于傷事而後已。此亦大陽之餘證也。愚按朱子平日與人論辨。多奮發直前。而乏和平委曲。此不失爲剛毅。至于聞呂子約之死。歎曰。子約意氣了許多鬱突道理去矣。聞陸象山死。哭之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夫評品切

劇。在朋友平日則可。至明其死亡。不加惋惜。而以譏訕。何邪。孔子于仲由答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戒之也。至聞其死。則歎曰。天祝予。朱子學孔子。此處太相背矣。

希夷易圖

陳希夷曰。易學直言象數。四者不可闕一。其理具見于聖人之經。不煩文字解說。止有一圖。謂先天方圓圖也。以寓陰陽消長之說。與卦之生變闢亦非創意以作。孔子繫辭述之明矣。又作易龍圖序曰。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希夷以授穆伯長。伯長以授李挺之。挺卽邵康節師也。挺之謂邵雍曰。科舉外有義理之學。義理外有物理之學。物理外有性命之學。雍悉傳之。作後天圖。見于邵伯溫之序。朱子因其出于希夷而諱之。殆掩耳盜鈴也。後作周易啓蒙。指孔子繫辭傳天地定位曰。此先天之學。帝出乎震一節曰。此後天之學。數往者順一節曰。直解圖意。度辭誤人。似說易元有此圖矣。蓋康節因孔子易傳難明。因希夷之圖。又作後天圖以示人。如周子因孔子易有太極一句而作太極圖。今便謂先有太極圖而後有易傳可乎。如詩集傳有七月流火圖。便謂先有此圖而後作七月詩可乎。今程文及舉業有用先天後天及橫圖圓圖直解圖意字于破題者。皆不通古今者也。茅塞一世。眩惑千古。莫此爲甚。士不知此。何以謂之明經。甞飲墨水一石可也。

易圖考證

胡一桂云。宋一代之易學。希夷先天一圖開象數之門。至邵子經世書而碩大光明。周子太極一圖洪理義之門。至程子易傳而浩博弘肆。愚觀此言。易圖先天始于希夷。而後天續于康節。朱子所以不明言者。非爲康節。直以希夷。恐後人踵其流于神仙也。藏頭露尾。亦何益哉。

丹鉛續錄考證卷之三

陰符經

陰符經非黃帝書。蓋出後漢末。唐人文章引用者。惟吳武陵上韓舍人行軍書有禽之制在氣一語。梁肅受命寶賦有天人合發區宇樂推一語。馮用之機論權論兩引之。此外絕無及之者。

老子述而不作

楊龜山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老子也。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朱子曰。某亦疑此語。只以曾子問中言禮數段證之。卽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蓋列子引皇帝書。卽老子谷神不死章也。此說見朱子大全答汪尚書書。愼按佛經三教論云。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爲尹談。蓋述而不作也。又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內。則容成氏固有書矣。老子述而不作。此其明證。

滕王

杜工部有滕王亭詩。王建詩楊得滕王蛺蝶圖。皆稱滕王落。然非元嬰也。王勃記滕王閣。則是元嬰耳。

四載

羅泌四載說云。許叔重注淮南子云。水宜舟。陸宜車。沙地宜橋。泥地宜梮。孔安國云。水舟陸車。泥梮山檋。

而夏本紀云泥乘橇。山乘樏。橇尸子作蕝。祖芮切。樏音鞠。河渠書云。山卽梮。溝洫志云。山卽拘。諸儒皆以樏爲丘遙切。此直言之音橇爲蕝爾。按說文四載。水舟陸車。無可異者。惟山乘樏澤乘輴爲不同。尸子云。行塗以梮。行險以橇。行山乘樏。行沙乘軌。樏與樏同。力追切。梮與輴同。勑倫切。尸子之說。蓋得其傳。橇非輴也。宜音撮。險所乘者。樏與梮同。卽樏也。當讀如濟漯之漯。其音作橇者。殆梮之轉音。如淳云。橇以板置泥上通行。樏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使不跌。孟康謂木橇形如箕。摘行泥上。諸說不同如此。然曰載曰乘。則不應爲履與板矣。輴軌樏橇。是曰四載。舟常所乘。宜不在四內也。古雜氏本說如此。予合前說再考諸家爲之云。行塗以梮。行險以橇。行山乘樏。行沙乘軌。塗。泥也。梮卽輴也。輿也。橇也。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兩金而關軸焉。其狀庳下而寬廣。故行塗用之。橇卽橇也。如晉人登山屐。今人之腳澁中用木。故字從木。上係用繩。故字從毫。下用鐵釘之使不跌。故行險用之。樏卽樏。與周禮輿車同制。如今之登山轎。以人拽繩爲乘。去聲周禮所謂輓以任載器也。故登山乘之。軌車最便沙。不能陷。故行沙乘之。行塗行險曰以。行沙曰乘。蓋有升車與徒步之別。總名之曰四載云。

禹九州

禹貢。奠高山大川。其九州之名。以地名州。而不以州分地。蓋荊衡古不徙之山。而河濟者萬古不泯之水也。以故荊兗之名。得附河濟荊衡而不滅。萬世而下。求禹貢九州之域者。皆可得而考也。九州惟冀無所至者。舉八州而界自見。亦所以別帝都而大一統也。九疇之皇極。貢法之公田。見于此矣。揚不言南。青雍不言北。則以其境接蠻狄。提封叛服不常乎。

三江味別

蘇子瞻志林有三江味別之說。蔡傳深非之。然以禹貢本文論之。揚江言三江既入。而于經言江漢朝宗于海。則同流而自爲道可知矣。許敬宗謂濟入河洑地南出。亦以味別。以今揚子江心有南零北零之異。則知其入而不合。正不疑也。古有五行之官。水官得職。則能辨其性味。潛而復出。合而更分。皆可辨之。故師曠易牙俞兒張華王勃陸羽張文新劉白鬻李季卿品天下之水。性味不同。蓋古水官之遺法。豈獨爲口腹哉。蘇子之說。蓋本于此。味別之說。恐不可廢。況蔡氏于後章之傳。亦性別鹹苦之說。何獨怪蘇子哉。

味別

又考郭緣生述征記。緣生于河上遇一書生問之曰。何知濟與河上源不異。物之不同。猶鉛錫也。北濟既入于河。性與河別。不能合混。滲漉入地。洑行而溢爲滎爾。今之歷下。發地悉是流水。濟所過也。東阿之正濟所溢。故今阿膠上濁住。吐下腦疎。痰正以性趨下。清而且重。故治於濁逆上之痾。譬如油之與水。因不同情。九夏之辰。冷熱之風。亦各爲隊。豈必謂無水過水哉。經渭分曹。兩北異零。此理不少。鄭樵謂山過山則分。水過水則合。世無山過山水過水之理。謂澳入于江。其文止此有脫文。沈入于河。其文亦止于此。而溢爲滎之上。當更有導沈水數句。說經不通。不以爲脫。必以爲誤。此書生之竺疾也。愼嘗問其說云。山過山則分。雖分。而性不分。如羅浮二湯。以風雨而合雜。逢萊兩山。隨波遊而上下。玄中記云。名山有孔竅相

通是也。水過水則合。雖合。而性不合。沈括云。水以漳名者。從水于章。章者別也。文也。謂兩物相合。有文章可別也。清漳濁漳。合于上黨。當湯者。沮漳合流也。瀕上者。章貫合流也。鄴郡者。西江合流也。毫漳者。滹滱合流也。雲夢者。漳鄂合流也。凡此數處。皆清濁合流。色理如蟹蝀。又數十里如璋。璋者。判合之器也。白公問于孔子曰。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味。易牙能知之。斯固味別之說也。蔡氏之說。蘇子亦過矣。

水性

或問余水味之說則詳矣。水性之別何如。曰。班固司馬遷貨殖傳地理志備矣。論其極則庭州濕水。金城皆漏。庭州濕水。在大漠之外。以金城承之。皆漏。惟角與鹽澤則否。拘夷山中有流水。亦如之。鄜廷之川。日夜脂流。卽延安石油也。以爲燈燭松脂不出。見俞兒也。以爲膏。于洛陽。摩弱水。弱毛。黑溪玄澤。陰雁有弱水。其水以鵝水象。玉散不去。見俞兒也。以爲膏。鵝鴨羽毛。能浮。象象如象。奇古所謂鳳凰俞。今之象。獸也。悉唐制角。畔佳腐手。見俞兒

呂梁碑

羅泌云。嘗見漢劉耽所書呂梁碑。字爲小篆。而敝漏者過半。其可讀者僅六十言。碑中序虞舜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瞽瞍產舜。質之史記。蓋同。而不首出自黃帝。此可以洗二女同姓尊卑爲婚之疑矣。又他碑所載后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窋。不窋下傳季歷。猶十有七世。而太史公作周紀。拘于國語十有五王之說。乃合二人爲一人。又刪縮數人以合十五之數。不知國語之說十五王。皆指其賢而有聞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也。太史公亦迂哉。

汲冢文誣

汲冢瑣語。其文極古。然多誣而不信。如謂舜囚堯。太甲殺伊尹。又謂伊尹與桀妃妹喜交。其誣若此。小人造言。不起自戰國之世。伊尹在相位日。被其鄙僞者爲之也。然則何以知之。曰。其文不類戰國。

夔鍾

夔州府近掘地得一鍾。形如屏斗。匾而長。一面凸爲十八乳。一陰一陽。總爲九乳。古詩春鍾九乳鳴。疑此鍾應春宮律也。一面古篆七十餘字。人不能識。惟夔字可辨。水經注云。夔卿。觀此可信云。

化益

世本云。化益作井。宋衷曰。化益。伯益也。荀子成相篇。傳禹平天下。殆親爲民行勞苦。得益皐陶橫革直成。爲輔。呂氏春秋云。得陶化益直成橫革之交。五人佐禹。化益卽伯益。橫成卽直成也。

皐夔讀何書

王安石與公卿爭新法云。君蔡坐不讀書耳。趙閱道折之曰。皐夔稷契。所讀何書。此言未足以折安石。夔豈不學者耶。若折之曰。相公誤矣。共工驩兜孔光張禹。豈不讀書邪。則能折其口而理亦協矣。

李白

李白生于彰明縣之青蓮鄉。其詩云。青蓮居士謫仙人是也。讀書于康山。康山亦在彰明。杜工部寄李十

白詩所謂廬山續書處，頗自好歸來是也。晏元獻公類要引此詩，今人不知，乃改廬爲匡廬山，且太白在廬山亦是寓居，何得言歸來乎。又考太白全集，如悲清秋賦云，余以烏道計于故鄉兮，不知去荊吳之幾千。上安州裴長史書云，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楚有七澤，遂來觀焉。淮南臥病寄蜀中趙徵君楚云，關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夜夢子雲宅。觀此則太白爲蜀人無疑矣。作史者稱隴西人，蓋如王之太原，張之濟河，善乎劉知幾曰，作史者爲人立傳，其地皆取舊號，施之于今，爲王氏傳云，琅琊臨沂人，爲李氏傳，隴西成紀人，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所，因地而化，生于荊者，言曰成楚，居于晉者，爲魏國。豈有世歷百年，人更七葉，而猶以國本爲是，此鄉爲非，則是孔父里于平昌，陰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爲齊宋之人，非曰鄒魯之士，求諸自古，其義無聞，知幾此言，可謂確矣。

李白墓誌

范傳正作李太白墓誌云，白常欲一鳴驚人，一飛沖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及其謫退，乃歎曰，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撓折牙而求息機，安能效碌碌者蘇而復上哉。用是脫屣軒冕，釋羈韁，因肆性情，大放于宇宙間，意欲耗壯心而遣餘年，此數語足以盡太白爲人。劉全白有李翰林墓碣記云，太白廣漢人，性倜儻，知縱橫術，善賦詩，才調逸邁，往往興會屬詞，恐古之善詩者亦不逮，駭敬有李白墓碑曰，白爲詩格高旨遠，若在天上物外，任華送李白之曹南序曰，彼碌碌者，徒見三河之遊倦，百鎰之金盡，乃議子于得失虧成之間，曾不知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退于道德乎何有，以上諸文，附見李白集，古本有之，今不傳矣。全白指太白爲廣漢人，蓋唐世彰明縣屬廣漢郡，故獨舉郡爲稱耳。

李白家世

李太白上裴長史書自敘云，白家本金陵，世爲右姓，遭沮渠蒙遜之難，奔流寓家，少長江漢，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又與逸人東巖子隱于岷山之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廣漢太守聞而異之，因舉二人有道，並不起，按此則唐詩謂白爲隴西人，唐之宗室譜也，唐之先豈有金陵之籍哉，少長江漢，蜀之彰明，以相如爲鄉人，隱居在岷山，舉有道于廣漢，爲蜀人無疑。

使者曰信

晉武帝炎報帖末云，故遣信還，南史，晟起出陌頭，屬與信會，右者謂使者曰信，貫誥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荊州信去倚待，陶隱居帖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反，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口具，凡信者，皆謂使者也，今之流俗，遂以遣書饋物爲信，故謂之書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謬矣。王右軍十七帖有云，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蓋謂昔答得其來書，而信人竟不取回書耳，而世俗遂誤讀往得其書信爲一句，遂不取答爲一句，誤矣。古樂府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無底井，一去無消息，包佶詩去札頻逢信，遣帆早掛空，此二詩尤可證。

勿勿

黃伯思云，右軍帖語有頓乏勿勿，顏氏家訓云，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

殘缺耳。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蓋以聚民事，故忽遽者稱勿勿，僕謂顏氏以說文微，此字爲長，而今世流俗又妄于勿勿中斜加一點，謂爲忽字，彌失眞矣。按祭義云，勿勿其欲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慇懃之貌，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是知勿勿出于祭義，唐人詩中用之，不特耀于書翰耳。

勿勿匆匆

升菴子曰，說文，勿字解云，州里所建之旗，蓋以聚民事，故恩遽者稱勿勿，又恩字解云，心遽恩恩也，是恩恩亦古字，好古者但知勿勿而笑恩恩，逐俗者又但知恩恩而賤勿勿，皆謂非也，是以學者貴博古而通今也。

澤草芒種

周禮，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者不知其解，王氏農書云，卽江南之架田也，架田一名葑田，以木縛架爲曲田，罾浮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葑卽菰根也，根最繁而蔕糾結，以土泥著上，刈去其草，便可耕種，江東淮南二處皆有之，東坡詩開杭之西湖狀謂水湄草生，漸成葑田是也，其田隨水上下西東，故而方有盜田，然王氏謂葑田卽周禮之澤草芒種，未有據，猶疑之，後讀郭璞江賦云，播匯藝之芒柎，與自然之嘉蔬，賦江而云芒種嘉蔬，又曰匯藝，又曰自然，非葑田而何哉，周禮之說，因此可解，而李善五臣注江賦，亦未及葑田之事也，遂詳著之，廣多聞而補周禮文遺之注焉，葑田滿南亦有之，名曰海蕸。

葑田

郭璞江賦云，標之以翠蠡，泛之以遊菰，播匯藝之芒稻，挺自然之嘉蔬，鱗被菱荷，攢布水蔬，翹蓂濺濺，混顯散裏，隨風猗卷，與波漂洒，流光潛映，景炎霞火，此十二句皆指以葑田而言，不然則隨風與波之句何所指乎，景炎霞火，卽海賦所謂陰火潛然也，草木之根，汩泥與沙，浮于水中，過夜則生光，管寧浮海附陰火之光彩是也，蜀中江油江中有明柴，取之入人家，將夜中放光，亦此理爾，格物未深者，或以爲怪矣。

陰火草澤

易，澤中有火革，此亦實象也，或云，孔子未嘗浮海渡江，何以知陰火潛然耶，曰，聖人之知，豈待目見足履乎，楚王之萍，防風之骼，商慎之矢，固象之形，豈必見而後知也。

阿堵

晉書云，王衍曰，不言錢，晟起見錢堆牀前，曰，阿堵，近世不解此，遂謂錢曰阿堵，可笑，晉人云阿堵，猶唐人曰若箇，今曰這箇也，故殷浩看佛經曰，理亦應在阿堵中，顧長康傳神曰，精神妙處正在阿堵中，謝安謂桓公曰，明公何用壁後置阿堵輩是也，凡觀一代書，須曉一代之語，觀一方書，須通一方之言，不爾，不得也。

寧馨

馨字晉人以爲語助辭，王衍傳，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世說，劉真長語桓溫曰，使君如馨地，寧或鬬戰求勝，王導與何次道語，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王胡之雪中詣王蠙，持其臂，蠙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

捉人胥。劉悛譏殷浩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合此觀之。其爲語辭了然。唐劉禹錫詩。幾人猛省得鄉釋。得替人語意矣。

世說誤字

古書轉刻轉譌。蓋病于淺者妄改耳。如近日吳中刻世說。右軍清眞。謂清致而眞率也。李太白用其語爲詩。右軍本清眞。是其證也。近乃妄改作清貴。兼有諸人之差。謂各得諸人之參差。近乃妄改差作美。聲鳴轉急。改鳴作氣。義學改作學義。皆大失古人語意。聊舉一二。他不能盡。

士會當作士會

左傳晉有士會。士當作爲士。士爲石杜字。如詩言桑土。而以陶唐氏豕韋氏御龍氏爲士氏之宅。後爲唐杜氏。漢儒欲左傳之行。乃推漢爲陶唐氏之後。于士會復晉之下增六字云其處者爲劉氏。蓋士會本于唐杜氏。而劉氏又本于士會也。若作士女之士。上與唐杜。下與劉氏。何干涉哉。

六么

古之六博。即今骰子也。晉謝艾傳。梟者邀也。六博得邀者勝。是知梟即骰子之么也。曲名有六么序。義取六博之采。少說云綠腰。又云錄要。皆是妄說。如罰律令爲雷遲迅鬼。皆古之妄人撰說。而文士或信之。此亦道聽塗說也。

巾幗

詩。有頍者弁。士冠禮注。縿薛名菌爲頍。今未笄冠者着卷幘。頍象之所生也。後漢烏桓傳。婦人著句決。飾以金碧。若中國之薄步搖。與服志。夫人有紺繒幗。古婦女有頭施紺幕者。即此制也。諸葛孔明以巾幗遺司馬懿。巾幗。女子未笄之冠。燕京名雲髻。蜀中名爲蠶籠。蓋笑其堅壁不出。如閨女之匿藏也。幗音與憒同。古對切。今音與國同。非也。

需頭

蔡邕獨斷載漢代章奏之式。所謂需頭者。蓋空其首一幅。以俟詔旨批答。陳請之奏用之。不需頭者。申謝之奏用之。楊萬里知鈐州謝表云。需章句外。退以其私。便郡疏恩。出于自擇。需章字用獨斷語也。晉人簡帖後空一幅。仍書空著後。以俟朋友之批答。故謝安批子晉之帖尾。合二事觀。可見古人章奏尺牘之制。

尙字平音

劉熙釋名曰。尙。尊者何也。尙。上也。言最在上。總領之也。章昭辨釋名云。尙猶奉也。百官言事。當省案平處奉之。故曰尙書也。尙衣尙食亦然。愼按春秋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承事者言事而奉其文書也。漢世官名尙書。義實取此。如淳漢書注曰。主天子文書曰尙書。如主壻曰尙主。漢世娶天子女曰尙公主。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則尙猶承也。尙猶奉也。韋昭之解。上合左傳。下協漢制。比于劉熙依字音杜撰遠矣。

六尙

周禮司會注。計官之長。若今尙書。陸德明音常。今之官名亦然。但尙書音常。則尙衣尙食尙方皆宜用此音。其義同也。今皆音上。不知何以分別如是。

以手通指

何休公羊注。以手通指曰揖。謂揖以敬人。以手通意也。指意也。又云。以目通指曰曉。陵與睜同。史云頤指氣使。亦是以頤通指也。指與旨同。陸佃易爻觀我朶頤注云。以頤通指曰朶。劉敞漢書補注謂足附耳注。以足通指曰蹠。

太破賊

謝安聞淝水之捷。對奕客云。小兒輩太破賊。晉書云。兒輩遂已破賊。晉書所紀。不及世說太字之勝。

吞道元

吞人姓。晉他前切。氏族書有吞獸雲。昔有吞道元與吞公履者。今類書引之。改吞作查。蓋不知古有吞姓也。書敍指南所引猶是吞字。可以爲證。

蜀取劉璋

漢昭烈于十六年冬從劉璋之迎而襲張魯。是時孔明留守荊州。至明年。乃自葭萌據涪。出正之計。昭烈亦強忍從之。若使孔明在。舉措當不如此。今以取劉璋爲孔明病。蓋亦未之考也。

馮京

余觀世族書行錄載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雋邁不羣。式一日取其所讀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荊南軍府事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荊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爲知子。氏族錄宋人所編。當得其實。他傳馮商還妻事。以爲京父。考之此文。京父未嘗爲商。又不名商也。小說不足信。當依正史之傳可也。

豨首

爾雅蒘蘥豕首。呂氏春秋云。豨首生而麥無葉。神農本草經云。夏至之日。豕首茱萸先生。豕首圖經藥錄謂之天名精。一名天蔓菁。名精即蔓精轉語也。又名蟾蜍蘭。今俗名豨薟是也。又蠶實亦名豕首。即月令所謂荔挺也。以冬至生。與此同名異物。

黥伯同

論語憲問篇注曰。黥與伯同長也。左傳成公二年。齊國使對晉人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黃震曰。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位而名也。以德方興而爲天下所歸則王。平聲轉聲而爲王。去聲王政不綱。而諸侯之長自盤率其諸侯則伯。入聲轉聲而爲伯。去聲皆有爲之稱也。正音爲靜字。轉聲爲動字。以此證之。左傳四王之王。上如字。下音旺。五伯之霸。上伯字入聲。下霸字去聲。王字無別體。政同用王字。伯字有霸字爲別體。故上用伯。下用霸。左傳不惟文精。用字亦不苟矣。註疏未發明。故特著之。

風澤

吳起云夏桀之國。盧澤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注云盧澤地缺。愼按北方爲水。黑曰盧。罕即古皐字。盧罕即盧溝也。溝與皐音相近。桀都安邑。盧溝正在其北。盧澤盧龍。皆北方水名。又滿盧劍名。言淵然如水黑也。盧橘亦以色黑名之。可以互證。

唇齒

左傳。脣亡齒寒。蓋古諺也。戰國策作脣揭齒寒。揭與寒叶韻。

問諸水濱

左傳屈完對管仲云。若北問諸水濱。杜預曰。當時漢水未屬楚。李善夾曰。杜之注其爲謬哉。且楚曾殷之始封。楚苦縣瀕鄉。在漢水東北。則漢水乎西周之際。豈未屬楚乎。屈完以齊桓所問之大。不敢他對。但請自問于水濱。而人莫之知也。漢水實屬楚也久矣。

巧語少信

史記貨殖傳。南楚好辭。巧說少信。諸家不解此句。余謂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白楚之滕。莊周與惠子俱濠人。宋玉作大小言賦。又作神女高唐賦。韓詩外傳載孔子與子貢交辭于漂女。皆南楚巧說少信之明證也。

養以之禍

漢酸棗令劉熙碑。猶與明哲。乘道之樞。養以之禍。惟德之隅。左傳言本養以之禍。今本作養之以禍。非。

變置社稷

孟子曰。旱乾水潦。則變置社稷。解者不達。謂遷其壇壝。非也。左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祭法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是言變置之事也。伊尹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孔安國曰。湯革命創制。欲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何龍者。故不可而止。陳後山談叢云。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于南山之上。盜亦衰息。皆不通古禮而妄爲者。其盜之止。亦偶然耳。後山乃取而筆之書。亦失考也。

化治生民

書旅獒傳。明王以德義爲益。器用爲貴。所以化治生民。疏云。化治生民。化世俗養下民也。此言生民。與宜公十二年左傳云。分謗生民。皆爲生活民也。如書云生民保厥居。孝經生民之本盡矣。則言民生于世。與化治生民之義異。

墳墓字異

方言。凡葬無墳者謂之墓。有墳者謂之壙。檀弓。古者墓而不墳也。鄘鄘淳曹娥碑。丘墓起墳。蓋言丘其平墓而爲高墳也。後世以墳墓混爲一。遂疑其重複。改爲立墓起墳。非也。會見上虞謝猶舊爲予言此。

蜀志遺事

孔子弟子商瞿。世本作商駏。文翁石室圖亦作商駏。上宋景文公作成都先賢贊。以商駏上爲蜀人。考之路史及輿地紀。駏上城在彭流。揚雄蜀本紀云。黃帝娶于蜀山氏。蜀山氏女。茂州人也。魚鳧津在彭山縣。彭祖生于此鄉。以上三事。并可入蜀志。

丹鉛續錄辨字卷之四

張有論六書

張謙中復古編。謂象形者文之純。發於此。指事者文之加滋於此。會意者字之純廣於此。諧聲者字之加備於此。假借者因其聲。借其義。轉注者轉其聲。注其義。文字之變化無窮矣。

蜀姓

宋章定名賢氏族錄。以韻分姓。蜀姓在八齊韻。音睽。按說文奏中霝名蜀。又詩吉蠲爲饎。蠲音圭。漢書引詩云。吉圭爲饎。文翁石室圖七十二子名石作蜀。其字蜀旁爲蜀姓。苑又作鼠。形異而音同。今蜀以鼠分爲一姓。

歲非古字

說文云。步戌爲歲。蓋秦以十月爲歲首。故附會此說。歲字亦秦所制也。歲古作㞢。見薛氏款識法帖及崔希裕略古篇。

古歲作㞢

干寶周禮注。中氣而謂之歲。朔氣而謂之年。故古歲字作㞢。從一丙而倒之。周一遍也。

尊宗同音

古帝尊盧氏。一作宗盧。宗尊古通用。故賈逵以宗盟爲尊盟。穀梁以伯宗爲伯尊。

宗升同音

儀禮注。布八十縷爲一宗。宗古之升字也。按古音升作宗。易象傳曰。天險不可升也。與以剛中也叶。是其證。

由農字通

說文無由字。韓詩內傳云。東西耕曰從。南北耕曰由。呂氏春秋管子皆云。堯使稷爲由敢。考鑑謂神農嘗文。農作由。乃知由與農通。下與呂氏春秋管子韓詩義皆合矣。

神荼

山海經云。神荼鬱壘二神人。主執惡鬼。風俗通作鬱律。陸法言集韻。壘音律。神荼者伸舒也。鬱律者苑結也。周代以荼爲舒。夏后荼公子荼是也。沈休文曰。鬱壘者屈律也。又爲鬱鄰。王充云鬱壘嶇嶇之類。

鬱鄰字音

說文引詩優而不見。李登聲類云。優音倚。優倚。彷彿也。字一作嶷嶷。又作嶷。古詞香嶷雕盤。優倚之作嶷嶷。字從雲。猶奄忽之作鷹鷹。字從風。優倚不明莫如雲。奄忽迅速莫如風也。

匽遽

說文解遽字云。匽遽也。徐鉉云蟲名。蓋亦不知何物也。余近觀臨海水土志云。遽似龜。一名匽遽。又名遽鼈。一枚有三斛膏。

乙字音義

史記東方朔傳。止輒乙其處。乙音匙。有所絕止匙而記之曰乙。如今士人讀書。以未志其止處也。又文字有遺落。勾其旁而添之亦曰乙。唐試士式。塗幾字乙幾字是也。今試式亦然。而字作註也。註乃匙之訛耳。又官府文書。以朱書匙其要處亦曰乙。周禮注。治中治簿書之要也。當其中而匙之曰中。

貳軌

漢中有貳柯郡。字一作貳軌。又作貳軌。其字從弋。弋。杙也。繫船木也。說文與漢書注舊解如此。貳柯。今貴州地也。其江水迅疾。難於濟渡。立兩杙於兩岸中。以繩絙之。舟人循繩而渡。予過其地。見盤江與崇安江皆然。因悟古人制字之義。郭忠恕佩觿集云。貳軌從弋。謬之甚矣。然則讀萬卷書而不行萬里路者。亦不能識字也。信矣。

蘊袜

廣魅字。漢碑作蘊袜。其字從示。蓋蘊袜亦山之神也。

蕺蓋同字

蕺。廣蒼云菰也。文選注。菰草名。亦名土茹。覆地而生。根可食。人飢則以代糧。張平子南都賦蓼蕺蘢荷。注。蕺香菜根。周處風土記。蕺似茆根。蜀人謂之香菹。蕺與蕺同。與越春秋。越有蕺山。越王嘗採蕺于此。庾肩

吾書品云。蕺山之扇。覓未增鏡。即王羲之爲市嫗題扇處也。蕺側及切。諸韻書亦不載。獨見文選注耳。

大鳳

通史。燉大鳳於青丘。戮修蛇於洞庭。大鳳作大鳳。內典引古讖記。鳳鳳逆序。舍舍叔度。注。鳳音梵。鳳字當作鳳從馬。非鳳凰之鳳也。予舊著古音駢字古音附錄。亦誤從之。今特正之于此。

二小爲地

何燕泉引宋人易義。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謂之地。一大二小。天字示字也。天曰神。地曰示。此易義乃姚孝寧所作。朱子亦嘗稱之。愼按天曰神。古韻天亦有作汀因切者。與神相近也。例推之。示亦有地音。地亦有示音。精于字學者始知之。

字義

所。鐵砧也。從兩斤。別作鍛。餈炎。糖同市也。自東而復于東。故從兩東。官曹之曹從棘。其音義可知。今別作遭。餈炎。源委之委從兩水。火焰之焰從兩火。可以類推。

崔希裕略古

二水爲委。三水爲涉。四水爲散。見崔希裕略古。蓋今涉。古音涉。

导字

佛經。無邊無导。無礙無央。导與礙同。字書不載。僅見此爾。無央者無中與邊。亦極言廣大也。

穡稅

野稻不種而生曰穡。刈稻明年復生曰稅。

勞極酒酒

洗古音薛。官名有洗馬是也。字一作洒。神農本草。勞極酒酒如病狀。素問。酒酒惡寒。注。並音薛。

氓極同義

爾雅。氓音劇。郭璞曰。疲極也。相如子虛賦。徼氓受訓。說文。氓。勞也。燕人謂勞曰極。字一作氓。又作氓。皆妄。勞小變耳。別作疲。方言引春秋外傳余病疲矣。又作倦。晉義並同。晉人但用極。世說新語。顧和謂王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商芸小說載晉明帝問沐啓云。沐伏久勞極。不能尊體何如。元帝答之曰。去垢甚佳。身不極也。後讀神農本草云。勞極酒酒。注。極。氓倦也。則極字反古于氓緣諸字。晉人所用。當是從本草。未可以爲俗書。

會爽

鄭玄考工記。會矛注云。會爽皆發語聲。爽爲捷。故開口引聲而言。會爲短。故合口促聲而言。會爽即爽會也。楚辭。君不行兮夷猶。亦此意也。開口合口。即後世切韻之法。由此觀之。切韻中國元有之。不始于胡僧明矣。

納音

乾爲天。坤爲地。乾坤合而爲泰。德爲父。紅爲母。德紅合而爲東。干爲君。支爲臣。支干合而納音生。此六十甲子納音之說。其詳見路史餘論。夢溪筆談。南村輟耕錄。

泣與澀同

素問。脉泣則血虛。又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又云多食鹹則脉凝泣而變色。泣音義與澀同。按說文沴水不利也。沴與淚同。泣亦水不利也。泣與澀同。亦可互證。

甄音稽

春秋命歷敘曰。神農甄四海。白皐脉山川。白皐人名。甄注音稽。錦帶書云。神農更王。軒轅承紀。甄野音韜。爰封衆子。佛經甄明之甄亦音稽。此字集韻不收。吳才老韻補亦遺之。

斗音主

古文易。日中見斗。斗作主。鄭玄注蓍酌以大斗。斗亦音主。儀禮。司宮設觶于洗東有枓。釋文。枓音主。注。枓。蓍水器也。律歷志。桑子斗。漢漁志。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

欶嗜

欶也。嗜也。呢也。皆歎辭。如噫吁之類。後漢書光武紀。脊陵有望氣者曰。嗜。佳哉。鬱鬱葱葱。商君書多用呢字。欶與唉同。史記。范增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大事。揚子法言。或問王翦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欶。史記用之于句首。揚子用之于句末。皆奇甚。

丹鉛續錄評文卷之五

辭達

孔子云。辭達而已矣。恐人之溺於修辭而忘躬行也。故云爾。今世淺陋者往往借此以爲說。非也。易傳春秋。孔子之特筆。其言玩之若近。尋之益遠。陳之若肆。研之益深。天下之至文也。豈止達而已矣哉。譬之老子云。美言不信。而五千之言。豈不美邪。其言美言不信。正恐人專美言而忘信也。佛氏自言不立文字。以綺語爲罪障。然心經六如之偈。後世談空寂者無復有能過之矣。予嘗謂漢以上其文盛。三教之文皆盛。唐宋以下其文衰。三教之文皆衰。宋人之語錄。去西孟何遠。猶悟眞篇比于泰同契。傳燈錄比于般若經也。

論文

論文或尙繁。或尙簡。予曰。繁非也。簡非也。不繁不簡亦非也。或尙難。或尙易。予曰。難非也。易非也。不難不易亦非也。繁有美惡。簡有美惡。難有美惡。易有美惡。惟求其美而已。故博者能繁。命之曰贍。左氏相如是也。而說客者頃刻能千言。精者能簡。命之曰要約。公羊穀梁是也。而曳白者終日無一字。奇者工於難。命之曰復奧。莊周鄒寇是也。而鄙諛劉煩亦詭而晦。辨者工於易。張儀蘇秦是也。而張打油胡釘鉸亦淺而露。論文者當辨其美惡。而不當以繁簡難易也。

漢文

漢興文章有數等。蒯通蒯何陸賈酈生遊說之文。宗戰國。賈山賈誼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韓。司馬相如東方朔滑稽之文。宗楚辭。董仲舒匡衡劉向揚雄說理之文。宗經傳。李尋京房術數之文。宗讖緯。司馬遷紀事之文。宗春秋。嗚呼盛矣。

大招

楚辭招魂一篇。宋玉所作。其辭曼蔚瓌秀。先驅枚馬而走儀班揚。千古之希聲也。大招一篇。故差所作。體製雖同。而寒儉促迫。力追而不及。昭明文選獨取招魂而遺大招。有見哉。朱子謂大招平淡醇古。不爲詞人浮艷之態。而近於儒者窮理之學。蓋取其尙三王尙賢士之語也。然論詞賦不當如此。以六經言之。詩則正而葩。春秋則譏嫚。今責十五國之詩人曰。焉用葩也。何不爲春秋之譏嫚。則詩經可燒矣。止取窮理不取艷詞。則今日五尺之童。能寫仁義禮智之字。便可以勝相如之賦。能抄道德性命之說。便可以勝李白之詩乎。

三遊洞記

白居易三遊洞記。雲破月出。光景含吐。互相明滅。晶瑩玲瓏。象生其中。雖有敏口。莫能名狀。造語如此。何異柳宗元。世以爲大易。輕議之。蓋亦未深玩之也。

廬山記

驪遠有廬山記。文多奇語。庾以下文人遠莫能望。如云風雲之所擁。江山之所帶。高崖仄宇。峭壁萬尋。幽岫窮崖。人猷兩絕。又甘泉湧出。冷暖異塞。暑相變。盈滅經水旱而不異。造語尤奇。

白牛溪賦

王無功云。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蟯峨蕭瑟。眞不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將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爲仲長先生所見。以爲可與白牛連類。今寫爲一本。今此二賦俱不傳。

古文八字四韻

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足與辱拉韻。止與殆拉韻。蓋古音殆作以也。韓非子名正物定。名倚物徙。亦以正拉定。倚拉徙也。淮南子蘇秦步曰何故。趙曰何馳。亦是韻語。古文多用韻。八字之內而四韻者。僅見此三條耳。

楊炯稱王勃

楊炯序王勃文集云。薛令言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變。盧照鄰人間才傑。覽詩規而輟九知。所謂九知者。蓋用漢書九變復貫知言之語也。其僻奧如此。

論痴符

和凝爲文。以多爲富。有集百卷。自鏤板以行。識者多非之曰。此顏之推所謂論痴符也。近日有一達官。自

剡其文。且問于作者曰。吾文何如古人。或對曰。一代之興。有一代之文。故漢曰漢文。唐曰唐文。公之文可謂明文也。蓋譏其近于吏牘。而其人不悟。

說御

穀梁傳說御云。車軏麋。馬候蹄。列子說御云。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韓非子。廉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卻之馬掩跡。命意則一。旨辭則殊。可以見古人錐端之變化矣。

祖龍沐猴

杜牧之文。祖龍之吞六國。沐猴之破五諸侯。假對皆工。亦文之一巧。

規磨

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韓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荀子曰。是規磨之說也。注。規磨之說。猶差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器。磨久則偏盡而不圓。韓子之言。必合荀注而後明。注可廢乎。

美男破老

汲冢周書云。美男破老。美女破舌。蓋頌黨妮比。則犂老播棄。黨妮爛處。則忠臣結舌。

遞軸

王元長曲水詩序。沈冥之怨既缺。遞軸之疾已消。本考槃詩二句而會合之。此李商隱灰釘之祖也。文選英華求賢判云。盡崖穴之英奇。總蓬梁之遞軸。儲光羲詩。青宮問遞軸。憲念及滄浪。用字又祖王元長也。

珠聲玉價

說文注引宋弘云。淮水出玭珠。珠之有聲者。聲謂有名價也。唐人文有珠聲玉價之語。本此。

釁煙蜃雨

嶺南異物志云。釁煙蜃雨。無別晨暮。蜃蛟屋也。

蘭氏

周禮輔人注。鰒魚字。大戴禮。蘭氏之根。橐氏之苞。王褒洞簫賦。幸得鑿爲洞簫兮。魚名而稱字。草名而稱氏。簫名而稱鑿。皆奇之又奇。

因文立政

鬱刀貴割而聲尚和。利刃貴斷而字從和。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先王制器尚象。因文立政如此。

分沙漏石

酈道元水經注。形容水之清徹云。分沙漏石。又曰。淵無潛甲。又曰。魚若空懸。又曰。石子如攜菑。皆極造語之妙。

小說

說者宋人小說不及唐人。是也。殊不知唐人小說不及漢人。如華嶠明妃傳云。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徘徊。鴛動左右。伶玄飛燕外傳云。以輔屬體。無所不歷。郭子橫說娟傳云。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憎痕也。此豈唐人可及。晉書荀勗傳云。汲郡人不准發冢。得古文數百篇。中載楚事一段尤妙。亦小說也。惜不傳耳。

負劍

曲禮負劍辟咡。召之注云。負謂置之于背。劍謂挾之于傍。歐陽永叔作瀧岡阡表云。回顧乳者。劍汝而立于傍。正用此義。石刻猶存。今改作抱。良可嘆也。

丹鉛續錄雜識卷之六

玄女兵法

玄女兵法以授黃帝云。制旗旂以象雲物。鑄鉦鐃以擬雷聲。鼓鼙以象雷霆。鉦鐃今之銅鑼也。

先憂後樂

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此曾子立事篇語。大戴禮所載同。范文正公先憂後樂之語本此。

女匽

大戴禮帝繫篇。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匽氏。列女傳。堯之二女名娥皇女英。山海經。帝俊妻是生十日。漢地理志。陳倉有皇帝孫舜妻祠。禮記。舜葬于苍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堯典獨云二女。而禮乃有三妃之文。或謂女匽與皇英爲三。未知是否。俊即古舜字

虎僕

皇甫松大隱賦。嘗抽虎僕。射用牛蟾。博物志。有獸綠木。文似豹。名虎僕。毛可取以爲箭。今俗名九節狸。張季文嘗以此箭見貽。信爲佳也。

石湟

山海經。女牀之山。其陰多石湟。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而黑丹出。注。丹者別是彩石。亦猶青白黃

皆云丹也。石泲黑丹。即今之石黑也。一名黛眉石。上古書用漆書。中古用石墨。後世用煙墨。

石燭

石燭一名水肥。一名石脂。一名石液。今之延安石油也。可熏煙爲墨。唐人延州詩有石煙多于洛陽塵之句。

過所

劉熙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張晏注漢紀關傳云。傳信也。今過所。過所者。今之行路文引也。

零丁

齊諧記云。有失兒女零丁。謝承後漢書。戴良有失父零丁。零丁。今之尋人招子也。

孔明心如秤

太平御覽載諸葛孔明語云。我心如秤。不能爲人作低昂。唐胡曾投人啓曰。推諸葛之秤心。負姜維之斗膽。

嘉客德乘高享燕

嘉客德乘高享燕。顧謂尚書魯連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世。梓慎巴生淳于二都之徒。蔭修檐。臨清沼。恣飛馬之雄辭。騁談天之逸辨。指揮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于今日。荒草頹墓。氛消煙滅。永年千載。能不依然。德本北齊。戎馬之鄉。其言若茲。亦佳虜也。或是史臣飾辭。非其本眞。

金溝銅池

羊玄保曰。金溝濟泚。銅池搖闕。既佳光景。當得劇美。此語殊有韻致。

王維談名理

王維云。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巢父洗耳。耳非駐聲之地。聲非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于嘈士。豈入道之門也。維之談名理如此。豈減晉人邪。

日昃曰映

梁元帝纂要云。日在午曰亭。在未曰映。王仲宣詩。山岡有餘映。謂日昃也。

月表

禮記云。爲朝夕必放于日月。爲朝夕者。蓋立圭以測日景。立表以量月采。日圭之法。具于周禮。月表世罕知。漢書李尋傳。月者衆陰之表。消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王僧虔詩所謂月表望青丘是也。吳下田家以正月八日夜立一竿于平地。月初出有影。即量之。據其長短。移于水而就橋柱書痕記之。梅雨水漲。必到所記之處。蓋古之遺法。管子云。不明于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于運鈞之上。運鈞。泥工圓轉之器也。

翠足粉臀

劉熙云。綴金翠于足跗。覩粉澤于臀膝。以喻失其所施也。然今之妓女。金翠綴足。粉澤覩臀。蓋恒飾也。古

所謂倡優后飾。猶未若今世之甚乎。

綢繆襪裫

古者婦人長帶。結者名曰綢繆。垂者名曰襪裫。結而可解曰紐。結而不可解曰緎。

戲婦

抱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戲婦之法。于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淫。不可忍論。或蹙以箠撻。或繫足倒懸。酒容酣醉。不知限齊。至使有傷于流血蹉折支體者。可歎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既不能動蹈舊典。至于德爲鄉閭之所敬。言爲人士之所信。誠宜正色矯而呵之。何爲同其波流。長此敝俗哉。今此俗世尚多有之。娶婦之家。親婿避匿。羣男子競作戲調。以弄新婦。謂之鬧親。或褰裳而針其膚。或脫履而規其足。以爛見之婦。同于倚市門之倡。誠所謂敝俗也。然以抱朴子者之。則晉世已然矣。歷千餘年而不能變。可怪哉。

鮑姑艾

世傳鮑姑艾。五月五日會灼龍女。鮑姑亦仙女流也。宋人五日帖子中有用此事者。

夜覺

周禮司寤氏。主夜覺者。疏云。人之寐臥恒在寢。人有夜寐忽覺而漫出門者。故謂之爲夜覺也。近正德庚辰。事邸宦濠將亂。南昌城中街巷軍民。夜發夢魘。以至江棹船行數十里。知爲夢也。而後返。辰濠舉事。次夜。一軍皆然。寢濠亦自知不祥矣。南昌人謂之陣亡發。其事既異。其名又異。史傳所未有也。獨周官有之。乃知聖人預防而禁之。恐行軍出師。衆驚敗事。其慮豈不遠哉。

另日

俗謂異日曰另日。另字音命令之令。然其字說文玉篇未有也。只當作令日。戰國策。趙燕拜武靈王胡服之賜曰。敬衛衣服。以待令日。令日即異日也。注謂令爲善非。

秦春秦秋

古大字音義與泰通。大別作太。自范曄作後漢書始用之。避其家諱也。按莊子有虞氏不及泰氏。泰氏謂大庭氏也。管子書有泰春泰秋泰夏泰冬。董仲舒策陽常居大夏。陰居大冬。正用管子語。則大夏大冬皆晉泰。今人多失其讀。

蟪蛄蜩螗

說苑載孔子曰。逾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在耳。言政事之惡譁而浮囂也。夫蟪蛄之聲。必在山林之地。逾山十里。則朝市矣。市有蟪蛄之聲。則朝有蜩螗之沸。政之譁也甚矣。史記云。魯之哀也。洙泗之間蓋斷斷如也。斷斷交爭之意。即孔子之所謂譁也。

東潞西潞

潞有東潞西潞。西潞今山西潞州。東潞今北京潞河。潞有南語北潞。北語在鄉琊蓋門。南語在九疑零陵。

禦夢有南夢北夢。見左傳注。

宋夏

李鼎祚周易集解所引姓名。昔人有宋夏。宋音森。其字從木從穴。宋亦希姓。姓氏諸書不載也。

女麴

女麴。小麴也。麴糖。窠糖也。石密。糖霜也。自然漿。馮餘粮也。俱見齊民要術。

饞燈

鮊魚。卽懶婦魚也。多脂以爲燈。照酒食則明。照紡績則暗。佛經謂之饞燈云。

鬱華金提

南陽之宛。卽古鬱華國。漢中金州。卽古金提國。見國名記。

莊子憤世

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彼假堯舜之迹而流爲之喻者也。未嘗罪湯武也。罪彼假湯武之道而流爲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之道而流爲子夏氏之賤儒子張氏之賤儒者也。故有絕聖棄智之論。又曰。百世之下。必有以詩禮發冢者矣。詩禮發冢。談性理而釣名利者以之。其流莫甚于宋之晚世。今猶未殄。使一世之人。吞聲而喟服之。然非心服也。使莊子而復生于今。其憤世嫉邪之論。將不止于此矣。

驅山鞭

太湖西有岕嶺山。有石如卷笋。相傳云。禹所用牽山笋也。會稽又有驅山鞭。二事與秦王鞭石成橋相類。好怪者傅會之說邪。抑古元有此術也。

五勝

五行漢書謂之五勝。言交相勝也。淮南子謂五度。所謂昔氣不戾八風。詘伸不踰五度是也。又謂之五殺。所謂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是也。陰符經竊其意而變其辭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卽五殺之說也。陰符經之文。李筌僞作。或借以爲黃帝者。無目者也。其文尚不能望六韜三略之藩籬。素問汲冢之萬一。而以軒轅之作視之。有目者如是乎。

河圖緯

茅山志引河圖要元篇云。勾金之境。其間有陵。兵病不起。洪波不登。又曰。乃有地脉。七良水清。勾曲之小。金境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城。要元篇蓋漢世緯書。後漢書志注不載其目。僅見此焉。

洞庭

三茅眞君云。天無謂之空。山無謂之洞。人無謂之房。山腹中空虛是謂洞庭。人頭中空虛是謂洞房。

間色名

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碧紫紅綠流黃。五方之間色也。青別爲蒼。赤別爲朱。析朱爲非。非今作緋。黃別爲黔。白別爲縞。黑別爲玄。此正色之別名也。近黑曰七。今作黝。似綠色曰枝。女嫁者服之。穀日出色也。柳日入色也。蔥蘭色也。檀婚人注而赭色也。雜草間色之中又有間色。若天縹碧紅淺綠女青黃天水碧之類。不可殫述。博史輿服志有紫騮鳳。知四色。補音單。白色也。餘

姦色

禮注。紅南方之姦色。紫北方之姦色。五方皆有姦色。蓋正色之外。雜互而成者曰姦色。猶正聲之外。繁于而淫者曰姦聲也。姦色卽間色。

王楷蘇傳

前蜀王氏朝僞相王鍇。字鎧祥。家藏書數千卷。一一皆親札并寫經。每趨朝。于白藤擔子內寫書。書法尤謹。至後蜀孟昶。又立石經于成都。宋世書傳。蜀本最善。以此。五代僭僞諸君。惟吳蜀二主有文學。然李昪不過作小詞。工書竹而已。孟昶乃表章五經。纂集本草。有功于經學矣。今之戒石銘。亦昶之所作。又作書林韻會。宋儒黃公紹韻會舉要實祖之。然博洽不及也。故以舉要爲名。余及見之于京師。惜未暇抄也。

禹生石紐

易林舜生大禹石夷之野。後漢戴叔鸞傳云。大禹生西羌。水經注。禹生于蜀之廣柔縣石紐村。今之石泉縣也。石紐村今之石鼓山。其山朝暮二時有五色霞氣。又有大禹採藥亭在大業山。其地藥氣觸人。往往不可到。地志不載。聞之土人云。

茶訣

陸龜蒙自云嗜茶。作品茶一書。繼茶經茶訣之後。自注云。茶經。陸季疵撰。茶訣。釋皎然撰。疵卽陸羽也。羽字鴻漸。季疵或其別字也。茶訣今不傳。予又見事類賦注多引茶譜。今不見其書。

王跌蹋

爾雅。王跌蹋。郭景純注云。卽蟢蛸。似蜘蛛。在穴中有蓋。邢昺疏曰。此蜘蛛之一種也。穴居布網穴口。唐劉崇遠金華子云。長安閭里小兒。競以纖草刺地穴間。戲以手撫地曰。蟢子。形似蜘蛛。江南小兒謂之鈞駱駝。其蟲子之背。有若駝峯也。揚雄明經劉寡辭者曰。此爾雅所謂王跌蹋也。段純之注可校焉。詆之于衆。衆皆弭伏。愼按小兒呼頭當。卽跌蹋音之反也。蟢蛸也。跌蹋頭當也。字不同耳。此可補爾雅疏之遺。

半豹

郭知世語云。殷仲文讀書若半袁豹。則雖端不減陸士衡。蓋惜其有才而寡學也。李商隱四六啓云。學殊半豹。藝愧全牛。

腹背

李嶠內制集。鏘金鳴玉。坐榮枯株。擊水搏風。顧慙腹背。蘇頲表。駑駘獲薦于九方。腹背可書于六翮。又云。坐擁股肱之任。顧慙腹背之毛。腹背事見韓詩外傳。

鵝爽魚腹

吳任宰嘉伍胥鴟夷。楚僧靳尚。屈平魚腹。

老子解

干霄蔽日。巨木也。求尺寸之材者。必後於楩柟。龍吟虎嘯。至音也。倘類舌之感者。必下于蛙黽。故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

陽燧

素問云。澤中有陽燧。陽燧如火熖騰騰而起于水面者是也。蓋澤有陽燧。乃山氣通澤。山有陰燧。乃澤氣通山。

稗海

說文。稗。接盌也。以小盌大曰稗。西域傳有稗王。漢書有稗將。鄒衍書。四海之外。有稗海環之。書名有稗書稗雅。皆以小盌大之義。

樹鹽

陳藏器本草。鹽麸樹。一名叛奴鹽。蜀人謂之酸桶。博物志云。酸桶七月出穗。蜀人謂之呈。呈音穗。其字從一從口從土。與主客之主不同。今按博物志無此文。酸桶亦不知爲何樹。一統志載女直國鹽生木枝上。卽此類。中國亦有之。今人不知取之爾。

鵠鵒

左傳。青鳥氏司分者也。杜預云。青鳥鵠鵒。立春鳴。立夏止。疏作鵒鵒。易通卦驗立春楊柳津。鵒鵒鳴。與左傳合。然未知此鳥今名爲何鳥也。

朱鷺

古樂府有朱鷺曲。解云。因飾鼓以鷺而名曲焉。又云朱鷺咒鼓。飛于雲末。徐陵詩有鳧鐘鷺鼓之句。宋之問詩。稍看朱鷺轉。尙說紫騮驕。皆用此事。蓋鷺色本白。漢初有朱鷺之瑞。故以鷺形飾鼓。又以朱鷺名鼓吹曲也。梁元帝放生池碑云。玄龜夜夢。終見取于宋王。朱鷺晨飛。向張羅于漢后。與朱鷺飛雲末事相叶。可以互證。補樂府解題之缺。

彭祖

宰我問五帝德篇云。堯舉舜彭祖而任之。論語注。老彭。商賢大夫。世傳彭祖八百歲。此亦一證也。

安南

宋神宗問朱公掞欲再舉安南之師。公掞對曰。願陛下以禽獸畜之。

行禽

管子。道塗無行禽。指人言之。謂其爲能行之禽獸。注乃云。無禽獸之行。是以行爲去聲。非也。

沙田

圯勝之農書曰。三月杏華。可耕白沙。管子書有五沙之土。劉勰曰。吳人謂水中可爲田者曰沙。管子五沙之狀。粟焉如屑。

樂志

六韜。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戰國策。趙武靈王曰。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仲長統樂志論所謂樂志字本此。

管絡三斗

抱朴子云。管絡頤仰三斗。而清辨綺粲。管絡善飲。惟見此。而絡傳不載。

蘭槐

荀子云。蘭槐之根是爲芷。大戴禮。蘭氏之根。懷氏之芷。漸之修矣。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注。蘭槐。香草名。槐又作蘮。本草云。蘮香卽杜衡也。又名衡徽香。唐詩。情人一去無窮已。欲贈蘮香恨不逢。卽此也。

薰風草

燕泉云。郴之桂陽。產風葉。充茗飲。能愈頭風。亦可浸酒。性微熱。前人志記不載。范石湖集。蠻茶出修江。治頭風。風葉豈蠻茶之謂邪。愼按左思吳都賦云。東風扶留。注。東風。草名。玉篇作薰風。卽此也。郴桂在三國屬吳。爲此物無疑。又按齊民要術引廣州記云。東風華葉似苦。蕙緊。宜肥肉作羹。味如酪。香氣似馬蘭。則廣州亦有之。

鴈戶

唐詩。編氓有鴈戶。謂流民也。

張僧繇

劉子玄曰。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疎圖。而丘士有著芒屩者。閻立本畫昭君圖。婦女有著帷帽者。夫芒屩出于水鄉。非金華所有。帷帽起于隋代。非漢人所作。以此言之。畫非博古之士亦不能作也。

桃源圖

唐人畫桃源圖。極爲工妙。舒元輿作記云。煙嵐草木。如帶香氣。熟視詳玩。自覺骨蹙青玉。身入鏡中。韓退之亦有桃源圖詩。蓋題此畫也。予及見元人臨本。

十眉圖

唐明皇令畫工畫十眉圖。一曰愁黛眉。又名八字眉。二曰小山眉。又名遠山眉。三曰五岳眉。四曰三峰眉。五曰垂珠眉。六曰月稜眉。又名卻月眉。七曰分梢眉。八曰漸煙眉。九曰拂雲眉。又名橫煙眉。十曰倒暈眉。東坡詩。成都畫手開十眉。橫雲卻月爭新奇。

漢畫

王應麟云。曾子固跋西狹頌。謂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漢畫始見于今。邵公濟謂漢李翕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剡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畫。尙有其遺法。至吳道玄絕藝入神。始用巧思。

而古意稍減矣。今于盤洲所集隸圖見之。愼又按王象之輿地紀勝碑目載夔州臨江市丁房雙闕。高二丈餘。上爲屏觀飛簷。車馬人物。又刻雙扉。其一扉微啓。有美人出半面而工立。巧妙動人。又雲陽縣漢處士金延廣母子碑。初無文字。但有人物。漢碑之在碑刻者。不止如應劭所云而已。

丹鉛續錄拾遺卷之七

青裳

棠字古作裳。管子地員篇。其木宜赤裳。詩云。常棣之華。常古裳字。常轉爲裳。又借裳爲堂也。常又作唐。周南詩。唐棣之華。小雅。常棣之華。古今注。欲竭人之悲。則贈以青裳。青裳一名合歡。本草作青唐云。

蕭齋

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存焉。李約竭產自江南買歸東洛。建一小亭以翫。號曰蕭齋。見倘書故實。書法苑又載約作蕭字贊云。抱素日絜。含章內融。逸疑方外。縱在矩中。宋桑咨道以五十萬錢買虞世南夫子廟碑舊本。見山谷文集。此莊子所謂眞天下之好也。今之鄙陋者。于所好無如飲食。猶秤薪穀米。況肯輕財貴文如古人乎。

臨摹

王紹宗善書。與人書云。鄙人書翰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恒精心率意。虛神靜心以取之。又虞世南亦不臨寫。但心準目想而已。然此可與上智道。若下學必須臨摹。唐太宗云。臥王濃于紙中。坐徐偃于筆下。可以嗤蕭子雲。臨摹之盛大矣。

寶月帖

秦子明。涪州人。買石摹刻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載入黔中。壁之紹聖院。寶月帖又在冒開皇帖而唐貞元帖之前。比之金薄泥紙銀錠攝痕者。優劣當懸矣。

索靖二帖

宋太宗刻淳化帖。俞侍書王著擇取。著于章草諸帖形近篆籀者皆去之。識者已笑其俗。其所載索靖二帖。脉士處農。姬業羣稷。猶有古意。及計來東言展有期。則但行草而已。東書堂帖又去其前而存其後。正所謂至言不出俗言勝耶。孫過庭論書。必傍通二篆。僧貫八分。包括章草。漏泳飛白。嗚呼。必如是而後爲精藝也。不然。則刻鵠圖龍。覓鄭眞體。獨魚獲兎。猶怪筌蹄。未免凡近耳。

扶竹

武陵山西舊有雙竹院。中所產條篁嫩篠。皆對抽並徹。王子敬竹譜所謂扶竹。蜀猶海上之桑。兩兩相比。謂之扶桑也。扶竹之笋。名曰合歡。按律書注。伶倫取嶰谷之竹。陽律六。取雄竹吹之。陰呂六。取雌竹吹之。蜀涪州有相思崖。昔有貴子卑女。相悅交贈。今竹有挑紋之形。笋亦有柔麗之異。崖名相思崖。竹曰相思竹。孟郊詩云。竹婢娟。龍曉煙。指此竹也。

文章狀物

韓舍南方草木狀云。檳榔樹皮似青桐。節如桂竹。下本不大。上枝不小。稠直亭亭。千萬若一。森秀無柯。端頂有葉。仰望澎澎。如插翠焦于竹杪。風至獨動。似翠羽扇之掃天。俞益期與韓康伯牋云。檳榔木大者三圍。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栖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綱實似柳。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稷。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仲如縋繩。步其林則寧朝。庇其蔭則蕭條。此分明畫檳榔圖也。毛文錫茶譜云。茶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栟櫚。聚如丁香。根如胡桃。白居易荔枝圖序云。荔枝樹形團圞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桃。核如枇杷。殼如紅綃。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畧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此分明爲二物傳神也。傅肱蟹譜云。蟹鶴眼鱗足。鉅腦蜩腹。其介類拳丁。其螯類執鉞。生于濟鄆者其色紺紫。產于江南者其色青白。眞如繪蟹焉。宋以後人。豈能爲此等語乎。

扶荔宮

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宮。以荔枝得名也。此荔駢生。若十八娘之類。曰扶荔者。亦若扶竹扶桑云。

郡縣

說文曰。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故春秋傳曰。上大夫縣。下大夫郡。至秦始置三十六郡以監縣矣。邑君聲。釋名。郡。羣也。人而羣聚也。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郡守專權。君臣之禮彌崇。今羣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爲元首。邑以戴名。故取名于君謂之郡。漢官曰。秦用李斯議。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凡郡或以列國。陳齊吳是也。或以舊邑。長沙丹陽是也。或以山

陵。太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樹生庭。膈門。膈之所實是也。或以號令。馮合諸侯大計東治之山會計國名。會稽是也。

風俗通曰。百里曰同。總名爲縣。縣玄也。首也。從系倒首。與縣易傳夾。言當玄靜衙役也。釋名又曰。縣也。懸于郡矣。黃義仲十三州記曰。縣絃也。茲以其直言下體之居。鄰民之位。不輕其言。施繩用法。不曲如絃。絃繩近縣。故以取名。今縣字在省也。

朗公谷

大山朗公谷。舊名琨瑞溪。車頻秦書云。沙門竺朗。碩學淵通。尤明氣緯。隱居此谷。書從隱士張巨和遊。巨和常穴居。而朗居琨瑞。小大起殿舍。連樓疊閣。雖素飾不同。並以靜外致稱。

暑書

暑書始于齊何。其後梁鴻師宜官。魏時。北宮成是鴻書。南宮既建。章誕以古篆書之。元魏遷洛。始令中書舍人沈含譯以隸書。書之。景明正始之年。又勑符節令江式以大篆易之。

致足樂耶

王右軍帖。致足樂耶。水經。茂竹便蜎。致可翫也。致梅也。晉人語例如此。

高齋無白鳥

荊州江古岸有李姥浦。浦中偏無蚊蚋之患。梁元帝金樓子云。荊州高齋。暑月無白鳥。余亟憩處其中。及移餘齋。則蚊聲如雷。數丈之間。如此之異。何子元云。北京某衙蚊多。某坊蚊少。其無蚊處。雖帳幕可無。顧士廉云。松江亦然。又某門外城河中。可里餘。絕無一蚊。郡人暑月常移舟避宿其間。余以何顧兩公之言。參之水經注。紀李姥浦。金樓子紀高齋二事。信有此理。滇水環湖。苦多蚊。而寶珠寺乃絕無影響。其理不可曉也。劉孟熙霏雪錄言會稽徑山夏無蚊。湖州志載馬自然每除酒于白塔巷。得仙之日。化酒家鉛器皆爲紫金。其橋遂名望仙。江子匯舊多蚊。馬仙泊舟之後。至今不生。夏月多聚舟宿焉。又潼川雞聖寺及無蚊。靈應泉無蝦。祝天惠詩。蟲蝦敢汚芳池潔。蚊蚋難禁寶地寒。

佛性

有僧問蚯蚓截爲兩段。首尾皆動。佛性在首在尾。古未有答也。伯淸舉示余。余曰。薪燼火傳。灰燼猶熱。桴停鼓歇。音響猶聲。

方望賢于范增

方望爲陳勝軍師。後歸不歸。其言。望以書謝之曰。范蠡被責勾踐。乘扁舟于五湖。咎犯謝罪文公。亦遠遁于河上。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有奇人。聊及閒暇。廣求其異。願將軍勉之。望之見殺亂邦。托迹方外。飄然行遠。遠焉莫追。賢于范增遠矣。

嚴光爲梅福壻

余見故蹟遺文有嚴光碣。略云。光本姓莊。字子陵。本新野人。其妻梅福季女也。少與光武同學。及長。避亂

會稽。又考任延傳曰。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爲會稽都尉。如蓋子儀嚴子陵。皆待以師友之禮。以此觀之。子陵非餘姚人明矣。范曄失于考也。

周紆築壑

周紆爲勃海太守。免歸。廉潔無貲。常築壑自給。劉攽漢書刊誤云。壑非築所成。當作塹。築爲墻。塹爲坑也。此說大謬。攽本南人。不知土壑也。字林。磚未燒曰壑。埠青。形土爲方曰壑。今之土磚也。以木爲模。實其中。非築而何。

畢比

朱子作橫渠贊曰。勇撤畢比。按左傳蒙畢比而先犯之。鄭玄曰。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櫜。櫜。韜也。其字或從建畢。服虔引此以解左傳。今人雖知畢比之爲虎皮。而不能說其原。聊記于此。

舟鮫

左傳注。舟鮫。官名。掌澤。澤有水有魚。故以爲名。小說有鮫人泣珠賣綃事。蓋舟鮫之官死而爲澤神。若伐木之匠變爲木客也。

半面

東觀漢記。應奉書詣袁賀。賀時將出行。閉門造車。匠于閤內開鼎出半面視奉。去後數十年。于路見車匠。證而呼之。今人云半面之識。本此事。

鮑魚

說文。鮑魚出樂浪潘國。有兩乳。葉子奇曰。奔鮑也。一名漏。非魚非鮫。色如鮎。有兩乳在腹下。雌雄陰陽類人。相傳懷婚所化。佛書謂之饒燈。鳴理泛聲則明。披鮑辟蘊則暗。

活潑潑地

中庸章句引程子語云。活潑潑地。僧家語錄有云。頂門之竅露堂堂。脚根之機活潑潑。又云。圓陀陀。活潑潑。程子之言。未必用僧語。蓋當時有此俗語。故偶同耳。有人問尹和靖曰。伊川語錄載人問鳶飛魚躍。答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時只是弄精魂。不知當時曾有此語否。先生曰。便是學者不善紀錄。伊川教人。多以俗語引之。人便記了此兩句。焞嘗問莫只是順理否。伊川曰。到此吾人只得點頭。今不成書先生教人點頭。嗚呼。和靖親炙伊川。其言若此。蓋恐俗語誤後人。可謂不阿所好矣。朱子乃以入章句。所見何其不同。邪。愚嘗評之曰。說文之解字。爾雅之訓詁。上以解經。下以條辭。豈不正大簡易哉。世之有說文爾雅。猶中原人之正音也。外此則侏儒之夷言。商賈之市語矣。漢唐以下解經。率用說文爾雅。匪惟解經爲然也。鳩摩羅什以漢語譯梵書。亦用說文爾雅。可見二書可通行百世矣。至宋時僧徒陋劣。乃作語錄。始有喝棒咄咤之粗態。屎厥狗子之鄙談。今以宋僧語錄。比羅什之經論。不啻玉石。宋之儒者。亦學僧家作語錄。正猶以夷音市語而變中原正音。或一方之語。不可通于他方。一時之言。不可施于後世。如喫緊活潑。便辟近理。今不知爲何物語。欲求易晚。反爲難知。本欲明經。適以晦道矣。昔者因隨就簡。以打乖筋斗

入詩章。以眉合眼入文字。曰。我所述程朱之說。道理之談。辭達而已。不求工也。予笑之曰。君以此爲辭達。正所以爲不達也。

丹鉛續錄卷之八

陳子昂詩

陳子昂送客詩云。叙人洞庭去。楊柳春風生。相送河洲晚。蒼茫別思盈。白猿已堪把。綠芷復含榮。江南多桂樹。歸客贈生平。今本作平生。非。審所以貴舊本也。余見新本。疑其誤而思之未得。一見舊本。釋然。

彈文

元人彈燕帖木兒文。或納女星郊於朱溫。或舊妹獻妻于　宵。上句指張全義敬翔。下句指倪餓蘇師旦也。倪蘇事宋史不載。見于小說耳。

滿滂同字

論衡云。旱。火變也。滿。水異也。又引天官書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來者旱。從北方來者滿。又曰。一滿一旱。時氣也。又曰。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滿。出南則旱。淮南子。旱雲煙火。滂雲波水。又曰。國有九年之蓄。雖滂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離也。又曰。滂水不能生魚鱉。滂水。行潦也。滿滂音義同。皆古字借用。

泊薄同字

老子道德經薄作泊。王充論衡。酒之泊厚。同一麴糵。人之薄惡。同一元氣。又曰。人生于陰陽。有薄有泊。玉

生于石。有純有駁。泊薄同一字也。

宋士子四六

宋處州士子終場者六人。三人與選。謝主司啓云。同聲圓之觀人。去者半。存者半。類孔門之取友。益者三。指者三。

郝經論書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太放則傷法。又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皆名言也。凡元人評書。皆精當遠勝宋人。

王無競大書

金燕都宮殿寺廟及汴京諸榜。古今第一。皆王無競所書。

行潦

孟子。河海之於行潦。行音杭。潦音勞。謂水潦之年。大道上積水也。淮南子所謂牛蹄之涔。無尺之鯉是也。又曰。丘阜不能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鱉。

苴有十四音

苴。七閭切。麻也。子閭切。苴。杖也。又子旅切。履中薦也。又布交切。天苴。地名。在益州。見史記注。又其蜀與巴同又子邪切。菜塍也。一曰獵場。又似嗟切。苴咩城。在雲南。又鉏加切。詩傳曰。木中傳草也。水草曰苴。字一作蓋。又作淤。今作渣。非。又都賈切。土苴。不精細也。又側下切。蓋草也。又側魯切。說文曰。酢菜也。酢古醋字又莊俱切。姓也。漢有苴氏。又則吾切。茅藉祭也。又將預切。精魄也。又子余切。苞苴。囊貨也。

頗冬

山海經。小陘之山。有草名薔。赤莖白葉。如頗冬。頗冬。天門冬也。

季隨

蕭穎士蒙山詩。子尚指俗紛。季隨躡遐軌。季隨即周八士中一人也。蒙山有季隨隱跡事。未知所出。亦奇聞也。

梈詣

爾雅注引諺云。上山斫楠。梈樣先殫。梈字一作梈。三輔黃圖有梈詣殿。梈詣。木名。即梈也。

轉導

轉導字出隋書。釋名曰。轉建也。所以建冠於髮也。導所以擿髻髮使入巾櫛之裏也。導。古者男女皆用之。禮云。拜總拂髦。詩云。象之揥也。拂髦象揥。今之篦子。魏明帝與諸葛恢書云。今送扉導。小物耳。然是情發于中而寄于物。

荳蔻

牡牧之詩。婷婷嫋嫋十三餘。荳蔻梢頭二月初。劉孟熙詩。本草云。荳蔻未開者。謂之含胎花。言少而娠也。

其所引本草。是言少而娠。非也。且收之時本詠倡女。言其奠而且少。未經事人。如宣蘤花之未開耳。此爲風情言。非爲求嗣言也。若娼而娠。人方厭之。以爲緣業成陰矣。何足入詠乎。

木綿

唐李商隱詩。木綿花發鷓鴣飛。又王叡詩。紙鳶飛出木綿花。南中木綿。樹大盈抱。花紅似山茶而蕊黃。花片極厚。非南江所藝者。張勃吳錄云。交趾安定縣有木綿樹。實如酒杯口。有綿可作布。按此卽今之班枝花。雲南阿迷州有之。嶺南尤多。汪廣洋有班枝花曲。

閒關字

古文嬾與懶同。見後漢書。嬾亦借作妍媸之妍。論衡云。形佳骨麗。皮媸色稱。又骨體閎麗。皆妍字之借也。閒乃嫺省東關。又省女。古人用字意勝于法例如此。

梓碧山人

四明梓碧山人許奎。作百忍箴。多奉合衍貴。予獨取其危箴云。圍棋惻泥水之勝。單騎入回紇之軍。此宰相之雅量。非將軍之輕身。蓋安危未定。勝負未決。帷中倉皇。則廟下氣慴。正所以觀將相之事業。浮海遇風。色不變於張融。亂兵掠射。容不動于庾公。蓋皎皎澎湃。舟楫寄躬。白刃鏘午。節制難從。正所以試天下之英雄。噫。可不忍與。

夢英篆

夢英好篆書而無古法。其自敍云。落筆無滯。縱橫得宜。大者倡其勢而漏其白。小者均其勢而伸其畫。此正其病處。而居之不疑。所以不可救藥。沈括夢溪筆談亦不工。郭忠恕答之書云。見寄偏傍五伯三十九字。按說文字源。惟有五百四十部。丁字合收在子部。今目錄安有更改。又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檢點偏傍。少晶品至龜弦五字。故知林氏虛誕。誤于後進者小說。見宜焚之。忠恕所稱林氏者林罕。夢英偏傍全依林罕小說。而忠恕謂小說宜焚。深不足于彼也。書末云。何人知之。英公知之。正謂其不知耳。

七政

日月木火土金水。謂之七政。亦曰七曜。今術家增入月孛紫炁羅睺計都四餘星。爲十一曜。計生於天尾。羅生於天首。孛生於月。炁生於閏。蓋日月行道如兩環。兩環相交。一處曰天首。一處曰天尾。天尾爲計。天首爲羅。月之行。遲速有常度。遲之處卽孛也。炁生於閏。二十八年十閏而爲行一周天。然孛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今七政曆亦有四餘躔度。

九宮

曆中九宮。天蓬星太乙坎水白。天芮星巽提坤土黑。天衝星軒轅震木碧。天輔星招搖巽木綠。天禽星天符中土黃。天心星青龍乾金白。天柱星咸池兌金赤。天任星太陰艮土白。天英星天乙離火紫。見唐會要。

十日十等

人有十等左傳。申無宇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一曰王。二曰公。三曰大夫。四曰士。五曰皁。六曰輿。七曰隸。八曰僕。九曰臺。十曰臺。日在甲曰早。在乙曰昧。在丙曰昕。在癸曰昊。昊卽終也。僕臺皁隸今之牢子也。

五管

嶺南之地曰五管。管乃統治之名。猶南中之六詔七閩。曰廣管。曰桂管。曰容管。曰邕管。曰瓊管。白玉蟾、瓊州人。其文集在瓊曰瓊管集。在閩曰武夷集。今作瓊琯。非也。

勾陳

虞盧呂切。飛虞。天上神獸。鹿頭龍身。卽勾陳也。說文。鐘鼓之柎。飾爲猛獸。釋名。柎曰拘。縱曰虡。

蠶蔟

樓棚一名蠶蔟。又曰蒲蔟。

六情

申子爲貪狼。寅午爲廉貞。亥卯爲陰賊。己酉爲寬大。戌丑爲公正。辰未爲奸邪。六情者。甲乙爲本情。丙丁爲合情。戊己爲刑情。庚辛爲冲情。壬癸爲鈎情。陽支後三辰。陰支前三辰。六情者。喜怒好惡哀樂也。好行貪狼惡行廉貞。喜行寬大。怒行陰賊。哀行公正。樂行奸邪也。此見風角書。可補翼奉傳注之遺。

軋軋鴉

杜牧登九峯樓詩。白頭搔殺倚柱邊。歸棹何時軋軋鴉。軋軋鴉。棹聲也。

俗言

楊慎撰

俗言卷一

明成都楊慎撰

俗字有本

文字指歸云支財貨契曰賱。今倉庫收帖曰串子。省貝字。或即券 按袖曰柯袖。漢雲之稱用之。或曰藕袖。綁音傍。吳人謂艇。音挺 絮曰綁襖。今北方行此音。襪袋今說作一撒。

孫炎反切

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俚俗常言。倘數百種。故謂就爲鶹溜。凡人不慧者卽曰不鶹溜。謂團曰突欒。前精曰鶹令。謂孔曰窟窿。不可勝舉。而庾虛同詩云。不鶹溜鈍漢。宋林逋詩曰。團欒空繞百千回。是不曉俚人反語。通雖變突爲團。亦其譯也。

俗語反說

河北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少而多之也。滇雲稱山曰長坡。貴竹名雨曰消霧。多而少之也。

言有區蓋

荀子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區與邱同。見漢書儒林傳注。○區獵物處。蓋覆物器也。凡言可信者如物在區蓋中。不流溢也。○易曰。有孚盈缶。亦區蓋之義。莊子卮言日出。正與區蓋相反也。韓子人主漏言如玉卮無當。卽流溢之謂也。宋儒語錄云。有子之言盛水不漏。義蓋如此。

底當

韓子玉卮無當。廣韻云。當底當也。徐鉉云。今俗猶有匡當之言。

利市

俗語利市。古亦有之。易說卦傳。爲近利市三倍。左傳成公十六年。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

掉搶

吳楚謂帆上風曰搶。謂借左右使向前也。楊都賦。紈子搶風。榜人逸浪。今舟人曰掉搶是也。○或作槍。又作搶。

拋堉

宋世寒食有拋堉之戲。兒童飛瓦石之戲。若今之打瓦也。梅都官禁烟詩。窮窕踏歌相把袂。輕浮賭勝各飛堉。堉七禾切。或云起於堯民之擊壤。

撫塵

北堂書抄載。東方朔與公孫宏書云。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爲故。士大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遊。垂髮齊年。僅伏以日數哉。撫塵。謂畫子之戲。若佛書所謂聚沙也。

拍張

南史王敬則脫朝服袒裼。以鋒斜髻著臂拍張。武帝不悅曰。三公登宜如此。敬則曰。臣以拍張得三公。不可忘拄張也。拍張蓋手搏捽胡之戲。又何關拍張賦曰。東方曼倩發憤於侏儒。遂與火頭食子廉賜不殊。載籍中說拍張者。惟此二處。人亦罕知。

鐵規 音傀

謝靈運山居賦。銅陵之奧。卓氏充鐵規之端。金谷之華。石子致晉鑑之觀。注引揚雄方言。梁益之間。載木爲器曰鐵。裂帛爲衣曰規。

磨鍘

南宋孔覬鑄錢議曰。五銖錢周郭。其上下令不可磨取鍘。鍘音裕。五晉譜磨鮮漸鍘曰鍘。今俗謂磨光曰磨鍘是也。往年中官問於外庭曰。牙碑磨鍘。鍘字何如寫。予舉此答之。

庫露

皮日休詩。襄陽作鬆器。中有庫露翼。○玲瓏空虛。故曰庫露。今諺呼書格曰庫露格是也。

阿堵

晉書云。王衍口不言錢。晨起見錢堆床前。曰阿堵。近世不解此。遂謂錢曰阿堵。可笑。晉人云。阿堵。猶唐人曰若箇。今曰這箇也。故般若佛經曰。理亦應在阿堵中。廟長康傳神曰。精神妙處。正在阿堵中。謝安謂桓溫曰。明公何用壁後置阿堵輩是也。凡觀一代書。須曉一代語。觀一方書。須通一方之言。不爾不得也。

譽字、晉人以爲語助辭。王衍傳、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世說劉真長語桓溫曰、使君如寧馨地、事或鬬戰求勝。王道與何次道語、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王朗之雪中詣王蒙、持其臂、蒙撫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強求捉人臂。劉惔嚴殷浩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合此觀之、其爲語辭了然。唐劉禹錫詩、幾人猛省得寧馨。得晉人語意真。

乃淌

淌、玉篇作盧朗切、水石聲也。世說劉真長見王丞相、盛暑之月、丞相以麈尾彈蒼蠅曰、何如乃淌。劉既出、人問王公何如、曰未見他異、惟聞吳語。程大昌演繁露云、今鄉俗狀涼冷之甚曰冷淌、卽真長之謂吳語也乎。李涪刊誤云、吳民之言如病嗜風而嚏、每啟其口、則語淚嗚吶。

殺音虞

白樂天半開花詩、西日遞輕照、東風真殺吹。自註、殺去聲、音虞、俗語太甚曰殺。容齋隨筆序殺有好處、元人傳奇或風流惑殺思。今京師語猶然、大曰殺大、高曰殺高。此假借字、俗書作殺、平水韻、殺俏不仁、一曰不甚也。今按殺有殺作殺上聲、注殺雖甚。

蠶

蠶、寫邪切、少也、唐詩一名閑物要蠶蠶。宋人月詩、露出清光蠶子兒、聲鳴蟋蟀、東風寒似夜來蠶。

重遝

孔穎達孟子高誘平原君曰、重遝公子、盛皆漢書孔光傳、重遝大臣正議、東坡晁錯論、又重遝其意、重、難也、言難遝其意而勉從之也。近世不遝此語、以重爲重大之重、失之矣。

賊賊

吳越春秋太子友諫曰、黃雀登綠林、徊徘枝陰、賊賊微進、欲啄蝗螂。按字書及說文無賊賊字、玉篇有賊字、賊賊、細行、兩足不相過、賊賊急行而輕也、於義亦合、當音聶聶。

出擧與生

稱貸取息、一曰出擧與生、見隋書。

幾許

以言相欺曰謾、以言相輕也、謾佛書空谷傳聲曰、赤蹄一作白蹄、又僞曰、掉弄花唇取次謾、一有謾字。

侏張

莊子南榮趎注、一音嗜、通鑑吳賊侏張、遂至于此、注侏、張流反、董因書謂張爲幻、爾雅作倜張、類篇作侏張、其義乖也、倜張、其義誕也。

搜牢

董卓傳、卓縱軍士淫略、謂之搜牢、今按傳作縱放兵士淫略婦女、謂之搜牢、注牢、獄也、二字皆以去聲、今俗猶有此言。

附近

俗語附近、古作傅近、仲長統昌言、宦豎傳、近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

窳吒嗜嗜

俗語急疾頃刻曰窳吒、字一作咄嗟、晉書咄嗟而辦、樂府作咄咋、古樂府作咄咋、今俗書詞曲作趦趄。○孫權見呂蒙、病中能小食、則喜顧左右、不然、則咄嗜。○光武紀遙望見舂陵城、嗜曰、氣佳哉。○王文考魯靈光殿賦、發棼吐秀、菡萏披敷、綠房紫莖、窟窿垂珠。○潘岳芙蓉賦、押鬙雲布、窟窿星羅。

子細

北史源思禮傳、爲政嚴舉大綱、何必太子細也。杜詩野橋分子細、俗語本此。

了萬

魏明帝使公卿負土修凌雲臺、公卿顛頓其面、了萬其衣、子萬本作了烏、其義鄙嫚、男子之私也、晉萬嶽之萬、字書作𩏂、知。

舞弄

列子鄧析顧其徒曰、爲若舞、彼來者奚若、注云、世或謂相嘲調爲舞弄。

危險

漢書宣元六王傳、我危得之、注云、危、殆也、我殆得爲天子、猶今之言險不得之也、或云險些。

肯牢

晉載記後秦諸將謂姚萇曰、若值魏武王、不令苻登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魏武王乃姚萇、將牢、猶俗言把穩、五代史莊宗紀亦有持牢之語。

媧徒

漢書西南夷傳、西南之夷人、自稱曰媧徒、晉陽方言巴濮之人、自呼曰阿陽、陽之言我也、爾雅引詩有美一人、陽如之何、言我奈之何也、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亦此意、李太白詩、美蓉帔底奈君何。

氣氣

氣氣、本夷人服名、上音兒、下音達、今人謂性劣者爲氣氣。

霋字

霋、在廢切、惡也、音與塔同、今俗云臟霋、又曰、霋八速是也、人姓作歪、音秋、不從非而從韭、蓋病其字惡而改之、以韭無謂也。

惺惺枕

俗諺云、惺惺枕頭、骰突面盆、○此孟子夜氣清明、旦晝梏亡之說也。

瀆元作敵 瀆蟲

官有憒憒於臨事、土有蔑蔑於臨文、世皆目之曰敵瀆蟲、此古語也、周禮有蜉氾、掌除水蟲、氾音濁、是

其證也。宋史呂端傳作糊塗。朱子語錄作糊突。

僇蚰

揚子法言注引呂氏春秋。蚰蚰。出放光蟲食物也。今人謂小兒不懂事曰僇蚰。

殘殊

方言。殘殊。病半臥半起。

遮子

京師里語目。形容短矮曰遮。文選有遮眺之語。唐書王伾傳。形容蹇陋。通鑑音義作七禾切。

慰

慰、盧本切。嘍囉、行無廉隅也。俗戲體肥者爲慰子。

舶

舶、竹家切。張說。俗云舶開。

盯牌

盯牌、耳垢也。盯、都挺切。牌、乃挺切。

半慾

半慾、勞倦。嚴嚴揚子。字異而義同。

乾屐

屐、船著沙不行也。口箇切。按篇云。乾屐若今小硬物挺足挺背曰屐。亦音屑。義亦通。屆內人作。橫于由上。

伊優亞

漢書伊優亞者。詞未定也。見東方朔說趙右則云。物之岐者曰亞。作丫椏。並非。

眺出

魏晉儀注寫章表。別起行頓者謂之眺出。今曰擡頭。左傳疏。

盡風杯

鄭熊番禺記。廣俗壻未見妻之父母。先飲一大杯。曰盡風杯。今亦有盡風留雪之語。

另日

俗謂異日曰另日。另字晉命令之令。然其字說文玉篇無有也。只當作令日。戰國策趙燕拜武靈王朝服之賜曰。敢循衣服。以待令日。令日卽異日也。注謂令爲善。非。

寓歲夜

姚寬戰國策注。博引諸書以證之。用心亦至矣。然猶有遺也。楚策楚王遊雲夢。謂安陵君曰。樂矣今日之游。寡人千秋萬歲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下數行曰。萬歲夜願以身試黃泉。蓐螻蟻。夜如左傳注。寒冬厚夜之夜。最見人臣不敢斥言之意。今本改夜作後。不見古人立言之妙矣。

籠蔌

唐李郢詩。薄雪燕蕭索。鈒雞籠蔌抱今懷。一聲歌罷劉郎醉。脫取明金壓繡鞋。籠蔌、下垂之貌。又作麗蔌。李賀春坊正字劍子歌。接絲圓金懸麗蔌。其義一也。薛君采詩予云。

無賴

史記。始大人常以臣無賴。賴、利也。無利入于家也。或曰。江湖之間謂小兒多詐而狡猾爲無賴。

縫線

集韻。縫衣曰縫。今俗云。穿針縫線是也。杜詩摭縫繡芙蓉。而字借隱。又縫卽縫領字。

餘冬序錄摘抄內外篇

何孟春撰

餘冬序錄摘抄一　內篇

何孟春

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士庶咸辮髮惟著深檐胡帽衣服則爲褙褙窄袖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褶裙無後中國衣冠之舊甚者易其姓氏爲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我　太祖心久厭之洪武改元乃詔悉復衣冠唐制士民皆束髮於頂官則烏紗帽圓領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紫工冠屯青字頂巾紫紅絲帛帶士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鈿環用銀服淺色圓衫用紵絲紗羅紬絹其樂妓則帶明角皂楷不許與庶民妻同不得服褐而胡衣其辮髮胡髻胡服胡語一切禁止對對獨笠皆斷自　聖心於是百有餘年胡俗悉復中國之舊矣

洪武二年命省部官會太史令劉基參考歷代朝服公服之制凡大朝會天子衮冕御殿則服朝服見皇太子則服公服仍命親公服朝服以賜百官是年又給賜朝臣梅帶二十八百一十三人先是禮部言各官有先授散官與見任職事高下不一者員制同文職惟袖過手復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長去地五寸武職官衣長去地五寸袖長去地七寸袖楷廣一尺袖口僅出拳單人衣長去地七寸袖長過手五寸袖楷廣不過七寸袖口僅出拳從之頒示中外

洪武二十四年定生員巾服之制襴衫用玉色絹布爲之寬袖皂絲絛軟巾喪帶　上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工部制式以進　上親觀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焉

農抽業也不如商賈今制農民之家許着紬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着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爲商賈者亦不許着紬紗農民許戴十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國家以此亦寓重本抑末之意貧者何處得穿紬紗富者自不求戴笠今之商賈姑以衣服言之其止用紬紗而已乎教坊司伶人例常服綠色巾以別士庶之服女妓冠梢不許與庶民妻同庶民妻女用袍衫止黑紫紫花及諸淺淡顏色其大紅青黃色悉禁勿用帶以藍絹布爲之女妓褙帶所以別良賤也伶人婚不如御史商賈授朝列大夫濱州知州而任七品職事右司郎中商授亞中大夫黃州知府而任五品職事散官與見任之職不同故其服色亦不能無異乞定其制乃詔省部臣定議於是禮部奏唐制服色皆以散官爲準元制散官職事各從其高者故服色亦因之國初服色並依所授散官蓋與唐制同上曰自今服色宜準所授散官不當計見任之職於是所賜袍帶皆從原授散官給之

洪武二十二年爲甲冑巾帽之禁凡文武官除本等職外遇雨許戴雨帽公差出外許執蓋子入城紗帽外不許其公差人員出外者亦如之將軍力士校尉旗軍常戴頭巾或楷腦官下舍人并儒生吏員人民常戴本等頭巾鄉村農夫許戴斗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

洪武二十三年申定官民服飾先是　上見朝臣所服之衣多取便易日就短窄有乖古制乃命禮部尚書李原明國子司業龔斐等酌時宜俾存古意原名等議定凡官員衣服寬窄以身爲度文官長自領至齊去地一寸袖長過手後回至肘袖楷廣一尺袖口九寸公侯駙馬與武服同書民儒士生許戴冠着褶子樂工非承應日出外不許穿靴所以賤之如此而今有遵此制者乎

我　太祖高皇帝微時嘗托身濠之皇覺寺旋丁兵亂寺僧散去　上祝伽藍神以竹筊十吉凶曰若容吾出境避難則以陽報守舊則以陰報祝訖擲筊一俯一仰如是三四後祝曰出不許人不許神其欲我從雄而後昌乎則請如前於是再擲如前上驚悔以爲難復祝而擲其一卓立如神急有在乃歸滁陽時至正壬辰閏三月也昔宋太祖微時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案有竹杯筊因取以占已之名位以一俯一仰爲聖筊自小校而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是則爲天子乎一擲而得宋人記之謂天命素定如此晏元憲爲留守應奉中詩有庚庚大橫兆無欲如有聞之何益謂其事與我　太祖事亦何其相類也

劉宋郭世通家貧備力以養繼母頗生一男夫婦惡發侍養乃唐瘞之文帝物榜表門爲孝行焉此與郭巨事同方遜志論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乎伯奇順今世生之邪后子弗謂孝也大杖不走官子不得辭其責從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親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四十八

餘冬序錄序

錄者遇好讀書其從學者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冬歲之餘夜日之餘陰雨時之餘昔寗越問其友何爲而可以免耕稼之苦其友曰莫如學學二十年則可以免耕稼之苦其友曰莫如學學二十年則可以免越讀用十五歲人將休吾不休人將卧吾不卧學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越益以日以時之餘而自力者漢東方朔上書高自稱譽三冬文史足用牛馬汗幼悟時已如此晉皇甫謐自言家貧書籍無所憑於什勞夜則井於疲寐三時之務卷帙生塵籍不解緘唯李夜則井於疲寐三時之務卷帙生塵籍不解緘唯李冬未續得一旬學成業復寐或不覺日夕可知北齊李鉉亦家素貧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三冬不畜機每睡假寐而已士安既實出於日之餘時之餘豈有不暇及乎力學者失春也少而仕宦隆足自資鄙鄙室王務然未必無三餘之際內性頑惰比當開卷輒怳然止嘉靖甲申因言事謫官南部韓句稍閒乃理舊稿乙酉冬間既稍有成帙又明年得養病歸山林益多長日無一不勤此心雖忽明年乃命見于仲方取舊稿而編輯之蓋亦趨于冬閒夫子之爲學猶是閒閒哉成六十餘篇以餘冬序錄題曰餘冬序錄比諸昔賢歲之餘春已不能不失之遠度而況於以日以時乎存此者庶幾後生之來問者可備設助且可代予病中此相告云柳溪泉服前子何孟春子元甫書

此書春二十歲前已有作始名子元案垢[illegible]二帙凡十卷中歲欲作山天志取易所謂多識前言往行之義無何病懶弗力而止蓋於畜德終不能無愧也間因私見所筆月旨增節隨片紙付案婦未所成此老年多病自顧學無進益每翻舊稿心竊感之今頑兒編付家塾其間有春十六七時所論著者并近日入閒水清文字間亦一二存焉合本無序因命稱爲之序內篇[illegible]以歷代爲序外篇[illegible]以各自倫類爲序遂題爲餘冬序錄云歲戊子冬閒月種陽中旬交大雪非幸節後之既望日鄉江病夫在省回調理處又書

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況俾其親以口體之養殺無辜之幼子乎故聖不忍若子孫之況子孫乎已悖親於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於泯失其孝可以訓乎或曰苟爲不孝天何以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不復金效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爲得爲孝乎俾其親無惻隱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歟微幸於偶耳好事者遂矣其非義之行亂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異哉豈其然乎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歟不然則無事之赤子不復生奚然則宋文帝勅榜長世通門爲孝行非可爲法者也韓愈之云不腰於市而已幸況復旌其門國初青州日照縣民江伯兒者母病刲脇肉以食不愈禱於佛徵願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　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懲治之遂逮伯兒杖百謫戍海南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拜託良醫嘗進善藥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特用輔律之不逮耳律中所無方用例寬仁之政於是乎度越于唐宋矣

正統十年進士登科錄凡天字皆作夭云出內閣意景泰中李大學謝表內閣自爲之中有會窺霄漢測海旬盆亦避天字也時有識者嘗詫其事（楊文貞公士奇東里文集）

正德初賊劉瑾擅政禁臣民不得用天等字爲名如郎中方天雨但令名雨泰政倪天民但名民之類中外紛紛尤爲可異昔北朝周宣帝自稱天元皇帝不聽人有天高上大之稱末世之令非後人所宜效而宋宣和中宰相蔡京用給事趙野等奏九世僭有以天等字爲名稱者悉皆禁革前後共禁八字犯天字者方天任改大任方天若改元若至承天寺亦改能仁寺當時識者憂之瑾目不知書故事豈其所襲明年瑾以逆誅無天之罪其兆於是乎瑾誅而禁猶近有詔人復其舊名矣

英宗初立年在幼冲朝廷大政承　張太皇太后指裁爲多　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太后左右女官雜侍刀劍侍衛凜然　英宗東立英國公等西下立　太后召問之人皆有獎勵之辭及溥乃嘆曰　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相見也　仁宗監國于南時　太宗方寵漢庶人有代嫡意溥以翰林學士切諫千錦衣獄者十年　仁宗即位始出溥數月遂爲大學士故　太后有是言因顧　英宗此五人先朝所簡拔皇帝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　英宗受命頃聞宣太監王振擅至俯伏　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居起多不律今當賜汝死女官加刃振頸　英宗跪爲請之諸大臣皆跪　太后曰皇帝年小豈知自古此輩禍人家國多矣我能聽帝暨諸公留振此後不得重命干國事也　太后駕起詔　英宗賜英國等酒飯乃出嗚呼　太后其所謂女中堯舜平宣德正統二十年間清理之治毋坤儀天下之力也　太后正統年崩溥爲鄉人演而亡此時二楊已物故公亦老病不久得謝金石傷於時事也十四年土木之禍根實爲之內監王振房四方所貢各色鷹犬皆畜焉弘治初議放省之以減浪費所司白虎豹之屬放郎官物欲殺恐非諒闇新政左右以爲疑　孝宗曰但絕其食命自斃可也

職方舊按中得一事近弘治七年朝鮮之海南夷有輸米其國而覆舟於海者夷輒殺有叛半無死處漂抵依都海中地名值巡海官軍舟至載入浙境事聞　朝廷令給衣糧館伴遣東亦以歸路異自陳本國米盡失歸將不能自明罪必死詔差通事二人送之仍勅彼國生憫其情毋事斂罰我　天朝撫存異類恩一至此其致四夷之賓服也固宜

漢武帝教霍去病讀孫吳兵法去病曰爲將顧方畧何如不至學古兵法三國夏侯楙父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爲耳安能學人來岳飛好野戰宗澤謂非萬全計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是皆能自立者故東魏王湯初開國名將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耳何以泥古爲聞者服之法象足持乎趙括徒讀父書而不知合變出奇覆趙全軍房琯效古法用車戰陳濤斜之敗僅以身免宋仁宗問王德用以邊事德用謂臧平景德中塘諸將陣圖人皆死守以至屢敗願勿以陣圖賜諸將使得自立與效帝是其言紹興初王德平秀州琇之曰十歲便爲盜長大何所不爲宋張詠鎮成都日見一卒抱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擲其父詠集衆語曰此方悖逆乃自習俗幼已如此況其長成豈不爲亂遂殺之嘗亦甚矣未樂初京中密察民俗甚嚴有生童孫毆祖母獄者刑部主事李周鞫其情以童稚無知非真有所毆也上疏請恤不聽繼之以泣明日　大宗皇帝以筋面試其童曰能識左右何謂無知遂謫戍爲安南擇厚忻然就道曰吾豈敢那放獄以媚　上邪厚在安南三年上感悟復召爲吏部主事厚起召僅五日而安南變復作華人多不得歸人以爲忠識獲報之驗

楊尚書彥龢嘗爲之傳云

唐李乾祐永徽初爲御史大夫奏言鄭州人鄭宣道姊少府監主簿李玄又妹爲婁玄又妹鄭宣道堂姨同堂姨貧孀從母何得成婚而法無此禁古人正名遠別後代連道任情將恐率人浸以成俗然姻婚無服而尊卑不可昏者非止一條識付舉官詳議可否左衛大將軍紀王慎等議父之姨及堂姨母之姑姨及堂姑姨父母之姑舅姨姊女嫡姊姊堂外生姨並外姻無服諸不爲婚詔從之仍著

賊謀言將用大宇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且陣交戰衆識爲法之不足恃也久矣

漢博士徐偃使行風俗使膠東魯國被游監鐵還奏事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顯之可也湯不能詘其義謂者給事中終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闖已之宜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內稱以出顯何也且監鐵郡有餘藏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爲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偃窮詘服罪

洪武中御史陵漢言古人謂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耳之可也竊以爲在春秋戰國則可在今大一統之時則不可苟許其專恐等大臣擅權之漸上善其言此終軍所以罪徐偃之言也齊王敬則爲吳興太守郡稽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遺敬則立威警衆乃始一小兒乎孔琇之爲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劉隣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諫之於律本宋法學盧陸筆姑舅爲婚在禮法不禁而世俗不曉衆戶婚律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若堂母姨之姑堂已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不得爲婚者並爲尊卑混亂人倫失序之故若中表兄弟姊妹正是一等其於婚娶了無所妨今縣官書判至有將姑舅兄弟成婚而斷離者皆失於不能細讀律令也惟西魏文帝時禁中外及從母兄弟姊妹爲婚周帝又詔不得娶母同姓爲妻姜宣帝詔母族絕服外者聽婚皆偏國之制洪武十八年輪林待詔朱善言有國者重世臣有家者重世婚今民間婚姻之訟甚多非姑舅之子若女郎兩姨之子若女盍以於法不當爲婚故爲譬家所論或已娶而見絕或既婚而後離或成婚有年兒女成行有司遏而奪之使夫婦分離子母未暇究憤抑鬱無所控訴悲號道路感動人心議律不精稱乃至此按舊律尊長卑幼相與爲婚者有其若謂父母之姊妹與已之身是謂姑舅兩姨皆爲已之尊屬已不可以卑幼而匹之若已爲姑舅兩姨之子彼爲姑舅兩姨之女無尊卑之嫌爲子擇婦爲女擇婿古人未嘗以爲非也成周之時王

朝所與為婚者不過齊宋陳蔡數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為婚姻可知至於列國之君若齊宋魯衛鄭晉秦亦各自為甥舅之國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滎楊之鍾朱陳之好無不以世婚為重其顯然可議者如溫嶠之玉鏡臺此以甥之子而娶姑之女也呂榮公夫人張氏乃待制張昷之之女而待制夫人即榮公母申國夫人之姊又非以己小姨之子而娶大姨之女乎朱子小學一書所以明人倫也而榮公之事載焉如其不可則必不在所取也今江西兩浙此弊尤甚以致訟獄繁興賄賂公行風俗凋弊職以臣所奏下羣臣議寬其禁庶幾刑清訟簡風俗可厚朝廷是之然今律猶有娶己之姑舅兩姨姊妹者杖八十離異一條國家弁取親屬之制防民未世亦不得不然爾

朱子語錄載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入梁師成門以父事之又有某人亦然師成妻死溫與過欲衰以母禮方蘋巳某人不得已衰絰而往則某人先衰絰在帷下矣周公謹嘗語張說之為承旨也朝士多趨之王質沈瀛相與言吾儕當以詣說為恥無何有踏往說所甫入客位而瀛已先在焉見子可嘆如此羅志仁姑蘇筆記賈似道柄國時浙曹朱浚（字深源）每有劄子白事必稱某萬拜浚府府曾孫孔亊翁為門人語及蘇過范溫猶惜其名父之子不宜有此而浚為大儒之後乃有此事彼鬼子何足道哉成化間汪直西廠用事都御史王越特為直所厚尚書尹旻聲欲諂直屬越為介私問越見直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事乎越先入旻是使人陰伺越跪床下白事竟亦跪而出旻知之直出旻等以次謁旻先跪諸人皆跪直大悅既而越尤之旻遽揖之曰吾自見人跪來者不才特效之耳正德初劉瑾擅國走其門者領嗣名刺必紅紙揭帖且官某頓首拜或見不知受恩之人見時又當作何體態嗚呼哀哉

處州太守林楨送張天師于獄中而奏云其祖乃漢賊不宜使子孫襲封朱子嘗謂門人言張角一時人皆信之而林獨能名其為賊其所奏必有可觀其號今不傳其書當時不知何施行也元之世正一教主天師尊寵甚至盍無論已哉 太祖其敢江西張四十二代孫正常既還入來見自後歲覲

京師洪武初 上謂羣臣曰至尊者天豈有師也以此為號褻瀆甚矣乃命去其稱獨仍為真人號天師即為真人即以領其教正常有道術嘗被侍故未嘗宣召中飲者疾輙根郡作亭井上名曰太乙泉云嗚呼天師名號幾代而始獲正於 聖君真人秩正二品而猶得嗣於盛世非其幸也乎

元陳樵（[illegible]東陽人）父患風疾久為風疾所侵氣鬱不能吐樵截竹為筒時吸而出之事見宋景濂文集亦人子所當知近日李西涯為其叔父墓誌云吾祖母陳宜人疾苦壅吾叔父與吾父輪番吸之其術豈得之樵乎孝子於親有至憂至愛存焉其思慮固宜有至此者非相師也

歐陽玄作許衡碑云許為資誠書不擇祿仕慨然以居雜市以食親故當新之曰君從務祿薄親年又高何倘介至是許笑曰為臣當廉何有小大之別記猶不云小臣無乎宋濂誌戴良士墓云天兵定燕都時黃投居賢坊井中從人張午出之為獻歎曰君小臣而於社稷邪黃曰壽太史兄弟皆死小官彼何人哉嗚呼君子有所當自盡而已矣

危太樸（素）黃殷士（哲）亨操之余說入少同學間至正中危仕至中書叅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黃翰林待制洪武元年八月天兵定燕都危走所居報恩寺俯身入井寺僧大梓等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危由是不死垂老喪節黃投居賢坊井中從人張午下救得以出為獻歎曰君小臣而於社稷邪黃曰壽太史兄弟皆死小官彼何人哉午終不解遂舍治酒飯使家人歌舞為歡據守至日晏會大將軍徐達下令勝國之臣俱輸告身黃給午取告身君欲輸官者午喜出括及還求弗得至往視井黃已死午買棺以斂傳殯與營墓焉危黃事始同而終異如此其墓碑皆宋景濂氏為銘之危初為禮部尚書毋傢得失自云吾不畏死相畏後世史官耳元亡史存景濂謂危力也嗚呼危豈史官知畏史乃能存史然得罪元史深矣元史物成無直筆其無方東君子之譏乎若黃乃真無愧矣史者曾梓逐危何如逆黃之為義雖然梓於危梓非所責而責固梓之義也景濂作太樸墓銘多假借詞無乃過乎後世亦與黃殷士者觀之亦衆生學自隋壞矣

危素仕元至叅知政事元亡入國朝洪武二年為翰林學士已而謫居和州再閱歲而卒卒之年年七十許被召時年已六十有八矣 太祖一日幸弘文館素至徒步履聲微聞內詔問為誰素對曰老臣危素 太祖曰素乃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於是有言諭素至和縱懼然來聞長老言如此 太祖召素諭以先學使問心背傳其為人素既悟言然不殺素者聖人之度也余闕守安慶城陷不屈死 太祖嘉其節立廟和州祀之素何顏再更事其乖大聖廟宇取上不貴乎未變而重大節以風厲天下甚盛心也宋景濂誌素墓謂天之於人不能以俱全或救之才而不假以位或畀以位而不畀以時素以淵深之學精純之文都顯要之位海內仰之如祥雲景星可謂有得於天而逢時亂亡不獲大展以歿豈不可哀乎而論者尚不諒然素之所以得於天而不克自全者其罪大矣初順菴記其但發言素在勝國時聲名籍甚或問吳文清公（[illegible]）曰太樸事業當何如公曰太樸入京之後其辭多諛事察非所敢知後曰必求其人其余闕乎時闕名未甚著或問何以知之曰集於文字見之諭後竟以忠諭君子觀人固如是夫

國初錢唐（[illegible]）為刑部尚書洪武二年詔孔子春秋釋奠止使闕里林廟於仲月上丁致祭京師免祀天下不必通祀唐言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為土天下祀孔子如天下祀聖弃報本之禮不可廢也時侍郎文新議其配饗唐論之尤力 上皆從其議一日召講尚書陛立而講或絆唐卑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為倨常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詐旨待罪午門外移日上悟賜饌節命撤圖唐之論諫於是乎有可稱矣

桂德稱（名彥良以字行）洪武六年以省臣薦召為太子正字與宋濂孔克仁林溫入侍大本堂 上嘗從容問人品高下人有避何如及仁者有好惡乎德稱悉舉經傳要語以對至問三教則對曰治天下當以孔子八年授晉王府右傳陛辭 上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 上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足取是時倪溫已歸臣濂方近密而上於德稱優獎如此固不誠異日召還進十二事名萬世太平治要策而知其人也

趙宗茂新安名士元季江浙與汪同起兵保鄉國初

授婺源知州陞饒州知府坐事罷官徙濠須父之投服起京使威奈所賦浮仍十倍其家產不給也子仁毅親奈上書得免無何病卒金陵即見聞者哀其遺時不偶為賦詩而鄉人宋允升學士為之序則洪武十年序中始卒一不書年號而論之云楊子雲曰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亂世之民因於供億仕則困於責任不兼集事者有罪而禍亟集事則事愈歸之甲兵錢穀應酬對一人身所備一不善卒不得免焉使宗茂沙世得三四十年不死卒其經綸展其成事又加之年壽猷華而實當為賢公卿鄉先生以善後來而乃止於此豈特其一身一家之氣運耶宗茂郡志名保翁以字行所著有茂齋集仁志作舍諱字大年上書時年十九為覲王原采倫饌

二孝子詩其一本贈台州人父季用由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 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皆逮捕者季用被事係五月以備起入京論罪作城役蕃費重日數十鄰季用病疵擾甚顧貧力弗行出夕乞死然懼不敢釋左右復戒二子共守不少離季用昔不欲時告極甚重命先遣告而論戍邊方及被極刑者凡數人時謀於父僚友同役者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詐不許皆從萬一吾父由詐獲免雖戮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詐所司以聞上赦季用役其官同時緣此得免役官者十有四人已而所戍疾死季用傷宗茂病死亦十四人者痛哭之嗚呼當時事如宗茂季用輩不有孝子動天聽而骨肉為城下土者不知其幾二人有子得免而竟客死役所命也夫而得名聲傳其事至今有餘慨焉嗚呼二人者亦不為不幸矣

王叔英二孝子傳云余往聞孝子惠弟義婦事為之感涕欲錄以勸而恨不得其詳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其伯兄坐法當死二人自縛午門前願以身代 上問故二人者曰臣少無父非兄不至今日故願以二身贖兄命 上疑非誠詐其代而陰戒行刑者試其人如有難色即殺之二人懽然延頸待刃既弗果殺 上嗟異赦其兄御史大夫陳寧持不可其兄竟死焉叔英謂二人者惠弟矣因復及四義婦事欲各為之傳而不得其姓名與其事之詳嗚呼叔英之謂所恨者如此於是為二孝子傳其一人曰陳圭台州黃巖人父叔弘為其讐

人告罪當死圭訴所司曰圭不能諫父陷父不義圭罪自當死幸原圭父使自新事聞　上以孝子獨之赦叔弘罪俟天下朝覲官至播告爲天下勸既而刑部尚書閻濟奏罪有常刑不宜屈法開僥倖路乃聽圭代父死叔弘請戍雲南閭者歎圭之孝而惜其死焉叔英謂圭者其死者子志也圭何憾嗚呼叔英之所以得孝子慈弟義婦而拳拳乎大倫乃爾其志可知已夫法外縣執之而已而帝堯有三宥之典漢唐君臣尚知此義不如是無以盡勸天下之術也　聖祖時法令嚴明爲何如彼有兄弟二人者置圭事　聖祖欲赦焉而持法之臣不能將順以成美意寧死有餘戮濟後來亦不得其死意者天道乎叔英字元采黃巖人華陰年爲翰林修撰始難師起叔英奉命募兵廣德知事不可爲乃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辭畢自經而死其爲忠臣與所傳孝子慈弟義婦事相類是於大倫死無憾矣世有知其詳者安得不感涕而錄之嗚呼不忍也

天台方克勤洪武四年知濟南府事時始有詔民糧廢田者悉三科乃稅吏欲近功不俟期歛之後以田定其科縣民苦情田不增闢克勤與民約定爲簡書列其丁產爲上中下三等復析爲三每有徵發恒視書爲則吏不敢貿緣爲奸宋景濂撰克勤墓誌載此事春按此今日三等九則之法也有事均賦者徒論田糧而不問之丁產縣其得均乎宋史葉衡知臨安府於潛縣戶版稍繁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陪輸衡定爲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頗蘇民戶等則之法蓋見於此克勤忠臣孝子之父爲政務以德勝成性不喜近名實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致害人吾不忍爲也

南京太平門外鍾山西有內官亭掌一區我　太祖高皇帝所賜今加贈司禮監大監雲公青葬地也按舊碑公南粵人洪武間內使守西華門時丞相謀逆者房第距門甚邇公刺知其事奏因陳以發未幾彼逆誅亡所居井湧醴泉懿　上往賞鑾輿當西出公慮必與觀會走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崒舌縛不能達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撻撞亂下公垂斃石積將折猶奮指賊臣第弗爲痛縮　上乃幽登城頂顧則見彼第內壯士裹甲伏屏不自諫而代人具草不知何爲狀末云臣至疎賤言出而禍必隨然亟立於大聖明之朝而無諫諍之士云云似非代筆者所自安雖然辭與王之賢於此可并知矣

國初買保寧城中有韓氏女年十七遭胡氏兵亂虜爲所掠乃僞爲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果被虜居兵伍中七年莫知其爲女子也後從玉珍兵掠雲南還邂逅其父父贖之歸成都以適尹氏同時從軍者皆驚異成都人稱爲韓貞女此可配古之木蘭矣

國初鐵冠道人精數學今人類稱之而少知其姓名者春觀唐文鳳作鮑尚綱行狀云　上登鍾山詞臣扈從於擁翠亭給筆劄郎景賑詩鮑與翰林朱升張以寧秦伯裕延居單友中李昇鐵冠道人俱應制亦但言其號耳後見宋景濂集有張中傳者云中字景華德之臨川人舉進士不中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爲人狷介寡與人言嘗戴冠人因號曰鐵冠子乃知今人有秘錄其言者並此人也

洪武中福建按察使陶垕仲清介自律在任治贓吏數十人宿弊盡革時布政使薛大方貪暴甚垕仲劾奏之大方詞連垕仲至京事既白大方得罪垕仲還官聞人迎拜爲之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垕仲寧波人春闈近歲黃州知府盧溥守己愛民而得罪上司應朝去職曹濂繼之特其所親貪暴自恣商縉考察皆得完璧有德對楊於途者云盧溥不來天沒眼曹濂重到地無皮公遂爲之嘆焉比如閻垕仲事天眼地皮之對蓋有由來矣

胡知縣寧安者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縣性清儉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鐵來省兩月烹二雞胡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全始終之志爾今好大嗜味不爲吾累乎胡　寧大邑不携妻子之任或曰子之名固美矣奈妻子何胡笑曰此庸人見也吾豈無稽樑之義而不念乎嘗於是思之爛然耳吾輩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以探守爲志及發仕路則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敗身家者比比焉奚婦人小子輩其性猶水有以金玉錦繡擬目之物盡其性彼必歡吾而取大學士胡廣二人如廣乃建文朝狀元傳臚更名靖建文之意謂胡廣同漢臣名且北虜爲胡不可令廣故更文皇御極後復舊名

解縉紳作　太宗論及羣臣御書褒義等十八名命各跪於丁既奏上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厥洞燭之矣徐徐驗之後十餘年　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楊士奇曰人卑謂縉狂士縉非狂士何所論皆定見也此事楊公既著於　聖諭錄於解墓碣內載之墓碣又載解初被漢庶人譖出爲廣西恭議以李至剛言其怨望又改交趾後入奏事庶人復有言遂徵下獄後三年病死獄中按李至剛墓表亦揚所作載李言解事詔下解獄而并下李今莫知其怨李之言解其因解有誕而附勢雖才不端之奏而怨之故歟　上之并下李也所謂洞燭之者有在矣噫小人之怨君子事每如此小人終亦何利解死獄中而李不死此則命也　仁宗臨御既明解冤又官其從子爲中書李雖緣舊官臣故爲通政尋出知遠郡賢不在聖衷其彰彰矣乎仁皇御位初一切政議預者三四人而蹇夏二公寵眷最盛楊文貞公撰蹇忠定公墓誌載當時所賜

之借使流俗不審五月任後人必詈笑曰胡某外徘徊內實貧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累身也

黃巖徐完實洪武中爲兵部侍郎奉使兩淮多所建明海州有鄭婦待小花年十六許嫁而夫亡婦往夫家成喪持服養姑送終明髮自誓守節不二採訪使上其事所司以其年未五十不合例宗實上言曰隨事處中始爲合義守文執一皆曰得宜厥婦既能哭夫於室嫁之初又能剪髮於墓姑之後雖刎目截耳亦無以加自當與立志卓異同科豈與守節年常比例朝論是其言下郡邑旌之見黃溥

文皇渡江時翰林諸公在京城先死節者周是脩一人而已李文達日錄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諸公初亦有約同死已而俱負約惜哉諸公後來雖有王魏之事禁不能蓋斯媿矣春又聞長老言靖難之師既駐金川門是脩欲逃諸公同死制約首至某門見某方令家人飼豬乃亟退自經於應天府之尊經閣噫此何時而有不忘於飼豬者又可期以舍生事耶

國初文臣無賜謚者謚自永樂間太子少師姚廣孝師傅之臣銀章各一曰繩愆糾繆蹇直被賜　上謂之曰朕有過舉卿但其疏用此封識進來於夏忠靖公墓誌亦言之楊文敏公墓誌云　上命籍銀爲方寸印四枚以賜師傅公與金公同受其一其文云云是知蹇夏楊金四人而已然金文靖公墓誌又云賜大臣五人銀圖書文並同前按楊文定公於文貞神道碑載公當時蔽賜銀章一其文同前然則賜五人爲是蹇誌洪熙初賜諸蹇公等誥詞　上特增二句勿謂崇高而難入勿謂有所從違而或忘夏誌不書今忠靖遺事載此誥詞且記　上諭曰此朕實心益望公等匡輔之功也按陳祭酒所撰黃文簡公墓誌此誥詞蓋亦同被賜者而繩愆糾繆之章弗及焉一時特恩固各有所在耶抑　祖宗之所以望大臣者如此宜諸公之各得盡其才也

宣德六年夏忠靖公卒朝議欲贈以伯爵者以無例而止蓋爲國初文臣無贈爵者也洪武間劉公基封誠意伯永樂間茹公瑺封忠誠伯生可受封歿何妨贈言者未考爾後癸丑歲太子太師戶部尚書郭公資卒遂贈湯陰伯

王忠肅公翱為僉都御史在遼東時治訴訟專行贖罪法雖人命亦然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濟其用故行之不疑雖然彼有財者亦必輕犯法矣指揮孫璟以公事鞭戍卒至死其妻女哭之相繼死戍訴璟役一家三人公問卒戍以罪發女死于夫非殺也令璟備棺埋費罷之璟後為將有名非公優容不及此戍卒妻女達應罹慘公未有以處此也

葉文莊公盛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地日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令邊軍受役惟開耕成熟者不得占十地以自衣食軍餘一切仰給內帑戰馬之費于太僕者無有絕焉屯堡尚謂修築係故月致今日之失事令邊撫者若不再加修飭復定顧將來貴屬之禍節

雜文也

檢閱之地縣兩可稱勢之所使不言而喻唐人記胙守擅存寵者有故人來謁宰度其材不任贈河北一書故人不得已持去既至幽州拆視無一詞惟署名而已因大悔欲回試為院吏書入館之上舍

奉絹千疋向見江西人云楊文貞關于時其婿來京師久之當歸念無裝資命有知府某把贐千萬當歸是婿略受數十爲其求歸府某知府已入都察院獄楊不得已矜之誤道當問理日遣一吏持金食至院云楊宅與某知府送飯誤道某官道親下獄某知府刑其仆其餓單凡事一切聽命分雪遂得送職我朝不立宰相然內閣之權已如此世不避權勢者幾人小人居之豈不壞事

宣德間詔京官各舉其鄉之才而未達者廬陵載其有詩稱蕭光守胡起先文泰之徵至內閣試春日詩載得題如凝竟日無一字及罷就邸寄思傑句衛日遣深恨無已載既放還蕭胡亦坐爲舉非人被謫人之窮達有其之爲而爲者如此天順二年臨川吳徵士與弼入京擢官而後廷見 英宗退御文華殿召問大學與弼禁無以對左右怪之趣使言始曰容臣上疏而已先時與弼宿草舊綢閱竟不如意驚起因怒然出至左順門脫帽視兩帽有蠆項頸螫已腫人始知其不能承旨以忍痛故噤此何異非激也哉 英宗幽南城時有御史某奏易至帝南城多樹事臣

勘逆伐之蓋弱盛夏 英宗嘗使樹桌以思及獄伐得其故欄甚狼碎後下御史詔獄杖殺之御史滑人言其父之惡有非人所為者縣中橫被其害御史顧于朝人謂天道報施無所歸既御史坐墓誅其父已死怨家得掘墓而磔屍焉嗚呼自後觀前天道果可畏耶

劉東山公大夏晚年肅州之謫雖事出逆瑾其實公同年焦閣老芳爲之公與焦素無隙焦特忌公名爾岑楊時既行瑾集大臣議欲寘公重辟諸大臣喘喘不敢吐一語獨都御史屠公滽曰劉大夏此寃劉邦門日大臣以處議奏瑾謀於焦焦以吏部尚何罪必欲文致之當其不應瑾勃怒罵屠惡語次書劉宇字又素銜公者乃署劉某輕議奏人遂從與焦尚書擬發遠戍瑾初擬廣西焦曰是故舊皆避不來會獨鄉人嚴仲宏贈詩和答之公送二人歸也乃定肅州公西行稿載公赴肅州時過六盤山寄西涯閣老詩末句云寄語同年老知己天涯孤客幾時還後歸自六盤抑前韻末句云憑誰寄語中州子前度劉郎今已還其事蓋如此公之謫孫當家疑不在京今始得見其族子所刻

西行稿者竊以所聞爲議其事中州子之云公豈亦未之能忘情邪天下代公之憤而高公之爲人今日已有定論公亦可無憾也已

正德十年湖廣道州致仕右都御史熊公續字于家時春爲太僕少卿在京上疏爲表清節以勵庶寮事切見續存日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官能貧居常能儉歷官中外四十餘年守法奉公推賢疾惡不要時譽不急近功言無矣於屠影甸盧一守先举未嘗少有所貽係辟須及同宗未嘗私其所入其在官也恒蔬食以自勵故延撫之日雖懷未有羨亦斥遷官其在家也惟山居以自適凡饋遺之物雖親戚至厚不容見已鄉人嘗許其人可謂自首持清節終身無過者之十矣或曰士知體法孰不願清而熊續之清實過於清者也人非堯舜孰能無過而熊續之過乃清而過者也余倘憐於若天覺之子嗣兄子過繼徙先天我道孤熟烈未氏成立今續云亡遽聞知咸相悼惜巡撫都御史秦金同按與論爲具奏討塋祭蔗請贈陞該部覆奏已得兄充彼地下幽魂當任感激臣主與熊續鄉州僑寄爲其官屬于其人品見

知顛詩續今事定矣而法應得諡乃重自月實與熊臨顛所司無由當建白耳臣近聞熊續州人今見任吏部主事周鎰鄉選天理寺評事許炤皆云續遇繼子而遺之孤幼新未知人事向後所就知復者何臣竊恐彼熟者姓名無人表章自就湮沒臣往年見都御史戴珊張敷華之卒其門生爲吏其子孫俱奏請諡王尚張鳳翔孔舒之卒其鄉人肯論恤其家俱蒙部言許焉熊續之賢無愧珊敷彼二王事安能比擬臣川延日昧上言重爲乞請伏望詔諸在廷如果臣言不謬斷自宸衷嘉賜諡號仍勅該部查照張鳳翔等事例月給食米卹其孫保其孫日後若果補蔭讀書就行保給使天下之人知 皇上仁德見以補天道之所未及爲善獲報埋無成遺表清節以勵庶寮樂之治體不爲無補臣言雖近黨義屬私事下戶部及與其遺續孫熊琳月米宗人至補陰日仕給禮部請內閣議諡謂云

幼聞吾鄉先君刑部公言其鄉有富民張老者妻生一女無子贅某甲于家久之妾生子名一飛甫四歲而張老卒張妻性極妬張病時謂甲曰妾子不足任吾財吾當今畀爾夫婦爾但養彼母子不餓溝壑即爾陰德矣於是出券書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婿外人不得爭奪中乃藏有張券不疑張妾子後妾子壯告官求分中以券呈官因見與吾婿語逆遂不問他日奉使者至妾子復訴而中仍前赴遣奉使諭曰爾婦翁明謂吾婿外人尚敢有其券耶說若非者應被刼抑爲爾害耳於是斷給妾子人稱快焉張老亦可謂有智矣談苑載宋張公詠守杭日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婿主其資而與婿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婿子時長立果以財爲訟婿持其書詣府請如元約詠閱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婿而子與七皆泣謝而去奉使事實類此惜不得其名也

成化間一御史建言順適物情云近京地方行使車輛騾驢相雜騾性快方驢性緩方小今並一處驅馳物情不便乞要分別改正各自行使以治新一給事中建言處置軍國事一條云京城士人多好着馬尾襯裙營操官馬因此被人偷拔鬃尾馬

披毛落膘不無有悞軍國大計乞要禁革此事春少時親所聞見二人後來亦作大官近一具外建言某部令以奬風俗其謄奏論各處茶食鋪店所造有卓餅大小不一大者省功而費料小者料少而費功乞要挙爲定式功料之間務在成節使風俗歸厚云云所司亦為之覆奏為閣食者譏國乃有此輩可笑可笑雖觸御史何代無之（朱子語類有言今人上言事者多是無緊要處不足以當之）

都民為女延師訓之稍長點者必教以侍外方之求歸取價而獲之謂十常二三仕官家妾媵于是以不謹罪者悉往往而有也嘗所聞若近日瑞州通判某家一妾乃某氏事豈易得哉實京師崇文坊人也正德己巳冬自工部主事考察例調瑞州署郡時適華林賊來攻城某倅付賓印亟出巢兵掉戰勢不敵賊入求其倅得以刃傷妾妻竟不救而兒匝執管印兒藏印水池中既被縶以行高安處刺一父子時亦在維事詞賊曰應家子既在何遣其父獄今贖我賊對其言實審興盛曰我不從以印木白也今在某處歸辛言之我賊

美此至花將鄉過道旁井縊賊以湯就飲遂投而死辛未五月朱日也賊退尸礦城南會院事問詔旌曰貞烈置祠南評表爲春夢時爲禮侍郎吳宇氏貞烈賊令閩鄉氏事二人者出處正同皆易得哉妻東城罪重郁便憫其家雖且欽實之死節特爲之地又因緣功次陞同知而性素欠檢實衆繞曲月即爲蝇有所求明年奪職嗚呼人之無情乃復有此丈夫愧於女婦多矣

偏播族叔瀾言二事有胡氏子五六歲時因升高爲戲墮地抑其項骨稍長竟不能伸朱守貞者同里也一日相見戲擊其頭有聲忽然豎直適濫然也未懼潛遁胡氏子頃許復起頭項於是端直歸家家人驚喜謀擊朱謝之陶氏但民有病瘵者嘗與陶僕輸穀如市值遠勞極瘵嫌其頭氣幾不接陶僕素為勢逃間削竹為舐話刺之瘵穿其溢頸得完後猝起一無所苦焉天刑之存人不偶如此命者不必雖有致必之道而不必也豈不信哉

祀錄彙編卷之一百四十九

餘冬序錄摘抄二 外篇

何孟春

葉文莊水東日記正統十四年親幕潰圍一戍卒嘗語其家人曰亂軍中昔見一神人謂曰爾非此處人豆腐關見人也既而得脫然莫曉所言何謂未幾虜犯土城官軍拒戰此卒陣殁於豆腐關按傳與忠唐憲宗平淮西趙昌時爲吳元濟裨將與李愬戰被傷墮馬死至夜四更忽如睡覺聞點兵聲唱唯相應可千餘人趙尋聽點將訖點已及竟不聞呼之天明起觀左右死者皆使來點呼姓名者也戰死亦有宿命故備茅亭客話成都漆匠艾延祚甲午歲賊驅在郡署造器宋兵至倉卒上樹蔽匿見軍士往來搜殺甚懼向曉始定下就積屍間藏臥中宵聞傳呼顏額將吏有十數人按簿稱點姓名過屍一一應之唯不唱延祚而過乃知被戮之人故無誤矣

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註說與鄒陽鄉李友所論間亦有未安者　太祖嘗召儒臣傳士致仕錢宰等論以欲正是書之意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開局翰林院凡蔡氏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刊行天下然今是書世竟鮮行蓋永樂中翻刊五經大全書經一依蔡傳士子尊業以爲科舉蔡說之外遂不復有所考故也

元末新安趙東山訪謁黃楚望先生於九江楚望問年答曰已未楚望曰先吾刊六經補注之歲也或曰書刊矣恐無讀者予曰是讀者未生耳豈知吾子適生是歲乎此揚子雲著書以俟後世復有子雲之意也前輩自信之篤不嫌大言如此趙方洪武初被徵修元史事竣不受官歸而卒趙嘗聞黃窮經之要黃惟告以致思問致思之道乃舉一事爲例禮曰女有五不娶其爲喪父長子先儒以喪父無兄者當之如使其言也然則喪父無兄之子何罪見絕於人如此趙思之久而後得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古注言無所受命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皆得爲之主矣黃大稱善遂授以六經疑義前輩教人有法如此

二〇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宋孫奭言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未由也已之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距楊墨則欲楊墨之害止韓子闢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者也我太祖皇帝有此論與孫暗合

國朝孝慈錄五服之服皆有升降成今制矣胡[illegible]

武官父母喪不持服不解任不知始何世夫金革軍旅之事無避也者爲其不以家難避國難也爲此制者恐武官臨難得爲推避計耳天下無無父母之人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而文武可異道乎今武官時當太平之際身列藩衛之間有父母喪而不少異於平日豈謂真不得已者哉按宋田况傳况乞歸葬陽翟既葬託邊事見上疏請終制仁宗許之吏稱帥臣得終制自况始則况以前武官之解任可知金坡遺事云故事武官不持服韓淡玉表請持服下兩制臺諫議唐子方歐陽永叔見各不同於是竟爲兩議而上遂詔崇班以上持服供奉以下不持服論者以爲如是則官高者得爲父母服官卑者則不爲無官者將何以處之宋人蓋不滿於是矣然則今日之事當視其人若典軍旅方在行陣遇喪奏聞留之終事方聽遂喪次其在府司衛所可得盡喪禮者當聽終制軍事干涉不得已而出視事畢復返喪次可代者代之切勿與庶幾亦盡人子之禮

洪武初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得奔赴二十三年吏部言祖父母伯叔兄弟皆係期年服若俱

二一

今奔喪守制或一人連遭五六期喪並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數繁曠官廢事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服制不許奔喪但遣致祭從之

洪武初御史高原侃言京師人民循習元人舊俗凡有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惟較酒殽厚薄無哀戚之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爲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取則一事非禮則海內之人轉相視傚弊可勝言況送終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俗上乃詔禮官定民喪服之制

古者喪禮三年象祀之義也周末二十五月而畢後世二十六月者從孔子踰月則善之言耳百日之說非本諸釋氏禮曰士三月而葬是也卒哭後世遂通用云

劉宋時袁昂幼孤爲從兄彖所養彖卒乃制朞服人有怪而問之昂致書曰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緦明之典籍昔馬援與從弟毅同居毅亡援爲心服一年由也不除喪亦緣情而致制今欲苟其罔極之痛少申無已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春觀辯退之議鄭衰服恭以報見其所自爲文末丁寶臣喪其兄三年歐陽永叔文集實載其事國朝唐府之或所養叔甥爲持三年服方遜志集載之亦情之不能自已者也宋何叔度姨適劉瑗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爲常二年服竟叔度蓋爲自哀其母情緣及之滑陽之送亦所不能已者不自知其過也

正德丁卯冬春以繼祖母服承重歸家既辭州學官來請叙赴書院教諸學弟子自春餘之而以書與易訓導體乾曰學舜左顧惠恤良至日隨月積未緣請謝計蠻德仁明必加情賓君子相與豈觀末禮往復爲厚傳也散州士友近者何幸得賢師公講雅愷悌師弟于上而執事二三君備立之西丈程課其間橫經肆史造膝提耳開發其所未知增益其所未能多矣鄙人棄梓復歸雲霧瀾及我躬執禮無地遑屋不遑匪情則異千里帶對其心實親而創痛殘割之餘意銷志倦待盡宴然惟日爲歲百感填胸而何言乎病於執事交契不忘其憂

二二

諒予覺鄭公命有在矣日來乃聞鄭公視學欲令有志生員間與從師乎本州關義塾及鄰人昔甲子之歲提學先生姚公文灝行移到州曾有此舉致煩鄉州諸縣士友紛沓來見詰問增我慚愧春不得已俛俛酬答未及月餘遂辭謝絕春于時嘗云吾處已固非泥之汗不致白汝之累而化物豈有丹之妙可爲黃金之資此州人所悉也區區此日何等意緒敢仍冒昧以蹈前非辭事有好推毀方深坐廢之慕暮守孤拙之苦愧有何問學更接青衿誘掖獎承師帥程課必日新時過大非昔比隋珠加磨荊璞效琢雕之益而更假於奄奄氣息之人之力耶且春拋棄筆研積歲已久今吾故我判然兩人使任傳業之師更識何等香氣區區止一無鼻孔者何由去鑿渾沌而七竅之自已私竊補劓已之其術而欲探囊黃昏以起人之廢疾耶且科舉時文志希速化末流斯業未彈斯久今闇闇啾啾日坐饋命語及三參延用偲根後時區區之迂濶遲鈍就當世昔亦豈能剔此常恐垂廢自精下惟獨得者於道理上雖微析秋毫深探重淵亦自愛莫助之若用此書術合儒墨酖破碎章句旋填格式造作手意巧合關捩諸實應解訪春力不能辭此舉無乃重春之罪也乎春極知督郡公既執事輩之盛心但自揣其明無以塞命此由衷語不是面欺千萬體察爲我勤辭庶免不得以干聲藍無求乎謝青乎甚

懷麓堂詩文後稿涯翁見付編次凡爲中貴作者悉去之翁不以爲忤盾俱支珍永貞之事非無功韓昌黎送之序詩今在韓外集李漢固有所不取也太監張末嘗貴窮苦二字請翁爲之說其中有可摘錄者例難獨削今載其畧於此窮說云按說文窮之爲義亦多矣爲極爲竟爲窮塞今姑就其所謂塞者言之對富而言則爲民之窮孟子曰鰥寡孤獨皆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對達而言則爲士之窮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傳曰士窮乃見節義氏之窮者必有待於上之人書曰予患困窮者是也若士之窮則自守而不外慕論語所云君子固窮者孔子之言也彼莊子乃謂孔子曰吾諱窮久矣是豈知聖人者哉韓退之作送窮文稱智窮學窮命窮交窮者而卒歸于正若唐鄭錯著窮愁之書段成式爲惡窮之詞唐子西亦有惡窮

二三

之詩皆上之施窮而不厭者也說者又謂孔孟窮而在下則明道於後世周公達而在上則行道於當時故素貧賤則行乎貧賤素富貴則行乎富貴君子之達者豈必窮之爲尚哉惟不忘此心思以救民之窮拯士之窮而已矣公遭盛時居重地位尊祿厚固不可與窮者同日語斷能屏省騶從儉節自奉而於寒人貧士輒擇序含帛以相濟援是可謂救民之窮人有寸長片言必加獎念延譽而汲引之惟恐不及是可謂拯士之窮矣然獨有大者焉關四方水旱盜賊則爲慼然而不寧有所推爲一切付之公議而不使其職歲方佐天子出政令以宣德布澤任賢使能俾家給人足民安而吏稱職饑號寒之聲不聞于野歎老嗟卑之氣不形于朝天下之人無不獲其所者然則公之達施學報雖欲辭之不可得何窮之足云乎是固公之所以自警而尤有得于成者也苦說云苦之爲義爲困悴爲勤勞爲辛楚爲陵侮今姑就勤與困言之天下之味有五而苦居其一酸鹹之類各有所偏惟苦與甘正相對於是有勞困之象焉書五行曰炎上作苦火之味也惟人之情亦然其爲苦正與衆對者也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是以味喻志也張良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是以味喻言也楊雄曰顏苦孔之卓是以味喻學也蓋以安居快適之時寓勤勞困悴之義君子固有樂爲天下之物甘者常少而苦者常多天下之情苦者常多而樂者常少處樂者易而處苦者難故爲學者必攻苦食淡發憤力而不敢逸立身者必淡水鹽齏絕嗜慾戒遊觀而不于便安是圖蒞政治事者必勞心焦思鞠躬盡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後學可成身可立而政事可行也苦之義其盡於是乎公入爲天子股肱心膂之臣凡政之黜陟予奪無所不得關出爲爪牙之將凡命之生殺賞罰無所不得行然都重位而不忘乎勤罄厚祿而不忘乎儉寧勤吾之身而不忍勤吾之民寧困吾之心而不忍困吾之事通達民隱奉宣德意如古所謂問民疾苦者暑不張蓋險不乘輿手撫瘡痍口問疾病如古所謂與士卒同甘苦者公之心蓋以天下爲心而不以一人之心爲心也予故以公之所自處者爲說公有味於斯言也哉嗚呼爲是說者亦

爲之窮且苦矣

元禮部郎中陳孚使交趾以至元癸巳二月三日宿丘溫驛未昏見新月乃在天心（此陳剛中詩集）我　太宗永樂八年親征北虜學士金幼孜從三月八日次鳴鑾戍夜仰觀北斗正直頭上（見金學士征北錄）以此推之皷謂天高而星辰遠耶談天衍謂中國天下八分之一合赤縣神州而分爲九州妄可知矣

月令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謂於國城之南立土牛其言立春在十二月望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則策牛人當中示其農中也立春在正月望策牛人在後示其農晚也爲國之大計不失農時故聖人急於養民務農東作唐李涪刊誤云今天下州郡立春日制一土牛飾以文彩即以綵杖鞭之既而碎之各持其土以祈稔何謂乎勝國至元中春牛經式至今襲而爲之以策牛人立處爲芒神祈聞之異牛頭角身蹄尾籠索芒神鞭像服色表東一就年月干支爲其施設尤是可笑

續述征記堯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有一載記于堯碑　春按堯即位甲辰晉武帝泰始元年乙酉去堯即位二千七百二年泰始二十年甲辰是爲二千七百二十一年懷帝永嘉三年己巳則二千七百四十六年堯碑誤矣自堯即位至我大明洪武元年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凡六十三甲子

唐堯元年甲辰至我　太祖洪武元年戊申計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六十三甲子邵氏經世書謂堯得天地之中數當堯之時在日甲月巳星癸辰申而當乾之九五值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中故謂中數也考之天開甲子至我　太祖洪武十七年甲子計六萬八千八百八十一年勝國元明善有曰夏禹即位後八年而得甲子入午會之前運當姤之初六故推勝國至元甲子爲午會第十運則今已入第十一運之中乃姤之九三也欲復二帝之盛以躋三代之長是望于今日

洪武十七年欽天監博士元統言曆日之法其來尚矣今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況授時曆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

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脩改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前冬至爲大統曆元推演得授時曆辛巳閏準分二十四萬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閏分一十八萬二千七十分一十八秒授時曆辛巳氣準分五十五萬六百分洪武甲子氣準分五十五萬三百七十五分授時曆辛巳轉準分一十三萬二百五分洪武甲子轉準分二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時曆辛巳交準分二十六萬二百八十八分洪武甲子交準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分八秒蓋七政之源有遲疾逆順伏見不齊其理深奧實難推演聞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理若得此人推天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故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書奏　上是其言徵之二十六年欽天監監副李德芳言故元至元辛巳爲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未又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時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爲曆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上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六十一年推得天正冬至在巳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爲元差四日六時五刻有比不合今當用至元辛巳爲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言臣所推甲子曆元實與舊法相合晷刻無差謬故敢上聞　上曰二統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爲曆元仍依舊法推算不用捷法

春往使陝西至洮岷間夜聞雨雹甚久次早以詢舖人云昨夜下大白雨被處雹曰白雨又曰硬頭雨無言雹者昔宋紹興十七年臨安雨雹太學屋瓦皆碎學官申朝廷倫諱言雹遂稱硬雨彼北人所云亦有自哉

夏南熟冬北寒天時地氣古今所同正德七年冬蘇越河朔之地燠如而江淮風雪特甚南至洞庭水綫流處冰有至尺厚者蓋六朝梁遣明少遐聘魏使崔劼劼曰今歲奇寒江淮亦冰七年之事可殆甚矣

正德十二年九月武宗幸陽和城二十七日方獵天

雨冰雹軍士有死者及夜又有星墜之異明日駕赴大同又明日達賊以衆圍陽和何無二異　上意未違回乃知天之仁愛深矣

河圖括地象曰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淮南子曰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七百五十里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五里山海經管子書皆云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尸子曰此太極之內有君長之地也我　朝輿地之廣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其東西南北水陸驛站里分至到之數且載寰宇通志考其延袤大略則如此矣四夷之釋不與焉於戲盛哉

陳后山謂頴中田理有橫有立立土不可種爲其不停水也春西使時見山陝間民緣路因崖而穴居者問之土人亦謂此惟橫土可斷而爲之居則耐久若建立土即坍塌也

太祖平一天下有北都意嘗御謹身殿親策問廷臣曰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虜比南京如何翰林脩撰鮑頻對曰胡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今百年地氣天運已盡不可因也今南京興王之地宮殿已完不必改圖傳曰在德不在險也永樂中　太宗定鼎于北及三殿之災羣臣有言不宜者多藉口尚綱之議可謂不知變已

唐殿庭間種花柳觀杜詩可知宋朝惟植槐楸鬱然有嚴毅氣象朱子嘗言之國家宮闕殿庭間並無栽植兩京皆同京都傍宮城內沿種柳樹御河左右乃有松柏若圓殿五松瓊花島諸梅皆金元舊物前代宮殿樓閣門闕命名立號多欠鎮重有人間得通用者我　太祖創置一皆取義玄象方儀聞之知其爲大府也　祖訓宮殿之外離宮別館不許營造子孫萬代守爲家法斯並扁榜自不容側其間於戲是皆前代之所能及哉

嵩陽縣東九十里有山產黑鉛山窟穴觸望鉛生山石間自昔居民累槲於此鑿以入隨礦脉所在高下曲折分析探取有入深一二三里五七里者人挾木牛角貯油燃照所得或多或少相補湊大率日計瓦銀數星布直死肥耕桑者得利速且倍

故傍近悄農氏題之穴內深杳險峻至有鑿空石擊土崩外生莫保且鉛氣毒人若深入久採連月不出則皮膚痿黃腹脇脹不能食多致疾而斃故採者或十數日即歸家稍休復往如是不止歲月漸久則毒漸深莫能免於疾以斃然利所在竟不能自止夫民苟勤力農桑衣食所得亦足自養盡命而終豈有自陷致疾之虞而以此隕命而不悔利之誤人如此哉

嵩陽因產鉛之故居民多製胡粉爲業其法鉛塊懸酒缸內封閉之四十九日始開則鉛化爲粉矣化弗白者炒爲黃丹黃丹滓爲蜜陀僧凡此三物收利甚博人有貲之而得富者然其鉛氣有毒製者必食犬肉飲酒以禦之若枵腹中其毒輒病至死業久之家長幼爲毒熏蒸多痿黃瘦致風攣癱軟之疾不得其壽而斃至闔戶無遺類吁可畏哉而鄉人急其利不恤其害繼之者自昔至今相睹不已嗟世之鄙夫貪目前忘日後牽於苟得而弗恥禍者其獨此一事哉是事孫君景曾有說戒其鄉之人春分守河南道其維爲重致戒云

周世宗顯德中至淮南嘗言荆途二山爲滁州朝岡

時求是水不得而以永慶寺泉僧之是水既出永慶寺雖廢不足復稱後人特錄張愛名浮休泉永慶寺基今入學宮浮休泉已就湮圓泉永春親酌其上信有異味茶記不甚著也獨念盛洪之荆州記云桂陽縣有圓水一邊冷一邊暖冷處清且綠暖處白且濁吾郡圓泉水外別無圓水水今無此異豈水脉今與昔不同耶意者昔人好奇耳目僻遠地得鑿空言之以詫駭常情耳此等記錄天下往往而有事非驗之聞見弗信可也

燕泉春別號也郴城之西南有燕泉者在桂林坊東而春先人故居之西相去數十步耳泉仰噴沙石間寒冽而甘四時不涸傍泉居人取汲焉謂之燕者春燕來時汎濫東流合二州水過遊魚衆入通波浸有灌田之利燕去則否春夫秋雨多燕之去泉興衰無功矣宋折仲古彥質謫郴時所居考郴志卽春所居之地折寓郴號葆光居士嘗作引泉亭于泉上煮茶觴曲水又作春和堂日游賞其間今遺址具存春頃就故居之南除廢圃一塘得青石數段今之則昔人之所爲流觴者其折之遺物歟墫引泉流種荷養魚自春徂秋弗盈弗縮方

有王者氣後三百年而裁　太祖出爲總理之符豈偶然哉

南京守備太監劉郎自陝西河南鎮守至金陵貪婪益甚貪積既厚於私第建玉皇閣延方外以講煉火有術士知其信神異也每事輒託命以動之饗其財無算郎有玉鍊環直價百鎰術士紿令獻於玉皇因遂竊之而去或爲詩笑曰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學鍊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元不繫絳環春聞諸周少卿子庚相與囅然

圓泉水在郴州城南二十里舊有寺側泉又新品茶記自述於僧室得一書見陸羽與李季卿論水之目二十而此其第十八者也又新記始云劉伯芻稱水之宜茶有七等楊子江南零水第一挹而試之誠如其說及刺永嘉過桐廬嚴陵瀨家人用水滌陳黑壞茶皆芳香以質佳茶雖至不可名狀於楊子南零殊遠至永嘉取仙巖瀑布用之亦不下南零今考又新僧室所得書水品次第以廬山康王谷水簾水爲冠而桐廬嚴陵瀨水第十九又在圓泉之後所謂仙巖瀑布亦與焉然則吾郡是水者豈可以其品目稍下而遽輕視耶張舜民謂郴蓋泉之急因利春不敢專及其剩於泉也春獨有之而人不以爲嫌春故于茲泉訖是號焉昔人所有亭塘觴詠之樂宛然在目第欲效其所爲而規其力之弗能舉且弗暇也家由別後重懷丘首爾諸知己各著文詩庶以名泉有永云爾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五十

餘冬序錄摘抄三　外篇

何孟春

三代而下祭法弗備郊祀之禮惟我朝爲有常而郊禮之制亦惟我朝爲有體朱子說宋郊天帝其數有十漢時祀太乙郎是帝而今又別祀太乙郊壇階級兩邊足踏處中間自上排下都是神位更不通看夫宋一朝不能三四郊太宗在位得五郊宋人頌德爲其祀典無稽壇所制置又草草乃爾金帛斛有料以誰爲此則我祖宗禮制眞萬世之所當遵也

郊壇天地之祀國初定制一如周禮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丘以仁祖配行之既久風雨不時天多變異洪武十年　聖祖因覽書議禮斷于衷始定合祀之典卽圜丘之舊壇覆以屋名　大祀殿每歲正月擇日而行禮焉十二年始合祀大祀殿仁祖配如前命官分獻日月星辰嶽鎮海瀆山川諸神凡十四壇二十一年又增脩壇壝於大祀殿丹墀內疊石爲臺東西相向爲日月星辰四壇（左曰大明祀日右曰夜明祀月次左曰星辰一壇次右曰星辰二壇以祀星辰按祭法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祭義祭日於壇祭月於坎）又於內壝之外以次爲壇二十亦東西相向爲五嶽五鎮四海四瀆風雲雷雨山川太歲天下神祇歷代帝王諸壇（[illegible]）每歲正之吉天子躬祀殿內羣臣以命各獻二十四壇三十二年以後大祀殿更奉　太祖高皇帝配享永樂十八年北京　天地壇成大祀配如前洪熙元年奉　太祖及太宗文皇帝並配（其儀見諸司職掌）　太學士丘濬云虞書肆類于上帝所謂類者紀舜受命攝其祭告于神者類合于上帝不言后土者言天則地在其中猶中庸所謂郊社之禮不及后土註謂其省文耳分祀天地之說始見周禮大司樂雖曰必順陰陽因高下而各從其類以求之庶得其神來享然昊天與后土對六經言天必及地孔子言郊必及社天地並祭蓋卽父母同牢之義而昔之議者乃以爲瀆一年之間旣有冬前若地先天祭豈非越次先食履冕祀帝之禮與時令不經見惟周祭天用冬之日至孟成周以建子月爲正歲歲之首祀天而午以祀地是孟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見經言郊祀天則地在其中言社則稷在其中周書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馬融註謂言社則稷在

也義起亦可也類于上帝經有明言祀典之載於禮莫先於舜典今周從而郊何不可眞書之謂類者安知非當時所制之祭名哉分祭之說惟經典不載惟大司樂篇有之周禮又有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及典瑞四圭有邸以禮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兩處分言天地然不言其地其時其言冬至夏至圜丘方丘亦惟於大司樂見之夫大宗伯職掌邦禮禮莫重於祭祀莫大於天地宗伯言禮止言昊天上帝而不及后土地祇乃至作器始言之豈非所行之禮則一而用以禮神之器則兩乎司服掌王服止有祀昊天服袞冕之文無有所謂祀后土服豈非合祭天地其神則兩而主祭則一人乎周禮先儒嘗謂其書非盡出周公司樂之言於樂律自相背戾不足信彼於論樂既如此禮又可深信耶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蘇軾非郊議援此爲證朱子不然之朱謂此詩只說昊天不說地設使合祭亦須說及后土之經典祭天曰郊而祭地無其名禮書之類周禮之禮祀皆未嘗及后土豈獨此詩哉春按祭法古人有舉其一而該二者舉重以

其中是也周禮封人掌詔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社稷之壝）其州長祭祀州社（祭社稷也）禮記擇元日命民社（社稷用甲日）白虎通社者土地之神（王者立社祭社稷）是皆言社則稷在其中也社稷而並言者不可勝數是郊祀天地類也天地不可合祀然則社稷而不同壇壝也可乎蘇軾氏曰舜之受禪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武王克商柴上帝望山川而獨略地祇昊天有成命之詩郊祀天地終篇言天而不及地祇以是知祀上帝則地祇在焉其言亦明辯矣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朱子云上帝卽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帝又云爲壇而祭謂之天祭于屋下謂之帝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周公以義起之也東漢正月上丁祠南郊（[illegible]）兩漢魏晉以來皆配以一祖至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並配垂拱爾又加高宗遂有三祖同配之禮至宋亦常

以二帝配後禮院上議以爲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由是止以太祖配金世宗始爲郊議配享之禮石琚奏宜從古禮世宗曰唐宋以私親不合古不足爲法今止當以太祖配我　聖祖合祀天地于南郊之一壇而加屋焉則是泰壇明堂爲一制也列聖相承皆以　太祖太宗並配是郊祀宗祀爲一體也其亦以義起之者歟

洪武八年十二月詔翰林院議　郊祀齋壇脫舄之禮學士樂韶鳳奏曰禮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而辟之屏於側注云屨賤空則不敢陳於尊者之側長者在堂則脫於階下長者在室則屨上堂而不著入室漢魏以後劍祭則跣祓惟謁何劍履上殿宋南郊皇帝至南階脫舄升壇入廟脫舄升殿太廟中凡有履行者應皆跣襪唐制至正旦冬至羣臣朝賀上公一人詣西階脫舄解劍升御坐前跪賀降至西階佩劍納舄其燕會羣臣應升殿者亦同宋閤門通禮太廟晨祼飲食升祔給皇帝至東階下解劍脫舄升殿正旦朝賀中書令門下侍郎脫劍舄以次升殿又被神宗時宋敏求議朝儀太尉中書令門下侍郎解劍脫舄以次升賀訖降階佩劍納舄今議於郊祀廟享前期一日有司以蒲藉地設御幕於壇東南門外及設執事官脫舄之次於壇門外西側祭日大駕臨壇入幕次脫舄升壇其升壇執事導駕讚禮讀祝并分獻陪祭官皆脫舄於外以次升壇供事協律郎樂舞生依前跣襪就位祭畢降壇納舄從之

洪武初太歲風雲雷雨及嶽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俱合祀於城南諸神享祀之所未有壇專祀　太祖謂非敬神之道命禮官考古制以聞禮官奏太歲者十二辰之神按說文歲字從步從戌木星一歲行一次應十二辰而一周天若步也自子至巳爲陽自午至亥爲陰所謂太歲十二辰也陰陽家說又有十二月將十二日時所直之神若天乙天罡之類名不經見唐宋不載祀典元每有大典作祭太歲月將日直時直於太史院若風師雨師之祀則見於周官秦漢隋唐亦皆有祭天寶中增雷師於雨師之次因升風雨雷師爲中祀宋元因之[illegible]

嶽海瀆之祀虞舜以四仲月巡守祭四嶽東嶽曰泰山四嶽之所宗故又曰岱宗南嶽曰衡山西嶽曰華山北嶽曰恒山猶未言五嶽王制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四瀆始有五嶽之稱蓋以嵩山爲中嶽也周官小宗伯兆望於四郊鄭玄謂四望爲五嶽四鎮四瀆四瀆者江河淮濟四鎮者東曰沂山西曰吳山南曰會稽北曰醫巫閭詩序曰巡守而祀四瀆河海則又有東西南北四海之祭蓋人于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而嶽鎮海瀆在諸侯封內諸侯亦各以其方祀之秦既封建嶽瀆廟於祠官漢復建諸侯則候國各祀其封內山川於天子無預武帝諸侯或分或合五嶽皆在天子之邦宣帝時嶽瀆始有使者持節之禮而海始入祀魏晉以來嶽海瀆皆即其地立祠命有司致祭隋因之始爲四鎮之祀又以冀州霍山爲中鎮於是有五鎮焉唐宋之制有命本界刺史縣令之祠有因郊祀望祭之祀又有遣使之祀元遣使祠嶽鎮海瀆分東西南北中爲五道其山川之祀蓋書曰望於山川徧於羣神周禮曰小宗伯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王制凡山川之中者其祭秩視伯子男劉向謂山川能生物出雲雨施潤澤品類以百數故視伯子男其在諸侯封內諸侯自祭之如楚祭雎漳晉祭惡池齊祭配林是已秦時通領於祠官由漢唐以及宋元又有其餘紛紛列祀不獨嶽瀆也[illegible]

城隍之祀莫詳其始先儒謂既有社矣不應復有城隍唐李陽冰縉雲城隍記謂祀典無之惟吳越有爾然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所建張說有祭城隍文杜牧有祭黃州城隍文則不獨吳越爲然又蕪湖城隍建於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於史又不獨唐而已宋以來其祀徧天下或賜廟額或頒封爵或遷就傅會各指一人以爲神之姓名如鎮江慶元寧國太平華亭蕪湖等郡邑皆以爲紀信隆興贛袁江吉建昌臨江南康皆以爲灌嬰是也張說祭荊州城隍文曰致和產物助天育人張九齡祭洪州城隍文曰城隍是保甿庶是依則前代崇祀之意有在[illegible]今

國家開創之初嘗以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及天下山川都城隍天下城隍皆祀於城南享祀之所既非專祀又屋而不壇非禮所宜爾制以立春後壬日祭風師於城東立夏後申日祭雨雷於城東南以今觀之天地生物動之以風潤之以雨發之以雷陰陽之機本一氣使然而各以時別祭甚失享祭本意至於海嶽之神其氣亦流通暢達何有限隔今宜以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及山川城隍諸地祇合爲一壇春秋專祀　上於是遂建山川壇於　天地壇之西正殿祀太歲風雲雷雨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并鍾山之神東西無分祀京畿山川四季月將及都城隍之神以驚蟄秋分日祀太歲諸神以清明霜降日祀嶽瀆諸神元年二年皆出　上親祀三年始遣官今春用驚蟄後三日秋用秋分後三日至日清晨　上服皮弁服御奉天殿降香中嚴陛御座以待祭畢獻官回奏解嚴罷宮七年以孟春郊祀時諸臣已預祭壇內矣始定以仲秋祭社稷後擇日祭之十年合祭山川諸神上親行中七壇禮餘壇以功臣分祭今京師山川壇建於太樂中位置陳設一准南京舊制惟正殿鍾山右添祀天壽山之神二山初不出禮官議而與焉者蓋二都主山且陵園託焉故也

國初舉祀太歲諸官雜議因及陰陽家說十二月將十二時所值之神名目謂非經見唐宋不載祀典惟元每有大典作祭太歲月將日直時值於太史院太祖乃定祭太歲于山川壇之正殿而以春夏秋冬四月將分祀兩廡春按禮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太歲實統四時而月將四時之候寒暑行焉古人有時與寒暑之祭今祭太歲月將則同時與寒暑之神也孰謂祀典孰謂非經見耶

今世宗時議郊祀或言前代都長安及汴洛以太華等山列爲五嶽今既都燕當別議五嶽名太常寺條取嵩高疏周都鄗鎬以吳嶽爲西嶽邢昺以爲非是議略曰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以此言之未嘗據所都而改嶽祀也後遂不改弘治間兵部尚書馬文升建言今京師既定於燕則恒山不當爲北嶽而醫巫閭之爲鎮亦不可北宜下禮部議擬改易尚書耿裕欲從會官議侍郎倪岳不可遂止然未嘗考及范祺之所言者以所之也祇宜當守禮法官當守法若漢張釋之能守法矣雖然亦在其上聽否何如爾不然有去而已

太社太稷國初與壇同壝祭太社以后土句龍氏配祭太稷以后稷氏配每祭先詣太社及配位壇前獻畢方行太稷及配位前禮洪武元年　太祖命省臣議於社稷上創屋以備風雨翰林學士陶安奏禮天子太社必受風雨霜露以達天地之氣若亡國之社則屋之不受天陽也今於壇創屋非宜若祭而遇風雨則於齋宮望祭從之後三年於壇北建祭殿五間又北建拜殿五間以備風雨祭祀十年又用禮部議改建于午門外之右爲一壇合祭焉[illegible]丈三尺高五尺四出陛用五色土隨方築之[illegible]社壇主以石半埋土中近南向北稷不用主按社之主古人樹以木後世易用石蓋唐以來始然然唐禮有僞齊王車鄭玄皆謂社主之主以石爲之則亦非無所本也至是埋石主於社稷壇之正中微露其半於壇四面刻壝各如其方之色亦就方色飾

之臨祭奉太社神牌居東太稷神牌居西俱北面奉　仁祖神牌配神西向罷勾龍后稷配位自奠帛至終獻皆同時行禮三十二年後更奉　太祖配神永樂中北京社稷壇成位置一依南制洪熙後奉　太祖太宗同配祭用春秋仲月上戊日前代從郊特牲用甲而今用戊從召誥戊土之氣也因土氣以祭土神於義爲是戊又天田星也　禮郊特牲曰社祭日用甲日之始也外傳曰尊之也天有十日甲爲首也周公卜洛建王都戊午社于新邑自此始用戊日左傳蔡墨曰后土爲社稷田政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漢郊祀志載漢以夏禹配食社后稷配食稷唐六典載唐祭大社以后土氏配祭大稷以后稷氏配家語孔子曰古之平水土及播植百穀者衆矣惟勾龍棄食於社而棄爲稷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與等也　晉書作無[illegible]以祀上帝龍以后稷農星先[illegible]志曰[illegible]國朝享配先農躬藉田之禮自洪武八年始定於是祀后稷也

宗廟之制象人君之居前制廟以藏主列昭穆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漢蔡邕獨斷所言如此蓋古制也今大廟主藏於寢而歲時於廟止設衣冠以祀不知國初儒者之議何據西漢諸帝高帝以下各立廟元帝時用匡衡等議高帝爲太祖孝文爲太宗孝武爲世宗孝宣爲中宗

祖宗廟皆世世奉祠其餘惠景以下皆毀五年而稍殷祭則及諸毀廟非殷祭則祖宗而已漢猶近古所謂三昭三穆之爲親廟者制已不備東漢光武再受命廟稱世祖孝明臨崩遺詔毋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孝章不敢違是後遵承藏主於世祖廟皆如孝明之禮而園陵皆自起寢廟夫天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廟非有功德者不稱祖宗廟稱宗者與祖皆百世不毀後世共爲一廟廟不必有德者皆稱宗而曰宗者亦在親盡而毀之列此其失自東漢始

洪武元年命中書省及翰林院議定宗廟時享之禮學士陶安等奏按禮古者禴祀蒸嘗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于祖宗祭于各廟惟春爲然自漢而下下廟皆同堂異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合四廟爲享亦宜倣近制合祭于第一廟庶適禮之中無煩瀆也　上命春特祭餘三時合祭有司請製太廟祭器　上曰今之不可爲古猶古之不能爲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泥古好用古籩豆之類以祭其先生既不用之似亦無謂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製宗廟器皿皆如事生之儀

洪武七年監察御史答祿與權言古之有天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故曰禘禘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太王者始祖推本后稷以爲自出之帝今　皇上受命已七年而禘祭未舉宜令群臣參酌古今而行之以成一代之典事下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以虞夏商周四代世系明白其始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自漢唐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當時所論不過祫已祧之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人之祫非禘也宋神宗嘗曰禘者所以審始祖之所出是則莫知始祖之所自出禘禮不可行也今國家既已追尊四廟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則於禘祭之禮似難遽行　上是其議謹按昔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議能義謂梁武乃受命之君裁追尊四廟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爲以四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闕宗廟備與未備也周顯德中亦嘗用其議矣然不足爲聖朝告也

太廟固勅配享親王十五位王有妃者六位共二十一位下蔡等入王妃闕初蓋失記南昌王妃王氏附葬焉陽皇陵而配享亦無王氏位不知何也靖江文正文正廟爲王子也

皇陵舊儀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日俱用太牢遣官致祭洪武八年用翰林學士樂鳳韶等奏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夏二至日用太牢其伏臘社每月朔望日則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禮如節與朔望伏臘社同日則用節禮

洪武二年禮部尚書崔亮請定　仁祖陵號既得又請下太常行祭告禮太常博士孫五典以爲山陵之制莫備於漢凡人主即位之明年將作即營陵地以天下貢賦三分之一入山陵如漢文帝起霸陵武以北山石爲槨時文帝尚在尊位豈有陵號

祭告之禮乎又唐太宗昭陵之號定於葬長孫皇后時武后合葬乾陵其號定於高宗勅葬之日其時帝后之陵初未有兩號其於祭告之禮決無有舉墓廟號與陵號不同廟號是身大行之號不祭告不可故必上册謚以告之神明若陵之有號則後之嗣王所以識別先陵而已故歷代皆不以告今英陵加號亦欲行祭告神靈以爲非宜亮曰加上陵號尊崇先世考之典禮如漢光武加上先陵曰昌宋太宗加上高祖陵曰欽曾祖陵曰康祖陵曰定考陵曰安蓋創業之君尊其祖考則亦尊崇其陵既尊其陵亦必以告禮緣人情加先帝陵號而不以告先帝者非人情也臣以爲告之是於是廷議皆是亮議命俟陵碑石成遣太常行祭告禮

洪武元年學士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　天地宗廟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請製之　上以五冕禮太繁今祭　天地宗廟則服袞冕社稷等祀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

洪武三年九月乙巳詔以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及壽星五神爲中祀命翰林院撰祝文祠中日惟皇上帝降衷於民神實司之均其衷性于[illegible]臨天下之勅肇修祀事惟念兵興以來損傷者衆神其體天之命參度厚良以厚天下之俗司命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惟神正直司其善惡云云同前神其顯天之命賞善罰惡使下民知所勸戒司民曰上帝好生育此下民億兆之數神實司之云云神其布天之德正直是與司祿曰天生五穀以養下人惟人之祿神實司之云云神其奉天之道俾余年穀豐登生人咸遂壽星曰天有賞罰神實司之惟神正直良善者必增以壽兇暴者必減其算故上帝任之歷代之所崇祀惟神鑒祭以體上天之命蓋壽星舊曾有祀餘四司爭祀於此尊焉按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大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鄭玄注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司民軒轅角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也求人兆司中司命司祿於南郊祠以立秋後亥日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則是四星者前代亦未嘗無祭也

風雲雷雨山川社稷城隍之神天下司府州縣春秋二仲之所通祀祀社稷用上戊其神牌府稱府社之神府稷之神州若縣稱州若縣同祀風雲雷雨

之神用望日其牌云云其左爲山川其府州縣曰某府若某州縣境內山川之神其右爲城隍曰某府若某州縣城隍之神若嶽鎮海瀆國初定擬應祭去處所在官司又於仲月上旬擇日致祭洪武二三年　上詔禮臣考定王國應祭封內諸神而論之曰王國有嶽鎮海瀆師以撫爲正大海大鎮次風雲雷雨之神於是禮部爲圖以進遂頒行之東海則燕齊皆祭東嶽東鎮齊魯皆祭西海秦晉皆祭北海此又古諸侯各以其方而祀之遺義也

南軒張先生曰今州縣祭社實祭一大壇於山下望山而祭今立殿宇已爲不經塑爲人像又配之以夫婦褻瀆甚矣以是觀之宋祭社稷嘗有屋矣若設塑爲主以祭以報以祈祭則得禮之正無論焉范文甫嘗問程伊川到官三日例謁廟伊川曰正如社稷先聖又如古先賢哲謁之又問城隍如何曰城隍不典土地之神社稷而已張南軒治桂林毀淫祠諸生月從游觀歆堂後見土地祠依城隍令毀之曰此祠不經況自有城隍在問既有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亦贅也然載在祀典今州郡社稷最正陸游云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今世尤謹守令謁見儀在他神祠上社稷雖尊特以令式從事至祈禳報賽獨城隍而已禮不必皆出於古求之儀而得揆之心而安者皆可舉也我朝洪武元年詔封天下城隍神在應天府者以帝在開封臨濠太平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縣者以公以侯以伯三年詔定嶽鎮海瀆俱依山水本稱城隍神亦皆改題本主曰某處城隍之神四年特勅郡邑里社各設無祀鬼神壇以城隍神主祭鑒察善惡未幾復降儀注新官赴任必先謁神與誓期在陰陽表裏以安下民蓋凡祝祭之文儀禮之詳悉出　上意於是城隍神之重於天下蔑以加矣

五祀之禮洪武二年禮部尚書崔亮奏周官天子五祀曰門曰戶人之所出曰中霤人之所居曰竈曰井人之所養故杜佑曰天子諸侯必立五祀所以報德也今擬依周官五祀止於歲終臘享通祭於廟門外　上用其議歲暮享太廟時五祀並列廟西廡下東向太常寺官行禮自永樂以來五祀於四孟及季夏始又各有分祭戶用孟春宮內祭竈孟夏光祿寺祭中霤季夏土旺後戊日奉天門外

文穢前兩門祭門孟秋午門前祭井孟冬官內祭皆內官行禮

祭法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竈呂伯恭云諸儒論祀行多不同今兼用庶上之禮以竈代行門設酒饌於門內左樞之前竈設酒饌於竈前遣子弟一人行禮國初禮部尚書崔亮議五祀謂羣臣則四品以上祀中霤門竈三神五品以下祀門竈二神當時並著爲令今官官家無復有知此故事者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朱子謂門人記聖人祭祀之誠意而又引聖人之言以明之所謂如不祭者聖人蓋有甚不得已甚不能安者矣丘公仲深衍義補言嘗祭而或有疾病不得已之事而使他人攝行其事所攝之人必須氣類相通職掌所係然後可以使之內祭當用親屬外祭當用禮官不然恐無感格之理因舉洪武十四年　聖祖更定府州縣祭祀山川等神通以文職長官行禮守禦武臣不與之事請朝廷遇有遣官攝祭亦準此制而以禮官行事庶合周官大宗伯王不與則攝位之儀其言有見今　太廟太社皆國家大祀制當親祭或不免遣官　太廟遣駙馬都尉可也近有補次遣及公侯　太社不遣禮官而倒遣公侯駙馬是但用其官爵之尊崇者耳

洪武中申議武臣不與祭祀禮部言官有職掌禮貴誠一古之刑官尚不使與祭而況兵又爲刑之大者乎不令武官與祭所以嚴事神之道而達幽明之交也或曰武官刑官不與祭但不專其獻而陪祭固未嘗不在位也若刑人乃不可入祭壇者古者祭必屏刑人今制陪祭官刑者等項有禁大祀雖內臣避之以其人經刑形體不全故也而四孟季五祀之祭乃用內臣行事國家每有興作俱命內官監內臣致祭不知刀鋸之餘何以交神明掌兵刑官尚嫌不使與祭而親經刑者主祭焉豈非又不可之大者乎

孔子廟祀漢晉及隋或稱先師或稱先聖宣尼宣父不越公稱至唐玄宗始謚爲文宣王而至聖之號加於宋真宗大成之號增於元成宗國初未有改也弘治初有議尊孔子以帝號者言者所見不一或謂宋真宗未加　議前嘗詔禮臣定議爲常太常李清臣曰周室稱王陪臣不當爲帝其事遂止清

臣之言豈無可易者哉孔子大聖有位無位非所損益而道則配乎天地功則賢於堯舜後世尊崇惟知其爲萬世帝王之師何與于周異代陪臣其何嫌疑之有而李清臣徒以其位言之必如所云云公亦不可稱矣清臣得罪聖門至今人心不能無筆誅之忿或乃又謂周天子稱王孔子周人也而稱王是即與天子埒矣不當再改稱帝夫帝王皆古天子之稱誠非有差殺然自秦漢以來天子稱皇帝而分封其臣下有功者及宗支爲王迄今然也聖朝之制既以王卑於帝則在當時所以尊崇孔子者又何必泥于周之所謂王者而曰此周天子之稱哉大聖無所假於位至尊極徽之號非在天之靈所有望於後世而尊崇之典則不容不隨代而致隆世元之入主中國知尊孔子矣然要總脫體聖人弗受大成之云采於孟子非無本出於元制即當棄孔子以帝王之道教萬世獲大行於聖朝　則聖以帝王之道治天下益有徵於孔子國朝孔廟皇祀猶傳樂用六佾　憲宗皇帝用祭酒周洪謨言益而爲八佾代之下非敢抑爲正德初年嘗以此議言之於朝楊嵋熾其君所謂不滅之名者也

儒先從祀孔廟起唐太宗朝唐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故於太學祀之上乎及自聖門高第此不假論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有傳經之功非後世可擬若高堂生而下一十八人其所述作不越綴緝篇章訓詁文義而已而俱在侑食之席蓋當時之所取者在是故漢有醇儒如董仲舒而不及焉子書儒家有公孫尼子者漢志以爲七十子之弟子隋志以爲孔子弟子史記云樂記公孫尼子次撰李善文選註載沈約云樂記取公孫尼子馬總意林引劉瓛曰緇衣公孫尼子所作也公孫尼子蓋不啻公穀比而親受業於孔子之門人其言可翻六藝之文非有功於聖經者邪唐宋後來封爵俱不及者失之於不詳考耳公孫尼子見於信史諸書灼灼如此樂記緇衣之出其手無疑於此復疑將以誰信哉戴聖之徒其相去也遠矣然直言之人弗祀而祀諸傳錄訓解其言之人事理不倒置乎然則公孫尼子在今日右文之朝不可以不祀也或曰唐宋時已失議而今驟舉之殆非所宜恭惟有其舉之莫敢廢之語矣未

闕典之不可舉也董仲舒至我　太廟高皇帝朝加封從祀　英宗皇帝朝胡安國蔡元定德秀吳澄之祀廢舉焉　憲宗於漢宋儒者且奉爭如此則嘉靖公孫尼子之封祀行於今日闡幽發潛以示天下後世豈非　聖朝一盛事哉

楊雄宋元豐間從祀孔子廟庭洪武二十八年行人司副楊砥言廟庭諸賢以有功名教得祀雄臣事賊莽宜在黜取而董仲舒之賢顧不與焉殊爲乖舛　上納其言始命去雄祀仲舒按元史至順間已曾以仲舒從祀孔子

洪武二年遣官祭昭烈武成王儀同釋奠十九年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廟　上曰太公周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加之非宜也至於建武學用武舉是析文武爲二途自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之上士之學者文武兼備故措之於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者乎即以太公之廟楊而教周封仲山之輔政而武古訓召虎之爲學而陳文經曾比於後世武學專講韜畧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於一藝之偏之陋哉今欲循舊用武舉立廟學甚無謂也太公之祀止宜從祀帝王廟遂命去王號罷其舊廟及後承平日久天下無事衛所子弟多習儒業延世昇平改設學建官以教之其在京師勳戚之胄嬰亦有及設遊尚未者亦學于國子監至于各衛幼官與子弟未襲職者皆多可教於是正統初南京北京建武學因襲武成之廟官設教授訓導亦秋學禀如京府儒學之制奏定條格儲養訓習以備任用其子弟有志科目者亦許應試天順間乃復設武舉成化弘治以來間一舉行然但取騎射及答策大略而已正德初始依文舉三年一次於辰戌丑未年文舉畢日開科入試欽命試官進呈錄榜於兵部錫宴於中府禮儀始盛而制始備嗚呼飭武右文則既盛矣

節祠朱南軒謂禮而不敬朱子答南軒書云今之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此爲重至於是日必具殽羞相宴樂而其節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但不當專用此而廢四時之祭耳夫二王

制禮因革不同皆合乎風氣之宜而不違乎義理之正正使聖人復起其於今日之義亦必有處矣愚意時祭之外各因鄉俗之舊以其所尚之時所用之物奉以大盤陳於廟中而以告朔之禮奠焉則庶合乎隆殺之節而盡乎委曲之情可行於久遠至於元日履端之祭禮亦無文今亦只用此例時祭用分至則冬至二祭相仍亦近煩瀆改用上日之制亦只聽命於神不敢自專之意

俗節之祭非古禮然漢唐以來士庶不能廢朱子謂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祠殺於正祭遂依而行之其門人記朔旦家廟用酒果望旦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皆名俗節大祭時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小祭只就家廟止二味朔旦及俗節酒止一上斟一盃瀰薔所謂依韓公而行之者大畧其此類歟南軒[illegible]俗節之祭晦菴問於端午能不食粽乎重陽能不飲茱萸酒乎不祭而自享於汝安乎陳淳問行時祭則俗節如何曰某家且兩存之問其節於時祭否曰是要得不行須是自家亦不飲酒始得此兩章不敢以其殺之心也徹日淳問先生除夜有祭否曰無祭春惟今人家歲除必宗族戚來宴會或當房妻子上壽爲樂其鄉里親識亦須有餽獻之儀而祖先乃寂寂焉其心亦鳥能自安乎淳嘗記先生依發源俗歲暮二十六日京家一祭家先就中堂二鼓行禮次日召諸生餞焉又記先生以歲前二十六日後祭先生云是家間從來如此則晦菴於歲除無祭除夜宜得獨不飲酒不爲樂哉殆以前此已曾有祭故耳我國朝太廟歲除行給祀禮今士庶家固不應無除夜祭也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建昌府督刊知事毛　碩
督寫餘校李士俊
對讀教授徐文淵
訓導陸勝宗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一

餘冬序錄摘抄四 外篇

何孟春

洪武二年二月詔脩元史　上訓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紀載況史紀成敗示勸戒不可廢也乃詔中書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爲監脩前起居注宋濂漳州通判王褘爲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爲纂脩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諸儒至上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後世故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昧於先王之道酣溺胡虜之俗制度疏闊禮樂無聞至其繼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雖間有賢智之臣言不見信信不見用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今命爾等脩纂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七月詔遣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等處采訪故元元統及至正事跡增脩元史時諸儒脩元史將成詔先成者上進闕者采續采訪三年二月詔續脩元史時歐陽佑等采摭故元元統以後事實還朝仍命宋濂等總裁儒士趙壎等十四人同纂脩七月續脩元史成記五十有三卷紀十志五表二列傳二十六凡前書未備悉補完之通二百一十二卷翰林學士宋濂率諸儒以進詔刊行之授儒士張宣等官趙壎朱右朱世濂乞還田里詩之史氏成書叠承有據於此者矣歐陽佑等采訪元統及至正間事跡如今存葛氏庚申外紀之類恐亦有所未見也

國朝　太祖高皇帝實錄永樂初命曹國公李景隆暨翰林學士解縉等後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等凡經脩進二次解縉表內開一百八十三卷計一百六十五冊以元年六月十五日進夏元吉表內開二百五十七卷計二百五十冊又寶訓十五卷計十五冊以十六年五月一日進詳表今載　皇明文衡夏表刻其家集可考也夏表乃是約解表語爲之者其云簡脩史之詔在嗣位之初爰恭成書貫由聖裁所謂事貫而文貫辭理必明而義必彰乃勅命乎儒臣重編刪於歲月所以見再脩者此

致言爲實錄既出再脩而明文獻之人乃載其初進之表殆有深意

律聖人制刑刑官以用法之書也律不明則上之仁義隱而澤下之辟低昂其手一准吏胥舉者之手是無律矣故律　皇祖有命百司官吏不可不講論斯求以明之雖謂明習律法非儒者事哉我　皇祖欽定律條大抵承用唐舊文深而旨奧士大夫不讀或有所不達而況於諸吏胥故大學士丘文莊公濬嘗言律須儒臣通法意者爲之解釋必使人人易曉不待思索考究而自悉則愚民各知所守奸吏不得容情胥莊泰竊感其言欲取疏義等作從通法意者相討論弗果就日未滿得疑按律寺御史所刻以資刑官書相示而未及爲之序乃因原習所刻者爲編爲輸刑書十二卷而條通儒萬書編名曰體民存錄錄成序之原習已代去至今未有以答原習也乃得見九峯胡侍御賓嘗所刻律解辯疑仁躍然几可以資刑官用法之書蓋於是乎備而深者睹與若露原習之所請者無用乎余言使丘公有知於地下當爲此書在當我斯人幸而乃事有以衞口以賞遐瞰之胥傳寫講讀之便此豈獨爲一方二尺告而已和

司馬公爲稽古錄奉子稱其可備講筵夫事莫貴於稽古言無大於論治若進言而無要循無進也司馬公嘗言其君仁宗脩心治國之要及英宗時進歷年圖退戴之後序神宗即位又以上開且自謂平生學力所得盡在於是其進稽古錄時指陳治要益有在矣侍御顧君在我　孝宗敬皇帝朝進其所書稽古治要要有十目目有總論一篇備與就凡十幾則而論斷其下特豪　嘉諭留備觀覽弘治末年召見大臣訪求政理聖德之隆遠傳異夏孰謂非君此書二衷中所以裨助海岳者乎此書援經證史融古適今大參廟猷詳及工度真爲治之要哉君之子吏部主事出以視春因得挨其詳爲重感司馬公事與是類爲跋于後而歸之

群方續鈔春於群書中所得之方鈔而傳之以續瓊山丘先生之所鈔者也蜀唐慎微考諸方書及經史子傳佛道藏書彙方醫論而附于本草之末爲類證據拾多矣瓊山所鈔則慎微前之所遺而復來人事之既驗者春之續鈔又瓊山所遺後人欲志慎微之爲其不有取于斯乎瓊山鈔方自序處

暇日記遊雖止小兒哭法而成其戰春於續鈔蓋亦有爲今歲兩淮三吳浙東西民饑道殍相藉閭學士大道充方可施也往歲江西湖南民苦疫甚蘇學士聖散子方可以收效而人弗知也春茲實致意焉又其附書四方事頗涉異然實應驗契氣通理感殆有未可誣者覽者定不迂之若類證後名家諸方則醫學多所刊行專門有成書在春何與哉弘治甲子歲十月二日誠泉居士云 [illegible]

此可知 [illegible]

金光明經載香藥三十二味所謂跋者乃菖蒲瞿盧析娜牛黃塞畢力迦苜蓿香莫訶婆伽麝香末捺祇羅雄黃尸利灑合昏樹因達羅喝悉哆白及闍莫迦芎藭苫弭枸杞根室利薜瑟得迦松脂咄者桂皮目窣哆香附子惡揭嚕沉香栴檀娜栴檀多揭羅零陵香索瞿者丁子茶矩麼鬱金揭羅娑婆律膏捺剌柁葦香鹘路戰娜竹黃蘇泣迷羅細豆蔻苫弭哆甘松鉢怛羅藿香嗢尸羅茅根香薩利殺跛芥子葉婆你馬芹那伽雞薩羅龍花鬚薩折羅婆白膠矩瑟侘乃青木也春使陝內郡御史勸余食枸杞子粥鄒御史嘗採以惠余比事竣乃以所餘惠公差陳道士有胡進士者偕余上也謁余告竭乞少許余曰無之胡笑某乙公遺思陳物耳

余曰苦獨佛書謂枸杞根非謂子也杞根本草名地骨皮苦無地骨皮何以乞子雖然此亦余所偶記不爾此卽配鹽幽菽之問慚在春矣其書之亦可以自警也

蔔傳張說有記事珠珠紺色事之忘者玩珠則復能記國初徵馬兒罕貢馬帖木兒遣使來表來朝有欽仰聖心如照世杯之語照世杯者或曰其國舊傳有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故云然則世誠有此杯與此珠乎秦皇照膽之鏡其必有然者矣

江浙官窯燒造供上磁器其始傳作坐繡本其精緻一也開窯之日及碾比量而美惡辨矣其中有同是質而遂成異質有同是色而特爲異色者水土所合人力之巧不復能與是之謂窯變盈數十窯中千萬品而一遇焉然臨窯官見則必毀之窯變實珍奇而不敢以進御以非可度供物也故供上磁器惟取其端正合制瑩無瑕疵色澤如一者耳嗟物苦蹶不足道是物亦奚用珍奇爲民間燒磁舊聞有一二變者大者與之寶暑小者藏去觀諸富室價與金玉等夫金玉物產之奇華重人貴之窯磁雖奇出於所藏大者上之不得用於宗廟朝廷而下之使人不敢用不免毀裂竟同瓦礫而璜璜者以供富室私玩夫以變爲戲願質乎何親陶者其亦致惜是物否乎或曰是造化之貴吾不得而知也

蔔傳沈萬三家有聚寶盆事云在沈氏貯少物物經宿輒滿百物皆然他人試之不驗事聞　太祖取入試不驗遂還沈氏後沈氏籍沒乃復歸禁中嘗疑世豈有此物物安有是理比見宋初人吳淑秘閣閒談云巴東下巖院主僧水際得一青磁碗携歸折花供佛前明日花滿其中更置少米經宿米亦滿碗錢及金銀皆然自是院中富盛院主年老一日過江撿田懷中取碗擲於中流徒弟驚愕師曰吾死爾等寧能謹飭自守棄之不欲使爾增罪戾也然則昔人亦嘗傳此世果有此物乎院主之識高矣

正德丁丑正月三日夜夢與人論字俾從人從卑使從人從吏俾猶使也爲人使者人所卑使於人者爲自卑爲吏者能使人吏於人者人之所使也易曰不事王侯其不爲人所使者乎傳曰從吾所好其不爲人所卑者乎夫惟不爲人之所卑斯不爲

人之所是

雲間志方言謂人曰渠自稱曰儂何如曰曰寧馨（音亨）謂虹曰鱟言罷必綴以休及事際受記薄知之數爲見於雜志（薄音[illegible]）又知謂此曰箇裏（[illegible]）謂甚曰忒煞（煞去聲）謂羞愧曰惡模樣（[illegible]）謂醜惡曰潑賴（[illegible]）問多少曰幾許（許音[illegible]）皆有古意至於音之訛則有以二字爲一字（[illegible]）以上聲爲去聲去聲爲上聲（[illegible]）韻之訛則以支入魚（[illegible]）以灰入麻以泰入箇（[illegible]）如此者不一大率皆吳音也

洪武三年詔中書省臣曰今人於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拜皆非實其定爲儀式令人遵守又小民不知避忌往往取先聖先賢漢國寶等字以爲名字寫之於是禮部定議凡致書於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劄稱端肅奉復敵平已者奉書奉復上之與下稱書寄書答卑幼與尊長則云家書敬覆尊長與卑幼則云書付某人其名字有天國君臣聖神堯舜禹湯文武周漢晉唐等國號悉令更之此事後來不復講矣

何子嘗夜苦多夢憂亦復苦數醒非辭居勞極比明寐而寤者不越以十數夢中未嘗不自知其夢也夢中動靜若於平日不異必自詫曰此夢耳乃合我行以是而醒若事與心違所見非思意所及又必曰此何爲者豈非夢也以是而醒或夢得大可願樂出意望外必曰我奚有是乃夢所遇以是而醒夢諸怖畏及所可惡惰感不倫理未應然必曰是非性夢何必久之以是而醒夢歷異境恭會古人議論非常增廣耳目必曰奇哉乃爾安得長會以是而醒夢有所與必曰夢與人物胡損於余有所受必曰受所夢物於余何有以是而醒夢飲食際必曰我饑何宜夢食綠滿夢飲以是而醒夢飛與墜疾走動心必曰夢魂翩翩不容力禁以是而醒至乃死生入夢骨肉薰灼哭欣且哭必大怵惕神識相授勞不得留以是而醒一切事物夢類所關舊占夢事必復念言此當某占某當此驗以是而醒何子引枕一刻之間若幾夢焉夢而覺其始求不自以爲夢而逐醒者一夜數十夢之間才一得爲所得之事占之來日無不驗也何子晝而數曰吾殆有虛疾乎孰能治吾疾使無夢乎吾聞至人無夢愚人亦無夢吾不能進於至人吾 何以不

自愚乎前輩達觀以大夢譬處世吾豈不知處世之爲夢而寢夢中乃獨知夢爲心眼益復非吾之疾乎或聞之曰先生多夢而數醒惟其知夢也知夢則不惑於夢不惑於夢其肯惑於醒乎權不皆至人不皆愚人孰能無夢先生而知夢也移夢中之所以知夢者以處世則即知所以處世之夢之道矣何疾之有先生不然而區區於夢醒之判晝日所驗之事夢乎醒乎其別幾何不惑於夢而惑於醒是惑於醒時之夢也是非知夢也是則夢之疾也先生其誰使治哉其誰使治哉

京城夏月蚊多處人苦於宵嘈百計熏逐不能成寐其無蚊處雖帳幕可無用之有同一巷相隔竟十數家而彼此懸異者舂儀督移徙此地多矣巷陌瑣碎不足僂數頃學士謂春曰此異豈獨京城吾鄉淞江某方蚊多某方蚊少某門外城河中可里所絕無一蚊群人暑夜嘗移舟避宿其間其所以無蚊之故固不可推也春因記梁元帝金樓子云荊州高齋盛夏之月無白鳥余亟寢處其中及移錄齋則蚊聲如雷數丈之間如此之異無測古人皆怪之矣

春同年方給事矩嘗以小魚鮓餉余一筋千頭曰此吾鄉消溲物也唐段公路北戶錄云恩州出鵝毛鮓其細如蝦虫豈此類耶

吾州制字糊以多木名其木楮爲貴其爲樹四時無改柯易葉質性堅於檜栢伐而材之雖百歲兩淋日炙弗蠹弗腐作屋置以當風雨之衝椽在土與石櫥敵此楮之所以爲貴也楮樹歲結子其子小者小於榛味如之大者大如棗而味苦土人取爲果實謂小實者爲圓珠楮大者苦珠楮以此分二種其材固無異也按山海經前山其木多櫧（[illegible]注）謂其樹作子可食冬夏恒青作柱難腐櫧豈即此櫧耶

玄中記大月支及西城胡有牛名曰反牛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復創即愈也葉文莊盛水東日記莊浪有犛牛土人歲取其脂非久復滿殆益地接西番偏方氣使然爾文莊嘗官陝西所言必其所見者使節經武威時恨不及捕之犛牛可與反牛對其謂地接西番偏方地氣使然余考之玄中記信然

神木廠所若大木皆永樂中肇建宮殿之餘物也其

最巨有梓楠[illegible]者（[illegible]）圍二丈長四丈餘騎而過其下高可以隱近乎後此不特風雨震淋朽腐已侵半矣當時殿閣之用如扁頭額者不知其幾或謂當時無扁頭額者何其大無對不用其然乎神木之稱或謂非常有之木開建所特採以故特云耳春按曾西墅榮作工部尚書河南宋公禮墓誌云永樂初議建宮宋公承命取材得大木於馬湖一夕自行者千步不假人力事聞詔封其山爲神木山爲然則獻之得名豈非亦以是也胡文穆公神木山神祠碑文云永樂四年工部尚書禮取材於蜀得大木若干於馬湖府計庸萬夫力刊除道路出之一夕木忽自行達于坦途所經聲吼如雷巨石爲開度越岩阻肩才不損百工顧視讙譁踴躍事聞廷臣稱賀上遣官致祭封其山爲神木山詔有司建祠歲月祭享以答神貺蓋其詳如此木生於山自萌蘖而拱把連抱不中施於斧斤作於風雨克壓千數百年以待大用於盛世神之所以衛閟呵禁而致其力者固有在也一旦膺詔來而翼皇若靈應聿見於昭有赫是豈尋常耳目之所能測哉歸造之所謂山川之所鍾靈氣之所感千舉之名材不能獨當者當復何如人材生世偶逢應明樣明堂梁法宮樹際之神信非偶爾而適然之數亦偶有弗合者木之斧斤風雨不獲于材艱者吾無論已幸見採於上稱神木如梓扁頭者宜大矣而又不免置諸無地存朽腐之患豈不可重爲人材一太息耶

漢高祖過柏人欲宿心動問縣名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後貫高事覺載帝微行至柏谷送爲老父所窘其得免幸爾後漢岑彭伐蜀至彭亡遇刺客李唐馬燧討李懷光引兵下營置埋懷村喜曰擒賊必矣果然遂生德光伐晉回至殺胡林而亡宋吳璘與金人戰大敗之於興州之殺金坪近日廣西馬秦讓弦與都司同姓其征猺至覆劉馬關皆爲賊所殺江西寧賊反至安慶兵敗舟泊黃石磯問左右此何地名左右以對江西人呼黃如王音賊嘆曰我固應失擒於此已而就擒

春族兄指揮鍾曾爲人祈禱事多靈驗春嘗戒之曰兄何得與巫覡競能況生名家不宜爲官尊不宜爲兄固無所利也何爲爲此族兄曰吾一命偶著

於此不自禁也而能已歲早起群疾疲費所謂濟物者吾固無所利也吾此術受於陳道人云凡我此術者皆於神事後不得一毫受賂謝也一受賂謝後無復靈驗矣春因其言求之他巫亦然云然則此術不又有勝於今日木冠中之所爲者邪

東軒筆錄費孝先卦影應者甚多士大夫無不作之獨王平甫不喜曰占卜欲前知而卦影必於事後何是問耶春聞今閩中九鯉廟問夢夢奇驗然始皆不可曉事後乃悟抑何用夢爲也

弘治戊午夏京師西直門熊入城守衛者不知覺有被傷者大司馬釣陽馬公謂野獸入城非宜既發閤守衛者因乞嚴武事以備盜賊春謂同列曰熊之爲兆既當備盜亦須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郎馬武問余此於古出何書春曰余不曉古書曾記宋人記紹興己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自楠溪渡至城下高世則謂其倅趙允蹈曰熊於字能火群中宜慎火燭未延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云爾不意其亦驗也

春按洛陽聞人云郡治南有兩農耕訟一石于府者其一云已耕而得之其一云出巳田中知府令昇石來視則有刻曰大明景泰乙亥知府事者廣楚黃爲我獲與此會其時正乙亥知府南鄭廣廷璽廣謂此必出康節窩卿安樂窩也因就所得石處得氏建康節祠此事今附河南志然志載廣所建安樂窩記文鄭安所作第云先生故宅在金爲九真觀元季燬於兵火景泰之甲戌廣來爲守明年訪得觀遺址於禾黍中得殘碑讀之知康節昔日夏居安樂窩者在此於是爲先生祠未嘗及石上十九字也豈其事妄也抑實有而鄭特諱不言耶余觀風之餘不暇究也

星命家推步人前程十二宮命宮是數起處然星辰明暗一以官祿爲主執官祿二星而論又祿爲主祿多者富官多祿少雖貴亦貧昔張南軒論朱晦菴命判官多祿少四字朱云某平生辭官文字甚多實者於此蓋聊借一笑耳星命之理有無春不暇究曾記一說星而多中者謂春官貴勝祿余前其不免乎今日有相者來謂余祿勝官其法自龍谿論之上爲祿下爲官多龍而鼻骨者主富且壽春撫鬚曰猶大乃復有此徇命口上毛子勿言默雷觀余余餘驗焉

遂號時人　予無論其消磨世界今何以異昔百官差除曾無一人任者內之侍郎而下員外而上外之布政而下知縣而上二三十年間奔競者必顯擢恬退者亦左遷　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今日人才其皆孔子之徒歟　張詠在蜀書云只一簡信五年方敢得成此事　誰當念之

雲南廣西在處土官例掩溺殺此謂殺胎患地方朝廷每下撫巡司府官員撫恤動經數歲不得停帖是雖良性酷掠亦撫之者多貪利之人以養成之如雲南木邦孟養廣西思恩近日之事其前明云司府官不過一狗乞與一大骨頭便去矣今日縉紳遇骨於地不痞然而爭者幾人悲夫

一友人不得志自詩云罵聲成風譁忍爲此群怒浮謗如川事實源於小忤泣隅兮人不汝卹呼閶闔兮汝徒自苦眼皆多淚盡內流以潤腹當惡舌存不如緘口而無語也

人之所謂賢者謂有才也謂有德也國家之所為求賢者求有才也求有德也才與德在人無不見之其言與其行者然士方未用時上之人隔於勢分不能一切知之是故爵諸有司試其言於科舉之塲而占其行於選任之地言可以知其才也亦可以知其德也行可以觀其德也亦可以觀其才也幷舉以文字第高下而經取其一千前列稱魁元選任進士依甲第名次而量謀稱擢於不恒名要職此又在有司深所加意預以其才與德而望焉者考課之法肇自虞世漢宣帝時部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我朝考課一本諸古官滿三年乃一考稱職備書任內行事功績屬官則先考於其長書其最目轉送御史核焉亦書其最目然後以歸吏部稽其治狀為之殿最則此又風憲之所當有事焉者然則進士之選與為魁元擢要職而過及考課所可無以自表見者邪

呂居仁記前輩言作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私罪固不可有若無公罪則自保太過無任事意春嘗得西涯先生論及近事先生云少年初任承上臨下常遭一一中節惟盡心歲月稱停自然若公子性雖小年不可有秀才性至老不可無也某人以公子性作官如何不取罪眷曰某人筆生而富貴人已剔歌待之既膺命服猶習紈綺故態奢縱自恣竟挂清議小懲大誡非不幸矣獨念今班行

中士夫任諸生時尚談古今歷詆卿相執奸執貪執諂執讒執為叛臂執為素飧執為附勢執為弄權執與世浮沉執模稜兩端心有定見口有直言自謂一旦出身事主邁往之氣正正堂堂必此是懲莫或覆焉及錯置曹司回翔中外能復持昔論者幾官成伊邇思失獨深能復存初心者幾人為鄉為曹去奸去貪去諂去讒不敍贊不素飧不附勢弄權不與世浮沉模稜兩端而見皆於後來者幾人者而人趨趣嚼嚅婞婣媟戲孃棄其平生以致高位容非其幸乎如國家事何春惟今日服官政者有公子性者未有無私罪者也然其罪小小纔足以禍已無秀才性者似可無公罪者也其罪大大將至於禍國先生撫掌曰有是哉

宋時郡縣藏收錢廷應入錢權之外又有一種入庫公費錢不知何項辦此州郡庫公使錢所謂無碍官錢官得使用如借錢報家錢之類於此取之而有司又得以為送遺餽遺往官員支費吕希哲官箴云當官取備錢報家錢多為之程而過受其直所得至微所喪多矣殊不知此數吾分外物也其送遣人者未手作郵亦常用米民是用得分明隨官高下多少定為之例不至如他人並緣為奸且以市私恩耳　語錄云凡人將官錢胡使為之竊心所為中皆承弊致之後用錢並無分明凡所送遺並無定例但隨所向為厚薄其間弊更何時直是如此於是立為定例看何等官員過此便用何等例送與之自後遂得公溥凡入廣小官亦有五千之助以此觀之庫積不為不多豈即今兩刑取贖物耶抑均徭歲剩數也朱子言當時經總錢牙契錢倍契錢之類有被知州職匿通判更不敢與爭者今日無經總制錢窯引錢有有處有無處田產契稅在處皆有而不甚多有司謂之堂食公用歲終算收十無二三其間刑取贓及均徭剩餘數法應入庫一毫不許擅支然藍觀牢印相承轉者不為少不知當時何以能辦此今有司錢糧合徵外在法不許一毫擅支凡有公使上司衙門行移府州縣所謂勘支無碍官錢者特浪語耳今欲辦此非難事然必愛民惜財廉而有爲者乃可致之郡縣辦此安得皆其人乎若過往官員公差人役無動官錢以送遺例有司於此但只責在見役里甲頭會箕斂雇夫雇馬買辦下程擺陳出餞衙

暴覓路日費不可言國朝雖存人情難從若之何而小民不苦擾也

五代晉天福間南唐括田定賦每正苗一斛別收三斗與民鹽二斤謂之鹽米隨苗附耕朱批帶納後周世宗取淮甸鹽場入周鹽遂不支宋平江南收米如初祥符七年運使陳靖元豐五年提舉劉誼皆言此民病也法當除蠲留中未行宣和言利之臣忽增為六斗八升二合民力大屈紹興中在處守臣先後建明陸續均減而在饒者乙未未始除事載馬端臨通考可考雖然此事在宋特故扁南唐諸郡也然耳他州無此害也國朝班戶口食鹽於天下而歲收其鈔曰戶口鈔蓋以鹽課鈔也今鹽不支已數世矣而民歲出折銀錢戶口鈔如故天下咸稱于是然無一人言于上者　祖宗之良法美意不得推行而末流之弊又不得停止良可慨已

役法雖均前代已不能無病於是朱子嘗言鄉有闊狹富家有多少狹鄉富家僅僅自足一被應役無不破蕩惟彭仲剛作臨海縣先計其闊狹多少中分而均役之民甚便焉雖非法令之所得為然使民宜之終不能變也泰按彰之所為今法令雖不可得為者頗有用心何如耳今日之法戶列九等門分三則鄉鄉不能無上中下戶雖上上戶不能無中下門所謂富豪有在此鄉稱上上戶而曾不比於彼中中戶者有在彼下上戶而可當此上中戶者矣州縣者若只計其闊狹多少而不計其事力高下槩加通融亦未見其能均也為是鄉併鄉乳引廬憲先生所言以明金山之事此只是秦差易舉之術耳併都併里今日乃極不得已事也

洪武十九年議定工匠驗其丁力定以三年為班更番赴京輸作三月如期交代名曰輪班匠行閒工部侍郎秦逵復議量地遠近以為班次且置籍為勘合付之至期齎至工部聽撥免其家徭役著為令於是諸匠便之

今勘合之制自洪武十五年始在京五府六部都察院衙門各置簿籍二扇合空紙之半用各地方編寫字號押印完畢外號底簿發諸有行都布按司直隸府州衛所收掌內號底簿并勘合紙本衙門收貯凡行移在外事務變勘合并填寫號紙下各地方比照隸署字號相同粘附去事件奉行完報

如號紙畫填照字號編模如前各該司府州衛帳半絡特發去勘合并底簿折粘具本奏繳仍具青冊一本送原發衙門以憑稽查比較此即刻木剖竹卓奸弊之術也始時半印紙交藏內府臨用紙領行之既又因建言者而制為便易二十四年豐城典史馬鑒言今置勘合為券印以字為號以第者之使此各藏其半凡徵收必合而驗之同然後行甚得革弊之道近聞各司惟以帖委吏胥以督所部少不如意輒加筆楚而其弊又害及於民狀乞增置勘合付諸司聽其填寫差遣事畢繳報所司亦必不敢輕發以病民而凡事務亦不至文牘也今日之事亦頗在奉行者何如耳

印信唐以前其詳莫測議唐時諸司因官置印央已非一宋時凡各衙門長佐官員皆有印官有員外置者係兵刑及專達與給納官一切文書各用所請之印行之南渡兵火散失諸司往往借用舊印有以不便請者又因愷重而止嘗問朱子奏狀還借用縣印否曰豈惟縣印縣尉印亦可借某在同安作簿去州請印時有指揮使并一道宋印皆吏得鈐方給是知當時縣簿尉官亦必有印方行文書朱文云其時有縣丞用簿使印者蓋諸司書印借用上下彼此皆所不計唐宋間人會際非常倒用印以濟事者有之其因而恣惡長奸者亦不可勝數矣我國朝建置諸司司置一印以長官掌長貳則貳署政繁之司宜則雖多印無二京官十三道御史巡按有巡按印外官按察司副事僉事分巡有分巡印於本道本司印是判然六部都察院侍郎都御史等官出而撫視行幽則給關防關防之製又自與印信別我朝制度邁前代者此亦一也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二

餘冬序錄摘抄五 內篇

何孟春

教學於士者之務莫先焉成周遺册足徵也二代以降漢唐宋爲建治體而漢未遑庠序之事元朔始興太學唐仍魏制始郡縣有學然唐郡縣未聞有儒官於學者宋慶曆間始立學命官時宋已四世矣我　聖祖太學之立在未正位前正位之二年即詔天下府州縣徧設學舍無遐僻官爲師定以員有長教焉有分教焉蓋欲挽三代以降之習流而歸之以邇古之帝王之所爲治文治之盛不俟積久而後明也學官之任于今其不既重矣乎今之士者柰何舉甲學官任而任學官者惘然不滿望是皆不知所重者或曰有以也　祖宗時學官之選加於諸執事一等人皆以師道自持節使岳牧莫不接之以禮而今多不然矣噫當事者不知學官之任爲重任學官者其有能盡其職以無負其任之重者乎噫盡其職無負其任之重非大君子不能而師儒之職固君子之所樂爲也今之時與　祖宗時異君子居其任顧身所以自重者何如斯可矣

書院之制肇自宋初方州縣學未立時碩士名儒往往于此焉出今學校徧天下文教熙洽而書院亦所不廢蓋家塾黨庠術序皆所以爲成德達材之地猶諸古法近民之教不厭數也

途今之仕者非一而其正者曰科曰貢科舉歲貢皆出自學校正途也正途而仕者又有難易遲速不同焉薦爲鄉書奏捷禮闈登名進士籍即受美職公卿大夫可階陞也在學校覬金廩爲資需次而貢常例府歲一人州三年二人縣二年一人所司上之禮部送內府試就校官者則重試不者送監肄業送各衙門歷事送吏部附選假歸俟取率十餘年始沾一命與州縣佐而止耳科貢之途相去如此豈夫　國制欲士遊黌舍中執不以得科舉爲志志不能皆遂於是乎歲貢雖富學識不能不循常例以常例循正途也仕有難易遲速之不同人才固有等第乎而有富學識而難且遲者不有命乎

宋開寶初詔西川山南荊湖等道所薦舉人並給往來公券令樞密院定例施行蓋自初起程以至還

鄉皆給於公家及後法廢遠方寒士預鄉薦欲試禮部假丐不可得則寧寄舉不試鄙宋初遠郡小官致遠多苦饑寒故以行不幸于受辭官或離任就歸咸平中詔川廣福建路官丁憂不得離任就蓋鄉小官意然非禮制所宜我朝設敕四海川廣邊方之地官必南人雲貴地方陸路艱險水官選授法許給驛任者不擇疲瘵人新中起禮部試者俱得以公據給驛洪均厚矣舊舉人雲南又獨以遠驛給腳力优處雖不然而鄉貢點于禮部亦有進用階非邪宋不中復同有重解苦也

禮部會試天下國初惟南方士子中式居多而南方惟江西吉安爲盛比人會不十之一洪武三十年被黜落者競以爲言　上乃命翰林儒臣復擇下第舉人文義得六十一人而廷試之擢韓克忠爲第一仍賜克忠等進士出身有差克忠等則皆北人也明年再試會試下第舉人中式者四百一十五人次其等第俾教授教諭訓導不中者八十七人爲州吏目洪武取士之科蓋止於此洪熙元年定南北中三卷以取上自是人才之用始不偏矣

國朝進士惟永樂甲申科多至四百七十三人　太宗命近臣拔其尤異者二十八人賜名庶吉士俾入文淵閣讀書周文襄公枕以不遇列自陳詔特許之諸人日游中秘食於大官月給膏燭賞上間燕之頃駕親臨問時舉僻書疑事以驗其學激厲而期待之甚至故庶吉士之選至今論者亦惟是科爲多得人今考求之其名業自王文端直王文安英李忠愍時勉暨文襄四公外羅侍郎汝敬陳祭酒敬宗李布政禎人如其賢者餘亦不盡知也曾狀元棨在翰林時有邑人入奸黨事當累及　太宗特原之謂曰朕惜爾才也曾所居近西長安門家不戒火延及禁垣　上爲置不問其受知如此劉子欽當時極有才名以刑部主事坐累謫廣西南丹終太宗世始起爲教官不克振竟致仕去景泰甲戌始卒壽八十有七若有位而壽以大行于世如王周者一科可數得耶李忠愍之大節固有科目以來人物也張宗璉者爲常州同知德政最著卒之日民老壯奔走哭于庭皆哀且儀真祭累日柩行白衣冠而送至數千人後數年民不能忘作廟江陰之北君山至今歲時祀焉夫進士得人如張亦足以不朽矣壽考禄秩繫乎天君子論人豈其壽考禄秩爲豐歉哉客有與春商及近來科目

士者因襲是科吾所知者告之餘請例推

宋太宗朝呂蒙正之弟蒙亨舉進士禮部高等唐名既廷試與李昉之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罷之仁宗朝韓億爲參知政事子維以進士奏名禮部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唐介參政子義問鎖廳試部用舉者召試秘閣介引嫌罷之洪容齋云舊制嚴於宰執子弟如此與夫秦檜柄國而子熺孫塤皆於省殿試冠多士者異矣森按宋徽宗朝蔡攸請子某登第在前列蔡京引爲同族嫌而抑置于後檜無足論已我朝公卿子弟高第不以爲嫌景泰間都御史王文子倫試弟第至自訟焉事見李文達天順日錄吾目所及見者　孝宗己未科　武宗辛未科閣老皆有子入廷試其父引嫌不預讀卷其子並得及第也

自兵民分置之後官已文武異秩雖官階秩品則武高權則文重覲晉而下衆爲若都尉左右校尉以騎步名者秩之文而亦顯之武者沿及今日者指揮副指揮以兵馬司名者秩之武而實用于文者漢長安四尉城東西南左部西北右部主追捕盜賊伺察奸邪鞭箠而下蒙錫武其冠而文其服唐則隋制雖視漢小異然猶選于吏部爲品官至五代而始廢宋之有尉增置于開封祥符兩赤縣者則今之兵馬指揮司是也宋初並用選人後改差武臣元祐中蘇轍以爲言後仍其舊我朝改勝國萬戶爲指揮使以次之爲同知爲僉事皆武臣之秩而選于吏部者惟在京兵馬指揮使司可設都指揮副都指揮知事後改兵馬指揮司分五城設指揮副指揮等知事增吏目職專京師巡警等事所屬地方盜賊爭競風火街渠凡各衙門事須擒獲無一不在其所當理前代尉之設自京及外皆有之而我朝兵馬指揮副指揮則獨設於京師縣不免制於府而此官則獨爲一司尉不免雖武臣而此司一選于吏部皆學校科貢之英然則今日此司此官之設有武之品有文之權固非前代之尉之比而亦非今日指揮使同知僉事之所能侭也吾惟古今官有秩之文而亦顯之武者有秩之武而實用于文者若今日之制不剛白而言之後將何考焉故因暫君之斷而爲言之如此

武職在國初非有攻城略地之功雖千百戶不輕畀非從征而犯事者至于孫亦多不世襲也故指揮

以下及鎮撫千百戶亡故者官爲處遺安葬致祭有差其子孫優給俸例保陣亡失陷傷故瘴沒者全支遠邊守禦出征升出海運擢病故者減半其優之法富厚而又有節如此世襲子孫親弟姪未及二十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初試不中襲職署事食半俸二年後再比不中者降充軍其法不得不嚴又如此國初武職雖世襲法不差也武職之濫也其自永樂始乎靖難年間衛所官旗軍有稱奉天征討守城征哨食人有功陞職者有稱全城歸順陞職者有稱江上朝見并帮船把人擒首奸惡逃叛等項俱作奉天征討名目陞職者永樂初令洪武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討有功陞職者爲新官子孫年十六出幼襲職替職免比試三十一年以前者爲舊官子孫年十五出幼襲替俱比試永樂元年以後與舊官同並令也所以厚諸奉天征討者又如此武職之濫其始於此乎正統十四年有所謂被虜走回遇驚奔属者天順初有所謂奪門迎駕者或以陞職或署試而得實授承襲往往有之雖然此猶救祖宗於臣子非常之遇而施非常之恩有不許後爲例者今日之事冒功買級紛紛於天下權門勢豪之養奴隸足跡不出都邑而四方萬里一有征進功賞文冊必衝次其名焉官陞不與其任不止而子孫則又皆世襲也武職之濫其極於今日乎嗚呼

武職冗濫京師爲甚俸給不時入非著治生顧行檢者往往稱俸糧貸於人比關給時升合皆入物也本衛軍士有子本家其親管官旗至候門而仰面爲冠履倒置無人爲救正者弘治初大司馬始禁各衛所官旗不得預指俸糧貸錢其富者不得寫人俸糧以管利息欲正名分意非不善而貧富俱俱然其不便其業遂置昔宋臨安聖刻任榷榜民戶不得違私債亦在於押厚利以恤窮獨已而婦人剪髮入市持易斗粟實雲濃柔之其流遺紛然遂復榜揭令上戶放債惜乎當時無以此爲大司馬計者此事其亦無可救之術耶

京衛上二十二衛稱親軍指揮使司不屬五都督府錦衣與旗手等衛並同然其衛洪武十五年自儀鑾司改置故所隸又有將軍力士校尉等役其職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衛鎮撫司

推鞫二十年以非法凌虐本衛官旨得罪將本衛刑具燒毀以所繫囚送刑部二十六年申明錦衣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永樂後北京照例開設衛事仍舊而任遇漸加親諸衛獨異凡奉旨提取罪犯本衛從刑科給駕帖都察院給批差官則一官之差一事之行亦未嘗得專也鎮撫司掌問理本衛刑名始亦與諸衛同而兼管軍匠後專設鎮撫二員專理刑名成化十四年始增鑄印信各爲一司今謂北鎮撫司者非　祖宗制也凡問刑洪武舊制徑自奏請不經本衛凡鞫問姦惡重情奏請聖斷或奏送刑部擬罪發落內外官員有犯亦如之制不得用參語開廷尉之評亦未嘗得挽也今日之事其親有問之者乎凡同職及本衛各處送到囚犯弘治十三年令法司從公審察究問務得眞情若有冤枉即與辯理不許拘定成案蘆及無辜此令去今幾何時法司於東廠及本衛之所送問者不敢一毫爲平反矣刑部尚有何人而能少易撫司之案語者乎嗚呼

事由勢爲緩急以機爲進退曰緩曰急勢也緩急之際機也勢有二而機爲一故論事者貴辨乎勢而善處事者必審乎機吾鄉近日之事其在民也有甚於盜賊之爲患者乎其在上也有重於用兵者乎此其事勢之患與其機宜何如此吾耳目所及吾得而言之自戊辰秋賊出與寧隨犯吾鄉巳巳之春冬桂陽桂東宜章永興諸鄉邑遍遭蹂躪歲無虛月暨今庚午夏秋而始息一方生靈奔湧火驚魂斷根戕骨肉草莽化居室即不忘衾席坐不敢馳裝久矣長沙寶慶衡永荊襄辰靖之兵爲之奔命前僵後仆甲生血[illegible]露曠日逾時苦而功多其誰乎中間事勢更變靡一豈不屢有可乘之機而三載于茲不免重困民生而害將士始之失而務之得也甲之喪而乙之成也緩急之際進退之宜誰以執其論誰以專其處而事以責其人而功以歸其身嗚呼天下之事未有不辨乎勢而可以興舉未有不審乎機而可以收戰者也是故明者於勢辨之在蚤智者於機審之在微塵滔天于消流橫燎原于星燼足駐峻阪耳掩迅雷以適是勢而投是機其視民患急於救焚拯溺而用兵精妙比之出神入鬼莫聲茂烈取榎旦夕此豈尋常行伍傖悠迷督之徒所能辦哉

嗚呼嘻囊吾嘗論已今茲以往地方不猶有當處者乎吾嘗有說圖朝廷吾不能謂今茲可安於無事而習嘻囊之壞於無備也

春頃衛命三邊將官副參將而下隨行境外彼已裝束與諸軍同軍士衣甲鞍馬之類皆與邊地塞草一色有警易於掩伏故也將官服色不異軍士臨陣對敵使賊不得識之萬一遂陷不測猶得給而脫也西魏河橋之戰王思政陷陣既深從者死盡思政久經軍旅每戰惟著破衣敝甲敵人疑非將師故得免宋殷孝祖赭圻之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顯賊若善射者十士攢射欲不斃得乎孝祖果於陣爲矢所中死昔衛懿公不去其旗以敗於熒關雲長望見顏良麾蓋而得刺之於萬衆之中故鷙鳥將搏必匿其形而唐李晟每戰必錦袍繡帽出入陣間使賊識而畏之宋韓世忠之戰淮陽亦錦衣驄馬立陣前以示敵且遣人語之何也將非李韓其人而效之幾何不以身予敵耶

余往使陝西見西安城上舊所藏砲曰震天雷名狀如合梃項一孔僅容指軍中久不用余謂此金人守汴之物也史載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聲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爇圍半畝以上火點著鐵甲皆透者是也然古不甚悉火攻砲裂鐵塊四飛故能遠及人馬邊城豈可不存其具城上震天雷又有破敵者用之雖不若鐵之威軍中鐵不多得則破以繼之可也飛火槍乃金人守汴時所用今各邊皆知爲之不并[illegible]

寧夏近作戰車一人可推而四人翼之其制簡設一牌以衛人箭上橫兩鎗左右附兩銃俱孔達牌外牌下拴二木止則爲車前脚行則鐵鉤約之其牌亦有消息可偃豎車近身爲繩袋以盛什物臨戰時鎗銃之類惟四人便之入夜下營入與車從車之取於戰陣大抵防衛矣耳然非此地之平不能用也

國初中原地兵興之後田多荒蕪　太祖令省臣計議民授田設官以領之省臣議置司農開治所河南司設卿一員少卿二員丞四員主簿錄事二員從之[illegible]

（牧馬餘地亦令開耕犁之）其後六部並建司農屬戶部各省設布政參政等官於是革去

洪武二十七年命工部行文書教天下百姓務要多栽桑棗每一里種二畝秧每一百戶內共出人力挑運柴草燒地耕過再燒耕燒三遍下種待秧高三尺然後分栽每五尺闊一壟每一戶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共六百株栽種過數目造冊回奏違者全家發遣充軍茲蓋生道殺人雖死不悲者也

宋程珌紹熙中主臨安府昌化簿時邑酤額重權禁嚴有種秫者官不復畝而籍民以爲病珌言於御史奏蠲其額百里德之種秫加稅蓋宋時法如此我國初亦禁種秫此禁酤首務　太祖皇帝定金陵之丙午年下令曰余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軍國之費科徵于民吾民效順輸賦罔爲可喜然竭力畝畝所出有限而取之過重心甚憫焉曩因民間造酒縻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麥稍平或以爲頗益於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得也今農民今歲無得種糯米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有生庶幾萬民之富貴也後酤禁闊故至今不行

天下茶貢歲額止四千二十二斤而福建二千三百五十斤福建爲多天下貢茶但以芽稱而建寧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筍及薦新等號則建寧爲上國初建寧所進必碾而揉之壓以銀板爲大小龍團如宋蔡襄所貢茶例　太祖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一聽各處採芽以進復其戶五百俾專事焙事責于有司有司遣人督之茶戶不堪於是洪武二十四年又有建寧上供茶聽民採進之詔只此一事知　祖宗愛民之盛心矣

西番之人資生乳酪然食久氣滯非茶飲則亦無以生之番饒馬而無茶故中國得以檄山之利易彼乘黃此中國之利茶不可無禁也若守邊者不得其人不通路商賈縱放私茶即假名朝廷摘科番馬既虧國課又啓戎心洪武中我　太祖立茶馬司於陝西四川等處聽西番納馬易茶因置金牌勘合命曹國公李景隆直抵西番令各番酋領受俾爲符契以絕奸僞認定三年一差官持各番合符認納差發馬匹給與價茶有以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極刑民間畜茶不得過一月之

用茶戶私鬻者籍其園入官三十年勅兵部遣人齎諭川陝守邊衛所仍遣僧管着藏卜等往西番一體申飭時駙馬都尉歐陽倫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貨鬻恃勢橫暴所在不勝其擾而藩閫大臣皆奉順不敢違倫令陝西布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茶渡河州倫家人周保者索車至五十輛蘭縣河橋巡檢司吏被捶不堪以其事聞　上怒以布政司官不言併倫賜死保等皆伏誅茶貨官沒番更特嘉勞之曹國公還自西番凡用茶五十餘萬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一十八匹分給京衛騎士國初之法如此永樂十三年遣御史三員巡督陝西茶馬正統十四年停止茶馬金牌後每歲遣行人四員巡察私販自潼關以西至甘肅等處通行禁革成化十四年奏准定差御史一員領勅專理今法之行非復國初而所得之馬歲益微矣

鹽之貢載夏書掌鹽之政令見周禮當時但以共用不藉爲利也管仲相齊正鹽筴利原始開漢武置鹽官鹽於是有禁權後此有國家者於常賦外必資焉北魏甄琛乞弛鹽禁元勰乞如舊宋儒謂其言皆非曰道夫山澤之產盡搉諸民不可欲盡鹽官則亦未宜權於官無毀於民無傷上得資以富下又得資以生斯善矣唐乾元初舉天下鹽利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增至六百萬緡錄天下之賦鹽利居半蓋劉晏規畫之力多於國計大較取濟江淮宋元祐間淮鹽與解池等歲四百萬緡比唐舉天下之賦已三之二紹興末泰州海寧一監支鹽爲錢六七百萬緡議者以爲一州所入過唐天下數矣然建炎鹽直視乾元所搉貴三四倍而緡錢輕甚其數多寡不足量之以爲盈縮就道間藝衛奏今財賦之源煮海之利居其半則宋之仰給於鹽固猶唐也衛又云年　來課入不增商賈不行皆私販之害也今日之鹽煮海者偏東南煮井煮鹵種顆者出西北贍轉運司者六屬提舉司者七轉運司歲辦引鹽共二百十萬有奇而兩淮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實得三分之一有奇其地據兩京之間行鹽之地皆人物蕃阜之邦比諸他司又最廣遠所謂私販之害不有甚臣昂之其能免乎我朝自設轉運以來嘗差監察御史分閘鹽課宣德十年差御史於兩淮提督軍務巡捕私鹽其後歲每一差以揚州爲駐節地揚州有巡鹽察

院當自正統間始景泰三年差御史巡河兼理兩淮鹽法未幾仍改巡鹽自是以巡鹽兼河道者鹽法之任益專查盤清理緝治與革文武官吏一聽其條約非如始命專巡私鹽而已然則臨是任者不有因時制宜通變之才其能勝乎淮鹽至正德間十九入權奸之漏巵無復有法嘉靖改元憲臣始克拯救而貪商鉅室五倍其重法亦非舊甚四年乙酉戴君奉　今天子命理鹽法於兩淮慨然曰茲國家之所仰給者猶唐宋也茲法於　祖宗時凡再變矣吾其敢三變乎然必少為之所乃通既加注所又慨然曰袋額價增於昔額數不廣重有費焉之弊二弊弗祛鹽如何不貴於昔此亦吾責也明年條約既布牢盆改觀官吏咸服商與竈丁無隱交私販屏跡局第蓄滯邊備克充窮民不淡食是皆君通變才之所致也

洪武二十年命兵部榜諭天下凡公侯駙馬奉命出使其隨從及諸藩府使人無符驗者不得擅給驛傳船馬又命兵部遣使往杭湖嚴衢金華紹興寧波及直隸徽州等府市民富實者出資市馬充鳳陽宿州抵河南鄭州驛馬戶今河南有市戶馬是也是年河閒阜城驛馬戶以牽牛馬來進　上曰馬戶府役所仰於馬張駕豈之營不牲故當命兵部榜諭凡驛中牛聽民出貲令役來進何居逆還之

洪武二十四年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勅曰今之學佛者曰禪曰講法曰瑜伽學道者曰正一曰全真皆不循本俗違教敗行為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眾者一所併居毋雜處于外與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聽其佛經翻譯已定不許增減詞語道士設醮亦不許拜奏青詞各遵頒降科儀民有效瑜伽稱善友假張真人名私造符籙者皆治以重罪天下僧道有刱立菴堂寺觀非舊額者悉毀之二十七年榜示天下寺觀凡歸併大寺設砧基道人一人以主差稅每大觀道士編成班次一年高者率領餘僧道俱不許奔走于外及交構有司以書冊稱為題疏強求人財其一二人於崇山深谷修禪及學全真者聽三四人不許毋得私刱菴堂若遊方問道必自備路費毋索取於民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冊驗實不同者挐送有司

民間兌軍不許收留為僧違者并兒童父母皆坐以罪年二十以下願為僧者亦須父母具告有司具奏方許三年後赴京考試通經典者始給度牒不通者杖為民有稱白蓮靈寶火居及僧道不務祖風妄為議論沮令者皆治重罪永樂六年令軍民子弟僮奴自削髮為僧者并其父兄送京師發山做工畢日就留為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僧擅容留者罪亦如之十年又以僧道多不守戒律諭禮部將洪武年中嚴禁揭榜申明違者殺不赦十六年定天下僧道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宣德八年令天下有司關津但遇削髮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成化十二年又禁約遊方僧人凡僧道住持勅建寺觀許一二人勅賜并在外寺觀各止許一人弘治十二年令凡漢人出家習學番教不拘軍民曾否關給度牒俱問發原籍各該軍衛有司當差若漢人冒作番人者發邊衛充軍

永樂二十二年令凡自宮者以不孝論軍犯罪及本管頭目總小旗民犯罪及有司里老成化九年令私自淨身者本身處死家發邊遠充軍正統十二年天順元年成化九年節經申明弘治五年自淨身者本身并下手人俱處死全家充軍兩鄰及歇家不舉有司里老容隱者一體治罪其禁止乎未殘者法甚嚴也宣德二年自淨身人軍民各還原籍不許投入王府及官勢家藏隱避差役皆犯本身及隱藏家處死該管總小旗里老鄰佑一體治罪成化十五年淨身人令巡城御史錦衣衛官督逐回籍弘治元年錦衣衛拘送順天府遞發原管官司照闡知在不許容縱十二年先年淨身人曾經發遣不侯收取私自來京圖謀進用者問發邊遠充軍其戒約於已殘者法亦非不至也而貂當滿朝金玉塞途至今日而益盛熟則法果行乎

洪武元年　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宋宦官敗亂不可拯救未嘗不為之慨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苦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亂豈可得乎三年十月丁巳朝退兩有二內使乾靴

行兩中　上見召責之曰靴雖微皆出民力民脂為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謂侍臣曰嘗聞元世祖初年見侍臣有著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兀好之皮為此豈不廢物勞人此意誠佳大抵為人當歷艱難則自然節儉若習見富貴未有不奢靡者也因勅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許服雨衣洪武四年中書省臣奏議宦官月俸宜量給米二石（中中書為兼官月支米九石餘令既為官宜量）之給　上曰內使飲食衣於內自有定額彼將焉用之但月支廩米一石足矣鄉等不宜開此端也五年定宦官禁令凡內使於宮城門內相罵詈先發而理屈者笞五十後罵而理直者不罪其不服本官鈐束而抵罵者杖六十內使罵奉御者杖六十罵門監官者杖七十內使等於宮城內鬪毆先鬪而理屈者杖七十毆傷者加一等後應理直而傷者笞五十其有不服本管鈐束而毆之者杖八十毆傷者加一等毆奉御者杖八十毆門監官者杖一百傷各加一等其內使等有心懷惡逆出不道之言凌遲處死有知情而容隱者同罪知其事而不投首者斬首者賞鈔三百兩十年有內使以文事內廷從容言及政事　上即日遣還鄉終身不齒諭群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己未聞近習嬖倖得與謀者況閹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聲音笑貌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僻專忍其體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朕常以為鑒戒故立法寺人不過侍奉灑掃不許干與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十七年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

上謂侍臣曰為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宦官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夤緣為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為害非細故也間有發奮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歎也朕為此禁所以戒未然耳二十四年曾城縣典史馬堅言王者之居四方瞻仰設置宦寺守門使之傳命令給灑掃而已然稽昔之君多為所制由其為左右親近人故其言易入易信遂養成內

患而不自知也願鑒諸史籍裁省宦官以防其日弄權之患　上嘉其言有關政體二十七年申定皇城門禁法凡內官內使小火者出入各門守衛官軍務比對銅符若本無銅符及有而不比勘放行者治罪比符之時仍要搜檢精細搭捏交搜或將帶金銀段疋衣服等項須憑勘合放出或有公差幹辦事務明白附寫前去某處公幹及辨驗身上衣服是何顏色見數明白隨即附記事畢回還依數點進但有點對不同即時奏聞治罪二十九年　上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無憚謂侍臣曰當時坐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恣肆暴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擅權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苟能決意去亦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末宦官尚無兵權所為不過假人主名以亂四海至唐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劫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豈可使之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福朕深鑑前轍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四方而已彼既無威福何以動人豈能為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

違官舉常出入乘轎不知始何世或謂命卓制轎則有之宋人記王荊公居金陵時惟乘驢或勸其令人肩輿公曰自古王公雖不道未嘗敢以人代畜也舊按漢書井丹在信陽侯陰就坐上見就起左右進輦問曰吾聞桀駕人車者是耶然則責人不道以人代畜漢有陰就一人自井丹言觀之兩漢之君尚無人輦臣下安得肩輿唐房玄齡病稍間詔許肩輿入殿此特出上命然耳唐會要開成五年黎植奏朝官出使自合乘驛馬不合更乘檐子自此請不限高卑不得輒乘檐子如疾病即任所在陳牒申中書門下及御史臺其檐夫自出錢雇其宰相至僕射致仕官疾病者許乘之是知唐宋前未嘗許乘轎事也朱子語錄宋南渡前士大夫皆不甚用轎如荊公伊川皆云不以人代畜朝士皆乘馬或有老病朝廷賜轎劉力辭乃受南渡後則無人不乘轎矣春考汪浮溪集有行在百官許乘轎表正是南渡後事今制兩京文職三品以上官聽乘轎四品以下雖堂官亦只乘馬得以方杌隨餘持交床在外司府州縣大小官並有欽給馬者武臣雖勳爵侯伯而下都止乘馬亦

不得持床机不然以遠制論士夫老病閒退去京
遂者從便我國家令式之詳如此
京師制不許用京纖暑月惟堂上官得用黑油長柄
大扇科道部屬官自以撒扇障面南京堂上官亦
用單簷絹纖科道部屬用大扇間亦用小絹纖然
皆非制前時言者謂南京事體相同亦曾禁止按
宋人私錄京城士人舊通用青絹涼纖大中祥符
間惟許親王用之餘並禁止後又許中書樞密院
依舊用纖出入與今日迥不同也
唐崔融吏部兵部選人議有東西曹之名東曹謂吏
部西曹謂兵部也國制吏戶禮兵工五部在長安
門東與西五軍都督府對其刑部并都察院大理
寺號三法司又在皇城之西西金方取主殺義也
故人稱東五部曰東曹刑曰西曹所稱同於唐而
所指異矣
南京法司在太平門外鍾山後洪武十四年立中刑
部右都察院左五軍斷事司一曰稽仁二曰稽義
三曰稽禮四曰稽智五曰稽信又左有大理寺審
刑司公署九所相比類天文貫系九宿故總名曰
貫成車駕嘗幸焉有論刑官之勅與戒備至後五

戶已先彫德職銜柄於是者可不審其所司也哉
湖之諸郡縣比歲天時好平走魃驅蝗人不聊生
山林盜賊緣此蠭集徼塞蠻夷亦乘間竊發野殺
甚天在在而然利源堙涸生物鮮少蓋必有通才
碩識之士職之藩省以長諸郡而郡得人以長諸
縣庶乎其所出於有司者之不傷民心而養民之
道爲可盡也
福建地閒八府其半負山半瀕于海倭夷之走集士
卒之屯戍所在困更苦於空耗田里之所供給陸
運水載雖弗及於京師而地方生食之費仰諸有
司歲恒急布政司作長民牧所以帥諸郡縣承流
而宣化者其佐出則任分守責焉蓋不獨匱財
賦督而已也使者行部以宣德意將教化爲務圖
粵之域自宋南渡後真儒繼出文獻可徵及今不
衰論者比之鄒魯然則其地帥臣殆又不可以俗
吏而爲之者也謝君爲之其勝任哉
朝廷設官凡以爲民也自漢承秦有天下來守令實
親民之職治人之本環千里而郡百里而縣千百
里之休戚繫之是故爲民擇人莫重於守令畿甸
內地爲郡若縣天下視爲根本朝廷倚爲枕臂郡

軍斷事及審刑司皆章去所存者刑部都察院大
理寺今謂之三法司
藩省之職實長守宰所以衝遭而柄持者惟以養民
爲貴寒饑而食衣疾苦而撫綏頑梗而導化宣柳
而伸雪凡爲師帥承宣之事皆所以養民也然國
家制用上不能無取乎下上有以取乎下則下不
容無所出下有所出則上不容無所司薄省之所
司固財賦也歷乎財民心也欲民剖其心以出供
上而曰吾養民也而可乎上取乎下勢必然者吾
是司也取之有制賦之有時歲支物計總出納蓋
編之數爲經費多寡之節使民心無所傷而水旱
有資於賑救征役不妨於調食非養民之道乎吾
見長守宰司財賦而盡養民之道者之不易其人
也今兩畿外郡縣分隸於十三省而湖藩轄府十
四州十七縣一百四其地視諸省爲最鉅其郡縣
賦類視江南西諸郡所入蓋不及而湖廣熟天下
足之諺天下信之地蓋有餘利也積習久而成法
聚吏舞民奸譎與胥吏簿書山委詘牒紛繽役
不均逋需無已守宰其人而或少蒐焉國課軍儲
預備何地特一切繩之嚴急官府不見所蠲而民

守一非其人即貽民極之害是故爲地擇守莫重
於國幾漢詔守令民之師帥近地稱左右明唐制
郡守錄名御屏近地稱四輔我朝建布政使司比
古十二牧以轄遐外諸郡而南北附京近地則直
隸京師是故其官其地之重可知郡屬布政使司
者職於民雖親不如藩臬得有其尊藩臬曰臬司
者官於郡雖尊不如郡得親其民今畿何諸郡下
有諸縣　之屬上無藩臬之轄官加重矣其可不
重擇其人以重是官乎舒桐之域留都上游自漢
末三國來鉅鎮所在江淮之屏蔽要衝在焉地加
重矣其可不重秩其守以重是地乎
雲南在古梁州之南乃徼外夷地三代封建之所不
及秦置郡縣亦不與焉漢武南平百粵改梁曰益
始領於益州部刺史無西南戎滇土之域兩漢亦
特相羈縻爾自唐迫來世漸蠶段二氏遂如外國
元摩汪番兵入大理始開行省置宣慰宣撫諸司
然以夷治夷蠻教固無取也我朝統一天下改行
省爲布政司若雲南所轄爲府十有二爲軍民府
七附府莫不爲州爲縣爲長官司而間以軍衛軍
民指揮司守禦所謂宣慰宣撫惟至遠純夷不可

設流官處乃仍舊故如廣南西道宣撫司宋之特
磨道處保甲高之裔者亦從置廣南府爲我朝種
守之拓厥德之被內重四海外該八紘振古未能
或之先也鎮沅元江等府無流官衆化長東等府
流官祇佐兼或直領而廣南府獨有流官正員
祖宗深意蓋欲內地視之國斯民於同仁中也然
則爲天子命吏以正員莅蒞土可外而弗秉耶而
數十年來有一入其境但寄理於鄰郡者何也正
德己卯春四都御史持節雲南之明年廣南正員
缺不聞其府士民專擅藩臬間喜其地方和謐非
他土官部落比以爲得賢守至不我鄙夷家喻戶
曉與行禮義其時平嘉靖壬午會春還此願竟
未酬也越四年丙戌某君拜廣南知府來問予其
有酬達人之所願望者予今川屬貴竹土官弗靖
坐陰制吏易流官一再世後風俗與內地同已往
往而然茲土置府設官肇自國初漸被德化久矣
矧今士民復異於部落國家崇教四達煙煙天下
今固無不可化之民君子無不可居之地也
萬戶而爲之丞制自秦始漢仍秦郡縣天下其職不
廢後世仍漢武廢武復完其所任凡諸書樣吏事

丞率得書之然有留留不樂於安陵者焉轉盼田
而有負余之歎者焉何哉非其職則然而二子所
俱然也我朝郡縣有佐不異古而責任爲尊縣大
地要衝而事繁丞二員次丞一員縣小地僻而事
簡令可專理也即不設丞丞之設不徒然也領焉
者專俟牧領田糧者專徵科領壯熟者專捕逃員
外所增者專領專所領凡其正員而專以佐縣者
乎
令之底爲丞其下主簿尉而簿於縣實綱紀焉唐人
謂丞維簿其勢反出主簿尉下是簿得與令可否
事也宋開寶後諸縣四百戶以上令知主簿事四
百戶以下主簿兼知縣事是簿之與令責任均也
我朝縣無大小必有令縣小無丞必有簿是丞可
裁減而簿不可無也標刀尺準繩以勾稽以料
選督賦定徭追胥諸盜皆主簿事也唯簿之責任
在其縣亦重矣士始仕得簿何和屈之有

左少卿連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副都御史拜刑
部左侍郎進左至南京禮部尚書所謂三法司者
已編歷人皆望其當正西臺以長風憲而出學南
宮不能無戚繁就簡去勞趨逸之疑而春以爲此
我　聖天子先教而後刑先本後末復古之深意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
訟非禮不決公平生嘗優爲於法司矣而今日欲
禮以爲教以副我　聖天子復古之意不殆有餘
力乎
國家奉使大臣有地方專責若自永樂年來惟巡撫
官爲然巡撫官設南北畿暨十三布政司有專責
而恒命者自宣德年來惟都御史爲然都御史在
地方既承專責又奉恒命凡事無所不當問若錢
穀甲兵繫厥地安危激揚振綱朝廷有弗屬焉者
乎是故自正統年來都御史巡撫任已重而專使
大臣兼巡撫則比惟漕運南惟兩廣軍務權總者
官爲然巡撫地方於兵與食厥繫既重必首當問
而總督實兼之漕之所主錢穀兩廣主甲兵凡無
所不當問於巡撫之事待旁推爾然則總督之事
之尤重可知已南北畿十三布政司之設巡撫用

左右副僉都御史居多而漕而兩廣總督兼巡撫大較左右都御史既用及副僉者兩廣邊撫海岐龍虺蜴虎豹宅豪莠悍勁易動難安戎旅之用無歲無之然亦特偏有所重爾國家就北建都郊廟朝廷禁衛邊徼九百司庶府吏士賓客工役廩祿祀祿給事燕供賴錫賚施卹之費歲億萬計皆仰東南東南賦稅率由河漕京師視河漕猶人之咽喉人胡可一日無飲咽喉胡可一日不通其漕重而急胡可與彼偏於一方者比河漕之制外兵民之賦半天下府衛力以為轉輸官軍十二萬七千八百有奇舟萬二千一百有奇輸糧石蓋耗六百萬有奇領之以將帥臨之以風紀風紀之職非百臣中妙簡時望積年勞於累任者詎錄於歷試深且久需其人如何辦此

聖朝統一天下非前代可比任官有遠近殊地大使然然柄任之法非如前代常衛內外權重輕也故仕途歷臺諫給舍者多不免外遷監司郡守為監司者秩無加焉資級當遷則用次輔京堂卿佐貳或留撫于外得便宜從事誠受主知胡功業弗克樹觀人情何豈能勞跋遠外為責辦不若內優裕無他虞故官會於監司者恒喜內鎮京亦內也欲請退自便茲地無不可而京師為近留都六曹今日猶國初制而事權歸京師則朝廷任大臣法不得不于近乎急衛大臣之任移自南省諸比使又內且近焉勢則又有使然不得不權之重輕者矣然非國初任官先後法意也大臣以身任天下事乃可計勞逸苟自便其恒情已邪天下事利所在人所必趨事權戶工部雖群屬不得不慎簡不爾奸生並緣弊莫所不至大倉易州嚴國用民力所關最鉅官屬最其或疏立制設堂官領之益必位尊而望素者其人克厭人心故爾

西北重地三邊五鎮之制皆國初制也而榆林之特置則自正統間始所謂延綏者非邊鎮中最當要害者歟延綏地方東連山西偏頭關西直寧夏花馬池相距二千餘里其間有所謂黃河套者非要害之所在者歟偏頭寧夏一帶防守在套外而虜騎乘冬河凍乃得長驅入套以伺我間隙擾我心腹則茲地也者非尤當事者歟屬時虜擾寇來往牧吾套內或間歲或四五歲民遇虜轉罪動久戍境路驛然不勝荼毒今既去矣患當預防事責先

備塞謀國者何以處之陝之為邊幹於天下延綏官臉其間守臣建白有乞朝廷無以河套視陝西而以河套視天下者厥重益如此而可輕授其人乎是故才識非敵遠不足謀兵機年力非當強不足偵斷音生長非稍近其地土風或有所未宜宦游非素歷其途邊事或有所未志近制西邊輔十三督方閱邊鎮所在必以都御史任巡撫兼理軍務任重責大皆出簡命中外異用必就其長下弗改輕舉上弗敢輕受也

春官職方行視陝西馬政往復三邊且一年駐榆林幾兩月日考宋唐漢秦守邊固圉之蹟編帙史稱漢武帝聽王父偃城朔方郡循秦舊因河為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唐中宗用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乃突厥默啜雖爭之際罷戍虜旅未見其可而六旬間三城屹然朔方自是無寇歲損費億計減鎮兵數萬仁愿所築即漢所城郡地彼此害利乃爾遼絕何哉今不可不究其故也唐末朔方已陷于拓拔氏石晉十六州重為遼有而宋入於此碍碍與元昊毅鷙悍之才有弗克濟既其罪也我朝取天下於夷狄極德之後今日邊事大非宋比仁愿之事業其不有在乎春職方時所及知成化弘治間守臣請兵搜套之議相繼移戍之議遠烽燧便營屯之議或欲禾禁畜牧銷賊覬覦或欲廣立耕種資我供億衆見角持然今未已一代經畧豈無一可用之良策夫其資斯人以事業於今日乎自古中國守邊皆特卒廓內以禦戎虜於外而茲地今日虜乃得入吾內而吾反設防守於外若之何可不求唐漢之蹟所以得失之故而為之所也此書謀國者之所以有望於其人也今非其時矣乎而春為斷言固非私望也

御史職號雖峻自秦漢以來則然而我國家特嚴其選而備其責銓京朝官有始一命得之命下得郎論其貲者至御史初選或用而御理刑必再經考乃得有初選居高第得之者亦必編試試或踰年亦必再經考乃真授焉何其選之嚴也京朝官持節而使事竣復命退就位所司勿請以為常至御史出巡既代歸其長必為擧奏有旨乃入道始事有用詿誤不逮入者焉其考績惟計真授歲月若

試所歷弗與焉責又何其備也責之備是故其任也重其職雖峻是故其選也不得不嚴嚴其選於前而備其責於後是故得其人以勝厥任舉厥職我國家求才用人法於是乎至宋曾氏鞏曰御史責人者也豈獨無責哉史有執憲邦有司直茲欲勝厥任舉厥職內之則匡弼 天子糾正百寮外則肅治諸藩揮壓大鎮當言必言逆鱗非所避當糾必糾與土非所顧也害惡黜濁激清揚惟吾力所得為不問稷狐社鼠託也民情吏習師旅獄訟利當興害當祛大奏哉小事遑惟其所遇盤根錯節順風大壑無難易計也然則其言必將有非上下之所樂聞者其為責治人者必多非休明世能無滯怨佞來譖忌羅慾斥乎今日休明世也言事臣可無逆鱗于攖而當道群與主臺官中如得人其所遇惟其所得為而為之有餘力其孰惡佞讒忌之謂謂諸孔氏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是故君子欲責人必先自責欲治人必先自治此爾于闕氏所欲自盡以服乎人者也

御史以察為名秦已有之然漢晉以來直稱侍御史漢之直指督之檢核亦不時設至隋唐而監察特置常員則直指檢校之職也所居之署以察為名唐始有之然唐之察院屬大夫中丞乃三院之一爾所為御史府所謂寺與臺者則固未嘗於此稱也監察職專察事唐號六察官宋仍唐制熙寧間大正官名以言事官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為監察御史又詔監察兼言事殿中侍兼察事而在京百司亦有不隸臺察者崇寧間大臣欲其便已而昔亦有不言事者勝國無論已我 太祖高皇帝稽古定制改御史大夫中丞為都御史改御史臺為都察院是以察而統公署之號也以監察御史分設十三道兼去侍御史殿中侍諸名銜而糾劾巡按刷問擬之任一切責之監察是以察而統為憲臣之號也御史復前代重典監察之尤重未有如我朝者也任是職者欲無負朝廷耳目之所寄則於事無所不當察官吏之賢否察之得為之揚激兵民之利病察之得為之興除風俗之美惡察之得為之移易刑賞之輕重察之得為之勸退獎故之隱伏察之得為之消弭獄訟之冤抑察之得為之清雪次事之中又皆得言事焉必也耳聽目

明其選乎先正有言人之心有養者其氣充其氣充者耳必聰目必明聰且明者言必審且當以春所聞若某君其眞若人乎監察唐有裏行宋有權攝非其人不易眞拜者國家於是任選授之初必以試試踰年再考始即眞拜之三年然後滿一考其故予於是某君之滿一考而有察之之說焉是則君最績之所在者也

省方設教陳詩觀風古天子適諸侯事後世此禮不行於是命大夫有觀風之使焉若漢謁者光祿大夫給事司隸校尉司徒掾持節奉使清詔督課郡國風俗察災害宣布恩澤勸奏貪猾表薦公清所至便宜以聞皆其任然侍御史繡衣直指其尊職也若宋罔于傳士魏南部督隋行臺尚書唐散騎常侍左右司郎中秘書丞廷尉評事黜陟省巡察觀察巡撫安撫宣撫宣慰採訪黜陟諸使諸法從皆得遣充然御史大夫中丞殿中治書侍肅政大司憲內供奉裏行檢校監察則事權所歸實諸法從書所未有不兼此而行者也若及五季至宋元舊典相承名號損益間異同考其規格無大異前代者我朝稽古定制僉邦邑都鄙官府之治不容無內外近遠之殊而班爵品秩等威之間尤不可不重糾督察舉之職故始剪荊棘即議立御史之臺官比宋元加備及後改都察院以左右都副僉都督大夫中丞而監察分設諸道歲分巡于天下至今日國家百五十年內外之政允釐奸宄之萌不興蓋得人之所致也惟雲南貴州設道在永樂十九年監察御史於是地巡按必自是年始是年勅在廷四品以下官十三人偕給事中各一人行天下蓋亦自是始都御史與巡撫焉貴州我朝取諸群蠻乃古所不治異域永樂間經畫鎮定黔蜀蠻寮煩實動及境內朝廷度其後變常宿重兵節外內文武重臣彈壓之而巡按尤簡于老成有風力者蓋其地入覲諸道最後其去京師並雲南為最遠遠則衡命而來其人最難宜慎其人大抵豪夷盜賊恒起于訟之不平政之不理訟不平政不理恒由于其吏之不才而天下諸道司府州縣衛所吏其人不能皆才其遠地蠻夷者其吏而不能自達則怨怨則變生其勢使然是故節於上處撫巡按宜慎其人也國家以綱紀付都察院按察司而巡撫自宣德正統來一任都御史巡按自洪

武末必監察御史是以綱紀付此人也若不得其人使朝廷失得賢取乎觀風之使於屬吏兼責吾受事職事權所歸額如此可乎故雲南貴州鄰壤撫按兼大抵同其地入後先其去京師遠近同而春也切邇撫於雲南故因周君按貴州而還朝也贈此言既重其行兼自箴焉

弘治辛亥何孟春言歸自京歲暮拜大父僉憲公公曰余自老病歸卧州閭不躬掃丘墓于永寧鄉而歲時祀以諉諸族人者五年于此汝其行乎謁墓畢有事都統祠祠畢從而享其母遠禮春曰諾適于二月二十又一日至鄉明日集同族謁曾祖墓于果木山謁高祖始祖墓于仙岡嶺于社壇嶺于邏頭沖白鶯岡九厂廟叢處之山而偏與焉凡二日而畢明日爲于祠所歸州之餘與族人期于宗子之私室豕羊既設有攜其至有紙鏹人者有糯塘頭人攜其至者有攜至糯下里新地人者稱上里石壁潭人者問之皆何姓占席者皆族衆屬也坐既定酒一再行坐上老人指在坐語春曰汝未亂從父京師成童而始歸此其會汝宜識吾與其果木山子孫也某某仙岡社壇之子孫世居大塘坊爲一戶在偏橋衛者不啻此某某邏沖白鶯岡之子孫分戶紙鏹分戶塘頭某九厂子孫某某龍渡子孫下里數十家上里分戶以十數有從江西之餘干者不在坐者多矣在坐者汝不能盡識不是在而他戶之人言亦不能盡識也偏橋自指揮愷主簿君父子外間名而已若餘干有辰溪知縣其相聞者而不相聞者多矣春微諳永寧之何漢府時不可知宋淳熙時諱浚明者廣東連州人由朝散大夫知郴軍州事卒于官今龍塘其墓地祠所謂都統者也或曰都統元人浚明之裔今上下里子孫若而人祖必云都統而昭穆以傳其有恭其實者三九郎二子仕良壽林州判仕章不仕今九厂巨塚三其所塋也吾諱可淨者諱如盛爲一世祖其塋白鶯岡紙鏹之祖所由出二世諱嗣更三世諱俊伯俱塋近仙岡地名猫穴四世諱奇衛塋邏沖其仲子塘頭之祖也五世諱萬十九公諱德翁塋社壇吾大塘坊同戶祖也六世重一十五公諱仁海塋仙岡爲吾高祖偏橋之所同祖者也七世祖十三公吾曾祖塋果木山諱表墮合州同知府君也老人曰邏沖而上生卒諱無考果木山之

葬吾父與僉憲公所定仙岡與社壇鄉人所相而社壇天之所定也爲十九公故名族一鄉皆倚重元季之亂衆議欲避兵入廣欲結寨防禦並請公爲率公一切拒不許而鄰鄉長樂曾園林者聚千人從來請公族人亦有集衆自衞遣衞公者公歎曰匹夫懷璧必爲身累乃盡出其貲與人蕩其家弗少恤裸身挈妻子走山田間與故佃夫別復茅以居耦耕以自給鄉有識士效之曰是固自全計也遠近聞之纍掠入其鄉者國初事定州五鄉大姓類不免死徙破藏而永寧士著獨完公之德居多嗚呼此吾之祖德也老人酒所又上下顧曰洪武初萬十九公既歸葬此塋所存先世物惟此巨鐵鐘耳公性惡殺生不肉食而祠契卜塋叢塟處草葉蕃諸睡毒癘爲疾人來問卜求治療輒愈木數升或十袋投此鐘以報無虛日公用是賑濟閭以其餘易香楮蔬酒供神邀鄉族人同飲噉月數會人益愛斯之重二十五公之戍偏橋法與妻俱是年庚申公已七十有四惟一子同族戚憫公老負鼎乞代其子戍重匿於法於是公之孫一福十公讜長孫九歲留公側翁孫景然賴鄉族人飼問無絕明年公卒鄉人咸哭曰公德我深何忍其歿而遽忘也則來視棺殮且求地得吉仙岡既成兆當塋之日暴雨社壇霆奔天大雨因就避向晡雨不止諸少年因就定焉比歸已晴長老約諸朝當復遷先所營地諸少年曰仙岡本出吾輩意長主歸來必不更卜在彼在此均之擇徙勞何益事遂止明年重二十五公番代歸攜術士觀仙岡良吉及治社壇爲遷塋計樹木斷除地顯朗山水回互有異又以術士往視術士曰仙岡吉則吉矣抑此地美甚塋法不可棄也於是亦止後數年庚午重二十五公卒乃塋所謂仙岡嶺者或過二地曰塋之子孫換地理說富文武並顯于世其期至矣重二十五公戍偏橋之明年生合州府君其卒也福十公繼戍積軍功陞鎮撫其子友孫正千戶孫銓陞指揮銓叔潤自衞學貢爲某山主簿而吾合州府君科第起家太有子若孫以世其科克昌厥後以希望然則地理之說可信謂天之所定非耶春作而言曰吾祖之德遠矣閱代積世游更變故宗法廢而世次失固姓郡望不能免也吾若紀三九郎之墓祭於吾之爲後之子孫而吾不知其爲

吾何代祖諱無徵焉耳矣祖德之庇吾于孫一世至四世諱之所載其無可言乎親盡焉耳矣世遷則親盡親盡則勢疏而禮之作於後者不得詳於前矣先王服制遠不踰祖親君子世澤下不遠爾孫士夫祠祭上不越高祖而吾今得會吾族群屬於此得謁吾九世祖之遺德諸之所未列也其弗幸矣乎嗚呼天下之人有同吾姓者有吾於同族之人爲親同族之人有同吾遠祖者而吾於同近祖之人爲親然自近而推之遠則皆出乎一人之身而未始不皆親也一人之身不可見而見其丘墓吾得同守焉得同祭焉先世有公祠而吾於此有同會焉所以興吾孝弟之心而不至塗之人相視者此其地也凡爲吾族群輔豈不愈遠而愈親矣乎萬十九公之德而鄉人報之如此非公意之所企也鄉人之事而人實爲之如此非鄉人意之所及也龍昨盛衰代有之而積善之家有餘慶地理家之說非君子之所容心也重二十五公不免壽而鎮撫留合州府君皆孤童春起紹前序後日向昌盛彼斧之報施不誣如此吾族群弟其尚知所勉哉老人曰如汝言宜傳書之以貽諸在坐者

嘉靖改元春以南京兵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兼爲乞恩辭免改任客令休致事臣先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等處地方欽蒙陞授前職緣雲南等處巡撫官例該聽候新官到任交代方許離任臣節准吏部并兵部咨遵照於嘉靖元年三月內與接管巡撫都御史王啓交代已行前去南京兵部到任管事間本年五月內道由湖廣地方又准吏部咨爲缺官事該本部等衙門會推具題奉 聖旨何孟春改吏部右侍郎欽此欽遵備咨到臣竊惟諸曹以吏部居先成周六官之長小宰與天卿爲貳實陪八座之崇縉紳之須補匪輕人物之銓衡依在若才弗堪於所授將物議紛於不平臣也何人敢叨茲位聞大命下彌者翹首遲之龍飛幸不棄遺與加拔擢前此之擢於臣過矣而乃自南移北由武換文感天地之深恩譬身心而難報攜潤水於非分聚兩足而益危臣敢冒承重貽顛躓伏望丞收殊遲俯矜愚悃或聽將原職歸休故鄉或仍假舊官俟缺他日所有劇司尚選留儲清識與林成幾上無僨事之嫌下免素餐之責云云

春自弱冠登第今二毛仕途閱星軺風帆去離故鄉遠逮京師西南北遠或萬餘里七八千里近數千里千數百里或連歲出或出以數歲後又出曾數昔人于役志陸有馬乎轅水有在舟錄紀之而于數百里而近者不與焉嘉靖甲申廷評大禮以吏侍調南工舟中偶觀吳草廬葉驛舟之書云官辭驛舟一日或一易或再易三易其易也得一舟設飾完美從者輒喜遇敝惡輒愠舟雖良所寓止一二時三四時又則半日一宿去之矣惡亦如是矣以喜愠爲也喜者非有益於己愠非有損也而一時之情自不能以不然人之寓此世亦猶此舟多者百餘年少者數十年暖章數遷何常面乃以目前之所值移其胸中爲喜愠何也春撫之悵然于前此萬里觀所指及在舟錄大都出使事而閣關轉徙不敢不奉嚴程皆有之其樂也特醉佩於旅旗矣道著瑩甕蹇軒膺聖龍門其艱難也舒弄囊中蹄親波上寸歸支落尾不得前而今皆隊遠也至處所接之人工途逈而忽慢玩者學士夫其延追思滿一笑于春敵行老矣歷數亦非一時豈肯與世更相較計獨念在春廷評時諸君有被滴者有謫戍者有不幸杖而死者有幸而致仕去者水陸困頓當何如而春特用左遷仍舊銜不廢任用獨承注遠恩而南非大幸乎吳書入寓此世百餘年數十年之云舉人一生云耳百餘年數十年盡一生中所值目前事假來而忽往者又何足喜愠之有乎吳書驛舟時九月二十五日已過新安驛春書時是月日亦已過新安驛然所云已過者彼北而吾南也

春調南京工部左侍郎之三年爲嘉靖五年丙戌十一月內身爲患病陳情乞恩求退事臣學術迂疏性資愚戇少通洞籍素安貴於學絕中被蒙錄曉方叨於任使犬馬豈能必報消埃惟願少裨高乾坤覆載之仁有罪不加于至死衆而霑霈濡之澤無才猶祿以備員居三品歷兩京者九年佐大鄉事一衙者四任何幸優閑之地又容尸素之臣福已過而災生年當衰而病作若不求休退必將重致顛危故陳力當止於不能而終身貴復於不逮大易貴爲明訓周任亦有是言如蒙伏望矜其始終賜以骸骨俾克延於殘喘得歌詠於太平事下吏部覆奏云云至次年丁亥二月內奉 聖旨

何孟春旣有病准回原籍調理欽此

東坡與姪書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東坡評淵明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亦此意也）近世劉文安公定之言爲文必先博而後約若汝欲太早則其地無所容益衍東坡此意西涯先生嘗以告吾鄉華伯瞻及見春文又以語春春中年來涯翁謂人曰于元文章旁引博喻不可窮詰學既贍而筆力又勝之吾所患於于元者與患他人者異矣今日觀麗澤堂業華伯瞻纂誌及保齋文集序不覺森然又之保齋集序云某奉　詔受業後聆緒論爲文必博先而約後譬之山焉必出雲雨產寶玉生材木禽獸而朽株糞壤亦雜乎其間斯足以爲嶽爲鎮譬之水焉必吞吐日月藏蓄魚龍變見蛟蜃而汙泥潢潦來而不辭受之而無所不容斯足以爲江爲河爲海古之所謂大家者皆然也若句鍛字鍊探之而有窮取之而無復餘者不過爲孤峰絕澗而止惡足以成其大哉是言也翁七十之年而所以序保齋之文而不忘者少年之所聞也趙納之道翁之老而就實而所以惠於吾後者又有在矣其尚知所勉哉

前輩言士大夫游藝必審輕重且當先有踐者學文勝學詩學詩勝學書學書勝學圖畫學圖畫又勝學琴奕之事益有聞者勝耳詩與文工者傳寫刊布一化百千萬億垂之無窮字與畫工者繫其楮素存亡稍移纂揭不免失眞眞者百年不免水火之患琴奕之事雖極精妙身後何寄下琴奕與非清士所爲末技無足寄名若矣西涯先生晚年就對棊酒春不善琴奕寄於有谷未嘗不與頗以爲勸先生曰將何消日春曰詞翰熟自天成足娛日力既惡後生又垂遠世先生笑曰此後生計吾老不暇爲此一日先生在棊酒間不幸當遺命以巨軸乞詞翰者齎至先生色弗怡大書一絶云眞將性命作人情寫字吟詩總害生惟有閑茶堪遣興客來時復兩三枰春覩之悚然知先生前意之所在也元詩爲亦嘗戒其徒姚燧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將發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釣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此又游六藝者所當知

老杜詩黄羊飫不羶蘆酒多還醉宋人解云黄羊出關右塞上無角類麞鹿夷人所造酒秋管吸觥中故曰蘆酒也春按今陝西近番地皆有黄羊大如數歲羔而角甚長西地羊角皆拳曲黄羊獨與江南同而生羶後其肉肥美皆肯厚而不羶川中人造酒秋管吸瓶信然陝以西人則爲盆貯糟飲時量多少注水盆中竅盆吸之水盡酒乾謂之環力麻酒又曰雜麻酒卽蘆酒之遺制宋人之所見者豈未詳耶

見素林公舊隱之雲莊有石其山天成一碑題曰吾老蓋其菟裘地也公長憲湖南歲事乞休時弘治間江西值旱饑徵公都御史巡撫事竣再乞休正德間四川盜起徵公督諸路兵有功三乞休今天子光紹大統起耕傳歲詞劉渭南公廣累徵進尚書自工改刑歲理寅多明年乙休凡八疏乃得請歸當總題四休于吾老下此老某字曰嚴太宰所爲題是也卷中諸公詩章皆和公留別作也春惟君子之道二於出處爲見出處繫吾身最重吾身繫天下國家最重非吾身重也吾道重也道在出處出處在時吾身有道則吾身出處天下國家覩爲不惟其時嚼能不假積而充誠哉古人有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反者彼自謂各行其志然非中道謂之不識時可也吾無論已而有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者有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滿便自求解退者彼豈不忍之犯無謂之知足可也非爲天下國家者也非眞知道者也見素公當世所謂有道君子道之著孔子可師首陽可希志願降也身不獨善也應龍有潛有升感風雨下或仰吾無用此蟆其賢矣成化間高都憲上達乞歸疏稱三宜退及徵治盜謂宜再起功成宜再退晚自號五宜西涯先生云古人一宜去二宜休皆歛退事而能退而出出而復退出不徇物而退不矯情者爲難翁蓋其賢乎高公也然則見素公今日四休事雖古人中求之竟誰堪比擬耶

都督馬公觀春題松雪所書陶詩二十首于舟中相與飲適掞錦節集此飲酒之作也趙書此必其其題引今陶序爲字上已滅二十三字詩其一至其五滅四字半滅者六字其六七八九四篇書與本集其十一其十二十三互相易陶序固云詞無詮次書前後題豈容有他意也耶世誰當得集本作

嘗謂此近作與集作歟人嘗解其未集作意表且沒燭何以集作當炳燭爲趣故林集作遍林嚼欺東籬下集作東軒與草沒其要集作高安遇已諒非迷集作迷非是極窮節集作固窮節但恐多謬誤集作但恨或因集當誰不知作誰當醉作趣於古字通用尚安爲其姿因本篇有乃奇字在下句但恨爲但恐東坡已如此引用趙書改集本字不爲無理而春以爲他所書有不可同者集本字爲勝矣松雪爲人書此不過隨手紀錄正如山谷書孟博傳默誦間有二三字疑誤耳篇章之互易與字之不同觀者皆不必辨第賞其筆精可也嘉靖乙酉八月二十六日春與都督公祖風長蘆登湖遊觀此不覺釋然一笑而復公曰茲眞飲酒之作也乎

丙子十月之十日夜春憂與故人別或有以李于江集贈者登舟把玩閒得句云江上一樽猶在眼風前片帆已過山（過字中又作移）看山總是看人意不得方舟共載還沉眠久之自云效李作不知其何也

成化間陳翰林師召所乘盲馬偕餞六百文西涯先生以詩諗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蓋用于奚三百青銅沽酒也昨予刑部君應喬居爲稍撈斷壞數一小書見得銀兩滿翁亦念之以詩云詞林馬價知多少卽斷鄉召事也前輩好嘲乘騎如此凡日體之奉可知今日士大一登仕途必華屋而居出必肥馬輕裘肥其於飲食衣物能節者幾人觀數十年前爲費何啻千萬億可以觀世變矣

南京守備太監劉瑯自陝西河南鎮守至金陵貪賄益甚溢積既厚於私第建玉皇閣延方士以講爐火有術士知其信神異也每事稱帝命以動之瑯其財無算瑯有玉絛環値價百鎰術士紿令獻於玉皇鬨迷竊之而去或爲詩笑曰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元不繫絛環春聞諸周少卿子庚相與囅然

姑蘇毛都憲珵嘗訪楊祠部循吉因洗浴辭不出後楊訪毛亦以洗浴辭楊索片紙書曰君來顧我我洗浴我往報君君洗浴我洗浴時四月八君洗浴時六月六遂併剌投而去釋氏四月八日有浴佛會世稱六月六日乃猫犬澡浴之候也楊故用此戲之春聞延撫都憲俞公諫云云益事之不爲虐者

今世俚語前人失脚後人把滑蓋謂前輩覆後車戒之義也李白洲都憲老不去位爲言者所劾白洲檄爲詠行路人詩云車騎軒軒一道塵後人相送偶前人後人還有人隨後若只如前後亦嗔其言有味劉宜所謂後車又將覆者世豈無其人乎白洲文章名士其再出不免覆車失脚之悔然此詩所以爲戒戲則吾矣故書而識之

葉文莊水東日記謂元人文集如馬祖常元好問之焯焯今皆無傳春按元好問金人也金亡遂不仕其文爲遺山集四十卷今刻于河南馬祖常有石田集十卷今刻于陝西

丁丑八月朔之夕春侍涯翁坐翁拂案欲書經春檢詩稿呈翁記其一首二句云金花燦爛錦雲香上界飛書到幾行國心動不暇再閱而自續云風雨忽驚吹雨冷不教清夢着成章於是遂醒可異也

西涯先生丙午長至祀陵紀行詩末韻云朝趨未報鳥飛宿庭覲先陳鯉退詩二紀蒸行今千度春來風物合分淮未幾先生逝丁慈菴憂闇爲春言之以爲詩讖先生嘗送吾同鄉李大瑞謫官一聯云戒酒不從花底醉愛舟多在水中居李後被酒過河汾死先生予敬伯嘗與春慶上題春筆圖春詩云仙子曾將我文章莫太奇青天鋪作紙寫處作一點日星垂先生賞之徽伯詩云工文慕奇筆精思入幽夢神有取去時何如不相逮先生頗不樂謂徽伯汝非予元敵矣其年徽伯下世春哭之以詩先生次春韻云人間豪筆非無兆地下修文信有郎春筆之兆蓋記此事歟則詩信乎其有讖也

神降作詩前輩所傳非一今世亦往往有之涯翁先生少時曾爲紫姑仙戲祠亦須符呪後不復用但運箕卽至所言多驗詩僅有可稱者先生一日問事致請神降大書云我是唐朝李翰林謫來歸路已千層我家有事來相問濯濯須磨墨數升先生知其爲太白也因問以事神逝一響答既而曰賢嗣在此吾當少避於是先生前亡夫人岳氏亡箕敘述家事甚悉及退神後至先生姻黨有武人以事扣者神不應良久書一律竟去時冬夜已向中矣其辭云遼鶴歸來源止呪五雲樓外鼓三撾窮陰易落陽初轉化日舒長夜半遲燈火虛勞供零測文章無怪不藏挫仙才豈是于尼鬼不與閒人作笙龜春問而笑曰此鬼安知非眞太白耶太白

性氣死猶如此高力士輩當日爲其所役固宜

春有堂但欲名今是取陶淵明歸去來今辭中語其四壁一題守拙取陶詩少無適俗韻篇中語一題養眞取閑居三十載篇中語一題委懷收弱齡寄事外篇中語一題緻情取閑歲後五日篇中語因遂和此四篇貫于溪翁欲得翁詩與宇翁欣然爲策堂扁及壁間八字且許少暇和此詩時正德丙子五月翁生辰向近壽筵日舉再問月而翁棄諸生矣今手跡未渡豈勝今昔之感今日觀山谷集與欲清老簡云軒名未佳輒易題爲今是軒并寫去某去年已作詩徐爲公作數語并淵明詩十數首可作幢張之軒中也此事春寶偶合恨不得復以啓翁手堂既不復設此扁姑記于此云

翼天文志瑞星九五宋中興天文志瑞星十有二詳咸不一其三則皆曰合璧合德五年冬是星見于九斿朝臣表賀　上謙不居賜之璽書相爲戒諭

時楊文貞公在閣進詩一章有曰宜德庚戌月維巳且其日丁亥久端在酉大星如九九斿之旁有彗若射金王其煌厥名合璧大史敷奏百辟蒙叶賀祥獻壽皇德仁聖謙懷是當陰功等祇歸功祖

可草草觀者亦然卧病寄弟云平生多病褰天不庇窮儒蒙有尋方者錢無買藥餘暗消閑歲月久廢舊詩書却牽身長在愁懷且被除自注云首兩句是骨子第三句點病字四句點窮字五句點平生字六句點儒字末兩句又以見天終庇之之意而用以自慰也作詩不可令拘此亦不可不存此意若全不相照應如散沙相似亦何足爲詩篁墩之論其家人如此卧病吾無議若餘炎之云稍知門逕者何如更語好與清守如此作用何其瞬也其家人爲試之其集又將以納詩話邪

同官某卿延傳神者約及春春鼎辭對說之徐因其問爲觀語答之一準不須三嘆嗟心難能盡狀差摩中有見鏡不照技則實淳靡靡

正德庚辰有方士者挾巫史之術遊遊江湖人扣以未然事輒召古名仙運算賦詩以參隨所限敏捷若風擂是年秋王吳吳中諸生梁廷用往問其答曰吾同道人也欲賦詩出十韻來又曰君乞白巖詩吾當邀李謫仙同賦用十七韻梁蓋留都大司馬喬公白巖門一士也其十韻詩曰吾家住在蓬萊山之陽陽斷三千弱水萬頃之汪洋曾佩劒以

宋歸功聖母亦及臣于申命飾勵敬哉無怠歌句

實寫聖君之心

乙亥十二月二十三日五鼓春夢至一所三四道士相與飲爰已而有先去者于繼出門未行則堂中人謂童子曰我劉海蟾也爾師以藥金貯食餉我邪知我者我歌或其昌之外是歌曰百年非是等閑身學道而今秘四人中有兩人須得道不知誰主更誰窮子乃駐而聽之心亦自疑不知其所謂得道者指誰其人又歌數闋中一首曰此身生意與雖謂紅綠年年共一根常向人門問門口却忘門口是家門餘多視語聲字夢差了了既覺遂不復能盡憶雖衆德盡憶得定何物詩漫識此爲笑

程克勤生日用其父韻寄弟云新愁白髮鏡中生三十年來數賤庚未拂朝衣慚戲綵每當官醞想遺羹得膺自顧如春好守訓何妨似水清忽憶夜深芸閣夢淚江柳壽最分明自注云戲綵遺羹皆思親事綵與朝衣相應羹與官醞相應方不倫枯崔玄暐母謂兒子宜游有人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此好字之本也胡威之對晉武帝臣父清惟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此清字之本也作詩不

化龍亦叱石以爲羊經千秋黃塵變滄海歷幾度冬檜爲春陽育山不改色白雲空悲揚自樂烟霞深處有佳趣不將功名心拂隨風曉騎樓玉宇水晶殿日與猿鶴同徜徉飲食霞月欲澗養得中黃一氣絕凡慾那能有病求醫瘍神遊八極涵勳靜不管天地昇而朝賜我來登宣爲君發狂句山靈驚倒星十散亂赤群鳥其用十七韻詩曰六丁持斧施神功鑿開西南萬仞之峻峭芙蓉一朶神天來勢壓天下群山雄氷壺剖月色澄澈瑤臺倚千光玲瓏百丈虹覺望吞吐八埏霧雨瞻空濛虛室不受一塵埃靈光直與銀河通孔水掛壁噴晴雪玉梅懸谷挹香風上有神仙主虛靈凌風出沒遊太空登虬伏蛟下入海底水晶宮朝真謁帝獨坐天上璚瑤宮頤角崢嶸日卓立翠禮碟柯誰磨巍商家傳說作良弼求宝張良多奇功憶昔江樓吹鐵笛明月一曲三人同聽來一別世間甲子不知數但見幾度桃花紅金丸墜地黃鶴翁各分一詩贈先公大與宮忘趣自相合方倘長在眞宰中好將人手整頓乾坤了歸來一笑沸天台鼓動滄海東嘉靖壬午春以更倚對召時公位家宰矣

聯日出此卷視亦春秋之跡曰東坡記在黃時神降汪者谷家自稱天人姓李名全爲其篆字并記坐中張姓曾識劉苞事以爲全之爲鬼爲仙不可知若疑其所托則漢之神君尤世人所見當少所不見常多世外事固非區區耳目所能量也東坡他日爲韓文公碑有幽則爲鬼神明則復爲人語蓋無怪於此理矣呂洞賓之爲仙從唐迄宋事跡甚顯嘗謂滕宗諒於岳陽樓回道人高策爲之傳近世好事者又稱其詩若干爲純陽子集春未暇考大概其事蹟在宋或親接其變幻之形南渡登勝樓來或挾術求之輒憑物以應此卷二詩果生得之邂逅而獻于春公白巖者也詩跌蕩不凡字妙有飛動勢語亦異矣汪家牌不聞能詩篆字衆莫識東坡且實愛而生所獻乃如此世果有仙能久而不亡者在視聽之外邪吾于此乎驗矣其賦白巖篇末云云使東坡而聞之其弗信矣乎張炳劉苞事不足言已秦楚材之積金峯蘇養直之羅浮山所遇所談皆三生兩塵涉慌惚事以春所聞諸紀載家如此類未易枚舉學士大夫率置疑信間弗論今自公觀之是詩尚何疑坡彌范文正

公歐陽公皆曰公天人也吾於此質諸鬼神又知世有謫仙存焉何疑回道人賦詩後二年七月二十又七日識

湖州府後學吳仕且覆訂

建昌府督刊知事毛　績

督寫檢校李士俊

對讀教授徐文淵

訓導陸勝宗

眞珠船

胡侍著

眞珠船序

王徽之有云。觀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眞珠船。余每閒卷有得及他值異聞。輒喜而筆之。日擘月擷。間參獨照。時序忽忽。爰就茲編。遂總題曰眞珠船。雖非探之龍頷。頗均剖之蜯腹。柴於博弈。良已勤矣。顧井見不廣。疵類實繁。魚目混陳。貽笑巷子。採而擇之。尙仰賴於朱仲云爾。

嘉靖戊申八月之望關西蒙谿山人胡侍自序

眞珠船目錄

卷一

說築傅巖　湮鳴渭納
牛蠶　年號犯古
陰譜　掘塹
有又　葵
匿水不收　蘘邕有後
削城角

卷二

鶴尾　四昏
地理　奉承御史
鐘室草　隴上異獸
武職不守喪　告訐
外國人進士　公主翁主

雙頭蓮　誌銘
墳碑之制　商賈之服
側室死節　浮梁二令
苦蕒之異　漕河
正學祠　茄蓮

二老奇遇　性與天道
趙高之詐　五父之衢
賭博　秦聲
撲朔　關中無書族
卷三
斷竹歌　南北首
簫　醫
翻飲　知音
蛙給蹠　離合體
福堂　漁父瀨女
臨刑飲酒　事機難測
軒渠　側厚
唐文粹　文選
沈存中論星月　精爲星
卷四
合口音　蒸字韻
戒石銘　權臣官銜
齊氣　齊民
含衡音義　蘇王公主讀
僞學　巨人
黃金　行樂
宋食事女　房庶論樂
卷五
戰車戰船　剎
摹帖　東藩
盧坦之言　夫妻義絕
喬文惠上梁文　汎濫追呼
穆　梁
歹另　巳字三音
廟膾　粉羹

警枕　北曲
隸書　琴
兩造　君苗
越絕書
死生冥定
子晉劉安
讀書法
感孕之異
元曲
讖緯書名
陳泥
馮夷
龍九子
博學
董賈
甜酒
滕茂實
黍
秫
詩人幸不幸
燒酒

眈理　二王公不私
嵇允高謫官　無字碑
卷六
梁顯　王忠肅娶妻事
殷浩語　西瓜
幼慧
糟舍
輪林知縣　奭巴
腋氣　謝小娥
竹實竹國　酒禁
領巾　破頭語
卷七
裝潢　大臣處林下
堯舜禹湯非證　黃州傳奇
日月蝕　古木不宜伐
陶淵明用古詩　統萬城
鷄鳴度關　懷遠鎮
荒鷄
天地之中　臨華硬黃磬楊
泉比　馬踐楊妃
秦皇隋煬武后　黃金臺
漢昔疎略　婦人行狀
雙　不死酒藥
倉頡　夜知
卷八
居庸關　天祿辟邪
龍涎　白水
寡歡衆　左袒
二烈婦詩　上元張燈
曹狀元　雍門
胡顏　水晶鹽
鳥鵲塡河　顧姑
首虜　古人名字人少知者
折象　甑根
致仕半祿　韓靳王夫人
日南斗北
崆峒
閻子籌贅
張浚傳
蟬不翼鳴
天府陸海
七言詩始
禁苑魚獸食
西翰林
玉曲江
蒼雅

蒲輪　奇器不傳
許蔡　京官騎驢

眞珠船卷之一

咸寧　胡侍承之著

說築傳巖

說命曰。說築傳巖之野。孔氏傳云。傅氏之巖。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至蔡氏不從其說。乃云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余按孔子語子路云。傅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孟子云。傅說舉於板築之間。莊子云。傅說胥靡。墨子云。傅說被褐帶索。庸築傳巖。屈原離騷云。說操築於傅巖。賈誼鵩賦云。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班固公孫弘贊云。版築飯牛之朋。崔駰達旨云。役夫發夢於王公。張衡應問云。委市築而據文軒。夏侯湛抵疑云。傅說操築以寤主。羊祜讓開府表云。有遺德於版築之下。郭璞三蒼解詁云。板牆上下板。築杵頭鐵沓也。王子年拾遺云。傅說嘗爲赭衣。舂於深岩以自給。蕭綺序錄云。傅說去其舂築。釋彼傭賃。應翹旌而來相。沈約恩倖傳論云。板築賤役也。傅說去爲殷相。右諸說皆遠出蔡氏前。並同孔傳。且孔孟莊墨。去殷皆未大遠。言必有據。不知蔡氏何所見而不之從也。

涇屬渭汭

禹貢涇屬渭汭。蔡傳謂涇渭汭三者皆水名。而汭入於涇。鄭季友尚書音釋云。涇水先會汭水。後入渭水。

則經當言涇屬汭渭。不當先渭而後汭。況下文卽有渭汭字。不可異釋。當從孔傳。水北曰汭。黃東發日抄云。古注謂水內爲汭。若如古說。涇入於渭水之內。而漆沮既從灃水攸同。皆主渭言之。文意俱協。若以汭爲一水而入涇。則涇屬渭汭者。是涇既入渭。汭又入涇。下文漆沮之從灃水之同。孰從孰同邪。兼經云。涇屬于渭而乃云汭入于涇。文恐相反。又下文會于渭汭。若二水。則不以會言矣。恐渭汭合依古說。職方氏其川涇汭。易氏解云。汭非禹貢之汭。禹貢言汭皆水內。此川名。余按蔡氏解堯典嬀汭。亦小水入大水之名。蓋兩水合流之內也。故從水從內。又解東過洛汭云。洛水交流之內。今却自背其說。當爲職方氏所誤。而未覩易氏之解耳。況導渭之下。止言灃涇漆沮。絕不及汭。足見蔡氏之失。

四岳

堯典咨四岳。蔡傳云。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方諸侯之事。舜典乃日覲四岳。蔡傳云。四岳、四方之諸侯。二解不同。未詳孰是。余意爲四方諸侯者爲得。蓋言日覲。則非既專指一人。而俾又洪水及巽位。又皆極大事。亦不應獨咨一人而決。況言下卽有僉曰師錫之對。獨咨一人。而衆人同辭越對。恐無是理。

牛蠶

牛蠶並有大功於人。而皆不免於鼎鑊。余聞錫隴國不食牛肉。止食其乳。牛死。卽埋之。私宰者罪死。或輸金如牛者以贖罪。又于隴國不殺蠶。蛾飛盡。乃得治繭。彼其牛蠶。顧獨何幸也。

年號犯古

宋太祖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乃建號乾德。既而聞竇儀之言。始知蜀主王衍嘗有此號。遂發宰相須用讀書人之歎。然國朝永樂之號。實有犯於張遇賢及方臘。而天順。則楊安兒及阿速吉八。亦並稱之。正德之名。又與雲南段思廉及夏主乾順所建者適同。或者其以僭僞之稱。不足算乎。抑偶未之考也。

奉承御史

弘治甲子。山東鄉舉。某御史監試。偶閱一卷。顧左右曰。此卷雖佳。但文體頗古。恐不利會試耳。某布政侍坐。輒起揖手曰。實是忒古。御史訝曰。公初未嘗閱此卷。何以知其古。布政惶恐對曰。大人說他古。必定是忒古了。御史爲之啟齒。左右無不匿笑。

陰譴

臨清殷富之弟貴。素不弟。嘉靖初。死三日復生。氣息猶惙惙。輒匍匐向富叩頭曰。弟自今再不敢慢兄矣。富訝問故。貴曰。始貴病革。被二卒縛之。赴城隍廟。及門。見東街某秀才。枷項立門側。執簡唱名以進。某罪人。及貴。乃訝曰。汝亦至此邪。咨嗟頓足。久之。顧貴入。已而陞陞。卒捽貴令跪。貴不敢仰視。俄聞殿上厲聲曰。汝何得慢汝兄。罪合杖百。當有數猙鬼。捽貴下陛。蓋將杖之墀中。貴不勝惶懼。擗首。向殿上大呼曰。貴愚蒙不知禮法。請自今改過。再不敢慢兄。卽聞殿上召貴還曰。汝果能改。姑免汝杖。遂縱貴令歸。及墀中。卽見北街鄭優一家。皆遭拷掠。備極慘毒。又以鐵鈎鈎其家長脊觔。挂樹枝上。痛楚之聲。所不忍聞。趨至

門，則某秀才迎貴喜曰，汝有何功德，乃得復歸，幸甚幸甚，吾有小事浼汝，吾生時曾以白金三兩，著不借中，埋寢榻下，汝可召吾子令發取，少濟貧乏，吾以盜食丁祭肉被枷，已將三年，不久限滿，幸無他大過，當轉生，令吾子及妻，勿憂念也，言訖，啜泣，殷勤拽貴，令須返，貴方趨走迷途，一跌而寤，不意復得見兄，因召秀才子語之，故果如言得白金，亡何，鄭優聞門皆夜死，而其家長獨以背疽云，般富及邑人賀郡丞說。

掘塹

隋文帝開皇間，突厥敗民，歸男女萬餘，長孫晟奏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橫塹，令處其內，使得畜牧，王司馬璆謂古亦掘塹，見於此，余按塹亦作壍，亦作壕，秦紀始皇通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鄂谷，又塹山堙谷，千八百里，又漕河旁，漢高紀深溝而守，晁錯傳高城深塹，相如傳隋牆壞壍，陳湯傳穿壍，趙充國傳壍壘木樵，潘岳馬汧督誄，則以長塹，劉良註，則掘也，梁書章叡傳夜掘長塹，掘塹之事，不始見於隋也。

隴上異獸

唐長慶二年五月，有自吐蕃至者，稱隴上自去歲以來，出異獸，如猴，而腰尾皆長，色青，迅猛，見善人即捕而食之，遇漢人則否，方今關外乏材，安得此獸數千，分布九邊，以禦獵騎。

有又

有又二字，古通用，故詛楚文云，又秦嬰王，而字書解有，亦曰又也，禹貢云，作十有三載乃同，謂十載而又三載也，秦誓惟十有三年，洪範惟十有三祀，無逸享國七十有五年，義並同，洛誥云，在十有二月，謂十月而又二月也，伊訓十有二月，泰誓十有一月，義並同，曹娥碑云，旬有七日，謂旬日而又七日也，後漢鴻臚陳君碑，及魏大饗碑，旬有八日，韓敞復上宰相書，十有九日，義並同，惟初旬之日，不可復用有字，如曆中初七日，初八日，謂初旬之七日八日也，既謂之初，何又之有，猶二年，不可曰有二年，秋七月，不可曰秋有七月也，故漢衛尉衡方碑，止云二月五日，魏繁欽與文帝牋，止云正月八日，韓敞上張侯射書，止云九月一日，此類不能枚舉，近有撰金石文，而云初有五日，初有七日者，義殊不通。

葵

葵之種類不一，有丘葵，廣雅曰，蕭丘葵也，有胡葵，廣志曰，其花紫赤，有冬葵，陶隱居曰，以秋種葵，覆養經冬，至春作子，謂之冬葵，本草圖經云，苗葉作菜茹，更甘美，管子曰，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葵，布之天下是也，有蜀葵，爾雅所謂菺戎葵者也，郭璞云，如木槿華，戎蜀葵其所自，因以名之，花有五色，有紅者，又號一丈紅，又有黃蜀葵，與蜀葵頗相似，葉尖狹多刻缺，夏末開花，淺黃色，蕊心下作紫檀色，本草衍義云，與蜀葵別種，非爲蜀葵中黃者也，有錦葵，花小葉圓，有終葵，一名落葵，一名天葵，一名繁露，一名承露，一名藤葵，爾雅所謂葑葵葉露是也，郭璞云，大莖小葉，紫黃色，陶隱居云，人家多種之，葉惟可羹鮓，子紫色，女人以濃粉傅面爲假色，俗呼爲胡燕脂，蜀本圖經云，莖生，葉圓厚如杏葉，子如五味子，生青熟黑，所在有之，食療云，其子令人面鮮華可愛，取蒸，烈日中曝乾，挼去皮，取仁細研，和白蜜傅之，甚驗，博物志云，人食落葵，爲狗所齧，作瘡則不瘥，有龍葵，木草唐本註云，即關河間謂之苦菜者，葉圓花白，子若牛李子，生青熟黑，但堪煮食，不任生噉，孟詵云，其味苦，挼去汁食之，食醫心鏡云，龍葵作羹粥食之，並得圖經云，惟北方有之，北人謂之苦葵，葉圓似排風而無毛，有莖葵，爾雅曰，蕭莖葵，郭璞註云，頗似葵而小，葉狀如藜，有毛汋，啖之滑，廣志云，兎葵，瀹之可食，本草唐本註云，苗如龍芮，葉光澤，花白似梅，莖紫色，煮汁極滑，堪食，劉禹錫所爲動搖春風者也，有荊葵，一名芘茉，爾雅曰，莪蚍衄是也，郭璞註云，似葵紫色，陸璣云，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有鍵葵，葉低，又一種千葉可愛，有兎葵，馬融傳曰，桂荏兎葵，葉圓似葛，生水中，一名水葵，有蒲葵可食，葉似葵而大，中作扇，謝安取蒲葵扇中者捉之是也，有露葵，顏氏家訓云，蔡朗父諱純，遂呼葛菜爲露葵，王維詩云，松下清齋折露葵，意謂帶露之葵，不指葛菜，葛菜非輞川所有，宋玉風賦云，烹露葵之羹，曹植七啟云，霜蕃露葵，語並在蔡朗前，亦不指葛菜，有楚葵，即水中芹菜，有澤葵，即莓苔，鮑昭蕪城賦，澤葵依井是也，齊民要術，又有鴨脚葵，紫莖葵，白莖葵，春葵，秋葵，余按葵類雖多，鮮不堪茹，古人亟之，故豳風七月烹葵，周禮醢人饋食之豆，其實葵菹，儀禮贊者一人執葵菹以授主婦，公儀休食葵而美，魯監門女嬰謂馬佚食園葵，歲利亡半，魯漆室女謂馬佚踐園葵，使終歲不厭葵味，崔寔云，六月六日可種葵，中伏後可種冬葵，九月作葵菹乾葵，潘岳閑居賦菜則綠葵含露，齊周顒答王儉云，綠葵紫蓼，荆楚歲時記云，仲冬菜經霜，蕪菁葵等雜菜乾之，並爲鹹菹，齊民要術，有種葵法甚詳，又謂種葵三十畝，勝作十頃穀，又爾雅翼云，葵爲百菜之王，味尤甘滑，今人絕不食此，是以亦鮮種之，不知何故，余也葵藿之

委意，將訪諸老圃，廣蒔茲品，以當粱肉。

告訐

訐以爲直，孔子所惡，漢書刑法志云，孝文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宋勑諸不干己輒告論者，杖一百，其所告事，不得受理，眞西山帥長沙，咨目云，告訐乃敗俗亂化之原，有犯者，自當痛治，何可勾引，今官司有受人實封狀，輿出榜召人告首，陰私罪犯，皆係非法，不可爲也，又諭俗榜云，事不干己，輒行告訐，裝撰詞說，夾帶虛實，如此之類，皆是無理，黃東發引放訴訟榜云，不干己事不受，胡太初書縣緒論云，告訐者，未問虛實，先坐不應爲罪，若狀詞本訴之外，因而告首其家隱微者，亦勿鞫理，併先坐罪，莅皆得孔子遺意，吳張俶以多所詣白爲孫皓禰任，乃表置彈射三十人，專糾司不法，於是吏民各以愛憎，互相告訐，獄犴益滿，後俶姦利事發，皓車裂之，北齊盧裴，伺察官人罪失，動即奏聞，朝士莫不重跡屏氣，後杖死獄中，唐來俊臣，以上變見用，聚結不逞，誣搆良善，至誣伏仁傑以謀反，後伏誅，仇家爭噉其肉，敬羽爲御史，暴忍，斥道州刺史，詔殺之，臨死，袖中出牒數番，乃吏相皆訐陷曰，不及推死矣，宋曹州人趙諫，嘗爲小官，以罪廢，唯以錄人陰事，控制閭里，人畏之甚於寇盜，官司亦爲其羅織，俯仰取容而已，兵部員外郎謝濤，知曹州，具前後巨蠹狀奏列，章下御史披治，姦贓狼籍，遂論棄市，曹人皆相賀，因此有告不干己事，法著于勑律，右五人皆以嗜告訐誅死，足見天刑不爽，今問刑條例云，軍民人等，干己詞訟，不行親赴奏訴者，立案不行，仍提本身問罪，可見不干己事，雖

親賢亦所不准。又云：軍民嗣襲，除叛逆機密重事，許赴京奏告，其有親族全家被人殘害，及無主人命，官吏侵盜，係官錢糧，併一應干己事情，俱要自下而上陳告，若有冒越奏告者，俱問罪，還回所司聽理。若將不干己事，混合開款奏告者，法司參詳，止將干己事件開款施行，其不干己者，明白開款，立案不行。可見不係叛逆機密，及人命有主，若侵盜錢糧，不係在官者，併他不干己事，皆所不准。又云：在外刁徒，身背黃袱，頭插黃旗，口稱奏訴，直入衙門，挾制官吏者，所在官司，就拏送問。若係干己事情，及有冤枉者，照常發落，不係干己事，別無冤枉，併追究主使之人，一體問罪。屬軍衛者，俱發邊衛充軍。屬有司者，俱發口外爲民。可見訐告不干己之弊，觀干己爲重，觀於三例，則訐告之禁，亦鄭重矣。近者傾險小人，專伺察人陰私，萋菲其辭，訐諸當路，以逞憤嘯，財或緣睚眦之忿，泛引滔天之罪，而情酷之吏，不識大體，不畏天刑，不考故典，不遵明禁，不惟不之懲沮，顧獎與森刁，賫爲蠹蠹，略其干己之故，翻寫蔓及之詞，至或延禍廉直，不阿之善人，株連良家，閨閣之淑媛，追發遠年有主之枯骸，淫刑之下，何所不承，萬分有一幸而得直，則獲辱已奚涖，爲費已不貲矣，虛政一彰，刁吠九起，蠭蠆猬積，蒙蒙滋繁，冤號之聲，徹於昊蒼，鬱抑之氣，塞於里巷，茲淳風所以不復，災沴所以不明也，嘻。

覆水不收

光武本紀云：反水不收。何進傳，慕容超傳，並云覆水不收。李白詩：水覆難再收，又覆水再收豈滿杯。劉禹錫詩：金盆已覆難收水，皆用太公語。太公初取馬氏，讀書不事產，馬求去。太公封齊，馬求再合。太公取水一盆，傾於地，令婦收水，惟得其泥。太公曰：若能離更合，覆水定不收。

蔡邕有後

漢書謂蔡邕女蔡琰，沒胡中，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董祀。余按晉書后妃傳，景獻羊皇后，父衜，上黨太守，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邕之女也。又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是邕未嘗無嗣，其女亦不止董祀妻。

公主翁主

春秋公羊傳：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漢書百官表：諸王女曰翁主，顏師古曰：天子不得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父也，言父主其婚，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王吉傳：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曰尚公主，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今制親王女曰郡主，郡王女曰縣主，然則國人娶之者，皆宜曰承，或謂之尚，非也。

削城角

俗傳誅不孝於市，則削其城之一角。按苻堅傳：初石虎末，清河崔悅，爲新平相，爲郡人所殺，悅子渡，後仕堅爲尚書郎，自表父讐不同天地，請還冀州，堅愍之，禁錮新平人，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即今邠州，其城尚缺西南角，然則俗說亦有由也。需夏城亦缺東北角，志謂示不滿之意，俟考。

眞珠船卷之二

鶴尾

朱晦菴詩傳，謂鶴身白頸尾黑，然尾實不黑，黑者其翮實之末耳。

雙頭蓮

雙頭蓮，卽合歡蓮，一名嘉蓮，一名同心蓮，自是一種，不足爲瑞。

誌銘

蔡石之文，俗稱前序爲誌，而爲後之韻語爲銘，此謬說也。按說文：誌記也，銘亦記也，非有散文韻語之別也。蓋散文序事，自誌銘之前序耳，故古人於誌銘題下，往往復著幷序二字，足見後之韻語，方是誌銘，韻語雖例稱銘，亦可稱誌，是以任彥升於劉夫人江文通於孫緬，韓退之於盧渾，並單用韻語，而總稱墓誌。梁簡文於何徵君，韓退之於孟貞曜，柳子厚於襄陽趙丞，散文與韻語並施，而亦直稱墓誌，王融於豫章王，謝朓於海陵王，沈約於長沙王，皆無散序，而咸稱誌銘，然誌銘連稱，語義重複，若謂誌之以銘，似亦頗通。又韓退之於張法曹李楚金及乳母，皆只用散文，不暇韻語，而亦謂之墓銘，蓋後有韻語，則散文爲前序，無韻語，則散文卽誌銘。

地理

呂才陰陽書序略曰。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葬者以爲子孫富貴貧賤壽夭。皆因卜葬所致。夫子文爲令尹而三已。柳下惠爲士師而三黜。計其丘隴。未嘗改移。而野俗無識。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葬地以希官爵。荼毒之秋。遷時日以規財利。傷教敗禮。莫斯爲甚。司馬君實葬論略曰。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吾兄伯康。無如之何。召張生許以饋二萬。張生世爲葬師。爲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隨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他故。欲知葬書不足信。視吾家。楊廷秀與李侍講書略曰。景純葬書。東漢以前無有。景純忠義以死。大節固卓然。豈不前知其故。而逆善其先人之窀穸乎。既無驗。於人何有。張敬夫題贈地理卷後。略曰。吉凶由人。盡信書。不如無書。且以不才之子。不學之儒。有能以地理而取科第者乎。不仁之人。不善之人。有能以地理而保生產者乎。不業之農。不耕之田。有能以地理而成穀實者乎。羅大經風水論略曰。古人卜其宅兆。乃孝子慈孫。體親之遺體。使異日不爲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迴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豈藉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鐘東應。木生于山。栗芽于室。此乃活氣相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痒。積日累月。化爲朽壤。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且人之生。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稟賦已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冢中枯骨所能轉移。如瑛之說。則上天之命。反制於一抔之土矣。近時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嘗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右數說。可謂卓識確論。錄之以祛沉惑。

墳碑之制

唐六典。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趺上高不過九尺。七品以上立碑。圭首方趺。趺上不過四尺。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雖不仕。亦立碣。金石例。三品以上神道碑。五品以下不銘碑。謂之墓碣。大明會典。五品以上許用碑。六品以下許用碣。庶人止用壙誌。公侯及一品碑。螭首龜趺。二品碑。蓋用麒麟。三品碑。蓋用天祿辟邪。並龜趺。四品以下。並圓首方趺。高低各有尺寸。白虎通。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槐。士四尺。樹以楊。庶人無墳。樹以楊柳。大明會典。官民塋域。廣袤步數有等。五品以上有圍墻。六品以下無圍墻。親王享堂七間。郡主五間。一品至三品。俱三間。非勳修者無享堂。今人僭踰多越。無復等別。由學士不講。有司不申明耳。

商賈之服

漢高帝八年。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苻堅制。金銀錦繡。工商皁隸婦女。不得服之。犯者棄市。洪武十四

年。令農民之家。許穿紬紗絹布。商賈之家。止穿絹布。如農民家但有一人爲商賈。亦不許穿紬紗。今農民鬆髮不蔽體。而商賈之家。往往以錦綺爲襦袴矣。

鐘室草

未央殿東北二里許。蓋鐘室故處。有丈餘隙地。草色皆殷赤。傳是韓淮陰血漬而然。按莊子。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台州志。王貞婦爲元兵所刼。至嵊縣濟風嶺。齧指出血。書字山石。投崖死。血漬石間。天且陰。卽墳起如始書。永新志。譚節婦趙氏。被元兵併其子殺之。血漬禮殿間八磚上。宛然一婦人抱嬰兒狀。或磨以沙石。不滅。又煅以火。益顯。至今如初。夫義烈之人。憤強殘。英氣遏抑。宜其血亦異常。鐘室之草。不足怪也。

側室死節

嘉靖七年。長安人馬憲副應祥卒。側室劉氏。京師人。年才二十餘。縊死棺側。西安有司謂妾無旌表例。遂不上聞。余按國初良鄉魏成死。妾劉氏守節三十餘年。事聞。旌其門。御史許顯。眞定高邑人。病卒。二妾陳氏牛氏皆縊死。旌爲雙節。鹽課副使胡以謹。江西南州人。永樂初卒。妾金陵周氏。負屍歸葬。斷髮育孤。閉門無玷。正統間。旌其門。成化間。樂平喬侍郎毅卒。側室高氏。縊死柩傍。旌其門曰貞烈。有司搆祠祀之。城武高位死。妻陳氏。妾王氏。並自縊。弘治十一年。旌曰雙烈。弘治十七年。徐定公永甯卒。側室丁氏。縊於公之殯室。旌其門曰貞烈。泰安州王詰妾劉氏。正德六年。遇賊。投井死。旌其門曰貞烈。西安有司。不知何以不之援也。宋端平二年。高郵妓毛惜惜。死於柔全之難。遂得錫封英烈夫人。且賜廟祭。蓋旌奬義烈以立世教。初不可以貴賤論。而劉氏良家子。顧不得俯於一妓。可勝恨哉。

浮梁二令

洪武中。洛陽房殖。知浮梁縣。貪暴萬狀。民不堪命。相率縛赴京師。詔戮於市。永樂中。趙城賈宜。亦知浮梁。以忿栽邑民熊世康於舟。將沉之。世康之弟救免。縛宜。致之臬司。贓貨狼籍。臬司欲擬重典。會赦。止沒其贓。褫職爲民。歸鄉暴死。右二令。罪固不容誅。而浮梁之民。輒敢加以束縛。若待盜賊犬豕然。似難以訓。但貪酷之吏。肆其殘噬。固有甚於盜賊犬豕。而又賄結權要。莫之誰何。浮梁之舉。亦足示警。

武職不守喪

武職親死。例不解職守喪。禮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武職非身出空桑。奈何獨否。恬武穆當亂孔棘。國家倚重。丁毋姚憂。乞守終喪。累詔促起。乃勉奉命。已而竟解兵柄。持服終喪。今腹裏武職。任同散僚。既非孔棘之時。了無乞守之請。忘勵所天。領官如故。敗教喪義。關係非輕。桓寬云。古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僵屍賣經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順孝心也。今武職身丁鉅喪。從非戎事。而衣錦揚揚。衰絰不用。桓寬見之。更將奚議乎。

苦賈之異

弘治八年八月三日。湖廣撫臣徐恪。奏長沙地名白鶴樓。民家圃內有苦賈菜開蓮花。七日方謝。按吳師

命侯天紀三年八月。有賈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圓徑一尺八寸。莖廣五寸。南邊生葉。綠色。晉義熙二年九月。營士陳蓋家。有苦賈菜。莖高四尺六寸。廣三尺二寸。厚三寸。唐景龍二年。鄜縣民王上賓家。有苦賈菜。高三尺餘。上廣尺餘。厚二分。皆足爲異。然開蓮花者。未之聞。若賈。卽苦苣。

漕河

咸化元年。西安守齊神余公子俊。自終南義谷口。引潏水一支。由西南入省城。給居民汲飲。俗名漕河。按漢元光六年春。穿漕渠通渭。唐大曆元年。京兆尹黎幹。自南山谷口。開漕渠。抵景風延熹門入苑。以運南山薪炭。十道志。漕水卽沉水也。是則漕河卽古之漕渠。漕水。歲久湮塞。余公不過因其故道而爲之。雖狹不容舠。然猶得蒙故號。漕字有二音。一財勞切。一在到切。財勞切者。衞邑名。詩思須與漕。野處漕邑。土圖城漕是也。在到切者。水轉穀也。王隆小學篇。以水通輸曰漕。漢書蕭何傳。轉漕關中。張良傳。河渭漕輓是也。漕河之漕。既以轉輸爲義。則讀以在到切者爲是。今人多不知漕有在到之音。遂誤讀漕運之漕。爲財勞切。漕河之漕。雖讀作在到切。而不知卽漕字。却妄意書作淖字。淖在早切。上聲。不音在到切。

外國人進士

本朝文教。覃及海外。是以外國英才。學於中國。而登進士科者。亦多有之。洪武四年辛亥科。金壽。高麗延安縣人。景泰五年甲戌科。黎廣。交阯清威縣人。阮勤。交阯多翼縣人。天順四年庚辰科。阮文英。交阯慈山縣人。何廣。交阯扶寧縣人。成化五年己丑科。王京。交阯□□縣人。阮勤仕侍郎。子孫占籍山西長子縣。

正學祠

陝西會城有正學祠。以祀秦中道學之賢。如張橫渠呂藍田蕭維斗等。而程明道以奮籍於鄠。亦得與。又以周濂溪爲明道師。程伊川爲明道弟。因遂推祀。余謂此祠。既專爲秦人之正學設。則伏羲黃帝倉頡伊尹文王周公。尤正學之冠冕。秦祖禰廟赤燕伋石作蜀。並孔門之高弟。反不得俎豆其間。殊爲闕典。若明道自鄠之名宦。濂溪伊川之祀。更爲無謂。皆宜祧去。

茄蓮

今涼夏有茄蓮。顏似蓮蕖。而甘脆過之。飲膳正要。出碧蕖兒。註云。是碧蕖根。圖狀絕類茄蓮。想卽其物。

二老奇遇

崑山周壽誼。享年百有十六歲。高皇嘗召見。賜酒饌殿中。蠲其家丁役。無錫茹文中。居京師之高坡。斷術。享年百有十歲。英皇復辟之元。亦召見便殿。予冠服帶履。宴順天府。又命公卿造其居賀之。茹之孫。知州鳴玉。長史鳴鳳。按察副使鳴金。皆余執友也。周之後未聞。

性與天道

黃東發於論語性與天道云。子貢明言不可得而聞。諸儒反謂其得聞而嘆美。豈本朝再言性與天道。故自主其說如此邪。安之子貢之言。正今日學者所當退而自省也。又於性相近也云。子未嘗言性。言性止此一語。何今世學者言性之多也。余謂東發之言。尤今日學者所當退而自省也。

警枕

警枕不始於司馬溫公。吳越王錢鏐有警枕。蔡中郎有警枕銘。禮記少儀。弓茵席枕几潁杖琴瑟。註云。潁警枕也。謂之潁者。潁然警悟也。

趙高之詐

應劭風俗通義曰。秦相趙高。指鹿爲馬。東漢爲脯。二世不覺。故潘岳西征賦曰。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爲馬。張銑註云。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以蒲爲脯。以鹿爲馬。獻于二世。羣臣言蒲言鹿者。皆陰誅之。禮器曰。或素或青。夏造殷因。註云。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故崔琦對梁冀曰。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是趙高之詐。不但史記指鹿爲馬一事。

五父之衢

五父。魯衢名。猶齊之莊嶽檀衢也。家語云。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春秋左傳云。季武子作三軍。詛諸五父之衢。韓非子云。子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之。皆其處也。杜預云。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有嗛以凡通衢爲五父之衢者。非是。

隸書

庾肩吾云。隸書今之正書。張懷瓘云。隸書云者。程邈造字皆眞正。亦曰眞書。王羲之傳云。尤善隸書。項氏家說。程邈辨隸書曰。周興嗣千文。杜業鍾隸。蕭子雲啟云。論草篆法。逸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得逸少。任昉五體序云。隸則羲獻鍾庾。歐虞顏柳。八分則酌乎篆隸之間者也。書苑云。蔡文姬言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收八分。於是爲八分書。以諸家參之。則今日稱隸者。八分書。古之稱隸者。眞行書也。唐與國初。並無此誤。自歐陽以來始誤。故少游遂疑程邈帖。不當爲小楷。疑非秦書。蓋不知先有眞書。後有八分書也。法書要錄云。丁覘與智永同時。善隸書。世稱丁眞永草。唐六典。校書郎正字所掌。字體有五。一古文。二大篆。皆不用。三小篆。印璽旗幡所用。四八分。石經碑碣所用。五隸書。典籍表奏公私文疏所用。郭忠恕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趙明誠云。誤以八分爲隸。自歐陽公始。歷觀前說。則今之眞書。卽是隸書無疑。而學人猶往往承誤。謂八分爲隸書。卽稱眞書爲隸者。卽其背矣。是以俗有眞草隸篆之語。余詳舉之。用示蒙學。

賭博

王叔永宋朝燕翼詒謀錄云。世惡少無賴。賭博輸錢。無以償。則爲穿窬。若黨類頗多。則爲刼盜縱火。行姦殺人。不防其微。必爲大患。淳化二年。詔相聚蒱博。開概房。令開封府嚴戒坊市捕之。犯者定行處斬。引匿不以聞。與同罪。所以塞禍亂之源。驅斯民納之善也。其後刑名寖輕。而法不足懲。姦犯之者衆。蒞官視此爲不急之務。幻而不問者。十常八九。因訴到官。有不爲受理者。是開盜賊之門也。今問刑條例。賭博人犯一等二等者。俱問罪枷號。而此輩略不衰止。無亦法不足懲。而又蒞官者。不肯加之意乎。

秦聲

陳軫對秦王曰，臣雖棄逐之楚，豈無能秦聲哉。商相如曰，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缶以相樂。李斯上書秦始皇曰，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嗚嗚快耳者，眞秦之聲也。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嵇康聲無哀樂論，秦秦聲，則嘆羨而慷慨。石崇思歸引，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

兩造

呂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周禮以兩造聽民訟。今有止聽原告之詞，而不受被告之訴者，其亦偏矣。

樸朔

蘇東坡遊傑山詩，塞窗蹶足來朴握。注兎也。古樂府木蘭辭，雄兎脚撲朔。古文苑作朴握。

關中無舊族

關中代多兵爭，加以飢疫流亡，故無舊族。漢書，高祖二年，關中大飢，米斛萬錢，人相食。民就食蜀。漢獻帝興平二年，關中大飢，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又李傕郭汜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江表傳，董卓遷京師，空虛數百里中無烟火，孫堅入城，惆悵流涕。晉書，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又永嘉喪亂，雍州以東，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飢饉，百姓又爲寇賊所殺，流屍滿河，白骨蔽野。又慕容冲僭號，毒暴關中，人皆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烟。又石季龍滅石生，苻洪說季龍，宜徙關中豪傑及羌戎內實京師，季龍從之。又桓溫趨長安，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又麴特等圍長安，劉曜連戰敗績，乃驅掠士女八萬餘口，還平陽。又永嘉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戶不盈百，墻宇頹毀，蒿棘成林。又劉聰使子粲攻陷長安，遣人四千餘家奔漢中。又光熙元年，鮮卑大掠長安，殺二萬餘人。西魏大統二年，關中大飢，人相食，死者十有七八。唐黃巢入長安，捕得官吏，悉斬之。宗室侯王，屠之無類，納亡命者夷其家。巢復入，怒民迎王師，殺八萬人，血流于路，可涉。爾之洗城，又秦宗權所至，屠老儒，焚屋廬，城府穿爲荊棘。自關中薄青齊，南竄荊郢，北亘衛滑，千里無舍烟。又天復四年，朱全忠自長安遷唐于洛，驅徙士民，毀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長安自是丘墟。金紹定三年，窩闊台趨鳳翔行省，平章完顏合達遷京兆人于河南。嗚呼，當時此地之民，可哀也哉。漢光武建始二年，赤眉燒長安宮室，恣殺掠，城中無復人行。

眞珠船卷之三

斷竹歌

文心雕龍云，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又云，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按吳越春秋陳音曰，古者人民未質，飢食鳥獸，渴飲露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宋。於是神農黃帝，弦木爲弧，剡木爲矢，蓋斷竹之歌，卽竹彈之謠。神農前已有之，不肇於黃帝之世。

南北音

周官，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文心雕龍云，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娀謠乎飛燕，始爲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鼓思於西河，西音以興。是四方皆有音也。今歌曲但統爲南北二音，如伊州涼州甘州渭州，本是西音，今並以爲北曲。由是觀之，則擊壤康衢，卿雲南風，白雲黃澤之類，詩之篇什，漢之樂府，下逮關鄭白馬之撰，雖嗣有雅鄭，並北音也。若南音則孺子接輿，越人紫玉，吳歈楚艷，以及今之戲文皆是。然三百篇無南音，周南召南，皆北方也。

北曲

北曲不但擊壤等歌，及詩三百篇是。後魏樂府有北歌，隋有北庭伊州，唐開元中，歌工長孫元忠之祖，嘗

授北歌於侯將軍貴昌。至若隋煬帝望江南。李太白溫庭筠菩薩蠻。蘇子瞻念奴嬌。行香子。南鄉子。秦少游憶王孫。俞國寶風入松。並是北曲。固可按而歌也。世謂始於金之董解元。非是。北曲音調。大都舒雅宏壯。眞能令人手舞足蹈。一唱三歎。若南曲則侲婉嫵媚。令人不歡。直顧長康所謂老婢聲耳。故今奏之朝廷郊廟者。純用北曲。不用南曲。

簫

簫有管簫。笙簫。韶簫。歌簫。雅簫。頌簫。鐃簫。短簫。燕樂簫。清樂簫。教坊簫。唱簫。和簫。鼓吹簫。李冲簫。鳳簫。鑑茲簫。無底者曰洞簫。雖名號至不一。然皆編竹而成。其形參差。以象鳳翼。或十管。十二管。十三管。十六管。十七管。十八管。二十一管。二十二管。二十三管。二十四管。今所謂簫。止一管六孔。馬端臨云。名尺八管。尺八其長數也。一名竪篴。一名簫管。呂才傳。製尺八凡十二枚。仙隱傳。房介然善吹竹笛。名曰尺八。逸史。明皇得尺八吹之。卽此物也。洪容齋極博洽。乃云尺八無由曉其形製。三十國春秋。涼州胡安據盜發張駿墓。得赤玉簫。唐咸甯中。張毅家中得紫玉簫。天寶中。安祿山獻白玉簫管數百。則簫固可編玉爲之。余嘗於曲沃李長史鈞處。見玉尺八。溫潤精工。奇物也。

磬

磬有玉磬。天球。編磬。雅磬。鄉磬。頌磬。歌磬。眥石部樂。梁因方響之製爲銅磬。南齊易更鼓爲鐘磬。則金部亦有磬。今釋氏所擊銅鉢。亦謂之磬。妄名之耳。

琴

大琴曰離。二十絃。次大琴十五絃。中琴十絃。頗琴十三絃。形象箏。移柱應律。擊琴五絃。梁柳惲製。以管承絃。又以竹片約而束之。使絃急而聲亮。以筋擊之。兩儀琴二絃。絃各六柱。奚琴亦二絃。出胡中奚部。以竹片軋之。月琴四絃。十三品柱。形圓項長。似琵琶。王子年拾遺。師延商時修三皇五帝之樂。撫一絃琴。魏孫登亦彈一絃琴。又有九絃十二絃二十七絃。今但知有七絃。

罰飲

罰飲之說。從古有之。周禮。觥其不敬者。觥罰爵也。詩桑扈。兕觥其觩。注罰爵也。觩然不用。禮記檀弓。杜蕢酌飲師曠李調及晉平公。授壺。僧立踰言。有常爵。有若是者浮。注有常爵爲有常例罰爵也。浮亦罰也。一說謂罰爵之盈滿而浮泛也。論語下而飲。韓詩外傳齊桓公置酒令曰。後者罰飲一經。程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醉者浮以大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漢書敍傳。皆引滿舉白。服虔曰。舉滿爵。有餘白漏者。堰罰之。孟康曰。舉白見驗飲酒盡不。師古曰。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白盡不。一說白者罰爵之名。飲不盡者。以此爵罰之。徐邈云。御叔罰於飲酒。陳後主先令張貴妃等發采箋。製五言詩。孔範等十客。一時機和。遲則罰酒。酉陽雜俎。酒至鸚鵡盃。徐君房飲不盡。屬魏帝師。肇師曰。海蠡蜿蜒。尾翅皆張。非獨爲翫好。亦所以爲罰。餘不能悉舉。然罰飲之數。多限以三。韓安國作几賦。不成罰三升。蘭亭之會。王子敬詩不成。飲三觥。景龍文館記御詩序云。人題詩罰後者。罰三盃。又郝龍不能詩受罰。及金谷酒數。皆是

三斗。杜工部詩。百罰深杯亦不辭。特極言之耳。非實事也。注謂桑乂在江總席上曰。雖深杯百罰。吾亦不辭。妄撰之說不足據。

知醫

程子云。事親者不可不知醫。然王勃已云。人子不可不知醫。程子蓋述其說。隋許智藏云。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其說又在前。

君苗

唐人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字。楊用修謂文選注。呂安字仲悌。又應瑒有與仲弟君苗書。按陸雲集有與平原書云。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臺賦。亟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然則君苗不但有應姓一人。

蛙給廩

水經注。引晉中州記。惠帝聞蛙鳴。問之。太子令賈胤對曰。在官爲官蛙。在私爲私蛙。帝曰。若是官蛙可給廩。給廩之語。政極可笑。晉書削而不載。殊無意義。汪浮溪詩。人間何事非戲劇。鶴有乘軒蛙給廩。

離合體

詩有離合體。孔融離合郡姓名字詩。漁父屈節。水潛匿方。離魚字與時進止。出行施張。離日字合成詹。呂公磯釣。盍日留愛。離口字九域有聖。無土不王。離或字曰或合成國。好是正直。女回于匡。離子字海內有截。隼逝鷹揚。當離乙字。今文不同合成兌。六翮將奮。羽儀未彰。離商字蛇龍之蟄。俾也可忘。離虫字合成融。玟璇隱曜。美玉韜光。去王成文。不須合。無名無譽。放言深藏。離興字按轡安行。誰謂路長。離才字合成擊。魏伯陽參同契序。委時去害。依託丘山。循遊寥廓。與鬼爲鄰。合魂字化形爲仙。淪叛無聲。百世一下。遨遊人間。合伯字敷陳羽翮。東西南傾。湯遭阨際。水旱隔升。合陽字越絕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合袁字厥名有米。覆之以庚。合庾字又云。以口爲姓。承之以天。合吳字蘇子瞻離合硯蓋字云。研石猶在。峴山已頹。合硯字姜女既去。孟子不來。合姜字又潘岳謝靈運等。皆有此體。然不甚佳。

越絕書

越絕書十五卷。崇文總目云。子貢撰。或曰子胥。陳氏書錄解題。曰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爲子貢者。非也。其書雜記吳越事。下及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爲。而漢人又附益之耳。余按越絕篇末敍云。記陰陽說。略其有人。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側。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寫情露愚。略以事類。俟告後人。文闕辭定。白于邦賢。邦賢以口爲姓。丞之以天。是相屈原。與之同名。是則草履越絕者。爲會稽袁康。而潤色之者。乃同郡吳平耳。崇文總目及書錄解題。皆失詳考。及論衡按書篇。有會稽吳君高越紐錄。意者君高卽吳平之字。越紐或越絕之譌也。

輪室

金面粧銀衣狱。視嗟上有太書。瑤堂宇甚偉。後河南參議鳳翔王君鼎至。謂是渠舊題。近閱吳越春秋。大夫文種視詞有云。禍爲德根。憂爲福堂。因知出處。

漁父頭女

吳越春秋。漁父覆船。自沉江中。擊綿女子。自投瀨水。皆以明不泄也。後來漁父之子。乃援其父之故。說子胥而救鄭女子之昆。亦以其女之故。訪子胥而求償。是子是母。不識何緣得知也。

死生冥定

稽神錄。王師征越。敗於臨安。裨將劉宣。傷重。臥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數人。持簿偏閱死者。至宣。乃扶起曰。此漢非是。引出數十步。置道左。明日賊退。乃歸。茅亭客話。成都漆匠艾延祚。甲午歲。爲賊起於郡署。令作漆器。五月六日。忽聞鼓鼙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至。延祚因上樹。匿穢葉間。見天兵往來搜捕殺戮。至夜下樹。臥積屍中。中宵聞傳呼。類將吏。有十數人。而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按據簿籍。稱點姓名。僵屍聞呼。一一應之。雖不唱延祚而過。僵屍相接。猶檢閱未已。夷堅志。姑蘇葢建炎胡暴。施榮伏叢屍間。至夜。望車馬隔河來。明燭照道。以爲虜也。俄浮水過。審爲鬼神。須臾悉集其所。官人跏趺坐。吏從旁持簿指姓名。呼屍。輒起應。追呼盡。獨己不與。官人曰。有婦阿李。係合死之數。何得不見。吏對曰。他腹中帶一人來。未應同死。姓名乃四字番語。李明日辰時方命盡。點訖。呵道去。榮冥行小徑。入竹林。少憩。逢一婦人。皤其腹。以帕裹首。先在焉。蓋已受禍而不死者。天甫明。謂榮曰。我姓李。懷身十月。遭此橫難。今將產矣。榮乃扶待之。未食頃。生男。婦了無痛惱。抱之滌於河。既畢。登路傍。解裹首帕拭之。指顧之次。爲風所中。暈死。一胡倡乘馬過。過前。喜曰。何處得箇嬰孩。我未有子。此天賜我也。顧從騎下馬挾以去。榮望其已遠。始敢出林。水東日記。統軍濟。一戍卒胥器其家人曰。亂熾叢中。吾見一神人謂曰。爾非此中人。豆腐關兒人也。既而得脫。還然莫曉所言何謂。未幾。虜犯王城。官軍接戰。此卒竟歿於豆腐關陣中。右四事大略相同。未必盡出虛撰。足見死生冥定。非智力所能移免。

臨刑飲酒

黃巢死時。溥獻其姬妾。僖宗宣問曰。汝曹皆勳貴子女。何爲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黃公卿將帥於何地乎。上不復問。戮之於市。餘人皆悲怖昏醉。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此女子英辯侃侃。視死如歸。以今觀之。尤有生氣。不知當時君臣何所置其愧也。又范曄及其子藹。臨誅。亦並醉。因知今刑部每決重囚。必先酒食之。其來已遠。想其初意。蓋欲罪人昏醉。不大怖耳。今制囚人犯極罪。已招伏奏當。然不即斷決。尤必監候。會審無誤。又俟三覆奏而後始行刑。逮於臨刑。復酒食以醉飽之。及至市曹。又停刑不決。許其家人。擊登聞鼓告訴。多有得皆放回者。是見朝廷好生之德。無所不至。而在外有司。剗磨之吏。不體此意。任情肆虐。於罪不至死之人。每每非法拷訊以斃之。是徒杖之罪反重於死刑。有司殺人。反捷於朝廷矣。

事機難測

洪景盧云。秦始皇并六國。一天下。東游會稽。度浙江。倜然謂子孫萬世之固。不知項籍已縱觀其傍。劉季起咸陽。曹操芟夷羣雄。遂定海內。身爲漢相。日夜覬伺鼎鼎。不知司馬懿已入幕府。梁武帝殺東昏侯。覆齊祚。而侯景以是年生。唐太宗殺建成元吉。遂登天位。而武后已生。宜宗之世。無故而復河

隴。戎狄既衰。藩鎮順命。而朱溫生。王應麟云。齊桓公七年始霸。十四年。陳完奔齊。亡齊者已至。漢宣帝甘露三年。匈奴來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宮。唐太宗以武德丙戌即位。而武氏已生於前二年。我藝祖受命之二年。女眞來貢。而宣和之禍。乃作於女眞。又云。秦昭王五十一年滅周。是歲漢高祖生。觀二公之說。可見嶋嶋倚伏。事機難測。余謂不甯惟是。楊堅以巧詐篡周。朱溫以凶殘滅唐。將謂年運期頤。業固磐石。夫何廟不盡骨。而殺身之賊。即其眼中之子。僅一再傳。實祚傾絕。二公之引。猶爲遠於事情。

子晉劉安

汲冢周書。太子晉解云。王子曰。且吾聞汝之人。年長短。告吾。師曠對曰。汝聲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王子曰。吾後三年。上賓于帝所。汝慎無言。將及汝。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列仙傳謂子晉乘鶴仙去。蓋好奇之人。因上賓之說而附會之耳。子晉死時。年才十七。淮南王安以謀反自殺。載在信史。而神仙傳以爲仙去。蓋亦因其好言神仙黃白之事。而妄爲之說。

軒渠

呂東萊有軒渠錄。專載可笑事。初不解軒渠之義。近閱後漢書。蔺子訓傳云。兒識父母。軒渠笑悅。又韻會云。軒渠。笑貌。意始犂然。

側厚

今三原市肆賣餅。有曰側厚者。按東京夢華錄。胡餅店賣寬焦側厚。乃知其稱有自。寬焦。即武林舊事所謂寬焦薄脆者。今京師但名薄脆。

讀書法

參同契云。千周粲彬彬兮。萬遍將可覩。神明或告人兮。心靈忽自悟。心印經云。誦之萬徧。妙理自明。魏略董遇人有從學者。不教。云讀書百徧。其義自見。蘇東坡送安惇落第詩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朱晦菴云。書貴熟讀。讀多自然曉。元史侯均云。人讀書不至千徧。終於己無益。古人論讀書之法。不過如此。

唐文料

唐張孝文集。權文公爲序。其略曰。如求居寄別懷人三賦。與殷相一篇。意有所激。鏘然玉振。儻有繼昭明之爲者。斯不可遺也。然觀文粹。並不徧載。由是知姚有未見者。如王勃滕王閣序。柳宗元黃溪諸記。姚亦豈未之見。而皆不選及。

文選

文選採擇精妙。藝林獨步。而宋人往往繆加抨議。是見不量。蓋漢魏六朝。文風最盛。士率能言其採擇所遺。亦多珠璧。唐宋以來。鮮能企及。唐張燕公奉詔。搜括文選外文章。別撰一部。爲二十卷。張始興嫌其取舍未允。其事竟寢。元茶陵陳仁子。有文選補遺四十卷。恨未之見。近者大庾劉都憲節。搜括史傳。及古文苑。初學記。藝文類聚。文苑英華。太平御覽。等書所載。集爲廣文選八十二卷。可謂甚富。但眞贋雜陳。工拙

並列。焦永之製。間或乘之。至若汲冢周書。左傳國語。管莊列。亢倉潛南。潘夫中論之勝。蓋皆昭明所標以立意爲宗。方之猶輸而不同者。似並不宜選人。乃者晉江陳侍御蕙頗爲增損。然亦未爲允當也。

感孕之異

異域志。謂南海無男之女。感南風而獲孕。搜神記。述零陵太守之女。飲盥水而有娠。觀此則吞玄鳥之卵以生商。履巨人之跡以延稷者。未爲虛也。近者隰甯張娼之女。十二歲而得男。長安劉氏之婦。六十二而育女。是胎衿之結。亦有不假天癸者。

沈存中論星月

沈存中謂五星有循度者。有失度者。有犯經星者。有犯客星者。或以爲客星飛流奔迸。倏忽無常。其犯五星則有矣。五星當得犯之。余按天文書。周伯。老子。王蓬絮。國皇。溫星。皆客星也。周伯大而色黃。熠熠然。老子明大色白。淳淳然。王蓬絮狀如粉絮。拂拂然。國皇星出而大。其色黃白。望之有芒角。溫星色白而大。狀如風動搖。常出四隅。右客星錯出五緯之間。雖曰其見無期。其行無度。而或能留止不移。是以五星得而犯之。若夫飛流奔迸者。乃所謂飛星流星。非客星也。存中又謂月行疾者。其前必有星。余按天文書。月行遇水火土金四星。向之則速。背之則遲。非謂凡前有星。皆行速也。存中妙逢緯象。而偶有此失。又後漢鄭興上疏曰。日月交會。數應在朔。頃年日食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

精爲星

中興天文志。客星有三。一曰老子。二曰國星。三曰溫星。老子稱李耳。古之有德行而不仕。老而有壽之人。國星者。國皇也。不知何國人。溫星者。溫其姓。古之有操行而不仕者也。三人者。其精皆爲星。帝命之爲客星。余按嚴子陵。亦有操行而不仕者。氣類相感。故有客星犯帝座之應。又莊子云。傅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是以尾宿之後。有傅說一星。神仙傳曰。歲星降爲東方朔。東方牛。無歲星。諸星中有軒轅造父奚仲王良。亦皆古人之名。是知精之爲星者。不特老子三人。

眞珠船卷之四

合口音

平聲侵覃鹽咸。上聲寢感琰豏。去聲沁勘豔陷。入聲緝合葉洽。皆合口音。周德清中原音韻。謂入聲獨無合口音。其論殊偏。

蒸字韻

古韻多相通。如東與冬江。支與微。佳庚與青眞之類是也。獨蒸字不與他韻通。歷考毛詩及文選可見。吳才老韻補。謂蒸與眞通。余未考。

元曲

元曲。如中原音韻。陽春白雪。太平樂府。天機餘錄等集。范張雞黍。王粲登樓。三氣張飛。趙禮讓肥。單刀會。敬德不伏老。蘇子瞻貶黃州等傳奇。率音調悠圓。氣魄宏壯。後雖有作。鮮之與京矣。蓋當時臺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職。盡其國人爲之。中州人每每沉抑下僚。志不獲展。如關漢卿入太醫院尹。馬致遠江浙行省務官。宮大用釣臺山長。鄭德輝杭州路吏。張小山首領官。其他屈在簿書。老於布素者。尚多有之。於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聲歌之末。以舒其憤鬱感慨之懷。蓋所謂不得其平而鳴焉者也。

戒石銘

戒石銘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乃宋太祖擇孟昶頒令箴之語而書之、俾天下郡邑、列石立廳事前、以爲守令警、至今尚然、余郎刑曹時、同僚蜀人張蜀望云、適過牛肉鋪、見張榜申禁屠牛、而鬻刀者、乃居然賣牛肉其下、殊可矣也、余謂今之守令、戒石銘非不在其目前、而貪虐者奢不介念、此品又奚足怪、

權臣官銜

唐楊國忠拜相、制前銜云、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長史、劍南節度、支度營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訪處置使、兩京太府司農出納監倉廚祭木炭宮市長春九成宮等使、關內道及京畿采訪處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崇文館學士、修國史太清太微宮使、自餘所領、又有管當租庸鑄錢等使、元伯顏官銜云、元德上輔、廣忠宣義、正節振武、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秦王符斡罕中書、右丞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監修國史、兼徽政院侍正、昭功萬戶府都總使、虎符威武阿速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奎章閣大學士、領學士院、知經筵事、太史院官政院事也、可予哈必陳千戶達魯花赤、宣忠翰羅思扈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回回漢人司天監、兼牧監、廣惠司、內史府、左都威衛使司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司事、宮相都總官府、領太廟宗禋院、兼都典制神御殿事、中政院事、宣鎮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宗人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提調哈剌赤也不干察兒、領監群使司事、右二奸擅政、前後一律、當時氣勢熏灼、豈可想見、餘適足爲無賴罵之資耳、

纖緯書名

纖緯書名、余嘗載之野談、而遺易元命包萌氣樞書、刑德放春秋孔錄法、少陽篇、禮號謚記、河圖皇參持赤伏符、合古篇、提劉子錄運法圖苞受帝寶嬉祕徵篇、論語摘衰聖陰嬉讖、計尙有之、俟續考也、

齊氣

魏文帝典論、論文云、徐幹時有齊氣、李善注、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按漢書地理志、齊詩子之荒兮、遭我乎嶩之間兮、又曰、竢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又云、齊至今、其士舒緩闊達而足智、朱博傳、博遷瑯琊、齊郡舒緩、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爲俗邪、寰宇記、萊州人志氣緩慢、是則齊俗自來舒緩、故文體亦然、而註論語者、獨謂其急功利、急與舒緩正相反、

齊民

漢書食貨志、齊民、如淮汴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故莊子漁父云、下以化於齊民、鍾會檄蜀文云、率士齊民、未蒙王化、楊雄羽獵賦序、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王莽詔、編戶齊民、司馬相如難蜀父老、割齊民以附夷狄、蔡邕京兆樊惠渠頌、編戶齊萌、伐鮮卑議、以齊民易醜虜、陸機辨亡論、齊民免干戈之患、劉琨勸進表、齊人波蕩、賈思勰齊民要術、義並不殊、有以爲齊地之民者非也、

障泥

障泥、一名障汗、一名弇汗、一名蔽泥、鹽鐵論、今富者闌有弇汗、西京雜記、漢武帝得天馬、常以玫瑰石爲鞍、鏤以金銀綸石、以綠地五色錦爲蔽泥、後稍有熊羆皮爲之、故李白有銀鞍白鼻騧、綠地障泥錦之句、又韓反治王睦病死、以豹皮馬障泥、臥上立意、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

含銜音義

含、胡男切、在覃字韻、說文、嗛也、有包容不露之義、周易、含弘光大、舍章可貞、左傳、匿瑕含垢、漢明德后云、含飴弄孫、朱建傳、太后含怒、王褒傳、蕙蕊含馥、漢官儀、含雞舌香奏事、韓昌黎集、含英咀華、皆是此義、銜、戶監切、在咸字韻、說文、馬勒口中、行馬者也、有鍼唇切齒不放之義、周禮、大司馬鼓行徒銜枚、注、枚如箸、銜之、軍法止語也、詩出則銜恤、春秋合誠圖、鳳皇銜圖置帝前、左傳、許男面縛銜璧、韓子、烏有周周銜羽而飲、淮南子、鴈銜蘆以避矰繳、漢書義縱傳、上怒、銜之、東海王彊上疏曰、銜恨黃泉、劉伶酒德頌、銜杯漱醪、皆是此義、二字音義不同如此、世或有不復分別、一槩稱用、以銜枚爲含枚、以銜之爲含之者誤也、

親王公主禮

大明會典、凡王於妃父母前行禮、王立於東西向、妃父母立於西東向、王行四拜禮、妃父母立受兩拜、答兩拜、其餘親屬見王、行四拜禮、王皆坐受、妃於父母前、行四拜禮、父母正面立受、其餘親屬見妃、各序家人禮、公主下嫁、拜謁舅堂、舅姑登、與駙馬東西相向、拜見舅姑、舅姑坐東西向、公主立西東向、行四拜禮、舅姑答兩拜、

馮夷

張衡思玄賦、號馮夷俾清津兮、櫂龍舟以濟予、李善注引淸冷傳曰、河伯姓馮氏、名夷、溺於河中而溺死、是爲河伯、太公金匱曰、河伯姓馮名修、裴氏新語、謂爲馮夷、莊子曰、馮夷得之以游大川、淮南子曰、馮夷服夷石而水仙、後漢張衡傳、注引聖賢冢墓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爲河伯、又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唐碑有河侯新祠頌、秦宗撰文曰、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數說不同、然則不經之傳也、蓋本於屈原遠遊篇、所謂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前此未有用者、淮南子原道訓、又曰、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許叔重云、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此自別一馮夷也、右洪容齋之說、如此考索、可謂極博、余按山海經云、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恆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驀行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右二說皆出屈原前、蓋冰夷無夷、即馮夷也、淮南子又作馮遲、又淮南子云、馮夷得道以潛大川、司馬相如大人賦云、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揚雄太玄賦、鮮馮夷以作樂、莊子、馮夷河伯之子、張衡西京賦、盛河馮、曹植洛神賦、馮夷鳴鼓、博物志云、夏桀時、費昌之河上見一日、問於馮夷、抱朴子釋思篇云、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陶弘景水仙賦云、琴馮是焉去來、蓋謂琴高馮夷也、郭璞馮夷贊云、稟華之精、食惟八石、乘龍隱淪、往來海客、若是水仙、號曰河伯、又江賦云、冰夷引浪以傲睨、注即馮夷、馮音凭、謝惠連雪賦云、粲兮若馮夷、剖蚌列明珠、水經注、括地圖曰、馮夷乘雲車、容齋都不引及、何也、

僞學

齊東野語云。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進取。輒自附道學之名。褒衣博帶。危坐闊步。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爲默識。叩擊其所學。則於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於義利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藉口爲僞學之目。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禍。又云張說爲承旨。朝士多趨之。王質沈瀛。始俱在學校有聲。既而俱立朝。物議亦歸之。相與言。吾儕當以詣說爲戒。衆皆聞其說而壯之。已而質潛往說所。甫入客位。而瀛已先在焉。相視愕然。明日喧傳。清議鄙之。久皆不安而去。右觀二說。乃知此輩。昔已有之。

巨人

陝西會城。正德十三年六月四日。初昏時。陰黯。忽大明。有巨人長三丈餘。見撫臺東。足長四尺許。衣袂飄搖。髣髴如鬼魅。眉目莫辨。已而大風雨。遂失所在。街人王大貴及候吏卒並見。王近向余說。尚毛戴人猶有不信者。余按春秋敗狄于鹹。穀梁傳曰。長狄兄弟三人。一者之魯。一者之齊。一者之晉。皆殺之。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河圖龍文曰。大秦國人長十丈。佛國人長三丈五尺。晉史。元帝咸寧二年八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一丈餘。跡長三尺二寸。述異記。禹會塗山。防風氏後至。禹誅之。其長三丈。其頭專車。又符健皇始四年。有長人見。身長五丈。語百姓張靖曰。今當太平。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妄。召靖繫之。會大霖雨。河渭浸溢。蒲津監寇登。於河中流。得大履一隻。長七尺三寸。足跡稱履。指長尺餘。文深一尺。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乃赦之。王子年拾遺。宛渠之民。其長十丈。南史。陳武帝永定三年。有人長三丈。見羅浮山。通身潔白。衣服楚麗。隋書。仁壽四年。有人長數丈。見於應門。其迹長四尺五寸。異域志。長人國人長三四丈。國朝有使往遼陽。舟被風至其國。其人來拏舟。斬其一指。大若人臂。紀載歷歷。豈必都妄。又河圖龍文云。龍伯國人長三十丈。天之東南西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又有金剛敢死力士。天中太平之都。有都甲食鬼鐵面兵。皆長三千萬丈。神異經云。西北海外有人焉。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復國一千五百里。又東南隅上。大荒之中。有僕父焉。夫妻並立。其高千里。腹圍自輔。若此諸說。並是誕妄。故孔子曰。長者不過十丈。數之極也。

龍九子

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囚牛好音樂。今胡琴頭上所刻。是其遺像。睚眦好殺。今刀柄上龍吞口。是其遺像。嘲風好險。今殿角走獸。是其遺像。蒲牢好鳴。今鐘上獸鈕。是其遺像。狻猊好坐。今佛坐獅子。是其遺像。霸下好負重。今碑座獸。是其遺像。狴犴好訟。今獄門上獸吞口。是其遺像。屭贔好文。今碑兩傍龍。是其遺像。蒜吻好吞。今殿脊獸頭。是其遺像。弘治間。泰陵令中官問龍生九子名曰於李少師東陽。李不能悉。詢於吏部劉吏外績。乃得其說於故册面上所錄。然亦不知所從出。因據以復。余憶十一二時。曾見其說於對類總龜中。近因檢考傳記。乃知其說爲不經。睚眦。戰國策聶政曰。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注、睚舉眼也。眦目匡也。史記范雎傳。睚眦之怨必報。漢書杜欽傳。睚眦必報。張衡西京賦。睚眦蠆介。蒲牢。班固東都賦。注海中有大魚曰鯨。海邊又有獸名蒲牢。素畏鯨。鯨魚擊蒲牢。輒大鳴。凡鐘欲令聲大。故作蒲牢於上。所以撞之者爲鯨魚狀。狻猊。穆天子傳。狻猊日走五百里。爾雅。狻麑如虦貓。食虎豹。郭璞注。即師子也。出西域。漢順帝時。疏勒王來獻犎牛及師子。漢書西域傳。烏弋國出師子。孟康曰。似虎正黃。有幡耏。尾端毛大如斗。讀漢書。條支國出師子。章帝章和元年。安息國遣使獻師子。十洲記。聚窟洲在西海中。北接崑崙。有師子。博物志。魏武經白狼山。逢師子。見一物如狸。跳上其頭。師子伏不敢起。遂殺之。韻會。犬生二子。曰獅。狴犴。字林云。犴。胡地野狗。似狐黑喙。周官。士射犴侯。犴。胡犬。其守在夷。士以能勝四夷之守曰善。詩。宜犴宜獄。今文作岸。楊子。狴犴使人多禮。上林賦。蜒蜒蠖犴。埤雅。犴善守。韻會。獄曰犴。或作犴。犬所以守。故謂獄爲犴。屭贔。屭一作贔。屭一作屒。韻會。壯大貌。又鼇也。一曰雌鼇爲贔。廣韻。壯士作力貌。西京賦。巨靈贔屭。吳都賦。巨鼇贔屭。眉蚩吻。當作鴟尾。言蚩尾蚩吻。並誤。王子年拾遺。鯀沈羽淵。化爲玄魚。後人修玄魚祠以祀之。嘗見其浮躍出水。長百尺。噴水激浪。必降大雨。漢世越巫請以鴟魚尾厭火災。今之鴟尾是也。唐會要。漢武柏梁殿災。越巫獻術。言海中有魚名虬。其尾似鴟。激浪則降雨。遂作其形。置于殿脊。以厭火災。南史。簡摩訶詔其廳事庭堂。並置鴟尾。已上都不見有龍子之說。因牛嘲風霸下俟考。

黃金

黃金。漢時最多。陳平四萬斤間楚。梁孝王死。藏府餘四十餘萬斤。武帝時。衛青比歲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二十餘萬斤。漢故事。聘皇后二萬斤。王莽徵杜陵史氏女爲后。聘三萬斤。又莽敗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貫。尚有六十貫。黃門鈎盾藏府尚方。處處各有數匱。文帝賜絳侯勃五千金。丞相平。將軍嬰。各二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典客揭各千斤。昭帝賜廣陵王二千斤。昌邑王賜侍中君卿千斤。宣帝賜霍光前後七千斤。廣陵王前後五千斤。王莽賜孝單于咸千斤。咸子助五百斤。高帝賜太公家令叔孫通各五百斤。昭帝賜蘇義。元帝賜孔霸。成帝賜許嘉。皆二百斤。成帝賜王根。哀帝賜王莽。皆五百斤。他賜百斤數十斤者。不能枚舉。麋竺助先主。至一億斤。自西教盛行。棄之於土木者。既不勝計。而衣物之飾。又日趨於華靡。有金縷金箔。泥金銷金。貼金縷金。間金餞金。圈金戲金。解金剔金。撚金陷金。明金撈金。背金彫金。鬧金鎔金。織金鏤金。蒙金掐金。鍍金流金。鎏金減金。描金裹金。灑金皮金。遍地金。其名號至夥。耗費若斯。焉得如昔之多。

行藥

鮑照有行藥至城東橋詩。劉良註云。照因疾服藥。行而宣導之。遂至建康城東橋。見游宦之子。而作是詩。故當建有閒齋臥病。行藥至山館。稍夾湖亭詩。余亦有詩云。露徑徐行藥。雲門深探芝。有以藥爲樂者。乃知妄改金根。不獨韓昶可嗤也。唐耿湋詩。流水知行藥。于良史詩。行藥至西城。

博學

易云。君子多識前言往行。曲禮云。博聞強識。謂之君子。儒行云。儒有博學而不窮。內則云。博學無方。孔子

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云多聞闕殆又云博學之又云君子博學於文又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張衡傳云仲尼恥一物之不知學之貴博也尚矣程明道乃謂謝顯道云實却記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蓋斯言之玷也

柴食事女

江西接察僉事宋儒甫夏人女美而文嫁仁和鄧公輔合巹之夕鄧因剔燈微吟云油凍知天冷蓋挑女之對也女應聲云香消覺夜闌後有子矣而女卒臨絕力疾寫詩訣鄧云崑山片玉本無瑕女子生來願有家誰料中途妾薄命莫教兒子着蘆花鄧成化丁未進士先公同年

房庶論樂

宋時蜀人房庶著書論古樂與今樂不遠大略云上古世質器與聲朴後世稍變焉石磬也變爲方響絲竹琴瑟也變爲笙笛土塤也變而爲陶木柷敔也貫之爲板此於世甚便而不遠者指廟樂鎛鐘編磬宮軒爲正聲而槩謂夷部鹵部爲淫聲古之俎豆後世易以杯盂簠簋更以鐺桉使聖人復生不能舍杯盂鐺桉而復俎豆簠簋也八音之器豈異此哉孔子曰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古哉亦疾其聲之變爾試使知樂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淫濫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世之所謂雅樂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爲淫聲哉余不知樂然深愛此論

眞珠船卷之五

戰車戰船

近制御造戰車戰船將襲奪虜而走肯科索閭里騷然余以爲地利人事皆甚不宜不惟無功抑恐藉寇兵而齎盜糧也因閱宋熙河漕臣李復二疏深有槩於余衷遂備錄之冀悟當事者乞罷造戰車疏云奉聖旨令本司製造戰車三百兩臣嘗覽載籍古者師行固嘗用車蓋兵不妄動征戰有禮不爲詭遇多在平原易野故車可以行今乘在極邊戎狄乘勢而來雖鷙鳥飛騫不如是之迅捷下寨駐軍也以保險爲利其往也車不及期居而保險車不能登歸則虜多襲逐爭先奔趨不暇回顧車安能收非若古昔於中國爲用臣聞此議出於許彥圭彥圭因姚麟而獻說朝廷遂然之不知彥圭劇爲輕妄唐之房琯嘗用車戰大敗於陳濤斜十萬義軍無有脫者蜀邑平地且如此況今欲用於峻阪溝谷之間乎又戰車比常車闊六七寸運不合轍牽拽不行昨來兵夫典賣衣服自買牛具終日方進五七里遂致兵夫逃亡棄車於道大爲諸路之患今乞便行罷造如別路已有造者乞更不牽拽前來乞罷造船奏云邢恕乞打造船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有旨專委臣監督限一年了當奏勘本路只有船匠一人須乞於荊江淮浙和顯又釘線物料亦非本路所出觀恕奏請實是兒戲且造船五百隻若目今工料並備亦須數年自蘭州順放至會州約三百里北岸是敵境豈可容易會州之西小河鹹水其闊不及一丈

深至於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韋州入會精山石峽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尺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爲六七道水淺灘磧不勝舟載一船所載不過五馬二十人雖到興州又何能爲又不知幾月得至此聲若出必爲夏國侮笑臣末敢便依指揮擘畫恐虛費錢物終誤大事疏既上徽宗察其言忠遂能一役右二疏出潛水集容齋四筆亦載之又今套中深沙大磧徒步尚艱車豈易行黃河兩岸並是敵境船豈得過較諸宋時十倍不便

刹

刹而會以爲佛寺非也王簡棲頭陀寺碑列刹相望李周翰註列刹佛塔也又崇基表刹劉良駐刹塔也南史虞愿傳以孝武莊嚴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劉孝儀平等刹下銘惟茲寶塔妙跡可傳又云豈如神刹耿介凌煙梁簡文帝答同泰寺立刹啓寶塔天飛宋之問登慈恩寺浮圖詩鳳刹侵雲半歷詳前說刹爲佛塔無疑說文又解爲柱釋氏要覽刹梵云刹瑟此云竿即幡柱也沙門得法者便當建幡告四遠

董賈

蘇老泉云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楊鐵崖云賈生治安策有本有末至切至著方之後日晁董諸子曾非事實迂而少迫頗而寡要豈不爲西京策臣之冠乎又云漢儒首賈生使生終年如仲舒純儒不在仲舒也按劉歆讓太常博士書云作傅之爲疑賈生而已不言仲舒

摹姑

小兒無辜痘毒腦後項邊有核如彈接之輒動而不痛中有蟲如米粉不速破之則隨熱氣流散淫食臟腑以致肢體作瘡便利膿血壯熱羸瘦頭露骨高皆因氣血虛憊所致或因洗兒衣服露於簷下爲雌烏落羽所汚蟲入皮毛亦致此疾凡晒衣須火烘衣聖惠方急用竹刀剜破刮去核中蟲又小兒手足極細項小骨高況削體瘦臍突號哭胸陷或生穀瘡是名丁奚虛熱往來頭骨分開翻食吐蟲煩渴嘔噦是爲哺露二者皆無辜稱類最爲難治韻會云摹姑小兒羸病今云無辜聲之訛也

東牆

甘涼銀夏之野沙中生草子細如罌粟墻作飯俗名登粟一名沙米按宋史瀚海沙深三尺不育五穀沙中生草子名登相收之以食遼史西夏出登廂一統志韃靼土產東牆似蓬草實如穄子十月始熟子虛賦東蘠雕胡註東蘠實可食廣志東牆色青黑粒如葵子似蓬草十一月熟出幽涼并烏丸地魏書烏丸地宜東牆余意一物東牆訛爲登廂又訛爲登粟耳

甜酒

齊民要術云勿使米過過則酒甜白樂天詩云戶大嫌甜酒蘇東坡詩云酸酒如虀湯甜酒如蜜汁北山酒經云北人不善投甜所以飲多令人膈上懊憹是酒味忌甜也然梁元帝云銀瓶貯山陰甜酒時復進

之杜工部詩云不放香醪如蜜甜口之於味亦有不同

盧坦之言

唐盧坦爲河南尉時杜黃裳爲尹召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合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余謂多藏者必厚亡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古昔論天道者已並若此盧坦之言雖若矯枉過直然激發痛快尤爲警切貪黷之子尚謹思之

夫妻義絕

筆談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昆弟數口州司以不道緣坐其妻子刑曹駁之曰毆妻之父母即是義絕況其謀殺不當復坐其妻嘉靖之元沁州李子千毆殺妻父成獄而逃州繫其妻白氏追索囚身三年餘矣及余攝州乃移文憲司云李子千既是亡命逃竄必遠就令妻拏盡斃獄中凶狠之人亦豈肯顧況白氏之父既被李子千毆殺則白氏即係屍親雖不共天抗儷義絕若復瘐死囹圄是死者之家重併罹害乞將白氏釋放止責囚身族人鄰里多方捕訪歲月稍稽或有獲理憲司即從余議

滕茂實

滕茂實慕在鴈門關宋史一統志並以爲臨安人姑蘇志以爲吳人滕拘留鴈門時自分必死囑友人董說以奉使黃幡裹屍而葬且大書九字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據其自書當以東陽爲正

翁文恵上梁文

翁文恵行簡嘉熙末拜平章軍國重事年已八袠而子孫淪喪況味極惡嘗作上梁文云有園有沼聊爲卒歲之遊無子無孫盡是他人之物聞者憐之今閣椽之徒子孫既闕財產不貲而猶豪奪巧掊孳孳靡輟不知爲誰作牛馬也

汎濫追呼

眞西山政要云一夫被追舉室惶擾有特引之需有出官之費貧者不免舉債甚者至於破家豈可汎濫追呼胡太初喜簾緒論云凡與一人就訴詞必牽引其父子兄弟五七人甚至無涉之家偶有宿憾亦顚指其婦女爲證意謂未辨是非且得追呼一擾費耗其錢物凌辱其婦女此風最不可長今須察其事勢輕重止將緊要人點追一兩名若婦女未可遽行追呼右二書皆當官者所宜熟玩而茲二說曲盡其事尤當深省余謂追呼汎濫乃貪吏藉手索錢之術

黍

黍說文禾屬而黏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从禾雨省聲爾雅楚人以菰葉包黍炊而食之謂之角黍可爲酒關東人謂之黃米酒亦謂黍爲黃糯蓋皆謂黍爲黏也余按詩緝云黍有二種黏者爲秫可以釀酒不黏者黍今關西總謂之糜子黏者謂黏糜子不黏者曰飯糜子謂只堪作飯也孔子曰黍可以爲酒亦謂秫黍耳黍有丹黍白黍黑黍黑黍詩所謂維秬者也有秠爾雅注所謂黑黍中一稃二米者也

稷

余鉉云楚人謂之稷關中謂之糜其米爲黃米高琇云關西謂之糜通志云苗穗似粟而米可食是皆誤認黍爲稷也按爾雅粢稷邢昺疏左傳云粢食不鑿粢者稷也曲禮云稷曰明粢是也郭云今江東人呼粟爲粢然則粢也稷也粟也正是一物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故先儒甚疑焉余謂稷即粟米不須疑本草誤也

粱

爾雅蕛赤苗注今之赤粱粟苞白苗注今之白粱粟皆好穀詩詁粱似粟而大本草圖經丹黍米黏者爲秫北人謂秫爲黃米亦謂之黃糯釀酒宋書陶潛明爲彭澤令公田悉令種秫稻草子固謂種粳乃使二百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觀此則黍稷稻粱之黏者皆謂之秫而本草別出秫米一條注謂似黍而粒小誤也

秫

爾雅粢秫注謂黏粟也說文秫稷之黏者也氾勝之書粱是秫粟本草圖經丹黍米黏者爲秫北人謂秫爲黃米亦謂之黃糯釀酒宋書陶潛明爲彭澤令公田悉令種秫稻草子固謂種粳乃使二百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觀此則黍稷稻粱之黏者皆謂之秫而本草別出秫米一條注謂似黍而粒小誤也

歹另

歹俗讀作多改切如呼惡人則曰歹人好惡則曰好歹另俗讀作力正切呼別行則曰另行不同居則曰另居並誤按說文歹作肉剔骨之殘也一作𣦼另作咼古瓦切別人肉置其骨也一作剮

已字三音

已一音苟起切說文中宮也象萬物辟藏詘形也已承戊象人腹徐曰萬物與陰陽之氣藏則歸土屈曲包容象人腹圓曲也人腹中央也月令其日戊己注戊言茂己言起增韻又身也對物而言曰彼己一音養里切韻會止也廣韻此也又甚也訖也增韻又語終辭一音象齒切說文已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已爲蛇形象形律歷志已藏於巳上音以下音似毛氏曰陽氣生於子終於巳巳者終已也象陽氣既極回復之形故又爲終已字今俗以有鉤挑者爲終已字無鉤挑者爲辰巳字是蓋未之義也按史記巳者陽氣之已盡也博雅云已目也釋名巳巳也如出有所爲畢已復還而入也是辰巳字不特書作已古亦讀如已矣之已也右韻會之說如此今耳學之徒乃稍妄生分別因詳述以示

詩人幸不幸

張祜以詩薦於朝元稹對穆宗曰張祜雖蟲小巧壯夫不爲若獎激太過恐變風教由是寢實而歸薛逢爲侍書即出爲巴州刺史楊收輔政逢有詩微辭譏訕收衛之復斥蓬綿二州刺史收罷以太常少卿召還歷給事中王鐸爲相逢又以詩嘗鐸鐸怒遂不見齒常州張景修爲浮梁令邑子朱天錫以神童應詔景修作詩送之神宗一見大加稱賞翌日以語宰相王禹玉恨四方有遺才即令召用禹玉言不欲以一

詩召人、恐長浮競、不若俟其秩滿赴部命之、遂止、令中書籍記姓名、比景惰秩滿、神宗已升遐、本朝楊少師士奇在閣日、見一詩頗佳、詢其人、乃蘇州士人陳述、即令有司舉之、初授湖廣按察司照磨、尋陞御史、轉四川左參政、夫均爲詩人、而有幸不幸、薛逢擬蜂不悛、自飴辛螫、非不幸也、

廁牘

漢書萬石君傳、取親中帶廁牘、身澣洒、蘇林云、牘音投、晉灼云、今世謂反門小袖衫爲侯牘、顏師古云、廁牘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蘇言晉說是矣、余按賈逵解周官云、牘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淨牘中受糞函者也、賈孟皆在晉前、去班固爲近、說必有受、後世俗諺、豈足依憑、當從賈孟爲是、且詳廁牘字義、知其必不爲衣服類也、

粉羹

今人宴終、必薦粉羹、其來頗遠、陳正敏遯齋閒覽云、太祖內宴、先令進粉、故名頭食、從人宴終、方薦此味、蓋失其次耳、

爐酒

齊民要術、作粟米爐酒法、五月六月七月中作之、倍美、受兩石以下甕、以石子二三升、蔽甕底、夜炊粟米飯、即擣之令冷、夜得露氣、鷄鳴乃和之、大率米一石、殺麴一斗、春酒糟末一斗、粟米飯五斗、麴穀若多少、計須減飯、和法痛按令相雜、塡滿甕爲限、以紙蓋口、磚押上、勿泥之、恐太傷熱、五六日後、以手內甕中、看冷熱氣便漉去糟、亦得二十許日以冷水澆筒飲之、醋出者勝而不美、詳其法、即今所謂糟酒、然今法只用小白麴、或小麥大麥糯米、瓶罌中皆得作之、而澆飲以湯、古爲蘆酒、因以蘆筒嚗之、故名、今云爐、當是筆誤、醋公縣切、以孔下酒也、

貔貍

渾水燕談、契丹產貔貍、形類大鼠、而足短極肥、其國以爲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國王之膳、自公相以下、皆不得嘗、常以羊乳飼之、頃北使攜至京、烹以進御、本朝使其國者、亦得食之、浮休使遼錄、有令邦者、以其肉一鮮、漬之食鼎、則立糜爛、陸氏舊聞、狀類大鼠、極肥、麗甚、畏日、爲隋光所射、輒死、墨客揮犀、刁約使契丹、有密賜十貔貍之句、沈存中云、貔貍形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穀、嗜肉、狄人以爲珍膳、味如獾子而肥、齊東野語云、數說微有異同、要之即一物、亦竹鼠獾貍之類、近世乃不聞有此、北客亦多不知、余意即今西北邊所謂塔剌不花者也、一名大黃鼠、飲膳正要、塔剌不花、一名土撥鼠、味甘無毒、煮食之、宜人、生山後澤中、北人掘取以食、雖肥、煮則無油、湯無味、

王公不私

宋王文正公旦從子雍、屬開寶舉、上書於公、願與秋試、公曰、吾秉世以文進、見汝樹立、書可知矣、然吾在政府、懼太盛、豈可使汝與寒畯競進也、

國朝王忠肅公翺、爲吏部尚書、仲孫嶙、已薦監生、將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

蔽之、如誤中選、則妨一寒士、且汝已有階得仕、又何必爾、列卷火之、右二公亮直不私、令人欽仰、乃若陶穀在翰林、屬其子鄂於考試官、以合格聞、秦檜柄國、子熺孫塤、於省試殿試、並冠多士、寧不有愧於二公、

王忠肅娶妾事

王忠肅公翺、爲都憲時、張夫人密爲娶一妾、逾半年、方從容語公云、有一事、願貸罪過、乃敢言、公詰其故、始云、我年老、不堪服勞左右、特娶一妾相代、公其姑納之何如、公怒云、汝何破我家法、毅然不容相見、即日具幣兩端、白金二十兩、送之返、後公遷吏部尚書、妾猶在室、云豈有天官妻、而改嫁他人者、即他人亦豈敢言娶、公八十四卒、妾衰服往哭、其子竚、遂留養終身、余謂此一事、而四美具焉、忠肅公之不惑、張夫人之不妬、妾之貞一、竚之高誼、咸可紀也、妾姓侯、續訪竚官錦衣千戶、有謂公卒年九十二、夫人爲曾氏者、並非、公原配宋夫人、繼室以張云、

盛允高謫官

沈周客座新聞云、盛昱允高、蘇人、年二十餘、任御史、巡廣東時、王翺鎭兩廣、允高劾其失政、朝廷以大臣、姑容之、後二年、槩考在京百官、翺已陞冢宰、以允高爲輕浮、降古田縣典史、允高戲謂人云、此去在昱以爲恕、今去昱一字、尚存史字、余因考進士登科錄、及名臣錄、姑蘇志、則盛昱乃吳江人、景泰辛未進士、授監察御史、清山東馬政、癸酉出按廣東、是年王公已爲冢宰、允高所劾者、則總督兩廣都御史建昌揭稽耳、允高自以言事逆鱗、奉旨左遷、非由王公考黜也、王公一代名臣、又嘗自云、吏部豈報恩復讎之地、橫遭謫宦、特爲辨之、

無字碑

唐乾陵、豐陵、並有無字碑、余嘗疑其故、說戴埜談中、劉賓客嘉話錄云、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製述之意也、此說亦通、

西瓜

西瓜、爾雅本草齊民要術及諸類書、並不載、知昔所無、草木子云、元世祖征西域、中國始有種、余按五代時、胡嶠陷虜記云、眞珠寨東行數十里、入平川、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文文山西瓜吟云、拔出金佩刀、切破蒼玉瓶、千點紅櫻桃、一團黃水晶、不始於元世祖、

眞珠船卷之六

梁顥

遯齋閒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容齋四筆云。以國史考之。梁公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纂卒。年四十二。今按宋史。灝作顥。卒年九十二。非四十二。溯其登第時。乃七十三。非八十二。其子固。大中祥符元年。亦擢甲第。年才二十二。朝野雜記。謂顥登第。年二十三。蓋誤以固爲顥云。

欒巴

後漢書。欒巴、順帝世。以宦者給事掖廷。補黃門令。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郎中。仕至議郎。謫永昌太守。子賀官至雲中太守。夫以巳腐之人。而有再枝之理。且能子焉。此輩豈宜縱之閨閣中哉。

吏道撫仕

國朝。山吏道濟撫仕者。若靖安況鍾。蘇州知府。南昌熊尙初。泉州知府。高安賈信。廉州知府。吳縣平思忠。陝西參政。江西楊時習。交趾按察使。鄞甯劉敏。刑部侍郎。江陰劉本道。戶部侍郎。鳳陽單安仁。清苑李友直。並工部尙書。德慶李質。刑部尙書。吳縣滕德懋。江陰徐晞。並兵部尙書。南昌高琪。工部尙書。太子少保。刀筆之流。孰謂無人。

殷浩語

余昔年。見巧對有云。與我周旋甯作我。爲郎憔瘦却羞郎。下句知爲元微之會眞記中語。上句不知所出。近閱晉書。乃知爲殷浩語。桓溫問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也。今晉書以與我作與君。語義正通。

謝小娥

牛僧孺幽怪錄。載尼妙寂事云。尼姓業。父昇。夫任華。皆遇盜死。李公佐爲解夢中隱語。乃得復其讎。爲書覽公佐所作傳。錄而纂之。余近獲觀公佐所作傳。事則不殊。而姓名乃爲謝小娥。不作業妙寂。夫爲段居貞。亦非任華。唐書列女傳。亦同公佐。然則思黯誤也。

空桑

呂氏春秋。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中。獻之。其君令烰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余謂邑人既盡沒於巨浸。尹母又已化爲枯株。採桑之女。偶得遺嬰於無人之境。乃其曩故。誰復得而傳之。怪誕非道。所宜刊削。至歷千金。人不能增損一字。高誘謂惲相國之勢而然。是也。又春秋孔演圖。孔子母徵在。遊大冢之陂。睡夢黑帝。使請與己交。語曰。女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中。誣聖之言。尤不足信。

幼慧

唐世幼慧者最多。權德輿四歲能賦詩。蕭穎士四歲能屬文、七歲誦數經。十歲以文章知名。令狐楚五歲能詞章。杜甫七歲屬辭。李百藥徐彥伯張九齡裴敬彝。皆七歲能文。李賀七歲、作高軒過。韋溫七歲、日誦數千言。十一舉兩經及第。孔穎達八歲。記誦日千餘言。闡記三禮義宗。劉晏八歲、獻東封書。拜秘書省正字。王勃九歲作漢書指瑕。十三作滕王閣序。張說子九歲明二經。與韓愈同舉禮部。拜衛兵曹。李泌九歲。賦方圓動靜。李白十歲觀百家。十三能文史。郗士美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柳公權十二工詞賦。元稹十五擢明經。常敬忠十五七。過誦萬言。如意中七歲女子。賦別兄詩。今之豚犬。但解覓梨栗耳。遇之以勉兒輩。

酒禁

酒誥云。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趙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又云。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周官萍氏。掌幾酒謹酒。故漢興有酒禁。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不但恐歷米穀。且備酒禍也。後世因爲榷酤之法。官務之課。雖事不盡善。而古意略存。今千乘之國。以及十室之邑。無處不有酒肆。米穀耗費。淫鬬繁興。皆職於是。倘能酌量往制。嚴立禁條。不患穀價不平。訟詞不簡也。

臥讀書

精力漸衰。危坐閱書久。即爲勞。常置書枕側。臥閱終日。非當食及應接人事。不爲起。按晉書王洪傳。兄子

濟見牀頭周易。問叔父何用此。溝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爾。唐皇甫湜韓昌黎墓誌。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息以爲枕。淦以飾目。宋蔡確詩。紙屏石枕竹方牀。手倦拋書午夢長。容齋四筆。稚子懷嗜讀書。雖就寢。猶置一編枕畔。乃知古人亦有然者。三國志。曹操作欹案。臥視書。曹智人想便佔。但欹案之制不傳。沈括忘懷錄。有欹牀。云如今倚牀。但兩向施檔。齊高令曲尺上平。若臂倚左檔。則右檔可几。臂倚右檔。則左檔可几。臂左右互倚。令人不倦。仍可左右蟠足。或枕檔角欹眠。無不便適。其度座方二尺。足高一尺八寸。檔高一尺五寸。木製藤編。或竹爲之。又云。尺寸隨人所便增損。余意欹案之制。或當不大殊。漢李尤有讀書枕銘。唐楊炯有臥讀書架賦。

精舍

事物紀原。漢明帝於東都城外立精舍。處攝慕滕竺法蘭。按西域志。摩訶賴國阿耨達山王舍城。在山東南角。竹園精舍。在城西。是精舍不始於東都也。漢包咸董春劉淑檀敷李充。皆立精舍講授。曹操欲於譙東立精舍讀書。文選有謝靈運石壁精舍還湖中詩。李善注。精舍今讀書齋是也。故朱晦菴有武夷精舍。滄洲精舍。寒泉精舍。葉少蘊有石林精舍。吳德秀有西山精舍。又吳江裘傳。道士千吉。立精舍讀道書。然則所謂精舍。非釋氏之庵。得以專稱也。精舍亦作精廬。後漢姜肱傳。盜詣精廬。求見徵君。儒林傳論。精廬相連。廬觀動有千百。注精廬。講讀之舍。東觀漢記。王阜年十一。欲出精廬。任彥昇求立大宰碑。表精廬。妄啓兩史沈道虔時。復還石山精廬。

破頭話

余仲父襄陵君之孫叔元。乃從弟佑之子。其前身。實終南豐德寺僧淨敖也。敖戒行甚高。復能詩。故余大父槐堂侍郎以來。世與交好。敖每謂仲父及余言。淨敖受君家供養三世。行當托生君家。以酬厚遇。正德甲戌四月十九日甲夜。仲父假寐。夢敖突入佑室。輒變爲虎。躍而出。驚寤起。呼余及佑。方遙夢次。俄報叔元生。時牆下二鼓。久之。忽聞叩門聲。訊之。乃敖徒德中來訃。云師作入城主黃氏二鼓坐脫矣。時敖年已八十三。仲父因命叔元小字爲和尚。叔元登嘉靖乙未進士。歲餘。遘病京邸。從弟爲裹巾幘。叔元覽鏡顧視。自調曰。汝本一僧。易形爲儒。今乃著巾若道士。本來面目。固若是邪。語畢而逝。時年才二十有三。余聞叔元化妙徵。悉人語洩。自述前生事。謂之說破頭話。犯者必死。叔元既顯字和尚。又恆自述本僧語洩太甚。遂以夭死。按幽怪錄。党氏女語人云。兒前身老客王闡也。納幣方畢。而女乃失。愕齋隨筆錄。元泗州塔寺住持某。齋戒嚴潔。時人以老佛稱之。一日。呼侍者求血臘湯。侍者曰。老佛平日齋戒。今日何得有此想。老佛怒。拂衣去。徑造陳平章家曰。某特來求血臘湯喫也。平章詰之。如前。老佛怒曰。原來你也是不了事漢。平章不得已與食之。至晚。歸寺。別衆唱偈曰。擂開平屋三層七。踏破長淮一片冰。遂化去。茶毗之日。昇龕至淮河岸。時冰久合。舉火之際。大響一聲。冰忽自開。果如偈語。是夕平章見老佛至家。俄報後堂生子。卽雲嶠。後仕爲餘姚同知。重九日。同張伯雨賦詩。伯雨有百年身付黃花酒。萬壑松如赤脚冰之句。又有和者云。方外弟兄存晚節。人間富貴若春冰。至嶠則稍以長淮一片冰言之。不數日卒。斯並說破頭話所致。

然天竺牧童能詠三生之句。晉時鮑靜。不忘墮井之身。王十朋自言是嚴圉絜。今盛尙書編明。自知爲養馬卒。皆說破頭話。而皆無差也。

太子廟

陝西會城糖房街。有太子廟。所祀乃唐張巡廟碑。謂唐嘗贈巡爲通眞三太子。考之唐書。及他傳記。咸無其說。凡人臣未聞以太子爲贈者。本傳巡開元末。擢進士。蘇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河令。意者俗因衙中太子字。遂訛有茲稱。

翰林知縣

大學士吳郡王公鏊。震澤長語云。宋時兩制。皆文學名天下者。始應其選。雖一甲三人。亦出知外任。然後召試。欲其知民事也。其餘應試。率皆一時赫赫有名中外。所謂制科是也。故文學之士。不至遺棄。又通知民間利病。以其曾試於外也。國家翰林侍從。亦兩制之類。率用高科。其餘則用庶吉士。一甲三人。終不外任。庶吉士者。本欲使之種學積文。以爲異日公卿之儲。士既與此選。自可坐致清要。不復苦心於學。又不通知民事。天下以文學名者。不復得預。選才頗多。故不若制科之爲得也。制科行。人人自奮於學。以求知于上。不待督責矣。慈溪張鈇郊外農談云。新進士不宜卽除知縣。知縣之職。較之知府尤爲親民。得人則上人雖有苛政。而民不受其虐。不得人。則上人雖有仁政。而民不蒙其惠。故宋時進士。除縣主簿。使其親令之政而習之。其後爲令無難矣。士未第時。惟以舉業爲事。其所講習。不過作時文耳。一旦舉進士。吏部以其恍當外補。遂除知縣。是吏部不以知縣爲重也。其人又不知知縣爲重。一舉進士。輒望京除。及選知縣。則怨懟怨尤。自非識達守定。甯無僨事。夫以少不經事之人。而猝然臨縣。簿書山委。庶事川至。能不爲豪胥猾吏所賣者蓋鮮。間有一二聰明才辨者。祇知衙吏之宜遠。而專於自用。上不遵法制。下不體民情。肆意妄行。事多乖繆。上人以其進士。每優容之。不知其爲民患不淺也。又歷任既久。事體稍熟。吏部聞其能。遷擢臺部。而又以新進士來。嗚呼。百里民命所繫。乃以試人之賢否。民欲不病。何可得哉。右二說。深中時弊。特詳錄之。

大臣處林下

朱彧可談。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常着布直裰。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蓋中官也。威儀呵引甚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所謂。白其將曰。前有一人騎驢衝節。請官位不得。口稱弼弼。將方悟曰。乃相公也。下馬執鞚。伏謁道左。其候贊曰。水南巡檢唱喏。公舉鞭去。高齋漫錄。王和父守金陵。王荊公退居半山。每出跨驢。從二村僕。一日入城。忽遇和父出。公亟入編戶家避之。右二公皆位極人臣。其處林下乃如此。是可敬而仰也。

稱閣人字

安南不靖。議者歸咎王荊公進郭逵而退李憲。荊公笑曰。使逵無功。勝憲有功。使宦者得志。吾屬異日受禍矣。他日。有朝士在中書。稱李憲字。荊公厲聲叱之曰。是何人。卽出爲監。當今有稱閣人別號者。荊公聞

之。不知當何如也。

腋氣

洪芻香譜。金碑香。洞冥記。金日磾入侍。欲衣服香潔。變胡虜之氣。自合此香。由是言之。今謂腋氣爲狐臭。狐當作胡。故千金方論云。有天生胡臭。有爲人所染臭者。呂氏春秋。昔有人身大臭。妻妾親戚。無能與居。此人自居於海畔。有人悅其臭。晝夜隨之。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海畔有逐臭之夫。正謂此。有謂臭爲鮑魚者。非是。教坊記。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委媚。而微慍。慙慍、腋氣也。奇效良方。治腋氣。用熱蒸餅一枚。擘作兩片。穰蜜陀僧細末一錢許。急挾在腋下。略睡少時。候冷棄之。如一腋只用一半。葉元方平生苦此病。來紹興。偶得此方。用一次。遂絕根。余錄之以傳。與天下人絕此病根。

黃州傳奇

元微之唐臣。有蘇子瞻貶黃州傳奇。先友謝憲使朝宜。正德初。以御史歷浙之憲副。始上任。開宴。優人以前傳奇呈。未幾。謝入覲。以遺徹宴蔬。謫黃州判。

薦福牛頭

墨客揮犀云。有客打碑來薦福。薦福寺在饒州東。薦福山上。杜子美詩。滄滄上牛頭。牛頭寺在滄川西南牛頭山上。有以爲長安城南薦福牛頭者。非也。

竹實竹饑

嘉靖丁未戊申。商洛漢沔大饑。竹徧生實。又多竹饑。饑民甚賴之。天地之大德。有如此者。

古木不宜伐

魏書。曹操使工蘇越。徙美梨。掘之根傷。血出。越白狀。操躬自視而惡之。遣遂寢疾。卒。交州記。合浦東百里。有一杉樹。漢時遣人伐樹。役夫多死。夷堅志。鄱陽松子源。程氏家山。有大樟木一株。傳二三十世。高侵雲霄。慶元元年。族長知萬。與衆議。以與薦福寺。使自伐之。監寺僧紹簡。往莅其事。仆之。悉芟枝幹。獨留木身。時農人種稻在田。乃擊鼓喚集。挽拽未十步。木展轉。東西五人遭壓。知萬姪亦死。其傷股敗面者。又十餘輩。終南山俗所謂景陽川。中多古木。樵採罕至。嘉靖戊申。西安韓生深。率衆伐之。將以爲利也。已又入山督役。忽暴病。頭馳返。未出子午谷而死。韓富而不吝。人咸惜之。蓋古木中。往往有神怪。能殺人。故孔子云。木石之怪夔罔兩。不宜輕伐也。

女化男

嘉靖戊申七月。邸報云。大同右衛參將馬繼宗家。舍人豫之女。年十七。將嫁。化爲男子。余按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爲丈夫。漢末。閩中徐登本女子。化爲丈夫。括異志。廣州蕭某女大娘子。晉元康中。安豐女子周世甯。甯康初。江陵女唐氏。劉聰時。內史女人。唐光啓二年春。鄜縣女子。宋乾道三年四月。永州支氏女。慶元三年。袁州黃念四女。並化爲男。座客新聞。成化間。金齒有人無子。止一女。以酒肆爲業。一日。有道人來乞食。其女聽道人啖足而去。不責其直。明日又來如此。及二旬。女敬禮不衰。問其姓。但云我家止兩

口。隨去。謝女曰。蒙施多矣。恥無爲報。有藥一丸。奉謝小娘子。待嫁日臨行。以藥噙口中。至夫家嚥下。我珍重。以此相報。幸勿忽。女信而藏之。及嫁。如其言。就寢。夫狎之。則已化爲男子。夫家駭。聞女家。見誑。官追問。女備言其故。人始異之。知兩口之言爲呂仙也。父母遂得有嗣。又蜀王本紀。武都丈夫化爲女子。蜀王納以爲妃。漢建安七年。趙舊男子。劉曜時。武功男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爲女子。獨漢哀帝建平中。兼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子。其事尤異。

領巾

劉績爲領巾爲唐製。按北史。隨文帝將廢太子勇。乃語事臣云。前簿王世積。得婦女領巾。狀似稍幡。當時徧示百官。欲以爲戒。今我兒乃自爲之。領巾爲猶幡。此是服妖。然則領巾之製遠矣。

統萬城

統萬城。陝西志謂在河套。甯夏志同其說。謂在哈剌元遠之南。即華言黑水。有廢城曰忻都者。其處也。余按晉載記。雖有營統萬於黑水南之說。而當時祕書監胡義周作頌。有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據其說。則當在甯夏境。若云河套。則背及左右。皆據黃河。不合頌語。甯夏城北百里。今有廢州曰田州。亦名定遠鎮。牆中多枯骼。野談疑其爲叱干阿利之徒所築。由頌觀之。或即統萬城也。

懷遠鎮

甯夏志。隋柳彧爲治書御史。坐罪。除名。徙配朔方懷遠鎮。余按地理志。夏州後周改懷遠郡。隋開皇三年。復廢郡爲州。又改遠縣無鎮之名。柳彧傳云配戍懷遠鎮。無朔方二字。又云行達高陽。有詔詔還至晉陽。遇漢王諒作亂。因之。煬帝紀。帝頓懷遠鎮。受高麗降。高麗遠在遼海東。甯夏在極西。幾萬里。豈是受高麗降處。然則所謂懷遠鎮。當在今遼東。唐書地理志。安東上都護府。懷遠軍是也。高陽即今保定府之高陽縣。晉陽即今山西之太原府。彧由長安戍遼東。故得達高陽。其還也。亦得至晉陽。若云戍甯夏。則與高陽晉陽。風馬牛不相及矣。即使眞爲朔方之懷遠。然彧中道詔還。未嘗抵配所。亦不當列爲甯夏人也。甯夏志。先公所修。爲當道者所竄改。且經兵火。板散失。又累爲後人增損。故訛誤頗多。

眞珠船卷之七

裝潢

懶眞子錄云。唐祕書省裝潢匠六人。恐是今之表背匠。謂之潢。其義未詳。余按釋名。潢、染紙也。齊民要術。染潢法云。潢紙滅口便是。不宜大深。深則年久色闇。注謂浸檗汁爲之。蓋以辟蠹也。廣韻。潢、乎壙切。染書也。

臨摹硬黃響搨

宋張世南游宦記聞云。歸。謂置紙在榜。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摹之。若臨深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硬黃。謂布紙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虢角。毫釐必見。響搨謂以紙覆其上。就透明窗牖間。映光摹之。

水晶鹽

李白詩。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祇有水晶鹽。按梁天監中。天竺王屈多遣長使竺羅獻方物云。其國有恆水。其水甘美。下有眞鹽。色正白。如水精。金樓子云。胡中有鹽。瑩如水晶。謂之玉華鹽。西陽雜俎云。白鹽產有鹽如水精。名爲石王鹽。段公路北戶錄云。鹽有如水精狀者。一統志。撒馬兒罕土產水晶鹽。堅明如水晶。琢爲盤。以水濕之。可和肉食。然則祇以此味按酒。亦自不儉。

堯舜禹湯非謚

證法翼善傳聖曰堯。又善行德義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受禪成功曰禹。又淵源流通曰禹。雪行雨施曰湯。又除虐去殘曰湯。余謂謚始於周。古所無之。茲蓋出於好事者。附會追樸之耳。尚書馬注蔡傳。皆直以堯舜爲名。顏師古謂禹湯皆字。其說並是。按虞書。帝曰。格汝舜。帝曰。余咨禹。若謂之謚。豈得生而稱之。

馬踐楊妃

唐書謂楊貴妃縊死馬嵬路祠下。以紫褥瘞道側。太真外傳。謂貴妃縊馬嵬佛堂前梨樹下。裹紫褥。瘞西郭外一里許。道北坎下。而元人傳奇。及俗間流言。不知何以有馬踐楊妃之說。近閱宋人李恭賦楊妃菊詩云。命委嵬坡萬馬泥。乃知其說亦有自。

顧姑

蒙齋筆錄。凡諸酋之妻。則有顧姑冠。用鐵絲結成。如竹夫人。長三尺許。用紅青錦繡。或珠玉飾之。草木子。元朝后妃及大臣之正室。皆帶姑姑。高圓二尺許。用紅色羅蓋。唐金步搖冠遺制。南村輟耕錄。翰林學士承旨阿目茄八剌。帶罟罟娘子十五人。聶碧窗胡婦詩云。雙柳垂鬟別樣梳。醉來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見。爭捲珠簾看固姑。顧姑姑婦罟罟固姑實一物。夷禁之音。無正字也。

日月蝕

南齊志。漢尚書令黃香曰。日蝕皆從西。月蝕皆從東。無上下中央者。

黃金臺

道山清話云。子問秦少游。李白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之詩。史但言築宮而師事。不聞黃金臺之名。太白不知何據。少游曰。上谷圖經。言昭王築臺。置千金於其上。遂因以爲名。坊之信然。余按孔融論盛孝章書。已云昭王築臺。以尊郭隗。少游未之考也。又晉書云。段匹磾討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然則金臺之事。不獨昭王而已。

古人名字人少知者

古人名字。人少知者。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姓墨。名智。字公達。介之推姓王。名光。楚狂接輿姓陸。名通。范蠡字少伯。鬼谷子姓王。名翊。東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綺里先生姓綺里。先生字季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角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莊周字子休。荆軻字次非。曹參字伯敬。公孫弘字次卿。楊王孫名貴。魏徵字玄成。柳公權字誠懸。宋齊丘字超回。佛印名謝端卿。

陶淵明用古詩

捫虱新語云。陶淵明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當與商風七月相表裏。按樂府古詞。已云雞鳴高樹顛。狗吠深宮中。又陸士衡詩。虎嘯深谷底。雞鳴高樹顛。

婦人行狀

吹劍續錄云。古今志婦人者。止曰碑。曰誌。未嘗稱行狀。近有鄉人志其母曰行狀。不知何據。余按江文通

集有建平王大妃周氏行狀。

氈根

南史新聞。薛昭緯經巢賊亂。流離絕糧。遇舊識銀工。延昭緯。飲食甚豐。以詩謝之曰。一壺氈根數十顆。盤中猶更有紅鱗。早知文字多辛苦。悔不當初學冶銀。仇池筆記。王中令令蜀寺僧賦蒸豚。立成云。鬐長毛短淺含膽。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飣。軟熟真堪玉筯挑。若把氈根來比並。氈根自合喫藤條。氈根謂羊也。

雞鳴度關

博物志。燕太子丹。質於秦。逃到關。關門不開。丹爲雞鳴。於是衆雞悉鳴。遂歸。今人但知孟嘗君事。

不死酒藥

湘川記。舊陽酒香山上。有美酒數斗。飲者不死。漢武帝遣樂巴求得之。未進御。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朔曰。酒苟有驗。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博物志所載略同。余按戰國策。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罪在謁者。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乃不殺。右二事。何其甚相似也。

韓蘄王夫人

鶴林玉露。韓蘄王夫人。京口倡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齁齁然。驚駭而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歡。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蘄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按宋史。夫人梁氏。韓世忠與兀朮戰。將十合。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假道。不聽。一夕兀朮潛遁。

荒雞

晉書。祖逖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史臣曰。祖逖聞雞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爲貪亂者矣。元史。史天倪。金大安末。舉進士不第。乃歎曰。大丈夫立身。獨以文乎哉。使吾遇荒雞夜鳴。擁百萬之衆。功名可唾手取也。草木子。南陽府廉訪僉事保保。巡按至彼。忽初更聞雞啼。曰此荒雞也。不久。此地當爲丘墟。天下其將亂乎。遂棄官而隱。後南陽果陷。蓋初更啼。即爲荒雞。余謂凡雞夜鳴不時。皆謂之荒。祖逖之聞。在於中夜。不特初更。乃有茲稱。有問荒雞之說。及起舞之義者。因述此。

夜短

唐書。北狄骨利幹部所居之北渡海。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胛。才熟東方已明。蓋近日出沒之所。按元史。土

士哈傳。欽察國。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暫沒即出。是又幾於不夜矣。

日南斗北

爾雅。崐崙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北戴斗極爲空桐。按晉書。九眞太守灌邃。討林邑。時五月。立表。日在表北。影在表南九寸一分。又訶陵國。夏至立八尺表。景在表南二尺四寸。宋書元嘉中。使使往交州測景。夏至日在表南三寸三分。又南征林邑。五月立表。望之。日在表北。交州影在表南三寸。此其地並在日之南。不但戴日而已。其俗皆開北戶以向日。故爾雅有北戶之言。漢代置日南之郡。北征錄。四月二十八日。至長清寨。夜漏初下。上立帳殿前。指北斗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此其地乃在斗之北。不但戴斗而已。

天地之中

酉陽雜俎。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蓋天地之中也。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正日景以求地中。鄭司農注。夏至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爲然。一統志。測景臺在登封縣東南。白陽城縣內。周公定此地爲中土。立土圭測日。以驗四時。周髀。成周土中。夏至景一尺六寸。冬至一丈三尺五寸。宋地理志。洛邑爲天地之中。汝南志。天中山在府城北三里。高尺餘。上土下石。以其在天地之中。故名。宋劉敞詩。形勢雖小當天心。司馬君實日景圖曰。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當隱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歷觀前說。則天地之中。亦難底定。

天祿辟邪

文獻通考。晉曲三品碑。蓋川大祿辟邪。人多不知爲何物。天祿一作天鹿。一作天籟。考工記。鳧氏鐘縣謂之旋。注今時旋有蹲熊盤龍辟邪。疏漢法。鐘旋之上。以銅篆作蹲熊及盤龍辟邪。辟邪。亦獸名。古法亦當然也。埤雅。天籟者。純靈之獸。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備則至。漢臨帝紀。鑄黃鐘四天祿蝦蟆。注天祿獸也。今南陽縣有宗資碑。旁有兩石獸。鐫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漢有天祿閣。亦因獸立名。西域傳。烏弋有桃拔。一名桃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爲天鹿。兩角者。或爲辟邪。章帝紀。月氏國獻扶拔。注似麟無角。和帝紀。安息獻扶拔。古樂府。蕭逃行。麟辟邪。海內十洲記。聚窟洲有辟邪天祿。杜陽雜編。唐肅宗賜李輔國玉辟邪二。各長一尺五寸。

崆峒

爾雅。崆峒本作空同。一作空桐。爾雅。北戴斗極爲空桐。莊子。黃帝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史記。黃帝西至于空桐。括地志。山在肅州福祿縣東南六十里。雍錄在原州平高縣。即笄頭山。郡道元云。大隴山其名。一統志。崆峒山在汝州南南五十里。相傳崆峒有三。一在安定。一在臨洮。莊周述黃帝問道崆峒。遂襲城。登具茨。皆與此山接壤。余按莊子遊襄城。登具茨。自訪大隗事。與問道崆峒無涉。又鞏昌府西和縣。順天府薊州。江西贛州府。四川銅梁縣。龍州宣撫司。並有崆峒山。廣東陽春縣。亦有崆峒嶺。鴻荒之跡。可究詰也。

象比

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櫜字若建皋左傳莊公十年公子偃自雩門蒙皋比而先犯注皋比虎皮宋名臣言行錄張橫渠先生在京座虎皮說易二程至先生撤去虎皮朱晦翁贊之曰勇撤皋比一變至道比頻脂切

白水

爾雅河出崑崙虛色白河岡崐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人中國名爲河故晉文公投璧於河曰有如白水

閔子騫贊

周濂溪云賢希聖聖希天夏侯湛贊閔子騫云聖既擬天賢亦希聖遠在濂溪前

秦皇隋煬武后

秦始皇隋煬帝武則天皆無道之極後世羞稱焉然皇帝之號井田之廢郡縣之設長城之築皆剏於始皇淮汴之潛進士之科皆剏於煬帝武舉之置殿試之舉皆剏於則天後世不能廢也

左袒

胡寅讀史管見曰太尉左袒之令非也有如軍士不應或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如之何故程子謂是時直當驅之以義而已不當問其從不從也況將之於軍如臂之於指其爲劉氏與不爲劉氏非惟不當問亦不必問也王應麟困學紀聞曰（原本此中脫漏十九字）儀禮鄉射疏云凡事無問凶吉皆袒左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故戴禮乃云右肉袒注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此考之周勃誅呂氏之計已定爲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軍中於是左袒而爲劉氏效義者有賞背義者有刑太尉之令嚴矣非以說人心之從違也余按漢書陳勝傳陳勝起兵徒屬皆袒右稱大楚受刑之說恐未通也

張浚傳

齊東野語載謂上問談云張魏公列傳所書嘉禾刺客乃是附會雜史張元遣刺韓忠獻事又載遣蠟書疑鄰瓊之語亦是潘遠紀聞岳武穆秦州判卒事至云符離軍潰公方鼻息如雷此是心學雖亦取萊公紀事中意然方當大軍悉潰亦安在其爲心學哉困學紀聞云朱文公爲張忠獻行狀其後語門人云向只憑欽夫寫來事實後看光堯實錄其中多有不相應處由是觀之史傳豈可盡信哉

漢書疎略

史記管侯世家四人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漢書張良傳則不著其名荀悅漢紀帝問汲黯曰吾欲興政治法堯舜何如漢書汲黯傳但曰吾欲云云而略其辭趙后之立王仁有諫疏漢紀具載而班氏不之錄

上元張燈

藝文類聚及太平御覽皆云史記樂書漢家祀太乙以昏時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觀燈是其遺事容齋三筆謂史記無此文余按史記樂書云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乙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容齋未之考也韻府羣玉及異物彙苑輪墨全書並云西京雜記漢時元夕然九華燈於南山之上照見百

甲余問西京雜記不見其文

蟬不翼鳴

蟬以翼鳴不啻若自其口出龍因角聽爲其不足於耳與世以爲巧對按考工記以旁鳴者以翼鳴者鄭玄注旁鳴蜩蟬屬翼鳴蟋蟀屬許氏說文蟬以旁鳴者蟋蟀以翼鳴者余聽蟬兩脅下有孔實能振迅作聲謂以翼鳴非也

雙

黃華老人詩招客先開四十雙人多不知其義按元李京雲南志略云諸夷多水田謂五畝爲一雙

雍門

戰國策孫子謂田忌曰使輕車銳騎衝雍門注雍去聲齊西門桓譚新論雍門周鼓琴孟嘗君歔欷而就之博物志韓娥東之齊過雍門鬻歌假食而去餘響遶梁三日不絕故雍門人至今善歌長安志長安故城西面三門北曰雍門是雍門有秦齊之別又爲人姓今有秦人自稱其籍曰雍門且讀雍字是平聲非也

天府陸海

淮南子注神農湖堂爲天府謂可以建都之地也戰國策蘇秦說燕文侯曰燕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此所謂天府也三國志諸葛亮云蜀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南陽志鄧州舟車略通沔漢陸海然則稱天府陸海者不獨關中也

倉頡

春秋元命包禪通紀云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龍顏侈哆四目靈光實有睿德生而能書及受河圖綠字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掌指而剏文字天爲雨粟鬼爲夜哭龍乃潛藏治百有一十載都于陽武終葬衛之利鄉亭河圖玉版云倉頡爲帝南巡狩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納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受之索靖草書狀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王書契是爲是皆謂倉頡爲帝也帝王世紀云黃帝史官倉頡取象鳥迹始作文字又黃帝四史沮誦蒼頡隸首孔甲呂氏春秋二十官史皇作圖說文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吭之迹初造書契通志略黃帝命蒼頡爲史官制文字是皆謂倉頡爲史官也述異記蒼頡墓在北海俗呼爲藏書臺有碑文周時莫識遂藏之書府至秦時李斯誠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至漢叔孫通識十二字一統志倉頡墓在陝西白水縣又大名府南樂縣河南祥符縣山東壽光縣並有倉頡墓白水即古之衛壽光即北海地然未詳孰是也

眞珠船卷之八

居庸關

楊中丞紫荊考，意思深長，討論詳覈，內云關之要害者，曰紫荊居庸倒馬，就而論之，惟紫荊爲尤重，蓋居庸岩險易守，倒馬去京稍遠，紫荊則夷於居庸，近於倒馬，考之往古攻取燕京，及我朝北虜犯順，多由紫荊，又云古今攻燕京者，二出居庸，三出紫荊，所謂二出居庸者，一則同光三年四月，阿保幾出居庸，圍幽州，六月北歸，留曷魯等守之，八月，唐遣李嗣源救幽州，曷魯等遁走，一則宣和四年，金兵至居庸關，壓石自崩，戍卒多壓死，遼兵不戰而潰，金兵度關而南，阿骨打至燕京，自南門入，蕭德妃自古北口趨天德，遂以曷魯遁走，爲不能損燕，戍卒壓死，爲天實亡遼，非關之罪，又謂景太元年，于司馬經略諸關，置兵應援，以紫荊爲上，白羊次之，倒馬又次之，居庸卒不遣一人往守，乃以爲當一意紫荊，而居庸之守可略，余謂阿骨打之入居庸，誠由天幸，至者曷魯遁走，自以阿骨打北歸，李嗣源救至而然，非居庸之不能入也，按元史，金人特居庸之塞，治鐵鎖關門，布鐵蒺藜百餘里，守以精銳，太祖進師，距關百里，不能前，召扎八兒問計，對曰，從此而北，黑樹林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臣向嘗過之，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太祖乃令扎八兒輕騎前導，日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趨南口，金鼓之聲，若自天下，金人猶睡未知也，比驚起，已莫能支吾，鋒鏑所及，流血被野，關既破，中都大震，金人遂遷汴，又梁王王禪等兵破居庸關，至紅橋，

與燕帖木兒相持累日，又李羅帖木兒，令禿堅帖木兒舉兵向關，入居庸關，知院也速答事不蘭奚迎不利，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古北口，東走興松，已而太子還宮，命擴廓帖木兒調兵分道以討，進逼大同，李羅復率兵大聚向關，前鋒入居庸關，太子親禦于清河，軍潰馳還，出順承門，奔萬寧，由是觀之，則出居庸以攻燕者，又有四，不但前二者而已，且以金人防禦，如彼其嚴，尚不能守，況今居庸，又爲京師後門，視紫荊尤切近，豈可徒恃其險，而不更遣一人往守，又遼德妃元太子，一遇急難，便趨古北，余意此既可由以出，彼豈不能由之以入，然則古北之守，亦不宜略，

胡顏

曹子建上責躬詩表，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李善注，即胡不遄死之義，尚書傳，胡何也，毛詩曰，何顏而不速死也，殷仲文表，臣亦胡顏之厚，北史論茂正表，動不由仁，胡顏之甚，杜工部詩，胡顏入管籥，黃湄景陽井賦，誠乖馭朽，攀素綆以胡顏，

七言詩始

王子年拾遺軒轅時，甯封遊沙海，七言頗云，青蓮的皪千載舒，百齡暫死餌飛魚，少昊母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迴薄化無方，洽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著日傍，當期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白帝子荅歌曰，四維八埏眇難極，騁光逐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織，桐峯文梓千尋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滄海浦來棲息，吳越春秋，勾踐師屬子爲楚作窮刼之曲曰，王邪王邪何乎烈，不顧宗廟聽讒孽，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族滅亡，子東奔適吳越，吳王哀痛助切恤，乘滅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發，留兵縱騎虜荊闕，楚荊駭骨遭發掘，鞭辱屬屍恥難雪，幾危宗廟社稷滅，嚴王何罪國幾絕，卿士悽愴民惻惻，吳軍雖去怖不歇，願王更隱撫忠節，勿謂讒口能謗鑿，越采葛婦作苦之詩曰，鳥不連蔓兮台台，我君心苦命更之，膽不苦甘如飴，令我采葛以作絲，飢不遑食四體疲，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霏霏，號絺素兮將獻之，越王悅兮忘罪辜，吳王歡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羽旗，几杖茵褥諸侯儀，羣臣拜舞天顏喜，我王何憂能不移，勾踐攻秦還，軍人作河梁之詩曰，渡河梁兮渡河梁，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誠難當，陣兵未幾秦師降，諸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內威遠邦，稱霸穆桓齊楚莊，天下安甯壽考長，悲去歸兮河無梁，孔叢子，夫子歌曰，大道隱矣禮爲基，賢人竄矣將待時，天下如一將何之，續博物志，孔子臨狄水而歌曰，狄水衍兮風揚波，船楫顛倒更相加，琴操卞和獻玉退怨之歌曰，悠悠沂水經荊山，精氣鬱洽谷岩岩，中有神寶灼明明，穴山采玉難爲功，於何獻之楚先生，遇王暗昧信讒言，斷絕兩足離余身，俛仰嗟歎心摧傷，紫之亂朱紛墨同，空嗟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棄世而往我壽益，帝若舉之臘嘉平，史記，項羽垓下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據諸詩，知七言成篇，不昉於梧梁，

龍涎

龍涎所出，及形狀臭味，負暄雜錄、葉廷圭香譜、曹昭格古論、異域志、居家必用、瀛涯勝覽、皆載其說，然並不若張世南游宦記聞爲詳。因備錄如左。諸香中，龍涎最貴，廣州市直，每兩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十千。係蕃中禁榷之物，出大食國近海傍，常有雲氣罩山間，即知有龍睡其下，或半載或二三載，土人更相守視，俟雲散，則知龍已去，往觀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視所守人多寡，均給之，或不平，更相讎殺，或云龍多蟠於洋中大石，臥而吐涎，魚聚而嚙之，土人見，則沒而取焉。又一說，大海洋中有渦旋處，龍在下涌出，其涎爲太陽所煉，則成片，爲風漂至岸，人則取之納官，予嘗叩泉廣合香人云，龍涎入香，能收斂腦麝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雜記所載，龍涎出大食西海多龍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鮫人采之以爲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則黑，又一說云，白者如百藥煎而膩理，黑者亞之，如五霉脂而光澤，其氣近於臊，似浮石而輕，或云異香，或云氣腥能發衆香氣，皆非也，於香本無損益，但能聚煙耳，和香而用眞龍涎焚之，則翠煙浮空，結而不散，坐客可用一剪，以分煙縷，所以然者，蜃氣樓臺之餘烈也，又一說云，龍出沒於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汎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汎水，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隨而取之，滲沙，乃被波浪飄泊洲嶼，凝積多年，風雨浸淫氣盡，滲於沙土中，魚食，乃因龍吐涎，魚競食之，復作糞，散於沙磧，其氣腥穢，惟汎水者可入香用，餘二者不堪，又大明會典，古里國及蘇門答剌國，永樂中，皆貢龍涎。

烏鵲塡河

淮南子，有烏鵲塡河成橋，渡織女之說，故庾肩吾七夕詩云，倩語鵲陵鵲，塡河未可飛，宋之問云，烏鵲橋邊一鵲飛，王建云，龍鵲車轅鵲塡石，李商隱云，星橋橫道鵲飛迴，晏叔原云，鵲慵烏慢待橋遲，張文潛云，靈官召集役靈鵲，橫渡天河雲作橋，爾雅翼云，涉秋七日，烏鵲首無故皆髡，相傳以爲是日，河鼓與織女會於漢東，役烏鵲爲梁以渡，故毛皆脫去，今七月七日，絕不見烏鵲，翼日驗之，鮮不髡者，羅願謂秋乃烏鵲毛毨之時，又山海經，羣鳥有解羽之所，然必於一日，理所不能推也。

禁苑魚獸食

南城金魚，日食蒸餅白麵二十觔，御馬監山猴十隻，日食白米一斗，紅棗二觔八兩，獅子房獅子二號，日食活羊一隻半，白糖四兩，羊乳二瓶，醋二瓶，花椒一兩二錢，犀牛一隻，日食白米一升，猪肉二觔，雞一隻，紅棗二觔，豹日食羊肉二觔，虎日食羊一腔，崔光祿傑說正德中若此。

寡敵衆

韓世忠以八千餘人，破兀朮兵十萬，岳飛五百騎，破兀朮五十萬，虞允文軍一萬八千，敗金亮四十萬，韋永壽二百騎，破金將小韓將軍五千於大人洲，其最奇者，楊再興戰鄱城，單騎入金軍，擒兀朮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兀朮併力復來，頓兵十二萬于臨潁，再興以二百騎，遇小商橋，驟與戰，殺二千餘人，及萬戶數八，奔還千戶百人，夫宋之南渡，兵至不銳，而能以寡敵衆若此，今邊兵乃十不當虜一，何也。

首虜

衞青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霍去病五出擊匈奴，斬捕首虜十一萬九千六百餘級，李靖襲突厥頡利，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蘇定方征賀魯，斬首數萬級，薛仁貴擊突厥，斬首萬級，獲生口三萬，段□與羌戰，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今邊將獲首虜才數十百級，輒動色誇張，以徼崇賞，深可愧也。

西園林

刑部多文士，故稱西園林，前輩不暇論，正德間，若亳州薛蕙君采、儀眞蔣山卿子雲、馬平戴欽時亮、關西劉儲秀士奇、張治道時濟、王韶舜夫、崑山周鳳鳴于岐、開化方豪思道、都下蕭海于委、無錫顧可適與行、綿州高第公次、會稽沈弘道伯充、鄞縣葉廉聰肅卿、莆田王鳳靈應時、並文藻瓌奇、翟華藝苑、濟濟多賢、尙難悉舉，余時聯鑣接武，咸獲交承，離析忽三十年，喪亡略盡，言念疇昔，不勝鄰笛之悲。

二烈婦詩

溧水志，花山節婦者，游山鄉人，姓名不傳，至元丙子，爲大兵虜至崇賢鄉碑亭橋，齧指血，題詩橋柱上云，君王有難妾當災，棄子離夫被虜來，遙望花山何處是，存亡兩地亦哀哉，遂投水死，南村輟耕錄，至元丙子，伯顏偏師狗台，臨海民婦王氏，被掠至蠏上，清風嶺，齧指血，寫詩於崖上曰，君王無道妾當災，棄女拋男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此身料得幾時回，兩行清淚偷頻滴，一片愁眉鎖未開，遇首故鄉看漸遠，存亡兩字實哀哉，寫畢，即投崖下以死，右二烈婦之死，其年同，其詩又略同，但其地不同耳，疑只一事，而傳者之異也。

折像

余讀折像傳，而重有感於今之守錢虜也，傳曰，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父國，爲鬱林太守，有貨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國卒，像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二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爲坐自單竭乎，像曰，昔閻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戶殖財日久，益滿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墮隙而高，其崩必疾也，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決，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言云。

五曲江

枚乘七發，觀濤乎廣陵之曲江，今陝西會城東南有曲江，乃司馬相如賦，所謂臨曲江之隱州者也，廣東韶州府城北，亦有曲江，因以名縣，唐張九齡爲縣人，故稱曲江公，又江西豐城縣東北十里，雲南臨安府東北九十里，亦並有曲江。

曹狀元

曹狀元名鼐，眞定寧晉縣人，初中鄉試，歷代州訓導，江西泰和典史，宣德七年，督工匠至京，復中鄉試，明年中會試，廷試，遂魁天下，官至吏部左郎，兼學士，正統己巳，沒於土木之難。

致仕半祿

洪武中，臨邑高復，以吉安同知致仕，遂寓齊仕坤，以新河知縣致仕，皆賜半祿，贍之終身，此亦獎廉勵恬之要術也。

蒼雅

李斯作蒼頡篇，其後有張揖埤蒼，樊恭廣蒼，周公作爾雅，其後有孔鮒小爾雅，張揖廣雅，陸佃埤雅，羅願爾雅翼，李斯蒼頡篇及揚雄訓纂篇，賈魴滂喜篇，謂之三蒼。

蒲輪

史記，秦始皇至泰山下，諸儒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漢書武帝紀，遣使者安車蒲輪，徵魯申公，注用蒲裹車輪，取其安也，枚乘傳，武帝以安車蒲輪徵乘，明帝紀，詔曰，安車輕輪，供綏執授，注以蒲裹輪，徐穉傳，被蒲輪聘穉，楊厚傳贊，仲威術深，蒲輪屢尋，唐書，玄宗在東宮，表以蒲車召王友正，不至，王起蒲輪賦，丘園共賁，巖穴皆盧，載脂載轄，既攻既堅，經營草澤，輜軿雲烟，織而爲席，敝孫不仁，緝以成宮，命尹非禮，勞搜蕙桂，遠掇幽蘭。

奇器不傳

宋張思訓，母酌，張衡渾天儀之制，爲樓閣三層，高丈餘，中有輪軸關柱，激水以輪，以木偶人爲七眞神，左撼鈴，右扣鐘，中擊鼓，以定刻數，每一晝夜，周而復始，又作十二神，各直一時，至其時，卽自執辰牌循環而出，至多水凝，則以水銀代之，元順帝自制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爲匱，藏壺其中，運水上下，匱上設三聖殿，匱旁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二金甲神，一執鐘，一執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匱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櫂進，渡仙橋，達三聖殿，復退立如前，魏明帝時，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帝以問馬鈞，可動否，對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雕構，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爲女樂舞象，至今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丸擲劍，繰繩倒立，出入自在，百宮行署，舂磨鬬雞，變巧百端，元興隋笙制，以楠木形如夾屏，上銳而面平，縷金雕鏤，枇杷寶相，孔雀竹木雲氣，兩旁側立花板，居背三之一，中爲碓臼，如笙之匏，上豎紫竹管九十，管端實以木蓮苞，櫃外出小橛十五，上豎小管，管端實以銅杏葉，下有座，獅象遶之，座上櫃前，立花板一，雕鏤如背板，間出一皮風口，用則設朱漆小架子于座前，繫風管于風口，露面如琵琶，朱漆雜花，有柄，一人按小管，一人鼓風囊，則簧自隨調而鳴，中統間，回回國所進，以竹爲簧，有聲而無律，玉宸樂院判官鄭秀，乃考音律，分定淸濁，增改如今制，其在殿上者，盾頭兩旁，立刻木孔雀二，飾以眞孔雀羽，中設機，每奏，工三人，一人鼓風囊，一人按律，一人運動其機，則孔雀飛舞應節，漢張衡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樽，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樽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樽振，則龍發機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之，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嘗一龍發機，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證，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咸服其妙，又云女記，里鼓車，黃帝指南車，及周公欹器，其法並已絕，而馬鈞祖冲之，燕肅之徒，能追修之，諸葛孔明木牛流馬，祖冲之亦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已上皆極奇之器，而今皆不傳。

泰卦

有病者，其子命卜人占之，得泰卦，以爲吉，余私謂卜人云，天在地下，恐無生理，已而病者死，近閱北史云，有人父爲刺史，得書云，疾，是人詣趙輔和館，別託相知者筮，遇泰筮者云，此卦甚吉，是人出後，輔和謂筮者云，泰乾下坤上，則父入土矣，豈得言吉，果因問至，乃知古人已先有此論，然乾爲父，趙說比余爲精，顧余說亦不幸而偶中也。

許棐

晉許庾亮病大困，戴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新禱，許棐其牛，至今未解，故爲此鬼所考，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因知今人許賽羊豬於神祠者，其來久矣。

京官騎驢

兵部尚書綿州金公獻民云，成化末，爲御史時，常騎驢朝參，同列多有然者，草木子，李公紀字仲修，洪武間，以應爲應天府治中，作詩云，五品京官亦美哉，腰間銀帶象牙牌，有時街上騎驢過，人道遊春去不回，乃今迥不然矣。

賈齋雜著

陸埏撰

太極存疑

明 嘉善陸 埏秀卿譔

太極之辨自朱陸後若不可以置喙客有以太極爲問者予疏答之亦非以求異也尚峻請正於君子孔子曰易有太極太極儀象卦爻之會乎在造化則一氣之渾淪者而分之爲陰陽而又分之爲五行爲萬事萬物統言之一氣一物也會歸所在正如量之有極故名太極以此言之太極不可謂理不可謂形而上者蓋既名太極矣而兩儀以下又不過卽此以分之而離合之名異耳非有他也太極既可以言理兩儀以下獨可以言器乎若夫理則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以至于萬事萬物之理蓋具有條理也其自然而不容已當然而不可易所謂形而上者合於一而一之所以爲一者理也散於萬而萬之所以爲萬者理也是其不能外形氣以有見而亦不可滯形氣以有求此則理之於氣本無先後彼此之別者而非謂太極也若認太極爲理則儀象之生謂自於太極不得已而有理生氣之說謂沖漠無朕之中而此理已具則其說理似稍懸空矣其不善學者遂至冥思妄想以求所謂太極於天地萬物之先其不流於老氏之論幾希先儒朱子反覆辨解雖其所以論理者則是然恐非太極本旨而詞說纏繞宜其無以服陸氏也要之周子之於太極亦就陰陽之未分者言所謂無極亦謂無有窮極非謂其無形也故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又曰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也

仁字說

黃久菴尚書以議大禮得用其初雖以世蔭然極辨博在南都日予嘗見其說仁字謂仁從人從二上古字仁人者謂上等人也愚謂審然則仁爲絕德矣然亦可見黃之辨也仁字義錄如左

仁而鄰切心之德焉之理從人從二元之轉注蓋元從二從人仁則從人從二在天爲元在人爲仁或從二象人與天地竝立之形二者上天下地人之仁者德配天地竝立而爲三才愚謂天地之德在人曰仁爲舊說一一聲悞古作忎或曰從千聲愚謂從人從心從一一指人心之理爲意亦作忎從一一從心一一指天地以心同天地爲意愚謂此卽所謂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者也

忠賢奇祕

梁田玉定海人仕至郎中革除時與葉侍郎俱禿髮逃禪以自誨

贊曰行儒名釋知我繄誰知同漆身義比采薇幽潛卒世韜爾猷爲至寶淪沒久而用輝

郭良不知何許人與梁中節俱棄官爲道士

贊曰駕言導引嘯傲林皋用以白默就此龍韜弋我虞日重明麗霄頹波莫挽仰天以號白覺畫見使我心勞

梁良用亦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於朝革除之變相率去爲舟工後皆死於水

贊曰兩涯洶洶中作譚霆義氣憑殷與之俱激姦諛過此寧不惕息

松陽王生詔遊治平寺玩貝譯之藏忽聞絕頂有聲搜得一盡札備載革除時出亡臣僚二十人者之事蹟詔異之以其祕久而發之奇也類爲序贊題曰忠賢奇祕遠寄一編以示予詔素有志節慎許可者其言感不趣也

縉雲鄭縉宗處倅安慶予以使至索其書觀之有所謂革忠事略者蓋紀靖難時死事諸賢然其姓名世有知者矣獨錄此云

澤潤

常濱何侯 社莅郡有萬參政廷彩者欲加賦吾嘉興什之一其名以澤潤嘉興賦六十萬餘其澤潤亦六萬餘而澤潤例謂自湖州先是湖守劉公天和嘗病取民之濫也欲爲畫一令於平米外輸十一繼守劉核庚也謂是已在官悉令正支萬公者亦刻核庚也嘉善謂嘉湖一也則必有澤潤於是白撫巡欲如湖例坐加以額外之徵如前數庸代浙東郡災傷之輸若運艘渡江之費檄下侯曰惡何言嘉興固無澤潤非湖比也乃自治文書陳不可狀萬公怒以爲抗己胥責愈嚴閒以言侵侯侯弗爲意也因又陳之御史爰達撫臺咸如議報能嗚呼微侯深慮定力幾一移矣往日江南諸郡之有耗米也初亦其權宜耳數十年來賦至倍蓰初意遂失文襄周公之實識者不能無追咎焉然則侯之利吾民者斯豈朝夕哉侯於利

害興革。未嘗有所輕議。而潛運默成。吾民受其賜而不知者多矣。非直以濟白也。

匡廬勒石

予嘗過彭蠡。登匡廬之山。見新建伯陽明王公銘功之勒。蓋在開先寺李渤讀書臺後。鑿崖而磨之。其右故有勒。則涪翁六佛偈也。陽明文極恢張。末嘉靖我邦國。時正德己卯。今上猶潛藩。後二年。入繼改元。卒符嘉靖之語。公亦天人矣哉。

皁隸銀

水東日記。載吾嘉平湖沈公琮爲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典皁隸銀。沈謂典皁久。不以動心而干人撓法者。得兩人焉。尚書魏公驥。都御史軒公輗。是已。比予承乏是司郎中。先是皁隸工食銀。於正數外必有贈耗。率什之一。不足。則責解戶增補。傾煎。其撥送九卿堂上官耗數。輒又增加。科道而下遞減。小官或無耗。蓋餘耗扣留。以備不時之需。事殊猥雜。義更不正。浚川王公爲司馬時。常議革。予爲申明之。遇皁隸解至。卽以原封分撥。不復收耗。及責解戶傾補。尚書紫巖劉公瓚猶有難色。惟侍郎義峰潘公珍是其議。遂贊予行之。然動見拂逆吏人。至有遭詬詈者。雖予鄉人。猶不予嗛。利之能溺人也。豈今視沈公時益下。求如魏公軒公者。固又不可得矣。若潘公者。亦可謂豪傑士哉。公後以論阻交南兵役罷歸。其風節槩可見云。

歲差

元授時曆。國朝用之。其法仍有未合。以歲差之難定也。嘗見鄭少谷先生善夫奉改曆元事宜疏。欲隨時考驗。以求合天者。其論亦卓矣。其略曰。歲差之法。自晉虞喜始定以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凡經數十人。歷驗十數年。至元授時曆。似爲精密矣。卽今新法據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其如定歲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一日分加於四期。是故二至之時。只在絲忽之閒。自古難準。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爲九百四十畫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畫。二十五杪。一朔虛四百四十一畫。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是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畫前後爲朓朒。只在一畫之閒。故自古無有異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爲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暗虛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也。日爲月體所掩而食。蓋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既。北方才半虧。是故食之時刻分杪。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準也。如嘉靖九年八月朔日食。歷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杪。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既。其時刻分杪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歷元。時分刻。刻分分。分分杪。極精極細。及至于半杪難分之處。要亦須酌量以定者。若差半杪。積以歲月。則謬離朓朒皆不合原算矣。

建炎赦

予家舊有赦文一紙。蓋宋御史陸文靖公銑安撫兩河時所受。書以淡墨。可二寸許。筆勢飛逸。紙亦堅潤。

後題建炎元年七月十八日。璽識分明。意思酸手筆也。按宋史。靖康二年五月。康王搆卽位于南京。改元建炎。是年六月。李綱以召至行在。時皇子生。故事。當肆赦。綱上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夫兩河爲陛下聚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願因赦令。廣示德意。帝從之。乃以張所爲河北招撫使。秋七月。以王燮爲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文靖被命。當在此時。今觀赦中蓋有憂民之言。欲文靖以便宜安撫。然宗澤諸臣之議。已不勝汪黃之姦。兩河重地。未幾盡以委虜。而中原遂不可爲矣。文靖此時。計雖欲經營宣力。復有不能。而此赦爲虛文也。數百年後。觀者猶爲扼腕、嗚呼、惜哉。

時務策

國朝廷試。一甲三名。讀卷官先日圈點。於文華殿進讀。繇以次填榜。未必經御覽也。御批、自永樂中曾槩後亦鮮見。乙未進呈凡十二卷。上一一詳覽。一甲俱御批。蓋以敕諭。并十二策錄之。前此未有也。豐城人李璣、對策切直。讀卷官不忍舍。然竟不敢置前。以尾卷備數。上擢置二甲首。曰。是卷似讜言。以時務故。朕取之。然則上之樂聞切直。樊拔草茅。眞帝王至公無我之心。而非常情俗慮之能窺矣。有君如此。而不能將順焉。得非臣下之責也。制題以創守爲問。李策不能盡載。大略以帝王之於天下。其創之也以仁。其守之也亦以仁。而仁之爲道四。曰公、儉、寬、敏。廣大而博之謂公。節制而當之謂儉。宏裕而容之謂寬。奮勵而勇之謂敏。公則澤周。儉則利溢。寬則恩流。敏則效著。四者合而成仁。陛下愛民之心雖不必衰。而弊端之在天下。或已漸形。而不可不爲之所。其大且急者。曰藩封之祿未理。工作之興太濫。刑罰失平。軍伍不充。四弊不去。臣不敢默陛下。以爲果無所歉于仁。藩封則以支派日盛。而祿不同。祿不同。賦日增。而賦復有限。其勢必至于病民。而儉親。欲制其妄御之數。諸不在五服限者。聽其明經應舉。錄之以官。而又限之以位。若藩親不使內補者然。謂非惟祿可少殺。亦誘之向善之一機栝。工作。則以今西北之民。飢餓展轉。而東南困于征斂。且告竭矣。夫民之財。可竭而不可繼也。陛下曾不是念。大內之役。前後相仍。程督之使。冠蓋相望于道路。近自畿甸。遠而窮鄉下邑。日擾擾焉奉行明詔之不暇。夫事係重要。固有不可已者。然于其閒亦豈無可已者乎。臣恐太倉之儲無幾矣。萬一他變突起。復何以應之。國貧不得不取諸民。民貧不得不入于盜。今陛下之民將入于盜矣。奈何其不節費以裕民。刑罰。則以刑之輕者笞掠。重者編伍。其尤重者抵死。裸體笞掠。爲辱已極。仁人之所深隱。況編伍乎。抵死乎。此而不審。甚非所以體天愛人。今天下姦吏納賄。恣意出入。以傷和氣。不暇計。至往者諸臣言事失當。上干天怒。逐而放之。而重論之。誠是矣。然原厥初心。亦欲忠于爲國。今舉事一不當。而竟棄不復。遂使悔過無門。是非先王欽恤之道。軍伍。則以在京之兵七十餘衞。分爲三營。正統閒。復有十二營之設。凡此皆爲強本計。邇則勢豪選其強壯以充私役。或又假空名以籠利。而日以應點者。皆老弱力不足以負甲者。至其番上之兵。則財盡于剝削。力盡于役煩。故地有警。非邊卒所可平。以此示遠。不知其可。若夫邊鎭之弊。常推其故。平居無事。拊循非人。芻粮不時。朝廷實惠。半歸奸猾之篋篋。及其乘機自奮而取一級之勞。則豪右呵遣奪去。從而掠之爲己有。夫兵者。將欲奪其死力者也。欲其力之足以死。不先得其心。而內兵又不足以鎭壓之。宜其辟蝶而屢爲變矣。

兵不戢，而又何惑于夷之肆也哉。故欲攘夷，必自戢邊兵始。欲戢邊兵，必自強本始。願大鑒此弊，陳能卒以歸農，懷濟理以馴奸，時拊循以昭恩，嚴紀綱以肅度，而又屯開田通鹽法以足餉，庶幾仁之可廣，終之以正聖學，開言路，開學而習其文藝也易，學而體諸身心也難。無所忤而用言也易，有所忤而用言也難。臣嘗讀書，見舜之聖，重華協帝，無所虞于敗度者，禹且以無怠無荒戒之，而禹之不自滿假，亦非拒人自賢者明矣。翕受敷施，皋陶之所以勸禹者諄如也。臣子愛君無已之心，類如此。臣願陛下究理亂之原，察是非之極，密愼獨之功，全躬行之實，而文藝之末，則姑以後焉可也。壯正人之氣，養公論之鋒，容峻激之辭，大茹納之量，而言有不適于用者，亦姑勿究焉可也。正學以端其本，用言以廣其受，合人己以成其德焉，則神智日益精明，聞見日益充拓，天下事將惟吾所建，而仁且底於如天之盛矣。于以去目前四弊何有哉。是第出入經傳數千言，明白剴切，洞達治體，愛深思遠，實賈誼、陸贄、蘇軾諸人之風，且流出肺腑，不爲剿說雷同，近科如此絕少，第二名蜀人趙貞吉，其文亦甚爾雅，聞類西漢，一甲似俱不及。

黃鍾

古法，黃鍾律長九寸，近有爲書名律呂元聲，謂黃鍾君象，律最短，得數最少，其聲極清，其說固未之前聞也。又有爲興樂要論以辨之者，然不必辨也。

記夢詩

正德庚辰八月廿八日夕，小閑忽夢晉忠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之姦，謂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實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錄，覺而書其所示詩於壁，後爲詩以記其略。嗟乎，今距景純若干年矣，非有實惡深冤，鬱結而未暴，事有數千載之下尙懷憤不平者是者耶。

秋夜臥小閣，夢遊滄海濱，海上神山不可到，金銀宮闕高嶙峋，中有仙人芙蓉巾，顧我宛若平生親，欣然就語下烟霧，白言姓郭名景純，攜手歷歷訴衷曲，義憤感激難具陳，切齒尤深怨王導，深姦老猾長欺人，當年王敦覬神器，導實陰主相緣賓，不然三問三不答，胡忍使敦殺伯仁，寄書欲拔太眞舌，不相爲謀敢爾云，敦病已篤事已去，臨哭嫁禍猶賣敦，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仍爲顚命臣，幾微隱約亦可見，世史掩覆多失眞，袖出長篇再三讀，覺來事事能書紳，開窗試抽晉史閱，中間事跡頗有因，因思景純有道者，世移事往千餘春，若非精誠果有激，豈得到今猶憤塡，不成之語以箴戒，教實氣沮竟殞身，人生生死亦不易，誰能視死如輕塵，燭微先幾炳易遵，多能餘事非所論，取義成仁忠晉室，龍逢鬼勝心可倫，是非顚倒古多有，吁嗟景純終見伸，御風騎氣遊八埏，彼教之徒、草木糞土臭腐同沈淪。

右詩，陽明王公記夢，別有郭景純夢中示詩一篇，欲公爲之表揚，其然耶，抑其心思之感偶自及耶，錄以俟良史辨焉。

九邊圖論

趙充國謂兵難遙度，顧至金城，圖上方略，然聞廟算之勝，而形便虛實則又安可以不先知。此聚米爲山谷而虜在目中，得非俊傑務也。同年許職方論九邊圖論，一時盛傳，未幾，再轉巡撫順天，實司北鎖，旋復

謝病，行事無聞焉。故言官謂有著論數篇，畫圖數本，已編時名，蓋指許也。然其論有不可廢者，如遼東，則欲先事申嚴防守，謂三岔河舊城委虜，東西限隔，守益勞費，今欲戴取，復有啓釁邊方之慮，而革馬市之姦欺，糾驗放之抑勒，塞請開之貢路，禁驛傳之繹騷，增邊軍之月給，教居民儲蓄，專任一方者，不得不任其責。薊州則謂黃花鎮京師後門，今極單弱，宜更增戍關外閒田，或又可募爲兵，溯河川，虜衝，須塞作橋，則浮沙難立，爲塹則張水易淤，建石墩數十，令宛轉不礙水路，庶幾可久。建昌營去燕河太平不遠，添設遊擊爲贊員，且擊附，謂當重其事權，總兵掛印，同巡撫駐薊，其遊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蘭、密雲三參將，則仍舊，而以太平營併入建昌，庶體統正而緩急有濟。宣府，則欲補長城、鎮邊城之幕軍，重浮圖峪、插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操之士以從紫荊關，虜騎踏馳，調兵防守，蓋自不能。欲添河沿之堡，屯常戍之兵，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招來商旅，期以塡實此地，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末論重邀撫將臣二事，皆鑿鑿有見，使得其意而潤澤之，而又舉行以實焉，未必其無效也。圖亦甚悉，若封疆延袤，山川險易，道里迂直，城堠疏密，一覽而知，蓋其從先襄毅公進在邊陲，幼則習聞，朝思夕計，非一日矣。

六書精蘊

太常卿莊渠魏公校，嘗著六書精蘊，蓋因古文以是正小篆之譌，又參以大篆及擇于小篆之可者以補古文之闕，亦一奇書也。徐豐厓謂其出己見強釋而不通者多，復摘其所釋字爲辨，予斯不能折衷，夫伏羲八卦，實萬世文字之祖也，外此，蒼頡古文深遠矣，自李斯作小篆，而古文之義微，程邈隸人又易以隸書，而其義愈失，書學不講，世有述者，然皆逐流忘源，于斯書不敢復議，遂使得以雄視百代，剛彼凶穢之餘，昭昭若欲與六籍俱存，而不知其實紊亂而非有取資也。是書乃始反于斯，一以古文爲正，刊落枝蔓，直探本根，卽不敢謂盡還倉史之舊，而其理復可推求矣，惜乎未以上請，更求海內工書之士，使集長棄短，修正諸經籍，以見國家同文之化也。

寶制

國家寶璽之制，詳見大明會典，南冢宰龍溪張公 治 尙寶司題名記，亦具載之，悉錄以備考。

尙寶司，掌寶璽牌符之事，國初建符璽郎，後改曰尙寶司，秩正三品，洪武元年，置卿一人，正五品，少卿一人，從五品，司丞三人，正六品，其後大臣子弟以蔭補丞者，無常員，列署在右掖之內。

寶璽之大者，曰奉天之寶，爲唐宋傳璽，惟祀天地用之。

凡詔若赦，則用皇帝之寶。

立封及賜勞，則用行寶。

詔親王大臣調兵，則用信寶。

冊上尊號，則用尊親之寶。

敕諭親王，則用親親之寶。

祀山川鬼神，則用天子之寶。

封外夷及賜勞。則用天子行寶。
詔外夷調兵。則用天子信寶。
曰誥。則用制誥之寶。
曰敕。則用敕命之寶。
敷奬臣工。則用廣運之寶。
敕諭來朝官。則用敬天勤民之寶。
凡寶之用。必請而後發焉。天子饗祀郊廟。若親學籍田。勳衛扈從。及公侯駙馬都督日直。衛錦衣當直。則給金牌。牌之制。有龍者。虎麒麟者。獅者。雲者。以其官爲差。皇城金吾禁夜。五城夜巡。則給令牌。虎賁巡城。則給銅符。九門守衛。則給銅牌。虎。錦衣校尉入直。則給雙魚銅牌。京官之朝參者。則給牙牌。勳臣以勳字。戚臣以親字。文臣以文字。武臣以武字。文武官之與陪祀郊廟及執事人。亦給牙牌。有圓花、長花、長素之別。凡諸得給牌者。有故則檢籍而納之。親王之國。及文武大臣出撫鎮。則給符驗。御史出巡察。則給印。事竣。則納之。稽出入之令而辨其數。每大朝會。則二人以寶導駕先。立侍殿中。駕出。則人各以騎從寶行。

古言類編

（一名鄭氏雜言）

鄭曉撰

鄭端簡公古言序

正德丁卯曉年九歲先公携至百可園教識字逾三月四書成誦先公喜曰可教也時時取經史解說大意後三十餘年詮錄授兒曹十不存一矣項甥子長進士見而說之遂付諸梓嗚呼音容如在忽失此身哉

嘉靖乙丑十月既望鄭曉識

鄭端簡公古言類編目錄

曾孫壻項皐謨編次

卷上

易　書　詩

春秋　禮記

卷下

大學　中庸　論語

孟子　史　諸子

雜言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劉祖錫　姚士麟　訂閱

孫男忠材重較

易

八卦伏羲所作重之者文王也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畫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文畫也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坤皆止八卦至周首乾乃有六十四卦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言義易也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言文易也

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當文王事紂之時乎是故其辭危讀易而後知聖人發勤惕厲之心也文王羑里時年八十八其所演易彖詞是也讀其詞而見其心矣德愈盛則身愈卑名愈彰則迹愈危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以服事殷之心也危必平易必傾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也危而平矣平易至于傾也易而傾矣傾可反而平也危易之心毫釐傾平之迹天壤

乾九五革九五皆聖人在天子之位也龍飛堯舜也虎變湯武也坤九五周公以之泰九二房玄齡韓稚圭以之蹇六二諸葛孔明以之遯上九錢濬成有焉

乾之象見文王造周之德坤之象見文王事殷之心

易以文王爲中古禮以神農爲中古

易若無序卦後儒又將以六十四卦爲錯簡而別爲序次矣

伏羲作八卦非取於河圖也孔子傳易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

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又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不此之信而信漢儒之說可乎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亦不言洛龜事

後世言伏羲止八卦文王重之爲六十四卦者非也若無六十四卦何以能筮筮必六十四卦乃有三百八十爻不然筮必一爻動而後可占二爻動則無卦可占矣若謂至文王方有六十四卦何以唐虞時即有龜筮協從之說三皇堯舜何以取象於滇於噬嗑等卦乎

文言元者善之長四句說者謂先師引穆姜之言恐非穆姜所能言蓋穆姜能記述先聖賢之言也

程子傳易據王弼本弼出費直朱子易本義據呂伯恭古易則本之田何費易長於卦筮無章句以爻象文言等參入諸卦以解經田易傳自孔子經分上下以孔子所作爲十傳皆有章句蓋程朱傳義異本今乃並行乃以朱義從程傳學者不復知有古易矣

人皆知日必有夜夜必有日而不知利必有害禍未必非福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知非難不失其正爲難

書

今文尚書二十九篇出秦博士伏生所謂虞夏商周四代之書也尚書本不止此遭秦焚坑之禍藏於壁中多遺失耳伏生以此教於齊魯間爲大傳三篇漢文時求治尚書者無過伏生使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至武帝時孔安國等專治古文尚書於是古文尚書反多於今文孔穎達與安國書曰尚書二十八篇備者以爲上應二十八宿不知又有古文尚書是武帝前本無所謂古文尚書故孟子引放勳乃殂落云堯典安國古文分堯典慎徽以下爲舜典又分皋陶謨帝曰來禹以下爲棄稷分盤庚爲三篇分顧命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凡五篇中間多有改竄而尚書遂非故經劉歆云古文一十六篇者類多怪異之說凡經書所引率所不載當時老儒尊經不肯置對不肯奏立學官歆移書甚勤竟亦不聽安國古文相傳至東晉時又有二十五篇之書乃改棄稷爲益稷齊蕭鸞四年姚方興以慎徽五典不可經分爲舜典又增曰若以下二十八字甚至改易剛落益無忌憚此又東晉假安國之書而爲之也蔡註集註並存今文古文吳氏纂言獨釋今文不可謂無見先儒嘗疑古文易讀今文固難讀亦欲有所釐正然古文中論學論政精密廣大之處甚多要非聖賢不能作故寧存而不廢伏生書先出名今文安國書後出名古文者以古文科斗書今文隸書故也

虞書 典二謨曰堯典曰大禹謨曰皋陶謨乃古本也五篇非古本矣

漢儒說九族有二禮戴及尚書緯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爲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族皆同姓

平章百姓百姓不親百姓如喪考妣罔違道于百姓皆指民言所內天下隨文立義爲是漢儒以爲百官非也

寅賓出日春分之蚤言一日也平秩東作言一時也日中是鳥言仲春一月也

帝堯求人至公無私其臣放齊首舉丹朱曰尚親也帝不然又問衆共工尚功也帝不然又問衆舉帝堯求人至公無私其臣放齊首舉丹朱曰尚親鯀以尚才也帝又不然必至舉舜孝友乎人尚德也故云禪舜張本

四岳即許由故曰許太岳之後唐虞之際四岳之功最大堯位既久其工驩兜伯鯀朋黨蒙蔽洪水大害堯憂切故遜位四岳岳不受與廷臣同薦舜舜既爲百揆領衆職孜孜求才得羣聖賢若非四岳薦舜禍亂未可知也

舜初爲司徒再爲百揆三爲四岳四岳位在百揆上周官云百揆四岳四岳又在百揆下觀堯咨四岳不必百揆舜詢四岳後咨百揆百揆在四岳下也

五瑞引三圭二璧爲註是周禮不知唐虞時如此否桓圭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長九寸信圭躬圭蓋皆所以形爲琢飾文有麤縟欲其慎行以保身皆長七寸或曰直者爲信其文麤略穀璧蒲璧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蓋琢爲穀稼蒲草之文經五寸凡圭廣二寸厚半寸璧則內有孔外有玉其孔謂之好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

修五禮據周禮吉凶軍賓嘉五禮有庸不宜獨異孔以爲公侯伯子男之禮王肅以爲王公卿大夫士鄭以爲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此無文可據各以意說耳

虞書五刑註墨劓剕宮大辟據呂刑也魯語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鑽鑿薄刑鞭扑

金作贖刑漢孔氏註爲黃金唐孔氏呂刑罰鍰傳爲黃鐵與此不同蓋古金銀銅鐵皆號爲金釋器黃金曰璗其美者曰鏐曰金曰銀其美者曰鎔是金銀皆名金也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爲削冶氏爲殺矢鳧氏爲鍾栗氏爲鎛㲉氏爲劒有銅有鐵皆名爲金鐵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

鐵皆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疋

蔡註言孔氏以舜喪畢之明年即位改元不知何所據此蓋據孟子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南河之南云

康成曰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建丑舜建子舜攝位未改堯正故曰正月上日即位改正故云月正元日非也猶云令月吉日辰良耳王肅輩皆言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夏已上皆建寅是也

五典五品五教若非孟子說明教以人倫後世何由知之漢儒已見孟子乃據左傳以父母兄弟子爲五品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爲五教五典非是太誓五常洪範彝倫即五典也

上古教人之法不可考五倫之教自唐虞始舜命契以五品不遜孟子所謂使契教以人倫三代因之國學鄉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教之在寬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是也夔教胄子以詩歌聲律禹欲教頑讒以侯明撻記書識飭其納言皆從容漸漬之道

伏生書傳曰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朝夕坐于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

伯益綜聲於語鳥介虞辨音於鳴牛漢儒言公冶長亦知鳥言被縲絏之辱又言伯益皋陶之子生五歲而佐禹治水論功錫土封伯賜嬴姓秦其後也又曰益若鳥獸其裔孫非予善養馬

謚法言起於周公恐前此已有之但至周公敘謚法增廣之耳堯曰神宗堯之先又有文祖藝祖湯曰成湯又曰武湯曰烈祖曰高后曰高祖曰神后曰武王守成之王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由是

觀之謚與廟號周公前固有之

有虞取人以九德夏因之周以六德六行六藝惟商取人之途最廣孟子獨稱湯立賢無方然尤重世臣舊族之選以故商之君德最盛治道最隆

漢儒言搏拊形如鼓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擊之以節樂漢初相傳爲然予見今郊廟樂器亦有搏拊狀如漢儒所云

舉舜敷治禹敷土敷於四海禹敷下上方四敷字同是治意亦有分遣共治意解爲分別九州水安商頌亦註敷爲治禹敷土三句非三事首句總言禹之平治水土隨山刊木是治水之節目所謂益烈山澤而焚之莫高山大川是治水之綱領即下文導山導水此二者乃治水之要

禹貢貢道皆曰浮于惟冀州無貢道止書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蓋島夷碣石字相聯書知爲海夷貢道若梁州厥貢惟鏐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當作一節浮於潛四句是一節梁州是今四川兼有陝西漢中金沔鞏昌西和成縣秦州湖廣施州等地若貢物俱從西傾而來是東南至西北登舟矣西傾因桓是來止言織皮出處與所由來也潛亦非一梁州三十六江皆是隨處登舟都到沔車行入渭又舟行也雍州厥貢惟球琳琅玕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當爲一條浮于積石四句爲一條西傾在今臨洮府一云洮即桓西戎即敘猶青州厥貢條中有萊夷作牧也

咨汝二十有二人蔡註是漢孔氏以四岳爲四人不數稷契皋陶仍舊職者而并禹益垂伯夷夔龍十二牧爲二十二人鄭康成又不數四岳及稷契皋陶而以殳斨伯與朱虎熊羆爲四人并禹益垂

伯夷夔龍十二牧當之皆非觀堯典兩書岳曰是岳爲一人舜賓于四門是四岳之職殳斨伯與朱虎熊羆是七人并九官乃十六人所謂八元八凱也左傳元凱中有伯虎伯熊又有庭堅即皋陶字

古先聖人稱神者三神農神堯神禹或曰神堯非堯號唐人以是尊高祖耳書不云乎受命于神宗

碣石有二一在廣東南海口一在冀州北海口北碣石在海中如河中砥柱當河入海之衝鎮中國水口真天造也河旁地淪於海碣石遂去岸五百里其地今爲遼東西南小海其西即冀河入海故道山海關至冀州豐潤一帶是也未有小海時遠東亦不屬兗者蓋須入山海關從永平冀州方至兗遠矣若屬青州岸帆可達故唐虞時遼東今遼陽屬青遼西今廣寧屬冀自九河淪海而兗地甚狹

州境蔡註曰據曰距曰至皆用漢註正義曰據謂跨之距至也今按海不可跨青言據海蓋越海而有遼東也

沱潛灉沮乃江漢河濟支流兗多灉豫多沮梁多沱荆多潛

傳三江者以婁松東江當之恐非夫謂之江必源泉所注積爲巨川衍爲長流者今吳地三江直畎澮之大者豈足爲江三江與九江九河意同蘇說謂岷山之江爲中江嶓冢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即導水所謂東爲北江東爲中江者既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矣蔡氏力辨其非豈知江流變遷安得據今之江流而釋古書也況江漢合流同滙於彭蠡既滙而東合而復分至海口而復合入海猶回爲逆河入海也若以蘇說爲非今之江流則今之江流亦非書之北江中江矣

安得遠以書之中江北江爲誤而以今之江流爲
足據耶舊志西楚霸王廟在和州江中去岸五里
今廟在陸地去江五里註疏言三江入震澤又引
韋昭說錢塘江亦在三江中謬甚
江漢朝宗于海書於荆州者二水發源於梁而荆
當其下流之衝入海於揚而荆據其上游之會故
於此言朝宗見其上無所雍下有所洩
韓苑洛先生言雍梁二州黑水是兩黑水不相通
魏莊渠先生言本一黑水爲雍梁二州之界觀導
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一黑水爲是
雍州貢織皮之崑崙非河源也河源崑崙去中國
不知幾萬里佛經云謂之香靡山
古史官文法非後世所能及導山四節用二導字
北條南條相對猶虞書四官春秋分命夏冬中命
南陸北陸相對舉業文字率以導岍對西傾導嶓
對岷義仲對義叔和仲對和叔不成條理四官中
殷言二分卯酉陰陽之中正言二至子午陰陽正
位
導岍及岐一條從河西北迤邐而東南西傾一條
從河西南迤邐而東北此雍梁冀豫兗徐六州表
裏之山導嶓冢一條從漢西北迤邐而東南岷山
一條從江西南迤邐而東北此梁荆揚三州表裏
之山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冀西河上山底柱析城至于
王屋冀南河上山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冀東河上
山壺口雷首底柱析城太行恒山千里而近其至
于太岳王屋碣石千里而遙又東河之山長於南
河南河之山長於西河
敷淺原在德安者甚卑小且於江流無甚關係法
不得書地志所載在豫章者爲是

即今長江鄱陽之交廬阜山是也此山最高大
又當南江北滙水口猶導嶓於漢入江據書至於
大別也漢注亦言在豫章
唐一行言山河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
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
底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穢貊朝鮮是謂北紀
以限戎狄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北絡之陽東及太
華逾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
當荆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
南紀以限蠻夷故星傳謂北戒爲胡門南戒爲越
門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
絡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
瀆相爲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
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
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爲表裏謂之南河
四瀆以其獨入於海故名瀆漢水以入江而入海
不得名瀆故海受百川在中國只四水同爲大河
入海在兗州淮在徐州江在揚州濟在青州今惟
江淮入海之處與禹貢同河南徙而奪淮入海濟
因會通河借水通漕而其流竟莫可考

河不能決於底柱之上者河由兩山中行也出底
柱則平原廣野又并受關東諸山之水水流益多
水勢益大地形益卑水勢益急虞夏以前皆都在
底柱之上商初都亳亦在諸山中書所謂適于山
降凶德是也以後就水利反受其害以故殷數遷
都至周之衰井田漸廢民國爭水利者築隄以包
沃饒之利避水患者亦築隄以隣國爲壑隄日多
水日東日失其性而致怒決溢之害不小然決而
南奪淮而行害郡邑爲少決而北則無復九河故

北河何狹南江何廣河源遠而流曲江源近而流
徑也郭璞黃河賦云踰淮減江言河大於淮小於
江然郭時河非禹時河今時河又非郭時河矣河
流入海處淪海者五百里九河所占不知幾百里
今河決徙不常山東河南淮北徧地皆河往時河
不過兗豫今至徐揚江流不改於禹時也河亦何
減於江哉魏莊渠先生曰水氣旺則水形涸水氣
涸則水形旺北方水位也水氣旺於北土尅水而
水少南方火位也火氣旺於南水尅火而水旺此
天地自然相制之妙河在北其形狹江在南其形
濶亦是此理不但南方爲然以四時言水氣旺於
冬涸於夏故夏間水漲冬間水清五行皆然火旺
於夏其燄不揚火因於冬其燄反烈洞燭此陰陽
消息之理則五行之政無難修矣此亦一說也

江源發梁州高峻處出峽稍平禹疏其上源爲三
十六江所謂東別爲沱也河流注兗州卑處入海
甚湧禹疏其下流爲九河所謂播爲九河也九江
非禹所分原有九水注於洞庭今九江府非禹貢
九江

弱黑河沇淮渭洛皆先言導後言水江漢先言山
後言導恐江漢二條當在導洛之下亦自西北而
東南

江初受漢滙於洞庭此南受沅湘諸水過此而東
滙於鄱陽此南受嶺北豫章諸水疑彭蠡爲巢湖
者絕無謂洞庭鄱陽二湖俱當南水北入江處猶
今歙澮凡兩巷相交處即成一大漾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句斷漸深於被被
遠於暨當時邇國廣袤之勢然也讀朔南暨聲教者
非是朔即朔方南止於荆揚彭蠡震澤之間當時
江浙湖南廣東雲貴未入版圖

孔馬鄭王與皇甫謐皆據世本言有扈與夏同姓楚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傳太子射父辭之曰堯有丹朱舜亦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皆同姓觀不可考

文王罪人不孥甘誓湯誓有孥戮之文蓋軍法也康成曰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藁謂從而沒入縣官也孔以孥戮爲權宜之辭

禮有救日之法於時瞽人樂官進鼓而擊之嗇夫馳騁而取幣以禮天神庶人奔走供救日食之百役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役庶人供之鄭註庭氏云以救日爲太陽之弓救月爲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恒矢其鼓蓋用祭天之雷鼓也左傳有月食伐鼓用幣之禮車馬曰馳步趨曰走

政典七政之典籍也故言先時後時與周禮政典不同

桀都安邑在湯都亳西商伐夏當從東而往書序升陑升者下向上陑是山阜之地漢儒以爲歷險迂路出其不意陑在河曲之南蓋潼關左右從陑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西桀西出拒湯故戰於鳴條之野予謂是時夏都河山之會商正路從東而西桀或西走北保太原西保泰雍山河險固卒難成功乃從間道從西逼之敗必東走東方平曠無險可走逐故也桀後果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至三朡奔南巢湯就放之於此

商伐夏秋收時周伐商春耕時

唐虞及夏周盛時皆以用人致治然商尤重不說用人只說未人曰聿求元聖曰旁求哲人旁求俊乂人惟求舊後世求賢之名寔自此始尚賢聖之君六七作乏於紂亾時只地一鍰不失舊物所謂九有之師肇域四海者蓋六百年夏周不及遠甚豈無自哉後世用人取之甚狹待之甚輕大馬草芥異於商矣

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此建丑月也可見商改正朔不改月數漢註以前爲不踰年改元後爲服闋非也

伊尹事當以商書及君奭孟子左傳之言爲信汲冢周書妄也

先師王祀萬世其功德所由來遠矣唐虞之際七聖一堂惟契爲司徒掌教人之事典謨中絕無契語言惟舜命契敬敷五教在寬孟子曰舜使契教民以人倫人倫五教之名始見於此契蓋道德純粹惇敘五典性行和平足爲世師者故其後世子孫千餘年間聖賢八九作成湯始言性字高宗始言學字曰誠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曰鬼神曰知曰行曰愛親敬長曰作善作惡曰好問曰改過皆商君臣始發之及其亡也其子又以洪範授武王蓋自契至先師千五百年凡先師所以教人爲學者皆商先世相傳之旨也契以是教人開基受姓先師亦以是教人垂世作則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其所由來遠矣

太甲子沃丁立八年而伊尹卒大霧三日沃丁以天子禮葬於亳祭以太牢祝臨其喪尹時年百有餘歲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今亡

帝嚳居亳十四世至湯入遷復居亳湯後四遷至盤庚又居亳湯之前世本言昭明居砥石左氏言相土居商丘餘未詳

殷商並稱北朝代魏亦然商頌云商邑翼翼撻彼殷武單稱也大雅云殷商之旅矜汝殷商兼稱也亳是殷地故殷社謂之亳社

殷三仁皆紂同姓又大臣恩義與國存亾微子是帝乙元子故三仁自靖自獻之時箕子欲微子去殷勿死以存宗祀箕子比干自分必死微子當問時箕子答言我不顧行遯比干無一言相答已而比干諫死箕子諫佯紂不甚怒囚之未死其迹不同其心一也帝乙三子微子啓微仲衍紂本同母兄弟但其母生二微時尚爲妾進位正后乃生紂故謂二微爲紂同母庶兄箕子勸帝乙立元子將從之太史據法以爭曰有妻之子妾之子不得立故立紂箕子比干皆紂諸父比干封爵不可考司馬彪註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紂既爲君箕子爲太師比干爲少師微子亦爲執政之卿又有商容膠鬲仲衍祖伊非無親賢其如不何用先儒皆信今大誓非僞書以爲孟子引太誓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等語春秋傳引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孫卿引獨夫受禮記引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此皆僞太誓所無遂信以爲此眞太誓焉知好事者不以僞太誓無此文人不之信故用孟子諸書所引太誓文竄入所造太誓中以圖取信於人乎

太誓十有三年蔡註以爲武王即位之十三年漢儒以爲通言文王九年大統未集并居喪之年中間武王即位不改元故云十三年皆非是今太誓與僞太誓皆可疑詳玩今太誓亦不似武王太公周公召公文法詞意比之牧誓相去遠甚豈可即據以爲當時信書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武王少文王十四歲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

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與太誓不合今考武王乙巳踐位已卯伐商乙酉崩蓋十有一年而東征或傳寫誤爲十有二年據此文王崩時武王年已七十七武王少文王十九歲

武成告于皇天后土孔氏以后土爲地泰誓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又以后土爲社小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爲地然左傳又云勾龍爲后土豈勾龍爲地乎地名后土社名后土名同而義異洪武中合祀天地地神位書后土皇地祇嘉靖中分祀北郊改書皇地祇大劉焯小劉炫也

異姓之邦庶姓亦在其中凡伯叔之國曰同姓甥舅之國曰異姓於王室無親曰庶姓

皇甫士安曰召康公文王之少子是於周公爲兄弟何君奭中無一言及之武王命康侯稱弟

劓截鼻五刑之一刑截耳五刑所無呂刑以劓刵爲三苗五虐之刑易噬嗑上九何校滅耳康成以爲臣從君坐之刑木審是劓否

召誥二月既望漢傳以爲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唐正義遂以洛誥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爲據非是洛誥七年乃洛邑既成成王爾周公治洛七年而卒也作不知是何年皇極經世以爲在成王即位之六年年庚寅

自奄至于宗周歸于宗周以在周王往新邑即辟于周皆是鎬京成周是洛邑東郊是下都下都亦云洛邑殷頑民遷于洛邑是也周官正義以豐鎬洛皆爲宗周非是觀召誥王朝步自周至于豐畢命步自宗周至于豐可見專稱鎬京爲宗周

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可見同日祭天地此非常祭初立郊故祭漢說牛二天一后稷一非是豈作洛大事止祭天而遣地乎下社是社稷之社非地也漢說社稷共太牢郊特牲曰社稷太牢今社稷異牢

武王定鄗郟鄏欲遷而未遑召公先卜黎水上以夏殷皆在河北故也卜而不吉乃卜河南澗瀍之間爲王城吉又卜瀍水東爲下都以遷殷民亦吉二地皆在河之南洛之北今河南府是也厥後平王遷是王城敬王遷是下都春秋昭公三十二年城成周乃下都也顧氏云先卜河北黎水者以近紂都爲其民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民

平王去豐都成周即今河南府周公所營王城豐爲西周敬王又去王城而遷成周此乃下都即所謂瀍水東也王城即東都澗水東瀍水西也故自敬王之後又謂王城爲西周下都爲東周

漢儒以命公後惟告周公其後王命周公後爲封禽父於魯爲周公後非是詳玩經文君臣之詞是周公留後於洛成王即辟於鎬漢儒又以王在新邑爲成王居洛亦非王在猶行在蓋是年周公繼召公至洛必以王命祭告郊社如今遣官攝祭之禮惟宗廟未祭待成王躬親之亦以留公告不可遣公祭也故於篇終又敘戊辰烝祭祭雖冬禮之常告文專爲留公治洛逸祝冊是祭廟祝文作冊逸誥是命公留洛誥命皆史逸作

成王乙酉即位時年十三周公攝政明年三叔祿父淮夷奄人叛戊子始平之庚寅營洛周公反政於成王而留治洛邑丙申周公卒蓋攝政者六年留洛者七年

湯有天下聿求元聖伊尹也其次咎鬼即萊萊又或是疑臣扈汝鳩汝方誼伯仲伯咎單湯元年至太戊立時一百三十年矣事太戊者即此臣扈耶

周公敘商六臣言高宗時有甘盤而不言說何言正義云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不言乃求傳說漢儒以爲即位初有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傳說說有大功周公數六臣不言說未知其故蓋此六臣皆商前王舊臣輔後王者說乃高宗所求非其父小乙所遺之臣也周公留召公專述舊臣故數盤而不及說耳

故宜生南宮适閎夭太顛皆學于太公疏附先後奔走禦侮總言文王之臣宜力任事如此非專指四臣四行

康成以三亳阪尹共爲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也皇甫士安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蔡註立政用士安說註盤庚又用庶成說二書亳同康成說是

古史官見于經者書有史逸及太史司寇蘇公蘇公即太史故稱公非呼太史而使書蘇公之事蓋是時蘇公以太史領司寇其他史見者史過史墨史克之類亦多漢儒言容成造曆大撓作甲子皆黃帝史官

成周時六卿遷轉二公不然初太公爲太師卒周公代之周公卒畢公代爲太師召公仍爲太保周公爲冢宰卒召公以司空代之代冢宰而不代太師也召公歷三朝皆太保畢公代太公爲司馬而不代太師毛公代召公司空而不代太保蓋毛公代榮公爲太傅康叔代太史蘇公爲司寇而不代其太史代太史者逸也

周時六卿以天地春夏秋冬爲序不以所領公孤爲先後如顧命召六卿召公太保以冢宰第一次司徒芮伯宗伯彤伯司馬太師畢公司寇衛侯司

空毛公太傅不以侯伯封爵論

十一人執七種兵立七處畢門之內夾兩階阼凡六人立堂下以去殯遠故皆士五人立堂垂側階去殯近故皆大夫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從近向遠也在門者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畢門即路寢門兩階者路寢三階中階無人升降故不設兵衛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王出在應門之內乃畢門之外也

路訓大故君所在以大爲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

漢孔氏註九黎之君號蚩尤史記蚩尤在炎帝之末楚語九黎在少昊之末孔註又言蚩尤爲黃帝所滅與史記同孔見楚語而爲此說蓋以蚩尤是九黎之君黃帝雖滅之種類尚在故至少昊末復作亂康成曰九黎學蚩尤蚩尤霸天下者孔氏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貪者應劭云蚩尤古天子諸說不同今考黃帝滅蚩尤於涿鹿之野在北鄙南蠻多黎種九黎三苗皆南蠻蚩尤九黎非一種也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苗與黎同種康成亦云三苗即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其子孫爲三國高辛衰復爲亂堯又誅之舜攝位又竄之禹攝位又征之

周禮職金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是周之贖亦止用之官府學校鞭朴之刑五刑有流而無贖言士則民亦無贖穆王時五刑皆贖又不分士民孔註言淮浦之夷徐州之戎帝王所羈縻故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始皇崩至孔可數十年古老及見其事故孔云考之漢世內地無戎夷秦誓之終周書也聖人有意焉非直與穆公之寡過也秦伯益之後世本諸書甚明益與舜禹稷契皐陶事堯皆有大功德故禹薦益於天執大圭而命之曰爾後人其昌舜禹身有天下稷契子孫有天下後乎周而有天下者非益之後其誰故曰繼周者百世可知也秦有國久而有天下若是促者非益之劣於稷契也始皇之暴忍悍毒促之也或曰皐陶之後何以不有天下史不言益皐陶子乎唐三百年皐陶之後也

書古文蒼頡舊體書有六體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此造字之本蒼頡以後字文雖變字體皆同周宣王以前皆蒼頡體宣王時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籀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衛恒曰蒼頡造書觀於鳥跡因而遂滋故謂之字字有六義至于三代不改及秦周篆書廢典籍而古文絕許慎說文言秦有八體一大篆二小篆三刻符四蟲書五摹印六署書七殳書八隸書新莽改定古文使甄豐校定六書一古文孔子壁內書也二奇字即古字有異者三篆書即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佐書秦隸書也五繆篆所以摹印也六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蓋秦罷古文而八體非古文矣

詩

韓申毛韓四家言詩爲漢儒宗今韓詩外傳大抵斷章取義語涉恢諧豈足名家必更有詩傳此特其外傳韓申說無傳

邶風栢舟詩序言仁而不遇衛頃公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故云夫子曰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是也釋詩者以爲婦人不得於夫之詞至以摹小爲衆妾恐未然蓋此詩語意似婦言亦猶後世忠臣端士不得于君而爲去婦歎出婦詞妾薄命耳

擊鼓閔衛亂也內有土木之役外有版築之役南有戰陣之役國小役煩民不堪命

淫奔之什多男女泛然相值相戲之詞惟衛風外內亂會獸行宜公上烝夷姜下通宣姜如雄雉雉苦匏所刺公子頑又烝君母宣姜鶉鵲不如矢所以竟滅于狄觀此則知關雎爲王化之基不誣禍第之閒隱微之際世之治亂國之興亡家之昌替身之壽夭存焉慎哉慎哉

式微中露泥中注疏以爲衛二邑恐上言中露下言泥中猶云側身天地耳

詩無燕風有召南無宋風有商頌魯亦然周南周未有天下時詩也故不曰雅而曰南

木瓜詩序美齊桓公也衛有狄難出處於漕桓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衛人思欲厚報之而作是詩朱傳疑以爲相贈答之詞又漢儒相傳以木瓜爲榛木實如小瓜可食恐未然木瓜李桃一也今人有以木爲果者酒榼中嘗用之蓋無用之物此詩言人以無用之物問我尚思厚報之況齊有大德於我乎木瓜猶言土飯也

詩揚之水戍申也申平王母家周語曰申呂雖衰徐許猶在此四國皆姜姓四岳後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姓重章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申被楚害故戍之朱傳曰并戍甫許

王風丘中有麻序曰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作是詩留大夫氏子嗟字也面子嗟教民農業故去而人思之施施難進而易退子嗟在朝則能助教行政隱遯則能使撓埆生物公羊傳有祭仲往省於留之文毛云子國子嗟之父箋云言子國著其世賢也疏云毛時書籍猶多或有所

據未詳毛氏何以知之朱傳直以爲婦人淫思之詩更詩之或曰思賢何以曰彼不曰彼美人兮乎

倚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道致人以爲齊侯之子左氏亦云桓公曰同非我子齊侯之子然文姜桓公三年歸魯至六年九月生子同中間未嘗會襄公故春秋書子同生詩亦言展我甥

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滅晉盡以其寶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爲晉君列於諸侯無衣之詩蓋述其請命之意左傳魯莊公十六年僖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晉侯此大事春秋不書不赴告也僖王

士入朝見妒妒賢嫉能者寔予孫黎民之禍故嘉魚美太平之君子樂與賢者共之朝臣願多賢實爲美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自古致亂皆由貪人讒人濟惡共事淩不敗亡蕩曰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釋之者曰疾人亟賦斂也威人峻刑法也強禦掊克皆是在位釋之者曰暴虐聚斂之臣也何人斯曰爲鬼爲蜮巷伯曰緝緝翩翩捷捷幡幡巧言曰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又曰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皆惡讒人亂國是也

楚茨信南山甫田三詩皆言公卿力田修祀然祀禮儀節因之有可考者直祭祀于主索祭祀于祊正祭于堂釋祭于祊釋祭之祊在廟門外正祭之祊在廟門內饗爨煮肉廩爨炊米廩爨又名饎爨東西爲交邪行爲錯內羞房中之羞作肉羞者非是宰夫內羞司士庶羞內羞米在右陰也庶羞肉在左陽也諸宰徹諸饌君婦徹籩豆燕于寢祭于廟燕祭不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同

詩傳曰古者田獵獲禽而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鵬爲上殺以爲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大之以供賓客射左髀達于右髃爲下殺以充君庖貫心疾效肉最潔美爲上遠心次稍遲次之中脇死最遲又次之三不獻面傷踐毛皆逆射嫌于殺降不成禽惡害幼少也小祀易死而難中故曰發大兕易中而難死故曰禱

賓之初筵言非射非祭不飲也射飲先飲祭飲後飲將祭擇士先射于澤宮後射于射宮大射射于射宮將祭擇士之射也賓射射于朝諸侯來朝之射也燕射射于寢賓客相飲之射也大射皮侯賓射五采之侯燕射獸侯又有鄉射州長與民射于州序也并王皮之射爲五射祭奏樂問之魂也而求其降求諸陽也灌地聞之魄也而求其出求諸陰也商人尚聲先樂周人尚臭先灌又曰廟祭取蕭合膟膋爇之使臭達墻屋亦以求神于陽也

副車朝祭者曰武車兵戎者曰倅車田狩者曰佐車皆謂之後車

瓠葉序言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而廢禮焉牛羊豕爲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

茹藘茅蒐茜地血脩一也可染絳藐茈草茈草一也可染紫茹紫葳蕤霄一也可染皂勁又名鼠尾亦可染皂

笙詩有辭有聲如其有聲無辭宜曰笙調不曰笙詩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今亡宋公享公孫昭子賦新宮將謂管亦有聲無詞耶其謂斯干爲新宮者非也笙詩之亡猶管詩之亡也書曰琴瑟以詠笙鏞以間詩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皆有詩也歌詠之聲依之律和之自后夔以來未之有改也是故升歌二終鹿鳴三詩也笙入三終南陔三詩也間歌三終魚麗由庚六詩也合樂終則三南六詩衆聲偕作矣于是工告樂正曰正歌備皆謂之歌而可謂之有聲無詞耶凡樂四節首節歌也比歌以瑟也二節笙也輔笙以磬也三節歌笙相禪也四節鄉樂也凡樂四節爲詩十八篇皆有聲有詞鼓琴鼓瑟笙磬同音以雅以南此之謂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恫註言宗公宗廟先公也箋云宗公大臣也晉語云文王詢八虞度閎夭諶南宮括散宜生尹重之以周召畢榮以寧百神而和萬民故詩云惠于宗公神罔時恫神者聰明正直依人而行人能行善則民欣悅

皇矣序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湯以孤聖獨興禹則父無令問故詩中歷言太王太伯季歷以及文王云

公劉自邰遷邠諸侯從者十有八國公劉未至之前邠爲戎太王既去之後邠爲狄

周宣王時多賢尹吉甫最優文武全材也觀伐玁狁徙及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四詩可見崧高送申伯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烝民送樊侯仲山甫又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若自稱者何也當時召伯不宜出營謝樊侯不宜出城齊古甫詩意可見

詩註疏云王室之衰始於懿王非也周家積德耕稼養人千年至武王爲天子年老未幾崩成王立時內則管蔡外則奄商淮徐相繼叛雖以周公討之尚有破斧缺斨之憂兵戢之後汲汲興修禮樂一傳至康王尚有召公畢公毛公康叔禽父丁公熒父數親賢大臣相與內外佐佑康王崩而昭王立遂南征不復竟亦未聞有討罪之師昭王崩穆

王立海內益多事徐子稱王乃在中原豈特荒服不至而已君子惟強於爲善使子孫可繼耳興衰豈能預料然周室雖衰爲天王者八百年自經史以來未有歷年如此其遠者大抵固不經也

周之衰也用事大臣皇父榮夷公嗜利尹氏私其親黨于撓朝政暴公好讒又有婦人寺人嬖惑於內國安得不亂戎狄安得不交侵乎

魯頌僖公之盛然魯衰亦自僖始三桓專兵執政皆在僖時元年公子友敗莒爲季孫氏四年公孫茲侵陳爲叔孫氏十五年公孫敖救徐爲孟孫氏

魯頌多僖公時詩雖能振復先緒然立三桓致專暴政一傳而有子赤之禍祿去公室矣

魏莊渠先生言魯始封乃伯禽非周公也不知此何所據蓋據魯頌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故云此直述魯之有侯自伯禽始耳周公以親以功封魯侯留王朝不會至魯故禽父嗣侯於魯豈有武王大封功臣兄弟之國十四人康侯少弟尚已封衛周公四弟又開國元勳乃不封直至成王乃封乎王曰叔父是成王稱周公也必武王時伯禽尚少留侍世子至世子即位後而遣之之國伯禽決非始封之君魯得用天子禮樂亦不經見不足信 趙伯循說亦不知何所據魯頌四篇皆史克所作駉序曰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於坰野魯人遵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魯之僭天子禮樂大抵自此時始也

玄王湯也朱傳以爲契以下文有武王又有至于湯宇也但追王始於周亦止追王三世太王王季文王后稷始祖以下皆稱先公若商則未有追崇三世禮況始祖乎若商已追崇契周必追崇稷矣

桓撥二字本湯功烈桓者武也撥者撥亂反正也受小國大國亦湯事契何有焉

春秋外傳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賞元侯呂叔玉乃以周頌時邁執競思文當之非也頌以歌於宗廟豈可用之饗元侯朱子以執競爲昭王後詩又曰此即周公制禮九夏之一二說相舛必記者之誤樊遏渠蓋逸詩也韋昭以肆夏即樊韶夏即遏渠叔玉又以樊遏爲一詩未知孰是

爾雅蓋詩訓詁也蓋子夏傳詩者也子夏輩六十人摹先師微言爲論語論語中言詩者多矣子夏獨能問逸詩遂悟務本之學晦庵讀詩綱領述論語十條而終之子夏得無意乎傳記中言子夏嘗傳詩今所存者詩大小序小序又非盡出子夏故曰爾雅即子夏之詩傳也疏言釋詁周公所作今其中一字二字者姑弗論謔浪笑傲變風詩焉得周公釋乎支干九州五方四極彿彿徨徨之類詩無其文者或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要之傳詩者十九且爾雅有釋詁釋訓毛公亦以其傳詩也故其解詩錯取爾雅之名題曰詁訓傳則爾雅之傳詩毛公固謂其然矣詩有風雅頌而獨云爾雅者雅有二小雅兼乎風大雅兼乎頌何以故詩之辭有體比之樂有音大雅之體與音頌類也小雅之體與音風類也故曰爾雅兼風頌矣爾之言近也易也言其近且易可以明雅也古之解經者訓其字不解其意使人深思而自得之漢儒尚然至於後世解者益明讀者益昏靈心浮氣不務沉思譬之遇人於途見其肥瘠短長而不知其心術行業也陸農師以說詩有名多識鳥獸草木蟲魚注爾雅又著埤雅

春秋三傳

聖人將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於周史乃作春秋既成以授游夏令叅正之對曰不能贊一詞已乃稽之卜得陽豫之卦此漢儒之言其去聖人未遠宜信

疑傳疑信傳信一仲子也左公羊以爲惠公之妾桓公之母穀梁以爲孝公之妾惠公之母觀春秋書惠公仲子恐左公羊說爲是公羊以子氏爲隱公母穀梁以爲隱公妻妻是也

穀梁傳曰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然虞征苗禹誓師五帝已有誓周禮司盟之官三王亦有盟左傳云平王與鄭交質是桓文前亦有質穀梁傳出漢初未見諸經耳

公羊傳云天子庶人皆親逆左傳謂王尊不逆后魯哀公曰冕而親逆不已重乎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天子親逆之說也

出此三物以詛爾斯三物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臨時假用亦有不必牲者孟任割臂盟莊公華元登牀盟子反又曰盟皆用牛

胡康侯曰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穀梁氏曰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胡說爲優）

諸侯五廟惟魯六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穀梁曰太室即世室

左傳溷淆豐盛言爲殺則溷淆在器則豐滿

左傳魯定公八年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頗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視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藉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旦射子鉏中頰殪既斃矣焉能射人殪曰什也要離謂大差云臣迎風則偃背風則仆什前覆偃卻倒

周禮太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僖公二十五年晉侯卜納王得黃帝泉之兆曰吾不堪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哀公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過水適火又筮之遇泰之需皆先卜後筮

杜氏謂獲麟而作春秋范氏言作春秋而麟至杜說是司馬公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數之纔得萬八千字李氏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公穀書孔子生左書仲尼卒皆非春秋本文

康成六藝論曰左氏善于禮公羊善于讖穀梁善于經康成箴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自後二傳微而左氏顯

聖人以春秋屬子夏孝經屬曾子春秋二尺四寸書孝經一尺二寸書詩亦屬子夏

呂氏春秋引仲虺言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于不孝殷周之刑豈煩簡相縣至此

禮記

人生七年曰悼十年曰幼二十曰弱而冠然少昊十二而冠魯襄公亦然三十曰壯乃有室文王年十四而生伯邑考四十曰強乃仕禹益治水皆年未二十五十曰艾言髮蒼白如艾也然又曰少艾六十曰耆男子耆而閉房無世子則命貴公子將甍亦如之蓋未六十無立庶子為世子之法恐立而復黜乃亂道也七十曰老家事傳矣況王事乎故曰大夫七十而致仕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

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四邑十六井為兵戎馬二牛三四丘為甸長轂一乘四馬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輴具備丘馬謂之匹馬甸馬謂之乘馬

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用力少而蓄德多三十而立

夏小正正月雉震呴驚蟄而呴也謂震為晨未然文中子司馬公方氏皆曰晨呴朝呴亦未為非但雉遇雷鳴而始呴呴多在朝不在夜耳

高禖即先媒亦曰郊媒又曰人先

犍為文學曰螟螣蟊賊四種蟲皆蝗也陽祀騂牲陰祀黝牲此皆漢儒說

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聚祭之周之七祀雖四時祭於臘亦聚祭也八蜡諸神共立尸而伊耆氏配之伊耆始為蜡

陰厭陽厭求神無定在也不知其神在此乎在彼乎故有正祭必先之以陰厭終之以陽厭孝之至也孝之至也愛之至敬之至也何言乎陰厭陽厭也陰厭於奧也陽厭於屋漏也奧室西南隅不得戶明故曰陰厭屋漏室西北隅當屋之白故曰陽厭此疏說也抑亦陰謂神之歆祝而始來陽謂神之既享而將去其來來自陰也其去去自陽也詩正義云大夫無陽厭非也夫特性饋食士禮也陰厭陽厭不殺於士而況大夫少牢饋食不有陰厭乎有司徹不有陽厭乎少牢饋食有司徹皆大夫祭禮也一事也有司徹者少牢饋食之終也大夫之祭始儐尸于堂卒禮尸于室一日之事也非若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繹故少牢饋食無陽厭有司徹有之有司徹無陰厭少牢饋食有之大夫之祭其先也隆於士而殺於諸侯也非大夫無陽厭也惟大宗子殤者陰厭耳矣庶子殤與無後者陽厭耳矣是謂殤不備祭由是觀之陰厭之禮隆於陽厭備於陽厭徐於陽厭陽厭者徹俎而改饌也又曰二厭無尸陰厭而後迎尸尸出而後陽厭也

索祭羣神報之曰大蜡臘祭先祖五祀令民得大飲曰息民息民大蜡二祭同月大蜡之祭素服息民之祭黃衣古者祭服尊於朝服

恒豆朝事也水產其醢陸產加豆饋食也陸產其醢水產

士冠禮天子諸侯大夫同天下無生而貴者冠而受命於君始貴也若天子諸侯踐祚而後冠者又有公冠禮其賓以大夫之賢者

衡統紘綖四者皆冠之飾衡維持冠者笄是也統縣瑱之繩即充耳也紘繫冠於首冠冕有笄用紘結下紘從下而屬上皆垂其餘也綖冠上覆者冕以木為幹衣其上謂之綖蓋率以韋為之以籍玉也鞞鞛佩刀削飾上曰鞞下曰鞛鞶紳帶即大帶厲帶垂貌游旌旗之游纓馬膺前飾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

王有族食族燕之禮食禮無飲燕禮無食大事有饗禮兼飲食

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曾者重也

伶氏世掌樂官而善於其職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黃帝時伶倫吹律景王時伶州鳩論鍾簡今賢人不得志仕於伶官萬舞能武舞也籥翟能文舞也如虎可以禦亂如組可以師衆錫爵者燕飲獻工之禮惠散者祭末而賜樂吏也所謂見惠不過一散散五升爵也

記曰雩宗祭水旱也宗讀為禜禜如字者誤矣夫雩請雨故魯旱則雩禜請霽故鄭水則禜古之人雩祭以牲雲漢詩曰靡愛斯牲是也禜祭以牲春秋大水鼓用牲於社於門是也左氏凡天災有幣無牲之說豈別有據者乎周禮雩祭司巫禜祭甸

人各專其事漢禮雩衣皂禜衣朱各異其物蓋雩從雨禜從火故雩以女禜以男雩於北禜於南陰陽之義也舞皇用瓢古法也武謂雩以男假禜以營域更詳之

行也祖也釋軷也一祭而三名也祖而含軷飲酒於其側曰餞

尸取同姓同姓之中用其適男周公祭天太公爲尸祭岱召公爲尸

一丈爲板言其長五板爲堵言其高五堵爲雉雉長二丈

冠者取脯適東壁北面見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蓋冠時母在闈門外闈門在東婦人入廟所由之門故適東壁北面見之母拜者拜受脯也非拜子也脯祖宗所賜也其曰母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非是

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成之此謂成人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

天子至大夫婚皆有醮車反馬之禮婚車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女用昏用昏請期用昏親迎用昏行水泮農業起昏禮已季秋至孟春皆可昏

鹽邑志林三十八帙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 劉祖錫 訂閱
孫男忠材重較

大學

石經大學次序亦自可玩味首大學之道四句次古之欲明德一節又次物有本末四句又次綿蠻詩又次知止節又次邦畿節又次聽訟節又次自天子二節又次物格而后知至節又次所謂誠其意章又次所謂修身章食而不知其味下有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二十二字次所謂齊其家章次所謂治國章首節次一家仁節次如保赤子節次故治國五節次所謂平天下首三章次秦誓四節次彼南山節次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四節次殷之未喪師節次楚書節次是故言悖節次康誥惟命節次舅犯節次仁者以財二節次生財節次孟獻子二節次是故君子有大道節次堯舜帥天下節次明德親民二章次穆穆文王三節終焉

大學漢儒所註本是恐不可更爲詮次親民二字陽明先生說爲是

壹是皆以修身爲本非謂齊治平以修身爲本是格致誠正與齊治平通以修身爲本吾儒格致誠正工夫與佛老無甚異但二家不歸於修身遂涉虛無寂滅吾儒卻說修身須於視聽言動綱常倫理實踐故曰格致誠正要在修身爲本權謀術數一切功名之術豈不知治人但知治人而不知治已故曰齊治平要在修身爲本

大學一篇初在戴記中程子始表章因而更定之朱子爲之章句今傳習者是也漢大司農鄭玄所

註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所疏皆古本也元金華王氏栢四明黃氏震草廬吳氏澄國朝正學方氏孝孺山陰景氏　溫陵蔡氏清莆田鄭氏瑗新安潘氏潢各有說惟餘姚王氏守仁尊信古本余固不敢謂古本有錯簡也又有石經大學與古本大學不同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衛覬郝郭淳鍾會等以古文小篆八分刻之於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傳焉松表述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太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學庸皆子思所作經緯之說亦不爲無見蓋必有所受矣戴鄭賈三家皆不分經傳經傳分於宋儒

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親民也養之教之所以齊治平也故曰樂利曰散財聚民曰不畜聚斂之臣皆所以養民也教不言庠序學校而惟以好善惡惡者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也庠序學校之教亦興賢而糾不肖耳況好惡之正又身教之則也舉錯在此則民之趨避在此

用人理財平天下大急務用人是教理財是養古之教人所教在是則所用在是則不教而人自從之後世所教非所用所用非所教萬語千言人誰信之古者養民何嘗有所施於民只是不妄取之而已後世竭民財力不得養其父母妻子而以區區帛肉與民曰我養老又輒云免租幾分而寔他端取之以盈其數皆由生者寡而食者衆爲者舒而用者疾一有軍旅水旱窘迫無策又加賦於民所謂恒足正謂平日生財卒有兵荒自能贍給非謂一歲之入僅供一歲之出而已苟歲入不足支歲出國之喪亂無日矣

楚書舅犯二條更說用人事善仁親固所當用必得賢大臣方能用之若大臣小人反加排擠矣故又引秦誓一大臣好賢者即南山有臺之君子也一大臣妒賢者即節南山之赫赫師尹也此二大臣又必得仁人在君位方能退妒賢之大臣而用好賢之大臣好賢大臣周公後惟房玄齡一人可以當之妒賢大臣自李林甫後不止一盧杞也天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

中庸

天命之謂性命即詩維天之命易窮理盡性之命孟子立命之命

康成曰子思作中庸以昭明聖祖之德不言大學是曾子作疏以十目所視節爲記作之人引曾子之言以證之

教即學也教人之教乃學中之一事耳修道之謂教自明誠謂之教皆自學也佛家亦云頓教漸教頓自誠明漸明誠俗云儒釋道三教教之爲言學也

喜怒哀樂一節不是原起說乃是說戒懼不覩不聞慎獨後復本體也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不是又進一層工夫俱在戒懼慎獨中位育似不可分屬中和亦不可言以此位天地育萬物只是聖人在天子之位天地萬物各得其常爾不俟分外補祥之類也書曰夏后方懋厥德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鱉咸若是也即無位者能如此修道一家之中父母親族童奚相安耕漁蠶織鷄豚狗彘竹樹果蓏各遂其生亦是位育

發而中節怒而刑殺人也是和哀而慟也是和如不中節喜樂亦是乖戾於此體察便見吾儒之學與佛氏不同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正是發慎獨戒懼工夫無時無處而可忽微顯非鬼神微顯即所謂莫顯乎微也

中庸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易曰文王作易其有憂患乎昔孔子之言也何以既曰有憂又曰無憂或曰有憂者國事也無憂者家事也恐未然惟其有憂所以無憂惟其無憂所以有憂

宗廟序昭穆堂上序祖宗之昭穆堂下序子孫之昭穆但此句所以序昭穆卻是言子孫也昭穆廟中序次非漢儒言之後人何由知之

至誠前知專據人事禎祥妖孽卜筮吉凶四體得失皆無定與亡亦然惟善不善卻有定理如禎祥本是興之兆前知者但知善者必能當此禎祥而與不善者必不能當此禎祥而亡餘放此故亂世之禎祥豪傑所喜治世之妖孽賢聖所憂至誠如神惟誠故明無意於執與執亡惟知執善執不善耳動乎四體一端尤難解註中執玉高卑其容儕仰尚易見更有難知者如夏臺囚而商臠羑里繫而周昌句吳以文身開國朝鮮以被髮建邦魯莊以趨蹌家羣漢成以容儀促柞丹朱以啓明珍世商周以慧辯殞身非聰明睿智者其孰能察於斯

至誠至聖聖言外德之至誠言內道之至惟有爲已之實心工夫一節密一節自造其地道體本無聲無臭故末道亦必自不覩不聞時者力戒懼乎其所不覩不聞非是著相亦非是著空事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此有物乎無物乎

小德大德非分體用即欲細分小德大德是體不害悖並育行是用川流敦化一字一意脉絡分明是川而往不息是流根本盛大是敦其出無窮是化

堯舜亦非生知安行惟太昊炎帝黃帝可以當之

但聖人日知日行日明日熟凡人日昏日倦日退耳

開闢至今惟天不增不減土有增有減山有減無增水有增無減土山水皆地也統言之地亦不增不減然其形體亦改變矣其於人也形體有減無增嗜慾有增無減惟天命之性不增不減心無動靜動靜非心也性無善惡善惡非性也動靜者意也善惡者情也有知覺者意也情也無知覺者心也性也故曰無聲無臭至矣

論語

漢初論語三家魯人所傳曰魯論語即今所行篇次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玄成魯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名家齊人所傳曰齊論語視魯多問王知道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琅邪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惟吉名家古論語者魯共王壞孔宅得古文論語於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為從政篇篇次不與齊魯同博士孔安國為傳後漢南郡太守馬融注之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行為世所貴禹以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為章句列於學官漢末大司農康成就魯論張包周篇章參考齊古為注魏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史部尚書何晏集孔包咸周馬鄭陳王周生說并己意為集解宋侍講學士邢昺為之疏古文者科斗書也所謂倉頡本體周所用今人不識也形多頭麤尾細狀復闡闊以水蟲之科斗聖人無行不與即是教不必就事就問始為教故曰子欲無言子貢反齊勝之路不與子敖言使事吊公行氏亦不與子敖言樂正子乃從之自魯之齊烏在其師孟子乎是時孟子在齊子敖使魯故樂正子自魯從之至齊孟子稱樂正子好善未聞不能惡惡而能好善者蓋孟子切責之後改悟而進德也

思無邪疏曰詩之為體論功頌德止僻防邪大抵皆歸於正故此一句可以當之

佾舞之數服虔說每佾八人蓋減行數不減人數隱五年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杜預云惟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為列諸侯則不敢用八預及何休說行減人亦減正義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即人數亦宜減從何杜說諸侯則六六三二十六人也

揖讓而升者出次揖及階又揖升堂又揖下而飲者射既畢揖而下衆偶畢又揖而上勝者先升負者繼進坐取觶豐上立飲卒坐奠觶豐下季長曰多算飲少算禮又曰勝者袒決執弓不勝者脫決持弛弓

疏說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禮有金鐸木鐸鐸鈴也皆以金為之舌金曰金鐸木曰木鐸周禮教古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疏云武事振金鐸文事木鐸

定公繼兄昭公而立受制意如意如逐昭公旅死於乾侯王法所必誅又廢世子行及務人定公不能

孔子修春秋於其元年不書正月亦不肯任魯其答或人之問獨舉友於兄弟為言蓋貪位保奸而忘君父兄弟之讐孝友安在

微生畝高一人畝名高字也名呼聖人而謂其佞直也乞醯與隣非直也必欲周人之急亦非固矣故聖人敬遜而稱許之

子桑伯子王肅何晏皆云書傳無見虛成以為秦大夫公孫枝字子桑也邢昺以為非是衛大夫亦有公孫枝

章者文之成句者辭之絕章者明也總義也包體以明情也句者句也聯字分疆以句言也

聯字成句聯句成章積章成篇積篇成帙

老彭正義云即莊子所謂彭祖王弼以老為老子彭為彭祖世本云老彭姓籙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錢音翦一云即老子

人不堪其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三句似非聖人之言試去讀之意尤渾然

季文子初得政歷武子悼子平子桓子五世定五年陽虎囚桓子及公父文伯九年魯伐陽虎虎出奔齊季長註陽氏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

柴字子羔施字期滅明字子羽不知何義

姓一字而名三字令尹子文姓三字而名一字矣莫陳悅

太伯伯夷季札皆讓國季札固不及伯夷然取其節惟顧天倫而輕人爵何等高潔若以宗社論札雖不讓可也若太伯又非伯夷所能及伯夷直欲伸己志前後事都不粘帶季札尚顧其國季札守節之讓伯夷求仁之讓太伯達權之讓也觀札之觀周樂年九十餘尚將兵救陳其學識才略亦豈易及哉春秋書吳子使札來聘本是褒詞稱吳子稱使稱來聘語意可見其稱名者禮使大國以卿

大夫無職而使曰攝札非有職者以賢故攝凡使於上國者卿大夫則書公子公孫否書名蓋非世官不得稱公子公孫稱公子公孫即官矣札本吳太伯仲雍後吳以讓建邦亦以讓喪邦

凡服必中外之色相稱羔裘用緇衣以裼之麑裘素衣狐裘黃衣蓋先明衣次中衣次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上加正服夏不用裘用葛緇衣羔裘視朝之服黑色素衣麑裘視朔之服白色黃衣狐裘大蜡息民之祭服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蓋大蜡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行事郊特牲蜡祭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註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

車中不內顧包氏曰前視不過衡輊傍視不過軨轂予謂視不下帶顧不過轂匪惟存心亦以養目近世多議從祀諸儒而不及十哲十哲直取陳蔡一時與難之賢非孔門定論自開元迄今無敢議者夫有若之言四見於論語大類聖人公西赤志於禮樂有為邦之才其為言語政事不優於宰冉乎我未言行不必徵諸史傳論語中多有之視二子優劣何如宜進祀二子於殿上改求我無中聖人皆名呼弟子惟閔子騫宰之不知何意

季氏富於周公今說周公財貨之富非是周公豈富於財貨者夫子不肯正言季氏富於魯侯故言富於周公魯周公之國封地方百里公車千乘此周公之富也且周公懿親冢宰太師元侯上公東伯尊官又輔兩朝年久如此封國之富止於千乘今季氏分而有之者不止千乘觀孟子時魯衰已甚尤云方百里者五夫子時魯更大

近世言鬼神事即謂此禪說不知四十二章經未至洛陽達磨未入建康時聖賢亦多言之語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何物也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記曰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薰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吳季札葬子嬴博之間而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此後屈原賈誼知此意天地間萬物聚散皆鬼神也民社雖非即以為學亦不可謂學也

形神相守則生相反則病相離則死

何平叔註屢空朱註用之平叔又云一說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顏子懷道深遠不虛中不能知道此說得之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與無極而太極同意一起一結也無極而太極從頭推到後原始反終從後遡到前

曾皙言志非有待於春及童冠也就是眼前一時事當承問時正是季春穿夾衣坐中又有童冠在側地又正在沂水旁舞雩左右故云然乃其所遇在此即所樂在此所志在此故也若使皙是時有國有邑其志又必欲一國一邑之人各得其所矣夫子所以與之者只因三子是妄想皙是眼前事耳若必等待此時此景與妄想何異

論語中聖人答為仁之問惟克己復禮章是求仁直截工夫其告仲弓子貢樊遲諸子皆隨機應答接引語所謂因材而篤也克己復禮無他只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己此工夫最易最難非是去了非禮別有一禮己禮一也禮在己中己在禮中己去則禮完矣視聽言動無非禮即喜怒哀樂之節中即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約禮即復禮諸家註約禮處更詳之

馬季長曰在邦家必聞佞人黨多疏曰妄相稱譽也

儒言無極之眞佛言眞如道言全眞皆是言體言空道言虛儒言太極只一箇空國中間再無些子為學只要還此本體不須添出萬千種私智去得一分私智本體乾淨一分克己復禮非二乎外家言但盡己心即為聖解近之

桓九會諸侯不以兵車疏曰衣裳之會也穀梁傳曰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曰始於北杏終於葵丘為十一會或曰不取北杏陽穀始於兩鄄終於葵丘為九會史記又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

魚伯玉同時仕衛稱賢大夫聖人至衛嘗與之交故論二人言魚之直邦有道如矢直矣無道亦如矢不亦直哉有道而直可能也無道而直不可能也若伯玉則君子哉蓋得隨時順應之宜有道則仕行其志不負其官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此不但不屑苟祿不肯失身可卷而懷庶幾潛龍之德我不以不仕矯人人不以不仕嫌我人不以仕強我我不以仕徇人多少有才有行的人到無道時不可卷懷以及於難此伯玉優於魚也有道而仕可能也無道可卷懷不可能也可字有意味若云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則易矣

管仲召忽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定也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誚死事甚難且功亦不易故仲尼但美仲之功不嫌忽之死自經溝瀆非情忽也

衛靈公無道以有人竟免於喪然仲叔圉祝鮀王孫賈皆未足為賢魯襄公十九年衛獻公之二十三年也季札至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

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後蓋二十年而靈公立伯玉輩多尚在而靈公不能用也

齊桓在位四十三年景五十八年二君能久任管晏管晏不能爲國遠慮區區圖伯一時不知正心正家正朝廷之道仲卒而豎刁易牙開方用事竟致五公子之亂嬰對叔向晏陳氏不聞匡救之術景老屬子荼於國高二大夫景卒五公子出奔陳乞鬬諸大夫國夏高張晏圉奔魯乞遂弒荼立陽生蓋景卒纔十年而田常又弒簡公姜竟爲田所滅

費壯邑也僖元年公子反敗莒于酈公賜之汶陽之田及費舉之有季氏自此始季世卿執政不臣費邑宰效尤數畔昭十三年南蒯以費畔定八年公山弗擾以費畔故欲得閔子宰費

聖人歌唐虞之世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此蓋不夢周公而修魯史時也鳳兮鳳兮何德衰豈狂歌哉

性言相近即見天命之性其初不能同習言相遠即見氣質之性其初不甚異

子欲赴公山弗擾佛肸之召即浮海居夷之意

性無善無不善性相近也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習相遠也有性善有性不善上智下愚不移也此三說皆不可無故孟子亦不斥其非直云乃若其情云云但說到情便與性異

戒色不必至淫污苟合雖夫妻禍第間不能以禮亦當戒戒鬬不必至爭強尚力只父兄妻子友朋童奚間一言不合忿怒相加凡一切禮貌言動稍有拂意即麤心浮氣厲色嚴聲亦是或設計中傷陰謀巧詆鬬知報復亦謂之鬬戒得不必至損人利已忍辱冒利恃勢取盈非其義也一介不取諸人乃是戒得三戒分少壯老各於其甚處言之要之三戒貫老壯少

包氏四孔八子之說不知出何書康成以爲成王時人劉向馬融皆曰宣王時人

魯樂官八人去國適者去此復仕之謂入者去此不復仕也

論六逸而不及朱張不知何意王弼言朱張字子弓荀況以比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恐未必然

嗟乎姓名之難傳於後世豈獨四八目所載耶孔門三千之徒逮肖者且七十今見論語纔二十七人耳

孟子

孟子至炎漢後始盛傳於世註有趙岐陸善經音釋有張鎰丁公著自善經已降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其宗趙氏音釋二家張氏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丁氏稍識指歸僞謬時有至宋孫奭等作音義二卷以糾正二氏之說又因趙氏說爲正義於是孟子有趙註孫疏行於世七篇各有上下趙所分也

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廩食以數百人喜鄒忌鼓琴卒授之國政此豈知與民同樂之意乎

天子三臺靈臺觀天文時臺觀四時施化囿臺觀鳥魚諸侯無靈臺泰伯舍晉侯於靈臺周故宅也

衛侯爲靈臺僭矣又云天子靈臺諸侯觀臺

孔門諸弟所問皆性命道德之旨孟子弟子所問不過古今聞見人情世變而已惟公孫丑問不動心最精切

夏諺漢註云夏禹之世民諺語宋疏統言遊豫皆巡行別言遊者有所縱而至於適豫者有所適而至於樂故遊則未至於豫豫則不止於遊也春秋傳曰魯季氏有嘉樹晉范宣子豫焉

徵招角招爲事爲民皆以招名者孫氏云舜作歌以康庶事鼓琴歌南風以阜民財之意恐未必然是特部樂尚傳於齊又世皆重韶樂角木音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八八六十四民之象也角亂則憂其民怨徵火音三分宮損一以生其數六九五十四事之象也徵亂則哀其事噪宮九九八十一商八九七十二羽六八四十八商三分徵益一以徵五十四而三分之每分十八於五十四而加一十八則得七十二矣羽三分商損一以商七十二而三分之每分二十四於七十二而損二十四則得四十八徵角放此

易牛章見聖賢遇巷納牖之意先發難令其良心不覺萌動再發難令其良心勃然興起有力行之勢又發難令其以是良心而行善政蔽錮漸開而本心自見非平日自已察識天理真機圓熟不能隨緣解縛如此

民事不可緩即兼富與教蓋安民生與民行皆以力田重農爲本務下文遂詳言之非言匹夫事也

司城宋卿貞子姓名不可考陳侯名周陳司城而臣於陳侯也司城諡貞必正直而非邪佞者宋六卿司城在司寇之上右師左師司馬司徒之下古有司空無司城惟宋以武公名司空改司城

滑釐即慎到墨子弟子善用兵嘗與同門三百人持魯器守宋城禦楚寇著慎子四十六篇與宋鈃同時孟子獨舉齊魯初封言者以魯伐齊而取南陽齊益不足魯益有餘非復太公周公之舊疆也

南曰陽岱山之南曰南陽在齊之南魯之北

仲尼雖有天子薦之亦必不有天下當是時世衰俗薄非唐虞時比若非順天應人爲革命之事安

得寧帖武王革命後禍亂不已已不及商時仲尼不欲爲革命事觀其稱太伯文王爲至德謂武未盡善可見

史

帝嚳元妃姜嫄生子遲三妃常儀慶都簡狄皆先有子帝十四妃之子摯堯契稷皆有天下摯堯身有天下故不傳契稷久之子孫有天下故歷世永世本云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傳玄皆言蒼頡黃帝史官崔瑗曹植蔡邕索靖言古之王也徐整言在神農黃帝間譙周言在炎帝時衛氏言當在庖犧蒼帝之世慎到言在庖犧前張揖言其爲帝王生於禪逌之紀

唐堯甲辰年即位凡一百三年帝舜丙戌年即位凡四十八年大禹十年成湯十三年武王七年

商聖賢之君在有天下後周在有天下前故商治道盛而國祚減於周周國祚永而治道劣於商夏禹功德兼隆而前無太王王季文王後無太戊武丁祖甲故其國祚治道皆不及商周漢唐宋歷年亦永幸矣

守成之主在位逾三十年者亦不多得夏不降六十年孔甲三十二年商太甲三十四年沃丁三十年太戊七十六年祖丁三十二年高宗六十年祖甲三十四年帝乙三十八年周成王三十八年昭王四十二年穆王五十六年宣王四十七年平王五十二年襄王三十四年敬王四十五年顯王四十九年漢武帝五十五年唐高宗三十五年玄宗四十五年宋仁宗四十二年高宗三十六年

稷至文王十五世歷虞及夏商千餘歲計每世在位皆六十餘年乃可當其數后稷至太王惟四人稱公公劉公非公叔祖類及古公也

周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有太姜太任太姒邑姜爲之配自古未有四世二百年相繼皆得聖賢爲后妃者周之子孫獨盛於夏商世祚亦最永有由然矣

世本意是中古時書今世本載仲孫獲生南宮縚又云臧孫辰爲公子彊會孫乃春秋後人所纂

姓字從女生故上古八大姓皆從女曰姜曰姬曰媯曰姒曰嬀曰姞曰姚曰妘

姬黃帝姓姜炎帝姓族大多賢貴盛故云雖有姜姬無棄憔悴

姓與氏異姓其本也氏其支也故曰言姓必在上言氏必在下如稱周王則曰姓姬不得曰姬氏稱四岳則曰許氏不得曰姓許今人嘗書姓某氏相襲誤耳余姓姬鄭出自周周宣王母弟友封於鄭國在華陰後遷溱洧之間爲新鄭久之子孫有以國爲氏者友即桓公然以國爲氏亦非禮禮以王父字爲氏祝融之後封於檜國於外方之北滎波之南溱洧之間後爲鄭桓公所滅而徙居焉檜之後亦有以鄭爲氏者故姬姓之鄭黃帝出姓妘之鄭高辛出檜一作鄶故又稱邙鄶人

雙生子質家先先生文家先後生其義未詳

平勃之留少帝以俟代王也辟弑君之名也少帝眞惠帝子也夏侯嬰之清宮也衛士呵曰天子在內惠帝紀言少帝後宮美人子張后傳亦言後宮人子殺其母而取之帝之幼也嘗言后殺我母我長必爲亂此皆子長之言至孟堅史乃云少帝呂氏子平勃不立少帝而迎代王恐有唐五王之禍也少帝不得其終是以有齊趙楚七國之難

三代後守成令主漢文帝第一宋仁宗次之仁宗特人才迭進迭退政事乍行乍止又有郭后事所以不及文帝近王道矣唐玄宗才高無行晚年竟致亂自古女禍最烈況楊氏又非妹妲乎

三王之後人君有大功於天下後世者莫如漢武帝帝表章六經於秦火之後罷斥申韓蘇張之術又開拓華夏今遼東寧夏甘肅四川雲南貴州兩廣福建并浙東數郡皆武帝所取變夷爲華交州今爲安南竊據朔方今爲胡虜巢穴右北平之大寧今昇朶顏諸戎玄菟樂浪又爲朝鮮所有此皆武帝所取故我朝輿地廣於唐宋不及於漢

漢史言匈奴漠南無王庭謂陰山之南黃河之北也陰山在山西陝西抵北河流南折橫亘千里西出賀蘭東踰燕薊而之醫無閭重山連阜峻嶺懸崖隔閡北狄過此山後南北數千里東西數千里皆是砂礫無水草名爲太磧虜駐此人畜皆乏食若不得據陰山之南必須踰此石磧而居其北北即漠北也漠南無王庭者石磧之南陰山前後也武帝遣衛青取朔方奪陰山險要皆爲我有虜欲渡磧而南無駐牧之地故語及陰山必哭虜騎馳突嘗在太磧之外三受降城正在陰山山上聯虜虜出沒踪跡皆見我易防禦後世棄而不守虜得陰山又入河套於是虜日強而中國日困矣

策莫盛於漢漢策莫過於晁大夫晁策就事爲文簡徑明暢事皆鑿鑿可行賈太傅不及也文中子曰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有以哉

公孫丞相布被非僞也公孫節儉惡衣食宰相封侯而子孫貧不能存漢每下詔存卹其後司馬國館不知公孫有否

慎勿爲才所使必欲用世荀文若身名俱喪爲何只爲忍不住這一段才或與徐庶皆事操庶不露其才得脫去或才露欲去不得三國人才孔明之

下卽文若文若優於公瑾孔明高於文若處只在躬耕南陽不遇玄德不相從耳玄德本漢宗人獻帝衣帶中密詔禪位玄德稱爲帝室之胄文若亦知之而不能舍操歸劉可恨也齊丘穆之豈能伯仲文若

子產在鄭孔明在蜀收拾人才足勾三四十年之用此豈門墻桃李哉唐幾機樸矣

宋仁宗以王韶取河岷宕洮疊五州受賀於紫宸殿賜王介甫玉帶初韶既復河州會降羌叛韶圍軍擊之木征乘間復據河州韶冒險兼程入洮州木征留其黨守河州自率衆尾韶韶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岷宕洮疊羌酋皆以城附韶軍行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萬計蓋宋偏安境二日蹙屢困於夷狄如洮岷河不守隴右必危而關中不可守介甫主議遣韶破西羌以安隴右不爲開邊生事

王荆公修身潔行過於韓范富歐其志在天下後世必欲一身一時任其事但不得人人似荆公耳乃不諒其心萬口交訕豈不寃哉荆公自信無愧不以人言爲意誤天下矣

兩漢宰相絕無如李林甫秦檜盧杞蔡京者然檜尤甚於林甫京尤甚於杞

橫渠學術純於伊川子厚文章優於退之平津清約嚴於君實鄴侯忠諫深於宣公

唐律文章甚佳疏義亦詳博長孫趙公等所撰但目類殊不分明曰名例曰禁衛曰職制曰戶婚曰廐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鬬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高宗永徽四年十一月十九日上魏李惲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四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唐名例律如具法商鞅改法爲律漢律九章又移爲戶興廐三篇幷法經百九十篇曹魏因漢律爲十八篇晉增爲二十篇

凡笞杖徒各五流三死二三絞斬俱贖銅一百二十斤

自生民以來困苦時多安樂時少堯舜禹三聖相承豈非極盛時然洪水之害歷歲九年禹八年卽十七年困苦中間又有三苗之亂人生八九十歲不見困苦事豈易得哉

宋理宗庚申景定元年元世祖卽位中統元年也是年賈似道稱臣割地納幣乞和以捷聞還朝又庚申四月妥歡帖睦爾生是爲元順帝癸酉六月卽位洪武元年八月元亡三年庚戌殂於應昌諸書稱順帝爲庚申君者以庚申生也

諸子

老子周子之太極圖說通書文中子此三書宜別稱三子不當比於莊列荀楊四子

朱子言文中子論治體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粹不及子謂文中子本領純粹得聖學正傳過仲舒遠甚朱子又言退之原道諸篇非通所及亦恐未然退之文人何敢望文中子文中子前有孟子後有周子餘皆不及也

聖學相傳至孔孟論者皆云直至宋儒周程始爲得孔孟之傳論孔庭從祀者益多其說孟子之後推文中子周茂叔程明道朱晦庵之學爲正若荀況楊雄董仲舒皆大儒知學退之永叔以文章言道術又次之漢諸經師人品雖不能盡善然實有功於聖教

宋儒有功於吾道甚多但開口便說漢儒駁雜又譏其訓詁恐未足以服漢儒之心宋儒所資於漢儒者十七八只今諸經書傳註儘有不及漢儒者宋儒議漢儒太過近世又信宋儒太過今之講學者又譏宋儒太過

朱陸之學本不同予不知學亦不知訖是禮哭師哭友哭所之各有其處朱子帥門人詣佛寺爲位哭子靜蓋斥爲禪學也趙東山贊子靜云儒者曰汝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老佛虛無寂滅是去人欲不爲一毫勢利情愛所染以故莫可絆繫天理完固眞如玄如不增不除無欠無餘強而名曰太極太虛惟虛惟極抑又何居體認到此天地錙銖今之講聖學者專徇人欲汩於勢利情愛而可非罵老佛乎

雜言

前劫後劫無不毀之天地豈有不亡之國不敗之家不死之身乎

天地華夷之界眞有意大漠限北狄流沙限西戎滄海限東夷嶺嶺限南蠻然中國自漢武以來南境漸闢西北境漸蹙東如故

外夷爲中國患者北胡爲最西羌次之南蠻又次之東夷在海中者未嘗有出入中國殘毀省府經行深入千里者航海登岸遠不過百里

中國之水南江爲大北河爲大四夷之水北混同江南富良江東鴨綠江西瀘沙河爲大

漢唐不可無朔方猶都燕不可無大寧上谷雲中大寧今與朶顏夷矣

外家書言羚羊無一些氣味虎豹再尋他不著九淵潛龍千仞翔鳳乎

鷺色本白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鼓吹舊有朱鷺曲是也

村之用世者日卑一日世之忌材者日狠一日人

之生財者日懶一日財之糜費者日甚一日
孝友德行第一事故曰行仁之本孝友全而百行
備矣張仲以孝友入佐天子君陳以孝友出尹東
都舜以孝友爲天子
舜攝政徧于羣神周作洛咸秩無文鬼神之當敬
如此子曰敬鬼神而遠之遠之乃所以敬之也傳
說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不違之也
昆夷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不與戰
久之畏服奔竄維其喙息而已
古者釋經不敢自信故其傳不與經相參雖孔子
傳易亦然春秋三傳亦不聯經石經書公羊傳有
傳無經漢諸大儒爲傳訓者往往與經別行至季
長註周禮謂如此則學兩讀遂以傳入經後漢以
來就經爲傳者自季長始也元凱解左傳亦合而
爲一
春秋魯史本名聖人未修時名春秋修後亦名春
秋詩亡然後春秋作此已修之春秋下文魯之春
秋是未修之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此
春秋之未修者其義則某竊取之此春秋之已修
者未修時事與文猶乘檮杌既修後則事有褒貶
文有筆削矣
介甫非春秋永叔毀繫辭傳君實訾孟子兩程子
改古大學晦翁不刪子夏詩序何也

羣碎錄

陳繼儒著

羣碎錄

眉亭陳繼儒著

他石可以攻玉。乘讓可以盆齒。讀書者。卽一字一語。何忍棄之。故題曰羣碎。羣碎。王右軍帖也。陳繼儒記。

觀傳業者爲弟子。弟子復傳于人爲門生。故史記曰。七十二弟子傳。而歐陽公爲韓相授受者。曰門生。耳邊風。杜荀鶴詩云。百歲有涯頭上雪。萬般無染耳邊風。

今官府文移。以上臨下皆用仰字。按北齊書孝昭紀。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儀之。用仰字始此。增韻資也。

前漢書丙吉傳。吉爲廷尉監。哀皇曾孫無辜。擇薦厚女徒胡組令乳養之。及組目瞑當去。曾孫愚慕之。吉以私錢賂組。又南史武陵王紀。以金蠶鄉游擊將軍樊猛曰。以此贈卿。送我見七官。謂梁元帝。此古用贈字。

陸放翁周蜀人云。攤餞傳也。梁冀能意餞之戲。注云卽攤餞也。

詩云。江有沱。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是也。邵爾雅謂春秋夏有水冬無水以遇也。

鸚鵡州南行。洲上有茂林神祠。遠望如小山。洲查渤衛被山處故云。至今芳洲上蘭蕙不能生。○黃鶴樓。舊傳費禕飛升于此。後忽乘黃鶴來歸。

書曰帙者。古人書卷外必有帙藏之。如今裹袱之類。白樂天嘗以文集留廬山草堂。厥亡逸。宋眞宗令崇文院寫校。包以班竹帙送寺。余嘗于項子京家見王右丞畫一卷。外以班竹帙裹之。云是宋物。帙如細簾。其內襲以薄絹。觀此字。山旁可想也。

剛卯。王莽傳。剛卯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金玉刻作兩行書。曰。正月剛卯。又曰。疾日剛卯。凡六十六字。以正月卯日作此印佩之。以祓除不祥。漢姓劉。以劉字印金刀。使金刀之利不得行也。輿服志。長一寸二分。方六分。又云剛卯漢制。莽禁之。金刀莽所鑄錢。後復禁之。

宋太宗立郡國戒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乃景煥野人閒語書中語也。又云。摘蜀王孟昶之文。按歐陽集古錄戒碑起唐明皇。特不見其詞耳。又云。宋高宗頒是黃庭堅書。

孔穎達曰。古人不騎馬。故經典不見。至趙武靈王。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李牧日殺牛饗士。習騎射。始見於此。又宋劉炫謂左氏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此騎馬之漸。予按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時始單騎。

弁髦男子始冠則用之。既冠則棄之。

今人呼妻父曰岳翁。曰丈人。匈奴傳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故呼爲丈人。又以泰山有丈人峰。故又呼丈人曰岳翁。亦曰泰山。

元結以不飲者爲惡客。後人以痛飲者爲惡客。○投瓊卽今之擲投子。投令作殷非也。蓋取投擲之義。而殷字卽殷字。不音投。

甘羅事呂不韋。因說趙有功。封上卿。相秦者羅祖茂。

文君當盧。盧字不從土。蓋賣酒區也。顏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爲壚。以居酒甕。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爐。故名。非溫酒壚也。

首級。秦法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首爲一級。

漢惠帝賜金不言黃。謂餞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金錢。蓋一金與萬錢等也。

禮年八十有秩。故以八十爲八袠。

祖道。黃帝子累祖。好遠游而死於道。故後人祭之。以爲行神。因享飲也。方相氏。黃帝次妃嫘母。乘祖一雲。帝元紀。

羈縻。羈馬絡頭。縻牛靷。

無恙。恙蟲也。能傷人。古人艸居露宿。故早相見問勞。必曰無恙乎。又曰恙憂也。又猛食人獸。○乘傳。傳以木爲之。長五寸。書符信于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爲信也。如今之驛乘傳。依乘符傳而行。

陽秋卽春秋。避晉諱。故以春秋爲陽秋。

孔子無鬚。孔叢子子思告齊君。先君生無鬚眉。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今像多鬚誤。

豹直。御史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爲伏豹。取不出之義。謂之豹直。

招關。晉伐偪陽。諸侯之士門焉。叔梁紇抉之以出。今韓非呂氏書。並言孔子力能招國門之關。而不以力聞。誤。

喪禮。稱哀子不稱孤子。今人父喪稱孤。母喪稱哀。

張騫無乘槎事。乘槎是海上客。

毛寶無放龜事。放龜是寶所統之人武昌軍。

老郎署顏駟事。今作馮唐用由左太冲詩誤。

諱名。司馬遷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字。季布傳趙談改名固。范曄父名泰。故後漢書無泰字。故郭泰鄭泰皆改作太。今人與父同名者。故曰同本此。

天幸霍去病事。今作衛青。用承王維詩誤。

王姬。周姬姓。故王女皆稱姬。如陳嬀楚芈齊姜之後。世凡婦人皆稱姬誤。

郎官上應列宿。天文志。郎位十五星。在帝座東北。依烏郎府是也。非二十八宿。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故今稱任滿當代曰及瓜。據傳乃一年戍守耳。今例稱瓜期不當。

殿試。唐武后天授元年始。

州縣六曹。兵刑工禮戶吏。宋徽宗設。

龍鍾竹名。年老者如竹。枝葉搖曳不自禁持。

孔子主癰疽。趙岐以爲癰疽之醫。按說苑雍雎人姓名。趙岐傳之誤。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當作畫。史記田單聞畫邑王蠋賢。劉熙註畫音獲。齊西南近邑。後漢馮衍說張步進兵畫中。遂攻臨淄。卽此可證。

論語禮記中。束修束脯也。十挺爲束。延篤曰。吾自束修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註。束帶修飾也。李固奏記。梁商曰。王公束修厲節。晉荀羨擒賈堅。堅曰。吾束修自立。君何謂降耶。皆檢束修飾之義。與論記不同。

漢官儀。太守五馬。蓋天子六馬。諸侯五馬。又云漢制九卿則二千石乃右驂。故以五馬爲太守美稱。又王畿之守。水嘉庭列五馬。後遂稱爲大守事。

玄孫之子爲耳孫。言去高曾遠。但耳聞之。

楚滅陳爲縣。名始此。非始於秦。

婁敬婁晚也。天子當晨起。方朋稱婁敬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晚出也。

下宮。梁武帝改稱臣爲下宮。

牙郎本作互郎。取互市之義。今訛爲牙郎誤。

唐肆。今過路亭無壁者。

庶出。宋神宗問呂惠卿曰。庶字從庶何也。曰。凡艸木種之俱正生。蔗獨橫生。蔗庶出也。故從庶。○翻騰之

馬良馬。低頭口至膝故云。

前筵後筵。古享禮猶今前筵。古宴禮猶今後筵。杜預曰。享有禮祀。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享。宴則折俎相與共食。

舊儀。侍中親省起居。俗謂之執虎子。虎子溺器也。

尺牘。漢遣單于書以尺一牘。中行說教單于以尺二牘報漢。

屬纊。纊新綿。人死置口鼻以候氣之絕否。

廟膾。膾音投。漢石奮洗裁褻中廟膾。顏師古謂汗衫非也。青衫雜記。以蘇林說膾爲溷是也。

里長。隋高帝從蘇威議。以百家爲里。置里長一人。

進士科。隋煬帝大業元年始。後世因之。

矇目。矇音角。以馬蓐薰之使爽明也。

爰書。爰換也。以文書換口辭也。

腹孳之親。腹孳盧管中白衣至薄者也。

剛刑。去頰旁毛。

絆變。婦人有汗也。絆變月事也。

繡襲。繡衣。襲襲兩衣。

泚筆。泚濕筆也。岑文本命吏泚筆口占。

擘張。手張弩也。蹶張。足踏弩也。

叔孫通起朝儀。設九賓臚句傳。上傳語告下曰臚。下告上曰句。九賓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又言句字衍文。臚傳卽傳臚。殿榜唱名曰臚傳本此。

康莊。爾雅曰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

公主。天子嫁女不親主婚。使同姓諸侯主之。故謂公。

親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昆孫。昆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言輕遠如浮雲也。

媽媽。北地馬事每一牡將十餘牝而行。牝皆隨牡不入他羣。故今稱婦曰媽媽。蝱亦不入他羣。故爲馬蝱一名玄駒。

嬰兒。男曰兒。女曰嬰。

影國。附庸也。

八尺曰尋。丈。六尺曰常。五尺曰墨。十尺曰丈。一手盛曰溢。兩手曰掬。掬一升也。

三尺法。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

令甲。今人稱法令曰令甲。出漢宣帝詔。蓋是法令首卷。觀江充傳註。令乙章。帝詔令丙可知。想漢律有十

卷耳。

搢紳。謂插笏於紳。紳大帶也。搢插也。今作縉。縉帛赤色非。

鳥首。百勞名鳥。以其食母不孝。故古人賜鳥葬。死懸其首於木。故今人標賊首以示衆曰鳥首。○追蠹。趙希鵠云。追琢也。今靈家漓粉令凸起。猶謂之追粉。蠹剝蝕也。追蠹言禹之鍾敖文追起蠹剝蝕也。今孟子趙岐註非。

嬉生。左傳鄭莊公嬉生。驚姜氏。杜氏註云。寐寤而莊公生。風俗通云。兒生未能開目視者。曰寤生。爲是。

孟激字公宜。孟子之父。母仇氏。孟仲子名琴。孟子之子。見贈朱子。從趙氏註。以仲子爲孟子從昆弟。與譜不同。

堯封禹爲夏伯。故謂之伯禹。

春秋繁露曰。凡贄用羔。羊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號。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祥也。故以爲贄。

君平子陵。皆莊姓。東漢避顯宗諱。遂易莊爲嚴。如宣帝諱荀。改荀卿爲孫卿。卿名況。

杜伯度名操。曹魏時避武帝諱。故隱操字。則知度非名也。韓愈諱辨稱杜度誤。

妄一男。漢武帝時。田千秋以諂太子冤。拜相。匈奴單于謂漢使曰。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

古史考曰。柘樹枝長而勁。鳥集之將飛。柘樹反起彈彈爲。鳥乃號呼。此枝爲弓。快而有力。因名鳥號之弓。

三農者。平地山澤也。又云原隰及平地。

巴豆與蜣蜋研。塗傷處。可出箭鏃。

七夕俗以蠟作嬰兒形。浮水中以爲戲。爲婦人宜子之祥。謂之化生。

六博用六棊行之故名。又云用六隻骰。

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純陽精以協其數。

五月忌翻蓋屋瓦。令人髮禿。見風俗通。又云五月上屋見影魂飛。

男子入學。多用七歲。五歲。蓋俗有男忌雙女忌隻之說。至冠笄亦然。按北齊李渾弟檜六歲願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約弗許。伺其伯姊筆牘之便。輒竊用。未幾通急就章。則其來久矣。

綠池。池者。綠飾之名。謂其形象水池耳。左太冲詩。衣被皆重池是也。今被頭別施帛爲綠。呼爲被池。宋子京奏到被池用此。

周禮。方相氏歐罔象。好食亡者肝而畏虎與栢。故墓上列栢樹。路口置石虎爲此。

喪服記曰。魯哀公曰。五穀蠶。起伯夷叔齊不食粟而死。故作五穀蠶。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用此爲。

竈神姓張名禪。字子郭。一名隗。又云祝融主火化。故祀以爲竈神。鄭玄以竈神祝融。是老婦非。丑巳日卯時上天白人罪過。此日祭之得福。又淮南子炎帝作火。故祀以爲竈神。五行書云。五月辰日豬頭祭竈。治

生萬倍。

卿忌竈神夫人。又五經異義云。竈神姓蘇名吉利。夫人姓王名搏頭。

執明。甲戌神。呼之入火不燒。

參商。高辛氏二子閼伯實沈。日相征伐。帝乃遷閼伯於商丘主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故辰爲商星。昏見。參爲晉星。曉見。二星晝夜不相見。

俗以初五十四廿三爲月忌。蓋三日乃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爲君象。故民庶不敢用。

冬至後餘一日則閏正月。餘二日則閏二月。餘十二日則閏十二月。若十三日則不閏。

堯元年至萬曆元年癸酉。計三千九百六十二年。六十七甲子。

洪武十七年甲子爲中元。正統九年甲子爲下元。弘治十七年甲子爲上元。嘉靖四十三年甲子爲中元。雪多作於戊己日。凡遇戊午己未日天必變雨。遇亢壁二宿值日則免。餘宿不可免。

三垣二十八宿。中外宮計二百八十三座。一千五百六十五星。皆守常位是謂星。

市井。古井田因井爲市。故稱市井。

三吳。漢分會稽吳興丹陽爲三吳。

漢高帝時。田橫死。從者不敢哭。隨板敍哀。故承以爲挽歌。漢武時李延年分爲二。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

字數。沈約韻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廣韻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

行李。左傳李本作李。李古文使字。宋方勺云。按黃帝有李法一篇。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則李與理通。人將行先治裝也。

卯本柳字。後借爲辰卯之卯。北本別字。後借爲西北之北。

敬字從蕭音綠非苟也。從支非文也。

皋古罪字。秦以皋似皇字改爲罪。

對華下從口。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土。

劭從刀。劉宋太子名劭。而惡字文爲劭刀。改刀爲力。

峻音雖。或作晙。赤子陰也。老子云。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

天田星爲壘。在辰位。故壘字從辰。

論法司馬法。俱周公作。

杜子美詩。空留玉帳術。慾殺錦城人。蓋玉帳乃兵家厭勝之方位。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壓不可犯。其法出黃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巳爲玉帳。

璩音篆。玉不琢不成器。當作璩。

隋古用隨。楊堅以其近遁走。去辵作隋。

陣古用陳。上右軍小學章。旁作車爲陣。

影古用景。葛洪撰字苑。始加彡爲影。

留落不偶。嚴去病諸宿將。皆留落不偶。註。留。謂遲留。落。謂墮落。今作流落誤。

潁陽。漢以火德王。穴忌水。故去水加隹。以洛陽爲潁陽。魏土德。故仍從水。

蹇不載姓苑。下有蹇字。音義同。註曰姓也。則蹇當作蹇。春秋蹇叔亦應作蹇。傳寫之誤耳。

雋永。雋肥肉也。

乾沒。得利爲乾。失利爲沒。與陸沉義同。

乘勝逐北。北音佩。敗也。

弔字矢貫弓也。古者葬乘中野。禮貫弓而弔。以助驅鳥獸之害。今從口從巾。失其義矣。

石敢當。五代漢劉知遠時勇士。聞其勇無人能當耳。

祠山張大帝張渠。武陵人。一日行山澤間。遇仙女謂曰。帝以君功在吳分。故遣相配。長子以木德王。其地故。且約踰年酉會。渠如期往。果見前女歸子曰。當世世相承。血食吳楚。後生子渤。爲祠山神。神出自長興。自疏聖澤。欲通津廣德。使化爲狶。役使陰兵。後爲夫人李氏所見。工遂輟。故避食狶。

荷堅拂盖郎夏默等三人。長至一丈九尺。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

王蒙長三尺。張仲師長二尺二寸。

安祿山三百五十斤。司馬保八百斤。孟業一千斤。

尙長字子平。范曄尙作向。

馬援路博德。俱爲伏波將軍。

鯀卽鮌字。鮌死化爲玄魚。故合而爲字。

祖士稚。祖逖字也。作士雅者誤。

蔡琰。蔡邕子。龔子名睦。又按羊祜邕外孫。則女亦不止文姬。

元紐憐太監請於朝。謚杜甫爲文貞。見張伯雨跋語。

樂說告韓信反。封潁陽侯。享國五十一年。至孫賢之。棄市國絕。

賁赫告英布反。封期思侯。享國二十九年無後。○陶穀本姓唐。避晉祖名改。小字鐵牛。

衞青父姓張。楊康父姓冕。文彥博父姓敬。

苦吟孟浩然眉毫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至走入醋甕。

中棖。史記作中黨。家語作中續。續卽黨也。後漢王政云。無中棠之欲。其爲悞寫無疑。今棖黨並祀。是以一人爲二人也。黨字子周。懸亶孔子弟子。字子象。史記作懸豐。向未從祀。

閼止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見史記。按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作亂者乃閼止。止字子我。字與宰予相似。故悞以爲宰我。

南華老仙。唐天寶元年。封莊子爲南華眞人。故名。

野雞。漢呂后名雉。改雉爲野雞。

醉如泥。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則醉如一堆泥。故時人譏周澤曰。一日不齊醉如泥。

張爲使塗林安石國。得榴。故名安榴石榴。

露葵。蔡邕父名純。因名蓴菜曰露葵。

桑椎。喻曰。唐末文人謂芍藥爲婪尾春。蓋婪尾酒。乃最後之盃。芍藥殿春故名。

聖僧。揚州人呼楊梅爲聖僧。

子氈。北方毛段細軟者。畫鳥獸氈毛是也。今訛爲紫耳。

織絲。織音志。今訛爲注絲。又轉訛爲紵絲。音。音宁。非注也。見鄭氏釋文。

幞頭。今訛爲僕頭。幞音伏。與幞被之幞同。起周武帝。以幅巾裹首。故云幞頭。

笛本四孔。京房加一孔。子後爲商聲。本黃帝後伶倫作。

染黃帝觀蜚蠊。神木之華。乃染五采爲文章。

鷄鶉。音鹿專。郭璞云。鷄也。

偏提。卽注子。唐故曰偏提。又說郛云。猶今酒鐺。○鉛鏨。鏨板長三尺。謂以鉛刻於鏨而書之。木可修削。故簡板稱教劄。

戥戥。戥也。所以保舟。亦云梓柯。梓柯那出此材。所以得名。

毦。音餌。羽衣一名兜鍪。劉備好結毦。

朱紱。卽朱裳。畫爲亞形。亞古弗字。故因謂之紱。亦作黻。

緡錢。緡絲也。以貫錢。錢一百曰一緡。

漢魏以前戴幅巾。晉宋用羅。隋。後周以三尺皁絹向後幞髮。名折上巾。

三代兩漢用馬車。魏晉至梁陳用牛車。唐雖人主妃后。非乘馬卽步輦。自郊祀外。不乘車也。

漢明帝聽劉峻女出家。又聽洛陽婦阿潘等出家。此國中尼姑之始。

何充捨宅安尼。此尼寺之始。

隋文帝以沙門彥崇爲學士。命僧以官始此。

左傳云。國狗之瘈。無不噬也。杜預注云。瘈狂犬也。今云獵犬。宋書云。張收爲獵犬所傷。食蝦蟆膾而愈。又椎碎杏仁納傷處。卽愈。

桐花飼豬肥大三倍。

鼓三百三十三槌爲一通。

角十二聲爲一疊。

玉巵無當。當底也。

東方光明電王名阿揭多。南方光明電王名阿羝嚕。西方光明電王名主多光。北方光明電王名蘇多末尼。善男子女。聞是名字。及知方處者。遠離一切怖畏。雷電災橫之事。

梁簡文紅神名溺耳。五行書云。下祖三呼其名除百忌。又呼爲孟公孟母。劉思眞云。玄眞爲水官。死爲水神。

岳飛死。獄卒隗順負其屍瘞城。至北山以葬。後朝廷購求葬處。隗之子以告。及啓棺如生。乃以禮服斂焉。隗順史失載。

陶人之爲器有酒經焉。晉安人盛酒似瓦壺之製。小頸環口。修腹受一斗。凡飲人。書一經。或二經。或五經。他境人不達其義。聞五經至。束帶迎于門。乃知是酒五餅爲五經也。

勒畢國人長三有翼。善言語。有鳥如蠅。聲遠聞。狀如鸚鵡。名綢鳥。

鳳子大蝶。見韓偓詩。

晉書曰。犬黑頭畜之令人得財。白犬黑尾世世乘車。黑犬白耳富貴。黑犬白尾兩足宜子孫。黃犬白耳世世衣冠。

周周鳥名。首重尾屈。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羽而飲。

鷁水鳥。能厭水神。故畫於舟首。

肉樹。端溪猪肉子大如盃。炙食之。味如猪肉而美。

酒樹。椰也。似酒甘而薄。亦不堪飲。若頓遜國樹葉汁。取停之數日。卽爲佳酒。枸槿國仙漿。取之樹腹中。青田核以水注之。少頃成酒。乃眞酒樹也。

巢菖。欽羨藜。欲劚。曲刀也。

不落酒器名。白樂天詞。銀不樂。從君勸。

桃笙。宋魏之間方言。謂簟爲笙。桃笙以桃竹爲簟也。桃竹葉如櫻。身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理瘦骨。見柳子厚詩。

豆腐。淮南王劉安所作。

衢尊。尊酒器也。六尊爲衢。

今人作書。及可咲事。便云呵呵。出石季龍載記。石宣殺弟石韜。乘素車從千人臨韜喪。不哭盲呵呵。似胡語。

世言開春出楚辭。開春發歲風。

今人謂避人爲呸。陳後典齊雲觀。謠曰。齊雲觀。冠來無際畔。

南越稱男曰珠化。女曰珠女。貴珠也。

今人呼藏酒器曰疊。抱朴子曰。疊是鴆鳥之別名也。

今之卜者以錢。蓋唐時已用之。賈公彥儀禮註云。以三少爲重錢。重錢九也。三多爲交錢。交錢六也。兩多一少爲單錢。單錢七也。兩少一多折錢。錢八也。

中酒有曰惡。李後主詩。酒惡時拈花蕊嚼。蓋鄉語也。又曰倒瘦。

枕譚

陳繼儒撰

枕譚目錄

張玄　紫濤　宣室
新都　二庭　宮燭
重較　叱撥　鳩杖
翠葉　偶語　令甲
曹娥碑　子鉅　茗
麥金　逢　長流
太形　廣文選　小鳳小儀
條脫　服妖　春雲
射鳥　弄　神瀵
鑒竽　仁祠　俗眼
結　側生　萬城
伊傅　五大夫　亭榱
狄香　町疃　渴筆
紫思　任誕　超九齡
青邦　泰　化徒
指大　等　國天衆地
蔡邕
鳴蟲
鏡聽
左袒
半楚
落月
佩魚
銀鐺
檀暈
洗馬
丈夫
鼓擊

枕譚

華亭陳繼儒撰

吾黨讀古人書。往往承襲紕繆。至有近在目前。可以意解者。乃不能互相揚搉。殊足邪撞。偶與兒輩洗鴨而譚之。隨譚隨錄。藏於枕中。

張玄

晉書謝安傳。謝玄北伐苻堅。下遽云安與玄圍棊。玄上去一張字。讀者知爲何玄耶。按張玄與謝玄同名。人號南北二玄。

新都

後漢書志注。王莽新都在南陽。今蜀之新都非莽所封。

重較

漢世有蘧語云。仕進不止車生耳。謂其重較也。

畢案

孟光舉案齊眉。說文案几屬也。用修引張平子何以報之青玉案。謂以爲青玉盤。且云孟光一婢人。安能畢案。則用脩以案爲今案卓耳。以案作盤尤無據。按楚漢春秋。淮陰侯謝武涉漢王賜臣玉案之食。則是玉盤而下有足者曰玉案。故說文以爲几屬耳。或于案中別寘器。或竟寘食。若孟光則力能舉石臼。而況

一案乎。

曹娥碑

按世說注。曹娥碑在會稽。而魏武過祖來嘗渡江。

麥金

梁鴻傳載鴻詩二首。麥舍舍兮方秀。刻本皆如此。藝文類聚引之。作麥舍金爲是。金與舍相似。而衍爲二字也。當表出之。

太形

楊用脩引列子太行爲太形。此亦一證。

條脫

條脫臂飾也。一作條達。又作跳脫。蓋傳寫之誤也。

射烏

傳言。羿日落九烏。烏最難射。而一日得九。言射之捷也。後世遂以爲日譬矣。

盜竽

老子。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此之謂盜竽。竽者五音之長。竽唱則衆樂皆和。大姦倡則小盜和。故云盜竽。今本譌作盜穿。字相近故也。

結

韓文石鼎聯句序。長頭高結。喉中作楚語。結字斷句音髻。義同。

伊俾

秦漢前書文多況喻。伊尹負鼎於湯。謂有尹鼎鉛之才也。橫義者。遂以爲庖人誣矣。說藥傳巖之野。築之爲言居也。猶卜築之築。求之而不得。遂謂起於版築。雖孟子亦云誤矣。

狄香

張衡同聲歌。鞮芬以狄香。鞮履也。狄香外國之香也。謂之香薰履也。近刻玉臺新詠。及樂府詩集。改爲秋香。太謬。

紫濃

宋人送中國使臣使契丹詩。以青瓌對紫濃。人多不知出處。按晉書慕容氏邑於紫濃之野。蓋以慕容比遼。是時宋遼方結好。故臣僚送別紀行之詩。略不譏刺。此用紫濃字。亦隱而妙矣。方虛谷注云。紫濃廣中館名。妄猜語耳。

二庭

唐詩。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二庭者。沙鉢羅可汗建庭于淮合水。謂之南庭。吐陸建牙于鐵爲山。謂之北庭。二庭以伊列水爲界。所謂南單于北單于也。近有註唐音云。二庭未詳。如此尚未核。何以註爲。

叱撥

唐詩紫陌斷嘶紅叱撥。叱撥馬名。

偶語

漢高帝既定天下。未嘗及封功臣。而諸將聚沙偶語。以留侯言。先封雍齒。乃人人自安。今按功臣年表。曹參至陳平等九人。以十二月甲申以次而封。張良至陳豨十三人。以正月封。雍齒與郭蒙以戊午封。而諸將陳武等。以三月丙申庚子等日相繼而封。然則曹參諸公。遠者先三十四日。而偶語輩僅陳武等二十餘人耳。此曹非有大功。何敢偶語。意者歸美留侯之溢辭。未可知也。

子姬

殷之德陽德也。故以男書子。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女書姬。

遂

遂與歲通用。史記註引陸賈楚漢春秋云。三老董公八十二遂。封爲成侯。遂卽歲也。又古作㞢。

廣文選

阮嗣宗碑。乃東平太守嵇叔良撰。而廣文選妄改良作夜。不知叔夜之死先於阮也。中山王文木賦。乃以文爲中山王名。而題作木賦。宋王微咏賦。乃誤王爲玉。而題作微咏賦。下書宋玉之名。不知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而疎謬如此。殊誤觀者。

服妖

晉傅玄奏議云。妹喜冠男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女服。亦亡其身。內外不殊。王制失序。此服妖也。

弄

南史。東昏侯被弒於西弄。西弄宮中別道。如永巷之類是也。元美游洞庭山記載風弄。卽衖也。人多不知。

仁祠

後漢楚王英傳。遠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仁祠指佛寺。唐時多以寺爲仁祠。權載之詩。逸氣凌顚滑。仁祠訪金碧是也。溫公通鑑綱目。以祠爲慈。並非。

側生

左思蜀都賦。旁挺龍目。側生荔支。張九齡荔支賦云。維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杜子美絕句云。側生野岸及紅蒲。不熟丹宮滿玉壺。蔗荔支爲側生。雖本之左思。張九齡。然以時事不欲直道也。黃山谷題楊妃病齒云。多食側生。損其左車。則又好奇故耳。

五大夫

今人稱泰山五大夫。俱云五松樹。而不知始皇上泰山封祀。風雨暴至。休於松樹下。遂封其樹爲五大夫。五大夫秦官名。第九爵也。此可證千古之謬。

町疃

詩。町疃鹿場。毛萇云。鹿跡也。說文云。町疃禽獸所踐處。漢儒解經如此可笑。原詩人之意。謂征夫不歸。町疃之地踐爲鹿場。非謂町疃卽鹿場也。按左傳町原防井。衍沃千寶注。平川廣澤。可井者則井之。原阜堤防不可井者則町之。町小頃也。町疃皆說田野。

累罪

段成式云。士林多稱雀網爲累罪。其誤如此。按漢書累罪屏也。復也。臣朝君至屏。所奏之事於下。又按劉熙釋名曰。累罪在外門。累復也。臣將入請事于此。復重思也。今之照壁也。

青芽

史記豫讓漆身爲癩。吞炭爲啞。其妻不識。其友識之。不言何人。初學皆不知。按呂覽襄子馬卻不前時事。則青芽也。

措大

今人不知措大之說。李濟翁載四說。其一以士人貧居新鄭之野。以驢負醋而鬻。邑人指其驢而名之。又曰鄭有醋溝。士人多居其溝。州之東以甲乙名族。故曰醋大。皆自鄭地起也。濟翁以爲皆謬。曰謂其能舉措大事而已。

蔡邕

昔人謂蔡邕無子。邕傳亦不言有子無子。書悉以授王粲。按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祜討逆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然則邕實有子。其女亦不止文姬一人可知。此可補傳缺。

雙蠶

淮南子。馬蠶蠶也。用脩以爲奇語。按龍無耳。牛耳皆實。其聽皆以角。可稱聲。若馬則彼此能相語。何言聲也。

鏡聽

李廓王建皆有鏡聽詞。鏡聽今之響卜也。

左祖

爲劉左祖。爲呂右祖。昔人頗以絳侯爲失計者。王應麟曰。考之儀禮鄉射疏。凡事無問吉凶皆左袒。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禮。皆左袒。惟受刑則右袒。故覲禮云。右肉袒。註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是攷之。勃誅呂之計已定。若爲呂則有刑。故以右袒令之耳。吳興陳霆則云。淳齒弒齊王。王孫賈入市中呼曰。淳齒作亂。從我誅淳齒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若以袒右當受刑。則市人從討者亦當刑耶。應麟自爲得情。而不知其已屈于陳氏矣。情皆未得情也。勃老將也。已預知衆心歸劉。而不能無疑于呂氏之有黨。蓋令一下而間有遲疑未決者。立誅之以令衆。如楊素朱滔之舉耳。豈至此而始覘人心之向背哉。

平楚

謝朓詩。塞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楚叢木也。登高望遠。見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卽詩所謂平林也。

落月

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言夢中見之。而覺其猶在。卽所謂夢中魂魄。猶言是覺後精神尙未回也。詩本淺。未人看得深。反晦矣。

佩魚

佩魚始於唐。永徽二年以鯉爲李也。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龜。以玄武爲龜也。杜詩金魚換酒來。蓋開元中復佩魚矣。

鋃鐺

鋃音狼。鋃鐺大鎖也。後漢書崔烈以鋃鐺鎖。今多誤鋃作銀。至有銀鎖三公脚。刀撞僕射頭之句。其傳誤習舛如此。

檀暈

東坡詩。鮫綃剪碎玉蕊輕。檀暈粧成雪月明。肯伴老人春一醉。懸知欲落更多情。按畫家七十二色。有檀色。淺赭所合。婦女暈眉色似之。人皆不知檀暈之義何也。

洗馬

洗馬。洗先也。驂而爲太子先導也。

丈夫

按禮十尺曰丈。男子成人之極也。夫者膚也。其智膚敏弘敎也。

轂擊

蘇秦稱臨之淄中。車轂擊以爲歷。其義何居。按樂府云。齊人本好轂擊相犯以爲樂也。

宣室

淮南子。紂拘于宣室。悔不誅文王。則宣室乃繫所。漢不宜名齋殿。

官燭

丹鉛餘錄云。宋官燭香。煙成五彩樓閣龍鳳文者。疑是蜜脂所成。

鳩杖

續漢禮儀志云。仲秋之月。賜八九十老人杖。杖端有玉鳩。鳩不咽之鳥。蓋取不咽也。風俗通記漢高故事。恐未可據。

令甲

今人稱法令曰令甲。然攷漢書。有令乙令丙。則漢律當有十卷。

茗

古傳註。茶樹初採爲茶。老爲茗。再老爲荈。今概稱茗。當是錯用事也。

長流

古呼治獄參軍爲長流。人多不知。按帝王紀云。少昊崩。神降于長流之山。於祀主秋。秋官司寇。主刑制也。故取秋帝所居爲嘉名也。

小鳳小儀

唐人以中書舍人爲小鳳。蓋以中書省爲有鳳池也。又謂儀部之長曰大儀。員外曰中儀。主事曰小儀。見鄭谷集。宋人猶襲之。張天覺自小鳳拜右揆是也。

書雲

詩人冬至用書雲事。宋人小說爲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獨以爲冬至事非也。按春秋感精符云。冬至有雲迎送日者來歲美。宋忠註曰。雲迎日出。雲送日沒也。冬至獨用書雲。蓋指此。

神瀷

陳希夷詩。倏爾火輪煎地脉。愕然神瀷湧山椒。神瀷字甚奇。而不知其出於列子。卽易所謂山澤氣相蒸。雲興而爲雨也。

谷眠

楚詞遠望兮阡眠。呂延濟曰。原野之色也。按說文。谷眠山谷青谷谷也。則阡眠字當從谷眠。

萬城

左傳方城以爲城。方本万字訛耳。唐勒奏士論曰。我是楚也。世伯南土。自越以至葉番。弘鏡萬里。故曰萬城。

亭堠

升菴有紀行詩。山遮延鶯堠。江繞鷺鳥亭。用事甚僻。而不知出處。按元魏改官制。以候望官爲白鷺。取延望之意。其時亭堠多刻鷺像也。上句用此。漢明帝起居注。帝巡狩過亭障。烏鳴。亭長引弓射中之。奏曰。烏烏啞啞。引弓射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帝悅。令天下亭障皆畫烏。下句用此。

渴筆

唐徐浩書張九齡司徒告身。多渴筆。謂枯無墨也。在書家爲難。

頻宮

白虎通諸侯之學曰頻宮。今或並作黌宮者非。宜作璜宮。

趙九齡

紹興甲寅乙卯間。劉麟導廣南侵。時車駕駐平江。有趙九齡者。策士也。請決淮西水以灌營。上不能用。而廣已實偵知之矣。已而韓世忠得廣酋約戰書曰。聞江南欲決淮西水以浸吾軍。書到明日。廣卽還師。當時但以爲卻敵之功。而不知九齡之力。蓋陰庇之也。

任誕

世謂任誕起於江左非也。漢末已有之矣。仲長統見志詩曰。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撤滅風雅。鄭泉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千歲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瓮。實獲我心矣。二子蓋劉阮之先着鞭者也。

泰

方言。吳有泰娥之臺。束晳賦。朝享五鼎之奉。夕宿泰娥之尻。泰卽七也。大玄七政。亦作泰。褚河南書枯樹賦。亦作泰。

笨

笨音奔。去聲。粗率也。晉書豫章太守史籌肥大。時或目爲笨伯。宋書王微傳亦有蠢笨之語。朱子語錄云。諸葛亮只是笨。不知笨字乃書作盆。而以音發之。噫。諸葛豈笨者耶。字尙不識。而欲譏許諸葛乎。

化益

世本云。化益作井。宋衷曰。化益伯益也。荀子成相篇傳。禹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皐陶橫革直成爲輔。呂氏春秋云。得皐陶化益眞成橫革之交。五人爲佐。化益卽伯益。眞成卽直成也。

楓天聚地

張文成太卜判。有楓天聚地之語。初不省所出。後見乃六典三式云。六壬卦局。以楓木爲天。聚心爲地。乃知文成用此。

疑耀

張萱撰

三十年前。余爲疑耀凡二十七卷。蓋未卒之業也。歲戊申。分司吳關。焦太史、黃觀察汝亨、讀而嗜之。遂相與爲序以授梓。時權事已竣。得代。僅梓行七卷。余即率先太安人還里。尚餘二十卷。未授梓也。此七卷者。頗行於世。海內知交。往往貽書見索。謂二十卷當盡以梓行。既罷歸。耕鑿多暇。稍事繙閱。相次劄記。乃續十有餘卷。合舊稿當得四十餘卷。第舊二十三卷。年來又多劃而歸於西園史。餘故此四十餘卷。尚須整比。不欲遽災木耳。丁卯秋。郡大父義與徐公。博物君子也。還吳。以書見詢。疑耀七卷。不知何人借爲閩禿李贄所著。亦大怪事。余疑信相半。戊辰初夏。余有事羊城。過友人李明府。果卿。得疑耀閱之。徐公之言果不妄。謂余止校訂此書。復僞余譔一序。王伯毅嘗之。眞大怪事也。第此書殊自賣破綻。七卷中。尚有數十處未盡改削。即三尺之童讀之。亦皆知爲嶺南張某所著。不待辨也。余因自幸嶺外老公車。一再仕。輒令見放。讀此書者。能不以人廢言。今獲借它人以行於世。豈非此書之大幸耶。嗟嗟。蜀才注易。李蜀書。蜀才范長生也。世以爲王輔嗣。博物如謝昊。夏侯該。以爲譙周。服虔譔通俗文。阮孝緒以爲李虔。葛洪譔西京雜記。世以爲劉歆。韓退之表諫佛骨。世以爲侍郎馮宿代筆。又何怪余之疑耀。借名李禿以行之也。余憶居西省日。禿以妖書株連繫詔獄。余偶偕同官好事者往覘之。禿輒長跪。頓顙數十。至破其額。余竊笑謂禿能佞佛耶。爾時余方一覩其面。輒唾地去。今僞爲余序者。乃謂余青衿時。嘗負笈以從禿遊。一何誣也。余爲青衿。未嘗跬步出國門。禿自薙頂。即從七觀音居黃州。亦未嘗跬步涉五嶺。余何繇而負笈從之。一日橫罹此誣。豈以余亦嘗合掌於七觀音耶。況焦黃二公。皆禿文字交。往來甚密。余疑耀果出於禿。能不覩彼。而肯爲余曲筆否。余付度之。二公爲余梓行疑耀七卷時。王百穀數欲爲余譔一序。以雁行二公。余忽忽未及應。聞之友人。百穀徵有憾焉。又余嘗有微言。見於它籍。以禿所譔著。業爲朝廷焚禁。而行怪者復盛行其書。可以觀世矣。此語久已落在人間。又以百穀亦余文字交。可以取信於人。故有此破綻伎倆耳。因念余前梓行之書。道藏中宋張君房所輯雲笈七籤一百二十卷。皆經摺。不便繙閱。祕閣中元戴侗六書。故三十三卷。皆鈔本。未嘗公行。余皆梓而行之。今吳越間。二書皆已覆鐫。去余名氏。第二書非出余之手。即名氏不存。又何問焉。若彙雅二十卷。則世人不能讀者。故世亦不能覆鐫。余之書行世。而名氏幸留者。彙雅而已。今疑耀七卷外。尚有三十餘卷。及西園彙史二百卷。西園史餘二百卷。西園類林五百卷。西園聞見錄一百二十卷。西園古文六卷。西園古韻十卷。今耄矣。姓名不復挂人齒類。異日有好事者。盡以諸書災木。安知不皆爲蜀才易。爲通俗文。爲西京雜記。爲諫佛骨表乎。故復綴數語於七卷疑耀之簡端。非嘵嘵也。亦以自明西園公生平未嘗合掌七觀音而已。博羅張萱。

疑耀卷一

博羅 張萱 孟奇撰

孔子無鬚眉辨

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萇宏之所談。姑布子卿之所稱。老萊弟子之所識。荀卿、司馬遷之所述。亦云備矣。獨未及舌者。舌內藏。不得稱表也。緯書所載舌理七重。又鉤文在手。共四十九表。其言互異。至鬚與眉。則載記皆未之及。惟祖庭纂要、謂孔子眉有十二采。孔叢子述子思之言。乃云。先君生無鬚眉。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何燕泉亦信然其說。謂先聖委無鬚眉。今世所傳先聖之像。頷頰間鬚髯甚盛。謂皆吳道元誤筆也。第今闕里有先聖行教小圖。又一如吳道元筆。豈先聖後人所傳。亦可云誤筆耶。余按左氏傳。魯昭公七年。孟僖子病。命其子學禮於孔子。其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某乎。孔子生魯襄公二十一年。至是年僅十有七耳。其爲當時尊敬如此。故孔叢子所云者。謂先聖雖少年。未有鬚眉時。天下王侯、亦皆起敬。不敢以爲稚幼而狎之。非眞謂果無鬚眉也。按方言。東齊謂老曰眉。此言無鬚眉者。猶云未鬚而老也。若作眉毛之眉。則誤矣。夫無鬚尚可信。至於無眉。亦可信乎。

舜有兄妹

舜弟曰象。或云隨母嫁舜瞽者。未知是否。然人皆知舜有弟象。而不知其有兄與妹也。尸子曰。舜事親養

兄。爲天下法。是舜有兄。但逸其名耳。許氏說文。畫嫘、舜妹。嫘或作嫘。史正義作類。又作繫。畫始於嫘。故曰畫嫘。列女傳。舜女弟繫與二嫂諧。是也。故或云。瞽瞍與象欲殺舜。其妹嫘每爲之解。故舜得免。但不知其與舜同母否。又按世本曰。黃帝之臣史皇、善圖畫。則畫又非始於舜妹矣。事物紀原引周穆王傳。穆王時。其臣封膜始作畫者。誤也。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郭若虛圖畫見聞志。鄧椿畫記。又畫記補遺。陳德輝續畫紀。米芾畫史。湯君載畫鑒。夏文彥畫評諸書。皆詳畫所自始。然亦皆止言有虞作畫。而不知作畫者舜妹嫘也。故詳著之。

生子無功

晉元帝生子。普賜羣臣。殷羨謝曰。臣無勳。猥蒙頒賚。帝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苕溪漁隱又載南唐時。宮中賜洗兒果。有近臣謝表云。猥蒙寵數。深媿無功。李主曰。此事卿安得有功。何前後人之紕繆相合如此。

妓童

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許魯齋在中書日。欲買一僕。牙儈以能應對、嫻禮節者進。輒謝去。最後得蓬首垢面愚騃者。乃用之。或詰其故。許曰。聰明過我。我反爲其所使矣。信哉斯言。余見衣冠家畜妓童。如龍陽秦宮輩。非惟能役使主人。且往往能滋物議。乃知魯齋之言。非欺我也。余性絕不喜此輩。奈遊中皆以爲訝。余曰。許魯齋聰明人。尚恐爲奴僕聰明者所役。余愚騃人也。能堪其役使乎。

誤躬作弓

漢陳寔字仲弓。余嘗疑之。漢人名字皆相合。以弓字寔。有何意義。及讀洪适隸釋。載寔墳碑。君諱寔。字仲躬。乃了然始知諸書皆誤作弓。第洪氏又謂躬乃借作弓字用。又何誤也。

書籍板行

上古書籍。皆編竹爲簡。以韋貫之。用漆作書。簡袤浩重。不便提挈。自有製紙筆及墨者。乃易去竹簡。誠爲便易。然皆寫本。亦未有刻板印行也。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刊九經國子監。田敏校正。又毋昭裔貧時。嘗借文選於交遊。其人有難色。昭裔發憤曰。異日若貴。當版鏤之。以遺學者。後仕孟蜀。爲宰相。遂踐其言。又以石鏤九經於成都。是印行書籍。始之者後唐。繼之者孟蜀也。葉夢得曰。書籍未印行之先。人以藏書爲貴。書雖不多。而藏書者精於讐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難。故誦讀亦精詳。蘇東坡作李公擇山房藏書記。亦謂少時嘗見前輩欲求史記、漢書。不可得。幸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於書既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辭學術。當倍蓰昔人。而今乃不然者。豈非多而難精耶。二公之言。誠中時弊。

高皇帝像

先大夫令滇時。從黔國邸中。模高皇御容。龍形虬髯。左臉有十二黑子。其狀甚奇。與世俗所傳相同。似爲異矣。余直西省。始得內府所藏高成二祖御容。高皇帝乃美丈夫也。鬚髯皆如銀絲。可數。不甚脩。無所謂

龍形虬髯十二黑子也。成祖則有豹頭環眼之狀。若鑾其肩。兩髭橫分。鬚長裹腮。皆翼善冠。衣緣。不正立。頗與二后若相對意。至二后則以紙蒙之。不敢啓云。

許由

張茂先博物志。稱司馬遷云。無堯讓許由事。揚子雲亦云。詩大者爲之。高士傳。堯召許由爲九州長。則知莊周謂堯以天下讓者。乃文飾過當耳。而雄遂以爲全無許由。故揚誠齋有詩云。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余謂雄非不信有許由也。許由當堯之時。尚不屑爲九州長。而揚雄當王莽之時。乃以莽大夫終。其不信有許由也。欲以自掩也。

五霸

霸之有五。春秋傳皆謂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而孟子止言齊桓、晉文。不言其三。故有以宋襄何足言霸。秦穆、楚莊。本屬夷狄。皆不足稱霸。而以夏之昆吾、商之大彭、豕韋、與齊桓、晉文爲五者。何燕泉亦從其說。余謂不然。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昆吾、大彭、豕韋。亦皆三王之罪人乎。五霸之名。當以春秋爲正。

窈窕

窈窕二字。說文解窈。深也。窕。極深也。窈窕。幽閒之地也。詩稱窈窕淑女。鄭元箋爲幽閒深宮貞專之善女。揚子方言。以美心爲窈。美容爲窕。故朱子訓詩。以窈窕爲得。楊用脩深辨之。歷引漢魏詩賦所用窈窕字。皆屬居處。遂以朱氏之訓爲謬。余謂不然。窈窕原有二義。詩之窈窕淑女。卽以居處與容德並解。不兩妨也。

孟母姓仇

孟母三遷。其母之姓。世莫知者。母姓仇。音掌。齊後也。台有瑯琊掌同。前涼掌據。宋有掌禹錫。脩本草者。卽同孟母仇姓。仇掌通用。字書反爪爲掌。

放生

浮圖氏謂殺生者有罪。放生者獲福。夫佃漁罟網。始自庖犧。若如浮圖之言。則聖人庖犧、當爲地下罪人矣。此歐陽永叔之言。誠足以破世人之惑。第仁人君子存心。誠有閒其聲。不忍食其肉者。孟軻氏所稱君子遠庖廚。此語得之。又安問罪與福哉。

韓縝不諱女字

與俗人書劄。不可用古人。多有不解者。宋韓莊敏縝。字玉汝。初求字於歐陽文忠公。公書玉女二字與之。莊敏不樂。及見。殊有慍容。文忠曰。此女字古書原無點水。君何怪耶。乃取筆添女字傍三點水。始相與大笑。莊敏、韓忠獻公億之子。豈俗人者亦不解古字如此。

漢祀以鷫易鳧

武帝祭宗廟。以鷫當鳧。董仲舒不可。謂名實不相應。鳧非難得之物。鷫與鳧大小相當。以鷫易鳧。想必有

說、俟之博古者、

望帝化鵑

子規、子鵑、杜鵑、杜宇、又名規、又曰周鵑、又曰催歸、又曰秭規、皆一鳥也、來敏本蜀論有云、荆人鼈令死、其尸隨水上、荆人求之不得、至汶山下、復生、起見望帝、立以爲相、許慎注說文云、蜀王望帝淫其相妻、以慙死、化爲子鵑鳥、李義山詩曰、望帝春心託杜鵑、余按常璩華陽國志、杜宇稱帝、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害、帝遂委以政事、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鵑鳥鳴、故蜀人每聞子鵑、輒悲而思之、是子鵑之鳥、非望帝所化明甚、

癡子

晉楊濟書與傅咸書、有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夫癡之一字、豈但了官事而已、人能解得此癡字、則人間事無一不了了矣、

顏子安貧

古之安貧者、如黔婁、原思、榮公、東郭、皆其雜者、然惟顏回最著、而古傳記所稱、回有田二頃、此亦足以具饘粥矣、何至簞瓢陋巷而屢空耶、無亦回之好學、不求安飽、故孔子亟稱之、遂以安貧之名、獨著於後世耳、韓昌黎謂簞瓢陋巷、乃哲人之細事、又何怪其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也、

古人聲大

晉周處嘗爲廣漢太守、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聲大不辯小、乃先之楚、而後就徵、今之仕宦、每有左遷或降調者、輒先辭其小、必得其大、而後之官、與古人異矣、

伯仲塤篪

八音皆克諧、無有乖戾而不和者、巧言喻兄弟之和、止以塤篪、注疏及朱考亭注、嚴氏詩緝、皆未能發其旨、余因閱古今樂律諸書、乃知七音各自爲五聲、如宮諧鳴而徵磨和、獨塤篪則二器共爲一音、塤爲宮而篪之徵和、塤爲商而篪之羽和、故曰、伯氏吹塤、仲氏吹篪、伯、宮也、仲、徵也、此古人所以喻同氣也、其旨微矣、嗚呼、余有四弟、而同母者三、中道見捐、門祚衰薄、孤塤之奏、何以成音、一歎、

蘇武

蘇武在匈奴娶婦、卒蒙後世譏議、余竊疑之、新安文獻志、載宋建炎中、有朱勤者、以校尉隨奉使行人、在尼堪所數日、使求妻室、尼堪喜、令於所獲內人中自擇、勤擇一最陋者、人皆戾曉、不半月、勤遂逃去、人始悟曰、求妻所以固尼堪之心、使不疑、受其陋者、無顧戀也、子卿之妻於此、得無朱勤之見耶、第未知此婦之美陋何如耳、或曰、世婦之美無疑、不然、子卿何丁年奉使、皓首始歸耶、余爲掩口、

徐庶歸曹

晉周處爲西戎校尉、守涪城、母妻爲苻堅將楊安所獲、遂降於安、此與徐元直舍劉歸曹同情、但處既歸秦、屢折辱堅、又嘗誓至漢中、爲堅追獲、後遂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泄被擒、徙太原而卒、亦足以明其不

事秦矣、元直一歸曹、遂安於曹、無他自明處、以此恨恨、

北音無入聲

周德清在元時、自謂自晉者、故嘗著中原音韻、今所行洪武正韻多宗之、余故有侍兒、工琵琶、嘗譜太和正音、止有平上去三聲、而無入聲、余竊疑之、不知其與周德清之音韻實暗合也、德清、北人、其所著音韻、皆北聲、故以六爲溜、以國爲鬼、謂之中原之音、可乎、至四聲而闕入聲、尤爲謬妄、聲之有平上去入、猶天之有元亨利貞、地之有東南西北也、闕一其可乎、故余所梓太和正音譜曰北雅、以此、

經濟

學者有志用世、固當講究經濟、然不可以經濟一念、先入其心、董子明道不計功、正誼不謀利、所以爲萬世醇儒也、宋仁宗朝、胡安定教授湖州、至以治事名齋、王介甫作詩以美安定、三以先生尊稱之、非安定經濟之教深入其心乎、迨熙寧柄國、安定歿矣、遂行免役、青苗、市易、手實、保馬、保甲、農田、水利、則皆其平日聞安定之教以講求者、故介甫少嘗見濂溪、恥於下問、及其爲相時、濂溪年五十有四、張橫渠年五十有一、二程年三十有八九、介甫皆以爲不足與有言、其所用之人呂惠卿、曾布、蔡京、蔡卞之徒、皆急於經濟者也、陸氏之學、高於事功、陳同父之學、專於事功、皆爲朱考亭所不取、其意念深矣、

漢唐二高識度

漢高祖初爲亭長、告歸之田、有老人過飯飲、因相呂后及孝惠帝、魯元公主、皆大貴、及見高帝、乃曰、鄉者夫人兒女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高帝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唐太宗方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在相法、貴人也、然必有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弱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辭去、高祖使人追而殺之、殺之是也、先儒謂其德色如漢高祖者、非也、何者、古今欲爲不義、求福於非望者、多起於恢人之諛詞、有以激發而成之、當秦隋將亡之時、欲爲漢祖唐宗之所爲者、不知其幾、爲父老書生之談者、亦不知其幾、彼父老書生偶驗於二帝耳、安知其不以告他人哉、以是告他人而不驗者多、是激發他人求福非望、以陷於禍敗者亦多、嗟夫、匹夫狂言、天下受禍、其罪可勝誅哉、迨而殺之、唐高之遠識、過漢高萬萬矣、史乃謂唐高之追殺書生、懼其語泄、理亦有之、第其意雖私、其事則是、如以爲德色、不過女子小人歆羨富貴之心、英雄如季而肯遽德色於偶然之虛譽乎、

巫覡惑人

南人信鬼、里中有以婦人代神語曰、聖、卽古之巫也、亦有男人爲之者、卽古之覡也、嘗有婦人喪子、往聖男所請問其子、聖云、子來矣、聖乃代其子語云、我餓、當得母乳、此婦人遂開襟出其乳、哺之、於是聖男就抱此婦人頸哺乳、此婦人不覺痛哭而歸、語其夫、以聖爲亡子狀、相與神之、其夫大怒、撻之曰、汝子死而問聖、聖安爲汝子而欲乳、汝輒開襟出乳乳之、設他日汝夫死、汝或問聖、而聖安爲汝夫、欲求汝合、汝得無從之乎、余聞之、不勝抵掌、後讀元魏高允傳、諫高宗書、有言敝俗未改者、謂祭必立尸、使亡者有憑、今巫俗已葬、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俗、淫亂情禮、與開襟乳聖爲子正同、

生煙

劉禹錫竹枝詞、瀼西春水殺文生、宋人小說、以此生字爲生熟之生、殊足一笑、楊用修亦以爲然、至引謝朓詩、遠樹曖芊芊、生煙紛漠漠、又引謝靈運賦云、披宿莽以迷徑、覩生煙而知墟、此爲生煙、何者爲熟煙耶、此三處生字、皆當作生發之生、方有意味、

蕘字

今南人多用栖椰及蕘、然皆不解蕘字、劉淵林蜀都賦注、緣木而生、其子如桑椹、味辛香、生巴蜀嶺南、即鄭樵所謂西南夷傳蒟醬曰浮留是也、又名扶留、徐廣曰、木似穀樹、其葉如桑、用葉作醬、以酢藥、蒟亦作枸、音矩、徐廣注、音蕘、俗呼作蕘、蓋本於此、第今乃藤生、非樹生也、故蒟醬者、以蒟爲醬、今其制已不可知、然亦醬成、乃可稱蒟醬、若稱蒟即爲蒟醬、是秫可製酒、而未製酒之秫、亦可稱秫酒乎、又云、司馬相如使蜀時、求而得之者、第今巴蜀絕無此物、惟滇中有之、其子作穗、土人乾之、以代其葉、殊不類桑椹、若產嶺南者、又絕不作穗、劉淵林云、實長二三寸、辛似蓋、不酢、小顏云、緣木而生、二說得之、

鬱林蒟

粵中多產蒟、惟鬱林州所產者、知名最久、齊武帝作伎客樂曲、被管絃、乘龍舟、遊江中、令榜人皆著鬱林布、作淡黃袴、以舞此曲、即今之鬱林蒟也、

泰山神祠

海內神祠惟泰山碧霞元君最盛、然世莫詳神所自出、余閱馬端臨通考、泰山絕頂、故有玉女池、池側有玉女石像、泉源璧濁、宋眞宗登封、先營頓置、泉忽湧出、清泚可鑑、味甚甘美、王欽若請浚治之、像頗摧折、詔易以玉石、既成、上與近臣臨觀、復鑱石爲龜、祭焉、及考李諤瑤池記、謂黃帝建偕岳觀、嘗遣女子七人、雲冠羽衣、奉香火以迎西昆眞人、則元君或亦七女中之得道而仙者、織女名天孫、而偕岳亦名天孫、豈以此邪、李白遊泰山詩、玉女四五人、飄颻下九垓、似亦有據、是元君在唐已有之、至宋而香火始盛耳、

星命

祿命家言其星辰名字、皆後人杜譔、不足信者、熊退叟嘗作命說送術者、雲岫有云、三代盛時、家有受田、阡陌未裂、陰耗之星、夫何居、里有公選、科目未興、科名科甲之星、夫何麗、此言眞足以祛千古之惑、

韓昌黎未見道

昔人謂韓昌黎因文見道、余謂昌黎文固自佳、而道或未之見、無論三上書、三及門、爲有識者所嗤、即潮州到任謝表、更露破綻、連篇千餘言、無非帖首搖尾乞憐之態、夫東西南北、唯君所命、何遠何近、何美何劣、昌黎既首言潮地遠惡、人所不堪、至遂自薦、雖五尺之童羞之、昌黎則繼言其學問文章、爲時輩推許、至論述朝廷功德、則古人不讓、此時朝廷有何功德、足以稱述、而昌黎至欲以封禪泰山歌動人主、夫司馬相如何足効也、始以諫佛骨而見斥、既欲以請封禪而媒進、非兩截人乎、謂之見道、誰則信之、宋石介獨尊信昌黎、嘗著尊韓論、其徂徠集中不一而足、且曰吏部、不敢名也、豈好而知其惡者耶、

洞庭湘妃墓辨

按永州志、帝舜陵在九疑山、一名永陵、禮記檀弓、舜葬蒼梧之野、司馬史記、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歸葬陵霞之九疑、又載於家語、皇覽、竹書、世紀、皆之洞庭有君山、其上爲湘妃墓、古今相傳爲堯之二女以妻舜者、舜南巡溺於湘江、二妃從征、偕溺而死、神遊洞庭之湖、故湖有黃陵廟以祀二妃、詳具秦博士之對始皇也、王逸楚詞、亦遂以二妃爲湘君與湘夫人、而劉向、張華、酈道元、羅含、諸人相承、爲萬世不解之惑、及樂正子宴字記、張叔範零陵志、楊廷秀揮麈錄、吳格甫九疑考古、並述之、楚靈王作章華之臺、蔡漢水旋其下、以象舜陵、而秦皇、漢武、皆嘗望祀、宋置守陵五戶、而國朝布在祀典、仍建廟簫韶峯下、二妃墓在黃陵廟西、云乃漢荊州牧劉表所建、國朝命有司以六月六日致祭焉、余按尚書、舜五月南巡狩、至南岳、即衡州也、是歲八月、復西巡狩矣、溺死之說、謬妄不足辨、獨怪孔氏傳舜典、陟方注亦曰、舜南巡狩、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尤足掩口、夫尚書所稱舜陟方乃死、是在受終文祖之後、而南巡狩、則堯未殂落、而舜攝政之時、安得云舜以南巡狩而死於蒼梧耶、但舜葬蒼梧、又見禮經、與秦博士合、夫尚書、聖經也、禮經則出漢儒之手、秦始皇時、尚書猶在孔壁中、秦博士未之見也、豈其時始皇巡遊遍天下、百姓疲勞、而博士輩託言舜以巡遊溺死、警悟君心耶、抑尚書未出、而識緯百家、熒惑耳目、博士亦妄言傳會、故傳禮者又傳會博士耶、或爲之說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尚書所載舜巡狩在攝政時、安知受終文祖之後、不復巡狩、故或復巡狩而溺死、亦未可知耳、余曰、否否、巡狩、大典也、天子而溺死、大變也、受終復巡狩而溺死、尚書豈有不明言以紀之者、且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堯妻以二女、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堯崩、六十一踐位、故董鼎曰、舜巡四岳、朝諸侯、封山濬川、考禮正刑、汲汲不少暇、乃攝政時事、至踐位後、則惟責成於岳牧九官、垂裳恭己而已、孔子曰、有天下而不與、此自舜踐位後言也、豈復出而巡狩耶、況尚書已明言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是舜之死、蓋百一十歲也、復巡狩而溺死耶、說者又以陟方爲巡狩、韓退之乃云、地傾東南、南巡非陟也、陟者、升也、方乃死者、釋陟爲死也、蘇子瞻云、陟方猶升遐、乃死爲章句、故汲書紀年、帝王之死、皆曰陟、書云、在位五十載陟者、紀舜之崩也、何謂南巡哉、他傳又云、舜伐苗民、崩於蒼梧、夫伐苗者、禹也、已竄三危矣、何得勞無爲之舜於耄期之時耶、都元敬聽雨紀談、乃疑舜冢在零陵之九疑、而九疑在南岳、予有餘里、蒼梧在廣西域內、去九疑又數百里、書云、舜南巡狩至於南岳、豈又幸九疑、遂崩而葬其地乎、孟子言舜卒於鳴條、鳴條在東方夷服、今又不聞有舜陵、是元敬亦有疑而不能祛者也、羅長源曰、象封有鼻、墓在始興、有鼻者、有庳也、即今道州、九疑之墓、或象冢耳、不然、商均窆也、大荒南經、赤水之東、蒼梧之野、舜子商均所葬、元次山九疑山圖記、亦謂商均窆其陰、豈商均徙此、因葬之、後世遂以爲舜陵耶、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洽道舜祠下、得笙白玉之瑄十二枚、呂氏春秋、戴延君大戴禮、伏子賤尚書大傳、許叔重說文、應仲遠風俗通、陳晉之樂書、范蔚宗後漢書、皆言昔西王母獻舜玉瑄、注云、西王母、神也、曾伯端集仙錄亦云、舜在位、西王母使獻白玉瑄、以和八風、則白玉之瑄、爲舜之寶器明矣、胡爲乎藏於零陵哉、無乃帝舜諸子、分封巴陵、上虞、衡山、江華等國、各錫寶器、如

成周錫封之制而商均則得白玉之瑁遂傳流零陵耶又按舜陵載在山海經者非一說海內南經蒼梧山帝舜葬其陽又大荒南經帝舜葬於岳山又海北經有舜臺臺即陵也又海內朝鮮記南方蒼梧之泉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夫山海經世稱伯益作而長沙零陵乃秦漢郡名則知此書多後人附益而九疑舜陵渺不可信矣又寶櫝記云舜葬於蒼梧有鳥自丹州而來吐氣名曰馮霄能銜土成邱墳舜墓烏所營也集仙錄又云舜瞑目端坐乘空而至南方之國其中有九疑山焉歷數既往歸埋茲山眞源賦云舜因南巡走馬逐鹿同葬蒼梧莫知所去王仲任論衡書虛篇云舜葬蒼梧象爲之耕四說尤妄誕不足辨故朱晦菴粵西舜祠記業已疑之曰舜死蒼梧無明文可據猶未爲之辨耳司馬光有詩虞舜在倦勤禹爲天子豈有復巡狩迢迢渡湘水似爲得之是舜之不死於南巡狩與不葬蒼梧明甚彼洞庭又安得有二妃墓哉嗟嗟禮有三不弔水其一也以大聖人而誣以不弔之災萬世下卒有未辨白之者不亦悲乎若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然亦曰帝之二女而已未嘗明言誰之女也豈以堯典有二女之文遂以洞庭二女即堯典之二女耶郭璞稍晰其妄曰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且既謂之堯女安得復稱湘君因引禮記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此亦足爲考古一快獨惜舜不葬於蒼梧璞亦未之辨也羅長源復曰虞舜晚年已禪禹矣南巡之舉總之伯禹則二妃必不從舜於蒼梧沈存中繼其說亦云舜陟方之時二妃皆百餘歲豈宜復稱女信若二說是舜且未嘗南巡狩則尚書亦不足據矣景純又云即令二女從舜其靈達鑒通無方尙能鳥工龍裳救井廩之難豈不能自免風波況二女乃帝舜之配不應降附小水爲夫人故當以此二女爲天地之女夫鳥工龍裳乃迂怪之談既不足據而帝妃不可降於洞庭小水爲夫人天地之女又可降於小水爲夫人乎此王逸韓愈所以力辨之似得其情也羅長源又爲之說此二女者常爲舜之第三妃癸比氏所生者是舜之二女也一曰宵明一曰燭光其說亦有所倣山海經有言舜妻癸比氏所生二女處河大澤其靈能照百里然亦未明言處於洞庭也長源又豈以河大澤可爲洞庭也耶陳士元心叔亦該博者其江漢叢談乃謂湘祠爲舜之二女黃陵墓爲癸比氏所葬而以山海經之言爲實至引陸士規黃陵廟詩帝子不知春色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帝子者謂舜女也此又信山海經之過也余按竹書紀年舜即位三十年而后育卒后育者娥皇也葬於湘帝王世紀又云舜三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均舜崩之後曾隨其子徙封於商故曰商均商州有女英冢至唐時盜乃發之今平陽府蒲州南十五里曰蒼陵谷者亦有娥皇女英冢絳州鼓堆祠神爲婦人像祠中石刻亦云舜之二妃夫湘與商與蒲與絳三者必有一實然皆非楚地則岳之湘妃墓非女英之窆明甚獨盜所發女英冢乃多得大珠璆金玉器又似與茅茨土階之風不協則不能無疑者竹書云鳴條有蒼梧山舜崩遂葬焉按今山西平陽府即古河中地解州安邑縣西北二十里有鳴條岡一名鳴條陌而舜墓具在孟子曰舜卒於鳴條此萬世不易之定論也鄭康成以鳴條爲南夷地謬之謬矣但古今地理諸志鳴條之地並無蒼梧之山豈古之河中地或有蒼梧而世代綿邈圖牒失眞寖不可考記禮者或傅會竹書與竹書之或傅會禮文皆不可知也余謂考古者當以聖經爲正信漢儒不如信吾孟軻氏故舜既葬鳴條

則雖南巡矣斷非崩於蒼梧二妃一葬於湘一葬於商或葬於蒲洞庭湘妃豈得云舜之二妃楚辭所稱湘君湘夫人信如景純所核斷非舜妃亦非舜女近代撰楚通志者皆博古君子也亦未及詳考而是正之故不得不爲之辨

附徐司馬變書

讀洞庭湘妃辨援引博而彈駁精大快人意今鳴條岡即在安邑舜陵亦在安邑以孟子卒於鳴條一言斷之確乎無疑再考竹書紀年舜三十二年命夏后總師陟方岳三十三年夏后受命神宗三十五年命夏后征有苗四十九年帝居鳴條五十年陟此本文也注云鳴條有蒼梧山今海州注係沈約所述隱侯博而榜涉不盡據經當由檀弓一語誤之史記及孔氏尙書傳疏皆本檀弓宋孫奭孟子疏又本史記孫又引書傳云鳴條在安邑之西而不能深辨今天下稱蒼梧者三粵西蒼梧今梧州洞庭蒼梧今岳州鮑照賦所謂南馳蒼梧也九域志東海縣有蒼梧山今海州贛榆縣粵西舜祠無謂已不待辨洞庭蒼梧之說至今牢不可破然宋陸均作翼孟已曾疑之困學紀聞引呂氏春秋舜葬於紀以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以附會於呂覽及竹書注海州之說愚以爲此亦穿鑿好異之見耳竹書文最古縱有傳譌亦不出於漢儒之手據尙書五十載陟方乃死似總言舜受禪後遍陟方岳乃崩如竹書三十二年所云紀其大政非必以陟方爲舜崩之年也九疑舜墓千古以來孰知其處特衡岳舜所南巡今有舜祠理爲近之海州蒼梧山記載幾湮絕無舜葬舜祠遺址豈有帝都冀方而身沒乃葬於海僻一隅莒紀小國春秋時且爲附庸唐虞時當甚荒落帝陟方岳朝羣后當之名嶽通都乃之窮陶之濱野死不還而葬此乎唯孟子卒於鳴條與竹書四十九年帝居鳴條語合故當以孟子爲信矣又有帝王世紀一說有苗氏叛舜南征崩於鳴條殯以瓦棺葬於蒼梧九疑山之陽是爲零陵謂之紀市此其無端牽合尤爲可笑虞書有苗弗率命禹徂征即在三十四年禹受命神宗之後與紀年所載無異越十五年而帝始陟親征而死敢於誕妄瓦棺殯葬乃周人以葬下殤者而以誣帝制抑又誕矣禮經蒼梧一語或出漢儒且蒼梧既無定名安知古鳴條之野不有以蒼梧號者山海經云蒼梧山帝舜葬其陽丹朱葬其陰舜以唐封丹朱即今平陽則古蒼梧即鳴條地可爲一證如云楚之蒼梧則丹朱亦從舜南巡而葬此耶足下所述已詳已悉因尙有數種姑述所聞以共折時人三尺之喙若舜墓之說明則湘君湘夫人堯女舜妻之謬不攻自破矣

石經

自有九經以來鐫於石者有十四種而始之者東漢也世鮮有能詳者故論列焉

漢建寧間蔡邕以八分書書石經而其文則諫議大夫馬日磾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校定者也洛陽記曰石經五部碑凡四十六板三行分樹於太學之前西行周易尙書公羊傳共碑二十八板時十六板存十二板毀南行禮記碑共十五板悉毀然尙有可讀者東行論語三碑而二碑毀矣是蔡邕所書四十六碑此時毀者已十八板而存者尙有二十八板也然亦

止周易、尚書、論語、禮記、公羊傳五經而已。隋志乃云、鐫刻七經、皆邕筆。豈建寧石經至隋時尚有七。而記洛陽者未及見耶。七經之外、皆不書。豈其力有未及耶。方仁裕泊宅編石經跋云、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中郎書。未知何所據。而邕所書石經乃八分。仁裕誤以爲三體。不知三體者、乃謝承書也。東漢書儒林傳注、熹平四年、又詔謝承書五經鐫碑。乃古文篆隸三體。其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列。與邕碑不同。水經注又云、漢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講堂前。余按建寧、熹平、光和、皆獻帝年號。建寧四年、熹平六年、光和六年、是十六年之中、三書石經矣。然熹平石經、雖知爲謝承之筆、而不知所書爲何經。光和石經、非惟不知經爲何經、書爲何體、即書者亦不知其何人矣。豈邕既書七經之外、未書者、熹平續書之、熹平未書者、光和續書之耶。若然、則東漢石經蓋十有七矣。夫邕之石經、八分也。承之石經、三體也。光和之石經、不知其書爲何體。然三石經想亦不出五與七之外。其間必有重書。而其文亦必有互異者。今三石經皆亡、無從考。據唐經籍志、又有蔡邕金字論語二卷。而隋經籍志則一字論語二卷。即金字本不言作者姓名。後人遂以唐史爲誤。然其書久亡、亦窮經博古者之一憾也。

魏陳留邯鄲淳、嘗書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亦即漢之三體也。然亦未詳其爲何經。正始中、又有一字石經。江式曰、魏嘗立二字石經。其踪已亡。亦皆未詳經爲何經。筆爲何人。一字二字之爲何體也。

晉裴頠嘗奏修國學刻石寫經。

唐開成元年、鄭覃奏言、宜準漢舊事、鏤石太學、示萬世法。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之。凡九經共一百六十卷。亦不知爲何人書。大曆中司業張參又承詔校定五經鐫石。太和七年、又敕唐元度覆定石經。幷孝經、論語、爾雅、爲九經。凡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則開成九經、未收孝經、論語、爾雅、而九經者不知何經。即太和九經、自孝經、論語、爾雅外、其六經者亦不知爲何經也。但太和字體、大率師法名儒宿學。多不窺焉。是唐有兩石經也。李陽冰又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後不果。其所稱六經、豈即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傳、禮記、及周禮耶。今祕閣所藏、有孝經二冊。乃唐元宗八分書。天寶四年、國子祭酒李齊古摹勒上石者。完好如故。蓋宋搨也。

僞蜀相毋昭裔、嘗取唐太和本、鐫石於成都。而文與唐本小異。孝經、論語、爾雅、則廣政甲辰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政書。周禮、孫朔言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公羊、穀梁二傳、則宋皇祐間田元均補刻。孟子、宋宣和間席益補刻。皆未著書者名氏。閱統志、宋紹興間、席益嘗刻禮殿聖賢圖於成都石經堂。豈益即叔獻耶。春秋傳亦未知爲何人書。而於辭字皆闕其畫。此必孟蜀時筆也。余幸承之兩省校閱祕閣藏書、及見蜀本石經周易三冊、尚書三冊、毛詩八冊、左氏春秋三十冊、公羊七冊、穀梁七冊、禮記十四冊、周禮八冊、儀禮十冊、孝經十冊、論語三冊、孟子三冊、爾雅三冊。完好如故。獨左氏春秋未知爲何人書。其紙墨之精、拓法之妙、當是宋物。眞希世寶也。撫玩一月、不忍釋手。

宋至和元年、命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克繼書石經。又以上所書論語刻石國子監。仁宗又命以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作篆隸二體、刻石於太學兩楹。楊南仲書周易十、書十三、詩二十、春秋十二、禮記二十。

時與南仲同書者。草澤章友直、殿中丞張次立也。國子王洙乃言、刻石經已十五年矣。止完一孝經耳。尚書論語見書鐫未就。乞促限畢工。餘經權罷。從之。紹興十三年、內出御書左氏傳、及史記列傳、周易、令臨安知府張澄刊石。十四年、又出御書尚書、毛詩。十六年、又出御書論語、孟子。皆刻石立於太學。然御書間有困倦。輒令憲聖吳后代書。與御書毫不可辨。是紹興石經、未必皆高宗筆也。然趙宋御筆、高宗最勝。而憲聖能亂其眞。亦形史中之希有乎。第自古鐫石者惟經。而紹興獨鐫史記列傳。此亦腐史千載特逢之知也。

賀季眞乞休

賀季眞乞鑑湖歸老。古今以爲美談。余攷其時年已八十餘矣。故其回鄉詩、幼小離鄉老大回、聲音雖改鬢毛衰。家童相見不相識。却問客從何處來。夫仕宦而至八十餘、不歸復何爲耶。季眞嘗謂一貫藥王老問黃白之術。持一珠貽之。老即以珠易餅。其食。季眞心念寶珠何以易餅。口不敢言。老曰、慳吝未除、術何由得。是季眞者、乃貪戀富貴一老悖耳。張旭謂賀八眞清鑑風流千載人。豈別有所據耶。若以乞鑑湖歸老時爲風流、則鑑湖有靈、必爲吐穢矣。因考漢二疏乞身、亦皆居閒曹耳。若居津要、未知能勇退否。白居易有詩、散員疏去未爲貴、小邑歸休何足云。此足以評二疏矣。

疑耀卷二

柳子厚非國語

樓迂齋謂柳子厚文章、皆學國語。却著非國語。是私其所自得。而諱其所從來也。其天資刻薄如此。今世有一士人、止能讀一部文選。其所撰述、皆竊文選中糟粕以自衒。但對人輒排斥文選。是亦一子厚也。余謂即能作文選。便足佳。何以諱爲。第恐其不能爲文選耳。子厚之非國語。其文即可爲國語否耶。而奈何諱之。

施全

施全於岳武穆死後。欲刺秦賊而不得者。但全先嘗爲秦客。最狎。名在十客之列。今岳死而讐秦。豈忠義在人心。即恩私不能奪耶。

賈誼蘇洵薄德

漢賈誼之知名於文帝朝者。以守吳公薦之也。史逸其名。即誼終身亦未有一言及吳公者。余嘗疑之。蘇老泉爲布衣時。未知名。有雅安守劉大簡字簡夫者。深器之。以書上韓魏公、歐陽文忠公、張忠定公薦之。語甚切至。東坡穎濱文章滿天下。獨無一語及簡夫。老泉集中亦止有與簡夫辭辟試一書耳。而與簡夫諸納幷書、及老泉所作簡夫墓銘。今皆不載。豈編集時有意去之耶。古人謂感恩易。知己難。賈誼之於吳

公老泉之於簡夫可謂知己矣豈有所諱而然耶請納拜者請行門生禮也生前卽願出門下身後卽諱而去之亦薄德矣余見有一顯貴人在故相趙文懿公門下二十年恩遇甚厚而文懿公捐館輒肆詆毀眞犬彘之不若也

噴嚏

廣陵署有一名醫以醫致富其門如市卽貴顯之家不輕造也偶廣陵守署中有病者亟召之醫不得已詣堂下守適有公事不及呼前而此醫適作嚏兩三聲守問曰何爲而嚏醫曰外人有念醫士者守笑曰嚏乃肺家中風耳而云外人相念則嚏爲肺病且不曉何名曰醫遂叱之去此醫迅術遂不行余謂守雖知嚏爲肺病而不知人相念則嚏乃古語也毛詩終風章願言則嚏鄭氏箋曰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宋王易燕北錄契丹俗戎主及太后噴嚏近位番漢臣僚齊道沿輦離華言萬歲也今嶺外人噴嚏亦戚呼曰大吉利市者卽此意故漢藝文志有噴嚏耳鳴十六卷則嚏者古人亦以吉凶有相關者若月令曰季秋行夏令則人多鼽嚏則嚏未必皆肺病也今噴嚏耳鳴者已亡想有可觀者

生乞壙志

宋時有諛王安石者嘗守番禺以書求安石曰某所恨微軀安健惟願早就木冀得丞相一誌銘庶幾名附雄文不磨滅乎後世遂有乞生壙志於名公貴人者想同之也

荔枝

西京雜記南越尉佗獻漢高帝龍眼樹貢荅離錄謂卽今之荔枝也豈宋時龍眼尚未到於上國耶顧文薦亦博物者何言之誤也

石炭

今西北所燒之煤卽石炭也蘇東坡集中有石炭行然亦未著其所自始前漢地理志豫章郡出石可燃爲薪隋王邵論火事其中亦有石炭二字則知石炭卽爲煤而用於世已久矣

介之推燭之武

介之推燭之武介與燭皆地名非姓也二人賢者爲國人所取信故特標其地以異於衆耳如漢四皓皆以所居爲氏而其本姓竟莫可攷

開脇而產

陸終氏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其左脇而出三人焉又開其右脇而出三人焉長曰昆吾次參胡次彭祖次會人次安次季連皆有名德於世而受姓爲侯伯譙周作古史考乃以爲妄廢而弗論見亦隘矣彼修巳背坼而生禹簡狄胸坼而生契皆爲帝王是天將興之必有異於人者非常理所可測也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脇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宋時莆田有市人妻生男從股髀間出亦無恙此亦足以明陸終氏之非妄矣

詩叶管絃

詩自三百篇而後至於我明卒未有一語可被管絃者蓋文采有餘性情不足也音調出於性情性情和而後音調諧此天地自然之妙不假安排者近世有取陶淵明歸去來辭李太白把酒問月李長吉將進酒蘇長公前後赤壁賦協入聲律宋王灼碧雞漫志謂之暗合孫吳余按今人之以諸公詩賦譜諸管絃者皆更換其句錯綜其章添減其字方於聲律可協皆非諸公原文也於孫吳終非暗合矣

妒婦不可少

諸葛武侯以醜婦爲養心之資余謂妒婦亦然南唐樞密杜業妻張氏甚妒烈祖命元皇后召張誡之曰業位望通顯得貧妾媵何拘忌如此非婦道所宜張雪涕而言曰業本狂生遭逢始運多壘之初陛下所藉者鞍馬未銷耳而又早衰多病著縱之反貽其禍將誤於任使矣烈祖聞之大加獎歎以銀盤綵段賞之余謂允嗣既得血氣將衰若張氏者誠不可少也

莊周鼓盆

莊周妻亡鼓盆而歌世以爲達余謂不然未能忘情故歌以遣之耳情若能忘又何必歌

四凶

四凶者混沌窮奇檮杌饕餮也堯投之四裔以禦魑魅也四裔者四夷也余謂四凶在朝雖爲凶族然有今之君子所不能及者是以彼之下駟亦足走我之上駟也不然豈能以變四夷禦魑魅哉今之君子且有居中國而身爲魑魅者不知堯何以處之

司馬文正海忠介

司馬溫公元豐末來京都人奔競觀之卽以相公目之左右擁塞馬至不能行及謁時相於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瞰之隸卒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顧識司馬公耳至於呵叱不退而屋瓦爲之碎樹枝爲之折及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還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香於手頂以送公葬者九百餘人京師民畫其象刻印粥之家有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張湜雲谷雜識謂千古一人而已余謂溫公之後又有一人焉余鄉海忠介是也忠介久居田里歲癸未起南京都察院入京之日黃童白叟塡溢街巷以觀公凡鄉民適其第者必求一見踵相接也公每歸私第輒危坐廳事不退居亦不閉門以便鄉民之求見者公問見我何爲欲言事乎鄉民叩首言無事願一見海瑞顏貌耳自朝至暮不少休及卒於官人爭畫其像賣士亦多致厚資還櫬之日老幼提攜頂鑪香夾道呼海爺爺號泣如喪考妣傾城皆至舟次罷市數日今江南郡邑相傳公已爲神皆尸祝於家每於公死日相率追薦至有費千金設一醮者此與溫公何異夫溫公在宋嘗爲執政君子謂其有旋乾轉坤之功故人皆歸之忠介未嘗一日得行其志而人之歸之亦與田夫野老皆覺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者同一悅服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第忠介得於人者與溫公同得於天者則不及溫公遠甚溫公有子康官至侍讀忠介則黑衣之

綴蔑如天之報施善人又何異耶溫公身後又有不幸者紹聖初章惇蔡卞請發家墓棺帝不許乃奪贈謚仆所立碑復貶崖州司戶參軍蔡京用事復降正議大夫至列名於奸黨之碑若忠介則蓋棺之後人無異言命聞不已此又溫公所不能得於公者也

佛書入中國

世但知佛書自漢明帝時始入中國不知秦之先中國已有其書隋經籍志曰其書久已流布遭秦火之世所以湮滅又劉向列仙傳曰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二人已在佛經又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口傳浮屠經此皆白馬未入中國之前也況明帝時傅毅對帝所言皆是佛書使先此未有佛書毅何從而得之是明帝前雖有其書尚未盛行自白馬既來之後其說乃浸淫耳

殿廷植花柳

唐朝殿廷皆植花柳故杜甫詩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曰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宋朝殿廷則植松楸而不植花柳者以見嚴毅也我朝殿廷松楸花柳皆不植亦有深意

黃册

今制丁口稅糧十歲一籍其數曰黃册自劉宋時已有之齊高帝即位嘗敕虞玩之與傅堅意檢定詔曰黃籍人之大綱國之政端云云時亦稱人籍今世多不解黃字之義余偶閱唐開元制凡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有一爲丁六十爲老每歲一造計帖三年一造戶籍即今之黃册也謂之曰黃亦自男女之始生登籍而名之耳

尾大不掉

尾大不掉此非喻言也西域有獸曰羯尾大於身之半非以車載尾則不可行元白滿淵有豚羯詩羯尾大如斛堅車載不起此以不掉滅彼以不掉死

鴈足書

鴈足傳書世傳爲蘇武事但武實未嘗以書繫鴈足蓋漢使者常惠自匈奴還知武尚在故漢家令人出塞求武托言上林獲鴈得武書也元中統間有宣慰副使郝經充信使使宋宋留之眞州十六年不還有以鴈獻經者經盥之鴈見經輒鼓翼引吭似有所訴經感悟擇日率從者具香案北向拜舁鴈至前手書一詩於尺帛繫鴈足而縱之其詩曰露冷風高忽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復書於左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眞州忠勇軍營新館虞人獲之以獻元主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鴈比乎遂進師南伐越二年宋亡此又效蘇武而爲之也然武留匈奴十九年始還漢家不能爲武問匪匈奴經留宋十六年始還而元主卒以此滅宋爲之一歎經字伯常澤州人

羣龍無首

易羣龍無首王弼注云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爲物之所不與也孔穎達未疏無首之義今之佔畢家謂龍之剛猛在首乾之六爻皆用九是純陽之卦也不宜復濟之以剛必變而爲柔是無首者無剛也余謂不然通乾之卦皆是陽剛必純剛而後可爲乾故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無剛是無健也幾乎息矣以上諸爻皆不宜息豈以乾之六爻而可息耶且初九曰潛龍九二曰見龍九五曰飛龍上九曰亢龍皆指一龍也而此獨曰羣龍則非一龍可知夫首者先也無首者言當此羣龍俱興之時我不可以身始事也故象曰天德不可爲首者謂陽剛既在我則候時而動不宜首事左傳曰無爲禍始即此意也且乾坤二卦其理相通彼此互用故坤之象有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蓋居後而不居先在羣龍之時即乾亦宜如此不特坤爲然也余故曰羣龍無首謂無爲事首而非謂剛德可無也若謂剛德不可純用必變而爲柔則上九之亢龍已先詳之矣而此又言無剛得無重複乎宋均曰萬物之始莫能先之不可爲首先之者凶隱之者吉此說得之宜補注疏之闕

佛不能作禍

唐懿宗末年信佛故迎佛骨第佛骨至而大駕遂晏亦足以明佛之不能作福矣

書啓愼餘字

今人作書啓於左方之末書愼餘左冲無他諸語世皆仍之而不詳其所始余閱程大昌攷古謂古人以尊賜卑者書啓必於紙尾批曰與某人如宋時詔敕批答之類故紙尾結言愼餘等語者示行卑不敢更有他語也

術者決王荊公去位

王荊公在相位時嘗向一術者求卜術者曰功名富貴如此又何卜焉公作色曰今力乞去上未許請看旦夕便去得否耳術者曰相公相公得意濃時便好休予往日曾爲相公言之矣要去便去只在相公不在上也不疑何卜公悵然歎服去意遂決噫今之鐘鳴漏盡自託於上之不許卒客死長安者安得此術人一決乎

易字義

易經之易說文曰蜥蜴蜓蜓守宮形象也是易即蜥蜴也余按爾雅及注疏諸書蜥蜴之形殊與易字不相似戴侗作六書故亦已疑之古人製字象形最多亦最似而於蟲豸之類尤不苟作故易字上从日下从月爲東西代明變易之象是矣若說文不从勿而曰此象形也於蜥蜴之形何象焉爾雅釋蟲有曰王蜥蜴者注即蠑螈也似蜘蛛居穴中吐絲網穴口有足江北人呼爲蜥蜴余謂其形實象易字故亦曰蜴而从勿不从月者象其足也且蜥與蜥音相近或蜥蜴誤爲蜥蜴言蜥蜴之蜴爲易也即蜥蜴之蜴亦未明言爲易然曰象形則易爲蜥蜴而非蜥蜴不待辨矣說文多有可疑此其一也

楚子問鼎

楚子問鼎羅泌以爲妄謂楚莊賢君孫叔敖賢相滅陳且復於申叔之對入鄭且含於鄭伯之服非復前

日之頑獷也。周爲其主。彼豈遽然而窺之。又謂鼎非傳國之物。問之何益。亦似有見。第左氏所載王孫滿之言。未必皆妄也。余謂九鼎在周。乃上代所寶者。故周公卜洛。亦以安九鼎爲首稱。楚居漢南。嘗聞鼎之名。欲一見之而不可得。故過周之郊。問周之鼎。亦猶慕之私耳。王孫滿惡其强梗。遂切責之。謂其窺伺神器。而楚子問鼎。初心未必遽至是也。若謂楚實未嘗問鼎。而以左氏爲罔。則又不盡信書之過矣。

漢高后答匈奴書

漢高后時。匈奴冒頓遺書曰。願以所有。易其所無。亦辭饒甚矣。高后召羣臣議。樊噲欲擊之。季布謂噲可斬。是亦一見。但令謁者張澤報書。卽不能直詞切讓。亦宜置有無相易之語於不問可也。今書乃盛自貶損曰。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能無汙顏乎。

顆頤沈沈字義

陳勝旣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之陳求見。及見勝殿屋帷帳。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馬班二史皆同。其下文曰。楚人謂多爲夥。索隱曰。服虔云。頤者、助聲之詞也。謂涉爲王。宮殿帷帳。其物夥多。驚而偉之。故稱夥頤也。而班固則削去頤字。豈以詞助。且上正言夥涉。故此不必加一頤字耶。王文恪曰。夥頤、方言也。班書不宜削去。甚是。若沈沈二字。索隱未釋。應劭注班書曰。夥音禍。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含反。余謂沈沈二字。亦當是方言。若以爲宮室深邃之貌。則於夥頤二字重複矣。沈沈之語。必有所指。今苦未能詳耳。

漢書人物表同名

古今人同名同姓者甚夥。但前漢人物表有一士鞅在中上。又有一士鞅在中下。相去不遠。殆不可曉。豈有兩鞅耶。抑誤書也。

機雲爲顧婦贈答

陸士衡爲顧彥先贈婦。末章結句。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饑渴。是反爲彥先之婦贈彥先也。且士衡旣爲彥先贈婦。而士龍又爲彥先婦答。不知彥先之婦於機雲兄弟。何所瓜葛。而形之翰墨如此。

六朝文法不通

六朝操觚之士。其文法眞有不可解者。劉越石贈盧諶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某。及盧諶贈劉越石。其詩序有云。在木關不才之資。處雁乏善鳴之分。卷異蘧子。愚殊甯生。匠者時盼。不免饌賓。以匠者時盼應在木句。以不免饌賓應處雁句。而於中間乃添入卷異愚殊二句。上下刺戾如是。

雪月二賦

謝惠連雪賦。謝希逸月賦。詞藻旣同。機軸不異。惠連之賦。止多王起爲亂耳。第希逸警語。滲於心靈。大非惠連所可彷彿。昭明並錄。竊所未安。他且勿論。卽惠連起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此老學究口吻也。希逸肯道之乎。

輶略非呂望筆

兵家六韜三略。相傳爲太公望之書。第騎戰之法。始見於趙武靈王。而六韜首列其說。何也。余意太公望嘗爲此書。久或亡去。今所傳六韜三略。乃楚漢間好事者所補。非望筆也。班固志又有六弢下篇。則周史所作。乃定襄時人。又曰。顯王之世。崇文總目謂漢世已失此書。又不知作何語也。

明月夜光

明月夜光。世皆習知其爲至寶。然莫詳其本末。高誘注淮南子。漢時。中山之國。有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夜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蓋明月珠也。是珠名明月。起於漢也。然秦李斯上書已曰。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和、卞和也。隋者、非漢中山國之隋矣。豈上古故有隋之珠名明月。而蛇所銜以遺中山隋侯者。亦卽此珠耳。高誘注淮南。止言漢中山之隋侯珠。是紕漏也。高誘又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是明月珠之外。又有夜光珠矣。故班固兩都賦上。旣云隋侯明月。下又云。懸黎垂棘。夜光在焉。亦以明月夜光爲二珠。而許子重卽以明月爲夜光。吳都賦亦云。隋侯於是鄙其夜光。則明月珠亦名夜光。是一珠而兩名也。或一珠。或二珠。經典失詳。故說者參差。第夜光明月皆珠也。而西京賦曰。流懸黎之夜光。綴隋珠以爲燭。懸黎者、璧也。非珠也。鄒陽亦曰。夜光之璧。是璧亦有夜光。不特珠矣。尹文子曰。田父得寶玉徑尺。置於廡上。其夜光照一室。是夜光爲通稱。不繫於珠與璧。凡珠與璧。夜中能有光照人者。皆得名之。不必實指隋侯之珠。與懸黎之璧也。五臣注文選。未得其詳。故稍詳之。

珊瑚

珊瑚之名。詳於載籍。廣雅曰。珊瑚、珠也。誤矣。張銑注西京賦。亦曰。珊瑚、珠樹也。亦誤。豈其止見珊瑚之製爲珠者。而未見珊瑚耶。珊瑚止宜言樹。不得言珠也。珊瑚生於海中。司馬光類編云。或生於山。不知何所據。珊、又桑葛切。

輦路

輦路二字。世皆以爲車輦所行之路。李周翰注文選。輦路、樓陛也。上林賦。輦道纚屬。如淳注曰。輦道、閣道也。與李說同。是輦道卽輦路。皆非道路矣。又甬路、亦飛閣之複道。今人以官署墀內之道爲甬路。乃傳誤也。

愼子名姓辨

孟子。魯欲使愼子爲將軍。趙岐注。愼子名滑釐。正義同。朱考亭從之。又按史記。愼到、趙人。謂愼子卽愼到。是到又愼子之名。諸書皆同。但下文此則滑釐所不識也。爲愼子自呼。余按古人自呼皆呼名。未有呼字者。豈愼子以滑釐爲名。而以到爲字耶。皆不可曉。莊子天下篇又曰。愼子與彭蒙、田駢爲友。學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故薛仲常應旂著四書人物攷。遂以愼子所云滑釐乃述其師。非自呼其名也。豈師弟同名耶。姓譜諸書。又以滑釐字愼子。其後以字爲氏。而以滑釐爲愼氏所自出。則益誤矣。愼子之先。當有愼氏。愼之姓非自滑釐始也。

結字卽髻字

古有鬳字、而無髻字。鬳首界、卽髻也。史記西南夷傳魁結、卽魁髻。乃借結爲髻。韓退之石鼎聯句、長頸高結正用此字。高結之下有喉中作楚語句。蘇東坡有云、長頸高結喉。是不知結卽爲髻也。故結讀作髻。是也。楊用修乃欲讀凡結髮皆爲髻髮。似誤。蓋結髮卽髻。猶讀結爲髻。字義能無重複。

名字相同

古人名字、一族之中且有相同者。豈其族大且衆。不相聞耶。據左傳、魯莊公之孫有仲嬰齊。而魯文公又有孫曰公孫嬰齊。仲嬰齊者、公孫嬰齊之從祖。又且同時。而名同何也。鄭有公孫段、字子石。而印段亦字子石。乃公孫段從父子也。士文伯亦范宣子之族。而與宣子同名。見昭公六年傳。此不可曉。

冠服不必反古

今人行誼文章、皆不求如古人。惟於冠服間、動必以古爲式。所稱生今反古者非耶。昔司馬溫公依古式作深衣幅巾絺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人獨樂園則衣之。嘗謂邵康節曰、先生亦可衣此乎。康節曰、某爲今人。當服今時之衣。溫公歎其言合理。生今反古者思之。

袴襖

褌卽袴也。古人袴皆無襠。女人所用、皆有襠者。其制起自漢昭帝時。上官皇后爲霍光外孫。欲擅寵有子。雖宮人使令、皆爲有襠之袴。多其帶。令不得交通。名曰窮袴。今男女皆服之矣。

藤夢

閩中九鯉湖、藤夢者、響應靈異。無虛禱者。然亦於事後乃驗。或有當人之身不驗。身後子孫始驗者。余庚子歸告南歸。經過其地。僕夫以藤夢請。余謂之曰、吉凶禍福、我既不能前知。卽前知、亦豈能移易者。嗤之何益。

延篤挂名常侍碑陰

趙明誠金石錄、載漢中常侍州輔碑陰。其鄉人爲輔立碑者題名。自漢陽太守而下。凡四十有九人。惟延篤叔堅見漢書耳。明誠謂東漢名卿賢大夫死。則門生故吏爲之立碑。而題其陰。延叔堅當代顯人。乃挂名於閹豎之黨。似亦可恥。余謂不然。叔堅嘗有書與李文德矣。此豈出入閹豎之門者。且叔堅後坐鉤黨。廢錮鄉里。至圖其形於屈原之廟。非終始無庇。安能有此。洪适因引漢靈帝時。太邱長陳仲躬弔中常侍張讓歸葬潁川事以釋之。便自快然。蓋時政既惛。達而得位。則正色立朝。不可朋奸。此經也。身退窮處。則同座所以遠害。亦一時之權。君子所不廢也。叔堅居里。而同郡爲閹豎勒石。借其名以爲重。叔堅豈得而拒之乎。此非門生故吏之比。明誠又何疑焉。

坡公論賣竹

蘇子瞻賣竹、從地一直起至頂。米芾問何不逐節分。子瞻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及作文與可筠谷畫僵竹記有曰、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螭蛇蚹以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

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雖起鵠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子如此。子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懵焉喪之。豈獨竹乎。余謂此言不獨畫竹爲然。卽推而山水諸丹青。又推而臨池。又進而天下國家。何事不然。是東坡言技。乃言道也。

坡公詩文

蘇東坡絕世之才。早年學詩。獨宗劉禹錫。而不及王、楊、盧、駱、高、岑、李、杜諸公。晚年雖曰學李青蓮。其得意處雖追眞。然多失於粗。止能爲白居易。則以信手拈來。不復措意耳。又言平生不好司馬史記。然其文多有模倣司馬者。朱考亭謂坡公晚年海外文字。多是信筆胡說。全不著道理。此又非知坡公也。

佛字辨

今人以佛爲覺。余嘗求之。不得其說。使此佛字爲西方所製。則譯之爲覺可也。第佛未入中國時。先有此佛字矣。曲禮曰、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佛者、拗戾而不從之言也。又釋名曰、薨、佛也。言牽引拂戾以制馬也。是佛卽爲拂。而古文拂作弼。又作弦。古人觀象而後制字。以兩弓从一矢。拂之謂也。是佛者、拂人者也。其棄父母、離妻子、山河大地一切而歸於空。皆拂之謂也。以佛爲覺。蓋譯者尊信其說。而故爲此美釋耳。不知西方本來果以佛爲覺乎。卽此一字而譯者失之。則五千八百卷中、皆以漢語譯之者。一一皆西方本來意義乎。請以質之事佛者。

躄病聖人

周武王克商之二年。卽病躄。是躄且病聖人也。何問君子。周公雖以身代告天。然武王竟以此疾不起。乃知人之壽夭。皆定於天。雖忠如姬旦。亦不能回天也。

大麓辨

書、堯納舜於大麓。孔安國輩以爲大錄萬機之政。而桓譚新論、亦以爲領錄天下之事。若今之尙書然。故東漢始以牢融錄尙書事。蓋本於此。後代多因之。故有以大麓爲三公之位者。王充已非之矣。張九成曰、麓之深林大澤之間。謂觀聖人者。皆當自其難堪處觀之耳。堯之知舜。豈待以難堪者試之哉。惟大傳曰、堯推尊舜。屬以諸侯。致天下於大麓之野。應邵云、麓者、林之大也。鄭康成云、山足曰麓。羅長源得之。其說曰、古者天子以大事命諸侯。則爲增於國之外。堯聚諸侯以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欲天下諸侯皆明知舜之受命也。是可以剖千古之惑。但長源又云、因地體意。大麓者、大錄天下事也。是又於前妄未盡祛也。余謂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者。或當納麓之時。適有烈風雷雨。而舜偃然自若。殊無驚怖。見其鎮定耳。夫震雷號號。不喪匕鬯。舜能不迷於烈風雷雨。此非超越尋常。足以當天下之大任者乎。故舜之授禹。亦有納麓烈風雷雨之事。蓋告終易代。皆上關天意。堯授舜。舜授禹。而納于大麓。皆有烈風雷雨。或天以此而試舜禹。亦未可知。故當此受禪之日。疾雷風雨不迷。是足以任天下之大。而天遂與之矣。如後代有禪位者。登壇之日。雷雨震電。遂至顛隮。不能成禮者。視舜禹之不迷。益可見也。此謂天以此試舜禹。理

處有之而堯以此試舜舜以此試禹則後儒之妄也

經與傳各行

漢初爲傳注者皆與經別行春秋三傳之文亦皆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並無經文至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是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也

三字名辨

人名未有三字者楊用修以戰國策之蘜菁謂之蘜菁是三字名也余不敢以爲然左傳介之推燭之武介與燭皆地名兩之字皆語助非名也策之蘜菁之字卽同介之推燭之武之字猶云稱楊用修楊之用修云爾

論語微子篇

論語微子篇凡十一章一微子去之次柳下惠三黜次孔子去齊去魯次楚狂次長沮桀溺次荷蓧丈人次逸民次太師摯去魯此皆門人敘述聖賢出處大致而於末乃綴以周公謂魯公章綴以周有八士章者何居余謂周公謂魯公章大意言所厚者薄則無往不薄親而可施又何有於賢士大夫大臣不以則必愎狠而信任小人無大故而棄故舊則新間舊小加大矣求備一人則賢才有弗獲自全者矣此尙可仕於其朝耶非此四者聖人固不忍去其國也故三人之或去或死柳下惠或黜或處孔子之去齊去魯樂師之適齊適楚意可知矣彼接輿沮溺輩何足以語此哉而終之以八士者蓋慨嘉於盛朝謂八士何幸而生於其時以樂行其志不至於爲三仁爲柳下惠爲樂師云爾甚矣孔門弟子善於述聖志也

二字名字之繆

字學之難不特今人也昔人善書第不甚解字義如王氏父子名義字逸少名獻字子敬殊不可曉義有純義於逸何與獻有成義於敬何與父名義子名獻尤爲可笑禮含文嘉曰義者獻也後漢書王莽傳立斗獻獻音義禮器義尊卽周禮獻尊故叔獻亦作叔戲戲與義通故義與獻通父子立名豈可苟者義獻名雖異而義則同甚矣皆人之不識字也

針砭藥餌

世皆知神農嘗百草而孔叢子及世紀皆謂伏羲已先爲之幷制九針以拯夭枉余意百草之嘗始於伏羲而特詳於神農耳余又按靈樞經岐伯對黃帝以九針是針亦古已有之矣非始於黃帝也治病者惟針之效最神疑古先有針而後有藥餌也針本以石爲之名曰砭後世乃易以金耳故曰藥石者謂藥與砭非謂金石之石也

寇萊奢儉不同

寇萊公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裂登命補葺或以公孫宏事靳之公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然知鄧州時製花蠟燭不點油燈罷官日廚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何此奢而彼儉也青幃之弊豈異於

今人以頭墜於地以脚番上爲觔斗戲諸書皆作觔斗惟孫吾與韻會定正於十五壑末收跟字注脚跟也又跟頭戲倒頭爲跟也或作跟則觔斗字當從孫吾與爲跟頭謂以頭爲跟也今作觔斗兩字皆誤

劉表工書

今人皆知臨池家有鍾元常而不知元常有同學友胡昭又不知元常與昭皆受書法於劉景升也董北苑曰劉景升爲書家祖師鍾胡皆其弟子昭肥繇瘦各得一體耳今景升遺蹟絕無存者藝文志有劉表集亦已久亡獨三國志載表與袁尙兄弟書其筆力不減崔蔡之流而表初又爲黨人在八及之列其文行如此宜乎書法之工也

有餘不足

人間世自有參差不能如一者自是正理如周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夫三百六十度可矣而必加之五又加之以四分度之一一歲有十二月二十四氣三百六十日宜無餘欠矣然氣則盈而朔則虛故律之數必有空積忽微元之數亦有奇零假借是天地造化猶不能無有餘不足而況於人乎

水銀

水銀一曰汞廣雅謂之涌同音本草圖經曰水銀生符陵平土今出秦州商州道州邵武軍而秦州者來自西羌乃於山石中採鑛次碎砂作鑪置砂於中下承以水上覆以盆器外加火煅養則煙飛於上水銀墮於下是以人力製之而後成者陶隱居曰水銀有生熟生符陵平土者是出碎砂腹中亦別出沙地今不聞有此至於西羌來者彼人亦云皆燒煅也及按西粵志云泗城州出水銀取之之法以人其用人從外境市之或逃走僮僕或奸商紿僱役人往售至其家初以酒飯飼之三日卽引至水銀坑中挖窟埋之露其首三日其人瘞不可忍號呼徹天乃以鐵鏟去其首仍埋之數日取出則滿腹腸胃指甲骨髓中皆水銀矣安南國近瀧祥州地亦有水銀坑取法同是與本草異也

焦仲卿妻

焦仲卿妻劉氏後人常悲其以嚴姑見逐卒能守志殺身余讀其詩氏非賢婦也姑雖呵責姑未相逐乃氏自請去耳一還其家爲弟兄所逼遂適太守之郎君此可謂守志不移耶其舉身赴清池乃遇仲卿於途要之以死恐非其志也

夏世最文

夏尙質周尙文余以爲夏固不質而周亦不文也無論夏之九鼎以圖像物者想其工巧必非周所能作卽今攷古博古二圖所載周之鼎彝諸物已不能如商之工巧何周夏哉又如禹貢一書其文章之妙亦豈周書諸篇所能彷彿乃知天下至文必在於質以文爲文其文陋矣

字學之難

漢興尉律太史試學童能諷籀書九千字課以八體乃得爲史吏民書式不正輒畢劾之石建爲郎中

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罪死矣字畢之重如此乃馬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成皋令印皋字乃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邑所宜齊同宜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是當重字學之漢而印章乃朝廷大信猶差謬若此況今日不講字學之時乎

班固賦用鵾虞

毛詩鵾虞序曰蒐田以時仁如鵾虞也班固兩都賦遂以鵾虞爲蒐田之名而曰歷鵾虞覽騶鐵然則詩言雎鳩以美后妃之德今之呼賢婦人者亦可以雎鳩呼之耶

翡翠屑金

翡翠屑金人氣粉犀古有是語余嘗試之人氣粉犀誠然獨翡翠屑金不知其解偶閱一小說乃知玉有名翡翠者其色如翡翠以之磨金隨手而屑但此玉世不常有未知然否

服玉屑

魏李預好服玉屑而不戒酒色遂至病篤乃謂妻子曰服玉者必屏居山林排棄嗜欲余謂守此二言何必服玉

西方聖人辨

列子述孔子西方有聖人之語林希逸謂即佛也至今學者皆然其說惟邢延舉據國語有云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注云周詩有誰將西歸及西方之人皆謂周也如列子所述孔子稱西方聖人果有是語當謂文王於佛何與余得此爲之豁然第隋王通自稱儒者亦指佛爲西方聖人何惑乎今之世也

齊鎛鐘銘

妣母也考父也父先母後周齊侯鎛鐘銘皇祖皇妣皇母皇考既云妣又云母先言母後言父未詳其義

鵾鷄

鳳之自西方至者曰鵾鷄至則主疫不祥烏也古人乃以其羽爲裘不知其解

花蘂夫人

孟蜀時花蘂夫人有宮詞膾炙後世然夫人在蜀不足多也蜀後主之母順聖徐太后及其姊彭王之母翊聖太妃尤能詩乾德中姊妹以巡禮聖境爲名凡駐輦處皆有題詠鐫於金石今載在蒙異祕纂者數十篇皆綺麗有致殊非粉黛口吻其風格出花蘂上尚數塵也獨前後二主文詞不少概見諸妃后得無對牛彈琴乎後人以蜀之亡皆由於此余謂不然周之后妃篇章具在而周道以昌夫婦人能文亦何足損乃公事且孟蜀之國事可知即非二后亦能保其不亡耶余按諸傳記花蘂夫人姓費陶九成輟耕錄曰夫人乃徐匡璋女實拜貴妃號曰花蘂者以喻其美也不知與順聖翊聖同族否胡蜀之徐氏女能文若是乘也

疑耀卷三

八分隸楷辨

書家先有古文次有籀文籀文即大篆也次有小篆李斯損大篆而爲之也次有隸秦政時法令繁劇軍期蹙迫大小篆難猝就乃約之而爲隸以其可施於徒隸故曰隸或云程邈所作邈故徒隸也其法簡而且易便於佐使又曰佐書或又云王次仲所作李陽冰曰王次仲始作八分以當時隸字少波勢乃增之因其字方八分遂以爲名蕭子良曰漢靈帝時上谷亦有王次仲與秦時王次仲同姓名亦常作八分書鍾元常謂之章程書此八分書所由始也蔡文姬曰割程邈字八分取二分割李斯小篆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則與陽冰字方八分之說又異漢石經者蔡邕所書即八分也元常善八分有隼尾波今泰山銘即此體是古之隸與八分有波勢無波勢微異非兩法也程迥曰東漢以來碑刻皆用八分書如程邈書是也今見古帖隸書自是今之小楷孫過庭書譜謂元常專精於隸書伯英尤工於草體彼之二美逸少兼之過庭所指元常隸書即今所傳力命宣示二帖是又以眞行爲隸矣故蕭子雲啓勅旨以逸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及逸少因此研思遂悟隸式與過庭之說相同歐陽集古錄跋則以隸與八分爲一趙明誠金石錄又云隸者今之楷書亦曰眞書是八分也隸也楷也似皆一體也黃長睿曰自秦易篆爲隸漢世去古不遠當時正隸之體尚有篆籀意象魏晉以來元常士季及王世將逸少子敬輩始創作小楷皆遷

就漢隸。運筆結體。尚圓而雅淡。其字率扁而弗擺。今傳世者。若元常力命宣示二表。世將上皆元帝二表。逸少曹娥帖。大令洛神帖。雖經摹拓。而古隸典刑具存。至江右六朝。若謝宣城、蕭挹翁。雖不以書名世。而其小楷若齊海陵王志開善寺碑。猶有鍾王遺範也。惟陳、隋間正書。則結字漸尚方而不尚圓。然猶依倣漢隸一二。唐初亦爾也。及歐陽率更、虞永興出。乃易方爲長。以就姿媚。後人競效之。鍾王楷法彌遠。而漢隸遺意無復存矣。是八分與隸及楷。唐以前皆作一體。唐以後隸與八分爲一體。而楷遂自爲一體矣。故今之楷。全無隸意。則歐、虞獲之也。余謂今之楷書。不宜謂之楷。只宜謂之今隸。而漢之隸爲古隸可也。

邱明非姓左

左邱明。古今相傳邱明名。左姓也。余偶閱一小說。吳興地名邱墓者。一村皆姓邱。有大碑列其族黨。稱左史邱明之後云。明爲魯國左史。則左者乃史官之名。如左史右史之左。而邱乃姓。明乃名也。是必有所據。故表而出之。

蚩尾誤作鴟

今宮殿鴟尾之鴟。非鴟也。乃蚩字。漢武帝作柏梁殿。恐有火災。乃飾以蚩尾。蚩蓋海獸之名。水之精也。可以厭火。今作鴟。殊誤。

障車文

世皆知古有儺粧詩。而不知有障車文。唐天祐中。南平王鍾傳女適江夏杜洪子。時及昏暝。令人走乞障車文於湯筠。筠命小吏四人。各執紙筆。倚馬而成。今其文不傳。想亦催粧之類也。

射策之制

今人皆知科場對策爲射策。謂如射覆之射是也。唐撫言載漢射策。謂列數策於几案上。令士人以矢投之。隨所中之策而對之。或亦一說也。但考漢制。並無此說。不知其說何所據。

烏鬼之辨

杜工部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沈存中以烏鬼爲鸕鷀。碧溪詩話引元稹詩。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作龜。稹自註云。南人染病。競賽烏鬼。故碧溪以工部所稱烏鬼爲神鬼。非鸕鷀也。余嘗疑之。謂稹或得於傳聞。故戲而入詩耳。一日讀稹集。有聽人彈烏夜啼。引詩乃謂作拾遺時被譴。其妻竟縊於烏鬼。始得還官。則是賽烏鬼也。而烏鬼乃鬼神矣。第烏鬼不知何神。而稹之妻縊之。稹信之。殊足掩口。若工部所稱烏鬼。則沈說爲正。碧溪爲謬。蓋下有食黃魚語。非鸕鷀而何。

鬼無咎能畫

唐以後。文人未有不能畫者。如鬼無咎。未嘗以畫名。偶閱陳後山詩集。有鬼無咎畫山水扇詩云。前生阮始平。今代王摩詰。偃屈蓋代氣。萬里入方尺。則無咎之畫。亦有足觀。惜世不傳耳。若阮始平能畫。畫譜未嘗載。後山詩可以補其闕矣。

韓昌黎白太傅皆惑於服食

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蘇東坡稱之。謂其一言爲天下法。以余按之。有可疑者。昌黎諫佛骨矣。晚乃與佛子大顛遊。又作李干墓誌。歷敘以服食敗者數人。爲世誡。而晚年復躬蹈之。白樂天有詩曰。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是昌黎知誡人而不知自誡也。然樂天既知誚昌黎。亦好言服食事。嘗有詩曰。金丹同學都無益。姹女丹砂燒即飛。其序云。予與故刑部李侍郎早結道友。以藥術爲事。乃知異端易惑。即高明之士。亦所不免也。古詩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二公豈未之聞耶。

男女兩體

一友人嘗爲余言。今武進縣尚書某者。其夫人半月爲男。半月爲女。爲男時。能御女。自置妾媵。余始疑焉。後閱諸傳記。則往往有之。晉惠帝時。京洛有人。具男女兩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亂。皆五行志謂之人痾。宋趙忠惠帥維揚日。其僚友趙參議者。有婢甚慧黠。參議欲私之。堅拒不從。疑有異。強即之。則男體也。遂聞於有司。蓋身有兩形。前後奸狀不一。乃寘極刑。元有李安民者。嘗於閩之福州得徐氏處子。年十五六。交接一再。漸具男形。與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私通事正相類。張師正採異錄。景祐中。廣州舶商韋某女。年十歲。變爲男子。與侍婢交。有孕。嘗與吳舍人潤同學。好讀文選。雖鬚出於頷。然舉止言譚。猶婦人也。彼武進尚書夫人。何足訝哉。然玉歷通政經曰。男女兩體。主國淫亂。此非太平之世所宜有也。大般若經載四種黃門。其四爲博叉半擇迦。半月能男。半月能女。二十八宿異形圖。心房二星。皆男女兩形。更爲雌雄。異物志。靈狸者。自爲陰陽。故能媚人。若此輩者。豈博叉半擇迦及心房二星靈狸所化生耶。第諸傳記所載。皆非令善。武進尚書夫人獨富貴終身。則不得其說矣。

詠花不語

牡丹有名醉西施者。韓昌黎詩。對客偏含不語情。羅隱詩曰。若教解語應傾國。蘇東坡詩。不如此花不解語。世間言語原非眞。三公皆詠不語。而一解轉深一解矣。

滕王蛺蝶圖

滕王蛺蝶圖。歐陽歸田錄以爲滕王元嬰。余按畫斷。乃元嬰之嗣王湛然者。畫蛺蝶雀兒。曲盡其妙。非元嬰也。

婦人自稱

衛夫人者。尚書李充之母。常以夫姓自稱爲李衛。今婦人自稱宜倣之。

瓊奴

宋時永安驛廊東柱。有女子題一詩云。無人解妾心。日夜長如醉。妾不是瓊奴。意與瓊奴類。不書姓名。陳後山有詩二首紀之。然亦未詳瓊奴出處。余偶閱青瑣高議。乃得之。瓊奴姓王氏。爲郎中王某幼女。父死。失身於趙奉常家。爲主母凌辱。道出淮上。乃自書其事於驛壁。見者哀之。王平甫有歌紀焉。則永安驛題詩之女子。亦必名家子。嫁爲人妾而失意者也。

宋紙背面皆可書

顏文忠每於公牒背作文稿。黃長睿得鷄林小紙一卷。已爲人書鄭衞國風。復反其背以索靖體書章草急就二千一百五十字。余嘗疑之。自有佛理以來。未聞有背面皆書者。顏乃惜紙黃。或好奇耳。余幸獲校祕閣書籍。每見宋板書。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以印行者。如治平類篇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及崇寧五年公私文牒牋啓之故紙也。其紙極堅厚。背面光澤如一。故可兩用。若今之紙。不能爾也。

衙衙

今京師呼巷爲衙衙。蓋俚語也。世以爲俗字。不知山海經已有之。食鷽鳥可以止衙。郭璞注。治洞下也。音洞。又飛魚食之已痔衙。獨衙字尚未經見。

骨肉相關

宋楊敬仲曰。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饑餓爲進道。骨肉以不得信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爲久要。此誠理到語。余於仕宦讀書朋友。請從事矣。獨骨肉一語。不能如命。衰慈八十。膝下止萱一兒。宦遠祿微。不能迎養。亡弟一兒。猶未成立。平安之耗。兩目欲枯。若于此事可不相關。尙何事可相關耶。

給事中不宜稱黃門

今人稱給事中爲黃門。蓋始於漢。而不知其誤也。余按漢輿服志。禁門曰黃闥。內人主之。黃門卽黃闥也。內人者、閹人也。漢給事中位次中常侍。侍中黃門之下。是黃門止可以稱宦者。不可稱給事中也。俱漢舊儀又曰。黃門屬黃門令。日莫。入對青鎖門拜。名曰夕郎。夫曰入對青鎖門拜。則又非宦者。是給事中之呼爲黃門。自漢已誤矣。蓋黃門本宦者之稱。以其所司者黃門耳。給事中不司黃門。而可以黃門稱之耶。

二千石

世皆知郡守爲二千石。不知在秦時郡之尉亦秩二千石也。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者。

五星聚

五星之聚。自周文王七年孟春。五星聚房。春秋時。齊桓公將霸。五星聚箕。漢高祖入關。五星聚東井。安祿山反。天寶九年。五星聚尾箕。宋乾德五年三月二十七日。五星聚奎。皆載在史傳者。凡四而已。李鄴侯家傳謂肅宗復長安。其年五星亦聚東井。唐史未載。是自周及宋。五星凡五聚也。天寶九年之聚。無論矣。卽齊桓之霸。亦何德以致之耶。語曰。天道遠。信矣。

婦人以父姓爲名

古者、婦人不稱名。出嫁之後。卽以父之姓爲名。如春秋王姬、齊姜、宋子之類是也。故姬者、周之姓也。如齊稱姜。宋稱子耳。後世字學不明。以姬字爲女人通稱。已誤。漢有薄姬、栗姬、慮姬。是又以姬爲妾矣。蔡京當國。改公主爲帝姬。更足掩口。時公主乃趙姓。旣於姬不合。豈以帝之女可爲人之妾耶。宋人精於考究。而當時卒無一人駁正者。則爲京之權所怵也。

七均七始

宮商角徵羽。五音也。曰七均者。有變宮變徵。是爲七也。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

宮。相去獨二律。夫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不能和也。五聲之序。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至角則窮。故至角。乃隔八。下生其位。與宮相比。謂之變宮。是羽聲雖距正宮二律。而距變宮止間一律也。變宮又隔八。上生其位。與徵相比。謂之變徵。是角聲距正徵。雖間二律。而距變徵。亦止間一律也。正聲五。變聲二。每律用七聲爲均。相和以均調。故曰七均。七聲迭用。以終始一調。故曰七始。

雲南荔枝

荔枝。閩、廣、四川有之。他處未聞。元李京雲南志。士獠蠻以採荔枝販賣爲業。當是荔之枝。非龍眼荔枝之荔枝也。

習流

史記越伐吳。使習流二千。索隱謂流放之罪人。正義謂流利慣熟。皆誤。吳水國。習流者、謂習於水戰也。

文正美謚

文正之謚。美謚也。宋時得此謚者。惟呂蒙正、王欽若、司馬光、王曾、范仲淹、鄭居中、蔡卞、陳康伯八人而已。後張知白、夏竦皆欲得此謚。而司馬光論其不可。故知白謚文節。竦謚文莊。其嚴如此。若李公昉、王公旦、謚法通紀亦曰謚文正者。非也。二公原謚文貞。後避御諱。世遂呼爲文正耳。然欽若與卞何物。而亦得謚文正何也。

石奴

後魏時。諸王孫貴臣多服石藥。每病。輒稱石發。陳後山有詩。服石爲石奴。言爲石所使也。石奴二字亦新。

茶用鹽薑

烹茶。今未聞有用鹽薑者。薛能烏嘴茶詩。鹽損添常戒。薑宜煮更黃。東坡和寄茶詩。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已入鹽薑煎。陳無已乞茶詩。愧無一縷破雙團。慣下鹽薑枉肺肝。是唐、宋以前。茶皆用薑鹽也。有友人嘗爲余言。楚之長沙諸郡。今茶猶用鹽薑。乃爲敬客。豈亦古之遺俗耶。

白牯青奴

傳燈錄。長沙岑和尙有曰。狸奴白牯。却知有。白牯蓋謂水牯牛也。陳后山齋居詩有云。青奴白牯靜相宜。老罷形骸不自持。青奴二字。黃魯直云。趙子充竹夫人詩。涼寢竹器。憩臂休膝。似非夫人之職。宜名曰青奴。及任淵注陳詩。以白牯爲白角簟。乃借用以對青奴也。恐未必然。青奴是竹器。疑白牯是簟。固是的對。第後山詩博而核。萬無如此借用者。或白牯別爲林第物。當是鄉語耳。

秦法棄灰

秦法。棄灰於道者棄市。此固秦法之苛。第棄灰何害於事。而苛酷如此。余嘗疑之。先儒未有發明者。偶閱馬經。馬性畏灰。更畏新出之灰。馬駒過之輒死。故石礦之灰。往往令馬落駒。秦之禁棄灰也。其爲畜馬計耶。一日。又閱夏小正及月令。乃畢得其說。仲夏之月。毋燒灰。鄭氏注謂爲傷火氣。是矣。是月王頒馬政。游牝別羣。是毋燒灰者。亦爲馬也。固知棄灰於道。乃古人先有此禁。但未必刑之如秦法。古人惟仲夏乃行

此禁。秦或四時皆禁。故以爲苟耳。

臧文仲

臧文仲。左傳言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先聖又謂其竊位。其人品可知。儒古今三不朽之言。首發之者。文仲也。在當時亦必能立言者。今傳於世無幾。豈以其人廢言耶。抑遺逸多也。

至老稱詩

龐相國籍喜稱詩。即相府幾務冗雜。而吟詠不絕口。及疾亟。猶手錄十餘詩以示司馬溫公。復書其後曰。欲令吾弟知老夫病中尚有此意思耳。其字已慘澹難識。後數日薨。今操觚之士。一入仕籍。便絕口不復稱詩。且以此道相戒。此固汩沒於世態。蓋亦於此道淺。故不得不棄去耳。

樂府譌缺

風雅滅而離騷作。離騷又廢。樂府繼之。此詩之正宗也。樂府者、漢之鐃歌是也。當時采於民謠。雜以趙、代、秦、楚之風。而傳世永久。訓詁譌缺。至有不可曉者。自樂府解題出。而後稍稍能發明。然今之辭存而可以測其義者。不過一十八篇耳。前後文人擬而作之。無慮百數。大率不宗本旨。或自立新意。以句讀富贍爲雄。且言語淺陋。皆失古人之意。又解題出於二三子之手。或智識淺薄。不能究見其微。使後之學者無所依據。故千載之間。竟無定論。特存其名句而已。如思悲翁一篇。有奪翁美人鼻子五鼻母六之句。以理推之。必無五子而六母也。大意以鼻爲不順之鳥。言母攜其子捨己從人而去。力不能取。故發於音聲而悲怨之。今究其義。則似是言五子與母併其數爲六也。又有所思一篇。乃男女相絕而相怨者。其言摧折之焚燒之。與君斷絕。不復相思。不爲已甚乎。以此喻君臣。則非三宿而後出晝之義。以此喻夫婦。則略無忠厚之旨。豈若氓之詩。猶有道其宿昔拳拳不忍之意乎。余嘗欲變其本旨。謂與君雖絕。專思君庶可補於風雅。而有益于世教也。尚當與博古者再詳之。

官吏不得受監臨飲食

漢法。凡吏受監臨飲食。皆免官。景帝時。以爲其法太重。更議著令。於是丞相廷尉議。凡吏及諸有秩者。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飲食。計償費勿論。故此時吏亦得受監臨飲食也。第必須償費乃可。如不償費。則猶免官。故卓茂爲密令。民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者。茂雖不爲聽。然是時受監臨飲食之禁尚嚴。故民得以言亭長耳。因念戰國有以二卵棄干城之將者。漢法實始於此。此法至宋時猶守之。故賈漸起請除舊例送酒食外。不得買置金帛作土風贈遺。及省司參詳。今後以公使錢買置珍異等物。及見錢送與人。皆從違制定斷。其收受人坐贓論。其有公使錢人受還答之物。入己。准盜論。時曹修知鎮戎軍。受鄰人公用酒。已而自首。法司竟坐贓論廢。於是司馬溫公以爲舊條之意。明許以酒食相遺。其有公使錢人受還答之物。止謂珍異見錢耳。今曹修止於尊酒。隨而自首。已爲剩薄。法官又以贓罪加之。剖析一條。以爲二事。不察人情。不顧大體。非厚道也。自後所犯如上條。必須贓滿五匹以上。方得科罪。其不滿五匹及以飲食相饋餉者。皆勿論。遂爲令。嗚呼。古多廉吏。固自古風。然而古法之敝如此。雖欲不廉得乎。今也苴公

行。至以餽遺厚薄爲官廳最。安得賈漸起、曹修輩起而按之。

婦人裸撲爲戲

宋嘉祐間。正月十八日上元節。上御宣德門。召諸色藝人各進技藝。賜與銀絹。內有婦人裸體相撲者。亦被賞賚。夫婦人相撲。有何可樂。且上有天子。下有萬民。后妃侍傍。臣僚縱觀。而使婦人裸戲于前。何以隆禮法。示四方乎。余初疑此或偶爾爲之。後閱司馬溫公劄子有此一議。乃知此戲原載樂籍中。又民間街市亦以此聚衆爲戲。不知始於何時。有此不美之俗也。

司馬光辭知制誥

宋朝凡知制誥者。皆先試官。久而後用。故司馬溫公以修起居注試知制誥矣。及實授知制誥。凡九上辭免。乃改天章閣待制。後治平四年。復除翰林學士。亦三劄辭免。夫溫公豈不嫻於詞命者耶。其辭知制誥第三劄曰。自知文字惡陋。又不敏速。若除拜稍多。詔令塡委。必閣筆拱手。不能供給。縱復牽合。鄙拙尤甚。暴之四遠。爲人指笑。及辭翰林學士。第三劄亦曰。稟性愚鈍。拙於文詞。若使解經述史。或粗有所長。於代言視草。最其所短。此固公謙損之語。然以余閱公生平文字。其于詞命之體。果不盡合。是人各有能不能耳。今代知制誥者。皆循資而用。不問能否。何怪乎四遠指笑乎。

陰陽地理之說

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至於喪葬。爲害尤甚。是以士庶之家。或求葬地。擇歲月。至有累世不葬者。余按古者葬期。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於北方北首。未嘗問歲月。相山踐也。然考其子孫之吉凶。亦豈有異于今哉。春秋書己丑葬恭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乃葬。丁巳日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葬。是雖卜日。亦不拘拘於日也。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居中。以昭穆爲左右。不擇地形。然而周有天下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年。地之吉凶。又何論焉。夫葬者、藏也。本以安祖考之形體。得土厚水深。高燥堅實。而祖考安。則可矣。若欲爲子孫求福澤。至延歲月。令祖考遺體暴露而不得藏。是欲子孫安而不必於安祖考也。仁人孝子。豈其然乎。

餐菊

楚詞餐落英。菊英也。今人餐菊者。皆生餐之。亦未聞有烹炮者。溫公晚食菊羹詩。采擷授廚人。烹瀹調甘酸。毋令薑桂多。失彼眞味完。不知其法何似。

蘇子由制策差舛

嘉祐中。溫公差赴崇政殿後。覆考應制舉人。於直言極諫科試卷內。有圖廷所號。詞理高絕。獨傷於切直。而廷字號之卷。又所對一兩事。與所出差舛。溫公與范鎮同議。以圖字號爲第三等。廷字號爲第四等。詳定官已如議矣。初考官以爲不當。朝廷遂更差官重定。復從初考。遂以廷字號卷爲不入等。溫公抗議。廷字號文詞。臣不敢復言。但指陳朝廷得失。無所顧慮。於四人之中最爲切直。若以此見黜。是名爲求直言。其實惡直言也。上曰。言果切直。不宜棄也。乃降一等收之。則蘇轍也。今轍集中所對策。原無差舛。豈見收

後潤色之耶。轍與軾兄弟齊名。而對策亦有差舛。當是少年閒學或未到耳。今觀考試編排字號。皆用千文。宋時試卷字號。必另製字樣。故圖毡二字。非字書所經見者。

死而尸溫

宋嘉祐中。廣陵有蔣生者。逸其名。死十四年矣。而尸猶溫。妻子不敢殯。留尸於牀。嘗有書自遠方。以貽其妻子。筆跡宛然。劉攽有詩云。三徑積荒草。玉棺不上天。初疑青竹葬。有値吳門仙。妻子同脫屣。衣冠如蛻蟬。何年獨鶴歸。悲歌城市遷。此亦載籍未經見者。

古章奏皆手書

宋時百官奏章。皆手自書進。賈學士直孺爲諫官。有所條奏。仁宗識其手書。每嘉賞之。古人凡在仕籍。無不工書者。故一切章奏。皆手書之。非惟得敬君之體。且機密事亦不至宣洩取敗。今人多不能書。故不得不倩於書史耳。但古人章疏。未必全用楷書。而行草間見。今古帖中尚有載者。

黃六

今京師句闌中。諢語言給人者皆言黃六。余初不解其義。後閱一小說。乃指黃巢兄弟六人。巢爲第六。而多詐。故詐騙人者爲黃六也。

宗藩之盛

我朝宗藩。自古未有若是其盛者。余纂修玉牒。萬歷二十二年止。屬籍者已十有萬人。今又十年。其生齒尚未知其數也。偶閱侯鯖錄。載唐元稹行李從易宗丞制詞云。劉氏子孫。在屬籍者十餘萬人。夫漢祖播秦灰之燼。我高祖救中原之難。其功同也。故允嗣之盛。亦相同乎。

燕脂

古今注曰。燕脂之草。出自西方。葉似紫蘇。花如蓺。士人染粉。以爲婦人面色。故名燕脂。後人效之。以紅花染絳爲之。非彼之草染之者。秦始皇宮中悉用紅粧。疑始于秦。余按李石續博物志。三代以降。塗紫草爲燕脂。又非始於秦也。紅花一名紅藍。又名黃藍。張騫使西域。得之。以其葉同藍。故曰藍。燕或作臙、作因、作胭。脂或作支。匈奴妻曰閼氏。讀作胭脂。謂其顏色之美也。有一說。燕脂作烟支。唐睿宗女代國長公主。少嘗作烟支。棄子于階。後乃叢生成樹。公主歎曰。人生能幾。我初笄。嘗爲烟支。棄其子。今成樹。陰映瑣闥。人豈不老乎。是胭脂又有樹有子。非草染者。不知何種。古詩匈奴歌云。奪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以山有草。可染臙脂。又不獨西域也。

粉

古今實錄曰。蕭史與秦穆公鍊飛雪丹。其第一轉與弄玉塗之。卽今鉛粉也。婦人傅粉自秦始。余按墨子禹作粉。張華博物志紂燒鉛作粉。謂之胡粉。或曰。周文王時。婦人已傅粉矣。未知然否。但婦人傅粉。斷非始於秦也。周靜帝時。禁天下婦人不得用粉黛。令宮人皆黃眉黑粧。黑粧卽黛。今婦人以杉木灰研末抹額。卽其制也。若黃眉。則唐詩有云。纖纖初月上鴉黃。又云。鴉黃粉白車中出。今不復知其制矣。一說。黑粧

亦以飾眉。漢給宮人螺子黛。故云黛眉。曹子建七啓。元眉施兮鉛華落。卽墨眉也。庾信詩云。眉心濃黛直點。額角輕黃細安。是黃黑俱眉飾。未嘗廢黛也。額上塗黃。亦漢宮粧。梁簡文詩。同安鬟裏撥。異作額間黃。虞世南哀寶兒詩。學畫鴉黃半未成。是黛色或以點額。或以施眉。黃色或塗額上。或安眉角。古人媚粧。隨意皆可。

妲己

妲己。古書有作䫉己者。說文白而有黑曰䫉。字統黑而有黯曰䫉。二說皆不離一黑字。則妲己之貌。斷非瑩白矣。古有元妻。亦云其貌如漆。有光可鑑。晉惠帝賈后。短形青黑色。南漢主劉鋹得波斯女。黑膚而慧黠。鋹嬖之。賜號媚猪。此皆以黑見寵者。世原有尙妃者。貌亦黑。宮人稱爲黑木娘娘。龍冠一時。則䫉己、元妻。當不誣也。

火浣布

逸周書有火浣布贊。火澣之布。入火不滅。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皎然疑乎雪。是白色也。山海經云。布出火山。國火中有白鼠毛。可作布。敝則以火燒之。如新。與十洲記同。此卽周書所稱疑雪者也。元中記又云。南中有炎山。其山有木。取以爲薪。燒之不燼。取其皮績之。爲火浣布。是火浣布有二種也。今海外諸國人市嶺南者。往往有之。余嘗見乃灰色者。未及詢其爲木皮爲鼠毛也。今回紇之野馬川。有木曰鐵鐵。燒之不燼。亦不作灰。婦人取根爲帽。入火不焚。豈亦炎山木之類耶。余于京邸。見有數莖合而爲一。疑鼠毫。又不類。大較似木皮中可績者。其色瑩白。以火燃之。并沃以膏。火中透紅。以爲必燼。及取出。則雪白如故。雖毫末不損。始信逸周書所贊非妄也。

太元潛虛

易之爲書。廣大精微。天地古今。萬物萬事。無一不備。無一不徹。揚雄之太元。司馬光之潛虛。皆易之所已詳者也。夫元與虛。得無贅乎。噫、乳出酪。酪出酥。酥出醍醐。若雄、光輩之所作。是又從醍醐中覓酥。從酥中覓乳也。

楊用修妄改杜詩

楊用修謂顏延年赭白馬賦、馘出豕之敗。後人改出爲突。乃佳。杜子美詩、大家東征逐子回。後人改逐爲將。乃佳。白居易詩、千呼萬喚始出來。後人改始爲才。乃佳。此癡笨人前說風流也。突字拙。出字巧。才字俚。始字文。惟作者自知之耳。獨以逐爲將。雖詩有不遑將母。及古樂府一母將九雛。杜豈不知者。其用逐字。原有深意。婦人三從。其一從子。逐卽從義也。意不在將。而在從。語不以從。而以逐。此正詩家三昧。以將字易之。不亦淺乎。用修又以杜詩江平不肯流。謂意求工而句反拙。不及李羣玉水深難急流。巴渝竹枝詞大河水長漫悠悠。爲勝於杜。余謂竹枝詞。此何等語。可以擬杜。卽難急流。不亦淺而俚乎。杜之妙處。全在不肯二字。蓋本陶淵明日月不肯遲。晨雞不肯鳴來。故不肯二字。杜嘗四用之。秋天不肯明。干戈不肯休。王室不肯微。而惟江平不肯流。最佳。余家有小樓。臨長江。每於夏漲時。憑闌輒思杜之不肯流句。乃詩

中靈也。

象

世言象膽隨四時在四足。亦未必然。劉跂暇日記載象營三象死。剖之。其二膽果在足。其一膽在腹中。歲己亥。今象房象死。余往詢之。膽亦在腹中也。聞象貝十二肖肉。惟與是其本肉。膽隨月轉在諸肉。正月建寅。卽膽在虎肉。其說又不同。未詳孰是。劉跂云。象肉筋理段段不相屬。則誠有之。又云。味亦各異。故世言象肉千味。亦未必然也。

天地止有三行

西僧利瑪竇言。天地間止有三行。水也。火也。土也。又以氣爲一行。人頗以爲誕。余謂此非利瑪竇之言也。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氣。至矣盡矣。然此非邵子之言也。岐伯對黃帝曰。大氣舉之。葛洪釋渾天曰。地居天內。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浮。虞聲曰。天形穹窿。如雞子冪。周接四海之表。浮于元氣之上。如覆奩于水。而奩不沒。氣充其中也。張子曰。虛空卽氣。減一尺地卽有一尺氣。人自不知。又曰。氣之散于太虛。猶冰之凝釋於水。蓋天包地外。所以浮之者。氣也。所以浮氣者。水也。氣與水合。生生不窮。所以能浮天地而升降之。鮑景翔曰。神爲氣主。神動氣隨。氣爲水母。氣聚水生。故呵氣成潤。雲蒸霧涌。則水珠流出。山川出雲。則時雨以降。此其證也。故天地間有許多氣。自有許多水。生氣則生水。生水則助氣。未嘗相離。然非火以涸之。則陰氣盛。陽氣微。而爲沴矣。夫日者、火也。晝日圓竟千里。無物不破。升天則萬物焦。入海則萬水涸。水不涸。則盈而濫。易至汎濫。涸而不生。則氣與水俱竭。是水也。氣也。火也。三者相爲循環於無窮。此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利瑪竇之言非誕也。

衣冠以白爲忌

今世冠服。皆以白爲忌。亦出於古禮。父母在。衣冠不純素。素卽白也。余閱隋志。古未必然。宋、齊之間。天子私宴著白高帽。士庶以黑。太子在永福省。帽亦以白紗。國子生亦服白紗巾。晉人多著白接䍦。接䍦亦巾也。南齊垣崇祖守壽春。白紗帽。肩輿上城。郭林宗遇雨墊巾。李賢注以葛爲之。葛亦白也。樂府白紵歌。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卽今之白紵。列子所謂阿錫。而西子之舞所稱白紵紛紛鶴翮。亂者是也。唐六典。天子服亦有白紗帽。其下服如裙襦。皆以白。視朝聽訟。燕見賓客。皆以進御。皆古制也。白不爲忌如此。然其下注云。亦用烏紗。則古制雖存。未必皆用。多以烏紗代之。若以白爲忌。其或起于唐乎。宋明帝末年多忌諱。以白門爲不祥。諱之。石丞江謹與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則唐以前已忌之矣。

海月

謝靈運詩。挂席拾海月。有謂海月係水族一物。似水母而非。大如鏡。白色正圓。其柱如搔頭。甚佳。此癡人前說夢也。海月。海中之月。拾字乃古人用字之巧。若以爲拾水族之物。有何意味。

詩文必有所本

先輩謂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歷。余謂自古名家皆然。不獨杜、韓兩公。他且勿論。卽作古選體。有一字不從漢、魏中來。便不是古選。作律詩有一字不從盛唐諸公中來。便不是律詩。故唐選體之所以不及漢、魏者。是以唐人字眼作古選。宋律詩所以不及唐者。是以宋人字眼作唐律也。

餘甘子

虞允文與人書有云。南韶餘柑子一桶。王元美宛委餘篇載餘柑子見臨海異物志。謂與橄欖同一果。及閱異物志。謂大小如彈丸。子理如定陶瓜瓣。初入口苦。咽中甘。與橄欖同味。乃知正余里中所呼涵柑子也。元美未見。遂云今天下饒橄欖。絕無餘柑。物之難博如此。第柑當作甘。不宜从木。允文當不誤。或傳寫誤耳。

七七

里俗人死。每遇七日。輒設奠。七七四十九日乃已。今國朝大臣諭祭。亦有七七。雖非通行古禮。但禮亦有之。人生四十九日而後三魂全。死四十九日而後七魄散也。七七之說蓋本此。

疑耀卷四

圖書生尅

有盛必有衰。有進必有退。有存必有亡。余於河圖洛書得之。河圖左旋。生數也。洛書右旋。尅數也。一生一尅。天地且不能違。而況於人乎。故河圖洛書相繼而出。天地之情見矣。

雲列祀典

雨以潤物。有雲乃有雨。據祀典。皆有功于民物者也。古人止祀風雷雨。而不及雲。豈以雨雲相因。祀雨卽祀雲耶。至我朝始舉風雲雷雨而並祀之。又至世宗。乃易風雲雷雨之序。而曰雲風雨雷。以雲爲首祀。是雲之爲神。不知歷幾萬劫。幸遇我世宗。始大遇也。亦奇矣哉。

附徐司馬變議

易屯象稱雲雷屯。以坎。不言水而言雲。明雲之氣卽雨也。嘗登高山。雲氣瀟瀟。然與雨無別。然此乃爲雨之雲。如卿雲五雲之雲。又自不同。古人以雲紀官。太史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則昭代列于四祀之首。於義誠是。

拜帖不古

余閱一小說。古人書啓往來、及姓名相通。皆以木竹爲之。所謂刺也。至宋時。王荆公居半山寺。每以金漆

木版寫經書名目。往寺僧處借經。時人遂以金漆版代書帖。已而恐有宣洩。又作兩版相合。以片紙封其際。久之。其製漸精。或又以綫囊盛而封之。在宋時。南人謂之簡板。北人謂之牌。其後通謂之簡板。至淳熙之世。朝士乃以小紙。高四五寸。闊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市中遂製手簡紙賣之。而竹木之刺廢矣。今之拜帖用紙。蓋起于熙寧也。余謂簡札用紙。其來已久矣。馮鑒嘗誚慮杞提三百綾文刺爲名利奴。鄧愔遣牋詣桓溫。子超取視。寸寸毀裂。若竹木之刺。何稱綾文。又專堪寸裂耶。意東漢造紙後。簡札之制。已爲之一變矣。王沂公取殘柬裂去前幅。以遺孫京。是時書帖已有長餘。但不如今之侈耳。其以金漆版代書帖。特取一時之便。倣古制而爲之。決非古制。至此時猶存也。若從前未有書帖。何言代乎。吳質答子建書。發函伸紙。文帝與劉楨書。獲累紙之命。此漢、魏間語。尤可證。但其製止闊尺餘而已。今用七八摺爲全柬者。是後人積奇之所致也。余嘗見楊公士奇一帖。其紙即今長安中之連七紙。最粗惡者。亦僅三摺。而上一紅籤。僅如筯。姓名之字。僅大如指頂。其所語事。即書於左。不用今之副啓。而其字草書。蓋眞跡也。今用副啓。開亦起於世廟末年。書名字大。則近見。今日凡京朝官。其字至大。與政府相等。此亦士風之不古也。

東坡前定

天之生賢。不與庸衆同者。才與位而已。二者兼全。十不得三。故與角去齒。亦乘除之數也。蘇東坡志林。韓退之磨蝎爲身宮而已。以磨蝎守命。故平生謗譽略同。及南海謫還。有問其艱苦者。坡曰。少時入京師。有相者云。一雙學士眼。半箇配軍頭。然則公之流離顛沛。不獲安於大位者。固才大不容。而於星相二說。亦前定之矣。噫。與角去齒。豈惟坡公。

佛經不眞

余嘗疑佛經五千八百卷皆華語。不知凡經幾譯乃成。亦不知與佛所說同否。孰從而辨。唐顯慶中。元奘譯經。帝勅于志寧等監譯。有勅曰。特爲看閱。有不穩當處。卽隨時潤色之。是今之經典中。多有中國人潤色處。未必一一皆佛說也。經語未必皆出於佛。而欲以經語作佛。此與按圖索驥何異。

通家之稱

今人朋友相知往來。皆稱通家。宋以前已然。俱汪彥章誡其子恪曰。自吾父及汝。三世矣。未嘗與人通家往來。夫家者、妻也。妻者、自娶之爲後。嗣計耳。豈可以與他人稱通家耶。余思通家二字。施於往來外姓。委不雅馴。然相沿已久。難於頓革也。

莫愁

莫愁樂。古樂府及唐書樂志、樂府解題、皆謂出於石城樂。以石城有女子名莫愁也。石城。皆謂金陵之石頭城。故金陵亦有莫愁湖。宋曾三異以石頭城在楚之郢中。而漢江之西岸。至今有莫愁村。及閱一統志。金陵故無莫愁湖。是三異之說。亦有據也。三異又云。曾見莫愁之像。有石本。衣冠甚古。乃古之神仙者流。非女子也。郢中倡女常有自名爲莫愁者。甚爲潛濱。是以莫愁爲女子。其誤已久矣。石城晉杜預第。在今承天府。卽古竟陵也。樂府石城樂。緘質爲竟陵郡時所作。是爲荊楚西聲。莫愁樂亦西曲也。今漢江西有

莫愁村。志云。盧家女善歌謠。嘗召入楚宮。古辭云。莫愁在何處。莫愁在城西。又云。聞憶下揚州。相送楚山頭。唐人詩、莫愁魂散石城荒。又村近莫愁。連竹塢。人歌楚些下蘋洲。則莫愁爲楚女明甚。今金陵莫愁湖。在三山門外。相傳有妓盧莫愁家此。或後代倡女皆莫愁名。好事者因其人以名湖。而竟陵之與金陵。石城之與石頭城。又易訛也。卽金陵有莫愁。當是兩莫愁矣。又樂府解題云。古歌有莫愁洛陽女。則是有三莫愁矣。

李至有功名教

前代俳優之輩。多有以吾孔子爲戲。至宋至道二年重陽。皇太子諸王宴瓊林苑。教坊有以吾孔子爲戲者。宰臣李至言。唐太和中。樂府以此爲戲。太宗笞伶人。以戲無禮。魯哀公以儒爲戲。尚不可。況敢戲及先聖乎。太子歎其言而止之。此戲遂絕。若李至者。誠有功於名教也。

假葬

今俗過信堪輿。多停棺於土上。以磚石甃之。至數十年遠。猶不瘞埋者。徽郡爲甚。余閱通典。亦有假葬三年。卽吉除服議。曾鄧詵母亡。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卽吉。衛瓘以其不應除服而議之。是假葬雖聞於古。然而非禮也。今有數十年不下棺。而子孫除服從吉仕宦者。可令衛瓘見乎。

建文還京

建文帝之老而還京也。廣西通志。正統五年。帝在思恩州。自言於知州岑英。轉聞巡按御史。奏驛送赴京。嘗留題四詩於橫州南門壽佛寺。貴州通志則以所題四詩。乃在金筑長官司羅永菴。與鄭曉吾學編同。余意當以貴州志爲正。且帝之還京。在天順年間。而正統五年。有僧自稱爲建文帝者。乃奸僧楊行祥也。廣西志書正統五年帝還京。其失於考訂如此。

壇醮之始

僧道二流。道士之名先見。太霄經云。周穆王因尹軌眞人。制樓觀。遂召幽隱之人。置爲道士。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漢明帝永平五年。置二十二人。是時佛方入中國也。趙與時謂用道士設醮祈福延壽。則漢建安二十四年。吳將呂蒙病。孫權命道士於星辰下爲請命。是設醮之法始于此。亦周公金縢、子路請臨遣意。余謂唐陳羽詩云。漢武清齋讀鼎書。內官扶上畫雲車。壇上月明宮殿閉。仰看星斗禱空虛。是設醮祈禱。漢武已有矣。非始於吳孫權也。

地下有世界

西僧利瑪竇嘗謂余言。天上有一世界。地之下亦有一世界。皆如此世界。聞者多以爲幻妄。余閱酉陽雜俎。有人掘井。深已倍于常井數丈。不見水。忽聞向下有車馬人物喧鬨之聲。近如隔壁。出以告州牌。牌道人驗之。不經。欲奏其事。恐涉於怪而止。遂令塞之。是瑪竇之言。亦似有據也。

周禮大司樂辨

周禮大司樂所載。大祭樂止有四音而無商音。鄭氏註曰。祭尚柔。商屬金。剛也。故不用爾。此傳會於內事

咏事剛日柔日之說也賈公彥亦從之先儒乃爲之說曰周以木德王商之金能尅木故諱而不用余謂楚固失之齊亦未爲得也夫五德之運起於後世讖緯家周公制樂時未聞其語且司馬史周武王伐殷時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故先儒皆謂周以火德王是木王諱金不足據矣宋儒又有言鬼神畏銅商屬銅故佩玉之聲中商律者不用尤爲臆說余不知樂第以樂志諸書細按其圖有正聲有子聲有變聲太簇在少商調中者即黃鐘之商也特用太簇之子聲子聲者正聲之半也故曰少商夫五音之全易辨也其半而爲少爲子又爲變難辨也周樂奏於圜丘者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奏於方澤者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奏於宗廟者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鐘爲羽或皆自其正聲言之未及詳述其子聲耳故熊朋來謂大司樂未嘗無商而闕商聲者特不用於起調與畢曲也似亦得之然謂更代易世俗樂不知改作如唐以土王不知去角而但因周禮亦闕商宋因唐制亦闕商此又偏信五德之說者也宋樂書注引琵琶如夢人授譜始有湘妃怨哭顏回二曲皆徵調近代俗樂原無徵調亦猶大司樂之無商也夫五音十二律循環相生原無間斷此乃天地自然之妙凡一律中既有正有子有變而十二律之爲正爲子爲變者亦皆含焉一毫無所增減乃可成律倘周公作樂果不用商必且參差不齊豈能與黃帝之雲門咸池堯之大章舜之大韶禹之大夏湯之大濩叶奏一堂以供六祀哉夫六代之樂五音皆全而謂叶六代之樂者五音有不全乎故余謂周樂雖止四音而五音必無不全之理即其上文亦曰凡六樂者文以五音矣又何疑焉古人文字簡要特舉其概鄭氏未及細詳遂謂無商而疑於剛柔之說後人又疑於鬼神五德之說此皆强作解事者也夫樂以象德也余聞之竇牟賈問武樂於孔子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孔子曰病不得其衆也又曰恐不逮事也又曰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又曰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夫商屬金屬義屬言其聲明而敏與武王病不得衆恐不逮事而舒緩以待諸侯之意稍乖故周公制樂尚遲久而嫌敏急不以商之正聲爲宮耳謂之無商聲不可也又嘗退而求樂歌先儒謂欲知樂者先須識等子今按周之樂歌載在三百篇者試以四聲等子韻之則又專用宮商徵羽夫歌與奏相合乃爲樂歌有商聲而奏可無商聲乎故余謂周樂之未嘗無商也於此益明獨角之一聲則樂歌始終不用此又何說焉自古制樂者其五音十二律皆起調於宮音蓋宮者五音十二律之君也周樂祭天則以黃鐘之羽起調祭地則以太簇之羽起調至祭宗廟則雖黃鐘爲宮而其起調亦黃鐘之羽非黃鐘之宮也夫黃鐘爲君律宮爲君聲起調即無君而入調雖有君又爲他音所役是尊臣而抑君也說者又爲之說曰羽水也周以木德王水能生木故起調於羽君弱臣强已兆于此周公聖人豈其智有不及或者天定之數聖人亦且安之未可知耳余又不敢以爲然也孔子之對賓牟賈亦曰有司失其傳久矣周衰諸侯僭竊又皆去其籍禮樂之制蓋殘闕不完復經秦火樂比禮更爲殘闕漢孝文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者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瞽獻其書乃周官宗伯之大司樂也夫以數百年之簡帙出於一瞽人之手能保其無殘闕乎大司樂之旋宮不相管攝今太簇爲徵又復重出其爲錯簡明甚漢初諸儒尚能習禮而習樂者則寥寥無聞周禮一書多

出漢儒手稍得其影響輒附會之大司樂所載必非周公當時之制抑當時五音十二律其上下損益相生及四聲之韻與今或當徵異後世以今人音律求古音律豈能一一皆合乎且上下損益相生其爲隔八無疑而先儒又有謂周樂皆隔五易律者是今人求今人尚覺矛盾況以漢儒求周制乎故樂歌闕角必別有義亦斷非五行之說若起調以羽不以宮安知今之所謂羽即周公所謂羽乎羅長源有言後世黃鐘安知非古大呂後世應鐘安知非古無射故姜夔議樂請各用本均宮角徵羽正謂此也然其稱爲角爲徵爲羽可見古人已備六十調矣故謂周樂皆以羽起調者余又不能無疑也或曰天地元聲豈以世代變易乎謂五音十二律古今徵異者此亦臆說余曰說則臆矣不觀之詩乎詩三百篇先儒謂皆可被管絃者朱晦菴乃言三百篇中可被管絃止數章此既異矣先儒有以等子韻譜取三百篇字字韻之竟無一章合律者孰謂古今人音韻一一同哉夫人之聲固萬有不齊總之止有五音而已律且有八十四矣人之聲能有八十四音乎故古之聖人所稱聲爲律者止禹一人是自禹而外即聖人之聲亦未皆一一合律也蓋五音十二律既有正有子有變而三聲之中有老有少有次又有老之老有少之少有次之次故曰五音之變不可勝窮也夫等子於五音亦足以盡變者尚難以叶三百篇具在之詩嘗漢儒時即乎上去入四聲尚未立而遽信其所傳會影響者謂聖人之樂果闕商闕角且以兆弱君也何其過信漢儒輕疑聖人哉余讀書不多讀樂書尤不能多故臆說如此以俟知樂者是正焉

附徐司馬變議

古樂殘缺莫甚於今博士家絕不置談況有能尋其聲數正其譌誤益寥然矣周禮大司樂分樂而序之黃鐘一均以祀天神太簇以下五均以祭地祇祀四望祭山川饗祖妣蓋調五聲兼八音而有之其云祭祀樂無商聲者則五氣不備高下奪倫安在爲樂鄭氏之臆蓋泥于圜鐘爲宮以下三段有宮角徵羽四聲而無商音與上文不同因概疑祭祀歌奏皆不用商而後儒附會其說引五德相勝益增其妄蓋此爲圜丘方澤及禘祫三大祀降神之樂凡祀皆有樂降神後合樂而奏之三大祀爲重故遊神至六變八變九變若他祀樂則無此數注中所謂各以聲類求之是也其云本宮相生爲角徵羽有用有避者非也蓋降神之樂既與六樂不同作者明取別義如圜鐘得房心之氣是爲大辰帝之明堂故首奏之以降天神函鐘與鬼之分是爲入社坤之門戶故首奏以出地示黃鐘虛危之宮是爲宗廟故首奏以迓人鬼各以其類以合神明之德即鼓鼗孤竹雲和之類亦與八音稍殊明爲降神而作矣若夫四聲無商如鄭註以祭尚柔商音堅剛不用推之旋宮之法並無一合朱晦翁亦嘗非之據晦翁說以爲此自四樂各舉其一如黃鐘一宮次太簇爲徵即林鐘爲宮應鐘爲羽即太簇爲宮大呂爲角即南呂爲宮之類然圜鐘一宮再奏黃鐘爲角係夷則宮又奏大簇爲徵姑洗爲羽俱在林鐘宮無取相生之次第又非音節之和諧其理終不可解即朱說亦未爲得也愚謂聲氣之和生于人心符于理數樂律長者聲濁而高短者聲清而下宮聲最濁損之爲徵次清益之爲商次濁又損之爲羽最清又益之爲角居清濁之中相生者一高一下相比者自高及下取唱隨子母之義三大祀者天陽而健純粹

以精數奇而圓其知大始圜鐘陰律以帝之明堂奏之以道和氣次黃鐘太簇姑洗居子寅辰始于一陽極于三陽陽明用事相間各一律律遞減一寸吹之而和調俱含宮象天德也地道柔剛含宏光大數偶而方萬物資生林鐘得坤之本位隔八而上生太簇太簇隔八而下生南呂南呂隔八而上生姑洗四維之氣已備以姑洗律長于南呂故後生而先用法地道也人者參天兩地兼陰兼陽相得有合順位成章黃鐘起于虛危其位屬子子與丑合間以大呂太簇寅氣寅與丑合和以應鐘黃鐘律之始應鐘律之終四德無所不絕立人道也合三樂凡十二律以足十二辰之數以分祀天神地祇人鬼其義甚著圜鐘六變一天之始五天之中也函鐘八變二地之始六地之中也黃鐘九變人參三才三三而九也奏既四律故晉取四聲爲義其實奏曲時五音及變聲子聲高下相從當無不備不然則不成調矣然則剛柔五德之說不足深信甚明唐太常祖孝孫制有十二和其變圜丘以黃鐘祀方澤以林鐘祭宗廟以太簇既與三樂稍別協律郎張文收乃復採三禮仍用圜鐘祀天函鐘祭地黃鐘祫禘樂曲凡四又似合樂不但爲降神之奏蓋古樂之亡久矣乃若宮聲起調于羽其說難明五聲中羽爲物以羽役宮爲以臣役君非其本義沈存中云君臣民不可相凌事物則不必避余意猶非之蓋旋宮也者即潛宮也古人以其遞相生爲旋其實太和元氣遞行于十二辰之內黃鐘遞行于十二律之中無時間斷唯是管長聲濁高下難諧故有半聲變聲以合其節豈以尊君抑臣故諱避之哉試推旋宮圖起黃鐘宮至夾鐘爲羽凡五十五律而調畢奏一闋復起宮音以七聲按之大不踰宮細不過羽羽上生宮音調不諧故黃鐘以應鐘爲變宮收之上生無射之宮然則起調以羽入調以宮或以貞元相生之序言之而訛以爲周樂皆起于羽爲臣弱君之兆乎若夫樂歌之闕角也三百篇之不盡協律也竊謂作者當以意求之書云聲依永律和聲歌咏樂章或朝廷所製或太史所陳豈能一一盡中宮商在登歌者自當隨律高下依律以和聲不當移律以就聲如今之譜曲子句字不同而調同況雅樂乎四聲七音等子來自西域濫觴于李登沈約輩大備于宋儒中間有其理可信者有甚非其理而必不可信者可信者四聲爲經即一宮一徵一商一羽聲止于四故不及角也七音爲緯則宮商角徵羽半商半徵備焉古詩歌多四言疑無角聲以此蓋四聲之虛角亦猶三樂之藏商也以宮商角徵羽爲次宮可含商以宮徵商羽角相生爲次則角聲半清半濁行乎其中合之則無不備矣等子必不可信者必字字如聲乃爲合律或有聲無字至強造字以傅會之或上去二聲相犯者則一音別爲二義以活字爲上聲實字爲去聲支離穿鑿沈休文自不能解後人遵之若金科玉條可發一噱況欲以此定樂則三百篇不當盡付之祝融乎等子韻甚欲別著一論闢之樂律之辨不敢附于知者姑述其胸臆以請是正于大方如此

帝王簪珠翠

今制冕旒皆綴以珠寶獨不用翠福府畢姻余見王簪翠花兩枝此婦人之飾也頗以爲疑及詢諸內侍皆云朝廷嘗爲之此亦有所倣魏明帝好婦人之飾冕旒改珊瑚珠晉元帝以翡翠飾冕帝王服飾乃爾

檮杌

檮杌惡獸楚以名史主於懲惡又云檮杌能逆知未來故人有掩捕者必先知之史以示往知來者也故取名焉亦一說也

雞口牛後之誤

蘇秦說韓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本國策史記皆同惟爾雅翼釋獸篇寧爲雞尸無爲牛從尸主也一作之主所以將衆者從從物者也隨羣而往制不在我矣此必有據且於縱橫事相合今本口字當是尸字之誤後字當是從字之誤也

妥安酖毒之誤

左傳管仲語齊桓公以救邢曰妥安酖毒不可懷也余見一書妥安作燕安燕處堂幕知安而不知危者燕安二字甚當今作妥安乃燕之譌也因知酖毒之酖亦當作鴆鴆乃毒鳥上曰燕安下曰鴆毒句中的對後人作酖亦鴆之譌耳

臀劄雕字

爾雅釋器象謂之鴟角謂之臀一本作鳖犀謂之劄一本作離玉謂之雕一本作鵰四者皆取鳥名豈古字皆相通耶抑別有據也

窖養花木

今京師入冬以地窖養花其法自漢已有之漢世大官園冬種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爨煴火得溫氣諸菜皆生召信臣爲少府謂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奏罷之但此法以養菜蔬未言養花木也今內家十月即進牡丹亦是此法計其所費工耗每一枝至數十金但在漢止言覆以屋廡而已今法皆掘坑塹以窖之蓋入冬土中氣煖其所養花木借土氣火氣俱半也

蘭荅字相通

蘭即荅字與蓮字通龜策傳龜千歲游蓮葉之上徐廣曰蓮一作荅聲相近借字也荅小草龜老而神其形轉小故能游於小草之上若水中之蓮凡龜皆可游不足奇矣又詩采荅以首陽之巔叶之是蓮亦有荅音也

治亂甘苦黑白

以亂爲治以苦爲甘故甘草名大苦禮記疏牽牛三點黑名爲三點白

介雞

左傳季邸之雞鬬季氏介其雞爾雅翼作芥其羽謂以芥菜之芥播其羽也必有所據但未詳其義

鬱鬯之辨

古者釀酒以黑黍爲上其色必黑祭祀用鬱草和之者以鬱草黃色故酒色黃而且香詩所謂黃流在中以其酒色黃而且流動也今人乃以黃色爲酒品之惡者與古異矣又絕無以鬱草和酒豈其法不傳耶

若酒之不和以鬱者。又名爲鬯。是黑黍之酒。卽鬯也。若加以鬱。乃名鬱耳。說文解鬯字。乃云以秬釀鬱草。是鬯亦可以兼鬱。自鬱與鬯對言之。則當致其辨耳。

藿字辨

詩卬有旨藿。旨藿、小草。五色似綬。故名綬草。詩言欲有文采具備。以成調理之臣如藿者。不戕賊之而後得也。但鳥名亦有藿。亦名綬。故古本爾雅釋鳥有藿綬。與釋草藿綬同文。羅願遂以詩之旨藿爲鳥。與上防有鵲巢爲偶。謂鵲善相地。而後巢巢。若有驚懼。則不巢也。藿善相天。而後吐綬。若有戕賊之異。則不吐也。此說亦有據。但謂之旨藿。則似是屬草。蓋旨與旨蓄之旨相同。此草亦可食。故云旨。若是鳥。未聞可食。不應言旨矣。第未得詩之善本以正之。若旨藿之藿從草。其爲草無疑。不從草。其爲鳥無疑。今世所行詩及字書。皆混亂。故無由辨之。而諸說紛紛也。

無廉恥做得尙書

長安中有一士人。醉酒跨驢。遇一八座於中衢。不下驢引避。隸人叱之。此士人亦大相叱。八座呼而問之。士人生員也。八座曰。旣是生員。當有廉恥。如何醉酒撒潑如此。士人笑曰。公乃無廉恥耳。八座曰。我如何無廉恥。士人曰。若有廉恥。如何做得到尙書。一時喧傳絕倒。因憶杜有道妻嚴氏。嘗以書與從子預。有曰。謬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此亦無廉恥乃做得尙書之意也。

孔子采詩不及楚

楚詞屈原諸作。有用韻者。有一二句卽改韻者。有全篇不用韻者。當原之時。四聲之學尙未出。咸皆用當時土語。自可叶。後人以今所行韻語讀之。自不可叶耳。但三百篇在原之先。而以今韻叶之。又無不通。楚之土語。豈眞南蠻鴂舌之音耳。先儒以孔子采列國之詩爲國風。獨不及楚爲疑。余意楚在當時。亦有詩可采。或亦如騶虞之用土韻。不可施於管絃。故孔子不之采耳。有謂孔子修春秋。以夷狄待楚。故不采其詩。是亦一說。然秦亦猾楚也。而秦風十篇。尙序於豳風之上。豈以平王東遷之時。秦仲之孫能以兵送。亦能尊王者。不如楚之僭王耶。

三十六奉朝請

陶宏景與從兄書。仕宦四十左右。作尙書郎。卽抽簪高邁。今三十六。方作奉朝請。頭顱可知。不如早去。余今將五十矣。始作尙書郎。仰望古人。殊爲低首。

詞人用事

詞人用古事。多有錯誤者。王介甫桃源行。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二世致齋望夷宮。在鹿馬之後。長城之役。乃始皇。非二世也。

惡獸爲名

鑿齒乃惡獸名。與檮杌同類。余怪首習主薄以之爲名。未審其意。北魏元叉名夜叉。弟羅名羅刹。夜叉羅刹。皆食人之鬼。亦以爲名。何也。

佛不度女人

劉晝與高敞書。尼與優婆夷。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萬。幷俗女向有四百餘萬。六月一損胎。如是則年族二百萬戶。驗此。佛是疫胎之鬼也。大藏律文。佛告諸弟子。汝愼勿妄度沙彌尼。女人姿態難保。悅在須臾。以後佛生惡意。不眞菩薩。不可妄度。是尼之醜行。亦佛之所惡也。

上林羽獵二賦

司馬相如上林、揚雄羽獵二賦。膾炙千古。北齊陽愛謂雖係以隋籍塡塹亂。以收置落網而言。無補於風規。祇足昭其愆戾。亦是名言。

風流罪過

北齊郎基常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事。唯願令寫書。潘子美以書與之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余居京師。別無所作。止是乞俸寫書。罪過多矣。基答潘曰。覩過知仁。斯亦可矣。未審京師中有能觀仁者否。

佛經恐非西來大意

余嘗疑今中國所行佛經。皆經數譯而後通。中間不無乖其本旨者。偶閱鳩摩羅什與慧叡書。天竺國寶文。製偈頌宮商體裁。以入管絃爲義。今改梵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穢也。今之經卷。果皆西來大意乎。余不敢信矣。

仙書皆僞筆

西王母訊上元夫人書云。比不相見。四千餘年。西王母答云。遂替顏色。這五千年。不知所云年數。如人間甲子耶。不知西王母者。開闢之初卽有之。抑生於中古也。其書乃作今人筆。其僞無疑。且上元夫人書云。先被太帝君勑使詣元洲。校定天元。正爾暫去。如是當還。還便來席。願暫少留。麻姑報王方平書亦云。先受命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往。還便親覲。願來卽去。其體裁相同。是上元夫人麻姑書。皆僞襲也。

仙官非其途

許長史穆精心仙學。似非凡胎者。保命君嘗示以書。而引漁陽田豫鐘鳴漏盡之語以責之。定錄君亦責其不卽襄裳。乃知仙官原非其途。今逐逐緇塵。耽耽青紫。猥談元學。眞癡人前說夢也。

陶淵明乞食

陶淵明恥以五斗折腰。遂至貧而乞食。有詩曰。出門拙言詞。王摩詰與魏居士書。謂陶是屢乞而多慙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邪哉摩詰。宜其困辱於安祿山也。終身之慙。豈在乞食哉。

道學可譏短

王槐野與王立道書云。傳言公今講學。棄去文詞不理。此近代道學自護其短之巧術。乃公奈何效之。此誠不易之論。講學者可以媿矣。

姜維母書

楊用修纂尺牘清裁，凡十一卷，王元美謂其挂漏，增至二十八卷，梓成，復搜得四十條，附之于後，因識之曰，令劉孝標、陸澄爲之當免，此元美自謂可無遺漏矣，余檢晉書五行志，復得姜維報魏人書一章云，良田百頃，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時魏人獲維母，令維母手書呼維，以當歸譬之，故維云云，此元美所未及收也。

天問可疑

孟子言堯殛鯀於羽山，殛者、殺也，屈原天問，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是堯未嘗殺鯀，特流放之而不赦耳，又齊桓公以羣公子爭位，身死不斂，未嘗見弒，今天問云，齊桓公九會，卒然見殺，是鯀本見殺，而謂之不殺，桓本未弒，而謂之見弒，豈別有所據乎，余按屈原天問，今所行者，王逸章句耳，逸謂天問文義不次，多奇怪之事，司馬遷論道，既所不逮，劉向、揚雄亦不能悉，逸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爲之符驗，事事可曉，余未敢盡以爲然也，此文既云原觀壁間圖畫而作，是事爲一說，當時未必相經屬者，原沉江後，後人乃采而綴之，故文義不次耳，讀者亦宜逐段讀，不宜總作一篇也，但其事奇譎，或亦疑誤相半，未必皆原舊作。

元微之詩

元微之放言五章，余讀之殊未見佳處，白樂天乃謂其韻高而體律，意古而詞新，雖前輩深於詩，未有此作，豈古人評詩，止以意不以詞耶。

元白皆無兒

元、白齊名，且相友善，白公無兒，世皆知之，微之亦無兒，世未知也，微之整比舊章，以詩寄樂天云，天遣兩家無嗣子，欲將文集與他誰。

九歌

楚詞九歌，實十一篇，乃知九者非篇數也，或云，九者、陽數之極，故陽九乃否極之會，屈原取以名篇，自驗其不得志之極也，此亦有理。

禹娶四日即治水

禹娶塗山氏，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即出，而治水八年於外，是新婚四日即有啓也。

荆公不事修飾

王荆公未遇時，蓬頭垢面，世多疑其爲詐，居政府時侍朝，有蝨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甚笑，公不知也，朝退，同行王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請一言頌之，曰，蝨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爲解頤，乃知荆公亦不事修飾者，疑其詐則過也。

古今兩羿

古今善射必稱羿，但有兩羿，一在夏，弒夏后相者，一在堯時，射河伯妻洛妃者，詳楚詞天問注。

西北水田

今人欲於西北種水田，此非創爲說也，唐王建水運歌有云，遠徵海稻供邊食，豈如多種邊頭地，即此意也。

詩文顯白古奧

典謨之文，三百篇之詩，爲萬世詩文之祖者，以其古而能奧也，然於述事說理，又未嘗不顯白，若歐、蘇之文、元、白之詩，則一以顯白爲主，殊無一毫古奧意，何以爲詩文。

古無騎字

古人畜馬，惟以駕車，未有單騎者，故古經典並無騎字，至六國時，乃單騎馬，惟曲禮前有車騎，蓋禮記乃後漢書也。

露筋廟辨

今高郵州露筋廟，世傳有兩女子過此遇夜，一女入宿於人家，一女貞潔，不肯入宿，宿於門外，遂爲蚊蚋所噬，抵曉，露筋而死，余嘗疑之，蚊蚋雖猛，豈能噬人至死，此女即貞潔，亦豈能忍受此蚊蚋，不自搏拂耶，偶閱酉陽雜俎，乃云江淮間露筋驛，乃一醉人宿其處，爲蚊所噬，江德藻北道記，邵伯閘露筋梁，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宿，爲蚊所食，至曉見筋，則今所云貞女露筋者，乃後人傳會以惑人也，第淮揚之間，俗涉臻洧，後人傳會露筋，以爲貞女，夫亦有所風耶。

儒釋不必相援

使釋迦生中國，設教當如周、孔，是周、孔書中，自有釋教，儒者何必談佛，使周、孔生西方，設教亦當如釋迦，是釋教書中亦自有儒教，釋者何必援儒。

宋玉招魂

宋玉招魂，爲屈原而作，是時屈原尚未沉江，宋玉見其放斥愁懣，恐其魂魄先已散去，其身不能久存，故招其魂，使反於身，非如今人已死而招其魂也。

二王書法

二王書法，妙絕今古，大小想皆入神，梁高祖答陶宏景論書，謂逸少書無甚極細者，即樂毅論，乃微粗健，恐非眞蹟，昔、梁相去不遠，而二王極小之書，已不可復見矣，余謂二王書即大如拳者，亦不復見，何也，韋文休曰，二王書自可稱能，未是書也，此必有說，陶宏景又謂王逸少自吳興以前，書猶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向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見緩異，呼爲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倣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乃知今世所傳右軍遺蹟，不知是真是僞，但陶公所云此一人，竟闕其姓名，可爲遺恨。

丙午丁未

俞文豹吹劍錄，凡丙午丁未年，中國遇之必災，故宋時有術士上丙午丁未龜鑑，謂自秦昭襄五十二年

迄五代。凡二十一次。其年皆不靖。宋南渡。丁未。高宗渡江。淳熙丁未。高宗上仙。獨淳祐丁未。則無他異。惟自夏迄冬不雨。所在湖陂河井枯竭。蓋內午丁未在天之中。丙丁屬火。皆在丙午旺鄉。五行中惟水火不宜旺。旺則不可救藥。非有興王盛德。未易當也。故大撓作甲子。於丙午丁未爲天河水。以水能制火也。戊午己未爲天上火。以戊己土蓋其上。則火不能熾也。他不暇引。宋以丙午丁未而元代之。元以丙午丁未而我太祖興焉。故有丙午丁未而天下或無大故者。未有大故而不值內午丁未者也。天行之數。亦可畏哉。

老於宦途不能自引

余嘗謂官至年至者。多繫戀爵位。不能自決。往往皆妻孥所從臾也。白樂天戊申歲暮詠懷。有猶被妻兒教漸退。莫求致仕且分司。計其時已五十六七矣。又云。龍尾趁朝無氣力。又云。老病榜人豈得知。以此光景而猶欲求分司。不意此老亦爲妻孥所從臾如此。其次章云。更擬躊躕覓何事。末章云。萬一差池似前事。則亦心欲去而不能自決矣。近代一大老。年已望八。復以三年考滿。臺省露章劾其不知引年。此老乃自疏罪。謂忘其年。豈亦有妻兒爲從臾耶。一笑一笑。

疑耀卷五

蒼梧寄生酒

五嶺之外。絕無佳醞。近遊宦者宴會。皆嗜蒼梧寄生酒。獨其性酷熱。不宜多飲。第蒼梧之酒。自古有之。晉張華輕薄篇有蒼梧竹葉清。陳張正見置酒高臺上詩。浮蟻擅蒼梧。未審即此寄生酒否。

蟦可療目

孟子陳仲子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及食井上蟦食之李。然後耳目始有聞見。余嘗疑蟦可以治耳目之病。及閱晉書。盛彥之母失明年久。嘗捶其婢。婢恨。以炙蟦蟦啖之。母食之美。後以示彥。彥乃抱母痛哭。然母從此目復明。則仲子之目既盲而復見者。以食蟦之李也。因閱本草。亦云蟦蟦汁滴目中。可去障翳。孟子之言不誣矣。

朱考亭妄評杜詩

杜子美詩有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之句。乃時家上乘。而朱考亭引之。謂其爲心不在焉。則不得其正。異可發笑。何異瘋人前說夢乎。

阮宣子斂錢爲婚

晉阮宣子居貧。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爲婚。皆名士也。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固是宣子勝事。然以

王敦而與斂錢。不無損於匪人。豈當其時。敦惡尚未著耶。然其家思曠謝幼輿諸人。皆逆覩之。而宣子獨不知。何也。至其時有求入錢而不得者。其人亦自有致。宣子奈何拒之。後王敦爲鴻臚卿。謂宣子無食。鴻臚丞差有祿。宣子竟從其命爲鴻臚丞。此與阿兄遙集不肯與溫太真同受顧命。便差一著。且宣子素不喜見俗人。遇即舍去。何至與王敦周旋乃爾。大不及其家思曠以酒廢職也。然宣子固可兒。何至向王敦作活。其爲鴻臚丞也。豈如思曠所云。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爲發生計耶。

帝王謚號

上古帝王。皆無謚號。堯、舜、禹、湯是也。至周公旦始立謚法。謚其父爲文。兄爲武。然止一字而已。秦始王削去謚法。止以一世二世爲稱。漢仍秦俗。故謚亦一字。然亦皆死而定名。至唐乃生而加美謚。多至十餘字以上者。我朝惟死方易名。然唯臣子二字。若帝王則亦多至十餘字矣。不意元俗尚猶近古。太祖之謚。不過六字。太宗以下皆兩字。獨秦王太師巴延者。人臣也。生前輒加美謚十四字。夫考行定名。是非毫不可掩。豈以字之多寡爲美惡哉。

元俗近古

元俗帝王送終之具。梡木二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合爲棺。置遺體於中。加髹漆畫。則以黃金爲圈三圈定。送至直北寢園之地深埋之。用萬馬蹴平。俟草青方解嚴。則已沒同平坡。無復考誌遺跡。此亦古人不封不樹者之遺意也。

以詩句定人品

李布政昌祺。江西人。卓爾不羣。其行槩詳水東日記。嘗作翦燈餘話。詞雖近褻。而意皆有所指。故一時搢紳。多有心非之者。其作彈琴記。有江南舊事休重省、桃李根蘇可傷之句。亦皆寓言。韓孟雜按江西。即以公有此著。不祠鄉賢。因憶王荊公集四家詩。不錄李白。蔡天啓問其故。荊公曰。才高識卑。言酒色者十八九。夫文人遊戲筆墨。二李之遭王、韓。亦不幸矣。

滁地爲南北要地

滁州雖彈丸地。亦逐鹿者所必爭也。蓋淮南無山。惟此州邊淮。有高山大川。江淮相近處。爲淮南屏蔽。去金陵才一水隔耳。既得滁州。不惟可斷中原南顧。即淮南以北。一望平原。無復險隘足虞。故宋太祖之受周禪也。其威名起于清流關之斬皇甫暉。我太祖之掘一四海也。亦起于滁州之首克。就謂地險不足恃哉。

樂律不講

國朝文明之運。超出前古。獨樂律一事。僅而不講。韓苑洛邦奇嘗爲樂書行于世。然未有能講解而施行之者。洪武中有山西都指揮郭敬解鐘律。以水置食器中。斟酌損益。以箸擊之。即合音調。嘗聞教坊奏登降之樂。歘然不樂。或問之曰。非爾所知。當事者誠加意此事。請開一樂律科。安知無郭敬其人者出而應乎。

國初乘驢

國初風俗淳樸。搢紳在京師。多有乘驢者。如草木子載李公紀爲治中。嘗有詩云。五品京官亦美哉。廳間銀帶象牙牌。有時街上騎驢過。人道遊春去未回。嘉靖初年。觀政進士每三四人共賃一驢。此風今不可復覩矣。

詩法

四言詩自三百篇後。絕無繼者。獨韋、孟稍近之。漢、魏而下。詞既偶儷。氣亦緩弱。至顏、陸諸篇。大非風人之旨。茂先勵志。淵明停雲。雖云古質。然尚不逮陳思王。況雅頌乎。故作四言者。必以三百篇爲法。而五言古必取材于漢、魏。蓋建安諸子。猶有古風。特華采過之。故渾厚不逮耳。若潘、陸、陶、謝。則去漢遠矣。五七近體。唐初沿陳、隋之習。雖音響鏗鏘。藻思麗逸。而風骨未備。李、杜、王、孟、高、岑諸子繼作。陶鎔變化。集厥大成。至於錢、劉、元、白則涉于淺易。而才力頗弱。故作者罕尚焉。

淫亂之始

淫亂之俗。軒轅氏而下。皆未有見者。至夏少康時。淀國之君。娶純狐氏。有子早死。其婦曰女岐。寡居。澆強禦往求之。女岐爲其縫裳。共舍而宿。男女淫亂。實自此始。

婦人遭亂

婦人不幸而遭變亂。爲人所執者。祇有一死。乃稱完節。別無他說可自解者。宋建炎間。金兵下廣陵。有妾氏者。元獻公殊四世孫女。年十五。從其叔孝純官廣陵。廣陵破。氏在俘囚中。金人欲脅而汙之。不從。或自經。或投井。皆以救獲免。主母愛之。撫育如己出。年至三十一歲。猶無恙也。節則節矣。國破家亡。乃偷生十五年。欲何爲乎。

王導遺誅

楊用脩謂王導非忠臣。其說甚詳。余按晉書。導之罪猶未盡也。晉周札爲右將軍。都督石頭軍事。王敦反。攻石頭。札開門納敦。故王師敗績。敦以札爲會稽內史。時札一門五侯。吳士貴盛莫比。敦已憚之。及敦疾。儀鳳欲害札。宗以自託。沈充譖之於敦。敦遂誅周氏。襲札於會稽。札率兵拒敦。兵散而死。後札故吏詣闕。懸冤。宜加贈謚。卞壼議以札開門延寇。不宜追贈。郗鑒亦謂札宜從卞議。獨王導數爲申復。當與周顗、戴若思同例。朝廷竟從導議追贈。余謂開門延寇。乃不臣之大者。後雖中冥殉身。何足以贖。壼、鑒之議。於是爲正。導乃以石頭開門爲信敦匡救。札所以忠於社稷。然則敦之舉兵內向。卽以隗協干政爲名。亦豈忠於社稷耶。夫敦之不臣。何待周顗見誅而後見其罪。卽其向石頭時。雖三尺豎子。豈受其欺者。以札而信其爲匡救。此不足責。以導而亦云然。大義滅親者不如是也。當壼、鑒議駁。導乃抗顏爭之。將誰欺乎。且札兄之子曰筵者。聞札開門納敦。噴咤慷慨。義形于色。札既可以愧死。而導乃以敦之入石頭爲匡救。以札之納敦爲忠。蓋導亦欺一札耳。何以謝筵於地下哉。時有周撫者。嘗爲敦從事中郎。從敦俱反。敦敗。撫亡入西陽蠻中。後因詔原敦。撫詣闕請罪。詔禁錮之。而導乃用爲從事中郎。又何疑導之以札爲忠也。導之黨惡如此。萬世其有遺誅乎。

陶侃被誣

陶士行唱義於晉室板蕩之秋。破石頭。斬蘇峻。誠爲一時元勳。獨史載其夢生八翼。登天門九重。至八關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左翼。及握重兵居上流。豈有窺伺之志。輒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嗟夫。一何誣乎。自古誣人而不得者。必汙以閨房之事。以其難明故也。晉史欲誣士行。至加以夢寐中事。其辭明更甚於閨房者。且士行實懷異志。果有此夢。正合自知。人安得而知之。其說固不攻自破。蘇子瞻嘗言士行忠節。可橫秋霜而貫白日。余因按其行事始末。生當浮虛之俗。動而見尤。一人壯途。荊棘萬狀。終日自運百甓。於竹頭木屑間。雖一束之穢。亦經營不怠。卒能恢廓才猷。立功立事。蘇峻之禍。賊將害其子者。馮鐵也。鐵奔石勒。勒收爲戍將。勒卒畏士行威名。遂殺鐵。勒嘗自負。標置二劉之間。俯視曹孟德、司馬仲達。顧憚士行者此。梅陶稱士行機神明睿。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豈欺我哉。當其義旗既建。一麾東下。子喪不臨。直趨蔡洲。一時勤王。蔑有先者。逮元勳克集。實主齊盟。乃退然不居。旋師歸藩。臣節益著。夫坐擁八州。精兵在握。設士行而誠有不臣之思。其敢步猶反掌耳。雖朝廷憚其勳名。每加疑備。而士行處之泰然。末年臥疾。封府庫而登舟。舉愆期以自代。視去方伯之重任。如脫屣然。其始終夷險。無一可議。不臣之迹。果安在哉。獨覽庾亮之傳。應詹之書。則疑其跋扈。觀溫嶠之舉毛寶之謀。則疑其顧望。毋亦行高者毀來。加以蘇峻之誅。庾亮恥爲之屈。士行且造先朝。爲後嗣彫零。庾氏世總朝權。秉史筆者。能不曲徇。今乃舍其灼然之跡。而信其夢寐之言。豈爲善觀史哉。

青紙詔

晉楚王瑋傳有青紙詔。密詔也。說者意以青紙爲之。用藥物作書。以水浮卽見。如今人挾帶文字入蘇試者。於青布衣上。以藥物寫文字。隨時以水沃之。其字立見也。

祿命家言

祿命家言。自周以來有之。小雅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辰卽所值歲時日月星辰五行之吉凶也。賈誼、王充輩亦皆有祿命之說。第未知其術何若耳。惟呂才者。獨著論以深絕之。至唐乃有李虛中。嘗爲侍御史。始精其術。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時支干。斟酌壽夭貴賤。亦往往有驗。卽今所傳子平是也。晉王導病。令戴洋推算。洋曰。君侯本命在申。而於申上之石頭立治。金火相鑠。水火相煎。故受害。導卽移居東府。病差。不知其術與今同否。余謂星相之家。自有其理。原非幻妄。第非如今之術士所能推測耳。術可不信。理可不信乎。大都十而不能得六七。不足以見造化。十而不失三四。亦不足以見造化之巧。無論星相。卽醫術亦然。初學之醫。十亦能活二三人。三世之醫。十亦常失二三人。是人之生死。自有定數。非醫之功。亦非醫之罪也。

司馬遷論五音

宮商角徵羽五音。乃天地間自然相生者。司馬遷以宮生角。角生羽。羽生商。商生徵。徵生羽。羽生宮。是反

其所剏也。豈別有說乎。請以質之知樂者。

改元

道藏中三一等經。有平初、太始、元景、延和、赤明、延康、康泰、龍漢、開皇、無極等號。皆云上境年號。然則上境亦改元耶。何怪乎漢武帝可發一笑。

州里難行

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余謂行於蠻貊者易。行於州里者難也。何者。州里得之於常。蠻貊得之於蹔。蹔者易持。而常者難免也。士固有爲天下之通貴而不見齒於州里者。可不愼哉。

漢昭烈顧命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法雖不同。但毫無私意區別其間。無非欲乂安天下而已。漢昭烈與諸葛孔明經營西蜀。以窺中原。無非爲興復劉氏耳。昭烈既崩。其志未遂。嗣子劉禪昏愚暗弱。雖有孔明。亦未如何。昭烈生前。豈不知之。委懇顧命。宜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則擇劉氏之賢者立之。孔明王佐之才。必有處此。而劉氏興矣。夫天下者。高祖之天下也。凡高祖之子孫。皆得而有之。何必拘拘於子禪。乃爲漢祀不絕耶。昭烈智不及此。乃曰如不可輔。卿可自取。是置孔明於嫌疑之地。欲變而擇賢。則天下將以昭烈之言而疑己。欲不變。則劉禪又不足與有爲。此孔明所以不能泯一天下而漢祀遂斬也。宋張文潛有詩。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足爲孔明盡詞矣。

更漏

歷法自古重事。至國朝。卒無士人能究心者。民間更漏晷刻。毫不可據。昔張忠定公數領郡事。其寢室中必張燈炷香。通夕宴坐。郡樓更鼓。必令分明。倘一刻差誤。必詰之守籍者。治以罪。今郡邑守令。且有不知銅壺滴漏爲何物者。又安望其如忠定之更漏分明也。

學官

國朝設官分職。祇具空名。惟郡邑學官爲甚。不肖者無論已。即勵勵文采者。亦僅以筆札給事上人爲要務。至於作養人才。講解經籍二事。則毫不經心。余憶宋政和中有建言者。見任教授不得爲人撰簡牘樂語之類。庶日力得餘。辦舉業事。以副陛下責任師儒之意。故鄒公浩嘗爲潁昌府教授。范純仁爲守。嘗加禮重。一日純仁欲鄒公爲撰樂語。鄒辭不爲。范曰。翰林學士亦作此。鄒曰。學士則可。教授則不可。范改容謝焉。余故表而出之。以告廣厲學官者。

邵堯夫不娶

邵堯夫四十餘歲始娶。至四十五歲始生男。有詩曰。我今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爲人父。豈其幼年斷意婚娶。至是乃念及不孝爲大耶。陳希夷嘗相种明逸。不娶可得中壽。明逸從之。六十歲卒。古人不娶者衆矣。若明逸者。豈天欲其無後耶。

險字押韻

詩家押韻。遇險字。雖宗匠亦難處。拙。而近體押韻尤難。他且勿論。即杜少陵數押爲字。終不能佳。送王侍御往東川。此贈怯輕爲。從驛至東屯。一學楚人爲。同舍弟宴書齋。書齋能爾爲。宴楊使君東樓。樂任主人爲。贈畢曜。顏狀老翁爲。偶題排律。餘波綺麗爲。皆足掩口。

世宗崇道教

世宗晚年。專事祠禱。每有賞罰。或聽於神。歲己卯。周太常怡爲給事中。嘗疏斥時相嚴嵩、翟鑾。言甚剴切。疏中有陛下日事禱祀。而四方水旱未銷之語。相嵩以聞。入。詔廷杖下錦衣獄。乙巳。始以箕仙言釋之。未幾。又以熊尚書浹格蠻箕仙臺。復逮怡。丁未。二殿災。又釋之。時京城中相傳。上實閉空中有神語。當釋三人。謂御史富平楊爵、工部郎中泰和劉魁、及怡。皆以言事同繫云。怡、寧國府人。

晉八伯

晉時兗州八伯。擬古八儁。阮放曰宏伯。郗鑒曰方伯。胡毋輔之曰達伯。卞壼曰戒伯。蔡謨曰朗伯。阮孚曰誕伯。余知之矣。至劉綏曰委伯。羊曇曰顯伯。不得其解。時兗州又有四伯。以擬四凶。張嶷以狡妄曰猾伯。羊聃之狠戾曰頑伯。擬之於凶。彼固低首。而以江泉之能食爲穀伯也。史疇之太肥爲笨伯也。亦以凶擬之。能無反脣。

燈夕

上元張燈。太平御覽謂起于史記。樂書曰。漢家祀太一。以昏時祠到明。今史記無其文。豈史記復有別本耶。宋太宗朝。又不獨上元張燈。七月之中元。十月之下元。亦皆張燈。故上元皆不禁夜。至淳化元年庚寅。乃詔罷中元下元張燈。惟上元仍舊。至今因之。

蘇東坡寓惠

余嘗怪蘇東坡寓吾惠最久。寓惠錄所載一時邂逅。止翟夫子、羅浮道士二三人。別無有交往者。其文字書畫。猶遺海內。而吾惠絕無片紙隻字。豈其時未有能識公者。抑無一人足與言耶。偶讀公答李端叔書曰。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摧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乃知當時惠人士知公者固少。即公亦且深自韜晦。知希我貴。豈不信哉。

韓昌黎登華山

李肇國史補載。韓昌黎嘗登華岳之巔。顧眎險絕。恐不可復下。遂發狂痛哭。因繳遺書爲訣。且譏好奇者之過。華陰令百計取之。乃能下。宋沈顏爲之說。謂昌黎憤世之趣榮貪位者。若陟懸崖險不知止。故身危而踣蹶。不知稅駕之所。世儒亦信從之。余謂不然。趣榮貪位。孰有過於昌黎者。其登華巔而痛哭也。誠有怖死之心乎。及讀隱居詩話。引昌黎答張徹詩。洛邑復休告。華山窮絕陘。倚巖眺海浪。引袖拂天星。日黨此問轄。金神所司刑。泉神拖脩白。石劍攢高青。磴蘚蹉拳跼。梯蹤颠怡俛。悔狂已咋舌。垂誡仍鐫銘。則沈

顏之妄說益較著矣。

戴逵阮瞻

晉戴逵善鼓琴。武陵王曄使人召之。對使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阮瞻亦善鼓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人皆知安道之高抗。而不知千里之以恬淡爲高抗也。

邊韶

漢邊韶嘗爲老子碑銘。謂孔子學禮於老子。時年十有七歲。按世家孔子年十七。孟蘧子病。誡其子必師孔子。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往學焉。其次又云。敬叔與孔子適周見老子。詳史之所記。皆非一年中事。況孟蘧子卒在魯昭公二十四年。孔子蓋年三十有五矣。韶不詳究史家之旨。以大聖人事昭著耳目者而亦誤用之。何貴乎五經笥也。且韶以老子與子西同傳。深詆班氏之失。至於與韓非同傳。何爲置而不論。韶即爲五經笥。是亦未聞道者。

孫叔敖

楚孫叔敖。左傳載爲蔿敖。又爲蔿艾獵。杜預稱爲叔敖。它書但云孫叔敖。未知其名爲饒也。隸釋錄楚相孫叔敖碑。乃知名饒。古之難傳如此。及云高柤改幣。乃敖革故易俗之事。乘馬三年。不別牝牡。皆可以補左氏之闕。

寒食

寒食節。荊楚歲時記云。去冬至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據歷當是春月清明前二日。或謂冬至至清明凡七氣。至寒食止百三日。殊不知歷家以餘分演之也。元微之連昌宮詞有云。初過寒食一百六。特勑宮中許然燭。一百六又在清明前。寒食後。古人寒食之節。初無定時。後人既合爲一。而又指爲三月之三日。恐不可信。民間值此節。斷火凡三日。齊人呼爲冷節。又曰熟食。又曰禁煙。又按桓譚新論。太原郡民以隆冬禁煙五日。後漢周舉傳。太原士民。每冬中輒以介子推焚死之故。一月寒食。莫敢舉煙。舉爲幷州刺史。以盛冬去火。損殘民命。禁止之。俗遂頓革。則此節又在冬仲。非春月矣。禁火三日。或五日。或一月。其風俗之不同乎。初學記所載琴操注。又謂介子推以五月五日焚死。晉文公哀之。每值是日。禁民間不得舉火。則寒食之說。又非冬仲。是寒食之節。其說有三也。及考左傳、史記所紀介子推事。絕無焚死之文。惟晉乘及漢劉向新序乃云。子推隱於介山。文公求之不得。遂以火焚其山。子推堅不出。因以焚死。余按晉乘文字。大非春秋時口吻。其爲僞書無疑。蓋傳會劉向者。不足據。然亦未嘗明言春月冬中及五月也。先賢傳、鄴中記皆因之。余謂介子推事。當以左傳史記爲信。焚死之說。出爲謬矣。晉文公好賢下士。豈有賢人不肯出。遂以火焚之。其說不攻自破。則寒食禁火。自別有說。非爲子推。斷可識也。余偶閱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禁火當是周制。但司烜氏徇火禁。乃出火。非禁火。豈欲出新火。故亦禁舊火乎。或云。龍星、木之位也。春

屬東方。心爲大火。懼火盛。故禁火。是以寒食有龍忌之禁。其說益明矣。

上墓設烏飯

寒食節上墓。其制亦未見于古。獨鄭正則祠享儀曰。孔子許望墓。以時祭祀。未嘗明言以寒食節。則四時皆可上墓矣。五代史帝紀云。寒食野祭。焚紙錢。亦止言野祭。又未嘗明言上墓。唯唐開元勑上墓以寒食日。同拜掃禮。此後世寒食上墓之所由起也。夢華錄乃云。十月朔。都城士庶皆出城饗墓。又非以寒食也。此則風俗之不同耳。余里中上墓。皆以清明重陽二節。獨清明日上墓。必以烏飯。其法先以青蘞漬米。搗楓樹葉染之。亦非無謂。零陵總記。居人遇寒食節。以楊桐葉細冬青染飯。色青而有光。食之資陽氣。道家謂之青精乾石餾飯。楊羲與許遠遊書。故服餾不。即此物。陶隱居登眞訣亦云。太祖眞人有此法。又法南大竹葉煮汁漬飯。名曰黑飯。故杜甫云。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鄭畋詩。圓明青餾飯。光潤碧霞漿。余里中烏飯。即此法也。第古人雖有此飯。非以上墓。上墓設烏飯。豈亦薦其時食之意乎。

生兒詩

蘇東坡洗兒詩。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至公卿。朱晦菴生。其父松。於晬日亦作詩。行年已令識頭顱。舊學屠龍意轉疎。有子添丁助征戍。肯令辛苦更冠儒。二公皆一意也。然士大夫生子而遇此時作此詩。亦世道之不幸乎。

以行呼

朋友相呼以行數。唐宋以來皆然。其俗起於北齊。張稷爲豫章王主簿。與劉繪俱見禮接。未嘗呼名。呼爲劉四、張五。前此未聞也。第此等相呼雖雅。亦近于狎。黃山谷嘗避暑於李氏園亭。題壁云。荷舞竹風宜永日。冰壺涼簟不能迴。題詩未有驚人句。會喚謫仙蘇二來。秦少游見之。言於坡公曰。以先生爲蘇二。大似相薄。公亦改容。然坡公讀山谷煎茶詩曰。黃九怎得不窮。足以相當矣。

社稷

禮記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有子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左傳曰。共工氏有子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句龍、即后土也。厲山氏之子柱。能植五穀。故祀以爲稷。是后土乃社之神。柱乃稷之神矣。至蔡邕獨斷則曰。周棄生而能植百穀。稷乃百穀之長。因以稷名其神。此說爲是。蓋稷之神。乃空名。非實指棄與柱。社之神。亦空名。非實指后土也。又有祖社之社。冬官左祖右祖。風俗通曰。共工氏有子修。好遠遊。沒而祀爲社。故出行者皆祀之。說文云。祈清道神謂之社。晉稽含社賦序。有事於遠者。吉凶偕名。是共工氏有二子皆爲社神矣。又有社日之社。亦實無定神。歷代皆以國家所乘五行之運爲之。亦無定日。杜工部社日詩用伏日事。姚令威輩謂以爲誤。不知史記年表秦德公始年用伏日祠社。伏與社乃同日也。至漢乃有春秋二社。始與伏分耳。

二氏

佛藏惟四十二章經、其來甚古。第未知果出于佛否。維摩經亦南北朝作。如小乘諸品。皆西僧爲之。道經

獨道德、南華、列禦寇、丹經、黃庭、陰符諸篇。尚可觀。其餘皆僞書也。余嘗欲取二氏書觀之。僅藏擬所存者。不能十之一。道藏擬所存者。不能百之一。未審功力能及此否。

太監雲奇

丞相胡惟庸之變。首發其謀者。贈司禮監太監雲奇也。奇、南海人。時奇以內使守西華門。去庸居第甚邇。庸謀逆。詭稱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幸而伏甲以待。奇偵得之。走告歸道。勒上馬言狀。氣急舌缺。不能宣。上志甚。左右擁篲氣下。奇臂折。猶奮指逆臣第。上悟。登西皇城樓。敕逆臣第中皆伏甲。因亟發禁兵捕之。而錢召奇。則氣絕矣。詔贈奇內官監少監。賜葬太平門北中山王墓之左。有司歲時致祭。嘉靖中。守備高隆、王萱等復上其事。請于朝。特贈司禮監太監。加諡祭。少司空何孟春爲文紀之。墓及考國史。則謂惟庸以他事多不軌。故被戮。不及醴泉出邀上臨視事。又以醴泉出爲故里第石筍發。并湧數尺。非丞相府也。雲奇發逆謀。功甚大。而史亦佚其名。何也。

女兒把子

今江南女兒未破瓜者。額前髮綰一把子。即孩子野詞垂螺近額。妥小山鈿雙螺。宋學士詩心結。垂螺雙螺。即把子也。

諸葛入蜀

諸葛孔明棄荊州入蜀。蓋老泉甚詆其非。世儒多是之。而不知其說本元微崔浩之對毛脩之也。詳毛脩之傳。

疑馮宿代韓昌黎之筆

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當時委未有能識之者。其論佛骨疏。宰執疑其同幕馮宿代筆。亦是怪事。宿、浙之東陽人。貞元中進士。歷刑工二部侍郎。有格後勑三十卷行于世。弟定、審、寬、皆進士。俱以文名。

觀日出入

周穆王駕八駿。欲西觀日所入處。秦始皇作石橋海上。欲東觀日所出處。英主好奇類如此。

東漢碑文

東漢文字碑碣之類。多有不成文理者。如成陽令唐扶頌云。造立授堂。四遠童冠。振衣受業。蓄錄千人。夫以講堂爲授堂。又四遠童冠爲句。其下云五六六七訓導若神。五六者、用冠者五六人。六七者、用童子六七人之文也。此何等語。

篆體

篆書以清圓勁拔爲上。秦李斯眞蹟。不可復覩。唐李陽冰。乃斯之復出也。自江南徐鼎臣鉉。始變而爲肥。已遠於古。然猶不失古意。至元趙子昂。素愛鼎臣書。所作大小篆。多類鼎臣。由是學者翕然效之。甚至彭亨調俗。如顧豕。然不知子昂天資高邁。所書自遠于人。俗子豐塵鮑顧質。欲逐其迹。乃畫虎不成、反類狗耳。

獸名窮奇

神異經。後人僞書也。漢東方朔詼諧。好言奇怪。故此經托名朔耳。且其文甚陋而野。非朔之筆明甚。篇所載有獸曰窮奇者。言見忠信之人。則噉而食之。見奸邪之人。則擒禽獸而飼之。此亦非苟作者。豈有激而云然耶。山海經有云。邽山有獸。狀如牛。蝟毛。曰窮奇。音如嗥狗。能食人。郭璞注。或云似虎。一名神狗。則實有此獸。未知同否。

續孺傳奇

今俗演續孺傳奇。鄭元和殺駿馬事妓人李亞仙。此乃元翰林學士王元鼎與妓人順時秀事也。

古裝書法

今祕閣中所藏宋板諸書。皆如今鄉會進呈試錄。謂之蝴蝶裝。其糊經數百年不脫落。不知其糊法何似。偶閱王古心彙錄。有老僧永光相遇。古心問僧。前代藏經。接縫如線。日久不脫。何也。光云。亡法用楮樹汁飛麵白茂末三物調和如糊。以粘紙。永不脫落。堅如膠漆。宋世裝書。豈即此法耶。

秦始皇年歲

秦始皇十三歲嗣位。歲在甲寅。是年漢高祖始生。始皇元年爲乙卯。至二十六年庚辰。乃自立爲皇帝。三十八年辛卯。始崩。是在位三十七年。而稱皇帝止十二年也。

持齋

宋文帝嘗謂求那跋摩曰。弟子常欲齋戒。不殺。迫以身徇於世。不獲從志。跋摩曰。刑不失命。役無勞民。則風雨順時。寒煖應節。百穀滋茂。桑麻蔚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如此不殺。德亦乘矣。事在關牢日之濱。全一禽之命。然後爲齋耶。噫。今世之愚民。無論已。余嘗見搢紳間。有手不離念珠。口不離南無。斷葷止酒。持誦飯僧。作大功德。然而貪穀甚於蓋跖者。豈未聞跋摩之語耶。

五刑

古今考謂五刑。唐虞以來有之。未知上古起在何時。漢文帝始除肉刑。劓、刵、黥、剕、割勢四者。皆肉刑也。余閱黃帝鍼經。帝與岐伯論人不生鬚者。有宦不生鬚之語。則黃帝時已有宦者。是黃帝時即有宮刑也。余意鴻荒之世。禮樂刑罰。雖不能如後世之詳悉。第其大槩。在黃帝時皆已創立。五刑其或起于黃帝乎。但白虎通又云。五帝畫象者。其服象五刑也。犯墨者幪巾。犯劓者赭其衣。犯剕者履扉。犯宮者履屨。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又按慎子云。以畫跪當墨。草履當劓。履扉當宮。屨當剕。艾蹕當宮。是以尚書曰。五刑有服。故凡斬人體鑿其衍形曰刑。畫衣冠異章服曰戮。則黃帝時。又似五刑未設。何以有宦者。請再考之。

張德劍書石本孝經

昭德讀書志所錄石經。皆有書人姓字。獨孝經云。不知所書何人。余閱它書。乃知孝經。張德劍書也。德劍曾守儋州。平泉縣令。賜緋魚袋。

生而有文在手

魯公子季友生而有文在手曰友因以命之初疑其妄及閱唐元和姓纂堯之長子監明死而子生有文在手曰劉故封於劉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爲武氏又南氏姓源韻譜盤庚妃姜氏夢龍入懷孕十二月而生手把南字長封荊州號南赤龍又鮮于氏血脈譜子仲之子曰文生而有文在手左曰魚右曰羊及長封漁陽爲燕附庸又閻氏唐表周昭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閻康王封於閻城又薛氏血脈譜文王曹夫人見赤龍交而孕十二月生子手把薛字因以爲氏此皆譜牒家之言多不足信然季友之說世亦有之非妄也

戒蠟

僧家言僧臘者猶言年歲也又言戒蠟者臘當作蠟余偶閱一內典西方結夏時以蠟爲人其輕重相同解夏之後以蠟人爲驗輕重不差則爲念定而無妄想否則血氣耗散必輕於蠟人故謂之曰戒蠟非年歲之臘也

受財產

李藥師受張仲堅家產張建封受裴尚書資財既居之而不辭入室之初婢僕有不用命者即鞭撻之英雄行事大略相同

玉牒

宋朝玉牒凡一朝大政事大號令大更革大拜罷皆載焉仙源積慶乃牒中之一款耳詳雲莊四六所載進玉牒表自首至尾皆世系與朝政相對今制玉牒乃止載宗室世系不及朝政也

火葬

姑蘇火葬雖屢經禁戒恬不爲止蓋其俗自古已然矣元祐中范純仁嘗帥太原河東地狹民惜地不葬其親純仁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檄諸郡倣此仍自作記數百言曲折委致以規變薄俗而俗始稍變第姑蘇純仁之鄉也能變太原而不能變其鄉何耶

蓴鱸

張季鷹見秋風起輒思蓴鱸世皆知其有初服之想而已余閱本草蓴鱸同羹可以下氣止嘔豈季鷹在當時意氣鬱抑遇事嘔逆故作此念耶

牛頭阿旁

古帝王多有云蛇身牛首者非眞身如蛇首如牛也今相家者常稱人爲鶴形虎形其人豈眞如鶴如虎哉陶宏景乃疑佛氏所述地獄中有牛頭阿旁者爲三皇五帝何怪誕若是

鉅靈

鉅靈之迹傳載所紀多在蜀中水經所稱鉅靈謂河神漢武帝內傳東都進一小人長七寸東方朔謂爲鉅靈蓋名同而神異也

皇帝王

魏了翁謂皇帝王三者皆節惠易名之謚也人主生稱皇帝自秦政始漢高帝遂因其陋至今不改是生而爲謚也故三皇五帝三王皆後人所謚者第今之有天下者不稱爲皇帝將何稱耶安得此老復起而詰之

梅竹宜瘠地

梅與竹皆植物中有幽致者然梅以古爲韻竹以堅爲材故肥壤植梅雖華茂而其韻常乏以枝幹不蒼也肥壤植竹雖森發而其材常脆以枝節易盡也宋葉夢得善種竹後迺王份秀才曰竹在肥地雖美不如瘠地之竹或巖谷自生者其質堅實斷之如金石以爲椽常竹十歲一易者此倍之夢得歸而驗之果信余於竹而悟梅不宜肥壤又於梅與竹悟人間世之瘠者爲藥石而肥者爲疢疾也

藥樹監搜

元微之有詩曰松門待制應令遣藥樹監搜可得知余初不曉監搜之義又疑藥樹爲有誤及閱龐元英文昌雜錄亦爲藥樹豈樹有名藥者耶抑或可爲藥之樹也若監搜則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檢而以監察御史掌之其立位在藥樹之下至太和元年始詔停此制云

佛書可疑

余嘗疑今中國所行佛書蓋經數譯而後成因憶契丹初入中國者實名安巴堅時李琪讀賜契丹詔乃作阿布櫻後有歸自敵中云敵人實呼爲阿保非阿布也身毒國在漢時譯作捐篤其後又譯作乾篤復名之曰乾竺今且爲天竺矣譯者但取語音相近不問字義云何設有人持中國所行五千八百卷往彼土不知與當時雙樹下語一一契合否

漢閏之誤

三歲一小閏五歲一大閏自唐虞已然若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迄至高后文帝皆書閏九月蓋秦之歷法不明凡應置閏者皆總而致之於歲末也其亦據左傳所云歸餘於終而誤用之者耶

嫋嬲

今世譯語宿娼客曰孤老世多不解其語余閱要雅游壻曰嫋嬲嫋、胡故切嬲、力到切皆戀惜意因憶史記秦始皇母后所幸曰嫪毐者正義云嫪、郎到反毐、酷改反索隱云嫪姓毐名漢書注嫪氏出邯鄲王邵云賈侍中說秦始皇母與嫪毐淫坐誅故世人罵淫曰嫪毐廣韻亦云毐者無行之稱也則非名矣今之呼游壻爲嫋嬲也其起于毐耶是嫪毐非姓名而索隱及漢書似誤矣

珠池

廉州珠池乃海之港也劉恂嶺表錄異記謂海邊之中有島島上有大池其底與海通豈恂之所見別有島上之池耶

島寶

元高明有烏寶傳曰。寶素勢利。其富室勢人。每屈輒往。雖終身服役。弗爲厭。草窶子貧氓。卽傾心願見。終不一往。尤不喜儒。雖暫相往來。亦終不能久留也。余之不能爲烏寶主人也固宜。

石有生長

漢青衣尉趙孟麟羊竇道碑。乃磨崖也。洪适隸釋謂此碑崖石增長。字體失眞。余頗疑之。崖石豈有增長之理。或苔蘚所蝕耳。後遇李觀察開芳。爲言皆江傳公夏器祖墓有一石笋。初僅尺許。歲漸生長至三尺餘。公遂爲南宮第一人。相墓者以此石筍爲貴徵。其族人妒忌。夜折之。遂不復長。故公位僅至員外郎。乃知洪氏之言非虛也。

子孫用祖宗樂

韓苑洛論樂。謂祖宗之樂。決不可奏於子孫之廟。豈可以子孫坐於上而呈祖宗之形容哉。子孫有功德者。宜別爲樂。蓋子孫之樂。則可奏之祖宗之前。以慰悅祖宗之心也。此說亦近理。第樂所以象成功。子孫豈一一皆有成功者。功之未成。而欲含祖宗之樂。未知有事於廟時。用樂乎。不用樂乎。安得苑洛復起而質之。

骨董

骨董二字。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作骨董羹。用此二字。朱晦菴語類乃作汩董。今人作古董字。其義不可曉。

拾青紫

世人皆知拾青紫如拾地芥爲夏侯勝語。而不知青紫二字何所本。漢制。丞相太尉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皆官階之極崇者。故云拾青紫。謂紫綬青綬也。顏師古注以青紫爲卿大夫之服。余因詳檢史漢諸書。漢卿大夫未有服青紫者。顏師古但據當時所見爾。

種竹

種竹者必以五六月。雖烈日無害。世言五月十三日爲竹辭日。可移竹。余居田間。好種竹。不必此日。凡夏月雨天皆可也。若杜少陵詩。西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又以冬而種竹。石林燕語所載。嘗依少陵詩於臘月種竹。卒無一生者。豈地有不同耶。

疑耀卷六

茶

古人冬則飲湯。夏則飲水。未有茶也。李文正賢暇錄。謂茶始於唐崔寧。黃伯思已辨其非。伯思嘗見北齊楊子華作邢子才魏收勘書圖。已有煎茶者。南隱紀談謂飲茶始於梁天監中。事見洛陽伽藍記。及閱吳志韋曜傳。賜茶荈以當酒。則茶又非始於梁矣。余謂飲茶亦非始於吳也。爾雅曰。檟苦荼。郭璞註。可以爲羹飲。早采爲荼。晚采爲茗。一名荈。則吳之前。亦以茶作飲矣。第未必如後世之日用不離也。蓋自陸羽出。茶之法始講。自呂惠卿、蔡君謨輩出。茶之法始精。而茶之利。國家且藉之矣。此古人所不及詳者也。

林逋

林逋居孤山。畜一鶴。客至。則童子放鶴。逋見鶴卽歸。其好客如此。宋江鄰幾作雜志。載許洞嘲逋詩。有豪民送物伸鵝頸。好客窺門縮鼈頭之句。蓋無根之謗也。鄰幾載之何意。李畋聞見錄載和靖隱居。朝廷命守臣王濟訪之。逋聞之。卽懷詩文來見。濟乃以文學保薦逋。及詔下。唯賜帛而已。濟曰。草澤之士。不學稽古。不友王侯。文學之士。修詞立誠。俟時致用。今林逋兩失之矣。夫以和靖之高隱。而猶以詩文取譏。亦不念古人身既隱。文焉用之語也。今之自稱山人者。又何以文爲哉。

樂府之誤

樂府本以被管絃者。今所傳古樂府詞。多不可讀。沈休文曰。樂人以聲音相傳。大字是詞。細字是聲。聲詞合寫。愈傳愈訛。至今遂不得其解耳。故後人作古樂府。止用其題。不襲其意。亦不諧其調。如朱鷺則詠鷺之色。艾如張則詠射雉事。或五言。或七言。或近體。或歌謠。皆如詠物體。蓋自魏而後皆然。不特唐人也。至於可被管絃與否。不復問矣。

書簡用死罪

侯鯖錄謂晉、宋兵革之間。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晉人書啓多用死罪死罪。是違制令故也。余謂不然。漢董仲舒詣丞相公孫宏記室書。已前用之矣。

張楚

陳勝自立爲王。號張楚。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先是楚爲秦滅。今立之爲張也。而師古從晏說。余謂兩說皆兼爲是。立楚而號曰張。猶大唐皇宋大明云爾。

王弼註利貞

王輔嗣註易。利貞者。性情也。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不性其情。言不以性制情也。句法甚古。而理亦明盡。止此四字。不知宋儒費幾多說話。

孔子賣冉求

季氏伐顓臾。冉有、季路問於孔子。孔子不責由而責求曰。亡乃爾是過與。且呼其名而責之。此正事有當臣責。

王道王路

洪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注疏上言王之道爲正道。王之路爲正路而已。道路二字未分別。蔡沈集傳亦未及解。新安陳氏止云互詞叶韻耳。抑何鹵莽也。箕子作洪範。其字豈輕下者。余按周禮遂人及匠人。自遂上之徑。至於川上之路。凡五。又有經涂環涂野涂。大小相異。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是道小而路大也。則作好之害小。作惡之害大耳。

夷齊不食周粟

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之下。蓋不食周之祿。非絕粒不食也。古人祿皆以粟。如原思爲宰。與之粟九百是也。時夷齊特不欲爲周之臣。故弊其祿耳。若自耕之粟。未嘗不食也。餓而采薇者。粟或不足。有時采薇以充之。非止食一薇也。周土之毛。即所耕之粟。亦毛也。程伊川之說得之。特未發明耳。三秦記謂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得無誕乎。宋石曼卿謂夷齊不死於周之土。而死於蒲阪。以蒲阪爲堯舜揖遜之區。蓋有深意焉。第首陽之山。散見各郡國。諸家紛紛。未有的據。夷齊之死。或在首陽。或在蒲阪。宜再詳之。

獬豸

獬豸性忠。能觸不拜。咋不正。見於往籍。不一而足。宋羅泌不以爲然。因引齊莊公有臣曰王國卑。與東里徵詘。三年不決。乃令二人共一羊。盟於社。二子相從刲羊。以血灑社。讀王國卑之詞已甚。東里詞未半。羊

起觸之。是能觸不直者。羊之性也。不必獬豸。余因憶里中故老嘗言。有軍辟甚兇。歷數官皆不能直。有一郡守復判此獄。而郡堂一鹿闖至公案上。銜其文卷嚙碎之。左右不能奪。郡守心動。遂反前斷。而兇者得白。是鹿性亦能知曲直矣。鹿與羊。凡畜也。能知曲直。況神羊乎。能知曲直者。有羊與鹿。而可謂無獬豸乎。天生神物。自有出于常理之外者。草木最爲無知。尚有指佞之草。而謂無獬豸者過也。第許慎又以獬豸似牛。與神羊之名戾。或羊類。或牛類。所不可知耳。

伯益之壽

孟子稱伯益避位於禹之子啓。詳閱諸書。伯益乃高陽氏之子。其猶子黎逮事其父。則高陽之崩。益年不下四十矣。歷高辛、唐、虞凡二百二十載。是伯益年必二百六十歲。乃及禹之傳位於啓也。堯之諸臣。壽最高者。惟彭鏗、皐陶、伯益三人。而皐陶年百有六十。則前聞之彭鏗。或云即彭祖。或云非是。獨未聞伯益二百六十歲之說。豈孟子別有所授耶。

堯舜被誣

堯、舜、禹以聖人爲之君。又以聖人爲之臣。禪受之際。昭著往策。豈復纖芥可疑。而竹書紀年謂堯之末年德衰。爲舜所囚。故相之湯陰有囚堯城。又謂舜既囚堯。遂堰塞丹朱。使父子不相見。故鄄城西又有堰朱城。瑣語因之。亦曰舜放堯於平陽。而任昉記亦以朝歌有獄基。禹因舜故地也。於是劉知幾遂疑舜廢堯。既立其子。俄又奪之。嗟嗟。堯、舜、禹而猶不免於稗官小說之妄議。又何怪乎秦火耶。余按竹書紀年。出於魏、晉間。是時魏、晉得國。無不篡弒者。知無以自解於世。而逢君之臣。僞撰此書。爲主分謗耳。竹書又云。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相之。仲壬崩。太甲立。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後三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立其子伊陟。伊奢。命復其父之田。而中分之。夫太甲伊尹之事。見於尚書孟子者。不可信耶。左傳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杜預乃以竹書而疑伏生之尚書。爲有昏妄。則以小人心置君子腹者。不獨劉知幾矣。

鼻天子冢

舜封象於有庳。即今湖廣永州府零陵縣。今零陵尚有有鼻墟。羅長源謂鼻庫音相近也。余按幽明錄。始興有鼻天子冢。鼻天子城。今一統志亦載之。始興屬今南雄府。而南康記亦有鼻天子城。先儒或謂始屬始興。今屬南康。故一統志於南康不載鼻天子城冢。豈南康始興。古皆爲楚地。傲象雖封於零陵。及卒。乃葬于南康耶。然南康、始興去零陵遠甚。象封于零陵矣。卒乃葬于始興耶。余竊惑之。一統志又云。始興鼻天子墓。昔人掘之。見銅人數十。擁笏列侍。器飾皆金銀。俄聞墓內擊鼓大呼。僵弗敢取而返。夫銅人殉葬。乃出於末代。非有虞之世所宜有也。此鼻天子非象明甚。羅長源作路史。於古今疑誤最爲詳核。而亦以始興之鼻天子爲庳象何也。

張生夢舜

舜號泣於田。爲怨慕。孟子必有所據。述異記有張生至蒲關。夢舜召之。問以所業。生曰。孟子。舜問何人也。

生爾其書至號泣怨慕章舜謂孟子不能善傳其意朕之泣怨已不合於父母耳號天怨慕非朕之所行者想舜當時用意亦合如此第所述夢中舜語謂孟子爲不知而作則孔子之語也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則又孟子語也孔孟生於舜之後凡若干年舜既死而亦習孔孟語乎其謬妄如此羅長源路史亦引據之殊足掩口

儒釋相通

儒不可不通釋與釋亦不可不通儒書離之則兩傷合之則並美雷次宗周續之嘗從釋慧遠受毛詩鄭氏箋今世佛子多以不能習儒乃去而爲釋欲其聞揚元教烏可得哉

九言詩

古之詩自二言以至七言止耳後人有八言以毛詩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爲八言之始獨未有九言者李虞流別論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指爲九言余檢諸本皆云洞酌之章章五句則非九言明甚顏延之亦云詩體本無九言將由聲度闊緩不協金石故仲治云然耳今之詩有九言者其法非古也

司馬溫公之貧

今觀黃册凡糧米多者自立一戶糧少者共立一戶此宋制也司馬溫公能相居洛中所買田宅猶以兄郎中公爲戶謂糧少不自立戶也以宰相田糧不能自立一戶亦足以廉頑矣第未知其產所入若何今讀溪趙文懿公自登第以至柄國十年止守祖父遺產將滿四十七畝毫不加蓄若其後人田宅稍饒則皆治生所致於公無與余從公遊二十年猶未悉公及公捐館其里人數爲余言如此公之相業不具論獨淸修一節則司馬之後如公者指不多屈矣

琴辨

世本曰琴作於神農而琴操曰作於伏羲爾雅曰大琴謂之離孫叔然曰言多變聲流離也此伏羲之琴也樂緣曰二十七絃郭璞從之未詳其制之長短何如中華古今注曰二十五絃琴戚曰二十絃皆失之而樂緣爲正按伏羲以木王三與八皆木之數也故三其九而二十七爲之絃耳廣雅曰伏羲琴七尺二寸則八其九而七十二寸爲之長也亦以木爲數也廣雅曰琴長三尺六寸五分五絃邢昺曰此常用之琴也長三尺六寸六分者象三百六十六日五絃象五行至文王武王始加大絃爲君小絃爲臣五絃第一爲宮其次商角徵羽二絃少宮少商上曰池言其平下曰濱言其服前廣後狹象尊卑上圓下方法天地十三徽象十二月加閏此卽今之琴也夫以伏羲之離而名之曰大琴在伏羲時止名離不名琴也少宮少商二絃始於周耳而減二十七絃爲五絃減七尺二寸爲三尺六寸六分與名之爲琴也皆在周之先也不知始於何時請以俟知者

九河考

古之九河諸書相傳者曰馬頰卽馬篤河曰覆釜河曰鉤盤河曰鬲津河曰徒駭河卽徒河皆在今濟南

府境而胡蘇河、簡河、潔河皆在滄州又云徒駭河亦在滄州惟太史河莫詳所在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累集積傳之語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立爲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然謬戾者班固以滹沱爲徒駭而不知滹沱與徒駭不相涉也樂史於馬頰又以漢馬篤河當之鄭氏求之不得其說乃謂齊桓公塞九河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實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鏡閣八流以自廣宜禁九峯深折其非也夫曲防齊桓之禁也豈躬犯之卽霸者輕變古而重於自利然河水可塞而河道可壺平乎鄘道元水經注謂曰九河碣石苞淪于海穆子宗之乃援尙書禹貢夾右碣石之文謂九河果從碣石入海今兗冀之地皆無碣石而碣石尙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卓然可見是九河之說當以鄘道元爲正今之治河者輒言九河故道穿鑿求之宜乎支離而無益于河矣

龍涎香

龍涎香異僞難辨按張世南游宦紀聞云諸香龍涎最貴廣州市值每兩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十千出大食國近海傍常有雲氣罩山間卽知有龍睡其下或半載或二三載土人更相守視俟雲散則知龍已去往觀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視所守人多寡均給之又有說大洋海中有渦旋處龍在其下涎出其涎爲太陽所鑠則成片風漂至岸人取之龍涎入香能收斂腦麝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雜記云龍枕石睡涎沫浮水蕩而能堅鮫人采之以爲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則黑白者如百藥煎而膩理累者亞之如五靈脂而光澤其氣近於臊似浮石而輕和香焚之則翠烟浮空結而不散又一說龍出沒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汎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汎水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隨而取之滲沙乃被波浪飄泊洲嶼積多年風雨浸淫氣蒸滲於沙土中魚食乃因龍吐涎魚競食之復作糞散於沙磧其氣腥穢惟汎水者可入香用餘二者不堪往歲有詔求龍涎香而異僞莫辨余故錄之以廣時人耳目

漢碑

漢宗廟東皇雜錄言漢碑額多篆身多隸是矣獨云隸多凹篆多凸則洪适之隸釋歐陽修之集古錄趙明誠之金石錄皆未及也豈漢碑尙有遺於三公之見聞者耶

柴桑

山海經所載皆山川之大者獨未載廬山而止載柴桑之山郭景純曰柴桑山在潯陽南與廬山相連余意廬山舊當名柴桑及匡君兄弟廬之遂稱廬山耳今以柴桑別爲一山而曰與廬山相連似誤

荔枝

荔枝之名諸書皆未詳其義扶南傳謂結實時枝弱蔕牢不可採皆以刀斧剜取其枝故以爲名余按荔枝之樹甚高大惟樹杪結實最多故採者不能攀其枝多連枝斫之耳蔕牢之說殊不然也

消蹶

呼藥爲消摩。詳杜蘭香別傳。蘭香降嫁張碩。碩問禱祀事。香曰。消摩自可愈疾。淫祀無益。消摩謂藥。余意消摩。按摩也。今治病者有按摩之術。

擊壤

堯民擊壤。壤以木爲之。其形如履。前廣後銳。長尺四寸。闊三寸。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外以手中壤敲之。中者爲上。今京師中兒童猶有此戲。或以桃。或以甓。其擊壤之滋乎。獨吳盛產有擊壤賦曰。論衆戲之爲樂。獨擊壤之可娛。因風化勢。罪一殺兩。或擊之法。與今不同耳。

以糟飼馬

今京師官馬。雖有芻豆之給。皆爲馬軍乾沒。日惟以枯糟飼之。故雖有良馬。不一二年輒斃矣。海馬骨者最巨。水火俱不能毀。惟以糟漚之。遂腐。海馬、神馬也。其骨且畏糟。今乃以糟飼凡馬乎。然京師售馬者云。糟飼之。可暴壯。惟其暴壯。是以易斃。

家里

白樂天詩。遷家閭鄉里。距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呼妻爲鄉里。今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今人言家里。本此。

五大夫松

秦始皇封泰山松爲五大夫。此秦時第九爵也。非謂五株松爲五員大夫也。今人相傳爲一松封一大夫。五松五大夫。殊謬。

芍藥握椒

毛詩溱洧之卒章。贈之以芍藥。芍藥破血。女人無子當服之。故芍藥之贈。爲男淫女。東門之枌。其卒章貽我握椒。椒氣下達。可以壯陽。故握椒之贈。爲女淫男。此先儒之俚談。然理或有之。

千文

千字文。劉公嘉話曰。梁武帝敕諸王書。令殷鐵石於王右軍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紙雜碎無序。武帝謂周興嗣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編次進上。鬚髮皆白。南史文學周興嗣傳又云。武帝敕魏文于右軍書中書千字。令興嗣韻之。非殷鐵石也。又有一說。武帝喜鍾繇書。而祕書省所藏鍾繇真蹟甚多。獨年久漫滅散亂。令興嗣韻之。爲千文。未知孰是。今世有鍾繇千文。與興嗣所韻者不同。乃後人僞撰也。

蘭香

余里中製蘭香。乃以土香曰白木香者爲骨。卽今牙香粗糙也。剉成片。以水漬之數日。去其木氣。然後暴烈日下。候乾燥。方採樹蘭花。與此香片。用紙包裹。復暴于烈日。凡數易花而後成。蘭卿、一名珍珠蘭。今俗云傳於吳商。不知此薰香法在宋已有之。自吾廣始。不始於吳也。余閱宋葉廣論香品。吾廣故有吳氏者。以薰香獲宮。素馨茉莉柚子花皆可爲之。顧文薦賓賢錄亦云。番禺有吳監稅者。以香名。豈卽其人耶。獨

未言及樹蘭花。今樹蘭花薰香盛行。而素馨茉莉柚花皆未有製者。試爲之。當不減樹蘭也。樹蘭獨產東廣。不見傳疏。亦不知其當作何名。以其花香似蘭草。而木爲本。故曰樹蘭。其花如黃粟。盛於夏間。亦可以薰茗。

東方朔滑稽

東方朔傳。有幸倡郭舍人。令朔射覆。中之。武帝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號。而朔嘲焉。曰。咄。口無毛。聲譽譽。尻益高。舍人恚曰。朔誼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帝問朔何故詆之。朔曰。與爲隱耳。口無毛。狗竇也。聲譽譽。鳥哺穀也。尻益高。鶴俛啄也。獲免。余謂朔之初爲此語。實以詆欺舍人。非隱語也。舍人曰幸倡。必弄臣之流。口無毛者。少而無鬚也。聲譽譽。諂佞而取給也。尻益高者。淫交之態也。非詆欺而何。然卽朔之假爲隱語。其詆欺更甚。以其無毛之口爲狗竇。以其仰食於人爲穀之仰哺。以其俯首而求食爲鶴之俛啄。皆以鳥獸之類賅之。而武帝與舍人不暇察耳。譏刺如此。非自託於滑稽。何以免於世哉。

木棉

余鄉多木棉。集韻綿作棉。樹高者至於十丈。其枝如桐。葉如胡桃葉而稍大。花如今之玉蘭花。紅如渥丹。一樹常數千枚。春夏放花。其紅燄燭天。花謝乃結子。剖之如酒匜。其殼堅硬。其中有絮皓白。故曰木棉。今名攀枝花。吳錄云其絮如蠶所作者。非也。唐李琮詩。腥味魚中墨。衣裝木上棉。則此棉亦可作衣絮。今止充褥褥而已。方勺泊宅編稱海南蠻人以此紡織爲布。布上出細字。雜花卉。尤工巧。名曰吉貝布。卽古白氎布也。氎音牒。第余鄉既未有以木棉爲布者。卽詢之海南諸蠻。亦不知其制爲何似。或云。曹溪六祖所傳信衣曰屈眴布。卽白氎布。乃西域木棉心所織者。余嘗見之。實類褐。豈西域木棉與中土不同耶。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閩廣多種木棉。紡績爲布。名曰吉貝。松江東去五十里許曰烏泥涇。多種之。彼初無踏車椎弓之製。率用手剖去子。線絃竹弧置案間。振掉成劑。厥功甚艱。國初有一媼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紡織之具。至於錯紗配色。綜綫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織成被褥帶帨。文采甚巧。士人多以此致富者。媼卒。土人祠焉。陶九成元人也。世代尚近。其詳著如此。余嘗以詢之松江士夫。皆不知木棉爲何樹。吉貝爲何布。豈道婆者卒。其織造之法莫傳。故士人不復種藝此樹耶。據陶說。道婆崖州人。則泊宅編謂海南蠻人能爲此布。其言不誣。若六祖信衣。果西域木棉心所織者。則其法當如秦洮間織褐。試仿其法以織木棉。便可成布。不必復求道婆遺法矣。閩中呼綿花爲吉貝。其殳稍轉爲家貝。或云非木棉也。林邑所產。疑卽此物。又有山吉貝。不堪作布。

朱提銀

今人多稱白金爲朱提。非是。蜀之敍州府有朱提山。出銀。諸葛孔明有言。漢嘉金。朱提銀。採之不足以自食。若以銀爲朱提。亦可以金爲漢嘉乎。唐韓愈贈崔立之詩。我有雙飲盞。其銀得朱提。亦非以銀卽爲朱提也。

蜀漢不制樂

三國時，魏最强，吳次之，而蜀爲最弱者，非獨其土地蹙也，蓋人才文物，亦單陋焉。卽以禮樂考之，魏武帝常使魏饒製鼓吹曲十二章矣，吳孫休亦常使韋昭製鼓吹曲，如魏之數矣，獨不聞蜀有製樂者，豈其時救亡之不給，而不暇及此耶，抑其人皆樂於軍旅，不能如二國之從容文物也，安得諸葛武侯起而問之。

分野

星次之說，古今卒無一定之論，費直以易卦配地域，蔡邕以節氣當國分，皇甫謐以月律配入辰次，僧一行以度爲紀，據河山以分其野，又或以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爲主，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宋羅泌惟以九州之說爲正，然其說亦未能詳著，豈亦疑而未安耶，按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蓋以天象而占其地，特占法而已，儒者不考，星官不著，故凡言郡國之分野者，皆據成說而錄之，而不暇察，察之者又不能詳明，故諸說紛紛不一耳，今諸說不具辨，姑以周禮注疏辨之，賈公彥謂吳越地南而星北，蓋以國屬諸初受封之日歲星所直之辰，此不得其說而附會妄語也，周封太伯於吳，夏封無釋於越，豈同歲月乎，況後之所謂吳、越者，不啻百倍，何以皆屬此星耶，秦雖罷封建，後之立君長者，皆此例也，豈皆同此歲月乎，分野所屬，唯斗牛女之地極遠，星經謂每度計一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六寸四分有奇，似涉荒唐，但以日月薄蝕移忽觀之，似亦可信，然其所謂里，乃以鳥道計之，非人跡屈曲之謂也，縱一大府，能當其一二度耶，故以某地當某宿，亦姑取其概耳，今諸郡邑志乘者，卽區區一縣，亦曰某分野，可笑矣，故元僧德儒於此致疑，而作分野辨，意謂天之經星二十八宿，皆屬中國分野而無餘，中國之外，四方萬國，豈無一星分耶，夫豈先中國而後及四方萬國耶，又豈別有一天星宿耶，德儒不得其說，欲下風膝行以扣儒衣冠而通天地人者，余嘗恨不得見許魯齋、耶律楚材諸公，一明此說，妄意以今之占法擬之，蓋天道流行，其大無外，萬象異形而同體，三才異位而同神，故以占法變化之神妙，窺天人感應之徵驗，如吳越之災祥，則應於斗牛之躔度，故以斗牛而占吳越，非謂吳越正在斗牛之下也，史家天文志曰，某地入某宿幾度，而所記亦有不同，蓋當時占法亦異耳，如東方蒼龍，南方鶉尾，皆以昏中而言，豈曰東者常在東耶，各家占法不同，今以易占明之，易固非瑣瑣也，而曰京房曰鬼谷曰軌革之類，以第幾爻爲家宅，第幾爲牛馬，第幾爲舟車，各各取驗，正猶以某星占某地，立此定格也，若德儒所論，中國萬國則同此一天星宿，而各國之占法自異，各取徵應耳，千古不決之疑，豈余之淺陋所能剖析，第千慮一得，故姑識之，以俟知者。

古樂之亡

古先聖王在位，皆作樂，皆有歌詩，惟至周始大備者，以一代象數代也，故古樂自雲門而下，必皆有歌，先聖王亦皆世世傳習，以遺後人，故周公得而用之耳，或者謂伏羲之立基，神農之下謀，祝融之屬續，顓頊之五莖，帝嚳之六英，周公棄而不用者，以其過於質也，余謂不然，蓋歲久制亡，不可復考，故不得而兼用之，卽周公當時，亦不能無遺憾者，有其存之，周公自當兼用，固不止監於二代矣，自漢高帝爲武德之舞時，雖參用韶舞，而更曰文始，武舞更曰五德，又因秦樂人以制宗廟樂詩，唐山夫人及武帝宛馬等篇出，而古聖人之制遂泯，故黃帝以下之詩，於是併亡矣，夫公子完去陳時，虞韶猶不廢，卽負擔流離之際，不敢失墜，漢興時，老師宿儒，當有存者，於此時能訪求之，猶可存十一於千百，今秦既不師古，漢又因秦舊，而不復求古，則古樂之亡，固秦之罪，漢亦不得辭其責也，惜哉。

無逸之誤

祖甲賢，武丁欲廢其兄祖庚而立之，遂逃爲民，卽無逸稱享國二十三年者是也，先儒見史國語皆稱祖甲淫亂，遂改無逸之祖甲爲太甲，不信經而信史，惑矣。

周武王十三年伐紂

后稷封邰，子不窋失其官，竄戎狄間，不窋之孫曰公劉，復修后稷之業，遷於豳，商末，太王避狄遷岐，傳至王季爲西伯，文王繼之，五十年，武王立，十三年伐紂，泰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是也，而書序乃以爲十一年矣，記亦稱十一年伐紂，二年訪箕子，陳洪範，與十三祀之數合，世因疑泰誓經文爲誤，漢儒又創言文王受命九年，武王二年伐商，通十一年，歐陽公著泰誓論，定爲卽位之十一年，蓋因二年後方訪箕子也，按經文皆稱十三，而武成釋箕子卽伐紂之歲，不在伐紂二年之後，當以經文十三年爲正。

河濟酒

蘭溪河濟酒，自宋元已有名，第其時已有甘滯不快之譽，見范成大驂鸞錄矣。

在田之義

見龍在田，王弼注，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孔穎達曰，六位有天道地道人道，一二地道也，九二是二在一上，故以在田爲在地上也，朱考亭作本義，亦未明言以田爲地，余謂古先聖人立文垂訓，字字的確，今不言在地而言在田，則在田自有在田之義，非止言在地也，以前諸儒，亦有推廣之者，言田之耕稼，利益萬物，猶若聖人利澤萬物，故言在田也，此說得之。

古祀必卜

今郊祀蒸嘗之禮，皆遵古制而行，獨卜其吉凶，則絕不講矣，愚謂他祭皆有定期，可以不卜，至今之祈雨祈晴者，卽雩也，原無定期，獨不可倣古而卜乎，但古人龍見卽雩，乃建巳之月，不待雨暘愆期而後舉之，蓋先已爲民祈禱，至於雨暘愆期之日，又復爲民祈禱也，今建巳之月，大雩古禮，亦不復行矣。

人奴

古之爲人奴者，必髡其髮，又以鐵束其頭，以爲鉗，最困辱者，故趙王郎中田叔孟舒自髡鉗爲王家奴，隨王入長安，是以漢初有詔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意免其髡與鉗也，若如今之爲奴婢者，亦猶庶人耳，何必免而後爲庶人哉。

不庭

左傳以征不庭，言不來在王庭者，史記不庭作不享，索隱曰，舊本史記作不亭，亭、直也，征不亭者，征諸侯

之不直者也。是庭與亭古皆通用者。亭字與亭字相似而訛耶。今人稱日午爲亭午。卽直午之義。直午、正午也。

星隕如雨

春秋魯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蓋星之隕如雨之降耳。杜預訓如作而。訓僭作俱。言星與雨俱下。此甚不通。既星與雨俱下。又是夜聞。胡從而辨其爲星隕也。且左傳上言恆星不見。以爲夜明。星隕卽是本夜。既云夜明。又安得有雨乎。

燒酒汎荔枝

余鄉嚼荔枝。多以燒酒汎之。卽製荔枝酒者。亦以燒酒。蓋自唐已然矣。白樂天有詩曰。荔枝新熟雞冠色。燒酒初開琥珀香。欲摘一枝傾一盞。西樓無客共誰嘗。此一證也。

龍蛇歌

龍蛇歌。介子推作。呂氏春秋、司馬史記述之。而劉向新序俱載此歌。大同小異。而說苑又以爲舟之僑歌。何自相矛盾若是。乃知新序、說苑。未必蓋出於劉向也。

爛柯

爛柯之說。人皆知爲奕者之事。東陽記信安縣有縣室坂。晉中朝時。有民王質者。伐木至室中。見童子四人。彈琴而歌。質因倚柯聽之。童子以一物如棗核與質。含之便不復饑。俄頃。童子曰。其歸。承聲而去。斧柯爛盡。既歸。質去家已數十年矣。一以爲觀奕。一以爲聽琴。當是一事而兩傳也。

盜跖

盜跖。人知爲柳下惠之弟。不知黃帝時先有大盜名跖者。後人因惠之弟爲惡。故以盜跖名之。今之菩薩觀世音。亦古佛有名觀世音者。因今之觀世音受記於古之觀世音。故亦以觀世音名之也。如秦越人曰扁鵲。亦軒轅時有神醫名扁鵲。秦越人能醫人。亦稱爲扁鵲耳。是柳下惠之弟。及今之觀世音。皆別有名字也。

今隸

隸有古隸。有今隸。今之楷書。卽今隸也。世言隸倒於王次仲。又言創於程邈。皆秦世也。羅長源曰。宋時臨淄人有得齊胡公之銅棺。前和隧起。皆爲今隸。則隸書秦以前已有之矣。水經注亦云。隸自出古。非始於秦。

藥箭

兩粵溪洞之蠻。以毒藥傅弩矢射人者。俗語曰綿藥。余初不解其義。及讀揚子方言。凡飲藥傅藥而毒。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眠。乃知綿藥當作眠藥也。

弱翰

揚子雲答劉歆書。雄嘗把三寸弱翰筆。蜚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此作方言也。余嘗疑既稱弱翰。又稱筆。

是筆有名弱翰者。因悟今京師中塞沍。南來之筆多敗。京師有名水筆者。掾史多用之。其毫甚弱。蘸一墨卽可書數行。揚之出第。須飽墨。不必復蘸。子雲作方言時。正攜此筆以行。有得輒書。不復蘸墨者。卽今水筆也。

馬汗血

書言汗血之馬。不知者謂出汗皆血。偶閱漢明帝報東平王蒼書。幷遺宛馬一匹。中言血從前膊上小孔中出。因言武帝天馬霑赤汗。親見其然。余乃悟凡血瘦者。筋力必强壯。善馬愈走而性愈躁。疾氣血愈怒張。必至橫溢。故此所遺馬。血從前膊小孔中出。則汗血之馬。其血亦有從他出者。非謂遍體皆汗血也。

水利

五行之用。皆以利民者。然金火木土皆不言利。惟水獨言利者。何也。易以利爲四德之一。凡卦之象川者。必言利涉。書陳六府始于水。而三事亦稱利用。水之利大矣哉。

鱷魚

潮有鱷魚之害。世皆知爲韓昌黎所除。不知昌黎之後。其害尙存。至宋咸平中。通判陳堯佐始計捕而獲之。鳴鼓于市。以文告于神而戮焉。其害始永絕。

吳復古

揭陽吳復古。每論出世法。以長生不死爲餘事。煉氣服食爲土苴。蘇東坡居惠時。嘗聞以養生。復古以安與和答之。東坡南遷。往見之。無一言。及得喪事。獨曰。邯鄲之夢。猶足以破妄而歸眞。今子目見而身履之。亦可以少悟矣。若復古者。蓋有道之士哉。

漢劉熊碑

唐王建題劉熊碑。有曰。蒼苔滿字土埋龜。風雨消磨絕妙詞。不向圖經中舊見。無人知是蔡邕碑。宋蘇過書胡瑊之語。謂此碑與劉文饒同建。詩爲不經。余謂此碑固漢隸最佳者。然非中郎詞也。且其文有云。七業物然而興。咸居今而好古。其詩則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此何等語。而謂之絕妙詞乎。既非中郎之詞。又安得云中郎之筆。蓋東漢諸碑。流俗多以爲中郎筆。猶王子敬好書洛神賦。故人一有洛神。輒以爲子敬書耳。

夷齊考

論語正義引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或曰智。字公達。夷齊者。謚也。伯叔者。少長之稱也。少陽篇不知何人所著。其書已亡。一云。父名初。字子朝。或曰卽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者。孤竹。地名。產孤生之竹。可作管。孤或作觚。地道記在肥如南二十里。秦爲離支縣。漢爲令支。春秋時齊桓公嘗至其地。今山海關北十里。有孤竹君之墓在焉。姓墨。墨氏卽墨台氏。墨音眉。孤竹君之後。鄭樵亦從其說。遂以孤竹君爲姓墨。名台。余按國名記。墨台卽禹之師墨。一曰默。怡怡音台。炎帝之後。姜姓國也。則墨台又孤竹之先矣。虞書伯夷降典。析民注疏云。姜姓。不知卽此墨台氏否。則孤竹君之子伯夷也。少陽、姓墨、鄭樵

皆誤矣。山海經又有伯夷父者，生西岳，爲岳光所自出。郭璞注，伯夷父，顓頊師，亦不知與墨台氏同否。是古今名伯夷者凡四。世代綿邈，諸說混淆，竟莫可考。而以伯夷爲姓墨名台，余不敢安也。孔叢子注，孤竹君又有子名伯遠，周曇詠史詩注，伯當作仲，孤竹君之次子也。是孤竹君有三子，遠既是名，則夷齊又似名而非謚矣。近有陳繼儒者，宏博士也，譔逸民史行于世，顧不能詳夷齊名氏，夫尚論其人而不知其名氏可乎。抑亦有疑而闕乎，故詳著之，以補其闕。

孔子姓氏

孔子，宋人，宋襄公十一代孫也。本姓子氏，古者君之同姓有五服，親盡者必賜別姓，以爲公族，故襄公有五世孫曰父嘉者，賜姓孔氏，是以不復姓子，而孔氏之姓實出於此。父嘉於孔子爲六世祖，父嘉之父，卽正考父，父嘉之孫曰孔防叔，乃自宋奔魯，不仕。至其孫叔梁紇，始仕於魯，受采於鄒。古者必貴而後別爲氏，故叔梁紇得以王父之字爲氏，其氏曰叔者，孔防叔之叔也。第叔梁紇時，諸大夫皆世官，而孔子不復世父之官，此既不可曉，且貴而賜氏，子孫不復改者，孔子又不以父之氏爲氏，乃復以孔爲氏，此尤不可曉也。余按孔字从子从乙，子者，商之所以封也，乙者，元鳥也。契之母吞元鳥卵而生契，爲商之鼻祖，賜姓孔者，所以紹祥元鳥也。今字書皆以孔爲嘉美之稱，以乙之生子爲嘉美，故鄭子孔名嘉，是孔父嘉亦若因字爲氏者。其說終屬强解。古者賜氏或以地，或以官，或以謚，未聞有因其人之字，卽以其字之義賜爲姓者。蓋後人因父嘉姓孔，子孔名嘉，故遂以孔爲嘉美義耳。

癰疽瘠環

萬章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趙岐以癰疽爲癰疽之醫，瘠環者，瘠姓環名也。孔穎達曰，未詳其人，但以經文詳之，亦誠然也。朱考亭亦從其說。劉向說苑以癰疽爲雍睢，余按古文及諸字書，癰雍疽睢，原不相通，如向之說，是雍姓睢名，非癰疽之醫，而趙岐誤矣。至於以瘠爲姓，其說更謬。余按姓譜諸書有姓痛者，有姓疾者，瘠之姓絕無，岐何所據以爲姓耶。余憶左傳有曰巫尪，因其尪而名之，非巫之名與姓也。瘠環者，名或爲環，其人瘠弱，故呼爲瘠環，如今人呼長者爲長某，小者爲小某之類是也。朱考亭注經，亦傳訛如此。

王荆公不知詩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靈運猝與景遇，因以成章，故常自稱此語，得之神助。客有以此問王荆公，不知此詩何以得名於後世，何以得罪於當時。荆公曰，池塘生春草，言王澤竭也，園柳變鳴禽，言物候變也。當時以此服荆公之博，殊足一笑。以此論詩，則從古稱詩者，何往而不得罪，荆公非惟不知靈運，亦不知詩矣。

疑耀卷七

纂修恩賞

今制有經筵頭修書尾之說，謂經筵初開，在事者俱被恩賞，若繼進者，不與也。修書之初無恩賞，書成進御，恩賞方行，然每修一書，常至十餘年，始能完進，其中雖有纂修之勞，而先或物故，及遷別官者，皆不追敘，惟據進書時見在諸臣恩賞及之而已。宋元祐間，祕書丞劉恕與修資治通鑑，及書成而恕先卒，恩賞亦不追敘，祕書少監劉攽等上言，乞依貢舉、梅堯臣例，官其一子，則特典也。今當局者能援劉恕故事，建白行之，亦右文之一快乎。

看書時之孤寒

宋文潞公當國時，有某甲官人者，收得一名畫，如李成山水之類，某乙官人借去模一本，送與文潞公。一日出示衆賓，某甲偶在坐，一見而笑曰，得非某乙所獻乎。潞公驚曰，何以知之。某甲曰，眞本乃某家所藏，數日前，某乙嘗借去，恐其模一本以獻耳。潞公驚甚，曰，不知可以借來一觀乎。某甲曰，可。遂命取來，潞公凝視兩本久之，曰，畢竟某乙者是眞，衆賓亦相與和曰，某乙者是眞，某甲更不作聲而退。明日有問之者，某甲嘆曰，某于昨日論畫時，方知此身孤寒，此話柄古今同之，不足訝也。

續牽船

北地凡百可以代人力者。皆用騾驢。余嘗欲以驢牽船。然世未有見者。偶閱元宋正獻公集。有驢牽船賦。則在濁漳。非北地也。正獻、廣陽人名本、字誠夫。

醴

魯元王爲穆生設醴。說文一宿熟曰醴。今人罕得其法。元宋正獻集有鷄鳴酒賦。序曰。蔣陵李懷德甫家善釀一宿酒。法以米三升。用水以椀計者倍。乃粥之。入麴八兩。酵半麴。以飴爲酵。殺四之一。加麥糵少許和之。適宜造於燈時。比曉熟矣。味甘且醇。劇飲不醉。豈卽醴耶。

龍無髓

龍無髓。若有髓者。蛟也。元時有薛墨名黑龍髓。謬甚。

不信夷齊扣馬

夷齊扣馬事。千古未有致疑者。王安石獨不信。有詩云。孟軻勸伐燕。伊尹干說亳。扣馬觸兵鋒。食牛要祿爵。少知羞不爲。況彼皆卓犖。史官蔽多聞。自古喜穿鑿。此亦一說也。

穎師彈琴詩

韓昌黎聽穎師彈琴詩。歐陽文忠以語蘇東坡。謂爲琵琶語。而吳僧海者。以善琴著名。又謂此詩皆指下絲聲妙處。惟琴爲然也。若琵琶。則格上音。豈能如此。而謂文忠未得琴趣。故妄爲譏評耳。余有亡妾善琴。亦善琵琶。嘗細按之。乃知文忠之言非謬。而僧海非精于琴也。琴乃雅樂。音主和平。若如昌黎詩。兒女相語。忽變而戰士赴敵。又如柳絮輕浮。百鳥喧噪。上不分寸。失輒千丈。此等音調。乃躁急之甚。豈琴音所宜有乎。至於結句淚滂滿衣。冰炭置腸。亦惟聽琵琶者或然。琴音和平。卽能感人。亦不宜令人之至于悲而傷也。故據此詩。昌黎固非知音者。卽穎師亦非善琴矣。

齋醮

齋與醮。義異而事同。羽衣家鮮能辨之。靈寶大法引廣成曰。醮者、祭之別名也。牲幣血食。謂之祭。蔬果精潔。謂之醮。河圖經品三洞之中。凡有二十四等醮。與齋法相類。并諸雜醮法。凡五十六門。以太上爲主。北斗爲宗。是三洞旣有七十二等之齋。復有四十二等之醮也。後世乃謂靈寶立齋。正一有醮。乃於齋後散壇。改正一衝。易正一服。而後設醮。謬矣。夫醮、三洞皆有之。況散壇之醮。乃齋事告終。酬謝眞靈耳。豈宜改衝易服。別作一式乎。

婦人在軍中

自古出師。未有婦人偕行者。故杜工部有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之句。庾子山奉報趙王出師在道賜詩之作乃云。錦車同建節。魚軒異泊營。軍中女子氣。塞外夫人城。是趙王宅眷皆在軍中矣。

磁器

宣和格古論古人磁器。皆曰某窰器。不稱磁也。惟河南彰德府磁州窰器。乃稱磁耳。今不問何窰所製。而凡瓦器。俱稱磁。誤矣。

視草之義

古人稱視草者。謂視天子所草也。古者、詔令多天子自爲之。特令詞臣立於其側。以視所草何如耳。故漢武帝詔淮南王。令司馬相如視草。非令相如代筆也。今典制誥者皆代天子筆。非視草之義。而稱視草。不亦謬乎。

眼鏡

閩廣之間。有製眼鏡者。老人目翳。以懸目中。則毫髮立覩。古無其製。獨劉敞暇日記中載杜和叔鞫獄。取水晶十數種以入。初不喻其意。旣出。乃知案牘故晴者。水晶承日以照。其文立見。此眼鏡之所由製乎。

不合時宜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爲然。又一婢曰。滿腹都是識見。坡亦不以爲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樣子。坡乃捧腹大笑。余謂朝雲之言。卽前兩人之意也。古今不合時宜者。孰有出于文章識見乎。若無文章無識見。又何不合時宜之有。

皮船椽矢

宋太祖爲周殿前都虞候時。率兵圍壽州。嘗乘皮船入壽春。不知皮船之制何似。又壽春城上發連弩射之。矢大如椽。不知其弩之大亦何似。

絹易首級

宋太祖謂遼人精兵不過十萬。欲以二十匹絹購遼人一首。計用二百萬匹絹。則遼人可盡。今購敵首一級。賞銀五十兩。是重於二十匹絹。然歲費四百餘萬金。往往不能易一首級。何也。

王勃千歲歷

王勃以推步自名。作大唐千歲歷。其言五行之運。以土王者。五十代。一千年。以金王者。四十九代。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六百年。木王者。三十代。八百年。火王者。二十代。七百年。夫五行相禪。豈有參差。若土德獨長。或亦分旺之說。而水德獨短何也。勃或有見。惜其書已亡。不得而詰耳。

赫胥氏

古有赫胥氏。一曰赫蘇氏。古蘇胥通。傳謂赫然之德。爲人胥附。故云。是胥爲共義。又云。胥者、胥史之意。謂隆名不居。而以胥史自況也。未知孰是。

曷字辨

曷从曰从匄。曰者、辭也。匄者、聲也。無義。葛天氏之樂。葛字从土从曰。曰乃古之合字。卽爲聲也。曷與堨同。所謂田堨。田堨七事。古人曷多作曷。又說文蔼、蓋也。與鶡皆音蓋。集韻蓋、覆也。居曷切。蓋曷盍三字古通。故曷且作盍且。濁碣本从盍。碣堨一从蓋。轄磕隳一皆从葛。世不知爾。

李庸中以疽死

今之祿命家言云子平者、其說始於唐殿中侍御史李虛中也、第虛中以服水銀、疽發背死、不知其曾自推算否、

九還

北斗一日一夜一周天、天降地騰、從寅至申爲七返、却到坤處爲九還、此宋張景之說也、天地且不可無還返之說、況於人乎、故養神者先養氣、氣先養腦、腦先養精、精先養血、血先養水、

天門開

宋王文正公旦幼時、見天門中開、其中有公姓名、麗莊敏籍帥延安日、中夜恍惚見天象成文、云麗某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凡十三字、余初以爲誕、及余師趙文懿公嘗謂余言、丁卯歲、在齋屋中忽見天門開、上有金甲神人現形數刻、因呼同窗者出視之、皆不見、惟公獨見也、次年卽登第、後果大拜、乃知王麗二公之事不誣、

在齊聞韶

子在齊聞韶、曰、不圖爲樂之至于斯、言不圖以帝王之樂而作于諸侯之國也、蓋有悲心焉、三月不知肉味者、悲之至也、此亦八佾歌雍奚取於三家之堂意、

孔子不言樂

夏、殷之禮、子能言之、而不及樂、鯉趨過庭、訊以學禮、亦不及樂、豈以禮具而樂卽存耶、夫古樂之亡久矣、卽孔子亦無得而聞也、若告顏子爲邦、而終之以韶舞、則于齊嘗聞韶、惟顏子或足以知之耳、

譜系之學

氏族譜系之學、我朝廢而不講、卽講之亦必不能精、自昔已然矣、如賀氏楚出、而慶亦爲賀、來本郡後、而來纖亦爲來、孔氏宋後、而孔達出於衛、孔張出於鄭、陳又有孔寧、齊又有孔悝、孫氏晉出、而一出於商、一出於衛、漢荀卿又曰孫、楚、宋皆有司馬、楚、衛皆著子南、周、楚之王孫既異于衛、秦、宋之王臣復別於楚、諸侯之分侯姓、三代之殊王氏、不可勝數矣、至於後世、兵火饑疫、離析流亡、又有連諱避仇、隱毋假養寄冒之類、紛然雜出、如之何攷之、

封禪

封禪自古有之、聖門絕不言及者、管仲曰、惟受命之君乃可行、是一代始一行之也、又須致瑞崇德、故商有天下六百年、惟行于湯、周有天下八百年、惟行于成王、孔子之時、天命未改、故不必講求也、第六經之中、亦未有論及封禪者、惟見于大戴禮、嘗以爲疑、先儒謂舜類上帝及柴燔岱宗、皆封禪也、然既曰一代一行、則柴燔岱宗之事、乃五載且更舉矣、卽以之爲封禪、所不敢安、

能耐通

古耐字多作能、能耐古通用、而義各有在、史漢高祖紀耐以上請之是也、耐者、去煩毫而不至髡、故耐亦音耏、後人耐辱耐久、假借以書之爾、若以能忍爲耐、自有晁策能塞能暑之例、楚辭、荀子皆以能讀如耐

是也、

老始學詩

昔人有年過五十始學爲詩、竟以詩名者、杜少陵平生之詩千四百五篇、斷自贈韋左丞二十二韻爲始、以年譜考之、亦且四十餘矣、贈韋之作、追憶少年壯遊之時、歷述往昔、遠比曹、楊、近交崔、魏、然其盛年之詩未有傳者、夔州以後、益老矣、黃魯直八歲有送人赴舉詩云、送君歸去玉帝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晚年竟自删去、不收集中、余不能詩、幸今猶未五十、再三年乃學詩、未晚也、第恐玩愒歲月耳、

禮部韻

禮部韻略彙編九千五百九十字、續降六十有五字、分爲五聲二百六韻、其間通用、獨用各別、若欣淳軍、孫、番相近而不同韻者多矣、至于冬東魚虞清青語變御遇勁徑錫昔、以字母推之、宜可同韻、豈不得附於先仙覃談通古之例、何乃隔別而不許通押耶、麻韻從者以後、馬韻從寫以後、禡韻從藉以後、雅音別之、宜當小異、豈不得用歌戈哿果鄰韻之例、又何其纖悉於他韻、而闊略於此也、況變隸已久、字文猥多、知音罕逢、反切易舛、韻家正如聚訟、自唐人釋文音韻行世、而士不知古音久矣、

易爲小石

易傳說卦、艮爲山、爲小石、他卦別無爲大石者、豈說卦有脫簡耶、以意度之、宜曰爲大小石、二陰在下、小石也、一陽在上、大石也、是故介于石、互艮也、漸于磐、內艮也、本義曰、磐大石、艮何止爲小石、亦爲大石矣、易中凡言石、皆主艮、惟困於石、不主艮、遇兌之下剛也、故皇極經世少剛爲土石、土石同根、在先天爲巽、故士依於石、而石依於土、辰石相薄、在先天爲震巽、故辰爲之聲、則石爲之音、石之少剛、與星之少陽同物、故石在天、則爲星、而星在地、則爲石、氣類然也、

五經皆有韻

曲禮以安民哉叶思辭、以將入戶叶下、以將卽席叶怍、皆古音也、如中庸、樂記、禮運、閒居、其間韻語更多、夫易、書、禮記、本不必韻、而猶有韻、則詩宜無有不韻者、何以周頌之韻多不叶、而清廟維天之命、乃通篇無韻、然則所謂詩者、豈曰韻語而已、蓋古詩字音句律、皆天然中節、漢儒以後、乃以訓詁求詩、徒說其義、不通其音、試思三百篇皆可絃歌、後人泛作樂章、每有不中絃歌之節者、不知音故也、

四民

古之爲民者四、儒與吏皆士也、周禮六鄉之官、最爲親民、而獨無府史胥徒、不知誰爲之吏、竊意興賢出長、興能入治、卽所興之賢能爲之吏也、故經文亟稱鄉吏郡吏、此時儒無非吏、吏無非儒耳、

古琴

經典琴瑟並言、魯論三言瑟而不言琴、何也、宋時郊廟之樂、其琴以宮絃之中徽、定黃鐘引上、一徽卽大呂、商角徵羽、亦自中徽引上、每徽一律、以與瑟合、是古之琴、不可聞矣、余意必不如今人之弄手取聲也、

新調淫聲，瑣韻揉勢，余名之曰琴之異端。

火鈐

道家有火鈐之說，鈐、金也。火鈐，言火與金也。本出儒書，道家竊其緒耳。河圖之爲洛書也，二七合乎南者，四九乘之，四九合乎西者，二七乘之，圖體而書用也。五五天數，從橫十五，則金火易位矣。五六地數，從橫十八，則水土易位矣。聖人不言地數，但以天數二十有五著于洛書者，金火入用之妙在焉。水中有火，故甚雨必電，電之下爲火光，火中有金，故震電必霆，霆之末爲聲。度人經言擲火流鈐，黃庭言火兵符圖，又言火鈐冠霄，人身中各有金火。天丁流金火鈐，非外索於鬼神也。天以金火行，人以金火生，用於祈禳，容有是理。然其學以神霄爲宗，此林靈素之幻妄也。第以政和之崇尚，豈致炎運之中否，火反尅火，曾不能救玉帝之子，以長生青華之君，況後數百年，猶望其有靈乎。

祀孔子之始

自古之學，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釋禮記者，謂詩書禮樂各有師，若夔龍、伯夷、周、孔，皆先聖先師也。故蜀殿畫繪古聖賢，其所祀者，不止一孔子。至唐開元二十七年，始專祀孔子，而以其門人爲配。凡今州郡，通祀社稷孔子，承開元之制也。自古仲春季秋，入學奉樂，取斗建日魂卯戌，合氣以合樂也。唐始定春秋二仲上丁，至宋政和四年，太學雅樂成，凡今釋奠用樂，承政和之制也。

曾點鼓琴

曾點浴沂之事，或是前時華浴，因言志，或是想像寓言，非眞浴也。若前時華浴，此時對師誇說，似非答問之禮。若託寓言，無乃荒誕于師友之前，是狂者。又一不讓也。宋熊朋來善鼓瑟，嘗作瑟譜，自言嘗倚瑟三誦，覺得春人沂歸，猶帶韻語，當是所鼓之瑟曲，如此時曲終，道語及之，亦是一說。曾點非有意安排求異三子者，三子言異日行志，曾點說當時瑟曲，聖人喟嘆與點，亦以瑟之曲也。古者瑟有歌有語有道，道者，古人瑟歌之餘，以其曲道說一遍，故曰道。如賦家之有亂也。故朋來云然，不是眞浴沂，亦不是寓言也。

乞墦

孟子乞墦章，先儒疑章首有闕，余意不但闕孟子曰三字而已，嘗合上章誦之，因思七篇中別無闕字，此二章以闕夫子闕良人洊言之，當出于一時也。竊意儲子更有問答，若曰人皆可爲堯舜而不得爲者，何也，遂及乞墦事，而釋闕與觀，皆視也。因齊婦之闕，言君子之觀，君子存之，則堯舜與同，庶民去之，則婁妾不羞其分路處有相側者，因知二章未必同。余以兩闕字疑其同，蓋自君子觀之，則知齊人所以不得爲堯舜矣。

石介七十喪未葬

宋石介自言石氏自周、漢以來，至于宋百餘祀，自高曾以降，至于七世孫，有七十喪皆未改葬，遂以書干王舍人君貺，須五十萬，書云，先人沒，祿賜絕，故不免于凍餒，不知先人存日，祿賜不之，不以改葬七十喪何也。世之緩葬者固不少，然亦未有自高曾而下七十喪之衆皆不葬者，豈拘于堪輿之說耶，其云不改

葬者，假葬也，古有假葬三年，卽吉之條，皆郟說母亡，便于北堂壁間下棺，謂之假葬，三年遂卽吉，衞瓘以其不應除服而議之，介既云七十喪未改葬，則祖叟亦在其中，而先人乃仕宦如彼，豈不應除服之議不行於宋耶，介賢者，余偶讀其書，不能釋然也。

精舍

精舍二字，見於後漢包咸傳，咸往東海，立精舍教授，是爲儒者設也。

老人子無影

老人子無影，說者謂子之腎囊下筋，謂之影，不知何所據。朝野僉載柳州曹太年八十五，少妻生子，日中無影，南史張元始年九十七，生子無影，丙吉斷老人生子之獄，罷羣兒日中，獨老人子無影，遂以決之，其說不虛，則影非腎囊下筋明甚，第今八十老翁生子，其子於日中未嘗無影，豈皆非眞骨血耶，一笑。

文天祥考

陶宗儀輟耕錄，元至元間，文丞相天祥有子出爲郡教授，行數驛，不病而卒，十人皆以詩悼焉，閩士翁某者，有曰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蓋誚之也。余不以爲然，子卽不肖，亦豈肯忘父事讐耶，元人見丞相不屈于元，故誣以子復事元耳。及按宋史，丞相僅一子，景炎三年，丞相屯軍龍江浦時，軍中疫起，子與母皆死于龍江，是丞相無子。又按丞相集中紀年及丞相集杜句諸詩，丞相有二子，與丞相母曾夫人俱以疫死龍江者，十三歲名道生，歐陽夫人出，次名佛生，則黃夫人所出，景炎二年空坑之敗，黃夫人攜之以竄，遂失所在，故集杜句第一百四十三章小序佛生已死，第一百四十九章小序曰，吾有二子，是丞相之子，又假止有道生、佛生，皆物故矣，丞相囚燕京，于辛巳年正月元日，嘗爲詩以付男陞，則弟壁之子，丞相撫以爲嗣者也，宗儀所誣事元者，豈卽陞耶，丞相被誅，陞既襄大事，且廬墓三年矣，非不肖者，豈復事元乎，若是，則丞相未嘗無子，特非丞相所出耳，宋史卽謂丞相無子者，丞相雖死，而興復宋室一念，目猶不瞑，譔宋史者，元人也，恐丞相後人有欲爲伍員者，故曰丞相無子，以絕人望耳，蓋隨丞相守余惠州而以城降元者，壁也，父既不忠，子卽事元，理或有之，然丞相家傳又曰，丞相有二弟，曰璧曰璋，皆亡，元仁宗在潛邸，嘗聞陞名，召見之，及卽位，官以集賢直學士，乞歸得代，子南海道卒，乃官其子宮爲興文署丞，是陞果嘗事元，而云乞歸，或亦良心時露耳。第至元至仁宗，凡隔四十餘年，旣云至元間出爲教授，不病而卒矣，又安得至仁宗朝復官集賢學士耶，甚矣，宗儀之謬也，嗚呼，壁之以城降于元也，元主呼壁曰，是能孝順我，若璧者，亦難爲兄矣，宋史旣不欲詳丞相後事，近代吉安郡志傳丞相者，亦復草草，而丞相被執時，卽余鄉五坡嶺龍江，亦余鄉歸善地也，余數四往來，輒低徊不能去，偶閱輟耕錄，故詳著焉。

宮詞

古今宮詞，唐王仲初建一百篇，宋王禹玉珪六十七篇，蜀花蕊夫人九十八篇，宋寧宗楊后五十篇，此世所共傳也。宋元豐初，有宦者王紳效仲初亦作宮詞百篇，則世無傳焉，偶于他書得其二篇，太皇皇太后生日詩云，太皇生日最尊榮，獻壽宮中未五更，天子捧觴仍再拜，寶慈侍立到天明，太后幸景靈宮，駕前

露面雙童女詩。平明綵仗幸琳宮。紫府仙童下九重。整頓瓊瑤時駐馬。畫工暗地畫眞容。二詩亦有思致。其餘必多有可觀者。豈以其出于奄豎輩故不傳耶。第古今此輩能文者絕少。安可以人廢言也。寶慈二字。宋史不載。當是皇太后宮名。雙童女露面。則當時從幸女侍皆帕覆首也。此亦宋制諸書未詳者。

禹錫元圭

禹貢禹錫元圭。告厥成功。書傳直言堯錫元圭。此于錫字固當。但正文明言禹錫。而解之以堯賜。不相背乎。故蔡沈又謂錫與師錫之錫同。言禹以元圭爲贄。而告成功于舜也。是于正文不背。但沈于堯典師錫。則從書傳。錫與也。禹告成功時。尙爲人臣。而以元圭贄見于君。可稱與乎。按爾雅。錫、賜也。是錫止爲上賜下之義。若如沈說。以禹錫元圭爲錫于堯。亦猶端木賜之字子貢也。以貢爲賜。以錫爲贄。終屬强解。宋儒熊朋來謂五經惟尙書最難讀。以古文今文既異。且壁藏叢遠。殘闕既多。伏生口授。不無訛舛。余謂禹錫元圭之語。上下必有闕誤。書傳既失。蔡沈亦未爲得也。

郭公

春秋書郭公。胡安國以爲郭亡。本于齊桓公。郭何故亡之語。邢延舉謂春秋中所書。昔無今有者。皆以爲異。如有蜮有蜚之類是也。遂以本草所載鳥名布穀者。江東呼爲郭公。疑此郭公爲如書蜮書蜚之類。謂昔無郭公。而今始有之。故書也。亦太鑿矣。古今傳疑不可曉者。卽孔子且闕之。後學何必强爲之說。

顏謝優劣

昔人皆以顏、謝並稱。至今宋之。余謂顏不及謝。非止一塵。謝詩奇拔。意多在言外。卽鮑明遠初日芙蓉之喻。亦止言其色澤耳。未足以盡謝之妙處。若顏則一以組織爲工。間作老學究口吻。無論全集。卽昭明所選顏詩。已不及謝詩多矣。

漢高祖尊母不尊父

漢高祖得天下之五年二月。卽皇帝位。先封高后曰皇后。子曰皇太子。亦追尊其母曰昭靈夫人。婦爲后。母爲夫人。豈當時禮制尙未暇講耶。時太公乃道而不封。已不可解。七年春正月。又封劉賈及兄喜。喜弟交之子肥。諸人爲王。三月。復趙丞相差次大小功臣封之。而太公復未議封。卽羣臣亦無一言及之。何也。逮帝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擁彗卻行。帝乃大驚。始下詔曰。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尊太公曰太上皇帝。是帝爲天子已七年。而太公尙爲庶人也。至九年。置酒未央宮。帝奉玉巵爲太上皇壽。乃曰。始大人以臣亡賴。不能如仲治產。今所就孰與仲多。羣臣皆大笑。噫。太公之七年爲庶人也。帝得無宿怨乎。亦大異矣。後十年。太上皇帝崩。雖令諸侯國皆立太上皇廟。亦何益哉。更可異者。太上皇之號。秦始皇以封秦莊襄也。以死者之封封生者。季不讀書。信乎。

九州考

禹貢九州。雍、梁、荊、豫、徐、揚、冀、青、兗。周禮夏官職方氏之九州。則無徐、梁。而加幽、幷。漢地理志謂豫二代改徐、梁二州合于雍、青。分冀爲幽、幷。爾雅亦以幷爲營。故先儒謂禹貢之九州。乃唐制。而禹因之也。余按眞

源賦。伏羲別九宮。因置九州。法語亦曰伏羲作八卦。分九州。周公職錄又曰。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則九州又非始於禹。而先儒誤矣。余意九州。斷非始于夏禹。特九州之名。至禹而始定耳。第未知伏羲、黃帝時九州之名。與禹貢九州同否。

誅少正卯

孔子攝相事七日。卽誅少正卯。此固去惡欲速之意。然亦以其非異相也。特攝之耳。其不待八日九日者。安知八日不遭逐。而九日不失位乎。七日之內。萬一女樂至。則吞舟終漏網矣。此七日而誅少正卯。非失于欲速也。蓋有深意也。

郭汾陽二十四考辨

郭汾陽二十四考中書。余嘗思之。不得其說。汾陽以天寶八載。始爲左衛大將軍。至德宗建中二年卒于宦。壽八十五。其在事僅三十有五年耳。及爲中書令。乃德宗卽位建中元年也。是爲中書令未滿二年。安得有二十四考耶。今汾陽傳明言以身係安危二十年。校中書考二十有四。此何謂也。因閱唐書職官志。凡入仕之後。遷代則以四考爲限。此武德初年所定考敍之制。然亦未著若干年爲一考。又閱唐考功令。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凡有四善。四善之外。有二十七最。疑二十四考。卽二十四最。而汾陽所居官。又止與兵士調習。戎裝充備。爲督令之最。賞罰嚴明。攻戰必克。爲將帥之最。二條相合耳。且未嘗爲人屬吏也。其非二十四最可知。況中宗朝盧懷慎疏。凡百官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元宗二十五年。詔考課官人。三年一奏。永爲定式。二十七年敕文亦云。三載考績。歷肅至德。守而未變。其云歲終之課。正如今外官季報年報之考語。非大計之考也。故汾陽當時。亦三年一考無疑。如二十四考。則爲七十二年。是汾陽十三歲卽入仕也。史傳固未言汾陽若干歲入仕。其斷非十三歲明矣。或者又以考功員外郎李渤議。歲終考校。宰相而下。升黜其名。第其時以宰相段文昌爲下考。則一年一考。汾陽在事三十五年。故亦得二十四考耳。余又按李渤爲考功員外。乃憲宗元和二年。則汾陽捐館久矣。余臆斷之。汾陽有大功。與諸臣不同。豈其或行師。或出鎭。每有一功。卽爲一考耶。其云校中書考者。亦每一考卽紀錄于中書省云耳。非以居中書而考也。考古君子。幸而正之。

薛居正子婦

張齊賢亦宋之名相也。故相薛居正子婦柴氏無子。欲攜貲產改適齊賢。而爲居正庶子安上者訴於眞宗。旣足掩口矣。安上不肖。眞宗著令不得貿其居第。而向敏中則貿之。於是柴氏愬安上。幷愬敏中。亦訴於眞宗。謂敏中嘗求娶己。不許。故陰庇安上。此一嫠婦也。而兩相君皆欲娶之。豈以貲聞。抑以色重耶。

漢書古本

今世所行史記、漢書。未必皆舊本也。宋仁宗朝。詔胡瑗定雅樂。益州鄉貢士房庶嘗著樂書補亡。云嘗得古本漢志。論黃鐘起數。脫去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則古本漢書。與今世所行者不盡同矣。

墨

今世有新都方建元者、爲墨譜。又有程君房墨苑、皆行於世。其中所載集、皆一時名公筆也。然未有能詳墨之所自始者。上古無墨。以竹筆點漆而書。中古有墨石。可磨汁以書。或云即延安石液也。昔陸雲與兄機書曰、三臺上藏石墨數十萬片。不知即此石否。第又云燒此消復可用。然烟中人不知。又疑此石燒之爲燼。乃成墨。非磨汁即成墨也。昔、魏間始有墨丸。則以漆燒烟和松煤爲之。昔之後乃有螺子墨。但陸雲送石墨與兄機、已云今送二螺。則墨之名螺、自昔已然。特未製之爲螺也。名之曰螺。亦是丸子。猶未製之爲片也。故米元章畫史謂昔人多用凹心硯。正以磨墨丸貯墨瀋耳。至唐初、高麗歲貢松烟墨。用多年老松燒烟、和鹿角膠爲片。與魏、昔間墨丸以漆燒烟而不用膠者異矣。唐末、墨工奚廷邦乃倣其法。然亦止用烟膠。宋嚴鬱間有張遇者、供御墨。始用油烟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其法遂至今不改。世第知廷邦之墨入水不渝。而不知其法蓋出於高麗也。與張遇同時者、又有葉茂實。最得法。清黑不凝。余故表而出之。以補墨譜之闕。

璽印

古者、天子未有璽。璽之一字、始見于周禮之九節有璽節也。鄭康成謂即今印章。止用之貨賄而已。節所以合之。而璽所以封之也。然掌之者小行人。非天子也。左傳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襄公璽書追而與之。諸侯有璽始此。故秦以前、民皆佩璽。金玉銀銅犀象皆方寸。各佩所好。至秦惟天子始得稱璽。諸侯而下皆不得言璽。而曰印。丞相將軍曰章。中二千石亦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亦曰印。是章與印一也。皆古之璽也。而天子言璽。蓋自秦始也。然皆以組繫而佩之。余嘗見漢銅印。匾而方。大僅一寸許。紐中有圓竅以容組。按古今攷、方回曰、印之背、即謂鼻紐。印之面即印文。篆籀字。空處爲竅。而以組穿之。是組又不穿于鼻紐也。豈用時即解去其組。而用訖復穿以組耶。然余見漢印甚多。未有於篆文空處作孔以穿組者。不知方回之說何所據。又古者、百官皆佩于腰。故曰丈口之組。南部新書三十四司部官印、悉納直廳。每郎官交印時。吏人繫之于臂以相授。繫腰繫臂。所以皆謂之佩也。楊虞卿爲吏部員外郎。始置匱。加鎖以貯之。蓋以今之印重而大。既非腰與臂所宜。非貯之於匱。豈不便矣。是印之有匱。自宋始也。若今之印有牌。以稽出入。有胥吏主之。在宋謂之印司。則今之印牌。亦自宋已然也。

不施其親

論語、君子不施其親。何晏以施爲易。言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也。邢昺從之。開元五經文字以施爲廢弛。故陸氏本作弛。朱考亭從之。余按諸子書施皆爲殺而肆之。故內則施羊施麋施鹿施麕。左傳秦施冀芮。晉施邢侯與叔魚於市。山海經殺而施之。晉語從欒氏者大戮施。莊子養宏雕。雕第施也。史記施陳餘。周公誥戒伯禽以不施其親者。正謂親者不可殺也。親而可殺。是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又何有於賢士大夫。故秦二世之殘骨肉。昔朝之戕宗室。賢士大夫尚可仕其朝耶。微子一篇。皆論出處大致。而以周公謂伯禽章次於中。其亦九經以親親繼尊賢之意乎。

商之後復蹙於夏周

舜與所稱伯禹以下二十有二人。而禹之功最大。故踵舜以興。身有天下矣。稷養契教。功亦不在禹下。而於天下未能身有之。惟子孫始繼世光大焉。稷之後爲成周。天地文明。萃於一代。契之後亦數生聖賢。而商之賢君。比夏與周又再多者。何也。開闢以來。未有性命之說。至湯始言降衷秉性也。其萬世道學之祖乎。故不獨能身有天下。即其後王、若太戊、盤庚、武丁、皆能著書立言。雖淩遲之末。猶有三仁焉。微子宜有商而避之。弗父何宜有宋而又避之。至孔父嘉。乃別爲公族而受氏。五世之後。復生聖人。爲萬世帝王之師。是二十二人之中。契之有後。豈夏與周所能及乎。

几

古者室中度以几。故古人以几名室者。其諸器制度。惟几有考工之遺法也。今稱方丈函丈。即此意。君子朝與燕坐。則設几而不敢倚。几之義重矣哉。故丹書之銘。霸訓之諫。曰無即安于几。禱也。

黃山谷不言命

黃山谷道機禪觀。皆臻其妙。獨不言命。其詩文爲星命家作者絕少。其與趙言柳意輔兩人、一方士、一日者。僅見於外集。遺文而已。觀其詩非熊之墓。慨嘆夫命之不可恃。日者之不可憑。猶曰此爲非熊嘆耳。若其答林爲之有曰由命非由拙。而放言亦云。廢興宜有命。乃知君子不可不知命。罕言之可也。

梧桐自生

鳳、鶉火之禽。桐、大火之精。梧桐蓄以三星見而放葉。火西流而落葉。鳳非梧不棲。以陽從陽也。一說凡燒餘赭黔之土。心星照之。則梧桐自生。是梧桐乃自生之物。非待於種也。故詩曰、梧桐生矣。用字不苟如此。

書經今文古文

六經自易而外。惟尚書最古。亦惟尚書最難讀。自孟子已不能盡信。而況焚滅之餘。口授壁藏。僅有存者。科斗隸古文字屢更。今所讀者、皆今字也。能與古文盡合乎。然古文尚書未必古。今文尚書未必非古。至若典謨分合不同。則不能無疑耳。能取舜典二十八字刪去乎。洪範康誥梓材諸篇。未免錯簡。多士多方。先後失次。能以集傳武成之例而改定乎。亦右文之世所當講也。

拆字法

易卦雖先聖之書。而於後世小術亦相同者。宋人胡易鑑者。能以易卦拆字。知吉凶。於咸其輔頰舌。得癸丑狀元。於睽無膚。得丁未探花。蓋說文臀。即屍也。殿諸其聲。乃以無膚去肉爲殿頭之祥。而以卦爻第三知其名次。此拆字法也。易鑑嘗有易說行於世。必有可觀者。惜今不傳矣。

石介與蹟

偶友人持宋人與蹟相過賞鑒者。中有石介行書二十餘字。其遒勁不減蘇、黃、米、蔡。與蹟在世不乏石公此蹟。與鳳毛麟角矣。偶閱祖徠集。歐陽永叔嘗以書與介。言介字怪而且異。古今皆無。天下非之。介復永叔書。言自幼學書至於壯。積二十年。訖無所成。且不能自寫一刺。必倩能者。或時急要文字。必奔走鄰里。祈請於人。則介不工書明甚。又云。屑屑致意於數寸枯竹。半握禿毫。將以取

高於人。特六藝之一耳。善如鍾、王。妙如虞、柳。不過在君人左右。供事圖寫。近乎執伎以事上者。此皆强辨以解說其無能者也。前友人所嘗爲鈎蹟登明矣。

右疑耀七卷。明博羅張萱孟奇撰。按先生事蹟。具見各通志。及楚庭稗珠錄等書。是書舊題閩李贄撰。王漁洋古夫于亭雜錄、屈翁山新語辨之已詳。四庫提要著錄是書。復歷指其謬。改題先生名。今循覽之。仍有各書所未及糾者。如噴嚏一條云。今嶺外人噴嚏。亦咸呼曰大吉利市。餘甘子一條云。正余里中所呼油柑子也。均作嶺外人語。贄、閩人也。又如繞夢一條云。余庚子晴告南歸。風流罪過一條云。余居京師。止是乞俸寫書。贄固未嘗仕也。至如骨肉相關一條。則云衰慈八十。膝下止萱一兒。宦遠祿微。使贄讀之。當有啞然失笑者。贄卽庸妄。恐未至此。新語云坊刻。殆不誣矣。嶺外久無刻本。十年前。玉生廣文曾代購得查氏聽雨樓藏本。仍題贄名。而缺第六第七兩卷。丙申南歸。從浙中文瀾閣借鈔足本。端居多暇。互校而重刻之。錄西園存稿內新序一首。以弁於其端。而焦、黃兩序。則不可考矣。勝國山人。夜郎自大。久已傳爲笑柄。王伯穀亦所不免。先生謂欲爲撰序。忽忽未應。宜其不無餘憾。卽如是書內林通一條云。今之自稱山人者。又何以文爲。殆咄咄逼人。然謂百穀之書。此序專爲脩郄而然。仍未敢盡信。序與書皆屬作耳。又沈景倩野獲編。謂先生試內閣。司誥敕中書官。嘗嗾言官并首揆彈治之。故胡託病不試。而先生得之。然是書內司馬溫公之貧一條。其推挹趙蘭溪者甚至。沈氏所紀。殆傳聞之誤。且以先生之高致。早歸林下。日以鉛槧爲事者。而顧出此伎倆乎哉。嶺外著撰之富。惟邱仲深、黃才伯可與抗衡。而西園存稿而外。卽聞見錄亦僅存鈔本。則是書殆亦吉光片羽矣。乙巳小雪令節。後學伍崇曜謹跋。

槎上老舌

陳衍撰

槎上老舌

閩中陳衍撰

衍往歲好於燈下與客談。擇而筆之。曰槎燈碎語。後得古木根一座。形如槎。踞其上。則又與客談。客意忽藐然聽之矣。嫡孫年十二。差能作文。而善問。試語之。若解若不解。但視對客時。則體愈舒而口愈滑。退而亦筆焉。以教孫也。題曰老舌。顧予亦將老耳。將老則多憂。藉談以發洩之。將老則憶往事。藉談以更張之。將老則健忘。故有所談。亦隨談而隨錄之。雖然。日月逝矣。舌猶存乎否也。

九六

易之六爻。數用九六。先儒皆以九爲老陽。六爲老陰。君子欲抑陰而扶陽。故陽則用極數。而陰俱取中焉。予按陰陽、天道也。豈人所能進退。每思天地之數。曰一、曰二、曰三四五焉。止矣。至於六、則各有配合。非正數也。作易者。用生數。不用成數。以生則無窮盡也。故有參天、兩地之說。曰參天。一三五是矣。曰兩地。二四是矣。一三與五爲九。而二與四爲六。此九六之義也乎。如先儒言。恐非本旨矣。

高舂

日經於泉隅。是爲高舂。頓於連石。是爲下舂。此淮南鴻烈中語也。唐詩、隔谿遙見夕陽舂、又、空舂不語坐高舂。皆本於此。

無傳之事

古事無傳於後者。有數種。劍法、嘯、砭、舞、彈基。然至大而不可不傳者。爲音樂。至廣而不必傳者。爲尸祭。

風聞

臺省得風聞言事。出漢書。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又晉書顧和對王導曰。明公寧史網漏吞舟。何忍採風聞以察察爲政。此風聞二字原始。

卜

卜筮。聖人以決大事。然亦所以垂教。夫人知凶之當避。則凶德不可爲矣。知吉之當趨。則吉事不可不爲矣。如師曠、季札、卜以音樂。子游、子夏、卜以威儀。蓋見理數之相關夫。

無心

以己之無心。使物無心。道家清虛之說也。以物之無心。爲己無心。佛氏廣大之說也。

未濟

卦終於未濟者。以事無終窮。而道之無盡也。微旨遠矣。

占候別解

從古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故水旱、寇盜、奸臣、鄙夫。猶未足爲敗亡之徵。惟草澤中多冤毒英賢。是將爲楚材晉用之兆。最可慮者。故歷代鼎沸之世。必多奇人。善觀人事者。於此可想。

墓誌之始

昔有盜發比干墓。得一銅盤。其銘曰。左林右泉。前岡後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此墓誌之始乎。孔子之喪。公西赤誌之。子張之喪。公明儀誌之。

陰陽至變

勾容縣半陽湖。其水同一壑也。而半冷半熱。又皆有魚。魚交入則死。此予所目擊者。又聞崇寧有井。大石蓋之。蓋上鑿二竅。一汲一染。一汲以造餳。反用輒無成。造物萬殊之妙乃若是。

清平調

太白乘醉應詔。倉卒對御作詩。便協宮商。即被管絃。此千古奇才。且以楊妃比飛燕。居然納屨。又視貴璫如皁役。然非浩氣蓋世者不能。故善讀清平調者。當知樂律之工。豈徒詩而已。如以詩而已。其句固不甚妙也。善觀太白者。當知英傑之雄。豈徒詩人而已。如以詩人而已。其人亦何足貴也。太白有友某死。自負其骨。走數千里歸葬。胸中一團道義。宜乎其能忘勢矣。

一飯不忘君

子美忠憤。大半是熱中。蓋獻賦得官。原非清高之士。一經淪落。難免汲汲耳。視青蓮於納陛之前。數陳飯

諫者不同。

陸玩鄭鮀

子美忠憤。大半是熱中。蓋獻賦得官。原非清高之士。一經淪落。難免汲汲耳。視青蓮於納陛之前。數陳飯

唐陸玩拜司空曰以我爲司空天下無人矣鄭紫拜相曰歌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然自二公之後遂不聞此德音豈在位者皆鼎鼐吾斯眞足以自信耶

蜀道難

蜀道難盧梁張悰所作也李白因而續和白少年時獻詩於賀監已有此篇矣時嚴武未作西川節度也古人賦咏豈必便有所指後人附會其說過矣

佛法

龐居士云一切空諸所有謹無實諸所無二十七祖云入息不居空界出息不涉衆緣生死所不能制鬼神所不能窺達磨云將心來與汝安以上諸語皆直截明徹眞實妙諦該括三藏豈後世棒喝惡套

曲譜立名

製曲者當其宮徵既協隨事觸境各立一名今謂之曲牌名以爲辨別備遺忘也唐楊妃嘗曰製樂尙未有名東川貢荔枝適至遂名其曲爲荔枝香他如蒼蘚望江南皆卽此類別無意義也然古人皆有其聲方譜以辭非以辭爲聲者白樂天詩云絲來能事各有主楊氏創聲君造譜是一人創聲一人創辭兩者俱知音故能成其歌曲

五音所屬

聲音之分別皆起於唇喉齒舌如商之屬齒角之屬喉徵之屬舌羽之屬唇宮之統四音而居中隨人隨地試一闡之無少差謬孰謂其可以意爲增減哉人惟未之學未之思耳

鄉先輩素絲

永樂乙未會元洪公英以都御史還家有十種士紳疑皆輜重也相戒不與通後公知之徵吳令取几案盡開諸笥乃圖籍耳於是出圖籍案上置十種空槓於案下時屋淺狹門外人咸共窺探士紳方往來如初嗟夫以此觀之彼日不但洪公一人淸介閭郡風尙俱可知矣淸則儉儉則不奪閭里生當其時何幸哉何幸哉

文體繁簡

文章繁簡有體而調度自古爲難試以史記二篇觀之秦本紀繼公亡馬事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人按三百人食馬多少下文又曰吏逐得欲法之按多少吏士一時盡擒三百人作史者若備載馬數人數文法疊重矣不備載又無蕪繁簡之體當若之何凡此卽謂之節而脫略可也蕭相國世家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兎者狗也言獸矣又言兎何也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曷不曰賜何劍履上殿言令又言賜凡此卽謂之繁而重複可也嗚呼難哉

平仄

上聲二仄去聲三仄入聲四仄

禰衡

正平詼妄喜事人耳非眞學術也觀鸚鵡賦可見賦中許多憤懣乞憐而卒不免當日鼓吏豪邁之氣安往耶魏武最忌才猶肯置正平於敵國亦其知其無實用者

龍雀

其狀鳳頭龍尾身備五色一名飛廉漢以銅鑄其像以飾宮殿古賦天馬半漢龍雀蟠蜿是也姚秦元魏又以飾兵故刀亦名龍雀

圯上（俗見陳眉公詩五更雞矣圯橋初之句是誤圯作已實因記之）

楚人謂橋曰圯子房授書圯上圯音怡卽橋也則旣言圯矣何得又言橋字訛并其義亦訛文人忽略處也

大率

凡大都大約大率皆數學中語率音類然率更之率則音律將率之率則音帥

舉案

案有足之槃也古人席地所用或對王弇州云孟光齊眉之舉不無重大難勝弇州曰孟光力舉石臼何難一案皆疑是今之几案矣又古詩何以報之靑玉案設若今之几案安有許大之玉乎

周髀

此歷家算法髀股也周髀猶言勾股九數惟勾股最精橫曰勾直曰股

馬馬

書名卷册也眞誥以卷爲馬音周字書又加一畫爲馬音鳩未知孰是

五老榜

唐昭宗賜陳光問曹松王希羽鄭希顏劉象等五人及第號爲五老榜蓋光問年六十九松年五十四希羽年七十三希顏年五十九象年七十也內惟曹松劉象有詩傳後

秦善用人

凡有功於秦者皆列國之遺才也公孫鞅范雎張儀魏冉皆魏人百里奚虞人樓緩趙人李斯楚人當時不問形勢之强弱足知列國之君不能收攬英才非秦敵手矣然猶無齊人何也此齊所以有東帝之稱歟

坤爻之變

坤卦文言坤至柔而動也剛按坤之爲動就其爻之變者言也諸家解說專於坤德上發明轉覺糊塗觀其在初爲復在二爲師在三爲謙自是以往無非剛者若但以柔能生剛則陰陽至理原自如是固不待贅

縣名魚復

川水至魚復之江爲上流凡魚入川者至此卽不能逆游而上必復卻游故謂魚復而縣之所由名也

雜錄先生以翻烏傳

集大成

古樂一變爲一成，然必九變而後樂終，至九成皆畢，謂之大成。孔子之謂集大成，蓋集衆樂之大成，非但一樂之大成也。

烏號之弓

柘枝之勁者，爲楓而亞之。及烏飛起，其枝倒拂而仰彈，爲爲之號，古之善弓，取其材，又命名以識焉。

五軍殿密

祖制五府軍數，外人不得預聞，惟掌印都督司其籍。前兵部尚書鄭野，向恭順侯吳某索名册稽考，吳按例上聞，鄭惶懼疏謝，然則掛名竄籍之輩，何從而察之。東直門外二十馬房，每房以太監三人收掌，其馬數亦不許外廷會計。

綱目

綱目中文法遠遜資治，向屬可疑。近見丹鉛總錄，乃朱子門人趙師淵奉師命所編，非文公手筆也。文章信有階級矣。

詩注好用何字

遄臻子衛不瑕有害，舊注瑕、玷也，若曰、雖無有玷，得無有害乎，朱子改作瑕、何也，假以溢我，舊注假、大也、於義甚順，朱子又改作假，何也，此衞州葉公乘敬，曾爲余言，公藏書萬卷，皆手自校讐，未嘗一刻他及，

枝梧

大柱曰枝，小柱曰梧，相倚以成屋者。

揚雄韓愈

二公不過文人，班馬之流亞也，宋以子雲配享廟庭，以退之比孟子，皆千古不平事。

數必前定

孟子、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此設教之言也，其實不盡然，舜之蒼梧，文之羑里，孔之陳、蔡、之匡，豈其德不足勝災乎，故曰、聖賢亦莫逃乎數。

先輩風流

何大復在京師，每宴會，聞宦途俗談、及鄙務瑣語，輒閉目終席，不復款接，一日偶病脾，適公事同寅會食，何令隸人持圊桶於酒筵之旁，坐其上，手一編，若無人也者，孫太初一日預羣公宴，集衣領上虱墮，因索湯浴於堂上，竟席短衫不復冠裳，吟諷自如，曹能始任四川參政，必於公館中另設几案，隸人置書几上，三司諸公咸在，先生但對乘一揖，即就几披閱，文人風義自賞若此，亦惟其時人心尚古，虛懷服善，遂得相安，故三君不至如宋之歐蘇，得謗得禍也，若今日雖有才士，敢于庸衆之前一掉頭耶，

亭午

梁元帝纂要，日在午曰亭，在未曰昳，然亭午、人所常用，昳、則鮮見，惟王仲宣詩、山岡有餘映一句耳。

景龍觀鐘銘 嘉本林異卿所藏

原夫一氣凝眞，含紫虛而搏極，三清韞秘，控碧落而崇因，雖大道無爲，濟物歸於善貸，而妙門有教，滅咎在於希聲，景龍觀者，中宗孝和皇帝之所造也，曾城寫質，閬苑圖形，但名在鷲林，而龍沈鏡鑠，朕翹情八素，縮想九原，命彼鼓延，鑄斯無射，考成倕之懿法，得晉曠之宏規，廣召鯨工，遠徵鳧匠，邪谿集寶，麗堅收珍，暨風雨之晨，節晉明之役，飛廉扇炭，屏翳營爐，翥鶴呈姿，蹲熊發狀，角而不震，侈而克揚，庶其曉散靈音，鏡人鵷鷺之殿，夕騰仙韻，恆流雉鵠之闈，聲俗聽而咸痊，迷方聞而永悟，洪鈞式啓，寶宇攸鑄，銘曰，紫宸御歷，青元樹因，傾巖集寶，竭府收珍，杜瓊律應，張永規陳，形包九乳，儀超萬鈞，上資七廟，傍延兆人，風聲調急，霜重音新，自茲千載，從今億春，縣玉京而邁福，侶銅史而司晨，景雲二年，太歲辛亥，金九月癸酉，金朔一十五日，丁亥十鑄成，以上文體整麗，用事如，鷲林、八素、鼓延、邪谿、扉翳、青元、杜瓊、張永、九乳等字，皆不知所出，安得起楊升菴、胡元瑞二公於九原，拜而問之，如衍淺陋，眞堪媿死。

六書

一象形、日月之類，二指事、上下之類，三諧聲、江河之類，以形事意而取聲相成也，四會意、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之類，五轉注、轉音以注，因爲別字，老壽考耇之類，六假借、彙言成字，借爲別用，能朋之類，按此雖小學，不可不知，朱子與楊元範書云，字書音韻，是經中一事，此處不理會卻枉費了無限亂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意，甚害事也，觀晦翁此言，則字學亦非細務矣。

小奸熟套

竊聖賢徐遲以市名，奪他人所有以市恩，親朋之物必攘，湖海之交必牢，語言句句理義，衾影事事慚惶，無限精神，只博得勢利中分僧而已，可憫也。

文士致貧之道有十

一、讀書必博，不得不廣購異帙，二、聲氣所及，不得不濫交同人，三、專精經史，豈計米鹽，四、筆研紙墨，綺牋素幾，雜容粗惡，五、厭惡俗子，無由知致富之術，六、書册之外，凡圖畫、彝鼎、花卉，皆其性靈所近，不無旁及，七、自古錙心補口之士，必多屬情，偶爾跳跑，便自多費，八、聘懷遊目，歷覽山川，舟車樽俎，安能寂寞，九、天下之利，盡入權豪，阿媚曳裾，寸心不屑，十、日夕與聖賢相對，性必嫉惡，筆舌之間，難免榛杌，獲罪破家，勢所必至，以上十種，雖欲不貧，不可得也，然視盲目聲耳而擁巨貲者，亦如單樓黃鵠，下瞰羣豕耳。

少正

少正卯者，其人名卯，而官少正也，當時魯與鄭皆有少正之官，列於卿，故子產亦稱少正。

鄧禹馬武

漢世祖嘗與功臣諸侯王讌語，從容言曰，諸公不遭際風雲，爵祿何所至乎，鄧禹曰，當得文學博士，帝以

功曹許之馬武曰當守財督盜賊帝以亭長許之夫寸具如二君者不遇知己官位僅僅博士亭長且不可必得然則時運不偶埋沒多少英傑甚至凍餒蓬蒿中者不勝數也然鄧禹幸爲功曹矣馬武幸爲亭長矣而宣三公卿相大司馬者是何等人也嗟夫

万萬差別

万字音墨有姓万俟者乃得用之以外無義可據今通作萬本起於晉人尺牘其實非也

宋儒韜略議論

孔子沐浴而朝以討陳恆其微意欲以桓文之事張魯也朱子謂當先發後聞夫子於時安得有兵權而能先發耶城濮之役晉文功在天下胡文定謂不宜用詐以楚之强王室岌岌乎其殆矣危而復安安問其兵之詐否也宋儒韜略議論眞可笑

星命

日者以干支定人禍福起於唐兵部員外李子平然干支生尅之外又有微妙難言者吾鄉先輩按察使王公應時年月日時皆屬火於法不當貴有精此術者疑其生於江海之上公曰時雨潦方漲大水入屋母夫人架板於水而生耳蓋干支雖極燥而適逢大地眞水足以相制反爲顯貴又陳公紀官僉都御史與一水夫八字皆同一日者研推兼旬方請曰公生時當在星斗之下不然弗貴驗之果然太夫人娩公倉皇露處於園圃中也以此觀之干支卽甚靈又有別解矣閱之林道望云

京兆

數目十萬曰億萬萬億曰兆萬萬兆曰京故王者所都爲京兆言聚人之衆也

廉士未仁

子曰爵祿可辭也中庸不可能也穀梁曰輕千乘則可矣蹈道則未也然則廉潔二字豈足盡君子生平況夫幷慶讙而喪之耶

婦人不用表德

伯仲叔季古之行第不但男子婦人亦有之如孟姜季姜伯姬叔姬之類蓋婦人不用表德故但以姓繫於行第然亦有繫於謚者齊之宣姜莊姜秦之懷嬴楚之文芈是也亦有繫於夫之國者陳之息嬀是也乃古禮五十而後伯仲寄爾姬姜諸婦亦老矣古禮見樓弓

地名悞讀

予有雜燈碎語內載誤字一則近見宋王雱亦作字書悞讀數篇視予所記詳略相當可見古人多犯此病然雱云不相知者彼雖悞讀不可與言唯唯而已噫蓋避妬也願人生相知幾人盡如雱言字學永絕矣唯是古今地名最不可悞因尋繹所記參考王雱與釋適之二書具於左以教兒孫

祓祓音對許縣名 **瀧**水瀧音雙縣名 **泊**羅泊一音博經名 **茆**茆音嘲歌郡名 **取**慮音雄國郡名 **慮**

虒音虛兎縣名 **朱提**音殊時縣名 **盟津**音孟津縣名 **不其**音不奚縣名 **繁峙**峙音止縣名 **魏**爲魏音魏縣名 **都龐**龐音龍縣名 **琅邪**邪音耶郡名 **令居**令音連縣名 **先零**零音連縣名 **盱眙**音吁怡縣名 **方與**與音餘縣名 **裴縣**裴音非縣名 **曲逆**逆音去遇地名 **朐腮**腮音賽閩縣名 **枹罕**罕音夫蘇地名 **雍州**雍音擁雍門同 **鎮氐**氐音遮縣名 **平谷**谷音欲縣名 **樂浪**浪音洛郡縣名 **莊浪**浪音郎縣名 **邯鄲**鄲音寒丹縣名 **隰州**隰音襲州名 **鄲縣**鄲音闡鱔縣鱔音蟲 **虹縣**虹音降縣名 **贛榆**贛音紺縣名 **費縣**費音祕 **鄒城**鄒音鯊縣名 **單父**音單甫縣名 **儋州**儋音丹 **鄄城**鄄音睿縣名 **射洪**射音石縣名 **鄄城**鄄音絹縣名 **隆慮**慮音林縣名 **闕鄉**闕音闕縣名 **新淦**淦音幹縣名 **徙縣**徙音斯 **盩厔**盩音周質縣名 **葉縣**葉音攝 **涪州**涪音浮 **郴州**郴音琛 **沐陽**沐音逆縣名 **郾城**郾音晏縣名 **郾州**郾音夫 **滇南**滇音顛地名 **鄲城**鄲音運縣名 **虒祁**虒音斯地名 **萑符**萑丸蒲地名 **姑射**射音夜山名 **罕幵**幵音罕聖地名 **乜猶**乜音求縣名 **惡池**惡音潭沱地名 **休屠**屠音朽儲國名 **身毒**毒音天竺國名 **康居**居音染國名 **于闐**闐音甸國名 **澶淵**澶音蟬地名 **渾池**渾音勉地名 **石堦**堦音代地名 **朝鮮**鮮音招仙國名

古人名年代錯綜

馬謖謖音速 **卞壼**壼音齒 **武盟**盟音翅 **史籀**籀音宙 **王嫩**嫩音美 **柳玭**玭音蘋 **李陽冰**冰音凝 **顓頊**頊音旭 **帝嚳**嚳音谷 **倉頡**頡音寀 **石碏**碏音鶴 **鄒衮**衮音袞 **金日磾**磾音抵 **邳肇**肇音抽 **伍員**員音云 **亢倉**倉音庚桑 **周顯**顯音蟬 **姚璹**璹音蜀 **于頔**頔音敵 **高熲**熲音景 **万俟禹**禹其屑 **荀彧**彧音郁 **吐谷渾**渾音魂 **冒頓**頓音囤 **契丹**契音乞 **劉鍛**鍛音敦

人號如用里用音律人姓如尉遲尉音鬱 **稱贊**如八廚廚音皮以地爲別號如劉須溪須音口之類亦多悞讀可汗音克寒 **突厥**厥爲突屈 **洗馬**馬爲跣馬 **朝請**請爲朝靜 **率更**更爲律更 **相馬九方歅**歅音自 **丘邱**儉丘爲丘邱儉呂字非兩口回字亦非兩口也宜乎退之有是言也

史通過悞

秦楚敵國也秦滅楚項氏爲復讐非僭盜也劉知幾作史通反譏史記不宜列項於王謂眞僞不分知幾斯言過矣成敗論人千古同慨矣夫

古事蹟無考

秦火之後古賢事蹟不可解有八巢許山澤之隱者耳既高尙其志不屑聲名可知也當日棄瓢飲牛在深山窮谷中何人得見使爲之表聞太甲桐宮之放坊之以威乎抑以好言勸觀乎人臣放其君益以兵力去弒奪幾何若但善其辭令太甲何肯甘心拱聽歛然就道耶周太伯逆旅荆吳何由便能端委而君之且太伯既端委矣仲雍何又文身也子長於匡謂顏必死聖人豈孟浪臆說必有特見矣顏氏以何術又得免於難一日坑長平四十萬彼四十萬之人何以貼然俯首受死楚師圍宋鐵甲長垣飛鳥不度矣

華元何術能登子反之床。周武起兵。諸侯景從。反形畫見。紂都不知不問何耶。越勾踐伐吳。吳之陣堅。乃使罪人三行。自刎於陣前。且致辭焉。以亂吳軍。夫以必死之人。而近敵國。雖有所制。而不能奔。何又爲之致辭。凡如此類。惜全文脫略。但從其散見者傳述。殊可疑也。

亞惡古字同文

朱蘭嶠太史。有古玉印。其文周惡夫印。是細柳將軍舊物。惡卽亞字。古通用。亞夫者。次子之別稱也。春秋衛有石惡。楚有郤子惡。皆亞字。公羊悞以石亞爲惡人。然則郤宛亦惡人乎。

獻交曰定

宋人之歌曰。既定爾婁豬。定、北人方言讀作訂。然南子之淫於宋朝也。衛侯實召朝。與夫人會於洮。以及亂。此亦人情之不可解者矣。乃定字。雖方言。實有理。蓋牝獸懷春則狂。得雄而定。故曰定。

古人兵器各別

古之兵器。如戈、鋋、矟等。今皆不知其制。無論曉其法。吳王僚之宴於公子光。從者夾之以鈹。尋以鈹殺專諸。然則鈹又不知何狀。其名僅見於此。矟卽槊矛屬也。而劉宋折樹矟圍及三尺。又若可擊而不可刺者。

官印定制

漢晉官印。每隨人更鑄。不相沿襲。故本官薨逝。可以印爲殉。余所見將軍太守都尉等章數十方。其文强半急就。蓋前官既去。又續剝以付後官。多臨時卒辦者也。至桓元輔政。孔琳之爲西閣祭酒。始上疏。不聽更鑄。於是官雖去而印存。遂爲歷代定制。琳之字彥琳。別有裁減喪禮一疏。亦裨益世風。尚可尋繹。見南史本傳。

元士受地視子男

周禮天子八十一元士。據孟子言。子男地方五十里矣。而王畿又僅千里也。以千里王畿。何處另得四千里之餘地。以授元士。況其上更有卿大夫耶。或曰。無其地而予以地內所出之祿。然祿頒之自君乎。抑取之於民乎。以意度之。抑周多攝官。元士名雖八十一。其實無也。又以意度之。子男五十里之所入。有朝聘征伐百官饔飧諸費。計國君俸祿。不過十分之一耳。元士采邑。亦第如國君自奉之祿焉。非異以五十里計畝而予之也。此余增曾維久制藍大意。若是可謂獨破千古矣。維久時年僅十有五。凡文字多奇創。此其一也。

顧力

釋迦欲百千萬劫人。皆證無生。孔子欲四海九州人。皆老安少懷。非聖人不能作此想頭。故謂之力。雖聖人不能成此事業。故謂之願。或曰。子貢求博施濟衆。孔子不許之。自己卻言老安少懷。子貢是言仁。孔子是言志。子貢從外面施行。孔子從內中發現。境地自然不同。

宋朝家法

先儒咸言宋朝家法。獨美於前代。然太宗殺太祖之子孫。高宗忌欽宗之返國。光宗不執孝宗之喪。如此

尚謂之家法乎。但是多賢后耳。然垂簾、非美事也。大抵古來帝王。恆多嬖寵。不獨帝王也。人家遇鼎盛。父子兄弟皆登尊顯者。乃閨門之內多失雍穆。甚至角弓牆茨。或不可言。反不若單孤老腐。猶能飭邊幅。嚴帷幙。骨肉敦和也。抑佛氏所謂缺陷世界乎。

管子

子書什九僞作。管子亦僞也。但奇與非東漢以後人筆。管仲先桓公卒。書中小稱篇。乃載桓公身後之事。其僞而不及簡點者也。史記管仲傳。并無著書立言之語。

劉向陳咸

馮唐老於郎署。自昔指爲口實。然劉向、陳咸、皆年八十爲郎。公孫宏八十爲相。趙充國七十爲將軍。尤不足異矣。

銘體非詩

世之美韓昌黎者。皆謂其序文如書。銘如詩。然序如書可矣。銘如詩。不徒不知詩。且不知銘矣。蓋詩無論古與律。皆以音爲主。音不協。語意雖妙。無益也。銘卽叶韻。不必叶音。其體與詩迥別。豈得混爲一塗。此後人不善觀昌黎處也。顧詩之音。亦難言矣。釋氏以通禪爲大悟。以通音爲小悟。旨哉其說。

非劉氏不王

漢高祖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語不爲當日功臣而發。爲諸呂也。後世不王元勛。輒指爲口實。悞矣。

古人名失考

楊王孫、祿葬者。名貴。見西京雜記。文翁、化蜀者。名黨。翁其姓也。見張崇文歷代小誌。竟關三老姓令狐。名茂。見漢紀。

地氣

地氣激而成風。鬱而成霧。皆陽火不及舒洩。抑之而後伸也。風烈、則地中常凌冬不暖。霧盛、則河冰徹底之凍。亦解。蓋氣畢升在外。而內自虛矣。

虛費

光祿無名供億。歲百萬計。然不可裁革。正德出。劉忠宣公曾言及。後來蘇州之戍。遭際酷烈。禍端在此。

羅念菴

江右羅公洪先。大魁時。方弱冠。外舅大理寺卿某。往賀之曰。可喜。幹此大事。先生面赤。答曰。丈夫大事何限。此三年中一人耳。是日袖升米入蕭寺。同黃孝廉聯榻講學。遂忘歸。余嘗收得先生與馬恭敏手札。謝扁額事。蠅頭細字。寫一名帖。卽於名帖上作書。并及地方水澇災傷。縷縷盡五幅而止。始末小楷。無一筆少懈怠。恭敏時官江西布政使。先生從翰林予告過家也。余又收西室王公穀祥一帖。時爲吏部還郎。其字視羅更小。楮法鮮妍。僅尺幅。而書中語意鄭重。亦卽在名帖之上。無有副啓。

韻字數

廣韻共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視沈韻多一萬六百七十四字。顧字雖收羅無遺漏。而音不及隱侯之嚴且正也。宋儒楊誠齋云。無學當看韻書。朱晦菴則謂是六經中要務。其反切則起於魏孫炎四聲切韻則起於劉宋周顒。皆不可不知者。

收拾人才

爲政極大功業。無過收拾人才。子產用之於鄭。管仲不能用之於齊。孔明用之於蜀。蕭何不能用之於漢。狄梁公用之再造李唐。張鎮遠不能用之恢復南宋。非當時無人。無休休者耳。

經術奇症

楊雄規模周易。王通效顰論語。王介甫非春秋。歐陽文忠毀繫辭。朱文公不用子夏詩序。柳柳州厭薄國語。蘇玉局詆史記。皆不可曉也。

逆旅嘉言

時者難得而易失。此逆旅人語也。太公望用之以息營邱之爭。夫以金匱之略。白旄之功。猶不棄芻蕘如此。彼瑣瑣者敢剛愎乎。

忍情生於習見

獸之有功於人。莫如牛。殺牛而不忍者。恆有之矣。蠶之有功於人。則莫如蠶。衣絲者。毫無動念於抽腸之慘。何也。

文法

古人之文。但從事理剖析明白。議論序事。一線一操。而法度自在其中。如白雲蒼空。卷舒淡淡。何心造作。秦漢之間是也。後世先立法度。然後鋪張。如布機軸。而織絲枲。規矩雖可觀。而神氣不揚。隋唐之間是也。異日則不知有法度矣。既無法度。并失事理。如乍富人設九賓之筵。亭榭什物。伎樂皆具。但儀舉與位置差耳。此李獻吉所謂慨慨浩歎者也。嘗疑後人不能造古人者有三大事。治樂也。用兵也。作文也。

返璧

返璧、乃晉公子僖負羈事。今多認作關相如。非也。

榷酤

征稅之法。什一之外。惟榷酤爲最善。且有三利。農不種秫。則黍麥多收。一利也。爭訐作亂之端。恆起於酤狂。今者有制。則細民得免廢業。君子亦不至敗度。二利也。糧餉增加。人或愁苦。酒價雖貴。無損良民。三利也。竊意每大縣官釀酒戶。限二十所。小縣限十所。散布鄉邑間。戶部依鹽法。給引與之。有引者爲官戶。一戶、大略年稅百金。無引者爲私釀。私釀、全產籍沒。如是行之一年。惟正之供。亦不貲爾。蓋在釀人。不過略昂其價。使是輸納之數。而嗜酒人即於十千之內。稍爲充拓。亦所甘心。況一縣市戶。既有定額。則釀者無俟趲斷。而沽者勢不他之。此視漢唐宋舊例。雖加詳密。亦最簡便矣。夫古人酒稅茶稅不厭其嚴者。以茶

酒之用。皆是中戶以上之家。非比布帛黍菽及細民也。草野妄談。或當於會計否。酤字上蘇切。今皆讀作沽。非是。

仕宦不止車生耳

車耳、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見古今注。蓋古制官尊貴。則車上施重較。重較在幅之兩頭。形如牛角。仕宦不止。猶言善宦也。

性善

有性善。有性不善。此言性最真切者。孟子直指性善。乃立教之意耳。宋司馬溫公。亦以告子之言爲是。且曰性如地。善如五穀。惡如莠。地能生穀。亦能生莠。君子當除莠以養穀而已。解釋詳盡。無可疑矣。

身體勞逸

細人最勞。是足。無剌或停。貴人最勞。是目。亦無剌或停。惟鼻則無分貴賤。爲中氣出入之官。然目與足勞於晝。而逸於夜。鼻則無晝夜之兩分矣。據人一身。原無自在之天賦。況世間之事。可怠遑哉。

以身喻國

治國如治身。兵刑、其手足也。財賦、其齒舌也。禮度、其耳目也。人心有一息不用其手足齒舌耳目者乎。六者一息不用。或用不合宜。必生疾疢。然則國之疾疢。亦從可見矣。客曰。眉髮何似。曰。此文章也。亦治國之不可少。

分定

財遲恭金銀。冥司爲之稽守。張說縉紳。冥司爲之鼓鑄。李德裕食羊。冥司爲之備辦。人生信有分定。然爲冥司者不亦勞乎。爲此言者。所以消世俗之貪癡也。

月令錯謬

周官無太尉。漢乃有之。月令乃曰。孟夏令太尉贊俊傑。此一錯也。周禮。鑑人上春覺鑑。上春者。建寅之月。用夏正也。月令乃曰。孟冬命太史覆龜策。此又錯也。昔云禮記强半秦漢人筆。即此是矣。

許由陶瀉

千古熱腸赤心人。託之懶惰者。許由與陶瀉耳。許由不喜唐虞之易代而棄瓢。陶瀉不忍劉昏之改王而絕絃。一段無聊情景。視痛哭狂歌。百倍其苦也。

塑法通於作文

塑像之法。鼻不厭其大。而後可減也。目不厭其小。而後可增也。文字立格。如斯而已矣。

樂器

磬、石器。其形斗折。今人指方響、編鐘。皆爲磬。且佛院銅鉢。亦爲磬矣。至於箏、筑、箜篌之屬。益多混亂。而胡琴、阮咸、渾不似。則皆漢晉時物。非古也。笙以匏其腹。插管而加簧焉。簫形褊而長如鳳。亦插管而不加簧。故曰匏笙曰鳳簫。

盈虛

銖銖而較之至兩必差此古語也兩孟過水必有耗折此時語也天地消息之數可見矣

陳蕃下榻之賓

下榻不止徐穉樂安郡周璆亦其一也璆字孟玉臨濟人高樂安

軍中一物兩用

車爲城帳幄爲屋榻爲臥具鑊爲洗刁斗爲炊盌爲臼

結纓

子路問死問事鬼神心胸透徹矣夫子告以知生事人便是下手工夫他日結纓定力實本於此嗯非深造自得可易言哉朝聞道夕死可矣此之謂也

出入法讀書

宋陳善云讀書當知出入法見得親切知作者用心此是入法用得透脫不死其言下此是出法此黃魯中一帖仙方也見捫虱新語

詩文琢語

詩以排偶致工三百篇楊柳依依雨雪霏霏等句是也文以錯綜爲妙康誥如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如汝封春秋隕石於宋五是白六鷁退飛等句是也或曰下如汝封爲衍文謬矣

工拙

詩文工拙二字難言久矣其要大率以虛字活句幹旋則入目易佳以實字板腔塡積則成章亦拙曾閔蘇文忠見諸子課業凡虛字少實字多者必塗抹鄉還

耳目

人身神明寄於耳目顧目之用短對面隔紙則五色不分其形露在外也耳之用長雖重山數里猶聞鐘鼓其形藏在內也故外露則有盡內藏則無窮

樓俎

北人置柰於樹以風受日蓋欲乾之而不與其遽乾其名爲樓俎詩云如彼樓俎是也法甚良名亦巧妙朱子注爲水上浮草則索然矣

生前之謚

周公謂魯公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當日成王尚在安得未死便有謚耶伍子胥謂楚使者曰報汝平王欲國不滅釋吾父兄楚子亦不應未死卽謚爲平凡古書此等皆後人僞筆添入決非原文

人和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千古治國要領不但用兵蓋和則紀綱肅賞罰明燥溼調憂樂共君臣腹心手足非徒煦煦之謂也夫豈盡將天時地利抹殺但有歸重耳

奇捷

唐羊倡薛萬徹皆垂袖登壁縱橫五六丈如躡梯柴壁飛散步上磚城如履平地又投手以兩足指緣佛殿柱至簷所宋樓武倒投入井將及泉矣復倒躍而出此等材武雖猿猱鷹隼不能比也

異名器物

器物多有別名如筆曰昌化琴曰文鵠之類皆出小說有似新奇而實猥鄙若取用之令人面赤卽拾遺、虞初等書非不可觀然以其故實入詩文決非大作家矣是亦不可不謹

五馬

太守五馬出漢官儀古乘駟馬太守則增一馬然漢之太守如今開府節制幅員不止一郡

官名地名不宜用古制擅易

宋范文正嘗爲人作墓誌以示尹師魯內有以轉運使爲部刺史以知州爲太守師魯皆爲改正謂當時官名不宜用古之位號啓後世之疑本朝楊君謙禮部見蘇州府志題曰姑蘇志大詬揮去二公之意蓋以一代制度定名所以垂信不可妄求脫俗反失遵王之義也

賦韻

古賦隨意押韻俱令宮商協而已宋以賦取士於是以一平一仄交互相疊爲式每賦八韻蓋四平韻四仄韻也詞句鏗鏘鄭然可聽矣若杜牧之阿房宮楊敬之華山蘇子瞻前後赤壁偶爾寄興非其例也

唐科目

唐取士有六十三科如志烈秋霜科、幽素科、姨惡科、王霸科亦屬可笑元稹、白居易皆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張九齡應才堪經邦科又應道侔伊呂科顏眞卿應文詞秀逸科其餘則無聞於後者

忍性濟事

里克須盜亡公子之貲而逃文公返國而與驂乘於是國人之疑者皆服晉用是霸雍齒、劉季之深讐帝卽位先封雍齒於是沙中無偶語天下大定薛萬均、萬徹、魏徵皆建成太子宮僚勒兵攻天策府者文皇盡置左右官之諸將更於是無反側唐祚用長三君非不念舊惡直忍之耳曹瞞智略不在三君之下獨不能忍至今人心尚弗予之也

鴈塔

佛迦葉於達嚫國穿石山爲塔最下一層形略如鴈故名鴈塔唐沙門元奘倣其製立塔於曲江之慈恩寺張莒本寺中閑遊戲題同年之名於塔遂沿爲例蓋唐時進士每科不過二十人人少故可題白太傅詩曲江舊院題名處十九人中最少年其大略也

名帖引古

書曰眇眇予末小子隆萬時有大僚上政府名帖云眇眇門下晚學生是亦有所本者歟

寫景

白太傅至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宋陳后山謂是看人富貴詩。非自己富貴者也。后山此語。絕是詩話中乘石便可悟寫景之法矣。每思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此眞富貴人自道也。功成名遂無一欠缺。世上纖塵不入胸中。方能有此一覺佳眠。

唐張祐讀老莊詩

等閑編綴閒言語。誇向時人喚作詩。昨日偶拈莊老讀。萬尋山上一毫釐。予每見詞人自矜一藝。頓忘天地之大。此詩可以入道矣。

硯

文人用硯。如良將之弓刀。既頃刻不可離。又非低下之材。得充任使。然佳石最難遇。彼滑而拒墨者棄矣。若下墨如鋸。滲而不泛。則墨色皆粗澁。入紙無光。又非上品也。向聞端溪下巖。惟純墨、青花二種。然青花、予嘗收得。卻不如意。宋米南宮以唐州葛仙巖、與溫州華嚴寺二處石。在端歙上。而歐陽文忠又以南唐澄泥爲第一。亦各執所見耳。又有紅絲石者。唐人所寶。王建宮詞。延英引對綠衣郎。紅硯宣毫各別床。天子下簾親試問。宮人手裏過茶湯。此紅硯、卽紅絲也。不可得矣。

說文

許氏說文。乃宋太宗時所纂。非原書也。許冲漢安帝建光元年上此書。彼時安得有沈韻。而分爲一東二冬之目哉。聞古板在吳郡毛家。徐興公目擊爲余言。俟米價善。卻買舟往訪之。

鞠塵

鞠塵。古詩多用之。向與林正則考其出處。乃在月令注。月令虞鞠衣於上帝告桑事。注云。如鞠塵色。此鞠塵所自也。然不知其色作何狀。後讀鄭司農周禮注。內司服鞠衣。蒼芽桑色也。桑葉始生。其色在嫩黃嫩綠之間。如塵之在鞠也。古人善下語。一字不苟如此。

女妖男妖

婦人長壽極貴。更事數夫。自古惟夏姬一人。三爲王后。七爲夫人。而使人不之厭。眞女妖矣。男子長壽極貴。更事數君。惟馮道一人。五代七姓。身爲輔相。而使人不之疑。眞男妖矣。

功業名節

自昔功業之危。莫如寇準。萬一敵未歿而三軍先潰。卽魂魄何安。自昔名節之危。莫如狄仁傑。萬一志未成而此身先去。雖子孫亦辱。如二公者。成算中之徼倖也。

任子

任子曰。火佚焚家。家不罪火。食過傷人。人不罪食。二語奇奧。君相濟世用人。其功德可論者。卽有罪愆。皆當原宥。不可與庸衆一例。

八蜡

蜡祭、田功報賽之祭也。其期用臘。一曰先嗇。謂始辨百穀者。二曰司嗇。謂啓嗇事者。三曰百種。謂布百穀之種。四曰先農。五曰郵表畷之神。郵、田里之亭。表、田畔。畷、畔上可止處。經曰。饗農及郵表畷是也。六曰貓虎。以食狼鼠之害稼者。七曰坊。謂能障水不入。八曰庸。謂能洩水使出。經曰。祭坊與水庸是也。

筆甜

元逸人黃大癡。教人畫法。最忌曰甜。甜者、穠郁而軟熟之謂也。夫爲俗、爲腐、爲板。凡人皆知之。甜則不但不之忌。且羣然喜之矣。從大癡拈出。大是妙諦。用是通於草隸。以及文詞。眞哲匠之金桴也。

曹孟德格言

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此曹孟德之語也。千古創業帝王才識器量。豈能舍此數字哉。魏之所以能禪漢也歟。

後世名

太史公青蠅驥尾之喻。憤惋慷慨。使千載而下。尚爲噴血。然亦有不盡然者。孔門詩禮三千。知名多少。孟氏後車百乘。踪跡何在。獻子之友。已忘其三。田衡之客。不存其一。烏在乎附青雲哉。固有數存矣。

國事爲戲

謝元以八千人破苻堅百萬。自是千載奇功。謝安當此危機。從容賭墅。亦千載定力。但不知江左偏安以來。大敵在望。講武之政安在。直至倥偬之時。僅得八千人。一少年胄子。徼倖成功。是以國事爲戲矣。安石此段勳名。政與寇準相似。宰相平日所幹何事。乃以君上自將。雖偉績。亦罪案也。

詩禍

李鄴侯作柳詩云。青青東門柳。歲晏復憔悴。楊國忠訴之明皇。謂譏彼。帝曰。賦柳爲卿。豈賦李爲朕耶。後世好以詩文媒孽賢士。亦國忠之流也。雖然。詩亡然後春秋作。夫春秋者。亂臣賊子之斧鉞也。乃繼詩而作。則詩之譏刺。亦其職矣。安可廢耶。況又莫須有者也。人但不爲楊國忠。自然無譏矣。然無端汙衊人。則可殺也。

馬恭敏遺事

戶部尚書馬公森。精算術。天下糧餉解部。自千萬以至毫忽。但於掌上輪指算之。無或遺失。里中故事。凡九卿官。林下乘明轎出入。公獨蔽幨蓋。以父母之邦。不可行辟人也。姑某、老而寡。每三日一謁見。及出必趨。不敢於姑之門登輿。秀才時。猶姓裴。後復原姓。有祖嫁郊居。當公既貴。仍呼裴五秀才。元旦、坐受公拜。立茶而別。以爲常。萬歷癸酉。公老矣。時鄉舉門人某。在棘闈閱卷。欲物色公諸子。公力卻。自矢於天曰。江西總兵朱嘉謨、都司賈勇、向皆濟卒也。因公薦拔。至尊顯。迨公歸。二人於玉山驛私致饋金三千兩。且曰。謝政家居。不足爲清德之累。公峻拒。二人泣拜以去。噫、以上數事。雖范文正、司馬溫公。豈能上下哉。然公經術與撥亂之才。尚難枚舉。

令恭變局

兆錯之七國。李訓之宦官。武穆之北討。皆親承人主命令而行者。卽以殺身。此謀臣之大戒也。

林子羽遺句

國朝林鴻子羽詩文。一洗前人纖弱之習。爲開國宗派第一。萬歷初。太守袁公景從、馬參軍用昭、同選十才子詩。雖復精勤。不無挂漏。如人分滄海色。江轉白雲痕。　山鐘知遠寺。海月憶貧家。　落日扁舟去。秋風萬里心。　重關逢雪度。走馬見星移。　郢樹僊吳近。淮流入海長。　古柳垂春墓。沙河急暮流。　三軍隨虎竹。萬里度龍沙。　古戍冰成壘。春隄雪作花。　谿橋寒吐月。驛樹晚藏烟。　關雲遮楚斷。海雨入吳深。皆五言佳境。何以去之。又七言如雲邊夜犬鳴沙驛。海上寒山出郡城。　殘烟野戍聞寒笛。落日楓林見驛梅。　南粤雲來螺浦白。東甌天接虎門蒼。　蘇小門前人散後。漏陵橋上燕來時。　江田未熟晴蕪曉。館樹新涼夕鳥喧。　淮邊落木南天盡。江上寒雲北雁飛。　寒山月落青楓晚。野戍霜空白雁晴。　疎砧舊館空江上。遠火人家積雨中。　亂山背水孤城晚。獨樹臨關一葉秋。如此蒼辣警策。豈至首精力更有不及之處。亦在所删。何也。蓋作文易。選文難。作者遇倦則勿作。人人能之。選者未免牽强耳。故多疎略害事也。

孔廟

祀典、國之大事。至孔廟尤歷代俎豆中最重者。其弟子多失考。何也。蘧伯玉。友也。公伯寮。季氏私人也。或門牆無干。豈可併入。如縣亶字子象。載在家語、檀弓者。反不及焉。而申黨卽申棖。琴牢卽琴張。又皆重見。是亦不可不釐正也。

草木

草木有性而無情。古語也。乃牡丹寂寞則倦。遇笙歌發火。便復嫣然繁盛向人。蓮花晝則一葉自近而蔽日。夜則其葉又自遠以承露。木芙蓉早則白色。午則紅色。玉蘭馬纓皆晝開而夜合。他如冬笋爲孝子而生。枯荊爲兄弟而榮。儼若人事相關矣。謂之無情。不盡然也。爲佛氏言。充類盡義。雖生菜亦不可刈矣。

監軍

三軍司命在主將。又別設監軍者。譏反側與非常也。唐以內監領此職。旣驕恣掣肘。又挑選軍中驍勇。盡歸麾下。立信旗。另自屯劄一處。臨戰休戚都不相關。遇勝則奪級。稍有崎嶇則先遁。阻三軍之志而惑亂其耳目。最害事也。此弊起於唐之中葉。李德裕上疏力陳顚末。然不能去。但令每軍千人聽取十人以自衛。高拱營中。不得預戰。有功則仍分之。自是無齟齬。每戰皆捷。亦善御監軍之法也。　宋李綱亦言。昔唐用兵不利。禍皆起於監軍云。

將帥故智

留斂以自爲。樂毅用之太過。韓信用之不及。故皆以去位殺身。彭樂之走宇文泰。慕容紹宗之縱侯景。則不忠甚矣。鳥盡弓藏。人主又當加意。卽使其臣如范蠡、張良。亦安在乎爲民上也。

無事可忽

百里奚之牛。金日磾之馬。卜式之羊。陳平之割肉。謝元之量屐。陶侃之運甓。古人用心不苟。隨事計功。異將相之器也。世間最敗德無如懶惰。

先兆

天將旦必熸然而昧。火將盡必倏然而炎。大雪將至必先溫。大雨將至必乍燠。故木之璧、其華必將枯。人之瞬、其志必將滅。列子曰。物不至者則不返。

殘忍生於利欲

帝王之文學。隋煬帝足矣。帝王之英邁。唐太宗足矣。皆不免於弑奪。若曲端殺叔以行令。車新朋姊以取名。誠怪異其性也。

大事可憐

人之將死也。五臟盡絕。風刀解體。其痛楚窘偪。口不能言處。雖人間刀鋸鼎鑊所難例論。彼時雖有掀天揭地本事。又以堯舜爲父兄。周孔爲子弟。一毫用力不得。何況浮名浮利。及衆生子孫也。故佛氏竭三藏之神通。孔子以朝聞夕死。斬截喚醒。無非爲此一着。人自不解脫耳。宋儒魏了翁、蔡元定。皆談笑隱几而逝。平日豈無所用心哉。亦豈長齋拜佛、度僧禮懺所能了耶。然天竺則不言下手工夫。洙泗則直書指點。其宏慈一也。

外國識量

雞林能愛重白樂天古詩。織之弓囊。交趾能醜詆王介甫新法。書之露布。誰謂中國之外無人乎。然白太傅自藏其集於廬山。豈當時如元稹、劉禹錫之外。推重而傳述之者亦寡耶。王荆公初立法時。天下風靡。豈當時如張安道、司馬君實二公。深惡而痛絕之者亦寡耶。是外國之識量、反在　特見矣。

出身本末

一言拜相。田千秋也。三語爲掾。阮千里也。雖人主用人不次。而仕宦速化若是。稍有廉隅者、恥之矣。何況其他。

盛衰先兆

衰至便驕。千古名言。不但一人之身。卽一國之舉動。亦徵兆不爽。春秋、當晉之盛也。鞌之役。范文子、郤伯、范叔、欒伯交相讓功。及晉將衰。鄢之役。趙簡子爭鼓音。衛太子爭右。鄭良爭御。交相誇能。夫戰勝同而人心則迥別。晉國之盛衰係焉。可畏哉。

養癰

宋李沆爲相。凡條陳利害封事。悉擲還不覽。請以此報國。當時去太祖太宗不遠。規制已定。無可更端。倘歷年旣久。事變紛紜。宰相亦藉口文靖。庸庸以釀禍。是爲養癰矣。故琴弊改絃。車弊易轍。

父子至性

林文恪歸養。每日必冠裳謁文僖。親膳。文僖亦冠裳見之。以爲常。宋徐仲車者。日夕與母夫人相見。亦具

袍笏且曰吾於貴人且然況吾母乎二公於家庭間凜然誠敬固足爲孝然去斑衣之天眞遠矣禮曰至愛無文

賦象無常

鵝鴨有翼而身伏咫尺蟲蛇無翼而足躡雲霄丹朱帝堯之子不有天下大舜未耜之人享名萬世天分之不足恃如此

漢武隋煬

自古不道之君莫如隋煬然有二事可嘉其一道士潘誕上言欲取童男女腦髓合長生藥帝立斬之其一或云李氏當王勸帝盡滅李姓帝不聽此二事視漢武以千童男女入海謂獄中有天子氣凡長安獄無問罪之重輕盡殺之者差有間矣

季氏伊尹

春秋魯季孫意如逐昭公出居乾侯凡經八年國空無君意如攝政且歲具從者衣屨歸之乾侯及昭公薨之明年與遠其弟公子宋始即位此事大奇千古所無夫人臣權力能驅御其主尙何顧忌不弑而篡之耶設昭公有罪於宗社而被放意如又一伊尹矣意如不能謝僭竊之名於後世者齊晉之君以持之也

漢之所以强盛

漢時凡有征伐大事皆集百官議之議而是者官雖微天子可其奏而三公亦不之拒形跡渾忘瞻患不作如賈捐之之罷珠崖楊雄之許單于降班勇之伐西域李固之定交趾四人皆小官也後世不論事之大小安危惟要地一言爲符印倘有違忤首領不保矣至如曹劌李同尤爲奇偉乃春秋之時不必言者何古賢之能自見也

鐘鼎

鐘鼎之屬生以之享死以之祀古人所寶故齊之伐燕遷其重器孟氏以爲言及樂毅破齊則曰祭器毀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廟室其竹帛炫耀亦在於此蓋古人無有異瑤奇珍以供好尙愛護之物惟此而已其節儉敦樸之風亦可想見矣然其勒銘多篆作一人持戈之像或列一戟於人之傍蓋示子孫以武不欲其柔懦敗度爲他氏所奪也意又深遠矣

餘菴雜錄

陳恂　著

本傳

陳恂、字子木、號餘菴、家於嘉興、崇禎壬午舉人、父別駕憲來染疾、需靳蛇、禱五聲夜、忽楚友鄧墉至、人稱孝感、早食饋、負盛名、以萬物一體論見賞於岳司馬元聲、婁東、雲間、諸賢、俱推復社領袖、黃漳浦講學大滌山房、追隨無少間、甲申變後、徐家宰石麒揭庶、以母老辭、徵爲浙西四孝廉之一、監司郡縣、聞名造廬、必堅辭、年八十九、命懸黃蘗浦倪文正長箋榻前、相對而逝、所著有餘菴文集八卷、

餘菴雜錄卷上

明　海鹽陳　恂子木著

易、咸者、感也、而象曰以虛受人、未有心不虛而能感者也、恆者、久也、而象曰立不易方、未有立不定而能久者也、

易上經、終之以坎離、坎離之上、頤與大過、頤有離象、大過有坎象、下經終之以既濟未濟、既濟未濟之上、中孚與小過、中孚有離象、小過有坎象、蓋坎離既未濟、得乾坤之中、故先之以大過小過、欲人損過以就中、此聖人序卦之微意也、

屯初九磐桓、桓、亭郵表也、漢書注云、亭郵、四角建大木、貫以方板、名曰桓表、縣所治、陳宋間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即檀弓所謂桓楹也、震陽木、桓之象也、初居下象、磐石之著地、桓木之埋地、屯、萬物始生、爲開治之象、初九、一陽震動、爲開治之主、磐桓者、狀其雄固之象、剛健之才、橫渠以爲磐石、猶言柱石也、

泰卦之義爲通、通者、無所不達之謂、非決而去之之謂也、決則夬而非泰矣、內君子而外小人、正欲其之相安、不與之相激、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乃化小人爲君子也、不然、消將妨交矣、六四以其鄰不戒、以孚四爲陰首、近孚于三、則衆陽皆見、四先孚三、則羣陰畢從、交泰繇係、實在于此、宋魏文靖事穆陵、進講

泰卦曰內君子而外小人爲泰。第在外而心腹是計。不外爲在內而情意不親。不爲內。此因時納規。閑者歎賞然分別太露。亦啓小人之疑。

孔明勸先主取劉璋。或疑其非。不知正是伸大義於天下處。劉璋之父焉。漢之賊也。初以益州有天子氣。求領益州。意已可誅。未幾董卓之亂。諸鎮起兵討賊。焉起兵不討賊。而據益州。帝使璋諭旨。璋遂留蜀。焉自作乘輿。焉死。璋立。是悖逆相承也。不取何待。

朱子不取詩小序。於鄭衛之風。多指爲淫奔。人或非之。楊文懿守陳言春秋列國大夫會盟。多賦詩以見志。使皆淫詞。焉肯取以自況。若夫子意在垂戒。一二章足矣。何多載若此。季子觀周樂。爲之歌衛。曰。美哉。淵而不困。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於鄭雖譏其細。然皆歎其美。未嘗及于淫也。

顧端文之論吳澄許衡。謂魯齋臨終誡子孫。死後勿請謚。但書許某之墓四字足矣。此分明表仕元之非得已。又分明認仕元爲非。愧恨之意。溢于言表。而草廬居之不疑。若以爲固然者。故魯齋之所自以爲不可。乃吾之所謂可。而草廬之所自以爲可者。乃吾之所謂不可也。高忠憲之論。謂魯齋有用夏之變。故有魯齋之志與其德則可。若草廬則既爲宋人。且試鄉校。爲宋貢士矣。即不死。亦當被髮入山。而奈何其膺程鉅夫之薦也。奈何其受資善大夫之銜。與織金文綺之贈也。觀顧高之論。寬魯齋而責草廬。學者可知所重矣。

楊文貞公贈曾十榮序云。今年部使者行郡縣。勵新學。校考諸生。經義不治者。罷黜爲吏。而十榮與其遺中。又曰。吏不根儒。或戾于道。儒不達吏。或滯于用。子根儒以治吏。功立而譽顯。吏果不足以辱子也。遂書之以壯其行。蓋當時試士公嚴。令在必行。士亦不以此諱避。遂赴其役。而士風淳樸。可以想見矣。

杜詩瑩瑩金錯刀。註引續漢書。佩刀諸侯王。黃金錯環。謝承後漢書。詔賜應奉金錯刀。又漢食貨志。新室鑄錢。更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大抵古器物。以黃金錯之。皆謂之金錯。如對雪詩云。金錯蕊徒馨。乃是錢刀。而以金錯也。虎牙行云。金錯旌竿滿雪霜。謂以金而錯鏤旌竿也。

士之生物。其數五。故凡草木之花皆五。惟桂乃月中之木。居西方。西乃金之生數。故桂四出而金色。且開於秋。若雪花六出。朱文公謂地六成水之義是已。然薔薇亦六出。

四皓有羽翼功。後惠帝爲之製文立碑。此上世賜葬人臣恤典之始。見于任昉文章緣起。他書未嘗載。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綺里季、姓吳名實。字子晏。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角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

九族、孔安國以爲高祖至元孫之親。杜預以爲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而爲九。詩頍弁。序言不親九族。而詩有甥舅。角弓。序言不親九族。而詩及婚姻。固當以杜說爲是。按周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說者爲父也、子也、孫也。三者爲之屬之正名。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說者謂自己而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元孫。九也。則由一而三。由三而九。皆謂同姓之親耳。三詩之序。推親親而廣之耳。夏氏書解。則曰。高祖非己所得

而逮事。元孫非己所及見。惟引夏侯歐陽等。以爲父族四者。父、五屬之內。一也。父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二也。己之女昆弟適人及其子。三也。己之女子適人者及其子。四也。母族三者。母之父姓。一也。母之母姓。二也。母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妻族二者。妻之父姓。一也。妻之母姓。二也。

正統己巳八月十五北狩。十七報至京。十八景帝以太后命監國。至二十八日。令旨諭鎮守居庸關內臣潘成、都指揮孫斌等。諭云。鎮守大同等官報。虜閉擁一人。到彼城下。稱是至尊。多出朝見。反與銀兩段匹賞。衆等因此等無謀無知之人。聽其詐誘。已令人去責他。不許再蹈前失。諭至爾等。只依前諭。不可如彼輕信。中國惟知社稷爲重。爾守將等。只知爲國守關爲重。今後若有此等。不分眞僞。決不可聽虜誘。詎。愼之愼之。故諭。上鈐鄭王之寶。此時監國纔十餘日。而有只依前諭之語。則所遣示意非一次矣。又云。不許再蹈前失。且云。不分眞僞。明示英宗臨邊。令拒絕之矣。可見後遣使講和迎駕。皆非所欲也。

陳止齋論漢高封國。是初時急于撫定。使延歲年。意必別有區處。如蠡祖開基。事多未究。謂自古功業多遺恨。惟周公無虧欠。孔孟監二代。兼三王之論。王通說經志大備。是已。周禮載師所征稅。或二十而一。或十而五。自漢宋諸儒。因疑周不純用徹法。是又失之不考。蓋閭師、縣師、載師。皆征賦稅。載師、乃征公卿大夫子弟諸食采之地。其收之民。皆十一也。而自租歸公。士則有差等。輕或二十而一。重或二十而五。若有他受田之民。什一之稅。鄭則征于閭師。遂則征于縣師。顯然三局。益見法制周詳。無可擬議也。

春秋是聖人經世之用。要其托史見義。以五霸爲據。按左氏合諸國之史。發明經所不書。以表見其所書。因五霸之興衰。究觀王道之缺。則戰國之事起。周亡而秦漢出矣。此止齋所謂看左氏傳在貫穿五霸之變。五霸功罪未分。則東遷之不競。與歷年多處。未見著落也。

春秋十二公。時各不同。隱桓時。王室新東遷。號令不行。天下散而莫主。莊僖時。伯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一。宣公時。楚莊強盛。夷狄主盟。成公時。晉悼公出。楚自退去。繼而吳楚又入爭伯。定哀時。政自大夫出。至春秋末。與初時大不同。然無大殺戮。及戰國爭雄。兵戈傷殘日甚矣。

季札聞歌小雅。而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註。衰、小也。先王、殷王也。文中子曰。季札焉知樂。小雅。周之盛也。劉氏敞曰。三子之說。皆未得其眞。何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何關殷之末王乎。若聞鹿鳴魚麗。何謂之衰。又何以爲季札乎。蓋昔者周德既衰。樂章錯亂。太師非其人。不知小雅自有正雅。大雅自有變雅。而遂誤以凡變雅者爲小雅。凡正雅者爲大雅。而季札所聞。適季札南山之類。故有周德衰之歎耳。後至仲尼自衛反魯。乃始分雅頌。各得其所。則前此不得其所矣。故季札所聞。皆厲宣幽王之詩。而當時太師目之爲小雅者也。此其所以稱怨而不言。不亦宜乎。

詩魚麗之後。亡其三。南陔、白華、華黍也。南山有臺。南有嘉魚之後。亡其三。由庚、崇丘、由儀也。六篇同在一處。不應中間南山有臺。南有嘉魚二詩。獨能存也。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笙入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又曰。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六詩。皆主于笙奏之。而份曰。所謂亡其辭者。今論語亡字。皆讀爲無字。謂此六詩。于笙奏之。雖有其聲。舉無辭句。不若魚麗。而有嘉魚。

南山有臺、於歌奏之歌、人聲也、故有辭、此歌與笙之異也、古者有堂下堂上之樂、歌、主人聲、堂上樂也、笙籥以閒、堂下樂也、謂之笙籥、乃閒歌之聲、皆有義而無其辭、東晳徵之補亡六詩、皮日休補肆夏、不知六亡詩乃笙詩、肆夏乃金奏、初無辭之可傳也、

唐制、宰相不得獨對、姚崇與張說不協、崇曳躡、爲有疾狀、上召問之、因得留語是也、宋宰職曰、同進呈公事、遇有所密啓、必先語閤門使、奏知進呈、蓋乃獨留、謂之留身、

羅隱能詩賦、元祐復之、至紹聖又罷、紹聖二年、始立宏辭科、除詔、誥、制、勑、不試外、其章、表、露布、檄、書、頌、箴、序記、誠論、凡九種、以四題作兩場、引試惟進士得預、而專用本朝及時事爲題、每取不得過五人、大觀四年、改立詞學兼茂科、增試制詔、內二篇以歷代史、故事、每歲一試、所取不過三人、紹興三年、工部侍郎李擢、又乞取兩科裁訂、別立一科、遂增爲十二體、曰制、曰誥、曰詔、曰表、曰露布、曰檄、曰箴、曰銘、曰記、曰贊、曰頌、曰序、凡三場、試六篇、每場一古一今、許卿大夫之任子、亦就試爲博學宏詞科、所取亦不過五人、任子中選者賜進士第、此宋之宏詞科式也、

嘉靖間、禮侍顧鼎臣、霍韜、以孟冬時享、被命捧主、會二臣俱有期功之喪、例當引避、上言、據古諸侯絕、大夫降之文、謂今之公卿、卽古之諸侯、臨祭不當引避、禮書夏言折之曰、古封建諸侯、世有其國、伯叔兄弟、皆其臣也、故期服可絕、不知今之所謂公卿、可以君道自處、而臣其伯叔兄弟也、則期功無絕降之說矣、詔令迴避、凡今之仕者、三年之喪、必解官守制、若期功、則第衞哀于私室、而服官如故、是絕降之義也、祭爲吉禮、既奉君命、以私情奏明、是謂得之、若謂君道自處、臣其伯叔兄弟、而謂之絕、則大夫又何爲之降乎、

五代之閒、吳蜀荆閩、日壓其民於鋒鏑、吳越獨安靜百年、以歸於宋、三世四王、靡聞失德、方是時、天下皆糜爛於戰爭、惟兩浙不知、不可謂無大功于民、而歐陽公於十國獨譏吳越之虐、予因念野史載其風俗侈靡、國富有餘、卽入朝時所貢獻、及遺朝諸臣金帛珍寶、不啻數百萬計、則其橫征剝民、亦大略可知、

世多傳李太白在當塗采石醉後泛舟于江、見月影而俯取之、遂至溺死、然李陽冰作太白草堂集云、陽冰試菽歌於當塗、公疾亟、草稿萬卷、手集枕上以授、俾爲序、又李華作太白墓志、亦云賦臨終歌而卒、乃知俗傳皆妄、如謂杜子美食白酒牛炙而死者、亦誕也、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歐陽文忠公譔紀表志、宋景文公譔列傳、當時以宋所譔過文、且一書出兩手、命文忠看詳、改歸一體、文忠曰、人所見不同、且宋公前輩、遂已、故事、修書惟官高者一人書職名、時景文守鄭州、在文忠下、文忠曰、宋公用力久且深、何可掩哉、遂于所撰各書之、古之君子、存心至公、無欲上人如此、

浙江杭州府仁和縣學、有宋石刻宣聖及七十二弟子像、李龍眠公麟所畫也、宋高宗製贊并書、後附以尚書左僕射同平章門下事秦檜記、檜之言有曰、孔聖以儒道職教弟子、皆無邪難背于道者、今縉紳

之習、或未純于儒行、顧馳騁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倖於功利、蓋指當時言恢復者、黃文獻嘗畫圖贊、後謂檜作此記時、距其卒僅七十六日、其問上謹民、至死而不已也、明初、吳文恪公訥爲御史、巡按浙江、得觀石刻、見檜之說、尙與圖贊並存、不勝憤恨、立命磨去其文、又備識其後、使後覽者得所考云、仁和學、宋高宗紹興十四年正月始、卽岳武穆第作太學者也、

上巳當作十干之己、蓋古用日、例以用干、如上辛、上戊、之類、無用支者、若首午尾卯、則上旬無巳矣、故王季夷峴詞云、曲水湔裙三月三、

歐陽讀聖俞詩曰、梅翁事淸切、石齒漱寒瀨、又曰、初如食橄欖、眞味久愈在、蘇東坡讀孟東野詩曰、水淸石露、一種嶮削淸峭之致、似矣、若橄欖眞味、梅翁當爲首肯、鬆鬆空螫、貧孟豈能心折、然兩文忠之品評、均自有眞解、

考妣之稱、今人以父母沒後當之、此本爾雅、父曰考、母曰妣、然經文多以妣對祖言、詩、似續妣祖、烝畀祖妣、易、過其祖、遇其妣、左傳昭十年、邑姜、晉之妣也、似古者祖母以上俱得謂之妣、

東漢人士、最上如荀朗陵、陳太邱等、人倫師表、天未竟其用、復顯其子孫、如荀文若、陳元方、長文兄弟、使門望有以發其潛德、次則若蔡中郎無後、郭有道、龐德公、司馬德操、類隱而不出、或顯其奬許之後進、以不泯其識鑑、若王仲宣、顧元嘆之于蔡中郎、嵇季寶等之于郭有道、龐士元、諸葛君之于龐德公、司馬德操、輩最可悲者、若張子布在吳、許文休在蜀、故人貴顯、移書慰問、以重其聲價、若孟德之于子布、王朗之于文休、使其國中後起者、功名日盛、如公瑾孝直輩、總不敢少有無禮于子布、文休、此三代下不可多得之風氣、讀後漢書、須尙友處、

楊龜山渡江以來、周旋延陵、句吳間、鄒忠公、李忠定公、皆與有故、先生遂寓居於此、講性善之學、無錫縣工部玉泉先生受業、尤文簡遂初、李肅簡小山、蔣文忠寶齋、遊相師承、程氏之學大振、程子所謂吾道南矣、至此果然、

阮籍詠懷云、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顏延年謂趙飛燕、李夫人、劉會孟謂安知非實有其人、不必求其誰何、不知詩意謂是遊俠近倖之流、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成帝常與微行、籍詩正出此、

詩家聯句、漁隱叢話引雪浪齋日記、謂始韓退之、因謂謝宣城有聯句七篇、陶靖節有聯句一篇、則已有先退之而爲者、然亦有先陶、謝而爲之、如漢柏梁臺、亦豈非聯句、

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霰、稽雪也、或謂之米雪、其粒若米、若稷然、

程子曰、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其相因者、動極則陽形也、是猶鑽木戛竹、皆可以得火、胡明仲曰、陰陽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電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

洪範傳、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而終、陰用事、亦百八十三日而終、雷出則萬物出、雷入則萬物入、故雷安萬物、安雷害萬物、害又瓦、子占、入地則孕鐵根、茇保藏蟄蟲、避蟄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

伏宜整陽之德。

餘菴雜錄卷中

月令孟春蟄蟲始振而非二月、仲春始雨水而非正月、仲夏小暑至而非六月、孟秋白露降而非八月、與劉歆三統歷不同、鄭氏釋月令謂夏小正正月啓蟄漢始以正月中爲啓蟄然則劉歆以驚蟄爲二月節蓋謂蟄蟲始啓二月大震故移驚蟄於二月蓋月令或原其始或要其終其實紀時而已非如歷之詳也其他與歷異者皆然

禹貢敘治水之次冀爲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於五行爲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以兗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以荆揚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于梁雍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所謂彝倫攸敘者此也

燕嗣侯先生言召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秦而賤也伏生浮邱伯之徒經不以秦而亡也萬石君之家俗不以秦而變也陽非陰所能蓋劉故曰碩果不食

孔子生卒年月傳記所載不同公羊氏書魯襄公二十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書年與日同于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是差一月史記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則差一歲左傳記魯哀公十六年爲壬戌歲四月己丑孔子卒史記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按魯襄公二十一年爲己酉二十二年爲庚戌若非庚戌則二十一年己酉當是七十四歲此索隱亦疑書數之不明也又

按是歲己酉閏申以元術論節過在子可作庚戌推命仍是己酉紀年故劉庶外紀謂孔子年七十四而黃震于闕里譜系家語圖皆謂十月庚子生朱子刊正世家年仍史記月日用公羊索隱年信公羊而謂史記云二十二年蓋誤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也故宗二傳者外紀日抄譜系家語圖也爲生于己酉十月二十一日宗世家者祖庭記路史也爲生于庚戌十月二十七日衆說參差不合馮去疾見傳記異辭則立爲會通之言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己酉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歷法積之則大雪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是爲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方爲庚子是孔子之生已在十一月之節既是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首矣公羊書爲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書爲二十二年而又謂孔子之年七十三以卒亦未嘗誤穀梁於年於月皆據實而書公羊於年亦據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則於年以節書總而論之三者皆非誤也宋濂之辨謂公羊穀梁其時去孔子爲近其傳經之家言必有所據孔子所生年當從公穀爲的然以春秋長歷考之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二十一日特交十一月節孔子所生月正當從穀梁氏也至孔子之卒當從左氏其載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某卒與史記相同諸儒遷之不違也但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己與乙文相近故誤書所謂乙丑則四月十一日爲的謂十六年爲辛酉己丑日爲戊戌者非也自壬戌歲上溯己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亦非也若洪興祖爲周家改月十月庚子即夏正之八月今闕里年表記孔子生日爲今八月二十七日故孔子卒于四月亦謂爲二月因以孔子志在春秋死生以之二仲上丁適與月會而宋濂則辨曰殷嘗建丑矣書稱惟元祀十有二月漢嘗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其前後之例如此周制可知孔子作春秋行夏時爲萬世法不過載子丑二月于前歲之終耳月固不改斷斷言之然上丁之祀千百世下皆於二八月尊聖者持論不已附記之

東坡在儋耳聞子過曰吾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濡硯索紙筆焚香曰果如吾言寫我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寫畢讀之甚喜後數日而廉州命至如此卜兆神動天隨眞有道之象

兌非北方之正水少陰之氣不能敵南方之正火兌之陰畫下有二陽爻而離火從下鎮之此火能革澤水也故有溫泉而無寒火

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老子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即此意也無見則自然靜止外物不得入而與身爲緯此其雖不動而人我不能交涉乃止之止非不止之止也學者主靜之功必從有所止而入聖人以無所止爲止上九敦艮厚終乃聖學之全也陽明謂惡動之心非靜也求靜之心即動也休心息見智故不作不爲動動不爲靜靜其惟上九乎

或謂自乾而姤一陰始生乾上九之陽擠於卦外反之始也歷二陰遯三陰否四陰觀五陰剝六陰坤此一陽皆遁遷而未至至復而始見則歷七卦矣以卦配月自建午至建子爲七月所以言日者古人呼月爲日商風一之日二之日是也陰陽平分其數各六升降往來至七而遇也然以卦配月終屬牽强

固不若朱子主七爻之說也。

詩、君子偕老、惟述夫人服飾之盛、容貌之美、絕無淫亂、但中間有子之不潔一言、而譏刺之意盡見、碩人、惟述莊姜之美、不言莊姜不見答、但中間有大夫夙退語、猗嗟、惟述魯莊之美、不言不能防閑其母、但中有展我甥兮一語、三詩體同、中間下一二冷語、而首尾不露其意。

王道盛、則諸侯不得擅相并、詩存邶鄘之名于衛、不與衛之滅國也、程子曰、衛首併邶鄘之地、故爲變風之首。

商居風雅之中、風之所爲終而雅之所爲始也、變風終于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邠、反之于周公、而後至于鹿鳴、言周之所以盛、由周公也、故補傳曰、孔子處邠于變風之末、實尊之也、尊之者何、變而克正也。

近代藏書之富、南浙多有、然均不及西亭王孫睦檡、卽授經圖一書、崇文總目列之、書不傳、獨西亭購得之、或云、西亭好古、因章如愚考索圖增定、圖首授經世系、次諸儒傳及經部著述。

朱子以爲古人作易、其巧不可言、九八七六、原來只是十數、太陽居一、除本身是九、少陰居二、除本身是八、少陽居三、除本身是七、太陰居四、除本身是六、其說最爲直截。

偶見元戴表元剡源集、戴以文名淳祐、大德間、與柳貫齊名、然文勝柳貫、元人集中佳本也。

寒食上墓、禮經無文、漢成帝時、班伯爲定襄太守、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因召宗族、各以親疏加恩、光武初、詔諸侯出征、有經鄉里者、命有司給少牢拜掃、此朝命特典也、若林吉爲九卿、自表上師許商冢、大夫博士、卽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者車數百兩、儒林榮之、是在王莽時後、曾孟德過商元墓、爲文致祭、此則誼展於師友、然皆非寒食也、其勸士庶寒食掃墓、自開元始、然觀王義之有省墓文、則可見墓祭古原不廢、但有時則告不拘其時、後世則相沿於寒食、而春秋霜露之感、併及于十月之朔、亦情所不能已也。

靖節以義熙元年秋爲彭澤令、冬、遂致綬去、後十六年、晉禪宋、又六年卒、晉史名潛、字元亮、南史名潛、字淵明、皆非也、按先生義熙中作孟嘉傳、又祭程氏妹文、俱稱淵明、元嘉中對極道濟、乃稱潛、是與年譜載在晉名淵明、在宋改名潛、其字元亮、未嘗易者、爲相合、海陸碎事、謂淵明一字泉明、李白詩多用之、不知稱淵明爲泉明者、蓋避唐高祖諱、猶楊淵之稱楊泉、非一字泉明也。

尙書禹曰、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說者謂禹治水、州用三萬人、非也、彭城劉氏敞曰、師猶長爾、一州十二師、以商周之制推之、則連率卒正之類也、以五長稽之、則五國有長、而十長有師也、長所以長也、師所以師也、十長之師、凡五十國、一州十二師、則六百國也、州六百國、計十二州、則七千二百國也、十二州之薄于四海、又有五長、是以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也。

六十甲子納音之說、術家多不曉、原其所以得名、者從五音所生、蓋甲子爲首、而五音始于宮、宮土生金、

故甲子爲金、而乙丑以陰從陽、商金生水、故丙子爲水、而丁丑從之、角木生火、故戊子爲火、徵火生土、故庚子爲土、羽水生木、故壬子爲木、而己丑、辛丑、癸丑、各從之、至于甲寅、則納音起于商、商金生水、甲故寅爲水、角木生火、故丙寅爲火、徵火生土、故戊寅爲土、羽水生木、故庚寅爲木、宮土生金、故壬寅爲金、而五卯各從之、至甲辰、則納音起于角、角木生火、故甲辰爲火、徵火生土、故丙辰爲土、羽水生木、故戊辰爲木、宮土生金、故庚辰爲金、商金生水、故壬辰爲水、而五巳從之、宮商角既然、惟徵羽不得居首、於是甲午復如甲子、甲申如甲寅、甲戌如甲辰、而五未、五酉、五亥、亦各從之。

五行運化、如甲己化眞土之類、義無可推、蓋以五虎元所生命之、如甲己之年丙作首、謂丙寅月建也、丙屬火、火生土、故甲己化土、乙庚之歲戊爲頭、謂戊寅月建也、戊屬土、土生金、故乙庚化金、丙辛寄向庚寅去、庚屬金、生水、故丙辛化水、丁壬壬位順行流、壬屬水、水生木、故丁壬化木、戊癸但向甲寅　甲屬木、木生火、故戊癸化火、又素問論、天數中於五、戊居之、地數中於六、己居之、戊、己土也、化氣必以五六、故甲己化土、而居于甚首、土生金、故乙庚次之、金生水、故丙辛次之、水生木、故丁壬次之、木生火、故戊癸次之、其說尤明快。

周禮、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則理財、與宰相之職也、蓋古人制國用、量入以爲出、故以九賦斂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取之有益、用之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而致其用、先王所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而已矣、徒紛紛較其贏餘、以爲宰相之職、則非其義也。

嘗攷三代之政、未嘗有轉輸漕輓之事、又春秋列國諸侯、會同征伐、無歲無之、然其兵食資用、皆取給于所過之國、亦未始有餽餉之役、凡以農功修而粟帛衆、雖門關郊里野鄙之間、皆有委積、故能隨用取足也、周禮小宰、會同軍旅、令百言府、共其財用、而春秋齊師還自召陵、申侯請道出陳鄭之閒、供其資糧屨屏屨事也、至秦欲攻匈奴、始使天下之民、飛輓芻粟、轉輸河北、率三十鍾而致一斛、漕運之盛、蓋興於此。

東坡初欲爲富韓公神道碑、久之未有意思、一日晝寢、夢偉丈夫、稱是寇萊公來訪、共語久之、既卽下筆、首敘景德澶淵之功、以及慶歷議和、頃刻而就、以示張文潛、文潛曰、有一字未甚安、請言之、蓋碑之末曰、公之勳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己、總公、然一超濟能搖之、竊謂能不若敢也、蘇公大以爲然、卽更定焉、蘇公論文、嘗以意爲要、嘗讀書者、誠知一篇有一篇之意、一字有一字之意也、謂可與論文矣。

孔子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曾點所言、非知爾之事也、對非所問矣、而夫子反謂吾與點也、點之意以爲上苟知也、固當以此知之也、此乃所謂事無事、爲無爲矣、是易之不事王侯、高尙其事者也、果許知于堯舜、故能全其讓夷齊知于武王、故能全其隱、四皓知于漢高、故能全其處、然則不事其事、乃所以事也、不爲其爲者、乃所以爲也、此全德之所能、非曾點可及、曾點進取者也、夷考其行而不掩、是以孟子謂之狂、理學之家、相與詠嘆而推明之、殆有合于此與。

大戴禮、禮儀三百、可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李徽之謂輕重倒置、愚謂威儀、豈是易事、凡灑掃應對、進退

容說、辭氣顏色皆威儀之事。聖賢一生工夫、臨終猶慮其不能盡者、此也。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蓋經禮當由曲禮而入、曲禮、卽威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參寥如洛、遊獨樂園、有地高亢、不因枯槁、生芝二十餘本。寥謂圃人、豈潤澤之使長茂、圃人曰、生來靈物、不假人力。寥嘆曰、眞溫公之役也。

餘菴雜錄卷下

張景陽詩、黑螟灑重淵、商羊舞野庭、螟、蛇也、潛泉而居、將雨則曜。商羊、一足之鳥、天將雨、商羊鼓舞。

穆宗卽位、首誅魏忠賢、客氏、崔呈秀等、朝疏請臚列媚黨諸姦狀、上是其議、一日發紅本二黃袱、召閣臣韓爌、冢宰王永光、司寇喬允升、總憲曹子汴、面諭曰、朕留心于此半年矣、卿等分別罪狀、爌等擬紅本中情罪最明著以聞、上分別贊導稱頌建祠諸款、御題曰逆案、案成、上復出紅本四十餘、諭閣臣曰、此紅本亦多稱頌語、不可不處、閣臣識冠帶閒住、上曰、此等可復與冠帶耶、御筆塗去冠帶二字、後周宜興延儒、欲爲一二營復冠帶、而舉朝合爭、究不能得者、亦以按經御定故也。

成祖既都北京、令山東、河南、江北諸郡衛所各軍、春秋兩班、赴京部科點驗、發京營一體操練、以習軍士之勞、省徵調之煩、壯京師之衛、備邊陲之防、法誠至善也。其後分發近邊築工、折其半納班價、又勳戚有墳土、乞恩請班軍以數千計、皆折價入橐、領班官歲斂軍士金錢、募人應點、遂不赴京、而祖制盡失。京營之設、尤以寓居重之勢、乃積弊相沿、久不見兵革、卽聞戚畹發兵勦賊、皆沿路無籍游棍代頂、若本軍未嘗出京一步也。將領利扣其糧餉、游棍利恣其擾搶、飾敗爲功、及歸營、則本軍依舊充伍、代頂者復沿路散亡、雖崇禎之季、屢諭精練、另立戰營戎政、吳甡極意振飭、而積弊之勢、不可爲也。

嘉靖六年正月、閣臣楊一清以所擬元宵詩呈覽、內有愛看冰輪清似鏡句、上以類中秋詩、改云愛看金

蟾明似月、一清疏謝、以爲曲盡情景、不聞知爲元宵作矣。至資超悟、殆非臣下可及也。

宣宗作猗蘭操、諸大臣序曰、昔孔子自衛反魯、隱居國中、見蘭之茂、與衆草爲伍、自傷不逢時、而托爲此操、朕慮在野之賢、有未出者、故亦擬作其詞曰、蘭生幽谷兮、晔晔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衆草爲伍、於乎賢人兮、汝其予輔、又作招隱詩以示諸臣曰、古亦有招隱詩、蓋彼欲招隱者、與之俱遯、朕則意在招徠賢者而用之、其求賢之切如此。

內閣自永樂至天啓末年、二百三十餘年、閣員共八十餘人、崇禎廟御十七年、更置五十餘人、豈才不及古、而國事多艱、亦以徵世變矣。

文淵閣、在午門之東、初僅五間、崇禎時、閣員獨多、改七間、爲輔臣分票之所、中一間、上供孔聖畫像、傳是宣宗時所賜出也。近窗東西列兩凳、諸輔臣進揖孔聖、以次對坐、中置長桌、凡分本、及分票、九首輔、與諸輔參酌于此坐、翰林院官皆在堂內揖、不坐、故稱閣中堂老先生云。會極門之南廊廡一間、坐東向西、額曰東閣、經筵日講退、講官至此揖光祿、奉茶而別、其餘各官、在外則朝房見、進朝則戚班房見、此惟部院堂上官有機務相商者則然、邊烽警急、則內閣晚輪一人宿朝房、以不時發本票擬也。崇禎年又于午門外西廊房修理一處、遇冬寒則輪宿于此、以去內朝更近、發票擬更速也。

洪武二十一年、賜信國公湯和夫人胡氏黃金二百兩、白金千兩、鈔五百錠、綵段三十表裏、仍賜勅曰、婦之道、專內政而無妒、勳勞起家、夫婦同心、若此古有之、今之人少見、惟朕臣湯和與爾夫人、同朕鄉里、當天下大亂之時、人各挈家避難、皈依豪雄、所在如之、獨爾信國夫人、秉內政以助和啓家、信國立勳業于大廷、今也功成名遂、攜長幼而歸、夫婦黑髮而來、今歸故鄉、皆蒼顏皓首、夫人淑德命婦、如之鮮矣、特賜助和之功、啓家之勞、如數、夫人領之。

洪武十七年甲子、始頒行科舉成式、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每科定以爲例、乃癸未榜、天順亦無癸未榜、蓋永樂初卽位、天順南省火災、皆以明年甲申會試、故自正德以前一百六十年、未嘗有癸未科進士、惟嘉靖二年癸未、萬歷十一年癸未、兩次、至崇禎十六年癸未、改試于秋、而甲申罹變、其癸未一榜、多不及仕宦。

洪武丁丑會試、命翰林學士劉三吾、吉府紀善白信蹈、爲考試官、取宋琮等五十一人、廷試賜閩縣陳郊爲首、吉安尹昌隆、會稽劉謂次之、時大江以北、無登第者、下第諸生上疏言、三吾等南人、私其鄉、上怒、命儒臣張信等再閱落卷、或言劉曰、囑信等以陷卷進呈、上益怒、親賜策問、擢韓克忠、王恕、崔勝、六十一人、皆山東、山西、北平、河南、陝西、四川士也。考官張信等俱磔殺之、至吾以老戍、郊等伏法、削籍、後但有克忠榜、而郊榜不可考矣。

洪武開科詔、五經皆主古註疏、及易兼程朱、書蔡、詩朱、春秋左、公羊、穀梁、程、胡、張、治禮記、陳、後乃盡棄註疏、不知在何時或云始於頒行五經大全、亦未有確考。

景泰間、陳循、王文在閣、其子鄉試不第、訐論試官、奉旨特賜循子瑛、文子倫舉人、正德閣臣焦芳、以子黃

中不得狀元降調翰林諸執事官嘉靖閣臣蔡變于汝儉、汝孝同科連中鄉會然不旋踵而遭禍革如楊慎以廷和子殿試第一慎博學高明無愧科名而當時猶稱爲面皮狀元後以議禮直諫謫戍雖才名爲士林所重而未嘗得一日立朝至張江陵二子懋敬、懋修乃出神宗優異師傅之意特取鼎甲亦終不享蓋朝廷公典稍徇以私必爲造物所忌也崇禎翰林徐九一汧丁丑會試序應分房謂友人曰松江夏彝仲允彝久困公車吾入闈必物色之夏君文章經濟吾自爲朝廷得人相信于心非有私也夏閉之慄然謂天下事無不可人爲惟此糊名易書得失無定全屬天意若涉以人則違天矣違天不祥斷斷不敢及臨期徐丁艱不入闈而夏于是科獲售時以歎徐公之好賢夏公之持正不苟云

自長卿等就騷中分出侈麗之一體以爲辭賦至于子雲此體遂盛不因乎情不止于理而惟事于辭雖因宮室畋獵等事以起興然務矜夸而非詠歌與之義變矣雖取天地百神等物以爲此然涉奇怪而非博雅比之義變矣雖陳古昔帝王之迹以含諷然近諛佞而非柔婉風之義變矣雖稱功德等美以傲雅頌然多文飾而非正大雅頌之義變矣但風、比、興、雅、頌之義雖變而其義非泯至于六朝三國以降辭益侈麗六義變盡而情失六義盡泯而理失矣

馬端臨曰按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注言元宗詔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也今文者隸書也唐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

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未二十三爲弱過五十六爲老皆未傅也

孛、彗、長、三星其古略同其形小異孛、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也彗、光芒長參如埽彗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見天或十丈或三丈或二丈無常也大法孛彗星多爲除舊布新火災長星多爲兵革

漢文短喪詔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應註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爲領緣纖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此以日易月也師古謂紅與功同以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爲是此喪制文帝自率己意行之非有取于周禮以日易月也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非七月也劉攽曰文帝制此喪服蹟自葬後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此其證也意既葬除重服制大紅小紅所以漸即吉耳是以學者向循文帝以日代月之說皆非也

古者、族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貲十筭適得官十筭、十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爲吏廉士無貲又不得官

漢景詔減貲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學盛於宋之南渡後于時有金華之學有永嘉之學有台州之學有明州之學皆不苟異同各相授受金華倡于呂祖謙而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之徒則相沿於黃幹氏之傳永嘉倡于王開祖而周行己、許景衡、劉安節、薛季宣之屬則得于伊洛程氏之傳台州學者如林、吳、杜、郭皆祖考亭朱氏而趙師雍兄弟則往來于象山而陸氏之學亦行于台明州學者如楊、袁、沈、舒皆祖象山而余端臣、黃震則取法于

考亭而朱子之學亦行于明雖有正宗羽翼之不同要皆發明聖賢之道

王荊公有黃昏風雨滿園林離菊飄零滿地金之句歐陽公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荊公聞之引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爲據予按訪落詩訪予落止毛氏曰落始也爾雅俶落權輿始也郭景純亦引訪予落止爲注然則楚詞之意乃謂攝菊之始英者爾東坡戲章質夫寄酒不至詩云漫遶東籬嗅落英其義亦然

宜和間申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士人竊攜坡集出城爲閽者所獲執送有司見集後有一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漫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內何曾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丁收拾上瑤宮京尹義其人且畏累己因縱之見桯璐漫志

昔杜子美詩有得意者宗武年十二倭于暗中爾之言紙有金字光明射日孫綽爲著作郎每自暗中見鞭端吐光若火近見朝士暗中脫衣或用首拂皆有光灼鑠一室俱明始知富貴之士尚然光彩橫發而況文章不朽盛業乎字筆有光固其宜也

李壽周于母曰富貴家女子必纏足何也其母曰我聞之聖人重女而使之不輕舉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過閨闥之中欲出則有帷車之載是無事於足者也聖人如此防閑而後世猶有桑中之行臨邛之奔范雎曰裹足不入秦用女喻也環環記

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爲郡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于市果止於梨、栗、棗、柿、榖止脯、醢、菜羹器用磁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即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悋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公之在洛也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爲眞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閒一日今人盍少思此事惜福養財不細

劉忠宣公大夏自戶部侍郎予告歸携草堂于先塋之次讀書其中作東山賦以見志平生不爲人通私書請託藩臬守令往造者不謁謝薄田僅足供衣食里鄰或肆侵奪任弗與爭公言財貨須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己有子孫視之亦不甚惜況官貨悖入者乎後起大司馬歸仍居草堂再著東山之賦戴笠乘驢往來山水間

太宰漁石唐公致政家居時出入惟徒步有陳大參良謀者說之曰翁宦居八座年邁七旬故天下大老也孔子曰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耶公曰固然第吾楓山先師致政歸祇是步行未嘗乘轎吾安敢違耶

倘書韓公邦問與陽明王先生父海日翁同輩先生事之甚謹一日冬至節皆赴公所稱賀先生貂蟬朝服乘馬而趨彼從人報韓倘書在後先生亟下馬執笏立道左韓公至不下輿第拱手曰伯安行矣予先往遂行先生俟其過乃上馬當是韓公偃然以前輩自居先生欿然不以伯爵自重

甘泉湛先生九十餘過吉州遊青原山東廓鄒先生率同志友數百人走迎且戒之曰湛先生當茲高年

猶殷殷訪友如此。即此可證其學矣。古云。憲老不乞言。吾儕但應憲之。更不容出一語。煩聒先生也。晨夕定省。食而執醬執醋。一遵古養老禮。時先生年近七十矣。蓋以憲先生爲師王文成莫逆友。故事之謹如此。

鄒洞文張翁。是尙書文定公邦奇父。公爲學憲時。雖事值二種。旁一機。故是叔所居。叔有宿遭求售。公倍價得之。告于翁。翁問價。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潸然淚下。公訝問故。嘆曰。吾想異日更抑。撤彼舊居。其夫婦何以爲情。公爲惻然。欲收券還之。翁曰。毋計其銀以償人矣。可若何。公言當併其價不取。翁始怡然。

魏鶴山云。某常以呂文穆夾袋册、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正獻手記、曾宣靖雌黃公議、司馬公鷹士編、陳密學章疏、范文憲手記、近世虞忠肅翹材館錄之類。萃爲一編。名逸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行己用世規模。須在推誠布公。集謀廣益。不惟濟一且之用。往往居德養才。流風所被。遠乎數世。鶴山此論。可謂任重道遠。第寡士非難。若識鑑未至。徒以偏駁固滯之見。稱量摸索。不爲荆公者幾希。荆公嘗曰。當今可望者。惟惠卿。又曰。章子厚才極高。但爲流俗所毀耳。倘翹材之所延。夾袋之所載。盡如荆公之選擇。則是豺虎之藪也。流毒可勝道哉。

書閻劉文靖請邱瓊山有散錢而少貫索。瓊山遽請曰。公有貫索。而卻欠散錢。雖然。世傳綜者。恃此休休心。爲貫索更妙也。韓魏公爲相時。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公文章不逮歐陽永叔耳。公曰。吾爲相。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于是。卽此一語。永叔之文章。可爲魏公一齊穿紐矣。我朝最稱該博者。莫如瓊山。乃媚嫉白沙而陰擠三原。雖博亦奚以爲。文靖請其無貫索不虛也。

史記不與張騫立傳。其始附衛青。而于大宛傳備載始末。蓋大宛諸國土俗。皆騫所歸。爲武帝言者也。騫沒後。諸使西域者亦具焉。事備具而有條理。若漢書則大宛、張騫各自爲傳矣。

史張蒼傳敘。至蒼遷御史大夫。忽入周昌。周昌後又入趙堯。趙堯抵罪。又入任敖。任敖後仍入張蒼。事核而文奇。四人皆相繼而爲御史大夫者也。王文恪拈出。可爲後學讀書之鏡。

漢興封侯。雖自公孫宏始。然更春乃得封。故平當以冬月爲相。止賜關內侯也。關內侯大率三百戶。又按董賢傳。賜爵關內侯。食邑。豈非亦有封而不食邑者乎。至光武時。三公封侯。無更春之例。侯霸傳曰。漢家制。丞相拜日封爲列侯。東漢之末。三公不復封侯。惟靈帝卽位。太傅陳蕃封高陽鄉侯。食邑三百戶。蕃不受封。

按貨殖傳。則今之徐州、沛縣、及陳州等、西楚也。自徐州以東至海州、揚州、是東楚也。江南、河南、兩浙、是南楚也。

巵林

附補遺

周嬰 著

巵林小語

余無談笑之才。平生不解作寒暄語。亦未嘗發問難端。稠人廣坐。羣譏風生。余竟默默也。知者以爲野部。不知者以爲簡傲。衆目所攝。勉相獻酬。顧資之所限。終不可强。雖欲有所發明。吞未及一伸。而詞已跲矣。且夫盥均之譏也而騷。韓非之顏也而說。長卿之喫也而賦。子雲之蹇也而玄。何哉。文以杼柚而工。不禁淹思。言以縱橫而辨。機在捷赴。捷而能劇。故蹇喫者無宮商也。雖然。言之不可以已。巧者騁其黃。拙者守其巵。巵亦酬世之具也。子玄有云。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言者因物隨變。惟彼之從。非宥坐之巵與。余今是非無主。義解繇人。因以曼衍。故巵林起焉。優哉游哉。亦所以窮年也。癸未嘉平。周嬰識。

巵林目錄

卷一……一

質魚　諮杜
鐫紀　刺顧
難裴　箴王
辨劉　析鄭

卷二……二五

綰顏　非馬
說孔　贅劉
錄崔　釋李
復杜　疑白

卷三……四九

問歐　董孫
格鮑　爍張

巵林 目錄

釋王 附王
彈高 本朱 ……七九
卷四

述洪 ……一〇五
卷五

議郎 論何
明楊 解馮
注王 ……一四五
卷六

廣陳 匡徐
遲焦 ……一七九
卷七

洗梅 原謝
中董 商艾
增姚 詮鍾 ……二一五
卷八

諗胡 ……二四五
卷九

諗胡 ……二七一
卷十

諗胡

巵林卷之一

莆田周 嬰方叔纂

質魚

雒水

魚豢魏略曰。漢火行。忌水。故洛字去其水而加隹。魏爲土德。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雒除隹而加水。

質曰。按左傳。遷九鼎於雒邑。又伊雒之戎。會雒戎。至於雒。還及雒。館雒汭。臨上雒。周禮。豫州川、滎雒。周代已爲雒字。豈終始五德之傳。周得火德。故周忌水而然乎。律歷志以周爲木德。春秋元命包、後漢禮儀志、亦云。是周果木行也。水、木之母。母可忌乎。史記夏本紀。踰於雒。又伊洛瀍澗。東過雒汭。導雒自熊耳。禹世已爲雒矣。山海經。讙舉之山。雒水出焉。又門水至河入雒。伯益在虞年。又已爲雒矣。虞土德。夏金德也。郊祉志又謂夏得木德。亦豈忌水而加隹乎。新城那沮水。山海經、左傳作雎水。雎水在楚。楚不忌水。何不除隹。漢之受命。非始於洛。洛之從水。何忌之有。江淮河漢。四瀆之大者。皆不去水。而獨更於洛何也。高帝建國曰漢。傳之百世。避忌宜孰有先者。如黎之說。漢字便當加隹矣。按沈約歷志曰。五德更王。惟有二家之說。鄒衍以相勝立體。劉向以相生爲義。漢蒼則以漢水勝周火。廢秦不班五德。賈誼則以漢土勝秦水。以

秦爲一代.若同蒼黜秦.則漢水.魏土.晉木.宋金.若同誼取秦.則漢土.魏木.晉金.宋火也.難者云.漢高斷蛇.而神母夜哭云.赤帝子殺白帝子.則漢非火而何.斯又不然.漢若爲火.則當云赤帝.不宜云赤帝子也.白帝子又何義.況乎.蓋由漢是土德.土生乎火.秦是水德.水生乎金.斯則漢以土德爲赤帝子.秦以水德爲白帝子也.又按.論衡引泉陵紫芝.湘水黃龍之瑞.從公孫臣賈誼之言.以爲漢書土德.則安得以爲火行而忌水乎.梁氏玉繩曰.續史中洛字作雒.陸德明.顏師古.俱據魚豢魏略.謂漢火行.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博物志謂魏復變雒爲洛.則雒字東漢所改.後遂相仍不盡易也.但明史禮志五.天啓元年從禮部奏.凡水旁加名爲者俱改爲雒.則今所傳書籍.在明光宗以後刻本.又必改洛爲雒矣.金壇段玉裁云.豫州之雒从隹.雍州之洛从水.本是兩字.後人混而一之耳.

諸杜

歲星

杜元凱注左氏傳.襄十八年注曰.歲在豕韋.二十八年.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注曰.歲.歲星也.十八年.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淫.行失次也.昭九年杜注.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大梁.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十年裨竈曰.今茲歲在顓頊之虛.杜曰.謂玄枵.十一年注曰.襄三十年.歲在豕韋.至今十三年.復在豕韋.楚靈王弑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昭十三年.歲復在大梁.三十二年杜注.此年歲在星紀.

路曰.歲星者.東方木宿之神.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當居不居.國亡.所之國昌.故左氏好以歲星贏縮占驗禨祥.後世疇人世家.異教殊術.年載次舍.往往差池.按竹書及年表.襄十八年.太歲丙午.二十八年爲丙辰.昭之九年.太歲戊辰.五歲則爲壬申.自此四歲而爲乙亥.昭十年則己巳也.襄三十年戊午.更十三歲.蓋爲庚午.靈王弑立.即昭元年庚申.到十三年.太歲壬申.杜氏之曆.蓋與韋昭同也.韋昭國語注曰.歲在大火.魯僖五年也.年在壽星.僖十六年也.在大梁.二十三年也.受實沈之星.僖二十四年.在鶉尾.二十七年.復在壽星.則僖二十八年也.據史記.僖五年丙寅.十六年丁丑.二十三年甲申.明年乙酉.二十七年戊子.明年己丑.以韋杜之解推之.則太歲在子.歲在鶉尾.太歲在丑.歲在壽星.寅在大火.卯當在析木之津.辰在星紀.巳在玄枵.午在娵訾.未在降婁.申在大梁.酉在實沈.戌當在鶉首.亥當在鶉火也.故五行志.成公五年.梁山崩.是歲歲在鶉火.至十七年.復在鶉火.年表.五年乙亥.十七年丁亥.又范甯穀梁傳序.升平之末.歲在大梁.蓋升平四年庚申.杜氏之說非誣矣.然昭九年戊辰.既歲在星紀.而三十二年辛卯.而亦曰在星紀.是自相乖違也.且杜全不用太初曆者.漢書律曆志曰.太初元年.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漢志曰.歲名困敦.是年.太歲丙子.王莽傳.莽下書.始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倉龍癸酉.服虔曰.倉龍.太歲也.五年.莽又曰.始建國八年.歲躔星紀.在洛陽之都.明年.改元天鳳.天鳳元年.莽曰.更以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行巡狩之禮.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即土之中.案始建國無八年.即天鳳三年.天鳳無七年.即地皇元年.莽下書無非好大行詐之詞.然始建國五年.通鑑紀實在癸酉.天鳳三年.歲陰丙子.地皇元年

二年.則庚辰辛巳.如莽旨.又律曆志.漢高祖伐秦.繼周.天下號漢.歲在東井二十二度.鶉首六度也.漢志.歲名敦牂.太歲在午.而天文志.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從歲星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蓋漢元年丙午也.或誤讀律曆志.以八年爲丙午.謬矣.以漢書觀之.則太歲在子.歲星在星紀.太歲在丑.歲星在玄枵.寅在娵訾.卯在降婁.辰在大梁.巳在實沈.午在鶉首.未在鶉火.申在鶉尾.酉在壽星.戌在大火.亥在析木也.故律曆志曰.伐桀之歲.歲在大火.房五度.竹書曰.其年壬戌.志又曰.文王受命.歲在鶉火.張十三度.至武王克殷十三年.歲亦在鶉火.按大雅文王疏曰.文王受命.改元元年.太歲己未.其十三年辛未.則孟堅之指伸矣.然志又述襄公三十年.歲在娵訾.三十一年.歲在降婁.其年戊午己未.且以成公之乙亥丁亥爲歲在鶉火.而光武中興.改元建武.歲在鶉尾之張度.是年乙酉.則又午在娵訾.未在降婁.酉在鶉尾.亥在鶉火.是班氏自爲淆亂也.杜豈以班術疏闊.故不從之乎○淮南書.太陰元始.建於甲寅.歲徙一辰.爾雅曰.太陰.太歲也.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雄爲歲星.舍斗牽牛.太陰在卯.歲歲星舍須女虛危.太陰在辰.歲歲星舍營室東壁.太陰在巳.歲歲星舍奎婁.太陰在午.歲歲星舍胃昴畢.太陰在未.歲歲星舍觜巂參.太陰在申.歲歲星舍東井輿鬼.太陰在酉.歲歲星舍柳七星張.太陰在戌.歲歲星舍翼軫.太陰在亥.歲歲星舍角亢.太陰在子.歲歲星舍氐房心.太陰在丑.歲歲星舍尾箕.史記亦曰.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歲陰在卯.星居子.歲陰在辰.星居亥.歲陰在巳.星居戌.歲陰在午.星居酉.歲陰在未.星居申.歲陰在申.星居未.歲陰在酉.星居午.歲陰在戌.星居巳.歲陰在亥.星居辰.歲陰在子.星居卯.歲陰在丑.星居寅.索隱曰.皆石氏星經文也.周禮馮相疏曰.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爲陽.右行於天.一歲移一辰.十二歲一小周.太歲左行於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數同.歲星爲陽.人之所見.太歲爲陰.人所不覩.太歲歲星雖右行左行不同.要行度不異.其說與淮南合.然則太歲在寅.歲在星紀.卯在玄枵.辰在豕韋.巳在降婁.午在大梁.未在實沈.申在鶉首.酉在鶉火.戌在鶉尾.亥在壽星.子在大火.丑在析木也.夫歲星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行度既有定局.即間遇遲疾伏留逆順.其大體要自不失.遲過者疾必續.逆盈者順必償.伏久者見必從.一歲所次.要還常法.故杜於襄三十年注曰.二十八年.歲星淫在玄枵.今三十年.在娵訾.是歲星停在玄枵二年.然則二十八年不害其疾.二十九年無損於遲.歸之年居一次耳.而三家違舍各各乖異.何也.淮南子.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高誘注曰.仲.中也.謂在子午卯酉四面之中.丑鉤辰.申鉤巳.寅鉤亥.未鉤戌.謂太陰在四角.皆鉤曲.取此語以注漢書.晉灼漢書注曰.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蓋以四孟四季爲四鉤也.今觀卯歲舍須女虛危.午歲舍胃昴畢.酉歲舍柳七星張.子歲舍氐房心.是四仲果行三宿也.餘歲舍星紀析木諸次.是四鉤果行二宿也.班氏以四季行三宿.韋杜以四孟行三宿.於晉氏之說且不合矣.平而論之.淮南及太史公之法爲密.而班杜鄙不依用.杜自以長曆推驗春秋時事.豈能全無合離.其後孔穎達作正義曰.隱公即位.歲在豕韋.桓公即位.歲在玄枵.莊公即位.歲在鶉

火。閔公即位。歲在大梁。僖公即位。歲在鶉首。按隱元年己未。桓元庚午。莊元戊子。閔元庚申。僖元壬戌也。既稱午在玄枵。未在豕韋。則安得鶉火直子。大梁直申。鶉首直戌乎。且未在豕韋。而文公之元乙未也。顧云歲在降婁。莊元年戊子。而云鶉火。乃昭十五年壬戌。又言歲在鶉火。二十七年甲戌。曰歲復在鶉火。借子之矛。攻子之盾。其何如矣。漢獻帝傳。載蘇林董巴上表曰。天有十二次。以爲分野。魏在大梁。昔光和七年。歲在大梁。武王始受命爲將。討黃巾。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始拜大將軍。十三年。復在大梁。始拜丞相。今二十五年。歲復在大梁。陛下受命。今年青龍在庚子。又載魏明帝册山陽公曰。帝自西京。臻茲洛邑。聿改乘轅。又遷許昌。武皇帝是依。歲在玄枵。皇師肇征。迄於鶉尾。十有八載。九域咸火。惟帝念功。祚茲魏國。考魏志。獻帝遷洛陽。曹公都許。車駕出轘轅而東。則建安元年也。及策命曹公爲魏公。則建安十八年也。按建安二十五年爲庚子。則元年丙子。十三年戊子。十八年癸巳也。據蘇林之表。則太歲在子。歲星在大梁。讀魏明之册。又太歲在子。歲星在玄枵。太歲在巳。歲星在鶉尾。與淮南史記漢書韋杜之歷復皆不合。夫天道玄遠。推步難明。載紀綿邈。校算易爽。蘇董等皆紀當時事。而自爲乖異乃爾。且從玄枵數之。十有八載不得在鶉尾之次。又諸家言魏分野在實沈。而董巴言在大梁。布穀其舌。以誑媚時主。遂使歲星之說竟不足信。公羊傳襄二十有一年。孔子生。何休曰。時歲在乙卯。解云。何氏自有長歷。不得以左氏難之。然則爲天數者。家自謂羲和。人自謂羣昧。誰得復詰之乎。

鐫紀

溫泉寒火

晉書陸機策問。有溫泉而無寒火何也。紀瞻對曰。陰陽升降。山澤通氣。初九純卦。潛龍勿用。泉源所託。其溫宜也。若夫水潤下。火炎上。剛柔燥濕。自然之性。故陽動而外。陰靜而內。內性柔弱。以含容爲質。外動剛直。以外接爲用。是以金水之明內靈。火日之光外輝。剛施柔受。陽勝陰伏。水之受溫。含容之性也。鐫之曰。淮南子。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故陽施陰化。元命包亦曰。陰精爲月。常脁任而受明。精在內。故火曰外景。金水內景。思遠所對。蓋采其說。然不翳火性之必熱。而引火德之外融。可謂遁詞矣。且火以烈而始見其剛。非以剛而乃有炎也。水以潤而始驗其柔。非爲柔而乃繳潤也。況火託木石之中。藏煙匿燄。何嘗不靜。而水發重壕之內。潛源奔湧。何嘗不動。又以初九純陽爲泉源所託。則濫濫漏漏。謂宜盡爲煙液。以水之受溫爲含容之性。則河漢淮江亦當變爲湯谷。而海內湯泉曾不能十數。其理屈矣。若夫薰邱燈原。而入者有衣裘之想。東武焚林。而被者無焦灼之色。陰陽相搏。固有不可類推者。安在其無寒火也。○抱朴子曰。謂火必熱。而薰邱有涼篠。齊地記曰。東武山有勝火之木。燒之不死。亦無損也。

刺顧

問訊王導

世說新語言語篇曰。王敦兄含、爲光祿勳。敦既謀逆。屯據南州。含委職奔姑孰。王丞相詣闕謝。司徒丞相揚州官僚問訊。倉卒不知何辭。顧司空和時爲揚州別駕。援翰曰。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羣下不寧。不審尊體起居何如。

刺之曰。按王含南奔。與敦同逆。而和云遠避流言。諂媚擁戴。亂賊之黨也。左傳僖二十四年。襄王出居於鄭。臧文仲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諸葛亮上言獻帝曰。久令陛下蒙塵幽處。田畴傳。天子方蒙塵未安。潘岳西征賦。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於赤眉。晉四王起事。惠帝蒙塵洛陽。黃門以瓦盂盛茶上至尊。庾峻別傳。劉曜作亂。京都傾覆。天子蒙塵。峻與許遐等從。釋慧遠論曰。元興三年。天子蒙塵。人百其憂。通典。晉博士徐虔議。今天子蒙塵。撫王不宜作樂。南史。梁王雖在蒙塵。齋戒不廢。隋書。李密曰。昏主蒙塵。播揚吳越。屢尋往牒。誰敢以兩字施於臣下者。和乃舉屬丞相。若非陰共勸進。則謂體昧尊卑。謂之能言。不亦謬乎。世說又曰。和詣王丞相。丞相對之疲睡。顧謂同坐曰。昔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大喜。以此而觀。和直巧言令色取悅容身者也。

難裴

魏明帝

裴松之三國志注。校練精密。可謂勤矣。然亦有疏闊處。如魏志。景初三年正月。明帝崩。時年三十六。注曰。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鄴。文帝始納甄后。明帝應以十年生。至此年整三十四耳。時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爲今年正月。可強名三十五年。不得三十六也。

難曰。按志稱。叡封武德侯。年十五。時爲延康元年。則叡蓋以建安十一年生。計黃初、太和青龍、合年十七。而景初強爲三年。凡二十年。則裴云強名三十五者良是。若以爲建安十年生。則可三十六矣。然以十年生。又不得言十五封武德。陳裴皆爲舛也。

神亭

吳志。太史慈到曲阿。爲劉繇偵覘孫策。時獨與二騎。卒遇策。從騎十三。慈便前圖。正與策對。策刺慈馬。驟得慈項上戟。慈得策兜鍪。於是解散。慈入山中。稱丹陽太守。住涇。策躬攻討。遂見執。策解縛捉其手曰。卿識神亭時耶。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注引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爲策所執。裴曰。此與本傳大異。疑謬誤。

難曰。慈若於神亭見囚。則策方解縛而遽云。卿識神亭時。何其倉卒不次。又當言今日得我云何。不宜言爾時也。按呂範傳。範從孫策攻太史慈於勇里。乃知神亭時慈獲策兜鍪。而勇里時策致慈縲絏也。裴蓋求之深核。

篤王

驚坐

王僧虔上古來能書人名啓云。杜陵陳遵、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隸。每書一座皆驚。時人謂爲陳驚坐。

鐫曰。陳遵、字孟公。杜陵人。哀帝末爲校尉。有功。封嘉威侯。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寶弆以爲榮。時列侯有

與遊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更始時。爲大司馬護軍。使匈奴。事具漢書。而簡穩不審。野客叢談云。王侁虔名書錄。說陳驚坐。是是不知侁虔之謬也。

王次仲

能書人名。啓又云。上谷王次仲、後漢人。作八分楷法。

箋曰。水經注。上谷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弱冠。變書。頗舊文爲今隸書。秦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於事要。奇而召之。三徵不至。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次仲履真懷道。窮數術之美。首發於邁。化爲大鳥。出車外。飄飛而去。落二翮於山。故其峯有大翮小翮之名。張懷瓘書斷、亦引陽固北都賦曰。王次仲匿術於秦皇。落雙翮而沖天。然則次仲與祖龍並世。而僧虔謂之後漢人。數對赤陛。疏謬若斯。

辨劉

叔向

世說新語曰。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間屋。劉孝標注曰。春秋左氏傳曰。叔向、羊舌肸也。晉大夫。

辨曰。世說賞譽品藻。止於魏晉兩朝。閒因曹蜍李志而及廉藺。因讀高士傳而出井丹長卿。若尙論古人。羌無義例。所謂叔向者。予以爲望之有叔名向。爲之題目。以相標榜。如王大將軍稱其兒類耳。且叔向平邱之會。以威武劫齊。以無道脅魯。以譎詐懼季孫。而又搆殺萇弘。陰謀周室。何朗朗之有。

深公

世說新語輕詆篇。深公云。人謂廣元規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許。注曰。深公卽殷源也。

辨曰。世說之稱公者。山張羊和溫褚王蔡庾謝郗陶及桓宣武十三人耳。皆位登台司。巍然公輔者也。其他。叔夜以名勝。其尊安道以高隱。見賞衆譽。所歸亦得茲號。然皆繫之姓氏。無析字而稱之者。惟慧遠、道安、法深、道林。以方外縕侶。取名之半。綴之以公。猶云耆宿耳。殷在世說中。稱殷侯、殷浩、殷淵源、殷中軍、殷揚州。至桓公稱阿源。盡矣。不登三事。望非稽戴。顧得稱公。於例未允。且浩字淵源。唐以諱。始改爲深源。蕭梁之日。安得以深代淵乎。予謂深公者。竺法深也。前注云。法深道徽高扇。值永嘉亂。考室剡縣嶀山中。支道林宗其風範。世說法深凡五見。而於此獨以爲殷侯。必非孝標撰也。孝標注多爲敬胤者所潸。敬胤蓋唐人。此注抑愈下矣。雖然。世說曰。有人道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爲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觀此。則元規於法深不薄。而茲乃發輕詆語。夫倚庾之貴以拒訕。嘗庾之短以黜重。法深豈高逸沙門哉。

析酈

酈道元、字善長。范陽人。後魏御史中丞。尙書左僕射。撰水經注四十卷。

君子濟

酈道元水經注曰。漢桓帝十三年。西幸檢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齎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曰子封。送之度河。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冢舉尸。資費一無所損。其子以金與之。津

長不受。事聞。帝曰。君子也。遂名其津爲君子濟。濟在雲中城西南二百里。

析曰。後漢書。桓帝再幸函谷。一臨雲夢。乘輿鹵簿不屆檢林。且京雒宅中。代畎不爲東地。元號屢易。紀年不得十三。其嘉君子之名。必非蠡吾之主。案魏收書以猗氐爲桓帝。幽并之閒。水草是逐。度沙漠而飲馬。據參合以張旣。故以檢林爲西。桑乾爲左矣。尋厥昆嗣。屢遊斯津。則桓卽猗氐。差無乖爽。但猗氐統部止十一年。此言十三。又非佳證。且桑氏已著濟名。則事在漢桓之先矣。○孫氏志祖曰。此文出酈注。而非桑經。近殿刻水經注。校改魏桓帝十一年。周氏之疑可釋矣。

絳陽

水經注曰。晉悼公謀去故絳。遂居新田。又謂之絳。卽絳陽也。蓋在絳澮之陽。漢高帝封越騎將軍華無害爲侯國。

析曰。故絳、猶言故都。故宅耳。杜元凱成六年。故絳注曰。晉復命新田爲絳。故謂此故絳。杜蓋以新田爲新絳也。酈氏遂用其說。然莊二十六年。士蔿城絳。杜注曰。絳、晉所都。今平陽絳邑縣。而新田注又曰。今平陽絳邑縣是。夫故絳旣今絳邑。而新田又復同墟。杜之釋地。殆自相伐。且殷人五遷。不稱新亳。周京屢徙。非帶舊圖。齊都臨淄。便棄薄姑之號。楚移郢都。豈仍故郢之思。矧絳本非嘉名。不過以水氏縣。晉人何取而三以命都哉。又史記。越將絳陽侯無害。司馬貞考地理志無絳陽。而漢表作終陵。則史之絳陽未足以證新田也。

鑿臺

水經注曰。檢次縣南側水有鑿臺。韓魏殺智伯瑤於其下。刳腹絕腸。折頭揩頤處也。

析曰。戰國策曰。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知伯。將其頭以爲飲器。韓子難三曰。知伯國亡身死。頭爲飲杯。呂氏春秋曰。趙襄子與韓魏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爲觴。史記。知伯醉。以酒灌擊毋卹。又豫讓傳。襄子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淮南人間訓曰。知伯身死高梁之東。頭爲飲器。又道應訓及說苑曰。知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處十月。圍襄子於晉陽。襄子擊之。大敗知伯。漆其首以爲飲器。據此。乃知漆頭之譬實報灌首之辱。諸家解同虎子。已屬麤言。而水經注曰。韓魏殺知伯。刳腹絕腸。折頭揩頤。蓋所未聞。尋史記及新序。載黃歇上秦王書曰。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又曰。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十世。社稷壞。宗廟隳。刳腹絕腸。折頭摺頤。身首分離。暴骨於草澤。此春申極言韓魏之怨秦。而酈氏誤以爲智伯見屠之酷。可謂疏鹵矣。鑿臺之下。新序作叢臺之上。郡國志作鑿壺。字書以爲壺古臺字。故獻帝紀注。臺崇、山陽公載記作壺崇。禮記。敗於臺駘。鄭玄曰。臺當爲壺。字之誤也。陸德明曰。臺音胡。謝靈運擬征賦。覽石橋登戲臺。策馬釣渚。息轡城隅。則亦讀爲壺。折頭、新序作折額。

丹水

水經注曰。上黨郡。丹水出長平北山。東南流。注於丹谷。卽劉越石扶風歌所謂丹水者也。

析曰。劉琨扶風歌曰。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文選李善注引晉宮閣名曰。洛陽城廣莫門北向。漢書。上

黨高都縣莞谷丹水所出也。蓋卽酈元之說。予按上黨去雒千五百里。朝發洛城。暮宿高都。雖有乘風之翼。蹈景之足。不能如是之疾。且其詩曰。顧瞻望宮闕。事有天井關頭可睇。德陽殿角乎。倘曰寓言。則安得以高都實之。考地理志。弘農有丹水縣。丹水出上雒冢嶺山。東至析入鈞者。斯爲近之耳。○許氏宗彥曰。此廣莫門必非洛陽城門也。左傳。狄之廣莫。於晉爲都。并州有廣莫門。當取此義。周氏以丹水爲上雒冢嶺山之丹水。非。越石未嘗至陝也。

壺關三老

水經注曰。黎亭縣有壺口關。故曰壺關。漢有壺關三老公乘興。上書訟衛太子。卽邑人也。

析曰。漢書戾太子傳。作壺關三老茂。顏師古曰。荀悅漢紀。作令狐茂。檢今漢紀無。而白帖引上黨郡記曰。壺關城都尉治。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令狐終。卽爲冢焉。諸生尊師法。陪葬者三百餘人。松千樹。皆大數十圍。高四五十丈。俗名其山爲令狐墓。漢史所稱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戾太子者也。然漢武故事曰。治隨太子反者。外連郡國數十萬人。壺關三老鄭茂上書。上感悟。赦反者。拜鄭茂爲宣慈校尉。持節徇三輔。赦太子。太子欲出。疑弗實。吏捕急。自殺。此作鄭茂。未知誰信。又漢書王尊傳。有湖三老公乘興、上書訟王尊治京兆功效。善長以茂爲興。大誤。

五公

水經注曰。易水逕五大夫城南。背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隱西山。故其舊居世以爲五大夫城。子莊溪水南流。逕五公城西。五公猶王興之五子也。光武卽位。封爲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喜侯。顯才、蒲陰侯。仲才、新市侯。季才爲唐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俗又以五公名居矣。

析曰。漢書。無北平侯。惟元后弟譚、字子元。河平二年。封平阿侯。薨。子仁嗣。初。莽幼孤。平阿侯譚多稱莽。久之。封莽新都侯。仁、素剛直。莽憚之。爲安漢公。迫仁自殺。謚刺侯。子述嗣。按此。則譚亦憐愛莽矣。所不同於莽者。平阿侯仁也。與豈仁之同生乎。考兩漢書。譚諸子。蕭賢傳有去疾。哀帝時侍中。有閎。亦見張步傳。莽東郡太守。魏囂傳有向。莽安定大尹。馬嚴傳注有仁子術。卽譚傳之述也。莽九江連率。馬援傳有仁子磐。漢爵士。擁富貲。東觀記以爲術子者。凡此皆介特同根。盤跨維城。彼九族之降心。若四體之無骨。獨與父子、自竄北鄙。絕意閒朝。澗泉其清。林風愈引。若非酈注。幾於無聞矣。檢太平御覽。兩引河北記曰。易縣有五公城。王譚不從王莽。譚子興、生五子。避隱於此。世祖並封爲侯。所謂中山五侯也。其西三十里有五大夫城。水經注。蓋引其說。若此言非爽。王氏再世有二五侯矣。○全氏祖望云。善長可謂輕信者矣。王譚封平阿。不封北平。其妄一也。譚以特進卒。歷其弟商根柄政。而莽始繼之。譚之喪未拱矣。安得不同其政乎。其妄二也。莽之凶暴。其子稍不順。卽殺之。豈容五子遠引。其妄三也。且其封爵何以皆在北平等縣。其妄四也。班范荀袁並不一及。其妄五也。方叔蓋疑之而未敢頗言。

金臺

水經注曰。金臺陂。東西六七里。南北五十步。陂北十餘步有金臺。

析曰。文選注引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又王隱晉書曰。段匹磾討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據此。金臺蓋有兩也。酈氏以爲長廡被浦。閒館連都。昭倒於前。丹匯於後。然則曲榭鋪金。虎臣畢聚。高臺蓄寶。駿骨先來。豈亦昭貽孫謀。丹繩祖武者乎。

寡婦城

水經注曰。夏屋城東側。因河仍墉築一城。世謂之寡婦城。賈復從光武追銅馬五幡於北平所作也。世俗音轉。故有是名矣。

析曰。注說非也。考地理志。太原廣武縣有賈屋山。注曰。卽史記云趙簡子登夏屋者。按此。則夏蓋讀作賈。故夏屋轉爲賈屋。賈屋又變爲賈復。而賈復更譌爲寡婦也。考古證今。此城蓋只夏屋城耳。酈謂賈復築之。亦穿鑿之甚。○趙氏一清曰。汾水注之楢水二源奇導於賈復城。復南擊鄴所築也。俗語訛譌。謂之寡婦城。以寡婦爲賈復。是一佳證。且賈屋山名。賈復城名。固未可合而爲一也。漢廣武縣在今山西代州西十五里。有廣武故城。而賈復城今在直隸保定府完縣西南。至唐縣四十里。方叔以并州之山鐵富萬城之城地。可謂不思之甚。

捍虎圖

水經注曰。如渾水南逕虎圈東。季秋之月。聖上親御圈上。勑虎士効力於其下。事同奔戎。生制猛獸。○孫云。奔戎事見穆天子傳。卽詩所謂祖裼暴虎。獻於公所者。故魏有捍虎圖也。

析曰。後魏書曰。王叡、字洛誠。晉陽人。姿貌偉麗。領太史。文明太后臨朝。叡兄幸。爲侍中、吏部尚書。愛寵日隆。太和二年。高祖及太后率百僚臨虎圈。有逸虎登門閣道。幾至御座。侍御驚靡。叡執戟禦之。虎乃退。親任轉重。進爵中山王。叡薨。太后親臨哀慟。葬城東。高祖登城樓望之。立祠都南。又詔褒叡。圖其捍虎狀於諸殿。高允爲讚。京師士女造新聲而歌詠之。名曰中山王樂。善長託喻奔戎。蓋晦其事。微露捍虎。亦迂其詞也。

牽招

水經注曰。鴈門水逕高柳縣城北。昔牽招斬韓忠於此處。

析曰。魏志。牽招、字子經。觀津人。太祖辟爲從事。太祖討袁譚。而柳城烏丸出騎助譚。乃遣招詣柳城。值遼東太守公孫康使韓忠齎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王大會。忠與招爭言。招提忠頭頓築。拔刀將斬之。峭王驚怖。徙跣抱招救請。忠乃還。坐峭王便辭。遼東之使。按此。則韓忠之頭非斷子經之手。善長誤也。又地理志。高柳縣屬代郡。柳城縣屬遼西。相去懸矣。酈氏又誤。

茅茨

水經注曰。天淵池西。置魏文帝茅茨堂。前有茅茨碑。其黃初中所立也。

析曰。洛陽伽藍記曰。蓬萊山有華林。南有石碑。魏明帝立。題云○孫云。案碑是曹魏文帝所立。以爲明帝。所誤。苗茨之碑。高祖於碑北作苗茨堂。永定中。莊帝馬射於華林園。百官讀碑。疑苗字誤。楊衒之曰。以蒿

覆之。故言茆茨。何晏之有。未稱善。又魏書任城王傳。孝文還洛。作茅茨堂。東曰步元廡。西曰遊凱廡。命羣臣賦詩。據此。則碑立於當塗。而堂乃元魏孝文帝作。注以爲皆曹子桓事。非也。然茆茨字後經諸人研核。而水經注魏書並作茅茨。正如越絕書茅山。吳錄作苗山。鄭注士相見禮。古文茅作苗。蓋字通也。

檢樻

水經注曰。漢明帝發使天竺。寫致經像。始以檢樻盛經。白馬負闕。表之中夏。

析曰。青民要術。檢十五年中爲豈。樻者。亦豈類也。廣弘明集曰。梁陳齊魏之前。道家惟以瓠盧盛經。本無天尊形像。此云檢樻。可對瓠盧也。

鼷鼠

水經注曰。靈臺。漢光武所築。嘗宴於此臺。得走鼠於臺上。

析曰。賈氏家傳曰。賈攸治爾雅。舉孝廉爲郎。世祖遊於靈臺。得鼠。身如豹文。熒熒有光輝。羣臣莫有知者。惟攸曰。此名鼷鼠。事見爾雅。乃賜絹百疋。考爾雅。豹文鼷鼠。郭氏注曰。鼠文彩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疋。然則辨鼷賜絹蓋有兩也。

陽侯

水經注曰。渭水東逕陽侯祠北。張輒祠之。此神能爲大波。故配食河伯也。

析曰。淮南子曰。武王渡於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高誘注曰。陽侯、陵陽國侯也。其國近水。溺死於水。其神能爲大波。有所傷害。因謂之陽侯之波。揚雄賦。陵陽侯之素波。應劭曰。陽侯、古諸侯也。有罪自投江。其神爲大波。予以爲非也。論語摘輔象曰。伏羲六佐。陽侯爲江海。宋均注曰。主江海事也。陽侯之波。蓋本此。

龍亢

水經注曰。渦水東南逕龍亢縣。諺曰。沛國龍亢至山桑者也。

析曰。闕駰十三州志曰。山桑縣人俗貪僞。好持馬鞭行邑。故諺曰。沛國龍亢至山桑。詐託旅使若奔喪。道遇寇抄。遂失資糧。酈氏取其一語。殊爲不備。

武邱

水經注曰。潁水東逕邱頭。魏書郡國志曰。宣王軍次邱頭。王凌面縛水次。故號武邱矣。

析曰。魏志王凌傳曰。嘉平三年。王凌陰謀廢立。太傅司馬宣王乘水道討之。大軍奄至百尺。凌窮蹙。乘船出迎。宣王軍到邱頭。凌面縛水次。而諸葛誕傳。甘露二年。誕反於壽春。大將軍司馬文王督軍二十六萬討之。屯邱頭。使王基等四面合圍。三年。誕窘急。突城門出。司馬胡奮逆擊。斬誕。高貴鄉公紀曰。甘露三年。司馬文王陷壽春。斬諸葛誕。詔曰。大將軍親總六戎。營據邱頭。內夷羣凶。外殄寇虜。克敵之地。宜有令名。其改邱頭爲武邱。明以武平亂。後世不忘也。按此。則司馬懿雖嘗討凌至邱頭。而武邱之名。則至司馬昭克諸葛誕乃改。本注誤矣。

負夏

水經注曰。瑕邱、魯邑。春秋之負瑕矣。昔衛公叔文子升於瑕邱。曰。樂哉斯邱。死則我欲葬焉。瑕邱之名。蓋因斯以表稱矣。曾子弔諸負夏。鄭玄、皇甫謐並言衛地。魯衛雖殊。土則一也。

析曰。縣邑同號。地志已多。於時魯有瑕邱。何知衛無茲號。周之典制。國有分土。行李所過。聚樻是防。若瑕邱獨爲魯田。寸壤皆非衛有。未聞衛命介使。潛覺敵國之墟。而終沒大夫卜穿强鄰之陷者也。且此處所欲咸在。邾魯封域。忽入衛事。於理殊乖。又負夏可爲負瑕。則虞舜所遷。豈亦在是乎。

白門

水經注曰。下邳城有三重。南門謂之白門。魏武擒陳宮於此。中城、呂布所守也。

析曰。魏志建安三年。魏太祖征呂布。其將侯成縛陳宮降。呂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又獻帝春秋。司空攻呂布於下邳。布登西北白門樓上。城陷。士擒以詣司空。後漢書曰。曹操擊呂布。至下邳城。圍之。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圍急。下降。謝靈運撰征賦曰。傷炎季之崩弛。長逆布以滔天。相魏武以誅。宄謨奮於東藩。桴未譟於東郭。身已馘於樓門。又伏滔北征記曰。下邳城、韓信所都也。中城、呂布所守。南臨白門樓。據諸書言。則白門所禽者乃奉先。非公臺也。唐太子賢注范曄書。乃引此注曰。南門謂之白門。魏武擒陳宮於此。蓋未知善長之誤也。

沛水

水經注曰。襄陽城北枕沛水。昔張公遇害。亡劍於是水。

析曰。茂先遇害在雒。安得亡劍沛流。考雷次宗豫章記。雷孔章爲豐城令。於獄掘得兩劍。一曰龍淵。一曰太阿。孔章留其一。便龍淵以進張公。及張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孔章亡。其子爽恆以劍自隨。後爲建安從事。經淺瀨。劍忽於腰間躍出。初出猶是劍。入水變爲龍。郡國志曰。南郡在雒陽南千五百里。有襄陽縣。潁川在雒陽東南五百里。有襄城縣。酈氏蓋誤以襄城水爲襄陽水也。

黃鵠山

水經注曰。沙羨縣江之右岸有船官浦。歷黃鵠磯。西南直鸚鵡洲之下尾。東即黃鵠山。林澗甚美。譙郡戴仲若、野服居之。

析曰。宋書戴顒、字仲若。譙郡銍人。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顒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顒憩此澗。義季亟從之遊。顒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爲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太祖每欲見之。常謂張敷曰。吾東巡日。當讌戴公山也。按此。則仲若所住黃鵠。乃京口之山。酈氏誤。

程鄉酒

水經注曰。桂陽郴縣有綠水。出縣東侯公山。南屈。注於耒。謂之程鄉溪。郡置酒官。壓於山下。名曰程酒。蠟同酈也。

析曰。荊州記曰。桂陽郴縣東界侯公山下有淥溪源。官常取此水爲酒。又晉書。武帝太康元年。簡文帝咸

安元年，並鷹鸇淥酒於太廟，豈合鄱湖淥蟻之釀，爲裸鬯嘗酎之祀與，則注綠水宜作淥，然梁書曰，劉杳在任昉坐，有餉楮酒者，昉曰，酒有千日醉，當是盧言，杳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實不憶此，杳曰，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魏代人，此書載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樑里，時卽檢記，言皆不差，據此，則程酒豈卽千里酒乎，楊元鳳書，酈氏當亦未見，

赤松

水經注曰，東陽郡長山縣，北對高山，山下水際是赤松羽化之處也，炎帝少女追之，亦俱仙矣，後人立廟於山下，

析曰，神仙傳曰，皇初平、丹溪人，年十五，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歷年不得，見市中有道士，乃隨求弟，至山相見，語畢，問平羊何在，曰，羊近山東，初兄不見，便俱去，平言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數萬頭羊，金華蓋卽此山也，初平仙去，改字赤松子，注箋以爲古兩師誤耳，

恆水

水經注曰，崑崙山中有五大源，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枝扈黎卽恆水也，恆水東南流，逕拘夷那竭國云云，又涇波麗國，又東到多摩梨帝國，卽是海口也，

析曰，崑崙墟，河出東北陬，恆出西北隅，恆繞西域，達於大秦，河入中國，注於東海，沔流小渚，絕不通渡，蕃長敍恆於河之下，蓋因崑崙而及之乎，若其括地脈川，紬奇甄異，六合之外，宛在目中，三竺之流，如瀣足下，神州地志，斯爲最瓌矣，然皆躡法顯之行蹤，想恆流之洄洑，其間，水陸未辨，道里難明，計所差池，厥類亦衆，予爲兩兩較之，法顯傳云，渡新頭河，至毗荼國，東南行八十由延，到摩頭羅，從此東南行十八由延，到僧迦施國，又東南行七由延，到屬饒夷城，城接恆水，度恆水南行三由延，到呵梨林，又東南行十由延，到沙祇，又南行八由延，到舍衞城，又東南行十二由延，到那毗伽，又東北行減二由延，到迦維羅衞，又東行五由延，到藍莫，又東行十九由延，到拘夷那竭，又東行五由延，到毗舍離，又東行四由延，到五河合口，渡河南下一由延，到巴連佛邑，從此東南行九由延，到小孤石山，又西行二由延，到王舍新城，從此西行四由延，到伽耶城，復南行二十里，到六年樹，從此還向巴連弗，此皆顯踰原越隰，蹟躐曝以遐徂，尋途投罅，觸風塵而備歷者也，水經注因之，乃云，新頭河逕中天竺毗荼國，又逕摩頭羅，渾流恆水，恆水東南流，逕拘夷那竭國，又東，逕毗舍利城，又東南流，逕僧迦施，又東，逕罽賓饒夷，又東南，逕沙祇，恆水又東南，逕迦維羅衞北，又東，逕藍莫，恆水又東，至五河合口，度河南下一由延，到巴連佛邑，恆水又東南，逕小孤石山，又西，逕王舍新城，又西，逕伽耶城南二十里，到六年樹，法顯從此東南行，還巴連佛邑，皆以原野之遠，征爲波流之所屆焉，且拘夷毗舍在藍莫左，水經注乃居伽施之西，舍衞毗迦去迦維北劣一由延，恆水若南，必逕葱土，而善長遺之，度雪山，過沙河，經烏萇佛足蹟，躡衣石，卽得陀衞尸羅國，水經注乃置葱嶺之東，黃河之所逕，凡此俱與法顯傳大致相違，若夫顯東西跋涉，所約各幾由延，者，其中定多瑰異，直爲

不能具述，善長亦失網羅，鄰無補綴，但故云恆水東南流耳，恆水又東，逕耳佳麗僧城，敍多支槫，空荒爽野，事極寂寥，千里而遙，一言便舉，不令好古之士恨作者之疏乎，又法顯從六年樹還巴連弗，順恆水西下，至曠野波羅柰，蓋循西岸行也，又還巴連弗，順恆水東行，得瞻婆梨帝，蓋沿東滸去也，此邑恆水下流，左右諸國盡此矣，水經注乃先於巴連弗處云，恆水又東南，逕孤石山，又西，逕王舍伽耶，廣袤計之，安得有兩恆河乎，是知縱輪略記者，忘准之地道，快意成書者，罔研乎舊史，予今證其譌長，拾其一短，俾知讀壁崑圖，一片是衞武之圭，濯錦蜀流，數尺乃楚邱之服，若曰，鴻致自有所指歸，細趣不足以擊難，立言之旨，吾亦烏乎測之哉，

卮林卷之二

續顏

顏籀，字師古，雍州萬年人，唐中書侍郎、兼祕書監、宏文館學士，太子承乾命刊整漢書，集解音義，以爲漢書注儒者服其精博，

史僖

漢書郊祀志曰，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周始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當復合，合七十年而伯王出焉，

音義，應劭曰，始周孝王封非子爲附庸，邑諸秦，平王遷洛，襄公以兵衞之，嘉其勳烈，列爲侯伯，與周別五百載矣，昭王時，西周君自歸，盡獻其邑三十六城，此復合也，孟康、韋昭、咸自立解，顏師古以爲諸家說皆非，應氏言自非子至周獻邑，凡六百五十三歲，韋氏說自秦仲至周顯王二十六年孝公稱伯，止四百二十六歲，皆不合五百之數也，按史記秦本紀及年表並云，平王時，襄公始立爲諸侯，於是始與諸侯通，又周本紀及諸系家言，幽王爲犬戎所殺，秦始列爲諸侯，與此志符會，是乃爲別，至昭襄王五十二年，西周獻邑，凡五百一十六年，是爲合也，五百者，舉成數耳，七十年當爲十七，今史記皆作十七字，伯王者，指謂始皇，始皇初立，政在太后，嫪毐未得稱伯，自昭王滅周後，至始皇誅嫪毐，正十七年也，續曰，按史記司馬貞索隱，亦用此說，予讀而心疑之，考本志云，七十年而伯王出，出者，非其初生，則其卽

位也。必詠嫪毐始可稱伯。則前此者始皇爲未出乎。且五百一十六年僅言五百。於歲太差。而十七年之數獨得不爽。豈繁者可疏而簡者當密耶。六國表昭王取西周。歲在丙午。至嫪毐爲亂。其歲癸亥。則計十八年。若以昭襄五十一年西周君獻邑爲合。至始皇九年又計十九年。俱不得言十七也。又周紀及封禪書雖稱合十七年。而秦本紀則作合七十七歲。年代既遠。編簡易訛。必欲强同。失之逾甚。小顏傳會求勝。未必此是勝場。嬰以爲秦本紀孟增得幸於周繆王。而非子亦幸於周孝王。此所謂始與周合也。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爲大夫。裴駰案毛詩序。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從之好。則此爲與周別之日也。當宣王元年。爲秦仲之十八年。自此至秦惠文君十四年。據本紀、爲五百七歲。而依年表、凡五百二年。於時秦始稱王。更爲惠文王元年。是別五百歲復合之時也。自惠文王元年。至始皇立之載。復得七十七年。又秦紀所云合七十七年而伯王出之謂也。以此證爲。稍無差池。史傳之言。於是乎信。

更造

卜式傳。詔曰。齊相隨蓄番。輒分昆弟更造。不爲利惑。師古曰。言畜牧滋多。則與昆弟而更自營爲也。

縉之曰。按傳。卜式有少弟。弟壯。式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顏云更自營爲。亦稍近之。然百官表爵、一級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蘭。四不更。九五大夫。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八大庶長。二十徹侯。而食貨志。自文帝從鼂錯言。已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元鼎五年。令民得買爵。置武功爵級十七萬。式蓋以畜牧所贏。爲昆弟輸財於邊。蓋國家經費。以得更造之爵故天子顯之。若自更營爲。何益於縣官。而武帝亟稱之乎。且牛羊蕃息。何得以造言之。又武功爵即大庶長徹侯之爵。臣瓚不引百官表。而引茂陵書。顏氏誤信其語。遂至誤解更造耳。

施屠渾都

周勃傳。盧綰反。勃以相國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擊綰軍沮陽。師古曰。姓施屠。名渾都。沮陽、縣名。屬上谷。

縉之曰。按抵、偃、陘、弱、皆不著姓。而此獨書其施屠之氏、渾都之名。繁簡不倫。豈史體乎。使腐儒以春秋書法繩之。彼去氏者。罪浮於御史大夫耶。予以爲御史大夫名施耳。屠者。屠其城也。渾都、地理志作軍都。亦上谷縣軍都之爲渾都。猶本傳蒲侯之爲條侯也。

天漢

武帝紀天漢元年注。應劭曰。時頻年苦旱。故改元爲天漢。以祈甘雨。師古曰。大雅有雲漢之詩。周大夫仍叔所作也。以美宣王遇旱災。修德勤政。而能致雨。故依以爲年號也。

縉之曰。五行志。武帝元光六年夏。大旱。四將軍征匈奴。元朔五年春。大旱。六將軍征匈奴。元狩三年夏。大旱。穿昆明池。自此至太初四年二十年。不聞恆暘。至天漢元年夏。又大旱。則在改年之後。而以爲頻年苦旱。思欲勤政致雨。亦不考其時事矣。按本紀。太初元年。築受降城。貳師將軍李廣利征大宛。二年。將軍趙

敞如數匈奴不還。三年。築五原塞外列城。路博德築居延。匈奴入定襄雲中。四年李廣利斬大宛王首。天漢元年三月。匈奴歸漢使者。使使來獻。時戎軒歷怒。獲陳納降。改元之意。直爲漢誅夷狄。非復人事。威靈赫濯。如雷如霆。故稱天以屆之。尊大漢也。

姓名

漢書高祖紀師古注曰。媼、女老稱也。史家不詳著高祖母之姓氏。無得記之。故取當時相呼稱號而言也。皇甫謐等妄引識記。好奇騁博。强爲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取焉。漢書又曰。漢興。有國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師古曰。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無姓名可稱。蓋隱居之人。匿跡遠害。不自標顯。祕其氏族。故史傳無得而詳。後代皇甫謐、圈稱之徒。及諸地理書。競爲四人施安姓名。自相錯互。語又不經。班氏不載於書。諸家皆臆說。今並棄略。一無取焉。

縉之曰。覽一家者。必博徵於文獻。注一藝者。必旁采乎闕遺。故王貢龔鮑傳曰。谷口有鄭子真。獨有嚴君平。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爲嚴遵。三輔決錄云。子真名樸。君平名尊。則君平、子真、皆其字也。此亦廣引博證之效。不然。嚴鄭之傳。僅得其半矣。班氏高祖贊曰。涉魏而東。遂爲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亦不著其名。寧有當高祖世而所生姓名曾不敍述。乃令史臣無得而稱乎。予以爲漢史尚質。著作時只列母媼夢與神遇。父太公往視。以奇其事耳。若謂湮沒無存。則陸賈、叔孫通輩班筆亦墮。豈世系使從闕文也。又四皓雖自晦氏族。然侍太子宴時。前各對言。其姓名必有眞數矣。若如史記言。自稱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不但非名非姓。且草野而倨侮甚矣。注書者不能拾遺補闕。成一代之典。而顧謂旁通者爲不知而作。異哉。且非遷固所書。即爲臆說。便在刊除。似矣。高后紀亦只稱高皇后呂氏。而注曰。荀悅曰。諱雉之字曰野雞。師古曰。呂后名雉。字娥姁。故臣下諱雉也。郊祀志。野雞鳴。師古曰。野雞亦雉也。避呂后諱。故曰野雞。予觀本志言。神常以夜光煇若流星。從東方來。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又五行志言。殷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雊。劉向以爲雉雊鳴者。雄也。以赤色爲主。於易、離爲雉。雉、南方鳥。近赤祥也。則屢斥雉字矣。倘果爲呂氏名者。孟堅何諱之於郊祀而不諱之於五行。且郊祀志中下從諱而上從名。何與至娥姁爲字尤詭誕不經。不知顏氏何家之依。而快傳之。以忘其矛盾也。且荀悅、趙岐、與皇甫謐相去不二三十年。安在荀趙爲惇史而皇甫必奇妄乎。

非爲

惠后

史記趙世家。武靈王十六年。吳廣內其女娃。嬴有寵於王。是爲惠后。二十五年。惠后卒。司馬貞以爲惠后乃太子章之母。惠文王之嫡母也。惠后卒後。吳娃始當正室。至孝成二年。稱惠文后卒。是也。而下文云。吳娃死後。娃子何寵衰。太史公誤也。貞又以下對左師自稱老婦之惠文后卽吳娃。年六十左側。故稱老婦。而束廣微言太后纔三十有奇者。亦失。

非之曰。按子長既云是爲惠后。又云。二十七年。立王子何爲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又云。

吳娃死後子何寵衰反覆著明則此二十五年卒者其爲孟姬無疑不得以爲文宣母也若惠文后卒者是惠文之后故稱惠文后耳自春秋夫人又歷代帝王妃后謚皆從夫或別自易謚未有從其子謚者而獨子何之母仍子徽稱歷撰古今未聞斯典且以惠文后爲吳娃則長安君主父之子也至是時已三四十歲矣尚需其母愛憐之乎吳娃以主父十六年入宮子何之生應在十七年則二十七年惠文爲王已得齡十一二矣惠文王三十三年上去東宮時十二年下至孝成元年合得四十六年使王后長於惠文理亦有之即與惠文並歲亦已望五十矣素問女子六七面皆焦髮始白七七形壞無子何得不稱老婦以此而觀廣微謂三十有奇果未爲得也

五牛

索隱田單傳述贊曰羣烏惑衆五牛揚旌非之曰宋書臧質傳柳元景檄書八蠻搖響五牛舒旆又謝晦傳倘書符荊州曰鑾蹕前驅五牛整旆梁書王僧辯表云解五牛於冀州秣六馬於譙郡魏收魏書外國序云五牛一指六師騁路又太昌三年詔曰五牛警旆七萃按部皆六朝麗語司馬敎之也考晉輿服志五牛旗平吳後所造以五牛建旗車設五牛青赤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元帝後但以五色木牛象五時車豎旗於牛背使人輿之旗常縛而不舒旆所謂德車結旌者也惟天子親戎五旗舒旆所謂武車綏旌者也故十六國春秋劉曜攻陳倉南陽王保將楊曼王連謀曰牒云有五牛旗難多言胡主自來遂盡衆背城而陣爲曜所敗今按田單傳單守即墨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其尾燒其端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大驚敗走賛乃云五牛何也且單出詭譎之計未嘗建旗鼓接兵刃也而飾云揚旌不亦評乎以後代之制侈安平之功不惟虛美使事殊謬

季歷

史記龜筴傳紂殺周太子歷因文王昌投之石室索隱曰按殺周太子歷在因文王昌之上則近是季歷季歷不被紂誅則其言近妄無容周更有太子名歷也

非之曰呂氏春秋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羑里之醜時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玉門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竹書紀年文丁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王敎季歷沈約注曰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秬鬯九命爲伯既而執諸塞庫季歷困而死因謂文丁殺季歷又曰執季歷於塞庫羈文王於王門鬱尼之情辭以作歌其傳久矣晉書束晳傳曰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據諸書言則季歷在商蓋不得正其終矣但文丁紂之祖父而以爲紂殺之者豈所謂天下之惡皆歸乎

望諸澤天柱山

史記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索隱曰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戰國策望作藍也又平陽侯世家柱天侯反於衍氏索隱曰柱天侯不知其誰封衍氏魏邑地理志柱天在廬江灊縣

非之曰周禮青州其藪澤曰望諸鄭玄曰望諸明都也在睢陽則是時應屬魏氏非趙有也且望諸美號耳既食觀津何必更以齊藪爲名乎又燕策亦言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不云藍諸藍諸者中山策有之乃中山之相非樂毅也柱天侯亦猶建成侯奉春君之類假以徽稱不必指其食邑且漢書地理志廬江灊縣天柱山在南復非柱天也是時王武反外黃程處反燕柱天侯反衍氏服虔云皆漢將則漢王所封也漢元年廬江屬楚又安得以楚地封其將軍哉○孫云案小司馬史記本作天柱侯故引天柱山爲證方叔據今本改之蓋未見單行索隱也

說孔

人十月生

毛詩誕彌厥月傳曰誕大彌終也孔穎達正義曰大戴禮及春秋元命包皆云人十月而生周本紀云姜嫄踐巨人跡身動如孕者及期而生子則終一年矣此言終月必終人之常月馬遷之言未可信也說曰淮南子云麋鹿六月而生虎七月而生魏略曰黃牛光種孕身六月生廣志曰獠民皆七月生蜀郡記曰諸山夷獠娠七月生生時必臨水兒生便投水中浮則取養沈則棄之豈羌獠之性走獸不殊故處腹中月惟六七乎淮南子大戴禮元命包並稱人十月生往往有不然者前趙錄曰劉淵母呼延夢服日精十三月而生淵道甲開山圖曰慶都觀於三河陰風四合赤龍感之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又曰女狄汲石紐山下泉得月精孕之十四月生禹拾遺記曰簡狄懷卵一年而有娠十四月生契漢武內傳王夫人夢吞日十四月而生武帝漢書鉤弋夫人十四月而生昭帝蜀錄李雄母羅氏夢大蛇繞身有孕十四月生雄太平廣記女仙崔少玄十四月生前趙錄又曰劉聰母張夫人十五月生聰又曰范隆字玄湯孕十五月而生太平廣記葉法善母劉孕十五月而生法善又有異者論衡曰傳言黃帝任二十月生生而神靈帝王世紀曰電光繞北斗樞星光照郊野感附寶而孕二十五月生黃帝於壽邱一曰二十四月生胜說曰供奉官郭坦二十二月生初以爲妖百計鍼藥不動生亦無他數自有久近耳嵩高山記曰昔陽翟有婦人姙身三十月乃生子從母脅上出五歲便入山學道神明爲母立祠因號曰開母祠世本及大戴禮曰陸終娶鬼方國君之女曰女嬇孕而不育三年啓其左脅三人出右脅三人出山海經炎帝孫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緣孕三年是生鼓延殳注曰三子名也異苑曰太原溫磐石母懷身三年然後生墮地便坐而笑髮覆面牙齒皆具復有異者寶櫝記曰帝女遊華胥之洲感蛇而孕十二年生庖羲拾遺記亦曰華胥之洲神母遊其上青蛇繞之有娠歷十二年生庖羲諱書則曰華胥履雷澤之迹孕十有二歲生伏羲括地圖曰大人國其民孕三十六年而生兒兒生長大能乘雲蓋龍類凡若此者不爲聖神則爲妖孽生之靡定固其宜也其尤異者百緣經曰王舍城有長者婦欲產子然不肯出尋軍有身滿十月生一子先懷姙者住在右脅如是次第滿姙九子各滿十月而產唯先一子故在胎中母湯藥自療病無降損母終舍竭請大醫耆婆破腹看之得一兒形狀故小頭髮鬈白四向顧視言我由先身惡口故處此生熱藏中經六十年受是苦惱時諸親屬將老兒養育長大放令出家又止觀輔行傳曰脇比邱在

胎六十年生而髮白，載耳尸臥，名腦比邱，乃至暗中，手放光明，神仙傳曰，老子母懷之七十歲乃生，生而白首，故謂之老子，賴鄉記曰，李母祠門左有碑文曰，老子始起乘白鹿下托於李母胎中，七十二年產於楚淮陽苦縣賴鄉曲仁里，前涼錄，索綏曰，老聃父乾，字元呆，胎則無耳，一曰不明，孤單，年七十二無妻，與隣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八十年乃生老子，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逍遙李樹下，乃剖左腋而生，此丈夫之最異者也，鄭語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曰，予、褒之二君也，夏后卜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末，發而觀之，漦沃於庭，化為玄黿，以入王府，府之童妾未齔，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女，不夫而育，懼而弃之，為弧服者，哀其夜號，取之以逃於褒，褒人褒姒有獄，以入於王，王嬖是女，使至於為后，孔穎達詩白華疏曰，帝王世紀以為幽王三年嬖褒姒，褒姒年十四，若然，則宣王立四十六年崩，是先幽王之立十二年生，其生在宣王三十六年也，隔王孫蠆，遂為其和，十四年而後宣王立，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流彘之歲，為五十年，況蠆時童妾七歲，則生女時母年五十六，凡在母腹五十年，其母共和九年而生，年十五而孕，自孕後尚四十二年而生，作為妖異，故不與人道同，此則婦人之最異者，然孔氏信五十年處胎之褒姒，而不信期月離褒之郃公，何與，抑維萃曰，老聃以宣王四十二年乙卯二月十五日生，宣王於周，號稱賢主，而今古人妖並生其世，將天時為之乎，

贊劉

宋孝王王劭

劉子玄史通言語篇曰，王邵齊志，宋孝王關東風俗傳，沈詞王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浮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官，猶鑑者見嫫母多姸，而歸罪於明鏡也，直言篇曰，王宋敍述當時，務在審實，於時河朔王公，箕裘未隕，鄴城將相，薪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曾無憚色，剛亦不吐，其斯人與，補注篇曰，志存該博，而才闕倫敍，除煩則意有所恡，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為子注，若宋孝王王劭是也，

贊曰，夫史以直書為正，以詳贍為美，如子玄所謂，則宋王蠆兼之矣，而李舍人北齊書云，廣平宋孝王，好臧否人物，時論甚疾之，為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毀朝士，撰別錄二十卷，會平齊，改為關東風俗傳，更廣見聞，勒成三十卷，言多謬妄，篇第冗雜，無著述體，魏鄭公隋書曰，王劭撰齊志，為編年體二十卷，復為齊書紀傳一百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觀聽，大為有識所嗤鄙，又曰，王劭既撰齊書，兼修隋典，好詭怪之說，尚委巷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繁雜，直魏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采，按魏李之評，則宋王遺編直穢史耳，劉之美言既綢繆，史之貶詞復契闊，惜二書已亡，不得審其梗概也，蓋未世史臣，諂媚者謂之隱惡，依違者謂之微詞，徒貴華文，無關實錄，在昔尼父已致慨於勝質矣，且五行搬拾細瑣，皆委巷之談也，禮志援引鬼神，皆詭怪之說也，見人之細過，迷已之大疵，類如斯矣，公羊語牢青齊，事多鄙累，漢世曾為六經，列學宮，置博士，若以魏李之旨推之，公羊之可廢久矣，夫蘭臺載筆之臣，未有不椅撫前史之謬者也，班氏不滿於司馬，蔚宗亦有憾於孟堅，豈獨魏李之譏宋王哉，史通之論曰，李

氏撰齊書，廁號犯時諱者稱盜，疑田祖為文襄，改世宗為武成，或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或以河清事迹擺居襄代，使讀者昏亂而不測，鄙駿而多疑，隋書王劭袁充兩傳，唯錄其意，同妄說，遂為一篇，又申頁正詞，尤其諂惑，既以無益而書，孰若遺而不載，至識王若懋齊隋二書，殺錄煩碎，如劉孫還宅，訪子方知，王劭思書，為奴所侮，此而畢載，其失更多，二公之見，皆又如此，可謂黃雀之利，背不知童子之挾彈也，

司馬子長

史通論漢史曰，司馬遷敍傳，巨細備陳，而不書其字，豈畢生所謂大忘也乎，如班固之為遷傳也，宜云遷字子長，馮翊夏陽人，其序云云，至於事終，則言其自敍如此，著述之體，不當如是乎，○孫云，案古人不自稱字，見漢書匡衡傳注，敍傳不出字，亦此意也，史通不當以此譏子長，

贊曰，今人相承以子長為司馬遷字，諸史傳無之，文選報任少卿書，作司馬子長，李善注以為史遷，然未嘗明列出處，呂向遂謂漢書云司馬遷字子長，河內人，可謂欺妄矣，○孫云，西征賦，子長政騁之史，李善注，史記曰，司馬遷字子長，其妄與呂向同，張衡應閒有云，子長諜之，爛然有第，章懷注，司馬遷、字子長，作史記，亦不言出何書，按論衡曰，范張寃屈，太史公列記其狀，鄒衍見拘，睢嚴之北也，子長何諱不言，又曰，司馬子長紀黃帝以至孝武，漢紀，太史公司馬遷上言李陵功，下腐刑，下文云，司馬子長既遷李陵之禍，發憤著史記，此二書稍覺有緒，亦最先出，○孫云，注言意見君子三緣，文稱子長，在二書之前，然竟無直書司馬遷字子長者，終為不暢，豈非孟堅作始之弊與，

錄崔

犀角刀子

紀聞曰，牛騰、字思遠，唐朝散大夫，鄭城令，常慕五柳先生之號，自稱布衣公子，郎中書令河東侯裴炎甥也，少挺異操，德業過人，王勃等四人皆出門下，侯遇害，公子謫牂牁，建安丞，時中丞崔察用事，貶官皆辭行，誅殛甚衆，素與炎不協，欲陷之，公子將見察，懼不知所為，忽衢中遇一人，形狀瓌偉，問公子，欲過中丞，得無懼死乎，公子驚曰，然，異人曰，公有犀角刀子乎，曰有，異人曰，甚善，今授公神呪，見中丞時，但俯伏掐訣，注曰，言帶犀角刀子，掐手訣，乃可以誦呪，其訣，左手中指第三節橫文，以大指爪掐之，而密誦呪七遍，當有所見，可無患矣，呪曰，吉中吉迦戍律提中有律陀阿婆迦呵，公子俯而誦之，既得，仰視，異人不見，大異之，即詣察，同過三十餘人，公子名當二十，前十九人呼名過，絞斬且半，次至公子，如其教誦呪，察久不言，仰視之，見一神人長丈餘，自西階至察前，右捉其肩，左捩其首，面正當背，諸人但見察低頭手注定字而已，公子遂得脫，比至屏，迴顧神人，亡矣，公子後宰數邑，精內教，

錄曰，唐書及宋史藝文志，紀聞十卷，牛肅撰，崔造注也，此條太平廣記一百十二卷，據之，守正者以為語怪，設聞者謂之欺誕，未可一一為曲士言也，崇禎癸酉，公孫疆之國，有來令吾邑者，以筆札屬予，往往墨而無禮，予慨然曰，昔人不能為王門伶人，對使者打破琴，予安能作公門胥吏哉，亦對隸人擲筆謝之，令震怒，仇家竊知，因而搆予，與令謀所以陷予，積歲矣，乙亥六月，學使者行部至，令遂與仇以他事羅

嚴予十一日，膚愬既行，誣章遽上，使者下其事郡鞫，移牒往來，勢如霹靂，所爲罪狀予者，蓋予古未有之惡，予方偃息荔林，自謂無患，既不與外事，而忽得此，城中大小驚沸，予未之知也。十四日，始詣趙學師，自覺夷然不屑，師謂予溺人必笑，怒予太疑。十九日，傳至憲臺對簿，使者頗悉予冤，頻爲昭雪，復下邑令重讞，令磨牙厲吻，欲噬我而甘心，見予則意如餓豺，有爲予飾者，則聲如乳虎，予謂命乃在天耳，不能屈下也。上司催促，案牘檄五六至，令故爲遲延留詔，十一月廿七日，始具兩造於庭，予引友人方翊雅爲證，既上，予憶郟令事，偶有象牙刀子，以代犀角者，揞缺爾咒，如異人指，是日雖無神人振首事，然爭辨時，予奴視仇家，詬辱之，復批其首，令嘻笑而已，初無所言，觀者數百人，皆疑其故，訊罷明日，爰書上，事方得解，不數月，二憲俱斃，三郡無不爲予快者，以爲天道之昭昭，然此咒之力不可誣也，故詳錄之，世之君子，值无妄之禍者，得斯說而存之，以保其身，庶乎。

釋李

薰蕕

文選沈休文奏彈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云，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蕕不雜，聞之前典，李善注引家語，顏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藏。

釋之曰，世說新語，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吳人，聘婚陸太尉，陸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吾雖不才，義不爲亂倫之始，休文所稱，蓋用此事耳。

南浦

江文通別賦，春草碧色，春水淥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李善注引楚辭曰，予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

釋曰，宋釋慧琳作竺道生誄云，風雨流清，雲高林素，送別南浦，交手分路，語出楚辭，則琳公已先之矣，今浦城有地名南浦，傳謂文通作吳興令送客處，此甚可笑，三閭之別美人，慧琳之送高僧，亦何所指乎。

于嚴

劉孝標辨命論，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壻地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李善注引漢書嚴延年傳。

釋曰，荀悅漢紀，丞相于定國父于公，爲東海決曹掾，決獄甚明，羅法者皆無恨，于公里門閭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令容駟馬高蓋，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興，嚴延年爲河南太守，爲治嚴酷，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怒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行矣，去汝東歸，除壻墓地，待汝耳，後歲餘而誅，故人爲之語曰，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壻地以望喪，此東海人風謠，漢書不載，孝標蓋全用之。

泥首

陸倕石闕銘曰，嚴鼓未通，囚累泥首，李注引張溫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

釋曰，李善不釋泥首之義，不若劉良注云，泥，蔡頰面以降，差爲明暢，予友詹修之謂其非是云，泥者，叩頭

蟲也，泥首即叩首耳，予謂范曄公孫述論曰，述謝臣屬，審廢興之命，與夫泥首銜玉者異日談也，注引干寶晉紀，吳王孫皓將其子瑾等，泥首面縛降王濬，如以爲叩頭，則當云銜玉泥首，不當言泥首面縛，泥首銜玉也，又任彥昇讓表，泥首在顏，輿棺未毀，如曰叩首，不得復云在顏矣，按甄鸞笑道論曰，塗炭齋者，黃土泥面，驢騾泥中，晉陸修靜猶以黃土泥額，欲反縛懸頭，衆皆同笑，然則泥首是以泥塗首，自示汙辱耳，比於謝豹，豈求新而反失之乎，予復憶五六歲時，先大父抱著膝上，坐客有酩酊者，先大父問予曰，俗說醉如泥，何義也，予妄對曰，泥者，滓墊之物，如泥，蓋爛醉之云耳，客皆謂予夙慧，先大父曰，不然，泥者，蚊行蟲名，振之則卷縮顛仆，一日不齋醉如泥，以爲如此蟲也，予後閱蔡夢弼杜詩注曰，稗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泥，在水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說與張邦基墨莊漫錄同，漫錄又云，僞閻王延慶，爲長夜之飲，以銀葉作杯，柔弱爲冬瓜片，酒既盈，不可置盃，惟盡乃已，名曰醉如泥，若修之所示，則泥之爲蟲又有兩矣，然吳道元與天公牋曰，小婢從成，南方之奚，復被狗咋，困熟如泥，斯又不知何所指也。

佛生

王巾頭陀寺碑云，周魯二莊，親照夜星之鑒，李善注引顧微吳地記曰，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焉，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

釋曰，如來出世之辰，經紀參差，然以恆星不見時生，其說殊誕，案因果經，摩耶夫人往藍毗尼園，於四月八日，日初出時，園中有樹，名無憂華，即舉右手牽摘之，菩薩漸漸從右脅而出，瑞應經，太子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生，長阿含經，香姓婆羅門問阿闍世王曰，何等時佛生，何等時成道，何等時滅度，答曰，沸星出時生，沸星出時出家，沸星出時成道，沸星出時滅度，薩婆多論曰，佛以二月八日沸星出時生，又佛所行讚曰，三月八日，菩薩從右脇生，凡茲經論，皆出秋方，仲春孟夏，月令既乖，撥出星躔，骨所又異矣，至釋玄惲云，世代既遙，難可論辨，考求外典，如似可知，春秋魯莊公七年，即莊王十年四月辛亥，恆星不見，星隕如雨，內外典以四月爲正也，又泥洹經云，佛初出得道，並四月八日，今以爲正，予案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左氏曰，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何休公羊學曰，列星者，天之常宿，周四月，夏二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參伐主斬艾立義，狼注主持衡平也，皆滅者，天子微弱，諸侯背叛也，范甯穀梁集解曰，衆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諸侯弃天子禮樂法度也，蓋皆以夜明隕星爲王室陵夷，諸侯逆命故耳，予謂五石之賈，六鷁之飛，戚在宋都，則恆星不見，魯不見也，星隕如雨，隕於魯也，齊衛晉楚，不必盡然，而穀梁疏引感精符曰，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而王不懼，使榮叔改葬桓王冢，奢麗太甚也，公羊疏亦引春秋緯云，恆星不見夜明，周人榮奢，改葬桓王冢，死尸復擾，終不覺，宋氏注曰，七年恆星不見夜明者，正由三年榮奢改葬桓王故也，此皆鑿空傅會之說矣，若必援爲悉達篤生之繇，則迦維羅越亦夜光乎，亦星墜乎，自非然者，果天竺聖人知中國是夕之夜明乎，抑中國聖人知天竺是夕之誕佛乎，爲三傳者，皆謂周之四月，夏之二月，西方之書，以爲二月八日者，以夏正定之邪，以爲四月八日者，以周曆審之邪，淨飯之宮，兼用夏周二曆，其時已奉正朔耶，杜預左傳注曰，恆，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月光

尙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正義曰：夏之仲春，是月昏弧中，弧在輿鬼南，則於時南方之星臺當列見。常見之星者，謂南方星也。杜以長歷校之，知辛卯是四月五日也，辛卯爲五日，則辛亥在二十五日，悝又安得以八日爲正乎。夫沸星爲弗沙，即鬼宿也。鬼在南宮，南方七星，既皆隱沒，沸星何以獨見。春秋星變，比於日食，河濟之間，時有落石如雨，傳謂休徵，曜靈隆照，胥出萊夷，東臨之城。至今垂號夜明，何謂瑞應。昭公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公穀咸曰：夷狄之鳥，不當來入中國，如隕星夜光爲婆伽之生所致，其爲異也。奚翅鸜鵒來巢，彼宋均、何休、服虔、鄭玄、杜預之流，生其後者，宜有所聞，苟謂星之宵墜同於鬼之夜哭，則當旌其異，以明夷狄兼中國之始。若謂天之不夜，均於日之再中，則當列其禎，以著法王肇象教之初，而都不一及，劉歆則僅謂畫象中國，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見，象中國微耳。路史曰：川地震動，天夜有光，而恆星不見，星隕如雨，變有大於斯者乎。歷考前代，天夜有光者四，恆星不見者三，星隕如雨者十四，皆非佳事，況諸妖叢夜，今古獨此，使佛果因此變而生，固非家庭之令器，矧年庚日甲無一之可合耶。予因廣尋諸家之說，大有刺謬者。南齊書袁粲駁夷夏論曰：白日停光，恆星隱照，誕降之靈，事在老先，沈約答陶隱居難均聖論曰：釋迦初誕，惟空中自明，不云星辰不見，瑞相又有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又云明星出時，墜地與春秋恆星不見，意趣永乖。釋道安二教論曰：慧光遐照，莊王因覩夜明，注引左傳，稱莊公七年甲午，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星隕如雨，即周莊王之十年也。莊王別傳曰：遂即易筮之，云西域銅色人出，所以夜明，非中國之災。按佛經，如來四月八日入胎，二月八日生，亦二月八日成道，皆放光明，周以十一月爲正，春秋四月即夏之二月也，依天竺用正與夏同，杜預用皆歷算，辛卯二月五日也。安共董奉忠用魯歷算，即二月七日也，又依什法師年紀及石柱銘，如來周桓王五年歲次乙丑生，桓王二十二年歲次癸未出家，莊王十年歲在甲午成佛，襄王十五年歲在甲申滅度也。後魏書僧曇謨最與道士姜斌對論，最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滅度。隋書曰：釋迦當周莊王之九年四月八日，自母右脇而生。釋法琳辨正論曰：調御誕昭王甲寅之年，終穆王壬申之歲。法琳又對傅奕廢佛僧事，引周書異記云：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泛漲，井泉溢出，大地震動，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太微，遍於西方。王問太史蘇由曰：是何祥也。對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一千年外，聲教被及此土。昭王即遣鐫石記之，埋南郊天祠前。當此之時，佛初生王宮也。穆王即位三十二年，見西方數有光氣，先聞蘇由所記，知西方有聖人處世，恐非周道所宜，即與相國呂侯西入，會諸侯於塗山，以禳光變。至五十三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暴風折樹，大地震動，西方有白虹十二道，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多曰：西方大聖人滅度，衰相見耳。穆王大悅，當此之時，佛入涅槃也。又云：考校普曜本行等經，並云佛是周時第十五主莊王他九年癸巳之歲四月八日，乘旃檀樓閣，現白象形，從兜率降中天竺淨飯王夫人摩耶之胎。至十年甲午二月八日夜鬼宿合時，從摩耶右脇而生，放大光明，照三千世界。本行云：虛空無雲，自然雨雨，左傳云：星隕如雨，信知佛生時也。十九出家，三十成道，四十九年，處世說法。至周匡王四年壬子二月十五日後夜，於拘尸城入般涅

槃。又云：齊時統上法師答高麗使云：佛是西周第五主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又貞觀十三年，勅尙書劉德威、侍郎令狐德棻、問法琳法師曰：依辨正論云：姚長譙歷言佛是昭王甲寅歲生，穆王壬申之歲滅度，因何法顯傳云：聖殷王時生，推像正之記言，佛周平王時出，依道安作論，確執桓王，費長房爲錄，周書莊王，何故傳述乖紊，無的可依，對曰：依魏國慈護最法師及博士姚長譙等，據周穆王天子傳、桑書、淮阿含經等，細推依實，佛是周第五主昭王瑕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右脇而誕，即周書異記之云也。法顯雖外遊諸國，傳未可依，又像正之記，罕見依憑，安云爲論，據羅什記、羅什記者，承安世高，又衞翻經學士，費長房言佛莊王時生，但據恆星爲驗，未悟恆星別山他事，長房又以佛四月八日下託胎者，亦非也。凡人正月胎，即十月生，四月胎，即正月生，佛俯同世，七月胎，故乃四月生，長房之錄，定不可依也。又裴法師西域行傳曰：臘伐尼林有無憂華樹，佛本誕處，云當此土二月八日，上座部云當此土三月十五日，路史曰：謝承漢書，以佛爲周莊王癸丑歲七月十五日託於摩耶之腹，十年甲寅四月八日始生，然莊王十年乃甲午，非甲寅也，屬偷習於妄說，屬意帝合而不知考耳。元令羼辨通鑑前編，昭王元年己丑，二十二年庚戌，釋氏生，引周書記異詞也，然則爲僧嫉論，所聚訟之莫辯，即一人紀載，亦齟齬而自戾，昭平桓莊，未定何主，仲春孟夏，未審其時，而中華惱生，乃欲多方承綴，以求其合，不亦迂哉。按竹書紀年，昭王元年庚子，十四年四月夜，恆星不見，是年則爲癸丑，謂佛生昭王甲寅者，蓋亦竊恆星不見之事，不能深核，而誤以癸丑爲甲寅，又誤以十四年爲二十四年也。帝王世紀，謂昭王在位五十一年，而竹書昭王十九年，南征不復，故沈約於穆王即位注云：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蓋武王爲西伯者十一年，爲天子者六年，成三十七年，康二十六年，昭十九年，合計百年，若昭王五十一年，在位則百三十餘矣，休文何以稱焉，又穆王之元年歲次己未，若壬申，則在十四年，僅十九載耳，法琳所爭，可謂不知而作矣。羅泌曰：恆星不見，雖非必佛之生，然稽其變，亦爲後來之有佛，謂孔子有爲書之，庸有之矣，此又以二莊之語爲確，自陷於牽合而不知也。孔子述知秦之繼周者，爲秦誓存於尙書末簡耳，今據恆星之書而攝釋氏必以是夕生，是道安法琳繁詞都贅，而孔子一言足以定之矣，多見羅氏之謬悠也。

復杜

杜鵑

杜甫杜鵑行曰：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爲杜鵑似老烏，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爲哺雛。又杜鵑詩曰：我昔遊錦城，結茅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杜鵑莫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爲餧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雁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又知恩，聖賢法則，付與後世傳。

復之曰：蜀有王曰杜宇者，出於天墮山，蓋天精也。朱提有梁氏女利，出自江源，宇納爲妃，遂王於蜀，號曰望帝，荊有人曰鱉靈，出自井中，身死，泝流而上，至汝山，復生，宇用爲相，靈有開巫峽之功，刺史西州，望帝登於其妻，愧而讓國焉，去隱西山，後以失勢，悔恨而死，魂化爲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此揚雄、應劭、許慎

說也。他書或言冰泮澤而百草奮興。亦說春分鳴而衆英揺落。倒縣以寄其苦。北向以喻其思。巢鳥爲之飼雛。田家候以舉趾。周公謂之鴦。師曠謂之鸛。屈平謂之鵜鴂。宋玉謂之姊歸。呂不韋謂之鴦燕。戴德謂之瑞雉。馬遷謂之秭鴟。揚雄謂之子鱗。王逸謂之鷦鷯。沈瑩謂之鶤鵡。張揖謂之鸛鶴。張華謂之怨鳥。許愼、郭璞謂之子鴦。常璩謂之子鵑。徐廣謂之子鴟。李士謙謂之鷓鴣。蟑愈謂之催歸。顧況、陸龜蒙謂之謝豹。大抵因其自呼之聲以爲斯禽之目。字雖異義。語諒同音矣。惟杜宇自帝。已在周餘。爾雅既周公所作。時無杜主。安得啼鵑。常璩亦曰。子鵑之鳥。今云是鴦。四海有之。何必在蜀。且禰史秦官。蜀世未具。以此反訊。楊許之說蹶矣。案爾雅鴦周燕燕。乱。舍人注曰。鴦周名燕燕。又名乱。孫炎曰。別三名也。謂鴦周是燕。其說又異。自禽經、華陽志、以鴦周爲鵑。著書者遂爾相仍。而羅願讀爲鴦。又名周燕。蓋本說文矣。意者杜鵑爲帝。當如蜀王本紀之言。望帝亡去。時適二月。子規方鳴。故蜀人悲子規而思望帝也。文士好奇。往往證成其說。如劉淵林稱蜀記曰。王姓杜名宇。死化子規。左思云。鳥生杜宇之魄。鮑昭云。鵑是蜀帝之魂。溫庭筠、陸龜蒙、羅隱、胡曾諸人。咸屬賦詠。不獨少陵。固以變化非常。神怪罔測。杜宇既化而生。何必不化而死。然則一身摧悴。難忘黃屋之尊。四海飄飛。竟思玉壘之樂。啼夜之悲未歇。亡國之主非誌焉耳。但寄巢歸數。說出拾遺。密樹深篁。事當親見。而旋作後杜鵑行又云。古時杜宇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跳梁窟枝樹木中。搶佯啄淚雖隨雄。毛衣慘黑兒憔悴。衆鳥安肯相尊崇。墮形不敢棲華屋。短翮惟願巢深叢。穿皮啄朽豬欲禿。苦飢始得食一蟲。雖言養雛不自哺。此語亦足爲慈蒙。則棲無幕燕之安。啄有飛鷙之困。與向所稱仍爲餧子。若奉至尊者。貴賤忽殊。矛盾太甚。按鮑照行路難云。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柏荆棘鬱蹲蹲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飛走樹間逐蟲蟻。豈憶往日天子尊。然則博物志所稱生子寄他巢。百鳥爲飼之。蓋虛說也。子美西川之作。詩史謂何。予筆有神。言不可逝也。

疑白

蘇小

芥隱筆記引白樂天詩。楊州蘇小小。人道是天斜。天音伊邪切。疑之曰。余在晉安。遇陳士傳將爲西湖之隱。作詩送之。中云。醵酒頻遊蘇小墓。載書時泛謝曹湖。既去。偶見白公此語。深悵使事之誤。更憶樂府錢塘蘇小小歌。妾乘油壁車。郎騎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解題曰。小小。南齊時錢塘名娼也。才調集溫飛卿蘇小小歌云。家在錢塘小江曲。香奩豔語。蘇小小墓。或云湖曲。或云江干。今西陵在錢塘江之西。云江干。疑是沈原理蘇小小歌。西陵墓下錢塘潮。潮來潮去。夕復朝。則予非誤矣。又繡春渚紀聞。司馬才仲樞。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丰帷而歌曰。妾本錢塘江上住。花開花落不管流年度云云。且曰。後日相見錢塘江上。及才仲中第。爲錢塘幕官。廨舍後。唐蘇小墓在焉。頃之。才仲復夢美姝迎笑。謂曰。夙願諧矣。遂同寢。咸曰。蘇小小妖也。不踰年。才仲疾卒。按此則蘇小實錢塘人。白樂天楊柳枝詞。蘇州楊柳任君誇。更有錢塘勝館娃。若解多情尋小小。

綠楊深處是蘇家。則亦以爲武林人。知楊州爲杭字之誤也。○孫云。案白香山餘杭形勝詩云。夢見亭古傳名謝。歌妓樓新道姓蘇。自注。蘇小小本錢塘妓人也。無緣認以爲揚州。近刻香山詩。和春深二十首作杭州。芥隱筆記偶誤耳。野客叢書卷七引白詩。又作英言蘇小小。人道最天邪。蓋宋本不同如此。宋陳子兼隱閒紀聞。嘉興縣西南六十步。地記云。晉歌妓蘇小小墓。今有片石。在通判廳。曰蘇小小墓。徐凝寒食詩。嘉興郭裏逢寒食。落日家家拜掃歸。只有縣前蘇小小。無人送與紙錢灰。則小小墓又在嘉禾。豈麗媛妖姬兩地爭以爲重乎。劉禹錫送裴處士詩云。憶得當年識君處。嘉禾期後聯蘭住。垂釣釣得王餘魚。踏芳共登蘇小墓。夢得詠已及此。紀聞又非誣耳。

巵林卷之三

閒歐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新唐書宗室宰相世系表。皆歐陽作。

崔表

唐書崔氏表曰。崔意如爲秦大夫。封東萊侯。二子、業、仲牟。業字伯基。漢東萊侯。居清河東武城。生太常信侯昱。昱生襄國太守穆侯紹。云云。仲牟生融。融生石。石生廓。字少通。生寂。云云。

閒曰。嬰向作崔氏綿史小序曰。崔氏於戰國時。文獻中湮。風徽云邈。迨乎秦漢之際。爰有系表可尋。系表記崔意如。始著承嗣爵列。今故以意如爲崔氏始祖。雖表所銓次不無蹉錯。而學乎名史。敢附傳疑。按唐書宰相表云云。竊謂秦去公侯之爵。無尺寸之封。意如乃不如例致邑。獨得分壤補振。此所未解一也。漢氏是除秦舊。論次軍功。業又得保東萊。居然南面。此所未解二也。馬班兩表。紀載無遺。功臣恩澤中。無封東萊。亦無侯崔氣。而唐表有之。漢郡名無襄國。而云紹爲太守。此所未解三也。陳留志。莫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故號夏黃公。今世表所次少通者。非卽四皓之夏黃乎。夫意如青土錫朱。既在顯氏之年。少通皓首茹芝。亦當祖龍之運。而表云意如生仲牟。仲牟生融。融生石。石生廓。是有相承五葉。並萃一時。又豈有高祖方立本朝。而玄孫翻避其世者乎。若謂意如在莊襄之前。則予業不得在絳灌之列、

且始皇二十六年乃滅齊。東萊果封。當在遼黃腫登之采以後。此所未解者四也。凡茲蓋與晏笠七籤所稱崔仲牟秦時封汶陽侯者。皆屬茫昧耳。但歐陽遠擅文宗。唐史尚視金匱。難以蠡管測其玄深。穀梁子不云乎。聽遠聲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人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允矣。輒承歐公之表。以紀崔氏之先。□偶料摩旋。待綿史簡端數紙。書籍尚存。鄧質已逝。飛書反覆。悵然有今雖之懷。敝帚未忘。聊識於此。

魏論

歐陽永叔明正統論曰。魏與吳蜀爲三國。陳壽不以魏統二方。而並爲三志。今黜二國。進魏而統之。作魏論。魏論曰。新與魏皆取漢者。新輒敗亡。魏遂傳數世而爲晉。不幸東漢無賢子孫。而魏爲不討之仇。今黜新而進魏。疑者謂與奸而進惡。此不可以不論也。昔三代之興。皆以功德積數世而後王。其亡也。衰亂之迹亦積數世而大壞。然後有起而代之者。自秦以來。興者以力。故直較其迹之逆順、功之成敗而已。彼漢之德。自安和而始衰。至桓靈而大壞。衰亂之迹。積之數世。故豪傑並起而爭。而強者得之。故魏之取漢。無異漢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夫得正統者漢也。得漢者魏也。得魏者晉也。晉當統天下矣。推其本末言之。則魏進而正之。不疑。

問曰。三代積功德而王。秦人積勇力而帝。漢之先、功德無聞。力亦何有。而詎之得正統者。非以其混一宇內乎。至曹氏、又不然。宦騰蠹賊宮禁。嗣嵩乞丐。攜養孟德。窮兵不已。豈有德澤及人之恩。子桓小道可觀。安有累葉相承之績。徒以權奸世濟。鼎祚坐移。曹叡凶虐。過其祖父。然忍死之際。國命已歸之司馬氏矣。昔秦之承運也。二周既燼。六國俱夷。始建皇帝之號。漢高倔起。所取者獨有一秦。軹道繫組。版圖皆人劉氏。故漢稱正統而不愧也。當丕叡時。語地則祇半於吳蜀。語力則僅守其中原。二三十年間。師幽齊芳。昭戕高髦。其壓嚮曾不及靈獻。而云强盛可勝乎。安和便足上接高光之統。功乎。德乎。力乎。未之可知也。且魏若欲統二方者。二方率筦鑰。稟正朔。可也。今蜀遇曹以賊。吳玩弄之如小兒。魏得而統之乎。若謂漢無良苗。魏仇不討。不得不以正統歸之。則漢中卽旌。白帝崩殂。諸葛乃心吞魏。伯約志決滅曹。義士何嘗無匪風之哀。怯夫何嘗無小戎之思。迨劉禪出降。而皆奚已盛。蜀之爲漢。直與仇相終始。魏何得覥然而竊統之正也。故以爲功之成。則其罪已多。以爲迹之順。則其逆實甚。推尋本末。當與新俱黜耳。若夫安樂歸命。作賓王家。皆統天下。始無可疑者。蓋乎習查威之言曰。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靖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於魏。則魏未嘗爲天下之主。王道不足於曹。則曹未始爲一日之王。故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爲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於大通哉。

蘆孫

合璧事類。孫奭、字宗召。博平人。舉九經及第。爲侍講。太宗幸國子監。奭請尚書說命。眞宗除奭龍圖閣侍制。卒謚宣。

隰朋顏淵

孫奭作孟子正義。於不恥章疏曰。凡趙注有所要者。雖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今有以隰朋不及黃帝。佐齊桓公以有勳。顏淵慕虞舜。仲尼歎庶幾也。案春秋傳。隰朋、齊大夫也。史記注。徐廣曰。朋、或作崩。常愧恥不若黃帝之爲人。後齊桓得之。輔佐桓公四十一年。經云。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孔子曰。同也其庶乎。是其蘇也。趙注所以引爲解文。

薑曰。疏義之學。尋聲附和。不啻猥庸。隨事發明。誰稱淵碩。孔穎達、賈公彥、所以千載不作也。孫奭、腐儒也。謬任窮經稽古之事。閒引往行。蕪陋已多。及出胸臆。鄙倍尤甚。此篇隰朋數語。趙注乃無之。奭自云文段不錄。則奭剪截之矣。而疏猶存之。何與隰朋醜不若黃帝。而哀莫己若者。語出列子。高誘曰。醜、恥也。楷叔夜與阮德如詩。顏氏希有虞。隰子慕黃軒。蓋采邪聊語。雖然。趙氏佳言爲奭所變亂多矣。奭豈趙氏功臣乎。使後人不見古書之全。又後世之罪人也。

旺相孤虛

趙氏孟子注曰。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旺相孤虛之屬也。孫奭正義曰。干支、所以配時日而用之也。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金旺在巳午。木旺在申酉。水旺在亥子。火旺在寅卯。辰巳午。土旺在申酉戌亥。孤虛之法。以一晝爲孤。無晝爲虛。二晝爲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卽知吉凶矣。又如武王犯歲星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破蠡谷。凡用師之道。有太史以抱天時。太師執閒律之類。是也。

薑曰。天生五行。氣流萬古。王氣有代得者。有時繫者。有日加者。王相所值。不可以勝。故兵家候之。白虎通曰。五行言行者。爲天行氣之義也。土尊配天。木爲少陽。見於寅。壯於卯。衰於辰。火爲太陽。見於巳。壯盛於午。衰於未。金者少陰。見於申。壯於酉。衰於戌。水太陰。見於亥。壯於子。衰於丑。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旺。火相。土死。金囚。水休。所勝者死。囚。故王者休。木王七十二日。土旺四季各十八日也。太玄曰。木爲東方。爲春。金爲西方。爲秋。火爲南方。爲夏。水爲北方。爲冬。土爲中央。爲四維。五行用事者王。王所生相。故王廢勝王。囚。王所勝死。范望注曰。謂春則木旺。木王而火相。木王則水廢。蓋水冬已王。至木用事。則水廢爲江河也。金勝於木。木王故囚。金木勝土。木王故土死也。他皆倣此。白虎通蓋采子雲之論也。又淮南子。木生於亥。壯於卯。死於未。三辰皆木也。火生於寅。壯於午。死於戌。三辰皆火也。土生於午。壯於戌。死於寅。三辰皆土也。金生於巳。壯於酉。死於丑。三辰皆金也。水生於申。壯於子。死於辰。三辰皆水也。然則五行雖各王於一季。要其壯時乃可言旺耳。若夫節論衰殺。候始萌芽。亦不得以王言矣。如孫氏說。五旺各有五辰。則十二辰中咸得半也。且午未爲金廢之鄉。子丑爲木囚之日。酉戌則水休之位。寅卯乃火謝之方。指休廢爲盛王。豈不謬哉。又金水土同旺於申酉戌亥。木火均旺於寅卯。金火並旺於巳午。水木偕旺於子亥。親仇可以同居。輔相又寄何所乎。謬矣。傳曰。辰不全。故有孤虛。裴駰集解曰。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卽爲孤。寅卯爲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爲孤。子丑爲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爲孤。戌亥卽爲虛。甲辰旬

中無寅卯。寅卯爲孤。申酉卯爲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爲孤。午未卯爲虛。劉歆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此解已明。不知夷所云一畫二畫者求之何處也。淮南子。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然其年歲任鶉火。鶉火爲周分野。武王乘以勝殷。何謂犯歲星乎。周禮鄭司農曰。大出師。則太史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按史記索隱。式卽栻也。栻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旋式。若天時。安得而抱之。又鄭玄周禮引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太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疑。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此。乃聽聲候氣之術。非以求天時也。

邵公

趙氏盡心章注曰。殀若顏淵。壽若邵公。孫奭不疏。

奭曰。鄭玄詩譜曰。文王受命作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且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案竹書紀年。西伯遷豐。在紂三十五年。自此至五十二年商亡。爲十八年。而武王在天子位又六年。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至康王二十四年而召公薨。計分陝至此。合八十五年。分陝之時。召公年未二十。何者。說苑謂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矣。周南召南之稱召伯。卽方伯也。箋云。當文王與紂之時。然則召公壽一百四歲也。路史云。召康公封燕。康王時。復爲太保。年百有八十。蓋別有案據。○孫云。路史本論衡。風俗通皇霸篇云。召公壽百九十餘乃卒。

三命

趙氏曰。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正義曰。行善得惡曰受命者。如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莫禦。而終得升於帝。是也。行善得惡曰遭命。如淮南子。伯牛有癩。論語。伯牛有疾。包曰。牛有惡疾。是也。行惡得惡曰隨命。如舜之四凶之類是也。

蓋曰。三命之說。肇自緯書。而仲任邵公之徒。遞相祖述。風流所扇。趙氏是同。案孝經援神契曰。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摘暴。有隨命以督行。注曰。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何休左氏序肯曰。人生有三命。有受命以保慶。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未聞死可祈也。論衡曰。傳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然性骨善。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嗜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蹉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邪卿蓋與小異。孫氏比類而疏之。雖不詭於大道。未知漢儒之同論也。然鄭康成祭法注曰。司命主督察三命。夫既有督察之矣。何得復有行善而得惡者乎。此運命、定命、辨命諸論所以紛紛於世也。孫子荊詩曰。三命皆有極。解者以爲上壽中壽下壽。孟與此異。

仁鳥

趙氏殺士章注曰。惡傷其類。視其下等。懼次及也。語曰。鳶鵲蒙害。仁鳥增逝。此之謂也。正義曰。史記。趙穀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乃歎曰。剖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會。覆巢毀卵。則鳳皇

不翔。君子諱傷其類也。今注云。語曰。鳶鵲蒙害。仁鳥增逝。是亦史記之文。趙注引之。

薦之曰。語有相類而非者。梅福上書曰。夫鷙鳥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此雖剖胎殺夭之旨。然非臨河之歎也。孫以史記之文當之。是猶澄子之亡其紡緇而取憤於禪緇。忘其所以爲質者矣。

公明儀

趙氏曰。公明儀、賢者也。又曰。魯賢人。正義曰。公明儀、人亦未詳。禮於檀弓有公明儀。而注亦無所說。蓋孟子時事。罕有所載。學者亦不必規規務求極焉。

薦之曰。爲學之道。但患智闕博聞。才非強記焉耳。苟能目無遺見。胸有成書。豈可擁塞聰明。守其固陋。讀書鄙章句。學古遺糟粕。世有幾人。事所無傳。良難冥搜。而以爲不必規規求極。則正義可無作也。鄙儒之談。賊夫人之子。案弘明集牟子理惑論曰。公明儀爲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轉爲蚊虻之聲。孤犢之鳴。卽掉尾奮耳。蹀躞而聽。儀蓋雍門伯牙之流乎。

格鮑

說秦王

戰國策。秦有張儀說秦王一章。鮑彪定之。止作說秦王。注曰。此上原有張儀字。而所說皆儀死後事。故刪去。又曰。彪謂此士論事深切著明。孫卿不如也。秦所以取天下。蓋行其說。而史失其人。猥以張儀名之。惜哉。

格曰。士孫百世之後。解說千載之前。文獻不徵。夏殷猶闕。況其他乎。鄭康成解經。富矣。人以爲多臆說。杜元凱注左。精矣。人以爲不見古文尚書。然則注書者。非胸羅百家。目營千載。一事之不審。一物之不知。不無遺憾焉。秦策此篇。乃韓非上秦王書也。彪能辨其非張儀。可謂以意逆志。然此書在韓子篇端。題云初見秦第一。韓子既非僻書。彪固不能知何也。以此注書。難免寡聞之誚。彪又曰。說秦王者。猶西周謂秦王之比。嬰觀書中有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霸王之語。則非面說也。此與范雎書願少賜遊觀之閒望見足下語同。通鑑。韓非爲韓使於秦。因上書說王曰。今秦地方數千里。師名百萬。號令賞罰。天下不如。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從之計。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狗國。以戒爲王謀不忠者也。梅氏書記洞詮。以題

格元無。見。之。昔。

嬾張

唐書贊

通判常州賜緋魚袋張表臣珊瑚鉤詩話曰。度世古玄歌云。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銅斗合成一。大如彈丸。黃如橘。就中佳味甜如蜜。出彼玉堂入仙室。子若得之慎勿失。退之樊宗師銘效之。宋子京唐奸臣贊云。三宰嘯凶牝奪晨。林甫將蓍黃屋奔。鬼質敗謀與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韓宋之武皆宗於右。然退之爲之則有餘。子京勉之則不足。又施於史詞。似非所宜矣。

嬛曰，案抱樸子，或問異人守身鍊形之術，答曰，夫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昇合成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黃如橘，中有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謹勿失，既往不追身將滅，純白之氣至微密，昇於幽關三曲折，中丹煌煌獨無匹，立之命門形不卒，淵乎妙矣難致詰，此師之口訣也，然則詞出稚川，而後世屬辭道士竊勵以爲古歌，羊質虎皮何足倣擬，退之之銘曰，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隨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蹊，立言如此豈肯傍人藩籬者，且鍊形之術，舒節緩聲，子京之贊，比事連類，語其體製，亦大不侔，劉夢得因論倣舟篇曰，趙子滕行吳君忽，爵宜尸居魏臣怠，白公屬劍子西哂，李園養士春申易，歎牛篇云，員能霸吳屬鏤賜，斯既帝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鄭死，踐下敵禽鐘室誅，斯爲似之，洪景盧謂本荀子成相，接成相亦倣汲書周祝解，法尚未純，自柏梁肇詠，而此體出矣，劉向雖復有作，詞亦紆衍，惟古辨異博遊歌，仰觀天形如車蓋，衆星粲粲如連貝，江河四海如衣帶，差與頗類，又魏文帝燕歌行，結撰縝密，亦在始青詞之上，若謂不宜施於史冊，則孟堅蒯伍江息夫傳贊，作七言十句，千秋良史，班氏爲冠，劉宋皆摹此製者，張氏豈不聞漢書在前耶，

釋王

禽經

長洲王勉夫鰲野客叢書曰，章茂深嘗得其婦翁石林所書賀新郎詞，有曰睡起啼鶯語，章疑其誤，詰之石林曰，老夫嘗考之矣，流鶯不解語，啼鶯解語，見禽經，余因求之禽經，止一卷，不載所著人名，自漢七略，隋經籍志，唐藝文志，本朝崇文書目，皆不載，觀其洞究物理，殆非常人所爲，觀埤雅及諸書述禽經所載，而今禽經無之，尚數十條，如鶴以怨望，鳴以貪顧，雞以嗔睨，鴨以怒瞋，雀以猜狠，燕以狂盼，視也，鷺以喜轉，鳥以悲啼，鳶以飢鳴，鶴以潔唳，梟以凶叫，鳴以悲嘯，鳴也，鵝飛則蜮沈，鵲鳴則蚍結，鸛俯鳴則陰，仰鳴則晴，陸生之爲味多鋭而善啄，水生之爲味多圓而善唼，短脚者多伏，長脚者多立，凡此在今書皆所不聞，疑禽經非全本，此語得之鮑夷白，余又觀之，如鶯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鷙鳥交鷄，野鵲傳枝，此見變化論，鶴以聲交，鵲以意交，烏鵲以晴交而孕，此見爾雅疏，魚瞰雞睨，鳥無肺胃，蛤蜃無腦，見崇有論，此類甚多，皆禽經所當收者，鮑夷白謂禽經非後人作，余考古今羣書類目，並無禽經，又觀三國志，陳長文引牛經、馬經、鷹經，及諸相印、相笏等經，謂皆出於漢世，獨不聞禽經之說，今崇文書目載馬經、鶴經、駝經、鷹經、貓經，亦無禽經，疑後人所作，埤雅謂師曠作，

釋曰，余觀世所傳禽經一卷，無甚佳談，而首有胡孝轅序云，隋藝文志，是書不著撰人名氏，唐志始作師曠，案隋唐志未有此書，至鄭氏通志，乃有師曠禽經一卷，宋史藝文志，師曠禽經一卷，張華注，孝轅論篇者也，何宜踩謬如是，余謂禽經蓋唐宋間好事者作，元豐時，陸佃作埤雅，淳熙初，羅願作爾雅翼，多所稱引，然所引皆今書所無，則勉夫疑爲殘缺者是也，埤雅引禽經曰，師曠禽經，青鳳謂之鶚，赤鳳謂之鶉，黃鳳謂之焉，白鳳謂之鷫，紫鳳謂之鸞，又曰，乾皐斷舌則坐歌，孔雀拍尾則立舞，人勝之也，○孫云，此下會

有鸞入夜而歌，鳳入鈞而舞，天靈之也，三句，又曰，一鳥曰隹，二鳥曰雠，三鳥曰朋，四鳥曰乘，五鳥曰羣，六鳥曰雝，七鳥曰鵰，八鳥曰鸞，九鳥曰鳩，十鳥曰鶴，又曰，陸鳥曰棲，水鳥曰宿，獨鳥曰止，衆鳥曰集，又曰，冠鳥性勇，帶鳥性仁，樓鳥性樂，又曰，山禽之味多短，水禽之味多長，山禽之尾多悄，水禽之尾多促，又曰，鷹好跱，隼好翔，鳧好沒，鷗好浮，又曰，鵰以周之，鷙以就之，鷹以膺之，鶻以搰之，隼以尹之，又雎上無尋，鷄上無常，雉上有文，鷸上有赤，又旋目其名鶉，交目其名鵝，方目其名鳩，又曰，雁曰翁，雞曰鶩，鶉曰鷹，又曰，霜傳彊枝，鳥以武生者少，雪封枯原，鳥以文死者多，又鵝鵝之信不如鳥，周周之智不如鴻，又鴻雁愛力，遇風迅舉，孔雀愛毛，遇雨高止，又曰，鵝見異類差翅鳴，雞見同類拊翼鳴，又暮鳩鳴即小雨，朝鳶鳴即大風，又拙者莫如鳩，巧者莫如鵲，又鷹不擊伏，鶻不擊妊，又鵲見蛇則噪而賈，孔見蛇則宛而躍，又曰，火爲鷸，亢爲鷄，又曰，鶴愛陰而惡陽，雁愛陽而惡陰，又曰，烏向晞背棲，燕背飛向宿，又曰，雀交不一，雉交不再，又□者不上桑，櫻活者不下花，又鵝烏不登山，鵲烏不踏土，又夏鵲生鶉，楚鳩生鷃，又曰，鷙啄則絲假，鷹捕則角弱，又曰，淘河在岸則魚汔，沸波在岸則魚涌，爾雅翼引師曠禽經曰，鳥之小而鷙者皆曰隼，大而鷙者皆曰鳩，又鳥鳴噬噬，鳳鳴喈喈，鳳鳴啾啾，雉鳴喣喣，鷽鳴嚶嚶，鵲鳴喈喈，鴨鳴呷呷，鵝鳴喔喔，又曰，其足，鴆謂之嘆，鴨謂之跗，雞謂之跖，鷹謂之骹，鷙謂之骾，鵰謂之觀，又卻近翠者能步，卻近蒲者能躑，又曰，鵲生三子，一爲鶴，鳩生三子，一爲鷂，又曰，鵲老則聲下而不能高，近而不能祭，又曰，鷹雞多秋生，雉雞多冬死，又蜀不獨宿，鷺必匹飛，鵲必單棲，又曰，鷙以鳴鳴，鳳以儀儀，又曰，朱鳶不擾肉，朱鷺不吞鹿，又曰，鷙好風，鶴好雨，鵲好霜，鷰好露，埤雅引之，則作鷙好風，鶴惡雨，鵲好霜，鷙惡露，凡此皆今書所闕者，至如鵲以聲交而孕，鵲以音交而孕，鵲鵲以晴交而孕，鵲鵲以趾交而孕，此已出禽經，今書有之，勉夫以爲見爾雅疏，疏何嘗有此語也，又魚瞰雞睨，出王褒賦中，而傳之崇有論，案埤雅蚌類引裴頠崇有論曰，鳥無肺胃，蛤蜃無腦，蛭以空中而生，蠶以無胃而育，又螢類引崇有論曰，鳥無胃而生，螢無胃而育，今晉書逸民論無之，惟藝文類聚有引埤雅兩稱，詞復參錯，其誤已審，且亦蠕動之類，以謂可補禽經，斯不然矣，

北堂

野客叢談曰，今人稱母爲北堂萱，萱祖毛詩，焉得萱草，言樹之背，按注，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北堂，幽陰之地，可以種萱，初未嘗言母也，不知何以遂相承爲母事，借爲北堂居幽陰之地，則凡婦人皆可以言北堂矣，何獨母哉，

釋曰，儀禮有司徹曰，主婦北堂，士昏禮曰，姑洗於北洗，鄭玄注曰，北洗在北堂，夫主婦也，姑也，非母之稱乎，李陵書，老母終堂，潘岳賦，太夫人在堂，顏延之秋胡詩，上堂拜家慶，固知高堂之上，慈母所居，自昔然矣，隋侯夫人自傷詩曰，偏親老北堂，杜甫送許拾遺歸覲詩，慈顏赴北堂，岑參送韓巽覲省詩，北堂倚門望君憶，此後代之稱所祖耳，若稱母萱親，當是因北堂而牽連及之，案孟郊遊子詩曰，萱草生堂階，遊子行天涯，慈親倚堂前，不見萱草花，後人以萱斥母，蓋本東野之詩，

漢唐酒價

叢談曰、歷陽郭次象多聞、嘗與僕論唐酒價、郭謂前輩引老杜詩、速令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以此知當時酒價、然白樂天與劉夢得沽酒閒飲詩曰、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當劉白之時、酒價何太不廉哉、僕謂不然、十千一斗、乃詩人寓言、此曹子建樂府中語耳、唐人引此甚多、如李白詩曰、金樽沽酒斗十千、王維詩曰、新豐美酒斗十千、崔國輔詩、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權德輿詩、十千斗酒不知貴、陸龜蒙詩、若得奉君歡、十千沽一斗、唐人言十千一斗、類然、一斗三百錢、猶見子美詩所云、故引以定當時之價、然詩人所言、出於一時、又未知果否、一斗三百、別無可據、唐食貨志云、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此可驗乎、又觀楊崧玠談藪、北齊盧思道嘗云、長安酒賤、斗價三百、杜詩引此、亦未可知、僕因謂郭曰、曾知漢酒價否、郭無以應、僕曰、漢酒價每斗一千、郭問出何書、僕曰、此見典論、曰、孝靈帝末年、百司漏酒、一斗直千文、此可證也、

釋曰、曹子建名都篇、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此時人筆興所至耳、甲觀張筵、大官供醴、豈無酒酤我者、而算及酒錢也、梁元帝長歌行、當壚擅官酒、一巵堪十千、簡文帝詩、欲祛九秋惧、聊舉十千杯、皆祖子建者、若泥其語、則一巵一盃又價齊於一斗矣、王融淥水曲、斗酒千金輕、庾信云、今朝一壺酒、寶是勝千金、亦可以爲眞耶、梅聖俞春雪詩、三公免責百姓喜、斗酒十千誰復慳、宋酒價亦復然、與唐食貨志又言、德宗貞元二年、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錢百五十、建中三年至此僅四年、酒價不同如此、此詩豈作於建中時耶、然貞元二年歲饑、御膳減半、而酒價反廉、皆可資一笑也、俱勉夫知漢靈末酒價斗一千、未知桓帝時斗二百、昭帝時斗四十也、案神仙傳、漢桓帝時、王遠過吳胥門、以千錢與餘杭姥乞酤酒、信還、得酒五斗許、是斗二百也、昭帝紀、始元六年、罷榷酤官、令民賣酒、升四錢、杜氏通典、始元末、丞相田千秋奏罷酒酤、賣酒斗四錢、此恐升字之譌、予嘗爲之語曰、西京若就壚頭飲、一斗惟消四十錢、

鬱斯

野客叢談曰、毛詩、弁彼鸒斯、鸒、烏名也、斯者、衍辭、如曰螽斯、蠶斯之類、而劉孝標乃謂烏名鸒斯、失矣、釋曰、陸德明毛詩釋文曰、鸒斯、一名鸒、一名鵙居、秦謂之雅、一云斯、語辭、孔穎達曰、此烏名鸒、而云斯者、語辭、猶鬱彼菽斯、菀彼柳斯、毛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菀烏部立鸒斯之目、是不精也、予按張揖廣雅表曰、爾雅之爲書也、精研而無誤、眞七經之檢度、學問之階路、儒林之楷素、故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今考爾雅曰、鸒斯、鵙居、使斯祇語辭、則當與蕭柳之例並削之矣、法言曰、頻頻之黨、甚於鸒斯、子雲豈亦有誤與、至謂螽斯之斯與蠶斯之斯同爲語辭、其說益僻、案周南螽斯羽、七月作斯螽、毛傳曰、螽斯、蚣蝑也、又曰、斯螽、蚣蝑、爾雅曰、蜥螽、蚣蝑、舍人曰、今所謂舂黍、方言曰、舂黍謂之蛩蝑、陸璣草木疏曰、幽州人謂之舂箕、則安得以爲蠶斯柳斯之比乎、

以蒲爲脯

叢談曰、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曰、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爲馬、張銑注、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

設驗、以蒲爲脯、以鹿爲馬、獻於二世、羣臣言蒲與鹿者、陰誅之、按今史記、但聞指鹿爲馬、不聞以蒲爲脯之說、此見漢人雜說、喊桀緒晉書、皆引以爲言、歐陽詢藝文類聚、蒲柳門、載趙高此事、謂出於史記、誤矣、

釋曰、李善文選注引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爲馬、束蒲爲脯、二世不覺、應氏書此條今亡、然風俗通固非雜說也、又案禮器曰、三代之禮一也、民其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鄭玄注曰、素、尙白、黑、尙青者也、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然則趙高於時不但以蒲爲脯、鹿爲馬矣、

微管

野客叢談曰、語有承襲紕繆者、如宋氏詔曰、謝元勳參微管、陳蕭沈表曰、功深微禹、是也、取微管仲吾其被髮、微禹吾其魚之謂、而曰勳參微管、功深微禹、似不當文理、前此潘安仁詩、嘗曰、豈敢陋微管、謝玄暉詩、微管寄明牧、後此如劉義康傳、臣以頑昧、獨獻微管、傅亮碑、道亞黃中、功參微管、似此用微管萬多、

釋曰、東方朔曰、以管窺天、魏書、曹公令曰、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與扶令育之表、救義康云、獨獻微管、蓋遜言所見微小耳、若以微管仲解之、將何所指、爲指義康耶、是抱薪而救火也、若潘岳河陽縣詩云、位同置文邑、愧無子賤歌、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呂延濟注曰、豈敢以此官爲微小、但恐辱負荷之重也、可驗從來不作管字、王氏殊誤、若宋書烈武王傳、化被江漢、勳高微管、顏介觀我生賦曰、詠苦胡而永歎、吟微管而增傷、則皆用管仲事也、

板輿

叢談曰、世率以板輿爲奉母親事用之、如樂天詩、朱旛四從板輿行、取潘安仁閒居賦、太夫人乃御板輿之意、不知當時三公告老、亦許以板輿上殿、如傅祇者是、則板輿事不可專爲奉母也、梁韋叡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則知板輿不止一事、

釋曰、板輿之爲安車、猶蒲輪之爲軟輪、皆欲使老人從容肆體也、韋叡素羸、每戰未嘗乘馬、且其時年已六十、故以板輿自載、後魏崔挺、授本州大中正、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使林邑、得美玉、北史、畢元賓拜楚州刺史、父衆敬以老還鄉、每元賓聽政時、乘板輿出至元賓所、觀其聽斷、隋上柱國梁睿謝病、高祖賜以板輿、每朝、必令三衛輿上殿、則知老疾咸乘板輿耳、潘時在知命之年、其母應七十左右、則御板輿宜也、若用潘賦語爲奉母故實、亦文家之常法、且後代亦有效之者、元德秀、河南人、少孤貧、事母以孝聞、開元中、從鄉賦、歲遊京師、不忍離親、每行、自負板輿、與母詣長安、因話錄、柳芳掌汾陽書記、軍中大燕、母趙夫人板輿至棚、白詩似用紫芝事耳、然漢書王莽子臨朝見、掣茵輿行、晉灼曰、漢儀注、皇后婕妤乘簟、餘人以茵、四人舉以行、豈今人板輿而鋪茵乎、南史、宋順帝禪位於齊、太后懼、帥閹豎索扶幸板輿、杜氏通典、梁沈約議、元正及太公事、御宜乘小輿、至太極階、仍乘板輿升殿、則周遷輿服雜事所云

貫賊遁乘是矣。五代史劉鄩襲破兗州。徙葛從周家屬外第。親拜其母。從周攻鄩。鄩以版輿盡從周母壞上。從周爲之緩攻。此與潘元之御情事又殊也。

東道主

野客叢談曰。左傳有倚鄭爲東道主之言。後漢光武謂耿弇、鄧晨、彭寵等。皆曰北道主人。北史魏孝武謂咸陽王曰。昨得汝主簿爲南道主人。於是又有南道主人之說。史傳之閒獨未聞西道主人說耳。又觀趙肅傳。獨孤信東討。肅監督糧儲。軍用不竭。魏文帝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又有洛陽主人之說。容齋隨筆但引左傳後漢東道主人北道主人語出處。而不考其他。

釋曰。後魏書裴仲規有志節。咸陽王禧爲司州牧。辟爲主簿。行建興郡事。車駕自代還洛。次於郡境。仲規備供帳朝路側。車駕達河梁。見咸陽王。謂曰。昨得汝主簿爲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元弟之寄。實副所望。周書趙肅、字慶雍。洛陽人。早有操行。大統三年。獨孤信東討。肅奉宗人爲鄉導。授司州治中。轉別駕。監督糧儲。軍用不匱。周文帝聞之。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叢談簡略。多誤。北史曰。薛辯歸魏。位平西將軍東雍州刺史。詣闕。明元帝謂之曰。朕委卿西蕃。志在關右。卿宜克終良算。與朕爲長安主人。此更有長安主人之說。北史又曰。高歡入洛之始。本有奸謀。令蔡儁作牧河濟。厚相恩贈。爲東道主人。又陳書魯廣達傳。假節晉州刺史。王僧辯討侯景。廣達資奉軍儲。僧辯謂沈烱曰。魯晉州亦是王師東道主人。則東道之說不特鄭國也。北史又曰。魏孝武與齊神武有隙。令毛鴻賓鐵潼關。爲西道之寄。車駕西幸。樂稼之絕侍官二三。日閒惟飲澗水。鴻賓奉獻酒食。迎於稠桑。文武從者始解飢渴。武帝把其手曰。寒松勁草。所望於卿也。事平之日。寧忘主人。此非所謂秋方典客者乎。○趙氏翼陔餘叢考。引大唐創業起居注。帝遣書喻馮翊馮翊孫華。華率蒙數千。至自御陽。帝厚加拊遇。仍命華先濟爲西道主人。華大悅而去。

餘糧棲畝

叢談曰。昔左思賦。餘糧棲畝而不收。後晉干寶、宋劉裕、皆有是語。近時場屋中。用南史劉裕所言出處。出餘糧棲畝題詩。而不及左思。自失所先後矣。按此語非始於思。思前蓋有是言矣。觀蔡邕集中胡公碑云。餘糧棲於畎畝。知左思此語祖邕也。

釋之曰。淮南本經訓曰。昔容成氏之時。道路罹行列處。托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畮首。此在蔡氏前矣。而繆稱訓又曰。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畝首。則東戶季子之時。道上罹行而不拾遺。耕耨餘糧。宿諸畝首。古之人君。然初學記帝王部引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罹行而不拾遺。耕耨餘糧。宿諸畝首。又在鴻烈之先。案莊子胠篋。列古十二帝王。容成氏爲首。漢書古今人表。容成氏在開闢初。而東屈在炎帝神農之際。則棲畝美談。宜以容成爲先矣。路史因提紀六十六世。東戶在五。容成氏爲最末代。而又以容成之季子爲卽東戶季子。相去千萬載。而合爲一人。豈因餘糧宿畝事而妄構之耶。予又案蔡邕胡廣碑。廣遷濟陰太守。布愷悌。宣柔嘉。餘貨委於路衢。餘糧棲於畎畝。蔡都賦。餘糧棲畝而不收。頌盤載路而洋溢。干寶晉紀論。太康之中。牛馬被野。餘糧棲畝。沈約羊玄保傳論曰。自元熙十一年至元嘉末。役寬務簡。氓庶繁息。餘糧棲畝。戶不夜扃。皆侈言政教既成。風俗醇樸。升平逸樂。世若天懷。故陶淵明詩。仰想東戶時。餘糧宿中田。意可知耳。若劉裕所言。餘糧棲畝。軍無匱乏之憂。蓋謂慕容超不知清野。師行因糧於敵。非謂承平景象也。省試摘此爲題。必有深意。曰漫無先後。斯不然矣。

附王

浚儀王應麟撰玉海二百三十卷。載籍極博。余偶有所見。略附一二焉。

魏天淵池

玉海曰。魏紀。黃初五年。穿天淵池。楊暨從行天淵池。論伐蜀事也。水經注曰。天淵池在洛陽。池中有魏文帝九花葉殿基。宋志曰。魏明帝天淵池設流杯石溝。宴羣臣。晉宮閣記。天淵池有飛龍等舟。魏興安二年二月。穿天泉池。江總芳林園天淵池銘。曉川漾璧。夜浪浮金。梁武帝有首夏泛天淵池詩。附曰。王於天淵池列載樂詩。江銘。蓋謂卽洛園曲沼也。夫自晉以來。伊洛淪陷爲狄場。宋齊梁陳。書疆而守。長淮難涉。安得彌蓋洛邑。授簡茲池。覽宋齊書。建業自有上林苑華林園。自有天淵池。昆明池。蓋宴遊之所。輒摹洛都者也。宋文帝元嘉數年閒。天淵池芙蓉咸一花一蒂。太始二年。明帝泛天淵池。白魚入舟。齊永明七年。得靈石。世祖於天淵池親投試之。沈約亦有應詔作天淵池水鳥賦。若以爲魏之天淵。則是鑾鑣巖鷲於洛城。而侍從諸臣日珥筆於敵苑也。

街彈

玉海曰。周禮里宰。歲時合耦於耡。鄭玄注曰。耡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疏曰。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也。金石錄有漢都鄉正街彈碑。在故昆陽城中。中平二年正月也。

附曰。水經注。魯陽縣有南陽都鄉正衛爲碑。平氏縣有南陽都鄉正衛彈勸碑。衛之與街。豈可強傅者。按鄭玄駁許慎異義曰。○孫云。見王制正義。周禮。六十五皆征之。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又張晏漢書注曰。監門、里正衛也。正衛自是漢魏微官。秩若封人。仕同里宰。不得以解街彈之室也。

羊腸

玉海紺珠曰。羊腸坂有兩。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皇甫士安地理書。太原北九十里。隋崔贇閒而知之。附曰。隋書曰。崔贇從煬帝登太行山。詔問何處有羊腸坂。對曰。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帝曰。不是。贇曰。皇甫謐地理書云。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予按高誘淮南注曰。羊腸、山名。今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通河西上郡關。曰羊腸坂。是呂氏春秋注。其山盤紆。譬如羊腸。帝王世紀曰。羊腸坂在晉陽西北九十里。爲西通上郡之關。卽吳起云。夏桀之居。羊腸在其北也。蓋用高氏說。而壺關者。他無聞焉。若據煬帝語。則有二羊腸。予謂太原、上黨俱在并州。道里不遙。封疆如錯。晉陽之西北。卽壺關之東南。羊腸蓋自一耳。

漢典農城

玉海曰。水經。河水逕典農城東。注。世謂之胡城。又北逕上河城東。馮參爲上河典農都城所治也。河水

又北逕典農城東。注。俗名之爲呂尉。皆參所屯以事農。

附曰。漢書馮參、字叔平。爲上河農都尉。百官表曰。農都尉、武帝置。後漢百官志。武帝時。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建武六年。邊郡往往置都尉。注引漢官儀曰。農都尉不治民。御覽引魏略曰。曹公設典農中郎將。秩二千石。典農都尉。六百石。典農校尉。秩比二千石。然則漢官無典字。至當塗始更耳。水經及注作典農。皆非。梁統傳。光武幸梁騰酒泉典農都尉。蔚宗亦誤。王氏引典農城爲美談。殊少稽練。

侍其

玉海姓氏急就篇曰。侍其氏、漢廣野君裔孫。賜氏食其。後有爲武帝侍中者。合官與氏而稱焉。漢有侍其元矩。魏有侍其衡。

附曰。廣野君在高祖初。至武帝時七十年。安得遽至裔孫。而又曰後有爲侍中者。何年蔡而世多也。水經注。侍其衡奏魏武王曰。近日路次齊郊。瞻望桓公墳墓。此曰魏有侍其衡。是也。伏滔青士人物論。稱後漢有侍其元矩。與孫賓碩劉公山並敘。正當魏武時。又爲齊人。則元矩非卽衡字耶。

登聞鼓

玉海曰。後魏書。世祖闕左懸登聞鼓以達冤。水經注。闕右置登聞鼓以納諫。自注云。通鑑。神龜四年十月也。

附曰。魏書刑罰志。神龜中。詔崔浩定律令。闕左懸登聞鼓。人有窮冤。則擊鼓。公車上其奏。玉海所以知其年月者。以太武紀。神嘉四年十月。詔崔浩定律令。故也。不知闕左平枉。乃在桑乾。闕右求言。則洛城朱雀闕也。案道武天興元年。都代郡桑乾之平城。下至太武。尙屛恆朔。及太和十七年。始遷雒陽。上距神龜六十餘載。雖器同事合。而地迥年乖。援平城之故實。傅雒邑之新模。非矣。

師宜

姓氏急就篇曰。師宜氏、後漢師宜官善篆。

附曰。衞恆四體書勢序曰。上谷王次仲作楷法。漢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梁鵠以工書至選部尙書。宜官後爲袁術將。鵠手跡、魏武懸著帳中玩之。以爲勝宜官。書斷曰。師宜官、南陽人。靈帝徵天下工書數百人。八分稱宜官爲最。案前志往往稱宜官。則非姓師宜也。且善楷法及八分。又非古篆。

貝獨坐

姓氏急就篇。貝姓出清河貝邱。姓苑。古有賢者貝獨坐。

附曰。後漢書貝瑗、魏郡元城人。桓帝初中常侍。定議誅梁冀。封東武陽侯。與左悺、徐璜、唐衡四侯。轉橫天下。爲語曰。左回天。貝獨坐。徐臥虎。唐兩墮。頓使漢祚傾覆。海內悲涼。乃以爲古賢乎。

彈高

劉子玄水仙賦

高似孫、字續古。作緯略云。余二十年前作水仙賦。自恨筆力乏奇偉。五年前。楊仲固自鶴山致水仙花

一二百本。極盛。乃以南古銅洗藝之。學洛神賦。再作後水仙花賦。頗愜人意。近讀金樓子云。劉子玄好學有文才。爲水仙花賦。時人以爲不減洛神賦。予固不敢望知幾萬分之一。亦知名人製作自有意會古人也。

彈曰。予按金樓子者。梁元帝也。劉子玄則劉知幾也。知幾在聖中作史通二十卷。後以名音類玄宗。改名子玄。此在梁元後百餘年。高氏以是當之。何其舛也。御覽引金樓子曰。劉休玄好學有文才。爲水仙賦。時人以爲不減洛神賦。擬古詩。時人謂陸士衡之流也。予謂水仙不及洛神。擬古勝乎士衡矣。據此。則是宋南平王劉鑠也。擬古詩今在文選。水仙乃水上神女。陶弘景亦有賦。高氏以休玄爲子玄。謂水仙爲花名。豈不謬歟。似孫二賦。載其騷略中。

鄭康成

緯略又云。鄭康成禮記蒼梧注曰。帝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耳。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曰。天子娶十二。卽夏制也。康成之論。本諸帝王世紀耳。世紀曰。舜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是也。乃知康成所注爲有據依。

彈曰。按世紀、皇甫士安作也。士安在康成後五十年。蔚世紀本於康成。則可安得以康成反依士安乎。然紀謂舜只三妃。又爲未悉。何者。大戴禮帝繫篇曰。帝舜娶於帝堯之子。謂之女匽氏。列女傳。堯以二女娥皇女英妻舜。離騷所謂湘君、湘夫人者。此二妃也。山海經。舜妻登比生二女。宵明、燭光。一曰登比氏。又曰義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義和。方日浴於甘淵。義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郭璞曰。俊亦舜字。假借音也。又曰。天虞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案此則舜妃見傳記者已有六人。康成、士安、蘇古、皆未之考也。山海經又曰。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國。姚姓。黍食。三身生義均。義均是始爲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則謂娥皇無子者。又士安之疎也。

餅魚

高似孫緯略曰。魏志。倭國人入海捕餅魚。水無淺深。皆沈沒取之。吳良爲齊郡議曹掾。諫太守無受正旦賀觴。賜餅魚百枚。魏文帝與孫權書曰。今因趙咨。致餅魚千枚。陳思王求祭先王表曰。先王喜食餅魚。前已表徐州刺史。刺史臧霸送餅魚二百。足自供事。皮日休詩。君卿脣舌非吾事。且問江南啖餅魚。詩中用餅魚僅見此。

彈曰。乙丑。予在鶯門戍主。有自彭湖來者。餉餅魚百枚。夫此介蟲也。而命之爲魚。殆不可曉。緯略所引。尙多遺者。且似未知餅魚何物也。因與坐客共徵舊事疏之。漢書。王莽軍師外破。大臣內叛。愛憙不能食。置飲酒啗餅魚。顏師古注曰。餅、海魚也。後漢書。伏隆使青徐招降羣盜。張步遣掾孫昱、隨隆詣闕上書。獻餅魚。南史。褚彥回。宋世爲中書監。時淮北屬北。南無復餅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彥回餅魚三十枚。彥回時甚貧窶。門生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彥回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

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事可質餉取錢也。悉與親游噉之。少日便盡。郭璞注三倉曰。鰒似蛤。偏著石。廣志曰。鰒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孫云。伏隆事及郭璞三倉注廣志皆據古所引見緯略卷九。注方叔未覩足本耶。陶隱居名醫別錄曰。石決明。俗云是紫貝。又云是鰒魚甲。附石生。大者如手。明耀五色。內亦含珠。唐本草注曰。石決明是鰒魚甲也。附石生。狀如蛤。惟一片。無對。七孔者良。李英公本草注曰。石決明生廣州南海畔。殼大者如手。小者如三兩指。其肉南人皆噉之。亦取其殼。水漬洗眼。七孔九孔者良。十孔以上者不佳。謂爲紫貝及鰒魚甲。並誤矣。夷堅志曰。元菁與管監惠州淡水鹽場。場在海濱。居民數百戶。皆漁捕海物。云鰒魚只有一邊殼以自蔽。漁者拏舟至所產處。以繩繫腰。縛於柁尾。然後沒水。或深入五六十丈。如出其不覺。皆可拾取。或知人且至。則粘著石上。牢不可拔。雖椎擊至碎。猶不可得。迨欲出水。則循繩攀緣。足躡以升。或久而不出。有泡沫堆突起水面。妻子輒拊膺慟哭。蓋已爲魚龍攫去矣。予按。如顏監之說。則鰒游泳物耳。如英國所稱。則被甲者不名鰒也。若諸家之說。則此待石以具體。耀采而見人者。其爲鰒魚允矣。且數魚以尾。而此獨以枚。亦可知其介類耳。玉篇曰。鰒。海魚。孫愐從之。皆未辨其爲介爲鱗也。但此物殊非珍味。而漢魏貴之。一枚至數千錢。海人死利。亦何怪乎。

削棄

緯略載削棄事。漢孔光、周就、樊宏、皇甫嵩、魏陳羣、任嘏、宋謝弘微、北齊封隆之。八人。

彈曰。東觀漢紀。張純、字伯仁。爲虎賁中郎將。素重慎周密。時上封事輒削去草。苟誠別傳曰。誠爲尚書令。常以書諫事。臨薨。皆焚毀之。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竹書曰。羊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間十六國春秋。劉淵黃門郎陳元達、屢進忠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知。後魏書李孝伯爲侍郎。每朝廷人事有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直諫。削滅棄草。家人不見。梁書曰。徐勉、字修仁。爲侍中。參掌衡石。禁省中事。未嘗漏洩。每有表奏。輒焚棄草。隋書高熲、字昭玄。執政二十年。所有奇謀。熲皆削棄。世無知者。又唐之高儉、戴胄、馬周、高郢、陸元方、咸有此譽。而馬賓王疾甚。悉焚草奏。陸希仲臨終。取焚奏稾。與荀令皆於屬纊始命焚毀。則其不密者多矣。任彥升爲宣德皇后令。梁王曰。公文損雕龍。而成輒削棄。此蓋用事爲褻。非其質也。緯略都未之及。

本朱

宋朱翌、字新仲。桐鄉人。撰猗覺寮雜記十卷。

人生如寄

雜記云。人生如寄。見高僧傳。又南齊劉善明曰。人生如寄。來會幾何。樂天感時云。人生詎幾何。在世猶如寄。秋山云。人生無幾何。如寄天地間。東坡云。人生如寄。爾嶺海亦閑遊。多用此事。

本之曰。四言慷慨酸切。達生之士。常以爲娛。燮生之徒。亦以爲痛。陸佐公思田賦曰。感風爲與石火。嗟民生其如寄。郭景純不死樹贊曰。萬物暫見。人生如寄。不死之樹。壽敵天地。張茂先遊獵篇曰。人生忽如寄。居世遽能幾。曹子建仙人篇曰。人生如寄。居。濟光養羽翼。魏武善哉行曰。人生如寄。多憂何爲。古詩曰。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古人蓋遞相承襲也。然尸子引老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因也。淮南子。禹南濟於江。黃龍負舟。禹熙然而稱曰。吾受命於天。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諸家皆用老萊及后語耳。北齊書。後主於黎陽臨河築城戍。曰。急時且守此。作孤茲國子。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憂爲。此語悲壯。可入宋人曲。

長繩

猗覺寮雜記曰。太白云。恨不挂長繩於青天。繫西飛之白日。李長吉云。長繩繫日樂當年。樂天云。既無長繩繫白日。二公用太白意也。

本之曰。太白風流曠遠。長繩一語。不啻出自其口。然予嘗尋之江總蔡遠宅詩云。長繩豈繫日。濁酒傾一杯。則非李公語矣。又北史。蕭大圜常言。人生若浮雲朝露。事俟長繩繫景。實所願言。執燭夜遊。驚其迅速。沈佺期庭賦謠曰。那得長繩繫白日。年年日月但如春。李鋗遠詠日曰。迴戈安得中。長繩不可羈。蓋相襲久矣。按傅玄九曲歌曰。歲暮景遒。羣光絕。安得長繩繫日月。奇曠之致。實肇自休奕也。

九子母

猗覺寮雜記曰。應劭漢書。成帝生甲觀畫堂。云畫九子母。不知佛自後漢方入中國。安得元帝時已有九子母也。其陋可笑。顏師古雖破其說。不及此。

本之曰。漢書曰。成帝母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應劭曰。甲觀在太子宮甲地。主甲乳生也。畫堂畫九子母。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元后傳言見於內殿。此其例也。畫堂但畫飾耳。豈必九子母乎。霍光止畫室中。是則宮殿中通有彩畫之堂室。據此。新仲所云是也。但自佛教東來。後漢時翻譯尚寡。亦無九子母之說。此宋涼以後妖僧僞爲其名耳。且九子母鬼也。帝寢皇宮。豈宜圖寫鬼魅乎。按列女傳。魯有九子之母。教兒遜次於禮。魯人以爲母師。甲觀既燕閒內寢。后妃所居。則畫九子者。取蕃育之義。畫其母者。取禮法之宗。亦何足怪乎。仲遠之時。去西京未遙。其博學多聞。於漢家故實。必有傳記。未可遽謂之鑿說也。若霍光所止畫室。乃將相朝時。至此籌畫國事。入告於君。以爲彩畫之室。何言之野乎。

巵林卷之四

逸洪

耆英

容齋四筆曰。文潞公留守西京。年七十七。爲耆英會。凡十有二人。侍中富韓公、年七十九。最長。至大中大夫張問。年七十。唯司馬公方六十四歲。用狄監廬尹故事。亦預於會。狄廬見白樂天集。今所謂九老圖者。懷州司馬胡杲。年八十九。衛尉卿吉皎。年八十六。龍武長史鄭據。八十四。慈州刺史劉嘉。侍御史盧貞。皆八十二。永州刺史張渾。刑部尚書白居易。皆七十四。時祕書監狄兼謨。河南尹盧貞。以年未七十。與會而不及列。故溫公紀韓公至張昌言。而自不書。唐兩盧貞。而又同會。疑字誤。

逸曰。白居易詩序曰。會昌五年三月。胡吉劉鄭盧張六賢皆多年齒。予亦次焉。於東都履道坊合尚齒之會。賦詩記之。其夏。又有二老。年貌絕倫。亦來斯會。綴書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於圖右。題爲九老圖。仍以一絕贈之。蓋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禪僧如滿歸洛。年九十五也。時祕書狄兼謨。河南尹盧貞。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云。前懷州司馬胡杲。年八十九。衛尉卿吉皎。年八十八。前磁州刺史劉真。八十七。龍武軍長史鄭據。八十五。侍御史盧貞。八十三。前永州刺史張渾。七十七。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七十四。九老之會。盧貞盧貞未嘗同名也。又夢溪筆談紀洛社耆英云。元豐五年。文潞公守洛。爲耆年會。

命畫工鄭英圖於妙覺佛寺。凡十三人。守司徒韓國公富弼。年七十九。守太尉潞國公文彥博。司徒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七十六。太常少寺趙丙。祕書監劉凡。衛州防禦使馮行己。皆七十五。天章閣侍制楚建中。七十三。朝議大夫王愼言。七十二。檢校太尉王拱辰。七十一。大中大夫張問。通議大夫張燾。皆七十。端明殿學士司馬光。年六十四。筆談又云。潞公歸洛日。年七十八。時有中散大夫程晌。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席汝言。皆年七十八。嘗爲同甲會。各賦詩一首。潞公詩曰。四人三百十二歲。況是同生丙午年。按此是後一歲事。不知元豐五年之會。程馬何以不預。四筆又曰。至道九老者。李文正公昉。扈相後。居京師。至道元年。年七十一。矣。思白樂天洛中九老之會。適交游中有。此數。曰太子中允張好問。年八十五。太常李運。年八十。吏部尚書宋琪。廬州節度使武允成。皆七十九。吳僧贊寧。七十八。鄆州刺史魏丕。七十六。諫議大夫楊徽之。七十五。水部郎中朱昂。與昉皆七十一。欲繼其事爲宴集。會蜀寇起而罷。次年李公卽世。此事竟不成。造物豈亦吝此耶。嬰按此在會昌九老後一百五十二年。在洛社耆英前八十八年。然戊亥之際。於斯爲盛云。　明宣德間。湖州烏清鎭亦有九老。趙巖、宮司班。年九十一。吳煥、年九十。趙岐、八十九。孫孟吉、建文中太常博士。八十五。水宗達、運司。八十二。漏瑜、建文中□□。唐其諒、建文中縣丞。胡敏、錢郁。年皆八十。漏瑜、會稽人。唐其諒、鳳陽人。革除後。流寓烏鎭。俱能詩。結社倡和。亦一時之美。正統間。杭州亦有之。大理正郎子貞。八十一。封吏部員外郎孔希德。八十。禮部郎中蔣廷暉。七十八。處士項伯臧。九十三。孫適。郭文敏。皆七十三。又有稽勳郎中鄧林。布政使姚肇。以寓公與會。而年不及。見宛委餘編。歷慶己巳。曹田有耆老會。太守鄭弼。年七十八。少參雍潤。七十七。太守陳敬。七十六。運使林汝永。七十五。主事柯維騏。七十四。太守林九宗。七十二。尚書廉大和。年七十一。大和賦詩云。故里重開耆老會。七人五百二十三。後尚書林雲同。年六十九。亦與會。

展重陽

容齋一筆曰。唐開成元年。歸融爲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繁。又俯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上巳改取十三日可也。上巳、重陽、皆有定日。而至展一旬。乃知鄭谷所賦十日菊詩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亦未盡也。唯東坡有菊花開日卽重陽之語。故記其在海南藝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酒作重九云。

逸曰。戊辰九月十八日。予在晉安。陳京兆泰始、招集緣筍齋看菊。兼餞吳興黃君、南昌葉君。呼盧聽歌。卽席探賦。予謂唐文宗重陽取十九日。則今十八日正可爲展重九。作詩云。登臨佳處卽重陽。九日仍逢二九霜。菊綻經旬開倍豔。人遊浹日興尤長。驚秋談客思吳楚。窺筍玄言注老莊。此夕茱萸應解佩。好燃銀燭照霓裳。宋史黃杞字景章。漳州人。歷官清介。知潮州。奉祠歸。杞九月十九日生。守朱熹與詩云。須信九秋饒好景。更遲十日作重陽。亦用開成事。

希姓

五筆引風俗通敍希姓曰。合浦太守虎旗。上郡太守邸杜。河內太守遇沖。北平太守賤瓊。東平太守到

質沐寵北平太守卑躬雁門太守宿詳五原太守曾瓆汝南太守謝漁九江太守荊修東海太守郭熙弘農太守移良南郡太守爲昆酒泉太守頻暢北海太守處興巴郡太守鹿旗涿郡太守作顯廬江太守貴遷交阯太守賴先外黃令集一洛陽令諸於單父令卽賈烏傷令昔登山陽令職洪高唐令用虯此二十君子皆是郡守縣令惟移良之名曾見於史耳○孫云三筆別有漢人希姓一條方叔未細檢

述曰今所傳風俗通十卷氏姓篇亡矣然諸書所引應氏遺編尚多希聞者則有漢太尉超喜丞相史冥都渾梁侯侯多尚書令鞠譚太子少傅瓶守侍中耦嘉鈞喜聊倉大鴻臚招猛光祿勳弓耐少府中京治書御史諫忠諫議大夫逢惲救仁詹事滑典長史眞祐司空史御長卿司徒掾府悝騎都尉神曜度遼將軍采皓蜀郡都尉子獻上黨都尉鑿平趙相行祐冠州刺史過杇一作過榭幽州刺史芳乘冀州刺史巫提交阯刺史僮尹越鬱太守牧稼漢中太守抗喜南陽太守糧茂九江太守旗光西河太守垣恭豫章太守函熙南郡太守繡祕太原太守委進常山太守屯莫如陳郡太守沐寵○孫云五筆本有沐寵劇令家羨中牟令池援梁令鄴風武陽令會栩贏長糧宗博士食子公沛上計三烏羣不知景盧何以不敍然漢書西南夷傳有越巂太守牧稼豈卽牧稼之譌乎

歲月日風雷雄雌

三筆曰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歷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云歲雄在閼逢雌在摄提格月雄在畢雌在營日雄在子又云甲歲雄也畢月雄也陬月雌也大抵以十干爲歲陽故謂之雄十二支爲歲陰故謂之雌但畢營爲月雄雌不可曉今之言陰陽者未嘗用雄雌二字也郎顗傳引易雌雄祕歷今亡此書宋玉風賦有雄風雌風之說沈約有雌霓連蜷之句春秋元命包曰陰陽合而爲雷師曠占曰春雷始起其音柏柏格格甚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依音音不大霹靂者所謂雌雷水氣也見法苑珠林予家有故書一種曰孝經雌雄圖云出京房易傳亦日星占相書也

述曰案史記漢武帝詔御史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索隱曰聚音陬案傳公云天元之始於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若連珠俱起牽牛之初歲雄在閼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營營則陬營之宿日雄在甲雌在子在子是陽氣支干之首也索隱又曰甲歲雄也月名畢聚謂月值畢及陬營也畢月雄也聚月雌也予謂爾雅月在甲曰畢爲月陽又曰正月爲陬邢昺疏曰正月得甲則曰畢陬若史記歷書云月名畢聚也然則聚當爲陬離騷云攝提貞於孟陬是也索隱曰漢始以建亥爲年首今改以建子蓋用周正○孫云案本是改以建寅弗建子也漢未嘗用周正故稱畢陬如用夏正當曰畢辜也若以畢陬爲濁星之畢及娵訾之口失之遠矣月令惟紀日舍中星不及於月蓋以月輪行疾一月而周天故不得以恆星定月所在娵訾是亥次之號非十一月日月交會之宿也日月一歲十二會其交娵訾之辰蓋在孟春之月其會實沈之次則在孟夏之中律歷志曰冬至日月在建星孟康曰建星在牽牛閒司馬貞既云起牽牛之初又以爲月值畢及娵訾殊自違伐不如邢昺爲得景盧亦見未及此也然索隱乃作僖公豈虞喜字譌耶

○孫云汲古閣單行宋曜本正作虞喜喜有安天論此豈論中語乎惜志林之不傳也詩緯曰陽本爲雄陰本爲雌物本爲魂雄雌俱行三節而雄合物魂號曰太素太玄告曰聖人律乎日月雄雌之序經之於無已范望注日爲雄月爲雌參同契曰雄陽播玄施雌陰化黃包又曰陽稟陰受雌雄相須則易陰陽之名爲雌雄固有自矣呂氏春秋伶倫取竹於嶰谿之谷制十二筒以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漢書取之淮南記則曰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故曰十二宋玉笛賦曰衡山奇篠師曠取其雄焉宋意得其雌焉亦以竹管之陰陽爲雌雄耳大戴禮孔子曰丘聞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也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史記亦著之是以日爲雄夜爲雌也廣雅曰太初氣之始也生於酉仲清濁未分太始形之始也生於戌仲清者爲精濁者爲形注曰八月酉仲爲太初屬雄九月戌仲號太始屬雌是以氣爲雄形爲雌也爾雅郭璞註曰蜺雌虹也音義曰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蜺春秋元命包虹蜺者陰陽之精雄曰虹雌曰蜺高誘淮南注亦曰雄爲虹雌爲蜺蔡邕月令章句曰虹蝃蝀也陰陽交接之氣著於形色雄曰虹雌曰蜺蜺常依陰雲而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大陰亦不見率以日見於東方故詩云蝃蝀在東蜺常在旁四時有之唯雄虹見歲有月離騷遠遊章曰建雄虹之采旄又曰雌蜺婉娟以會橈悲回風曰處雌蜺之標顛東方朔怨思曰載雌霓而爲旌沈約但祖此耳漢書旬始出於北斗旁如雄雞其蓋青黑色皆灼日蓋雌也淮南子曰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數從甲子始參同契曰天地之雌雄兮徘徊子與午然則虹蜺星斗皆有雌雄天地亦不能違不獨歲月日風雷也至如天文志太白在南歲在北名曰牝牡皆灼曰歲陽也太白陰也故曰牝牡淮南子邱陵爲牡谿谷爲牝高誘曰邱陵高敞陽也故曰牡谿谷汚下陰也故曰牝又以牝牡代雌雄皆欲隱其詞晦其義古人亦好奇耳隋志有孝經雌雄圖三卷孝經異本雌雄圖二卷丹鉛錄載五代廣順中高麗進書有孝經雄圖說日之環盈星之彗孛宋史藝文志有七曜雌雄圖一卷

李陵詩

隨筆曰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人多疑俯觀江漢流之語以爲蘇武在長安所作何爲乃及江漢東坡云皆後人所擬也予觀李詩云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陵敢用之益知坡公言可信也

野客叢談曰僕觀古文苑所載枚乘柳賦曰盈玉縹之清酒玉臺新詠載枚乘新詩曰盈盈一水間柔音通閒孫文韶所書茅君碑謂太元眞君諱盈漢景帝中元閒人觀此二事知惠帝之名當時已有不諱者矣然又怪之其時文字閒或用此字蓋出適然猶爲有說至以廟諱爲名甚不可曉

丹鉛錄曰子瞻云蘇武李陵詩乃六朝人擬作宋人遂謂在長安而言江漢及盈觴句又犯惠帝諱疑非本詞予案班固藝文志有蘇武集李陵集之目摯虞曾初人也文章流別云李陵衆作總雜不類殆是假託非盡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以此考之其來古矣卽使假託亦是張衡曹植之流始能耳杜

子美云李陵蘇武是吾師豈無見哉子瞻跋黃子思詩云蘇李之天成尊之至矣其曰六朝擬作者鄙薄蕭統之偏辭耳

述曰史通云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調采非拙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爲假稱陵作也自子玄之論行後世談者從擬撫合離摘發疑殆證其實然案江淹宋世上建平王書有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血而繼之以血語則非六朝僞撰矣若錄別之詩展轉倣傚眞僞相眩不啻淄澠世無易牙誰能深辨景盧乃以盈簏字定其非出李手狹之甚也尋西京著述漢帝之名往往布流而盈字最多韋孟在鄒詩曰祁祁我徒戴負盈路枚乘詩又曰盈盈樓上女古陌上桑曰盈盈公府步古詩云馨香盈懷袖薄昭與淮南王書臣怙恩德驕盈淮南子曰今有旨酒以合歡爭盈酌之間反生鬬又曰沖而徐盈他不能悉舉也大戴禮曰秦王怒毒盈世又曰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王褒九懷曰美玉兮盈堂鑾鐵論曰天地不能兩盈說苑曰無以富貴驕盈又引孔子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聖人調其盈虛故能長久揚雄解嘲曰觀雷觀火爲盈爲實河東賦曰發軔於平盈法言曰隱隱沃沃久而愈盈漢書律曆志壓稱盈不盈而溝洫志頻言河盈溢敘傳曰監世盈虛又曰武安驕盈漢世不諱盈字可歷言矣高祖擲業諱尤宜嚴而韋孟諷諫詩曰總齊羣邦曰王賴聽譖實絕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在鄒詩曰寤其外邦曰於異邦劉向九歎曰余思舊邦曰歸懷舊邦曰念予邦之橫陷曰哀故邦之逢殃刑法志稱新邦平邦亂邦而敘傳曰邦家和同不獨此也文帝諱恆史記天官書曰壬癸恆山以北漢書外戚傳立恆山王弘爲皇帝景帝諱啓大戴禮引詩亦作東有開明而帝繫乃曰啓其左脅夏小正曰啓灌藍蔚啓者別也鄒陽酒賦曰方金未啓曰綠瓷既啓淮南子匹夫百畝不遑啓處曰商鞅之啓塞曰啓攻有扈曰桀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於和王褒九懷曰啓匱兮探筴文紀曰夏啓以光武帝詔見夏后啓母石天文志有啓明星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啓若說苑稱黃帝西向啓首案稽讀如啓此處正宜爲稽而翻作啓豈故觸諱也武帝諱徹漢書既稱避曰通侯而仍書二十徹侯徹侯金印紫綬淮南子天下靡沸蟲動雲徹又曰鬱鼓而食奏雍而徹又曰徹於心術之論大戴禮曰太子有司過之吏有徹膳膳之宰過書而宰徹去膳不徹膳則死匈奴傳揚雄曰雲徹席卷昭帝諱弗陵漢書朱買臣傳買臣故陵折之見張湯坐牀上弗爲體宜帝詔今百姓上書多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是以漢書易荀卿書爲孫卿子而司馬相如傳載其書曰詢封禪之事爽字元帝諱而藝文志鄒爽子十二篇云齊人號曰雕龍爽賈嬰傳曰有如兩宮爽將軍鷙者故帝諱而田蚡傳諸公稍自引而怠鷙大人賦低卬夭蟜以驕鷙長卿之作雖在宣成前然班史操觚亦宜稍變其字今皆不然固知臨文不諱漢代所同何獨於盈簏而疑之至若江漢流不息浮雲去無依以喻良友各一方播遷靡有歸作者比興之詞耳小雅滔滔江漢南國之紀豈必在荊所奏曾子稱江漢以濯秋陽以暴何嘗居楚而言安在長安之作必當敘涇渭灞滻之流也

歌扇舞衣

三筆曰唐李義府詩云鏡月爲歌扇裁雲作舞衣同時人張懷慶竊爲己作增兩字云生情鏡月爲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致有生吞活剝之譏予又見劉希夷代閨人春日一聯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絕相似杜老亦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儲光羲云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然則唐詩人好以歌扇舞衣爲對也

述曰王勃詠妓詩早時歌扇薄今日舞衫長此唐風鼻祖也李邕太平公主南莊詩流風入座飄歌扇瀑水當階濺舞衣陳子良妓詩紅樹搖歌扇綠珠飄舞衣又賦妓詩明月臨歌扇行雲接舞衣李白宮中行樂詞通日明歌席新花豔舞衣戴叔倫感懷詩歌扇多情明月在舞衣無賴彩雲收張祜詠風搖搖歌扇舉惜惜舞衣輕元稹月詩的的當歌扇娟娟透舞衣許渾夜接歌舞詩舞衫未換紅鉛濕歌扇初移翠黛顰流風所蕩事僅儲李數家乎按梁陳習尚妖淫詞篇多以取媚陰鏗詠妓詩曰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徐陵雜曲舞衫迴袖勝春風歌扇當戀似秋月庾信看妓詩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張正見情詩舞衫飄冷袖歌扇掩團紗紀少瑜擬吳均體云卻匣聲歌扇開箱擇舞衣隋煬帝宴東堂曰清音出歌扇浮香飄舞衣李孝貞春閨聽妓曰紅樹搖歌扇綠珠飄舞衣盧思道後園宴曰媚眼臨歌扇嬌香出舞衣蓋六代緒風唐人皆效之然韓愈陳言務去而春雪詩已訝陵歌扇還來伴舞腰玄宗發言如絲與廣宮詩舞衣雲曳影歌扇月開輪亦不脫脂粉之習佳麗之移人久矣宋春國公主薨神宗賜挽詞曰帳深閑翡翠珮冷失珠襪明月留歌扇殘霞散舞衣胡元瑞詩藪謂有唐味未知其拾六朝餘瀋也

呂望非熊

五筆曰自李瀚蒙求有呂望非熊之句後來據以爲用然以史策考之六韜第一篇文韜曰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遣汝師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爲禹占得皐陶兆史記云呂尚窮困年老以漁釣干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伯王之輔後漢崔駰達旨云漁父見兆于玄龜注文乃引史記非龍非彲非熊非羆爲證今之史記蓋不然也非熊出處惟此而已

述曰竹書紀年注文王將敗史編卜之曰將大獲非熊非羆天遣汝師以佐昌臣大祖史疇爲禹卜敗得皐陶其兆類此王至磻溪之水呂尚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此沈約撰也宋書符瑞志同又約某太尉碑曰卜非熊羆惟人是與則非熊之兆休文三稱之矣又班固答賓戲周望兆動於渭濱張衡東京賦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李善注並引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占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非羆所獲伯王之師輔果遇太公於渭濱此與韋懷注不殊豈宋來史記非復唐世之舊耶然善注東方曼倩論及劉越石詩引六韜俱作非熊非羆非龍非彲而唐書酷吏傳鼎宗時有太子洗馬趙非熊又顧況子秀才顧非熊世系表有貢梅尉孫非熊魏知古從獵渭川獻詩曰非熊從渭水瑞雉想陳倉杜甫贈哥舒翰詩軒墀曾寵鶴畋獵舊非熊用非熊語者何必皆祖蒙求也

雨水驚蟄

緒筆曰.歷家以雨水爲正月中氣.驚蟄爲二月節.淸明爲三月節.穀雨爲三月中氣.而漢世之初.仍周秦所用.驚蟄在雨水之前.穀雨在淸明之前.至於太初.始正之云.

述曰.月令孟春之月.蟄蟲始振.鄭玄注.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仲春之月.始雨水.鄭注.漢始以雨水爲二月節.孔穎達正義曰.漢之時.立春爲正月節.驚蟄爲正月中氣.雨水爲二月節.春分爲二月中氣.至前漢之末.劉歆作三統歷.改驚蟄爲二月節.予案漢書律歷志.劉歆三統歷曰.夏正月諏訾初危十六度.立春.營室十四度.驚蟄.班固注曰.驚蟄.今日雨水.又曰.二月降婁.初奎五度.雨水.中婁四度.春分.注曰.雨水、今日驚蟄.又曰.二月大梁.初胃七度.穀雨.注.今曰淸明.歷曰.中昴八度.淸明.班注.今曰穀雨.而後漢律歷志.章帝改用四分歷.又引易緯通卦驗.乃以雨水先於驚蟄.穀雨後於淸明.則班固所謂今者.蓋指四分歷也.洪氏以爲太初始正.殊誤.即孔氏謂三統歷改之.亦非也.又周書周月解.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時訓解尤詳之.○孫云.此逸周書誤文.近刻已改正.晁盧以爲仍周所用.不考之過也.然章帝朝已用四分歷.而蔡邕月令章句曰.周天十二次.日月所躔也.十四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爲中氣.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次.立春驚蟄居之.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雨水春分居之.又曰.孟春以立春爲節.驚蟄爲中.中必在其月.節不必在其月.孟春之驚蟄在十六日以後.立春在正月.驚蟄在十五日前.立春在往年十二月.斯又依三統者.豈主爲月令素臣而不必遵時王正朔乎.予又尋呂氏春秋與禮記月令及淮南時則訓.以爲孟春之蟄蟲振者.上言東風解凍.下言魚上冰.此蟄蟲蓋水居之物.以水澤涸堅.蟄於冰下.故凍解而振.或躍而上負冰也.仲春之蟄蟲動者.上言雷發聲.下言開戶始出.此蟄蟲蓋穴處之蟲.以冬陰閉固.蟄於地中.及震雷激電.驚而出戶也.是以驚蟄之氣.正月二月.不妨推移.若雨水、穀雨、淸明之氣.方春三月.或稍晴和.或時瀟淅.陰陽靡定.不甚相遠.雖有遷換.天道沖然.孔氏謂蟄蟲早者孟春乃出.晚者二月始出.又謂氣有參差.事稍變改.亦似未盡也.

歷代史

容齋四筆曰.三國雜史至多.有王沈魏書.元行沖魏典.魚豢典略.張勃吳錄.韋昭吳書.孫盛魏春秋.司馬彪九州春秋.邱悅三國典略.員半千三國春秋.虞溥江表傳.今惟以陳壽書爲定.是爲三國志.晉書則有王隱、虞預、謝靈運、臧榮緒、孫綽○孫云.此孫綽當孫盛之譌.干寶諸家.唐太宗詔房喬、褚遂良等.定爲百三十卷.以四論太宗所作.故總名之曰御撰.是爲晉書.至今用之.南北兩朝各四代.而僭僞之國十數.其書尤多.如徐爰、孫嚴、王智深、顧野王、魏澹、張大素、李德林之正史.皆不傳.今之存者.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陳書.魏收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後周書.魏鄭公隋書.其他國則有和苞漢趙記.田融趙石記.范亨燕書.王景暉南燕錄.高閭燕志.劉昞涼書.裴景仁秦紀.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武敏之三十國春秋.李太師延壽父子.悉取爲南史八十卷.北史百卷.今沈約以下八史雖存.而李氏之書獨行.是爲南北史.稚兒數以爲問.故詳記之.

述曰.文士立言.莫鉅於史.其傳者.若星雲麗天.春花揚采.不傳者、時見於軼書.若覩鳳片羽.足驗五德.或

見虎一毛.不知其斑.非獨以文之工拙、才之優劣故也.蓋亦有幸不幸焉.三國書傳者.惟陳壽所撰是矣.然九州春秋十卷.記漢末事耳.王沈書四十四卷.典略八十九卷.張錄三十卷.韋書五十五卷.孫春秋二十卷.江表傳五卷.淪沒不存.他尙有王隱蜀記七卷.郭沖條諸葛隱事一卷.華陽國志十二卷.○孫云.華陽國志今存.魏武本紀四卷.魏武故事三卷.吳人曹瞞傳一卷.左將軍陰澹魏紀十二卷.孔衍漢魏春秋九卷.又魏尙書八卷.孫盛魏世譜□卷.又魏春秋異同八卷.魏宋傳八卷.晉太學博士環濟吳紀九卷.胡沖吳歷六卷.又吳朝人士品秩狀八卷.庾尙吳士人行狀名品二卷.及張儼默記也.晉書於干寶紀二十三卷.又王隱撰九十三卷.虞預二十六卷.謝靈運三十六卷.齊徐州主簿臧榮緒一百一十卷.及唐太宗御撰外.復有郭頒魏晉世語十卷.陸機晉紀四卷.習鑿齒漢晉春秋五十四卷.孫盛晉陽秋三十二卷.晉中書郎朱鳳晉書十四卷.晉著作郎謝沈晉書三十卷.晉前軍諮議曹嘉之晉紀十卷.晉荊州別駕鄧粲晉紀十一卷.晉祕書監傅暢晉諸公讚二十二卷.晉下邳太守荀綽晉後略記五卷.宋湘東太守何法盛晉中興書八十卷.宋中散大夫徐廣晉紀四十六卷.宋中散大夫劉謙之晉紀二十三卷.宋永嘉太守檀道鸞續晉陽秋二十卷.宋新興太守郭季產續晉紀五卷.宋烏程令王韶之隆安記十卷.宋吳興太守王韶之晉安帝陽秋□卷.又晉紀十卷.齊大司馬記室庾銑東晉新書七卷.鄭忠晉書七卷.沈約晉書一百一十一卷.蕭子顯晉史草三十卷.蕭子雲晉書十一卷.宋史自宋中散大夫徐爰宋書六十五卷.齊冠軍錄事參軍孫嚴宋書六十三卷.齊司徒參軍王智深宋紀三十卷.沈約宋書一百卷外.尙有裴子野宋略二十卷.梁吳興令王琰宋春秋二十卷.步兵校尉鮑衡卿宋春秋二十卷.少府卿謝綽宋拾遺十卷.宋中興伐逆事二卷.齊書則蕭子顯外.有吳均齊春秋三十卷.沈約齊紀二十卷.江淹齊史十三卷.王逸齊典五卷.蕭方等齊典十卷.劉陟齊紀十卷.陳著作郎許亨齊書五十卷.梁史則姚思廉梁書五十六卷外.有梁中書郎謝吳梁書四十九卷.本一百卷.姚察梁書帝紀七卷.許亨梁書七十卷.劉璠梁典三十卷.陳始興王諮議何之元梁典三十卷.周興嗣梁皇帝實錄三卷.鮑衡卿乘輿龍飛記二卷.臧嚴棲鳳春秋五卷.陳征南諮議陰僧仁梁撮要三十卷.姚勗梁後略十卷.梁長沙蕃王蕭韶太淸紀十卷.裴政太淸實錄八卷.謝吳梁元帝實錄五卷.劉仲威承聖中興略十卷.蔡允恭後梁春秋十卷.守節先生天啓紀十卷.蕭大圜梁舊事三十卷.蕭世怡淮海亂離志四卷.梁末代紀一卷.陳則顧野王、姚思廉外.有傅縡陳書三卷.陸瓊陳書四十二卷.陳中書郎趙齊旦陳王業歷一卷.北朝則魏收後魏書一百三十卷.著作郎魏澹後魏書一百卷.北齊書作九十二卷.唐初敦煌人張大素魏書一百七卷外.有鄧淵魏國記十卷.盧彥卿後魏紀三十三卷.梁祚魏國統二十卷.溫子升永安故事三卷.北齊則李德林北齊末修書二十四卷.子百藥北齊書五十卷外.又有崔子發後齊紀三十卷.周建緒著齊紀三十卷.杜臺卿齊記二十四卷.王劭北齊志二十卷.又齊書紀傳一百卷.張大素北齊書二十卷.祖孝徵黃初傳天錄□卷.陳元規文宣帝實錄□卷.又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三十卷.令狐周書五十卷.鄭公隋書八十五卷.志三十卷.其他蓋有牛弘周史十八卷.王劭隋書八十卷.張大素隋書三十二卷.又隋後略十卷.呂才隋紀二十卷.開元管城

尉邱啓期隋記十卷。柳膏晉王北伐記十五卷。裴矩開業平陳記二十卷。趙毅大業略記二卷。杜寶大業雜記十卷。河洛記。壺關錄各若干卷。僭國之史。自劉曜時平興子和苞撰趙記十四卷。僞燕太傅長史田融趙石記二十卷。僞燕尚書范亨燕書二十卷。燕中書郎趙郡王景暉南燕錄六卷。記慕容德事。魏侍中高閭燕志十卷。記馮跋事。僞涼從事中郎劉昞涼書十卷。記張軌事。宋殿中將軍裴景仁秦紀十一卷。梁雍州主簿席惠明注。及崔鴻武李春秋南北史外。又有晉北中郎參軍王度二石傳二卷。又二石僞治時事六卷。徐光等上燕國記及趙書□卷。李公緒撰趙紀八卷。趙語十二卷。車頻秦書十卷。何仲熙秦書八卷。記苻健事。魏左民尚書姚和都秦紀十卷。記姚萇事。僞漢散騎常侍常璩漢之書十卷。夏北地張淵等夏關書□卷。僞燕尚書郎張詮南燕錄五卷。董統燕後書三十卷。游覽先生南燕書七卷。魏諮議參軍韓顯宗燕志十卷。記馮氏事。僞涼著作佐郎段龜龍涼記十卷。記呂光事。僞燕右僕射張諮涼記八卷。記張軌事。秀才索綏涼國春秋五十卷。張重華謹國參軍劉慶涼記十二卷。高道讓涼書十卷。沮渠國史涼書十卷。晉侍御史喻歸西河記二卷。記張重華事。劉昞敦煌實錄二卷。又建康太守索暉涼書及托跋涼錄十卷。宋新亭侯段國吐谷渾記二卷。凡此之類。或稱正史。或名雜史。或號霸史。載籍雖淪。空名猶在。景盧且皆遺之。況可得該覽乎。抑洪氏尚多誤者。孫綽雖領著作。概無撰述。未嘗有晉記也。元行沖魏典。拓跋氏書耳。宋藝文志作後魏國典。甚明。而以屬曹氏。邱悅三國典略三十卷。員氏三十卷。蓋梁北齊周史也。而傳之蜀魏吳。按文獻通考引崇文總目。魏典三十卷。唐太常少卿元行沖撰。起道武帝。終宇文革命。凡三十篇。孝武入關。則書東魏爲東帝。並載兩國事。行沖以族出於魏。尅意論著。引魏明帝時西柳谷瑞石有牛馬後之象。舊史謂元帝本出牛氏。行沖以爲非。因言道武名犍。繼曾受命。此其應也。又三國典略二十卷。唐汾州司戶參軍邱悅撰。以關中鄴都江南爲三國。起西魏。終後周。包西東魏北齊。南總梁陳。凡三十篇。田融高閭等敍五胡戰爭事。在晉世。而以爲南北朝時僭。僞南史載梁元帝忠烈世子方等。貞惠世子方諸。愍懷太子方矩。始安王方略。而方等字實相。乃取西方書命名者。作三十國春秋三十一卷。隋書謂爲萬等。二唐書宋史皆作蕭方。是指等字爲輩也。以景盧之精辨。而蹈勃蹈。過庭之訓。倘有未盡乎。

石尤

五筆曰。石尤風。不知其義。意其爲打頭逆風也。唐人詩好用之。陳子昂入峽苦風云。故鄉今日友。歡會坐應同。寧知巴峽路。辛苦石尤風。戴叔倫送裴明州云。瀟水連湘水。千波萬浪中。知君未得去。慚愧石尤風。司空文明留盧秦卿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計南朝篇詠必多詠之。未暇憶也。

丹鉛錄以留盧秦卿詩爲郎士元作。亦曰。石尤風。打頭逆風也。

五楊云。古樂府宋武帝歌。顧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似非打頭逆風也。

胡元瑞藝林學山曰。麟按。據唐人詩。卽以爲打頭風。似無不可。律以晦伯所引。當是巨壓之類。今江湖

間飄風驟起。揚沙折檣。則往來之舟。俱艤纜不行。舟人所謂大風三。小風七。予過淮徐間。往往遇之。唐人語咸出六朝。當以宋武歌爲據。其云四面斷行旅。正指此。若以爲打頭風。則固有可行者矣。藝林學山又引因事紀聞云。容齋五筆。石尤風。引陳戴詩作石尤。而李義山詩作石郵。云來風測石郵。揚文公詩亦作郵。云石郵風惡客心愁。余謂作郵字殊勝。近以用悞拈出。瑯琊伯仲亦多用之。然俱以爲逆風耳。余作六朝小樂府曰。惱惱青絲笮。淩晨只欲開。狂風趁心起。四面石尤來。蓋用宋武歌中意。第倘從僞尤字。近得此。欣然附錄。以貽同好。

述曰。宋孝武帝丁督護歌曰。督護初征時。儂亦惡聞許。顧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按此。則所謂巨壓盲飈者。良是。非打頭也。但奔飈之來。自然四面。胡元瑞云四面石尤。則意疊詞複耳。予又讀元稹洞庭遭風詩。曰。罔象睢盱頻逞怪。石尤翻動忽成災。以罔象取媲。而且云翻動。則石尤乃飈廉孟老之精。奇相馬衒之族也。義山古意詩。去夢隨川后。來風貯石郵。以石郵對川后。益信其爲怪族幽妖矣。元李之解蓋同。

羅靖

隨筆曰。襄陽有隋處士羅君墓誌曰。君諱靖。字禮。襄陽廣昌人。高祖長卿。齊饒州刺史。曾祖弘智。梁殿中將軍。祖養。父靖。學優不仕。有名當代。碑字畫勁楷。類褚河南。然父子皆名靖。爲不可曉。拓跋魏安同父名屈。同長子亦名屈。祖孫同名。胡人無足言者。羅君不應爾也。

述曰。左傳襄三十一年。陸德明音義曰。士文伯名罃。本作丐。解者曰。文伯是范氏之族。不應與范宣子同名。案。士文伯字伯瑕。春秋時人名字皆相配。楚令尹陽丐字子瑕。卽與文伯名字正同。又鄭有駟乞。字子瑕。卽與乞義同。則作罃者是。又魯有仲嬰齊。是莊公之孫。又有公孫嬰齊。是文公之孫。仲嬰齊於公孫嬰齊爲從祖。同時同名。鄭有公孫段。字子石。又云。伯石、印段字伯石。傳又謂之二子石。印段卽公孫段。從父兄弟之子。尚同名字。則伯瑕與宣子何慶同乎。予謂族大枝繁。葛藟不芘。況於名字。得不棼同。南史孝義傳。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族人兗州中從事。與泌同名。世謂士清爲孝泌。以別之。人無怪者。則鄭之段。晉之丐。魯之嬰齊。近古尚質。無足議矣。左傳哀四年。蔡侯申。陸德明曰。案。宣公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今昭侯是其玄孫。不容與高祖同名。正義曰。蔡世家。文侯申生景侯固。固生靈侯般。般生隱太子。昭侯申是隱太子之子。杜世族譜亦然。計昭侯是文侯玄孫。乃與高祖同名。二申必有一誤。襄二十五年。吳子諸樊伐楚。昭二十三年。吳太子諸樊入郢。正義曰。吳子諸樊、吳王僚之伯父也。僚子又名諸樊。乃與伯祖同名。理不應然。此久遠之書。字經篆隸。或誤是吳樊。蔡申。陸孔皆所不信也。案鄭玄檀弓註曰。易說帝乙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天之錫命。疏可同名。正義曰。易說者。易緯乾鑿度也。紂父稱帝乙。而湯名乙。其六世孫名祖乙。卽是六世王也。天之錫命。疏可同名者。此注易緯語也。言帝王之名。由天所錫。則世疏可同。夫若緯書言。則六世以外。帝王且可同名。諸侯大夫。抑其細矣。魏書安同傳云。同父屈。仕慕容暐爲殿中郎將。同子屈。典太倉。盜官粳米。欲以養親。同大怒。奏求戮屈。卷盡有史臣題。亦笑其祖孫共名。予謂簡編既遠。魚豕必多。以陸孔之旨推之。安知同父屈之非字譌也。史記鄭世家。犬戎殺桓公。鄭

人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武公卒子莊公立有三公子太子忽其弟突及子亹也宗懍曰謹周云武公名突滑皆非也蓋古史失其名太史公循舊失而忘記之耳按下文其孫昭公名忽厲公名突豈有孫與祖同名乎當是舊史雜記昭厲忽突之名遂誤以掘突爲武公之字也此亦委過於史者惟蜀王本紀云鱉靈卽位號曰開明奇帝王虞保亦號開明有五丁力士五婚候臺之事漢書廣陵孝王子廣平節侯德子又名德林邑記曰林邑王楊邁能得人情其太子名咄嘉先君之德復改名楊邁鄭善長亦笑之此事乃無可疑者然則祖孫聯諱商周以來依稀有之父子同名亦不獨一羅禮也

月中桂兔

續筆曰西陽雜俎天咫篇記月中蟾桂引釋氏書言須彌山南面有閻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戚言月中蟾桂者地影也空處水影也予記東坡鑒空閣詩云明月本自明無心就爲境挂空如水鏡寫此山河影我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永九州居其間無異蛇盤鏡空水爾無質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兔蓋俗說皆可屏正用此說

述曰董逌跋月宮圖云或疑月中有兔形考靈憲有此說謂月陰之宗積而成獸象兔蟾而王充謂兔在月中則死乃以兔爲月氣予以爲月無光而遡日爲明世所知也天有十二辰列於方者有神司其位日出在東其對在酉酉爲雞日光含景則雞在日中及運而西則對在卯卯爲兔月光含景則兔在月中月有兔形何足異哉人知日中爲烏而不知爲雞知月中有兔不知兔自日以傳形也戚曰段成式言月中有桂仙人吳剛斫其根曰不然日行於酉與扶桑對則蹇景日中月望之明景亦隨之董解亦可喜然上書高邈孰辨其真屈原有顧兔在腹之問推度災有蟾蜍決鼻之說元命包有蟾兔陰陽雙居之說虞喜有仙人桂樹之論矣釋氏旣謂地水所映復謂閻浮提樹之形瑜珈論謂大海魚鼈之影西國傳謂有兔行菩薩行投身火中天帝取焦兔置月內事尤鄙俚大抵家立一說競異爭高者耳子瞻仇池筆記曰玉川子月蝕詩謂蝕月者月中蝦蟆梅聖俞日蝕詩謂蝕日者三足烏此因俚說以寓意戰國策曰月凋晝於外其賊在內則俚說舊矣蓋亦鑒空詩意然中秋看潮詩云定知玉兔十分圓送桂花云蟾窟枝空記昔年乃屢從俚說何也

土木偶人

四筆曰趙德甫金石錄跋漢居攝墳壇二刻石云其一上谷府卿墳壇其一祝其卿墳壇墳壇者古未有土木像故爲壇祝之兩漢時皆如此按戰國策蘇秦謂孟嘗君曰有土偶人與桃梗語桃梗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爲人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子東國之桃梗也剝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水至流子而去矣所謂土木偶人非像而何漢寓龍寓車馬皆以木爲之像其眞形謂兩漢未有不可也

述曰應璩書泥人鵠立於闕里續漢志求雨立土人李斐漢書音義曰武帝時暴利長屯田燉煌作土人持勸耕收馬渥洼論衡曰立春東耕爲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鋤又曰世間構治宅舍作暴解謝土

神爲土偶人以像鬼形名曰解土若夫夜郎雕漢吏之顏匈奴剡邪都之貌縣官效鬱壘之容李子長之梧因能動江充之桐人爲蠱丁蘭之木母鑿眉薛綜東都賦注曰主木主言尉木爲人主神置廟中而祭之則漢世蓋祀土木像矣至若金爲范蠡而朝禮者越王句踐也檀刻迦文而詢仰者波斯匿王也魯般之僕善御化人之伎能歌指南司方記里擊鼓固在田蘇前馬又淮南謂魯用偶人葬而孔子歎而鄭玄禮記注曰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似於生孔子善古而非周埤蒼曰木人送葬設關而能跳踊故名之周禮冢人有蜀車象人鄭玄解爲俑蓋取孟子之說則周初已有然非惟周也史記曰殷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正義曰偶對也以土木爲人對象於人形也商書曰高宗夢帝賚予良弼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傳曰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之於民間也又非惟商也博物志曰黃帝登仙其臣左轍者削木象黃帝帥諸侯以朝之又論衡曰黃帝以度朔之神立大桃人蓋土木形骸已興於上世矣

桑穀

三筆曰昔人謂顏師古爲班氏忠臣以其注釋紀傳雖有舛誤必委曲爲之辨也如五行志與尙書及春秋乖戾爲甚桑穀共生於朝劉向以爲商道旣衰高宗乘敝而起旣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武丁恐懼謀於忠賢顏注曰桑穀自太戊時生而此云高宗時其說與尙書大傳不同未詳其義戚者伏生差謬案藝文志自云桑穀共生太戊以興鳴雉登鼎武丁爲宗乃是本書所云豈不可爲明證而翻以伏生爲謬何也

述曰史通書志篇曰太戊崩後嗣有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凡歷五世始至武丁卽高宗也桑自太戊時生非高宗事斯皆直取胸懷以後爲前以虛爲實移的就箭揜耳盜鐘者耶蓋亦以五行志誤也案志稱書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傳曰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劉向以爲殷道旣衰高宗亦敝而起蓋涼陰之衰天下應之旣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桑、喪也穀、生也穀生之柄失而在下近草妖也則本志已以爲太戊事特因劉向言而依違耳史記殷本紀曰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說苑曰殷太戊時有祥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乃早朝而晏退三日而桑穀自亡說苑又曰高宗者武丁也成湯之後王道缺刑法遠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相曰聞諸祖已桑穀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懼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三年蠻夷重譯而朝是以尊而尊之論衡異虛篇亦以爲殷高宗時事語與說苑同而曰桑穀實吉祖已以爲凶據此則謂武丁時有之未必盡非也予又觀呂氏春秋曰成湯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大拱湯曰祥者福先見祥爲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見妖而爲善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務鎭撫百姓三日而穀止高誘注曰書敍云伊陟相太戊亳有桑穀祥共生於朝太戊太甲孫太康之子也號爲中宗湯生仲丁仲丁生太甲太甲生太庚太庚生太戊凡五君矣此云湯時不亦謬乎由此觀之墨威陽市門無敢

增損一字者。明畏不章勢耳。故揚子雲恨不及其時。車載其金而歸也。高氏蓋以文信侯之言爲妄。然韓詩外傳亦曰。殷時。穀生湯之庭。三日而大拱。伊尹曰。穀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庭。殆不吉也。臣聞妖者禍先。祥者福先。見妖爲善。禍不至。見祥爲不善。福不臻。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赦過賑窮。七日而穀亡。然則桑穀生於商朝者三。而皆爲興商之禎。高誘、顏籀、皆所謂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

碌碌

洪氏三筆云。今人用碌碌字。本出老子。不欲碌碌如玉。孫愐引此句及王弼別本。以爲琭琭。然又爲錄錄、緣緣、鹿鹿、陸陸、祿祿。凡七字。史記毛遂云。公等錄錄。因人成事。唐韻以爲嫁嫁。漢書蕭何贊云。錄錄未有奇節。顏師古注。錄錄猶鹿鹿。言立凡庶中也。馬援傳。今更共陸陸。莊子漁父篇。祿祿而受變於俗。後生咸不盡知。

述曰。廣韻引老子注。琭琭喻少。而郭璞爾雅注曰。天下名邱五。惡州黎宛營諸邱。碌碌未足當之。邢昺疏曰。碌、小石也。碌碌、多貌。此州黎五邱。碌碌然小耳。毛遂謂諸舍人。公等碌碌因人成事者。意相類也。習鑿齒與桓溫書。璞璞常流。碌碌凡士。蓋亦以爲庸細者。然馮衍顯志賦。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章懷注曰。玉貌碌碌。爲人所貴。石形落落。爲人所賤。又易林曰。鳥芘茂林。君子碌碌。又曰。輔心湧泉。碌碌如山。馬第伯封泰山記曰。俯視谿谷。碌碌不可丈尺。說人人殊矣。晏子春秋。錄錄強食。進死何傷。鶡冠子曰。物之始也傾傾。至其有也錄錄。漢夫傳。帝在即錄錄。師古曰。錄錄、言循衆也。錄錄。說文曰。相隨從也。莊子司馬彪注曰。祿祿、猶錄錄。顏錄也。陸德明曰。祿祿、謂形見爲禮也。孔穎達王制疏引釋名曰。獨、鹿也。鹿麁無所依也。周禮攏鐸疏曰。鹿鹿然作聲也。太子賢後漢書注曰。陸陸、猶碌碌也。潛夫論曰。已乃陸陸相將。諸辭禮謝。此與馬援書類。若嵇容紹宗檄梁文曰。侯景羣子陸陸。婦姪成行。則似爲多意。然此一語。字雖有七。旨趣咸乖。不可比而同也。又淮南繆稱曰。人之憂喜。非爲躐躐焉往生也。說文曰。逐、行謹遙遙也。博雅。遙遙、衆也。楚詞九思曰。哀世兮睩睩。祓祓兮噬噬。則字復有十變矣。予意碌碌如玉。自是如虹浮鶩之稱。易林所云。苕亭峻璋也。碌碌不可丈尺。是深遠窈邃之致。○孫云。馬第伯記。蓋以術觀谿谷碌碌爲句。亦言谿谷之庸細也。餘皆闕茸猥庸意耳。疏與讀者推之。

巵林卷之五

議郎

郎璞仁寶作七修類稿。

記里鼓

郎仁寶曰。本朝嘗以記里鼓題試士。多有不知何物者。知者又不知始於何時。何人創也。近墨談以楊鐵崖記里鼓賦敘言通用之辭。即以爲制度。又無時與人。殊不知唐元和間金忠義作。宋天聖間內侍盧道隆又造之。

議曰。舊唐紀。元和十五年。金公亮修記里鼓車成。唐憲宗於麟德殿觀之。宜和鹵簿記、作巧工金忠義。三朝志曰。天聖五年。直昭文館燕肅、造記里鼓車以獻。表曰。唐元和時。與作金公立、金公立、一作云亮立。以記里鼓車上之。至國朝。不聞其制。今掇意成之。又內侍盧道隆上所創記里鼓車。大觀元年。內侍吳德仁獻車制。天子用之。始廢天聖中燕肅盧道隆所製。按楊維楨賦曰。降炎漢以罕記。蕤李唐而著稱。雲騁長以登進。燕匠智以車成。蓋即所謂云亮立、燕肅也。柳宗元亦有賦。都無佳語。亦不紀時與人。考肯與服志記。里鼓車、駕四馬。制如樓。三級。四角金龍。銜羽葆。其中有木人。執槌向鼓。行一里則打一槌。過江亡失。劉裕定關中。始獲之。古今注曰。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起於西京。亦曰記里車。車上爲二層。皆有木人。行一

里。下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擊鐲。尚方故事、有作車法。四朝志曰。吳德仁記里鼓車制。車獨轅雙輪。箱上爲兩重。刻木人。手執木槌。輪一周。行地三步。其中平輪轉一周。車行十里。上一層木人擊鐲。凡用大小輪八。合三百八十五齒。遞相鉤鎖。犬牙相制。周而復始。此又詳於崔豹。然黃帝內傳曰。玄女爲帝制司南車。當其前。記里鼓居其右。則始於軒轅矣。

嵇叔夜

七修類藁又云。嵇康、魏人。鍾會憾之。譖于司馬昭。欲助毋丘儉。而殺之。實景元三年事也。未嘗一日事晉。晉史有傳。康之死也。使以當時心晉而傳之。無是理也。傳中云。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夫濤爲吏部僉官時。武帝受禪後事也。康死久矣。史可信耶。

議曰。叔夜自謂不堪流俗。非薄湯武。心存魏室。身死國讎。其不當列名晉史。宋人亦嘗譏之。然魏志注裴松之案本傳曰。嵇康以景元中坐事誅。而干寶、孫盛、習鑿齒諸書皆云。正元二年。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嵇康、呂安。蓋緣世語云。康欲舉兵應毋丘儉。故謂破儉便應殺康也。其實不然。山濤爲選官。舉康自代。康書告絕。事之明審者也。按濤行狀。濤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景元與正元相較七八年。以濤狀檢之。如本傳爲審。又鍾會傳云。會作司隸校尉時誅康。會作司隸。景元中也。干寶云。呂安兄巽、善於鍾會。巽爲相國掾。俱有寵於司馬文王。故遂抵安罪。尋文王以景元四年始授相國位。若巽爲相國掾時陷安。焉得以破毋丘儉年殺嵇呂。此又干寶之自相違伐也。予按晉書。景帝命司隸舉山濤秀才。除郎中。轉趙相國。遷尚書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云云。魏帝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據所敘次。則司馬景王尚存。又似在正元時。俱唐人晉書必不如世期之密。要之。舉康在魏代耳。若濤爲吏部尚書。會元皇后崩。則泰始末矣。除尚書僕射、領吏部。再居選職十有餘年。則在咸寧時。去爲選郎二十餘年矣。仁寶不知濤魏世曾爲選曹。而謂舉康自代。疑作僕射領吏部日爲之。則絕交一書將是後人僞託耶。

論何

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撰餘冬序錄六十五卷。

五平五仄

餘冬序錄曰。詩有五平五仄體。或謂自宋始有之。非也。顏延年集。獨靜闕偶語。陰蟲先秋鬧。李太白集。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孟東野集。夜鏡不照物。朝光何時升。

論曰。五仄五平。六朝詩多有之。顧亦永言所至。不覺有合。非作意爲之也。然顏延之夏夜詩。獨靜闕偶坐。臨堂對星分。側聽風薄木。遙睇月開雲。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鬧。子元摘去中四句以就此格。豈非截趾適履之謂乎。予按陸士龍爲顧彥先贈婦詩。美目逝不顧。纖腰徒盈盈。蘭亭曲水謝繹詩云。縱暢任所適。回波縈游鱗。陶潛助彭釋詩。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謝靈運酬惠連詩。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胸。宋孝武帝七夕詩。炫炫華露滿。蕭蕭庭風揚。梁武帝大愛敬寺詩。正趣果上果。歸依天中天。西王母命法嬰歌玄靈曲。披雲沈靈輿。倏忽適下土。儲光羲入東陂詩。暑雨苒混沌。晴明如空虛。王昌齡送葬母酒詩。亦岸

落日在。空波微煙收。張籍城南詩。嘔瀝亂自墜。陰藤斜相鉤。李白登梅岡詩。時聞天香來。了與世事絕。登峨嵋山云。雲開吟瓊簫。石上弄寶瑟。夢遊天姥云。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北上行。馬足蹶側石。車輪摧高岡。寄王主簿云。幽人停宵征。賈客忘早發。單父南樓詩。白鷺見日滅。紅顏隨霜凋。泛宴喜亭池云。月色望不盡。空天交相宜。遊石娥溪云。溪旁饒名花。石上有好月。杜甫北征云。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又曰。鵰鳥鳴荑桑。野鼠拱亂穴。送樊侍御云。徘徊悲生離。局促老一世。張旭草書圖云。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色。石櫃閣詩。清暉迴羣鳥。瞑色帶遠客。西枝村詩。明然林中薪。暗汲石底井。空靈岸云。青春猶無私。白日亦徧照。入衡州云。陰忽枳棘刺。遷延胼胝瘡。吳筠五老峯云。永用謝物累。吾將乘鸞龍。皆五平五仄。若魏文帝歌。慊慊下白屋。吐握不可失。劉楨詩。和風從東來。玄雲升西山。杜甫題王宰畫山水歌。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白居易山雞詩。五步一啄草。十步一飲水。韋應物答崔都水詩。亭亭心中人。迢迢居秦關。則十仄十平。至唐皮陸、屢以全篇鬬勝。宋梅聖俞皇朝劉窩、皆有之。予曾叔祖如砥西阜集。有訪鄧氏山莊詩云。少已脫俗韻。卜宅傍五瀨。壁取赤石疊。瓦伐紫竹蓋。探討得月窟。賦詠叶地籟。尚素著卉服。用壯蘩草帶。近世道跡士。抱守爾獨大。云云。全生逃喧卑。修眞欣幽深。桃花緣清溪。漁人穿長林。林攤餐霞書。鑪烹還童金。回廊常鬱棲。環階曾龍吟。嵇康如猶存。常來談遐心。云云。青巾棲山陽。白板掩澗溪。開簾謄毛詩。新硯注老子。孤雲酬無言。獨鶴伴久視。清高於陵侔。朴野鄭圃擬。庭除眠黃牛。不飲洗耳水。四云。遊俗欲返朴。眞從蒼林居。適意撫臥麂。忘形觀遊魚。斗蝎蟠節酒。毫揮王獻書。劍氣閃爍。三花枝扶疏。紫霄滴戶外。人行求茅廬。亦可稱流利輕便也。

朱碧

餘冬序錄曰。古詩。看朱忽成碧。言醉眼昏花也。李白樂府。看朱成碧顏始紅。用此。而趙德麟賦舊花詩。酒成碧後方堪飲。花到白來元自香。上句可笑。

論曰。王僧孺夜愁示諸寮詩。簷露滴爲珠。池水合成璧。萬行朝淚瀉。千里夜愁積。孤帳閉不開。寒宮盡復昏。誰知心眼亂。看朱忽成碧。此詩何曾一及杯斝。而云彼昏不知。且令三酌又多。何遽五色不辨。武后如意曲。看朱成碧思紛紛。憔悴支離爲憶君。將謂懷人之際姑酌金罍而至於狂惑乎。郭遐叔贈嵇叔夜詩。心之憂矣。視丹如綠。梁武帝擣衣詩。沈思慘行鑷。結夢在空牀。既寤丹綠謬。始知紈素傷。雖言亂眼之花。皆喻愁心之結。蓋風人滑稽語。乃可以爲眞耶。丹綠爲言。固王諸議朱碧之祖。抑詩蓼蓼者莪。匪莪伊蒿。箋云。莪已長大。視之以爲蒿。喻憂思心不精辨也。郭語又從此導源耳。元稹詩云。書得眼昏朱似碧。則歎老之詞矣。德麟詩意或謂酒色青碧乃佳。未必用看朱語。

人日

序錄曰。人日登高。見唐人詩。今人但知九日。是費長房事耳。

論曰。唐喬侃、韓愈、皆有人日登高詩。宋之問有人日軍中登高詩。咸平間登陟。非關勝遊。景龍文館記曰。中宗景龍三年正月七日。上御清暉閣登高。迎雪。令學士賦詩。李乂、李嶠、劉憲、趙彥昭、宗楚客、蘇頲六人

皆有作。而鮑溶人日與范侍御宴詩云。莫厭頻頻上此臺。則亦登高也。蓋唐以人日登高爲故事矣。然荆楚歲時記。人日造華勝相遺。登高賦詩。故北齊陽休之有人日登高侍宴詩。又齊陽記。宋王正月七日登望仙樓。會羣臣父老集城下。令皆飲一爵。昔桓溫參軍張望有正月七日登高詩。李充有人日登安仁峰銘。述征以爲魏東平王登壽張安仁山刻銘於石曰。正月七日厥日惟人。策我良駟。陟彼安仁。則緣來舊矣。鄴中記。石虎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會。蓋老子曰。衆人熙熙。如春登臺。楚詞云。目極千里。傷春心。芳春皆足登臨。何必人日也。若稽含詩。七月有七日。蓋動思登高。是日登高者。豈以子首繇山控鶴之辰而思舉手爲別乎。

借火

序錄曰。弘治戊午夏。熊入京師。大司馬乞嚴武事。備盜賊。春曰。熊之爲兆。既當備盜。亦須慎火。未幾。京城災。禮部燬焉。或問此占出何書。春曰。宋紹興己酉。永嘉災。先數日。有熊自楠溪渡。至城下。高世則謂倅趙允蹈曰。熊於字能火。宜慎火燭。果燒官民舍十有八。余憶此事爾。

論曰。崇禎壬午歲。杪上猶南鄉民於大林中搏得一熊。異致堂下。邑民聚觀。咸曰。黑虎、瑞物也。明府善政所致。予答言。此熊耳。亟當慎火。半月許。爲癸未元日。朝賀畢。次詣學宮。忽見東城火光燭天。出視之。已延燒百餘家。幾及縣門而止。隨而處處火起。廨中亦災。蓋禳於百神。三月乃息。余亦偶憶能火之言。不知其又驗也。

明楊

隱囊

丹鉛錄曰。昔以後。士大夫尚清談。喜宴佚。始作麈尾、隱囊之製。今不可見。而其名、後學亦罕知。顏氏家訓曰。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馮班絲隱囊。王右丞詩。不學城東遊佚兒。隱囊紗帽坐彈棊。

朗曰。麈尾有聞。開自王樂。然埤雅引兼名苑曰。鹿之大者爲麈。羣鹿隨之。皆視麈所往。麈尾所轉爲準。於文主鹿爲麈。古談者揮焉。按李尤銘曰。摛成德柄。言爲訓辭。則始自東京矣。隱囊之名。宋齊尚未見也。王元美以爲昔人未知隱囊之制。宛委餘編曰。古字穩皆作隱。疑即穩囊也。予意隱字如隱几之隱。即憑義耳。壬戌夏。予於荻渚與崔孟起泛舟而下。至石硤。密雨連江。輕舟凝滯。繹南史。陳後主時。百司啓奏。並因宦者蔡臨兒李善度進請。後主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予問孟起。隱囊何義。答云。今京師中官坐處。常有裁錦爲褥。形圓如毬。或以抵膝。或以擠脇。蓋是物也。

蟪蛄歌

風雅逸篇、引詩含神霧。孔子歌曰。遠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在耳。言政之尚靜惡譁。與碩鼠同意。明之曰。用修指此爲歌。詩紀、古樂苑承之。詩所又因之。按說苑政理篇。孔子謂弟子曰。遠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在耳。言政事無如膺之矣。家語。孔子爲魯司寇。謂宰予云云。皆不言歌。而丹鉛總錄曰。說苑載孔子

曰。遠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在耳。言政之惡譁而喜靜也。夫蟪蛄之聲。必在山林。遠山十里。則朝市矣。市有蟪蛄之聲。則朝有蜩蟬之沸。政之譁也甚矣。史記云。魯哀。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斷斷、交爭之意。即孔子所謂譁也。嬰考含神霧歌。諸類書未有可見者。且丹鉛不引詩譁。而取說苑。何乃與逸篇自違戾乎。至詩歸鍾惺云。妙在歌中。似不露題。譚元春云。謠歌風刺。情理心口之間。有妙者矣。難得如此悠揚縕藉。二君承唾襲舛。任臆品評。自謂識曲。曾不考其非歌。使讀說苑家語。當有猴羹之吐矣。

列女傳謠

用修風雅逸篇古今諺、載列女傳古謠云、食石食金鹽。可以支常久。食石食玉豉。可以得長壽。馮氏詩紀、梅氏古樂苑、承之。臧氏詩所、人仙詩謠。

明之曰。按列女傳今存。並無學長生者。安得此謠。考神仙服食經曰。地榆一名玉札。北方難得。故尹公度曰。寧得一斤地榆。不用明月珠。其實如豉。北方呼豉爲札。常言玉豉與五加煮石。服之可神仙。是以西域眞人曰。何以支長久。食石蓄金鹽。何以得長壽。食石用玉豉。此草霧而不潞。大陽氣盛也。鑠玉爛石。炙其根作飲。如若氣。其汁釀酒。治風痺補腦。此經齊民要術引之。與煮石經大同。用修直顛倒其詞。令久與壽叶。而造之爲謠。諸家乃遞相祖述。何也。

魯定公記

風雅逸篇古今諺、載魯定公記引古語曰。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黃金滿車。寧得一把地榆。不用明月寶珠。馮氏詩紀、梅氏古樂苑、臧氏詩所並因之。

明之曰。東華眞人煮石經曰。五加異名曰金鹽。昔西域眞人王屋山人王常言。何以得長久。何不食石蓄金鹽。何以得長壽。何不食石用玉豉。玉豉即地榆也。五加、地榆、皆是煮石而餌。得長生之藥也。昔尹公度聞孟綽子董士固相與言曰。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寧得一斤地榆。安用明月寶珠。本草證類引此。下逮魯定公。母單服五加酒。以致不死。臨隱去。佯托死。時人莫悟。張子聲、楊建始、王叔才、于世彥、皆服此酒。得壽二百年。其字多譌。用修乃以爲出其記中。所謂魯定公者。蓋道家借名。必非大庭之宋父也。陳晦伯常譏用修引衝波傳。按衝波諸類書多引。惟考諸經籍志。都無所謂魯定公記者。此爲古語。宜從梁元帝金樓子云。名山之下。生葱薤者。是古種食石種也。故語云。寧得一把五茄。不用金玉一車。寧得一斤地榆。不用明月寶珠。五茄一名金鹽。地榆一名玉豉。此二物可煮石也。亦見太平御覽。若依東華眞人經。則此五加四句直是孟董對談耳。

列女傳古語

風雅逸篇古今諺、載列女傳古語曰、力田、不如遇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刺繡文、不如倚市門。詩歸從之。

明之曰。按力田二句。乃秋胡謂妻言。刺繡兩句。則史記貨殖傳文。並非諺語。用修又合兩書而一之。殊謬。鍾伯敬乃云。叶法甚奇。各句中以田年桑卿文門相押。譚友夏云。後二語尤咸甚。與塊捧腹。

月令注證

古今證載月令注引里諺曰、蜻蛉鳴、衣裘成、蟋蟀鳴、婦嬃驚、詩所承之、作崔寔月令農語、明之曰、予閱月令注、無此語、崔氏農語亦無之、按爾雅、蟋蟀、孫炎注曰、蜻蛚也、楊馮梅戚鍾並作蜻蛉、不聞蜻蛉而能鳴也、鹽鐵論曰、月令、涼風至、殺氣動、蜻蛚鳴、衣裘成、本非里諺、又陸璣毛詩疏曰、蟋蟀一名蜻蛚、幽州人謂之趣織、里語曰、趣織鳴、婦嬃驚、亦不直呼蟋蟀、用修蓋合桓陸言爲一、托之僻書、以欺淑學也、唐庚文錄引詩疏諺語、作絡緯鳴、婦嬃驚、按古今注曰、蟋蟀、濟南呼爲婦嬃、里語云云、蓋借其名以調紅女也、古今注又曰、促織一名絡緯、促織、謂其鳴聲如急織、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績也、

鬒河釃湖

丹鉛錄曰、賈誼新書、鬒河而導之九牧、呂氏春秋、禹身執耒臿、剔河而導九岐、鑿江而通九路、劉向說苑、禹釃五湖而定東海、鬒本髮名、義取環曲、剔本梳剔、義取疏通、釃本漉酒、義取澄清、古人用字亦甚工矣、

明之曰、呂覽無身執二言、蓋淮南語也、考字書無以環曲詁鬒字者、惟說文曰、鬒、總髮也、以總解疏、恐失之遙遠、且黃河千里一曲、何取回環、高誘淮南注曰、剔、洩去也、莊子、燒之剔之、向秀崔譔並作鬒、鄭玄儀禮注曰、今文鬒爲剔、據此、則新書當作鬒河而導之九枝、正與淮南同字也、又釃之爲義、陸德明曰、盪也、章懷曰、漉也、漉盪可以解酒、不可以解滓、川且五湖豈容漉滓而漉濁乎、若義取澄清、有人壽幾何之慨矣、溝洫志、禹導河至大伾、釃二渠以引其河、孟康曰、釃、分也、分其流、洩其怒也、若依以筐曰釃之箋、則漢書謂漉二渠以引河可乎、河渠書作斟、渠以引其河、裴駰、采漢書音義曰、斟、分也、索隱曰、斟、漢書作漉、史記舊本亦作漉、○孫云、說苑亦作漉、字新書云、禹五湖而定東海、魯校本亦改作漉、字從水、故云九川既疏、九澤既灑、何可謂釃同漉義、唐書高士廉傳、附故渠斟、引旁出、亦用史記字、

左傳引語

古今證載左傳語曰、飛矢在上、走驛在下、風雅逸篇載籍通引條注曰、左傳、兵交、使在其閒、今語、兩國兵交、不罪來使、詩紀諸家並承之、以爲即左傳引古語、

明之曰、按左傳無此詞、惟襄十二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杜氏釋例曰、使以行言、言以接事、舉不以怒、則兩國之情通、兵有不交而解者、行人勤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及其末節、遷怒肆忿、快意於行人、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閒、可也、此杜氏文、非古語、

春秋緯古語

風雅逸篇引春秋緯古語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

明之曰、春秋保乾圖曰、臣功大者主威侵、權并族害已奸行、吐珠於澤、誰能不含、注曰、君之權柄外假、則必競取以爲己利、猶珠出於澤中、誰能不含取以爲己寶也、又翟酺疏引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蓋此緯書中文、不云古語、

又

風雅逸篇古今證、又載春秋緯古語曰、月麗於畢雨滂沱、月麗於箕風揚沙、

明之曰、大宗伯疏曰、風師箕也者、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故知風師箕也、云雨師畢也者、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故知雨師畢也、洪範正義曰、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是離畢則多雨、文見於經、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玄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據此、則上句經詞、下句緯說、非出一節、且非古語也、惟大司徒疏引洪範之義曰、土爲木妻、木爲金妻、從妻所好、故月離於箕風揚沙、月離於畢俾滂沱、此特孔氏撮合二書爲言耳、○孫云、孔書作賈、困學紀聞云、周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刪詩、有刪兩句者、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月離於箕、風揚沙矣、是也、恐致周禮疏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非詩也、王氏既他無所見、而吾家子醇乃以爲逸詩、又一異事也、

雲根

藝林伐山曰、古詩、歘歘布雲根、森森散雨足、雲生於石、故名石雲根、沈約賦、戶接雲根、庭流松響、裴粲傳、栖素雲根、餌芝清壑、杜詩、井邑住雲根、賈島詩、移石動雲根、

明之曰、天水趙子櫟杜詩注曰、雲根、石也、蓋取五岳之雲觸石而出、則石者、雲之根也、用修采其說耳、嬰按、張協詩曰、雲根臨八極、雨足灑四溟、又玄武館賦、仰視雲根、俯臨天末、曹毗請雨文、雲根山積而中披、雨足垂谷而復散、沈君攸桂檝泛河中詩曰、眇眇雲根侵遠樹、夫曰布、曰披、曰臨、曰侵、皆是浮輕去來之意、不容以爲石也、且浪仙之詩、移石動石、豈成文理、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何必背觸石而出乎、尋宋武帝登作樂山詩云、屯煙擾風穴、積水溺雲根、宋之問江亭晚望詩、浩渺侵雲根、依稀可傳會耳、

教殽

山海經補注曰、北山經、教山、教水出焉、西流、注於河、是水冬乾而夏流、實惟乾河、郭云、今河東閒喜縣有乾河口、俱有故溝、無復水、是也、今在陝州、唐名石壕、杜子美有石壕吏詩、今名乾壕鋪、教即殽也、秦晉戰於殽、即此地、兩山則殽之南北兩嶔、夏后皐墓、文王避雨陵在焉、見公羊傳、

明之曰、郡國志、弘農郡有陝縣、又澠池縣有二崤、河東郡閒喜邑注引史記、伐韓、到乾河、亦引郭璞云云、按今澠池屬河南之河南府、閒喜屬山西之平陽府、自閒喜抵澠池、陸道四百七十、又水經注曰、河水過砥柱、有崤水注之、水出河南盤崤山、西北流、與石崤水合、水出石崤山、山有二陵、孟明覆秦師於此、河水又東、千崤之水注焉、水南導於千崤之山、北流、纏絡二道、注於河、東流、貫砥柱、觸閼流、自砥柱以下至五戶、三百二十里、水流迅急、勢同三峽、又東過平陰縣北、又東至鄧河水、又東與教水合、教水出河東垣縣北教山、歷鼓鐘川、分爲二澗、一澗西北出一百六十許里、今閒喜縣東北谷口猶有乾河里、故溝存焉、一水歷鼓鐘城西、有大泉注澗、與教水合、伏人石下、南至下峽、人於河、今人猶謂之乾澗、據此、則砥柱之閒有崤水、有石崤水、又有千崤水、蓋三崤矣、三崤之下五六百里始合教水、教固非殽也、水經注又曰、紫谷水出絳縣東白馬山、出紫谷、與乾河合、即教水之枝川也、史記白起傳、涉河取韓安邑、東至乾河、是也、

證知敎水不但漂流聞喜、亦絳襲之逼波也。左傳、旨人繫帥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公羊、掇拾左氏語。何休亦不釋。十地名。惟杜預曰、殽在弘農澠池縣西。此道在二殽間。谷深委曲。南山相嶔。正義曰、是山俗呼爲土殽石殽。然則今陝州卽漢陝縣。而子美所云石壕卽石殽也。杜詩注、下圖曰石壕、陝東戍也。地在新安西。卽西殽也。差爲得之。殽澠蓋皆邊邑。故呂氏春秋、三帥曰、使臣東邊、隱官之道。且秦師惟障晉境。過周襲鄭。故欒枝議欲勿伐。而先軫阻之於隘。若至關塞、則歷晉都、寇實深矣。晉得縱殺乎。

石經

丹鉛錄、石經考曰、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鐫碑、載五經文於太學講堂前。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蔡邕、議郎盧植、張馴、楊彪、韓說、太史令單颺、求正定六經文字。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太學門外。而水經注云云。尋用修所稱。無他稽究。直因善長遺書爲之。故其譌誤並同。且靈帝熹平六年始爲光和元年。用修過信鄰言。以意傅會。而云初刻再刻。殆未深思耳。又靈帝光和時無刻石經事。恐善長亦誤。○孫云、案熹平正定在熹平四年、而刻石鐫碑則在光和六年也。杜詩苦輕光和尙書力、正指光和石經言。水經注不載升菴所云初刻再刻則誤耳。馬日磾、字翁叔。今只存彈字。張馴、字子儁。今作訓。皆承水經注之譌也。○孫云、今本水經注不誤、方叔所見水經注非善本也。

主客

風雅逸編載文選注古謠曰、越阡度陌、丘爲主客。明之曰、文選短歌行注引應劭風俗通曰、里語云、越陌度阡、更爲客主。蓋街談巷語、聲不必諧、韻不必叶。而自然高妙。用修改以赴韻、亦不必爾。

解馮

辟雍

北海馮惟訥、字汝言。撰詩紀。載辟雍逸詩曰、舟張辟雍。鵠鵠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注引困學紀聞曰、尙書大傳引樂曰、舟張辟雍。鵠鵠相從。案樂經也。逸詩篇名。引虞舜大唐歌。而注引尙書大傳曰、維五祀。奏鐘石。論人聲。鏗然。乃作大唐之歌。

解之曰、按尙書虞大傳曰、惟五祀。定鐘石、論人聲。鳥獸咸變。於是勃然興韶於大麓之野。報事還歸。二年讌然。乃作大唐之歌。以馨帝美。聲成而朱鳳至。故其樂曰、舟張辟雍。鵠鵠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言其和也。馮氏既以爲辟雍之詩。又以爲樂經之樂。而於大唐歌僅具篇名。不知舟張辟雍正大唐之歌也。

又

詩紀辟雍逸詩、又載周宣注詩曰、敕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無怠無凶。

解之曰、按樂師戒曰、詔來瞽皐舞。鄭司農曰、來、勑也。勑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音專。肅肅雍雍。無怠無凶。唐賈公彥疏曰、瞽人無目。而云勑爾瞽、率爾衆工。於義不可。且奏爾悲誦等似逸詩。不知何從而出。賈氏蓋以勑爾瞽二句爲解。詔來瞽皐舞之義。而猶疑悲誦三語爲似詩。且朱曉鄭所案據。馮氏乃皆以爲辟雍詩。誤也。

大戴禮

詩紀又載大戴禮逸詩曰、東有開明。於時雞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勤。蜚征作。民齋執功。百草咸淳。注曰、見四代篇。困學紀聞曰、開明、避景帝諱也。庶虞、蓋山虞澤虞之屬。馬融廣成頌用飛征。

解之曰、此引詩惟東有開明一語耳。於時下。記者自言也。末尙有地傾水流之一句。語太參差。韻雜轉叶。皆非詩體。又按千乘篇、司徒典春臨民命及畜穀蜚征庶虞草。又曰、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又語志篇、虞夏之歷。正建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權輿。卒於冬方。於時雞三號。卒明殺於青色。云云。驗此。知是章皆著書者一家言也。然予謂庶虞猶庶物蟄蟲也。是以動於春。藏於冬。蜚征、蠰飛蛾行者。若山澤虞候。安得言動言藏而司徒爲禱之乎。

紫宮謠

詩紀載漢謠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注引漢書。而題云紫宮謠。晉歌謠詞又引晉書。而題作符堅長安歌。

解之曰、陳晦伯學林云、馮惟訥詩紀引漢書曰、李延年善歌。能爲新聲。與女弟俱幸武帝。時人語云云。漢外戚侯倖傳俱無之。此晉載記符堅寵清河公主慕容沖事也。詩紀不知何據云。然嬰覽梅氏古樂苑及詩乘。亦引漢書。承詩紀之誤也。特所依馮氏引李延年事。又引符堅事。而云長安亦以此歌之。不載出何書。按十六國春秋、符堅二十五年、滅燕。慕容沖姊清河公主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沖年十三。有龍陽之美。堅又幸之。長安歌之云云。此事又見魏書。考漢書五行志、亦無此語。惟太平御覽、事類賦注、並引漢書曰、李延年善歌。能爲新聲。與女弟俱幸。時人語云云。詩紀之誤。蓋緣此耳。

張君祖庾僧淵

馮汝言詩紀又載陳張君祖贈沙門竺法頴還西山。庾僧淵代竺法頴答張君祖諸詩。而注之曰、張君祖庾僧淵詩皆恬淡雅逸。有晉風。歷選陳世。無此作也。考高僧傳有康僧淵、竺法雅者。並在晉成帝時。疑卽此人。與廣弘明集云陳張君祖。既不能明。姑列於此。

解之曰、按廣弘明集多誤。如晉桓譚、宋孫盛、宋羅含之類多矣。此作陳張君祖。不足怪也。世說新語曰、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忽往殷淵源許。值盛有賓客。殷使坐。遂及義理。領略粗舉。一往參詣。由是知之。又曰、康僧淵在豫章。立精舍。旁嶺帶川。開居研講。庾公諸人往看之。聲名乃興。劉孝標注曰、僧淵疑是胡人。沈約晉書亦稱其有義學。據此、馮氏所疑是也。俱高僧傳、竺法雅、河間人。立寺高邑。爲趙太子石宣所敬。

是爲張康在南。攀雅居北。風馬不及。贈答何繇矣。考資鳳逃書賦曰。君祖馳駁藝。忝令譽。窮正驗草。而罕逮其能。作僞亂眞。而未可爲據。資蒙注曰。張翼。字君祖。下邳人。晉東海太守。穆帝令翼寫王右軍手表。帝自批後。右軍殆不能別。久乃悟云。小人幾欲亂眞。然則張君祖者。昔張翼也。與康僧淵質並時。諸家不考。遂使目前佳士千載晦蒙。予深惜焉。故爲訂之云爾。

種羊

詩紀載北齊高昂征行詩曰。隴種千口牛。泉連百壺酒。朝朝圍山獵。夜夜迎新婦。注云。見太平廣記。

解之曰。太平廣記引談藪此詩。作隴種千口羊。詩紀及詩所乃云千口牛。誤也。史記正義及太平廣記引宋膺異物志曰。大秦國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牆繞之。恐獸所食也。其臍與地連。割絕則死。擊鼓驚之。乃驚鳴。臍遂絕。則逐水草。以一二百口爲羣。豈此類乎。然此不言種之也。四明孫能傳一之剡溪漫筆曰。大漠迤西。俗能種羊。凡屠羊。用其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未日。埋著地中。至春陽季月上未日。爲吹笳咒語。有子羊從土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子羊數隻。楚石梵禪師漠北懷古詩云。自言羊可種。不信繭成絲。蓋紀實也。吳立夫萊亦有西域種羊皮書褥歌云。波斯國中神夜語。波斯牧羊俱雜虜。當道剸刀羊可食。土城留種羊脛骨。四圍築垣閑杵聲。羊子還從脛骨生。姚桐壽樂郊私語。羊可種而生。亦異聞也。據此。則隴種千口羊。蓋實有是事。書之爲牛。將牛亦可種耶。

新林詩

詩紀載釋曇遷新林祖道詩曰。生平本胡越。關湖各異津。聯翩一傾蓋。便作法城親。清談解煩累。愁眉始得伸。今朝忽分手。恨失眼中人。子向涇河道。慧業日當新。我住邗溝側。終爲松下塵。沈浮從此隔。無復更來因。此別終天別。迸淚忽沾巾。注云。見禪藻集。而詩所因之。

解之曰。續高僧傳曰。釋曇遷。姓王。博陵人。周武平齊。佛法頹毀。將欲保道。逃迹金陵。遷達揚都。栖道場寺。彼有沙門慧曉。陳朝領袖。江表僧望。學兼孔釋。一見而結友。於隋將告興。遂與同侶俱辭建業。緇素知友祖道新林。各題篇什。曉命筆賦詩云爾。按此。則是詩慧曉作也。且遷行曉止。故其詩云。子向涇河。我住邗溝。安得以爲遷詩乎。

鄭蜀賓

詩紀載陷鄭蜀賓別親友詩。畏途方萬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將白首。何處入黃泉。注引詩話總龜曰。隋長壽年。有鄭州鄭蜀賓。風流名士。頗善五言。蹉跎鄉閭。不求聞達。垂挂冠。選授江南一尉。賓友祖餞。至上東門。蜀賓留別云云。酒酣自詠。聲調哀促。合坐嗚咽。卒於官。時人比之劉庭芝。

解之曰。按南部新書。劉庭芝。字希夷。汝州人。作白頭吟曰。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知誰在。既而歎曰。此語似石崇白首同所歸。乃重作二句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復歎曰。死生有命。豈復由此。乃并留之。其舅宋之問愛此兩句。懇乞不與。以土袋壓殺之。鄭蜀賓事亦出南部新書。謂以長壽爲隋年號。阮一閱詩話總龜承之。馮氏又仍其誤。若蜀賓在隋代。而時人比之劉庭芝。是今日鐵越而昔至也。

吳中珩云。蜀賓唐武后時人。長壽亦武后時年號。馮公誤加隋字。收此。蓋未考汝言誤收之繇也。

異苔

詩紀載郭璞贈溫嶠詩曰。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爾臭味。異苔同岑云云。

解之曰。異苔同岑。依藝文類聚錄也。太平御覽作異本同岑。詩歸譚元春曰。異苔同岑。新而有采。鍾惺云。異苔字如何入想。按異本義已難通。苔字尤謬。余以爲應作異谷。轉寫訛耳。陸士衡贈傅文雅詞。出自幽谷。及爾同林。景純蓋用其語。

漢書

詩紀載漢書詩曰。四牡翼翼。以征不服。

解之曰。漢書。元鼎五年十月。行幸雍祠五畤。十一月。立泰畤於甘泉。天子親郊見。朝日夕月。詔曰。詩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親省邊垂。用事所極。李斐注曰。極。至也。所至輒祭也。師古曰。逸詩也。詩紀止引四牡二句。按武帝本爲成秋發詔。惟取用事所極之義。若但摘以征不服。亦殊無謂。故顏氏統謂之逸詩。馮氏誤。

古歌

詩紀載古咄喏歌曰。棗下何纂纂。棗華各有時。棗欲初赤時。人從四邊來。棗適今日賜。誰當仰視之。奚

解之曰。按方言。賜。盡也。潘岳西征賦。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維摩詰經。香積如來鉢飯悉飽。衆會猶故不賜。太平廣記引啓顏錄曰。山東人謂盡爲賜。是也。支曜出成具光明經曰。善明請佛明士等六百萬人。諸天神王。即助施飯。食已飽足。飯不消。賜賜字蓋與賜同。或作賜。適今日磬。失其佳語矣。○孫云。因

中珩拾遺注之云。賜字疑。

學紀聞云。新唐書李密傳。故廣之疏。有時而偶。偶斯義切。出詩王赫斯怒。斯言賜。盡也。

注王

鵩鳥

己未在鑿湖。與友人夜坐。聞松間鵩鳴。予曰。此鵩耶。不能遠飛。行不出域。乃賈生以爲妖鳥。而吾邑聞其斷聲。謂壽年之兆。俗固有不同矣。友人曰。賈生所謂妖者。以野鳥入舍。止於坐隅故耳。若夫長林豐枝之中。固其宅也。當不爲異矣。因誦王元美哭于鱗詩云。春秋麟獲日。庚子鵩來年。可謂屬句工敵。傳情沈痛者也。予以爲不然。

注曰。此弇州組語之工。而不覺引事之謬也。左氏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十六年四月己丑。孔丘卒。則麟獲非山頹之日明矣。後漢書。何敞言。西狩獲麟。孔丘有兩楹之殯。蓋傳會其說。史記。賈生傳長沙王。作服鳥賦。歲餘。徵見。拜梁懷王太傅。居數年。懷王騎墮馬死。賈生自傷。歲餘。亦卒。則鵩來至騎墮之後。愈遠。二事引喻俱失也。且宣尼賈生作對五雀六燕。亦不如是。杜甫寄李白詩。幾年遭鵩鳥。獨泣向麒麟。弇州豈誦此而誤乎。

龍語

藝苑巵言曰。宋高宗每欲除異己。必令壯士丁旰拉殺。旰即樂府所謂丁都護者也。時人爲之語曰。莫跋扈。付丁旰。蕭齊主道成亦然。其所任者、桓康也。時人亦語曰。莫輒張。付桓康。二事既同。而字亦對。又皆協韻。甚奇。晉史載謝安石語。亦有韻。曰。天子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屋後著人。正可破此二主。

注曰。宋書諸葛長民將作亂。宋公至京。長民到門。引前卻人閑語。密命壯士丁旰等於坐拉焉。死於牀側。并誅其弟。時人爲語曰。勿跋扈。付丁旰。南齊書黃回爲南兗州。部曲數千。太祖欲收。恐爲變。召入東府。使桓康將數十人。數回罪殺之。時人爲之語曰。欲倚張。問桓康。然晉書謂長民驕縱貪侈。多聚珍寶美色。不知紀極。所在殘虐。爲百姓所苦。及諸葛氏誅。士庶咸恨正刑之晚。則丁旰此搏。自不可少。然亦偶於長民賦之。曰每欲除異己。必令拉殺。斯爲寃矣。齊王所殺宋臣數十。唯黃回適使桓康耳。桓宣武答謝安曰。正是不得不爾。齊王亦然。新亭之役。事勢窮極。智勇俱困。安石聊談笑道之。今執守在四隣。一言爲真。持破二主。是以三代之道。寶馬上之君。斯腐儒之論也。史記。人告楚王韓信反。高祖以陳平計。告諸侯吾欲游雲夢。實欲襲信。信謁上。令武士縛信。械繫至洛陽。後舍人弟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后欲召。恐不就。乃與蕭相國謀。紿信入賀。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宋齊丘蕩。蓋以漢爲舊章。但漢世少時人二語耳。考宋明帝文章志。桓公至新亭。大陳兵衛。謝安入謂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晉書故作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殊不及向語渾樸。若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以四隣系天子。何作者之疏乎。且宋武帝爲高祖。不稱高宗。樂府丁督護歌。非都護也。齊書及南史皆云。欲倚張。問桓康。莫付二字並誤。凡時人語無不協韻。聊舉其類是者。宋書大明中。奚顯度爲員外散騎侍郎。世祖使主領人功。苛虐無道。動加捶撻。人不堪命。爲謠相戲曰。勿反顯。付奚度。魏書崔楷官中郎將。性嚴烈。摧挫豪强。時人語曰。莫儁獬。付崔楷。此酷吏也。民語亦如此。詎獨丁桓哉。

七仄七丕

藝苑巵言曰。楊用修所載七仄。如宋玉吐舌萬里唾四海。緯書七變入曰。米出甲。佛偈一切水月一切攝。七平。如文選離騷注飛絡垂織羅。俱不如老杜梨花梅花參差開。有客有客字子美。和美易讀。而楊不之及。按傅武仲舞賦。家有古文苑文選。皆云華袿飛絡雜織羅。不言垂織羅也。

注曰。宋玉大言賦。吐舌萬里唾一世。此於長短句中偶出七言耳。春秋連斗樞。三變而粲。謂之粟。四變入曰米。出甲五變而蒸。飯可食。此句與詞詠蓋不相關。不當以混風雅。文選古文苑舞賦。乃作華袿飛絡而雜織羅。不獨非七平。且亦八字矣。按屈原大招。四酎并熟不糟。啖。宋玉招魂。二八侍宿。射遞代。此七仄也。七平。如宋玉魂兮歸來哀江南。古白紵曲。羅袨飄飄昭儀光。魏鼓吹第五曲。孤魂翩翩當何依。謝惠連燕歌行。何爲淹留無歸聲。高允王子喬行。超升飛龍翔天庭。皆雅馴流利。而王亦不之及。且梨花有客二句。皆用修所引。王乃沒其語而竊之。又梨花句出於崔魯。謂之老杜何也。

解鳥獸語

宛委餘編曰。解獸語者介葛盧。見左傳。解鳥語者公冶長。見衡波傳。又沈佺期詩。不知黃雀語。能免冶

長災。又侯瑾、字子瑜。見敦煌實錄。又廣漢陽翁仲解馬語。見論衡。季南亦解馬語。見枹朴子。詹何聞牛鳴。知牛黑而白在角。見韓非子。廷尉沈佺期、嶺南山虎嘯。云國有邊事。當選人丁。見梁典。

注曰。此類。餘冬序錄廣哉其言之矣。宛委後出。反不及修宿之詳瞻者。序錄紀曉鳥語者。有謝承漢書。魏尚字文仲。高皇帝時。爲太史。曉鳥語。又神仙傳成武丁。蓋部者舊傳楊宣。並聞雀聲而知覆車之粟。魏志管輅聽鵲鳴而知隣婦之殺夫。北齊書張子信聆鵲鳴而知官喚之口舌。宋史孫守榮於史嵩門聞鵲噪而知來日晡時之寶物。皆王氏所遺。獨少公冶侯氏二事耳。嬰按周禮夷隸掌與鳥言。蠻隸掌與獸言。列子曰。今東方介氏之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悉解異類音聲。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渠禽獸蟲蟻。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然則通達殊音。豈獨葛冶諸人乎。蔡邕釋誨曰。伯牙繇綜聲於鳥語。晉鼓吹曲曰。伯益佐舜禹。驅掌山與川。智理周萬物。下知衆鳥言。是中古亦有此矣。後漢唐公昉碑曰。王莽居攝二年。君爲郡吏。有神人與期谷口山。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後。當移意萬里。知鳥獸言。東城老父傳。賈昌、開元元年生。七歲。通達過人。解鳥語音。此又王何俱遺者。又董逌周秋晨集曰。公冶長解鳥語。用修引嘖嘖喑喑事。謂未知所出。澹園云出論語疏。張閱邢昺書。了無此語。○孫云。案此事見皇侃論語疏。非邢昺書也。此出史記注。中南先生一時輕下筆耳。嬰尋史記注。亦無引及。惟海錄碎事載論語疏。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喑喑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驗之果然。王氏以爲見衡波傳。未得其據也。敦煌實錄。侯瑾解鳥音。嘗出門見白雀與翠雀同行。慨然歎曰。今天下大亂。君子小人相與雜居矣。此乃逢占之術。然序錄引今東方介氏之國數語。以爲續傳物志言。而不知出自列子。登湖流而忘源邪。又引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則秦紀無之。又云。成武丁、吾郡人。神仙傳載其在長沙遇異人。授一書。遂通天下鳥獸語音。按神仙傳。武丁隨二人行不止。二人出玉函。看素書。有武丁姓名。乃與藥二丸。令服之。還家。明照萬物。獸聲鳥鳴。悉能解之。亦未嘗有授書事也。又曰。高緯貽略和菟。有鳥鳴書一卷。王喬有解鳥語一卷。是事蓋有著之書者矣。翰府名談。白龜年遇李太白。遺書一卷。曰。讀之。可辨九天禽語。大地獸言。龜年後遊潞州。太守召問之。庭有二雀。啾唧而過。守曰。彼何言。曰。城西民家有糜。餘粟在地。相呼食之。守使驗之。果然。又見廄馬仰首而嘶。問此何言。曰。槽中料熟。不可食。時近清明。將吏驅羊二十餘頭。後一羊。鞭之不動。守問。羊不行。有說乎。曰。羊言腹有羔。將產。然後就死。乃留羊。月餘。果生子。此固由師傳哉。按唐書。裴知古、長安中爲太樂令。有乘馬者。知古聞其嘶。乃曰。馬鳴言主必墜死。訪之。果然。杜詩。徵聲及禍樞。注曰。王元聞鹿鳴。問樵者。曰。鹿鳴即死。果爲獵人所獲。元歎曰。爲聞徵聲。以彰禍機。不可免。所謂王元者。不知何人。此注蓋杜撰也。遼史宗室人神速姑能知蛇語。尤奇。龜年者。樂天姪。

五龍

宛委餘編曰。兄弟稱二龍者。漢許虔、許劭、齊柳悅、柳惔。五龍。即資懷兄弟。六龍者。晉卞粹及溫羨。八龍者。漢荀儉、緄、靖、燾、汪、爽、肅、專。唐崔琯、珙、璟、璵、玠、球、珣。

注曰。後漢書。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少峻名節。與兄虔、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注曰。平輿縣有二龍鄉。南史。柳悅、字文殊。少有清致。弟惔、字文通。好學。工製文。與悅齊名。王儉曰。柳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元美所記是也。然吳志。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兄岱、字公山。平原陶邱洪、薦繇舉茂才。劉岱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洪曰。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張詮南燕書曰。慕容德以封嵩為左僕射。韓諄為右。二人並年三十。又以嵩弟融為西中郎將。諄弟軌為北中郎將。德臨軒。令四人同入拜。嵩等升謝。德顧曰。躍二龍於長衢。騁雙驥於千里。朝野榮之。南史。建安王為雍州刺史。以江革為記室參軍。弟觀為征北行參軍。兼記室。沈約任昉與書云。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御二龍於長途。又謝舉為太常博士。與兄覽俱預元會。江淹一見曰。所謂御二龍於長塗者也。梁簡文餞臨海太守劉孝儀、蜀郡太守劉孝勝詩。兩杜昔爽河。二龍今出守。新唐書。烏承玼、字德潤。張掖人。開元中。與族兄承恩皆為平盧先鋒。沈勇而決。號轅門二龍。則劉氏江氏謝氏烏氏皆有二龍也。有三龍者。益部耆舊雜記曰。李邵、字永南。弟朝、字偉南。又有一弟。各有才望。時號李氏三龍。有四龍者。漢記曰。李膺祖父修。安帝時太尉。生子亮、淑、訓、秀。號四龍。皆為牧守。又竇泉述書賦曰。張氏四龍。名揚海內。注曰。張從中、長史、文揚。擢第。弟從師。監察御史。弟從義。灼然有才。從中志業精絕。是也。五龍。自竇氏前。則南齊書張岱、字景山。與兄太子中舍人寅、新安太守鏡、征北將軍永、弟廣州刺史辨。俱知名。謂之張氏五龍。張之前。則前涼錄曰。辛攀、昔尚書郎。兄鑒、曠。弟寶、迅。皆以才識著名。秦雍為之語曰。五龍一門。金友玉昆。在漢則有公沙氏。陶淵明聖賢群輔錄。公沙紹、字子起。紹弟字、字允慈。字弟恪、字允讓。恪弟逵、字義則。逵弟樊、字義起。右北海公沙穆之五子。並有令名。京師號曰。公沙五龍。天下無雙。穆亦名士也。見魏明帝頌表狀及後漢書。其前又有周氏重合令子輿。居宗里。櫟陽令子羽。居東觀里。東海太守子仲。居宜唐里。兗州刺史子明。居西南里。潁陽令子良。居逢興里。右郡決曹掾周燕少卿之五子。號曰五龍。各居一里。子孫各以儒素退讓為業。天下著姓。見周氏譜及汝南先賢傳。然上古已有五龍。遁甲開山圖曰。五龍見教。天皇被跡。望在無外柱州崑崙山上。榮氏注曰。五龍、受皇後君也。昆弟五人。皆人面龍身。長曰角龍。木仙也。次曰徵龍。火仙也。次曰商龍。金仙也。次曰羽龍。水仙也。次曰宮龍。土仙也。父與諸子同得仙。治在五方。春秋元命包曰。五龍又謂之五姓。兄弟五人。曰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治在五方。司五行。繼人皇御世。此皆王氏所遺也。若夫人非同生。居而同郡。亦號五龍者。淵明集曰。廖東令盧氾昭、字興先。樂城令剛戴祈、字子陵。潁陰令剛徐晏、字孟平。涇令盧夏隱、字叔世。州別駕蛇邱劉彬、字文曜。右濟北五龍。並少有異才。皆稱神童。當桓靈之世。時人號為五龍。見濟北英賢傳。又晉書曰。索靖、敦煌人。與鄉人范衷、張甝、索紒、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稱敦煌五龍。有以同志同功而並稱者。新唐書。狄仁傑引桓彥範、敬暉、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共誅二張。中宗復位。封為五王。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是也。六龍不獨溫卞華陽國志曰。李宓六子。皆英挺秀逸。號曰六龍。長子賜、字宗碩。牧山太守。少子興、字儁碩。太傅參軍。幼子盛碩。事浦太守。又晉書。溫羨、字長卿。太原祁人。父恭、濟南太守。兄弟六人。並知名於世。號曰六龍。以為

溫羨、談也。又最盛者。北史。王雲、北海劇人。仕魏。南兗州刺史。娶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並風流蘊藉。世號王氏九龍。昕、字元景。暉、字元旭。昭、字仲亮。晞、字叔朗。晧、字季高。晅、字季炎。玉海紺珠。唐房謀四子。豫、坦、遜、熙。號四龍。崔微兄弟七人。陸微兄弟七人。俱號七龍。後魏崔長瑜子稱等九人。號九龍。又引伏氏譜。伏羲兄弟八人。號八龍。引語林。魏張啓有十子。時人語曰。張氏十龍。儒雅溫恭。

飛燕

宛委餘編曰。趙后名飛燕。張平有狗亦名飛燕。又紅陽飛燕、馬也。又曰。豫章王蕭嶷馬曰飛燕。

注曰。趙宜主以迅體輕軀。得號翔鳦。固非名也。按晉書輿服志曰。漢世祖挺英雄之略。總文景之資。揚覽旌驟。皮軒記鼓。橫汾河而祠后土。登甘泉而祭昊天。奉常獻儀。習之大駕。車千乘。而騎萬匹。以幸姬趙飛鸞。館居車間。豹尾中。則武帝時先有一趙飛鸞矣。典略曰。黑山黃巾諸帥自相號字。騎白馬者謂張白騎。輕捷者為張飛燕。九州春秋曰。黃巾賊起。張燕聚少年為盜。性剽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蓋與趙皇后同。惟宋書劉道濟傳。有蜀賊僞衞將軍司馬飛燕。杜陽雜編。寶歷二年。浙東貢舞女二人。一曰飛燕。一曰輕鳳。舞態豔逸。每歌罷。上令藏之金屋寶帳。此則其名耳。張平、見十六國春秋。馬名者。張協七命曰。獨紅陽之飛燕。驂唐公之驌驦。張銑曰。紅陽、人也。有良馬名飛燕。謝靈運會吟行。飛燕躍廣途。李善注引西京雜記。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一名飛燕騮。則馬名蓋之矣。南齊荀伯玉傳。世祖在東宮。任左右張景眞。世祖拜陵。荀伯玉密白之。上大怒。檢校東宮。世祖還至方山日暮。將泊。豫章王乘飛燕東迎。具白上怒之意。夫東宮棹返。豫章騎迎。水陸差池。何以邂逅。宋書袁顗傳。劉胡叛走。袁顗大怒呼取飛燕。謂衆曰。我當自出追之。至鵲頭。步取青林。若蕭嶷名馬。飛燕則袁顗已擅美於前矣。予謂此雙燕皆船名也。哀江南賦曰。排青龍之戰艦。鬭飛燕之船樓。可據。梁元帝詩。晨鳧移去舸。飛燕動歸橈。庾子山賦正同。陳晦伯捃引古今自謂無遺。而天中記馬部列蕭袁二事。豈未讀梁元之詩子山之賦乎。

王母越王

宛委餘編曰。仙人名王母。函山鳥亦名王母。句踐名越王。海味似蜞者亦名越王。仲由字子路。熊亦名子路。見續博物志。

注曰。酉陽雜俎曰。齊郡函山有鳥。足青觜赤。素翼絳額。名王母使者。世傳山上有王母藥函。令鳥守之。案此則爲名王母使者。四字爲呼。非但云王母也。又鄴中記。石虎園有西王母棗。枝葉藂茂。四時不凋。九月生花。十二月熟。三子一尺。又石虎皇后浴室有二長生樹。棗大如掌。八九月生白花。子亦大如橡。世謂之王母長生樹。伽藍記曰。華林園有仙人桃。色赤表裏照徹。得霜卽熟。亦曰王母桃。酉陽雜俎曰。王母桃。洛陽華林園有之。十月熟。俗語曰。王母甘桃。食之解勞。又曰。貝邱南有蒲萄谷。谷中蒲萄可就食之。取歸卽失道。世言王母蒲萄也。古今注曰。虎鬚草。江東織爲席。號曰西王母席。又曰。苦藏。有裹形如皮弁。有實正圓如珠。長安兒童謂爲洛神珠。一曰王母珠。爾雅。簛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郭璞曰。西王母在西。日下在東。後魏書。大秦國西有白玉山。玉山西有西王母山。玉爲堂云。凡此果卉荒極山阜。皆有王母之

名不可悉索者也若夫越王名句踐面以爲句踐名越王然則閩閩夫差皆名吳王也竺法眞登羅山疏曰越王烏狀似蔗口句末可受二升南人以爲酒器南越志曰蹲鴟一名越王烏兼名苑曰兩頭蛇一名越王約髮異物志曰擁劍俗謂之越王鎗下又曰椰子有如兩眼齊人謂之越王頭異苑曰哲安有越王餘算棄白者似骨黑者如肉臨海水土志曰越王算如笄大正白長尺餘生海邊沙中見便取之卽可得心中存來取則縮入沙中南越志曰越王竹根生石上若細荻高尺餘南海有之又曰綏安縣北有連山昔越王伐木爲船俱大千石以重男女三千人牽挽之既而船自衆下水男女共沈於潭風雨之夜時聞附船有唱喚督進之聲卽有青牛馳迴與船俱浮今名越王潭凡此禽蟲卉物江潭多有越王之號不可勝數者也後漢任光傳城頭子路者東平人姓爰名曾字子路起兵盧城頭故號其兵爲城頭子路通鑑武德七年日南人姜子路反交州都督王志遠擊破之唐書開元時瀛州人尹子路直弘文館教授亦不止一仲生矣然則何不言虎名李耳老聃亦名李耳圃茹藥名離婁黃帝臣亦名離婁木名扶蘇秦公子亦名扶蘇蘇名丁公項王將亦名丁公雀名嘉賓郗超亦字嘉賓

傅粉

宛委餘編曰梁冀使馬融爲飛章奏李固云胡粉飾面搔頭弄姿此雖評語要是當時風俗亦有之耳何晏粉白不去手又五行志稱其好著婦人服爲服妖顏氏家訓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蓋自唐以後始不復傅朱粉耳

注曰漢書佞倖傳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鵕鸃貝帶傅脂粉化閎錯之俗也觀此則知漢初之制凡衆嬖幸豐昭玗首者服飾皆然魏略曰邯鄲淳詣曹植植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則不但諸臣媚子爲之名士亦未免俗矣唐書曰張易之兄弟出入禁中傅朱粉衣紈錦盛飾自喜則自唐以後何獨不然也

李膺張衡

宛委餘編曰李膺蜀記云張陵避病蹇於邱社中得咒鬼術書遂解使鬼法入鵠鳴山自稱天師漢末爲蟒蛇所噉子衡奔走尋尸無所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生璧崔跡置石崖頂到光和二年遣信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衡爲係師衡子魯爲嗣師然則今所傳張道陵者蛇腹餘燼耳李膺非元禮漢蓋有兩張衡兩李膺也

注曰張魯已在曹氏之日記其事者不得爲漢人明矣考梁書劉季連傳齊明帝永元二年蜀道陷率賊逼巴西涪令李膺破斬之梁高祖以鄧元起爲益州劉季連反書報李膺膺使使歸元起南史曰蜀士以文達者廣漢李膺字公胤有才辯西昌侯藻爲益州以爲主簿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以爲益州別駕著益州記三卷據此則作記者梁代人且記以益州爲名隋經籍志同蜀記王隱撰也舍州俱誤然梁乃有兩李膺按王僧辯傳承聖二年西魏將襲江陵世祖遣主書李膺徵僧辯於建業尋膺爲涪令時卽極英妙必過二十自

永元二年至承聖三年得五十八載公胤若在已八十餘矣展轉之後而處綴衣之役奉壺之更而奔命數千里之途世無此事故予謂梁元時之主書又非東昏世之公胤魏書李苗梓潼涪人父膺蕭衍尚書郎太僕卿可爲一證然吳志朱桓傳亦有魏廬江太守李膺又桓暉新論曰陽城子姓張名衡蜀郡人與吾俱爲講學祭酒寢疾預買棺槨多下錦繡立被發冢此在平子之前者晉書趙王倫時有省事張衡倫篡位使衡衛惠帝幽之後斬東市隋書張衡字建平煬帝御史大夫出爲檢林太守誅朝野僉載周張衡令史出身合入三品因退朝市蒸餅馬上食則天降勅流外文獻通考晁氏曰張衡撰編年通載十五卷熙寧七年表獻之陳氏曰張衡嘉祐二年進士第一人仕至集賢院學士古今蓋有七張衡四李膺也天中記亦載張平子張係師而增云隋張衡殺文帝武后令史張衡官四品爲四張衡李膺二人依宛委說皆爲未備

忽雷博勞

宛委餘編琵琶有大小忽雷馬有忽雷駿鱷魚亦名忽雷相馬人名博勞鳥亦名博勞見樂府及謠注曰洽聞記鱷魚別號忽雷一名骨雷秋化爲虎然唐人亦有名忽雷者廣異記唐歐陽紹雷本名紹桂陽人任雷州長史館臨大池常出雲氣居者多死紹令測水淺深別穿巨壑決水於是天地晦冥雷電大至紹率徒持弓矢排鏘與雷師戰衣並焦卷自辰至酉雷電飛散池涸獲一鱷長四五尺狀如鼉杵爲粉食之南人因呼爲忽雷鳥名者趙岐孟子注曰鴟博勞也月令仲夏之月鵙始鳴鄭玄注曰鵙博勞也疏引通卦驗曰博勞鳴反舌無聲陸德明曰博又作伯相馬人見唐韻孫愐曰博姓古有博勞善相馬則此人乃姓博名勞耳惟東方朔占曰朔與弟子俱行朔渴令弟子扣道邊家門不知室主姓名呼不應朔往見博勞飛集其家李樹上謂弟子曰主人當姓李名博勞汝呼當應室中人果有姓李名博勞出與朔相見卽入取飲與之應璉官下記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駿勞飲以酒每於月明中試能壓越三領黑氣

擣素賦

藝苑卮言曰班姬擣素如閨綺練之初成擇玄黃之自出雅華裁於昔時疑形異於今日又云書既封而重題筍已緘而更結皆六朝鮑謝之所自出也昭明知選彼而遺此未審其故

注曰擣素賦全篇駢麗悲涼自是六朝高手其非婕妤結撰卽暗中按摸亦可辨也賦若在潘陸鮑謝集中必當與文雪雉鶴諸篇並入采擷若以爲西京妙製而錄之孟堅平子之間則有目者笑之矣此賦漢書列女傳不載而見於唐人所寫疑昭明時尚未出倘已經揀練而置之益知文選之所以傳也

呂應

宛委餘編曰呂安、字仲悌君苗、姓應瑒從弟俱見文選注

注曰楊用修集曰唐人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字此言何謂也按文選注呂安、字仲悌又應璩有與從弟君苗書則唐人所云者止謂史失其傳耳嬰尋元美之言蓋承用修之論而其實非也嵇叔夜與呂長悌絕交書曰中間少知阿都志力開悟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云云嵇文集錄注曰阿都、呂仲悌東平人也呂

延濟注曰、阿都、呂仲悌小名、然則呂安不但有字、卽小字亦傳於今矣、若休璉諸從、雖亦得姓、終於無聞、使後代之人徬徨追想、甚無謂也、案陸雲與兄平原書曰、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臺賦、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又云、君苗文天才中亦少爾、雲見其登臺賦及詩頌、作愁霖賦極佳、頗倣雲、見兄文、輒云欲燒筆硯、曹志、苗之婦公、其婦及兒皆能作文、頃借其釋詢二十七卷、當百餘紙寫之、又云、今送君苗登臺賦、爲佳手筆、其人雖能兄文、言作文百餘卷、不肯出之、觀此、則君苗清河族也、爲士龍推服若此、定是佳士、而流風倏泯、遺章闕然、特以欲焚筆硯一言附見、昔史、乃令後來有道、唐人所稱、蓋謂此人耳、休璉與二陸相距且百年、其從弟安得猶存、而復修少年餘藝事也、又按竹書、曹志卒、太常奏以惡謚、崔褒歎之、而謚爲定、君苗豈卽崔褒字乎、嬰嘗爲君苗作小傳、載崔氏縣史中、

細腰

宛委餘編、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脇息然後帶、緣牆然後起、韓非子云、楚莊王好細腰、國中皆餓死、以理言之、當是靈王也、然謂宮中多餓死則近、楚王之好細腰、謂女子也、其臣何故三飯、

注曰、此說非墨子始也、晏子春秋、益成括曰、越王好勇、其民輕死、楚靈好細腰、其朝多餓死、墨子兼愛中曰、楚靈王好士細腰、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爲節、脇息然後帶、扶牆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黧老、何也、君悅之、故臣能之也、兼愛下曰、昔荊靈王好小腰、荊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而靈王悅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韓子二柄曰、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楚策莫敖子華對威王曰、昔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淮南子主術曰、靈王好細腰、民有殺食自飢也、越王好勇、民皆處危爭死、拾韓子亦稱靈王、不云楚莊、惟尹文子曰、齊桓好衣紫、闔境不鬻異采、楚莊好細腰、一國皆有飢色、荀子君道亦曰、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風俗通又作齊王矣、然曰朝多餓死、曰好士細腰、曰朝有黧老、曰故臣能之、曰荊國之士、曰一國有飢色、曰國中多餓人、曰楚士約食、曰民殺食自飢、卽李彪封事亦曰、越王好勇、而士多輕死、楚王好瘠、而國有飢人、俱未嘗言及女子者、惟管子七臣篇曰、楚王好小腰、而美人寡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馬摩上疏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御覽引風俗通曰、趙王好大眉、民間闊半額、楚王好廣頷、國人口沒頸、齊王好細腰、後宮有餓死、於是始以爲婦人耳、大招曰、姱修滂浩、麗以佳只、少腰秀頸、若鮮卑只、此豈楚風所尙耶、將懷王躭樂於茲、而下化之耶、抑靈王之貽謀遠也、夫靈雖虐用其民、亦不淫於色、謂之好內、誠無所據、春秋繁露曰、乾溪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不罷、楚國大潰、然非有高唐之遊、瑤姬之夢也、乃以小腰之癖特聞、恐好事之繆解也、予意靈王方爭雄齊晉、志在毒遂、兩軍相當、雖腰帶十圍、無所用之、細腰之士、蒸飛兔猾、易以成功、此楚靈之所爲好與、

雙名

宛委餘編曰、男子有雙名者、夏主赫連勃勃、吐蕃將乞臧遮遮、國相尙婢婢、唐琵琶客羅黑黑、樂工紀孩孩、劍客精精兒、空空兒、李懷光外孫燕八八、元學士承旨孃孃、平章政事回回、右丞相脫脫、太傅王保保、卽擴廓帖木兒、學士馬馬、

注曰、外夷遠裔、譯字成音、以之爲名、非有深義、中國效之者、非伶人賤工、則舞姬歌妓、時有傳者、梁書有扶南王盤盤、蓋出漢末、則在勃勃之前矣、搜神記有張小小、以蠱食儲客、周書楊忠小名奴奴、唐書則天朋泥涅師師爲康國王、貞元時、吐蕃尙婢婢來降、婢婢知兵法及山川地形、新唐書作嬰嬰、宗室世系表有劍南效職李章章、廬州倉李老老、唐語林、建中初、士人過僧俠子飛飛、李石續博物志、顏眞卿過道人陶八八、段安節樂府雜錄、貞元中有樂工曹保保、長慶中、尙陸陸善舞、柬北里志有劉馳馳、能爲曲子詞、前定錄、柳及娶岑氏、生男名飢飢、玉堂閒話、臨洮民仲小小、獵石家山、紀聞錄、唐代國公主家僧和和、五代史、李克用子落落、爲張歸霸所禽、又李存孝與安休休擊河陽、休休被執、王思同傳有潞王從珂伶奴安十十、宋偏安、藝流有勾欄弟子時春春、徐勝勝、朱安安、陳伴伴、余元元、元時、胡人張猩猩工胡琴、楊維楨有張猩猩胡琴引、鄂國公常遇春父名六六、追贈開平王、謚靖懿、此皆可以補宛委之闕、廣記、開元初、僕僕先生者、姓僕、名僕、後果州女子謝自然學道時、神仙類降、有姓崔名崔者、有姓杜名杜者、斯又奇矣、若魚鱗名者、尙得爾雅之鶼鶼、燕燕、禽經之鶺鶺、酉陽雜俎有兜兜之鳥、其聲自號、形似鴝鵒、山海經則青邱濯濯之鳥、狀如鳩、萊山羅羅之鳥、是食人、崇吾之山、有鳥如鳧、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枸狀之山、有從從之獸、如犬六足、硬山嶽嶽、如馬而革目、四角、牛尾、蹄隅之山、有獸如牛而馬尾、名曰精精、北海之內有青獸焉、狀如虎、名曰羅羅、流沙之東、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大荒先民之山、有黑蟲如熊、名曰猎猎、嚣水多鱣鱣、亦魚、如鵲而十翼、鱗在羽端、敦水多鮨鮨之魚、食之殺人、深澤有鮯鮯之魚、如鯉、六足、鳥尾、亦王氏所未及錄也、

婦人雙名

宛委餘編曰、婦人雙名者、隋煬帝宮婢羅羅、元微之傳崔鶯鶯、又范十郎女鶯鶯、張建封妾眄眄、開元中宮妓薛瓊瓊、宋宣仁太后小名滔滔、朱端朝取妓馬瓊瓊、杜牧之所狎妓張好好、元微之所歡錢唐妓謝好好、畫中美人眞眞、又沈將軍妾眞眞、又元名妓趙眞眞、同時馮翼子妻趙眞眞、錢唐妓蘇小小、私藏千牛女遽奚盈盈、又王山所接仙女吳盈盈、錦官城妓灼灼、翟素死節婢青青、常青姬紅紅、朱慶餘部姬籠籠、北里妓王蘇蘇、鄭舉舉、王蓮蓮、張住住、饒唐倡楊愛愛、善和坊妓端端、武氏妓賽賽、張慶卿妓英英、又楚州官妓王英英、秦州妓香香、范十郎女燕燕、宋善薰婦人任才仲妾韙韙、徽宗幸妓李斯斯、義妓毛惜惜、又張幼謙妻羅惜惜、成都角妓可憐憐、又湖州妓丁憐憐、魏鵬妻賈娉娉、榴花女石醋醋、劉諷遇仙女翹翹、又理宗宮人翹翹、元名妓荊堅堅、李心心、顧山山、馮六六、辛棄疾妾田田、錢錢、

注曰、宛委亦有遺也、樂府有隋煬帝宮人羅愛愛、唐書、肅宗張皇后妹師師、封鄭國夫人、又文宗宮人張十十、唐詩紀事、文宗宮人沈翹翹者、歌河滿子、上爲歛眉問之、吳元濟女也、亭亭、白居易詩、蘇家小女名簡簡、又僞楊師皐姬英英、南部新書、王縉造寶應寺、寺中釋梵天女、悉韓幹

爲齊王妓小小等寫眞也。段成式等有哭小小寫眞聯句。因語錄。李汧公勉寵妓曰七七。善鼓箏。張君房脞說。大歷中。才人張紅紅善歌。唐書。高力士昭女名鈿妹。德宗謚之曰愍。唐詩話。崔曙女名星星。會昌解頤錄。長葛尉劉立女名美美。東坡詩注。張祜妾燕燕。抒情集。賈肇有弔妓東東詩。鑑戒錄。成都女郎張窈窈、作買衣篇詩。北夢瑣言。燕使馬戎聘鎭州。韓定辭接之。有妓轉轉。戎援筆作轉轉賦。遼史。景宗后蕭氏小字燕燕。天祚妃蕭氏小字瑟瑟。宋京師名妓李師師。見寵徽宗。私與周邦彥昵。又理宗癸丑元夕。呼妓唐安安入禁中。歌色絕倫。元青樓集有劉選選、劉資資、溯州角妓汪憐憐、都下小旦孫秀秀。又劉子安女關關。七八歲得名湖湘間。又維揚妓李芝儀女童童。剪鐙新話。元嘉興娼羅愛愛。又淮安劉翠翠。餘話有趙鸞鸞。字文瑤。東平人。與其夫柳穎俱死節也。然書史會要。辛棄疾二妾。田田、髮髮。皆因其姓而名之。常代辛答尺牘。麗情集云。柳將軍家妓沈眞眞。柳以贈鄭遠古。餘編乃云。贈柳妾。人知有韓翃。而不知有李遠古。皆誤記也。

寄生

宛委餘編曰。蟲名寄生。軍裝亦名寄生。

注曰。南齊書。宋明帝遣齊太祖討張淹。軍容寡闕。乃編棕皮爲馬具。裝析竹爲寄生。又東昏紀。義師至帝騎馬。被銀蓮葉具裝鎧。雜羽孔雀寄生。寄生當是蹤泥之類。然韶州圖經有馬援門人轅寄生。善吹笛。宋書檀道濟傳。盧循寇逆。羣盜郭寄生等聚作。唐孔顏傳。沈思仁遣軍主應寄生討晉安太守劉瞻。南齊書周山圖傳。蠻軍主毛寄生與張鳳戰於瑯琊江。後魏穆崇傳。穆寄生襲爵建安公。外戚傳有李寄生賜爵高邑子。此人名也。後漢禮儀志曰。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是鬼名也。毛詩陸璣疏爲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東方朔傳曰。郭舍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寄數也。生肉爲脯。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寄數。師古曰。以盆盛物數於頭者。以寄數蔗之。今貢白團餅人所用是也。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漓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圍。象寄數者。今關中俗亦呼爲寄生。非爲蔦之寄生。寓木宛童有枝葉者也。張衡思玄賦曰。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彫而已育。衡自注曰。根生、寄生也。李善曰。言桑末寄夫根生。桑末既凋而寄生已茂。此皆草名也。爾雅。寓木宛童。郭璞曰。寄生樹。一名蔦。易林曰。寄生無根。本立不固。斯須落去。更爲枯樹。異語曰。良常山東南有寄生樹。如曲蓋形。此木名也。東方朔七諫曰。便娟之修竹兮。寄生于江潭。則竹亦可名寄生矣。至於蟲名者。今南方海中小螺。多有蟹生其中。所謂螺蛣腹蟹者。閩人皆以寄生呼之。異苑、南州異物志、陶隱居本草注、俱謂之寄居。陳藏器本草曰。寄居在殼間。而非螺也。候螺蛤開。當自出食。螺蛤欲合。已還殼中。亦名寄生。

巵林卷之六

廣陳

青雲

宋人登科詩用青雲字。楊用修以爲誤。歷引古事駁之。其云。史記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好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回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爲青雲。謬矣。試引數條證之。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十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雲。睹白日。不爲遠矣。梁孔稚圭隱居。多搆山泉。衡陽王鈞往遊之。圭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鈞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又袁彖贈處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獵客張兔罝。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王勃文。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卽論語視富貴如浮雲之旨。若窮而常有覬覦富貴之心。則鄙夫而已矣。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陳晦伯以青雲爲貴仕。正楊云。史記。須賈見范雎。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揚雄解嘲云。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宋書。劉瑀答何偃云。一懸直

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晉書載記史臣曰。劉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是以策馬驚鴻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南史齊衡陽王鈞與會稽孔珪問答云云。見衡陽王道度傳。非梁也。唐僧廣宣寄賀王起放第二榜詩。使向青雲傾貢賓。

廣之曰。青雲蓋有數解。公之作所謂人知其一耳。按琴操許由曰。吾志在青雲。何乃劣劣作九州伍長乎。故胡廣作決喬卿碑曰。超越青雲之上。德踰巢許之右。孫綽徐君頌曰。仰先生之道。豈無青雲之懷。孫盛何蘭論曰。高尚之徒。抗心青雲之表。王康琚反招隱詩。放神青雲外。絕跡窮山裏。謝靈運石門詩。共登青雲梯。還窮圓詩。托身青雲上。棱嚴挹飛泉。吳筠詩。山中自有宅。桂樹籠青雲。江淹學騷曰。攜江崖之素草。窺海蜃之青雲。杜甫別董頤詩。當念著白帽。采薇青雲端。北征云。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寄李白云。白石來深殿。青雲滿後塵。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韓愈送惠師云。日攜青雲客。探勝窮崖巔。此高逸也。八公操。超騰青雲。稽樂甫兮。神仙傳彭祖曰。仙人或化爲鳥獸。遊浮青雲。揚雄甘泉賦。吸青雲之流霞。楚詞曰。載青雲兮上升。郭璞遊仙詩。尋我青雲友。永與時人絕。江淹擬之曰。倦棲尋青雲。隱淪駐精魄。劉孝標升天行。欲訪青雲侶。正值丹邱人。王筠詩。日軒若回駕。相待青雲際。眞誥保命君吟曰。朝華煥晨井。九蓋傾青雲。常建仙谷過毛女詩。祈君青雲祕。願謁黃仙翁。此遊仙也。

有以神標言者。陸景典語曰。淸氣標於青雲之上。顧榮謂中宗曰。賀生沈潛青雲之士。顏延之伍君詠曰。仲容青雲器。實稟生人秀。注曰。青雲猶高遠也。劉璡謝建平王書。曩翟夷叔。李牧陳蕃。皆身棲青雲之上。而困塵泥之裏。裴松之魏志論曰。張子房青雲之士。非陳平倫。北山移文。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江淹作袁炳傳曰。炳與余青雲之交。非直銜杯酒而已。常景讚王子淵曰。王子挺秀質。逸氣干青雲。周徐謙短歌行。意氣青雲裏。爽朗煙霞外。北齊書。沙門道研。蘇瓊每見談問玄理。研謂弟子曰。每見府君。徑將我人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此類是也。

有以氣勢言者。說苑侯生謂始皇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傅子曰。劉陶曹爽時爲選部郎。鄧颺之徒稱爲伊呂。當此之時。其人意陵青雲。淮南兵略訓。氣厲青雲。疾如馳鶩。音鼓吹曲。將如腦虎。氣凌青雲。此類是也。

有極無意義者。九歌曰。青雲衣兮白霓裳。鬼谷蘇秦張儀書曰。嵩岱之松柏。上枝于乎青雲。子虛賦。其山上干青雲。羽獵賦。青雲爲紛。虹霓爲繯。淮南子。魏闕之高。上際青雲。靈光殿賦。隆顛岧乎青雲。宋玉笛賦。激叫入青雲。曹植雜詩。悲嘯入青雲。阮籍詠荊軻云。歎氣若青雲。傅玄詩。青雲徘徊。爲我愁腸。又歌。聲上徹青雲。夏侯湛抵疑。鴻鵠一舉。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吳均贈周承詩。青雲葉上圓。白露花中泫。蘇頲應制詩。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劉希夷公子行。綠波蕩漾玉爲砂。青雲離披錦作霞。陳陶巫山高云。玉峯青雲十二枝。白居易長恨歌。驪宮高處入青雲。此類是也。

又有貴仕之類。如東方朔客難曰。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傳玄曲。昔在唐虞朝。時見青雲際。石崇答曹嘉詩。昔嘗接羽儀。俱游青雲中。抱朴子吳失篇曰。有才有力者。蹊青雲以官躋。後魏書。宿

石等並有將帥之才。自致青雲。北齊書。淸河王屬經綸之會。自致青雲。出將入相。隋書文學序曰。奮迅泥滓。自致青雲。荀濟贈陰梁州詩。各附青雲遠。詎假排虛力。陳子昂詩。宋侯逢聖君。藤蹊遊青雲。岑參詩。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李白詩。北闕青雲不可期。東山白首還歸去。杜甫贈張太常詩。碧海眞難涉。青雲不可梯。韓愈江陵途中詩。朝爲青雲士。暮作白頭囚。劉禹錫寄毗陵楊給事詩。青雲直上無多地。御柳斜飛取勢回。唐書。袁高曰。盧杞作相。朋附者效唾立至青雲。陳文惠堯佐。以使相致仕。年八十。有詩云。青雲政路遊將徧。白髮光陰得最多。此皆晦伯所遺也。

至於用之登科詩者。蓋亦有說。晉書天文志中云。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者。其下賢人隱也。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爲舉賢良。隋書京房易飛候占。與晉志同。用修所引京房易占。則失其半矣。宋梁顯及第表。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當是尋此故實。然左傳郯子曰。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服虔云。黃帝以雲名官。春官爲青雲氏。唐宋登科詩皆用此。以爲赴春官而得雋耳。

吹景集曰。琴操載許由曰。吾志在青雲。何乃劣劣爲九州長乎。嵇康答向秀難養生論云。練骸易氣。志凌青雲。孫拯答陸士龍詩。青雲方乘。芳餌可捐。達觀在一。萬物自賓。裴松之荀攸傳注云。張子房青雲之士。陶貞白云。仰青雲。覩白日。俱祖箕山公語。少陵詩乃云。青雲猶契闊。是羽可爲儀。直爲進賢冠借用失之矣。杜贈張子二學士詩。青雲猶契闊。凌厲不飛翻。恐蓋誤。太白猛虎行。賢哲栖栖古如此。今時亦乘青雲士。差中其解。用修錄華書中八則。證宋人誤用登科事。極當。然不知古人語本許由。宋人語本少陵也。陳晦伯駁用修。援證頗博。然亦未引許由語。右董氏說。引据多余所遺。並錄之。

疾風知勁草

天中記曰。東觀漢記。光武爲大司馬。以王霸爲功曹令史。從渡河北。賓客隨者數十人。稍稍引去。止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始驗疾風知勁草。南史。庾登字仲遠。爲宋明帝府尉。廢帝景和中。明帝疑防賓客。故人無到門者。惟仲遠朝謁不替。明帝卽位。曰。卿可謂疾風知勁草。唐書。太宗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議。我當此日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顧瑀不可以厚利誘。不可以刑僇懼。眞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一作晉日辨誠臣。李絳論古今宦官統帥。憲宗勤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

廣之曰。漢紀。桓帝詔曰。太尉黃瓊。數有忠謇。不阿權貴。疾風知勁草。朕甚嘉焉。晉書。秦始之初。安平王司馬孚。內弘道義。外闡忠貞。語曰。疾風知勁草。蓋王其有焉。南史曰。袁粲執履之踐。近乎仁勇。古人云。疾風勁草。此之謂乎。北史。魏孝武帝與齊神武有隙。令毛鴻賓鎮潼關。車駕西幸。鴻賓奉獻酒肉。迎於稠桑。武帝把其手曰。寒松勁草。所望於卿也。北齊書。傅伏田敬宣雷顯和贊曰。傳子之蠱。遂茲不造。未遇烈風。誰知勁草。後周書曰。裴寬爲齊文襄所禽。遁還。見周文帝。帝曰。披堅執銳。或有其人。疾風勁草。歲寒方驗。裴長寬冒死歸我。竹帛所載。何以加之。隋書。煬帝賜楊素手詔曰。疾風知勁草。世亂有誠臣。公得之矣。唐書。則天璽書勞姚璹曰。嚴霜之下。識貞松之擅奇。疾風之前。知勁草之爲貴。卿歲寒無改。良深嘉尙。又玄宗

勝姜皎曰士之生代命有泰山之重義狗則爲輕草有疾風之力節全則知勁楚國公皎、戴於朕躬憂存王室補朕之闕斯人孔臧又婁諤、字士明、署侍御史、爲史思明所得諤陰疏賊短長以聞賊平諤赴行在代宗見諤曰疾風知勁草果信史異聞錄曰貞元中大儀縣鬼贈獨孤穆詩曰白刃汙黃屋邦家遂因傾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哀哀獨孤公臨死乃結纓此皆忠臣義士不獨王廣蕭李也若虞愿定命論曰疾風知勁草嚴霜識貞木蓋非有所指然天后之詔實采其言

一元二

陳晦伯學林曰金石錄云鄧騭拜爲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災人士饑荒死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侵畔章懷注按元二卽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卽於上字之下爲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爲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爲二字明驗也今按漢司隸楊厥開石門頌碑有云中遭元二西戎虐殘橋梁斷絕孔耽碑云遭元二坎軻人民相食若讀爲元元則不成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書注未必然也陳忠傳云自安帝卽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厄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陳忠以爲憂上疏云云容齋隨筆曰論衡恢國云孝明天崩今上嗣位元二之閒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本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大小凡八此蓋章帝時事考之本紀所書建初三年諸瑞皆同則知所謂元二者謂建初元年二年也既稱嘉德布流以致祥瑞其爲非災害之語益可決疑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先零潰羌寇畔郡國地震大水鄧騭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野客叢談云陳忠仕於永初中與鄧騭同時則益可信元二之爲元年二年矣鄧后紀云延平之際海內無主元二厄運危於累卵此亦作元元字殊於義未安宛委餘編曰元二之厄不可曉或云卽元元也其楊孔碑元二字趙明誠云作元元不成文理然徧考歷書無之竊謂恐卽入元百六而爲陽九次爲陰九詞人深晦陽九陰九之語爲元二耳此蓋穿鑿之論　元元字多見於兩漢書武紀燭幽隱勉元元紀元元安所歸命光武紀下爲元元所歸章紀臧欲元元去末歸本蓋卽指元元爲民也又文帝紀全天下元元之民師古曰善意也宣紀元元之民勞於耕耘嚴安傳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東方朔傳元元之民各得其所伺奴傳元元萬民夫此以元元加民之上則鄧騭傳元元之災人士饑荒陳忠傳元元之厄百姓流亡皆重複矣

廣之曰洪氏隸釋亦引金石錄云云而按漢劉如北海相景君及李翊夫人碑之類凡重文皆以小二字書其下此碑有燕二明二蕩二世二勤二亦不再出上一字非若元二遂書爲二大字也又孔耽碑云遭元二轗軻人民相食若作元元則下文不應言人民漢注之非明矣王充論衡曰今上嗣位元二之閒云云所謂元二者蓋卽位之元年二年也鄧君傳云永初元年夏涼部叛羌搖蕩四州詔騭將羽林五校士擊之冬徵騭班師迎拜爲大將軍帝紀班師在二年十一月傳有脫字也又云時遭元二之災人民荒饑盜賊羣起四夷侵叛隱崇節儉罷力役進賢士故天下復安則此傳所云元二者亦謂元年二年也安帝紀書兩年之閒蝗民饑流羌叛戾又與傳同此碑所云西戎虐殘橋梁斷絕正是鄧騭出師時則史傳

碑碣皆與論衡合建初者章帝之始年永初者安帝之始年乃知東漢之文所謂元二者如此二洪淵源所漸塤篪迭吹陽伯博采前言深信景盧之說予竊謂不然何者永初禍故既在元年二年此則改年之初石門頌何以云中遭一往之運陳忠傳何以云頻值頻之與中豈漫爲之辭乎且元年二年可合爲元二則在三年四年而曰中遭三四曰時遭三四之災在五年六年而曰遭五六轗軻曰頻遭五六之厄可謂成文理乎帝王卽位改元誰不歷載異紀而獨永初之元二爲東漢之謎談齊史鴻篇金石離象以謎爲謎予所未安水經注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漢明帝永平中司隸校尉楗爲楊厥之所開靈帝建和二年太守王升琢石頌德自永平至永初四十餘年安得謂元二爲永初元年二年也永初二年羌始入益州雖殺漢中太守董炳然地去漢中尚三千六百里四年羌乃攻褒中太守鄭勤與主簿段崇俱死則非元二之年也若謂西戎殘虐在殺董炳時則止可言二載何爲以元配二乎孔耽碑人民相食事在永初芒記而以傳之元二移復於前又非實錄鄧后詔既言延平之際又曰元二厄運此果爲元年二年抑何所指恭陵元二雖加以師旅因之饑饉而幼君享御輦轂無虞何以謂危如累卵此不過欲析言求異而不顧理之不可通也考安帝紀永初元年叛羌寇掠冀并郡國十八地震四十一雨水二十八大風雨雹二年四十大水大風雨雹十二地震萬民饑流羌貊叛戾此二載中大災大厄良曰不誣然尚未若三年叛羌破沒陷洮京師并涼大饑民相噉食郡國九地震四十一大雨水雹也四年三輔寇亂人庶流冗海賊殺縣令叛羌殺太守杜陵園火郡國九地震六州蝗三郡大水也五年郡國十二地震八雨水九州蝗先零寇河東至河內詔曰災異蜂起寇賊縱橫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匱乏也七年郡國十八地震南陽七郡民饑也未若元初元年郡國五旱蝗十五地震獨郡夷殺縣令羌絕關道敗刺史也二年郡國十九旱蝗詔稱災異不息被蝗七年地裂日食十餘地震羌戰丁奚三軍敗沒也若斯災厄亦孔之醜而獨舉元年二年啓微動爲口實何與予以爲解詁如調弦不容記柱元年二年之說惟論衡之旨爲然陽九百六之義則鄧騭傳楊厥碑近之其他字狀致誤悉當讀作元元元元之訓諸家殊指戰國策蘇秦曰子元元高誘注元元善也顏師古文帝詔注亦曰善意史記索隱曰姚察云古者謂人云善言善人也因善爲元故云黎元言元元者非一人也顧野王云元元猶喁喁可憐愛貌章懷太子光武紀文注曰元元謂黎庶也元元猶喁喁可矜憐之辭文選陳琳爲袁紹檄曰割剝元元呂向注謂衆人也鍾會檄蜀以濟元元之命呂廷濟注謂百姓也予按高顏語約闕於事情二呂詞膚淵於藻色若漢書元元之民元元黎民元元萬民宜取希雋之譬武元世祖章紀應從姚鼐所箋若王莽傳無使百僚元元失望釋道恒道標答秦主書伏願鑒其元元之情又曰不勝元元之至眞誥楊君答靈簫曰濟某元元宿夜所願則當采章懷之言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沈於殷久矣何乃急於元元哉則可用高顏之解又西都賦曰元元本本殫見洽聞章懷注曰元其元本其本李善注謂得其元本漢書敍傳曰元元本本數始於一張晏曰數之元本也潘尼乘輿箴元元遂初芒芒太始又似悠悠之意盧湯洞元室歌曰談空空兮殿元元蓋本北山移文談空空於釋部殿元元於道流乃以元元代玄玄耳箋字單詞固已一致百慮矣

蠱冶通用

楊用修云。易冶容誨淫。太平廣記引之。作蠱容誨淫。左傳。女惑男曰蠱。國語。蠱女縱欲。張平子西京賦。妖嬈蠱夫夏姬。美聲暢於虞氏。南都賦。侍者蠱媚。巾鬟鮮明。五臣注作冶媚。馬融廣成頌。古冶作蠱字。可證。

陳晦伯正楊云。廣記引易。見第幾卷。何不明言。意謂廣記繁富。人難徧閱。故每借以欺人耳。七修類藁曰。海觀張天錫作文敏捷。而用事牽杜撰。人有質者。則高聲應曰。出太平廣記。蓋其書世所罕也。公引廣記。無亦天錫之故智乎。（西湖志。張錫字天錫。號海觀。錢塘人。天順壬午舉於鄉。山西教諭。）西京賦良注曰。蠱。豔美也。南都賦良注曰。蠱媚。美容也。並無冶字。廣成頌。田開古蠱。注音冶。不云古字。夫一冶字也。欲野則野。欲蠱則蠱。爲子字者。不亦難乎。使公冶長有知。又將有用修大橫之誚矣。

廣之曰。維摩詰經有妖蠱語。唐沙門玄應音義曰。蠱。周易作冶。冶容誨淫。劉瓛曰。冶。妖冶。謂姿態之貌也。據此。蠱冶通用。蓋一證也。西京賦。妖蠱豔夫夏姬。注曰。蠱音古。傳武仲舞賦。貌嫽妙以妖蠱。五臣作妖冶。張衡思玄賦。咸妖麗以蠱媚。章懷注亦曰。蠱音野。謝惠連詩。鄙生無文章。西施豎妖冶。胡爲空耿介。悲哉君志殘。冶。呆鄙切。則謝又讀冶爲蠱。至安子春秋古冶子。廣成頌作古蠱。章懷注曰。蠱與冶通。二字通用。灼然覩矣。又易冶容。鄭玄、陸績、虞翻、姚信、並作野容。云野。言妖野也。且野葛鉤吻。論衡作冶葛。則冶通於野。抑有前摹。用修按據歷歷。晦伯容勁無驗。固知文囿之中。忌能者多。虛襟者少。

靺鞨

楊用修曰。靺鞨。國名。古肅愼地。其地產寶。大如巨栗。中國謂之靺鞨。文與可朱櫻歌云。金衣珍禽弄深樾。紫蘭朱櫻班若纈。上幸離宮促鳷新。藤籃寶籠貂璫發。霞作丸珠尙軟。油露成津密初割。君王午坐鼓猗蘭。翡翠一盤紅靺鞨。葛魯卿西江月詞云。靺鞨斜紅帶柳。琉璃嫩綠平橋。人間花月見新妖。不數江南蘇小。二公詩詞皆用靺鞨事。人罕知者。

陳氏正楊曰。唐代宗時。楚州尼眞如李氏者。得天寶。曰紅靺鞨。大如巨栗。赤爛若朱云。見楚州刺史鄭輅記。唐書外國傳。靺鞨附勿吉國下。亦不云出寶也。瀛涯勝覽云。靺鞨國西瓜一枚。二人舉之。今紅子西瓜可云靺鞨乎。

廣之曰。韻會云。唐黑水靺鞨。古肅愼地。唐寶記有紅靺鞨。大如巨栗。以靺鞨地產寶石也。用修說本取黃氏。按杜陽編曰。尼眞如得八寶。二曰紅靺鞨。大如巨栗。赤爛若朱櫻。視之可應手而碎。觸之則堅重不可破。此有朱櫻字。故與可歌用之。廣異記曰。乾元中。江淮度支李商旅五分之一。有波斯胡人。率一萬五千貫。腋下小瓶如拳。問其所貯。詭不實對。揚州長史鄭景山聞之。胡云。瓶中是紫靺鞨。得之者爲鬼神所護。入火不燒。涉水不溺。有其物而無其價。非明珠雜寶能及也。又李一萬貫。瓶中有珠十二顆。二書所稱。似皆類珠。而韻會謂之石。舊唐書肅宗紀曰。上元二年。楚州刺史崔侁獻定國寶玉十三枚。七曰紅靺鞨。大如巨栗。赤如櫻桃。則又以爲玉。然曰如栗。則爲珠類近之。而太平廣記三百四十卷。載李景亮作李章武

傳曰。李章武、字茂。中山人。生而敏博。時人比之張華。貞元三年。詣華州。憩其舍人家。姊而私焉。既別八九年。自京師訪之。婦沒矣。章武具飲饌呼祭。二更。婦至。迎擁攜手。歔欷若平生。至五更。仰望天漢。嗚咽悲怨。於裙帶上解錦囊。取一物贈之。其色紺碧。堅密似玉。而冷狀如小葉。章武不識。婦曰。此所謂靺鞨寶。出崑崙玄圃中。彼亦不可得。妾近於西岳與玉京夫人獻。見此物在衆寶瑞上。愛而訪之。夫人遂假以相授。云。洞天羣仙。每得此一寶。皆爲光榮。以郎奉玄道。有精識。故以投獻。願常寶之。此非人間之有。遂贈詩而別。後章武至東平丞相府。因召玉工視所得靺鞨寶。工不知。不敢雕刻。及使大梁。又召玉工。因其形雕作槊葉象。奉使上京。每貯懷中。至市。偶見胡僧近馬叩頭曰。君有寶玉在懷。乞一見。僧捧玩移時。云此天上至物。非人間有也。則又非玉非珠矣。隋書曰。波斯國出瑟瑟、呼洛翰、呂騰、火齊。所謂呼洛翰。疑靺鞨之類。又女國王甦蘇毗。字末羯。末羯當與靺鞨同。蓋亦以異寶爲字也。晦伯譏用修言出挹婁。而不能證其產自玄圃。亦自睫之論乎。且肅宗以崔侁之獻。改元寶應。謂在代宗時亦誤。

勅

學圃遺蘇曰。千字文題云勅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勅字乃梁字。傳寫誤耳。當時命令尙未稱勅。至唐顯慶中。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勅。勅之名始定於此。金石錄曰。後周河渭碑云。琊琊王褒、字子淵。造華岳廟碑。云萬紐于謹撰。趙文淵字德本奉勅書。後周距梁時未遠。又隋薛道衡撰老子碑。唐初虞世南撰孔子廟堂碑。歐陽詢書九成宮碑。皆作奉勅書。此類甚衆。要不始於顯慶。大年之說非也。晦伯以爲梁高僧傳。宋元嘉時。求那跋摩至南海。文帝勅州郡令資發下京。及至建業。勅住祇洹寺。南史鬱林時。慈倖呂珍之營宅。材官相語曰。寧拒至尊勅。不可違舍人命。徐龍駒常住舍章殿。南面向案。代帝畫勅。北齊書樂陵王百年。嘗作數勅字。武成斬之。梁書范雲卒。禮官請謚宣。而勅謚曰文。文選有任昉奉答勅示七夕詩。廣弘明集有梁武勅答臣下神滅論。公王朝貴答。在宋齊已稱勅矣。

廣之曰。此論宛委餘編亦有之。陳與王相爲水火。蘇豈猜嫌。故實以高之乎。然詔勅之名。不自宋齊始也。晉八王故事。張方逼上出謁宗廟。上以青簡詔勅中書曰。朕體中不佳。不堪出也。晉故有勅矣。蜀志亦屢稱勅。後漢書光武之讓吳漢。徵鄧禹還。皆以勅書。劉歆七略云。孝武皇帝勅丞相廣開獻書之路。則漢代咸施勅也。故釋名曰。勅、飭也。使自警飭。不敢廢慢也。獨斷曰。戒書、戒勅。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勅文。曰有詔勅某官。是爲戒飭也。文心雕龍曰。漢初定儀。則命有四品。一曰册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勅。書稱勅天之命。本經典以立名目者也。武帝遷言弘奧。勸戒淵雅。逮光武造次喜怒。時或偏濫。勅責侯霸。稱貴鉞一下。實乖憲章。明帝每爲詔勅。假乎外請。夫王言崇祕。百辟其刑。勅戒恒語。則筆吐星漢之華。明詔勅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戒勅爲文。實詔之切者。周穆命郊父受勅憲。此其事也。魏武稱。作勅戒常指事而誥。勿得依違。曉治要矣。及晉武勅戒。備告百官。勅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有訓典焉。若漢高祖之勅太子。蕭命之作也。列觀前載。勅之爲名。已起中古。豈獨宋齊乎。龍魚河圖。翠嬀之川。大龜負圖。堯勅臣下寫取。告瑞應。史册中往往面傳帝命。便名爲詔。且衡天憲。卽稱曰勅。亦不必一札十行。鸞章鳳采也。

匡徐

蓁砧破鏡

徐渭青藤山人路史曰、破鏡、獸而能飛者、然飛不能上但能下、故登木以窺物、飛而下食之、破鏡飛上天、是比夫出無還期、猶馬生角、烏白頭之謂也、砧是趺石、以諱夫、似矣、而蓁者、禾稭也、豈古時蓁砧或以蓁、故連稱之耶、　梟食母、破鏡食父、詳見楞嚴經及封禪書、

匡曰、青梁樂府、多取異名之物、指喻其意、如以春蠶爲思、芙蓉爲憐、黃蘗黃連爲苦、空局爲無期、方相爲欺人、牛跡爲嗜痕、投壺爲作孽、空機爲機爲無匹、石闕石板爲悲木、棲牀爲坐相思、往往而然、是詩蓁砧爲砆、謎夫字也、山上山、謎出字也、太刀頭、本李陵傳、謎遐字也、破鏡、象新月形、謎弦月也、舊說出許彥周詩話、原自允當、文長偶讀封禪書、輒標新解、不知其爲笑於閨婦也、鳳思夫喻之梟日、又比之殷雷牢月之言、頗合風人之旨、且方何爲期、六日不詹、優柔思慕、日月以冀、卽爲生蘇蔓之詠、錦衾角枕之詞、亦自歎就木之時、持爲同穴之誓、未有以爲無還期者、若指爲烏白嫗乳之類、是明謂無定河邊之骨、春閨夢裏之人、思婦忍爲此言哉、且銀閨托喻、自有比翼鴛鴦、而取鴟食父之獍、何太不倫、桓譚新論曰、男子畢康殺其母、昭於燒其屍、暴其罪於天下、予上章言、宜帝時、公卿朝會、丞相語次曰、聞梟生子、長且食母、乃能飛、然乎、有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耳、丞相大慚、君子之於禽獸尚諱之、況人乎、推此而言、以梟獍歌其夫、豈情也哉、按郊祀志孟康曰、梟烏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破鏡如貓而虎眼、未聞其解飛也、周書、無爲虎傅翼、將飛入宮、擇人而食、破鏡若飛、食人何必以所生、充一飽乎、楞嚴經云、破鏡鳥以毒樹果抱爲其子、子成、父母皆遭其食、則又爲羽族能飛者、何不更指此乎、何遜望新月詩曰、初宿長淮上、破鏡出雲明、今夕千餘里、雙蛾映水生、李白答裴侍御詩、憶昨新月生、西簷若瓊鉤、今來何所似、破鏡懸清秋、鍼起送夏侯校書詩、破鏡催歸客、殘陽見舊山、元稹決絕詞曰、感破鏡之分明、瞎淚痕之餘血、錢以殘陽作對、元以分明爲詞、與彼出雲懸秋者、豈亦傅翼之類、抱果之禽耶、王融代蓁砧詩、花蒂今何在、亦是林下生、何當垂雙髻、團扇雲開明、又云、鏡臺今何在、寸身正相隨、何當碎聯玉、雲上璧已虧、花蒂、柎也、說文、花下萼也、亦夫之謎、林下生、亦出也、雙髻、髻也、團扇、本班姬詩、明月隱蕭也、鏡臺、鉗也、聯玉、連環也、碎則環矣、雲上璧虧、月之下弦也、元長解已如此、徐君殆未見與、又蓁砧是打蓁之砧、亦非藉砧之蓁、如用藉物助語、蓁字爲虛設矣、

少兒子夫

青藤路史曰、衛青、字仲卿、鄭季所生、而冒衛姓、　衛媼長子字長君、長女名衛孺、嫁太僕公孫賀、次女名少兒、又名子夫、少兒既通陳掌、又通霍仲孺、生去病、其後始從平陽主家得幸漢武、後立爲皇后、步虞史記所稱子夫男弟者是也、此又非鄭季所生、不知媼更通何人、而亦冒衛姓者也、　鄭季、平陽人、騎奴、騎事平陽侯曹壽家、霍仲孺亦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霍光乃去病之弟、仲孺後娶所生女、去病既貴、知爲仲孺子、而父仲孺焉、衛青則終不父鄭季、青、衛媼所生、去病、少兒所生、則去病

乃青之甥也、平陽侯曹壽、尚平陽公主、而封侯、公主、漢武之妹也、衛媼、曹壽婢妾也、鄭季先固有媼妻、史失其姓、愚按衛媼既云平陽侯之婢妾、與鄭季通而生青、既不從鄭姓、又不從曹姓、而顧從其母姓、豈當生時媼歸其家、而青留長於曹耶、如此則知之者衆矣、安得終不聞於曹壽耶、且長子長君、長女衛孺、次女子夫、季子步廣、俱不從曹姓、而從衛姓、又何耶、

匡之曰、漢書衛青傳曰、青父鄭季、平陽人、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衛氏、衛媼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霍去病傳曰、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光父中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武帝、立爲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衛皇后傳曰、后字子夫、爲平陽主謳者、武帝過平陽主、子夫侍尙衣軒中、得幸、主因奏子夫送入宮、上車、拊其背曰、行矣、卽貴無相忘、入宮有身、尊寵、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爲皇后、　夫少兒則子夫姊也、先通霍中孺、生去病、而後嫁陳掌、嫁掌在子夫册立之後、諸傳歷歷言之、文長乃云少兒又名子夫、既通陳掌、復通中孺、生去病、後從平陽主家得幸漢武、立爲皇后、是爲衛皇后、已爲陳霍所淫、而後入宮、既生霍冠軍、而末乃生太子據、爲皇后、是票騎爲戾園同母兄也、豈不悖哉、且曹壽以列侯尙主、非尙主而封侯也、侯家富溢盈滿、家僮數千、邪淫自恣、配合無忌、生男爲圉、生女爲妻、如雞鶩之成羣、長雄育子、飛栖隨意、主豈問其所生哉、而以爲何不聞於曹壽、夫壽以惡疾、公主更爲長平侯妻、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而暇知婢妾之淫子乎、抑顏師古云、衛者、舉其夫家姓也、果爾、則衛長君、君孺、少兒、子夫、步廣、皆媼夫衛某所生、特開一淫於鄭季而生青、遂不得不冒姓衛耳、又青歸而民母之子不以爲兄弟數、後因皇后貴幸、故冒衛姓、則安得父鄭季乎、然青傳謂皆冒衛氏、則衛媼未必爲衛家婦、顏籀之言亦未可信也、雖然、公主既嫁、而鄭季始與主婢通、生青、則公主於青、不啻倍年、仳離之日、賙勉歸青、此與館陶主之牡蓋偃無異、老婦得其士夫、武帝都不以爲譏、甚矣、漢法之陋也、然公主得配大將軍、正賴皇后爲言、是可酬拊背之祝矣、

蔡琰

青藤山人路史曰、羊祜、蔡邕外孫、如此、則邕之女又嘗嫁羊姓矣、一嫁衛仲道、一嫁董祀、一嫁羊、一適單于、凡歷四男子、或邕更有一女耶、非女琰耶、或伯仲之女耶、

匡曰、蔡琰傳曰、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明嫁董氏而終、故繫之董祀、如更適羊、則史當稱太山羊衜妻者、陳留蔡邕女矣、且琰沒於南匈奴左賢王、非單于也、若事單于、則琰爲閼氏、可得而贖乎、又羊衜前娶孔融女生發、後妻生承及祜、發承俱病、祜母以不能兩存、乃悉心養發、發得濟而承竟死、若承爲文姬所生、則胡笳永別、悲歌傷懷、而承在殯宮、恩勤曾不及他人之子、漢恩何淺、胡何深也、按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羊后傳曰、后父衜、上黨太守、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邕女也、司馬景王納之、無子、武帝受禪、號弘訓太后、泰始九年、追贈蔡氏濟陽縣君、謚曰穆、據此、則非文姬審矣、

然則徽瑜及祜、蓋文姬姊妹所育、以爲歷四男子者、非以其托命胡王、下流是居也耶、至伯仲之女、不得謂其子爲外孫也、抑又論之、羊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襲非邕之孫乎、又世說新語注引蔡充別傳曰、充祖睦、蔡邕孫也、而晉書蔡謨傳曰、蔡睦、魏尚書、睦生德、樂平太守、德生充、爲東曹掾、充生謨、至司徒、謨生邵、系等世系昭然、邕未嘗爲庭堅之不祀也、而史言曹操痛邕無嗣、遣使者以金璧贖琰、還豈爲其子早凋故乎、琰之詩曰、家既迎兮當歸寧、則邕妻尚存也、疑是時羊氏婦亦亡、故操贖及胡妃、然羊祜卒於咸寧五年、年五十八、計以黃初元年生、則於時濟陽君猶在胡爲閨闥而贖文姬、又豈爲才女能傳業故與、然蔡豹傳曰、豹高祖質、漢衛尉左中郎將邕叔父也、祖睦、魏尚書、父宏、陰平太守、據此則睦爲邕叔父之孫、與世說注不同、未知孰是、予又按是時有二羊、猶一祜父、上黨太守、一孫權太子登中庶子、有人倫鑒識、至桂陽太守、兩人蓋同時而各仕一國也、

通焦

崔浩

焦氏筆乘云、魏太武殺崔浩、云刊所撰國史於路、暴揚國惡、遂族誅浩、夫浩修國史、直筆乃其職耳、惟是刊石衢路、若爲可罪、何至赤其族哉、及閱宋書柳元景傳、虜主南寇汝潁、浩密有異圖、謀泄、被誅、然後知浩受禍之酷、自有其故、特因史事發耳、

周嬰通之曰、天啓壬戌春、予爲崔孟起撰綿史、於白馬公事洗鍊特詳、時有彈駁、今猶記其略、其一曰、廣弘明集曰、太武滅佛法時、太子晃監國、頻上表陳刑殺沙門之濫、再三不許、有沙門玄高者、晃師之、崔浩得幸於帝、恐晃攝政、或見危逐、密譖於帝、云晃有異圖、若不先慮、後悔何及、又晃結納玄高、高通靈鬼物、善得人心、可不猜耶、帝初不從、且幽之、帝夢其祖父執劍惡曰、太子仁孝、如何信讒、帝寤、集朝臣論之、咸云太子仁孝、枉見幽辱、帝乃出晃、以敘歸之、浩又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玄高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勿論事蹟難明、若不早除、必爲巨害、帝遂幽死晃於禁中、縊高於郊南、崔浩讒詞既深、能令父猜其子、乃至幽死、況沙門乎、嬰按、太平眞君十一年六月、浩被誅夷、明年六月、晃遭摧殞、則晃之禍不由浩與也、讀魏收魏書、收蓋不平於浩者、浩之細瑣、輒加曲筆、況茲大事、能無直書、收於浩傳云、太武以浩輔導東宮之勤、賜綵絮布帛各千段、於閹官傳云、東宮爲宗愛所搏、以憂薨、凡收書太武連歲行幸、晃亦彌年監撫、而於愛傳忽黜其事、若以浩之浸潤而釀晃之禍、故收寧能爲浩貸乎、玄高事、慧皎高僧傳大同、但云、僞太平五年九月、高就禍於平城之東隅、是宋元嘉二十一年、不言殺晃、道宣所紀、殆爲厚評、顧浩之署人不讓副主、銅龍之貴、視等弁髦、金馬之慈、貌諸紈袴、人之多言、蓋亦有自矣、其一曰、宋書曰、索虜以柳光世爲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封西陵男、光世姊夫僞司徒崔浩、虜之相也、元嘉二十七年、虜主拓跋燾南寇汝潁、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爲浩應、浩謀洩、被誅、河東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光世南奔、得免、嬰按、浩之在魏、佐命運籌、固無遺策、羅馬跋扈、蓋非其人、高歡、宇文泰之徒、並嗾唱宿將、屈身弱主、故能淪移鼎祚、手奪神器、浩不遭傾頹之運、而事猜禍之君、七十老翁、反欲何爲、異時李孝伯卒、

太武悼之曰、李宣城可惜、又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若浩名列叛人、豈宜追悼、魏收作魏書、齊文宣勅曰、好直筆、朕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文宣、魏之臣吏、聞見不遙、造次一言、必非飾說明矣、異圖不密、或魏人諱其國惡、而以浩反聞於南朝、故匹敵史官、樂書其事乎、又浩本傳、言浩妻並郭逸女、而此云光世姊夫、未知何謂、恐沈約之說爲非、雖然、魏書曰、浩非毀佛法、妻敬好釋典、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及浩幽執檻中、衛士數十人溲其上、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以爲報應之驗、高僧傳曰、博陵崔浩、猜嫉釋教、與天師寇氏說僞主、毀以爲太平七年毀滅佛法、梟斬沙門、太平末、有釋曇始爲說法、蠱大生慙愧、遂感厲疾、崔寇次發惡病、疾以過由於彼、於是誅翦二家、門族都盡、續高僧釋曇曜傳曰、太平眞君七年、司徒崔浩、邪佞諛詞、令帝珍敬老氏、虔劉釋種、至庚寅年、太武感致癘疾、方始開悟、兼有白足禪師、來相啓發、帝心悔、誅夷崔氏、按若此言、則浩於謗佛、得罪已深、釀禍莫禦、卽令日行萬善、亦宜備極五刑、刊史謀叛、旨其微脅耳、抑自作之孽者、乃西方聖人奪其鑒而速其殃耶、附論以快夫佞佛者、

紫蓋黃旗

焦氏筆乘云、吳書曰、太常陳化使魏、魏文帝酒酣、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以劉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心奇其辭、江表傳曰、丹陽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豫論運命歷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荊揚之君乎、但知其爲符瑞、未明言其爲氣也、及見薛道衡隋高祖功德頌云、談紫蓋黃旗之氣、恃龍蟠虎踞之險、又宋書符瑞志云、漢世術士言、黃旗紫蓋見於斗牛之間、江東有天子氣、始知其所出、

通曰、按選注、司馬徽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蓋、恆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子乎、此豈刁玄詐增者耶、陳化稱先哲之說、沈約舉術士之談、蓋卽司馬徽前語、通鑑作刁玄詐增讖文、豈別有據乎、鮑照河清頌曰、黃旗西映、紫蓋東輝、謝朓詩、黃旗映朱邸、李周翰注曰、黃旗、瑞雲也、魏書、梁范胥與李諧接對、亦曰、金陵王氣、兆於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江左文人、以斯藉口久矣、又魏收五胡傳敍曰、指言井絡、假上帝之祉、妄說黃旗、云人君之氣、徐陵太極殿銘曰、紫蓋黃旗、揚都之王氣長久、虎踞龍蟠、金陵之地體貞固、薛頌又本此也、

繇

筆乘曰、繇有六義、黃履翁云、漢高帝繇咸陽、則與徭同、文紀、無繇教訓其民、則與由同、百官表、答繇、則與陶同、李尋傳、繇俗、則與謠同、韋孟詩、犬馬繇繇、則與悠同、班固賦、謨先聖之大繇、則與猷同、一字凡六用、

通曰、此字六用、並存漢書、諸美雖臻、遺義未究、按爾雅、繇、喜也、郭璞曰、禮記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卽繇也、古今字爾、則與猶同、趙充國上書、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此同猶字、當訓尚、與詠斯猶之義又異、逃元紀贊、寶禮故老、優繇亮直、則與游同、地理志曰、南郡高成縣沱山、滄水所出、東入繇、繇水南至華容入江、而水經曰、油水出孱陵縣、注曰、縣有白石山、油水所出、東與滄水合、水出高

成縣沇山東至厲陵入油水則絲與油同左傳昭二十六年齊子淵捷射中楯瓦絲鉤汰輈杜預曰絲過也則與尤同鄭玄周禮追師注曰副之遺象若今步絲疏曰漢之步絲謂在首時行步絲動也則與搖同說文曰蠶草盛貌夏書曰厥草維蠶今禹貢作絲則與蠶同又左傳其絲杜預曰卜兆辭陸德明音直救反顏師古文紀注曰本作籀則與籀同山海經其工臣曰相絲郭璞曰相柳也語聲轉耳則亦與柳同

離有十六義

筆乘曰離字有十六義黃離、倉庚也見說文離、麗也離也者明也見易雉離於羅見毛詩大琴謂之離見爾雅釋樂流離、鳥名見詩注前長離而後禹皇長離、鳳也見相如賦纖離、馬名見李斯書陸離、參差也見文選保離、夷語也見漢南蠻傳株離、西夷樂名又設服離衛注陳也見左傳又雒離、木名瑩冢中之樹見孔子世家又水名客陵離水東南至廣信入鬱林見地理志又姓離婁見孟子又轉去聲不離飛鳥不可須臾離也見禮記又轉力爾切輪因離奇又離廢廣衍見漢書

遞曰王逸離騷序曰離別也又注曰近曰離遠曰別夫離之爲義貳之散之解而析之乖而分之沮而壞之畔而遠之無所不可然尚有異者易離離社九家注曰離附也詩月離於畢正義曰歷也晉語郭偃曰非天不離數章昭注離歷也非有天命佑助不能歷數長久也詩亂離瘼矣毛傳曰離憂也周語聽淫日離其名章昭曰離失也儀禮大射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綱鄭玄注離猶過也獵也又士冠禮離肺實於鼎鄭玄曰離割也又鄉飲酒禮肺皆離鄭玄注猶擡也又士虞禮離肺膚祭鄭注離肺舉肺也少儀注曰離、劉離之也曲禮曰離坐離立鄭注離兩也疏曰易明兩作離是離爲兩也公羊傳二國會曰離何休注二人議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道不同不足采取故謂之離會莊子曰天下有大舊子獨先離之陸德明音義離著也招魂曰離榭修幕王逸注離列也方言曰羅謂之離離謂之羅郭璞注曰皆行列物也又王融疏瑜升星離玉鼎雲聚皆此義也淮南子陰陽相拘離者必病高誘注離遭也又曰皆離其童蒙之心高誘說離去也方言曰伤邈離也楚謂之越戚謂之遠吳越曰伤又曰參蠡分也齊曰參楚曰蠡秦晉曰離又曰斯掬離也齊陳曰斯燕之外郊朝鮮洌水之間曰掬呂覽形性相離高誘注離遠也後漢書劉盆子曰無所離死太子賢注離避也又章帝策東平王曰非我憲王其孰離之注離被也劇秦美新曰非新室其疇離之李善曰離麗也思玄賦離朱脣而微笑張衡自注曰離開也吳都賦曰百室離房呂延濟注曰離猶異也陸機連珠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劉良注離猶節也左傳葉公子高曰偏重必離杜預注譬如物偏重則離敗是解離爲敗也山海經離耳國郭璞注鏤離其耳分令下垂王褒洞簫賦鏤鏤離灑則訓離爲鏤者任彥升表陷門荒郊載離寒暑呂延濟曰離經也然詩載離寒暑箋曰至今則更夏暑冬寒又解爲更矣釋名曰言離也以此掛離之也則亦可訓晉廣雅曰靡麗離也則又可訓靡謝惠連鞠歌行南荊璧萬金賞卞和不斷與石離則似當解爲同矣復有兩字成文者周禮形方氏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鄭注正之使不偽邪離絕也魏都賦飾華離以矜然禮記明堂位垂之和鐘叔之離磬鄭注和、離、謂次序其聲縣尚書虞大傳曰東岳陽伯之樂舞株離鄭注株離、舞曲名言象物生株離也明堂位疏引

白虎通樂元語曰西夷之樂曰禁東夷之樂曰朝離禽物徵離地而生也又曰朝離卽株離也詩雅南、周禮鞮鞻氏注並云西夷之樂曰株離蓋出鉤命決與此異者詩正義謂物生與成皆有離其根株之義也嬰按今白虎通作侏離而東都賦、儻侏兜離罔不俱集則株侏朝兜四字皆聲轉而字通耳蔡文姬詩曰言兜離兮狀窮停太子賢注兜離、匈奴言語之貌此與樂舞又別九章曰妒被離而障之嚴忌哀時命曰劍淋離而從橫王逸注淋離、長貌王褒洞簫賦和紛離其四溢李善曰紛離、聲四散貌風賦曰被麗披離善又曰四散之貌琴賦曼融披離張銑注則曰披離通暢而清也太玄疑曰陰陽相磑物成彫離後漢書郭后以衰離見貶夏侯湛山路吟曰丘陵兮連離爾雅曰鬌髮、鬊離也郭璞曰謂草木之叢茸鬌蓉也鬊離卽瀰離瀰離猶蒙蘢耳又古樂府木蘭詞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迷離亦作彌離莊子曰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脾爲脅司馬彪注形體支離不全貌疏其名莊子又曰闔跛、支離、無脤說衛靈公崔譔注曰闔跛偃者也支離、傴者也莊又曰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邱李頤注支離忘形滑介忘智謝靈運詩曰曰余亦支離劉良注曰毀瘁也左傳哀二十五年衛侯爲支離之卒杜預曰支離、陳名魯靈光殿賦曰支離分赴呂向注謂椽一一分布也魏都賦朱桷森布而支離法言何五經之支離注曰分散也孔叢子曰詞氣支離取喻多端是支離有數義也廣雅曰陸離、參差也淮南子流漫陸離高誘注陸離美好貌楚詞玉佩兮陸離王逸注衆多而美也九章曰帶長鋏之陸離呂向注劍低昂貌招魂曰長髮曼鬋豔陸離劉良注美色貌甘泉賦聲駊隱以陸離呂向曰奔馳貌楊雄校獵賦牢落陸離郭璞注羣奔走也賦又曰先後陸離張銑注分布貌賦更曰鮮扁陸離劉良注陳列貌而史記相如賦前陸離而後潏湟注曰皆神名也劉向九歎曰蹠蕩飾而陸離蔺王逸注陸離美玉也古樂府姑恩曲曰前導陸離獸後來朱鳥麟鳳皇則又爲獸名是陸離亦有諸義矣李陵書流離辛苦上林賦曰流離輕禽張揖曰放散也顏師古注困苦之也長門賦涕流離而縱橫劉良曰涕垂貌洞簫賦曳虹采之流離又曰優游流離劉良曰流離分散聲孫炎解大琴謂之離曰聲多變音流離也淮南子紛琳浪以流離路溢舒書死人之血流離於市陸機文賦終流離於瀋翰李善注流離津液流貌李周翰曰水墨染於紙貌崔光表蒙驅麗日渙汗流離羽獵賦椎夜光之流離西域傳曰罽賓國出珊瑚虎魄流離孟康曰流離青色如玉魏略曰大秦國出赤白黑紅綠縹紺黃紫十種流離顏師古曰此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衆玉顏色不恆此則流離之異義也詩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毛傳曰離離、垂也疏云垂而繁多也韓詩曰離離長貌南都賦結朱實之離離呂向曰茂盛貌荀子勞苦事業之中憊憊然離離然楊倞注離離、不親事貌劉向九歎曾哀愁心離離兮王逸注離離、剝裂貌尚書大傳曰書之論事離離若參辰之錯行李銳遠詩雙影復離離釋名曰離、離也以柴竹作之疏離離也左傳昭十三年蔡藩爲軍杜預注藩、離也陸德明曰離、依字應作籬今作離假借也思玄賦曳雲旗之離離張銑曰飛貌摯虞思遊賦曰眺懸丹之離離梁武帝詩飛鳥起離離柳惲詩離離出塞禽沈約八詠鴈門早鴻離離度又秋夜詩離離鴈度雲又詩白雲復離離何晏景福殿賦離離列錢張銑注分別貌謝朓詩離石下離離梁簡文詩離離細磧淨河東記元

和時江陵鬼詩秋天雲靜月離離此皆疊字成文而義乃殊別者也易曰離爲日故天問曰陽離爰死思遊賦曰蓐飄風而南暨兮謝太陽於炎離支遁林五月長齋詩朱離吐凝陽蓋謂夏日也梁昭明太子詩剡桃映晨離謂朝旭也而傅咸贈王何詩二離揚清暉李善曰二離日月也則離亦爲月矣又爲星名隋天文志秦代東二星南北列曰離瑜離、袿衣也瑜、玉飾皆婦人之服星也班婕妤賦申珮離以自思師古曰離、袿衣之帶也女子適人父親結其離而戒之有人名左傳桓七年鄧侯吾離來朝文八年宋穀公孫鍾離襄十四年范宣子執戎子曰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史記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華陽國志李雄亦有太尉李離呂氏春秋吳王臣有要離吳越春秋吳有大夫被離大戴禮曾子弟子單居離韓非子有魏相馮離又史記燕有高漸離秦有尉斯離、將王離驃騎傳有大當戶銅離亦作稠離漢書濟東王彭離西域傳烏孫小昆彌拊離、車師後王須置離後漢西羌傳燒當種那離南夷傳邛都大牛種封離蜀志張嶷傳旄牛夷種狼離益部耆舊記有廣漢王離字伯元後趙錄有大將軍張離京兆太守劉季離前秦有護羌將軍高離隋書周時突厥可汗步離是也有爲字者華陽志江原人美陽令王皓字子離是也又人姓離朱後燕載記有北燕高雲幸臣離班是也又複姓莊子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司馬彪曰支離蓋人姓名世本嬴姓之後爲鍾離氏列女傳有無鹽女鍾離春戰國策齊處士鍾離子史記楚鍾離昧後漢鍾離意論衡有鍾離產公會稽典錄鍾離緒、鍾離騶魏志吳將鍾離茂吳志鍾離牧是也又經野名管子曰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曰都五都命之曰聚聚有市四聚爲一離五離爲一制是也又縣名地理志太原之于離九江之鍾離沛郡之符離是也又郡名晉書蘇峻平後於漢故九江郡界置鍾離郡是也又山名山海經支離之山清水出焉水經作攻離山水經又曰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後漢南蠻傳巴郡五姓蠻出於武落鍾離山山有赤黑二穴水經注河南有淵水出離山東南流注於離山淵水也有邱名越絕勾踐馳於離邱也水名尚有之漢書鬱林臨塵縣有侯離水行七百里水經注瓦亭水南逕成紀縣歷長離川謂之長離水也亦湖名水經注子胥瀆水東入離湖湖在華容縣東亦城名左傳舒鳩有離城地形志斛城縣有扶離城也亦地名世本居篇曰孰哉居番離孰姑徙句吳漢書路博德封邳離侯表云在朱虛路史曰離本舒鳩地今通利軍之黎陽有故東離城漢鄧弱封離侯於此魏志夏侯淵傳略陽有長離諸羌所屯又涼記呂纂討段業沮渠蒙遜屯臨洮爲業聲勢戰於合離是也亦關名後漢班勇傳焉耆國有爵離關也亦以號寺釋道安西域記龜茲國北山上有寺名雀離大清淨又北齊書宣城公叡至永巷被執送華林園雀離佛院拉殺之此在鄴者也亦以字塔伽藍記乾陀羅城東南有雀離大浮圖也至於國名則地理志自合浦船行數月有謀離國西域傳烏弋山離國焉貪賓離國後漢西域傳東離國在天竺東南扶餘北夷有索離國論衡作橐離魏略作槖離魏志韓在帶方南有古離國一離國楚離國、畢離國又有牟盧卑離、豎奚卑離諸國晉書裨離國在肅愼西北馬行可二百日維摩詰經有毗耶離國鳩摩羅什注曰毗言稻土之所宜耶離言地平廣莊嚴也長阿含經作毗舍離方等泥洹經作維耶離拾遺記有沈離之國而前趙錄劉聰子約死於不周山見蒙珠離國也亦軍名杜氏通典北庭節度使管轄離軍在晉昌郡西北千里唐書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墨離軍使而王忠嗣伐吐谷渾於墨離是也又驛名唐地理志自振武軍綠尉遲川苦拔海九十里至莫離驛又營名魏志帶方郡有崎離營又戍名魏常景傳安州有石離戍也亦官名魏志倭人大官副曰卑奴母離是也若漢書武紀衞青李息出雲中至高闕西至符離而衞青傳討蒲泥破符離崔浩以符離爲漢北塞名如淳以蒲泥符離爲二王號未審誰眞耳又親黨亦名之爾雅姊妹之子爲出出之子爲離孫劉熙曰言遠離已也野服亦名之西陽雜俎武事彎好著芒心接離名曰亭綏帽頭亦名之張衡遠論畫云幅巾傳於漢魏幕離起自齊隋幞頭始於周朝是也貧衣亦有之釋名曰繭幕也貧者著衣以幕絡絮或謂之牽離賓熟爛牽引使離散如綿也甲帳亦有之洞冥記漢武帝留麗娟於明離之帳也樂器又名之陸鴻漸武夷山記幔亭之宴命謝英妃撫長離長離者大箏也詩籙亦名之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歌曲亦名之襄陽耆舊傳楚有善歌者曰陽春、白雪、朝日、魚離漢鼓吹鐃歌有翁離曲其詞曰攤離趾中可築室何承天作雍離篇詞曰雝士多離心吳邁遠作長別離曲江淹作古別離梁簡文作生別離又有雙燕離也唐摭言元相公在淛東時幕府有薛書記酒醉後擲注子擊傷公猶子遂出幕既去作十離詩以贈十離者犬離主筆離手馬離廐鸚鵡離籠燕離巢珠離掌魚離池鷹離韝竹離亭鏡離臺也賦頌亦名之魏文帝有感離賦北齊書魏收病甚放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也著書亦名之梁蕭圓肅撰淮海亂離志也又穀名拾遺記背明國有傾離豆見日葉垂覆地食者不老不疾又淮南泰族訓曰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高誘注稻米隨而生者爲離與稻相似耨之爲少實也又草名本草曰防葵一名爵離離騷曰扈江離與辟芷王逸曰江離、香草名子虛賦江離稟蕪注引張勃曰江離出臨海縣海中色青似亂髮郭義恭云江離亦葉藥對曰蘼蕪一名江離博物志曰芎藭苗曰江離根曰蘼蕪也又古今注牛亭問將離別相贈以芎藭者何董仲舒答曰芎藭一名可離故將別以爲贈又東方朔傳文帝苑蒲爲席師古曰苑、夫離也今謂之蕙蒲又抱朴子仙方有合離草一名離母根如芋魁亦木名子虛賦蘼離朱楊張揖曰蘼、皮可染物者離、山梨也又西京雜記上林苑有池離樹十株亦鳥名詩流離之子毛傳曰鳥也少好長醜陸璣疏曰梟也關西謂之流離大則食其母廣雅曰鵸離、怪鳥屬也又獸名史記牧誓曰如豺如離徐廣曰此訓與螭同班固典引曰虎離其師又周書及北史突厥之先狼種故旗纛上施金狼頭侍衞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又魚名上林賦鮀鱗漸離司馬彪注漸離、魚名史記作蠐離亦蟲名古今注蜻蜓小而黃者曰胡離然則十六義外尚得百六十、弱侯之說蓋出黃公紹直翁韻會隘矣更案郭璞爾雅注曰鸝鶓、鶖留離詩所謂留離之子則字異也郭又曰黃鳥俗呼黃離留說文曰離黃、倉庚也皆不云黃離惟呂覽仲春倉庚鳴高誘注曰倉庚、黎黃楚人謂之黃離云見說文誤也又荀子曰驥騄騝驪騮纖離綠耳古之良馬也李斯蓋傳其師說耳

苴有十四音

熊氏肇乘曰苴字有十四音七閭切麻也子閭切苴杖也又子旅切履中蔴也又布交切天苴地名在益州見史記注又天苴與巴同又子邪切桀壞也一曰獵場又似嗟切苴呼城在雲南又鉏加切詩傳

曰水中浮草也水草曰苴字一作蓋又作涂今作渣非又都賈切土苴不精細也又側下切糞草也又則魚切說文曰酢菜也酢古醋字又莊俱切姓也漢有苴氏又則吾切茅藉祭也又將預切糟魄也又子余切苞苴囊貨也

通之曰此說多本黃氏而案據不審予爲再考之有當從子餘聲者毛詩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箋曰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曲禮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鄭玄注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疏曰苴以草藉器而貯物也內則炮取豚縕萑以苴之陸德明曰苴苞裹也禹貢孔安國傳曰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苴以白茅陸德明曰苴苞裹也史記司馬穰苴者田氏庶孽齊景公尊爲大司馬說文曰苴履中草也廣雅蕧荷蕧苴蕧普各切苴子魚切有從子都聲者周禮鄉師共茅蒩鄭玄注曰蒩卽士虞禮所謂苴刌茅長五寸束之者又司巫共蒩館杜子春云蒩讀爲鉏書或爲租茅裹肉也鄭玄亦引儀禮作苴藉也儀禮主人取黍稷祭於苴鄭玄曰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將納尸以事其親爲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定之或曰苴主道也此蓋蒩苴同也陸氏讀又側魚反又子徐反又將呂反又曰劉昌宗音緻有從七餘聲者詩叔苴傳曰苴麻子也疏曰拾取麻實以供蘊菜也禮記閒傳何以屨苴苴惡貌也疏曰苴是黎黑色故爲惡貌又從七須聲禮記苴竹杖也疏曰苴者黯也心如斬斫貌必蓋苴自然苴惡之色惟有竹也功臣表荻苴邑名在渤海管子曰苴多膝蓋此與菹同趙岐孟子注曰菹澤生草者也臻魚切有倉胡切者莊子顏闔苴布之衣陸德明曰苴音麤有七加聲者詩如彼棲苴傳曰水中浮草也箋曰樹上之棲苴疏曰苴是草木之枯槁者在樹未落及已落爲水所漂皆稱苴也此則字與樓同匈奴傳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亦當作此讀耳有子與切者漢書終軍傳苴以白茅於江淮服虔曰苴作席也師古曰苴音祖又子豫反非苞苴之苴也又有同咀字者枚乘兔園賦還擇純熟擊取含苴注曰苴與咀通廣韻曰子與切又慈呂切有從才古聲者爾雅蓋蘧郭璞曰作履苴草疏曰蘧卽蒯類中作履底字苑云蒯苴履底故云作履苴草是則字與蘧同也有從才野聲者荀子大略篇曰藍苴路作似知而非注曰苴讀爲蛆讀也趙蕤注長短經知人篇曰苴者類智而非智戚讀爲蛆伺也齊魯文志趙蕤字太賓梓州人開元召不赴有長短要術十卷有從側雅聲者莊子土苴以治天下司馬彪曰和蕤草也李頤曰糟魄也陸德明曰土苴無心之貌又有從知雅聲者高誘呂氏春秋注曰土瓦礫也苴草蒯也士鼓蒯桴伊耆氏之樂也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可以治天下苴音同鮓矣至如人姓者廣韻子魚切貨殖傳平陵苴氏爲天下高訾又列子有蒲苴子無切莊俱者說文菹酢菜鯛魚切黃氏云臻魚切字與苴字不關又廣韻蒩楚葵生水中側加切渣與澄同漬爲棠汁皆與苴字大異張傳成音殊爲蛇足若張儀傳苴蜀相攻擊徐廣曰譙周曰益州天苴讀爲包黎之包音與巴相近以爲今之巴郡索隱曰苴音巴謂巴蜀之夷自相攻擊也今作苴者按巴苴草名今論巴遂誤作苴也或巴人巴郡本因芭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苴爲巴也注引天苴卽巴苴也譙周蜀人知天苴之音讀爲芭黎之芭按芭黎卽蘼木葺所以爲葦籬也今江南亦謂葦籬曰芭籬墨按華陽國志曰蜀王別封弟葭萌於漢中號苴侯因名其邑曰葭萌苴侯與巴王爲好巴與蜀讐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於秦周慎王五年秦張儀司馬錯伐蜀因取苴巴焉據此則史記所云苴蜀相攻擊者乃蜀王伐葭萌而苴侯奔巴時事司馬貞以苴字爲誤是不知有苴侯也夫苴邑葭萌巴都江州裂疆分土各守其號苴何得有巴音若隣壤同好而國名不殊遠怒邦交近惑民聽千八百國未見此倫尊允南所謂天苴讀如褒中之褒當是益州別邑地名乃聲與巴近非謂苴卽巴也徐野民疑爲巴郡巴非小司馬之說愈背焦信爲伯加擊過矣且子虛賦諸柘巴苴文穎曰巴苴草名一名巴蕉南方草木狀芭蕉或曰巴苴則苴無乃有卽滑之切乎又唐書地理志安南通天竺道自羊苴咩城西至永昌故郡三百里又曰雲南八十里至白崖城又八十里至龍尾城又四十里至羊苴咩城宋董衝釋音云苴鋤駕切咩迷遮切則焦氏以苴爲似嗟切者蓋因咩字而誤也羊苴咩城今在大理　史炤曰苴音酢又徐嗟切咩音養又彌嗟切薛能聞官軍破吉浪詩越嶲通遊客苴咩閣聚蚊又西縣塗中詩野色生肥芋鄉儀搗散茶梯航經杜宇烽火徹苴咩新唐南詔傳曰王都羊苴咩城又曰夷語險若州有苴咩險據此苴咩有兩也又曰王親兵曰朱弩佉苴佉苴、章帶也擇鄉兵爲四軍羅苴子戴朱鞮鍪走險如飛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又曰蠻苴蟹者在蘭蒼江西男女勇健馳突若神凡出兵以望苴子前驅

詩用坐字

筆乘曰北齊劉逖詩無由似玄豹縱意坐山中坐字甚奇張說樹坐參猿嘯杜甫楓樹坐猿猱黃鶯並坐愁溼又巫山秋夜螢火飛籬疏巧入坐人衣薛能花彌鳥坐低蓋皆出逖然黃鶯螢火二語風致遠勝可謂青出於藍矣

通之曰豹本能蹲猿更解坐此原物性何足爲奇且謂坐山中逖以自況非指爭豹而言張說之樹坐參猿嘯沙行入鷺羣坐參行入亦寫人遊非爲猿鳥詠也至黃鸝丹鳥用之雖曰清新亦涉纖巧劉逖狂非作者子美曷爲相師予按古樂府烏生八九子蝙坐秦氏桂樹閒漢人所唱杜薛蓋祖之耳

巵林卷之七

洗梅

宣城梅鼎祚禹金、撰書記洞詮百十六卷、又有詩乘、古樂苑諸編。暇日披覽、使人忘疲。間有疏遠、稍爲洗鍊、故題曰洗梅。

吳陸景

書記洞詮、載吳陸景答從兄安成王書曰、奉告、清言澄目、奉遠周委、炎光已盛、願此勝宜、仰承發止、已久新林、引遇務殷、無妨怡賞、三湘奥區、九疑形勝、浮洲勸浪、開眠鷗之舊說、安流洞浦、憶采若之遺風、昔景伯山蕃、高風振古、叔英之部、清約見稱、兄政譽平宣、威和兼濟、加以夏石奇雲、秋江迴月、翰飛紙落、理豐詞富、賞末與餘、時希懷遠、瞑離方遠、川塗修曠、炎涼方改、願如珍勖、緣字可傳、白雲終閒、心傷淚瀾、投筆無宜、梅氏云、安成王疑有誤。

洗之曰、藝文類聚友悌門、有吳陸景與兄書、下連又景答從兄安成王書云云、梅氏憑之予謂此書詞條綺麗、乃齊梁人語、其體裁駢麗、亦三國未有、尋思久之、因考梁書、安成康王秀、梁太祖順之之子、吳平侯蕭景、太祖弟崇之之子也、實爲從兄弟、秀、天監元年封、六年、都督荊湘九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立學校、招隱逸、討蠻叛、贍災民、卹貧老、百姓喜悅、景亦以高祖踐祚封、七年、使持節督秦郢州之竟陵軍

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書中皆言荊湘事、蓋即是時也、此題當作吳平侯蕭景答從兄安成王書、藝文類聚脫平侯蕭三字耳、梅氏不疑吳陸景之謬、而疑安成王之誤、殆未繹書中語乎、叔英者、吳書孫皎、字叔英、堅族孫也、性度恢弘、才經文武、爲定武中郎將、屯戍蕪湖、書蓋以宗室故實喻、且爲孫氏事、益知此書非出士仁也、然呂祖謙臥遊錄及尺牘清裁並云吳陸景士仁筆、則數公先不能辨矣。

至尊

洞詮、周瑜與孫權牋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既與曹操爲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知略足任、乞以代瑜、隕踣之日、所懷盡矣、梅氏云、按權是時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牋安得即稱至尊、此吳史氏追稱之文耳。

洗之曰、孫權稱帝後、羣臣俱呼陛下、自稱吳王以前、遡其承兄始據江東之日、羣下皆呼至尊、如劉備伐吳、陸遜疏云、伏願至尊高枕、此黃武元年、權稱王時也、呂蒙當襲南郡、說權曰、至尊以征虜能、宜用蒙、此建安二十四年也、權征合肥、爲張遼所襲、賀齊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則建安二十年也、自十四年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而瑜遂隕、嗣後權未進號也、曹公破走、權迎魯肅、肅曰、願至尊威德加於四海、已在建安十三年、權征黃祖時、甘寧曰、至尊當早規之、又在十二年、權直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耳、容齋續筆嘗以吳書稱孫權至尊爲疑、予謂此或虞溥陳壽諸相推與、然漢書樓護傳、主簿諫王商、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是將軍曾稱至尊也、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者、至尊也、是郡守亦可稱至尊矣、權既假討虜守會稽、雖稱至尊、亦不足怪。

杜書

洞詮、杜預與子貺書曰、知汝頗欲念學、今因還車到副書、可案錄受之、當別置一室中、勿復以借人、梅氏曰、預子錫、無名貺者。

洗之曰、予謂貺義與錫同、將撰書者諱錫而假之乎、然李濟翁資暇集曰、惜借書籍、俗曰、惜一癡、借二癡、索三癡、還四癡、案玉府新書、杜元凱遺子書曰、書勿借人、古人諺云、借書一嗤、還書二嗤、後更生其詞至三四、因訛爲癡也、洞詮無古諺兩語、而亦臆淆裁載王樂道與穆四書云、出師頗絕妙、古語、借書一瓻、還書一瓻、在何遜上、洞詮仍之、亦載梁七卷末、在王次道後、而注云、唐韻、古之借書瓶酒瓶名瓻、楊用修六書索隱云、瓻借用鴟、揚雄酒箴所謂鴟夷也、唐詩、金罍百萬酒千鴟、學考聞見錄曰、俗語、借書與人爲一癡、還書爲一癡、常疑借書還書、理也、何癡之云、後見王樂道與穆四書云云、乃知今人訛以瓻爲癡也、按說文、瓻、酒器、唐韻亦曰、瓻、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借書盛酒瓶、蓋唐時所解已然、則作瓻者近是、但以瓶盛書、殊乖於義、尋孫愐意、當是謂借書時餉酒一瓻、還書時復餉酒一瓻、庶可通也、又段成式廬陵宮下記曰、今人云借書還書等爲二癡、據杜荊州書告貺云、知汝頗欲念學、今因還車致副書、可按錄受之、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古諺云、有書借人爲嗤、借人書送還爲嗤也、則本作嗤字、以瓻代嗤、後人之鑿也、洞詮有謂此書差可相證、穆四不書其人、當是如中郎第五之類、或穆叔之謂乎、王樂道者、

王荆公有和其烘蝨詩。宋史王陶、字樂道。英宗太子詹事。神宗拜樞密、御史中丞。力攻韓琦。徙知陳州。正與穆叔同時。此宋代人。洞詮系之於梁。豈梁有與同姓字者乎。梅氏考蕭弘博彈駁精核。此條似覺未確、宜更詳之。

陸書

洞詮。陸雲答兄書曰。高門降衡。修庭樹蓬。梅氏引選注沈約彈王源文曰。高門降衡。雖自己作。顏延年詩。幽門樹蓬蒿。本此。

洗之曰。予按陸雲答兄平原詩曰。華堂傾構。廣宅頹墉。高門降衡。修庭樹蓬。感物悲懷。愴矣其傷。選注作答書。蓋字譌耳。梅氏不覺。宜刪。

又

洞詮。陸雲與兄平原書曰。一日案行。并視曹公器物。琉璃筆一枚。所希。開景初三年七月。劉婕妤折之。見此期復使人悵然。注引周處風土記。案魏武帝於漢爲相。不得有婕妤。又景初是魏明帝年。如此。則文帝物也。與曹公器玩同處。故致舛錯矣。

洗之曰。予覽荆楚歲時記曰。陸士衡云。魏武帝劉婕妤、以七月七日折琉璃筆。蓋卽風土記中語。案雲書。但謂魏武物。至景初時。爲宮人所折耳。二記並誤。又云是士衡書。亦舛。然謂魏武不得有婕妤。尤非也。魏武遺令曰。吾婕妤妓人。著銅雀臺。於臺堂上施六尺牀。張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妓。據此。則曹公當時。親奉漢宮。續御。不覺於遺令。露之耳。

又

雲再拜。爾乃使熊羆之士。虎闕之將。雄聲泉涌。逸氣風亮。超三軍以奔厲。賈餘勇以成壯。光洪音於寂寞。先無聲而高鳴。元兵時。紛若屯雲。煥若積波。授教斯誰。靜言勿譁。嚴鼓隱其雲戒。當作雷鳴。萬夫翕而成和。治安步以止立。應金奏而廉戈。進總干以乘言。退揮旅而成羅。及至景陵。禮既畢。餘旅將振。尊彝員轉。因灑蓋旋。若疾流之繞驟。沈驚飈之靡狂。羣羊腸轉時。命屏翳以夕降。式飛塵而朝興。涂蒙雨而後清。景帶天而先澄。隨後臣於雕軺。列名僚於後乘。猛將起而虎嘯。商風肅其來應。士憑勢而響騰。馬嘶天而景凌。　梅禹金曰。此有韻之文。顏大顏賦。不知首何以云再拜。爲書也。前書有云。此中語於諸賦中何如。且篇內有羊腸轉時之語。則此爲賦明甚。然特言兵旅。豈所謂羊腸轉者。或是陣法。如率然耶。當以此附書後。并呈平原。後人混寫耳。

洗曰。按陸雲南征賦序云。太安二年秋八月。羊玄之、皇甫商、敢行孫龍。遷逼乘輿。大將軍身統三軍。以誅國難。四方之會。未以百萬。軍旅之盛。自古未之有也。十月。軍次朝歌。講武治戎。觀兵於殷墟。於是作南征賦。觀此首所敘命屏翳十句。與熊羆之旅至星羅十六句。並在賦中。但無元兵時三字。與及至景陵至羊腸轉時七語耳。中間軍次字法亦微異。同。蓋此腸軍未定。先呈平原也。所謂靜言勿譁。景陵禮畢。陪後臣於雕軺。列名僚於後乘。皆非征伐之容。乃是說講武事。雲更有與兄書云。前日觀習。欲作講武賦。獻之

大將軍。才不便作大文。得少許佳語。不知此可出否。故鈔以白兄。推尋始末。正謂此篇數行。所謂少許佳語也。禹金注云。雲集無講武賦。予謂雲易講武爲南征耳。然此首非書。在洞詮中宜刪。○予又按晉書帝紀及八王二陸傳。成都王穎爲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轉陸雲大將軍右司馬前鋒將軍。穎恃功驕奢。百度廢弛。憚長沙王乂在內。與河間王顒表誅后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以平原內史陸機爲前鋒都督。與顒將張方伐京師。惠帝遣皇甫商距方於宜陽。九月癸巳。羊玄之奉帝旋於城東。穎次朝歌。機列軍自朝歌至於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之有也。十月戊申。長沙王乂率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穎收斬之。并收雲、爽三族。據此。蓋與雲南征賦序同。雲兄弟皆在穎軍也。委身非所。以臣伐君。天人不與。長沙忠於帝室。羊及皇甫。帝所倚仗。而謂之稱亂。諂頌成都。以及孔懷。謂逆爲順。祇爲詞費。且臨事而懼。此也其時。而游情文墨。以百萬之師爲戲。曾未浹日。身死族殲。於虛志何尤。於孟玖何愧乎。此賦蓋雲之絕筆也。

苻丕書

洞詮。苻丕致謝玄求救書曰。欲假途求糧。還赴國難。須援軍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率所領。保守鄴城。乃竊廢一方。文降而已。注云。晉書。苻丕鎮鄴。爲慕容垂所攻。請救於玄。書稱云云。

洗之曰。此首詞理舛錯。不全似書。按苻丕在鄴。進退路窮。司馬楊膺唱歸順之計。不不從。及爲王師所敗。乃請救於玄。崔史謂之書稱。蓋約略其詞。且發露其詐耳。須援軍二語。述丕兩端之意。乃竊廢兩語。則笑丕僞降之情。按王莽傳。瓜田儀文降。未出師古注曰。上文書曾降。而身未出也。後漢書皇甫規傳。貨賂羣羌。令其文降。後秦錄。姜紀說姚碩德曰。呂隆孤城無援。大軍臨之。勢必餉降。然後徒文降而已。未肯遂服也。蓋與此同。梅氏皆以爲丕書。誤矣。

謝書

洞詮。謝靈運與弟書曰。聞惡溪道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遊此惡道。歎其奇絕。遂書突星瀨於石。注引李白詩。遠尋惡溪去。不憚惡溪惡。途聞李北海。灘聞謝康樂。

洗之曰。按御覽處州引圖經曰。麗水縣有惡道。有突星瀨。謝靈運與弟書曰。聞惡道溪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永嘉記曰。王右軍遊惡道灘。奇絕。遂書突星瀨於石。又書郡引永嘉郡記曰。昔王右軍經於惡道。右軍書南邊大石。今猶見墨跡。而字不甚了了。疑靈運書。只聞惡道二語耳。王右軍二語。乃引永嘉記也。洞詮依赤牘清裁。刪永嘉記曰四字。而并以爲謝書。非也。又惡道溪作惡溪道。亦倒。

王徽

洞詮。王徽與伍僅書曰。吾與義興。直恨相知之晚。每惟君子知我。若夫嘉我小善。矜余不能。惟賢叔耳。

梅氏云。徽、琅邪臨沂人。歷廷尉。爲交州刺史。何僅叔父悠之、爲義興太守、侍中、太常。與徽相善。悠之卒。徽與僅書。尺牘作王徽與僅書。誤。

洗曰。按宋書。庾都尚書江湛舉王徽爲庾都郎。論者云。徽見舉。何僅亦參其議。僅慮爲徽所咎。與書自陳。

徽報偃書首云。卿昔稱吾於義興。吾嘗謂之見知。則何尚之傳所云弟慈之與瑯邪王徽相善者。蓋即王徽。特字譌爲徽耳。史以王徽名士。故引其與偃書。示慈之雅人深致也。良吏傳云。太祖元嘉四年。以廷尉王徽爲交州刺史。其人非有才聞。何足重慈之。而休文著其寥寥數語耶。徽傳云。年十六舉秀才。元嘉三十年卒。時年二十九。予謂亦譌也。當作二十九年卒。時年三十。何者。江湛爲吏部尚書。元嘉二十七年也。徽卒。遣令以常所彈琴置牀上。何長史來。以琴與之。何長史者。偃也。偃爲始興王濬征北長史。元嘉二十九年也。上距四年、二十六載矣。王交州尚無恙乎。考異苑曰。王徽之、宋文帝元嘉四年爲交州刺史。在道有客。命索酒炙。炙至。取自割之。終不入。怒投地。顧視向炙。變爲徽之頭。又覩其首在空中。至州便殞。又幽冥記曰。元嘉中。交州刺史太原王徽始拜。乘車出行。聞其前鏘鏘有聲。見一輛車當路。而餘人不見。至州遂亡。二事太平廣記並載。太平御覽引異苑。太原王徽之、字伯猷。亦言對客割炙事。據此。則是時徽亡久矣。徽又有與從弟僧綽書。勸以持盈畏滿。而僧綽傳亦曰。元嘉末。參與朝政。從兄徽、清介士也。懼其太盛。勸令損抑。此與徽書事合。則徽字亦譌爲徽矣。又謝莊傳。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寇彭城。虜尚書李孝伯與鎮軍張暢共語。孝伯訪問莊及王徽。此徽字亦徽之誤。若交州刺史。所謂車載斗量。名聲何足達於異域。洞詮謂徽琅邪臨沂人。蓋誤以尚之傳譌字之徽爲即王交州。不知交州乃太原人也。○孫云。文選有王景元雜詩。注引宋書。王徽字景元。亦徽字之誤。景元與徽字合。伯猷與徽字合。史冊轉寫。帝虎日增。論世考時。梗概自得。僧綽傳云。元凶收害之時。年三十一。若徽卒於三十年。而年二十九。則僧綽爲從兄矣。此題王氏爲得。梅氏失之。當改從尺牘。

詔報

洞詮。魏太武帝詔報太子曰。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何用多爲。假復求訪。此人輩亦何可得。注曰。李孝伯爲高祖所任遇。太子奏請徵賢。詔報之。見孝伯子豹子疏。

洗之曰。按豹子上書曰。於時儲君監國。奏請徵賢。詔報曰。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何用多爲。此無假復求訪兩語。惟孝伯本傳。恭宗曾啓世祖。廣徵俊秀。世祖曰。朕有一孝伯。云云。蓋面相往復之語。非詔報也。又魏收之書。魏主問答。通謂之詔。豹子書。意或同耳。

勑

洞詮。魏宣武勑奚康生。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注云。梁直閤將軍徐玄明戍都州。以城內附。詔遣康生迎接。賜細御銀纏棗并棗柰果。面勑云云。

洗之曰。按面勑者。面諭耳。非勑書也。洞詮收之。非是。

崔元

洞詮。盧璩與崔元書曰。豈有亂首抗巾以入都城。衣不在體而以適人乎。昔戴叔鸞賓坐見邊文禮。此皆衰世之慢行也。注曰。元、散騎常侍鴻子。祕書郎。謀反逃竄。赦免。

洗曰。按太平御覽簡傲門。應璩與崔元書云云。在晉書上。洞詮乃列之後魏。爲盧璩書。盧璩於魏無所見。

若崔鴻子。則名子元。與此不合。惟崔實字子眞。一名台。字元始。實不拘細行。休璉差及同時。或與書箴之乎。○孫云。案崔元始卒於靈帝初。疑不與盧璩同時。此蓋別一崔元也。崔元始正與戴叔鸞遊文禮同時。不得云者。

李弼莊弼

洞詮。載魏孝靜帝答李弼詔注云。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仕魏中書令。性好名理。探味玄宗。帶并州驃騎府長史。表上注老子道德經。詔答之。又載莊弼還張普惠書。注曰。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歷膠州刺史。忤顯祖。誅。普惠、魏諫議大夫。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疏陳不可。太后召五品以上博議。普惠不屈。弼遺之書。普惠美之。

洗之曰。按北齊書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注老子表上。帝答詔。洞詮作李弼。誤矣。又魏書張普惠傳。莊弼與普惠書。莊弼、杜弼。不知是一是二。清裁作杜弼。洞詮仍作莊弼。而又注云、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且并以與邢劭書者爲一人。按孝靜詔及與邢劭書。並見北齊書杜弼傳。洞詮一以爲李。一以爲莊。而杜臺卿之父反沒其姓名。誤亦甚矣。

高隆之

洞詮。齊文襄帝密與高隆之書曰。仲密枝黨與之俱西者。宜悉收其家屬。以懲將來。注云。右出資治通鑑。隆之、字延興。高平金鄉人。魏末。休入齊。錄尚書事。領大宗正。高仲密之將叛。陰遣人扇動冀州豪傑。使爲內應。東魏遣高隆之馳驛慰撫。由是得安。澄密書與隆之。

洗之曰。按北齊書有高隆之、封隆之。二人同名也。封隆之、字祖裔。渤海蓨人。魏靜帝時。尚書侍中。興和元年。拜右僕射。武定初。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將叛。遣使陰通消息於冀州豪望。詔隆之馳驛慰撫。遂得安靜。世宗密書與封隆之云。仲密枝黨同惡。向西宜悉收其家累。以懲將來。隆之啓高祖。事遂得停。據此。文襄書與封祖裔也。司馬誤以爲與高延興。梅氏承之。奚啻千里。

答贈詩

梅鼎祚詩乘載邯鄲淳答贈曰。我受上命。來隨臨淄。與君子處。曾未盈期。見召本朝。鄙言趣期。羣子重離。首命於時。餞我路隅。贈我嘉辭。既受德音。敢不答之。余惟薄德。既局且鄙。見養賢侯。於今四祀。既庇西伯。永誓沒齒。今也被命。義在不俟。瞻戀我侯。又慕君子。行道遲遲。體逝情止。豈無好爵。懼不我與。聖主受命。千載一遇。攀龍附鳳。必在初舉。行矣去矣。別易會難。自強不息。人誰獲安。願子大夫。勉簣成山。天休方至。萬福爾臻。注曰。此淳應召別臨淄侯詩也。

洗之曰。按文選三山詩注。引行矣去矣別易會難兩句。以爲邯鄲湛贈伍處玄詩。○孫云。選注湛字誤淳字之譌。尋詩中稱西伯聖主者。蓋指曹睎。而賢侯我侯。謂子建也。君子、羣子、子大夫之稱。皆呼同僚。則選注所云答伍處玄爲得。梅氏蓋臆說之謬。然以魏略考之。是時曹睎爲漢丞相。子桓五官中郎將耳。門生下吏便已擁戴推崇。至云聖主受命。曰附鳳攀龍。明目張膽。曾不顧忌。當塗臣吏如此。漢祚安得久長。

歌闋

詩乘載青溪小姑歌二首。一曰。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二曰。歌闋夜已久。繁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

洗之曰。續齊諧記曰。會稽趙文韶、爲東宮扶侍。住清溪中橋。與尚書王叔辯家隔巷。秋夜嘉月。悵然思餘。倚門唱西烏夜飛。其聲哀怨。忽有青衣前曰。王家娘子逐月遊戲。聞君歌聲。故遣相聞。文韶便邀相過。女年十八九。行步容色可憐。將兩婢自隨。曰。聞君歌聲。豈能爲一曲耶。文韶爲歌草生盤石下。音韻清暢。深會女心。女曰。但令有瓶。何患不得水。顧婢子取箜篌。爲扶侍鼓之。酌兩三彈。泠泠楚絕。乃令婢子歌繁霜。自解裙帶繫箜篌。展抽簪扣之。以倚歌。歌曰。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歌繁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歌闋夜已久。遂相佇燕寢。四更別去。脫金簪贈文韶。文韶報以銀椀白琉璃匕。既明。文韶出。偶至清溪廟歇。神坐中見椀。疑之。屏風後則匕在焉。箜篌帶宛然如故。廟有女姑神像及青衣婢在前。皆夜所見者。宋元嘉五年也。按此歌本是一章。詩紀作二首。詩乘因之。而歌繁霜侵曉幕句。乃作歌闋夜已久。繁霜侵曉幕。予按歌闋句乃記者之言。述其留連景光意耳。覽齊諧記自明。且既云歌闋。豈可入詞乎。禹金識曲者也。顧亦草草如是。若詩歸止選日暮四句。乃棄其半也。詩乘又云。此歌本在宋。而小姑晉人。晉清商有青溪小姑曲。因附晉。予謂此叔庠假托爲詩。何暇辨其眞晉宋。且黃熊之魄。晉世始聞。烏爲之神。五季方著。亦可附之虞日。魏年乎。異苑曰。青溪小姑、蔣子文第三妹。子文、孫氏時人。毋乃當復附吳耶。按齊諧未嘗言是青溪小姑。蕭家俱失。

陸凱

詩乘載陸凱贈范曄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梅氏注引荊州記曰。陸凱與范曄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來。詣長安。贈之詩。陸凱、字智君。代北人。又曰。按范曄未嘗至長安。此當有誤。

洗之曰。予按陸智君仕孝文朝。孝文立三年。而齊已授禪。與蔚宗生不同時。若詩果智君所作。則陸出代北。范產江南。范宜以梅寄陸。而陸乃折花貽范。何其倒也。吳志。陸凱、字敬風。吳郡人。爲孫皓左丞相。而御覽十九卷引荊州記。作凱與路曄爲友。寄梅贈詩。其詩作折花逢驛使。所謂路曄者。史未有見。而所稱陸凱。亦未曉是敬風否也。詩藪云。吳有丞相陸凱集一卷。非折梅之陸凱也。然有集傳於隋。則詩文固非所短矣。此亦持兩端耳。

李那

梅氏詩乘載李那和適重陽閣詩曰。銜悲向玉關。垂淚上瑤臺。舞閣懸新網。歌梁積故埃。蒙庭入綠草。丹墀染碧苔。金扉晝常掩。珠簾夜暗開。方池含水思。芳樹結風哀。行雨歸將絕。朝雲去不迴。獨有西陵上。松聲薄暮來。　梅禹金注曰。徐陵與李那書曰。獲陪觀終南入重陽閣詩。香魏武虛帳。韓王放臺。自古文人。皆爲詞賦。未有登茲舊閣。歎枝幽宮。操句清新。發言哀斷。豈止悲聞帝夢。泣望羊碑。一詠歌梁

之言。便挽盈懷之淚。正指是詩也。舊題作重適陽關。乃傳寫之誤。庾信、字文昶、並有陪觀終南詩。李那當與同時。又曰。按周書武帝保定元年。遣治御正殷不害使陳。文苑英華。徐陵與李那書云。殷儀同至止。那答書云。殷御正銜命來歸。正謂不害。其稱那云。雍容廊廟。獻納便繁。則仕周者也。

洗之曰。按周書明帝武成二年三月。重陽閣成。會羣公列將卿大夫於芳林園。賜錢帛。四月。帝崩。然則閣蓋周明之雀臺。那亦經賜物者。故詩皆悲慟語。文苑英華題作適重陽閣。諸家皆承其誤。今從梅氏。　嬰又按周書北史李昶、頓邱臨黃人。小名那。祖彪。名重魏朝。父遊。有才行。爾朱之亂。遊奔江右。昶幼解屬文。十歲爲明堂賦。周文以爲丞相府記室參軍。轉黃門侍郎。封臨黃伯。奏爲御史中尉。賜姓宇文氏。拜內史。明帝初。行御伯中大夫。保定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轉納言。進爵爲公。昶於周文世已當權要。兵馬處分。專以委之。詔册文筆。皆昶所作。常曰。文章不足流後世。經邦政治。庶及古人。故文筆了無藁草。唯留心政事。此頗與陵書合。文苑英華。李那答徐陵書曰。僕世傳經術。才謝劉歆。家有賜書。學非班嗣。弱齡有意。頻愛離蟲。歲月三餘。無忘肄業。此與昶傳又合。則李那卽是李昶耳。然徐陵贊美那終南陽閣二製。而今傳陪觀終南者乃宇文昶作。庾信既和宇文內史終南篇。又有和宇文內史入重陽閣一首。竊謂昶以賜姓宇文。故更稱宇文昶。何者。庾子山撰周將相文。如田弘、段永、羊祜、陸逞、鄭常諸人。功在霸朝。名書周史。卽松楸掩隱。碑表在阡。咸從賜姓之榮。舍因生之本。且陸通之女。遂襲步孤。賈熾之娃。亦承紇豆。市朝亟革。李和始變其名。羈旅無歸。高賓仍傳其嗣。雖國史存其舊德。而朝典守其憲章。湮滅雖多。梗概猶在。外此唯唐瑾遺傳。萬紐廟碑。崔謨殘碑。屬籍不殿。此例差寡。蓋有之焉。以是而推。則宇文內史又卽李那也。宇文昶騰於朝列。示不遠君。李那行於鄰交。示不經祖。況那父在江南。則徐陵所居父母國也。與書稱名。安可不從父所命。反覆論世。灼然可證。庾信重陽閣詩。亦殊側愴。蓋卽和此云。

原謝

知星

五雜組云。丹陽有奔牛墩。相傳梁武帝時。有人於石城掘得一僧。瞑目坐土中。奏於帝。帝問誌公。公曰。此人定耳。令人於榜擊磬。則出定矣。帝命試之。果開目。問之不答。誌公乃說其前事。僧一視誌卽起。南向奔去。帝遣人逐之。至此地。化爲牛。因名。近時樵陽子亦類此。

原曰。按南齊書。全景文與沈休之出都。到奔牛墩。有人相之曰。君等皆方伯也。景文、孝建初以功封漢水侯。宋書曰。孔覬反。會稽太守遣建威將軍沈懷明東討。至奔牛。築壘自固。又元凶弒立。世祖入討。遣顧彬

之劉季之合勢，與劭將華欽廣導相遇於曲阿之奔牛塘，路甚狹，軍人多齎雪展，於菰蒋中夾射之，欽等大敗。據此，則奔牛之名，宋齊前已有，云梁僧化謬也。

申董

溫字

董遐周吹景集曰：古音略，溫字音書沙切，引董仲舒頌：舟輿浮溫，章樾注：溫、淨桅之類，此字諸書不收。張按：荊州記：溫陽縣東有鳳岡，江乘記：木蘆山上有鐘乳，流出溫河上，思村山弘君舉食橄云：溫河獨穴之鯉，水經注：江水左得湖口水，通大湖，又東合溫口水，考兩漢地理郡國志，俱逸之，惟沈約宋書劉粹、溫陽縣男，又荊州有溫陽子相，晉安陸人朱伺、求分安陸東界為此縣，則縣創宋時，此前宜無聞也。又溫公通鑑，姚弋仲據溫頭，胡三省註云：此清河之溫頭也，水經注：鄴昭營陳倉城成，諸葛亮圍之，今溫水對亮城，是與昭相禦處也，則南北有二溫水矣。

申曰：廣韻：溫，水名，在西陽，水經注：涓水東通溫水，又曰：江水東合溫口水，上承沔水於安陸縣，而東逕溫陽縣北，晉書愍帝紀：建興二年，杜弢別帥王真、襲荊州刺史陶侃於林障，侃奔溫中，又曰：朱伺、字仲文，安陸人，為郡將督，張昌之逆，太守弓欽走溫口，伺率部黨攻昌，滅之，伺部曲以諸縣附昌，惟本部唱義討逆，逆順有嫌，求別立縣，因此遂割安陸東界為溫陽縣，而賈焉，又宋符瑞志，晉簡文帝時，甘露降隨郡溫陽縣界桑木，而劉粹傳粹封溫陽是平劉毅後，在義熙八年，固皆時事耳，載記，冉閔攻襄國，石祇遣使詣姚弋仲乞師，弋仲遣子襄率騎三萬八千，至自溫頭，何超音義曰：溫音鳶，通鑑似誤，然十六國春秋及魏書咸作溫頭，又未知誰是，搜神記曰：諒輔、字漢儒，廣漢人，時夏枯旱，輔以五官掾出巡山川曰：輔為郡股肱，不能和調陰陽，令天下否溫，萬物焦枯，此溫字似有閉塞之義，然咸字譌，以藝文所引，聊燕說之耳，陳倉之溫，疑亦誤書也。○孫云：案此溫水乃洊水之誤，近刻水經注已改正。

泰誓今文　湯武逸書

吹景集曰：河內女子所獻泰誓一篇，亦與古文不同，按史記：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索隱曰：此已下至流為烏，見今文泰誓，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鄭玄曰：書說云：烏有孝名，武卒父大業，故烏瑞焉，赤者，周正色也，索隱曰：按今文泰誓流為鳧、鳧、鷖鳥也，然則今文泰誓唐初猶有存者，即河內女子本也，惜無從見之，又詩疏引泰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於上天下地，咸曰致致，無怠，又引泰誓曰：司馬在前，漢書引泰誓云：立功立事，劉歆三統歷論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還師，以上四則見玉海，說苑引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墨子引泰誓曰：小人見奸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又引泰誓去發篇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惟我有周，受之上帝，毛詩注疏鴻雁小序注引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疏云：今泰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為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安居為重也，漢郊祀志引泰誓曰：稽古立功立事，

可以永年，不天之大律，注：今文泰誓也，以上二則見史記，長編通學會佔編，此皆古文不載者，史記載湯征，亦逸書，其詞云：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聰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赦，作湯征，又周本紀云：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按此文語極爾雅，今書不載，豈亦書之逸篇耶，并錄於此。

申之曰：孔穎達虞書疏曰：按尚書，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所傳、及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安國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所傳是也，鄭玄承其後，所註皆同賈馬之學，題曰古文尚書云，又書序疏曰：史記：伏生得尚書二十九篇，以教於齊魯之間，則今之泰誓初非伏生所得，○孫云：伏生所傳，蓋止泰誓上一篇，其中下二篇不傳，故左傳國語諸書所引，皆在此一篇之外，馬季長不學，反論其淺，梅賾者始一一摭拾矣，然墨子所引，猶有遺者，以是知作偽之雖也，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為史總之也，但伏生雖無此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同，不知為是泰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也，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黃門侍郎房宏說，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古文泰誓三篇，奏之，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孫云：案董仲舒對策，在武帝世，已引泰誓語，則非宣帝時所得明矣，而古今文不同者，或於先有張霸之徒，偽造泰誓以蠱惑世耳，嬰按：今論衡惟言得逸尚書一篇，而疏云河內女子得古文泰誓，伯厚必以今文泰誓出一女子，是刻舷之論也，又史記：武王渡河之上，其聲魄云之下，各十餘語，皆今文泰誓詞，伯厚以小司馬之言，遂不敢援入矣，詩疏在大明篇引司馬在前，有王肅曰：司馬、太公也，漢書引立功立事者，郊祀志王商等議泰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師古曰：今文泰誓周書也，丕、大也，律、法也，言正考古道而立事，則可長年享有天下，是則奉天之大法也，又平當上書引書曰：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無窮，師古亦曰：今文泰誓之辭，墨子引泰誓，皆本古文，於兼愛下引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非命上曰：泰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廢其務，天亦棄之，縱而弗葆，非命下曰：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者紂執有命，武王為太誓去發以非之，既稱泰誓，又云去發，未得其解，然此皆在孔氏所傳中，但或紬衍其義，或翦截其詞，或錯綜其語，以為古文不載，非也，至所采周本紀，則正今太誓前段文，婁諶集注，於諸節下錄馬融曰：諸受符節有司也，於號曰下錄鄭玄曰：號令之軍法重者，蓋

馬鄭亦皆注今文也。○孫云、案古文亦有大誓、史遷從安國問故、採入周本紀者、卽此也、後人因梅賾書太誓出、遂目此爲今文太誓耳、嬰按、坊記疏曰、漢時別有尙書逸篇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以下三篇之事、今更尋之、復得數則、幷疏之。　詩、思文、正義引泰誓曰、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爲鳧、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注曰、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曰、以殷與武王、當待無助、今尙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卽殷耀王、應天命定號也、涘、涯也、王出於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鳧、當爲鴉、鴉、烏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爲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殷、配后稷之德、以上皆鄭玄注也、又鄭注合符后云、五至、猶五來。　杜篤論都賦注引今文泰誓曰、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以燎、羣公咸曰、休哉。　漢書董仲舒對策曰、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顏師古注曰、今文尙書泰誓之辭也、復、歸也、周公覩火烏之瑞、乃曰復哉復哉、復、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春秋繁露引尙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赤烏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　周禮太祝疏引太誓云、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誓王之格言、太子發拜手稽首、又引今文太誓、得火烏之瑞、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於王、王勳色變。　李善注范尙書表引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俯取出涘以祭、不謀同辭、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於郊、祀下者八百諸侯。　史記齊太公世家曰、武王卽位九年、欲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尙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以誓、論衡作號其衆、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索隱曰、按馬融曰、蒼兕、主舟檝官名、此文上下並今文太誓、○幽通賦注引周書、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又魯頌正義云、太誓說、十一年觀兵盟津之時、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也、　論衡、武王將誅紂、哀而憐之、故尙書曰、予惟率夷憐爾、○孫云、案此卽多士予惟率肆矜爾之異文、與太誓無涉。　詩譜序正義曰、泰誓說、武王伐紂、衆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敎有居、讀此、則知大明疏之引太誓、與鴻雁注之引書、蓋連語也、然嬰以爲此篇人各斷章、家爲摘句、卽鳩而合之、未得成全璧也、要是史臣記事之體、誓衆之詞、惟說苑稍見一班。

南雲東雲西雲北雲

吹景集曰、晏元獻公詞、雁過南雲、行人迴淚眼、庾溪引南雲北雁語、誤以江總爲文通、陸士龍贈鄭曼季詩、聲播東汜、響溢南雲、又眞誥東華靈妃歌云、彈璈南雲扇、香風鼓錦披、江令詩亦其餘唾、然不獨南雲可紀也、阮嗣宗大人先生傳來東雲、觀西風、陶徵士答龐參軍詩、依依南楚、邈邈西雲、文通詩、北雲竦征人、讀書不半袁、對妄甲乙古人、蓋所云少所見多所怪、見素蹠言馬腦背也、余昔有西雲詩曰、誰其俟公弋、延領留西雲、但懷徑寸璜、日與漁子羣、客經謂此語可陵江西阮、殊過情、差或免杜撰耳。

閔康侯引呂覽云、雲氣西行、水泉東流。

申之曰、心逐南雲逝、形隨北雁來、江總揚州九日詩也、然不獨一再見、沈滿願昭君歎詩、情寄南雲返、思逐北風還、魯秀奉辭南平王曰、近係南雲、傾屬東日、謝靈運勸伐河北書、注心南雲、爲日已久、宋太祖北伐詩、不覩南雲陰、但見胡風起、陸雲九愁云、眷南雲以興悲、濠東兩而弗寧、陸機思親賦曰、指南雲以寄歎、望歸風而效誠、又袁豹檄蜀文、豈不遡誠南凱、延首東雲、此皆昔人之緒言也、惟西雲、北雲、作者罕及、謝朓曲池歌曰、浮雲自西北、江海思無窮、梁簡文帝樂府、浮雲西北起、孔雀東南飛、虞世基初渡江詩、無復東南氣、空隨西北雲、王胄酬陸常侍詩、何言西北雲、復覩東南美、則合西北爲詠也、楊乂雲賦曰、東西絡繹、南北油裔、鄭玄箋東門之詩曰、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北也、墨子曰、夏后開使翁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乙言兆之繇曰、亨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則四方之雲形矣、然此語起於夏啓之時、厥亦古哉。

五觀

吹景集曰、左傳、夏有觀扈、國語、楚士亹云、啓有五觀、韋昭注、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酈元水經注因之、按書五子歌、惓惓先訓、此五子者、啓賢胤也、何得以商均管蔡況之、王伯厚已有辨、攷竹書、帝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沈約注、武觀卽五觀也、十五年、武觀復叛、彭伯壽征之、乃來歸、觀誠朱均之亞矣、按漢東郡有畔觀縣、當由據觀以畔而名之耶。

申之曰、韓子亦曰、啓有五觀云云、五王所誅者、皆父子兄弟之親、以其害國傷民、敗法紀類也、古今人表、太康兄弟五人、號五觀、夫此五觀者、繇歌詩考之、則賢、繇史傳求之、則不肖、且五人中固應有一人狗義守正者、而胡淪皆以逝耶、竹書、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謂之季子、則武觀一人耳、善長巨洋水注、以五觀爲啓子名、曰名、則非五人矣、且未有五人而幷封一邑者也、啓十五年、武觀來歸、閱一年、太康敗於洛表、五子之歌、應在此時、豈三年之內五人乍悖而乍賢耶、墨子非樂引武觀曰、啓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銘莫磬以力、湛濁於酒、渝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天、天用弗式、此逸書也、不知何指矣。

毦字義

吹景集既徧搜毦字、又廣推其義曰、筆亦可名毦、魏辛毘云、御史簪筆以奏不法、如今者直備位毦筆耳、隋志、今文官七品以上通毦之是也、貂亦可名毦、董巴輿服志云、內常侍加黃金附蟬毦尾、謂之惠文冠、隋志云、侍臣毦豐貂是也、拂亦可名毦、張敞晉東宮舊事云、皇太子納妃、有白毦拂二枚、南史婆利國主坐金高坐、侍女持白毦拂、及孔雀扇是也、珠亦可名毦、北史吐谷渾傳、夸呂椎髻毦珠、以皂爲帽是也、色絲亦可名毦、梁書貞惠世子以五色毦辮鮑泉鬢是也、案梁書無此事、出南史耳、鳥羽俱可名毦、沈佺期詩、鸚鵡林中彩毦分、柳絮荻花亦可名毦、內典翻譯名義云、兜羅綿亦翻楊華、或稱兜羅毦、梁元帝蓼莪詩云、非秋無有毦、未燒不生煙、是也、藤亦可爲毦、齊民要術云、毦藤大小如萃蒿、蔓衍生、人采取、剝之以作毦、是也、據服虔通俗文曰、毛飾曰毦、則凡絲羽華草之下垂者並可以毦名矣、毦

之義於是乎大備。

申之曰。說文。毦。羽毛飾也。毦爲物飾。而作毦之物與所飾之物。豈可遽以毦名。試舉吹景所遺。難焉。後漢書宦者傳。金銀罽毦。施於犬馬。又西南夷傳。冉駹夷有旄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爲毦。宋書江夏王義恭傳。有司奏。蕃王不得孔雀白鷺。則孔雀施牛犬馬。統可名毦耶。蜀志。姜維每出北征羌胡。每出馬牛羊氈毦及義穀裨軍糧。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有石山安車。四馬。有毦。轅。鹵簿有黃麾。南齊魏虜傳。黑氈行殿。輦邊三郎曷刺真槊多白真毦。梁書。狼牙修國王出。乘象。有幡毦旗鼓。罩台蓋。蠕蠕傳。賜阿那瓌露絲銀纓槊二張。並白毦。赤漆槊十張。並白毦。吹景集誤作。隋禮儀志。齊永明制。玉輅上施重屋。棲寶鳳皇。綴金鈴。鏁珠璫玉蜾佩。四角金龍銜五采毦。帝皆省之。唐儀衛志。屬車左右廂第十一行大纛。白毦。青地雲花襖冒。又夾轂隊三十人。胡木鍪毦。蜀鎧懸鈴。玄武幢。次細稍十二。孔雀爲毦。則玉輅毦。輦輸幡纛鏃鍪鎧鈴稍俱可以毦名耶。南齊輿服志。玉輅斗蓋。結仙人。綾雜色眞孔雀毦。隋音樂志。大業時。端門外列爲戲場。伎人爲婦人服。鳴環佩。飾以花毦者。殆三萬人。南蠻傳。赤土國居僧祇城。有門三重。圖畫飛仙仙人菩薩之像。懸金花鈴毦。則仙人伎人菩薩。咸可名毦也。隋食貨志。煬帝修施旗羽儀之飾。課天下州縣。凡皮革毛羽。堪爲毦毦者。皆責焉。毦昌□反。作毦非。與時外國傳。黑白毦出天竺國。古今注。昔有神巫。名曰寶毦。能符劾百鬼。則豈獨毛羽可以毦名。卽皮革不可名毦乎。予博求數者中。惟華鷟得名爲毦。何者。郭璞江賦。揚皜毦。擢紫茸。皆花也。此爲可證。陳子良看華公朝還詩。迎風絲毦轉。照日綬花開。毦花作儷。蓋亦此解。餘毦字皆當說爲縷綫流蘇之類。至於毦筆毦。貂毦蟬。當與珥金珥彤。同作珥字。文選六臣注。珥。插也。戴也。執也。又服也。作毦字並誤。書耳。後漢書注。毦如志反。從耳。從毛。廣雅。毦而恭反。从茸从毛。梁簡文山池詩。飛鱸飾羽毦。長幔覆緹油。此應爲羽毦。毦字亦譌。若武夷志。幔亭之宴。肴有名毦者。注云。音軟。亦若也。蓋作上聲。予觀稽叔夜集。向子期阮德如皆有相難文。故爲遐周申之。遐周聞此。將無一大噱乎。

商艾

四凶

艾千子評塈曰。堯不誅四凶。而舜誅之。以是爲堯舜之優劣。陳大士章大力常言之。此蠡天測海之論也。攷之於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所謂在位言居攝也。孟子亦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計舜之居攝三十年中。其間人才之用舍黜止。如漢文帝、唐貞觀開元、宋仁宗享國久而事多。興廢沿革。史不絕書者比乎。鯀之績用弗成。僅九載耳。九載之外。堯能待舜之卽位。至於三十年。民之爲魚也久矣。而後堯之殂落。而乃不用之耶。然則四凶之用也。四凶之誅也。皆在堯之朝。舜居攝之年。堯總其成。舜相之而已矣。邇年邪說踏行。乃有此論。眞世道人心之憂也。不容不辨。予有駁堯不誅四凶論。刻出與海內共見之。

商曰。案國語。太子晉曰。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左傳。太史克曰。舜臣堯。賓

於四門。流四凶族。又子產曰。昔堯殛鯀於羽山。大戴禮。孔子曰。堯流共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莊子曰。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荀子議兵曰。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韓非子曰。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傳之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淮南修務訓曰。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說苑曰。堯誅四凶以懲惡。漢書。鮑宣書曰。堯放四罪。而天下服。後漢書。楚鯈曰。唐堯大聖。尙優游四凶之獄。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又何休左氏膏肓曰。孔子云。蕩蕩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今如左氏。堯在位數十年。久抑元愷而不能舉。養育凶人。爲民害而不能去。則孔子稱堯虛言也。桀紂爲惡一世。則誅。四凶歷世而無誅放。易云。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虛言也。曹植贊堯。亦曰克平共工。萬國同塵。何孟春餘冬序錄曰。舜罰誅共鯀。非也。鯀之誅。堯之命也。事非出堯。則禹於舜爲父讎。禹事讎哉。韓非有言云云。韓書不足據。以理斷之。吾然其言。以四凶爲堯所去者多矣。艾子豈從其說乎。然孔氏書四罪疏云。洪範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左傳僖三十三年。舜之興也殛鯀。其舉也興禹。襄二十一年又云。鯀殛禹興。此皆言殛鯀而後用禹。是四罪在治水之前。明是徵用時所行也。鄭玄以爲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王肅難云。若待禹功成而後以鯀爲無功殛之。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矣。而於左傳文十八年正義曰。聖主莫過於堯。審官王政所急。大聖之朝。不才總萃。雖曰帝其難之。復何甚也。此四凶者。才實中品。雖行有不善。未爲大惡。故能仕於聖世。致位大官。自非聖舜登庸。大禹致力。則滔天之害。未或可平。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勳業旣謝。愆釁自生。爲聖所誅。其咎益大。此

假以玄圭旣告。四罪乃除。卽孔氏亦不能明也。夫謂禹已奏功。彼乃藏罪。誠爲讏說。顧謂徵用時事。則爲不然。何者。虞書。舜受終文祖。類禋望徧。巡守方岳。始有四凶之誅。孔安國曰。終。謂堯終帝位之事。孔穎達曰。類禋望徧。告受禪也。夫禪則以位授矣。孔子曰。唐虞禪。自孟子而始言攝。其後孔安國、司馬遷之徒。不得不從。不知孟以辨博折羣言。與尼父虞史之論不合也。魏晉宋齊梁陳六代。卽阼咸作禪文。欲以比德唐虞。邇隆舜禹。未聞禪後而漢獻、魏奐、晉恭、宋順、齊寶融、梁方智。猶得于預新政也。卽以攝言之。百官總已。國命獨持。周公之制禮作樂。何曾復關孺子。孔子卻萊夷。誅少正。曷嘗必告季桓。宋穆之攝也。宋之政、與夷不與聞。魯隱之攝也。魯之事、桓公不得問。倘此旣履籍聽斷。而彼猶拱手畫諾。是爲佐命之臣。又非攝代之義矣。相之與攝。正不可同日而語。孟子旣言舜攝。又言相堯。亦自矛盾耳。史記云。堯薦舜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據此。則舜雖執權。堯已巽位矣。又云。舜巡狩歸而言於帝。請流四凶。案堯求禪之年。耄期踰六。舜四巡而歸。堯年九十有一矣。豈少壯寬慈。至此而乃懵懂少恩乎。且旣已避位。又聞其政。孟氏所謂二天子也。鄭玄云。舜不刑四人者。以爲堯臣。不忍刑之。此殆爲舜解嘲。亦可見四裔之投。堯不與聞矣。王粲難太平論。亦曰聖莫盛於堯。而四族凶佞。帝舜因之。而三苗叛戾。而陸德明莊子音義乃曰。

堯六十年放驩兜於崇山六十四年流共工於幽州六十六年竄三苗於三危與虞書孟子史記又異不知復何案據也夫古今之言六藝者折衷於仲尼之徒論語曰舜有天下舉皐陶不仁者遠矣皐陶卽八愷之庭堅也不仁者遠非四凶之誅乎予反覆其事尙有可徵者史記稱堯仁如天德如聖其人蓋寬蕩意多嚴烈氣少故熙績若采必咨臣岳蒐慝雖集山藪自弘朝無刑辟之官國無纓鞭之典及舜召試日陰未移娥英已降三載始覓天下胥遷可謂悅賢如加膝去佞如拔山各有當也至舜而英毅之風漸開精嚴之道兼用御大寶兮守金鏡操太阿兮握魁柄故孔穎達以爲舜自受終後萬事皆自主之迨行巡狩不稟堯命予謂不但是也踐位之後勅命二十二人唯禹益垂夷岳牧咸薦其他十有八人獨斷獨命不復詢謀至總師歸禹受命神宗僅遣征苗餘權弗假年百餘十蒼梧零陵翠華躬狩其聰明神武古今莫並也自孔孟之書推美虞夏其後百家之言如竹書云舜囚堯偃塞丹朱不使與父相見故括地志鄄城縣有囚堯城又有偃朱城史通引瑣語云舜放堯於平陽其地有城曰囚堯韓非云瞽瞍爲舜父而舜放之象爲舜弟而舜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越絕云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孔穎達又按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是黃帝八代之孫堯女於舜之曾祖爲四從姊妹以之爲妻於義不可世本之言雖信或者古道質故也此等書在今皆爲誹謗聖人得罪名教學者口噤於爾耳畏於閑憤悱之徒懷疑滿腹雖有蹤三尺不敢更端若此非一矣竊案呂氏春秋堯以天下讓舜鮒爲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爲帝得地之道爲三公今我得地道而不爲三公以堯爲失論欲爲亂比獸角爲城舉其尾爲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臾刀書疏云舜以側微起升上宰初來之時天下未服既行四罪故天下咸服用刑之當也予因思舜揚畎畝共驩之徒相與目擿不行意表之事不足奪天下之情諸人素宦於朝威名久著附麗擁佑實繁有徒是時二八既登羽翼已備且羣牧羣后率之於外五刑五宅裁之於內於是而四人分崩播越裔土矣咸服者蓋懾其用威未必欽其不濫也夫其工靜言象恭罪安所據驩兜舉人不用反與同辜崇伯績用弗成顧猶能障洪水爲禹修功之地乃皆使之流離囚錮畢命無人之鄉三苗之行孔穎達云堯典無文先儒以左傳相考知是饕餮此亦以臆疑人按博物志及郭璞山海經注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爲三苗國蓋亦以讓沮揖讓得戾新朝由此言之四罪之施當乎否與且兜惟以保任共工一言擯罪則鯀之用也四岳强請言愈切至海宇愁蟄實岳之繇是宜先爲羽淵波臣而終偃然南面豈非否德之讓意存嫌洵克諧之對恩不可忘特蓋其罪而不以宣與暴世加恩舉主至同罔極四岳之貸實爲濫觴也已太公始封於齊誅狂矯華士營蒔潛阯亦四罪而齊人懷之豈其效舜之英威乎抑諸家言禹治鴻水三載功成於時已有八載之法矣流沙既被羽山可返而不聞舜施議功之恩禹陳議親之請者豈羽泉之熊已化遂東之鶴無歸與後世睡其門生故吏又不同者亦千載之疑端也請更一揚推之

增繞

莆中方言

吾鄉姚旅、字園客、作露書數十卷內載莆中方言數條余覺其未備聊因筆墨之間采諸所見而增之增曰先王畫疆分野邦域既異語音必殊而岐海之聲傖人每笑爲閩語此不知音者也予閱經史言多有與敝邑同者故掇拾以貽好事

莆人遇意外事而驚動者發聲輒云夥頤史記陳勝故人見殿屋帷帳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索隱引服虔曰楚人謂多曰夥又言頤者助聲之辭也謂涉爲王宮殿帷帳其物衆多驚而偉之故稱夥頤也

莆閩人嫌其雅子者發聲輒云翻畜按漢書京兆眉憮孟康注曰憮音翻北方人謂媚好爲翻畜 二語蓋閭巷恆言其出處乃爾雅如是且夥頤翻畜更可作一佳對也

人物瘦癟謂之眚本周禮大司馬職馮弱犯寡則眚之鄭玄注曰眚猶人眚瘦也亦作省謝承後漢書曰袁閎面貌省瘦是也

掘土地中謂之鼈本周禮小宗伯鄭氏注今南陽名穿地爲竈聲如麻脆之脆

繫維人獸謂之僕淮南本經訓僕人之子女高誘注曰僕音雞繫囚也

羹糜多涪謂之溉淮南子甚淖而溉高誘曰飯粥多瀋者曰溉

淅米淳水謂之潘鄭玄王制注曰湯沐曰潛陸德明曰芳袁反米汁也

炙物於火謂之別北齊書侯瑱任約攻鄱州城中食少人有死者卽取其肉火別分噉

垢汙所觸謂之黷廣雅曰黑也於物反

單家呼父謂之爸廣雅曰步可反父也

謂寒涼懼戾爲淒其本詩絺兮綌兮淒其以風也

謂縱任游戲曰佻達本詩挑兮達兮在城闕也

幼穉謂之倀本史記秦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遂倀男女三千人資之徐廣注引西京賦倀子萬重裹閼

案薛綜曰倀子童男女也

天從鐵因聲本周易毛詩韻也屈原九歌亦沖天愁人叶

語來如釐本儀禮來女孝孫也漢書亦曰莫說詩匡鼎來

呼空如康蓋也徐幹室思詩催且傷與常飢空叶

年從禰因聲漢書武帝紀傳永年與百神叶

馬從母果聲潘岳西征賦爲馬與寄坐叶

詮鍾

鼓缶

詩歸載逸詩云君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鍾惺曰孔子刪詩不入三百篇者非必盡以詞理之佳惡爲去取亦自有單詞錯簡不能成篇者存此以志其凡○孫云遞北傳談云名經詩歸爲吳下人托名經譚不足辨

詮曰。晉讀淮南說林文有此。非詩也。又文子上德篇曰。君子有酒。小人鞭缶。雖不可好。亦可以醜。鴻烈特取辛氏言耳。何據以爲尼父刪也。

古諺古語

詩歸載古諺曰。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蹈。將噬者爪縮。將文者且朴。鍾伯敬云。大好勝人所爲。譚元春云。將文者且朴。至理也。句法之妙。妙在不與上三句相同。

詮曰。蔡洪化清經文也。且朴下尚有伏龍非我馬。白日非我燭。藏之埋之。保此玄樸四語。意林載化清經。爪縮下有將言者口默一句。安在句法之不同也。鍾以爲古語。不知其出自松滋耳。

十一何以

詩歸選繁欽定情詩。何以致拳拳。綰臂雙金環。云云。鍾云。妙在語不可了。譚友夏云。連用十一何以。奇甚。

詮曰。洛神賦注引定情詩。有何以消滯憂。足下雙遊遊。則爲十二何以。胡搜之未盡也。然玉臺新詠無此二語。則徐孝穆亦遺之矣。

登廬山

詩歸載謝靈運登廬山絕頂望諸嶠詩曰。積峽忽復啓。平塗俄已閉。巒隨有合沓。往來無蹤轍。晝夜蔽日月。冬夏共霜雪。鍾云。六句質奧。是一短記。譚云。他人數十句寫來。必不能如此朴妙。又云。如此大題目。肯作三韻。立想不善。

詮曰。江淹雜體詩注引謝登廬山詩云。山行非前期。彌遠不能輟。但欲淹昏旦。遂復經盈缺。蓋即是篇發端也。不經昭明所選。代久篇殘。何知霜雪後更無數十句乎。耳目難遍。胸臆易生。亦論古之大病也。又康樂遊覽詩。絕無寂寥數語者。讀其集。自得之。

王羲之蘭亭集詩

仰視碧天際。俯瞰淥水濱。寥闊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工。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譚云。寓目理自陳。適我無非新。二語眞是通讖所發。

詮曰。蘭亭之集。諸家收逸少四言五言詩各一篇。蓋當時碑本。孫興公所謂賦詩亦裁而綴之者。予讀張彥遠法書要錄。逸少曲水詩五言。蓋五首。第一首殘缺。惟餘十三字。次首乃今所傳者。詩曰。三春啓羣品。寄暢在所因。仰眺碧天際。俯盤綠水濱。寥朗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觀其起語自然。存之亦勝。適我無非親。是簡文所謂鳧魚鳥來親人者。新字入莊。但其第五章有造新不暫停句。則複矣。

古語

詩歸載氾勝之引古語曰。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鍾伯敬云。周以前語。

詮曰。鄭玄月令注引農書云云。正義曰。農書、先師以爲氾勝之書也。土長冒橛者。謂置橛以候土。土長冒

橛。陳根朽爛。可拔而去之。耕者急速開發其地也。韋昭國語注及齊民要術皆引農書云云。則是氾勝之書中文。非引語也。

劉子

詩歸載劉子引古諺曰。深不絕泓泉。稚子浴其淵。高不絕邱陵。跛羊遊其顛。鍾云。竟是五言。

詮曰。劉子其劉孺乎。孺書無此語。惟牟子理惑論曰。若高不絕山阜。跛羊陵其顛。深不絕涓流。孺子浴其淵。總非引諺也。

史炤通鑑疏引諺二則

詩歸古逸取史炤通鑑疏引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鍾云。上句內經妙語。

詮曰。二語出黃石公素書。申鑒亦曰。下有寒民。則上不具服。故足寒傷心。民怨傷國。劉鶚新論又曰。足寒傷心。民勞傷國。足溫而心平。人佚而國寧。皆不云諺。通鑑後晉紀。天策學士拓跋恒上齊王石重貴書曰。殿下馳騁遨遊。雕牆玉食。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諺云。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此則語出五代。不容以羅周秦。且司馬已入編摩。無待史炤掇拾。炤注又號釋文。不稱疏也。

又

禍至心靈。禍來神昧。鍾伯敬云。幽感名通。

詮曰。通鑑後漢紀。劉知遠夫人李氏、歸出宮中。庶有以勞軍。中外大悅。晉註曰。婦人之智及此。異乎唐莊宗之劉后矣。鄙語有之。禍至心靈。禍來神昧。二人者各處一焉。按此蓋宋世之諺。又在五季品評。何得以入古逸。且是胡三省爲論。非史炤也。炤鄙陋有餘。胡氏所笑。此論雖僅數語。恐炤亦無以與於斯文。

易緯

詩歸載易緯引古諺曰。一夫兩心。拔刺不深。鍾云。此語、末世臣子當書諸紳。

詮曰。焦氏易林豫之臨、噬嗑之豐並云。一夫兩心。拔刺不深。所爲無功。求事不成。其文灼然。乃以爲易緯古諺。何哉。伯敬取焦贛書五十三章。又摘句百餘。縣之國門。乃不知此語出易林內。謬爲選評。將簸糠而眯目耶。

花額

名媛詩歸載文明太后善詞賦。登臺見雀啄食。作青臺歌曰。青臺雀。青臺雀。緣山採花額。鍾伯敬云。緣山字奇。花額字秀。皆不經人道。又曰。一句中卻與動質練。似識似謠。似諺似諢。不必有所指。而恍惚成語。想像成歌。此種著作。又似開闢許多情練奇峻處。

詮曰。伯敬剃楚名士。而降心於文明乃爾。高山流水。豈非異代之鍾期。然馮氏祖學書計。稍解歌謠耳。謂善於詞賦。吾未之聞也。按太平御覽郡國志曰。金河府青臺。在方山北五里。文明太后恒與六宮遊戲。因歌云。青臺雀。青臺雀。緣山採花額。顏著此。亦采采芣苢之流。偶然成語。以爲字秀語奇。開闢未有。過矣。且其歌以著與雀成韻。露其風流。摘去顏著二言。文情窒矣。花額二字。理抑難通。誤書不思。翻以辨博濟其

說天下安可盡欺也。

杜蘭香

名媛詩歸取杜蘭香贈張碩詩云。阿母處靈邱。時遊雲霄際。衆女侍羽儀。不出瑤宮外。飈輪送我來。豈復恥塵穢。從我與禍俱。嫌我與禍會。鍾云。欺陵要挾。神仙亦任氣質耶。

詮曰。仙眞下謫。偶影凡夫。運會不濟。宜其詞之倨而悍也。按搜神記。成公智瓊之從弦超。贈以詩曰。飄飄浮勃逸。散曹雲石斑。芝英不須潤。至德與時期。神仙豈虛降。應運來相之。納我衆五族。逆我致禍災。詩意介特迫膚。亦與蘭香同。然智瓊溫惠中離。告絕而水覆再收。韭萎復入。自嘉平至於太康。情好不替。賢於蘭香矣。二詩成公似優。詩歸博收彥管之製。而不及智瓊。抑所未達。

松果

水經注。河水南流。瀧激關山。因爾之瀧關。瀧水注之。水出松果之上。鍾伯敬鈔云。水出松果之上。奇境奇語。

詮曰。山海經曰。太華山東六十里。曰松果之山。瀧水出焉。北流注於渭。則瀧水當作瀍水。而之上當作之山。松果山名。伯敬評榷云。然豈以爲縣泉樹杪。激波木末乎。

尼林卷之八

詮胡

王褒

胡元瑞玉壺遐覽云。漢有二王褒。一字子淵。武帝時人。卽上聖主得賢臣頌者。末謂奚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吹吁呼吸如喬松哉。蓋飄武帝之學仙。其識趣非道家者流也。一字子登。元帝時人。遇華山異人。得道。至王屋山。號清虛眞人。然後漢郊祀志。又有王褒姓名。非武元二帝以文學道術顯者。是漢自有三王褒也。又後周王褒。字子淵。亦能文章。工詩。詩藪曰。北周文士。王褒爲冠。西漢王褒。同姓名。同以才學顯。世所共知。以予攷之。古今有五王褒。一唐人。字士元。亦能文。卽補傳亢倉子者。一見漢郊祀志。一見神仙通鑑。

詮曰。漢書宣帝時。修武帝故事。益州刺史王襄奏王褒有軼才。上詔爲聖主得賢臣頌云云。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本傳甚明。胡氏以爲飄武帝。誤哉。又漢書爲郊祀志。東漢書稱祭祀志。云後漢郊祀志何耶。郊祀志云。神爵時。遣諫大夫王褒持節求金馬碧鷄之神。此卽子淵傳中語。惟五行志。成帝綏和二年。鄭通里男子王褒。衣絳衣。帶劍。入北司馬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組結佩之。則又一王褒耳。三洞珠囊曰。王褒。字子登。前漢王陵七世孫。服青精飯。趨步峻峯如飛鳥。無津梁直渡瀧水。又服雲碧晨飛

丹腴。視見甚遠。太上道君賜王君素明璅紋玕丹錦旌。號清虛眞人。神仙傳同。茅君傳曰。清虛王眞人。漢元帝時。辭家入華陰山。九年。又登陽洛山。平帝時。修行道成。太上賜錦旌。爲太素清虛眞人。又集仙錄。茅盈、字叔申。王褒、字子登。張道陵、字輔漢。皆朝王母於崑崙之闕。按既云前漢七世孫。又云元帝時道成。又云與道陵同時。則非武帝時人矣。但周書王褒、字子淵。爲梁元帝尙書左僕射。江陵陷。入長安。仕周。封石泉縣子。然梁書作字子漢也。魏時亦有一王褒。博物志。文帝黃初三年。武都西都尉王褒。獻石膽二十斤。晉時更有二王褒。王隱晉書曰。王褒、字偉元。○孫云。案偉元名眞。眞褒古字通。少立操尙。以父儀爲司馬文王所殺。絕世不仕。霍原傳云。原與王褒等同以賢良徵也。晉書又曰。元帝鄭夫人妹適長沙王褒。帝召爲尙書郎。隋亦有一王褒。北史。宇文述討薰蘭。遣王褒守吳州。述遣兵襲褒。褒衣道士服。棄城遁。按胡氏得五。予得其八。而路史發揮曰。王褒有十一人。九見前錄。一漢鑄工。見孝成鼎。一眞人。自有內傳。

洪崖先生

玉壺遐覽曰。洪崖先生傳云。洪崖先生者。咸云黃帝之臣伶倫也。得道仙去。姓張氏。堯時已三千歲矣。陶弘景眞誥云。洪崖先生今爲青城洞眞。故青城山有洪崖洞。司馬天師五岳朝儀云。青城山洞周回二千里。昔洪崖先生服瑯玕花隱去。代爲青城眞人。據此。則古洪崖治青城山甚明。然傳又云。洪崖山在豫章之西。山有仙槎臨井上。爲洪崖煉丹處。五春曰。色渥如丹。各圓深二尺餘。爲洪崖煉丹臼。則又似言豫章何耶。蓋青城爲古洪崖所理無疑。而豫章則唐張氣先生隱處也。咸疑洪州是開皇時。改號在唐前。然則豫章固嘗有茲山。張氣隱焉。而井臼則氣之遺跡無惑也。設帝堯前。安有張姓。其謂張姓者。斷因唐之洪崖而訛矣。

詮曰。霈次宗豫章記曰。厭源山西北余侯村五六里有洪井。俗說洪崖先生之井。又謝莊有遊豫章觀洪崖井詩。水經注曰。散原山西北五六里有洪井。飛流懸注。其深無底。舊說。洪崖先生井也。西有鶯岡。洪崖先生乘鶯所憩泊也。梁元帝吳平侯誌曰。遷豫章內史。洪井鶯峯。甘露歲下。簫崖鶴嶺。連理成陰。古洪崖托跡豫章審矣。安得以井臼屬唐人。按集仙錄。晉武帝時。豫章吳猛、許遜、居洪崖山。築壇立靜。傳所云仙壇臨井者。豈吳許所築與。而太平廣記引逃史。萬年縣南山有洪崖澗。則不止青城厭源也。又眞誥曰。吞瑯玕之華而方營邱墓者。洪崖先生也。洪崖先生墓在武威姑臧縣。則姑臧又爲先生尸解地。安往不化。何必青城哉。然郭有道碑云。將蹈鴻崖之遐跡。陶邱一薦。管寧曰。追跡洪崖。參踪巢許。則似爲隱士。西京賦曰。洪崖立而指麾。薛綜曰。三泉時伎人。則祇爲伶官。與升仙者豈別一人乎。陳子昂詩序曰。鶯鳥篇者。晉人洪崖子作也。洪崖子矯迹汾水。乘白驢。衣羽褐。云云。按張氣奇晉州神山縣。洪州大疫。氣來施藥。病者立愈。玄宗驛召之。果氣也。常服紅蕉衣。跨白驢。此與伯玉所敍合。氣時一至豫章耳。安用鍊丹井臼爲然。能和墨灑翰。則張洪崖亦一文人。

王喬

玉壺遐覽曰。王喬尤易舛淆。古今未有了此者。楊用修、王元美尼言。俱以爲有二人。余別考得三人。自

謂足據。近復憶之。誤也。仙家王子喬傳。子喬卽太子晉。字子喬。一云名喬。字子晉。遇浮邱公。授以至道。於緱山乘鶴上昇。時人覩者咸曰王子登仙。遂言曰王卽吾姓。因遂稱王子喬。幷葉縣爲令飛舄之王喬。柏人爲令食芝之王喬。其爲二人無疑。余舊嘗載之史書。佔畢中。然三代前以子系字者尙希。而是時卽太子亦稱王子。其謂王子喬者。猶云太子晉爾。未必字爲子喬也。旣周太子。自應姬姓。何得以爲氏王。傳中王卽吾姓之云。蓋不得王子二字之義。而强爲茲說以傅會之耳。今詩家稱子晉者亦非。二王喬並載於後。參閱自明。

王喬。河東人也。漢明帝時。爲尙書郎。出爲葉縣令。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城東。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爲立廟。號葉君祠。吏人祈禱。無不如應。元瑞上言飛舄。而此乃不記錄。疏也。按後漢書。喬爲葉令。每朔望。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令太史伺望之。言其陰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舉羅張之。但得一雙履。則四年所賜尙書官履也。每當朝時。輒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

王喬。犍爲武陽人也。武陽有北平山。在益州南一百四十七里。高一千二百丈。上有白蝦蟆。謂之肉芝。食者長生。非仙材靈骨莫能致也。喬好道。望山朝拜。積十餘年。登山惑致。因得食之。身輕力倍。行及走馬。後爲柏人令。遂於東嶧山得道。今武陽有喬仙祠。王喬有三。同姓名。有太子晉王喬。有葉令王喬。食肉芝王喬。乃蜀中神仙也。又見太平廣記。其謂三人。亦不詳考。王子喬非王姓也。名疑云。卽封禪書王伯僑。騎授封禪書作正伯僑。非王姓。 又御覽劍解門引道經云。王子渤清之冢。劍鳴空槨。王喬景陵之墓。劍飛沖霄。王子者。曾詣鍾山。獲九化十變經。以隱遁日月。游行星晨。後一旦疾終。營冢渤海山。夏衰時。有發王子墓者。一劍在北寢上。自作龍鳴。人無敢近。後亦失所之。王子喬墓在景陵。戰國時。復有發其墓者。見一劍。人適欲取視。其劍忽然上飛去。王子喬事。舊說。浮邱公攜與乘鶴。共登嵩山。此事又不同。解化時。年正十五六云。按此子喬劍解事頗新僻。並著之。所稱王子。不知何人。其劍解亦與子喬相亂。不可不知。路史云。王子喬名超古。字開山。尤爲奇僻。幷附載。

論曰。蔡邕集有王子喬碑。云王孫子喬者。上世之眞人也。閒其仙舊矣。不知興於何代。博問道家。或言潁川。或言產蒙。斯邱傳曰。王氏墓。永和元年臘夜。上有哭聲甚哀。附居者登而察焉。洪雪下無人跡。見一大鳥跡。後有人絳衣大冠。呼樵孺子尹禿曰。我王子喬也。爾勿復取吾先人墓前樹也。忽不見。碑詞但稱其乘螭駕鶴。並不及監撫世業。水經注言冢在梁國蒙縣。碑題云仙人王子喬碑。正載中郎文。稽周室墳陵無在梁國者。而此子喬姓王。固非王子晉也。高允王子喬行曰。王少卿。王少卿。超升飛龍翔天庭。少卿必子喬字。此亦姓王者。王逸楚辭注曰。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子喬化爲白蜺。而持藥與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喬之尸也。置之室中。覆以敝筐。須臾而化爲大鳥。開而視之。翔飛而去。蓋王子喬已有三矣。眞誥衆眞集。洞宮有桐柏眞人。領五嶽司。侍帝晨。王子喬。注曰。此稱眞人之字也。則元瑞疑未必字子喬者。殆未考耳。文選別賦注引南越志曰。長沙郡劉陽東有王喬山。山有合丹處。

杜氏通典曰。昆陽城有古墓在東。俗云王喬墓也。斯復不知何眞。當與柏人葉令又別一人。則王喬亦有二也。雖然。葉令當顯宗時。柏人令未審在何世。顯爲令長。則亦漢中葉矣。屈平遠遊曰。吾將從王喬而娛戲。賈誼惜誦曰。乃至少原之野兮。赤松王喬皆在旁。淮南子曰。王喬、赤松子、吹嘔呼吸。上通雲天。又曰。王喬、赤松、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蹀虛輕舉。乘雲遊霧。屈生戰國之世。二子皆產漢初。所稱果何指也。蔡澤說應侯曰。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注曰。喬。王子晉。松。赤松子。案汲冢周書。師曠謂子晉曰。汝聲淸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子晉果十七而卒。秦去羣王未遠。傳聞宜眞。乃云喬之壽何也。且亦未聞子晉之吐故納新。耽慕方術者。以王喬卽子晉。豈彭殤可齊乎。而諸敍王喬者。皆與赤松並稱。且不云松喬而云喬松。予意必先赤松而出者。疑上古已有一王喬。而書傳不詳其事耳。武陽王喬。太平廣記無之。胡氏誤也。御覽所引道經。蓋出眞誥。眞誥曰。王子者。帝俈也。曾詣鍾山。幾九化十變經。以隱遁日月。遊行星辰。後一日。疾崩。營冢在渤海山。夏中衰時。有發王子墓者。室中無所有。唯見一劍在北寢上。自作龍鳴虎嘯之聲。人遂無敢近者。後亦失所在也。帝俈則堯父。外書作嚳字。王子喬墓在京陵。戰國時。復有發其墓者。唯見一劍在室。人適欲取視。忽飛入天中也。案此。則營墓渤海者當作玉子。非王子也。玉子卽帝嚳名號。亦奇。御覽字多譌。

王僑王子喬

楊用修云。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廟者。昔有王僑。魏爲武陽人。爲柏人令。於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唐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蓋世以王僑爲王子喬。誤也久矣。

元瑞新錄曰。史記封禪書。宋毋忌、王伯僑、充尙、羨門子高。索隱注。司馬相如云。王伯僑。古仙人。下復引裴秀記。緱氏仙人廟者。昔有王喬云云。余按史記。王伯僑自是一仙人名。注再引王喬。已誤。然裴記王喬。喬字偏傍無立人。用修作僑字。從人。蓋因史文王伯僑而誤也。蔡邕巨言云。仙人有兩王喬。其一卽太子晉。其一柏人令。天降玉棺者也。此與用修說同。但楊誤加偏傍耳。嬰按天降玉棺者。是葉縣令。非柏人令也。元瑞何不彈駁。且用修說與王不同。余意王喬爲太子者。汲冢書。師曠稱晉爲王子。故樂府稱王子喬。非姓王氏也。喬常是晉別名。唯爲葉縣令而飛鳧。與爲柏人令而食芝者。則名姓俱同。又同爲令。最易相亂。王子喬斷當從余此說。余嚮以爲三王喬。亦襲舊說。未安。

論曰。嚴忌哀時命曰。比王僑而爲耦。王褒頌曰。呴噓呼吸。如僑松。顏師古注。僑、王僑。仙人也。大人賦。斯征伯僑而役羨門。張揖曰。伯僑。仙人王子僑也。師古曰。仙人姓征。名伯僑。非王子僑也。王子僑。王子喬也。王子喬之乘雲兮。載赤霄而凌太淸。又曰。騁子僑之奔走。王逸曰。子僑。王子喬也。王莽傳。仙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莽曰。是乃予之皇祖叔父子僑。欲來迎我也。偏傍作立人。多有之矣。作僑亦何害也。獨尋劉向列仙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皇鳴。遊伊雒間。後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侍我於緱氏山巔。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舉手謝時人而去。遂立祠於緱氏山下。柏人令復於此登仙。而立廟於麓。何事

之巧合若是。高誘淮南注曰。王喬、蜀武陽人。爲柏人令。得道而仙。華陽國志曰。魏爲郡北接蜀郡。王喬升其北山。又曰。武陽縣有王喬祠。郡國志。武都西有王喬谷。卽王喬隱處。谷有王喬臺。歲常祀之。則柏人令乃於桑梓登遐。而顏氏家訓曰。柏人城東北有一孤山。俗呼墻務山。城西門碑是漢桓帝時柏人民爲縣令徐整立。銘云。土有墻務山。王喬所仙。又北夢瑣言。韓定辭爲鎭州王鎔書記。聘燕燕。幕客馬彧贈詩曰。別後墻務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則是於宣遊飛舉。裴秀謂在緱山。亦誤也。然則唐詩所云緱嶺吹笙。正指子晉。以爲柏人令。殆見其流而未溯其源耳。至其人之同異。野客叢談引類說。亦謂有三。皆未備也。

楊泉

胡元瑞九流緒論云。太玄經十四卷。晉楊泉撰。鄭氏通志略作太玄。蓋泉以子雲同姓。故此書亦擬子雲而作也。今第馬氏意林所鈔百餘言存。馬氏注云。梁國楊泉。字德淵。而不言何時。鄭藝文略及隋藝文志俱云晉人。惟舊唐書作唐人。然唐人諱淵。泉字德淵。其爲晉人無疑。舊唐書字誤也。馬氏意林又有物理論十六卷。所采頗衆。而不題名氏。按隋志亦泉所撰。韓非鄧析流也。

陰曰。北堂書鈔引晉錄。會稽相朱則上書言。楊泉清操自立。徵聘終不移心。詔拜泉郎中。隋經籍志。晉處士楊泉集二卷。在薛瑩下。閔鴻上。是吳人而入晉者。物理論屢稱傅子。蓋與休奕善也。藝文類聚又載楊泉賦數首。皆稱吳時人。

衛元嵩

胡元瑞四部正譌曰。元命包四卷。周衛元嵩述。本緯書。春秋孝經各有元命包。○孫云。案春秋緯有元命包。孝經緯無之。此云春秋孝經各有元命包。誤也。方叔未及糾正。故好事勦爲此書。而附諸大易。其文率準太玄。用字奇僻過之。厥義則甚淺。此書崇文總目稱唐衛元嵩。通志通考並因之。按元嵩後周人。所撰述有齊三教論七卷。見通志。又隋志釋氏類稱。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言僧徒猥濫。周武帝下詔。一切廢毀。卽其人也。而王堯臣以爲唐人。考唐世諸傳記。絕無名姓同者。其誤瞭然。此書楊揖本序。以元嵩獻策後周。賜爵蜀郡公。武帝尊禮。不敢臣之。頗與隋志合。必元嵩先爲沙門。後還俗。上書請汰僧徒。故周武亟暴顯之。以風天下。序稱元嵩有傳。考北史無之。恐楊揖誤也。

陰曰。續高僧傳釋衛元嵩。成都人。少出家。至京上廣佛法事。自此還俗。周祖納其言。嵩制千字詩。並符讖緯。事後知之。據此。則與元瑞所疑先爲沙門後還俗者合。然元嵩乃上書而後還俗。非還俗而始上書也。廣弘明集云。衛元嵩、本河東人。遠祖從宦。遂家於蜀。梁末爲益州野安寺僧。佯狂浪蕩。周氏入蜀。因爾入關。天和二年。上書請造平延大寺。夫平延寺者。無還道俗。罔擇親疏。以城隍爲寺塔。卽周主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爲聖衆。推令德作三剛。尊耆老爲上座。還仁智充執事。示無貪以斷偷刼。是則六合無忍耐之聲。八荒有歌周之詠。嵩此上言。則興佛法而安國家。非滅三寶而危百姓也。有十五條。總是事重勸行平等。非滅佛法。此與隋志又異。文獻通考。衛元嵩元包十卷。崇文總目。元嵩、唐人。武功蘇源明傳。趙郡李江注。包以坤爲首。因八純之宮以生變。極於六十四。自繫其辭。言外卦體。不列爻位。以爲易首乾。尙文。包首坤。尙質。夏連山。商歸藏。周易。唐包。其實一也。困學紀聞云。館閣書目。周易元包十卷。唐衛元嵩撰。今按楊揖序云。元嵩益州成都人。明陰陽歷算。獻策後周。賜爵持節蜀國公。武帝尊禮。不敢臣之。北史藝術傳。衛元嵩好言將來事。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書目以爲唐人。誤矣。嵩又考。元嵩書頗行於世。但號元包。不云元命包也。通志作玄包。胡氏並誤。

薛仁貴

丹鉛新錄曰。用修云。後周韋孝寬。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唐薛仁貴。著周易新注本義十四卷。二子皆勇將。而精意經術如此。元瑞以爲唐薛氏文士最衆。周易注見鄭氏藝文略。唐書藝文志。蓋別有其人。非爲將者也。唐書仁貴傳。並不言其涉獵經史。卽史傳中不盡載著述。然仁貴以武人有此。斷所不遺。今新舊唐書無及此者。則此書非其撰述無疑也。韋孝寬雖爲名將。未嘗以勇力聞。仁貴雖以勇聞。然將略亦自超絕。用修說俱失之。宋人墨池編有薛仁貴碑云。名禮。字仁貴。其人在天寶間。則非唐初將帥明矣。又史書佶畢曰。唐有兩薛仁貴。一武將。見唐書。一文人。注周易。見唐書藝文志。次第在王勃前。陸德明後。蓋亦高宗時人。當與征遼建功者相去不遠。而傳絕不言其能文著書。考之唐世。河東之薛。文學最盛。蓋一時名姓相同。決非爲將之仁貴也。楊用修執此。以仁貴爲文武兼才。與韋孝寬並稱。按唐書張仁愿傳云。唐初才兼文武。僅郭元振、唐休璟、裴行儉及仁愿。未嘗一歸仁貴。則注周易者非其人必矣。稍令史傳中於著述或不盡載。亦當稱稱及其文義大端。而仁貴本傳第稱其力田起家。傳末竟不略槩好文博雅等語。用修之誤。瞭然無疑。續考宋朱長文墨池編。第八卷碑刻類有唐薛仁貴碑。注云。天寶二年。名禮。字仁貴。河東汾陰人。按新舊唐書薛傳。並無此文。惟通鑑有之。以僻書附記此。諗曰。班氏書所列將相儒生之行事。往往不載於本傳。而附著之他篇者。蓋作史之法也。且如其人所論譔一一具列傳末。則藝文不必志矣。按新唐書本傳云。仁貴少貧賤。以田爲業。而世系云。仁貴父軌。隋襄城郡贊治。又云。仁貴名禮。松漠道大總管子訥。相玄宗。楚玉。左羽林將軍。汾陽縣伯。傳不言以字行。亦不言松漠道。蓋皆互見也。何謂唐書無此文乎。墨池編碑文云云。則所稱薛禮者。正三篇定天山。免胄示突厥之將軍耳。其言天寶二年。必訥若楚玉始爲其父追立之者。觀仁貴討賀魯疏。簡潔而盡事情。又知西方得歲。不宜用兵。皆博學有文。豈力田起家者所能暗解乎。張仁愿諸人。雖稱才具文武。而論著都不見於篇。衛公問對反爲操觚者所鄙。又烏知其兼才也哉。且薛氏望出河東。無別支於他郡者。其世系表有二嵩、二朗、二植、二侃、二溫、二岸、二戟、二巖、二嶽、二蒙、二謂、二華、二承規、三薛紹、三薛岑、三薛璟、三薛廣。而獨無二禮二仁貴。則鶴膝注易。立功立言者。其爲一人無疑矣。通鑑貞觀十九年。龍門人薛仁貴。安都六世孫。名禮。以字行。元瑞既知通鑑有之。而必守墨池之說。以爲天寶時人。蓋徒見用修之論。輒思所以勝之。不知其自陷於挂漏而乖僻也。

河圖要元篇

四部正譌又云。楊氏譚苑醍醐曰。茅山志引河圖要元篇云。句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起。洪波不登。

又曰乃有地肺土良水清句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成要元篇蓋漢世讖書後漢書注不載其目僅見此焉此用修語予未敢深信然他無可考姑錄此以廣異聞

詮曰按異語稽神樞引河圖中要元篇第四十四卷云句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往洪波不登又引河圖內元經曰乃有地肺土良水清句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城陶隱居注曰此河圖者舜禹所受及洛書之屬今猶有四十餘卷存據此則用修所記蓋有之矣茅山志大都皆采異語文

金雌詩

元瑞藝林學山曰用修云隋經籍志郭文著金雄記金雌詩按隋志緯書小注有金雄記無所謂金雌詩也麟按南齊書郭文舉金雄記云當復有作肅入草見高帝紀末并諸讖甚詳○孫云晉書隱逸傳郭文字文舉

詮曰按南齊書高帝紀末無當復有作肅入草之句惟祥瑞志引金雄記曰鑠金作刀在龍里占睡上人相須起又云當復有作肅入草又云草門可憐乃當悴建號不成易運沸則金雄所存不僅一語也洞仙傳郭文舉書箸葉上著金雄記金雌詩後人於其所住牀席下得之次第尋看讖緯相似乃傳於世宋書符瑞志太史令駱達奉陳符讖引金雌詩云大火有心木抱之悠悠百年是其時金雌詩又曰云出而兩漸欲舉短如之何乃相岨交哉亂也當何所唯有隱巖殖禾黍西南之朋困桓父達說之曰兩云玄字也短者麻短也巖隱不見唯麐見谷殖禾谷邊則聖諱炳明也據此則金雌之作亦有之矣但不見隋志耳夫用修雖窮搜羣冢博討穆陵然所稱引皆非怪僻元瑞以爲出自成都便不深信至有目前載籍斥不推尋賤今之意亦云隘矣高都孫居相雜纂序曰世有正元瑞者乎元瑞聰之矣予亦聰之矣嬰敢謂正胡乎

鹽澤醋溝

丹鉛新錄曰用修云唐岑參詩雁塞通鹽澤龍堆接醋溝方回云鹽澤人皆知之醋溝人所未知也非惟人未知方回蓋亦不知此言以掩後人耳考闕駰十三州志山氏城北爲高踰淵又東北醋溝水出焉水在中牟鹽澤見漢書元瑞以爲鹽澤見穆天子傳戊子天子至於鹽注鹽池也今在河東解縣及竹書紀年王觀於鹽澤是也漢書遠出其後且醋溝方但言未知未嘗自以爲知也用修逆探譏之得無以己度人乎

詮曰岑參天寶中充安西節度判官其北庭詩雁塞通鹽澤龍堆接醋溝孤城天北畔絕域海西頭北庭地近輪臺在龜茲烏壘之間矣漢書惠嬪河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水經注泑澤即蒲昌海亦有鹽澤之稱地理志朔方縣有金連鹽澤青鹽澤雁門郡沃陽縣鹽澤在東北然則鹽澤有五一在中國嘉州所詠以地道尋之當是蒲昌河也雁塞未詳何郡梁州記曰梁州縣界有雁塞山山有大池水雁棲集之因名荊州記雁塞北接梁州汝山郡其間東西岑鬱大巖無際雲飛風翥望崖回翼唯一處稍下朔雁達塞矯翼裁度故名此非岑詩所指聊舉異名然鹽澤之說則用修得之而元瑞

謬言也又西域傳徐普欲開道避白龍堆之險揚雄亦言康居烏孫豈能踰白龍堆寇西邊地理志敦煌郡正西關外有白龍堆沙有蒲昌海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高大者二三丈在西域中據此則醋溝必在涼州之外考水經注高榆淵東北爲酢溝韻會云酢今作醋闕駰十三州志山氏城北爲高踰淵又東北醋溝水出焉水在中牟郭緣生述征記醋魁城至醋溝凡十里唐岑參詩雁塞通鹽澤龍堆接醋溝緣酢溝而引岑參詩以證此黃直翁之誤用修全述之也按郡國志雒陽與中牟比縣河東在雒陽西北五百里敦煌在雒陽西五千里若雁塞越四千五百里而內與河東之澤連龍堆越五千里而東與中牟之水接作詩者無乃太憒憒乎黃楊胡徒執于形似之間而不究道里之不可至恐嘉州爲之大讁也

湖陰

丹鉛新錄曰用修云陽虎將殺季孫不克取寶玉大弓以叛明年乃得之陞下曾明帝覘王敦遁歸湖陰以七寶鞭獲免按晉書明帝紀云王敦將謀篡下屯于湖帝乃乘駿馬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而出陰字當屬察字爲句以上文湖下元無陰字而下句陰察與微行相應也自溫庭筠作湖陰曲後人往往承訛惟王楙叢書得之又明帝自湖遁歸遇旅嫗與七寶鞭此云遁歸湖者尤非敦既屯兵于湖帝自湖歸則歸於石頭耳

詮曰升菴集云王敦屯于湖陰察營壘而去此晉紀本文于湖今之歷陽也帝至于湖爲一句陰察營壘爲一句溫庭筠作湖陰曲誤以陰字屬上句也張耒作于湖曲以正之案此則湖陰之解發自用修矣元瑞拾用修牙慧以反譏用修而又云自湖遁歸又云遁歸湖則以于湖于字爲于此于彼之于而不知其爲縣名也且單舉湖字元瑞抑何所指晉書地理志丹陽郡有于湖蕪湖姑熟諸縣接壤聯疆觀王敦傳云敦移鎮姑孰明帝將討敦微服至蕪湖察其營壘又世說新語云王大將軍頓軍姑孰明帝以英武之才著戎服騎巴賓馬漸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則湖陰之說自湖之譬已可知矣然于湖屬丹陽郡在江南歷陽屬淮南郡在江北楊云于湖今之歷陽則非也

萬城

四部正譌曰楊用修以鬼容區爲即鬼谷其可笑正與方城作万城切對

詮曰宛委餘編曰用修以方城爲萬城其可笑不待言晦伯引史記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又我悉方城外及服虔杜預之說以闢之似矣然不如盛弘之荊州記之明切也其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璧縣東至瀨水達汝陽界南北聯聯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南北雖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淯水流其南故屈完云云何其易曉也郡國志葉縣有方城郭仲產曰苦菜于東俱有方城又楚狂接輿耕于方城之南蓋皆傍此長山方城而名者也正譌笑楊蓋附於此嬰按楊王二先生之說皆本酈善長用修所論略舉一隅陳王爭之則欲掇揚所短而反掩其所長耳考水經滍水注曰滍水出黃城山東北逕方城郡國志曰葉縣有方城郭仲產曰苦菜于東之間有小城名方城東臨潛水尋此城致號之由當因山以表名也苦菜即黃城也及于東通爲方城矣世謂之方城山故地理志曰南陽葉方城邑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

淵輒耕之所。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蓋於此也。盛弘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姑幾縣。東至瀨水。達沘陽界。南北聯聯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云。鄭縣有故城一面。未詳里數。號爲長城。卽此城之西隅。其間相去六百里。雖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答齊桓公云。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指此城也。元美所稱本此。然汝水注曰。醴水逕葉縣故城北。春秋昭公十五年。許遷於葉者也。楚靈周衰。諸霸南土。爭强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逼華夏。故號此城爲萬城。戚作方字。唐勒奏土論曰。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萬里。故號曰萬城也。余按春秋。屈完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杜預曰。方城山名也。在葉南。未詳孰是。用修所執又在此條。元美以爲可笑。是未知用修之言更有據也。宛委說亦不如濂水注之詳備。元瑞逃之。此猶侏儒度高于天者也。嬰又觀元瑞華林博議曰。讀書大患在好詆訶昔人。夫文字煙埃。紀籍淵藪。引用出處。時或參商。意義重輕。各有權度。加以魯魚亥豕。訛謬萬端。凡遇此類。當博稽典故。細釋盲歸。統會殊文。蓋正脫簡。務成曩美。毋薄前修。今偶覩一班。便爲奇貨。恐後視今猶今視昔矣。又曰。昔人之說。而當于吾心。務審其是非而殺之。毋先入。毋遷怒。毋作好。毋徇名。今明知其得而掩爲己有。未竟其失而輒恣譏彈。壯夫不爲。大雅當爾耶。此論可謂公溥。然每於用修遺言。輒疏駁小疵。乖謬大美。以丹鉛當奇貨。以伐山寶遷怒。博議云云。豈慮後人之攙撦後人也。

鬼方

楊用修曰。高宗伐鬼方事惟見易。鬼方極遠之國。卽莫靡之屬也。書顧篇曰。鬼之爲言遠也。世本。黃帝娶於鬼方氏。漢匡衡疏云。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竄者湯時鬼方已內屬式圍之中。而復叛于中衰之日。故高宗伐之。以中興殷道也。又西羌傳曰。殷室中衰。諸侯皆叛。至於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是其證也。竹書紀年。周王伐西落鬼戎。

胡元瑞丹鉛新錄曰。鬼方事見竹書。高宗二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荊。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氐羌來賓。蓋明鬼戎之語。絕無所出。史稱陸終氏娶於鬼方。生六子。卽昆吾大彭五霸迭王者。見鄭氏通志略。楊云黃帝。未知何所據也。鬼方。前輩有以爲楚者。以楚俗尙巫。故謂鬼方。竹書伐鬼方上有次荊之文。則此說宜可證。楊云極遠。恐未然。又一說云。卽貴州黔中。殷世何能至此。蓋當時楚地亦極爲蠻落。春秋始會盟中國耳。以鬼方爲楚。見蔡介夫蒙引。

愈之曰。大戴禮帝繫曰。陸終氏娶於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嬇氏。產六子。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爲彭祖。四曰萊言。五曰安。六曰季連。風俗通曰。陸終娶於鬼方氏。是謂女嬇。索隱引系本。亦同。楊云黃帝。良誤。詩大雅。覃及鬼方。毛傳曰。鬼方。遠方也。孔穎達曰。鬼方。遠方。未知何方也。匡衡傳。應劭注。亦曰遠方。楊言極遠。蓋非臆說。西羌傳曰。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古公踰梁山而邑於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太子賓注引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今竹書但云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無俘二十翟王語。胡謂絕無所出。謬矣。此與王會解。湯時正西有鬼親國。揚雄作趙充國頌。遂克西戎。遠師於

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師古曰。鬼方。言其幽昧也。李善引世本注曰。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是也。章帝紀。有司言。孝明皇帝克伐鬼方。開道西域。用修稱靡莫之屬。似鬼方乃西戎也。海內北經曰。鬼國在貳負之尸北。注曰。貳負之尸在上郡。干寶易注曰。高宗。殷中興之君。鬼北方國也。高宗嘗伐鬼方者。離爲兵戈。故稱伐。坎當北方。故稱鬼也。此說則爲北狄。唐書韋皐傳。雲南款邊。約東蠻鬼主驃傍苴絕吐蕃盟。而南蠻傳曰。夷人尙鬼。謂主祭者爲鬼主。又曰。南詔俗尙巫。鬼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又有雨林部。地狹。而諸部推爲長。號都大鬼主。又有夷望鼓路。湯谷阿醯阿鶚鄉蠻等十二鬼主。皆隸嶲州。此豈古所云鬼方者耶。則與黔楚之說近。卽以爲南蠻可也。然尙書大傳。文王受命二年。伐鬼方。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按文王未嘗南征。則謂在楚之陽者。或未然也。虞翻易注曰。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旅人愬勞。衣服皆敗。鬼方之民。猶或寇竊。故終日戒。陳琳爲曹洪與文帝書。鬼方雖昧。高宗有三年之征。伐邈遠蠻昧。愬勞之辭。豈有承受。按韓非子。文王說紂。而紂囚之。翼侯炙。鬼侯腊。史記正義引括地志。相州谷陽縣西南五十里有鬼侯城。然則鬼方直在冀州耳。又班固典引。威靈行乎鬼區。章和元年詔。威靈行乎鬼區。斯又易方爲區矣。

鏡殿

藝林伐山。楊用修云。唐高宗造鏡殿。武后意也。四壁皆安鏡。爲白晝祕戲之需。帝一日獨坐其中。劉仁軌奏事入。驚走下階。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臣見四壁有數天子。不祥莫大焉。帝立命剔去。后聞之。不悅。帝崩。后復建之。楊廉夫詩。鏡殿青春祕戲多。玉肌相照影相磨。六郎酣戰明空笑。隊隊鴛鴦漾綠波。元瑞曰。按此本隋煬故事。迷樓記。帝設銅扉四周殿上。白晝與宮人戲樂。纖毫皆入扉中。高宗時。武曌用事。中外謂之二聖。劉仁軌蓋假此以諷。故武聞之不悅也。老鐵詩。六郎謂昌宗。明空卽曌字。

愈曰。通鑑。少府監裴匪舒爲上造鏡殿成。上與劉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視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上遽令剔去。此無武后不悅及祕戲之言。豈司馬惡其宣淫而削之乎。以高宗之頑冥不靈。二聖之稱。猶以爲未盡。豈滑稽隱語所能搖動。武亦不以二日之擬爲患。數天子在壁。亦有數皇后在宮。仁軌可自解於武氏前也。

過秦論

丹鉛新錄曰。用修擬過秦論云。六王初畢。四海始一。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鼉鼉以爲梁。巡海右以送日。俄而祖龍魂斷於沙邱。鮑魚腥聞乎四極云云。

元瑞曰。竹書紀。周穆王大起九師。架鼉鼉以爲梁。此云秦始。恐誤。論擬過秦。實宋人場屋體。此段又本唐人阿房宮賦。然小杜首四語甚奇。而楊四語中再用畢字。殊失檢點。用修自謂弱冠時作。蓋其後未嘗刪潤也。

愈曰。江淹恨賦曰。秦帝按劍。諸侯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華山爲城。紫海爲池。雄圖既溢。武功未畢。方鼉鼉以爲梁。巡海右以送日。一旦斷魂。宮車晚出。楊論皆鈔文通語也。此其少作。自宜付之一炬。而乃

事以千金，亦不自見之患乎。但江賦載文選中，喜事小史，輒能諷誦，胡氏不知何也。紀年曰：周穆王大起九師，東至於九江，架黿鼉以爲梁，遂伐越。列子曰：穆王駕八駿之乘，乃西觀日所入。三齊略記曰：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有神人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皆流血。夫穆王叱黿，而秦帝驅石，穆王車轍窮於漢汜，而秦帝馬跡向於扶桑，似不可同。江賦云：爾者，蓋得意疾書，忽成佳語，陸機所謂隨手之變，難以辭逐者。抑其借穆王之事，以喻秦皇雄心四據，百鬼驚奔，而用修襲之，固非誤也。登高鋪采，元瑞恐未得與於斯文，故不覺其言之過。

逸周書序

丹鉛新錄曰：用修云：晉太康二年，汲郡人發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元瑞曰：武帝紀，咸寧五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太康及安釐，並楊誤。諗曰：武帝紀，咸寧五年十月，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則元瑞所稱是也。然東晳傳，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則用修所引出廣微傳中，未嘗誤也。紀傳異文，唐人作史之疏謬，用修指傳爲案，元瑞引紀爲駁，而用修之說較詳矣。又杜預左傳後序曰：太康元年三月，吳寇始平，余還襄陽，乃修成春秋。會汲郡有盜發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而正義引王隱晉書，東晳傳云：太康元年，汲郡民盜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凡七十五卷，此亦爲安釐王，而皆作太康之元，知唐之晉書皆誤矣。

關山一點

楊用修曰：杜詩，關山同一點，點字絕妙。東坡亦極愛之，作洞仙歌云：一點明月窺人，用其語也。赤壁賦云：山高月小，用其意也。今書坊本改點作照，語意索然，且關山一照，小兒能之，何必老杜也。載草堂詩餘注可證。

丹鉛新錄：胡元瑞曰：案草堂詩餘，蘇子瞻洞仙歌云：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寐，欹枕釵橫鬢亂。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杜詩非點字，余已詳辨，詩藪中第楊引坡詞一點明月窺人，乃繡簾開一點，點字句絕，讀本詞，楊誤不辨自明。詩藪曰：論詩最忌穿鑿，關山同一照，烏鵲自多驚，照與驚偶儷相當，而用修以爲一點，楊好尚新僻故也。

諗曰：四明孫一之剡溪漫筆曰：岑嘉州詩，喜用一點字，赤驃馬歌：草頭一點疾如飛，卻使蒼鷹翻向後。送王少府西看：一點是關樓。送李明府：嚴灘一點舟中月，其下語皆工。杜詩，關山同一點，亦指月言。東坡夏夜洞仙歌：一點明月窺人，本此。若鄭谷之一點山螢，李羣玉之一點殘燈，秦少游之一點青山，則人能道之。此說與用修旨同，然其解亦自有異。草頭一點，如諺言點頭之點，他則如書家一點一畫之類矣。子瞻之一點明月，乃用岑嚴灘句，非祖少陵也。元瑞謂一點屬上繡簾開爲讀，則於文理大不可通，予請以一之之筆爲用修拔山之力，然二字雖見徵芒之致，終非大雅。隋侯夫人看梅詩：先露枝頭一點春，與洞仙歌均見女小蒙耳。

短人

丹鉛新錄曰：用修云：孔子家語，僬僥長三尺，短之極也。而莊子注云：務光長八寸，論衡及何承天纂文去張仲師長尺二寸，近於極矣。宋史呂夏卿年老身形漸縮如小兒，小說載嶺南雞窠鶴髮翁，亦縮如稚孺，此非常理所格也。胡元瑞曰：李子遨遊鳴鶴嘯中，長二寸三分，張仲師長一尺二寸，見劉杳傳，但云出論衡，楊以爲何承天纂文，未知何據。案何承天有皇覽，至宋已不傳。

諗曰：海外南經曰：周僥國人短小，冠帶。郭璞注曰：其人長三尺，穴居，能爲機巧。又曰：焦僥國在三首東，郭曰：外傳云焦僥民長三尺，短之至也。詩含神霧曰：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焦僥國，人長尺五寸，大荒南經曰：有小人，名曰焦僥之國，姓嘉穀，是食。又曰：蓋猶之山，有小人，名曰菌人，大荒東經：有小人國，名靖人。郭引含神霧曰：東北極有人長九寸，殆謂此人也。或作蟯，音同，故其讚曰：焦僥極麼，蟯人又小，四體取足，眉目纔了。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一寸，朱衣玄冠，乘輅車，馬居人過，其乘車，抓而食之，其味辛。又曰：西海之外有鵠國焉，男女皆長七寸，自然有禮，好經論，拜跪，日行千里，唯畏海鶴，遇輒吞之。此人在鶴腹中不死，而鶴一舉千里。洞冥記曰：畢勒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戲笑。漢武故事曰：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東方朔曰：此巨靈王母遣來告陛下也。搜神記：王莽建國四年，池陽有小人，景長一尺餘，或乘車，或步行，操持萬物，大小各自相稱，三日乃止。管子曰：澤生麼忌，麼忌狀若人，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載黃屋，乘小馬，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一日反報。池陽之景，或麼忌乎，觀此，則魏略、西域傳記短人國在康居西，男女皆長三尺，拾遺記所稱移池國人長三尺者，固頎然而長矣。新錄謂楊引纂文爲無據，且謂承天有皇覽，蓋以何氏無纂文也。案劉杳傳，沈約問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何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事，朱建安扶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據此，則承天纂文、休文已稱之矣。初學記、太平御覽，亦引何承天纂文張仲師事，而宋書、南史，承天著雜論纂文，並傳於世，則爲有此書，用修未嘗無據也。然予謂張仲師蓋長人，非短蟯也。自纂文誤記，而劉徐楊胡傳不暇辨，考論衡齊世篇曰：如以上世侗長俊好，當今至千世之後，人可長如莢英，壽如朝生乎。王莽時，長人生，長一丈，名曰霸出，建武中，潁川張仲師長一丈二寸，張湯八尺有餘，俱在今世，仲任蓋以代雖季末，人多頎頎，其爲一丈二寸，而何氏鈔之誤作尺二寸無疑也。（天中記短人部，亦引纂文張仲師長一尺二寸，又引南史劉杳傳，皆誤。）又莊子注曰：務光者，皇甫謐云：黃帝時人，耳長七寸，更檢列仙傳，務光者，夏時人，耳長七寸，用修乃以爲身長八寸，豈有修不踰咫之人而湯委以天下之重哉。元瑞不以楊之誤者爲誤，而以其不誤者爲誤，異哉。（既郭有賈氏說林，云湯讓天下於務光，務光曰：以九尺之人而讓天下於我，是形吾短也，蓋而投於水。有咫尺之魚負之而去，此書不知何人撰，蓋亦以爲長七寸而載作是語也，用修豈讀而誤信之乎。）

續搜神記曰：司徒蔡謨親王蒙長纔三尺，似爲無骨，登牀輒令人抱上。此蓋厭羸之病，又後魏釋老志：寇

謙之卒。屍體引長。弟子量之。八尺二寸。三日後。稍縮。至斂。量之。長六寸。北史陸法和將殮。屍小縮止三尺許。此尸解變化。與呂夏卿鶴髮翁復不同。王字泰尊塵曰。隋慶中。古長城圯中有小棺無數。開之。人形衣冠嚴然。皆長數寸。不知從來。治兵憲使奚中徐節親見之。

女官

丹鉛新錄曰。女子有官位者。扈言采摭幾盡。覩用修所錄殆數倍。然尚遺一二。女侍中有陸令萱。即齊陸太姬掌國事者。見北史齊書通鑑綱目陳心叔名。疑亦遺之。又樂府雜錄有鄭中丞。乃宮中教歌舞者。女子教歌舞而爲中丞。尤奇且僻也。

詮曰。宛委餘編云。女子爲侍中者。後魏元乂妻胡氏。齊高岳母山氏。趙彥深母傅氏。南漢盧瓊仙。女尚書。魏明帝選知書女子。謂之女學士。陳後主時宮人袁大捨等。唐德宗時貝州宋氏五女。若萃、若昭、若華、若倫、若憲。女博士。宋孝宗朝韓蘭英。元瑞言是也。女侍中之說。出王氏叢談。叢談載金石錄曰。趙彥深母傅太妃碑額題齊故女侍中宜陽國貞穆太妃傅氏碑。案北史。後魏女侍中視二品。本後宮嬪御之職。今以宰相母爲之。惟見於此。僕謂不但宰相母也。如清河王岳母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元乂之妻亦拜女侍中。封新平郡君。則當時女侍中之號。非必專處後宮嬪御。蓋有近宗與臣下妻母爲之者。正以示殊寵耳。予以爲尚有漏者。且不止近宗與臣下妻母也。北史獻文女常山公主。與穆氏瑯琊長公主並爲女侍中。則帝子天孫亦爲之矣。又神龜元年。詔加女侍中貂蟬。同外侍中之飾。任城王澄表曰。高祖世宗俱有女侍中官。沐見綴金蟬於象珥。插鼈貂於鬢髮。江南僞晉穆何后有女尚書而加貂璫。此乃衰亂之世。妖妄之服也。則晉世亦有女尚書。然又不止侍中尚書博士中丞也。後趙石虎置女太史於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虛實。又置女尚書官屬。著紫袴玉羽儀。皆與外侔。而唐書韋后時。有內將軍賀婁氏。肅宗乾元初。衛州婦人侯四娘。滑州婦人唐四娘。集州婦人王二娘。獻血請赴行營討賊。皆補果毅。咸官妖也。

瑯琊王歌

胡元瑞詩藪曰。瑯邪王八曲第五首云。長安十二門。光門最妍雅。渭水從隴來。浮游渭橋下。蓋是時姚興都關中。頗饒樂。寡兵爭。此歌必其時作。又曰。瑯邪王歌。諸家咸無解。考姚氏貴戚大臣。惟姚緒封晉王。姚碩德封隴西王。皆興叔父。自餘雖親子弟。率封公。如廣平東平之類。無所謂瑯邪王者。而是時皆有瑯邪王司馬德文。見興傳。然不云入秦也。晉書瑯邪王伷傳。司馬道子改會稽王。時國已除。而姚興時復有德文。不可曉。又曰。此歌末章云。憎馬高纏騣。遙知身是龍。誰能騎此馬。惟有廣平公。廣平公。姚興子。泓弟也。有武幹。赫連勃勃難起。秦將成敗亡。獨弼率衆與戰。龍尾堡大破之。據歌。足可想見其人。然貪殘好亂。欲殺泓而篡之。興賜自盡。此詩正猶鄭人之歌叔段也。

詮曰。按樂府瑯邪王歌爲梁鼓角橫吹曲。瑯邪王於梁誠無所見。胡氏必以爲姚興時。殆不可解。且晉書瑯邪王煥傳。太元十七年。道子改封會稽王。更以恭帝爲瑯邪王。恭帝卽位。於是瑯邪國除。而恭帝紀曰。

帝諱德文。字德文。初封瑯邪王。義熙十四年。安帝崩。劉裕立王。卽帝位。二年。禪位於裕。裕以帝爲零陵王。居於陳陵。宋永初二年。被弒。胡氏不知德文之爲恭帝。又疑其入秦。又云瑯邪國道子改封時除。又不曉姚興傳之德文爲何。大可笑也。據姚興傳。司馬休之等爲劉裕所敗。奔興。興謂曰。劉裕崇奉晉帝。豈有闕乎。休之曰。臣前下邳。瑯邪王德文泣謂臣曰。劉裕供御。克薄奇深。此休之逃。其出奔時德文語之如此。以爲見興傳而疑其在秦。亦大惑矣。予觀北齊書。瑯邪王儼。武成第三子。胡皇后所生。器服玩飾皆與後主同。武成帝以後主爲劣。有廢立意。武成崩。和士開穆提婆相謂曰。瑯邪王眼光奕奕。數步射人。儼使王子宣孝彈士開。收斬之。斛律光聞之。撫掌笑曰。亂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謂帝曰。瑯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陸令萱說帝曰。瑯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宜早爲計。帝令劉桃枝拉殺之。今其歌首章云。新買五尺刀。懸著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劇於十五女。五尺刀。以比瑯邪。謂武成寵愛。爲念之也。又曰。公死母更嫁。孤兒實可憐。謂武成既殂。胡后與羣小亂也。兩稱瑯邪。復瑯邪。瑯邪大道王者。謂儼有氣尚也。又曰。瑯邪復瑯邪。女郎大道王。指陸令萱也。長安十二門云云。時周都長安。使儼不死。齊且吞宇文氏。浮游。謂水。似金人立馬吳山之咏。憎馬高纏騣。遙知身似龍。正謂儼將有代兄之事。卽斛律明月所謂龍子也。廣平公當是其時殺儼之人。今不可考耳。北齊亦有廣平公盛。然與瑯邪王不同時。卽手援嗣爵亦在儼前。非此人也。又姚興傳。勃勃使赫連建率數千騎入平涼。太守姚周都爲建所獲。姚弼討之。戰於龍尾堡。大破之。獲建。此數千騎耳。非甚大敵。秦將僅周都止耳。何嘗盡亡十六國春秋。興使廣平公弼伐禿髮傉檀。濟自金城。部將姜紀說不能傷檀。出奇兵擊弼。大破之。弼退屯西苑。傷檀遣十將分襲弼兵。復大破之。斬首七千餘級。則弼之敗軍屢矣。胡公偶見時有廣平公。遂借瑯邪王於晉。而謂八曲爲興時歌。以一句抹盡八章意義。且欲張大姚弼之功。百方傅會。以伸臆說。亦可笑也。

許詢

詩藪曰。世說甚重許玄度。而不謂能詩。孫興公云。一吟一咏。許當北面。然詢詩有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儼是唐律。又晉人稱玄度五言妙絕。則許當亦文士。非止清談者。

詮曰。世說紀許掾佳事不乏。然劉尹、林公、簡文。皆謂玄度有才情耳。推崇之語。亦頗寥寥。至於牀帷飲食之保。篚篋苞苴之致。安石爲雄之品。無取於許之評。往往寄不滿焉。且西寺相苦。君親爲難。卽言理談玄。亦非其妙善之技。宋明帝謂詢及孫綽俱無負俗之論。則云甚重玄度者。不考之過也。若所載簡文稱許掾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則譏許之能詩者又至矣。續晉陽秋曰。詢有才藻。善屬文。過江後。郭璞五言。會合道家言而韻之。詢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爲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中興書曰。詢有才藻。善屬文。時人士皆欽愛之。詩品曰。永嘉以來。清虛在俗。爰洎江表。玄風尚被。世稱孫許。彌善恬澹之詞。隋經籍志有晉徵士許詢集三卷。梁八卷。錄一卷。據此。則許實長於摛觚。短於握麈者。雖集錄無存。文獻不足。然王逸少、孫興公。皆有答玄度詩。江文通有擬許徵君自敍詩。又詢出都迎姊於路賦詩。於蕭山亦有詩。元瑞疑非文士。不能詩。抑冤矣。又詢晨理詩。壓壓玄思得。濯濯情累除。稍見清

盧之致。至青松句。乃謝客濫觴之傳。胡但見其宮商協響即謂之唐律耶。詢復有詠扇詩云。篋疑秋蟬翼。團取望舒景。亦可謂雕刻矣。鍾云恬淡之詞。當別有所指也。

文姬詩

詩藪曰。文姬悲憤詩。如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冷冷。胡笳鳴兮邊馬鳴。又兒呼母兮母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走煢煢。狀境莽蒼。訴情委篤。較十八拍我生之初尚無爲等語。何啻千里。

論曰。玄雲四合三數語。意象悲壯。胡笳句。用李少卿書。便□載旆飛揚之致。至兒呼母云云。直是販婦鄙俚之詞。與前語雅俗頓異。以爲委篤。予所未解。且十八拍如雲山萬重歸路遙。疾風千里揚塵沙。鞞鼓喧兮夜達明。胡風浩浩嘯塞營。雁南征兮欲寄邊心。雁北歸兮爲得漢音。雁飛高兮邊難尋。又如城頭烽火不曾滅。疆場征戰何時歇。殺氣朝朝衝塞雲。胡風夜夜吹邊月。故鄉隔兮音塵絕。哭無聲兮氣將咽。斷章摘句。亦多佳語。殺氣一聯。則王庾燕歌。未能勝是。其敍別子處。如愁爲子兮日無輝。焉得羽翼將汝歸。一步一遠足難移。魂消影絕兮恩愛遺。如四時萬物有盛衰。唯我愁苦不暫移。山高地闊兮見汝無期。如我與兒兮各一方。日東西兮徒相望。今別子兮歸故鄉。舊怨平兮新怨長。又如去時懷土心無緒。來時別兒思漫漫。塞上黃蒿。枝枯葉乾。沙場白骨。刀痕箭瘢。風霜凜凜春夏寒。感情凄語秀。與兒呼母等句。何啻千里。第十十七二拍。全首無瑕。堪入樂府妙選。

格近六朝

詩藪外編曰。中唐風淪歷城水。月倚華陽樹。晚唐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皆句格之近六朝者。

論曰。西陽雜俎曰。歷城房家園。齊博陵君豹之山池。有人折其桐枝者。公曰。何爲傷吾鳳條。語參軍尹孝逸曰。昔金谷山泉。何必踰此。孝逸曰。曾詣洛西。游其故所。彼此相方。誠如明教。孝逸嘗欲還鄴。詞人餞宿於此。孝逸爲詩曰。風淪歷城水。月倚華山樹。時人以比謝氏池塘十字焉。按此。則尹孝逸北齊時人。二句實六朝語。非中唐也。華山蓋華不注山。云華陽。亦誤。馬戴楚江懷古詩。猿啼洞庭樹。眞是晚唐面目。六朝流風已盡。至人在木蘭舟。則入宋元小曲矣。謂六朝句格。知音其難哉。

古人之風

史書佔畢曰。宋陸修靜以白羽扇遺張融。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齊高帝以白羽扇遺孔靈產。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贈君古人之服。又齊明帝以漆燭盤賜傅昭。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物。梁昭明以瓠食器賜劉杳。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器。四事大同。蓋六朝口語類爾。

論曰。此語始自魏武。魏武豪健佚宕。豈能作六朝風流語哉。毛玠傳曰。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濫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宋齊諸君皆祖述孟德耳。太平御覽。齊高帝賜孔靈產座巾。猿裘竹素之器。手詔曰。君有古人之風。賜以林下之服。登從之日。可以相存也。此無白羽扇語。唐文宗賜中貴瑞鹿散羅杓等金銀古器。諭之曰。以卿正人。賜此古器。黃庭堅送王觀復古銅盤詩。愛者古人風。古盤沒贈君。君承雖用此。然殊乏風韻矣。

巵林卷之九

論胡

文宣王武安王魯哀公平原君

史書佔畢曰。世知仲尼文宣王。而蕭子良、長孫稚。亦皆文宣王也。延岑號武安王。在壯繆前。劉嘉封漢中王。在昭烈前。今但知玄德、雲長。劉仲謐魯哀公。朱建稱平原君。皆在後。尤僻也。文宣見路史。餘並見兩漢書。又李光弼、岳飛。俱謚武穆。岳與諸葛又俱謚忠武。

論曰。漢書。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號褒成君。奉孔子後。平帝元始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呂元善聖門志云。東漢和帝永元四年。封孔子爲褒尊侯。今考范書無。後魏書。孝文太和十六年。改謚宣尼曰文聖尼父。後周宣帝大象二年。詔曰。孔子幽贊天人。裁成禮樂。作範百王。垂風萬乘。可追封鄒國公。隋文帝贈爲先師尼父。唐貞觀十一年。尊爲宣父。高宗乾封元年。追贈太師。中宗神龍元年。以鄒魯邑百戶爲太師隆道公。宣尼采邑。通典作崇道公。冊府元龜。王欽若曰。時封孔子爲隆道公。按會要。武后天授元年。封隆道公。至開元二十七年。追贈孔宣父爲文宣王。後嗣褒聖侯改封文宣公。通典、通鑑。以爲謚文宣。而唐書云贈封。若果爲謚。子孫豈可以爲封爵乎。且自尼父前以王謚文宣者。有後魏宣都王穆壽。任城王澄。安豐王延明。汝南王悅、王亶。李先傳曰。正光中。文宣王亶嗣位。濮陽王隆子彰。北齊常山王斛斯椿。不獨竟

陵長孫也。又魏書長孫稚北史諱稚與治嫌名而改爲幼。云長孫幼字承業。封上黨王。謚文宣。惟隋書長孫覽傳稱祖稚魏太師上黨文宣王。延岑自號武安王。長生則於宋徽宗大觀二年封武安。蓋是徽號。然隱太子子承訓李寶臣子惟簡皆封武安王也。光武兄仲初追謚魯哀公。未久進爵爲王。復曰魯哀王矣。平原有兩。固然。而史記景帝立王夫人爲后。尊其母臧兒爲平原君。則一爲婦人。抑又奇矣。春明退朝錄曰。樞密副使曹瑋使相高懷德皆謚武穆。此固在李岳開。若忠武之謚。何必岳蔿、魏司馬師、宋沈慶之、柳世隆、符登、雍州刺史徐嵩、梁始興王憺、魏廣陽王琛、震叔業、齊高昂、劉豐、破六韓常、劉貴、段韶、周王勵、唐尉遲敬德、郭子儀、李晟、渾瑊、韋皐、五代徐溫、宋李繼隆、郭守文、皆謚忠武。豈獨孔明鵬舉乎。楊萬里揮麈錄曰。北齊顏祖高洋晉陽公李元忠南齊竟陵王蕭子良、南長孫覽、俱謚文宣。孔子豈出四謚之後者。

予按高洋稱帝。元忠孫覽俱不爲王。楊說非也。

夫子

史書佔畢曰。西京雜記有杜陵杜夫子。三十國春秋有舞陽杜孔子。稱名之類。一至於此。記謂杜弈棋天下第一。蓋其徒尊之。若抱朴子所稱棋聖之類。然拾遺素稱詩聖。又稱集大成。又自稱杜陵。曷若奪此稱還吾子美。不尤稱情耶。又莊忌稱夫子。是字。

瑣曰。西秦錄。乞伏熾盤將有征西將軍孔子。後魏書。天平元年。蕭衍將軍紀耕入寇。轉頓都督曹仲尼破走之。此夷俗侮聖之甚者也。宋書世祖以沈伯玉容貌似圖畫仲尼像。常呼爲孔丘。王景文陪輦出。指伯玉曰。孔丘奇形容。唐書王起字舉之。文宗引入翰林。講論經史。詔畫像使殿。號當世仲尼。此中國君臣侮聖之尤者也。然唐書表漢有薛方丘。字夫子。則夸誕之風已始於此。而朝野僉載。周則天朝。同州魯孔丘爲拾遺郎中。張元一目爲鵞入鳳池者。則尤可哂矣。金石錄有魏鎮東將軍劉乾碑。云諱乾。字天比。於孔子仲尼孔丘。尚爲末減耳。若乃夫子之稱。原非至極之號。端木之對棘成。僕夫之詢瀆孺。豎牛之斥叔孫。柳下之妻之誄其夫。孟津之誓武王。於千夫長百夫長。而皆呼之夫子。則亦貴賤通稱之詞。又班彪之劇豪悟。韓愈之祭田橫。李白之贈秋浦少府。咸以夫子屬之。奚必弟子之嚴吾師。學士之所好云爾而已哉。且韓愈調張籍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則子美在唐世業有夫子之稱。固不必奪彼予此。即太白亦稱李夫子矣。杜夫子自是人姓名。若玄怪錄有朔方節度使張彧兩男。一名曾子。一名夫子。俱爲刺史。通鑑唐僖宗時。蜀人羅夫子聚衆應阡。能敗自到者是也。玉堂閒話有長道縣豪士張夫子。名行儒。則與前漢薛方丘同。而司馬相如傳顏籍注曰。嚴忌本姓莊。當時尊尚。號曰夫子。則又非字也。御覽引文士傳曰。杜育童儒。奇才博學。能著文章。心解性達。無所不縱。一時稱爲舞陽杜孔子。此如關西孔子楊伯起之類。亦非名也。

顏子

佔畢曰。顏回爲光帥。曾參爲市人。已見前載。稱顏子者。黃憲外。謝尚、徐陵、周續之。皆六代人也。稱曾子者。張翥外。宗元卿、蔡曇智、滕璧恭。皆南齊人。俱見南史列傳。又陸雲亦稱顏子。

瑣曰。仲尼神人。高不可仰。顏淵亞聖。士所能晞。故賞譽之家。特相推許。古今若此者衆矣。禰衡曰。仲尼不死。孔融曰。顏回復生。事雖悲痛。言亦可喜者也。按黃叔度外稱顏子者。尚不乏人。苟或別傳曰。鍾繇以爲顏子既沒。能備九德。不貳其過。惟荀彧然。或問繇曰。君雅重荀君。比之顏子。可得聞乎。魏志太祖稱荀攸曰。公遠外慈內智。外怯內勇。不伐善。無施勞。顏子不能過也。晉書曰。文立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爲顏回。又曰。羊祜、蔡邕外孫。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日之顏子也。梁書曰。伏挺、字士標。齊末舉秀才。梁高祖謂爲顏子。引爲征東行參軍。時年十八。隋書李士謙、字子約。事母以孝聞。伯父魏岐州刺史瑒。每曰。此兒吾家之顏子也。若前乎黃生者。張璠漢紀曰。朱穆之年二十。爲郡督郵。迎新太守。太守問曰。君年少。爲督郵。將因族世。自有令譽。穆之曰。郡中瞻仰明公。以爲非顏淵不敢使迎孔子。太守奇其才。歎曰。吾非仲尼。督郵所謂顏回也。濟北先賢傳。戴宏、字元襄。年二十二。爲郡督郵。府君欲撻之。宏曰。郡郡遭明府。咸以爲仲尼之居國。以宏爲顏回。豈聞仲尼有撻顏回之義。府君異其對。即署主簿。此皆令譽也。然後漢許遐、字顏回。見顏氏家訓。彼豈有長卿慕藺之思乎。後代曾子。亦不一人。南齊書劉瓛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潰指爲爛。母孔氏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阿稱。瓛小名也。梁書謝藺、字希如。五歲。父母未飯。食終不進。既孝絕歎曰。此兒、曾子之流也。北史裴叔卿博涉有孝行。時人號曰。裴曾子。然北史和士開傳。有一人士曾參爲士開嘗責龍湯。此又出市人下矣。文中子。或曰。董洛何人也。子曰。其勳也歟。其諱也歟。其顏氏之流乎。唐高僧傳。曾一行。姓張氏。名遂。道士尹崇見所撰大衍玄圖。嘗嗟服之。曰。後生顏子也。亦見四庫雜俎六帖曰。海東王義慈事親孝。於弟兄友。時號海東曾子。唐書。楊綰與門生七十人。推沈傳師爲顏子。又賈會。事原人。有高節。不答辟書。見中興一集。親亡。賈土成墓。廬其次。手植松柏。時號關中曾子。

四友

胡元瑞史書佔畢曰。四友有四。周文王外。吳太子孫登四友。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晉王敦、王澄、庾敳、胡毋輔之。唐李觸、杜審言、崔融、蘇味道。

瑣曰。胡王庾阮。迭爲賓主。深有曠達之致。按八王故事曰。胡毋輔之、少有雅俗鑒識。與王澄、庾敳、王敦、王夷甫爲四友。世說新語。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彥國也。而晉書王澄傳。王敦、謝鯤、庾敳、阮修、爲王衍所親善。號爲四友。胡毋輔之傳。輔之與王澄、王敦、庾敳、爲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諸說不同。似五人各有一四友。實皆以夷甫爲領袖耳。然何獨之數君者。陶潛聖賢羣輔錄曰。顏回、子貢、子路、子張、孔子四友也。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隣。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隣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見孔叢子也。又莊子大宗師。子祀子與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漢書。王莽始建國三年。爲太子置師友各四人。尚書令唐林爲胥附。博士李充爲奔走。諫大夫趙襄爲先後。中郎將廉丹爲禦侮。是爲四友。又太原郇相崔賓。王莽時徵爲太子四友。陶

錄又曰。晉宣帝河南司馬懿、字仲達。魏司空潁川陳羣、字長文。中領軍譙朱鑠、字彥才。侍中濟陰吳質、字季重。魏文帝四友也。見晉紀。又宋書曰。謝靈運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又南齊書。宋昇明初。褚炫以清尙。與劉俁、謝朏、江斅。入殿侍文義。號爲四友。梁書謝朏傳亦曰。齊高帝輔政。遷朏爲長史。勅與河南褚炫、濟陽江斅、彭城劉俁俱入侍。宋帝。時號天子四友。又續高僧傳。隋攝山僧詮法師、大乘海嶽。釋慧布、道辨、慧勇、法朗。從之聽論。洞達淸玄。時人語曰。詮公四友。法句朗。領語辨。文章勇。得意布。二偶作朋。張顧崔蘇之外。又何藹藹也。然有廣而爲六者。皆公卿禮秩曰。愍懷立東宮。置六傅。省尙書事。時號太子六友。顏之推觀我生賦曰。及荆王之定霸。撫軍鎭於夏汭。濫充選於多士。在參戎之盛列。慚四白之調護。廁六友之談說。有多而爲七者。聖賢羣輔錄曰。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者。舜七友也。並爲歷山雷澤之遊。戰國策顏斶云。堯有九佐。舜有七友。是也。有倍而八者。魏志文帝在東宮。涼茂爲太傅。註引英雄記曰。茂名在八友中。吳錄曰。高倍。字孔文。所友八人。皆世之英偉。南史曰。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梁武帝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並遊焉。號曰八友。有滿而爲十者。新唐書曰。陸餘慶、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構、郭襲徵、司馬承禎、釋懷一。雅相善。時號方外十友。黃休復益州名畫記。載石恪畫陳子昂、盧藏用、宋之問、高適、畢構、李白、孟浩然、王維、賀知章、司馬承禎。爲仙宗十友圖。與書小異。又李白詩序曰。歷陽壯士勸思齊。神力出於百夫。則天太后召見。授遊擊將軍。賜錦袍玉帶。大臣寵義。結十友。燕公張說。館陶公

郭元振爲首。有泛爾十二者。韓詩外傳曰。周公踐天子之位。所友見者十二人。又曰。子賤治單父。所友者十有二人。是也。有六之爲二十四者。晉書。賈謐開閣延賓。海內輻輳。勃海石崇、歐陽建、滎陽潘岳、吳國陸機、陸雲、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淸河崔基、沛國劉瓌、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牽秀、潁川陳昣、太原郭彰、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劉琨。皆傅會於謐。號曰二十四友。是也。

三傑五老

史書佔畢曰。三傑有三。漢蕭何、張良、韓信外。唐吳少微、富嘉謨、谷倚。皆文人。宋璟、張說、源乾曜。皆宰執。

又曰。五老有二。唐曹松等五人登第。皆年七十餘。號五老榜。在宋者英前。

諗曰。蜀志傳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諸葛亮達治知變。而爲之相。關羽、張飛。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爲之將。三人皆人傑也。以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爲不濟。歙州圖經。陳武帝受梁禪。程靈銑以佐命功臣。與周文育、侯安都。爲三傑。淵源錄曰。朱光庭調萬年主簿。時程顥主鄠縣簿。張山甫主武功簿。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爲三傑。又黃魯直贈高荷子勉詩云。張侯海內長句。晁子廟中雅歌。高郎少加筆力。我知三傑同科。張謂文潛。晁謂無咎、補之也。然則三傑蓋有七耳。金雷淵、字希顏。文詩喜新奇。與友人高廷玉、李純甫、號中州三傑。郝晦令有曰。山西三傑。爲宇。王雲鳳、王瓊也。宇德量。雲鳳德業。瓊才略。然瓊有功於民社矣。然明皇集左丞相說、右丞相璟、太子少傅乾曜同上官。命燕東堂賜詩云。赤帝收三傑。黃軒舉二臣。許景先

從張說巡朔方云。漢主知三傑。周官統六卿。蓋皆用張蕭事。未嘗即以爲張宋源號也。蘇晉序云。天子作三傑詩以宴。亦摘其首句爲題。間於三百篇之旨耳。論語比考讖曰。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渚。有五老遊河渚。歌。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老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老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老曰。河圖將來告帝符。歌訖。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昴。拾遺記曰。虞舜在位十年。有五老遊於國都。舜以師道尊之。言則及造化之始。舜禪禹。五老去。不知所從。舜乃置五星之祠。祭之。又曰。老聃居反景日室之山。有黃髮老叟五人。或乘鴻鶴。或衣羽毛。耳出於頂。瞳子皆方。面色玉潔。手握靑筠之杖。與聃談天地之數。五老蓋五方之精也。家語曰。荆公子年十五。攝荆相事。孔子使人觀之。視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壯士焉。太上飛行羽書曰。南極老人丹陵上眞。西極老人素靈子期。北極老人玄上仙皇。東極老人扶陽公子。中元老人上玄子。此五老蓋五星之眞人也。又異乎雲牙五方之老。路史曰。道州營道北有五老人祠。昔唐國子司業爲道至襄陽。遇五老人來迎。自云舂陵人。與之帛與幞。問所居。州城西北五里。至訪之無有。惟五龍井。遺緪在。乃立五龍祠。貞元十九年也。是五老有八矣。然耆英會十三人。元豐中在洛陽。五老則至和中在睢陽。蓋致政宮師相國會稽杜公衍。燕中睢陽。與賓客太原王公渙。故衞尉河東畢公世長。兵部沛國朱公貫。駕部始平馮公平。俱年八十餘。掛冠優游鄉梓。暇日燕集。爲五老會。賦詩酬唱。宋人形於繪事。以紀其盛。此至和丙申中秋日。錢明逸敍。胡氏慨也。據言。天復元年。杜德祥榜放。曹松、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顏等及第。松、舒州人。希羽、歙州人。皆七十餘。象、京兆人。崇、希顏、蜀人。俱年踰耳順。時謂五老榜。

七子

史書佔畢曰。七子不始建安。鄭公孫黑彊與六大夫盟。謂之七子。

諗曰。薰隧之盟。太史無南董之筆。既書黑名。且稱七子。事在昭公元年。然則七子昉於此乎。曰。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元瑞之疏也。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此其先一也。僖十年。晉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杜須注亦謂之七子。二也。毛詩。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鄭玄箋曰。厲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黨盛。女謁行之甚也。後漢書李郃上書曰。妃后用事。七子朝令。左雄疏曰。褒豔用權。七子黨進。注亦引詩爲說。三也。何爲托始於薰隧乎。且漢景帝時亦有七子。陸機五等諸侯論曰。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呂向注曰。七子。謂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謀反。是也。然建安七子。陳壽之志殊畧。按魏志。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王粲、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並見友善。自邯鄲淳、繁欽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列。其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曰。夫傳言七人而名僅免其六。卽評語亦惟言六人。可謂自違伐矣。尋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

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蓋以文舉爲七人之領袖也。楊用修集曰、吳高洞霄、以楊弘山士雲、王純菴廷表、胡在軒廷祿、張半谷含、李中溪元陽、言他南錄、爲楊門六學士、以擬蘇門學士、張廌略云、余曰、得非於子而七乎、七子文集皆在、瀛雲、一時盛事、余固不敢當也、又近代詩家亦以李于鱗攀龍、王元美世貞、宗子相臣、徐子與中行、梁公實有書、吳明卿國倫、謝茂秦榛、爲七子。

七賢

史書佔畢曰、七賢不始竹林、後漢書、袁祕等七人、以身扞刃救郡守、皆死、號曰七賢、又七賢過關、是李白、張九齡、王維、鄭虔、張說、李華、孟浩然。

諗曰、黃巾起、汝南太守趙謙、擊之、軍敗、功曹封觀、主簿陳蕃、門下督范仲禮、賊曹劉偉德、主記史丁子嗣、記室史張仲然、議生袁祕七人、攬刃突陳、與戰、並死、謙以得免、詔表其門閭、號曰七賢、此汝南七賢也、然亦不始此、東京之初、已有之矣、隋經籍志有廬江七賢傳、今雖不傳、諸類書多引之、七賢者、其一爲陳衆、辟州從事、劇賊淳于臨數千人攻縣、光武遣司空李通擊之、州牧憚怖、恐獲罪、衆自請以恩信降之、乘單車、觀白馬、到賊所、以義告諭、臨素服名德、卽降、民生立祠、號曰白馬從事、其一爲文黨、文黨未學之時、與人俱入叢木、謂侶人曰、吾欲遠學、先試投我斧高木上、斧當挂、乃仰投之、斧果上挂、因之長安受經、其一爲陳翼、翼字子初、一字春卿、廬江舒人、到藍鄉、見道邊馬旁有一病人、呼曰、我長安魏少公、聞廬江樂士、來遊、今病不能前、倘可相救、翼迎歸養視、積日、病困、曰、我有金十餅、素二十疋、死則賣以殯殮、餘謝主人、既死、翼賣素買棺衾、以金置棺下、騎馬出入、後其兄長公見馬、告吏捕翼、翼具言之、棺下得金、長公卽詣謝以金十餅、投其門中、翼送長安還之、翼後爲魯陽尉、號魯陽金尉、又光武出淮陽、到舒、不覽鄉、問此鄉何名、陳翼對曰、鄉名不覽、上曰、萬乘主以問不祥耶、命舉鞭之、翼曰、臣言不欺、佩刀當生毛、視之、刀有毛長寸、乃不焰。

七貴

佔畢曰、七貴有二、已見名疑。

諗之曰、潘岳西征賦曰、窺七貴於漢庭、疏一姓之咸在、李周翰注曰、漢庭七貴、呂、霍、上官、丁、趙、傅、王、並后族也、任昉爲王思遠讓侍中表曰、金遷七貴之茂、玉粲三公之孫、隋牛宏爲吏部尚書、蘇威、宇文述、張瑾、虞世基、裴蘊、裴矩、參掌選事、時人謂之選曹七貴、又元文都等尊立越王侗、改元皇泰、以段達爲納言、王世充吏部尚書、元文都、盧楚、俱內史、令皇甫無逸兵部尚書、郭文懿內史侍郎、趙長文黃門侍郎、委以機務、於時雒陽稱爲七貴、國史補、御史故事、亦有七貴之號、則七貴固不僅於二也、不知陳胡所指爲何、然此類尚有可數者、北齊書、韓鳳與高阿那肱、穆提婆、共處衛軸、號曰三貴、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又宋書、袁粲徙尚書令、與齊王、褚淵、劉秉入直、平決萬幾、時謂之四貴、北齊書曰、魏太保孫騰、依附齊神武、在鄴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爲四貴、隋書、觀德王楊雄、高祖時、貴觀冠絕、與

高類、虞慶則、蘇威、稱爲四貴、則四貴亦有四也、隋煬帝初、蘇威、宇文述、裴矩、裴蘊、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爲五貴、南齊書、東昏卽位、江祏參掌選事、與弟衛尉祀、右衛將軍劉暄、始興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領軍蕭坦之六人更日帖勅、時呼爲六貴、北齊書、胡長粲以外戚起家、給事中、與領軍婁定遠、錄尚書趙彥深、和士開、高文遙、領軍綦連猛、高阿那肱、侯射唐邕、同知朝政、時人號爲八貴、賢人之賦曰、曰、孤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此之謂也。

八王八達

史書佔畢曰、唐虞八元八愷、周八士、晉八王外、漢八俊八顧八及各二、詳黨錮傳、晉則八達有三、並見名疑、然晉又有八伯、郗鑒爲方伯、阮孝爲宏伯、卞壼爲裁伯、蔡謨爲朗伯、胡毋輔之爲達伯、阮孚爲誕伯、劉綏爲委伯、羊曼爲齄伯、見曼傳。

諗曰、國語、齊臣曰、文王卽位、詢於八虞、賈逵唐固並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是八士又稱八虞也、周書和寤解有尹氏八士、在武王十三年、計文王卽位至此已五十一年、則八士有二也、後漢書、永和六年、詔遣八使巡行風俗、拜周舉、杜喬、周栩、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是漢有三八俊也、然隋末亦有之、舊唐書、浚儀格德仁、隋剡縣丞、與同郡人齊王文學于孝逸、文林郎繁帥玄、羅川郡戶曹靖君亮、司隸從事鄭祖咸、宣城縣長鄭師善、王世充中書舍人李行簡、處士虞協等八人、以辭學擅名當時、號爲陳留八俊、令璧事類、岑長倩少孤、爲文本鞠愛、孫號陳留八俊、陶淵明集曰、王祥、字休徵、王戎、字濬沖、王澄、字平子、王導、字茂弘、王綏、字萬子、王衍、字夷甫、王敦、字處仲、王玄、字眉子、右琅琊八王、閒之於故老、晉書曰、西晉政亂朝危、而遠其禍者、咎在八王、八王者、汝南王亮、楚王瑋、趙王倫、齊王冏、長沙王乂、成都王穎、河閒王顒、東海王越、詩所謂誰生厲階、八王之謂矣、佔畢所云八王者、不知何指、然魏書、曹公令曰、漢之異姓八王、與高祖俱起布衣、掃定王業、按漢書、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吳芮、彭越、黥布、臧荼、盧綰、與兩韓信、咸得裂土南面稱孤耳、趙王芮、長沙王越、梁王布、淮南王荼、綰、俱燕王、兩信者、一楚王、一韓王也、隋書長孫覽傳、贊曰、漢代八王、無以方其茂績、卽此、又後魏書臨淮王傳、冀州人張孟都、張洪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崔醜、張天宜、崔思哲等八家、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號曰八王、唐書、昭宗乾寧四年、華州將花重武告睦王以下八王謀殺韓建、建奏、今日睦王、濟王、韶王、通王、彭王、韓王、儀王、陳王等八人到臣治所、意不可測、昔晉室八王、攪亂天下、請依舊制、不令典兵、乃囚八王於別第、是漢晉魏唐有五八王也、晉書、安平王司馬孚、字叔達、孚長兄朗、字伯達、宣帝字仲達、孚弟馗、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通、字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於時、號曰八達、魏志盧毓傳曰、時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聰八達之稱、世語曰、夏侯玄、諸葛誕、鄧颺之徒、共相題表、以玄時四人爲四聰、誕備八人爲八達、魏略曰、明帝禁浮華、而李勝、黨有四聰八達、各有主名、陶淵明集曰、陳留董飛、字仲道、琅邪王澄、字平子、陳留阮瞻、字千里、一云、阮八百卽瞻弟孚、字遙集、朗率多通、大將軍王敦云、方瞻有減、故云八百、潁川庾飛、字子嵩、陳留謝鯤、字幼輿、太山胡毋輔之、字彥國、沙門于法龍、樂安光逸、

字孟祖。右晉中朝八達。近世聞之故老。而晉書光逸傳曰。逸與胡毋輔之、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不檢晝夜。時人謂之八達。是八達有二。其二在魏。一在晉耳。然晉尚有八公。白官志曰。晉受禪。以平安王孚爲太等。鄭沖爲太傅。王祥爲太保。義陽王望爲太尉。何曾爲司徒。荀顗爲司空。石苞爲大司馬。陳騫爲大將軍。凡八公。世所謂八公同長。攀雲附翼者也。神仙傳。漢淮南王已有八公。而葛氏晦其名。高誘以爲蘇飛、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八人。倘非也。後魏書神瑞元年春。置八大人官。大人下置三屬官。總理萬機。故世號八公。又曰。長孫嵩爵鉅鹿公。太宗即位。與山陽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世號八公。是八公亦有三也。八伯中。黯字誤。義在顏氏家訓。新唐書。常衮爲相。寮寀官之路。一切以公謙格之。非文詞者。皆擯不用。世謂之黯伯。以其黯黮無賢不肖之辨云。然堯舜時亦有八伯。崧高疏引鄭玄堯典注曰。堯末年。庶績多闕。羲和之子則死。於是分四岳置八伯。淵明集曰。伯夷爲陽伯。樂、舞侏離。歌晉陽。羲仲之後爲儀伯。樂、舞鼗鼓。歌南陽。棄爲夏伯。樂、舞武漫哉。歌祈虞。羲叔之後爲羲伯。樂、舞將陽。歌朱華。咎繇爲秋伯。樂、舞蔡俶。歌芳落。和仲之後爲和伯。舞元鶴。歌歸來。垂爲冬伯。樂、舞丹鳳。舞齊落。歌漫漫。冬伯後闕一人。右八伯。自羲和死後分置。舜即位元祀。巡狩。每至其方。各貢兩伯之樂。十有五祀。又百工相和而歌虞雲。八伯稽首而進者也。見尚書大傳。殷時亦有八伯。王制曰。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鄭注曰。殷之州長曰伯。又魏書王凌等勸進曰。周公八子。並爲侯伯。則八伯已見於虞商周矣。又拾遺記。帝告之妃鄭屠氏之女也。常夢吞日則生一子。凡經八夢。生八子。世謂八神。亦謂八璽。璽。明也。亦謂之八英。亦謂八力。言其神力英明。璽成萬象也。此更奇僻者。

孝女

筆叢曰。後漢書云。孝女叔先雄。犍爲人。父泥和。永建初爲縣功曹。縣長遣泥和押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尸喪不歸。雄感念號泣。心不圖存。常有自沈計。家人防閑之。經百日。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卻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按此事與曹娥同出後漢范史。同傳。娥以蔡氏邯鄲賞識盛傳。而此事絕無知者。故特詳之。

論曰。曹娥年方總角。父死安歸。投衣洪流。從之皎室。至情沈痛。可質天吳。叔先雄者。其傳云。雄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乃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爲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元瑞創此數言。使以雄與曹娥同感。予按范書所載。依益部耆舊傳。而水經注采華陽國志之言。作先絡。云符縣長趙祉遣吏先尼和。以永建元年十一月詣巴郡。沒死成濡灘。子賢求喪不得。女絡年二十五。有二子五歲。以還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尚不得喪。絡乃乘小船至父沒處。哀哭自沈。見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日。父子果浮出江上。夫絡既辭家適人。長孤育子。則義屬佗姓。身非父有。雖甚痛疾。宜割私恩。尼和亂子不弱。赴淵有人。絡安得死之而安得亡之。苟懷小諒。女而不婦。以是爲奇。吾所不取。且雄孝誠雖至。和直尋常吏耳。成灘之論。日月寖遠。不入魚腹。亦作腐齒。乃與六日之尸。相持而出。死不速朽。未之曾聞。作書者徒欲爲絡飾異。

不知其說之難持也。又按華陽國志及益部耆舊傳。其時人爲語曰。符有先絡。僰道張帛。黃帛、僰道人張貞妻也。貞受易於韓子方。去家三十里。船覆死。求尸不得。帛乃自往沒處。攤頭仰天而歎。遂自沈淵。積十四日。帛持夫手於灘頭出。灘故名鴛鴦圻。縣長韓子冉嘉之。召帛子爲縣股肱。予謂黃帛泛彼柏舟。得正而斃。范史既逸。世誠罕知。先雄事異曹娥。不成爲孝。從非僰道。不得爲貞。鴛子之閔斯。可歎也已。

戴諒

筆叢曰。諒輔、字漢儒。仕郡爲五官掾。時旱。太守祈禱山川。連日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期日中不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茭茅。以自環。構火將自焚焉。未及日中。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此亦與戴封同世。而人罕知。并錄之。輔時爲掾。尤難也。

論曰。按戴封、諒輔。同在蔚宗獨行傳。讀封傳者。必及五官。人何爲罕知乎。元瑞標榜漢儒。而不詳戴事。反有罕識戴封者矣。据傳。封字仲平。濟北剛人。爲西華令。時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以自焚。火起。大雨暴至。此戴封之行也。然漢世非特二子。長沙耆舊傳曰。祝良、字邵卿。爲洛陽令。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曝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紫雲齊起。甘雨登降。要此自曝耳。未及燒身也。柱陽先賢畫讚曰。臨武張熹、字季智。爲平輿令。時天大旱。熹躬禱未獲。嘉應乃積柴自焚。主簿崇小史張化、從旁焚焉。火既燎。天即澍雨。此則長令簿史一時赴饑。其視諒戴不亦合而一乎。

異聞記

湖元瑞二酉綴遺曰。陳太邱絕不聞著書。而意林所引抱朴子載陳仲弓異聞記云。同郡人張廣遭亂有女四歲。不能行。棄冢中。後開冢。女復活。問之曰。見冢角有一物。伸頸吞氣。乃效之。轉不復飢。尋看。乃大龜也。將女還。飲食之。初小腹痛。久乃習云。按此書太平廣記及御覽俱不載。蓋其亡已久。然仲弓之言或當不妄。因識此。

論曰。抱朴子曰。故太邱長潁川陳仲弓、篤論士也。撰異聞記云。郡人張廣定者。遭亂避地。有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擔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邨口有古大冢。上頗先有穿穴。乃以器盛龜之。下此女於冢中。以數月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捨去。候世平定。其間三年。廣定得還鄉里。欲收冢中所棄女骨更殯埋之。廣定往視女。故坐冢中。見其父母。猶識之。喜甚。而父母初疑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從何得食。女言。糧初盡。得甚飢。見冢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效之。轉不復飢。日月爲之。以至於今。父母去時所留衣被。自在冢中。不往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廣定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逆。久許乃習。此又足以知龜有不死之法。及爲道者效之。可與龜同年之驗也。史遷、仲弓、皆非妄說者也。按此在稚川書對俗篇。元瑞乃搜之於意林。又云後開冢女復活。此似于景升家婢。皆非也。予又覽北戶錄引陳仲弓異聞記曰。東城池有王餘魚。池決。魚不得去。將死。誠以鏡照之。魚看影。謂其有雙。於是比目而去。則此書唐尚存也。

扶老

華陽博議曰。困學紀聞云。策扶老以流憩。扶老、籐名。以爲杖也。見蔡順傳注。扶老尤僻。非伯厚不能知。然亦讀漢書偶得之。又古今注。禿鶖、一名扶老。扶老亦見太平御覽草木類。

證曰。王元美云。杖名扶老。鳥亦名扶老。按易林曰。鳩杖扶老。衣食百口。淵明此語。取易林之意。猶引詩友于詒厥之類。非以杖卽名扶老也。孔光傳曰。太后賜太師靈壽杖。服虔曰。靈壽、木名。孟康曰。扶老杖也。師古曰。本似竹。有枝節。長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山海經曰。龜山多扶竹。郭璞曰。邛竹也。高節實中。中杖也。名之扶老竹。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扶老木十株。昔宮闈名曰。華林園扶老三株。汝南先賢傳曰。蔡順、字君仲。至孝。所居井桔槔歲久。欲易之。爲在母生年上。不敢。一旦。忽生扶老籐纏之。遂堅固。有鳩巢其上。蓋二種木及竹籐皆堪作杖。故咸名扶老耳。詩。其檉其椐。陸機疏曰。椐節中腫。似扶老。今人以爲馬鞭及杖。此扶老不知何所指也。古今注曰。漢成帝願或廟有二玉鼎。二眞金鑪。槐樹悉爲扶老拘攣。斯亦不知何物。廣志曰。扶老花黃如金。名金草。則又草類也。李尤靈壽杖銘。乃製爲杖。扶危定傾。郭璞桃杖贊。杖以扶危。任昉答餉杖詩。扶危復防咽。事歸薄暮人。庾信竹杖賦。將以養老。將以扶危。乃宜名之扶危乎。春秋說題辭曰。酒之言乳也。所以策身扶老也。然則酒正可以扶老名矣。漢武內傳曰。王母謂武帝曰。太上之藥。乃有太眞虹芝。天樸神草。倘宮大碧。西鄉扶老。紫虬童子。九色鳳腦。有得食之。後天而老。以此觀之。元美謂杖名良謬。而元瑞謂淵明之所策卽君仲之井籐。亦狹之甚也。

荊軻延周

史書佔畢曰。軻、大亂之道也。燕社稷且墓墟矣。丹思所以濟之。而萬無策也。饒倖於一刺。詎得已哉。政殊蘇嗣。可以息黔黎。延周脈。燕亦未至遂亡。軻之垂中而弗中也。天也。世人燭成敗。弗燭是非。以軻爲笑資。悲夫。

論曰。秦師日深。燕境日急。太子丹之與軻謀也。不過曰。刼秦王。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價秦必矣。元瑞乃謂政殊蘇嗣。可以息黔黎。延周脈。此蓋以扶蘇爲賢也。假使當時政死。軻手扶蘇嗣位。不復仇。不討賊。與燕約和。外愧夫差。內慚秦襄。亦何賢之與有。然則燕視秦王。死亦亡。不死亦亡。而曰未至遂亡。過矣。且丹思自雪見陵之怨。非爲周恤不祀之悲也。吾友黃若木云。西周亡於秦昭襄五十一年。東周亡於莊襄元年。河洛之又見黍離久矣。胡氏欲扶蘇重立周之社稷乎。

伍伯

胡元瑞莊岳委談曰。厄言謂前導爲伍伯。所引賈充及崔豹語。當矣。然晉唐間官中行鞭杖者亦謂之伍伯。南北史多載。尙未明審。唐書。蘇世長爲刺史。因民不率教。責躬引咎。自撻於都街。伍伯疾其詭。鞭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走。觀者無不笑之。又太平廣記。某人欲知未來。（或慕閒談。中瑾年六十餘。爲河北一宰。在縣惟帝衛士云云。）戚曰。公鄙中伍伯。判冥者也。具簪笏。召問之。答曰。某非幽明主者。亦冥中伍伯。能於杖數最人之死生。凡人將有厄。皆先受杖。數二十以上。皆死。二十以下。但重病耳。據二事。謂伍伯固有兩義。

酉陽雜俎載伍伯三四處。如語資類載某公（卽魏收。）欲題名巖石。偶無筆。以伍伯杖畫之。則伍伯或前導而兼行杖者。正猶今之皁人。行則呵辟。罰則用刑耳。又按。宋程氏演繁露。載後漢虞詡傳注。續漢志。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以下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六。官辟卓鈴下侍閤門閤部留衛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襦。卽今行鞭杖者。然則伍伯之名。漢世已有矣。

續考後漢曹節傳。節弟見越騎校尉營五百。妻有色。從求之。五百不敢違。注引韋昭云。五百字本伍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也。按今俗呼行杖人爲五百。右皆注中語。據此說。最爲明了。余所謂二義兼者信矣。　又禰衡傳。黃祖怒衡不遜。令五百將出杖之。亦見後漢書。則知二字漢世通用也。今俗稱皁隸。亦有所本。皁人蓋古司牧者。隸則輿隸。本不並言。考張湛列子注。已見。則疑起於晉。然義未必同。

論曰。漢書。鼂錯言事曰。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賢材有識。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服虔曰。五百、帥名也。是古謂連帥爲五百。周禮鄭玄司服注曰。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制。疏曰。伍、行也。伯、長也。謂宿衛者之行長。則衛士又名伍伯。又八職注曰。如今侍曹伍伯傳吏朝也。疏曰。漢時。五人爲伍。伯、長也。是五人之長。傳在朝輩吏諸官事務於朝也。則傳事者亦爲伍伯。神仙傳曰。王敦誅郭璞。璞謂伍伯曰。吾年十三時。於柵塘脫袍與汝。吾命應在汝手中。伍伯衛涕行法。則劊子手行刑者亦呼伍伯也。禰衡傳注曰。五百、猶今之問事也。問事豈刺閤之類乎。晉輿服志曰。車前五百者。卿行旅從。五百人爲一旅。漢氏一統。故去其人。留其名。則五百宜讀如字。此又數義也。　皁隸字昉自左氏。以爲十等之官。貨殖傳注。皁、養馬者。隸之。著繫著於人也。然班氏謂至於皁隸抱關擊柝。則猶賤官耳。方言。檐、皁也。郭璞注曰。皁隸之名。於是乎出。蓋古祇以爲牧圉之役。自茲而後。漸以卑辱。抱朴子曰。皁隸之巷。不能紆金銀之軒。沈約彈事曰。既北而室。竊貲莫非皁隸。宋書孫處傳論。諸將起自豎夫。出於皁隸。鬻牧之下。柳元景檄威質云。郭伯酉門遣出自皁隸。龍越州郡。隋書。李密數宇文化及曰。卿本匈奴皁隸破野頭耳。此如罵人臧獲。其非卑官可知。若宋太祖詔。徐羨之、傅亮、茶酷備加。顚沛皁隸之手。張太后廢少帝令。居帝王之位。好皁隸之役。親執鞭朴。毆擊無辜。則卽今行杖人矣。

張萬福

胡元瑞九流緒論曰。道家有五等朝儀一卷。題張萬福撰。崇文總目云未詳何人。按唐張萬福抗言救陽城。卽世主謂江淮草木皆開府者。而崇文憒憒如此。允宜長容譏之。然萬福武人。著書或非其事。酉陽雜俎又有名醫張萬福。則此書固未知出誰手。或更有一人。不可知。崇文誠足譏。東觀亦未審也。又史書佔畢曰。唐有三張萬福。一德宗朝救陽城。人所共知者。一與柳芳同時。見酉陽雜俎第七卷末。以醫名。非武將也。一撰五等朝儀。見通志略。乃道家者流。

說曰。寇謙之傳。太上老君賜天中三寶太文錄。有五等。一曰陰陽太官。二曰正府眞官。三曰正房眞官。四曰宿宮散官。五曰並進錄。主壇位禮拜衣冠儀式。各有差品。凡六十餘卷。號曰錄圖眞經。五等朝儀。豈謂此耶。然謂唐有三張萬福。則甚不然。何者。酉陽雜俎曰。柳芳爲郎中。子登疾重。時名醫張萬福初除泗州。與芳故舊。芳賀之。具言子病。張詣且候芳。遽引視登。萬福遙見登頂。曰。有此頂骨。何憂也。因診脈五六息。曰。不錯。壽且踰八十。乃留藥數十字。謂曰。不服此亦得。後登爲庶子。年至九十。胡藋以此萬福善醫者耳。但新舊唐書張萬福傳。皆云德宗以萬福爲滁州。改泗州刺史。召拜左金吾將軍。大言救陽城曰。吾年八十。與見盛事。則萬福曾爲泗州。與雜俎言合也。柳芳大歷元年爲太常博士。撰皇室永泰新語。見代宗紀。至萬福除泗州時。可三十年。及萬福八十。芳可七十餘。正同時也。胡豈以唐書不載其有和緩之術。使謂兩人乎。本傳言其三世明經。而萬福以儒業不顯。乃學騎射。則五等朝儀。何知非張尙書著述。且其年九十。未嘗一日言病。非道家何以得此。然則萬福蓋文士習武。有道術而善醫。又善相人者。胡云有三子謂。直是一人。黃長睿云。唐人有傳。盡之矣。

李文悅

史書佔畢曰。唐有兩李文悅。一見安史叛時。一見憲宗修麟德殿時。通鑑所載。又古今說海趙合傳有李文悅。蓋即安史叛時者。

說曰。安史之亂。賊將姓李者。如立節、欽湊、廷堅、史魚、歸仁、廷訓、竭誠、令崇、懷仙、抱忠、鑿、紛紛委質。不見有所謂李文悅者。溫鑑元和元年。劉闢綿江柵將李文悅以城降高崇文。二唐書高霞寓從高崇文擊劉闢下鹿頭城。降李文悅。而高崇文傳。阿跌光顏軍鹿頭西。斷賊糧里。其將李文悅以兵三千自歸。李文悅始見於是時耳。通鑑又云。元和十三年。修麟德殿右龍武大將軍李文悅、白宰相論諫。自北門諸衛遷南牙諸衛。充威遠營使。十四年。吐蕃圍鹽州。刺史李文悅拒守。凡三十七日。吐蕃不能克。唐書吐蕃回紇二傳並同。二傳又云。長慶元年六月。吐蕃犯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發兵擊之。按李文悅於唐書無傳。無以知其首末。但以三書尋之。文悅蓋蜀川降將。入朝仕至龍武將軍。以抗直欲諫左轉。遂出爲鹽州。卒能立懂。非兩人也。又太平廣記引傳奇張合傳曰。合太和初遊五原。路經砂磧。見紫衣丈夫謂曰。我李文悅尙書也。元和十三年。曾守五原。犬戎圍城。吾與相持三十七日。羌會卷甲而去。其敍守城時力戰甚苦。然明言元和十三年。則安得以爲安史時人乎。然鹽州苦戰。乃在十四年。合傳作十三年。亦稗官之舛也。

李伯禽

佔畢云。唐有兩李伯禽。一太白子。一嘉興監。與神昏。見通幽記。

說曰。太平廣記引通幽記云。貞元五年。李白子伯禽充嘉興監徐浦下場糴鹽官。場界有蔡侍郎廟。伯禽謁廟。見廟中神女。戲之。後數日。蔡侍郎來與論親。伯禽遂卒。據此。則糴鹽官之伯禽。卽太白子也。○孫云。敬齋古今黈亦以爲一人。特廣記誤作李伯子。元瑞遽以爲兩人。且監字屬下。徐浦下場讀。元瑞云嘉興監。俱謬也。范傳正作李學士碑。載李白孫女二人。言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而卒。父存無官。父沒爲民。

所云無官者。雖監糴鹽。固非官也。云貞元八年。蓋卽其時。與幽通記之言合矣。

誤鳴戰鼓

史書佔畢曰。晉桓溫伐李勢。戰於笮橋。不利。將退兵。適軍中誤鳴進鼓。士殊死鬬。遂克之。宋世祖伐元凶劭。戰不利。劭將魯秀誤鳴退鼓。遂克之。

說曰。宋書魯秀傳曰。元兇劭配秀精兵五千。使攻新亭壘。將戰。秀命打退軍鼓。因此歸順。南史亦曰。義軍至新亭。劭將士力戰。將剋。而魯秀打退鼓。軍乃止。故大敗。此秀之倒戈。未嘗誤伐鼓也。元瑞增飾之。以與笮橋爲對耳。按世語曰。張魯遣弟衛築陽平城以拒王師。太祖將還。夜有野麋數千。突壞衛營。軍大驚。夜高祚等誤與衛衆遇。祚等多鳴鼓角會衆。衛懼。以爲大軍見掩。遂降。此亦因誤成功。稍與桓宣武事相類。

易水

胡元瑞甲乙剩言云。乙未春。夢冕服人坐殿上召試。忽飛下一紙。有晉元帝恭獻思道七字。爲易水生爭懷去。遂覺。及入闈。題是司馬牛章。而第一人則湯賓尹。蓋以易水爲湯也。書法以水從易。晉陽。非易也。觀此。則天上主司且不識字。何尤於濁世司衡者乎。

說曰。尙書中候曰。玄鳥翔水遺卵。娀簡易拾吞。生契。封商。後萌水易。注云。易起洛。娀簡在水中浴而吞卵。生契。後人當天應嘉。乃以水易爲湯。據此。則天上主司蓋取緯候僻書。言以譏元瑞。非不識字也。

凍雀

詩藪曰。宋欽宗詩。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當時情況如此。豈止令人酸鼻。紇干山雀詩。或以爲唐昭宗。

說曰。紇干山或作紇眞山。隋書曰。馬邑郡雲內縣有紇眞山。初學記引水經注曰。紇眞山。夏積雪。鳥雀死者。一日千數。唐昭宗紀。天復三年。朱全忠請上遷洛。書促東王車駕至華州。謂侍臣曰。鄙諺曰。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事在通鑑。乃云或以爲唐昭宗何也。然郡國志曰。紇眞山數百里內夏恆積雪。故彼人語云云。則元魏時已有此諺矣。

劉令嫻

詩藪曰。洗馬徐悱妻劉氏集二卷。悱妻唐世尙存。故唐還亦收。

說曰。徐悱妻劉孝綽妹。所謂劉三娘者也。文尤清拔。悱卒。妻爲文祭之。按梁書。悱在東宮歷稔。以足疾出爲湘東王友。遷晉安內史。卒。父徐勉答客喻曰。昔通五年春。悱喪之間。至悱始踰立歲。著述益富。據此。則悱卒已過三十。劉亦豈幼艾者。自昔通五年至隋亡。一百三年。劉若入唐未死。不已百三四十歲乎。此時尙高詠不能自休。是老婦而修進士之業也。覽隋經籍志。已有梁太子洗馬徐悱妻劉令嫻集三卷。安得唐世尙存哉。新事高樣輯唐詩品彙。內載令嫻詩。而注曰。劉令嫻、徐悱妻也。隋末唐初人。此廷禮之誤。因以誤元瑞耳。

宋玉徵詠賦

元瑞詩藪曰。宋玉賦。昭明選外。古文苑所收六篇。已大半可疑。陳氏文選補遺。乃有微詠賦一篇。題宋玉撰。余閱之。怪其詞迥不類。又微詠名義殊不通。細考。乃知宋王微所作詠賦。微、宋書南史俱有傳。不載此賦。蓋見於他選中。首題宋王微詠賦。陳氏不熟其人。遂以意加點作玉。而以微字下屬於詠。謂爲宋玉所撰。可笑也。弘正閣編廣文選。亦以此賦爲玉。楊用修大驩之。不知其誤。自是承襲前文。噫。一賦耳。選者考覈者註誤糾紛乃爾。可不慎哉。又華叢曰。楊用修云。近閱廣文選宋玉微詠賦。乃誤王爲玉。而題云微詠賦。下書宋玉之名。不知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而疏謬如此。陳晦伯正楊云。微詠賦、陳仁子文選補遺已載之矣。又云。王微本傳不云有詠賦之作。豈別有見耶。應麟按。此則用修爲得。晦伯失之。以陳詞賦非長。故不辨六朝戰國而目耳。史傳中詞賦之名。安能盡載。不可以本傳不錄爲疑。若廣文選之誤。是承襲補遺。用修亦未審也。

論曰。予始覽文選補遺。廣文選。見宋玉微詠賦。深訝其紕。及閱用修元瑞二公揚搉。益以爲快。然恨未見所出書也。後讀陸龜蒙白遺詩云。月淡花開夜已深。宋家微詠若遺音。軍思萬古無人賞。露濕清香獨滿襟。則此賦實三閭弟子作矣。賦蓋出宋玉集中。唐世載籍未殺。魯望當及見之。不應有誤也。元瑞既云宋書南史傳不載此賦。而駁議復云史傳中詞賦安能盡載。則自爲齟齬矣。微詠名義。予謂右丞詩、花宮梵遠微微。蓋用其意者。黃若木則云。卽玉賦所謂以微詞相感動者。亦眇論也。且此賦惟起處稍似六朝體製。中間頗多騷楚遺聲。晦伯之疑。未遽爲失耳。識之。以俟博通君子。

尼林卷之十

論胡

二名

史書佔畢曰。世率以東漢無二名者。亦不盡爾。第以不甚顯。故人罕知。余讀後漢書及通鑑。得數十人。識於後。又曰。東漢諸侯王無表。故宗室二名者無考。紀傳附見者得數人。

論曰。二名之禁。始自新室。近歲會子遠諷外夷。故其時翕然遂以成俗。今史傳所載二名者。大抵以字稱耳。行流既久。他無可據。及以爲眞矣。佔畢所記。足資談諧。然繆誤頗多。闕遺不少。予以疚劣之次。繙覽自娛。誤者釐之。闕者補之。不足可觀。聊以藉客焉耳。

佔畢原列東漢一百一人。誤二十一。

鄧仲覽佔畢云。延岑將。見鍾離武五年。 嬰按。蘇竟傳作鄧仲況。

彭子厚彭寵姪。彭蘭卿亦彭寵姪。並見後漢書寵傳。 嬰按。後漢書。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往喻寵。寵留子后蘭卿。遂反。又云。寵疑子后蘭卿貳漢。歸。故不信之。又云。記告城門將軍。令遣子密至子后蘭卿所。又云。其尚書以子后蘭卿爲將軍。子后蘭卿遂止一人。又寵弟也。文穎解嬉子冠軍曰。卿子。時人相褻尊之類。猶言公子也。子后蓋卿子之類。蘭卿其字耳。子后亦非子明。

蘇不韋見蘇章傳。 按傳作不韋。 孫云。蘇不韋字公先。

陳文舉見列女傳。 按傳是程文矩。

劉景宗見華陀傳注。 按景宗廣陵人。青龍中山陽太守。

冷謙光華陀傳。 按謙光扶風人。不作冷。

封君達甘始傳。 嬰按神仙傳。封衡。字君達。

士師郎僅索賦師。 按郎姓右師。亦非士。

鄭居業宋之曾孫。附傳。 嬰按鄭泰。字公業。宋曾孫。自有傳。

徐匡鉤失眞傳。 嬰按後漢書信陽侯陸賜干突騎。車府令徐匡鉤就車。收御者送獄。韶書遣匡。匡乃自繫。注曰。鉤。留也。嬰謂車府令皆執戟守宮。匡豈以兵鉤挂其車。佔畢謂爲匡鉤。何由成語。且下文幕匡名者不一。以匡鉤爲名。亦可笑事也。

楊光憲鄭弘傳。 嬰按弘傳。洛陽令楊光。簡之賓客。簡者。寶簡也。洛陽令。楊光耳。

劉文松左雄傳。 按劉文河在法雄傳及安帝紀。

郝孟節方術傳。 嬰按博物志。郝節。字孟節。陽城人。

臨孝存孔融傳。 嬰按范曄孔融傳。融爲北海相。鄒人甄子然。臨孝行。知名早卒。融命配食縣社。魏志注引續漢書。融爲北海相。鄒人甄子然。臨孝行。知名早卒。融命配食縣社。此無臨字。漢紀云。使甄子然臨配食縣社。此無臨字行字。蓋皆誤也。佔畢故爲孝存。尋鄭玄傳有臨孝存。而伏湛育楚人物論曰。後漢時。鄭康成。周孟玉。劉祖樂。臨孝存。侍其元矩。孫賓碩。劉公山。皆有土石才德者。此蓋以字稱耳。鄭志康成弟子有臨碩者。予常疑卽其名。蓋周禮序云。林孝存以周官爲末世瀆亂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拒之。鄭玄稱賢師。經。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碩之論難。予始曉若發蒙。 孫云。孔融傳是孝存。非孝行也。

駿馬少伯見虞芳傳。爽人也。 按傳作駿。非駿。

王君公遜世舊東者。 嬰按。蜀賢事補錄引嵇康高士傳曰。平原王烈。字君公。

嚴彭祖

顏安樂並見儒林董鈞傳。 嬰按前漢書。嚴彭祖。字公子。下邳人。與顏安樂俱事睢孟。彭祖爲宣帝博士。至左馮翊。顏安樂。薛人。官至齊郡太守丞。二人之去東京遠矣。

劉弘世先主父。 按蜀志。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舉孝廉。官至范令。華陽國志亦云父弘。此云世者。蓋舉世也。若謂爲弘世。乃可先言字任州郡而後紀父孝廉爲縣令乎。

友通期梁冀妾。見傳。 按漢紀。美人姓友。字通期。

今補東漢遺人

宗室

劉歸生 [illegible]陵侯，更始中，爲兵所殺。 漢書燕王傳。

劉它人 伯升孫，卞博侯。

劉元壽 [illegible]惡王子。

劉千秋 明帝孫，新平侯。

劉無忌 伯升曾孫，封齊王。

劉萬歲 和帝弟，廣宗王。

劉阿奴 彭城靖王子，竹邑侯。

劉伏胡 改封樂安王。

劉常保 清河王慶弟，封廣川王。

劉安國 陳敏王孫，新亭侯，與濟北王安國各一人。

劉虎威 清河王慶子。

劉延平 樂安王寵子，封清河王。 孫云：元壽、萬歲、安國、延平，皆元嘉所已言者。

蔗蛙

田終術 莽長安令。

張長叔 俱洛陽人，莽敗和命士，食黃龍。

韓持弓 [illegible]侯，莽敗，乃絕。 [illegible]王傳。

國遊光 隗囂拒蜀侯。 漢紀。

言城生 吳人，劉聖公時武當都尉，[illegible]。

楊子阿 馬援表。

王元才 王興子，光武封北平侯。

王益才 安喜侯。

王顯才 [illegible]陰侯。

王仲才 新市侯。

王季才 唐侯所謂中山五侯也。 河北記。

張仲師 潁川人，長一丈二寸。

鄧伯奇 東萊。

周長生 會稽人，作鴻寶。

袁文術 臨淮人。

龐少都 陳留人。

蓋仲殺 東成令。

蔡伯僧 扶風人。

張孟嘗 [illegible]林太守。

李子長 大理。 以上俱論衡。 孫云：所引論衡九人，俱俱是字，非名。

劉廣世 作七興。

陳正叔 魯國人，光武時太官令，謝承後漢書。 孫云：疑是字，非名。

李仲房 馮翊人，[illegible]傳。

杜子春 緱氏人，永平初，年九十，注周禮。

黎伯卿 吳漢傳。

王堅石 王梁傳。

耿文金 耿況孫。

耿無辜 弇曾孫。

陰萬全 陰興曾孫。

鄧廣德 訓孫。

鄧甫德 廣德弟。

鄧廣宗 禹子。

竇萬全 融曾孫。

竇曾宗 萬全子。

右師細君 包咸傳。

鄭石嘗 宦者，鄭衆曾孫。

夏長思 李章傳。

魏伯陽 會稽人。

徐景休 青州從事。

淳于叔通 俱參同契。

薛安期 侍御史。 唐書世系表。

邳伯夷 惲孫。

張漢直 俱風俗通。 孫云：風俗通二人，直是字，非名。

李文德 越巂太守。 [illegible]傳。

諶仲文 字[illegible]，漢荆州刺史。 [illegible]。

臺伯通 字[illegible]，漢[illegible]郎。 吳志。

劉智茂 蜀漢時，五行志。
薛山塗 安期孫，馬邑都尉。
鄭子賤 李固傳，華陽國志作鄭子賤。
夷長公 蜀李傳。
楊春卿
鄭伯山 楊厚傳。
陳堅卿 元子。
廣長卿 劉勝大姓，見馮魴傳。
鄧荊鳳 彪弟。
劉千秋 安帝時越騎校尉。
樊長孫 百官志。
鄧萬世 河南尹，陳蕃傳。
羊元翠 蕭翻傳。
范延濤 廷尉，謝承書。
杜季貢 漢陽人。
呂叔都 並西光傳。
劉德升 字君嗣，潁川人，桓靈世，以行書擅名，書斷。
郭伯道 書品。
師宜官 南陽人，孫云，按愈就篇，師宜是寇姓。
薛文伯 山塗孫，並丘令。
張曼成 黃巾，朱儁傳。
張子禁 桓帝美人外親，襲楷傳。
傅道流 北地人，靈帝殿中將軍。
劉道恭
張兆期 皆後漢時人，學道，在王屋山。
張禮正 漢末，在衡山，俱眞誥。
張平仲 盧奴人，光和中上谷太守。
劉定興 蕭縣人，嘉平時，俱水經注。
張李札 陸留人，劉端傳，孫云，按劉翊傳，是李禮，札字誤，亦是陳留人，疑字，非名。
董齊興 橋玄時卜術士，風俗通。

成武丁 桂陽人。
虞偉高 何顒傳。
蘇正和 武都人，董勳傳。
辛玄子 宇延則，隴西人，漢明帝時諫議大夫，眞誥。
范幼冲 漢尚書郎，眞誥。
周文光 安帝時平原賊。
趙安世 晉相，郭躬傳。
廖孟舉
廖偉舉 扶子。
石敬平 戴封傳。
張道陵 神仙傳。
趙商子 字子聲，河內溫人，博學有秀才，鄭玄自序，孫云，按趙商見鄭志，子字衍。
張孟成 肥如侯，唐世系表。
張恭祖 東郡人，鄭玄傳。
蔣子文 廣陵人，漢末秣陵尉，搜神記。
樂長治 成都人，桓帝中書郎，眞誥。
左喬雲 蜀竹人。
楊文芳 武陽人，漢中太守。
王延世 字長叔，黃中人，光祿大夫。
張亮則 字元修，南鄭人，獻帝時祥祠太守。
劉巨公 大鴻臚，南鄭人。
秦宜祿 秦朗父，呂布將，獻帝傳。
侯武陽 蕭先傳。
史堅元 陳留人。
相仲華 陳郡人，晚陶藻時名士。
袁元長 紹族。
袁春卿 元長子，魏郡太守，魏志董昭傳。
崔巨業
睦元進
鮮于仲簡

韓莒子

呂威璜 呂虔昭將，曹瞞傳。

劉綠蕤 卜師。

李多子 販繒。

樂何當 賈人，並公孫瓚客，英雄記。

東方安世 漢末彈棋工，典論。

傅石市 隋經籍志。

劉武良 趙安時石工，樊敏碑。

劉雄鳴 藍田人，趙安中小將，魏略。

周不疑 字元直，零陵人，先賢傳。

龐德公 字尚長，見宋書

王偉卿 長安令，華陽國志。

張遷 蕃漢殺城長，東平有碑。

趙建章 河南人，年十二拜童子郎，臧洪傳。

李相如 龍西太守。

董君雅 卓父。

北宮伯玉 涼中義從，董卓傳。

崔元平 太尉四孫，州平兄，樂祥說鄉閭。

韓子方 學士，費道人。

郝伯都 列士，關中人。

婦人

郭聖通 郭后母。

陰麗華 陰后母。

劉義王 武陽公主。

劉中禮 豐陽公主。

劉紅夫 館陶公主，俱世祖女。

劉小姬 平舉公主。

劉小迎 樂平公主。

劉小民 成安公主，俱肅宗女。

劉侍男 涅陽長公主。

劉別得 舞陽長公主。

劉長久 濮陽長公主。

劉直得 平氏長公主，世清河孝王女弟。

劉成男 冠軍長公主，順帝女。

梁女瑩 桓帝后。

馬宗姜 馬女。

李羽生 中山簡王蠕，樂成王傳。

胡金盈 胡廣女，蔡邕集。

劉桑瑛 劉巨公女，楊彪妻母。

韓樹南 趙子琰妻。

楊禮珪 元參女。

張禮修 趙伯高婦。

杜泰姬 南鄉人，趙宣母。

陳順謙

陳惠謙 張亮則妻。

崔貞玦 字瑾玉，平陵人，俱華陽國志。

黃景華 司空黃瑤女。

周爰支 安成人，河南尹周暢女。

趙索臺 臨州刺史趙熙女。

竇瓊英 武妹。

趙愛兒 劉虞別駕，漁陽趙該姊。

張桃枝 沛人，司隸校尉朱寓母。

張姜子 西州人，張濟妹。

郭芍藥 度遼將軍郭書女，俱眞譜。

張王蘭 張衡靈眞女，集仙錄。

佔畢曰：陳心叔名疑，考據精洽，然亦謂東漢三東無二名者，蓋因襲前人之說。余讀三國諸紀傳，二名者頗不乏，第多東漢末人，至鼎足後，則誠罕覯，而傳有周生烈、朱建平等，固不盡無也。又陳壽多以字爲名，今錄其灼然者。周生烈、朱建平，並魏志有傳，三國志傳中二名者惟此二人。

佔畢原列三國二十八人，誤八。

周生烈 嬰按：王肅傳末云，魏初儒士數爲周生烈，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則未嘗有傳也。又注曰，臣松

之按此人姓周生名超何曹論語集解有其義例餘書述見晉武帝中經簿裴氏之既甚明元瑞可謂兩弊而皆矣。

張平世先主傳。按先主傳張世平中山人弄平世。孫云韓叢本作世平弄平世也。

祝公道圖道傳注。曼按魏略祝公道在郭援軍引出賈逵而魏志云郭援謀人祝奧公道蓋奧字誤孫當字實碩魏略只記實碩而不云當也。

陳承祖華長駿佑華云見晉輅傳注。曼按圖讚作晉輅傳云前長廣太守陳承祖月受城門校尉華長駿詩云昔其父爲清河太守召輅作吏考晉書華譚字長駿爲城門校尉時太康末也輅卒於正元三年即長駿非字不得爲魏人且承祖亦晉人。

趙君安龐烈婦父。

龐子夏附龐清傳注龐烈婦名附注其悉。

龐娥親即樂府龐烈婦名附注其悉。

以上魏佑華。曼按魏志龐淯字子真表氏人外祖父趙安爲李蒙所殺母娥刺蒙於都亭據此則趙名安女名娥耳注引列女傳作趙君安龐娥親蓋皆其字也子夏即淯父故氏知娥殺爲子夏之妻而不知淯爲子夏之子子夏於子傳名雖不附然可知其是字矣娥親姓趙且爲龐氏婦而愈報父之仇不繫之趙而繫之龐抑何歟。

今補二國時遺人

郭攸之南陽人侍中。出師表。

李意期蜀人。神仙傳。先主時。

許叔龍費傳。

上官子修姜維傳。

司馬勝之字興先綿竹人景耀末孝廉。華陽國志。

曹吉利太祖名。魏志注。

呂伯奢成皋人。魏書。

高元呂太祖時善相人。魏略。

王九真馮翊人善圖棋博物志。

宗子卿南陽功曹。書麻傳。

陳叔山東陽人。華陀傳。

左延年扛鼎傳。

張玄寶定襄人魏武時舉茂才。

范叔勝北地人魏文黃門郎。俱異苑。

宋士宗清河人黃初時母化爲鼈。宋書。

王伯綱魏明帝時城門校尉。眞誥。

王惠陽明帝時酒泉太守。黃朗傳。

尹更生明帝時。古今注。

田彭祖漢子。

劉望之漢兄。

張翁歸既子關內侯。

劉寶賢齊王芳冗從僕射。晉景帝紀。

孔晏乂正始八年陳騫大夫。

王周南中山人正始中冀邑長。宋五行志。

尹大口曹爽時殿中校尉。

鄭小同高貴鄉公侍中五更。

孫廣田卽孫登。眞誥。

楊文宗元皇后父魏通事郎。晉外戚傳。

王飛梟

王金虎俱王凌子。魏氏春秋。

劉玄石魏都賦注。

滿長武龍孫大將軍操。

郭玄信陽翟人。

趙元儒市國人鄴市長。石苞傳。

楊元鳳梁者劉奢傳。

王弘直列人典農。

劉長仁勃海人安德令。

紀玄龍壺管輅傳。

鄭玄之呂蒙傳。

王盧九鄉邪人孫權夫人父。

曹不興善畫。吳錄

王文雍南陽人孫權夫人弟封亭侯。

吳太文書春人王凌時。神仙傳。

倪資思嘉興人。論衡傳。

陳世京孫休侍郎。
妄賢生步騭外甥。
徐宗度呂懿司馬。俱眞誥。
孫彭祖誥名。
婦人
鄭天生鄧芝母
薛靈芸魏文帝美人。常山人。後改名曰薛夜來。拾遺記。
莫瓊樹
田尙衣
段巧笑魏文帝宮人。古今注。
郭叔香王僧母
張春華司馬懿大人。
李惠姑夏侯堂妻。
羊徽瑜司馬景王師大人。後稱太后。
王魯連范陽人。王伯綱女。李子期妻。
王元姬魏女。司馬文王昭夫人。後爲太后。
孫魯班字大虎。
孫魯育字小虎。俱孫權女。
施淑女山陽人。施敬女。
孫寒華孫貢孫女。眞誥。
劉桃樹下邳劉方女。華陽集。列女後傳。

同姓名

佔畢曰。梁元帝有同姓名錄。邱光庭有同姓字錄。其書各一卷。皆不傳。蓋唐以前。時代較近。要不足以盡之。唐以後。絕無踵作者。予常欲爲一書續之。未能也。頃屏居郭外。蕭然半榻。僅唐史一編在案頭。日取閱之。其中姓字相同者頗自不少。而世第其傳。李益韓翃數人。因益取稗官雜說。凡唐一代名姓相同者數十百人。類而錄之。以爲廣見洽聞之助。其已見王長公藝苑巵言附錄及陳心叔名疑者。亦不復入。然名疑引戴僅李光進盧貞五人。巵言及郎氏類纂同。

論曰。古史質簡。士之不能流芳遺臭者。鮮列於編。故姓名雖同。表見者少。時世益近。紀載漸繁。至唐史而爛然矣。佔畢所錄唐世諸人。其單名而同者。宗室得一百三人。庶姓則三十耳。於中二名同者。僅二十五人。而猶多譌舛。予既稍爲辨析。又意一字命名。徑而易犯。兩字爲諱。支而罕同。顧其同者益復不少。因搜

唐書中二名之相襲者。得二百五十餘人。著之於後。以濟元瑞之師。若單名同者。不復更採。亦爲不勝收也。然李氏所以最多者。蓋其盤根之大。世系獨詳。而賜姓又時有之。庶姓非宰相之族不載系表。閒得之列傳中。以是寥寥焉耳。

二李道宗。一江夏王。字承範。有傳。一趙郡李氏。長洲丞錫子。又北齊直閤將軍尉馬都尉。
二李建成。一高祖太子。一師王後。宜州士曹參軍。
二李元吉。一高祖子。巢剛王。一蘄中四年。李希烈陷汝州。執州將李元吉去。
二李元方。一高祖子。封周王。一睿宗嘉莊太子玄孫。醴泉令。
二李元禮。一高祖子。徐康王。一僖宗時李孫行營將。
二李元則。一高祖子。彭思王。一武安公後。并州刺史。又後魏清河太守。見孫綱傳。
二李元慶。一高祖子。道孝王。一昭陵令。
二李孝慈。一淮南王神通子。廣平王。一趙郡功曹士瑜子。
二李孝本。一神通子。河間郡公。見世系表。一荊部郎中植知中丞。有傳。
二李義琛。一高宗相義琬弟。
二李義琛。一高宗孫澤王子。一工部侍郎。
二李義珪。一上金子。一趙州別駕希唐子。
二李隆業。一睿宗子。彭成王。羽林大將軍。一雍王友太沖子。藍田令。
二李守禮。一章懷太子。子封郇王。一東祖謐後。損之子。
二李守義。一章懷太子子。桂陽王。一猗氏尉逖子。
二李繼宗。一嗣武陽王。陣澧國公。金吾將軍。一天帖中蔡州連帥。見敬戒錄。
二李知禮。一滕王元□孫。金山公。一隴西人。少矯捷。能騎射。工放彈者。見冥報記。
二李茂宗。一嗣虞王。一蔣王裔。
二李恭禮。一彭王孫。彭原令。一亞夢主簿大術孫。
二李延年。一嗣淮南王。餘杭郡司馬。一陸水令德紹子。
二李延之。一右衛將軍。一坊州刺史。
二李行周。一嗣紀王。光躍少卿。一昭宗時蜀州刺史。殯附玉蕊。
二李景愼。一江夏王道宗子。相州刺史。一舉王曾孫。蔡國公。
二李少和。一紀王孫。王屋主簿。一鄭王後。江西觀察使。亦見孔戣傳。
二李湛然。一嗣滕王。殿中監。從玄宗巡蜀。一屯田郎中。
二李承嘉。一蔣王子。祭國公。僅子。一中宗時。鞫五王功。羅光躍大夫。贈武鄭公。朝野僉載云。不識字。不解書。

二李承胤，一，榮國公，嫡子。 一，長水主簿知運子，江州別駕。
二李景融，一，淮陽王道明子。 一，尚書左丞嶽基子。
二李景仁，一，江夏王道宗子，字宗楚，子爲潞城令。 一，寧王後，登進士第，容管經略使，左庶子。
二李思順，一，中山王。 一，鋼越王。
二李承休，一，郇王曾孫。 一，兵陽令，見子溥傳。
二李思忠，一，蘭郇國公，鄯州刺史。 一，武宗時，蘭深斯藩化，賜王，賜姓名。
二李思誨，一，鄯州參軍，即林甫父。 一，鎮州司馬。
二李匡遠，一，道王孫，字聖父。 一，曹王孫。
二李仁濟，一，道王孫，鴻臚卿紹封子。 一，櫟陽令。
二李從簡，一，寧王後，濠復等州刺史。 一，勃海王後，毅城令。
二李弘度，一，渤海王男，洛交主簿。 一，寧王男，鄭州刺史。
二李李眞，一，越王孫，高平令。 一，劉學眞，高祖時石州都督，賜姓李。
二李仁鈞，一，梁王後，清南令男子。 一，南昌令。 一，鄭鍾傳御史，見吳陽錄。
二李信伯，一，勃海王後，鳳州刺史。 一，鎮西人，元和九年溫縣令，見乾臙子。
二李公輔，一，征虜將軍士高子。 一，大鄭王後，河東節度使說子。
一李若思，一，蔣王孫，廣州司馬。 一，櫟陽令仁濟子。
一李方叔，一，蔡王後，右金吾大將軍。 一，紀王後，商州錄事參軍。
一李徐慶，一，國子祭酒，隴西郡王。 一，嗣漢王。
一李友諒，一，讓皇帝後。 一，蜀王後，延州司馬。
一李承規，一，蜀王後，六局丞。 一，嘉興尉漸子。
一李十陵，一，宗正丞。 一，都官員外郎尙德子。
一李延祐，一，許州司馬宜德子，信王府功曹參軍。 一，東光令仁禕子，益州司士參軍。
一李楚珪，一，江王孫，隴西郡公，太常卿。 一，嶲州司法參軍。
二李處約，一，蔣王後。 一，盛義兄。
二李仁航，一，李孝伯之裔，仁則兄。 一，王屋主簿少和子。
二李餘福，一，蜀王孫。 一，尙書乾祐子，監察御史。
二李師素，一，寧王後，殿中侍御史。 一，殷州刺史得璉子。
二李若水，一，右金吾將軍。 一，太子文學。
一李義方，一，蜀王房。 一，遼東李氏。
一李維城，一，蔣王裔。 一，監門衛帥府兵曹參軍。

二李宗師，一，高宗相安期子，鄖城令。 一，檢校工部員外。
二李尙義，一，桂州長史。 一，潤州刺史玄□子，右庶子，梧州刺史。
二李少連，一，宗正少卿。 一，邵州司戶參軍。
二李弘慶，一，宗室，沼水主簿。 一，金州刺史。
二李從古，一，蔣王後。 一，城父令蘇子。
二李玄同，一，宗室，潤州刺史，陳國公。 一，度支員外郎。
二李昭業，一，梁王後，字延軍。 一，萬州士曹參軍。
二李思慎，一，郇國公奉協子。 一，嶺南僰戶，殺都護劉延貽者。
二李承祐，一，曹王後。 一，乾符時天平軍都將。
二李宗禮，一，蔡王後。 一，楊行密牙將。
二李行餘，一，紀王後，殿熟尉坊直子。 一，蘇州刺史廉子。
二李克勤，一，勃海王後，沅江令。 一，李克用姪。
二李仙童，一，蔡王後。 一，武安公後，蘄州司馬君武子。
二李元宗，一，蔣王後。 一，鼎州刺史，以州印奔黃巢，見通鑑長慶二年。
二李從師，一，蔣王後。 一，蘭邑王神符後，太子左贊善大夫。
二李言思，一，郇王後，崇正少卿。 一，蜀王後，渠江令。
二李元度，一，紀王後。 一，安南經略參佐，見李復傳。
二李元道，一，宗室，爲大理司直，兼監察御史。 一，大鄭孫。
二李元佐，一，千牛備身。 一，楊州錄事參軍，見宣宗紀。
二李承緒，一，勃海王後，爲南陽令。 一，李強光外孫，開八八，貞元五年賜姓名。
二李上善，一，宗室，尙璧直長。 一，玄宗女楚國公主爲道士，賜名。
二李玄眞，一，郇王後，宜春令。 一，女，道士，即越王貞玄孫。
二李仲文，一，高祖時太常卿眞卿公并州總管。 一，遼東李氏周太宮伯哲子。 案，眞卿公三字當在太宮伯下，唐書世系表衍，後周太宮伯眞卿夙公。
二李行敏，一，蔣司徒長史德珪子，左威衛長史。 一，諫議大夫叔度子。
二李安世，一，大師子。 一，宇德合，相州刺史，趙郡公。
二李知隱，一，宗室，爲郇王傅。 一，伊闕丞，與弟夏津令同傳。
二李知本，一，貞觀初夏津令，有傳。 一，遂州司馬。
二李文立，一，右衛翊衛。 一，九門令，俱魏黃門侍郎李裕奪嫡。
二李正禮，一，勃海郡主簿，太師子。 一，江陵令德端子。

二李元儉，一工部侍郎義琛父。一中書侍郎友益子，潞州司功參軍。
二李玄明，一齊州刺史成紀縣公。一潭州司倉參軍。
二李積善，一本州主簿。一大理評事琢子。
二李慶業，一館陶令。一陝州司兵參軍。
二李損之，一昌平王叔良後，魏州參軍。一洛州總管府典籤。
二李玄道，一秦府學士，常州刺史。一開元三年右羽衛將軍。
二李乾祐，一武后相昭德父，刑部尚書。一蘄州刺史。
二李思孝，一丹陽郡公客師孫，夏州都督。一昭宗時保大節度使。
二李中庸，一申州刺史尚翼子。一臨淮令儼子，給事少監。
二李孟嘗，一蜀州人，貞觀時在威衛大將軍。一蜀州司倉決孫。
二李君則，一曲沃人，數世同居。一郎盤人，貞觀初王君操伐蜀，俱見韋友傳。
二李玄慶，一隋武主簿。一大中時兗州牙官，見列女傳。
二李紹先，一瘞王友太沖子。一承嗣子，洛州新戶參軍。
二李仁穎，一華州文學。一都水丞。
二李延喜，一兵部郎中。一潭州司戶參軍。
二李興公，一貞觀中萬州刺史，見地理志。一肅宗相揆子，侍御史。
二李延昌，一金吾大將軍，涼國公。一平遙令延戟第。
二李去惑，一治水人，武德五年據城來降。一圍縣使文通孫，隋縣令，死王仙芝。
二李延祚，一雍令。一觀察使李庾子。
二李客師，一靖弟，幽州都督，丹陽郡公。一富水令。
二李行偉，一費王後。一高宗時國子司業，見禮儀志。
二李崇真，一高宗光宅中益州長史，見廣古今五行志。一貞元時趙州柏鄉民，見五行志。
二李崇鼎，一雲都令輝孫。一江州刺史體仁子，字重周。
二李希倩，一中宗時右臺監察御史，見子恒傳。一朱泚亂將，即李希烈弟。
二李延嗣，一櫟陽令仁濟子。一國子，字耀卿。
二李日知，一宗室永王府參軍。一玄宗相。
二李從一，一天寶時雜希爽蒸。一大歷後，哀帝二州刺史，即詩人李德裕別名。
二李元紘，一宰相昭德子。一宇大綱，玄宗相。
二李正辭，一六合令。一德宗時刑部郎中，貶金州刺史。
二李審言，一丹山簿玄素子。一萬壽中長安百姓，變爲羊，見潘湘錄。

二李光遠，一大師孫元德子。一開元中館陶令，因旱暴卒，見廣異記。
二李景伯，一中宗時散騎常侍。一豐城丞。
二李懷讓，一蜀人，景龍中御史，後歷給事中，見李尚隱傳。一同華節度使，廣德元年，自殺，見代宗紀。
二李松年，一常熟尉。一光啓二年鄭延賓奏事判官。
二李彭年，一景伯子，天寶時吏部侍郎，有傳。一開元時樂工，善舞，即龜年弟。
二李鶴年，一和州司馬，即京兆參軍龜年弟。一樂工，龜年弟，亦有才學，能歌，見明皇雜錄。
二李若虛，一太子文學若冰弟。一安國觀道士，御史李全交致其師，流嶺南，見朝野僉載。
二李延福，一光山丞。一儀鸞豐資院使。
二李慶遠，一祕書監令問從弟。一中郎，被詐經臨，見僉載。
二李思安，一魏令德能孫。一朱全忠將，陳留人。
二李長倩，一成武令岡子。一令肥令琰子。
二李惠登，一經夢主簿太衍子。一平盧將，安祿山反，輕師興圍，貞元切隋州刺史，有傳。
二李商隱，一開元中幽州節度使，見孫逖傳。一檢校工部員外郎，有傳。
二李光弼，一東祖後，臨州刺史匡子。一晉絳等州節度使，中書令，臨淮王，有傳。
二李光顏，一雍田李氏，河東節度使，守司徒，有傳。一柳城李氏，即臨淮王弟，鴻臚卿。　岱華云，唐兩李光進，一光弼弟，一光顏兄，不知有兩光弼，兩光顏也。
二李敬道，一敬業弟。一臨濟司馬玭子。
二李玄度，一玄成弟。一君儀子。
二李玄珪，一晉慈林郎延壽後。一衛尉寺主簿，見孫逖傳。
二李忠順，一周王府錄正南齊子。一會昌二年，以金吾上將軍爲振武節度使。
二李正元，一散騎常侍休古子。一李戰義子，見通鑑。
二李思義，一中書侍郎友益族。一文宗賜習暹姓名。
二李思貞，一蘇州司馬君武子。一文宗賜阿歷支姓名。
二李思禮，一長城令。一文宗賜烏羅思姓名，見回鶻傳。
二李思言，一倉部員外郎繼州子。一堂邑令。
二李正範，一大理丞寶孫。一浙東推官，仕至九江太守，見雲溪友議。
二李彥芳，一潞武主簿玄慶孫。一李晉五代孫，太和中鳳翔司錄參軍，有傳。
二李克讓，一繞夢令。一李克用弟，爲南山寺僧所殺。
二李元平，一汝州別駕，李希烈縛去，以爲宰相，貞元切，希烈平，元平流死。一睦州刺史伯誠子，大歷五年，東陽寺與女子遇，後十六年，爲縣令，則在貞元三年，二人重聞時。

二李安期一百樂子高宗時東臺侍郎三品有傳　一順州南和縣人元和時奧何首烏鄉里親昏得其方類服之得長壽見本草注

二李昌符一李程曾孫字麗夢　一嘉言鳳翔節度使光啓三年蔡知儒滅之

二李盡忠一武后時營州契丹松漠都督　一僖宗時沙陀首領

二李忠義一淮南降將李灌李鄴更其名曰忠義用以破蔡　一太和中江淮人歸於湖城死見沈恭傳見廣記

二李繼昭一天復元年國平章事鎮海節度使本孫德昭賜姓名　一李茂貞將蔡州人本符道昭改姓名在天復二年

三李孝恭一河間元王有傳　一德柔父　一僖宗時鄜延節度使

三李承訓一建成子武安王　一李多祚子衛尉少卿　一杭州司功參軍

三李承業一巢王元吉子梁郡王　一蔣王孫　一降州刺史

三李孝節一淮南王神通子清河王　一三原令見李義府傳

三李希言一嗣鄭王太子詹事　一南祖後禮部侍郎　一肅宗時吳郡太守江南採訪使

三李承義一隋太子建成子鉅鹿王　一賈恭王後　一蔣王寧吏部常選

三李希遠一宇象沖散騎侍郎新豐公　一襲武公象嘉子同州司兵參軍　一遼郡人晉陽尉

三李懷讓一疏人景龍中御史歷給事中見李尚隱傳　一鄭王孫溫州刺史蔣國公　一同華節度使

廣德元年自殺見代宗紀

三李少康一紀王孫唐興主簿　一高平王道孫宋州刺史見子涵傳　一學國公景淑子睦州郡太守

三李少微一紀王孫雷澤令　一鄭王後江陵令　一李幹淑之孫

三李知柔一雍王後御史中丞　一鄭王後滑州觀察巡官　一嗣薛王相昭宗

三李元恭一中書侍郎友益子工部郎中　一吏部侍郎外孫女婿與氣絕者見廣異記　一大理少卿

分掌選舉考雜傳

三李思文一武后時潤州刺史　一同官丞　一太平令

三李文舉一紀王孫　一國子祭酒仲恩父　一宣宗大中七年以宗正卿貶睦州刺史

三李承慶一蔣王後度鄭常選　一李成式將降於永王璘　一昭宗時定難軍節度使

三李元輔一紀王陽常州司兵參軍　一蔡王後　一全椒令正議子

三李承光一曹王後　一江王後　一哥舒翰守潼關時步將

三李處厚一蔣王後　一東祖房　一太湖令彥子

三李守一一宗室開封令　一敬玄子成都郡令　一大亮子廣都員外郎

三李紹宗一蔣王曾孫嗣王　一蔣王裔孫　一江王孫桂州長史尚義子　佔畢錄二人

三李若愚一鄭嘉王孫　一蔣王孫司兵參軍

三李士衡一蔡王後　一武德末鄭州刺史爲人所殺　一趙州刺史

三李長卿一武德時岷州總管　一子眞子　一延中二年李納守徐州將以城降

三李嗣眞一玄宗子封豫王　一字承實武后時潞州刺史有傳　一太常卿

三李公敏一武后相懷遠父　一北海太守嗣曾孫　一河東節度使說子太子通事舍人

三李嗣業一高陵人衛尉卿有傳　一彌王友太冲子同州司功參軍　一王鄂鎮刺使降朱全忠

三李知古一李密子右臺監察御史嘉行　一睿宗初嶺州刺史爲諸蠻叛殺　一李密族

三李光庭一姑臧房泉州刺史璋族　一唐代時滑濮節度使　一廣明元年汝州募軍逼東都作亂見通鑑

三李承嗣一鳳州刺史　一楚州刺史有子興居唐陵宣平里見續神錄　一李克用婚次鳳翔鄜門人

後奔楊行密

三李仁表一清陽君昂子　一薛能壻王易利部侍郎見續異記　一蜀安民多積金爲易將張彥所掠

見北夢瑣言

三李守節一東王字　一臨川令嘉子光化令　一神策軍使見楊復恭傳

三李元素一武后相附敬弘傳　一希顏子　一字太朴元和時戶部尚書有傳

三李敬業一敬節弟　一李勣子　一饒令

三李敬玄一高宗相　一平陽令　一登邑令愚言子

三李仁則一仁方弟　一山陰子　一仁軌弟

三李惟岳一唐陵太守節子監察御史　一趙人字國道元德秀門弟子　一李寶臣子反傳首京師

三李元規一慈邱令元楷弟　一監察御史元道弟監屋尉　一與兄文會皆在李師古幕下元規辭去

三李師旦一新豐人任會稽尉爲御史蘇味道所拔見廣記嘯亭類　一桐廬令見李尚隱傳　一右僕

軍錄事

三李行修一江西廉使王仲舒壻官至諫議大夫見續定命錄　一淮西將李祐子年三十餘爲南海節

度使見獨異志　一長慶中殿中御史事貴冠卿李節見逸言

二李敬彝一宜城令　一蘇州刺史應子　一鄭注厚翔節度使司馬

四李龜年一京兆府司戶參軍　一開元中樂工能歌善羯鼓見明皇雜錄　一與號仍同選得蔚縣丞

見定命錄　一廣明時嗣曹王爲宗正少卿使南詔見通鑑

四李元立一蔡王後青州司法參軍爰子　一蔣王後松滋令惟子

鳳翔節度使惟簡子興平尉

四李文通一紀王孫同州司馬　一鄭王孫鄜州團練使破蔡州有功　一河南府參軍琳子　一貞元

十二年□義將率沼州兵民奔田緒。

四李全交。一汪王孫。一監察御史武后時酷吏興李嵩王旭號三豹。全交又號人頭屠劊。一周元初御史劾張鷟。一東祖鄧房忠州司馬。

四李公度。一祀王房吉州文學。一朔方節度使。一楊懷敏。一李師道親近將。

五李思恭。一李晟祖金吾。一韶州刺史。一君慶子。一僖宗廣明元年夏州將。一乾寧三年蜀州刺史節度參謀見廣異記。

五李玄乂。一潤州刺史。一洛陽尉仁方子。一許州司功參軍雄矩子。一玄操弟。一陳留大夫叔度父。俱見世系表通典觀永徽元年御史大夫李乾祐奏有少監主簿李玄乂。

五李思敬。一宗室蘇濟南公。一武安公後。一時契丹大將胡人也見薛訥傳。一肅宗時內侍宣慰史思明者。一昭宗時保定節度使愿孝弟武定節度使降王建。

二王嗣宗。一江都人善書見張懷瓘書斷。一國子司業寧子肅宗相瑱族。

二王同人。一武后相璿子酒州刺史。一嘉州刺史光輔少卿。

二王德本。一西畫舍人。一高宗相孫漢見鄭州刺史。

二王守一。一貞觀初洛城布衣自稱終南山人常負童賣藥後乘蛇去見大唐奇事。一尋道仁俠子與玄宗王皇后雙生封晉國公太子少保。

二王行本。一武德元年蒲州帥二年降。一世充兄子封荊王。

二王重榮。一順宗后弟官至嗣王子。一河中節度使太尉瑯琊郡王有傳。

二王仙客。一太原人太常博士。一嘉陽人富平縣尹竊劉無雙以適者。

二王士則。一國子司業寧子爲挽郎。一武俊子神策大將軍邢州刺史。

二王承慶。一西畫舍人藝本孫駙馬都尉。一承宗弟爲李師道親將。

二王魯卿。一巢州刺史沼子。一太學生第進士有名見閻城傳。

二王士元。一天寶時嘉陽處士補充倉子。一憲宗時李師道遣殺武元衡人名重評宋初有汝南人王士元品入神妙。

三王知古。一瑯琊人會稽令陳子。一昭宗福密使。一太原人成周貢士與張直方共纘者見三水小牘。

二崔愼微。一汾水令。一復州刺史。

二崔玄亮。一字晦叔饒州刺史。一屯田郎中驛之祖。

三崔貞固。一太原檜次尉見子我傳。一嘉宗相圖祖武功主簿。一嘉州刺史神鼎子。

三崔敬嗣。一則天初房州刺史。一中宗時益州長史俱見崔光遠傳。一淮南節度使從孫太子詹事。

二張玄素。一蒲州人太宗時太子右庶子潞州刺史有傳。一洛陽人天授初任黃門侍郎年七十報廢經

二張玄靖。一許昭壽迫蕭銳將覆其兵。一陝人自左衛倉曹羅監察遷殿中見廣記嗜酒。

二張萬歲。一武德時劉武周將張萬歲與尉遲敬德降唐初太僕肇殿牧。一安祿山腹心張通儒叛。俱見通鑑。

二張仲綽。一揉子。一挹子。

二張仲文。一始興人九齡族孫。一太宗時茂州偃實自稱天子見張亮傳。

二張仲連。一端州刺史擢子。一安南都護應子。

二張仲清。一始興張氏殿中監九齡孫。一文宗時鳳翔監軍使。

二張仁愿。一武后相有傳。一存敬子事梁唐皆爲大理帥見五代史。

二張守珪。一陝州河北人節度使羽林大將軍有傳。一九齡人種茶仙君山遇陽平廟仙見仙傳拾遺。

二張文蔚。一仁化令瑞子。一天平節度使揚子字在華相哀帝。

二張弘靖。一循州錄事參軍。一元和末密州小將聖兵馬使王遵女重疾自刎乘手殷中分半者見乾臘子。

二張克勤。一太尉茂昭子長慶中左武衛大將軍有傳。一舉明經登第爲利州刺史前令見廣記悟前生輔。

二張守一。一貞觀中御史時童雄李敬玄俱驗張守一宿直守之見法苑珠林。一乾元時大理少卿有鬼神從爲嫁士人家女武后時流嶺表見廣異記。一清州景田里人來唐時高聯以眞仙待之妖亂志。

二陳子良。一解文章太子舉士貞觀六年求海公取爲記室。一同時綿州人不識文字見冥報錄。

二陳季卿。一江南進士乘竹葉舟還家見廣異記。一劉從諫部將見仇士良傳。

二陳正儀。一陳少遊子見費參傳。一大理許事見趙博宜傳俱德宗時人。

二盧嗣業。一河東節度使衛乘子字子通禮部郎中。一河南參軍士瓊子。

二盧居簡。一劉國公玄卿子。一金吾兵曹參軍。

二盧萬石。一司農卿昌平公。一監察御史昌平縣侯。

二盧知遠。一資州刺史。一宣宗相商子。一青州參軍行嘉子。

二朱敬則。一冬官侍郎。一輦部員外郎皆除二張功臣見通鑑注。

二劉仁軌。一高宗時宰相封樂城公有傳。一僖宗中和末洪州刺史時李智修燒鼎衣仁軌舒其墓爲人所告通去稽神錄。

三劉從諫。一與許叔冀降史明見李光弼傳。一劉悟子。一上元二年薛王參謀梁同昨右羽林大將軍劉從諫新決見李宗諫子傳。岳學戰許叔冀將及劉悟子二人。

二杜思古。一懷州參軍。一吉州刺史。

二楊志誠。一武后時吏部郎中見李嗣眞傳。一河東牙將文宗福節度副大使進尚書右僕射有傳。
二楊崇禮。一汾州刺史審之子。一尚衣奉御正道子太府卿戶部尚書。
二裴光庭。一雙虎玄孫玄宗宰相。一萬虎後和州刺史旭子戶部侍郎延齡兄。
二鄭光庭。一海州倉曹參軍。一貝州參軍。
二鄭過庭。一臺洛府別將。一磁令。
二唐嗣宗。一明清大夫蕙言子。一巴陵參軍貞亮子。
二唐抱一。一魏令文會子。一河南令簡子字玄參。
二唐思忠。一左翊衛。一宋城令曠雄子。
二唐鎮金。一南鄭丞去俗子。一金部員外郎不占子。

巵林補遺

疑白

蘇小

徐凝劉禹錫皆元白同時人又雜隱蘇小小墓詩魂兮檇李城猶未有人耕則蘇小墓在嘉興信矣然杜牧悲吳王城詩吳王宮殿柳含翠蘇小宅房花正開則蘇小家似在蘇州李商隱送李郢之蘇州詩蘇小小墳今在否紫蘭香徑與招魂黃滔客蔣先輩在蘇州詩夫差宮苑悉蒼苔攜客朝游夜未回塚上題詩蘇小見江頭酹酒五員來千載三吳有高蹟虎邱山翠益崔嵬則其墓又在蘇州也。

釋王

北堂

遊子吟洪邁萬首唐絕以爲孟郊而文苑英華作華陰尉韻夾中詩夾中字坦之咸通十二年進士。

附王

貝獨坐

華嶠譜敘曰華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衆人微嘗嘗以其整衣冠爲異江南號爲華獨坐伯厚所謂古賢者豈因獨坐而誤以華爲貝乎然華子魚亦惡得賢。

彈爲

鰒魚

續博物志曰石決明亦名九孔螺蘇子瞻鰒魚行云海臺人散長弓射初嗽鰒魚人未識西陵長老總帳空背向北河親饋食兩雄一律盜漢家嗜好亦若屑相差食每對之先太息不因噎喉緣瘡痂中間新擘開梁隔一枚何當千金直百年南北鮭菜通往往殘餘飽臧獲東隨海舶號倭螺異方珍寶來更多磨沙淪澁成大敵剖蚌作脯分餘波君不聞蓬萊閣下馳基島八月邊風備胡寮舶船跋浪疏疎震長鑱鋒處崖谷倒膳夫善治蔫華堂坐令雕俎生輝光肉芝石耳不足數醋芼魚皮眞綺繡中都貴人珍此味糟泡油藏能遠致割肥方瓶禹餞廚決眥可醒千日醉三韓使者金鼎來方奩餽送煩輿臺遼東太守遠自獻臨蓄掾吏誰爲材吾生東歸收一斛包苴未肯饋華屋分送羹材作眼明卻取細書防老讀此歌浩衍美僅襲美之片詞也。

削棄

蔡邕集楊賜匡輔本朝忠言嘉謀造膝危辭言聽計納亦不敢宣密讚潤功貽於帝躬家無遺草論者不見。

本朱

人生如寄

高僧傳謝安與支遁書曰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戚戚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又陶淵明榮木詩曰人生若寄顏有時。

遞洪

耆英

米元章十老燕集敘曰十老會後更名耆英又名眞率元豐間章岵守郡爽郡之長老所各飲酒賦詩余以杭州從事罷經由爲作序曰中散大夫河間公靜鎮吳國闢郡齋會九俊老惟內閣清河公正議大夫廣平公大中大夫濮陽公朝議大夫清豐公朝議大夫彭城公朝議大夫徐公朝散大夫鄭公承議郎崇君奉議郎黃君咸頤碩德天賜難老於是羽觴屢酬雅章迭作以襄陽米芾倦遊四海屬爲序引。此序只稱官閥姓氏不著其名然可知元豐間吳郡又有十老也。

舞衣歌扇

王勃春思賦曰斂態調歌扇迴身正舞衣鏤起宴東亭詩舞衫招戲蝶歌扇隔啼鶯崔備西亭宴陸郎中詩塵隨歌扇起雪逐舞衣迴王建田侍中宴席詩整頓舞衣呈玉貌動搖歌扇露金鈿。

石尤

楊用修外集石尤江中水蟲名此蟲出必有惡風舟人日打頭風曰石尤猶嶺南人曰颶母黃河人曰孟婆也。用修此解似得之但亦未見所出且以爲水蟲太幺麼矣。

論何

五平五仄

孔平仲有還鄉展省道中寄豫章僚友四聲詩。載宋文鑑。但惜佳語無多。

朱碧

維摩詰經曰。解脫是道場。能背捨故。肇注曰。觀青爲黃。觀黃爲青。捨背境界。從心所觀。謂之背捨。此又一別解也。惟蘇子瞻金山醒詩。我醉都不知。但覺紅綠眩。與太白意合。

注王

解鳥獸語

梁高僧傳曰。漢雒陽沙門安世高。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見有羣鸚語。謂伴曰。驚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續高僧傳釋慧成、姓段。陳時人。專志玄寂。久久遂解衆生語言三昧。

李膺

國清百錄。隋煬帝爲晉王。使迎智顗。顗次石城。稱疾。晉王遣書。遣醫李膺往療治。按此則有五李膺也。

忽雷

五燈會元。有北宗門人忽雷澄。撰匾擔山燒了禪師碑。則忽雷又人姓也。

匡徐

破鏡

王昌齡詩。漫道閨中飛破鏡。猶看陌上別行人。君以爲卑飛之獸。可奮之閨中乎。李程破鏡飛上天賦曰。何新月之嬋娟。如破鏡之上大。徽茫而桂樹猶短。彷彿而菱花不全。皓色減去。清光獨懸。圓玉匣而尚在。指金波而未圓。漸明海澄。遠挂關山。載重輪而昃缺。思盤帶而莫攀。舞景澄寂。沈寥凝碧。非迴輝而照臨。徒向晦而淪魄。洞房未掩。過臺上而不歸。斜漢微低。入窗中而猶隔。正當殘夜。偏稱高秋。似逃秦殿。聊上庾樓。疑燈燭以從革。類纖纖而若鉤。坐惜雲曙。行愁漏促。暈猶未合。無陳方士之灰。點不可磨。空負先生之局。若如徐解。則此賦應被訕矣。

洗梅

杜書

蘇軾和陶詩。不持兩鵝酒。肯借一車書。一瓢之解。已見於新。

諗胡

短人

婦人、列子作諍人。嵇康答難養生論曰。務光以蒲圭長耳。其非身長七寸。亦一顯證。

女官

後漢書。順帝詔賜沛王祖母周光祿大夫。贈以妃印綬。則婦人又有大夫之秩。漢紀。琅琊呂母、爲子報仇。聚衆數百人。自號將軍。宋書。顏琛母孔氏、年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琅琊王歐於吳中爲亂。以女爲貞烈將軍。然以女人爲官屬。以孔氏爲司馬。女將軍、女司馬、偉矣。年百餘而能服軍政。又振古之奇婦人也。

八達

高僧傳。支孝龍、淮陽人。少以風姿見重。陳留阮瞻、潁川庾敳、並結知音之友。世人呼爲八達。聖賢羣輔錄作於法龍。蓋故老之傳聞異辭。

徐匡鉤

紀漢書。荊州牧北歸隨。馬武逆擊之。鉤收車屏泥。刺殺其驂乘。徐匡之鉤陰就車。蓋同此義。

呂錫侯筆記

呂兆禧撰

黃岡樊維城鑒編　姚士麟
友人　鄭端胤　訂閱
男呂逢時重較

比之上六曰、比之無首凶、王輔嗣注曰、無首後也、處卦之終、是後夫也、朱元晦言、陰柔居上、無以比下、是又一比、注非上下五陰、比於一陽之意、不若王注周當、

隋劉炫解觀卦曰、下體坤、坤爲地、爲象、上體巽、巽爲風、爲木、互體有艮、艮爲門闕、地上有木、而爲門闕宮室之象、宮室而可風化、使天下之衆觀焉、故謂之觀、其言特巧、然非正解、

關朗易曰、屯六變而比、比六變而同人、同人六變而剝、剝六變而遯、遯六變而晝、晝六變而夬、夬六變而井、井六變而漸、漸六變而兌、兌六變而既濟、終焉、趙蕤注曰、六六而變、未詳、余按其篇序與卦序同、以卦序考之、皆以一卦反覆成二卦、如屯覆看之成蒙、覆俱兩兩相反覆成卦、惟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既濟、未濟十卦、六爻皆變耳、蓋關說以反覆變爻、合而言變也、然周易自乾坤至於未濟、以天地終始、有不息之道、關朗論易、始屯而終既濟、由草昧以及於成平、朗值南北紛擾之後、有傷時思治之意、

孔安國尚書注、如納於大麓、禋於六宗、大麓作大錄、六宗爲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之類、多從孔叢子孔

子說書之意、此從其家學也、

牧誓、甲子昧爽、孔注云、是克紂之日二月四日、疏云、以曆推之而知也、按汲冢書曰、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於商、當是二月五日、

君陳、鄭玄註云、君陳、蓋周公之子、孔穎達特以鄭據書序蔡仲之例、知爲周公之子、疑其不然、按竹書紀年、成王十一年、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注云、約按平公卽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其說與鄭互相發明、而孔不知引、何也、

尚書呂刑稱皇帝、余甚疑皇字之衍、蓋此號秦世以前無有、按古文尚書序云、伏生年九十、其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授鼂錯、卽伏生不能無誤、況其女乎、且焚書之時、嬴政已稱皇帝八年、名號習在人口、況令下闕里、尤所先及、必孔氏繕寫藏本、如鄭人舉燭之類、亦未可知也、

詩、酒陽、宋注云、或曰、穆姬之卒不可考、此但別其舅而懷思耳、此過以序爲妄也、按國語、秦伯答重耳詩、賦鳲鳩、韋昭注曰、鳲鳩、小雅小宛之首章也、詩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言已念昔先君泊穆姬、不寐、以思安集晉之君臣也、穆姬之卒、此言最爲有據、

春秋傳、熊摯有疾、自竄於夔、杜預注曰、熊摯、楚嫡子、孔穎達疏曰、不知熊摯是何君之嫡、又引孔晁國語注曰、熊繹玄孫曰熊摯、有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熊摯自棄於夔、亦不知何據、按楚世家、熊繹生艾、艾生熊、熊生勝、勝弟楊、楊生渠、渠生摯、紅、摯紅卒、其弟熊延代立、蓋摯紅卽熊摯、乃熊渠之嫡也、何云不知何君之嫡、又水經注引樂緯宋均注曰、歸卽夔、蓋夔鄉矣、古楚之嫡、嗣有熊摯者、以廢疾不立、而居於夔、爲楚附庸、則孔晁亦自有據、又韋昭鄭語注曰、熊繹六世孫曰熊摯、與史記合、且事同宋均、而孔晁曰玄孫、則四世矣、雖范甯穀梁注、亦以六世爲玄孫、不若韋之顯著、去此取彼、何也、

春秋傳、巴子使韓服告於楚、孔穎達疏曰、巴國、姬姓也、文十六年、與秦楚滅庸以後不見、蓋楚滅之、按華陽國志曰、哀公十六年、巴人伐楚、敗於鄂、又有將軍蔺子之事、文多不載、後至秦惠文王二十二年、張儀滅蜀、因執巴王以歸、則是巴爲秦滅、非楚也、

春秋傳、申生歸胙於獻公、公田、驪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杜注云、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復於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注曰、以六日之狀自理、按國語、驪姬受寵、乃置鴆於酒、置堇於肉、公至、召申生獻、使申生自獻、則不得以六日之狀自理、況經宿輒敗之驗、獻公固不知、而或人亦未必以此導申生也、又烏可執以六日之狀自理爲解耶、

春秋傳、鄭伯朝於楚、楚子錫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杜注云、楚金利故、按史記、秦昭王謂范雎曰、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杜據此也、孔穎達引考工記曰、吳越之劍、春秋時吳越未屬楚、安得引以爲證、引之更記注乃當耳、

論語、邢昺三統疏、引鄭注尚書三爵、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用白繒、昺謂如鄭此意、卻而推之、舜以十一月爲正、尚赤、堯以十二月爲正、尚白、高辛氏以十三月爲正、尚黑、高陽氏以

十一月爲正。尚赤。少昊以十二月爲正。尚白。黃帝以十三月爲正。尚黑。其說已見魏高唐隆正朔議曰。初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薦玉以赤繒。少昊以十二月爲正。薦玉以白繒。高辛氏以十三月爲正。薦玉以黑繒。又曰。以前檢後。軒轅、高辛、夏后、漢。皆以十三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其議載在宋書。昺皆掩爲己有。亦可醜也。又孔子告季康子。堯色尚黃。舜色尚青。與隋議稍異。然皆生數也。

丹鉛總錄引晉司馬彪傳云。春秋不脩。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師摯脩之。此以亂爲錯亂之亂。其說亦異。按鄭玄論語注曰。魯大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盈耳。聽而美之。其解亂字。初未嘗如今說。則又安得爲異乎。卽宋注引史記關雎之亂。以爲風始。然史記上文曰。幽厲之缺。始於衽席。則此亂字。亦非樂之卒章也。

紀年曰。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配奔衛。按左傳。奔京師。史記亦作奔周。此紀年之妄也。夫衛方新集。仰給於齊。固不能全虢君矣。況林父有功於惠王。奔周爲是。

史記梁王世家。梁懷王於文帝二年立。立十年而薨。薨在文帝十一年。賈誼爲懷王太傅。自傷無狀。哭泣歲餘。亦死。是誼死當在孝文十二年。時齊文王薨。在孝文十五年。漢書言誼死後四歲。齊文王薨。言四歲。則十六年矣。當作三歲。四歲誤也。

史記大宛傳。支條人善眩。司馬貞曰。眩人。變化惑人也。後漢書永寧元年。西南夷禪國王詣闕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崔鴻北涼錄曰。玄始十四年七月。西域賈胥刀吐火祕幻奇技。蓋西戎不必支條善眩矣。故其事佛書尤多。又如列子西極化人之事。皆是。

列仙傳言。鉤翼夫人少時。右手拳屈。漢武帝披其手。得一玉鉤。故名其宮爲鉤翼。後避諱。改爲弋。三輔黃圖亦引此說。按漢書言。趙倢伃。天子召之。既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卽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及進爲婕妤。居鉤弋宮。觀此。則故有鉤弋宮。非因披手得鉤而名也。史記天官書。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句、音鉤。晉書天文志。鉤陳六星。後宮也。大帝之正妃也。大帝之居也。四星曰女御。八十一御妻之象也。蓋鉤翼取鉤陳旁星。輔翼正妃之義。爲次妃所居之宮。故使居之耳。然得鉤名宮之說。班史既不少見。而裨夫補外戚傳。及漢武故事。並無此事。列仙傳特創爲此說。以誤釋鉤翼之義耳。

皇甫嵩以平黃巾之功。威震天下。然委忠守節。爲漢末名將。而山陽公載記。及獻帝春秋。俱曰。初、董卓與嵩俱征韓遂。各不相下。及卓爲太師。嵩爲御史中丞。拜於車下。卓問嵩。義與服未。嵩曰。昔與明公俱爲鴻鵠。不意今日變爲鳳凰耳。此言使英雄喪氣。張璠漢紀。卓謂嵩曰。義與怖未乎。嵩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變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天下皆懼。豈獨嵩乎。此言雖壯。而非言遜所宜。范曄書。卓抵其手言曰。義眞補未乎。嵩笑而謝之。此言庶閑雅有度。彼諸說宜爲蔚宗所刪。

嵇叔夜以宗室聯姻。一拜中散。便無意章綬。考誠見主暗國危。不欲頓首司馬氏耳。故山濤欲舉以自代。輒與絕交。觀其書有非湯武之語。固有所指。而作高士傳取襲勝者。豈非以其不仕新莽邪。世語謂康欲起兵應毋丘儉。言雖近誣。要亦叔夜意中事也。

郭子曰。陳騫以韓壽爲掾。每會。聞有異香氣。是外國所貢。一著衣。歷日不歇。騫計武帝惟賜己及賈充。他家理無此香。嫌壽與己女通。考問左右。婢具以實對。騫以女妻壽。壽時未婚。按此爲賈充事。晉書最詳。且賈謐爲壽子。不宜致誤乃爾。蓋當時賜香惟兩家。是以兩家皆疑壽。而考問泄之於人也。故騫本傳。其弟稚與其子與忿爭。遂說騫子女穢行。則郭子之言。不爲無自。然謂騫以女妻壽。妄也。

晉紀。義熙六年二月丁亥。劉裕攻慕容超。克之。宋武帝紀同。元經作三月。其年爲魏元明永興二年。李延壽北史作永興二年六月。滅超。蓋班師斬超於建康時也。然晉宋紀有日。而元經北史不日。當以晉宋紀爲是。

魏書。賈思伯明堂議曰。案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言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云云。夫既曰宗廟王寢。豈得便謂之明堂。鄭特言其形制同耳。按禮記外傳曰。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黃帝享百神於明庭是也。唐虞爲五府。又晏子春秋云。黃帝有合宮。有虞氏有總章。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觀此。則殷人別有陽館。而重屋非明堂。黃帝有明庭合宮。則不得謂唐虞以前無其事。

後周依周禮建官。如吏部至工部。曰大冢宰。大司空。俱正七命爲卿。小冢宰至小司空。俱正六命。爲上大夫。其下國官爲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六部皆然。蓋考唐六典李林甫工部注。以後周小司空爲中大夫。又有小司空下大夫。余按後周多官。惟有工部中大夫一人。其下匠師司木司土之類。爲下大夫耳。又通典虞部下大夫在地官府六典注云。後周多官。有虞部下大夫。按通典。地官府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等中士。則虞部在地官府無疑。又隋志載後周禁衛從官如中侍、前侍、後侍、宗侍、勳侍、騎侍、虎賁、羽林、游擊、旅賁、射聲、驍騎、俱有左右。而通典特言右。大抵通典直多省文。而六典注以林甫疎鄙。固應有[illegible]舊唐書王勃精於推步。作大唐千歲曆。大旨以土德王者五十代。一千年。以金王者四十代。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六百年。木王者三十代。八百年。此卽夏以金德。殷以水德。周以木德之數耳。勃以唐爲土德。當千年。特以人元而亡。豈闕朗所謂禮不行乎易中者邪。

關尹子曰。吾道如海。能運小鰕小魚。能運大鯤大鯨。莊子海運。從此釋出。林希逸釋爲海動。非也。郭象注曰。非海不足以運其身。向秀亦云非海不行。郭向皆得其旨矣。

商子曰。今夫幽夜。山陵之大。而離婁不見。清朝日鵠。則上別飛鳥。說文云。鵠黃黑色。按伏生尚書云。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孔穎達疏曰。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亦兼有餘色。故云柳穀。此日入時赤色兼他色也。而清朝日鵠云者。蓋朝日將呂。黃黑相兼。如所謂黎明是也。

荀子非相篇云。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言相之不足憑也。按魏安釐王欲相馬回。子順曰。聞諸荀卿云。其爲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觀此。則荀卿自爲矛盾矣。

荀子、天子株裸衣冕、楊倞注曰、株、古朱字、裸字、與袞同、其解甚不經意、按廣雅、株訓褥、復訓佳好、則株不得同朱、方言曰、襠裸謂之幞、郭璞曰、即帊幞也、廣雅訓帊、則裸不得同袞、又玉藻曰、龍卷以祭、孔穎達曰、畫此龍形、卷曲於衣也、劉熙云、袞、卷也、許慎曰、卷龍繡於下幅、已上諸說、皆不從衣、蓋荀卿書爲傳寫者誤也、然楊皆不引、直以株爲朱、裸爲袞、殊非注書之法、

呂氏春秋曰、桀迷惑於末喜、好彼琬琰、高誘注曰、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人、或作琬琰、美玉也、紀年曰、癸命扁伐山民、山民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二女、無子、剡其名於苕華之上、則琬琰固兩人也、

孔叢子、羊客問子思曰、周自后稷至文王、世爲諸侯、焉得爲西伯、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按紀年、有文丁殺季歷事、然帝乙爲文丁之子、季歷既受命於帝乙、則文丁殺之之謬也、

淮南子、唐藝文志、有許慎注十卷、有高誘注十卷、今所傳者、皆謂高誘注、陳氏曰、今本記題許慎注、而詳序文、即是高誘、不可曉也、余按呂氏春秋、亦高誘注、而月令時則二書多有同處、姑爲記其一二焉、呂覽螻蟈鳴、注云、螻、蝼、蝦蟆也、淮南注云、螻、蝼蛄也、蝦、蟇也、呂覽收其養之不宜者、注云、不宜者、謂若屈到嗜芰、曾子嗜羊炙、非禮之養、故收去之也、淮南注云、不宜謂不孝也、呂覽、昔年於天宗、注以天地四時爲六宗、淮南注、以日月星辰等爲六宗、呂覽、去聲色、注云、色、五色也、淮南注云、色、美色也、以上諸說、使俱爲誘注、不宜立異如此、又文選注所引許慎淮南注、多與今淮南同、觀此、則今淮南爲許注無疑、特序誤耳、

玄告曰、魂魂萬物、莊子作云云、范望曰、魂魂、衆多之貌、按時緯、陽本爲雄、陰本爲雌、物本爲魂、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蓋魂遊而物變、魂固物之本也、雖疊用其字、而意原於此、

劉孔才人物志云、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不足、是謂志意、陳平韓安國是也、能傳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貫公是也、辨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膠丘生是也、夫陳平、毛公、樂毅、當矣、而韓安國、貫公、膠丘生、秦漢上下、充其選者尚多、舉此三人、甚爲無謂、

世傳共工觸不周山事、或謂在女媧之世、與祝融戰不勝云云、列子稱與顓頊爭帝云云、淮南子稱與高辛爭帝云云、論衡作與顓頊戰不勝、觸不周山崩天壞、而女媧煉石補之、特辯天壞煉石之妄、而不辯女媧顓頊先後之非、然一不周、既壞於前、復壞於後、一共工、既爭於此、復爭於彼、而女媧與顓頊同時、帝嚳與高陽共事、固已謬矣、而小司馬掇拾其事、以入三皇紀中、不知何見、

北斗七星、諸家說多不同、聊載於此、春秋運斗樞云、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而爲斗、居陽布陰、故曰北斗、又曰、樞爲天、璇爲地、璣爲人、權爲時、玉衡爲音、開陽爲律、搖光爲星、石氏云、第一曰正星、主陽德、天子之象、二曰法星、主陰刑、女主之位也、三曰令星、主中禍、四曰伐星、主天理、伐無道、五曰殺星、主中央、助四旁、殺有罪、六曰危星、主天倉五穀、七曰部星、亦曰應星、主兵、又曰、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曰、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燕、六主趙、七主齊、天文錄又曰、五主隋、六主燕、七主齊、馬融尚書注曰、七

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煞土、謂鎮星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也、廣雅云、樞爲雍州、璇爲冀州、璣爲青兗州、權爲徐揚州、衡爲荊州、開陽爲梁州、搖光爲豫州、通占大象曆曰、第一爲天樞、爲土星、主陽德、亦曰政星、第二名璇、主金刑、女主之位、主月及法、第三名璣、主木及禍、亦名金星、第四名權、主火、爲伐、爲天理、伐無道、第五名衡、主水、爲煞、助四時旁煞有罪、第六名闓陽、主木、及天下倉庫五穀、第七名搖光、主金、亦爲應星、已上諸家、傳麗既多、臆說、職主互有異同、然馬融七政、謬指五星、張揖九州、不當諸國、星辰之遠、不其然乎、惟石氏一書、庶幾仰觀之的、若乃淮南雌雄八合、星經郡國五侯、又術家所不必譚也、

酈道元水經注、河水又出於陽紆凌門之山、穆天子傳、天子西征陽紆之山、河伯馮夷之所都、居是維河宗氏、天子乃沈璧禮焉、又引淮南子曰、昔禹治洪水、具禱陽紆、蓋於此也、高誘以爲陽紆秦藪、非也、余謂善長不熟淮南耳、按淮南地形訓、何謂九藪、曰越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紆、云云、此誘據本文爲解也、但當知陽紆是山、或山下別有藪曰陽紆也、

又水經注、引法顯傳曰、恒水東南流、逕拘夷那竭國南城北雙樹間、有希連禪河邊、世尊於此北首、般泥洹分舍利處、今按法顯傳曰、復東行十二由延、到拘夷那竭云云、無恒水東南流句、此善長誤加耳、

堪輿之說、見於經傳、不必始於卜兆築宅、如周公之營洛邑、衛文之度楚丘、孫武九地、淮南生死牝牡之類、皆是、特今所傳地理諸家、文詞凡鄙、影響傳會、而自相牴牾者尤多、然溺者奉之如功令、吾以爲即郭璞葬經、且不敢信出其手以穢景純也、

巽苑曰、十二蓍卜、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至東方朔、密以占衆事云云、余觀其繇辭、大不及焦貢易林、但如青鳳紫房中有姬姜、容顏發色、芝蘭吐芳一首、差可人意耳、然四聲太叶、當是晉宋人贋作、

洛陽伽藍記、言永寧寺墻、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宮墻、以今觀之、人家皆鄙、若寺觀用墻、飛鴿雖墮矣、衒之以此爲壯麗、則六朝猶儉也、

梁虞荔有鼎錄一卷、皆秦以後君臣鑄鼎事、言皆無據、蓋僞書也、故諸類書成不收、堆金石古文、錄其漢武帝鼎銘一首、曰、登於泰山、萬壽無疆、四海寧謐、神鼎傳芳、余不敢耳、觀以爲佳也、

本草經、烏頭載唐武后李寶臣事、而不載梁冀烏頭丸事、又經文有射罔、而不載驪姬斃犬、匈奴秋收爲毒藥事、足以徵宋人之淺陋也、

陸羽茶經七之事、所集茶事雖備、如王褒僮約武陽買茶、許慎說文、茗、茶芽也、張華博物志、飲真茶、令少眠睡、沈懷遠南越志、茗苦澁、亦謂之過羅、四事在唐世之前、然皆不載、

考古圖李氏錄云、春秋傳、管仲射威公、中帶鉤、蓋胸腹之間、能捍矢也、其意謂能捍矢、故著於胸腹間、不知管仲射桓公、適中鉤耳、要之胸腹之間、非一鉤所能悉禦也、其言可笑、

丹鉛總錄、引梁崔思祖政事疏、茵席謂不知何物、字書亦無茵字、按玉篇茵、音仙、草似莞、說文云、莞草可

以爲席。漢書東方朔傳。文帝莞蒲爲席。苟席。卽莞席之類也。

劉知幾史通言。史臣好丘明者。則偏模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僞修混沌。失彼天然。余謂此言。無乃螟蠕載家。而爲濫流施于乖鐵步障邪。

盧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此李少卿之言也。我非貪生而惡死。不能捐身兮心有以。此蔡文姬之言也。南人失身喪守。假口同途。

宋玉笛賦曰。命嚴春使午子。注曰。南人善音律。然詳於嚴春。而午子曰未詳。按說苑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夫取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殆亦善於音律者。午子。卽賈午子也。

昭明文。有與湘東王令。此悼王規也。悼王規。則不得爲昭明。按梁書。中大通三年夏四月乙巳。皇太子統薨。而王規卒於大同二年。則是昭明先王規六年薨矣。且規傳云。中大通三年出爲貞威將軍驃騎晉安王長史。其年王立爲太子。晉安王。卽簡文帝。爲簡文帝作甚明。

梁庾肩吾歲盡詩。有朱泥卻鬼丸之句。卻、或作印。按酉陽雜俎。梁武帝每歲旦賜羣臣歲旦酒。辟惡散。卻邪丸。一作卻鬼丸。按葛洪肘後方。有數子散。用栢子仁、麻仁、細辛、乾姜、附子等分爲末。劉次卿彈鬼丸方。用數子散。和武都雄黃二兩。洋蠟調如彈丸。正月旦。令男左女右帶之。觀此則作印者非也。

千文四大。蓋指釋氏風火水土而言。近注引老子道德天地王爲說。則上不協身髮句。下不應禮養毀傷句。

古文苑。黃香天子冠頌文不全。予閱通典註。有選文四十八字。聊爲補之。以副好古。曰惟永元之盛代。聖皇德之茂純。躬孫孫之至孝。崇敬順以奉天。通典。以三載之上旬。皇帝將加玄冠。簡甲子之元辰。厥日王於太皞。厥時叶於百神。文苑。皇輿幸夫金根。六玄虬之連蜷。建螭龍以爲旗。鳴節路之和鸞。通典。既臻廟而成禮。乃迴軫而反宮。正朝服以享宴。擂太簇之鼓鍾。作藩屏而暴轉。既夷裔之君王。咸進酌於金罍。獻萬年之玉觴。文苑。又如劉梅國廣文選。潘尼火賦。直十之三。其七見初學記。孫楚反金人銘。亦選五十餘言。見太平御覽。文多不具載。

通典。侍中。注曰。王粲爲侍中。曹植贈之詩曰。戴蟬珥貂。朱衣皓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余按此爲子建仲宣誄辭。不當言詩。特誤以誄作詩耳。關中舊刻詩紀有此首。今刻芟去。誠爲馮氏忠臣。

宋刻陸賈新語辨惑第五。其末云。權歸於三家。邑土單於弱下。使云無以制其剛。文理甚不接。嘗與友人王季常讀之。得其脫簡於愼微第六人不塡其憂之下。齊夫用人若彼。至不操其柄者。則凡二百二十七字。考之閩浙新本皆然。如南雍子堯。河北兩京遺編。俱名公校讐。亦復仍誤。當是千慮一失耳。

余友河東呂君。白髮餘植。志遂初。而嗜伍踵武。泊爲縣諸生。則謂曰。抵掌作死叔敖狀奚益。故暇輒縱觀四部。而部弗徒置。殷勤指駁。將起作者北面之。庚寅秋。君才十八。病瘧死。未幾以君故。禍及考若妣。少寡道侃。家事搶攘。于是檢其齋頭。得簡端書五十餘事。事足以傳。稍爲次第。裒貽君後。第余一人知己君耳。君死。念不復靡肩閒閒。爲交道口實。計已。遊方之外。值擢一旦命先草露。此書失墜。不無葛氏平原之恨。用是謀諸剞劂傳焉。嗟呼。事以之斬呂君哉。庶或聞呂君以之爾。萬歷辛卯季夏。姚士麟識。

遯翁隨筆卷上

山陰　祁駿佳季超著

宋太祖、太宗燭影斧聲之疑。傳之後世。讀史者不忍斷其有。亦不能斷其必無。余偶讀雜記中。有記渾沌道士一事。足破千載不決之疑矣。記云。太祖、太宗潛邸日。與一道士游。不言姓名。但稱渾沌。自太祖登極。即不復見。上已被禊西沼。道士忽來。揖曰。別來喜安。太祖喜甚。抵掌浩飲。一如平日。太祖問曰。我壽尚得幾何。對曰。但看今年十月二十夜。晴則可延一紀。否則當速措置。太祖留之後苑。夜宿烏巢。數日又不見。至期。太祖登太清閣望氣。是夜星斗燦然。上心方喜。頃之。忽陰霾四起。雷電驟降。即下閣。急召太宗。延入內寢。酌酒對飲。悉屏宮侍。但遙見燭影下。太宗時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漏三鼓。雪已數寸。上引柱斧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將五更。寂無聞。帝已崩矣。太宗受遺柄前即位。近臣環衣以瞻聖體。玉色溫瑩。如出湯沐。觀此。則太祖禪位之意已決。太宗緣何復有他事。且近臣環衣瞻體。溫瑩如沐。此豈被弒之狀哉。此疑自此可釋矣。獨是太宗有以致後世之疑者。一者。不爲嫂發喪成禮。二者。兩姪不得其死。三者。百姓稱眞宗爲新主。亦復忘之曰。百姓遽歸心太子。置我何地。然此於家庭之間。處之不善。自不能無過。至於禪授之際。定之於昔日。又召之於臨時。雖有儆象元吉之心。亦無所施也。

大禹葬於會稽無疑。觀少康中興。而封世子扶餘於越。以奉禹祀。足徵矣。不然。遠封世子於海濱蠻夷之地。何爲也哉。但今之禹陵。耳食者。咸謂越中第一大風水。不知葬後之不吉殊甚也。禹葬之後。啓立。十年

而崩。太康嗣位。荒淫失德。二十年。羿拒之於河。篡其位。太康居外。十年而崩。仲康繼之。十四年而崩。子相繼之。八年而寒浞殺羿篡位。又二十年。寒浞并殺王相。自羿拒太康至此。垂五十二年。雖存其名。而國已失矣。至寒浞殺王相。不但國亡名亡。而人已盡亡。僅后緡有娠。次年始生少康。又爲庶民者。二十餘年。歷之後。方有田一成。衆一旅。又十八年。而臣靡興師誅浞。少康復辟。夏方中興。然則九十年中。初則荒淫。再則失國。甚則夏絕無人。幸遺腹僅存。四十年後。而得復位。天下地理之不吉。孰有甚於此者。此後夏道大新。或禹陵之凶氣已洩。而祖塋之吉氣復振乎。人徒聞昨長而多賢聖。遂贊禹陵爲佳穴。眞耳食也。

張子房恐高帝吝封爵。無以酬諸將百戰之勳。無以消雄武不平之氣。遂因沙中偶語。危言以動之曰。若輩謀反耳。於是漢高亟封雍齒。諸將亦次第得侯。其言極中一時之機。故取效最速。然封爵之後。韓、彭、英、盧滅。豈非此言有以深其忌哉。子房之言。原兼權術。所謂以龍、比心。用儀、秦舌也。然未免取效目前。貽禍後日。始知立言之難。非聖人不能無弊。觀孔、曾之言。似乎平平。然千百世實嘉賴之。若孟子之言。大有痛快過孔、曾者。如獨夫寇讎。君輕易位等語。當時以之對諸侯。極爲中機。而後世不能不有假借者。信乎立言之難也。

張釋之據法罰金。以寬犯蹕之死。諍之甚當。但曰。方是時。上使人誅之則已。當時言之。極爲中機。故文帝不得不聽。然君非文帝。徒聞此言。未免謂人主可不由廷評。而任意殺人矣。此亦取效一時之語也。

嬴秦之後。大都不足爲定據。惟理之可信者。信之而已。孟子生於周末。未經秦火。而武成止取二三。況生秦之後哉。他不能殫述。即如帝王世次。最不當訛。而有難信者。如稷契。皆帝嚳之子。契爲殷之祖。稷爲周之祖。史載歷然也。契至成湯。凡十三世。歷年五百餘。稷至武王。凡十五世。則歷年一千一百餘。以倫序而言。則王季乃成湯之兄弟輩也。豈兄弟一輩。相去至六百年之遠乎。周自后稷以下。皆須在位七八十年。而又暮年生子。子皆百餘歲。方合十五世。而爲一千一百餘年也。此豈可信哉。又如堯爲舜之太叔祖。而舜妻其女。亦豈可信乎。

三代之後。以西漢爲文章之盛。而尤盛於武帝時。其時文似有三種。枚、鄒、莊、司馬、吾邱之流。皆以詞賦倡和。供奉乘輿。此其一。太史公自羅諸史。成一家言。又其一。至淮南賓客。撮合諸家之旨。發明道術。又其一。然漢文雖有此三種。如煮藥成膏。百味俱在。而混融不可析。後人之文。如未煮之藥。亦合百味而滿貯一篋。即應病立方。萃而爲劑。可以辨其此爲參。此爲苓也。則膏液與渣質之異也。故學古之士。或全句抄錄。或連篇綴輯。讀者稱爲遁肖。已遜古人遠矣。

字彙稱楷字起於程邈。及觀秦紀。邈繫獄中。上書用小隸。始皇愛其字而出之。蓋楷書非邈所造也。又觀張懷瓘六體書論云。隸書程邈所造。字皆眞正。亦曰眞書。蓋自唐以前。隸之正者。皆號爲楷。故字彙有程邈造楷之說。非無據也。祇未注明。即是隸書耳。蔡邕石經之書。後世稱之爲楷。不知造於何人。或即起於蔡邕乎。天池路史。言字之變次。初爲鳥迹。用史籀大篆。程邈小篆隸書。而漢因之。再則漢章帝時。杜度、崔實、張芝作草書。再則王次仲、梁鵠、毛宏作楷書。或即今之楷書乎。則今楷書。非程邈之楷書明矣。

魏武征烏桓，羣臣多諫止，帝獨斷而勝之。諫者方自慚，魏武下教曰：吾所以勝者幸也，而諫我者萬全之策，黃諫者曰：後勿難言。袁紹軍於官渡，田豐進諫不聽，後大敗，紹曰：諸人聞吾敗必哀，惟田豐幸言之中，乃殺豐而後人。以此觀人之智愚，度之廣狹，相去何至是哉。可見奸雄而無智無度，亦不能成奸雄也。

近世三年之喪，以二十七月而止，此卽短喪之漸。衰世之意，不知起於何時，而宋儒導之，定爲家禮，按魯宣薨後，二十九月，新宮災，其主猶在寢，可見春秋時，猶不限二十七月也。漢文帝遺詔，以日易月，而定以三十六日，則漢時猶以三十六月爲限也。溫公、文公，皆以二十七月爲要，不知何據。晉陳壽在蜀時，居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遂爲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他如楊旌以伯母喪，荀愷以從兄喪，王籍以叔母喪，楊欣以姊喪，周伯仁以姑喪，皆小不謹於禮，俱被貶斥，夫晉世極稱禮教放失，而猶謹嚴如此，其勝於近世也多矣。近世期功之喪，所不必言，卽父母之喪，有十倍於使婢丸藥者，亦恬不爲異，風俗日下，有聖君賢相起，將何法以挽之。

崇禎癸未，吾越有大宗伯丁母憂者，母年九十餘，徇流俗喜喪之說，日就孝幃中，飲酒歡樂，更招妓入幃侑觴，予方怪之，以爲宗伯天下禮教從出，乃一至於此，不及一年，而崇禎甲申之變至矣。夫被髮而祀，孔子預知三年爲戎，夫野人一身耳，所關若此，況天下禮教從出之人，其所關豈不在天下乎，以視晉世之清議禮法，又天淵不相及矣。

世傳紂之兄長，爲微子啓，次爲中衍，皆妾子，故立受德，受德卽紂，以其母爲后也。及考傳記，三人實同母，但生二兄時，母猶居妾位，未立爲后也，立后而後生受德耳。帝乙欲立微子，而太史爭之，以爲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殊不知一母所出，既以爲后，有何嫡庶之分，立長立賢，自是不易之論，而太史膠執迂繆，以覆湯祀，豈非天乎。

湯七年之旱，及身爲犧牲等說，似爲不經，恐秦火後好事者爲之也。以人爲禱，後世亡國之妖俗，西門豹亦知絕之，而上天返受之乎，若僅僅雞爪嬰茅，僞爲犧牲，似屬欺天，古禮所不載也。若謂湯以此見自責之深，則聖人之爲久矣，乃待旱極而爲之，何以爲聖人，且一二年之旱，民不堪命，卽應禱矣，漫至七年，何湯之怠於撫民事天乎，或者湯在位三十祀，而旱之見者七焉，湯因其屢見而痛自責與，當非七年相繼而旱也，或七年相繼，而迭見於四方諸郡乎，若而地皆旱，而又繼續七年，則君民皆無餘類，而百穀必無留種矣，試觀春秋至於今，治少亂多，世運日降矣，亦未有七年之旱，見於暴君亂主之時，豈天獨酷其罰，有聖敬日躋之聖王哉，況有天下爲任之聖相哉，古史不可盡信，多類此。

伯夷、太公，同爲避紂歸周之人，是二老者，乃周所敬而養之者也，周之大事，當謀於黃髮，夷當無不知者，不諫於庭，而欲阻於路，豈有及乎，推其避紂之心，或以紂爲不可不伐，然君臣之義，又不可不明，明知爲空言無益，而昭揭其義於天壤，而且餓其身于首陽，殆爲武王、太公，合成全局者也，且二老同就文王之養，二老之志，必互相知之，爾商者，太公之志也，伯夷當早與之絕，而拂然遠去矣，或者二老皆以天地古今爲己任，太公任救民水火之事，伯夷任扶植君臣之義，未必不預商之也，故叩馬之時，左右欲兵之，而

太公稱爲義士，特表其義者，太公亦似待伯夷，而合成宇宙間一全局乎。

史記載越滅吳，殺夫差，誅嚭，左傳又載公如越，季孫使太宰嚭納賂焉，則嚭復用於越矣，藏書載越王薄嚭而與以卑官，呂覽云，越王責嚭不忠，亡國滅君，幷妻子俱誅之，越葬吳王以禮，幷葬嚭於旁，越絕書又云，嚭妻子死所名三臺，劉向說苑又云，越伐吳，太宰嚭沈身江湖，頭懸越旗，似以報子胥之怨夷也，諸記載不同，乃爾，至於西子，正史原不著其終，其說紛紛，不足論，據墨子謂西施亦死於水，墨子去是時甚近，或足信乎，又吳越逸篇云，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與墨子相合也，亦以之報子胥乎。

季子治亶父，得魚者釋其小，以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程明道爲上元主簿，鄉民子弟不畜禽鳥，曰：程子曾折粘雀之竿也，夫法令之嚴，至於斬首陷胷，猶有犯之者，二子乃能以意所不欲，入人之深，化民之速，誰謂治之不可返古乎，焉得世之爲政者，取而思之乎。

戰國之將，多殺人者，無過白起，考史始皇十四年，起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三十四年，攻魏，拔華陽，斬首十三萬，又沈趙將賈偃之卒二萬於河中，四十三年，攻韓，陘城，斬首五萬，四十六年，坑殺趙降卒四十萬，其他前後斬首虜，且四十五萬人，則其斬馘不啻百萬已，又攻魏、攻趙、攻楚，掠地取七八十城，豈皆兵不血刃，則其斬首又不止數十萬矣，此必秦史增飾其事，誇張戰功，否則起之一人，已將殺盡三晉之人矣，起固以好殺招杜郵之劍，當亦不如是之多也。

世傳焚書起於李斯，而因歸咎在荀卿，不知韓非已先有是說矣，其說曰：世之愚學，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又深戒羣臣，捨法律而言先王云云，韓非與李斯同時，斯初介非入秦，則其書固已盡見，故深喜其說可用，而襲之也，焚書在始皇三十四年，非爲斯譖而死久矣，其言則留毒於後，立言之不可不愼如此，予又考焚書之禍，又非特種於韓非之說也，嘗讀公孫鞅，斬命篇云，國以功受官，則治省言寡，以六蝨受官，則治煩言生，六蝨者，曰禮樂，曰詩書，曰脩善，曰孝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等也，此數者成羣，則君之治不勝其臣，官之治不勝其民，此謂六蝨勝其政也，夫鞅之說，豈非燔詩書棄禮樂之祖哉，然則斯祖非，而非又祖鞅，其所由來漸矣，然予又有說焉，後世上之所榮者，天下以爲汚，上之所殺所辱者，天下以爲榮，此固君不勝臣，官不勝民之象也，然上之人，不以詩書禮樂爲治，而下獨守詩書禮樂之道，則榮辱之權，自在下而不在上，若三代以上，則上之所庸，天下榮之，上之所黜，天下辱之，是上以詩書禮樂爲治，而榮辱之權，自在上而不在下，臣卽欲勝其君，民卽欲勝其官，烏可得哉，鞅乃徒見下之勝上，而不知上之自失其權者，正失詩書禮樂之故也，不正其表，而欲禁其影，此不知學不知道之故，所以卒殺其身，而國亦數傳而亡歟。

古稱治朝爲不諱之朝，夫諱之密，而法之酷者，莫過於秦矣，然祖龍死之言，及亡秦者胡之讖，猶得達於始皇之耳，則秦之惡諱酷法，猶未知近世之甚也，唐太宗以祕記問李淳風，直對以其人姓武，代唐殺子孫殆盡，可謂不諱之極矣，至於賈誼上策於文帝之時，乃曰長太息，曰痛哭，曰流涕，若是乎亡不旋踵者，又曰畜亂宿禍，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死不寧，夫曰弱子，是旦夕入地事也，誼言之不忌，文帝聽之

不爲異,此眞所謂不諱之朝矣.又宋范鎭請仁宗立儲,奏云,竊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中變,故畏避爲容身之計,萬一兵起,大臣家族首領,顧不可保,其爲身計,亦已疏矣,就使事有中變,而死陛下之職,與其列於亂兵,不猶愈乎.乞以臣章示大臣,令之自擇死所.又上執政書,言繼嗣不定,將有急兵,鎭當死朝廷之刑,不可死亂兵之手.此鎭擇死之時矣.夫曰亂兵,曰急兵,則危亡將不可測者矣.開國未嘗不謂其言之過激,而仁宗無纖毫動色.諸大臣亦終能容之.此文帝之後一人也.漢、唐、宋,以三帝爲最,方能不以忌諱爲嫌,然則不諱之風,豈易見於末代乎.

陳豨未反之前,固高帝親幸臣也,其反亦非素謀,因客多不法,事多連豨,乃始懼而反耳.則其過韓信於邸時,乃一親幸無他之臣也.信方在危疑時,忽以畔帝之謀,滅族之舉,言之於親幸臣之前,信豈若是愚者哉.此時豨縱納其言,焉知不爲朝廷陰探信心,而信遂吐其衷膈乎.且挈手庭中之語,必無侍御在旁,不出於豨、信之口,誰聞而誰露之耶.此爲呂后之陰謀擅殺,不必言矣.呂后之意,惟念高帝春秋高,太子弱,恐諸功臣難制,又諸老將在,諸呂終不能得志.故嘗以除戈功臣爲事.適遇彭越,擄之歸,令其舍人告越反,即誅之.然則韓信舍人之弟之告,爲呂后所使,又不必言矣.初彭越反驗已實,帝猶赦爲庶人.此時幸呂后在長安,不在雒陽耳,使高帝親見舍人之弟之告,亦必赦信如赦越.呂后正恐帝念其功而不忍,故乘帝未歸而誅之也.觀高帝已崩,呂后欲盡殺諸功臣,而後發喪,可知其謀矣.獨怪高帝能破強秦,滅強楚,無奈一呂后何.嗟乎千古英雄,偏受制於婦人,而敗於婦人者多矣.

祕史載韓信誅滅時,蕭何匿其幼子,改姓曰韋,寄送之滇黔、粵夷中,後遂子孫繁盛成族,歷唐、宋,皆以內附授官.至明朝有韋姓土司官長,即其族也.予向謂古今名將,能建功而不能居功,如韓信者甚多,至於謀叛之說,此呂后翦除宿將之陰謀,必屬誣枉.想此時蕭何亦心知其枉,故全其一子.但何亦身處危疑之地,不能力白其誣耳.改姓曰韋者,猶存韓氏之半也.文帝時,淮南厲王朝,袁盎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許,後淮南反.盎曰,陛下素驕之,弗稍禁,以至此.則鼂錯爲景帝謀者,即盎爲文帝謀之策也.盎乃構錯而殺之,錯其能忘於恨哉.世傳後身報復之事,理當有之也.

丁鴻之父名綝,封陵陽侯.綝卒,鴻上書讓國於弟,不報.既葬,逃去.鴻與鮑駿相友善,駿遇於東海,讓之曰,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絕父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垂涕,還就國.鴻始則率性以求仁,終則卻名而就義.故後之論者皆與之.

韓昌黎奉詔撰淮、蔡碑,不甚表異李愬.愬後天子詔斲其文,命段文昌更作.史傳多言李愬妻,乃唐安公主女,訴碑不實故也.而舊史有羅隱記石烈士事,則不然.烈士名忠孝,猛悍多力,素爲愬前驅.淮、蔡平,詔立碑於蔡州.忠孝一日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者再三.吏執以聞,具獄,將斬於碑下.忠孝又用枷尾拉殺一吏.天子聞之大怒,使逮闕下,親鞫之.忠孝至上前頓首,盛推平蔡皆愬功,而碑文盡歸丞相.愬偉與諸將等.陛下賞不當,無以勸人臣,不推碑,無以爲吏擒,不殺吏,無以見陛下.鳴愬功,今得一吐不平,請就刑.天子既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遂赦之,命曰烈士.因召段文昌撰碑文,一如烈士語.嗟乎,烈士

亦人傑哉.而愬之得下心,亦可見矣.

李德裕平泉石記云,後世有以一木一石與人者,非吾子孫也.又曰,吾百年後有勢家侵奪,則以先人之命,泣而告之.愚矣哉,德裕乎.朱匡之行,身不能爲己有,況木石乎.且木石者,非別有所爲也,不過目前爲娛樂耳.百年之後,娛木石之兩目已,等飛埃,乃欲令飛埃暫娛之物,長保不失,豈不愚哉.即長保不失,尚欲使飛埃同化之目,再娛平泉之木石,能乎否乎.且木石之美好,未嘗自言也,因吾目之悅之,而見其美好也.吾目已與身俱灰,而木石之美好安寄.況治亂安危,世運迭更.德裕之時,唐運已衰,不能保銅駝不生荊棘,顧獨能保平泉之木石,不屬他人乎.故達者於山水花木,未嘗不欣賞,而未嘗不視爲幻影.遇生死而不戀,經亂離而不驚,脫然於失意之際,而不爲動者,平日所見之力也.

朝野遺記,謂宋高宗在江都宮中,方有所幸御,而張魏公告變者遽至,矍然驚惕,遂病薰腐,故自明受殂後,宮中絕育.高宗中年不樂魏公,非但和戰異議,亦有歸來望恩之感耳.方苗、劉之變,明受方三歲,而魏公豈有殞之之理.及考朝野雜記云,元懿太子旉,建炎元年生,三年春,苗、劉爲變,立爲帝,改元明受.時三歲.上復辟,立爲皇太子.其秋,因宮人誤推金鼎於地,太子應時驚搐,遂至於薨.高宗命斬宮人於廡下.觀此,足爲魏公雪冤矣.三歲嬰孩,何知何能,而魏公殞之乎.且殺太子何事,而不請命於高宗.請命則高宗止此一子,且無知無罪,其肯遽殞之哉.今正史亦言魏公殺之,不可不爲辨白也.

張魏公殺曲端,後人甚以爲魏公罪,然端之心術,未易馭也.李彥仙守陝州,金婁宿引十萬衆圍之,彥仙日遣諜求外救,魏公令曲端出援,後端疾彥仙聲績逾己,幸其敗,詭託不行,陝城遂陷,彥仙巷戰,矢集如蝟,左臂中刃,猶力戰而死,一家遇害.然則殺彥仙者非端乎.端固可殺也,惜魏公不明正其不救之罪,而殺之耳.

史載文王年十五而生武王,先已生伯邑考矣.鄭康成曰,生考時,文王十三歲矣,何其早也.又載武王八十四歲,方生成王,何太遲也.恐史出秦火之後,不可盡信.

易中孚彖曰,豚魚吉.樓是魚即所謂河豚也.率以冬至時應時而來,中孚冬至十一月之卦,故取象豚魚,言人之信,能若豚魚之不失期,則吉矣.今解以誠能動物,其義深於前說,然本意實止前說耳.

蕭墻見於爾雅翼,則曰,周人燒蕭,使臭陽達於牆屋,故名.然爾雅又云,蕭、荻蒿也.古者儉樸,諸侯內牆皆用土築以蔽覆之也.

隋唐嘉話云,劉希夷嘗有詩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宋之問酷愛其語,懇乞之,劉不與,宋恨焉,以土囊壓殺之.予謂此詩不過如延街所唱勸世之語,實爲鄙俚,以之問之才,豈欲竊此鄙俚之詩乎.且之問固非端品,然何至以乞詩不得,遂殺其人.此必妄傳而妄記之,或之問居下流之故乎.

唐求喜吟咏,以平生詩稿貯大瓢中,臨死命家人投之江中,曰,苟不沈沒,得之者知吾苦心.流至新渠,有識者曰,此唐山人詩瓢也.其詩遂傳.余謂好名人所不免,然生前之名,或可冀人尊禮而媒榮進,至死後之名,吾身已同土壤,即留名千古,於我何與.晉人云,得死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非眞重酒也,一杯酒甚

輕。不如一杯酒。言其輕之甚也。唐山人亦愚矣哉。

張籍祭韓退之文。有云。乃出二侍女。令彈琵琶。因退之有二妾。一名絳桃。一名柳枝。皆善歌舞。退之使王庭湊時。至壽陽驛。有不見桃園最柳巷。馬頭惟有月團圓之詩。人謂其晚有聲色之好也。後獨寵絳桃。有小園還有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之詩。人謂其溺情於愛也。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瘥。人謂其以金石之藥助欲也。余謂退之必不爾。爾大抵閒氣所鍾之人。精力必倍。倍則愛欲之事。必不能盡割。退之之畜妓。殆其精力之有餘乎。然精力雖盛。而不能寡欲。往往不壽。退之年不及六十。或其故耶。即如楊椒山先生。有明數百年間。僅見之鐵石丈夫也。而淸苦儉素之中。兩次畜妾。亦精力有餘之故。余於寡欲絕欲甚易易。要是精力孱弱之故。仰視退之、椒山。氣魄骨力。奚啻天淵哉。故不可以畜妓畜妾。便爲二先生短也。

古有掌火之官。周書月令。有改火之文。想火官必專主改火之事者也。夫火、人民日用之常。何必設專官以董之。不知火者氣也。於時有宜與不宜。人久食其氣。則必有利有害。是以春取榆、柳之火。卽食其氣。且以榆、柳色青。合春令之色也。孟夏棗、杏。季夏桑、柘。秋柞、楢。冬槐、檀。四時五改。以合時令。而兼合其色。朱子謂夏火太盛。故用四物。似忘卻夏秋土令之說矣。夫夏秋之土。脾、胃之令也。取桑、柘以益脾。其四可以類推。夫五火之氣。四時之令。五臟之宜。俱相合相助。則百疾不生。反此則嬰逆氣而犯厲氣。古帝皇愛民之心。眞無所不至。而察物之精。亦無微不晰也。

前代未有紙。故載書盈五車。卽秦始皇衡石量書。亦當是竹非紙。史稱漢和帝時。中常侍蔡倫。用樹膚蔴頭作紙。後世皆謂紙始於倫也。按班史趙皇后傳。有赫蹏。西京記稱蘭蹏。注云。小紙也。又三輔故事。衛太子以紙塞鼻。此三者。皆在倫之前。定知紙不始於倫。或倫之製紙。襲古法而加精工。故獨傳有名耳。

李石續博物志云。王叡有言。書契以來。便應有筆。世傳始於蒙恬。殆非也。按太公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又周公有綏管之說。孔子有絕筆之文。至於孔子作孝經。鑾縹筆。衣絳單。向北而拜。則筆之來久矣。或曰。當時以刀刻書爲筆。非今所用之筆也。然太公毫毛茂茂之言。豈非今之以毛作筆哉。當是蒙恬之製最精。故世傳之耳。然筆經云。恬以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未用兎毫。則韓文公毛穎傳。猶失於考證也。至右軍筆經云。中山兎肥而毫長。則用兎矣。

上古無墨。惟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汁。與漆相似。至魏時。始有墨丸。以松煤漆煙。合而和之。於是魏之韋仲六朝之張永。皆以墨擅名。唐時高麗歲貢松煙墨。至唐末。有墨工奚超者。與其子廷珪。自易水遷居歙州。南唐賜姓李氏。而廷珪之名遂盛傳。然亦尙用松煙也。宋熙寧間。始用油煙。入膠麝金箔。而精工愈甚矣。至金章宗。以蘇合油燒煙爲墨。價與黃金等。則墨之妖矣。石墨之說。出諸記傳者甚多。不可殫述。然歙爲墨藪。黟爲歙屬。記雖有黟州石墨之記。未嘗流行。則他處皆未可信。或如中古磨汁之石。不得已而用之耳。煙墨一出。自棄之矣。

耶律德光入洛陽。聞烏聲。問之李崧曰。此杜鵑也。然則五代已有此矣。史載康節步天津橋。聞杜鵑聲。乃

曰。洛陽向無此。今始至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二十年後。必有南人作相。以亂天下云云。此或是康節聞聲知數。以卜治亂。非果始至洛陽也。又或將亂則至。既治則去。宋興已稱治朝。故久不至。而康節始聞之耳。

世傳假面之製。起於高齊蘭陵王長恭。不知項王傳已有免冑之文矣。夫冑、面甲也。豈非假面乎。蓋以之蔽矢石者也。但蘭陵勇冠三軍。而面如美婦人。乃著假面以威敵。而蔽矢石。亦在其中矣。

世但見明皇雜錄。惟知唐元宗有舞馬。不知前此已有之。山海經記。大樂之野。夏后啓舞九代之馬。又宋大明五年。河南進赤龍駒。能拜伏善舞。又唐中宗景龍年間。宏文館記。殿中奏躁馬之戲。宛轉中律。此三記皆在元宗之前。

今人咸於淸明日。取柳插戶。然祕要中。謂當於元旦日。取其枝著戶上。則百鬼不入。家常足柴。足柴之說。余猶疑之。及聞北人插柳千株。則家常足柴。元旦插戶。爲之兆乎。

周禮一書。後儒多以爲漢人僞筆。正義云。周禮起於成帝時。劉歆。而成於鄭元。而臨孝存作十難以排之。又識遺云。禮記一書。古今皆譏其雜。若周禮。則劉歆列上之也。時諸儒包、周、孟子、張林碩等。皆不信爲周公所作。後司馬溫公、胡致堂、胡五峯、蘇潁濱、晁說之、洪容齋。直謂作於劉歆。蓋以歆爲王莽國師。始建周官一經。置博士。逢莽之意。佐其苛碎之政也。又云。漢儒林傳序。諸經各有傳授。而周禮獨無。其僞可知。又云。孔子於禮多從周。使周公當日禮書如此詳備。孔子返魯之後。豈不與詩、書、諸經。同一刪定。何不聞一言及之耶。又云。孟子時周室猶存。而班爵之對。已云諸侯去籍。其詳莫聞。何秦火之後。楚、漢之爭。諸書皆殘缺失次。而獨有周禮井然完備。豈可信哉。

陋齋云。成周之制。最大者。建都、封國、設官三者而已。周禮言建都。則與洛誥、召誥戾。言封國。則與武成及孟子之言戾。言設官。則與六典戾。洵知不可信也。

呂氏曰。周禮中。據地官一項言之。總計公卿大夫。共用三十萬人。有奇。府吏胥徒。及衛巡人等。不在其數。計畿內之地。豈能容如許多官。畿內戶口。豈能供如許廩祿乎。黃東發曰。使畿內之人。盡爲官吏胥徒等。亦不足此數。當時無一人爲民矣。　以上諸說。皆如據贓定案。絕非懸情擬罪。周官眞僞。定於此矣。

君子貞而不諒。古註云。諒。固執也。諒與亮。古字通用者也。乃孟子又云。不亮惡乎執。是反以亮爲美。有悖孔子之旨矣。先輩有云。惡字乃好惡之惡。作去聲讀。蓋孟子之意。以謂君子不亮者。惡其有固執之病也。與大人不信果之旨同。而與孔子之言合。

法家拂士。今作弼字義。然以予言莫違之說反觀之。當以本音作拂字讀。言能拂逆人君之意。以忠諫。而不爲予言莫違之諛臣也。如此。方與敵國外患之說相符。韓詩外傳云。周公有輔臣五人。拂臣六人。益徵輔弼之弼。與拂有二義也。

巨擘。非大指也。齊地有蟲。形似蚓而特大。能擘地而行。故呼之爲巨擘。孟子初以蚓況仲子。後以蚓類之最大者。推仲子之最賢於齊國也。

家語云。蒲盧卽名蜾蠃。蜾蠃待化以成。猶民之待化而善也。註疏云。蜾蠃化桑蟲爲子。猶爲政以民爲子。乃知蒲盧非水草也。

蔬食、菜羹、瓜祭。明是三物。今以瓜作必。不知何義。詩云。緜瓞有瓜。獻之皇祖。可知瓜祭之有據矣。

李克曰。怪力也。亂神也。二種不語也。力豈不爲世用。神豈不可敬事。但勇不好學。則力不由理。是爲怪力。敬而不遠。則事神爲瀆。是爲亂神。故夫子不語也。

束脩、孔安國云。其人能束帶修身。未嘗不教。安國去古未遠。其說可遵。

犬馬有養。後儒皆知。不忍以犬馬喻親矣。然何不直遵註疏。謂犬守禦。馬騎乘。皆能養人。但能養而不知敬。人子養親而不知敬愛。何以別於犬馬養人乎。

問辨錄。疏耳順之旨頗精深。蓋云。夫子六十以前。何嘗不聲入心通。但未至化境。或樂於聽當理之言。而不樂聽拂理之言。及六十。而心與虛空平等。凡聲之入耳者有殊。而聞聲之性無二。但覺虛靈洞達。不知揀擇取舍。純然造化之境。

舜典云。同律、度、量、衡。蓋律呂者。卽黃鍾、太簇、等十二。而六爲律。六爲呂也。度有長短。量有多寡。衡有重輕。皆記於黃鍾。因黃鍾之長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因黃鍾之管。容子穀秬黍一千二百爲一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因黃鍾之龠。所容一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觔。三十觔爲鈞。

陳機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說者謂千里乃吳中湖名也。南史崔思祖傳。亦有千里蓴羹之語。又杜公別賀蘭銛詩云。我總帷下芋。君思千里蓴。以千里對帷下。並是地名。尤可證也。至於未下。乃是未下。而未下亦是地名。

文獻通考。舞部中。載武舞之曲。名曰劍器。用妓女武妝而舞。實空手而不持劍也。方知劍器。非是舞劍。

天運地氣。有萃於一時。會於一地者。如孔子以文德生於魯。七十二賢。多齊、魯人。明太祖以武功成帝業。生於鳳陽。從龍爲勳臣者。六十餘人。武功力戰。十居其九。豈非氣運之使然哉。

世傳社鼠不可去。蓋去鼠惟薰灌二法。考社制。乃束木而塗之者也。薰之則恐燒木。灌之則恐敗塗。此社鼠之所以不可去也。

人言國計家計。多曰經營。此二字乃出入之義也。日月出入於卯酉二方。故二方謂之經營。

世傳交義之厚。皆曰管、鮑、陳、雷。夫鮑之知管。管言之甚悉。至於等以生我。感之至矣。及桓公問叔牙爲相而管謂不可。管不以私感而推鮑。鮑亦不以不相而慼管。此眞千古知己也。乃若陳重、雷義。每舉孝廉茂才。輒彼此相讓。後同拜臺郎。義斥重亦自去。究其始終。不過如此。較之世俗之交。已不可及。擬之管、鮑。此猶是硜硜小節也。爲得而並稱云。

尋盟尋字。或作尋覓之尋。失物而尋覓。故物。猶背盟而尋覓舊盟。然不止此也。古尋燖通用。尋卽燖也。乃重溫之義也。子貢曰。盟可尋亦可寒。以寒對之。知燖溫之義不謬矣。此與尋舊之義不相遠。而尋字乃有

歸著。

區種之法。今尚載之諸書。謂起於湯旱之時。伊尹爲救荒計也。其法三尺一坎。坎深五寸。每坎下稻種數十粒。如種麥然。俟抽苗後。漸漸鋤土填坎。時加澆灌。數畝。此數畝穫可十倍。則雖旱而不饑。余初閱此。謂是空言。及讀稽康養生論。明言區種。可一畝穫百斛。正合十倍之說。然則晉時猶傳此法。不知何故。遂不聞於宋、元之世也。又漢書食貨志。載漢武末年。有趙過者。爲代田之說。如田三畮。每歲種其一。空其二。互相輪轉。則地力息而穫倍厚。種一可以穫三。而人力省矣。余初亦未信。及觀剡中大旱。禾苗盡槁。次年倍穫。因信休息地力之說。果不誣也。推之於人之精神。禀澤何獨不然。節精神而代之。世或有其人。節禀澤而代之者。絕不聞也。

文章黼黻。各有定色。考工記。繪畫之事。五色雜陳。五色者。取之天地四方。所謂東青、南赤、西白、北黑、天元、地黃是也。赤、黑、合謂之文。赤、白、合謂之章。白、黑、合謂之黼。黑、赤、合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

男子跪拜。女人獨否。世謂古禮。不知非古也。昔宋太祖亦爲男尊女卑。何以男跪而女否。歷問諸臣。推孫貽對曰。古者男女皆跪。至武氏始爲拜而不跪之禮。古詩云。長跪問故夫。此其證乎。太祖大稱之。然其說雖足徵。而後世命婦朝見。及女子合巹。仍拜而不跪。何武氏之禮。竟無革之者。

今世間所行之事。皆傳之於古。而古必有異人創其始。作字者倉頡也。作甲子者大撓也。作曆者容成。又云空戚也。作占日者羲和也。作占月者尙儀也。作占歲者伯益也。作衣者胡曹也。造弧者揮也。作弓矢者夷羿又云牟夷也。作市者祝融也。作酒者儀狄也。作屋室者高元也。作舟者虞姁也。作井者伯益也。作臼杵者赤翼也。作鑿者巫彭也。作笙者巫咸也。作瓦者乘雅也。作御者寒哀也。作服牛者王冰也。世本又云鯀也。造兵者蚩尤也。造律者伶倫也。造數者隸首也。作圖者史皇也。尙有城池之屬。不知作於何人。以意測之。當起於黃帝車營之制。後讀楊升庵丹鉛錄。知作城者鯀也。作瓦者桀也。鯀治水專用堤防。作城以捍水。事當有之。瓦始於桀。則前皆茆茨可知矣。

世傳子夏爲魏文侯師。按史記子夏小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方二十九歲也。孔子沒後七十五年。爲威烈王二十三年。魏方得與韓、趙、同稱諸侯。計此時。子夏已一百四歲矣。然不見諸書中。有子夏百歲之說也。書之不可盡信。多如此。

古人之書。垂之後世。多有爲後人藉口者。左傳石碏大義滅親。此眞大義也。其後漢章帝廢太子慶。魏孝文殺太子恂。唐太宗殺兄建成、弟元吉。廢太子承乾。唐高宗廢太子賢。其餘殺兄弟子孫者。不可枚舉。皆以大義爲名。公羊魯隱公、威公。有子以母貴之說。其後漢哀帝尊傅昭儀爲太皇太后。光武廢太子彊。唐高宗廢太子忠。其餘廢長立少。以妾爲后者。皆藉母貴爲詞。此所謂法立弊生。藥能增病。立言垂世。不其難乎。

史記周本紀。載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進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予謂每一政事。必經如許人之口。而王始斟酌行之。

則一事而不曾千百事之聽斷矣。寧特日不暇給哉。立法之意。不過天子當明目達聰。使百凡皆可進言耳。政之便者。不必言矣。即有不便者。各人中一二言之。亦非盡數十種人而人人皆言也。讀古書須以意會者。類如此。

史書起復二字。謂將相大臣。丁艱應去。因事奪情。起而復居其位也。乃是未滿制而服官之稱。後世不詳此義。凡守制服滿。補任他地者。皆名起復。脩大明會典者。亦仍其稱。而吏部勳司。亦設起復一科。即諸名公作誌作書。亦往往以服滿爲起復。蓋不察起復二字。乃起而復居原位之義耳。

寧馨二字。乃晉宋間助語也。猶言此個也。後人但見山濤指王衍曰。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遂以寧馨爲佳兒之稱。

阿堵二字。亦晉宋間助語。亦猶言此個也。後人但見王衍指錢云。屏却阿堵物。遂以阿堵爲錢貫之稱。

濫觴二字。濫。即泛也。言源之初出。僅可泛觴。而不足泛舟。甚言其小也。後人不知濫之爲泛。而乃以末流之泛濫無紀。謂之濫觴。反其小大之義矣。　以上四則。或以其近而不之察也。故一拈出。

後漢鄧騭傳。有元二之災之語。註云。元二。即元元也。今人寫疊字。每用二點。蓋祖此。

九原乃山名也。晉時諸貴顯者。皆葬於此山。如秦、漢以前。皆葬北邙山。

禹疏九河。河疏。即無河決之患。自齊威公取一國之地利。而塞其八。河行一路。河決遂始。

世俗凡吉麗祖道等事。皆有避僧之忌。究其源。大爲可笑。鄴洛陽記云。北齊忌黑。文宣殺第七弟。以七音同漆。而漆色屬黑。又以僧衣緇近黑。故以爲避。天下事之轉展承譌相沿不察者。皆此類乎。

古帝王陵墓。載之祀典而可考者。伏羲在河南陳州。女媧山西趙城縣。神農湖廣衡州。黃帝陝西中都縣。少昊山東曲阜縣。顓頊帝嚳俱滑縣。帝堯山東東平州。帝舜湖廣寧遠縣。夏禹浙江會稽縣。商湯山西榮河縣。商中宗北直內黃縣。商高宗河南西臺縣。周文王、武王、康王、俱陝西咸陽縣。漢高祖陝西涇陽縣。漢文帝陝西咸寧縣。漢景帝、武帝。俱陝西西安府。漢光武河南孟津縣。唐高祖陝西三原縣。唐太宗陝西醴泉縣。宋太祖、太宗、眞宗、仁宗。俱河南鞏縣。宋高宗以下六代。俱浙江會稽縣。明太祖江南江寧府。明成祖以下十二代。俱北直昌平縣。其餘尚多。皆不足記者。

東坡極不取五臣之註文選。即如謝子房詩。苛慝暴三殤。此即禮所謂上中下三殤也。言秦政之暴。戮及幼穉也。而註乃云。苛政猛於虎。吾父、吾夫、吾子皆死。則是以父、以夫、皆爲殤可乎。此類甚多。故知五臣爲荒陋俚儒。

巫蠱之禍。漢武以前未之聞。而漢武獨受禍最酷。至於父子不保。不知其端實漢武自開之也。按封禪書。丁夫人、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此非巫蠱之始乎。帝皇安內攘外。自有大道。乃信此邪術。而外攘未行。內亂先作矣。可不愼哉。

白樂天作廬山草堂。實以燒丹。謂可服而長生也。將成矣。一日忽敗。明日忠州除書至。可見世間出世間之間。不能兩得。世福易。而世外之福難也。

王莽敗時。省中黃金尚有三十萬觔。董卓郿塢。金至不可量。其餘賜予餽贈。動輒數十觔。漢初陳平一人之用。即四萬觔。後世帝皇。亦無以觔計金者。況紳民之家乎。古何多而今何少也。未嘗不鑿山披砂。卒不可多得何也。蓋神物能隱能現。隨世福之厚薄爲豐嗇。即如商賈煮鹽。若遇大商之有福者。鹽泉頓增。凡物亦皆然。

漢史載淮南王劉安謀反云云。余讀鴻烈解二十一篇。心竊疑之。以爲能著如此書。其視世間帝皇。直如浮雲。而肯作叛逆之事乎。及遍考記載。有言漢淮南王。喜道術。好神仙。能致仙人鍾離晦。與之共游。變化無常。服氣不食。能日中見星斗。履水如地。五金八石。皆可成黃金。武帝欲求其方。五徵不應。謬言無其事。帝怒。將欲以事誅之。王預知。即與羣臣有道術者。去不知所之。而史所云者。非其實也。或者帝欲誅一游王。非以叛逆爲名不可。王既去。而史遂窺帝之意。以記之乎。

凡與親朋相與。必以順適其意爲敬。惟勸酒必欲拂其意。逆其情。多方以強之。百計以苦之。則何也。而受之者。雖覺其苦。亦不以爲怪。而且以爲主人之深愛。又何也。此事之甚戾。而舉世莫之察者。惟契丹使臣馮見善云。勸酒當觀其量。如不以其量。猶循役不以戶等高下也。強之以不能。豈賓主之道哉。此言足醒古今之迷。乃始出於契丹使臣之口。

青苗之名。至今猶傳。想吾越去慈溪不遠。昔荊公行之慈谿。而越中亦以爲便而行之也。此法行之民間。聽人自貸。而無抑配。亦頗便民。即荊公初行於一邑。尚能精神周到。覺察侵擾。民便而不病。然亦止一時救急之計耳。若謂以此均天下之貧富。而成王政。愚亦甚矣。且無論天下之大。不能人人善行此法。即善行之。亦非王道。昔唐村老人論青苗曰。朝廷以富者逐什一。貧者倍稱貸。故以是均之。不知貧富不齊。自古已然。即天地亦不能使之齊也。民有貧富。如器有厚薄。欲磨其厚以益其薄。薄者未益。而厚者先穿矣。荊公聞其言而默然。惜聞之不早。悔之不早也。

汲冢周書。載桐宮之事。與正史大相反。其云伊尹放太甲於桐。太甲潛出。殺尹復辟。天佑黃霧三日。太甲悔懼。仍任尹子陟爲相。後人皆云僞書。僞固不必言也。但王元美謂周書。必非漢以後人所能爲。似以爲非僞。又有汲冢竹書異同一卷。下至魏哀王。謂之今王。信知爲魏國之史也。與周書既同出於汲縣。魏襄王冢中。而異同了不相涉。書不可盡信如此。

韓非子云。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所謂八者。子張、子思、顏氏、漆雕氏、仲梁氏、孫氏、孟氏、樂正氏也。而反無子夏。夫河西有子夏之儒。而子游以此責之。何反遺其名耶。非之論未足憑。

呂氏云。顏涿聚大盜也。子張鄙家也。學於孔子。段干木大駔也。學於子夏。索盧參鉅狡也。學於禽滑黎。此數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且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干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於學也。夫呂氏未爲知王道。而尚不敢不貴學。獨韓子則云。游學日衆。世之所以亂也。又云。貴文學以疑法。曾終行以武功。索國富強。不可得也。是猶病者。但見庸醫之藥反益病。而不知求國醫良醫之神劑。終亦必亡而已。

今之美稱。古典各有所據。如蔡氏辨名記云。倍人曰選。倍選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然凡倍字。皆作倚字。不知別有所出否。大約倍誤爲倚也。

書云。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註。遒人宣令之官也。周禮疏。則訓遒爲聚。蓋聚人而令之也。二說當以宣令爲是。

史記吳世家則云。楚邊邑卑梁氏之女。與吳邊邑女爭桑。而楚世家乃云。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一卑梁也。吳、楚之舛如此。故先輩有言。遷史疎漏。此其一也。余偶閱此而記之。想他處疏失者尚多也。

秦始取列國之地。而爲郡縣。不久卽入於漢。想秦之制。未能盡備也。入漢而後。當事者。尤留意守牧。其法方備。亦甚善。尤善者。士人皆得試吏爲掾爲曹。而辟舉薦進賢良孝廉等。出於斯。公卿大夫諸名臣門於斯。士人旣不羞爲之。而掾曹遂得文章德行之士。卽恆人爲之。亦皆自修勵。以望舉察。而漢治焉。得不爲三代以下之最乎。其掾之名。曰主計。曰錄事。曰上計。曰文學主事。曰史從。曰位文學。曰左賊曹。曰待事。曰左右令史等。其曹之名。有史士曹、客曹、議曹、法曹、集曹、比曹、水曹、金曹、泄曹、穀曹、尉曹、功曹、獄曹、決曹、兵曹、外兵曹、左倉曹、右倉曹、奏曹、辭曹、戶曹、賊曹等。其司馬。有中部案獄司馬。有武剛司馬。有循行領校。有終利領校。分職旣備。則任職者。無久猶舞文弄。制莫善於此也。後世不知何故。絕不用士人矣。用士人之效。不止於政治無奸。而往往有奇傑節義之人。出於其中。略舉數人於左。

宣帝時。周燕爲郡倉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苦諫。太守殺囚而斥燕。囚家守闕稱寃。詔遣覆考。燕見太守曰。願定文書。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時病可也。又謂諸掾吏曰。悉以罪推燕。如有一言及府君。燕手劍相刃。使者乃收燕繫獄。屢被楚掠。詞無屈撓。不食而死。予觀周燕。旣以諫不行被斥。卽不懷怨已矣。乃身獨任罪。至於傷膚殞命。大似乎矯。然人亦何能矯至於此哉。此其忠義之節。以爲吾旣事之。卽當死之。無愧千古矣。

史又載戴就爲郡倉曹掾。太守成公浮被枉。覆案倉庫簿。收戴就於獄。幽囚考掠。五毒慘至。就慷慨詞色不變。又燒斧使就挾於肘腋。又以鍼刺爪。令之爬土。爪悉墮落。就據地而言曰。誣枉忠良。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拷死之日。當白之於天。殺汝於孕中。使者奇其壯節。釋之。卽舉孝廉。爲光祿主事。

漢決曹史繆肜。事太守梁湛。安帝初。湛卒於官。肜送喪。還右扶風。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去。肜獨留。爲起墳塚。乃穿其傍爲窟室。盡則隱形。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肜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服其義。

所補爲平原小吏。縣令劉雄。追賊被執。將以矛刺之。輔叩首。願以身代。賊釋令。刺輔。洞胷而死。永平二年。太守具以狀聞。詔書旌之。賜錢二十萬。官其父兄。

太守鄧融。禮請廉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按奏。范知事讎難解。乃託病辭去。不言其故。融大恨之。范至洛陽。變姓名爲廷尉獄卒。融果下廷尉獄。范遂得盡心衛侍。融怪其貌曰。卿何以似我故功曹耶。范訶之曰。君困厄昏亂耶。融出獄而病。范爲侍養。及死。親將車送葬。終不言其故。

予嘗謂天子六曹之政。遞而下之。直至胥吏。乃與民相親。而胥吏之不肖。又遞而上之。足以害國。後世因士人不復試吏。而人視胥吏爲最鄙下不肖之役。彼亦以鄙下不肖自居。一以犯科作奸爲事。於是苟非鄙下不肖之徒。不屑入胥吏之列。郡邑之長。左右前後。無非鄙下不肖之徒。雖有賢、黃。亦滅其善政七八矣。蘇潁濱言之最悉。大約謂天子舉四海而寄之其臣。郡邑之長。又舉而寄之胥吏。刑法之輕重。財用之多少。無不在是。而因得盜取作奸。其奸盜之利。足以仰事俯育。旣無廉祿之予。又有鞭扑之辱。而天下之人。皆喜爲之而不去。當求其情而思其故也。此論可謂盡末世胥吏之弊。而究其根源矣。蓋因士人不入之故也。蓋宋時已無士人試吏。故潁濱云。然誠能優以禮貌。給以祿食。引以薦舉之路。開以卿相之門。盡取士人。試而用之。士人亦必樂就。如是而天下不治。吾不信也。

祭酒二字。今第用之爲太學之官名。然古來可泛稱。如漢所謂劉氏祭酒。校官祭酒。文學祭酒。今亦有稱爲經生祭酒者。大概每晏會。必長者執爵而祝。每祭祀。亦長者執爵而酬。蓋先輩之通稱耳。

古鹽與豔通用。但作去聲。卽豔之義也。故無鹽卽不豔二字。爲醜女之通稱。昔自薦於齊宣王。而納爲后。曰無鹽者。蓋謂其爲醜女也。此女姓鍾離名春。出文選六臣註。

天下生齒之數。前漢一千二百餘萬。後漢增四百餘萬。至魏不及百萬。晉、宋、後魏、北齊、後周。皆不及四之一。隋、唐乃有九百萬。宋太祖受命時。亦止二百五萬。太宗稍增之。至眞宗增至八百餘萬。仁宗時與前漢相等。至神宗時。與後漢相等矣。元、明、尙俟考而錄之。世傳竿牘二字。乃古竹簡之遺名也。有曰尺牘者。卽尺一書也。後又爲牋啓。又變爲手柬。至於見人有名刺者。卽禰衡所謂懷之字滅者是也。宋有門狀。卽名刺。而備書名第爵里。如今之下官謁上司。書官銜。具履歷。俗稱爲腳色者是也。至王介甫。又用金漆版書。名曰簡版。又有牋啓。而附以小簡。謂之雙書。牋啓中又加以偶儷詼詞。不惟致書者煩。觀書者亦煩。末世漸增無益之事。多如是也。焉得賢人君子。在上位而盡革之。以復於古。

世傳鎧甲二字。據說文。鎧者甲也。甲字屬註。而俗遂聯合之也。鎧鍪、頸鎧也。兜鍪、首鎧也。釪、臂鎧也。胄、面鎧也。

王毛仲從元宗誅韋氏。有大功。爲帝所寵。嫁女延客。帝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必宋璟也。宰相能使其君知之。敬之如是。自然足以行其道。宋中書舍人宏與宗爲文帝寵愛。曰。卿欲作士大夫。得就王球席乃可。若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卿不得爾。與宗還奏之。帝曰。我亦無如此何。紀僧眞得幸齊王。因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斐、謝瀹。我不得措意。僧眞遂自詣斐。坐定。斐命移牀遠客。僧眞失色而退。此時已稱亂世。而古風尙不盡泯滅。如末世之甚也。使江公而見近日之風俗。事特移牀遠客而已。將蹈東海之不暇矣。

男色之好。不知起於何時。記傳則僅見於春秋戰國間。魏有龍陽君。趙有建信君。衛有彌子瑕。楚有壽陵、安陵、鄭陵君。州候、夏侯、漢有籍孺、閎天、鄧通、董賢。此後不可枚舉矣。戰國時。楚之男寵獨多。信爲僭夷之風也。但漢文帝幾比成康。而亦有鄧通之寵。其果三代以後無全德乎。

諱名起於周、而秦、漢沿之。然亦有不盡諱者。夫廟諱甚嚴也。而祀文王之頌。則曰克昌厥後。一名者諱。而漢韋孟之詩曰。總齊郡邦。子宜諱父也。而曹植之子曹志。奏武帝曰。韓植不強。臣宜諱君也。孫權時。張承與呂岱書云。功以權成。戰國時。趙有姓苦而名成帝者。魏宗室曹冏。字元首。南史民間子。有姓皇而名太子者。至宋徽宗時。方禁天下以聖字、天子、君王等字為名。可見前之不甚拘也。唐李長吉父名晉。時忌者謂其不可舉進士。則諱之無理者也。韓文公力為辯之。然即無此辯。其說終不可行。

今人多自號居士。釋氏尊稱儒者。亦曰居士。世俗謂是釋家語耳。不知禮記玉藻。有曰。居士錦帶。註謂道藝處士也。又韓非子書曰。太公封於齊。東海有居士任蘭、華士云云。然則居士之名。中華久已有之。

同姓名錄十卷。載古今同姓名者甚多。餘不足異。至於前賢。如顏淵、張良等。人豈有不知者。乃顏淵有四人。張良有九人。猶曰景企前賢也。若亂賊簒逆。如王莽、董卓、王敦者。其名極著。而王莽有二人。董卓有二人。王敦有四人。此何為者耶。

古今以古文詞著名者。如漢、如唐、如宋。無甚不肖之文人。獨善詩者。每有奸回諂狡之士入其中。如唐人以詩善干古矣。宗楚客、李嶠、楊再思、鄭愔、宋之問兄弟、沈佺期等。亦工詩中之錚錚者。考唐史。宗楚客譖魏元忠。以附韋后。李嶠亦贊之。張仲言武三思之罪。命楊再思、韋巨源參驗。而二人假寐不聽其言。李嶠又令送張至獄。遂之折臂。鄭愔為三思首謀。逐張柬之、袁恕己、五王。殺害之。如此等事。何與其詩。絕不相蒙哉。詩不及文。於此可徵。

漢光武易前太子彊為東海王。而立明帝為太子。若在後代。彊不以憂死。則必有逆節。明帝既嗣位。不忌而謀之。必疏而防之。及考史載明帝永平元年。彊病。帝遣中常侍將太醫乘驛眡疾。詔沛王等三王。前後詣魯問疾。及卒。悲不自勝。贈以殊禮。因考光武雖立陰后。廢郭后。而優禮郭后不衰。即明帝待郭后。每事與陰后必均。予因思光武待東海母子。必有至情。足以感動明帝母子者。卒相全於宮闈骨肉之間也。豈後世廢后易儲者。可藉口耶。

士苟立節好名。習以為風。非有嘗出之行。不足取勝於輩。於是詭卓之事起矣。即如向栩者。名傾一時。公府交辟。而夷考生平。性多詭卓。學道而狂。身著絳絹。被髮。終日牀上讀書。足膝著痕。弟子皆令以顏、閔、由、賜為名。或入市匄。或悉召諸匄止宿。設酒食。所為多若此。後為侍中。當張角起。請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當自滅。東漢奇士。有此顛狂一種。以邀時譽。又晉穆帝時。以蔡謨為司徒。三年不就。以邀恬退名於時。帝臨軒。遣侍中黃門徵之。又陳疾篤。白日至日昃。使者十餘返。時帝方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何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太后乃詔罷朝。公卿奏請送廷尉。謨懼。帥子弟素服詣闕稽顙。到廷尉待罪。又范冉、桓帝欲以為侍御史。遁身梁、沛之間。賣卜於市。遭黨禁。推鹿車載妻子。拾白賁。或宿客廬。或依樹陰。如此十餘年。嘗令兄子載柴。兄子陰以柴益之。冉令載還。過其姊飯。陰留錢而去。王裒貧甚。諸生密為刈麥。裒逢麥之。自是莫敢侵刈。皇甫規自以西州豪杰。不與黨錮。上書自劾。又景毅為侍御史。其子為李膺門人。不與黨禍。自表免歸。桓元篡位。以前世皆有隱士。恥獨無之。求得皇甫希。給其費用。使居

山林。徵為著作郎。又使固辭。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尤隱。夫古之所重於隱士者。如庾峻云。山林之士。清劭足以抑貪汚。退讓足以息鄙爭。此遠寵之臣。所以為美也。予謂末世有崇尚高隱之意。即有假恬退以邀名。如蔡謨等者。有假詭異以動人。如向栩輩者。又有轉展假飾。如桓元者。世之相假。寧有既乎。

世固有獨行奇節之士。不可一以詭激目之者。如元德秀字紫芝。事母至孝。以不及父命而婚。遂終身不娶。人以無後為諫。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矣。初兄子襁褓喪母。無資畜乳媼。德秀自乳之。數日潼流。房琯每見嘆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夫潼流者。誠所感也。使人忘名利。慰生平者。德所化也。烏可貌襲而色取哉。

人知利足以殺身。而名之足以殺身。在亂世尤甚。公孫述僭號時。聞李業名。召之。恐其不至。使鴆鴆持毒酒刦之。業飲藥而卒。董卓聞蔡邕名。刦就之。卒死於誅卓之時。

處亂世而名不可晦。不得已汚其名以自全。用心亦良苦矣。高鳳名聲籍聞。恐不免名辟。乃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王君公詐與宮婢通以自汙。得免歸。昔賓孟見雄雞自斷其尾。而不勝感嘆。若王高二君者。亦斷尾免犧之智乎。

古稱孝之至者。多在父有後母。友之至者。多在異母兄弟。漢楊厚之母。與前妻子博不相安。厚方九歲。乃託疾不食不言。母知其意。感而加恩。陸景融之母。每笞前妻子象先。而景融諫不入。則自撻。母為歛其威。韋嗣立母。遇前妻子承慶過嚴。每有杖罰。必解衣請代。母不聽。輒私自杖。母為恩貸。王覽前母兄祥。每被後母楚撻。覽數歲。見輒流涕抱持。母以非禮使祥。覽輒與俱。後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之乃止。祥漸有時譽。母深嫉之。密使酖祥。覽啓取酒欲飲。母遽奪傾之。自後飲食。覽必先嘗。余觀數君者。皆天鍾至性。賢聖之資也。若王覽欲代兄飲酖。又能化其妻。教妯娌之義。又在諸君子之上矣。鄉邨王氏。才名品位。盛極兩晉。皆覽之後也。覽夫婦皆有至性。焉得不昌其後哉。

史載魏徵知太宗臂鷂。奏事故久。鷂死懷中。按白樂天獻虞人箴云。降及宋璟。亦諫元宗。及璟趨出。鷂死掘中。則此乃宋璟事。非魏徵事也。樂天在當時。聞見必真。或前史傳寫之誤。

古云。三世為將者必敗。以殺人多也。予謂殺機深者尤甚。他不勝述。偶見鄧艾傳。自幼留心兵事。見肴盒盃盌之類。必作佈陣勢。登山臨水。必指畫營寨。覆伏之計。其心時時是殺機為政也。後破蜀成功。為鍾會所構。衛瓘遣田續斬艾於綿竹。子忠亦死。似可報其殺機矣。猶未也。晉武帝即位。殺鄧朗官之。在寢湯失火。母與妻子舉室燒死。朗弟千秋先卒。有二子。亦同死於火。鄧氏遂絕。殺機之深。至是而盡應也。明末袁崇煥督師襄陽。予友王予安。每稱其忠勇。後罪不至死。而竟處以極刑。舉族遷流。予安曰。論公此諸事。無可受此慘禍者。獨時時以兵為心。殺機不覺日深一日。此禍之本也。予甚善此論。可與鄧艾事參觀焉。

自宋、齊以後。公主多驕姪無行。至唐尤多違禮。然唐諸帝生女特繁。豈天之厚其毒乎。高宗十九女。太宗

二十女。睿宗十女。玄宗二十八女。德宗十女。順宗十一女。憲宗十九女。十女以下者不述也。其間再嫁者二十七。三嫁者三。豈有此家法哉。安樂公主嘗自作詔。請帝署可。又與太平七公主並開府置官屬。降墨勅斜封授官。豈有此國法乎。又如華陽、壽陽等十二公主。皆出爲女道士。又如公主和蕃。准親王例。置府官屬。又如公主下嫁。舅姑反拜。而公主不答。又如公主死。駙馬執三年喪。種種舛謬。太宗英明絕世。而絕不考古禮以定規制。何也。

世惟知嚴子陵不臣光武。而牛李之事不甚傳。按牛李爲光武布衣交。嘗夜共講讖文。有劉秀作天子之語。光武笑曰。安知非我。若果爾。各言爾志。牛曰。大丈夫義不與帝王爲友。衆皆大笑。及即位。徵之不至。詔郡守存問。牢被髮稱疾。不答詔命。此可與子陵比肩者也。乃二公皆出於光武之時。蓋聖明升而麟鳳出也。

遯翁隨筆卷下

古今讖緯之說。自周饗弧箕服之前不述。如亡秦者胡。而二世名胡亥。始皇乃近捨子之名胡。而備胡虜。築長城。孰知長城築怨。適以速胡亥之亡乎。唐太宗聞亡唐者武。又爲女人。一日偶宴諸臣。各戲舉乳名。李君羨以武功封侯。自舉名媚娘。太宗矍然曰。何物女子。武健乃爾。卒謀殺之。太宗亦近捨宮中之武。而殺功臣。孰知李淳風所言。天之所命。雖殺之復生乎。況必不能殺乎。柴世宗于文書囊。得片木。書曰。檢點作天子。於是易舊檢點而用宋太祖。孰知疑舊檢點而易以宋祖。乃所以檢點作天子乎。明太祖時。亦有亡明者李之讖。太祖殺□□侯李□□。後李善長亦不令終。皆以姓故。孰知二百八十年後。李自成方應之也。予幼時聞故老言。太祖問國祚。劉文成但書一順字。或以爲三百八年。或以爲八百三年。孰知人予耳者。五十餘年而乃見李賊僭號大順。李順二字。何皆驗之不爽乎。然讖有隱曲巧諱。事後方見者。如羆弧箕服之類。又有據字據名。直示無隱者。如公孫病已立。劉秀作天子。檢點作天子。及亡秦胡、亡唐武、亡明李之類。然皆莫知所從來。或曰。凡讖語民謠。大都熒惑星化爲紅衣小兒。呼於市中。因傳之衆口。熒惑爲火火喜明。故凡事或預洩之。當不誣也。

道君大觀二年。御製一碑。列於延福殿之東壁。名易運碑。曰。始建元基。紹興德壽。紹興爲高宗年號。德壽則黃、劉作逆時改元。陽九之數。非由人致。朕嘗闡易。庚子辛丑。徽宗宣和三年。靖康元年。始東南肇動干戈。宋江、方臘、皆起于宣和二年。壬寅癸卯。亦云

哀哉。爲宣和四年。甲辰乙巳。爲宣和六年。天下生靈。塗炭至半。江表之虞。不知何辜。戊申己酉。爲高宗建炎二年。時正劫灾。庚戌辛亥。高宗建炎四年。紹興元年。偏重勢輕。壬子癸丑。紹興三年。後成改元。甲寅乙卯。紹興五年。立應豐穰。內辰丁巳。紹興六年。朕已何在。預言宣和、靖康、建炎、紹興、大運無不驗也。

元末民謠。有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之語。果於黃河濬掘時。出一石人而止隻眼。時汝、潁、兵起。而天下大亂。元遂亡。明正統末年。小兒遍呼云。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北人帝與弟同晉。正統蒙塵。而以天下予弟。其初封郕王。今以土地屬之也。再來者。還我者。復辟而土地仍歸之也。又明神宗末年。民間鈔傳碑文云。沐猴年。青龍月。此碑一出天下裂。甲申辰月。果有烈皇殉社稷之變。南都脩乾清宮。此碑果出矣。內云。騎馬入都門。乃讖闖賊也。有云。一小又一了。眼上一刀丁。戊繞。乃讖李自成也。有云。牛宿金星。蓋天一木。乃讖賊將相牛姓宋姓也。有云。南明巽巳午火微。乃讖唐王生於乙巳。魯王生於戊午也。微者。二王皆不振而亡也。有云。亥子窺京。乃讖海上犯南京。正亥子年也。有云。戌邊水火自然滅。乃讖戊戌年永曆之亡。而明祀遂絕也。自然者。言其自亡。而不費攻戰也。此碑在宮中。亦必明太祖所製。與道君之碑。古今一轍。或疑曰。數皆預定。則君臣將相。皆不任亡國之罪乎。其中大有說焉。

輟耕錄載唐王義士。聞楊逵眞珈。將發宋帝六陵。取貨家具及行貨。得白金若干。邀里中少年酣飲。告以收遺骸而共瘞之。乃爲文木匣。囊以黃絹。各署曰。某陵某陵。分委而遣之。詰旦事畢。越七日。楊亮令裒陵骨。雜牛馬骨中。築一塔鎮之。不知陵骨之猶存也。云云。據此。則收陵骨者。的屬唐王矣。又癸辛雜志。載楊禿發陵事。成於僧澤。先啓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劫取寶玉。而理宗所藏更多。啓棺時有白氣亘天。蓋寶玉氣也。故理宗之屍如生焉。倒懸之。瀝取水銀。三日竟失其首。爲西番僧盜去。舊陵使羅銳者。買衣棺收斂之。大慟垂絕。西山皆有哭聲。晝夜不絕者數日。十一月。復發徽、欽、高、孝、光、五陵、及四后陵。徽陵止朽木一段。欽陵止木燈架一枚而已。二棺從五國城來。當時已料其僞。欲慰一時人心。不忍改斂也。據此。則收陵骨者。乃陵使羅銳也。又鄭元祐所書林義士事云。太學生林德陽。當發陵時。假作丐者。背竹籮、持竹夾。遇物夾投籮中。又攜銀牌百許。賄西番僧。得高、孝、二陵骨。歸葬於東嘉。據此。則收高、孝、二骨者。又有林義士也。輟耕錄謂六陵發於一時。收骨畢於一夜。癸辛雜記。謂先啓三陵。後啓五陵。日月相懸。又宋文憲集中。記宋陵諸骨。皆瘞於杭之故宮。築浮屠以厭之。又截理宗頂骨。爲西僧飲器。明太祖聞之。即命北平守將吳勉遍索之。果得於西僧廬中。先厝於城南。後勅葬於故陵。此記與癸辛雜記相同者也。至於收陵骨者。有唐、羅、林三人。未知孰是。記載之不可憑如此。

呂不韋進邯鄲姬入宮。至大期而生始皇政。大期者。十二月也。已踰常格兩月矣。何以知其爲不韋之孕乎。以平心論之。不韋初月而合。至次月乃知果娠。而速進之入宮。又十二月。則已十三月矣。所生之子。乃十三月所生者也。子之非呂。更何疑乎。大約六國人心。痛恨始皇。故觀其說以非嬴秦先亡於六國也。予觀始皇固暴虐不仁。然其膽氣才略。直是千古第一雄傑。不韋而爲此陰謀。則是鼠竊狗偷之類耳。烏能生此千古雄傑人乎。惟繆公以下。莊襄諸王。庶幾可以生始皇耳。太史公去古未遠。因確著其入宮時日。

則姬孕之，是秦非呂，不辨而已昭然見矣。眞所謂良史也。

世傳宋梁灝登第謝表有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則確爲八十矣。而脫脫宋史，則載其登熙寧二年甲科，至景德元年，知開封府而卒，年九十二，時去登第之年已二十二，則登第時乃七十一也。洪容齋隨筆考其登第病卒之年相同，而卒時方四十二，則登第時僅二十二耳。王氏日鈔述史臣論贊，謂方當委遇，中途夭謝，又云灝之秀穎，中道而摧，李秀巖朝野雜記載宋狀元年三十以下者二十八人，而灝年二十二，洪、王、李、三人皆以宋八記宋事，諒不誣，脫脫宋史，不足據也。

唐張柬之年七十餘歲，以賢良對策登第，宋高宗紹興間，第三名陳修，試四海想中興賦，有蕙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土，泰山玉牒，何時濟封禪之塵，高宗親書此聯於宮中，傳臚時吟誦此聯，爲之出涕，因問其年，曰七十二，問有幾子，曰尚未娶，卽詔內人施氏，厚奩而嫁之，金章帝時，尚書省奏河東府胡光垣年八十三，今舉進士，尚可任用，此二人雖非狀元，皆登第之最晚者也。

明朝中狀元最晚者，唐皐、焦竑，俱年五十，曾彥五十四，劉儼四十九，中會元最晚者，魯鐸四十五歲，金達五十八歲，爲正榜最晚者，湛若水至七十餘，始拜尚書，入內閣最晚者，邱濬、張璧，俱七十餘，始居政府。

略考明朝少年早達者

四歲，洪鍾善大書，舉入翰林。五歲，李東陽善屬對，能大書，入翰林。十二歲，楊廷和、中鄉試。十四歲，趙時春經魁，楊一清、郭希顏、俱中鄉試，十五歲，蔣冕中解元，十六歲，王臣中會試，李東陽、費宏、何景明、張居正、劉廣夏俱中鄉試，十七歲，邵彪佳中鄉試，十八歲，楊一清、王洪、陳景著、王偉、趙時春、王愼中、蔡汝楨俱中會試，解縉、洪鍾、中解元，十九歲，解縉、楊廷和、何孟春、蔡克廉、俱中會試，舒宏志中探花，王象坤、吳鴻功、中解元，殷士儋中經魁，楊元辯、遭焦青士，二十歲，費宏中狀元，鄒守益、倫以訓、中會元，二十一歲，李之椿、邵彪佳俱中會試。

已上諸早達，或有才能將相，或以直諫顯名，或大魁天下，或端揆著績，且有如李、邵、二公之抗忠殉節者，又不可據以晚成之說也。

西湖志載宋徽宗夢吳越王乞還兩浙，鄭后亦同有此夢，須臾章妃報誕，卽高宗也。錢王壽八十一，高宗亦八十一，參以夢讖，良爲不虛，但才略氣概，大相懸絕何耶，又小說云，宋徽宗是李煜後身，文藝相似，及見金主，檢李煜見宋之禮而行之，但李後主兩世爲亡國之君，又何耶，又小說言金粘沒喝，生而項有瘢，類斧形，及入汴，虜太宗子孫三千餘人以去，謂是宋太祖後身，此定屬妄臆，燭斧之疑，多不足信，況項上之瘢，其足徵乎，又載宋幼主至元，降封瀛國公，入朝立柱下，見龍爪，與元世祖之夢符，將不利之，遂乞從釋教，往西竺國，中途謁周王，而以妾與之，生妾數帖睦爾，實瀛國子也，後周王爲明宗，妾歟爲順帝云云，但瀛國父子，皆爲亡國之君，又何耶，又載陳希夷有只怕五更頭之讖，太祖恐有不軌，竊發於五更，故每夜分爲六更，不知庚更同音也，太祖受禪於建隆庚申，至理宗景定庚申，已五庚矣，越十七年而宋亡，元延祐庚申爲順帝生，乃宋幼帝之子，則分爲六庚又驗矣。

叵字乃不可二字之合音，如云叵測，乃不可測之義也。古來多用叵可字者，蓋多一可字，人每不之察。

漢汲黯不拜衛青，魏王祥亦不拜司馬昭，當其時不拜衛青易，不拜司馬難，後世不肯以王祥比汲黯之直何也，馬援受梁松之拜，馮道亦受郭威之拜，當其時受松拜易，受威拜難，然後世不肯以馮道同馬援之忠何也，人固有觀一節而知其終身者，亦有一事不足概生平者，不可執一也。

漢惠帝與魯元公主，兄弟也，呂后以魯元女張氏爲惠帝后，則是母舅以甥女爲妻也，呂后婦人之見，但欲女家長享富貴，而不知禮制，乃尚祖非慣慣者，竟離之何耶，而蕭何、張良輩，亦無一言何耶，漢宣帝霍后，霍光女也，昭帝上官后，霍光外甥女也，昭帝爲祖，宣帝爲孫，是甥女反爲祖姑，而姨母反爲孫婦矣，霍顯婦人之見，禹、山、庸、鄙之流，但圖目前富貴，此不足論，乃霍光恭謹守禮之人，而在朝亦多正士，亦何寂無一言耶。

陳孔璋爲袁紹作檄，謂曹操世發邱中郎，摸金校尉，所至墾突，無骸不露，操別傳云，引兵入峴，發梁孝王塚，破棺收金寶數萬，然則檄中所云，不盡虛也，後操死，則置疑塚七十二，於鄴之漳河上，蓋亦惕然於往復之道乎，夫後人如欲發操塚，豈七十二不可盡發乎，予謂以操之智，其骸必不在七十二塚之中也。

古今人周旋師友於死生之際者多矣，至於停之於家，多以不祥爲嫌，乃新構之宅，能納師友已死之骸，此尤人情所最難者也，梁范雲與王騭交善，雲構宅方成，騭亡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軒給之，移屍自外入，躬自營含殮，招復如禮，元周仁榮室纔落成，友人楊公道，輿疾造門曰，願假君新宅以死，仁榮讓正寢居之，俄而楊死，留遺金遺其子，而自任喪費，顧潤之嘗從俞觀光學，觀光嘗病，潤之親侍湯藥，盤爲感動，勿忍受直，後觀光老且病，趣舟歸，卒於途，潤之奉其屍斂於家，衰絰成體，明年葬之，曰，生服其訓，死而委之仁者弗爲，此三人者，可以破世俗之避忌，而紹萬世以厚道也，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許之合葬，又許之哭，此又出三君之上也。

北史王曇，薦祖鴻動，除奉朝請，或曰，王公舉卿，竟不相謝，或非其宜，答曰，爲國舉才，王公之務，關吾何事，或聞而喜曰，吾得人矣，古人不謝舉主，是乃所以爲謝也，不然，如市道而償之，待知已薄矣，二公皆有道義之風，若末世，則但得報謝之殷者，便爲厚道，市道之償，雖賢者多不免焉。

北史王思都督荊州，構脩城塹，掘得黃金三十觔，悉以進上，周文嘉之，賜錢二十萬，論者謂進上近好名媒進，不若藏之郡邑，代貧民完逋，元廉希憲買馬，得羨千餘金，曰，上之則自衒，乃以補他郡之不及者，較之王思，似爲得之。

漢書蔡邕無子，一女名炎，晉羊祜傳，祜爲邕外甥，則女不止一炎也，祜後以功當封，而讓舅子蔡襲，則邕蓋有子也，又邕題曹娥碑八字，世說以爲楊脩解之，異苑又謂禰衡所解，然考史曹公一生，從未渡浙，安從見上虞曹碑而云云耶，書說頗有未考者。

凡事之作始者，如倉頡作字之類，皆有其人，但不見繪事始於何時何人也，一有繪事，必先圖人之貌，而後及山川鳥畜，既圖貌必先肖父母之像，今之影像，其來蓋亦久矣，畫像之後，又必有以土木金石，以圖

永久，亦勢之必然也。先儒祠堂之制，宋朱晦翁用片木書祖父之號，謂之神主。司馬溫公、呂東萊不用木主，而用影像。明劉文安公二皆不用，止用一軸，大書三代祖考之靈而已。予謂欲邀祖父之神，棲於片木之中，似褻而近戲。何如肖祖父之貌於影像中，而兼書木主中之所應書者，使子孫見其號而悚然，瞻其貌而儼然，如親見其祖父然者，子孫之心，通於祖父，祖父之神，即通於子孫。不愈於片木之褻乎。若謂影像亦近於戲，則不若兩已之，而如劉文安大書一軸，猶為大雅也。然木主之制，而不可考矣，而武王伐紂載木主以行，則殷世已有之，非創於晦翁也。

先生二字，蓋古人極尊之稱。朱註謂先生父兄也，然亦有單稱先者，如梅福傳，叔孫先非不忠，而顏師古謂先猶言先生也，亦有單稱生者，如賈生、董生、伏生，而顏師古亦曰生猶言先生也，分稱之猶為尊辭，況合稱之乎。宋人加一老字，尤為尊辭之至。今人不知先生即父兄之義，而濫以稱人，所謂老先生，但為平交之輕稱，事之不古，類如此也。

漢文帝以七月己亥崩，乙巳葬，相去僅七日耳。此與貧家之斂形旋葬者何以異。景帝即以天下儉其親，恐亦不至此。此必文帝之治命，不敢違也。雖矯俗太過，然如此卓識，豈可於帝皇中得之哉。或曰，此乙巳必下甲之乙巳，則去崩時已六十七日矣。

昭公十七年冬，星孛於大辰，左傳記申須曰，諸侯必有火災。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則朱註謂周七八月，乃夏五六月，似可信也。又先儒或言周但改歲首，而不改月名，則是歲首之十月，仍名十一月，而寅月仍名正月也。今觀左傳所云，則又似月名亦改矣。若月名不改，則正月屬春，今已改月名，則周之正月，乃冬正月，非春正月也。先儒謂孔子稱春正月，乃以夏時冠周正，理或然也。又晦風七月流火，朱註謂七月建申，乃夏之七月也。公劉居豳，正在夏世，其用夏正，不必言矣。夏正、周正、諸儒未有的據。朱晦翁答呂晦叔書云，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張敷言分史冊所書，民俗所用為二項，則楊升庵頗稱博古，極與其說，以為諸儒之辯甚詳，大意不出此。今不得已而存此兩用之說，諸儒紛紛之論，俱可息也。

包孝肅剛明嚴毅，及劾張方平、宋庠，遂代其三司之位，士論謂其蹇田奪牛，不已甚乎。

後世惟死後有易名之典曰謚，然古有生前賜謚者，衛侯賜北宮喜之謚曰貞子，賜析朱鉏之謚曰成子。當時行之不疑，而舉國無阻之者，受者亦不以不祥為嫌，或前此有之乎，特無所考耳。宋明以來，惟藩王有貶謚，如厲王、荒王者，若卿相以下，皆以得謚為榮，或歿中稍有高下耳，無直用貶詞，如何會之謚繆醜者，因知晉以前，尚有貶謚也。

世傳蘇武在匈奴十九年，以為最久，而後世亦有之。魏於什門，在燕二十年，宋洪皓在金二十年，章惇貶蘇子瞻於儋州，以與瞻相近也。貶子由於雷州，以下有由字也。貶黃魯直於宜州，以下有且字也。皆寓諧謔之意。鍾陟為朝廷大典，國是與國運繫焉，而權奸肆意恣情若此，能不亡乎。時有術士曰，偉從立人，子瞻尚能不死，在雨上而田亦之，子由殆未艾也。宜字上有蓋棺之象，魯直其不返乎。後皆如言。

棄子育姪者，世傳鄧伯道，不止此也。後漢劉平弟仲為賊所殺，平扶母逃難，平有一子，仲有遺腹女一歲，力不能兩活，念仲不可絕類，棄子而抱姪女。魏夏侯淵遇大饑，亦棄其子而活亡弟孤女。張絕子與弟子，皆為賊所得，絕詣賊求還，而賊還絕子，絕謝曰，人情無不愛子，然吾憐弟子幼，請以吾子易之，賊義而皆還之。元劉廷讓挈家避亂山中，幼弟子初真，日懷中，兵急，廷讓乃棄己子，扶母抱姪，疾走得免。

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楚殺子玉，晉文公曰，莫予毒也已。宋殺檀道濟，魏人大喜曰，吳子不足憚矣。齊殺解律光，周武帝為敕其境內，則天殺程務挺，突厥所在晏樂相慶。宋殺岳飛，金人酌酒相賀，此諸公者，敵國之人，何知之真，而君相何反憤憤乃爾耶。蓋君相有私好私惡之蔽，一受其蔽，則全以好惡為生死，而其人之才略膽智，不復可見矣。于古一轍，奈之何哉。

古本草中，不載西瓜，偶讀五代郃陽令胡嶠傳云，嶠於回紇得瓜種之，結實如斗，味甘，名曰西瓜，是西瓜至五代時，方入中國，故不見於古本草也。文選浮甘瓜於清泉，當是甜瓜之類耳。

古人不以稱字為輕，儀禮子孫皆稱祖禰之字，孔門諸子，多稱其師為仲尼，子思孫也，亦稱仲尼，蓋以字為至重也。後世惟平交乃稱字，稍貴稍尊，便不敢也，與古異矣。

文人之筆，不可盡信，讀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則愿之為人，當如霄鶴冥鴻，千古高致矣。然愿為西平王李晟子，以父功授太子賓客，後復授節鉞，歷諸鎮，頗遑聲色，且用威刑，與序中所言，竟不相涉。又昌黎初上大尹李實書，極其稱頌，其中有云，某在京師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閣下者，又述其善政昭著可見者十餘事，閱之者，必以為實語矣。後昌黎作順宗實錄，乃云李實諂事李齊運，驟得京尹，恃寵強愎，不顧邦法，再指其諂媚而又強愎者十餘事，與書中所稱頌者，每事反之，何前後相左之如是耶。一人之筆，猶如是，而書間之頌詞，其可信乎。歷朝之實錄，其可信乎。昌黎素稱忠直，猶如是，而他人寧復可信乎。

古者，皆以馬駕車而戰，無單騎相鬬者。或曰，昭公元年，晉荀吳敗狄，始毀車，而單騎始此。或曰，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其制始入中國。嘗考昭公元年之後，相去三十七年，方為趙武靈王元年，則單騎馳射之法，不始於靈王，而始於末分之晉可知矣。然當時但令士卒舍車而騎，不似靈王徧令國中，皆習騎射，如西北邊也。西北以專習騎射故，中國每不能禦。靈王盡國中而效西北邊之所為，則兵焉得不強乎。予謂單騎之制，固始於晉，而廢於趙，然其勢之所趨，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車騎之製，至漢初猶未盡改，高祖每行，夏侯嬰中御車，高祖居左，樊噲參乘居右，至鴻門危急時，則棄車騎，單騎一馬而歸也。魏鶴山謂五經皆無騎字，獨禮記則有車騎載飛鴻之語，知禮記為漢時書也。

立身嚴而持論寬者，司馬德操、申屠蟠、郭有道、諸君是也。不特處亂世之善道，聖賢設心，原是如此。立身嚴而持論亦嚴者，東漢黨錮諸君是也。立身寬而持論反嚴者，明季傳廟以後，東林諸君是也。故取禍之烈，過於東漢，不可盡歸咎於邪人。

南史載范雲從芒陵王子良登秦望山，雲知山故有始皇刻石大篆，人不能識，讀之不得讀，雲知史記有

文。而先讀之。及登山。賓客皆不能句。予一讀如流。子良遂以爲上客。按史記並無秦望刻石之文。予親至秦望數次。亦絕無石碑之迹。南史乃當時正史也。其虛誕不足信如此。

周海門先生曰。有膳饌必變色而作。註以爲敬主人之禮。非也。觀夫子蔬水自樂。寧儉從先之意。饌無取於盛也明矣。且執主始爲戰色。饋以車馬不拜。豈因一饌之盛。而遂棄立致敬乎。況賜食於君。但曰正席先嚐。豈一饌之盛。而加於事君之敬乎。以是知註之不然也。然則何爲而然乎。蓋饌盛則殺物必多。夫子爲物命惜也。饌盛則侈靡太甚。夫子爲風俗傷也。不安於心。故變色而去耳。作如三嗅而作之作。蓋言其去也。陶石梁先生曰。迅雷風烈。天道之變。饌而過盛。世道之變。故夫子與之俱變。周陶之言。眞足正註說之淺謬。

王播在揚州木蘭寺題詩。有二十年前塵壁土。今朝始見碧紗籠之句。今訛傳爲呂蒙正非也。寇萊公同魏野遊陝郊僧寺。各有詩。後再至。而寇詩亦用紗籠。又不止王播一事也。或者呂公之詩。亦有此事。故亦云然。

余向聞漢法。有婦人幽閉之刑。不知何爲幽閉。及考呂刑。有椓黥二字而疑之。適刑曹許公言。男女各有宮刑。男去勢不必言。女則以木槌擊其胞腹。卽有一物墜而掩其牝戶。則人道永不能通矣。是所謂椓黥也。乃知椓黥卽幽閉之刑。

石經之刻。世止傳爲蔡邕所書。考之前史。不止此也。漢靈帝先刻五經於石。立之太學講堂。後蔡邕以爲前刻未備。再加考覈。自書丹刻石。立於太學門外。乃靈帝熹平四年之再刻也。此後魏正始中。又以中篆、隸、三體刻石。晉永嘉中。劉曜等亂。焚燬過半。魏世宗補刻之。唐天寶中。又刻於長安。今所傳石本。凡世民字。皆不全書。必唐刻也。仍傳爲蔡書謬矣。五代孟昶刻於蜀中。昶好文學。蜀多文士。又不受兵。故所刻獨善。朱文公所據爲定本者。正蜀刻也。宋淳化中。又刻於汴京。後爲金兵所燬。載之史冊者。已刻六次矣。

明天啓乙丑之際。士人制義詭誕。更喜用子書餘唾。如盜賊因殺之慘。至崇禎之朝。搢紳入囹圄受顯戮者。不可勝數。且流寇禍天下。而盜賊之禍。至於亡國。可見文運實關國運。而當時作此文者。亦不知其然而然。此所謂運也。

人之姓名。有不幸而同時同音者。邪正遂渾。而使正人受誣於後世。如張浚、張俊、是也。浚爲都督樞密。封魏公。嘗稱岳武穆爲忠孝者也。俊、四大將之一。封韓王。忌武穆之功。而證成其獄者也。後世不察。至誣魏公謗成岳獄。特以其子南軒有道學名。而人多恕之。豈不厚誣先賢哉。然魏公適與張俊同姓。而名又同音。又同一時。此不幸也。而鏡古之士。可不頓別之。

抱朴子載魏武欲用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仕。魏武曰。義不使高世之志。辱於汚君之朝。卒謝遣之。但正史何竟不之載也。而抱朴子不知從何得此事。姑表出之。以存疑案。若果有此事。正可與不留關公。同爲義舉。然則魏武之度量。豈常人所及哉。

孟光舉案。皆謂是桌。余嘗疑孟光力能舉臼。則舉桌固非所難。然古無此禮。及讀張平子詩。有青玉案。而

註云。案、古盌子也。乃知孟光舉盌進食。恭敬齊眉。世豈有舉桌之事哉。

屠蘇皆謂酒名也。考之諸賦諸詩。乃屋之平而非樓閣者也。或前人於平屋中釀酒而住。遂以爲名。而孫思邈遂有屠蘇酒方。蓋襲其名也。實爲屋名。而非酒名。

世傳范蠡去越。載西施以去。則是滅吳時。已不入越宮。而爲蠡所得矣。余嘗疑越王、少伯。皆一時人傑。奈何留此亡國之妖。及觀墨子有云。西子沈其美也。又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此語足爲墨子證矣。蓋子胥之死。西施或有力焉。亦盛以鴟夷者。報子胥之忠也。西施亦犯兎死狗烹之說矣。

唐庚曰。三桓諷魯作三軍。合周禮矣。意則欲卑公室。而奪之權。曹操諷漢復九州。合禹貢矣。意則欲廣益州。而益其地。晉曲沃伯用夏正。合人統矣。意則欲自立。此論可爲誅心之爰書。

放曠任達。但盛於晉。非起於晉也。莊列爲曠達之祖。而其言隱。其旨遠。不可方物。至漢末仲長統云。寄慨天上。埋憂地中。振散五經。滅裂風雅。則言顯而意淺矣。鄭泉臨卒。命埋於陶家之側。甕化爲土。而取爲酒壺。則宛然劉、阮之先鞭。而其旨愈下矣。人言曠達盛於晉。其實亡於晉也。以其無餘蘊也。

邵康節云。湯武征誅。一局棋。此眞頂門開眼之見也。世人一身如棋。弈之反覆者多矣。卽如衞青爲平陽公主家馬前奴也。後爲大將軍。公主出離擇配。無及其貴顯者。遂朝命嫁之。又丁謂起甲第。鉅麗無比。楊杲時爲軍卒。躬負土勞苦。後楊杲爲威虜。丁謂謫海上。朝命卽以其第賜之。嘗見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帚。秦時東陵千戶侯。花蟲被體腰蒼璆。蕭相爲吏謁東陵。中庭百拜百不應。漢初東陵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窮通流坎皆偶爾。搏扶未必賢搶揄。華胥別是一天地。醉鄉何曾有生死。此眞達者之言也。吾輩暫處棋局之中。觀古慨今。亦可以曠然自適矣。

古今賢相在位之久者。三代而下。如房元齡二十三年。魏徵十八年。而奸相則李林甫、元載、蔡京、秦檜、爲最久。賢奸之久。足以卜主之昏明。卜世之治亂。亦足卜國祚之永短。非偶然也。至史衞王彌遠。獨專國權二十六年。其人在賢奸之間。而國祚不長。其效已可概見矣。

國語曰。穀、洛鬬。將毀王宮。未言其鬬之狀。意謂二水合流處。有似於鬬耳。乃後世眞有水鬬之事。宋紹興十四年。樂平縣奏言。河沖里田。似有物吸水而聚之。高起數尺。不假隄防。能直行如虹。里南程氏井水溢起數尺。亦天矯如長虹。穿牆破屋。與河水鬬於杉墩地方。日前且卻。若互相勝負者。蹤時。乃各罷而歸故道。又明正德中冬月。文安縣水忽起立。凍而爲柱。高五六丈。大如之。中間空虛。傍有穴可入。數日後。流賊過文安。有入冰柱中避之得免者。觀宋之水鬬。知穀、洛之鬬。非僅似鬬已也。至於水立而冰之爲柱。古今未之前聞。

丹鉛錄謂郭璞善地理。凡遇吉地。必翦爪髮瘞之。故各處有郭璞墓。果爾。則其不識地理明甚。璞之後不聞有富貴者。爪髮之瘞。何爲也哉。其殺身也。可曰祖墓使然。兵解而仙。可曰凶少吉多。然璞果精地理。何不遷改兵解之地。而易以沖升之穴乎。

右者惟天子諸侯南面人臣皆北面臨民從政則東面戰國至漢唐猶然趙括母曰今括一旦爲將軍東向而朝羣吏又田蚡自以丞相至尊坐東向韓退之送李端公卽客位必東向可見南面非人臣禮也雍也可使南面直是許其爲諸侯謂爲可從政當不然古人翁壻俱賢者韓愈之壻爲李漢樂廣之壻爲衛玠趙昌言之壻爲王旦文正之壻爲韓琦李盧已之壻爲晏殊晏殊之壻爲富弼皆爲名臣賢相不但以貴顯稱也

爾雅父之兄爲世父父之弟爲叔父故五倫有父子而無伯叔則是以父子該伯叔也漢疏廣叔也疏受姪也而史稱父子俱移病又曰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蔡邕姪也蔡質叔也質以事被誣邕爲陳請凡兩言父子則漢時叔姪猶稱父子耳

白兎世以爲瑞宋光宗紹熙五年八月揚州獻白兎御史章穎曰白乃喪兆是孽非祥也是歲光宗果崩前徽宗朝亦三獻白兎則不特兆喪且兆亡矣

唐制有童子科後代不知何故不行至金方行之金天會中東平劉天驥七歲能誦五經及四書世宗命教養之明昌元年益都劉住之子年十一歲能誦大小六經且善詩賦行章書尤夙有孝行章宗召試時賦於內殿賜本科出身蓋天下非無才但朝廷不作養興起之則無從見耳不意魏、晉、宋、明之代竟不行此也時又有童子常添壽者與宰相程輝論鹽因書鹽非編事四字示之添壽請筆改細字爲相字輝大慚服

世傳李廣見石疑爲虎射之沒鏃而呂覽亦曰養由基射虎中石矢乃飲羽此或一人一事以兩人善射故誤傳之云後世如周之李萬歲獵於沙苑疑石爲伏兎射之鏃入寸餘周文賜書褒之宋何灌與遼人戰迎高而射或著崖石皆沒鏃此皆信史則由基李廣或皆有之也

當考唐藩鎭之禍起於肅宗朝自安、史既平君臣幸苟安河北地遂付叛將之手自後叛以襲叛至於唐亡百餘年不爲王土魏博始於田承嗣更四姓傳十世據七州成德始於李寶臣更二姓傳五世後王庭湊反又傳六世據四州盧龍始於李懷仙更三姓傳五世後朱克融又反傳十二世據九州淄青始於李正己傳五世據十二州橫海始於程日華傳三世據四州宣武始自劉元佐傳四世據四州彰義始於吳少誠傳三世據三州澤潞始於劉悟傳三世據五州

北史載武帝時於謹爲三老賜延年杖帝幸太學饗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屏間三老答拜有司設三老几席於中楹太師晉公護升階拂几席三老升席南面憑几坐大司寇楚公亶升階正履皇帝升立於筵屐之前有司進饌皇帝跪設醬豆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跪授爵以酳有司撤皇帝乃北面立致詞訪道三老起立答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曰治本在忠信云云又曰爲國有法云云語畢皇帝再拜受教三老答拜成禮而出此必三代之遺法也不然北朝何遽能有此盛舉哉然自三代之後不聞於中國之君而北朝乃能遵而行之謂之何哉

傳國璽實亡秦之物何足重輕而歷代寶之者以其爲和氏璧也璽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於

天既壽永昌秦二世而亡其不永不壽也甚矣自兩漢相傳曆魏、晉懷帝敗沒於劉聰聰敗沒於石氏石氏敗戴僧施得之送建業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趙思賢以投郭元建後辛術得之以進文宣此後不可考矣

邵康節云孔子定書以秦晉綴周、魯之後知周之後必爲秦也康節素通數學又深知數之不妨於道故爲此的實之論也儒之固而腐者乃云數非聖賢所重而不與康節之論曰特取其悔過云爾非預識其繼周也試詰之曰悔而不再作者方謂之悔過今彭衙、令狐、汾曲之師貪而且忿皆在作誓之後果能悔過否乎既非眞能悔過孔子奚取焉且數百年之中數百國之君豈無一言之幾道可繼周、魯之末者乃獨取一夷狄君長之誓豈理也哉大抵聖至孔子已集大成凡六合內外十世古今皆如鑑照物特多有不欲明言者亦存重道不重數之意耳豈道之至者而有不知數者哉道爲其大無外之道豈數獨在道外哉故當以康節之論爲的

章惇貶潭州遼主方進食聞之放箸而起稱善者再又曰何故卽如此行遣可見宋主方寵惇一時而遼人早已窺其奸矣夫遼人已窺其奸而宋主迷不之悟者何也當時士大夫多有附而黨之者何也司馬光拜相遼人聞之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愼毋生事開隙乃蔡京等刻奸黨碑以光爲首又有請剖光之棺以謝遼者夫在宋則刻碑剖棺而遼人乃深服而敬憚之何也乃金人入洛令軍中毋得驚動司馬太師家又大鑒某某至洛拜公遺像且謂其子孫曰使太師當國吾輩何遂披猖至此宋諸奸鑄鼎以斥光等金人入汴見之嘆曰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長久亟擊碎之呂惠卿蔡卞恨不卽置東坡於鼎鑊後慶盜謝達犯惠州葺東坡白雪居致奠而去夫章惇、蔡京之黨與正人爲仇而必欲殺之夷狄盜賊反足以燭惇、京之奸邪而知敬禮正人何也以宋之君臣卿相而視夷狄盜賊之所爲竟何如哉又高安深山中有小溪名曰來蘇因子由謫監酒稅時東坡來訪經過此溪鄉人慕之遂以爲名以視夫惠卿之儔又何如哉

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司馬溫公曰此三代聖人之法非李悝、耿壽昌所能創也陳止齋曰周禮以年之上下出斂卽常平之法矣孟子云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野有餓莩不知發一本檢作斂亦卽常平法也三代皆有常平之實而無其名至春秋以後此政遂廢

李悝盡地力之教云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則畝益三斗可益粟百八十萬石上熟四百石內官糴三而捨一中熟三百石內官糴二而捨一下熟二百石內官糴一而捨一使民適足價平卽止小饑則發下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下饑則發下熟之所斂民安得再有饑者

唐有女主代唐之讖已應於武氏幸而復興後有緋衣之讖或言革命者非姓裴則牛姓也故裴度、牛僧孺每羅此謗安知爲碭山之朱乎乾符中木星入南斗久之時有邊岡者洞天文密謂王鐸曰斗爲帝王之宮木入斗中應作朱字今時將至矣已而果驗歷觀朝代興革皆有預定之數然又非曰凡事委之數

已也。

奸雄之福，如弓發矢，弓力盡則矢墜矣。卽如朱溫，以篡盜至天子，如矢之乘弓力以行也。及其晚年，誅戮愈甚，所御寢殿，憂憂有聲，溫逐行，未出門而棟已折，墜，雖不死，去身無幾矣。他日泛鷁舟於內池，舟忽傾覆，溫救之，僅不死，遂發痼疾，竟罹弒逆之慘。此弓力盡而矢墜之時。故棟折舟傾，爲之先兆云。

按疏仡紀載太昊伏羲氏，內有制嫁娶一條，註云：上古男女無別，太昊始制嫁娶，以儷皮爲禮，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倫之本，而民始不瀆。夫羲皇之時，已別姓氏矣，謂堯以同宗孫舜之舜，上配同宗祖鯀之姑，有是理乎。秦火後之書，自不足信，而史記不闕疑而直書何也。

世但知家天下起於禹，不知神農氏八傳至榆罔，此非家天下乎。世但知放伐起於成湯，不知榆罔不德，而黃帝伐之，戰於阪泉，諸侯乃尊軒轅爲天子，降封榆罔於路，則已先成湯而放君矣。傳子不始於夏禹，放伐亦不始於湯、武，古史可考也。

按黃帝紀云，畫野分州，經土設井，註云：立步制畝，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則儼然三代井田之制矣。乃知井田不始於夏禹，而洪水湮沒之後，禹則修舉之也。

按世本，堯與稷、契，皆同父之弟也。堯在位百載而傳舜，又三載而始咨四岳，用稷、契，此時稷、契，卽生最遲晚，亦近百歲矣。聖人天縱不衰，雖不可以常情測，然豈有近百歲方服官之理，且同父之兄爲帝百年，乃不識其弟之聖，而亟用之，直待舜之咨岳，而後任用，古書不可盡信如此。

自古帝王之興，多有天瑞，然起於外裔者尤甚，此不足貴也。史載遼之太祖，初生卽體如三歲，又能匍匐，三月卽能走，晬而能言，卽知未來事，左右時有神人翼衛，又如金之先，一寡居婦，帳有紅光，見天神降與之合，遂生子，人不之齒，長卽能於別地集衆立國，後傳函魯，娶六十歲未嫁賢女，生二子而國乃昌，李克用在妊十三月，生時母甚艱危，有神人教令部人，介胄干戈，鳴鼓躍馬，環宅大噪，三帀卽生矣，已而果然。能言卽喜談軍旅事，十二三稱神射，出入行陣如飛鳥，所居帳常有火光，或作龍形，然其子存勖，滅梁稱帝，一旦喪亡，其弟其子，殄滅無餘，卽比之遼金，亦延促相懸，可以見瑞之不足憑，而力之不足恃也。

明史載成祖登極之八月，有云：吾非惡乎盡心於建文者，又載十一年詔法司，解死事諸臣禁令，又有云：練子寧若在，猶當用之，況其親黨乎，卽日下令，齊、黃等遠親未拘者，悉宥之，告者勿理，於是黨禁漸弛，十三年又諭法司，告訐奸黨，擾害善良，但有被訐者，不論已到未到，俱釋不問，有借名擾民者，罪之，仁宗登極，卽詔奸黨外親，止留一人在衛充軍，其餘皆釋，凡發教坊浣局爲奴習匠者，皆放回給遣，房產，後英宗復辟，又釋建庶人之禁，而給與供給奴婢房屋，觀此，則歷朝已多寬政矣。及檢萬曆十二年，御史嗜方叔請寬忠臣外親，則未宥尚多也。朝廷可其奏，令各省撫按，備查革除年間，被罪親黨，具奏釋免，於是陝西奏免景清累遣者三百六十三名，浙江奏免方孝孺累遣七百八十四名，江西奏免練安等累遣三百七十一名，福建奏免陳□等二百四十四名，此時尚有一千七百六十二名，在戍籍也，以歷朝寬政之後，而戍籍猶如是之多，則革除初年之酷烈，可想見矣，此亦千古以來所創見，惟始皇有此膽力，漢武不及也。

讀史者能無慨乎。

禮制至周，無不備具，獨坐猶席地，而不改古樸略風，何也。高桌高椅，不知起於何代，秦漢間猶未有也。如鴻門之宴，樊噲突入，項王長跽按劍，蓋欲起而跽，豈降座而跽乎。武帝時，武安過魏其飲，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蓋因坐地，故伏地以迎之爲敬也。又云，魏其爲壽，惟故人避席，餘半膝席，蓋一膝著地，跂一足以迎之也。朱子謂古人皆是跪坐，文帝不覺膝之前，正跪坐也。若盤足坐，當云身不云膝矣。古人跪坐者，以便於拜也。兩膝著地，以尻著膝爲坐，伸腰及股爲跪，益致其敬爲拜，三者相因而不相遠，不主於盤足也。古人君前臣跪，父前子跪，亦跪坐也。蓋坐有兩種，盤坐爲安坐，席端君父尊長則然，卑幼侍坐，祇敢跪坐，以其可跪可拜也。總之皆未改樸略之風也。後漢時，管寧已有木榻，稍改席地矣。晉時有坐胡牀指揮者，有移牀遠客者，牀較榻爲輕小，而近於今之椅矣。椅桌之制，或起於斯乎。

宋之亡也，積徵宗數十年之不道以致之，數十年之中，妖孽屢現，此感應自然之理，然又有似爲禎祥者，何哉。蓋國家原有似禎而實妖者，此存乎其君者何如耳，君以不道感，則其應也，雖似禎祥，而實則妖孽也，不可以不辨，今總記於左，以爲爲君之戒。

宣和中，洛陽忽有物如人，或蹲踞如犬，色黑不辨眉目，夜則掠小兒食之，後遂白晝入人家爲患，喧然不安，夜執器械爲衛，未幾北征事起，召金人之禍。

宣和中，都中一男子，賣青果爲業，身乃有孕，易七產，母始能出之，豐樂樓酒保朱姓，有妻四十餘歲，忽生髭，長六七寸，宛然男子，詔度爲女道士，此陰氣竊陽，金人入中國之兆也。又潮州城西一孕婦，過期而產，有百餘子，俱如指大，五體皆備，蠕蠕能動，番禺南鄉婦產一子，左右各三臂，及長，能六臂齊運，以與人戲鬬。

徽宗重和元年九月，掖庭大火，自夜達曉，大雨如傾，而火益熾，凡焚五千餘間，宮人焚死者無算。

宣和七年八月，都城一賣菜夫，忽若迷罔，至宣德門，戟手謾罵，且曰：太祖、太宗，使我來言，宣速改也，捕之於獄，一夕方省，問向之所言，茫然不知也。

宣和四年，北方用兵，見元武神於雄州，有龜如鏡，有蛇若筯，宣撫使拜請，以銀奩貯之，俄而二物俱死，此兵敗士死之兆。

已上五則，皆妖孽之易知者也。乃若政和中，花石綱起，蘄州進芝一萬一千六百本，汝州進芝六萬本，其運理雙枝者，一千八百八十本，密州尤多，彌漫山谷，有一本而數千葉，層疊五色具備者，郡守李文仲，採及三十萬本，每萬本作一網入貢，夫芝、瑞草也，出於徽宗之世，出非其時，卽爲不祥，所謂似禎而實妖者，此其類也。南漢之事，頗與相類，并附於左。

南漢劉鋹時，宦侍龔澄樞，引女巫樊胡子入宮，詭妄無倫，言已是玉皇，呼鋹爲太子，樞等皆上天使輔太子者，有罪不可問，鋹始已惑之，又見芝蓋生於宮中，而苑中羊吐珠，井榜石自行百步，鋹以爲符瑞，益信

宋武帝裕生時，神光滿室，甘露降於慕樹，一日宿於逆旅，入室飲酒，即醉臥地上，司徒王謐，有門生亦至此室，即驚出，謂主人曰，室內那得此異物，主人曰，劉郎也，何言異物，生曰，但見一物，五采如蛟龍，不見劉郎，再視之，帝已覺，仍如舊貌矣，生以告謐，謐因厚結帝焉，後受禪，元嘉十四年，鳳凰集於秣陵，又見於丹徒惕賢亭，元嘉中，以嘉禾七穗九穗獻者，三十二見，惟二十二年，生於華林園者，一本百六十穗，二十五年，又十本，皆七百穗，予謂武帝固是人傑，應有符瑞，但漢唐之初，反無如此神異何也，殆作史者，各有所見之大小，或書或不書耳，

宋太祖、太宗、眞宗、三朝，天下報一產三男者，凡九十八見，一產四男者，凡四見，此生育繁庶之兆也，又太祖開寶年間，陳州節度黨進獻芝一本，四十九莖，太宗興國五年，華嚴寺引水舊竹筒，忽生枝葉，長二丈，眞宗祥符元年八月，王欽若獻芝八千一百三十九本，九月，趙安仁獻五色金丹紫芝八千七百十一本，九月，王欽若等，又獻泰山芝三萬八千五十本，有並五連三連理者，有似寶山禽獸形者，凡六百四十二本，丁謂獻芝三萬七千一百八十本，十一月，又獻芝九萬五千一百本，眞源民獻芝一萬八千本，此時宋運方盛，而君皆明君，即謂之瑞符亦可，但當時名臣皆無所獻，獨丁、王二人所獻甚多，可以觀其品矣，

宋寧宗嘉定元年，行都大火，自戊寅至辛巳，延燒五萬八千九十七家，焚死踐死者無算，官署幾盡，百官徹舟以居，此時去宋亡不遠矣，

佛教之入中國，咸謂始於漢明帝，夢金人於先，因遣人至西域求經，不知前此已至中國矣，按列子載孔子稱西方聖人，又漢武帝開昆明池，見黑灰，東方朔問西域道人，知是劫灰，此二者，已隱然指佛矣，至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景盧，受月氏國使臣口傳浮屠經，使臣名伊存，又劉向列仙傳序云，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又宣律師傳云，有天人名陸元暢，謁師云，弟子於周穆王時，生在初天，因知文殊、目連、下化穆王，列子稱化人者是也，又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像，穆公不識，棄之馬坊，護像神怒，公因染病，夢謁上帝，大被嗔責，覺而問由余，余曰，聞周穆王時，有化人來，云是佛神，於是穆王造千尺臺於終南，尊禮之，今基址尚存，又造神廟，名三會道場，澡浴石像，安淨處，像即放光，觀此，知穆王時已有佛像，哀帝時已有佛經，然則佛教實不始於明帝，但至明帝而始顯耳，

楊王孫蘿葬者，漢武時人，姓楊名貴，出西京雜記，非宗室之子號王孫也，

隋文帝微時，夢神人易其腸胃，後常作痛，忽遇一僧云，山中有茗草，煮飲當愈，服之果效，由是人皆採掇，按本草茗，清頭目，服之自能治腦痛，但據其所言，則飲茗似起於隋文也，

孫氏瑞應圖云，景星者，天精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王者不私人，則現，而竹書紀年周宣時，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中有三星，皆黃色，天清明時，見於攝提，名曰景星，二說不相同，讀晉中興書，乃知甘露之降，亦有分別，非概言瑞徵已也，降於松栢者，恭敬著老之徵，降於竹葦者，尊賢容衆之徵，

李廣獵於宜山，見伏虎，一矢即殪之，因銅鑄其像，以爲溺器，示辱之也，世傳溺器爲虎子，始於李廣，

唐末婦人梳髻，以兩髻拖面，名拋家髻，頃之大亂，人多拋家，予見明末婦人，忽效其髻，此眞古今物妖也，

杖頭多刻鳩形者，謂老人善嗽咽，惟鳩能療之故也，及讀水經注，又云，漢高祖與項羽戰於京索，敗逃於薄中，羽追求之，有鳩鳴於上，追者以爲下必無人而去，及即位，作鳩杖以尊之云，二說未知孰是也，

薛公十六年正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注左傳者，不詳其應，而班固漢書，謂象宋襄公區區自用，與強楚爭盟，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鷁之數云，夫鳥之往來無定，而孔子書之，其必有故，若無班史之說，不幾沒孔子特書之意乎，

唐世宦官之橫，其立君者，陳宏志立穆宗，王守澄立文宗，仇士良立武宗，馬元贄立宣宗，王宗實等立懿宗，劉行深等立僖宗，楊復恭等立昭宗，其弒君者，陳宏志弒憲宗，劉克明等弒敬宗，

傳言羿射日落九烏，言羿射之精且捷，一日之內，能落九烏也，烏乃鳥之最難射者，故以是稱之，後世乃謬解以爲射落九日，於是不得不妄傳十日並出之說矣，

漢平帝元始元年六月，長安女子生兒，兩頸兩頭面相向，四臂俱在胷前，尻上有目，長二寸許，此時西漢之運已衰，固應有此妖象，乃若景帝二年九月，膠東下密縣，有老人年七十餘，生一角，角有毛，漢運方盛之時，不知何以有此，意者角爲兵象，此時武帝將生，武帝至老窮兵之兆，已先見於此乎，班史以爲下密縣，居四齊之中，而四王與吳通謀，連楚、趙、共七國舉叛，以應七十老人，或有之也，

菴字今人多用爲別號，因說文無此字，謂非古語，然蜀都賦已有云，人方菴藹，論衡已有云，菴邱蔽野，三國及晉，有菴幔菴閭之語，大抵皆取菴覆之意，不可謂不古也，

東坡有詩云，君看脈事者，無事乃更悲，非此老深入道奧，身親體念者，不能道也，故無人不自得，則動靜閒忙，無非樂境，反此則無非苦趣也，

遷史記垓下之戰云，淮陰侯初交，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淮陰復乘之，項羽大敗，止此數語，而兵法所謂佯卻以亂其整，所謂左右奇兵，如烏兩翼者，已盡於此矣，兵法諸書，累千百言而未悉者，遷史以數語盡之，乃知馬遷常究心於兵法不淺也，而班史之傳，絕不記其破羽戰法，即此可定馬、班之識矣，

左傳魯嚴公時，有內蛇與外蛇鬬鄭南門中，內蛇死，先是鄭厲公出奔，昭公復入而死，子儀自立，厲公自外入，殺子儀，此外蛇殺內蛇之象也，又漢武大始四年，趙有蛇從外入，與邑中蛇鬬於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後即有趙人江充及戾太子之禍，起於中與鄭事大相似，

語云，天雨粟，馬生角，蓋謂必無之事也，漢文帝十二年，吳地有馬，生角在耳前，右長三寸，左長二寸，皆大二寸，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而吳王即有叛誅之事，文帝後五年，齊城門外有狗，亦生角，而齊國亦誅，成帝綏和二年二月，大風，馬亦生角，長大皆二寸，正爲王莽秉權，以臣易上之時，因知京之易傳，非漫然也，

漢、唐之黨人每並舉，而實有大不同者，漢之黨，始甘陵南北二部，其後顧、廚、俊、及之流，皆以名節相競，故其人死矣，而節義之名，猶傳於後世，唐自李宗閔、李紳、牛僧孺、爲一黨，李德裕爲一黨，分樹相軋，惟勢利

是圖。故其人一死。而勢利隨息。自今思之。如小兒爭果餌於電光之中。不足供達人噱然一笑也。試觀唐武末年。七月李紳死。八月李宗閔死。德裕快心矣。然宣宗三年十一月。德裕亦死矣。相去三年耳。不知此三人者。數十年竭心殫力圖謀之勢利。有絲毫將得去否。宋史彌遠死後魂歸。有詩云。早知泡影如今日。悔把恩仇抵死分。此眞實語也。但已遲矣。

光武正旦朝賀畢。令諸儒臣更詰經義。有不通者奪其席。侍中戴憑。遂奪席五十而重坐之。

世傳市箱四書五經之制。蓋創於梁衡陽王鈞也。王自細書之。置巾箱中。以備遺忘。當時諸王效之。而其制猶傳於今。

徐廣好讀書。年過八十。猶藏讀五經一遍。洗鱗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手寫細書。數年之中。得數十帙。

初爲師而後乃爲弟子者。李謐也。謐初師李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時人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薛道衡每搆文。必隱坐空齋。踞壁而臥。閉戶外有人聲便怒。主勃每作文。先磨墨以俟。引被掩面臥。忽起一筆書之。不加竄點。時人謂之腹稿。全子樓每爲文。則入密室。一文必三易稿。十年後。悟其淺近。盡火之。生平凡三焚其文。盧郢爲徐鉉姊婿。鉉受後主命。撰一文。累日不得就。郢曰。當試爲君抒思。適庭下有石。重千餘觔。郢取弄之。頃之忽飲酒數升。復弄如初。忽顧筆吏口占使書。不易一字。而鉉服其工。相如爲上林子虛賦。忽臥忽興。不與外事。百日而就。左思爲三都賦。門庭藩溷。皆置筆硯。十年乃成。

蕭文炎以燒燭一寸。成四韻詩爲不難。乃與江洪共叩銅鉢。響絕則詩成。劉穆之朱石齡。皆捷於尺牘。當於武帝能答書。自旦至日中。劉得百函。朱得八十函。而劉則談論應對無廢。

歷考改革之際。僭國必多。大盜乘時。殺掠益甚。商、周、改革。因列國分土。盜賊無從而發。周末戰爭吞并。殺人不可數計。秦、楚、漢之間。殺人甚於戰國。而亦無盜賊之殺掠也。至兩漢王莽時。僭竊之郡國。已有十二。而寇盜有二十九。東漢之末。專據郡國者二十五。叛亂與寇盜三十七。後併而爲三國。不知已殺幾千萬人矣。晉、魏間雲擾。諸國十七。逆臣盜賊三十三。隋、唐之際。僭竊及盜賊五十八。唐末叛亂藩鎮二十九。僭逆寇盜十三。五代割據。諸國十四。宋末僭亂。諸寇十三。元末僭叛。寇盜十九。凡寇盜一起。卽有一方之慘禍。其數愈多。其慘愈烈。此時生民。不知何以爲生。觀此。則吾輩得享一日之安。卽天幸也。

崔氏鶯鶯。一辱於元微之。會眞記。再辱於董關之傳奇。而伶優汚褻者。數百載矣。不意明成化間。魏縣居民。於廢塚中。得誌銘石一方。塚居縣之西北五十里。關於崔氏。爲中亭香案石。久之。有胥吏崔吉者。識其文。遂白於縣令邢公。邢公乃置之邑治前。爲鶯鶯白數百年之寃。其誌明書。唐故滎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誌銘。誌中歷敘府君諱恒。字行甫。官太常寺。久著文業。宿飾禮義。中外模範。友朋宗師。夫人博陵崔氏。四德兼備。母儀內則。禮行詩風。與鄭府君白首相莊。生六子一女。享年七十六歲。以大中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合祔於府君之墓。嗚呼。崔夫人之寃。自此銘出而洗之矣。然但可洗與讀書學士之目。而蠢夫俗子。習見於俗優之褻穢者。焉得人人而告之哉。以斯知傳盧者。眞當以千刦泥犂報之也。後世以

元微之。因私憾而作會眞記。又假其名而作寄微之書。予謂此書此記。亦未必眞出微之手也。或後有小才而浮薄者。又託微之之名以惑世。未可知耳。要知泥犂中。自有眞造此口業者。承當之也。

世人皆肆口堪輿。未嘗自驗。今有十門勘驗之法。一定有無眞假。二定富貴人丁。三者或相兼。或兼其二。或得其一。三定財發幾許。丁發幾許。官爵至何品級。或文或武。或科或甲。或由別途。或起行伍。四定發福在何代。有幾人。應何生人。發於何年。五定官銜衙門。履任地方。人品高卑。性情善惡。年壽長短。六定福中有禍。禍中有福。以何事得福。以何事致禍。如明初功臣。有先遭戍而後從龍。又如婁妃之祖。預記作配天潢。幾覆族而終免。等七修墳改向。選擇時日。卽能轉禍爲福。轉貧賤爲富貴。等八定帝皇都會陵寢。如吳、邢、二公之預記臨安等。九爲一家扞墳。能預知天下大運。如王欽若祖墓。預記爲南人拜相之始。文天祥祖墓。預記南朝北朝等。十政天命奪化工。如九夔夫人。及洪皓祖墓等。誠以此十門自驗。并以驗人。則世無輕談風水之人矣。

世傳歲逢丁未。天下必有變故。三代以前勿論。歷考之史。周赧王降秦被遷。此變之始也。適爲丁未。乃秦昭王五十三年。六國戰爭方興。第二丁未。爲漢惠帝元年。是年呂氏殺趙王如意。殺戚姬爲人彘。第三丁未。爲漢武帝元光年。無事。第四丁未。漢昭帝崩。立昌邑王。尋廢。第五丁未。爲漢成帝永始三年。無事。第六丁未。爲光武二十三年。無事。第七丁未。爲安帝永初元帝。上年殤帝崩。今年太后臨朝。亦不爲無事。第八丁未。漢桓帝崩。第九丁未。爲魏明帝太和元年。上年文帝丕薨。今年蜀兵盡出屯漢中。亦不爲無事。第十丁未。爲晉武帝太康八年。無事。第十一丁未。爲晉愍帝永和三年。赫連勃勃稱夏天王。十二丁未。爲東晉安帝義熙三年。高雲殺主自爲。後燕慕容氏亡。十三丁未。爲宋明帝太始三年。無事。十四丁未。爲梁武帝大通元年。魏胡后淫亂。次年弒其主爾朱榮。沈胡后於河。殺王公以下二千人。十五丁未。爲陳後主禎明元年。隋滅梁。時陳已建臨春、結綺、望仙等閣。國中大亂。次年隋伐之而亡。十六丁未。爲唐太宗二十一年。大伐高麗。十七丁未。爲唐中宗景龍元年。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兵敗而死。十八丁未。爲唐代宗大歷二年。無事。十九丁未。爲唐文宗太和元年。上年十二月。宦官弒敬宗。已屬丁未之變矣。二十丁未。爲石晉天福十二年。石晉亡。劉知遠立。遼太宗殂。廿一丁未。爲宋眞宗景德四年。無事。廿二丁未。宋英宗崩。神宗立。元昊殺楊定。是年夏主亦卒。廿三丁未。爲宋欽宗靖康二年。二帝北狩。而北宋亡。廿四丁未。爲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太上皇崩。廿五丁未。爲宋理宗淳祐七年。無事。廿六丁未。爲元成宗十一年。帝崩。右丞相謀泰皇后臨朝。懷寧王廢皇后殺之。廿七丁未。韓林兒卒。張士誠亡。明太祖命將北定中原。克元都。元順帝集三宮后妃太子遁去。而元亡。次年順帝亦殂。自周亡於丁未。元亦亡於丁未。其爲二十七丁未也。其間無事者有八。而有變者一十九。則有變者終多。世之所傳。亦不誣云。

蒿菴閒話

張履岐撰

蒿菴閒話卷第一

予既廢舉子業，猶時循覽經傳，每於義理節目外爲說家所略者，偶有弋獲，如咀嚼臠肋，間得少味，不必肥敦大樹也。至聽人譚所聞見，亦時有切予懷者，亟劄記之，如是者二十年，巾笥漸滿，今夏較錄成帙，將以貽好事者爲譚助，以其於經學則無關大義，於世務亦不切得失，故命之閒話焉。庚戌五月，濟陽張履岐題。

漢書藝文志云：易經十二篇，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其十翼之目，爲象上、象下、象上、象下、繫辭上、繫辭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初無傳字，蓋當時既以翼名書，不須復加傳字也。其所謂象，本指卦下之辭，所謂象，本指兩象及爻下之辭，所謂繫辭，本統指卦爻之辭，而夫子所作之翼，即以爲標目者。若曰此所釋者經之象，此所釋者經之象，此所統論者經之繫辭云爾，非直以所作之翼爲象爲象爲繫辭也。此孔氏舊本也。漢費直始分象象之翼，加一傳字，附各卦後，如今本乾卦自大哉乾元至天德不可爲首也之例，此舊本之初變也。鄭康成、王弼更分象翼於卦下，象翼於爻下，增入文言，如象曰、象曰、文言曰，以別之，繫辭以後，尚自如舊，此易本之再變也。歷代宗之，即今十三經註疏本是也。程子作傳，亦據是本，晁說之始考訂古經，釐爲八卷，卦爻一，象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此易本之三變也。朱子所云未能盡合古人者也，呂祖謙乃定爲經二卷，傳十卷，其序則周易上經、周易下經、象上傳、象下傳、象上傳、象下傳、繫辭上傳、繫辭下傳、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朱子以爲始復孔氏之舊，遂據之以作本義，象象傳字始於費氏，繫辭以下諸傳字則呂氏所增也。永樂時修大全，以程傳本爲主，而分本義以從之，後來坊間單行本義，亦用其式，已大非朱子之舊矣，何論孔氏，皆私據呂氏所序定爲一本，蔽之家塾，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

杜預左傳後序云：汲郡汲縣有發冢者，大得古書，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象象文言繫辭，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據此說，晉時周易經傳，猶各自爲篇，則謂淆雜分附始於費鄭者，猶未可盡信也。

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簡易也，變易也，不易也。鄭康成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含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孔穎達正義述用其說，愚以簡易變易皆順文立義，語當不謬，若不易則破此立彼，兩義背馳，如仁之與不仁，義之與不義，以不易釋易，將不仁可以釋仁，不義可以釋義乎，承譌襲謬如此，非程朱誰爲正之，或問伏羲之後，文王周公之前，未有卦爻辭，何以定吉凶，朱子曰：此無可考，但周禮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則疑已有辭矣，愚意卦爻辭未繫以前，或只據卦名以斷吉凶，如乾之健，坤之順，屯之難，蒙之不明，需之宜待，訟之爭辨，當事簡民淳之日，只此一字，已足以決猶豫，前民用矣，降及殷季，情僞日雜，人之聰明亦浸不逮古，文王周公不得不多設言語以告之，及孔子之世，文王周公之辭，人不能曉，於是作十翼以輔之，漢唐而後，雖有十翼，亦不解，此諸老先生之所以皇皇作傳作義也，先儒不待解而明十翼，孔子之前，不待十翼而明文王周公之辭，則文王周公之前，不待辭而定吉凶，可推知也，此時爲之也。

或疑聰明何以浸不逮古，曰：只是私心太勝，如心所欲爲，卦辭雖明說凶，說不當爲，亦認作吉，若先不欲爲，卦辭雖明說當爲，亦認作凶，若去其私，虛己以聽，何不逮古人之有。

渙奔其机，机即几也，唐石經及監本大全本並同，近日讀者或譌作杌，爲俗本所誤也。

莧陸夬夬，本義云：莧陸，今馬齒莧，感陰氣之多者，大全小注，朱子曰：莧陸是兩物，莧者馬齒莧，陸者一名商陸，皆感陰氣多之物，按註疏亦具此兩說，其一爲一物者，則云莧陸，一名商陸，竊謂言兩物近確，蔣開馬齒莧與黔藿同食，成黔藿，雜和黔肉同器藏之，信宿化爲黔，左道刻章陸根爲人形，呪之能知禍福，名章陸神，醫書又云，取商陸花陰乾百日，搗末服之，臥思念所欲事，即於眼中自見二物，眞草木之妖異者，其感陰氣之多可知，小人倏閃變現，鬼怪百出，政相似也。

孝經天子章，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註疏以爲使人皆不敢慢惡其親，近日說者又直作不敢慢人、不敢惡人解，俱覺未安，夫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似謂天子愛敬其親，必躬脩德行，廣布仁恩，不使天下之人惡之慢之也，天子而爲人所惡慢，則危及宗廟，不得爲孝矣，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人尚有惡之慢之者乎，若作不敢慢人惡人解，固脫卻二於字，大非文理，其以爲不使人慢惡吾親者，求之語氣，亦似多說一層也。

女曰雞鳴第二章。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此詩人擬想點綴之辭。若作女子口中語。似覺少味。蓋詩人一面敍述。一面點綴。大類後世敍索曲子。三百篇中。通篇敍景。錯雜成文。如此類者甚多。溱洧、齊雞鳴、皆是也。溱與洧。亦旁人述所聞所見。演而成章。說家泥傳。泥奔者自敍之辭。一語不知。女曰士曰等字。如何安頓。大車、杼軸其空。傳曰。杼。持絡者也。曹氏曰。梭也。釋文說文云。織絡器。據曾母投杼。其爲梭無疑。今齊語呼理經之具以竹爲之。密如笓者曰杼。不知何以差異至此。

桑柔。爲謀爲毖。亂況斯削。蘇氏曰。王豈不謀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古來亂亡之主。亦自有其深憂遠防之事。如秦之惡儲生。漢之錮黨人。宋之禁道學。皆以爲萬世無窮之慮。防閑距閉。惟恐不至。他如勤征戍。急聚斂。鰓鰓過計。自謂遠猷。卒之謀非所謀。慎非所慎。根本既挖。覆壓將至。恬然安處而不悟。亦可哀也。說詩人之言。可謂麻木處一痛針。

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刺小人也。雨無正、賓君子也。國家衰亂之會。小人據勢希寵而不知止。君子引身避害而不肯留。古今之通患也。詩之刺小人也。爲怒皆切齒之言。身遷小人之忌而不顧。忘身謀者也。其責君子也。爲委曲推索之詞。務破其自全之隙。而激之使出。忘其身謀。並欲人之忘其身謀者也。嗚呼。事君之節備矣。

黍離。詩傳。黍、穀名。大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囷重。此偶誤也。黍幹低小。卽穄也。豐年亦無過五六尺者。別有一種稷。稷乃高至丈餘。北人謂之高粱。得無秫黍二字聲相近。致此誤耶。詩緝云。黍有二種。粘者爲秫。可以釀酒。不粘者爲黍。如稻之有秫稻也。此語更誤。黍有赤白黑三種。並粘可釀。未聞有不粘者。若夫稷之爲物。則正似蘆而高丈餘者耳。與黍迥別。王氏農書。言之甚析。詩傳又曰。稷亦穀也。一名穄。似黍而小。或曰粟也。今按稷與黍。苗甚似。高小亦相等。唯不粘爲異。亦有赤黑二種。其曰粟也者。則誤甚。粟北土恆食。正名曰穀。穗圓長如管。顆粒附著不散。黍稷則穗並常稀。散垂搖曳。詩所以咏離離也。秫稻之鄉。種此者蓋鮮。容有未詳。

惡不仁者。其爲仁矣。通下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一氣讀。俗講云。惡不仁者。便是爲仁。誤甚。此矣字。語氣只略住。與其爲人也孝弟。夫子之求之也。兩也字。宰予晝寢章兩與字並類。註云。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正以者字代矣字。玩之。可知俗說之誤。宰予晝寢章兩與字平聲。皆低徊擬議之辭。當略讀斷。若急口讀過。無味矣。四書勿論註不可忽。卽其釋義。亦當一一細勘。

孟子或勞心。或勞力。一段。註云。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初學多疑四句所指。乃有誤以食人食於人爲孟子之言者。註蓋以或勞心或勞力二句。點承。故曰其爲古語。可無疑。獨下文四句。恐人誤認。故但註曰四句皆古語。其實古語本通六句也。

死徙無出鄉。節。顧麟士云。連說講首二句云。死徙者。舉無出鄉。而人懷安土之戀。鄉田之治。同此一井。而人安其業之風。同井字。亦稍作著力說妙。據此。則以上句言其變。而下句言其常。皆爲安土重遷。盛世之象也。愚謂此說未是。上句既云徙。是容有徙時矣。安得強之使常同井。且鄉大而井小。若鄉田而同一

井。更無是理。今詳語脈。首句自爲一事。重在無出鄉。第二句以下。自爲一事。所重在出入相友等。鄉田同井。乃喚起語。若云鄉中田之同井者。其出入必相友云云也。註云。同井八家也。正恐人誤以爲著力語。故設此句。不然。誰不知一井八家。而朱子復云爾乎。

三里之城。節。註云。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得天時之善者。趙氏古註云。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然而城有不下。是天時不如地利。趙註似長。邱家言天時多言向背。如背孤擊虛。背亭亭擊白奸之類。每日每時。各有其宜。背宜向之方。聚而攻之。則四面必有一處合天時之善者。不待曠日持久而後有也。四字爲增設矣。

操則存。四句。本韻語。鄉字平聲。趙註云。鄉猶里。以喻居也。孔疏云。操持之則存。縱舍之則亡。其出入徇物而不有常時。莫知其所向之鄉。或有讀如向音者。失之。

周禮。刑官之屬。奚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豭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猛而教擾之。寧與猛言。世傳公冶長解鳥語。皆疑其誕。不則特具異智神解者。今觀周公設此二隸。豈古來原有此種伎倆。可習而知邪。抑荒徼之人。別有師授邪。若然。介葛盧解牛鳴。遂史載神速姑解蛇語。皆不足異矣。

中庸。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章句云。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爲。亦積功累仁之事也。今按通鑑前編。季歷在太丁帝乙之世。數立征伐之功。王命爲牧師。又賜之圭瓚秬鬯。爲侯伯。卽其勤王家之實。所謂王家。殷室也。功在殷。而周遂日大矣。

旅酬下爲上。章句云。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各舉觶於其長者。各舉觶自飲而酌以酬其長也。而衆相酬者。兄弟與賓各因其子弟所舉之觶。而交錯相酬以徧也。凡酬皆先自飲。洗觶更酌以與賓。賓受而不舉。至旅酬。則賓兄弟各少者一人。於其長前舉觶自飲。洗觶更酌以酬其長。長受之。少者復位。長乃各取其觶。賓酬兄弟之蒸。兄弟酬賓蒸。皆先自飲而酌以授之。以次飲徧。所云下爲上者。只是一人舉觶爲飲酒之端耳。讀者或誤以爲少者代長者酌酒。儀禮中惟燕禮坐燕時。乃有執爵者行酒。餘並親酌。無代酌法也。

尙書蔡氏註云。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道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此段蓋明古今冬至日躔中星所以不同之故。四分度之一者。四分其度而得一分也。如一度百分。止得二十五分是也。四分日之一者。四分其一日而得一分也。一日十二時。止得三時是也。天之腰圍。名曰赤道。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杪。日行不由赤道。別名曰黃道。止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六十四杪。一歲之策。止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杪。較之黃道。尙縮一分三十九杪。較赤道則縮一分五十杪矣。故曰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也。日在赤道南二十四度。卽爲冬至日在赤道北二十四度。卽爲夏至。今歲冬至日之所在。較前歲冬至日之所在。尙縮數杪而已。在赤道南二十四度矣。蓋日之所行。不在天體極寬處。而斜絡于赤道之內。故於經度未滿。而已至進極而退。退極而進之

歲積至數歲其縮漸多此古今冬至日躔中星之所以不同而歲差所由立也平運內轉二語可稱簡妙

閏月定四時註初學或苦難讀略爲疏之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者

歷家以九百四十分爲日法一日分作九百四十分以便布算一歲日行之數既得全日三百六十五而

又零此一日分之二百三十五分也下凡言九百四十分日之幾者並言全日之外又有此零數也一日

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者月不及天既有十三度而又零一全度之七分也十九分亦度法將

全度分作十九分也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者每會餘分四百九十九十二會則共積五千九百

八十八也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者蓋五千九百八十八分於此而以九百四十分爲一日除之得

六全日也不盡三百四十八者六全日之外尚餘此數也日與天會多五日有餘爲氣盈月與日會少五

日有餘爲朔虛蓋三百六十日爲一歲之大較盈者多於此數虛者少於此數也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

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者合氣盈之數朔虛之數共得此數也一閏再閏以至七閏皆可自此積算而

得也

氣者寒暑之氣以日之歷天而生者也如日在星紀在氣極寒而爲冬至日在鶉首則氣極暑而爲夏至

之類前年冬至之日到今年冬至前一日日歷天一周故曰日與天會共得三百六十五日有餘較三百

六十日多五日有餘故曰氣盈朔者月之始也每月朔月與日合謂之合朔此後漸離漸遠至望而極望

後又漸行漸近至次月之朔復與日合故曰月與日會十二會僅得三百五十四日有餘較三百六十日

少五日有餘故曰朔虛

戚疑蔡註與時十月之交朱傳日月右行之說不合是殆各取布算之便實不相妨主日月左旋者言日

月不及天之度也主日月右行者以日月不及天之度爲右行過天之度也且朱傳亦但約略言之他日

解正蒙閏餘章卻與蔡同知當日原不專主右行之說也愚意若言日月右旋則日月當附天而行若言

左旋則日月當各乘一機而不附于天　疏義云天道外旋日月內轉月又在日之內高下相去亦六度

則日月固不附天矣日月不附天則左旋說爲長也

趙宣子因叔向樂王鮒欲爲之請叔向弗應室老咎之曰祁大夫必能免我祁大夫卒免之其知人之明

處變之度不待言至一段守身經國遊讀更不可及鮒小人也小人不可與坐緣久矣況受其脫囚之惠

乎受其惠而與之爲異彼必有辭狥其所欲又將失己君子之受制小人身名坐隳者皆自一事苟且隨

之叔向事不免其身必不肯受小人之惠而爲所制大臣之識也

秦醫和曰夫女陽物而陰時淫則爲內熱惑蠱之疾以女爲陽物蓋對飲食鬼物諸可致病者而言以其

生氣所聚故爲陽物情始內熾煖觸外鑠兩火合炎發爲內熱內熱所焚智水自竭燕昵日牽志敗神奪

此惑蠱所由來也以爲陰時之咎則鑿說也

太極圖或以爲得之陳希夷或以爲得之僧宗元此皆信嘗二氏輕蔑吾儒之言吾儒亦每辨其誣不知

此圖卽借得自二氏亦非二氏所得奄有也釋氏方以己性起滅世界豈肯先言太極陰陽而後言形生

神發神仙家亦止言煉精煉氣方欲絕棄聖知拋提仁義烏有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立極者哉學

者讀書但當論其與孔孟合不合不必問出自何人也

西銘云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竊議其不然天之福茲一人者亦欲其錫福衆子耳福彌大者貴彌重

貴彌重者憂彌深若曰厚吾生己也天豈以君相之位爲私賞哉

王摩詰與魏居士書云近有陶潛不肯把版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辭是

歷乞而多慚也吾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能其

後之累也摩詰見解乃爾據此而推鬱輪袍非誣也當其把鄭虔手漱涕咏凝碧池頭之句與夫因首蓿

處分時迴想柴桑老人曳杖訪親知風味孰慚孰不慚

古人上衣下裳婦人則不殊裳後禮昏禮純衣賈疏云不言裳者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以內可服皆不

殊裳彼註云婦人尚專一德無所象連衣裳不異其色是也所謂連衣裳蓋如深衣之類後世以有衣無

裳爲男子之服殊衣裳爲女子之服不知始自何時四五十年前野老聚會猶有上著短衣下曳布裳者

自道袍盛行而此種遂不見矣

齊河張如命解聲律嘗言洞簫最下貫繩一孔乃聲音所自出簫之善否全在此近見傳占衡作洞虛子

傳述簫工之言曰簫孔下出貫繩者兩宜差後而斜睨勿居中而徑往此其利病最要處二說合符乃知

如命於此道具有領悟也長清張非開舊病王子魚言律呂之非與李振之所言合如命又每言振之類

宮禮樂疏笙琴諸譜俱未是聲音之道天地間自有解人若萃處而徐讀之古鐘律可考而得也

漢陳遵善書與人尺牘皆藏棄以爲榮古人往來書疏例皆就題其末以答唯遵佳書心所愛玩乃特廣

之別作束爲報耳晉謝安輕獻之書獻之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後答之甚以爲恨觀此知漢

人藏陳遵尺牘愛其筆莊非取文義也又古人名刺既相見後亦還之魏野留富鄭公名刺作山家之寶

亦以鄭公故非通例也王荊公投老後訪人常以金漆版書名紫綾囊盛之

寸楮往來始於嘗祐年以嚴禁請託於投挾爲便也唐李涪云今代蕭敬之禮必有短啓短疏出於晉宋

兵革之代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羲之書首云死罪是違制令故也且啓事論兵皆

短而緘之貴易於隱藏蓋事出一時涪易不改觀李氏此言乃知其非盛世事也

宋寇萊公準頗豪侈以功業甚盛人不之非魏野贈詩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反語示諷耳比使至

賜晏歷觀座中問詩者云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蓋誤以此語爲眞也

宋錢惟演建言二后並配中丞范諷發其奸落平章事以節度使知隨州盛度爲知制誥草責辭云三星

之婿多戚里之家百兩所迎皆權要之子蓋惟演之姑嫁劉氏而其子娶於丁謂也今人多以連姻貴顯

爲榮不計其人賢否援爲譜牒之重抑知古人所唾之詈之以爲趨炎附熱之左證者卽在此乎

古人命名取別甲乙而止無他意義其不以謚疾不以日月不以國邑山川求爲易諱而難犯也未嘗有

因姓爲名者唯優名乃時有之如郭門高敬新磨之類近日士人乃以此法命子不知其非取義既隘族

姓繁多者，勢輒相犯，至有不復立名者，亦習俗之一失也。字以表德，尊名，其依名立義，自古已然，近代字外，復有別號，或出自學者之所標目，或本人自有寄託，或以地，或以德，或以山水，皆與名與字無涉，容有義稍相近者，亦出偶然，非定例也。數十年來，又專恣字義，轉取別號矣。

更鼓，初更無前二點，五更無末二點，世多穿鑿之論，實或不然。古人分刻，晝漏晝夜各五，晝則爲朝、爲昌、爲中、爲晡、爲夕，夜則爲甲、爲乙、爲丙、爲丁、爲戊，日入後即爲甲夜之分，然尚可辨人，又歷三刻，天乃正暗，日未出三刻前已辨人，然尚屬戊夜之分，五夜分段，雖各有五點，辨色之頃，自可不用惕號，故前後各闕其二也。

康熙甲辰夏四月廿三日，隕霜殺麥，先一日，大風霾，微雨，寒慘類初冬，至五夜，星月皎然，已隕霜矣。三日後，麥芒漸白，搶視但空稃，唯近人居者，林木下者，道旁三四步內者，皆成實，以近人居氣稍煖，林木下得蔭蔽，道旁塵埃溼寒液故也。後見王氏農書云，晨起田間爇火，令烟微嘗欲，可以辟霜，又聞用人曳長繩，往來振麥上，亦可免，惜當時不及知耳。

時憲歷法，西洋人湯若望立，即利氏學也。利氏入中國，同至者數人，湯其一也。所立法未之聞，據頗行歷日，其與舊歷不同者數事，一者，推算太陽出沒節氣時刻，各省早晚不同，此里差法也，元耶律楚材以西域與中國相去之遠，立爲里差以增損之，名曰西征庚午元歷，是元已立里差法也。又唐命僧一行正歷，遣太史監南宮說等於河南北平蕭處分測日晷及極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候之，陽城晷長一尺四寸八分，朔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儀岳臺晷長一尺五寸，微强，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朗州晷長一尺七寸六分，極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晷長三尺三寸九分，極高四十度，南北相去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六寸三分，極差十度半，是唐人已用里差矣。一者，晝夜九十六刻，亦非創立，大統歷雖云百刻，實每時止八大刻，時首時尾，各一小刻，晝夜大刻九十六，而小刻二十四，只小刻折作一大刻，故曰百刻，時憲歷遵以每時八刻起算，而略其小刻也，李振之云，減去餘分以便起算。梁天監中作歷，曾用此，一者，每月初交中氣日躔，即到本宮，如雨水之日，日躔娵訾之類，大統歷則不然。或其所定各宿宮分度數不同，亦自無害於理，歷代歷法，宿度各有損益，未嘗相仍也，其最駭人耳目者，銜移參之後，于初亦疑之，及見湯氏星岡解云，諸宿皆微有動移，歲月不同，積久斯見，皆宿距星漢，落下閎測得二度，唐一行、宋皇祐、元憲皆一度，崇寧半度，元測五分，今測之不啻無分，且侵入參宿二十四分，知其所以易置二宿者，本之測驗，非苟爲異也。歷之爲道，隨時變易，求合天度而已。

漢哀帝時，用夏賀良之言，漏刻以百二十爲度，至謂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誣誕甚矣。韓文公記夢游，百二十刻須臾間，即用此事，漏刻可增，因自可減也。

利瑪竇、歐羅巴國人，萬歷辛巳來貢，耶穌像、萬國圖、自鳴鐘、鐵絲琴，上命馮琦叩所學，惟嚴事天主，精器算耳，趣庚戌，瑪竇死，詔以陪臣禮葬阜成門外，劉侗帝京景物略云然，又聞瑪竇初至廣下舶，髡首袒肩，

人以爲西僧，引至佛寺，搖手不肯拜，譯言我儒也，遂儀館延師讀儒書，未一二年，四子五經，皆通大義，乃入朝京師，其所著書，有交友論二十五言，畸人十篇，天主實義，同至者，人亦各有論著，分言理言器爲二種，刻之，曰天學初函，又所攜書七千餘卷，並未及翻譯，所言較佛氏差爲平實，大指陸之敬天主，修人道，寡慾勤學，不禁殺牲，專以闢佛爲事，見諸經像及諸鬼神像，輒勸人毀裂，所詆皆佛氏之粗者，誕者，有答虞德曰僧遲池二書，頗令人快，亦一快事，然其言天主，殊失無聲無臭之旨，且言天堂地獄，無以大異於佛，而荒唐悠謬殆過之，中中後，其徒爲耶穌教會者，男女狼雜，幾與白蓮無爲等，大非利氏之初矣，以此爲闢佛助儒，何異於召外兵而靖內難乎，要之，歷象器算，是其所長，君子固當節取，若論道術，吾自守吾家法可耳。

耶穌教，每月數日祝天主，剪牲陳饌，隨其所有，質之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之義，僭甚矣，或曰，貴賤雖殊，皆乾父坤母而爲之子，先王制禮，乃大有限制，諸侯而下，皆不得伸一獻以答生成，於心不有歉乎，曰，不然，天子之所立澤而陳者，皆四方郡國之貢篚，田野細民之掊斂也，賤者修其物，貴者修其儀，普天之下，固未嘗一人不祭天地也，辟之事親，亞旅耕田，牧者豢羊豕，雞豚，庖人司烹宰，婦孺潔器具，羅酒醴，奉而進之二人之前者，宗子主婦而已，餘人未嘗輒得至前也，苟欲事天，士大夫各勤其職，庶人謹身節用，以供王稅，於義備矣，因是而推，斯民和樂之氣，即爲德馨，怨恫之聲，即爲腥聞，諸侯之淩民自養者，即盜竊天地神祇之牲牷粢盛而食者也，利固是解人，當時何不以此告之。

月令，季夏，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薪，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廟山林名川之祀，所謂出力獻力，賦稅是力，非親祝也，洪武三年，令中書省臣，凡行郊祀禮，以天下戶口錢糧之籍，陳於臺下，祭畢，收藏內庫，此即古帝王與天下九州共事上帝之意。

趙緣督有測經度法、測緯度法，皆不用渾儀，詳具革象新書，利氏測驗，更爲便巧，如渾蓋通憲簡平儀測側正影法，各有成書，其測北極高下法，則指顯可辨者，其法云，用平圓板一面，或銅或木，務要平整，愈大愈佳，中掛一線，線端綴一丸子，以取其直，中心畫十字線，此直線即天頂也，橫線即地平也，此線以上爲地上，從中心以規運一大圈，以當天之圓體，十字間均作四停，每停刻成九十度，共刻成三百六十度，用時只刻一停九十度，亦足矣，如板式寬大，再每度分作六十分，更妙也，中心定一量天尺，可以旋轉者，中界直線，兩頭刻去一半，以看度分，尺上離心各三寸，置兩耳，耳中各鑽一小眼，路要兩眼直對，可以透望，夜對北極望之，看在地線上幾十度，即知此地北極出地若干度，爲此地離赤道若干度。

歷頭有二社三伏，本皆古人時祭之名，特標授民，使於某日社某日伏也，社即王社國社之屬，月令，仲春之月，命民社是也，伏祭始於秦史記秦本紀云，德公二年初伏，正義云，六月三伏之節，秦德公爲之，故曰初伏，又年表云，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即其事也，近日伏祭已不聞舉行，民間春秋醮饋祠酬，猶名曰社，但用之梵宇叢祠，亦未有知報地德者，失本意矣，解伏者云，火氣猶烈，金遇之而伏，但推其義而不指

其事義於何附。

俗節飲酒。皆古人祭祀之期也。酒誥云。祀茲酒。古人無泛然飲酒者。率皆祭畢而後飲。祭有常期。故飲亦有常時。後世祭禮廢而飲酒如故。遂成俗節。如元宵始於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乙甘泉。以昏時祠到明。後世倣以爲燈節。春祇秋報。率以仲月。因有中和節。花朝。月夕之飲。三月。民間有上墓之祭。因有清明之飲。五月五日弔屈原。因飲端午。近代因祭關壯繆。飲五月十三。夏至冬至。並時祭常期。又輸祭薄尙聲。故飲酒盛於冬而衰於夏。九月祭禰。故飲重陽。伏祠磔狗。意主禳除。七月十五伊蒲之供。出於佛氏。皆不立飲節。臘蜡祈年。並於十二月。而聚會飲食亦於是月焉。古人因祭而飲酒。後人崇飲而忘祭。不勝三代未逮之感。

沈龍江文雅社約云。漆獻自兩事。今人乃混而爲一。不野於禮乎。又云。元旦。家家以薄幹卓上覆爲席。中設天地神牌。祭以酒果。其意雖善。卻僭分。今擬止設香案。行四拜禮。不更陳一物。稍於人情爲近。而禮亦無防。此二事。吾鄉人恬習之。皆以爲非。而人莫之信。得此約爲佐。庶悟也。

洪武中。僻御製民間祭先祝文。不特增人粥酪之感。其痛切沉至。直通幽冥。眞聖人之言。非文字工拙所可量。乃民間鮮知而用之者。因錄之。其文曰。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孝孫某闔門眷屬告於高曾祖考妣。蓋曰。昔者祖宗相繼鞠育子孫。懷抱提攜。劬勞萬狀。每逢四時交代。隨其寒暖。增減衣服。撙節飲食。或憂近於水火。或恐傷於蚊蟲。或懼罹於疾病。百計調護。惟恐不安。此心懸懸。未嘗暫息。使子孫成立至有今日者。皆祖宗劬勞之恩也。雖欲報之。莫知所以爲報。茲者節屆春夏秋冬。天氣將溫熱涼寒。追感昔時。不勝永慕。謹備酒殺奠飯。率闔門眷屬以獻。尙享。

禮。夏祀竈。今以季冬。雖與古異。實本功令。乃云竈神。於是月二十四日。上天言人功罪。設糕餳酒脯之屬以送之。名曰餞竈。愚經之甚。蓋惑於晦日上天之說。遂誤以祠爲辭耳。

明初祀關壯繆公。稱漢前將軍。萬歷末。內出金牌。奮勅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振天。尊關聖帝君。於正陽門外祠。酬三日。太常祭祀。則仍舊稱。天啓四年。部覆得旨稱帝。見帝京景物略。吾鄉邢信卿先生云。未出金牌之先。京師繪黃喧傳有此封號。宦者入內言之。上曰。此殆天意。遂有是命。

志稱馬超已附先主。而猶呼其字。關羽欲殺之。先主曰。人窮歸我。殺之何以示天下。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劍並伏刀立。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立也。乃大驚。明日。嘆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關張之於先主。恩若兄弟。而嚴於君臣之禮如此。此千古之所以心折於二公也。鄙俗廟祠三義。先主居中。關張左右。並儼然南向坐。舍君臣而言朋友。鬼神有知。肯安居否。

帝京景物略云。按稗史。元君者。漢時仁聖帝前。有石琢金盆玉女。至五代。殿圮。像仆。盆沸。盆女淪於池。宋眞宗東封還次。御帳滌手池內。一石人浮出水面。出而滌之。玉女也。命有司建祠奉之。號爲聖帝之女。封天仙玉女。勢。後祠日加廣。劉語似有所據。然仁聖帝號。宋眞宗所加。非漢故號也。順治甲午。或於泰山得玉印一。獻之官。徑四寸許。文曰天仙昭監。疑是封元君時物。嘗見其摹本。字畫近拙。

泰山高四十里。其說本之漢官儀。云自下至古封禪處四十里。至天門。郭璞齊又云。從山下至頂四十八里三百步。山東按齊可張五典獨驗其不然。其泰山道里記云。予再陟其巔。知不若是之遠。乃立一法。量之。其法用豎竿一根。長一丈。剝以尺寸。竿頭設一環。用橫竿一根。長亦一丈。當中設一環。兩頭皆五尺。取其輕重相稱也。以繩繫於橫竿之環。而又穿於豎竿之環。系其繩之尾。則橫竿可上可下而不失其平也。於是以豎竿所立之處。視橫竿所至之處。則五尺爲一步矣。此以量其遠近也。每量一步。若在平地。則橫竿由端以至豎竿前後。俱著於地。若前高後下。則橫竿前著於地。而後懸於空。視竿所懸處至地尺寸。若干。此以量其高下也。又設一格眼册。每葉用三百六十格。每量一步。則塡一格。平地則於格內塡一平字。其高若干尺若干寸。亦於格內注之。塡完一葉。則是三百六十步爲一里。其高則累尺寸而言之不爽也。

鳳縣州守轉委巡簡張嘉彩如法量之。由山下至絕頂。凡量四千三百八十四步。而紆迴曲折皆在其中。高三百八十六丈九尺一寸。內除倒盤低十八丈五尺七寸。低高數外。實高三百六十八丈三尺四寸。折步七百三十六步六分八釐。平高共積五千一百二十步有奇。實一十四里零八十餘步耳。昔人所稱四十餘里者。果何所見哉。由此而推。天下之不可盡信者。殆如此矣。量山之法。世亦有用表影勾股積算者。不如是之確而可據也。千古臆斷之爲。一朝訂之。洵一快事耳。其一時恬熙意象。更令人神往。

泰山有一淵。每禱雨。沉牲一。善沒者取瓠食之。以爲恆。一日入水。移二時乃出。持其父兄泣曰。初入時。得一雞。引繩貫之。遍索豬首。不可得。漸行至西南隅。失足墮穴中。乃又一淵也。浮上求出。頭瓠觸石。據地漸行。大乃不可窮。且浮且扪。良久。得所從墮穴口。浮而上。如升層樓矣。記言重淵九淵。沒者所墮。殆其類也。

章邱諸生王如元。庚午歲試。寄宿其家。親見之。

終始五德之說。本無確據。大明集禮云。國家以火德王。故樂不用羽。卽墨王邦直云。本朝土德。色尙黃。當用宮徵商羽四調而去角。洪武正韻以東字爲首。角音也。非所宜。後禮部詣會改以公字爲首。則宮音矣。集禮本率勅編纂。而王說相左如此。漢家自謂堯後。火德。旗幟皆赤。而文帝時。魯人公孫臣乃上書云。方今土德時。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爲今水德。事頗相類。

律呂之說。古今聚訟。前代所疑。多在尺度之短長。有明自李文利而後。律數多少。更多異同。以九寸爲黃鐘。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者。歷代相承之說也。韓邦奇、王廷相、主之。以三寸九分爲黃鐘。益六分而爲大呂。以下乃九分遞益。以至九寸而爲蕤賓。蕤賓損六分而爲林鐘。以下乃九分遞損。以至四寸八分而爲應鐘者。李文利、黃積慶也。以三寸九分爲黃鐘。九分遞益。以至仲呂。仲呂益六分而爲蕤賓。九寸。自蕤賓九分遞損。以至應鐘。應鐘損六分而爲黃鐘者。王邦直也。至閻九思則又槩斥其說。以黃鐘爲九寸。而損益之法。乍多乍少。自以爲稽之歷數。驗之晷影。無不合符。於是諸說紛紛。莫能畫一矣。因爲圖著其異。以俟能折衷者。

韓邦奇
王廷相

黃鐘九寸。○九分之寸。釐毫同法。
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
太簇八寸。
夾鐘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
姑洗七寸一分。
仲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
蕤賓六寸二分八釐。
林鐘六寸。
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
南呂五寸三分。
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
應鐘四寸六分六釐。

李文利

黃積慶

黃鐘三寸九分。○十分之寸。下同。
大呂四寸五分。
太簇五寸四分。
夾鐘六寸三分。
姑洗七寸二分。
仲呂八寸一分。
蕤賓九寸。
林鐘八寸四分。
夷則七寸五分。
南呂六寸六分。
無射五寸七分。
應鐘四寸八分。

王邦直

黃鐘三寸九分。
大呂四寸八分。
太簇五寸七分。
夾鐘六寸六分。
姑洗七寸五分。
仲呂八寸四分。
蕤賓九寸。
林鐘八寸一分。
夷則七寸二分。
南呂六寸三分。
無射五寸四分。
應鐘四寸五分。

鞏九思

黃鐘九寸。
大呂八寸七分。
太簇七寸九分。
夾鐘六寸九分。
姑洗五寸七分。
仲呂四寸七分。
蕤賓三寸九分。
林鐘四寸二分。
夷則五寸。
南呂六寸。
無射七寸二分。
應鐘八寸二分。

明初學者宗尚程朱。文章質實。名儒碩輔。往往蹤出。國治民風。號爲近古。自良知之說起。人於程朱。始敢爲異論。或以異教之言。詮解六經。於是議論日新。文章日麗。浸淫至天啓崇禎之間。鄉塾有讀集註者。傳以爲笑。大全性理諸書。束之高閣。或至不蓄其本。庚辰以後。文章猥雜最甚。能綴砌古字經語。猶爲上駟。俚詞俗語。頌聖祝壽。喧囂滿紙。聖賢微言。幾掃地盡。而甲申之變至矣。嗚呼。誰秉國成。非此讀書作文者邪。何以至此極也。追究其始。非薄程朱之一念。實漸致之。何以故。師嚴然後道尊。舉世師紫陽者近二百年。一旦以爲不足信而弃絕之。其心固已侈矣。侈心漸肆。必且不信孔孟。人而不信孔孟。其心之所存可知矣。罔上虐民。敗人國事。何足異乎。嘗爲殷一噱。童子之敢於忤師者。必其破乃翁家私者也。文章關乎世運。推言之。乃知其非鄙。

明修永樂大典，以武進布衣陳濟爲總裁，眞千古僅事，天子不嫌其布衣，而畀之纂述之任，諸大臣詞臣不以其布衣礼己而安處其後，使展其能，濟以布衣，使君相忘己而聽之，天下能文之士不聞有異議，皆不可及已。

明朝寶鈔之制，用綿紙，厚如錢，色青黎，外用墨欄週界，界內上端橫書大明通行寶鈔六字，其下復爲龍文欄界，寬寸許，中一橫墨線界爲兩方，上方橫書壹貫二大字，字下畫錢索之形，兩旁篆書大明寶鈔天下通行八字，下方細書七行，書云，戶部奏准印造大明寶鈔，與銅錢通行使用，僞造者斬，告捕者賞銀貳百伍拾兩，仍給犯人財產，洪武年月日識，以兩朱印印文不可辨，背面下截爲花文欄界，內橫書壹貫兩大字，字下亦爲錢索形，上裁容處，亦識以一朱印，一貫、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凡六等，制並同，惟橫書字錢索形，各如其數，背則之一木工云，鈔正面墨欄之長，卽鈔尺也，墨欄之一長一橫，卽民間市尺也，語似有本。

世傳明鈔用大學生課本做紙爲之，其青黎色，是紙墨雜合所致，按宋孝宗遣湖廣會子，亦下江西湖南漕司，根刷舉人落卷及毀抹茶引應副抄造，以宋例明，當不誣。

夾漈鄭氏曰，古文錢字作泉者，言其形如泉文，一變而爲刀，再變而爲圜法，自圜法流通於世，民實便之，故泉與刀爲貨，按泉字篆文，古錢狹長之形似之，刀器則邪銳如刀，嘗見人有拾得古錢如刀形者，外有周郭，蓋新莽時物，非必周以前物也，圜法則以圜函方，卽今錢形也，景王大泉、小泉，人猶有畜之者，又王莽天鳳元年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其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開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莽好變孟古人，疑古布制如此，而非做爲之，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出入，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及禮記子碩欲其賻布之餘，具祭器，孟子，廛無夫里之布，諸布皆錢金爲之者，非與帛爲類之布也。

文獻通考，周赧王二十一年，忠錢輕，更鑄大錢，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肉好，皆以周郭，以物農贍不足，又王莽天鳳元年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大錢徑一寸二分，大錢十，當是周一尺二寸矣，則周尺之長，比得八錢三分錢之一也，今以貨泉十較之，適得大錢八錢三分錢之一之長，則貨泉所言徑一寸，周天之一寸也，此亦尺度之一徵也。

唐開元錢，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鑄，亦讀作開通元寶，非元宗開元年也，古錢文止載名物銖數輕重大小，其以年號爲文，始於宋孝武帝孝建四銖錢，後魏倣之，太和五銖，永安五銖，相繼而作，北齊後周梁隋，並不襲其法，唐惟高宗乾封泉寶，肅宗乾元重寶，再用年號，其一代通行者，開元一種而已，五代亦止用唐錢，獨晉鑄天福元寶，至有宋之世，每鑄必以年號元寶爲文，唯太祖之開寶，則文曰宋通元寶，仁宗之寶元，則文曰皇宋通寶，不欲字文重複也，自是而後，錢文以年，遂爲定法矣。

唐憲宗時，商佑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此卽鈔法之始，俱商佑與富貴人私爲之，宋初，許民入錢京師，于諸州便換，朝廷始置務給券，其時商人齎券入

諸州，當日給付，不得留滯，違者科罰，此法實便，公私所爲鈔者，錢券也，至執券而給錢不時，則鈔虛矣，其而無錢可給，則鈔虛矣，再甚而以虛鈔爲實錢，則鈔不得不廢矣。

朱子社倉記，言社倉利害甚悉，然有不能得之於今者，其時皆有賢士大夫爲之主，或請官粟，或發私藏，如金華縣則潘叔度出家穀五百斛，建陽縣社則魏元履借穀于常平使者，建昌吳氏社則吳氏兄弟發私穀四千斛爲之，其法及散之民，至冬而償，平歲加息什二，小祲弛其半，大祲盡弛之，數年之後，子什其母，則息可遂捐，此法誠善，然積多歲久，一不得人，弊自此起矣，今既無所得粟，爲當於秋熟時，鄉里各自結社積穀，各推一人同其斂散，爲長吏及鄉先生者，時加獎導，而不與其事，亦足以備凶荒安鄉土矣。

林次崖荒政叢言，屠緯眞荒政考，於救荒之道，可稱詳盡，萬歷乙卯，大饑，吾邑趙令君，奉行官糴之法，以放穀價，不至大貴，崇禎庚辰，吾邑以抑定官價，粟不入市，民漸持錢入米商家，倍直求之，斗米暴增至銀一兩二錢，正犯二書抑價之戒也，蓋官粟在市平糶，則藏粟之家，欲高其直而不能厚待，米商至者日衆，穀價將自平，亦無事于抑，此吾邑所以頌趙公德不衰，而歎抑價者之有心斯民而謬於計也。

庚辰，皆與耕者偶語，顰上予曰，粟貴如是，幸未有道殣，耕者曰，官粥之勞，當榮榮矣，予駭其言，其人因備言官粥之害曰，遠來多道斃，聚食者多染疾，此易知也，至於粥厭開止有時，有足出及而粥已罷，不沾一粒而死者，有食粥粥罷，無歸而死者，饑腸久虛，熟粥下咽，亦往往立死，官人止以能捨粥爲恤民，此等豈盡知乎，又曰，賣粥不如散米，人得米雜以糠菜，一人一日之粥，五口一日之食也，在司牧之有心斯民否耳，其言多與林屠兩書合。

又嘗與一先輩語，曰，民困矣，當權修城，令得博食，先輩駭之，方定官價時，邑人多稱善者，乃知荒政大非易事，留心斯民者，所當熟思而豫計也。

嘗言兵革之禍，類傷寒，死生在晷刻，防禦固難，而倖全者亦時有，饑饉之災，類危羸，氣息雖屬，而蘇期可以豫定，苟非國手，未易使之起也，故有心經濟者，城守荒政，並是要務。

宋人過因歲，多辭民之大壯者爲兵，恐其去爲盜也，後來多游惰竊食，不得其用，歐陽公原弊論極言其害，予思辭兵亦救荒一策，但不當令坐食耳，若以其坐食之費，人授之田，與牛與食，略倣井田之法，爲之穡斂，三時在田，冬月集而教之，既脫民於溝壑盜賊，而又野無失農之害，籍有得兵之利，庶可行也，惜無繇起歐陽公而質之耳。

庚辰後五六年，民間畜牧幾盡，牛一頭直二十金，大者至三十金，貧者相搏而耕，率六七人曳一犂，日三四畝，已困憊矣，或以一牛曳耬子，其制似耬，無斗子，而一足日亦可二三畝，發土恨淺耳，漢趙過爲搜粟都尉，平都令光，教過一人挽犂，過奏光以爲丞，教民相與傭挽犂，率多人者日三十畝，少者十二畝，以故田多闢，此與近事頗相類，意其挽法必別有便巧，不然，日安得至三十畝乎，宋太子中允武允成獻踏犂，不用牛，以人力運之，詔依其制造成，以給民，民苦糧之，踏犂制未聞，又西洋人耕之法，亦莫可得而詳也，華□海防議云，廣中所產鰾膠，形如掌大，堅勁異常，與浙中所產不同，用釘連綴，施於木架，製爲防牌，鈴

子殆不能透。如果不靈。亦衙民一器也。武備志載唐現鏡法。用透骨草五觔。蘿蔔子三觔。清水百觔。煮二百沸。去柤。入陵鯉鱗五具。大周鹽三觔。朴硝三觔。番硇半觔。硝石五兩。前二味汁內。封鍋同煮。令烊如飴。傾滿木片上。如牛皮厚。爲柳葉魚鱗之形。乘軟穿小孔。俟冷乃綴成甲。此亦廣中鰾膠之類。

桓臺王大司馬輯火經。言隨時改火。人不病火症。鳳尾蕉可厭火災。

一跛者自言中秋飲酒醉。時新黍登場。就臥其上。遂足軟不能起。或云。藉濕黍穰成骨軟病甚多。不肯因酒。

醫書言。男子周身三百六十五骨節。上應天度。女子則無頂戚骨一。此骨此懷前左洞骨一。右柳骨一。二骨在尻尾上。初步骨二。在二足底後。乃正三百六十骨也。俗傳男子三百六十節。女子二百四十節。臆說耳。若信少一百二十節。尚得爲具體耶。

有市醫以滾痰丸治一老人致斃。其子將鳴之官。醫出前藥對衆颺言曰。前所餌。與此藥形味不異耶。其子曰。不異。醫曰。此藥甚平。何能殺人。殆天命耳。不信。吾當自餌之。因立吞一掬。其子去。明日。醫已死矣。蓋青蒙石煉製不易。而大黃沉香。並墜人元氣故也。丹溪亦言一人發狂後虛損。其人自以爲風。煅青蒙石合白丸子料。飲之而斃。青蒙石之不可輕餌如此。近見酒人服滾痰丸以爲快。亦太輕易矣。

崇禎十四年。宿遷有估客載黃豆一船。約五百石。一夜。盡生墨文作人而形。耳目口鼻具備。人或種之。所種亦然。時王愈之避地宿遷。親見之。

天啓二年。京師創首善書院。鄒吉水馮三原兩先生及諸君子講學其中。御史倪文煥承崔魏風旨。疏請碎碑。毀先聖主。焚經籍。其言有曰。聚不三不四之人。說不疼不癢之話。作不深不淺之揖。喝不冷不熱之餅。書院遂廢。嗟乎。彼何人斯。亦安足責。獨是數君子不能安靜俟時。以銷羣陰。乃輕露聲光。迓其畏忌。至於黨禍大起。邦國殄瘁。痛哉。

武定袁熙宇化中先生。蒸廟時。以御史劾魏璫。下獄死。方其初第。所識一老諸生。與一豪胥同時請見。先生令門者分別延入。豪胥先揖。令升階。不交一語。送至階下。徑返。乃延老諸生。走迎握手道故。流連移日。送門外。候跨蹇去。乃返。即此一節。已見風規矣。

費縣王左海雅量先生。萬歷甲辰進士。知長治縣時。縣有死於塗者。衆疑少年某所爲。執而訊之。即誣服。已以當死移獄臬司矣。復獲殺人者。左右言前既以某抵法。白臬司。此當縱舍不治。以竟前獄。不然。恐其失聰。獲讞不細。先生曰。柰何自愛其五斗而使無罪者銜冤就死地。爲速其移。吾寧以不明甘自簡耳。遂自請立出前少年。而以其盜抵法。中丞直指。愈以爲賢。交章薦之。後以御史按遼左。告歸。樂陵張念山先生潑。初名自悟。知曲周縣。未諳治體。或以書揭縣門曰。自悟不自悟。貪酷濫你做。自悟若自悟。官久自然富。先生得書。綴題其後曰。自悟今自悟。是後廉潔自厲。多惠政。歷官至御史中丞。二事並王愈之所聞。前聽處過如此。其不愧古人。

業陽羅石先生。庚午入賢書時。其叔父諱廟樓。爲濟南看之。因過濟陽。訪邢愚山先生。邢從容問曰。君家兩獅子並秀一時。究當孰勝。曰。舊手足邀時會。第不如森。若夫嚴氣直情。履繩踐墨。第也獨矣。當時先生之見信家庭者如此。後十五年而蓋節。乃知此事非取辦臨時者也。

濮州張廷秀湖山先生。崇禎朝。以言大臣忤旨。論戍。繫逮某衙。甲申。賜還。未至而明亡。著道士服。往來蒲祠佛舍。不歸視妻子。或言及國事。輒流涕嗚咽。至戊子。尚未剃髮。坐法死。

蘇北□□先生。亦濮州人。明亡。約□部尚書張某同死。蘇之女先許字張之孫。張謂其僕曰。寄語親家翁。死節誠好事。尚須看顧兒女過活。不能相從也。信欲死者。當往迎孫婦。未幾。蘇遂死。而張委質。濟南衛指揮李興邦。字振宇。甲申。聞變。慟哭易服。留以死殉。持刺遍辭所親。或以官卑無社稷責勸之。曰。官雖卑。亦官也。況世戴國恩。敢不蓋節。遂不食。僞權將軍至濟南。官司出迎。李聞炮聲。問故。拊牀大慟而絕。

嘉靖初。桂萼上言。小學之教。本古庠序。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非獨教之。將有以養之也。非獨養其德性。亦將養其身體。因其時命。而堅強其血脈也。今之教者。嚴課程。急記誦。以傷其魂。強所不能。苦其思索。以損其魄。教與養皆病矣。臣治縣。建爲學舍。左右相向。中設四堂。前後爲門。左右爲塾。以篤實長者二人。平旦。坐左右塾。序行進出入。每食時。至日夕。亦如之。次爲習禮堂。中絡陳祥道、楊復、禮圖。曰接子禮。曰童子禮。曰士相見禮。曰婚禮。曰子事父母禮。曰婦事舅姑禮。曰祀先禮。曰射禮。立一師掌之。諸童子進學。即率見先生。習升降拜揖坐立之節。隨授一圖。指示肇養。令其通曉。開令展習。以辨雜服。又次爲句讀堂。內榜管氏弟子職。亦列數圖示之。日講一圖。次以孝經小學教之句讀。令其粗熟。仍爲講說文義。約之入身。又次爲書算堂。榜六書法。每日止教一兩字。即以四方上下自一至十若干支等名數授之。又次爲聽樂堂。內置鼓鼙塤投壺詩章弓矢禮樂之器。或教以鼓節。或教以歌詩。或擊魯薛鼓之半。以習投壺。或擊魯薛鼓之全。以習射儀。四堂遍而日亦且晡矣。自聽樂堂復之書算。以次至句讀。至習禮。皆略復舊業。復於門左右塾。以次序出。如此。則家無弟子之憂。而子弟得養其德性。養其血脈。養其耳目心思。而非僻之干無自而入。此就在當時未聞能行與否。養蒙之法。理當不易。

昏禮以昏時行之。取陽往陰來之義。如吉期在丁。至丁日之昏。方往親迎。新婦入門。即行合巹之禮。明旦。婦見於舅姑。於儀節甚順。近日山東以丙日之昏往迎。丁日蚤且入門。三日始見舅姑。名義既不協。禮節亦有未安者矣。

婦人跪拜非古。于文定公策廉言之頗詳。按喪大記云。夫入弔於大夫士。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退。主婦送於門內。拜稽顙。婦人拜跪。其來久矣。少儀云。婦人吉事。雖有君賜。尚拜。爲尸坐則不平拜。爲喪主則不手拜。鄭氏云。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又云。爲喪主不手拜者。爲夫與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觀此。則婦人肅拜之外。自有手拜、稽顙二種。但不當用之吉事耳。周天元後。始混施無別。明代命婦入朝。贊行四拜。皆下手立拜。惟謝賜時一跪叩頭。雖猶存古意。質之君賜肅拜之文。已參用近法矣。

典籍既繁，道術亦裂，學者各以所好爲勝，主奴汙附，不儆佛老吾儒之出入已也。嘗以飲食喻之，可知決擇。六經四子五穀也，人待之以爲生，不可一日無者也。傳註疏解，蔬茹鹽酪也，食五穀者所必資，不得之無以利喉爽口，性理通鑑，殺核也，殺核可以備味助養，而不爲食主。二十一史諸子之爲儒家言者，殺核之待烹飪擺攢者也。詩賦辭說，芳香也，備之足以快意，廢之未爲甚闕。醫藥酒醴也，酒醴雖五穀所釀，漸遠本味，而又易腐敗，以供獻酬，固不可闕。耽之者或至廢日失性，羅家及二氏藥餌也，役之有沉疴者，立見起色，然過劑則轉生他病，或致殺人。若夫幻怪淫豔之習，與妖邪慾熱惡敗俗，則鴆毒耳，蠱穢耳，豈堪近人。

王荊公父子，並好老子，各有注解。荊公喜紛更而又好勝，與無爲不爭之旨正相反，而好其說，何也。呂惠卿亦作道德經傳。元豐元年表上之，似當時好尚如此。李耆卿云：吉甫讀莊子，至參萬歲而一成純，遂大悟性命之理，故其老莊二解，獨冠諸家。跡惠卿所爲，不知所悟者何等性命，令人發笑。若歎佛老宗風高潔，而文士之得罪名教者，往往逃入其中，以自掩飾，二氏亦樂借其華辨，以爲門戶生色，不知適納敗闕耳。使相曇老子之宮，金錄惠卿而嚴事之，人不掩面反走耶。

韓文公送文暢序，有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之語，蓋以學佛者爲墨，亦據其普度之說，而以此名歸之。今觀其學止是鍛煉精神，使之不滅，方將棄倫常，割恩愛，以求證悟，而謂之兼愛，可乎。又其送文暢北遊詩，大以富貴相誇誘，至云酒場舞閨妹，獵騎圍邊月，與世俗惑溺人何異。送高閑序，爲旭有道一段，亦以利害必明，無遺鏹銖，情炎於中，利欲關進爲勝，於一死生，解外膠，皆不類儒者，竊計文暢輩亦只是抽豐詩僧，不然，必心輕之矣。

唐杜鴻漸死，以僧服殮，宋王旦臨終遺命，髡首披緇，近日鐘馗臨終，亦命剃染，自定釋名曰斷殘，皆好異之過。

明朝凡皇太子諸王生，率剃度幼童一人爲僧，名曰替僧，神宗皇帝替僧名志善，見張江陵集。

天啓中，濟南盛傳呂仙自敘傳云是殷文莊葛端肅得之乩筆者，傳云呂仙本唐宗室，避武氏之禍，挾妻而遯，因易呂姓，以山居名岩，字洞賓，妻又死，號純陽子，攻之范致明岳陽風土記云呂先生，河中府唐禮部尚書渭之孫，海州刺史諲之子，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去遊廬山，遇異人，授劍術，得長生不死之訣，似有可據，然何大相異也。近又有瑤華帝君傳，云韓湘乩筆自敘，乃直隸人所傳，以退之爲叔父，亦良怪異矣。

六祖衣鉢，傳自達摩，廣東傳法寺，衣本西方諸佛傳法信器，鉢則魏主所賜，嘉靖中，莊渠魏校督學廣東，取衣焚之，鉢碎之。

十干中戊字，本音茂，詩吉日維戊，既伯既禱，是戊禱相叶，後讀音如務，陳履常後山叢談云，梁氏之父名茂，始讀戊爲武，溫嗜殺，並諱其嫌耳，瑯邪代醉編云，舊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爲武，朱溫父名成，以戊類成故耳，陳說是，易其聲，張說是，易其形，二說不同，今按溫父名誠，不名成，曾

爾名茂琳，二說並失考矣。

孟子五伯章，言歸于好好，去聲，喜好好惡之類，方如此讀，此處疑當作本字，許考切，左傳此句，杜預註云，義取修好，故傳顯其盟辭，正作和好字解矣。

鄭吉水曰，世人相見訴窮，便是貪欲影子，這窮字斷送多少豪傑，試看先羅赫赫者，大段窮人，如何他便耐的，今人便不耐，此處不可不思。先生此言，眞我輩藥石，又念耐窮，如何得赫赫出來，此中大有事在，不得所事，只知耐窮，一懶惰無能之人而已，要之知所從事，過窮便自增長氣性，開通識見，不然，富貴枉受富貴，窮亦枉受窮也，勿求增財，但求減用，減欲斯減用矣。

墨子書有曰，文王舉閎夭泰顛于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此言與兔罝之詩合，亦學詩者一異聞也。

周公戒伯禽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强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知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

子瞻子由墓，在嵩山之陽，元郟令復爲老泉具衣冠葬之，左子瞻，右子由，成三蘇，然老泉自葬蜀，子瞻卒常州，甲申，郟賊剪其墓中古柏三百餘本。

莘縣，周衛地，衛宣公殺公子伋，使盜待諸莘，卽此。秦屬東郡，漢東郡陽平縣，東漢置侯國，魏晉俱陽平縣，後齊樂平縣，後周設武陽郡，又析其地置莘亭縣，以地有古莘亭，隋置莘州，又改爲莘縣，唐復置莘州，復爲縣，屬魏州，五代因唐舊，梁改魏州爲天雄軍，後唐改魏州爲魏郡，晉改廣晉府，漢改大名府，周復爲天雄軍，縣並屬焉，宋屬大名府，元屬東昌路，明屬東昌府。

呼延贊其子病，贊刲股爲羹療之，見宋史，吾濟楊御名上一字度爲子刺血寫經，亦頗相類。

宋紹興中，立三殿於臨安，以奉聖容，上元結燈樓，寒食設秋千，七夕設摩侯羅，書疑摩侯羅名物，夢華錄載，京師俗，七月七日，街上賣蘸喝樂，乃小塑土偶，悉以雜木綵裝檻座，或用紅碧紗籠，或飾以金珠牙翠，疑卽此，唐人詩云，七月七日長生殿，水拍銀盤弄化生，或曰化生，摩侯羅之異名，宮中設此，以爲生子之祥，邑令杜公乃云，大同於七夕，以蠟若綵，爲女人形，塗朱施粉，衣奇錦，佩金珠，肩輿鼓吹，遣送婚姻家，酒殽果餌繼至，至則衰媼蠻姹，焚香密祝，繼以笑弄，名之曰摩侯羅，旣云生子之祥，又不當止爲女人形，要是兒女嬉戲之事，設之原廟何居。

盱郡鄧元錫作函史，上編八十二卷，載上古至元末君臣事蹟道術，下編二十一卷，載天官、方域、人物、時令、歷數、災祥、土田、賦役、漕河、封建、任官、學校、經籍、禮儀、樂律、財賄、刑法、兵制、邊防、異教，共一百三卷，鄧平馬繡所爲經史，其體制略與之同，但所載止於秦亡，而多至一百六十卷，視此爲加詳矣。

晚唐詩人陳陶，蜀西山飼藥，開寶中，有夫婦貨藥沽酒，醉舞而歌者，曰藍采和，疑爲陶夫婦，世俗作藍采和。

競渡始於勾踐，見越地傳，習水報吳，托於戲耳。

唐有一人製序，一人製銘者，如尹師魯序張芸叟墓，而歐陽爲之銘，蘇頌序上官昭容墓，而張說爲之銘，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以其公天地萬物爲一體。屈伸消長。進退存亡。一由乎理之自然而不自私也。老莊必欲外天地萬物。極其智術爲巧免之計。其自私也甚矣。

萬物始終。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釋氏乃有輪迴之說。則萬物始終。不在造化而在釋氏矣。

莊子之言。雖曰形容道體。然不能必信而行之。是亦知之實有未至也。使知之至。則必信之篤。信之篤。則行之必至矣。程子所謂窺測天道未盡者。蓋謂此。

異端。欲知其得失。亦不可不觀其書。但吾學既明。雖觀其書。亦不爲所惑。苟吾學未明而先觀之。鮮不陷溺其中矣。老莊之書。切不可深辯。若測其說而翻釋不已。猶居齊齊言。居楚楚語。發于心術文詞有不覺者矣。

莊子好文法。學古文者多觀之。苟取其法。不取其詞。可也。若併取其詞爲己出而用之。所謂鈍賊也。韓文公送高閑上人序。蓋學其法而不用其一詞。此學之善者也。

形雖無而理則有。理雖有而形則無。純以理言。故曰有無爲一。老氏謂無能生有。則無以理言。有以氣言。以無形之理。生有形之氣。殺有無爲兩段。故曰有無爲二。

參同契何讀二則

管括微密。闔舒布寶。要道樞柄。統化綱紐。爻象內動。吉凶外起。五緯錯順。應時感動。四七乖戾。謬離俯仰。文昌統錄。結實台輔。百官有司。各典所部。原始要終。存亡之緒。

人身之中。有管括則甚微密。闔舒則能布寶者。是要道之樞柄。統化之綱紐也。若爻象一動乎內。吉凶必起於外。如五緯之在天。爲錯爲順。應時而感動。與二十八宿之互相乖戾謬離俯仰之不同。統歸運于無聲無臭之內也。學道法乎此。則文昌統錄。結實台輔。百官有司。各典所部。而不至有妄動之凶矣。

其道如何。亦惟原其始。要其終。斯吾心存亡之端緒。可得而驗也。原其始。察念所自起。以審其妄。要其終。順念之既止。以返虛無。則此心或存或亡。不至有昧。而虛極靜篤之境。可漸至矣。

旋曲以視聽。開闔皆合同。爲己之樞轄。動靜不竭窮。離氣內榮衛。坎乃不用聰。兌合不以談。希言順鴻濛。三者既關鍵。緩慢處空房。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爲常。正難以推移。心專不縱橫。疑寐神相抱。豐塞候存亡。

吾身有旋曲以通視聽。或開或闔。皆合同而不離者。斯乃爲己之樞轄。時而動。時而靜。無竭窮之期者也。學道者。於離目則收視而內榮衛。於坎耳則返聽而不用聰。於兌口則不以談而希言。以順鴻濛。三者既關鍵而不外馳。惟和緩四體。以處空房。其攝乎外者如此。委順其志。以歸虛無。無所思念。以爲常道。其心之正。則難以推移。其心之專。則不縱橫。疑寐也。則神與相抱。豐塞也。則候察心之存亡。其持乎內者如此。內外交養。清靜之旨備矣。

汪氏曰。前此虞夏商周之書。書時不係月。書月不冠時。惟春秋書春王正月。朱子曰。以書考之。皆著月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

汪氏曰。文定以爲魯史本書十一月。孔子改作春正月。朱子云。某不敢信。竊疑魯史名以春秋。則似元書

曰春正月。是周歷已改子月爲春也。汪氏名克寬。字德輔。

程子曰。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不與其爲君也。既不受命於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繼世者。則正其始。文成襄昭哀是也。既非王命。又非先君之命。不書即位。莊閔僖是也。桓弒君而立。宜受弒賊之立。定爲逐君者所立。故書其自立也。

程子曰。鄭伯失爲君之道。無兄弟之義。故稱鄭伯而不言弟。克、勝也。言勝。見殺之強使之強。所以致其惡也。不書奔。義不係於奔也。張氏曰。春秋于諸侯之國事。則稱國。言君與大臣共誅之也。於其君之父子兄弟出入誅殺之事。則稱君。著其君之志也。

啖氏曰。左氏云。豫因事。仲子而在天子。寧有歸其賵乎。不辨菽麥者。猶不當爾。汪氏曰。穀梁以仲子爲惠公之母。蓋泥於文九年書僖公成風故爾。獨程氏發明惠公寵愛仲子。僖公尊崇成風之說。而以爲惠公之仲子。僖公之成風。胡氏因之。其義最精。

張氏曰。司盟之設。聖人蓋謂諸侯之仇怨不釋者設爾。待衰世之意。朱子曰。盟詛豈豈非君子之所爲。非去盟崇信。俗不可得而善也。

啖氏曰。按例無有改字以爲義者。豈有改其本姓乎。如此時隱公之母實卒。不行夫人禮。亦當如定十五年書姒氏卒。書姓也。劉氏曰。諱姓。非義也。特書君氏。又不足明其爲君母。若曰君母氏。乃可矣。龜山楊氏曰。聲子而書君氏。是何義理。須當以尹氏爲正。

汪氏曰。說左氏者。以春秋感麟而作。文止于所起。非經成而麟至矣。苟曰經成而後麟至。則春秋筆絕于哀十三年十二月。蓋殊無意義。

世之舍儒而學佛者。將謂其同於儒而學之耶。抑謂其異於儒而學之耶。既同於儒矣。學儒自足以之道。不必舍此而之彼也。苟異於儒矣。又不當身列於儒。而學其非儒者也。既舍儒而趨佛。則儒佛必有分矣。有分則此是彼非。不容強借也。

人同於始而異於終。學不同也。人同而學異者。志不同也。故莫先於辨志。志定而後可言學。所志甚大。而所成不逮。或相背馳者。操術有異也。故次辨術。術擇其正。而又有藝之者。則業未顯也。人多所習者。皆以爲不可廢。辨之而後緩急可知。則一源之道也。又當辨業。

學聖而行不至。猶之未學也。徵其跡。而或學或不學。不可掩矣。故次辨跡。跡者。人所同適也。君子履之。小人亦或履之。誠與僞之殊也。聖者履之。賢者亦履之。安與強之殊也。不僞而誠則成矣。安之則爲聖。強之亦不失爲賢。故辨成。

五載一巡狩。節。此定朝巡之期。五載之內。其一巡四朝。四朝者。四方諸侯。分在四年來朝。其實只來一次。巡狩之事。已詳上節。故此節於定期之下。單言朝時述職之事。敷奏以言。是其述職。明試二句。則因其述職。覈所以待之之道。經只舉官之善者與有功者一邊說。其不善與無功者。可以推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經理地輿，分九州爲十二州，取其便於統攝，所以廣德化也，以此句爲主。對山以表疆域，濬川以防民害，皆經理中一事。

象以典刑節，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言其立法示人，明白分曉，如天象著明，便人人知所趨避而不敢犯。贖只贖鞭朴之刑，五何從重說至輕，皆法之一定者，皆與二何蓋用法之權衡，重刑輕刑，皆用此意酌定。所謂怙終賊刑者，亦只施以所應得之罪，而不許其贖與宥耳，非格外加重而必置之死也。傳中由輕即重，由重即輕，語須玩讀，末二句，史臣深見舜好生之心，揭出以示天下萬世之用刑者，語意如云舜之制刑，嚴爲防禁，使人不敢犯，詳爲審酌，恐其有所枉，蓋敬而又敬，惟于刑爲加意矜恤也哉。按註疏作舜勅戒百官說，亦自有味。

流共工於幽州節，承上文言舜之敬慎刑罰，因歷舉舜生平用刑之當，蓋以類紀之四罪，實非一時事，說者見下接堯終，遂以爲皆在堯晚年，且以天下咸服爲即位張本，誤也。

蕉菴閒話卷第二

愚讀儀禮，自鄭賈註疏外，偶得吳氏澣註，稍一涉目，輒掩卷置度閣，以其註皆采自鄭賈，往往失其端末，至其自爲說，則大逆經意故也。及儀禮鄭註句讀成，乃取考註爲之勘訂，其不用鄭賈者四十餘事，唯少牢篇尺入正祭章補出尸受祭肺四字爲有功於經，餘皆支離之甚，不須剖擊，蓋病亦見疑其書殆庸妄者託爲之，不然，草廬名宿，豈應疎謬至此，後得三禮考註序讀之，又取其書與之覆較，遂確然信其非吳氏之舊也。序云：忌其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章，重加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附於篇終，今此書則割裂記文，散附經內矣。序又云：二戴之記，中有經篇，離之爲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爲傳，傳十五篇，今此書十五篇則具矣，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篇，但采掇禮記之文以充數，求所謂清江劉氏之書，無有也，至於逸經八篇，序之又詳列其目矣，公觀遷廟，覆廟，取之大戴，奔喪，投壺，取之小戴，中霤，禘於大廟，王居明堂，取之鄭氏註，逸經雖曰八篇，實具其書者，五篇而已，其三篇僅存篇題，非實有其書也，今此書則取大戴明堂，列之第二，蓋不知王居明堂之與明堂，爲其辨也，三者與序皆不合，其不出於吳氏也審矣。序又云：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爲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爲三，草廬本書次第，略見於此數言，今此書，朱記了不可見，而又雜取二戴之書，名爲曲禮

者八篇，麗雜粹會，望之欲迷，與草廬所云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者又不合矣，何物妄人，謬評先儒至此，眞可恨也。

又何爲新書儀禮敘後錄云：三禮考註，近刻於吾盱，廬陵楊文貞公，以爲此文正公所考定，而妄肆文掩爲己作者也，竊嘗考之文正公考定儀禮，正經與記，一仍其舊，今考註仍於朱子通解經傳，雜然無倫，其所註釋，徒取鄭康成賈公彥之文而綴輯焉，亦與易書戴記纂言之文不類，決非出於公手，豈妄氏不見公本而以己意爲之耶，考註一書，前人已判其爲僞，而猶流傳至今者，以此經習之者鮮，人不及深考，遂致坊賈流布不已耳，愚爲拈出，庶不使後學受其疑誤，將以暇日準吳氏所序次第，訂爲一書，當亦禮家之巨觀也。

陳白沙東潘舜絃曰：儀禮之訛多矣，一經手校，即爲完帙，野人平生際遇，未有如此奇者，敢不拜賜，當其時已有此數，儀禮之鮮善本久矣，但不知潘氏所校，視宮本何似也。詩之風、雅、頌、體各不同，黍離降爲國風，先儒之誤，宋儒始正其失，春秋穀梁傳序云：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楊士勛疏云：作詩之體，風雅先定，黍離若是風體，大師不得列之雅頌之中，若是雅頌之體，仲尼亦不得退之於風詩之中，而云列黍離於國風者，詩人詠歌，實先有風雅之體，黍離既是國風，誠不可列之於雅頌，但天子不風，諸侯不雅，仲尼刊正，還同國風，亦是仲尼列之，觀此疏，是黍離降爲國風之說，唐人已能辨其失矣。

卦變，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謂三爻變者所變之卦，若在前十卦內，則以本卦象辭爲主，是爲主貞，若在後十卦內，則以之卦象辭爲主，是爲主悔，三爻變以本卦之卦象辭占，而又有此輕重之別也，蓋前十卦本卦之氣尚多，後十卦本卦之氣欲盡也，其所謂前十卦者，初二三四初二五初二六爻變也，初三四初三五初三六爻變也，初四五初四六初五六爻變也，皆前十卦也，所謂後十卦者，二三四二三五二三六爻變也，二四五二四六二五六爻變也，三四五三四六三五六四五六爻變也，皆後十卦也，啓蒙卦變圖甚詳，密化張介臣將爲圖說，管窺，以爻位約之如此。

蓍揲云：繫辭中釋鳴鶴在陰以下七爻，自天祐之一爻，咸九四以下十一爻，皆文言傳也，今混入繫辭，散而無統，且亢龍有悔一爻，已見文言中，餘爻皆其類可知，況擬議變化，自是一章，結語陽卦多陰後，即繼以乾坤易之門，是言六子後繼以乾坤，中間尤不宜以咸四諸爻間之，於是取此十九爻，依序卦之次，皆乾坤文言之後，錄爲小册，又曰：諸子曰，皆孔子門人所加，如後儒增象象曰之例，遂開歐陽永叔之疑，愚謂經文固無可更之理，其所言亦自有見，乾，健也，震坎艮，皆得健之一節者也，震之動，坎之中孚，艮之止，皆健之爲也，曰坎，固陷矣，曰陷，其過也，中孚，則其德也，陷而中有定主焉，非健何以能之，止之與動，不異趣乎，曰人之不拘於俗者，止也，不紛於欲者，止也，行止各當而主乎靜，此固天下之至健也，此三男之德所以皆同乎父德也，坤，順也，巽，離，兌，亦皆順之一節也，順故無所不入，順故能麗乎陽，順故說見乎外，三女之德，皆附德也，人之具乾德者，多能自立於正，故文王於震坎艮之象，言其德而已，鮮戒詞也，人之具

坤卦者，恐其徇物而自失，故巽則言利見大人，而離兌皆以利貞示戒焉。

損乾之三，以益坤之上，則爲損，當其未損，固居然泰也。以損下之故而爲損，尚得爲泰乎。損上卦乾爻之陽，以益下卦坤爻之陰，則爲益，當其未益，固猶是否也。以損上益下而爲益，既益矣，豈復有否乎。其損下益上也，方自以爲益，聖人曰此損也，其損上益下也，不知者或病其損，聖人曰此益也，示戒深矣。

小畜一陽之大，而畜於陰之小也。又其所畜者小也，陽爲陰畜，似無亨理，然所畜尚小，又卦德則健而巽，卦體則二五皆剛中而志行，故其占亨。此時陰之畜乾，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也。五皆爲陰畜，下之三陽，以遠近爲畜之淺深，初得正而遠，故爲復自道，二雖漸近，然得中而同于初，故爲牽復，三迫近則爲輿脫輹，夫妻反目也。六四畜陽者也，以陰畜陽，易致傷害，教之以有孚則可免，四之畜乾，必藉同體之力，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所以能畜也。上九則畜道成矣，推本言之曰，尚德載，君子也，婦貞厲，危小人也，月幾望，君子征凶，示君子以處小畜之道也。

天施地生，非震不爲功，進德修業，非震亦不爲功，新其一旦之力，所以開無窮於方來也，故亨。

雖有聖人，不能使無憂患，至而能靖其謀，不失其度者，其平日之積，待此者皆豫也，廿此者皆恬也，窮達死生，無定遭，有定力，故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初之與上，不僅以其質異也，一則震初而驚艮，一則震極而索索也，初可爲而極難反也。

不可必者震之時，不可同者遇震者之質，中與不中，正與不正，可自必者也，殊質而同歸者也，二喪而復得，五危而不喪，三蘇蘇而四未光，犯患者同，而處患者異，知憂危之事，來自人分者常少，而起自己分者常多也。

危辱及前，自顧無以致之，則能御加我以其勢而理足恃，奪我以安榮，而不能奪我以名誼，自顧有以致之，危辱切其外矣，愧怍復靡其中，君子之當震者皆一，而小人之當震者皆二也，三不當，四未光，失亨理矣。

九二之巽，巽以其言，上九之巽，巽以其德，巽者，權之物也，善憂患而不失我正，上之巽，則喪己而徇之，安得以不凶，傳不云乎，邦無道，危行言遜，言可遜也，行不可不危也。

初有濟屯之才，而與己爲應，則建以爲侯者，五之事也，求之而與俱往，以聽五之所任者，四之事也，非知亨屯之大機者不能然，故曰明也。

五之屯膏，非五之屯之也，無代之施者，曰施而仍曰屯也，曰施未光，是上已知施矣，而未光者，非下不足以廣其意而然乎，不然，陽剛中正之主，非不知布德於民者也，經曰，屯其膏，據其見效而答君之辭也，傳曰，施未光，本其由來而答臣之辭也，此建侯之不可以己也。

小過，小者過矣，當此時，無亨理，聖人曰，處此則有道矣，小者過也，過於小也，不甚過而小過也，凡此者，貞之屬也，曰可小事小者，可過小也，又曰，不宜上宜下，小者之過，小，勿失甚而但小也，此非與時偕行者不能及矣，知卦下係亨，告占者，不告小者。

艮，靜動靜義，得其所者，靜亦止，動亦止，失其所者，失之動，亦失之靜，三居上下之間，上之得與失，下之得與失，三均與有功，三均與有罪也，居此而欲使氣足相及，情足相驗，豈一止之能哉，止而至於列其賓屬，孰如之。

弟季厚周不相與，何以釋止其所也，曰，卦之相與者，相徇者有之，相成者有之，相傾者有之，此皆恃彼止其所，則貪望之意盡矣，蓋己是者忘人非，審見分者遺來效，惟不相與者類也。

上自止其所而下以之全，下自止其所而上以之安，適己之分而有相適之益，居其中者實動之，三非所止而止焉，絕物之通，亦成己之害。

吉祥之與人事爲類也，如有耳而聰附之，有目而明麗之，無耳無目，聰明之理，存乎空際，不爲人有也，君子之正位，所以善人事也，而命凝於此，得類而止也，如鼎然，潔其中而奠之，馨美來集矣，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同此說也，質同而傾欹搖戛者必先敗，受同而撓擾沸瀉者必先竭，非有鬼神數自然也，正位者之於言動，持其外者有數矣，持其內者有數矣，百道而一于慎，所以能留條也，所以能備敗也，故曰凝命。

初之求二，以爲好也，聖人正名之曰我仇，則怨匹矣，世之歡洽乘居者，安可以不擇也，賊其德者，等於賊身且遠之，鼎有實，慎所之也，聖人之惜有實也，有實難矣，而以不慎喪之，是可惜也。

合之不以正者，以爲苟可以合而已足，無所事正也，目前之欲盛，而永終之虛疎，逮其敝而始悔，晚矣，君子不爲欲動，故利害明，利害者是非之貳也，不可以他求者也。

愚按陰陽老少主蓍策主，其詳具筮儀三變既舉註內，及繫辭傳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節本義，讀者當詳之。

周公本就各爻繫辭，因奇偶各百九十二，其畫相類，無以別也，故姑以初九等字爲別，若得寬布六爻，而每畫下繫之以辭，則以不用初九初六等字矣，今之用初九初六等字，以代其本畫也。

孔氏曰，爻辭多文王後事，升卦六五，王用享于岐山，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皆文王後事也，故馬融陸績等皆以爲爻辭出于周公是也。

易之吉凶，做天下之動，而列其所獲，天下之動多端，故易之所列亦多途也，我之動，于易必有所合，知所合，則吉凶居可知矣，端策而求，可無庸也，若考蓍、伏、稽納甲、推積算，末矣，故學易者必本乎靜，靜則易之全者儼在我，乃得因其動而指所之。

免於刑戮，夫子以取肯容，則免刑戮之難也，朱子以謹言行釋之，蓋時當無道，動人不平者甚多，覓伺君子者亦密，言行豈易謹也，言不非人而事不招非，遊世之妙術。

賁集傳云，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愚按大封功臣者，武王也，則經文我字，正是詩人代武王自言，篇中豈容自頌其功，集傳云，頌文武之功者，乃後人解經推原而爲此說耳，非當時詩人之意，即一邊頌文，一邊頌武也，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一語，足括經意，其字即指武王而言，序云賚大封於廟也。

朱子初無駁語。集傳正本其說。先翟文乃有云。我周之有天下者文之謨。而定天下者武之烈。以武士之謚。入口氣內。蓋泥集傳而失之。

桑柔次章至四章。集傳以爲皆征役者之怨辭。不知若直作詩人歎其征役不息。於理何缺。而必多此一番曲折也。得知者商之。若直作詩人說。四章前數我字。皆通人己之辭。士字與卷阿同解。亦自可通。

春秋書春王正月。胡氏以爲以夏時冠周正。因可疑蔡氏云。商周正朔。以是月爲歲首。朝會聘問。頒歷授時。於是始焉耳。時不改。月亦不改也。引商書及秦紀爲證。似有可據。然自是商秦時。亦不可引以概周。以爲春秋書法亦爾也。若春秋所書正月。是建寅之月。諸公即位。並在是月。此何等重事。何以不用本朝之歲首。而用前代之正月乎。王濟之作春王正月辨。引經中諸月事。明其非夏正。甚詳。惜其尚遺此也。近日一文士亦作春王正月辨。獨主蔡氏。試取玉作一觀。其說可以立破。其中可笑者。駁紫陽孟子註周七八月即夏五六月云。田家作苦旱。雖提夏而尤提秋。子與七八月之說。良有深意。柰何以爲五六月乎。此眞說夢。觀孟子下文云。勃然興之。惟五六月之苗爲然。若至正秋槁。則竟槁矣。乃知作此辨者。眞弄筆書生。豈足言耕作事哉。

書經本名尚書。正義曰。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九峯作傳。亦止名曰書。其配以經字。疑自有明始。然又易詩春秋禮記。亦初不配經字。試錄文猶然。惟小試卷文乃云某經。而坊間書傳詩傳亦云某經集註。皆妄加也。

注解書使說一段。亦襲。書自爲之解。越不伐楚。則不伯。王度其所以不伐楚之故。爲不得晉之好耳。今日晉固不肯伐楚矣。使其肯伐楚。必將覆楚之軍。殺楚之將。楚之葉陽翟危。而陳上蔡不安矣。故二晉之事越。不至於破楚不止也。得晉之效如此。越乃憚於得晉。何也。越王曰。我之欲得晉。不必使之與人戰也。但得其聚兵大梁。分楚之兵力。而我可得志矣。使者曰。若但欲使晉分其兵力。不知楚之兵力已分。不必皆也。且王之所求。欲晉楚交兵而後圖之也。晉楚不鬬。則越兵不起。不知越兵不起。則晉楚亦不鬬。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越兵一起。晉楚必鬬。而晉越之交合。而楚可鬬矣。

索隱解鏞字爲墉字之譌。似可從。不然。則復鏞二字連上讀。言小者不能伯而復鏞也。

儀禮賈疏云。榮屋翼也者。即今之搏風。云榮者。與屋爲榮飾。言翼者。與屋爲翅翼也。俗呼屋兩傍自脊前後下注飾甎爲之者曰包。複蓋搏風之譌也。其云四阿四注。則四面爲霤。云兩下爲之者。當前後爲霤也。

鶴鳴於九皐。傳曰。皐澤中水溜出所爲坎。觀古人馳騖江皐。及登東皐舒嘯之語。皆水旁高處可居者。則此九皐亦謂坎邊之地。非水中也。淇之澳。汾之曲。並此類。濮氏曰。澤曲曰皐。正同此解。

越王棲於會稽。范蠡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雖少伯一時對君之辭。跡吳越興亡勝負。總不出此數語。即少伯一生舉動。皆數語注脚也。通篇眼目。實在於此。持滿者與天。持滿者。當本之天道也。定傾者與人。定傾之道。當盡人之事。因人之情也。人字內兼彼已。節事者以地。舉事而欲得其節。因地之勢地之利以爲宜也。觀越之初伐吳。吳之伐齊北會諸侯於黃池。越之後世。散於海上。及蠡之逃去。可

得持滿與天之解。觀蠡之教越事吳。遣少子見莊生。可得定傾與人之解。觀其浮海出齊。又去齊止陶。可得節事以地之解。注家以爲天與之、人與之、地與之。誤甚矣。

保辜字見公羊傳襄公七年。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卒於操。傳云。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注云。古者保辜。諸侯卒名。故于如會名之。明如會時爲大夫所傷。以傷辜死也。君親無將。見辜者。辜內當以弒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疏云。知古者保辜者。亦依漢律。

冠禮于廟。重冠也。未冠而不以告。既冠而不以。何也。冠而見於母。經有其文。何不見於父。冠而見於卿士。何不於賓。豈經文不具。使然歟。抑亦有說歟。

昏禮。婦見舅姑。其文著矣。爲子者似亦不宜無以見於父母。當其執箒而薦。持豚而饋。其夫皆安在乎。是可疑也。且醴婦之贊。夫家何人爲之。若婦人則不必計。今詳其拜則俠拜矣。俠拜者。婦人所以答男子也。是何男子。而令之與新婦俠俠爲禮乎。至于醴婦房中。明著其爲家老矣。家老可以醴婦。亦一疑也。

鄉飲以獻賢能。就先生而謀賓介。是矣。何以不夙戒。而戒于是日。飲之者。將獻之也。爲賓者何以一辭而許。難進之風。固如是乎。經言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俱不言奠爵于席前。非文之不具也。蓋賓拜而後進受爵。賓受爵而後主人拜。是手相授受也。至於酬賓而奠觶焉。西似進爵之變節。註疏並不言其故。近日說家乃以爲獻酢皆然。而文不具。果信然歟。

朱子語錄云。張忠甫所較儀禮。甚子細。然卻于目錄中冠禮玄端處便錯了。不知其錯處如何。

文獻通考于儀禮門中載朱子古禮經傳通解二十三卷。集傳集注十四卷。今皆未見。又類宮禮樂疏。引用朱子儀禮經傳圖解。又自一書。

吳氏三禮考注。於儀禮諸篇。皆以記隨經。而取二戴公符投壺奠廟等篇。繼之。曰儀禮逸經。又名射義聘義等篇。曰儀禮傳。蓋略倣朱子古禮經傳通解之例。而解處多誤。當時何不據朱黃成書表章之。而又自生枝節爲也。如冠禮角柶。以角爲四升酒器。柶爲楔齒。皆謬甚。

唐文宗開成二年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劉晌曰。時上好文。鄭覃以宰臣判國子祭酒。依後漢蔡邕刊碑。列于太學。側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齒之。以爲蕪累。

鄭覃石經。只有經文。每經之下。皆書某人注。如儀禮則曰鄭氏注。蛇足之甚。至有司徹篇。亦有誤書字。豈當時未及檢正。所謂强努之末者歟。監本十三經注疏。萬歷十三年間某人奉旨校刊。謬誤甚多。儀禮經文。至脫去一兩行。今人校讐。多據監本。監本何足據也。近日人補石經字。亦據監本。有司徹篇。有石經闕處。適當監本脫處者。幸于剝蝕中依稀辨出三字。乃知當以舊本爲貴也。吳氏本經文差處少。以似明初舊本。若一落今日坊間。不知作何狀矣。

泮水第二章詩傳。昭叶之繞反。與藻蹻教爲一韻。愚謂昭讀如字。而教讀作平聲。四句換韻。與首章一例。似亦可通。

春秋莊公二十二年冬。如齊納幣。穀梁傳曰。納幣。大夫之事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儀禮自納采以下。五禮皆使使往。鄭氏曰。昏必由媒。交接殷紹介。皆所以養廉恥。吾鄉納幣。皆多親往。殊失此義。閒京師之俗。翁壻非既昏後不相見。蓋猶有禮意也。

鄭康成註中庸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正義曰。冬主閉藏。充實不虛。水有內明。不欺於物。信亦不虛詐也。金木水火土。無所不載。土所含者多。知亦所含者衆。故云土神則智。漢唐人言五常者如此。則以水爲知。以土爲信。自宋儒始也。又正義引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則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數語亦自分曉。

索隱行怪者。心在求人知也。故人亦有述之者。其述之者。惟不知中庸之爲道。故隱怪得而眩之。浮屠神仙之說。其飛揚浮動之意。少年文士之未知道者。多爲所引。不然。則名節既虧者。借以自蓋。吾儒既無新奇可喜之論。而大義昭然。豈容假借。故宋人有云。後人有聰明過孔子者。儒門淡薄。收拾不住。淡薄云者。政以無隱怪處耳。

苦矣吾衰也。蒙引以爲氣衰。存疑以爲志衰。畢竟是氣衰。故志衰。蒙引說勝。

自行束修以上。蒙引云。人但自行束修以上。以自爲自己之自。則以上是來學。大全邢氏曰。此禮之至薄者。厚則有玉帛之類。故云以上以包之。則自當訓作由。存疑說主邢氏。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時講以驕吝結才美云。以才驕人。以才自吝。其說本於蒙引。實未當。還只兩關說去爲是。細讀註及小註自見。小註云。聖人只是平說。有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曰甚言其不可。明是連無才美者包在內。若說有才美者。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曰甚言其不可。明是連無才美者包在內。若說有才美者。是以才美自驕吝。彼無才美者。又以何事。豈反不驕不吝乎。蓋驕吝二字。原說的廣。程子氣盈氣歉甚渾妙。人苟德有未足。便陷此兩个坑坎。驕字易說。吝字當以易經中吝字參看。輔氏云。不能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爲向上一著事。胡氏云。驕張王吝收縮。程子曰。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必有歉之之色。張子曰。人之不能行已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差縮。意思齷齪。無由作事。味此數說。可得吝字之解。何必結著才美。古人所謂口欲言而囁嚅。足欲前而吝且。又吝字正解也。

食饐而餲。注。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傷熱濕者。本其致餲之由言之。非二是也。近作文者。多以二事敷衍。失之矣。爾雅釋器云。食饐謂之餲。郭注云。飯臭。見論語殊分曉。是食足兵註中。倉廩實。指民之倉廩。武備修。謂弓矢甲冑之屬也。去兵者。如云器械不必精利。即孟子制梃以撻秦楚之意。時藝有以民即爲兵入講者。甚可笑。不知當時無召募之法。未有以人爲兵者。夫子言去兵。何嘗都無卒伍什兩之法哉。

顏子所以不貳過者。以其心常存而主於理。故能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麻冕用三十升布。鄭註以朝服十五升。因倍其數而解之。似無別據。顧疑其難成。良可疑也。

魯人獵較註。趙氏張氏之說雖不同。其歸則一。獵後若不較所獲之多少。則獵時自不較勢。古人田獵既畢。擇取三等中殺者。每等得十。以充君庖。其餘以與士衆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

而射不中。則不得禽。蓋田時各習勇武。及既獲則公之。辭讓而後取也。若夫獵較者。不復習射。唯以所獲之多少。爲所取之多少。當其獵時。自互相攫奪。此亦古法變壞之一端。然皆用以祭其祖先。殊無大過。夫子欲革其俗。故先簡正祭器。使上下尊卑。祭有常器。器有常品。用三鼎五鼎者。乃有隱脂。庶人只用特牲。則所獲兔麋之屬。皆不得用。而人將漸知廟禮。覺其較奪之非。而復古者習射之制矣。

白駒。於焉嘉客。殆以賢字爲虛字。如云善自客留於此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全身名之道。無出此者矣。

車有收以斂載。小戎取行不取載。故僅其收。此軫制也。駕服馬者。衡從前軫稍曲而上。向下鉤衡者。梁輈也。恐其不堅。以皮五處束之。粲然有文也。此鉤衡之制也。設游環於服馬背上。引驂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使不得出。又以皮二條前繫衡兩端。後繫軫兩端。使驂不得入。此御驂之制也。于陰板之上。別設軥二條。以繫驂之頸。以白金鏤續軥之環。以爲飾。此驂馬引車之制也。

二章鋈以觼軜。鋈觼環於軾前。以繫兩驂內轡。而以白金飾其上也。轡是絡首者。軥是繫頸者。不可混。

三章被甲之駟。甚和矣。三隅之矛。以白金飾其鐏矣。畫雜羽之中干。苑然有文矣。弓則以虎皮爲韜。馬則金鏤爲膺。交韜其二弓。以備壞。以竹爲閉。以綁縢之。

月出一章。用字多不可解。姑以意強釋之。僚懰。傳並訓好貌。燎。訓明也。好者。便娟嫵麗之謂。明則顧盼生姿。光彩動人。如有暉耀也。窈。訓幽遠。糾。訓愁結。凡人中有所慕。心之所馳。都非耳目聞事之比之彼。詭曲難詰。其念專凝盤旋于此而不可解。故曰窈糾。悄字。王氏以爲言不說而靜默。發氏以爲默憂。凡有憂者多不言。二解得之。俗亦云悄無聲。正此字。憂受訓憂思。亦有勉强忍受不能自聊之意。懮。王氏以爲不安而騷動。如云怔忡攪亂也。只是意亂心煩之謂。天紹訓糾緊之意。中心煎迫。不得舒縱也。慘。王氏言不舒而憂愁。似不甚貼。似是慘瘁不樂之意。男女相悅。千癡百怪。詩可謂能言麗情矣。

人道之當然而不可違者。義也。天道之不然而不可爭者。命也。

貧富貴賤得失死生之有所制而不可强也。君子與小人一也。命不可知。君子常以義知命矣。凡義所不可。即以爲命所不有也。故進而不得于命者。退而猶不失吾義也。小人常以智力知命矣。力不能爭。則智邀之。知力無可施。而後謂之命也。君子以義安命。故其心常泰。小人以智力爭命。故其心多怨。

衆人之于命。亦有時安之矣。大約皆知其無可奈何而後安之者也。聖人之于命。安之矣。實不以命爲準也。而以義爲準。故雖力有可爭。勢有可圖。而退然處之。曰義之所不可也。義所不可。斯曰命矣。故孔子之於公伯寮。未嘗無景伯之可恃也。于衛卿。未嘗無彌子瑕之可緣也。孟子之于臧倉。未嘗無樂正子之可力爲辨而重爲請也。亦曰義所不在耳。義所不在。斯命所不有矣。故聖賢之于命。一于義者也。安義斯安命矣。衆人之于命。不必一于義也。而命皆有以制之。制之至無可奈何而後安之。故聖賢之與衆人。安命同也。而安之者不同也。

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後世既無碩師爲人所宗仰者。須推一

古人爲之矜式。如有明之算程朱是也。故其初年。人材蔚興。風俗醇美。隆萬而後。人敢肆爲異論。至于觝詆程朱。幾如三家村老學究。且漸漸侮及先聖。于是名節太裂。無禮無學。而天下遂大壞矣。

有所爲而爲善。便是不誠。不誠便是不善。有矜炫于人而爲善者。有希圖報應而爲善者。世俗衰薄。不臻此。便入彼。若能知是本身分上事。不爲便不可爲人。眞實改過遷善。方是兩腳踏實地。

物之敝。以永終而見其宜敝也久矣。至永終而始見耳。君子見其始。循其節數而審求之。其後千年可一日決也。此愚人之所駭。而知者之所信。

今夫陳敗亡之迹而觀之。無無因而得者。守誦者之所明也。吾所不及見不及聞。與吾所已見已聞。人無異情。事無異勢。如之何不可以相求也。

人生而靜。靜者之生之道也。動者之死之道也。然人不能有靜而無動。聖人立禮節以靜其外。畢理義以靜其內。故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息氣恆多。生理亦戚以全也。

左傳。子產不毀鄉校。仲尼聞之曰。聞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此吾夫子言仁一大公案也。仁字最難識。從此處反參之。則仁之爲仁。瞭然矣。

嘉靖八年。林希元上荒政疏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舊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饑。稍貧民便賑貸。其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葬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犯係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屠稀異荒政考。詳矣。不及次崖之約而蒜也。

人能無求。固自佳事。此中大有事在。非一無求可了。古來隱逸。差等極多。漸之上九曰。何用爲儀。蠱之上九曰。高尚其事。此豈處士純盜虛名者比哉。不然。販夫棄備。絕意仕進。亦可以高士目之矣。

盜跖篇。莊子明是非之不易爭也。知其不易爭而安之。雖無救於彼之非。猶可得乎此之是。老氏自全之術也。知其不易爭而必欲爭之。爭之而勝。我無益於是之分。而增一爭之失。爭之而不勝。既多一爭之失。而彙失其是之分。則此之是。彼非之實也。何如不爭之爲得也。豈特老氏。夫子亦言之矣。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孫者不爭之謂也。

人有實性醇厚。立身謹愿。而好詆程朱者。于集註本義諸書。皆極力吹索。妄生穿鑿。必別立一解。欲覓其上。若皆平心靜氣。于先儒成說。心體而躬踐之。豈不有益。乃費盡聰明。祇成一無忌憚罪過。亦深可惜。推厥衆故。自良知之說一倡。一二妄人。遂敢肆口詆笑。儒先。其說流布四方。雖有美質。亦被引壞。百年以來。餘毒未殄。近日雖號爲遵註。其人大率意在制義。揣摩時趨而已。至於古人爲人苦心著書本旨。皆未暇體究。其中一種平淡眞切之味。實未曾細咀而熟嚼之也。勿怪乎異說之紛紛也。六月偶閱人易髮說。感而書此。

有一良友。平生有志于學。中間忽被細人誑誘。自荒于酒。百勸不回。又爲佛者所惑。自是遂不復言學。一

日。取朱子文集四册貽之。冀有感悟。不數日。發回。作中庸說一卷。約有萬餘言。皆極力辨駁朱子之失。大率引佛氏之說以解學庸論語。爲之吒歎累日。令子姪張爲焚其說。其人以長厚爲鄉里所推。亦能深思快譚。嘗一遊廬山。稍見佛氏書。遂至于此。自後遂頹惰荒廢。遺落世事。獨時時縱筆爲詩文。不別好醜。殆類狂易云。

荀子云。國法禁捨遺。惡民之情以無分得也。此語有味。人偶有所得於分之外。必不能復力於分之內。其得失常相敵。而用之也必侈。侈於用而不力。則立盡之術也。原其始。則無分之得爲之禍也。故治民者惡之。

仲尼之門人。其賢者多矣。而世稱七十子。太史公取弟子籍出古文者爲列傳。然與家語少異。荀卿稱仲尼子弓。子弓最高第弟子。然而□莫詳也。漢文石室圖。仲尼弟子別有林放、蘧伯玉、申棖、申黨。史記所不載。宋思陵墓石臨安御贊及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此本蓋從臨安石本傳摹。雖年代久遠。而典型具存。彷彿復見洙泗之間。斷斷如也。韓子曰。惜乎吾不及其時。捧讀其閒。撫卷太息久之。今人好以古官名相稱謂。其職掌崇卑。多不相類。最甚者。莫如以知州爲刺史。漢初。置州牧。建武十八年。罷州牧。置刺史。刺史卽牧之職也。特名異耳。專制一方。凡郡守縣令皆所統御。今知州視之縣矣。以是相稱。不近誣乎。

盆人神智。信莫如書。所謂書。指經傳史記之屬。若中韓管商及稗官小說。最壞人心術。敗人德業。不可不愼也。曰。諸葛武侯以申韓之書教後主。非歟。曰。此武侯誤用心處。當時效驗。已自可見。世人以雜書教子弟。謂有裨文筆。不知人之能作文字者。原無待於此。其不能者。讀此終亦無益。而刻薄狡獪。淫泆放縱。執拗穿鑿諸病。紛紛起矣。有心世道者。當嚴禁而痛懲之。

漢書儒林傳。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尙早。可未也。注。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裝。其詞也。今人或以送別之詞爲驪歌。失考矣。

一言一動。不可不愼。富貴不愼。便易斂怨。貧賤不愼。便易來侮。

取士雜則士習日苟。吏治衰則學術日壞。勢使然也。明乎此者。可以言選舉之法矣。

目之明者。樂得天下之美以爲養。失美得惡。則明者不如瞽者之無與于見也。故治世貴智。而亂世貴愚。是非之分不明。所以安吾內者多也。

貴無定相。見有藉之貴者。貴也必矣。故大將之門多將材。巨富之室多力僕。何也。以是人皆待我而貴且富也。待我而貴且富。我亦待之貴矣。

傲人者。于人無損。在己則爲惡德。媚人者。人未必悅。在己則爲辱行。是故君子守禮之爲貴。

陸氏樹聲云。凡處人己之間。遇事之可否。以理裁之則可。以氣加之則不可。

曾子易簀。當時季孫何故以大夫之簀賜於士。仲子亦何故受之。嘗見一書說楚國竹聘竹子爲相。是當時亦曾做大夫來。故季孫得以此爲遺。既已去位。則此物便非所宜。故及其疾病。一聞人言。卽舉而易

之未知是否。

蘇子之說曰。亡者東走。逐亡者亦東走。言跡之不足以徵心也。此說不然。亡者東走。逐亡者亦東走。此自走之始言也。同走未幾而走者異矣。其人而亡者歟。始而東。終而亦東者也。不然。則逐者逐之而後西者也。其人而逐亡者歟。始而人東亦東。繼而人東已。必西也。逐人則與人俱西。不逐人則人東亡獨西也。甲獲免而乙擄之。其爲爭易知也。有人助甲而拒乙。其爲助爲爭。不易知也。未幾而亦無不可知。在乙既拒之後也。拒乙而安坐其旁。無所與利者。眞助甲者也。乙既拒而自擄之甲。或分甲之半。則非助甲也。與乙同爭而異獲也。則知詔跡不足以徵心者。妄說也。唯當勿眩於其始耳。眩於始則必誣善。而爲不善者所欺。不能徐俟之過耳。不能徐俟而眩于其始。遂謂跡不足徵心而概略之。勢必至苟以繩善人。而寬以容罷士。小人愈有以自託。而君子且無以自立。何者。跡也者。名教之大坊也。聖賢之所慎立而世守。庸妄者之不便也。

禪宗者。在昔爲佛法之幹蠱。在今爲文士之變相。唯其爲幹蠱也。故直指心性。不立文字。今則標奇遺異。炫耀世俗。依然啟名稽習耳。勿論其爲吾道之畔亡。卽在彼法。當亦無所裨補也。

月令。仲夏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鄭註。登、進也。以嘗雛也。而云以嘗黍。不以牲主穀也。正義曰。黍是火穀。於夏時與雛同薦之。如鄭此言。則黍非新成。直取舊黍。故下孟秋云。農乃登穀。注云。黍稷於是始熟。明仲夏未熟也。又按夏小正。五月始云種黍菽糜。豈可云此時已登新黍乎。

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夫出母者。所生之母也。呂相絕秦曰。康公。我之自出。則出之爲生也明矣。南城張敖授孟嘗所言。以辨孔氏不曾出妻出母。非被出之母。乃謂自所自生之庶母也。

氏族博考云。張氏世仕晉。晉分爲三。又世仕韓。此卽晉之公族以字爲氏者。譜家謂黃帝子少昊青陽氏第五子揮爲弓正。觀弧星。始制弓矢。主祀弧星。賜姓張氏。此非命姓氏之義也。按晉有解張。字張侯。自此晉國有張氏。則因張侯之字以命氏也。

春將雨則必寒。與平旦日將出而寒同。陽氣動乎內。在外之陰。爲陽所迫。故寒勢愈甚。傷寒者。將汗而戰慄不自勝。亦此意也。屯卦之象政類此。

按春秋。襄公十有三年夏。取邾。杜注云。邾。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邾亭。今吾邑豈古任城亢父邪。此蓋承通志之誤而不深考耳。通志既以臨邑爲春秋之隰。又以濟陽爲春秋之邾。濟陽固析臨邑之半。不則古臨邑有隰。又有邾。則邾何得在今濟陽邪。愚嘗思其致誤之故。蓋任城亢父屬高平國。與濟陽郡同在兗州部內。當杜氏作注時。邾固在任城亢父。中間分合不恆。邾或在濟陽封域之內。未可知也。俱在濟陽非今濟陽矣。城西二十五里有廢城故址。周四里許。人以爲邾城。其旁纍纍高塚五六。俗卽以爲邾王墳。皆承訛習舛。轉生支節者矣。嘗思今之濟陽。固臨邑之東西圃也。自臨邑之東西圃。以求當時臨邑之縣治。當不出此數十里內矣。而他處不聞有城故址可按驗者。竊疑此城。殆故臨邑城也。安得塗泥榛莽中。突出片石。以證吾之言乎。

華陽國志云。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次王曰柏濩。次王曰魚鳧。後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卽決堯舜禪授之義。遂禪位於開明。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鵑鳥鳴。故蜀人悲子鵑鳥鳴也。據志所言。蜀帝自以二月捨位去。子鵑自以二月鳴。蜀人感爲鳴而思故主。非蜀帝化子鵑也。

近日吾鄉蒙師爲童子抽上大人。常倒背爾小生八九子二句。不知其爲謅語也。此語不知有自何時。唯見禪宗正脈臨濟宗載之。提刑郭祥正字功甫。謁白雲禪師。自雲上堂曰。夜來枕上作得个由頭。謝功甫大備遠訪之勤。當須舉與大衆。已後明分舉似諸方。豈惟謝功甫。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郤著內汗衫。乃上大人。邱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郭初疑。後聞小兒誦之。忽有省。以書報雲。雲以偈答曰。藏身不用縮頭。斂跡何須收脚。金烏半夜遶天飛。兔趕他不著。白雲之意。蓋欲合儒釋而一之。

綜核之說。可除蒙蔽。其病必至苛察。權謀之說。可開昏塞。其失爲機詐。曠達之說。可破拘墟。必至破名檢。清靜之說。可息囂競。必至於廢人事。報應之說。可以勸善懲惡。必至蹈倖而矯誣。緣業之說。可以寬忿寡怨。必至疎骨肉而怠修爲。養生之說。可拯殤慘之害而已。

自古無停喪之俗。自建安離析。永嘉播遷。於是有不得已而停者。而晉書幕容儁載記。常煒言魏晉之制。祖父未殮葬者。不聽服官。南史。兗州刺史滕恬。爲丁零翟所殺。尸喪不反。恬子羨仕宦不廢。論者嫌之。鄭鮮之傳。而齊書高帝時。烏程令顧昌立。坐父法秀宋泰始中北征死亡。屍骸不反。而昌立宴樂娛遊。與常人無異。有司請加以清議。本紀。振武將軍邱冠先。爲休留茂所殺。喪屍絕域。不可復尋。世祖特勑其子雄。方敢入仕河南。氏光傳。當禮塤樂崩之日。而猶爲之禁。先王之遺教未亡。可見於此矣。今之人死非戰場。棺非異域。而停久不葬。易不舉魏晉之制而著之於令乎。

按呂令。五月。令民勿艾藍以染。鄭氏注曰。此月藍始可別。又小正曰。啓滯藍蓼。蓋種藍之法。先蒔於畦。生五六寸許。乃分別栽之。常六七莖爲一叢。卽小正所云啓滯者也。藍蓼。藍之假蓼者。藍有數種。蓼藍今名小藍。此種爲優。八月方可染。金氏以啓滯爲取汁。金以藍蓼爲二種。蓼以爲蘸。並誤。五月取汁者。則大葉藍耳。且遇言酒之主。豈肯諄諄於蘸葉明哉。

鄭康成注。引用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說。子春。河南緱氏人。生漢末。至永平初尚在。年九十餘。鄭衆、賈逵、仲受業焉。大夫者。河南說鄭興少贛。司農者。鄭衆仲師。興之子也。

後漢劉翌傳。陽翟黃綱。恃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以自營植。種柳召翌問曰。程氏貴寵。在帝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利。爲之柰何。翌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蓋爲民也。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名矣。若以此獲罪。貴於中市。則自以不弧也。柳從翌言。遂不與之。名山大澤不以封。蓋爲民也四字。注疏家所不及。直會得先王立制本意。是爲眞經術。方种柳問時。二念交戰。翌舉故典以助其氣。遂能拒權倖。止侵漁。是爲經術實用。然在柳先有盡奪民利一念。故能聞言而決。若無爲民種子在其胸中。一聞此言。不笑則叱之

矣。

靳公維賢自濟陽知縣陞德州知州。上任日。見山西巡撫楊順坊。卽停輿問曰。此賊尚未死耶。左右曰。死矣。尚有子孫耶。曰。微弱不能自立矣。曰。便宜卻老賊。卽遣人剔取其銜名以下。大書曰。殺人媚人奸賊一名楊某。枷送州獄。特作一枷牀磁之。楊氏子孫皆逃避。一時姦棄爲之咋指斂跡。公治縣多著能績。然獄惡太嚴。大致如此。所謂殺人媚人。蓋沈氏事也。尹先之曰。此公政是崑銅一輩人。故見順名如見血仇也。

又曰。順若逃公。當倒公老巢。公若逃順。亦當遣順尋手。

後漢周果傳。太原俗以介子推焚骸。有忌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果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果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祭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宜示恩民。使還溫食。據此。子推焚死以冬。太原俗。寒食亦以冬。今清明前一日。俗以爲寒食。殆有他故。解者以爲爲子推。誤也。

朱子曰。康節詩云。幽晴巖崖生鬼魅。滑平郊野見鸞鳳。聖人道其常也。只是就那光明處理會。說與人那幽晴處。知得有多少怪異。

予每習業未久。輒以憂患而止。王俞之曰。人生適意事少。憂患時多。古人文章德業。恆于悲憤無聊中成之。如必待前憂盡釋。始議覃思。來者方新。誰能逆拒。恐遂貧初心矣。予深念及禍。金溫其曰。止計是非足矣。若多方校計。安知肆禍之不適與禍遂也。自恨弱植。得良友一言。耳目加瑩。血氣加王。

與僧凡夫語次及避亂事。曰。亂固須避。然不可遂失常度。命之所在。巧拙莫移。若只思苟免。不顧理義。平生學問何在。又余怒一人。僧移書曰。學者過不如意事現前。便須爲判曲直。處分了。卽放開心胸。令如青天白日。若事過時移。尚自煎熬。此是自生苦惱也。

鄧溫伯嘗言。喜怒哀樂發不中節。不能辦一事。不足治一人。又曰。人非忠孝爲心。氣質粹美者。不可令讀兵家言。並有至理。

張非閒名閒逢。曰。人爲異端所惑者。必其於生死之際尚有係戀。是不知天命之本然也。或有已見道理。尚惑於神怪者。雖是膠漆。亦是所見未透。

百事平氣以御。是一安樂法。骨肉之內。此法尤爲吃緊。卽事有拂逆。皆如治亂絲。從容和順。其結自解。若動火力爭。倍增惱害矣。

舍爾靈龜。觀我朶頤。丈夫之深恥。

予於人少逢多順。深恐自失。君子和而不流。一日三復之。

世間矜貴難獲之事。皆無益於身。豈惟無益。出吾精者以取物。物不可得。而精者逐物而費。故氣之不昌。當之者溺也。當者之溺。取物之甚也。老氏之所以貴嗇也。

蔡虛齋先生云。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而爲千載之業。以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當思千載之業如何。百年之休如何。士人如醉如夢。碌碌過一生者。皆過一日而失之者也。予業多作輟。意所擬爲。或因人言而

止。皆此志悔。

事至不能思。思之既得。又苦不斷。何怪其動而有悔也。

凡人情於我有未可緒。必我有以致之。感應之理。萬不失一。須平心深思始見耳。

歷城葉奕紹。嘗爲懷脆朋言。張記之法。云某性甚鈍。每讀一書。遇意所喜好。卽劄錄之。錄訖。乃朗誦十餘遍。結之。覺朗。每日必十餘段。少亦六七段。掩卷朗步。卽就壁間觀所粘錄。日三五次。以爲常。務期精熟。一字不遺。粘壁既滿。乃取舊一日所粘者收簡中。俟再讀。有所錄。隨粘其處。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內。約得三千段。數年之後。腹笥漸富。每見務爲汎覽者。略得影響而止。稍經時日。便成枵腹。不如予之約取而實得也。葉有文采。善劇曲。濟南人士。推爲淹洽。其所言眞困學要訣。予讀書苦不能記。當時雖聞此法。而不能用。年既衰暮。迺憶舊所披覽。已無隻字。下筆索然。徒有悵恨。見少年有志者。輒述此語之。不惟自悔。亦冀此法不沒人間也。

利懋循嘗言其師教之讀書。用連號法。初日誦一紙。次日又誦一紙。并初日所誦。誦之三日。又并初日次日所誦誦之。如是漸增引至十一日。乃除去初日所誦。每日皆連誦十號。誦至一週。遂成十週。人卽中下。已無不爛熟矣。又擬自若干道書簽上貯之簡。每日食後。拈十簽講說思維。令有條貫。遠作文時。遂可不勞餘力。

張如命云。東坡文字。亦有信筆亂寫處。如前赤壁賦。壬戌之秋。七月既望。下云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斗牛之間。七月日在鶉尾。望時日月相對。月當在陬。斗牛二宿在星紀。相去甚遠。何緣徘徊其間。坡公于象緯未嘗留心。臨文乘快。不復深考耳。

邢延慶云。居官者。每留心事上。而不知恤下。居家者。多留心恤下。而不知事上。眞顚倒相。此語可爲名言。

經傳用字。有以相反爲義者。如治亂曰亂。去汚曰汚。蒯荒曰荒。剔物謂之擾。麗網謂之離。多見爲稀。見柏舟一篇之中。目其匹爲特。自謂曰人。

近代官司。上移下曰仰。甘草名大苦。唐宋官長稱秀才曰先輩。

文移用資字。本音趞。浮木也。乃以爲稽考之義。音茶。殊爲難通。崇禎年始改用察。不知何故。其時文字避忌頗繁。疑是親王諱。

華不注。不音跗。跗注。戎服。山形似之。故以爲名也。左傳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戰。郤至三遇楚子。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耶之殷也。有昧章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杜注云。昧。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于跗。與袴連。

非君親之仇。餘殺皆可釋。非蹂躪之惡。餘過皆可原。

成武諸生崔承先云。左蘿石先生蓋節後。兩僕奉其遺櫬而南。史閣部迎之淮上。命之衰絰主喪。閣部諸公。與之哭弔成禮。兩僕一名羅賀。一名宋敬。

韓滄陰有後。爲章姓士官。蕭相國匿其子。貽書尉佗。封海濱。賜姓章。取韓字之半。今蕭書尉詔。並勒鼎彝。

遼陽道臣何應魁、大同人、方遼陷時、與二妾俱死、又大酸柯有副將何可剛、不肯降、爲軍士所殺、二人俱死于遼、濱州趙生良壁所神遇者、果何人歟、

雷敦曰、海中有獸名曰猬、其體入油中、油卽沾水、水中生火、不可救止、以酒噴之卽滅、不可于屋下收、故曰水中生火、非猬體而莫能、李時珍曰、此獸之體、水中生火、與樟腦相同、其功當與樟腦相似、按史載在一夷主人有獻猛火油者、其油得水愈燒、以攻城、燒人樓櫓、或卽此物、數云、以酒噴之卽滅、當亦其猬之法、不可不知也、樟腦、韶州所產、猛火油亦南人所爲、豈卽是物所造耶、

前數年有某人序人時中一語云、有將明之才、或者譏之、按將明之語、宋人箋啓中多用之、蓋采烝民詩仲山甫將之、仲山甫明之、爲句也、又王鏞本名甫、字將明、

陳仲醉論佛曰、佛法者、天地間一大發濟院也、人服其奇快、不知正從原道中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一語、參悟而出、善讀古人書者、或得其一句、放爲一篇、或得其一篇、斂爲一句、東坡屈原廟賦有曰、世愈狹而難存、狹字奇矣、然卽詩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而約言之者也、

古人重冠禮、明末此禮遂廢、聞有用者、人多傳笑、其實不止明末、爲然、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徽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厲笏言于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拂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

謔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觀子厚此言、冠禮之廢久矣、

記云、八十舞君命、一坐再至、醫亦如之、一坐再至者、一跪頭再至地、卽今之連叩也、非老非殘疾、不其野於禮乎、

喪大記、夫人爲寄公夫人出節、陳氏注云、婦人不下堂、此謂自房而出拜于堂上也、大記又云、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此二段可訂近日婦人哭位之失、

蘇東坡與范子豐書云、今日李委秀才來相別、因以小舟載酒、飲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上有棲鶻、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據此書、則赤壁賦所云客有吹洞簫者、卽李委也、乃云是楊繼昌得之石刻、則何說、

洞簫卽今人所吹單竹簫、古人正名爲笛、今所謂笛、則橫吹耳、

隸字卽今通用眞書是也、以其爲隸書所便、故名、今人多以八分書爲隸、非是、

先師廟之有從祀、其典甚鉅、升黜屢經朝議、洪武二十九年、罷揚雄、嘉靖九年、罷公伯寮等十三人、夫公伯寮之當黜、不待言矣、秦冉、顏何二人、則以疑史記誤書而罷、愚謂過而廢之、不如過而存之、是當仍議復也、揚雄之事莽、戴聖之嫚吏、馬融之附勢、譙周之降魏、荀況、劉向、賈逵、何休、王弼、杜預、并以學術有疵、非如雄等之大傷名教、卽不得復列兩廡、亦當祀于鄉、如林放例可也、

夏小正曰、正月啓蟄、故漢氏之始、以啓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及晉太和以後、始改氣名、以雨水爲

正月中、蟄蟄爲二月節、至今相承不改、

按司馬法、一甸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六十四井所出也、一甸爲井、則戎車百乘、出賦者止六千四百井也、一封十萬井、則戎車千乘、是出賦者止六萬四千井、畿內百萬井、則戎車萬乘、是出賦者止六十四萬井、當時土地之利、寬以予民者多矣、後之君子、乃好與百姓爭尺寸境埸之土、視此何如、

方田法始於宋神宗景祐時、其後屢行屢罷、至徽宗大觀五年、復行方田、官吏妄增田稅、至并不食之田而方之、御史臺受訴、有二百餘畝方爲二十畝者、有二頃九十六畝方爲七十畝者、虞州之瑞金是也、有稅租一十三錢增至二貫二伯者、有稅租二十七錢增至一貫四伯五十者、虞州之會昌是也、民大擾懼、乃遂罷之、其時又以中官楊戩主後苑、作始立公田、以樂尺打量民田、取其贏者入官、別立租課、有宋仁厚之澤盡矣、

方田法用竹繩方量、每面千步、立封記、乃令民於方內認所種田、竹繩不能引之使長、稍屈稍邪、便虧原數、豪强者各自取盈、則貧下者不得自有其地矣、且有一段分割三四方內者、奇零袤畝、打算爲難、一聽猾胥之分派、此瑞金之所以有地而無地、會昌之所以無稅而有稅也、歲己亥、東省行方田法、親見其弊、故知之頗悉、

孟子言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周以百步爲畝、每里三百六十步方之、當得一千二百九十六畝、自九百畝而外、尙餘三百九十六畝、以爲溝塗道路之地、則地之不稅者多矣、此商鞅之所以銳意剗除也、

江陵集云、皇城北苑中有廣寒殿、瓦甓已壞、榱桷猶存、相傳以爲遼蕭后籠妝樓、成祖定鼎燕京、命勿毀以垂鑒戒、詞人題咏甚多、至萬歷七年五月四日、忽自傾圮、其梁上有金錢百二十文、蓋鎭物也、上以四文賜余、其文曰至元通寶、案至元乃元世祖紀年、則殿創於元世祖時、非遼時物矣、以此見世所傳古蹟、訛誤者多、而信耳者往往據以爲眞、殊可笑也、江陵此說甚足信、而志帝京景物略者、固公鄉人、顧猶遺此證據、則何也、

歷法每十九年爲一章、第一章之初、年月日時俱會于甲子朔旦冬至、是爲歷元、以後章首冬至、必在朔旦、而非甲子日時、四章七十六年爲一蔀、朔旦冬至在夜半子、與第一章同、而月日非甲子、二十蔀爲一紀、凡一千五百二十年、冬至朔旦、乃甲子日甲子時、而非甲子歲、首三紀共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日、而年月日時俱會於甲子如初矣、孟子所謂千歲之日至、正求此一元之初年月日時俱會甲子朔旦冬至者也、近代推歷者、斷自宋文帝元嘉元年甲子爲始、入元上年癸亥閏四月、六月朔大暑、十一月朔甲子冬至、數至明天啓癸亥、共計二十甲子、一千二百年、則崇禎庚辰、實第一紀第十七蔀之一年也、

近俗喜聯宗、凡同姓者、勢可藉、利可資、無不兄弟叔姪者矣、此風大盛于唐、其時重族姓、故競相依附、至子每放一榜、藉中式人與主司同姓者、則爲姪、其母與主司同姓、則爲甥、其妻與主司同姓、則爲姪壻、其主司之母同姓、則爲表姪、與主司之妻同姓、則爲妻姪、姓稍孤僻、或上惟至祖母、曾祖母、必求有當、交互

組織無非攜親骨肉，異事也。又有可異者，杜子美重送劉十弟判官詩云：分源來章派，別浦賓秋，年事推兄弟，人才愛弟優。注云：劉杜本一姓，故公與劉十爲兄弟，習俗移人，一至此乎。

閩京師之俗，有喪者，用僕隸代哭，甚者以乞丐代之。濟南城中人，閩有用之者，名曰號喪，鄉閭則無此事。蓋誤讀文公家禮代哭之文而致此謬也。家禮本用儀禮，儀禮士喪禮云：乃代哭，不以官。鄭註云：代更也。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防其以死傷生，故更哭不絕聲而已。人君以官爵卑，士賤以親疎爲之，三日之後，哭無時。周禮：挈壺氏，凡喪縣壺以代哭。

舉者知縱酒、宿娼、賭博之當戒，不知說閑話、看閑書、管閑事之尤當戒。前三事固下流之歸，稍知自愛，皆能決去不爲。後三事初若無害，其廢業、敗德、生禍，究竟不異。然其毒伏藏甚深，人多不覺，及其既覺，已難追悔，賠此頗多，各自知警。

五帝紀：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此史遷以世俗之見妄測聖人也。以事實論之，以天下授舜，天下固利矣，丹朱亦不病。授丹朱，天下固病矣，丹朱亦不利。聖人舉動，如天施地生，萬物成遂，豈有欲利天下而獨病其子之理。殆與陳亢疑孔子遠其子識見略同，且其於利病反覆計較，始而牽強繼而痛割，聖人心事，斷不爾爾。

夏本紀云：禹傷父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入云云。寫出聖人仁孝，沉痛精誠，直至地平天成，止了幹蠱一事，勿論功能二字不足言，卽悲天憫人，猶是聖人安常處順之事，非所以論禹也。

史記載武王至紂死所，自射之，三發矢，以黃鉞斬紂頭，懸之太白之旗。信如此言，武王豈特非聖人已也。新語云：紂死，紂之官衛舉紂之軀，棄之王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此爲近情。史乃合此而錄彼，何也。

厲王之難，其所近者，好利之榮夷公也。幽王之難，用事者，好利之虢石父也。大臣好利之效如此，原二人所以見用，則厲王先自好利，而幽王愛嬖妾之故，所謂木先蠹而後蟲生之也。

芮良夫曰：榮公好利而不知大難，知好利者必忍，史言石父爲人佞巧善諛，知好利者必諂，好利其病本，忍與諂其枝葉也。

周惠王有弟頹之禍，襄王有叔帶之禍，悼王敬王有子朝之禍，皆王心一念偏愛所致。史曰：初，莊王嬖姬姚生子頹，頹有寵，曰惠后生叔帶，有寵于惠王，曰景王愛子朝，欲立之，皆明著禍原，以爲永鑒。世俗每以誠意正心爲迂談，以此思之，迂耶否耶。

刑政寬猛，各適時宜，如衣服之裘葛，食飲之冬夏。孔子曰：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者是也。秦初并天下，所宜損益可知者，乃推終始五德之傳，自謂方今水德之始，必剛戾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于是決意刑殺，毒害天下，而秦亦以亡。如鄭寒而飲人以冰，暑暑而附人於火，不知救威輔

相之理，而濟其太甚，以爲來者天道，知時變者如是乎。其君臣好謂人愚惑，此獨不謂愚乎。雖始皇天資自爾，其使之自信不疑者，此五德之說也。乃知世間異端邪說，戮祥小數，諸不在詩書六藝之科者，皆能殘害生民，滅人國家也。

盧生說始皇曰：今上治天下，不能悟淡，此語實黃老本旨。盧生在彼法殆假知道者，他語則誕妄，或隨俗俯仰之言耳。卒能脫身亡去，亦其知道之驗。

秦世以誅刑立威，及其既衰，生一胡亥，殺扶蘇，夷滅諸公；又生一趙高，殺胡亥，生一子嬰，殺趙高。又生一項羽，殺子嬰，而秦無遺種矣。展轉相殺，皆滅公以來嚴慘之習漸積而致然也。易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之謂也。

天生項羽，以助沛公滅秦耳。秦滅，自不令項羽得以宰制生人，和風麗日之下，不容復有霜雪。仁暴之互爲盛衰，勢自然也。其死時特出一語曰：是天亡我，殆鬼神或使之。

石張稷著先生蒿菴閒話二卷，計二百九十九條，向有眞合齋磁版印本，予假鈔於歷城周書昌永年，攜至嶺南，藏行篋五年，始校而刻之。其自序謂無關經學世務，故命之閒話。然先生蓬於經，糠逢於世務，所割記多精義，爲前賢所未發。其下者亦辨名物，匡謬誤，非小說家所能有。亭林顧氏晉云：精於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穀若先生蓄道力學，能文章，正與顧同。是書蓋日知錄之亞也。其文集三巨册，胡書巢太守德琳選刻其半於東昌。他所著已刻者，易說略八卷，儀禮鄭注句讀十卷，夏小正注一卷，弟子職注一卷，未刻者，詩說略五卷，老子說略二卷，學者多傳錄。春秋傳識一書未就，草藁在書昌所。又有濟陽志九卷，賸之未見。平生事行，有先生自敘墓志及樂安李象先煥章所作蒿菴處士傳。近日秀水盛秦川百二瑞金、羅臺山有高又爲之傳，羅傳載其天道論、中庸論、後篇終論數篇，且謂百餘年來，山東大儒，惟先生與馬宛斯曙云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益都李文藻書於潮郡西館。

譎觚

顧炎武撰

譎觚序

僕自三十以後，讀經史，輒有所筆記，歲月既久，漸成卷帙，而不敢錄以示人，語曰，良工不示人以璞，慮以未成之作誤天下學者，若方輿故蹟，亦於經史之暇，時一及之，而古人之書，既已不存，齊東之語，多未足據，則尤所闕疑而不敢妄爲之說者，忽見時刻尺牘，有樂安李象先名繁，與顧寧人書，辯正地理十事，竊志十年前與此君曾有一面，而未嘗與之札，又未嘗有李君與僕之札，又札中言僕讀其所著乘州人物志、李氏八世譜，而深許之，僕亦未嘗見此二書也，其所辯十事，僕所著書中有其五事，然李君亦未嘗見，似道聽而爲之說者，而又或以僕之說爲李君之說，則益以徵李君之未見鄙書矣，不得不出其所著，以質之君子，無俾貽誤來學，非好辯也，諒之。

譎觚

昆山　顧炎武　寧人

來札，謂李君所僕與之札，孟嘗君封邑在般陽，不當名薛，薛與滕近，孟子篇中，齊人將築薛，此足下泥古之過，漢淄川郡，卽今壽光，今淄川卽漢淄川郡所屬之般陽，孟嘗封邑在淄川，今壽光地，蓋在壽光西四十里朱良鎮，後人以淄川之般陽爲淄川，如以琅邪之臨沂爲琅邪，樂安之博昌爲樂安，孟嘗封邑，偶名同薛國耳，不然，今肥城有薛王城，考其地，去滕頗遠，當何說也。

部著目知錄，有辯淄川非薛一事，曰，漢魯國有薛縣，史記，公孫宏傳，齊菑川國薛縣人也，言齊，又言菑川，而薛竟不屬二國，殊不可曉，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薛縣屬魯國，按薛與劇，隔兗州及泰山，未詳，今考儒林傳言，薛人公孫宏，是宏蓋爲薛人，上言齊菑川者，誤耳，今人有謂孟嘗君之封在菑川者，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若在菑川，其壤地與齊相接，何不言齊而言鄒魯乎，又按後漢志云，薛本國，又車正奚仲所封，家在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覽曰，靖郭君家，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隅，孟嘗君家，在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鄭元曰，常或作嘗，在薛之旁，孟嘗邑于薛城，括地志曰，孟嘗君家，在徐州滕縣五十二里，蓋可信孟嘗

君之封、不在舊川也。又曰、又按地理志、舊川國三縣、劇、東安平、樓鄉、劇在今嘗光縣西南、東安平在今臨淄縣東南一十里、樓鄉未詳所在。今之淄川、不但非薛、幷非漢之舊川、乃般陽縣耳。以爲漢之舊川、而又以爲孟嘗君之薛、此誤而又誤也。

僕所考論如此、乃言孟嘗君之薛不在般陽、不曰孟嘗君封邑在般陽、而不當名薛也。李君之辯、既已失其指矣。且凡考地理、當以水經、皇覽、郡國志等書爲據、昔人注書皆用之。若近年郡邑志乘、多無稽之言、不足信。今曰、孟嘗君當在嘗光、其防於何嘗邪。史記孟嘗君傳、湣王卽位三年、封田嬰於薛、正義曰、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今曰、孟嘗封邑偶同此名、是古人之所傳者非也。又漢書有舊川國、無淄川郡、而般陽縣自屬濟南。今曰、漢淄川郡所屬之般陽、李君旣博考地理、何乃舍近而求遠、幷史記、漢書、而不之考邪。

來札、營邱在臨淄、今營邱、營陵、俱非、此足下泥古之過。太公初封齊營邱、卽今臨淄、齊三遷、一蒲姑、今博興、一營陵、今昌樂、後又遷臨淄、統名營邱、後改臨淄、而營邱之名遂廢。

鄙著無此一事、今考史記、武王封師尙父於齊營邱、正義曰、括地志云、營邱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太公後五世胡公、徙都薄姑、正義曰、括地志云、薄姑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胡公弟獻公、徙治臨菑、據此所引括地志、營邱與臨菑乃一地、又考漢書、齊郡治臨淄、北海郡治營陵、或曰、營邱二郡、並云師尙父所封、而臣瓚與應劭之說、各主其一、則當時已不能明矣。今昌樂濰縣之間、亦有營邱城、按史記云、營邱邊萊、而不言獻公之臨菑、卽太公之營邱、則括地志謂營邱在臨淄者、失之也。

來札、濰水、今呼淮水、古雖字倡淮、當是點畫差譌、此足下泥古之過、伏生授書曰、濰淄其道、歐陽生、兒生、張生諸博士、豈考究之未詳邪。史、韓滂陰破龍且濰水上、以淮陰故、如浙水因錢鏐曰錢塘、姚水因曹娥曰曹江、籠水因顏文姜曰孝婦河也。如以雖倡淮、則濰水在今濰邑、不聞古作雖縣也。

鄙著日知錄有辯淮河一事、曰、濰水、土人名爲淮戶佳反、河、齊乘云、漢書地理志、濰或作淮、故俗亦名淮河、諸城志、俗傳箕屋山舊多產棲、附雖、櫻桃大棗而黑、漢書西域傳奇木檀、櫻梓竹漆、水從櫻根出、故呼爲淮河、以音之同也。並誤。愚按、古人省文、維字或作維、或作淮、總一字也。漢書或作淮者、从水、从鳥隹之隹、篆作雚、卽維字而省其中系耳。今呼爲淮、則竟爲江淮之淮、从水从佳人之佳、篆作睢、於隸則差之毫釐、於篆則失之千里矣。如開封之汜水、左傳本音凡、从水、从巳、而今呼爲濫汜之汜、音祀、亦以字形之倡而譌也。又曰、又如三國志吳主傳、作堂邑涂塘、以滁北道、晉書宣帝紀、王凌詐言吳人塞涂水、武帝紀、琅邪王伷出涂中、並是滁字、古滁省作涂、與濰作淮正同、韻書並不收此二字。

戶佳反之音、出於土俗、本不足辯、僕與李君皆臆爲之說、爾雅所言、欲表韓侯之功、則木罌所渡之津、破趙所背之水、皆可名之爲淮、而地志中又添一西淮北淮之目、豈不益新而可喜乎。

來札、孔子雖聖、亦人爾、何能泰嶽一千八百里外、觀吳門之馬、足下未深思、故有此疑。曲阜城有吳門、直如吳蘇州北門曰齊門之類是也。

鄙著無此一事、今之曲阜、並無吳門、古之魯城、亦不載有此、李君何以知之、且此事本出王充論衡云、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泰山、孔子東南望、吳閶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閶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今詳其文、於泰山則系以魯、於閶門則系以吳、古人之文、不苟如此、安得謂是魯城之門、又云、人目所見、不過十里、魯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況使顏淵、何能審之、此又論衡之言、而非僕之言也。

來札、景公墓在臨淄東南十二里、淄河店桓公墓旁、又曰、在長白山下、今長山境內、又云、周景公墓、景姓稀少、更無多爲官者、必景延廣、延廣、陝州人、後晉出帝與桑維翰同時、非周臣、又不當云周景公墓、考五代史周列臣傳、景範、鄒平人、世宗顯德中官宰相、顯德六年罷、故云周景公墓、墓在鄒平、今割入長山界、在臨淄、淄河店者、春秋周齊景公墓、非周世宗時景公墓也。

鄙著金石文字記、有後周中書侍郎景範碑、一曰曰、鄒平縣南五里、有景相公墓、通鑑、五代、周顯德元年七月癸巳、以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郎長山景範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此地、唐時屬長山也、景氏之裔、自洪武間、有兩舉人、今亦尙有諸生、不能記其祖矣、不知何年、謬傳爲晉之景延廣、而邑志載之、以後山東通志等書、襲舛承譌、無不以爲延廣墓、後有命於此者、謂延廣於晉爲叛國之臣、遂至笞其後人而毀其祠、昔年邑之士大夫、亦有考五代事而疑之者、予至其邑、有諸生二人來、稱景氏之孫、請問其祖爲誰、予乃取通鑑及五代史周世宗紀示之曰、顯德相公近是、又示以景延廣傳、曰、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距此遠矣、乃謝而去、閱一日、往郊外視其墓碑、其文爲翰林學士朝議郎尙書水部員外知制誥柱國屈載撰、雖剝落者什之一二、而其曰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景公諱範、字甚明白、且生封上柱國晉陽縣開國伯、沒贈侍中、而其文有曰、我大周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建大功於漢室、爲北藩於魏郡、又曰、今皇帝嗣位、登用舊臣、又曰、冬十一月、薨於淄川郡之私第、其末曰、顯德三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越十日戊辰、因歎近代士人之不學、以本邑之人、書本邑之事、而猶不可信、以明白易見之碑、而不之視、以子孫而不識其先人、推之天下郡邑之志、如此者多矣、又曰、王元美作李于鱗友人襲克懋妻景氏墓誌銘、亦以爲延廣之後、雖本其家之行狀、然王李二公、亦未嘗究心於史學也。

此僕在鄒平、與邑人宛斯馬君名曙親訪其墓而錄之者、不知李君何所聞之、而勦爲己說、且與齊之景公何涉、而橫生此一辯、又此墓舊屬長山、今割入鄒平、今反曰、舊屬鄒平、今割入長山、又景相、長山人、今反曰、鄒平人、知李君之道聽而塗說也。

來札、臨朐西十里逢山、俗傳逢萌隱處、史、逢萌浮海、歸隱大勞、東萊守聘、不出、又萌、都昌亭長、墓在今營邱昌樂地、又都昌、昌邑也、皆與臨朐遠、史、夏東方諸侯逢伯陵、居青州、舊城在郡西二十里馬山、李子麟所謂龍岡馬山之陽是也、距逢山四十里、逢山以伯陵、非以萌也。

鄙著無此一事、漢地理志、臨朐有逢山祠、則先逢萌而有此山矣、李君言是、左氏昭十年傳、逢公以登、注

云、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二十年傳、有逢伯陵因之、注云、逢伯陵、殷諸侯、姜姓、今李君以殷爲夏、未知其何所據也、

來札、黃冠別說、勞山有吳子宮、是吳子夫差請靈寶度人經處、春秋、吳伐齊、至艾陵、艾陵、齊南境、今郯城、去勞六七百里、甚爲牽合難據、足下未讀道書、道書云、許旌陽弟子吳猛、東昌人、入勞、請靈寶度人經、吳子、吳猛、非夫差、道家所居皆曰宮、不僅王侯也、

此道家荒唐之說、不足辯、萊州府志傳疑一條云、春秋時、吳王夫差登勞山、得靈寶度人經、今欲去其年代而改爲吳猛、庶愈乎、按竹書、吳猛、豫章人、晉時亦未有東昌之名也、

來札、泰山無字碑、非始皇、乃漢武時物、別史、始皇移徂徠石、命李斯篆文、如琅邪、之罘碑、因阻暴風雨、大怒、能此可信者、漢武何故立無字碑、未敢以足下言爲是、

鄙著日知錄有考泰山無字碑一事、曰、嶽頂無字碑、世傳爲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書、高不過四五尺、而銘文幷二世詔書咸具、不當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無此說、因取史記反覆讀之、知爲漢武帝所立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證、今李斯碑是也、封禪書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今碑是也、後漢書祭祀志、亦云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巔、然則此無字碑、明爲漢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讀史者、誤以爲秦耳、又曰、始皇刻石之處、凡六、史記書之甚明、於鄒嶧山、則上云立石、下云刻石頌秦德、於泰山、則上云立石、下云刻所立石於之罘、則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刻石、於琅邪、則云立石刻頌秦德、於會稽、則云立石刻頌秦德、無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於碣石、則云刻碣石門、門自是石、不須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別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紀、使漢武有文刻石、漢史又安敢不錄乎、

李君但未見僕此論、不知其所謂別史者何書、將考千載以上之事、乃不徵史記、而徵別史乎、古人立石以表其功德、元不必有字、今曰、以風雨之阻、大怒、能之、且如水經注、孔子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此又何所怒而不刻也、又始皇之刻李斯之文、其錄於史記而立之山者、固至今存矣、罷其一、不罷其一、此又何解也、史言下山風雨暴至、在立石之後、刻石之前、今曰、阻此而罷刻石、但以上山之日、卽刻石之時、又謬矣、又曰、篆文如琅邪、之罘碑、琅邪、在本年封泰山之後、之罘、在二十九年、天下有今年行事而比來年之例者乎、史言立石、不言碑、而碑之爲制、始於王莽、則見於劉熙釋名之書、可考、今以後人之名碑也而名之、抑又謬矣、是其所引別史、不過二十餘字、而謬妄已有數端、又考山東通志曰、上有石表巍然、俗云、秦無字碑、此志作於嘉靖中、曰俗者、言其不出於古書之傳也、又從而文之、無乃爲前人所笑乎、

來札、俗以丈人爲泰山、唐明皇封禪、張說增草昧恩澤、以說增三級、後帝忘其故、問羣臣、伶官黃幡綽曰、泰山之力也、因以丈人爲泰山、不知春秋時已有丈人峰、孔子過丈人、蔡啓期處也、未敢以足下言爲是、

此俚俗之言、亦不足辯、乃謂春秋時有丈人峰、其何所據、列子、孔子游於泰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無丈人字、夫紀載之文、各有所本、今欲實此峰之名、卽添一丈人字、欲移吳門於曲阜、卽去一門字、用心之不平如此、而謂天下遂無讀列子、論衡、二書之人哉、

來札、太公封營邱、地澤、史作瀉、鹵人民寡、因上古封建、各有其國、未使奪其地、遂就其隙封之、非不當太公於上游也、古史萬國、幽三千、周千八百、當伐紂時、不知其如何變置、殷都朝歌、千里內不免改王畿爲侯國、周都鎬京、千里內不免改侯國爲王畿、淄水東、濰水西、皆諸侯、營邱、後能各守其地乎、王以東方諸侯附紂者衆、故封太公以彈壓耳、足下乃過信貨殖傳、未敢以足下爲是、

鄙著經解中一事、曰、舜都蒲坂、而封象於道州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誠爲可疑、如孟子所論、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來、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地、而置之三千餘里之外邪、蓋上古諸侯之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閒土可以封故也、又考太公之於周、其功亦大矣、而僅封營邱、營邱在今昌樂、濰二縣界、史言其地瀉鹵人民寡、而孟子言其儉於百里、又萊夷偪處而與之爭國、且五世反葬於周、而地之相去二千餘里、夫尊爲尚父、親爲后父、功爲元臣、而封止於此、豈非中原之地無閒土、故至薄姑氏之滅、而後乃封太公邪、或曰、禹封在陽翟、稷封在武功、何與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象之封於遠、聖人之不得已也、

漢書曰、齊地、鹵、危之分、野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前、湯時、有逢公伯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爲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爲太公、而史記以太公爲武王所封、當武王之時、而太公至國修政、人民多歸齊、爲大國矣、考左氏傳、管仲之對楚子、展喜之對齊侯、並言成王不言武王、而鄭康成注檀弓、謂太公受封、留爲太師、死葬于周、又金縢之書有二公、則太公在周之明證、二說未知孰是、李君變置彈壓之論、恐亦是以後世之事、而測量古人也、

蕉中隨筆

顧炎武著

亭林先生老而好學，遇事之有關于學術治道者，皆細書劄記，遞在篋衍。其用意豈止博聞強記，斷勝于不說學者哉。身歿後，遺書悉歸于東海相國。然不知愛惜，或爲人取去，此蕉中隨筆一册，余于友人案間得之，覩如天球大圖，時一省覽，以警惰偷。南北奔走，未嘗不以自隨也。先生所著區言五十卷，皆遞治天下之要。余曾在相國處見一帙，言治河事，亦如此細書，齊不讎，能實踐否。若遂付之鼠齧蟲穿，不惟有負于先生，而亦重生民之不幸矣。庚午仲秋之月，後學何焯識。

蕉中隨筆

清　東吳顧炎武亭林著

宋文帝性仁厚恭儉，勤於爲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期爲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衞，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間，譁譁相聞，士敦操尙，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孝武卽位，多變易太祖之制，郡縣以三周爲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

南史恩倖傳，晉宋舊制，宰人之官，以六年爲限，近世以六年過久，又以三周爲期，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於道路，四方守宰，餉遺一年咸數百萬。唐中宗神龍中，御史中丞盧懷慎上疏曰，臣聞孔子曰，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已可，三年有成，故書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昔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三年而人乃歌之，子產賢者也，其爲政尙累年而化成，況常材乎。竊見比來州牧上佐，乃兩畿縣令，下車布政，有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卽遷除，不論課最，或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望，爭求冒進，不顧廉恥，亦何暇爲陛下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禮義未能興行，風俗未能齊一，戶口所以流散，倉廩所以空虛，百姓凋弊，日更滋甚，職爲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

不從其教。吏知遷之不遙。又不盡其力。偷安苟祿。但養資望。上下相蒙。共爲苟且而已。臣請諸州都督刺史上佐。及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察其課效尤異者。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使臨問。并賜書慰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勸能。政績無聞。抵犯貪暴者。放歸田里。以明聖朝賞罰之信。則萬方之人。一變於道矣。致理救弊。莫過於此。

孫樵書襄城驛壁。襄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襄城控三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軺。以去以來。轂交蹄劇。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爲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飢得其飽。皆莫至朝去。寧有顧惜心邪。至如掉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汩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牟於堂。凡所以汙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曩類。其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甿笑於旁。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饒。號爲理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壤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其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一更。近者一二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其甚者。在刺史曰。明日我卽去。何用如此。在縣令亦曰。明日我卽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釀。當飢飽鮮。囊帛櫝金。笑爽秩終。嗚呼。州縣眞驛邪。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爲姦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既揖退老甿。條其言。書於襄城驛屋壁。

路史至和三年。誅官范鎮言。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事凡七換。河北諸州。大率如此。欲望兵馬練習。固不可得。伏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渙。冀州王德恭。材勇智慮。可責之以辦治。乞令久任。任之不久。而欲其成事。不可得也。

李牧爲趙將。功以久而成。李勣守并州。威以久而伸。而晉人陰計中吳。則使其將帥屢易。故渾瀣得以收功。蓋責任之不久。則不足以有爲。而卒功業也。

白居易贈友詩云。京師四方則。王化之本根。長吏久於政。然後風教敦。如何尹京者。遷次不逡巡。諸君屈指數。十年十五人。科條日相矯。吏力亦已勤。寬猛政不一。民心安得淳。九州雍爲首。羣牧之所遵。天下率如此。何以安吾民。誰能變此法。待君費絲綸。愼擇循良吏。令其長子孫。

晉書諸葛恢傳。爲會稽太守。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曰。自頃多難。官長數易。益有諸弊。雖聖人猶久於其道。然後化成。況其餘乎。漢宣帝稱與我共安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斯言信矣。是以黃霸等。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徙。所以能濟其中興之勳也。賞罰黜陟。所以明政道也。會稽內史諸葛恢。涖官三年。政清人和。爲諸郡首。宜進其位班。以勸風教。今增恢秩中二千石。

宋書劉道產傳論曰。漢之良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孫曾之世。善職者。亦二三十載。皆敷政以盡民和。興讓以存簡久。及晚代風烈漸衰。非才有起伏。蓋所遭之時異也。劉道產之在漢南。歷年踰十。惠化流於樊沔。頗有前世遺風。故能樹績垂名。斯爲美矣。

宣宗大中元年正月戊申。制曰。古者郎官出宰。卿相治郡。所以重親人之官。急爲政之本。自澆風久扇。此道稍消。頗情途便臻顯貴。治人之術。未嘗經心。欲使究百姓艱危。通天下利病。不可得也。爲政之始。思厚儒風。軒墀近臣。思備顧問。如其不知人疾苦。何以膺朕眷求。今後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未曾任刺史縣令。或在任有贓累者。宰臣不得擬議。守宰親人。職當撫字。三載考績。著在格言。貞元年中。屢下明詔。縣令五考。方得改移。近者因循。都不遵守。諸州或得五考。畿府罕及二年。以此字人。若爲成政。道途都吏。有迎送之勞。鄉里庶民。無蘇息之望。自今須滿三十六箇月。永爲常式。

舊唐書劉祥道傳。顯慶中。爲黃門侍郎。上疏言。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兩漢用人。亦久居其職。所以因官命氏。有倉庾之姓。魏晉以來。事無可紀。今之在任。四考卽遷。官人知將秩滿。必懷去就。百姓見有遷代。能無苟且。以去就之人。臨苟且之輩。責以移風易俗。其可得乎。望經四考。就任加階。至八考滿。然後聽選。還淳反樸。雖未敢必期。送故迎新。實稍減勞弊。

武后時。獲嘉主簿劉知幾。表陳四事。其四以爲今之牧伯。遷代太速。倏來忽往。蓬轉萍流。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甄賞罰。

宋史錢若水傳。眞宗時。上言安邊之策。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智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愼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留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出則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

實錄。洪武七年正月庚午。吏部奏主事員多。欲以主事王性。改任戶部。上不許曰。自古設官分職。以理庶務。政有煩簡。故官有多寡。豈得盡拘一律。況初入仕者。政非素習。必久而後通。今未滿考。而遽遷之。使所施者非所習。事何繇治。職何由稱哉。自今六部官。毋得輕調。如有年勞者。就本部陞用。

佐領官不宜部選

漢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蔡代因之。

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侵幸，乃賜其寶官，分占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浸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覈，由此起也。

後周時，刺史僚佐，州吏則自署，府官則命於朝廷。

隋文帝時，牛宏爲吏部尚書，高熲爲侍郎，最爲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部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矣。

牛宏嘗從容問於劉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較，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瞥處覆治，鍛鍊苦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稽案，故隱曰，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敝，職此之由，宏又曰，後魏北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寮，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宏甚善其言，而不能用。

唐沈既濟選舉雜議，或曰，昔後漢貢士，諸生試經學，文史試牋奏，則舉人試文，乃前王典故，而子獨非於今何也，答曰，漢代所貢，乃王官耳，凡漢郡國，每歲貢士，皆拜爲郎，分居三署，儲才待詔，無有常職，故初至必試其藝業，而觀其能否，至於郡國僚吏，皆府主所署，版檄召用，至而授職，何嘗賓貢，亦不試練，其遐州陋邑，一掾一尉，或沖官戍吏，皆登銓上省，受試而去者，自隋而然，非舊典也，或曰，吏部有濫，止由一門，州郡有濫，其門多矣，等之爲濫，豈若杜塞門而歸一門乎，答曰，州郡有濫，雖多門易改也，吏部有濫，雖一門不可改也，何者，凡今選法，皆擇才於吏部，迯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紊亂無任，責於刺史，則曰官命，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受弊，誰任其咎，若牧守自用，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蓋九流浩浩，不可得知，法使之然，非主司之過，故曰門雖一，而不可改也。

或曰，今人多情，故長官許其選吏，必綱紀紊失，不如今之有偷也，答曰，不假古義，請徵目前以明之，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銓擇，縱其間或有情，故大舉其例，十猶七全，則辟吏之法，見行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利害之理，較然可觀，何紀之失，何綱之紊，向令諸使僚佐，盡授於選曹，則安獲鎮方隅之重，理財賦之殷也，或曰，頃年嘗見州縣有攝官，皆是牧守所自署，置政多苟且，不議久長，纔始到官，已營生計，迎新送故，勞弊甚矣，今令州郡召辟，則其弊亦爾，奈何，答曰，國家職員，皆稟朝命，攝官承乏，苟濟一時，不日不月，必乎停省，人雖流而責不及，積雖著而官不成，使身而行，不苟何待，若職無移奪，命自州邦，所攝之官，便爲己任，上酬知己，下利班榮，爭竭智力，人誰不盡，今常調之人，遠授

一職，已數千里，赴集又數千里，之官挈攜妻孥，往復勞苦，必一周而在路，料簡歲而停官，成名非知己之恩，後任可計考而得，此之不苟，而誰爲苟，

杜佑通典曰，隋文帝素非學術，蓋有天下，不欲權分，能州郡之辟，廢鄉里之舉，內外一命，悉歸吏曹，纔廁班列，皆由執政，執政參吏部之職，吏部總州郡之權，是故銓綜失敘，受任多濫，豈有萬里封域，九流叢湊，掄材受職，仰成吏曹，以俄頃之周旋，定才行之優劣，求無其失，不亦謬與，

宋馬端臨曰，按自隋時，海內一命之官，並出於朝廷，州郡無復有辟署之事，士之才智，可效一官者，苟非宿登仕版，則雖見知於方鎮岳牧，亦不能稍振拔之，以收其用，至唐則仕者多由科目矣，然辟署亦時有之，而其法亦不一，有既爲王官而被辟者，若張建封之辟許孟容，李德裕之辟鄭畋，白敏中之辟王鐸是也，有登第未釋褐入仕，而被辟者，若董晉之於韓退之是也，有強起隱逸之士者，若烏重允之於石洪溫造，張搏之於陳龜蒙是也，有特招智略之士者，若裴度之於柏耆，杜悰之於辛諤是也，而所謂隱逸智略之士，多起自白衣，劉貢甫言，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其才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是以號稱得人，蓋必許其辟置，則可破拘攣，以得度外之士，而士之偶見遺於科目者，亦未嘗不可自效於幕府，取人之道，所以廣也，宋時雖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歷任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復拘以資格，限以舉主，蓋去古法愈遠，而倜儻跅弛之士，其不諧尺繩於科目，受鑊屬於銓曹，者少得以自達矣，

唐白居易集策曰，臣伏見吏部之弊，爲日久矣，臣聞古者，計戶以貢士，量官而署吏，故官不乏吏，士不乏官，士吏官員，必相參用，今則官倍於古，吏倍於官，入色者又倍於吏也，此由每歲假文武，而簽仕者衆，置資蔭而出身者多，故官不得人，員不充吏，是以爭求日至，奸濫日生，此乃爲弊之一端也，臣又聞古者，州郡之吏，牧守選而舉之，府寺之寮，公卿辟而署之，其餘者，乃歸有司，有司所領既少，則所選必精，此前代所以得人也，今則內外之官，一命以上，歲羨千數，悉委吏曹，吏曹案資署官，猶懼不給，何暇考察名實，區別臧否者乎，至使近代以來，浸而成弊，奠偽爭進，共徼循資之書，賢愚莫分，同限停年之格，才能者淹滯而不振，巧詐者因緣以成奸，此又爲弊之一端也，今若使內外帥長者，各選其人，分署其吏，則庶乎官得其才矣，使諸色入仕者，量省其數，或間以年，則庶乎士不乏官矣，官得其才，則公平政理之道，所由長也，士不乏官，則趨競巧濫之弊，所由消也，矧又減銓衡之偏重，則力不撓而易平矣，分藻鑑之獨察，則照不疲而易明矣，與夫千品折於一面，百職斷於一心，功相萬也，臣以爲芟煩剗弊，莫尚於斯，

通鑑，建中元年，協律郎沈既濟，上選舉議，以爲選用之法，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今選曹皆不及焉，考校之法，皆在審判簿歷，言詞俯仰而已，夫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執此以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

郡吏當用士人

宋馬端臨曰、按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所辟大抵、多取管屬賢士之有才能操守者、蓋必如是、乃能知閭里之奸邪、黔庶之休戚、故治狀之顯著者、常必由之、後世長吏、既不與之以用人之權、而士自一命以上、拘於三互之法、不使之效職、顯能於本土、士之賢者、亦以隱情惜己、不預郡府之事爲高、而與郡守縣令、共治其民者、則皆凶惡貪鄙、舞文悖理之衙吏矣、

漢選士之法

有三老、 本秦制、 高帝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置以爲三老、 文帝時、始置常員、 新城三老、董公是說漢王、 靈關三老茂上書、

有孝弟力田、 惠四年、舉孝弟力田、復其身、 高后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孝文二年、戶口率置孝弟力田常員、

有掾史、 趙禹以佐史、補中郎、于定國以郡決曹、補廷尉史、以至爲侍御史、梅福以郡文學、補南昌尉、如此之類不一、有以察廉而爲令長者、尹翁歸是也、舉賢良而爲茂陵令者、魏相是也、

有多貲入粟、 漢制貲五百萬、爲常侍郎、張釋之以貲爲騎郎、司馬相如以貲爲郎、 孝景詔曰、今貲算十、乃得廉士、無貲不得官、今限貲算四、得官、 武帝始置武功爵級、故黃霸以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所忠、建議請令世家入財子弟得舉爲郎、吏道雜而多端、至後漢遂有入粟爲關內侯者矣、

有從軍良家子、 李廣在文帝時、以良家子從軍擊胡有功、爲郎騎常侍、趙充國以良家子、補羽林、後從軍擊匈奴、還拜爲中郎、馮奉世武帝時、以良家子選爲郎、功次補武安長、

有賢良、 漢世有大災異、有大政事、卽下詔求賢良、 文帝三年、以日食詔舉、 十五年、太子家令晁錯、以諸侯王公卿郡守舉對策、遷中大夫、 武帝以長星見詔舉、 董仲舒、景帝時爲博士、至此以賢良對策、 公孫宏、先爲博士、後免、以賢良對策、 武帝時舉賢良對策、殿助、吳人、以郡舉對策、擢爲中大夫、魏相朱邑、皆以卒史對策、 昭帝時、特詔舉文學高第、 章帝時、大司農劉寬、舉魯丞、時對策者、百餘人、惟丞在高第、除爲郎、 安帝時、蘇章對策高第、爲議郎、

有孝廉、 漢初無此科、獨馮唐在文帝時、以孝著爲郎中、 武帝元光元年、用董仲舒言、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以備宿衛、無問吏民、 元朔元年、詔令各郡不滿一人者、罪、 王吉、以郡吏舉孝廉爲郎、路溫舒、爲決曹舉孝廉、爲山邑丞、其王國人雖以孝廉舉、亦不得宿衛、龔勝舉孝廉、以王國人出補吏、 元朔元年議曰、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孝與廉、待之蓋有輕重焉、 順帝陽嘉中、左雄上言、郡國孝廉、請自今年不滿四十者、不得察舉、 張衡上書曰、孝廉必先孝行有餘力、乃學文法耳、今詔書一以能誦章句結奏、按爲限、雖有至孝、不當其科、 其後黃瓊以雄制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

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 种暠傳、田歆爲河南尹、謂王湛曰、今當舉六孝廉、多貴戚書、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乃與暠、 漢初郡國各舉一人、末乃增至五六人、有茂才、 董仲舒傳、州郡舉茂材、自仲舒發之、 武帝元封五年、詔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宣帝元康四年、選太中大夫強等十二人、循行天下、舉茂材異倫之士、 元帝初元二年、詔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 儒林傳曰、博士弟子、卽有秀才異等者、輒以名聞、 漢舊儀、載州舉茂才、移名丞相、丞相考召、取三科、一明經、一明律令、一治劇、 後漢世祖、始詔三公、光祿監、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有定員矣、

有射策、 漢儒林傳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則射策始於武帝時也、其射策者、謂爲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等、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何武、薦望之、翟方進等、皆以博士弟子、得射策甲科爲郎、若使人皆得射策、則幾於濫進、恐爲博士弟子者、可得射策、故傳贊曰、開弟子員、設科射策、然王嘉傳、直言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匡衡房鳳傳、直言射策耳、

有明經、 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爲郎、則明經亦有試、 後漢伏湛、爲劇令、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建武中、楊仁、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則爲吏者亦試經、 賈帝本初元年、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受業、歲課試、 章帝元和三年、令郡國上明經者、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

有任子、 袁盎以兄任、汲黯以父任、蘇武亦以父任、爲郎、大抵任子多爲郎、次爲太子洗馬、 宣帝時、王吉上言曰、今使吏得任子弟、率多驕傲、不通古今、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 劉向以父任爲郎、以行修飭、爲諫大夫、是漢法既任、而復有所決擇、初非泛然用之也、 東漢桓榮之子郁、以父任爲郎、郁經授二帝、時稱其能、出傳家、而桓焉亦以父任爲郎、明經篤行、位至三公、

有下詔特舉、 高帝十一年、詔曰、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 其召爲博士者、博士蓋秦官、秦時叔孫通爲博士、 文帝時、河南守吳公、薦賈誼、召以爲博士、 夏侯勝、召爲博士、 亦有試者、張禹爲郡吏、久之、試爲博士、 武帝時、舉茂材、丞相以三科考士、有明經科、以待博士諫大夫之選、

有公府辟召、 惠帝時、曹參擇郡國吏謹厚者、爲丞相史、 武帝元狩六年、開丞相史員、三百八十二人、故令丞相設四科之辟、漢制州郡察其功能、然後爲五府所辟、王商爲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以此知五府得辟吏、 後漢黃瓊、雖五府俱辟而不應、孔融辟司徒府、

有上書、 武帝初卽位、招天下賢良文學之士、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衒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徑報聞

龍可采者，待詔公車。徐樂、嚴安上書朝奏，暮召皆爲郎中。

有童子，宣帝時何武以童子習科，歌中和樂，職官布詩，得召見，遣詣博士受業。　順帝時，左雄爲尚書，時汝南謝廉、濟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辨奏拜爲童子郎。

有武勇，　成帝元延元年，詔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　平帝元始二年，詔郡國舉勇武有節明兵法者。　後漢安帝永初五年，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陣任將帥者。　建光元年，又有武猛堪將帥者之舉。　順帝永和三年，又選剛毅武猛有謀謨任將帥者補試。　後漢順帝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

唐取士之法

唐取士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升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

有秀才，凡秀才試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爲四等。

有明經，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三道，亦爲四等。狀仁傑、徐有功皆以明經舉，而祝欽、田明元稹亦擢明經。

有明法，凡明法試律七條，令三條。

有明字，凡書學先口試通乃舉，試說文字林二十條。

有明算，凡算學錄大義本條爲問答，明數造術，詳明術理，然後爲通。試九章三條。

有一史，有三史，凡史每史問大義百條，策三道，通一史者，白身出身，三史皆通者，特擢之。

有開元禮，凡開元禮通大義百條，策三道者，超資與官。

有道舉，元宗時，開元二十九年，始置崇元學，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亦曰道舉。

有童子，凡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李泌開元中以童子召，元宗登封，劉晏八歲獻頌，奇其幼，時號神童。韓退之有送張童子序。裴耀卿童子科。

有俊士，進士，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杜牧、白居易、楊綰、顏眞卿、韋貫之、裴垍所習皆舉進士，而李宗閔、牛僧孺亦舉進士，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

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然制舉之名七十有餘。

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則有裴度、韓休、劉賈之徒，然賈餗、牛僧孺、皇甫鎛，則亦以是進。

如博學宏詞，則有陸贄、杜黃裳之徒，然王涯、劉禹錫，則亦以是進。

其他如武舉，武后時始置武舉，唐志云選用之法不足道，不復書，然以武舉異等中第，如郭子儀，遂能成

再造唐室之功。

如任子，李德裕以元和宰相之後，調官。

大抵衆科之目，進士尤爲得人，方其取以文章，類若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設施，隱然爲國名臣者，不可勝數也。　自煬帝以來，風俗浮靡，始有進士之科，而試以律賦，唐室因之，孝廉秀才之科雖在，然唯明經進士二科最盛，而孝廉衰矣。　寶應中，楊綰上言，進士者，皆誦當世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者，但記帖括，又投牒自舉，請依古察孝廉，縣薦之州，州送于省，仍自投牒，乃詔明經進士與孝廉並行，而終不足以勝二科也。又其後也，文華之士日盛，進士益重，而明經稍衰減矣。是以鄭覃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文宗不可。　武宗時，李德裕論進士不根藝實，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爲之，何者少習其業，自熟朝廷事體，臺閣之儀，不教自成，寒士雖有出身之才，固不能閑習也，其議亦卒不行。　自隋唐至宋朝，惟進士明經常行，至紹興間，荆公用事，改取士之法，自是進士獨存，明經始廢，行，自隋唐至宋朝，惟進士明經常行，至紹興間，荆公用事，改取士之法，自是進士獨存，明經始廢。

歷代相傳治縣職官異同之圖。

夏殷周　長　佐　周

正

周制，百里爲縣，有縣正，

春秋　宰

公

尹

大夫

右縣大郡小，故邑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

秦　令　丞　尉

長

漢　令　丞　尉

長

斗食

佐史

亭長

三老

嗇夫

游徼
經師
萬戶爲令。減萬戶爲長。百石以下。有斗食。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老。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巡禁盜賊。道邑侯國。曰校。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並置孝經師一人。

後漢 令 丞 尉
長
相
掾史
三老
有秩
嗇夫
亭長
萬戶爲令。不滿爲長。侯國爲相。掌治民。勸善勸義。禁姦制惡。理訟平賦。卹民。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縣各署諸曹掾史。諸曹略如郡員。五官爲廷掾。監鄉五部。春夏爲勸農掾。秋冬爲制度掾。

魏同
晉 令 尉
長
宋 令 丞 尉
長
齊 梁 陳 魏 北齊 後周並同。
隋 令 丞 正
尉
改尉爲正。後置尉。又封爲戶曹。法曹。
唐 令 丞 主簿
尉
正

司戶
司法
經學
博士
助教
令掌導風化。察寃滯。聽獄訟。凡民田收授。縣令給之。每歲季冬。行鄉飲酒禮。籍帳倉庫。盜賊。隄道。雖有專官。皆通知。令爲丞爲之貳。尉分判衆曹。收率課。武德初。改佐曰尉。尋改曰正。

五代同
宋 令 縣丞 主簿 尉
知縣
監官
判官
鎮置將副戍。置主副。開市置令丞。皆仍隋唐之舊。令總治民政。勸課農桑。平決獄訟。有德澤禁令。則宣布於境。崇寧初置丞一員。初惟大邑有之。至是不以邑之大小。皆得置丞。
開寶二年。詔縣千戶以上。置令簿尉。四百戶以上。置令尉。簿掌出納官物。銷註簿帳。

元 達魯花赤
尹 簿 尉
典史
巡檢
明 知縣 縣丞 主簿
典史
巡檢
教諭
訓導
宋府設官
知軍事通判軍事。各一員。兼管勸農營田。

軍判官一員
軍學教授一員
監押四員（兼管不理）
過轄馬遞鋪一員
監戶部贍軍酒庫一員
元府設官
總管府達魯花赤總管（各一員兼管內勸農）
同知治中府判各一員
推官二員
經歷知事照磨兼架閣各一員
千戶所一十一奕每奕千戶三員
百戶三十員　彈壓三十員
每奕又各有首領官一員
宋州設官
知軍州事通判軍州事（各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
軍事推官軍州判官各一員
錄事司理司戶司法參軍各一員
軍學教授一員　兵馬都監本軍駐劄一員
監押四員（兼管不理）　巡檢一員
巡轄馬遞鋪一員　監在城酒稅一員
監戶部贍軍酒庫一員
元州設官
達魯花赤知州（各一員兼管內勸農）
同知州判各一員　提控案牘都目各一員
儒學教授學正學錄直學各一員
六齋訓導各一員　宮州峽江提領各一員
稅務提領大使副使各一員
酒務提領大使副使各一員

宋縣設官
知縣（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
縣丞主簿縣尉各一員
元縣設官
達魯花赤縣尹（各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
縣丞二員　主簿縣尉典史各一員
教諭一員　訓導四員
蒙古學教授學正各一員
醫學教授學正學錄各一員
惠民局官提領一員
陰陽學教授一員
稅課提領大使及副使各一員
酒務提領大使及副使各二員
驛提領一員　鎮市巡檢各一員

通典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爲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　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爲縣則縣大而郡小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作雒篇曰千里王畿距有四郡）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管謂之大夫管蔡謂之公矣）其職一也至於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故甘茂謂秦武王曰宜陽大縣名曰縣其實郡也漢制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蠶叢曰道凡縣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侯國爲相秩次亦如之皆秦制也漢因之　秦制萬戶以上爲令減是爲長漢則不同應劭曰武帝時縣或數百戶爲令四五萬戶爲長無定率故曾稽郡惟一吳縣稱令自餘稱長東漢以來稱令　按陳寶爲高邱長　唐制以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五家爲保每里置正一人（山谷險阻地遠人稀之處驛置郵遞）　案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爲坊別置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奸非並勸其課役在田野者爲村別置村正一人其村滿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不滿十家者隸入大村不須別置村正天下戶爲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留縣一送州一送戶部常留三比在州縣五比送省諸里正縣司選勳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強幹者充其次爲坊正若當里無人聽於比鄰里簡用其村正取白丁充　唐制人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

宋史食貨志宋制歲賦其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凡田之在官賦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賦百姓

各得專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是也。曰丁口之賦。百姓歲輸身丁錢米是也。曰雜變之賦。牛皮蠶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是也。歲賦之物。其類有四。曰穀。曰帛。曰金鐵。曰物產。是也。穀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麥。四曰黍。五曰稷。六曰菽。七曰雜子。帛之品十。一曰羅。二曰綾。三曰絹。四曰紗。五曰縑。六曰紬。七曰縑。八曰絲。九曰綿。十曰布葛。金鐵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銀。三曰鐵鑞。四曰銅鐵錢。物產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齒革翎毛。三曰茶鹽。四曰竹木麻草。五曰果藥油紙薪炭漆蠟。六曰雜物。其輸有常處。而以有餘補不足。則移此輸彼。移遠就近。謂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輸。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

呂氏春秋。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讒人。而令已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擊搖其肘。吏書不善。則宓子賤爲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爲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擊搖臣之肘。書惡而又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爲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

淮南子。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趣留。戍五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

通典。景龍二年十二月。御史中丞姚廷均奏稱。律令格式。懸之象魏。率而行之。事無不理。比見諸司。不能遵守章程。事無大小。皆悉奏聞。臣聞爲君者任臣。爲臣者奉法。故云汝爲君。毋恃厥明。則知萬幾政務不可徧覽也。所以設官分職。委任責成。百辟惟時。以成垂拱之化。比者或修一水窗。或伐一枯木。並皆上聞。旋展。取斷宸衷。豈代天理物之道。自今以後。若緣軍國大事。及牒式無文者。任奏取進止。自餘據章程合行者。各令準法處分。其自生疑滯。致有稽失者。請令御史隨事糾彈。上從之。

太宰。周武王時周公旦始居之。掌邦治爲六卿之首。秦漢魏不常置。晉初依周禮備置三公。三公之職。太師居首。景帝名師。故置太宰以代之。太宰。蓋古之太師也。殷紂之時。箕子爲太師。周武王時。太公爲太師。周成王時。周公爲太師。周公薨。畢公代之。漢西京初不置。平帝始復置太師官。而孔光居焉。漢東京又廢。獻帝初。董卓爲太師。卓誅又廢。魏世不置。晉既因太師而置太宰。以安平王孚居焉。 太傅。周成王時。畢公爲太傅。漢高后元年。初用王陵。 太保。殷太甲時。伊尹爲太保。周武王時。召公爲太保。漢平帝元始元年。始用王舜。後漢至魏。不置。晉初復置焉。自太師至太保。是爲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無其人則闕。

相國。漢高帝十一年始置。以蕭何居之。能丞相。何薨。曹參代之。參薨。罷。魏齊王以晉景帝司馬師爲相國。

晉惠帝時趙王倫。愍帝時南陽王保。安帝時宋高祖。劉裕。順帝時齊王。蕭道成。並爲相國。自魏曹以來。非復人臣之位矣。 丞相。殷湯以伊尹爲右相。仲虺爲左相。春秋武王二年。始置丞相官。丞本相助也。惠武王子。昭襄王。始以樗里疾爲丞相。後又置左右丞相。漢高帝初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漢東京不復置。至獻帝建安十三年。復置丞相。魏世及晉初又廢。惠帝世趙王倫篡位。以梁王彤爲丞相。永興元年。以成都王穎爲丞相。愍帝建興元年。以琅邪王睿爲左丞相。南陽王保爲右丞相。二年以保爲相國。睿爲丞相。元帝永昌元年。以王敦爲丞相。轉司徒。荀組爲太尉。以司徒官屬并丞相。爲留府。敦不受。成帝世以王導爲丞相。錄司徒前以爲丞相府。導薨。能丞相。復爲司徒府。宋世祖初以南郡王義宣爲丞相。而司徒府如故。 太尉。自上安下曰尉。掌兵事。郊祀。掌弧獻。大喪則告謚南郊。堯時舜爲太尉官。漢因之。武帝建元二年省。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罷大司馬。置太尉以代之。靈帝末以劉虞爲大司馬。而太尉如故。 司徒。掌民事。郊祀。掌省牲視濯。大喪安梓宮。少昊氏以鳥名官。而祝鳩氏爲司徒。堯時舜爲司徒。舜攝帝位。命契爲司徒。契元孫之孫曰微。亦爲夏司徒。周時司徒爲地官。掌邦教。漢西京初不置。哀帝元壽二年。罷丞相。置大司徒。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去大。 司空。掌水土事。郊祀。掌掃除陳樂器。大喪。掌將校復土。舜攝帝位。以禹爲司空。契之子曰冥。亦爲夏司空。殷湯以咎單爲司空。周時司空爲冬官。掌邦事。漢西京初不置。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爲大司空。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復爲大司空。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去大。獻帝建安十三年。又罷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都慮免。不復補。魏初又置司空。 大司馬。掌武事。司。主也。馬。武也。堯時棄爲后稷。兼掌司馬。周時司馬爲夏官。掌邦政。項籍以曹咎、周殷、並爲大司馬。漢初不置。武帝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始直云司馬。議者以漢有軍候千人。司馬官故加大。及置司空。又以縣道官有獄。司空又加大。王莽居攝。以漢無小司徒。而定司馬、司徒、司空之號。並加大。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省大司馬。以太尉代之。魏文帝黃初二年。復置大司馬。以曹仁居之。而太尉如故。 大將軍。凡將軍皆掌征伐。周制。王立六軍。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將軍之名。起於此也。楚懷王道三將入關。宋義爲上將。漢高帝以韓信爲大將軍。漢西京以司馬冠之。漢東京京大將軍。自爲官位。在三司上。魏明帝青龍三年。晉宣帝司馬懿自大將軍。爲太尉。然則大將軍在三司下矣。其後又在三司上。晉景帝爲大將軍。而景帝叔父孚爲太尉。奏改大將軍在太尉下。後還復舊。晉武帝踐阼。安平王孚爲太宰。鄭冲爲太傅。王祥爲太保。義陽王望爲太尉。何曾爲司徒。荀顗爲司空。石苞爲司馬。陳騫爲大將軍。凡八公。同時並置。唯無丞相焉。 持節都督。前漢遣使。始有持節。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時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帝爲相。始遣大將軍督軍。二十一年。征孫權。還。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也。魏文帝黃初二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三年。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則總統外內諸軍矣。明帝太和四年。曾宣帝征蜀。加號大

都督。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晉文帝都督中外諸軍。尊加大都督。晉世則都督諸軍爲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爲下。使持節爲上。持節次之。假節爲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軍令者。晉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導居之。宋氏人臣則無也。江夏王義恭。假黃鉞。假黃鉞則專戮節將。非爲人臣之常器矣。　刺史。黃帝立四監以治萬國。唐虞世十二牧。是其職也。周改曰。秦曰監御史。而更遣丞相史分刺諸州。謂之刺史。刺之爲言。猶參覘也。寫書亦謂之刺。漢制不得刺尚書事是也。刺史班行六條詔書。其一條曰。彊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彊陵弱。以衆暴寡。其二條曰。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詔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其三條曰。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加罰。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剝戮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譴言。其四條曰。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其五條曰。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其六條曰。二千石遠公下比。阿附豪彊。通行貨賂。割損政令。歲終則乘傳詣京師奏事。成帝綏和元年。改爲牧。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刺史。前漢世刺史。乘傳周行郡國。無適所治。後漢世所治。始有定處。止八月行部。不復奏事京師。晉江左猶行郡縣班詔。蓋據追遠詩曰。先君爲鉅鹿太守。迄今三紀。黍私爲冀州刺史。班詔次于郡傳是也。靈帝世。天下漸亂。豪傑各據有州郡。而劉焉、劉虞、並自九卿出爲益州、幽州牧。其任重矣。牧二千石。刺史六百石。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爲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郡當邊戍者。丞爲長史。晉江左皆謂之丞。尉典兵。備盜賊。漢景帝中二年。更名守曰太守。尉爲都尉。光武省都尉。後又往往置東部、西部都尉。有蠻夷者。又有屬國都尉。漢末及三國。多以諸部都尉爲郡。晉成帝咸康七年。又省諸郡丞。宋太祖元嘉四年。復置。漢武帝納董仲舒之言。元光元年。始令郡國舉孝廉。制。郡口二十萬以上。歲舉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材任三輔縣令。魏初更制。口十萬以上。歲一人。有秀異不拘戶口。江左以丹楊、吳、會稽、吳興、並大郡。歲各舉二人。漢制。歲遣上計。掾史各一人。條上郡內衆事。謂之偕簿。至今行之。　縣令、長。秦官也。大者爲令。小者爲長。侯國爲相。漢制。置丞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五家爲伍。伍長主之。二五爲什。什長主之。十什爲里。里魁主之。十里爲亭。亭長主之。十亭爲鄉。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

錄公

通鑑註。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惟錄尚書事者。權任稍重。自是迄于齊梁。謂之錄公。賢曰。武帝初。以張子儒領尚書事。錄尚書事自此始。晉百官志曰。漢武時。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奏事。知樞要者。始領尚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霍光以大將軍。王鳳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並領尚書事。後漢章以太傅趙憙。

太尉牟融。並錄。錄尚書事。尚書有錄名。自此始。亦西京領尚書之任。唐虞大麓之職也。沈約曰。漢東京每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蓋輒省。

中書省

通鑑。陳武帝紀。是時政事。皆由中書省。置二十一局。各當尚書。諸曹總國機要。尚書唯聽受而已。

中朝

漢書。劉輔傳註。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也。

三年喪

漢書。哀帝紀。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喪三年。師古曰。言謂處家持喪服。漢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是後吏又守職居官。不行三年喪服。其後又開長吏以下告寧。言事者或以爲刺史二千石。宜同此制。帝從之。建元元年。尚書孟布奏。宜復如建武永平故事。絕刺史二千石告寧及父母喪服。又從之。至桓帝永興二年。復令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壽二年。又使中常侍以下。行三年服。至延熹元年。又皆絕之。宋明帝泰始元年。詔諸將吏二千石以下。遭三年喪。聽終歸寧。庶人復除徭役。梁書柳惲傳。試守鄱陽相。聽吏屬得盡三年喪禮。署之文教。百姓稱焉。　唐制。凡斬衰三年。齊衰三年者。並解官。齊衰杖期。及爲人後者。爲其父母。若庶子爲其母者。並解官。申其心喪。

郎官

秦有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漢武帝更名光祿勳。其屬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謂之三署郎。而中郎以下。更直執戟。內殿門禁。外充車騎。類取經明行修者充之。至于公車。特起賢良方正敦樸有道。而公府掾曹。試博士者。多在此選。而劉向、翟光、張安世、東方朔、楊雄、之徒。皆與焉。是以董仲舒欲使列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節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宿衛之選。可謂重矣。魏晉以後。無復三署郎。而光祿不復在禁中。至梁改爲光祿卿。北齊曰光祿寺。兼掌膳食帷幕而已。唐爲三衛五府。以品官之子弟。使父兄任保而後處之。亦古之須制也。

儀同三司

後漢孝鄧隲傳。延平元年。拜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始自隲也。

宦人久于其職

漢書。宣帝時曰。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博數詢。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褊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又宣帝以爲太守吏民之本。

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以質其言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唯良二千石乎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

黃霸爲潁川太守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止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

哀帝時王嘉爲丞相以時政苛急郡國守相數有變動上疏言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舉劾苛細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司隸輒吏或上書告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故縱遣使者賜金尉勉同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雖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唯陛下留神于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

後漢順帝時尚書令左雄上疏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宜帝興于仄陋綜覈名實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淳彫敝巧僞滋萌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拜除如流動缺百數送迎煩費損政傷民臣愚以謂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

官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時不能用

盧植上八事六曰遵堯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

金石錄後漢孫叔敖碑陰云期思長光視事一紀漢時令長有在官一紀不遷者乃知前世官吏重於移易如此不惟吏民免迎送之擾而士人亦皆安於其職無僥倖苟進之心與後世異矣

凡題刻唐人必書某號幾年宋以下多書甲子亦有不書年號者今識之以便等閱

唐高祖武德戊寅　太宗貞觀丁亥　高宗永徽庚戌　顯慶丙辰　龍朔辛酉　麟德甲子　乾封丙寅　總章戊辰　咸亨庚午　上元甲戌　儀鳳丙子　調露己卯　永隆庚辰　開耀辛巳　永淳壬午　宏道癸未　中宗嗣聖甲申　武后垂拱乙酉　永昌己丑　天授庚寅　長壽壬辰　延載甲午　天冊萬歲乙未　萬歲登封丙申是年又改萬歲通天　神功丁酉　聖歷戊戌

久視庚子　長安辛丑　中宗神龍乙巳　景龍乙未　睿宗景雲庚戌　先天壬子是年又改太極　元宗開元癸丑　天寶壬午　肅宗至德丙申　乾元戊戌　上元庚子　寶應壬寅　代宗廣德癸卯　永泰乙巳　大曆丙午　德宗建中庚申　興元甲子　貞元乙丑　順宗永貞乙酉　憲宗元和丙戌　穆宗長慶辛丑　敬宗寶曆乙巳　文宗太和丁未　開成丙辰　武宗會昌辛酉　宣宗大中丁卯　懿宗咸通庚辰　僖宗乾符甲午　廣明庚子　中和辛丑　光啟乙巳　文德戊申　昭宗龍紀己酉　大順庚戌　景福壬子　乾寧甲寅　光化戊午　天復辛酉　天祐甲子

後梁太祖開平丁卯　乾化辛未　均王貞明乙亥　龍德辛巳

後唐莊宗同光癸未　明宗天成丙戌　長興庚寅　潞王清泰甲午

後晉高祖天福丙申　出帝開運甲辰

後漢高祖天福丁未　乾祐戊申

後周太祖廣順辛亥　顯德甲寅

宋太祖建隆庚申　乾德癸亥　開寶戊辰　太宗太平興國丙子　雍熙甲申　端拱戊子　淳化庚寅　至道乙未　眞宗咸平戊戌　景德甲辰　大中祥符戊申　天禧丁巳　乾興壬戌

仁宗天聖癸亥　明道壬申　景祐甲戌　寶元戊寅　康定庚辰　慶曆辛巳　皇祐己丑　至和甲午　嘉祐丙申　英宗治平甲辰　神宗熙寧戊申　元豐戊午　哲宗元祐丙寅　紹聖甲戌　元符戊寅　徽宗建中靖國辛巳　崇寧壬午　大觀丁亥　政和辛卯　重和戊戌　宣和己亥　欽宗靖康丙午　高宗建炎丁未　紹興辛亥　孝宗隆興癸未　乾道乙酉　淳熙甲午

光宗紹熙庚戌　寧宗慶元乙卯　嘉泰辛酉　開禧乙丑　嘉定戊辰　理宗寶慶乙酉　紹定戊子　端平甲午　嘉熙丁酉　淳祐辛丑　寶祐癸丑　開慶己未　景定庚申　度宗咸淳乙丑　帝昺祥興己卯亡

遼太祖丁卯卽位稱元年　神册丙子　天贊壬午　天顯丙戌　太宗丁亥卽位仍稱天顯二年會同戊戌　大同丁未　世宗丁未卽位改元天祿　穆宗應曆辛亥（十年爲宋太祖之元）景宗保寧己巳乾亨己卯　聖宗統和癸未　開泰壬子　太平辛酉　興宗景福辛未　重熙壬申　道宗清寧乙未　咸雍乙巳　大康乙卯　大安乙丑　壽隆乙亥　天祚帝乾統辛巳　天慶辛卯　保大辛丑（五年亡）

金太祖收國乙未　天輔丁酉　太宗天會癸卯　熙宗乙卯卽位仍稱天會十三年　天眷戊午皇統辛酉　海陵天德己巳　貞元癸酉　正隆丙子　世宗大定辛巳　章宗明昌庚戌　承

安丙辰　泰和辛酉　衛紹王大安己巳　崇慶壬申　至寧癸酉　宣宗癸酉即位改元貞祐

興定丁丑　元光壬午　哀宗正大甲申　天興壬辰三年亡

元太祖丙寅稱帝金泰和六年　丁亥拖雷監國　太宗己丑元　辛丑太后稱制　定宗丙午元　戊申

太后稱制　憲宗辛亥元　世祖中統庚申　至元甲子　成宗元貞乙未　大德丁酉　武宗至

大戊申　仁宗皇慶壬子　延祐甲寅　英宗至治辛酉　泰定帝泰定甲子　文宗天厤戊辰

至順庚午　順帝元統癸酉　至元乙亥　至正辛巳二十七年即吳元年

通鑑書入寇者皆內外之辭非順逆之辭

荊卿生劫一語乃解嘲之辭其實軻劍術疎耳錯處只在末至身三字之間蓋匕首藏於圖中是極短小之物持短兵而與人角逐於殿堂之上其不勝必矣所以反被人創非秦王之用劍賢于軻勢使然也人心一動則神色必異荊軻所以爲神勇者全在臨事時一毫不動此孟賁輩所不及也

留侯籍前箸爲漢王言八不可實無八件正是一時口頭語今千載之下如見當日設問光景若後人作文定加併省便失神矣

陶徵士韋蘇州非直狷介實有志天下者陶詩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韋詩秋郊細柳道走馬一夕還何等感慨何等豪宕至於送楊開府一詩則少年之才氣與中年之底厲大略可見矣大凡抗爽高邁之人易與入道夫子言狂者進取正謂此爾

慕容紹宗被髮向北斗爲誓先人云必其俗有此某按南斗注生北斗注死故向北斗而誓之也

屈平漁父所見不同不以察察受汶汶者其天性然也雖然不止是也屈子宗臣也有與國存亡之義焉又安得如漁父所云哉

歐公作桑景傳譬言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嘗見其鵬末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此於宣和海上之盟洞若日見

陳勝舉兵詐稱公子扶蘇項燕成方遂詐稱衛太子意必當時有爲扶蘇衛太子未死之說者王郎詐稱成帝子子輿意必當時有爲成帝有子在民間之說者吾竊以疑壬午之事今且二百四十年矣踵其說者又撰出亡年譜一書尤可怪即迎入西內一節記者互異今則從同而是之矣雖然燕太子丹不過禮士慕俠而一時燕趙慷慨之徒不平其事遂有天聚馬角之談淮南王安不過禮士好奇而其時之人亦以爲安不死仙去又況守文令主一旦不幸而遭斯難賈倖卜郟而禍同鹿臺有心者能無惜之而爲是不死之論哉是亦不必深辯也幼時見一書載正統中一御史出有一僧當街呵之不去獻詩云云即世所傳流落江湖一律也事聞死獄中此書出於嘉隆間疑得暫其事正與衛太子同必京師有此事而傳之四方乃有迎入西內之說耳竊意建文既出亡四十載幸以無差亦可以絕意天家沒身巖岫復何所

戀而出託宮西內長謫海島之娛歸骨燕山距是首邱之志可疑者一或方遂之事人所易知思恩一奏未審眞僞何遽令乘傳入京有司以王禮見邪可疑者二截此事者或在正統五年或在七年年分參錯按七年十月太皇太后大漸召閣臣問朝廷有何大事未備而士奇對以建文君雖已滅曾蹕御四年宜令史官輯其實錄何至老佛一事舉朝曉昧莫究所終一若有所深諱而反出野史之流聞可疑者三果能待以王禮養其天年又豈不能出建庶人于幽閉之中而必待天順二年之後哉可疑者四然則西內之說斷乎未可信也遂國出亡或有之耳

鄭漁仲言作史莫先於表今觀宋遼金元四史紊亂殊甚不先作表則史未易讀也夫宋雖正統所在自建炎以下與南北朝無異作綱目者詳南而略北使金源一代可傳之事並闕不書殊失溫公之指比日偶閱四史因自混一之年以迄厓山之歲編成年表較漁仲尤爲簡略蓋記事自有紀傳圖譜簡則易明也

金自收國稱帝以後十二年而滅遼又一年而破宋何其速也元自斡難河即位以後二十九年而滅金又四十五年而滅宋何其遲也蓋金之宣哀二宗猶知守國非天祚荒淫之比而宋自端平之後亦尚有忠臣猛將分扼要害稍勝靖康時事而令州既殂皇后稱制未遑遠略故江南得延數年之命云

不備不虞不可以師韓世忠京口之戰只不曾備得無風及火箭二事遂敗於兀朮故用兵者在先識己之瑕而後可以待敵

龔子藥言謂今江南雖極大之縣數萬金之富不過二十家萬金者倍之數千金者又倍之數百金以下稍殷實者不下數百家以戶口數十萬之大縣而富戶不過千餘於千家之中而此數十家者煩苦又獨甚其爲國任勞即無事之時宜加愛惜況今多事皆倚辦富民若不養其餘力則富必難保亦至於貧而後已無富民則何以成邑宜予之休息曲加保護毋使奸人鷙食使得以其餘力贍貧民此根本之計又曰一邑之中食利於官者亡慮數千人恃諂煩刑苛則得以嚇射人錢故一役而挾六七人共之若不生事端何以自活宜每役止留一正副供驅使餘並能遣令自便營業而大要又在省事事省則無所售其嚇射即勸之應役將有不願而逃去者尤安民之急務也

盧九台告人曰不宜十分精神七分調停宰輔臺省一分消耗簿書期會其籌兵設策只二分餘耳若得五分辦賊亦不至任彼猖狂

濫觴言始也今以爲濫極之義舛矣蔽辜言斷也今訓若一言以蔽之義舛矣萬厤以後士子但讀時文不知用字所本且如家語孔子謂子路曰夫江始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至廣注觴所以盛酒者言其微也非濫極之義也詩溥言震之莫不震驚箋云甫動之以威則莫不懼而服者言其威武又見畏也非震驚之義也薛國觀疏首語驛遞之濫觴已極常日裕疏首語流氛之震驚可虞傳之史書可爲笑談亦恰

是一對

今人作四六中多用長調甚至數十字爲一對不知何以云四六也昉于陸宣公奏議蓋論事之文不拘一體固然爾用之表啟自萬曆中年夫四六乃文之近體其變而每下又如此何論古文哉士衡四六最勝中有逸氣晉宋之文對而不整然其氣厚下此對愈工而文愈薄矣徐庾已不及下而王楊盧不及宋人四六則別自一體爾

南齊顧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輒執書慟泣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世但知爲王偉元事耳

世但知蘇武持節匈奴不知同還者又有馬宏奉使被拘不屈者三人蘇武于什門洪皓武在匈奴十九年什門在燕二十四年皓在金亦幾二十年

周永興何允言竟是一篇戒殺生文後人立論總不出此

晉書東海王越傳有博士庾純議招魂葬一篇可取看來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只此八字可以平天下今人尚未到子路地位豈可不終身誦之

麟士曰詩師中有麻麻衣如雪禮運治其麻絲以爲布帛皆古無棉布績必用麻之證然亦當如今苧布練熟者非因服麻布之謂也麻衣如雪麻衣布衣也古未有木棉若用布自必是麻所成者凡言麻即布耳杜詩麻鞋見天子又肅宗與李泌出軍人環指之曰衣黃者宦人也衣白者山人也則天子前亦不禁白

晉簡文帝作相召謝萬爲撫軍從事中郎萬著白綸巾鶴氅裘麗版而前

玉海晉漢魏之太初晉元之建武魏孝武之永興唐肅宗之上元皆自重一代之號元朝又重至元元修之永興高延宗之隆化俱史不載先天永貞皆內禪之後改元耳兩後周無年號

明朝年號重於前代者四永樂有三宣德有二金楊安兒元太子阿速吉八正德有二夏崇宗天啟有三元灤僧梁永嘉王莊陳友諒崇禎字出南齊謝超宗南郊登歌有云史正嘉兆神宅崇禎

昔人未即帝位有讓讓止稱元年者有以干支紀者李嵩改元庚子竇建德改元丁丑蓋云庚子年丁丑年爾

晉惠帝時同時有二孫秀二王敦

金貞元元年都燕正隆六年都汴大定元年復都燕貞祐二年復都汴

國史之書上之好惡下之人心繫焉崇禎十七年而烹宗實錄未成亦由門戶方爭白黑難定宋自紹聖以蔡卞爲國史修撰改神宗實錄而國是始淆於乎好惡之成豈不繫乎其人哉昔人有言蔡文姬失節

而在列女智知章七十乞鑑湖而在隱逸以作史者失身之人難遇之上也可不愼與

永嘉之時兵革四逼雒陽孤危朝議欲遷都以避難王衍以爲不可賫車牛以安衆心及漢兵將至荀晞喪請遷都倉垣使從事中郎劉會將船數千艘宿衛五百人穀千斛迎帝帝將從之公卿稱璵左右戀資財遂不果行然則國家危迫之時去邠邑岐未爲非計特圖之不可不豫爾

古之治兵者必治賦古之治民者必籌兵而漢之太守皆自爲將自古守令將帥之不相爲用未有如今日者也

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宏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齊公擊馬超敵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姚襄每見一軍輒喜古人兵機大略相同

兀朮東下非知府陳規有米數千石則劉錡亦不能守

唐之樞密院乃是宦者宋則爲大臣宋之太監乃是文官今則爲宦者

熙豐之法有至今不變者經義也武舉也茶馬也崇觀之法有至今承用者鄧洵武之官階也

孫沔以張禹李林甫斥呂夷簡而夷簡以爲元規藥石之言恨開此邇十年爾又如文彥博請召還唐介宋時相臣尚有此

應奉識車匠於開扇附承會楊惰記漫漢于陳麵北齊書

蔡邕著盡與王粲宋懷方二禮付戚袞呂元伯叩頭于王慧龍沐謙委身于司馬楚之紇干承基不忍于于志寧

六國首事之時憂在亡秦而已而不知劉項之分爭者五年春陵起兵之日誅莽而已而不知赤眉、王郎、劉永、張步、隗囂、公孫述之各據者十二三年初平起義之時討卓而已而不知傷、汜、二袁、呂布之輩相攻二十餘年而卒爲三國晉陽舉事之日患在獨夫而已而不知世充、仁杲、建德之倫十餘年而始克平之是知相因之勢聖人不能回而已見之形非智士之所患也深思而逆爲之計豈不在乎識微之君子哉

秦盜之興天之所以開興人也王莽之世劉崇翟義之倫既不能克不生羣盜則海內不亂而眞人亦無所憑以出故新市平林爲光武之先驅及寇勢日久野無所掠人窮反本厭兵愁泣而太平之兆已開於是甲齊熊耳兵散歸田而天下定於一矣故盜賊之生不得不生其散不得不散勢有相因而天心繫焉

繇今證古則天意若有可知者中生之縊韓原之獲子圉之逃若此者爲文公也衛太子之不得其死孝昭之無嗣昌邑之不君若此者爲中宗也孝成之絕嗣哀平之短折王莽之篡代若此者爲光武也傳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故惠懷之際國幾亡矣而君子以爲天之啟晉居攝之年漢中絕矣而識者以爲天之祚劉

夫子告子張。其或繼周。百世可知也。於何知之。以理而已。文信國執于元。作詩曰。閏位適在三七間。禮樂終當屬興主。數十年之後。明太祖起。而其言驗。金仁山作通鑑前編後序曰。王仲淹續經之作。疾病而聞江都之變。泫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啟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數十年後。明太祖起。而其言亦驗。二子者。一知于宋將亡之時。一知于宋已亡之後。豈有甘德蔡少公之術哉。孟子之知天也。曰。一治一亂。夫子之知天也。曰。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止矣。

漢未絕。則光武中興。漢絕。則昭烈再世。是以功德本乎祖宗。滅秦者秦。非六國。誅莽者莽。非漢兵。是以推戴繫乎民心。才高天下。則漢祖唐宗。才酬德齊。則三國南北。是以裁定在乎人事。五胡蕃鎮。積數十年已成之形。則河山分裂。隋季元終。僅十餘年之羣盜。則不傳其子。是以分合視乎成形。世祖自信於會宛之日。少康恭澆於牧正之時。是以大器觀乎人主。

方莽之亡。隗囂曰。漢。鄧曄曰。漢。申碭屠門少之屬。皆曰。漢。其後雲臺諸將。無一人列名。其中者。何哉。小則盜賊。大則覬覦。非望。本不知天命之歸。而特欲稱名以集衆者也。是以班叔皮。馬文淵。爲見幾之士矣。崑山城中。馬鞍山東隅。向來宿莽幽翳。無登者。崇禎十二三年間。宗伯顧公。疏剔林藪。鑿池創亭。宛然一園林矣。時先祖聞之曰。昔形家謂此爲龍頭。鑿之非宜。不五六年。遂有屠城之禍。而宗伯亦死事于溫。頃讀宋史。胡文恭公宿。在慶曆間。以蓬萊諸山。居京師東隅。往往取金其中。以致地震。請禁民鑿山以寧地道。又漢書云。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是以致旱。此皆與先祖之言符合者也。

明封疆之律固嚴。而待死事之臣太薄。且如州縣之吏。或蒞任未久。或兵力不支。與城俱亡。雖無益於邊陲之事。而其人之責則已塞矣。惟督撫大臣。不可以此寬其失地之律。然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蔑祉稷者。古人亦未之奇也。非其人而遣之。則罪在中樞。當其事而製之。則罪在主者。而死事之臣。自可錄其節。而掩其眚。庶乎平明之論與。

人富則難使也。夫人之輕于生。必自輕于貨也。始古之士大夫。不封殖。不厚奉。視天下之物。無以干其中。彼且不知世利之足戀也。而後可以決然于一死。今且舉天下之士大夫。而莫不愛金。官日尊。而金日益多。金多而愛與之終始。彼又安肯一旦舍此纍纍者而死也。田單。天下之奇人也。能以二城復興齊國。及至封爲安平。奉以夜邑。娛以黃上。黃金橫帶。而騁乎瀋滬之間。則無死敵之心矣。是故人富而重其生。絕吭伏劍。不出素封千戶之家。戚戚自裁。多在婢妾賤人之輩。嗚呼。富未必富也。生未必生也。古之偷生蒙恥。幸免而歸。爲鄉里所不齒者有矣。未若今之甚也。非特不齒也。破其廬。刼其資。燔其室。而後厭於人心者何哉。古不富而今富也。富然後樹怨深。富然後人思奪之。於是靦然面目者。不敢見人。而癲顏有北之鄉。匿影曦光之下。嗚呼。雖悔之何及哉。

李牧爲將。盡用市租。馬隆討羌。身至武庫。

昴畢之間爲天街。其南陽國。其北陰國。

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魚陰類。民之象也。逆流而上。言民將不從君令。爲逆行也。其在天文。魚星中河而處。車騎滿野。易曰。无魚之凶。遠民也。詩云。牧人乃夢。衆維魚矣。

魏世宗延昌甲午。填星守天江。梁主大發軍衆。造浮山堰以遏淮水。明年填星在天江。而梁堰壞。奔流決溢。

元初。太陰犯填星。熒惑指鉤鈐。皆陵夷城郭之象。於是盡墮江淮城郭。

國語。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注。火心星。夏之十二月。晨見於辰。辰角。大辰蒼龍之角。朝見於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天根亢氐之間。寒露之後。五日朝見。本。氐也。寒露後十日。駟。房星。建戌之中。駟見火見。霜降之後。定謂之營室。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止于午。

韓文公集。送窮文注。洪曰。予嘗見文宗備問云。顓頊高辛時。宮中生一子。不著完衣。號爲窮子。其後正月晦死。宮人葬之。相謂曰。今日送窮子。自爾相承送之。又唐四時寶鑑云。高陽氏子。好衣弊食糜。正月晦巷死。世作麋棄破衣。是日祝于巷曰。除窮也。唐姚合正月晦日詩。年年到此日。攜酒拜街中。萬戶千門裏。無人不送窮。送窮窮不去。相泥欲何爲。今日官家宅。淹留又幾時。古人皆恨別。此別恨銷魂。只是空相送。年年不出門。

隋文建長安。唐實都之。元人開會通河。明實用之。

宛王賜歸光武。封懷侯。漢中王嘉歸光武。拜千乘太守。至建武十三年。封順陽侯。西平王李通歸光武。封固始侯。鄧王王常歸光武。封山桑侯。皆不得用前更始封爵。楚懷王封高帝爲武安侯。又進爲沛公。及郎位之後。封濞爲沛侯。孝武初。封田蚡爲武安侯。光武建武二十年。徙中山王輔爲沛王。中元二年。封輔子寶爲沛侯。景知漢人質直。尚無拘忌。自符堅有龍騰虎躍之言。遂成姚萇之讖。而唐之中興。宋之都點。遂爲人臣不敢居之官矣。

呂后封大謁者張釋爲建陵侯。此封宦官之始。

漢高帝甲辰崩。丙寅葬。二十二日。文帝己亥崩。乙巳葬。六日。景帝甲子崩。癸酉葬。九日。

唐自中葉以前。長子皆不得立。高祖太子建成被殺。太宗太子承乾廢。高宗太子忠廢。太子宏暴卒。太子賢誅。中宗太子重俊誅。睿宗長子宋王成器讓位。元宗太子瑛誅。至代宗始以長子踐位。

隋文帝皇后。獨孤氏崩。著作郎王劭上言。大行皇后。福善頤符。備諸秘記。皆云是妙善菩薩。史家載之以爲讖。後萬歷中。尊孝定太后爲九蓮菩薩。

以縣名稱其人者。惟政府爲然。嘉靖中嚴惟中曰分宜。徐子升曰華亭。是也。他部院則不稱之。以一縣或

有二三人同朝難於分別也唐張九齡開元名相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李德裕天下士推重不敢有所斥稱贊皇公此即稱縣名之所本矣

宋洪邁從孫倬丞宣城自作題名記邁曉之曰他文尚可隨力工拙下筆如此記豈宜犯不韙哉蓋以韓文公有藍田縣丞廳壁記也李太白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史記甘羅年十二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後人誤以爲年十二爲秦相作一句昔人辯之已明然北齊彭城王浟答博士韓毅曰甘羅幼爲秦相未聞能書則南北朝已有此語

巡撫字惟天子得用之唐王勃春思賦妾本幽閨學歌舞寧知漢代多巡撫前年齋祭謁甘泉今歲笙簫巡撫字惟天子得用之唐王勃春思賦妾本幽閨學歌舞寧知漢代多巡撫前年齋祭謁甘泉今歲笙簫

祠后土洪武年間命皇太子巡撫陝西亦用此義後遂以入大臣之銜後周武帝西巡幸瓜州刺史李賢

餘詔曰今巡撫留此不殊代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隋煬帝紀仁壽初奉詔巡撫江南蘇威傳持節巡撫

江南文帝紀遣韋洸王煚持節巡撫嶺南南史袁昂傳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

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親也後周書崔猷傳時昏姻禮廢嫁娶之辰多舉音樂

猷請禁斷是則嫁娶用樂其來未久

孔子誨其弟子皆稱名孟子則皆曰子稱於他人之前亦曰子樂正子高子是也亦可見世風之變矣

喪服小記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若不知姓則書氏是則婦人之稱氏者以不得其姓而書之也今乃一概曰氏非矣

柳下惠之妻稱柳下爲夫子列子之妻稱列子爲先生

通譜之事在古人即已有之唐書張九齡爲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中書令親重之與通譜系嘗曰後出詞人之冠也劉三復爲浙西從事汝州刺史劉禹錫以宗人遇之深重其才嘗爲詩贈三復序曰從弟沈亞之爲韓尹祭韓令公文曰嘗敍族以姪余譜同源於康子宋黃魯直作黃育字序曰會稽黃溼與庭堅皆出於婺州之黃由七世以上失其譜以年相望與溼相近復以兄弟合宗

梁夏侯譙去夏稱侯託爲侯景族子唐令狐綯爲相凡姓狐者皆稱令狐有人爲詩以譏之與夏侯譙事相反而實相類

元時碑多有一行漢字一行蒙古字者惟印文不然予見靈巖寺祖師殿前元碑上有泰安州印乃正蒙也

漢昭帝始元六年七月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唐德宗貞元二年十二月壬申從度支奏京城畿內權酒每斗權錢一百五十文蠲酒戶差役昔人以杜詩徵唐時酒價謂每斗直錢三百文若在貞元以後則此三百文者半歸之酒家而半輸之國用也

後漢書韋恭傳年十五與母及弟丕俱居太學可見當時學舍寬廣遠方貧生可以將母就業其養士之

調備矣

唐人除官多有以父名而不拜者又有前人丁憂後人視任避其凶嫌而不赴者舊唐書杜佑傳爲盧杞

所惡出爲蘇州刺史佑母在杞以蘇州疊闕授之佑不行

元史張立道傳先是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鶚少爲先師立道首建孔子廟

明朝諡不避重如兩張文忠兩王文肅之類是矣若甲申死節一時賜諡二十二人而吳麟徵吳甘來二人並諡忠節事同姓同諡又同非別嫌示信之義亦禮臣之疏略也

古之善治兵者營平久駐湟中月計糧穀芻藁數十萬未見累民古之善理民者乘虛市至成都即奏能

陝西米數萬未聞餒士古之善養兵者荆州十年之積不煩轉運古之善利民者內史牛車之輸不費追

呼

明宣宗時特著三法一久任二不次遷擢三不限流品萬厤庚戌丙辰用閣臣言館選隔科一舉故二科

獨無庶吉士本舊制也至崇禎甲戌丁丑復行之

守令之難有四坐堂皇撫一邑專精課治何業不就而時日耗于趨迎精神殫于餽遺奔馳鞭鞭東西奔

馳其難一工於彌縫善事上官者躐薦臺省不者輒以他事中之其難二首尾牽制文移把持尺寸以上不得輕有所舉長材無以自見掣肘之患其難三官如行馬惟一過耳曾役爲主

人官者爲客則貴弊不可得知知不可得竟其難四既責其拘循而以征輸不及額議罰既戒其貪墨而

以設處不誤公爲程

趙槩爲守而勅縣不得催科盧坦爲令而諭府請寬限

伊尹嚴一介之取先嚴一介之與與人者取人之捷徑有以己之不廉成己之不法亦有以己之不法成

人之不廉

萬家之邑必有士夫數十諂諛相先侈靡相耀子女姻亞僮僕坐較金帛以爲意色稍不能忍必且譁張

恣睢而取必於官

海忠介惟有一袍一僕之風始能建言世廟陸文定惟有焚香啜茗之致始能不謝分宜

茅屋數椽穜稑百畝僅給衣食如吳介庵之高持陳介夫之與誓不營私終身不渝如何文肅之正大敝裘

尚假于人牝馬亦非己有如陳茂烈之風紀自持

漢之能吏多出掾史唐節度所辟書記亦往往入而爲大官即明之吳訥以醫士起中丞郁新嚴震以人

才登八座楊士奇以白衣薦舉而直綸扉陶魯以恩蔭而至金吾黃福以貢士而爲六卿胡儼以鄉舉而

爲司成況鍾蔚能以吏員而爲郡守

諸城志明太祖嘗語侍臣曰那進士每有學問著選學官教秀才那歲貢每曉事體著選有司牧民故一

時進士多除教職而歲貢多除縣官。滄縣膴仕。

巴蜀被文翁之化。易誦刺爲文章。南陽被召父之化。易商賈爲本業。潁川被黃韓之化。轉爭訟爲篤厚。

魯戈無反日之誣。越甲有鳴君之恥。

弁髦不用於三加之後。芻狗之施於神醉之時。

烏將夕而歸巢。蟲向寒而坏戶。

韓信家耳。智伯園桃。

非常之策。陳湯不奏於公卿。度外之功。班超不謀於從事。

虹干燕日。電擊齊臺。

張鎬百二。劉炫逕山。

蛇生林屋之山。鹿走姑蘇之館。洞庭無三庶。蛇戍蛾眉之亂。姑有蛇。

欲求寶劍。須乞豐城。爲覓丹砂。便求勾漏。

移鐘虡於京雒。作太廟於臨安。

葬梁鴻於要離之側。闔延篤於三閭廟中。

王陵後至。晚封安國之侯。馮延遲降。僅授曲陽之令。

樊宏手疏章澳親書

陳敬瑄節度三川。進秩實始於擊毬。李存賢節度幽州。先資乃緣於手博。

幣帛之禮。貴於未將。祭祀之誠。嚴乎不薦。

多儀不享。既濃何觀。

入止都門。既艮坤之闔絕。出游江上。又巽坎之難期。章蘇州訓李瀆詩。都城二十里。居在艮坤。人生所各務。莫圖哈朝翔。

外廷之吏。謂楚鵲以爲烏。內侍之臣。指秦鹿而云馬。

好時陸賈。因陸傳。山東李白。

侯猶貧晉筮史。鄭朝賄趙太卜。

鹿車先上。文偉無雜載之容。狐貉同行。子路有不求之節。

常存渡蟻之心。且試按蟾之手。宋鄭綱竹渡蟻。雲鳳經。手蟾者可使試按蟾。置龜於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復生知故也。

楚人亡布。以爲令尹盜之。愚公失駒。仲父自引其過。

追李峴而穀價平。烹宏羊而天雨降。李峴爲京兆尹。楊國忠嫉峴。賣百姓爲之謠曰。欲得米價賤。無過追李峴。京兆庶其不附己。出爲長沙太守。時京

南陽之五伯齊名。涼部之三明並美。五伯見後漢郭彪傳。

燈然畫亭之醉。爲啄桓元之目。

朝多鳴豫之夫。邑有宣驥之士。

時日曷喪。如水益深。

粗通六合之占。頗識五殘之變。

太公擁彗於高臯。仲孺叩頭於去病。

人犧。國狗。

烏不烏。鵲不鵲。猶言鴟鴞充廷。馬非馬。驢非驢。漫曰麒麟在藪。

明列輔起家考

永樂七人

解縉。吉水中會。庶吉士戊辰。黃淮。永嘉中會。庶吉士丁丑。胡廣。吉水修撰庚辰。楊榮。建安修撰庚辰。楊士奇。泰和吳府書理由生員。金幼孜。新淦給事中庚辰。胡儼。南昌進士庶吉士丁卯。

洪熙五人

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並見。楊榮。

宣德五人

楊榮。金幼孜。並見。楊溥。石首編修庚辰。張瑛。邢臺學士。陳山。沙縣。泰化縣教諭科目口。

正統八人

楊榮。楊溥。並見。陳循。泰和修撰乙未。曾鞏。寧晉修撰癸丑。馬愉。端朐修撰丁未。苗衷。定襄編修己丑。高穀。應天吉化士乙未。張益。吳縣庶吉士乙未。

景泰九人

陳循。高穀。並見。彭時。安福修撰戊辰。商輅。淳安修撰乙丑。俞綱。嘉興郎府書理由生員。江淵。江陵編修庚戌。王一寧。仙居進士庶吉士戊戌。蕭鎡。泰和編修丁未。王文。東鹿御史辛丑。

天順八人

彭時。見上。徐有貞。吳縣庶吉士癸丑。許彬。寧陽庶吉士乙未。薛瑄。河津御史辛丑。李賢。鄧州吏部主事癸丑。呂原。秀水編修壬戌。岳正。灤縣編修戊辰。陳文。廬陵編修丙辰。

成化十人

彭時。商輅。李賢。陳文。並見。萬安。眉州庶吉士戊辰。劉定之。永新編修庚辰。劉吉。博野庶吉士戊辰。彭華。安福庶吉士甲戌。尹直。泰和庶吉士甲戌。劉翊。廣光庶吉士戊辰。

宏治六人

劉吉。見上。徐溥。宜興編修甲戌。劉健。洛陽庶吉士庚辰。邱濬。瓊山庶吉士甲戌。李東陽。茶陵庶吉士甲申。謝遷。餘姚庶吉士乙未。

正德十四人

李東陽　謝遷（俱見上）　焦芳（慈溪，庶吉士，癸未）　王鏊（吳縣，修撰，乙未）　楊廷和（新都，庶吉士，戊戌）　劉宇（禹州，上海縣知縣，壬辰）　曾元（合山，工部主事，乙未）　劉忠（東訓，庶吉士，戊戌）　梁儲（順德，庶吉士，戊戌）　費宏（鉛山，修撰，丁未）　靳貴（丹徒，修撰，庚戌）　楊一清（丹徒，中書，壬辰）　將冕（全州，庶吉士，丁未）　毛紀（掖縣，庶吉士，丁未）

嘉靖二十七人

謝遷　楊廷和　費宏　楊一清　蔣冕　毛紀（俱見上）　袁宗皋（石首，庶吉士，庚戌）　石瑤（盧城，庶吉士，丁未）　賈詠（臨潁，庶吉士，丙辰）　翟鑾（古城，庶吉士，乙丑）　張孚敬（永嘉，南京刑部主事，庚辰，桂萼（安仁，丹徒縣知縣，辛未）　方獻夫（南海，庶吉士，乙丑）　李時（任邱，庶吉士，壬戌）　夏言（貴溪，行人，辛丑）　顧鼎臣（崑山，修撰，乙丑）　嚴嵩（分宜，庶吉士，乙丑）　許讚（寶應，大名府推官，丙辰）　張璧（石首，庶吉士，辛未）　張治（茶陵，庶吉士，庚戌）　李本（餘姚，庶吉士，壬辰）　徐階（華亭，編修，癸未）　袁煒（慈谿，編修，戊戌）　嚴訥（常熟，庶吉士，辛丑）　李春芳（興化，修撰，丁未）　郭朴（安陽，編修，乙未）　高拱（新鄭，庶吉士，辛丑）

隆慶八人

徐階　李春芳　高拱（並見上）　陳以勤（南充，庶吉士，辛丑）　張居正（江陵，庶吉士，丁未）　趙貞吉（內江，庶吉士，乙未）　殷士儋（歷城，庶吉士，丁未）　高儀（淶水，庶吉士，辛丑）

萬曆二十人

張居正（見上）　呂調陽（興化，修撰，庚戌）　馬自強（同州，庶吉士，癸丑）　張四維（潞州，庶吉士，癸丑）　余有丁（鄞縣，編修，壬戌）　申時行（吳縣，修撰，壬戌）　王錫爵（太倉，編修，壬戌）　許國（歙縣，庶吉士，乙丑）　王家屏（山陰，庶吉士，戊辰）　陳于陛（南昌，庶吉士，戊辰）　趙志皋（鄞縣，編修，戊辰）　張位（新建，庶吉士，戊辰）　沈一貫（鄞縣，庶吉士，戊辰）　朱賡（山陰，庶吉士，戊辰）　沈鯉（隨縣，庶吉士，乙丑）　于慎行（東阿，庶吉士，戊辰）　李廷機（晉江，編修，癸未）　葉向高（福清，庶吉士，癸未）　吳道南（崇仁，編修，己丑）　方從哲（福清，庶吉士，癸未）

泰昌三人

方從哲（見上）　劉一燝（南昌，庶吉士，乙未）　韓爌（瀋州，庶吉士，壬辰）

天啟二十一人

葉向高　方從哲　劉一燝　韓爌（並見上）　何宗彥（隨州，庶吉士，乙未）　孫承宗（高陽，編修，甲辰）　沈灌（烏程，庶吉士，壬辰）　孫如游（餘姚，庶吉士，乙未）　史繼偕（日照，庶吉士，壬辰）　周如磐（溧陽，庶吉士，戊戌）　丁紹軾（貴池，庶吉士，丁未）　朱國祚（秀水，庶吉士，癸未）　朱國楨（烏程，修撰，己丑）　朱延禧（柳城，庶吉士，乙未）　魏廣微（南樂，庶吉士，甲辰）　馮銓（茌平，庶吉士，癸丑）　顧秉謙（崑山，庶吉士，乙未）　黃立極（元城，庶吉士，甲辰）　張瑞圖（晉江，編修，丁未）　李國普（高陽，庶吉士，癸丑）　施鳳來（平湖，庶吉士，修撰，丁未）

崇禎五十人

韓爌　孫承宗　黃立極　張瑞圖　李國普　施鳳來（並見上）　來宗道（廬山，庶吉士，甲辰）　楊景辰（晉江，庶吉士，癸丑）　李標（大名，庶吉士，丁未）　劉鴻訓（烏程，庶吉士，癸丑）　周道登（吳江，庶吉士，戊戌）　錢龍錫（平湖，庶吉士，丁未）　成基命（大名，庶吉士，丁未）　周延儒（宜興，庶吉士，癸丑，修撰）　何如寵（桐城，庶吉士，乙未）　錢象坤（會稽，庶吉士，辛丑）　溫體仁（烏程，庶吉士，戊戌）　吳宗達（武進，修撰，甲辰）　鄭以偉（上饒，庶吉士，辛丑）　徐光啟（上海，庶吉士，甲辰）　錢士升（嘉善，修撰，丙辰）　王應熊（巴縣，庶吉士，癸丑）　何吾騶（香山，庶吉士，己未）　文震孟（長洲，修撰，壬戌）　張至發（福州，知縣，壬戌）　劉宇亮（綿竹，庶吉士，己未）　傅冠（長洲，主事，戊戌）　孔貞運（曲阜，庶吉士，己未）　黃士俊（順德，庶吉士，丁未）　賀逢聖（江夏，庶吉士，丙辰）　薛國觀（鹽城，庶吉士，己未）　楊嗣昌（武陵，庶吉士，庚戌）　程國祥（歙縣，庶吉士，甲辰）　方逢年（遂安，庶吉士，戊戌）　蔡國用（金谿，庶吉士，庚戌）　范復粹（黃岩，庶吉士，己未）　姚明恭（井陘，庶吉士，壬戌）　蔣德璟（晉江，庶吉士，壬戌）　張四知（興縣，庶吉士，壬戌）　魏炤乘（博興，庶吉士，丙辰）　謝陞（歸德，知州，丁未）　陳演（井陘，庶吉士，壬戌）　范景文（吳橋，庶吉士，癸丑）　吳甡（興化，知縣，癸丑）　魏藻德（通州，庶吉士，庚辰）　李建泰（曲沃，庶吉士，乙丑）　方岳貢（鹿城，庶吉士，壬戌）　邱瑜（宜城，庶吉士，乙丑）

赤廬札記

清 平湖丁 泰履叔著

幽人

虞仲翔解履九二云、履謙初變爲兌謙時、二在坎獄中、故曰幽人、孔氏經學巵言曰、左氏傳、遂幽其妻、惠氏九經古義引荀子、公侯失禮則幽、古刑法、囚謂之幽、幷云、今學者輒曰高士爲幽人、非也、按魏志管甯傳、明帝詔青州刺史曰、甯抱道懷貞、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遂命不至、盤桓利居、高尚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滋恭之義、據此、則三國時卽以高士爲幽人矣、

騶虞騶吾騶牙

困學紀聞、解頤新語、文王以騶牙名囿、墨子、成王因先生之樂、命曰騶吾、騶虞、騶吾、騶牙一物也、聲相近而字異、按漢書吾邱壽王、說苑及兩都賦序俱作虞邱壽王、漢志金城郡有允吾縣、廣韻入麻韻、讀如牙、虞吾牙三字同紐、聲近古多通用、虞轉而爲吾、吾又轉而爲牙也、

九皋

札樸、鶴鳴于九皋、韓詩章句、九皋九折之澤、論衡、鶴鳴九折之澤、覆謂九折者如九折之阪是也、澤不得

言折、二澤字並當作皋、皋乃皐之正體、隸作睪、因僞爲澤、按學林、前漢地理志、河南郡成皋縣、河內郡平皋縣、後漢郡國志、河南有成睪縣、河內有平睪縣、在前漢書用皋字、後漢書用睪字、說文皋字下從夲、夲亦作幸、皋字或作皐、於偏旁之義皆不失也、古人多假借用字、故後漢書用睪字、字書、睪、羊益切、又尼輒切、伺視也、其字从目从夲、蓋夲音聶、其字形與其音其義皆與皋不同、皐之爲義、澤也、因其有澤之義、故變皐爲睪、以澤从睪故也、鄭云假借、實失其義、史記天官書曰、其邑大國黃澤、裴駰注曰、澤音澤、蓋司馬遷變澤爲澤、故范蔚宗以皐睪二字通用之也、今以偏旁推之、譯樟嶂鶴與夫譯樟嶂鶴、音與義皆異、不可通假、章北亭集曰、左傳澤門之晳、毛詩蘇正義引作皐門、此則皐澤借用之一證也、

小弁

詩小弁、趙注孟子謂尹伯奇詩、論衡亦云、伯奇被放、首髮早白、詩云、維髮用老、按困學紀聞、韓詩云、黍離、伯封作、陳思王植貪惏惡鳥論、告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其韓詩之說、與秋槎雜記云、說苑、原注、據文選魏士衡王侯君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爲太子、言王曰、伯奇好姜、王上臺視之、母取蜂除其毒而置衣領之中、往過伯奇、伯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伯奇出使者袖中有死蜂、使者白王、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中、則伯奇以讒而死、非放逐、安得作小弁詩、

斂髮無髢

鄭注、髢、髲也、毋垂餘如髮也、髢或爲肆、釋文、肆、餘也、按詩汝墳、伐其條肆、毛傳、肆、餘也、斬而復生曰肆、左傳襄二十九年傳、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屏、杜注、肆、餘也、子大叔所謂夏肆、郎叔侯所謂夏殺、髢肆聲近借用、

貔執夷

曲禮疏釋文、孔安國云、貔、執夷反、虎屬、書敘曰、尙桓桓如虎如貔、傳無反字、按郭璞尒疋注、陸氏詩疏、並以執夷爲貔別名、禮疏反字、乃後人妄加、抱經堂刊本禮疏不誤、

爲其拜而蒙拜

鄭注、蒙則失容節、蒙猶詐也、釋文、挫也、正義言著鎧而拜、形儀不足、似詐也、按此而字當作如字解、

戰于郎

鄭注、郎、魯近邑、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桓四年經、公行子郎、杜注、郎非國內之郊地、按左氏傳作戰于郊、公羊與此文俱作郎、鄭氏謂郎、魯近邑、是郎卽在郊、故傳記異文、而同一事、公羊桓四年疏云、郎邑在郊內、故左氏郊之戰、楯弓謂之戰于郎也、

禮不諱嫌名

鄭注、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邱與區、是也、Ⅱ章爲與兩音同而義異、邱與區音異而義同、此二者各

有嫌疑。邱與區有同義嫌疑。按邱區雙聲。正是同音。釋名云。九邱、九區也。區別九州土氣。教化所宜施也。荀子大略云。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楊倞注。器名區者。與邱同義。匡謬正俗三古語邱區同聲。陸元朗釋文云。邱與區並去求反。孔氏以爲音異。失之。

其言明且清

洪容齋三筆。記緇衣篇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甯。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鄭注不言何詩。今毛詩節南山但有下三句而微不同。經典釋文云。從弟一句至庶民以生五句。今詩皆無此語。或皆逸詩也。予攷文選張華答何邵詩曰。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然則周任所作也。而李善注曰。子思子（按王伯厚藝文志考證云。隋唐志。子思子七卷。）詩云。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蓋所存子思子無之。不知善何所據。意當時或有此書。善必不妄也。特不及周任遺規之義。又不可曉。按容齋見茂先詩。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二句連文。遂謂記昔吾有先正等句爲周任作。故是肊說。李善注引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爲子思子詩。則善以緇衣爲子思子作也。（擬陳文引劉嘯云。則緇衣爲公孫尼子作。攷舊唐書載沈約之言曰。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王伯厚漢書藝文志攷證亦載約說。并注與約取正合。）茂先詩上文云。黍苗既過任。又曰。言重困材輕。此即周任陳力就列、不能則止意。故下直接云。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也。明且清暗指周任陳力就列之言。善注引論語以實之。深得茂先詩意。洪氏謂注不及周任遺規之義。似未會善指。（孔疏指爲逸詩。與陸氏同。）

虛事

左傳宣十一年傳。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虛事。杜注。虛事、謀虛計功。（按禮虛之謀。宋本岳本足利本俱作無。姜氏宸英札記亦引作無。玩正義從無。偽是。）正義。虛事者謀虛城築之事。則無虛之訖則計功也。史書多有無虛之語。皆謂揆度前事。釋文。虛、如字。一音於力反。廣雅云。無虛、都邑也。（按邑字乃凡字之譌。疑後人妄改。抱經堂本不誤。）按荀子議兵篇。焉虛率用賞慶刑罰藝詐而已矣。楊倞注。虛、大凡也。漢書食貨志。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趙充國傳。亡慮萬二千人。顏師古注。亡慮、大計也。賈誼傳。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顏師古注。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帝制而爲天子之事。下文云宗室子孫慮莫不王。語意正同。後漢書光武紀。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林廣妄。無慮所用。李賢注謂諸園林都凡制度也。廣雅釋詁云。揚權。權提封無慮都凡也。周髀算經。無慮後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趙爽注。無慮、粗計也。一言之曰慮。合言之曰無慮。無慮疊韻字。總度事情。謂之無慮。總計物數。亦謂之無慮。亡慮慮也。皆都凡之意。孔氏正義謂城築之事。無則慮之。訖則計功。似未明慮事之義。

農力

左傳襄十三年傳。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鎮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農力。杜氏無解。按農力謂厚力也。解如農用八政之農。鄭注洪範云。農讀爲醲。（偽曰。醲。厚也。原用之政。乃成。）此處相對爲文。農力與尚能相對。猶下文稱其功與伐其技相對也。俗師作力農解。非是。又按廣雅。農、勉也。近見王先生疏證云。農猶努也。語之轉耳。

洪範。農用八政。勉用八政也。呂刑。農植嘉穀。勉植嘉穀也。管子大匡篇。用力不用農。有罪無赦。厚用其力。正所謂勉力也。解得相通。故並錄之。洪氏（渙吉）左傳詁曰。宋本作展力。石經初刻亦作展。皆不足據。

申包胥（包。鮑冠子作胥。集韻作鮑。）

國策。楚莫敖子華曰。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棼冒勃蘇扈糧潛行。（文選注引國策作樊。冒勃蘇。樊即棼之轉。）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秦遂出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左氏作蒲。）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大敗之。困學紀聞曰。棼冒勃蘇即申包胥也。豈棼冒之裔。楚之同姓與。（戴氏遠祖云。申包胥。楚之公族。棼冒即楚之先。蚡冒。其後爲蚡冒氏。黃氏丕烈國策札記曰。申包胥爲蚡冒氏。猶鬬子文之官者敖氏也。）按秦庭乞師。左氏定四年傳及淮南子脩務訓。俱作申包胥。則勃蘇即包胥矣。史記集解引服虔曰。楚大夫王孫包胥。惟包胥爲蚡冒後。故服氏以王孫稱之。申是其封邑。（史記秦紀正義以爲封於申。）包胥與勃蘇音近。可以通借。包之爲勃。猶庖羲之庖轉爲宓也。胥之爲蘇。猶姑胥之胥轉爲蘇也。至梁氏人表攷引錢宮詹說。謂冒乃篆文申字之譌。棼字疑後人妄加。洪氏左傳詁謂棼與申同音。包字急讀即爲冒勃。似俱未確。

媚竈

日知錄卷七解此云。與何神哉。如祀竈則迎尸而祭於奧。此即竈之神矣。時人之語。謂媚其君者。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退之時也。注以奧比君。以竈比權臣。本一神也。析而二之。未合語意。按三國魏志十六杜畿傳注引杜氏新書曰。平虜將軍劉勳爲太祖所親。貴寵朝廷。皆從畿求大嶽。畿拒以他故。後勳伏法。太祖得畿書。歎曰。杜畿可謂不媚於竈者也。據此則以竈比權臣。其說舊矣。

求善價而沽諸

惠氏論語古義曰。蔡邕石經沽作賈。（段氏說文注引石經同。）按劉氏熙怡秋槎雜記曰。周禮司市以賈民禁僞而除詐。注。賈民、胥師賈師之屬。知物之情僞與實詐。儀禮聘禮。賈人西面坐。啟櫝取圭。注。賈人在官知物價者。下文出授賈人注。賈人將行者。古人重玉。凡用玉必經賈人。況獨之乎。左傳昭十六年傳。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此沽玉必經賈人之證。段氏曰。賈者凡買賣之稱也。酒誥曰。遠服賈。漢石經論語曰。求善賈而賈諸。今論語作沽者。假借字也。引申之。凡賣者之所得。買者之所出。皆曰賈。俗又別其字作價。別其音入禡韻。古無是也。

君子居之

集解引馬融曰。君子所居則化。後漢書東夷傳云。東方曰夷。仁而好生。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故孔子欲居九夷也。（章懷太子注引山海經。君子國衣冠帶劍。前漢書地理志與此文意略同。論衡偉纂摘袁聖曰。子欲居九夷。從鳳嬉。說文解字云。鳳出於東方君子之國。山海經九。海外東經。君子國衣冠帶劍。其人好讓不爭。淮南子墜形訓。東方有君子國。高誘注曰。東方木德仁。故有君子之國。據上數說。則子之所稱君子

者，卽指東夷俗禮讓之人言之，非自謂也。翟氏晴江曰：東方所居，能有如是之國，何可概謂其隨，不必以化夷爲夏泥言。

博學而篤志

集解。孔安國曰：廣學而厚識之也。皇氏義疏：志、識也。言人當廣學經典而深厚識錄之不忘也。後漢書帝紀三：章帝建初四年詔曰：孔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李賢注：篤、厚也。志、記也。言人能博學而厚識之。按識志古通用。博學篤志猶曲禮所云博聞強識也。不得與志於道志字同解。又前漢書劉歆傳：傳曰：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師古注：論語子貢之言。志、識也。按漢石經亦作志。述而云：多見而識之。白虎通引作志。鄭注周禮保章氏云：志、古文識。禮運：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邱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注：志謂識古文。春秋僖二十四年傳云：以志吾過。又昭四年傳云：且曰志之。十三年傳云：藏聘以志業。皆古文識。論語左傳俱出孔壁中，故多古文。賈公彥曰：古志、意之志與記識之識同，何妄、晉人改志爲識，而古文遂不可攷。

食饐而餲

朱子注：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按傷熱濕者，本其致餲之由言之，非二事也。尒疋云：食饐謂之餲。

戴蓋

元李治敬齋古今黈卷二經類云：孟子兄戴盖祿萬鍾，戴盖祇是乘軒。孔氏經學巵言云：蓋旣爲王驩邑，不當又爲仲子兄邑。揚子八十一家，務之次四曰見天自升，利羽之朋，蓋戴東載。是李氏戴蓋之語未爲無本矣。按孫宜公孟子音義上：戴蓋、丁張並音盍。水經注引孟子曰：仲子，齊之世家，兄戴祿萬鍾，仲子非而不食，無蓋字。路史國名紀曰：陳仲子兄戴盍。翟氏曰：合音義、路史觀之，似古人有以蓋連兄戴讀者。

滀淅

西溪叢語：孟子言去齊接淅而行。淅、漬米也。接字殊無理。許愼說文引滀淅而行。滀、其兩反。漉乾漬米。言不待炊而行也。異聞集李吉甫銘曰：孟子去齊而滀淅，唐本作滀字。按說文水部：淅、汰米也。从水析聲。滀、浚乾漬米也。从水竟聲。孟子曰：孔子去齊，滀淅而行。玉篇：滀、巨仰切。乾漬米也。蓋也。廣韻三十六養：滀、乾米之皃。段氏曰：萬章之作接，當是字之誤。

山陰沈容之官中書，聞其前程稱丁履未錢劍生二君之學，來詢余。余知履未名，未見其書，劍生名協和，上虞人，撰有周易[illegible]、論語映義，業而未成。又以秀水朱氏彝尊風懷詩，莫知其旨，率雜讕言，問其本事，召講學徒去歲爲注數萬言，余少時曾屬錢次公求之其家，甚閟不以示人。同治庚午，忽於友人處見未盡札記，因假歸示容之，容之遂手寫二本，以一畀余。履未書當不止此也。今容之歿已九年矣，每展遺卷，念之惄愴。先是余得汪孟慈太守家大戴禮記正譌稾本，中有劍生手校夏小正凡十七條，二君者余鄉人，然所見者僅此而已。孤陋寡聞，慙恨何極。光緒六年四月，會稽趙之謙記。

義府

黃生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義府二卷。國朝黃生撰。生有字詁已著錄。此書皆考證劄記之文。上卷論經。下卷論諸史。諸子。諸集。附以趙明誠金石錄。洪适隸釋。酈道元水經注。所載古碑。陶宏景周子良冥通記訓詁。以別教之書。綴之卷末。示外之之意焉。生於古書古訓。皆考究淹通。引據精確。不爲無稽臆度之談。如據說文辨周禮氂毛。正賈公彥丁度之誤。引賈誼論陳林檄。證尙書漂杵爲漂櫓。引爾雅。證禮記鄭注烹魚去乙之誤。引呂覽。證朱襮非朱領。引檀弓彌牟爲木。證勃鞮爲披。引左傳及詩序。證檀弓請庚之庚訓道路。引唐書盧訪。證周官六計之廉訓察。引吳越春秋。證鄂不卽鄂柎。引左傳。證出於其類之出訓產。引周禮戲師。閭師。證夫布。里布。爲二事。引詩王風。證孟子施施。引左傳劉子語。證司中。引繫詞。證信信當讀申。引禮記。稱說命爲兌命。解行路兌矣當訓悅。引漢書。證志徵噍殺。當爲纖微憔悴。引爾雅。證終軍許愼。解豹文鼠之所以異。引後漢書李膺傳。證師古解軒中之訛。引孝經疏。證後漢書辜較。估較。辜榷。酤榷之義。引史記貨殖傳。證刁悍當爲彫悍。引潛夫論。證關龍逄。卽豢龍。引莊子。證列子蕉鹿之蕉爲樵。引世說注。證蒼柯卽酩酊。指根柢訓典。鑿鑿可憑。至於引莊子斷在溝中。解斷斷。引王莽傳。謂青蠅當作繩。引國策。解氓爲流民。引易奇偶。證奇貨。閒有穿鑿附會。又哉才通用。引顏眞卿碑。不引考古圖。所許通用。引顏師古漢書注。不引世說九德。引三國志注。不引國語。亦有失之眉睫之前者。然小小疏舛。不足爲累。雖篇帙無多。其可取者。要不在方以智通雅下也。

義府卷上

黃生撰

噍咨

書皋陶謨。殊由切。咨若時登庸。噍古音近誰。故古謂誰爲噍。噍音如殊。誰之入聲爲孰。故後又謂誰爲孰。噍。誰。孰。總一音之轉。韓愈嘉銘杭稻盈噍。上叶禁絕浮屠。卽此音也。

盈降

書堯典。釐降二女于潙汭。嬪于虞。孔謂舜能以義理降下二女之心。則于潙汭三字。爲贅設矣。此專欲表舜之德。然不知古書固無贅設字也。蔡傳以爲治裝下嫁。語若近俚。反得事實。史五帝紀。易飭下字。此亦主堯言。然下有帝曰欽哉字。欽卽飭也。

在璿璣玉衡

書舜典。在璿璣玉衡。在之入聲爲察。古四聲未定。故借在爲察。非以察訓在也。

六宗

書舜典。六宗。諸儒之說不一。安國以四時寒暑三辰水旱。當之。此本於祭法。然祭法自泰壇至四坎壇。凡九

名。又不合六宗之數。要不可強解。

流放竄殛

書舜典流放竄殛馬融訓殛爲誅。似鯀獨入死刑。夫三苗惡浮於鯀。罪不及殛。而崇伯獨膺大辟。惡能咸服天下哉。孔傳總訓流放竄殛爲誅。則是誅罰之意。非死刑也。史五帝紀敘此事。於各句下云。以變北狄。以變南蠻。以變西戎。以變東夷。謂居夷以變其風俗。雖經無明文。然史家增此語。眞可謂得聖人之意者矣。且使鯀果駢首。其子孫決不敢以之配天于南郊。據祭法郊鯀之辭。則將以刑天之鬼。對越上帝。有是理哉。此非細故。不可以不辨。

殳斨伯與

書舜典注疏。以殳斨伯與爲二人。朱虎熊羆亦然。朱虎熊羆。當從注疏爲二。殳斨伯與。當從蔡傳爲三。

洚水

書大禹謨洚水儆余。洚有四音。當以胡江切爲正。蓋此音近洪。孟子云。洚水者洪水也。所以通古今之語也。

五辰

書泰誓撫于五辰。五行之精。上爲五星。五辰。卽五星也。五行旺于四時。故謂四時爲五辰。

天明畏

書皐陶謨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畏卽古威字。示人以畏。則平聲。人望而畏。則去聲。後平聲者。借用威字。故去聲者。遂專爲畏字。此處一義分二文。乃傳寫之訛也。今文並作明威是。

光天之下

書益稷光天之下。言凡爲天光所覆之處。蔡傳連帝字讀下。謂帝德光輝非是。

慚德　口實

書仲虺之誥慚德。猶云昏德。逸德。暴德。比德。韓愈謂德有凶吉是也。其所慚者。卽恐貽來世以口實耳。孔傳。慚德不及古。非是。口實。謂有所藉以爲辭也。

表正萬邦

書周官上表者。使人望之以爲歸。正者。使人擬之以爲的。二字兩意。

庸蜀羌髳

書牧誓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蔡傳言。八國近周西都。素受約束。故特稱之。今考八國遠在巴蜀江漢之間。與周都殊遠絕。服役之說。恐未然。按春秋將卑師少稱人。此諸國或君不自至。故稱人以別之。

六極

書洪範六極。一曰凶短折。橫死曰凶。不及下壽曰短。三殤曰折。凶短折。考終。與壽之反。疾與憂。康寧之反。貧

富之反。惡與弱。攸好德之反。惡者自暴。弱者自棄也。攸好德在人爲協極。在天爲錫福。惡與弱。在人爲罹咎。在天爲用威。此卽栽培傾覆之理。蓋攸好德者。善有所必彰。惡有所必瘅。故在嚮用威用之中。舉其本。以見福極之所從來也。

元孫某

書金縢惟爾元孫某。諱名曰某。始於此。武成曰。有道曾孫周王發。亦告神之詞。彼不諱而此諱者。彼係武王自讀祝詞。此則史代公祝。故孔云。臣諱君也。

小腆

書大誥殷小腆。腆與慎同。慚也。小腆。猶言小醜。

敬寡屬婦

書梓材至于敬寡。至於屬婦。按小雅。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又孔叢子。引書呂刑。哀敬折獄。敬作矜。此敬寡亦疑是矜字。矜寡卽鰥寡。古音近通用。

經營

書呂誥厥既得卜。則經營。經直爲經。周迴爲營。謂相步其基址也。

觀逸游田

書無逸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以事曰觀。如公如齊觀之類。以地曰游。以獸曰田。廢務曰逸。

戒于王

書立政用成戒于王。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蔡云。周公率羣臣進戒于王。此本王肅說。孔云。周公以立政之事。皆戒于王。此解近而未盡。史言周公臚舉諸官。戒王知恤。官不止此五職。第從省文。舉尊以見卑。常伯。常任。準人。舉親以見疏。綴衣。虎賁。而諸官總以戒字括之耳。

三宅三俊

書同前三俊。傳者謂儲養待用。他日來補三宅。不識此種人。作何安置。恐無此理。疑卽三宅之僚屬耳。

冢宰宗伯

書周官六卿。惟冢宰。宗伯。不以司名者。冢宰無所不司。宗伯典天地神祇之祀。不敢言司也。

顧命

書以顧命名。顧。眷顧也。命大臣輔嗣主。鄭重而眷顧之也。鄭氏以爲臨死回顧而發命。陋甚。

說

書同前一人冕執說。說文作鈗。羽敏切。卽引此文。按說文序云。其引書。卽孔氏壁中書。然今世所行今文古文。並作說。卽此可知孔氏書。爲後人傳寫。多所改易。而今文與經古文平易之疑。可釋然矣。

伯夷降典

書呂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孔云：伯夷降典，禮于民，而斷之以刑。按篇中訓刑，止盛伯夷，不及皋陶，疑伯夷先曾爲司徒（降典，即敷教）兼行士師之職（唐虞之刑，疑伯夷所制，故欲監其播刑之迪）。後二官既分，而伯夷又復遷爲秩宗也。若蔡氏言降天地人之三禮，以折民之邪妄，夫事神何職，而以獄吏繫之，不祥孰大焉，其誤審矣。下文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此指皋陶，其居職當在伯夷之後，而刑始爲專官，雖名掌刑，猶以教德爲本，故舜云以弼五教也。

仡仡勇夫

書秦誓仡仡勇夫（許乙反，魚乙反，五忽反，三切），堅瓠之貌。公羊傳：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壯士之狀可想矣。仡音迄，山貌。詩皇矣：崇墉仡仡，當作屹，借用仡耳。二字皆宜從五忽切，音兀，始可因聲以知意也。

便辟

書冏命：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孔傳：便辟，足恭。蔡傳：便者順人之所欲，辟者辟人之所惡。論語：師也辟，馬曰：子張才高過人，失在邪辟文過。朱註：習於容止，少誠實。友便辟，馬曰：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朱註：習於威儀而不直。孟子：便嬖不足使令於前。朱註：近習嬖幸之人。按使辟字始見尚書，繼見論語、孟子。孟作便嬖，當即一義，然諸家解說多不同，今按便者順易之意，故有習義。但辟字頗難解，余謂辟當與嬖積之嬖音壁同，謂儀節過繁，如衣之嬖積也。如此則曰足恭，曰威儀，曰容止，皆可通矣。足恭之人，必爲人所喜，故轉爲嬖幸之嬖。古但作辟，通借用耳。馬解辟人所忌，蔡解辟人所惡，皆未然。師也辟，馬作邪僻之僻，益遠矣。

氈毛

說文引書：鳥獸毳毛，作氈毛（而尹反，人勇反，二切）。鄭注：周禮（司裘）仲秋鳥獸毨毦，氈卽毨毦字之誤，而直音毛，非也。書文，仲秋毛氈，仲冬氈毛，鄭引釋仲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此兼詞耳（本注仲秋鴻雁來，仲春鷹化爲鳩，蓋鳥獸毛至冬益豐厚可用，故鄭云然。經言仲秋，未必以秋爲限也。後人疑本釋仲秋，不當牽仲冬爲說，故書氈爲毨，卽毨音毛，以就尚書鳥獸毛氈之文，此昧理之甚者。集韻音收毨字與毛重文，謂尚書亦仍其失。凡後世俗字口增，皆由輯字書者，胸無涇渭，止務博收，故也。尚書通行本皆作毨毛，音周禮者，或不知鄭本古文字誤爲氈，故昧其音。）

斷斷

書秦誓：斷斷猗無他技。按莊子：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截木曰斷（徒管切），謂其所截曰斷（都管切）。凡治木者，必截其本在溝中，以無用而棄之也。書言此臣無他技能，若木本無所可用，故以斷斷形之。

血流漂杵

周書秦誓：血流漂杵。賈誼過秦論作漂鹵，陳林檄文作漂櫓，櫓鹵同，大盾也。二語皆本周書，以理推之，櫓者軍中所宜有也。杵非軍中所宜有也。予因悟杵卽古櫓字，蓋古杵字本單作午，加木爲大盾之杵（卽古切）。諸午（呂敏切）。聲，午母諸來母，見諧聲譜。後借午（呂敏切）爲午未之午（疑古切），又借杵（卽古切）爲舂杵之杵（呂敏切），因續制櫓字以代之，用通惟周書尚作杵，蓋舂杵亦器用之類，注家依此作解，所以存而不易。若賈陳作櫓鹵，是尚知杵卽櫓字耳。

免

禮檀弓：檀弓免焉。免者，免冠而以布纏其頭也。舊音問，按問當作謨，忞切，始得其聲（音鄉呼問如謨，正合古音）。如楚夫人鄧曼之音萬，亦當作莫飯切，爾雅之孟諸，周禮謂之望諸，望亦莫浪切（音鄉作此音），皆古音也。

何居

禮檀弓曰：何居（舊作姬，與詩小雅夜如何其，書秦誓若之何其，若當讀基字濁音，音鄉有此音）音在基其之間，蓋語辭之有音無字者（有音無字，例見字詁）。

伯邑考

禮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注以爲文王長子。余意爲文王適孫，以上下文皆有其孫字暢發之也。後閒路史果云伯邑考文王適孫。

先君子

禮：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舊注指伯魚，觀下文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句，則先君子爲孔子，使其子喪出母明矣（檀弓文簡，多用吐曉聲之法）。

呼

禮曾子聞之，瞿然曰：呼，呼。舊讀爲吁，非也。按陽伯嗟九經補韻，左傳（文元年）呼役夫，呼音賀，此亦當從其音。

復以矢

禮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鄭謂邾師雖勝，死傷者多，軍中無衣，復者用矢。此言未審，招魂自是死者之親，各以其衣招之，豈得云無衣用矢也。蓋邾人自矜戰勝，曰死者爲勇，故變衣用矢，以象其武耳。

殆將病

禮夫子殆將病也。病者，師弟子之辭，不敢斥言其死也。

小斂之奠

禮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按帷堂小斂，二事對舉，記者特爲變文，故舊解多誤。今依上條次其文云：曾子曰：小斂之奠於西方。子游曰：小斂之奠於

東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末之卜也

禮、同、公曰、末之卜也、舊注謂、卜國微末無勇、大馬懼敗績、罪在御者、於車右何與、且去名而以氏呼其人、書中無此例、公蓋不欲直責責父、故托云、末嘗卜之於神爾、

則瑗請前

禮、同、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言子文以斯邱爲樂、將止死於此、則已直舍之而去爾、蓋戲之也、人臣奉公守職、或殉社稷、或死封疆、皆矢之有素、豈可預爲身後之計、伯玉不欲直譏、故以諧語調之、

問喪

禮、同、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去聲、於夫子乎、曰聞之矣、舊讀問爲聞、與下聞字相應、不知檀弓文法多簡、曾子蓋云問則未也、然而嘗聞之矣、問當仍讀如字、

無其時

禮、同、子思曰、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爲父後者、得爲出母服、或是殷制、周時無之、故云然、

乙

禮、內則、魚去乙、鄭注、今東海鰫魚、有骨名乙、在頰旁、狀如篆乙字、食之鯁人不可出、此說鑿甚、凡骨皆能鯁、何獨頰骨、且禮經專爲鰫魚戒邪、按爾雅、魚腸謂之乙、內則當指此耳、

契闊

今人謂久別曰契闊、本詩邶風、死生契闊之語、按詩意、死生與契闊並對、言契合也、闊離也、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言有生必有死、有契必有闊、此人事之不可保者、然我與子、必皆相偕老、偕老即偕死所謂誓同生死也、不斥言死、故但云偕老、此初時執子之手而言、既有成說矣、此倒敘文法、語意今之不然也、故下章云、吁嗟闊兮、不我活兮、舉闊與活義、參可見活猶生也、吁嗟洵兮、信也、不我信中同兮、言今者從軍之役、我與室家、有闊而已、契無日也、有死而已、生無日也、此互見文法、是前日契闊之言果信、而偕老之願、則不得伸也、今人通以契闊爲隔遠之意、又讀契爲挈、皆承詩注之誤、

鞮鞻

周禮、春官、鞮鞻注音低屢、氏掌外國之樂、與其聲歌、鄭注、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朅、鄭云、鞮鞻、外國舞者所屏、予謂鞮鞻當音低婁、反語即爲兜離、此固兩都賦作此字、兜離轉音爲侏離、本書前云、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蓋韎師掌教舞、鞮鞻氏兼教聲歌、各舉一方爲名、互見之義也、韎師有韎樂字、故鄭不生異說、不然、又將以韎爲服飾之韎矣、鄭引外國之樂、而不知韎韎即侏離者、漢人未知翻紐之法故也、

提彌明

左傳、宣二年、提彌明、史記作示眯明、索隱作祈彌明、按提、示、祈、三字、皆當讀如匙、

追蠡

孟子追蠡、注音堆、以爲鐘紐、未見所出、焦濬園以爲當作槌、謂指其所槌擊之處、趙希鵠清鑑、以爲今畫家滴粉令凸起、謂之追音堆、謂鐘款文追起處、予謂二說、皆不似古人口語、追當讀爲隧、古字音近通用、按考工記、鳧氏爲鐘云云、于上之擁謂之隧、蓋其受擊之處、窪然擁敝、如地之坎陷、故謂之隧、若用之日久、則擁敝處、皆有穿孔如蟲蝕、故曰追蠡也、

疑

易、坤、陰疑於陽、疑當讀爲儗、蓋坤六以陰居上、是僭儗於陽也、韻會儗字注、亦作疑、引史蘇秦傳、疑於王者、他如國語范無宇云、大都疑國、大臣疑主、韓非子、內有疑妻之妾、外有疑相之臣、皆作此讀、又檀弓、曾子責子夏云、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謂言不稱師、使人知有己、而不知有夫子、是以夫子自儗、豈非罪乎、吳澂亦有此說、

蒼蠅之聲

詩、齊風、雞雞則鳴、蒼蠅之聲、焦濬園謂蠅字乃繩字之誤、誠然、按顏之推家訓云、王莽傳、紫色繩聲、餘分閏位、謂以僞亂眞閏、閏此、益知班氏用事、出毛詩無疑、予因悟小雅青蠅、亦當爲繩字之誤、其云止棘、止樊、止榛、正合擁所止之處、若以爲蠅、殊乖物理、

易叶韻

易、剝之上九、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與上文災、尤、載、三韻不叶、又豐之九三、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與上文災、志、事、三韻不叶、予謂由字訓用、若讀用爲由、叶音怡、即可叶矣、疑古用有由音、

皐比

左傳、莊十年、蒙皐比而先犯之、杜注、皐比音毗、虎皮也、疏、樂記、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名之曰韜、鄭以爲兵甲之衣、曰櫜、或作櫜、按疏引此以解皐爲虎皮、而比字無釋、予謂比、連也、以虎皮連合縫之、故謂之皐比、朱晦菴張橫渠贊、勇徹皐比、是但知皐比爲虎皮、不知皐比乃虎皮所製之物、豈可以之日講席乎、楊叔菴謂戴叔倫詩、猊座翻蕭索、皐比喜接連、以皐比爲講席、唐世已然、第言古以虎皮包弓矢謂之櫜、櫜即皐、而不譏其用事之誤、是叔菴亦未晰皐比之義也、

縮縫

或謂禮、檀弓、冠縮縫、孟子自反而縮、縮之訓直、亦是古人反語、予謂此二字、非但宜訓爲直、正當讀爲直、蓋古屋韻、與錫職二韻、字多相通、如蹙字從三直、其音則敕六切、俶字從叔、在屋韻、則昌六切、在錫韻、則它歷切、蹙字從戚、其音則子六切、戚字中又從未、即古蹙字、其音則式竹切、幅字在屋韻、音福、在職韻、音逼、而塙、

愊、稫、副、拍逼切四字在職韻者、俱諸畜字、古畜音謖、式竹切、乃諸職韻之覂字、古覂復弼力切、乃諸屋韻之覆古復字、如此類者、不一而足、乃知縮字、古本讀式、六朝時音、與直字相近、六朝音、故假借用之耳、按焦氏易林、利少囊縮、與上得澤字叶、此古讀縮爲式之證、

餬口

左傳、隱十年、餬其口於四方、言不足於食、僅給其口而已、此莊公自謂不能和協其弟、而使其在外求食、以自給其口也、說文本訓餬爲寄食、引左傳爲證、則於正考父鼎銘、昭七年、所謂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者、不可通矣、疏云、稠者曰糜、糜作麋、淖者曰鬻、餬饘是其別名、將糜向口、故曰以餬余口、猶今人以粥向帛、黏使相著、謂之餬帛、此說非也、黏糊之糊字從黍、二字固有辨、饘餬爲鬻異名、鬻乃食之薄者、正父自謙、苟以得食爲幸、與僅給其口意合、

寤生

左傳、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杜云、寤寐而莊公已生、此說非也、寤而已生、此正產之極易者、何爲反驚而惡之、予謂寤當與牾通、牾逆也、凡生子首出爲順、足出爲逆、至有手及臂先出者、此等皆不利於父母、或其子不祥、故世俗惡之、莊公寤生、是逆生也、逆生則產必難、其母之驚且寤也宜矣、按風俗通云、兒生而能開目視者、曰寤生、此亦一說、又世亦有睡中生子、南燕錄、載慕容皝夫人、晝寢生德、左右以告方寢而起、皝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以德爲名、觀此可見宇宙之大、何所不有、然皝以易生爲喜、釜澄姜氏之惡、以難產爲驚矣、杜預之註、予終不謂然、鼎氏摯乘、載吳敬甫解、與予同、但以寤生爲牾生、遷云逆也、然遷乃迎逆之逆、非反逆之逆、此又知其一、不知其二者矣、吳名元藏、余同邑人、所著有六書正義、

襮

呂氏春秋、忠廉篇、狄入衛、食懿公之肉、舍肝、宏演啼曰、臣請爲襮、案襮當即古表字、表、外衣也、宏演剖胸、納公之肝、言不忍使其暴露、如以衣襲之也、詩、唐風、素衣朱襮、蒲沃切、疑朱爲表衣、而素則其裏、毛云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說文訓黼領、亦引此詩、按毛語出禮郊特牲、彼文無襮字、似不得引以爲解、且曰中衣、則與宏演納肝之意相左、又豈可言臣請爲領乎、

敦邱

嘗、都回切作堆、小阜也、敦古有自音、故爾雅、邱一成曰敦邱、法都昆切、古今語、轉爲自爲墮、俗作此字、故注但讀本音、又玉敦之敦音對、爾雅、如覆對者敦邱、注音堆、此則當音對、或音頓、詩、衛風、至于頓邱、衛頓、借即此邱也、疏以覆敦者音堆、以頓邱釋邱一成者、並誤、

畜君

好字上聲音吼、詳字去聲音豁、古書或借用畜、此一音之轉、呂氏春秋、引周書云、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

讐也、注畜好也、孟子畜君者好君也、此正訓畜爲好、通古今語耳、注取止義、是不明古人口語之故、

畛

畛、之忍切、說文、曰有所限而止也、畛爲田界、故從畛者爲義、左傳、襄三、慼而能畛者、言能自限止不爲惡、又爾雅釋言云、畛重也、杜注用其意、不若說文義爲長、

風馬牛

左傳、僖四、楚子云、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言唯兩國比鄰、或有馬牛風逸、越境相責之事、今地勢遼遠、不庶何以見伐、見小疊亦無、何況大疊、

勃鞮

左傳、僖十五、寺人勃鞮、注即寺人披、按披即勃鞮二合音、緩言之則曰勃鞮、急言之則曰披、由語有緩急、非人有二名、衛將軍文子名木、檀弓作彌牟、與此同、

不給則應

左傳、昭二十、不給則應、杜注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非也、給、應、皆供也、急曰給、緩曰應、不給則應、言緩急不能免其供也、

昧雉

公羊傳、僖十七、公子彄云、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注、昧、割也、時割雉爲盟、按昧之訓割、他無所據、愚謂昧雉、猶死雉也、雉死目瞑、故曰昧雉、

封

檀弓、懸棺而封、注讀爲窆、按周禮、窆作窆、陸、彼驗、補鄧、二反、左傳、昭十二、作墋陸、北鄧反、徐甫贈反、愚按補鄧、北鄧、甫贈、並同音、崩去聲、封窆墋三字通用、若從彼驗反、則封墋字、不可同一音矣、

食粥

檀弓、食粥、音鬻、孟子饘粥之食、並此音、俗音之六切、非、

請庚之

檀弓、請庚之、庚、道也、注讀爲償、未安、左傳、以塞夷庚、詩序、由庚、萬物各由其道也、申詳意謂、既已犯人之禾、請途買此地、關爲孔道、賈地濱徑下文喪由、蓋欲掩過以說如字、於民、子皐曉之、以爲買道而葬、固所以卹民、但以吾爲邑長於此、幸無得罪於上下、斯可耳、獨不思後此宰邑者、難爲繼乎、蓋成民頑獷、易玩其上、治之者、宜用威不宜用惠也、哭則呼名、兄死不哀、孔子墮三都、獨成不肯下、此其頑梗難治之證、

先人之室

檀弓、有焚其先人之室、三日哭、此謂居室也、前章先人之敝廬、與此一義、屋室先人所傳、宗廟先祖所依、

其遭變之禮宜不異。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先儒並以先人之室爲宗廟。非也。

庶氏

檀弓。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庶氏猶他氏。言出母既嫁。是即他氏之母耳。哭於廟非禮也。先儒以庶爲氏。其義殊陋。

沐槨

沐槨。槨材光潔如沐。此夫子以殯原壤者。歟意正與此二字相映發。訓沐爲治。謂夫子助之治槨。恐於事理未安。

甬

考工記。鳧氏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甬謂鐘至肩處。有級而稍高也。甬道之義取此。衡謂鐘上平處也。注以二物爲鐘柄誤。

循墻

正考父鼎銘。左昭七。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予敢侮。循墻而走。指小兒之學步者。雖學步小兒。予亦莫敢侮之。比喻諺。所謂三命滋益恭也。舊注非。

宗

宗讀古同音。故注家即訓爲尊。禮器。天子六宗。穀梁以伯宗爲伯尊。賈逵以宗盟爲尊盟。皆因聲借用。論語信近於義節。文體如詩。蓋復辱親。宗。兩兩叶韻。考亭知此節之用韻。而乃讀宗爲族。以叶復辱。所謂強作解事者。

廉

周禮。天官。以六計弊羣吏。如廉善廉能之類。此廉字作察字解。正借作規。古借用廉耳。後世廉訪使之名。取義於此。今人通作貪廉之廉。其解殊誤。然貪廉二字亦有說。廉非對貪而言。乃對庸而言也。蓋山石之有稜角者。謂之廉。故人之風采凝峻者。以此爲目。孟子云。頑夫廉。石之無稜角者。謂之頑石。二字正是相反也。注云。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是又牽察義爲訓矣。

蹇蹇

易蹇。蹇卦。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言人臣履歷險難。知有國而不知有身也。自晉書王豹傳。引作王臣謇謇。字家遂訓蹇爲直言之貌。與卦義相戾矣。廣韻。謇。吃也。謇難於言。蹇難於行。故取其字爲意。今引易而省作蹇。又與吃義相戾。

方舟

禮。夫人方舟。謂兩船相併也。今長年謂併船爲幫船。因悟古方字。亦爲幫音。今猶存其音。但昧其字耳。古

無庚青二韻。凡韻中皆與陽韻通。兼四聲未定。故併亦呼爲幫。而併舟之併。則專爲方字。逋忙切。後借爲四方字。本音遂泯。

哉生明

書。武成。哉生明。顏魯公家廟碑。作才生明。此知古哉才二字。本通用。

鄂不

詩。小雅。鄂不韡韡。不箋作柎。象花蕚形。即古柎字。說文不字注。韻會云。柎或作不。引詩鄂不韡韡。鄭云。承花者柎。不當作柎。柎鄂足也。古聲不與柎同。按鄭止知不音古同柎。不知不本古柎字。顏公送劉太沖序云。鄂不照乎棣華。龍驤騫乎雲路。此以不作柎字用也。吳越春秋采葛歌。葛不逼莖芬台台。音怡。古不字又一註。女○有股誤。

束修

論語。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謂行檢束修飾之禮。蓋十五入大學之年也。家語。本姓解。凡所教誨束修以上。三千餘人。桓寬鹽鐵論。余自結髮束修。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羣穀之下。陳崇稱其功德。自初束修。值世俗隆奢麗之時。後漢書鄧太后詔。故能束修。不觸羅網。伏湛傳。自行束修。訖無毀玷。注年十以上。延篤傳。吾自束修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限於不孝。注束帶修飾。李固云。王公束修厲節。賈堅云。吾束修自立。君何忽忽相謂降耶。馮衍說鮑永大將軍之事。豈得圭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注言不可空自清潔。徒約束修身而已。何充薦戴逵疏。束修立德。皓首不倦。禰衡顏子碑。在束修之齡。入宣尼之室。歷觀兩漢。束修二字。並如此用。

從心

論語。從心所欲不踰矩。從當讀爲縱。白氏六帖。柳子厚與楊誨之書。王荊公進戒疏。引此並作縱心。蓋作古讀也。孟子。從耳目之欲。此從字本一義。

亡之

論語。亡之命矣夫。亡讀爲無。言病勢已極。無所復之也。漢書宣六王傳。引作蔑矣夫。知亡不音忘。

五十以學易

論語。五十以學易。假年卒學。恐歲之不吾與也。然人情未至五十。必不遽與此歎。其爲字誤審矣。

執禮

論語。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詩書之言。無所不通。禮則各因其人。如與人子則言事父之禮。與人臣則言事君之禮。各因其所執者爲言。故曰執禮。

雅頌得所

論語，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樂本無不正，其不正者，鄭衛之聲亂之也，夫子入衛而聞其聲，始知先王之樂，久爲時俗之樂所亂，於是歸魯，得以正其不正，而雅頌始復其故焉，得所者，復其舊之謂也，緣古樂沖淡，人不喜聽，故樂工雜以淫聲，取娛俗耳，聖人雅志復古，心知其然，又親聞桑濮之音，始灼然雅俗之辨，與太師共相訂正，去俗還雅，故曰自衛反魯，然後樂正，舊解略去首句，本旨遂失。

衣裘異色

論語，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傳云，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故古人雜施五采於服器，必相間成文，然後爲致飾之道，五色不宜，不足悅於目，猶五音均一，不能諧於耳也，若衣黑裘黑衣，黃裘黃衣，表裏一色，何得相稱，是故羔不必定黑，麑不必定白，麑色斑駁，故曰文麑，狐不必定黃，語曰，豐狐文約，豐亦文也，玉藻，狐白裘裼以錦衣，狐青裘裼以元綃衣，麑裘裼以絞衣，此衣裘異色之證。

自道

論語，子貢曰，夫子自道也，言夫子不欲言人不能，但自道而已，如此始爲自責以勉人。

孔氏

論語，自孔氏，有荷蕢過孔氏之門，不稱孔子，而稱孔氏，氏猶家也，因晨門荷蕢而言，檀弓，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亦因伯高使而言，又哭蕭賜氏，舍於子夏氏，皆此義。

仲尼之徒

孟子，仲尼之徒，徒猶屬也，非師徒之徒，篇中云，聖人之徒，舜之徒，跖之徒，皆此例。

觳觫

孟子，吾不忍其觳觫，二字俱從角，注，恐懼貌，無義，此以意爲訓耳，疑觳觫角新生貌，此牛必犢子，故齊王無其謂罪就死地也，唐皎然詩，門前便使觳觫來，徑以二字目牛，得其解矣。

折枝

陸筠襲孟，折枝，謂磬折腰肢也，枝，肢，古字通用，劉孝標廣絕交論，匍匐逶迤，折枝延時，正用孟子語。

教玉人彫琢玉

孟子，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謂不使玉人盡其治玉之能，但以己意授之，舍學從我，無異此也。

志至氣次

孟，志至焉，氣次焉，謂志之所至，而氣從之也，蘇子由孟子解，作次舍之次，是本後趙注爲亞次之次，朱因之，並誤，大全能用其力於仁節，小註朱子云，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此正志至氣次之解，不知本注何故不用。

至大至剛以直

孟，至大至剛以直，趙注云，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程易傳云，直方大，孟子所謂至大至剛以直也，按蘇老泉亦如此，愚謂至大則無外，至剛則無內，凡物不剛則無內有隙可入，至直則無前，惟朱子以直字屬下句云，或問中庸，若屬上句，則於剛字語字重複，徒爲贅賸，此不審其字義耳。

出於其類

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出猶產也，左傳云，我之自出，是也，此句承上類字，轉下拔萃句，非高出之謂。

廛

孟，廛而不征，廛無夫里之布，按古國都，畫九區如井，中宮室，前朝後市，朝則祖左而社右，庫藏官府之屬皆在焉，市則商賈百貨皆在焉，其餘以爲民廛，此文前謂商所居之廛，後謂民所居之廛也。

夫里之布

孟，無夫里之布，謂夫布，里布也，載師職，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又閭師職，凡無職者出夫布，二布並見周禮，趙氏但取載師入注，而遺閭師之文，集註因之，四書辨正，以爲朱子偶未深考，遂以夫家之征當之，不知朱本沿趙誤耳，趙或以夫布即夫家之征，故不另引，然當體本文，只以二布解之爲是。

氓

孟，願爲之氓，謂來自他國者，於文亡民爲氓，其意自顯，書中願一廛而爲氓，又君之於氓也，故周之皆此義，集註但以民訓氓，則何以讀國策之不憂民氓哉。

塗炭

孟，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趙訓炭爲墨，蓋泥塗皆易汙之物也，余因悟商書，民墜塗炭，與此義同，民爲桀昏德所染汙耳，孔傳作炭火解，後世言天下之亂，動云生靈塗炭，皆承安國之誤。

如就見

孟，寡人如就見者也，如猶宜也，按左傳，定八年，然則如叛之，又云，不能如辭，墨子，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爲止我，皆此義，又左傳，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

失伍

孟，一日三失伍，喬解喻失職，顏不合，於下文多字無義，愚意持戟之士，謂伍長也，三失伍，喪失伍中三人也，軍法戰士失列，伍長有罪，意當時法亦如此，故以爲邑長致民死徙之喻。

得侍同朝

孟，得侍同朝甚喜，孟子曾仕於齊，齊王謙，不言立乎本朝，故但云同朝，然先爲客而後爲臣，故曰得侍云云，若謂得侍左右，已出望外，又不鄙而與之同朝，其爲喜幸更何如。

彼一時此一時

孟。彼一時此一時也。新安陳氏大全注云。前日言不怨尤之時。與今日所遇之時不同。果爾。則是言行不能相顧。何足以爲孟子。要之。不怨不尤二句。本孔子之言。而孟子嘗稱之。集註亦云然。充虞所云君子。卽孔子也。故曰。彼一時。此一時。意謂孔子之時如彼。故可免於怨尤。今之時如此。雖欲不怨尤而不可得已。

民之爲道

孟。民之爲道。言其固然之理。人之有道。言其當然之理。

聖人有憂之

孟。聖人有憂之。有當讀爲又。與上堯獨憂之句相血脈。後邪說暴行有作。集註云。有讀爲又。古字通用。夫能讀彼。不能讀此者。以上文先有邪說暴行又作故也。有私龍斷焉。有梏亡之矣。有亦讀又。

以天下與人易

孟。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堯舜一生憂民。直至得人禪位。其憂始釋。故曰。以天下與人易云云。後漢李固與梁冀書。引此二語云。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觀此。則知漢世原作此解。又陳止齋有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論。亦主禪位說。

衆楚人咻之

孟。衆楚人咻之。咻。或訓譁。或訓笑。皆未確。咻。與嘔同。虛主反。口布氣也。言楚音衆。則習染其氣也。謂會。响字注。以氣溫之也。或作敉。亦作咻休。

毀瓦畫墁

孟。毀瓦畫墁。如今人以瓦片畫墻壁爲戲。蓋指畫墁所用。乃毀裂之瓦耳。設言此人不足爲功於我。而亦志在得食。將如之何。註。無功有害。是直謂毀人之瓦矣。人情斷斷所無者。雖設喻。亦必不作此語。

泄泄

孟。泄泄猶沓沓也。按說文。呭。以制切。多言也。引詩無然呭呭。又諸字注云。本作沓。語多沓沓也。然則泄泄沓沓。皆多言之意。故曰。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此以今語證古語。使知詩人蓋指此輩。按淮當卽嘆。之方嘆。居月切。本音自可相叶。讀嘆爲貴。讀淮爲鬼。皆註家之誤。若以嘆音。讀孟子之淮淮與沓沓。尤相近。不待注而自明矣。

執熱

孟。引詩誰能執熱。考詩鄭箋。作執持熱物解。趙注因之。他注亦因之。並誤。執如執友之執。執固持也。執友者。其交不能解。執熱者。其熱不可釋。周與嗣千字文。執熱願涼。杜甫詩。爾曹輕執熱。皆得本意。

畢郢

孟。卒於畢郢。郢當讀爲程。按路史云。程王季之居。在今咸陽。故安陵亦在咸陽。與畢陌接。所謂畢程。注引長安志。孟子言文王卒於畢程。今作郢。

其揆一也

孟。其揆一也。揆。古作癸。所以度地之器也。如今之量尺。此揆字作實用。言聖人雖有遠近先後之殊。而其揆則歸於一也。孔安國書傳敍。其歸一揆。與此語同。

施施從外來

詩。王風。將其來施施。毛傳。難進之意。鄭箋。紆行之貌。以詩注觀之。則孟施施從外來。形容齊人醉歸。欣欣假蹇之狀可掬矣。趙注喜悅之意。朱因之云。喜悅自得之貌。詳施字於喜義不近。及觀韻會。施字釋云。自得之意。乃知趙讀施爲訑。故有此訓。施施用詩訓自佳。不必借訑義也。

孝子之心不若是契

孟。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若是恝三字。指下文所言。子職已盡。父母自不我愛。於我何與。於我何哉。摘俗本與我何干也。語紛悻悻。忍然無復怨泉之意。孝子很戾引慝之心。決不若是也。語勢。與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句同。

鬱陶

孟。鬱陶思君爾。陶者閉穴以熄火氣。鬱於內。則不復然。以比人憂思。則氣不得伸。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王觀濤異注。謂。泛就平日休戚相關言是也。余謂唯平日如此。故今日如此。象憂見鬱陶一語。其喜在言外。舜喜見臣庶一語。其憂在言外。以象憂見舜憂。以舜喜見象喜。此互見文法要之舜之於弟。直以赤子視之。啼笑皆眞。憂喜無間。

外丙二年仲任四年

孟。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趙氏謂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程子伊川謂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按竹書史紀。帝王世紀。尚書蔡傳。鄭樵通志略。郝京山九經解。王觀濤翼註。皆如趙說。孔安國書傳。司馬溫公稽古錄。李槃世史類編。薛方山人物攷。皆如程說。余謂卽以本書證之。確知爲立不久。蓋此段本明伊尹不有天下之事。意言湯崩之後。伊尹數奉幼君。屢立屢仆。可取之矣。而終不取。知天意之有在也。若云。幼不可立。則於本節之旨無關。何必敍及。

梏亡

孟。有梏亡之矣。卽書說命。惟牛馬牿字。孔傳云。牿牢之牛馬是也。本作牿。此作梏。或字訛。或借用耳。梏亡承牛羊又從而牧意來。與亦猶斧斤之於木。數句相應。書又云。無敢傷牿。經以牿字代牛馬字。此以梏字代牛羊字。正用尚書文法。

機變

孟。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機變如偃師倡者之類。此承上章。由而不知。言人不知道。則不可以爲人。

此如木偶耳目手足皆能運動其實非人故借此人指點言今世有爲機變之巧者是人決不知恥蓋方以其巧自矜又孰知其終不可以爲人也哉

容說

孟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與下以安社稷爲悅悅字一意言心所慊者在此也事君人者苟得君而事心無他念惟以容身保位爲主王深甫云事君者以見容於吾君爲悅此解得之

棄井

孟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棄井猶廢井言其虛廢前功也

義小信大

孟責仲子亡親戚君臣上下爲不義之大者而讓國之義眇乎其小蓋衆人但知讓國之爲義不知教倫之爲義故以蔑倫之子而說以義稱則是以其小者信其大者矣此章只以義字檃栝仲子不必增出廉節等字

憎茲多口

孟不理於口又曰憎茲多口理分辨也不理於口言毀者多不勝分辨也憎惡也多口謂瑣瑣致辯也區區以口舌弭謗即謗爲之止士猶憎之蓋彼以口來我以口應是非彼之多口乃我之多口耳業已自命爲士雖見慍於人何傷彼二聖當時亦不免爲人所慍何常一語自理哉（注疏噴噴失子因趙之誤）

斯與

論語中有斯字無此字斯者此字之轉音而借用者也有與字（今作歟）無耶字耶者與字之轉音而借用者也又五經四子中並無耶字

睨睨

孟子惡用是睨睨者爲哉注睨魚乙切與逆同音此誤也鵝豈作如此聲乎予謂當音捱字去聲蓋睨與倪同從兒莊子和以天倪注音涯則睨字亦可呼捱（去）矣捱（去）正鵝聲也

素位

中庸素其位而行素乃絲之未染者他語借用素字猶俗云本色本分之謂如素心素志素位素履皆此義也又素有白義者白空有質而無色故事之有其名而無其實與有其實而無其名者皆曰素如素餐素王素封則此義也又如素交素識素常之素則有始義蓋素者色之始也此本其初而言猶云非一日之故也

少艾

古外與艾同音（吾擲至今作此音）故謂美男爲少艾孟子慕少艾趙注但以爲美好朱註云楚辭戰國策幼艾義

與此同亦例引之耳其義故未晰也按國策趙牟謂趙王王不以予臣乃與幼艾蓋謂其幸臣建信君國語云國君好艾則大夫殆好內則適子殆以艾與內對舉可證艾即外矣又曲禮五十曰艾方言東齊魯衛之間凡尊老謂之俊或謂之艾則艾本老稱今反謂美好思之似誤

蒲盧

中庸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陸佃（坤雅）以爲蜂之細腰者得之以爲蒲葦者固非以爲土蜂者尤謬（解詁新語因解蜂蜜蒲盧之蜂爲細腰土蜂蓋蜂以細腰故亦有蒲盧之名此處則指地之所植者言耳蒲葦雖易生而不須種植猶是種植所生之物始與上文樹字相應故沈括說亦似是而非）

好

書惟口出好興戎好去聲即邦君爲兩君之好好字與戎字相對好猶釁也戎猶響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即出好興戎之義（舊註好訓善似未審）

裼

玉藻云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註袒而有衣曰裼則似今之背心以加於裘外故仍見裘之美論語緇衣羔裘即集註衣以裼裘欲其相稱蓋是衣與裘一色則裘之美不爲衣所掩也若服之襲則是以全衣加其外其色即不顯予向未明裼衣之制故緇衣節不作衣裘一色解今觀玉藻註始知裼是露臂則是裘外加半臂耳

司中

周禮有司中司命二字始不解司中之義偶讀老子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乃知即指此沖氣而言沖氣以爲和謂陰陽相和合不偏不雜人之得以生此所以爲萬物之靈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意與老子合（古今不分性命爲二物故通謂之中）書所謂和衷降衷左氏所謂天誘其衷皆指此（中衷古通用）又左傳載劉子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此即天命謂性之意（謂性爲中）又檀弓云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此亦謂性爲中注謂中爲身）又孫愿遊詩南宮虔名人小兒之命皆得主之耳（本註謂中爲身亦誤又孫愿遊詩南宮虔名北斗落筆玩南宮二字恐當時已有此語）

從容

今俗語事之需遲爲從容此二字本出禮記人多忽之按學記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注從讀如春父春戈之春春容重撞擊也疏每一春而爲一容必待盡其聲此見凡俗語未嘗無來處也

三代稱帝

三代天子之號稱王。然夏曰帝啓以下。俱曰帝某。商則易稱帝乙歸妹。書稱自成湯至於帝乙。初疑其說。後讀禮記曲禮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始解。

女

左傳昭元年醫和云。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杜注。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按此之所謂女。即倉公傳之所謂內也。交媾乃陽氣用事。故曰陽物。注意未明。又云。是謂近女室疾。如注近女室。說此病之中。疾如蠱。言此疾似蠱疾也。句讀皆不知。其可笑如此。

欒

考工記。鳧氏。兩欒謂之銑。欒。鐘口兩角也。鄭注。故書欒作樂。杜子春云。當爲欒。按角古音。盧谷切。與樂歷各切。音相近。故通借樂。又禮記喪大記。瓜實于絲中。則以角爲絲。此亦其類。今之欒字。乃杜子春所改。實無義也。

終葵

考工記玉人。大圭杼上終葵首。注。齊人謂椎爲終葵。圭首六寸。爲椎以下殺杼鄉也。終葵爲椎於杼上。按如此。則其形當如[illegible]。予考說文斜字訓杼也。則杼即斜義。又終葵二字。即椎字之切音。急言之曰椎。緩言之曰終葵。（椎當作錐。或古字通用。）所謂杼上終葵首者。謂斜銳其上首。作錐形也。又按博雅。不知終葵之義。別作椎字云。椎葵椎也。此妄作之謬。（椎椎義同。）又按說文。瑳訓剡上爲圭。半圭爲璋。此證益明。

𪊨𪊨

易。繫傳。成天下之𪊨𪊨。徐鉉云。古無𪊨字。當作娓娓。不知古無𪊨字。固有𪊨字。𪊨音門。與娓音同在明母。（娓古音近米。古𪊨謂尾爲米。與古音合。）古人字多假借。故即𪊨字轉爲娓音。其義則易之所謂𪊨𪊨。即詩之所謂勉勉也。（一娓勉聲之轉。）大雅。勉勉我王。韓詩作𪊨𪊨文王。荀子作𪊨𪊨我王。可證二字本一義。後人不知𪊨之可轉音娓。故妄加一頭。不知𪊨𪊨之即勉勉。雖謂爲不悟之意。亦臆度之辭耳。

𪊨

曲禮立視五𪊨。注。音攜。規也。輪一周爲一規。按𪊨規當即一音。古字通用。蜀子規鳥。一名𪊨。可證。𪊨從𪊨諧聲。亦如祜之諧古。紅之諧工。旱之諧干。皆以見母轉匣母也。

烝

書。舜典。烝民乃粒。詩。大雅。天生烝民。烝字相承訓衆。然以古韻求之。烝當即讀爲衆平聲。（釋典。衆生並作此讀。）以音相近而借用。蓋古蒸與東冬通爲一韻故也。

眣

公羊傳文七年。眣晉大夫與公盟。本注伊乙反。又大結反。孫氏戰文。丑栗切。黃氏顯會。敕栗切。按眣謂以目使人。當與目眣之眣。（國策高誘注。讀爲逸。）同意。眣爲目斜。眣則以目斜視示意。可知孫黃音誤。

𥳑雅

漢藝文志。𥳑雅。張晏注。𥳑。近也。雅。正也。自此諸家釋𥳑雅義。多以近正爲說。予觀漢人常用此二字。如指詔書云。文章𥳑雅。謂辭深厚。（儒林傳。）言符命云。其文𥳑雅。依託皆爲作說。豈皆近之之謂耶。按說文𥳑字。訓云照𥳑。（遮忍里切。詳聲。意當泥禮切。俗作你字。反合古音。）猶靡麗也。詳𥳑雅主說詩而作。猶云詩正而葩也。凡文章以𥳑雅言者。皆謂靡麗而典雅也。充其義。則𥳑文也。雅質也。𥳑華也。雅胥也。揚雄言詩人之賦麗以則。𥳑雅之謂也。（揚用雅亦以𥳑雅爲麗質。）

斯

左傳。襄三。使臣斯司馬。注。斯。此也。調太易。當讀爲廝。役之廝。謂言爲役於司馬耳。

衽

禮。檀弓。衽每束一注。衽。小要。（古腰字。）也。木爲之。衣之縫合處曰衽。以小要聯合棺與蓋之處。故亦名衽。徐文長青藤書屋路史。云。衽形如今之銀則子。（俗呼法馬。作銀定樣。）漢呼爲小要。按此字當作鋌。說文訓銅鐵樸也。（今傾銀槽。俗謂銀錠。蓋鋌音之譌。）其形中細。則子蓋肯其形。棺蓋合縫之具。或古省作廷字。傳寫誤作衽耳。

臧

左。文十八。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又云。盜賊藏姦爲凶德。藏字。杜不注。疏主爲藏匿罪人之名。按藏乃臧之誤也。古臧贓字皆作臧。後人傳寫。誤加草耳。考國語正作臧。掩賊爲臧。言得賦之物。而隱匿其人。猶今窩主之謂。故曰。主臧之名。賴姦之用。盜賊臧姦。俱爲凶德。取本文讀之。其意自顯。作臧。則藏贓二義皆具。作藏。則義不備而意不明矣。又此數句。左傳皆以意釋字。賊從則從戈。戈有殘毀之意。故曰毀則爲賊。臧從戕從臣。臣即賊也。而在中掩之義也。故曰。掩賊爲臧。竊財賄盜之小者。故於文次皿爲盜。（次古涵字。含欲之意。）盜國家之重器。則非小盜可比。故加以大姦之名。臧字之義。左氏已自爲注腳。何煩加草乎。

信信

信。古通借爲申字。易。繫辭。屈信相感。孟子。屈而不信是也。按詩。鴇羽。有家信信。毛注。再宿曰信。予謂當讀爲申。申之訓重。即再宿義。注家知訓爲再宿。而不知讀爲申何歟。

兌

兌。古悅字。禮。學記。引尚書說命作兌是也。詩。大雅。作棫拔矣。行道兌。（陸。徒外切。二。毛云。成蹊也。）矣。言道路通。則作域之木。挺拔而生。行者皆喜兌也。又大雅。皇矣。作棫斯拔。松柏斯兌。（陸。徒外切。毛。昌悅也。）兌即茂盛之意。漢武故事云。體常壯

悅。體盛曰壯。色盛曰悅。松柏之兌。亦此義。注中音釋並誤。（蘇侗亦辨其非。）

男角女繩

禮。（內則）男角女羈。男則橫分兩髻如角。故曰角。女則兩髻一前一復。如馬首。故曰羈。鄭注。午達曰羈。（橫曰午。）此釋其意。不釋其字耳。（孔疏注。）

郁夷

詩。（四牡）周道倭遲。韓嬰作郁夷。予謂郁當音倭。（即遲字。）遲當音夷。（即遍字。）古字音相近而通用也。

皐陶庭堅

左傳。（文五年。）秋楚人滅六。冬又滅蓼。臧文仲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杜以庭堅即皐陶之字。故謂六蓼皆皐陶後。然古人口語。無既舉其名。復舉其字之理。羅泌（路史。）辯皐陶爲少昊四世孫。庭堅則高陽氏之子。六皐陶後。蓼庭堅後。此爲得之。又史夏本紀。封皐陶之後於英六。索隱引地理志。安國六縣。隱姓所封國。英地闕。不知所在。正義謂英即蓼。此承杜預之謬。而傅會之耳。僖十七年。齊人爲徐伐英氏。杜謂楚與國。亦不注所在。予謂英即偃。二字音相近而轉。（舜妃女英。大戴記作女匽。此亦音之轉也。）故皐陶之後。有英氏。又有偃氏。六今六安州。英疑即今英山縣。

紡

國語。（晉語。）執而紡於庭之槐。按紡當讀爲綱。（悲萌切。紡音蒸。此聲。）古字通用。說文。綱束也。今俗綁字。（補項切。）即綱音紡。之轉。因轉音。故字從而變耳。紡於庭槐。即綁縛之意。植木謂本曰援。（謝靈運詩。題南山樹圃。激流植援。）束之於樹。其形似之。故叔向囑語云。求繫既繫。求援既援。韋注。釋紡爲縣。此臆說耳。

噍殺

禮記。（樂記。）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漢書。（禮樂志。）作纖微憔悴之音。按噍殺當即讀爲憔悴。故漢人用其本字耳。注。疑作急。急微亦不成語。乃知古本作纖微。

古樂之義

禮。（樂記。）弦。匏。笙。簧。合守柷敔。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聲遲曰文。聲數曰武。（即注。文謂鼓。武謂金。非也。）復謂往復。亂謂繁亂。復在中。亂在末。相。（去聲。）雅。皆樂器名。疾即亂。訊即治。互言之也。此言古樂所奏。皆有名義。文有綏柔之義。武有戡定之義。相有輔助之義。雅有反正之義。古人每事皆有義可稱。故曰。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均平天下也。禮記及樂書。（史記。）二注。並不達此義。

夫夫

禮。（檀弓。）夫夫也。當作夫人也。按李斯泰嶧山碑。大夫二字。只作夫下。二古文尚簡。夫中已具大字。故點注以識之。檀弓之夫夫。恐古本止作兩夫。注上人字。而後人誤以爲重文也。（並適書蹟。既亦如此。）

匹馬

周書。（文侯之命。）馬四匹。公羊傳。（僖三十年。）匹馬觚輪無反者。古人駕馬。或四或六。皆用偶數。故數馬以匹。一匹當是兩馬。四匹則二乘也。其曰匹馬。亦猶匹夫匹婦。本因偶得名。稱謂既久。即單舉亦可爲匹耳。又按漢人始用五馬。詩。良馬五之。蓋變文叶韻。非事實也。

流矢

檀弓。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按流矢去。而餘仍著肉中。故待浴馬方見。今人襲用流矢。失其義矣。

士

士者。少男之稱。易。（大過。）老婦得其士夫。此本義也。又壯字壻字。皆從士。意蓋可見。從十從一。十指其年。一指其事數也。說文引孔子。推十合一爲士。言能綜萬里於一原也。義雖精而近鑿。

操縵

禮。（樂記。）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注以縵爲琴瑟之絃。非也。按周禮。（樂師。）奏縵樂。注謂雅聲之和樂者也。疏云。雜弄調和。按縵無文曰縵。此云雅聲。云雜弄。皆謂無文耳。學記之操縵。即今之和絃。

敔　圉　雅

周禮。小師注。柷如漆桶。中有椎。敔。木虎也。郭注爾雅。蔡注尚書。皆本此爲說。又笙師春牘應雅。以教鞀樂。先鄭云。春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孔。樂書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雅狀如漆桶。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組疏畫。後鄭云。牘應雅。教其春者。謂以築地。賓醉而出。奏鞀夏。以此三器築地。謂之行節。按先鄭所說。三器狀不甚殊。應且大似。後鄭所說之柷。周頌。應田縣鼓。後鄭既以應爲小鼓。（田催亦云然。）無由此應別是一物。徒取其築地爲節。何必用三器。若是之不悖。頗乎。愚意應即周頌之應。牘即柷。而雅即郝。牘（徒谷切。）之爲柷。（昌六切。）亦如田之爲陳。屠之爲廚。（音廚。）鼓之爲隧。雅之爲敔。亦如迓之爲迎。爲逆。（語有輕重。其實一義。）齒牙之爲齒吾。允吾之爲鉛牙。古字多可通用。如此。則牘。應。雅。三器。各得其所矣。（敔。馬融作圉。樂記。訊疾以雅。叶旅。敔。舞語。古。）

鼫鼠豹文

爾雅。豹文鼫鼠。郭注。鼠文彩如豹者。漢武帝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云出爾雅。許氏說文。鼫豹文鼠也。與郭說異。按本書豹文二字。在鼫鼠之下。郭以爲鼫鼠。是以二字下屬也。許以爲鼫鼠。是以二字上屬也。然詳前後文勢。當以上屬爲是。郭因終對而誤。說文不誤也。

獄訟

周禮。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鄭注。訟謂以財貨相告者。造。至也。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箭與。）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然後聽之。（鄭注。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劑。今券書也。不券書不入金。則是亦自服不直者也。）按爭財爲訟。爭罪爲獄。經

無明文。鄭特臆爲之說。夫五刑之屬三千。凡入於司寇者。無大小皆有罪名。何獨以財貨別於罪名之外乎。詩。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此爭昏也。非爭財也。士師之職。凡以財獄訟者。止之以傅別約劑。此以獄訟兼言。是貨財亦曰獄也。左傳。僖二十八。衛侯與元咺訟。是罪名亦曰訟也。疏亦引此。而曲爲鄭解云。此相對之法。若散文則通。愚謂爭財亦罪名之一。不得單舉與罪名相對也。詳周禮之意。當是小罪曰訟。大罪曰獄。鄭云。三日乃治之。重刑也。疏云。以奉重於訟。率。故鄭云重刑。此言得之。但不宜以貨財爲輕。以罪名爲重耳。小罪可以立遣。故兩造具而即聽之。大罪必須審慎。故使之先立劵書。不致辭有反覆。又遲之三日。猶冀其情可平也。罪之大者。必再三審讞。其獄始成。故又謂獄未成曰訟。訟已成曰獄。衛侯與元咺訟。公羊。僖元年。謂歸獄僕人鄭扈樂。是此義也。凡以財獄訟者。謂凡以貨財之獄來訟者。此兼財爲辭也。詩之二章云。何以速我獄。此對舉爲辭也。其此二者。則禮與詩與傳之文。皆不相剌戾矣。周禮。言禁者。禁之未然之前。蓋愚民難有爭心。或以惜費而止。故以束矢釣金之法禁之。所以止其來。非欲罔之利也。後世目周禮爲衰世之書。皆由不善讀此等。故束矢當止十矢。鄭云百矢。蓋已自爲疑辭矣。

鬷

考工記云。審其蓋弇不鬷。五溝切。則輪雖敝不匡。鬷。幽參差也。今謂木器不平整曰鬷。音敖。語之轉也。

鳳凰來儀

書。益稷。鳳凰來儀。儀。匹也。謂雙下之也。詩。實維我儀。毛云。匹也。國語。丹朱馮侯其身。而西偶之。易太極生兩儀。儀亦匹義。

亂　訊　詅

樂之卒章爲亂。即繁音促節之意。楚辭亂曰。猶存古名。賈誼弔屈原賦。史作訊曰。班作詅。音卒。曰。樂記。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則訊或亦亂之別名。

養　年

左傳。昭二十。私欲養求。不給則應。養謂口體之奉。求謂玩好之類。皆私欲也。給。應。皆供也。急曰給。緩曰應。此言寵妾寵臣。私取於民者。緩急皆不能免於供。杜注。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非也。

義府卷下

數　奇

史記李廣傳。數奇。奇者。對偶之稱。後漢桓譚傳云。陛下聰納讖記。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奇偶之類。蓋古時有此占法。以偶爲吉。奇爲凶。霍去病傳。諸將留落不偶。亦此意也。李廣數擊匈奴。輒無功。不得封侯。此其祿命之薄使然。故上以爲數奇。不使當單于爾。本注數。士角反。不讀爲術數之數。則奇字作何解。宋祁文筆記云。數奇注。切爲所角反。後得江南本。乃所具反。由是復觀舊注。乃顏破朔從所角反。

奇　貨

史記呂不韋云。此奇貨可居也。奇當音奇偶之奇。單也。獨也。言此貨有一無二。我得居之以獲重利也。今俗市人言此鈍貨。可以囤積之類。若作奇異之奇。便不類賈人語。

鄭　莊

史。鄭當時傳。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鄭莊。句。行千里。句。不齎糧。句。莊。糧。叶韻。八字乃諺語。蓋時人因莊交游之廣。故有此目。而人主亦素聞之故云。

幕

漢書西域傳罽賓國鐵文爲騎馬幕爲人面如淳音漫非也按今戲鐵者名鐵面爲字鐵背爲幕正作幕本音釋名幕絡也在表之稱

耐

漢書高帝紀應劭注輕罪不至于髡完其耐鬢故曰耐此說非也耐正留髮去須鬢之名吾鄉婦人以綫絞面毛者謂之耐面其名猶沿古義因此足訂應誤

約法三章

楊用修讀漢書高帝紀與父老約法三章耳以約字句絕謂後人作連讀者誤然考之紀末云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又刑法志云約法三章知班史本不以約字爲句也

王男

馮婦男子也王男婦人也二名相反可爲的對王男順帝乳母見後漢書

飲羽

史記敍李廣射石事云中石沒鏃不如西京雜記云矢乃飲羽飲字奇甚然三出呂氏春秋韓詩外傳及劉向說苑並因之呂作養由基韓劉又作熊渠子蓋文士傳會之談耳

緯書稱孔子

後漢翟酺傳稱孔子云吐珠於澤誰能不含注引春秋保乾圖云云蓋讖緯之書皆託云孔子所作東漢之世盛行故不出書名第云孔子而已許愼說文常引孔子之言如狗者叩也之類他書不見疑亦出於讖緯

諸于繡䯊

後漢書光武紀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繡䯊注字書無䯊字司馬彪續漢書作褌並音其忽反按本書五行志亦載此事云皆幘而衣婦人衣繡擁䯊此䯊即䯊之誤注並不解而前注第云或繡下有擁字已以意度之字既從髮疑是婦人衣領領後承髮故惟婦人則加以繡飾之若男子而服此是服妖矣䯊字字書亦無又按通雅云廣記載韓晉見少年單練䯊即段成式之單練䯊與䯊同謂今之半臂也予謂此字當作褌蓋褌從屈有短義半臂之式必短也今作䯊者意廣記與成式喜用僻字耶

溷軒

後漢李膺傳羊元羣罷北海郡贓罪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載之以歸注溷軒廁屋也按前外戚傳帝起更衣子夫侍尙衣軒中得幸此即所謂溷軒也釋名云廁或曰溷言溷濁也或曰軒前有伏似殿軒也師古不知此義乃以軒車解之不思天子車駕當在外庭豈子夫所得至又更換衣裳豈必在車中此師古蓋不識更衣之義蓋貴者入則出必更衣如王敦在石崇家入廁之事可證當時即謂入廁曰更衣此是

文言漢書中說此者非一如竇嬰傳坐乃起更衣稍稍引去師古注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暖改變故矣又通鑑隋文帝所寵陳夫人旦出更衣爲太子所逼又宋人海陵三仙傳獨處一室臥起方丈間食酒肉如平時而無更衣之處此蓋言得道者雖飲食而無漏也皆用漢書之意也

更衣

古時入廁名更衣因即以名其小憩之處如東方朔傳右內史發民共待會所後乃私置更衣從宜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離宮又前楊敞傳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云云延年從更衣還云云師古注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此亦離宮後百官志注司徒府殿西王侯以下更衣並存朝會之地貴者必各置更衣蓋私廁也祭祀志注皇帝出即更衣中皆言此舍所以便其更衣也

臨軒

人主親試貢士曰臨軒策士臨軒字出後漢書李膺傳帝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又張奐傳青蛇見御座軒前注軒殿檻闌版也蓋堂陛之間近檐之處兩邊有欄楯謂之軒如車之軒耳

面縛

史記宋世載微子肉袒面縛解者以爲反縛向後僅見其面此說陋甚凡縛者必反接所以防他變若微子則是自爲出降之禮但縛手而不反接故以面字著之此見古人用字之妙從來爲陋解所晦可恨也又項羽紀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呂馬童面之指王翳此項王也解者訓面爲背亦誤詳上下文語意項王此時雖在圍中然去馬童尙遠故曰顧見云云時項王一行尙有二十餘騎先尙未辨孰爲項王因其呼而諦視之然後指示王翳云云面之即諦視之謂或謂古人多反語故謂背爲面如治之爲亂馴之爲擾香之爲臭其例可見此蓋昧於字義之俗說古治字本作氣馴擾之字本作𢍰臭爲香氣之總名其臭腐之字本作殠後人傳寫訛謬如此豈古人之意哉若面之訓背乃偏字耳且此時漢祖羽如凡肉矣尙何所諱而背之言乎

結髮

結髮猶今人攏頭之謂漢書云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蘇武詩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蓋指其初攏頭時而言今人以結髮之義單屬夫妻誤也

正先

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見京房傳予謂此人正類天啓中楊左諸公惜後世罕知其名

斮臂子宏

仲尼弟子傳孔子傳易於商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宏馯姓臂名子宏字也師古云漢書荀子皆作子弓此

云子宏誤，予謂宏當讀爲肱，蓋宏旁有厶，此古肱字，以其名臂，故知字當爲肱也，肱與弓音相近，故或呼爲子弓，顏監知子宏之誤，不知子宏子弓，皆非其本字耳。

物故

漢書（霍去病傳）士馬物故，又（霍光傳）卒有物故，師古云，物無也，故事也，人死無所復能爲事也，釋名云，人死諸物皆朽故也，按二解皆非，物猶事也，不正言死，但諱云事故，猶孟子所謂大故耳。

窶數

東方朔云，著樹爲寄生，盆下爲窶數，師古注，窶數戴器也，以盆物戴於頭者，以窶數薦之，或疑窶數與寄生，截然二物，何以朔語如此，蓋窶數常在盆下，今寄生亦覆盆下，故朔先舉言窶數，以紿郭舍人，舍人遂謂朔射不中，朔乃云云，非眞謂寄生爲窶數也。

辜較

孝經，蓋天子之孝，蓋諸侯之孝，注，蓋猶略也，疏云，辜較之辭，因悟前後漢書，諸所謂辜較，估較，辜榷，酤榷，（辜酤皆借爲估，較讀爲榷，皆卽此義，蓋估計較量之謂，注大略大較如此耳，）商賈值貨，必估計較量而後買賣，諸事辜榷，皆謂勢家貴戚，漁獵百姓，奪商賈之利耳。

儲胥

漢武帝因秦林光宮，增益通天，迎風，儲胥，露寒，（諸名皆似離蜀之類，無屋號者，長楊賦，太擿檢，以爲儲胥，師古注，儲峙也，胥，須也，以木擿檢，比檢宮卽今戟字，音去聲，）及纍繩，連結以爲儲胥，言有儲蓄，以待所須也，按此似今木柵之類，儲胥猶扶疏，目其形也，李商隱籌筆驛詩，風雲猶爲護儲胥，此指行營之寨柵，通可稱儲胥，高似孫（緯略）以儲胥爲宮館之名，因矣，又魏略，李勝爲河南太守，郡廳事前屠蘇外，應璩與韋仲將書，屠蘇發檄，蕭子雲雪賦，沒屠蘇之高影，廣雅，屠蘇，平屋也，按屠蘇卽儲胥之轉聲，漢書休屠王，屠音廚，又姑蘇古名姑胥，此可知矣，平屋之訓似臆，（續考三，輔黃圖，武帝作迎風館于甘泉，後加露寒，儲胥二館，）

阿家阿翁

郭汾陽子曖，尙昇平公主，琴瑟不調，汾陽拘曖，詣朝堂待罪，上召而慰之曰，諺云，不癡不聾，不作阿家阿翁，小兒女子閨幃之言，大臣安用聽，右見唐趙璘因話錄，家卽曹大家之家，家翁謂公姥二人，溫公通鑑去一阿字，作阿家翁，失古人口語矣。

君公

古婦人稱夫之母爲章，漢書（朱買臣傳十三）望鄉歌云，背尊章，陳琳飲馬長城窟行云，善侍新姑章，（俗作嫜，）初未悉其義，因閱淮南子（覽冥訓，）云，君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乃悟章卽君公二字合語，（古音公如光，）如世母爲嬸，舅母爲婗之類。

新婦

漢以還，呼子婦爲新婦，後漢何進傳，張讓向子婦叩頭云，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世說，王渾妻鍾氏云，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當不啻如此，（此自稱新婦，）涼州童謠云，劉新婦簸石，新婦炊，北齊時童謠言，寄言與父母，好看新婦子，蓋必當時，謂婦初來者爲新婦，習之既久，此稱遂不復改耳，又古者謂子爲息，息之訓生也，國策，左師觸龍云，老臣賤息舒祺，梁武帝長安有狹邪行云，大息組紐縕，中息佩陸離，小息尙清綺，纏轡游南皮，今俗謂子婦爲媳婦，此必因息字加女旁耳，又或單呼爲媳，蓋可笑也，吾鄉俚語，至今尙稱新婦，反存古意。

召平

史記索隱注云，廣陵人召平，東陵侯召平，與齊相召平，皆別是一人，三輔黃圖，獨謂廣陵人召平，卽東陵侯種瓜者，不知何據，考後漢郡國志，廣陵有東陵亭，豈卽召平所封歟。

兩萬石君

萬石君有兩，一石奮，人多知之，一馮揚，人不知也，按後漢馬勳傳云，曾祖父揚，宣帝時爲宏農太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爲萬石君焉，則此亦西漢時人也。

寄名

今俗有生子不利，而寄名於他人者，其事已起漢世，按後漢何后紀，后生辯，養於史道人家，號曰史侯，注云，靈帝數失子，不敢正名，寄養道人史子眇家，卽其事也，按道人二字亦始此，注謂道術之人，今俗亦有寄名於僧道者。

柴虎

廿泉賦，柴虎參差，魚頷而烏眉，師古注，柴虎參差不齊貌，柴初蟻反，虎音豹，按柴虎，卽詩邶風，差池其羽之差池，古字通用，師古音誤，觀頷眉字，亦卽取其頷杭，可見柴虎，當卽讀差池也，又文選作傑虎，漢書止作柴虎，加人者，俗增字也。

蕃嚮

路史，蕃漢縣，屬魯國，邵音皮，魯國記云，陳子游爲魯國相，太尉陳蕃子也，國人爲諱，改曰皮，按黨錮傳，八廚有魯國蕃嚮，注亦音皮，嚮，魯國人當亦爲陳諱，故韻府翠玉，乃以八廚蕃字音皮，收入四支韻也。

元元

國策，蘇秦書，子元元，又漢書（文帝紀，）元元者，安所託命哉，元元謂百姓，字當音云，與老子萬物芸芸同義，後漢八及，目海內才珍，孔世元元，與珍叶，知古本作此音，沈韻十三元，或譏其亂雜，不知當時，元自音云耳。

丁壯

漢書高帝紀丁壯苦軍旅古丁當同音丁壯言其年正當壯時也後語省遂單呼爲丁故民年二十成丁李陵答蘇武詩丁年奉使正謂年在二十左右也

女子世侯

呂嬃之爲臨光侯也蕭何夫人同之爲酇侯也以呂氏稱制故然實高祖爲之作俑按功臣表奚涓死事無子高祖乃封其母疵爲魯侯又漢書秋云高祖封許負爲鳴雌亭侯此不見正史不可信

幼眇

漢元紀分刌節度窮極幼眇中山王傳每聞幼眇之音注作要妙老子是謂要妙北史魏世祖紀方寸玉印有三字爲文要妙奇巧上林賦俯杳眇而無見衞恒四體書勢序杳眇邪趣不方不圓按本字當作幺紗陸機賦紘幺微急注幺小也說文紗絲急也紘小而急則其聲幽緲哀切動人漢書借用幼眇若老子之要妙則又借作深微之義自漢以來又借爲美好之稱因改其字從女作妙其實古無此字老子之妙必後人所改也易繫辭妙萬物而爲言亦深微義非美好義今本作妙古文定不爾枚乘七發此亦天下之至言妙道漢人用妙字始此

涎

漢書趙后傳燕旬燕旬尾涎涎是緣切今誤本作涎非涎從廷乃得聲韻會涎字引漢書此語則知當時本固不誤也水滴謂之涎此形容小鳥張尾之狀極肖字書訓光澤貌亦屬臆說

要害

後漢書來歙傳中臣要害今酒救命傳言身中緊要處犯之必爲害也借地當敵衝者謂之要害舊解於我爲要於彼爲害欠確

乾沒

漢書張湯傳乾沒註得利爲乾失利爲沒非也言以公家財物入己如水之淹物沈沒無迹也不水而沒故曰乾與陸沈意同

僊僊

詩賓之初筵屢舞僊僊注軒舉貌按與莊子僊僊乎歸矣說苑辯哉士乎僊僊者乎漢書司馬相如傳僊僊有凌雲之氣皆當即讀爲軒蓋僊讀作仙人之說上古所無始見莊列之書曰列仙山澤之儒此蓋借僊字轉音爲先亦如釋氏借佛字時仔周即古弼字轉音爲弗也焦澹園以僊僊有凌雲之氣當讀飄飄此亦強說

里所

漢書張良傳父去里所復還師古曰行一里許而還又蘇廣傳問金餘尚有幾所師古曰猶言幾許愚按所許同從數字所主切而來蓋約計其數如此耳周書君奭多歷年所此用所之自隋煬帝詩聞名爾許時猶如

許時也昭明太子詩念人一去許多時則竟似近人俚語矣

握齱

史記酈生傳握齱好苛禮按握指相聚也齱相切也故借爲拘局纖瑣之意通作蹐齷漢書中庸嘉傳蹐蹐廉讓史作娛欺史記管晏傳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蹐蹐皆一義也俗語謂垢穢之類爲齷齪此蓋因纖瑣爲齷然變握作齱則因下譌上也

中闞

湯左相仲虺史記殷本紀作中疝終風詩虺虺其雷疑闞其本字雷聲倏忽徧遠近故從多體會意當與豗同音呼回切

屚

屚字書加竹作篇漁其蓋編竹以禁魚者漢質帝曰梁冀爲跋扈將軍取譬於此以魚之強有力者能跋出屚外也以禁魚使不得過故有止義左傳昭十七九扈氏爲九農正扈氏無淫者也天子從駕謂之扈從亦取呵止行人之義上林賦扈從橫行師古注殊謬又左傳宣十二屈蕩戶之漢書王嘉傳坐戶殿門失欄免與此同義戶即屚也

貫

以繩穿錢曰貫故有相續不絕之義前谷永傳以次貫行後東平王苔傳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是也相續而行則有習熟之義詩魏風三歲貫女孟子我不貫與小人乘前賈誼傳習貫如自然是也錢滿一貫則不可益故有盈滿之義周書泰誓商罪貫盈韓非子吾恐其以我滿貫是也又鄉籍謂之貫言編貫於版籍之中也若論語之仍舊貫此即續行習貫之意注謂貫爲事太就便矣

僕射

僕射射音夜漢官儀云僕主也古者軍武事每官必有主射課督之闕中語轉爲此音此說未然按孔衍史記注云僕射小官扶掖左右者也予因此乃悟射字當讀爲扶掖之掖音亦僕附也見詩兼命傳以其附近人主備扶掖之用故曰僕射員數既多後遂命之分領諸事故有謁者僕射宂從僕射城門僕射等名此既在人主左右其後漸掌機密自六朝來遂以尚書僕射爲宰相之稱與侍中一官皆以至貴爲至貴名位倒置極矣

督亢

史記刺客傳獻燕督亢之地圖註以爲地名非也地圖當盡全燕豈得僅獻一處蓋此時秦已有天下大半非僅當時割地以講之比故若爲舉版圖以內附者督亢猶言首尾人生督脈在尾閭穴亢爲咽喉故首尾謂之督亢言盡燕地之至爲圖也註謂督亢坡在范陽縣之東南又按水經注有督亢溝督亢澤涿志有

督亢亭。督亢陌。予謂此皆後人因二字以名其處耳。路史舜記云。歷陽之耕侵畔。乃往耕焉。田父推畔。爭以督亢授。此督亢乃疆界之意。益證史之非地名矣。

朐忍

漢書地理志。巴郡朐忍縣。師古音劬。後漢郡國志。亦作朐忍。惟吳漢傳。作朐腮。注音劬忍。又引十三州志。音春閏。詳此爲蟲名。本方言無字。故第作朐忍。其腮從因榜。乃因朐字誤加耳。十三州志音鵒。後漢注爲存之。尚得闕疑之意。徐鉉竟誤作朐字。附入說文。又誤從孫氏作朐。如順切。（潤。腮尺尹切。蠢。以劬忍作潤已誤。又作更誤。）按嘉話錄（唐劉餗）云。瓊州地名朐腮。朐腮是蚯蚓也。上音屈。下音忍。據此則蚯蚓即朐忍之轉音。當以師古注爲定審矣。又楊升菴載李巽巖朐腮辯。引杜氏通典作朐腮。音潤蠢。則知徐鉉之誤。蓋本於此。乃楊反以杜氏之形聲爲正。而謂師古誤音。則眞莽浪也。諸如集韻音蠢忍。戴侗音瞬忍。張位音瞿閏。無二是者。總由不識此蟲即蚯蚓故。

鄭重

漢書王莽傳。非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也。師古云。鄭重猶頻煩也。予謂顏訓是也。然得其意而未得其聲。蓋鄭重即申重（平聲）之轉去者爾。三國志又云。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顏氏家訓。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啓寤汝耳。此用鄭重字。皆與顏注合。至白居易詩。千里故人心鄭重。又交情鄭重金相似。筆談（沈括）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門不納。此又用爲珍重之意。非本指也。

商中

漢書郊祀志。作建章宮云云。其西則商中數十里虎圈。如淳曰。商中商廷也。師古曰。商金也。於序在秋。故謂西方之廷爲商廷。按此說似鑿。三輔黃圖。敘建章之制云。其西則廣中殿。受數萬人。商中疑廣中之誤。

數見不鮮

史陸賈傳。數見不鮮。（四字是當時諺語。）無久恩公爲也。（國如今人言偏愛。公則呼其子耳。）言人情久則生厭。如物常見則不新。父子間亦當相體。故欲十日一更。一歲中除往來過他客之外。率不過三數過其子。以俗情論之。五子輪值。一歲止膳父三十日。宜無厭倦之免矣。

尺布斗粟

史淮南王傳。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其意蓋云。貧民衣食不多。尚可兄弟相共。況以四海之大。而不能容一弟乎。

鑿空

漢張騫傳。騫鑿空（上聲）。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按鑿空與爲質對。質有物。空無物。言騫先無所因。往通諸國。如即虛空而鑿之。後使者皆藉騫爲辭。如有物爲質耳。注並非。

欲得自便利

漢書張敞傳。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敞得自便利。即先下敞前坐楊惲。奏免爲庶人。敞便從闕「亡命。漢法凡亡命者。遇赦則可出。故云欲令得自便利。是不欲有司窮治前事。先下免官之奏。風使亡命也。

子舍

漢書石奮傳。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浣滌。師古云。諸子舍。曰其所居也。若今言諸房。按此說非也。子舍猶子城。子之爲言小也。此蓋侍者所居之室。若建自入己舍。則於下事義乖。今又士用子舍字。多承小顏之誤。

委裘

漢書賈誼傳。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孟康曰。委裘若今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按古未有主幼不坐朝而虛設先帝衣裘以朝者。孟說無稽。此言幼君不勝禮服。坐朝則委裘於地耳。

所

倉公傳。史。不爲愛公所。所之爲言許也。俗謂不多曰幾許。緣倉公更欲受方。公孫光曰。我方盡矣。不爲愛公所。言於公更不吝惜纖毫也。又周亞夫傳。帝曰。此非不足公所乎。時賜食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尚席取箸。帝視而笑云云。不足猶爲重也。意謂此主者偶忘置箸耳。不然。不至輕慢如許也。又漢汝幸傳。上有酒所。從容謂賢云云。此所字亦不多之意。猶俗云。微有酒意也。

不自喜

外戚世家。史。壹何不自喜。鄧生傳。史。足下何不自喜。魏其武安列傳。史。君侯何不自喜。按諸云不自喜。即今俗云。好不思量之意。必當時方言如此。世家列傳並不注。惟魏其傳。蘇林注。何不自解釋爲樂。索隱引師古云。何不自謙遜爲可喜之事。二解俱牽強。且於世家列傳所言不可通。

底

律書。史。氏（丁義反）者。言萬物皆至也。此以至訓氏。今尚書中底訓至。亦當音丁禮反。註音旨。似誤。

乖剌

劉向傳。漢。朝臣舛午。膠戾乖剌。（郎達切。）此皆言羣情違背之意。乖剌即乖戾聲之轉。言戾又言剌者。以聲異而互見也。

諸妄校尉

李廣傳。漢。諸妄校尉以下。張晏注。妄。猶凡也。車千秋傳。同。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本書不注。按此亦凡義。妄（古音注去聲。）聲近漫。（莫幹切。）汗漫大貌。故謂凡爲妄。史作諸部校尉。此後人疑妄字爲

誤。而改之。若車傳不注。則直以爲誕妄之妄耳。

布衣昆弟

賈誼傳。漢書本傳名雖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言布衣昆弟。諸事平等。不若天子諸侯。雖爲兄弟。禮制懸絕。故此諸王每事欲與天子平等。一如布衣之爲兄弟也。

街居

史記。貨殖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說文。街四通道。洛陽四通諸國。故曰街居云云。註誤。

馬千匹

又同。楯桃致馬千匹。匹。耦也。古以駕車兩服兩驂。各自爲耦。故數馬以匹。註數說並非。

涿居

季漢書。明帝傳昭烈戲作謔語。嘲張裕多鬚云。諸毛繞涿居乎。當時語。呼涿爲督。李卓吾自序亦云。人或呼卓吾。或呼篤吾。即此音。又俗轉督之入聲爲督。今猶有此用。俗更作厭字。此蓋以下體譬之也。

假葬

季漢書。曹休傳擔喪假葬。假葬。即今之攢塡也。

自行迎除舍

漢。景十三王傳自行迎除舍。言躬自除治其第舍。且行迎之師古注非

膝席

史。魏其傳避席伏。離席而俯伏也。膝席者。膝不離席。但直其身。如今之長跪也。

云云

史。張湯傳吾欲云云。即下欲效唐虞之治之語也。記者只從汲黯口中敘出。於帝語遂以二字括之。省文法也。

蔭室

史。滑稽列傳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此滑稽之談。言欲成漆城。爲漆固多猶或可得。顧漆必得蔭室始乾。恐無此大屋覆之耳。

千金之子

史。貨殖列傳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死市。大辟之罪也。言其當可以脫死罪也。

隙隴蜀之貨

史。同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隙謂出一孔也。隴蜀貨物往來。必經於雍。故云云。徐廣以隙字屬上句誤。

雕悍少慮

史。同民雕悍少慮。雕與彫通。樸之反也。今俗用刁字。

貪賈三之

史。同節駔儈。貪賈三之。廉賈五之。駔儈平定價值。而取其酬。大率以三五爲節。謂於百分之中。或取三或取五也。貪賈多故少取。廉賈寬故多取。此人一歲所入。亦可比千金之家。舊註並誤。

富者必用奇勝

史。同富者必用奇勝。即奇貨可居之奇。音基。猶今人言獨行生意也。賈不論鉅細。但守常業而不變。久自致富。視他人數數徙業者。我實用奇勝矣。故曰。此皆豈誠之所致。

嶽嶽

漢書。朱雲傳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此因其姓嘲之。言鹿角嶽嶽。爲雲所折也。招魂云。土伯九約。其角觺觺。魚乙切。嶽即觺之外聲。

邱嫂

漢書。楚元王傳過其邱嫂食。邱。注大也。長嫂之稱也。此訓未然。邱。空也。謂無兄空有嫂也。蓋是時高祖長兄已沒故。孟康注史記云。西方有亡女增曰邱。增邱空也。

畫一

史。曹相國世家蕭何爲法。顜音鯁若畫一。小顏云。言其法度整齊也。此解殊未明晰。按古人計事。必用手指畫條其事件。使此事利害劃然。謂之畫一。如留侯世家張良藉箸而籌。張晏云。借所食之箸。用以指畫是也。下文歷數其不可者七。爾時每數一事。必用箸記一畫。此乃所謂畫一也。若百姓所歌。蓋言何法令至明。條目粲列。有似於畫一爾。徒言其整齊。何所當顜若二字哉。後來惟歐陽修所進劄子。前言其大綱。繼言臣有啓請字件。謹畫一如後。遂每件提起另書。各以一字冠之。結尾右件幾事云云。又言如臣畫一所陳云云。必當時章奏之式例如此。畫一二字。猶存古人之意。今人遇開款件亦云。一某事。即不知名爲畫一。

猶豫

猶豫猶容與也。容與者。閒適之貌。猶豫者。遲疑之情。字本無義。以聲取之爾。俗人妄生解說。爲獸性多疑。此何異以蹲鴟爲怪鳥哉。考諸傳記。惟文帝紀作猶豫未定。楊敞傳。猶與無決。陳湯傳。將卒猶與。後漢來歙。伏隆。傳皆作尤。即尤字。與未決。蓋以聲狀意。初無一定之字。妄解獸名者。是眼纔未開爾。

醞藉

漢書。匡張孔馬傳贊服儒衣冠。傳先生語。其醞藉可也。醞謂醇。藉謂厚。言不露圭稜也。後人用醞藉二字本此。

如元何

漢書揚雄傳云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元何言國家明經之科以利祿懷天下之士然治易者尚苦其義難明孰肯覃精於元

自占

史平準書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索隱引郭璞云占自隱度也謂各自隱度其財物多少爲文簿送之官也音之贍反詳此言官欲算商因無市籍可稽賈居貨故有市籍商行販故無市籍故令其自度貨物之直口陳於官而算之郭本解占卜之占謂筮者自隱度其卦象以言禍福索隱引之以釋此占字是矣何復臆說爲文簿送之官不知本言以意自度故曰隱度蓋對官口陳如此故謂之自占若爲文簿送官豈得云自隱度哉又音以之贍反益與本義相矛盾矣漢書陳遵傳遵憑几口占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謂遵不自書以辭口授書吏用口占字隱度之意益明

主計

史張丞相列傳遷爲計倉一月更數列侯爲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爲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時北立一相不欲分何權故爲計相之名以制之若更以列侯爲主計則並計相之名亦除去蓋有職事而居官位故曰以列侯居相府其實用蒼佐何而蒼亦因之進又不可爲何之佐此高祖權宜用人之法如淳司馬貞皆以主計爲官名全失本文之意矣

少學大學

漢書食貨志八歲入小學云云十五入大學云云其有秀異者移鄉學句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句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大子學于太學命曰造士云云按鄉學庠序之總名也國學少學之異名也對鄉學而言則曰國學對太學而言則曰少學所謂小學大學不同由此而後入鄉學則特家塾之名爾

錢制

班史食貨志敍太公圜法云錢圜函方函舌也上圜而下長其長處於舌故曰函方孟康注外圜內方非敍周景王錢制云肉好皆有周郭此則外圜內方之形肉謂質好謂孔古好音如呴呴都孔也周郭謂邊道也章昭注非

五穀不爲多

又云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言不禁私鑄則姦錢且多於五穀也師古注非

諸賈人

又云諸賈人未作賈貨賣史記脫此字買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按末作造作諸器物以資者賈貨賣以取息者賈買居邑即坐賈商以取利即行商貯積諸物如今之閭戶

生分

漢書地理志薄恩禮好生分分去聲生分乖戾之意謂心曲有彼此分界也今俗語猶如此舊注未是後云民以貨財爭訟生分爲失其義一同若如舊注則不可通矣

賦

漢書藝文志不歌而頌謂之賦言不可被之聲音但可諷誦而已此所以雖出古詩之流而實與詩異派也

沈沈

史記陳涉世家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讀爲潭潭潭潭尊嚴之意夥頤甚辭也意謂涉與我故等夸爾今其爲王何太尊嚴之甚

守尚書令丞非

史三王世家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臣非下御史書到言按上言御史臣光守尚書令是光以御史行尚書令事故此奏狀但言御史臣光則知守尚書令即此人而守尚書令丞則非也漢制凡守之貳謂之守丞陳直傳守令不在獨守丞與戰讀門中令之貳謂之令丞此守尚書令丞即臣非一人官銜索隱以尚書令另讀而爲史闕其名誤

施易

史衛綰傳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施讀爲贈施之施詩設反言平交相贈唯劍爲易何獨能留至今如淳司馬貞小顏音移音亦之解並非

生平毀程不識

史魏其武安列傳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生平毀程不識不值一錢但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言我自中素無程不識今爾值我爲壽乃與程耳語而不顧我是知有程不知有我矣口中雖罵賢意中兼罵程不識故田蚡云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乘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此語極口隱隱譏刺時李廣爲未央衛尉程不識爲長樂衛尉未央宮乃衛天子長樂宮乃衛太后意言投鼠忌器也罵太后肺腑辱程即如辱太后及辱己夫日中無太后固不足言若程李同官類傷狐兔則辱程亦如辱李辱李亦如辱天子矣此語巧極惡極蓋不但挑程之怒且挑李之怒且挑在坐諸人之怒矣故夫直云今日斬頭陷匈何知程李乎言今日犯我者必與并命何知程李此語蓋已直著蚡身上故蚡遂怒云此吾驕灌夫罪言前按灌夫不竟益長其驕此已之罪爾此段寫當時兩人口角漸漸緊于殺如生注俱不詳

仰視天俯畫地

史同前武安言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即如此辟倪所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謂俯仰二句道其謀畫時形狀而不詳其所言

何事故曰臣乃不知魏其等所謂辟倪兩句言侯兩宮一有不諦即欲乘此生變蓋兩人無他罪止好結賓客一事遂巧砌成辭明斥其有逆謀而其辭若含若露若無風又若有影眞以莫須有殺人尤巧極惡極

令人不省死

漢書竇光傳霍禹云令人不省死甚言不知上所以盡外我家之故

死公

季漢書祖衡傳祖惠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死公者詈之之辭云等道言爾所云是何言蓋詰其所訶口角千載如新

函令

又徐盛傳以函令密訪於外函令言爲敕令而函封之不欲顯其事也

白璽突面

又徐庶傳爲人報讐白璽突面被髮而走突即塗語音之轉作醜突是也

相分

又邴原傳當以書相分言以書薦之使相契分也

傷身

又華佗傳傷身今小產也

霍然

又左慈傳慈入壺中霍然不見霍然猶忽然

適適

三國志注蔣濟傳濟亡兒數見夢於母道爲泰山伍伯事母啓濟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適與的同言夢中事雖未可信然何的的分明如此

燥濕

三國志管輅傳輅人人別進問其燥濕燥濕猶寒暄言人人以情意相接洽也

逋峻

三國志注趙達傳皇象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逋並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此下似有脫文

齎貨

史貨殖傳齎貨子錢齎讀質劑之劑津私切周禮大市以質小市以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即今所謂合同齎貨子錢謂操券以貸錢也注音如字不得其解

白著

通鑑唐肅宗上元上元載爲度支鹽鐵轉運使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逋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爲令督之不問負之有無察民有衆品者發徙閑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取八九謂之白著按白著謂流民不占戶籍別於土著者故謂之白著此舉本以搜括逃亡逋負爲名雖著籍不欠租者亦指爲逃亡而取之故謂此等人戶爲白著以掩其掊克之迹也

中宗

中宗之宗舊音衆予嘗正其音爲孟仲之仲仲居孟之次有再索之義中直用切興猶言再興也又古今帝王謚中宗者三人殷太戊漢宣帝唐廬陵王是也中字從來並讀如字予閱西嶽華山碑稱宣帝爲仲宗頓悟中宗亦當音直用切蓋太茂修成湯之政商道復興宣帝殿昏而立明廬陵革周而爲唐皆有再興之義故皆號中直用切宗漢碑作仲蓋直用本字非借仲爲中也洪适隸釋謂帝者廟號而借以他字不恭孰甚此習見經史皆作中宗竟未細繹中字之義爾

意錢

梁冀傳注引何承天纂文云意錢一曰詭億曰射意曰射敕曰持掩皆擬錢也按此即今之猜枚曰射意曰掩居然可見注引何語以爲擬錢則李賢之誤也

豢龍逢

潛夫論云豢龍逢以忠諫桀殺之它書多作關龍逢予乃知關當讀爲豢即古豢龍氏之後也若不讀潛夫論鮮不以關爲姓以龍逢爲名矣

夜晴

韓非子楚莊王伐陳吳敕之兩十日夜星說苑載其語作夜晴按古文晴字作姓則知韓書乃後人傳寫之譌也

兩

國策蘇代云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兩字無義按春秋後語載其事作兩陸佃埤雅亦作兩蚌開謂之兩且與蚌叶韻

僕線

莊子人間世適有蚉虻僕線按僕當作蟀子六切傳寫之譌或古字通用蟀蟲集說與本意相合諸註並非

央瀆

荀子入其央瀆注中瀆也今人家出水溝按左傳襄二十五規偃於建切豬注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通雅方以智以爲即今之陽溝是也愚釋其名央當即讀偃舜妃女英大戴記作女匽英匽一聲之轉其音可見瀆

當讀爲竇。左傳「要十」晨自墓門之瀆入。注：瀆，豆。又偃豬當有二義。本文，書七田，度山林諸句，皆具二義。豬爲水所停，偃其出水處。今之暗溝。後漢董卓傳：潛從隱注：夷塹間，下過軍，謂之潛，可知爲暗度。而所謂入其央瀆，與自墓門之瀆入，語益顯矣。塹古堰字，偃則借用字。

公琴

水經注：楚人謂冢爲琴。六安縣都陂中有大塚，民曰公琴。此畢陶冢也。按冢之爲鄭，琴部鄭初聲，亦如詩風之爲分。淺其以風，叶實獲我心。中之爲巷，巷是中，叶鄭是鄭，鄭音巷。也。又山海經：百穀自生，冬夏播琴。此又以琴爲種，冢種一聲也。

小通

韓詩外傳：男八歲而齔，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歲而齔，十四而精化，小通。凡言後竅爲大，前竅爲小，小通謂其精通於前，可以爲人道也。水經注：摘其皋厭，水虎之鈴，可以爲媚藥，可以小使。使字則本左傳昭二十五季姬云：公若欲使余。

甯越

呂氏春秋：甯戚叩角而疾商歌，齊桓公任之以政。淮南子作甯越，乃知戚當作戊，蓋戊即古鉞字，以音相近，故借用越。戚字則後人傳寫之譌也。

茄裳

齊民要術：造酒法云：十月初凍尚煖，未須茄裳。十一月十二月，須黍穰茄之。按茄者以物擁覆取煖之名，字書茄字無此義。禮：樂記：煦嫗覆育萬物。注以氣曰煦，以體曰嫗。當用此嫗字。

樓羅

梁元帝風人辭：城頭網雀，樓羅人著。又五代史南漢劉鋹謂李業曰：君可謂樓羅兒矣。樓羅似言僥利意。又清異錄：劉鋹令宮人鬬花角勝負於殿中，宦士抱關出入，皆搜懷袖，置樓羅歷，以驗姓名。又唐人酒令舉俗諺云：欺客打婦，不當樓羅。俗諺云不當樓羅也。又鄭樵詩：一朝白雨下，無鈍無樓羅。喻賢愚同盡之意，以鈍與樓羅爲對，其義益顯。

蘆之碕

吳越春秋漁父歌：日月昭昭乎寢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按越絕書馳作施，音弋移切，平作市，碕作碕，施曰斜也，碕曲岸也。二字義較確，甫當讀夫音扶。

解慍阜財

南風歌家語：慍讀爲蘊，蘊，蒸暑氣也。南風長養萬物，故曰阜財。

火滅修容

武王帶銘大戴記：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按禮月令：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火滅修容，語

與此同。蓋聖人節欲保身之旨，以銘於帶，欲解帶時知儆也。閒詩歸謂：註此語可發一笑。

肉飛

莋都彝歌詩紀：呂樂肉飛，屈申悉備。昌倡古字通用，肉飛狀舞者之態也。昔人竹不如肉，以肉字說歌，此以肉字說舞，並屬奇情。

兒母

古樂府東門行云：拔劍出門去，兒母牽衣啼。蓋雖正冒其妻，故曰兒母。此與公羊傳莊六年：常之母有魚菽之祭，稱謂正同。俗本作兒女非。

組

豔歌行：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古謂補綻爲綻。賴得賢主人，覽取爲吾組。按組字當作糸旁旦，乃古綻字。古詩不嫌重押，由傳寫者二字古今互出，復譌而爲組，義遂不明。

曲

曲字初聲乃匡字。曲簿即篇匡，斗下六星曰文匡宮。後人謂之文曲星。此二字聲義相通之證。又以曲調爲腔調，腔匡音同。子夜歌：碧樓暝初月，羅綺垂新風。酌酒初滿杯，調絃始成曲。此詩初疑其不叶，久之始得其解，不覺洒然。

窮袴

晉無名氏樂辭：愛惜加窮袴，防閑託守宮。窮袴字出漢書上官皇后傳，師古注：今之絝橋袴。按此則古編人窮袴，守宮，皆防閑之具。惟其愛惜，故加防閑也。此分說對法。又云：今日牛羊上邱隴，當年近前面發紅。蓋女子幼時情事，尚帶羞澀，至盛年則不復然。嘗之邱隴牛羊所便，其進前惟恐不速矣。以其爲上隴之牛羊，此窮袴，守宮之所不能已也。

僂偃

僂力主切，偃於主切，俯身向前也。此昔曲之病。莊子列御寇篇作痀僂。又字書，僂郎豆切，痀苦候切，當即一義。別短醜貌，未晰。又左傳昭二十五：臧會竊其寶龜，僂旋句。此亦以其名形之。注龜所出地，意誤。又史記滑稽傳：淳于髡頤邪滿車，汚邪滿尊，汚蛙邪下地，則甌窶爲高地可知。此亦以其形名之。據莊子之痀僂，則僂偃，僂呂，痀句，偃甌，窶呂，皆當作此音。以語有倒易，字有通借，諸書昧其義，爲異其音，遂人閒此，自宮了然。

區區

李陵答蘇武書：區區之心，竊慕此耳。區區少意，蓋指此心而言。猶云方寸耳。繁欽詩：何以致區區，耳中璫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繫肘後。叩叩猶區區，此一聲之轉。今人自謂曰區區，蓋因少義而爲自謙之辭。言叩叩，恰恰又因少義爲無餘之義，又扣除，扣算，皆無餘義也。

男紫女青

魏初志載段成式鬼與溫庭筠書中有男紫悲黃女青懼綠之語按升菴集男青木名見羅浮山記女青亦木名見道藏有女青鬼律據此似以樹木憔悴喻人命將盡之意而男紫不可解豈即所謂男青乎本草

傻角

西廂劇中紅娘呼張生爲傻角傻沙瓦切解者以爲輕蔑兒非也觀其口語本以醜稱相謂若云輕蔑則是美辭非醜辭矣予推其意當用䚟字䚟而醜也音正與傻同

酩酊

酩酊二字古所無世說茗芋無所知蓋借用字今俗云惜懂即茗芋之轉也又列子眠娗誣謾注眠娗不開通貌詳注義則眠娗當即讀茗芋

欸乃欸鴉亥切俗作欸非

欸乃舟人節歌聲本有聲而無字詩家因取字音相近者書之如元結柳宗元作欸乃劉言史則作矮廼劉蛻則作襖廼是也自山谷誤讀柳集注以欸乃作襖鷗音今人悉踵其誤不知柳注云一本作襖鷗者此特指欸字而言謂此字亦作襖亦作鷗正明借字寓聲故無一定之字豈以襖鷗音欸乃哉

見說

呂氏春秋知接反瞑者目無由接也無由接而言見說本注瞑盲之謂無接虛光呼見二切夢言也按此即古之說字虛言曰說呼光切此言瞑者目不見物常疑人言爲虛故曰見說高誘即讀爲誣亦太從便矣

盧牟

淮南要略原道者盧牟六合混沌萬物注盧牟猶規模也此依稀髣髴之辭按盧牟皆六博采名博齒分黑白二色黑曰盧黑而刻犢于上曰牟此假物爲詞即混沌之意蓋溯道於未有天地之始初無朕兆可見故云云下文象太乙之容瀾翁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意益明矣

蕉鹿

列子周穆王藏諸臺中覆之以蕉蕉樵古字通用取薪曰樵謂覆之以薪也莊子人間世死者以骨藏乎澤若蕉字與此同謂死人骨如接薪也今以蕉字爲芭蕉用而相如子虛賦但作巴且

指奏

淮南子齊俗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又要略指奏卷異各有爲語指奏即指趣古音近通用

鴈鼎

韓非子云齊索饑鼎魯以其鴈往齊曰鴈也魯曰異也鴈當讀爲僞古字音近而借用也古爲讀如訛詩蔽

生之初尚無聲叶尚寐無訛又古之所謂鴈即今之所謂鵝疑古鴈正作鵝音則鴈僞之聲可通轉矣

阡陌

晉帖不審謂粗得阡陌否猶言得其梗概也

支牀有龜

庾子山小園賦坐帳無鶴支牀有龜出神異經云南方老人以龜支牀行二十年老人死而龜猶活

舜梧堯柳

四六中有舜梧堯柳之語言其土地之廣遠也梧謂蒼梧舜巡守所至柳字頗僻堯典宅西曰昧谷禮記鄭注引伏生尚書作柳谷舜梧堯柳四字甚奇

池魚林木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楚國亡猿禍延林木今俗多稱此四句不知本侯景反時東魏移梁檄文中語然此語又出淮南子云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爲之殘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爲之殫故澤失火而林憂廣韻池字註乃造池仲魚姓名而引藝云云宋初修書諸儒之陋如此何異唐之註文選者以芋爲著毛蘿蔔乎

踼騻

世說和嶠踼騻不得休方言踼騻姐擾也稽康絕交書騻之不置注擿嬈也踼騻即姐擾即擿嬈

闌

闌以木橫持門戶也魏侯生隱爲監門卒故自言贏乃夷門抱關者杜甫詩留歡上夜闌言雞戶留客也注者不知或改爲卜夜闌陋甚闌字出闌王維亦曰應門莫上闌應門司關者也杜應門亦有闌讀平聲或謂之當闌稽康書臥喜晚起當闌騻之不置

千字文

千字文爲童蒙習熟之書然作者初本集字而成綴屬匪易其間故實頗繆即老師宿儒卒然致詢莫辨由來如金生麗水出韓非子荊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劍號巨闕見吳越春秋歐冶子作五劍一曰純鈞二曰湛盧三曰漢冥四曰魚腸五曰巨闕甲帳對楹出前漢書東方朔傳揣甲乙之帳右丘廣丙出三輔黃圖敘建章宮之制云其西金馬著作之庭故下文云鵾門紫塞出古今注秦築長城七色皆紫故稱紫塞鈞巧任釣出三國志魏馬鈞巧思絕世事見本傳及莊子任公子投竿東海旦旦而釣丙舍傍啓見稽康雜自然好學論云以虛堂爲丙舍鍾繇帖有墓田丙舍與丙居甲乙之次疑爲小舍之稱雞田赤城見梁元帝職貢圖贊遐荒鳥穴永哉雞田又唐書李光進傳雞田西北塞外地名

化

呂氏春秋云紂剖孕婦欲觀其化化字甚新蓋指腹中未成形之胚胎也按大戴記云男十六然後情通然後其施行女十四然後其化成又淮南子云衆雄而無雌又何化之能造乎義並同此又人死亦謂之

化孟子且比化者無使之親屬莊子無恒化腹中之化化無而之有人死之化化有而之無也

二言

劉勰文心雕龍云二言肇于黃世竹彈之謠是也（事見吳越春秋末帝時詩）此言未知詩體蓋斷竹續竹飛土逐宍必四言成句語脈緊聲情始切若讀作二言其聲嘽緩而不激揚恐非歌旨若昔人讀黃絹幼婦句外孫句齏臼成二言四句此實妙解文章之味又古文八字用四韻者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韓非名正不定名倚物徙是也古諺二字中藏韻者國語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列女傳力田不如逢年力桑不如見國卿是也又有一句中是叶韻者後漢諺云前有趙張三王後有邊延二君是也載考古有一言爲韻者管子云宮如牛鳴窌中商如離羣羊角如雞登木徵如負豕覺而駭羽如馬鳴野以至武王硯銘云石壓相著而黑此則前人未之言也

波瀾

杜甫贈鄭諫議詩波瀾獨老成又劍器行序云既辨其由來知波瀾莫二今人喜用波瀾老成字而不知所謂波瀾者何義按波瀾卽淵源也謂鄭詩獨有前輩淵源李舞淵源公孫竟似一人也緣唐諱淵字故以波瀾易之

謬移

謬（陣知切）別也張衡東京賦謬門曲榭謂別門也移（延知切）樓閣邊小屋與樓閣相連者又移中監漢官名蘇武詩爲之予按此數字當卽一音（延知切）一義蓋是樓閣邊小屋以門言則曰謬門指其處言則曰移中第諸書用字各異故不知合爲一字耳又滲（延知切）冰室門諸書多以此訓混入謬字非

庸㢑

集韻庸㢑（奔模同都二切）屋不平也詳音訓庸㢑猶坡陀山勢淩遲曰坡陀屋勢淩遲曰庸㢑有異聲而無異義也屋庸㢑則其形峭巖故人之有風儀者目爲庸峭魏收云庸峭難爲是也後通用波俏字或單云俏俏或又借樵（七肖反）唐朱隨侯李逖爾朱九三人並姿相少媚廣州人謂之三樵

少女風

今人詩文相承用少女風此出管輅傳兌爲少女位西方比謂風從西來耳近閱典籍便覽少女風注將雨初來微風也又少男風注將雨至急風也考輅傳輅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又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和翔其應至矣須臾有艮風鳴鳥云云少男爲艮則少女爲兌可知而便覽所注如此其陋甚矣

將無同

王夷甫問阮宣子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將無者然而未遽然之辭謝太傅云將無歸晉人語度

舒緩類如此後人妄意生解總由不悉當時語耳

茗柯

劉尹茗柯有實理注柯一作打又作打予謂此當卽襄陽人歌山簡之茗芋茗芋卽酩酊復轉聲爲借懂皆一義此云茗芋有實理言當其醉中亦無妄語恨傳寫訛誤其義遂晦近時一名公乃以茗柯爲號想定讀如字二字有何深趣而貽識者以不學之譏耶

名命

天生劉伶以酒爲名古名命二字通用謂以酒爲命也孟子其間必有名世者漢楚元王傳作命世此二字通用之證

傾仄

水經注謂水下云崩澍傾返疑是傾仄仄誤爲反反又誤爲返耳

摻撾

嵇衡爲漁陽摻撾鼓字書摻七勘切引嵇衡事又所斬切擥也引鄭風摻執子之袪擥魯敢切攝持也說者謂摻爲三撾鼓兩手弄三杖且弄且擊故字或作叅（七紺反）俗謂三棒鼓兩頭撈蓋出於此詳且弄且擊之狀正與攝持訓合則摻字當音七勘切爲正

六鼇

巨鼇戴山事出列子字書皆以鼇爲大鼈據本書云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然則鼇者龜也非鼈之大者也

九德

莊周引聲歌（古今樂錄云）天地之道近在胸臆呼吸精神以養九德九德字未見所出惟三國志注（管寧傳）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又郭璞山海經圖贊云九德之氣是生長乘所謂九德似指四象五行人身中亦有四象五行曰故曰天地之道云云

金石錄（趙明誠）

嵩高山石闕銘　趙氏云蔡邕傳注引先賢行狀典字子度而延篤傳注又作季度今此碑乃云字伯并當以碑爲正詳其名典則字宜從法度之義按度字古文有作庇者此并字似因此而訛趙但知以碑正史不知此字又賴史以正碑也

會稽東都部尉路君闕銘　諸闕銘見於錄者必二蓋立二柱以表兆域禁樵牧之意此闕造於永平（明帝年號）時東漢諸碑無先於此者其上但分題所歷之官未嘗著文字如武陽功曹王稚子武氏諸闕皆然武闕但有附銘宣張數語蓋指其蚤天而附著之後來踵事增華因立碑石以紀述功德則遂以碑代闕矣

又益州太守高頤，則既有闕，又有碑，此其口益侈，繼之，本非圖象有定制故也。

韓明府孔子廟碑　爵鹿俎（俎，豆）、蓮（蓮）、柉禁（禁，禁）、超（超氏云，據字書，柉木皮可爲索，禁，陳樂也，亦非器名，皆不可曉，禁字，洪氏以上下文叶韻，知爲壺字，而柉音泛，亦止據本訓木皮可爲索，予按此數句，皆說禮器，一字一物，無緣贅此一字，攷韻會，柉，斯義切，引方言俎机，蜀漢之郊曰柉，此柉字必是柉字，非筆誤則借用耳。

四皓神位石刻　四皓之圈公，此石作圈公，洪引圈稱陳留耆舊傳自序云，圈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惠太子以爲司徒，至稱十一世，此刻有圈公神坐及神胙几，則圈公蓋有所據，趙亦引圈稱自序，圈公之後云云，得四皓刻石，知稱所述非臆說，但謂圈公爲秦博士，及後拜司徒者，疑無所據，是二君並引稱序以證此刻，又因此刻而益信稱序也，予謂博士司徒之說，誠屬妄誕，趙初疑其妄誕，後得此石而信，蓋因圈姓極爲希僻，而圈字形聲並近，遂冒認四皓爲鼻祖，妄稱公爵，以爲門祚光，豈知即此二字，自顯其逗漏耶，又王邵陳留志，以爲圈公姓唐名秉，字宣明，四皓各有姓名，邵與稱不知時代孰先後，但同述陳留郡人物，不應兩相牴牾如此，按史記索隱注，謂諸人姓名，乃王邵據諸家世譜爲說，予因悟，必六朝人崇尚譜牒，妄引古人以自重爾，夫圈公之爲圈也，唐氏且竊祖之矣，況形聲相近之德，又何足怪，故予斷此石刻，亦即圈氏所僞造，意在欺後世以售其妄，今趙氏亦云，驗其字畫，是東漢時書，益自信其說不謬。

縣釋　洪遵

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　洪氏未能釋者，續釋於下，後倣此。　赤精之胄，爲漢始別。　漢自以劉姓爲堯後，而又推本於赤帝，以赤帝爲始祖，而堯爲別祖，故曰赤精之胄，爲漢始別。　陵氣炎熅。　炎字當是烟字，烟熅與氤氳同，古文烟作烟。　乾川見徵。　漢碑多以川爲乾坤字，無作坤者，易曰，坤者順也，順諸川聲，而川又諧紃聲，疑古坤字作川音，假借用之。　闕極道之要妙。　篆文妙作紗，本訓精微之意，易，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老子，常無欲以觀其妙，又元之又元，衆妙之門，正得本訓，後遂以妙爲美好之稱，張衡西京賦，妙材瓌技，曹植七啓，才人妙技，繁欽上太子牋，天象所生，或有自然之妙物，故縣字變而從女。　石闕碣，二坐口昭配帝。　設二石坐，以堯配赤帝也。　闕綜雅藝通洞運度。　雅藝謂六經，運度謂七緯，攷緯書之名，易有乾坤鑿度，書有運期授，詩有推度災，春秋有斗運樞，東漢好尙讖緯，故其言如此。　爲蔡元來復及首段，尸招眞祥，萬口疑是順字，是來。　二來並疑是求字，傳寫之誤，首段數語用韻，來字上叶休，下叶秋，其爲求字無疑，尸即引字，偏旁互易。　本繼於延熙。　相土譯揮居。　眛疑是末字，紀祖禰所出。

帝堯碑　宜侍廼濯。　祉字疑是祇字，祇濯，猶齋沐也，王子喬碑，祇濯之敬，語意殊爲重複，欠報集，遂改爲祇懼之敬，語意殊爲重複，欠報

魯相史晨祠孔廟奏銘　汁叶光之精，大帝所挺，承敝遭衰，黑不代倉。　此碑多主緯書立說，黑帝名叶

光，紀以孔子爲黑帝之精，周爲木德，孔子生值衰敝之運，水木不相代，故不有天下，但能作經以垂後而已。　獨辟一字疑輒作，到官行秋饗，飲酒畔宮，畢復禮孔子宅，拜謁神坐。　復禮之日，闕而不祀，又饗孔廟後碑，亦云春秋復禮，無公出享獻之處，亭。　此因秋饗禮畢，謁孔子舊宅，而無其祀，故奏尙書，乞舉公祀，但不知何以謂之復禮，恐是孔廟既有後成侯四時之祀，而此復行春秋饗禮而祀之，故謂之復禮，但因王莽之亂，其制疑失，空存其名耳。　不能闡口宏德政，恢崇壹變。　此用魯一變至於道之語，樊毅修華嶽碑，邑。　自古泰山邴邱邑，由，與繇同。　哀此勤民，獨不賴福，乃上復十里內，工商農賦，克厭帝心，嘉瑞仍禽，風雨應時。　洪氏謂此碑多誇，如復十里內工商農賦，夫以祠祭勞民，養牲費棗，爲農乞復租算可也，工商何與焉。　按奏復田租口算，碑內有役費及調發等字，則不第有費，而且有役，工商無田租而有口算，安得謂此事無與，又云，上奏復賦，克厭帝心，則知已從其請，所謂帝者，蓋指西方白帝，續上下文自知，洪誤以爲當時人主，謬甚。　泰氣雍否，疑是害字，否，否。　孫叔敖碑，蠶堅禹稷，謂蠶堅禹稷，庶堅，即皐陶也。　矣疑矣字，　紀疑紘字，　衛節高義，節即猶字，　暗，暝，　蟠，蟠，即皇帝代，　蟠，蟠，

唐公房碑　從爲御史，鼠齧輟，即輅字，車被，具，轓車，太守所乘車，鞁車駕是也，　厲蠱不遐，覆，去其螟螣，數句皆言唐公靈饗，福蔭一鄉之意，詩不瑕有害，言無害也，　此言癘蠱不爲災，而用詩語，又以遐爲瑕，甚不易解，洪

無極山碑　復使高遷，俱詣太常，爲無極山神，索湯食，比三公山，　法食，於法得食也，即祭法所謂，社稷山川之神，有功烈于民，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者，但出自巫祝之言，故作此俚語，　彥，彥，　燈，疑危字，　凸，曲，　楙，與茂，　泥，遲，　增益吏役，恭，供，君下職，　下謂神降其身，而使之傳言，增役以供此職，即巫者也，前言神即使高傳言云云，蓋高即其人，　泉，泉字，疑筆誤，多子孫，

白石神君碑　抱，抱字疑筆誤，損，　相縣，　謂國相及縣令也，

廣漢長王君治石路碑　功夫九百餘日，　功夫即今俗所謂工夫，不知漢人已有此語，

往陽周府君功勳銘　臚，臚，　膊，膊，不相知，　銘中又云，膊老唱分臚人歌，　膊臚即艇艫，然字書無艇字，郭璞江賦，舳艫相屬，注，舳，船後持舵處，艫，船頭刺棹處，此文亦似言舟行失利，前後不相知，而艇與舳形聲並遠，無緣假借，　哀同疑舟字，人困尼，　隱陭即崛崎，　硍澀，即相如賦之浪磕，

棗長蔡湛頌　七典即七經，漢人以論語，孝經，與五經而七，

梁相孔耽神祠碑　析，析，　離，離，　慈仁質柄，與怒，　故縣，無，魂構，魂構，即神祠也，

漢成陽令唐扶頌　奪粵拂擺，　洪音布，戶不順理也，予謂即跋扈耳，

高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谷，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漢詆爲石門頌，　歐陽公集古錄，謂詆字未詳，愚

意詆字其旁疑從氏，詆或即諡字，謂高祖由子午谷入，以其與于漢中，故遂定有天下之號曰漢，諡猶號也。

巴郡太守，都亭侯，張府君功德敍。　此巴郡太守張納碑，首行作此十三字，漢碑大抵敍述功德，然惟此碑首行，有此題目，他碑無之。他碑類有篆額，洪氏釋文必著之，此碑獨不言有篆額，意即識以首行十三字，當時碑刻，固無一定之制也。又漢人勒文字於石，通謂之碑，而其題目間有不同，如益州太守修周公禮殿記，則謂之記，魯相史晨祠孔廟奏銘，又亳州苦縣老子銘，桂陽太守周憬功勳銘，郎令景君闕銘，則謂之銘，司隸校尉楊君石門頌，李翕析里橋郙閣頌，蒼長蔡湛頌，成陽令唐扶頌，則謂之頌，謁者景君墓表，則謂之表，記者紀其事，敍表銘頌，皆述其功德，然銘頌之先，未嘗無敍，敍表之末，未嘗無銘，其體俱不甚相遠。

霜月之靈，皇極之日。（韓敕造孔廟禮器碑）　霜月爲九月，皇極爲五日，人多知之，但下句本術家太乙行九宮法，是日太乙在中宮，故曰皇極日也，此等用字法，實六朝文字浮靡之濫觴，故歐公集古錄中，極口訶之，以爲東漢文章衰薄，其筆力辭氣，非出自然，如霜月皇極，是何等語，西嶽華山碑後云，京兆尹勑監都水掾霸，矮柱邊市石，遣書佐新豐郭香察書，歐陽叔卿以爲郭香察所書，洪景伯非之，曰東漢無二名，郭香察書者，察涖他人之書耳，蓋勒石本前守袁逢之意，而成於後守孫璆，是時袁已遷爲京兆尹，故遣郭察視書，碑洪說是也，詳此，則本文必袁所自撰，以不在郡，故令人檢校，恐書者有誤爾。

中遭元二，西奏嗇夫，橋梁斷絕。（石門頌）　趙氏、洪氏，並引後漢鄧騭傳，時遭元二之災，注，元二即元元，古書字當再讀者，即下爲小二字，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爲二字，明驗也，後人不曉，遂讀爲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趙謂此碑中遭元二云云，若讀爲元元，則不成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書注未必然，洪又引孔龢碑云，遭元二艱，軻人民相食，若作元元，則下文不應又言人民，漢注之非明矣，顧復引論衡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間，謂即元年二年，以證鄧傳所云，亦謂元年二年，（鄧傳云，永初元年，涼部畔羌，攻燒益州，夏，詔騭將北軍五校士，騭之，冬，敵騭班師，河西羌寇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災，人士虛飢，盜賊並起，四海倒懸，騭力役進賢士，故天下復安。）予詳上下文意，亦宜云元元二之間，始與論衡合，今顧云時遭元二之災，則決非元年二年之謂審矣，按陽九百六之說，洪容齋續筆云，其名有八，初入元百六曰陽九，次曰陰九，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之，每及八十歲則值其一，疑所謂元二者，即入元之二會，當所謂陰九者，謂東漢戰緯之說盛行，元二之災，正當時常語，李賢何故力闢之，景伯雖知李賢注謬，而曲引論衡，亦魯衛之政，何不遺以乃弟頌筆之說耶。　洪氏云，司隸校尉楊君厥，字孟文，水經及歐趙，皆謂之楊厥碑，弱中晚出楊淮碑云，司隸校尉楊君厥諱淮，字伯邵，大司隸孟文之元孫也，始知兩碑皆以厥爲語助，此乃後政頌其功德，故尊而字之，不稱其名，又考華陽國志，楊君名潰，觀此，則考訂之詳，歐趙不及洪遠矣。

緣崖鑿石，處隱定柱。　改解危殆，即便求隱。（鄭頌）　隱字古作穩字，用杜甫詩，安隱高檐是也，緣崖鑿石，所以安橫木而就穩處立柱，言初造棧道之事也，改解危殆，即便求隱，即指下文，（析里大橋，于今乃造，又鑿數閣之嶄漢，從朝陽之平燦，減西口口高閣，就安穩之石道。）數句，謂去高就平，以求安穩，此改造析里橋及郙閣之事也，古即借隱爲安穩字，歐趙洪皆無說，豈當時通曉所謂耶，此碑字句多缺，歐錄闕節令可讀，然以隸釋較之，則於余乃造，爽作於爾乃造，（今即今字，歐誤作余字。）釋散關之嶄漢，譔作釋散關之嶄漢，（漢即漢字，嶄漢對下文平燦，其語本明。）從朝陽之平燦，作徒朝陽之平燦，自謂本非刻畫譌謬，而莫詳其義，疑當時語與今異，又疑漢人用字簡略，假借不同，蓋歐於鈎索考較之事，本非所長，其好收輯碑刻者，意欲藉以正史傳之誤，蓋但觀其大意而已，探賾索隱，固有所不逮也。　衡官掾下辨仇審。　下辨似是地名，後又云故吏下辨□□□子長，趙洪皆不釋二字，時衡官□□□仇審，字孔信，從史位□□□□字漢德，爲屯頌，故吏下辨□□□子長書屯頌，時石陆南□□□□威明。　此數行在年月之後，載撰人書人及石師（即師字。）姓名，他碑未有若是之詳者，當時勒石之意，本欲附其名以傳，後不意姓名恰當缺處，而作頌之漢德書頌之子長，尚存其字，猶爲不幸中之幸也。（所地理武都郡有下辨道。）

鑠燒破析。（西狹頌）　字書，鑠，此緣切，門鈎也，一曰治門戶器，然此句本言燒鑿山石，令爲坦途，與本訓殊遠，愚意當是鑽燧鑽字，漢碑用字，多從假借，或以鑠爲鑽，亦未可知，（洪趙皆因本文，而不說此字。）從掾位。（張納碑陰。）　掾屬題名，凡七十餘人，內有從掾位四人，似是試職，而未即眞之稱，郙閣頌後，有從史位，亦此類也。

好學。（劉熊碑陰。）　碑陰，載本縣官紳吏士出錢之數，洪氏云，處士之後，有好學四十餘人，必泮宮之後進，以處士爲丈人行者，按劉君在縣，務修教化，故碑中有帥蠻後學，致之雍泮等語，好學之目，甚新。

四王廟。（孫根碑文。）　比干墓，在衛州汲縣，俗立三仁像，併商紂，謂之四王廟，以四月四日，爲比干誕日，祠其甚盛，夫比干廟，立三仁像宜矣，卻攜帶商紂，亦得血食，或曰，卻是商紂，攜帶三仁，不然，父師少師，三公爾，并商紂安得並膺王號耶，一笑，大抵俚俗侗而且愿，其心止知微禍，不必其所祀之果合祀典與否，若臣並祀且不可，況因臣以及其君耶，況因比干以及商紂耶，鼻天子之祀，唐人毀於道州，明人復祠于貴州，俚俗之不經，豈啻一四王廟爲然。

恥與鄰人，辭並枱蹏。（譏敏碑。）　洪氏云，說文，蹏，音剗，羊相厠也，枱音洽，劍柙也，此句蓋是不與羣奄，冠劍並蹏之意，愚謂漢碑用字，多隨意假借，及餐寫偏傍，此恐即以枱爲合，蹏並言混處，合蹏言混逐也。

重子逢盛碑。　據碑言，逢童年僅十二歲，在古爲下殤，而爲之立碑，季世之敝極矣，考蔡中郎集，亦有二碑，其一袁滿來年十五歲，一童幼胡根，年七歲爾。　瞀惠聰捷，瞀字似是敏字，制中因范，洪釋作模范，因字從无爲聲，字書俱未收。

故因顯德以示來允。（綏民校尉熊君碑）顯字洪不釋爲何字。意其讀顯耳。予疑是誄字。周禮大祝六曰誄。鄭注。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王爲其辭也。誄字一作課。此碑顯字。必因課而作。又徐陵玉臺新詠序。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辭。顯德。卽累德也。

維兮。（張賓公某甲中題柱）題桂二所。每首有此二字。洪字以爲猶嗚呼之類。凡祭文首。必以維字發之。若長曳其聲。卽兮字出矣。然他碑並無此二字。獨此有之。甚新。

鄭子眞宅舍殘碑。此碑殘缺殊甚。推求字句。似某甲死無嗣。而立一繼嗣。其祖之傳婢有子。（蓋嗣子之庶出。求之）分其祖所遺財物。訟之於官。官爲估直其財產。爲分析以平其訟。因立此碑。以杜後日之爭爾。因前有故鄭子眞地中起舍一區。又云。故鄭子眞舍中起舍一區。蓋本其所從來。與下文潛蓋樓舍。呂子近樓一例。後人遂題以鄭子眞宅舍殘碑。乍閱似若鄭之子姓。有此事者。子眞當時高士。爲財事極鄙薄。而猥冒其名。何古人之不幸耶。

金廣延舟徐氏紀產碑。此亦家庭分析瑣屑之語。與前碑所紀。同極鄙細。而勒之碑版。與諸碑並壽。眞可笑也。

都鄉正衞彈碑。洪氏考漢食貨志注。及衞宏漢官舊儀。知此係守令爲民均徭科例。而民頌其功德之碑。志注云。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正卒。謂給中都官者。漢儀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衞士一歲。爲於官中謂京師都官。謂諸官府之役。此對郡縣而言。此碑額云都鄉正衞彈碑。正謂正卒。衞謂衞士。舉正卒以見更卒。舉衞士以見材官。都謂中都。鄉謂郡縣。彈者糾正其事。故力役爲願役。此碑之所由立也。趙氏目爲都鄉正街彈。景伯已刊其誤。近方桐山。偶見周禮注之街彈室。遂引金石錄爲證。而謂水經。隸釋。並誤作衞。由未見周禮注。此蓋先入鄉注爲主。特喜趙氏街彈二字之合。故雖洪氏引據如此之詳。而亦不之審也。又被洪氏引劉熊碑云。愍念烝民。勞苦不均。爲作正彈。造設門更。以爲與此碑合。然二事又自不同。劉碑下云。富者不獨逸。貧者不獨勞。（此處缺當是三字。）此不論貧富。以身值役。挨門遞更也。此碑云。隨時顧募。不煩居民。乃令民出錢。官自募人。正是宋時差役顧役二項。在漢時則各聽縣之便。朝廷不爲一定之例耳。

君諱寔。字仲躬。（太邱長陳遵碑）錄釋云。諸書皆字陳君曰仲弓。獨此不同。殆是借用。予謂不然。躬者。寔有其德於身也。陳寔正當字仲躬。他書借用弓耳。

三命縮贏。（仲秋下邳碑）三命。卽援神契所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歷。有遭命以誦暴。有隨命以督行。觀上下三云。爰茲衰微。三命縮贏。悲彼□□□□幽冥。語自可見。洪氏以皆遭貢釋此句。謬甚。又祝長殿訴碑云。經設三命。君獲其央。（央。語意益明。見金石錄。無釋。）

前碑。歎歎悵哉。飢嗚呼哀哉。琴曲水仙操。歎欽傷宮仙石（當作不）還。以此碑證之。欽字必歉字之誤。

漢初平五年。倉龍甲戌。（益州從周公禮殿記）惟永壽二年。青龍在沼歎。（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凡言青龍倉。卽在某干支者。是紀歲星所在。歲星爲木星。故以青龍目之。

國三老袁良碑。玉具劍佩。書刀繡文。印衣。無極手巾各一。印衣。印囊也。無極手巾。不知何物。疑織綺作萬壽文。無極蓋影萬壽字爾。

燉煌長史武班碑。□□劉向辯賈之徒。辯（辯字恐讀爲班。謂班固也。）

平都相蔣君碑。光光。（洸。）槁槁。（蓋用詩之武夫洸洸。及矯矯虎臣耳。）

孔謙碣。旁體闊若自然之姿。按靈臺碑。體闊石之操。帝堯碑。性發闊石。生自馥芬。似言闊之香石之堅。皆其性自然如此也。

泰山都尉孔宙碑。於天（弁借爲變。）時雍。書。黎民於變時雍。此以弁爲變。因聲近而借用也。

康。黎老人也。儀與倪通。小兒也。費鳳碑。亦有黎儀瘁傷語。（黎。以）

山陽太守祝睦後碑。七政館鍇。佐輔升（協。）樞。漢人解尚書。有以七政爲北斗者。祝爲尚書僕射。故云輔。謂三公樞。謂尚書輔之協之。僕射之職也。

衡尉衡方碑。化速郡（郵。）囿。（昭。）不虞。（奚。）不陽。（揚。）

冀州從事張表碑。旌命徹（借爲任。）

金鄉長侯成碑。叡精讓靈。（慮。）同盟义（義。通。）至。

淳于長夏承碑。轎軒六憲。（轎。）飛躍臨津。不日則月。皓（顥。）天不弔。裁（載。）此良人。太守車。以朱塗兩轎。軒指此。言政聲流聞。不日當擢太守。如龍之飛躍。已臨水際。不意其身遽殞也。

故民吳仲山碑。此人蓋隱居不出。而布惠州里者。後人感其德而碑之。曰曰故民。似是官中所立。而不書立碑之人。不可詳也。節度無篓。（借爲雙。）出入敖。（邊。）詳。（翔。）徵。（假。）弩。（擧。）所收。（穫。）

北軍中候郭仲奇碑。焉于之武。以抑於彊。兼安于爲趙上地守。嘗云。使吾法如入澗必死。民誰敢犯。此用其事。而以焉爲安也。

元儒先生婁壽碑。徑（栖。）徯。（遲。）衡門。字書。徑。杜兮切。徯。延知切。按楊雄賦。靈遲遲。注音栖遲。說文。巨。古夷字。此作徑徯。卽楊賦之遲遲。卽詩之栖遲。洪氏但以本音釋之。疏矣。

繁陽令楊君碑。徑徯樂志。此栖遲又作徑徯。益信巨夷本一字也。

堂邑令費鳳碑。黔民作商。（商。）古字虜鹵通用。此從鹵爲形。而其首實存虜之半。亦巧于制字者。黔與黥通。此卽今奸棍掠賣男女之事。古以俘獲所得者爲僕妾。故謂之虜。黥其面使不得逸也。

巴郡太守樊敏碑。貫突道度。無文不睹。緯書有乾鑿度之名。鑿古一作遭。此道字。疑遭字之誤。溜（蹈。）

冕顯（擧。）諤。（綱。）謂辟爲長吏也。□欲教民。德彌大兮。當□遐年。今遂逝兮。歎嘑悵哉。魂神□兮。數

語全同列女傳柳下惠誄，蓋勦劉子政筆，又魏大饗碑，其前十餘行，語意多襲班固燕然山銘，生搀活剝之病，此時已濫觴矣。

梁祖費汎碑，延究眉壽，考壽，小篆壽作𡨦，此碑譌從省，非者字也。

太尉楊震碑，歷憲不刑，形，漢碑形字多作刑，此正用刑字反作形，殆有意混借者，眞不可解。

桐柏淮源廟碑，泫二淮源，泫二疑借混混，音渾，用孟子原泉混混意，後又有口口晝夜句，必是不舍晝夜，益可證泫泫之爲混混也。夜，夜。

韓勑廟碑，以什言教，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見左傳疏。

張公神碑，勳炙，蒙炙。

孔廟置百石卒史碑，祠用衆，疑借羣中牲。衆牲字不可解，疑當讀衆爲中，仲，蓋少牢一曰中，仲，牢，衆牲，猶中牢也，張公神碑以中牲。

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圖，圖，此碑刻于建武之世，僅五十餘字，所紀閣道用功之數，蠻軍功歲月，及太守與吏姓名而已，蓋碑刻之萌芽，故簡質如此。按光武以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此蓋惑於讖緯術數之說，復改其元，意在延期永命耳，未喜公，引梁武之中大通，葉少蘊，引王莽之始建國，天鳳上戊，以爲與此一例，洪景伯，則以爲始莽漢之際，習俗相尚，以即位初元，冠於於新歷之上，故此碑有建武中元之文，漢志亦采取，一時失於筆削爾，不知此蓋始自漢文帝，以十七年爲後元年，蓋因新垣平言日再中，故再改元以應之，是時未有年號，年號始漢武帝，所以但謂之後元年，如光武既有年號，故曰建武中元元年，此是四字年號，蓋言建武之中元爾，梁武之中大通，雖效尤前事，而以中字冠大通之上，其意較明，宋公雖引此事爲例，而說之不詳，洪氏之說，更爲顛頂，總之，不知意在延期永命，故爲此儻，予又以爲中字，當讀爲中興之中，仲，中元，猶再元也，析里橋郙閣頌，路當二州，經用荇沮，沮縣士民，或給州府，按武都郡有沮縣，此文二沮字，下句義明，上字不可解，疑荇本紵字，沮本組字，後云常車迎布，蓋數千兩，即是此事。

水經注

王子雅碑，濟水南逕，側有二石樓，相去六七丈，梁權承洪，驟發酒性，窮巧極智，妙絕人工，闕云，蜀郡太守，姓王字子雅，南陽西鄂人，有三女無男，一女樂產，二女建樓，以表孝思。按落上石樓，蓋即今石牌坊，又謂之牌樓，古宮廟及墓門，立雙柱者，謂之闕，其上綴以飛簷，累疊者，謂之連闕，曲閣，此立四柱，而雕刻奇妙，更加華侈，想當時無一定之制，有力者，得肆意爲之耳。

光尼和碑，符節長趙世，遣吏光尼和，以水建元年十一月，謂巴郡沒死成都，遣女緒年二十五，載乘小船，至夔沒處，哀哭白沈，至日夜，子似浮出江，都縣上言，爲之立碑，以旌孝感。按入水求父屍事，人知有曹娥，而不知有光尼和之女緒，據曹娥碑，事在漢安中，漢安與永建，並順帝年號，相去不過十七八歲，然一在蜀，一在會稽，相隔數千餘里，其事不約而同，誠罕聞也。水經注並載二事，而曹娥

獨著，豈非以碑有三絕之稱，爲人所寶愛故耶。

冥通記

冥通記，乃陶貞白記其弟子周子良得仙之事，首撰周傳，後並周手疏，與諸冥問答之語，六朝人手吻奕別，暇日聊爲疏之。

投永寧令陸襄，陸仍注，慮天師治堂，而子良已寄治內住。按道家以符法禁治鬼神，故名其所居爲治。

劉敬叔異苑云，饑唐杜明師，夢有人入其館，是夕魘迹生，家送藝蓮於杜治養之，是也。

忽未中寢臥，彌綸良久，乃起出。彌綸，謂魘寐不寤也。

道義，謂同事道法之義友。

婁羅，別作覼縷，猶言委曲也，言夢中事委曲不能的知其故。

薰陸香，即乳香。

瓦盆中，已被水湯無氣，湯讀爲盪，徒朗切，水以滌器也，以上周傳。

道子，言在道家爲弟子。

約尺，壓書尺也。

一五尺安北壁，一方五尺安戀下，當時呼牀爲五尺，予時自覺，起對分明，而人見身猶臥，怳怳不自解，字書無怳字，疑當音洪，胡孔切，夢魘鼻中作聲也。

堰，與瓫同。

角家，謂風角家也，後漢郎顗傳注，風角，占四方四隅之風，以斷吉凶也，卜葬法，有方隅時日禁忌，周信其術，故云，過未申酉歲，乃更議。

勿令小兒雀逼壇靖，注，門是前中隔閣，靜屋及壇在閣外。按靖即靜，壇與靜，皆道家奉經修事之處，於時子良擺屐，橫在牀前，擺，洛官切，緊也，擇也，此似是脫屐之意，擺字不知何義，恐是二屐交搭，故爲緊意也。

細書一大度麻紙滿，度，待落切，今人以橫展兩臂爲一度。

諸記中往往有黠易字，黠，都歇切，以墨滅字也。

勿甲乙告之，甲乙猶次第，謂不須一一告之也。

卿姨婁有贈詩，後云，姨母及密燈贈詩，作辭牒，令周共奏請，云贈詩，當是以財物事神求福之義，詳其意，亦當即賄字爾，周登向姨母道如此，登，登時也，登之開聲爲當，蓋言當時也，集異記，薛用弼，登令召至，又登言於醫，當以不能固節取命，兼挫辱於神鬼故也，謂其姨母不能以死持節，強就配偶，兼產子惡露，觸汚鬼神，

與兩小兒，竟夕摒檔。韻會作摒檔，畢病切，從手，此從木，或傳寫之誤。本作屏當，屏，併也，當，安也，謂料理什物，併疊使穩當也。世說，祖約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朱盞，又云，爲曹夫人併或作此字，當餞。畔等數人之糧。畔等猶同伴，畔字隨手所書爾。

戴屋，蓋屋也。

年內多勞，扇削鬼神。三官中奏爾多罪。扇謂蔽翳之也，削謂侵削之也。按齊民要術賈云，檢性扇地，其陰下五穀不植，卽此扇字，周於是年起屋，或犯鬼神所居，故云扇削。

靜檉，卽前所云，壞靖之靖，檉，窻櫺也。

輔病，口頰病也。

起寢廟，瀕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若如黃氏所云，豈可藏主，其釋綏民校尉熊君碑，故因顯德，以示來允，引大祝注，玉臺新詠序，證顯爲誄字，因譌而作。案此碑上文云，君功顯宿著，又云，顯封受爵，又引詩，顯顯令德，明係顯字隸省，若定爲誄字，何以解釋上文，其釋衡尉衡方碑，化遠邦圖，下二字爲郵驛，案圖字从冂从直，明係畝字，本孟子遠於置郵而傳命意，吳仲山碑作置，蓋小變其體，黃氏以意音釋，殆忘孟子矣。至堂邑令費鳳碑，黔民作盧，明係虜字，黃氏据誤本作鹵，釋爲鹵，又曲爲之解，幾於郢書燕說，此類皆未免疏忽，然唐宋來雜考之書，大都純疵互見，黃氏此編，固不在孔平仲雜說，王觀國學林下也，錫之。

義府跋

黃氏精於六書訓詁，此編辨證經史，居十之八九，間及子集，皆有新義，較字詁尤勝，惟不通古韻，而於今韻，又限於方音，往往執今議古，無事自授，此其所短也。其考古處，有過於求新，而失之者，齊風，莪蠅之聲，末章明言蠅飛薨薨，小雅，營營青蠅，傳，營營往來貌，說文，作營營，訓小聲也，鄭箋云，蠅之爲蟲，污白使黑，污黑使白，其爲蠅可知，焦澹園謂雞鳴之蠅乃繩字，荒經蔓古，明人習習，黃氏反引王莽傳紫色繩聲以證之，并欲改青蠅之蠅，繩非上樹之物，而云止棘，止樊，止榛，豈非笑柄，考工記，兎氏，兩欒謂之銑，鄭注，故書欒作樂，杜子春云，當爲欒，釋文，欒本作鸞，案明堂位鸞車注，鸞或爲欒，山海經，其音如鸞雞，注或作欒，是欒鸞字通，鑾卽鑾字，廣雅釋器，鑾鈴也，經解，升車則有鸞和之鳴，注鸞和皆鈴也，賈疏云，古之樂器，應律之鐘，狀如今之鈴，故有兩角，因其似鈴，故謂之欒，不爲無義，黃氏乃謂樂爲角字，音近通借，古音樂在藥部，角在屋部，絕不相通，何云音近，益州牧周公禮殿記，漢初平五年，倉龍甲戌，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惟永壽二年，青龍在涒灘，案初平五年，卽興平元年，歲在甲戌，永壽二年，歲在甲申，碑中紀年，皆卽今之太歲，黃氏乃謂歲星爲木星，故以青龍目之，古無以歲星紀歲者，古亦無謂歲星爲青龍者，黃氏果何所見而云然乎，又如謂古時入廁名更衣，因卽以名其小憩之處，竊意更衣私室耳，漢書明帝紀，遺詔無

訂譌雜錄

胡鳴玉著

疊者是編之成。僅五閱月。緣就正心殷。急付梨棗。未暇點勘精詳。其中有襲前人成說。而不必存者。有事近於俗。而不足辨者。且字音字畫間。未免疵類。訂譌而仍蹈於譌。每一展卷。內愧於懷。是以數年來。束板高閣。而四方嗜古君子。不鄙謬陋。時或詢之書賈。因復自忘狂瞽。印本流通。並續數條於後。竊附愚者之慮。敢矜知者之希乎。若得重加考覈。將前此之未愜於隱者。芟汰無餘。一歸謬當。則區區就正之心。庶幾稍慰焉爾。時乾隆四年。歲次己未。冬十一月。胡鳴玉識。

訂譌雜錄目次

卷一

褒然　策名委質
商搉　勖勵
審勿　嘉獎
奕棋　冷然
逕庭　數奇
雋永　佔畢
滑稽　含章邈然
培塿　偶儷
白頭如新　口占
口號　度曲
兆眹　蔣芥
耑

匯殖
邁種
鍍鉛
洛魄
大較較然
索解人不得
卷二
野處而不順
處分等語
吃
中典
稱寡
以是觀諸孤
一繼
爲勤學死
書賈
何居誰居
丈人行等語
宄長
輒隕
無藝藏
九京
古人字止一言
卷三
鄭重
歷然
千頃陂
挑達伴免
勤敵
比物比志
壹侶三歎
芒種
弋人何篤
拓落
捨擄
分野
玉樹
大觀壯觀等語
逢掖
倘書
去之夫
第第之辨
仰字去聲用
暇
斤斤
仲父亞父
射覆
跅弛
蒼蒲
眼隙
歆然
稱造
豆區釜鍾
事等阿堵
疑丞
衆衆
貌貌
奸
二十八宿
鑄辭
五松事
相提而論
按獵
剝張
東閣等語
幕
卷四
覺挨初度
刺謬乖刺
扞格
大比
輓近世
緣飾
友于詒厥作對
邪隙
又拜
謙空
新荀枇杷
平一脊病
作一讀做
並一讀傍
齊一讀告
膠一讀較
遲一讀稺
裁一讀在
刺刺
哲穿
著穎
鼓鍋
蜃
孤負
斷斷如也
傳臚
創器淳脫
閨閣
建瓴
說字互誤
格又音各
假而
恣睢雎陽
對越詒厥等語
漕
健羨
不宜
數見不鮮
琵琶
事一音侯
帆一作去聲
冰一讀柄
收一讀瘦
張一讀漲
說一讀莫
元
龍鍾

卷五
澳嘉亭侯
鍾離權
涪翁
考亭
中酒
茗芋
須臾
汩汩之辨
蓋蓋之辨
最移
受鼎
消痛之辨
遷鶯
鬱栝
卷六
斷章
樂翁
令弟
縣官
三鱣
有味其言
曉人不當如是耶
王瓜生
狡猾
開元錢
一介行李
萱堂
款識
文移字樣

澳容侯生辰
鍾繇
鄒侯
張翰
飛黃騰路
戚戚
消搖
皙皙之辨
曉譴之辨
朝鬧
消渴
雌黃
折桂
雍州
丈人
夫君
道人
六經
不得名一錢
宴爾誕彌
雙鯉魚
嫻漫
一抔土
槃礴
高唐神女夢
食酒
洵

卷七
虞州
卷七
透癉
八股文緣起
洗馬
築長城非始於秦皇
裝潢
長年
容易香則
白首爲郎非馮唐事
不諱字
同姓爲昏
半菽
宜室
卷八
郢削
裘
周禮奇字
杏壇
執牛耳
一二三與壹貳叁同
九拜百拜
反璧
金錯刀
每下愈況
弔生不弔死
用史語之失
輔車
吹嘘飾貧
地上老人
齊魯論之名始於漢
戊音茂
健訟之誤
今智非沈約本
大采朝日
潤陽
乘查
童隗之辨
湯餅
報聞配
漫與
雹褐
舉案齊眉
六經用字
烏鬼
帶礪
何差不已
訓故
三古
相於
骰子
學官
邦諱之誤
祝卽咒字
名諱
鳳尾詔

卷九
濫觴　魁
橋梓　廟場
客作　委靡
明經　秀才
鼎人　進士
科目　殺俗讀去聲
令甲　小學不講
士著　法三章耳
西崑體　先容
醒酒　芋栗
天夭是椓　鼎比
煬竈　冬至書晷之誤
閣下閤下之辨
卷十
雜字音義

訂譌雜錄卷第一

青浦胡鳴玉廷佩氏述

褱然

褱音又。漢書朱仲舒傳。制曰。今子大夫褱然爲衆首。服虔曰。褱然、盛服貌。劉夢得詩。俊骨英才氣褱然。策名飛步冠羣賢。俗作裒切。然、非。

策名委質

左僖二十三年。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杜元凱注。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則不可以貳、辟罪也。陸德明釋文云。質如字。韻府云。委質猶委身。俗因曲禮有童子委贄。而退之文。又以臣子有出顯載質之說。譌作策名委贄非。附攷曲禮委贄注。童子不敢與成人爲禮。或見師友而執贄。則委於地。而自退避之也。

商搉

商搉音覺。今作商確非。韓昌黎、孟東野。納涼聯句。儒序恣游息。聖錯飽商搉。謂商訂場藩也。柳河東謝場侍齊寄郴筆詩。題內亦有令更商搉。使盡其功語。

清和月

二月爲清和。張平子歸田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謝靈運詩。首夏猶清和。今以四月當之。則○按下有說字。

勵勸

勸、汝陽切。讓平聲。音穰。與贊襄字。音義不同。勵勸急遽貌。杜牧之詩。參軍與尉簿。處士無勵勸。一語不中治。鞭笞身滿瘡。昌黎劉統軍碑銘。蔡卒幸喪。脅我許鄂。新師不牢。勵勸將逋。勵亦作恆。楚辭。達此世之恆勸。又昌黎詩。邳奔肆狂勸。注云。狂當作恆。亦作勵。勵勸急遽也。故匪躬爲行遽。衆鬷爲髮亂。皆以恆音爲正。青浦縣志。王洪洲圻序云。志可一日闕哉。而志猶不果葺者。亦究勵勸未暇也。又云。商榷舊訂。可見前輩用字不苟。

密勿

密勿不作祕密解。漢書劉向傳。君子獨處。守正不橈。音鬧 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詩作囂 顏師古注。密勿。猶黽勉也。又傅亮表。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少陵北征詩。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周與嗣千字文。亦有俊乂密勿。多士寶事語。並解黽勉。惟柳子厚爲李京兆祭楊郎中文。密勿之謀。惟道是履。祭姊。音止 夫崔使君文。密勿青奏。元侯是俞。似亦作祕密解。恐子厚失考。

蕞爾

蕞音最。蕞爾小貌。左昭七年。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陸德明曰。蕞、在最反。俗誤讀撮爾。以蕞與撮。字形相似耳。

奕禩

禩同祀。商謂年爲祀。奕禩、猶奕世也。字从示从異。俗从冀。因誤讀奕冀。周禮小祝。之秀反 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注云。祀或作禩。此禩與祀通用之一徵也。

泠然

泠音靈。泠然、清泠意。俗作冷然、非。莊子逍遙遊。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沈佺期詩。不能懷魏闕。心賞獨泠然。又人名。唐詩人王泠然。有古木臥平沙一律。見試帖中。

逕庭

逕音聽。隔遠貌。又激遊也。莊子逍遙遊。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俗誤讀爲家庭之庭。

數奇

數奇音朔基。漢李廣傳。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毋令 平聲 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注。如淳曰。數爲匈奴所敗。爲奇不耦。服虔曰。作事數不耦也。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奇音居宜反。柳子厚碑云。不遇興詞。鬱鬱眉之都尉。數奇見惜。挫猿臂之將軍。楊蟠詩云。仲父嘗三逐。將軍老數奇。洪邁制詞云。李廣數奇。應恨封侯之相。孟明一眚。終酬拜賜之師。皆遵漢書音義。作疏數字用。王維詩。衝斗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因數奇。邵氏聞見錄曰。漢書音義。數作朔。則亦不可以對天矣。其說良是。又案范鶚詩。數奇不可偶。性直誰

能紓。杜詩。數奇謂關塞。道廣存笑顰。白詩集序云。文士多數奇。詩人尤命薄。蘇詩。數奇逢惡歲。計拙集枯梧。並作命數之數。黃山谷謂師古注以數奇爲命數不耦。乃命數之數。非疏數之數也。宋景文公雜錄。謂得江南漢書本。乃所具反。傳寫誤以所具反爲所角反耳。去入二聲。其用不同。其說各異如此。

雋永

雋永。胸通所著書名。凡八十一首。見漢書師古注。雋音字兗反。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元遺山詩。雋永不減大官羊。二字人所習用。而不究所出。故詳之。雋依顏氏音義。當讀前上聲。唐韻亦音祖兗切。注云。鳥肥也。又姓。漢有雋不疑。釋漢中止收儁字。而不收雋字。則雋爲前上聲無疑也。而□□□□云。公羊傳。得雋曰克。此沿杜左傳注公十二年。公羊傳中。並無此語。 後漢書朱儁。後漢書作儁。與儁同。非儁也。字公偉。皆讀俊。雋之音翦。乃俊字之隨讀耳。雋有翦音。猶平有便音。甄有堅音。竣有全音也。漢人注書。皆讀字音。出自師古。乃唐人。非漢人也。偶以方音注之。後人別無所考。遂據爲定案耳。案此則俊與翦二音。又似不妨通讀。然恐□□之言。考訂未精。不足爲據。

佔鼎

呫嗶不作啗鼎解。亦非口旁。禮學記。今之教者呻其佔畢。注。佔、視也。畢、簡也。言今之教人者。但吟諷其所佔視之簡牘。不能通其緼奧。案字書。呫音帖。竝無占音。嗶聲出貌。絕非顛讀意。

滑稽

滑稽之滑。俗誤讀猾。史滑稽傳注。崔浩曰。滑音骨。滑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又漢書陳遵傳。揚雄酒箴。鴟夷滑稽。腹大如壺。師古曰。滑稽圓轉縱捨無窮之狀。二字見處甚多。

含毫邈然

邈音漠。陸士衡文賦。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率爾謂文之易成也。邈然謂思之杳無所得也。一易一難。與上文所云。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而難安一例。不作文思深遠解。亦不音渺。下文函綿邈於尺素。是言文思深遠。

培塿

培音剖。塿、樓上聲。說文。培塿、小土山也。揚雄方言。冢、俗混作冢。非 冢郎冢字。秦晉間謂之培塿。杜詩。太守 去聲 頃者領山南。邦人思之比父母。音牡 王生早曾拜顏色。高山之外皆培塿。白樂天青冢詩。上有飢鴈號。下有飛蓬走。茫茫邊塞塵。一掬沙培塿。亦作部婁。左襄二十四年。太叔曰。部婁無松柏。陸德明曰。部、蒲口反。婁、路口反。二字人每誤讀平聲。

傴僂

傴僂音禹旅。左昭七年。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韻本相協。俗誤讀歐樓。昌黎元和聖德詩。婉 音苑 婉弱子。赤立傴僂。秦頃曳足。先斷麥脊。皮日休詩。九十攜鋤傴僂翁。小閒幽非誰能通。

30 B

白頭如新

今人以白頭如新，作久而敬之，情好不替解。非。漢都陽傳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謂不相知者，雖頭白如新，識相知者，雖傾蓋間如舊識也。故孟康注曰，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

口占

口占去聲，借音戰。漢陳遵傳，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几，音肥口占書吏，注謂占，隱度也。口隱其詞以授吏也。又朱博傳，口占檄文，師古就音之贈反。詩題用此，乃不起草之義，不作平聲讀。唐王劇，音極嘗五王出閤，劇召五吏分占，其詞粲然，東漢虞延，古拜可觀，分占，分其口占而書之也。古拜可觀，拜起致詞有儀度也。陰氏以分占占拜，收入平聲，誤也。

口號

詩題用口號字，近見注杜詩者，於紫宸殿退朝口號等題，輒作平聲，謂隨口號吟也。說似近理。然李義山詩，柏臺成口號，雲閣暫肩隨，昌黎詩，五言出漢時，蕭李首更號，東都漸彌漫，派別百川導，號乃名稱之義，非號吟也。又王摩詰疑碧池詩題云，私成口號，誦示裴迪，若作平聲，於解不通。

度曲

度曲之度，有去入二聲。漢書元帝贊，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如淳曰，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爲歌詩聲也。師古曰，度音大各反。案此與古文苑宋玉笛賦，度曲幸勝，並音鐸，張平子西京賦，度曲未終，杜去聲，乃度次之度，謂曲終更授其次也。二者音義迥別，臣瓚引西京賦以證漢書，西京注亦引元帝自度曲爲證，皆非也。今人但知爲度次之義，而不復知有隱度之說。去聲

兆朕

朕从目，廣韻注云，目眥子也。又吉凶形兆，朝之兆朕，今作朕，且倒拈曰朕兆，沿誤已久，無由革也。野客叢書論漢再受命之兆云，漢再受命，已兆朕於景帝生長沙定王發之際矣，又云，生長沙定王之時，已萌芽漢再受命之象，又非所以爲兆朕也。兆朕之時，其見於程姬所避之際乎，古人用字，無或誤者。

蔕芥

今謂人之耶過不留，胸無疑滯者，曰無芥蔕，予案出處，乃是蔕芥，非芥蔕，蔕音敘去聲，音蔕，與音戴，音帝，作瓜底解不同，漢賈誼傳，細故蔕芥，何足以疑，師古曰，蔕芥，小鯁也，蔕音芥反，相如子虛賦，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胸中，曾不蔕芥，注，刺鯁也，史記賈誼傳，作細故，懲蔕，韋昭曰，懲音士介反，索隱曰，蔕音色，蔕音介，觀此，則蔕之讀蔕昭然也，故郭向莊子注，直作蔕芥，又張衡西京賦，睚眦蔕芥，東坡詩，坐看青丘吞夢芥，自塹黃潦蹙溪頻，又青丘已吞雲夢芥，藪苑雌黃，謂出處是曾不蔕芥，非草芥之芥，識坡錯拈。

耑

耑古端字，考工記，鞠氏已下，則摩其耑，漢藝文志，感物造耑，材知深美，俗誤作專字用，案子史專字多作顓，豈以耑爲顓之省文，故沿誤不覺耶。

國

今之某縣，卽古之某里，晉本作圖，日知錄云，宋時登科錄，必稱某縣、某鄉、某里人，齊山縣志曰，改鄉爲都，改里爲圖，自元始，嘉定縣志曰，圖、卽里也，不曰里而曰圖者，以每里册籍首列一圖，故名曰圖是矣，今俗省作啇，玉篇啇，都、啇、齊也，與鄙同。

匪頒

匪頒之匪，音分，如字讀者非，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注，匪讀爲分，分匪，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又太宰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注匪分也，頒謂班賜也，王所分賜羣臣也，好用，燕好所賜予。去聲

壹倡三歎

樂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注，練朱絲以爲絃，絲不練則聲清，練之則聲濁，疏、通也，越、瑟底孔也，疏而通之，使其聲遲緩，瑟聲濁而遲，是質素之聲，非要妙之音也，此聲初發，一倡之時，備有三人，從而和之，言和者少也，以其非極聲音之美，故好者少，然其中有不盡之餘音存焉，故曰，有遺音者矣，朱子曰，一倡而三歎，謂一人倡而三人和，今解者以爲三歎息，非也，經子倡歎倡和之倡，多从人，不从口。

邁種

書，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邁勇往力行之意，種、布也，言皋陶勇往力行，以布其德也，張衡賦，咎繇邁而種德兮，今人稱跨竈之子，輒曰邁種，呼種爲上聲，作超越種類解，別無證據，豈非誤歟，近時名流四六，亦隨此弊，儲國賦云，傳家而望本駒王，邁種而人呼麟子，注家引邁種德釋之，非也，跨竈意應曰邁迹，字見周書蔡仲之命，傳云，叔遠王命，仲無所因，故曰邁迹自身。

芒種

芒種，知隴反，音朧，今人呼去聲，實誤解其義而不學耳，周禮稻人，澤草所生，種，去聲之芒種，注云，芒種、稻麥也，郭璞江賦，播隴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注云，藝、樹也，芒種、稻麥也，觀此二則，其義了然，又嵇其子鍛云，襄鄧之間，多隱君子，管記陝州夏縣士人，樂舉明遠，管云，二十四氣，其名皆可解，獨小滿芒種，說者不一，僕因問之，明遠曰，皆爲麥也，小滿四月中，謂麥之氣至此方小滿而未熟也，芒種，五月節，種，該數類之種，謂穀之有芒者麥也，至是當熟矣，玉案此解芒種，義甚明，但顯指麥言，非也，予謂芒種爲五月節，麥至是而熟可收，稻過是而不可藝，古人以此二字名節，所以告農候之早晚也，遇種音衆，俗誤呼上聲，老種反，故迎類錄之。

鏤開

學記，發慮憲求善良，足以鏤開，不足以動衆，鏤開音小問，鏤、小也，發慮憲，謂致其思慮，以求合乎法則，求善良，親賢也，言此二者，可以小致聲譽，不能感動衆人，俗多誤讀，甚有誤用作諛聞者，或以鏤開物衆四字連用，亦非本意。

弋人何篡

篡、弋取也。弋人何篡。語出揚子法言。今本譌作何慕。人驟用之非也。後漢逸民傳序云。揚雄曰。鴻飛冥冥。音明。弋人何篡焉。注。宋衷曰。篡、取也。鴻高飛冥冥。冥溟。音博。天。雖有弋人。何施巧而取也。又陳子昂碑曰。弋人何篡。鴻飛高雲。韓昌黎酬崔十六少府詩云。昔效屠門嚼。久嫌弋者篡。謀拙日焦拳。活計似鋤劚。古無誤作慕者。梅邨吳祭酒白燕吟序云。吾友單狐隱居其旁。鴻飛冥冥。爲弋者所篡。乃知博雅君子。必不肯苟同於俗也。又案三山老人云。法言弋人何慕焉。一本作篡。故退之詩云。昔效屠門嚼。久嫌弋者篡。玉謂此說大非。篡上聲字。與此詩去聲韻不協。韓集可考也。

落魄

落魄音託。又音薄。史漢酈食其音歷其基。傳。好讀書。家貧落魄。顧劭曰。志行衰惡之貌。師古曰。失業無次也。晉灼曰。落魄、落託。義同。皆高駢詩。未出塵埃異落魄。不趨權勢正因循。此以落魄對因循。元遺山詩。落魄宜多病。艱危更百憂。此以落魄對艱危。宋處士楊朴被召。其妻送詩曰。更休落魄貪杯酒。亦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還回斷送老頭皮。此以落魄對猖狂。歷觀數則。其義自明。若杜牧之落魄江湖載酒行一絕。尤爲豪放。乃知落魄爲放蕩失檢之意。非淪落不堪也。又陳稱杜稜少落泊。不爲當世所知。晉佛圖澄傳。給聲曰。胡子洛度。又大安童謠。元超兄弟大落度。世說王蒼之樂託。出自門風。其義相同。詩中落魄二字。見處甚多。並作鬱鬱字用。

拓落

漢揚雄傳。位不過侍郎。擢轢給事黃門。意者。元得毋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注云。拓落不耦也。俗倒拓曰落拓。用爲放蕩失檢意。非放蕩失檢。應作落魄。如今人云。落魄不羈是也。說詳前條。或作樂託。亦可。世說。謝中郎云。王修載樂託之性。出自門風。

大較較然

大較、大略也。較音覺。史貨殖傳。此其大較也。又著明貌。史伯夷傳。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漢霍光傳。較然甚明。後漢張衡傳。情僞較然。與獵較音同。與計較音異。又案史記律書。豈與世儒闇於大較。注。索隱曰。較音角。左襄二十一年杜注。較然正直。陸氏曰。較音角。載籍音義甚明。俗不爽勘。混讀教音。

搶攘

搶攘音搶穰。漢賈誼傳。國制搶攘。音灼曰。搶攘亂貌。搶音倉。攘音女庚反。韻府以此二字入庚韻。不入養韻。有以也。俗如字讀。非。近時名流四六云。笳吹郭外。戲蟻陣之縱橫。燈暗山中。駭狐鳴之搶攘。亦誤從俗音。

察解人不得

世說。阮裕作白馬論。以示謝安。於時謝不即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歎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索解人三字本逸。與能言人一例。謂求解其義也。今用作求一能解之人不可得意。非。

訂譌雜錄卷第二

野處而不暱

暱、寘入聲。音逸。字从日。日日相近也。與匿字音義迥別。國語。管子曰。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本於暱字句絕。謂野處而不與庸衆相暱。此民之秀出而能爲士者。俗讀暱爲匿。以野處而不暱其秀七字爲句。誤。爲雖野處而能不掩其秀。如英英露爽意。紕繆甚矣。急宜正之。・黃侃田注云。後士秀民也。下引管仲之言爲證。

分野

地里志。某星分野。況祥作・分去聲。今人不知。誤讀平聲。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分野者。分內之野。或繫之北斗。如魁主雍・去聲或繫之二十八宿。音肅如星紀主吳越。或繫之五星。如歲星主齊吳之類。又有月建分野。十干分野。十二支分野。左僖三十年。杜注。分野之星。昭十八年。杜注。大辰大火。宋分野。二十六年。杜注。出之分野。陸德明竝音扶問反。又漢地里志。有皆趙分也。皆燕分也等語。又曰。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史天官書注。索隱曰。謂月蝕。列星二十八宿。當其分地有憂。偶拈五六。則分非平聲信矣。王維終南山詩。分野中峯變。陰晴衆壑殊。以分野對陰晴。又李敬詩。照耀文星與分野。留迎風月香名賢。古人無錯拈者。

處分等語

晉書謝安曰。朝廷處分已定矣。杜詩。明明徇處分。處分聽（平聲）人主。劉夢得詩。停杯處分不須吹。分字皆仄用。又樂律。三分損益。隔八相生。禮記。分無求多。分夾而進。左傳。君其取分焉。分之采物。四國皆有分。漢書。分部逐捕。古有分土亡分民之類。並音扶問反。流俗或不識知。誤讀平聲。

玉樹

世說。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車騎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初不解玉樹爲何物。後覽野客叢書。乃知是槐。不覺一快。其言曰。揚子雲甘泉賦。玉樹青葱。顏師古注。玉樹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向注文選。亦謂武帝植玉樹於此宮。以碧玉爲葉。僕案三輔黃圖云。甘泉宮北有槐樹。今謂玉樹。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楊震關輔古語記曰。耆老相傳。咸以謂此樹。卽揚雄甘泉賦。玉樹青葱者也。又觀隋唐嘉話。國史纂異。長安記。聞見錄雜書。皆言漢宮以槐爲玉樹。因知昔人所謂芝蘭玉樹者。蓋指此物也。又考漢武故事。上起甲帳乙帳。前庭植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自在神宮中。只非甘泉宮事。知師古與向之注爲甚謬。而左思之見未審也。

吃

吃音吉。與喫音義迥別。漢周昌傳。昌爲人吃。師古曰。吃。言之難也。魯悲王餘、韓非、揚雄、司馬相如、鄧艾諸人。皆有此病。俗混作喫字用。非。

大觀壯觀等語

大觀音貫。易觀卦。大觀在上。本義云。觀者。有以中正示人。而爲人所仰也。予謂凡視之平聲。有以示人使之來觀。去聲如左傳。觀兵於周疆。國語。燿德不觀兵。漢書。觀之珍寶之類。又奇觀、壯觀、侈觀。並應去聲。杜詩。先朝常宴會。壯觀已塵埃。此一徵也。宋王景文詩云。直翁自了平生事。不了山陰陸務觀。放翁見之笑曰。我字務觀。乃去聲。如何把做平聲押了。此雖戲語。亦可爲用字不詳出處者戒。（直翁謂時相史浩。）

中興

中興之中讀衆。毛公烝民詩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杜元凱左傳序云。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陸德明音義音丁仲反。杜詩。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又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李義山詩。路有論（平聲）冤議。言皆在中興。東坡詩。威聲又數中興年。二廣行當一矢聯。皆本陸音。王觀國學林新編云。中有鍾衆二音。音鍾者。當二者之中。首尾均也。音衆者。首尾不必均。但在二者之間耳。此中興之中。所以音衆。又如中年、中衆、中天、中涂、中讙之類。並當从衆音。楊仲弘詩。一代人才頗中衰。此其徵也。予又案漢婁敬傳。迺將成周都雒。以爲此天下中。師古音竹仲反。知中年。中涂類。必讀讀衆也。

逢掖

記儒行。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鄭氏曰。逢猶大也。大掖之衣。疏曰。謂肘腋之所寬大。故鄭云。大袂、禪衣也。後世用作縫掖。非。柳子厚上大理崔大卿啓。徒爾拖逢掖。曳大帶。又答貫士元公瑾書。逢掖之列。亦以加

薄暮

薄暮之薄音博。迫也。侵也。他如薄人於險。外薄四海之類。俱與厚薄音義不同。

尙書

劉熙釋名曰。尙書者何也。尙、上也。言最在上總領之也。尙書孔穎達正義曰。尙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尙書。是官名與書名。並應去聲。杜子美題瀼（音上）西新貸草屋詩。欲陳濟世策。已老尙書郎。元白仄用。（子見辨證。集不以尙書謂應讀上。而不引此詩爲證。何也。）孔平仲珩璜新論云。尙書與尙食尙公主同。而世俗相承以平聲呼。誤矣。夢溪筆談云。官名中尙書、木泰官。尙音上。謂之尙書者。秦人音也。至今秦人謂尙爲常。（宛遇音常。）委餘編曰。尙書之尙。不知後世何以作平聲。元美蓋未見存中之說耳。（驗耕錄。齊時少府。遺衣在殿。主衣者。故尙書尙主也。如尙衣尙食。並時亮反。）

以是藐諸孤

左僖九年。晉獻公謂荀息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杜注曰。其幼賤。與諸子縣殊。幼賤貼是字。指奚齊。諸子貼諸孤。謂羣公子。縣殊解藐字。言此幼賤之奚齊。縣絕於諸子之貴長。義本如是。若以藐爲眇小意。則孤字應指奚齊。諸字將作何解。天下有是句法乎。今人竄取藐諸孤三字。作孤子眇小用。沿襲已久。不覺其非。藐、陸德明音妙小反。又亡角反。

去之夫

左宣二年。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夫如字讀。去之夫。三字爲句。林唐翁注云。言此役夫。今以去之二字爲句絕。夫讀扶。誤連下句。案左傳。夫應讀扶。陸氏必音。此獨無之。故知林說爲不易。

一欝

欝、連上聲。塊切肉。一欝禁欝字。出晉書謝混傳。俗讀爲鬱。非也。杜詩。禁欝去東林。趙庭尉北堂。義山詩。南朝禁欝無人近。庾嶺瓊枝咏四愁。東坡老饕賦。菁項上之一欝。嚼霜前之兩螯。（音鰲。）放翁詩。秋日留連野老家。朱盤鮮欝粲如花。無作平聲用者。若音鬱。是病瘠貌。說文引詩。棘人欒欒。作欝欝。近時字書。謂禁欝一欝宜讀鬱。彼蓋未見杜李諸公之詩耳。

第第之辨

第音題。廣韻作苐。注云草也。莊子近在苐（今本作稊。）稗。俗讀第作但字解。非。但義當作第。如漢書第令無斬。第出僞游雲夢。第俱如臨邛。第言之。汝第往之類。亦作弟。從無作苐者。今人亦漸能辨之。

爲勸學死

世說。蔡司徒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今（平聲）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劉孝標注大戴禮勸學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蟮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作勸學。卒取幾焉。爾雅曰。蝎蠌（音滑。）小者蒡。卽彭蜞也。似蟹而小。今彭蜞小於蟹。而大於彭蜞。卽爾雅所謂蝎蠌也。然此三物。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謨不精其小大。食而致斃。故謂讀爾雅不熟也。玉案荀子亦有勸學篇。作六跪二螯。與大戴禮少異。謝蓋謂蔡不精爾雅。而徒信勸學

篇二整八足之言。幾爲其所誤而致死也。幾爲勛學死。坊本類書作勛學。韻府亦然。世俗仍譌用之。非也。

仰字去聲用

仰一讀去聲。仗也。賚也。與俯仰音義不同。史平準書。衣食皆仰給縣官。封君皆低首仰給。（既云低首。仰非上聲。益信也。）漢匈奴傳。以衣食異。無仰於漢。公孫弘傳。故人賓客皆仰衣食。亦作卬。如東方朔傳。萬民所卬足也。鄭當時傳。卬不賜給諸公。王莽傳。物物卬市。日關亡儲之類。師古並音牛向反。又杜詩。家貧仰母慈。韓詩。畢族仰薄官。今上官文移。必曰仰某官準。（準仰。）此若作上聲。於義不通。孔平仲雜說云。今公家文字用仰字。出北史。北齊孝昭紀。詔定三恪。（唐人撰。）禮儀體式。亦仰議之。賢昌朝字音清濁辨。上聲。下瞻上也。去聲。上委下也。

蒼黃

人謂惶遽失措曰倉皇。若作蒼黃。必嚆爲別字。然古人集中。如少陵新婚別詩。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入衡州詩。無論再繾綣。已是安蒼黃。昌黎祭女挈文。值（音稚）吾南遷。蒼黃分散。柳河東韋道安詩。蒼黃見驅逐。誰識死與生。又答韋中立書。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之類。無作倉皇者。至宋人始作倉皇。如歐陽公五代史伶官傳序云。倉皇東出之類。（北山修文。始終棄逃。蒼黃反顧。以蒼黃對始終。是另爲一義。不指慌遽言。近見杜詩注。於新婚別。引此爲證。非也。）

不登而足

不登而足。語出公羊。襄公二十九年傳。（又見文公九年。）言不以一事之美。而遽足之。見待之嚴也。故下文有季子者所賢也。昌爲不足乎季子等語。今人用作舉非一次意。開口即是。不覺其非。

卑之毋甚高論

史張釋之傳。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爲謁者僕射。（音夜。）卑之。毋甚高論。謂少貶其辭。毋爲甚高之論。俗改毋爲無。將卑之二字連下讀。用作議論不足采意。非予訂此條後。閱王勉夫野客叢書曰。今人以卑之無甚高論。卻所說之卑者。甚失當時之意。蓋文帝擢釋之陳五帝三王。上古久遠之事。無益於時。故令陳今可行之說。釋之遂言秦漢之事。文帝所以稱善。則卑之無甚高論。自是兩句。今人作一句讀之。所以失當時之意也。此說先得我心。但亦改毋爲無。雖毋無字古通用。然史漢元文並作毋。是禁止之辭。不得輒易也。繼更見容齋四筆亦言之。錄在第八卷。乃知字句之譌。古今所同也。

睜

睜。戶板切。音近綰。廣韻注云。目出皃。左傳。睜其目。皤其腹。韓文。鱗魚睜然不安溪潭。世俗古文遺本。或作悍然。又或作悍。皆誤也。

何居誰居

何居。音基。語助也。記檀弓。何居乎。音末之前聞。莊子齊物論。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誰居猶言誰歟。左襄二十三年。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陸德明曰。居音基。詩。日居月諸。左諸亦語助字。合從基音。人不之知也。（惟記郊特牲。二用伎。鼓阿居。當如字讀。）

斤斤

斤斤音僅。詩。斤斤其明。毛傳。明、察也。又謹慎也。後漢吳漢傳。斤斤謹質。形於儀貌。二字人所習用。而昧於出處。不知應讀去聲也。

丈人行等語

輩行。杭去聲。與行行如也音同。蘇東坡哭任遵聖詩。老任況奇逸。先子推輩行。文章得少陵。（詩語尤清壯。明翻胡濙。安得謂叶。）漢蘇武傳。漢天子我丈人行。師古曰。行音胡浪反。杜詩。王孫丈人行。垂老見飄零。又云。豈如一作知。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小杜詩。再拜官同丈人行。過庭交分有無同。皆以用近時一名流。梅花與桃李並開詩云。李桃不言惟解笑。都忘渠是丈人行。押入陽韻。誤也。又史孝武紀。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漢鄭當時傳。自見年少官薄。然其知友。皆大父行。衛霍傳。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

仲父亞父

仲父。楊倞曰。仲者。夷吾之字。父事之。故號爲仲父。漢高紀。亞父范增。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管仲爲仲父。玉案史記。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後秦王賜書曰。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以仲父爲親。則爲父子之父無疑也。又尙父亦應如字。鄭康成曰。可尙可父也。故詩傳。於古公亶父。亶父卿士。類音市。維師尙父。獨無音。

宄長

宄長音仗。義與剩膩同。陸士衡文賦。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宄長。謂文之宄雜餘長也。杜詩。官聯辭宄長。行路徙欹危。昌黎詩。自古澄不清。環混無歸向。炎風日搜攪。幽怪多宄長。香山詩。通州海內悽惶地。司馬人間宄長聲。（自注去。）官。東坡謂范淳夫講書。無一宄字。無一長句。歷觀諸則。音義曉然。俗用此二字。誤爲長短之長。

射覆

射覆音食福。漢東方朔傳。上嘗使諸數家射覆。師古曰。於覆器之下。而設諸物。令聞射之。故云射覆。覆音方目反。玉案字書。射字。凡泛言射。則去聲。以射其物而言。則入聲。覆字。覆蓋則去聲。反覆則入聲。故射覆二字。並應入聲。今並誤從去聲。李義山詩。隔座送鉤春酒暖。分曹射覆蠟錢紅。以射覆對送鉤。音義曉然。

幅隕

詩。幅隕既長。毛傳。幅、廣也。隕、均也。朱傳。幅、猶言邊幅也。隕、讀作員。謂周也。俗因幅从巾。隕亦誤从巾。案字韻書。無幅字。惟近時古今韻略。作幅幘。引商頌證之。非也。

跅弛

漢武求茂才異等詔。夫泛（音梵）。龍之馬。跅弛（音始）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師古曰。跅者。跅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俗因跅从足。弛亦誤从足。字書無跎字。

無盡藏

無盡藏音藏。與寶藏之藏同。本佛家語。赤壁賦用之。又易慢藏誨盜。（慢藏猶冶容。是死字。去聲無疑。）詩賓筵多藏。記月令謹蓋藏之。為。並音才浪反。毛晃曰。凡物自隱則平聲。物不自隱。而我隱之。與府藏之藏。則去聲。玉篇平聲。是活字藏之也。去聲是死字。目其所藏也。故無盡藏等。俱應从用。偶檢容齋隨筆中。玉津園喜晴一作。有無盡藏字。錄之以信古人用字之精。不似今人。鹵莽誤拈平仄也。五更猶自雨如麻。無限都人仰翠華。翻手作雲方悵望。果頭見日共驚嗟。天公的有施生妙。帝力堪同造物誇。上苑春光無盡藏。可須羯鼓更催花。

蒼蔔

蒼音勝。蒼蔔即梔子。又名林蘭。佛書如入蒼蔔林中。聞蒼蔔花香。不聞他香。故曾端伯呼為禪友。歷檢字韻書。蒼並作上聲。韻俗讀蒼、讀占。為非。然東坡贈詩僧道通詩。香林乍喜聞蒼蔔。古井惟慙斷轆轤。作平聲用。不知又何據。

九京

記檀弓。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陳氏集說音莊云。京古原字。鄭氏曰。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據此。今人用作九京以誤。（前輩一宿儒皆言之。）然案方氏曰。九京即九原。指其墓之高曰京。指其地之廣曰原。則九京九原本通用。故黃山谷詩。百不一試堙九京。元遺山詩。仕才千石堙九京。皆押入庚韻。

踉蹌

昌黎贈張籍詩。君來好呼出。踉蹌趨門限。踉蹌、行不正貌。踉音亮。蹌去聲。二字與平聲義不同。俗以亂走為踉蹌。讀郎倉非。蹌音鏘。趨蹌行動貌。詩。濟濟蹌蹌。威儀舒揚也。書。鳥獸蹌蹌。舞貌。予謂行走急遽。應曰猥竄。野客叢書。以物性喻人云。言其亂走。則曰猥竄。是也。後因聲譌。呼為郎倉。亦未可知。

古人字止一言

容齋隨筆。舉古人字止一言者。如陳勝字涉。項籍字羽。彭越字仲。張敞、吳廣、枚乘、字叔。朱雲字游。（即虞字。）桑字絲。張釋之字季。鄭當時字莊之類。玉案古人字止一言者甚多。即如四皓中。管仲骨哲類皆是。今人相習不覺耳。更有三言字。杼時張天錫。字公純。（音假）是也。三言名亦往往有之。楚令尹子文。姓鬬名穀於菟。

訂譌雜錄卷第三

鄭重

鄭重有頻煩殷勤二義。不作珍重不敢輕忽解。桃溪雜記云。漢王莽傳。然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注。師古曰。頻煩也。顏氏家訓云。我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啓寤汝耳。此眞得漢書之意。近沈存中筆談。言石曼卿事云。他日或使人通鄭重。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即以鄭重為殷勤。又不知何所據而言。然不爾。骨謂使人通頻煩可乎。玉案廣韻鄭字注云。鄭重、殷懃也。故陶靖節集注。敍慧遠白蓮社事云。靖節與遠公雅素。寄為方外交。而不願齒社列。遠公遂作詩博酒。鄭重招致。竟不可聽。魏志。鄭重送汝好物。白樂天謝庾順之送紫霞綺詩云。千里故人心鄭重。皆作殷勤解。（朱子謂少陵夔州以後詩。失鄭重意深。是亦頗煩忘。）

愀然

愀、音悄。愀然色變也。如禮記。孔子愀然作色而對。莊子。孔子愀然變容。荀子。愀然有以自省。赤壁賦。愀然正襟危坐之類。俗讀秋然。讀啾然。用作悽愴不樂意。非。

瞿然

瞿然驚顧貌。瞿音句。與平聲音義不同。記檀弓。曾子聞之瞿然。又公瞿然失席。亦作懼然。漢東方朔傳。懼然易容。師古曰。懼然失守之貌。懼音居具反。詩。良士瞿瞿。禮玉藻。視容瞿瞿、梅梅。音義並同。

剛造

剛造音糙。周禮大司寇。以剛造禁民訟。鄭云。造。至也。使訟者兩至。周書呂刑。剛造具備。藝傳云。剛造者。兩爭者皆至也。周官。以剛造聽民訟。具備者。詞證皆在也。案此二字。惟獄鞫時得用之。俗譌讀兩石。用爲彼此二人通稱。去聲非也。

千頃陂

陂音卑。後漢黃憲傳。叔度汪汪若千頃陂。世說。作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俗用作千頃波。譌認爲波瀾。案漢書字例。陂與波通用。後漢亦然。故於郭林宗傳。作千頃波。然絕非波瀾之謂。

豆區釜鍾

毛居正曰。豆字是古斗字。如豆、區、釜、鍾之類。後人誤作炙豆之豆讀之。又考工記。梓人一獻而五酬。則一豆矣。注。豆當爲斗。釋文。音斗。下文飲一豆酒同。予謂豆、區、釜、鍾。區當讀歐。左傳音注自明。若豆之爲斗。人所未知也。鍾。之龍。古通用。

挑達伴奐

挑達。輕儇跳躍貌。詩。挑兮達兮。今用作佻達非。伴奐閒暇之意。詩。伴奐。音判爾游矣。今用作泮渙非。

軍馨阿堵

流俗以佳兒爲軍馨。以錢爲阿堵。其實非也。容齋隨筆曰。軍馨阿堵。宋晉閒人語助耳。後人但見王衍指錢云。舉阿堵物卻。又山濤見衍曰。何物老嫗。生軍馨兒。今遂以阿堵爲錢。軍馨爲佳兒。殊不然也。前輩詩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家無阿堵物。門有軍馨。讀從去聲。馨兒。其意亦如此。宋廢帝之母王太后疾篤。帝不往視。后怒謂侍者曰。取刀來剖我腹。挹得生軍馨兒。觀此。豈得爲佳。顧長康貴人物不點睛。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猶言此處也。劉眞長護殷淵源曰。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又謂桓溫曰。使君如馨地。亦可戰鬬來勝。王導與何充語曰。正自爾馨。王恬撥王胡之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至今吳中人語。尚多用軍馨字爲問。猶言若何也。劉夢得詩。爲問中軍學道者。幾人雄猛得軍馨。玉案猶言如是也。蓋得其義。以軍字作平聲用。又野客叢書云。今人稱錢爲阿堵。蓋祖王衍之言也。阿堵晉人方言。猶言這箇耳。王衍當時。指錢而爲是言。非眞以錢爲阿堵也。今直稱錢爲阿堵。不知阿堵果何物耶。且顧長康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謝安曰。明公何須壁間置阿堵輩。殷中軍曰。理應在阿堵上。此皆言阿堵。豈必錢耶。此與王子猷以竹爲此君之意同。婁迪詩曰。竹君者是也。

勍敵

勍、音擎。強也。左傳。今之勍者。皆我敵也。又勍敵之人。隱而不列。俗讀競。因誤作勁敵。

疑丞

疑丞。俗用作凝丞。非。尚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又記。師、保、疑、丞。朱子曰。疑字曉不得。想止是有疑卽問他之意。

比物比志

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比志也。語出治安策。林西仲曰。案志成城。在城閒之物。在人謂之志。可以相比。制義多用此物此志。乃字之誤。林說本之如淳注。然予歷檢漢書賈誼傳。作比物比志。字形相近。剛剛易誤。當再覓善本證之。

纍纍

纍借音雷。樂記。纍纍乎端如貫珠。白樂天詩。玉敲音歷歷。珠貫字纍纍。華表鶴歌。有烏有烏丁令威。出家千載今來歸。城郭皆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唐彥謙詩。長陵高闕此安劉。祔葬纍纍盡列侯。放翁詩。還家欲作諸孫賦。郟路纍纍柿未升。偶拈一二則。平聲校。音覺然。今之作詩者。或誤作上聲用。

藐藐

藐一音莫。藐藐忽略貌。詩。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與既成藐藐。深遠貌。音眇不同。案離騷我藐藐朱傳音邈。今沿讀眇者。以誤邈爲眇音耳。邈音莫。並無眇音。說見第一卷。

貫穿

貫穿音串。漢司馬遷贊。貫穿經傳。馳騁古今。杜少陵八哀詩。貫穿百萬衆。貫穿無遺恨。柳子厚送易師楊君序。論說辨問。貫穿上下。俗作貫串。非。近日名流。寫作貫串。或疑爲串字之譌。不知其本於昌黎贈張籍詩。試將詩義授。如以肉貫串也。串音盧。炙肉器。

奸

奸音干。與干同犯也。如左傳。奸王之位。奸先王之禮。女皆奸之。奸國之紀。奸時以動。吾父再奸王命。子父不奸之謂禮之類。陸德明並音干。又求也。史齊世家。以漁釣奸周西伯。正義曰。奸音干。又左傳。奸絕我好。去聲。漢書。敢挾詐僞以奸名譽。陸氏、顏氏、並音干。今讀爲艱。與姦混用。不復知有干音。故爲歷考之。日知錄云。廣韻。姦古顏切。私也。詐也。亦作奸。今本誤奸作奸。非也。奸音干。犯也。左氏僖公七年傳曰。君以禮與信屬。音竹諸侯。而以姦終之。曰。子父不奸之謂禮。一傳之中。二字各出。而義不同。釋名。姦、奸也。言奸正法也。以奸釋姦。其爲兩字審矣。又奸字。亦可訓作干祿之干。漢書荊、燕、吳傳。齊人田生。以賣奸澤。史記作干。然則奸但與干通用。而不可以爲姦也。

著鞭

晉劉琨傳。與祖逖爲友。聞祖逖被用。謂人曰。吾枕戈待旦。常恐祖生先。去聲我著鞭。著音妁。置也。與著棋同義。俗讀如沈著之著。非。沈著一作玄著。世說。王夷甫曰。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劉辰翁云。玄著。猶沈著也。玉案世說。著字皆作箸。如箸帽。箸屐。箸袴之類。蓋著本古著字。後世顚作匙箸用。而別出著字。王世懋曰。世說著皆作箸。殆不可曉。或槩改作著。皆未明乎字學也。

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音肅。俗讀秀。非。古人皆書其之。容齋隨筆云。二十八宿。宿音秀。若考其義。則止當讀如本音。書

記前人有說如此。說苑辨物篇曰。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爲宿者。日月五行之所宿也。其義昭然。蟠虞子錄云。二十八宿。謂之二十八舍。又謂之二十八次。次也。舍也。皆有止宿之意。今謂略乃音秀。此何理也。撫弦云。星宿。謂略音秀。誤也。宿是日月五星之次舍。以止宿爲義。陰符經。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作入聲讀。玉謂諸說甚是。但援（音袁）引未至耳。案史記天官書云。月蝕歲星。其宿地饑若亡。又云。心則內賊亂也。列星其宿地憂。此最是讀肅明徵。以洪文敏秉公之博學。而不引以爲證。豈偶忘之耶。然讀爲秀者。亦有所本。但係古人叶韻。非本音也。昌黎南山詩。延延離又屬（音竹）。夫夫叛逗遛。嗚嗚魚闖（音音寸）。萍。落落月經宿。樓（音四）宿字。古亦有叶秀音讀者。左思吳都賦。思假道於豐隆。披重霄而高狩。龍烏兔於日月。鄉飛走之棲宿。

鼓鐘

學記。入學鼓鐘。孫其業也。注。謂擊鼓以召學士。發鐘以出書辭。本自二項。今人輒用彈琴鼓鐘句。誤以鼓爲活字。與負笈一例。

緜辭

緜音宙。占詞也。廣韻注云。卦兆辭也。佩觿集曰。緜、从番、从卜、从系。與緜字有辨。經史多誤梓。人因讀爲爻音。而不知其非。此字左傳最多。如且其緜曰之類。陸德明竝音直救反。又漢文紀。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注。李奇曰。庚庚其緜文也。占謂其緜文也。師古曰。緜音丈救反。本作繇。繇、書也。謂讀卜詞。潘岳西征賦。既定鼎於郟鄏。遂鑽龜而啓緜。平失道而來遷。案二國而是祐。昌黎南山詩。或如龜坼兆。或若卦分緜。或前橫若剝。或後斷若姤。放翁詩。卜緜兒能測。藥方僧爲求。詩杕杜末章。傳云。且卜且筮。相襲竝作。合言於緜。而皆曰近矣。今之習詩經者。莫不讀爲合言於爻也。

蠻

蠻、壇上聲（亦作鑾）。南海夷種曰蠻戶。以舟楫爲家。采海物爲生。且生食之。入水能視。合浦珠池蚌蛤。惟蠻能沒水探取。旁人以繩繫其腰。動則引而上。先炙蠔衲熱。出水急覆之。不然。寒慄以死。俗以禽卵爲蠻。不知誤自何時。且變文作蛋尤非。字書無蛋字。宛（音鬼）委餘編。謂通海內名鳥卵曰彈。何也。案此當作彈丸之彈。因其形似而名之。是亦一說。今廣東有張戶。音但。皆船戶也。張乃彈字之譌。

五松事

王勉夫曰。緗素雜記云。史記秦始皇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爲五大夫。唐陸贄松詩。不羨五株封。李商隱有五松驛詩。李白序謂風雨暴作。五松受職。皆言五松事。惟荊公詩。老松先得大夫封。此爲得之。僕謂黃朝英稽考未至耳。非李白之徒。譽也。按應劭云。秦皇逢暴雨。得五松。因封爲五大夫。蓋當時大夫。係封五株松。非一松也。是以庾信終南山詩曰。水奠三川石。山封五樹松。五樹松。在唐人前。已如此言。豈謂太白等譌誤。朝英但見唐人有此數處。用五松事。與史記文不合。故有是說。不知此事已見於應劭所載。而唐前人已用之矣。玉棗勉夫此辨。洞悉源流。而後世辨證家。猶紛紛謂五大

夫。是秦第九等爵。所封效非五株松。自謂獨得。何見事之晚耶。又檢史始皇紀。止言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竝不言松。則五松之說。亦出自後人臆度。未知是否也。

孤負

李陵答蘇武書。陵雖孤恩。漢亦負德。又曰。孤負陵心。孤負字意必出此。或前更有出。未可知也。杜詩。孤負滄洲願。韓詩。孤負平生心。蘇詩。莫教孤負竹風涼。又杜詩。更長燭明不可孤。義山詩。映書孤志業之類。不可殫述。總無誤作辜負者。即有之。係後人傳寫梓刻之譌。非元文也。辜、罪也。與孤負意絕不相蒙。

相提而論

相提而論（平聲）。提上聲。音弟。史賢傳。高遂曰。相提而論。自是明揚主上之過。徐廣曰。提音乃。抵反。索隱曰。相提猶相抵。今俗讀作相題而論。是何理也。

斷斷如也

斷音銀。史魯世家。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音殊）泗之間。斷斷如也。漢地理志。魯頒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者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師古曰。斷斷分辨之意。徐廣曰。幼者患苦長者。長者忿愧自守。故斷斷爭辭。所以爲道衰也。俗譌作斷斷如也。習用不知。已非一日。（雖斷斷字者出。而增一如字。實爲斷斷如也之形譌也。）

校獵

校獵之校音効。漢成帝紀。行幸長楊宮。與胡客大校獵。如淳曰。周禮校人。掌王田獵之馬。故曰校獵。師古曰。此校謂以木相貫穿爲闌校耳。校人職云。六廄成校。是則以遮闌爲義也。校獵者。大爲闌校。以遮禽獸而獵取也。洪武正韻云。闌校音效。所以遮獸而獵取之。謂之校獵。此本於漢書。音義別本字。謂書誤音計校之校。（觀府。亦誤以校獵作教音。）俗因認爲田獵。而較獲多少意。

傳臚

臚音廬。並無慮音。史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云。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傳語告上爲句。韋昭云。大行掌賓客之禮。今謂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漢依此以爲臚傳。以次傳令下也。臚音閭。宛委餘編曰。大鴻臚。古音爲鴻廬。今若依古翻。當作一矣。予謂讀書識字。止求一是。不泥今古也。

剝棗

詩。八月剝棗。剝音朴。與撲同。今讀博棗非。毛注云。剝、擊也。陸德明音普卜切。王荊公詩經新解云。剝者。剝去其皮而進之。所以養老也。後從蔣山郊步至民家。問其翁安在。曰去剝棗。乃悟前非。即具奏。乞除去十三字。說見容齋隨筆。予謂今人讀博棗。雖非本於介甫之解。而仍作撲擊義。然已不復知有朴音矣。

劍器渾脫

杜少陵詩序云。觀公孫氏舞劍器渾（平聲）脫（音唾）。瀏漓頓挫。獨出冠時。唐段安節樂府雜錄。謂劍器是健

舞曲名。又文獻通考舞部。謂劍器古武舞之曲名。其舞用女妓。雄妝空手而舞。案此。今人意以劍器爲刀劍之器。非是。蓋唐書郭山惲傳。中宗引近臣宴集。將作大匠宗竹卿舞渾脫。劾三省注通鑑。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氈帽。人多效之。謂之趙公渾脫。因演以爲舞。容齋隨筆云。唐中宗時。濟河尉呂元泰上書。言時政。曰。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楊用修曰。渾脫隊。卽所謂公孫大娘渾脫舞也。又居易錄云。按陳暘樂書云。樂府諸曲。自古不用犯聲。唐自貞天末年。劍器入渾脫。爲犯聲之始。劍器宮調。渾脫商調。以臣犯君。故爲犯聲。又唐多解曲。如柘枝用渾脫解之類。觀此。則劍器、渾脫。自各爲舞曲之名。今人誤讀杜詩序。以劍器爲句。而以渾脫瀏漓頓挫六字爲句。以爲皆極贊舞劍器之妙。謬矣。文字中往往以渾脫瀏漓四字連綴用之。可笑也。又云。渾脫之義。予向詳之皇華紀聞。問李中麓。（兩先）太僕寺上曲一首云。黃河萬里陣邊風。黠虜年來謀計殊。不用輕帆并短棹。渾脫飛渡只須臾。與朱彝器中丞。河上楮談所記略同。李自注云。脫音駝。然後知渾脫舞。渾脫帽。皆當作平聲也。玉謂渾讀平聲。人所知也。脫之音駝。人鮮知之。

東閣等語

漢公孫弘傳。開東閣以延賢人。師古曰。閤者小門。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也。又朱雲傳。且留我東閣。以觀四方奇士。古人詩文。用東閣字本此。俗本多傳寫誤梓作閣。如少陵詩。東閣官梅動詩興。義山詩。東閣無因得再窺。東坡詩。東閣郎君嫌重考。石湖詩。飄零東閣似詩人之類。唐制以宣政殿爲前殿。紫宸殿爲便殿。前殿謂之正衙。天子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候朝於衙者。因隨以入見。謂之入閤。又門下省以黃塗門。謂之黃閤。長官曰閤老。閤下。又太守。（李賀）有給閤。又閤閤蛙聲。昌黎詩。蛙龜鳴無閤。閤閤祇亂人。放翁詩。科斗已成蛙。閤閤惟前明。宮禁有東閤。文苑閤。學士入閤辦事者。有內閤、閤老、閤下之稱。明以前無之也。今欲執後繩前。漢唐詩文。東閤、閤下。盡改爲閤。惡乎可哉。（日知錄。言閤閤之義。甚悉。詳錄第九卷。）

閨閤

爾雅。小閨謂之閤。史遷答任少卿書。身爲閨閤之臣。文翁傳。使傳教令。出入閨閤。注。內中小門也。今以此二字謂婦女子言。非。轉作閨閤尤非。

幕

幕音莫。俗讀嘉誤。亦作莫。史李牧傳。輸入莫府。漢李廣傳。莫府省文書。昌黎晚秋郾城夜會聯句云。從軍古云樂。談笑青油幕。燈明夜觀棋。月暗秋城柝。此幕音莫證也。

際天蟠地

莊子知意篇。上際於天。下蟠於地。禮樂記。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蟠、卽際也。今用作蟠天際地。上蟠下際。與出處不符。

訂譌雜錄卷第四

覽揆初度

嗣人以生辰爲覽揆。（上聲）爲初度。本之離騷曰。皇覽揆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皇卽原父伯庸。覽者視其狀貌。揆者度其將來。初度猶言初時。日月星辰。各以度成時也。言皇考於己初生時。覽其狀貌不凡。揆其將來必異。因賜以嘉名也。流俗不明二字之義。輒誤作攬揆。曾見一舊詩。以攬揆對懸弧。不知其意以揆爲何物。（揆本仄聲。俗讀爲葵。設詳四書字音志疑。其誤一也。）

建瓴

建瓴之建音謇。覆。（音福）也。漢高紀。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居高屋之上。而幡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俗讀去聲。非。去聲樹也。立也。與幡倒意無涉。

刺謬乖剌

刺音辣。从朿。（音刺）非从束。（音次）僻也。戾也。太史公書。私心剌謬。柳子厚上大理崔大卿啓。剌繆經旨。不可以言乎。劉向傳。謬戾乖剌。東方朔曰。吾強乖剌而無當。杜欽曰。陛下無乖剌之心。俗讀爲次謬乖次者。不明剌與剌（音次又音戚。）之別耳。

說字互誤

左傳二十七年。郤縠說禮樂而敦詩書。說、陸德明音悅。林序翁注。言其所喜說者。禮樂之事。俗用敦詩說禮句。誤爲講說意。學記。及其久也。相說以解。說、朱子謂應如字讀。是相說而解也。今作相悅以解。悅乃天下其孰能說之。俗或誤讀悅。曲禮。禮不妄說人。俗或誤讀如字。此字互・音護相釋戾・音利處甚多。聊舉一二。以例其餘。

扞格

扞格。牴牾不相入也。格、下革反。音駁。與格物音義不同。學記。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注。扞、拒扞也。格、證如凍洛・音潤之洛。謂如地之凍。堅強難入也。案此。俗用格格不相入句。仍讀爲隔非。

格又音各

史平準書。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詆誹。廢治之獄用矣。案・音色隱曰。格音閣。梁世家。竇太后議格。服虔曰。格關不行。蘇林曰。格音各。又漢義縱傳。廢格沮事。淮南王傳。雷被等格明詔。師古竝音各。止也。沮隔也。俗用格格不吐句。仍讀爲隔非。

大比

大比、音避。總也。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鄭司農云。興賢者。謂若今舉孝廉。興能者。謂若今舉茂才。賓。敬也。敬所舉賢者能者。玄謂幾舉言興者。謂合衆而尊寵之。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玉案周禮言大比處甚多。不顯指鄉舉。州長。三年大比。則以考舉吏。而以詔廢置。均人。三年大比。則大均。遂大夫。三年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小司寇及大比。登民數。自生以上。登於天府。司民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若此類。竝音毗至反。俗與爲比較之比。

假而

假而二字。今人習用。不知其爲假如也。柳子厚答韋中立書。假而以僕年先我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方崧卿謂而字應讀如・見八家注・古而如字通用。說詳四書字音志疑。望道而未之見句。日知錄云。說文需从雨而聲。蓋卽讀而爲如也。唐人詩。多用而字。今亦作如。今江西人言如何。亦曰而何。

輓近世

史貨殖傳。必用此爲務。輓近世。染民耳目。則疑無行矣。注。謂用此以輓近世之俗也。案此。則輓與晚古字通用之說非是。蓋輓止與挽通。挽挽駱亦作挽歌・晚與輓義本各異。安得相通也。

悉雎雎陽

暴展・音利悉・音志雎之雎。音誨。雎陽雎水之雎。音雖。又音揮。仰曰也。莊子寓言篇。而雎雎盱盱而讙與居。三音爲字則一。竝從目從佳・音隹與關雎之雎。從且從隹・音迫不同。今人不知分別。悉雎雎陽等。紛誤讀爲疽音。

緣飾

緣飾之緣。音現。與平聲不同。史平津侯傳。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索隱曰。謂以儒術飾文法。如衣服之有飾緣。以爲飾二字。人所習用。而不詳所出。讀緣爲平聲。非也。

對越詁厥等語

詩。對越在天。越、於也。是越字。今將對越二字連用。於義不通。此與居・音基諸友子詁厥諸弊同。雖在大家。亦不免仍襲用之。杜詩。友于皆挺拔。交朋列友于。山鳥山花各友于。音雩・作仙花香友于・白詩。三年隔友于。杜詩。童丱聯居講。韓詩。誰謂詁厥無基阯。皆屬歇後語。

友于詁厥作對

黃徹䂬溪詩話云。書言惟孝友于兄弟。後漢史弼傳。陛下臨於友于。不忍遏絕。而淵明詩。遂令再喜見友于。詩言詁厥孫謀。南史到溉之孫蕭。從宋武帝登北固樓賦詩。帝稱爲才子。後溉和上詩。上輒手詔戲之曰。得無詁厥之力乎。而王儉碑文。又云。詁厥之寄。允屬時望。杜詩。友于皆挺拔。昌黎詩。誰謂詁厥無基阯。二事正可作對。野客叢書曰。洪駒父云。世謂兄弟爲友于。謂子孫爲詁厥。歇後語也。雖韓杜未能免俗。與付漫錄。乃引南史劉湛等友于之語。以證子美所用爲有自。僕謂漫錄所引未也。僕考諸史。自東漢以來。多有此語。曰。居詁厥之始。曰。友于之情愈厚。西漢未之聞也。可見後世文氣。日不逮古。近日四六。多以爰・音袁立對具瞻。作宰相事用。所謂爰立者。則於是乎立耳。不知所立者何事。而曰卽爲爰立之除。式副具瞻之望。桓溫疏曰。賜除如立。瞻卽望。頭上安頭。甚可笑也。僕又考之。曹氏命司馬氏文曰。達兆庶具瞻之望。桓溫疏曰。廟陛下遺牧豫爲。則具瞻革望。魏晉人已有此謬。

漕

以水通輸曰漕。去聲。與漕邑之漕平聲不同。漢書武帝紀。作穿漕渠通渭。如淳曰。水轉運曰漕。師古曰。音才到反。此字史漢甚多。呂黎詩。通波非難鬬。尺地易可漕。蕃蕃不汲汲。後時徒悔懊。此讀去聲一證也。俗於漕糧、漕船、類皆呼爲曹。非。

郅隆

周郅隆。注云。郅。至也。登也。謂登於隆盛之治也。二字今人慣用。而未明郅字之義。故爲疏其出處如此。

健羨

史貨殖傳。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羨・音出聰明。注。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羨司馬遷傳。至於大道之要。去羨也。二字出處本非佳語。今用作踴躍羨慕意。非。

又拜

今人書翰。用又行二字。不詳所出。且不解所謂。予偶檢一帖云。十月十七日。州民王操之。頓首頓首。啓京先墓毀動。聞問傷惻。痛不可言。未得陳慰。白髮不備。操之再拜。拜字草書。與行字無異。因悟又行之行。乃是拜字。又拜卽再拜。初非另作一行意。世俗不知。或真書爲又行字。非也。竟毋又拜・士昏禮・主婦又拜・

不宜

野客叢書云。澄錄謂文選楊修答臨淄侯牋末曰。過次不能宜備。書尾用不宜語起此。僕觀漢高祖初定天下。諸侯王上疏云云。末云。大王功德著於後世。不宜昧死再拜。此正不宜語之所從出也。案此。則東軒筆錄謂宋人書問。自尊與卑曰不具。以卑上尊曰不備。朋友交馳曰不宜。強爲分別。其說非是。

謹空

黃魯直云。大祝之秀反・辨九拜。撰。卽拜也。三曰空首。偽談元本・譌梓作空手・拜頭至手。元本、訛梓作拜且至地・所謂拜手。庶人齊末云謹空。謂空首也。池北偶談有此一則。予攷顏魯公帖。廿九日。邢部尚書顏真卿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閤下。下書謹空字。以此爲空首拜。猶可。又一帖。眞卿頓首和南澄師大德侍者。後另書一行云。十日敬空。既曰頓首。又以敬空爲空首。於義不安。後見夢溪筆談云。前世風俗。卑者致書於所尊。尊者但批紙尾答之。曰反。故人謂之批反。如官司批狀。詔書批答之類。故尾紙多作敬空字。自謂不敢抗敵。但空紙尾以待批反耳。尊者亦自處不疑。不務過敬也。

數見不鮮

史陸賈傳。數見不鮮。無久厭公爲也。注索隱曰。數見。謂時時來見。不鮮。必令・平聲・鮮美作食。莫令見不鮮之物也。漢書作數擊鮮。日知錄云。數見不鮮。意必秦時人語。猶今人所謂常來之客。不殺雞也。賈乃引此。以爲父之於子。亦不欲久嚴。當時之薄俗可知。玉又案楊用修曰。數見不鮮。恐其久而厭也。注非。漢書作數擊鮮。尤非。此說與劉貢父合。後世循之。遂不復知有擊鮮之說矣。

蒲萄枇杷

蒲萄之蒲。枇杷之枇。俗呼仄聲。亦有所本。白樂天房家夜宴喜雪詩。酒鉤送盞推蓮子。燭淚粘盤壘蒲萄。又燕姬酌蒲萄山枇杷詩。深山老去惜年華。況對東溪野枇杷。又張祜詩。生摘枇杷酸。皆仄用。

琵琶

琵琶之琵。皆亦有作仄聲用者。白樂天春聽琵琶詩。四弦不似琵琶聲。亂寫眞珠細撼鈴。及琵琶行云。忽聞水上琵琶聲。洪文敏謂二琵字竝入聲讀。又金屑琵琶槽。又張祜詩。宮樓一曲琵琶聲。唐宣宗弔白樂天。童子解吟長恨賦。胡兒能唱琵琶篇。

平一讀病

平音病。平其不平也。如楊子一闕・音雷・之市。必立之平。漢書。廷平天下之平之類。又周禮注。平價曰平。竝作仄聲。說見四聲字音泛俗。離婁章注。賈昌朝音辨。蒲兵切。均也。蒲柄切。品物定法也。評論・平聲・之評。亦可讀爲病。呂黎詩。爾來骨幾時。白髮忽滿鏡。舊遊喜乖張。新聚足嘲・音遭・評。王元美曰。廷評之評。不知古何以作去聲。

事一讀佞

事、平聲。安也。音佞、願也。說本賈氏音辨。韻書謂今俗言事可爲實可。玉篇晉書事字。古多仄聲用。張謂

詩。家無阿堵物。門有無聲兒。東坡詩。六朝人物餘丘隴。空使姦雄笑寂寥。

作一讀做

呂黎詩。非開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若問方橋。方橋如此作。少陵詩。主人送客何所作。白注去聲。岑參詩。歸夢秋能作。楞嚴與詩。小婦無所作。亦自音佐。白樂天皮日休詩皆然。韻書謂俗作做。非。做音面佐反。

帆一作去聲

劉熙釋名曰。隨風張幔曰帆。注去聲。廣韻曰。船使風。音與梵同。左傳杜注。拔旆投衡上差・音義・輕。使不帆風。陸氏音凡劍反。杜詩。浦帆晨初發。郊扉冷未開。朱子引以證韓詩。不枉故人舟。無因帆江水。謂帆字當去聲。又張說之詩。夏雲隨北帆。同日過江來。張曲江詩。征鞍稅北渚。歸帆指南陲。劉禹錫詩。回飆乘派水。衆帆逐分風。包何詩。錦帆乘風轉。金裝照地新。孟浩然詩。嶺北回征帆。巴東問故人。楊用修曰。近蘇州刻孟詩。改征帆爲征棹。何仲默笑曰。征帆改征棹。錦帆亦改曰錦棹可乎。

並一讀榜

並一音蚌。蒲項反。如史秦紀。並河以東。匈奴傳。並陰山下。漢書。北至琅邪。並海上。說苑。並屋止之。見處甚多。不暇縷舉也。又杜詩。玉山高並雨。峯寒。蘇詩。今年並海蠻如瓜。今人不知。作如字讀。

冰一讀柄

冰。賈昌朝字音。濁辨云。筆凌切。水凝。彼病切。所以寒物。包佶詩。春飛雪粉加毫潤。曉澈瓊瑰冰齒寒。義山詩。嘉瓜引蔓長。碧玉冰寒漿。簟冰將驅枕。簾烘不隱鉤。璃瑠明書閣。琉璃冰酒缸。皆仄用。

膏一讀告

膏音告。謂以脂膏潤物也。是活字。如詩。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邠伯勞之之類。又白樂天和令・平聲・狐令公詩。仁風扇・自注平聲・道路。陰雨膏・自注去聲・閭閻。賈氏字音清濁辨。古刀切。脂膏。古到切。所以潤物。

收一讀狩

收有去聲。易井收勿幕。韻書隸宥韻內。昌黎南山詩。或行而不輟。或遺而不收。或斜而不倚。或弛・上聲・而不發。本此。賈氏音辨。式周切。斂也。式救切。斂之。

膠一讀絞

膠上聲。是活字。與平聲不同。白樂天詩。三杯藍尾酒。一樣膠牙餳。又歲殘後推藍尾酒。春盤先勸膠牙餳。蘇詩。煮子愁冰硯。佳人苦膠杯。皆仄用。

張一讀漲

張音漲。自侈・音齒・大也。左宣六年。我張吾三軍。又隨張必棄小國。韓羆師以張之。昌黎詩云。詩成使之寫。亦足張我軍。注音豬亮切。本之左傳。又主張之張。古亦有作仄聲用者。晏小山詩。春風自是人閒客。主張繁華得幾時。

遲一讀稺

遲音稺。待也。易歸妹。遲歸有時。史漢讀去聲處甚多。如遲朋圃苑。音苑 臣老遲還。恐不相見。側席遲士。然中遲且之類。又韓詩。遲爾一來翔。國家遲子榮。

貌一讀莫

貌音漠。描畫人物。類其狀也。與形貌音義不同。如杜詩。畫工如山貌不同。曾貌先帝照夜白。屢貌尊常行路人。貌得山僧及童子之類。

裁一讀在

後漢李膺傳。獨持風裁。注音才代反。又范滂清裁。注音才載反。賈氏音辨。平聲制也。去聲體制合宜。故風裁。情裁。品裁。並音在。韻作隸仄聲。又公羊傳。辨而裁。史記張儀傳。裁如嬰兒。文選豐約之裁。綜覈精裁。凡此類。皆與裁度裁成平聲不同。以上數字音義。俗不盡知也。

元

今人詩題。誤寫元韻作原韻。雖號作家。往往不免。日知錄云。元者本也。本官曰元官。本籍曰元籍。本來曰元來。唐宋人多此語。後人以原字代之。不知何解。原者再也。易原筮。周禮馬質。禮記月令原蠶。文王世子末。有原漢原廟之原。皆作再字解。漢書注。師古曰。原重也。曾已有正廟。更重立也。與本來之義。全不相同。或以爲洪武中。臣下有稱元任官者。嫌於元朝之官。故改此字。又云。古人亦有稱原官者。後漢張衡應閒。雖滯日官。今又原之。注。爾雅曰。原、再也。衡爲太史令。去官五載。復爲太史令。故曰原之。然則原官乃再官之義也。玉案古人詩文中。本來義。無一作原者。偶閱杜詩。拈出一二處爲證。餘毛元自白。淚點向來垂。落柳元幽僻。邨花不掃除。錦江元過楚。劍閣復通秦。其餘不可殫述。

刺刺

倡黎送殷員外序。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刺音戚。字从束。音次 非从束。方棧卿注曰。洪慶善云。刺音盧達反。樊澤之曰。刺、七迹反。若如洪讀。則以戾。音利 爲義。顧婢子語何戾耶。潘岳閑道謠。和嶠刺促不得休。語意皆同。此當以七迹反爲正。予見今之習韓文者。多讀爲粹粹不能休。故錄方注如此。

龍鍾

龍鍾一說竹名。謂年老之人。如竹枝搖曳。不自矜持。一說石名。謂老人身重如石。難移動也。此皆杜撰不經之辭。杜詩。何太龍鍾極。於今出處妨。錢箋云。龍鍾。演義謂不昌熾。不翹舉。如靈鷲拉塔之類。玉謂若作竹石名。是死字。如何對得出處二字來。且其爲義亦不一。有作下淚解者。有作蹭蹬解者。今人但知爲老憊用耳。玉案。音包 書云。授簾攬紙。龍鍾橫集。常建詩。雙袖龍鍾淚不乾。李端詩。龍鍾相見誰能免。此下淚之狀也。蘇頲詩。龍鍾踏澗泥。香山詩。瀟灑登山去。龍鍾過雨回。莫問龍鍾惡官職。且聽清脆好詩篇。此蹭蹬之意也。杜詩。何太龍鍾極。高適詩。龍鍾還忝二千石。元載別妻詩。誰不厭龍鍾。昌黎詩。白首誇龍鍾。元遺山詩。奮迅猶嫌扶老杖。龍鍾今屬負暄籍。此老憊意也。又荀子。雕瑑東帶而退。注。遺失貌。埤蒼。作朧。

或作朧。杜弼爲侯景檄梁曰。龍鍾稚子。裴度曰。見我龍鍾。故相戲爾。總爲潦倒衆累之狀。乃知二字之解甚多。隨所用而各異。不得拘泥於老態一意。而竹與石之俗說紛紛也。

訂譌雜錄卷第五

漢壽亭侯

古有亭侯之封。乃侯爵之最下者。漢桓帝紀。封單超等五人爲縣侯。尹勳等七人爲亭侯。列傳中。爲亭侯者甚多。亭有一字名者。如獻帝建安初。封曹操爲費亭侯是也。亭有二字名者。如靈帝以解犢亭侯入繼是也。又楚漢春秋。高祖封許負爲鳴雌亭侯。魏封蘇林爲安成亭侯。孟康爲廣陵亭侯。吳封韋昭爲高陵亭侯。關公之爲漢壽亭侯。即其類。亭曰漢壽。二字名也。史延熙十四年。費禕。音去 北屯漢壽。景耀元年。詔漢中兵屯漢壽。是其地。今爲廣元縣。屬四川保寧府。世人稱爲壽亭侯。誤以漢字屬。音竹 上。容齋隨筆云。荆門玉泉關將軍廟中。有壽亭侯印一紐。其上大環徑四寸。下連四環。皆系於印上。相傳云。紹興中洞庭漁者得之。入於潭府。以爲關雲長封漢壽亭侯。此其故物也。故以歸之廟中。南雄守黃殳。見臨川吳聖院僧惠通印圖形。爲作記。而復州寶相院。又以建炎二年。因伐木。於三門大樹下。土中深四尺餘。得此印。其環并背。俱有文云。漢建安二十年。壽亭侯印。今留於左藏庫。邵州守黃沃叔啓。慶元二年。復買一紐於郡人張氏。其文正同。只欠五系環耳。予以爲皆非真漢物。且漢壽乃亭名。既以封雲長。不應去漢字。又其大比它漢印。幾倍之。聞嘉興王仲言。亦有其一。侯印一而已。安得有四。雲長以四年受封。當即刻印。不應在二十年。尤非也。是特後人爲之。以鄉廟祭。其數必多。今流落人間者。尚如此也。玉案今世所傳三國志通

俗演義，爾曹操始鑄壽亭侯印授公，公不受，及加漢字乃受，此說出自俚俗，豈足據哉，曾見名流一記，作漢壽侯，節去亭字，蓋明乎此也。

漢壽侯生辰

昔天下以五月十三日，爲關公生辰，予案漢壽亭侯祖系記，（綠塘馮敬山公著。）康熙戊午，解州守王宋貝，浚井得侯墳磚，因作關侯祖墓碑記，其開載侯之祖考兩世，諱字生卒甲子甚詳，侯祖石磐公，諱審，字問之，和帝永元二年庚寅生，居解州常平鄉寶池里，公沖穆好道，以易春秋訓其子，卒於桓帝永興二年丁酉，享年六十八，子諱毅，字道遠，性至孝，父歿，廬墓三年，既免喪，於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侯，侯長娶胡氏，於靈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生子平，其大略如此，然則五月十三，乃侯子平之生辰，非侯生辰也，當據此改正。

鍾離權

以漢壽亭侯爲壽亭侯，誤以漢字屬上，已辨之矣，唐時仙人鍾離雲房，名權，與呂岩同時，嘗自稱天下都散漢鍾離權，（見宣和書譜。）今人稱漢鍾離，此誤以漢字屬下，因遂傳會，以鍾離權爲漢將鍾離昧，（音末。與从午未之未，音昧不同。）可笑其妄，漢鍾離乃地名，非人名，少陵元日寄妹詩，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

鍾繇

晉鍾繇字元常，繇音遙，取皋繇陳謨彰厥有常之義，故世說載庾公謂鍾會曰，何以久望卿，遙遙不至，蓋舉其父諱戲之，今讀作由，非，說見楊升菴集，予案世說，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遙遙不至，會答曰，嶢然懿實，何必同軍，帝復問會，皋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士，劉孝標注云，二陳，蕭與泰也，會父名繇，故以遙遙戲之，蕭父名嶢，帝父諱懿，泰父軍，祖父憲，故以此酬之，王世懋云，今人呼鍾元常名，類作由音，觀此定當呼遙，又案世說，景王嘲鍾毓曰，皋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則鍾繇讀遙無疑也，升菴謂庾公嘲鍾會，偶然失檢耳。

涪翁

涪，（音浮。）水名，州名，人但知黃山谷號涪翁，不知二字已見於後漢書郭玉傳，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

鄧侯

費暇錄云，漢相蕭何，封爲鄧侯，畢代呼爲鄧侯，有呼費者，則反掩口而哂，深可訝也，鄧氏分明云，屬沛郡者音費，屬南陽者音鄧，又茂陵書曰，蕭何國在南陽，合二家之說，音費不音鄧明矣，又野客叢書云，鄧有二地名，屬南陽者音費，屬沛郡者音鄧，按茂陵書曰，蕭何國在南陽，是則蕭何封費明矣，而沛有泗水亭，班固銘曰，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就封於鄧，誤以爲沛地之鄧矣，楊巨源詩曰，請問漢家功第一，麒麟閣上畫鄧侯，姚合詩曰，鄧侯宅過藤，賈島詩曰，往歲鄧侯鎮，諸家皆承此謬，劉禹錄詩曰，天子曰，鄧侯也，唐齊釋文，鄧，南陽縣名，則旰切，此正得之，玉又攷老學菴筆記，引班固十八侯銘，及楊巨源上門下相公詩爲證，謂鄧侯讀費，未可盡非，予案蕭何始封國音費，光武時子孫續封音費，唐人詩，漢家恩澤問鄧侯，指何子孫，非謂何也，則蕭何之爲費侯無疑。

考亭

周櫟園云，世以考亭稱朱文公，予癸巳陪巡過建陽，宿麻沙，見晦菴後人所藏家譜，知考亭是黃氏之亭，按五季亂，黃巢子稜，隨父禮部尚書入閩，（音民。）見建陽山水秀麗，遂家焉，子稜乃築亭於半山，以望其考，因名曰考亭，文公居近其地，世因以考亭稱之，以地稱人可也，以他人之考稱文公，於理甚悖，然公在日，實無以此稱之者，後人誤謬，急當改正。

張翰

翰字之義有四，羽翰、屏翰、翮翰、又白色，易乘馬翰如，檀弓，戎馬乘翰，義雖不同，隨韻押用，不分平去，周平園謂張翰字季鷹，是羽翰之翰，當作平聲讀，後人循習讀去聲，皆失音義，此論一起，世人遂鑿然謂羽翰當平聲，屏翰等當去聲，豈知詩常武，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則羽翰亦去聲讀，蓋高戎有良翰，與申伯番番協，文賦，始躑躅，（音燭。）於燥吻，（音忿。）終流離於濡翰，與難端等字協，則屏翰、翮翰、亦平聲讀，大凡字有平仄二音通用者，不得執一而論，（平聲。）予案唐人詩，無以張翰作寒音者，如少陵扁舟不獨如張翰，早朝還應似管寧，香山鍾餓徒戀楚，張翰浪思吳，義山越桂留烹張翰鱠，蜀妓供煮陸機蓴之類。

中酒

中酒二字，始見徐邈傳，中聖人，義如中著之中，而音反，从平聲，樊噲傳，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師古曰，飲酒之中也，不醒不醉，故謂之中，義宜从平聲，而音乃竹仲反，然如唐人下第詩，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及濁賢清聖一中之，李太白詩，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蘇子瞻詩，時復中之徐邈聖，無多酌我次公狂，君特未知其味耳，臣今時復一中之之類，止作平聲，無仄用者，惟野客叢書載齊已柳詩，穩低似中陶潛酒，韻極如偶宋玉風，從漢書注，音竹仲反，姚福云，中酒作去聲，於義爲長，蓋中有中傷之義，余謂如用中聖中之之類，必宜平聲，若用中酒字，不妨平仄並押，（日知錄，謂噲傳中酒，酒字也，猶今人言中席之中，失之矣。）師古解以不醒不醉，故謂之中，失之矣。

飛黃騰踏

飛黃馬名，昌黎詩，飛黃騰踏去，不能顧蟾蜍，俗或誤作騰達，且昧飛黃之義，故詳之。

茗芋

茗芋即酩酊字，世說，日暮倒載歸，茗芋無所知，晉書山簡傳同。

戚槩

每見博雅之士，戚慨寫作戚槩，韓蘇諸公，詩文皆然，此本之漢游俠傳，郭解少時，陰賊戚槩，然師古注，謂戚意氣而文節槩，不作慨字解，惟莊子至樂篇，是其始死也，予獨何能無槩，然注槩戚觸輕心也。

須麋即鬚眉字。荀子非相篇。伊尹之狀。面無須麋。漢書亦眉作亦麋。鬚髮作須髮。須本面毛。字借作相須之須。（婁敬注云。須作鬚。）俗从水與須音譌。爛也。

消搖

消搖即逍遙字。如記檀弓。孔子消搖於門。後漢延篤傳。夕則消搖內階。世說。韓康伯拄杖前庭消搖之類。

汩汩之辨

昌黎答李翊書。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汩注音聿。案字韻書。汩音聿。从子曰之曰。水流也。又奔汩疾貌。與汩沒字从日月之日不同。今讀骨骨然來。誤也。又輟耕錄載。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汩汩街術哇叮阡陌閒。注云。汩于筆切。音骨非。

晢哲之辨

晢音浙。从折从日。明也。易大有卦。明辨晢也。亦作晰。晢音昔。从折从白。今从日。白色。曾點字。二字音義不同。今字書晢亦訓明。誤引大有卦辭。俗因有明晰清晰等語。非也。日知錄云。史記趙世家。吾有所見子晰也。晰者分明之意。易大有象傳。明辨晢也。即此字。音折。又音制。索隱誤以爲鄭子哲之哲。

騫蹇之辨

騫字从鳥。音軒。鳥飛貌。杜詩。同華領後輩。風雅騫孤騫。韓詩。待時方長王。（音去聲。）挾勢欲騰騫。皆押元韻。今人用飛騫字。誤从馬。騫音虛。馬腹病。容齋隨筆承曾辯之。其言曰。騫、蹇、蹇二字。音義訓釋不同。以字書正之。騫。去乾切。注云。馬腹鞏又虧也。今列於禪部韻略下平聲二仙中。蹇虛言切。注云飛貌。今列於上平聲二十二元中。文人相承。以騫騰之騫爲軒昂掀舉之義。非也。其字之下從馬。馬豈能掀舉哉。因損字子騫。雖古聖賢命名制字。未必有所拘泥。（去聲。）若如虧少之義。則渙然矣。其下從鳥。則於掀飛之訓爲得。此字殆廢於今。故東坡山谷。亦皆押騫字。入元韻。如時來或作鶴騫。傳非其人恐飛騫之類。特不暇毛舉深考耳。唯韓公和侯協律詠筍一聯云。得時方張王。挾勢欲騰騫。乃爲得之。此固小學瑣瑣。尤可以見公之不苟於下筆也。

嘵譊之辨

嘵音曉。詩。予維音嘵嘵。恐懼告愬意。俗讀鐃。用作多言意。非。鐃音宮。从言。譊、譊、爭言也。揚子。譊譊之學。各習其師。皮日休詩。譊譊何必頻相仍。東坡詩。多言譊譊師所呵。作嘵亦可。詩。載號載嘵。柳河東答韋中立書云。豈可使嘵嘵者。早暮咈吾耳。聒吾心。

量移

嗣人作賀陸任鑾啓。用量移字。前人曾辨其非。而近時日知錄。昔之甚悉。白。唐朝人得罪貶竄遠方。遇赦改近地。謂之量移。舊唐書。元宗紀。開元二十年十一月庚午。配后土於勝。（音聖。）上。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處。二十七年二月己巳。加尊號。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處。量移字始見於此。李白贈京兆韋參軍量移東陽詩云。潮水還歸海。流人卻到吳。相逢問愁苦。淚盡日南珠。白居易貶江州司馬自題云。一旦失恩

先左降。三年隨例未量移。（量讀平聲。）及遷忠州刺史。又云。流落多年應是命。量移遠郡未成官。故韓愈自潮州刺史量移袁州。有遇赦移官罪未除之句。而宋史盧多遜貶崖州詔曰。縱經大赦。不在量移之限。今人乃稱遷職爲量移。誤矣。玉案柳子厚集送薛判官量移交南涪。（音浮。）州。量移澧州二序中。有謫吏優詔近地漸顯等語。不特太白樂天諸人詩可徵也。

朝請

朝請音覲。漢律。春朝曰朝。秋曰請。二字史漢甚多。如許才姓反。然昌黎秋懷詩。塵埃惴伺。（音試。）候。文字浪馳騁。尚須勉其頑。王事有朝請。東坡送程建用詩。會看金花詔。湯沐奉朝請。天公不吾欺。蓋與鷄鶩永皆作上聲用。似與史漢音注不合。後閱野客叢書。乃知其故。曰。今呼朝請郎。奉朝請。並作上聲。僕考漢書朝請。其說有二。一說。漢律。諸侯春朝於天子曰朝。秋曰請。此合從去聲。如寶嬰不得朝請。王陵竟不朝請之類。師古注。才姓反。又一說。奉朝請無定員。本不爲官位。東京能省三公外戚皇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云者。奉朝會請召而已。故韓退之東坡詩。並作上聲押。是也。

受釐

釐一音禧。與禧同。史漢禧皆作釐。如祠官祝釐。宣（育疑。歌韓第七卷。）室受釐之類。注。謂祭祀福胙也。宋錢忱伯之妻漢國夫人。正嫡公孫女也。紹興初。隨其姑長公主入謝欽聖向后於禁中。先有戚里婦數人在焉。俱從后步過受釐殿。同行者皆仰視。讀釐爲離。夫人笑於旁曰。受禧也。蓋取宣室受釐之義耳。后喜回顧主曰。好人家男女終是別。

消渴

史漢相如傳。口吃。（音吉。）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消謂消中之疾。杜詩。消中日伏枕。消中得自由是也。（案周多食戰慄曰消中。即消渴也。）後漢李通傳。素有消疾。此即相如渴疾。俗用作消解其渴。意與解酲一例。如方秋崖楊梅詩。并與文園消午渴。不禁越女暨春山之類。謬也。少陵詩。慣用消渴字。新亭舉目風景切。茂陵著書消渴長。（蔣魏之弊正同。）羈客仍百里。消渴已三年。消渴今如此。提攜魏老夫。觀其鵬對。可益明其義矣。（消渴本疊疊字。俗誤爲消其渴意。此與第一卷所言

消痟之別

野客叢書云。周官疾醫。四時皆有瘍疾。春時有痟首疾。鄭注。痟、酸削也。痟首、消中二疾。既異。而其字亦自不同。後人往往不辨。指爲一疾。鮮有別之者。後漢李通素有消疾。此正如相如渴疾也。太子賢注。消中之疾是已。乃復引周官證。是以消中、痟首爲一義。以玉篇唐韻之類。皆以消爲痟疾。惟禮部韻。痟字下注。酸痟頭痛。是爲得之。張孟押韻注。酸痟頭痛。又消渴。雖明知二疾爲不同。是認二字爲一體矣。王說如此。李義山詩。未至誰能賦中乾欲病。痟以消中爲痟首。亦承此弊。

雌黃

今觀覆說人曰雌黃。非也。古人寫字用黃紙。故以雌黃滅誤。以其色相類也。顏之推曰。讀天下書未遍。不

得妄下雌黃。謂不得以己意。擅改書中之字。如金銀車之類是也。晉王衍善談論。銷舉經籍。輒隨口改易。聽者不覺。故謂之口中雌黃。以其改易字句。如口中塗滅更定。非以其譏議也。

遷莺

小雅。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劉賓客嘉話錄曰。伐木詩並無莺字。切試早莺求友。及莺出谷詩。別無證據。豈非誤歟。又東皋雜錄曰。鄭箋云。嚶嚶鳥聲。正文與注。皆未詳及黃鳥。白樂天作六帖。始類莺門中。又作詩每用之。其後乞鄰。遞之也。玉案楊楨詩。軒樹已遷莺。蘇味道詩。遷莺遠聽甜。皆在樂天前。則誤不自白帖始也。洪駒父謂禽經稱莺鳴嚶嚶。要是後人附合。予案義山詩。亦慣用遷莺字。如侮遂遷莺伴。誰觀擇風時。朝滿遷莺侶。門多吐鳳才。舊居逕上苑。時節正遷莺之類。

折桂

郗詵對策東堂。爲天下第一。曰。臣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後世遂以登科爲折桂。如杜詩。夢關他日應。折桂早年知。白樂天詩。桂折因同樹。蓬遷各異年。又桂折一枝先許我。楊穿三葉盡驚人。溫飛卿詩。猶喜故人先折桂。自憐騷客尚飄蓬之類。已屬假借。俗更以月中有桂樹。謂之蟾宮桂。以登科爲登蟾宮。展轉傳會。博雅之士。所勿道也。杜詩。禮闈曾擷桂。憲府舊乘驄。孟襄陽詩。桂枝如已擢。早逐鴈南飛。折改爲擢。與郗語本指便合。

欞栝

欞栝。正木器揉曲者曰欞。正方者曰栝。栝从木。本作括。今作括。俗以此二字爲包括意用。非。說苑。東郭瀆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欞栝之旁多枉木。家語。外寬而內正。自拯於欞栝之中。還伯玉之行也。荀子。枸木必將待欞栝烝矯然後直。二字見處甚多。

訂譌雜錄卷第六

斷章

俗讀斷章如論斷之斷。心謂其非。近見夢溪筆談。亦曾辨之。乃知字音紕繆。古今一轍也。其言曰。古人引詩。多舉詩之斷章。斷音段。讀如斷截之斷。所謂如一詩之中。只斷取一章或一二句取義。不全取全篇之義。故謂之斷章。今之人多讀爲斷章。斷音鍛。殊誤也。此說先得我心。惜其未疏明斷章二字出處耳。左襄二十八年。盧蒲癸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杜注言。已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去聲顧禮。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陸德明曰。斷音短。玉案字書。凡物自然判絕。則讀上聲。又去聲。截之使斷。音短。然則斷章。又應讀上聲爲短音也。

雍州

雍州之雍去聲。與雍和平聲不同。左傳雍字凡屬地名。陸德明必音於川反。孟浩然詩。縣城南面漢江流。江嶂圍成南雍州。沈亞之詩。何處春暉好。偏宜在雍州。李義山詩。離思羈愁日欲晡。東周西雍此分途。東坡詩。聊與廣武歎。不待雍門彈。朱文公詩。從知爽塏樂。莫作雍門哀。又并州晉冰。元遺山詩。後夜相思渺何許。西山西畔是并州。

樂錄

晉衛玠娶樂廣女。裴叔道曰。婿父有冰清之姿。壻有玉潤之質。所爲秦晉之匹也。後世稱婦翁爲樂翁。本此。猶稱叔曰大阮。姪曰小阮之類。後譌作岳。因傅會其說。謂秦岳有丈人峰。故稱岳父。又稱泰山云。（昭公令人呼妻父爲岳公。以泰山有丈人峰。又呼妻母爲泰水。不知出何書也。）豈知丈人爲長老通稱。（去聲）非必外舅也。且以丈人名山。不獨泰岱。黃帝時。封肯城山爲五嶽丈人。故少陵有丈人山詩。雜俎載唐明皇東封。以張說爲封禪使。及已三品以下皆轉一品。說以增鄭鎰官九品。因說遷五品。元宗怪而問之。鎰不能對。黃番綽對曰。泰山之力也。此因封泰山而得官。故云然。竟非以泰山爲外舅。後世或因此而傳譌。亦未可知。

丈人

妻之父爲外舅。母爲外姑。見爾雅釋名。蔣睿。世以外舅爲丈人。雖非泰山丈人峯之謂。然其來亦久。三國志裴松之（元嘉時人。）注。獻帝舅車騎將軍董句。下謂右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柳子厚與外舅楊憑書。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又曰。丈人旦夕歸朝廷。復（去聲）爲大僚。又祭楊憑文。子壻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於丈人之靈。陳後山送外舅詩。丈人東南英。今人與外舅詩。文中罕用之矣。子厚集。更有祭獨孤氏丈母文。丈母之稱。尤爲近俗。

令弟

古人自稱弟妹曰令。若出今人。當作一笑。謝靈運酬從弟惠連詩。末路值（音直）令弟。開顏披心胸。杜少陵乘兩入行軍六弟宅詩。令弟雄軍佐。凡才汚（去聲）省郎。送從弟亞（去聲）赴河西判官詩。令弟草中來。蒼然請論（平聲）事。送鄉弟韶詩。令弟尚爲蒼水使。名家莫出杜陵人。李頎放歌行。答從弟昇卿云。吾家令弟才不羈。五言破的人共推。陶淵明祭程氏妹云。杳爾令妹。有操有操。

夫君

古人稱友曰夫君。孟浩然遊精思觀迴王白雲在後詩云。衛門猶未掩。佇立望夫君。李義山雨中送趙湯不及詩云。秋水綠蕪終靈分。夫君太驂錦障泥。皮日休送靈與魯望詩云。病中無用精螫（音翟）處。寄與夫君左手持。又懷茅山廣文南陽博士詩云。誰道夫君無伴侶。不離窗下見羲皇。呂黎祭李使君文。美夫君之爲政。不桡（音刷）志於讒梅。此類甚多。一時不盡記憶也。（案此二字。本自通稱。九歌。思夫君兮太息。指雲中君也。思夫君兮未來。指湘君也。世俗但知編日所天耳。）

縣官

漢時稱天子曰縣官。東平王傳。縣官年少。霍光傳。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後漢劉盆子傳。當爲縣官。何故爲賊。此類甚多。若平準書。衣食皆仰（去聲）給縣官。貴粟論。使天下入粟縣官之類。此不指天子言。

道人

唐宋人詩稱僧多曰道人。人或不曉其故。葉石林避暑錄云。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去聲）通曰道人。玉案世說。竺法深在簡文座。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又支道林常發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稱。支曰。貧道重其神駿。人稱曰道人。自稱曰貧道。今世惟羽流如此。

不以施之比邱。

三鱣

後漢楊震傳。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與蛇連類言。自應作去聲。）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注云。冠雀。即鵲也。鱣音善。似蛇。一作鱓。卿大夫之服象也。郭璞云。鱣魚長二三丈。吾知然反。（玉案。此即鱣鮪之鱣。江東呼爲黃魚。少陵詩所謂。瓶罌食黃魚。則青鱗闊大。長大不容身者。是也。今即之爲鱣魚。）安有鵲雀能勝二三丈乎。此其爲鱓明矣。太子賢說如此。予歷覽古今辨證書。均謂三鱣。應讀鱓。世俗平聲用者誤。蓋遵後漢注音也。然少陵秋日夔府詠懷。寄鄭監李賓客百韻詩。敕廚惟一味。求飽或三鱣。押入先韻。則讀爲專音。亦未可盡非。吳曾漫錄曰。以楊震碑考之。則云。貽我三魚。以辨懿德。稱鱓未必得其眞也。

六經

史儒林傳。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楊用修曰。六藝以經稱。始於禮記經解。再見於此。予案禮記。經解二字。係後人名篇。夫子語中。並無經字。蓋夫子時未以經名也。又莊子天運篇。孔子謂老聃曰。丘治（平聲）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音干）者七十二君。又曰。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夫子已自稱經。然此莊周寓言。不可爲據。

有味其言

漢鄭當時傳。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皆有味其言也。師古曰。推轂言薦舉人。如車轂之運轉也。有味者。其言甚美也。今人引用。作有味乎其言之增一乎字之字。便失其解。

不得名一錢

漢鄧通傳。沒入通家。尚負責。數鉅萬。長公主賜鄧通。吏輒隨沒入之。一錢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師古曰。公主給其衣食也。而號曰。假借之耳。非通自有也。恐吏沒入。故託云然。此所謂不得名一錢也。今人作文。譽人淡於貨利。輒曰。生平不名一錢。若王夷甫口不言錢。故事。豈非鮮解。即或用爲一錢不有意。與本指無悖。然係不雅語。安得以此謂人。

曉人不當如是耶

漢薛廣德傳。元帝祔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請從橋。且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乘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本謂以言曉喻人者。當如猛之和婉。（音宛）正以廣德之言爲憤激也。今俗引用。以曉人爲通曉道理之人。則失其解矣。此正與第一卷所言。誤用索解人不得句同。又容齋四筆曰。元帝之語。本是褒。（音包）嘉之詞。猶云。獨不當如是耶。今乃指人引喻非理。或直述其私曰。曉人不當如是。

宴爾誕�science

經傳中事實。多有轉相祖述而用。初不考其訓故者。如邶谷風之時。爲淫新昏棄舊室而作。其詞曰。宴爾新昏。以我御窮。宴、安也。言安愛爾之新昏。但以我御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之。今人乃以初娶爲宴爾。

非唯於詩意不合，且又再娶耶，豈堪用也。生民之詩曰：誕彌厥月，毛公曰：誕、大也。彌、終也。鄭箋曰：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案訓彌爲終，其義亦未易曉。至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遺矣。既釋彌爲終，又曰：彌終也，頗涉煩複。生民凡有八誕字，誕置之隘巷，誕置之平林，誕置之寒冰，誕實匍匐，誕后稷之穡，誕降嘉種，誕我祀如何，若悉以誕爲大，於義亦不通。它如誕先登于岸之類，新安朱氏以爲發語之辭，是已。莆田鄭氏云：彌止訓滿，謂滿此月耳。今稱聖節曰聖誕，曰誕節，人相稱曰誕日、誕辰，慶誕，皆爲不然。但承習膠固，無由可革。雖東坡公亦云：仰止誕彌之慶，未能免俗。書之於此，使子弟後生稽知之。（說見容齋隨筆。）

王瓜生

記月令：孟夏之月，王瓜生，苦菜秀。王瓜草名，非瓜也。故自來類書，未有以此誤隸瓜門者。禮記集說云：此記已月之候，王瓜，注云草（扶雨反。）絜本草作菝（步末反。）蘡（音同。）謂之瓜者，以根之似也。亦可釀酒。朱氏曰：王瓜色赤，感火之色而生。苦菜味苦，感火之味而成。玉曾見辨證書，謂西瓜至五代始入中國，文選浮甘瓜於清泉，蓋指王瓜甜瓜之類，欲證甘瓜之非西瓜，而以草名爲瓜，其謬不更甚乎。

雙鯉魚

漢世書札相遺（去聲）多以絹素疊成雙魚之形，古詩云：尺素如霜雪，疊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君取腹中書。此明徵也。後人因漢書陳勝傳云：迺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買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云云。又因沈約宋書符瑞志曰：黃帝之世，魚流於海，得圖書焉。遂謂古人眞於魚腹中寄書，可笑其愚。凡詩人言書問往來，必曰魚鴈，皆假託之言耳。若認爲眞魚，蘇武上林鴈足之帛，豈爲實事乎。

狡獪

老學菴筆記云：王方平曰：吾子不戲作狡獪事。蓋古語謂戲爲狡獪，列異傳云：北地傅書小女，折花作鼠以狡獪是也。今閑人鬬兒戲爲狡祖，蓋本於此。或以姦猾爲狡獪，則失之。玉案世說：袁彥伯作名士傳成，見謝公，公笑曰：我輩與諸人遊江北事，特作狡獪耳。彥伯遂以著（世說著指伯著，說見第三卷。）書。古人謂戲爲狡獪，觀此益信。

爛漫

今人目物之燦爛者曰爛熳，非也。案字書無熳字，止合作爛漫。淋漓乘多也。如杜韓詩爛漫倒家釀，衆雖爛漫醉，爛漫通經術，爛漫忽無次，爛漫堆衆籤，爛漫長醉多文辭之類，不可殫述也。（凡古人詩文塡、爛漫之類，作熳、燦、絢、絢、錢人皆寫。）莊子在宥篇有性命爛漫語，此二字之非佳可知。

開元錢

後人以開元錢爲唐明皇朝始鑄之，非也。日知錄云：自宋以後，皆先有年號，而後有錢文。唐之開元，則先有錢文，而後有年號。蓋唐書食貨志曰：武德（高祖年號。）四年，鑄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音殊。）四出，積十錢重一兩。又曰：開元錢之文，給事中歐陽詢制詞及書，時稱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隸體，其銅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左，迴環讀之，其義亦通。流俗謂之開通元寶錢。馬永卿曰：開元通寶，蓋唐二百八十九年，獨鑄此錢，雖、平聲。幽、桂、鄂處，皆置監，故開元錢如此之多。而明皇紀號，偶相合耳。玉案此唐時止鑄開元通寶錢，特迴環其文，讀之曰：開通元寶耳。蕉堧錄謂高祖武德初鑄開通元寶錢，亦曰開元通寶錢，其說非是。而後世耳食者，遂據此爲辨證之資，謂唐時止有開通元寶錢，而後人讀爲開元通寶者誤。豈唐書食貨志反不足據耶。又野客叢書云：開元錢鑄於累朝，所以至今尚多。容齋隨筆亦嘗言之。

一抔土

野客叢書云：駱賓王代李敬業檄斥武后云：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一抔土字，正用前漢賈誼釋之所謂盜長陵一抔土事。據注，步侯切，乃裒音。今人不曉者，讀爲杯，盞之杯。僕觀歐陽行周集，有或掬一杯土焉，或翦一枝材焉，劉禹錫詩：血污（去聲）城西一杯土。歐陽詢藝文類聚，於杯門，編入長陵一抔土事。是知明以抔字爲杯盞字用矣。僕又考之古詞中，有以酒杯作抔土字押者，如關西行是也。因知古人嘗以此二字通用。勉夫辨證洞徹源流，大率類此。予見今人有用作一抔土者，此失考之故。

一介行李

一介晉箇，左襄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注：一介、獨使也。行李、行人也。陸德明曰：介、古賀反。行李、亦作行理。昭十三年，行理之命無月不至。國語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後世以行裝爲行李，蟫眞子錄：墨客揮犀（音四。）皆言其非。（桑寄：如有一介臣。六學引作一个臣，則一介行李無疑也。古人音釋，精當如是。）

槃礴

莊子田子方篇，書史解衣槃（亦作盤。）礴，槃礴、箕踞也。贏、與裸同。今或引用作解衣磅礴，非。截去贏字，亦失本指。

萱堂

今人稱母爲北堂萱，蓋祖毛詩伯兮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注：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其意謂君子爲王前驅，過時不返，家人思念之切，安得諼草種於北堂，以忘其憂。蓋北堂幽陰之地，可以種萱，初未嘗言母也。不知何以遂相承爲母事。借謂北堂幽陰之地，則凡婦人皆可以言北堂矣，何獨母哉。說本野客叢書。予案儀禮士昏禮，婦洗在北堂，或因此說以北堂爲婦人，然於母事終無涉也。

高唐神女夢

古今詞人，多以巫山雲雨之夢，屬之楚襄王，其實非也。宋玉高唐賦所謂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願薦枕席，旦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叶戶。）云云。則始之夢神女者爲懷王，神女賦所謂楚襄王與宋玉遊雲夢，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玉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玉異之，明日以白王，王曰：其夢若何云云。則繼之夢神女者爲宋玉，襄王元未嘗夢也。文選刻本，舊於神女賦，其夜玉寢，及玉異之，玉對曰：晡夕之後，玉曰：茂矣美矣，諸處玉字，皆譌作王。於明日以白王，王曰：其夢若何，王曰：狀如何也，諸處王字，皆譌作玉。所以謂之襄王夢耳。明日以白王，作白玉，既無以君白臣之理，且於下文，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處，文理不通。檢閱元本，應自知之。容齋隨筆亦謂襄王既使玉

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則是王父子嘗與此女荒淫。近於聚麀之醜矣。後人譏其失言。蓋神女之夢。寓言諷主。不特不得譏屬襄王。即懷王宋玉之夢。亦本子虛烏有。杜少陵詩。雲雨荒臺豈夢思。李義山詩。襄王枕上元無夢。真枉陽臺一片雲是也。

款識

漢郊祀志。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又張敞上議曰。今此鼎細小。又有款識。不宜薦於宗廟。師古曰。款刻也。識。記也。音式志反。史封禪書注。章昭曰。款識。也。索隱曰。識猶表識。周夢陽云。博古圖。古器俱有款識。款謂陰字是凹入者。識謂陽字是凸出者。款在外。識在內。夏器有款有識。商器無款有識。識音志。今人謂款識如見識之識已謬。而又有以器物形象爲款制者。尤謬。

食酒

漢于定國傳。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食酒謂能多飲酒。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玉案柳河東序飲云。予病痟。不能食酒。至是醉焉。本之漢書。宋邱巍資周寶出。亦有臣聞食酒梅好。不假藥餌。足以安心神之語。王勉夫曰。如淳謂喜酒。固已無謂。師古又引食言之食。可笑其迂也。論語沽酒市脯不食。此言食酒。雖因脯而並言。然酒之言食。亦不可謂無所祖矣。又曰。澳斛雖小。安有一人飲至數石之理。足見其妄。又王元美曰。食酒能多飲費盡之也。蘇子赤壁賦真本。實未用食字。稽。用此。玉檢蘇帖。果然。今本作我與子之所共適。

文移字樣

屢見辨證書。言世俗於文移中用字之譌。如槍刀之槍作鎗。賈排雷。鎗。枚舉。予謂莫甚於誤價直爲價值。音職。侵占爲侵佔。音沾。也。

洵

洵。信也。本平聲字。今之作詩者。用作仄聲。觸目皆是。與第三卷所言。黍離讀壘壘之誤同。此固淺近字音。不足置辨。因俗多誤。呼。聊一及之。

處州

王勉夫曰。聞見錄謂。德宗立議改括州。適處士晁應括州分。去聲。野。遂改爲處州。合上聲。呼去聲。非也。客齋隨筆。謂嚴州本名睦州。宣和中。以方寇改嚴州。蓋取嚴陵難之意。子陵乃莊氏。避帝諱。以莊爲嚴。合爲莊州。

訂譌雜錄卷第七

逃禪

少陵飲中八仙歌。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逃禪。猶云逃墨、逃楊。是逃而出。非逃而入。王嗣奭云。醉酒而悖其教。故曰逃禪。後人以學佛者爲逃禪。誤矣。玉案東坡老饕賦。美人告去。已而雲散。先生方兀。溷入聲。然而禪逃。逃禪作禪逃。蓋信王說爲不解。若爲學佛解。應曰安禪。杜詩亦有之。登惠義寺云。誰能解金印。瀟灑共安禪。

齊魯論之名始於漢

漢藝文志論。平聲。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師古曰。纂與撰同。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諸人。傳魯論者。常山都尉龔奮諸人。洪文敏謂魯論語。魯人所傳。齊論語者。齊人所傳是也。非此一論明。特所傳不同耳。此猶齊詩、韓詩、毛詩、戴禮之類。各以顓門之學。名其書也。舊聞一老宿云。夫子魯人。故號魯論。果如其說。將何以處齊論乎。

八股文緣起

今之八股文。或謂始於王荊公。或謂始於周太祖。皆非也。案宋史。熙寧四年。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以經義

論策試進士命中書撰大義式頒行。所謂經大義。即今時文之祖。然初未定八股格。即明初百餘年。亦未有八股之名。故今日所見先輩八股文。成化以前。若天順、景泰、正統、宣德、洪熙、永樂、建文、洪武。百年中無一篇傳也。日知錄云。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演傳註。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弘治九年會試。貢舉之非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貢舉之非四股。中間過接二句。復講舉之非四股。復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其兩扇立格。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復如之。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嘉靖以後。文體日變。而問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謂矣。

戊晉茂

戊巳之戊。晉茂。俗誤讀務。昌黎南山詩。蔣都配德運。分宅占丁戊。道遙越坤位。詆訐陷乾寶。書洛誥。戊辰王在新宅。召誥。越三日戊申。泰誓。惟戊午王次於河朔。傳說晉茂。展卷即見。今之習尚書者。其誰遵之。容齋隨筆云。戊字與茂同音。俗呼爲務非也。吳中術者。又呼爲武。偶閱舊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爲武。乃知有所自也。朱溫父名誠。以戊類成字。故司天諱之耳。

洗馬

洗馬秦官。漢亦曰洗馬。太子出。則當直者前驅。導威儀也。流俗誤意爲洗濯之義。如杜詩所云。晚涼看洗馬者非也。日知錄有此一條。援。音寅引甚博。詳錄於此云。越語。句踐身親夫差前馬。韓非子云。爲吳王洗馬。洗音銑。淮南子云。爲吳兵先馬走。當作矣王。荀子。天子出門。諸侯持輪挾輿先馬。賈誼新書。楚懷王無道。而欲有霸王之號。鑄金人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君。編而洗馬。梁王御。宋王驂乘。滕、薛、衛、中山之君。隨而趨。然則洗馬者。馬前引導之人也。亦有稱馬洗者。六韜賞及牛豎馬洗廄養之徒。漢書百官表。太子太傅。少傅屬官。有先馬。張晏曰。先馬員十六人。秩比謁者。先或作洗。又考周禮齊右職云。凡有牲事。則前馬。註。王見牲則拱而式。居馬前卻行。備驚奔也。又道右職云。王式則下前馬。是此官古有之矣。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張若謂朋前馬。

健訟之誤

容齋隨筆云。破句讀書之誤。根著於人。殆不可復正。在易訟卦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以健字爲絕句。乃及於訟。始係以訟。晉蒙入學之初。其師點句。輒混於上。遂以健訟相連。凡謂頑民好訟者。曰關訟。曰終訟可也。黃魯直江西道院賦云。細民險而健。以終訟爲能。鈍獨不關於訟。是已。玉案險而健。訟。與蒙卦之險而止。蒙。隨卦之動而說。隨。蠱卦之巽而止。蠱。一例。諸卦未嘗誤讀。豈獨誤於訟也。此非讀書破句之過。乃流俗割裂截取之弊。如觀府於送新中。最健訟二字。即本於周易是也。至以好訟爲關於訟。亦未安。口不道忠信之言曰關訟。爭辨也。自是二項。尚待傳可證也。

築長城非始於秦皇

後人謂長城之築。始於秦皇。予考史漢匈奴傳。隴西、北地、上郡、長城。秦築之。明王陰山、高闕、長城。趙築之。造陽、襄平、長城。燕築之。後秦滅六國。而始皇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然則長城之築。在始皇前。已非一日。萬里之名。特起於始皇耳。日知錄。謂古時中國多有長城。不加考證。博引軍書。若齊。若魏。若楚。若趙。若燕中山。皆曾築可據。

今韻非沈約本

謂以今世所傳詩韻爲沈約所撰。其來已久。如元黃公紹七音考。周德清中原音韻。宋濂洪武正韻之類。無不極詆約韻爲江左偏音。不足爲據。不知約所撰四聲一卷。久矣無存。近毛大可氏。謂今世所用。乃宋淳祐間。江北平水劉淵所撰。爲平水韻。非沈韻也。而邵子湘氏。謂並非劉氏之舊。乃元時陰氏兄弟所著。其言較毛氏尤爲詳晰。偶錄於此。以資博雅之覽。曰。今韻宗梁沈約氏。夫人而言之。而約所撰四聲一卷。久已亡。韻之者。隋陸法言氏。而法言所撰四聲切韻。亦亡。蓋是有唐孫愐氏。而愐所撰唐韻五卷。今亦亡。今宋元韻之存者。略可指數。廣韻、宋祥符間所修也。集韻、宋景祐間奉敕修也。體部韻略。宋時列之學官。不作言。者也。毛晃氏。仍禮韻而增益之者也。平水劉淵氏。仍禮韻而通併其部分者也。元黃公紹氏作韻會。仍劉韻而廣其箋註者也。三家者。遞有增字。字愛以多。禮部韻。初裁九千五百九十字。至韻會。乃有一萬二千六百字矣。然尚不足當集韻四之一。最後有陰氏兄弟著韻府。乃大加刊。省平。削。僅存八千八百廿字。又不專主劉韻。頗多遺漏。廟明初至今用之。學者或尊之爲沈韻。或指之爲平水韻。皆是書也。今韻非沈韻不待言。校劉韻少三千字。則今韻之非劉韻。較。音角然易辨。而世儒罕見劉氏元本。乃承譌襲舛。三百餘年。相習而不察。可怪也。

裝潢

西溪叢語云。唐祕書省。有裝潢匠六人。潢、集韻音胡曠切。光上聲。釋名。染紙也。齊民要術。有裝潢紙法。又漫汁入潢。凡潢紙。滅白便是。染。則年久易暗。蓋染黃也。後有雌黃治書法。云潢訖治者佳。先治入潢則輕。要術。後魏賈思勰撰。則古用黃紙寫書久也。寫訖入潢。時蓋也。今惟釋藏經如此。先寫後潢。又歐陽公言。秘閣初爲太宗廟書之府。並以黃綾裝潢。謂之太清本。潢、猶袖也。外加綾。去聲。則內爲袖。裝成卷冊。謂之裝潢。二說不同。蜀真子錄云。裝潢恐是表背匠。然謂之潢。其義未詳。馬氏蓋未之深考耳。

大采朝日

大采朝。音潮日。少采夕月。語出魯國語。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記玉藻。天子黑冕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漢賈誼傳。春朝朝日。秋夕夕月。朝日夕月。本書活字。流俗不明夕是朝見之名。因誤讀朝日爲昭。唐時有祀朝日之制。柳子厚作朝日說。深辨讀昭者。且加祀字之謬。

長年

杜工部發閬詩云。長。上聲年三老遙憐汝。捩柁開頭捷有神。蔡注云。峽中以篙師爲長年。柁工爲三老。邵

注云。三老捩柂者。長年開頭者。又夔州歌絕句云。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又最能行云。歸州長年行最能。陶南邨輟耕錄。有此一條。但止引長年三老長歌裏爲證。而謂長歌爲歌聲。且引古今詩話。謂川峽以篙手爲三老。與蔡邕二說不合。

渭陽

詩。我送舅氏。曰至渭陽。我送舅氏。悠悠我思。序以爲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穆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今人言生（與甥同）舅事。輒曰渭陽。亡則可。若母在而稱之。是死其母也。不祥孰甚焉。晉暇錄云。徵舅氏事。必用渭陽。前輩名公。往往亦然。茲失於證。豈可輕相承耶。審詩序。當悟不可徵用矣。是以齊楊愔幼時。其舅源子恭。問讀詩至渭陽。未悟。更號泣。子恭亦對之歔欷。

容易否則

世俗語言。有割裂成文。沿用既久。不覺其非者。如漢東方朔傳。吳王曰。先生可以談矣。先生曰。談何容易。何容。猶言豈可也。容字不連易字讀。後漢何進傳。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音福）水不收。宜深思之。觀此益信。後人輒曰容易。非也。尚書無逸。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否字斷句。則侮厥父母曰六字。自爲一句。故蔡傳云。不然。則又詆侮其父母云云也。下文。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音咒）皆然。今以否則二字爲句。似未協。

乘查

乘槎（槎音查）至天河。得織女支機石。歸問成都嚴君平曰。某時客星犯斗牛。卽此人也。此係海客事。見博物志。案漢張騫傳。及西域傳。並不言博望乘槎。自宗懷荆楚歲時記。謂爲張騫（張騫不同時。安得相見。可笑其妄。）蹤少陵大家。亦承襲用之。如乘槎有漢臣。槎上似張騫。奉使虛乘八月槎。乘槎斷消息。無處覓張騫之類。東坡有次韻陳海州乘槎亭詩。無一字關涉張騫。眞卓識也。

白首爲郎非馮唐事

白首爲郎。是顏駟事。古今嗣人。屬之馮唐。少陵詩亦蹈此弊。如馮唐毛髮白。歸與日蕭蕭。垂白馮唐老。清秋宋玉悲之類。此與以乘查爲張騫事。同一誤也。案史馮唐傳。唐以孝著。爲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上連音）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云云。竟無白首字。野客叢書云。漢武故事。載顏駟一事。甚與馮唐同。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髮眉皓白。問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上感其言。擢爲會稽都尉。然入往往以此事爲馮唐事用。如白氏六帖曰。漢文帝時。馮唐白首爲郎。帝問之。對曰。臣三朝不遇。樂天詩亦曰。重文疏卜式。尙少棄馮唐。楊巨源詩曰。此地舍香從白首。馮唐何事怨明時。劉孝標辨命論曰。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左太沖咏史詩曰。馮唐豈不偉。白首不見招。皆有白首不遇之說。是以顏駟事爲馮唐用也。東坡詩曰。是爲先帝白首郎。李注亦引馮唐之事。如此甚多。諸詩誤引。承襲而然。白帖云云。尤爲可笑。

氣腥之辨

流俗不明葷。（音熏）腥之辨。每逢祭祀。輒斷腥葷。謂之食素。至於酒醴之設。在所不禁。大非也。魚肉謂腥。見菜謂葷。葱、韭、蒜、薤之屬皆是。祭祀之齋。與酒同禁之者。恐以昏濁之物。亂其專一之誠耳。偶閱鼠璞一書。已曾言之云。（宋戴埴著。）東坡年譜。載程蘇當致齋。廚稟造食茹素。蘇令（平聲）辦葷。程令辦素。蘇謂致齋在心。豈拘葷素。爲劉者左祖。時館中附蘇者令辦葷。附程者令辦素。予謂不然。齋之禁葷。見於法令。乃禁五辛。慮耗散人之氣。開其精誠。與禁飲酒聽樂嗜慾悲哀同。欲其致一之妙。通於神明耳。二公未免以葷爲魚肉。徒有是非之辨。莊子載顏回不飲酒。不茹葷。謂祭祀之齋是也。

不諱字

古人諱名不諱字。故於祖父師長之字。直指而不以爲斥。中庸仲尼曰。仲尼祖述堯舜。孫稱祖字也。離騷朕皇考曰伯庸。子稱父字也。論語。仲尼日月也。對曰。子夏曰之類。弟稱師字也。朱子曰。古人未嘗諱字。程先生云。予十四五從周茂叔。本朝先輩尙如此。伊川亦嘗呼明道字。（周公追王其祖曰王季。王而兼字。）

湯餅

生兒三日會客。名曰湯餅。東坡賀陳述古弟章生子詩。甚欲去爲湯餅客。卻愁餅寫弄盤奢。向疑湯餅是二物。如何對得弄璋近。閒倦游錄（宋張師正著。）云。今人呼麵爲湯餅。唐人呼饅頭爲籠餅。因知湯餅者。乃湯之餅。是一物非二物也。程信古人對偶之精。（此與第二條所言義同。時以射覆對送餉同。）

同姓爲昏

禮娶妻不娶同姓。然余觀古人氏族之辨。溯流尋源。或同姓而非一族。或異姓而實爲同族。卽以王氏論。一曰琅邪。二曰太原。三曰京兆。所出不同。野客叢書云。曹子建作王仲宣誄曰。流裔畢萬。末胄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呂向注。秦有王翦、王離。漢有五侯。按王粲系畢萬高之後。畢萬封於魏。後十代。文侯始列爲侯。至孫稱惠王。因之王爲氏。而秦之翦、離。自周太子晉之後。漢之五侯。自齊田和之後。北三派元不相干。注引爲一誤矣。故新莽以姚、嬀、陳、王、田五姓爲宗室。（玉案莽自以虞舜後。以五姓皆舜裔耳。）且禁元城王氏。勿與四姓爲婚。而已自取王莽之女。魏東萊王基爲子納太原王沈女。皆不以爲嫌。蓋知此也。王又秦少陵客族弟唐十八使君詩。與君陶唐後。甍族多其人。聖賢冠史籍。枝派羅源津。是杜與唐爲兄弟也。重送劉十弟判官詩。分源泰京派。別浦鴈資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覺弟優。是杜與劉又兄弟也。呂黎送何墨序。何與韓同姓爲近。（音齊。三等。引孫愐唐韻。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間。因以韓爲何。字讀音齊。遂爲何氏。異姓稱族。今人豈能辨此。婦媚但避同姓。而不知成蹈淫倫之愆矣。

報聞能

今人以落第爲報能。不詳所出。漢東方朔傳。其不足采者。輒報聞能。師古曰。報云。天子已聞其所上。（上聲之書。而能之令。平聲。）歸。又梅福傳。謂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能。

半菽

漢項羽傳。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注無見糧。注。臣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

漫興

杜少陵水檻遣心詩云。老去詩篇浑漫興。今本梓作漫興。考蔣剡劉會孟本。千家注本。皆作漫興。趙次公云。此佳句而語脫人。言其平昔如此。今老矣。所爲詩則漫興而已。無復著意於態人也。劉後邨集。跋陳教授杜詩補注。亦云。或信漫興云云。王介甫詩。粉墨空多興漫。東坡詩。初手焚雕硯。清篇興漫。皆可相證。又杜集有絕句漫興九首。韻府亦引作漫興。

宜室

宜室有二。殷宜室在朝歌。史龜策傳。武王圍紂。象郎自殺宜室。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宜室。淮南子云。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宜室。注曰。殷宮名。一曰獄也。音如宜帝、宜王之宜。漢未央殿前。有溫室、宜室。音如負暄之暄。見集韻。名同而音異。三輔黃圖謂漢之宜室。取殷舊名非也。

短褐

揚雄方言。自關而西。以物檢短者謂之裋。漢貢禹傳。穢豆不贍。裋褐不完。敍傳。思有裋褐之褻。儲石之畜。師古竝音豎。謂僮豎新著布長襦也。又史秦紀。寒者利短褐。索隱曰。褐、布豎裁爲勞役之衣。短而且狹。故謂之短褐。亦曰豎褐。孟嘗君傳。士不得短褐。索隱音豎。案此二則。正文竝作短。注或作豎。音豎。故杜詩直用作長短之短。如陽洛皆長纓。與宴非短褐。短褐風霜入。還丹日月遲。江湖漂短褐。霜雪滿飛蓬。諸生舊短褐。旅泛一浮萍之類。兼查遠、洪慶善。皆辨古無短褐字。史孟嘗君傳諸處。係後世傳寫之譌。至唐儒方兩用之。未知然否。曾見一辨證書云。近得古本杜詩。短褐風霜人節成。短皆作裋。乃知今本之譌。予謂裋褐。短褐。雖皆本之史漢。不妨通用。然知杜詩所云。斷宜作短。非裋也。觀其屬對。應自知之。

訂譌雜錄卷第八

郢削

莊子徐無鬼。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音逸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觀此。則堊鼻者郢人也。斲削者匠石也。今人曰郢削。郢正。郢斤。是以匠石之斲。屬之郢人。大非。杜詩。脫略稽溪釣。操持郢匠斤。稽匠字說。便不妨。此與夢溪筆談所辨郢歌之誤同。

舉案齊眉

屢見辨證齊。謂舉案之案。乃古椀字。本於後漢梁鴻傳注。予檢鴻傳無此說。何也。楊用修謂盤屬近之。玉篇云。案几屬。又食器。歷觀載籍。皆以案對杯言。蘇鐵論。良民文杯棗案。神仙傳。金案玉杯。人皆醉飽。東觀記。杯案食物。大小重疊。曹操別傳。魏大爲人佻。至以頭沒杯案中。則舉案之爲舉盤。無疑也。顧舉案而必與眉齊。今人罕究其義。鴻傳云。至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音武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則舉案齊眉四字。正形其不敢仰視耳。若作几案。於理不通。至以夫婦偕老者爲齊眉。此尤俚俗假借可笑處。不足辨也。又漢書霍后傳。親奉案上食。以婦道共養。東觀記。魏霸妻。奉案前跪。皆可相證。

袠

古者以十年爲一袠。白樂天詩。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是時年六十二。元日詩又云。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自注時俗謂七十已上。爲開第八秩。案此自六十至七十。俱可稱七袠。自七十一至八十。俱可稱八袠。司馬溫公作慶文潞公八十會致語云。歲歷行看九帙新。是也。後世祝七十壽曰開七袠。八十壽曰開八袠。非是。近見一書。謂禮年八十而有秩。故稱八十爲八袠。六十七十不得稱袠。其說尤非。袠・秩・帙・三字通用。

六經用字

六經之道同歸。旨意未嘗不一。而用字則有不同者。如佑、祐、右、三字一也。而在書爲佑。在易爲祐。在詩爲右、惟、維、唯、一也。而在書爲惟。在詩爲維。在易爲唯。左傳亦然。又如易之无字。周禮之漦、眡、蠱、蠱、舉、敵、禦、斛、鞠、簀、等字。他經皆不然。今人書无妄无咎。多作無。失之矣。洪文敏之言如此。玉幼時聞一老宿云。流俗於四書引詩題。如止于丘隅。魚躍于淵類。于字或任意寫作於。大非。以三百篇止有于字。無於字也。余始信其說。及後細檢毛詩。而知其非。蓋如言至於濟。俟我於城隅。作於字處。正復不少也。（于於二字・音本不同・于・羽俱切・音烏・於・央居切・音淤・人多混讀・）

周禮奇字

觀禮中。有寫奚爲顯者。流俗不知。或誤讀徽。案周禮美字皆作徽。無作奚者。他如鼓爲鼓。吹爲歐。法爲灋。竝屬周禮字。洪文敏曾摘出示人曰。六經用字。固亦間有奇古者。然惟周禮一書獨多。予謂前賢以爲此書出於劉歆。歆嘗從揚子雲學作奇字。故用以入經。如法爲灋。柄爲枋。邪爲衰。美爲徽。呼爲嘑。拜爲擇。韶爲磬。怪爲傀。暴爲虣。搗爲擣。猜爲猜。風爲飄。鮮爲鱻。螺爲蠃。蠃爲蠃。脾爲鼊。鼊爲鼊。魚爲鮫。埋爲貍。吹爲歐。陵爲祓。賭爲賭。柝爲檡。探爲揯。翅爲翄。摘爲摘。駁爲駮。擊爲擊。寧爲檸。掬爲搣。鞭爲鞭。與夫底、蘇、胖、醋、盥、眡、酗、醜、奧、鬱、鮑、鬱、柶、鞠、鞠、爨、槃、輔之類。皆他經鮮用。予前已書之。而不詳悉。若考工記之字。又不可勝載也。

烏鬼

野客叢書云。老杜詩。家家養烏鬼。（玉案禮學記曰。養讀從去聲。）說者不一。嫻真子以爲猶。蔡寬夫以爲烏野七神。冷齋夜話以爲烏蠻鬼。沈存中筆談、紺素雜記、漁隱叢話、陸農師埤雅、以爲鵶鶿。四說不同。惟冷齋之說爲有據。觀唐書南蠻傳。俗尚巫鬼。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一姓白蠻。五姓烏蠻。所謂烏蠻。則婦人衣黑紺。白蠻。婦人衣白紺。又以驗冷齋之說。劉禹錫南中詩。亦曰。淫祀多青鬼。居人少白頭。又有所謂青鬼之說。蓋廣南州峽諸蠻之流風。故當時有青鬼。烏鬼等名。杜詩以黃魚（玉案黃魚・即今之鯽魚・俗以石首魚爲黃魚非・）對烏鬼。知其爲烏蠻鬼也。審矣。然觀元微之詩曰。鄉味尤珍蛤。家神悉事烏。又曰。病雀烏補鬼。巫占瓦代龜。注。南人染病。競養烏鬼。此說又似不同。據南蠻傳。烏卽烏黑之烏。而元詩以蛤對烏。則以爲烏鷁之烏。玉案稽筆談。謂夔峽居人。相率十百爲群。設牲酒於田間。兼操兵仗。羣噪而祭。謂之送鬼。言烏蠻戰殤。多與人爲

厲。每歲以此禳之。此說與冷齋合。與初說鵶鶿不同。

杏壇

今夫子廟庭中有壇。石刻曰杏壇。闕里志。杏壇在殿前。夫子舊居。非也。杏壇之名。出自莊子。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揖杖。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又曰。孔子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又曰。客乃刺（音戚）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絃音。而後敢乘。司馬彪曰。緇帷、黑林名也。杏壇、澤中高處也。莊子書。凡述孔子。皆是寓言。漁父不必有其人。杏壇不必有其地。卽有之。亦在水上葦間。依陂（音卑）旁洛之地。不在魯國之中也明矣。今之杏壇。乃宋乾興間。四十五代孫道輔。增修祖廟。移大廟於後。因以講堂舊基。甃石爲壇。環植以杏。取杏壇之名名之耳。（說本自知錄。）

帶牒

今人以如帶如礪。爲開國鴻規。山河帶固。遼非也。史漢功臣表。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史記無黃字。）泰山如厲。（同礪。）國以永寧。（音寧。）及苦齋應劭曰。封爵之誓。國家欲使功臣傳祚無窮也。帶、衣帶。厲、砥。（音止。）厲石也。河當何時如衣帶。山當何時如厲石。言如帶厲。國猶永存。以及後世子孫也。

執牛耳

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莅之。鄭澤之盟。衛侯請執牛耳。發陽之役。衛石魋蒙之盟。魯孟武伯。皆小國執牛耳。惟鄧衍之役。吳以大國執之。不合盟禮。故孟蔑不從。今以執牛耳爲主盟。非是。（說見池北偶談。）予案周禮。戎右贊牛耳桃茢。鄭司農云。贊牛耳。春秋傳所謂執牛耳者。盟制牛耳。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之。又注。牛耳無鼻。故以不聽爲戒也。孫公談圃云。王荊公解周禮。言取其順聽。不知牛有耳而無鼻。（音鼻。）聽或牽一牛示之。公曰然。

何恙不已

容齋隨筆云。公孫弘爲丞相。以病歸印。上報曰。君不幸罹綿蕞之疾。何恙不已。顏師古注。恙、憂也。何憂於疾不止也。禮部韻略。訓恙字。亦曰憂也。初無訓病之義。蓋既云罹疾矣。不應復（去聲）云病。師古之說。最爲明白。而世俗相承。問人病爲貴恙。謂輕者微恙。心疾爲心恙。風疾爲風恙。根著已深。無由可改。玉案石齋傳。萬石君尚無恙。注云。恙憂病也。賈誼傳。今此六七公者。皆無恙。注云。無恙、言無憂病也。國策。歲亦無恙耶。注亦云。恙、憂也。二字見處甚多。總無一作病字解者。近世字書。亦能辨之。

一二三與壹貳叁同

隨筆云。古書及漢人用字。如一之與壹。二之與貳。三之與叁。其義皆同。鳲鳩序。刺不壹也。又云。用心之不壹也。而正文其儀一兮。表記。節以壹惠。注言聲譽雖有衆多者。節以其行一大善者爲證耳。漢華山碑。五載壹巡狩。嗣孔廟碑。恢崇壹變。祝睦碑。非禮壹不得犯。而後碑云。非禮之常一不得當。則與壹通用也。孟

子市價不貳，趙岐注云，無二賈者也，本文用大貳字，注用小二字，則貳與二通用也。易繫辭傳，參天兩地，釋文云，參七南反，又如字音三，周禮設其參，注，參謂卿三人，則三、參通用也。九之與久，十之與拾，百之與伯，亦然。玉案經史中，壹、貳、叁與一、二、三通用處，觸目皆是，昔人謂後世官府簿書文移，防奸吏作姦，改易數目，因以小一字為大壹字，其實自壹至拾，皆假借用字，其說非是。

訓故

予嘗寫訓詁作訓故，一友疑誤字，不知古止有訓故字，後世乃作訓詁。漢藝文志，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韓、燕韓生皆為之傳，故詩有魯故二十五卷，韓故三十六卷，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二十七卷，師古曰，故者，通其指義也，又劉歆傳，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師古曰，故，謂指趣也，又儒林傳，訓故大義。

九拜百拜

野客叢書云，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為拜也，凡頓、俯、膝屈、手動，皆謂之拜，按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音啓，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音其拜，八褒，本音包，此拜，九肅拜，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為拜邪，乃知萬聞善言則拜，如揖之類是也，豈僕僕之謂哉，今人或以頓首施於卑下，不知拜頭叩地，豈卑下之所安乎，日知錄云，百拜字出樂記，古人之拜，如今之鞠躬，故通計一席之間，賓主交拜，近至於百，注云，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是也，徐伯魯曰，按鄉飲酒，禮無百拜，此特其言之耳，若平禮，止是一拜，再拜，即人臣之於君，亦止再拜，孟子，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是也，禮至末世而繁，自唐以下，即有四拜，大明會典，四拜者，百官見東宮親王之禮，見其父母，亦行四拜禮，其餘官長及親戚朋友相見，止行兩拜禮，是四拜惟於父母得行之，今人書狀，動稱百拜何也，又云，古人未有四拜之禮，戰國策，蘇秦路過洛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此四拜之始，蓋因謝罪而加拜，非禮之常也，黃庭堅，十讀四拜朝太上，亦是加拜，今人上，上聲父母書，用百拜，亦為無理，若以古人之拜乎，則古人必稽首然後為敬，而百拜僅賓主一日之禮，非所施於父母，若以今人之拜乎，則天子止於五拜，而又安得百也，此二者，過猶不及，明知其不然，而肯之，此以僞事其親也，洪武三年，上諭中書省臣曰，今人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拜，皆非實禮，其定為儀式，令人遵守，於是禮部定儀，凡致書於尊者，稱端肅奉啓，答則稱端肅奉復，敵己者，稱舉書，奉復，上之與下，稱書寄，書答，卑幼與尊者，則曰家書敬復，尊長與卑幼，則曰書付某人。

三古

今人用三古，誤以為夏、商、周三代，漢藝文志，易近深矣，文更三聖，世歷三古，韋昭曰，三聖，伏羲、文王、孔子也，孟康曰，易繫辭傳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然則伏羲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

反璧

左傳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及曹，僖負羈館槃飧璧焉，公子受飧反璧，今人卻餽曰璧，本此，俗誤為簡

相如事，見史廉頗列傳，有臣請完璧歸趙語，因寫作完璧歸趙，竟非秦之不受璧也。

相於

相於與相與同，假俗實猶，古人詩文多用之，如孔文舉書，岸幘廣坐，畏怀相於，杜詩，此行非不濟，良友告相於，老矣逢迎拙，相於託契饒之類。

金錯刀

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金錯刀，王莽所鑄錢名，漢食貨志，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音殊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杜詩，金錯囊乘磬，銀罌酒易賒，韓退之詩，聞道松醪賦，何須懷錯刀，玉案韓樂無此詩，何也，皆謂是也，藝苑雌黃之說如此，繼古叢編，謂金錯刀一名而二物，錢一也，刀二也，王莽所造，張衡、韓、杜所云，是錢名，杜詩，熒熒金錯刀，濯濯朱絲繩，孟襄陽詩，美人聽金錯，鍵手膾鮮鱗，是刀名，玉又按梅聖俞送蔡駙下鎮詩云，爾持金錯刀，不入鵝眼，錢名，貫，今俗但知為刀名，而不知為錢名也。

骰子

骰音頭，本平聲字，白樂天詩，碧籌攢米盤，紅袖拂骰盤，又按馬呼教住，骰解喝遣輸，吳音呼為豆子，非也，史范蔡傳，博者或欲大投注，裴駰曰，投、投瓊也，楊慎曰，投、即今骰子，蓋投具以瓊為之，列子云，鳴瓊也，又續事始曰，曹子建制雙六，投子二，觀此，則投與骰，似可通用，資暇錄，乃以骰字為非，曰投子者，投擲於盤筵之義，或作骰，案諸家之書，骰即殷字，不音投，玉案諸家之書，骰皆音頭，注云，博齒，惟集韻有與殷通用之說，不得遽以投字為正，而廢骰字。

每下愈況

莊子知北遊，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言每於至下之處，愈可比況他物，今用作每況愈下，非。

學官

世以學會為學宮，於理亦通，然與出處不合，漢賈誼傳，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顏師古注云，官謂官舍，又戴文志，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尚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詩有魯、齊、韓、三家，列於學官，禮有戴德、戴聖、慶普三家，立於學官，春秋有公羊、穀梁，立於學官，無有一作學宮者，若云頖宮、泮宮，便無弊。

弔生不弔死

曲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今槩曰弔，非也，俗云，弔生不弔死，此言實得禮意，但誤作世態燠寒，生死易心解耳。

邦濟之誤

左襄九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杜云，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陸德明曰，邗音寒，城邗句絕，溝通江淮，自爲一句，今俗誤以吳城邗溝四字爲句，遂稱揚州邗江爲邗溝，非。

用史語之失

卑之毋甚高論，作二句讀，前已詳言之矣，茲閱容齋隨筆，論史語一則，復節錄於此曰，今之來引史語者，亦未免有失，張釋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平聲今可行也，逐言秦漢之間事，帝稱善，顏師古曰，令其職論依附時事，予謂不欲使爲甚高難行之論，故令少卑之耳，而今之譯者，直以言論不足采，爲無甚高論，又韓公送諸葛愍往隨州讀書詩云，鄰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爲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鄰侯蓋謂李繁，時爲隨州刺史，藏書既富，且記性警敏，故籤軸嚴整如是，今人或指言，雖名爲收書，而未嘗過目者，輒曰，新若手未觸，亦非也。

祝即咒字

祝本有竹、宣、二音，六書正譌，謂別作咒，非，余檢經史果然，尚書無逸，否則厥口詛祝，詩大雅，侯作，音詛侯祝，周禮，大祝掌六祝，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左襄十七年，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成十七年，愛我者贊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注，竝音之又反，或之秀反，又漢書外戚傳，宮人飲酒醉地，皆祝延之，師古曰，祝之又反，謂祝之使長壽也，又張衡西京賦，東海黃公，赤刀粤祝，鬼厭白虎，卒不能救，據此數條，祝詛、祝頌、二義，皆可讀祝，今但知有竹音耳，賈昌朝字音清濁辨，之六反，無注，發明者，之又反，謂，發明，

輔車

左僖五年，蘇所謂輔，音甫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號之謂也，車、陸德明音尺遮反，杜注，輔，頰輔、車、牙車，林注，言虞如牙車，如齒在裏，號如輔頰，如脣在我，二國相須以生，步一不可，蓋此，則輔車相依，脣亡齒寒，二句意本一車，若以輔車解作車之輔，如時所謂無棄爾輔意，不惟顯背杜林二注，且覺取譬不倫，

名諱

曲禮，卒哭乃諱，鄭曾注，生曰名，死曰諱，世俗不察，向生人輒稱其諱，非禮也，然古人已有此失，吳楚材彊識略，言漢西嶽碑云，樊君諱毅，毅時尚在也，又金石錄，謂生而稱諱，見於石刻者甚多，因引孝宣元康二年詔曰，其更諱詢以爲西漢已如此，然則俚俗相沿，亦有所本，

吹噓師資

後漢鄭太傳，孔公碑，清談高論，噓枯吹生，太子賢注，枯者，噓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談論有所抑揚也，案此，則吹噓二字，義正相反，然古今嗣人，多混作一意用，又儒林傳，若師賢所承，宜標名爲識者，乃著之云，太子賢注，引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不善者，善人之資也，則師資二字，亦彙美屬言，今人解作師之資，二弊雖小，不可不知，

鳳尾諾

野客叢書云，皮日休詩，以鳳尾諾對虎頭巖，東坡以鳳尾諾對虎頭州，按晉帝批奏書諾，字之尾如鳳尾之形，故謂鳳尾諾，齊帝令平聲江夏王學鳳尾諾，一學郎工，諾者，猶言制可也，諾字與韶字相似，而又有鳳韶之語，故觀者，往往誤以爲鳳尾韶焉，如陸龜蒙集所刊，者平聲，是也，

圯上老人

圯，音移，張子房受書於圯上老人，楚人謂橋爲圯，李太白詩，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既曰圯，又曰橋，後人所以有橋橋之謂，案地輿，其地至今有圯橋，蓋沿訛也，字从巳午之巳，不从人己之己，圯，音痞，敗也，書方命圯族，

訂譌雜錄卷第九

瀧艣

案語三恕篇，孔子謂子路曰，夫江始出於岷，音民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平聲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惟下流水多耶，濫觴，是言其始出之微，故韓詩外傳，作不足濫觴，後人指爲末流之弊，如曰，至今日而濫觴極矣之類，謬也，黃山谷詩，岷江初濫觴，入楚乃無底，又濫觴雖有罪，末派瀾九縣，古人元不誤用，史記荀卿，始也濫耳，注，引濫觴爲始之義，卿之，

魁

日知錄云，今人所奉魁星，不知始自何年，以奎爲文章之府，故立廟祀之，乃不能像奎，而改奎爲魁，又不能像魁而取之字形，爲鬼舉足而起其斗，不知奎爲北方元武七宿，音肅之一，魁爲北斗之第一星，所主不同，而二字之音亦異，今以文而祀，乃不於奎而於魁，失之遠矣，

橋梓

劉向說苑，伯禽與康叔封，朝於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乃相與見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焉實而仰，商子曰，橋者，父道也，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物焉實而俯，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見乎周公，入

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後世稱父子曰橋梓，本此，俗作喬梓，非，讀梓作平聲者亦非，

驅場

場音亦，从易，說文注，驅也，場音長，从易，郎段字，說文注，祭神道田，不耕治穀田也，經傳中，驅場字甚多，絕無驅場字，詩驅場翼翼，迺場迺疆，驅是大界，場是小界，今小田塍，音仍也，又邊境也，左桓十七年，驅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非不虞，莊二十八年，驅場無主，則啓戎心，襄十一年，使驅場之司，惡於宋，昭元年，驅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二十七年，吳薪有君，驅場日駭，定四年，夷狄無厭，若隣於君，驅場之患也，場，陸德明，故音亦，後世用作驅場，意爲封疆戰場，非也，駱賓王詩，膂力風塵倦，驅場歲月窮，乃知此誤已久，

客作

野客叢書，引吳曾漫錄云，江西俚俗，罵人曰，客作兒，案陳從易寄荔枝與盛參政詩，檄檄爲下輩，枇杷客作兒，僕謂受雇者爲客作，已見於南北朝，觀袁翻謂人曰，邢家小兒，爲人客作，表章此語，自古而然，勉夫之言如此，予又案西京雜記，匡衡家貧勤學，邑有大姓多書，乃與客作，得傭讀主人書，又輟耕錄云，今人之指傭工者，曰客作，三國時已有此語，焦光飢，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觀此，則又不始於南北朝矣，

委靡

委靡、披靡、波靡、靡靡，皆讀上聲，借音米，說見四書字音志疑，雖華不爲靡，何，偶檢放翁詩，已分文章歸委靡，可憐意氣尚摩陵，一友疑其失韻，與失韻同，用朱筆標志，非也，元遺山論詩絕句云，圓轉多資覽觀，隨文變慢，究於淆，亦作仄聲，

明經

今世科名稱謂，有與古悖戾者，相承不覺，日知錄言之甚詳，摘錄五條於此，曰，今人但以貢生爲明經，非也，唐制有六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算，大唐新語，隋煬帝置明經、進士、二科，國家因隋制，增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六科，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金史移剌履傳，進士之科，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高宗時，雜以嘉話時賦，至文宗始專用賦，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蕭石林避暑錄話，唐制取士，用進士、明經二科，永朝初，惟用進士，其間明經，不知始自何時，仁宗慈遊上浮淺，不本經術，嘉祐三年，始復明經科，今能詩賦而用經義，則今之進士，乃唐之明經也，

秀才

舊唐書杜正倫傳，正倫陷仁壽中，與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擢第，唐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爲當時稱美，唐登科記，武德至永徽，每年進士或至二十餘人，而秀才止一人二人，舊唐書職官志，則云，秀才去聲，有唐已來無其人，杜氏通典云，初秀才科第最高，試方略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貞觀，中，有卑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新唐書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士人所趨，惟明經、進士二科而已，顯慶初，黃門侍郎劉祥道奏言，國家當有四海，於今已四十年，百姓官僚，未有秀才之舉，未必今人之不如昔，將薦賢之道未至，豈方稱多士，遂缺斯人，請六品以下及，音實及山谷，特降綸言，更審搜訪，唐人之於秀才，其重如此，秀才字出史記賈生傳，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而懼林隆，公孫弘之屬，則曰，若秀才異等，願以名聞，此秀才之名所起，元宗御撰六典，言凡貢舉人，有

博識、高才、強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爲秀才，通二經已上者，爲明經，明閑時務，精熟一經者，爲進士，張昌齡傳，本州欲以秀才舉之，昌齡以時廢此科已久，固辭，乃充進士舉及第，是則秀才之名，乃舉進士者所不敢當也，又文苑英華判目有云，鄉舉進士，至省求試秀才，考功不聽，求訴不已，趙昌判曰，文藝小善，進士之能，訪問不休，秀才之目，是又進士求試秀才而不可得也，今以生員而冒呼此名，何也，容齋三筆，謂秀才之名，自宋祥符以後，實爲貢舉科目之最，而今世俗以爲相輕之稱，

明初嘗舉秀才，洪武十五年，選至秀才數千人，如太祖實錄，洪武四年四月辛丑，以秀才丁士梅爲蘇州府知府，董權爲揚州府知府，俱賜冠帶，十年二月丙辰，以秀才徐脅生爲翰林應奉，十五年八月丁酉，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是也，亦嘗舉孝廉，洪武二十年二月己丑，以孝廉李德爲應天府尹是也，此辟舉之名，非所施於科目之士，今俗謂生員爲秀才，舉人爲孝廉，非也，

舉人

舉人者，舉到之人，北齊書鮮于世榮傳，以本官判尚書省右僕射，會夜事，與吏部尚書袁聿修在尚書省，簡試舉人，俾唐特高宗紀，顯慶四年二月乙亥，上觀策試舉人，凡九百人，調露元年十二月甲寅，臨軒試應岳牧舉人是也，登科則除官，不復謂之舉人，而不第則須再舉，不若今人，以舉人爲一定之名也，進士乃諸科目中之一科，而傳中有言舉進士者，有言舉進士不第者，但云舉進士，則第不第未可知之辭，不若今人，以登科而後謂之進士也，自本人言之，謂之舉進士，自朝廷言之，謂之舉人，進士即是舉人，不若今人，以鄉試榜謂之舉人，會試榜謂之進士也，

進士

進士即舉人中之一科，其試於禮部者，人人皆可謂之進士，唐人未第所進士，已及第則稱所進士，殘錄引唐人詩云，曾聽名爲遲所字，遲鑑進州進士，集原，曾頒人宜武軍宴，議論平之而，既而及第，在長安，與同年出游，遇之於途，爲上相拊，因之訪議疏經，注沈發經義，是未及第而稱進士也，試舉放榜，其合格者，曰賜進士及第，後又賜之曰賜進士出身，蓋同進士出身，然後謂之登科，所以異於同試之人者，在乎賜及第出身，而不在乎進士也，宋政和三年五月乙酉，宣僚言，陛下親進士，立三舍之法，今賜承議郎徐蘧進士出身，於名實未正，乞改賜同上舍出身，從之，

科目

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如姚崇下筆成章，張九齡道侔伊呂之類，見於史者，凡五十餘科，用舉紀聞，唐制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故謂之科目，宋王安石語，謂諸科，今代止進士一科，則有科而無目矣，猶沿其名，謂之科目非也，

殺俗讀去聲

白樂天琵琶行，闌花贈裴東郎中詩，西日遷輕照，東風莫殺吹，自注，殺，去聲，玉篇俗語太甚曰殺，所嫁反，沙去聲，音煞，與從广者不同，廣韻，殺，減也，大厚，亦作曬，容齋隨筆序，曬有好議論，升菴字說，引作殺有好議論，誤，元人傳奇，試殺思量，試殺

風流類皆太甚。若如字讀便非。

令甲

今人以令甲爲法律。是未解甲字義耳。漢書宣帝紀。令甲死者不可生。注。如淳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師古曰。甲乙者。若今之第一第二篇耳。案此。則令甲爲最先之令。江充傳。如淳注。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章帝詔曰。令丙箴長有數。皆可體也。說見宋義埴鼠璞。（說國策。忘作泉朴。今曰璞。璞也。）

小學宜講

流俗作字輒多謬。予於四科字書志疑詳言之。雖覽容齋隨筆一則。實獲我心。附錄於此。以見予之訂正。初非好爲拘泥。（去聲）吹毛索。（音色）瘢也。其言曰。古人八歲入小學。教之六書。周官保氏之職。實掌斯事。厥後浸廢。簡例著法。太史試學童。諷籀九千字。乃得爲吏。以六體試之。吏人上書。字或不正。輒有舉劾。劉子正父子校中秘書。自史籍以下。凡十家。序爲小學。次於六藝之末。許叔重收集篆籀諸家之學。就隸爲訓注。謂之說文。蔡伯喈以經義分散。傳記變亂。批謬相蒙。乃請刊（音平）定五經。備體刻石。立於太學門外。謂之石經。後有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唐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而考功。禮部課試貢舉。許以所習爲通。人苟趨便。不求當否。大歷十年。司業張參。纂成五經文字。以類相從。至開成中。輪林待詔唐元度。又加九經字樣。補參之所不載。皆開逆末。祭酒田敏。合二者爲一編。並以考正俗體訛謬。今世不復詳考。雖士大夫作字。亦不能悉如古法矣。韓子云。凡爲文辭。宜略識字。又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安有不識字而能書。蓋所謂識字者。如上所云也。予采張氏田氏之書。擇今人所共昧者。漫敘於此。以訓子孫。本字从木。一在其下。今爲大十者非。美从羊从大。今从犬从火者非。看字从手。凡視物不審。則以手遮目看之。作看者非。乾有干虔二音。爲字一體。今俗分別。作乾字音虔。而乾音干者非。爽从弓从大。作爽者訛。晉从旨。作老下目者訛。決、沖、況、涼、盜、竝从水。作冫者訛。饑、飢、二字。上穀不熟。下餓也。今多誤用。至於果芻韭之加草。岡加山。筍作笋。顯作顯。須加彡。或从水。寶从尔。趨从多。衝合从角从大。而从魚。鑿从金。蠱作虫。墮許規反。俗作墮。又以爲隋。疾从夕。閒从日。功从刀。玆合从二玄。而作茲。姦爲奸。蠶从蚕。吾从千。京作京。次从冫。潛、僭、譖、从替。出作二山。皐爲皂。匹爲疋。敘作叙。曷爲曷。怪爲怪。凡作凡。允作允。館作館。覽作覽。祭合从月从又。而作祭。瞻作瞻。淫从臣。獨作逼。徼作徼。濂作濂。琴瑟之弦从糸。如是者皆非也。（俞氏華樂。亦詳言之。）

土著

史記其俗土著。直略反。長入聲。又漢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爲本。貴粟論。不農則不地著。地著與土著同。謂民之久居其所。如物之黏著。而不他徙也。俗或誤讀土注。

法三章耳

史漢高紀。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王厚齋、陸農師。皆以與父老約爲句絕。法三章耳另爲一句。朱子亦以爲然。案堵漢書作按堵。閒。應劭曰。按、按次第也。後人用作安堵。非。

西崑體

今詩話云。宋初楊大年億。錢文僖惟演。晏元獻殊。劉子儀筠。爲詩皆宗義山。號西崑體。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詩句。特內寡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我爲諸館職撏撦至此。聞者大噱。案此。則楊劉輩效義山詩。其所作號西崑體。葉石林謂歐陽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爲主。亦指楊劉輩言。今直以義山集爲西崑詩。非是。前人尚有言之者。元遺山論詩絕句云。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芳年。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亦雖此弊。

先容

今人習用先容字。不知其出。且昧其義。漢鄒陽傳。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師古曰。萬乘器。天子車輿之屬。容謂彫刻加飾。史記注。索。（音色）隱曰。左右先加彫刻。謂之容飾。

醞釀

漢薛廣德傳。廣德爲人。溫雅有醞釀。師古曰。醞育如醞釀。（釀。仰去聲。）也。藉有所蓄藉也。亦作溫籍。義縱傳。治敢往。少溫籍。師古曰。少溫籍。言無所含容也。溫音於問反。藉音才夜反。案此二則。先容是取義於木。醞釀是取義於酒。

芋栗

夢溪筆談云。江南有小栗。謂之茅栗。（茅音貌。茅之茅。）以予觀之。此正所謂芋也。則莊子所謂狙。（音朱。）公賦芋。（音序。）此文相近之誤也。存中之說如此。因思少陵南隣詩。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本於莊子徐無鬼篇。先生居山林。食芋栗也。今注家必欲改作芋栗。謂蜀有蹲鴟。且芋栗二物。可蔭園中所產。而芋栗野生。不待園中收種。若但芋栗充飢。安得謂未全貧。此種議論。雖似近理。終覺牽合支離。未必當時杜公意也。山谷謂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歷。以芋栗屬先生說。此正從莊子來也。紛紛聚訟。不當息乎。

天天是椽

筆談云。齊之閭閻。有可見於他書者。如詩天天是椽。後漢蔡邕傳。作天天是加。與速速方穀爲對。沈說如此。然朱子訓天爲椽。自應作天天。況劉貢父在存中前。已謂蔡邕傳。天天當作天天。存中乃欲援（音袁。）作（速速方穀。注謂小人樂祿。方穀而行。方穀祿也。筆談引作穀。亦非。）

皐比

皐比音皮。流俗往往作上聲用。非是。朱子張橫渠贊。勇撤皐比。蓋以虎皮爲講席也。唐戴叔倫禪寺讀書詩。祝座翻蘿索。皐比喜接連。明以皐比爲講席。唐世已然。皐比字。出左傳莊公十年。蒙皐比而先犯之。杜元凱注云。虎皮也。陸德明釋文。比音毗。

楊寇

昔一友問予煬竈二字所出，予以莊子煬者避竈答之，然與雙侯弄權，無涉也。近閱戰國策，衛靈公近嬖五、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怒，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並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煬音煬，與音餘，竈音躁。）

冬至齊雲之誤

容齋隨筆云，今人以冬至日爲齊雲，至用之於表啓中，雖前輩或不細考，然皆非也。左傳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以臺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杜注，周正月今十一月，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者立春立夏，閉者立秋立冬，雲物者，氣色災變也，蓋四時凡八節，其禮並同，漢明帝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登靈臺觀雲物，尤爲可證，而但讀左傳前兩三句，故顧以指冬至云。

閣下閣下之辨

漢、唐、宋、元、稱閣下，前明稱閣下，其義各不相蒙，流俗不明閣閣之辨，泥乎閣下之稱者，漢唐宋元文集，凡言閣下，盡讀爲閣。（如漢書王尊傳，遣符史調閣下，使太守受其事。）前輩呼刺史太守，亦曰節下，與宰相大僚書，往往稱執事，言閣下之執事人耳，劉子元爲史官，與監修宰相書，稱足下，韓文公與使主張侯射書，稱執事，此其例也，若記室、本繫王侯賓佐之稱，他人亦非所宜，執事則指其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稱，侍者則士庶可用之，近日官至使府御史，及幾令，悉呼閣下，至於初命賓佐，猶呼記室，今則一例閣下，上下無別，其執事纔施於衆人，侍者止行於釋子而已，今之布衣相呼，盡曰閣下，雖出於浮薄相戲，亦是名分天壤矣，又云，謝在杭五雜俎言，閣、夾室也，以板爲之，禮記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蓋古人置此，以庋（音紀）飲食之所，即今房中之板閣，而後乃廣之，以爲權輿之通名，如石渠、天祿、麒麟之類，或以藏書，或以繪（音會）象，或以爲登眺游覽之所，閣者，門旁小戶也，因設館於其旁，即謂之閣，漢書公孫弘傳，開東閣以延賢人，師古曰，閣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如今官署角門，旁有延賓館是也，故蕭望之傳言，自引出閣，而傷（音殤，上聲）不疑傳，暴勝之爲直指使者，不疑至門，勝之開閣延請，是凡官府皆有閣，不獨三公也，韓延壽傳，行（去聲）縣至高陵，入臥傳舍（音驛），閉閤思過，如今之閉角門，不聽出也，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閤，唐制倣之，以聽官屬入也，朱博傳，召見功曹，閉閤數責，此又是閉角門不聽出也，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閤，唐制倣之，以實政殿爲前殿，紫宸爲便殿，前殿閤之正衙，天子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乃自正衙喚仗，繇閤門而入，百官候朝於衙者，因隨以入見，謂之入閤，蓋中門不啓，而開角門也，爾雅，小閨謂之閤，而室中之門，亦或用此爲稱，是則二字之義，本自不同，漢舊儀曰，丞相聽事門曰黃閣，不敢洞開朱門，以別於人主，故以黃塗之，

謂之黃閣，今代以文淵閣藏書，而大學士主之，故謂之閣老，蓋亦論經石渠，授書天祿之遺意爾，然西京但有閣，而未以爲官曹之稱，至後漢始謂之臺閣，古詩爲焦仲卿作云，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陳壽三國志評曰，魏世事統臺閣，而勢輕外，故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裴松之三國志注，引魏略曰，薛夏爲祕書丞，時以公事移閣臺，閣臺自以臺也，而祕書異耳，謂夏爲不得移，推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閣臺爲外臺，祕書爲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閣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爲常，唐書職官志，光宅元年九月，改門下省爲鳳臺，中書省爲鳳閣，（六朝國史補，宰相相呼爲堂，云，鳳閣豈黃閣，閣學紀聞曰，給事中起門下省，開元曰黃門省，故曰黃閣，左給事亦東省之閣，故曰官曹可徒聯，又將赴成都草堂，途中寄題鄭公詩云，生理祇憑黃閣老，此特借黃門爲黃閣，而亦本於漢人豈閣之稱，蘇頲傳，故事，舍人年久者爲閣老，）然則今之內閣，實本於此，而非取三公黃閣之義，其言入閣辦事，閣入此內閣爾，而與唐之隨仗入閣，不相蒙也，閣下之稱，猶云臺下，古今異名，亦何妨乎。

乾字音誤

乾有虔于二音，淮南子，乾鵲知來而不知往，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王荊公謂應讀虔音，今讀干，左昭二十六年，公在乾侯，乾注音干，謂其地水常竭也，今讀虔至乾作乾之非，容齋隨筆言之，

訂譌雜錄卷十

緯字音義

素王謂孔子，素臣謂左邱明，王似宜从平聲，然杜元凱左傳序云，立素王，又云仲尼素王，陸氏竟音于況反，注謂素、空也，素王、無位而王也。

酬、虞去聲，以酒爲凶曰酬，酬酒字出商書微子篇，今俗輒曰凶酒，非也，亦作酬，趙充國傳，湯數醉酬，羌人競觀，音計，俞，希幸也，左桓二年，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漢書敍傳，絕信布之覬覦，俗讀愷喻非，倘、音敞，忽止貌，莊子在宥篇，雲將見之，倘然止，贊然立，今誤作儻字用，

侄、音質，廣韻注云，蹬也，又牢也，俗誤作子姪字用，

陵音宣，縮也，減也，漢書民日陵月削，今誤讀俊削，

史貨殖傳，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叶音釐，）天下壤壤，皆爲利往，熙熙和樂也，壤壤和緩貌，今用作天下攘攘，穰穰，皆與元文背戾，

紬釋之紬音抽，漢谷永傳，燕見紬釋，以求咎愆，師古曰，紬讀曰抽，紬釋者，引其緒也，史公自序，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徐廣亦音抽，師古於漢書史遷傳又音胄，謂綴集之，音義俱異，

紙、音止，从氏，俗从匠，誤，紙音低，廣韻注云，絲滓也，

周書紹聞衣德音衣、去聲服之也。首戴其所聞服行文王之德音也。今人名字多取義焉。輒誤呼衣爲平聲。

劇、音極。甚也。理須治劇。又劇談。戲劇。又難。與音誤呼爲強入聲。

畹、鴛上聲。音宛。田三十畝曰畹。畹。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畹。又和婉、玫瑰、宛然。類苑音苑。俗誤讀椀。不可革也。

眇、小也。周書。眇眇予末小子。莊子德充符。眇乎小哉。史始以薛公爲魁梧。然今觀之。眇小丈夫耳。俗用眇小字。誤作渺。廣韻注云。渺、漁水兒。

儋石不合作擔。漢蒯通傳。守儋石之祿。揚雄傳。家乏儋石之儲。儋、擔也。瓦器。應劭曰。受二斛。

胥聚。筋肉結處。聚音聚。莊子技經。胥聚之未嘗。與啓音不同。

胼胝、皮厚也。史馮手足胼胝。胝、音支。

學、一音效。教也。記。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禮樂。又學之爲君臣爲。學之爲父子爲。等句。今人制義承襲用之。仍作學習意。與經旨刺。音棘。謬。

廣韻注曰。抵掌。說文云。側手擊也。抵、音咫。國策。抵掌而談。史滑。音骨。稽傳。抵掌談笑。字从氏。今从厂。誤。抵、音邸。擿也。觸也。

畜野之畜音勗。與蠲同。禮表記。衍而野。朴而不文。

邱墟音區。亦作虛。詩。升彼虛矣。左。有萃之虛。昆吾之虛。漢公孫弘傳。客館邱虛。莊子秋水。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俗讀墟。

圪、音訖。又音骨。摩也。漢郊祀歌。圪嘉壤。注。摩拭其壤也。又揚圪風雅。

鉛槧、音賢倩。揚雄作方言。懷鉛提槧。謂以鉛摘之於槧。槧、削木爲牘。

嘏、音假。廣韻注云。大也。福也。又祝嘏。祝爲尸致告之辭。叶音古。詩。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流俗但知叶韻。而忘其本音。

派、水之衺流也。俗作派。非。派、并孫。水名。

詩。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戲豫。今制義中。誤作戲渝。想因下句渝字。記憶不清。遂致沿誤不覺耳。

妹喜。桀妻。妹、音末。从木末之末。與姊妹之妹。从未不同。

棗薑。與蜜薑同。記。經解。及易緯。皆曰。蜜以棗薑。經以千里。蓋亦作蜜。

棺、塘入聲。酒器。左傳。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俗誤讀盒。

渣、塘入聲。危怒也。驅車渣死以流亡兮。

參差之參。借音森。與參伍之參。音驂。與韓昌黎孟生詩。諒非軒冕旅。應對多差參。邢蓬風波急。桑榆日月侵。蕃苑雄賈云。古詩抑揚。多有語顛倒。而理無害者。如遲之以參差爲差參。以玲瓏爲瓏玲。是也。觀此。則

參差爲森音。無疑也。關雎之詩。參差荇菜。參、傳音初簪反。人自不察。承譌讀驂。又音森。參商二星名。俗亦誤讀驂。

頁、音顯。廣韻注云。頭也。俗誤作紙業字用。

堂廉字出賈誼治安策。廉、堂之側隅也。俗或誤作堂簾。

牀笫、牀格也。左傳。牀笫之言不踰閾。俗或誤作牀第。

漢章帝敕三公詔。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悃愊、至誠也。

愊、音毗。俗或誤讀悃幅。

捭闔、鬼谷子篇名。捭、音擺。開之也。闔、閉之也。俗或誤作押闔。

內則。擣薑以滑之。滑、久消也。薑、上聲。滑、音骨。俗或誤作滑膩。

揚雄解嘲。音潮。東南一尉。西北一候。注曰。候。所以伺。音四。候望。來朝之資。亦官也。俗或誤作候尉。

易繫辭傳。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本義云。彌如彌縫之彌。有終究聯合之意。綸有選擇條理之意。俗或誤作彌論。

詩。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今或誤作授餐。

詩。式相好矣。無相猜矣。猜、謀也。俗或誤作相尤。

左襄十二年。夫婦所生若而人。杜注。不敢斥。亦不敢毀。故曰若如人。案此。是亦而如通例。若而人。猶言如此人。俗或誤用作若干人。意自堂廉以下諸弊。卅年前。制義中。觸目皆是。今能辨之者多矣。

焯、與灼同。俗誤讀卓。

僥、音曉。表記。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僥。如不終日。又曲禮。毋僥言。與左傳。鼓僥可也。音敖。義異。

窟、音質。不宙失官。后稷之子。漢有平陽侯曹窟。參之子。

蟠、而宜切。輯平聲。蟠動。字出荀子。莊子。俗讀須。非。

朱提、音殊時。漢縣名。出銀。

砥、音止。齊傳。砥、細於礪。皆磨石也。俗於砥厲廉隅。中流砥柱。周道如砥之類。皆誤讀抵。

鴃、音決。缺也。鴃望。謂不滿所望而怨也。史燕世家。此獨尚鴃望。盧綰傳。羣臣鴃望。字从夬。俗或誤从央。因讀爲央望。

闢、丑禁反。除去聲。公羊傳。開之。則闢然公子陽生也。注。出頭貌。又窺覘也。韓孟聯句。儒門雖大啓。姦首不敢闢。與禁、浸、筆字押。俗讀創。

坊、一音防。與防同。禮坊記。以此坊民。刑以坊淫。又言坊行表。荀子作防。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

圜、與圓同。又圜視。驚視也。賈誼傳。天下圜視而起。梓人傳。子圜視大駭。

高漸離。漸、史記正義。音子廉反。樊於期。於、宛。音苑。委餘編讀烏。

敔、音魚。不正也。亦作敧。俗从欠誤。敔、音伊。歎美也。

蔽、除去聲、古蔽字、今誤爲蔽字。

嬪、音頻、婦也、齊嬪於虞、詩曰、嬪于京妃、嬪婦官名、紀有九嬪、吳音誤呼爲檳。

刊、刊平聲、削也、鉶歆答揚雄、縣諸日月不刊之書、言不可削除也、後世以此字作梓刻用、楊用修深辨其非、字从干戈之干、與从千百之千不同、刊、音苦寒切也。

骫、音委、古委字、屈曲曰骫、唐鄭注傳撓、音鬧、骫朝法、歐陽公代王狀元謝啓、陸機閣史、尚靡讒於搏犧、枚卓切、音竹、文、徒自成於骫骳。

橘、均入聲、非涓入聲。

敦、雕之敦、音對、周禮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注、槃敦類、珠玉以爲飾、珠槃以盛牛耳、尸盟、音明、者執之玉敦、歃血玉器。

掞、音閃、舒也、遷、摘、音鼎、藻掞天庭。

聞去聲、聲達於外也、與平聲不同、如詩聲聞于天、聲聞于野、記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之類。

稽、音奚、山名、叔夜居其側、因以爲姓、俗讀稽非。

蓋姓、音閣、漢有蓋公、治黃老、蓋寬饒、醉而狂、又葉姓、應讀蓋、查姓、應讀茶、今並从本音、非也。

晟、音盛、明也、熾也、唐將李晟、五代史有孫晟、宋朝樂名曰大晟。

鰓鰓、讀徙徙、與葸同、畏懼貌、漢書刑法志、鰓鰓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

妥帖、俗或作妥貼、非、陸士衡文賦、或妥帖而易施、韓昌黎薦士詩、妥帖力排奡、石鼓歌、安置妥帖平不頗。

臨、音質、定也、陰隲、評隲、鄉音誤呼爲則。

苞、音包、詩、竹苞、方苞、史、苞苴、亦作包、禹貢、漸包、易繫、包桑、俗讀袍、案此字本婢小反、音孚、草名、漢書有苞蒲、佩觿集曰、有以草名之苞爲厥包、其顧非有如此者。

暴、音僕、日乾也、又顯示也、與暴虐、侵暴、暴殄、等音迥別、今人用暴露、暴白、誤呼庖去聲。

郤、與隙、音戟、同从巨、音戟、不从卩、音節、莊子養生主批大郤、導大窾、又姓、晉有三郤、俗誤讀卻、卻从卩、與却同。

莅、音薄、春秋大雨、去聲、莅。

苟、音何、亦作荷、漢鄭食其傳、開其將皆握齱好苟禮、楊用修曰、苟、小草也、今但知爲苟刻之苟、藐、紫草也、今但知爲藐然之藐、藐、染草也、今但知爲忠藐之藐。

屈姓、音九勿反、音如掘。

屬、一音竹、續也、託也、如屬文、屬客、屬齊、屬相、之類、六書正譌、謂俗作囑、非。

響、占入聲、失氣而言也、又懼也、又人名、戰國策左師觸讋、郵警誤讀觸龍、史記作觸龍。

瀧、音雙、奔湍也、又水名、在韶州樂昌縣、昌黎有瀧吏詩、歐公有瀧岡阡表、又浙江桐廬縣、有七里瀧、在嚴子陵釣臺之西。

辟易之辟、音僻、史項羽本紀、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謂開張而易其故處、又徵辟之辟、音璧、

愒、音慨、左昭元年、翫歲而愒日、今用玩愒字本此、俗或誤讀玩氣。

口吻、音憫、亦作謇、俗誤呼口忽。

禊、音係、祓除惡祭名、三月上巳、俗言巳午字、不用鉤挑、非、祓除不祥、蘭亭序云、修禊事也。

錯愕、音措諤、後漢蹇朗傳、二人錯愕不能對、注云、猶倉卒也、錯、音七故反、愕、音五故反、愕、廣韻作愕。

岐嶷、音逆、小兒有知識貌、詩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傳、嶷茂之貌、俗或誤押岐凝。

樂記、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朱子曰、易直子諒之心一句、從來說得無理會、卻因見韓詩外傳、子諒作慈良、則可無疑矣。

腔、坐上聲、羹腔、煩碎也、書、元首叢腔哉、俗讀挫、非。

脣、舌字从月、俗从口誤、脣音眞、廣韻注云、戮也。

百里奚、烹伏雌、伏、浮去聲、俗伏卵也、俗讀如字、非。

鮫、鮫也、俗誤作咬、咬音交、鳥聲、非子齊物論、突者、咬者、言風聲之不齊。

俗書喜加艸字、如絲麻作蔴、臥席作蓆、粥麋作糜、蔬果作菓、蔬菲作菲之類、出自俚俗、不足爲怪、文人學士所當戒也。

田畝斤兩等

向疑四夫百畝爲太多、及讀程子之言曰、古者百畝、止當今之四十畝、今之百畝、當古之二百四十畝、古三斤、當今十三兩、蓋一斤當今四兩三分也、又餘多序錄、何孟春著、云、古權四十斤、今才十五斤耳、量容十斗者、特今之三斗耳、張仲景傷寒證治論湯劑、注云、古方三兩、當今一兩、三升當今一升、時毒語錄云、今之一升、卽古之三升、今之一兩、卽古之三兩、須知之。

訛頭

日知錄第三十二卷、論訛字一則、中有景泰元年、御史張瀁言、京師奸宄叢集、游手成羣、有謂之把棍者、有謂之拿訛頭者、注云、偵知一人作奸、則見隨其後、陷人於罪、從而嚇詐金錢、謂之拏訛頭、卽漢律所謂恐愒受賕、世或認作鵝頭、故錄之。

渾圓

揚子法言、虞夏之書渾渾爾、商之書灝灝爾、周之書噩噩爾、莊渾渾者、簡質之意、灝灝者、曠遠之意、噩噩者、嚴肅之意、今用渾圓字、似指虞夏商周以前、非也。

狉榛

柳子厚封建論、草木榛榛、鹿豕狉狉、榛榛、木密也、狉狉、羣走貌、今因狉从犬、榛亦从犬、作狉獉、非。

繪結

左昭十一年、叔向曰、衣有繪帶有結、註、繪領會、結帶結、又曰、視不過結繪之中、所以道容貌也、今因繪从

衣結亦成从衣作裙檜非

喪家之狗

家語鄭人謂孔子纍纍然如喪家之狗注云喪家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然不得意韓詩外傳子曰賜獨不見喪家之狗與既斂而椁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故儽儽然也案此則喪字宜平聲讀今之用作去聲者亦有所本杜詩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夏侯湛贄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

掎角

左襄十四年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謂杵執其角以踣之戎戾其足以亢下掎音綺上聲說文偏引也廣韻牽一脚也又前漢班固敍傳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今或誤寫作犄角犄音居廣韻犄也集韻牛名

交綏

交綏字出左文十二年注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爲綏秦晉志未能緊戰短兵未至爭而兩退故曰交綏案此今以交戰爲交綏非

婁斐

詩婁兮斐兮成是貝錦朱傳婁斐小文之貌釋文云文相錯也言因婁斐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貝錦以比讒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今或寫作婁菲

七廟

時義中每用天子九廟句案禮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家語夫子答子羔云天子七廟自虞夏至周之所不變所謂七廟者高曾祖考親廟四五世六世祧廟二始祖之廟一周雖有文武二世室然在懿王時而文王親盡乃立文世室在孝王時而武王親盡乃立武世室誠以廟數不得溢於七之外而文武功德親盡不遷故曰世室當周公制禮時文武在四親廟中何由而立世室又何由而有九廟之名乎至於夏殷用九廟尤非

尠

尠音選說文少也字本作尠今用寡見尠聞句寫作鮮聞不知何出案文選陸士衡歎逝賦成貌瘁而尠歎潘安仁西征賦鮮林焚而烏存張平子西京賦慘則尠於體善曰尠少也與鮮通

得手應心

莊子天道篇輪扁對齊桓公曰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今用作得心應手與本文不合

二叔

左僖二十四年富辰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林註云周公傷夏商之二叔世疏其親戚不能同心以至滅亡故廣封兄弟建爲諸侯以爲周室之蕃翰屏蔽或以二叔爲管蔡者非蓋下

文方列管蔡爲文昭故不得以二叔爲管蔡又管叔蔡叔霍叔三叔不得稱二叔唐翁之言如是乃知此誤自宋已然今無不明之矣

隱秀

評詩文用穩秀字於理無妨但案出處實是隱字文心雕龍有隱秀篇曰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複意爲工秀以卓絕爲巧

火耕

史貨殖傳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註謂楚俗燒棃種田杜子美居楚追悼詩云瓦卜傳神語燒田費火耕一作畢此一徵也今用作水耕火耨耕或用水火豈可以施於耨乎

十二諸侯

淮南子曰越王勾踐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朝之史天官書太微宮垣有匡衡十二星註正義云十二諸侯之府也乃知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州王侯之所國也舉十二州以該天下之諸侯非謂十二國也

濡染

昌黎房公墓碣銘云曰攝耳染不學以能今或用作濡染雖於義自通而非出處本意他若搏上聲節作樽駿倚作駿輻湊史貨殖傳作輳輻落莊子作匏泰折祭法作泰圻闕棠左昭十五年作棠闕典寶遺書名作寶典疏附奔奏之奏作走不以玉帛而以興戎左僖十五年之興作兵之類時義中往往有之

士苴選懦

字有讀本音而誤者如莊子讓王篇其土苴以治天下土音姥苴音鮓韻藻苴查滓糟粕之類後漢清河王傳選懦之恩知非國典又西羌傳公卿選懦容頭過身爲仁慈長惠之義選與巽同懦音軟不反奴臥

司農士師

司農之名始於漢時三代以前止有司徒而無司農周禮地官司徒掌教而兼農故酒誥農父若保蔡傳云農父教官司徒也主農案此制義於孔孟語中似不宜用司農字又唐虞刑官曰士舜典汝作士註云士理官也至周始有士師之名今稱臯陶曰士師亦欠考覈近世還家曾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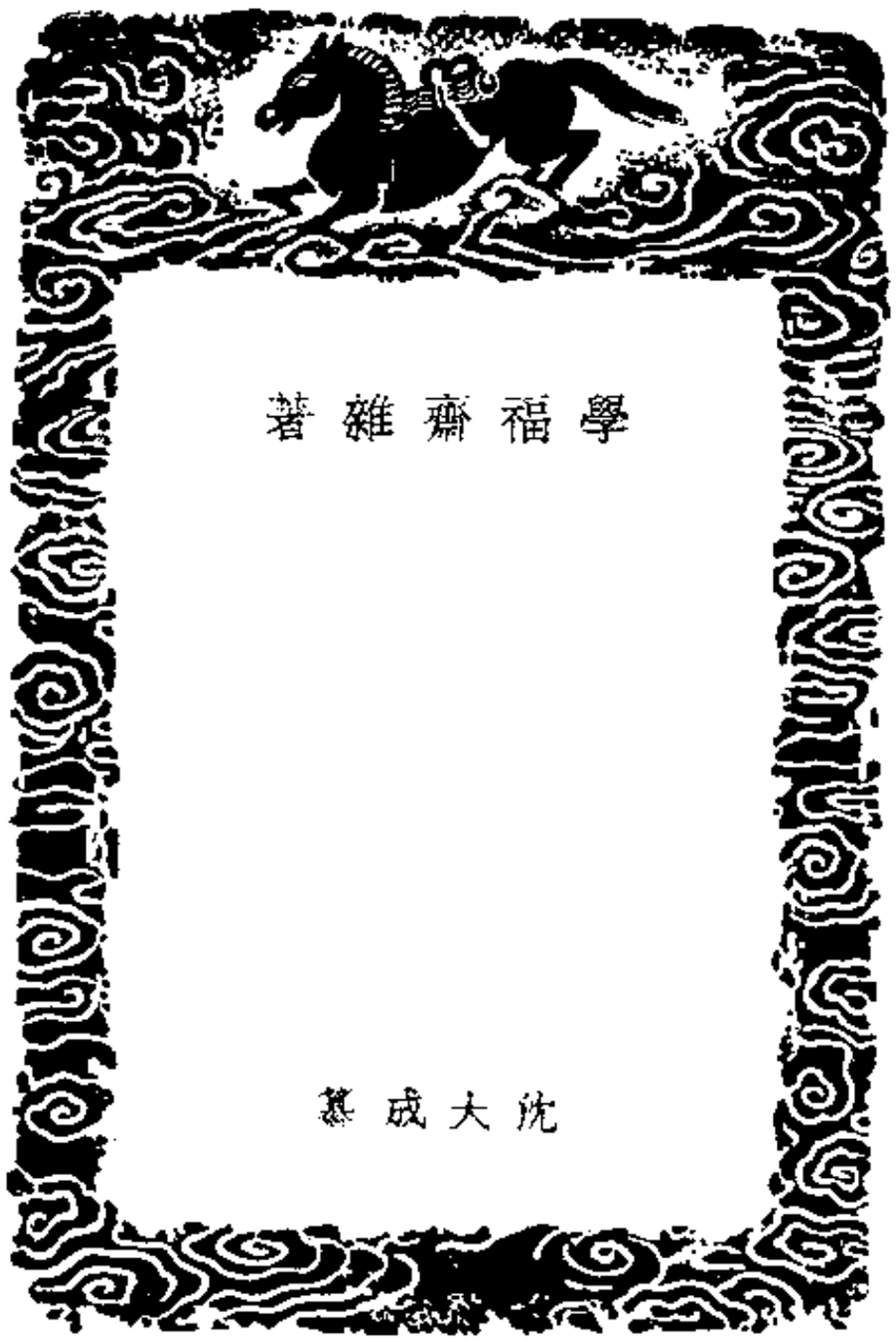
在宥

在察也宥寬也二字本莊子篇名其言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今襲用之而或誤解其義故詳之

訂譌雜錄序

周禮地官保氏。掌教國子六藝。鄭康成注。條成縷析。粲如日星。迨後許氏六義之說。寖微。遂致字畫音聲之繆。以及用古沿襲之訛。指不勝屈。予於拙著說詩碎語中。曾爲釐正。略而未詳。竊欲裒輯成編。附於顏氏師古匡謬正俗之後。匆匆有志未逮。胥補胡子亭培。予老友也。彙有訂譌雜錄一刻。風行藝苑。繼以遠遊版缺。刷印久停。而四方好古之士。多向請觀。茲洒聊爲補綴印行。君以予素咨賞其書也。屬一言以弁諸簡端。并深以未遑增入近年所訂若干條爲歉。君生平精於讎校。凡有以時文集就正者。必捧盧覆思。爲之正其剞劂之譌。絕無隱諱。予嘗謂其以古道自處。復以古道處人。非妄歎也。前此張進士天晨中翰學圃。業徵士木君。成以直諒多聞見推。豈虛語哉。今雖年越古稀。而手不釋卷。著述日新。訂譌外。尚有三傳校汲二國寒芳。（國語、國策。）道南取珖。（老子、莊子。）行飯厄言。耕餘偶輯等集。其爲世也。皆足考證勘之煩。資聞見之益。近以歲儉力絀。未克付梓。當俟刻成。爲之序厥緣起。以攄其蘊。而廣其傳。在好古之士。必不以予言爲溢美也。時乾隆二十三年。歲次戊寅孟冬。長洲同學弟沈德潛題。

胡廷佩氏。博覽羣書。是正文字。所作訂譌雜錄。多抒陳己意。而折正於前人之說。或旅述舊文。引而伸之。以補其所未備。書中往往稱洪容齋、王勉夫、之言。核其旨歸。蓋睎二子者也。板行數十年。日蠹稀少。爰取原本重梓之。日思誤寄者。當亦有適於此云。嘉慶十有八年。六月望後二日。蘇山陳春識於湖海樓之碪錫軒。



目錄

論易七八義
論術家寄宮
包說
先甲後甲圖解
九章解
句股三述
句股小述
讀通典職官
西洋測時儀記
皇極經世傳書後
皇極聲音圖書後
華嚴字母跋

學福齋雜著

清　沈大成纂（大成、字學子、號沃田、江蘇華亭人、諸生、著有學福齋詩文集。）

論易七八義

按國語、晉公子重耳歸國、筮因筮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所謂貞屯悔豫者、本卦爲貞之卦、爲悔屯、初九、六四、九五、三爻變、占法、一爻動則變、三爻以上動則不變、今三爻亂動、故貞屯悔豫皆八也、易林補遺述京房變法、第六爻爲宗廟、縱動不變、其餘一爻動則變、亂動則不變、此說、按之左傳襄九年、穆姜始往東宮而筮之、遇艮之隨、而曰艮之八者、艮䷳隨䷐謂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五爻、俱動不變、乃貞艮悔隨、亦是例也、繫辭下傳曰、天下之動、貞夫一、其不曰七而曰八者、蓍之德、圓而神、七七四十九蓍數也、卦之德、方以智、八八六十四卦象也、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知來爲卦之未成者、藏往爲卦之已成者、故卦者止稱八、不稱七也、以是而推、凡左傳之占法、與此脗合、乃知漢學之可貴如此、

論術家寄宮

徐岳數術記遺、世人言三不能比兩、乃云揖悶與四維、甄鸞注、揖悶者、周公作也、先本位以十二時相從、三不能比兩者、孔子所造也、布十干於其方、戊己在西南維、四維者、老成子所造也、（老成子、古賢人、名方、爲宋大夫、著書十篇、言黃老之道、見鄭樵通志氏族略、）布十二時四維、此卽維乘笮法、梅氏籌笮中載有一則三笮、大約相同、由此觀之、木東火南、金西水北、惟土則寄於西南、西南、坤位也、後漢書光武紀注、漢禮制度、北郊中嶽在未、岳生漢末、受

歷學于劉洪鶩。北周時造天和歷者。其說雖有原本。況揲蓍用十二。三不能比兩。蓍用八。四維蓍用十六。一如三式行宮法。坤爲大地。五土之所生。中五只寄於坤。坤以藏之。亦爲死門。鑿然無疑。惟坊刻五總龜。有近年太史局鄒淮著百中經。故正以五寄二之說。致貴與通考五行項下。信齋百中經一卷。陳氏曰。不著名氏。怡齋百中經一卷。陳氏曰。東陽術士曹東野言。今世言五星者。皆用唐顯慶歷。歷法更本朝。前後無慮數十變。而百中經猶守舊。安得不差。于是用見行歷法推筭。則怡齋當是東野之字。其所言守舊者。卽信齋百中經。蓋五星祿命之書。非地式明矣。又天文項下。天文考異二十五卷。陳氏曰。昭武布衣鄒淮撰。淮後入太史局。宋時太史局雖有鄒淮其人。而陳氏于天文考異定爲淮撰。于信齋百中經。則書不著名氏。是信齋必非淮。而百中經又非地式之說。彼著五總龜者。假淮名以實其宋人之書。惡可信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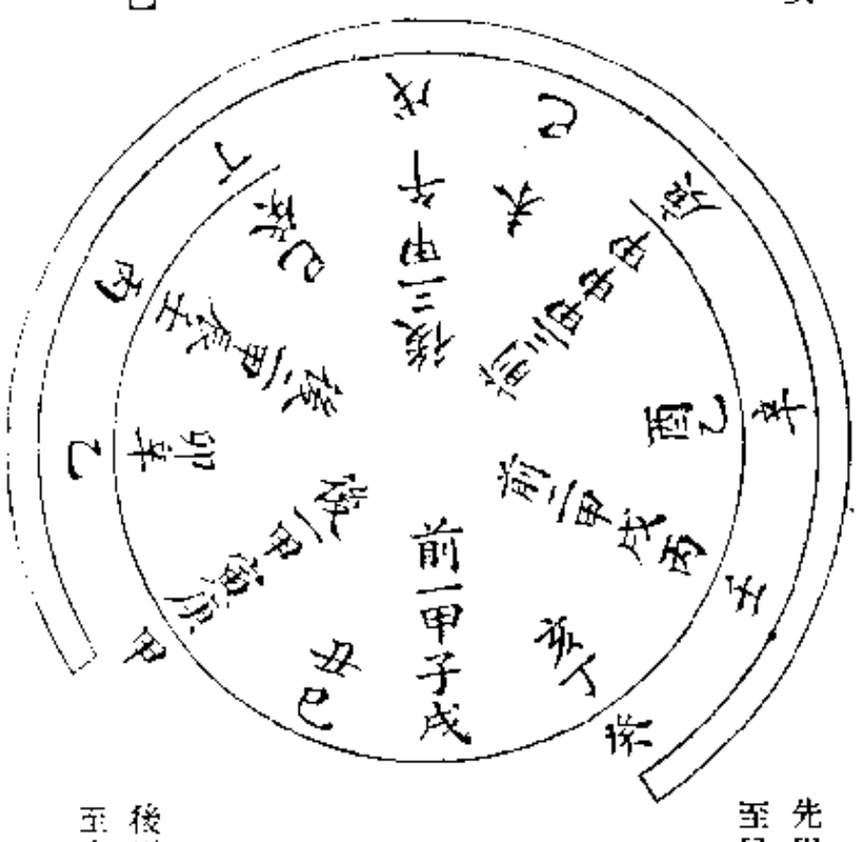
包說

祿命家以男年始寅。女年始申爲例。其書無明文。問星官歷翁。茫然不識所謂。第曰吾書如是。吾師之言如是而已。余讀許氏說文勹部包字義。乃知祿命之術。與易素問合。而古人之言要爲可信也。其言曰。包、象人懷姙。已在中。象子未成形。元氣起于子。子、人所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于巳。爲夫婦懷姙于巳。巳爲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蓋包者。兒之胞系。卽所謂胎衣。男女所由以生也。太極元氣。肇于未分之時。陰陽合德。氣鍾于子。化生萬物。父精母血。水象也。男自子左旋。凡歷三十而止。女自子右轉。凡歷二十而止。皆舍巳。陽氣孳萌于子。盛于巳也。其用三用二者何。天之數。五一得三。地之數。五一得二。奇耦錯行。綜之爲五十大衍之數也。巳神騰蛇。其衝。元武北方之獸。既濟之卦。其于人也。相火所宅。爲命門。爲子宮。坎離妙合。而胎結焉。翕闢之基。生育之本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一順一逆。歷辰之數。咸十。兒在胎十月而形全。形全而墮地。先天三位東北。三位西南。一索得男。一索得女。以準寅申。又相符也。蓋包者。精血相包而成。咸于子。孕于巳。殘于寅申。閱史之書。以月繫年。日者之占。以年從月。一索脫焉。百歲兆焉。豈有二理哉。夫許氏所說古倉史之文。今爲推放經傳。雖不足徵。故雖羣子小道。皆有精義存。不可以方術而少之也。然則九流之有祿命。其來蓋久。其以爲出自漢時者。其亦周睫之見也夫。

先甲後甲圖解

先甲後甲圖者。元張氏理所述象數鈎深圖之一也。先甲後甲者。先甲三日。辛先甲後。巳生之卦。後甲三日。丁後甲先。未生之卦。巳生者數往。未生者知來。來逆而往順也。自甲午至癸亥。甲子至癸巳。各三十日者。陽生于子。而極于巳。故後甲三十日之甲子起于子。而癸巳終于巳。陰生于午。而終于亥。故先甲三十日之甲午起于午。而癸亥終于亥也。黑白二暈者。陽爲白。陰爲黑也。其陽暈虛坎。陰暈虛離者。離位午。坎位子。子午爲陰陽之初生。朱子曰。坎離者。陰陽之限也。胡氏方平曰。子位陽。初生而未出于地。至寅。則濁煦之氣始用事。午位陰。雖生而未害于陽。至申。則嚴凝之氣始用事。雖當陽盛之時。而初生之陰未形。坎當陰旺之會。而乍萌之陽難達。故陽藏于子而起寅。陰虛于午而起申。亦爲坎生于申寅。水火之生原。即陰陽

之見處也。陰陽二暈之起申寅。明矣。而其止于巳亥者。三十二卦之陽爻俱盡于亥。故陽暈至亥而止。三十二卦之陰爻俱盡于巳。故陰暈至巳而止也。自其初生之消長言之。則後甲之起子至巳。先甲之起午至亥。是陽從左轉。陰從右旋。陽長則陰消。陰長則陽消也。自其發見之盈虛言之。則陽暈之起寅至亥。陰暈之起申至巳。是陽滅于陰。陰滅于陽。陽盈則陰虛。陰盈則陽虛也。至寅則庚包甲外。申則庚處甲中者。陽暈之庚在西。而陰暈之甲在東。陽暈之甲在東。而陰暈之庚在西。故上弦則月見于陰甲。而日沈于陽庚。下弦則日升于陽甲。而月沒于陰庚。此參之參同契而符者也。陽暈內從寅順布十干。陰暈內自申逆布十干。而六甲之在中。子一。戌二。申三。由北而西。午三。辰二。寅一。由南而東。蓋以外圍之陽暈。與內圍之陰暈。兩相環抱而奠東西。則甲子之由北而西。恰合陽暈之東。甲午之由南而東。恰合陽暈之西。此又渾天甲子之序也。易道精微。左宜右有。無不會通。是在探賾者善悟而已。



九章解

黃帝臣隸首作筭數。周公問商高而作周髀。此九章之始也。周禮地官。保氏教國子以九數。九數者。九章也、一曰方田。以田疇界域求畝步之積實。以廣輪而求方直圭梭梯斜等形。以周徑而求圜擕環等田。即今丈量法也。二曰粟布。一云粟米。粟、穀也。布、錢也。以粟稻等率求米之精麤。以嘉量求糶之多寡。以尋尺求帛之長短。以銖兩求物之重輕。即今量倉簽稅及求斤求兩等法也。三曰衰分。一云差分。衰等差。古文通也。物之消者。求其等而分之。以物多寡求出稅。以人戶等第求徭役。以價直求貴賤良楛。即西洋之借差互徵等法也。四曰少廣。廣、橫也。截縱之多。益橫之少。故曰少廣。以方法除積冪而求方。以圜法除方實而求圜。即今開平方立方等法及西洋之圜容較也。五曰商功。商量用力之法也。以堅壤之率。求穿地之實。以廣寬崇深求城塹溝渠之積。以車步往來求程途負載之功。即今七方堆垜等法也。六曰均輸。均、平也。輸、送也。以戶數多寡道里遠近。而求車輿粟數。以粟數高下。而求僦直。以錢數幾何。而求傭錢。即今準貼水脚等法也。七曰贏朒。一云盈不足。贏、有餘也。朒、不足也。設有餘不足者。以求隱雜之數。隱雜者。不目之數。顯者。可見之數。故以顯者推隱雜者。凡人共買物。出錢多則有餘。少則不足。驟然難考。故以有餘不足之數求之。則人數物價。犁然而定。如每人持銀五兩。盈六兩。每人持銀三兩。不足四兩。而知其爲五人。而物價一十九兩者。物價一十九兩。每人五兩。五五二十五。是比物價多六兩矣。所謂盈也。每人三兩。三五一十五。是比物價少四兩矣。所謂不足也。或五兩或三兩。可見之數。顯也。或盈六兩。或不足四兩。不目之數。隱也。雜也。（其法、以五兩四兩、互乘、得二十兩、以三兩六兩互乘、得一十八兩、併之成三十八兩、爲物實、另併盈六兩、不足四兩、得十兩、爲人實、卽以所持五兩內減去三兩、存二兩、爲法、除人實得五、爲人數、除物實得一十九兩、爲物價。）即西洋比例法也。第比例以實數求實數。而贏朒以虛數求實數。然虛數皆與實數相較。而生贏朒之差。則虛數亦實數也。八曰方程。方、比方也。程、法程也。程課也。數有難知者。據見在之數。以比方而程課之。則不可知而可知。因設數齊其分以比方之。定爲已成之式。凡法皆如之。故曰方程。其用互乘者。所以齊其分。使其首數既同。減盡而除一法一實。以得一數也。法雖有三色四色以至多色。不過累乘累減。以歸于一法一實而已。即西洋互乘減併法也。九曰句股。一云旁要。又云重差夕（音的）桀。積闕爲句。直長爲股。兩隅斜去爲弦。以句股求弦之斜。以句弦求股之長。以股弦求句之闊。以句股中容方容圜。求山水之高深。城塗之廣遠。樹表引矩。一望而知。筭術之至精者。即西洋三角法也。夫方田已舉句股。而句股實包諸數。故一章通而九章無不通。周髀明而渾天即在是矣。

句股三述引

句股之學。本於周髀。見於周禮地官。一曰旁要。（讀平聲）曰重差夕（讀若的）桀。其九章之第。最後及之。所以御高深廣遠也。橫爲句。縱爲股。斜爲弦。三者可以互相求。以句中所容方直之積求。則山之高。井之深。城邑之廣。道路之遠。皆可測量知之。此筭數之至極。羣經注疏。援据時有。陋儒不學。展卷而嚙。余竊恥焉。少時與里中張衢尊先生游。即知好之。壯客四方。獲交休寧程粟也。太史涇縣劉其暉、宜興謝曉山兩君。皆精於此學者。塵韁鹿鹿。僕僕蕃離。晚遇吾友休寧戴君東原於廣陵。專門名家。聚中西算法之書。相與講尋討

論。聞所未聞。洎館江氏。與長洲谷翁士芳同舍。谷翁最精西法。能製鍾表儀器。壽鐙風雨。非余過翁。即翁過余。如是者五年。而其學遂以大明。因屬翁製一儀器。賜爲象限。即割圜之一角。三百六十度之九十度。用以畸綫分度。陰爲矩度。中數一萬。外周三百六十度。每面九十度。用以開方定數。或遲尺。或引綫。仰可測高。俯可算平。爲數幾何。一覽即得。不揣檮昧。爰爲之述三篇。一曰句股。以原其體。二曰開方。以究其用。三曰測量。以證其實。仍各圖之於後。以便攷索。其綜冠之曰句股三述者。從其朔也。夫古人之於道。有縣解神悟者。而余於一藝之微。積年累歲。老而始明。斯亦愚者之歸也已。可哂也夫。

句股小述

句股筭術。其精爲容圜、測圜、割圜。周公商高之遺法、自西洋人改容圜爲矩度。測圜爲八綫。割圜爲三角。自炫獨得。而世人耳食日論。遂忘其故。余嘗攷九章筭經。載劉徽割圜術及祖沖之密以割六弧起數。趙友欽乾象周髀法以四角起數。今西法割圜八綫以六宗率則兼用之。而橫誣古人但知徑一圍三。徐光啟等傅會之。是不知二五之即十。不亦僞乎。蓋今之三角筭。即古之句股。而割圜八綫。又從而引伸之者也。略述其要。爲學者言之。法以素方版。先界一正方。取準中心一點。所謂八綫之根。即半徑規之中心小半圜（◡）也。（凡四率術之第一率。半徑。○亦圜。）然後于方之內邊規一大圜。周分三百六十度。隨割一角四分（讀去聲）之一。得九十度。爲則。即象限儀也。而八綫從此可分。所謂割圜也。從此而分取正矢、餘矢、正弦、餘弦、正割、餘割、正切、餘切。所謂八綫也。此三角之本也。然欲明此法。用器有三。一曰半徑規。又曰半圜。又曰半弧。上分一百八十度。即三百六十度之半。以爲三角取度之用。二曰規車。上合而下分。其末銳。以爲規圜分度之用。三曰分釐尺。（西洋謂尺名分釐尺。不能細分。以釐爲止。）今自分而釐。分須極準。以爲取量各線之用。皆範銅爲之。有此三器。隨宜取用。而三角八線了然矣。分八線之法。先畫一三角形。以取三線。其初爲一點。自左而右。引爲一線。曰平線。西法曰矢線。即中法之句也。以六寸爲率。又自下而上。引爲一線。曰直線。西法曰切線。即中法之股也。亦以六寸爲率。又從矢線之根至切線之杪止。（凡綫下爲根。上爲杪。）引爲一線。曰斜線。西法曰割線。即中法之弦也。矢、切二線皆六寸。其割線一定八寸五分。蓋矢切二線。原可不拘寸數。今以六寸爲率者。因分釐尺止用六寸。合四十五度之定數。各線之數倣此。再用規車。從矢線之根起。至切線之根止。規一半圜線。將此半圜線分四十五爲定數。蓋非半圜不能定此數。是以先定矢線。後定切線。既有度數。則割線出矣。三角形各線既具。以分釐尺量之。即得八線之尺寸。而八線之底蘊見。于此可知三角句股割圜八線之本一理矣。今設有三十五度之切線四寸二分。因矢線只六寸。故只四寸二分。矢線六寸。十倍之即六尺。則切線四寸二分。亦十倍。得四尺二寸矣。若矢線之六寸。折半爲三寸。則切線之四寸二分。折半爲二寸一分矣。餘可類推。蓋矢、切二線。合象限折半四十五度之定數。俱是六寸。故以爲則。八線之長短大小。原無一定。今依分釐尺所定而取之。則初學易曉。第用尺量。即得各線之尺寸矣。象限止九十度。折半得四十五度。自一度至四十五爲四正線。自四十六度至九十爲四餘線。四餘以通四正之用。蓋因切、割二線過四十五之外。漸漸加長。無有底止。故用餘線代量。以通其用。今設有五十八度之切線。已過四十五度之外。則

以九十度全數。減去五十八度。只剩三十二度。則用餘切代量。得九寸六分。再取五十八度之切線。以尺量之。亦九寸六分。此法最捷。不必布等之紛紜也。是故規車盡圜之用。半徑規盡度數之用。分釐尺盡各線之用。句股之學無難矣。至比例尺理法亦精。恐初學一時難明。不若分釐尺之較便。故只用之云。

讀通典職官

余讀杜氏通典職官。而曉然於西學之誕妄矣。其入中國也。唐高祖時已然。不自明之末造也。而徐光啓之徒。未嘗讀書。以爲創見寡聞。從而尊奉之。甚矣其惑也。今攷職官之視流內。視正五品。薩寶。視從七品。薩寶府祆正。杜氏之注曰。祆。呼烟反。祆者。西域國天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武德四年。署祆祠及官常。有番人奉事。取火呪詛。貞觀二年。署波斯寺。至天寶四年七月敕。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欲示人。必修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爲大秦寺。天下諸州郡有者。亦宜準此。開元二十年七月敕。末摩尼法本是邪見。妄稱佛教。誑惑黎元。宜嚴加禁斷。其西胡等既是鄉法。當身自行。不須科罪者。沈大成曰。佛經摩醯首羅。天華言大自在。三目八臂。騎白牛。執白拂。有大威力。能知大千世界雨滴之數。卽彼教所謂天主也。祆祠者。說文。關中人呼天爲祆。今之天主堂也。末摩尼法者。天主教也。薩寶者。教頭也。祆正。守堂者也。西番者。西洋人也。其初本託浮屠以入中國。故其所居曰波斯寺。大秦寺也。其曰取火呪詛。蓋其職在巫史卜祝之間。故雖視流內。而卑污猥雜。陪臣之賤者也。其在唐時。已有誘人入教之事。故嚴加禁斷。第許彼國之歸化者自習之。本朝之柔遠人。其令甲亦猶是也。今其說曰。耶穌刑死而爲天之主。則又利瑪竇私立名字。以爲神奇不知適誣其先耳。而徐光啓等從而尊奉之。其惑甚矣。夫天帝之號。見於禮經。周禮大宗伯職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康成謂冬至祭天於圜丘。所以祀天皇大帝。今會典所載圜丘壇所祭皇天上帝是也。帝無形與氣。特有號耳。佛氏之說。荒唐妄誕。而利瑪竇等。又僞造耶穌。其人以實之。其叛經蔑古。慢神誣天。罪可勝誅哉。故因讀通典而特疏其始末。既以告天下後世之惑。且笑徐光啓等之愚陋。遂成其惡。抑亦士大夫之恥也。

西洋漏時儀記

儀造以銀。體如小合。三重。徑二寸。厚五分。博十之四強。蓋施波黎。以覆大儀。蓋外周紀晝夜六時之初正。子午戌南。卯酉履北。內周紀交時鐘聲之節。一丑未初至十二子午正而止。其樞有二針。長一短一。長者刻。短者時。隨針所指而定之。直子午之順。有環繫鎖索。鎖垂其端。形若句股。句以納合底孔而轉機。股以納合內小儀而運針。大儀者。大圜也。小儀者。小圜也。皆番書。合旁有突鍵。重撥則合。函張面股。次揭波黎。倚子午之側。次察卯酉間。有鐵筍。以爪引鄉儀心。寧然而圓。平眞于凡壺。拿波黎。皆僵而合。底起立于側。宛擘瓜矣。儀之爲器。凡爲輪者五。一曰歲機輪。中虛鐵機。爲百匝。匝甚急而外繞金繩。匝以制其繩。急以使無息。一曰累級輪。其形如覆棋。上銳面下廣。牽盡機輪之繩。自下而上。其最下級有齒。一曰仰輪。齒仰。其釭有軸。一曰頂輪。齒外鄉。所以受仰輪之軸也。其釭之旨有軸。與累級輪相屬也。一曰側輪。齒如鋸。

其釭如橫籥。腰有軸。銜于仰輪。凡軸如碌碡而六。觚器之爲層三。中運諸輪。其上有花冪。有小儀。有三角規。冪在左。徑六分。圍幾掩其半。障以波黎。三角規隱爲。其釭銜側輪之齒。規往來叩擊有聲。小儀在冪之右上。徑二分。郭環之。若月暈。釭見右下。則累級輪之釭亦見而差高。闔眠正當孔中央也。其下爲槃。傅于大儀之背。諸輪之釭託焉。鎔精金爲鐘。承其槃。別爲板撞之。應時而鳴。凡大小之釭十有一。顛末皆刻螺。貫輪者六。貫規者一。餘則貫器之上下。其貫器之釭。首有溝。以鑿陷而旋之。則器雖若偃師倡立剖散也。測法。以日晷參較。引二針分指時刻。以句鑰納底孔左旋四周。闔則藏機輪之繩。已繞累級輪矣。以股鑰納小儀釭右旋一周。闔則輪運而二針走矣。凡旋不可過。過則繩竭。竭則絕。旋不可逆。逆則觸。觸則機毀。凡輪之運皆左旋。而頂輪獨右。側輪駛。仰輪遲。頂輪諦眠微動。藏機累級二輪。卽諦眠若無覩也。莊生所謂飛鳥之景不動者。殆其然邪。余細求之。蓋用藏機輪掣累級輪之繩。還復其處。爲晝夜之準。故以藏機輪掣累級輪。累級輪掣頂輪。頂輪掣仰輪。仰輪掣三角規。如是者歷十二時。藏機輪之繩始復。而二針亦復。其等則出割圜八線。茲不能詳也。夫其器不盈握。而爲大小圜。爲槃。爲鐘。爲針。爲輪。爲釭。爲郭。爲規。爲冪。爲機。爲軸。爲樞。爲捩。爲臍。爲筍。爲波黎。爲鑰。爲環。爲繩。爲索。可闔可闢。可固可析。于以審天時。利人事。聲和而候信。制簡而用弘。可謂巧矣。故記之。

皇極經世傳書後

皇極經世。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以暑寒晝夜雨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終始。以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其總元會運世之數。易所謂天地之數也。其以會經運。則列世數歲于甲子下。紀帝堯至五代歷年表。以見天下離合治亂之迹。以天時而驗人事者也。其以運經世。則列世數歲于甲子下。紀帝堯至五代書傳所載興廢治亂得失邪正之迹。以人事而驗天時者也。其以陰陽剛柔之數。寄律呂聲音之數。寄動植飛走之數。易所謂萬物之數也。其論皇極經世之所以爲書。寄日月星辰飛走動植之數。以盡天地萬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陰陽之消長。古今之治亂。較然可見。故書謂之皇極經世篇。謂之觀物。此邵氏伯溫之說也。若其大旨。則康節所云一動一靜之間。盡之矣。蓋天地之數。窮于八八。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之數。極于六十四。陽數以三十起者。一月有三十日。一世有三十年也。陰數以十二起者。一日有十二辰。一歲有十二月也。日爲元。其數一。月爲會。其數十二。星爲運。其數三百六十。辰爲世。其數四千三百二十。一元統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世三十年。計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之數。自元之元。至辰之辰。自元之辰。至辰之辰。而數窮矣。貞下起元。而數復始矣。一元有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有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也。前六會爲息。後六會爲消。卽一歲之自子至巳爲息。自午至亥爲消。開物于寅。猶歲之驚蟄也。閉物于戌。猶歲之立冬也。其經一元消長之數。以十二辟卦。自子復至亥運是也。其經天地始終之數。以六十四卦。自元之元。日之日。乾之乾。至辰之辰。水之水。坤之坤是也。其以元經會。則一歲十二月。地支一周也。一月三

十日、天干三周也、其卦氣經十二會、如復卦、直冬至、居子月之首、噬嗑卦、直大寒、居丑月之首是也、其復卦之下、橫列坤、臨、明夷、震、屯、頤六卦者、卽第一爻至六爻之卦變、五卦各六爻、五六三十、恰周一月也、其橫觀之、則甲一而乙十三、至癸三百四十九、縱觀之、則甲十二而乙二十四、至癸三百六十、卽一日十二時、二日二十四時、三十日三百六十子、程子所謂加一倍法也、一會然、十二會皆然、推而極之、至于萬億兆京壤秭、亦無不然也、蓋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六十四、遂至于不可窮、陽一陰二、故陽之生陰、二而六之、爲十二、陰之生陽、三而十之、爲三十、天地始終之數、以十二三十反覆乘之而具、故經世之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卽易之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也、道不囿於數、而數實該乎道、伏羲卦圖、皇極所本、西山指要、前列諸圖、而闡羣說于後、言下懸然、如牡啓鍵、黃氏此書、傳皇極而不爲之圖、是欲關建章而不入橫門矣、故備疏之、以便學者、邵子曰、上古聖人皆有易、而作用不同、某亦曰、後世諸儒皆衍易、而作用亦不同、皇極之十六、四四相因之數也、太元之八十一、九九相因之數也、洞極之二十七、三九相因之數也、潛虛之五十五、五五相因之數也、卽太一之十六、亦卽四象相因之數也、嬰之皆圖書也、太極也、易也、然易之方圓圖、以畫分上下、如乾爲三三是也、皇極之方圓圖、以數分內外、如乾爲一一是也、其以一一命之者、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先天之卦序也、以先天之卦序衍數、故曰皇極之學、先天之學也、易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一而已、分而爲地、則成二、地在天中、天包乎地、則成三、有天地、然後萬物生、故數皆起于三二、三二者、皇極也、太極爲萬物之根、皇極乃兆人之準、太極不在八卦之內、而皇極列于九疇之中、所謂皇建其有極、而太極本無極也、此易範之精、邵子經世之蘊也、

皇極聲音闡書後

陽數十、天干也、陰數十二、地支也、天以干唱、地以支和、一唱一和、而聲與音之變化生焉、卽納音干支參伍之義也、陽十、陰十二、此陰陽之本數、合天地而統於二氣之中、故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俱爲陽、太陰、太柔、少陰、少柔、俱爲陰、然干支之內、又各有陰陽、而不可概以干爲陽、支爲陰、則仍以干屬之天、以支屬之地而已、干爲天、爲聲、聲從天而唱也、支爲地、爲音、音從地而和也、日月星辰、天之四象、其聲平上去入、故以四因十、得一百六十、然聲有何也、聲之體數也、聲、陽也、獨陽不生、陽交於陰、而始有聲、如乾之初爻、與坤交而爲震、坤初爻變九、陽用而陰體退藏也、聲以用爲主、除體數四十八、止存用數一百十二矣、水火土石、地之四形、其音開發收閉、故亦以四因十二、得一百九十二、然音有何也、音之體數也、音、陰也、獨陰不成、陰交於陽、而始有音、如坤之初爻、與乾交而爲姤、乾初爻變六、陰用而陽體退藏也、音以用爲主、除體數四十、止存一百五十二矣、蓋聲音皆毘乎動、自無而有、亦自有而無、邵子所云、一動一靜之間、蓋籥之翕張、聲音之竅會也、故體數之除、非無數也、其數靜不能生也、如坤變震、動氣在震之初爻、而二三爻靜而不生矣、不生則無聲、而不能唱、亦無和之者也、乾變姤、動氣在姤之初爻、而二三爻靜而不生矣、不生則無音、而不能和、亦無唱之者也、以一卦言、而八卦可知、六十四卦亦可知、故聲有一百六十、而四十八無聲、音有一百九十二、而四十無音、其□二十有九、有聲而無字、其□二十、有音而無字者、卽一動一

靜之間、有無交接之妙也、氣有盈縮、數有饒乏、故聲音有永短、數盡而氣不續、則聲音至此止矣、君子審意、而知天地人物盛衰消長、喜怒哀樂、死生休咎之不齊、若燭照而數計者、由此道也、若夫聲之位、去不用之四十八、止百十二、所以括唐韻之內外八轉、而分平上去入、音之位、去不用之四十、止百五十二、所以括字母脣舌牙齒喉、而分開發收閉、則所當然之說也、至若指掌圖內乘法、聲用七、音用九、十二、五者、乘互於除、因體數有多寡也、如平上去入四聲皆十、各去體數三、存用數七、三虛七實、故以七、因開發收閉四音皆十二、開去體數三、存用數九、三虛九實、故以九、因發收皆用數、有實無虛、故皆以十二、因開閉去體數七、存用數五、七虛五實、故以五、因音有理、理有數、數得而理無不通、香山黃氏曲爲鉤索、支離汗漫、所謂背影而馳、不可與觀洞庭之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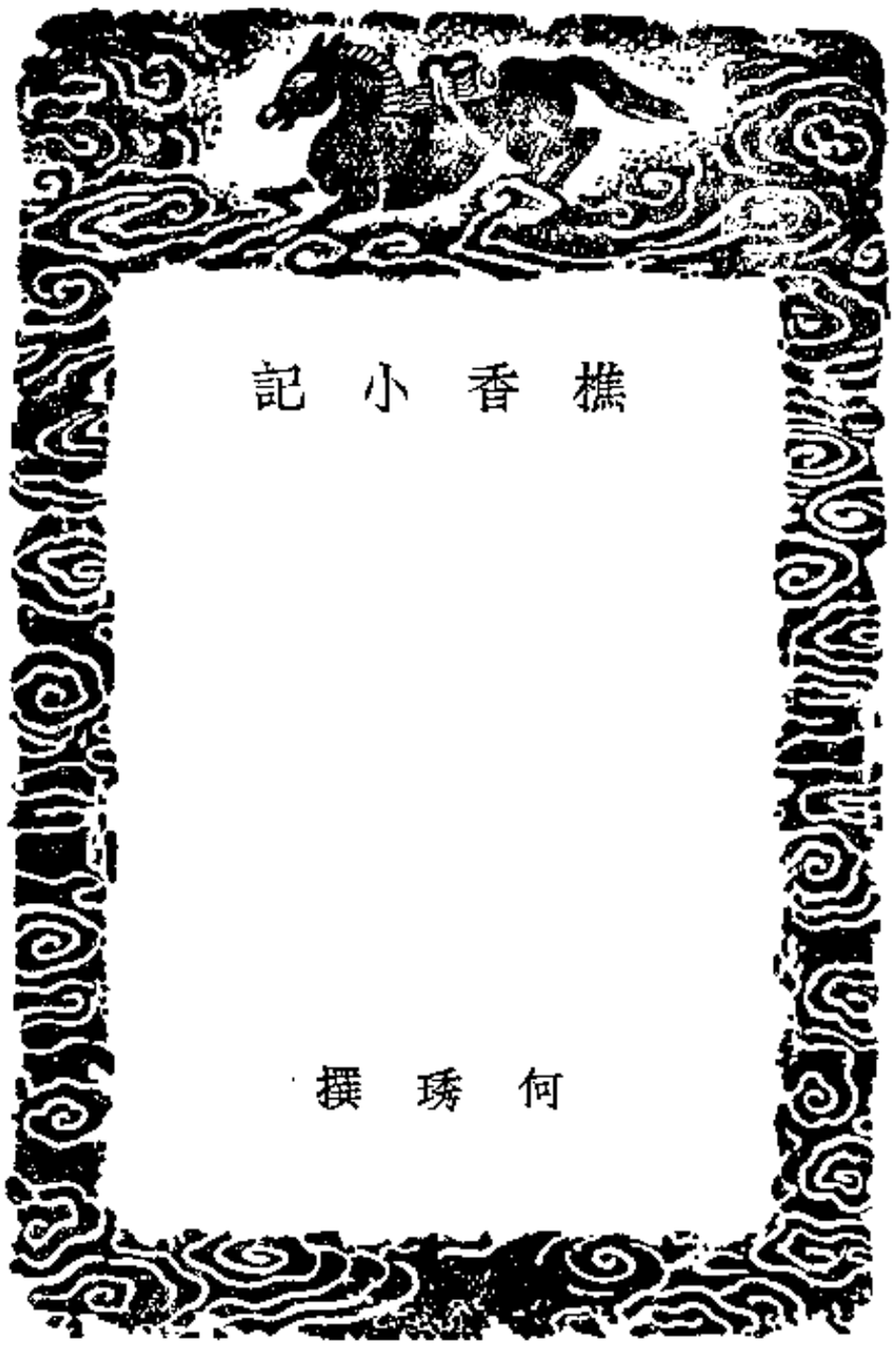
華嚴字母跋

自晉安帝義熙十四年、北天竺三藏佛度跋陀羅、以于闐梵夾華嚴經三萬六千頌、於南揚州謝司空寺譯成晉經六十卷、至唐證聖元年、于闐三藏實叉難陀、於東都佛授記寺、再譯舊文、計益九千頌、總四萬五千頌、合成唐本八十卷、其末普賢行願品一卷、迺貞元十二年、罽賓三藏般若、與沙門澄觀詳譯於東都崇福寺、卽今流傳華嚴經八十一卷是也、每卷繫以字母、迺善財受之衆藝者、隋經籍志所謂以十四字貫一切音、卽此阿多以下四十二字母是也、至唐舍利別作字母三十以切字、後梁山溫首座又益以𤣥、幫、滂、奉、微、牀、六母、卽今見溪以下三十六母是也、觀音因之作等子三千八百六十二聲、上衍諸母、下攝諸字、爲翻切之準的、卽今等韻是也、名爲各立一說、其實皆權輿華嚴、互相發明者也、夫翻切之法、雖於漢末孫炎爾疋音義、六書諸聲、原本五音、以歷律推之、亦當有譜、或因秦火失傳、許氏說文、祇有讀若、叔然繼起、因作反語、皆天地自然之音、公羊之長言之、短言之、國策之急言之、緩言之、皆是物也、又如奈何爲那何、不爲盍、如是爲爾、蒺藜爲茨蒺、窮爲芎、散見經傳、皆合音之明著者、第在彼時、未有成法爾、自華嚴字母出、而徑捷該括、以簡御繁、華言梵云、本同一理、顧晉譯五音、蔚後不均、至唐沙門大廣智不空譯金剛頂字母、以喉、牙、齒、舌、脣、爲序、而指授益明、余嘗推原字母阿始阿終之意、蓋由舌脣齒音參差不定、統以齶喉、庶歸齊一、又四十二字中、梵伽複出於前、梵伽下注上聲輕呼、是同音之字、前輕後重、以此分別、初不肴溷、又所謂以十四字貫一切音者、第聽太師奏樂、伶人按歌、凡曲字之餘聲、無不收此十四字中者、便曉然華嚴字母爲一切音之纂籥、實有裨於小學、豈可以其出於佛氏而忽之也哉、吳人唐君九州、講求翻切、一日舉問及此、余爲撮舉本末、并論字母之源流派別、詳以告之、世之學者、其勿專以音聲爲佛事可也、

四庫全書提要

樵香小記二卷

國朝何琇撰。琇字君琢、號勵菴、宛平人。雍正癸丑進士、官至宗人府主事。是編皆考證之文、凡一百二十條。論經義者居其大半、亦頗及字學、韻學。其論六書、頗與舊說異同。如謂禿字當從禾會意、說文謂人伏禾下、固屬謬妄、卽大書正譌改爲從木諸聲、亦非確論。謂說文訓爲字爲母猴、本末倒置、當是先有爲字、乃借以名猴、謂射字從身從寸、爲簡文象手持弓形之說、其說皆未免於獨創。至其解春秋西狩獲麟、解周禮奔者不禁、解詩野有死麕、亦時能發先儒所未發、其學問大旨、蓋出入於閻若璩、顧炎武、朱彝尊、毛奇齡諸家、故多演其緒論云。



樵香小記卷上

清　宛平何　琇撰

奔者不禁

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仲春之月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先儒率以奔者不禁爲疑、今推尋文義、奔者當指男女、不禁則指其父母、若字當訓如左傳請爲靈若厲之若、言私奔而父母不禁、與不遵嫁娶之制者、均罰之耳、先儒不以若字爲連類之文、而以爲轉語、則其疑宜矣。

春王正月

春秋周正夏正、紛如聚訟、其他證佐姑無論、但以左傳論之、左氏、周人也、有誤記本朝之正朔者乎、卽如程子之說、以左氏爲秦人、秦去周末爲時無幾、有相距數年、不知勝國之正朔者乎、故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一條、可以息千古之喙也。

西狩獲麟

麟、聖王之瑞也、春秋亂極而終以獲麟、思治也、謂書成而麟至、淺矣。

天王

春秋或書天王、或書王、正猶史家或書皇帝、或書帝、無義例也。先儒以王不書天爲貶、然則春王正月、是亦王不書天矣、又何貶乎。

元亨利貞

元、亨、利、貞、文言傳明曰四德、註家則曰大通而利于至正、然則孔子非與、又覺其異于孔子也、則曰、有伏羲之易、有文王之易、有孔子之易、然則文王非演易、孔子非贊易、直改定伏羲之易矣。

祭叔來聘

人臣無境外之交、爲敵國言之也、若一王在上、則畿內畿外皆王土、畿內諸侯與畿外諸侯皆王臣、正如京畿官與州郡官耳、不應禁其信使、以敵國視之、說春秋者、于畿內諸侯朝聘列國、皆以外交爲貶、此義殆非末學所知。

有年

春秋桓公、宣公書有年、皆紀其實事、義不關乎褒貶、說者謂二君弒逆、不應有年而有年、故孔子特筆以示戒、是聖人以降福亂賊、咎上天之失刑矣、呂涇野說季孫意如卒、謂書亂賊善終、見天道之無知、亦同此繆。

剛柔始交

屯之爲卦、剛柔始交而難生、夫天下之難、未有不始于相交者也、聖人知相交之生難、而杜漸防微、陳紀立綱、詰姦禁暴、所謂君子以經綸也、老氏知相交之生難、而曰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則適成爲老氏之學而已。

山下出泉

水出高原、懸注而莫之遏也、泉出于山下、則翳穢沙泥、皆足以障塞之、猶童子聰明雖具、而不能自達也、濬之斯出、導之斯流、猶童子之資啓發矣、故童蒙之象、取義于斯。

姓譜

姓譜至不可信、其所述姓源、非神明之胄、亦卿大夫之有官有邑者也、然則太古以來、黎民不知幾萬萬億、皆若敖之鬼乎、或曰、詐士賜姓、別族命氏、非有爵者無姓氏、然則無爵者例無子孫乎。

卷耳

詩序、卷耳、后妃之德也、夫採卷耳寘周行、非后妃之行、遣使臣閔勞苦、亦非后妃之事、此必大夫行役、其室家念之之詞、惟其哀而不傷、勞而不怨、有發乎情、止乎禮義之意、知沐浴于宮闈之化者深、故曰后妃之德云爾、如曰后妃所自作、則采采芣苢、亦后妃自擷野草矣。

鄭風

朱子排詆小序、如木瓜諸篇本事可考者、亦從廢斥、誠不無過當、然余于鄭衛淫詩之說、則灼然無疑、夫古人之詩、不似後來、家有專集、韜軒所採、特里閭所歌而已、其所歌者、皆忠孝廉節之詞、則知其俗之厚、

其所歌者、皆奢麗綺靡之詞、則知其俗之偷、故誦詩可以觀政、其間男女狎邪之詩、亦如近代之雜曲小令、多懸擬想像、摹寫艷情、不必實有其事、諸儒既疑聖人不當存淫風、是聖人亦不當存變雅也、又疑淫者必不自暴其醜、是玉臺香奩諸集、皆佚女所自製也。

太極無極

尊德性、道問學、朱陸異趣、此不得不辨者也、大極無極、理在天地、去人事遠矣、其是其非、不關于善惡得失、兩家詰辨、動盈萬言、吾謂敝精神于無用。

河圖洛書先天後天

凡註易者、卷端必推演河圖洛書、先天後天、動數千萬言、以爲作易之本始、夫天下之事理、未有離其本始者、其詮釋經文、乃全不從是生義、抑又何與。

卦變

乾坤生六子、傳有明文、其餘某卦從某卦來者、乃後人以卦畫奇偶、推其相生之理、非先畫某卦、然後變某卦也、來瞿塘說易、純以錯綜爲主、是執餘義爲本義矣、此如五藏屬五行、遞生遞剋、確有是理、以病證驗之、併確有是事、然五藏實一時俱生、非腎生肝、肝生心、心生脾、脾生肺也。

周禮

禮記不引周禮、左氏春秋傳亦不引周禮、然漢文帝得魏文侯樂工竇公出其本經、即大司樂章、此周禮不僞之明證矣、蓋國家典制、歷朝遞有沿革、即一朝亦自有沿革、周禮作于西京之初、而禮記出于東遷以後、數百年中、其併省改易、不知凡幾、周禮爲天子之制、而左傳記諸侯之事、其體例亦各不同、未可執以定眞僞也。

孟子誤字

夫子之設科也、趙岐註本、夫子作夫子、其註亦爲孟子自道之詞、文義顯然、集註蓋偶沿誤本、未核趙註、觀孟子或問及語類、均不辨及此字、知朱子所見之本、即作子字矣。

娣姪

古者嫁女、必以同姓爲娣姪、疑皆以宗女充之、否則天王之女、有備諸侯下陳者、于事理不近、蔡侯稱息媯吾姊、莊姜稱譚公維私、明姊妹不同歸也、碩人又稱庶姜孽孽、明非女公子也、又魯嫁伯姬、三國來媵、齊人與焉、實非同姓、或周衰之變禮與、其或被出、娣姪同歸與否、禮無明文、考左傳、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又誘其故妻之娣與之別居、是歸則娣姪俱歸、故誘而反之矣。

立後

無子立後、古禮也、然此自爲世官有廟者言、非人人立後也、後世人人立後、非尊祖敬族之本義、孔子庶兄伯皮未聞有後、豈非以不主祀與、

不弔不入兆域

禮云、死而不弔者三、曰畏、壓、溺、又云、兵死者不入于兆域、此當指三軍敗北潰卒敗將而言、晉趙鞅誓師、稱棺槨三寸、不入兆域、是其事也、若執干戈以衛社稷、埋輪紲馬首、雖而心不懲者、是忠臣孝子、宜報馨香、曾先王制禮而背爲之謂乎、

牛馬

古者牛服箱而不耕、然冉耕字伯牛、牛字從何起義、古者馬駕車而不騎、然駕車鉤衡而已、不被鞍也、春秋有地名鞍、傳又有據鞍而食事、鞍字從何得名、疑其事古皆有之、但不似後世爲通例耳、

河圖

伏羲河圖、先儒以爲馬背旋毛、然則顧命東序所陳、當爲馬革一具耶、俞玉吾疑爲玉類、其說無據、而石脈成文、尚差近理、

洛書

河圖曰、圖作旋毛狀可也、洛書曰、書定爲文字、漢儒以初一曰五行等六十五字爲書文、已爲附會、至解爲九宮奇偶、則是圖非書矣、且神龜背負、經典無文、其說皆出于緯候、宋人事事駁漢儒、惟此事不能正也、

國風

曰邶、曰鄘、曰唐、曰檜、皆西周之舊名、而詩則多在東遷後、知周時太史所掌詩有舊目、後人弗敢增改、但續采之風、以類附入耳、季札觀樂在孔子前、曰爲之歌邶、鄘、衛、曰爲之歌唐、曰自檜以下無譏焉、是其證也、然則王風亦必舊曰、非孔子所定明矣、

劉氏論諸侯無私史

劉原父謂東遷以前、諸侯無私史、此據春秋始平王四十九年、臆斷之耳、伯禽書誓首稱公曰、此魯史之詞、非周史之詞也、

蠻帥師

春秋書蠻帥師會伐鄭、處父帥師伐於餘邱、胡傳謂亂臣既得兵權、遂肆弑逆、聖人用示履霜之戒、此今不考校之言、古者兵出于農、有事則聚而授甲役、竣則散而歸田、非有營衛之屯聚、方鎮之瓜分、可藉之以爲變、故公子鮑之取宋、陳氏之取齊、皆厚施得民、非得兵也、況爲氏武閼之事、皆一夫之力、何暫擁衆作亂乎、

春秋特筆

春秋所載、有顯然爲聖人特筆者、如鄭伯克段于鄢、紀侯大去其國、齊高子來、季子來歸、鄭棄其師、天王狩于河陽、及皆處父盟、公在乾侯、陳亡書陳災、趙盾許止書弑、吳楚不書葬之類、事變文見意、其中必有美惡存焉、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也、其餘隨文褒貶、大都顯然易見、不待穿鑿、至于無功無罪之人、非善非惡之事、又不可不著于策者、則亦以常例書之而已、說者字字生義、是聖人治世、非黃帝誅不容

有一中立之常人也、

杞宋正朔

二王之後、得用先朝之正朔、此于傳無明文、考宋取長爲、春秋書冬、而傳稱秋、蓋取以九月、周正之冬、商正之秋也、此可證宋用商正、禮記載孔子之杞得小正、建寅舊典、獨得于杞、此可證杞用夏正、

野有死麕

貞靜者守禮、尚不足以見聖人之化、至于懷春之女、幾有越禮之志、乃怯于厖吠、卒畏人知、則廉恥之防、明有以遏其邪心也、王柏乃以爲淫奔之詩而黜之、烏知刪定之旨哉、

古占法

左氏敘事固不免有誣、然其所敘占法、則必太卜之舊、當代所同用、譬如今之術數家言、其神驗者多矣、至其占課論單拆交重、推命用五星八字、則今世同用之法也、舍左氏而言易例、吾未之能信、

洛神賦注

李善注文選、字字必著其出典、惟洛神賦注感甄事、題爲傳曰、究不知其爲何傳也、

玉樓銀海

東坡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炫生花、此正以銀玉比雪耳、說者病其體物太似、因託王安石語、以玉樓爲肩、銀海爲目、云出道書、然迄今無人能注出何道書也、且雪光搖目、于義猶通、若肩、則非埋身雪窖、何至凍合哉、

說文解爲字

說文訓爲字爲母猴、云此猴多技能、故假借爲作爲字、竊謂制字之初、必先其切于人事者、次則物之習見者、必無先制一稀僻山獸之名、反借爲習用之字者、或因母猴多技能、假爲字以名之、則或然耳、

俗說

初讀馬縞中華古今注、稱俗說七月七日、烏鵲爲橋、渡織女、以爲縞述流俗之說耳、後讀隋書經籍志雜家、有沈約俗說三卷、乃知俗說爲書名、烏鵲橋事、爲約所記也、

漢儒易學

世稱漢易雜讖緯、然丁寬、田何以來、都無是事、至孟喜、焦延壽、京房始別岐一派、漢書儒林傳稱孟喜別得占候書、託之田王孫、而梁邱賀證其誣、劉向又稱獨京氏爲異黨、其文甚明、此正如宋易于周、程、張、外、岐出邵子一派耳、槩以京氏之學目漢易、將槩以邵子之學目宋易乎、

古字假借

先儒謂古人字少、多用假借、余不謂然、大抵古人簡略、惟取音同、如歐陽、尚書漢碑作歐羊、望陽、家語作盥羊、古字雖少、豈無陰陽乎哉、

古無四聲

先儒又謂古無四聲。然如秦始皇帝諱政。避諱讀正月爲征。此非以平去爲辨乎。劉熙釋名言天字有舌頭、舌腹之分。其區別亦細矣。竊意古人雖朴。必無東董棟江講絳讀若一音之理。惟其詩賦押韻之例。則三聲並用耳。如宋詞多上去通押。元曲以入聲攙配。亦其押韻之例。非宋元僅有三聲也。

鐸舞曲

古鐸舞曲、聖人制禮樂篇郭茂倩樂府詩集所載。不可句讀。考宋書樂志載此篇。原每句空一字。郭氏連而一之耳。

樂毅論

右軍樂毅論。或云書扇。或云書石。今輾轉鉤摹。失其筆法則有之。必不至竄改其字句。然史記樂毅傳注載其全篇。文句乃異同不一。

蘭亭序

蘭亭序後之覽者句。攬當爲覽。或云通用。或云誤筆。其實乃自避家諱。故加才旁。右軍、王覽之後也。

曾子問

曾子問臨娶遭喪一節。所謂婿免喪後弗取而後嫁者。先儒遂有論說。然反覆思之。不得其理。女未嫁。婿未娶。忽遭父母之喪。喪終成禮。禮之當然。何以免喪之後。久定之盟。又有請而弗娶、請而弗嫁者耶。其弗娶弗嫁。又以何爲詞耶。

古無叶音

陳季立稱古無叶音。凡今所謂叶者。皆其本音。其說最確。他姑無論。如龜茲讀邱慈。此直譯以同音。並無意義。是漢時讀龜爲邱。讀茲爲慈之明證。否則何不直譯爲邱慈字與。

古字訛體

字有訛體。非但後世。即古亦然。馬伏波論成皐印文是矣。官制尙爾。俗用可知。一筆一畫。奉漢碑爲古文。此好古之過也。且非但八分。小篆亦然。射字。箭字象手持弓形。小篆轉弓形爲身字。轉手形爲寸字。寸身爲射。果何意乎。

牡丹

歐陽公謂古人不言牡丹。王懋野客叢書。引謝靈運集及尙書故實所載。北齊楊子華畫駿之。余謂古人但不言其花耳。若其名。則本草列爲中品。張仲景金匱要略已用牡丹皮矣。

大毛公

漢書不載大毛公之名。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始云毛亨。亦不載伏生之名。晉書伏滔傳始云遠祖勝。

金盌

杜工部諸將詩第一首。漢朝陵墓對南山三句。言戰爭而陵寢震驚也。昨日玉魚蒙葬地。用劉殷奴事。言王公之墓不保也。早時金盌出人間。用盧充事。言士庶之墓不保也。連首二句讀之。諸陵亦可危矣。此所

謂臣子之詞。立言之體。注者必附會茂陵玉盌。殊失其旨。至戴叔倫詩。有漢陵帝子黃金盌。晉代仙人白玉椀句。則似因杜詩而誤用。叔倫、德宗時人。在工部後也。

青史子

賈誼新書引青史氏之記。言太子生事。其文與禮經相表裏。漢志青史子五十七篇。乃列小說家。疑其他文殿雜也。

筆

世稱蒙恬作筆。或引禮史載筆殿之。余謂不但此也。虞書作會。豈能以削竹髹漆施五色哉。

怨于父母

太平廣記載唐劉生夢見帝舜。帝舜斥孟子。稱號泣于旻天。怨于父母二語爲誣。此小說妖妄之辭。託帝舜以詆孟子。不足深詰。然足見所得孟子本作怨于父母。乃有是說。蓋今本誤脫一字也。

六書所無之子

五國故事書劉龔之名曰巖。以巖字杜撰也。設遇孫休之五子。梁武帝之四公。將闕其名乎。張有書魏國夫人碑。魏必作巍。以魏字說文所無也。設書諸葛亮碑當作諸葛諒。書韓愈碑當作韓瘉乎。

王弼老子注

老子第二十一章。王弼無注。今考其言。蓋老子之言。惟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二十九字。以下皆弼之注。兵者不祥之器。至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此解前三句意也。吉事尙左。至以喪禮處之。解後二句意也。傳寫誤合爲一耳。

曹大家

讀曹大家之家作嘉音。人必哂然以笑。讀陰麗華之華作敷音。人必色然以駭。不知讀陰麗華入麻韻。猶讀曹大家入麻韻也。讀曹大家入虞韻。猶讀陰麗華入虞韻也。此之謂不充其類。

子羽子絲

史記項羽本紀稱字羽。而自序稱子羽。漢書袁盎傳稱字絲。而敍傳稱子絲。案古人之字。實皆一字。但或系以伯仲叔季。或連子字爲二字。左傳所載可考。論語顏淵、曾哲、顏路、冉有、皆稱一字。言游過矣。堂堂乎張也。亦祇稱一字。疑項籍、袁盎、亦偶稱一字。遂相沿呼之爾。

九河碣石

九河故道在滄景間。古書鑿鑿。碣石在永平。古書亦鑿鑿。惟由滄景而東注。去海百餘里耳。必使沿海行千餘里。委曲以達碣石。何也。思其故迄不可解。

焚廉泉井

戰國時。雜說繁興。一事而傳聞異詞。名姓時代互異者。諸子之書。不知凡幾。孟子當日亦諸子之流。惟師法孔子。發明王道。得聖學之正。超出諸子之上耳。故一切流俗附益之文。有斥而闢之者。亦有非宏綱大

旨所係不及一一辨詰者。焚廬浚井之說。亦姑興就事論事。不必果以爲實跡也。

馬牛其風

馬牛其風。與臣妾逋逃相關。自以風逸爲正義。或曰。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核諸物理。無此事。或曰。牝牡相誘。曰風馬牛。豈竊妻以逃者耶。核諸物理。亦無此事。

瓜州

范宣子數駒支。稱秦人迫逐其祖于瓜州。瓜州在秦西境。當迫逐而西。不容聽其越秦而東也。推求其理。蓋竄入狄地。從塞外抵太原而至晉。荀吳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無終在北。不容越燕至晉。蓋亦于塞外相從而至。杜預已有是說。

祧諱

魯武子諱敖。廢敖山。而魯乃有公孫敖。宋翼祖諱敬。而南宋張栻字敬夫。又元趙緣督以宋宗室子而名元敬。皆祧廟不諱也。然臨文不諱可也。以爲名字。則可用之字多矣。何必是。

弦絃

古字多通用。故弦絃兩字。經典互用。廣韻據五經文字。以弦爲正體。絃爲俗書。禮部韻略舊本。改弦爲弓弦。絃爲八音之絲。開寶元年。進士費袞上劄子論之。始改通用。然制字各從其類。琴瑟從弓。究于義無取。韻略分注。不爲無裨。似不必以經典相難。

切字等韻譯語之始

左傳以鉦爲丁寧。以穀邱爲句瀆之邱。以寺人物緹爲寺人披。公穀以郜爲邦婁。檀弓以木爲彌牟。此切字之始萌。公羊以伐人伐于人與讀。釋名以舌頭舌腹與音。此等韻之始萌。（梁隋書經籍志。十四字母。自漢明帝時與佛經俱入中國。以字體不同。世不行用。）說苑。越人歌後漢書白狼王唐菆歌。此譯語之始萌。

樵香小記卷下

十有三祀

洪範稱十有三祀。說者謂是時周未改制。尚用商名。竊疑古人記載。往往通稱。如唐虞曰載。夏曰歲。堯典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又曰。九載績用弗成。又曰。朕在位七十載。舜典曰。歲二月。東巡守。又曰。三載考績。幽明。又曰。二十有八載。蓋亦不拘一律也。

宋諱

宋人避諱至嚴。然核其遺文。似有二例。一曰闕筆。一曰代字。大抵尋常文句則僅闕。若人姓名則必代之字。如殷浩作商浩。桓元作亘。豐至魏徵作魏證。愼夫人作謹夫人。匡衡作康衡。蓋臨文不諱。故僅作字不成。若人之姓名。則不使□同于祖考。此其別也。

五經四書

世謂五經四書。試士始明。此不考也。元史選舉志。載延祐科舉法。然其用宋儒傳註。亦同一例。又有宋元祐制。以周禮、左氏春秋、禮記、爲大經。易、詩、書、儀禮、公羊、穀梁春秋、爲中經。進士各治一大經。兼一中經。仍治論語、孟子。第一場。大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第二場。中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則北宋試士。已以論語、孟子、爲主。特無大學、中庸耳。

宋試春秋題

宋賈舉條式論春秋義題幕于三傳解經處出，責以春秋經文簡略，命題易複故也。此法如行，可稍杜治春秋者惟記破題之弊。

虞夏書

左傳引虞書作夏書，因考說文琨字註，虞書揚州貢瑤琨，璆字註曰，夏書玭、從蛋，亦一部之中，二名彙出，或謂伏生尚書大傳合虞夏為一傳，疑古書總題虞夏，引者可以互稱，然大傳有唐傳，未聞有唐書，則其說亦不啻然，闕疑可矣。

時會解

逸周書時會解，所遇乃是夏正，此不可曉。

廣韻註

廣韻註有絕可笑者，如東字下註東宮氏，齊大夫東宮得臣之後，刁字下註齊壁刁之後，世子而云大夫，寺人而云有後，即姓氏書有此謬談，亦不應漫無考訂至此，何博古圖說諜州字，即傳笑千古也。

經典釋文

經典釋文，為古義之淵藪，學者得以考見先儒昔訓，惟賴是書，厥功甚偉，獨怪其不及孟子，而以老子、莊子俱列經典，是居何義也。

茗飲

三國志韋曜傳，有茗飲之語，論者援為飲茶之始，然此語不止韋曜傳，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曰，椒樹似茱萸，有鍼刺，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為香，其文尤明，璣亦吳人也。

萬歲木

謝朓詩，風動萬年枝，宋人以為冬青，考陸璣詩疏曰，杻檍也，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于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然則朓所詠者，乃杻耳。

毛詩出子夏

陸璣毛詩疏，末附四家詩源流，所說傳毛詩者，與經典釋文迥異，故王魯齋疑之，余謂漢書但云毛萇自謂出子夏，已不能舉其授受之系，後來何自得之，非惟璣說無所本，即陸德明說亦未見所本也。

晉重

左傳稱晉重耳為晉重，終是脫字，不可援為二名稱一之例，二名稱一，惟文選劉琨表段匹磾稱臣磾，然亦焉知非脫字歟，若詩文剪裁名姓，以就聲律，如干木、葛亮、方叔、馬卿諸稱之類，則自古有之，要亦弄稱也。

紙字

或疑古無紙，小篆何以有紙字，案說文紙訓絲滓也，然則蔡倫以敗絮魚網為紙，正絲滓耳，故以名之，硯字、說文訓石滑，亦不為磨墨之器。

昆蟲

禮昆蟲無作，鄭註訓昆為明，於義為迂，說文有蟲字，晉正作昆，似同聲假借也。

書同文

中庸書同文，當以字體言之，如籀則天下皆用籀，篆則天下皆用篆，隸則天下皆用隸耳，至其點畫增減，則聖人有所不能盡同，今觀古器銘識，即尊彝諸字形狀，不知凡幾，其餘文字，亦十不同五，蓋王政持其大綱爾。

諧聲

小篆諧聲，疑多因古文之音，而配之以字，非制字始立音也，如磺字諧黃聲，古文乃作卄偏傍，無黃字，安有黃聲，囿字諧有聲，古文乃作圃偏傍，無有字，安有有聲。

禿字

禿字，說文載王育說，謂倉頡見禿人伏禾下，妄謬殊甚，故許愼亦曰未知其審，周伯琦謂上當從木，諧聲，亦似不然，疑上當從禾，會意，說文禾、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

蕚蕚

說文分蕚蕚為二部，蕚、訓草木華也，蕚、訓榮也，華之與榮，有何區別，蕚部收蕚字，訓草木白華，然則蕚亦草木華矣，竊意蕚蕚之重文，說文強分為二。

轉燭

讀工部佳人詩，不解其中轉燭字，後偶坐佛閣檢大藏，乃知富貴貧賤，有如轉燭，出佛說貧窮老公經，此老固無所不讀。

皇極經世

皇極經世，殆以六日七分之法，引而伸之，但漢儒以卦值日，邵子以卦值世耳，此無論驗與不驗，均非儒者所宜道，如曰天運一定，是堯、舜不能不治，桀、紂不能不亂，非所以立訓，如曰人事尚可轉移，是當治者不治，當亂者不亂，數又不確矣，故孔子罕言命也。

鐙燭

燭字見周禮禮記，然諸家所說，似然木以取明，非今之蠟炬，鐙字則經典無文，禮記所云執鐙，乃豆之跗也，考古圖詩有漢雁足鐙。

准字

郭忠恕佩觿云，三蒼作匜，為尼丘之尼字，林用准為平準之準，若以准代準，始于呂忱，宋人謂避寇準名及蔡京父名者，猶未溯其源也。

尹氏卒

春秋春尹氏卒。左傳以爲君氏。其說支離。公穀以爲周之尹氏。近是。或授劉蒼之例。謂果爲王朝卿士。自必書名。然其赴書佚其名。聖人有所不能登。姑以尹氏書之。如諸侯之卒例書名宿男不名之例也。齊放溫氏于衞。疑亦類此。

春秋古經

馬貴與謂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自漢以來所編古經。則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名之曰正經耳。此未考杜預之析傳附經。而誤謂左氏傳中原載經文也。

春秋疑義

隱公攝位。而經文遂不書正。桓弒狄立。而經文遂不書王。文姜淫佚。而經文遂書子同生。此諸儒論端所自起也。以主是說者爲是。則於例不能盡合。以主是說者爲非。則其說不爲無因。是亦不食馬肝之類也。孔子曰。多聞闕疑。

春秋廢傳廢例之漸

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顯。董仲舒之言也。舍傳與於此矣。春秋之經。以紀善惡爲寔。不以日月爲例。王充之言也。廢例與於此矣。據漢書儒林傳。仲舒學公羊春秋者也。據論衡序左傳始末。充主左氏春秋者也。後儒各務心得。實皆先儒所已言。

厶地

杜預註左傳。於不知其地者。曰地闕。范寧註穀梁傳。於不知其說者。曰厶地。說者謂厶卽某字之省文。竊不謂然。韓子稱於文自環爲私。背私爲公。厶字卽古私字。不得假借爲某字。由武子於原稿空一字。作一三角圈記之。如程天子傳逸周書之作四角圈耳。

叠字

石鼓文於叠字皆作二。二卽二字。言此字有二。文義亦明。秦刻石於夫字下作二。云是大夫。鍾繇帖於祖字下作二。云重且字。其例雖古。似未可行用。印譜有文三橋所作努力加餐飯一印。努字下左爲二點。云重力字。右爲二點。旁作口字。云重力字。合爲加字。餐字下爲二點。旁作反字。云重食字。合爲飯字。論者病其太巧。不知寔祖秦刻石法。

祆祠

杜預註左傳。次睢之社。云睢水上有祆祠。此必不然。宋襄公時。祆祠何由至于中國。

種子方

李濂醫史謂淳于意及其師公乘陽慶皆無子。知醫家無種子方。其論甚正。然不可謂古無此說。漢書藝文志有三家內房有子方十七卷。

容成

彭祖得容成御女術。漢志房中有容成陰道二十六卷。卽是其說也。張衡同聲歌稱素女爲我師。天老教軒皇。漢志房中有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是其說也。漢志又有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是萬安祕册。古亦有之矣。

粲者

女三爲粲。見於國語。然寔亦美女之通稱。詩見此粲者。傳以三女釋之。未見其然。古大夫乃有綺姪。民庶流離之後。幸遂室家。匹夫匹婦。禮之經也。何三女之有。

放勳重華

放勳見孟子。重華見離騷。其爲堯舜之號不疑。然必非在位之時。以美詞自號。殆□□所追稱乎。此證法之始萌也。

姚察傳

姚思廉脩陳書。以其父察與江總合傳。此眞不可解事。若李商隱贈杜牧詩。稱前身應是梁江總。以詞采言之。則猶之可也。

譚公

碩人詩。稱齊侯之子、衛侯之妻、邢侯之姨、皆舉其爵。惟譚公惟私稱公。按春秋。齊侯滅譚。譚子奔莒。則譚子爵也。其變文之故。思之不得。

鈞金束矢

鈞金束矢之制。儒者所疑。此以後世律三代也。後世以一官治一邑。其事必訟乃理。故訟恆繁。古者州里族黨之間。各有官以長之。卽婚姻財貨之事。亦有官以司之。其不合理者。卽治以法。不至訟。凡其訟者。必瑣屑無關之務。曖昧不決之疑。吏所不必盡治者。故限以輸官之物。俾直者知訟之不易。可稍忍而卽于和。曲者知所得不償所失。亦權其輕重而知所避。是化民息爭之道也。貧懦畏豪強。豪強易辦。貧懦者莫伸。夫聖王之世。法制修明。豪強縱暴。有舉其官者矣。安用訟哉。

屠者以骨革納官

周禮。屠者以骨革納官。此爲屠肆言之。使利薄而民不趨。所以抑逐末之業。而省無故之殺。若自爲賓祭用牲者。雖漢唐末造。歛不至是。況周之盛乎。

原蠶

禮禁原蠶。傳有三說。一曰。蠶馬同氣。恐其傷馬。此理太迂。一曰。先王仁及昆蟲。不欲使一歲之中。再罹湯火。此爲近之。一曰。原蠶絲惡。恐妨民用。此亦一理。

地動儀

張衡地動儀。余終不信有是事。夫設機轉運。則其機有定。不能測無定。設機待不測。機不動不發。氣不至不動。氣動于數千里外。而機應于此。萬無此法。蓋覆箸之氣。必至之氣也。徧乎天下。至其時則皆應地動之氣。偶逆之氣也。各于其地。非其地則不知。

孔鼎

李商隱詩、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銘、如曰孔悝之鼎銘、此何足道、如曰正考甫之鼎銘、則自孔父嘉以下、始以王父字爲氏、正考甫非孔氏、不得云孔鼎、此或唐以前書別有孔子鼎銘、今不可見矣、

唐人歌詩

唐人歌詩、宋人歌詞、其法皆不傳、白香山稱河滿子一曲、四聲歌八疊、今不知八疊謂何、又古樂府多長篇、而唐人惟歌絕句、卽律詩亦僅取半首、古詩長篇、如李巖汾陰行、高適哭單父梁少府詩、亦僅取四句、或當時之曲、以四聲八疊爲定律歟、然陽關曲又云三疊、總不可考、

遠靡支曲

溫飛卿集有遠靡支曲、莫曉其義、考段安節樂府雜錄載、舞曲有遠靡支、飛卿所作、蓋當時舞曲也、唐歌皆四句、而此曲至十二句、殆舞者須閑時稍久、乃盡低昂旋轉之態、不可驟進驟退、故其詞長耶、

孔父

春秋書宋華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或以孔父爲名、或以孔父爲字、考古者孫以王父字爲氏、不聞以名、則孔父爲字、更無疑義、或謂春秋國史、夫子不應避家諱、不知筆削雖因魯史、寔私修之書、藏之於家、異乎君前臣名、司馬子長作史記、諱談爲同、范蔚宗作後漢書、諱太爲泰、亦以私修也、若史官載筆、則有國諱、無家諱矣、

誠節傳

隋高祖父名忠、故當時諱忠爲誠、至修隋書時不諱矣、而忠節傳曰誠節傳、蓋諸人大抵隋舊臣、習慣而不能改也、微特此也、虎林曰武林、民部曰戶部之類、且傳至今而不改矣、

文選文苑英華

文選錄潘最魏公九錫文、阮籍勸進晉王牋、是奬篡也、文苑英華錄孔熙先爲彭城王檄征鎭文、祖君彥爲李密檄隋文、是奬叛也、若文章正宗、則必無此矣、

賀知章柳枝詞

柳枝詞起于中唐、故白香山詩稱聽取新翻楊柳枝也、才調集乃有賀知章柳枝詞、考何光遠鑑戒錄稱是篇爲賀祕監知章咏柳、是才調集誤、

娶妻不娶同姓

禮、娶妻不娶同姓、鄭註謂爲其近禽獸、此語太甚、家語言同姓百世不通婚姻、周道然也、則周以前或不拘矣、康成以鳥獸行當之、是內亂之說、非娶同姓之說也、

傳註誤引經文

書、簡降二女于嬀汭、蔡傳引爾雅、水北曰汭、詩騋牝三千、朱傳引禮記曰、陶唐君之宮、數馬以對、禮術有序、陳氏集說引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今本皆無此文、

魯頌春秋不同

魯頌閟宮、泮宮之作、與淮夷獻琛之事、皆在僖公時、然春秋皆無其事、或謂閟宮、泮宮常事不書、淮夷之事、不能克之、鋪張不爲實錄、頌者、歌詠之作、不妨存臣子之詞、春秋者、立教之書、不可沒是非之寔也、是或然歟、

女媧補天

列子女媧補天事、張湛注、以五色石爲寫言五常、是亦巧爲之詞、戰國諸子、多與小說相出入、不盡可詰、卽以列子而論、龍伯釣鼇之事、化人擥裾之談、又譬何事乎、

毛詩

漢志毛詩三十卷、毛詩故訓傳二十九卷、俱不著爲毛亨、毛萇、據鄭康成詩譜、魯人大毛公爲萇訓傳于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傳、則詩傳爲毛亨作矣、附書經籍志則稱趙人毛萇善詩、白云子夏所傳、作訓故傳、則以詩傳爲毛萇作、然朱以來並云毛萇、不云毛亨、疑不明、

五言詩

五言詩、世稱始蘇李、玉臺新詠則題古詩爲枚乘作、均漢武帝時人、無庸較其先後、惟張守節史記正義引楚漢春秋虞姬詩、已全作五言、此不可曉、卽曰陸賈賈誼、賈亦虞姬同時人也、豈守節所見之本、後來又有所竄入歟、

文言

梁武帝以文言爲文王作、此於古無考、直以禮姜引文言四語、在孔子前、而文字適合文王謚法、以意斷之耳、劉總文心雕龍曰、乾坤二卦、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此又附會於文章之義、亦非本旨、

金章

禮、圭璧金璋、不鬻於市、皇侃註、用金爲印章、則印章古有之矣、今本作璋、蓋字之誤、既曰圭璧、足以該璋、不煩縷贅、且璋不以金作、則金自不連璋爲文、市不鬻金、亦非可行之事、列子有鬻金于市、

百國春秋

墨子自稱見百國春秋、所引有周春秋杜伯一事、燕春秋莊子儀一事、宋春秋祈觀辜一事、齊春秋王里國中里徼一事、其文皆似傳體、蓋古史官簡書、策書之分、策書詳其細目、如墨子之所稱、左氏據以作傳者是也、簡書舉其大綱、如汲冢竹書之體、孔子所據以作經者也、

晉乘

史稱羊舌肸習于春秋、此晉之春秋、非魯之春秋也、孟子又曰、晉之乘、蓋春秋爲記事之通名、乘則一國之專名、猶後世舉其總名則曰史、舉其專名則曰漢書、唐書、古以史爲官名、後世以官名其書、猶子亦人之美稱、後世以人名其書、周禮稱三王五帝之書、均不謂之史、論語言稱及史之闕文、亦稱史官、不稱史書、

總集自註賦詩

合衆人之作爲一集。始于王逸。錄總集者。不及以楚詞自爲一類也。自錄己作。亦始于逸。而徐陵玉臺新詠、芮挺章國秀集用其例。自註己作。亦始于逸。而戴凱竹譜、謝靈運山居賦用其例。漢書藝文志亦自註。然書無識。又非發明文義。故不以托始。注賦。始薛綜注張衡兩京賦。注詩。始顏延年、沈約注阮籍詠懷詩。詩中偶用自註。始王融。

六朝人誤用古事

六朝以綺麗相高。務求新豔。往往不考本事。梁武帝有代蘇屬國婦詩。極述纏綿思遠之意。然武□生妻去帷也。吳均行路難。稱倡家小女名桃根、桃根、乃姚葉之妹。亦王獻之妾、非倡家也。李商隱詩。桃葉桃根同姊妹。

大學

大學稱曾子作。究不知其所據。曾子二卷。南宋尚存。晁公武讀書志稱十篇。皆見大戴禮。高似孫子略亦云見大戴禮。尚有雜見小戴禮。既曰雜見。則中無全篇大學可知矣。

孔叢子

漢人無引孔叢子者。引孟子字子居一條。以駁趙岐。始於王肅。其文與家語如一手。殆亦肅所僞撰歟。

跋

樵香小記二卷。國朝何琇撰。琇字君琢。號勵菴。宛平人。雍正十一年進士。官宗人府主事。宦途坎坷。貧病以終。見紀文達公閱微草堂筆記。君琢讀書喜考證。是書辨論經義。務爲通允。不主一家。披卻導窾。往往能破前人之疑。向謂老子第三十一章。兵者、不祥之器。以下八十八字。不似道德之文。君琢則直以此爲弼注。傳寫與正文誤合爲一。自來考訂老子者。皆未及此。此尤確然不易者也。壬午六月十日。王灝謹跋。

龍城札記

盧文弨撰

龍城札記目錄

卷一

王肅解經故與鄭康成異
鞠躬鞠窮鞠劬
輊軾
陽有賜晉
魯公爲字禹人
象恭滔天
河水泮泮
月令太尉
僞尚書古文不可廢
孟子先適梁後至齊
趙文子論舅犯
鉏鋙立藩所

滌爲漆之重文
沮之奧之
腦裔

卷二

應麐
劉須溪
鐵觜蛟龍
古人書喜懸
安澤
米粟
郝經雁足繫書
省心雜言
一甲二三人亦可稱狀元

糧倉
煞神
樞星門
憎
婦人亦稱丈人
岐劭
春王正月
衛風淇奧倚重較兮
周書君牙先王與先正雷互易
裘紓
資絺資皮
董豁
狴狴猩猩
朔南暨
而興能古晉義同

龍城札記抱經先生掌教龍城時之所記也先是先生掌教鍾山有鍾山札記四卷嘗自序而刻之先生嗜學至老不衰有所得輒隨手札記即癸丑家居後未嘗一日廢鉛槧也此三卷則曾繕寫成篇逾取刻之與鍾山札記並行焉去年冬先生訪友金陵留止鍾山者旬餘歸道毘陵病終龍城書院今刻是書益增死生之感矣嘉慶元年七月之望海寧錢馥識

縣亶鄭單是一人
更受古互用
鶴鳴于九臯
那亦音聃

卷三

士冠禮無見父與賓之文
繼室
表德兩字可不全舉
尊上
殿
塑像
轟
尺赤升勝石碩並通用
帳構
古音字
莒人滅鄫

龍城札記卷一

杭東里人盧文弨

王肅解經故與鄭康成異

王肅不好鄭氏學。人之所見不同。亦何害。乃必有意與鄭乖異。甚且不憚改經。改古人相傳之故訓。以伸其所獨見。前人固已有覺之者。近武進臧玉林著經義雜記。摘辨尤多。其元孫鏞堂從予學。爲予校毛詩釋文。多本其祖之說。而其自爲說。別白是非。亦甚明確。陳風衡門。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毛傳有樂道忘飢之語。鄭箋作療飢。觀經文必本是療字。故鄭不云樂當爲療。正義云。定本作樂飢。知孔穎達本所載經文。亦必是療飢矣。唐石經初刻樂。後覺其誤。而改爲療。又證之文選。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日本足利古本。皆是療飢。韓詩外傳二引詩可以療飢。療與樂一也。正義引王肅、孫毓、皆云可以樂道忘飢。是傳中樂道忘飢。乃肅所私撰。而孫毓從之。樂飢二字本相連成文。今乃截樂字爲樂道。截飢字爲忘飢。毛公必不如是之支離也。又豳風東山。勿士行枚。經文本作行。毛音銜。橫之於口中也。鄭就行字讀爲銜。義亦與毛無異。今箋則云。初無行陳銜枚之事。行讀爲杭。亦肅所改。釋文。於經但云鄭音銜。於箋始音戶剛反。則鄭本不讀行爲杭。明甚。行枚二字亦相連。今又破行爲行陳。枚爲銜枚。與樂道忘飢語極相似。甚不可通。乃以之評毛鄭。不亦異乎。

鞠躬鞠窮鞠鞠

論語。鞠躬如也。鄉黨篇凡三見。舊皆以曲斂其身解之。夫信爲曲身。何必言如。以爲非曲身而有似乎曲身。此亦形容鮮當。案廣雅。鞠鞠、謹敬也。曹憲鞠音邱六反。鞠音邱弓反。儀禮聘禮禮記康成注。引孔子之執圭鞠窮如也。曹氏之音。正與鄭注相合。是鞠躬當讀爲鞠窮。乃形容畏謹之狀。故可言如。不當因躬字而即謂爲身。今鞠鞠二字。廣雅皆譌寫。世人以其不常見也。遂無有正之者。賴有曹氏之音。稍可攷其本字。即儀禮注今亦多作鞠躬。亦賴有陸氏釋文。張淳辨誤。尚皆作鞠窮。陸止載劉氏音弓。則非劉氏皆讀如窮本字可知矣。張云。爾雅云。鞠、究、窮也。鞠窮蓋複語。非若踧踖之謂乎。余未見張說。頗亦有此意。鞠窮踧踖皆雙聲。正相類。說文唯菊字訓曲背。不云鞠躬。亦不引論語。若鞠字實義。蹋鞠也。推窮也。養也。告也。發也。並未有曲也一訓。至史記魯世家鞠鞠如畏然。徐廣音爲窮窮。字少異。而義未嘗不相近也。論語此三句之下。一則曰如不容。一則曰氣似不息。一則曰如不勝。使上文是曲身。亦不用如此費詞覆解。或云。攝齊升堂。鞠躬豈非曲身乎。余曰。言攝齊則曲身自見。正不必復贅言曲身。且曲身乃實事。而云曲身如。更無此文法。（兩母爲雙聲。踧踖與鞠母是雙聲。鞠、見母。窮、羣母。非雙聲。窮依劉氏音弓。則見母。乃雙聲。鞠鞠音邱六。邱、弓二反。同溪母。是雙聲。而謂與鄭注相合。則非也。鄭說識。）

輗軏

包咸注論語云。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軏者。轅端上曲鉤衡。其說非也。戴東原云。軏所以持衡者。軏亦作輊。大車名輗。韓非子外儲說引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案墨子魯問篇。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梯。不如輕之爲車轅。韓非子外儲說三寸之木。而引三十石之任。與韓非所引不同。）說文。輊、車轅耑持衡者。輗、大車轅耑持衡者。案大車高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其關鍵則名輗軏。轅所以引車。必施輗軏。然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輗軏爲喻。軛身上曲。上曲非別一物。大車之高即橫木。橫木即軛。包氏以踰丈之軛。六尺之高。而當咫尺之輗軏。疎矣。近儀徵阮氏元作車制圖解。亦如戴說。而引伸之云。皇侃論語疏引鄭康成注曰。輗穿轅端著之。軏因轅端著之。鄭說本不誤。又案揚雄太多經閎夜三曰。關無鍵。盜入門也。拔我輗軏。貫以信也。此即子雲用論語之義。其曰拔。則爲衡上之鍵可知。且與上關鍵同一義。此皆輗軏爲衡兩鍵之證。（漢銅六博故曰。轅端橫木即衡也。輗乃持衡者。其說亦不爲包氏所誤。）

陽有賜音

爾雅釋詁。台、朕、賚、卜、畀、陽、予也。今本郭注云。賚、卜、畀、皆賜與也。與、猶予也。陸氏釋文。陽音賜。又如字本或作賜。近時本兩賜字皆作賜。夫陽賜同一音。即是如字。且陽苟讀如字。則上音賜二字亦贅。此由後人疑陽與賜音不相近。而妄改之耳。今幸宋本不誤。可正之。因知郭注必本是賚、卜、畀、賜。皆與也。故下即承云。與、猶予也。以陽爲賜。以予爲與。皆即用漢人易字之法。如郭氏注穆天子傳。以諫爲閒。同是一例。此注下又云。因通其名。始引魯詩陽如之何。巴濮之人。自呼阿陽。此則從如字讀。夫予字已見上條。陸云。予、余、竝羊如反。此則音羊汝反。然則此條正義實訓爲取與之與。通其名。亦可爲予我之予。讀者但見引魯詩以下便止。知如字一讀言與賜同音。義則懵然。夫與字非與辭。何必連賜字成文而義始顯。且君子曰賜。小

人曰與二字亦微有別。觀下不彙承賜與言。則賜本不在皆字下。明甚。噫、古人之書。爲後人憑臆肆改者多矣。孰從而一一正之乎。

魯公爲字禺人

禮記檀弓。禺人、公爲之字也。說文。爲、母猴也。爾雅在寓屬。故以爲字。餘氏謂曰。左昭二十九年傳。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君父不應稱臣子字。當是名禺人而字爲爾。說文。禺、母猴屬。禺、務晉。同假借。愚案。古人行文。亦當有遷就之處。如曰爲爲。此禍也。疊兩爲字。頗不清楚。想公當日亦以不順口之故。而改稱其字。非傳家之修飾也。如北魏當曹魏。未禪晉之時。而魏書卽稱曹魏爲晉。此史家有意相避。後校者一一改正。是則是矣。而失其本意矣。

象恭滔天

堯謂共工象恭滔天。孔傳說甚牽強。後來釋書者皆未詳。或以爲脫誤。或以滔天爲衍文。唯當塗徐位山解曰。竹書紀年。帝堯十九年。命共工治河。六十一年。命崇伯鯀治河。則鯀未命以前四十一年中。治河者皆共工也。時帝問誰順予事。而驩兜美共工之僞功。帝謂其貌若恭順。而洪水仍致滔天。與下文浩浩滔天同一義。文弨案。徐解滔天甚切當。要之。此四十一年中。亦未嘗全然無效。唯是治之不順其性。故時而底定。時而橫決。馴至於洪涸無涯。始謀易其人而任之。必非四十年皆滔天之日也。鯀障洪水。當時亦豈無小效。唯苟趣目前之計。而水仍不歸壑。故續用終於不成也。位山名文靖。雍正癸卯舉人。以鴻博經學徵。此說見所著管城碩記。

河水泮泮

漢書地理志。引邶詩河水泮泮。師古曰。今邶詩無此句。余謂當作泮泮。從楚辭之羊晉。與瀰瀰正同。此所引乃新臺之篇。正在邶詩。班氏定不誤。

月令太尉

月令本在周書。而諸儒爲呂不韋作春秋。以此散置於十二紀之首。此春秋之所由以名也。而說者遂疑爲秦制。此大不然。向與同年謝侍郎論及此。侍郎亦以爲宜遷之周書。唯官名有太尉。周時未聞有此。仍不能不使人疑。然諸儒既爲不韋纂集。則以秦制改周官。亦事所必有。故當時校逸周書付梓。謂太尉必本是司馬。爲秦人所改耳。今當去太尉仍稱司馬。則完然爲周書矣。及觀當塗徐位山之說。卽周亦安必無太尉。并月令正義所云不合周法之四證。亦一一辯明之。其言曰。據魚豢典略。古者兵獄官皆以尉爲名。國語晉悼公使祁奚爲元尉。鐸遏寇爲輿尉。奚午爲軍尉。管子管蠡於里尉。又襄二十一年左氏傳。欒盈曰。將歸死于尉氏。杜預曰。尉氏。討姦之官。正義曰。周禮司寇之屬。無尉氏之官。又石氏星經紫微垣右樞第二星曰少尉。尉既有少。則應有太矣。故中候握河紀云。舜爲太尉。河圖錄運法云。堯坐舟中。與太尉舜觀鳳凰。如尙書立政常伯常任準人牧夫。皆周禮所無。安見無太尉官耶。應劭以太尉爲周官者。是也。季秋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此因大饗帝告廟而受朔也。若謂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而季秋爲

來歲受朔日。卽是九月爲歲終。十月爲受朔。此時與周法不合。試問秦以十月爲來歲。卽以十月爲來年。而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又以何者爲來年乎。季冬與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若謂秦以十月爲來歲。卽以季秋爲歲終。而季冬何以待來歲乎。史記。始皇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二十六年。秦初併天下。改年始朝賀。皆用十月朔。則秦以十月爲歲首者。不韋死十四年矣。安得呂覽中預知十月爲歲首乎。至謂周郊天。服大裘。乘玉輅。而月令車旗服飾。竝依時色。與周不合。亦非也。周禮。玉輅以祀天而郊特牲云。戴冕璪十二旒。乘素車。周禮。蒼璧禮天。牲從玉色而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又明堂位云。周人黃馬蕃鬣。則素車、蒼璧、黃馬、騂犢之殊。安必不因時色乎。況乎方郡縣而云諸侯。方刑酷而云施惠。方坑儒而云選士。方焚書而云入學。吾知其有不然矣。文弨案。此論快甚。故全錄之。以釋後儒之疑。

僞尙書古文不可廢

尙書僞古文。東晉時始出。宋、元、以來。疑者衆矣。近世諸儒攻之尤不遺餘力。然雖知其僞。而不可去也。善乎。白田王氏之言曰。東晉所上之書。疑爲王肅、束晳、皇甫謐、輩所僞作。其時未經永嘉之亂。古書多在。採摭綴緝。無一字無所本。特其文氣綏弱。又辭意不相連屬。時事不相對值。有以識其非眞。而古聖賢之格言大訓。往往在焉。有斷斷不可以廢者。至於姚方興之二十八字。昔人已明言其僞。直當黜之無疑。案。此爲持平之論。後人可不必更置喙矣。王氏名懋竑。字予中。寶應人。進士。由教授特召授翰林院編修。其文已梓者僅九卷。考證經史極明確。聞所著尙多。惜無由盡見之。

孟子先適梁後至齊

王氏又攷得孟子適梁。當在惠王之後十四五年。未幾。惠王卒。子襄王立。在梁蓋未久也。若依史記。以惠王之三十五年至梁。則距襄王之立。凡十七年。孟子在梁無如是之久。而書梁事亦不得如是之略。以惠王自言三敗之事攷之。齊虜太子申。在惠王之三十年。而喪地於秦。辱於楚。史記魏世家則以爲襄王五年、七年、十二年之事。由誤以惠之後元年爲襄元年故也。惠王屢經挫衂。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之至。必當在惠之後十四五年無疑也。至齊宣王當爲齊湣王。沈莊仲錄朱子語已云然。而大全不載。諸儒亦無及此者。案。齊湣王初年。彊於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其所以自治其國者。亦必有異矣。末年驕暴。以至滅亡。此則唐元宗、秦苻堅、之比。其初豈可不謂之賢君哉。故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王由足用爲善。皆語其實。而湣王之好貨。好色。好樂。好勇。卒不能以自克。末年之禍。亦基於此。後來傳孟子者。乃改湣王爲宣王。以爲孟子諱。蓋未識此意。約略孟子在齊。不過四五年。其去齊。當在湣王之十三四年。下距湣王之歿。更二十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則不得稱謚。故公孫丑兩卷。但皆稱王。乃其元本。而梁惠王兩卷。則稱宣王。其爲後人所增。無疑矣。

趙文子論舅犯

檀弓載趙文子之論舅犯也。其言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噫。舅犯誠仁人也。奈何謂其仁不足稱。余嘗病斯言之爲過。後見武進蔣濟航先生集中。有子犯論一篇。語極痛快。論曰。人苟利之爲見。則趨

之唯恐不及其能舍曰前之富貴而邑邑俟諸十九年之後乎人苟不顧其君則無往而顧其君者其能拂君之欲逢君之怒舍安樂而馳驅犯難以圖不可知之霸業乎且秦穆之勸重耳以復國也不可謂非忠告異言也而當日辭之若浼曰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痛乎其言之深切著明也迄今誦其言有不黯然心傷者乎以正人心以篤父子仁莫大焉至其以璧授公子數言所以儆前此食肉之言而探其意也夫人於患難時有小忿而至于戈以逐則君臨時生殺唯命能必其念前勳而懲其忿以相宥乎於頗頡有明徵矣是知子犯之言惴惴非求利也而乃文致其罪寃矣此論出而於人意乃始暢然蔣名汾功余同年丈人也其古文足名家生平於孟子用功尤深著有四編皆推闡其文義者

鉏訓立薅斫

說文鉏立薅斫也今二徐本俱作立薅所用也係後人妄改蓋不知斫之爲義而疑爲所字又以不成文而更增一用字因使讀者不復致疑今幸廣韻鉏字下所引尚不誤得以正之爾雅釋器斫謂之鐯郭注鐯也說文訓鐯爲大鉏淮南精神訓繇者揭鐯而兵略訓奮儋鐯以當脩戟長弩高誘注並訓鐯爲斫此皆可以爲斫即鉏之確證

濂爲溓之重文

今說文無濂字蓋以道得唐人說文本以校徐鼎臣本著叢記許氏文字一書其三册樓大防曾見之攻媿集中答趙崇憲書載麗氏說曰溓徐力鹽反唐力檢反从水从兼徐本曰薄冰也一曰中絕小水唐本曰薄冰也或曰中絕小水又曰淹也或从廉徐氏闕濂字案素問夏三月之病至陰不過十日陰陽交期在溓水楊上善曰溓水靜也七月水生時也然則从兼者亦古文廉字非兼并之兼以上皆以道說大防案素問二十四卷陰陽類論溓水注云溓水者七月也建申水生於申陰陽逆也楊上善云溓廉檢反水靜也七月水生時也唐本既曰或从廉則非無濂字據此則周子之濂谿與元次山之唐晤語出於意見者自不同段文云溓水出瑯邪靈門盧山則溓字非次山體造也錢竹汀說

泔之奧之

荀子大略篇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奧之楊倞云泔與奧皆烹和之名未詳其說文弼案非烹和也曾子以魚多欲藏之耳泔米汁也泔之謂以米汁浸漬之門人以易致腐爛食之不宜於人或致有河魚腹疾之患故以爲傷人說文奧宛也宛奧也奧與宛皆與鬱音義同今人藏魚之法醉魚則用酒醃魚則用鹽置之甕中以鬱之可以經久且味美奧如鬱韭鬱麴之鬱鬱韭見說文酷字下鬱麴見釋名皆謂治之藏於幽隱之處今魚經鹽酒者於老者病者極相宜正與傷人相反

臞脊

釋名言語篇煩繁也物繁則相雜撓也省嗇也臞脊約少之言也省與煩相對成文此篇例皆如此或因太平御覽移入人事部瘦人類中引作省瘦也臞瘦御覽本誤省約少之言也遂依此改舊文不知臞字本亦非誤周禮地官大司徒注云瘠臞也又廩人注云不售而在廩久則腐瘦臞腐敗釋文並云臞又作臞音稍疏引考工記梓人云大胷臞後臞是細小之義故云瘦臞是疏所據鄭注作臞字也據此則釋名定當作臞脊舊本但譌臞從日旁耳不當改爲臞瘦考工記臞作燿又案省瘦亦可通但非釋名本耳周禮大司馬馮弱犯寡則眚之注眚猶人眚瘦也古眚省通用春秋莊廿二年肆大眚公羊作肆大省周禮大司徒眚禮即省禮

龍城札記卷二

應廬

宋胡宿文恭集館中候馬詩落句云去騶呼已遠自笑守應廬又上小謝學士啓中亦有更直應廬句此用應休璉百一詩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然亦太牽強集中往往類此因老子有如登春臺語即用老臺因杜牧詩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即用作詩戶因北山移文有昔聞投簪逸海岸即用作海簪太守堂曰雌堂稱天曰杵天皆生僻不可爲訓宿詩佳處固不減唐人而闕湊之病正當分別觀之又其於小學及經史音訓率未留意故押韻及詩之平側閒亦多誤

劉須溪

向來聞人言宋廬陵劉辰翁之號乃劉須溪須與頴同音義不當作須字今見施愚山先生蠖齋詩話中辨此字云廬陵有龍鬚山溪出其下須即古鬚字曹輔送周吉州詩云廬陵太守告我行先把廬陵爲君說龍鬚山對般侯池池面山容兩淸絕據此當作須溪無疑

鐵鞏蛟龍

凡江湖大川之處皆鑄鐵器以鎭之以蛟生於水而性畏鐵故或投之水中或置之岸側所以豫防其害也順天　劉李河倚橋有長鐵篙二俗人相傳以爲梁王彥章所用之鐵槍非也余至岳州見洞庭湖

側有鐵械長沙學使署大門內有大鐵鍋江寧城側有鐵鍑形似所以止舟者而絕高大十數人舉之不能勝即城中前明鐵廠今改爲書院門外亦有此物此皆余所見者他處諒亦尚多案梁書康絢傳築浮山堰將合淮水漂疾輒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有蛟能乘風雨決壞厓岸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鬲小則鋸鋤數千萬斤沈於堰所然則槍械鍋鍑等器其意亦猶是也

古人書悲

王仲宣公讌詩云管弦發徽音曲度清且悲潘安仁金谷集詩云揚桴振靈鼓鐘管清且悲陸機文賦云猶弦幺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又詩聞夜撫鳴琴惠音清且悲即魏晉以前亦皆尚悲韓非十過篇晉平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又問音莫悲於清徵乎曰不如清角王充論衡書虛篇云夔性知音律調聲悲善又感虛篇云鳥獸好悲聲耳與人同也自紀篇云悲音不共聲皆快於耳古詩上有弦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史記刺客傳高漸離於宋子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阮籍樂論桓帝聞楚琴悽愴傷心倚房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乎爲琴此正不必登以雍門數旨而已能使人淚承睫也然不知古人之意何以獨喜悲如此蓋絲聲本哀素女鼓五十弦悲音過悲黃帝使破爲二十五弦悲究非和平之音其好尚當起於戰國時耳

安禪

今人常語勸人休息曰安耽大約作此耽字頃觀宋范忠宣純仁集有和王微之以足疾不赴西湖賞雪詩云湖光映雪凝深碧野色當軒屬素紈心似白公何盧脚燕堂深鎖小安禪自注二字其下云音丹作此安禪字案禮記玉藻禪爲絅乃衣之無裏者得與單通用曹憲注博雅云今人作襌褲字艸下著溥失之然則單薄亦當用此禪字僧家有所謂挂單者即挂禪也香山詩：既有心情兩用脚，范詩中用此語。

米糵

余向見樓攻媿集有米糵詩二字甚新因筆之鍾山札記中今見宋陳造江湖長翁詩中字作米蘖云予以病愈不食麪此所嗜也以米蘖代之詩云厥初木禾種移殖雲水鄉粉之且糠之一縷百尺彊勻細麪吐絡潔潤鵝截肪吳儂方法殊楚產可倚牆嗟此玉食品納我蔬菽腸匕筯動輒空滑膩仍甘芳豈惟供食餌政復奴枕擲即今弗泊蹙頗思拳君王又見楊誠齋集中詩題有云上元夜屑粉爲繭絲以卜一歲之禍福亦米糵類也吾鄉細粉略似之然亦澄麥屑之鮮白者爲之亦非米也蘖字見玉篇胡甓切訓饘也與廣雅同米糵俗所呼以形相似耳蘖字但以音相近傳之未必確蘖上聲糵去聲俗閒或混然無別也

郝經鴈足繫書

宋留元使郝經於廣州十五年經乃於九月一日用蠟丸帛書繫鴈足祝之北飛事載元史余嘗疑之九月鴈正南翔之時安得北飛以爲好事者傳會未必實然然當時吳澄袁桷蔡文淵李源道鄧文原虞集宋濂皆有題識並無一人致疑者則事必非妄造今攷得繫書雖以九月而虞人獲鴈於汴梁金明池實

以至元十二年之三月事方明白且經詩云霜落風高悉所知歸期回首是春初詩意本不望其九月即北徂也於是疑乃釋然

省心雜言

向測林和靖集者以省心雜言一編附於後以爲林逋所作元時刻於虎林西湖書院者已如此余曩以宋史藝文志載有李公省心錄以爲李邦獻所著今觀宋景濂集有云王敬巖僅編朱子語錄續類之書其第四十卷雜類篇云省心錄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靖也濂謂朱子之言必有所據當以沈道原爲正然余以爲謂李邦獻沈道原作者其書皆名省心錄而此則名省心雜言未必同一書以爲非林處士所作者謂逋之所優者詩爾法語格言可以垂世而範俗者逋或未之有聞此又全出私意揆度之見處士清高絕俗名勳公卿夫豈僅以其詩云爾乎且其言亦平實謂逋必不能作此語抑何其太輕視逋也余則以爲省心錄當歸之李與沈或二人皆有此書同名未可知也省心雜言當歸之逋刻於西湖書院者序已云和靖處士林逋所作夫豈不審而妄取他人之書以附益之乎又有疑爲河南尹焞所作者則以和靖之號偶同故耳是皆疑逋爲不能作此言者無乃過與余於拾補中據宋史謂李邦獻作今重思之仍歸之林處士以無改前人相傳之舊庶爲得之

一甲二三人亦可稱狀元

元茶陵李祁以一甲第二人及第而其鄉人通稱爲狀元似出乎鄉里之私相褒崇然宋時固有二三人亦稱狀元者周益公省齋文集中有回姚狀元穎啓回第二人葉狀元適啓回第三人李狀元寅啓則知稱李祁爲狀元尚沿宋制西涯亦不知第二人之本合稱狀元也

船倉

船倉倉字今人加舟旁字書無此字攷唐元微之遭風詩檣烏斗折頭倉掉水狗斜傾尾纜開宋賀方回艤舟秦淮詩篷卑每礙幔倉狹纔容鄰又有迴燈撤杯案抱被宿船倉之句又楊誠齋詩船倉周圍各五尺且道此中底寬窄皆是倉字近來梓張功甫南湖集詩中有枸橘花繁雪有香風吹成陣入船艙乃作舟旁倉此蓋沿俗作而不攷之古也

煞神

人死陰陽生以死者之日時判爲某日當接煞其來有尺數高下不等至其日陰陽生來爲作法其家於死者之寢設坐陳其遺衣服候時謂神當來子孫先於寢處伏地哭後隨陰陽生遍歷死者生時所到之處一周而後止焉南方俗如此北方則避煞空其室以灰布地翌日視之灰上有雞足形即煞神至之驗也然昔未有言及者余案周禮春官司巫云凡喪事掌巫降之禮鄭注云巫下神之禮今世或死既斂就巫下禓其遺禮乃恍然於近世之所謂接煞即古巫降之禮周漢即已有之陸德明音禓爲傷傷與殺即一聲之轉煞即殺字世人又音轉爲賽今之陰陽生即古之巫也則今世所行未嘗不本於古孔穎達正義云郊特牲鄉人禓鄭注云強鬼此禓乃當家之鬼

檻星門

今文廟外門謂之檻星門，相傳舊矣。嘉興李秀才富孫謂檻星爲諸，當作靈星，以周頌絲衣詩序云，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繹之禮在門外，則門爲靈星之門，祭靈星有尸，故云靈星之尸，此可正世俗以靈爲檻之譌。然以余細考之，孔穎達正義謂高子別論他事，祭靈星之時，以人爲尸，後人以高子言靈星，尙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漢書郊祀志，高祖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是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唯有此耳。案靈星有尸，如祭泰山亦有尸，此無足異，若釋所賓之尸，卽昨所祭之尸，何必別之曰靈星之尸，是則高子乃別論他事，無可疑者，若靈星主農祥，何以獨繫之於門，門爲五祀之一，又不宜以他神廁之，然今人所稱檻星門，卽改作靈星，亦無不可，以二字本通故也，而決非天上之靈星，何以證檻與靈之通也，左氏定九年傳，陽虎載葱靈，賈逵曰，衣車也，有葱有靈，孔氏謂兩旁開窗，葱中豎木，謂之靈，今人猶名葱木爲靈子，如賈、孔所言，葱卽窗，靈卽檻也，今檻星之制，其上截亦豎木爲之，正合孔氏之說，淮南主術訓更謂之零星之尸，更可見不專指靈星，至星之爲義，實雜強通，漢時別駕車轓，謂之屏星，此車當也，謂之屏可矣，何以亦連星爲名，梁侍講同書云，門之制，古亦必有彩飾如會弁然，屏星之制，亦當相類，故皆有星之名，今之等星稱星，亦猶是也，此於古制已無可考，然不可指門名因天上之星，較然明矣。

檜

陳壽吳志朱桓傳，桓子異字季文，權謂異從父據曰，本知季文檜，句定疑近之譌，見之復過所聞，何氏焯云，檜疑卽快字，案何說是也，陸雲與陸典書云，此君公私竝檜，年長而志新，齒邁而曾勤，家宗美者也，近人文中用檜定二字，定字必是誤寫，不當連上檜字讀，又官本吳志，徑改檜爲獪，謂言其狡獪，則與上文辭對稱意語意全失，蓋快自是吳人贊美常語，張承與呂岱書，稱其事事快，顧榮薦甘卓，謂其膽幹殊快，則知檜亦正與快字同，且字之從口作噲者，亦有快義，詩小雅，斯干噲噲，其正箋云，噲噲猶快快也，淮南精神訓，噲然得臥，宋書樂志四，吳鼓吹曲從歷數篇，鼓往以察今，我皇多噲事，噲檜音皆與快同，而義亦隨之，古人所以多通用也。

婦人亦稱丈人

顏氏家訓風操篇，自古未見丈人之稱，施於婦人，以此譏周宏讓，案論衡氣壽篇，人形一丈，正形也，名男子爲丈夫，尊公嫗爲丈人，又史記荊軻傳後，敍高漸離擊筑事，有家丈人語，索隱引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爲丈夫，尊婦監本作父，嫗爲丈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丈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卽張博母也，又古詩云，三日斷五匹，丈人故嫌遲，以上皆小司馬設，今本史記正文，丈人作大人，而舊本皆作丈人，蓋本是丈人，故索隱先引丈夫發其端，若是大人，則漢高霍去病等皆稱其父爲大人，小司馬胡不引，而反引張博母乎，亦不須先言丈夫也，古樂府又有丈人且安坐，丈人且徐徐之語，乃婦對舅姑之辭，至丈人故嫌遲，憲偏主姑言，下言遣歸，則當象白公姥，是姑亦得稱丈人也，乃史記聶政傳，嚴仲子稱政之母爲大人，又

本作夫人，注引正義語，與索隱同，而皆作大人，愚謂大人、夫人、皆丈人之譌，顏氏謂古未以丈人施諸婦人，此語殊不然。

岐嬀

倘書泰誓下，光于四方，顯于西土，傳云，言其明德充塞四方，明著岐嬀，宋本是嬀字，攷之足利古文亦正同，而今本多改作岐周，案嬀從三人卽衆字，由識者少，遂誤改之。

春王正月

此周建子之月也，故加一王字，以別於夏時，案夏小正，正月上有春字，四月上有夏字，七月上有秋字，十月上有冬字，此之謂夏時，傳小正者，以傳崧卿本爲最在前，傳本有春夏秋冬字，而後來諸本皆脫去，孔子云，吾之杞，得夏時焉，若但有月而無時，則何以謂之得夏時，然謂夏時之春正月若彼，今則時王之正月，不與夏同，左氏又增一周字，而義益顯，後人因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謬說，長言攻辯，其實只一王字，而周之不同於夏，已判然莫能易矣，無爲費辭矣。

衞風淇奧倚重較兮

今本倚作猗，攷宋本足利本，猗竝作倚，正義云，倚此車較之車，則爲倚字明甚，若猗乃美辭，上以寬綽美其人，此卽美其車較，似寬綽亦指重較言矣，作倚爲是。

周書君牙先王與先正當互易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當句，永懷堂本正作王，足利古本亦同，皆誤，下云舊典時式，傳曰，汝惟當用先正之臣所行，此正字乃當作王，先王之臣，正解先正二字，先正謂臣，不必更費之臣二字。

裘杼

韓詩外傳云，君子之居也，綏若安裘，爰若覆杼，桐鄉汪氏晉取裘杼二字，以名其樓，然其實杼乃杼字之譌，杼卽盂也，杼覆則平穩，無虞傾倒矣，漢書東方朔傳，有安如覆盂語，正與此同，余又檢佩文韻府，杼字下載韓詩外傳作杼字，不作杼，是已，然上聲杼字下亦載之，此則修纂之見識有殊也，杼乃機之持緯者，卽今之所謂梭，於覆字殊無當，今樓名裘杼，但取字新，而義實未嘗一細攷耳。

資絺資皮

今時居貨以待售謂之置，古則謂之資，語有輕重耳，周禮司市注，販夫販婦，朝資夕賣，疏云，資若冬資絲，夏資絺之類，則資者朝買資之，至夕乃賣，故以資言之，今本改作冬資絲夏資絺，則以吳越春秋有冬則資絲，夏則資皮語，故易之，然大賈多錢，始能豫儲以待時，非販夫販婦之所能效也，且疏之意，只以釋資字義耳，意不主乎絲絺，故不引成文，舊本卽貼販夫販婦言，不改亦可。

董黯

虞翻對王府君言會稽人物，首舉孝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怨親之辱，白日報讎，案會稽典錄云，董黯字孝治，家貧，採薪供養，母甚肥悅，鄰人家富有子不孝，其母甚瘦，不孝子疾黯母肥，常苦之，黯不

報及母終負土成墳竟殺不孝子置冢前以祭詣獄自繫會赦免余嘗疑此舉似太過彼鄰子但辱其母耳何便殺之及讀周禮調人云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康成注云謂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而殺之者如是爲得其宜雖所殺者人之父兄不得讎也使之不同國而已疏云古者質故三者被辱其子弟及弟子則得殺之乃知董黯亦猶行古之道也今寧波尚有孝子祠其後人甚盛

狌狌猩猩

狌狌與猩猩似二獸狌狌善走猩猩知人前代名字嗜酒被縛不相同也山海經南山經狌狌讚云狌狌似猴御覽作狐走立行伏懷木挺力少辛明目蠶廉迅走豈食斯肉海內南經又有一讚云狌狌之狀形乍如犬厥性讒往爲物警辨以酒招災自貽纓胃是兩者性行不同後當作猩猩今亦作狌狌誤也乃太平御覽獸類只有猩猩無狌狌載山海經前讚改作猩猩似狐不載後讚乃又有郭璞猩猩讚云能言之獸是謂猩猩厥狀似猿集作猿號音若嬰自然知往類測物情與山海經後讚略同其爲猩猩無疑矣而前讚止言善走不言讒往則狌狌非卽猩猩乃山海經俱作狌狌御覽又俱作猩猩似皆失之不考

朔南暨

丁君希曾云暨以旣爲聲說文云日頗見也頗卽易無平不頗書無偏無頗之頗頗者偏側也因此得禹貢朔南暨之解蓋此朔南卽黃帝素問立於子而面午立於午而面子之處也此地日不當人頂僅見其偏側耳暨字上從月旣望之旣下從旦日初出地平也緣太陽祇行赤道南北二十三度半以外者皆背其極向日而立故篆文北字作㔾象兩人背乎北極而立於地之形謂日在其南人各就日向暖也此立於子而面午之說也漢地理志交阯郡有北戶交阯爲中國極南之郡故人皆面北開戶以向日此立於午而面子之說也堯舜誕敷文德民之被其光者東極於浩渺之海西阻於崔嵬之山至朔與南則以日頗見爲界由兩極之下寒冽異常居人鮮少故以朔南暨爲聲教訖于四海之證驗也周書君奭篇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在周且然而況唐虞之際乎此亦可爲朔南暨之一證

而與能古音義同

耐爲古能字見禮記禮運注又案而字亦與能同齊策四而治可爲管商之師呂氏春秋不侵篇作能治呂氏去私篇南陽缺令其誰可而爲之又不屈篇施而治農夫者也又士容論柔而堅虛而實高誘注皆以而爲能其注淮南亦同新序三不以官隨愛而當者處之今本而有作能者後人改也禮運正義謂說苑能字皆爲而今說苑書中不見有能字作而者亦皆爲後人改之矣論衡福虛篇載田文之言云如在戶則宜高其戶誰而及之者此皆古書之未盡改者也

縣亶鄒單是一人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有鄒單、字子家家語弟子解作縣亶字子象史記無縣亶家語無鄒單案此實一人也單字到懸作鄒古堯切縣名作鄒與鄒同音漢書地理志鉅鹿郡有鄡縣師古音苦幺反續漢書郡國

志有鄡無鄒正以鄒卽鄡也亶又與單通太王亶父亦作單父可證唐贈鄒單爲銅鞮伯宋大觀中補贈聊城侯而不及縣亶當亦知其非二人也廣韻注作縣亶父孔子門人史記索隱作縣豐王伯厚云禮記檀弓有縣子豈卽其人與蓋諸書作縣者多遂無知縣亶之當爲鄡亶鄡亶之卽鄒單矣

更受古互用

梁陶貞白注鬼谷子摩篇云爲通者說謀必慮受舊本受作更又注決篇云若乃去其禍利則疑者不受其決受亦作更人以更字必是誤寫余以爲古更受二字往往互用周禮巾車歲時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爲更儀禮燕禮更爵注古文更爲受大射儀注亦同左氏昭廿九年傳以更豕韋之後史記更作受則知古來更與受可以互通舊本陶注猶是元文若受字必是近人不知而妄改也

鶴鳴于九臯

詩鶴鳴于九皐皐本作臯乃因臯字形近而譌臯、古澤字見玉篇何義門焯讀太令上首之次五曰鳴鶴升白深澤階天不能澤與鶴德協韻澤卽易所謂鳴鶴在陰也深澤爲陰不當作皐

那亦音聃

那說文本作䣄从邑冉聲今經書中多寫作那音諾何反莊十八年左氏傳遷權於那處釋文那又作䣄同乃多反今案史記索隱作那字云邯與聃季之聃同音奴甘反與說文冉聲正合然世人之知者少也錢氏馥云寒歌二韻在古自通如難从人難聲而音諾何切鼉从黽單聲而音徒何切容齋隨筆引唐韻云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閒音以韓爲何字隨音變遂爲何氏全謝山經史問答云鄲侯周緤本傳引蘇林注鄲音多寒反此讀如字爲是而史記緤本傳亦引蘇注但云音多則斷脫去下二字而史漢二侯表亦然漢志引孟康之言亦然水經注所引亦然丁氏集韻於是竟添一條曰鄲音當何反則更無有疑之者矣案全氏之說非也鄲之音多與鼉之音佗正相同昌黎送何堅序云何於韓同姓爲近蓋因音相近故知其本同姓也

龍城札記卷三

士冠禮無見父與賓之文

冠者既冠訖，見母，見兄弟，見姑姊，獨無見父與賓之文。賈氏疏云：蓋冠畢則已見也。蓋者疑詞，想當然耳。然畢究不穩。余謂凡禮皆不相參，主賓酬對，子安得參雜其間，且當賓之前，子亦不便舍賓而爲私敬。況父之尊，豈以成人故，而卽答子之拜，若賓則當往其家拜始爲敬，不當因冠所之便，而苟簡以見之。至經云見於母，見於兄弟，見卽是拜，乃說經者謂母與兄弟皆先拜冠者，母之所以先拜者，以子所執之脯從廟中來，故爲脯而拜，此實曲說。禮記冠義云：成人而與爲禮也，與者兩相與之詞，子拜，母亦拜之，是之謂與，母之拜，肅拜已耳，弟與兄相連成文，弟必不先兄而冠，兄必不特見之，妹亦猶是也。有謂姑姊中含有妹者，非，或謂賓退而始見父可乎，夫祭尚過時不祭，以此推之，亦必無俟賓退而始行見父之禮明矣。

繼室

女有家，男有室，室卽妻也，繼室卽繼妻也。有嘗近人文中用繼室爲不當者，裴世期注吳志步夫人傳，引吳歷云：劉纂先尚權中女，早卒，又以小虎爲繼室，何義門云：繼室之名，於時已謬，故委巷之書，君子所愼意焉，以左氏所云繼室以聲子者，乃媵耳，非再娶也，然昭三年左氏傳，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又何以云乎，吳歷乃胡沖所著，是史家，亦非小說也，又近人稱首妻爲元配者，亦本左傳之元妃，古稱妃爲配，嘉

繼曰妃

表德兩字可不全舉

史漢注中引鄒誕生、鄒道元、諸人語，多只稱鄒誕、鄒元，書舜典正義中稱錢樂之，亦不連之字之字本語辭，如義、獻、父子不相避，義尤可省。

尊上

稱人之親曰尊上，宋書孝義傳，許瑤之以絲一斤遺郭原平曰，以此奉尊上耳，原平乃拜而受之，拜受，重其爲親也。今本宋書及南史，俱作以此奉尊上下耳，下字衍，本卷內，顧說之謂何千平曰，尊上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亦稱其母爲尊上，可以互證，子平稱其母爲尊老，今杭人專以自稱其父云。

屐

屐可以遊山，亦可燕居著之，謝安之屐齒折是也，紈絝少年喜著高齒屐，見顏介家訓中，大抵通侻之服，非正服也，宋阮長之爲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著屐出閣，依事自列門下，事見南史，蓋宮省清嚴之地，宜著履舄，在直所容可不拘，而出閣則必不可以褻，此其所以自劾也，宋書屐字作履，當是字誤，至鄭樵通志則故云誤著鄰省屐出閣，則於本事全失，若但誤著鄰省之屐，固不疑於盜竊，何至自劾，且同省可以誤著，而鄰省不容誤，卽或有之，而我必先屐以往，足以相抵其誤，自明於法無礙，何用自列，此雖小事，亦可爲作史者鹵莽之鑒，漢、晉、宋諸史之志輿服，於履舄之制皆不詳，固不知周官屨人之遺意矣。

塑像

楚辭有像設之文，漢時休屠王有祭天金人，後世祠廟之頒於祠官者，如先聖、先賢、山川、城隍、之神，亦皆合士以爲之像矣，明洪武時，少革其制，至嘉靖，用張璁之議，詔天下盡革塑像，而用木主，余讀元人姚燧汴梁廟學記云，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士爲主以祀聖人法也，短長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驪長安新廟成，繪六十一人與廿四儒於廡，畫工病其爲面之同，縱人觀之，而擇貴臣圖其上，蓋肖今人之貌，而冠以先賢之名，使過而識者，抵掌相語曰，是某也，是某也，未見其起敬於他日，顧先足來不恭於一時，是塑像之失，昔賢已有議之者矣，明馮從吾一生講學，其在關中，當事有惡之者，毀其書院，曳夫子像於城隅，是當時天下仍有不用詔書者，余乾隆辛酉過鄒拜孟子廟，廟故有孟子像，樂正子旁侍，顧炎武日知錄謂愚俗之人難曉，信然，夫小人無忌憚，至敢毀棄聖像，固罪不容逭，然其塑之者亦非也，或有謂廟者貌也，應有塑像，此附會之說，明者宜一斷以理，云趙孟頫云，古有作俑，蓋已爲塑像之造端，顧氏云，嘉靖九年，詔革先師孔子封爵塑像，有司依違，多於殿內添砌一牆，置像其中，以塞明詔，甚矣愚俗之難曉也，余則以爲此尚非有司之失，蓋像之舊有者，頓加毀棄，亦所未安，唯以牆屏隔，不加修治，任其自化，如此處置，頗爲得宜，余所謂愚俗之難曉者，則在既革之後，而又增塑之者耳。

甕

餘姚之地，以器名者甚多，蓋山之隈曲處可居人者，考字書並無甕字，前代名人集中卽有之，今邑志亦

即書此羿字。予以爲此本作奧。而後人乃從俗加山耳。謝靈運山居賦云。遠東則天台桐柏。方石太平。二韭四明。五奧三菁。白注云。二韭、四明、五奧、皆相連接。案今四明山在餘姚縣南。東連慈谿。西引上虞。有大韭、小韭、菁山、菁江、皆在縣境。則今之所謂嶴。非即昔人之所謂奧乎。今嶴名甚多。有不止於五者。他若閩、粵、瀕海之地。亦皆有嶴。不獨餘姚爲然矣。

近見宋陸務觀家訓。言其先人墓在九里袁家嶴。作嶴字。又明上虞謝肅爲餘姚黃菊東珏墓銘云。其葬在上虞建隆嶴。作奧字。古字少。多通用。後人往往各從其類增加。以殊別之。此奧字之加山。或上。或下。或旁。雖不同。要即一字。其由來已久。後之編字書者當收入。

尺赤升勝石碩並通用

明楊慎每以尺牘爲赤牘。考北齊平等寺碑云。永平中。造定光銅像一區。高二丈九赤。宋劉孝標集異州新異城記。尺字作赤。爲明鄧士望改去。而著其說於後云。雖正韻有官府文移。借用赤字之說。不若直用尺字爲長。又漫塘有回韓守減苗斛劄。升字作勝。亦爲改去云。考韻書無通用者。予嘗見三輔黃圖有云。御宿園出栗十五枚一勝。大梨如五勝。落地則破。則升之爲勝。古即有之。升與斗形近。史傳亦往往差互。又石亦作碩。通典有之。此雖官文書防弊之法。如一二等字之改從筆畫多者。然要不爲無本。今尋常書札固不必爲此以駭俗。而或至以誤字疑之。則亦未考古來本亦通用也。

帳構

鄉前輩厲鶚樊榭集中有魏景初帳構銅歌。注云。狀圓如筩。徑一寸。長四寸許。中空而底方。旁出岐枝。有孔。上有字云。景初元年五月十日中尚方造。長一丈。廣六尺。漆平坐帳上廣構。銅重二斤十兩。凡三十二字。八分書。邗上方西疇所藏。又云。南史崔祖思傳。劉備取帳構銅鑄錢。以充國用。帳構銅之名。僅見於此。余案宋書禮志及江夏王義恭傳。作帳鐫云。帳鐫不得作五花及豎筍形。此亦見於史者。

古音字

古人於字之難識及疑似者。往往即他語以相比況。漢書注。鯫音淺。鯫。傳音亭。傳之類。若作鯫音淺。鯫之鯫。傳音亭。傳之傳。人更易曉。而古人往往省之。晉郭璞注方言。猶然。爲音指撝。蓋音翡翠。劌音鰿魚。廢音鏖約。亦有出三四字以外者。其注爾雅、山海經、亦當爾。山海經中多改從今例矣。如縣雍。音汲。甕。乃誤改爲名汲甕。尤謬。漢書注。縣名莫黽下。音忉怛。狋氏下。音權精。此自音黽爲怛。音狋爲權耳。非連莫讀忉。併氏讀精也。今人不曉古例。往往誤讀。不知音兩字者。古人自當作忉怛二音。權精兩音。又自有例矣。縣名以氏稱者甚多。又莫字人所易曉。故古人不嫌相混。陸氏釋文。音一字亦連引數文。在今時自當從今人體例。一讀了然。而古人音訓亦不可不知。昧者至謂鯫生之鯫音淺。而鯫字爲膢。羣生嘿嘿音湛湛。露斯。又增一湛字於湛湛之上。皆失之不考。

莒人滅鄫

公羊襄六年春秋。書莒人滅鄫。鄫以外孫莒公子巽姓爲後。何休云。莒人當坐滅也。陸淳云。鄫以莒公子爲後。罪在鄫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書鄫亡。不當但責莒人。劉敞權衡深取淳說。文昭案。莒人苟無因以爲利之意。何不以大義辭之。令其自擇宗姓以爲後。於王者興滅繼絕之道。豈不有合乎。而乃貪其土地。甘棄其子於異姓。罪安可赦。夫與爲人後。與賣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一例爲聖門所擯。則何氏謂莒人當坐滅。此語正得書法本指。陸劉之說。吾所不取。

鍾山札記

盧文弨著

鍾山札記自序

吾生無益於人，尙思有所託以見於後世，亦自笑其愚也。雖然，少受父師之訓，朝夕啓牖，得有微明，長而從四方學士大夫游，獲聞其緒論，增長我之智識良不淺。昔人云，勝讀十年書，豈虛語哉。古之君子，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庶得美草，尙呼其羣，而況於人乎。故隨所得輒錄之，不暇詮次，分爲四卷，不辭鞭取之誚，幸免攘善之失。余前後忝鍾山講席最久，故以鍾山札記標其目。噫，余老矣，兒輩皆弱，不忍辛苦纂集之，復爲煙飛灰盡也。飢寒不恤，而剞劂是務，傳聞於未聞之者，當不至視爲無用之言，不急之辯而棄之。刻既成，適臥疾在牀，幸身及見之，漫題數語於首簡，倘耳目尙未卽廢壞，或將更有述焉。

乾隆五十五年十月之望，杭東里人盧文弨識。

鍾山札記目錄

第一卷

字義不隨音區別
歸妹柔乘剛
虎賁
氏字古音與民相近
韓詩韓天之妹
天子鳴必待君命
射義卿大夫士之射卿當作鄉
冠義鄉大夫當作卿大夫
脾析卽脾脛
卒觶致實
大司馬圍
繕完葺牆
摶與專同
官學在四夷
繞朝贈策
提月
長言短言
糝謂之涔
論語子路子貢疑管仲非仁
毛叔鄭
別風淮雨
鮮有解義
椎政
史記韓非傳拂悟本連文
篇卷
藉神
厥機
蒐
曾子二子華元
鉄馬飾
蔡中郎集
婦人繫姓
虞麻聖德頌
薄者
釣藤
鴟鴞撮蚤

第二卷

詩考引韓詩異
檎船
㮚
八字
孫叔敖實蔿氏

勤望
易序卦正文誤入注
黨訓所
騄
炮格
格是
遂跣以下
大成午
鯛有紂音
准
福
麤粗
二八
佛比諸韻
鼓鐘
體令
聖于
後門
鄭康成周禮序
三禮目錄
大題小題
鄭氏詩譜
續漢書志
史記集解索隱正義
須葑菰
了戾
晉竹
簟
蘇桂作注誤
蜚蠊蟹
處必倉
范蠡流江
王菩
杌古文盤字
械
新唐食貨志之誤
興雨郝郝
駉駉牡馬
唐屯田
雄雌易辭
蹶九
一爵
同年丈人
薦表稱字
外三字
騏牝驪牡爭
中射
懷刷
覺有校義
卿
子思哭嫂
矧
兒郎偉
米纜
潘岳挾彈盈果
薩蹶擷當作蹶擷
二名不偏諱
唐文宗年號大和
槩當作槩即毅字
諫有聞義
常棍
蕭胡
門焉者閭焉者
苦急也
車中內顧
鄧扈樂
欲奇此女
劬錄
淩慄也
易象傳南用字皆書之誤
第三卷
候鴈北
原圃具圃
東平王蒼
山陽橐縣
魯與廣通用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
洗犬棄
相里造
校
事訓傳誰訓推
第四卷
倉浪
范氏
掌固
田祿
嗜與快同
夏姬三爲王后
審塗泥傳
唐人稱勝國爲大隨

嫂嫂
衆維魚矣
摸索
汋同被
商馮
衛戴公文公卽位年月
師子吼
蠶與蠶音義別
騎衛
氏與是同
賜有蠶義
說文證非本文
史漢目錄
史漢合傳
列傳中人有不妨再見者
嶧山石刻
二世刻石辭
議始皇廟文誤倒
奏罷更定
兩排讀法

鍾山札記卷一

杭東里人盧文弨

字義不隨音區別

余向讀周易八論，第一篇引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鄭康成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謂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竊疑易簡之易，讀以豉切，變易、不易、俱音亦，音不同，則義亦異，何以合而爲一。繼而知古人之於字訓，竝不因音讀之異而截然區別也。爾雅釋詁，台、朕、賚、畀、卜、陽、予也，若以後人所見，如鄭漁仲便欲以台、朕、陽爲予我之予，羊如切，賚、畀、卜爲賜予之予，羊汝切，而古人則不分也。又讀廣雅釋詁，遂、蠆、盼、吭、畢、焯、烋、竟也，若依後來讀法，則遂、蠆、盼、吭爲疆竟之竟，居影切，畢、焯、烋爲終竟之竟，居慶切，亦不當通爲一條矣。未別四聲以前，古人爲詩亦無平側之分，往往互用，義或與音不諧，後人往往疑爲假借，而不知字義之本不隨音而變也。何假借之有。聊書其略，以俟博學者考焉。

歸妹柔乘剛

歸妹彖王弼注，兌爲少陰，震爲長陽，少陰而承長陽，悅以動，歸妹之象也。其彖傳文云，无攸利，柔乘剛也。因有謂王注亦當作乘者，永懷堂汲古閣兩本注皆作乘字，此非也。以卦體而論，兌在震之下，自當爲承，

以爻言，則三五皆陰，乃居二四之陽之上，故謂之乘。注與傳文各有所指，此其所以異也。

虎賁

宋書百官志，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走也。今案周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軍旅則介而趨，皆以趨爲言者，以賁卽奔也。古字本通用。詩邶風鶉之奔奔，襄廿七年左氏傳、禮記表記、俱作賁賁。高誘注呂氏春秋壹行篇云，賁色不純也，亦引此句作賁賁。宋志乃以爲王莽輔政，以古有勇士孟賁，故以奔爲賁，此說殊不然。鄭康成注禮記樂記虎賁之士說劍云，賁，憤怒也，言牧誓僞孔傳云，勇士之稱，若虎賁獸言其猛也，並無取古人名之說。沈約之說，殊無典據。或謂奔字形同莽，故避其名，此又不然。奔古字作犇，莽字上下皆艸，中乃犬字，與犇字形近，莽又不改，何也。虎之色斑，奔必以怒，義未嘗不相貫也。（咸鎬堂案：鄭注樂記賁本虎賁之賁作，云賁讀爲憤，憤怒氣也。）

氏字古音與民相近

詩小雅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兮。宋劉韓以爲疧當作痻，病也。唐人避太宗諱民字，凡字从民者，皆省而爲氏，張參五經文字愍字下云，緣廟諱偏旁準式省從氏。凡泯昏之類，皆从氏，又珉字下云，莫巾反，禮記作瑉，是其例也。顧亭林、李安溪、皆以其說爲然，謂後人又於氏字下添一畫，讀痻爲氏，誤之甚矣。文弨考說文有痻字云，病也，从疒氏聲，並無疧字，又昏字云，日冥也，从日氏省聲，氏者，下也，一曰民聲，二徐本皆同。徐鍇於昏字云會意，元黃公紹韻會於疧字，但云一作痻，並不言本作疧。余以爲氏字古亦必與民音相近，觀今眞文韻中之字，多有與支微齊通讀者，如寅亦可讀移，純亦可讀緇，（非必由紂字轉。）辰亦可讀祁，詩吉日其祁孔有，鄭云，祁當作麎，史記正義敍證法治典不殺曰祁，獨斷祁一作震，（蔡明允證注作震，又作軍。）賁亦可讀祕，芹亦可通蘄，垠亦可通沂，（沂郯卽垠郯。）此類甚多，故知疧亦本與民聲相近，非本作疧而避諱改疧也。至昏字，漢以來往往作昏，凡偏旁之从昏者，卽說文中亦尙多有，元戴侗云，唐本說文昏从民省，此語殊誤，昏省去氏下一筆耳。凡字兩合者可省，民止一字，何由省之。但舊唐書高宗紀，顯慶二年十二月，改昏棄字，則昏字之改似有明文，然六朝至唐，書法不從正體者多，今金石所遺，譌謬不一而足，故昏字入閒多有從民者，今从氏，正是復說文之舊，而在唐人則以爲改，亦不足異。詩大雅桑柔，多我覯民，音民，此疧字亦當讀爲民，亦可云從瘠省，自後人音爲其支，或音巨禮，乃後人失其讀之誤，遂至今疑其與麻不協，欲改氏爲民，而始得聲，殊不知不改未嘗不得聲也。

韓詩磬天之妹

詩大明，俔天之妹，韓詩俔作磬，釋文云，磬也，毛傳卽以磬釋俔，則俔磬義同，說文俔、譬喻也，一曰，閒見也，竊謂俔從人從見，則見字義長，猶所謂見若神人也，譬喻之意亦在其中，未必卽以磬爲譬，韓非子外儲說上云，犬馬人所知也，且難磬於前，鬼神無形者，不磬於前，古磬磬同一字，以韓非之說證之，則俔可訓爲見，磬未嘗不訓見，在毛公當日，磬之義人所共曉，故卽以磬解俔耳。

天子賜必待君命

王澍，君賜車馬，乘以拜，（句）賜衣服，服以拜，（句）賜，（句）君未有命，弗敢卽乘服也。鄭注下二句云，君未有命，謂卿大夫受賜於天子者，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服之。至應氏鏞之說，則通上文爲一條解之，謂車馬衣服，皆視爵命之等以爲賜，雖所當得，然亦必致辭，待君再命之，而後乘服以拜，此說於正文殊爲不順。經所云車馬衣服，未必定是命車命服，卽云命車命服，當進爵之時，可以辭讓，既受爵矣，則車服之來，正與仕者之祿無異，既乘服以拜矣，又云君未有命，弗敢乘服，待君再命，然後乘服以拜，此於經文甚爲傾錯矣。王氏圻則又顯駁康成之注，謂必待君命，自是人臣敬慎之禮，若依注作諸侯之卿大夫爲使臣說，則其方受天子賜時，已乘服拜賜而歸，又獻於其君，待君命之而後乘服，是二天子矣，此說難通。蓋王氏以後世所見，妄疑古禮之未必然，不知當封建時，天子雖爲天下共主，而諸侯之在其國，亦得獨伸其尊，況受賜於天子，歸而致於其君，本自有確證乎。左傳昭四年，杜洩以路葬叔孫穆子，其言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鄭氏之注明有左證如此，奈何不考而妄譏之，且叔孫雖得君命，生前固未乘路也，此尤謙慎之至，不但如應氏所云，蓋君之尊得伸於國，卽父之尊亦得伸於家，如叔孫穆子之子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豎牛入示叔孫，入不示，出命佩之，叔孫不察，而遂逐之，亦怒其不由父命也，君賜必請之於父，王賜可不請之於君乎。又案尙書大傳，古者必有命民，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于其君，然後得乘飾車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如大傳所言，但命之卽得自爲，不必賜也，然則卿大夫之命車命服，亦豈必盡出君賜乎，故知此所云車馬衣服，不指命車命服而言，孔子將適周，南宮敬叔言於魯君，魯君賜以車一乘馬二匹，事見家語，此豈可謂之命車乎。

射義卿大夫士之射卿當作鄉

射義，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案凡賓賢能，詢衆庶，皆鄉大夫、州長、黨正、之事，鄉中之卿大夫士亦與焉，非卿大夫自爲射而行鄉飲酒之禮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必在爲中都宰時，故有選賢薦衆之禮，鄭注周禮鄉大夫職，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卽引此矍相之事爲說，鄉飲酒之義云，鄉人士君子曾於房戶之閒，賓主共之也，鄭注，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卿大夫、士也，今此說射禮，豈有反置鄉大夫而但說卿大夫之禮，但各本俱作卿大夫，究疑是傳寫之譌，射義正義中引此，正作鄉，可以取正，若是卿大夫燕射，何必先行鄉飲酒之禮。

冠義鄉大夫當作卿大夫

冠義，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釋文，鄉大夫、鄉先生、並音香，石經儀禮、冠禮、亦皆作鄉，敖氏云，鄉大夫，鄉之異爵者，或曰主治一鄉者，歷觀前人之說，未有疑鄉大夫之鄉爲誤者，高郵劉端臨謂，冠禮、冠義、皆當作卿大夫，此謂見爲卿大夫者，鄉先生謂已爲卿大夫而致仕者，見君之次，徧見卿大夫，如皆語趙文子冠，徧見六卿，是也，鄭解鄉先生爲卿大夫致仕者，蓋蒙上爲釋，賈疏云，先生亦有士，鄭不言者，經云，卿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略不言，據此，知賈所見儀禮本作卿大夫也，孔疏云，見於卿大夫，謂在

朝之卿大夫也。是孔所見禮記本亦作卿大夫。孔以在朝對致仕者。文義甚明。而今本正義亦竝改作鄉。并不誤者亦誤矣。劉、名台拱。今爲丹徒校官。考訂禮經。致爲精細。余常就以取正焉。

脾析卽膍胵

周禮醢人饋食之豆。其實有脾析。鄭司農云。脾析、牛百葉也。疏云。此無正文可破。故後鄭從之。此言非也。廣雅。百葉謂之膍胵。說文。膍、牛百葉也。蓋脾之與膍。音義皆同。析者、解析。正合百葉之義。析與斯賜音皆通轉。故脾析卽膍胵。此謂牛之脾胃耳。廣雅又云。胃謂之胲。說文亦以爲牛百葉。徐鍇繫傳云。牛肚也。其鳥之胃亦得謂之胲。然則司農所詁。正自不當破也。廣雅二語亦互文。

卒觶致實

禮記鄉飲酒義云。卒觶。致實於西階上。案。致實卽是卒觶。其所以別異之故。正義明言之云。既云卒觶。論其將欲卒觶之時。致實。論其盡酒之體。此二言極分明。乃上釋卒觶處。各本皆有誤字。本當云。卒觶。主人酬賓。賓立以卒觶也。宋本作賓卒立以立觶也。汲古閣本作賓卒立以據觶也。皆譌。今本於主人酬賓下。改爲主人先飲卒觶也。更大誤矣。此一節。自祭薦、祭酒、嚌肺、啐酒、并此卒觶、致實。皆指賓言。未嘗及主人。主人酬賓之觶。奠而不飲。此西階上卒觶。是主人獻賓之時。賓飲卒爵也。又注中酒爲觴實。足利古本觴作觶。今當依以改正。正義中觴字亦當并改。

大司馬固

顧氏炎武以大司馬卽司馬子魚。固爲堅辭以諫。今觀其諫辭。亦甚寬緩不迫。何堅辭之有。惠氏棟案。晉語云。晉公子重耳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韋昭曰。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固也。公子過宋。適當襄公之時。杜預注左傳。亦同韋說。皆據世本而言。蓋大司馬。所以別下司馬也。文昭案。左傳大司馬之官。在宋亦不多見。惠氏謂固卽公孫固。是也。謂下司馬乃子魚。非也。司馬卽大司馬。固文承上省一大字耳。考韓非外儲說左上說此事云。右司馬購強趙而諫。購強、似卽固之字。其義正相合。云右司馬。似當行師之際所別置者耳。其非子魚更明甚。子魚乃公子目夷。未嘗名固。史記宋世家以前後皆子魚之言。史公紀事多疎略。未足取以爲左證也。

繕完葺牆

左傳襄卅一年傳。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侯未之見。子產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有敝邑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語。季涪刊誤。謂繕完葺三字於文爲繁。當是繕字葺牆。以書之峻字雕牆爲比。近金壇段若膺謂古文無別字。不應忽及於字。完當本是院字。院、周垣也。牆垣蔽也。因其所壞者垣。故文伯之語亦不旁及。說文。院爲宴之重文。左氏古文本作院字。或因轉寫遺脫自旁。或字從省。卽以完爲院。刊誤之道非是。段、名玉裁。曾任貴州玉屏、四川巫山、兩縣知縣。精小學。著有說文解字讀。

摶與專同

昭廿年左氏傳。若琴瑟之專一。釋文云。董遇本作摶。音同。案。史記秦始皇本紀。摶心揖志。索隱云。摶古專

字。引左傳如琴瑟之摶一以證之。正用董遇本也。易繫辭上傳。其靜也專。釋文云。陸作摶。史記田完世家。韓爲因摶三國之兵。徐廣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山陽吳氏玉搢云。管子內業篇。一意摶心。亦專心也。又漢書蕭何傳。上以此剸任何關中事。師古曰。剸、讀與專同。荀子榮辱篇。信而不見敬者。好剸行也。剸亦同專。又樊噲傳。高后時用事顓權。師古曰。顓與專同。是專又可作剸。顓。嘉定錢詹事曉徵。以說文篇。當也。作摶爲正。然摶字从專。古人通用亦多矣。錢、名大昕。其學識近今罕有及者。

官學在四夷

左氏昭十七年傳。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石經作天子失官。官學在四夷。案。家語王肅注亦云。夫子稱官學在四夷。蓋天子失官。則官多廢。故無有能舉先代之典者。所謂官學。猶今言通經者爲經學。通史者爲史學。指專門而言。若鄭公孫揮之能辯族姓班位。晉夢墨之能言五官。其斯謂之官學與。

繞朝贈策

贈行以策。其爲輸策無疑。其言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示以知其情。傳氏謂蓋朝曾言於秦伯請留之。亦未見其必然。要之朝固未嘗與晉合謀明甚。乃韓非說難云。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元何犿作注。遂實之云。後秦竟以言戮之。此事未見出何書。豈非憑空傅會乎。士會使魏。秦伯賂遺之。朝纏不請留。亦斷不爲之畫去計。秦伯胡爲而戮之。失一賢臣。又戮一智士。有以知秦之必不爲也。

提月

公羊經。僖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置石于宋五。提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傳云。提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休注。提、月邊也。魯人語也。在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在陸德明時所見本。固有以提月改作是月。故釋文先云是月。如字。或一音徒兮反。陸氏不詳審傳文。及邵公之注。明是爲提字作詁訓。若作是月。何勞如此費辭乎。初學記晦日條引此。正作提月。陸佃注鶡冠子王鈇篇家里用提云。提、零日也。亦引公羊爲證。

長言短言

公羊莊二十八年傳。春秋。伐者爲客。何休曰。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伐者爲主。何休曰。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蓋同一字。而讀法有異。高誘注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諸書。亦有所謂急氣、緩氣、閉口、籠口之異讀。劉熙釋名。於天有以舌腹言者。有以舌頭言者。於風有以橫口合脣言者。有以敞口開脣推氣言之者。各方不同。漢書王子侯表。襄嚾侯建。晉灼曰。音內言嚾。說文。嚾、內言也。是讀法。明人刻監本。疑內言是詩巧言。遂改說字爲蒐。以附會之。毛本尙作嚾。說。蓋卽虞書之讒說。毛本是也。古人謂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童子入小學。師爲之辨聲音。審文字。離句讀。皆必以口相傳授。而後終身不至於譌謬。今世亦無此師。間有偶及此者。反笑以爲迂矣。

纏謂之涔

爾雅釋器、糝謂之涔、郭璞本糝作䊵、釋文云、爾雅舊文幷詩傳竝米旁作、小爾雅木旁作、其文云、魚之所息謂之潛、潛䊵也、積柴水中而魚舍焉、郭因改米從木、文昭案、太平御覽八百三十四引爾雅、尚從米旁作、幷引犍爲舍人曰、以米投水中養魚爲涔也、則糝之義益明、今毛詩正義爾雅釋文及疏、皆不載犍爲舍人語、臧鏞堂案、周頌潛正義引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涔、與釋文所云、郭氏前注、俱作木旁、李亦與舍人義同、以木乃以米之譌耳、

論語子路子貢疑管仲非仁

明顧端文憲成劄記有云、予頃讀孔子與子路、子貢、評管仲二條、殊可疑、因語予弟季時、名允成、季時曰、此恐是齊人張大之辭、而託於孔子耳、或齊論語竄入魯論語中、未可知也、謂出自孔子、似乎不然、予曰、弟此意見得極直截、近袁子才亦同此見、謂齊人最尊管仲、此必齊之弟子記之、其上章云、齊桓公正而不譎、下章云、陳成子弒簡公、非齊論而何、文昭案、孔子之門、五尺童子、並稱五伯、齊人在聖門者、若子羔、季次、諸人、見地特高、亦不應有此、班固謂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論語蓋門人所記、乃弟子之弟子也、故往往附載其師之說、荀卿、吳起之儔、亦出其中、流愈遠而失眞、故有此雜而不純之論、卽有以自經溝瀆爲不指名忽言者、亦曲爲之解耳、就使不指名忽、語氣亦覺抑揚太過、與聖人平日辭氣迥然不同、孟子學孔子者也、而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豈有聖人許之、而孟子顯貶之若是甚哉、有以知孔子之必無是語矣、袁名枚、錢塘人、由庶吉士改知縣、三十二而致仕、今居江寧、卽舊治所云、

毛叔鄭

逸周書克殷解、毛叔鄭奉明水、今俗本作毛伯、譌、宋元本皆作毛叔、與史記同、有謂毛叔名聃、見左傳、疏四年杜注、此毛伯鄭當別一人、余案漢書古今人表毛叔鄭下本注云、文王子、又大紀云、武王封庶弟鄭於毛、若以爵稱伯、則衛叔何以不稱衛侯、杜殆以左傳毛聃、連文而致誤也、陸氏左傳附注云、聃季是毛叔弟、何緣取兄名爲封國之號、斯必不然、又陶潛明四八目作毛叔鄭、不見於他書、亦未足爲據、書顧命有毛公、同召公、以諸侯人爲三公者、未知卽毛叔鄭否、

別風淮雨

尚書大傳、越裳以三象重九譯而獻白雉、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別風淮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鄭康成注、淮、暴雨之名也、自後諸書所引、皆作烈風淫雨、若說苑辯物篇、書舜典正義、詩蓼蕭臣工、及周頌譜正義所引、皆無有作別風淮雨者、劉彥和雕龍練字篇有云、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列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傳毅制誄、已用淮雨、元長作序、亦用別風、今本脫此二句、宋本有之、案古文苑載傅毅作北海靖王興誄云、白日幽光、淮雨杳冥、但其文不全、今雕龍誄碑篇所載、爲後人易以氛霧杳冥矣、蔡中郎集、中有太尉楊賜碑云、烈風淮雨、不易其趣、今俗閒本淮雨改作雖變、余所見者宋本也、安知烈風不亦出後人所改乎、元長序無考、唯陸士龍九愍有思振秋於別風之語、於產和所舉之外、又得此二證、

鮮有解義

列子湯問篇、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假敬順釋文引杜預注左傳、不以壽死曰鮮、案、此說非是、不以壽死、謂夭死或他故死耳、列子之所云鮮、則當以解剝爲義、若子魯問篇、作鮮而食之、與列子同其節彝篇、作解而食之、明鮮解一也、禮記月令、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呂氏春秋、作解落、亦其證、

推政

管子八觀篇云、右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挑銚而推、今本譌推、車者、注以挑爲歷銚、耰田器也、上、右厚愛而撫推車、卽推輪也、下云、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蓋推政卽因推輪爲說、用相比況、今本皆譌爲推政、推政當作何解乎、

史記韓非傳拂悟本連文

韓非說難云、大忠無所拂悟、今本史記、乃以下句辭言無所擊排之辭字、與悟互易、案、非本書作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擊摩、悟、古與忤通用、呂氏春秋蕩兵篇、百姓之以悟相侵也、立見、亦是以悟爲忤、索隱正義所見本、尚是拂悟、索隱解云、不拂悟於君、正義云、拂悟當爲咈忤、古字假借耳、不知後何以互譌、

篇卷

篇、卽卷也、漢藝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有謂其無卷數、裴駰爲集解、則分八十卷、隋志始以一篇爲一卷、此語殊不然、漢志易皆言篇、詩皆言卷、其餘一類之中、或篇或卷不一、後每種各結之云、凡若干家、若干篇、今本總結其數云、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此非篇卽爲卷乎、其數閒有不合者、此則傳寫之譌、而大致亦不甚相遠、若集解一書、本來亦如今所傳索隱單行本、必不全載史公之文、此自易之十翼、春秋三傳、皆不連經、唐人五經正義、所以標起訖者、以本不連經注故耳、不可以集解之卷數、爲卽裴氏之史記本也、

祝神

荊國舊俗應侯謂昭王曰、亦閒恆思有神叢興、恆思有悍少年、請興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乃左手爲叢投、右手自爲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今吳越之俗有所謂起傷者、亦類此、嘗見宋趙復齋名彥肅行狀云、調秀州推官、狂多重閃、廉其故、蓋俗多淫祀、兒人欲甘心於仇怨、則挾酒食、祭拜乞助、謂之起傷、今此風不知尚有否、而其名猶傳於人閒、每見強梁肆暴者、輒曰之曰起傷、又優人演目連變、必先擊雞洒血、蓋家閒殺雞瀝血而飲之、借鬼神附其身以爲助、亦名曰起傷、演畢、仍向元來處解之、案禮記郊特牲、鄉人禳、鄭注、禳、強鬼、又周禮春官司巫、凡喪事掌巫降之禮、注、巫下神之禮、今世或死既斂、就巫下禱、禱與禱、釋文皆音傷、則起傷當從正爲正、禳本亦作禱、見司巫疏、古家鬼強鬼皆名禱、今則專指強鬼耳、

厭欋

呂氏春秋本生篇、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蹷之機、高誘注、招、至也、蹷機、門內之位也、乘

34A

發於宮中，遊翔至於歷機，故曰務以自佚也。詩云：不遠伊爾，薄送我畿。此不過歷之謂。案此段文有譌誤。黃氏目抄，遂以高注爲謬，考李善注文選七發引招字作佁，高誘曰：佁，至也。佁字是，餘亦同。今本段若膺謂注首歷機，當爲機櫪，蓋以櫪訓機也。至於歷機，謂至機而歷也。下不過歷，亦當爲櫪字。說文：櫪，門梱也。荀子大略篇：和之璧，井里之厥也。晏子春秋雜上第五：作井里之困也。厥即櫪字之省，困即梱字之省。蓋門梱有以石爲之者，故晏荀皆云然。而機與畿音義並同。詩毛傳云：畿，門內也。說苑政理篇：修近理內政，檄機之禮。壹妃匹之際。蔡邕集有司徒袁公夫人馬氏靈表云：不出其機，化導宜暢。則厥機皆爲梱閾之內明矣。檄亦有可通歷者，如說苑建本篇：樹本淺，根核不深，未必檄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又如莊逸生篇，列黃帝篇，之所言櫪株枸列作駒，者，殆亦同歷，故二字易譌也。

苞屨

呂氏春秋尊師篇：織苞屨，結罝網，捆蒲葦，案苞是華蘺之名，不可爲屨，此必苞字之譌。說文：苞，束實也。或作苞，蓋麻束可以爲屨，後人所謂麻鞋是也。又案晏子問下篇有治唐園，考非屨之語，此上文亦云治唐園，文正相類，苞與非音亦相近，故疑當爲苞字無疑。

曾子二子華元

漢書王吉傳：子駿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師古注引如淳曰：華與元，曾參之二子也。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今韓詩外傳闕此文。）一曰：曾參之子字華元，師古以二子爲是。案大戴禮曾子疾病篇云：曾元抑首，曾華抱足，盧辯注：元華二子。說苑敬慎篇亦同。抑首作抱首，顏從如淳前一說是也。禮記檀弓：則稱曾子寢疾病，曾元、曾申坐於足，申與華殆即一人。

鈇馬飾

宋史儀衛志：諸馬下云：金爲鈇，又甲騎具裝下云：金銅鈇長短至膝，是鈇爲馬飾明矣。然未詳其形制。此字見蔡中郎集故太尉橋公廟碑後黃鉞銘云：馬不帶鈇，弓不受彊，則其來遠矣。說文：鈇但訓刺也，餘字書亦未有及馬飾者，當補之。

蔡中郎集

凡傳者人言，當一仍其舊，愼勿以私見改作。如蔡中郎集有宋天聖元年歐靜所輯本，雖未必盡合於隋唐之舊，然在今日已爲最古，後日重刻，便可悉依舊式，或有當補者，可別附於後，當刊者，可著其說於篇下，所得之矣。今乃移易其篇第，并於一篇之中顚倒其次序，致有大失其意者，如歐本第一卷首篇乃故太尉橋公廟碑，以頌居首云：光光列考，伊漢元公，此爲其孤作也，故稱列考，即烈考也。頌後公諱某字公祖云云，至文德銘於三鼎，武功勒於征鉞，官簿次第事之實錄，書於碑陰，以昭光懿。（此四字，依水經注各本俱作傳，即見衡，永有仰，於碑陰云，不成文，而自後人妄竄無疑，故易之。）此是第二段。下云橋氏之先，出自黃帝云云，至巍巍乎若德，允世之表儀也，已爲第三段。終焉，即所謂碑陰也。其四銘，即附此篇之後，自明張天如刻百三名家集，於蔡集以賦爲首，次

以陸云書論文對問設論連珠頌贊箴銘而後及於碑，此碑則以橋氏之先云云，公諱某云云，連爲一段，於本安墳銘曰二字，然後以光光烈考提行，至作憲萬邦終焉，四銘則別人銘類，不繫此碑之後，則全與篇中所云不相應，篇中所云者於碑陰者，即橋氏之先一段文也，若倒在末，則所云碑陰，又何所指乎。本朝康熙年間，又有華野劉嗣奇弟兄重刻蔡集，分爲六卷，碑在第五，此文全與張本同，但不加銘曰二字耳。中郎又有太尉橋公碑一篇，乃爲故吏司徒崔烈廷尉吳整作者，劉本則移之於四銘之前，不知文德銘於三鼎，武功勒於征鉞之語，自在前篇，今乃繫於後篇，不亦謬乎，甚矣人之好妄作也。如此爲能傳古者流傳譌謬，自所不免，果有據依，自當改正。蔡集余有校本，今姑以橋公二碑略言之。第二段云：三孤故臣門人，相與述公言行，咨度禮制，考水經注，言行作之行爲是，此碑但記行事耳，禮制作禮則，又下鉦鉞作征鉞，亦當從水經注改正。末云：俾爾昆裔，永有仰於碑陰云，語意全不似漢人，且此是三孤與其故臣門人所述，安得有俾爾昆裔之語，故吾以爲當從水經注作以昭光懿爲得也。時有椒房桂戚之託，桂乃貴字之誤，特進穎王梁不疑爲河南尹，案不疑未封王，乃潁陽侯之譌，當事以對，當作當以事對，貞以文章得用，（句）鬼薪公，（句）雖司寇，（句）文章舊本作文筆，又西府俱四府之譌，四府乃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也。民有父子俱行，（句）因人（本又有一人字衍，今有其字的。）惡言當道，（句）晚之不止，（句）其子殺之而（作人公者誤。）捕得，（句）公以其（三字有本缺，見）不舉文書，此段皆以舊本考正，又云：凡所獲祿，皆公府所特表，還舊本作表，遂蓋仕而不受祿，故公府爲特表送也。又云：自九列之後，乃以丕勉，言其位至九卿，祿皆散之親舊，故云丕勉，有本作自九列之後，咸以明公，連下句者，非是。又析見是非，（下疑脫二字。）明作速於發機，本或無析見二字，下句作遠於事機，又張本作察機，皆譌。黃鉞銘是用鏤石下，水經注有假象二字，當補入，蓋即一篇之中，其當改訂者不少，但究須審愼，疑者寧闕，以俟後之人，或有能通其意者，若遽憑臆改定，而又全沒舊文，則似是而非之弊，又有不可勝言者矣。

婦人繫姓

婦人繫母家姓，生則以伯仲，如孟子、仲子、伯姬、叔姬之類，亦以其國，如齊姜、宋子、秦嬴、陳嬀之類，死加以謚，或從夫之謚，俱兼姓而稱之。漢晉之世，婦人有字者，姓亦繫字下，後漢書載曹世叔妻班昭字惠班，陰嫘妻荀采字女荀，華陽國志所載敬司馬氏女也，又如助陳元常、廉常、貢羅、玹何、敬楊、諸人，亦皆姓繫字下，晉李矩妻衛鑠字茂漪，其自稱則云李衛，兼兩姓而稱之。

慶孫聖德頌

有序道作慶孫聖德頌，直指大臣，分別邪正，採明復謂之曰：子嗣始於此矣。今讀其詩，於姦邪曾未指斥一人，不知當日何即以此召怒，及讀其序，而後知今日之所傳非全詩也。序云：頌一首，四言，凡九百六十字，今止於七百六十八字，共少一百九十二字，則其爲不全可知。其序列諸賢，自得象興殊昌，朝仲淹弼衍琦，婿靖蔡襄而下，即承云：皇帝明聖，忠邪辨別，舉擢俊良，掃除妖魅，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

距斯脫，是其所云姦邪者，亦必實指其爲某某，而今皆闕之，吾意當時不獨小人之黨，惡其指斥而滅去之，卽正人君子之爲守道計者，亦必共相與去之矣，故其全者遂不傳。

薄耆

枚乘七發，薄耆之炙，鮮鯤之脍，李善注薄耆未詳，一曰薄切獸耆之肉，而以爲炙也，耆，今人謂之耆頭，案耆頭之義亦難曉，余疑耆卽鰭之省文，公食大夫禮，有牛鰭，鄭注云，內則謂鰭爲脀，然則脀用鰭，今文鰭作鰭，案此則耆當亦謂牛鰭，但云獸者，不知是何等獸，其所云薄切，義則是也。

釣藤

本草，釣藤有刺若釣鉤，亦名弔藤，陸魯望藥名離合夏日卽事詩有云，歸來又好乘涼釣，藤蔓陰陰著雨香，今醫家通呼爲鉤藤，無有知爲釣藤者矣。

鷗鶇撮蚤

鷗鶇撮蚤有兩說，莊子秋水篇，鷗鶇撮蚤察毫末，責出瞑目而不見邱山，言殊性也，釋文引淮南子，見主術訓。鷗夜聚，今本亦作鵖，蚤察分毫末，許愼云，鷗夜聚食蚤蝨不失也，案今高誘注云，鷗鶇謂之老蒐，夜則目明，合案人爪以著其巢中，二說不同，似蚤蝨之說近是，聚蚤蝨則蚊蝱之類可知，正不必鑿定一物，然今人翦小兒指甲，率置隱處，不欲棄擲庭院間，則亦因高說以爲戒耳。

鍾山札記卷二

詩攷引韓詩誤

王伯厚詩攷，於韓詩引速速方穀，天天是椓，云出後漢蔡邕傳，且引韋懷注云，韓詩亦同作穀，謂小人乘寵，方穀而行也，今案邕傳作速速方穀，天天是加，注先引毛詩之文，幷引傳及箋，然後云韓詩亦同，謂韓詩與毛鄭之說同也，下云，此作穀者，蓋謂小人乘寵方穀而行，方猶竝也，乃韋懷釋邕之文，故用此字，今王氏乃誤以爲韓詩亦同作穀，幷刪去蓋字，而以韋懷之說爲韓詩之說，不審甚矣。

摘船

元微之詩，便邀連榻坐，兼共摘船行，摘船，蓋撥船使進之意，案易林履之坤云，循河摘舟，旁惟東遊，元語本此，今本易林，皆誤作榜舟，惟陸敕先以宋本校者不誤，字从木或从才者非。

㴱

疲芬之芬，今人但作倦字，亦可作惓，列子湯問篇，饑惓則飲神漢，皇侃論語義疏五十以學易云，欲令學者專積於此書，雖老不可廢惓也，又易蹇彖傳，王弼注，古本作脩惓者，惓於近矣，見日本國考文，今監本皆脫惓字。

八字

吳神送策士人詩，八字如相許，綦辭尺組尊，又寄賈休士人詩，八字微言不復聞，案韓鄂歲華紀麗云，八字之佛爰來，注荆楚人相承，四月八日迎八字之佛於金城，設楊幢歌鼓，以爲法華會。

孫叔敖皆蔿氏

毛檢討大可作經問及四書索解，力辨叔敖非楚公族，並非蔿氏，乃蒙國期思之處士，歷引荀子、呂覽、史記、說苑、新序、列女傳爲據，余案左氏宣十一年，楚令尹蔿艾獵城沂，杜注云，孫叔敖也，十二年鄧之戰，隨武子云，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云云，又云令尹孫叔敖弗欲戰，南轅反旆，又云王告令尹，改乘馬而北之，軍吏以車爲重，而令尹實主之，則士會所稱蔿敖，非卽叔敖乎，比年之間，楚不聞有兩令尹，而令尹中而更易執政之臣，此事理之必無者，況敖之名又相同，則其爲一人，爲蔿氏，實無可置疑者，高誘注呂氏春秋情欲篇、知分篇、皆云，叔敖，薳賈之子，薳卽蔿也，服虔注左傳云，艾獵蔿賈之子孫叔敖也，杜氏從之，總之左氏蔿敖一言，可爲蔿氏之確證，與其信諸子也，不如信傳。

勤望

詩，摽有梅，迨其謂之，箋云，謂，勤也，本爾雅釋詁文。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周易歸妹彖傳正義用其語云，妹既係姊爲媵，不得別適，若其不以備數，則有勤望之憂，今本皆譌作勤望，考宋本尙不誤。

易序卦正文誤入注

序卦傳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下本有履者禮也一句，今本皆誤入韓康伯注中，唯唐李鼎祚集解作正文，案王輔嗣周易略例引雜卦曰，履不處也，又曰，履者禮也，若是韓注，輔嗣無緣引之，以此爲證，則集解本爲不謬矣，但輔嗣引雜卦，而於此句不別言之者，省文耳，且韓注中並無可與爲比例者，而獨於此具釋不然，明矣。

黨訓所

淮南子道應訓，西窮窈冥之黨，黨當訓所，案釋名，上黨，黨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又公羊文十三年傳云，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脅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斐，何休注，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史記齊世家，萊人歌曰，師乎師乎，何黨之乎，集解服虔曰，黨所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也，案此亦齊人語，然上黨在晉，而亦以所爲黨，則不獨齊人爲然矣。

㴱

淮南齊俗訓云，譬若舟車，楯㴱窮廬，故有所宜也，高誘注，水宜舟，陸宜車，沙地宜㴱，泥地宜楯，草地宜窮廬，今本淮南，㴱譌作肆，唯葉林宗本作㴱，从長从朱，案文子自然篇，水用舟，沙用㴱，泥用楯，山用樏，釋音云，㴱，乃馬切，推版具，今檢玉篇，無㴱字，有㴱字，从長从土从小，音正同，云，㴱㴱長不勁，蓋與嫂嫂同義，廣韻則从長从赤，二字不同，案赤字亦有莽音，當从赤爲正，又淮南脩務訓沙之用㴱，集本亦譌作肆，而別本有作鳩者，案呂氏春秋愼勢篇，作沙用鳩，字書，九與糾通，則音亦可通轉，卽以鳩從文子淮南讀，其亦可也。

炮格

史記殷本紀。紂有炮烙之法。江鄰幾雜志引陳和叔云。漢書作炮格。今案史記索隱引韋昭云。烙一音閣。又云爲銅格。（今本誤烙）炊炭其下。使罪人步其上。又楊倞注荀子議兵篇。音古責反。觀鄒楊所音。皆是格字無疑。鄭康成注周禮牛人云。互若今屠家懸肉格。意紂所爲亦相似。皮格、皮閣、兩音皆可通。呂氏春秋過理論云。肉圃爲格。高氏注格。以銅爲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爛墮火而死。列女傳所說亦相類。是其爲格顯然。而不但以燔灼爲義。今諸書皆爲後人改作炮烙矣。段若膺謂正其誤。

格是

白樂天詩。如今格是頭成雪。彈到天明亦任君。元微之又有隔是身如夢。頻來不寄名。容齋隨筆云。格與隔二字義同。猶言已是也。近來樂天集改作況是。淺俗之甚。司空圖亦有句云。格是厭厭饒酒病。終須的的學漁歌。

遂跣以下

左氏宣二年傳。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服虔本作遂跣以下。跣字是也。襄三年傳。晉悼公懼魏絳之死。亦跣而出。皆是急迫不及納屨使然。趙盾飲未至醉。何假於扶。明扶字誤。抑古者見君解屨。故哀二十五年。褚師聲子韈而登席。衛侯怒。余外祖馮山公先生以詩赤芾在殷。邪幅在下。證之。知可以去韈也。

大成午

漢書古今人表。有大成午在中中。見韓策。大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云云。高誘本與上三晉已破智氏一篇相次。鮑彪本移易其次於二篇之中。間以韓傀相韓一篇。而誤截大字於三晉已破智氏篇之末。段規勸韓王取成皋。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皋始。鮑彪本作果從成皋始大。此熟於左氏成子始大之文。而不知語意之各異也。段規之意。止在得成皋以取鄭。故末二句正著其語之驗而已。且卽欲明韓之始大。亦當云其後果從成皋以取鄭。韓於是乎始大。不當云果從成皋始大也。鮑氏於此頗覺鹵莽。而吳師道亦復不覺其誤。甚矣。古書之不可輕議更改也。此大成午。史記趙世家作大戊午。韓非子內儲說下作大成午。各識一字。唯人表與韓策合。

銅有紂音

漢書地理志。汝南郡銅陽。孟康曰。銅音紂。後人疑其音不合。輒於其下增作紂紅反。不知銅元有兩音。而銅陽縣自當音紂。顏師古漢書高帝紀注云。李登呂忱並音貫。式制反。而今之讀者謂與射同。引地名射陽作貫爲證。此說非也。假令地名爲射。自是假借。亦猶銅陽音紂。蓮勺音酌。當時所呼。別有意義。豈得卽定其名以爲正音乎。據此。則銅陽斷不讀紂紅反。明矣。玉篇。銅直壟切。鱧魚也。又直久切。廣韻。徒紅切。又直冢、直柳、二切。爾雅釋文。鱧大銅。音蟲。又逐拱反。是則玉篇廣韻亦明有紂之一音。非誤。明矣。近人表中有一聯云。別風淮雨。惜奇字而偏留。許綠紂紅。踵駁文而莫悟。許綠見顏氏家訓。顓頊許綠反。人誤讀爲許綠反。今以紂紅配許綠。紂母亦以紂紅爲正音乎。

甫

時論甫字下。以准爲俗。然其來已久。諸子百家之書皆有之。周書寶典解。准德以義。管子宙合篇。規矩繩准。稱量數度。（他篇尚多）文子道原篇。放准循繩。莊子天道篇。平中准。呂覽君守篇。有准不以平。淮南子齊俗訓。眇者使之准。白虎通五行篇。水之爲言准也。緯書。有靈准聽。家語五帝德篇。左准繩。右規矩。管山濤帖有陳准。晉書律志。京房作准以定數。若此者非一。固不因避劉宋順帝、趙宋寇萊公、之名而改也。北史魏長孫肥傳。中山太守仇儒。推趙准爲主妄造妖言云。燕當傾。趙當續。欲知其名。淮水不足。此更可爲古來相沿作准之明證。

福

孺從衣與從示者別。見文選西京賦仰福帝居。李善注。福、同也。匡謬正俗。見當時本有作福字者云。福當爲福。古祔武字。又徐鍇說文繫傳。於福字下辨之云。西都賦仰福帝居。彼福字從衣。非此字。文弨讀荀悅中論政體篇云。好惡毀譽賞罰。參相福也。福亦是福字之誤。當訓爲副。

麤粗

說文。麤、行超遠也。倉胡切。粗、疏也。徂故切。兩音兩義。昔人多以麤粗連用成文。春秋繁露俞予篇云。始於麤粗。終於精微。論衡正說篇云。略正題目麤粗之說。以照篇中微妙之文。莊子則陽篇。釋文司馬云。鹵莽。粗也。粗亦作麤。漢書藝文志敍數術云。庶得麤物。何休公羊隱元年注云。用心尚麤物。文二年同。惟才古反。與粗音義並同。每見今人遇麤粗字。改爲麤糲。或改麤疎。皆失於不考。宋陸農師。通小學者也。其答陳民先書有云。精神之所會。得其精微而遺其麤粗。今校者改作麤麤。便不成文理。又妄子問上篇云。縱密不能麄。直學者謂麄直疑亦卽麤粗。蓋言不能周密而但涉獵耳。

二八

左氏昭廿五年傳。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呂覽淮南亦並作二人。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曰。舞必以八人成列。故鄭略晉以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亦是以八爲列。此二人乃二八之誤。歐陽士秀孔子世家補曰。魯隱公考仲子之宮。初用六佾。則魯羣公之廟庭。由是亦皆六佾可知。季氏大夫。當用四佾。而乃僭用八佾。故於襄廟六佾之中。取其四佾。并自有之四佾。而成八佾。以此知萬者二人之當作二八。明矣。文弨案。秦遣戎王女樂亦是二八。齊遺魯女樂八十人。太平御覽引家語。作二八。楚辭招魂云。二八侍宿。大招云。二八接舞。王逸云。二八。二列也。皆可互證。

櫛比諧韻

詩周頌。良耜其崇如墉。其比如櫛。釋文。比音毗志反。今人多從之。然非也。比當讀弼。崇墉是韻。櫛比亦是韻。如召南騶虞之乎與虞。皆是句中自相諧合。又如古語之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成與性。貫與然。古人平側不分。亦未嘗不諧合也。唐顧況十月之郊詩曰。棟之斯厚。壞之斯密。如翼于飛。如鱗櫛比。此可見

昔人固讀比爲弼矣。又凡排比、駢比、皆如此讀。白香山詩花教鶯檢點、柳付風排比、與出實等韻叶。又餞、楚辭收拾、征棹遽排比、與一唧等韻叶。張曲江荔支賦、皮龍鱗而駢比、與微文妙質叶。元微之酬鄭從事詩、角船駢比有宗侶、於比下自注云、毗必反。

鼓鍾

家語正論解、趙簡子賦晉國一鼓鍾以著刑鼎、鼓、鍾、權量名也、王肅注云、三十斤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左氏載晏子稱、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今左傳作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杜注訓鼓爲鼓鑄、宋歐陽子秀作孔子世家補辨之云、古人鑄鼎皆用銅、未聞以鐵、又凡鑄鍾鼎、誰非鼓鑄者、何必贅此一字、當從家語作鼓鍾、蓋簡子興城而用不足、故其賦斂於晉國之內、自一鼓十鼓以至百鼓已上、自一鍾十鍾至於千鍾有畸、以是爲率數也、又以公私鼓鍾之量有不齊者、索而齊壹之、一卽壹也、蓋其不齊者、更錯以給焉、又取其銷燬之餘、以爲鑄刑鼎之用、此說似較之杜注爲勝。

處必弇

呂氏春秋、仲冬之月云、君子齋戒處必弇、高誘注云、弇、深邃也、此卽書堯典所謂厥民隩也、冬氣寒、故函民是時皆入此室處、楚辭招魂云、冬有突厦、王逸注云、突、複室也、突亦訓爲深、然則必弇正以居處言之、乃今禮記月令作處必掩身、下云身欲寧、上身字因下句身字而誤衍耳、仲夏之月、處必掩身毋躁、呂氏淮南亦皆以身屬下讀、淮南無處必掩之文、但云君子齋戒愼身、無躁而已、然仲夏候漸炎熱、戒其躁、理容可通、仲冬人莫不畏寒、必無有褻露者、而尙沾沾然戒以處必掩身、不太無謂乎、故知今之月令身字爲衍、而掩字亦當從呂氏作弇。

范蠡流江

史記貨殖傳、范蠡旣雪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與越語莫知其所終極、微矣、乃呂氏春秋悔過篇云、箕子窮于商、范蠡流乎江、雖謂篇又云、范蠡子皆以此流、夫言流乎江、亦可解流爲浮、至其與子胥並言、則眞若沈於江矣、賈誼書耳痺篇建寧本作范蠡負室而歸于湖、負、卽背也、蠡之去不與其妻子俱行也、潭州本作范蠡負石而蹈五湖、此則與流江之說又相近、蓋子胥旣死、吳王載以鴟夷而浮之江、而范蠡乃自號爲鴟夷子皮、意當時因此誤傳、遂皆有流江之說、至唐人杜牧之詩云、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不知其從子胥歟、從少伯歟、流俗遂有蠡載西施之說、則亦以鴟夷之相沈故耳。

壬瓜

禮記月令、孟夏之月、王瓜生、注云、今月令云、王賁生、賁與菩古通用、故呂氏春秋作王善生、高誘注云、菩或作瓜、瓠瓤也、今刻本皆譌善爲善、有明劉如龍所梓、知王善字必誤、而不能推究其所由誤、徑依月令作壬瓜生、并改誘之注云、王瓜卽今栝樓也、此大非闕疑之義、案、穆天子傳、爰有蘧蒢荒蒲、茅蒐兼蕙、郭璞注云、蒢今菩字、音借、漢書宣帝紀、甘露二年、行齊蒢陽宮、東方朔傳、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

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顏師古注、倍陽卽蒢陽也、蓋蒢菩皆與倍同音、故蒢陽或作菩陽、亦可卽作倍字、則知呂氏之王善生、正與鄭注所云今月令作王蒢者合、集韻、蒢音倍、與菩通、呂氏俗本作善、因與菩字形近而譌、劉本妄改、則使後人竟無從考證矣、故古書雖明知其誤、毋寧姑仍之之爲愈。

枕古文蘊字

說文、蘊古文作枕、案、春秋繁露祭義云、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枕實、冬上敦實、豆實、韭也、尊實、鱒也、枕實、黍也、敦實、稻也、此正蘊作枕之證、文昭校梓此書時、尙沿舊本之誤、作机、錢詹事幸楣爲余言正之、案九與鬼古音相同、故九侯亦作鬼侯、凡軌汎等字、亦皆從九得聲。

褶

新唐書南蠻傳、驃國樂工、皆崑崙、衣絳毬朝霞、爲蔽膝、謂之褶、蔽膝、董衡音義云、褶、古得切、釋典有衣褶、與鬼同音義並同、今案、一切經音義阿毗曇毗婆沙論第二十一卷、元應音孤得切、云、和傳云、衣裳也、今人因其與本旁之褶相似、遂改唐書音義爲古待切、有新梓林和靖詩者、其送僧之京詩云、皇城十二衢、埃塵滿香褶、何以待歸期、山中桂花色、疑褶不當與色爲韻、妄改爲香域、此何義也、和靖詩中尙有香褶漸多塵之句、褶字、皆無考、董亦無晉、衣褶用於釋氏爲多、然亦可以通用、虞龢論書云、昔時有一好事少年、故作精白紗褶、衣著詣子敬、子敬取書之兩袖及標略徧、然則褶非專指衣襟也。

新唐書食貨志之誤

志云、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絲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此於舊所無者增之、分者併之、文獻通考疑其太重、是矣、至其約舊志及通典之文、亦復有未盡明晰者、蓋歲輸粟二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或出絹絁二丈、或不出絹絁而出布加五之一、則二丈四尺也、時實益二丈五尺、輸絹絁者、兼調絲三兩、輸布者、麻三斤、通考於布加五之一下、卽接以絲三兩、亦殊怪、蓋粟者、穀之實也、卽稻也、新書於粟二斛之外、又加以稻三斛、豈以後世之言粟者、但指粟黍故歟、假此稻何以反不如粟而加重也、非蠶鄉則出布矣、亦無輸銀之理、吳縝作新書糾繆、而於此最關繫處反略而不言、則其所摘者、但舊章之小疵耳、余考之唐律疏議、依賦役令、每丁租二石、調絁絹二丈、絲三兩、布輸二丈五尺、麻三斤、丁役二十日、然猶未甚明析、又考之唐六典戶部下云、課戶每丁租粟二石、其調隨鄉土所產、綾絹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絁者、絲三兩、輸布者、麻三斤、作本疑誤、又考關內道下子注云、京兆、同華、岐、四州調絲絹、餘州布麻、又河南道下云、陳、許、汝、潁調以絁絲、唐制麻布、餘並以絹及絲、更可見綾絹絁三者不並徵也、皆無稻三斛、絹二匹、絹字應有、銀十四兩之語、新志妄增之、其流毒恐有不可言者、唐時唯營州用銀、中國尙未以此爲市易、何由遽徵之、且考通典所載士貢、如海南諸郡始貢銀、其數大率二十兩、閒有三十兩五十兩者、唯始安郡獨百兩、夫一郡二十兩、一丁乃當其三分之二、有是事乎、宋景文並唐、亦斷不至此、得無鈔胥之妄增邪、唐時丁皆授田、故所定賦役、如六典所言、不得尙疑其重。

興雨祁祁

詩小雅大田之篇云、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釋文、興雨如字、本作興雲、非、顏氏家訓亦以興雨爲是、而以班固靈臺詩爲證、金壺段明府若膺云、雲自下而上、雨自上而下、故素問曰、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諸書皆言興雲、作雲斯、無言興雨者、韓詩外傳八、呂氏春秋務本篇、漢書食貨志上、隸釋無極山碑、皆作興雲、更不比單文孤證矣、興雲祁祁、雨我公田、如言英英白雲、露彼菅茅也、梁曜北云、鹽鐵論水旱篇、後漢書左雄傳、皆作興雨、高誘注呂氏亦云、陰陽和、時雨祁祁然、不暴疾、則本文亦是興雨、近嘉定錢宮詹曉徵漢書考異、據韓奕詩祁祁如雲、謂經師傳授之異、非轉寫有譌、此說本於洪氏及野客叢書、當是也、

騊駼牡馬

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顏氏家訓以牡字爲是、謂良馬天子以駕玉輅、諸侯以充朝聘郊祀、必無驒也、段若膺駁之云、以周官馬政考之、凡馬特居四之一、則有牡無牝之說、全非、唐石經元作牧、又改作牡、臧在東復折衷其說云、顏氏本引毛傳騊駼良馬、腹幹肥張也、頗人舉其強駿者言之、於義爲得也、則不必考之周官馬政、而此頗自作牡馬、騊之言騊駼牡馬、猶定之方中之言騋牝三千、詩人辭意各有專主、非汎言也、下云在坰之野、牧意自明、從唐石經後所改爲是、

屯田

唐屯田興、其給牛之尊、新書食貨志所載又多譌脫、文獻通考取其文、亦不能辨也、志云、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今考通典云、開元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三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爲一屯、則當云司農寺每屯三十頃以下至二十頃、今云每屯三頃、以三頃之少、而設屯官屯副以主之、不太煩乎、又云、上地五十畝、瘠地二十畝、稻田八十畝、則給牛一、此又誤也、通考又載通典之文於後云、土軟處、每一頃五十畝、配牛一頭、強硬處、一頃二十畝、配牛一頭、其稻田給牛之數、則與志同、今以土軟、七硬、改爲上地、瘠地、未盡失也、而兩句皆脫去一頃二字、則於牛力見有餘、而以一牛博瘠地二十畝之所入、何以相當、通志前後互載、不加契勘、是非著書之憒、

雄雒易譌

今外傳越語王孫雄、僞宋本作王孫雒、墨子所染篇道藏本亦同、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又句踐伐吳外傳、越絕記內傳、又記吳王古夢、皆作王孫駱、說苑作公孫雒、唯呂氏春秋當染篇作王孫雄、史記越王句踐世家作公孫雄、宋公序作國語補音、定作雒字、且爲之說曰、漢改洛爲雒、疑洛字非吳人所名、今案宋說殊誤、有駱有雒、見於魯頌、春秋文八年、經書公子遂會雒戎、傳作伊雒之戎、宣三年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漢書、宏農郡有上雒縣、人表有雒陶、乃舜之友、尸子作雄陶、是後漢以前本有雒字、至後漢乃始專用雒、雒洛耳、豈東京創製此字乎、以駱字證之、則雒字是矣、否則不若各從本書爲得、又如後漢列女傳、有孝女叔先雄、水經注江水一、雄作絡、舊本誤作終、故困學紀聞引之作光終兩字、皆譌、今案華陽國志黃帝傳、帝自沈求夫尸、與絡求父尸同時、人爲之語曰、苟有先絡、樊道張帝、絡帝叶韻、則終字之誤顯然、而後漢傳之雄字亦當作雒、明矣、又呂氏春秋聽言篇、空洛之遇、空洛乃地名、淫辭篇作空雄、是亦雒字之誤、

飛九

山海北山經、倫山有獸如麋、其川在尾上、其名曰飛九、今本皆脫九字、唯道藏本有之、後載郭璞贊云、蔽牛尾上、號曰飛九、注、以川爲竅也、其注爾雅白州騶、以州爲竅、故畢中承山海經校本、疑川字當作州、是已、

一脟

呂氏春秋察今篇、嘗一脟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今本脟作脟、譌、脟卽臠字、史記司馬相如傳載子虛賦、有云、脟割輪焠、集解引郭璞曰、脟音臠、顏師古注漢書相如傳云、脟字與臠同、李善注文選、亦音臠、輒疑脟乃從濁省其下、又與寸寮文亦相近、故可讀臠、意林卽作臠字、北堂書鈔百四十五引呂氏作嘗一臠肉、淮南說山訓、說林訓、及史傳、作一臠者多、知一脟之卽一臠者少矣、又案淮南經稱訓同味而嗜厚脟者、必其甘之者也、高誘注、厚脟、厚切肉也、脟亦疑是脟字、

同年丈人

同年之父稱同年丈人、鄭谷雲臺編自序曰、谷騎竹之年、卽有賦詠、同年丈人三川守李公朋、同官丈人五兩十載、皆撫頂歎勉、謂他日必垂名、胡震亨唐詩戊籤所載、俱刪去兩丈人字、語便不可通、王禹偁在宋初、於同年之父猶稱丈人、今小畜集中、如馮氏家乘序、爲馮諶作、其子伉、禹偁同年也、文云、某辱同年之願、覽丈人之作、又銘王子輿希孟父墓云、某與希孟爲同恩生、重以宗盟、丈人之墓、所宜爲銘、又爲朱遵式墓碣銘云、某與大著作（謂其子九齡、）爲進士同年、請以詞臣之筆、誌於丈人之墓、今小畜集鈔本、刻本、皆誤以丈人爲文人、當以鄭谷語正之、

薦表稱字

文選載孔融薦禰衡表云、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又任昉爲蕭揚州薦士表云、竊見祕書丞琅邪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字僧孺、年三十五、宋書良吏陸徽傳載薦士表云、伏見廣州別駕從事史朱萬嗣、年五十三、字少豫、古人於君上之前、亦兼稱臣下之字、是以其君亦間有稱臣下之字而不名者、唐文宗開人舉陳子昂名、因曰、他字伯玉、可見此風至唐猶然也、

外三字

宋制、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爲兩制、舍人官未至者、則云知制誥、世稱美之爲三字、見洪容齋三筆、而幕府之掌書記者、因亦謂之爲外三字、王禹偁小畜集有還揚州許書記家集詩云、廣陵郡大古九州、記室官清外三字、或改三字爲三事、誤、

常桓

鮑照謝上除啓、臣白（俗本作自鳴）丁常桓、來塗階級、非所敢冀、又通世子自解云、僕以常桓無用於世、常桓疑即庸豎、漢韓明府孔子廟碑、則以爲祖桓字、說文、木豆謂之桓、鮑之所用、則非此義、蓋本桓字同豎、譌爲桓也、

蕭胡

周禮天官醢人、掌取互物、鄭司農云、互物謂有甲蕭胡、（句）龜鼈之屬、案、呂氏春秋、孟冬紀其蟲介、高誘注、介甲也、象冬閉固皮漫胡也、漫與蕭音義同、甲周其外、皮亦周其內、今人謂鼈有裙、五代史補、言僧謙光但願來生四掌、鼈留兩裙、裙、卽所謂皮漫胡也、廣雅釋詁三、蕭、嗇也、蓋如器之有嗇、莊子說劍篇、曼胡之纓、此當與古係冠者殊、必擁其頸與頷下而爲之、故亦取名於此耳、

門焉者閨焉者

公羊宣六年傳、晉靈公使勇士往殺趙盾、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何休注、焉者、於也、無人於門閭（疏本二字倒、）守視者也、上其堂、則無人焉、注言焉者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堂焉者、段若膺云、依注、則前兩句當作則無人焉門者、則無人焉閨者、余謂下句注當作故不言堂者、今本皆衍一焉字、此傳文及注、疑皆後人轉寫失之、

苦息也

爾雅釋詁、苦、息也、郭注、苦勞者宜止息、書酒誥篇、子厲酒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困倦、皆勞苦之意也、病而求息亦是、

車中內顧

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云、夫君人者、蹕蹠塞耳、車中內顧、李善引魯論語及崔駰車左銘、正位受綏、車中內顧、以爲注、正以魯論語作內顧無不字、與此合也、乃刻本於賦及注、俱增不字、此但知今所習讀之本、而不知魯論語之本無不字也、夫張賦之車中內顧、與蹕蹠塞耳、皆四字爲句、加一字、則參差不齊矣、崔駰銘今載古文苑、有三章、其車右銘云、簾闕旅貢、內顧自勑、車後銘云、望衡顧轂、允愼茲容、段若膺云、觀此二章、益可證車左銘之爲內顧矣、崔銘中之正位、卽正立、古位立通、又案漢書成帝紀贊云、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顏師古注云、今論語云、車中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者、說者以爲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輈轂、與此不同、然則師古所見之論語、亦無不字、說者云云、乃包咸注、是包亦依魯論爲說也、

鄧扈樂

左氏莊卅二年傳、閔人犖、公羊作鄧扈樂、案、何休於公羊宣十二年傳、廝役扈養下注云、養馬者曰扈、是扈與左氏閔人同義、鄧當是其姓爾、

欲奇此女

漢書高帝紀、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欲奇云者、由人自以己意奇而異之也、史記外戚世家、王太后母臧兒卜兩女皆當貴、因欲奇兩女云云、文法正同、乃有朱子文者、以爲當作公始奇此女、

欲與貴人、便成時下廣句、此類監本乃取而載之、何也、

劬錄

荀子榮辱篇、孝弟愿慤、劬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楊倞注云、劬與拘同、拘錄、謂自檢束也、疾力、謂速力而作也、蓋以君道篇有愿慤拘錄語、故謂劬同拘、然淮南子主術訓、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兩者爲本、而加之以勇力辨慧、攄疾劬錄、則劬錄猶今人之所謂勞碌、但以檢束爲言、非也、秦族訓又云、劬祿、疾力作劬是也、祿當作錄、或古人以音同、得借用也、君道篇、以愿慤拘錄、爲官人使吏之材、則尤當作勤勞解爲是、

淩慄也

爾雅釋言云、淩、慄也、釋文云、案郭注意當作悛、埤蒼云、悛、慄也、今本釋文及疏、皆以郭注意作陵、埤蒼作淩、此並誤也、案淮南兵略訓、諸侯莫不懼悛、鶡冠子備知篇、登高者下、人代之悛、張平子西京賦、百禽悛遽、並从立心、陸德明謂郭注意作悛、故引埤蒼之悛爲證、豈有一作陵、一仍作淩之理、至樊光本作淩、如馬子雲羽獵賦虎豹之淩遽、與悛可通用、

易象傳兩用字皆害之誤

易剝上九象傳、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又豐九三象傳、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用與載、與事韻、皆不叶、顧寧人易音、亦謂其不可曉、今讀江陰楊文定筮記云、兩用字皆害字之誤也、蓋小人剝害君子、是自割其廬也、然碩果不食、自然之理、君子得輿民心之公、小人雖欲剝盡君子、而君子終不可害也、豐三以明極遇暗時、過剛不中、勢有折肱之損、然以救暗爲心、至於折肱而不悔、於義爲无咎矣、故亦曰終不可害也、案、此解甚確、害在十四泰、載在十九代、事在七志、古韻皆得相通、古害字作害、故易與用字相混、且有誤作周者、如序周禮廢興、言諸侯惡其害己、舊本誤作周亡、鹽鐵論地廣篇、賢不害智、貧不妨行、亦誤作周智、皆以形近致譌、則知用之爲害、於此益信、

鍾山札記卷三

候鴈北

禮記孟春之月鴻鴈來，呂氏春秋作候鴈北，呂氏所紀是也。蓋仲秋之月鴻鴈來，以其從徼外而入中國，故當言來，若禹貢云彭蠡既猪，陽鳥攸居，則在中國之地有定止矣，其從彭蠡而北也，非由南徼之外，則但紀其北可耳，何以亦言來乎，故知呂氏之文爲當。

原圃具圃

左氏僖卅三年傳，皇武子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宋時本是具圃，今本作具囿，案，初學記，河南道所引是具圃，水經濟水下所引本是具圃，新校本乃改作具囿，今以杜預注攷之云，原圃、具圃、皆囿名，若是具囿，杜必不如是下注，卽注亦當止云原圃亦囿名可矣，以此知作具圃爲是，高誘注呂氏春秋，凡所引皆作具圃也。

東平王雲

水經汶水注，載息夫躬告東平王雲事，引漢書五行志（此傳氏之誤，新校本改作宣元六王傳，是也。）曰，哀帝時，無鹽危山上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甄（宋本如此，卽今之甄字。）山石轉立，晉灼曰，漢注作報山，山脅石一枚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廣四尺，（以上皆晉約語。）東平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甄山立石，東倍草，并祠之，建平三年，息夫躬告之，王自殺，后謁棄市，國除，漢書石立，宣帝起之表也，上皆水經注元文，此事由息夫躬之誣告，逮王后謁驗治，大抵鍛鍊成之云，雲與知災異者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石立，宣帝起之表也，卽如漢書所言，石立，宣帝起之表，亦是高尚等之語，今新校水經注移其文作東平王雲及后謁曰，漢世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是不獨受誣於當日，而更受誣於後世矣，余謂此十字是注中之注，與上晉灼同，故上又以漢書二字起文，當從舊本爲是。

山陽橐縣

水經泗水注，泗水又南逕高平縣故城西，漢宣帝地節三年，封丞相魏相爲侯國，高帝八年，封將軍陳錯爲橐侯，地理志曰，縣故山陽之橐也，王莽改曰高平，此段文多舛誤，宣帝不應在高帝之前，又魏相所封者，據漢書恩澤侯表，於高平下注一柘字，柘縣漢志屬淮陽國，則相所封，乃柘縣之高平鄉，非縣也，新校本知其誤，乃刪去此十五字，然陳錯爲橐侯，亦未得是，攷錯所封，乃眞定所屬之橐縣，舊本水經注尙作橐字，既作橐，卽不應繫之高平，新校本乃改爲漢高帝七年（史表是八年，不當改爲七。）封將軍陳錯（史記是陳豨，亦不必改。）爲橐侯，地理志縣故山陽之屬縣也，此改亦未爲是，眞定去山陽太遠，不如淮陽之猶相附近矣，余意此兩條當一併刪去，於泗水又南逕高平縣故城西，徑接地理志縣故山陽之橐也，不泯然合符乎，蓋此兩段皆後人所竄，亦不出一手，故參差不合也。

鼈令

水經江水一注，荊人鼈令，案此乃人名，蜀王本紀作鼈泠，蜀志作鼈靈，新校本惑於漢志牂柯郡有鼈縣之注，妄改爲鼈令，似謂鼈縣之令，非也。

聖于

呂氏春秋審應覽，魏昭王謂田詘曰，然則先生聖于，高誘注，于、乎也，案古人用乎字亦可作于，如列子黃帝篇，今汝之鄙至此乎，殷敬順釋文云，乎本又作于，又周穆王篇，王乃歎曰，於乎，釋文作於于，晉嗚呼，至詩中于作乎字用者，唯見元稹酬樂天東南行百韻，彼用友于，元詩則云，學問徒爲爾，書題盡已于，又如荀子富國篇，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是于也，故其賞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在是于也，故其罰威，楊倞注，是于猶言于是，說苑亦作是于也，攷今說苑，皆爲後人所更改，其政理篇，聘我者莫大乎於是，必本作是于，而改于爲乎，又改爲於是，故文有複沓也，今所以知其爲是于者，以家語子路初見篇亦說此事云，聘我者孰大是哉，彼作哉，則此定當爲莫大是于也。

後門

荀子大略篇，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楊倞注，後門云，君之守後門至賤者，柳下惠衣之弊惡，與後門者同，此注非是，案毛詩巷伯故訓傳云，嫗不逮門之女，而國人不稱其亂，正指此事，呂氏春秋長利篇云，戎夷違齊如魯，大大寒而後門，高誘注，後門，日夕門已閉也，此釋是矣。（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亦有柳下惠而後門，而後門。）

鄭康成周禮序

鄭康成有周禮序，見於賈公彥序周禮廢興篇中，近刻鄭司農集未及採入，殆以文不全，且雜以公彥語，別白爲難故也。今姑以其灼然可知者錄於此。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衆、故議郎衞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又云：元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頗省省昌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博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捃祕逸，謂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犄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于世。今讀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其名周官爲尚書周官者，周天子之官也。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是書蓋矣之矣，已下是賈公彥語，又曰：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龍鳳之瑞。然則周禮已下，又賈公彥語，故鄭氏傳曰：元以爲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是以周禮大行已下，又賈公彥語。

三禮目錄

康成有三禮目錄，唐人作疏引之，各冠當篇之首，於題下系以鄭目錄云四字，今本集爲一編，理無不可，題下當直載鄭氏之說，乃今本去鄭目錄云而易以注字，注者注經，豈注目錄乎，又周禮鄭氏注、儀禮鄭氏注之類，亦入目錄中，殊所未安。

大題小題

古書大題多在小題之下，如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此小題也，在前，毛詩二字，大題也，在下，陸德明云，案馬融盧植鄭康成注三禮，並大題在下，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題亦然，蓋古人於一題目之微，亦尊守前式而不敢紛亂如此，今人率意紛更，凡疏及釋文所云云者，並未寓目，題與說兩相矛盾而亦不自知也。漢書、三國志、毛氏汲古閣版行者，猶屬舊式，他本則不盡然矣。

鄭氏詩譜

康成詩譜，其十五國次序，不與今詩同，作正義者引之，各冠每國之首，則非復鄭氏之元次矣，今欲紬出別爲一編，意誠善也，然當攷其本文而復之，先周南、召南、次邶、鄘、衞、次檜、鄭、次齊、次魏、次唐、次秦、次陳、次曹、次豳、次王、次小雅、大雅、次周頌、次魯頌、而以商頌終焉，乃今本仍以王繫邶、鄘、衞之後，於正義所云王詩次在鄭上，譜退豳下，欲近雅頌云云者，未寓目也，於陳下仍別出檜，不與鄭連，於正義所云既譜檜事，然後譜鄭云云者，未寓目也，此何異於今之周易本義，了非朱子所定之本，蓋明初本義與程子易傳，兼用以取士，程用今易，朱用古易，合刻之始，改朱之次第以從程，既而單用本義，即於合刻中紬出，而不復攷朱子所定之舊本，事頗相類，幸今休寧戴氏、暨海寧吳氏、奏皆有鄭氏詩譜校本版行，後來庶不致沿譌襲繆矣。

續漢書志

續漢書乃晉司馬彪紹統所著，書不傳，而志三十卷，附范蔚宗後漢書之後而傳，梁劉令劉昭，又爲之注，

於彪本注進爲大字，其所未備，注以補之，故稱注補，毛氏汲古閣刻本，尚不以續志開范書之中，而監本乃欲與史漢一例，遂移置列傳之前，且不題司馬彪之名，又易劉昭注補爲補注，皆失本來面目矣。

史記集解索隱正義

左、公、穀、三傳經文，多有互異，後人別白注明，今史記三家之注，亦多異同，今若不依三傳之例，於正文先注明，則必有改易遷就之弊，即如五帝本紀，暘谷、正義作陽谷，南譌，索隱作南爲，殷本紀，羑里、正義作牖里，周本紀，居易無牛，索隱作居易，其他義同而字異者尤多，後若重梓此書，宜有以別白之，其索隱之注尤多，猥并有非注而亦繫於注者，讀之反足以致惑，汲古閣有單行索隱本，殊自井然，凡小司馬欲以己意更定者，不以入注，附刻全書之後，乃爲善耳。

須葑蓯

詩邶谷風云，采葑采菲，傳云，葑、須也，爾雅，須，封蓯，郭注未詳，又須、蕍蘇，郭注云，似羊蹄，葉細，味酢可食，案方言，蘴蕍，蘇菁也，玉篇引方言，蘴，江東呼菘，爾雅之封，與葑蘴同一字，蓯亦與菘音相近，故先儒皆以須封蓯當詩之采葑，太平御覽於蕪菁條，亦引爾雅須封蓯之文，乃作爾雅疏者，妄謂郭意以毛云葑須者謂蕪，其實郭何嘗云爾也，方言又云，蕪菁紫華者謂之蘆菔，爾雅，蕢蘆菔，郭云，葩宜爲菔，蘆菔、蕪菁屬，紫花大根，俗呼蔊菜，又注非葑菜云，非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若蕪蘇下之注，並無少似蕪菁者，而奈何以此當之，今當依先儒說爲正。

了戾

了戾者，屈曲旋轉之意，許慎注淮南原道訓云，捻、了戾也，郭璞注方言三，軫、戾也，云相了戾也，楊倞注荀子修身篇擊戾云，猶了戾也，或者不曉，輒改爲乖戾，乖者，相背而馳，與捻轉糾繞，絕不相類，一字之誤，頓失本義，又案堪輿經云，天寶陵亦有所爲了戾者，曹震圭曰，月陽建前隔位之干配陰建者，爲了戾，又釋名云，枷，加也，加杖於柄頭，以鍋穗而出其殼也，或曰了了，杖轉於頭，故以名之，此則野人之所知，反有過於儒生者矣。

晉竹

吳越春秋，句踐歸國，外傳遣使送吳王，有晉竹十廋，晉竹、即箭竹也，周禮夏官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竹箭，鄭注，箭、篠也，故書箭爲晉，此可證晉之即箭矣，蓋古人讀箭皆如晉，如搢與薦亦同音，爾雅釋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然則越之所產，貴於天下，故以獻吳王也，徐天祐晉注，謂廋當作搜，漢溝洫志，漕船五百搜，今文作艘，晉驛，船總名也，或作搜，案徐說非是，詩魯頌泮水，束矢其搜，傳云，五十矢爲束，然則搜亦即束之謂矣，廋可通搜，十廋、五百箇也，竹可爲筏，不必船載，且其所同致者，唯葛布十萬爲多，餘若甘蜜九甖、文筍七枚、狐皮五雙、皆甚寡約，此晉竹亦宜相稱，且越方忌吳，此竹可爲箭，何取十艘之多，詩搜字本無正解，毛傳訓爲衆意，鄭箋則以爲搜，然勁疾各以意爲說耳，余則以爲即束矢之謂，以質來者，九甖本書譌作九党，而韻會乃以爲丸橘，謂橘爲越椒，徐天祐云，詳下文文筍之類，皆以數計，則當作

九嶷、王逸、嶷、丁禮切、盆也、此當從徐說、

蔥

爾雅釋草、蔥、箭萌、今本郭注、萌、筍屬也、誤、當作蔥、筍屬也、下引周禮籩豆鹽醢、則當作蔥明矣、草木皆有萌、安得概言筍屬乎、

蘇桂在注誤

爾雅釋草、蘇桂在、郭注云、蘇桂類、故名桂在、此注文不足、案疏中每直引注文、此疏云、以其味辛似桂、一名桂在、是知注正文、而亦有疑義、以其味辛似桂、故名桂在、始得之、

蟹蟹

爾雅釋蟲、蟹、舍人李巡皆以蟹蠏句、蟹句、郭注亦與之同、官本作蟹、卽負盤、竝不誤、此卽廣雅之蟹蟹也、而反引負蠜蟹爲說、非此蟲、或又改郭注作蠜、卽負盤、是因邢疏而誤改耳、

驒牝驒牡辛

爾雅、驒、駝、句、牝驒、牡辛、句、郭康成如此讀、案郭注、引周禮馬七尺以上爲騋、是竝不以騋屬之牝、明矣、上引詩騋牝三千因成文耳、豈可卽以郭爲騋牝驒牡句絕乎、又案釋文云、孫注改上騋牝爲牡、讀與郭異、牡乃句字之譌、若云騋牡驒牡、豈復成文、若以牡與牝當互易者、釋文何以未之及、故當云孫注改上騋牝爲句、無疑也、邢氏不細審、而以辛字屬下句首、又郭注、辛駒辛字亦衍、駒爲小馬、此常訓耳、何必迂辛字、邢氏既截辛駒屬下文、遂於郭注亦增此一字、謬甚、今以釋文證之、知郭與鄭同、唯孫氏獨異、邢疏依孫爲說、不可以誣郭氏、

中射

韓非子十過篇、楚靈王爲申之會、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拘齊慶封、中射士諫、案、中射亦作中謝、右射謝二字通用、呂氏春秋去宥篇、荊有中謝佐制者、高誘注、中謝、官名、史記張儀傳後、陳軫舉中謝、對楚王、素隱云、中謝、蓋謂侍御之官、然則中與中書、侍中、等同義、而注韓非子者、乃云官有上、中、下、案諸書、皆不見有上射、下射之文、蓋臆說也、

懷尉

韓非子六微篇、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尉、則左右重、久語、懷尉、小資也、猶以成富、況於吏勢乎、懷尉不知何解、後讀北齊書顏之推傳、有所作觀我生賦中有云、祇夜語之見忌、寧懷尉之足恃、正用此事、用此尉字、乃尉字形近而譌、攷說文、尉本作𢊁、云扶也、蓋巾帨之類、可用以拭者、因卽謂之𢊁耳、故可以言懷、推久語與夜語兩皆可通、不知何者爲是、

鬼有校義

鬼有與校音義並同者、詩定之方中、正義引鄭志云、今就校人職、相鬼甚異、趙岐注孟子中也養不中章、如此、皆不肯相覺、何能分寸、又富歲子弟多賴章、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耳、續漢書律志中、至元

和二年、太初失天益遠、日月宿度相覺浸多、晉書傳子傳、古以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所覺過倍、未詳天文志、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覺四十八度、凡此皆以覺爲校也、後人有不得其義而致疑者、更或輒改他字、故爲詳證之、

卿

晉人相呼以卿、但施之於自敵以下少長相習者則可、非可施於所尊及汎交也、晉王桁不與庾敳交、而敳卿之不置、桁曰、君不得爲爾、敳曰、卿自君、我、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敳蓋自附於交友也、又劉卞少爲輕小吏、及貴、除并州刺史、昔同時爲須昌小吏者十餘人、祖餞之、其一人卿卞、卞遣扶出、人以此少之、今本晉書誤作輕卞、以鄭樵通志證之、是卿字、此不可施於所尊也、夫婦雖敵體、而婦不可以卿夫、故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謂其婦曰、卿不得爾、然則卿之稱、蓋亦爾汝之比也、

子思哭嫂

禮記檀弓云、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後人因此一言、遂謂伯魚先有一子、子思乃其支子、至元吳氏澂、又因禮記增弓云、子思不喪出母、而創爲奪宗之論、謂子思兄死時、子思使其子續伯父主祖與曾祖之祭、既主尊者之祭、則不敢服私親也、此論殊鑿空無據、禮、大宗無子、則當爲之立後、若子上爲伯父後、則於所生父母亦當降服、何止於不服出母乎、今吳不云立後、而但云主曾祖與祖之祭、夫越禮而直繼其曾祖、祖、古有斯禮乎、使子上爲世父後、則子思不當云爲伋也妻者爲白也母矣、近慈谿姜氏宸英有辨極明、余案孔叢云、白叔梁紇至子順、一世相承、以至九世、孔子雖有兄伯皮、而未聞使子思主叔梁紇之祭、何子思乃爲此創舉乎、況檀弓所云子思、亦未定是孔子思、原憲亦字子思、安得展轉爲之牽強附會耶、

剢

楚辭九歌湘夫人云、剢芳椒兮成堂、洪興祖云、剢、古播字、本作𢽾、文招案、字書不見有剢字、似當作𢽾、从丑、象舉手之形、四點、米之象也、漢幽州刺史朱君碑、𢽾芳馨、魏橫海將軍呂君碑、遂𢽾聲兮方表、皆卽播字、至剢字見說文、菊鞠箏字、从之、裴松之注魏志劉廙傳、引廙謝劉表牋稱考剢過家、分遇榮授之顯、又云考剢之愛已衰、剢疑是廙父名、未審當作何音、若與楚辭同作播讀、字亦別也、若𢽾字必出於傳寫之譌耳、

兒郎偉

上梁詩有兒郎偉、用之以齊衆力、如邪許之類耳、今凡拽重打樁勞力之事、俗亦成口號、而於句末齊聲和之、猶此意也、樓攻媿求其說云、兒郎偉、殆不曉其義、或以爲唯諾之唯、或以爲奇偉之偉、皆所未安、在敎局時、見元豐中獲盜、元案不改、俗語有云、你懣者、懣本音悶、俗音門、猶言輩也、獨秦州李德一案云、白家偉、不如今夜去、余啞然笑曰、得之矣、所謂兒郎偉、猶言兒郎懣、蓋呼而告之、此關中方言、唐都長安、猶襲用之、今文中有云、用相兒郎之偉者、殆誤矣、以上皆樓氏說、余竊以爲不然、蓋用力猛者、鬲血脈有奔務僨鬱之患、故爲歌句以宣暢之、且以節其力、使暫息、待歌畢而復作之、有其聲、固不必定求其義、以爲

古語亦可。此三字多置詩句之下。唯朱子作同安縣學經史閣上梁文。用之於每詩句之首。豈亦如攻媿說歟。且如詩句皆有助詞。如竹枝女兒舉棹年少之類。亦用之於動作者。更推而上之。古樂府亦多襯句。迨今乞兒之唱蓮花者亦然。似猶不失古意。

米纏

米纏、蓋如今之挂麵。挂麵屑麥而乾之。此則用米爲之耳。見樓攻媿詩云。江西誰將米作纏。捲送銀絲光可鑑。又云。如來螺髻一毛拔。卷然如螺都人髮。新弦未上尙盤盤。獨繭長纖猶軋軋。可謂極體物之工矣。米纏二字且新。不知是土俗所名。抑有來歷也。

潘岳挾彈盈果

晉書潘岳傳云。岳美姿儀。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滿車而歸。此蓋岳小年時。婦人愛其秀異。縈手贈果。今人亦何嘗無此風。要必非成童以上也。婦人亦不定是少艾。在大道上亦斷不頓起他念。至岳更無用以此爲譏議。乃史臣作論。以挾彈盈果。與望塵趨貴相提並論。無乃不倫。

薩蔵摟當作蔵摟

錢曉徵以爾雅釋艸。薩蔵、摟。釋文。摟音亡悲反。而兼載孫炎居郡、居擧、二切。攷說文無摟字。當用孫音而作摟字。凡艸木之名。多取雙聲。薺苨、蕪荑、蕭蓳、銚弋、之類皆然。蔵摟亦雙聲也。說文、廣雅、皆以薺苨、與菱茭爲一物。惟爾雅分爲二條。竊意芙蕖與蔵摟聲本相近。四字皆見聲。薺苨、芙蕖、薩蔵、摟。當是一物而四名。郭亦知薩有薺苨之稱。特以與薩文不聯屬。遂以決明當之。其實當依說文廣雅作釋爲是。

二名不偏諱

記曲禮云。二名不偏諱。今人頗有作不偏諱者。余每以其誤。輒爲正之。今乃知彼亦有所本。相臺岳氏有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中有云。二名不偏諱。偏合作徧。疏曰不徧諱者。謂兩字作名。不一一諱之也。案舊杭本柳文載。子厚除監察御史。以祖名察。躬辭奉勅。二名不遍諱。不合辭。據此作遍字是。舊禮作徧字明矣。此皆岳氏所說。余以爲不然。若如其說。二名不徧諱。則必專指定一字諱。一字不必諱。始得謂之不徧諱。今以孔子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攷之。則二字皆在所諱中。但偏舉其一。則不諱耳。岳氏唯據柳文。何不攷韓文所引。固是偏諱明甚。安知柳文非俗本傳寫之失。抑或當時宣勅者失攷之過。未足依據。偏字義同。徧字義滯。細體會之自見。

唐文宗年號大和

以太和紀年者。東晉帝奕、後魏孝文、及趙石勒、皆同。唯唐文宗則年號是大和。而非太和。元時所刻新唐書尙不誤。今各書中多誤作太和。可取證者。莫如當時之碑版。然下一截人手所易到者。亦往往爲人戲點一點。究其痕迹宛然。一覽易辨。而年號之在高處者。尙明明是大和。卽今各書中亦間有不誤者。而閱者輒輕易舉筆加一點於中間。久久遂無有能別白者矣。

殼亦作槃。字小變耳。實一字也。今書中往往誤作槃。風俗通皇霸篇、神農悉地力植穀疏。論衡偶會篇高誘注、呂氏春秋九月紀、皆作此字。齊民要術第十卷引山海經見海內經。曰。廣都今山海經作都廣。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此。正作廣都。之野。百穀自生。楊用修謂今本山海經誤改作穀。案穀乃正字。不可謂誤。槃字。篇海下从禾。作槃从禾是也。而上亦非从殼。當本作殼。則槃與穀。筆畫並無增減。止禾字在左旁者多。遂覺禾居中者爲變體。其从殼者。又後來轉寫之失。乃成俗字耳。今人作五穀字。亦往往誤从木。與楮穀字相混。則槃之誤爲槃。亦正相類。

諫有聞義

顏氏家訓音辭篇云。古今言語。時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異。中引穆天子傳三卻作道里悠遠。山川間之。郭璞注。間音諫。與顏氏不同。段若膺云。案顏語。知本是山川諫之。郭讀諫爲間。用漢人易字之例。而後義可通也。後人援注以改正文。又援正文以改注。而間音諫之云。乃成弔詭矣。若山海經郭傳亦作山川間之。則自用其說也。文昭讀韓非子內儲說下六微云。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令之諫紂而亂其心。凌濛初本獨改諫爲間。不知此亦讀諫爲間。正與穆天子傳一例。漢林引風俗通。諫平津侯下令。太平御覽三百四十六引。零陵先賢傳。劉備謂劉璋曰。女亦了何敢諫我兄弟之好。亦皆以諫爲間。

魯與虜通用

史記五子胥傳。遂滅鄒。句魯其君以歸。鄒、卽邾也。魯其君。虜鄒君也。魯與虜古通用。後人不知。以鄒、魯、爲二國。而其字不可通。乃改爲之字。謬甚。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引韓詩內傳云。師臣者帝。友臣者王。臣臣者霸。魯臣者亡。亦是以魯爲虜。言視其臣與奴虜等也。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

此雜記之文。近人如汪氏、魏氏、皆疑不與之言爲不合於義。余以爲不與亦正非易事。孔子之許仲由、冉求、不從弒父與君。此正是內亂不與之事。鄭子公欲弒靈公。與子家謀。子家始不從。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此非與焉者乎。鄭康成注引魯季孫友以爲證。蓋始則力不能討。故姑爲隱忍。及秉國政。而始可以伸大義矣。石碏亦力不能討者。迨其隙有可乘。而遂圖之。君子以爲純臣。晉欒書中行偃執厲公。召士匄、韓厥。皆辭。亦但不與而已。至若曹之子臧、吳之季札、亦得引以爲比。又如白公作亂。欲立子閭。子閭不從而見殺。故吾謂內亂不與。亦極難事。力能討。則爲季友、石碏。不能討。則爲子臧、季札。而子閭則尤其不幸者也。若之何其易視不與而以爲不合於義也。又如親屬蒸報。骨肉相殘。亦謂之內亂。爲之臣子。既無由得言。且亦不必以身殉。亦唯有不與而已。若晉惠帝、賈后之淫虐。當時有謀廢后者。未必合禮中也。溫公之言曰。皇后譖害其子。內難不預。禮非所任。安可以張華不能廢后而貶責之。此明引禮記成文。可謂極合禮意。

洗犬槃

爾雅釋木。遵、羊棗。洗、大棗。唐以前本有以大爲犬者。丁希曾嘗爲吾言。舊嘗見梁文紀中。有以河東洗犬。

隱石蹭蹬，作偶句者，不知洗犬二字所出。問其父龍泓先生，先生即舉爾雅之文，謂白帖所集，以遵羊洗犬相對，家無白帖，可向庸庵中檢之。果如先生所言。案郭璞爾雅注，今河東猗氏縣出大犬，如羔，卵，是犬乘非犬乘矣。然爾可名羊，安在其不可名犬，以此爲爾雅異文，夫何傷。丁名傳杭人，龍泓先生名敬，曾應博學鴻詞徵。

相里造

唐杭州刺史相里君志獨佚其名。余案獨孤常州集中有祭相里造文云，舒州刺史獨孤及敬祭于河南少尹贈禮部侍郎相里公之靈。伊昔密薦可否，廷折兇佞，京師童兒，亦知公名。其後江人杭人頌德不暇，洛長者老，後公而蘇云云。蓋從江州移杭州，後終于河南少尹也。其名曰造，字曰公度，志所以佚其名者，因白香山冷泉記云，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造字下本有作字，後人疑造作文複，徑刪去作字，今觀白記下云，有韓僕射皋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藇最後作此亭，後四君皆稱其名，白去相里君年代非甚遼邈，無緣舉世遂無有知其名者，且四君皆云作亭，不云造亭，造爲相里名，證之獨孤之文，尤瞭然也。舊杭郡志，置之韓皋、盧元輔之後，云元和間任，皆失之不考。

校

釋名，其釋兵有云，旛、幡也，其貌幡幡然也。校、號也，將帥號令之所在也。案所謂校者，亦旛之類耳。漢書衛青傳，公孫敖常護軍，博校獲王師右曰，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爲一校，或曰旛旗之名非也。每軍一校，則別爲旛耳，不名校也。以上皆顏氏注。今案旛校之說，未可謂非，晉張景陽七命云，叩鉦散校，舉麾麾，安得言散，蓋軍屯各有旛旗以別之，故一屯之長亦名校，將校之稱，蓋以此。執兵者即名之爲兵，主校者即名之爲校，事正相類，兵校之名，人皆知之，而其所由以名者，則未必盡知之，故翻疑釋名之校或誤字耳。

事訓佛誰訓推

古譌字，以形聲求之，猶有可攷而復者。釋名言語篇，事、傳也，傳、立也，凡所立之功也，故青徐人言立曰佛也。舊本佛並誤作偉，以形求之，當作佛，與事音正相近。周禮天官大宰職，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鄭注云，任，猶傳也。陸德明云，傳，側吏反，猶立也。疏云，東齊人物立地中爲傳，案史記張耳傳，莫敢佛刃公之頸中，正義云，東方人以物置地中爲傳，漢書作剸，又管子輕重甲篇，仰傳戟之室，又曰，春有以傳相，義皆相近，以爲青徐人語，信有徵矣。又一條云，誰，推也，有推擇言不能一也，舊本推並作相，亦因形相近致誤，莊子天運篇，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郭象注，誰者，別人之意也，文選載潘岳籍田賦，誰督而常勸，莫之課而自厲，李善注引說文，誰，何也，攷晉書岳傳，誰督作推督，則二字義得相通，明矣。史記淮陰侯傳，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蓋推擇必於衆人之中，故云不能一，且誰亦有推問之義，作推無可疑者。

鍾山札記卷四

倉浪

倉浪，青色，在竹曰蒼筤，在水曰滄浪，古詞東門行，上用倉浪天，天之色正青也，曹歌何嘗行，上慙滄浪之天，俱見晉宋書樂志，又呂氏春秋審時篇，麥後時者，芒而穗蒼狼，亦言其青色，蒼、倉、滄三字並通用，非謂天之色如水，以滄浪相比況也，文選塘上行，劉熙注滄浪之水清兮，滄浪水色也，宋蘇子美於吳下作滄浪亭，避暑錄話，謂滄浪地名，非水名，不當以名亭，蓋失於不考。

范氏

孟子，吾爲之範我馳驅，石本作范氏馳驅，宋書樂志四君馬篇，願爲范氏驅，誰容步中繻，豈效詭遇子，馳騁趣危機，正用此，孫宣公孟子音義云，範我或作范氏，范氏，古善御者，案文選東都賦，范氏施御，李善注引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

掌固

周本興故通，掌故亦所作掌固，攷唐六典，尚書省有掌固十四人，下即引史記文學掌固爲注云，掌故，主故事也，史漢本亦爲此固字，與周禮夏官之掌固，其職自殊，鮑明遠集中有論國制啓云，彭城國舊制猶有數卷，宜令掌固刊而撰之，又李善注文選兩都賦序引漢書，孔安國射策爲掌固，後來刻六臣注者，使

改爲字故矣。（馮語，齊於故實，史記齊世家作固實，徐廣曰，固一作故。）

田祿

宋書良吏阮長之傳，時郡縣田祿，芒種爲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秋祿，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史蓋稱長之之廉也。代人未至，若可小需過芒種後，則一年秩祿歸之已矣。而長之欲讓後人，故於前一日亟解印綬去官，蓋芒種前田功尚淺，其去牧種之時尚遙，故秩祿不歸之前人也。今本乃作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此後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又以長之在芒種後一日去官，譏之甚矣。元嘉末始改此科，計月分祿，長之則在元嘉初也。考晉書職官志，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年，此則可無偏枯之患。宋元嘉以前，或未用此制也。

噲與快同

詩小雅，斯干噲噲，毛正傳及箋，皆以快釋噲。案淮南精神訓，噲然得臥，宋書樂志四吳鼓吹曲，覽往以察今，我皇多噲事，是噲與快同。

夏姬三爲王后

史通引列女傳云，夏姬再爲夫人，三爲王后。夫爲夫人則難以驗也。三爲王后，則於周、楚，皆無所處，以是爲譏。余今考列女傳云，蓋老而復壯者三，當句絕。（郭璞山海經圖讚云：夏姬是豐，厥齡三遷，雖亦云，夏姬得道，雖皮三少。）其下云爲王后，句七爲夫人，余謂爲王后上當有一字，左氏雖未言曾入楚宮，而列女傳則言莊王納巫臣之諫，使壞後垣而出之，則固曾入楚宮矣。是非一爲王后乎，至言七爲夫人，若以國君言，誠無可考，或劉向因後世卿大夫妻通稱夫人，而以之例前代，并淫亂者數之，固有七矣。若史通云再爲夫人，則前御叔、後巫臣，更爲灼然，似作再字爲是。

書塗泥傳

禹貢揚州，厥土惟塗泥。孔傳云，地泉濕。濕字誤，塗泥何必以濕字爲訓。考古本是地泉溫，蓋惟溫，故凍固不密，而常見其沮洳耳。溫與濕字形近，故致譌，且濕本不作溼字解。

唐人稱勝國爲大隨

唐人爲五經正義，至永徽始表上，今觀尚書舜典呂刑中言及於隨，尚稱爲大隨，猶有周詩稱大商、周書稱大邑商之遺意，即或本前人元文而不加刊削，不以爲嫌，當時風氣亦尚近古。隨本國號，後或省作隋，二字往往互用，如春秋時之隨，諸子書中間亦有作隋者，有謂文帝因周齊之間不遑事處，故省走者，斯言未足據也。

嬰嬰

元史有嬰嬰，字子山，廉里人，賢臣也。書法亦爲世所重，其署名亦或作猻字，猶米元章名芾，亦時署爲黻，以二字本同也。嬰从嬰，孫之本字，音乃刀反，嬰音亦同。今人誤書從要，誤亦因之而誤，字書並未有此字也。譯者不考，又以助語足之，去之彌遠矣。

桑雚魚矣

余友丁希曾解詩桑雚魚矣，謂桑乃鱢字之省。說文作鱢，與蠶同。左氏穀梁春秋經，桓五年，蠶。公羊經作螺，螺實蝗類。凡池湖陵澤中，魚鳙子皆近岸傍淺水處，若遇歲旱，水不能復其故處，士爲風日所燥，魚子蠕蠕而出，即變爲蝗，蝗以害苗。自大河以北，土人皆知之，今蝗不爲蝗而爲魚，故以爲豐年之徵。余案此說昔人未曾道過，而實確不可易。如旐維旟矣，旐旟相爲類而小異耳，一則人少，一則人多，故占爲室家濂濂，義順而詞順。若示桑人化而爲魚，則太怪甚矣。雖夢境迷離，無有定象，而其占爲豐年，雖曲爲之解，終不似旐旟之占，人人皆可領會。今釋爲鱢，則事皆目驗，義始實通，且證之公羊說文，而皆合，借可以釋千古之疑矣。

摸索

今俗語有摸索，案淮南俶眞訓以摸蘇牽連，高誘注，摸蘇猶摸索，蓋蘇索一聲之轉，重讀則爲索耳，亦與挼莎、摩挲、相近。詩鳥鵲，薄汙我私，箋云，汙煩擾之，釋文云，猶挼莎也。挼音諾何切，又周禮司尊彝，鬱齊獻酒，鄭注，獻讀爲摩莎之莎，釋名委容篇，摩娑猶末殺也，手上下之言也，摸索正是以手上下，此可見其義並同，末殺與漢書谷永傳之末殺災異語自別，此末殺，其語音亦正同摸索耳。

汋同液

字書未有言汋同液者，劉熙釋名則往往以汋爲液，釋形體云，汋、澤也，有潤澤也，上是津，下是汗，其爲液也明矣。釋飲食又云，嚥循也，不絕口稍引滋汋循咽而下也，滋汋亦即滋液。

茵馮

漢書酷吏周陽由傳，汲黯爲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師古注，茵、車中蓐也，馮、車中所馮者也。讀曰凭。余案釋名云，文翰、車中所坐者也，轜、伏也，在前人所伏也，是則馮之與轜，皆謂軾耳，竊以爲馮亦當如字讀，與轜正一聲之轉。說書亦未以茵馮收入蒸韻。

衛戴公文公即位年月

以詩、左傳、并毛、鄭、服、杜、注、及孔氏正義合考之，知衛戴公實以魯閔公二年十二月立，立而旋卒，文公即繼立，踰年改元，是年爲魯僖公之元年，皆較然無可疑者。證以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衛懿公之九年，即戴公之元年，明年爲文公元年，凡在位二十五年，適相合也。當狄之入衛也，衛之君臣皆盡，無復文告其卒其立，即告亦必不能如期，許穆夫人之賦載馳，蓋但聞戴公之立，而不聞其卒也，其謂是詩作於魯僖之元年，是也，謂必作於元年之六月，以我行其野、芃芃其麥、二語爲之證，以爲戴公是時尚在，則非也。夫麥以秋種，在周之十二月已有苗矣，芃芃之盛，苗亦可以當之，不必定指其秀其實，詩不云芃芃黍苗乎，然則是詩之作，必在正月、二月間，其去狄入衛之時不甚遠，故但聞戴公之立，不聞戴公之卒，自屬事理所有，不可即據是以爲戴公無恙之證，齊之去衛，與許之去衛，更遠矣，聞戴公之在漕邑，命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更非旦夕可辦之事，亦必在魯僖之元年，然亦不可據是以爲戴公尚在也。

左傳云、文公爲衛之多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杜注、鄘逆諸河者、迎衛敗衆、此則杜氏之誤也、夫逆之爲言、不可施於卑賤之徒衆、蓋此所逆者、卽文公也、夫許穆夫人以一女子、尙知閔宗國之顚覆、欲馳驅以歸唁、曾謂文公賢者、反安坐於齊、不亟奔赴於新君之所、以共紓國難乎、卽以左氏文義求之、上云爲衛之多難、下云及敗、語意正相承接、若夫石甯二守之出也、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此時衛之敗衆、能渡河者、已早自渡河矣、否亦奔逃四方矣、焉有徘徊河上、不畏狄人之殲、而忍死以待宋桓之逆乎、然則文公既隨戴公在漕、戴公旋沒、而國人卽推文公繼之、故左氏遂敍文公之事於魯閔二年之末、服虔云、戴公卒在於此年、杜預云、衛文公以此年冬立、服、杜之注、明白如此、不可目爲無稽之說也、今人之所以致疑者、以戴公之無元年而稱元年耳、夫戴公亦欲踰年改元者、然而其身已不及待矣、其臣子閔其經營再造於艱難危苦之會、而不忍使從未成君之例、於是卽以懿公之九年爲戴公之元年、此朱子綱目之例、而不謂古之人已有行之者、政可見人情之不甚相遠也、至於戴之爲謚、雖見於周書之謚法、在當日亦必以爲國人翼戴之故而遂稱之、卽以懿公之爲懿也、名亦浮其實矣、要皆無暇集衆定議、告於廟而後宣稽者也、且衛之後世、如輒之出奔也、且有孝公之謚矣、事能盡拘常典也乎、故夫十數日之君之有謚也、以前君之年爲其年也、皆變禮也、舉不足致疑、孔氏詩正義云、以衛既滅而立、不繫於先君、此論誠然、然使戴公得以踰年、亦必不奪懿公之一年爲其年、唯其旋立旋卒、而臣下又不忍沒之、故不得已而與懿公共此一年耳、戴公固未嘗當年改元也、若文公之立之、亦在漕也、且斷然爲魯閔二年之十二月也、於詩尤有明證、夫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作也、其次章曰、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皆文公卽位後之事也、毛傳云、虛漕虛也、明文公初立亦在漕也、其自齊而至漕也、左氏有明文矣、由其立於魯閔二年之冬、故凡相地卜吉、告於齊、齊爲之合諸侯、俱於魯僖元年中、得以次第爲之、春秋於僖二年之正月、卽書城楚邱、傳以魯後往、故云不書、所會後也、然則諸侯之會而城也、更在二年正月之前矣、夫城必計徒庸、慮財用、非一二日而可集、若以文公立在僖元年之冬、其能神速如此乎、鄭箋云、定星昏而正、謂小雪時、然則楚宮楚室之作、與城必同時而俱舉、有室家始可遷、二年遷於楚邱、則所謂定之方中者、必在於元年之冬明甚、敬王時、城成周、以八月告晉、十一月晉合諸侯、踰年正月始賦功、始末計歷二時、楚邱之城、約略亦正相似、故毛氏、鄭氏、服氏、杜氏、孔氏、皆當世大儒、其於詩、左氏傳、未有不反覆參證而始決者、後之人亦不必復置異論於其閒矣、

師子吼

蘇東坡戲陳季常詩、忽聞河東師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相傳季常之妻柳氏頗妒、然與其良人皆篤好釋典、故蘇之意雖主於斬、而所謂師子吼者、實用禪門語、竝未嘗斥言其隱也、偶閱內典佛說長者女菴提遮師子吼了義經云、舍衛國城西有一村、名曰長提、有一婆羅門、名婆私膩迦、有女名菴提遮、佛告舍利弗、是女非凡、已値無量諸佛、常能說如是師子吼了義經、蓋師子吼雖佛家常語、而此則女人事、用來尤切、注家但引杜詩、證河東之爲柳、是已、而此尙失援引、今人率以河東師子作見成語、不知四字本不

相連也、

蕊興蕊晉義別

廣韻、蕊在二仙、訓鬱少、一曰馬腹鬱、亦姓、蕊在二十二元、飛舉皃、兩字音義各別、近代韻書、乃於鬱下亦有飛舉一訓、大誤、今人詩中多沿其失、或舉正之、率引少陵寄賈嚴長律以自解、其詩落句云、如公盡雄俊、志在必騰蕊、亦在先韻中用蕊字、吾謂此句必出庸手所妄改、二公在遷謫中、而曰志在必騰蕊、強作在無聊頑嘲語以相嫚悅、其言鄙陋、實應酬之下者、何可以誣少陵、別本作何事負陶甄、此則是也、蓋不勝其詼嘲之情焉、豈若騰本之率直少致乎、近代韻書、雖於蕊字下闌入飛舉一訓、而尙未敢遽增一蕊字於先韻中、曾謂律細如杜、而詩中既用張蕊、又用騰蕊、自我作古、如是之甚者乎、夢所詠懷古韻、係先韻、則用張鷟、酬鄜郎中用元韻、則有風雅藹孤蕊之句、其截然有辨如此、檢香山長律及宋人蘇長公詩、皆無混用者、昌黎陸渾山火詩是元韻、其視桃著花可小蕊字、正當從烏、上句云藏蹤、此云小蕊、騰羆之與潛藏、正相爲對、而俗閒本乃反誤從馬、讀者愼勿爲俗本所惑可也、

騎衡

漢書爰盎傳、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師古曰、騎謂跨之、非倚也、余謂師古之言殊不曉事、跨衡甚危、纔非百金之子、亦未有敢以身試者、此二句正言其過於愼耳、後見北齊書顏之推觀我生賦中、正作垂堂倚衡、則知如淳之釋爲不謬矣、

氏與是同

漢書地理志、非子至平、孫氏爲莊公、師古曰、氏與是同、古通用字、案大戴禮帝繫篇、黃帝聚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句 氏產青陽及昌意、昌意娶于蜀山氏之子、謂之昌濮、句 氏產顓頊、上西陵氏蜀山之氏、乃姓氏之氏、下氏產之氏、與是同、讀者不審、每以嫘祖氏昌濮氏連讀、誤也、下云氏產老童、氏產重黎及吳回、氏產六子、氏產后稷、氏產契、氏產文命、氏產啓、皆以氏產連文、又云、昆吾者、衛氏也、云云、凡六氏字、亦同是、又云、帝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匽、氏女皇、女匽、下不當有氏字、由前以嫘祖氏昌濮氏誤讀、因謬加之、高郵王懷祖刪此二氏字、是也、余因疑是爲黃帝、是爲帝嚳等是字、同在一篇之中、亦必本作氏字、後人妄以己見改之、下以誤連讀之故、斯其所以不併改耳、至氏是通用、禮注、漢書、多有之、此不備舉也、王名念孫、今爲侍御史、

賜有盡義

古咄嗟歌、槃下何纍纍、亦作纍、榮華各有時、槃欲初赤時、人從四邊來、槃適今日賜、誰當仰視之、北海馮氏古詩紀、本於賜下注一疑字、案李善注、潘岳西征賦、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引方言、賜、盡也、攷方言云、綎、賜、撲、澌、皆盡也、澌亦作斯、詩、大雅皇矣、王赫斯怒、鄭箋、斯、盡也、釋文云、斯、毛如字、鄭音賜、盡也、又新唐書李密傳、敖庾之藏、有時而賜、今本作儩字、別、賜乃正字、斯與澌訓盡者、皆當讀爲賜、

說文證非本文

今本說文、諡、行之迹也、从言兮、皿闕、徐鍇曰、兮、聲也、諡笑皃、从言益聲、玉篇於諡下增一諡字云、同上、餘並同今說文、余向於諡行之字、皆从兮从皿、又證以玉篇、以爲眞說文之舊矣、段若膺教我曰、五經文字、諡、諡二字音常利反、上說文、下字林、字林以諡爲笑聲、音呼益反、今用上字、據此、說文作諡、竝不从兮从皿、卽字林以諡代諡、亦未嘗增一从兮从皿之字、此出近世所改、从兮从皿實無義、余以其言爲然、從之、乃戴侗六書故則謂五經文字當列諡、諡二字、不當混諡爲諡、說文別以諡爲笑聲、今說文是皃、字林因之、而五經文字云字林以諡爲笑聲、是見後不見前也、余以其說攷之、知說文諡笑皃一訓、必係後人所竄入、既改諡爲諡矣、而諡字獨闕、遂取字林所云諡笑聲者而竄入之、且改笑聲爲笑皃、更非是、而其字又殿書部之末、居諜該譯尳之後、殊爲不倫、徐鍇本諡下尚有嘉字、徐鍇本則嘉在譯之後、又閒以謗讒二字、而以尳諡終焉、夫使說文果訓諡爲笑聲、則亦當置在前、與訢說諧詒等爲類、而不當脫在部之最末、況以言部所配合之字求之、俱極渾成、今離言而作益、此何字也、兮卽爲聲、皿有何義、夫諡曰累行、其字必當从益、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益者、加也、所謂累行是也、爾雅釋詁、諡、溢、皆訓爲靜、宋本釋文作諡字、不誤、通志堂本始改從兮皿、卽毛氏爾雅注疏本、始亦从益、後乃改從兮皿、剜改之痕宛然、且如溢者、行之愼也、釋詁疏引舍人語、諡者、行之迹也、事正相類、況益何嘗非聲、而必兮始可得聲乎、然則玉篇之作諡、亦出後人所亂、不可信也、黃氏韻會雖已在後人變亂之後、而猶大書作諡、注中云、本作諡、从言兮聲、皿闕、蓋由俗本相沿致疑、不能定也、於誄字下云、諡也、倘說文果作兮皿、黃氏何不竟依之、而轉作从益之字乎、故余參攷衆書、深以段氏之說爲確不可易也、諡之作諡、亦後人所改、

史漢目錄

史記、漢書、書前之有目錄、自宋版本以來卽有之、爲便於檢閱耳、然於二史之本旨、所失多矣、夫太史公自序、卽史記之目錄也、班固之敍傳、卽漢書之目錄也、乃後人以其覼於尋求、而復爲之條列以繫於首、後人又誤認書前之目錄、卽以爲作者所自定、致有據之妄譽者、本書者、夫孟荀列傳、以兩大儒總括之、何嘗齒淳于髡、愼到、騶奭、於其列哉、貨殖等傳以事名篇、與八書差相類、固未嘗一一標姓名也、乃後儒書者、謂范蠡、子貢、白圭、非漢人、而入漢書、以爲失於限斷、其實班氏何嘗爲范蠡諸人立傳、卽彼蜀卓宛孔閎里猥瑣之流、亦豈層層爲之標目、與夫因人立傳者同哉、明毛氏梓史記集解、葛氏梓漢書正文、其前卽據自序敍傳爲目錄、亦爲便於觀者、而尙不失其舊、在諸本中爲最善矣、

古書目錄往往置於末、如淮南之要略、法言之十三篇序、此據李善注本、近刻五家注者、皆移於篇首矣、皆然、吾以爲易之序卦傳、非卽六十四卦之目錄歟、史漢諸序、殆昉於此、宋刻荀子篇目與劉向之奏皆在末、宋人所彙集類、亦以其目置於篇、依古法也、

史漢合傳

史、漢、數人合傳、自成一篇文字、雖間有可分析者、實不盡然、蓋數人同一事、彼此互見、自無重複之弊、自范睢以下、雖有合傳之名、實皆專傳之體、致有一事而再三見者、文繁志寡、由其不諳史法故也、卽如史記廉頗列傳、首敍廉頗事、無幾卽入藺相如事、獨多、而後及二人之交驩、又閒以趙奢、末復以頗之事終之、此必不可分也、漢書張周趙任申屠傳、皆爲御史大夫者、始敍張蒼、次周昌、趙堯、任敖、其後蒼復爲御史大夫遷丞相、則又詳敍其始末、乃終之以申屠嘉、此一本史記之舊、唯申屠爲可分、餘皆不可分也、後世史成於衆人、若刪彼傳以入此傳、則有欲掩其名之嫌、以故史、漢之法、不可復覩耳、

列傳中人有不妨再見者

傳已見之人、有因事而再見者、如淳于髡之附孟荀傳也、以諸子故略見也、至滑稽傳始詳矣、夏侯勝有專傳、而儒林傳中衆經師傳授之次第、亦不得獨遺之、張放乃張湯孫、既附見湯傳、而佞幸傳又載之、知此、則如明之辭文淸、王文成、雖各有專傳、備詳事蹟、而於理學之宗派、亦當標舉之、以爲倡導之首、固無嫌於複見也、

嶧山石刻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案此似文有脫誤、嶧山刻石、乃七篇中之第一篇也、史公必不特刪此篇、疑此上鄒嶧山下、卽當云刻石頌秦德、使接以其辭曰云云、如後數篇之式、頌文之後、接以與魯諸儒生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其立石二字、與議刻石之議字皆衍文、刻石不須議也、并下立石封之石字、亦係誤衍、觀張晏臣瓚之說、可見本無石字、至諸頌皆四字爲句、凡二十皆當作廿、三十當作卅、親巡遠方黎民、衍方字、民字、宋大觀中、劉跋上泰山、見碑本作親巡遠黎也、其琅邪臺後一段、維秦王兼有天下以下、乃頌後之跋、雖未亦作韻語、究不可聯頌爲一篇、雖古之箴銘贊頌、不定限以四言、而此七篇自極整齊、疑之累之、大矣哉、文頗不類、末句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亦當有一字誤衍、

二世刻石辭

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此卽石旁所刻之辭也、上敍其事云、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此則備載其文、非兩事也、今石刻猶有可見者、信與此合、前後皆稱二世、此稱皇帝、其非別發端可見、趙明誠金石錄云、史云具刻詔書刻石、而碑作金石刻、案今人所見殘碑、尙有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字、以校明誠之言、適相符合、又秦權近世尙有藏者、亦有此文、後世史傳中載賦頌章疏、亦先提數語、而下備載其文、蓋仿此例、

議始皇廟文誤倒

二世詔丞相臣議尊始皇廟、丞相臣言、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爲極廟、云云、案、雖萬世世不軼毀、自當在今始皇爲極廟之下、語方順、此理之極易見者、正不必拘守闕疑之義、而憚爲之更易也、

秦能更定

漢書禮樂志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鄭聲，諸儒更定詩曰，湄還休成，奏罷鄭聲，周張更定詩曰，肅若舊典，案奏罷之云，不但爲改去僞文生義，乃明著其事之所由來也，夫樂歌義必有取，既無其事，則不當尙襲其文，衡所奏罷，詳於郊祀志中，此不著其事則不明，若詳著其事，又過於繁冗，於是各約以六字，此可見古人簡練之妙，詞省而指明，蓋事罷而辭自不得不罷，衡不必復奏罷舊辭，而舊辭亦不必皆謂之罷，此因明所以更定之故，乃爲此語耳，至更定之詩，向來莫不知當何處，今則已有解者，故不具論，

兩排讀法

古書兩重排列者，皆先將上一列順次排訖，而後始及於下一重，自後人誤以一上一下讀之，至改兩重爲一列，亦依今人所讀，而大失乎本來之次第矣，後漢書馬武傳後，所載雲臺二十八將，昔人頗多致疑，薛季宣、王伯厚始從而正之，後人豁然於其故，今可不論，唯史記正義所載證法解，亦本是兩重，故爲一列，文多閒雜，亦當改正，但其中頗多譌脫，與逸周書亦不盡合，今雖分之，未能如雲臺之一轉移即是也，末三十餘謚，美惡雜糅，似爲後人所亂云，

民無能名曰神，一德不懈曰簡，端民則法曰皇，平易不訾曰簡，
德象天地曰帝，尊賢貴義曰恭，仁義所在曰王，敬事供上曰恭，
立志（周書作制，）及衆曰公，尊賢敬讓曰恭，執應八方曰侯，既過能改曰恭，
賞慶刑威曰君，執事堅固曰恭，從之成軍曰君，愛民長弟曰恭，
揚善賦簡曰聖，執禮御賓曰恭，敬賓厚禮曰聖，芘親之闕曰恭，
照臨四方曰明，尊賢讓善曰恭，諳訴不行曰明，威儀悉備曰欽，
經緯天地曰文，大慮靜民曰定，道德博聞曰文，純行不爽曰定，
學勤好問曰文，安民大慮曰定，慈惠愛民曰文，安民法古曰定，
愍民惠禮曰文，辟地有德曰襄，賜民爵位曰文，甲冑有勞曰襄，
綏柔士民曰德，小心畏忌曰釐，諫爭不威曰德，（從武下移此，）質淵受諫曰釐，
剛強直理曰武，有罰而還曰釐，威彊敵德曰武，溫柔聖（謚賢，）善曰懿，
克定禍亂曰武，心能制義曰度，刑民克服曰武，聰明叡哲（同智，）曰獻，
夸志多窮曰武，知賢有聖曰獻，安民立政曰成，五宗安之曰孝，
淵源流通曰康，慈惠愛親曰孝，溫柔好樂曰康，秉德不回曰孝，
安樂撫民曰康，協時肇享曰孝，合民安樂曰康，執心克莊曰齊，
布德執義曰穆，資輔共就（舊誤，）曰齊，中情見貌曰穆，甄心動懼曰頃，
容儀恭美曰昭，敏以敬慎曰頃，柔德考（安非，）衆曰靖，
聖聞周達曰昭，恭己鮮言曰靖，寬樂令終曰靖，
執事有制曰平，威德剛武曰圉，彌年壽考曰胡，

由義而濟曰景，保民耆艾曰胡，耆義大度曰景，彊毅果敢曰剛，（舊脫此條，補周書，）
布義行剛曰景，追補前過曰剛，濟白守節曰貞，猛以強果曰威，
大慮克就曰貞，猛以剛果曰威，不隱無屈曰貞，治典不殺曰祁，
辟土服遠曰桓，治典不殺曰祁，克敬動（綱目前編作動，）民曰桓，
大慮行節曰考，（夢非，）辟土兼國曰桓，治民克盡曰使，
好和不爭曰安，行義說民曰元，道德純一曰思，
大省兆民曰思，主義行德曰元，外內思索曰思，
追悔前過曰思，兵甲亟作曰莊，行見中外曰慤，
狀古述今曰譽，勝敵志強曰莊，昭功寧民曰商，
克殺秉政曰夷，屢征殺伐曰莊，安心好靜曰夷，
執義揚善曰懷，（謚，）柔質慈民曰惠，慈仁短折曰懷，
述義不克曰丁，夙夜警戒曰敬，有功安民曰烈，
秉德遵業曰烈，合善典法曰敬，剛克爲伐曰翼，
思慮深遠曰翼，執心決斷曰肅，外內貞復曰白，
不勤成名曰靈，愛民好治曰戴，死而志成曰靈，
死見神靈曰靈，未家短折曰殤，（舊誤戴，今移正，）
短折不成曰殤，好祭鬼神（謚，）曰靈，隱拂不成曰隱，
不顯尸國曰隱，（舊有見義是曰隱，一條，周書綱目前編皆無之，義亦難曉，今削去，）
官人應實曰知，愎很遂過曰刺，肆行勞祀曰悼，
年中早夭曰悼，（舊作殤，）蚤孤短折曰哀，恐懼從處曰悼，
凶年無穀曰荒，好變動民曰躁，外內從亂曰荒，
好樂怠政曰荒，怙威肆行曰醜，在國遭憂曰愍，
在國逢難曰愍，蚤孤鋪位曰幽，禍亂方作曰愍，
使民悲傷曰愍，柔質愛（周書作受，）諫曰慈，
名實不爽曰質，
慈和偏服曰順，德正應和曰莫，溫良好樂曰良，
滿志多窮曰惑，思慮果遠曰趕，（明非，）博文多能曰憲，
克威捷行曰魏，危身奉上曰忠，思慮不爽曰愿，（厚非，）
敎誨不倦曰長，好內遠禮曰煬，克威惠禮曰魏，
政法繼位曰紹，內、外衣服曰正，肇敏行成曰直，
怠政外交曰墝，（舊脫，據周書補，）

彊毅果敢曰剛，（舊脫此條，據周書補，）能思辯衆曰元，
猛以剛果曰威，始建國都曰元，
彊義執正曰威，聖善周聞曰宣，
叡圉克服曰莊，死於原野曰莊，
武而不遂曰莊，愛民好與曰惠，
象方益平曰敬，（舊脫，據周書有，）剛德克就曰肅，
不生其國曰聲，典禮不愆曰戴，
亂而不損曰靈，極知鬼神曰靈，
殺戮無辜曰厲，不思忘愛曰刺，
恭仁短折曰哀，不悔前過曰戾，
塞遏不通曰幽，動祭亂常曰幽，
貞心大度曰匡，施勤無私曰類，
嗇於賜與曰愛，好內怠政曰煬，（舊脫，據周書補，）
去禮遠衆曰煬，彰義揜過曰堅，
華言無實曰夸，

奸廉自克曰節，　逆天虐民曰抗，　好更改舊曰易，　名與實爽曰繆，
愛民在刑曰克，　操善而從曰比，下暴上曰虐，不有制之曰亂，

魯齋述得

丁傳纂

南匯 吳省蘭 泉之輯
蒙古 常英 芝岩校

丁傳（字希魯，號魯齋，浙江錢塘人，諸生。）

朔南暨解

禹貢、朔南暨之暨、魯采許愼說文暨字解作注、義始確實、此朔南、卽素問立于子而面午、立于午而面子之處、蓋太陽祇行赤道南北二十三度半而止、其外則日躔所不到、人之在二十三度半以外者、皆背其極向日而立者也、故篆文崑崙邱之卯字、象兩人背乎北極而立于地之形、南北之卯字、象兩人相背、謂日在其南、人各就日向暖之形、此立于子而面午之說也、漢地理志、交阯郡有北戶、交阯爲中國極南之郡、又名日南郡、故人皆向北開戶、猶崑崙邱人向南而立、皆背極以向日、此立于午而面子之說也、堯舜誕敷文德、民之被其光者、東限于浩渺之海、西限于遷徙之沙、至朔與南、則以日顯見爲界、由南極之下、寒冽異常、居人鮮少、故朔南暨、爲聲教訖于四海之證驗、說文、日顯見之、顯當讀如易无平不陂、書無偏無陂之陂、南陂字、古皆作顯、偏側也、言此處日不當頂、人僅見其偏側耳、暨字从既、而曰既而幡然改之

堯典之幽都、言日光不到、皆幽陰所聚、都者、瀦也、卽禹貢之朔暨也、南交卽南暨也、韓非子十過篇云、堯有天下、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莫不賓服、注云、舉凡光天下之地、隋唐志不詳注者姓名、元何犿云、舊有李瓚注、部帙無取證、按以幽都爲光天、眞無證矣、吃公子極言帝堯聽乎、卽命羲和語爲朔南暨注脚、眞是鐵版注脚、惜其以賓餞作漸被、不無混雜、暨字本義、韓曰既難、不其然哉、尤月十日傳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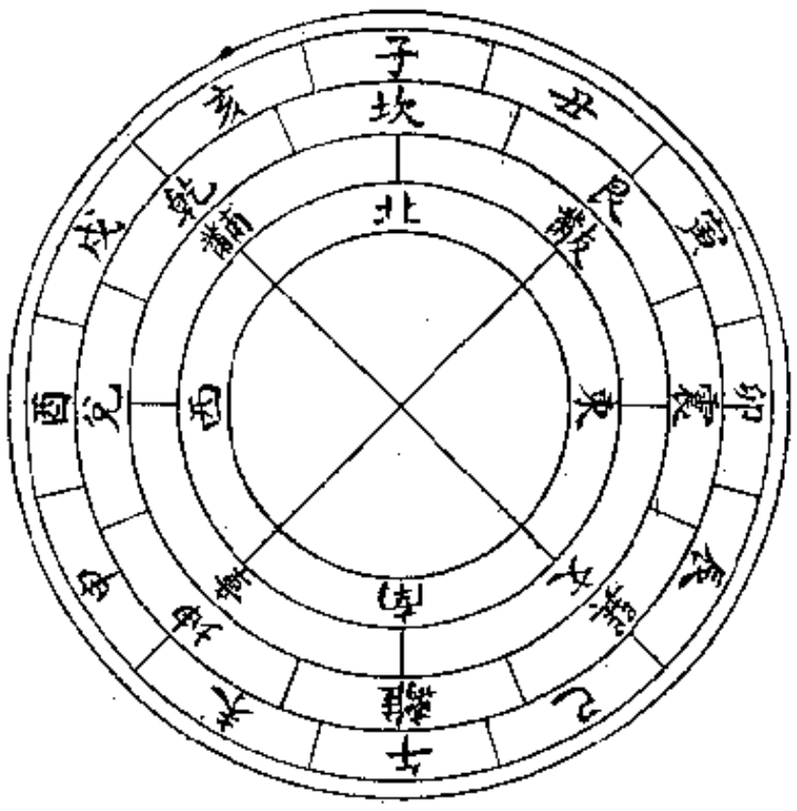
夏璉商瑚周簠簋名義圖攷

左傳哀十一年、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杜預注、胡簋、禮器名、夏曰胡、周曰簋、孔穎達疏、胡簋、行禮所用之器、故以胡簋言禮事、論語衞靈公問曰、俎豆之事、意亦同也、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玄等注論語、賈服等注此傳、皆云夏曰瑚、杜亦同之、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

傳曰、論語、子貢問器、子曰、瑚璉也、朱子注、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紫陽始因左氏傳有仲尼曰胡簋之事一語、謂在先、簋在後、與聖門所記論語瑚璉也、亦瑚在先、璉在後、依夏商周三代之先後而次之、應得注、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也、或又因漢魏晉諸儒解左傳者、皆夏曰瑚、解論語者亦皆夏曰瑚、商曰璉之故矣、餘之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其勢使然者矣、然而此疑案也、千古無發之者、惟虞既有輾轉反側之意、故訓日顯見、又如月既望之既、既望者、月與日對、猶牽牛睆、織女跂、常相望而皆在側也、下从旦、則日初出地平之象、日出地平、在人東側、暨字合既與日以成文、故說文解字曰、日顯見、再徵之外典、佛言須彌山日月繞其腹、此卽朔方日躔見之處、以推南方、南亦猶是矣、朔也、南也、不過是方名、禮內則所謂教小兒方名記數者、此耳、空洞渺茫、非有實際可說、焉得不以暨爲日顯見之有其地者、而與東漸西被之有其地者、爲唐虞聲教之疆域乎、蓋貢賦限于九州、而聲教則無遠不屆者也、周書君奭篇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周室且然、況唐虞之際乎、此又朔南暨之可旁證者、又周髀算經云、兩極之下、半年爲晝、半年爲夜、朝耕暮穫、以半年爲朝暮、此其地歟、利瑪竇坤輿萬國圖云、赤道以北八十五度、爲地之極北者、半年無日、以魚油點燈代日、寒凍極甚、人難到此、赤道以南、自六十度三十分至九十度一帶、天下立表、每晝間日影周圍常到、然則日之橫繞顯見者、不煩言而喻矣、唐書載骨利幹貢使云、彼國衣一羊胛裁熟、而日又出矣、則知此國亦在日顯見之處者、李唐且來享來王、而陶唐寧無草面草心乎、子思子曰、聲名洋溢乎中國、日月所照、莫不尊親、豈虛語哉、

曾南豐撥安鄉郡臥禪師碑銘、引禹貢云、虞夏之世、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乃以下句二字屬上句讀、不無割裂經文、南豐之文、詞嚴理正、爲紫陽所服膺、而因暨字難通、改讀經文、宜九峯先生之以及釋暨矣、逮元時、朱子由尙書句解、亦以聲教屬上句讀、暨字之義、不得說文、不幾同古文尙書之欲求之日本哉、許氏之有功乎經學也不少、辛亥重陽、魯齋丁傳再識、

孔祭酒發之，以爲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然而孔祭酒無所闡明，終是疑案而未定。傳學疎識淺，安能斷乎。竊以爲三代聖王制器不同，必有所以不同之故，向聞凡受命爲天子者，必爲之改正朔，易服色，異器械，三者參相爲之者也。而最重莫如正朔。瑚璉簠簋之制，大抵本乎正朔之改，而異其器者乎。由是推之，夏之所建者寅也，一歲十二月，寅爲正月，一日十二時，寅爲破曉雞鳴時也。昌谷詩曰，雄雞一聲天下白是矣。春秋說題詞曰，雞爲積陽，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按一歲之寅，三月之陽，春陽也，不比夏之驕陽，一日之寅，旭日之陽，不比日卓午之陽，皆陽之小者也。而其爲雞，亦當小雞矣。爾雅釋畜曰，雞大者蜀，蜀子雛未成雞曰𨻰。釋文作連，然則夏正建寅而制器，器謂之璉者，取象于陽之未大也。其猶未成雞之𨻰也，審矣。故明堂位曰，夏之四璉，推之商所建者，丑也。丑于十二辰之次，位于北方之末，北陰方也，未則陰老矣。丑之神爲牛，牛老則胡垂，許氏說文曰，胡，牛頷垂也。然則商因建丑而制器，器謂之瑚者，職此之故。左氏且不從玉而作胡，豈亦有見于丑牛垂胡之義者歟。故明堂位曰，殷之六瑚，周正則建子矣。建子之爲簠簋，何義也。曰，十二辰通可謂之子，天官書律歷志所謂十二子是也。然非正位乎北方之子也，周正建子，而制器則子之方不可無界限以爲區別，簠簋二器者，爲方之北者之界限者也。其名曰簠者，象黼也，西北之界限也。畫繢職曰，白與黑謂之黼，名曰簋者，象艮也，說卦傳曰，艮，東北之卦也，界限立而建子之義明矣。此簠簋之所以因建子而成器者也。故明堂位曰，周之八簋，言簋而簠自在其中矣。此易、詩、三禮、凡祇稱簋者之所同也。紫陽注論語，恐人不識此例，始稱周曰簠簋耳。今再繪圖，以補說之所不能說。



如左圖。圖中間第一圈，所以分南北東西四界限也。外此第二圈，即考工記畫繢職之黼、黻、文、章、四維也。外此第三圈，即文王卦圖八卦之位次也。外此第四圈，爲靈臺儀象渾天儀之地平。圈周分十二辰方位，今古鎮定不移之方位也。方位定，則東方之寅知爲陽之少，而象雞者之所以名璉矣。北方之丑知爲陰之老，而象牛者之所以名瑚矣。黼位西北，維黻位東北，則知正位乎兩維之間者，即周人所建之子也。而黼以爲簠，艮以爲簋矣。此圖也，三代制器之義盡在斯乎。若夫少陽爲𨻰，老陰爲胡，非一人之私言也。此猶陰陽式法論卦氣之盛衰，鄭康成易傳中孚豚魚吉，正義云，三辰在亥稱豕，爻失其正，從小稱豚，四辰在丑爲魚，爻得其正，從大爲魚。解禮月令介蟲爲妖者有然矣。解詩小雅無羊者有然矣。又如是禽衍之鼎曰雞，老而爲畢月烏，牛金牛少則爲斗木獬，此皆由陰陽老少之變也。故梁令瓚摹唐人列宿圖形，陶弘景述靈芝且幕幻化，皆信其有理可憑耳。然則寅初之爲𨻰，丑末之爲胡者，夫何疑。至簠簋之量容可證者，陸德明曰，一斗二升，此則天數之十二也。簠簋之形模可證者，毛萇曰，簠外方而內圓，簋外圓內方，此表天道之左旋矣，方以象陰，圓以象陽，或內或外，以象入陰而出陽，更足證簠簋雖分列東西，實即子之一陽初動者所循環也。誠審乎三代制器命名之義，豈不足以知三代之由改正朔而爲之者歟。且即禮以證禮，明堂位三代之灌尊，亦可旁證者。如夏以雞彝，雞稱夷，俟之夷，未能奮飛之雞也，亦𨻰也。殷以斝，斝讀服輒駕牛之駕，全牛矣。周以黃目，沈括云，龜目色黃，然則北方元武也，目生兩旁，猶簠之黼，簋之黻，分左右然矣。明堂位三代之爵，夏以琖，側眼反，从淺深之淺，猶東方之寅，得陽氣尚淺也。殷以斝，此斝當讀如五霸假之之假，即左傳之斝耳。郊特牲之斝角，牛之一體也，言假借以當全牛也。胡爲牛之一體，亦然矣。周以爵，與雀通，瓦爵也，以堂籌爲窠巢，人君負扆而立，而爵在籌前，子位之左艮右黼有然矣。此亦三代之器也，皆本建寅建丑建子而制者也。即禮以徵禮，非無徵之說矣。予故求端于三代正朔之不同，而考訂乎三代制器之異尚，各有實義，各有朝代，而萬不容紊者也。

繆篆解

王莽居攝，使甄豐改定古文，別而爲六，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旛信也。傳案繆篆之名，與孔璧、秦斯、奇字、佐書及鳥書並列，是於五體之外，另成一體之篆文矣。然求之兩漢古銅印章，其爲篆皆平易近人，蒙無繆意。解之者曰，繆者，綢繆也，如後世九疊文之類矣。然此是漢世王莽所定，不當引後世事作據。予家向藏光祿顧氏集古印譜全部，又得天一閣范氏集古印譜全部，二譜搜羅兩漢金玉之印，皆自秦以及宋、元、諸官私印各三千餘方，亦可謂極古今篆體之大備矣。然九疊文無一焉，則知繆篆自有繆篆之體勢，惜乎其罕有徵引而難明耳。近讀東觀漢紀，而喜繆篆之實得證據焉。紀曰，馬援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襮，成臯令臯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不知此即甄豐所謂繆篆摹印也。所以杜絕天下奸人之僞刻官印之良法也。凡奸人欲僞刻官印，但知依尋常日用之篆，使人易曉，即知書作繆篆而篆之，所以繆非目見，不能摹仿者也。蓋其中如伏字之犬外襮，臯字之令丞尉各各不同，皆出不意，皆非奸人所得見之文，雖欲摹之而不得摹者也。此如上方製作，其法甚祕，祕府別有印證，亦如兵符之暗合，非外人之所得知。是以甄豐于諸篆之外，另立一篆，謂之繆篆，蓋其慮患也深，絕弊也巧。令天下有不可窺測之意，如馬援所引奏諸印，當即王莽居攝時之所鑄，而犬下之印爲繆篆者多矣。應不止此。惜乎馬援不曉用印之妙術，但知同文之治，將天下郡國印章，盡行改

從正文使用印取信之微旨銷沈抵毀而中絕寧不迂哉五代時朱泚遣將韓旻領兵三千趣奉天時奉天未有武備泚召段秀實與謀秀實陰圖之乃與將吏謀殺泚且欲遣韓旻兵回竊姚令印不遂乃以司農寺印倒印符牒旻莫辨其印惶遽而回按此以倒用而代繆篆得成功者也事雖異而意同附記焉蓋尚號小池山陰人著多野齋印說載官印護軍印章漢三老印信六面印劉昌印信其文俱從左至右又載古印有反者如關外侯印外字陽平亭侯平字故成平侯私印之故成侯三字雝遂之印之雝遂二字王匽二字印之一反一不反等樣皆是繆篆之遺法也即謂王莽居攝時所鑄之印可也又集古印譜所收秦印甚夥印方不踰五分皆朱文不可識凡右一字大概相同字之體類長字而非長其形狀頗與今人采柏子鐵鉤子相類予疑此必另有篆文與此作鬬圖者如書契然藏之祕府者也此即繆篆之先聲歟蓋篆不繆不足以發動郡國之深信篆之繆爲用甚神然尤有進焉者久則須變耳許叔重云秦人變壞古文更用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施于簡册三曰刻符施于符傳四曰蟲書施于旛信五曰摹印施于印璽六曰署書施于門題七曰殳書施于戈戟八曰隸書施于公府按秦時之八體與王莽之六書大概相類其中施于印璽者曰摹印又與繆篆之稱摹印相扶同則所謂摹印者絕人揣摹之謂非臨仿之謂矣此又甄豐繆篆之先聲也歟

顧南原隸辨所輯之字多破體而覈以六書無一可說此等尚是甄豐繆篆之餘習也隸辨皆采于漢碑由書丹者不知繆篆僅可施于印璽不當施于碑刻也其于趙相雍勸闕碑成皋令之皋字與馬援白下羊者同范鎮碑綜舉陶之峯與馬援四下羊者小變顏氏家訓云皋分澤外世俗書也韓敕碑陰河南成皋亦四下羊之小變又孔霧碑泣踰皋魚作白下羊又校官碑額之囿亡下目作一筆書羊竇道碑到囿六日目向左凡此皆在新莽以後可無顧忌而散入諸種石刻耳此予跋隸辨者采出附焉亦便參訂魯齋又書

炳燭偶鈔

陸錫熊纂

陸錫熊纂。錫熊字健男，號耳山，江蘇上海人。乾隆辛巳恩科進士，壬午南巡召試，授中書，歷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充四庫全書館總纂，提要多其手筆。

炳燭偶鈔

戾太子傳。宣帝初即位，議置園邑，以湖閿鄉邪里聚爲戾園，長安白亭東爲戾后園，云云。按時尊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其後八年，始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三百家，於文但當稱戾夫人冢而已，稱戾后園者，史蓋據其後之定稱者而書之，非當日有司所奏之原文也。

范書伏湛傳，湛封不其侯，傳爵至六世孫黃，官至大司農，實卒子完嗣。女爲孝獻皇后，曹操殺后，誅伏氏，國除。伏皇后紀亦云，父完襲爵不其侯，是完爵本世封，與東京一代相終始，而獻帝本紀載建安元年封伏完等十三人爲列侯，則又似以功時封者，殊參錯不合。愚方後漢年表，既於不其侯伏湛下，歷敘傳國世次，而又別出列侯伏完一人，蓋亦承此文而致誤也。又按宋皇后紀，建寧三年爲貴人，明年立爲皇后，父酆封不其鄉侯，李賢於伏湛傳、宋后紀同注不其縣屬琅邪郡，計靈帝建寧中，正當完父實現爲侯之時，而復以其鄉封宋酆，兩侯同地同號，他處未見有此，當再詳考。

金史凡涉元初事，皆稱大兵、大軍，其錄當時奏疏及敘述君臣問答語，亦多稱元兵爲大兵，而列女寶符李氏傳乃云，當赴龍庭，即自縊死，龍庭字本指斥之詞，雜採他書，獨未刊削。

漢書高后紀，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爲太子，何紀瞻云，名之者爲皇后所產子也，是少帝非劉氏，乃大臣既誅諸呂，從而爲之辭耳。以其能匡漢祚，立太宗，功既大，故後世不之求備，云云。按何氏此說未審，據本紀，此所謂後宮美人子名爲太子者，乃呂氏先立爲帝，至四年以母死出怨言，被廢幽死，其餘稱孝惠後宮子者，尚有六人，呂后二年所載立強爲淮陽王，不疑爲恆山王，宏爲襄城侯，朝爲軹侯，武爲壺關侯者，是也。不疑先卒，即以宏爲恆山王，少帝廢後，遂立爲帝，而朝繼爲恆山王，強亦先卒，而武繼爲淮陽王，關又立皇子平昌侯太爲濟川王，當平勃誅諸呂時，所稱孝惠子者，尚有宏、朝、武、太四人，故本紀謂大臣相與陰謀，以爲少帝及三弟爲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此少帝乃指宏，與呂氏名爲太子先立爲帝，旋被廢死者，非一人，且諸侯王表內班氏亦以明言強、不疑、皆高后所詐立孝惠子矣，何氏謂當時大臣徐而爲之辭，非也。疑先立之少帝，或實孝惠後宮子，而名爲張皇后子，至其餘宮子，則皆呂氏子，而詐以爲後宮子者耳。

漢官制，郡曰太守，王國則曰內史，然漢書列傳所載，王國亦得稱太守，陳萬年子咸傳，徵爲諫大夫，復出爲楚內史、北海東郡太守，而翟方進傳則云，陳咸擢爲部刺史，歷楚國、北海東郡太守，此內史與太守可互稱也。又梁平王襄傳，睢陽人犴反，其仇與睢陽太守客出同車，犴反殺其仇車上，亡去，睢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按梁自孝王以來，皆都睢陽，是睢陽太守當即梁國內史，但內史與相中尉同爲王國長吏，既云梁二千石，則內史已在其中，且犴反爲睢陽人，太守何不自逐捕，而以讓梁二千石，於情事頗不可解，竊疑當時憲王欽未封，淮陽尚爲漢郡，睢陽太守或當爲淮陽太守，以睢陽人句相近而致誤，亦未可定耳。睢陽、梁國、淮陽、陳國、後漢志，皆徐州刺史所部。

隋書食貨志，開皇中，杞、宋、陳、亳、曹、戴、譙、潁等州水災，天子開倉賑給，前後用穀五百餘石，案文當作五百萬餘石，疑脫萬字。

後漢書張酺傳，酺汝南細陽人，趙王張敖之後，敖子壽封細陽之池陽鄉，後廢，因家焉，按前漢張耳傳及侯表，高后八年四月丁酉，封張敖前婦子二人，壽爲樂昌侯，侈爲信都侯，孝文元年廢，地理志信都縣屬信都郡，樂昌縣屬東郡，而此云壽封汝南之細陽，與前書不合，惟地理志細陽下注，莽曰樂慶，慶昌音相近，豈細陽本有樂昌之名，故莽襲其舊稱而復改樂慶耶，又前漢表，宣平武侯張敖下，稱高后二年侯，偃爲魯王，孝文元年復爲侯，十五年薨，證共據張耳傳及史記表，孝文元年，偃以故魯王爲南宮侯，並非仍宣平之封，依班氏表例，當於格中大書南宮二字，而今本無之，蓋傳刻之誤脫也，陽陵侯傅寬，史記索隱曰，陽陵縣屬馮翊，楚漢春秋作陰陵，案左馮翊之陽陵縣，本名易陽，景帝始更名，景紀五年正月作陽陵邑，募民徙陽陵，張晏注，景帝作壽陵起邑，是也，是陽陵爲奉陵縣，不應以此封，且傅寬當高祖時封，亦在景帝前，司馬貞說非，是至楚漢春秋作陰陵，則項羽本紀有至陰陵迷失道之文，孟康注曰，縣名，地理志陰陵屬九江郡，似爲近之。

後漢周景傳，景爲司空時，宦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位，景初視事，與太尉楊秉奏免五十餘人，遂連及中常侍防東陽侯侯覽，東武陽侯具瑗，皆坐黜，案侯覽傳，覽爲山陽防東人，封高鄉侯，今云防東陽侯，不成文，且列傳敘事，亦從無無故而舉其人里籍者，殆傳刻有誤也，又案楊秉傳，秉與司空周景條奏牧守以

下、匈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誼、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爲延熹六年事、時景方爲司空、故云初覩事、至勑奏覽弟參及覽免官、瑗削國皆延熹八年事、據秉傳及侯覽傳、俱稱秉奏、不及景、且與條奏燕瑗等、非一時事、而云遂連及中常侍、覽瑗坐黜、殊爽事實、蓋史家欲歸美於景、故併後事言之耳、

晉書五行志、建興四年十二月、景寅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三丈二尺、是時後將軍褚裒鎮廣陵、丞相楊聲北伐、伯督運、稽留、依軍法戮之、云云、案淳于伯事、又見郭璞劉隗傳、大略相同、惟志所云後將軍褚裒鎮廣陵事、必有誤、稽裒爲康獻皇后父、蘇峻構逆時、始爲都督參軍、其見郭璞筮卦時、年纔總角、何得有建興末鎮廣陵事、考明帝紀稱、建興初拜東中郎將、鎮廣陵、而不言爲後將軍、惟琅邪孝王裒傳、裒以宣城公拜後將軍、志或以名同致誤、然傳言裒封琅邪、後徵還京師、薨、亦無代明帝鎮廣陵明文、未敢臆定也、

後漢范升傳、升奏記王邑曰、人子以人不聞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近時毛西河作論語稽求篇、引此文以攻集註、且引劉昭註云、此謂閔子行孝、父母昆弟皆化之、故人無毀言云云、按今監本並無此註文、且誤以章懷註爲劉昭註、恐不足信、

又徐文靖管城碩記、引後漢劉茂傳註、所輔爲所忠之子、而以爲字、誤、案今監本劉茂傳章懷注云、所、姓也、風俗通曰、宋大夫華所事之後也、漢有所忠、爲諫議大夫、云云、並無輔爲所忠之子語、文靖不知何據、

南史何尚之傳論云、洗閑取譏、皮冠獲誚、按、皮冠事、見本傳、洗黃閣事、則本傳無之、而別見張暢傳、

漢書功臣表、清河定侯王吸、史記作清陽、案地理志、清陽縣爲清河郡下第一縣、列侯無以郡封者、則史記作清陽爲是、然志於清陽下又注王都二字、蓋景帝子清河哀王乘所都、乘立十二年薨、無後、國仍爲郡、計哀王受封、正吸曾孫不害爲侯之時、其地既爲王國、何得又爲侯國、豈中經徙封、而史略之耶、按表書侯爲消亡子、封四庶爲廣平侯、當亦以高后元年書爲王國、故改封也、

史記表、廣嚴侯召歐、索隱曰、晉書地道記、廣縣在東莞、嚴、盩也、下又云壯、誤、按、史記表內、凡盩莊者、漢表皆改嚴侯、以避明帝諱、壯乃莊字之誤、其稱廣嚴、則又因漢書而誤、

平皐侯劉它、索隱曰、縣名、屬河南、按地理志、河南郡有平陰縣、平縣、成皐縣、並無平皐縣、惟河內郡有平皐縣、南字蓋內字之訛、

寧侯魏邀、索隱曰、漢表、寧陽屬濟南郡、按地理志、濟南郡有般陽、朝陽、無寧陽縣、

史記表、龍侯陳署、索隱曰、廬江有龍舒縣、蓋其地、按漢表作龍陽侯、考楚有龍陽君、吳置龍陽縣、屬武陵郡、當是其地、或史記表脫一陽字、

史記表、繁侯張瞻師、漢表作平侯、繁縣志闕疑、當從漢表、蓋即平縣之屬河南者耳、

史記衛霍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從至檳余山、索隱曰、檳余音桃徒、顏師古漢書註曰、檳音鬢、其字從木、案匈奴傳、其奇畜則橐駝、驢、駃騠、騊駼、驒騱、索隱曰、按郭璞注爾雅云、騊駼、馬青色青淘

塗、師古漢書匈奴傳註、亦音桃塗、竊謂檳余即騊駼、譯音無定字、故也、蓋山多此獸、故以爲名耳、師古於衛霍傳注作籌音者非、

棗侯陳豁、索隱曰、漢志棗縣屬山陽、師古曰、棗音公老反、按地志、山陽郡樂縣、臣瓚音拓、則當爲幾棗之棗、並非从高从木、陳豁所封、史記、漢書、皆作棗、字則從師古音爲是、蓋即真定國之棗城縣、後漢書鄧后紀、稱真定築人、則棗城亦可單稱棗耳、

後漢張步傳、載更始琅邪太守王閎討步不勝、及步敗、閎亦詣劇降光武、事傳末又附閎傳、載漢哀帝時爲中常侍、黎蓋玉璽、及爲王莽東郡太守、歸降更始事、獨不及閎之所終、按、閎事又見前書侯幸盧賢傳、并及光武下詔、以閎子補吏事、閎之始末、已具大略、蔚宗特補班氏所未及、故前書已詳者、不更複見也、

祝茲夷侯徐厲、史記作松茲、案地理志、松茲侯國、屬廬江、而祝茲未見、徐厲以呂后四年四月封、十一年薨、而表又有祝茲侯呂榮、以呂后八年四月封、二侯同時、不應並封一地、且班氏於表末總數內、已明言祝茲在恩澤外戚、則功臣表之徐厲、自當從史記作松茲爲是、恐傳寫有誤耳、王子侯表、又有廬東康王子祝茲侯延年、云在琅邪、蓋是呂榮所封之國、又有六安共王子松茲戴侯賜、蓋是徐厲所封之國、

王氏十七史商榷、漢書地理雜辨證一條云、式、郡國志作成、云本國、案左傳、衛師入郕、杜預曰、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作式誤也、案前書地理志、泰山郡二十四縣、有式縣、而無郕縣、後漢分泰山、僅濟北國郡國志、泰山郡十二縣、無式縣、濟北國五縣、有成縣、蓋東都省式而置成也、王子侯表、城陽荒王子式節侯憲下注、泰山郡、劉盆子傳、盆子者、泰山式人、祖父憲封爲式侯、皐懷注、式縣名、中興縣廢、是泰山之有式縣、史文甚明、豈得據東都濟北之成縣、而遂以西都泰山之式縣爲誤耶、

閼氏節侯馮解散、閼字、史漢皆無音、惟司馬貞云、縣名、屬安定、按地理志、安定郡有烏氏縣、郡國志作烏枝縣、蓋閼可讀烏、氏可讀枝、音相近也、史記趙世家、秦韓相攻而圍閼與、正義引括地志、今名烏蘇城、可證烏即閼音之轉、

晉書朱序傳、義陽人、不著縣名、序、孫修之宋書有傳、監本作義興平氏人、案志、平氏縣屬義陽郡、興字乃校者妄改、

宋書臧質傳、宄從僕射胡崇之、領質府司馬澄之、副太子積弩將軍毛熙祚、亦受統於質、云云、澄之不著姓、殊未明白、按臧燾傳、澄之乃燾孫、官太子左積弩將軍、傳即不書臧姓、亦宜有質從子三字、蓋傳刻有脫落、至積弩將軍爲澄之官、文宜在姓名上、而反在下、亦不可解、豈澄之別領質轉國府司馬、故不著其將軍之官、而下文所謂積弩將軍者、乃毛熙祚之官歟、

隗囂傳、囂上封事、言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按高祖紀、漢元年四月、罷戲下就國、韓信道亡、蕭何追還薦於漢王、聽其策部署諸將、五月、即從故道出襲雍、安得有累歲不通之事、敞蓋甚其辭、以見進言之殊難耳、

漢代列侯皆有食邑，或以縣，或以鄉聚，戶數多寡，往往雜見於表傳，而其所食之地，傳不具載。其中因事而及，如溝洫志稱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鄃；公孫宏傳稱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爲平津侯；匡衡傳稱衡封僮之樂安鄉，提封三千一百頃之類，閒亦存之，而其他不能備著。故侯表於末格內多有書郡國及縣名，以記其食邑所在。王子侯表師古注稱侯所食邑，皆書其郡縣於下；史記索隱稱漢表在某地者是也。蓋亦本於有司故籍，而班氏因據而書之。然考表所列王子侯四百二十七人，功臣侯二百十人，外戚恩澤侯一百四十三人，而末格內有郡國名者僅三百二十一人，不過三分之一，其閒爲縣名載在地理志，而表失書其郡者甚多，卽最有名，如酇、鄴、平陽、曲逆之類，亦俱未之及。師古謂其有不書者，史失之，亦未必盡然。且地理志注明侯國者，河東、陳留、江夏、廬江、東萊、豫章各一，潁川、淸河、齊郡、桂陽、零陵、廣平各二，九江、千乘、濟南、泰山各三，魏郡四，常山、信都各五，平原、臨淮各七，鉅鹿、勃海各八，汝南、南陽各九，山陽十一，沛郡十二，涿郡十三，北海十七，東海十八，琅邪三十一，共一百九十四國。而表所書在某郡與志合者，止六十二國。（詳見後。）他如琅邪之餅、稻、魏其、參封、石山、伊鄉，南陽之安衆、博望，涿之樊輿，淸河之東陽，北海之瓡，魏郡之平恩，齊郡之北鄉，沛郡之廣戚。（此隨舉一二，不能備列。）志明書侯國，且於表內或再見三見，（如廣成有節侯，又有愍侯，元朔元年封，又有元平元年封。十四年封，又有敬侯成，元朔元年封。孰其有鄡侯周，河平三年封，天漢六年封，又有孫單，又有曹孝文。）（侯昌孝孫，元三年封，元封元年封，又有爆。）而俱不著其郡名，若謂當時侯封已除，故不復加標識，則其中至王莽篡位絕者甚多，而他國久除者或反有之，義例頗不可曉。疑其間多有傳寫脫落，已非盡班氏之舊觀。史記索隱

引漢表爲證者，檢勘皆與今本相符，而中所云曲成侯在涿郡，建陵侯在東海，𦟘侯、螯侯在濟南，陽信侯在新野，隨桃侯在南陽，沈猷侯在高苑，富民侯在蘄，商陵侯在臨淮，弫谷侯在河內，蓋侯在勃海者，則今表俱無其文。又外石侯，索隱云表在濟南，而今表作濟陽；杜侯云表在東平，而今表作富平；東淮侯、拘侯俱云表在東海，而今表一作北海，一作千乘。卽此可見脫漏及舛異處已不少也。今卽見在表內末格所書與漢志參攷之，如長羅之書陳留，成安之書潁川，陽城、成陽（表作陽成）之書汝南，紅陽、新都、復陽之書南陽，當塗、曲陽之書九江，成都之書山陽，建成、平阿、高柴之書沛郡，邯葦（志作葦）之書魏郡，安定、樂信、歷鄉、武陶之書鉅鹿，平臺、樂陽之書常山，成、臨鄉、西鄉、陽鄉、益昌之書涿郡，脩市、景成之書勃海，合陽、富平、安（志作安，脫一字）之書平原，朝陽之書濟南，樂望、成（志作成鄉）、羊石、石鄉、新城（表作成）、上鄉之書北海，騶、高陵、高鄉、茲鄉、箕、高樂、卽來、昆山、折泉、博石之書琅邪，平曲、山鄉、建陵、東安、建陽、都平、于鄉之書東海，開陵、高平、之書臨淮，陽山之書桂陽，昌成之書信都，此皆志內明注侯國而表所書郡國與志合者也。至侯封於志爲縣名，而表所書郡國與志合者，則河東之𨋍，汝南之定陵，南陽之冠軍，江夏之軑，九江之東城，濟陰之秺，沛郡之東鄉、溧陽、鄲，魏郡之陰安、武始，鉅鹿之南𦈡，常山之鄗，涿郡之范陽，勃海之重合，平原之濕陰、扐，千乘之高昌，泰山之式，齊郡之廣，琅邪之昌，臨淮之西平，會稽之無錫，丹陽之湖孰，豫章之海昏，西河之鬲，廣平之城鄉是也。其表內書在某郡國，而志於郡國下無此縣及侯國名者，則河東之幾，河內之臨蔡、刊，東郡之陽平、樂平，汝南之安平、終弋、南利，南陽之特轅、安道、下鄘、涉都、氾鄉、冠陽、廣陽、路陵、攸輿、

南郡之尉文，濟陰之宜城、邛成、黃，沛郡之殷紹、嘉浮、邸陵鄉、薌鄉，魏郡之卑梁、旁光、蓋胥、津北、安檀、曲梁、平利，鉅鹿之昆、順、甘井、𩫖隄、西梁、桃、安平，常山之遽鄉、利鄉，淸河之轅陽、修故，涿郡之將梁、薪館、陸城、薪處、曲成、安郭、陽興，勃海之荻苴、廣山、猇、沈陽，平原之牧邱、宜成、陪、高平、貰（志未有，必貰字是縣。）鉅合、平纂，千乘之隨城、乘樂，濟南之河綦、常樂、營平、長平、博陽、高樂、爰戚，泰山之五據、胡毋、昌慮，齊郡之按道、灌淸、新時、平徐鄉，東萊之承父（父又作丞），西陽，琅邪之驩、茲、蒲、龍邱、海常、麥、原洛、挾術、庸、祝茲、聚原、膠鄉、要安、房山，東海之雷、壁、有利、東平、運平、文成、賀、彭、淸、參譏、沂陵、平邑、承鄉、羅陽、就鄉，臨淮之扶平、臯琅、南陵，會稽之句容，豫章之安城，桂陽之茶陵，中山之柏暢，信都之東襄、廣饒、邯平、成陵、祚陽，長沙之攸成是也。又有表內不書郡國名，而直書某縣及侯國名者，如岸頭侯書皮氏，騏侯書北屈，下摩侯書猗氏，爲河東屬縣；成侯書襄垣，爲上黨屬縣；安陽侯書蕩陰，爲河內屬縣；從平侯書樂昌，榮關侯書茌平，爲東郡屬縣；外石、陽城二侯俱書濟陽，爲陳留屬縣；親陽、昌武（亦作昌）三侯俱書舞陽，成安侯書郟，湘成侯書陽城（表作成陽），爲潁川屬縣；安遠侯書慎，信成侯書細陽，博陽侯書南頓，成陽侯書新息，爲汝南屬縣；若陽、樂成、義陽三侯俱書平氏，婦梁侯書魯陽，新成侯書穰，平陵侯書武當，平周侯書湖陽，高樂、陽新、新甫三侯俱書新野，高武、宜陵二侯俱書杜衍，爲南陽屬縣；便侯書編，爲南郡屬縣；𤰈氏侯書單父，楊鄉侯書湖陵，優成侯書瑕邱，爲山陽屬縣；孔鄉侯書夏邱，方陽侯書龍亢，爲沛郡屬縣；翕侯書內黃，爲魏郡屬縣；新市侯書堂陽，爲鉅鹿屬縣；杜侯書重平，合騎、平津二侯俱書高城，爲勃海屬縣；昌水侯書於陵，爲濟南屬縣；平州侯書梁父，平邱侯書肥成，爲泰山屬縣；軹侯書西安，爲齊郡屬縣；弓高侯書營陵，𨺧侯書壽光，爲北海屬縣；安樂、宜冠二侯書昌，衆利侯書姑幕，郚離、臧馬二侯書朱虛，高陽侯書東莞，扶𨐃侯書𨛨，爲琅邪屬縣；臨衆侯書臨原，爲琅邪郡下侯國；術陽侯書下邳，武陽侯書郯，𨛖侯書襄賁，爲東海屬縣；商利侯書徐，博成侯書淮陰，樂安侯書淩，爲臨淮屬縣；樂通侯書高平，爲臨淮郡下侯國；丹陽侯書蕪湖，爲丹陽屬縣；高平侯書柘，爲淮陽屬縣，是也。又有一侯而可兼食數地者，如博陸侯下書北海、河間、東郡，是也。此內志有縣名、侯國名者，其卽爲所食之地，固顯然可據，若表但書郡國，而志無此縣及侯國者，（按寬……千乘人，師古曰千乘郡。千乘壽郡，縣同名者，每易相混。上所書，如沛郡、魏郡、鉅……孫郡，平原于樂，壽郡桂陽，館郡，皆有縣同名，表所書未是，是縣今姑以郡植……）之。

司馬貞謂凡漢志闕者，或鄉名，或尋廢，故志不載。然此但言其大略，亦不能盡有證據，且以志參互求之，其牴牾不合處甚多，今爲略擧一二：如志原有此縣及侯國名，而表所書乃轉在他郡國者，如南宮侯書北海，而南宮縣志在信都國；襄城侯、平鄉侯俱書魏郡，而襄城縣志在潁川郡，平鄉縣志在廣平國；軹侯書西安，（齊郡縣。）而軹縣志在河內郡；湼陽侯書齊郡，而湼陽縣志在南陽郡；柳泉侯書南陽，而柳泉侯國志在北海郡；爰戚、蓄鄉、曲鄉三侯俱書濟南，而爰戚侯國、蓄鄉侯國、曲鄉侯國志俱在山陽郡；平隄、樂鄉、廣鄉三侯俱書鉅鹿，而平隄縣、樂鄉縣志在信都國，廣鄉縣志在廣平國；蒲領、邯裴、都鄉三侯俱書東海，而蒲領侯國志在勃海郡，邯裴侯國志在魏郡，都鄉侯國志在常山郡；千章侯書平原，而千章縣志在西河

郡。樂昌侯書汝南。而樂昌縣志在東郡。張侯書常山。而張縣志亦在廣平國。凡皆與志不相應者。又如王子侯表。既有鄗侯丹。而易安侯平下又書鄗。既有瑕邱節侯政。而褒成侯孔均下又書瑕邱。既以縣疏封。乃他侯又同食其地。又如汝南郡下有陽城侯國。蓋劉德所封。而陽城侯田延年表又在濟陽臨淮郡下有高平侯國。而王子侯表中山靖王子高平侯喜下表又書平原。恩澤侯表高平侯魏相下表又書柘。臨侯（亦作淳。）王援、餘、次公、二人表同書彝陽（縣名。川屬。）而臨侯勃取表又書在南陽。湘成侯敞居洛。表在陽城。而湘成侯監居翁。表又書在堵陽。同一侯號。而所食之地各異。凡此皆紛紜錯互。難以詳究。蓋地理志所據。乃元始二年之制。其餘割隸析併。史文已不能詳。而當時侯封之制。其所定號名。與所賦食邑。原有不盡相準。疑或有以他縣邑漏封之。而食采又在別地者。觀武安縣屬魏郡。而武安侯田蚡奉邑食鄃（縣名。川屬。）可證。又有初封他郡。并食別邑。徙以減損。徙封而侯號如故者。觀富平侯張延壽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後上書讓減封邑。乃徙封平原。并一國可證。（今愚案侯表平原下書平侯。與傳合。）又或有所封之地。中經移改。而仍蒙故號者。觀長沙定王子春陵侯買。本封零陵泠道之春陵鄉。至戴侯仁徙封蔡陽白水鄉。而仍稱春陵侯。何武封汜鄉侯。汜鄉在琅邪。不其。哀帝褒賞大臣。更以南陽蠻之博望鄉爲汜鄉侯國可證。又或所食之鄉聚。其名與他縣邑同。或封號別取嘉名。而其名亦有與他縣邑相亂者。觀夏侯勝傳。魯共王分魯西鄉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而王子侯表。魯共王子雒有寧陽節侯恬。是所食在西寧鄉。以寧陽爲封號。而志有寧陽侯國。則屬泰山郡。又不在東平。此亦兩封可以同名之一證。又志于南陽郡有樂成侯國。而樂成侯許延壽下表又書平氏（加南陽縣。）。汝南郡有博陽侯國。而博陽侯丙吉下表又書南頓（加汝南縣。）。考樂成節侯丁禮、博陽節侯周聚、其絕封俱在元鼎以前。當必國除後地入于平氏、南頓、二縣。後復析以封延壽、吉、二人。故表書此二縣名。而不書其郡。又博山侯孔光下書順陽。而志南陽郡下並無順陽縣。惟有博山侯國。班氏自注云。哀帝置。故順陽。此則縣已改廢。而仍繫以故名者。又志潁川郡下有周承休國。而表於周承休公下又書觀字。按東郡畔觀縣下。應劭注云。世祖更名衛國。以封周後。續漢志東郡下有衛公國。本觀。光武更名。是周承休原封潁川。光武始改觀爲衛。而徙封之。此則東都時制。而班氏即據以書之者。大約班氏紀載皆本諸故府之牘。其異同參互之處。當時定制原亦有之。特史文未經明著其義。又重以後人之脫誤。故遂不盡可考見耳。又汝昌侯下書陽穀。按今陽穀即漢順昌縣。隋代始省。漢志惟沛郡有穀陽縣。又褒魯侯下書南陽平。按地理志無南陽平。惟山陽郡有南平陽縣。此二條疑皆傳刻誤倒其文。又舊川懿王子臨朐夷侯下書東海。按地理志有兩臨朐縣。一屬東萊。一屬齊郡。而屬東海者乃朐縣。無臨朐。疑亦傳寫誤增。又中山靖王子陸地侯義下書辛處。志無此縣。表有薪處侯在涿。當即其地。又舊川懿王子壽梁侯守下書壽樂。高安侯董賢下書朱扶。徧檢無此地名。當再考。又富平侯張安世六世侯純下書命恩二字。按西京列侯中興後得紹封者。周承休以二王後。海昏侯以昌邑王嗣。後安衆侯以近宗。且曾起兵誅莽。故惟張純並無他功。有司奏其非宗室。不宜復國。而光武以純宿衛十餘年。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是純之續封出自光武特詔。故云命恩。以見非常例也。

洪氏容齋隨筆第二卷云。戾太子死。武帝追悔。爲族江充家。蘇文助充譖太子。至焚殺之。李壽加兵刃于太子。亦以他事族。然其孤孫囚繫於郡邸。獨不能釋之。至於掖庭令養視而不問也。豈非漢法至嚴。既坐太子以反逆之罪。雖心知其寃。而有所不赦乎云云。按戾太子傳。太子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爲卒。起蘭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上既傷太子。乃下詔封李壽爲邪侯。張富昌爲題侯。功臣表。邪侯李壽以得衛太子侯。三年坐爲衛尉居守。擅出長安界。送海西侯至高橋。又使吏謀殺方士。不道誅。至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別是一人。初爲北地太守。後族。史不著其姓名。洪氏蓋與李壽誤合爲一。又考宣帝紀丙吉外戚傳。皇曾孫初繫郡邸獄。賴吉得全。積五歲乃遭赦。吉謂皇孫不當在官。使守丞誰如移書逆京兆尹。不受。吉憐曾孫無所歸。載以付史恭。後有詔掖庭養視。上關籍宗正。時會朝請。文穎注。以屬籍宗正。故歲時隨宗室朝會。是曾孫先遇赦出郡邸獄。其後復關籍收養掖庭。亦出詔旨。特以衛太子得罪。故未加以封爵耳。何得云不釋不問乎。但宣紀止書有詔養視。而丙吉奏記霍光。則云遺詔所養。武帝有孫病已在掖庭外家者。是出自武帝末命。或亦當時顧命大臣爲之。非眞武帝意也。

卍齋璅錄

李調元撰

序

卍字不入經傳。惟釋藏中有之。釋家謂佛再世生。胷前隱起卍字文。後人始識此字。宜城梅氏不入字彙。自髮塘吳任臣作元音統韻。末卷始行補入。然後人臨文用之者絕尠。五代和凝始入詩云。卍字闌干菊半開。而宛咸詩亦有蓮花卍字襪由天句。近見朝鮮人村居詩。有卍字柴門宛古文之語。心喜之。每作書齋。輒作卍字窗欄。障以碧紗。爲其宛似古文。而因以名齋也。夫古文之失眞也久矣。自蝌蚪、篆、籀、遞變而爲隸、草、行、楷。去古逾遠。字學日雜。俗書竄筆。漸有魯豕魚亥之舛。而切韻自見溪羣疑端透定泥字母而下。又復紛紛聚訟。各執一家。究之於古文之道。未有定驗也。夫古人雖遠。而古人之字書、韻書、具在。可考而知也。三代而後。漢許氏說文最爲近古。余於稽覈之餘。每有疑字。輒本說文各書。以訂近時之舛。隨得隨錄。劄記辨論。庶使古文可復。俗字可正。此余所爲居卍字窗欄所不禁望古而興嗟也。昔蒼頡造字。自一而十而百而千而萬。多至不可紀極。今據愚論。但以卍名。不免掛漏。然事始于一。而成于卍。以卍統古。所以補匡繆正俗之未備也。故以卍之名吾齋者名吾書。童山李調元序。

卍齋璅錄卷一

羅江　李調元　贊菴　撰

甲錄

正字通。秦法。凡數目字文單者。取茂密字易之。如一作壹。二作貳。三作叁。是也。按秦諸碑。故易一、二、三。自四以下。仍用本文。後則一至十字並改。非秦之舊也。今官文書記數皆借用之。然亦有本壹、古文作𠀤。𠀤隸本作專一解。與一同。大學。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周禮天官。公之士壹命。以壹代一可也。二、今作貳。本作副解。原與二同。易坎卦。樽酒簋貳。謂一樽之酒。貳簋之食。以貳代二可也。叁、古文作𠀤。參錯也。又與三同。周禮考工記。參分去一。今俗作叁。以叁代三可也。籀文作四。古文作𦉢。本作竭力解。不與四同。自肆以下。皆非秦法矣。正字通云。今文移變四作肆。防詐譌竄易。非四字之本義也。關東人謂四數爲三。然周禮春官。凡懸鐘磬。半爲堵。全爲肆。義雖別。猶近之。伍、五人爲伍。相參伍也。三相參爲參。五相伍爲伍。按周禮天官。設其叁而傳其伍注。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是伍代五。義亦近之。陸、古文作𨸏。本作地之高厚解。如孟子平陸。星北陸、西陸。今以陸代六。則不近矣。柒、俗漆字。木名。山海經。剛山多柒木。今以代七。愈不近矣。集韻云。柒、戚悉切。俗爲數目字是也。捌、見淮南子說林解。解梓材者。不在于捌格。在于批仰。注。捌與扒同。碎也。今以代八。讀若分別之別。而字義愈遠矣。玖、石之次玉。黑色者。以代九。更遠矣。拾、拾穢也。如

拾地芥、拾瀋、拾唾之謂。今以代十、遠之愈遠矣。凡此自四以下、雖音相全、全無埋解。皆俗用古文、借字。雖以防姦、非秦壹、武、巷之舊也。故辨之。

十人爲什。又古者師行二五爲什。凡食器之類必共之。故曰什物、什器。史記五代紀注、什物謂常用者。其數非一。故曰什。又籀什、朱子曰、詩雅、頌、無諸國之別。故十篇爲一卷。猶軍法十人爲什也。五經通義國風多寡不等、不稱什。雅、頌、十篇爲聯。惟魚藻、蕩及閔予小子雖無過乎什、亦稱什。舉成數耳。若不及者如駉頌四篇、那頌五篇、皆不稱什也。

字有由十而重疊者。如卄、卅、卌、是也。什、日執切、音入。徐鍇曰、自古以來、皆二十字从省、并爲卄字是也。俗作念非。卅、蘇沓切、音颯。說文、三十并也。又作卅。韓愈孔戮墓誌、孔氏八、吾見其孫、息入切、心入聲。說文直四十字。按字統、插糞杷亦曰卅。乃借字也。

俗文百千無代字。以字茂密也。按百音陌、千音阡、充其義、阡陌亦可代。

萬本蜂名。蜂類衆多、動以萬計。故曰萬。古碑文作萬。古文作萬。俗省作万。按華嚴經、萬字俱作丏。意丏乃万之篆文。又內典作卍。考万、丏、卍、俱出佛經。

六書精蘊、元字从二从人。仁字从人从二。在天爲元。在地爲仁。在人身則爲體之長。易乾卦、元者、善之長也。按元首也。故謂冠爲元冠。今居首者皆爲元。如謂三元是也。

傳奇中一迴爲一齣。俗讀作尺。或云本是齮字。譌作齣也。華齮乃食之已久、復出嚼之。今傳奇進而復出。故有取于齮云。又淨應作顖。正字通、樂工倡優弄人一曰顖。說文、顖訓好首。今以首不好爲顖也。俗作郿亦非。

唐李義山詩、燭蘂日高紅霧發。案、甘泉賦、崇邱陵之崴瑰兮。註云、崴瑰、高大貌。霧發、當亦此意。

胡盧、笑聲。見孔叢子。又作盧胡。見後漢書應劭傳。

今人謂齒恠者曰齵。音楚。齒傷酷也。蜀人謂之牙齵。即此。

今人以秋爲穌。瑯琊代醉編、穌當从禾。案集韻、古文秋作穌。非俗字也。

胡文煥山海經圖註云、鷹音麥。按、鷹當作麗。爾雅、麗、大羊。俗省作羚。字書不載。或麗字之誤。

王會解、渠叟以駒犬。駒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據此、則食虎豹者乃犬類。而許氏所云風鼠、又絕不言能食虎豹。是蓋異物同字。

國語、武王伐殷、星在天黿。註云、星辰星也。天黿、次名。一曰元枵。蓋云辰星是月在須女、伏天黿之首也。梅氏云、天黿辰星次名殊非。

周禮、其實糟賁。徐鍇讀、按六書索隱曰、糟、蒸麥也。音禮。字从豊、與酒醴之醴同義。說文从豊、蓋徐氏誤以豊爲豐也。麥牙與豐何涉乎。

宋符瑞志、天麟者、純靈之獸。五色光澤、洞閑、王者道備則至。顧氏說略曰、獸有天祿、辟邪、天祿一作天鹿。一作天麟。漢書西域傳、烏弋有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爲天祿、兩角爲辟邪、無前角者爲浮都。

國語、韋昭注、石首成鰌。說文、鰍鰌也。俗謂之鰍。是鰍鰌本一字也。廣雅作鰍。古或作鰌。皆古文。音乙。蘇軾投亭詩、知我犯寒來、呼酒意頗急。拊掌動鄰里。繞村提鵝鴨。作乙韻押、不作甲韻押、可證。

戰國策、鷸蚌之鷸、乃大鳥。知雨者、與爾雅翠鷸不同。逸周書、知天文者冠鷸冠。此翠鳥也。

通雅、青箱雜記、蜀有亥市。亥音皆言如孩。孩間日一發也。諱孩、故云亥市。按此說非也。徐均水志、荆吳俗取寅申巳亥日集于市。如今云三六九是也。無亥音皆之說。

彀弓曰手弓。家語、商陽手弓、檀弓子手弓而可是也。按手乃數目字、猶今言一手、兩手也。海貝一枚爲莊。四莊爲手。四手爲苗。見雲南志。

梁元帝樂府、宣城投酒今行熟。或作酒再釀曰酸。本字林、投與酸通。

連枷古謂之拂。漢書王莽傳、予之地、必躬載拂。注、所以擊禾者。今謂之連枷。范成大秋日田園詩、笑歌聲裏輕雷動。一夜連枷響到明。今蜀人訛呼爲糧芥。義如扮。

爬以竹爲之。所以推引聚禾穀也。蜀人呼爲捌杷。見急就篇注云、無齒爲捌。有齒爲杷。與捌扒同。亦爬也。

帝京景物略有扒竿。

蜀人呼扶禾上架之丫曰楊杈。以楊爲之。狀如丫字。六書統、丫岐物之耑。象其耑。

字彙補、振子、童男女也。史記淮南王傳、遣振男女三千人是也。按、振旅見書傳、言整衆也。作童解非。又按、管子海玉篇、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注、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正字通云、古本管子作童。是童男女當作吾子女矣。

撐犂漢書作撐犂。則撐撐本相通。禮記無从才撐字。集韻復云撐或作撐。是撐、撐、二字皆後人之譌。本字應从擎。或作掌俗字。按、控與搪同。韓愈月食詩、赤龍黑烏燒口熱。翻鬚倒側相搪撐。是也。

江右戲詈人曰傒。南史胡諧之傳、是何傒狗。諧之南昌人。可證傒同奚。

宋璟梅花賦、又如敲香。是謂韓壽。按、敲、古文鵠字。見撫古遺文。

唐韓臯解略云、司馬懿誅曹爽之後、魏人爲之不平。是時有王陵都督揚州、謀立荆王彪、毋邱儉、文欽、諸葛誕、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抱匡復魏室之謀。皆爲懿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諸人者皆魏室大臣。咸敗散于廣陵。故名其曲爲廣陵散。言魏氏散自廣陵始也。據此、則散字當作去聲。字彙作相關切。似非。

字彙補、勾欄聚會之地曰瓦子。宋有南瓦、北瓦、大瓦、上瓦、下瓦、等名。按取瓦合之義。故曰瓦。

凡家曰斜。如雷塘宮人斜、揚州明月斜是也。按、斜、曲也。凡斜谷名亦謂曲。

河防榷有挖字。音幹。挑挖也。或省作窊。歐陽詢三十六書決云、字之形勢有須挑挖者。如獻勵散斷左邊旣多、須得右邊擺之。又如省爽之類、上傾者須得下挖之。字彙補音義缺。按此即挖字之訛也。

俞本記事錄、李君瑞兩腿扒一千下。安置桐城縣。按、扒、擺也。字出元包經。損扒且勞。

釭、鐙帶也。以金爲之。橫出如車釭之形。趙后傳、黃金釭。徒公音。又沽宗切。音弓。轂鐵。方日升曰。說文止江

韻一音。並無東冬二音。止云鞏鐵。亦未云經也。似難以東冬二韻爲鞏鐵。而以江韻爲經。蓋自文遷金釭衡鏡。後人始有銀釭之語。當知說文鞏鐵之義爲正。而諸書以爲經者。皆後人借義明矣。又按廣韻云。釭經也。謝朓詩。但願置樽酒。關釭當夜明。然則釭止可謂之關釭。而金釭非經。乃詩人誤用也。

說文。周人謂餉曰饋。燕人謂筆曰弗。蜀人謂孟爲弱。見代醉編。皆方言之未載者。

夜行如水在地中者。名曰地鏡。主國災。見字彙補。然亦不然。今北方遠行大野中。日恒見之。不特夜也。

字林云。鏃、剗也。今于紙縫上暑記。謂之鏃縫。按、鏃音族。謂燒鐵炙也。卽灼鐵以識簡次也。作刻非。

射侯古皆作侯。从厂。象布矢在其下。古者以射選賢。中者獲封爵。故因謂之諸侯。射侯一作獸侯。射布也。見儀禮。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賁虎豹。士賁鹿豕。鄭司農曰。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鵠者。取名于鳲鵠。小鳥難中。故中謂之獲。爲、肥肉也。从弓。所以射佳。佳音雖。凡鳥之短尾總名。又賁布曰正。樓皮曰鵠。鵠之爲言梏直也。人直乃能中。此說得之。

檄弓引詩。凡民有喪。扶服救之。扶服卽匍匐也。謂手行也。左傳昭十一年。扶伏而擊之。

餘冬序錄。齊地有蟲。類大蚯蚓。人謂之巨擘。蓋擘地以行。今孟子註以爲大指。非也。按弓奪手張曰擘。足蹠曰蹶。方言。擘、楚謂之絕。皆謂大指也。擘地如禮記內則。蓋皆乾擘之擘。實字虛用也。不得據以駁孟子註。

呂氏春秋。崔杼之子相與私鬬。鬬音鴻。鬬也。據此。則鬬字應从門不从門。字彙補从門誤。

釋家謂中國曰震旦。梁書。盤盤國稱婆主爲揚州國浮提震旦天子。又謂限量曰由旬。

世說新語。提婆初至。爲東亭第講說毗曇。今悉曇經爲切韻之祖。

佛經眞言多叶字。張昱鑿下曲詩云。守內悉僧日念吽。御前酒肉按時供。又元人填詞有那吒令。釋典云。那吒能驅鬼神。

樂記。方以類聚。註。方謂行蟲有識性。故稱方。俗作蚨。

朝鮮名君爲西於。見平壤錄。白於、山名。上多松柏。與淑伯賦。擷華撒秀白於是也。二於字。韻府羣玉不採。

閉與閉同。荀子。外閉而不閉。又黃經。庭閉字作閉。又必結切。音繫。義同。陶淵明詩。荊扉晝常閉。李紳詩。嚴城畫角三聲閉。又唯識論。胎生三七日閉尸。按靈樞經。腹脹閉不得息。是閉實古閉字也。文子。聖人法蠶蛹而閉戶。今本作閉。

腕鬬、手鐲類也。元氏掖庭記。元靜懿皇后。元旦人獻翠腕鬬。

鬬字有抽琛二音。並見公羊註疏。明有鬬賊。高迎祥。今人皆从怒上聲。此方言。非正音也。

馬融圍恭賦。橫行陣亂。敵心駭惶。迫衆暴雜。顧棄其裝。雜音岳。暴心中一子也。

才、古文哉字。本作哉。按哉又通載。詩陳錫哉周。是也。左傳宣十五年、昭十年、引此詩。俱作載。又鄭箋云。哉、始也。與毛傳異。

鄭仁寶曰。山谷集中有銑鑽等字。蜀語也。鑽、彭去聲。

鼓圍雜記。南子曾北人爲奇子。爾、胎上聲。按集韻。爾、胥俾切。面大曰爾。則非胎上聲也。衛子廳作鮐子。與詒通。謂相欺誑也。史記項羽本紀。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

字有小點書宜分者。所謂差之毫釐。卽失之千里。如否字加一點則爲杏。音遭。相與晤唾而不受也。呼字穿上則爲呼。音惡。相呵拒也。杏見說文。呼見字辨。皆俗字。後人所加。

尚書大傳。夏后不刑不殺。死罪罰一千鍰。鍰與撰同。前漢食貨志。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名白撰直三千。蓋貨貝名也。

李克蜀記。蜀道險窄。擔者不容易肩。名左擔道。

宋文牒文曰。合尖見詞致錄。

梁太宗答徐摛詔。浞霍栗斯。容與自憙。按、浞、疑足字之訛。足音租。獸名。見人則呼。其名足霍。見山海經。言得栗則自憙。不知其他。所謂夜郎自大也。斯、語助。卽詩嘒斯之斯。

轎字始見前漢嚴助傳。與轎而險道。註。隘路車也。今竹輿。又與橋通。史記何渠書。山行卽轎。正字通。卽橋也。蓋今之肩輿。謂其平如橋也。

欰、說文引詩。欰求厥寧。按今詩經大雅本作遹。朱註。遹與聿同。又班固幽通賦。欰中龢爲庶幾。顏與冉又不得師古曰。欰、古聿字。聿、由也。

元包經。邛蛩蛩。欿欣欣。傳曰。邛、所莅者衆也。欿、所理者悅也。六書故。欿、溫吹也。凡歆翕歙歙中氣也。

歙歙。吹呼。皆出氣也。廣韻。輕重象其聲。歙呵爲陽。吹呼爲陰。欲嘻者歙之。欲涼者吹之。通作煦。

沙或作砂。按史記孝武紀。李孝君言于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卽今硃砂也。集韻韻會。于沙字下註。亦作砂。廣韻并斥砂爲俗字。惟正字通云。砂類不一。本草。朱砂性甘味寒。又廣輿志。粵西慶遠府宜山縣產砂。生山北者曰辰砂。生山南者曰宜砂。地脈不殊。砂亦無別。又縮砂蜜。其子一團八隔。如黍米辛香可調食。今砂仁卽縮砂子。又礪砂生西南番分黃白二種。又兎矢曰明月砂。亦名兎蜜。又蝙蝠矢曰夜明砂。本草剛目。砂載玉石部。與水部沙音同義異。不宜合而爲一。此足證衛說之謬。

論語。深則厲。說文作砅。又集韻。鄰知切。音離。義同。按字彙于此字音聘。平聲。註。水激山崖。引郭璞江賦。砅崖戾作。李白詩。砅衝萬壑會于五湖。砅字亦音砰。訓水擊石聲。音義相近。似混爲一字。不知郭賦、李詩、當从秝字作氷。其从水字作砅者。後人傳寫之譌耳。

張衡西京賦。刊層平堂。說切。匡廉。李註。切古通砌。亦作城。三輔黃圖。未央前殿。左瑕右平。註。瑕音砌。

爾雅釋山。土戴石爲砠。詩周南。陟彼砠矣。韻會詩話云。土山戴石。行者以爲苦。故云馬瘡僕痡。毛傳。石山戴土誤。

今俗以研代硯。按郭璞江賦。綠苔鬱郁乎研上。註。研、滑石也。與硯同。按說文。研硯分爲二。韻會正韻皆然。是研但作滑石。究不得借作硯。

俗讀中酒之中爲去聲。中興之中爲平聲。按蘇軾詩。公特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則中酒之中。亦

可讀平聲。杜詩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則中興之中。亦可讀去聲。一字典辨之甚悉。遵記於此。

卍齋璅錄卷二

乙錄

今本俗多作本。須俗多作須。丰俗多作丰。不知兩字也。本、音叨。从大從十。猶兼人也。須、火外切。爛也。丰、意介。艸蔡也。俱見說文。與本末之本。須眉之須。丰昌之丰。全別。

韓敕修孔廟禮器碑。自天子以下至于初學。莫不瞻思獻卬。驩本驩字。又借爲藁。卬借爲仰。

轅端壓牛領者曰鬲。考工記。鬲長六尺。是也。今蜀人呼爲鵝擔。

恙。恙二義。一爲蟲。善食人心。見風俗通。故相勞曰無恙。一爲獸。如師子。食虎豹。本神異經。廣韻乃合而一之。按。北方大荒中有獸。咋人則疾。名曰猛。猛、恙也。常入室屋。黃帝殺之。人無憂疾。謂之無恙。輟耕錄辨之甚詳。

通雅。繖本字古作繖。升菴謂傘亦古文。晉書輿服志。功曹吏繖扁騙。從傘始見于南王。繖以立傘覆面。魏書裴延儁傳。山胡持白傘白旛。按說文。旛、旌旗之旒。爾雅。纁帛縿。註。象旒所著正幅爲縿。則縿乃旗。非傘。輟耕錄。骨朵音朔都。案。朵本作朵。骨朵。宋以來鹵簿也。以骨或金飾之。鷄肋編。以手提物謂之朵。以手引小兒亦謂之朵。此其義也。今人謂花未開曰骨朵。杜詩。白花擔外朵。青柳檻前梢。古本作朵。

按晉書宣帝紀。諸葛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遺帝巾幗。廣韻謂婦人喪冠。漢輿服志。夫人紺紺幗。又外域婦人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鬲步搖。據此。則幗爲首飾之通稱。不獨喪冠也。讀書考定曰。巾幗。女子未笄之冠。燕京名雲髻。蜀中名幗龍。音幗。古對切。今音與國同。非。

貧窶之窶。音巨。詩邶風。終窶且貧。是也。謂無禮居也。甌窶之窶。音樓。史記淳于髡傳。甌窶滿篝。是也。謂杯樓也。同一字。今甌窶从穴非。按荀子引淳于髡祠田祝曰。盤螺者宜禾。盤螺高地也。戰國策。盤螺作甌窶。漢平帝紀。女子犯罪出贖山錢。按。贖與贖通。而錯傳。斂民財以贖其功。是也。

白樂天詩。彌得縱疎頑。頑音元。古頑字原有元音。春秋。鄭伯髡頑如會。公羊穀梁皆作元。是也。字彙既以白詩从虞袁切。自當作元音。而復音涓。是以疑毋之切。而意見毋之字。誤。

周禮春官大司樂。大夏以奏山川。鍾師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杜子春曰。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賓客至奏納夏。臣有功奏昭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誠夏。公出入奏鰲夏。鰲音敖。按。九夏有聲無辭。註疏以雅頌諸篇強分之。非也。

吳越春秋烏鳶歌。咳咳嬌離兮雲間。嬌、卽蝦也。

正字通。未劉原父載張仲庶銘有鐃字。黃長睿曰。鐃與譊同音。鮑。按。集古錄及鍾鼎款識皆不載。惟東觀餘論作鐃字。彙補亦同。俗鮑字也。古文作鐃。鐃。並無鐃字。且食字部亦無鮑。旁在右者。應从左。宜遵字典。

蹕與蹕同。見藏經字義。其文爲兄之子。俗字也。

楊雄蜀都賦。戲鵾初乳。鵾與鵾同。音六。說文。鵾。鷄也。鵾與鵾。鵾鳴也。鵾一作鵾。顧亭林曰。字可上下左右寫者。惟鵾爲然。

黃帝素問。肉瞤瘛。註。動搖也。劉完素元機云。跳踢動也。按瞤與瞬。瞬、瞬眩眴並同。皆言目開闔動貌。

今汾晉之間。讀風如分。此古音也。風叶半金切。音分。詩。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楚辭九章。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皐。邸余車兮方林。釋名。兗豫幷冀橫口含脣言之。讀若分。青徐踧口開脣推氣言之。讀若方。陳第毛詩古音考。風古與心林音淫同韻。十侵不收。蓋未詳風有分音也。

列子。椒蘭而不得其嗅。謂之遏顫。按。莊子外物篇。鼻徹爲鵝。言鼻阻不得通也。

帆有二音。一符銜切。舟幔也。一扶泛切。使風也。舟幔之帆从平聲。帆風之帆从去聲。後人多誤用。如張燕公詩。雖魂似征帆。包何詩。錦帆乘風轉。吼幔皆誤作去聲讀。非。

犀首。魏官名。司馬彪曰。若今虎牙將軍。梁元帝賦。既虎牙而成號。又龍額而爲侯。卽此。

歐陽氏曰。字書食旁作卞字。扶萬切。食旁作反字。扶晚切。二字不同。今俗混爲一。非。

字彙補。沛國人謂反紒爲髻。見周禮弁師注。按。集韻。紒音髻。結髻也。士冠禮。將冠者采衣紒。說文。髻骨笄之。可會髮者。反紒者。蓋卽今之假髻。所以束髮。故云爲髻。

古書通用字不一。集覽云。古字少。多假借也。通鑑綱目。故重自刑以絕從。卽蹤字。從無足旁。故蹤皆作從。

又射與榭通用。考古圖周利敦銘。丁亥王格于宣射。射榭同字也。或古與國通用。博古圖周南宮鼎之榭國穆公鼎之東國。皆作或。如瑕玷之瑕。昭假之假。皆作叚。此類甚多。

漢書衛青將六將軍絕幕。註。瓚曰。沙土曰幕。閑景泰中。有土木之變。按宣化府志云。土木堡本名統漠鎮。初庸庶閑道。據傳戎時所置。漢通作幕。其名即沿絕幕為義。不知何時譌作土木。或以音近而訛也。

八廚之廚。字彙音皮。蓋緣通鑑諸書用後漢書註而誤也。案後漢書黨錮傳。度尚、張邈、王考、劉儒、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廚。章懷太子註云。蕃、姓也。音皮。此以蕃音皮也。因註廚字下。後人遂誤認廚作皮音。顧亭林曰。魯國有蕃縣。蕃音皮。嚮蓋以地為姓者。又皮字古音婆。故皤都字皆婆音。是可以證廚音之譌。陰時夫韻府羣玉曰。黨錮傳八廚。歐氏音皮。愚見取廚櫃藏書之義。合在虞韻。不知音皮。其義何取。可證。

戰國策。秦子異人質于趙。處于厨。註。字書無厨字。韻龕手鑑。厨音脚。

醒扇、蟲名。爾雅。蠅醜扇。即醒扇也。蠅類好搖翅自扇也。按蠅止處。好以前二足相交。謂之交繩。可與醒扇作對。

𦍒、古文剃字。見殷助相貝經。又通作鬄。前漢司馬遷傳。其次鬋毛。鬋義與剃同。詩魯頌。狄彼東南。箋。狄當作剔。剔、治也。釋文、韓詩、作鬋。

楚辭天問。鼈堆焉處。王逸註。奇獸也。柳子天對。鼈雀在北號。惟人是食。楊萬里云。堆當為雀。王逸註。誤也。據此。則鼈雀為鳥名。

淳化帖。薛稷書。孫權與介象論膾。象以鯖魚上。乃庭中作埳。置水。投以鈎餌。不經食得鯸魚。付厨。法帖釋文云。鯸鯸二字。韻書不載。考三國志俱作鮹。

古文尚書。驩頭作鵬叟。字彙補疑此為鳩字之譌。按管子。鵬然若鳴之靜。則實古字也。

仚、說文云。人在山上也。鮑昭書。烏仚魚躍。音軒。俗以代仙字。非。按仙作㐙。音鮮。入山長生曰仙。故从入从山。非仚也。又如𠂇。古岑字。音岑。入山之深也。皆相似而異義。

李本與佛同音。梁武帝佞佛。以佛有李音。改李作佛。後世經史循之。非也。宋子京已于國語補音正之。

羅泌路史發揮尤詳。按荀子非十二子篇。佛然平世之俗起焉。與淳勃通。宋羅皆未見也。佛、古文作仲。仏。

西域書謂虹為天弓。篇海。虹同虹。前漢天文志。暈背穴抱珥虹蜺。是虹即虹也。按石氏星經。虹曰螮蝀。

唐志新到官府併上直。謂之儽直。按儽即儽字。音報。一作豹直。亦曰伏豹。取不出之義。見聞錄。御史舊例。初入臺陪直。比五日。衆官皆出。此人獨留。曰豹直。楊鉅翰林院舊規。有儽宿例。今俗謂程外課作者為儽工。俗作憀。非。今作儽。尤非。考儽字惟正韻始載。古有儽無憀。

鬼瓦弟。晉人語也。出世說新語。今京中晉人亦有此語。

辨名記。千人曰英。萬人曰桀。按淮南子泰族訓。知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桀。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桀。則辨名記誤也。按傑古作桀。乃借字也。桀音碣。非美名。周禮謂碣為鼈臺。古人稱桀黠者。其因暴若碣也。隋法。賊人多殺曰桀。又擔也。左傳。桀石以投人。此桀字也。英桀之桀當作傑。前漢高祖紀。子房、

蕭何、韓信、皆人傑也。可證。

凡言物一个曰一顆。一顆。古者謂一人為一頭。春秋元命苞。十紀。其一曰九頭紀。即人皇氏兄弟九人是也。謂物之圓者為顆。白居易詩。月點江心一顆珠。是也。顆、小頭也。故从頁。頁音縣。說文。頭也。六書故。頁即首字。不當音縣。說文。分部分切。非。

淮南子地形訓。汶出弗其。高誘註。弗其、山名。在朱盧縣界。按誘說。乃東汶。非禹貢入濟之汶也。所謂浮于汶。達于濟。東北會于汶者。考前漢地理志。泰山郡萊蕪縣原山。汶水出西南。入泺。水經。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過蓩張縣。至安民亭。入于濟。註。汶出牟縣故城西南阜下。俗謂之胡盧堆。牟縣。古牟國。故俗謂是水為牟汶。汶水又右合北汶水。水出泰山天門下谷。東流。西南逕汶陽縣。又西南逕桃鄉縣。自桃鄉四分。當其派別之處。謂之四汶口。左二水變流。至無鹽郚鄉平陸故城。合為茂都瀆。次一汶至蓩張故城東。遂為澤渚。右一汶逕蓩張縣西南。注長直溝。西流入浦。是也。所謂汶出弗其。在朱盧縣者。考前漢地理志。琅琊郡朱盧縣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維。說文。維作濰。水經。汶水出朱盧縣泰山鄗道。元注。伏琛云。汶水出朱盧縣東南崮山。山在今泰山東。地理風俗記曰。朱盧縣東四十里有崮城亭。故縣也。汶水逕崮城北。又北過淳于縣西。濰水過縣東。其城東北。則兩川交會。此東汶是也。正字通云。汶水、今一統志列為三曰甽汶、徐汶、齊汶、章本濟曰。入濟之汶。見禹貢。論語。汶上。書傳謂之北汶。即今大清河入海之汶。見漢書。入沂之汶。見水經。齊有三汶。清河為大。述征記。泰山郡水皆名汶。有北汶、嬴汶、柴汶、牟汶、皆源別流。同。又在三汶之外。按汶音珉。與岷通。汶江也。書禹貢。岷嶓既藝。又岷山導江。史記皆作汶。山海經。大江出汶水。輿地廣記。汶山在茂州汶山縣西北。俗謂之鐵豹嶺。禹之導江。檢跡于此。又汶山郡名。汶川縣名。蜀王本紀。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生于石紐。廣柔、隋改曰汶川。廣輿記。今屬成都府。是蜀之汶。舊為江之原。但別汶音問。而蜀汶音珉。古文作溶。音異而汶則一也。

卍齋瑣錄卷三

丙編

侏儒、短人也。而梁上短柱亦曰侏儒。禮明堂位註。挽薦侏儒。韓文進學解用之。俗作株橘。非。

史記田完世家。追執簡公于徐州。案此非禹貢之徐。乃田文之薛邑地也。集韻云。徐音舒。

廣東潮陽有蜑民。山中男女椎髻跣足。射獵爲生。按蜑音斜。近山之地曰蜑。

鯪鯉、鱧言小鯉魚也。續海異聞。犵人食以鯪鯉。字彙補云。鱧言小鯉魚也。音亞拔。按集韻。鯪魚如蛇。鯪鯉魚無小鱗魚之說。或鱧言呼亞皮。而後人加以魚旁歟。

列子。齕掇千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魚骨。莊子至樂篇作鳥足。同一字而莊列異文。

庄俗與莊舍之莊。同出理學彙編。寄庄人戶俗字。

類篇有慦字。謂林木君子之所盛。故宋玉曰。入林傷心。本作林。或加心。按此等皆後人俗字。

夏小正。剝鯉。鯉與鱣通。太史公序傳。斷髮文身。鱣鯉與處。是鯉亦鱣字。鳴弋之弋。卽古文鳶字。又如丹鳥蓋白鳥。丹鳥、螢火也。白鳥、傳言閩蛤本論衡。蟠蟈閩蛤皆食人。俱見余小夏正箋。

人能飲不能飲。存大小戶之稱。出吳志。孫皓每饗宴。人以七升爲限。小戶雖不入。並讒濃取盡。白居易詩。戶大嫌甜酒。本此。按戶、侯古切。

外孫曰彌甥。左傳。以甥之得備彌甥也。註。彌、遠也。又與彌通。李賀稱母阿彌。類篇作綿批切。音迷。嬰彌、嬰也。禮雜記中路嬰兒失其母焉。註。嬰、猶嬰彌也。按詩傳。姊妹之子曰甥。亦作甥。見石鼓鮮毒。

蘇賦次韻毛滂詩。芋火對懶殘。懶音闌。俗作上聲非。

孟子爲長者折枝。向讀朱註。疑未近情。讀趙岐註云。折、按摩也。折手節解罷枝。以枝古通肢也。又枝與杖通。周書。王左枝黃斧。或取授杖。意亦通。

說文引逸周書云。圜圜升雲半有半無。徐鍇曰。洪範十五曰雨。曰霽。曰蒙。曰圉。曰克。圜者。象氣絡繹不絕也。半有半無。卽史龜筮傳所謂雨不雨。霽不霽。氣不連屬之說也。按。今文尚書作驛。

僧宗泐說。必力山、各河水所出也。按說文。水出燉煌塞外昆崙山發源。注海。考前漢西域傳。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今據云必力山。當在昆崙、葱嶺、于闐之上頭矣。釋來西域。必有所本。

語林。宋人有獲玉印。文曰周惡夫印。劉原父曰。漢條侯印。史記。盧綰孫他人封亞谷侯。漢書作惡谷。按。亞惡二字古通用。秦祖楚文。以亞駝代滹沱。則又惡音烏而借用也。正韻云。亞本涂飾字。小篆从土作䙴。亦借作惡。

今山海經見于前人書所引文多不同。續通考引山海、大夫在風伯山之東。今本大夫作夫夫。又如緯略引山海經有鳳之圓圓古卵字。今本並無此文。又如鄭樵六書略引山海經。鵠今作蠶。字書引山海經。鵠音鵠。今本亦無之。竊疑山海經多後人竄易。未必元書也。

漢書宣室天子所居。毛氏韻增。从暄音。謂暄燠之處也。郭氏正誤。古稱宣室。猶後世稱燠閣。

韻會引封禪書。百姓怨其法。今史記無怨字。

隋薛道衡使江南。作人日詩。人笑之曰。是底言。唐崔湜呼張嘉貞爲張底。皆俗言低也。故凡供役使者曰小底。晉公談錄。皇城使劉承規在太祖朝。爲皇門小底。今作小的非。

博雅。鴆、雄鴆之運日。雌鴆之陰諧。按。淮南子。陰諧知雨。謂鳩也。陰雨則鳴。字彙補誤以鴆爲鴆。

焦氏筆乘曰。左傳以備三恪。恪當讀爲客。恪客古通用。按。此因恪與愙同。恪亦作愙而附會也。孔叢子答問篇。謂禮之如賓客也。此說爲是。

字林。揵垂臬望也。專去聲。營造法式云。今山東匠人猶言垂繩視正爲揵。按。揵、專上聲。謂望繩取正。周禮。匠臬以縣是也。

宋太祖實錄。所過池苑。多令衛士射鵰截柳。截柳今有此技。而字作扎云。

中原音韻。你與您同義。音怨。今填詞家多用此字。

樂府本古曲名。漢孝惠六年。使樂府令備其簫管。遂以樂府爲歌謠名。

續書通曰。尚書平章百姓。平秩東作。平秩南訛。史記平作便。司馬貞索隱云。古文尚書平章。今文尚書作辨章。又漢武帝紀。初作便民橋。註。便門卽平門。蓋平便辨三字古實通用也。秩、古文作銶。

凡字點畫不可妄加。說文八家一井。象構韓形韓之象也。徐曰。韓、井垣也。周禮謂之井樹。古者以瓶轆汲。今省作井。非。

說文長箋轉注作轉、六書正譌云。卽古文注字。鐙中火、也。象形借爲主宰字。又、乃伊字。見涅槃經。形如草書下字。苑咸詩。三點成伊猶有想。一觀知幻自忘筌。點可妄加乎。

今彈凡俗皆誤作丸。凡从乃加八。不出頭也。屑米麪摶如彈丸。煮烝噉之。曰牢丸。與發凡之凡不同。凡、从凡加點也。按牢凡皆譌作牢九。自東哲食餅賦其牢九乎一誤。至歐陽修歸田錄、東坡詩、陰氏韻府羣玉。从之。遂收入九字韻。今俱相習爲故然矣。可慨也。或謂今之粉角。卽古牢凡。北人讀角爲矯。因說呼角餌爲餃兒。

管子。右手析卽。卽、燭燼也。原註。附于棺壓下。似未明析卽燭燼。

古器陰字謂之欵。陽字謂之識。夏器有欵無識。商器無欵有識。識音熾。又闊也。爾雅。鼎欵足者謂之鬲。

說文。核、蠶木名以爲篋。狀如籤簪。按籤卽篋字。

儀禮註。采時世之詩以爲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切音刺。按。凡劄切之切。譏切之切。皆當作刺音讀。

今以文詞因襲彙積爲餖飣。音同豆訂。按玉海。唐少府監御饌用九盤裝彙。名九飣食。今俗燕會黏果列席前。曰看席飣坐。古稱飣坐男。飣而不食者。唐書李遠傳。人目爲飣坐黎。

卿正釋譏人弔其躬。鬼芟其頟。初并高岡。終隕幽壑。頟同額。壑同壑。皆少偏旁。古文如是。如乃爲乃。力爲左且且爲此類甚多。

東方朔傳。子推自剖廟臥君兮。德日忘而怨浮。按。謂介子推從晉文公出亡。割股肉以飤文公也。飤同飤。今于新昏有媛房之說。媛應作䭾。音暖。集韻。婚三日而宴。謂之餼。博雅。餼餽饋也。餼音運。左傳成公五年。晉荀首如齊逆女。宣伯餼諸穀。餼又音魂。今俗以麪裹肉加油。謂之餼餛。

史記酷吏傳。甯伯格長。徐廣注。五霸本作五伯。正韻云。本伯長之義。後人恐與侯伯字相溷。故以霸字別之。然言阡伯村落皆甯長也。是阡邨字亦作伯也。詩。伯也執殳。是婦人目其夫亦作伯也。又古伯字多作栢。漢書人表栢虎、栢葉、栢藥是也。

羊桃、卽毛詩之蘡薁也。見字彙補。按。粵東別有果曰羊桃。有稜。果雖熟而色青。味酸甜。花紅黃色。木本。可盆養。想又一種。

鄭樵六書略。分嬔嬔爲二字。嬔从芳遇切。兔子。嬔从孚萬切。生子。齊均也。不知字書何以併爲一。按。王獻之帖。新婦勉身得雄。勉同娩。

左傳文公十八年。檮杌氏有不才子。謂之饕餮。音同滔鐵。貪財爲饕。貪食爲餮。卽三苗也。按呂氏春秋。周鼎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謂古器有饕餮。垂腹。羸其面。坐則似企。有獸面無身。皆以寓戒也。山海經所紀。潭敦、窮奇、檮杌、饕餮、皆惡獸名。取以比四凶之惡。非卽四凶也。左註亦誤。

穀梁傳。日有食之。吐者外壤。食者內壤。壤、傷也。訓詁家皆宗其說。按壤之訓傷。其說僅見於此。若壞壤之通作穰。息壤之訓作坌。皆與此訓相反。

天字、古从鐵。因切。在眞韻。毛詩、周易、皆如此讀。他若楚辭。乘龍兮轔轔。高馳兮冲天。結桂枝兮延竚。羌愈思兮愁人。史記、三年不飛。一飛冲天。三年不鳴。一鳴驚人。韋昭元化編。元象以天。陛下聖眞牽道以安民。又八百歌。明明上天。爛然是陳。無不與眞文相協。其與庚青通者。惟易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然終不得以一易偶合。而竟顯諸書之誤。吳才老韻補。原从鐵因反。乃宣城綠陳氏古音考之誤。遂叶作汀音。其亦不思矣。

燒尾宴不獨登科事也。唐書。大臣初邦官。獻食天子。亦名曰燒尾。

海鹽圖經。海鹽潮發。若有漚泡在釜。土人以爲海嗌。嗌噫同韻也。易曰。頤中有物曰噬嗑。今以漚泡名嗌義思之。疑所謂嗌嗑者。或卽食物時頤中涕液自生。如漚泡之形。俗所謂饒包也。聊誌之。以發一哂。

金史張中孚制小舟不假膠漆。而首尾相鈎帶。謂之鼓子卯。按卯或卵字之訛音。宜作舟。

楚詞。小腰秀頸。若鮮卑只。注。鮮卑、袞帶頭也。言腰之細小。頸銳秀長。若以鮮卑約帶而束之也。按。鮮卑山在柳州界。其名最古。謂帶爲鮮卑者。或以山形相似得名。亦或餘帶之物。有出自鮮卑者故名與。

本槿花、劍名也。出同同國。見昭示姦黨錄。

拋足之戲具曰毽。音建。謠云。楊柳兒青放空鐘。楊柳兒死踢毽子。見帝京景物略。

左右足各一發而升階曰蹕階。禮註云。吉祭則涉級聚足。喪祭則累階。

李商隱詩。鴉衝曉網。通作曬。漢書。臣聞白日曬光。

國語。人三爲衆。按。卽音衆。見字原六書本義。凡又音寡。卽音衆。皆會意也。卽一作从。一作禾。正字通。禾係卽字重文。禾卽音義俱同。此本字原六書本義之說也。是衆字下从三人明矣。但禾字見楊雄反騷。疊既禾夫傳說。今師古曰。古攀字。而說文禾字讀若欽。鋈衆立也。禾音仲。又無欽音。楊升菴韻經云。古文衆字。此臆說也。疑衆之禾當从三人。攀欽之禾當从丰爲是。觀字典卽入人部。禾入人部。可見字書皆未明。特辨之。考禾又作𠂤。隸文也。見隸辨。

范成大桂海雜志記。土俗字甚多。如𡿨音矮。不長也。𡿨音勳。人瘦弱也。𢍰音腿。不能舉足也。𢍰音外。不好也。歪音外。平聲。不正也。皆後人俗字。

墨、惡謚也。皆以謚謝石。宋以謚鍰惟演。

前漢書西南夷傳。夷人自稱曰媧徒。集韻。待郎切。音蕩。放也。一曰淫戲。揚子方言。巴漢之人自稱阿媧。按此。則今之餧小童以歌曲名曰蕩子。常作媧字。

咸定錄云。聖善寺閑常貯醋數十甕。以伏蛟龍。需霆之患。是醋足以制蛟龍也。又談撰云。茯苓善碎瓦甓石。脾入水卽乾。獨活有風則息。皆物類相感之異。

甲乙之乙。與鳦乙之乞字音各異。乙於筆切。凡讀書以筆止其處曰乙。唐試士式塗幾字。乙幾字。抹去謂

字曰乭字有遺脫。刊其旁而增之曰乙。乙、烏轉切。音軋。烏也。一作鴉。張融答周顒書。道佛兩書。非鳧則乙。自蒜文通作乙而鳧乙之乙。亦與甲乙字同音矣。說文。乳从孚从乙。乙者元鳥。又按鳥生子曰乳。獸曰產。其義甚明也。又荀子。榮辱篇。乳狗不遠遊。則獸亦可稱乳。

郭氏正誤曰。皇、古文狂字。从王从口。與皇字不同。

集韻引說文。吳人呼父曰爸。从遮音。西人呼父曰爹。从遮音。按爸、都可切。麼上聲。正字通。吳語稱老者爲八八。或巴巴。後人因加父作爸字。蜀謂老爲婆。宋景文謂波當作皤。黃山谷貶涪。號涪皤可證。至爹音爲爹。南史梁始興王憺傳。詔徵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可證从遮音。

乃爺字也。說文無爺音。又不載多部。集韻引說文。爺奢亦从遮音。見唐書。寶懷貞自署皇后阿爺。人謂國

予當讀與。今人皆作余音。按詩。或敖侮予。將伯助予。楚辭。曰眇眇兮愁予。何嗣天兮在予。皆無余音。見吳棫韻補。顏師古刊謬正俗。曲禮。予一人。鄭康成註。余、予。古今字。因鄭此說。皆讀予爲余。爾雅。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據此。則予與余皆訓我。而無同音也。歷觀詩賦。予無余音。

二、三、二、三字音義各別。二即貳。偶也。兩貳相齊。二乃古上字。是本乎天者親上。三乃古下字。遇上聲。本乎地者親下。文音戶。吳棫曰。毛詩下字一十有七。陸德明皆作戶讀。

另與另、另、三字音義各別。另音令。从口从力。分居也。另音寡。與尚剛同。剛人肉置其骨也。从口从刀。置刀于旁。則爲賓叨之叨。另音牌。別也。不可不辨。

卍齋瑣錄卷四

丁錄

余聲。書一百五十韻。而名之曰函海。取漢書班固敘傳函之如海義。謂無所不包也。梓人誤書作函。校者亦不檢。按說有復古篇云。函一作菡。亦簾迹小異。別作函。非。函乃函字之譌。說文。函、从人从口从又。从二。二、天地也。徐曰。承天之時。因地之利。口謀之。手執之。時不可失。疾之意也。按函、急也。詩。函其乘屋。是也。以函作函。稍似而非。

禮編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慶德。註云。吉當爲吉。又字學指南。別出吉字。从士从口。音確。與吉字不同。愚按。吉字亦有確音。未可輒分爲二。海篇大成分吉吉爲二字。非。

古亨字兼三義。亨者。嘉之會也。音烹。凡亨獻之亨音饗。烹飪之亨作普庚切。今別如一變作享。而四點作烹。皆通用矣。

今姓有夜者。殷之冑。見禮記註疏。按。衣之爲言被也。春秋緯。伐殷者姬昌。日衣青光是也。通雅。兌人呼殷爲衣。作嵩。

李膺益州記。蜀人謂嶺爲棟。按今無此呼。

正字通。徐曰。說文無甍。當作梶。崔靈恩、周伯琦、遂改甍从梶。非也。按易鼎辭。成天下之甍甍。詩。甍甍文王。

禮。君子逢盛甍焉。此可改梶。若詩。鳧鷖在亹。前漢地理志。金城浩亹縣。皆音門。則又當改何音。此說文偶缺。不必泥也。

周禮大司馬。辨旗物之周。各書其事與其號焉。註。書當爲畫。謂畫以雲氣。釋文。音畫。

說文及韻會補。通鑑集覽。皆云。山曲曰嶔。水曲曰厓。梅氏則云。水曲曰嶔。山曲曰厓。似誤。

淮南子。使但欽等使氐。厭駁雖中節。而不可聽。案王莽傳。有但欽。宋有但中庸。皆从平聲。不从去聲。皆人名也。

楚闕隘地方。設兵立塘。謂之守卡。見字彙補。按卡音雜。今斥堠多用此。

集韻、韻會小補。凡古厥字。皆作㝵。或作㝵。按漢書衛山王傳。美人㝵姬。生子二人。是㝵爲厥之古文。固矣。但㝵當从口不从日也。

道家靖室曰治。六朝詩話。送謝靈運於杜治。猶今之宮觀也。又奉道之室曰化。蜀有文昌二十四化。又有主簿化。亦猶今宮觀也。

莊子。利害相厤。生火實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今人謂兔岐脣曰火。蓋古音也。

武林舊事補。婥屼胄。鑿山爲園。作流觴曲水。自表本卜注子。整十有二折。顏于閱古堂前。須疑爲瀕字之譌。按字彙補。胄屼字。取論語可託六尺之孤。託字遂訛作屼。

雲南人諜諜。動曰㚇音瀨之事。蓋俗言也。

說文引詩。參髮如雲。按今本作鬒。音軫。

佝與彴不同。彴是爲佝約。見爾雅。音雹。橫水爲彴。音斫。字典辨之甚詳。

山東考古錄。曹縣有冉堌。乃穆侯魏冉冢也。今人以爲仲弓云。堌音固。

玉篇。㙍、古文堊字。鐘鼎文多借爲寅字。古寅與堊通。

劉攽曰。詞人以也字作夜音。如杜詩青袍也自公是也。按陳第毛詩古音考。也、古通它。故沱池馳虵池皆讀沱。疑地亦从此音。屈原橘頌。過讀平聲。與沱叶音。此蓋它字古文。非也字正文也。劉攽所云也字古文作芒。音野。發語詞也。岑參詩。也知鄉信日應疎。

易緯。蒼牙通靈昌之戚。運蒼牙。即伏犧也。

上林賦。鋋猛氏。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有光澤。名猛氏。

正字通。古以周尺八尺爲仞。中人之身長八尺。兩臂尋之亦八尺。兩足步之亦八尺。度高深以仞。度知長以尋。度地以步。小爾雅。四尺曰仞。王肅从之。包咸、鄭元謂七尺曰仞。書爲山九仞。釋文。仞、七尺也。應劭漢書註。五尺六寸曰仞。顏師古非之曰。八尺曰仞。取人申臂之一尋也。顏說與孔安國同。顏以八尺爲仞。是也。說文。以仞爲申臂一尋。非一尋止六尺耳。或曰。古尺短。周尺八尺。以今度之。一寸又減二分。應劭之說。據漢尺也。莊子庚桑。楚步仞之丘。註。七尺曰仞。亦非。

洪邁泉志載。梵字彙有㚇鼉鄒鑑四字。文不可辨。存之以資博雅。

古人以物結納人皆曰爲壽史記爲魯仲連壽爲聶政母壽皆非以生日爲壽也

字彙補夏與夏各別夏音虔見玉堂漫筆按瑯邪代醉編揚州濟河東岸有蓋道題曰夏國公人皆呼爲夏國公蓋銳遣候顯公之賜葬也據此則夏亦夏字

古石經論語惟攸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今無人旁六書索隱曰攸作妮諺云妮子是也

漢世謂蜀人爲叟後漢劉焉傳馬騰與董承謀討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

尸子子夏曰君子隱大舉不忘昔席之言昔席即細席所謂廣度細旃者是也

李義山蜀爾雅云禹貢厥土惟塗泥夏小正寒日滌凍塗二塗字皆在巴蔡之間也蓋禹本蜀人故塗泥凍塗皆叶蜀音今蜀人目濁土曰塗泥內爛曰塗肉蜀之土音亦古矣

瑯邪代醉編日出一上爲旦日入一下爲百音晉一地也今字彙有旦字從其說也說文無之

晉慵類說唐明皇呼人爲查言士大夫如仙查隨流變化升天入地能處清濁也

毦字義甚多箠可名毦隋志今文官七品以上通用之貂亦可名毦蓋巴興服志內常侍加黃金附蟬毦尾謂之惠文冠拂亦可名毦晉東宮舊事皇太子納妃有白毦拂二枚珠亦可名毦北史奇呂椎髻毦毦珠色絲亦可名毦梁書貞惠世子傳以五色毦辮飽泉鷰鳥卵亦可名毦沈佺期詩鸚鵡林中彩毦分柳絮荻花亦可名毦內典翻譯名義集兜羅綿亦稱楊華或稱兜羅毦又藤亦可名毦齊民要術毦藤大小如苹蒿蔓衍生據服虔通俗文毛飾曰毦則凡絲羽草草之下垂者並可以毦名

後漢申屠剛傳光武嘗欲出遊剛諫不聽遂以頓軔車輪按止車之行其物曰軔改凡事始啓行曰發軔

三山老人曰杜詩花妥驚梢蝶西北方言以墮爲妥即花墮也見苕溪漁隱叢話按妥當作穩妥之妥解

字有形似醜而皆作好字用者如骯髒乃體胖之謂見玉篇骯髒乃屈曲之謂見枚乘傳

杜詩甃抵公蛙棱注京師農人指日遮近多云幾棱音楞

列子白堊乃八駿之一見穆天子傳作白義又作白儀按盧辯文紀儀即古義字是穆王之賜名白義無疑林虞齋列子口義亦讀堊爲義獨張湛列子注云古騠字當是魯魚之誤

東方朔爲鬼書有量穀之名字書無量字

漢書王子侯表五據侯曜丘史記曜作膰索隱又作臛原注云姓也漢有臛立疑是曜丘之譌並誤曜爲姓也

易林三人求吉反得大栗東坡有黃甘陸吉傳皆借吉爲橘今蜀音猶然粵東呼橘皆曰吉凡柑餡遺橘寫橘爲桔本此

高士傳卞隨投洞水而死朱謀墏曰洞穎古字通用故禮類衣作絅

梁元帝纂要日在午曰亭在未曰映

木冰亦曰木介蓋寒甚而木冰如樹之著介胄也俗云曰木稼稼即介之譌也

阿堵猶言若箇也世說王衍絕口不言錢婦試之令婢以錢遶床不得行晨起呼婢曰舉却阿堵物世人

遂稱錢爲阿堵非

世目書生爲窮措大王身州作酸馱解按措大謂能措大事也

字彙補凡分俵得錢謂之措嘬按嘬音蚤字書未載

石鼓文多爲後人讀壞如君子漁之从水从魚象形也後人疑爲重文改爲漁何以漁之古文也鄭漁仲作何以欄之不知何據其魚佳可佳惟字可何字省文也今入可韻誤

公羊傳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註是音提月邊也按字彙補魯人語謂月邊爲提

淮南子兵略訓將軍之心滔滔如春廣廣如夏漸漸如秋肅肅如冬巋即曠也

傳篇金鏡除星名案天文志無此星

日所次隅曰曈見管子五行篇貨曈神盧曈音審

鍾馗人名正字通人之名鍾馗者非一宋禁中舊有吳道子所畫鍾馗卷首唐人題云明皇開元講武驪山還宮上夢大鬼制小鬼命吳道子畫之熙寧五年上令畫工摸搨印賜兩府輔臣各一本是歲除夜遣內供奉官梁楷就東西府給賜鍾馗像唐逸史載明皇晝夢鬼藍袍曰臣終南山進士鍾馗除天下虛耗賜二府其說未詳後漢有季鍾馗隋將有喬鍾馗楊鍾馗北史堯暄本名鍾馗字辟邪胡應麟筆叢曰六朝已有鍾馗後人附會爲作傳如北史及唐人張鍾馗譜取名者皆以鬼神爲名也據諸說鍾馗之名非始于開元也又推一名鍾馗周禮冬官考工記莊齊人謂椎爲終葵馗聲相近即鍾馗也

阿魏藥名通作魏正字通阿魏分草木二種草者出西域苗葉根莖似白芷擣根汁曝之如膠西國持呪人禁食之木者出南番蘇頌曰今廣州亦有之云是木膏液滿釀結成段成式云木生波斯及伽闍那國即北天竺也長八九尺皮色青黃三月生葉似虎耳無花實其枝汁出如飴久乃堅凝名阿魏摩伽陀僧言取其汁和米豆屑合成與廣州者相近今兩浙人家亦種之范成大詩夾路風來阿魏香是也波斯國呼爲阿虞天竺國呼爲形虞涅槃經謂之央匱蒙古謂之哈昔泥元飲膳正要云阿魏根名隱辰性臭能止臭和食料甚香美詳見酉陽雜俎本草綱目

卍齋璅錄卷五

戊錄

宋史禮志紹興二年禮官言今定淵聖御名若姓氏之類去木爲亘其見經傳以威武爲義者讀曰威以回旋爲義者讀曰旋以植立爲義者讀曰植本字卽不當改據此則宋人讀桓字有威、旋、植、三音雖非正音亦以見一時借讀之異也

冷齋夜話洪駒父曰柳子厚弊謫一壑山水絲而世俗乃分欵乃爲二字而並去藹字誤矣案字書無欵字洪氏誤也

吳草廬哲經纂言曰靖音留卯在天西位字从卯音有今音卯非案詩疏云昴七星昴之言留也物成就繁留也据此則以力求反爲叶音者誤已凡卯字如留瀏柳偏旁从卯不从卯卯卽古柳字後借爲辰卯之卯見宋祁筆記

古歌淫預大如馬瞿唐不可下淫預大如象瞿唐不可上淫預大如樓瞿唐不可犂今本無五六句

呂忠小史王旦院中焚柏枝柴火名曰爆歲按爆音虞廣韻拔器煮食曰爆

晉書載記陛下將牢太過耳按將牢猶今言把穩

字彙補明右始興令何壓何本音耐今姓何者多從賦音豈與酎音別爲一姓抑傳久而轉也

之此二音隨其鄉俗可行也

古文然字作燃後漢侯瑾傳蝦蟆柴以讀書是也

五代史劉銖傳諸君可謂儽儽兒按儽儽幹辦能事之稱

穩天子傳瑊注玉名也按駢雅云長瓊玕琪美玉也似以此字作長字王元美太和山賦又作瑊

也西夏語以巫爲斷也見遼史按也毋也切眼也斜也今西人多有此姓明有姓也名伯先者疑卽也姓之訛

齊乘云漢地理志濰或作淮今濰水土人呼爲淮河从呼乖切蓋緣濰字省文之譌見前汶字說

蜀謂水口爲洪因有射洪縣見字彙補

按卧與州同洞靈眞經才行比於一卧委之卧此乃寫書人誤筆未可爲另一字按唐書南蠻傳蠻謂州爲驗亦異聞

舍利獸名性吐金張平子西京賦舍利颰颰化爲仙車按佛骨燒化謂有舍利子言中有金也

册府元龜黑齒雕題卻冠株絀註云銖者蕤鍼也古字假借故作株絀耳按絀縫也蓋言女工鍼拙也戰國策鰓冠秫縫註秫蕤鍼也亦仝

陸佃云醫用艾灸一灼謂之一壯按漢趙后傳額上有壯髮師古曰今俗呼毛頭是也按卽艾壯瘡也

羊滿之雞三歲爲株出莊子逸篇注株魁帥也見因學紀聞今蜀呼陽宅前小溝曰羊溝或卽此

老學菴筆記唐詩三十六所臨春殿白樂天紅閣三百九十橋劉禹錫示我十年咸遇詩十當音爲謎非也按十當音旬古人以十日爲旬故如此讀

□字彙云古作方圓之方按商子弱民篇民弱□強民強□弱有道之□將在弱民是古國字皆作□蓋倉頡所制象形古文□亦作圍字用

山海經伯陵同吳權之妻同淫也此正史所未見

王延壽王孫賦上爪懸而瓠垂古文苑註云倒上字辭賦禮義作上按字彙以此字爲怪僻不錄然既見漢賦中未可遽削也

爷與公有別爷音奇爷音筒見字彙補

楚辭用些字見沈存中筆談曰些峽湖湘人凡禁咒語末云娑婆訶三合而爲些也

通典西國用羊卜卜師謂之斷乱按乱音雞今作算誤

王盤農書若塘堰之水必置溉浸音塞今蜀人多爲之

算法曰九九韓詩外傳齊桓公設庭燎待人士不至東野有以九九見者曰九九薄能耳君猶禮之況賢于九九者乎註若今九章算法字彙補以九九爲人名誤

漢律與妻婢姦曰姘按齊與女交劉金四兩曰姘按姘音平與姘不同

顏氏家訓曰倉頡篇備字訓詁云痛而轉也音羽罪反今北人痛則呼之聲類音于來反今南人痛或呼

歸藏易大畜卦作雞畜小畜卦作雞畜。

唐詩隨風趂蝶學天邪凡詩天皆音歪。

六壬式以楓木爲天棗木爲地按天天盤也地地盤也。

棺頭曰和水經註齊地掘得古塚棺和有八分書見余逸孟子書滕文公葬事。

會稽耳目志孟光舉案齊眉俗直謂几案耳呂少衡云案乃古椀字故舉與眉齊張衡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謂青玉椀也據此則考工記案十有二寸當作此解爲是。

郭氏佩觿曰況況況三字各異況爲發語詞況爲寒冰況爲形況今多混用。

詩衛風傳云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按齊風言雄狐狐走類也亦曰雄書言牝雞雞飛類也亦曰牝凡物各有雌雄鱗介至蟲皆然詩傳分鳥獸禽非。

牙卽互字唐韻正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徐音牙詩楚茨傳曰或陳于互正義亦引周禮文丘譔作牙陳氏禮書昌互牙古字通用非也中山詩話云古稱駙僧今謂牙非也劉道原云本稱互郎主互市唐人書互爲牙牙似牙字因訛爲牙耳舊唐書史思明傳互市郎安祿山傳互市牙郎蓋爲後人添一牙字今通鑑亦作互市牙郎漢書劉向傳宗族盤互師古曰字或作牙謂若犬牙相交入之意也谷永百官盤互註同是皆人以牙爲互字後轉而作牙師古乃曲爲之說耳按史書中以牙作互字用非一唐韻正深辨其非并引古碑碣中之書互爲牙者甚詳皆歷歷可據應从之蓋牙有相錯義或互字俗借作牙可附牙部若覺書互爲牙并讀如牙字之音誤矣浮字玉篇亦云俗作沤。

夂、㕓、二字迥別㕓、古別字。㕓、古冰字。㕓、來、二字亦迥別㕓音森从穴从木來、綿兮切音淋深也詩來入其阻是也。

爾雅註江東取白頭翅背上長翰毛以爲睫攝名之曰白鷺縗按卽晉山簡接䍦白帽也縗韻會作䍦集韻作䍦稿通作縗。

說文厂、山石之厓巖人可居象形音漢。盧盱切又音嚴乃籀字省文俗覺作巖用非也又广字音廣說文仰也从人在厂上一曰屋梠也秦謂之桷齊謂之广。

卩卽古節字說文作㔾瑞信也象半分之形隸作卩又作已反卩卽爲巳音爲。从左右執取符信之義卩巳二字合爲卯今人謂合卯筍是也俗作夘非。

糸、音覓細絲也徐鍇曰一蠶所吐爲忽十忽爲絲糸、五忽也糸加丿爲系音繫胤繫也今人多混爲一。

蠶海网字有三譌本作网而譌作网亦作网而又譌作网又作門而譌作四四乃橫目惟鼎、彝、筆字從之其他但賜羅網義者係門字下橫畫不連兩旁據此則今俗將以四字省作网大謬矣。

山海經流沙之東有三青獸相并名雙雙註郭璞曰言體合爲一也公羊傳所云雙雙而俱至者蓋謂此也吳任臣云獸經曰文文善呼雙雙善行駢志云雙雙合體蛩蛩假足麟書曰雙雙俱來孟極是獲又爲名公羊傳宣五年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疏義說云雙雙之鳥一身二首尾有雌雄隨便而偶常不

離散故以喻焉按公羊傳與山海經註異。

字彙補師曠禽經鵠鴿剔舌而語張華註云山海謂之鵠鴿按今山海經作鵠鴿無有鵠字其音未詳疑誤。

鬼以道曰鵝之屬有曰漫畫者以背畫水求魚無一息之停有曰信天緣者終日凝定不易其處俟魚過取之詩碧風維鵝在梁毛傳洿澤也三國志魏文帝鵜鶘集靈芝池韶云此詩人所謂洿澤也按鵜鶘今俗呼淘河詳見爾雅與鵜別是一種。

說文物萬物也牛爲大物天地之數起于牽牛故从牛勿聲按詩小雅比物四驪傳物毛物也又三十維物爾牲則具周禮春官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註謂毛色也可証說文物字指牛之義註家皆宗之又牛部廣韻犅牛駁色說文引春秋傳曰犅犗按今左傳閔二年本作尨。

惣俗揔字左思吳都賦揔有流而爲長按總或作揔因譌作揔俗用已久故廣韻存之然不可不正。

韻補水音準引白虎通水之爲言準也按準乃水之義非水之音蓋沿周禮考工記鄭註準讀爲水而誤。

元包經大過舟休于水按說文休本溺字註與弱水之弱同而灼切休字註沒也奴歷切音義迥別今禹貢弱水通作弱無水旁似宜从禹貢爲正而沉休之休則概作溺。

綠沈畫工設色之名鄴中記石虎造象牙桃枝扇或綠沈色王羲之筆記有人以綠沈漆管見遺野客叢書物色之深者皆爲綠沈杜詩綠沉槍謂此。

吳、俗吳字。吳志薛綜傳無口爲天有口爲吳正字通此借字形爲諧聲非吳字本義正韻吳字註亦作吳非詩周頌不吳不敖傳吳譁也又魯頌不吳不揚說文註吳故矢口以出聲今寫詩者改吳作吳又音乎化切其謬甚矣釋文吳讀如字按何承天从口下大引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又說文釋文俱云吳作讀非而玉篇廣韻集韻類篇韻會諸書吳字亦皆無去聲一音惟正韻收吳入禡韻詩朱註亦作去聲讀則音華爲是又談藪李大昊爾杜詩天吳紫鳳之句顧坐客云吳音華則又因有化音而轉爲平聲也。

圉、音吳宋時取士編號之字也名臣奏議司馬光論圉稔兩號所對策辭理俱高。

卍齋瑣錄卷六

已錄

風俗通冰流曰澌。冰解曰泮。泮、从仌不从水。从水之泮。乃泮袍也。亦通牉。字林。牉合其半。以成夫婦。與判同。

陸賈春秋後語。董公八十二篆。以遮道說功封爲侯。篆、乃古文蕢字也。又作三。見崔希裕古文略

漢書敘傳。六世耽耽。其欲浚浚。文武方作。是庸四克。浚、古濬字。浚浚、欲利貌也。見羣經音辨。

金日磾、漢人名。見諸書。字考略。日音密。案。瑯邪代醉編曰。宋公庠言。金日磾日字。只是如字。別無借音。

蹄與昏同。古無此字。元子創之。隋煬帝曰。號。按。佩觿集次山之昏畔加荒。是也。

通鑑。元順帝廣取淫戲。號所處曰眥。眥、同兀。該也。

張道忠曰。頮。太上所作燒字。从一內从火爲頮字。與燒同音。蓋一者。坎也。爲水也。內者。是身有水有火也。

不燒柴薪。用身內水火自燒煉。去頑礦也。要其嶠正。逸砂頮桱。自身心性不能散失。得成大藥。便得長命不老之術也。正字通。頮與炳同。

內經。得炅則痛止。炅、熱也。原病集曰。考篇韻中。炅、明也。與熱無干。恐是靈字傳寫之誤。

毛詩古音考曰。漢明諱莊。改莊爲嚴。以其音之同也。古人改易名姓。如陳田、馬莽、之類。皆字異音同。

天中記。大月支有牛名曰及。人日割收其肉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復。創即愈也。按。本草亦有名曰及者。

老羊腹中有物曰哀。如龍有尺木。馬有墨之類。哀、音愛。古人多以愛爲哀。呂氏春秋。人君何可不務哀士。

淮南子。各哀其所生。是也。今人但知哀爲悲哀之哀用。

宰我欲短喪。顏回曰。人知其一。未知其他。但知暴虎。不知馮河。鹿生三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離父母之懷。懷音寠。見淮南子。

人物災害之神。皆曰步。周禮註疏。元冥之步。人鬼之步。是也。按。族師祭酺注。酺者。爲人物災害之神。故書酺爲步。又人膝之怪曰水唐。見水經注。

蜀人取肉於竹中炙曰熠。見唐韻。

今人書札。多用洛誦字。本莊子洛誦之子。開之瞻明。洛絡通。呂注謂綿絡貫穿而誦之。又春秋說題辭云。洛之爲言。繹也。言水繹繹有光輝也。故字又從水。作洛亦通。

字彙補。天漢一曰天津。爾雅。析木謂之津。案。天津、星名。步天歌。天津九箇彈弓形。

趙嘏詩。吞船酒膽豪。瑯邪代醉編。从呼關切。讀作頑。按漢畢詩話引劉夢得詩云。盃前膽不豪。豪、豪亂奉貌。即酒不及亂之意也。

性理大全。孔明雖正然盆。註云。去聲。與麤笨之笨義同。

顏氏刊謬正俗曰。傳敎郊祀頌。飛紫烟以奕奕。粉扶搖乎太淸。既歆祀而欣德。降靈福之穰穰。據此。則穰字亦當音而戚反。今關內關里呼黍稷穰穰音瓤然。

宋王欽若。人稱之曰瘿相。按方書。瘿有五。肉色不變爲肉瘿。筋脈現露爲筋瘿。筋脈交給爲血瘿。憂惱消長爲氣瘿。堅硬不移爲石瘿。此言治國不和。亦如瘿。非眞瘿也。

漢書。莽庶女陸遜任。註。莽改公主曰任。

遣即遣字。見蜀郡造橋碑文。

畧。今俗爲獸。按。畧古文畜字。說文。畜、田畜也。引淮南子莊言。田之汙下黑土者。可畜牧也。按淮南無此語。

遲昌宮詞。烏嗉風箏碎珠玉。即紙鳶也。則呼風箏始作于唐人。

字彙補。倭音全濟而無濁。喝喝切。略無緩重之音。其言。則一字之訓。或至五六轉而猶有語助。如華言喫飯只曰喫飯。倭言謂飯曰眠時。喫曰央喝伊。其語助如也乎之類。曰麻時。則凡七轉也。山曰夜麻。海曰由未。水曰民注。火曰嗯伊。紙曰加未。筆曰侯代。墨曰愁未。他皆類此。按。倭國十二支皆有別名。如巳曰米。卯曰狐。之類。出日本土風記。

蜻蛉國志。其國水田曰田。山田曰畠。火田曰畑。田稅曰畦。稅三十步爲畝。十畝爲畦。有上、中、下、三等。上等一畦稅八石。以此遞減。石爲四俵。俵爲六斗。按。畠、畑、二字。俱中國古今字書所未有。畦亦不作町畦解。詩豳風町疃鹿場。隙地也。畦有稅亦異。按。蜻蛉國志。朝鮮人李炯菴所撰。即日本國。以國形似蜻蛉。故有此名。

夢字本作䰡說文寐也夢不明也今經籍作梦、夢非也

按唐人夢書言夢有徵元耐得翁就日錄云夢者何也釋氏以四法判之一曰無名薰習二曰舊識遊三曰四大偏增四曰善惡先兆造化權輿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浮虛夢揚況實夢溺爲所帶夢蛇鳥喻髮夢飛將雨夢水將晴夢火將病夢食將憂夢歌舞此列子之論也是夢因想成不盡有徵可知故昔人云牽牛入蟻穴擔蒜喚鐵杵未有作此夢者想所不到也然夢多亦可厭似有神爲之考致虛雜俎夢神曰趾離有咒曰元州非箐聚竺米題臥誦七遍吉

容齋隨筆曰白樂天以琵字作入聲讀如云四絃不問琵琶聲亂寫真珠細撼鈴又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皆入質韻按琵琶本作批把風俗通以手批把因以爲名今俗皆作琵琶誤

筆神曰佩阿又曰昌化研神曰淬妃墨神曰回氏紙神曰尚鄉司書鬼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嚙蠹魚不生見致虛雜俎

牝鷄司晨尚書所戒亦未盡然嘉遯燕語云神降伍氏有雌雞司晨者問之答曰牝鷄不唱唱則神生其家果大利是可證也

朱仲相貝經謂貝使胎消勿以示孕婦亦帶通脊是也今人但知麝能墮胎矣

自鳴鐘日本國俗名時計有機時計懷中時計鈎時計見蜻蛉國志

古人印章多用識字六書索隱曰借爲菴舍字也又古人款識多用稽首字說文長箋曰古文情事二字也考宋景文曰古者大夫字便用重書寫之以夫有大音故也如李斯嶧山碑文是也

青箱雜記曾脮者嫉妬人也按曾音茂脮音俞按前漢韋賢傳脮脮諮夫則婦人媚夫之稱不作妬解疑有誤

纏布名音權出蜀地見集韻

樹萱錄云卓文君一生不食蟛蜞因王吉夜夢一蟛蜞在都亭作人語曰我翌日當舍此及覺候之司馬長卿至吉曰此人文章當橫行一世天下因呼蟛蜞爲長卿文君不食以此非也蜀中蟛蜞瘦瘠細無肉今蜀人亦無食之者此殆劉蕭因王吉一語而附會之也

六甲乃上帝造物之日是日殺生上帝所惡六甲者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日也見三餘帖

花說文本作華象艸丞鄭氏曰丞象華榮垂敷之形八象蕚蕊也按花字自南北朝以上不見于書晉以下書始見用花字或是後人改易唯後漢書李譜述身賦曰樹先春而動色草迎歲而發花又云肆雕章之腴旨咀文藝之英華花字與華炎用而五經諸子楚辭先秦兩漢之書皆古文相傳凡華字未有改爲花者考魏太武帝始光二年三月初造新字千餘頒之遠近以爲楷式如花字之比得非造于魏晉以下之新字乎

𢍰音煩說文草之總名按郭忠恕佩觿三十之卉爲百𢍰非卉音先會反𢍰音許貴反二字音義迥別不應假借按唐韻集韻等書𢍰俱通卉蓋𢍰之爲卉文由隸變爾雅諸經凡𢍰皆作卉非自今始

詩宜犴宜獄从犬小雅作宜岸宜獄按犴釋文韓詩作犴鄉亭之獄曰犴朝廷曰獄後漢崔駰傳獄犴填滿按廣韻犴獄也犴野狗也分二義集韻本說文合爲一應从集韻

說文鮥魚名出蘆邪頭國爾雅釋魚鮥鰕疏鮥魚一名鰕按正字通云鰕江海所在皆有之非必出蘆邪頭國說文誤又按說文長箋鰕同蝦魚就簖註鰕今之海鰕塘爲鮓鋪及所呼鰕米者又所在水中小鰕可生啗若燉而食之皆是也南海雜志商船見波中雙檣遙漾高可十餘丈意其爲舟老長年曰此海鰕乘霧曝雙鬚也按大鰕謂之鰕見說文音皆

說苑沙子賤爲單父宰陽畫謂之曰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鯈也肉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肉厚而味美子賤曰善未至單父冠蓋交接于道子賤曰車驅之此陽畫所謂陽鰩者也按鰩又作鮥荀子榮辱篇鮥鮥者浮陽之魚也註魚好浮水上就陽也一名陽鰩轉注古音鮥从本音叨俗譌作鮥从本非

鮮集韻音棒與蟀同歷陽按山海經禹水北流注于招水其中多鮮魚其狀如鼈其首如羊事物紺珠鮮魚如鼈魚尾二足是鮮爲魚屬非蟲屬也集韻非

爾雅鯉鱣鰋鮎鯊鮀各舉六物讀者以鱣釋鯉鮎釋鰋鮀釋鯊非也鯉爲魚王鰋爲白鮸魚鯊今吹沙小魚也鱣則今黃魚鮎則今鯰魚毛氏說文皆以鱣爲鯉然以鯉爲鮎說文鮀形似守宮而大又并以鮀爲鮎皆非

唐韻𩷶同腋赤子陰也老子道德經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

類篇方者軍行有衝尊者所在後人因以所治爲衝又玉篇衝集也蒼海早晚衝集也按唐書儀衛志天子居曰衙據此則今謂官所居爲衙僭也周禮注百官所居曰府宜稱府

𧕒𧕒本字說文艸雨衣秦謂之𧕒詩小雅何𧕒何策石經作蓑

爾雅釋器婦人之褘謂之縭註即今之香縷也褘邪交落帶繫于體因名爲褘

前漢五行志宋國人逐獬犬集韻或作獬爽按說文引春秋傳曰獬犬入華臣氏之門今本左傳襄十七年傳作爽狗此必漢以後改本說文引古本可證又𤞷說文健也從犬𤞷聲引詩盧𤞷𤞷按今詩齊風作令令

說文獨犬相得而鬬从犬蜀聲羊爲羣犬爲獨也埤雅曰獨一叫而猨散還一鳴而龜伏或曰獨鳴夜獨叫曉獨猨類也似猨而大食猨今俗謂之獨猨猨性羣而獨特猨鳴三獨叫一是以謂之獨也今借作孤獨之獨

卍齋璅錄卷七

庚錄

周啓明考誤。今壽人者。七十曰七袠。八十曰八袠。於古無考。獨莊子墮其天袠。及閱長慶集白公詩。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司馬温公八十云。歲歷行開九帙新。是秩、帙、袠、古通用爲十年也。按。秩與卷帙之帙同。許善心梁史序傳云。已有六秩五十八卷上祕閣是也。至唐蕭至忠傳。官秩益輕。此从示字彙作官秩从衣。則誤矣

荀子禮論篇。絲鬻縷。註云。絲鬻未詳。蓋亦喪車之飾。或曰。鬻讀爲魚謂以銅魚懸於池下。縷讀爲柳。蓋字誤爲縷字耳。禮記。池柳拂魚是也。

戰國策。修其磨盧。治其熔繳。註。磨本作筴。吳師道曰。字書無筴字。按。磨、逋禾切。石可爲弋鏃。史記。磨新繳是也。

臧武仲與孔子父俱名紇。俗呼爲核。蕭穎士每笑謂人曰、汝紇字也不識。今人諛以爲瞎字不識。

雷神形狀各異。袤蘇橘柚云。軒轅逝於陰浦。有物焉龍身而人頭。鼓腹而遨遊。問於常伯。常伯曰。此雷神也。有道則見。見則大雷雨而拔木。君亟歸乎。須臾。雨大至。雷電交作。是與世俗所范雷神像不同也。

王栢正始之音曰。葷與臭同一音。古者齋戒不茹葷。葷謂葱、韭、薤、及葫、荽、也。草之臭者也。今謂不食肉飲酒謂。按爾雅疏。西方以大小蒜、薤、爲五葷。道家以蒜薤胡荽蒜爲五葷。皆釋道之教。僧者自以不食肉飲酒爲是。

禮明堂位。周之大赤。註。旂旌之屬。又與尺同。尺牘古作赤牘。文獻通考。深赤者十寸之赤也。尺當作赤。

淮南子。鉗且泰丙之御也。除轡銜。乘輕策。穆天子傳。造父爲御。圉固爲右。郭註。圉固。音泰丙。御人名。列子。主車則造父爲御。圉商爲右。張湛註。圉、音泰。案作疏。商、音丙。石經作犬。是圉商之爲泰丙。斷矣。乃湛于註末又云。上齊下合。此古字未審。反復其義。實未嘗以圉商音齊合也。因憶瑯邪代醉編載。王起不識穆王傳。謇商二字。今謇字未見所出。而湛註上齊下合。絕與謇字相類。此或古本作謇商二字。張氏因于篆文石經下復及之。未可知也。

唐文粹李賀小傳。騎距驢。按。廣韻。距驢、獸。似驢也。据此。豈賀能騎。語似不經。全唐詩作騎驢爲是。

通天冠前有山展。蓋爲述。記曰。知天者冠述。知地者履絇。儀禮士冠禮。青絇繶純。註。絇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履頭。爾雅釋器。絇謂之敕。謂敕緣以爲絇也。

大事記。嘉靖三十六年。妖人馬祖師剪楮爲兵以駭衆。各戶多懸饐饐四字厭之。字出道藏。按。妖神教法。佛經所謂魔醜首羅也。本起大波斯國。號蘇魯支。有弟子名元眞。習之焉。卽妖人所由來也。

曆室。燕宮名。樂毅傳。故鼎反乎曆室。按。曆字本作歷。今作磨室。誤。又史記磨候程黑。漢表作歷侯。今本亦作磨侯。皆沿寫之誤也。

梅氏以皋、臯、二字俱亢倉所製。非是。案。亢倉子云。其書存乎。千代之後。惟有臯字。

畔町、山名。在益州。出銀。見字彙補

巢氏病源。有七疝、五疝、之名。七疝者。厥疝、癥疝、寒疝、氣疝、盤疝、附疝、狼疝、五疝者。石疝、血疝、陰疝、妬疝、氣疝、也。又曰。腎之積名貲疝。指間肉起名逆疝。足踝之下名鼠蹊。音業。皆病、異名。

古樂府。歙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賴得賢主人。覽取爲吾組。今組多誤作組。

馬褐、馬衣也。左傳。或濡馬褐以敝之。今之褐衫是。

古以一句爲一言。左傳。子太叔遺我以九言。又以一字爲一言。國策。臣請三言而已矣。曰。海大魚。字彙補。

徐氏曰。齊桓公謂敝丘之鄉人曰。至德不孤。善言必三。故古善字或從三言作譱。按。譱、多也。古人多謂多爲善。後漢紀。蚤善收。晉春秋。陸雲善笑。蓋謂多也。

漢王莽傳。赤麻聞之。不敢入界。師古註。麻、眉也。漢書凡眉皆作麻。荀子。伊尹之狀。面無須麻。是也。

錢士晉神道碑。金死顧天。終辨岳飛之枉。案岳珂有金陀粹編。顧天辨評集。諸書。此作秕字。疑誤。

魏略。焦先及楊沛。竝作瓜牛廬。止其中。裴松之解云。先等作圜舍。形如蝸牛蔽。故謂之蝸牛廬。按。瓜與蝸通。

柳宗元辨文子曰。其旨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按。考卽考字。

前漢傳文。布就翎侯。註。師古曰。烏孫大臣官號。布就。又翎侯之中別號。按。翎侯、西域諸國官名也。大夏有五翎侯。一曰休靡翎侯。二曰瀆靡翎侯。三曰貴霜翎侯。四曰肸頓翎侯。五曰高附翎侯。翎與翕同。

1.

36 B

辥、佛書辨字。又人名。附有柳辥。梁柳惔之孫也。字彙作辥。篇韻作辥。皆誤。按辨字作辥。北齊所造。後柳惔取此譌辥作。

五酉、怪名。孔子在陳所見也。出衝波集。

漢功臣表。郝賢。音式亦切。史記虞卿傳。使趙郝約事於秦。亦从釋音。是郝姓實不从黑各反。今皆作合音。

𨚫、

𨚫、音苑。怨阮切。六書略云。即花苑之苑。案。反邑爲苑。出於鄭樵通志略。

說文。皐辛之辛从二从干。二即上字。辛苦之辛从辛从一。是二字兩異也。故說文長箋于辟辭等字俱下作二畫。正與皐辛字別。今書家溷亂。凡从辛者皆作一畫。梅氏竟云辛辛二字相似。但以長短爲辨。其說誤矣。考元包經有辛字。即皐辛字之省文也。按秦始皇以皐字近皇。改爲罪。見六書略。

京師街曰衕衢。篇海。衕、街也。楊升菴謂本山海經。非也。

衕、病名。洞下也。山海經。鬻鳥食之可以已衕。又云。勞水多飛魚。狀如鮒魚。食之可以已衕。此言痔衕同洞。俗名痔漏。非街道之衕也。衕應作衖。巷道。出蒼頡篇。

山海經。白蕃可以血玉。血染彩也。玉篇。草名也。其實似瓜。食之可以已嬉。又山海經云。龠者之山。有木名曰蕃。合觀之。蓋白質而赤理。木本而草形者耳。

青箱錄。嶺南人呼市爲盧。柳子厚詩。錄荷包飯趁盧人。按今粵中俗猶然。

𨚫、直、蜀語也。𨚫、拿上聲。唐韻文從三若。

元時女子冠名罟罟。見周憲王宮詞。

歲時雜記。元日作黃油燭。以麻枇澆油如麻燎。律有油枇之文。今枇盆是也。按月令通考。除日逐疫神。焚松柴。謂之枇盆。枇、音芋。凡粥凝曰枇。

皐陶。古木也。考工記輈人爲皐陶。今人但知爲人名矣。

古謂陵墓爲臺。如鄴都之三臺。山海經。帝堯臺、帝嚳臺、是也。

宋李燾曰。漢志巴郡有朐忍縣。許氏說文。漢中有朐䏰縣。然漢中實無朐䏰。自以漢志爲是。但朐字當作朐。今雲安之西三十里萬戶驛下橫石灘。土人云。驛之左右。朐䏰故地也。據此。則朐䏰不屬漢中。

字彙補。𨚫、於往切。音䏰。蒼韻。背也。𨚫、求往切。音佝。集韻。从二臣相違背也。案二字本爲一字。作𨚫。音炯。周書。伯𨚫。周穆王臣。今作冏。

禮內則。免爲宛脾。註。宛脾、菹類也。疏云。糜而切之。又與腲通。牛百葉也。按周禮醢人脾析是也。

綱氏說略。蚩尾水獸。銅頭鐵額。牛角牛耳。蘇鶚曰。蚩者。海獸也。漢武帝作柏梁殿。有上疏者云。蚩尾水之灾。能卻火殃。可置之堂殿。今人多作鴟字。

原南翰記。北方老嫗。八九十歲。齒落更生者。能于夜出食人嬰兒。名秋姑。按秋讀如鶖酒之鶖。

吳兢樂府解題云。漢武帝滅南粵。祠太乙后土。令樂人侯暉依準造之。以上人姓侯。故名坎侯。後轉譌以

坎爲空。按今樂府加竹作箜篌。非。

春秋註疏引通俗文。蠆長尾者謂之蠍。毒傷人曰蛆。按蛆、音接。螫痛也。與蜇同。

王祭農書。夏曰掩。言夏時蘭茂草也。掩、音滷。言種田也。

犕、影規切。音威。喊聲也。鋤耕鍬。淮人寇江南。齊聲大喊阿犕犕。按此元人俚語。

疋、疋、兩字有別。疋、音疏。足也。管子。弟子職。問疋何止。又古文。雅詩、大小雅、又小爾雅、音匹。倍兩謂之疋。是也。疋、古文正字。字彙。疋字上畫直。音雅。正也。正字上畫鉤。音疏。足也。然據說文。則大小雅古文亦作疋。則疋、疋、兩字乃後人所分。未可从也。

相如封禪書。橐一蓬六穗於庖。謂擇嘉禾之米于庖廚以供祭祀也。說文。譔引瑞禾以爲譔字之證。字書多取其說。按漢百官志。少府有導官。主擇米。導爲禾官。則非瑞禾明矣。

玉篇。狐狸、獸名。有尾。小打即死。因風更生。廣韻。狐狸狀如猿。逢人則叩頭。小打便死。得風還活。出異物志。正字通。狐狸狀如猿而小。目赤。尾短如無尾。身如毛。鼻至尾一道有青毛。廣寸許。見人若慚。屈頸叩頭。擊之即死。以口向風。須臾復活。本作風字。酉陽雜俎一名猞猁是也。

禮曲禮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疏。猶、與、二獸。皆進退多疑人之多疑者似之。故謂之猶與。按淮南子兵略訓。擊其猶猶。凌其與與。又說文。隴西謂犬子爲猶。按猶古作尤。音遙。漢馬援傳。尤豫未決。集韻通猶兼。毛氏先曰。此字從犬。曲其足。與尤字不同。

爾雅釋獸。狻麑。註。即獅子也。漢順帝時。疏勒王來獻犎牛及師子。東觀記。獅子似虎。正黃有髯。耐尾端耳。毛大如斗。正字通。獅牡者有彤髯。尾如斗。怒則威在尾。獅古通師。

遠異記。獍之爲獸。狀如虎豹而小。始生。還食其母。故曰梟獍。韻會通作鏡。前漢郊祀志註。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破鏡如貙而虎眼。是獍本作鏡。又旁後人所加。

史記。萬石君建爲郎中令。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浣滌。註。徐廣曰。牏、築垣短版。音住。謂廁溷坦牆。隱于其側。浣滌也。蘇林曰。牏亦作廂。音投。孟康曰。側行濟竅。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繫木空中如曾謂之廂。又史記註。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袖衫爲侯。竅廁。此最廁近身之衣也。漢書註。師古曰。廁牏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蘇音、晉說、是矣。

雒與洛不同。蜀有雒縣。屬廣漢郡。前漢地理志。音山雒水所出。南至新都谷入湔。俗作洛。非。魚豢云。漢以火德王。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雒。魏復改雒爲洛。此河南之洛水也。

今山東東昌府有茌平縣。天文淸類分野一統志。皆作茌。按漢書作莊。兩字必有一誤。

卍齋璅錄卷八

廣博物志。明月之珠藏于蚌中。蟉龍伏之。案史記龜笑傳。作蟉虯伏之。蟉應蟉字之訛。按莊子達生篇。作鮭虯蹲之蓋神名也。

宋濂隋室興亡論。字文述敗隋水而九軍先後陷焉。本是隨字。錯寫作隋耳。

唐書王式爲安南都護。樹芳木爲柵。胡三省通鑑註。芳讀與棘同。羊矢棘也。按南志。王式至安南。樹芳木柵。爲浚壕。周圍刺竹。寇不敢犯。今交趾有芳木。葉似青楊。本生而直。木理堅韌。如中國樺木。民間採此木橫布外面。甚耐久。土人書作芳。非羊矢棘之棘。

宋史太宗謂崔偓佺曰。四皓中一先生。言用字加撇。或云加點。爾知否。偓佺對曰。臣聞刀用爲角。音權。兩點爲角。音鹿。用上一撇一點。俱不成字。然偓佺終屬臆說。角字原有鹿音。非別爲一字也。

字彙補。謀字音媒者。如晉人歌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萊人歌三軍之士乎不與謀。皆从謀杯反。梅氏乃引荀子聖知不用愚者謀。前車已覆。後未知。此謀字原作謀希切。不音枚也。

趙明誠曰。費字有兩姓。音讀不同。其一音費。嬴姓伯翳之後。史記所載費昌、費忠楚、費無忌、後費長房、費禕之徒是也。其一音祕。出於魯季友郈邪費氏。魯相費君是其後也。

黃伯思云。郗姓爲江南名族。其姓讀如絺繡之絺。而俗書爲郗。因讀爲郤。說之郤。

時清人在帘。又與逐同。詩碩人之軸。箋云。病也。疏引爾雅逐病也。逐與軸蓋古今字異。

史記大宛傳。其東南有身毒國。註。卽天竺也。又居元切。音捐。諸書字考。身毒音捐毒。又作捐毒。按山海經云。東海之內北洵之隅。有國名天毒。其人水居。注。卽天竺。一名而歧出也。

鼉與鱉同。劉向九歎。鼉鱉蟹於筐篋。此字諸本不同。展轉淆誤。字彙作鼉。奇字韻會補字作鼉。劉子政集作鼉。王逸楚辭章句作鼉。按字書。鼉爲鼉字之省。又史記漢立閩君搖爲東海王。都東甌。今之永寧郡是也。山海經。甌在海中。閩亦在海中。又云。閩越卽西甌。今建安郡是也。故今有東西甌之稱。其皆言在海中者。地皆濱海。海水環之。宛在中也。考漢書有甌脫。言境七斥堠也。與此不同。

說文用字本作卿。从卜从中。按徐鉉曰。卜中乃可用也。上書宜缺左首。剧、鵠、偶、皆同此例。今通作用。然字義不可不明。

左傳註疏引地理志曰。梁國甾縣、故戴國。古者甾戴聲相近。故鄭氏詩箋讀俶載爲熾菑。是其音相同。故漢於戴國立甾縣。案戴可讀爲甾。甾不可讀爲戴。以甾入隊韻者非。

韻會補。疏與梳通。楊雄頌蓬不暇疏。又與疏同。周禮。卽妾聚斂疏財。鄭註。疏財、自草根實可食者。案字學指南曰。疏所據反。从疋。奏疏也。疋、先姑反。遠也。从足。分疏疏爲二字。

蘇軾種松詩。它年期汝三文高。獨立仙翁毛髮綠。老人有分不及見。子孫見汝知遺直。角職通韻。

古書用字各不同。不可故易。如周禮法多作灋。三禮徧多作辯。大戴禮而多作如。楕多作墮。邦多譌作域。漢書雍多作雝。呂覽僅多作覲。期多作旗。莊子居多作姬。是也。當悉依原本。俗妄改竄。不可遵也。

緇襪、涼笠也。炎暑戴笠見人。必不曉事。故字書以此義釋之。海篇又謂。當暑人樂袒裸。而因盛服請見也。魏程曉詩。今世緇襪子。觸熱到人家。正用此意。若以涼笠訓緇襪。恐於字義未確。且笠於暑較宜。又何嘗焉。

豆、古斗字。左傳豆區釜鍾之類。當作斗。惟籩豆俎豆讀如字。周禮冬官梓人。食一豆肉。飲一豆酒。若識如字。則難解矣。俗又以斗解之斗加豆作斟。尤屬不通。脅盾之屬亦曰醫。管子。兵不解醫。

肝榆、神名。山海經。肝榆之尸。在大人北。按盧柟放招賦左蔭肝榆本此。

唐許敬宗賀慶雲表。雕題鏤鼻之類。鼻、音義未詳。案集韻。古齒字作鼻。前人未暇深考。謂雕題鏤齒皆夷種也。又鑿齒、人名。山海經。羿與鑿齒戰於壽華之野。注。謂人齒如鑿。長五寸。又按楊雄賦。鑿齒之徒。則獸名也。

箐子。抱獨不言而廟堂既修。註。箐、祠器也。按此與爾雅獨山蜀訓孤獨同。抱獨者。言獨守其默。不言而天下治也。

蘞、毒草也。惟蜀中有之。墨莊漫錄。川峽間有一種惡草。羅生于野。土人呼爲蘞麻。其枝葉拂人肌肉。卽成瘡疱。浸淫潰爛。久不能愈。謂此草也。蘞、音瓚。按蘞青見白居易詩。颶風千里黑。蘞草四時青。唐時已有。今蘞音撰。玉篇齊民要術作蘞。菜云似香荽。案墨莊漫錄音瓚。誤。正字通又音爛。益誤矣。

列子宋有關子注與關同妄也凡人物不知生者謂關按蜀人謂人之妄爲而無所顧恤者爲關子

金仁山論麻冕云三十升布則爲銘一千二百目見四書說約按銘音扣布銘也今裁縫謂之銘線

紙帶字之譌呂涇野語錄序綿敝墨渝蓋誤合紙帶爲一

宋朱希真梅花詞便相折又歸來膽屏頓了榍與餅同

演繁露杜詩天子呼來不上船或言衣襟爲船誤按蜀人呼衣繫帶爲穿俗因改穿爲船比說非也蜀人謂加衣曰穿衣今猶然並未呼衣繫帶爲穿俗以船爲襟穿乃韻會衣領曰船而誤也李白故事自應从水中船爲是此時明皇與貴妃在溫泉故杜詩云爾

三國志簡雍傳註或曰雍本姓耿幽州人語謂耿爲簡遂隨音變之今按耿古幸切簡古限切二音迥別

幽州人語亦從無呼耿爲簡者當从各音

演繁露云徽州稻苦蟲害俗呼橫蟲按即今之螟蟲也

風土記曰蕊香菜根似茆根蜀人所謂茹香

字義總略云亭之毒之从生从毋俗作亭毒誤

高駢發塚取斷瓷城鬼趙奇現形獻書書載古文品外錄

九經考異云禮記粥粥若無能徐作鬻鬻

鮑照謝賜藥啓齎同山嶽蒙靈藥之賜又初學記吞道元幾次婢良信有極公司馬之齎按此即疹字俗作疹遂誤作齎曹植詩憂思成疾疹無乃兒女仁

字義總略曰陸放翁筆記不知𣪍爲何字按𣪍牛頷下垂皮書家𣪍法即此

俗言𣪍𣪍音秋彩填詞家多用此字蜀人翻用謂人不禮曰不𣪍不睬

小爾雅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秤二謂之鈞按秤俗稱字太平御覽諸葛亮曰我心如秤不能隨人低昂亦用俗字也

戰艦內貫以大木曰底鄰今牒文有此字見字彙補

笑與尬同黃庭內景經玉笑金鈴長完堅李商隱日高詩玉笑不動便門鎖一作笑字非也蔡襄茶錄云茶尬要鎚拂有力又通作鍉後漢隗囂傳侍奉盤錯鍉割牲而盟是也

淮南子月死而蠃蟆腌按蟆與蚌同今俗謂人吝嗇亦名曰腌

覩肉聚形如牛肝有兩目兩耳逸神籍人而不學謂之覩肉

今人俗書虱字誤抱朴子塞難蝨生於我而我非蝨之父母蝨非我之子孫蝨說文齧人蟲也按蜀語云牛蝨出在牛身上莊子漏籍者家蝨是也韓愈詩蝨蝨撮狗蝨皆作蝨六書正譌从蟲从丸丸即迅字疾也蝨行疾會意字也

舞與壻同九經考異晉義壻執鴈入陸云壻一作舞又王右軍女舞帖

畫邑一曰爲母吞薏苡而生禹故以爲名

前漢食貨志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煑木爲酪註如淳曰作杏酪之屬也李陵答蘇武書羶肉酪漿以充飢渴又六書故酒類也北方以馬乳爲酪故因謂酒酪而酥與醍醐皆因之禮雜記功衰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註酢酸也與乳漿異陳鵠集說訓乳漿非又正字通酪有乾濕二種元飲膳正要造法用乳半杓鍋內炒過入餘乳熬數十沸頻以杓縱橫攪之傾出罐盛待冷略取浮皮爲酪入舊酪少許紙封貯即成酪又乾酪法以酪就日曝使結掠去浮皮再曝至皮盡刼入釜炒少時器盛再曝作塊收用今俗謂物餘爲賸古者一國嫁女二國往媵之媵之言送也副貳也義出于此唐書杜甫傳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韻會俗作剩非是

如通作而前漢五行志引左傳星隕如雨註如而也星隕而且雨大戴禮而多作如古字也

伎女樂也洪涯妓三皇時人娼家托始見萬物厚始一曰古未有妓至漢武始置營妓以待軍士之無妻室者見漢武外史

唐韻說文唸呷也詩曰民之方唸呷按詩小雅今本作殿尿

正字通嘌廣韻讀如瓢程大昌演繁露曰今世歌曲皆古鄭衛汎濫者曰嘌唱嘌音瓢按廣韻無瓢音正字通誤

禮內則烏嚙色而沙鳴鑿註沙猶嘶也按周禮天官內饔註作澌韻會有澌無嘶

卍齋瑣錄卷九

壬錄

易經蒐陸夫夫六書正譌云音桓上从廾是羊頭非草頭下从免如兎字非見字蓋山羊細角而大者按此解蒐字過奇未可據馬鄭王三家註皆云蒐陸一名商陸蓋草之柔脆者自應从現音爲正管子地員篇蒐下於蒲蒐註今案之有赤莖者爾雅賈赤蒐必作蒐解方是

九經考異曰易羸豕孚蹢躅古文作蹢躅

北海相景君碑宜蔡鼎鞞按蔡釋云字書無鞞字當是借作拂取輔拂之義

史記天官書太白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二三日乃復盛出是謂耎按注耎謂退之不遽也音軟戰國策鄭魏著楚之耎國

韓愈詩太白睒睒按太元經明復睒天中獨爛謂門光也王劭曰忽雷睫睒則謂電光

韻會荀子儒效篇會不如相雞豨之可以爲名也通雅狗从苟韓子曰蠅營猶苟故从苟也按荀子今本作狗

陳氏歸雲外集苜音蓿百濟姓也案隋書百濟八大姓有苗氏無苜氏則苜乃苗字之訛

張衡賦經頁瘖兮寂寞按文選章句云瘖古陰字書乃或諒瘖即亮陰也

圖語侵之見侵果喪其田侵、平聲音陳。按古田陳通音故陳敬仲奔齊後改田。

行李與行理同左傳行理之命又漢郊閑頌行理咨嗟。

史記龜筴傳諸蠶數鄭莫如汝信索隱曰或是策之別名。按即策字多加刀旁非別名也。

蘇幙鑑山詩老僧一身泉上住十年掃葉人間跡客到惟燒柏子香最飢坐視山前粥是屋月二翻通。

漢書元帝紀罷齊三服官李斐註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縰爲首服執素爲冬輕綃爲夏師古曰。

縰與纚同。按縰、即今之方目紗也。素與沙同。周禮內司服註素沙今之白縛也。縛、古文絹字。

別、中破別之也。即今市井合同。又佛詩曰偈佛文曰別。佛經三乘之業授聲聞別光從頂入授辟支佛別光從兩眉入授菩薩別光從口入。

山海經東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鳥身名曰禺號。齊未詳。案下文禺猛註云猛、一本作號。疑號亦音號也。

漢書有誰何卒註誰與譙通何與呵通譙呵、如今關城盤詰之例。

吐蕃聚落謂之慎蠹見字彙補。

張衡思元賦天地紐縕百卉含蘊。鳴鶴交頸。雎鳩相和。按紐縕石淙碑作蓋蘊字詁曰。蘊、古化字。

樟木名按今案卓之卓亦借此見字彙補。

梁蕭方等著三十國春秋方等二字其人名也不作類字看。佛書有方等經。

兒寬傳繈屬不絕師古註繈、索也是特錢貫名繈也今竟以錢爲白繈誤。

埤蒼脾肌、腸腹又腫也。按韓文公詩形軀頓脾肛。

輟耕錄孫引與服志諸侯王以下以孫亦絲蕤縣孫、字彙古文無此字。按孫音護。黃山谷剛卯辨云、孫絲繩也。漢書本作孫。當是孫字譌文。

南史齊宣孝后傳萬者糊炙魚。古文品外錄。糊讀作策。綜也。

字彙補貌、古文貌字。汲冢周書五遠慎而近貌。按荀子疏房檉貌註曰。貌或讀爲邈。言屋字深邃綿邈也。

貌則貌乃俗作貌。非古文也。荀子貌而不工。按今人謂畫物爲貌。本此。又作皃。亦作皃。

武夷幾亭記。苄、即水笞也。綿蕤即荇也。

周禮夏篆、車名。註夏、赤也。篆、轂約也。考工記鐘帶亦謂之篆。按書法考篆者傳也。故車傳亦同此篆字。

彝家有勾股法直曰股。橫曰勾也。

玉堂閑話以肩揖人曰竪。輕脫貌。从補莽反。

笑本作咲。前漢楊雄傳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咲之。亦省作关。今俗作笑。或譌作笑。歐陽氏云笑字俗从竹从大。非。廣東新語人熊一名山笑。

巨靡、未穿、皆人身穴道名。見鍼灸大全。

水葱一名翠管。可以爲席。唐六典東牟郡歲貢水葱席六領。

春秋傳卜偃。徐曰。詩讀卦爻辭也。按元趙子昂詩石如飛帛墨如猶。與求字相叶。

緬甸西南國名。即漢朱波也。見雲南志。

鄭康成所謂青州之蟹胥。即今蟹醬。

五臟亦作五倉。古字通用也。漢書谷永傳化色五倉之術皆左道以欺衆。又作臧。前漢王吉傳吸新吐故。以煉五臧。考藝文志有容疾五臧狂顛病方。

玉篇引禮記脂色以溫之。是柔色。宋本禮記作脂。脂、古柔字。

醫、本謂頰輔姿好也。楚辭。醫輔奇牙宜笑嗎。只今謂面上黑子亦謂醫。於協切。

俗、晉人老革不腠字。按方言革、老也。南楚江湘之間代語也。

詩有豕白蹢。烝涉波矣。箋云。今離其群牧之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連矣。按、檜、豕所寢也。箋誤以檜爲檜。

今人謂勒馬之帶爲轡頭。按詩。鋚革冲冲。疏。馬轡所靷之外有餘垂者。謂之革。此言車飾。非今人騎馬之轡頭也。

今之言稍。猶古之言稍。西京雜記。開匣投稍。即刀室也。詩。鞞琫容刀。是也。

唐儒學傳。風縹蕭沐。按、縹當作摽。

行纏、行縢也。古樂府有雙行纏。

丈夫無嬸曰寡。見字彙補。按古人謂寡居即鰥居。

菲、鳧葵。詩。言采其菲。琳九切。据此。則菲即芾字而增艸以爲蒲菲。誤。

憂、本作悶。或作慢。說文从心从頁。頁、首也。心憂則髮白。字彙補又作𢡱。引詩布政憂憂。按說文。𢡱、憂和之行也。後人以悶字从憂。遂以憂和从𢡱。浸失六書之原矣。按𢡱與優同。

余初發伊犁。行至涿鹿。見店壁有詩云。聞道

宋書下東山迫謝公。輿情遽變書。

帝簡孝移忠。雨露勞民。舊風霜卩鉞。雄徼宜倭。驅策。感激夫愚忠。尾題聞袁制軍起服再總直督志喜。不署名。但書雪亭二字。不知何意。制軍即清慤公。奏余贖皐者。時猶未至任也。公一生清廉正直。具見此詩。其書法遒勁。兼篆隸意。每句一古字。如宋古天字。迟古起字。遷古憂字。孝古孝字。馬古兵字。卩古節字。倏古備字。矣古矢字。不知何故。想偶戲筆也。但孝音教。與孝不同。見字彙補。係偶誤。因錄而附正之。

弟妻謂夫之嫂曰姆。呂祖謙紫微雜記。呂氏母母受嬸房婢拜。嬸見母母房婢拜。即答。今俗。兄婦呼弟妻曰嬸嬸。弟妻呼兄嫂爲姆姆。即母母也。又說文。蜀人呼母曰姐。按今無此呼。

朝鮮用中國書。獨以姦爲好字。好爲姦字。見正字通。

嬸稱姑爲威姑。猶子稱父爲嚴君。說文。威、姑也。引漢律父告威姑。正字通。按漢律。威姑二字宜連讀。信如說文訓以告姑姑。豈成文理。按古美女有南威。

楊雄曰。蠹、蟲名。又姓。衛大夫史蠹之後。漢有蠹錯。按漢書景帝紀作鼂錯。註古朝字。然考字書。朝蠹二字音同義異。絕不相蒙。廣韻陟遙切。音照。與朝同。楚辭九章。甲之蠹吾以行。王逸註。蠹、且也。前漢殷助傳。蠹

不及夕。正字通云。杜林以蓋爲朝夕之朝。林罕非之。同文備考亦云。蓋借爲朝。非然。楚辭及漢書註並云古朝字而廣韻亦云與朝同。則未爲無據。

周禮冬官考工記。匠人經涂九軌。註。軌謂轍廣。非軌卽轍也。韻會。輪有高下廣狹。皆定于軌。輪中之軌既同。則轍迹亦同。因謂車轍亦曰軌。其實軌乃轄頭也。自說文以軌爲車轍。後人沿之。遂專以車轍訓軌。失其字之本義矣。邢昺孝經序疏云。兩轍之間曰軌。車所轢曰轍。此爲確詁云。按。莊子人間世。螳螂怒臂以當車轍。別作轍。淮南子道應訓。絕塵弭轍。別作轍。史記陳平傳。門外多長者車轍。別作轍。古字多通用。不必泥。

鄭氏謂軫爲輿。四面木。博雅。軫謂之枕。釋名。軫。枕也。軫橫在前。如臥牀之有橫枕也。枕有橫無直。則四面之說非也。韻會。軫註引秦風小戎。淺收註云。收軫也。疏云。大車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兵車之軫。四尺四寸。比之爲淺。故曰淺收。收者。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也。合鄭註與詩疏觀之。則是四面方者爲輿。前後橫者爲軫。皆加于伏兔之上。以載人物者也。鄭註屢變其辭。非自相矛盾。各就本文所重言耳。考工記註。輿下當橫軸之處曰伏兔。

米芾書史。隋唐藏書。皆金題玉軸。錦贉玉軸。軸。心也。今裝潢家謂裱長幅曰軸子。贉。徒感切。音舊。卷首帖綾又謂之玉池。有毬路錦贉。樓臺錦贉。標蒲錦贉。

大戴禮本命篇。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三月而徹眴。然後能有見。八月生齒。然後食。孕而生膫。然後能行。三年嗛合。然後能言。十有六情通。然後能化。按。眴。音田。亭年切。目轉視說。今本誤作眴。膫。音牝。膝蓋也。嗛。繹史作瞻。慮其切。音照。說文曰。童子精也。言精合乃言。若作嗛。多熱也。卽熹字。于義未合。按。隱。家膳作顯。謂囟門也。近是。宋人有顯鯉經。治童子病。囟。頭會腦蓋也。象形。魏校曰。頂門也。子在母胎。諸竅尚閉。唯臍內氣囟爲之通。氣骨猶未合。既生則竅開。口鼻內氣尾閭爲之洩。氣囟乃漸合。陰陽升降之道也。方書。頂中央旋毛中爲百會。百會前一寸半爲前頂。百會前三寸卽囟門。俗作顖。顖囟合乃能言也。

華。說文大笑也。讀若詩瓜瓞華華之華。按。詩大雅今本作哮哮。傳云。哮哮然多實也。說文所引詩。當是古本。

嘤嘔。與人呼狗方言也。音屢。

玉篇。大啞曰嚳。引呂氏春秋伊尹曰。酸而不嚳。按。今本作酸而不酷。

卍齋璅錄卷十

癸錄

秦鐵權銘。諸侯畢首。大安廣川。書敘云。此始皇詔也。黔寫作黔。

史記秦記。天子賀以鐵歐。按。歐。古文鬲字。褒龍駒云。史記有此等古字。乃爲好本。

亢倉子。耳眎目眄。眄。古瞎字。梅氏云。古無此字。非也。

浮橋曰航。晉時有朱雀航。楊航。按。淮南子註。方兩小船並與共濟爲航。

韓昌黎集。榎蘭居檉。檉。音屑。門兩旁木柣。卽今府署大門脫限者。兩旁柱兩木于橛之端。是也。又字彙補。

營造法式有雲斗鳥檉。

漢書趙禹傳。禹爲人廉。據。按。據與倨同。傲也。

烏稼。卽烏鵶也。見字彙補。古字假借。類如此。殊不可爲訓。

唐椿原病集釋。晉。病危喉中瀏瀏聲。按。瀏。音杭。糊。音郎。猶今人云杭郎杭暴是也。

觚。甯。額也。南華逸編。仲尼讀春秋。老聃踞。頹觚而聽。

抱朴子。乘躍周流天下。躍。道有三。一龍躍。二氣躍。三鹿盧躍。按。躍。橘同。

蓋。本草名因。與天近。卽苑草也。亦謂之茁草。碧落碑。謬借蓋爲天字。後好奇者从之。遂以蓋爲古文天字。

荀子成相篇、瓘之經明其請。按史記禮書請文俱盡。徐廣曰、古情字多假借作請。諸子中多有此。

禮雜記、諸侯相襚。註疏云、散而言之、贈車馬曰襚。禮少儀、敵者曰襚。昔以衣送死者、逢彼生時之意也。按西京雜記、趙飛燕女弟遺書曰、護上襚三十五條、以陳踊躍之心。據此、襚又不獨送死之禮。

烏網、魚網、皆名罜。說文、水中魚罜。

師曠禽經、覆卵則鸛入水、鶯蹙月。註云、伏卵則向月取氣助卵。按凡物無乳者卵生、卵中黃爲陰、外白爲陽、魂魄相待也。又廉育人曰卵翼。左傳、白公勝如卵、予翼而長之是也。

今人謂舟停沙曰閑字應作艅、音河。韻會小補、船著沙不行也。

長楊賦云、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事、躬服飾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穿讀如春、與文事叶、一本作寧字。按寧、音釀、身入穴中也。

李正巳曰、園亭中藥闌、闌即藥、藥即闌、猶言圃授花藥之闌也。漢書闌入宮禁字、多作草下闌、則藥闌字義猶分明也。杜詩、乘興還來看藥闌、王維詩、藥闌花徑衡門裏、皆貧新麗而理未通。

集韻、除草曰芟、除木曰柞、而戰國策屬之讎柞、亦可作讎酢用。左思魏都賦、讎校、綦籀注、謂一人持本、一人讀書、如怨家相對、是讎柞二字皆可借用。

李賀開愁歌、主人勸我養心骨、莫受俗物相填狄。按、狄音灰、與䰟同、唐音統籤、填狄、寫俗物擁塞心胷之意。

梼杌音同、考老、盛物器、即古之簠、屈竹爲之、見正字通。按、元史儀衛志、王輅用梼杌輪、言其形曲也、亦作雰笔。

肴核亦作肴覈、周禮地官夫司徒、三日邱陵、其植物宜覈物、註、李梅之屬、莊子、剖核太甚、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是核古皆通覈。

儀禮、有司徹、乃燅尸俎、註、古文燅作尋、記或作燖、字典引春秋傳曰、若可燖也、亦可寒也。按左傳哀十二年今本作尋。

廣韻、邵公奭封燕、爲秦所滅、子孫以國爲氏、漢有燕倉。按史記仲尼弟子傳、燕伋字思、是春秋時即有燕姓。廣韻殆未細考。

焉、今皆作語辭。按說文、焉、鳥黃色、出於江淮、象形、禽經、黃鳳謂之焉、是焉爲助辭、借字也、又借作夷字、周禮秋官、焉使則介之、註、謂夷使使於四夷、此直改焉作夷、不獨音同也。正字通云、周禮焉字連上句讀、居子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謂助也、當如字讀、非据其說亦順、但二鄭作夷、必非無據、是焉夷古通用、至禮三年問焉、使倍之、荀子禮論篇作案使倍之、如則方言各異、讀書通謂焉通作案、則臆說也。

棚、音彭、向疑唐人詩無用之者、考東京歲時記、七夕、家家錦采結爲乞巧棚、唐書、朱泚大治戰棚雲橋、則唐已有之、說文棧訓棚、案棧、即今棧道、漢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崔浩謂險絕之處、旁鑿山巖、施版梁爲

閣、則非歲時記所謂棚矣。疑棚古皆以木爲之、故說文訓爲棧、今則用席矣。

小爾雅、二十四銖曰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謂之鎰。宋咸曰、舉三兩、鎰六兩。書呂刑、其罰百鍰。傳六兩曰鍰、鍰、黃鐵也。說文、鍰、戶關反、六兩也。鄭及爾雅同。說文云、鋝、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或曰二十兩爲鋝。周官考工記、戈戟皆重三鋝、劍重九鋝、馬融云、鋝、量名、當與呂刑鋝同。鄭康成云、鍰乃輕重之名。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稱爲鈞、十鈞爲環、環重六兩、有大半兩鍰與鋝同。則三鋝爲一斤四兩。按六書故、說文、十銖二十五分之十三爲鋝、則三鋝不得爲一斤四兩也。且戈戟才重三十一銖、爲已輕矣、至二十兩爲鋝、則劍重九鋝十有一斤四兩、爲已重矣、亦不然也。鍰鋝要皆六兩、實一字也、黃鐵、今之銅也。詩、王事鞅掌、傳疏、鞅掌失容也。箋、鞅、猶荷也、掌、謂捧之也。負荷捧持以趨走、言促遽也。今俗語以職煩爲鞅掌。

周禮、以肺石達窮民、註、肺、赤石也、演繁露以爲石形如肺。按、肺謂書札、正韻、削木札曰肺、史記惠景閒侯者年表、侯子弟即牘背也、若肺腑、註、喻人主疎木之親、如木札出于木、樹皮附于樹也。前漢楚元王傳、臣幸得託肺腑、註、一說肺謂斫木之肺札也。

禮內則、夏宜腒鱐膏臙、註、腒、乾雉也。戴侗謂夏暑不可新殺、故行腒鱐爲常、腒、鳥獸乾脂也、似近理。

周禮小祝、贊隋守祧、既祭則藏其隋、註、鄭康成曰、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以此說、隋即脀之譌、裂肉也。

說文引詩、膴膴、揭暴虎、按詩鄭風今作膴。

臍、說文、胤臍也、正字通、子初生所繫也、斷之爲臍帶、以其當胃脊之中、前直神闕、後直命門、故謂之臍。

博雅、臭、漬也、書康誥、王曰、外事汝陳時臭、傳、臭、法也、今按察司稱臬司本此。

說文、与、賜予也、从一勺与、今俗作與、已非古字。

班固答賓戲、響龍虎之文舊矣、註、按、響、被也、漢書、響三塗、又文選、長響也、引韓愈詩、親戚相覘響、皆言覘也。

罟、本與笱同、取魚竹器也、故从网、今字書多註、罟扇、縣名、案、前後漢書、荀扇屬交趾郡、原未嘗作罟扇、不知何以傳譌至此。

曹公所作劉孝綽詩、夕景照謻塘、字彙補、塘名也、按凡門堂臺榭之別出者、皆謂之移、周有謻臺、晉有謻門、石林燕語、東華門北有門、與內東相值、謂之謻門、今俗作移門、按此則謻當訓別出之義、而遽定以爲塘名者、似于義無所取。

凡字不可以偏旁互移、如查字移旦于左爲袒、音旦、木器也、杏字倒寫爲呆、即梅字也、呆、俗誤作癡獃之獃、非。

冬至、陰之復也、夏至、陽之復也、正通字、夏至曰日長至、是日晝漏刻五十九、夜四十一、先此漏刻尚五十八、日之長于是而極、故曰日長至至、取極至之義、呂覽十二紀、仲夏月日長至、是也、冬至亦曰日長至、是

日晝刻四十一夜五十九過此晝一刻即四十二刻日之長于是而始故亦曰日長至至取來至之義考禮郊特牲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是也然呂覽于仲冬則又曰日短至黃震曰世俗多誤冬至爲長至不知乃短至也據此說短至宜爲冬至亦謂之日長至者陽之始長也扶陽抑陰之義也

臾說文草器也古象形引論語荷臾而過孔氏之門或作蘧按論語今作蕢

日行有次舍淮南子天文訓日入于虞淵之汜曙于蒙谷之蒲行九州七舍郭璞遊仙詩過日向三舍注十八宿一宿爲一舍又師行一宿爲舍增韻又三十五里爲一舍左傳僖二十三年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注一舍三十里又釋典一俱盧舍注四里爲一俱盧舍一里三百六十步一俱盧舍計一千四百八十步又按管子是爲十禺言每里爲一禺禺亦里也

尊上彝曰舟若今時承槃也周禮春官司彝春祀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正字通一說古彝有舟設而陳之爲禮神之器以酌以祼皆祀諸其中而注之舟與彝二器相須猶尊之與壺缾之與罍先儒謂舟形如盤若舟之載物彝居其上非也今考漢敦定舟作花舟舟之用在于容非虛設以承彝也形制詳博古圖

正字通今俗呼兵卒偵巡者曰哨船讀若臊又名金翅史樊毅謂袁憲曰京口采石各須銳兵併出金翅二百註金翅即哨船喻迅疾也

高齋漫錄世言祕色磁器錢氏有國時越州燒進爲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祕色

說文引論語色艴如也徐曰盛氣色也按今本作勃呂氏春秋艴然充盛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

禮明堂位注齊人謂無髮爲禿禍禍與咼同考周禮天官醫師凡邦之有疾病者死瘍者造焉註死頭瘍謂禿也又博雅死痂也字彙補瘡上甲禿頭上瘡突起也俗呼疙禿淮南子齊俗訓親母爲其子治疙禿血流至耳見者以爲愛之至也使出于繼母則過者以爲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類篇或作瘋集韻瘋禿也一曰創也春發爲燕瘋秋發爲鳩瘋

天癸天乙所生之癸水黃帝素問女子二七而天癸至方書男之精女之血先天得之以成形後天得之以有生故曰天癸說文本作癸象水从四方流入地中之形癸承壬象人足六書正譌交錯二本度地以取平也義同揆篆从二木象形因聲借爲壬癸字隸別作癸揆、揆、交通

勦說

李調元撰

立言者不可以苟同。而亦無取乎立異。故曲禮之言曰。毋勦說。明同之不可以訓也。而復繼之曰。必則古昔。若惟恐人之或詭於異者。蓋同非也。異亦非也。考其同而辨其異。君子宜何如審擇。而予乃以勦說名是編。毋乃離昊古人乎。顧義理本同。得力自異。嘗見鉛槧之士。冥心孤詣。前無古人。自以抉從來未發之奧奚。及流覽篇章。而見古人之言。早有與吾說相孚合者。是我雖不必蹈襲古人。而其說爲古人所已經將不謀之勦說得乎。迨徐而驗其所爲。又未嘗不自成一家言。塙與古人並存而不廢。是勦說中。亦不無可采者乎。閉戶造車。出門合轍。其不求同而自同者。正其不求異而自異者也。予從經史傳注中。擇其字義錯謬。攷證以成是編。其所引據。強半出自古人。其爲勦說無疑矣。第其所自說者。間有發明。或亦鉛槧家所不廢乎。雖然。由前之說觀之。則予方以不得盡襲人爲恨也。故勦說之名。予所不諱。亦非敢以示異也。是勦非勦。必有能辨之者。縣州童山李調元序。

勦說卷一

綿州 李調元 雨村 撰

表文用伏以之始

漢書文帝紀。臣伏計之。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後世表文。用伏以字發句始此。曹子建求自試表。伏見先臣宿兵。年者卽世者有間矣。又求通親親表。伏惟陛下。咨帝堯欽明之德。凡云伏者。以卑承尊之詞也。自漢以後。皆沿用之。

熟通作孰

公羊傳。哀公十四年。孰爲來哉。孰爲來哉。此孰字何也。古通作熟。皮日休和張處士詩序。魯望視予。困與承吉生前熟若。按熟本作孰。緣是一字。故通用。非誤也。今俗本改作孰非。

杜注左傳屬字未合

左傳成公二年。下臣不幸。屬當戎行。杜注云。屬、適也。晉語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韋注云。屬、適也。愚按屬當作會字解。正當之辭。如字文逈庾子山集序。屬我太祖獻帝策。帝命將荊衡是也。漢書張良傳。上曰。天下屬安定。師古云。屬近也。霍光傳。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云。屬耳、近耳也。愚按此屬字。則當作適。辭是適繼之義。魏志賈詡傳。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

即對耳。此言適纔正有所思也。諸注皆未合。

不足之解有三義

漢書外戚傳。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不足、猶云不至也。言不至於有所妨害也。又世說注。紹如此。便可爲丞。不足復爲郎也。此不足、猶云不必。又魏志鍾會傳。鍾會所統五六倍於鄧艾。但可勒會取艾。不足自往。華佗傳。忍病十年。毒俱當盡。不足故自刳裂。此不足、猶俗云不直得也。

史記多用趣字

史記曹相國世家。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周勃世家。自賢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及封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

自宋以來多用逐爲辭

自宋以來。多用逐字爲辭。如逐人、逐事、逐件、逐年、逐月、逐日、逐時之類。皆謂隨其事物。以爲區處。無所脫漏。故云逐也。其詞見陸宣公議莊規矩劄子。亦逐旋立規矩。

不濟

爾雅。夷上洒下不濟。郭注云。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濟。不發語聲。邢疏云。不者蓋衍字。按文義去不字不成句。自當以郭注爲是。

牽時辰牡

春秋。桓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正月寔來。公羊傳曰。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引之證寔爲是也。愚按秦風牽時辰牡。毛傳云。時是也。實時音相近。故皆得爲是也。不如引此義便確。

實得爲果

晉語。畢陽實送州犂於荊。猶云果也。果、木實也。故實得爲果然之果。

壹作一

禮記檀弓。壹似重有憂者。正義云。壹者、決定之辭。又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亦然。莊子大宗師。回壹怪之。其義並同。又詩小雅。壹者之來。云何其盱。壹者之來。俾我疷也。此壹者。猶云是人也。蘇公刺幽公。譖己。故不斥言之。而曰壹者。猶詩云。彼其之子。從未有作一字通用者。考淮南子。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一字雖作一。故是語辭。不爲義也。漢書元許后傳。家吏不曉。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此一字一切也。大學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朱注云。壹是一切。壹作一。朱子之說。當本於此。

荔草挺出

顏氏家訓。蔡邕月令章句云。荔似挺。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荔草挺出也。然則月令注荔挺爲草名誤。

聿曰旴遹

書湯誥。聿求元聖。詩國風。歲聿其莫。正義云。聿爲遂。愚按聿與曰、旴遹、竝通。詩豳風。曰爲改歲。漢書食貨

志。引詩作聿爲改歲。師古云。聿即曰也。小雅。見晛曰消。荀子引詩作見晛聿消。大雅。遹求厥寧。說文引詩作旴求厥寧。漢書敍傳。旴中和爲庶幾兮。師古云。旴古聿字。由也。由中和之道。庶幾免於禍難。可證曰、說文云。曰從開口。象氣出於口也。愚按云也。論語。牢曰子云。其義則一。變文以便讀者耳。書洪範。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此曰字。猶云謂之。又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蔡傳云。曰、粵、越、通古文作粵。曰若者。周書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

卒明

史記歷書。鶉三號。卒明。注云。卒斯也。愚按非是。酷吏傳。野彘卒入廁。卒、猝、同。遽也。卒明猶言遽明。

周昌口吃不作汔

爾雅云。蹶、汔也。郭注云。謂相摩近。邢疏云。說文云。剴、摩也。郭讀蹶爲剴云。謂相摩近。孫炎云。汔、近也。大雅民亦勞止。汔可小康。鄭箋云。汔、幾也。反覆相訓。故汔得爲幾也。昭二十年左傳。亦引此詩。杜預云。汔、期也。然則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稱漢高祖欲廢太子。周昌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不奉詔。言期者。意亦與此同也。愚按詩大雅。汔可小康。毛傳云。汔、危也。危是幾將之辭。故詩箋訓汔爲幾也。左傳昭公二十年。杜注云。汔、其也。未嘗訓期。豈舊本有此文邪。周昌云期。乃口吃聲。皆與幾將之義無涉。漢書元帝紀。引此詩。師古訓汔爲至。言人至此。可以小安逸之。非也。

越字義

書泰誓。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蔡傳云。越、及也。又書立政。亦越成湯。亦越文王、武王。蔡傳云。繼前之辭。愚按本文竝是更端而言。非有因繼也。

咄兒過我

後漢書袁譚傳。譚墮馬顧曰。咄、兒過我。我能富貴汝。若似怒叱。然譚見追墮馬。知追者必得己以爲功。雖乞憐無益。乃爲項藉吾爲若德之語。如游俠兒瀕死。猶強顏自大。故云兒過我。我能富貴汝。今人所謂惱羞變成怒。往往如此。

害滸害否

詩國風。害滸害否。鄭箋云。我之衣服。今者何所當見滸乎。何所當否乎。愚按害當作曷。害、曷、音近故也。

末不亦樂乎

論語不亦樂乎、公冶。哀公十四年。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末不亦猶云無亦。添一末字愈古。

脫時過

世說。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暑不過叔。叔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溫而已。脫猶言傳。今人文每用之。

迭興迭衰

史記封禪書。軼興軼衰。漢書郊祀志作迭興迭衰。

劣通車軸

宋書劉懷慎傳子德願善御車常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軸驅牛奔從柱間直過胡藩傳江津岸崎嶇立藩以刀頭穿岸劣容指劣與畧同言畧通車軸畧容車軸也廣韻諸書俱未有此解

殺不作煞

常璩華陽國志宋李堅刊本殺俱作煞按煞方言極也太甚之辭程子經解云煞害義理朱子答陸子論無極書云太煞分明從未有作殺者蓋是傳寫之誤

爻別主一日

易緯稽覽圖云卦氣起中孚故離坎震兌各主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別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此言每爻各主一日六十卦有三百六十爻故主三百六十日也

錄錄

史記賈田傳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愚亭復有可倡者乎錄錄當是碌碌之訛

畧似人形

孟子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朱注云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謂之芻靈畧似人形而已古人畧似人形尚不爲後世糊冥庫彩飾紙人肖僕婢則更不可矣

釋嗜諾

禮記曲禮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呂氏云諾者許而未行也愚按諾者應之緩也內則云男唯女俞唯是應之速然則承君父先生之召當唯而不當諾非許而未行之謂也如論語子貢曰諾吾將問之此雖未遽問而業已諾之也夫子曰諾吾將仕矣此雖心不然而姑且諾之也皆是應之舒緩不以行不行爲義

頎而長

詩國風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正義云若猶然也此言頎若長兮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說文王之狀云黯然而黑頎然而長是知爲長貌也今定本云頎而長兮而與若義並通也愚按正義蓋以頎而長爲頎若長抑若揚爲抑然揚也

士相見禮

儀禮士相見禮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疏云若者不定之辭也愚按設辭也如左傳隱公元年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十一年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諸若字並假設之辭也以爲不定非也

若干

漢書食貨志或用輕幾百加若干師古云若干且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當如此箇數耳愚按若干者未定多少且約計之也今人用若干字本此

非莫耕非莫蠶

禮記祭統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莫應作不字解此言天子諸侯非以齊盛之故不親

耕也王后夫人非以祭服之故不親蠶也云非莫者省也朱子語類云莫疑辭猶今人云莫是如此否

今若是迮

公羊傳襄公二十九年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鄭注云迮起也倉卒意愚按此與乍義近乍是忽然事鄭訓迮爲起非

嚄嚄

史記外戚世家褚先生云武帝下車泣曰嚄大姊何藏之深也正義云嚄實失聲驚愕貌猶今人吆喝之喝一作嚄莊子秋水於是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嚄注云嚄怒其聲恐其奪己也詩箋云以口拒人曰嚄愚按嚄義同

安直耕稼

晉書苻堅載記猛曰方當使君爲宰夫安直耕稼而已安直猶云何但義本孟子非直爲觀美也之直

熟用字有本

凡熟用字有本史記高帝紀豐吾所生長極不忘爾燕世家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本禮記禮運夫子之極言禮也來

亟

管子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義本詩豳風亟其乘屋

說部書下字

錄異傳云雍南山有大梓樹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邪得不猶云豈能不省文也古人說部書下字典雅如此不似今人草草也

千里日占

史記天官書數至十二日直其月占水旱爲其環城千里日占則其爲天下占竟正月孟康云月三十日周天歷二十八宿然後可占天下也愚按此言正月一日雨則正月水二月雨則二月水此爲千里內占耳若爲天下占則以盡一正月爲驗也

易或字兩義

廣韻云或不定也易繫辭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又或字猶云誰也易恆卦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同一易而或字兩義如此

立稱善

桓譚新論劉子駿聞吾言乃立稱善焉此立字猶云即便俗言也

閫行邪

管子桓公謂鮑叔牙曰閫不起爲寡人壽乎莊子夫子閫行邪無落吾事閫何不也注家俱不甚分悉

無易通作无

無有之反也。論語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又與无、亡、通。易皆作无。廣韻云、无、虛无之道也。

呼無爲毛本漢書

後漢書馮衍傳、饑者毛食、注云、毛與無同、方氏通雅云、江、楚、廣東、呼無爲毛、黃幡綽賜緋、毛魚袋、則古有此語矣。

四毋

論語、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程子云、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朱注云、毋絕無之意是也。

四夫字

管子、夫天不墜、地不沉、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又況于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雷鼓之動也、五句用四夫字。

嗚呼

嗚呼、一作於戲、嗚乎、烏乎、烏虖、於虖、烏呼、於乎、文有不同、其義一也、小爾雅廣詁篇云、烏乎吁嗟也、吁嗟嗚呼也、大學於戲前王不忘、五子之歌、嗚呼曷歸。

閻號

莊子列御寇篇、閻胡靑視其良、既爲秋柏之實矣、閻、盍、通、何不也、閻胡重言也、又通作號、荀子哀公篇、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于仁乎、孔子蹙然曰、君號然也、楊注云、號讀爲胡、聲相近也、按家語作君胡然也。

孟子烏通作惡

孟子、烏俱通作惡、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又云、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又云、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又曰、惡是何言也、趙注云、惡者、不安事之歎詞也。

粗麤麁犴

粗與麤、麁、犴、竝通、廣韻云、畧也、漢書敍傳、犴與僚職、竝列其人、師古云、犴、大畧也、世說、謝粗道其義、又云、沖乃粗下意、又云、阿鄙故麤有才具、按師古以犴爲才戶反、廣韻以麤、麁、犴、爲倉胡切、又以粗、犴、爲徂苦切、平、上、去、三音竝收。

俗言繩字有本

繩字與裁、財、才、竝通、廣韻云、僅也、漢書董錯傳、遠縣繩至此、俗言繩字之本、又其字不一、史記張儀傳、雖大男子裁如嬰兒、漢書文帝紀、太僕見馬遣財足、師古云、財與纔同、少也、水經注、林鄒據嶮、路才容軌。

頻復頻巽

易復卦六三頻復、巽卦九三頻巽、王昭素訓頻爲數、朱子訓頻爲屢、愚按三爻承初爻二爻爲辭、雖有屢數之意、然其本義、似相因仍、而爲復巽、則頻乃仍辭也。

漢家自有制度

漢書宣帝紀、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今人以臨事自有主張、爲漢家自有制度用此。

員獵員游

詩國風、聊樂我員、孔疏云、員、音云、本亦作云、言且留可以樂我云也、正字通云、石鼓文、君子員獵員游是也、愚按員獵員游、猶云、載獵載游、非云也。

元

詩正義云、比賦興、吳札觀詩已不歌、明其先無別體、不可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明其先無別體、不可分也、元來合而不分、今日難復摘別也、顧氏日知錄云、元者本也、本官曰元官、本籍曰元籍、本來曰元來、唐宋人多此語、後人以原字代之、不知何解、原者再也、易原筮、禮記月令原蠶、文王世子末有原、漢原廟之原、皆作再字解、與本來之義全不相同、愚按原有推原之義、亦可作本字解、易原筮之原、乃推原之原、訓再者、先儒之誤也。

利執言

易師卦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朱子本義云、言辭也、詩國風、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朱傳云、言、辭也、愚按言猶云也、毛傳訓爲我、蓋引爾雅之文、恐非。

邪幅在下

詩小雅、邪幅在下、孔疏云、幅、帛、內則亦單云偪、則此服名偪而已、愚按單猶毡也、又廣書蔡注云、在位通計百單一年、百單一年、卽百有一年、奇零之數也。

勸說卷二

重不相善

戰國策。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注云。重猶甚也。愚按重者輕之對。相惡最深至非輕鄙之。故重爲甚。猶今俗云著實也。禮記檀弓。壹似重有憂者。文義正與此同。

啻翅

啻與翅通。啻秦舞。不啻若自其口出。孟子奚翅色重。今多有訓不啻爲不異者。非也。或問莊子大宗師。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非不異之云乎。曰。此言人於陰陽。惟所陶鑄。不但如父母鞠育而已。且陰陽所以生父母者。若云父母之鞠育。不異於陰陽可也。云陰陽之陶鑄。不異於父母則僞矣。

公羊不如穀梁

春秋僖公四年。遂伐楚。穀梁傳云遂、繼事也。桓公七年。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公羊傳云。遂者何。生事也。何休云生、猶遣也。專事之辭。愚按遂云專事者。言祭公不待更受命。因其來魯。遂迎后於紀。亦繼事之辭也。公羊說不如穀梁。

讀史記

史記伯夷傳。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沒而不彰。今人多從若此讀爲句。非也。此類字猶率也。趨

舍有時若此句絕。言巖穴之士。趨義舍利。有時若伯夷顏淵。而大率皆名湮沒而不彰也。此與漢書賈誼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同。

會及暨

公羊傳曰。會及暨。皆與也。又曰。及我欲之。暨不得已。暨不得已。是不得及。邢疏云。案春秋隱元年三月。公及朱儁儀父盟于眛。公羊傳曰。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爲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然則暨者。非我欲之。事不獲已而爲會者也。故不云及也。

毛傳本爾雅

邢疏云。詩大雅緜篇云。肆不殄厥愠。毛傳云。肆、故今也。毛氏傳本此。

比時具物

禮記祭義。比時具物。陳氏集說云。比時、及時也。又魏志鄧艾傳。宜權停留。須來秋冬。比爾吳亦足平。蜀志王平傳。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比爾、猶云及此時也。可作比時具物注腳。

何自爲郎

史記馮唐傳。父老何自爲郎。崔浩云。自、從也。愚按此言從何出身爲郎也。韓退之答劉正夫書。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于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必自於此。言必由於此。可証。

未順命

易臨卦九二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程傳云。未者、非遽之辭。按孟子。或問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左傳文公元年。子上曰。君之齒未也。杜注云。言尚少。此爲非遽之辭也。如孟子云未也。直是云無耳。

子謂

論語。子謂子賤。子謂仲弓。子謂者。稱舉其人。非必對其人而與之言也。今人臨文入口氣者大非。

孟子注

孟子。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朱注云。與、猶注也。愚按與、猶共也。漢書高帝紀。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如淳云。與、猶相干與之與是也。

龜距冉

漢書食貨志。元龜距冉長尺二寸。孟康云。冉、龜甲緣。距、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說文云。距、止也。正字通云。與距通。書益稷。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孔傳云。距、至也。正義云。距者相抵之名。故爲至也。愚按距川距海者。言至于川至于海也。龜距冉長尺二寸者。言自龜甲至緣。相去有尺二寸也。此爲相抵之辭耳。與距川距海之義別。

壓褻

特小雅、蓼蕭篇爾侯、又與蓼蕭通、漢宣帝紀、婁蒙嘉瑞、後茲祇篇、元帝紀、婁勤公卿、日望有效、師古云、婁古蔞字、

殺壹注

禮記投壺、主人曰、枉矢哨壹、不足辭也、敢固以請、鄭注云、固之言如故也、重辭也、少儀、聞始見君子者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鄭注云、重則云固、正義云、再辭也、不初辭而云固者、欲明主人不即見已、已乃再辭、若初辭則不云固、愚按此固字、是心誠如此、非若訓作再、如少儀云、始見君子、豈可便云再願聞名邪、

上先下後

禮記祭統、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潦必及下、順上先下後耳、按正義云、言上有大澤、潦必及下、無不周徧、但瞻顧之時、尊上者在先、卑下者處後耳、訓故既與上文不合、而正義訓作瞻顧、尤爲牽強、

賈誼傳諸慮字

漢書賈誼傳、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師古云、慮大計也、愚按云、大率賈誼傳諸慮字、皆是、如云一二指揩、身慮無聊、又云、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又云、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于耳目、以是爲適然耳、其義並同、師古訓慮非顧行之慮、爲念慮之慮、恐非、

第如漢池

左太沖蜀都賦、鳥鏡鼎獸、履足殆而竭來、相與第如漢池、集于江洲、李善訓第爲但、按此言鳥獸見追逐、無所於遁、相與且如漢池、集於江洲也、若訓爲但、不可通矣、又如漢書司馬相如傳、第如臨邛是也、

繼自今嗣王

書無逸、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孔傳云、繼從今已往、嗣世之王、皆戒之、正義云、繼者繼此、後人即從今以後嗣世之王也、愚按繼者比也、孟子繼而有師命是也、

范蔚宗避父名

秦從無作太字者、自漢書高帝紀、今漢有天下太半、韋昭云、凡數三分有二爲太半、有一分爲少半、愚按說文以太爲古泰字、後省作太耳、舊說謂范蔚宗父名泰、凡後漢書泰字、並改作太、夫私牘與史冊殊科、家諱與國諱異致、國諱將使方內避之、不得不改、雖故要自知某字元是某字、雖異代、要自可考而知之、無猜意之者、至于家諱、但當避諸私牘而已、豈可用之史冊、令當時後世猜疑之乎、緣秦太本來是一蔚宗適剛其私願耳、

毛晃非確論

禮記曲禮、童子不衣裘裳、鄭注云、爲大溫也、陸德明音義云、大音泰、按陸氏以大本音代、與泰非一音、故云音泰、則是經史諸太字、並從大者、乃通假耳、非大即太也、毛晃以爲古太字無點、後人加點、以別大小之大、似非確論、

西伯蓋即位五十年

史記周本紀、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四羨里、蓋羑羑之八卦、爲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爾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蓋爲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父爲太王、公季爲王季、蓋王瑞自太王興、正義云、自西伯蓋即位五十年以下、至太王興在西伯崩後、蓋述其事、爲經傳不同、不可全棄、故略而書之、引次其下、事必可疑、故數言蓋也、愚按改法度制正朔以下、乃蓋述文王未崩以前事、言既嘗改法度、制正朔、追尊古公以來、悉爲王者矣、則是文王未崩之年、已受命稱王也、復云、王瑞自太王興者、以明古公以上、不王之故也、然此皆舊史傳聞、不敢的以爲然、又不可徒据他說、削而去之、使舊聞自我而湮、故每云蓋以疑之、如六十四卦、非始於文王、而世有謂文王始重八卦爲六十四卦者、故云蓋羑羑之八卦爲六十四卦也、太史公每遇傳疑、多用蓋字、如封禪書、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外戚世家、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此以方士矯經、難信、衛氏冒姓不可根究、故並云蓋也、然則史記未嘗的言文王受命稱王、始重八卦、而難者顧以爲口實、斯謂之相中也、

天寶非大寶

素問、帝曰、余聞得其人不教、是謂失道、傳非其人、慢泄天寶、余聞非德、未足以受至道、天寶、即素問也、今刻作大寶、非、

出西域

漢書鄭吉傳、中西域而立莫府、師古云、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近遠均也、愚按最處諸國之中者、言處諸國之最中、倒文也、

胡再不謀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公孫剽兩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再猶更也、此言鄭公孫射犬、御晉張骼輔躒、致師于楚、懼二子待己、無禮、既還楚師、不告而馳、二子入壘收禽、射犬又不待之而出、兩奮急之、故云再不謀也、杜注非是、

厲厲僅

禮記射義、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施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厲有存者、漢書地里志、豫章出黃金、然蓋蓋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賈誼傳、諸公幸者乃爲中涓、其次厲得舍人、按厲與厲僅同、

不慭遺一老

小雅、皇皇多鰥、不慭遺一老、傳守我王、注疏、訓慭爲心不欲自強之義、言皇父不自強留一人輔天子也、左傳哀公十六年、昊天不弔、不慭遺一老、杜注云、慭且也、愚按訓慭爲強者、爾雅之文也、然詩言非勉強之義、不如杜氏訓且爲是、言聊且留一老、都不肯也、

振古非古

詩曰振古如茲邢疏云案周頌載芟云匪今斯今振古如茲鄭箋云振亦古也似勵勉強不如毛傳訓自古如茲爲得

又弱一个

左傳昭公三年又弱一个焉今人凡稱一人一物爲一个本此史記貨殖傳竹竿萬个則形象爲个矣

晉辟雍行禮碑

水經注漢石經北有晉辟雍行禮碑是太史二年立其碑中折但世代不同物不停故石經淪缺存半毀幾今金石錄不載

況兄

況古作兄漢樊毅華嶽碑君擧必書兄乃盛德今杭州人呼兄曰況老本此

追尊

漢書高帝紀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如淳云王陵傳楚取太上皇后爲質又項羽歸太公呂后不見歸媍也又上五年追尊母媍爲昭靈夫人高后時乃追尊爲昭靈后耳漢儀注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北後於小黃作陵廟以此二者推之不得有太上皇后崩也晉灼曰五年追尊先媍曰昭靈夫人言追尊則明其已亡史記十年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葬櫟陽宮明此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字也

陸陸

漢書馬援傳季孟嘗折愧子陽今更共陸陸陸陸二字甚新肯碌碌鹿鹿之義

埜正赤

漢書廣陵厲王傳肯宮園中棗樹生十餘埜埜正赤燕刺王傳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正讙不可止此正字猶大也易說卦爲大赤大赤是正赤故知正亦得爲大也凡色不雜糅方不偏畸者曰正正是純全之義如正讙之正亦謂衆讙齊同其聲非小故正爲大也

不作三公

魏志辛毗傳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古人語有益身心令人心折

大率大抵大氐大歸大要大略大較大體大段大致大都大凡

史記平準書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大率辜較之辭也又禮書大抵皆變秦故索隱云按大抵猶大略也漢書食貨志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也師古云大氐猶言大凡按史記佞幸傳內寵嬖臣大氐外戚世家大氐卽大抵又漢書王莽傳大歸言莽當代漢有天下云陳萬年傳具曉所言大要敎戒嗣也大歸卽大要又孟子此其大略也史記貨殖傳此其大較也竝是大概之辭又史記貨殖傳大體如此矣大體猶今云大段也後漢書袁術傳然大致受大禍者歸於倡順乎大致與大體相近自大率以下雖義有微別然總之是大都大凡之義也

呂望行年五十

水經注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行將也或云行年者言年歲流行耳豈得謂將年邪余廉之曰行年之云今推祿命者有是言耳古未之有也如一行作吏訓作一去作吏準是不多考古辭強爲臆解耳行年猶云年將倒文也如漢書韓國安傳行幾十年行幾猶云將近高帝定天下凡七年故云行幾十年此豈可云年歲流行乎詩國風行與子還兮朱傳訓將可証非余臆說也

勦說卷三

統之猶總之

後漢書胡廣傳夫紆於物則非己直於志則犯俗辭其艱則乖義狥其節則失身統之方軌易因險塗難御故昔人明愼於所受之分遲遲於歧路之間也統之猶言總之也史記五帝紀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

只軹

國風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宋玉大招純用只字本此乃語已辭如兮思之屬又通作軹莊子大宗師而奚來爲軹崔譔云軹辭也

是書皆觸

顏氏家訓呂尙之兒如不爲上趙壹之子儻不作一便是下筆卽妨是書皆觸也言凡是書札皆觸忌諱也可爲著書之箴

居次亦名甲

漢書萬石君傳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是居次亦名甲也

四六

四六不應兩句中有重字略賓王上司刑太常伯啓側聞魯澤祥麟希委質於宣父吳坂逸驥實長鳴于

孫謂、是則所貴在乎見知、所居伸乎知己、見知與知己、連重知字、亦失檢處也、

俗言有出處

俗言謂者箇曰者樣、謂彼箇曰那樣、亦有出處、如詩國風、嘒彼小星、彼苗者葭、此彼字、猶云那箇也、如孟子、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此彼字猶云那樣也、

俛俙

列子俛俛成者、俛成者也、初非成也、俛髮也、將也、俙似也、言將成有似于成、本非成也、

大學注逸

大學、此以沒世不忘也此以、猶云是以所以也、注未詳殊逸、

偷世說

世說、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將送客、爾時已神悟、自參士流、又云、許椽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爾時、是時也、爾夜、是夜也、云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爲乃爾、又云、正始之音、正當爾耳、又云、君不得爲爾、何其雅也、陳后山用入詩云、且然聊爾耳、意在偷世說、近于惡道矣、

嚴君平千餘言

應劭風俗通義序、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藏之、藏於秘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衞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按嚴君平千餘言、今已佚、惜哉、

敬忠以勸

論語、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猶云、敬忠與勸也、魏書李順傳、此年行師、當克以不、猶云、當克與否也、韓退之詩、凡今之人、急名以官、蔣之翹云、韓文與多作以、皆此類、

揚長抑短

馮唐傳、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已、師古云、已猶耳、愚按何已、問辭也、凡問之餘聲、揚以長、則爲何耶、何與抑而短、則爲何已何耳、

世說用已字

世說、吾時月不見、商叔虔、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又云、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此已字猶又也、愚按已、晉與嚒、語相近、

考工里讀已

考工記、里爲式、然後可以傳象力、鄭注云、里讀爲已、聲之誤也、

孟子朱注參

孟子、顧比死者一洗之、又云、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朱注云、比猶爲也、按魏志東夷倭人傳、對應聲曰、噫、比如然諾、比如、譬如也、亦可參一說、

曾子唯與宋玉唯不同

論語、曾子曰唯、朱注云、唯者、應之速而無疑也、楚襄王問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然亦應聲也、既唯又然、重應之也、按唯字有兩義、如曾子曰唯、是答者心契其言、而更無所疑惑之辭、如宋玉曰唯、則是猶未以爲然、姑且答之、然後徐理其說也、又鬻子對文王曰唯疑、注云、既唯而又疑、如太史公唯唯否否之意、愚按此類、竝是姑應之辭、非實然之也、

陸說爲長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杜注、以其人能靖者句絕、陸氏釋文、以與字句絕、愚按陸說爲長、言有大功而不酬之以貴仕、其人能安靖耶、有幾人也、有幾、正謂其無人也、

其爲仁矣

論語、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其爲仁矣、猶云、其爲仁也、是頓挫之辭、言惡不仁者、其於爲仁也、不使不仁之事、加乎其身、不使不仁之或加、是乃所以爲仁也、

豈其卿

漢書王貢兩龔傳、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豈其卿、豈其卿、豈其卿者、猶云何必卿也、又後漢書隗囂傳、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注云、多、厚也、言未可厚以爲非笑也、與豈其卿二句、語俱古峭、

如匪行邁謀

左傳襄公八年、引詩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杜注云、匪、彼也、顧氏補正云、詩箋云、不行而坐圖遠近、故不得於道路也、此解曰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也、不得於道、衆無適從、按詩上文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則此解爲長、古人有以匪字作彼字用者、二十七年引詩、彼交匪敖、作匪交匪敖、愚按謀夫雖多、而無老成人、譬如行邁、而不與行邁者謀、終不得其道耳、此匪字當仍訓非、然補注說亦通、兩存之以備考、

倒文

左傳閔公元年、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與其反設之辭、倒文也、今人入詩入文、俱襲用此體、

所非晉辭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所不與姜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文公十三年、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宣公十七年、所不此報、無能涉河、襄公二十三年、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二十五年、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昭公三十一年、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定公三年、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六年、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哀公十四年、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杜注竝云、所、晉辭也、愚按所字、未必便是晉辭、疑當時晉辭之例、以所字爲發句、而繼之以有如云何也、

四尺許

禮記檀弓。其高可隱也。鄭注云。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所。疏云。言墳之高可四尺之所。以人長八尺。低而據之。半爲四尺。且曰。上墳崇四尺。故云四尺所。愚按四尺所。猶云四尺許。未定是四尺也。故鄭注云所。

舉家

顏氏家訓。舉家無食。汝何處來。舉家猶云全家。今尙有此言。

俞意

荀子。榮辱篇。淸之而俞濁者曰也。案之而俞觟者爽也。楊注云。俞、讀爲愉。

每有良朋

爾雅云。每有、雖也。郭注云。詩曰。每有良朋。辭之雖也。邢疏云。況茲永長也。良、善也。當急難之時。雖有善朋人來茲。對之長歎而已。此言與朱子小異。

乃字義別

禮記雜記。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鄭注云。夫曰乃。某卜葬其妻某氏。孔疏云。妻卑故以明夫之尊也。按書盤庚。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此與上義別。

盡後盡前

曲禮。虞坐盡後。食坐盡前。此盡字當讀如卽忍切。今作儘也。儘前儘後者。言極至于前。極至於後。不容餘地。今俗云儘讓是也。

往近王舅

詩大雅。往近王舅。南土是保。說文云。按古文讀近爲旣。朱傳云。近、語辭也。愚按朱說爲長。往近王舅。猶言汝往哉王舅也。

朱傳恐非

詩國風。宛在水中央。言宛然如在也。又國風。宛其死矣。此宛字亦是如辭。然是假如之義。與宛如不同。朱傳訓爲坐見。恐非。

亶但

詩小雅。亶其然乎。言信然也。又通作但。漢書賈誼傳。非亶倒縣而已。又作信解。

俔天之妹

詩大雅。俔天之妹。毛傳云。俔、磬也。孔疏云。磬作是天之妹。又云此俔字。韓詩文作磬。則俔磬義同也。說文云。俔、喻也。詩云。俔天之妹。謂之譬喻。卽引此詩。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與譬喻之言合。蓋如今俗語譬喻物云磬作然也。愚按俔非譬喻。當是宛如之義。故以譬喻釋之也。俔、五甸也。又謂之觀。所以相風者也。恐是綄完音近。遂以俔作綄。而以綄通宛也。

少小古通

小、少也。古通。世說上意欲令小加宏調。又云。日小欲晚。

坐不廉

漢書景帝紀。它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爲盜。按漢法。入罪曰坐。言罪與律應。不得移動也。賈誼傳。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此猶今云。緣某事落職也。

義有不同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師古漢書注云。十五郡中。又往往有公主列侯之邑也。愚按公主列侯食邑。不盡在十五郡中。乃時有之。故云頗也。漢書車千秋傳。至今餘巫頗脫不止。師古云。言往往尙爲蠱也。愚按脫或辭。頗脫不止者。言時或有爲之者。不休止也。此二條義有不同。不可不辨。

多彡

史記注云。楚謂多爲彡。說文。齊謂多曰彡。皆非也。彡、鬱歎聲耳。非多之方言也。

舍皆取諸其宮中

孟子。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趙注云。舍、止也。愚按止猶只。舍是止息之義。借作止辭。舍字當讀作去聲。

唐人疏狀用者字

唐人疏狀。凡引勅旨訖。則以者字足之。如韓退之論變鹽法事宜狀。右奉勅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者。陸宣公狀。河中後請罷兵狀。作日欽溆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光收河東狀。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溆奏來者。此者字。當時體例如此。宋人亦多用此式。

我非愛其財

孟子。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我非愛其財句絕。而易之以羊也。猶云而易之以羊矣。言我非愛財。而後以小易大。然旣已以小易大矣。宜乎百姓之謂我愛財也。應作如此解。

浸假爲漸者非

莊子大宗師。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郭象云。浸漸也。愚按浸假而化者。言假如漸化倒文也。郭云漸者。止以訓浸。非訓假也。今遂以浸假爲漸者非。

匪且有且

詩周頌。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毛傳云。且、此也。鄭箋云。饗燕祭祀。心非云且而有且。謂將有嘉慶正祥。先來見也。心非云今而有此。今謂嘉慶之事。不問而至也。言修德行禮。莫不獲報。乃自古而如此。所由來久。非適今時。孔疏云。有天下者。主于敬待神人。接之以禮。則人神慶悅。至誠感物。祥瑞必臻。故知非

且有且非今斯今謂嘉慶正祥之事非謂其有而已有之以言報應之疾也按且實語助但今謂今時則且亦今時其實是一作者美其事而丁寧重言之耳

往往

漢書高帝紀見諸將往往耦語往往常也二字本此

儒薰

史記伯夷傳儒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又省作薰漢書董仲舒傳試迹之古返之於天薰可得見乎師古云薰他朝反

請者以卑承尊之詞

以卑承尊有所啓請故云請也論語請問其目又云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匡鼎非匡衡字

漢書賈誼傳天子春秋鼎盛應劭云鼎方也賈捐之傳顯鼎貴上信用之如淳云言方且欲貴也又匡衡傳無說詩匡鼎來服虔云鼎猶言當也若言匡且來也應劭云鼎方也張晏云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雅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遂以匡鼎爲字矣應以服應二說爲是

幾何頃

史記循吏傳市令告相曰市亂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幾何頃猶云幾何間也今北人謂地百畝曰頃

數無奇零曰盈

凡數無奇零曰盈蜀志諸葛武侯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

日食言有

春秋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亦云有者凡日月合朔日乃食然亦有合朔而不食者有食有不食故云日有食之也

十有一年

隱公十有一年正義云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云有也愚按以奇從盈數者十是盈數一是奇零之數十有一年猶云十零一年也或云有又也然則十又一年奇是以奇從盈之辭也如論語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是也

偶然耳

漢書儒林傳韶周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宏農虎北渡河行何繇致而致事昆對曰偶然耳此眞有道之言

伯某甫

儀禮士冠禮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於嘏永受保之曰伯某甫

疏云伯某甫者若云尼甫嘉甫也但設經不得定言人字故言甫爲且字是以禮記諸侯薨復曰皋某甫復鄭云某甫且字以臣不名君且爲某之字呼之愚按伯某甫者無所指名之辭凡無所指名及泛言事物與不知姓名皆云某也如儀禮聘禮反命曰以君命聘於某君某君受幣於某君某君再拜漢書項籍傳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元許后傳設妾欲作某屏風張于某所柳子厚文永有某氏之類是也某甫復者不敢斥君之名也如尚書惟爾王孫某禮記孝王某之類是也

今人云豈敢

禮記投壺賓曰敢固辭主人曰敢固以請儀禮士虞禮敢用絜牲凡言敢者皆是以卑觸尊不自明之意也今人云豈敢本此

勸說卷四

楚辭多陳蔡間語

楚辭九章多陳蔡間語如云固朕形之不服兮鮫龍與而狐疑宋玉九辨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厥按而學爾又云忠昭昭而願見兮然壅塞而莫達又云被荷裯之委委兮然潰洋而不可帶此然字發語辭也今陳蔡間發語猶云然完也

六輔

漢書兒寬傳寬表奏開六輔渠韋昭云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也師古云溝洫志曰兒寬爲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旁高卬之田此則於鄭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道小渠以輔助灌溉耳今雍州雲陽三原兩縣界此渠尚存鄉人名曰六渠亦號輔渠今稱三輔非也

世說贊毛詩

世說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此後人作詩所謂警句也

懸見排疊

顏氏家訓吾初入鄴與博陵崔文彥交游嘗說王粲集中難鄭元尚書事崔轉爲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

見排懸、懸猶預也、凡預計遙搖、皆曰懸者、懸是繫物之稱、物繫則有不定之勢、預計遙搖、懸也、

傳經最先

漢書神仙傳、河上公授漢文帝素書二卷、曰、余注此經以來、一千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此傳經之最先者、

皋某復

禮記禮運、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注云、皋者引聲之言、

交唐人語

陸宣公奏議、交下不存濟、蔣之翹韓退之集注云、交唐人語、

佗作它

漢書文紀、佗作它、韓安國傳、所推舉皆天下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二人、至于他餘所舉、亦皆名士也、

俄作蛾

俄通作蛾、漢書班婕妤傳、始爲少使、蛾而大幸、如淳云、蛾無幾之頃也、

那那

左傳、棄甲則那、那猶今人云奈何也、杜注云、那、猶何也、顧氏日知錄云、直言之曰那、長言之曰奈何一也、

邪

左傳、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邪、莊子天邪、地邪、漢書、是邪、非邪之類是也、而北人卽呼爲也字讀矣、以邪作耶、更非、

釋名嗟

嗟、釋名云、嗟、佐也、言不足以盡意、故發此聲、以自佐也、漢書何奴傳、嗟土室之人、顧無喋喋佔佔、冠固何當、師古云、嗟者、歎愍之言也、愚按亦與噫通、

不瑕有害

詩鄘風、泉水、遄臻於衛、不瑕有害、朱傳云、瑕、何也、言如是、則其至衛疾矣、然豈不害于義理乎、又二子乘舟、願言思子、不瑕有害、朱傳云、不瑕、疑辭也、愚按毛傳、訓瑕爲遠、與詩義全無干涉、朱傳義長也、不瑕有害、猶云得無有害、蓋泉水以衛女義不得歸、故疑歸而有害、乘舟則入國既傷二子見害、乃故爲唯恐見害之言、以哀之也、

爲山覆高

後漢書劉昭序、爲山覆高、不終路乎一簣、覆當是遐之訛、

良

漢書五行志、鄭亡桓公、星墜至地中、國其良絕矣、師古云、良猶信也、後漢書獨行傳、雖事非通圓、良其風

軌有足懷者、景丹傳、世祖引見丹等笑曰、邯鄲將帥、敢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廳言然、何意二郡良爲吾來、魏文帝與吳質書、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其義竝同、又甚也、

固當

漢書萬石君傳、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按固當者、反言其不當也、如管子、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子、漢書張釋之傳、吏不當如此邪、薛廣德傳、曉人不當如是邪、不當者、反言當也、皆此類、

羌作扈

羌作扈、出漢書敘傳、恐罔蠅之賣影兮、慶未得其云已、

烝

國風、蜎蜎者蠋、烝在桑野、小雅、南有嘉魚、烝然罩罩、朱傳云、烝然發語聲、或謂衆多之貌亦通、

山東人呼得

公羊傳、隱公五年、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何休云、登讀言得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愚按今山東人、呼得字爲德歸切、與登字音近、故以得來爲登來也、

猷來無棄

爾雅云、猷肎可也、郭注云、詩曰、猷來無棄、肎今通言、疏云、皆肎可也、詩曰、猷來無棄者、魏風陟岵文也、肎今通言者、邶風終風云、惠然肎來是也、愚按猷訓爲肎者、猷、尙也、尙、庶幾也、猷有庶幾之義、故得爲肎也、凡云肎者、唯恐其不肎也、書盤庚、汝猷黜乃心之猷、亦當訓作肎、舊注訓作謀、猷之猷、恐非、

嗟猶亦作辟由

劉瑤答盧諶書、嗟由疾疢彌年、而欲以一丸銷之、

攸適

書洪範、燮倫攸敘、漢書五行志、引書作燮倫適敘、師古云、適、古攸字、

詩用侯字

小雅六月云、侯誰在矣、鄭樵云、侯、維也、維亦乃也、按詩用侯字不一、如周頌、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此侯字在句首乃也、如小雅、亶侯多藏、此侯字在句中、維亶侯猶云信維也、

不任

左傳成公三年、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不任猶云不當也、荀之于身謂之任、當有任受之義、故任得爲當也、又吳志諸葛恪傳、卒腹痛不任入、此任字猶能也、謝朓左傳啓、伏銘私荷、不任下情、此不任、猶云不勝也、義各不同、

荀子名言

荀子榮辱篇、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

履者也。凡在言也。斯爲名言。

濟水濟

水經注。今濟北東阿西四十里。有故濟亭。卽春秋所謂濟者也。是濟水通得濟水之目焉。此濟水濟之本。

子書習氣

荀子宥坐篇。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莊子齊物論。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也。庸安、庸詎。皆子書習氣。

小哉閨

荀子解蔽篇。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爲蹞步之澮也。俯而出城門。以爲小之閨也。小之閨。猶云小哉閨也。

國策句讀

戰國策。山東相合句之。主哉不惡卑句之。之國者可長存句之。卒者出士以戍韓梁之西邊句。此燕之上計也。此言其主苟不惡卑名而相合。則其國可長存。其猝有事。則戍韓梁之西。以援之也。今人多讀不成句。注意亦不甚明。故載之。

彼其之子

詩國風。彼其之子。禮記表記。引詩作彼記之子。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引詩作彼己之子。杜注云。己、音紀。又左傳文公十四年。終不曰公。曰夫己氏。杜注云。猶言某甲。顧氏補正云。夫己氏。猶言彼己之子。

而今而後

論語。而今而後。而今猶云如今。而後猶云以後也。顧氏日知錄云。孟子望道而未之見。集註云。而讀爲如。古字通用。朱子答門人引詩。垂帶而勵。春秋星隕如雨。爲證。今考之。又得二十餘事。易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虞翻云。而、如也。書顧命。其能而亂四方。傳釋爲如。孟子。九一而助。趙岐云。而、如也。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劉刻曰。而當讀作如。左傳隱公七年。歆如忘服。虞曰。如、而也。僖公二十六年。室如懸磬。注云。如、而也。昭公四年。牛謂叔孫見仲而何。注云。而何、如何也。史記賈生傳。化變而嬗。章昭曰。而、如也。如蟬之蛻化也。戰國策。威王不應而此者三。韓非子。韓公知之故而鹿。呂氏春秋。靜郭君泫而曰不可。又曰。而固賢者也。荀子。蹶然而雷擊之。如雷厭之。說苑。越諸發曰。意而安之。顧假冠以見意。如不安。新序引鄒陽書。白頭而新。傾蓋而故。後漢督郵班君碑。柔遠而邇。皆當作如。戰國策。昭奚恤曰。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繇疵曰。是非反如何也。大戴禮。使有司日省時考之。又曰。然如。曰禮云禮云。又曰安如易樂而溝。又曰。不賞不罰。如民咸盡力。春秋繁露。施其時而成之。法其命如循之。淮南子。嘗一哈水。如甘苦知矣。漢樂府。艾如張。後漢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無爲如治。高如不危。滿如不溢。太尉劉寬碑。去轅拊如獲其情。弗用刑如弭其姦。郭輔碑。其少也孝友而悅學。其長也寬舒如好施。易王弼注。革而大亨以正。非當如何。皆當作而。愚按孟子。而主臺疽。與寺人瘠環。此而字。亦當作如。其他類此甚多。

多見其不知量也

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正義云。古人多祇同音。顧氏日知錄云。後漢書郎顗傳。思過念咎。務消祇悔。注。訓祇爲大。非也。按易復卦初九。无祇悔。九家本作多。古人多祇二字通用。正字通云。易无祇悔。王肅陸續本作祇。按祇作禔。因氏。是聲近而僞。非古通也。廣雅云。多、祇也。多亦訓祇。非多卽古文祇字。九家晁服合多、敍、祇爲一。非鄭陽傳之祇作秖。從禾。竇嬰傳之祇作祇。從衣。皆俗本傳寫因示衣禾形相似而誤。非祇秖祇古通也。愚按多見其不知量也。朱注云。多與祇同。云同者。是卽以多爲祇也。古字頗少。多相通借。九家晁服。必有依據。然訓釋之文。當云某字與某字通。若竟云某字卽某字。所未安耳。

諸經用此字各別

諸經用茲、斯、此、各別。尙書多言茲。論語多言斯。大學以後之書多言此。又云。論語之言斯者七十而不言此。檀弓之言斯者五十有三。而言此者一而已。大學成于曾子之門人。而一卷之中。言此者十有九。語音輕重之間。而世代之別。從可知矣。

噎本周頌

後世歌詞皆出三百。雖一字一句。未有出其範圍者。後漢書梁鴻傳。作五噫之歌。又漢書溝洫志瓠子歌云。燒薪條兮。噫乎何以御水。不知師古云。噫乎歎詞。不知詩周頌。噫嘻成王。已先之矣。

駁升菴楚謎說

漢書韋孟傳。在予小子。勤謎厥生。注云。謎。歎聲。許其切。楊升菴云。方言。楚謂然曰謎。說文云。謎也。離騷。欸秋冬之緒風。說文云。欸、謎也。二字音義並同。實一字耳。皆楚辭也。愚按漢書之謎。離騷之欸。並是歎聲。方言之謎。乃答辭也。義各不同。說文訓謎者。從乎方言而爲辭。非訓漢書。離騷也。又按欸一音於開切。與唉同。今廣東土語。謂是曰唉。

奇爲翳薈

水經注。沁水又東南。陽阿水左入焉。水北出陽阿川南流。逕建興郡。而其水又東南流。逕午壁亭東。而南入山。沿波激石。瀾潤八丈。環濤轂轉。西南流入於沁水。又南五十餘里。沿上下步逕裁通。小竹細筍。被於山渚。蒙龍拔密。奇爲翳薈也。又云。沁水東逕野川縣。故城北水北有華嶽廟。廟前有攜栢數百根。對郭臨川。負岡蔭渚。青青彌望。奇可玩也。宋本奇爲翳薈。作最爲翳薈。

城垂淪半

蜀志先主傳。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水經注。昔燕齊遂曠。分置營州。今城居海濱。海水北侵城垂淪半。垂字用此義。

危得之危殺之

漢書宣元六王傳。我危得之。孟康曰。危、殆也。趙后傳。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師古云。危、險也。愚按俱應作幾字解。言幾得之。幾殺之也。

齊魯之語

禮記緇衣資冬祈寒鄭注云資當爲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所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

種桑界上

襄陽耆舊傳韓係伯鄰居種桑樹於界上以爲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邊數尺鄰畔隨復侵之今罕人于界上種桑猶有此風

黎明

史記晉世家黎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索隱云黎猶比也按今人謂將明曰黎明黎字本此

三世希不失

論語三世希不失矣正義云希少也愚按希不失猶云鮮有不失

微將軍

漢書趙充國傳微將軍誰不樂此者顧氏日知錄云言豈獨將軍苟安貪便人人皆欲爲之師古以微字屬上句讀非愚按微將軍猶言非獨將軍省文也

易詩用居

易繫辭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正義云或此卦存之與亡吉之與凶但觀其中爻則居然可知矣愚按詩大雅居然生子鄭箋云徒以禋祀而無人道居默然自生子正義云空祀神明而無人道交接故居位默然而得生子朱傳云居然猶徒然也鄭說固非而徒然之義亦無所明又按生民詩上帝居歆箋云上帝則安而歆饗之訓居爲安於義爲協然則易云居可知者謂觀其中爻則吉凶存亡之故安然而知之也詩云居然生子者謂安然生子而無有災害也

居諸不可代日月

詩國風日居月諸胡迓而微正義云居諸者語助也故日月傳曰日乎月乎不可居諸也日居月諸照臨下上毛傳云日乎月乎照臨之也今人竟以居諸代日月非

東齊曰胥

爾雅云僉咸胥皆也郭注云東齊曰胥見方言邢疏云方言云僉胥皆也自山而東五國之郊曰僉東齊曰胥是也

殆始不同義

詩國風殆及公子同歸毛傳孔疏殆皆作始解以爲生之始然殆始同義按殆字仍應作將字解易繫詞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若作始解便說不去

識小編

撰垣豐董

識小編二卷國朝董豐垣撰。豐垣字菊町。烏程人。乾隆辛未進士。官東流縣知縣。是書凡二十四篇。皆禮者十之九。如前儒謂祭社即祭地。多不信周禮祭地於澤中方邱之文。豐垣因襲其說。而附會於周禮。謂澤中之方邱。即王制之大社。同在庫門內。今考明堂位曰。春社秋省。郊特牲曰。社祭土。日用甲。月令曰。中春擇元日。命民社。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肆師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疏曰。此社亦是秋祭社之日也。據此。則祭社自以春秋甲日。方邱自以夏日至。不得合而爲一也。豐垣又因方邱一名方澤。遂牽一澤字。併合澤宮方澤爲一。今考禮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疏曰。澤所在無文。蓋於寬閑之處。近水澤爲之。又考周官澤虞。註曰。澤水所鍾也。則方澤之宮。皆近川澤。庫門之內。焉得爲水所鍾乎。豐垣又謂卿大夫入官而受祿者。待臣之常數。有功而受地者。優臣之常典。則是無采地者其常。而有采地者其變。今考禮運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爲制度。云制度者。舉其常也。則大夫有采。非優異之特典明矣。晉語曰。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言常制也。荀子正論篇。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云五乘之地。三乘之地。皆晉乎大夫士之

常祿也。晉語。韓宣子以秦后子及楚公子賦祿。問於叔向。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以秦公子富爲難。叔向對以無績於民。乃與子干均其祿。夫受此一卒之地。傳明言無績於民。則豐垣必云有功而始受地者。不亦誤乎。春秋襄二十二年傳曰。國之蠹也。令倍其賦。蓋倍魯大夫御叔之賦也。杜註。古者家有國邑。故以重賦爲罰。御叔於魯。非有功之大夫。而有國邑。昭十六年傳。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奪之官邑。夫屠、祝、豎、徵職耳。而亦得有官邑。則詔有功始受地。何所據乎。豐垣蓋誤讀周禮司勳之文。以賞田加田爲采地。故有是說也。豐垣又謂大夫三廟。王制有太祖而無曾祖。祭法有曾祖而無太祖。大夫干祫及其高祖。則未必有高祖廟矣。今考大傳。干祫及其高祖。疏曰。此言支庶爲大夫士者耳。若適爲大夫。亦得及太祖。故王制大夫有太祖。師說云。大夫有始祖者。鬼其百世。若有善於君得祫。則亦祫於太祖廟中。徧祫太祖以下。據此。則干祫止及高祖。自據無始祖廟者耳。豐垣即以證大夫無始祖廟。是見其一。不見其二也。大傳曰。別子爲祖。註曰。別子爲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以爲祖而無廟。豈尊祖之謂乎。白虎通曰。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爲高祖後者爲小宗。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於上。宗則易於下。據此。則大宗不易於下。由始祖不遷於上也。大夫而爲大宗。若無始祖廟。又何緣爲百世之宗。核其所言。殊乖禮意。況周官祭僕有曰。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註謂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則同姓之卿大夫。尚得遠立祖王之廟。而先自絕其始封之祖可乎。是亦未之詳檢也。他如謂禹貢五服。職方九服。二而實一。謂周禮公五百侯四百里。猶云今魯爲方百里。五。非爲方百里者二十五。謂祭法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不及魯語郊堯而宗舜。亦皆前儒之緒論。至殷禹斯大禘祫一事。魯禘不追所自出。及東周祖文宗武不祖穆之說。又駁毛奇齡祧主別立廟。不藏太祖廟之說。議論最正。援據亦詳。爲有裨禮制。在近人之中。尚爲究心經義者。雖論多出入。固亦有可節取者焉。

識小編卷上

烏程　董豐垣　撰

唐虞五服成周九服考

案王制九州、州方千里。是方三千里之地、積之爲方千里者九也。與禹貢五服、職方氏九服、皆不合。鄭康成謂禹承堯舜、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殷承夏末、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分爲九州、而建千七百七十三國、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廣其土、增其爵、此以王制爲殷制、而職方氏爲周制也。不知禹貢言面、與周禮言方不同、言面則兩面相距爲千里、言方則每面各二百五十里、非一面五百里也。禹貢五服、帝畿在內、各數其一面、五服總二千五百里、兩面相距爲五千里、職方九服、王畿不在內、通舉其兩面、九服總四千五百里、并王畿爲五千五百里、增於禹貢、特五百里之藩服、蓋稷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卽是其地、其名雖增、而地宋實增也。陸氏佃、易氏祓、金氏吉甫之說、足以破千載之疑矣。許愼以漢地里志考之、自黑水至東海、橫山之陽至朔方、經略萬里、蓋計其廣袤而言、非謂方也。又賈公彥云、若據鳥飛直路、此周公九服、亦止五千、若隨山川屈曲、則禹貢亦萬里、彼此不異也。是禹服、周服、實皆五千、但書據鳥飛直路、禮計山川屈曲、故多寡不同耳。案二經里數、皆以閒方言之、無計人跡屈曲之理、禹貢雖指已辨之矣。由斯言之、禹貢五服、共五千里、王制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采卽百里采、流卽二百里流、舉首尾以賊中、國語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衞賓服、衞所謂奮武衛、卽綏服也、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皆虞夏之制也。職方王畿并九服、大司馬作九畿、其五千五百里、周官稍六服辟者、孔疏謂夷、鎭、蠻、在九州之外、王者羈縻而已、不可同華夏也、又稱五服一朝者、孔疏爲要服路遠、不能常及期、故不數也。若王制之方三千里、所謂東不盡東海、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恆山、專指井田之實數言之也。周官之五千五百里、所謂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兼邑居、道路、山川、林麓、言之也。不然、如鄭康成之說、方三千里者、是方千里者九也、方七千里者、是方千里者四十九也、周之於殷、五倍其地而有奇、而周公斥大九州之界、經無明文、何由三千里而拓至七千里耶。

案大戴禮朝士篇云、千里之內歲一見、千里之外、千五百里之內、二歲一見、千五百里之外、三千里之內、三歲一見、二千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內、四歲一見、二千五百里之外、三千里之內、五歲一見、三千里之外、三千五百里之內、六歲一見、與職方里數不同、蓋職方九服、王畿不在數內、大戴禮則并王畿數之耳。

周禮封疆孟子王制田地說

周禮言封疆、自方五百、四百、三百、以至二百、一百里、孟子言地、王制言田、自方百里以至七十五里、周禮之男邦、當孟子王制之公侯、有說乎。曰、成周幅隕之廣、未有過於漢者、請以漢地理志證之。漢時天下之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麓、羣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帝王世紀、萬國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本諸李經綱、神異、與漢志不同、李氏本曰、其曰定墾者、漢時已墾之田也、可墾者、通計周時井授之田、而荒蕪者尙在其中也、然漢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當周步百之畝二畝四分、每頃當周二百四十畝、可墾之田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當周七千七百四十九萬八千二百七十二頃八十畝、王制以爲八千一百萬頃、舉大略也、今通計王制井田之數、天子田方千里、積九百萬頃、公侯二百四十國、積二千一百六十萬頃、伯四十八國、積二千一百一十六萬八千頃、子男九百六十國、積二千一百六十萬頃、餘四百一十三萬三百七十二頃八十畝、以爲附庸閒田、春秋繁露、附庸字者方三千里、名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附庸之數、大率倍於子男、則餘田不給於封矣、況閒田乎。愚按王制、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亦舉大略而言、豈足盡信哉。朱子語錄、王制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及諸建國之數、愚只是諸儒做箇如此算法、其實不然、諸侯必因其山川形勢、無載然可方之理、又冀州最闊、今河東、河北、數路都屬冀州、雍州亦闊、陝西、蜀、皆是至青、徐、兗、豫、四州、皆相近做一路、其疆界又自犖小、其間山川險夷、又自不同、雖概以三分去一言之、張氏栻、以王制三分去一爲傳者之失。若周官九服、方五千五百里、爲方千里者三十、方百里者二十五、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當周田三萬萬四千八百三十二萬七千三百七十二頃、增於周者八千二百八十二萬七千三百七十二頃、漢武帝東置元菟、樂浪、西至張掖、酒泉、南置南海、蒼梧、交趾、合浦、九眞、

日南、雞爲、等郡、北至朔方、故疆域之廣、非前代所及也、由是觀之、孟子言地、王制言田、皆班祿之實數、所謂土其田也、漢志可墾之田是也、周禮之封疆、猶詩之大啓、左傳之賜履、論語之邦城、韓之奄受北國、衞之封畛土略、所謂制其域也、不特兼山川附庸言之、漢志邑居、道路、山川、林麓、羣不可墾者、皆在其中也、

案職方氏、凡邦國千里封公、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當作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似不可盡泥、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猶云、今魯猶方百里者五、非爲方百里者二十五也、如國策、楚地方五千里、亦止千里者五、非爲方千里者二十五也、

有虞氏郊堯宗舜辨

魯語、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祭法、更其文曰、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愚謂郊堯則可、宗堯則不可、何以言之、夏之郊鯀也、殷之郊冥也、蓋鯀障洪水而殛死、冥勤其事而水死、皆以死勤事之例也、（杞始以祖禹者郊禹、宋以祖契者郊契、故遷運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舜父無功、不足以配天、故郊以堯也、尚書大傳、維十有三祀、帝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按魯語、祀夏郊、董伯爲尸、韋昭注謂、神不歆非類、而以董伯爲姒姓、使虞不郊堯、安用丹朱爲尸哉、至於虞之廟制、雖不可考、然以商周例之、則當自立七廟、不得承堯之祖廟也、案大戴帝繫篇、黃帝產元囂、元囂產蟜極、蟜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蟜牛、蟜牛產瞽瞍、瞽瞍產重華、是爲帝舜、元囂卽青陽所謂少昊也、使從祭法而宗堯、則堯爲父廟、嚳爲王父廟、顓頊非嚳父、以受國爲曾王父廟、少昊爲高王父廟、黃帝尙在五廟之列、顓頊安得爲太祖、且顓頊受國於少昊、何得就少昊、禘黃帝、而以顓頊配乎、惟從魯語而宗舜、則顓頊至舜七世、得爲大祖矣、顓頊父昌意、不在帝位、故不禘昌意、而禘黃帝也、且虞之自立其廟也、有明徵矣、中庸、宗廟饗之、益稷祖考來格、生事之則死饗之矣、豈有棄其親廟而宗堯之理乎、益稷賓在位、孔傳、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史記、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朱既奉其祀于丹、而舜復宗其廟于虞、其可乎、惟舜典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孔疏謂此猶是堯之文祖、自此以後、舜當自立文祖之廟、堯之文祖、當遜于丹朱之國也、大禹謨、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孔疏謂、神宗當舜之始祖、爲黃帝、顓頊之等、庶近之矣、然帝繫所載、帝王世次、亦不可盡信也、堯典、有鯀在下曰虞舜、（路史、其先國於虞、故爲虞氏、）晉語、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與夏禹、商契、周棄、並列、其爲始封之君無疑、韋昭以爲舜後、虞思、謬也、左傳、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魯語亦云、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而帝繫自顓頊至瞽瞍、無幕名、惟舜之自立祖廟、則斷無疑者、魯語、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幕、舜之先也、非堯之先也、虞既報幕、則郊堯而不郊嚳、宗舜而不宗堯、益明矣、韋昭謂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亦曲說也、

論丹朱爲堯尸答曹丈大斌

承論丹朱爲堯尸、與孫爲王父尸、未合、竊謂昭穆之名、起於太廟中祫祭位鄉、書稱乃穆考文王、詩謂武王爲昭考、是祖宗之昭穆也、左傳文昭武穆、周公之胤、是子孫之昭穆也、古者、孫爲王父尸、子不爲父尸、以昭穆不可亂也、若郊堯之日、本無昭穆、何父子之嫌哉、客更有難者曰、天非人鬼、安得有尸、曰、節服氏遂逆尸從車、張子謂后稷配天而有尸、則郊堯有尸明矣、如家人凡祭蓋爲尸、丹朱奉堯之祀、亦猶家人之守墓也、以爲堯尸、不亦可乎、

太社在郊辨

郊社之聚訟也、自漢立南北郊始也、余謂禮有郊天而無郊地、有南郊而無北郊、何以言之、按大宗伯、以禮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祭社稷、則希冕、月令、以其皇天上帝社稷之饗、皆社稷對舉、而別無地祇之祀、大司樂、但言冬日至、祭天于地上之圜丘、夏日至、祭地于澤中之方丘、而無南北郊之說、至郊特牲云、兆於南郊、家語、兆邱於南、尙書大傳、祀上帝於南郊、逸周書、設邱兆於南郊、而北郊無文、（漢志引禮記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泰折、在北郊、所以就陰位也、下四句、乃申說祭法之意、非禮記本文、）以是知祭地之太社、周禮謂之方丘、亦謂之大示、祭法謂之泰折、詩書謂之家土、亦謂神后后土、實在庫門內之右、而非在北郊明矣、或曰、澤中方丘、周禮有明文、而謂在庫門之右、有說乎、曰、召誥用牲于郊、乃社于新邑、郊不曰新邑者、郊在國外、社在國內也、禮運、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云、於郊故謂之郊、則社不名郊可知、）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匠人營國、左祖、右社稷、註謂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詩週立家土、與皇門在國之一證、）是太社在庫門之右、一名方澤、爲二方壇、東社西稷也、郊特牲云、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祀命、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太廟之命、戒百姓、是澤宮與祖廟同在庫門內也、又云、王親耤社以習軍旅、射義、天子將祭、必將習射于澤、司弓矢云、澤供射檍質之弓矢、是太社壇、周以澤宮、澤北正中爲橋、橋內近北空地、爲習射處也、祭時王自應門而西、由橋以至澤中方丘也、近蔡氏德晉、論之詳矣、或曰、禮兆天於南郊、兆五帝於四郊、則地在北郊無疑、而子謂之何也、曰、地祇與天神不同、按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月令、迎春東郊、迎夏南郊、迎秋西郊、迎冬北郊、而惟冬至郊稱皇天、亦曰上帝、是圜丘爲南郊、對五帝之在四郊者言之也、所以祀天神也、祭法、太社以下、爲王社、國社、侯社、置社、而惟夏至太社稱皇地、亦曰后土、是方丘爲太社、對王社以下者言之也、所以享地祇也、或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何以地外有社乎、曰、地卽社也、諸侯不曰地、而曰社者、猶公羊子天子祭天、諸侯祭土爾、家語謂天子太社、祭率方土而、故謂之地、王社祭畿內土而、國社、侯社、祭一方土而、故但謂之社也、是也、或曰、郊社有常期、曲禮大饗不問卜是已、而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而、帥執事而卜日何與、曰、此謂國有大故、如天子將出、祀上帝及四望、類于上帝、宜于社、以非常祀、故卜日爾、非正祭也、（本劉氏敞、）

案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而、列舉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

林、川、澤、四方、百物。而獨不及地。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列舉四望、四類、山川、邱陵、墳衍、之兆。而亦不及地。則大示即社也。祭法。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祭四方、山林、川谷、邱陵。而不及社。司服。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享先王、先公。饗射。祀四望、山川。祭社稷、五祀。祭羣小祀。而不及地。則社爲地祭明矣。郊特牲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於郊曰報本反始。於社亦曰報本反始。秦誓。郊社不修。中庸。郊社之禮。曾子問。嘗禘郊社。皆與郊對舉。則社非祭地而何。召誥。用牲于郊。乃社于新邑。禮運。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則社非在國而何。社在庫門之內。自不得以郊名矣。

郊用辛社用甲說

或曰。冬日至祭天。夏日至祭地。皆有常期。而郊特牲。郊用辛。社用甲。何也。曰。周郊以日至。武成庚戌柴望鄭丁巳用牲于郊是告祭非正祭祈穀以元日。鄭康成以爲上辛但卜牲而不卜日。魯僭祈穀之禮。而名曰郊。明堂位。孟春寅月祀帝于郊。左傳。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是也。雜記。引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可以者。獻子關此月宜郊。明前此未嘗用也。不用日至之郊。降于天子也。其日皆用辛。成十七年辛丑用郊。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哀元年夏四月辛巳郊。是也。魯人卜牲。又卜日者。公羊傳曰。卜郊非禮也。魯郊非禮也。何氏休謂禮天子不卜郊。魯郊非禮。故卜爾。是也。魯郊以啓蟄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吳氏助祭宮以周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正與少牢饋食有一日不吉則蓋選日曲禮旬之內曰近某日旬之外曰遠某日吉事先近日之例相符穀筮以爲論月乃卜者非是其以正月至三月爲郊之時亦與啓蟄而郊不合郊特牲。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武成庚戌柴非日至之郊不得爲始郊家語。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蓋周日至之始郊。適遇辛日。故魯人誤用之。非周禮也。至於社之用甲。與月令仲夏擇元日命民社。正合。乃春祈社稷。亦非夏至方邱之祀矣。

禘祫一事并歲舉以五月魯禘不追所自出辨

禮大傳。喪服小記同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證以國語、祭法。而其義甚明。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嚳。即自出之帝也。虞夏祖顓頊。殷祖契。周祖文王。宮祖后稷所有辨即配之之祖也。猶公羊傳。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也。春秋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穀梁傳同五年而再。殷祭。但言殷廟。未毀廟之主。而不及所自出。則大祫之非禘。昭昭矣。趙氏匡分禘祫爲二。朱子取之。楊氏復又推廣之。一破漢魏支離之說。萬氏斯大乃欲合爲一事。并謂禘歲舉以午月。魯禘不追所自出。是大不然。大傳以祖配之。與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一例。無舉祖並配之文。萬云禘其祖之所自出又云以其祖配之決無上指始祖下包羣祖之理且合禘祫爲一則周禘時后稷亦屈從南北之郊必從亂矣今謂始祖而下。皆曰祖。以祖配之。可以包諸祖。謬一也。禮運。魯之郊禘非禮也。則郊禘並重矣。國語祭法皆以郊禘對言之爾雅。禘大祭也。蓋取報本追遠之意。若以不合昭穆而小之。則孟

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不及羣祖。亦不得名大祭乎。謬二也。詩、周禮、公羊、爾雅、明堂位。皆云春祀、夏禴、秋嘗、冬烝。亦有謂之禘者。三年喪畢之祭。謂之吉禘。如春秋吉禘于莊公。按杜氏預註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太廟廟之遷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近毛氏奇齡謂禘祭有三而無祫名一曰大禘一曰吉禘一曰時禘吉禘即大祫惟三年喪畢有之最大祫是合毀與未毀之主當在太廟而不得在禰宮矣全氏祖望曰吉禘之祭周時成有其禮但曰吉禘則與大祫不同而所謂審昭穆者亦仍僭在太祖之廟不但在禰廟耳其僭吉禘即大祫則渠器也左傳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是也。四時之祭。謂之時禘。左傳之烝嘗禘於廟。王制之春礿、夏禘。祭義。郊特牲之春禘、秋嘗。荀子之禴、禘、烝、嘗。左傳昭十五年春。禘于武宮。而經書有事于武宮。二十五年。禘于襄公。而經不書。定八年冬十月辛卯。禘于僖公。而經書。崇祀先公。饗祫之名而曰禘者。蓋小禘也。原非禘也。猶冬烝之在三年謂之祫。而每年則小祫也。亦非祫也。萬氏專據夏禘之文。并雜記。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謂魯初以六月行禘。明堂位其定以七月。則由獻子。且援日至郊天之例。每歲五月舉行。謬三也。天保之詩。但言禴、祠、烝、嘗。于公先王。而不及自出之帝。則禘非時祭可知。萬氏又以詩作于文武。實諸侯之禮。其追王上祀。而春禴、夏禘。至周公相成王而後定。竊謂既不追王。詩安得有先王。且中庸言武周達孝。明云。禘嘗之義。武成金縢已有太王、王季、文王之號。中庸追王尊在相武王時則禘郊大典。自武周已制矣。謬四也。萬氏又據公羊五年再殷祭。謂魯雖僭禘。然自爲殷祭。間歲一行。不若周之歲舉。故王制亦有祫則不禘之言。公羊所言。蓋魯禘也。案此亦本王制禘一犆一祫而言。然謂五年兩禘。亦與間歲一行不合。謬五也。曾子問。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此據諸侯若天子則祝迎六廟之主公羊傳。大事於太廟。則合祭毀廟、未毀廟之主。荀子禴、禘、烝、嘗之外。又有大祫。是大祫與時祫爲二也。爾雅。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又云禘大祭也。是禘與時祫又二也。禘必上追自出。而祫則旁及乎祧主。是禘又非祫也。萬氏既合禘祫爲一。又合大祫時祫爲一。妄謂曾子問祫祭于祖。通指嘗、禘、烝三祫。公羊大祫。專指夏禘之祫。烝、嘗之祫通乎。諸侯夏禘。大祫專、于天子。謬六也。萬氏泥於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而不言文王。謂魯但用禘禮。而不追所自出。夫明堂位不云。升歌清廟。下管象乎。清廟之詩云。濟濟多士。秉文之德。象武之詩云。允文文王。克開厥後。皆祀文王之樂歌。其徹以雍也。曰皇考。曰烈考。曰文母。祀文王之詩。蓋魯用以徹禘祭之俎。而序者遂以爲禘太祖也。使魯但用禘禮。而不及文王。又何以升歌清廟。下管象而徹以雍乎。謬七也。姚氏際恒曰但用禘禮而不追所自出先儒之說明堂位者亦多有此言然則第就魯禘禮傳臨于周廟之文并杜註所據文王廟推之則廟且得立豈有祭而不追所自出者乎經文又言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則稷且得郊其禘文王更不言可知矣或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禮緯之言也。而子信之可乎。曰。按樂記。未卜禘不視學。解者謂。禘在五年小成之年。家語。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劉向說苑。三歲一祫。五年一禘。後漢張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亦舉一閏再閏。定禘祫之期。說文亦引周禮。三歲一祫。五歲一禘。則其說不始於禮緯矣。家君云禘書起於哀平之際劉向尚是元成間人家語雖非孔氏之書而所論禘郊祖宗與祭法相異其不必以緯無明文而致疑余嘗考周禮、儀禮。無禘祫名。而有其禮。喪服曰。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此禘也。諸侯及其太祖。即祫也。司尊彝有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追享即禘。朝享即祫也。大禘雖非時祭。往往與夏祭相連。明堂位。

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今四月也、雜記、七月而禘、今五月也、是以張純謂禘在四月、崔靈恩謂宜在五月、則禘在夏月明矣、大祫見於公羊傳、而國語自元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文、武、爲不踰也、左傳、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亦樂盛廟言之、盤庚、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朱子、以盤庚爲大祫之時、阿衡亦與其間、周禮、凡有功者、祭于大烝、是時祫之年、止謂之烝、而大祫之年、謂之大烝、亦謂之大享也、張純亦謂祫在十月、則祫在冬月明矣、國語、明曾孫諸侯、脩公、則祫爲冬祭、可知、經書八月、蓋不時也、夫禘在夏月、祫在冬月、其年月各異、而合爲一事、何也、曰、三年五年、不知從何年算起、若從君立之元年、則偶有未及三年五年者、奈何、若從開國之元年、則或遭崩薨之事、奈何、曰、案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則前君既薨、廢而不舉、當從新君之立年始矣、如三年祫、五年禘、八年祫、十年又禘、公羊中年再殷祭、謂五年之中、一禘一祫也、雜祭、以禘爲大祭、則殷祭是禘無疑、宣八年、經書有事于太廟、而不書禘、則非禘也、僖八年、書禘于太廟者、此魯之失禮、春秋常事不書、楊氏復謂用禘禮、合先祖、毀昭穆、用致夫人於廟、而禘禮始與祫混淆而無別、是也、曰、詩序、雝禘、太祖也、長發、大禘也、子庸知禘之非祫乎、曰、楊氏復謂長發大禘、但述元王以下而上、不及于所自出之帝、雝禘太祖、無一詞及其嚳、稷、而皆稱述文王、武王、則安得謂之禘詩乎、其嗣衛而賅矣、曰、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繼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干祫及其高祖、則似天子之禘、亦可謂之祫、而藉侯之祫、不可謂之禘矣、曰、非也、謂天子得以象祫則可、謂天子之禘卽祫、則不可、所謂上得象下、下不得象上也、

禘祫爲一事、近代自萬先生外、如朱長孺、毛大可、皆主此論、然異同之辭、則自漢魏諸經師、已紛如聚訟、惟唐趙伯循之說、朱子有取焉、故宋儒亦稱其言簡義該、確不可易、此文審諦經義而折其中、殆欲以折充宗之角矣、姚際恒田文、

東周祖文宗武辨

祭法、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萬氏斯大、謂西周祖稷而宗文、武、平王遷洛、仍故有之文武廟、祖文宗武、故西周之廟、并世室而爲九、東周之廟、合武王而爲八、又引周官守祧奄八人、洛誥、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襄王賜胙齊桓、顯王賜胙秦孝、皆言文武爲證、愚謂不然、周官守祧奄八人、是時未有文武二世室、賈疏謂守七廟、并羿嬪廟是也、非晚周之制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成王營洛邑、爲東都、郊社並舉、豈有耑立文武二廟、而不及他廟之理乎、洛誥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孔傳謂特加文武各一牛、告白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是告祭、非正祭、猶大雅之告于文人、錫山土田、國語、命魯孝公于夷宮、祭統所謂、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者也、襄王、顯王之賜胙、蓋指其受命之君而言、猶伊訓之祇見厥祖、商頌之湯孫之將也、非祖文宗武也、且東周之祖稷、經傳固有明徵矣、國語、自元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爲不踰也、是時東遷已久、則周不祧稷明矣、證一也、詩長發有元王之文、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之以歸祀其先王、禮運、宋之郊也、契也、則宋尙祖契、而謂東周不祖稷可乎、證二也、家語、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證三也、周書作雒篇、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孔晁注、大廟后稷二宮、祖考廟也、證四也、吳幼清謂周祖后稷、文武皆宗、記言有失、乃不刊之論、

天子諸侯太祖考

穀梁傳、始封必爲祖、韋氏元成曰、王者始受命、與諸侯始封之君、俱爲太祖、愚案殷契、周稷、皆始封之君、並不以始受命者爲祖也、三代以下、無始封之君、宜立親廟六、而虛其太祖、以俟始受命者之入可也、諸侯祖廟有三等、一是先代之後、如焦、神農後、祝、黃帝後、蔟、帝嚳後、陳、帝舜後、此五廟俱實者、左傳、任宿須句顓臾、司太皞與有濟之祀、滅六而臧文仲謂皋陶庭堅不祀、宜後此例、若杞祖大禹、宋祖契與湯、戴禮、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可見、修其禮物、仍立七廟、不止五廟也、左傳、宋祖帝乙、特使之上樓、先王耳、非魯鄭立王廟之比也、一是始封之君、如齊呂尙、左傳、管子、太公之廟、又丁公、楚鬻熊、秦非子、類、左傳、妻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祝融之祀、或楚自立之、非周典耳、國語、伯夷能禮于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失祀、案齊祖太公、則秦不祖伯翳可知、此實四而虛一者、謂虛其太祖、以俟始封者之入、一是王子弟出封、則五廟俱虛、禮、諸侯不敢祖天子、是也、魯鄭之立周廟、此廟也、非祖也、左傳、以爲鄭祖厲王者非、案左傳、臨于周廟、文王廟、別于周公之廟、子產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厲王廟、別于太宮、則在五廟之外矣、

大夫適士官師廟制考

大夫三廟、王制、有太祖而無曾祖、祭法、有曾祖而無太祖、兩說不同、愚案大夫干祫及其高祖、則未必有太祖矣、春秋傳十五年、襄夷伯之廟、傳謂展氏之祖、案夷伯不知何人、然無駭隱時賜族、展氏、僖法隱末遠、安見夷伯其非皇考廟乎、至昭十二年左傳、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註謂子太叔之祖廟、亦未見是太祖也、王制諸侯之太祖、不世爵祿、觀中庸祭郊之制可見、世爵周之末失也、豈初制卽立太祖耶、若諸侯子弟、始爲大夫、則三廟俱虛、大夫不敢祖諸侯是也、惟別子得立出公廟、爲收族教宗女之地、故大宗不可絕、而魚石以向戌在、爲桓氏、雖亡亦偏也、然必立於宗邑、所以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孟嘗立廟於薛、猶是此制、若設于私家、卽爲非禮、三桓是也、

王制、士一廟、祭法、適士上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顯考當作皇考、無廟、官師中下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此卽爲士之壇墠、二說不同、案儀禮、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學士大夫、則知尊祖、是適士得祭祖、異於中下士之祇祭禰也、王制似不如祭法之備矣、至鄭氏康成、創爲中士下士、祖禰同廟之說、則祭法明云、王考無廟而祭之、顯悖經文、毛氏奇齡、駁之是也、

魯廟制考

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則是魯有七廟矣、愚謂不然、春秋文十三年、世室屋壞、公羊傳、魯公稱世室、穀梁傳、伯禽曰大室、是魯公爲世室、在

五廟之外與周公之廟並百世不遷也。成六年立武宮，公羊左氏並譏之，蓋魯人以靈之戰，倚晉之功，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非宗於廟也。若左傳臨于周廟，杜氏預以爲文王廟，此廟也，非祖也，故不與五廟之數也。至於煬宮之立，與武宮同失，桓宮、僖宮，親盡不毀，皆禮之末失矣。

兄弟同昭穆辨

左傳，大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祖孫同昭穆，父子異昭穆，此世次之昭穆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先入者爲昭，後入者卽爲穆，此廟祧之昭穆也。天子諸侯不幸無後，必以兄弟之子爲嗣，取其昭穆相當也。若世次昭穆，與廟祧昭穆不同，如桓王繼平王，則祖爲昭而孫爲穆，定王繼匡王，則兄爲穆而弟爲昭，考王繼懿王，則兄子爲昭而叔父爲穆，雖不得竟稱爲子，而昭穆相承，固有爲後之義矣。自西京以下，但知兄弟伯叔之序，而不知臣子之一體，於是創爲同堂異室之制，謂父子異昭穆，兄弟則昭穆同，其說似是而實非也。何以言之，春秋躋僖公，三傳皆以父子祖禰爲言，國語，夏父弗忌曰，明者爲昭，其次爲穆，則異昭穆之明證也。使如何氏休之說，謂隱、桓、與閔、僖，同北面西上，則兄弟未嘗異昭穆，特升其位次耳，國語何以云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乎，其不可一也。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荀子，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說者謂父子相繼爲一世，兄弟同一世，不知國語帝甲亂之，七世而隕，史記自中丁以來，比九世亂，自武丁至祔凡九世，皆數其弟，無論行輩也，假若兄弟同昭穆，傳弟者歷世不祧，傳子者乃祧一廟，多傳一弟，卽多享一代之祭，如沃丁、太庚，同一廟，至小乙入廟而同祧，一享十六代，一享十五代，小甲、雍己、大戊，同一廟，至武丁入廟而同祧，享十五、十四、十三代，不等，仲丁、外壬、河亶甲，同一廟，至祖庚入廟而同祧，享十三、十二、十一代，不等，是主之毀與未毀，直繫乎傳子傳弟耳，參差不一，何以觀德，其不可二也。（案徐邈曰，若兄弟異昭穆，設兄弟六人相君，當祀不及祖禰，代爲君，亦六代祀祖禰，而死，假令弟兄弟相代，其祖亦當遷矣，不得故存也，是也。）曾子問，七廟五廟無虛主，又曰，廟有二主，自齊桓公始也，然則一廟一主，經有明文，同堂異室之制，起於漢代，成周以上，未之有也，乃援考工記，世室、明堂，皆五室之文爲比，謬亦甚矣，其不可三也。春秋，丹桓宮楹，刻桓宮桷，是桓自有宮，不與隱同也，左傳，獻俘于文宮，是文自有宮，不與惠同也，若兄弟同昭穆，則兄爲弟後，如閔僖之願，先弟後兄，猶之可也，設叔繼兄子，則當升附于兄廟，先入者未祧，後入者已毀，天子有得享六代之祭，諸侯不得受四代之祀矣，然猶各居一廟，不壓於所尊也，至祫祭之時，叔之爲臣者，既進位乎父行，兄子之爲君者，反退居于子列，尊卑易位，謂之非逆祀可乎，其不可五也。然則公羊爲人後者爲之子，指昭穆相當者言之也，曲禮稱孝王某，指昭穆不相當，而但爲後者言之也。（曲禮，諸侯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全氏祖謂，以孝子二字爲衍文，愚按某侯是外事之稱，當是孝侯某之誤，惟昭穆不相當，則一切喪祭如爲子之禮而不得竟稱子，漢成帝不肯立中山王，而立定陶王，謂兄弟不得相入廟，豈主祭不入廟乎，不以父昭子穆之

禮入廟也，故班固云，廟而不穆，是非同昭穆之說也，謂雖序昭穆，而非父子也，如此，則遷禮之變，而不失其常矣。

遷廟藏毀主辨

曾子問，天子崩，諸侯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及卒葬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則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而升于太廟，毛氏奇齡，據以駁韋氏毀主藏太祖之說，曰，羣廟者，四廟之外，正毀主所藏之廟也，其廟曰遷廟，又曰祧廟，惟國有凶喪，則斂而藏諸太廟，今曰毀主藏太祖，則是以凶禮爲恆禮而可乎，又據公羊傳，周公爲太廟，魯公爲世室，羣公爲宮，謂羣公者，考公以後諸祧公也，成六年立武宮，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爾雅，有東西廂者爲廟，無東西廂者爲宮，曾子問，王者興師，易爲載遷廟之主以行，孔子謂遷廟之主可虛，七廟之主不可虛，哀三年，桓、僖宮災，傳謂火踰公宮，及桓、僖宮，定八年，從祀先公，是時桓距哀十一世，閔、僖距定七世八世，正所謂毀主藏遷廟，以一宮而合羣公之宮者，并文王世子，國君出疆，公族無事者守公宮，晉義，教于公宮，證之，是遷廟另一廟，在七廟之外矣，愚謂不然，曾子問，羣廟之主，卽四廟之主也，不言毀主者，藏諸太祖，不必取也，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傳曰，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易謂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夫三年之中稱公，則三年之外稱宮矣，毛氏偏據爾雅之文，遂岐宮與廟而二之，不知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並未嘗云，無東西廂曰宮也，請以經傳折之，春秋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成三年，新宮災，公羊子曰，宣公之宮也，則考廟也，國語，命魯孝公于夷宮，則王考廟也，詩閟宮，左傳，卜臨于大宮，朝于武宮，求入于大宮，盟于大宮，則太祖廟也，是羣公爲宮，卽四親之廟矣，且曾子問，遷廟之主，猶公羊子毀廟之主也，七廟之主，則未毀廟之主也，非別爲一宮，以藏祧主也，春秋桓、僖宮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公羊傳謂毀廟不當復立，故災，家語亦詳載其說，然則宮卽宗廟也，桓、僖之廟，則當毀而不毀者矣，文王世子，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公宮，疏總下文，正廟宮室言之，晉義，明言祖廟未毀，教于公宮，未嘗以爲祧主之廟也，至定八年，從祀先公，當以合祭時正之，如公羊子，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非有閔、僖二宮矣，使考公以下，諸祧公，別有一宮以藏之，則魯立煬宮，立武宮，皆未嘗稱廟，不過遷廟中之二宮矣，春秋又何以非之耶，大戴禮，白虎通，許愼五經異義，以及公羊穀梁諸說，皆云，宗廟之主，藏于太廟室壁，韋元成謂毀廟藏于太祖者，得之，鄭康成謂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則文武未立世室時，太王、王季，已遷入太廟矣，朱子又謂，自立文武世室之後，凡昭之祧主，藏于武世室，穆之祧主，藏于文世室，不必藏于太祖，竊謂惟文武二世室則可，設太廟以下，止有一世室，如魯之伯禽，（成六年，立武宮，與煬宮一例，明堂位謂以爲武世室，矜之丁公，（據左傳，遊福子太公丁公，亦是不祧之廟，）則昭之祧主，入于世室，而穆之祧主，又藏于何所乎，恐當以太廟爲正，

識小編卷下

內諸侯受地受祿考

周官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大夫采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卿采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公采地。此內諸侯之食采王畿者。而不詳其數。賈疏分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于經無據。王制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夫以王畿之地。割封太半。其何以待諸侯乎。此漢儒之鑿也。鄭氏以為殷制者。誤。曰。然則季氏本以為視其祿。而非視其國者。非歟。曰。按孟子。視侯、視伯、視子男之文。不繫于君十卿祿之後。而繫于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下。則視其國而非視其祿也。明矣。嘗考周之封邑。不過周、召、劉、單、祭、凡、蘇、毛諸國。及鄭之始封而已。其先世皆有大功德于民。卽劉、單、鄭。亦有功王室者。故得圖于畿內也。然則入官而受祿者。謂三等君田。先王待臣之常數也。其子孫繼之。故孟子仕者世祿。而官不世。官乃世之末失。周有功而受地者。謂三等采地。先王優臣之特典也。其子孫繼之。故王制。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而爵不世。豈有九十三國之理哉。案左傳。獻公賜趙夙耿。畢萬魏。僖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晉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趙簡子誓以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之類。皆有功賜者。非制祿之常矣。

外諸侯孤卿大夫士考

諸侯無三公。惟大國得立孤一人。如公之孤、執元孤、卿載膽之類是也。亞于孤者為卿。王制。諸侯之上大

夫卿。按王制。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以三卿分之。則司徒為上卿。司馬為中卿。司空為下卿。以五大夫分之。則小宰、小司徒為上。小宗伯為中。小司寇、小司空為下也。又云。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鄭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此文似脫誤耳。是也。冢宰所謂設其參也。三卿者何。牧誓。司徒、司馬、司空。此武王未克商時諸侯之官。左傳。昔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是也。諸侯亦有六典。則爲并爲三卿。司徒實兼冢宰。司馬實兼司伯。司空實兼司寇。書大傳謂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各兼二卿是也。惟宋備六官。故有大司寇、大宰。鄭在下大夫之列。次于上大夫卿者。為下大夫。王制。下大夫五人。崔氏靈恩注。司徒以下有小宰、小司徒二人。司空以下有小司空、小司寇二人。司馬下小司馬一人。乃統為五人。是也。所謂傳其伍也。大夫之下。則爲上、中、下士。王制。上士二十七人。其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是也。所謂陳其殷也。鄭氏康成謂上九中九下九。與經文不合。以為中士三倍上士。下士又三倍中士。似覺太繁。更詳之。孤、卿、大夫、士、下。各有府史胥徒。孟子以為庶人在官者。所謂儥其輔也。鄭康成以府史釋之。今從崔氏說。

內諸侯家臣考

冢宰施八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鄭注。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降于外諸侯者。特兩卿之異于三卿耳。其見于周官者。禮官之屬有都宗人、家宗人。政官之屬有都司馬、家司馬。刑官之屬有方士、朝大夫、都士、家士。至于都。則一官專主。都家之八則。皆都鄙之官也。然未嘗不歸于王之所屬。如都家中人。凡祭祀必致福于國。國有大故。令禱祠。必反命于國。都家司馬。戒令則必聽于國司馬。方士、都士、家士。獄訟則必上於國。而聽于朝。朝大夫掌都治之治。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是也。然則內諸侯之私士。孰非天子之公臣乎。

列國大夫家臣考

案曲禮問大夫之富。有宰食力。則大夫有宰矣。大夫稱主。則其臣稱僕。王制。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僕。是也。亦有稱之大夫者。檀弓。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左傳。魯有郈大夫、郕大夫、是也。亦有謂之士者。左傳。大夫臣士是也。卽玉藻所謂私人也。若上、中、下士。則玉藻所謂公士者也。家臣之數。雖不可考。然亦有司徒、司馬之官。檀弓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是也。

五畝之宅考

孟子。五畝之宅者。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鄭注。民之邑居在都城者。此二畝半在邑也。詩。中田有廬。穀梁傳。公田為居。漢食貨志。八家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此二畝半在田也。于是毛萇傳國風。鄭康成註詩禮。何休學公羊。范甯解穀梁。趙岐註孟子。咸謂在野曰廬。在邑曰里。春則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于邑。余謂在邑者。城外諸邑。非國中邑也。何以言之。遂人夫一廛。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則在野之明證也。月令。命野虞毋伐桑柘。野虞是掌野之官。而不及

國中之吏則國邑之無桑可知。豳風。遵彼微行。在春日載陽之後。是時出野已久。而毛傳即引五畝之宅爲證。言其采之便也。乃鄭氏上入執宮功箋。復謂上入都邑。則稍縣鄙之民。去國都遠甚。其能使女子執懿筐以求之乎。而謂國邑之說。其尚可信乎。且就地勢考之。亦有不能容者。天子之城。據典命疏。爲方十二里。積一百四十四里。廟社、朝市、王宮、去其三之一。餘九十六里。而羣臣之里取諸國中之公廨。百工之肆取諸城內之空地。以及諸侯之館。學士之舍。所餘無幾。安足以處稍縣畺八十四萬里之民乎。且賈氏公彥以遂外四百里公邑。皆從貢法。惟三等采邑。乃制井田。則惟大都、小都、家邑之民。得入國邑乎。抑都、鄙之地。爲之一空。而至春始出乎。而鄉、遂之民。乃獨處民閒。而不得一入乎。此事之必不然者也。而匠人所云方九里者。又不待言矣。若大國之城。書大傳。典命疏。並方九里。積八十一里。三分去一。餘五十四里。都鄙六千四百井。每井廬舍二十畝。當得一百四十二里有奇。次國城。書大傳謂方三里。今據典命疏。方七里。積四十九里。三分去一。餘三十二里三分里之二。都鄙三千三百井。當爲廬舍七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小國城。書大傳謂方一里。今據典命疏方五里。積二十五里。三分去一。餘一十六里三分里之二。都鄙二千一百七十六井。當得廬舍四十八里有奇。然此猶就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都鄙計之也。若如周禮五百、四百、三百、二百、一百之說。則都鄙益大。而入國邑者。愈不能容矣。曰。然則載師之廛里何與。曰。以予觀之。則皆市宅也。案廛人有廛市。鄭注謂貨賄諸物邸舍之稅。載師國廛二十而一是也。冢宰九賦。止有關市之賦。無民宅之條。若爲民之上入者。安得復取其稅。管子。先王處農就田野。野處而不暱。韋昭謂國都城郭之域。惟士、工、商而已。農不與焉。是也。曰二畝半在田。食貨志則既言之矣。若二畝半在邑。又何說與。曰。毛氏奇齡有云。王制量地以制邑。凡鄉遂以外。皆有邑里。在公家者。曰公邑。在私家者。曰家邑。公、卿、大夫、王子弟、所食。曰采邑。民受田之外。受閒田爲居者。曰井邑。凡鄉遂諸官。皆有官居。自邑而邸、而甸、而縣、而都。與自井而通、而成、而終、而同。凡聚會處。即設爲官居。而民遂附之。此民居之近官居者。所謂邑居、里居也。入保者保此而已。上入執宮功者入此而已。若趙岐又有保城之說。則都邑原有城。謂之邑城。都城。（知春秋城郿城向城鄆城郛城費城方城武城城平陽城郟郿之類）並非國城。即近郊之民。冬月入保。亦必附郭爲民居。使之相守。並非盡國中里廛。以待冬月一時之入也。故趙岐所註。先分兩地。一在無城之邑。一在有城之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爲宅。此無城之邑居也。冬入保城二畝半。此有城之邑居也。愚按月令。孟夏之月。命民勉作。毋休于都。則春夏出田矣。豳風。入此室處。上入執宮功。則秋冬入邑矣。毛氏就都鄙分田邑。與穀梁、班志俱合。足以發千載之覆矣。

原人情。察地勢。又本諸經傳。而旁搜西河毛氏之說。言皆不朽。（沈冠雲文。）

學校考

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入學也。天子大子。八歲入小學。在師氏虎門之左。十五

入大學。在王宮之東。保傅。八歲出就外舍。束髮（注謂成童）就大學。白虎通。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太子之禮也。天子之諸子。與羣后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俱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內則十年出就外傅謂公卿已下之子年方篇幼日教于家乃未入小學以餘事）尚書大傳。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五（一作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是也。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餘子。必由家塾之大小學。以進于鄉。由鄉學以進于國。悉與鄉人同。尚書大傳。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鄭注餘子猶衆子古者適子恒代父而仕）年十五（一作十三）入小學。十八入大學。是也。然則天子之太子、王子、入學雖有先後。而皆入虎門。與王宮之學。羣后而下。惟適子得入。舜典所謂教冑子也。（王制王太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也不及餘子）其餘子與鄉人。則必由家塾以遞升于國也明矣。家塾之制。合二十五家。而教之于塾。里皆、鄰長。（周禮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掌其比族黨之事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食貨志曰。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鄰長坐于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冬民既入。是月餘子在于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即小節大義）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即大節小義）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是也。（少學皆云大學）父師、少師。教之于後。尚書大傳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所謂里庶尹也白虎通曰古之教民者百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師其次爲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悌仁義右師即父師左師即少師也）耰鉏已藏。新穀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年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焉。年十八始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立春學止）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上老父師庶老少師）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餘子告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並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攜。出入皆如之。是也。（陳氏祥道曰說文閭里門也爾雅門側之堂謂之塾坐上老庶老如此所以教之學也坐里胥鄰長于此所以教之耕也此接班志言入學書亦言傳農事則陳氏分耕學之暇未聞何氏休公羊傳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之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教之之法與食貨志略同）所謂

家有塾也。閭塾之秀。升諸族學。則族師主之。所謂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是也。族學之秀。升諸黨學。則黨正主之。所謂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是也。黨學之秀。升諸州學。則州長主之。所謂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是也。州學之秀。升諸鄉學。鄉老、鄉大夫。則三年大比之。鄉士之秀。升諸司徒。曰選士。則三物賓興之。鄉學之制。至此備矣。（陳氏祥道曰閭胥聚民無常時族師屬民有常月族師歲屬以月吉與春秋黨正歲屬以孟吉與正歲州長歲屬以正月之吉與春秋然後鄉大比之以卑者其職煩尊者其職簡也出黨正而下有所讀有所書州長則有所讀無所書而大夫則考而興之無所讀敬敏任恤易知考也故閭胥書之孝弟睦婣有學雖知者也故俗師書之德行則非特孝弟也道藝則非特有學也故黨正書之書之者易考之興之者難故帶之止于黨正者之在州長與之在鄉大夫以舉者其職轉尊者其任重也）若郊外之遂。由里塾而升諸鄰學。則鄰長主之。由鄰而升諸鄙學。則鄙師主之。由鄙而升諸縣學。則縣正主之。由縣而升諸遂學。則遂大夫主之。周禮獨無明文。先儒謂鄉以教爲主。遂以耕爲主。今以王制不變移之遂如

初體考之則馬氏端臨以爲互文是也至庠序校之名不一孔氏穎達謂鄉學曰庠州黨曰序而記云黨有庠者是鄉之所居黨爲鄉學之庠不別立序凡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爲庠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爲序陳氏祥道謂校庠序者鄉學也鄉曰庠而記言黨有庠者合二十五家而教之于閭塾謂之家有塾則合五黨而教之鄉庠謂之黨有庠州曰序而記言遂有序者遂官降鄉官一等則遂學亦降鄉一等其名與州序同山陰陸氏謂鄉有庠州有序黨有庠遂有序縣有庠鄙有序李氏謂州鄉縣遂有序族黨鄙鄙有庠比閭鄰里有塾永嘉戴氏謂州鄉里之間通謂之庠序濟江劉氏江陵項氏皆謂周于鄉立虞庠于遂立殷序于黨立夏校近西河毛氏奇齡謂鄉有校州有序黨有庠愚按孔氏既言州黨曰序何謂州學以下皆爲庠且黨自有序偶以鄉庠不別立何以不言鄉有庠而言黨有庠是孔氏之說非也家有塾者未嘗言比有塾陳氏何得舉以例黨之有庠且合五黨而教之州序合五州而教之鄉庠何以不言州有庠而言黨有庠是陳氏之說鑿也至于陸氏之縣庠鄙序李氏之鄉縣有序族鄙鄙有庠比鄰有塾孔氏穎達謂鄉閭里以上皆有學並不及比縣則失之無稽戴氏之通謂庠序則失之蒙混劉氏項氏之黨校與黨正學記之文俱不合毛氏謂鄉校黨庠則周曰庠乃當代之制何爲不設于鄉而僅設于黨哉然則學者將何從曰編書質諸家君矣云恐州黨以下可以兼序遂縣以下不得兼庠故禮無文所謂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也又云鄉飲酒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王制鄉簡不帥者老皆朝于庠則鄉有庠學記術當爲遂則遂有序鄭氏玄注引此作遂有序月令曾孟注術當爲遂小戴也春秋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傳術當爲遂術遂二字通用之證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黨正屬民而飲酒于序左傳不毀鄉校疑六鄉中庠外兼設序校記言黨庠遂學黨以包州鄉庠以包序校也但不必並設六遂則專設序足以破其疑矣案陳氏祥道曰鄉飲酒禮所謂于門之內鄉射禮于庠序所謂于庠序無房室故禮于房室者亦賓席之東堂鄉飲在庠而庠有房室故禮于房室者亦賓席之東堂則所揖所賓之位漸而東南南無室則所揖所賓之位漸而東南而無室故禮于房室者亦先王詳內略外之一端也所謂黨有庠術有序也此鄉遂之制也鄉遂已上則有國學國學有二曰小學曰大學小學者文王世子凡語于郊者則以其序謂之郊人毛氏奇齡曰此文之于成均并屬鄉遂郊之證愚按詩言西郊未嘗言比郊遂之絕句謂之郊人遂之絕句則于成均屬下爲是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非虎門之小學亦非鄉遂之學也郊學之制雖不可考然文王世子云于成均取爵于上尊其升于國之大學無疑也大學者周曰東郊王制即在王宮之東王制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鄉學所升皆造焉是也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郊即孔氏以爲殷制者非與此異者陳氏祥道謂諸侯之制小學在內而大學在外以其選士由內以升于外然後達于京故也俞樾大傳諸侯三年一貢士天子之制小學居外而大學居內以其選士由外以升于內然後達于朝故也然而三學四學五學之異其名也在國在郊之異其地也東西南北之異其向也諸儒又不一說矣鄭氏康成文王世子注謂周立三代之學學書于有虞氏之學學武于夏后氏之學學禮于殷之學孔氏穎達謂虞學在國夏在西郊郊則周之小學也是立虞夏殷之學于國中爲大學別立虞庠于西郊爲小學此一說

也陳氏祥道謂成均即辟廱居中夏之東序在周爲東膠太學而居左商之右學在周爲西學瞽宗而居右成均頒學政瞽宗祀樂祖東膠養老更皆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是大學有三而小學惟一以合于天子設四學者又一說也賈氏公彥謂周立瞽宗于西郊者又一說也江陵項氏謂近郊並建四學虞庠當作上庠在北夏序當作東序在東商校當作右學在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三學環之亦曰東膠又一說也山陰陸氏謂天子設四學并其中學而五辟廱居中南爲成均北爲上庠東爲東序西爲瞽宗以合于保傅篇五學者又一說也愚按祭義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其在大學而不在小學也無疑若語于郊者以其序謂之郊人明非俊選之比也豈有太子與齒之理乎此以大學惟三兼虞庠爲四學者非也鄭孔分上庠虞庠爲二當矣按文王世子書在上庠此虞之大學也若虞庠在國之西郊恐其僭虞制而爲之故繫之虞耳其實與東膠對舉則謂之小學也疑王制趙文自見而獨遺東膠大學是鄭孔之疏也陳氏以成均即辟廱春秋繁露曰成均者五帝之學名右學即西學瞽宗諦矣明堂位瞽宗殷學也而瞽宗祀樂祖又與爬先賢于四學合而謂東序即東膠太學是不知周之東郊即辟廱之居中者不當分而分也頂之東膠者蓋對虞庠之在西郊而言猶虞夏殷之分上下庠東西序左右學也東序乃夏之大學不當合而合也且禮在瞽宗書在上庠皆大學之政何以不及上庠乎是陳氏之失也賈氏公彥以瞽宗在西郊則誤以虞庠爲瞽宗也項氏則誤以庠序校鄉學爲國學且謂建在近郊是不知四學之在國也陸氏則誤分辟廱成均爲二也獨濟江劉氏敞謂文王世子周人立四代之學者此直謂一處並建四學耳周人辟廱即東最居中北爲有虞氏之學東爲夏后氏之學西爲商人之學當學羽籥干戈者就東序學禮者在瞽宗學書者就虞庠當作上庠辟廱則惟天子養老及出師成謀與受俘大射等就焉當天子至于辟廱則三學之人環水而觀矣與經悉合而獨不及西郊之小學何也由此觀之虞之上庠明堂位之米廩夏之東序商之右學周之東膠並建于國中者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祭義所謂四學者專指國中之大學而言也保傅所謂五學者疑兼指西郊之小學而言也毛氏奇齡曰保傅篇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入南學尚齒而貴親入北學上貴而賤爵入太學學師而問道易傳大初篇天子且入東學童入南學暮入西學夜入北學合諸侯明堂章句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圍轉如璧則曰辟廱謂是明堂之學賜謂明堂無教學之文況大戴明云在近郊三十里豈得旦暮四次入學乎此天子之學也若諸侯之頖宮惟魯得備四代之學補明堂位其餘則但立時王一代之學而已本文王世子孔疏所謂有學也

孔子生日考

孔子生日諸儒所記不一謂孔子生于魯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者公羊子也左傳林堯叟註主之謂孔子生于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者穀梁子也洪慶善闕里譜系程登庸年表辨正吳程通考宋濂孔子生卒歲月辨主之謂孔子生于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歲十一月庚子者史記世家也左傳註疏釋文蘇轍古史朱子綱目及論語序金履祥通鑑前編主之謂孔子生于魯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七日周正乃今之八月者孔子家譜祖庭廣記也羅泌路史夏洪基孔子年譜主之愚案襄公二十

一年己酉冬十月。經書庚辰朔。則數至十一月。無庚子日。若謂十月二十一日。（穀梁子）以孔子生年七十有三計之。當庚戌歲生。壬戌歲卒。其謂生于己酉者。亦誤也。史記謂生于襄公二十二年。當矣。然十一月係甲辰朔。亦無庚子日。惟家譜等書謂二十二年十月庚子。則庚戌歲十月二十七日。今八月二十七日。恰是庚子日。總而計之。穀梁得其月。史記得其年。公羊則年月俱失。家譜則年月俱得者也。蘇撫湯公斌。奉部文。以蔣尹玉所上孔子生日考。行各學使。各賓所僧。嘉定學生王晉陞上孔子生日辨疑。斷以孔子生于周靈王二十一年。爲襄公二十二年。庚戌歲十月二十七日。庚子日。周十月夏正八月。爲今八月二十七日。而斥蔣尹玉所云九月十五之說。以周正考之。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是甲午。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是戊午。俱非庚子。其謬可知。湯公據以覆部。通行天下。今皆以八月二十七日爲孔子誕日。曲阜率于是日致祭。

孟子遊歷先後考

孟子者。鄒人。（今鄒縣）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始遊梁。實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也。（由鄒至梁故曰不遠千里）三十六年丙戌。惠王卒。子襄王立。孟子入見王。出有不似人君語。（通鑑據紀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至十六年卒。子襄王立。當周慎靚王二年。始去梁。首尾十八年。使孟子在梁如此之久。而濡不去。[illegible]孟子紀年似不足信。當從史記。）遂去梁之齊。卽齊宣王之八年也。由大梁之臨菑。千有餘里。故曰千里而見王。（若由鄒以往。不過半日。）道經平陸。（今汶上縣。在大名東界。）故曰由平陸之齊。有孟子之平陸。儲子幣交事。（若由鄒之任。當在此時。）宣

王在位十九年。孟子去齊。當在宣王之末。（毛氏奇齡辨在宣湣授受之際。急謂孟子明言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又云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則去齊之日。仍是宣王。非湣王也。）故曰。久于齊。中更三年之喪。有葬魯反齊。答充虞等語。（毛氏奇齡據列女傳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之。[illegible]與孟子合矣。）後以道不行。致爲臣而歸鄒。蓋周顯王四十五年以前事也。（大事記通鑑綱目繫諸赧王元年者。非。）至周慎靚王三年。宋稱王後。始之宋。有謂戴不勝、戴盈之。滕世子過宋。與道性善語。并齊楚惡而伐之。餽七十鎰而受事。（觀陳臻前日于齊。今日于宋薛。是去齊而之宋之薛也。）遂之薛。有餽五十鎰而受事。（[illegible]）（是據毛氏奇齡謂孟子再適宋。一在齊湣王三年。聚未封蔡以前。一在齊湣王六年。宋君僭稱王以後。並非）尋復歸鄒。滕世子使然友問喪禮。既以禮聘孟子。孟子遂之滕。館於上宮。有滕文公問爲國。使畢戰問井地等語。（閻氏若璩稱[illegible]）至後以樂正子故之魯。（周慎

靚四年。魯公卒。子平公立。孟子適魯。在甲辰後。又平公之年。世家年表互異。當從通鑑。詳見二十五年考異。）晚歸而作書七篇。赧王時始卒。書爲門人所定。故諸侯皆稱諡焉。

書曹文大斌人統二十四氣論後

二十四氣之名。見于逸周書。其時訓解一篇。以五日爲候。月以六候。分四時爲二十四節。皆牽取月令以配之。如孟春有立春、雨水、兩節。而月令所紀寅月之候。止東風解凍五句。取後草木萌動足之。仲春驚蟄、春分、兩節。月令止桃始華三句。雜取下元鳥至。雷乃發聲。始電。分爲三候足之。甚有本月無此句。而取次月首句者。牽搭無理。其爲僞作無疑也。但謂古無分至。則堯典有敬致之文。非分至而何。（二分二至。自大撓作甲子時已有之。故造曆者。以上古甲子歲甲子月甲子日冬至夜半甲子時作曆元。六曆謂黃帝用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卽孟子千歲之日至。可坐而數也。左傳紀少皞有司分司至。司啓司閉之官。則其說并不始于唐虞矣。）謂分至不繫時。則大司樂有冬日至、夏日至之文。非繫時而何。豈竊以夏數得天。分繫春秋。至繫冬夏。得四時之正也。周既建子。分不繫春秋。至不繫冬夏。避不成辭也。月令之日夜分日長。至日短。至既各繫于四時之仲月。則其爲春秋分、冬夏至、明矣。不必更贅以時也。非夏正之本不繫時也。左傳之日南至。日中而出。日中而入。雜記之正月日至。七月日至。無繫時者。蓋周之二至在春秋。二分在冬夏。自不得以至繫冬夏。分繫春秋也。大司樂之有冬夏日至也。用夏至也。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注周正月朔日。太宰注同。正歲。令于教官。注夏正月朔日。凌人注同。州長。既以正月之吉讀法。又以正歲讀法如初。注。此四時之正。重申之。此周人兼用夏正之驗。逸周書周月解曰。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是夏焉。是也。卽周之用夏正。益知夏分至之繫時矣。或曰。古曆無二十四氣。當以何爲紀。余據禮運曰。以日星爲紀。如堯典。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左傳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國語。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又曰。歲在鶉火。日在析木。月在天駟。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星尾中。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之類。是也。（左傳啓蟄而郊。夏小正曰。正月啓蟄。月令仲春始雨水。仲夏小暑至。孟秋白露降。家語霜降。而逆女止。以紀每月之候。未有二十四氣之名也。周官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亦無及此者。）

儀禮五可疑策（督學鄭公科試第一）

儀禮者。禮之根本。而禮記其枝葉也。故儀禮有冠禮。禮記卽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卽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朱子嘗作經傳通解。以儀禮爲經。而采諸書以釋之。若儀禮所無。則爲集補經以足之。其謂看得有緒甚善。誠不易之定論也。乃宋樂史謂其有可疑者五。其說甚謬。生請條舉而歷辨之。一疑漢儒傳授曲臺雜記後。馬融、鄭衆、始傳周官。而儀禮未嘗以爲教授。案漢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乃儀禮之全本。經十七篇。卽今儀禮也。劉歆曰。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勝、慶普、

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夫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即藝文志經十七篇也、五十六卷、除十七、正多三十九、故藝文經目、別無高堂生十七篇之禮、中興以後、皆立博士、相傳不絕、隋經籍志、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倉最明其業、乃爲曲臺記、然則儀禮自高堂生而下、以次傳授、源流井井、后倉之曲臺記、正儀禮之傳說、而不得據以駁經也、且在三禮中、立學尤早、而以爲未嘗教授可乎、其無疑一也、二疑周禮缺冬官、求之千金不可得、使有儀禮全書、諸儒不獻之朝乎、劉歆七略、班固九種、並不著儀禮、魏晉梁陳之間、是書始行、按古經出于淹中、河間獻王得而獻之、隋志有明文、何謂不獻、漢志七略九種、現有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之目、何謂不著、獻之者河間獻王、傳之者高堂生、習之者后氏、大小戴氏、慶氏、注之者鄭康成、自兩漢已行、何待魏、晉、梁、陳、其無疑二也、三疑聘禮篇所記、賓行饔飧之物、禾米芻薪之數、籩豆簠簋之實、鍾壺鼎鼒之列、考之周官掌客不同、案掌客、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所謂國客者、即聘禮之賓也、然謂如其介之禮以待之、未嘗謂如其君之賓禮以待之、今考掌客云、凡介行人宰、使皆有殘饔餼、以其爵等爲之宰、禮之陳數、乃待其介之禮、皆鄭注、即約束禮文釋之、其與聘禮不同者、乃待諸侯之典、與禮賓無涉、其無疑三也、四疑喪服一篇、蓋講師設問難以相解釋之辭、非周公書、案隋經籍志、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爲注解、今又別行、以生考之、其書雖未必果出于子夏、而傳以釋經、在諸經皆有之、不獨儀禮也、使徒以問難之故、而決爲非周公書、則春秋有三傳、公、穀、左氏、皆釋經之體、亦可據以駁春秋矣、其無疑四也、五疑周官所載、自王以下、至公、侯、伯、子、男、皆有其禮、而儀禮所謂公食大夫禮、及燕禮、皆公與卿大夫之事、不及于王、其他篇所言、曰主人、曰賓、而已、似侯國之書、使周公當太平時、豈不設天子之禮、案禮古經五十六卷、除十篇、尚餘三十九篇、公彥序儀禮之次、凡冠昏鄉射燕禮以下、俱有天子諸侯之禮、朱子亦謂、河間獻王所得禮五十六篇、卻有天子諸侯之禮、故班固謂、愈于推士禮以爲天子諸侯之禮者、然則儀禮之亡篇多矣、豈有制侯國而不及天子之禮、其無疑五也、夫知樂史五疑之非、則朱子之說、益信而有徵矣、

經證明晰直欲掇讓進退于漢宋諸儒之間矣評

周官辨疑

周官上于河間獻王、至劉歆始立博士、諸儒疑者不一、請舉其大端而辨之、一曰、六卿之不首公孤也、案周時六卿、皆公孤領之、周公以公兼冢宰、惟周公位冢宰是也、蘇公以公兼司寇、太史司寇蘇公是也、顧命歷敘六卿之長、而太保奭、畢公、毛公、即三公也、芮伯、彤伯、衛侯、即三孤也、公孤無專職、故不數也、此不必疑者一也、二曰、設官之太多也、案周禮二鄉則公一人、是三公兼鄉老也、每鄉卿一人、是六卿兼鄉大夫也、軍將皆命卿、是六卿兼軍將也、世婦每宮卿二人、是六卿之長貳兼之也、司馬六軍之屬、則司徒六

卿之屬兼之也、甚至太公以太師而兼司盟、呂侯以齊侯而掌虎賁、然則成周之官、通長貳計之、蓋不下三千人、而實不過三百六十屬也、此不必疑者二也、三曰、地理之不可方、如棋局也、案周禮、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原指勾三股四、以御田疇者而言、如漢志之短長相覆、王制之斷長補短、非謂方如棋局也、若作扣盤捫燭之見、則禹貢冀州之北、安得二千五百里哉、此不必疑者三也、四曰、畿服之制、與禹貢不合也、案周禮言方、則每面各二百五十里、禹貢言面、則兩面相距爲千里、禹貢五服、計五千里、周禮九服、并王畿計五千五百里、增于禹者、特五百里之藩服、畿穀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即是其地名雖增、而實未嘗增也、此不必疑者四也、五曰、封建之制、與武成、孟子、不合也、案武成之分土惟三、孟子、王制、之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專指井地言之也、所謂士其田也、周禮封疆、兼舉山川、附庸、邑居、林麓、言之也、所謂制其域也、此不必疑者五也、六曰、溝洫之制、遂人、匠人、不合也、案遂人十夫有溝、匠人九夫爲井、二法不同、陳及之謂、遂人是一直度之、匠人是開方計之、朱子駁之曰、遂人以十起數、匠人以九起數、決不可合是矣、然周禮于六鄉、明言九夫爲井、孟子鄉田同井、安見鄉、遂、必用貢耶、遂人明言治野、夫間有遂、十夫有溝、安見都、鄙、必用助耶、蓋鄉言九夫、遂言十夫、原屬互文以見例、左傳疆以周索、疆以戎索、左氏異義、山川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九夫爲塢、八塢而當一井、考工記、又有兩山之間必有川、兩川之上必有涂、可見貢、助、二法、原只因時因地、不必定限以成法、孟子九一什一、亦只就滕論滕、不必定是周制也、此不必疑者六也、七曰、井牧之制、與孟子一夫百畝不合也、案井則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別、猶禹貢之咸則三壤也、牧則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別、猶漢志之歲耕種、休一歲、休二歲、也、若遂人之萊五十畝、百畝、二百畝、乃不耕之土、令民開墾者、非百畝之常額也、孟子道其常、而周官窮其變也、此不必疑者七也、八曰、載師地征、與孟子什一不合也、案載師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陸氏佃謂百畝而徹、賦民什一、于一中又以十分爲率取二、如此、則公卿大夫之受采者、自食其八、以其二賦于國、非取民之制也、若夷之治于公邑者、兼統于遂、其制賦皆與遂法同、此不必疑者八也、九曰、關市山澤之賦、與孟子不合也、案孟子譏而不征者、謂羈旅士民也、周禮關市有征者、謂商賈也、孟子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也、周禮山澤有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此不必疑者九也、十曰、朝覲之數、與尚書不合也、案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者、虞制也、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者、周制也、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者、文襄之霸令也、見昭三年左傳、漢儒集爲王制、又多比年一小聘句、大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與尚書小異、者猶云、六年而徧也、尚書舉其略、而王制道其詳也、此不必疑者十也、文十五年傳、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昭十三年傳、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致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國語、又有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之說、就數不煩、恐不足以語周制矣、

炳燭編

李賡芸撰

頌閑學使歸自江西，持其鄉李鄉齋方伯炳燭編示余，則方伯之孫用光所手輯者。方伯爲饒宮詹弟子學有師法，中歲服官，治尚廉靜，卒構瑕璺，鬱鬱實生。饒給諫紀事，蔡述黃亮國言，至今讀之且爲太息。某氏集中猶撫游談以重誣之，所學殊途，積毀必及，固如斯乎。炳燭編凡四帙，爲目至鮮，文率未覓，蓋初稾之俟更定者，故世不克見。庚辛之交，寇擾東南，故家簿籍，半遭劫火，賴有文孫閒關危難，保此遺青，學使能光民是程，不忘恭敬，尤足多也。因與同志商訂違合，删并排類，釐成四卷，以付手民，九京可作，庶無憾已。同治十一年正月，吳縣潘祖蔭。

是書蔭先屬陳培之農部倬編定，繼又屬胡甘伯農部澍、趙撝叔大令之謙悉心校正，繕清本者徐棣華上舍鄂，助刻貲者李若農學士文田、吳廣莽刺史承潞、鄉齋先生之孫用光、用賓、用中實能實守是書，皆可紀也。同治壬申四月刻成又識。

炳燭編卷一

清　嘉定李賡芸撰

利建侯

晉語，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爲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泉原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車有震，武、衆順、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雷震，故曰利貞，車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強，故曰豫，居樂出威之謂也，是二者得國之卦也，按，此古誼也，左昭七年傳，史朝所稱元亨又何疑焉，此雖出於一時之迎合，然所云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則亦正訓。

磐桓利居貞

武氏儀經讀攷異，據魏志管寧傳，盤桓利居，謂貞字不與居連文，按，唐范傳正李白新墓碑，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盤桓利居，竟卒於此，亦以利居爲句，但漢張表碑，畔桓利貞，後漢書馬融傳論云，將有意於

屠貞乎則又利屠貞連讀也。暫字說文所無。文選王粲登樓賦注、李密陳情表注引易皆作蹔。陸機演連珠引作槃。傳毅舞賦般桓不發則用省文。張表碑作畔。借字。

屯如邅如

說文無邅字。馬部驙下引易乘馬驙如。乃屯如驙如之誤。又走部有趣字。疑邅如本作趣如。乖走字形相涉而誤。

即鹿

李鼎祚集解載虞翻注及應劭風俗通皆以鹿爲山足。作麓。正字作麁。古省。春秋僖十四年。沙鹿崩。亦省。籀作麁也。魏志王粲傳。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文選左思魏都賦。即鹿縱而匪禁。淮南繆稱訓高誘注云。鹿以諭民。則皆以爲麋鹿之鹿。

有孚盈缶

後漢書魯恭傳引易云。言甘雨滿我之缶。誠未有它而吉已。此古誼。

三驅

此卦。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鄭康成注。驅禽而射之。三則已發軍禮也。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句不逐而射之。句。榜去又不射。唯背去者順而射之。不中則已。虞翻注則以爲驅下三陰。與鄭誼不同。漢書揚雄傳。非堯、舜、湯、文王三驅之意也。顏師古注云。三驅。古射獵之等。一曰薦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小顏用馬融誼。見釋文。非也。禮記王制云。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薦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三田非三驅也。

幽人

惠徵君棟周易古義據虞翻注。謂蹈時二在坎獄中。故稱幽人。即荀卿子所云公侯失禮則幽。案。後漢書逸民傳序。光武側席幽人。荀爽傳論。何爲違貞吉而履虎尾。李固傳。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未欲爲用。李恂傳論。任棠、姜岐。結蹇脚而辭三命。殆漢陽之幽人乎。魏志管寧傳。明帝詔曰。寧違命不至。盤桓利屠。高尚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蔡恭之義。此皆目高士爲幽人。要亦漢儒之說也。

无平不陂

王逸注楚辭修綆墨而不頗。唐明皇詔改鴻範無頗爲無陂。未能引以爲據也。按。頗、陂皆从皮聲。觀王注。二字古本通用。

帝乙

乾鑿度以爲成湯。虞翻以爲紂父。按。左哀九年傳晉趙鞅欲伐宋以救鄭。陽貨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祿、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此古誼。

公用亨于天子

左僖二十五年傳。晉文公筮。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按。此古訓

也。古人亨、享同字。亨通之亨亦作享。聘享之享亦作亨。唐初猶然。釋文、亨許庚反。通也。衆家並香兩反。是陸元朗不能折中於左傳也。

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文選干寶晉紀論。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潘岳籍田賦注、秋興賦注、士少頭陀寺碑注所引皆同。後漢書崔駰傳。隨時之宜。隋書經籍志云。隨時之義深矣。按古本當如是。王肅本作而天下隨之。隨之時義大矣哉。不可從。

幹蠱

虞翻注。謂泰、乾爲父。坤爲事。李鼎祚。謂以柔巽之質。幹父之事。能承先軌。滿其任者也。蓋序卦傳本云蠱者事也。幹父之蠱。猶言子之克家也。顏氏家訓治家篇。婦主中饋。惟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唐大詔令載寶應二年李光弼實封一子官制云。功崇望重。加以報章。德厚流光。延其茂賞。爰益苴茅之典。並明幹蠱之才。此皆幹蠱之古訓。周煇清波雜志。煇自四十以後。凡有行役。雖數日程。道路饔餼之際。亦有日記。以先人晚苦重聽。如幹蠱次序。旅泊淹速。親舊安否。書之特詳。用代縷縷之問。樓鑰攻媿集承奉郎致仕李君墓志銘。長子佾。尤善幹蠱。奉親有稱。用幹蠱字。猶存古義。惟漢書五行志京房易傳曰。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皇。亦重見先人之非。解經似微異。然章昭注亦曰。幹蠱爭也。今解幹蠱爲能蓋父之愆。如舜於瞽瞍。禹於鯀。能正父之事。是爲有子。故考不爲咎累。似本京氏說。而又稍異。非古誼也。

噬膚滅鼻

漢書董賢傳。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注。孟康曰。噬膚滅鼻。噬、食也。膚、喻薛。恩澤加之。不忍誅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噬膚者。言自齧其肌膚。詔所云云。爲明是恭后之親。有肌膚之愛。是以不忍加法。故引噬膚之言也。按既云噬膚之恩。則孟說爲是。

虎視眈眈

集解作虎眎。周禮。眡瞭。鄭康成注。眡讀爲虎眡之眡。漢竹邑侯相張壽碑。虎視觀觀。即眈之異文。

藉用白茅

漢書淮陽憲王傳。春秋之義。大能變改。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絜己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此古誼。

黃離

唐大詔令開元三年正月册鄂王爲太子文云。書不云乎。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易不云乎。黃離元吉。得中道也。按。此以離二爻爲太子之象。攷鄭康成注。謂文王之子發、旦。唐人似本鄭注。然鄭兼及周公。則亦非專指天子之太子也。

釋文字又作遠。按漢書匈奴傳、遠逃竄伏。敍傳、攜手遠奏。諸遠字從辵從象。按皆當作遠、從月從豕。蓋遠月字加豕上、非象字也。艮卦彖字、即腩字、亦遠月字於上、非彖敬之彖。

皆

釋文晉孟喜作齊、子西反。義同。王通政引之曰、字與躋同。詩、聖敬日躋。箋釋爲其聖敬之德日進。是躋爲進也。鄉射禮、搢三而挾一个。劉昌宗又音搢爲祖難反。蓋義既同、音亦相轉也。按此二字之聲相轉、與翼之爲翊、麗之爲眡一例。

明夷初爻

左昭五年傳、卜楚丘曰、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此古誼。

旅上九

漢書孝成許皇后傳、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恤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笑、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此古誼。

渙其羣

呂氏春秋召類篇說此爻曰、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此古誼。

大人造也

釋文、大人造也。劉歆父子作聚也。按漢書劉向傳、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此釋文所本也。造、聚聲相轉。

文言

左襄九年傳、穆姜始往東宮而筮之、遇艮之八。姜曰、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按此在孔子前、古來相傳元亨利貞之詁訓也。孔子文言即本此。體之長作善之長、嘉德作嘉會。

蓋言順也

順即馴。致其道之馴、古馴、順皆從巡。故通。太元于次六、幹於天。貞馴、測曰、幹干之貞、順可保也。是其例。春秋繁露基義篇引易曰、履霜堅冰、蓋言遲也。遲與馴亦通。尚書五品不遜、史記作馴、又通作訓。漢書章賢傳、五品以訓、帝堯碑、五品用訓。

需于沙衍在中也

周易古義引穆天子傳、謂沙衍連文、非也。此爻爻詞無衍字。穆天子傳、晉時僞書、亦不足以證易。故其著

則易迪仍讀需于沙爲句。

剛健篤實煇光日新其德

先師錄簡事答問及王通政經義述聞、皆從鄭讀、以煇光日新爲句。徵引甚詳。按漢書王吉傳、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又王莽傳、壽臺巍巍、日新其德。則古亦讀日新其德爲句、與王弼同。

掛

繫辭上傳、故再扐而後掛。釋文、京作卦。按乾鑿度、說文所引同。集解載虞注之成一變則布掛之一爻。布掛亦布卦之誤也。

圓而神

經典方圓字皆作圓、無作圓者。禮記曲禮正義引圓而神、此必古本、不知何時改作圓。

象

惠學士士奇禮說、肆、全也。周禮小胥云、全爲肆。肆、古文作𢀜。易有象爻象。此象者全體、析之成爻。象即希。惠徵君云、象當作希、即𢀜之省文。肆之古文也。全爲肆、析而爲爻。爻即古文肴、所謂遠取諸物也。象、豕走也。與易希字無涉。此說聞之江徵士聲。江爲惠徵士傳經高弟也。

震爲車

說卦傳、坤爲大輿。而晉語載司空季子之論筮、屢稱震爲車。九家易象及張緝修惠言虞氏義所集逸象皆未之及。按易爻之言車者十有二。而小畜之三、車脫輻、大有之二大車以載、賁之初舍車而徒、剝之上君子得輿、大畜之二車脫輹、三日閑輿衛、大壯之四壯于大輿之輹、睽之三見輿曳、上載鬼一車、解之三負且乘、困之四困于金車、既濟之初曳其輪、虞仲翔皆以坤爲車、當之。大壯爲乾下震上之卦、解爲坎下震上之卦、此二卦之輿及乘、疑亦取象于震。

八

晉語、貞屯悔豫皆八。韋昭注、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爲也。然則八者六爻皆不變也。晉語又云、得泰之八。左襄九年傳、遇艮之八。同。

文思安安

後漢書馮衍傳、思唐虞之寀寀。第五倫傳、陳龍傳章懷太子注並引攷靈曜、作文塞寀寀。左傳安孺子、史記齊世家、漢書古今人表俱作寀安。寀古聲同也。今台州府黃巖縣人讀安如焉。又按設文、寀、實也。引虞書曰、剛而寀寀。聲轉爲思。

朕虞

朕虞、官名。汝作朕虞、與汝作司徒、汝作士、汝作秩宗句法一例。漢書地理志、秦之先曰伯益、出自帝顓頊。堯時勤禹治水、爲朕虞。此其職。是以王莽仿之。更水衡都尉曰予虞。見莽傳。

分北三苗

吳志虞翻傳注引作分兆三苗。按說文正作兆。後儒罕見兆。遂謂爲北。

璽擊鳴球

漢書揚雄傳。拮隔鳴球。掉八列之舞。按拮隔必璽擊之異文。漢儒傳經。本各不同。

仲虺

史記殷本紀作仲䰜。䰜不成字。當作虺。

遯矣西土之人

北齊書顏之推傳。遯西土之有秦。此用牧誓文。而遯作遐。按說文。遯、遠也。古文作遐。顏介所用。當是古本。釋文未之及。古遯、遐同聲。

睿作聖

洪範。思曰睿。睿作聖。西漢人讀皆然。鄭康成始破睿爲睿。晚出古文因之。劉向說苑君道篇。尹文對齊宣王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先師說詹事論此字最詳。偶未及此。又太元數。事思用睿。揚聖。此睿字亦後人所改。

敬用五事

漢書藝文志引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逸用五事。以順五行也。五行志、孔光傳並引作羞。以進訓羞。不得謂羞之誤矣。當是羞譌爲蕎。蕎改爲敬耳。

東

東爲四方之一。舉一東字。不可以爲地名。然尚書金縢。周公居東。逸周書作雒解。建管叔於東。建蔡叔。管叔於殷。又云。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此叶字之譌。又云。俾康叔宇於殷。俾中旄父宇於東。列子楊朱篇。周公居東三年。豳風東山。我來自東。我東曰歸。小雅車攻。駕言徂東。凡此諸東字。則直以爲地名矣。蓋當是俗語稱殷之東爲東。而鶴策文字因之。

孟侯

呂氏春秋正名篇。齊湣王周室之孟侯也。與此孟侯韻同。

鶴鳴于九皋

太元上次五。鶴鳴升自深澤。范望注詩云。鶴鳴九皋。皋聞于天。按。據此。九皋當作九澤。說文。皋、古文以爲澤字。毛詩必本作皋字。與皋相似。因而致譌。九皋上無于字。錢詹事養新錄詳引諸書。而未及范注。

慘

陳風月出。勞心慘兮。小雅正月。憂心慘慘。大雅抑。我心慘慘。此三句慘字叶韻。皆當作懆。桑、漢隸作桑。鄙閣頌。從朝陽之平燦。校官碑。德之資卽有珠摻。皆與參相亂。墨子耕柱篇。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摻火將益之。以摻爲操也。六書音均表。千月出以爲合韻。于抑從五經文字作懆。于正月略之。迄無定見。

閟妻

漢書谷永傳。昔褒姒用國。宗周以爽。閟妻騰扇。日以不臧。又云。絕嬖嫚之端。抑褒、閟之亂。按褒、閟並舉。當閟爲厲王時嬖寵之族也。外戚傳。哀褒、閟之爲郵。

杼柚

方言。北作謂杼。木作爲柚。戴吉士震毛鄭詩攷正用以釋詩小雅大東杼柚其空。謂役作於周而至窮空。意似迂曲。按。太元揆。棘木爲杼。削木爲柚。杼柚既施。民得以燠。亦指織事而言。太元、方言皆出子雲之手。而杼柚之義不同。

靡霖

太元少上九。密雨溟沐。測于枯瀆。范注。雨之細者稱溟沐。按卽靡霖之異文也。從冥之幎。轉爲入聲。溟亦得轉爲入聲。靡從脈。而從脈之覛讀如蔑。則脈靡皆可讀如蔑也。靡、今詩作霾。俗人所改。

鞞琫有珌

毛鄭詩攷正云。瞻彼洛矣。韎琫有珌。毛傳。韎、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珌下飾者。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鏐琫而鱉珌。士珕琫而珩珌。按。毛傳內六珌字皆當作鞞。韎琫有珌。亦猶上韎韐有奭。奭、赤貌。珌、文飾貌。說文云。珌。佩刀下飾。所見毛詩與今本同。遂取以解字。有奭有珌。猶奭然珌然。刀下飾乃鞞也。又作琫。說文以爲刀室。殆誤會毛傳鞞容刀鞞也之語。釋名云。刀室曰削。室口之飾曰琫。下末之飾曰珌。可以正說文。又篇公劉。鞞琫容刀。毛傳。下曰鞞。上曰琫。以毛證毛。此傳珌字皆傳寫致譌無疑。按。說是也。左桓二年傳。鞶率鞞鞛。杜注。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玉篇亦云。鞞琫容刀。上曰鞞。下曰琫。如以鞞爲刀室。琫爲上飾。珌爲下飾。形容刀之飾曰琫有珌。亦不辭。鞛字說文所無。玉篇有之。漢書王莽傳。璜琫璗珌。孟康曰。璗、玉名也。佩刀之飾。上曰琫。下曰珌。詩曰。鞞琫有珌。是西漢已誤。

卽有邰家室

呂氏春秋辨士篇高注引實穎實栗。有邰家室。無卽字。南宋小字本說文邰下所引。亦無卽字。

既醉六章

周語。羊舌肸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祚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此古誼。

昊天有成命

周語。羊舌肸說詩曰。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云云。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有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龢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龢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龢。故曰成。此古誼。

遂荒大東

郭璞爾雅注引詩遂荒大東。與毛異。蓋三家詩也。按。禮記投壺。毋荒毋敖。大戴禮作無荒無傲。蓋荒與傲

聲相近。篆文無字從縮亡聲。是相轉之理。

酋

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大夫注。蕭或爲酋。酋讀爲縮。按說文作酋。正字。左傳作縮。周禮作蕭。皆借字。蕭從肅聲。亦可讀如蕭。故滫卽滫之俗。

蓋弓

攷工記。蓋弓二十有八。此車蓋之弓橑。如今之繖骨。太平御覽采入弓矢之弓部內。大謬。

庶蠖

攷工記。廉筋庶蠖濡。鄭注。庶蠖、屈蟲也。按庶蠖卽易傳之尺蠖。惜庶爲尺也。說文云。尺蠖屈伸蟲。爾雅釋蟲作蚇蠖、蚇、俗字。

築氏冶氏錯簡

攷工記云。攷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又曰。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削與殺矢同齊也。乃築氏爲削不爲殺矢。而冶氏爲殺矢。又爲戈爲戟。是以後鄭疑之。注云。殺矢與戈戟異齊而同其工。似補脫誤在此。磨芸閣諸江徵士曰。當云築氏爲削。長尺博尺。合六而成規。欲衍而無窮。敝盡而無罪。爲殺矢爲削。冶氏當云爲戈爲戟。則同齊同工。尹齊異工矣。記有錯簡。鄭君偶未省耳。

豫

鄉射禮。豫則鉤楹內。鄭注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榭。宜從榭。今文豫爲序。按豫、序、射聲義相近。敖繼公竟改經文作序。妄也。榭、古作謝。公羊宣十六年傳作謝。盛世佐集解以古文作豫爲誤。亦非豫、序皆從予聲。

農率

夏小正。農率均田。傳云。率者循也。玉海讀率爲帥。以農率爲農官田畯之類。不知何本。

雪澤

農及雪澤。傳云。言雪澤之無高下也。釋澤如字。管子乘馬篇。正月令。農始作服於公田。農耕及雪釋。

納卵蒜

納卵蒜。臧氏琳經義雜記。以爲經傳祭品不用蒜。疑當爲納卵韭。按蒜如卵。故謂之卵。韭本似不可謂之卵。

忿懥

武王踐阼篇。杖之銘曰。惡乎危。于忿疐。盧辯注。忿者危之道。怒甲及乙。又危之甚。按此卽忿懥之讀。所謂遷怒也。說文無懥字。當以疐爲正。

月生于西

誥志篇。月歸于東。起明于西。注。言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太元中次六月闕其理。不如闕于西。按此皆月生于西之證也。

欲不可從

曲禮。欲不可從。單行本釋文欲如字。從足用反。放縱也。按明南監注疏本所載釋文云。欲如字。一音嗇。是單行本有脫文。

不離禽獸

釋文。盧本作走獸。淮南氾論訓高注與盧同。

姑息

呂氏春秋先識覽。商王大亂。沈於酒德。辟遽箕子。近姑與息。尸子。桀黎老之言。用姑息之謀。說與小戴異。

行幷植於晉國

國語晉語作行廉直於晉國。

附庸

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孟子萬章篇。不能五十里者。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庸、墉之省文。漢書王莽傳。當賜爾閒內侯者。更名附城。

有遺音者矣　有遺味者矣

呂氏春秋適音篇。有進乎音者矣。有進乎味者也。似比遺音遺味之讀爲長。莊子養生主篇。進乎技矣。句法正同。

軌

中庸。車同軌。孟子盡心篇。城門之軌。攷工記。涂度以軌。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曲禮。騶塵不出軌。軌謂之轍。轍長六尺。攷工記。應門二徹參个。左昭十二年傳。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莊子。車轍中有鮒魚焉。此所謂轍。卽軌。蓋車兩輪踐地相距之數也。詩匏有苦葉。濟盈不濡軌。禮記少儀。祭左右軌。乃指軸末之害。害謂之軌。與軌轍之軌。文同義異。

湯之盤

此猶大戴禮武王踐阼篇于盥槃爲銘也。禮記內則。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左傳二十三年傳。奉匜沃盥。盤有流。故謂之匜。湯之盤。或以盥。或以沐。或以沫。而總非浴之具。鄭注祇云刻戒於盤。疏乃云沐浴之盤耳。謂沐是謂浴。則非也。

聽訟吾猶人也

大學釋文出吾聽訟猶人也。云論語作聽訟吾猶人也。知禮記本不與論語同。後人相習亂之。

登

左隱六年傳。芟夷薀崇之。杜注。芟、刈也。按說文引作芟。曰以足蹋夷艸。此古文也。後人尠見登字。遂改爲

變。

諱名

左桓六年傳、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按諱始於周、然諱死而不諱生、祖父存者、其名不諱、亦不可諱也。

丙之晨

左僖五年傳、丙之晨、漢書律厤志作丙子之晨、按如此則童謠八句皆四言、然晉語五行志皆無子字。

鸜鵒

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公羊作鵒鵒、穀梁作鸜鵒、釋文云、本又作鵒、按權、權聲轉、然權乃爾雅權專屬之權、不得爲鸜鵒字、蓋權、權形近而譌、說文、淮南原道皆作鵒鵒、蓋說文收鵒字重文、偶不收鸜字、不得謂鸜爲俗、攷工記、鸜鵒不踰濟、史記、漢書引左傳、及王充論衡偶會篇、鸜鵒之占當應魯昭之惡適成、皆作鸜、從鵒。

左傳脫文

左氏多脫文、按襄廿一年傳、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按唐開成石經作而不使觀癸、又按論衡言毒篇、叔虎之母美、叔向之母知之、不使視癸、又釋怠過於周、石經作釋怠奔楚過於周、昭八年傳、石不能言、或馮焉、漢書五行志作石不能言、神或馮焉、說苑辨物篇作有神憑焉、或與有古通、昭廿六年傳、晏子曰、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論衡變虛篇作君無回德、下文尙有若德回亂之語、此必本之古本左傳。

漢書引左傳

左桓十三年傳、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按漢書五行志引趾作止、遂作遽、又如能者養之以禍、遠哉搖搖之類、皆勝今本。

穀明

晉語、秦醫和曰、物生嘉於穀、故食穀者蕃、選男德以象穀明、注、擇有德者而親近之、以象人食穀而聰明、按此猶大戴禮易本命所謂食稻者知慧而巧也。

后庸

吳語、后庸、宋庠補音作舌庸、云、舌如字、內傳作后字、非、按唐儀鳳三年李萬通造彌勒像記、有天皇天后、后字皆作舌、與舌相亂、廣韻于舌字后字皆云姓、下引少府后倉、竊意作后庸爲長。

係馬舌

吳語、吳王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注、係、縛也、縛馬舌、恐有聲也、按馬舌非可縛者、此卽衛攷工記、凡繪之事五采、是將攷工記凡繪之事五字賢賢易色

漢書李尋傳、尋上封事云、臣聞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舒張布、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爲比爲輔、故次帝廷、女宮在後、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顏師古注云、賢賢、尊上賢人、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按此以賢賢爲一事、易色爲一事、斯爲古誼。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

漢書食貨志、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家室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藝文志、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鹽鐵論未通篇、古者十五入太學、與小役、按此卽十有五志于學三十而立之說也。

不踰矩

後漢書班固傳、故司空掾施粲、宿儒盛名、德冠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按此用論語而增一行字、其意乃足。

子游問孝節

包成注云、一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食而不愛、豕交之、愛而不敬、獸畜之、此朱子集註所本、按禮記內則云、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又坊記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正與論語相發明、孔子之意、蓋言今之孝者、僅能養而不能敬、能養者卽如親有犬馬、人子亦必養之、然祇是愛父母之所愛、彼小人亦能之、必敬父母而幷敬父母之所敬、斯與小人有別耳、大戴禮曾子大孝篇、曾子曰、孝有三、其下能養、又曰、養可能也、敬爲難、亦論語意也、又鹽鐵論孝養篇、文學曰、孝養者不必狗彘也、歠菽飲水、足以致其敬、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意雖微異、然亦與包注不同。

舉善而教不能

古讀以舉善而教爲句、風俗通、汝南太守歐陽歙下教云、董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後漢書卓茂傳、舉善而教、口無惡言、三國志徐邈傳云、舉善而教、仲尼所美、顧劭傳、舉善以教、風化大行、陸績傳裴松之注云、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教。

人而不仁節

漢書翟方進傳、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無所施用、此古誼。

繪事後素

攷工記、凡繪之事後素功、注、素白彩後布之、謂其易漬汚也、鄭司農說以論語曰、繪事後素、儀禮鄉射記云、凡畫者丹質、古人畫法、實是先施五采、而施粉在後、史繩祖學齋佔畢、孔子以後素而發明子夏以禮後而答問、其言亦是以素比禮、按集註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是將攷工記凡繪畫之事五字讀斷、而解後素功爲後於素、非也。

以約失之者鮮矣

約、讀爲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之約。漢書外戚傳成帝微許后曰、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能行儉約而有過失之事、如此者少也。後漢書王龔傳、王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孫叔敖相楚、其子披裘刈薪、夫以約失之者鮮矣。鹽延傳、太守富宗聞延名、召署功曹、宗性奢靡、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不完、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以約失之者鮮矣。凡此當是古來相承訓解。

使驕且吝

逸周書嗇敬解、周公曰、不驕不慢、時乃無敵。按此孔子之言所本也。慢俗字。

悾悾而不信

呂氏春秋下賢篇、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高誘注、空空、愨也、巧故詐僞。按此即論語悾悾而不信之誼。悾俗字。

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漢書王莽傳、太后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詔曰、皇帝幼年、朕且統政、比加元服、今衆事煩碎、朕春秋高、精氣不堪、殆非所以安躬體而育養皇帝者也。故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永以康寧。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自今以來、惟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又別詔曰、是以孔子見南子、周公居攝、蓋權時也。此皆古誼。

麻冕

孔安國注、以緇布冠釋麻冕、非也。按禮、首服有冕、有弁、有冠、其制不同。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蓋冕之爲制、以木爲幹、以元布衣其上、故曰元冕。以五采繅繩貫五采玉、垂於延前後、爲之遂延、袞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希冕五旒、元冕三旒、至天子祭天大裘之冕無旒、則不在五冕之數。諸公旒九就、以下諸侯以下遞殺、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弁服有爵弁、制略同於冕、惟無旒、又爲爵頭色耳。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爵弁前後平、故不得冕稱。又有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又有韋弁、以韎韋爲之、若冠則以緇布、儀禮士冠禮云、缺項青紐、纓屬於缺、緇繩廣長六尺、是也。蓋緇布冠始冠之冠、凡士以上始冠冠之、冠訖不復用、惟庶人猶著之、即詩都人士之緇撮、禮記謂不蕤委武元縞而後蕤是也。

固天縱之將聖

北宋以前皆訓將爲大、本爾雅釋詁文。按舊唐書姚崇傳、崇曰、趙宜至賢也、恨用其犬、孔某將聖也、不愛其羊、推論衡知實篇、將者且也、不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爲孔子聖未就也、此集註所本。

閶闔　侃侃

漢書公孫劉車等傳贊、辯者聘其辭、斷斷焉、行行焉、趙尹韓張兩王傳贊、張敞衎衎、履忠進言、按斷斷即閶闔之異文、衎衎即侃侃之異文。

縝縉縉

禮記玉藻作振縉縉、按說文、縝重文作振、玉藻振字誤衍之誤。

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漢書杜鄴傳、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歟、美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此古誼。

魯衛之政兄弟也

漢書馮奉世傳、野王立相代爲上郡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憲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按此古訓也。包注亦云、周公、康叔既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

怡怡

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兄弟憙樂、朋友切切、憙樂即怡怡之異文。

硜硜

今讀硜如鏗、非也。按說文、磬、古文作䃂、是硜、磬同物、硜硜者、禮記樂記所謂石聲磬是也。

闕黨

漢書古今人表作厥黨、厥、闕皆從欮聲也、說文、欮重文作闕。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漢書藝文志、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衰不正。

植其杖而芸

俗解以植爲植立之植、按嘉平石經作置、置、舍也、書金縢、植璧秉珪、鄭康成注云、植、古置字、釋文、徐仙民亦音置、史記賈生傳、方正倒植、倒植即倒置、植與置皆從直聲、故兩字可互借、論語之植其杖、金縢之植璧、借植爲置也、詩齊頌那、置我鞉鼓、箋云、置讀曰植、爲楹貫而樹之、韓非子安危篇、韓詩外傳、荀子非十二子篇皆云無置錐之地、借置爲植也。

無求備於一人

漢書東平王傳、元帝賜王太后璽書云、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毋求備於一人、按璽書前後文義、似毋求備即指不棄故舊之意、顏師古注亦云、言人有小惡、當思其善、不可責以備行而即棄之耳。

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孟子趙岐注、霓、虹也、雨則虹見、故大雨而思見之、按詩朝隮于西、崇朝其雨、亦是虹見而雨、曰望雲霓、則雲霓皆在所望之中、集註謂雲合則雨、虹見則止、恐非經文望字之意。

說文有賁無驩。論衡刺孟篇引作歸賁。文選魏都賦注、藉白馬賦注、藉曲水詩注三引孟子行者亦必賁。

狼戾

淮南覽冥訓。孟嘗君爲之增歡歌唱。流涕狼戾不可止。高注。狼戾猶交橫。按趙岐注孟子。以狼戾爲狼藉。似不及高誘之說爲允。

圭田

說文。畦田五十畝也。圭卽畦之省。

殺伐用張

晚出古文作我伐用張。按說文。我從戈從手。手、一曰古殺字。然則我伐乃手伐之譌。後儒罕見手也。

涕出而女於吳

說苑權謀篇。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女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蠆然。不棄毒於人則不靜。余恐棄毒於我也。按此所載較孟子爲詳。

孩提

趙注云。知孩笑可提抱。按顏氏家訓教子篇云。生子咳喉。注。一本作孩提。丁度集韻。喉、曲黎切。與唳同。謂孩子戲笑。誼似較長。

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論衡語增篇引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之浮杵也。按古如、而字通。浮字之誼。似長於流。又藝增篇、恢國篇俱云武成篇言周伐紂血流浮杵。

逝往也

釋詁。逝、往也。按呂氏春秋疑似篇。其眞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逝迎之。高注同。邵氏正義未引及。

案

漢書刑法志。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師古注。爾雅曰。采、寮官也。按今釋詁作案。說文無案字。此涉寮字而加宀耳。小顏引爾雅。猶是古本。

蠡沒

釋詁。蠡沒、勉也。說文無蠡字。乃蠡字之譌。

奘駔也

當據釋文所載孫、樊二本將且也。詩邶風簡兮。方將萬舞。小雅谷風。將恐將懼。鄭箋皆訓將爲且。卽本雅訓。論衡知實篇亦曰將者且也。

蠕蠕

釋魚。蠕蠕、蝡蝡、說文。蠕蠕、動也。詩曰。得此戮蠕。蠕卽新臺得此戚施之異文。蠕從耎聲。耎與戚雙聲。故蠕可轉作倉歷切。蠕從爾聲。從爾之字如繩亦音式支切。故亦得與施同音。據說文蠕卽蠕之本字。自爾雅蠕譌爲蠕。陸德明卽音爲起據反。非也。又按蠕乃蠕字之譌。蠕本爾下著匪。然亦可移爾於左。如玉篇蠕字亦作蠕。因此致譌耳。

騊駼

釋畜。騊駼馬、野馬。按說文。騊駼、北野之良馬。爾雅邢疏引字林云。騊駼、北狄良馬也。一曰野馬。則似爾雅以野馬二字釋騊駼馬。或當是騊駼野馬。而誤衍一馬字。

雛

釋畜。蒼白雜毛、雛。說文作蒼黑雜毛。按史記有烏雛馬。似蒼黑爲長。

羒羊

釋畜。羊牡羒牝牂。是羒爲羊之牡者。然元史太宗紀。敕蒙古民有馬者輸牝馬一。牛百者輸牸牛一。羊百者輸羒羊一。是又以羒爲牝羊。

炳燭編卷二

古字通叚舉例

古書字多通叚。隨舉數十條以見例。間及省文。藉資攷訂。

菉爲綠　禮記大學。菉竹猗猗。說文同。詩借綠字。

寮爲遼　楊君石門頌。百遼咸從。

滌爲姚　荀子榮辱篇。其功盛姚遠矣。注。姚與遙同。漢禮樂志。雅聲遠姚。

鴟爲漚　列子黃帝篇。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注。漚卽鷗也。

鄒爲騶　孟子。鄒與魯閧。說文。鄒、魯縣。古邾國。漢書地理志、後漢郡國志皆作騶。史記吳世家。爲騶伐魯。魯世家。吳爲鄒伐魯。

更爲庚　列子黃帝篇。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注。庚當作更。

蝸爲瓜　魏志楊沛傳。起瓜牛廬。止其中。管寧傳。焦先自作一瓜牛廬。裴松之注云。瓜當作蝸。先等作圜舍。形如蝸牛蔽。故謂之蝸牛廬。

弑爲試　漢石經公羊隱十一年。何隱爾。試也。今本作弑。

效爲肴　易繫辭上傳。效法謂之坤。蜀才作肴。

鼓爲奮　書呂刑、奮擾矯虔、說文作敭、云、强取也、

毫爲旺　書呂刑、毫荒、漢書刑法志作旺荒、

營爲營　說文、營、惑也、淮南鴻烈、漢書皆假營爲之、

睨爲倪　禮記禮運釋文、倪、視也、爾雅釋魚、左倪不類、右倪不若、倪與睨同、

駿爲伐　詩秦風小戎、蒙伐有苑、釋文本又作駿、

墮爲窣　禮記月令、民多鼽嚏、淮南時則訓作鼽窣、

翔爲祥　易豐、天際翔也、鄭王作祥、

鼾爲緝　詩大雅板、辭之緝矣、說文作鼾、

韶爲招　書益稷、簫韶九成、孟子梁惠王篇、蓋徵招、角招是也、漢禮樂志、舜作招、

樗爲斐　詩小雅青蠅、止於樗、說文引作樗、

卟爲稽　書洪範七稽疑、說文、卟卜以問疑也、讀與稽同、

鈐爲悔　洪範曰貞曰悔、說文引作鈐、

敕爲策　論語、策其馬、說文云、敕、擊馬也、

敔爲杜　書費誓、杜乃擭、周禮雍氏注引作敔、說文、敔、閉也、讀若杜、

鑿爲槃　易鼎、或鑿之、鑿帶、釋文、王肅本作槃、

爪爲蚤　禮記曲禮、不蚤鬋、注、蚤讀爲爪、

卑爲埤　易繫辭上傳、天尊地卑、釋文、本又作埤、

翕爲脅　王弇傳、動靜辟脅、萬物生焉、師古曰、易上繫之辭曰、夫坤、其動也闔、其靜也翕、是以廣生焉、翕、脅聲相近、義則同、

告爲省　春秋、肆大告、公羊作大省、

洊爲荐　易坎、水洊至、釋文、干寶作荐、

綱爲亢　周禮馬質、綱惡馬、鄭司農云、讀爲其亢其鬣之亢、書亦或爲亢、

鼖爲賁　攷工記、韗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詩大雅靈臺作賁、

只爲旨　詩樂只君子、衡方碑作樂旨、

苴爲組　呂覽分職、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新序作苴、

刱爲初　呂覽別類篇、白所以爲堅也、黃所以爲刱也、

一爲壹　儀禮士冠禮注、古文壹皆作一、

珣爲宣　爾雅釋器、璧大六寸、謂之宣、說文、珣、周書所謂夷玉也、一曰玉器、珣讀若宣、

頤爲顯　漢書貢禹傳、誠恐一旦顯仆、左傳、杜回顯而顯、

保爲葆　呂覽直諫篇、葆申、注、葆太葆官也、申名也、說苑正諫篇作保、

是爲氏　覲禮、太史是右、注、是古文爲氏、曲禮是職方、注或爲氏、漢書地理志、西河郡觭是縣、說文作觭、氏又至元孫氏爲莊公、師古曰、氏與是同、張遷碑、張是輔漢、

十爲仕　禮記曲禮、前有士師、注、士或爲仕、

中爲衷　周語、其君齊明衷正、呂覽仲夏紀、適音篇、故太鉅太小、太清太濁、皆非適也、何謂適、衷音之適也、何爲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之中也、黃鍾之宮、音之本也、清濁之衷也、衷也者適也、

龜爲筑　曲禮、注、犬鑿、留人、釋文本亦作筑、

海爲竹　詩衛風、淇澳、綠竹猗猗、韓詩作綠蒔、

茵爲蓐　詩鄘風、載馳、言采其蝱、傳、蝱、貝母、說文作茵、

置爲植　論語、植其杖、漢石經作置、

構爲穀　說苑奉使篇、秦楚穀兵、

澄爲醣　書禹貢、又東至于澄、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皆作醣、

絡爲落　莊子秋水篇、落馬首、

潟爲澤　史記貨殖傳、地潟鹵、何渠書、溉澤鹵之地、

弟爲地　漢書丙吉傳、西曹地忍之、注、李奇曰、地猶弟也、師古曰、地亦但也、語聲之急耳、

棧爲剗　史記田叔傳、谷口蜀剗道、近山、正義曰、按行谷有棧道也、

娠爲身　漢書高帝紀、已有娠、史記作身、

阼爲胙　荀子哀公篇、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注、胙與阼同、

柴爲柴　說文、柴、引虞書曰、至于岱宗、柴、

㯳爲桓　周禮大宗伯、公執桓圭、說文作㯳、

璞爲騏　詩曹風、鳲鳩、其弁伊騏、箋、騏、當爲璞、

醺爲熏　詩大雅、鳧鷖、公尸來止熏熏、釋文、熏、說文作醺、

菏爲荷　禹貢、導菏澤、史記作荷、

淒爲萋　詩小雅大田、有渰萋萋、說文作淒、

瑞爲瑞　詩王風大車、毳衣如璊、說文作瑞、

綱爲剛　公羊、辟綱、明堂位作剛、

車爲居　禮記禮運、以德爲車、注、車或爲居、

轅爲橑　說文、轅、蓋弓也、淮南俶眞訓作橑、

輒爲潛　說文、輒、車耳反出也、左傳、以藩車載樂盈、卽此、

眉爲麋　儀禮少牢饋食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作麋、士冠禮、眉壽、注、古文作麋、

䌛爲楚　詩曹風蜉蝣、衣裳楚楚、說文引作䌛、

舟爲周　攷工記作舟以行水注故書作周鄭司農云周當爲舟

祺爲期　說文祺引虞書曰祺三百有六旬

鈴爲軨　周禮巾車鳴鈴以應雞人故注書鈴或爲軨杜子春云當爲軨

堊爲皇　周禮舞師教皇舞注故書或爲堊

形爲邢　侯成碑惟烝邢景司馬季龍碑消邢幽門孔耽碑消邢瘦雖

靈爲零　吳仲山碑神零有知洪适隸釋云以零爲靈

蓋爲庭　朱龜碑威神庭電隸釋云以庭爲蓋

覘爲沾　禮記檀弓噫毋曰我喪也斯沾注沾讀爲覘覘也

夂爲綏　詩衛風有狐有狐綏綏齊詩作夂夂

昆爲昆　說文昆周人謂兄曰昆從弟從眔玉篇逼作昆

輪爲倫　易說卦傳爲弓輪姚信本作弓倫

淵爲淵　詩鞉鼓淵淵說文作淵

館爲管　儀禮聘禮管人鄭注管猶館也

韎爲韎　說文韎弓衣也詩秦風虎韎鏤膺交韎二弓鄭風太叔于田抑鬯弓忌

雉爲皇　爾雅釋艸皇華也說文引作雉

鞍爲坎　詩小雅坎坎鼓我說文引作鞍

默爲墨　漢書李陵傳陵墨不應執視而自循其髮

職爲識　周禮職方氏漢華嶽碑作識方史記屈原傳章畫職墨兮楚詞作志墨志即識之古文

賚爲理　書甘誓予其大賚女史記殷本紀作理

輯爲揖　書舜典輯五瑞史記五帝紀作揖

迭爲軼　漢書司馬相如傳迭興迭衰史記封禪書作軼興軼衰

鍘爲形　李斯傳覆土鍘秦始皇紀作形

飛爲蜚　書序有飛雉升鼎耳而雊左氏僖十六年六鷁退飛漢書五行志並作蜚

狡爲郊　史記淮陰侯傳狡兔死小司馬本吳越春秋並作郊

膚爲擃　詩鄭風大叔于田擃暴虎說文引作膚云肉膚也

柄爲秉　史記天官書斗秉彗之

堙爲抑　漢書溝洫志禹堙鴻水史記河渠書作禹抑鴻水孟子禹抑洪水

正爲迋　史記河渠書迋道弛兮離常流徐廣曰迋一作正漢書溝洫志作正封禪書正伯僑揚雄傳作

　　征案說文征或作迋

孛爲茀　史記齊太公世家茀是將出

胙爲藉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集解引新序論曰周官歸藉索隱云藉音胙字合作胙

錄爲錄　史記平原君傳公等錄錄索隱曰說文云錄錄隨從之貌案說文女部嫁隨從也

去爲突　易離突如說文作去

斟爲斗　說文斟酒器也詩大雅敦苴酌以大斗借斗爲斟

俎爲苴　禮記禮運苴執注苴或爲俎

鋃爲琅　說文鋃鐺銷也西域傳作琅當

蘇爲遂　說文蘇陽蘇也周禮司烜氏作陽遂

斛爲角　說文斛平斗斛也月令角斗甬鄭注角謂平之

所爲許　詩小雅伐木伐木許許說文引作所所

聖爲隱　說文聖所依據也孟子莊子俱作隱几

溺爲弱　書禹貢弱水既西說文作溺

驦爲參　漢書張釋之傳上就車召釋之驦乘史記作參

祥爲羊　隸續載漢元嘉刀銘云宜侯王大吉羊

源爲覃　漢書揚雄傳而大源思渾天師古曰源深也孔安國書序研精覃思

皇爲王　洪範皇極書大傳史記並作王極聘禮注古文皇作王

增爲曾　漢書司馬相如傳望入曾宮之嵯峨文選思辛賦登閬鳳之曾城兮後漢書張衡傳作增

掖爲夜　說苑建武篇令將軍東有掖邑之封齊策作夜

蒼爲倉　詩王風黍離悠悠蒼天釋文本亦作倉北海相景君碑于何穹倉堯廟碑恩如浩倉月令魏倉

龍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左倉龍

姻爲因　詩小雅我行其野不思舊姻白虎通作因

徐爲余　易來徐徐王肅作余余

瞻爲詹　詩小雅采綠六日不詹傳詹同瞻史記周本紀願詹有河又云粵詹洛伊

滄爲倉　漢書揚雄傳甘泉賦東燭倉海文選作滄

彝爲牟　詩頌思文詒我來牟說文作來麰

修爲攸　隸釋載張良碑令德攸兮

評爲平　後漢書蔡謨傳前者溫教許爲平議三國費禕傳注禕設甲乙論平其是非

鏡爲竟　隸續載鏡銘曰驕氏作竟四夷服

貍爲貍　周禮䵼人凡貍物注自貍藏伏於泥中者

旛爲會　詩大雅大明其會如林說文作旛

撥爲發　詩長發元王桓撥釋文韓詩作發

螢爲赦　詩周頌小毖自求辛螫釋文韓說作赦。

譚爲覃　詩碩人譚公維私白虎通號篇作覃。

圃爲甫　爾雅釋地鄭有圃田左傳及圃田之北竟釋文甫本又作圃詩車攻東有甫草韓詩作圃草。

渡爲度　漢書賈誼傳是猶度江河無舟楫。

攝爲聶　士冠禮再醮攝酒注今文攝爲聶。

僭爲晉　漢書王子侯表晉差失軌。

附爲付　周禮小司寇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故書附作付又八辟麗邦灋附刑罰故書附爲付。

邇爲爾　儀禮燕禮君爾卿注爾近也漢楊統碑徵爾莫不隕涕繁楊令碑徵爾僉服。

牢爲字　史記平準書乘字牝者償而不得聚漢書食貨志作牢牝。

拊爲付　周禮大師令奏鼓拊故書拊爲付鄭司農云當爲拊。

舞爲無　周禮鄭大夫五曰興無故書舞爲無杜子春讀無爲舞。

管爲官　聘禮管人布幕于寢門外注古文管作官。

銳爲兌　史記天官書參下三星兌曰閬孟康曰上小下大曰銳漢書天文志作兌管子小匡篇巧轉而兌利荀子議兵篇仁人之兵兌。

綏爲妥　士相見禮妥而後傳言注古文妥爲綏。

璞爲蓁　說文引詩其弁伊璞周禮弁師注作蓁。

歐爲麗　詩大雅文王其麗不億說文歐歐也。

蘭爲爾　詩小雅采薇彼爾維何說文作蘭。

稿爲嗇　詩魏風伐檀不稼不穡漢石經魯詩作嗇尚書湯誓舍我穡事史記殷本紀作嗇。

嚇爲喜　論衡逢遇篇伍員吊喜俱事夫差。

仞爲刃　攷工記士喪禮疏引禮緯天子之旗九刃。

櫛爲節　儀禮士冠禮贊者奠笄纚櫛于筵南端注古文櫛爲節。

鑑爲監　詩邶風柏舟我心匪鑑釋文單行本作監大雅蕩殷鑒不遠劉向傳作監。

鏂爲盧　史記司馬相如傳文君當盧食貨志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率開一盧以賣。

錡爲奇　詩豳風破斧又缺我錡釋文本或作奇。

鏌爲莫　文選揚雄羽獵賦注引說文莫邪大戟也。

程爲呈　史記秦始皇本紀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樊安碑作呈作式。

胎爲台　釋詁元胎釋文本或作台。

眙爲台　漢書地理志臨淮郡盱眙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作盱台。

怡爲台　史記五帝本紀舜讓於德不怡徐廣曰今文尚書作不怡太史公自序虞舜不台。

趑爲次　易姤其行次且說文作趑。

秧爲央　無極山碑來福除央隸釋云以央爲殃吳仲山碑而遭禍央嚴訢碑君獲其央。

迂爲于　禮記文王世子于其身以善其君注于讀爲迂論語子之迂也鄭康成作于。

蕉爲焦　三輔黃圖有甘焦十二本。

旣爲兀　鄧析子無厚篇賣兀者以及走免。

誠爲成　禮記經解故衡誠縣注誠或作成。

惔爲炎　詩如惔如焚後漢書廉宗紀作炎。

蹠爲胥　周禮序官注胥讀如蹠說文作蹠。

寮爲寮　祝睦後碑寮屬欽熙魏元丕碑酬咨羣寮隸釋云以寮爲寮。

騜爲皇　詩魯頌駉有騜有皇說文作騜。

懲爲徵　易損君子以懲忿窒欲釋文作徵荀子正論篇且徵其末也注徵讀爲懲詩荆舒是懲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作荆茶是徵漢書溝洫志穿渠自徵。

頻爲卑　易頻復鄭作卑。

枝爲支　詩衞風芄蘭芄蘭之支說文作枝。

枖爲夭　詩桃之夭夭說文作枖。

稀爲希　周禮司服祭社稷五祀則希冕注希讀爲絺。

儀爲義　周禮大司徒以儀辨等小宗伯肆儀爲位注故書儀爲義杜子春讀爲儀。

泙爲孚　禮聘義孚尹旁達注孚讀爲泙。

仍爲乃　司几筵凶事仍几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云乃讀爲仍仍因也。

游爲斿　戶彰長田君碑乃始斿學武斑碑久斿太學。

篇爲博　論語不有博弈者乎說文篇局戲也。

麓爲鹿　易屯即鹿無虞虞翻曰山足稱鹿鹿林也。

纁爲熏　儀禮士冠禮纁裳注今文纁爲熏。

餘爲余　周禮委人凡其余粟以待頒賜注余當爲餘。

繂爲逢　禮玉藻繂齊倍要注繂或爲逢。

屖爲辰　左昭七年傳日月之會是謂辰說文作屖。

墉爲庸　易同人乘其墉鄭作庸。

厖爲尨　周禮牧人凡外祭毀事用尨注故書尨作厖。

嗣爲司　尚書商書王司敬民史記作王嗣。

巢爲巢　左成十六年傳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說文作巢。

隈爲畏　攷工記、恆當弓之畏、注、畏讀如秦師入隈之隈。

倡爲昌　周禮樂師、教愷歌遂倡之注、故書倡作昌、鄭司農云、昌當爲倡。

房爲方　商書女鳩女方、史記作房。

功爲工　周禮肆師、凡師不功、注、故書功爲工、鄭司農云、功讀爲工。

歌爲哥　書、歌永言、藝文志作哥、說文、哥、古文以爲歌字。

須爲須　說文、須、待也、左傳、寡君須矣。

吳爲虞　詩、不吳不敖、史記孝武本紀、不虞不驁。

從爲從　漢書王吉傳、其後放從自若。

彼爲彼　漢書敍傳、其欲彼彼、師古曰、彼、音滌、子夏易傳作彼彼、蘇林音迪。

勉爲免　漢書谷永傳、閔免近樂、師古曰、閔免猶黽勉也。

搢爲晉　周禮典瑞、王晉大圭、鄭司農讀爲搢紳之搢、攷工記、廬人五分其晉圍、注、讀如王搢大圭之搢。

滌爲條　周禮條狼氏、杜子春讀爲滌器之滌。

膾爲會　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故書會爲膾。

饗爲鄉　儀禮聘禮、壹食再饗、注、今文饗皆爲鄉、公食大夫禮、設洗如饗、注、古文饗或作鄉。

顆爲果　顏氏家訓書證篇、三輔決錄云、前隊大夫范仲公瓌、跂蒜果共一筥、果當作魏顆之顆、北土通呼物一曲改爲一顆、蒜顆是俗間常語耳。

悠爲攸　詩邶風終風、悠悠我思、爾雅釋文、樊光作攸攸。

昱爲旦　詩衛風氓、信誓旦旦、說文作昱。

僕爲是　說文引爾雅、徥則也、今本作是。

楚爲將　詩周頌執競、磬筦將將、說文作蹌。

犨爲直　周禮小胥、士犨縣、釋文、本亦作特、詩、實維我特、韓詩作直、郊特牲、首也者直也、注、直或爲犨。

趣爲取　史記李斯傳、異趣以爲高、秦始皇本紀作異取。

晬爲卒　大戴禮禮三本、利爵之不卒也、樂書作晬。

嫄爲原　詩、姜嫄、論衡奇怪篇作姜原。

竿爲干　詩、簡兮、干旄、子子干旄、左宣九年傳引作竿。

佚爲失　荀子哀公篇、其馬將失、韓詩外傳、劉向新序雜事篇並作佚。

鵬爲服　史記賈生列傳、楚人命鵩曰服。

純爲屯　左襄十八年傳、執孫蒯于純留、漢書地理志、上蔡郡屯留縣。

蹠爲連　說文、鏈、銅鬻、史記貨殖傳、長沙出連錫、漢書食貨志、殺以連錫。

畦爲圭　說文、畦、田五十畝、孟子、圭田五十畝。

拋爲去　韓非外儲說篇、子罕遂拋宋君而專其政、韓詩外傳拋作去。

髦爲毛　儀禮既夕記、馬不齊髦、注、今文髦爲毛。

文字證古

𦍒　說文新坿、古作昵、　尚書高宗肜日、典祀無豐于昵、馬融云、昵、考也、謂𦍒廟也、案考廟最近、故謂之𦍒廟、古或止作爾、昵從尼、尼有近義、故訓近、以昵爲𦍒、聲義俱可通也、呂忱字林始有𦍒字。

祧　說文新坿、古作濯、　周禮守祧、鄭注云、故書祧作濯、鄭司農、濯讀爲祧、案祧無本字、其借濯者、蓋濯從翟聲、祧亦翟之轉也、玉篇有祧字、云、古文祧、此必因濯字偏旁篆文從示而譌耳。

璞　說文無、古作樸、　說文、鍤、鋤、鐮、樸也、爾雅釋器釋文、璞字又作樸、又作朴、史記范雎傳、楚有和朴、左昭十六年傳、杜注、玉璞同工、共朴、自共爲雙、案、朴訓木皮、璞亦玉之皮也、聲義俱可借。

蕭　說文新坿、古作臧、　漢書禮樂志、陰入伏臧於下、又、臧於理官、師古曰、古書懷藏之字本皆作臧、漢書例爲臧耳、律歷志、該臧萬物、又、物終臧乃可稱、武斑碑、勳臧王府、案、臧者伏臧也、臧字從臣者伏也、是臧有伏誼、孫叔敖、孔耽神祠碑有臧字。

芭　說文無、古作巴、　漢書司馬相如傳、譎柘巴且、文穎曰、巴且一名巴蕉、案、艸木之名、每多聲借、後人輒加艸木旁、此陸德明所以有艸類皆從兩屮之譏。

鳥　說文無、古作昌、　漢書司馬相如傳、穹窮昌蒲。

衛　說文無、古作衛、　漢書司馬相如傳、其東則有蓋圃衛蘭。

遐　說文新坿、古作皇、　漢書律厤志、秦兼天下、未皇暇也、儒林傳、亦未皇庠序之事也、師古曰、皇、暇也、哀帝紀、未皇甯息、周憬功勳銘、懵寒俟今不皇計、呂氏春秋先己篇、督聽則姦塞不皇、高注、皇、暇也。

遐　說文新坿、古作假、　漢書禮樂志、假狄合處、師古曰、假卽遐字、楊統碑、假爾莫不隕涕、甄陽令楊君碑、假爾僉服、武斑碑、商周假貌、又作瑕、詩鄘風泉水、不瑕有害、毛傳、遠也、小雅隰桑、遐不謂矣、禮記表記引作瑕、案、是、彳、誼通、是部之延返亦從彳旁、彳部之往復可加是字、遐假亦此例、平都相蔣君碑復民租碑、魯峻碑、費鳳別碑、北海相景君碑有遐字。

齡　說文新坿、古作零、　斥彰長田君碑、身沒名立、永載萬零、隸續曰、以零爲齡、又作齡、婁敦修華嶽碑、邪曬曹鈴、緜陽令楊君碑、仲延僧鈴、魯峻碑有齡字。

趾　說文無、古作止、　儀禮士昏禮、北止、鄭注、止、足也、古文止作趾、漢書禮樂志、愛五止、師古曰、止、足也、食貨志引詩曰四之日舉止、易噬嗑、屨校滅止、釋文、本亦作趾、案、止、本趾之正字、故趾、咫字皆從止、不必更增足旁。

嘲　說文新坿、古作啁、　漢書東方朔傳、俱在左右、恢啁而已、師古曰、啁與嘲同、音竹交反、案、或作言旁謝、玉篇有嘲字。

認　說文無、古作仞、　漢書儒林傳、寡因不肖仞、淮南人間訓、非其事者勿仞也、又仞人之事者敗、皆借仞、

玉篇有認字。

韻。說文新坿古作均。　鵠冠子五聲不同均。其可喜一也。文選成公綏嘯賦。音均不恆。曲無定制。李善注。均古韻字。

鞘。說文新坿古作削。　漢書貨殖傳。賈氏以酒削而鼎食。師古曰。削謂刀劍室也。兼經音義引倉頡篇。削。盛刀者也。思消反。

眸。說文新坿古作牟。　荀子非相篇。堯舜參牟子。注。牟與眸同。

驢。說文無古作盧。　漢書揚雄傳。玉女無所眺其清盧兮。

蒔。說文無古作爰。　孟子。野有餓莩。說文。莩、蒔也。此借用。漢書食貨志贊。野有餓莩而不知發。鄭氏曰。莩、音蔈有梅之蔈零落也。然說文亦無蔈字。莩當爲爰。說文。爰、物落上下相付也。讀若摽有梅。鄭德漢書注必本是說。後人加艸作莩耳。玉篇有莩字云。落也。正作爰。

眺。說文無古作光。　說文。脁、跳光也。淮南說林訓。旁光不升俎。

脡。說文無古作挺。　儀禮士虞禮。脯四脡。注。古文脡爲挺。又鄉飲酒禮。薦脯五挺。案。脯乃乾肉。其形挺然。不必從肉。

臟。說文無古作臧。　漢書藝文志。經方有客疾五臧。顏注。有客疾五臧。顏注。狂病方十七卷。又王吉傳。吸新吐故以練臧。師古曰。臧、五臧也。案古藏字本作臧。心、肝、脾、肺、腎五者皆臧于內。故謂之臧。不必加肉。

篤。說文新坿古作比。　史記索隱引倉頡篇。蠶者爲梳。密者爲比。急就篇。鏡鑑疏比各異工。注。櫛之小而細。所以去蟣蝨者。謂之比。說文。櫛、梳比之總名也。釋名。比、言緻相比也。案。比者密也。以其齒密。故謂之比。不必作篦。玉篇有篦字。

賃。說文無古作賃。　漢書禮樂志。引論語未成一匱。今本論語作簣。案。匚者受物之器。故匱從之。不必從竹。

簿。說文無古作簿。　漢郃陽令曹全碑。諸國禮遣。且二百萬。悉以簿官。又云。主簿王歷。案。隸書艸竹無別。如荅、荷之類。譌艸爲竹。箸字誤竹爲艸。

櫂。說文無古作棹。　文選張衡南都賦。樗蒱若留。

檻。說文新坿古作謇。　左宣十六年傳。宣榭火。公羊傳作謝。襄三十一年傳。無觀臺榭。釋文。音躾。本亦作謝。禮記禮運。以爲臺榭宮室牖戶。釋文。榭本亦作謝。荀子王霸篇。臺謝甚高。楊注與榭同。呂氏春秋聽言篇。侈其臺謝苑囿。

櫻。說文新坿古作鶯。　呂氏春秋仲夏紀。羞以含桃。高注。鶯鳥所含食。故言含桃。說文無鶯。集韻鶯或作鷪。知古作鶯。

櫂。說文新坿古作濯。　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林苑有輯濯令丞。師古曰。輯與楫同。濯、棹孝反。皆所以行船也。元后傳。輯濯越歌。案。櫂、濯聲近。從水誼通。

梵。說文新坿古作芃。　隸釋云。街彈碑。梵梵黍稷。以梵梵爲芃芃。

暈。說文新坿古作煇。　周禮祇祲掌十煇之法。釋文。煇音運。　又作運。　淮南覽冥訓。晝隨灰而月運闕。又作暉。　鐵儲事說。北齊張景暉造像記。景暉亦作景暈。可徵暈暉本是一字。

幟。說文新坿古作織。　公羊莊三十一年傳。旗獲而過我也。何休注。旗、軍幟名。釋文。幟本又作織。同。漢書食貨志。治樓船十餘丈。旗織加其上。　又作識、志。　漢書高帝紀注。師古曰。幟、幖也。史家字或作識。或作志。音義皆同。

奔。說文新坿古作奔。　逸周書王會解。墠上張赤奔陰羽。孔晁注。奔、幔也。

氐。說文新坿古作氐。　漢書食貨志。封君皆氐首卬給焉。師古曰。氐首猶俯首也。又其價氐賤減平者。漢書食貨志。治樓船十餘丈。旗織加其上。　又作識、志。　漢書高帝紀注。師古曰。幟、幖也。史家字或作識。或作志。音義皆同。

民自相與市。

僬。說文無古作焦。　說文。南方有焦僥人。長三尺。短之極。

倅。說文新坿古作卒。　禮記燕義。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鄭注。卒讀爲倅。　又作萃。　周禮車僕。掌戎路之萃。鄭注。萃猶副也。

倜。說文新坿古作俶。　漢書禮樂志。俶儻精權奇。史記封禪書。俶儻窮變。

儻。說文新坿古作黨。　史記封禪書。俶儻窮變。漢書儒林傳。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注。師古曰。黨讀曰儻。于定國傳。咎黨在是乎。

侏。說文無古作朱。　漢書刑法志。師朱儒。東方朔傳。給驩朱儒。

佯。說文無古作陽。　漢書東方朔傳。箕子被髮陽狂。

賣。說文新坿古作賣。　史記高帝紀。歲寬。此兩家常折券棄責。漢書食貨志。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賣者矣。

俳。說文新坿古作溢。　漢書禮樂志。千童羅舞成八溢。師古曰。溢與俳同。

屣。說文無古作躧。　漢書地理志。女子彈絃跕躧。如淳曰。躧音屣。師古曰。躧字與屣同。呂氏春秋長見篇。視釋天下若釋躧。　又作鞮。　毛居正六書正譌。鞮從革。廴聲。別作屣。非。

屢。說文新坿古作婁。　禮記禮運。孔子婁歎之。釋文。本又作屢。漢書食貨志。然婁敕有司。以農爲務。師古曰。婁、古屢字也。藝文志。及至衰世。解於齋戒。而婁煩卜筮。師古曰。婁、讀曰屢。

歙。說文新坿古作俞。　漢書禮樂志。巴俞鼓員三十六人。　又作渝。　徐鉉曰。案史記。渝水之人善歌舞。漢高祖采其聲。

顓。說文無古作權。　漢書高帝紀。隆準。注。準頰、權準也。文選曹植洛神賦。靨輔承權。

崢。說文無古作嶸。　文選宋玉高唐賦。俯仰嶸崢。白石神君碑有崢字。

嶺。說文新坿古作領。　漢書溝洫志。東至山領十餘里閒。又開大河上領。晉灼曰。上領、山頭也。嚴助傳。與隋而踰領。項昭曰。領、山領也。地理志。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水經作冢嶺。

嶰。說文無。古作解。漢書律歷志。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

廂。說文新坿。古作箱。儀禮公食大夫禮。公揖退于箱。親禮。親于東箱。漢書董賢傳。趨避東箱。揚雄傳。敞夫人連從東箱。周昌傳。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東方朔傳。起之東箱。

廊。說文新坿。古作郎。逸周書作雒解。成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注。重郎。累屋也。漢書董仲舒傳。游於嚴郎之上。晉灼曰。堂邊廡嚴郎謂嚴峻之郎也。東方朔傳。今陛下累郎臺。師古曰。郎。堂下周屋。韓勑後碑。庫室中郎。隸釋云。以郎爲廊。曹全碑有廊字。

廈。說文新坿。古作夏。詩秦風權輿。夏屋渠渠。漢書揚雄傳。於是大夏。雲譎波詭。

廢。說文無。古作敝。水經沔水篇。漢水又東歷敝頭。酈道元注。舊立倉儲之所。

庋。說文新坿。古作庋。江聲說。考工記。新沈。釋文。新音九委反。卽爾雅祭山曰庋縣之庋也。

磳。說文新坿。古作踏。左隱三年傳。石磳。石經作磳。

炬。說文無。古作苣。後漢書皇甫嵩傳。束苣乘城。

燦。說文新坿。古作粲。詩唐風。角枕粲兮。漢書揚雄傳。粲以成章。

熱。說文無。古作埶。禮記禮運。然後飯腥而苴埶。漢書食貨志。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埶。嚴安傳。五穀蕃埶。

懸。說文新坿。古作縣。漢書劉向傳。故縣縣數奸死亡之誅。

懌。說文新坿。古作釋。書顧命。王不懌。釋文云。馬本作不釋。

憐。說文無。古作憐。後漢書馬援傳。援楚詞信讒責怒之文。則憐當爲憐。

憾。說文無。古作憾。左隱三年傳。降而不憾。釋文。本又作憾。同。昭十一年傳。唯蔡於感。釋文。感。戶暗反。

記中庸。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釋文。本又作感。胡暗反。恨也。漢書張安世傳。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師古曰。感。恨也。音胡闇反。

潔。說文新坿。古作絜。詩序。白華。孝子之絜白也。小雅楚茨。絜爾牛羊。禮記。絜靜精微。易教也。易說卦傳。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左桓六年傳。絜粢豐盛。論語。人潔己以進。石經作絜。漢書律歷志。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高帝紀。及擇寬惠修絜者。呂氏春秋尊師篇。臨飲食必謹絜。

洲。說文無。古作州。漢書地理志。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

瀼。說文無。古作瀼。漢書高帝紀。沛公至霸上。師古曰。霸水上。故曰霸上。地理志。霸水古曰滋水。秦穆公冢名。以章霸功。

豬。說文新坿。古作豬。作都。書禹貢。大野既豬。史記作都。

泯。說文新坿。古作泯。周禮小宗伯。王崩。大肆以秬鬯泯。注。杜子春讀泯爲泯。

瑕。說文新坿。古作瑕。漢書揚雄傳。嘯清雲之流瑕。師古曰。瑕。謂日旁赤氣也。文選甘泉賦李善注。瑕與

瑕古字通。又作蝦。史記天官書。雷電蝦虹。

閼。說文新坿。古作伐。漢書車千秋傳。無伐閱功勞。

閌。說文新坿。古作伉。詩大雅。緜。皋門有伉。釋文。韓詩作閌。本又作亢。

抹。說文無。古作末。漢書谷永傳。末殺災異。師古曰。末殺。掃滅。

擒。說文無。古作禽。左僖二十一年傳。不禽二毛。史記五帝紀。遂禽殺蚩尤。漢書高帝紀。此所以爲我禽也。漢書刑法志。皆禽敵立勝。校官碑。禽姦戮滑。易師。田有禽。徐本作擒。呂氏春秋簡選篇。遂禽移轅。順民篇。禽夫差。

捌。說文新坿。古作拔。急就篇。摺稷秉把舌捌杷。王應麟補注。碑本插捌作舌拔。

蠛。說文無。古作蔑。漢書揚雄傳。浮蔑蠛而蠓天。

螢。說文無。古作熒。爾雅釋蟲。熒火卽炤。釋文。本作螢。後漢書靈帝紀。帝與陳留王夜步逐熒火行數里。

蝣。說文無。古作游。淮南子詮言訓。浮游不過三日。高誘注。浮游。渠略也。又覽冥訓。浮游不知所求。

墩。說文無。古作敦。爾雅釋邱。郭注。今江東呼地高堆者爲敦。

埸。說文新坿。古作易。漢書禮樂志。吾易久遠。晉灼曰。易。疆易也。食貨志。殖於疆易。荀子富國篇。至于疆易。楊倞注。易。與埸同。楊統碑。疆易不爭。魏呂君碑。疆易失守。

嚶。說文無。古作偃。周禮。獻人。鄭注。梁。水偃也。

塘。說文新坿。古作唐。說文。隄。唐也。四肇本如是。淺古閣本已故爲增。逸周書作雒解。隄唐。呂氏春秋尊師篇。治唐圃。注。唐。隄以蓄水。

塗。說文新坿。古作涂。周禮遂人。溝上有涂。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攷工記。經涂九軌。漢書禮樂志。大朱涂廣。師古曰。涂。道路也。釋名。涂。度也。人所由得通度也。漢周憬碑。行旅語于涂。郊令景君闕銘。假涂郊亭。

魏大饗碑。陳兵清涂。張平子碑。垂名于一涂。史晨後碑。李翊夫人碑有塗字。

塞。說文無。古作塞。漢書溝洫志。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師古曰。讀曰塞。又。雍防百川。

境。說文新坿。古作竟。公羊隱二年。釋文。疆。竟音境。今本多卽作境字。更不音。漢郃陽令曹全碑。世宗廟土界竟。

銘。說文新坿。古作名。春官小祝。設熬置銘。鄭注。銘。今書或作名。儀禮既夕禮。取銘置于重。鄭注。今文銘皆作名。

鎔。說文無。古作鎔。禮喪大記。朝一鎔米。奠一鎔米。鄭注。二十兩爲一鎔。戰國策。黃金萬鎔。高誘注。同。荀子儒效篇。有人於此。屑然藏千鎔之寶。韓非子五蠹篇。鑄金千鎔。漢書食貨志。黃金以鎔爲名。上幣。孟康曰。二十兩爲鎔。文選阮籍詠懷詩。黃金百鎔。

轍。說文新坿。古作徹。考工記。徹廣六尺。爾長六尺。漢書文帝紀。結徹于道。又作軼。莊子人間世。螳

蠍怒臂以當車軼。釋文晉轍。戰國策。車軼之所至。史記文帝紀。結軼于道。

案。說文新增古作采。書堯典。鳥獸咨若予采。馬融曰。采官也。漢書刑法志師古注。采官也。爾雅曰。采寮官也。今本爾雅作寀。

貺。說文新增古作況。漢書禮樂志。天地並況。師古曰。況賜也。又曰。太乙況。天馬下。

贈。說文無。古作贈。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贈。禮記曲禮。凡贈。天子鬯。儀禮士相見禮。贄。冬用雉。釋文。本又作贈。

瞻。說文新增古作澹。荀子王制篇。物不能澹則必爭。楊倞注。澹。讀爲贍。漢書食貨志。猶未足以澹其欲也。師古曰。澹。古贍字。又見司馬相如司馬遷等傳。鹽鐵論。飢寒于邊。將何以澹之。

歸。說文新增古作傅。周禮小行人。若國札喪。令賻補之。鄭注。故書賻作傅。

賽。說文新增古作塞。漢書郊祀志。冬塞禱祠。

嚭。說文無。古作蕡。作進。漢書高帝紀。蕭何爲主吏。主進。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字本作蕡。又作嚭。

賊。說文無。古作臧。漢書景帝紀。皆坐臧爲盜。沒入臧縣官。食貨志。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又見薛宣傳。

瘡。說文無。古作創。禮記曲禮。有創則沐。

陡。說文無。古作斗。史記封禪書。成山斗人海。索隱謂斗絕曲入海也。

距。說文新增古作巨。漢書高帝紀。公巨能入乎。師古曰。巨。讀曰距。距猶豈也。

蘧。說文新增古作蘧。韓詩外傳。鄭之蘧婦。漢書西羌傳。兄亡則納其蘧嫂。

妙。說文無。古作眇。漢書藝文志。樂尤微眇。以音律爲節。師古曰。眇。亦讀曰妙。儒林傳。嚴然總五經之眇論。師古曰。眇。讀曰妙。律歷志。究其微眇。急就篇。秦妙房。王應麟補注。妙。一作眇。

挖。說文無。古作掣。文選曹植詩。承露挖太清。李善注。挖。擢也。與掣同。

甑。說文無。古作甑。饑禮士虞禮。尊兩甑于廟門外之右。少南。鄭注。古文甑爲廉。

驊。說文無。古作華。漢書地理志。得華騮綠耳之乘。

猨。說文無。古作蝯。漢書揚雄傳。蝯狖擬而不敢下。淮南說山訓。楚王有白蝯。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說林訓。蝯抗之捷來乍。爾雅釋獸。蝯。舊援。又作爰。漢書李廣傳。爲人長爰臂。如淳曰。臂如猨臂。通肩也。

礎。說文無。古作碁。漢書藝文志。猶碁石取鐵。淮南說山訓。碁石能引鐵。

羅。說文無。古作離。詩王風兔爰。逢此百罹。釋文。本亦作離。

拋。說文新增古作抱。史記三代世表。抱之山中。注。音薄茅反。

費。說文無。古作費。後漢書鮑永傳。乃修起橫舍。注。橫。學也。又作費。朱浮傳。造立橫舍。

旎。說文無。古作柅。漢書揚雄傳。乘雲蜺之旖柅兮。又曰。夫何旗旒郅偈之旖柅也。

紗。說文無。古作沙。周禮內司服。辨內外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案。沙之爲言疏也。

辦。說文新增古作辦。考工記。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鄭注。辨猶具也。釋文。辨。皮苋反。具也。盛

蹙。考工記圃人。辨。辨古今字。易。剝牀以辨。徐音辨。具之辨。儀禮特牲饋食禮。宗人告有司具。注。具猶辨也。案。

辨、辨本一字耳。隸變力或作刀。或作刂。而刀又譌爲力。遂以辨爲辨論之辨。以辨爲辨具之辨。大謬。

售。說文無。古作讎。史記高祖紀。每酤留飲酒。讎數倍。索隱曰。樂彥云。借讎爲售。蓋古字少叚借耳。漢書食貨志。周有泉府之官。收不讎與欲得。師古曰。讎。讀曰售。又云。周於民用而不讎者。

艘。說文無。古作梭。說文。梭。船總名也。漢書溝洫志。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梭。案。梭本艘之正字。刻木爲舟。故梭、檄等字從木。

逍。說文新增古作消搖。詩鄭風清人。河上乎逍遙。釋文。本又作消搖。禮記檀弓。消搖于門。楚詞離騷。消搖以相羊。莊子逍遙遊。釋文。一作消搖。漢書司馬相如傳。消搖乎襄羊。文選同。

瑋。說文無。古作瑋。漢書地理志。粵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

徘。說文無。古作裴回。漢書禮樂志。神裴回。若留放。

崑。說文無。古作昆侖。漢書禮樂志、溝洫志、律歷志、揚雄傳、張騫傳俱作昆侖。張休崖涘銘。宜乎昆侖。

又作混淪。周禮大司樂。釋文。崑侖本作混淪。

芙蓉。說文新增古作夫容。漢書司馬相如傳。外發夫容。揚雄傳。被夫容之朱裳。

苜蓿。說文無。古作目宿。說文。芸、艸也。似目宿。漢書西域傳。大宛國馬耆目宿。又闐賓有目宿雜艸。文選左思吳都賦。旁魄而論都。

磅礴。說文無。古作旁魄。

崆峒。說文無。古作空同。逸周書王會解。正北空同。莊子在宥篇。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漢書武帝紀。遂踰隴登空同。又作空桐。爾雅釋地。北戴斗極爲空桐。史記五帝紀。黃帝西至於空桐。漢書武帝紀。西登空桐。又幸甘泉空桐。

蜿蜒。說文無。古作宛延。文選揚雄甘泉賦。飛翠氣之宛延。又作宛延。漢書揚雄傳作宛延。又作

蚑蟺。說文。蟺、蚑蟺也。文選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虬龍騰驤以蚑蟺。

玻璃。說文無。古作頗黎。郭璞元中記。大秦國有五色頗黎。

徜徉。說文無。古作常羊。漢書禮樂志。幡比翅。回集武。雙飛常羊。又。周流常羊思所幷。

瑪瑙。說文無。古作馬瑙。御覽引魏文帝馬腦勒賦曰。馬腦。玉屬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錯。有似馬腦。故其方人。因以名之。案。腦本作瑙。隸變爲腦。

琉璃。說文無。古作流離。漢書地理志。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西域傳。罽賓國出流離。

轆轤。說文無。古作鹿盧。禮記喪大記。鄭注。以絺綌碑用之。鹿盧。輓車而下之。

說文後人所加

說文。郄、琅邪縣。一名純德。按。漢書地理志。郄、莽曰純德。但王莽所取郡縣名。說文例皆不取此四字。是後

人所加。

激水入城父

說文。激水出南陽魯陽入城父。按當作入父城。水經汝水注引說文云。入父城。是其證也。父城屬潁川郡。城父屬沛郡。水經注先言汝水逕郟縣故城。激水注之。夫郟既屬潁。則激水所入。亦必爲潁川之父城。而非沛郡之城父明矣。

說文從燊字

說文。營、榮、滎、嶸、熒、鎣、鎣、鎣、鎣、鎣、鎣、鎣、營、營、營、營一十七字。皆當從燊省聲。今井部之彝。云从營省聲。凡部之熒。云从營省。目部之瞏、鳥部之鶯。云从榮省。似皆後人所亂。

爐烜

說文。爐、取火於日官名。舉火曰爐。周禮曰。司爐掌行火之政令。從火櫨聲。或从壺作烜。江徽士聲曰。周禮。司爐掌行火之政令。屬夏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屬秋官。許君何至牽溷若是。說文爐字下必云舉火曰爐。周禮曰。司爐掌行火之政令。從火蘆聲。烜字下必云取火於日官名。从火亘聲。後來轉寫舛錯。脫去烜字。而以烜下之注。并於爐字之下。校書者因又妄增或从亘三字。

墉

說文。垣、籀文作䰜。堵、籀文作䰜。城、籀文作䰜。牆、籀文作䰜。蓋古城郭字作亭。而今說文墉之古文單作亭者。當是轉寫脫去右半也。

詒

說文。詒、相欺語也。然自史漢而下。皆用糸旁紿字。說文。紿、絲勞也。與詒字異義。惟列子黃帝篇。紙而狎侮欺詒。仲尼篇。吾笑龍之詒孔穿。猶存言旁本字。

它也

它與也二字。形既不同。聲亦不一。然篆形相似。古音相轉。後來未免溷淆。如詑之爲訑。沱之爲池。佗之爲他。此皆當从它。而今易从也。非也。陁之爲陀。當從也。而今易从它。亦非也。段氏玉裁六書音均表於第十七部歌麻韻內。謂池字也聲。在此部。今入支。殆忘說文之無池字也。然段氏謂也聲亦入歌戈韻。猶未的確。蓋也字音近殺。而從也之字。若馳爲鴟之重文。鬆、鬆之重文。易聲在五寘。弛、重文作弛。弛聲在五支。地、籀文作墜。漢碑及漢書皆用籀文墜字。乃从㠯从土。彖聲。說文。彖讀若弟。彖聲在十一霽。漢書丙吉傳。西曹地忍之。借地爲弟。明古地弟同聲。弟聲在霽。皆不得入歌戈韻也。由斯例之。則也聲當入支韻無疑矣。毛詩如鄘風柏舟之死矢靡他。他當作佗。與河、儀叶。小雅小旻六章、頍弁首章、漸漸之石三章。同。陳風東門之池篇首句亦當作沱。小雅無羊二章、大雅皇矣六章。同。然亦有從也之字與歌戈韻叶者。若邶風新臺得此戚施。施與離叶。王風邱中有麻首章將其來施。施與麻、嗟叶。小雅車攻六章不失其馳。與儦、猗、破叶。大雅卷阿十章。亦同。小雅小弁六章析薪杝矣。與猗、佗叶。离聲。麻聲。差聲。加聲。奇聲。皮聲。它聲皆歌

戈韻。此蓋轉音而非正音也。如尚書禹貢之青黎。漢書地理志作青驪。左成十八年傳。匠麗氏。大戴禮保傅篇作匠黎。麗聲歌戈麻韻。黎聲齊韻也。詩小雅四牡。周道倭遲。文選注引韓詩作周道威夷。卽委蛇也。遲聲夷聲脂韻。蛇聲戈歌韻。凡此可以類推。

氐氏

氐與氏兩字也。而形聲相近。每易致誤。从氐之字。祇、汪謂有祇有祇。祇訓敬。易。祇既平。說文作祇。无祇悔。王肅作祇。案。古是與氏通。凡從氏之字。或亦從多。如左傳祇見疏也。卽論語之多見其不知量也。又無爾雅低低。注。漢書孟。芪、祇、秖、重文。疧、低、重文。低、重文。祇、紙、抵、案紙字說文訓側擊。廣韻引說文作側手擊。抵、紙、重文。瓶、抵、邸、阺、祇字之重文。見周禮。說文體。苦从氏。氐之氏。觝、說文體。抵迷。底、阺、重文作砥。卽詩周道如砥之砥。孟子引作底。今讀如底字。疑从氏。不从氏。舍、泜、紙、蚔、燈子也。讀若鄙。鄙文作蟲。古文作蟲。从無。坻、卽詩宛在水中坻坻字。重文作汝。从女。又作潰。從書。阺、按說文示部有祇。祇水部有泜。泜虫部有蚔、蚔土部有坻、坻。

造與戚蹙蹴通

賈子。靈公戚然失容。大戴禮保傅篇作造然失容。孟子萬章篇。舜見瞽瞍。其容有蹙。韓非子忠孝篇作舜見瞽瞍。其容造然。廣雅按。造卽戚。亦卽蹙也。韓詩外傳。夫子造然變容。韓非子難篇。景公造然變色。說苑善說篇。楚王造然。淮南道應訓。仲尼造然。孔子造然。革容造然。卽戚然。戚讀如蹙。周禮掌鼓。夜三鼓以號戒。杜子春讀爲造次之造。又讀爲憂戚之戚。此二戚字皆讀如蹙。鑿、說文作鼿。从壴蚤聲。讀若戚。鼿爲擊鼓行夜戒守。卽左傳所謂賓將趣也。說文引作賓將掫掫。趣皆取聲。亦可讀作促。與蹙音同。是以易乾象傳大人造也。漢書劉向傳作大人聚也。釋文同。是又取與造聲近之證。造、俗作慥。越絕書。越王慥然避位。禮記中庸。君子胡不慥慥爾。皆造之俗字也。蹙又與縮通。儀禮大射禮、鄉射禮注。古文縮皆爲蹙。春秋衛大夫孫林父封邑。左傳作戚。史記衛世家、吳世家皆作宿。呂氏春秋遇合篇。縮縮而食之。縮額卽孟子之蹙額也。戚又與蹴通。新序作靈公蹴然易容。

亶單善鷹旦丹字通

周禮大司馬。暴內陵外則壇之。注。壇讀如同墠之墠。鄭司農云。壇讀從憚之以威之憚。儀禮士冠禮。嘉亶時。注。古文亶爲擅。史記鄭世家。厲公突因檀人殺其大夫單伯。左傳作檀伯。呂氏春秋具備篇。宓子賤治亶父。淮南泰族訓。宓子治亶父。呂覽察賢篇、說苑政理篇又作治單父。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有亶父。書盤庚。擬告用亶。釋文。馬本亶作單。此亶單相通之證。周禮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注。故書廛或作壇。鄭司農云。壇讀爲廛。說文。鶻。籀文作鷆。此鷹、亶相通之證。周禮廛人。凡珍異之有滯者。注。故書滯或作廛。泉府。貨之滯於民用者。注。故書滯爲癉。此鷹、單相通之證。儀禮既夕記。載旌。注。古文旌爲膳。此亶善相通之證。攷工記。矢人句兵欲無彈。注。故書彈或作但。說文引作僤。又矢人亦弗之能憚矣。注。故書憚或作但。史記呂后紀。爲劉氏左袒。袒卽但。賈誼傳。非亶倒垂而已。亶卽但。詩鄭風大叔于田。襢裼暴虎。孟子公孫丑篇作袒裼。此亶、旦相通之證。說文。旦、重文作旃。漢書王莽傳。強立以爲須卜善于後安公。師古曰。善于者。匈奴之號也。善于卽單

于、此蓋單相通之證、

虔虔

逸周書祭公解、次予小子、虔虔在位、虔虔卽乾乾之異文、

炳燭編卷三

轉音相近

務讀如蒙、詩小雅常棣、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按、此以務叶戎、務从敄、敄又从矛、與蒙通、或疑韻當從左傳作禦侮、不知侮从每聲、每聲之敏與蒙亦相通、

申讀如司、史記留侯世家、以良爲韓申徒、集解徐廣曰、卽司徒耳、

泥讀如甯、續漢書郡國志、方與縣名有泥母亭、或曰、古甯母、公羊作甯母、

勤讀如期、禮記射義、旄期稱道不亂者、注、旄期或作旄勤、

貉讀如禡、周禮甸祝、表貉之祝號、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爲禡、大司馬有司表貉、鄭司農讀爲禡、書亦或爲禡、詩大雅皇矣、是類是禡、

龍讀如遊、楚辭天問篇、焉有虬龍、負熊以遊、此與蹶融之作隧由、衡從之爲衡由同、

夷讀如容、漢書古今人表、鬼夷區、師古曰、卽鬼容區也、夷、容聲相近、漢書藝文志、鬼容區三篇、師古曰、卽鬼夷區也、衡山王賜傳、日夜縱夷王謀反事、如淳曰、夷讀曰勇、

肥讀如賁、說文、肥、重文作賁、漢書地理志、東海郡襄賁、應劭曰、賁、音肥、史記黥布傳、賁赫、徐廣曰、賁音肥、

禪讀爲導、儀禮士虞禮注、禪、古文或爲導、禮記檀弓、喪大記注、禪、或作道、說文谷部、谿下、木部、棪下、穴部、突下俱云讀若三年導服之導、

東冬與陽庚通

呂氏春秋執一、覽、變化應求、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彭祖以壽、三代以昌、五帝以昭、神農以鴻、鴻與章、當、昌韻、淮南時則訓、繩之爲度也、直而不爭、備而不窮、久而不弊、遠而不忘、與天合德、與神合明、所顯則得、所惡則亡、自古及今、不可移匡、厥德孔密、廣大以容、是故上帝以爲物宗、以窮、容、宗、與、忘、明、亡、匡、韻、又精神訓、以死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同精於太淸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行、契大渾之樸、而立至淸之中、中與方、旁、行、韻、此毛詩、易傳之所無、而後世合東冬於陽庚者所藉口也、

冬與淸通

左傳、晉大夫伯宗、穀梁作伯尊、大戴禮禮三本篇、宗事先祖而寵君師、史記禮書作尊先祖而隆君師、太元進測、以進不中、君道隆、制于尊、讀尊爲宗、與中、隆、韻、

之支與歌戈通

左襄二十九年傳、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服虔本作祇、杜本作多、正義曰、古人多、祇同音、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

微與文通

昕、从斤聲、說文讀若希、左成十三年傳、公子欣時、公羊昭二十年傳作公子喜時、漢書古今人表作剞時、禮記樂記、天地訢合、注、訢讀爲熹、六書音均表、斤聲在十三部、希聲在十五部、喜聲在一部、似與古音不合、

齊皆與眞諄通

大戴禮五帝德篇、黃帝幼而慧、齊史記五帝本紀作幼而徇齊、大戴禮作叡、一本作慧齊、索隱曰、古字假借、素問上古天眞論、昔在黃帝、幼而徇齊、禮記中庸、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史記趙世家、中國者聰明徇智之所居也、國策作聰明睿知、按、說文叡部、叡、深明也、通也、从叡从目、从谷省、以芮切、古文作睿、籀文作䆃、谷部、睿、深通川也、从穴谷、虞書曰、睿哲、濬、坦川、私閏切、或作濬、古文作睿、睿、叡、濬、濬一字數體、許氏分入三部、疏矣、谷下文古文作睿、更復重出、恐係後人竄亂、當以私閏切爲正音、故與徇通、轉而爲以芮切耳、叡亦當有濬音、故走部趣字讀若綝也、

齊與先仙通

爾雅釋地、北陵西俞、史記趙世家、反至分先俞於趙、集解徐廣曰、爾雅西俞雁門是、正義曰、西、先聲相近、孟子、西子蒙不潔、趙注、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戰國策、魯仲連謂孟嘗君曰、若後宮十妃、皆衣縞紵、食粱肉、豈毛嬙先施哉、文選枚乘七發、使先施、徽舒、陽文、段干、漢書趙充國傳、先蓐、水經注、晉書阮种傳、宋書

鮮卑、吐谷渾傳、魏書薛虎子傳俱作西零。

爾雅釋畜疏、魏時西卑獻千里馬、西卑即鮮卑。

史記貨殖列傳乃用范蠡計然、集解徐廣曰、計然、名研、索隱曰、吳越春秋謂之計倪、倪之與研是一人、聲相近而亂耳、廣芸案此音相通轉也、莊子齊物論、和之以天倪、釋文、班固云天研。

眞與庚清通

荀子末篇、孫卿迫於亂世、鰌於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禮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絀約、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蹈侯大傾、按刑、成、冥、傾皆清青韻字、獨秦字爲眞韻字、此與易乾彖傳以元天刑成天淵韻、坤彖傳以元生天韻、革象傳以信正韻成命人韻一例。

桓寒與歌戈通

說文、萑、讀若和、書禹貢、和夷厎績、鄭康成讀和爲桓、漢書尹賞傳、瘞寺門桓東、如淳曰、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

周禮大宗伯、小宗伯注、果讀爲祼、大行人注、故書祼作果、鄭司農讀祼爲灌、攷工記玉人注祼、或作淈、或作果、說文、祼、灌祭也、从示果聲。

史記夏本紀、索隱云、斟戈氏、左傳、系本皆云斟灌氏、

鬼、今讀徒何切、然字从單聲、詩魯頌、駉有駱、爾雅釋畜、青驪驎、亦當讀如駱、

詩四牡、嘽嘽駱馬、說文作疼疼、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樂子紹封鄲、如淳引關翩音多、漢書地理志、沛郡鄲縣、孟康音多。

周禮占夢、遂令始難殺沒、注、故書難或爲儺、杜子春讀爲難問之難、其字當作儺、禮記月令、命國難、天子乃難、命有司大難、論語、呂覽、淮南子皆作儺、釋文、難、戚乃多反、劉依杜乃旦反。

番、从采聲、史記六國年表、秦拔我鄱吾、索隱云、音婆、又音蟠、伍子胥傳、闔閭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集解音普寒反、又音婆、索隱曰、蓋鄱陽也。

漢書地理志、魯國蕃縣、應劭曰、音皮、按古讀皮如婆、儀禮大射儀、所登獻酒、注、獻讀爲沙、周禮司尊彝、用兩獻尊、鄭司農讀獻爲犧、又鬱齊獻酌、注、鄭司農讀爲儀。

詩小雅桑扈、受福不那、說文引作不儺、儺、从難聲、案桓韻也、那从冄聲、侵覃韻也。

蒸登與庚清通

左傳、敬嬴、公羊、穀梁皆作頃熊、列子湯問篇、甘蠅古之善射者、戰國策作更羸、盧發而鳥下、是熊、蠅可借嬴也、管子牧民篇、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徵刑韻。

尤幽與侵覃通

呂覽貴直篇、狐援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游、又云、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游、此廷與屏韻、音與游韻、攷古游字每與沈字潭字

通、如荀子勸學篇、流魚出聽、大戴禮作沈、論衡率性篇作潭、韓詩外傳作潛、淮南子注作淫、說文作鱣、一也、游轉音爲淫、與音字叶、儀禮士虞禮、中月而禫、鄭注、禫讀爲導、古文禫或爲導、說文三言讀若三年導服之導、史記禮書、而及士大夫、大戴禮禮三本、而作導、游流導、尤幽韻字、侵覃韻字、相棪、侵覃韻字。

東冬鍾江有入聲

東冬鍾江一類、顧炎武謂無入聲、非也、案說文、襱、重文作襡、易蒙、童蒙、馬融云、童、獨也、爾雅釋詁、蕭、督正也、童、獨、蕭、督皆雙聲、左傳、卜不襲吉、襲訓重、莊子、緣督以爲經、司馬彪訓督爲中、詩頌烈祖、鬷格無言、禮記中庸引作奏格、奏轉爲族、周禮大司馬、三鼓摝鐸、鄭司農讀摝如弄、左傳、齊之丙歜、水經注作丙戎、翁、从豕聲、豈、音苦江切、古讀如工、而从豈之聲音苦角切、餘如穀、穀、穀、穀、穀、穀、穀、穀、穀、穀之類、又皆从豈聲而生也、充从育省聲、容从谷、古讀如浴、聲、蓋東冬鍾江之入聲也。

佳皆咍三韻古音

廣韻佳皆咍三韻之字、古音本斂、後乃轉而侈耳、何以明之、如台、古音如怡、凡胎、哀、怠、殆等音、皆當讀如怡、或如怡之上去二聲、台本從目聲、論語、多見闕殆、與悔字韻、荀子榮辱篇、巨塗則讓、小塗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殆與使韻也、開古音近欺、或作閡、論衡偶會篇、二龍之祅、當效周厲適囿櫝、奇怪篇、禹、禹逆生、閡母背而出、開从幵聲、閡从豈聲也、哀、古音近衣、孝經、哭不哀、說文引作悠、許君所據古文也、來、古音如釐、詩頌思文、貽我來牟、漢書劉向傳引作飴我釐麰、儀禮少牢饋食禮、來女孝孫、注、來讀如釐、釐賜也、史記陳杞世家、平公彌、索隱曰、一作郁釐、譙周云、名彌來、又攷說苑政理篇、尊天效鬼、則日月當時、善爲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時來、治皆韻也、烝、災、災、裁、裁、哉、古皆讀如淄、菑、淄也、禮記中庸、故栽者培之、注、栽或爲菑、說苑正諫篇、枚乘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從來哉、此胎讀怠、哉讀菑、故與基韻、廣韻則截然兩部矣、它如贅讀理、書甘誓、予其大賚女、史記殷本紀作大理女、詩大雅既醉、釐爾女士、毛傳云、釐、賜也、正義以爲出釋詁、今本爾雅釐作賚、公羊傳、登來之禮、記大學、鄭注引作登戾之、去聲皆均表・來聲在第一部之哈類・戾聲在第十五部脂微齊皆灰類・亥古音如已、詩魏風陟岵、陟彼屺兮、毛傳云、山有草木曰屺、說文云、屺、無艸木也、爾雅釋山作無艸木峐、是亥與已聲相近也、峐字說文無・荄、讀如箕、易明夷、箕子之明夷、釋文、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荄、漢書儒林傳、趙賓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荄滋也、史記律書、箕者言萬物根棋、根棋即根荄也、漢書五行志、孕毓根核、師古曰、核、亦荄字也、論衡超奇篇、無根核之深、說文、趮、讀若小兒孩、賴之古音如厲、春秋昭四年、遂滅賴、公穀作厲、釋名、臺、持也、臺字當从屮聲、故與持近、古人讀臺如持也、戴之古音如載、載之古音如止、春秋僖公五年、會王世子于首止、公穀作首戴、凡此之類、皆古音也。

俛

俯、俗字也、說文作頫、重文作俛、有無辯、方矩二切、玉篇、俛、俯、俛也、說文音俯、低頭也、亦作頫、是玉篇、以勉音居前也、廣韻九麌云、頫、說文低頭也、太史公頫仰字如此、俯上同、漢書又作俛、今音免、二十八獮、俛、俯、

俛。案。詩郡風谷風。黽勉求之。文選陸士衡文賦李注引作僶俛。攷工記矢人。前弱則俛。唐開成石經作勉。是俛仰之俛。可讀如勉。因得借勉爲俛。又按白虎通。十一月之時。陽氣冤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前冤而後仰。冤仰卽俛仰。荀子非相篇。其冠絻。其纓禁緩。其容簡連。楊注。絻當爲俛。太向前而低俯也。據注釋爲俯。此三句有韻。當讀如免。蓋古書俛仰俛字。或借勉。或借冤。或借絻。可見本當讀無辨切。轉音爲方矩切耳。又有借免爲俛者。管子小問篇。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茲免者。言其穗下垂而頹也。鍾離事云。古免本只一字。後來隸變或省去一筆。其說最精。惟免免同物。斯免與俛聲近。而亦轉爲脫字。論衡道虛篇再言免去皮膚。此借免爲脫也。免訓脫。見廣雅釋詁。廣韻二十八獮皆當作免。免脫雙聲。又按鱉娩卽免身之免。而皆从免。玉篇亦以鱉爲免。免音於袁切。輓於元、於阮二切。其重文作鞔。此類字皆从狐免之免。而皆音近無辨切。蓋可知免與免之非二字矣。

薄

老子論德章。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按薄與華韻。首與始韻。古讀華如敷。公羊哀四年。蒲社災。穀梁、左氏皆作亳社。禮記郊特牲。薄社北墉。釋文云。本又作亳。是蒲卽亳之證也。

晉

晉、卽刃切。與進同。易曰。晉者進也。案說文。晉、从日从臸。此徐鼎臣所改。當作从日臸聲。臸从二至。則从至聲可知。是以鄙字从邑晉聲。讀卽移切。晉、奇字作晉。晉亦从二子字。

辱

說苑敬愼篇。諺曰。鼠無垢。思無辱。垢與辱韻。案。轉音近蠕。與肉奸之肉一例。

䞣

䞣。說文从馬。且聲。大徐子朗切。廣韻在上聲三十七蕩。非也。案。墨子非命篇。上以說王公大人。下以䞣百姓之從事。此借䞣以爲阻。攷工記玉人。䞣琮。釋文亦音䞣。是䞣字當以䞣音爲正。

轉

呂氏春秋樂成篇。魯人鬻誦之曰。磨裘而轉。投之無戾。轉而磨裘。投之無郵。二句一韻。韻也。孔叢子陳士義篇。轉作菑。菑、說文作市。詩召南甘棠。蔽芾甘棠。作方味切。亟與戾韻。轉與菑同物。冕服謂之菑。它服謂之轉。磨裘固宜菑。轉字古音亦不與戾叶。

蕎

說文。苕、音末。苕部。蕎、目不明也。从苕从旬。旬、目數搖也。木空切。案。此字廣韻莫中切。在一東。玉篇有莫登、莫中二切。而莫登切爲正音。應入登韻。其字當从目夢省聲。

折

禮記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注。折折、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釋文。折、大兮反。案。說文。斲从斤斷艸。譚長說

蓋文作折从手。於例當云从手斤聲。斤聲故轉爲大兮反。絕沂、圻等字之從斤聲。浙晉等字又从折聲也。

涸

管子牧民篇。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天與人韻也。失天之度。難滿必涸。度與涸韻也。上下不和。難安必危。和與危韻也。涸从固聲。轉入藥韻。廣韻十暮不收。禮部韻略暮部有涸字。明故切。

敏

敏在廣韻上聲十六軫。眉殞切。此轉音也。敏从每聲。每从母聲。本音當無韻切。漢書敍傳。不疑厲敏。應變當理。又云。宣之四子。淮南聰敏。舅氏逢除。幾陷大理。皆以敏韻理。

斲

斲在廣韻入聲四覺。竹角切。案。斲从斤豳聲。今本無聲字。必徐鼎臣所刪也。說文。䰜、酒器也。象酒器形。此卽毛詩酌以大斗之斗。斗爲借字。豳爲正字。既是象形豳字當爲建首。䰜字金旁。後儒所加。宜爲重文也。說文如鬬字从門斲聲。觀字从見豳聲。讀若兜。皆一例。老子制惑章。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者矣。斲與手韻。呂氏春秋貴可篇。故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鬬。大兵不寇。淮南說林訓略同。是斲之本音當與鬬同。竹角切者。其轉音也。

愚

列子黃帝篇。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案。愚、聾、盲三字皆韻。愚讀魚容切。盲讀若蒙。韓詩外傳。商容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愚、勇、公皆韻也。

待

待。从彳寺聲。古讀如恃。韓詩外傳。樹木欲茂。霜露不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待與使、仕韻。又云。夫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待與止韻。是皆讀恃之證。廣韻在去聲十九代者。轉音也。

蚜

廣韻。蚜、苦堅切。又古奚切。呂氏春秋季夏紀。腐艸化爲蚜。高注。蚜讀如蟣蝨之蟣。淮南子時則訓。同。說文引明堂月令腐艸爲蠲。古讀蠲如圭。圭聲哇字。說文云。讀若鬻。與蟣聲近。是假蠲以爲蚜也。蚜音古奚切。蠲、音如圭。同在齊韻。蚜音苦堅切。蠲音古乎切。同在先韻。

祝

禮記樂記。封帝堯之後於祝。注。祝或爲鑄。呂氏春秋愼大覽。命封黃帝之後於鑄。周禮瘍醫注。祝讀如注病之注。淮南俶眞訓。冶工之鑄器。注。鑄讀如唾祝之祝。按。祝本之六切。轉音如鑄。如注。今河南息縣人讀祝如朱。說文。祝祝、呼雞聲。之六切。而風俗通曰。呼雞朱朱。皆轉音也。

錄

漢書傳不疑傳、每行縣錄囚徒還、師古曰、省錄之、知情狀有寃滯與不、今云虛囚、按虛與錄一聲之轉、莊子天地篇、無落吾事、呂氏春秋長利篇作無虛吾農事、落亦轉爲虛也、今京師人讀綠如盧、漢書百官表、蕭侯王金璽綰綬、如淳曰、綰音戾、綠也、蓋亦與盧聲相近耳、

歙

淮南原道訓、故兵絕必滅、木絕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敝、按滅、折、裂、舌、敝韻也、敝讀如鷩、

講

講字爲廣韻上聲之第三部、讀古項切、此轉音也、字从冓聲、正音當與媾、搆、覯、構、韝、遘、溝等字同、韓非子內儲說、韓王謂樓緩曰、寡人欲割河東而講、講字从言、又云、翟璜因請爲魏王搆、字从木、戰國策、西講於秦、注、當从媾、讀、史記韓世家、將西購於秦、刺客傳、北購於單于、國策並作講、甘茂傳、愕里子與魏講、罷兵、索隱曰、鄒氏云、講讀曰媾、此从言、冓聲之字、宜以古候切爲正音、廣韻五十候不收、非也、錄釋載重子逢盛碑、才亞后稷、即戰國秦策之項橐、是其例、講從冓聲、故又轉爲較、史記作顥、

蠦

蠦从虫、朕聲、在廣韻十七登、蠦蛇、此正音也、詩小雅大田、去其螟螣、與賊韻、蓋借作蟘字、

鯀

莊子逍遙遊篇、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釋文、龜、愧悲反、徐舉倫反、李居危反、今吳人讀龜如居、因轉爲舉倫反、然則龜字讀居追反、恐非古音、

契

老子任契章、有德司契、無德司徹、按契、徹韻也、契當讀入聲如挈、廣韻契在十六屑、徹在十七薛、屑、薛通也、六書音均表、初學記聲在第十五部、衛物迁月沒馬末韓諫薛韻、徹字在第十二部、賈誼屈原賦、

泛

泛在廣韻六十梵、史記呂后紀、自起泛李惠后、索隱曰、泛、音捧、漢書食貨志、大命將泛、孟康音方勇反、是梵韻轉入宋送用絳韻也、

殷

說文、殷、歸也、於機切、禮記中庸、壹戎衣、鄭注、衣讀若殷、齊人言殷聲如衣、今姓有衣者、殷之胄、康誥、壹戎殷、卽壹戎衣也、呂氏春秋慎大覽、湯爲天子、夏民大說、觀郭如夏、注、郭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白虎通、衣隱也、所以隱形、春秋季孫意如、公羊作隱如、莊子齊物論、大塊噫氣、釋文、噫、一音於、皆轉音也、意字亦當从心音聲、今說文爲大徐所刪、

丙

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八柄、八枋一也、儀禮士冠禮、加柶面枋、士昏禮、加勺皆南枋、注並云今文枋作柄、春秋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公羊、穀梁二傳祊皆作邴、又隱九年、公會

齊侯于防、公羊防作陽、說文、防籀文作阜、是方、丙同物、宜圃氏炎武唐韻正以丙爲其往切也、然從丙聲之字、後儒咸讀兵永反、而說文柄重文作棅、春秋邴意茲、史記齊世家作秉意茲、秉字不得讀爲其往切也、詩小雅大田、秉畀炎火、韓詩作卜畀炎火、又彼有遺秉、毛傳、秉謂之把、攷工記廬人、戈柲六尺有六寸、注、柲猶柄也、秉、把也、秉、卜也、皆雙聲也、雙聲秉柄若讀其往切、則不得轉爲卜、轉爲把、轉爲柲矣、蓋丙字正音兵永切、轉音爲其往切、說文丙字从一入冂、似當从日得聲、

令

令字、毛詩齊風東方未明與裳韻、蘆令與仁韻、秦風車鄰與鄰顚韻、从令之零、衛風定之方中與人田淵千韻、荅邶風簡兮與榛人韻、唐風采苓與顚韻、是眞蒸韻字、與庚清韻叶也、然令字本音當在庚清韻、詩、零雨其濛、說文作苓、爾雅釋詁、零、落也、釋文云、或作苓、釋艸、蕾、大苦、說文作苓、漢書李陵傳、衛律爲丁靈王、蘇武傳、其冬、丁令盜武牛羊、師古曰、令音零、丁令卽上所云丁靈、說文、軨、司馬相如說作轄、六書音均表以令字本音、當在眞臻韻、似均、

末

老子守微章、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按末、土、下皆韻也、末字當讀上聲如姆、而廣韻十姥不收、

易

漢書古今人表、師逢、師古曰、卽師狄、楚辭天問、大戴禮帝繫皆作師狄、史記索隱引史舊本、又作易、淮南墜形訓又作師翟、左僖十七年傳、公羊傳、易牙、賈子胎教、大戴禮保傅、法言問神、論衡譴告自紀、文選琴賦、北齊書顏之推傳皆作狄牙、按說文、逖、古文作遢、惕、或作愁、白虎通禮樂篇、狄者易也、意古人讀易如惕、

賁

賁卦之賁、今皆讀作彼義切、釋文、賁、李軌府瓮反、傅氏云、賁、古斑字、王肅符文反、案份、頒等字與斑音同、而皆从分聲、分轉音如斑、斑轉音如賁、然則賁卦賁字亦可讀博昆切也、呂氏春秋壹行篇、孔子卜易得賁、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又何好乎、注、賁、色不純也、說苑反質篇載此事、則曰、賁非正色也、白當正白、黑當正黑、校呂覽文尤明顯、蓋賁同色之不一者、故亦讀爲斑、所謂斑駁是也、斑、說文作辨、从文辡聲、又按賁、蕢、奔等字、皆从䙴聲、䙴、辨作卉、轉音爲博昆切、如瓶之爲瓶、匪之爲分、衣之爲殷、威之爲君也、說文於鼓部蕢、夭部奔皆云賁省聲、疑徐鼎臣所改、繫傳本皆作卉聲、

者

荀子大略篇、語曰、流丸止於瓴臾、流言止於知者、丸與言韻、臾與者韻、者讀如諸、

背

向背之背、蒲昧切、在廣韻去聲十八隊、後世作背、古只作北、說文、北、乖也、从二人相背、

報

周報王之報。今皆讀奴板反。案說文報、从赤艮聲。艮、柔皮也。其音讀如僕。人扇切。見周本紀索隱。此古音也。

登

太元增測。閑貞增默。識內也。不增其方。徒飾外也。木止漸增。不可登也。要不克。可敗也。澤庳其容。謙虛大也。登讀去聲如陞。

叢

今在廣韻一東。徂紅切。他書或徂公切。或才公切。然非古音也。說文叢、聚也。从丵取聲。正音也。徂紅等切。轉音也。韓非揚權篇。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法刑狗悟。虎化爲人。復反其眞。欲爲其國。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將聚衆。欲爲其地。必適其賜。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後人不知何以失此讀。惜先秦、兩漢無協叢韻之文可攷。然春秋僖三十三年。公伐邾。取叢。叢、公羊作叢。可證。急言之爲叢。緩言之爲叢。叢叢猶叢字之反切也。尚書叢脞字。馬季長訓叢爲總脞爲小。鄭司農訓叢爲總。聚總與徂公切相近。此其轉音之故歟。

實

廣韻在四質。神質切。非本音也。說文實、富也。从宀从貫。貫、貨貝也。先師錢少詹說。謂从貫聲。古正音讀如滿。轉爲神質切。易蒙象傳。行不順也。與獨遠實也順以巽也、上下順也韜。泰象傳。皆失實也。與中心願也、中以行願也、其命亂也韜。此讀爲貫聲之確證。而轉爲神實。亦是古音。如以實訓日。不得讀如滿也。又如書秦誓。是能容之。禮記大學引作實能容之。儀禮覲禮。伯父實來。注。今文實作寔。此亦不得讀如滿也。

炳燭編卷四

荀子成相篇

荀子成相全篇用韻之文。計分五段。每段分章。第一段凡十三章。第二段凡九章。第三段凡十一章。第四段凡十一章。第五段凡十二章。章凡七句。首句次句皆三字爲韻。第三句四字不韻。第五句第六句皆四字不韻。第七句三字韻。謝墉校葉本謂此篇通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又一七字句。誤也。又只分四段。亦誤也。每二十四字一易韻。或上一章與下一章偶然同韻。要亦各章各韻。謂顧陳辭至何覺時四十五字中。以辭治災時韻。而不數先謀二字。尤誤也。今列於左而考之。

請成相　世之殃　愚闇愚闇　墮賢良　人主無賢　如瞽無相　何倀倀（如瞽無相。相字不入韻。）

請布基　愼聖人　愚而自專　舉不治　主忌苟勝　羣臣莫諫　必逢災（人體如時。逢賞轉爲夷。振轉爲禋與祇。）

論臣過　反其施　尊主安國　尙賢義　拒諫飾非　愚而上同　國必禍

曷謂罪　國多私　比周還主　黨與施　遠賢近讒　忠臣蔽塞　主孰移（私微韻。與欲戈韻叶。此韻國時音。與詩經韻不同。）

曷謂賢　明君臣　上能尊主　愛下民　主誠聽之　天下爲一　海內賓（愛下民似當作下愛民。乃與上句一例。）

主之孽　讒人達　賢能遁逃　國乃蹶　愚以重愚　闇以重闇　成爲桀（如此章下十一字。斷不能謂四字一句。七字一句也。）

世之災　妒賢能　飛廉知政　任惡來　卑其志意　大其匈囱　高其臺（能體。武來切。爲正音。本从自聲。音轉入灰登韻。三

合・史記天官書、漢書郊祀志皆作三能・卑其下十一字・以然三句・不可作二句也・

武王怒　師牧野　紂卒易鄉　啓乃下　武王善之　封之於宋　立其祖紂卒易鄉・啓乃下・緣其文義・不可爲一句・

世之良　識人歸　比干見剖　箕子累　武王誅之　呂尙招麾　殷民悅

世之禍　惡賢士　子胥見殺　百里徙　穆公任之　強配五伯　六卿施百里徙三字・亦不能連子胥四字爲一句・

世之患　惡大儒　逆斥不通　孔子拘　展禽三絀　春申道絕　基舉輸

清牧基　賢者施　堯在萬世　如見之　讒人罔極　險陂傾側　此之疑

基必施　辯賢能　文武之道　同伏戲　由之者治　不由者亂　何疑爲由之下一字亦顯然爲三句・

凡成相　辨法方　至治之極　復後王　愼墨季惠　百家之說　誠不詳此別爲一段・不當與上文相連・

治復一　修之吉　君子執之　心如結　衆人貳之　讒夫棄之　形是詰衆人下一字亦爲三句・

水至平　端不傾　心術如此　象聖人　〔〕而有執　直而用抵　必參天

世無王　窮賢良　暴人鴟鴞　仁糟糠　禮樂滅息　聖人隱伏　墨術行第四句本作仁人糟糠・衍人字・

治之經　禮與刑　君子以修　百姓富　明德愼罰　國家既治　四海平

治之志　後執富　君子誠之　好以待　處之敦固　有深藏之　能遠思

思乃精　志之榮　好而壹之　神以成　精神相反　一而不貳　爲聖人

治之道　美不老　君子由之　佼以好　下以教誨子弟　上以事祖考上兩字數相同・惟下以下十一字句法不符・恐有舛誤・

成相竭　辭不蹙　君子道之　順以遂　宗其賢良　辨其殃孽此章兩三字・以韻殺之・綿其下兩〔〕字・殃孽上兩一字・

請成相　道聖王　堯舜尙賢　身辭讓　許由善卷　重義輕利　行顯明

堯讓賢　以爲民　氾利兼愛　德施均　辨治上下　貴賤有等　明君臣

堯授能　舜遇時　尙賢推德　天下治　雖有賢聖　適不遇世　孰知之能讀如奴來切・

堯不德　舜不辭　妻以二女　任以事　大人哉舜　南面而立　萬物備德讀如直去聲・古作悳・从心直聲・直亦有直吏切

音值・唐韻收六字・

舜授禹　以天下　尙得推賢　不失序　外不避仇　內不阿親　賢者予

禹勞力　堯有德　干戈不用　三苗服　舉舜歷畎　任之天下　身休息禹勞下本衍心字・力與德韻・

得后稷　五穀殖　變爲樂正　鳥獸服　契爲司徒　民知孝弟　倉有德

禹有功　抑下鴻　辟除民害　逐共工　北決九河　通十二渚　疏三江

禹傳土　平天下　躬親爲民　行勞苦　得益皋陶　橫革直成　爲輔兩一字・或兩一字・

契乎王　生昭明　居于砥石　遷于商　十有四世　乃有天乙　是成湯

天乙湯　論舉當　身讓卞隨　舉牟光　□□□□　道古賢聖　基必張道方賢聖上闕四字・或闕在下・

□□□　顯陳辭　世亂惡善　不此治　□□□□　良由姦詐　鮮無災成相三字・

患難哉　阪爲先　聖知不用　愚者謀　前車已覆　後未知更　何覺時先讀爲先稽切・與義韻・時韻・此亦戰國時音・

不覺悟　不知苦　迷惑失指　易上下　中不上達　蒙掩耳目　塞門戶

門戶塞　大迷惑　悖亂昏莫　不終極　是非反易　比周欺上　惡正直

正直惡　心無度　邪枉辟回　失道途　巳無鄰人　我獨自美　豈無故豈字下本有獨字・因上文獨字衍・

不知戒　後必有　恨後遂過　不肯悔　讒夫多進　反盜言語　生詐態

人之態　不如備　爭寵疾賢　利惡忌　妒功毀賢　下斂黨與　上蔽匿匿讀去聲・說文从匿之聲・籀文作昵・

上壅蔽　失輔執　任用讒夫　不能制　執公長父　之難鳥王　流於嶲之嶲之字疑有誤・

周幽厲　所以敗　不聽規諫　忠是害　嗟我何人　獨不遇時　當亂世

欲對衷　言不從　恐爲子胥　身離凶　進讒不聽　到而獨鹿　棄之江首句衷字與從凶江韻・蓋自欲衷對・注已誤・

觀往事　以自戒　治亂是非　亦可識　〔〕〔〕〔〕〔〕　託於成相上　以喻意與四字・

請成相　言治方　君論有五　約以明　君論守之　下當平正　國乃昌

臣下職　莫游食　務本節用　財無極　事業聽上　莫得相使　一民力

守其職　足衣食　厚薄有等　明爵服　利往卬上　莫得擅與　孰私得

君法明　論有常　表儀既設　民知方　進退有律　莫得貴賤　孰私王

君法儀　禁不爲　莫不說教　名不移　修之者榮　離之者辱　孰它師古師字不與儀爲韻叶・疑當作孰師它・它與儀爲韻叶・終之下十一字顯然三句・

刑稱陳　守其銀　下不得用　輕私門　罪鞫有律　莫得輕重　威不分

請牧基　明有基　主好論議　必善謀　五聽修領　莫不理繽　主執持

聽之經　明其請　參伍明謹　施賞刑　顯者必得　隱者復顯　民反誠顯者下上一字明是三句・

言有節　稽其實　信誕以分　賞罰必　下不欺上　皆以情言　明君日

上通利　隱遠至　觀法不法　見不視　耳目既顯　吏敬法令　莫敢恣

君教出　行有律　吏謹將之　無皷滑　下不私請　各以宜〔〕　舍巧拙各以宜・宜字之上叠一字・或闕在下・

臣謹修　君制變　公察善思　論不亂　以治天下　後世法之　成律貫

老子國字

老子德經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此八句四易韻國本邦字與豐協又管子牧民篇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國亦邦字與從協也漢人避高祖諱改爲國後人不知更正沿之至今

呂覽斂字

呂氏春秋不屈篇入於門門中有斂陷注斂讀曰脅按斂脅聲甚遠疑斂之譌

說苑鳴字

說苑說叢篇滿且修繳鳧雁悲鳴逢蒙操弓虎豹晨嘷河以委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

能化德以純厚故能豪凡四韻鳴字恐是號字之譌

漢書地理志

京兆尹華陰　按宣帝紀本始元年注師古曰三輔郡皆有都尉如諸郡左輔都尉治高陵右輔都尉治櫟京輔都尉治華陰灞北地理志于左馮翊高陵曰左輔都尉治于右扶風郿曰右輔都尉治是京兆尹華陰下當有京輔都尉治五字

南陵（沂水出藍田谷北至灞陵入霸水霸水亦出藍田谷北入渭師古曰沂音先靳反）　按水經滻水注滻水出南陵縣之藍田谷又引志云滻水北至霸陵入霸水說文亦云滻水出京兆藍田谷入灞然則志沂字當作滻師古之音非也

右扶風郿（郿水出東南又有懵水皆北過上林苑入渭）　按水經渭水注云沈水又北流注渭亦謂是水爲懵水也是懵水一名沈水

弘農郡丹水（水出上雒冢嶺山東至析入鈞師古曰鈞亦水名也音均）　按水經丹水云丹水入于洵酈注亦作洵

析（莽曰君亭）　按水經丹水注引作古亭

河東郡左邑（莽曰先亭）　聞喜（故曲沃晉武公自晉陽徙此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應劭曰聞南感喜故曰聞喜）　按水經涑水注引司馬彪曰洮水出聞喜縣故王莽以縣爲洮亭也又云漢書曰漢武帝元鼎六年將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爲聞喜縣又云涑水又西南逕左邑縣故城南故曲沃也晉武公自晉陽徙此秦改爲左邑縣春秋傳曰下國有宗廟謂之國在絳曰下國矣王莽之洮亭也漢書武帝紀亦稱將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爲聞喜縣師古曰左邑河東之縣也桐鄉其鄉名也據此則左邑聞喜本爲一縣在春秋時爲晉之曲沃秦時改爲左邑至漢元鼎又析左邑之桐鄉置聞喜縣而王莽乃改左邑爲洮亭志於左邑下當云故曲沃也晉武公自晉陽徙此秦改爲左邑莽曰洮亭于聞喜當云故曲沃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應劭曰武帝于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始得其實今據水經注是正但酈以聞喜爲洮亭則亦微誤

平陽（應劭曰堯都也在平河之陽）　按水經汾水注引應劭曰縣在平河之陽堯舜並都之也蓋舜都平陽舊有其說故應劭用之今志注疑有脫文

襄陵（有班氏鄉亭）　按班當爲犨字之誤也水經汾水注云汾水又南歷襄陵縣故城西晉大夫郤犨之邑也故其地有犨氏鄉亭矣俗本鄉譌作香

河內郡州（故國應劭曰共伯入爲三公者也）　按河內郡屬縣十八今止十七傳寫者誤合州與共爲一也水經清水注云蔡溝水上承州縣北白馬溝東分謂之蔡溝水經又云沁水又東過周縣北酈注縣故周也春秋左傳隱公十有一年周以賜鄭公孫段六國時韓宣子徙居之有白馬溝水注之此卽河內之州縣也周州古通經作周字故酈以縣故州也釋之傳寫者改注中州字作周則此注爲贅辭矣若所引左傳以昭公三年爲隱公十一年韓宣子爲六國人則酈氏之誤也水經注又云董門城在共縣故城西北二十里漢高帝八年封旅罷師爲共嚴侯國卽共和之故國也此卽河內之共縣也

河南郡偃師（莽曰師成）　按水經瀍水注云瀍水又東逕偃師城南引志云王莽之所謂師氏者也與今本漢志異

潁川郡（秦置高帝五年爲韓國六年復故）　按水經潁水注云潁川郡漢高帝二年以爲韓國攷諸高帝紀二年使韓太尉韓信擊韓韓王鄭昌降十一月立韓太尉信爲韓王信傳亦同然則志中五年當作二年

汝南郡博陽（莽曰樂家）　按水經潁水注作樂嘉

廬江郡雩婁（決水北至壽入淮灈水亦有灈水亦北至壽入決）　按說文灈水出廬江雩婁北入淮志稱灈水亦北至蓼入決決字恐是淮字之譌其曰亦者承上決水入淮言之也水經決水注引地理志曰決水北注（注疑當作至）蓼入灈灈水於蓼亦入決與今本不同要之蓼者爲淮水所逕之地決於此注灈灈亦於此注淮決既注淮則決爲淮矣故謂灈入決可也卽謂灈入淮亦可漢志說文水經注三書雖異然於水道並不乖背

山陽郡平樂（淮水東北至沛入泗）　按水經泗水注引志云平樂侯國也泡水所出又引志云泡水自平樂縣東北至沛入泗說文亦云泡水出山陽平樂東北入泗然則今志譌泡爲淮譌沛爲泗矣

濟陰郡秺　按說文广部有庶字許君曰从广秺聲沛陰有庶縣今志作从禾从宅譌也說文無秺字

濟南郡陽丘　按王子侯表有楊丘共侯安作楊丘

泰山郡剛（故屬應劭曰春秋秋取郿及闡今闡亭是也）　按哀公春秋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應注不當刪去齊人又譌夏爲秋此傳寫脫誤也水經汶水注引志云應劭曰春秋魯十五年牟人來朝卽此也　按水經汶水注云牟縣古牟國也春秋時牟人朝魯故應劭曰魯附庸也然則志附庸也上脫一魯字

琅邪郡靈門（帝山洛水所出東北入淮）　按水經濰水注引志作入濰志譌

柜（根艾水東入海）　按水經膠水注引志云瑯邪有柜縣柜艾水出焉東入海志譌柜艾爲根艾而又有脫文

橫（故山久台水所出東南至東武入淮）　按水經濰水注引志作入濰志譌

箕（禹貢維水北至昌都入海）　按昌都當作都昌

東海郡容丘（祠水東南至下邳入泗）　按水經泗水注作桐水

臨淮郡下相（應劭曰相水出沛國故加下）　按此注文義不明京兆尹下邽應劭曰秦武公伐邽戎置有上邽故加河東郡下北屈應劭曰有南故稱北東郡東阿應劭曰有西故稱東陳留郡外黃張晏曰魏郡有內黃故加外鉅鹿郡下曲陽師古曰常山有上曲陽故此云下東海郡下邳臣瓚曰有上邳故曰下邳也雲中郡北輿闕駰云廣陵有輿故此加北益州郡東安平闕駰云博陵有安平故此加東此當云下相水所出沛國有相縣故此加下斯與他處一例矣水經睢水注云睢水又東南流逕下相縣故城南應劭曰下相水出沛國相縣故此加下也據此足以取證但酈注沛國之下似脫一有字

蜀郡青衣（禹貢蒙山縣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濁師古曰濁音濁）　汶江（濁水出徼外南至南安東入江）　按說文云濁水出蜀汶江徼外東南入江从水我聲錢詹事據說文以改漢志江聲據漢志以改說文攷水經江水注云蒙水卽大渡水也水發蒙谿

東南流與濊水合水出徼外逕汶江道呂忱曰濊水出蜀許慎以爲濊水也从水我聲與今本說文同師古承譌而音之非也至戴侗六書故濊濊兩收尤謬

犍爲郡符。溫水南至犍入郡。　按說文曰溫水出犍爲涪南入黔水犍爲無涪縣乃符字之譌劉與黔同聲假借班許合也水經延江水注亦云溫水一曰煙水出犍爲符縣

隴西郡。應劭曰有隴坻在其西也。師古曰此郡在隴之西故曰隴西。　按郡既在隴之西則隴當在郡之東矣爲得云有隴坻在其西哉西者東之譌也水經河水注引應說曰有隴坻在其東故曰隴西

西。　按水經漾水注云西漢水又西南逕宕備戍南右則鹽官水入焉水北有鹽官在蟠冢西五十許里故地理志云西縣有鹽官是也按今志無鹽官文脫

代郡平舒。那夷水北至乾入沽。　按水經濡水注云祁夷水又北逕桑乾故城東而北流注於濡水地理志云祁夷水出平舒縣北至桑乾入濡是也據此則今志入沽沽字乃濡字之譌

上谷郡軍都。溫餘水東至路南入沽。　按水經濡餘水注引志云濡餘水自軍都縣東至路南入沽疑今志注有譌

漁陽郡。莽曰北順。　漁陽。莽曰得漁。　路。莽曰道路亭。　按水經鮑邱水注云漁陽秦始皇二十二年置王莽更名通潞縣曰得漁又云潞縣王莽之通路亭也與志異

白檀。漁水出北蠻夷。師古曰漁音呼鵰反。　按水經注有濡水鄒引志云濡水出縣北蠻夷中據此則漁字當作濡幽州有兩濡水一出故安一出白檀

右北平郡石成。　按水經濡水注引作石城

遼西郡肥如。應劭曰肥子奔燕燕封於此也。　按水經濡水注引應劭曰晉滅肥肥子奔燕燕封於此今志注脫晉滅肥字

交阯郡麊泠縣。其字从米从鹿卯麋鹿字而倒之師古音麋零牂牁郡西隨縣麋水西受徼外東至麋冷入尙龍谿都夢縣壺水東南至麋冷入尙龍谿益州郡來唯縣勞水出徼外東至麋冷入南海其麋冷麋字又从麻从米水經及注則又作麋字矣要之皆傳寫之誤也說文米部有䊵字云潰米也疑是潰米之譌从米尼聲交阯有䊵泠縣班在許前其書必作䊵字乃一誤而麊再誤而爲麋麋矣

廣平國。武帝征和二年置爲平干國宣帝五鳳二年復故莽曰宮昌屬冀州。　按此文有脫誤攷廣平本趙國秦爲鉅鹿郡漢景帝中元年改名廣平武帝征和二年以封趙敬肅王子偃爲平干王國宣帝五鳳二年偃子繆王元坐殺謁者會薨不得代國除復爲廣平郡至哀帝建平三年正月又封廣德夷王之弟廣漢爲廣平王據此則當云故趙秦置鉅鹿郡景帝中元年更爲廣平郡武帝征和二年置爲平干國宣帝五鳳二年復爲廣平郡哀帝建平三年更爲國始爲詳駁平干之廢置沿革見於武帝紀及諸侯王表、景十三王傳贊哀帝紀而廣平之爲秦鉅鹿見水經濁漳水注憔鄴注云征和三年封趙敬肅王子爲廣平侯國則誤以二爲三以平干爲廣平以王爲侯其攷據疎矣諸侯王表景十三王傳俱作平干志作平于譌也酷吏傳王溫舒曾爲廣平都尉當在未建平干之前若班稱以西河屬國都尉邊廣平相

此廣漢出封之後也功臣表辭歐封廣平侯景帝時侯澤有罪免則又臨淮郡之廣平也

留川國劇。應劭曰故屬國今屬事是。　按水經巨洋水注云劇縣古紀國也春秋莊公四年紀侯不能下齊以與弟季大去其國遂齊難也後改曰劇據此則應注二肥字俱當作紀留川國尙有東安平縣注孟康曰紀季以鄒入于齊今鄒亭是也

魯國蕃。應劭曰邾國也。　按水經泗水注云蕃縣應劭曰縣古小邾邑也攷志魯國有騶縣班云故邾國曹姓邾地小不得跨二縣境則蕃爲小邾無疑志自脫小字耳其稱邑者或鄒氏之誤也

長沙國臨湘。莽曰壄陸。　按水經湘水注作撫陸

收鄒。　按長沙國屬縣十三今止十二傳寫者誤合收與鄒爲一也收當爲攸桂陽郡耒陽縣春山春水所出北至鄒入湖水經云湘水又東北過鄒縣西承水從東南來注之鄒注云武水至重安縣注於承水至湘東臨承縣北東注於湘臨承即故鄒縣也又云耒水又北過鄒縣東說文鄒長沙縣此鄒爲一縣之證也又云洣水西北過攸縣南鄒注云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長沙定王子則爲攸侯即地理志所謂攸縣者也此攸爲一縣之證也

承陽。應劭曰承水之陽。　按志引應說在某水之陽者甚多此必曰在承水之陽傳寫脫去耳

漢書曹窋行御史大夫誤

漢書高后紀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按此班氏措語之誤當云御史大夫平陽侯窋也蓋如趙廣漢以京輔都尉行京兆事韓安國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任宏以執金吾守大鴻臚少府忠行廷尉事之等此以它官暫攝未經正授之語若曹窋者據本傳及公卿表皆言窋爲御史大夫不云行大夫事又任敖傳云初任敖免平陽侯曹窋代敖爲御史大夫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以淮南相張蒼爲御史大夫可見窋眞授大夫非以列侯行大夫事也

舊唐書順宗紀誤

舊唐書順宗紀永貞元年八月壬寅貶右僕左。散騎常侍王伾爲開州司馬。丁居晦輪林學士承旨號記作司戶誤。前戶部侍郎度支鹽鐵轉運使王叔文爲開州司戶按是年二月壬寅王叔文以前司功爲輪林待詔爲起居舍人充輪林學士三月戊子爲度支鹽鐵轉運使副五月辛卯遷爲戶部侍郎皆依前充輪林學士而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爲度支鹽鐵轉運使副而叔文旋丁憂其貶也以前戶部侍郎貶非以度支鹽鐵使副貶也此史所不照處

鄭絪傳瑕文

唐時輪林院學士無單稱輪林者以在輪林待詔之人非止學士也是以史書或云召爲輪林學士或云召入輪林爲學士或云召充輪林學士以其立言當如此也惟鄭絪傳云無幾擢爲輪林此史之不檢所謂瑕文也又云絪子祇德祇德子顯登進士第結綬宏文館校書結綬二字乃當時詰傳儷體之文史家仍而未改亦非體也舊唐書屢用之而於此傳最不稱攷司馬溫公資治通鑑祇德爲江西觀察使時書

以其子顯尚主通顯，固求散地，改太子賓客分司。鄭顯以戶部侍郎判戶部，而營求作相甚切，祇德予之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顯懼，累表辭劇務，改祕書監。祇德後又爲浙東觀察使，裘甫亂，不能平，徵爲太子賓客。此皆見於通鑑，而史不之及，若新書鄭絪傳，并不見祇德之名，僅於世系表載之云：祇德兵部尚書，據通鑑所載，祇德之羈畏顯之故，過在唐人中皆可稱也。

新唐書杜審權傳誤

新唐書杜審權傳：審權清重寡言，性長厚，居翰林最久，終不漏禁中近語。在方鎮，按丁居晦學士承旨壁記，審權以大中十二年入翰林充學士，十三年即拜相，于宣宗朝諸學士中最不久，傳語不謬。

韋表微傳誤

新唐書韋表微傳：俄爲翰林學士，是時李紳忤宰相，貶端州，鵬、巖、蔣防皆謫去，學士缺，人人爭薦宰相所善者，表微獨薦韋處厚，人服其公。進知制誥，後與處厚議增置學士，復薦路隋、處厚以諸父事表微，因曰：隋位崇，入且居翁右，奈何？按韋表微以長慶二年壬寅二月充內職，而處厚先於元和十五年庚子二月入，路隋又與處厚同日充內職，至李紳以三年癸卯二月出院，蔣防、鵬、巖之貶，更在四年甲辰二月，此大誤也。

權文公集序楊嗣復結銜

近年都下公卿新刊唐權文公集，卷首有楊嗣復序，結銜題銀青光祿大夫充集賢殿大學士。案此展轉謅創不全之銜，最可笑者也。唐、宋人題銜，階官勳爵邑賜，無不備列，攷兩書志，開元十三年，改麗正修書院爲集賢殿書院，宰相一人爲學士，知院事，至德二年，置大學士，又云：唐學士，宏文、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蓋此二學士無品秩，而門下相例領宏文、中書例領集賢，此一定之制。新書宰相表，嗣復於開成三年正月，以戶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九月，爲中書侍郎，此其後來所以充集賢殿大學士也。蓋初相亦不遽參大學士，唐表可攷，據唐大詔令載嗣復拜相制，前云：正議大夫守戶部尚書上柱國宏農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後云：可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勳賜如故，蓋正議階正四品上，故金紫必賜，而後服，追晉銀青階從三品，或在晉中書侍郎時，而旋充集賢殿大學士，但傳表均無可攷矣。嗣後進門下侍郎在四年，舊傳謂嗣復拜相後晉階金紫，庸或有之，謂拜相後始封宏農伯，則亦誤。

唐大詔令伐默啜制誤

唐大詔令有景龍四年五月十五日命呂休璟等北伐制，蓋伐突厥默啜制，中有金山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大將軍攝右臺大夫同中書門下三品上柱國韓國公張仁亶、衛名，攷之舊唐書張仁愿（仁愿即仁亶，傳中書門下三品，累封韓國公，春、夏朝，秋復督軍備邊，尋加鎮軍將軍，睿宗即位，以老致仕，又攷中宗紀，神龍二年十二月，突厥默啜寇靈州鳴沙縣，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逆擊之，敗績，死者三萬人，三年正月，

以默啜寇邊，募猛士武藝超絕者，各令自舉，內外羣官，各進破突厥之策。五月，左屯衛大將軍兼檢校路州長史張仁亶爲朔州大總管，以備突厥。九月，改元景龍（景龍元年即神龍元年，次年三月，朔方道大總管張仁亶兼受降城于河上，七月，左屯衛大將軍攝右御史大夫臺朔方道行軍（當是行軍）大總管韓國公張仁亶同中書門下三品，三年八月，上親送朔方軍總管韓國公張仁亶於通化門外，製序賦詩，至四年五月紀，無遣將北伐之事，通鑑大略相同，其六月，中宗被鴆矣，豈草制後不果行歟。又仁亶未嘗爲金山道行軍大總管，當是朔方道，因制中有金山道行軍大總管北庭副都護敦虔護，因而致誤耳。

金石萃編苻璘碑跋誤

王氏昶金石萃編苻璘碑跋謂柳公權傳有遷諫議大夫之文，而書碑結銜稱朝議大夫，碑傳不同。按王說非也，諫議大夫者，職事官，屬門下省，朝議大夫者，散官，正第五品下階，亦曰階官，二者迥然不同，不可溷而一之也。按誠懸書苻璘碑時，結銜稱朝議大夫守尚書工部侍郎，在後之書也。書馮宿碑時，結銜稱朝議大夫守諫議大夫，在前之書也，其不同如是，誠懸以開成二年四月由中書舍人改諫議大夫，三年九月遷工部侍郎加承旨，後會昌元年，書元祕塔碑，結銜稱正議大夫守散騎常侍充集賢殿學士兼判院事，正議大夫者，亦階官，正第四品上階也。

關中金石記馮宿碑跋誤

畢氏沅關中金石記馮宿碑跋謂馮宿官終吏部，非也。按宿終于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之任，副大使者，唐制，諸王拜節度大使者，不之鎮，而以副大使知節度事，宿階至銀青光祿大夫，官至檢校禮部尚書御史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長樂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而節度副大使爲差遣，若吏部尚書則其贈官，生時未任此官也。

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誤字

錢詹事曹全碑跋尾云：予以四分術推之，是歲入庚子蔀四十一年，積月五百有七，閏餘三，積日十萬四千九百七十二，小餘一百三十三，天正壬申朔，唐藝按：閏餘三當作閏餘二，積日十萬四千當作積日一萬四千，此寫者之誤，非推者之誤也。何以明之？置章月二百三十五乘四十一，九千六百三十五，又以章法十九除之，得五百零七爲積月，餘閏二（非三也），以蔀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乘積月，得一千四百零七萬三千八百一十三，又以蔀月九百四十除之，得一萬四千九百七十二爲積日（非十萬），不盡一百三十二爲小餘，又以六十除積日，得數乘之不盡三十二爲大餘數，從庚子起算外，得天正壬申朔，又唐虞公溫彥博碑跋尾云：歐陽信本借逸爲隸，此卻不然，率更作逸字，只是一直短耳，其作彐不作丑，猶今人寫隸字作彐也。

宋高宗孝宗生日誤

宋高宗以徽宗大觀元年五月乙巳生宮中，即位後，以五月廿一日爲天申節，按是年四月丁巳朔，小建，五月丙戌朔，則乙巳乃廿日，非廿一日也。宋史紀，高宗以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即位，癸卯，天申節，罷百

官上壽。夫朔日庚寅，則癸卯乃十四日，非廿日。廿日是己酉，此誤。又孝宗隆興元年，以十月戊寅爲會慶節，是戊午朔，則戊寅乃廿一日，非廿二日。而會慶節之爲廿二日，見周益公年譜。

宋漢國公生日誤

宋漢國公以度宗咸淳六年九月二十八日生，是年八月、十月皆戊辰朔，則九月當是戊戌朔，二十八日爲乙丑，宋史本紀作己丑，誤。

甯化縣李忠定公祠石刻

嘉慶十八年十月廿有八日，行縣過甯化，邑人伊秉綬偕至南郊謁宋李忠定祠。祠東壁有石刻云：不愁芒屩長南謫，滿願靈旗助北征。酹徹一杯揩淚眼，烟雲何處是三京。跋云：舊歲新皇光嗣寶，秤予被命拜相，獻恢復中原之策，上不采用，兩閱月，予以觀文殿學士出知潭州，今改洪州，復又改福州，自洪抵吉、贛來福，道甯化，行倦憩草倉祠下，因拜神，坐閒思憶二帝有感，作一絕寫懷，寫寓行蹤云。時大宋紹興二年壬子夏五月吉日。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檇川李某書。廣芸讀而疑之，既旋郡，檢宋史及公弟綸所撰公行狀攷之，乃知其果僞也。爰爲之辨曰：公以建炎元年丁未六月一日除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封隴西郡開國公，六日轉正奉大夫，進封開國公，兼充御營使，八月五日轉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是公拜相誠然在高宗即位之初。但至紹興二年，已閱六載，似未可以爲舊歲也。八月十八日公罷相，計在政地七十餘日，亦不止兩閱月。公既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是公罷相即予祠，無知潭州之命。且大學士非學士，當時所稱爲大觀文者是也。九月，公行次鎮江府，又被論落職，以宮祠令鄂州居住。落職者，落去大觀文，宋制自觀文殿大學士以下，至諸閣待制，謂之貼職，亦曰職名，亦單稱職也。二年戊申十月，以謫降官不許同住一州，移公澧州，十一月，復爲人論列，謫單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三年己酉，行次瓊管，三日，德音放還任便居住。四年庚戌七月，復銀青階，明年辛亥改元紹興，三月，又提舉杭州洞霄宮。九月，復資政殿大學士。此公在欽宗時所除職名也。二年壬子二月八日，除觀文殿學士，充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公辭免。四月七日，內侍于蓋傳宣撫問，敦迫上道。密院差任仕安兵三千人，以廿四日假福州貢院開司，五月六日啓行，則公之潭州歲月，雖與壁記日月頗合，然起于奉祠，初非由洪改福，且公從未知福州，其知洪州，亦尚在五年乙卯之十月也。由洪之福，不當取道吉、贛，又廿二年始改虔州爲贛州，是時不應有贛之僞。唐、宋宰相有同平章事，自元豐五年改官制後，直至建炎二年，宰相繁銜，無平章之僞。迨建炎三年四月，始復令左右兩僕射皆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改門下、中書兩侍郎爲參知政事，則正在公遷謫之時，所題金紫等十字，殊謬。況元年已詔寄祿官依元祐法分左右，豈公于二年暑銜而不遷，惟公是時寄祿官止於銀青，其轉左金紫光祿大夫，則尚在七年四月十六日，宋人所到之處，每有題名，刻於山石，有日者，有不日者，而從無吉日之僞。公自拜相至知潭州，中遭謫謗非一次，又嘗南竄渡海，壁記蓋無一合者。公終於福州，葬於福州，似從瓊海北遷，即移家於福，故帥潭之日，自福州開司就道，其途出甯化者，當由袁州入長沙，再公之行蹤，庸

或會至甯化，而刊壁之記，出於後人之依託，固自顯然。行狀謂公政和二年上舍及第，而史謂登政和二年進士，則本傳之誤。蓋宋時科目最多，進士、上舍居其二，每致謫舛，如李士美邦彥本上舍狀元，而王明清揮麈前錄，亦誤以爲進士狀元，是其證也。

唐節度軍號

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如平盧軍、橫海軍、天雄軍之等是也。其官曰某軍使，如天德軍使、江甯軍使、餘杭軍使之等是也。自睿宗景雲二年，始置節度使，至玄宗開元時，已有八九鎮，安、史亂後，所置益多，或以道名，如隴右、劍南之等是也，或以州名，如邠、甯、汴、滑之等是也，厥後又有軍額之賜，然用地名者少，以嘉名者多，每每更改，或易帥則去之，茲取唐書方鎮表所載，雜列於左，以前後爲次，聚以紀傳，並以資治通鑑訂焉。

平盧　開元七年，治營州。天寶治太原。秋。

天兵　開元八年，治幽州，長史天兵節度大使張說。

朔方　開元九年，是歲置朝方軍節度使，領單于都護府、夏、綏、銀等六州，定遠、安塞、二軍三受降城。

興平　至德元載。治上洛郡。

振武　開元元年，領鎮北大都護府、麟、勝二州。

鎮國　上元二年，治華州。亦曰關內節度。

成德　寶應元年，治恒州。王潭唐會要，領州節度使，大曆十四年四月名曰成德。

昭義　大曆元年，治相州。至中和三年，有兩昭義，一治邢州，一治潞州。

永平　大曆七年，賜滑亳節度使號。貞元元年更號。

淮甯　大曆十四年，賜彰信軍號。中光啟。

鎮海　建中元年，賜浙江東西二道節度使號。治潤州。貞元三年，罷。會要。六月以鎮海爲節度。恭改軍。

宣武　建中二年，賜宋亳潁節度使號。治宋州。會要。洋宋潁亳節度。建中三年二月二日，名其軍曰宣武。

義武　建中三年置。按，義成軍而析其所領之易、定二州置也。會要。五月。

保義　建中四年，賜興元節度使號。貞元三年，罷。

奉義　建中四年以彰州置。尋罷。

保甯　興元元年，賜河東節度號。貞元三年，復爲河東。

奉誠　興元元年，以同州置。當年罷。

義成　貞元元年更永平號。會要。四月。

橫海　貞元三年置。領滄、景、治滄州。大和三年罷。會要。貞元二年二月改淮西。

忠武　貞元十年，賜陳許節度號。會要。貞元二十年四月。

彰義　貞元十四年，賜申光蔡節度號。元和十二年，改淮西。會要。正月。

武信 乾寧四年置。領遂、合、昌、渝、瀘五州。光化元年五月甲午置于遂州。王建之志也。

泰寧 乾寧四年。賜所治號。

寧遠 乾寧四年六月。置寧遠於容州。以李克用人將容管觀察處置使爲威武軍節度使。三年九月廣威武軍節度使。升黔越都團練觀察處置使爲節度。

威武 乾寧四年。升黔越都團練觀察處置使爲威武軍節度使。三年九月廣申升。以觀察使王潮爲節度。坡陳克家淳熙三山志。亦以爲三年。

昭信 光化元年。升昭信軍防禦使爲節度。治金州。

寧塞 光化元年。更保塞軍名。又更衛國。

衛國 光化元年。更寧塞名。

鎮國 光化元年。以華州置。兼興德尹。天祐三年。廢。閏十二月。

武貞 光化元年置。領澧、朗、溆三州。治澧州。

靜江 光化二年。升桂管經略使爲靜江軍節度使。九月升。以經略使劉士政節度。

保勝 天復元年。升隴州防禦使爲保勝軍節度號。

佑國 天祐元年。以韓建爲使。三年閏十二月乙丑。廢鎮國軍。以金、商二州。二年三月。朱全忠奏以長安爲佑國軍。以華州隸匡國。

天雄 天祐元年。號魏博鎮。

戎昭 天祐二年。號昭信軍。十月。本置金州。時已爲上蔡所有。會要云。天祐二年九月。以金州置。三年四月。復以爲州。

武安 天祐二年。更成德號。十月。以朱全忠父名誠也。會要云九月。

武順 天祐三年。更成德號。

義勝 天祐三年置。領鼎、耀二州。

大學士

唐制。門下省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所謂門下相也。例兼宏文崇文館大學士。中書省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所謂中書相也。例兼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宋初之制。首相兼昭文館大學士。時人稱昭文相公。次相兼集賢殿大學士。時人稱集賢相公。後來以大學士爲宰相之稱。權輿於此。

明文華殿大學士

欽定明史職官志。洪武十五年。倣宋制置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諸大學士。又置文華殿大學士。以輔導太子。按洪武十五年。徵耆儒鮑恂、全思誠、余詮、張長年四人至。俱命爲文華殿大學士。職官志。洪熙元年。權謹以孝行由光祿丞授文華殿大學士。九月。以通政司左參議致仕。餘大學士無授文華殿者。

臺與諫不同

臺是臺。諫是諫。其官不同。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爲臺官。主糾彈。左右散騎常侍、左右諫議大夫、司諫、左右正言、左右補闕、拾遺爲諫官。左屬門下省。右屬中書省。庶爲補闕、拾遺。宋改司諫、正言。主諫諍。至前明始不設諫官也。白氏長慶集有哭孔戡詩云。或望居諫司。有事戡必言。或望居憲府。有邪戡必彈。揮麾後錄載范忠宣公遺表云。粵自治平。擢爲御史。繼逢神考。進列諫垣。亦足證臺諫之職。似同而異。

紫微省

唐改內書省爲中書省。龍朔元年。改曰西臺。光宅元年。又改曰鳳閣。開元元年。改曰紫微省。中書令曰紫微令。中書侍郎曰紫微侍郎。中書舍人曰紫微舍人。紫微者。取天象之紫微垣也。今詞人稱紫薇。無所本。

綱轄

宋人稱尚書左右丞爲綱轄。陸游老學庵筆記。張達明雖早歷清顯。致位綱轄。是也。按唐大詔令載廣德二年南郊赦文云。尚書省理政所繫。左右丞綱轄攸歸。此綱轄二字所本。左丞爲左轄。右丞爲右轄。

大坡小坡

宋人稱諫議大夫爲大坡。司諫爲小坡。程大昌雍錄。唐制。龍尾道上。兩省供奉官立班。諫議大夫在給事中上。今世通呼諫議爲諫坡。蓋坡者含元殿前龍尾道陂陀而高者也。按宋都于汴。無龍尾道。諫坡之名。殆失其實矣。

子將

唐大和十三年。鳳翔節度使李石。以子將試殿中監。王斌、子將試光祿卿。蘇宗、金石萃編厚陵初。張康節預政。屢請老。不許。詔三日一至樞密院。張曰。本兵之地。豈容尸祿養疾。遂力求去。陳鵠耆舊續聞。昭文相呂申公兼判樞密院。宋元憲知維揚。作啓賀之。有云。惟是本兵。別歸謀帷。是宋代以西府爲本兵也。

本兵

明代稱兵部尚書爲本兵。按宋史職官志。惟樞密本兵。與中書對掌機密。號爲東西二府。朱弁曲洧舊聞。

南贛巡撫

明史職官志。巡撫南贛汀韶等處地方一員。宏治十年。始設巡撫。正德十一年。改提督軍務。兼巡撫。嘉靖四十五年。定巡撫銜。所轄南安、贛州、南雄、韶州、汀州并郴州地方。駐贛州。按王文成公集有巡撫南贛道行各屬檄云。節該欽奉勅諭。江西、福建、廣東、湖廣各布政司地方交界去處。累有盜賊生發。因地遠各境。事無統屬。特命爾前去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是所轄凡八府一州。爲四布政使司之境。恐後來未必有所裁併也。又按集中再請疏通鹽法疏。內稱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某云云。集中開報征藩功次賊仗咨內。計開一提督領兵官一員。欽差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不稱兼巡撫也。左僉都御史恐當是右僉都御史。

都堂

徐度卻埽編。唐之政令。雖出於中書門下。然定於宰相治事之地。號曰政事堂。猶今之都堂。故號令四方。

其所下書曰堂帖，此言未甚諦也。攷唐李華撰中書政事堂記云，自武德已來，皆於中書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元齡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保，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門下省長官）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於中書。是光宅以前之政事堂在門下省，光宅以後之政事堂在中書省。非於二省之外別有一政事堂也。蓋唐三省治事之堂皆曰都堂，如唐詩有都堂試貢士日遇春雪題，此試士爲尚書省之事，可見尚書門下中書三省之堂同稱都堂也。

唐兵馬使

唐肅宗乾元二年，九節度之師討安慶緒，潰於相州。九節度者，朔方郭子儀、河東李光弼、滑澤許叔冀、鄭蔡李度琛、關內王思禮、海西魯炅、北庭行營李嗣榮、興平李奐，凡八節度使。其一平盧軍兵馬使董秦，非節度使也。兵馬使之官，職官志不載。攷肅宗初即位於靈武，以河西隴右兵馬使周泌、彭元暉俱爲節度使，是兵馬使亞於節度。新唐書方鎮表，朔方節度兼隴右兵馬使（天寶八載）。隴右節度副使兼關西兵馬使（開元十三年）。河西諸軍州節度支度營田督察九姓部落赤水軍兵馬大使副使領都知河西兵馬使（景雲元年）。是其官職與節度不甚懸也。

典史

古之縣，有令有丞，有簿，有尉。至明改尉爲典史，或遂謂典史之官始於明，非也。元時錄事司有典史，明革錄事司，而以典史易尉。元鄭玉師山文集有送趙典史序。

宋殿閣官

觀文　資政（觀文、資政二殿有大學士、又有學士）

端明（政和四年改名延康）

述古（政和四年，改稱崇直學士爲述古殿直學士，至建炎戊申年，復舊名。）

宣和（政和五年置。宣和元年，改爲崇和。保和殿學士之除，止於宣和之末。）

集賢（本名右文殿，政和五年，改爲集賢院。除學士，洎延殿，則爲學士爲修撰。）

集英（正署修撰。）

以上殿名

龍圖（奉建太宗御書御筆等物。）

天章（奉藏眞宗御製。）

寶文（奉藏神宗御書御集。）

顯謨（奉藏神宗御集。建中靖國元年，改名顯明，旋復舊額。）

徽猷（奉藏哲宗御集。）

敷文（奉藏徽宗御集。）

煥章（奉藏高宗御筆。）

華文（奉藏孝宗御集。）

寶謨（奉藏光宗御集。）

寶章（奉藏寧宗御集。）

顯文（奉藏理宗御集。）

以上閣名

按太祖、欽宗、度宗無藏集之閣，英宗御書附于寶文，不專建閣。卻掃編閣皆置學士、直學士、待制，而諸閣有直閣。凡館職之久次與帥臣監司之有勤勞者皆得之，初無班級。其後諸閣皆置直閣，始編入雜壓，與修撰通謂貼職，爲之者衆矣。方勺泊宅編龍圖閣學士近歲朝廷尤重，少曾除授。

次對

宋人每稱待制爲次對。按宋時龍圖等閣皆有待制一官，在直閣之下，而唐制有百官人閣待制次對之語，待制猶言待詔，因避武氏則天嫌名，故曰制。次對者，輪次召對，待制非官名，次對更非官名。戴埴鼠璞及雍錄譏之是也。

唐禮儀使

金石萃編跋顏氏家廟碑曰，魯公本傳云，帝崩，以爲禮儀使，代宗以大歷十四年五月辛酉崩，十日己酉葬，此碑立于建中元年七月，距葬後已踰年，而結銜尚云充禮儀使，殆未解此職也。按此誤以禮儀使爲國有大喪始置也。新舊唐書開元十年，以國子司業齊紹爲禮儀使，以掌五禮。云五禮，則不止凶禮矣。禮儀使并有判官二人，寶應元年，薛頎、歸宗爲之。又按通鑑開元十一年十一月有禮儀使張說，注，因郊祀置也。

中司

劉荀明本釋，正名分者爲政之本一條，注云，中丞原本作中司，考劉摯傳元祐初爲御史中丞，中司應是中丞之誤，改正。不知宋時通稱御史中丞爲中司也。宋史職官志馬端臨文獻通考總閣學士直學一門，皆云中興後，學士率以授中司列曹尚書翰林學士之補外者，周密齊東野語自序，曾大父扈蹕南來，受高宗皇帝特知，遍歷三院（宋以監察御史、殿中御史、侍御史、御史中丞、御史大夫爲五院，此云三院，蓋指監察御史、殿中御史、侍御史而言。）竟躋中司。呂本中紫微詩話正獻公（呂公著也。）自中司罷後數年起知河陽，謝表云，三學士之職，寄忝兼榮，中執法之司，亦蒙直授，蓋公嘗爲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寶文閣學士，官至侍郎，拜中丞，銜內不帶權字，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何澹爲中丞，侂胄密諭之曰，德謙苦要節鉞，上重違之，已草制，中丞宜卷班以出，又云，節鉞輕授，甚至致仕亦有對服者，有正授而中司卷班以出者，揮麈前錄敗李森爲中司，不肯觀望王黼窮鄧之綱之獄，後錄李端叔之儀弟之純爲中司八座，終以老龍（宋人俗稱龍圖閣學士爲老龍。）又云，石豫者，崇甯初以交通宦寺姓名遂達於崇恩，繇是至位中司，又云，建炎中張澂（字遠明。）爲中丞，又云，御史中丞舒亶雖得罪，而御史張汝賢、楊畏先

檢論和、謚有司陷中司罪、又云、靖康中、秦會之、自御史召祠歸、建康次年、入爲中司、金拘北去、道山堂清話、李之純爲中司、來之邵、楊畏、虞策爲諫官、老學庵筆記、豐相之爲中司時、猶力薦舒信道、邵博聞見後錄、客問劉貢父曰、某人有勝過否、中司將鳴鼓而攻之、謝伋四六談塵、辛炳爲中司、又云、周子武祕自中司帥越、

宋貼職

王楙燕翼貽謀錄、舊貼職止於直祕閣、直龍圖、右文殿（即集賢、和中改、政）修撰三等、政和六年九月、增置徽猷、顯謨、寶文、天章四直閣、祕閣修撰、集英殿撰、修撰、凡九等、南渡增敷文、煥章、華文、寶謨、寶章五閣、等級既多、遷轉亦易、非舊比也、（清波雜志與此微異、）趙昇朝野類要、貼職、宰執資格者、帶觀文、資政、端明學士、侍從資格者、帶諸閣學士、以次侍從、帶待制、卿監資格者、帶修撰、直閣、京官帶直祕閣、四朝聞見錄、呂成公編文鑑既成、除公直祕閣、陳騤時爲中書舍人、以爲賞太厚、成公遂力辭貼職、葉夢得避暑錄話、觀文、資政二殿、皆有大學士、觀文稱大觀文、資政稱大資政、此何理耶、宣和間、蔡居安除宣和殿大學士、稱大宣、時方重道術、騤唱擊于路、聽者謗爲大仙、人以爲笑、遂改爲大學、大學士有三、而此獨以大、何所別耶、龍圖閣學士舊謂之老龍、但稱龍閣、宣和以前、直學士、待閣同此稱、陳亨伯爲發運使、以捕方賊功、進直學士、侯之者稱爲龍學、而顯謨、徽猷二閣直學士、欲效之、難稱謨學、猷學、乃易爲閣學、閣學士有三、亦何所別耶、又按、泊宅編、朱行中自右文帶假龍、出典數郡、假龍、龍圖閣待制也、舊制、直龍圖閣謂之假龍、待制謂之小龍、直學士謂之大龍、學士謂之老龍、

閣中書門下三品

唐書、中書省門下長官爲中書令、門下省長官爲侍中、皆正三品、品位既崇、不輕授人、故常以他官兼宰相職、謂之同中書門下三品、謂同中書令、侍中也、蓋始於貞觀十七年、大秩二年十一月九日、改中書令、侍中爲從二品、而不聞有以同中書門下二品稱者、則以大秩以後、皆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也、惟宋初吳廷祚加中書門下二品、以其父諱璋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之稱、始於永淳中葉、以後但稱平章事而已、

唐宋翰林與史官不同

唐、宋時、翰林爲翰林、史官爲史官、翰林者、昉于開元、初爲供奉、繼稱學士、後又以資深者爲承旨、元和之末、韋處厚則稱講學士、（後加承旨、拜平章事、）柳公權則充侍書學士、（出守本官右補闕、再入院、仍充侍書學士、後以庫部郎中改右司郎中出院、）路隨亦充侍講學士、（後改學士、加承旨、拜相、）宋申錫亦充侍講學士、（後以中書舍人遷尚書右丞出院、）餘如高重、崔鄲、鄭澣、許康佐、丁公著、鄭覃、路羣、高元裕、王起、高少逸、鄭朗、皆充侍講學士、鄭注則充侍讀學士、自會昌後、則入院者又皆充學士矣、宋則學士外有曰權直學士院、權直者、有曰翰林權直者、有曰學士院權直者、各以其官分輕重焉、唐之學士無品秩、各以它官入院、而遷轉各就其官、宋之學士正三品、則有品秩、是唐、宋翰林亦有不同也、至修史則別有史館修撰、唐時章處厚、路隨、曾以翰林兼史館修撰、唐時章處厚、路隨、曾以翰林兼史館修撰、以修憲宗實錄、命二人分日入內、則仍翰林自翰林、史官自史官、分而非合也、宋有史館修撰、有實錄院修撰、有實錄院同修撰、有實錄院檢討、此宋之史官也、又有祕閣修撰、集賢殿修撰、右文殿修撰、則貼職而非史官、又有樞密院編修、則爲館職、非史官、至明而翰林、史官始合爲一、

宋殿前承旨

劉昌詩蘆浦筆記、舊有殿前承旨、淳化二年、蘇易簡除翰林學士承旨、詔改殿前承旨爲三班奉職、或曰、晉天福五年改、攷禹州善才寺觀音院記碑末名、有殿前承旨監許州陽翟縣鹽麴商稅董臯、錢詹事跋尾云、殿前承旨之名、不見于史、疑即所謂內殿承旨者、視供奉官差貴爾、蓋筆記刻出時、先師已不及見也、碑刻于淳化元年五年、記稱二年改者、適合、非改于石晉也、

四川宣撫司

四川有宣撫司、自張浚始、本稱川陝宣撫司、浚以經略陝西、駐軍秦州、及富平之敗、退屯關中、後浚召還、殺兩副使、（王彙之輿地紀勝云、舊宣撫司率屬官、關之閒、）旋置司河池、紹興十四年三月、改川陝宣撫司爲四川宣撫司、以和議成、避金太祖嫌名也、司治或移利州、或移興元府、中間廢廢置、今攷之如左、

張浚　建炎三年除、紹興三年召還、（按、建炎三年五月、帝次常州、以知樞密院張浚爲宣撫處置使、以川陝、京西、湖南北路隸之、聽使便宜黜陟、紹興二年十二月罷、仍知樞密院、三年五月、始解使事、）

王似　（按、紹興二年九月、以知興元府除川陝宣撫處置副使、三年五月、與虞汝原同至興州視事、時殺兩副使同治司事、而不除正使、）

王似　（按、紹興四年三月、進資政殿學士、除川陝宣撫使、八月罷、）

虞汝原　（按、紹興四年三月、王似既除正使、汝原亦進端明殿學士、與吳玠同爲副、）

吳玠　紹興四年爲川陝宣撫副使置司河池、（按、自王似由副使進除正使、乃以虞汝原及玠副之、時玠以檢校少保判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除、）

趙鼎　紹興四年八月、都督川陝荊襄軍務、不果行、（按、紹興四年八月、鼎以知樞密院事、充川陝宣撫處置使、未行、改命都督川陝荊襄諸軍事、）

邵溥　（按、紹興五年三月、以都督府參議軍事兼權川陝宣撫副使、常是虞汝原卒、以溥代之也、又按、高宗本紀、是年五月、命邵溥、吳玠裁減四川冗官浮費、是溥與玠同充副使、溥何年月罷、未詳、）

吳玠　紹興九年爲宣撫使、尋卒、（按、紹興九年正月、以檢校少師保平靜軍節度使川陝宣撫副使進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充川陝宣撫使、六月、卒、又按、自四年八月除邵鼎爲宣撫使、不果行、關後四載有餘、以本紀度之、亦如王似、虞汝原故事、以權副使同治司事、至是年始以玠除使、）

胡世將　吳玠卒、以世將代、仍治河池、（按、紹興九年七月、以兵部侍郎川陝安撫制置使兼權主管宣撫司事、十年閏六月、進端明殿學士、十二年三月、卒、）

鄭剛中　十二年和議成、移司于利川、以剛中爲使、十七年罷、（按、紹興十二年五月、以禮部侍郎除川陝宣撫副使、十四年三月、以遷金太祖嫌名、改川陝宣撫司爲四川宣撫使司、十七年七月召、）

李璆　剛中罷、以知成都府李璆爲四川制置使、治成都、自是不設宣撫司、（按、紹興十七年七月、璆以敷文閣待制知成都府、）

吳璘　三十一年、復以璘爲宣撫使、判興州、乾道三年四月、卒、（按、紹興三十一年五月、璘以開府儀同三司、少保領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判興州、拜四川宣撫司、三十二年三月、加少傅、孝宗即位、八月、加少師、乾道元年五月、加太傅、封新安郡王、改判興安府、三年五月、卒、）

汪應辰　璘卒、以應辰主管宣撫司事、移於利州、（按、乾道三年五月、以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制置使主管宣撫司事、）

虞允文　六月，以允文爲宣撫使。五年，召還。（按：乾道三年六月，以知樞密院事改資政殿大學士，充四川宣撫使，數日，依舊以知樞密院事充。五年三月召。）

王炎　允文召，以炎代之，移治興元府。（按：乾道五年三月，以中大夫參知政事除四川宣撫使，七年七月，加樞密使，大中大夫，八年九月，召赴都堂治事。）

虞允文　八年，允文再出爲使，仍治興元。（按：乾道八年九月，以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封邠國公，再出爲四川宣撫使，淳熙元年二月，卒。）

鄭聞　淳熙元年，允文卒，聞代之。（按：淳熙元年二月，以資政殿大學士充四川宣撫使，七月，以閣門知政事，罷四川宣撫司。）

沈夏　鄭聞召還，以夏代之。二年，夏召還，遂罷宣撫司。（按：淳熙元年七月，以知江陵府資政殿學士陸大學士，充四川宣撫使，二年六月，召爲同知樞密院事，罷四川宣撫司。）

程松　開禧用兵，以松爲宣撫使，吳曦副之。曦叛，松遁還。（按：開禧二年三月，以四川制置使兼知興元府西路安撫使，除四川宣撫副使，四月，仍知興元府，未幾，又兼陝西河東招討使，十二月，叛。又按：慶元兼管，開禧二年丙寅春三月十二日癸巳，命吳曦爲四川宣撫副使，夏四月十七日戊辰，兼陝西招討使。）

楊輔　（按：開禧三年三月，以敕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除四川宣撫使，仍在輔召之後，時安丙爲副使也。）輔赴行在，又按，有劉甲者，以知興元利東路安撫使，四月，召還。）

安丙　吳曦叛，程松遁還，安丙爲宣撫，治利州。丙卒，仍省宣撫。（按：開禧三年三月，以端明殿學士中大夫知興州四川安撫使除兼四川宣撫副使，嘉定二年八月，改四川宣撫使，又罷宣撫司。）

安丙　（按：嘉定十二年四月，以崇信軍節度使兼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除四川宣撫使，寄經保寧，兼知興元府，移治利州，十三年三月，加少保，十四年十一月，卒。）

李壽朋　（按：嘉熙元年正月，以同知樞密院事爲四川宣撫使，四月，兼知成都府，二年四月，召爲簽書樞密院事，晉觀江淮京湖軍馬。）

孟珙　（按：嘉熙四年二月，以前武軍節度使除四川宣撫使，兼知遂州，淳祐二年十二月，加檢校少保，爲京湖安撫制置使之文，復以四川宣撫兼京湖安撫制置使，傳文有四年兼知江陵府之文，蓋遂以四川宣撫改京湖安撫制置使耳。）

李曾伯　（按：寶祐二年閏六月，以寶謨閣學士除四川宣撫使，兼京湖制置大使，進司農卿，五年正月，以寶謨閣學士改利潤路安撫使，兼知潭州。）

宋宰相領二館職

程大昌續演繁露，明道二年，集賢平章事張士遜加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不知併加二館職何也。按宋史宰輔年表，太祖乾德二年正月庚寅，趙普以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壬寅，加監修國史，宰相加二館職，實始於此。蓋普獨相也。眞宗天禧四年有二相，則李迪集賢，丁謂昭文兼修史，仁宗天聖元年二相，則王曾集賢，王欽若昭文兼修史，張知白集賢，明道二年，張士遜與李迪亦二相，故士遜加二館職，循故事也。

貼麻

齊東野語，嘉定初元，史彌遠拜右丞相，相麻，翰林權直陳晦有旨命元龜使宅百揆之語，時倪文節思知福州，即具書乞行貼麻，時陳晦已除侍御史，遂具奏，末云，凡從所陳，事理甚明，所有已降相麻，即不合貼改，蓋貼麻者改貼之謂，洪邁容齋三筆，陳執中爲昭文相，夏竦爲集賢相，御史言，向在陝西，議論不協，不可同寅政地，於是貼麻改命，以竦爲樞密使。

碑版結銜

唐、宋職官，有官階，有勳，有爵，宋制則又有貼職，其品不必同，後人修史，往往傳中多所遺漏，惟碑版結銜則無所不備，今舉數條于左，以詮世之攷官制者。

唐王忠嗣碑大祿

銀青光祿大夫（此爲散官，亦爲階，從三品。）守中書侍郎（此爲職事官，正三品，舊書志，貞觀令以職事高者爲守，職事卑者爲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金紫光祿大夫（階正三品。）門下侍郎（職正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太微宮使（會要，天寶二年三月制，在京元元宮改爲太清宮，東都改爲太微宮。）文崇館大學士（中書相例兼。）下柱國（勳正二品。）齊國公（爵從一品。）王縉

按王縉階與官皆正三品，爵從一品，勳正二品，階與官同品，故不言守。

大中大夫（階從四品上。）行少府少監（官從四品下，階高于官，故曰行。）集賢殿學士（新書志，五品以上爲學士，舊書志，初定制，以五品以上爲學士。）趙甚

按甚有階有官有兼職。

宗聖觀記（武德九年二月。）

給事中（官正五品上。）騎都尉（勳從五品上。）歐陽詢

侍中（官正三品。）柱國（階從二品。）江國公（爵從一品。）陳叔達

叔達傳，武德初授黃門侍郎，判納言，此云侍中者，武德二年改納言爲侍中也。

等慈寺塔記銘

通議大夫（階正四品下。）行祕書少監（官從四品上。）輕車都尉（勳從四品上。）琅邪縣開國子（爵正五品上。）顏師古

龕州昭仁寺碑

守諫議大夫（官正五品上。）騎都尉（勳從五品上。）朱子奢

子秀散官當是

九成宮醴泉銘（貞觀六年四月。）

祕書監（官從三品。）檢校侍中（官正三品，檢校非正授之官。）鉅鹿郡公（爵正二品。）魏徵

兼太子率更令（官從四品上。）勃海男（爵從五品。）歐陽詢

皇甫誕碑

銀青光祿大夫（階從三品。）行太子左庶子（官正四品上。）上柱國（勳從二品。）黎陽縣開國公（爵從一品。）于志寧

太宗祭比干文後諸臣銜名（貞觀十九年二月）

司徒（官正一品）太子太師（官從一品）趙國公（爵從一品）無忌

開府儀同三司（階從一品）申國公（爵從一品）士廉

光祿大夫（階從二品）民部尚書（官正三品）莒國公（爵從一品）唐儉

吏部尚書（官正三品）駙馬都尉（從五品下）柱國（勳從二品）安德郡開國公（爵正二品）楊師道

中書令（官正二品）江陵縣開國子（爵正五品上）岑文本

正議大夫（階正四品上）守中書令（官正三品）兼太子左庶子（正四品上）馬周

中大夫（階從四品下）守黃門侍郎（官正四品）褚遂良

按、長孫無忌官司徒、三公也、官高、故不書姓、高士廉、大宗紀、士廉以尚書右僕射請致仕、詔以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平章政事、宰相也、以階高、故亦不書姓、其時例也、萬年宮銘碑陰題名正如此、士廉之同中書門下三品平章政事、及遂良之參豫朝政、其時猶不以爲官名也、文本、周、遂良亦皆宰相之職、與表俱合、

晉祠銘碑陰（貞觀二十一年七月）

司徒太子太師上柱國（勳正二品）申國公（較祭比干文題多上柱國、餘同）臣無忌

太子太保（官從一品）上柱國公臣瑀

特進（階正二品）太子詹事（官正三品）兼左衛率（東宮武官、正四品上）上柱國英國公臣勣

光祿大夫刑部尚書上柱國郡國公臣張亮

禮部尚書上柱國江夏郡王（爵從一品）臣道宗

太常卿（官正三品）駙馬都尉柱國安德郡公臣楊師道（以吏部尚書既工部、改太常卿、品同而班後、）

正議大夫守中書令太子左庶子兼檢吏部尚書護軍（勳從三品）臣馬周

按、宰相表、張亮以貞觀二十年三月誅、則蕭瑀以四月罷、太子太保、此碑之殯、定在二十年正月矣、開府儀同三司從一品、特進正二品、爲文散官之最高者、不帶職事官、朝參俸祿、並同職事、爲文散官之最貴者、故不書姓、道宗以郡王禮部尚書、而列于刑部尚書張亮之下、豈以亮爲宰相敕、

參知政事

宋初、趙普獨相九年、後設參知政事、則普之眷稍衰也、宋史職官志云、仍令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殿廷別設專位、敕尾署銜、降宰相、月俸雜給半之、卻掃編云、仍令不宣制、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廳上事、殿廷別設專位、于宰相後敕尾署銜、降宰相數事、是說部所載詳于正史也、卻掃編又云、開寶六年、詔於都堂同議政文獻通考謂至道元年、詔宰相與參政輪班知印、同升政事堂、二年、詔復如舊制、下注云、押齊銜、行並馬、自寇準始、按、兼公參預在淳化五年九月、至道改元之前一年也、

員外

唐中宗神龍二年三月、大置員外官、自京諸司及諸州佐、凡二千餘人、超授闕官七品以上及員外者千餘人、如節愍太子授衛尉員外少卿、孝明時、棄法善鴻臚卿員外、乙速孤行儼右武衛將軍員外、並同正員是也、此皆由濫制濫賞也、若諸官則皆濫員外、偶舉一二、如左散騎常侍譙王重福貶濮州員外刺史不知州事、顏魯公貶峽州員外別駕、柳子厚爲永州司馬員外、並同正員、李德裕崖州司戶參軍員外、並同正員、第五騎爲忠州長史員外、並司正員、李吉甫出爲明州員外長史之類是也、唐大詔令廣德元年尊號赦文云、員外及攝試官、不得蠶務、蠶務者、治事也、蓋唐制如此、

制科三等

卻掃編、舊制、進士第三人以上及第人一任回、並召試館職、制科第三等人一任回亦然、仍並升通判資序、然則制科第三等、竟視進士科之三魁、是以東坡除西掖、以古槐簡贈王嵎升之、題云、此策曾奉制策入三等、蓋所謂久虛之等也、（見鄭俠西塘集及青箱雜記、）

召見貢士

歐陽文忠公作蔡齊行狀云、凡貢士當賜第者、攷定必有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才質可者、然後賜第、及公召見、衣冠偉然、廷對有法、天子以爲無能出其右者、乃擢爲第一、此卽今殿試前十卷先期引見之所由防也、但今引見時名次已定耳、

房考

吳自牧夢粱錄卷子納入、考試官各房考校、如卷子考中、發過別房覆考、如稱衆意、方是主文、

獨對同對

唐時次對之官、入見則獨坐、若宰相則皆同入對、見於通鑑宣宗紀、猶今時遞牌召見、則一人獨對、軍機大臣每日入見、則同對也、

狀元

養新錄謂周益公省齋文集、有回第二人葉狀元適啓、回第三人李狀元寅仲啓、魏鶴山集有回蔡狀元仲龍啓、中云、擢亞倫魁、回趙狀元發三啓、中云、名列魁三、又鄭瑤方仁榮新定續志、淳安縣有狀元坊、一在儒學、爲淳祐丁未邑人黃蛻大對第二連、是第二三人皆可稱狀元也、按、此似宋時流俗相沿尊敬之稱、如三館皆稱學士、西班多稱太尉之比、夢粱錄云、第一名狀元及第、第二名榜眼及第、第三名探花及第、又唐僖宗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可見狀元爲第一人、唐時已然、明史選舉志、一甲止三人、曰狀元、榜眼、探花、

進士分甲

王闢之澠水燕談、雍熙中、著作佐郎樂史特賜進士第、詔附太平興國五年第一等之下、按、是時稱等而不稱甲、進士之分甲、始於太平興國八年王世則榜、

宋徽宗停省試

宋徽宗大觀三年至宣和六年凡五科。罷諸州發解併省試，並從學校逐年貢士。文獻通考於此五科祇載上舍魁而無省元。

唐宋青苗錢不同

舊唐書代宗紀廣德二年五月丙辰稅青苗地錢使（此使名。）殿中侍御史韋光裔諸道稅地回。是歲得錢四百九十萬貫。自乾元已來天下用兵百官俸錢折乃錢於天下地畝青苗上量配稅錢。命御史府差使徵之。以充百官俸料。每年據數均給之。以爲常式。新唐書食貨志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即征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爲青苗錢。志又云大秝元年斂天下青苗得錢四百九十萬緡輸大盈庫。此唐之青苗錢也。舊書敬宗紀即位大赦天下京畿夏青苗錢並放。秋青苗錢每畝放二百文。是青苗錢又有夏秋之別。唐大詔令元和改元赦京畿諸縣今年青苗錢及榷酒錢並宜放免。又開成改元赦同州、河中、絳州去年旱歉賦稅不登宜放開成元年夏青苗錢。此青苗錢有時而放免也。（故見續今錄之錢免。）若宋之青苗錢與唐不同。蓋初本惠民之政。迨至熙甯之時遂爲害民虐政。西塘集有上王荆公書言之最詳。其略曰。青苗之法本以民之窮乏。官以新陳之際每倍其息以貸於人。故爲出常平錢以貸之。而只取二分之息。以抑兼并。而蘇貧乏。其害於此。然民之闕乏而借貸於人者。天下固官半矣。而稍稍溫燠能儉克勤苦以自足。而無所取貸於人者。亦官半矣。官吏之吏急於散而取實。則曰某縣民若干散必若干。某縣爲民若干。散至若干。不然者勤奏頓於承命。以求知信於其上。又巧以強與若某鄉某里某人不請。則旬月之下。必有他禍。甚且不可解。及其催納之際。亦莫不然。則盡一州一縣之民無有不請青苗錢者。至於收成之際。又不稍緩其期。穀米未乾。促之已急。賤糶於市。蠹之利十。今不舊其五六。質錢於坊鄉。則不典而解。其甚者。至其無衣褐而典解。是法所以蘇貧乏而反困之。抑兼并而反助之矣。

節名

元宗八月五日千秋節（據唐錄。天寶七載八月己亥。詔改爲天長節。）

肅宗九月三日地平天成節

代宗十月十三日天興節（洪邁容齋隨筆。代、德、順三宗皆不設節名。舊唐書禮樂志云。）

德宗四月十九日。（不置節名。）

順宗正月十二日聖壽節（唐會要云。不置節名。按。順宗即位僅數月。會要當必有誤。）

憲宗二月十四日（以下三帝皆不置節名。）

穆宗七月六日

敬宗六月九日

文宗十月十日慶成節

武宗六月十一日慶陽節（據唐錄、舊唐書紀皆作十二日。）

宣宗六月二十二日壽昌節

懿宗十一月十四日延慶節（據錄作十月。誤。）

僖宗五月八日應天節（據錄作八月五日。誤。）

昭宗三月二十二日嘉會節（據錄作二月。誤。）

哀宗九月三日乾和節（據錄作十月。誤。又作延和節。）

唐

太祖十月二十一日大明節

末帝九月九日應聖節

梁

莊宗萬壽節（不知月日。）

明帝九月九日應聖節

末帝正月二十三日千春節

後唐

高祖二月二十八日天和節

少帝六月二十七日啓聖節

晉

高祖二月四日聖壽節

隱帝三月七日嘉慶節

漢

太祖七月二十八日永壽節

世宗九月二十四日天清節

恭帝八月四日天壽節

周

太祖二月十六日長春節（又以正月四日登位之日爲國某節。天成二年生夾馬營。）

太宗十月十七日乾明節（淨化二年。改名壽甯節。按。玉海及據錄皆作十月七日。宋史本紀作十月十七日。凡誤。）

世宗十二月二日承天節（乾德五年生開封府第。）

仁宗四月十四日乾元節（大中祥符三年生。）

英宗正月三日壽聖節（明道元年生食雪坊第。）

神宗四月十日同天節（熙寧八年生禁王宅。）

哲宗十二月八日興龍節（據錄。十二月七日。遼使賀誕日。晨、用次日。熙甯九年生宮中。）

徽宗十月十日天寧節周密癸辛雜識後集。徽宗以元豐五年九月五日生宮中。以俗忌改十月十日爲天寧節。

欽宗四月十三日乾龍節本紀闕失載。揮麈錄。帝元符二年生於宮中坤寧殿。

高宗五月二十一日天申節帝以紹興元年五月丙寅朔即位。癸卯天申節。群臣上壽。按。朔是庚寅。則癸卯乃十四日。帝以大觀元年乙巳生宮中。是月丙戌朔。則乙巳是二十日。不知何日爲是。

孝宗十月二十二日會慶節

光宗九月四日重明節

寧宗十月十九日瑞慶節

理宗正月五日天基節

度宗四月九日乾會節

少帝九月二十八日天瑞節

章獻明肅劉后正月八日長寧節仁宗母。

宣仁聖烈高后七月十六日坤成節

壽明楊后五月十六日壽慶節

宋

太祖本紀。洪武十三年九月乙巳天壽節。始受羣臣朝賀。是明太祖誕日亦嘗立節名也。

明

又考舊唐書武帝紀。立降聖節二月十五日元元皇帝降生。

明宗天成元年立先天節七月一日。翻觀軒轅帝降生。

宋眞宗立天慶節景德五年正月二日。

天禧節大中祥符元年四月一日。後改天祺。

天貺節大中祥符三年六月六日。

降聖節大中祥符五年十月二十四日。蓋聖祖降延恩殿。

徽宗立天應節十一月五日。

寧貺節五月十二日。

眞元節二月十五日。

元成節八月九日。

天符節十月二十五日。

唐宣宗爲僧

同年許宗彥謂唐芸曰。唐宣宗曾爲僧。見於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集。觀武宗之毀撤招提闌若。勒僧歸俗。宣宗即位後反之。事或然也。余心識之。向古刹借得碧巖集閱之。中有鹽官會中請作書記一語。因又檢嘉興府志。引唐遺事云。宣宗爲光王時。避武宗害。薙髮爲沙門。更名瓊俊。由鹽官安國師所掌書記。來謁

嘉興之爽溪。但新舊唐書本紀無一語及之。未足徵信。頃讀司馬光資治通鑑考異曰。尉遲偓中朝故事曰。敬、文、武三宗相次即位。光王皆叔父也。武宗初登極。深忌焉。一日。會朝於禁苑間。武宗召上。遙視。瞬目於中官仇士良、士良繼馬向前曰。適有旨。王可下馬。士良命中官輿出軍中。奏云。落馬已不救矣。尋請爲僧。游行江表間。會昌末。中人請還京。遂即位。今不取。然則司馬文正公之不取者。以不見於實錄正史耳。舊唐書宣宗本紀論。史臣曰。臣嘗聞黎老言大中故事。獻文皇帝器識深遠。久歷艱難。備知民間疾苦。此論稱臣本於唐之史官。顯然有微詞。不然。王居十六宅中。何云久歷艱難。備知民間疾苦耶。今錄碧巖集一則於左云。大中天子者。續咸通傳中載唐憲宗有二子。一曰穆宗。一曰宣宗。宗宣乃大中也。年十三。少而敏黠。常愛跏趺坐。穆宗在位時。因早朝罷。大中乃戲登龍牀。作揖羣臣勢。大臣見而謂之心風。乃奏穆宗穆宗見而撫歎曰。我弟乃我宗英胄也。穆宗於長慶四年晏駕。有三子。曰敬宗、文宗、武宗。敬宗繼父位二年。內臣謀易之。文宗繼位一十四年。武宗即位。常喚大中作癡奴。一日。武宗恨大中昔日戲登父位。遂打殺。曰後苑中。以不潔灌而復甦。遂潛遁。在香嚴閑和尚會下。後剃度爲沙彌。未受具戒。後與志閑遊方到廬山。因志閑題瀑布詩云。穿雲透石不辭勞。地遠方知出處高。閑吟此兩句。佇思久之。欲釣他語脈看如何。大中續云。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閑方知不是尋常人。乃默而識之。後到鹽官會中。請大中作書記。黃檗在彼作首座。檗一日禮佛次。大中見而問曰。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衆求。禮拜當何所求。檗云。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衆求。常禮如是。大中云。用禮何爲。檗便掌。大中云。太麤生。檗又掌。大中後繼國位。賜黃檗爲鉢行沙門。裴相國在朝。後奏賜斷際禪師。雪竇知他血脈出處。使用得巧。如今還有弄爪牙底麼。便打。又按孫光憲北夢瑣言。武宗嗣位。宣宗居皇叔之行。密遊方外。或止江南名山。多識高道僧人。陸游避暑漫抄。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爲僧。由此觀之。是宋時猶傳此說也。

錢文上年號

老學庵筆記。謂太平興國以後。乃以年號爲錢文。此放翁但言宋制耳。唐書高宗紀。乾封二年四月。改鑄乾封泉寶錢。唐大詔令載乾封二年五月詔云。年月既深。僞濫斯起。所以采乾封之號。改鑄新錢。靜而思之。將爲未可。又乾元元年七月勅云。聽於諸監別鑄一當十錢。其文曰乾元重寶。其開元通寶者。亦依舊行用。是唐高、肅、宗皆曾以年號鑄錢矣。又按洪遵泉志。有宋武帝孝建錢。此爲權與。但二字耳。

客位

蘇文忠公始仕爲鳳翔僉書判官廳公事。有客位假寐詩。自注云。因謁鳳翔府守陳公弼。按。卻掃編。舊制。輔臣典藩監司。客位下馬。就廳上馬。夢粱錄。正衙外左首曰東廳。東廳右首曰客位。揮麈前錄。舊制。監司雖官甚卑。遇前執政宰藩。亦同輿升廳事。宣和初。崔鶠明自兩地出守淮南。有轉運判官。年少新進。輕脫之甚。鶠明每不堪之。到官未幾。鶠明還舊廳。因與首台蔡元長語及之。元長大不平。翌日。降旨諸路監司。遇前執政帥守處。即入客位通謁。宋時客位。即今之官廳。屬官謁上司。皆先至此候進退也。張世南游宦紀聞。朱文公晚年居考亭。便於野服。有客位榜云。此恐只是門塾爾。客位亦曰客次。老學庵筆記。謁丞

相、雖三公亦入客次、又云、太守客次有服金帶者數十人、皆朱勔家奴、四朝聞見錄、倉司章燮榜客次云、王煎鹽不許相見、

律召調陽

徽易南部新書云、智永禪師從七十至八十寫眞草千字文八百本、俱是律召調陽、此其眞本也、按、謂召作呂、似始於夢英篆二體本、吳坰五總志謂徐常侍最號博古、亦誤爲呂字、徐鼎臣與夢英正同時人也、今傳褚河南臨本作呂、恐爲人所改、

瀧岡阡表劍字

姚寬西溪叢語、歐公父墓表云、回顧乳者、劍汝於其旁、按、禮記曲禮曰、負劍辟咡詔之、注云、負、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旁、此卽瀧岡阡表所出、容齋隨筆、今廬陵石刻猶存、衢州所刊六一集、已得其眞、或者不曉、遂易劍爲抱、良可歎也、按、此碑今尙存、

代當爲世

今人稱高曾祖父爲四代、曾大父大父父爲三代、祖父爲二代、又如衍聖公爲孔子幾十幾代孫之等、皆非也、當稱四世三世二世幾十幾世、禮記大傳、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極矣、管子、君人之主兄弟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祏、是其證矣、蓋唐人諱世爲代、宋以後、人習焉不察、遂沿用至今、古人稱一朝則云一代、如論語、周監於二代、左氏傳、三代之哲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是也、漢書引論語周監於二世、或偶改其字耳、

稅契

稅契始於東晉、隋書食貨志云、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佑四百入官、賣者三、買者一、

賜爵

西漢賜爵、丞相則列侯、御史大夫則關內侯、見宣帝地節三年四月・又元帝初元二年四月・中二千石、見武帝元狩元年四月・宣帝地節三年四月・元帝初元二年四月・諸侯相則右庶長、中郎、宣帝元康元年三月・六百石、元帝永光元年三月・二年二月・平帝元始四年二月・列侯嗣子、宣帝五鳳元年正月・元帝竟寧元年正月・宗室有屬籍者、元始四年二月・則五大夫、當時限制如此、若宣帝本始元年五月賜二千石爵左更、此加優、非故事、惟官御史大夫下卽中二千石、而爵則關內侯至右庶長隔七級、不知何故、

放生

列子說符篇、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然則放生自春秋時已有之、

秦焚書始於孝公

韓非子和氏篇、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燔詩書而明法令、是秦燔書不待始皇也、

九宮

九宮見易乾鑿度、說者謂虙犧之八卦、陰陽家謂之九宮、鄭康成注、太一者、北辰之神名、居其所曰太一、常行於八卦日辰之間、曰天一、或曰太一、出入所游息於紫宮之內外、其星因以爲名焉、故星經云、天一、太一主氣之神、行猶待也、四正四維、以八卦神所居、故亦名之曰宮、天一下行、猶天子出巡狩省方岳之事、每率則復、太一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神之所居、故因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九宮、經坎宮始、坎中男、始亦言無適也、自此而從於坤宮、坤母也、又自此而從震宮、震長男也、又自此而從巽宮、巽長女也、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乾宮、乾父也、又自此而從兌宮、兌少女也、又自此從於艮宮、艮少男也、又自此從於離宮、離中女也、行則周矣、上游息於太一、天一之宮、而反於紫宮、行從坎宮始、終於離宮、數自太一行之、坎爲名耳、出從中男、入從中女、亦因陰陽男女之偶、爲終始之從、自坎宮必先之坤者、母於子養之勤勞者、次之震、又之巽、母從異姓來、此其所以敬爲生者、從息中而復之乾者、父於子教之而已、於事逸也、次之兌、又之艮、父或老、順其心所愛、以爲長育多少大小之行、已亦爲施此數者合十五、言有法也、考唐會要、明皇帝時、術士蘇嘉慶上言、請於京東朝日壇東置九宮貴神壇、壇三成、成三尺四階、其上依位置九壇、壇尺五寸、東南曰招搖、東曰軒轅、東北曰太陰、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北曰太乙、西南曰攝提、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五爲中、載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上、六八爲下、符於遁甲、四孟月祭禮、次昊天上帝、而在太清宮、太廟上、帝親祀之、如有司行事、卽定宰相爲之、肅宗乾元三年正月、又親祀之、神九宮神位、四時改位、呼爲飛位、乾元之後不易位、唐大詔令有天寶三載十二月親祭九宮壇敕、又有親祭九宮壇大赦天下敕、又按乾鑿度注引黃帝九宮經云、一宮、其神太一、其星天蓬、其卦坎、其行水、其方白、二宮、其神攝提、其星天內、其卦坤、其行土、其方黑、三宮、其神軒轅、其星天衝、其卦震、其行木、其方碧、四宮、其神招搖、其星天輔、其卦巽、其行木、其方綠、五宮、其神天符、其星天禽、其卦離、其行土、其方黃、六宮、其神青龍、其星天心、其卦乾、其行金、其方白、七宮、其神咸池、其星天柱、其卦兌、其行金、其方赤、八宮、其神太陰、其星天任、其卦艮、其行土、其方白、九宮、其神天一、其星天英、其卦離、其行火、其方紫、堪輿家用之、其天蓬等星名、又見素問、

銅熨斗齋隨筆

沈濤撰

合彖象於經

嘉興沈濤撰

魏志高貴鄉公紀帝問淳于俊曰孔子作彖象鄭氏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氏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氏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氏何獨不謙耶濤案此段文義本甚明了後人解者多誤蓋古人經注各自爲書康成欲學者尋省易了以注合經故曹髦以爲彖象與注皆釋經之書彖象不連而注連所以疑康成爲不謙若康成合彖象於經則是不爲孔子謙矣且髦當云康成連之不當云注連之也然則今之彖象連經自是輔嗣之過不當歸咎康成然其誤解之由亦自有故淳于俊對曰鄭氏合彖象於經當本作鄭氏合注於經後人見今本周易彖象連經遂妄改之如此以啓後學之惑而孰知與帝問之言不相應乎

又案宋王洙談錄云公言祕閣有鄭氏注易一卷文言自爲篇亦康成不合彖象之一證

天行健

集解曰所以乾卦獨變名爲健者宋衷曰晝夜不懈以健詳其名餘卦當名不假於詳矣濤案此說非也古乾健同字說卦傳曰乾健也坤順亦同字說卦傳曰坤順也順字从古文坤不从川說見後天行健猶言天行乾耳非變乾爲健也吳仁傑易圖說云字書乾一作隤豈本作隤而傳寫之誤遂以爲健耶蓋亦不知古同聲之字義得相通而强爲之說

巛

釋文坤本又作巛巛今字也毛居正六經正誤曰巛古坤字陸氏以爲今字誤矣濤案毛說是也家語執轡篇此乾巛之美也王肅注曰巛古坤字漢孔龢堯廟衡方等碑坤字或作巛或作巛皆巛字之隸變可見巛古於坤或疑說文土部坤字無重文王尚書引之遂謂坤之作巛乃借川爲坤不知許書古文未嘗盡載如言部諴古文以爲頗字而頁部無重文臥部臥古文以爲賢字而貝部無重文眼部眉古文以爲醜字而鬼部無重文若斯之類不一而足不得以許書重文所無而遂疑其非古文也若川之與坤聲不相近無容相假若必謂川坤同字則川部注亦必云古文以爲坤字矣說文言部訓从言川聲汪生鼎丑曰於文當爲巛聲巛坤字古文坤音與訓近故訓以坤爲聲非川字也今本坤篆下無古文巛係後人桑落余謂汪說是也說文順馴訓訓巡等字皆當从巛聲不獨訓字爲然也自土部奪重文巛字淺人遂槩改爲川聲而許書遂無从古文坤之字矣汪生吳縣人爲陳徵君奐入室弟子又嘗受業於余精通小學未竟其業而遽夭天年惜哉

丈人

師貞丈人吉注丈人嚴莊之稱集解引崔憬曰子夏傳作大人李鼎祚曰案此彖云師衆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故老子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由是觀之則知夫爲王者必大人也豈以丈人而爲王哉故乾文言曰夫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行師乎以斯而論子夏傳作大人是也以上皆李說濤案周禮疏引鄭注云丈之言長能御衆有正人之德以法度爲人之長吉而无咎謂天子諸侯士軍者釋文引鄭注云能以法度長於人是康成本亦作丈人乾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又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九家易曰乾者君卦也六爻皆當爲君始而大通君德會合故元爲善之長集解引是丈人即長人亦王者之稱故鄭以天子諸侯釋之李氏謂王氏曲解大人爲丈人非又集解引陸績曰丈人者聖人也師師未必聖人若誤高祖光武應此義也是陸本亦作丈人晁說之曰案揚雄作丈人漢上易叢說引歸藏小畜曰其丈人丈人之名由來舊矣

沖謙

謙彖傳天道虧盈而益謙潛夫論遏利篇引作天道虧盈以沖謙是漢易作沖不作益案古沖字作盅傳寫誤爲益耳集解引虞注曰貴處賤位故益謙貴處賤位何以謂之益似仲翔亦作盅謙後人據輔嗣本改也或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語皆反對則虧與益亦宜反對然地道變盈而流謙變與流又豈反對耶

賁

賁卦釋文曰彼僞反徐甫寄反李執府貴反傳氏云賁古班字王肅符文反濤案呂氏春秋壹行篇孔子卜得賁高注曰色不純也詩曰鶉之賁賁今詩作奔則古音讀如虎賁之賁諸家音釋皆非也

滕口說也

咸上六象滕口說也釋文云九家作乘虞作媵鄭云送也濤案戴埴鼠璞引釋文云滕鄭康成虞翻作媵而本訓爲送容齋三筆同則是戴氏洪氏所見釋文本作鄭虞作媵云送也今本誤將鄭字轉寫於媵字之下幾疑鄭不改字而虞不訓送矣

又案古周易音訓引晁氏曰鄭作媵送也虞作騰送也是嵩山所據本虞作騰不作媵然騰無送義自當以戴洪所據爲正李鼎祚集解亦引虞翻曰媵送也

飛遁

文選張平子思元賦文君爲我端蓍兮利飛遁以保名舊注曰遁卦名也上九曰飛遁無不利謂去而遷也九師道訓曰遁而能飛古孰大焉姚寬西谿叢語曰肥字古作琵與古蠜字相似即今之飛字後世遂改爲肥字濤案釋文正義引子夏傳云肥饒裕也集解引虞翻云乾盈爲肥皆爲肥瘠之肥初非飛字之誤蓋飛肥聲相近傳易家師說各不同九師自作飛而他家作肥不得混而爲一曹子建七啓飛遯保名注亦引九師道訓惠徵君棟曰王輔嗣注此爻云矯翰不能及似王本亦作飛也

姤當作后

姤卦釋文曰古豆反薛云古文作遘鄭同濤案說文無姤字後漢書魯恭傳云案五月姤卦用事注曰本多作后古字通遘本訓遇象及序卦皆同自當以遘爲正字易經師家或通假作后六朝人又別造姤字觀韋懷云本多作后則作姤者乃別字也釋文當亦作后後人妄改爲姤唐石經從鄭本作遘亭林顧氏轉以爲誤謬矣廣韻后姤二字皆古五切後后音胡遘切姤音古候切皆與古豆之音不同是後人強生分別也

困而不失其所

後漢書郎顗傳引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惟君子乎較今本少一亨字濤案集解引荀爽曰謂二雖弇陰陷險猶不失中與正陰合故通也喻君子雖陷險中不失中和之行也是荀氏本有亨字顗所據當是京房本困而不失其所即亨通之義例不必再加亨字

鼎九二虞注

鼎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集解引虞注曰坤爲我謂四也二據四婦故相與爲仇濤案四婦朱子發漢上易傳引作四家並中之曰言四以初爲家也則今本作婦乃傳寫之誤宋時虞注已不傳子發亦據集解所引也又朱子發解損上九得臣无家曰易外以內爲家四以初五以二上以三其說正與虞注相表裏

閒其無人

論衡藝增篇云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無人非無人也無賢人也此解闚其無人與虞翻干寶不同集解當是漢易學家承師說而仲任引之

呂覽說苑解易

呂氏春秋召類篇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劉向說苑奉使篇用之又說苑至公篇易曰無首吉此蓋人君之公也此與虞荀諸家所解不同乃秦漢閒經師古義訓渙爲賢尤可補經籍詁訓之遺

古虞夏書不分

尚書大傳舜典諸篇皆標題虞夏傳尚書正義曰馬融鄭爭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左氏僖公二十七年傳趙衰引夏書曰賦納以言云云杜注尚書虞夏書也是征南所見尚書本虞夏書尚不分分者自東晉僞古文始

嵎夷

堯典宅嵎夷史記作居郁夷釋文云攷靈耀及史記作禹錢是陸氏所見史記本與小司馬張守節不同集解云尚書作嵎夷裴氏所見本或作禹錢或作郁夷皆未可知史遷親從孔安國問故所載多古文說見漢書儒林傳縛書亦皆用古文是古文之作禹錢不作嵎夷可知說文土部堣字解云堣夷在冀州陽谷立春日日值之而出从土禺聲尚書曰宅堣夷堣夷堣爲嵎錢後人據僞古文書改錢爲夷而不改堣爲嵎當爲堣錢後人據僞古文書改錢爲夷而不改堣爲嵎者以所偁書在堣字注也壁中經乃蝌斗文字與今所傳之鐘鼎文相似故安國必以今文字讀之方始可通如錢爲鍛之古文而此處實爲夷之假借夷增金旁爲錢猶朋增土旁爲堋堋淫于家不得以喪葬下土本義解之也若郁夷則既非古文又非今文恐馬張二家所據本有誤又說文山部嵽字注云嵎夷嵽谷也蓋用今文說許君用古文者必偁書曰以別之其不偁者皆今文說猶偁詩曰者皆用毛詩其不偁者三家說也說詳說文偁經可見古文作堣今文作嵎而其作錢則同其作禹者省文字耳鄭康成傳古文學亦必作禹錢不作嵎夷而尚書正義乃以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錢謂與鄭注纖字多異非六朝人據僞古文以改鄭書即鄭讀禹錢爲嵎夷不足以證古文之是夷非錢也

禮記月令注今尚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也今尚書謂今文尚書是今文作嵎之證夷當作錢

郁嵎一聲之轉史記正義曰郁音嵎詩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見漢書地理志注郁與倭聲亦相近也今倭國在海東或即古之郁夷乎

史記五帝本紀帝嚳溉執中而徧天下集解引徐廣曰古既字作水旁既之作溉猶夷之作錢朋之作堋是史遷書古字之僅存者此外爲小司馬張守節輩竄改者不少矣而況於尚書乎

暘谷

史記五帝紀曰暘谷索隱曰史記舊本作湯谷今並依尚書字然則暘谷者小司馬所改也曰並蓋不止一字史遷從安國問故則古文尚書必作湯谷山海經黑齒國下有湯谷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楚辭天問云出自湯谷至于蒙汜淮南天文訓云日出于湯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湯今本作暘乃後人據尚書改史記索隱所引作湯是宋時已誤此唐本之所以可責也古書皆以湯谷爲日出之地說文日部暘日出也从日易聲商書曰暘谷許君當本引洪範曰暘之文谷字後人妄增小徐本作虞書曰至于暘谷則又改商爲虞皆庸妄人所爲并非二徐之誤至于暘谷今古文皆無此語也說文土部堣夷在冀州陽谷冀州疑青州之誤亦作陽谷不作暘谷許君但偁書堣夷而不偁暘谷則古文之不作陽可知張守節史記本作陽谷云陽或作暘堯命羲仲理東方青州隅夷之地日所出處名曰陽明之谷是唐時史記本或改爲陽或改爲暘皆爲僞古文所誤而原書則作湯小司馬言之甚明說文山部暘字解云一曰嵎錢暘谷也蓋今文作暘詳說文君用今文者皆不明偁書曰古文作湯作暘者僞古文也

教胄子

舜典教胄子僞孔傳曰胄長子今本作也後人所改今據史記正義引說

文太部引作教育子周禮大司樂注亦引作教胄子是古文必作育不作胄釋文引馬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似古文亦有作胄者然胄無長訓爾雅釋詁詩谷風傳禮記中庸注左氏哀十一年傳注皆云育長也馬既訓長蓋亦作育不作胄惟釋文引王肅云胄子國子也實爲僞孔所本是改育爲胄始于王子雍史記五帝紀作教稚子是以訓詁字代經文詩谷風箋育稚也史公親從安國問故可見古文作育不作胄集解云鄭乎曰國子也案尚書作胄子孔安國曰稚胄聲相近裴氏以尚書作胄子詁緐于引鄭注之下明鄭本尚書不作胄康成蓋以國子訓子而王子雍妄改爲胄子與鄭解似同實異至王制注仍引作胄子乃後人據僞古文尚書改猶周禮釋文云育音胄本亦作胄皆六朝人妄改育亦不得有胄音也乃近賢如王尚書諸人必欲以僞孔本爲眞古文遂不顧許君自敘偁書孔氏古文之言及漢書儒林傳史遷多古文說之語輒以爲說文史記皆用今文信口說而疑傳記是余之所不敢知者也裴氏集解孔安國曰下有脫文稚胄聲相近乃裴氏之言義尚可通若王尚書謂育胄聲相近則必不可通余直斷之曰育之爲胄乃王肅所竄改古文今文皆不如是

沿于江海

禹貢沿于江海釋文云沿鄭本作松松當爲沿馬本作均云均平濤案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皆作均與馬本同可見古文作均不作沿集解引鄭乎云均讀曰沿順水行也是鄭本亦作均康成破讀爲沿以順水行訓之陸氏所見鄭注尚書本沿誤爲松元朗知爲誤字故曰松當爲沿此四字乃陸氏語非鄭注語也僞孔依鄭讀改均爲沿雖於義無礙而非古文眞面目幸有史漢及馬本可證乃近賢如孫觀察星衍輩轉以此疑作均爲今文者何其信僞孔如此之甚耶而馬季長又豈傳今文者耶

周公奔楚

論衡感類篇曰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孤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史記魯世家亦有周公奔楚之語此卽班孟堅所謂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也尚得謂史記用今文說耶

魯世家載成王少時病周公揃蚤沈河一段蒙恬列傳亦載之當必古文尚書金縢之文而今本無之者乃僞孔所妄刪也此猶秦誓之文載史記周本紀及尚書大傳是今古文皆有之而僞孔乃別造三篇以當之然則僞孔書所無者其可信爲經所本無乎

太保承介圭

說文玉部玠大圭也从玉介聲周書曰稱奉介圭是古本尚書作奉不作承與下上宗奉同瑁一例今作承者僞孔所改也許君偶經于玠字之下則介亦當作玠二徐本作介乃據今本尚書改而又誤衍稱字皆非

爾雅釋器珪大尺二寸謂之玠注引詩曰錫爾玠珪今毛詩本作介乃傳寫者省玉旁據景純所引是詩本作玠不作介也釋文云介圭音界介玠同音恐元朗所見本亦是玠字以界音釋之作介乃後人所改耳

史記用古文說

漢書儒林傳曰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是史記之用古文孟堅言之鑿然矣自漢以來皆無異說惟史遷每以訓詁字易經文又兼裴駰司馬貞張守節所據本每多互異蓋已爲六朝人所竄亂然藉此以求古文之眞尚可存十一于千百乃近時通人如臧文學庸王尚書輩以其文字每異于今所傳僞古文尚書輒謂史遷所用皆今文是顯與班氏違異而尚爲僞孔所惑也余不敢從史記五帝紀贊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古文卽謂尚書太史公自序年十歲則誦古文亦謂古文尚書小司馬于紀贊則以爲帝德帝系等書于自序則以爲左傳國語等書皆非

摯而有別

周南關雎傳云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箋云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濤案鄭箋釋傳摯字之義甚確蓋情意至者易于無別故以摯而有別爲可稱此猶孔子言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爲樂者易淫哀者易傷故耳戴吉士魚毛鄭詩攷正曰古字鷙通摯夏小正鷹始摯曲禮前有摯獸是其證春秋傳郯子言少皞以鳥名官雎鳩氏司馬也說曰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義本毛詩不得如箋所云明矣不知鷙摯字固可通而毛傳之摯則當釋爲至不當讀爲鷙淮南泰族訓云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者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不乖居卽情意至之義詩人興淑女又何取乎猛鷙毛公但云有別可矣何必曰鷙而有別乎戴氏之說知不然矣

又案戴氏所引春秋傳說卽今杜注元凱蓋誤解毛傳摯字之義景純注爾雅王雎亦云鵰類今江東呼之爲鶚其引毛詩傳曰鳥摯而有別蓋亦讀摯爲鷙不知鵰鶚鷹屬與鳩不同類郭注又云好在江渚山邊食魚蓋卽魚鷹之類而非鵰鶚矣

葛藟縈之

樛木葛藟縈之釋文曰本作帶云本又作縈烏營反濤案說文無帶字艸部引詩葛藟蘩之蓋毛詩字本作蘩或作縈帶又縈字之壞（蘩文木部引耳正義本作縈字可通）假作帶則不成字矣

于嗟

詩于嗟麟兮于嗟乎騶虞于嗟乎不承權與凡言于嗟皆長言不足咏嘆之語猶後世節歌曳尾之聲故皆無韻錢少詹大昕謂于嗟乎騶虞乎與虞韻于嗟乎不承權與乎與與韻雖強爲之說猶尚可通至謂于嗟麟兮與章首麟之趾相應以兩麟爲韻則必不可通試問自古迄今有此等用韻之法乎少詹又謂鄘風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中與宮韻桑與上亦韻邶風有狐有狐在彼淇梁與梁韻彌與鷊亦韻唐風角枕粲兮錦衾爛兮粲與爛韻枕與衾亦韻此皆偶然暗合遂附會及之求之于他篇卽不可通皆于虞之一失也

彼爾維何

何彼穠矣彼爾維何說文艸部引作爾傳曰華盛貌說文亦曰爾華盛許君正用毛義則毛詩本作爾後人傳寫脫艸字耳錢州判坫曰鄭箋與傳義異當是毛作爾鄭作爾濤案箋云此言彼爾者正義釋言曰言侯然而盛者乃常棣之華以興將率車馬服飾之盛則鄭正申毛義未嘗改字錢說非也

膠膠當作嘐嘐

鄭風雞鳴膠膠廣韻五肴引作嘐嘐玉篇嘐又古包切雞鳴也則古本皆作嘐不作膠王伯厚詩攷不云廣韻作雞鳴嘐嘐則宋時本尚不誤也釋文膠膠音交亦當作嘐嘐音交

零露漙兮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傳曰漙漙然盛多也釋文曰漙兮本亦作團徒端反團團盛多也濤案匡謬正俗曰詩古本有水旁作專字者亦有，作專字者後人輒改之爲漙字讀爲團團之團按呂氏字林雨下作專訓云露貌音上兗反此字本作雪或作漙耳單作專者古字從省又上兗之音與婉相類益知呂氏之說可依本非圓音矣以上皆據此則師古所見毛詩本或作專或作漙初無竟作團字者與元朗所見本不同又正義曰由天有隕落之露漙漙然霑潤之兮似沖遠所見毛詩本亦不作盛多之貌下零露瀼瀼傳曰瀼瀼盛貌則此處盛多二字疑霑潤之誤蓋元朗據俗本以改毛傳耳詩既與婉爲韻徒端之音亦不可從

鄭詩言婦人

禮記樂記正義初學記樂部引五經異義云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記婦人者十九故鄭聲淫此朱子集註所本與詩序不同許君說文偁詩毛氏而異義兼采三家此蓋亦三家詩說又禮記正義曰今案鄭詩說婦人者惟九篇異義云十九者該也不知十九云者乃謂十之九非指定十九篇數也況異義之說不必與詩序同乎

常棣當作棠棣

艮齋示兒編曰常棣常字諸家並無音合如字顏采薇曰維常之華毛謂常爲常棣亦無音常棣與唐棣異俗或書作棠棣尤非濤案孫說誤也漢書杜鄴傳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由作也師古曰棠棣角弓皆小雅篇名晉書索靖傳棠棣融融載其華呂纂載記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宋書彭城王義康傳陛下推恩睦親以隆棠棣文選曹子建求通親親表中詠棠棣匪他之誠注引毛詩序曰棠棣燕兄弟也御覽五百一十四宗親部五百三十九禮儀部兩引詩序皆作棠棣左氏昭元年傳趙孟賦常棣御覽七百十一服用部亦引作棠棣是唐以前毛詩本皆作棠不作常太平御覽本修文殿御覽是六朝本宋景文筆記云莒公言詩有棠棣之華逸詩有唐棣之華世人多誤以棠棣爲唐棣於兄弟用之因唐誤棠且棠棣棣也唐棣核也核開而反合者此兩物不相親云云惟作棠故與唐音相亂若作常即不得誤爲唐是宋初毛詩爾雅本皆作棠不作常不知何時始誤爲常後人轉以不狂爲狂矣采薇詩經注常字當亦棠字之誤

壞木當作瘣木

小雅小弁譬彼壞木傳云壞瘣也說文疒部引詩正作譬彼瘣木許君偁詩毛氏則毛詩當本作瘣木傳當云瘣壞也凡詁訓之例皆以易曉之語釋難知之文壞字易曉瘣字難知毛公豈轉以難知釋易曉乎爾雅釋木瘣木苻婁詩釋文引樊光注正義引某氏注皆引詩譬彼瘣木是漢以前無作壞木者釋文云壞說文作瘣則元朗所見已同今本其誤自六朝始也

狐裘黃裳

賈子新書等齊篇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類而志也則君不疑于其臣而臣不惑于其君濤案此皆禮記緇衣文黃裳緇衣作黃黃注曰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正義曰詩人引彼明王之時都邑之人有士行者服此狐裘黃裳是禮記本作黃裳今作黃黃者後人依詩改也古衣裳通稱黃裳即黃衣裳衣言裳者取韻協耳毛詩則作黃黃箋云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與注禮異明二文不同類緇衣作逑當亦古本如是又案康成注禮皆用韓詩而緇衣注云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蓋亦用毛詩矣注禮箋詩不應有異疑毛詩本亦作黃裳六朝時傳寫誤爲黃黃淺人遂改箋語以應之古唯犬羊之裘不裼狐裘則無不裼者孔沖遠不能明指其誤乃復曲爲之說非也

自土沮漆

大雅緜詩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傳曰土居也沮水漆水也箋曰其後公劉失職遷于豳居沮漆之地皆訓土爲居案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杜陽杜水南入渭師古注引齊詩作自杜則以杜爲地名與毛詩異竊謂齊詩沮字當作徂徂自堂徂基自羊徂牛之例徂字正與自字相應諸公劉自杜陽遷居漆水耳若如小顏說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則是齊詩訓自爲居豈知土可訓居自不可訓居乎沮漆漢志注作漆沮乃傳寫互倒臧茂才琳乃謂古本當作漆沮與父字爲韻不知漆與瓞穴爲韻若如臧說則此詩起二句無韻矣

周原膴膴

周原膴膴傳曰膴膴美也釋文曰膴音武韓詩同文選魏都賦腜腜坰野張孟陽注曰腜腜美也詩云周原腜腜善曰韓詩曰周原腜腜莫來反錢少詹曰周原膴膴當從韓詩作腜腜腜腜聲雖相近而腜與飴謀龜止時于韻尤協也濤案張注魏都所引詩字皆與毛同其不同者則明注爲韓詩下文惜惜醢醢注引韓詩云賓爾籩豆飲酒之醢是也此云腜腜美也與毛義正合則所引當即毛詩竊意毛詩本作腜腜韓詩則作膴膴腜腜聲相近唐時毛詩本或有誤同韓詩作膴膴者元朗據之遂以爲毛韓相同耳說文肉部膴讀若謨釋文音武亦非至崇賢所見韓詩本又作周原腜腜與元朗所據本不同可見唐時二字淆亂已久要之聲義無不相近不必云腜是而膴非也盧學士文弨云此韓詩同者謂

韓詩義與毛同亦爲美也曲說與釋文之例不合

左右趨之

棫樸左右趣之傳曰趣趨也賈子連語篇引作左右趨容經篇同云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春秋繁露郊祀篇亦引作左右趨之是古本皆作趨濤案毛詩亦當作趨傳趣趨也當爲趨趣也後人誤倒其文因改經文爲趣非古趨趨通字漢西嶽華山等碑左右趨之乃假趣爲趨非正字箋云左右之諸臣皆促疾於事以促訓趨與毛義異祭義其行也趨趨以數注云趨讀如促可見經文作趨不作趣毛訓趨爲趣蓋趣嚮之義與賈言日以善趨合毛以此爲文王官人之詩鄭以爲郊後征伐之詩蓋毛同賈義鄭同董義也繁露郊祀篇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紂

瑟彼玉瓚

旱麓瑟彼玉瓚釋文曰瑟所乙反又作璱濤案作璱者是也正義引說文云瑟者玉英華相帶如瑟弦正說文玉部璱字之訓解是沖遠所據本亦作璱今本因正文作瑟遂將疏中所引說文亦改作瑟誤矣說文引詩瑟彼玉瓚於璱字下則字亦當作璱

佛

周頌敬之佛時仔肩傳曰佛大也段先生曰按此以佛爲廢之假借古廢佛音同釋詁廢大也四月廢爲殘賊傳廢大也用正字佛時仔肩用假借字箋云佛輔也又以爲弼之假借濤案說文大部弼大也从大弗聲讀若弼弼是佛乃弼之假借非廢之假借也弼讀若弼故鄭即訓爲輔弼之弼四月廢字當亦弼之假借而非正字也臧文學以廢爲伏之假借亦非孟子告子下篇入則無法家拂士趙注輔拂之士蓋亦讀拂爲弼拂亦弼之假借也

妥

儀禮士相見禮妥而后傳言注云妥安坐也濤案安字衍文妥本訓坐見爾雅釋詁康成正用此釋詁妥安坐也乃妥安二字皆訓爲坐猶上文安安皆訓爲止郭彼注云妥者坐也可證非以安坐釋妥也郭此注引禮記曰妥而後傳命但釋妥字蓋以安之訓坐義較明顯毋庸注釋傳寫禮注者涉爾雅此文誤衍安字賈氏作疏不知是正叔明疏爾雅又沿賈氏之誤試問釋詁一篇皆以一字釋數字有以二字釋一字者乎

又案詩楚茨傳儀禮士虞禮注特牲饋食禮注禮記郊特牲注皆云妥安坐也未必盡屬誤衍蓋妥有安義漢書燕刺王旦傳注引臣瓚曰妥安也漢經師或皆以安坐釋妥而以爲用釋詁文則不可釋詁之例自以妥安二字各訓爲坐禮記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適四方乘安車注云安車坐乘周禮巾車注同是安訓坐之證也

軷

聘禮出祖釋軷祭酒脯注云詩傳曰軷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爲難是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爲軷祭酒脯祈告也疏云引春秋傳曰者案襄二十八年左氏傳子太叔云軷涉山川蒙犯霜露引之者證軷是山行之名涉者水行之稱故鄘詩云大夫軷涉我心則憂毛傳云草行曰軷水行曰涉以上注疏文濤案軷涉今毛詩春秋皆作跋涉乃唐後所改周禮大馭注引春秋傳曰跋涉山川亦當作軷釋文云犯軷蒲末反注跋涉同跋與軷不得同音蓋元朗本作注軷涉同淺人據誤本妄改也又案鄘詩釋文引韓詩云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是韓作跋涉與毛異字左傳成十三年跋履山川注云草行曰跋則字亦當作軷

噫歆噫興

士虞禮記云祝升止哭聲三啟戶注曰聲者噫歆也將啟戶警覺神也賈氏疏云聲者噫歆也者若曲禮將上堂聲必揚既夕云聲三注曰舊說以爲聲噫興也噫興即噫歆賈氏疏曰舊說以爲聲噫興者鄭注曾子問云聲噫歆亦是舊說也是噫興即噫歆之證歆與聲近相通蓋噫噫之轉禮記曾子問云祝聲三注曰聲噫歆警神也孔氏正義曰古人發聲多云噫故知此聲亦謂噫也凡祭祀神之所享謂之歆今作聲欲令神歆享故云歆警神也是以鄭注噫字斷句以歆字連警神爲句是不攷鄭氏儀禮注不知噫歆之有聲無義而爲此曲說顧氏日知錄乃曰噫興者歎息而欲神之興也噫歆者歎息而欲神之歆也則踵孔氏之誤而又加之厲者矣匡謬正俗云曾子問曰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鄭康成云聲噫歆警神也此蓋解聲三者謂三稱噫然後言某之子生耳亦讀噫字絕句其誤與孔氏同

嘉興沈濤撰

校

周禮夏官序官校人注曰校之爲言校也主馬者必仍校視之校人馬官之長釋文云校人戶教反字從木若從手旁作是比校之字耳今人多亂之注校之校人同元朗之意蓋以注校之校人字從木校也仍校字從手案說文無从手之校六朝木旁手旁字多通作文選長楊賦注引國語賈注曰校考也考校猶言比校是比校之校字亦從木大司馬之職云比軍眾注曰比校次之也又云以待攷而賞誅注曰攷謂考校其功字皆作校篇韻亦無從手之字元朗强生分別誤也錢少詹曰象也者像此者也象也者像也兩像字唐石經初刻皆作象後人添人旁當以初本爲善古人以義訓名不嫌同文如孟子徹者徹也上下兩徹字無異形亦無異讀也以上皆戴說此校之爲言校也正是其例郭忠恕佩觿云校校上音教比校下胡教翻校尉其誤與陸氏同

望諸當爲盟諸

職方氏青州澤藪曰望諸注曰望諸明都也說文艸部作孟諸濤案望諸當作盟諸望乃盟字之誤孟盟聲相近當是許君班氏用古文作孟諸鄭君用今文作盟諸元和郡縣志云孟諸澤在宋州虞城縣西十里周回五十里俗號盟諸澤足證盟諸之即孟諸也漢書地理志引禹貢作盟豬引職方氏作孟諸皆不作望諸史記樂毅列傳號曰望諸君索隱曰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戰國策望作藍也案藍疑即盟字之誤然今本國策仍作望諸趙境亦不得遠至齊宋之交且封爵皆以邑名無以澤名者望諸蓋即漢志中山國之望都縣爲燕趙接壤之所故趙以之封樂毅與青州澤藪無涉小司馬誤以爲澤名是當時所見周禮本已作望矣

周禮疏曰按禹貢云道柯今本澤被明都彼禹貢無望諸故從明都似鄭注以明都釋望諸據禹貢而言也然今本禹貢作孟豬不作明都釋文引禹貢亦作孟豬賈氏所據疑是鄭注尚書本故與僞孔本不同史記夏本紀作明都蓋用古文說也索隱曰今文作孟諸

風別

秋官士師之職則以荒辯之法治之注云鄭司農云辯讀爲風別之別又正之以傅別約劑注云故書別爲辨鄭司農云辨讀爲風別之別風別字未見所出當爲分別之誤古讀風音如分故傳寫誤分爲風司農後注云若今時市買券書以別之各得其一正分別之義賈疏云先鄭之言義無所據疑作疏時已誤爲風別矣

偏諱

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記曲禮二名不偏諱偏合作徧疏曰不徧諱謂兩字作名不一一諱之也案舊杭本柳文載子厚除監察御史以禮名察躬辭奉勑二名不遍諱不合箴據此作遍是舊禮作徧字明矣毛居正六經正誤同濤案二家之說非是鄭注言在不言徵言徵不言在正謂不單諱一字所以謂之不偏諱若作不徧諱則是或諱徵或諱在與注意不合矣且開成石經作偏不作徧即據毛岳二家之言可見宋時禮記本皆不作徧字僅據誤本柳文而欲改不誤之聖經惑矣南史蕭琛傳嘗犯武帝偏諱帝斂容琛從容曰名不偏諱陛下不應諱順是六朝本禮記不作徧字若云嘗犯武帝偏諱此何語耶

舊唐書太宗紀爲皇太子令曰依禮二名不偏諱近代兩字兼避廢闕已多有違經典其官號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兩字不連讀者並不須諱後高宗即位有司奏亦云先帝二名禮不偏諱可見唐以前禮記本無作徧字者

有宰食力

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注曰宰邑士也食力謂民之賦稅濤案力當爲加字之壞晉語官宰食加注曰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家田也有宰食加者謂有家臣而又有家田耳晉語又云庶人食力不聞大夫以賦稅爲食力也

豚曰膰肥

豚曰膰肥注曰膰亦肥也春秋傳作膰膰充貌也釋文曰膰肥徒忽反注同本或作豚戴茂才曰鄭既云春秋傳作膰明禮記不作膰矣據釋文所引之本知本作豚曰豚肥注云豚亦肥也濤案戴說非是說文豚無肥訓內部豚牛羊曰肥豕曰膰則知作膰者是禮注當作春秋傳作肥膰充貌也鄭意以爲肥膰膰肥義得相通今本肥字誤爲膰字遂疑禮記本不作膰春秋桓公六年傳正義引曲禮正作膰肥可見古本皆如是元朗所引或本不可從

釋文釋注曰作膰徒忽反作膰當作肥膰後人據本改非元朗所據本已誤也

樂則

王制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鼓將之今皆讀至樂字絕句則字連下句讀濤案曲禮正義引禮緯含文嘉曰九賜三曰樂則宋均注曰其長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白虎通攷黜篇引禮記曰九錫能和民者賜樂則又引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則漢時師讀以則字絕句此正九賜之禮正義乃云賜樂者非九賜之樂故伯子男亦得受之誤矣

又案白虎通曰五十里不過五賜而進爵士七十里不過七賜而進爵士一說盛德始封百里者賜三等得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賜二等至虎賁百人後有功賜弓矢復有功賜秬鬯增爵爲侯益土百里復有功入爲三公五十里子男始封賜一等至樂則後有功稍賜至虎賁增爵爲伯復有功稍賜至秬鬯增爵爲侯是伯子男皆得受樂則也

雨水當作風雨

月令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注云巳之氣乘之也正義曰此風雨不時者謂風雨少不得應時所以風雨不

時者孟春建寅其宿直箕星箕星好風孟春行夏令寅氣不足故風少也來乘之四月純陽用事純陽來乘故南少據沖遠此說則禮記經文本作風而不作雨水呂氏春秋亦作風而今注疏本皆作雨水者誤正義中前段亦作雨水乃後人據誤本經文竄改

今月令

月令仲秋鴻雁來鄭注云今月令鴻皆爲候正義曰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爲古不入禮記者爲今則呂氏春秋是也濤案孔說非是今月令者謂漢時月令與周禮馮相氏注然則今厤非此也以漢厤爲今厤同康成既以月令爲本呂氏春秋又豈分別之爲今月令乎

宋會要引月令

合璧事類前集引會要云王欽若言謹案禮記月令秋分日饗壽星於南郊又云禮院言按月令八月饗壽星於南郊注云壽星南極老人星也濤案禮記月令並無八月饗壽星之文及南極老人之注語疑所引乃唐月令誤以爲禮記月令耳

耐

禮運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注曰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樂記故人不耐無樂注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爲三台字郝懿行部懿行曰攷說文能熊屬也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彊壯倜能傑也又云耐或彤字不言爲古能字然則經典用能不用耐當依許叔重書康成之說與許不同疑未可據濤案郝氏之說非也許書言古文以爲某字者率與本義不同如日部㬎古文以爲顯字而㬎之本義則爲眾微杪不與顯同訓爲頭明飾也宀部宄古文以爲寬字而宄之本義則爲全不與寬同訓爲屋寬大也且古文與古文又有不同者如丂部丂古文以爲亏字又以爲巧字於部㫃古文旅古文以爲魯衞之魯以此二字例之則耐爲或彤字不礙又爲古能字惟斯類繁夥許書不能盡載耳能本獸名賢能能傑本無其字假借熊屬之字爲之正叔重所謂依聲託事者故古人或借罪不至髡之字爲能其實皆非正字初不得謂能是而耐非也康成解字每與許書相表裏春秋元命苞曰能之爲言耐也足徵古者能耐同字矣荀子正名篇能有所合謂之能楊倞注曰能當爲耐古字通也郝懿行部曰楊既知爲古字通矣何必上爲能下爲耐强生分別又曰戴記禮運樂記二篇注古能字也此蓋楊注所本然鄭此說未見所出以荀書訂之仲尼篇云能耐任之又云能而不耐任楊注耐忍也此則一句之中耐能兼用其不以爲一字明矣濤案郝氏以二能字不必强生分別是也以能耐爲非一字則非古能耐實一字穀梁成公七年傳非人之所能也釋文能一作耐詩漸漸之石箋云豕之性能水釋文能本又作耐可見經典能耐相通荀子能耐任之二語楊注既以用賢不用賢爲解則上能字爲賢能之能下能字今者作耐爲能否之能楊氏不知能耐同字遂解忍耐之耐强生分別義轉紆回矣

性之欲也

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注曰言性不見物則無欲案史記樂書欲作頌集解引徐廣曰頌　咎容欲一聲之轉子長所見之本蓋作容不作欲頌古字人生而靜猶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感物而動則已發矣發而中節不得即謂之欲下文言好惡無節於內然後爲滅天理而窮人欲則此句自以作容爲是西京師說所以尤勝於東漢諸儒也

淮南原道訓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害疑亦當作容字形相近而誤

繆侯

坊記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注云同姓也其國未聞釋文繆音穆濤案繆當爲蓼字之誤淮南氾論訓云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正用記語高誘注云蓼侯偃姓國侯今在廬江蓋卽左傳所謂六與蓼也元朗音穆以爲謚法誤矣

碏當作玗

聘義君子貴玉而賤碧注云碧石似玉或作玟也釋文云碧武巾反字亦作瑉濤案說文無碧字玉篇玉部引禮記云君子貴玉而賤玟本亦作碧或作玟則禮記釋注皆本作玟其作碧者乃六朝時俗本元朗據之以作釋文誤矣釋文字亦作瑉當爲字亦作玟又後人傳寫之誤說文玉部玟石之美者玟火齊玫瑰也一曰石之美者其一曰卽鄭或作玟之說繫傳引禮作玟是五代時本尚有不誤者或小徐據玉篇改也

有文在手

左傳有文在手曰爲魯夫人有文在手曰虞案古文爲作𢍰魯作𢍰虞作𢍰故手文得似之非如後世隸字之譯虞也晉書載記劉元海左手文有其名亦必爲古文因字

魚者

左氏隱公五年傳公將如棠觀魚者釋文云觀魚者本亦作漁者濤案作漁者是也正義曰說文云魚捕魚也然則捕魚爲魚天官獻人掌以時獻爲梁凡獻者掌其政令是謂捕魚爲魚魚者猶言獵者也案疏中諸魚字皆當作漁今本說文漁捕魚也可證蓋當時左傳本漁者誤作魚者遂將正義中諸漁字皆改爲魚非沖遠所據說文本有不同也

從自及也

長惡不悛從自及也注從隨也王尚書曰隨自及也殊爲不詞從當作徒言長惡不悛無害於人徒自害而已濤案隨自及也猶言將自及未爲不詞此與多行不義必自斃同意不得以徒從字形相近輒改爲徒

善者信矣

六年傳則善者信矣邱光庭兼明書云信當讀爲屈伸古者多用信字爲伸案釋文信如字一音申是古春秋家本有此讀

目逆而送之

桓公元年傳目逆而送之史記宋微子世家作目而觀之集解引服虔曰目者極視精不轉也是服氏左傳本

無逆字案周勃世家曰景帝以目送之三國魏志裴潛傳注曰帝目而送之正用傳語魏書劉懋傳清河王懌愛其風雅常目送之是古本左傳皆無逆字

丙之晨

僖公五年傳丙之辰龍尾伏辰太平御覽卷五天部引作丙子之晨三百二十八兵部引作丙子之辰濤案漢書律厤志引傳作丙子之辰五行志引作丙之晨而景祐本作丙子之晨則丙下當有子字辰亦當作晨王觀察念孫曰丙子之晨正與丙子旦相應且此謠皆以四字爲句若但云丙之晨何以知其必丙子乎其說甚確又云自賈服以下諸本皆脫子字故釋文正義不言他本有子字則不然御覽此條下引杜注則所據即杜本亦有子字當由唐以後傳寫缺奪耳御覽本修文殿書覽是六朝本晉語丙之辰韋注丙丙子也是宏嗣所見外傳本傳寫脫子字後人據外傳以校內傳遂妄刪子字又改晨爲辰皆誤

穀陽豎

成公十六年傳穀陽豎獻飲于子反杜注曰穀陽子反內豎案此則穀陽乃豎之名當作豎穀陽不當作穀陽豎說苑敬愼篇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持酒而進之韓非子十過飾邪二篇亦作豎穀陽知今本左傳傳寫倒誤呂氏春秋權勳篇淮南人間訓史記宋微子世家豎字皆在穀陽上

于夫

匡謬正俗曰楚公子王夫字子辛今之學者以其字子辛遂改王夫爲壬夫按楚有公子午字子庚庚是十幹午是十二支法有相配辛壬同是十幹與庚午不類當依本字讀爲王夫濟案漢人隸變壬王字每相亂武梁祠畫象秦王作秦壬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壬寅作王寅經文當本作壬夫書作王夫顏氏不知以爲學者妄改古人名字相配辛壬庚午皆幹支之名壬之字辛正猶午之字庚初不必以幹配支以支配幹如顏氏所云也文七年宋公王臣穀梁傳作壬臣亦由隸體之變

商旅于市

襄公十四年傳商旅于市注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尙濤案漢書賈山傳古者聖王之制云云皆本此傳之文而云商旅議于市則古本左傳旅下有議字方于上文士傳言庶人謗一例杜征南奪此字遂訓旅爲陳而曰陳其貨物誤矣

明主

襄公二十九年傳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杜注曰惜其國小而無明君濤案明主當作盟主謂有德則爲諸侯之盟主耳史記吳太伯世家正作盟主可證集解引賈逵傳注亦作盟主則元凱之說非也

嘉容

汪明經中經義知新記曰魯昭公在戚而有嘉容齊書蕭穎傳作喜容喜戚對文爲優今作嘉形之誤濤案嘉容謂嘉禮之容昭公在戚當爲喪容而有嘉禮之容是以非之齊書喜字乃傳寫之誤宋書蔡興宗傳魯昭在戚而有嘉容正作嘉字可證

甲父鼎

昭公十六年傳徐子及鄭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杜注云甲父古國名濤案國名甲父於傳無徵甲父當作父甲攷古圖及鐘鼎款識所載古器父乙父癸之類甚多此父甲乃作器人名蓋商鼎也

史記集解引服虔注有誤

史記孔子世家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集解引服虔曰車子微者也鉏商名也濤案索隱曰春秋傳及家語並云車子鉏商而服虔以子爲姓非也是服氏以子鉏商連文釋子爲姓不以車子連讀裴氏所引恐誤

祠兵

公羊莊公八年傳祠兵者何出曰祠兵注曰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是邵公公羊本作祠明古有祠兵之禮詩采芑箋引此傳作治兵正義曰治兵振旅之名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同唯公羊以治兵爲祠兵明彼爲誤故徑改其文而引之濤案漢儒於經字之誤必明注曰某當作某不敢輒改也注中引經尤未聞改字康成果以公羊爲誤何不引不誤之周禮左傳爾雅而必欲改其文而引其書或注無此禮何也蓋公羊有嚴顏二家之異邵公所據者顏氏春秋康成所據者嚴氏春秋故如此然爲疑然鄭飲酒方乎此爲放乎此注放丁注詩登豕之爲登戾之注大學皆與今本不同鄭駁異義云祠兵者公羊字之誤以治爲祠因而作說之亦謂說公羊者承襲訛謬許君所見同於邵公故康成據不誤之公羊以駁之耳

提月

傳公十六年傳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注是月邊也魯人語在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濤案初學記四歲時部引是月作提月注中正月之幾盡作是月之幾盡則是古本公羊作提今本作是乃後人據二傳改張說季春下旬宴上池序尾暮春之提日提日當作提月正用傳文注中正月亦當依初學記作是月凡月之幾盡皆謂之提月不必正月也余得北宋本公羊傳已同今本作是月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亦引初學記是宋本皆作是月此唐本之所以可貴也

舉當作舁

哀公六年傳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舉唐石經初刻作舁余謂作舁者是說文廾部舁舉也學者多聞舉少聞舁遂改舁爲舉而傳文則必作舁不作舉釋文不爲舁字作音是元朗所見本已誤

史記孔子世家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集解引服虔曰車子微者也鉏商名也濤案索隱曰春秋傳及家語並云車子鉏商而服虔以子爲姓非也是服氏以子鉏商連文釋子爲姓不以車子連讀裴氏所引恐誤

恭

論語公冶長篇巧言令色足恭注引孔曰足恭便辟貌釋文足將樹反又如字注同正義曰孔以爲巧好言語令善顏色便辟其足以爲恭謂前卻俯仰以足爲恭也

一曰足將樹切足成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恭取媚人也濤案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以足恭與口聖對則當讀爲手足之足音將樹切者非是然據此知隋唐間足成之足讀將樹切不讀如字也

左邱明

左邱明恥之集解引孔安國曰左邱明魯太史濤案春秋序正義曰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其爲表裏釋文序錄亦云孔子與魯君子左邱明觀書于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是邱明乃從孔子觀書于太史氏者非太史也且係周史而非魯史後人遂疑左邱明在孔子前非作傳之人實自僞孔殷之書漢藝文志亦云左邱明魯太史邱明爲魯史漢時自論語僞孔注外皆無此說孟堅不應同之此疑是小顏注文傳寫脫誤古曰三字耳

藏文學 庸曰廣韻邱字注載漢複姓凡四十四而左邱不與焉可知傳春秋者姓邱而非姓左邱蓋姓邱名明故多稱邱明左其官也古有左史右史或言姓左及左邱皆非濤案臧氏之說甚野蓋亦惑於魯太史之說邱明果官左史不應單稱左字春秋傳有左史倚相不聞稱左倚相也邱明當姓左邱其稱邱明者猶段干木之單稱干木柳下惠之單稱下惠無足怪也太史公言左邱失明似單舉其姓

子疾病

子疾病子路請禱釋文云子疾一本云子疾病皇本同鄭本無病字陳徵君鱣曰集解於子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者非濤案論衡感虛篇亦作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則魯論當有病字鄭從古故無病字

關雎之亂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集解引鄭注曰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之師摯識關雎之聲首理其亂也則此亂字康成讀爲治亂之亂非謂樂之卒章也

恂恂善誘

後漢書趙壹傳失恂恂善誘之德注引論語曰夫子恂恂然善誘人恂恂恭順貌陳仲魚論語古訓以與集解異指爲鄭注云鄭注魯論循循作恂恂濤案恂恂恭順貌五字乃章懷訓釋之語若引古注必注明某氏注云下文引論語不怨天不尤人即注明馬融注云孔子不用於時云云可證康成雖注魯論而字率從古平叔則雜采諸家今以義之異於何者即指爲鄭注則孔馬包周其義豈盡與何合乎知不然矣

沽酒當作酤酒

沽酒市脯不食漢書食貨志引作酤酒詩伐木正義亦引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則唐初本尚作酤今本作沽者傳寫之誤也羅孝廉玉繩讀爲酒正注功沽之沽以爲酒之惡者然則市脯又何說乎

邸宰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路使子羔爲費邸宰濤案費字衍文蓋古本論語作邸宰不作費宰論衡藝增篇正作邸宰可見漢以前本皆如是也論衡問孔篇仍作費宰乃後人據今本論語改正義引括地志云鄆州宿縣二十三里邸亭張氏但釋邸不釋費可見所據本尚無此字

正名

魏書世祖紀始光二年新字千餘詔曰孔子曰名不正則事不成斯之謂矣此訓正名爲正字正用康成論語注之說又江式傳上表論六書引孔子曰必也正名乎亦用鄭義

北齊書儒林李鉉傳曰鉉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乖謬感孔子必也正名之言乃喟然有刊正之意是亦以正名爲正字

居下訕上

一切經音義卷十三引論語惡居下而訕上是唐時本尚無流字非獨漢石經爲然也禮記少儀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正是此語注腳

論語分章

論語子見齊衰者與顏淵喟然歎曰分爲兩章古本合爲一章華嚴經卷十七切發心功德品音義釋銷仰二字由子見齊衰者引至鎖之彌堅可證也綾乃綾服正字經典皆假衰爲之據慧苑所引知唐時論語本不作衰字

大戴禮注引論語

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云兄弟愔愔朋友切切注引論語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愔愔即熙字詩常棣傳兄弟尚恩怡怡然正義本作熙熙然蓋古論語作熙熙魯論作怡怡毛用古文故作熙熙與大戴合又大戴引其言之不作其後爲之難案不作宜爲不怠即怡字之別荀子儒效篇無所疑怠注云無所疑滯怠怠也怠與怡同太平經上陷天不怠注云怠懟也

論衡解論語

論衡問孔篇云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此與集解所引陳注不同蓋漢時經師說如此又子曰其然豈其然乎集解引馬注曰美其得道嫌其不能悉然也而論衡知實篇引作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又幸偶篇引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以幸字絕句皆與何氏所據不同

章昭魯論解

羅願爾雅翼釋草引章昭魯論解云莠草似稷無實論語無莠字余蕭客經解鉤沈以爲秀而不實之注似魯論秀作莠矣案國語魯語云馬餼不過稂莠注云莠草似稷無實是羅氏所引乃章昭魯語解也傳寫誤爲論字余氏遽以采入鉤沈幾致燕書郢說矣

幠當作膴

爾雅釋詁幠厖有也注引詩云遂幠大東疏云今詩本作遂荒此言遂幠者所見本異也或當在齊魯韓詩陸佃爾雅新義幠作膴與郭本不同濤案詩小雅節南山云則無膴仕傳云膴厚也商頌長發云爲下國駿厖傳云厖厚也正義皆以爲釋詁文是唐時爾雅本幠作膴有作厚又詩魯頌閟宮云遂荒大東傳云荒有也是毛詩作遂荒三家詩作遂膴不必同訓爲有後人見毛傳

訓荒爲有迷改此文厚爲有膴爲幠農師所見爾雅本厚已作有膴猶未作幠也又上文幠厖大也亦當作膴注引詩曰亂如此幠今巧言作憮傳云憮大也正義曰釋詁文禮肉臠亦謂之憮則字本作膴周禮腊人膴胖之事注云膴與大亦一也膴又詁爲大二者同矣賈疏以爲釋詁文是唐時爾雅本作膴今邢本作幠陸本作憮皆誤禮儀有司徹注云膴讀如殷冔之冔是膴有大義

鮐背

釋詁鮐背新義本作台背濤案詩行葦黃耇台背傳曰大老也箋曰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是毛詩作台背爾雅釋詩亦當作台背農師所見本尚不誤也郭注曰鮐背背皮如鮐魚此亦如鄭箋之以鮐釋台邢叔明竟將正文作鮐誤矣釋文鮐天才反一音夷此正台字之音今本殆後人據邢疏以改漢潘校官碑背有胎表胎又台字之假可見古本不作鮐

彴彴

釋宮石杠謂之徇注聚石水中以爲步渡彴也釋天奔星爲彴約二文皆作彴宋雪窗書院本爾雅釋宮作彴釋天作彴臧文學曰按說文人部彴約也从人勺聲玉篇人部彴扶握切爾雅曰奔星爲彴約彳部彴之約切徇渡也廣韻十八藥彴橫木渡水彴彴約流星然則釋宮當作彴釋天當作彴矣濤案臧說非是彴本一字說文有彴無彴明彴爲彴之別體六朝从人从彳之字多相亂見於碑版者甚多故彴或作彴篇韻强生分別如此類者甚多未足爲據爾雅正當作彴其作彴者誤字也

疾雷爲霆

釋天疾雷爲霆霓注曰雷之急擊者謂霹靂濤案御覽十三天部霆門引作疾雷爲霆引注曰疾雷爲雷音急激者初學記北堂書鈔白氏六帖天部亦皆引作疾雷謂之霆是爾雅本無霓字後人傳寫誤衍耳注中擊字亦誤左傳昭公四年正義引作雷之急激者一切經音義卷十五引作雷之急迅者雖所據本不同要之總非擊字

又案御覽十三天部霹靂門引同今本有蜺字當是後人據誤本爾雅妄增引注亦同今本然作激不作擊則知擊字之誤顯然

漢津也

釋天析木謂之津注云即漢津也又云箕斗之閒漢津也注云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濤案御覽八天部引爾雅曰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閒津也郭璞注曰津漢津也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是唐以前本爾雅正文無漢字景純以漢津釋津邢疏本正文誤衍一漢字遂將注中津字改爲即字且分注於析木句下誤矣左傳昭公八年正義引爾雅作析木之津箕斗之閒漢津也蓋由傳寫奪一謂字遂於閒下妄加一漢字以足字數邵編修晉涵反據以改爾雅經注更誤矣

郊外謂之牧

釋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素問六節藏義論注引作邑外爲郊郊外爲甸甸外爲牧牧外爲林林外爲坰坰外爲野三部九候論注同濤案爾雅釋文云李本牧作田字釋云田隩也謂隩刈穀之處古甸田通字則王砅所據當是李巡本故與郭本不同李本於郊牧之閒多郊外爲田一語元朗以爲牧字作田恐誤

崑邱

釋邱三成爲崑侖邱案水經注四河水篇橫谿水出於三累山其山層峰三成故俗以三累名山案爾雅山三成爲崑邱斯山豈亦崑丘乎是善長所據本無侖字山三成疑當爲邱三成之譌

歸異出同流肥

釋水歸異出同流肥注引毛詩傳曰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水經洪水注引爾雅作歸異出同曰肥又引犍爲舍人云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案舍人之解與景純殊異蓋舍人本作異出同流曰肥郭氏本作歸異出同曰肥後人將二本誤合妄以曰字改爲流字誤矣道元說肥泉用舍人解則所引經文亦必用舍人本今仍云歸異出同殆後人據今本爾雅改耳

眾當作粟

釋艸眾秋注云謂黏粟也歷攷諸書從無以眾爲百穀之名者案齊民要術二注引爾雅云粟秫也孫炎曰秫黏粟也則眾乃粟字形近而誤景純此注即本叔然是郭本亦必作粟今作眾者後人傳寫之誤耳

鼷鼠鼷鼠

釋獸鼷鼠郭注未詳豹文鼷鼠郭注鼠文彩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白匹說文鼠部鼷豹文鼠爾雅釋文引字林亦同說者皆以爲郭氏以豹文屬下句許氏呂氏以豹文屬上句廣韻藝文類聚引賓氏家傳及水經注文選注引三輔決錄注皆以此事屬之賓攸而以豹文爲鼷鼠則周濤案太平御覽獸部引郭璞注爾雅曰漢文帝宮中得一鼠豹文彩色熒熒問羣臣不甚孝廉郎終軍荅曰鼷鼠文帝賜縑是景純亦以豹文屬上句此當本之修文殿御覽其文比今本爾雅注加詳而爲鼷爲鼷亦各互異攷郭氏爾雅訓詁大率本之說文此注當在鼷鼠豹文之下後人誤將豹文屬下句讀遂以此注改於鼷鼠之下陸元朗所見本已誤唐後淺人遂將選注類聚諸書改鼷爲鼷以合雅訓其知豹文之爲鼷鼠者惟盧君庙一人因襲傳譌莫可是正矣說文無鼷字疑即鼠鼠

石服盜驪

釋畜小領盜驪注引穆天子傳曰天子之駿盜驪綠耳又曰右服盜驪疏曰案彼云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盜驪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義天子主車造父爲御是也濤案今本穆傳作右服驪驪注云疑華驪字非盜驪也下文火車之乘乃曰右驂盜驪雅注服字蓋驂字之誤叔明所據注本誤驂爲服乃改穆傳以從之誤矣

又案臧文學曰郭引右服盜驪以證爾雅之小領盜驪且自解云盜驪千里馬然則穆傳注必作疑盜驪字矣

邢叔明所引正與雅注合今本作華驌與御覽所引同此後人竄改之本非郭注原書也正文作驌更非濤案藏說謬甚列子周穆王篇所載八駿與穆傳正同亦云右服騄驦騄駬皆華之古體御覽八百九十六獸部引作驊驌乃以今字易古字荀子性惡篇曰驊騮騹驥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楊倞注云皆周穆王八駿名是八駿實有驊驌若如藏說則此文既云右服盜驪下文又云右驂盜驪則是七駿而非八駿矣其誤豈待辨哉

害狗

釋畜注引公羊傳靈公有善狗謂之獒宋雪窗書院本元大德本皆作害狗或讀害爲割如犗牛騸馬之比然未聞割勢之狗猛於噬人者害與周字形近而誤蓋周誤爲害害又誤爲善耳何氏公羊注解爲可以比周之狗義亦紆曲杭編修世駿云周狗周地所出如韓盧宋鵲是矣

嘉興沈濤撰

名世

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注曰名世次聖之才物來能名正於一世者濤案文選潘岳西征賦杖命世之英蘭注引孟子名世作命世又引廣雅曰命名也李陵曰命世之才是崇賢所見孟子作命世與趙注不同當是據劉熙本也

裴駰史記集解序曰信命世之宏才也當亦是用孟子語魏志荀攸傳注引傳子曰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又程昱傳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

孟子有兩高子

告子篇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此即傳毛詩之高行子詩序引高子曰靈星之尸也亦即其人其年長於孟子故孟子稱之曰叟盡心篇孟子謂高子及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此又一高子乃孟子弟子故孟子以茅塞子之心斥之趙注前曰齊人後曰齊人孟子弟子則亦知其非一人矣

禹之聲

禹之聲尚文王之聲注曰高子以爲禹之尚貴聲樂過于文王濤案攷工記鳧氏爲聲又言鳧氏爲鐘注云聲鐘鎛于之屬是高子直言禹之鐘尚文王之鐘耳趙氏以聲樂解之誤矣

抱朴子引孟子

抱朴子辨問篇曰故孟子謂伯夷清之聖者也柳下惠和之聖者也伊尹任之聖者也今本乃作聖之清聖之和聖之任當是所據劉熙本故與趙本不同

世后稷

國語周語昔我先王世后稷注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繼曰世謂棄與不窋濤案后當作居字之誤書舜典汝后稷詩思文正義引鄭注曰汝居稷官是鄭本尚書作居稷列女傳棄母姜嫄傳云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邰地遂封棄于邰號曰后稷及堯崩舜即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飢汝居稷播時百穀其後世世居稷是后稷乃國人尊之之號其所居之官實曰稷不曰后稷也其後世世居稷一語正本外傳則應作居不應作后下文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注失稷官也失字正與居字相應又案史記周本紀曰爾后稷后稷后亦當作居蓋下文云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可見后稷非官名若舜命之時即稱后稷不應復作此語矣今本乃後人據僞古文尚書改

墾

王耕一墾注一墾一耦之墾也濤案呂氏春秋孟春紀及上農篇注皆引作王耕一發說文無墾字則古止作發宋庠引舊音云一墾鉢灑二音賈逵曰耦廣五寸二耦爲耦一墾深尺是唐時已誤作墾唐人所作賈韋舊本當作發不作墾莒公云舊音賈韋也則發乃坟之假借

孟

晉語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韋昭注云孟里克妻字史記呂后本紀索隱曰孟者且也言且啗我物我教汝事夫之道濤案孟無且訓國語注云孟亦作盍當是小司馬所引國語作盍字故以且釋之耳

管仲之謚

昔管敬仲有言注曰敬仲夷吾之字也又曰齊桓親舉管敬子注曰敬子管子之謚二注不同濤案管夷吾字仲故桓公稱爲仲父後人因其謚敬遂稱之爲管敬仲非字敬仲而謚敬子也韋注字字恐是謚字之誤又晏子春秋內篇作管文仲當亦敬仲傳寫之誤汪明經中遂以爲字敬而謚文非也

九京

趙文子與叔向遊于九京韋昭注云京當爲原九原晉墓地天聖明道本正文作原注云原當爲京也當作九京晉墓地濤案風俗通山澤篇云謹案爾雅邱之絕高大者爲京謂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性自然也春秋左氏傳莫之與京處語趙文子與叔向遊于九京今京兆

京師其義取于此則作京爲是禮記檀弓以從先大夫于九京也注云京蓋字之誤當爲原是康成破京爲原宏嗣破原爲京與鄭不同後人據鄭以改韋遂致京原互易幸有明道本可證京爲高邱（詩定之方中傳）古人墓地皆在高阜似不必破讀爲原漢戚伯著碑京字作㞐與原字形近然則京之作原隸變之誤也

水經汾水篇注云京陵縣故城於春秋爲九原之他其京尚存漢興增陵於其下故曰京陵濤案酈氏既云其京尚存則九原必作九京後人習聞九原遂爾妄改耳郡國志曰京陵春秋時九京正酈氏所本

田鼠化爲鴽

夏小正三月田鼠化爲鴽殷敬順列子天瑞釋文引作化爲鵪且曰周書云化鴽郭注爾雅鴽亦鵪也鵪音諳鴽音如濤案鵪鶉之別體據此則唐時本小正作鵪不作鴽今本乃後人據月令改耳九月鴽爲鼠亦當作鵪

乃瓜

五月乃瓜傳曰乃者急瓜之辭也濤案周禮太宰乃懸治象之法於象魏注曰乃緩辭說文乃曳詞之難也公羊宣公八年傳曰乃者何難也又昭公二年傳注曰乃難辭也事難則無有不緩者則乃乃緩辭而非急辭惟穀梁定公十五年乃克葬傳曰乃急辭也與此正同然下文云不足乎日之辭也恐急亦緩字之誤趙匡集傳曰（春秋辨疑引）凡稱乃緩辭也不得云急是古人已疑之矣此乃瓜當爲及瓜公羊隱公元年傳曰及猶汲汲也詩標有梅序曰男女得以及時也正義曰言及者汲汲之辭汲汲猶言急急（漢書揚雄傳注汲汲欲速之義）經言及瓜故傳以爲急辭左氏莊公八年傳及瓜而代正謂五月之時耳

二十五家爲社

說文示部社地主也从示土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所宜之本小徐曰周禮大司徒之職也濤案二十五家爲社大司徒無此文蓋許君引古周禮說如此賈逵注左傳曰二十五家爲一社千社二萬五千家景伯先通周禮作周官解故明此爲古周禮說也漢書五行志注臣瓚曰舊制二十五家爲一社康成駁異義云州長職曰以歲時祭祀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爲社也又云有國及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又注祭法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又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是鄭君以二十五家爲社爲秦漢以後之制案月令蔡邕盧植皆以爲周公作今周書七十一篇有月令解且祭法明云大夫以下則士庶皆得立社可知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傳正義曰特牲稱唯爲社事單出里以二十五家爲里故知二十五家爲社里社之說許義爲長

讀若徹

中部中艸木初生也象丨出形有枝莖也古文或以爲艸字讀若徹濤案讀若徹三字當在古文或以爲艸字上蓋中讀若徹丑列切乃中之正音古文以爲艸字則讀倉老切乃中之一音所當乙正若如今本幾疑艸有徹音矣

雚

艸部雚艸也从艸雚聲詩曰食鬱及雚濤案詩曰以下六字蓋後人妄加案傳本亦無之此小徐之勝於大徐也詩六月食鬱及薁傳曰薁蘡薁也艸部薁字解正用毛義爾雅釋艸雚山韭疏引韓詩六月食鬱及雚則作雚者乃韓詩許君偁詩毛氏不應有此六字且許書山韭字作鐵不作雚此訓雚爲艸則非可食者矣

变

又部变老也从又从灾闕籀文从寸一切經音義云脈之大候在子寸口老人寸口脈衰故从又从灾又音手灾者衰惡也此必六朝時治說文者相傳舊說而元應引之元應書所解字意雖未必盡合許君之恉而古小學家精義微言略存梗概非後世字說可比錢少詹以爲宵省聲恐屬肊說

嚴孝廉可均曰凡言闕者轉寫斷爛校者加闕字記之則元應所稱或即原書之闕文

齊謂多爲夥

多部夥字注云齊謂多爲夥濤案齊當爲楚字之誤漢書陳涉傳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注引服虔曰楚人謂多爲夥涉楚人其客故應作楚語也諸書凡言齊楚之相同者率皆傳寫互誤洪編修（亮吉）乃謂是齊楚口語略同夫齊楚方言不但今時不同即古時亦必不相同況一傳而數昧孟子嘗明言齊楚之不同乎（先部嬌字解云讀若楚人名多貌）

說文音隱

顏氏家訓書證篇按說文云著牛藻也讀若威音隱塢塊反濤案音隱書名隱書經籍志有說文音隱四卷之推蓋引是書音著爲塢塊反耳舊校隱字下注云疑是隈字誤認隱爲著字之音以爲著不當音隱疑爲隈字之誤非也（一切經音義卷六引字林音隱窪或作宛同一烏切是說文字林皆有音隱）

元應釋字皆本說文

一切經音義卷三千經文作忤俗字也一正也到人爲干字意也案今本說文干从反入从一羊从干入一爲干入二爲羊卷十四說戒字體从廾持戈以戒不虞字意也案今本說文廾部戒从廾持戈以戒不虞又耐字本从彡杜林改从寸案今本說文而部耐从而从彡而或从寸諸法度字从寸卷十五依字企立也从人从止經文从山作仚古文危字人在山上兒也案今本說文人部企舉踵也从人止聲仚人在山上从人从山無古文危字之語蓋傳寫闕脫古本當云古文以爲危字元應書卷十四引說文仚人上山兒亦古文危字可證也卷十八咎字从人各人各相違即成罪咎又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二人相違其禍成灾字意也案今本說文人部咎災也从人从各各者相違也元應書卷九引說文亦有人各相違即成罪咎八字則是今本闕脫也卷十九冤煩也屈也从冂从兎兎冂覆不得走者屈折也案今本說文兎部冤屈也从兎从冂兎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卷二十青字从丹从生木生丹丹青之信必然者也案今本說文青部青東方色也木生火从生丹

丹青之信言必然卷十七爨字从臼持缶缶甑也冂爲甑口卅以推柴內火字意也案今本說文爨部爨齊謂之炊爨臼象持甑冂爲甑口廾推林內火卷二規字从夫言丈夫之見也合規矩者也案今本說文夫部規有法度也从夫从見此字不應見部而廁夫部與丈夫之見義合也卷二十二匈字从人从凶言人凶則物則行求匈字意也案今本說文凶部匈乞也逢安說凶人爲匈凶人爲匈與乞義不合疑當作人凶則物爲匈也卷二筮之字體从竹从巫筮者揲蓍取卦折竹爲爻故字从竹也案今本說文竹部筮易卦用蓍也从竹从弄弄古文巫字又天字从大丿形不申也今本說文天部天屈也从大象形又憲字从心从目害省聲也今本說文心部正如是也卷十符信也謂分而合之曰符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亦今本說文竹部語也卷二十五爨字从冋分聲爨省血祭也象祭竈也案今本說文爨部爨血祭也象祭竈也从爨省从冋冋所以祭也从分分亦聲凡此皆不明引說文而實本說文九應深於許學如此則其明引說文而與今本不同者惡得不從之哉

元應釋字與說文不同

一切經音義卷十六案烏頭上平白翁翁一身之最上祖一家之最尊祖爲翁者取其尊上之意也又案古者無有耕稼民食野鹿在事之人關於田獵官賜以物當其鹿處後人因之謂爲食祿變鹿作祿者取其神福之義又筑形如拳刻其頭而握之以頭筑之故謂之筑字从巩巩者握持之也巩音拱字共手爲拱字意也卷十七又人之警防亦曰麤鹿性食息自相背慮人獸之害警亦如之故字从三鹿字意也卷十九萌人晝夜作無日用月無月用火常思明故从明或曰萌人思天曉故字从明卷二十二賢士堅明故从臤又賢者國之寶用與貝同故从貝字字意也卷二十一焚亦燒也字从火燒林字意也卷三蒙昧字體作矇易曰蒙者豚也謂豚覆不明卷二十四佞諂媚也字从女从仁論語惡夫佞者此則从女之義左傳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此則从仁之義凡此諸解皆與今說文不同然卷三引說文佞口材也亦德之稱也字从女从仁卷二十四引說文巧媚高材曰佞又僞善曰佞字从女仁其下皆有論語惡夫佞者云云則知今本說文从信省之誤而論語云云必兩仲獸注中語也又卷六引說文焚燒田也字从火燒林字意也則知今本火部尙脫重文燔字从火从林者也其他雖不必與說文盡同而釋義甚精必小學家相傳舊詁皆可與說文相表裏況今本說文爲二徐所刪節者不一而足焉知元應所釋不皆盡出許書哉

說文新附

宋史文苑句正中傳詔與徐鉉重校定說文模印頒行太宗問凡有聲無文字有幾何中正退條爲一卷以獻上曰朕亦得二十一字可并錄之案中正所條蓋卽說文新附也嚴孝廉曰說文新附近人檄屬之大徐徒據後序有承詔皆附益之一語耳其實新修字義附入各部者自是詔志等十九字于卷末明明標出而於新附輒多排擊則非出大徐明甚以上皆嚴說殊不知後序所列銜名徐句二人之外尙有翰林書學臣葛湍王惟恭等則是書非出鼎臣一人之手且後序所云有許愼注義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者審知漏落悉從補錄乃詔志等十九字又云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皆附益之則卽新附之字敘次極爲明晰嚴氏轉以承詔附益者爲新修字義誤矣

劉亮二字皆說文所有

周亮工因閒居書影曰按六書遺漏字不少劉爲漢姓六書中竟無劉字僕名兌每爲僕作印者執亮字須用言旁京之語予甚以爲不當俗書不可從者謂古無此字近人譌用者耳若劉若亮安得謂之俗字乎濤案劉字說文本有許余文集答段先生書中段先生亦謂今金部鎦字乃劉字之譌戴侗六書故引唐本說文有亮字則此二字說文皆有之矣

廣韻引經多俗字

廣韻五寘引論語子兩俛哉八徵引左傳晉有斐豹十六怪引毛詩勿剪勿伐三字皆說文所無乃六朝鄙俚之字陸孫華取之已爲無識近儒糾在東以爲古論語作彼哉魯論語作彼哉趙寬夫亦謂唐人書法所據左傳本作斐玉開成石經遂作斐釋文成於唐初非作斐者或後人誤改此皆好新奇異而不顧是非者也

陽休之切韻

顏氏家訓音辭篇李季節著音韻決疑時有錯失陽休之撰切韻殊爲疎野世但知陸法言切韻不知陽休之亦有切韻也隋書經籍志韻略一卷陽休之撰蓋卽切韻之一名耳又志云修續音韻決疑十四卷李槃撰李節卽李槃之字

又家訓云北人以舉莒爲矩唯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見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爲知音矣案李節語當在音韻決疑中又隋志有音譜四卷亦云李槃撰

周成雜字

一切經音義屢引周成雜字隋書經籍志小學類云梁有解文字七卷周成撰亡唐書藝文志同而無所謂周成雜字者又隋志云梁有雜字一卷錯誤字一卷並張揖撰亡而一切經音義卷十四卷二十並云並張揖雜字作竊則張揖所著又爲雜字而非雜字雜字形相近戴隋志與錯誤字並列以別於古今字詁則由之所著當爲雜字而非雜字若雜字卽在字詁中矣元應書雜字恐難字傳寫之誤若周成雜字疑解文字七卷中之子目又水經洮水篇注引雜字爾雅濛水在北陽雜字爾雅更不見於隋唐志中或卽揖與成所著之一名乎

錢少詹養新錄云周成雜字一書元應一切經音義李善文選注屢引之致元應書諸卷所引皆難字而非雜字選注或引雜字或引雜字解詁初不言周成隋志雜字解詁四卷魏掖庭右丞周氏撰與成無涉當是少詹誤記史記貨殖列傳諷曰索隱曰諷音偕周成撰周氏之說字林諸書皆則當在詁不作訓爲調功臣侯表索隱引周成雜字解詁云非音義

唐書藝文志有張揖雜字一卷雜字恐亦難字傳寫之誤猶古今字詁之誤爲古文字訓也唐志又有李少通難字一卷

郭逸音

龍龕手鑑每引郭逸音或作郭氏音逸不知何許人通志藝文略釋家類有郭逸音說當卽行均所引之書

云由

戰國西周策昔智伯欲伐云由高誘注曰云由狄國或作仇首也濤案首乃酋字之誤史記樗甘列傳作仇猶索隱引高注正作仇酋酋乃猶字之省正義引括地志云并州孟縣外城俗名原仇由亦名仇猶元和郡縣志同仇猶作此正智伯所伐之國若漢志臨淮郡之云猶地名偶同與此無涉乃鮑彪注以爲國在臨淮誤矣

煮棗有三

東周策秦懼遽効煮棗鮑彪注云屬濟陰冤句濤案煮棗有三史記高祖功臣侯表有煮棗侯赤索隱引徐廣曰在冤句續漢書郡國志曰濟陰郡冤句有煮棗城此濟陰之煮棗也漢書樊噲傳從攻項籍屠煮棗師古謂地當在大河之南卽此煮棗又樊噲傳注引晉灼則清河有煮棗城通鑑地理通釋引史記田齊世家正義云煮棗故城在冀州信都縣東北五十里故志傳云六國時於此煮棗油此清河之煮棗也然秦之疆域皆不得至此此當是秦地亦名煮棗者非清河濟陰之煮棗也

胡貉代馬

秦策北有胡貉代馬之用鮑彪注曰胡樓煩林胡之類集韻貉似狐代幽州郡濤案鮑氏之意以爲胡之貉代之馬非也胡貉代馬皆地名史記匈奴傳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索隱曰貉卽滅也音亡格反說文豸部貉北方豸種也从豸各聲又史記蘇秦傳北有代馬索隱曰謂代郡馬邑也荀子彊國篇今秦北與胡貉爲鄰此豈似狐之貉耶案狐之貉音近有周禮太司寇祭表貉注貉讀爲十百之百故俗貉字从百當貉貉音近有周禮太司寇祭表貉而又別造貉字也

石壤

秦策黃歇說昭王曰今日之攻楚必攻隨陽石壤鮑注曰隨陽石壤皆楚邑也濤案史記春申君傳陽作水索隱曰楚都陳隨水之石壤蓋在隨之西今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通鑑地里通釋引正義曰楚都陳而隨故國在西南是楚之石壤是小司馬以爲隨之石壤張守節以爲楚之石壤皆不以爲地名案下文又有言之石壤則此直謂隨水之陽楚西南之地耳高氏以石壤爲楚邑誤矣

羊腸有三

高誘戰國策注羊腸趙險塞名也山形屈辟狀如羊腸今在太原晉陽之西北也鮑彪注曰上黨壺關有羊腸坂濤案羊腸有三史記魏世家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關與集解徐廣曰在上黨正義曰羊腸坂道在太行山上南口懷州北口潞州范雎蔡澤列傳亦云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明羊腸在太行山上此卽漢地理志壺關縣之羊腸坂凡國策之言羊腸皆其地也元和郡縣志羊腸山在太原府交河縣東南五十三里石磴縈委若羊腸後魏於此立倉今嶺上有故石墟俗云太武帝避暑之所此又一羊腸若高誘所云不但非壺關之羊腸坂并非交城之羊腸山案通典太原府陽曲有乾燭谷卽羊腸坂後漢鄧訓傳注石磴縈委若羊腸爲今嵐州界羊腸坂是也高注淮南子云說苑絫之居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今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通河西上郡闕曰羊腸坂隋崔顥引皇甫謐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蓋本高氏之說凡山路之縈曲峻險者無不可以羊腸名之而國策之羊腸則指潞州爾非他處高氏以太原西北之羊腸當之甚誤

雨不當作兩

燕策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毛氏所藏影宋本高誘注戰國策雨作兩毛斧季云方與蚌字叶韻蚌不開口則合而爲一矣故云兩謂開口也今作雨謬甚濟案吳門黃氏所刻刊出狀式本雨仍作雨校語中引陸農師云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雨謂開口一本作雨非是則毛氏所見卽農師本也然御覽三百三兵部引戰國策作必有蚌脯春秋復語作必有死蚌脯亦見御覽所引是古本以脯與雨字爲韻無煩改字以就韻也雨字殆卽農師妄改

史記篇例

司馬貞補史記序曰本紀十二象歲星之一周八書有八篇法天時之八節十表放剛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傳取懸車之暮齒百三十篇象閏餘而成歲張守節論史例其說略同惟云作世家三十象一月三十日三十輻共一轂作列傳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者舉全數也餘二日象閏餘也則與小司馬微異然史公作自序惟于三十世家有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之語其他篇數初不自言其例不知兩家之言何所據也

陶當作卷

史記殷本紀湯歸至于泰卷陶集解引徐廣曰一無此陶字索隱曰鄒誕生卷作餉又作垌則卷當爲垌與尚書同非衍字也其下陶字是衍字耳據此云云則徐野民本作一無此卷字故小司馬以陶衍卷非衍破之今本作陶乃淺人據索隱說改之又正義曰陶古銘反陶無古銘之音疑亦垌字之誤

爲紂石

秦本紀是時蜚廉爲紂石北方集解引徐廣曰皇甫謐云作石槨於北方索隱曰石下無字則不成文意亦無所見必是史記本脫皇甫謐尚得其說徐廣引之而竟不云脫何字專質之甚也濤案下文云還無所報爲增紂采石北方如後世花石綱之類士安謂作石槨涉下文而誤小司馬遂疑爲脫文非也

又案水經注六汾水篇載其事曰飛廉先爲紂使北方是善長所見史記本石字作使益兒士乂之說之非矣

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太平御覽五百五十一禮儀部引作不與殷亂蓋古本如是殷武王名也言不與周武之難耳今本乃淺人所改

又案索隱曰言處父主忠國滅君死而不忘臣節故天賜石棺以光華其族事蓋非實譙周深所不信云云夫以處父爲忠是以武王爲叛矣又豈得云殷亂哉

廉公

始皇本紀蒙驁王齮廉公等爲將軍索隱曰廉公蓋廉邑公史失其姓名正義亦云蓋秦之縣邑大夫稱公君楚制濤案二說非也漢韓勑碑陰有故冢郡太守魯廉次公故樂安相魯廉季公又魯王墓石人胸前題字有漢故樂安太守廉君亭長則秦漢時自有廉姓史特失其名耳王虛册鄭莊畦謂廉姓是魯恭王後臆說無據漢書高帝紀樅公守滎陽注引應劭曰樅公者不知其名故曰公此廉公亦卽其例又史記張陳列傳中人夫泄公正義曰泄姓也

壽陵

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正義曰徐廣云在常山按本趙邑也濤案此壽陵乃秦地呂不韋列傳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卽此非趙邑也徐氏說誤

隗林

丞相隗林索隱曰隗姓林名有本作狀者非顏之推云隋開皇初京師穿地得銅杯柢有銘云始皇時量器丞相隗狀王綰二人列名其作狀貌之字時令校寫親所按驗王劭亦云斯遠古之證也濤案小司馬既云作狀者非何以又引顏氏家訓爲證蓋索隱本本亦作隗狀云有本作林者非故引顏王二家之說以證是狀非林今本林狀二字傳寫互易遂矛盾不可通矣

權當作稀

鈿櫍棘矜集解引服虔曰以鈿柄及棘作矛槿也濤案槿當作稀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閒謂之鋋其柄謂之矜郭璞注云矜今字作稀巳口切玉篇稀渠巾切矛柄也矜同上

樓煩

項羽本紀漢有善騎射者樓煩集解引應劭曰樓煩胡也今樓煩縣濤案此樓煩乃人姓名非地名也應氏說誤

未有嗛志

孝文本紀天下人民未有嗛志索隱曰嗛者不滿之意也未有嗛志言天下皆志不滿也濤案小司馬之說不可通嗛漢書作慊應劭音篋曰滿也師古曰慊快也然則嗛乃慊之假字小司馬以本字義訓釋之誤矣

莫不長焉

古者舩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濤案漢書作莫長焉無不字索隱曰言古之有天下者無長於立子故曰莫長焉是小司馬本亦無不字今本有不字者衍然小司馬解莫長謂無長於立子亦非師古曰言上古以來國祚長久無及殷周者於義較順

結軼當作結轍

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於道濤案集解引韋昭曰使車往還故轍如結也相如曰結軌還轍是裴氏本作轍不作軼又案索隱曰鄒氏軼音逸漢書作轍顧氏按司馬彪云結音徹字謂車轍回旋錯結也是作軼者乃鄒誕生本偁皆作轍今本漢書作徹乃轍之假借字

又案田敬仲世家曰伏式結軼也索隱曰軼音姪車轍也是小司馬本結轍字皆作軼蓋據鄒誕生本耳而音姪音逸又各不同

書法

孝武本紀命之曰書法正義曰書音獲按畫一之法濤案書無獲音蓋張氏本作畫法故音獲而以畫一解之集解引漢書音義曰或云策書之法則裴氏本作書法二家所據本不同未可混而爲一也

銅熨斗齋隨筆卷四

嘉興沈濤撰

世表

史記三代世表索隱曰應劭云表者錄其事而見之按禮有表記而鄭氏云表明也謂事微而不著須表明也故言表濤案此說非也表猶言譜表譜一聲之轉耳漢書藝文志歷家譜有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古來帝王年譜五卷世表年表即世譜年譜劉杳謂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可見表與譜同太史公三代世表序云稽其歷譜諜十二諸侯年表序云讀春秋歷譜諜又曰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豈非變譜書表名異而實同乎

黃帝終始傳

禍先生引黃帝終始傳曰漢興百有餘年有人不短不長出自燕之鄉云云索隱曰蓋謂五行讖緯之說若今之童謠也濤案小司馬說非是終始傳即終始五德之傳漢書藝文志陰陽家有公檮生終始十四篇傳鄒奭終始書今本作始終誤又有鄒子終始五十六篇師古曰鄒衍所說此黃帝終始傳亦其類也

封禪書云公孫臣上書曰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疑即黃帝終始傳

霄敖

十二諸侯年表建霄敖元年索隱曰按系家若敖子熊坎立是為霄敖此作甯敖恐是霄變為甯也劉伯莊但隨字而音更不分析濤案據此則史記原本年表作甯敖世家作霄敖今本亦作霄敖是後人據世家改也而不知與小司馬說不相應

彭

高祖功臣侯年表彭索隱曰漢表屬東海郡案今漢表無此文蓋傳寫闕脫或疑漢志東海郡無彭縣乃在後并省志表之不相應者甚多皆匡此也

伋

汲侯索隱曰漢表作伋伋與汲並縣名屬河內濤案漢志河內郡無伋縣漢表亦作汲不作伋錢少詹據水經注以為波字之譌是也索隱當云汲與波并屬河內但二書必有一作波者今乃皆誤為汲淺人遂將索隱波字妄改為伋耳

軑

惠景閒侯年表軑侯利倉索隱曰漢書作軹侯朱倉濤案今本漢書作軑侯黎朱倉利即黎字之省師古曰軑音大又音弟是漢書作軑不作軹當是小司馬所見本有異然軹為孝惠子朝之封邑爾時既以封倉不應復以封朝疑索隱傳寫有誤也

武城

武城齊悼惠王子侯案隱曰漢志闕濤案漢志定襄郡有武城縣非闕也然齊王之子不應遠封并州之邑蓋所封者乃清河郡之東武城耳

緩當作及

樂書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緩遠其治民佚者其舞行緩短兩緩字皆當作及案上文緩兆舒疾集解引徐廣曰緩令禮作緩索隱曰又案下文其舞行及遠及短禮皆作緩蓋是字之殘缺訛變耳故此為緩而下又為及也則知小司馬本此處作及不作緩可知今本作緩蓋校書者據上文妄改

又案正義曰緩音子衛反本或作緩音同疑張氏本作緩與小司馬不同然緩亦不應有子衛之音自以殘缺訛變之說為正

充尙

封禪書載秦始皇時燕人為方僊道者有充尙索隱曰充尙無所見漢書郊祀志作元尙濤案當作元谷即列仙傳之元俗也谷俗之省篆書谷字與尙字相近傳寫遂誤為尙史記又誤元為充遂不可曉矣列仙傳言元俗河閒人亦與燕人相合

巨棗

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索隱引包愷云巨或作臣濤案作臣者是也食當讀為飤臣少君自稱謂安期生以棗飤之耳史漢書臣巨字每相亂此處則當作臣不當作巨

嘉當作魯

魯周公世家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集解徐廣曰嘉一作魯濤案作魯者是也古魯旅通字書序作旅天子命後人因嘉禾篇名遂妄改為嘉耳小司馬轉以魯字為誤是以不狂為狂矣

卿奏將渠

燕召公世家大夫將渠謂燕王索隱曰人名姓也一云上卿秦及此將渠皆卿將官秦渠其名國史變文而書遂失姓耳濤案了說非也卿秦將渠皆人姓名卿秦戰國策作慶秦古慶卿通字明非公卿之卿下文云燕相將渠以處和集解曰以將渠為相又豈得為將相之將乎

太師少師

宋微子世家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集解云時比干已死而云少師者似誤余謂此不誤也少師乃比干所為之官其人雖死官不應闕人表有太師疵少師彊或即是乎

惠后惠文后

趙世家武靈王二十五年惠后卒索隱曰謂武靈王之后前太子章之母惠文王之嫡母也惠后卒後吳后始當正室至孝成二年稱惠文后卒是也而下文又云吳娃死後娃子何寵衰故太子欲兩王之是誤也又孝成王元年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索隱曰東哲云趙惠文王子何者吳廣之甥娃嬴之子也如系家計之則武靈王十六年夢吳娃而納之至二十七年王薨及惠文王三十三年卒孝成王元年遣長安君質於齊若娃年二十入王宮至此在六十左側亦可稱老矣而東廣微言太后幾三十有奇者誤也濤案小司馬二說皆誤甚世家言武靈王夢見處女而內吳廣女娃嬴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然則惠后即娃嬴非公子章之母卒于武靈王之二十五年故云立何為王吳娃死愛弛云云史太不

誤若孝成二年惠文后卒乃孝成王之母惠文王之后與哭娃無涉乃索隱轉以爲娃殊不可解

南行唐

惠文王八年城南行唐齊案漢地理志南行唐屬常山郡當時必有在北之行唐屬鉅鹿他郡者故加南字以別之嗣後他郡之邑并省故史志但有南行唐而無行唐若戰國時常山爲趙之北境未必再有在北之邑名行唐者則此不得有南行唐之名南字殆淺人據漢志妄增

公仲侈

韓世家公仲謂韓王曰索隱云公仲韓相國名侈濤案戰國策公仲名朋不名侈又田敬仲完世家魏王謂韓馮張儀曰集解引徐廣曰韓之公仲侈也則公仲即韓馮馮朋聲相近古字率相通益見公仲名朋不名侈朋侈字形相近是以誤耳韓策云韓相公仲使韓侈之秦明韓侈別是一人

又案甘茂傳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徐廣曰一作馮侈字亦當作朋

春溫

田敬仲完世家騶忌子曰夫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索隱曰春秋後語溫字作春春氣溫義亦相通濤案如小司馬說則史文本作大絃濁以溫春秋後語作濁以春今史記溫上衍春字蓋涉注而誤

蘇頡

楚元王世家於是乃封其子信爲蘇頡侯索隱曰蘇頡爵號非縣名以其樂釜故也濤案小司馬說非是漢有邑侯鄉侯亭侯而無名號侯小顏注公卿表關內侯曰言有侯號而居關內無國邑則列侯皆有國邑可知正義引括地志云蘇頡山在嬀州懷戎縣東南十五里當是以山名鄉高祖取其名封之以寓樂蘇之怨耳

又案蕭相國世家曰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安平侯然則關內侯亦食邑矣

三國魏志太祖紀云建安二十年冬十月始置名號侯表世期以爲今之虛封蓋自此始則漢無名號侯可證

上蘭

絳侯周勃世家云破綰軍上蘭正義曰括地志云嬀州懷戎縣東北有馬蘭溪水恐是也馬蘭溪今志乘不載方輿紀要云在懷來衛東北案括地志但云懷戎有馬蘭溪張守節引以證史文上蘭之地曰恐是者疑而未定之辭顧氏乃云括地志以爲即上蘭水誤矣

燕長城

勃追盧綰至長城蓋謂燕之長城漢書匈奴傳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今宣化郡北古長城遺址張守節正義乃謂即馬邑長城不知馬邑在朔方世家云定上谷十一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一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與匈奴傳所謂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朝者正合綰爲燕王封燕胡地境固不得至朔方也正義又云亦名燕長城在嬀州北今是似馬邑在嬀州者更誤矣

陶當作陰

穰侯列傳曰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集解引徐廣曰一作陰索隱曰陶卽定陶也徐廣云作陰陶陰字本易惑也王劭案定陶見有魏冉家作陰誤也濤案定陶齊地此時尚未爲秦有豈得以封穰侯漢書地理志京兆華陰故陰穰侯所封疑卽在此則作陰爲是小司馬以不狂爲狂矣然下文又云魏必效絳安邑又爲陶開兩道又云欲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又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爲郡諸陶字徐廣本自皆作陰則此陰當在關外非漢之華陰案地理志穰縣陰縣俱在南陽陰爲穰之益封地必相近則魏冉所封當爲南陽之陰左傳所謂遷陰於下陰者也要之穰侯欲取剛壽花雖識其越三晉以攻齊又豈能越三晉而封於齊之定陶乎

又案白起列傳曰遷之陰密集解引徐廣曰屬安定正義曰故城在涇州鶉觚縣西卽古陰此又一陰地亦非穰侯所封

史漢陶陰二字多相亂惠景閒侯年表成陶徐廣曰一作陰御覽學部十二引劉向七略曰古文或誤以陶爲陰

戰國魏策魏王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以廣陶攻魏得許鄢陵以廣陶諸陶字皆當作陰據此則其封不在定陶審矣

公孫龍

孟荀列傳曰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索隱曰龍卽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鄭玄云楚人各不能知其眞又下文云並孔子同時或云在其後所以知非別人也濤案小司馬之說誤甚平原君列傳曰公孫龍夜駕見平原君又曰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詘公孫龍明別是一人若卽孔子弟子豈得與平原君鄒衍同時乎至下文云蓋學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則所云並孔子時者乃專指墨翟而言小司馬以龍當之誤矣

金樓子雜記篇周君出獵見白雁爲羣周君鼓弩欲射道之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拊矢曰君以雁射人無乃虎狼也此又一公孫龍

劇子

趙有劇子之言濤案漢書藝文志處子九篇師古曰史記云趙有處子則是小顏所見本作處不作劇元和姓纂引風俗通漢處與爲北郡（藝文志攷證引作北海）太守王應麟曰蓋處子之後史記集解引徐廣曰按應劭氏姓注云處子（句有脫誤史記注作直云處子也尤誤今據藝文志攷證引）是徐野民所見本亦作處不作劇作劇者乃小司馬張守節本（索隱云趙有劇孟及劇辛藝文志攷證引正義同）姓纂八語處姓二十陌劇姓皆引藝文志豈漢書本亦有處劇之不同乎

謚號通稱

孟嘗君列傳嬰卒謚爲孟嘗君此兩謚字皆當作號字解非謚法之謚古謚號通稱司馬長

卿諭巴蜀檄曰身死無名謚爲至愚謂號爲至愚也王子淵洞簫賦曰幸得謚爲洞簫兮謂號爲洞簫也李善注曰邑者號也漢書古今人表序曰唐虞以上帝皇有號謚列女仁智傳魏曲沃負曰是故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號謚謚與號相連共稱可見謚號無別司馬貞史記索隱乃云孟嘗襲父封薛而號曰孟嘗君此云謚非也顏師古注漢書亦云終以愚死後葉傳稱故謂之謚此皆不知謚號通稱而妄爲之說耳

又案洪編修刊史記云謚爲孟嘗君者蓋孟是謚嘗則食邑此亦誤以爲謚法之謚而曲爲之說

防陵

廉頗列傳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集解引徐廣曰一作房子濤案房子趙邑漢屬常山郡卽今之贊皇魏境不得到此此與安陽同拔則地必近安陽正義曰城在相州安陽縣南二十里因防水爲名當必有所據也

番吾

李牧列傳秦攻番吾索隱曰縣名地理志在常山音婆又音盤濤案今漢書作蒲吾盡小司馬所見本如是正義曰在恆州房山縣東二十里房山當爲房子之誤

彭陽

匈奴列傳殺北地都尉卬遂至彭陽正義曰城字誤也括地志云彭城高作故城在涇州臨城縣東二十里案彭城在鴈州與北地郡甚遠明非彭城也據此則史記本作彭城不作彭陽故守節引括地志以明當作彭陽耳今本乃後依漢書匈奴傳改

什辟

秦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子朔集解曰什音斗濤案什當作什漢碑斗字皆如此作卽說文序所謂人持十爲斗也什卽斗字裴氏乃云音斗誤矣

尉佗字衍

平津侯主父列傳曰秦又使尉佗屠睢將擾船之士南攻百越索隱曰案尉官也佗趙佗也屠睢人姓名濤案漢書無佗字下文曰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則此處不應有佗字蓋傳寫誤衍耳南越尉佗列傳載秦用佗爲南海龍川令在略定楊越之後明攻越之役佗不與也

生以武爲號

南越尉佗列傳自立爲南越武王集解引韋昭曰生以武爲號不稽于古也濤案殷本紀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此正生以武爲號尉佗蓋竊效成湯耳宏嗣謂不稽於古非也

巴俞

司馬相如列傳巴俞宋蔡淮南于遮錢少詹曰巴俞宮作嘭喻說文引司馬相如說淮南宋蔡歌舞嘭喻正據此賦嘭巴聲相近故或作巴俞濤案錢說非也許書諸引司馬相如說皆據凡將篇非詞賦中語巴俞自是舞名見郭璞注與嘭喻無涉若如錢說則于遮又何說耶

又案文選注敘文類聚諸書所引凡將篇皆以七字爲句此亦當作淮南宋蔡舞嘭喻七字句歌字疑衍

補史記

今人但知褚少孫補史記案後漢書班彪傳曰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章懷注曰好事者謂揚雄劉歆陽城衡補少孫史孝山之徒也則不止褚少孫一人矣又漢書張湯傳贊注引如淳曰班固自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是補史記者又有馮商

兩上黨

漢書地理志上黨郡秦置屬并州濤案上黨於戰國時蓋在韓魏之閒西周策犀武敗于伊闕周君之魏求救魏王以上黨之急辭之秦毋恢見魏王曰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眾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此時上黨盡屬魏也又韓趙易地樊餘謂楚王曰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卽趙羊腸以上危此時上黨盡屬韓也曰兩上黨意爾時上黨必有兩地如楚之東西不羨者史記韓世家桓惠王十年秦攻我於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是上黨已屬趙矣又曰二十六年秦拔我上黨可見上黨之非一地故有兩上黨之稱而上黨之置郡亦非始於秦矣

南深澤

中山國有深澤縣涿郡有南深澤縣初疑中山在涿郡之南何以涿郡之縣反加南字後觀元和郡縣志云定州深澤縣本漢南深澤縣也以涿郡有深澤故此加南以別之則知漢志南深澤本爲中山縣名後人傳寫互易唐時漢書本尚不誤可據以訂正洪編修亮吉反以爲吉甫誤記是以不狂爲狂矣

賓公

藝文志云六國之時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賓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樂章也是賓公乃魏文侯樂人至漢猶存獻書乃孝文時事姓賓而失其名故稱曰公廣韻一東引文字志云魏文侯時有古樂人賓公氏獻古文樂書一篇是以獻書爲魏文侯時事且以賓公爲複姓誤矣師古注引桓譚新論云賓公年百八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云云正孟堅所本

芋子

芋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師古曰芋音弭清案芋當作吁史記孟荀列傳阿之吁子今本作吁誤索隱曰吁音芋別錄作芋子今吁亦如是正義引藝文志作吁子十八篇是小司馬張守節所見漢書本皆作吁不作芋者蓋劉向別錄

六弢

周史六弢六篇惠襄之閒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師古曰卽今之六韜也濤案今六韜乃文王武王問太公兵戰之事而此列之儒家則非今之六韜也六乃大字之誤古今人表有周史大弢古字書無弢字篇韻始有之當爲弢字之誤莊子則陽篇仲尼問於太史大弢蓋卽其人此乃其所著書故班氏以爲太公之六韜誤矣今之六韜當在太公十七篇之內

平原君

平原君七篇朱建也濤案高似孫子略作平原老子宋祁曰老一作君則宋時漢書本作老其作君者宋景文所校改耳書既爲建所作不應厠魯連虞卿之間蓋後人誤以爲六國之平原君而移易其次第

捷子

捷子二篇齊人武帝時說濤案捷當作接史記孟荀列傳接子齊人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正義云接子二篇道家則張守節所見本作接不作捷元和姓纂引三輔決錄接所子著書十篇當即其後然姓纂引漢志亦作捷不作接是林氏所見本與顏氏同史記又言田駢接子皆有所論則接子著書在戰國時而此云武帝時說疑誤案下文曹羽二篇楚人武帝時說於齊王則四字乃涉下而誤衍耳

臣說

臣說三篇武帝時所作賦濤案志所列雜家諸書如呂氏淮南之類皆非詞賦則此賦字誤衍下文詩賦家別有臣說九篇則其人所作賦此處因相涉而誤耳

別栩陽

別栩陽賦五篇庾信哀江南賦曰栩陽亭有離別之賦讀爲離別之別濤案別栩陽當是姓別而封栩陽亭侯者若以爲離別之別則當列於雜賦家而不列於賦家矣志兵陰陽家有別成子望軍氣六篇此人當即成子之後古有別姓元和姓纂引姓苑云京兆人

飄飄當作僊僊

司馬相如傳曰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有陵雲氣游天地之閒意濤案論衡譴告篇曰司馬長卿獻大人賦上乃僊僊有凌雲之氣是古本漢書作僊僊不作飄飄詩賓之初筵傳曰僊僊舞貌僊僊即翩然輕舉之意今本乃後人所改

柱柱

西域傳以道當爲拄置心不便也注師古曰拄者支拄也言有所置立而支拄於已故心不便也拄音竹羽反又音住與其字从手而論之者不曉以柱爲梁柱之柱及破其句言置柱於心皆失之矣濤案顏氏訓拄爲支拄足也云其字从手則非說文無拄字古支拄字本作拄文選魯靈光殿賦漂颻蜺而枝拄字正作拄六朝時从木从手之字率多相亂班書當本作柱置的讀者誤解爲以柱置心其有作拄者亦即柱字之別體顏氏不知強生分別謬矣說文志公槁生終始十四篇師古曰槁音疇其字从木蓋當時漢書本必有从手作擣者故顏氏云然可見从木从手之相亂

烏桓大人

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二十五年烏桓大人來朝注烏桓渠帥也惠徵君補注曰謂字衍濤案汲古閣本注作大人謂渠帥也則謂字非衍注中烏桓字誤耳

王長

便卜者王長占之濤案論衡吉驗篇作王長孫蓋范書傳寫脫一孫字

微子當作微管

孝明帝紀飛蓬隨風微子所歎章懷注未詳濤案注正引管子以解飛蓬則微子當作微管六朝人每以管仲爲微管傳亮爲宋公修張良廟教云微管之歎撫事彌深任彥昇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云道被如仁功參微管百辟勸進今上殷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謝元暉和王著作八公山詩云微管寄明牧皆是後人校范書者誤以微管爲不詞改爲微子淺妄甚矣

野客叢書數微管事甚悉然亦有誤舉者如云潘安仁詩豈敢陋微管今文選本乃作豈敢陋微官非微管也又云劉義傳臣以頑昧獨歎微管乃謂管窺之微見耳豈可與他微管一概論乎

宋書武帝紀永初元年詔曰至於德參微管勳濟蒼生謝靈運傳謝平勳參微管宜宥及後嗣

槀

皇后紀光武郭皇后眞定槀人也濤案前書地理志眞定國有槀城縣而此與銚期傳但曰槀傳曰攻拔槀則陽槀肥槀前書城字疑衍蓋淺人據後代地名以增之耳後漢并無此縣殆世祖所并省矣

隋書地理志趙郡槀城後齊廢下曲陽入焉改爲槀城縣夫曰改爲則齊以前無城字可知而魏書地形志即曰槀城當據後世地名增

又案地形志曰鉅鹿郡槀城前漢屬眞定後漢屬下有廢字晉罷太和十二年復則此縣晉時始罷今郡國志無之當有奪文

壽房

顯烈梁皇后紀太史卜兆得壽房遂以爲貴人壽房蓋書兆名東觀紀作戴房案下文乃於壽安殿立貴人爲皇后蓋應壽房之兆耳則作戴房者誤

風

馮衍傳顯志賦曰沮先聖之成論兮懇名賢之高風忽道德之珍麗兮務富貴之榮耽案風从凡聲故此讀風爲凡與耽協也又曰摛道德之光耀兮匡貢世之眇風襄宋襄於泓谷兮表季札於延陵則又讀風爲分

長者客

趙孝傳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埽灑待之注曰素聞孝高名故以爲長者客也濤案注說非是蓋孝爲將軍子故亭長敬之猶前書相如傳言令有重客耳下文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可見亭長重將軍子非重孝高名

隔并

陳忠傳隔并屢臻注隔并謂水旱不節也濤案順帝紀曰政失厥和陰陽隔并郎顗傳曰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翟酺傳注引益都耆舊傳曰時詔問酺陰陽失序水旱隔并亦皆以隔并爲災歉之名乾隆閒元氏新出土祀三公山碑遭羅羌寇蝗旱禹并禹并即隔并乃東漢人恆語翁學士方綱王司寇衆皆釋爲隔我誤矣

又案陳蕃傳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并隔當爲隔并傳寫誤倒

禪當讀爲擅

崔駰傳贊世禪雕龍注曰禪謂相傳授也蕭案禪當爲擅古擅禪通字荀子正論篇堯舜擅讓注曰擅與禪同蕭宗蓋言崔氏世擅雕龍之譽耳章懷說非

漢甯郡

劉焉傳就拜魯（謂張魯）興爲中郎將領漢甯太守注引袁山松書建安二十年置漢甯郡清案魏志太祖紀建安二十年復漢甯郡爲漢中則當時蓋改漢中郡爲漢甯非置也且是年曹操破魯復郡爲漢中則漢甯之置必在其前袁書以爲二十年置亦誤

魏太祖之破張魯復漢書三國志皆在建安二十年洪編修三國疆域志乃謂二十一年破魯復郡誤矣

仲家

袁術傳遂果僭號自稱仲家注曰仲或作沖錢少詹曰沖家猶沖人沖子也當以沖爲是壽案錢說非也仲乃袁術所僭之國號其稱曰家猶漢氏之稱漢家耳公孫述傳遂自立爲天子號成家亦是僭國號曰成也（章懷注曰以述成都故號成家）

又案魏志袁術傳注引典略曰乃建號稱仲氏則或作沖者非

詩細歷神淵

儒林趙曄傳著詩細歷神淵此與杜撫之詩題約義通皆五字書名也隋書經籍志梁有詩神泉一卷漢有道徵士趙曄撰卽此書改淵爲泉避唐諱耳或疑詩細爲一書歷神淵爲一書非傳又云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紹下發脫歷字

叔先雄

列女傳載孝女叔爲叔先雄華陽國志作先絡且云人爲語曰符有先絡爽道張帛絡與帛爲韻則作雄者誤水經注亦作絡惟先誤作光古有先姓無叔先姓此傳叔字亦衍廣韻亦以叔先爲複姓則傳寫之誤已久錢少詹曰絡當是雒字之誤雒與絡同音國語王孫雒今本亦譌爲雄此其證也

嚴遵有三

後漢嚴遵有三其一爲賣卜之君平又嚴光一名遵太平御覽二百五十八職官部引益都耆舊傳曰嚴遵字王思爲揚州刺史云云此又一嚴遵而亦蜀人

嘉興沈濤撰

甘陵

三國魏志太祖紀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魏公濤案郡國志河東河內屬司隸校尉部平原屬青州刺史部甘陵本清河國桓帝建和二年改則三郡之屬冀州亦漢末所改隸王光祿（鳴盛謂司馬氏郡國建置皆據永和之籍信矣）

地

倭傳詔書報倭女王曰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縐粟罽十張倉汝所獻貢直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濤案地猶言質今人猶以錦繡之木質爲地其語蓋古裴世期以爲地應爲綈者非也

許昌

吳志孫破虜討逆傳妖賊許昌起于句章自稱陽明皇帝與其子韶扇動諸縣衆以萬數堅以都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注引靈帝紀曰昌以其父爲越王也濤案范書靈帝紀曰熹平元年十一月會稽人許生自稱越王寇郡縣遣揚州刺史臧旻丹陽太守陳寶討之章懷注引東觀記曰會稽許昭衆萬自稱大將軍立父生爲越王攻破郡縣與此皆不相應世期所引當是華嶠等書昭之作韶疑承祚避晉諱改然東觀以生爲昭之父而此則以爲昭之祖亦不相應陽明乃昌僭用之年號也

察戰

三嗣主孫休傳永安五年使察戰到交趾調孔爵大豬注云察戰吳官名今揚都有察戰巷濤案察戰當是人姓名元和姓纂十四黠云察姓見姓苑是當時本有此姓若書官而不書人姓名承祚書無此例他史亦無此例也孫奮傳注引江表傳曰略遣察戰蔡賜奮當卽其人晉書五行志云吳孫休時人張布專擅國勢韋昭盛沖終斥不用兼遣察戰等爲內史驚授州郡是察戰

乃休之幸臣世期以爲官名當是傳寫有誤

又案御覽一百九十五居處部引丹陽記曰七戰巷者夷亮與蘇峻戰宣陽門外峻初九退尋復來攻立戰者七亮乃南奔故有此名然則察戰巷者七戰巷之誤

又案宋書五行志作蔡戰乃淺人疑察非姓遂爾妄改非隱侯元文如此

又案晉書陶璜傳孫皓時交阯太守孫諝貪暴爲百姓所患會蔡戰鄧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遣遊林陵郡吏呂興殺諝及荀以郡內附則蔡戰似是鄧荀起官名矣然攷呂興之叛吳志在孫休永安六年而晉書則在孫皓時且但言殺諝不言殺荀或爾時戰與荀二人均至交阯荀被殺而戰逃歸故至孫皓時復令賞藥賜奮耳

臨川郡

周魴傳賊帥董嗣負阻劫鈔豫章臨川並受其害注云孫亮太平二年始立臨川郡是時未有臨川濤案亮分豫章東部都尉立臨川郡見三嗣主傳然朱然傳曰權分丹陽爲臨川郡然爲太守裴世期以爲此郡尋罷非今臨川則孫權時別有臨川郡矣此傳所云當即此郡時尚未罷耳

季漢輔臣贊

王光祿十七史商榷云楊戲諸葛丞相贊首用濟韻文韻第八句用風韻第九句用心韻第十句用身韻風古音在侵此以風與心爲韻間雜二韻於其間而身則仍與濱眞文爲韻壽案此說非是季漢輔臣贊所用韻皆與今不同亦與詩騷古音間有出入當是漢魏時音韻如此未可以陸法言切韻繩之即如王元泰諸人贊用眞文林三字爲韻此即侵眞二部通用之證又豈有他韻間雜其間耶又昭烈贊鍾字與方生爲韻馬孟起贊亡字與同龍爲韻李正芳贊端字與綱喪爲韻皆與唐韻不同余嘗擬作漢魏古音攷繼三山陳氏毛詩屈宋二書之後迄未暇也

郡經改修三國志

郡經陵川集壽正甫書批詩新書總付徐無黨半臂雜

添宋子京注云時余改修三國志正甫爲余集注故有徐無黨宋子京之句是伯常嘗改修三國志且有注矣今元史本傳載經所著書無此錢氏元史藝文志亦失載

牛金牛欽

晉書元帝紀初乎石國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楹共一日以貯酒焉帝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宋書符瑞志亦載其說壽案笮兒南齊書覽九十八皇王部所引惟孫盛書言小吏牛欽與牛金之名形聲俱相近故魏書僭晉司馬叡傳誤以爲晉將牛金子劉知幾史通亦云沈約晉書約未嘗爲晉書蓋宋書之誤喜造奇說稱元帝牛金之子以應牛繼馬後之徵皆因金與欽聲近而輾轉訛謬耳

穹天論

天文志虞聳立穹天論宋書隋書皆同而祖緒天文錄曰虞昺作穹天論太平御覽二天部引聳昺皆仲翔子未知孰是御覽又引賀道養渾天記曰穹天由於虞喜喜乃昺字之誤玉海二正引作昺喜自作安天論耳

陽羨

地理志云惠帝永興元年以周玘創業討石冰割吳興之陽羨并長城之北鄉置義鄉國山臨津并陽羨四縣又分丹陽之永世置平陵及永世凡六縣立義興郡以表玘之功壽案晉志吳興郡屬縣並無陽羨蓋傳寫誤奪且云郡統縣十一今數之止十縣其所缺者即陽羨也

播有波音

樂志宗廟詞詩道澤乎播與和過爲韻后妃左貴嬪傳元楊皇后誄澤隨雨播與歌字爲韻皆讀播如波禹貢滎波既豬史記夏本紀作滎播既都周禮職方氏其浸波溠注波讀爲播是古播有波音也匡謬正俗讀歌爲古賀反誤

登歌句倒

樂志祠宣皇帝登歌曰於鑠皇祖聖德欽明勤施四方

夙夜敬止壽案魏晉音韻原與唐韻不同而明止二字總無相協之理蓋勤施二語傳寫誤倒當時本以方明二字爲韻耳又祠景皇帝登歌曰哲思爲謀蓋哲字古音如制思字亦讀去聲也

笮兒

樂志曰成帝咸康七年除高絙紫鹿跂行鼈食及齊王搖衣笮兒等樂宋書樂志亦載其說壽案笮兒南齊書樂志作笮鼠則兒乃鼠字之誤齊志又有絙倒五案等伎蓋即顧琛表所云逆行連倒頭足入筥之屬咸康齊志作咸和乃傳寫之誤

力在左

五行志石勒爲郭敬客時襄國有謠曰古在左月在右諫上言或人曰古在左月在右胡字也諫去古爲裏也或人曰爲國也至勒始都之壽案劉敞叔異苑載此謠云力在左革在右諫無言或人曰謠讖皆離合姓名者異苑所云方爲勒據襄國之驗若十六國無非胡人古月云云何以必其爲石趙耶

元楊皇后誄

后妃左貴嬪傳載其元楊皇后誄曰巍巍元后光媲晉室伉儷聖皇比殿往古案古不得與室字爲韻當爲哲字之誤又執事有格與帛夕爲韻蓋讀格如格

正始

衛玠傳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正始謂魏齊王芳年號唐李善上文選注袁扈元流正始之音氣質馳建安之體只建安對正始亦謂年號後人乃作正其始解明高秉唐詩品彙竟以正始正則分體誤矣李商隱上京兆相公啟宮商資正始之音寒暑協中和之序是唐末即已誤解

東嬴

新蔡王騰傳封東嬴公太平御覽十二天部引晉書作東灕此乃王隱藏榮祖等書非今唐修之晉書也案地志無東嬴亦無東灕嬴縣屬泰山郡或爾時尚有東嬴縣後乃并省則作嬴爲是

益都耆舊傳

陳壽傳撰益都耆舊傳十篇濤案蜀志李譔傳曰又有漢中陳術字申伯亦博學多聞著益都耆舊傳及志兩都宇皆部宇之誤則此書似非承祚所撰隋書經籍志益部耆舊傳十四卷陳長壽撰長壽疑亦衛之一字又云續益部耆舊傳二卷或即承祚之書與

魏氏春秋

孫盛傳著魏氏春秋晉陽秋濤案盛避晉鄭太后諱改春秋爲陽秋則魏氏春秋亦當改爲陽秋今仍作春秋隋書經籍志亦作春秋當是後人追改習鑿齒漢晉春秋隋志正作陽秋

王隱

忠義麴允傳吳皮王隱之徒無賴凶人皆加重爵此又一王隱非撰晉書之人

三劉毅

晉有兩劉毅一在西晉之初一在東晉之末史皆有傳又案晉書向雄傳曰河內山陽人初仕郡爲主簿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又曰累遷黃門侍郎時劉毅爲侍中同在門下武帝勑令復君臣之好攷毅傳魏時未嘗爲河內太守入晉亦不爲侍中是同時又有一劉毅也

武羣

乞伏國仁載記以其將乙旃音遲爲左相屋引出爲右相獨孤匹蹄爲左輔武羣勇士爲右輔濤案乙旃屋引獨孤皆代北複姓武羣當亦是姓而姓氏書皆不載

晉諸公讚

隋書經籍志晉諸公讚二十一卷晉秘書監傅暢撰案晉書暢傳作晉諸公敘讚二十二卷卷數不同蓋隋志不數其敘之一卷又暢傳云又爲公卿故事九卷隋志作晉公卿禮秩故事

劉統

宋書後廢帝紀每出人去來常自稱劉統或自號李將軍案劉統后妃傳作李統廢帝母陳貴妃太宗嘗以乞李道生故民中皆呼帝爲李家子則作李者是也南史后妃傳亦作李統南齊書劉休傳云陳太妃先爲李道兒妾故蒼梧微行嘗自稱爲李郎焉

合祖賦序

禮志合祖賦序曰漢用丙丁魏用丁未晉用孟月之酉云云濤案此乃稽合祖道賦序文見初學記十三禮部所引合乃合字之誤傳寫又奪稽字耳

關

禮志載關事儀云準於黃案年月日右方關門下位年月下右方附列尚書眾官署其尚書名下應云奏者今言關餘皆如黃案式又有節拜詔除關板文則關乃下白上之名非如今以爲平移文案之稱也

輿古

州郡志甯州輿古太守漢舊郡晉太康地志故牂牁何志劉氏分建甯牂牁立則是後漢末省也濤案兩漢志皆無輿古郡晉志始有之云蜀置不知隱矣何以云然何氏云劉氏分立似謂劉焉父子則省并當在昭烈時亦不得云蜀置矣

灌佛

劉敬宣傳四月八日敬宣見眾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以爲母灌灌佛即浴佛下頭上金鏡者以爲嚫施耳若造像非必四月八日桂大令馥讀灌爲萬碎千灌之灌疑敬宣以金鏡鑄佛非也

南史張融傳四月八日建齋并灌佛僚佐覲者多至一萬可見當時灌佛必有嚫施

臧燾

臧燾傳父燾字義和濤案匡謬正俗曰宋高祖婦之兄弟臧燾昆季二人名從火喜亦音僖今人又謬爲意字而讀之爲喜皆失其意沈約撰宋書乃更爲燾制字以配欣喜之名是穿鑿也余家所得宋高祖集作臧燾字此明驗也據此則師古所見宋書作意不作燾故曰更爲制字以配欣喜之名且據宋高祖集以證作意之誤今本宋書南史皆作燾與宋高祖集字正相同乃宋後校書者妄改

一士

王景文傳乃自爲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王字弓長張字也案古王字皆短其下畫長其中畫漢武梁祠畫象及魯峻碑陰可證六朝時蓋亦如是故以一士爲王又古士土同字士字亦有不短下畫者說詳余文集中

胡廣漢舊儀

南齊書禮志曰漢初叔孫通制漢禮而班固之志不載及至東京太尉胡廣撰舊儀左中郎蔡邕造獨斷應劭蔡質咸綴識時事而司馬彪之書不收百官志曰若夫胡廣舊儀事惟簡撮應劭官典殆無遺恨濤案隋書經籍志漢官解詁三篇漢新汲令王隆撰胡廣注漢舊儀四卷衛敬仲撰則舊儀乃衛宏所撰非胡廣也然文學檀超傳曰禁邕稱先師胡廣說漢舊儀則廣自有此書而隋志失載直齋書錄解題云漢官舊儀三卷漢議郎東海衛敬仲撰或云胡廣以二書并爲一誤矣又案後漢光武紀儒林傳注續漢書百官志注皆引胡廣漢制度疑即舊儀之一名

婦人稱公

后妃傳吳郡韓蘭英婦人有文辭世祖以爲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爲韓公

金樓子箴戒篇曰齊謬林王初欲廢明帝其文則內博士韓蘭英所作也又曰時有顏氏女夫嗜酒父母奪之入宮爲列職帝以春夜命後宮司儀韓蘭英爲顏氏賦詩云云蓋即其人

馬鄭老子注

王僧虔傳嘗有書誡子曰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塵尾自呼談士然則馬鄭皆有老子注矣而今不傳他書亦所未載

邉恒外家

高遜何求傳求弟點好狎人物建元中褚淵王儉爲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

不賴舅氏遑恤外家梁書南史何點傳載此段言語外家皆作國家余謂作外家者是也古以母家爲外家後漢王符傳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南史到洽傳父坦以洽無外家淵儉母皆宋公主點之意蓋以二人皆以門第人物自致青雲其貴顯非賴舅氏之力故雖外家亡國而不遑恤若作國家便乖旨趣矣此非思廉延壽之誤當是宋後校書者以意妄改

沈儼

高逸徐伯珍傳徵士沈儼造膝談論申以素交案沈驎士傳同郡沈儼之字士恭徐州刺史曇慶子徵太子洗馬永明元年徵中書侍郎沈儼蓋即沈儼之也

改妹爲妹

梁書劉孝綽傳到洽劾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高祖爲隱其惡改妹爲妹坐免官濤案南史孝綽傳曰孝綽攜妾入廷尉其母猶停私宅洽遣令史劾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武帝爲隱其惡改妹字爲妹然則梁書妹妹二字傳寫誤易也延壽書云攜妾入廷尉其文甚明

銘後題字

陳書孫瑒傳及卒尚書令江總爲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左民尚書蔡徵宣敕就宅鐫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靈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銘後題字亦金石之剏例也臣疑當作成

給扶

陳待勳臣有給扶之制他朝所未有也濤于量傳曰太建元年進號征北大將軍給扶黃法氍傳曰廢帝卽位進爵爲公給扶杜稜傳曰光大元年解尹（本傳天嘉二年爲丹陽尹）量置佐史給扶王沖傳曰紹泰中累遷光祿大夫尚書左右僕射尋復領丹陽尹南徐州大中正給扶晉安王伯恭傳曰太建四年起爲安左將軍尋爲鎭右將軍特進給扶江總傳曰至德四年加宣惠將軍量置佐史尋授尚書令給鼓吹一部加扶鄱陽王伯山傳曰太建十一年入爲護軍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仍給鼓吹并扶蓋扶爲殊禮較之置佐史給鼓吹尤爲優異然亦有給扶而不給鼓吹者杜稜傳既云光大元年給扶矣復云太建四年并給鼓吹一部將軍佐史扶如故則給扶時尚未給鼓吹也

南齊書倖臣茹法亮傳宋大明中出身爲小史歷齊幹扶侍則所云給扶者謂給扶侍之人也南史宋修之傳腳疾不堪獨行見特給扶侍此給扶之始

孔子閉房記

魏書高祖紀太和九年詔曰自今圖讖祕緯及名爲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舊唐書王世充傳世充將謀篡位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竿以驅羊釋云隋楊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羊後明相國代隋爲帝也世充大悅濤案閉房記當作祕記李匡乂資暇錄云漢四皓其一號角里角音祿今多以覺音呼之乖也是以魏子及孔氏祕記荀氏漢紀應將來之誤直書祿里云云孔氏祕記卽孔子祕記史記留侯世家索隱作孔安國祕記一本作孔父祕記皆孔氏之誤蓋古秘字作閟後乃誤爲閉字又妄增房字耳閉房二字見毛詩巷伯傳男子不六十不閉房（今本作開居誤）非此之用

至

陽固傳作刺讒疾嬖幸詩二首曰天疾讒說汝其至矣无妄之禍行將及矣又曰言既備矣事既至矣反是不思維塵及矣至與及字爲韻皆讀至如窒詩幽風瀌掃穹窒我征聿至蓋古音如是也

步鹿根

官氏志神元時餘部諸姓內入者有步六孤氏後改爲陸氏西方有步鹿根氏是步六孤步鹿根非一姓改步鹿亦各不同案古今姓氏書辨證云代北步鹿孤氏後爲步氏亦作步鹿根又云代北步六根氏後改爲步氏亦作步鹿根氏以步六孤步鹿根混而爲一誤矣

拔列蘭

拔列氏後改爲梁氏案古今姓氏書辨證作拔列蘭蓋今本脫一蘭字通志氏族略亦作拔列蘭列於代北三字姓

阿鹿桓

阿鹿桓後改爲鹿氏案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作改爲桓氏通志氏族略亦云阿鹿桓氏改爲桓氏則今本作鹿者誤辨證又別出阿鹿孤一姓云後魏改爲鹿氏今官氏志失載蓋今本魏書將此二條誤并爲一耳

胡古口引

胡古口引氏後改爲侯氏古今姓氏書辨證十九侯侯姓云後魏官氏志侯奴氏渴侯氏古引氏皆改爲與今本不同案辨證十姓云古口引後魏虜姓則十九侯脫一口字今本誤衍一胡字耳

元和姓纂十九侯十姓引皆無胡字十九侯亦脫一口字

牒云

牒云氏後改爲云氏案古今姓氏書辨證云後魏官氏志悉雲氏牒雲氏並改爲雲氏是兩云字皆當作雲又官氏志無悉雲氏改爲雲氏之文蓋脫通志氏族略亦云悉雲氏改爲雲氏

元和姓纂二十文引牒云妘氏改爲云氏妘字誤衍其作云字亦同今本又姓氏急就篇牒字注後魏改牒云氏爲牒氏又與林鄧諸家所據不同

茂眷

南方茂眷氏後改爲茂氏廣韻一東茂字注引作茂眷氏後改爲茂氏元和姓纂一東所引亦同是今本兩茂字皆茂字傳寫之誤（姓纂三十三線眷字注云代北茂眷氏當是傳寫是書者見一本誤作眷氏遂復敝出非林氏原書互異也）鄧名世姓氏辨證引唐孔至姓氏雜錄曰代北茂眷氏改爲茂氏與今本同則其傳訛已久鄧氏既于一東茂姓辨曰茂當爲茂必字畫之誤復於五十候出茂與茂眷二姓引雜錄爲證未免進退無據矣

姓氏急就篇注後魏改茂眷爲茂氏茂當作茂乃傳寫

之誤

侯奴

侯奴氏後改爲侯氏元和姓纂古今姓氏書辨證六止引同姓氏急就篇注同又云複姓侯分氏高車姓惟十九侯以爲侯奴氏改爲侯氏兩文互異案六止又有侯伏侯姓云侯伏侯氏改爲侯氏則十九侯侯奴字乃侯伏侯傳寫之誤侯伏侯一姓今官氏志不載

湯侯

湯侯氏後改爲緻氏廣韻四紙侯作紙通志氏族略古今姓氏書辨證姓氏急就篇注皆作紙則緻氏乃傳刻之譌辨證十二曷又引作改爲侯氏是宋時魏書本有作侯字者十九侯侯姓亦云湯侯氏改故鄧氏兩存之今本作緻是又從侯字輾轉傳誤也

元和姓纂十九侯緻姓注引與今本同六止姒姓注又引作改爲姒氏姓纂一書由永樂大典中抄撮歧誤甚多未若廣韻之可據也

寃賴

寃賴氏後改爲就氏案寃當作菟字之誤元和姓纂古今姓氏書辨證姓氏急就篇注引皆作菟通志氏族略代北復姓所引亦同去聲就姓注又引作就賴氏改爲就氏上就字乃傳寫之誤鄧氏辨證又引官氏志有一曰菟賴四字是宋時魏書本賴字或訛作頼也

烏石蘭

元和姓纂十一模烏姓注云代北人烏石蘭改姓烏兼御史大夫烏洽洽從父弟玭玭生重允今爲河陽節度今魏書官氏志有嗢石蘭氏改爲石氏而無烏石蘭改爲烏氏之文周大令春代北姓譜云嗢石蘭亦曰烏石蘭唐石洪本烏石蘭氏濤案通志氏族略云溫當作嗢石蘭改爲石氏烏蘭改爲石氏則嗢石蘭與烏石蘭不得混而爲一竊意嗢石蘭之後改爲石洪乃其後烏石蘭之後改爲烏重允其後通志弟二石字當爲烏字傳寫之誤今本魏書無烏石蘭蓋脫

似先

古今姓氏書辨證六止似姓注引後魏官氏志似先氏改爲似氏今官氏志無此文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姓氏急就篇注皆無之案辨證似先複姓注云高麗扶餘種也唐武德中有右驍衛將軍似先英問又陳儒傳荆南監軍朱玫攻殺節度使段彥謙遣中人似先元錫慰撫之又李訓傳訓嘗遣中人似先希逸按邊則似先乃高麗之姓著於唐代與代北無涉似姓注所引魏書顯有舛誤不得疑爲官氏志之脫文

賀敦

古今姓氏書辨證引孔至姓氏雜錄曰後魏賀敦氏改爲賀案今官氏志有賀賴賀蘭二氏皆改爲賀氏元和姓纂亦同而無賀敦氏鄧氏不引官氏志而引姓氏雜錄當是鄧氏所見官氏志亦同今本孔至唐時人傳本或有異同也又辨證引官氏志賀賴改周氏今亦無其文

斛

北齊書斛律光傳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以百升爲斛律之讖蓋六朝時斛字別體作斗余所藏正定開元寺石柱題名拓本有俎乾貝麥斛律正作此字斛字字書所無惟集韻有斛字云斛或作斗晉書胡奮傳屯萬斛堆漢隸斗字多作升古升升字每相亂然斛當爲百升不應爲百斗況石刻字畫分明正合北齊之讖集韻斛字當爲斛字之誤

氏字誤衍

隋書經籍志曰劉向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竊案漢書藝文志禮十三家有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六國時人也則王史氏自是一人此志王字下氏字蓋衍王應麟藝文志攷證引此已有氏字則宋時本已誤

楊承慶

經籍志字統二十一卷楊承慶撰案魏書陽尼傳所造字釋數十篇未就而卒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遂撰爲字統二十卷卷數不同蓋一兼行于世然則承慶乃姓陽非姓楊也諸書引楊承慶字統皆承隋志之誤

孔老讖

經籍志梁有孔老讖十二卷濤案孔老讖當作孔子讖下文另有老子河洛讖一卷不應并爲一談也南齊書祥瑞志引孔氏世錄魏書高祖紀稱孔子閉房記當作孔子秘記說見前蓋即其類孔老讖蓋即桓譚所稱孔某爲讖記

嘉興沈濤撰

文佳皇帝

舊唐書高宗紀永徽四年睦州女子陳碩貞舉兵反自稱文佳皇帝攻陷睦州屬縣案文佳當是所用之年號

平山郡

肅宗紀至德元載八月壬午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范陽節度使李光弼破賊於常山郡之嘉山案元宗紀天寶十五載三月己亥改常山郡爲平山郡則此文宜爲平山郡之嘉山不應仍作常山也

洺水

唐書高祖紀武德五年二月丁丑劉黑闥陷洺水總管羅士信死之濤案水當爲州下文丁未秦王世民及劉黑闥戰於洺水敗之是以相涉而誤耳舊唐書高祖紀言黑闥據洺州僭稱漢東王知所陷者非止洺水一縣也

丙辰朔三字錯簡

麻志載大衍日度議引周書曰維王元祀二月丙辰朔武王訪于周公濤案今本周書大開武解維王一祀二月王在酆宮命訪於周公旦曰云云又寶典解維王三祀二月丙辰朔王在鄗召周公曰云云據一行所引則寶典解丙辰朔三字當在大開武解二月之下後人錯簡誤置於此耳大開武解稱一祀小開武解稱二祀寶典解稱三祀敘次甚明盧學士乃云三祀應書作元祀誤矣

蕭方

藝文志僞史類蕭方三十國春秋三十卷宋史藝文志史類史類同蕭方當爲蕭方等之誤方等梁元帝世子以釋氏方等經命名隋志三十國春秋三十卷蕭方等撰可證修唐書者誤以等字爲等類之等而刪之昔人謂歐九不學洵然宋志亦承其誤

宋太宗誕節

宋諸帝后生辰聖節各立嘉名見王明清揮麈錄錦繡萬花谷前集所載亦同惟太宗以太平興國元年立乾明節後于淳化元年改爲壽寧而揮麈錄但曰乾明羅從彥遵堯錄但曰壽寧皆非是又揮麈錄諸書皆云十月七日爲太宗誕節（玉海同）而宋史太宗紀云晉天福四年十月十七日甲辰生於浚儀官舍攷通鑑目錄是年十月戊戌朔則甲辰正是七日宋紀十字誤衍萬花谷又有寶慶太皇太后壬午五月二十二日生爲壽慶節亦揮麈錄所未載

哲宗聖節

宋史禮志哲宗即位宰臣請以十二月八日爲興龍節哲宗本七日生以避僖祖忌故後一日哲宗本紀乃云羣臣請以十二月七日爲興龍節蓋誤

祥符

地理志開封府祥符魏浚儀縣大中祥符三年改案興地廣記及記纂淵海所引地理沿革表三年皆作二年元豐九域志亦云祥符二年改浚儀縣爲祥符則宋志三年字誤

東明

開封府東明本東昏鎮乾德元年置案興地廣記云東明鎮皇朝建隆四年升爲縣元豐九域志亦云建隆四年升東明鎮爲縣則志稱乾德元年者誤

拱州

開封府攷城崇甯四年與太康同隸拱州大觀四年廢拱州二縣復來隸太康宣和二年復隸拱州六年仍隸拱州案歐陽氏輿地廣記作於政和年尚有拱州屬京東西路則云大觀四年廢者誤且大觀既廢拱州矣何得又云宣和二年太康復隸拱州乎史志之不檢照如此

昌化

臨安府昌化唐唐山縣太平興國四年改案記纂淵海引地理沿革表云太平興國四年改橫山縣曰昌化又云昌化本漢於潛縣地唐垂拱二年析置紫溪縣神龍改曰唐山後梁改曰金昌後唐同光復故名晉改曰橫山是昌化由橫山改非由唐山改也宋志微誤

威州

威州本維州景德三年以與濰州聲相亂改今名案輿地廣記云景祐三年以京遞發維州斷獄文書誤至維州因改曰威州地理沿革表同則景德乃景祐之誤

建福

韶州建福宣和三年以岑水場析曲江翁源地置縣案宣和三年輿地廣記作崇甯元年記纂淵海引地理沿革表亦作崇甯元年歐陽書作於政和若宣和所置不應有之宋志之誤顯然

恭州

梅州本潮州程鄉縣南漢置恭州開寶四年改案恭州當作敬州南漢無恭州之名宋人避諱所改輿地廣記地理沿革表皆云開寶四年改敬州曰梅州

貢陽

英德府本英州軍事宣和二年賜郡名曰貢陽案貢陽當作眞陽其縣名貢陽亦然輿地廣記云英州眞陽縣本漢陽隋曰眞陽唐正觀元年復曰漢陽皇朝乾興元年改曰眞陽記纂淵海引會要云宣和三年賜名眞陽郡又引沿革表云乾興元年改漢陽曰眞陽爲英州治知貢字乃傳寫之誤

肇慶府

肇慶府本端州軍事元符三年升興慶軍節度重和元年賜肇慶府名仍改軍額地理沿革表同而輿地廣記云建中靖國元年升興慶軍節度未知孰是又沿革表廣記皆云開寶五年省平興入高要沿革表又云政和升興慶府開寶六年省化蒙入四會宋志皆失載

博羅

惠州宣和二年賜郡名博羅案地理沿革表云循州國初曰海豐郡宣和改博羅郡則博羅乃循州郡名非惠州也宋志誤

海康

雷州海康郡軍事開寶五年廢徐聞遂溪二縣案地理

治革表開寶四年省遂溪徐聞二縣入海康輿地廣記亦作四年宋志作五年誤

樞密院

合璧事類後集引會要云建隆二年以宰相魏仁浦吳延祚爲樞密使趙普爲副使周末關副使至是始置太平興國四年以石熙載爲樞密直學士以簽書院事簽書之名始此大中祥符五年以知樞密院王欽若陳堯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儒臣爲使兼使相自此始淳化三年以張士遜知院事溫仲舒寇準同知院事同知院之名始此治平中以郭逵同簽書院事同簽書之名始此此可補宋史職官志所未備

又云建隆三年以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趙普爲檢校太保充樞密使不帶正官自普始開寶九年以曹彬爲樞密使領忠武軍節度使樞密使帶節度自此始天禧四年以華州觀察使曹瑋爲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留後簽書樞密院事簽書兼蕃鎮自此始亦皆宋志所無

崇政殿說書

宋史職官志仁宗景祐元年正月命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並爲崇政殿說書日輪二員祇候初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昌朝等至是特置此職以命王介甫賈魏公神道碑曰景祐四年積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正殿說書而以公爲之案王海帝學類亦云元年且云二年正月御延義閣召輔臣觀賈昌朝講春秋遂宴崇政殿三年正月說書賈昌朝上二閣記注則王集四年字乃傳劃之誤吳曾漫錄引傳簡公佳話云太祖少親戎事性好藝文卽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爲于崇正殿講書至今講官所領階銜猶曰崇政殿說書云虎臣據此以爲崇政殿說書不始於仁宗案佳話所云亦見張芸叟畫墁錄然太祖特召山人于殿中講書未嘗以此繫銜特設一官實自仁宗始則荆公不誤也又案李心傳舊聞證誤云崇政在太祖時爲講武殿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五月始改然則太祖之時安得有崇政殿說書之官耶

又案柳塵前鋒曰明清五世祖拾遺開寶八年以近臣爲自布衣召對講易于崇政殿崇政殿說書之名肇建於此然此亦如郭無爲但於此殿講書耳非爲說書之官也

又案錫鑑萬化谷續集引呂原明家塾記景祐元年於崇政殿覆說書四年改爲天章閣侍讀慶曆三年復爲崇政殿說書則玉集四年字其誤顯然

知制誥不試而命

歸田錄曰國朝之制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試而命者纔三人陳堯佐楊億及修忝與其一爾濤案合璧事類後集引續會要曰故事入西閣皆中書召試制誥三篇惟梁周翰不召試而援焉其後薛映梁鼎楊億陳堯佐殿陽修亦如此例則不止三人矣然映鼎皆召試翌日與億並命見李燾長編

卻掃編曰故事苟嘗兼攝雖僅草一制亦復免試

梁溪漫志曰知制誥不試而命者實始于至道三年四月眞宗念梁周翰夙負詞名令加獎擢乃不試而入西閣自國初以來不試而命者周翰實爲之首而楊公繼之

資政殿大學士

宋史職官志景德二年王欽若罷參政眞宗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在翰林學士下十二月復以欽若爲資政殿大學士宋庠罷參知政事仁宗眷之厚因加此職自欽若後非宰相而除者惟庠一人濤案合璧事類後集引續會要曰舊制資政殿大學士並以寵輔臣之去位者元豐中韓維陳薦皆以東宮舊臣故特授焉然則非宰相而除者不止欽若與庠矣

建康殿學士

職官志端明殿學士政和中嘗改爲建康濤案下文云建炎二年都省言延康殿學士舊係端明殿學士詔依舊則上建康字乃延康之誤王林燕翼貽謀錄云政和四年八月詔改端明殿學士爲延康殿學士改樞密直學士爲建古殿學士樞密之改迹古宋志不載

又案徐度卻掃編云樞密直學士改爲述古殿直學士然則貽謀錄述古殿下脫一直字

述古宣和學士

費袞梁溪漫志政和四年改樞密直學士爲述古殿學士五年置宣和殿學士宣和元年改宣和殿爲保和建官亦同至建炎戊申復以述古爲樞密直學士保和之除則止於宣和之末濤案宋史職官志但於龍圖閣學士條下云閣東曰資政殿西曰述古殿初不云述古殿曾置學士也宣和保和學士之置志亦失載

萍洲可談宣和殿始置學士命蔡攸置直學士命蔡翛蔡儵置待制命蔡絛又置大學士命蔡攸自盛章王革高佑皆相繼爲學士班秩比延康殿學士爲加優凡外除則換延康己亥歲改保和殿

言事御史

合璧事類後集引會要曰慶曆五年殿中侍御史梅摯監察御史李京並爲言事御史唐制御史不專言職故天禧中始置言事御史六員其後久不除至是始除之濤案言事御史宋史職官志不載蓋尋置尋罷非爲常制志言元豐八年裁減察官兩員餘許盡兼言事又言靖康元年監察御史胡舜陟乞令本臺增入監察御史言事之文此皆謂監察御史許兼言事非專設言事御史也

又引續會要曰嘉祐五年詔秘書殿中內侍省不隸六察如有違慢委言事御史彈奏七年大正官名以言事官爲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爲監察御史八年詔監察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然則言事御史後改爲殿中侍御史矣

太學博士

宋史職官志元豐官制行始置太學博士十人舊係國子監直講元豐三年詔改爲太學博士每經二人濤案合璧事類後集引中興會要曰國朝國子監無博士有直講八人熙甯改爲太學博士則是不始于元豐矣

又引職源曰熙甯四年詔相度錫慶院建太學從鄧綰

所請也元豐三年詔改國子監直講爲太學博士每經二人云云似太學建于熙甯博士置于元豐然此下又云紹聖元年左司諫崔思言熙甯更置太學博士正錄雖有朝廷特除然類令國子監長貳薦舉以次除授云云然則博士之置實係熙甯而非元豐宋志蓋承職源之誤

太學正錄

職官志元豐置太學正錄各五人清案合璧事類後集引聖朝職畧曰仁宗朝胡瑗掌太學其正錄第補諸生熙甯末興三舍始選官爲正錄如學官之制則太學正錄之置亦在熙甯而非元豐

元祐增置官

梁溪漫志宦奉大夫大觀新置元祐左光祿大夫正奉大夫大觀新置元祐右光祿大夫通奉大夫大觀新置元祐右正議大夫中奉大夫大觀新置元祐左中散大夫奉直大夫大觀新置元祐右朝議大夫案此則宣奉大夫等官皆元祐增置大觀特改其名稱耳今宋志但云宣奉大夫等官大觀新置者誤也又元豐寄祿格左右丞爲光祿大夫元祐右銀青光祿大夫亦見漫志

兼明書

宋史藝文志邱光庭兼明書既入經部禮類又入經解類一卷之中重複如此實則應入子部雜家類也

遂安堂書目

藝文志史目錄類遂安堂書目二卷尤袤集案家書名遂初堂書目今尚存安乃初字之誤

王安石卒年

王安石傳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錢少詹據王明清揮麈錄及吳曾漫錄以爲介甫生于天禧五年辛酉至元祐元年丙寅實六十六年非六十八也濤案漫錄云元豐間儒者郭景初善論命謂王介甫辛酉十一月十三日辰時生五十八歲自首廳求出知江甯府繼乞致仕以避午上祿數之運安閒養性又僅延十年之壽而死云云以五十八而延十年之壽則正六十八而非六十六宋史元祐元年恐係三年字之誤

王倫傳誤

王倫傳建炎元年（中興姓氏錄作建炎二年）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問門舍人朱弁副之金酋不遣有商人陳忠密告倫二帝在黃龍府倫遂與弁及洪皓以金遣忠往黃龍府潛通意又曰是後宇文虛中魏行可洪皓崔縱張邵相繼入使皆拘之則是皓之入使在倫弁之後不應是時即與倫弁同遣陳忠金案皓傳爲大金通問使在建炎三年則倫傳中及洪皓三字當是誤衍

趙良嗣

姦臣趙良嗣傳曰良嗣本燕人馬植世爲遼國大族仕至光祿卿政和初童貫出使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謁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即獻策攻遼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云云濤案此本之業隆禮契丹國志而他書所說又各不同熊克中興小紀及李心傳繫年要錄引鄭昂范史皆云燕人馬植歸國賜姓名曰李良嗣王偁東都事略契丹附錄則云貫擁植歸易姓名曰趙良嗣要錄引欽宗實錄童貫附傳又云貫賜姓名爲趙良嗣三朝北盟會編引蔡絛北征記實乃云植後改姓李名之曰良嗣俄又賜姓趙竊意李爲唐代國姓宋時斷無賜李姓之理若謂貫易其名又何必并易其姓皆理之不可解者疑皆傳聞異詞惟會編又引封有功編年乃謂遼國光祿卿李良嗣歸朝赴闕上臨軒慰勞遂賜姓趙並無本姓名馬植之說而其歸朝之由則遣人來雄州彈蠟書和說蔡其事上與京貫共議可否遂令赴闕又與他書所言先匿貫家者不同又具載其蠟書之文而于何日彈書何日入境何日入雄州謁說何日赴闕何日殿見敘文甚詳似當差得其實耳

政和禁聖天等字

能改齋漫錄云政和八年五月戶部幹當公事李寬奏欲望凡以聖爲名字者並行禁止奉聖旨依閏九月給事中趙野奏陛下極崇妙道寅奉高真凡世俗以君皇聖三字爲名字者悉命革而正之然尚有以天字爲稱者竊慮一當禁約依奏容齋續筆云政和中禁中外不許以龍天君王帝上聖皇等爲名字濤案李心傳舊聞證誤云重和元年九月禁天字二月禁君字五月禁聖字政和三年六月禁王字政和八年七月禁主字然則天聖等字重和時已禁非始于政和也證誤又云宣和七年七月庚午禁士民名字有犯天王君聖及主字者按此五字皆宣和以前所禁至此始罷之今乃以爲禁非也宣和罷禁之說亦見容齋續筆

謚文正

錢少詹跋揮麈後錄云宋時李昉王旦皆謚文貞後來避仁宗諱改爲正字范希文司馬君實之文正即文貞也謚法有貞無正宋人避諱有正無貞濤案費袞梁溪漫志云謚之美者極於文正司馬溫公嘗言之而身得之國朝以來得此謚者惟公與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司空昉王太尉旦皆謚文貞後以犯仁宗嫌名世遂呼爲文正其實非本謚也建炎朝野雜記其說畧同據此則希文君實實謚文正少詹攻之不審耳宋史夏竦傳賜謚文正劉敞言世謂竦姦邪而謚爲正不可改謚文莊邪與正對故原父爭之若貞之與莊同爲美名又何區別之有乎

宋史司馬光傳夏竦賜謚文正光言此謚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當之是論夏竦之謚者乃君實非原父與竦傳瓦異觀漫志所云則當以光傳爲正

溫公集有論夏竦謚二狀其弟二狀云臣等竊述謚法本意所謂道德博聞曰文者非聞見雜博之謂也蓋以所學所行不離於道德也靖共其位曰正者非柔懦苟媮之謂也蓋以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也則宋時謚法自有正字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載宰相謚曰文正李司空昉王太尉旦正字犯仁宗嫌名又曰文正王沂公曾明沂公之謚與李司空王太尉不同錄中凡言李文正必注明云正字犯仁宗嫌名

野客叢書曰本朝楫字文正如范如王如李如司馬之流是誤以李司空爲本謚文正

詳穩

遼官有詳穩者一作敞穩一作常袞皆見職官志蓋譯音無正字耳錢少詹廿二史攷異云實乃襲用漢人相公之稱因音譌而異其文也案職官志奚王府有二常袞二宰相又有皮室詳穩司拽剌墨離等軍詳穩司及諸城職名亦有某坊詳穩司耶律夷臘葛傳有監鹿詳穩其秩尊卑不一則不得云襲用漢人相公之文欽定遼史語解云詳袞理事官也錢氏誤

舍利郎君

王鞏甲申雜記云大遼詔天使爲赦例郎君依赦例日行五百里也案鞏聞見近錄云太宗自并門乘勝直趨幽薊虜空山後遯王師據幽州虜甘沙漠矣有赦例郎君于越者小羌也請得五千騎以當王師不成退處未晚虜從之乃騎持一幟由間道邀我歸路周環往來晝夜不絕帝疑赦兵大至皆歸定州王師多沒虜者由是虜至今號其奇兵曰于越軍契丹國志亦載其事云時耶律遜寧號于越呼爲舍利郎君云然則赦例郎君即舍利郎君遼史太宗天顯五年三月丁卯皇弟李胡請赦宗室舍利郎君以罪繫獄者職官志舍利司掌皇族之軍政有舍利詳穩舍利都監舍利將軍舍利小將軍等官國語解契丹豪民要裏頭巾納牛駝十頭馬百匹乃給官名曰舍利後遂爲諸帳官以郎君繫之欽定遼史國語解作錫里云蒙古語選拔也王氏謂赦例日行五百里望文生義殊屬附會葉志原注云北朝親近無職事者呼爲之亦非

曷魯相公

冊府元龜外臣部晉高祖天福二年十一月詔賜北朝曷魯相公聶相公幽州趙思温繒帛器皿以前屯遼州拔王師討魏故也案遼史曷魯于越已于太祖朝薨迨晉天福二年當遼太宗會同元年則此曷魯相公當即字曷魯之耶律吼聶相公恐是耶律洼史稱洼字敵輦

輦聶一聲之轉聶上當有脫字耳遼史吼傳會同六年爲南院大王洼傳會同中遷北院大王攷之太宗紀會同元年升北南二院及乙室夷離堇爲王則天顯末此二人皆當爲夷離堇天顯十一年耶律洼尚爲惕隱太宗紀所謂俟騎爾奏南有兵至復于西有兵至命迭輦洼拒之者即此敵輦也故南朝以相公稱之耳洼傳天顯末帝援河東洼爲先鋒敗張敬達軍於太原北不言其助討范延光太宗紀天顯十一年秋九月癸巳有飛燕自墜而南府夷離堇曷魯恩得之以獻曷魯恩當即曷魯即耶律吼而亦不言助討范延光趙思温傳亦無之蓋當日但屯兵往援並未交鋒故史畧而不書耳

顯宗當作世宗

金史文萩鄭子聘傳言子聘海陵時除翰林修撰改侍御史又言其由待制遷翰林直學士兼太子左諭德顯宗深器重之又云遷侍講兼修國史上曰修海陵實錄知其詳無如子聘者濤案顯宗在海陵之前不應敘於海陵之後此顯宗當是世宗之誤且修海陵實錄在世宗朝所云上曰必世宗非顯宗也

義宗

趙觀察翼廿二史劄記金主守緒在蔡州城破自縊臣奴臨畢即謚曰哀宗是日金亡並未別加謚號而元史雪不台等傳皆稱義宗攷之宋史亦無此說豈金亡後元初追贈耶濤案金史食貨百官二志皆稱義宗大金國志本紀二十六義宗守緒天興元年正月初十日國主遜位于東面總帥承麟即閉閤自縊後主泣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不就可哀也已吾欲謚之曰哀何如倉卒無知禮者咸贊成之原注云宿州有僭號者謚曰莊故官僑於宋者私謚曰閔或謂哀不足盡謚天下士夫咸以義宗謚蓋取左氏君死社稷之義是義宗乃當時私謚非元初追贈也又宋季三朝政要云紹定五年國兵與韃靼國兵合圍汴京金義宗自汴京突圍出奔歸德府是亦稱哀宗爲義宗又案金史完顏婁室傳曰時李裕爲睦親府同僉相端字曷魯之耶律吼聶相公恐是耶律洼史稱洼字敵輦

曰昭宗是當日又有昭宗之謚矣

蒙古與韃靼爲二

古今記要逸編曰初韃靼與女眞同種皆靺鞨之後其居混同江上者曰女眞其居陰山之北者曰韃靼韃靼之近漢尚能火食者曰熟韃靼其遠於漢惟事射獵以爲食逐水草以爲居視草青爲一歲者曰生韃靼生韃靼有二曰黑曰白而今盛者曰黑韃靼黑白初皆事女眞黑韃靼至武沒眞叛之自稱成吉思皇帝又有蒙古國者在女眞東北金亮時與韃靼並爲邊患至我嘉定四年韃靼始併其名號稱大蒙古國然則元朝乃韃靼非蒙古後乃襲蒙古之號耳蒙古蓋即唐之蒙兀部亦謂之盲骨子契丹事迹謂之朦骨國見松漠紀聞紀聞又云盲骨子其人長七八尺捕生麋鹿食之金人嘗獲數輩至燕其目能視數十里秋豪皆見與金人隔一[redacted]常渡江之南爲寇禦之則返蓋與韃靼非一部也樓鑰北行日錄曰乾道六年正月十五日宿城外謂相州城外安陽驛把車人言去年十二月方差使一番爲年時被蒙子國炒舊時南畔用兵盡般軍器在南京今卻般向北邊去又云蒙古國作梗太子自去邊頭議和半年不決今又遣莫都統提兵去蒙子國當作蒙古國是時元人未稱蒙古此蒙古國蓋亦盲骨而非韃靼也孟珙蒙韃備錄曰韃國所鄰前有糺族左右乃沙陀等諸部舊有蒙古斯國在金人僞天會間亦嘗擾金虜爲患按李諒征蒙記曰蒙人常改元天興自稱太祖元明皇帝今韃人甚朴野畧無制度珙常討究于彼聞蒙已殘滅久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紹興九年女眞萬戶胡沙虎北攻蒙兀部幢盡而還蒙兀追襲之至上京之西北大敗其衆於海嶺

元太祖諸弟子女

孟珙蒙韃備對所載元太祖諸弟子女皆與元史不同蓋敵國傳聞未免舛誤耳備對云成吉思皇帝兄弟凡四人成吉思居長大皇弟久已陣亡二皇弟名便古得那見在國中三皇弟名忒沒真眞所統係自己人馬著

戰有功而元史宗室世系表云烈祖神元皇帝五子長太祖皇帝次二捌只哈兒王次三哈赤溫大王次四錢木哥斡赤斤所謂皇太弟國王斡嚕那顏者也次五別里古台王備對又云成吉思有子甚多長子比因俊金國攻打西京雲中時陣亡今第二子御爲大太子名約直二太子名阿戴四太子名天婁五太子名龍孫皆正后所生其下又有十餘人皆庶生也宗室世系表云太祖皇帝六子長朮赤太子次二察合台太子次三太宗皇帝次四拖雷即睿宗也次五兀魯赤無嗣次六闊列堅太子案察合台當即阿戴拖雷當即天婁所謂譯音無定字也其餘皆不相應備對又云女七人長公主曰阿其黎拽今嫁豹突駙馬二公主曰阿里黑百因俗曰必姬夫人曾嫁金國亡自四部死寡居今領白韃靼國事二公主曰阿五嫁尚書令國舅之子餘未知名元史諸公主表云太祖女昌國大長公主火臣別吉適昌忠武王孛秃越國大長公主阿剌海別吉適武毅王孛要合高昌公主也立可敦適亦祁護巴而述阿兒忒斤大臣別吉當即所謂阿其黎拽阿剌海別吉即阿里黑別吉即必姬也立可敦未知即所謂阿五否

合罕皇帝

元史劉秉忠傳上書世祖言已奉合罕皇帝聖旨云云余嘗得歸壽縣祁林院歷代聖王恩慧撫護碑亦有後遇合罕皇帝登于震極之語攷元文類經世大典序錄云乙未年哈罕皇帝聖旨籍打捕鷹房戶屬御位及諸王公主駙馬置打捕鷹房官哈罕即合罕乙未爲太宗八年則合罕乃太宗之尊號如成吉思之類河南安陽縣上清正一宮聖旨碑內稱成吉思皇帝哈罕皇帝京師慶壽寺西堂海雲禪師碑則云我大蒙古國聖祖成吉思皇帝太宗合罕皇帝暨今蒙哥皇帝累降詔旨云云明以合罕屬太宗王惲秋澗集請舉行利舉事狀亦云洪惟太宗合罕皇帝而元史本紀失載其上尊號事疏矣

至元鈔法

元史食貨志至元十四年改造至元鈔自二貫至五文凡十有一等案葉子奇草木子載至元寶鈔自壹拾文至貳貫凡十等與史志不同志又云至元十二年添造釐鈔其例有三曰二文三文五文初鈔印用木爲板十三年鑄銅易之十五年以釐鈔不便於民復命罷印是五文自是釐鈔罷後改造自當以壹拾文爲始不應再用五文當是史誤也草木子又云伍箇壹貫爲半錠伍箇貳貫爲錠志亦失載

銅熨斗齋隨筆卷六

銅熨斗齋隨筆卷七

嘉興沈濤撰

道德經佚文

史記封禪書索隱曰樂彥引老子道德經云月中仙人宋母忌今道德經無此文且不類五千言中之語豈老子亦有外篇耶近人作老子別錄失采此條

後漢書李固傳引老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也今老子亦無其文

于越當作干越

荀子勸學篇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注云于越猶言於越呂氏春秋荊有次非得寶劍于於越高誘曰吳邑也宋本于越作干越注於越作吳越濤案宋本是也注所引呂氏春秋見知分篇干越作干遂注曰干遂吳邑此注亦必作干遂楊氏引此以證干之爲吳耳若如今本則是高誘以于越爲吳邑矣豈不大可笑乎

兩漢刊誤補遺引正文作干越注所引呂氏春秋亦作干越是注中遂字已誤作越而干字未誤作于吳斗南曰按干越即越耳何名爲吳邑哉雖據誤本而亦知其說之不可通矣

大戴禮勸學篇作干越乃傳寫之誤

精雜汙

修身篇術順墨而精雜汙楊倞注曰順墨當爲愼墨愼謂齊宣王時處士愼到也其術本黃老歸刑名先申韓墨翟宋人號墨子其術多務儉嗇精當爲清雜汙謂非禮義之言也濤案精當如字讀術順墨而精雜汙謂以順墨爲法而能精雜汙之說也不苟篇曰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人乎耳出乎口鈞有須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精之即此意也

道經

解蔽篇引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案老子上下篇分道經德經此蓋五千言之佚文而僞古文襲用之楊倞不得其說解爲有道之經誤矣

蠶蟲始振

呂氏春秋孟夏紀蟄蟲始振高誘注蟄伏之蟲乘陽始振動蘇生也濤案淮南時則訓作蟄蟲始振蘇高氏彼注云振動蘇生也雖詳略不同而以動釋振以生釋蘇則同則呂氏亦必作蟄蟲始振蘇今本乃淺人據禮記月令改耳仲春紀蟄蟲咸動亦當同淮南作咸動蘇

螻當作蠹

蟄數篇戶樞不螻螻意林引作蠹濤案作蠹者是也此句與上流水不腐爲韻此篇上文因輕而揚之數語下文鬱處頭則爲腫爲風數語皆用韻則此腐蠹亦韻也後漢書華陀傳譬如戶樞終不朽卽此意螻字乃傳寫之誤

高陽應

別類篇高陽應將爲室高誘注曰高陽宋邑因以爲氏應名也或作高魋宋大夫也梁仲子云淮南人間訓作高陽魋廣韻陽字下引呂氏有辨士高陽魋此注內脫一陽字濤案如廣韻所引則古本呂氏作魋不作應淮南書卽取諸呂氏則應字乃傳寫之誤高注當作魋名也或作向魋宋大夫也梁氏不知高爲向字之誤轉謂脫一陽字非也淮南注亦云或曰高陽魋宋大夫此蓋傳寫有脫既稱或曰則必有正解彼注當與此注同高氏疑高陽魋之卽向魋故存此二說向其高陽之合聲與

斲

貴公篇故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鬬大兵不寇豆鬬寇皆韻則斲字亦韻也斲古音如琢讀竹救切斲之轉爲琢猶啄之轉爲咮也

稱當作桶

淮南時則訓角斗稱注斗稱量器也濤案呂氏春秋仲春紀作角斗桶高氏彼注斗桶量器也稱非量器當爲桶字之誤禮記作角斗甬史記商君傳作平斗桶甬正字桶別字稱誤字仲秋記作甬疑後人據禮記改

萃鳥翔

時則調仲秋之月萃鳥翔注曰寒氣至萃鳥肥盛試其羽翼而高翔翔者六翮不動也或作養養育其羽毛也濤案呂氏春秋紀作羣鳥養羞高氏彼注曰寒氣將至羣鳥養進其毛羽御寒也雖訓羞爲進與禮記鄭注訓爲所食者不同而其爲養羞則同疑淮南注本作或作養羞養進其羽毛也淺人不知羞有進義遂刪去羞字改進爲育耳又淮南注許高二家每相亂恐作翔者爲許慎本

仲弓爲伯牛子

論衡自記篇曰顓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是以仲弓爲伯牛子當必古論語家相傳舊說竊意惟仲弓爲伯牛之子故孔子有犂牛騂角之喻以其宇爲戲耳否則欲譽其子而斥其父爲牛恐聖人不如是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亦有仲弓父賤之說疑後人據王肅僞撰家語竄改

顏淵自殺

命義篇顏淵困於學以才自殺他書但言顏子早死無自殺之語此蓋猶言齊以明自煎商以香自焚顏子好學以死不啻以才殺其身耳初非謂死于非命也然宋書文九王傳景素秀才劉璡上書曰曾子孝於其親而沈於水曾子沈水書亦不載則顏淵自殺或亦於傳有之而今不傳耳又列子力命篇云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亦與史記家語所記不同

變復家

明雩篇曰變復之家以久雨爲湛久暘爲旱旱應亢陽湛應沈陰遭虎篇曰變復之家謂虎食人者功曹爲姦所致也其意以爲功曹衆吏之率虎亦諸禽之雄也功曹爲姦采漁子吏故虎食人以象其意商蟲篇曰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也貪則侵漁故蟲食穀身黑頭赤則謂武官頭黑身赤則謂文官使加罰于蟲所象類之吏則蟲滅息不復見矣感虛篇曰人君秋賞則溫夏罰則寒寒溫篇曰京氏占寒溫以陰陽升降變復之家以刑賞喜怒濤案變復家蓋亦五行占驗之流史記日者傳數諸占家之名有五行家堪輿家建除家蓋辰家厤家天人家太一家而無變復家後漢書郎顗傳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明達變復楊賜傳唯陛下慎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章懷於顗傳注謂明于變異銷復之術於賜傳注謂變改而修復二注不同由不知變復爲陰陽五行家之一術耳又周舉傳策問曰變復之徵厥効何由方術樊英傳每有災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三國魏志和洽傳洽復之術莫大于節儉消復卽變復也

又案變虛篇曰災變之家曰人在天地之間猶魚在水中矣其能以行動天地猶魚鼓而振水也動而水蕩氣變災變家當爲變復家之誤

南山經注

山海南山經招搖之山有草焉其狀如韭注云爾雅云霍山亦多之畢制府抗曰爾雅霍山韭字作萑詳彼義以爲山韭名萑此之霍山以爲山名非也濤案此當以爾雅云霍爲句萑萑通字又省作雚景純之意爾雅名山韭爲雚此山亦多此草非以雚爲山名云亦者承上文多桂多金玉而言也

又案郭氏注山海經曰其狀如某者卽以其物釋之下文有獸焉其狀如禺名曰狌狌注云生生禺獸又青邱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注云卽九尾狐可證也

梁簡文山海經注

列子湯問釋文引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神人面鳥身名曰禺彊簡文云北海神也然則梁簡文曾注山海經矣今隋書經籍志不載

關氏

萩苑雌黃云錢昭度王昭君詩閼氏纔閉易妾名歸期長似候河清誤讀氏爲姓氏之氏濤案史記匈奴傳索隱云閼氏舊音曷氏匈奴皇后號也習鑿齒與燕王書云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不北方人采取其花染絳黃按取其上英華者作烟脂婦人採摘用爲顏色吾少時再三過見烟脂今日始覩紅藍後當足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閼氏今可音烟支恕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也

是閻氏舊讀如本字音後乃改音爲支耳錢詩不誤

甯馨

晉書王衍傳何物老嫗生此甯馨兒世遂以甯馨爲佳兒之名非也甯馨猶言那許世說使君如馨地冷如鬼手馨輒罄如生狗母馨强學人作爾馨語蓮社高賢傳但聞疾風流馨六朝人語如此金華子載膠東隱士行乞於酒市既醺酣即以手握衫袖棹背而行曰吉邕馨吉邕馨市中咸謂之吉邕馨秀才是馨爲語詞唐末猶然南史宋王太后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甯馨兒宋書作牛如此甯馨兒亦謂那許兒耳唐劉夢得贈日本僧詩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甯馨元方爲里聽航船歌五千斤蠟三千漆甯馨年時欲夜行正合甯馨本義又張謂詩家無阿堵物門有甯馨兒以晉人語作對初無不可若東坡詩六朝人物餘邱壑空使姦雄笑甯馨則由誤解晉書矣能改齋漫錄以爲山濤吐王衍語以兒爲非馨香更謬

六書故云馨許生之急言也說文有𩣡字吳人有甯馨語甯如之緩也甯馨猶言如許生也

阿堵

馬永嬾眞子云古所謂阿堵者乃今所謂兀底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遮障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謂口不言去御錢但云去御兀底爾如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蓋當時以手指眼謂在兀底中爾後人遂以錢爲阿堵物眼爲阿堵中皆非是濤案此說阿堵字甚確野客叢書亦云阿堵晉人方言猶言這箇耳王衍當時指錢而爲是言非直以錢爲阿堵也嬾眞子又有論甯馨一條云甯作去聲馨音亨今南人尙言之猶言恁地也

三平二滿

潁川語小曰俗言三平二滿蓋三遇平二遇滿皆平穩得過日五角六張者五遇角六遇張其日不穩多乖案高齋漫錄日傅欽之爲御史中丞嘗有章論劉仲馮一日責父邂逅見之問曰小姪何事敢煩臺評欽之慚去

三平二滿文字貫父笑曰七上八下人才然則三平二滿不盡如潁川所云也

五角六張

開天傳信記載劉朝霞俳諧文末云今日是千年一遇叩頭莫五角六張五角六張蓋乖角乖張之意猶今人言七顛八倒耳嬾眞子謂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張宿此兩日作事多不成未見所出恐屬臆說

文選標題舛誤

文選魏都賦矍焉相顧注懼也左傳曰駟氏懼善曰張以懼先壠反今本並爲矍矍大視呼縛反濤案李善曰三都賦本張載爲注載都劉逵爲注吳蜀自是之後漸行於俗則魏都乃張孟陽注故曰張以懼先壠反今刊本標題皆作劉淵林誤也

李洪範

一切經音義卷六引西京賦云其形蔓延李洪範音亥怨反下餘戰反今西京賦作巨獸百尋是爲曼延蓋唐時本如此曼延即曼延之別體李洪範未詳何人晉李軌字宏範隋書經籍志載其周易尙書春秋小爾雅等音或其人尙有兩京賦音注而史失載乎

狼朊當作狼眼

吳都賦曰鳥滸狼朊注引異物志云狼朊人夜襲金知其良不濟案朊當作眼玉篇目部云眼目不明又狼眼南夷國名人能夜市金廣韻十一唐同蓋以無目故須躲而知良不玉篇肉部朊字注但云肉閒也廣韻則亦云狼朊南夷國名與眼字注同此必後人所附益非陸孫原文矣

沙漠當作沙幕

嘯賦又似鴻雁之將離羣鳴號乎沙漠注曰武帝元朔六年衛青將六將軍絕幕應邵曰幕匈奴之南界傳瓚曰沙土曰幕今案決幕漫也西域傳曰難脫國以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如濟曰幕音漫韋昭曰幕錢背也然則漫幕同義古詩曰此匈奴中沙漫地崔浩謂之河底故李陵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書作漫是也猶今人呼帳幔亦曰幕可依字讀今書或作漠音訓同說文曰漠北方流沙濤案注文則賦本作沙幕作漠者乃別本耳故崇賢引漢書證沙幕之即沙漫引說文證沙漠之即沙幕今正文作漠誤矣

竹書非紀年

史記五帝紀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案晉書束晳傳竹書自紀年十三篇外尙有師春項語等七十五篇則所引竹書不知在何篇之中非紀年之文也今本紀年閒非晉時舊文而或據此以疑紀年之僞託則非矣

世說新書

黃伯思東觀餘論跋世說新語後曰本題爲世說新書段成式引王敦說漢豆事以證陸暢事爲廉亦云近賢世說新書而此本謂之新語不知敦更名也濤案太平廣記引王導桓溫謝鯤諸條皆云出世說新書則宋初本尙作新書不作新語然劉義慶書本但作世說見隋書經籍志敘文類聚北堂書鈔諸類書所引亦但作世說新書新語皆後起之名

何乃洵

世說排調篇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乃洵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注曰吳人以冷爲洵案石林曰今二浙無此語濤案太平御覽二十一時序部引作何如乃洵是何下尙有一如字乃洵二字有聲無義猶今人之言那亨何如那亨今吳語正如是非以冷爲洵也程大昌演繁露引世說亦作何如乃洵是所據本勝於石林然曰今鄉俗狀涼冷之狀者曰冷洵洵則亦不知乃洵之即那亨而爲舊注所惑矣

周公謹癸辛雜識載徐淵子一翦梅詞他年青史總無名我也能亨你也能亨注能亨鄉音也案能亨蓋即那亨之轉音

高誘萬畢術注

史記孝武本紀正義引高誘注淮南子云取雞血與針磨搗之以和磁石用塗碁頭曝乾之置局上卽相拒不止也今淮南子注中無此文封禪書索隱引顧氏按萬畢術云其語畧同然則萬畢術亦高誘注矣

事類賦

魏志后妃傳注引魏畧曰蘭謂卞蘭獻賦贊述太子德美太子報曰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宋吳淑作事類賦義取諸此

李文博理道集

唐柳伯存馬總意林序曰隋代博陵李文博攬綴諸子編成理道集十卷隋志不載當本名治道集唐人諱治因改爲理杜牧理道要訣猶言治道要訣也

歷代三寶記

隋書經籍志子雜家類歷代三寶記三卷費長房撰此非漢之費長房今釋藏中有其書題隋翻經學士成都費長房譔藏本分十五卷則隋志作三卷者誤其弟十五卷載表文一篇云始自姬周莊王甲午佛誕西域後漢明皇永平丁卯經度東藏迄今開皇太歲丁巳歷一千二百八十一載其間靈瑞帝王名僧代別顯彰名闡皇三寶錄凡十五卷云云則是書本名開皇三寶錄今藏本亦題歷代三寶記者據隋志而云然也

長短經

玉海三引書目（謂中興書目）長短經天文篇唐趙蕤撰云乾象新書嘗引之案蕤長短經今四庫書著錄凡六十四篇初無天文篇是書本十卷今存九卷所闕者疑卽天文篇一卷（自序六十三篇乃六十五篇之誤）

唐文粹

文苑英華辨證云近世眉山成午編唐三百家名賢文粹此姚氏書之外又一唐文粹也而其書不傳晁陳兩家書目亦失載

三朝北盟會編

徐夢莘序曰取諸家所說及詔敕制誥書疏奏議記傳行實碑誌文集雜著事涉北盟者悉取銓次起政和七年登舟航海之初終紹興三十二年逆亮犯淮敗盟之日繫以日月以宣政爲上帙靖康爲中帙建炎紹興爲下帙名曰三朝北盟集編盡四十六年分二百五十卷則是書名集編不名會編也岳珂媿鄰錄思陵近誤一條嘗讀徐夢莘三朝北盟集編有大定所下改窆之詔云云亦作集編玉海四十七雜史類亦云徐夢莘收羅野史及他文書多至二百餘家爲編年之體會粹成書號三朝北盟集編

攬轡錄

媿鄰錄引范成大攬轡錄曰金本無年號自阿骨打始有天輔之稱今四十八年矣小本厤通具百二十歲相屬某年生而四十八歲以前金無號乃撰造以足之重熙四年清甯咸雍太康太安各十年壽昌六年乾統十年大慶四年收國二年以接天輔云云今本攬轡錄但云金主始大修國制其厤曰大明厤金本無號自阿骨打始有天輔之稱而無今四十八年以下七十一字然則今所傳攬轡錄亦非足本至重熙等皆遼年號女眞世奉遼正朔又滅遼而代之故以其紀年爲厤非其所自撰造則倦翁已辯之矣

耐得翁

都城記勝一書序稱時宋端平乙未元日寓灌園耐得翁不知耐得翁何人新城尙書居易錄曰淸暇錄元人撰自署灌園耐得翁書凡六卷多刺取諸家小說成之異聞殊少蠶尾集跋淸暇錄曰末卷多述吳興事當是吳興產耳疑卽其人灌園灌圃未知孰是孰誤蓋亦宋之遺民耳

百川書志云古杭夢游錄一卷宋灌圃耐得翁著記杭風俗凡十三事今世罕傳中多斷文惜專市肆無政教之說焉是都城記勝一名古杭夢游錄

文淵閣學目耐得翁就日錄一部一冊闕續文獻通攷同當別是一書說邪載有數條亦非足本又傳是樓書目有宋耐得翁灌畦暇語一卷

法帖刊誤

東觀餘論記與劉無言論書云予法帖正誤中論之甚詳云云則是書又名法帖正誤也

中興繫年錄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一名中興繫年錄見合璧事類所引新城尙書分甘餘話云南宋有李心傳三朝野彙編蓋卽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之一名也

尊前集

尊前集二卷不知編次人姓氏萬歷十年嘉興顧梧芳鏤板人僉以爲顧氏書也竹垞翁得吳文定公手鈔本定爲宋初人編輯今觀張玉田詞源云自隋唐以來聲詩聞爲長短句至唐人則有尊前夜開集迄於崇甯立大晟府云云則是編尙爲南唐人所輯王灼碧雞漫志亦稱唐尊前集

陸放翁年譜

錢辛楣少詹陸放翁年譜攷核詳贍而遺漏亦復不少官見王質雪山集中有寄題陸務觀漁隱詩有小引云乙酉務觀貳豫章書來告曰吾登孺子亭見子以詩追南州高士之神情奇哉吾巢會稽築卑栖號漁隱子其爲我詩之云云而是年失載此段事又陳鵠耆舊續聞云公官南昌日代還有贈別詞云雨斷西山晚照明悄無人幽夢自驚說道去多時也到如今眞箇是行遠山已是無心畫小樓空斜掩繡屏你嚫早收心河趁劉郎雙鬢未星又聞居三山日方務德帥紹興攜妓訪之公有詞云三山山下閒居士巾履蕭然小醉間眠風引飛花落釣船二詞並不載于集此蓋丙戌丁亥年間事而譜亦遺之又沈園題壁詞譜據齊東野語載于乙亥年而耆舊續聞則以爲辛未三月未知孰是

陸淞爲放翁之兄

陸淞子遜瑞鶴仙臉霞紅印枕一闋見絕妙好詞耆舊續聞謂南班宗子侍姬盼盼色藝殊絕一日宴客偶離不預捧觴之列陸因問之卽呼至其枕痕猶在臉爲賦瑞鶴仙一時盛傳之後盼盼亦歸陸氏云云又云二陸

兄弟俱有時名子逸詞勝而詩不及其弟子逸亦爲農師之孫所云二陸當指子逸與務觀則子逸寔爲放翁之兄今竹垞編詞綜先放翁而後子逸蓋亦攷之未審矣

田不伐

陽春白雪多選田不伐詞竹垞詞綜亦載不伐詞二首不詳仕履案五燈志云余先友田爲不伐得音律三昧能度醉吟商二曲其聲清越不可名狀碧雞漫志亦云時田爲不伐亦供職大樂然則不伐名爲朱氏以不伐爲名誤也

吾子行

南濠詩話載吾子行晚年爲妾家所累有司逮之于行素高抗不能忍辱即作詩投其所知仇遠潛赴水死詩云劉伶一鍤事徒然蝴蝶飛來別有天欲語太元何處問西泠西畔斷橋邊而陸友仁跋聞居錄云至大四年子行以事逃去不知所終則固未嘗死也友仁時代相接疑得其寔

曉鴉啼後

汪彥章曉鴉啼後一詞事見能改齋漫錄今觀黃考功公度知稼翁集有點絳唇詞前有其子沃跋語云汪藻彥章出守泉南移知宣城內不自得乃賦詞云新月蛾眉夜寒江淨山含斗北來驂首梅影橫窗瘦好箇霜天閒卻傳杯手若知否亂鴉噪後歸思濃如酒公時在泉南僉幕依韻作此送之又有送汪內翰移鎮宣城長篇見集中比有能改齋漫錄載汪在翰苑屢致言者嘗作點絳唇云云最末句曉鴉啼後歸夢濃如酒或問曰歸夢濃如酒何以在曉鴉啼後汪曰無奈這一隊畜生何不惟事失其寔而改竄二字殊乖本義然則虎臣所言乃當日傳聞之誤也又王明清玉照新志云汪彥章在京師嘗作小闋云紹興中彥章知徽州仍令席間聲之坐客有挾怨者亟以納檜相指爲新製以譏會之會之怒飆言者遷之于永是當日皆以此詞爲彥章在京師所作而傳聞又復異辭

王守仁

宋程洵尊德性齋集有王守仁竹齋詩云黃塵車馬去如流名利勞人死不休心遠地偏何處是小齋叢竹媚深幽此宋之王守仁也

兩吳道子

唐畫家有吳道子明亦有吳道子余永麟北囿瑣語云吳偉號小仙湖廣人善丹青尤工於人物人皆以吳道子稱之今趙州柏林寺壁間有吳道子畫水乃小仙筆蓋小仙亦有道子之稱故因之傳訛耳

兩袁簡齋

孫炯硯山齋雜記云智永書千字文八百本其眞蹟舊在江西袁簡齋家此蓋勝國時人與乾隆間隨園居士別號相同又余在磁州得有隨開皇間袁子才仝妻造象其名亦同隨園之字

上官佖

也爲女陰見說文今人讀爲必平聲殆篆文也字與必相近而誤耶劉貢父中山詩話云上官佖嘗勸石少傅中立愼緘石勃然曰上官佖如下官曰何是宋時已作此音

明月

次年稱明年次日稱明日惟次月罕稱明月山中白雲有夜飛鶴一詞其題曰大德乙巳中秋會仇山村于溧陽酒酣興逸各隨所賦余作此詞爲明月明年佳話云則次月亦可稱明月

薩卽薛字

佛經菩薩二字說文所無蓋卽薛字之變體漢平輿令薛君碑乃侯於薛唐蕭思亮墓誌行薛王友薛字形皆如是作後乃變而爲薩張有復古編薛別作薩非是一切經音義云菩薩本作扶薛舊五代史唐廢帝紀載當時謠曰去卻生菩薩扶起一條鐵是爾時尚作薛音也

郭杲當作郭果

韓侂胄所用之將郭杲宋史有傳諸書皆作杲字案因朝聞見錄載優伶戲語郭倪郭果敗因賜寘以生菱進于桌上命二人移桌忽生菱墮地盡碎其一人云苦苦壞了許多生菱只因移果卓盡以菱字隱靈字移字隱倪字桌字隱作字謂生靈之援皆郭倪郭果所爲也則字不應作杲

狐姓獨姓

王阮亭居易錄云在都察院署見山西巡撫揭有狐姓者周中丞石公因言爲大理少卿時書吏有獨姓者蓋令狐獨孤覆姓之裔省其一字按春秋時晉有狐突狐偃國語云狐氏出自唐叔韋注狐氏重耳外家出自唐叔與晉同祖唐氏之後別在犬戎者山有狐姓當自突偃之後唐時令狐爲相有天下諸狐多帶令之語則爾時本有狐姓不得槩以爲令狐所省也獨氏亦見姓苑金樓子云成湯誅獨木似亦非皆獨狐所改

羅紂

分甘餘話云秦羅敷二字或作紂李西臺書小詞亦作羅紂懶眞子引漢書昌邑王賀妾名羅紂乃嚴延年女孫然不言敷紂二字何以通用濟案古敷有紂音焦仲卿詩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與由求爾爲韻蓋讀如紂平聲

鈍吟斗齋隨筆卷八

嘉興沈壽撰

鹿有麤義

鹿以乃裘之麤者非以鹿爲裘也鹿車乃車之麤者非以鹿駕車也麤从三鹿故鹿有麤義呂氏春秋貴生篇麤鹿布之衣猶言麤布之衣也

說苑雜言篇孔子見榮啟期衣鹿皮裘鼓琴而歌他書皆言鹿裘無皮字此字乃校書者以意妄增

又案後漢書趙熹傳注引風俗通曰俗說鹿車窄小裁容一鹿然則鹿裘又何說耶知不然矣

如字去聲

白斑湛淵靜語云淵明雜詩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如押去聲東坡亦押薦相如作去聲

蝗

陸放翁杜門詩燒灰除菜蝗自注蝗讀如橫字去聲涛案程大昌演繁露云案唐韻蝗一音橫去聲則俗呼爲橫非無本也據此則蝗讀如橫之去聲本於唐韻而當時無不如此呼者

崑字入聲

陸佃陶山集和穀夫春詩云小兒能賦崑崙奴崑字原注入聲然則讀崑若窟此猶白樂天讀琵琶琵字入聲皆字韻書所無

質

體質字讀入聲然亦有作去聲讀者宋謝莊舞馬賦躍采淵而泳質與淵伯爲韻交質委質字讀去聲然亦有作入聲讀者後漢書桓譚馮衍傳贄衍脫委質與失秩爲韻

把

把有平仄兩音廣韻以音博下切者爲把持之把以音蒲巴切者爲把握之把鄧陟之正字漢書直禹傳農夫者草把土正用把字案隋書五行志鄭中童謠曰金作掃帚玉作把俾掃帚殿屋迎西家則古把持之把亦作平音

勾

管勾勾字去聲勾當字亦然今人讀作平聲非也范文正自鄱陽易守丹詩曰祇託春風管勾來所以宋南渡後勾當公事改爲幹辦公事管勾改爲管幹避高宗嫌名也高宗名構

孺無平音

孺字玉篇音如喻切廣韻音而遇切皆無平音至集韻始有汝朱一切唐以前無是也大唐新語載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謂同官曰昨買得王僧孺集杜文範知其誤應聲曰文範亦買得張佛袍集此必由古誤讀孺爲平聲與襦同音故有是語若本有汝朱一切又何誤之有

虹

世皆知蜆字有入聲而不知虹字有去聲元微之送客遊嶺南詩水面波疑穀山頭虹似巾自注云虹音近絳郝伯常使宋過濟南宴北渚亭詩虹橋柳平分破巨壑雲莊入煙暝於虹字自注云去聲案廣韻四絳虹古巷切今北人呼虹正爲絳又韻補一董虹戶孔切郭璞鯨魚賛壯士挺劍氣激白虹鯨魚潛淵出則邑悚則虹又可讀上聲

乞

楊誠齋和韓子雲惠詩句法端何樣先生肯乞餘自注云乞去聲案乞本雲气字後人借爲乞假之乞本音去既切後乃轉爲入聲

春秋[illegible]年正義云乞之與乞一字也取則入聲與則去聲此後人强生分別古音皆當讀爲去聲

後漢書楊政傳乞楊生師古注曰乞讀曰氣

觀

國朝聞見錄曰陸游字務觀山陰人名游字當從觀平聲至今謂觀去聲蓋毋氏夢秦少游而生公故以秦名其字而字其名蓋紹翁之意以游觀之觀當作平聲讀也不知古游觀之觀正作去聲讀易觀卦釋文音官喚反又大觀在上釋文云王肅音官以觀天下釋文云徐唯此一字作官音是觀讀平聲始於王肅漢以前皆作去聲矣王景文詩不了山陰陸務觀放翁見之笑曰我字乃去聲如何把做平聲押了是放翁尚知古音

周禮司爟注曰爟讀如子若觀火之觀釋文觀古喚反古喚當作官喚易釋文官喚亦宮喚之誤漢書注作工喚宮工音同周禮正義云孔安國以觀爲視與鄭義異不知古觀視之觀亦音宮喚反也

晉書張寔傳初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觀視之觀與腕爲韻可見古音不作平聲

僅

香祖筆記曰僅字有少餘二義唐人多作餘義用如元微之云封章諫草繁委箱笥僅餘百軸白樂天哭唐衢詩著文僅千首六義無差忒小說崔煒傳大食國有陽燧珠趙佗令人航海盜歸番禺僅千載矣甘澤謠陶峴傳浪跡怡情僅三十載摭言曲江之宴長安僅于半空玉壺清話南唐先主傳吳越災遣使唁之賚幣僅餘僅百餘艘之類至宋人始率從少義迄今沿用之濤案李涪刊誤曰近歲精用文字者反以僅爲遠近之近則阮亭所舉皆借僅爲近非解僅爲餘也玉壺清話序曰文瑩收古今文章著述自國初至熙甯間得文集二百餘家僅數千卷是宋人亦尚有用爲遠近之近者

李匡乂資暇集云今尺題多云不僅人情僅字謝劣不劣人情是何言歟案此正李涪所謂以爲遠近之近也唐詩紀事載德宗貞元四年九月賜宴曲江亭序曰朕在位僅將十載亦以爲遠近之近

但

王阮亭跋盤州集云盤州和景盧野處解嘲詩園池如此休言小但放榜莞雉免行但字注平聲與徐騎省莫折紅芳樹但知盡意看同音二公皆精說文之學也余謂說文但爲袒裼正字初無平音篇韻亦無平音元稹姓纂但姓在二十五寒老學庵筆記云姓但者音若檀近歲有嶺南監司曰但中庸是也觀徐洪二詩則唐宋時讀如檀不獨人姓爲然矣

請

王直方詩話云貢父曰樂天詩云請錢不早朝請作平聲唐人語也江子敻亦云顏師古漢書請或音才性反或不音唐人或以請作平聲誤矣濟案漢書賈誼傳過請室而請罪耳注引蘇林曰音潔清則請作平聲正用漢書注

張

蘇伯固本蘭花令詞歸帆初張葦邊風客夢不禁蓬背雨張字作去聲讀

要

王楙野客叢書曰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要字合作去聲讀故高適詩憶昔相逢論久要嘲君與我輕常調會文清公詩久要不忘吾輩事交情自惜幾人全皆作去聲用而張孟押韻作平聲收謬矣袁褧楓窗脞評云漢書要與約同故要多音約高祖紀云諸侯至而定要束耳此要字合音約顏師古不音誤也晁機作班馬字類便入在三蕭韻內以爲邀字亦誤矣案此二條論要字不應讀平聲甚確論語集解引孔注曰久要舊約也則要卽約字然廣韻三十五笑要約也於笑切又於招切是廣韻業已兩收其誤不始于晁氏矣

王荆公老人行云古來人事已如此今日何須論久要亦讀去聲

俏

今人謂婦人美好爲俏錢少詹以爲方言鈔字之俗濟案朝野僉載云周韶州曲江令朱隨侯女夫李逖遊客爾朱九並姿相少媚廣州人號爲三樵原注音七肖反是唐時止作樵字疑當作僬僬記庶人僬僬正謂儀止可觀集韻始有俏字武林舊事雜扮有胡小俏鄭小俏自來俏此字蓋盛行於宋末

駣

石鼓文第一鼓避車既工避馬既同避車既好避馬既駣駣薛尙功釋作驅固非潘迪音訓謂與阜音義同亦未是此當是琠字與好爲韻猶上文之工同爲韻也古寶字作琠从玉缶聲此以稱馬故改玉从馬鐘鼎文每有此例後人呼駿馬爲寶馬當本諸此

發字

李匡乂資暇集云稷下有諺曰學識何如觀點書點字書之難不惟句度義理兼在知字之正音借音若某字以朱發平聲卽爲某字發上聲變爲某字去入又改爲某字轉平上去入易耳知合發不發爲難今見點書每遇以有字必以朱發平聲其遇毋有亦然是不知亡字亾字毋字毋字點畫各有區分亡字之亡從一點一畫下觀篆文當知矣是以無字正體作亾失之亾毋中有人毋有字其畫盡通也父母字中有兩點劉伯莊音義云凡非父母之母皆呼爲無字是也此論發字之例較張守節史記正義爲詳錢氏養新錄但引張氏之說而未及于此

張參五經文字序云既字帶惑體音非一讀學者傳授義有所存離之若有失合之則難並至當之餘但朱發其旁而已

史記梁孝王世家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正義曰張先生舊本有士字先生疑卽衍字又不敢除故以朱大點其字中心此卽今人以朱點滅字之例

佛佛

赫連勃勃宋書朱超石傳宏之鄭鮮之索虜諸傳皆作佛佛古佛音如弼弼勃一聲之轉也劉敬叔異苑乃云佛佛虜凶虐暴惡常自言國名佛佛則是佛中之佛不識古音望文生義抑何可笑

木女解罷

文苑英華六十六卷載謝觀漢以木女解平城圍賦曰于是命雕木之工狀佳人之美假剞劂於嬪事寫婉娟之容止逐手刃兮巧笑俄生從索綯而機心暗起動則流盼靜而直指似欲排君之難匪憚陋容如將報主之讎無辭克己又曰時也何奴合圍獲人踐事故持娉婷之淑態用撓閼氏之所忌案木女解圍他書不載漢書高祖紀注引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已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不能有也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水經濕水篇注引孫暢之述畫其說畧同皆無木女之說惟段安節樂府雜錄云傀儡子自昔傳云起於漢祖在平城爲冒頓所圍陳平訪知閼氏妬忌卽造木偶人運機關舞于陴間閼氏望見謂是生人慮下其城冒頓必納妓女遂退軍云云然則其說實始於唐

老爺

今百姓稱官府曰老爺錢少詹引元史董摶霄傳我董老爺也濟案三朝北盟會編云魚磨山寨軍亂統領將佐王林孟振張衙推等殺其統領官馬老爺則是宋時已有此稱

又案北盟會編云鎮相鼎州武陵縣人善爲誕謾自號老爺亦稱通天大聖此老爺似是神靈之號猶今人稱關老爺岳老爺之類故下文云小民無知者翕然從之備稱相謁旁午于道謂之拜爺又云以賊兵爲爺兒

官

古人呼官猶今人呼爺也史傳中門生故吏厭獲嬖妾輒呼其主爲官梁武陵王紀河東王譽皆呼元帝爲七官紀爲元帝之弟譽爲元帝之姪乃尊之之詞非輕之之詞也宋齊諸史近臣每呼天子爲官

范文正爲閻羅王

俗皆傳包孝肅治其事於神乘均無可攷特以本傳中斷節不到一語附會耳范文正公爲閻羅王見中吳紀聞而世人不知又寇萊公爲修羅王見廣川書跋

又案翰苑名談云寇準死有王克勤者見公于曹州境上問從者曰閻羅安敢是萊公亦作閻羅也又賀鑄慶湖遺老集一題云客有攜寇萊公眞挂于驛舍傍題云今作閻羅王

東坡一字仲和

陸深玉堂漫筆云子瞻一字和仲子由一字同叔懷素自敘帖近刻石於蘇州內蘇州城一跋云予兄和仲蓋

謂東坡自題曰蘇軾同叔云云案俞德鄰佩韋齋輯聞東坡一字仲和洗玉池銘末云仲和甫銘之維以識德仲和甫僕也僕蘇軾子瞻也是東坡一字仲和非和仲也又文與可月齋詩云子平一見初動心幣致東齋自磨洗又云子平謂我同所唾萬里書之特相寄詩題下注云詩中子平即子瞻也是東坡又字子平

東坡排行第九二

袁裘裘屬問詩云黃太史詩云爲喚謫仙蘇二來故人謂東坡排行第二其實第九二也濟南先生李方叔集中有贈小蘇先生九二丈詩案老學庵筆記載東坡與黃門南遷相遇於梧藤間食湯餅事東坡謂黃門曰九三郎爾尚欲咀嚼耶子由行九三則東坡行九二審矣

張仲實

洞霄詩集有仇山村周公謹諸人送西秦張仲實游大滌洞天詩共十八首西秦爲循王家祖貫張叔夏每自稱西秦生初疑仲實爲叔夏之昆弟行然洞霄集又有西秦張楧雲根石及大滌洞天詩二首楧當即仲實名从木旁則是寄閒之昆弟行也

兩劉松年

直齋書錄解題六壬洞微賦一卷不知名氏蓍卜劉松年所傳是宋有兩劉松年也

兩楊次公

宋有兩楊次公一名傑字次公無爲軍人自號無爲子見宋史文苑傳六朝事迹編類載其詩或稱楊次公或稱楊無爲即一人也一名偕字次公坊州中部人於陵六世孫歷官尚書工部侍郎亦見宋史

趙民則

楊誠齋江湖集有一題云宿張家店壁間有趙民則一絕句云舍策投牀睡便濃覺來涼葉動西風驚秋念遲無窮意客裏知誰此夜同因次其韻云云案民則名傑之高安人秦悼王之六世孫官朝請大夫將作少監見誠齋所爲行狀且曰其爲詩平淡簡遠如清泉白石蒼松翠竹初無鈎章棘句之苦心而有絕塵拔俗之逸韻蓋傾倒甚矣厲樊榭宋詩紀事載此詩誤以民則爲名并不詳其仕履由未檢誠齋文集耳

賀方回

野客叢書曰僕得毘陵賀方回家所藏繕寫稽康集十卷案方回名鑄衛州人宋史有傳此云毘陵則又一賀方回也

又案中吳紀聞云方回本山陰人徙姑蘇之醋坊橋有小築在盤門之南十餘里地名橫塘則史言衛州人者誤然方回所居亦是姑蘇而非毘陵也

趙開

韓淲澗泉日記云趙開府副吳玠軍須紹興四年總爲錢一千九百五十五萬七十餘緡五年視四年又增四百二十萬五千緡閱本行案高曰保保案修官就陳唐校案趙開府未詳何人攷宋史紹興四年吳玠以仙人關之捷授川陝宣撫副使趙鼎亦於是年除川陝宣撫使則云副吳玠軍須者當即鼎也然史未載其拜開府或偶闕書耳濤案府乃應字之誤趙開宋史有傳詳載其言應副吳玠軍須云云正與此合而此所記尚有脫誤校書者不知趙開之爲人姓名輒以府字傳寫之誤遷指爲鼎可謂燕書郢說矣

蘇叔黨死節

王明清揮麈後錄云蘇過叔黨靖康中倅眞定赴官次河北道遇綠林脅使相從叔黨曰若曹知世有蘇內翰乎吾即其子也肯隨爾輩求活草間耶通夕痛飲翌日視之卒矣而宋史過傳但云家潁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若叔黨乃死於牖下者晁景迂叔黨墓誌銘亦僅言其暴疾以卒於潁陽行道中而不言其遇寇暴然景迂以諸葛贍稽紹爲比則叔黨之死節無可疑當時必有所隱諱而不敢質言史遂失其傳耳墓誌言卒時宣和五年十二月而錄言靖康中史言脫權通判中山府而錄言倅眞定亦稍參差不合

兩子昂兩子固

楊雜植之兄維翰字子固善畫竹石墨蘭與趙彝齋萩相上下見今日華紫桃軒雜綴明江胡子昂能詩嗜飲字體遒眞趙松雪因自號仇雪見閻宗古歸田詩話

唱姓

余守正定時有校官唱天職者盧龍人偏裨姓氏書並無唱姓偶觀陳書高祖紀有北徐州刺史唱義之梁書任昌義之始悟唱姓即昌姓俗加口旁此人蓋義之之後也

可憐見

可憐見三字見元史泰定帝本紀蓋可憐念之訛音古人每多言可念猶今人言可憐亦有言可憐可念者南齊書卞彬傳可憐可憐可念尸著服是也念見音相近俗語訛可憐念爲可憐見元時竟以之人公牘可笑也見元典章

糯酒

實苹酒譜皮日休詩云明朝有物充君信糯酒三瓶寄夜航糯酒江外酒名亦見沈約文集今隱侯集無足本不見有糯酒字案宋書謝靈運傳載其山居賦曰苦以木成甘以糯熟自注木木酒味苦糯糯酒味甘並至美兼以療病糯治瘧核木治痰冷則沈約或謝靈運之誤謂燕書郢說矣

民望

魏敬史君碑陰有民望二十餘人錢少詹跋尾云民望其義未詳多至二十餘人蓋非職官之稱濤案民望謂民人有鄉里之望者猶今人言俊秀也張猛龍碑陰有魯郡士望等二十餘人亦是其類此碑又有都民望陳觀之卒矣而宋史過傳但云家潁昌營湖陰水竹數畝樹當是尤其矯矯者于府君義橋石像碑陰有民望士豪諸目士豪即士望也

僧坊

東魏中岳嵩陽寺碑布置僧坊畧深梗概吳山夫金石存云碑以僧坊爲僧房王迅庵萃編云碑中有房字兩見此似非以坊爲房仍是寶坊之義耳濤案臣放翁薄暮詩僧坊皆施浴行路亦饋漿是南宋時尚有僧坊之稱則非房字之假借矣

坊

今茶酒肆皆名曰坊范石湖詩繫船沽酒碧帘坊是南

宋時已有此語

圖書

都穆聽雨紀談曰古人私印有曰某氏圖書或曰某人圖書之記蓋惟用以識圖書書籍而其他則否今人於私刻印章概以圖書呼之可謂誤矣余謂此說似是而非晁公武郡齋讀書後志曰印格一卷皇朝晁克一撰克一張文潛甥也文潛嘗爲之敘其畧曰克一既好古印章其父補之愛之尤篤悉錄古今印璽之法謂之圖書譜又家存中夢溪筆談曰江西府庫中書畫至多其印記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集賢殿書院印以墨印之謂之金圖書言惟此印以黃金爲之然則印章通稱圖書其來舊矣

先輩

吳志薛綜傳先輩仁謹不曉時事先輩猶言先達卽今人言老輩也二字始見於此至唐乃爲進士之通稱

案牘書行之始

周益公奏議論依字云竊見臣下凡有奏議或自內批降或三省批荅其可從者皆謂之依是以唐穆宗爲太子每書依字輒去人曰上以此可天下事烏得全書憲宗聞而嘉之夫全書猶在所避則有司臨文興決之際不可一律用此字明矣臣竊見六部文案凡所旋行逐曹郎官隨事欲筆於前長貳卿皆判依於後相承已久無敢改易撥之事理深爲未安臣愚欲乞回降指揮日後六部所判文案並以行字代依字庶幾稍嚴上下之制是奏在淳熙六年十月十一日奏聖旨依然則今案牘紙尾書行蓋始於南宋矣

架閣庫之始

能改齋漫錄云仁宗朝周湛爲江西轉運使以江西民喜訟多竊去案牘而州縣不能制湛爲立干文架閣法以歲月爲次嚴其遺去之罪朝廷頒諸路爲法此則縣架閣卽之始也至六部架閣宋史職官志已有管勾架閣官宣和靖康之紹興十五年復置而不言其起于何時合璧事類後集引續會要曰元豐有六曹案閣吏

觀三年罷又引四朝史曰崇寧元年何執中請置庫架閣命官涖之是後六曹皆建立其置罷年月頗不相應也

州縣浮收勒折

吹劍錄外集云州縣苛取之門非一姑述納米之弊斗斛係文思院給下乃於錢葉下增加板木復以錢葉蓋之甚至輒自創置所增尤不貲其弊一也斛面所帶已六七升又有加耗又有呈樣修倉名色又有頭腳錢支俵等費而耗米則又有用斗量斗量斗量贏餘又倍斛面故率三石方納得一石至於總數既足則盡令折納價錢其弊二也云云此正與東南漕弊相同可見州縣浮收勒折宋時已然

州縣倉庫交代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孝宗淳熙中有詔守臣任滿以見管錢物交後政或次官記申戶部置籍代者限一月核實以聞著爲令（九年正月乙亥）此卽今州縣交代倉庫結報限期之始也

班朝錄

容齋三筆云紹熙四年冬客從中都來持所抄班朝錄一編相示蓋朝士官職姓名也案此卽今之縉紳錄

玉牒十年一修

容齋隨筆玉牒舊制每十年一進謂甲子歲進書則甲戌甲申歲復然然則今之玉牒十年一修蓋沿宋時舊制也

糊名

能改齋漫錄取士至仁宗時始有糊名放校之律案合璧事類載太宗淳化三年陳靖上疏請糊名放校上嘉納之始糊名第優劣則糊名不始於仁宗矣

木鐸守節之始

列女傳貞順衛宣夫人傳曰夫人者齊侯之女家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以衛小國也不容二君請願同寇終不聽衛君使人想于齊見弟皆欲妻君喪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卷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云云此卽今女子未婚守節之始中壘蓋用魯詩說與今毛詩說異

蘭亭祖石

宋人皆謂樊序有大業間石本案蘭亭客話云僞蜀時吳王遣內客省使高弼通好因獻僞太子王羲之石本蘭亭一軸當時識者議此本是羲之撰序後刻石於蘭亭者乾德中有鬻幾王七郎名文昌與僞翰林待詔米道鄰世舊道鄰因與文昌石本蘭亭則此眞蘭亭祖石尙在隋大業本之前更無論定武矣然唐以前並不聞有右軍刻石之說卽桑俞諸敎亦皆未及此本蘭亭之言恐不足信

瘞鶴銘重刻本

周公謹雲烟過眼錄無于伯機云太平州有重刻本瘞鶴銘郝伯常瘞鶴銘辨云近歲鄧州石刻傳布雖多而枯硬剽截迄無韻勝是鄧州亦有重刻本也而今皆不傳

書姪

漢郭究碑云書姪士女鳴悒惟僦孤嗣叫號涕零如雨馮學博登府云蓋了姪輩爲立碑者是長稱猶今稱老姪禽案書姪乃書壘之假借壘與姪皆从至聲書壘士女猶曰喪黃童之意馮以爲子姪之姪非

臣下稱崩

唐王守琦墓志大中二載退歸私第因寢疾崩於歲十二月十五日臣下稱崩古人之無忌諱如此

疊字爲字

宋柳拱辰字昭昭柳應辰字明明兄應辰押字詩及火星嚴記兄弟皆以疊字爲字亦好奇之過也

隨齋

面齋書錄解題問附隨齋批注隨齋不知何許人錢少詹文敎元時有楊益字友直洛陽人官至撫州路總管所著有隨齋詩集或卽其人濤聞之先世父吏部公曰案卷三鄭樵石鼓文敎批注有先文簡字宋龍圖閣學

士吏部尚書新安程泰之大昌謚文簡曾孫槩字儀甫號隨齋元時人周益公作文簡墓志云公自宦遊去鄉里樂吳興溪山之勝而卜居焉覽得安吉梅溪鄉邱閭山規營塋城卒葬其地文簡自歙遷湖子孫貫安吉與直齋同時同里而批注所云樵以秦斤秦權有番殿兩字迹以石鼓爲秦物先文簡論而非之其說具載演繁露則隨齋之爲槩確然無疑矣然則隨齋乃程槩非楊益少詹誤吏部公諱叔埏號雙湖著有頤綵堂文集

渾家

錢少詹恒言錄云稱妻曰渾家見鄭文寶南唐近事史盡白詩風雨揭卻屋渾家醉不知濤案此詩馬令南唐書及龍袞江南野史所載渾家皆作全家則此渾家非稱妻之語黃山谷清江引曰渾家醉著篷底眠舟在寒沙夜潮落正用史詩語而亦作全家解少詹又引尤袤淮民謠無錢買刀劍典盡渾家衣蓋亦謂典盡全家衣也

嫖

今俗謂邪淫曰嫖讀若瓢案說文嫖輕也漢書樂志背尊章嫖以忽義皆近飄初無邪淫之訓且韻書亦無瓢音程大昌演繁露曰凡今世歌曲比古鄭衛又爲淫靡近又即舊聲而加之濫者名曰嫖唱嫖之音讀如瓢則字當作嘌

往體詩

余嘗得汲古閣所藏宋版松陵集每卷標題下云往體詩若干首今體詩若干首以古體爲往體此處僅見宋趙崇鐸有往體三首見江湖小集

又案古詩亦謂之格詩白樂天元宗簡集序曰著格詩一百八十五律詩五百九

律詩

今人以四韻爲律詩兩韻爲絕句古者絕句亦稱律詩白樂天與元微之書云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然則長句絕句古人皆謂之律詩矣

荆公詩用漫與

荆公純甫出惠崇畫要子作詩云金坡巨然山數堵粉墨空多眞漫與此用杜陵老去詩篇渾漫興語謂粉墨雖多乃率意而作畫譜所謂巨然用筆甚草草是也李壁注乃云詩意本謂巨然畫格最高而拙工事彩繪者乃爲世俗所與訓矣

曹武毅詩

青箱雜記云曹翰嘗平江南有功後歸環衛數年不調一日內宴賦詩翰以武人不預乃自陳曰臣少亦學詩亦乞應詔太宗笑而許之曰卿武人宜以刀字爲韻翰援筆立進三十年前學六韜云云案玉壺清話載此詩與此小異云曹武毅魏人也能詩有玉關集領金吾日太宗召與語曰朕曾覽卿詩有曾因國難披金甲恥爲家貧賣寶刀也曰燕山磨峭壁定應先勒大名曹頗佳朕每愛之刀字韻雜記以爲領聯此則第三聯而結聯尤大不同

石屏詩句

瞿佑歸田詩話云戴式之嘗見夕照映山峯巒重疊得句云夕陽山外山自以爲奇欲以塵世夢中夢對之而不愜意後行村中春雨方霽行潦縱橫得春水渡傍渡之句以對上下始相稱案石屏續集有一題云三山宗院趙用父問近詩因舉今古一憑欄夕陽山外山兩句未對用父以利名雙轉毅對上句劉叔安以浮世夢中夢對下句遂足成篇和者頗多僕終未愜意都下會李妙謙王深道范鳴道相與談詩僕舉此話鳴道以春水渡傍渡爲對當時未覺此語爲奇江東夏潦無行路遂處處打渡而行溪水界上一渡復一渡時夕陽在山分明寫出此一聯詩景恨不得與鳴道共賞之其詩結句云吟邊思小范共把此詩看然則此句乃范鳴道所對非石屏自對也浮世夢中夢亦係劉叔安所對

滕元發詩

能改齋漫錄載滕元發寄越州范希文太守詩曰江山千里接仁風都在東南秀氣中爲問玉皇香案吏蓬萊何似水晶宮案會稽掇英總集載此詩作滕宗諒子京蓬道皆會守吳興而子京與希文行輩相接蓬道稍在後則此詩蓋子京所作漫錄作蓬道誤也

鄭絳家神詩

陸游避暑漫鈔有神降於鄭絳家吟詩曰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荷花渾忘卻空將荷葉蓋頭歸此見太平廣記三百五所引廣異記鄭絳作鄭鋒乃唐大曆年間事厲樊榭宋人宋詩記事誤矣

怕裏

周草窗一枝春詞遣怕裏簾外籠鶯笑人醉語怕裏詞綜作只怕案周詞用怕裏者甚多如露華次張宙雲韻云怕裏早驚啼醒掃花游次清眞韻云怕裏流芳暗水與此正同花犯詞遣載馬莊父月華清憶別詞云怕裏又悲來老卻蘭臺公子是怕裏乃宋詞中常用之語裏爲語助槻字竹垞檢討改爲只怕非也

沁園春換頭用韻

瓶川語小曰作詞於滿庭芳換頭處第二字當押韻如秦少游云銷魂當此際周美成云年年如社燕魂年韻沁園春亦然今人塡滿庭芳換頭第二字無不用韻而沁園春則否惟吳祭酒綸麗有沁園春數調換頭第二字皆用韻

神童詩

百川書志云汪神童詩二卷或云宋人止五言小絕句六十首頗有意味蓋即今村學所誦之神童詩也詩中如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見張端義貴耳集久旱逢甘雨云云見容齋四筆自是宋人所作

董解元西廂記

鍾嗣成錄鬼簿曰前輩已死名公有樂府行于世者董解元大金章宗時人以其創始故列諸首然不言其樂府何名濤案陶宗儀輟耕錄曰金季國初樂府猶宋詞之流傳奇猶宋戲曲之變世傳謂之雜劇金章宗時董解元所編西廂記世代未遠尚罕有人能解之者況今雜劇中曲調之冗乎則所云董解元樂府即西廂記也

然據九成所云則非今所傳之西廂記今之西廂記自是王實甫所作見堯山堂外紀

銅熨斗齋隨筆卷八

大雲山房雜記

惲敬著

刻大雲山房雜記序

簡堂先生文直漪子長孟堅以下不屑道也所著大雲山房文稿初集四卷先刻于京師補刻于常州復刻于南昌二集四卷刻于廣州後附言事一卷蓋不如幾經脫定而後成書而先生畢生精力亦萃於此矣此外若外集若詩詞若十二章圖說古今首服圖說子居決事皆存其序目於文集中而其書世不數觀先世父比部公爲先生女夫藏先生手澤數十篇觀元幼時常研見之今都散佚其存者十二章圖說二卷圖已不全及此雜記二卷而已雜記不見於文集或所手刪或成於刻集之後均未可知要亦文之畸零於先生無足輕重者雖然世固謂觀一鱗而知龍見一翼而知鳳非龍之體具此一鱗鳳之美萃此一翼蓋即此一鱗一翼已非凡有鱗者之鱗與凡有翼者之翼所可及也故刻之以質世之讀先生文者同治十二年九月歸安姚覲元撰

陽湖惲敬著

說文璈殼之皮也从禾米庚聲或省作康臣鍇曰爾雅康空也米去皮其肉空之意按爾雅釋詁康樂也又曰靜也安也無康空之文唯據釋虛注以邱墟爲義而引方言釋空蓋邱墟亦空義也康空也乃詩的彼康爵傳耳米皮於樂靜安三義不附當从楚金說轉訓空空則無事無事則樂靜安三義均附矣

爾雅釋詁疏曰詁古也古今異言釋言疏曰初別國不相往來之語也而陸氏音義以爲釋古今之訓義校陸義非也釋詁釋古今遞異之言釋言釋別國各異之言縱橫之義也釋訓乃訓其義耳陸氏釋釋言乃入釋詁釋訓二義能無惑後學歟

說文弁古文絟不釋義集古錄龔伯舜釋絟爲白無下一與說文異其諸器有剝蝕蝕刀行爲刀反人爲爪人化爲匕若是則弁其象人之絟歟向左爲刀西之爲刀從陽之義也向右爲爪西之爲匕從陰之義也人化爲匕歸無於土之義也人絟爲白就斂於牀之義也一其所以爲歟與葬同義葬死在艹中一所以爲也

齊侯鎛鐘銘辭曰王五月曰公曰對揚朕辟皇君之錫命曰是辟於齊侯之所曰有恭於公所其齊臣銘功之辭歟曰咸有九州其霸後之辭歟薛氏以臨淄東萊北海齊密膠東泰山樂安濟南平原釋九州非也又曰其配夔公之妃而儆公之女粵生叔及猶大明敬太叔思齊敏太任由母立義耳薛氏以爲及其配偶引齊侯之子衛侯之妻由妻立義亦非也宜改題曰齊叔及鎛鐘

伯碩父鼎皇祖釐仲釐即僖如魯之襄仲武仲謚也薛氏以爲旅非也

板之六章如璋如珪言令之相應也如珪如璋言法之相合也攜所未有曰取取所已有曰攜事之相待也攜民如此皆天道之自然耳若人主有自德之心則民不易攜矣故曰攜無曰益攜民孔易此言攜不言取不言壎篪珪璋者蒙上言之也

板之七章藩言遠而翰也垣言近而固也价人宰之司徒者也大師聚之司馬者也故以藩垣況爲屏屏內外者也強幹捣宇者也大邦強諸侯也大宗衆內世臣大族也故以屏翰況爲宣大小也可安居用賢則安也然非固宗子無以爲宣大小也宗子雖城終爲城固則藩垣屏翰無以爲宣大小也宗子雖城終爲城固則藩垣屏翰無以爲宣大小也宗子雖城終爲城固則藩垣屏翰宣皆可盡力也鄭箋朱傳俱未當

召旻不云白顯箋蓋當作濱非也古顯師讀

卷阿序召穆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鄭箋以豈弟君子爲賢爾屬成王吉士爲賢所用之人蓋以賢致賢之義故曰求賢用吉士謂求賢使用此吉士也其義甚大孔疏以吉士亦指賢則吉士維君子使吉人維君子命不可通矣朱子因此以君子指成王則維君子使媚於天子不參差複沓耶下章媚於庶人又別出一義不更參差複沓耶故豈弟君子之釋箋義爲最長不可易也

首章言王能遷賢則君子來游歌而所以禮之者未言末章言車馬庶多閑馳所謂共天位天祿也如朱傳則斯言爲泛矣

武王末受命自文王以上皆先公故曰自先公遭可折受命樹王之謬箋云嗣先君疏云成王所嗣者先王也而曰先公公是君之別名乃曲說也

史記書項王起事之時曰籍後曰羽鴻門後曰項王至與亭長騎後書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與前起事籍所殺數十百人同蓋斬一將一都尉尚有衆定上下名分至此乃匹夫之事也下書曰項王者要始終之辭也

高帝紀垓下之戰書曰淮陰侯孔將軍費將軍曰皇帝曰絳侯柴將軍此以帝制臨羽故羣臣皆不名功臣侯表孔聚即孔將軍費即費將軍聚叔于謂失其名非也張耳陳餘列傳賈高曰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曰今怨高祖辱吾王此賈高怒斥高祖之名史公故追書高祖也張敖語中則一例書之耳

孟嘗君傳曰文卒謚曰孟嘗君按謚法無嘗義亦無孟義戰國策靖郭孟嘗皆生前號也孟與嘗地名

說文桀磔也从舛在木上也臣鍇曰周禮謂磔爲醢辜古人言桀謂其凶暴若磔也乘覆也从入桀桀黠也軍法曰乘臣鍇曰乘者自上罰之也二義皆支

屈原賈生列傳曰怒而疏屈平曰於是天子後亦疏之曰以爲非我莫能爲曰乃以爲不能及也二人致疏之由與疏後怨望皆同故合傳之然屈原宗臣賈生疏賤楚懷襄危亡漢文盛主兩傳抑揚具見故論中則以屈原爲上而賈生相發明焉行文平正通達最爲易見後人橫生議論何耶

讀屈原賈生列傳若以弔屈原文鵩鳥賦爲榮拂其人於文終身不得上乘

陔餘叢考謂今之馬褂即古之半臂半袖貂袖以袖及臂之半也無袖者爲背子兩袖按半臂半袖減其袖耳貂袖

鶴袖并短其前後齊因話錄所謂兩袖掩肘坐窒不妨
礙者也然皆漢宋衣制減之短之與今制不同明史輿服
志從幸服單甲其制即今之大褂減袖短齊即馬褂也
說文無褂字玉篇亦無之蓋即褂字也經典皆從圭得
聲則褂有去音矣俗作褂者如挂作掛耳不可從
釋名褂婦人上服上狹下廣
如圭其古今異制與釋名字誤疑如圭者必四攷今單
甲之制四攷故亦曰褂也
陸餘叢考引中華古今注隋文帝征遼詔百官服缺胯襖
子三品以上皆紫爲今之缺襟袍此說非也缺胯襖子即
窄袖紫衫古以爲軍中之服宋南渡後始服以朝以前後
叉使乘騾故曰缺胯耳
說文冀以北異聲臣鍇曰北方之州也假借爲覬覦之覬
左傳鄭有備矣不可冀也
楊貴妃死於天寶十五載年三十八逆數當生於開元七
年己未至二十三年冊壽王妃年十七矣二十八年爲女
道士年二十二耳天寶四載冊爲貴妃年二十六
世說庾太尉目庾亮中家從談談之詩王微美曰史記涉
之爲王說說者謂說猶談談俗言說也按今書譚譚者
非也
晉書石勒傳襄鄧反正朝廷徵之會卒不果是鑿齒沒
於襄陽也江西習氏酒所會鄧誕之辭不可信
莊子天下篇丁子有尾丁蠶丁也丁子猶言蟻子也無尾
而理有尾如卵有毛焉有卵一似耳丹鉛錄釋以篆文丁
字子字者非也舊注指活東亦非活東本有尾而視不必
活者始能言其有尾
僅氏譜敬一詩刊東祭酒波郡國寬魚符新箱漢郎官循
良舊望人先喜由水住遊路岱難齋閑靜依棠樹立海天
碣得蓋樓看相知不久那成朔過聽賢聲爲闕歡題曰司
勳正爲御書之擬守溫鼎歌此贈行相傳爲羅分宜作而
御具姓名檢鈔山堂集無此詩當是張羅峯作耳羅峯溫
人與嚴之同年
流文嬉好友格人語也方鬧反今吳人以支格人語爲嬉
語書作絕非也始西陸也戶刮反今吳人以嬉爲姑面書
作刮亦非也蘇過差也臣鍇曰女生易成蠶也今吳人以
女善猜爲桑書作蠶非也嬉戲也鬧了反一曰擾蠶弄也
今吳人以女戲弄爲嬉書作蠶非也借他造反倪他活反
今吳人以輕便爲借便書作撮脫非也景祖殿賦儕脫承
便亦借字也

嶰峭即備俏好形貌魏收逋峭難爲當從此周公謹轉爲
波峭非也梓材今米花糖目深也講搖不曉事也嶰嶰
即岌業今吳人以極高爲嶰嶰書作的立非也
柳氏舊聞開元中張說恩澤無與比肅宗與說二子均娶
如翟咸兄弟杜詩贈張四學士云宮中漢客星言娶與肅
宗爲布衣交如子陵之於光武耳注皆謬
東坡志林言歐陽書牛掉尾而門爲敘童所惑此說非也
歐陽書牛作回勢因作旁回掉尾不急抵方尾搖入股間
古名畫皆精思體物不可妄說如黃筌畫飛鳥雙足皆展
東坡亦疑之不知筌乃畫鵝鳥也飛足縮飛而翔則將集
故足展也
東坡貧極未盡如志林引書蹠碑謂半死起市背以殺出
家高出生死須臾死即北一遊今宜遂海上當設阿羅漢
果經數言然前後際真實者必無是言也其引樂天忠州
敗可哀再敗哀前一條可並觀
王則月蝕詩自韓昌黎東坡以爲李忠臣非也乃言董
復秦宮刺崔人竟是奴據家法耳董或指董賢帝王之嬖
也秦宮將相之母也
老學菴筆記宮和木竹骨爲短柄搖至扇半名不渝頭今
吳人私呼爲不渝頭
蘇江詩由寺志故蹟乎云舊是有江湖山水之勝於陷
砌悉刻曲瀾可弦也
像章書故同公埋鎮巴邱弟裴松之三國志注云孫策於
明始作隊章廬陵尚未能定江夏瑜之所爲當在今巴邱
縣也與後所平巴邱不同其言漢後西江西省志瑜已爲
江夏太守巴邱即今岳州之巴陵此修志者不學之失也
按瑜本傳策欲取荊州以瑜爲中護軍江夏太守是時黃
祖守江夏瑜止虛領而已下云攻皖拔之始得皖復進得
陽破劉勳始得潯陽繼云討江夏又繼云還定豫章廬陵
留鎮巴邱蓋瑜自潯陽逆流西攻江夏不能克還兵南定
像章廬陵其時始與等郡未下故留鎮巴邱皆建安三年
事也至十一年黃祖遣兵入柴桑十二年瑜復攻黃祖旋
爲大都督敗曹操於赤壁遂以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江
陵十三年孫權自攻黃祖斬之江夏方屬孫氏在瑜鎮巴
邱之後十年矣是瑜留鎮之巴邱爲漢之巴邱縣今之峽
江縣無疑裴松之未嘗詳也至本傳後瑜還江陵道於巴
邱而卒松之以爲巴陵亦是乃今之岳州巴陵也
後漢書鄧禹書諸將名於竹簡氣著筒中令名探之較劉
盆子傳探符事更寫得詳盡

范源為北苑使故世稱董北苑書史會要言字北苑非也
源字叔達耳
經旁注始明初朱升
洪武元年改官制尚左按此制因宋有出身人官銜帶左
耳故左右相與漢唐異
廣韻酚虛咸切酚酚出頭貌今吳人以強顏為
酚酚面孔書連艱非也
靈敕立切霤息入切大雨也今吳以秋雨為秋霤
虎邱本闔閭墓後世傳為王女墓或同葬此山歟至以王
女為眞娘則謬甚眞娘唐妓也亦葬虎邱李紳詩序極明
姚氏刻唐宋八大家帖多濫收其最鄙惡者莫如黃文節
檄龍文此三家村無識者所為後載子由敵亦鄙惡此種
尚收入何也文中稱修又稱永叔又稱歐陽公稱鄙陽湖
又稱震澤又稱河神錯雜可笑乃至此又僱字眞鄙惡之
至矣稍知小學者無此也後笪江上跋是眞跡江上不斥
帖為偽造而以微辭寓之其受主人財耶不然不至無黑
白如此也
南唐春秋盧絳入氣樓盜米氣樓倉屋中高出數椽四空
以疏米氣者也
廣韻醫聽目微臥貌今吳人以微臥為打醫聽
漢書公孫劉田傳贊巃嵸嵯峨涼翻今吳人以
大聲爭辯為巃行
韓襄毅為山西副使寧王劾其擅乘肩輿是明中葉監司
尚不得乘肩輿也
漢書蔣宣傳兄弟相駁不可師古曰駁者執意不同如色
之間雜
文徵中有名號吳愈之增愈字惟謙梅村之高祖也
呂刑明啟刑書古有刑書子產失在鑄之示人耳
蔡邕傳有程大人者將為國患漢唐傳詔人多稱大人也
廣韻偈吐盍切僮私盍切偈僮不謹貌謂亦吐盍切謚古
盍切謂謚多言今吳人以語相及為謂謚多語而瑣屑不
止為謂謂謚謚無語而意不舍為殺偈謚音義與偈僮通
作蹋猶作踐作藉耳十國春秋張崇刺廬州貪暴伶人為
人死作水族陰府判云焦湖千里一任作獺乃同音嘲之
耳謂獺食棄殘作獺如言狼藉其說非也
脾洩方青木香肉豆蔻等分乘肉為丸米飲下二十丸此
方江南司農少卿崔萬安肅后土祠所得太熟疾平宜止
翼奉傳待詔宦者署公府名署始此
蕭寶夤傳衛司馬常為衛官辭使市買的屬官為上官幹

辭也自古有之
鄭崇傳與傳同門學後世有同門之稱始此
持詔書案起師古曰案者即寫詔之文後世公牘言案始
此
愛妾換馬本獨異記
故丁廉翻傳燈錄將刀頭顯兩頭當作故又故殺皆從攴
朱子作點撥借字也
程史王瀘溪在貶所太守不禮至不免旬呈按旬呈今畫
卯也
漢私印最廣唐人始用之鈐圖書宋人始用之署名之下
元王冕始用乳花石刻印明陳王石始以八分刻印程邊
始以鐘鼎文刻印
史記太史公自序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師古曰遽叙
事盡太初至麟而止按麟止猶麟至也語本甚明猶云終
於麟至耳師古注不明析漢書揚雄傳太史公記六國歷
楚漢記麟止亦言麟止與史記同
京房傳載房攜石顯五鹿充宗語極曲折房與張博謀令
淮南王上書事極詭祝皆孟堅用意之文李尋傳於漢末
造事多億中然賀良等改制竟無益眞毒傳極論平昌侯
來見正辰加邪時及上以奉為郎中問以時日奉對又為
兩可之辭數條亦用意眞然犀照若輩矣可謂良史也
敘傳趙李諸侍中皆引滿浮白趙即趙皇后李即李倢伃
其族之侍中者也古詩趙李相經過當指此各注多謬
王莽傳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眞天子位師古曰建除之
次其日直定
敘傳史遷贊薰胥以刑師古曰小雅雨無正諭胥以鋤胥
相也鋤變也相牽遷得罪也韓詩諭作薰詞相薰習漸
及之義按史公因李陵得罪故曰薰胥以刑
西域傳嬀羌作服刀劉德曰服刀拍擊也蓋此刀甚長懸
之則拍至髀耳五代時拍刀即此
西南夷傳自相師以東北至榆葉名嵩昆明編髮隨畜移
徙師古曰編步典反按今書作蹁說文蹁交也
廣韻東魯人呼蘆菔為菈蓬按菈蓬通謂蘿蔔音義
皆通
王莽傳霸橋災莽惡之下書曰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
象秋五霸象冬邵子書本此古人當有此種學問至邵子
乃大明耳
東岳太師立國將軍保東方三州一部二十五郡南岳太
師前將軍保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西岳國師寧始將

軍保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北岳國將衛將軍保北方
二州一部二十五郡太元方州部家單此矣亦美新之意
歟
蕭望之傳少史冠法冠為妻前引此婦人用夫鹵簿也
食貨志所忠言世家子弟富家或門雞走狗馬獵弋博戲
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按此禁博
戲之始新五丈以上一筭此稅船之始
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臣瓚曰
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貶市無二價
元龜巨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蘇林
曰兩貝為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
也元龜直大貝十朋公龜直壯貝十朋侯龜直幼貝十朋
子龜直小貝十朋王莽之法耳師古曰龜以卜占貝以表
飾故皆為寶貨也禍器正義鄭衆成說十朋之龜引爾雅
一神龜二靈龜三攝龜四寶龜五文龜六筮龜七山龜八
澤龜九水龜十火龜按漢書十朋之龜至巨不過二千一
百六十不得為意外之益禮器正義十朋之龜則天下無
十龜並益之理易義從古注并程傳作十朋之為長
天文志元延元年四月丁酉日蝕時天暗晏今作嗎俗字
也
宋史天竺國表伏願支那皇帝今佛經題支那言中國也
益寬饒傳及歲盡交代上臨享交代二字始此
齊東野語暖閣所鴨嘴鱉蟹醋調薑極效膽礬雞貢宜
預儲
熊膽去筋膜壓上入冰腦一二片開目翳極效以銀針點
之痒則加姜粉驗熊膽以淨水一器驟塵投栗許即塵開

陽湖惲敬著

青箱雜記驛馬始開元前此皆給傳車按釋文以車曰傳以馬曰遞左傳子產乘遞而至是也戴侗曰以車曰傳以騎曰馹左傳楚子以馹至於羅汭是也韓非子傳騎從中來蓋則明言騎矣雜記所言乃廢車專用騎之始耳

畫墁錄唐笏短厚不屈故可用擊人今笏雖長公亦無能爲也是笏至宋始薄而曲也

趙闕取門闕持其末五舉爲合格

憲書後宮宿百二十年書墁錄言本止一甲子宋眞宗年五十九據數迫故展之

東軒筆錄雍子方戚劉貢父云據罪名應決臀杖十三校宋史刑法志太祖定折杖之制凡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二蓋杖則之輕者也琵琶記亦引之

後漢書楊震傳先生自此升矣後世言升官始此元明史皆書作陞

彭文勤公知聖道齋書跋朱子周易本義雜卦注咸速恒久宋本作感速常久宋本無卦象分宮卦名次序卦變等說又無履象夬象文言內三處所引程傳按朱子之學以傳歸約以雅從俗然如今本義本之俗朱子豈爲之邪

迫雅元蛾遇趙郎負惟大頭者不負若督之故世以情羣者爲大頭蟻

江北呼蚍蜉如雌伺也今吳人以伺人食而食爲蚍蜉

昭烈伐吳乃欲吞吳之後滅魏耳蓋以荊州前事爲戒恐出師中原吳躡其後也又其時吳弱小於魏先攻弱小舉弱小則足以持强大矣況魏爲國之賊吳爲賊之黨春秋之義宜先剪者哉後世以獵亭不幸遂斥爲憤兵不知昭烈生平未嘗一事悖悖不過以吳殺前將軍爲出師之名其謀則未嘗不深遠也

陳文恭宏謀乾隆三十二年三月授東閣大學士始奏請將原名改用宏字恭避

御名前此數歷數十年一切摺奏書名均與

御名上一字同

互峗卽亞倉說文作匼酒器也書作鎔非也

廣韻蔡子入切蔡蔡汗出貌又雨不止也今吳人以雨急爲蔡蔡響事之速而不止者亦云

說文等草木華也从釆亏聲況於反等榮也从艸从等呼瓜反古篆文草木花之花作等榮華之華作等本二字也後隸變等或作華等或作華作蘂而二字混遂花字以別之唐韻古音曰花字南北朝以上不見於書晉以下書中花字或是後人改易耳唯後漢書李譜述身賦草迺歲而發花又云咀文藝之英華花與華並叶按述身賦花字亦後人所改易也等華本二字二音二義故述身賦并叶之後世詩家不明小學妄課花華二字不可並叶不知湯首章兩叶辟字板六章亦兩叶辟字一字二音二義尚可並叶況二字二音二義耶

雍正三年二月己巳夜子朔庚午日月合璧五星連珠按日在室四度月在室四度木在危二度火在虛九度金在危初度土在危十三度水在危初度

康熙三十五年征噶爾丹得汗血馬

一乘寺張僧繇畫四凸畫遠望眼暈如四凸近視卽平天竺邁法也卽今洋畫

康熙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封

世祖章皇帝之乳母朴氏爲奉聖夫人頂帽服飾照公夫人後

列聖多有乳母之封外廷至不知其姓氏

本朝推恩之厚家法之肅具見矣

齊東野語痘不紅漲倒靨用狗蝨七枚和酒少許調服冬月蝨藏狗耳中不可不知

痘後餘毒上攻損目用蚯蚓一具洗淨焙燥天花粉等分以羊肝破開入藥在內麻皮縛定用酒水煮熟切食甚效

高保勗召衙內指揮使梁延到接衙內指揮用帳下親人或節度使之子領之

蟠眞子新唐中興頌復復指期引漢書匡衡傳和更難不可行而復復之爲言極是下扶目反

藝東原釋生民詩引居歲孕先妣在先祖前鄭注云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祭之爲無夫生子之證按無夫生子天地氣化容有之本不足異若以姜嫄爲始祖而思配姜嫄侯不祖天子周自后稷封邰以后稷爲始祖而思配姜嫄已一千餘年故有天下之後亦世祖姜嫄西漢響耳

禮記喪服小記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妾無妾祖姑者可也記有子之妾祭祖也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此無子之妾祭母也長子祭穀梁傳庶子爲君爲其母家宮使公子主其祭也長子祭於孫止此子爲君之妾祭禮也於下祭於孫止者卑不祭也子爲君則使公子主其祭如君之祭也孫爲君則使公子主其祭如君之祭也妾自不爲君之別子爲大夫者祭之非君之祭也妾與不爲君之別子爲大夫者祭之亦非君之祭也故曰於孫止先儒疑於孫止則有子爲君之妾反不如祔祖姑者得世祀蓋經無明文也然以理推之可以信其必祭祭則必如是方合於理也

玉篇癪瘨熱悶也蓋熱悶必噓氣其聲瘨瘨古樂府妃呼豨應作癪呼瘨

癸辛雜記長安得磁如橫幽謂之蘭瓶按此無可考其諸古康瓠之遺乎爾雅康瓠謂之甈郭注壺也說文破甈也方言甈謂之甋康又作甈

宋景文筆記言顏之推稱蜀才爲范長生臣瓚爲于瓚今顏氏家訓無臣瓚之說

後漢書高句麗傳跪拜曳一脚按此因席地故臣下行此禮便應對及起立赴事也

辰韓重環珞珠以綴衣爲飾及懸鐸垂耳大率皆魁頭露紒注魁頭猶科頭也謂以髮繫繞成科結

後漢書顯宗紀關雎刺世注曰春秋說題辭言歌古詩以感時主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按說題辭言歌古詩以感時主耳非作詩以刺也後人據此遂謂韓詩說關雎主刺非也

肅宗紀漢承暴秦發顯儒術建立五經博士其後學者日進雖曰飾承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爲去聖久遠學不厭博觀此則壁守漢儒一家之說合眞夏蟲之見矣

馬融傳薤扈蘇荑注薤以搜切爾雅注草木花初出爲荑與薤通按荑羊捶切

金麥馬冠也高廣各四寸

玉壺清話眞宗喜談經一日謂馮元曰朕不欲煩侍臣久立欲於便齋選數人便裘頂帽講經並坐遇疲則罷元薦查道等三人此宋人臣裘而見使殿之事也

景德三年巨星見氐西春官正馬克明言天文經星名馬伯通曰其色金黃其光煒煒所見之國太平百昌元命包此星一曰德星按德星一名五緯諸名士聞焉言其實強

乾德三年再新紀曆公以青油豫甲鳴鑑等物可畏聞尚書爲漢代出蓋以青絲繩爲下裳絳皮爲帶加珂文鈴按此制至今用之

青油隊宋史作清道

嶺外代答賓橫之間有古辣堤水可釀酒色微紅天水氷白錄洪歷二年[illegible]

漢書宣帝詔淮南王[illegible]以繩綿連禁御使不得在二律名曰[illegible]

藥因謂藥欄乃稷省字非也

貢暇錄樓欄根一塊水煞服治胃脘疼痛鬱金香附甘草各二錢薑二片煎服治九種心痛聽碧水泡濃口治口瘡

兩濃即愈石灰湯治疥瘡

大阿羅漢難提密多所說法住記佛滅後伽梵般涅時以無上法付屬十六阿羅漢第一賓度羅跋羅惰闍第二迦諾迦代蹉第三迦諾迦跋釐惰闍第四蘇頻陀第五諾矩羅第六跋陀羅第七迦陀迦第八伐闍羅弗多羅第九代博迦第十半託迦第十一羅怙羅第十二那迦犀那第十三因揭陀第十四伐那婆斯第十五阿氏多第十六注荼半託迦皆傾眷屬分住各天下此經唐元奘所譯難提密多華言慶友也世所傳十六應眞當以此爲正後畫師雜引佛祖事作圖又增降龍伏虎二應眞或之中又有或矣

阿羅漢具德經宋法賢所譯如家語弟子解蓋依附爲之也略錄數人見佛法入道門徑亦不一爲儒者空談性命强人從己千喙一辭曾爲佛之不如矣大聲聞棄舍王位最初悟道梵行第一憍陳如持頭陀行大迦葉具大辯才智慧第一舍利弗修持精進具大神通目連乾得大天眼阿倫舊馱多聞第一阿難能持律藏優婆離能說妙法富樓那彌多羅尼子坐臥等物具足棕羅末羅子說法音如獅吼賓度羅跋羅惰舍善解經律迦旃延信解第一末揭釐得果光顯氏族迦留陀夷具天妙音跋柰釐哥善解美語童子迦葉四威儀中具大持遮奉魯拏菘祇縛蹉能具速通縛蹉四哥悟道得果即釐野哥火界神通修迦舍族出家賢舍王族出家優樓頻螺迦葉隨取敷衍而有大智俱絺羅靈塔先受請布蘭那身貌圓滿烏波細那末揭黎子解義第一半託迦直言無隱刼賓邠宮行營戒尼難那哥人多歸仰恒得財利細縛羅諸根隱密難努戒律無闕羅睺羅少病惱末怙羅常行布施鮮空第一須菩提能少語昂識帝里野宿命智具足輸毗多能修淨行善住山岩護國逕趨得定果縛多能斷煩惱那羅陀能息未生煩惱彌企哥慈行黎婆多善中善行果陵伽婆蹉具大全力得勝能了善惡迦那諾伽縛蹉迦葉舍衛難陀迦除瞋恚彌彌羅斷我慢那縛具大利根益摩羅右所錄數十人陳憍如如顏子大迦葉如曾子舍利弗如子貢也餘可類推之

佛說七女經吳月支居士支謙所譯拘留國婆羅門摩訶密有七女端正慧好佛爲說法言波羅奈城國王機惟尼有女七人一名聖二須聖三比邱尼四比邱羅賴五十門尼六沙門密七僧大薩耽七女說法歡喜利天王釋提桓因來聽其言鄙淺蓋即指七情言之故言無根樹無形處無陰陽之端於其中生迦葉佛也世之祀七姑神蓋本此各地志所紀皆非也或附會北斗者更誕

解疫方雷丸四兩飛金三十張朱砂三錢明礬一兩大黃四兩水濃爲丸每服三錢

邇語錄大蒜一握取適上熱上研爛新水和之漉去滓治中者倅作極驗

雲麓漫鈔婦人供狀云阿王阿張如稱阿嬌阿武也分宜縣志載黃太常子澄之姑供狀稱阿黃

金源官制有文班武班若醫卜倡優則曰雜班爲宴伶人進曰雜班上此倡優名班之始

程哲碧鑑說云西陽雜俎有諸皋支詩皋考過甲中經住山林呪太陰將軍諸皋乃太陰名耳抱朴子亦云道士入山禹步三呪諸皋太陰將軍

南史劉穆之傳崇聖寺尼惠首剃頭爲尼

左傳杜注斑王笏也若今吏之持簿徐廣云持簿手板也徐廣車服儀制戰國連兵以誠非兵制去之

脅書何物老嫗生此甯馨兒能改齋漫錄攷古質疑及近人所作說部引各音甚備然與今吳人語皆不合不可從今吳人甯呼如泥上聲或如本音如了切其呼上聲者語急則然若語安皆奴丁切也馨呼如鄉甯馨者猶言樣也此者猶言這也此甯馨兒者猶言這樣兒也世說學八作爾馨語正是爾馨兩爾字皆呼如泥上聲馨亦呼如鄉爾馨者即甯馨也劉眞長曰如馨地猶言這樣地王仲宣曰如馨兒猶言這樣兒也王蠙曰冷如鬼手馨猶言鬼手樣也古是轉此此轉這廣韻這魚變切音彥迎也曲家作是字用非也通雅甯鼎即甯馨今云能亨按通雅音非也世說劉眞長見王導導以腹尉彈棊局曰何乃尚此今吳人能亨之音也何乃音近能亨音近亨也其轉爲那行爲那向今吳人問如何則作此音猶言那樣也與甯馨爾馨如馨不同能改齋漫錄攷古質疑等書其誤皆如通雅由世說注先誤耳

嶺外代答崑崙層期國人身如黑漆拳髮多賣爲官奴

謏音如廿誣也今吳人言誣曰謏子

翻譯名義兜羅毳翻楊華或稱兜羅毳耳音餌博雅唐耽閣也梁武帝慶誌公蔔多羅尼即兜羅毳耳音之轉也

眞誥曰錄授七籤曰運題象言寘數感對曰甄命授言行學道福曰協曰助言聚御魔度曰稽法理言訓水記宅眞始位業曰闡幽微言鬼神官府氏族曰斯眞輔言關君記錄曰契眞檢言標眞證元可謂心勞曰拙矣闡眞白眞靈位業號尤鄙誕

爾女法翻讀如綽鈔也扣反俗名鈔

灑淅諸如綽扣無問合口也

漢書廣川王去疾傳敗門畫成陵知衣人侯長幼此門神之始

文帝十年爲昭平一侍郎謹詞之

廣韻宦嬰女作態嬰許如切今吳人以作態不近情爲宦

嬰侘敕加切侘丑何切侘傺失志貌今吳人以不遂意爲侘傺嬰女革反小兒嬰嬰不樂於食也今吳人以小兒少食爲飯嬰

祓方於切霧禊也

紺珠帝綬衣兜今吳人以無攷當爲設方綬

大吉義呪經提陀拘天王領乾闥婆眾眡婆博叉領鳩盤茶眾嬰留勒叉領龍眡沙門領夜叉眾各有九十一子部誕甚矣

法苑珠林摩訶首羅等惱害眾生一月九四日謂八日十四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也俗神一月凡二日謂一日十六日也其二十七日十五日三十日屬一切有故持齋祈免惱害部誕益無理

歲三齋正月五月九月白一日至十五日也今持齋者更多爲其名不可枚指矣枚戒者防止惡齋者過中不食今以不肉食葷食爲齋亦非原義

教乘法數涅槃經八關齋戒一不殺二不盜三不婬四不妄語五不飲酒六不坐高廣大床七不著花鬘瓔珞及香油塗身薰衣八不自歌舞及過往觀聽九不過中食言八不言九者以不過中食爲體八事助成共相支持故又名八支齋法也關者禁閉八罪不令犯也凡持齋以一日一夜爲期五戒終身持八戒一日持其日即前八日十四日等日是也五戒即前殺盜婬妄語飲酒若是則持齋豈不肉食葷食之謂哉

文秉定陵注畧王大臣本名章龍光廉呂祖望歌童賄小奄入內游觀被執祖望用藥啞之訊日自言武進人訛爲武清人按明史王大臣著內侍服入乾清門注畧言賄小奄入內游觀似爲得實惟葛守禮朱希孝東廠會訊大臣尚能大言則用藥啞之當從明史爲馮保之事耳

石墨鐫華昭陵廣濟寺後石鼓書尊勝陀羅經觀此知鼓

陽石鼓必近世物矣泰山刻石楷方不加琢削今立岱廟中吳國山碑楷圓琢削亦古質今尚立國山西陶者可目驗惟石鼓十鼓大小相似琢削成之在國子監大成門內較秦吳二石不侔矣

婆沙論天三十二種欲界十種曰於持曰持花鬘曰常放逸曰日月星宿曰四天王曰三十三忉利曰賢摩曰兜率陀曰化樂曰他自在色界十八種初禪有三曰梵衆曰梵輔曰大梵二禪有三曰少光曰無量光曰光音三禪有三曰少淨曰無量淨曰遍淨四禪有九曰福生曰福慶曰廣果曰無想曰無煩曰無熱曰善現曰善見曰色究竟無色界有四種曰空處曰識處曰無所有曰非想非非想禪天之大梵四禪天之無想外道住廣果已上那舍羅住餘天凡聖同住按佛說諸天皆愉言也得其意而已不可循其辭

眞誥北帝治第一天宮總主六天宮二宮共立一宮爲三官制魔經岱宗左火官右水官及女官較張角天地水官更部誕今死三官已數千年佛所謂世界依妄而立也

熟地阿膠當歸兎絲各二兩綿花子一斤共炒焦黑爲末柿霜二兩麗幻袁錄內治便血每服錢圓水擣勻速服不可停三日止十日愈

青鹽石膏明礬細辛等分爲末治牙齒塗牙根立愈

荊芥黃蠟魚鰾各五錢魚鰾炒黃色加艾葉三片入無灰酒一盞重湯煮一炷香熱飲治跌打傷損[illegible]

小兒吞鐵刺新炭皮濃煮三盞食之其鐵自下

庚申外史至元三年伯顏封秦王伯顏本鄧王家奴也謂鄧王爲使長至是伯顏怒曰吾爲太師豈容復有使長遂責鄧王謀不軌殺之并殺王子數人至元五年伯顏敗過眞定父老獻果酒伯顏曰爾曾兒子殺父乎父老曰但見奴婢殺使長蓋指鄧王事也時順帝與伯顏繼子脫脫謀廢伯顏故言子弒父意本甚明元史及鴻筒錄續通鑑續綱目改奴婢殺使長爲臣弒君遂嫌於指不臣順帝意與事俱失實矣後世史臣喜改字較札閱洪庶更謬也

漢書地理志岱山在博縣西北泰山上

涅槃經卷五在穀藉下藉于智切今吳人以柴稭爲柴藉

古詩嗜歌棗適今日賜賜盡也今吳人以盡下桂花爲賜桂花

漢巾舞吾何娶何來娶今吳人尚以娶爲助辭音如益下聲

五代史王景崇求留守起居表詣行宮見高祖起居表即請安招也

武林舊事雜劇段數有雙賣妲老姑遣妲等目舞隊段數有相妲細妲等目是旦兒本作妲元後省作旦也莊岳委談元雜劇多用樂伎如李嬌兒爲溫柔旦張奔爲風流旦直以婦人爲之

子弟清音女童清音今吳人尚沿清音名目

杜周傳郡吏大府舉之廷尉師古曰大府丞相御史府也

章大者連連證案數百此案字之始

兒寬傳見爲不習事不署曹師古曰署表也置也凡言署官表其秩位置立爲之也

滎陽鄭府君墓銘夫人博陵崔氏卒於大中九年年七十有六當生於建中元年庚申鶯鶯傳生於元興元年甲子自是兩人後人改府君諱爲諱恒以附會傳奇是何狀附耶

東觀漢記馬援擊尋陽山賊上書曰除其草木譬如嬰兒頭多蟣蝨而剃之蕩然蠟盡無所復附書奏上大悅因出小黃門頭有蝨者皆剃之

義甯州發地得墓石摹本詣陸子瑜瑜以訊惲子居墓石乃如碑石書法與文皆鄙惡題曰大宋安定胡夫人墓志銘敘胡氏祖幕與碧瞍而牽入伯始彥國不知伯始彥國皆別姓敘封胡公於陳而牽入安定不知安定非陳此不讀書人所爲耳其結銜曰門館進士李某撰并書按唐宋策試諸州舉人曰進士科其四門學廣文館律館書館算館爲諸科亦賜及第出身世亦名進士門館進士必諸科進士也四門學廣文館之人下筆不至如此鄙惡其律書算館歟宋進士有一榜通注官者有止數名注官者諸科三等推恩有登仕郎等銜今銜未結入其末注官歟志中彝以天禧五年而題下注一行曰改元乾興可哂也

碑後一行曰臨江軍新喻縣太行山水傳用亨遷遷其地師歟

蘇州府志萬歷姓書乃東殿中書趙士禎所爲永嘉人與沈一貫同鄉

黃幡綽墓在蘇州

明蘇州知府揚貢訪拏奸民錢煜反爲所訐朝審時煜賄校尉五更即縛貢待質凍餒不與水貢遂不能與煜辨明政之不綱如此

明定王慈煥始依樂安王後依於潞翁文淵有武進民鄭廷玠迎至西門外惲氏園旋遷南門外唐氏園再遷宜興路遇家江蘇巡撫土國寶捕往南京兩江總督馬士英往送京師同死者俞文淵及陳氏流孤流不知何許人今武進瞿村陳氏傳言有定王遺跡其亦武進人歟事在順治八年逃死者甚多後土國寶以乏軍興一家十三口自縊

楊坤余鵬翔馬雲龍汪碩德蔣思宸矣孔嘉陳閣房士鄭廷玠並從生於在鎮錢岳琰章光萬曰吉以定王事同死於順治十年曰吉臨刑以石擲監州官死按太子二王爲李自成捕迫西行恐無脫理故有以定王爲僞者

三宗統順德陵適了所撰適子字正叔宋末人入元不仕韓文公以元和十四日貶潮州刺史瀧吏詩南行逾六旬始下樂昌灘則過今連州已三月之末矣至惠州當四月之中而惠州韓山有舊觀廣中豈四月雪耶然攀附前賢則般矣

金星石出肇慶府德慶州黑如漆潤如玉發墨在歙石上明萬歷時尚有之近色淡而質燥矣州人已禁采

銀星石出高要縣小浦峽本碑于時有銀沫浮出耳不發

大雲山房雜記卷二終

讀書瑣記

清 鳳應韶著 應韶，字德嘉，江陵人，歲貢生。

目錄

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　長兄弟及宗人折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殺脊　少牢尸食　上公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登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注曰：四十有二，當作三十有八，牲當作腥。侯伯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簠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簠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子男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注曰：牲亦當作腥。　大夫三廢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廢　稽首再拜而不受再拜稽首而受　入公門章圖說　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見儀禮士相見禮。

禮小聘使大夫其介皆士大聘使卿大夫爲上介餘介以士非以君命使謂去君適他國非復奉君命爲使也不稱寡大夫謂招贊通辭於所適國之君也當如傳稱蝸旅之臣某士有士爲介而聘也以君命使變文招贊通辭於主國君則曰寡君之老寡君之老卿也卿有大夫介而但舉士介此四句乃互文上二句言大夫以見卿下二句言卿以見大夫於卿介舉士介斯可以該大夫也合而觀之卿大夫去國非奉命爲使大夫則不稱寡大夫卿不稱寡君之老有士作介而奉命爲使卿則曰寡君之老大夫則曰寡大夫所以然者卿大夫君之卿大夫也猶本於君故奉命爲使則尊者繫以君卑者稱猶去君而有適則向者大夫此非復大夫向者寡君之老此非復寡君之老也無所繫屬稱蝸旅之臣某而已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卽述此經而非以君命使則易其文曰私事使緣不述君命使三字而君命下攝一而字故有此誤然而絕不可通也大夫無公事不出疆無論已凡有使必有命之者也大夫私事自有往又誰命之而云使耶康成求其說而不得則曰私事使如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田之類以君命私行非聘也既曰以君命何又曰私行且曰以君命顯與儀禮背矣緣不知記玉藻者錯解儀禮也此無聊之說劉原父則曰如趙襄子使楚陳弔吳夫差是爲私事使亦大謬不然儀禮原文玉藻誤文其所謂使卽謂此大夫自往豈謂大夫遣人耶總緣不知玉藻本儀禮而錯解之直以爲先王別一經制故轉輾求解愈解愈迷也

長兄弟及宗人折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殺脊見儀禮特牲饋食禮。

脊升也烝同殺烝見左傳亦見國語皆統言一牲體解二十一也本文殺烝則專言體解之脊脊蓋一牲體解前脛骨三曰肩臂臑後脛骨三曰胳肫脾脊三曰正脊脡脊橫脊代脊三曰短脊正脊代脊左右脊各三左右脛骨各六十二脛骨六脊三脊是爲二十一脛骨貴於脊脊右脛骨貴於左肩貴於臂臂貴於臑臑貴於胳胳貴於肫殺殺者髀右肩臂臑肫胳爲尸俎右髀爲祝俎胙俎宜用左肩尸俎始右肩嫌數脊避不用用左臂主婦宜用左臑特牲主妻避內子用殺地之右殺左胳爲賓俎左肫左髀則長兄及宗人折爲俎焉折破一爲二也長兄弟之次曰兄弟長賓之次曰衆賓長皆得折也至是脛骨盡矣脊脊之大名三而骨甚多雖宗人以上諸俎皆以脊脊副之然尚有餘骨則爲衆賓以下之俎曰殺脊者肉帶骨曰殺時脊脊外皆無骨之肉有骨可殺者惟脊脊故但曰殺脊而脊脊可知是與左傳國語統脛骨言者異也衆賓以下何以不得左肩臑左肩臑主人主婦正俎物有所避不用他人安得折用之且左肩臑與臂將以備君或饋友也少牢賓尸獻衆賓禮曰其脊體儀體卽本文所云折儀卽本文所云殺脊

少牢尸食見儀禮少牢饋食禮。

本文五又食皆謂食舉大約每舉牲體魚腊則一食之牲體魚腊每舉輒加肺牢肺正脊獨卒食乃釋每舉但嚌肺氣主脊正體每舉每食之以見意此其所以與牲體魚腊均爲所舉而獨得名舉也注以又食爲食黍謂大名曰食小數曰飯非也散文則黍亦言食對文則飯言黍食言肉本文五又食承上食舉言一又三飯承上三飯言義例畫然也如注說是以又食承三飯無此文例卽無此文義且又食既爲食黍祝佑之下既曰尸又食何又曰尸不飯告飽耶又禮器曰大夫士三謂三飯告飽大夫士禮然也此禮三飯不告飽至舉觶乃告告之節雖異特牲實卽亦三飯告飽也自注以又食爲食黍疏遂謂士三飯告飽大夫七飯告飽推之諸侯當九飯告飽天子則十一飯告飽十一也九也七也天子諸侯降殺以兩大夫七而士三此何說耶

上公．殯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注曰．四十有二．當作三十有八．牲當作腥．)侯、伯．殯四牢．食三十有二．簠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子、男．殯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注曰．牲亦當作腥．○見周禮秋官掌客．)

殯饔禮同．以本經核聘禮之歸饔．聘禮其目．本經其綱也．而本經之誤文非一．又有變文．本經所云食．所也．卽聘禮之黍稷簋簋．簋言食也．注亦以爲庶羞．夫惟公食大夫禮．主君不親食賓．而生致賓館．乃有庶羞．殯饔禮則但有膷、臐、膮、三陪鼎．爲庶羞之首．見意而已．本經爲儀禮之綱．殯饔具物．豈有獨異者耶．注謂牲皆當作腥．良是．謂公鉶四十二．當作三十八．則不的．且鉶數之誤．亦不但公也．一牢九鼎者六鉶．七鼎者四鉶．見聘禮及公食大夫禮．經．三等諸侯任腥皆牢一而鼎九．則惟子男之鉶十八爲不誤．侯伯之二十八．當作二十四．公之四十二．當作三十．注不據儀禮用鉶成例．而據本經之子男十八．侯伯誤作二十八．遂詔降殺以十．亦非．凡用簋之數．一牢九鼎者八簋．七鼎者六簋．亦見聘禮及公食大夫禮．故本經五牢則食四十．四牢則三十二．三牢則二十四．正與儀禮一牢九鼎八簋者合．則以十二簋概五牢四牢三牢皆牢九鼎者．亦文有誤也．聘禮．任鼎九．皆有鉶．陪鼎三．皆有蓋．鉶亦可通言蓋．是十二鼎皆有蓋也．本經鼎簋．簋字當是蓋字之誤．簋蓋聲相近．字相似．正猶牲三十有六．牲十有八．皆腥誤胜也．夫任鼎有蓋．肉既熟．陳於階前．所以禦風塵．鼎言蓋．明其熟也．故下文簋之曰腥若干．亦幷不言鼎．若以爲鼎簋．則句有二物．下文專蒙鼎．而但言腥若干．則文義隔閡不可通．且經文序物各有類．豆、簋、鉶、壺．皆在堂及兩夾．故先序．任腥鼎在階前．故末言之．簋與豆、簠、鉶、壺同處．而乃與階前之鼎幷言耶．聘禮殺饔．堂上八豆、八簋、六鉶、兩簠、八壺．爲西階前任牢九鼎之饌．東西夾六豆、六簋、四鉶、兩簠、六壺．爲阼階前腥牢二七鼎之饌．一牢一饌．七鼎者．六豆、六簋、四鉶、兩簠、六壺．九鼎則八豆、八簋、六鉶、兩簠、八壺．秩秩分明．聘爲臣禮．故任牢鼎九．而腥牢鼎七．本經任腥牢鼎皆九．君禮殺之也．以聘禮推之．本經五牢者當五饌．堂上一饌．東西夾各二饌．四牢者當四饌．亦堂上一饌．東夾一饌．而西夾二饌．(聘禮．餼一腥牢．則西夾一饌．)三牢者當三饌．而如聘禮之殺．堂上一饌．東西夾各一饌．然則本經之食．卽如注謂庶羞．亦當各從其饌分陳．而每饌八物．然而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庶羞二十．下大夫十六．三等諸侯．止八庶羞．爲不可通也．注則倂爲一饌．曰陳於楹外．十以爲列．東西毋過四列．而於天官膳夫．羞用百有二十品注曰．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庶羞二十．下大夫十六．物數皆備．天子諸侯有其數．其物未盡聞．賈疏引本經之公食四十．侯、伯、食三十二．子、男、食二十四者．申注諸侯庶羞之數．於是本經之食數．遂與天子百二十品．上大夫二十．下大夫十六．並爲庶羞之典據矣．然而膳夫職．自六穀六牲說下．則百二十品者．乃於此選用之．非謂一饌畢具也．夫上大夫庶羞二十．下大夫十六．是實典．天子百二十．是虛墳．既非一例．而據本經之食數．爲諸侯之庶羞數．實按之經．亦不止此．何也．膷、臐、膮．王侯以下庶羞之首也．而本經何列西階前十二鼎中．合之注所云陳楹外者．則公食四十．乃四十三．侯伯食三十二．乃三十五．子男食二十四．乃二十七也．注何乃忘之．遂以合爲一

饌者．定其數耶．夫食既錯解．而臆撰爲合陳楹外矣．而豆、簋、簠、鉶、壺、之陳．又不據聘禮而推．而據禮器．上公之豆十六．諸侯十二．者謂是堂上豆數．而中分其餘爲東西夾．是五牢四牢皆三饌．既與聘禮一牢一饌者大殊．且禮器自天子之豆說下．所云二十有六．乃朝事之豆八．饋食之豆八．加豆八．羞豆二．備器醢人全物也．則所云上公十六．乃朝事八豆．饋食八豆．所云十二．乃朝事六豆．饋食六豆．諸聘禮殺饔．則堂上東西夾每饌之豆．皆從非菹始．醢有明文．是本經上公豆四十．乃朝事八豆者五．侯伯豆三十二．乃朝事八豆者四．子男豆二十四．乃朝事八豆者三．與禮器云云．千里月也．如注之說．則堂上東西夾豆物亦叄分裂．成何品節．既亂豆之例．而簋、鉶、壺、之饌．亦以意推排．無復條理．儀禮周官一綱一目．不愁於祖亂不可識乎．大抵禮食之饌．本經所列物數已爲極盛．雖天子之饌．亦不過此．蓋脊綜儀禮全經．差次之．一饌之鼎．數始於三．而極於九．周官膳夫王舉十二鼎．亦謂正鼎九．陪鼎三也．一饌之豆．數始於二．而極於八．三鼎者二豆．如士喪禮大斂奠．士虞禮．特牲饋食禮．是也．五鼎者四豆．如旣夕禮遣奠．少牢饋食禮．是也．七鼎者六豆．聘禮．腥鼎二七．東西夾兩饌．皆六豆．公食大夫禮．句人陳鼎七．宰夫薦豆六．是也．九鼎者八豆．聘禮．任鼎九．堂上之饌．八豆．公食大夫禮曰．上大夫八豆．九俎．是也．九鼎也．雖天子九鼎之祭．亦獻腥薦朝事豆八．饋熟薦饋食豆八．酳尸薦加豆八．分爲各薦．每節止薦其八．(鄭曰．籩豆偶．凡殺牲成殺．一牲而一鼎．其用豆．周以籩偶豆．所以膳庖也．如冠禮醮子．及殺而始醮者是．其再醮．亦皆用腯豆而用之．此禮之變也．祭禮之常．則如婦饋．祭禮．皆有一獨牲．亦皆用腯腯．)一饌之簋．數亦始於二而極於八．三鼎者兩敦．(敦亦黍稷器．)士虞禮．特牲饋食禮．是也．五鼎者四敦．少牢饋食禮．是也．七鼎者六簋．聘禮兩夾室之饌．公食大夫禮．是也．九鼎者八簋．聘禮堂上之饌．公食大夫禮曰．上大夫八簋．九俎．是也．小雅伐木詩曰．陳饋八簋．毛傳曰．天子八簋．亦謂用簋數極於八．孔疏則據本經三等諸侯皆十二簋之誤文．而謂詩之八簋．乃天子待族人之禮．然詩明言諸舅．則其說不可曉．且此十二簋．據注亦分三饌．疏乃概以十二之數．差等詩之八簋．尤誤之甚．明堂位．虞兩敦．夏四璉．殷六瑚．周八簋．謂黍稷器始於兩敦．夏、殷、周、漸增．至八簋而極．器皆備有．孔疏謂器所得惟此．亦誤．一饌之庶羞．數始於四．而極於二十．三鼎者四庶羞．士虞禮．特牲饋食禮．是也．五鼎者八庶羞．少牢饋食禮．是也．(佐食羞四．司士羞四．)七鼎者十六庶羞．公食大夫禮是也．九鼎者二十庶羞．公食大夫禮曰．上大夫九俎．庶羞二十．是也．三鼎、五鼎、七鼎、九鼎、亦登以四．五鼎、七鼎．則登以八．所以數始於四．登以四．而中間又或登以八者．庶羞主牲肉．三鼎者一豕牲．公食禮．豕有膮．有炙．有胾．切肉末醢和食之宜有醢．適爲四豆．五鼎者羊豕二牲．公食禮．羊有臐．亦有炙．有胾．有醢．加豕之四豆．適爲八豆．二禮不得刪一豆．所以始於四而登以四也．七鼎者三牲．其公食禮．牛有膷．亦有炙、胾、醢．加羊豕之八豆．則十二豆．以牛大牲異之．又獨加一餡．(內則作餡．)亦當有醢配．則十四豆．設庶羞法四豆一行．十四豆三行．餘二不成行也．則從以非牲肉之芥醬魚膾．爲十六豆．三牲具之庶羞．牛有獨隆．故其數獨登以八焉．然庶羞之節．本登以四．故九鼎亦登以四．第加以雉、兔、鶉、鴽、(內則作鴽．)四物．而鼎數極於九．庶羞數遂亦極於二十．或曰公食大夫禮．安見王侯亦然．顧大夫之祭．不過五鼎．四豆、四敦、八庶羞．今優其爲賓．斯得用王侯之九鼎八豆八簋．公食禮就食大夫．故言大夫庶羞二十．獨爲大夫禮

九鼎八豆八簋亦獨大夫禮乎且古者敷地之筵長丈六尺席長八尺饌於席前東西準之而設饌皆方雖不必整要亦不遠公食禮設庶羞於西末一行四物自北而南東當簋簋之設二以並亦自北而南六簋三行八鉶四行十六庶羞四行二十庶羞五行大約相稱若如本經注以公食四十爲庶羞又周官膳夫天子之羞百二十則簋四行而庶羞十行或三十行豈得復爲方設乎若廣庶羞之行而每行八物或十二物則不準八尺之席而方丈且有餘矣夫周官庖人宰供王膳羞之物六畜六獸六禽而已即據內則人君燕食之庶羞或不止庖人所供之物而其禮食之饌則止於庖人所供公食禮之二十無疑也白虎通一穀不升微鶉鷃二穀不升微鳧雁三穀不升微雉兔此通言王侯也雖第十五豆至十八豆肉物位置微不同而鶉鷃爲末二豆則不改此武周之典禮較見於漢世之書亦庶羞全數止於二十之一徵一饌之鉶極於九鼎之六鉶降爲七鼎之四鉶見聘禮公食大夫禮再降爲五鼎之兩鉶見少牢饋食禮鉶亦取稱則始於五鼎者也故士昏禮三鼎無鉶特牲饋食禮三鼎以祭禮盛之則有鉶亦用兩鉶始於兩則亦弱於兩弱則通也士虞禮三鼎止一鉶喪祭變禮不尙味不在此例一饌之盞不論九鼎七鼎聘禮公食大夫禮其數皆二核之特牲少牢兩饋食禮五鼎三鼎蓋無稻粱一饌之壺九鼎者八壺七鼎者六壺大約如豆如簋然五鼎三鼎壺數未見經文可據讀周官者識得鼎以九爲極則本經所列物數皆配九鼎是爲禮食饌之極盛但庶羞未備而已

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見禮記王制

一廟祭一世則大夫三廟其一廟祭太祖其昭穆二廟不祭曾高祖矣而士一廟更無論故程子曰自天子至於庶人高祖皆有服有服則皆有祭大夫昭穆二廟具四主士一廟亦祭四親論者則謂程子之說於經無據或又謂禮以義起大夫士祭四親二廟具四主雖先王未之有義自可通或又謂大夫士祭及高祖亦必待有大事者於其君干祫而然愚謂三親皆非也干祫云云大傳之文乃從天子諸侯祭禮說下祫祫備者天子禘侯無禘有祫祫亦如天子及太祖而毀廟之主皆與大夫士有犆無祫雖干祫亦止及高祖餘不及也豈謂時祭亦不及高祖專待干祫乎先王立有宗法大夫士之法也大小宗見儀禮喪服經傳大宗姑弗論繼禰者爲小宗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大傳小記兩言之所謂繼禰者庶子之適子主祭庶子而兄弟宗之者也是爲繼禰之小宗適又生適庶子乃其祖主祭焉而從兄弟宗之是爲繼祖之小宗適又生適庶子乃其曾祖主祭焉而再從兄弟宗之是爲繼曾祖之小宗適又生適庶子乃其高祖主祭焉而三從兄弟宗之是爲繼高祖之小宗適又生適於庶子親盡不祭同庶子出者不復宗此適焉故曰五世則遷繼之爲言後也後以主祭大傳小記但言繼禰者繼高祖者一舉小宗之始一舉其終然則繼別子之大宗祭及高祖不言可知矣然則大夫士祭及高祖經非無據矣古者祭必有尸有主士喪禮一廟者也其文曰設盥於祖廟門外又曰盥於祖鄭注曰士祖禰於廟廟曰祖舉曾者言此一廟二主之見經者也大夫昭穆二廟四主此經顯據豈先王未有之禮而義起者耶愚謂士亦祭四親則士喪禮祖廟乃該三祖而一廟具四主者也天子廟制同堂異室雖始於漢明帝其實周制大夫士已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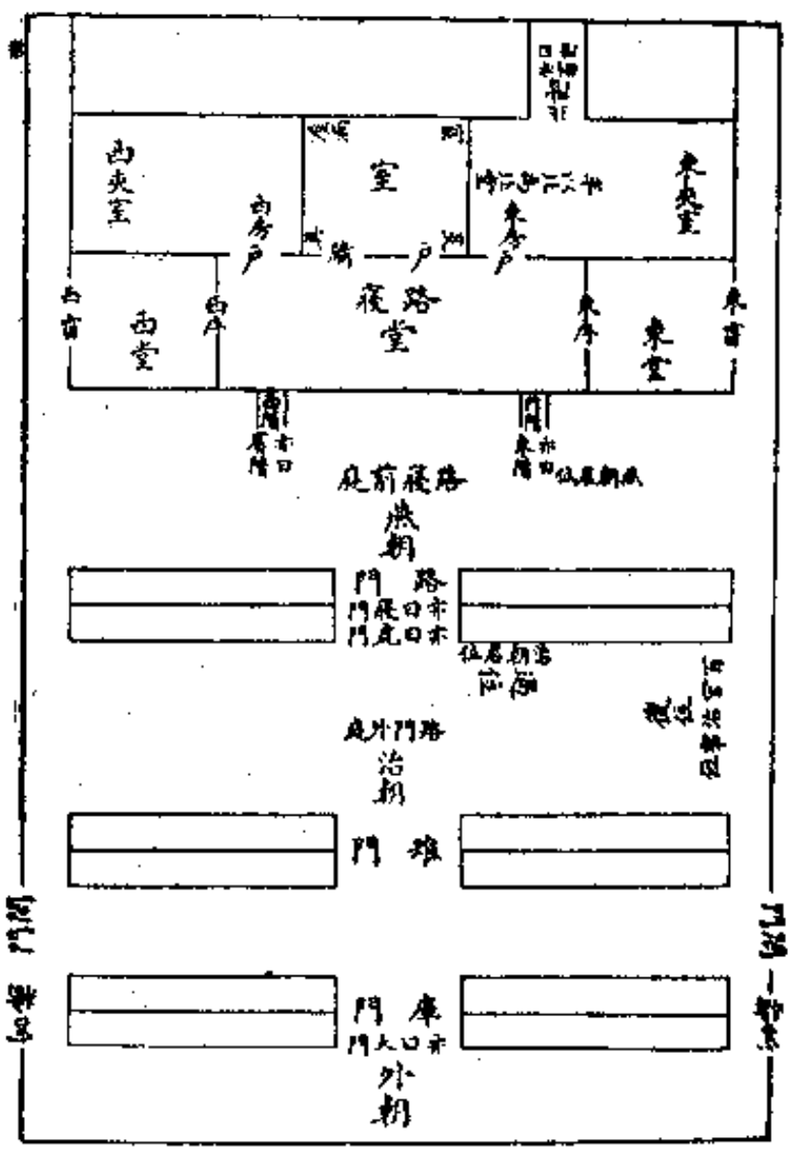
故萬充宗任翼聖以之釋大夫昭穆廟制即程子二廟四主之說也或乃斥萬任爲杜撰多見其寡學耳抑大夫有太祖廟別子之廟也士喪禮曰其二廟則饌於禰廟如小斂奠說者曰適士二廟祖禰共一廟其一廟則別子之廟也大宗繼別子百世不遷則百世祭此別子此亦祭始祖之例況四親而有不祭乎論者不細核之禮而漫以程子爲是非何也

稽首再拜而不受再拜稽首而受見孟子士之不託諸侯章

古人拜法殷之經傳及儒先男拜尙左手先以右掌據地乃以左掌交其上而俯伏焉故郊特牲曰拜服也加敬焉則俯首至手周官太祝曰空首者也對頓首稽首首至地而此但至手首猶空者然彌加敬焉則俯首頓地曰頓首首頓地即舉也稽首則首至地而稽留少頃乃舉祝頓首益敬故郊特牲曰稽首服之甚也遭喪拜謝賓則尙右手父母之喪哭而以首觸地無容遲遲舉首曰稽顙致哀也稽首以致敬稽顙以致哀其情既大殊稽首者先拜稽顙者後拜其節遂相反元公制禮如是後人以謝賓故拜則後稽顙焉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謂先謝賓後致哀於人事之序爲順先致哀後謝賓尤微哀痛惻怛之至二者皆因拜後稽顙則周衰之變禮孔子從其至猶之衆拜乎上遂而從下之意所以復元公之禮也士喪禮曰拜稽顙謂拜禮用因即先稽顙而立文先言拜初制禮時不知後人有後稽顙之變哀喪易稽首爲稽顙則言稽顙而先稽首可知不嫌於先拜也康成以先稽顙者釋太祝之因拜誠是不以後稽顙者爲周衰變禮而以爲殷禮而引以釋太祝之吉拜則非夫稽顙則不得云吉矣所云吉拜者賈疏引雜記父在爲妻不稽顙者是他如男姑之主婦喪凡男婦之攝喪主者皆不稽顙而變手之左右上者以別之但別以左右手之上無大遠於吉故曰吉拜原拜之字義從兩手凡言拜皆主手言故禮經有尙左右手之文兩手據地俯伏者拜之正即尙質之拜手玉藻之據掌太祝之奇拜也褻拜以拜之數有加而別振動以拜之容色變而別吉拜以拜時手稟尙而別空首以拜而首至手而別頓首稽首稽顙以拜而首至地又各異而別空首頓首稽首稽顙皆拜時有爲而爲非拜義所主也若肅拜則更以立而俯下手手不至地而別主手言益可見矣朱子曰拜而后稽顙先以兩手據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叩地稽顙而后拜開兩手先引首叩地卻交手據地如常兩言手據地拜字雖沙間混愼吾秦穆公使弔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曰稽顙矣而又曰不拜尤拜主手之鑿證太祝注引尙書拜手當空首是謂首拜至手而拜周首周頓首稽首稽顙皆誤認經文爲正言拜此差毫釐繆千里者也至於振動之拜施於事變不常若後世所謂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蓋思或乃謂恪恭之極如聘賓三退負序之屬不拜而致敬更甚於拜夫既云不拜即敬甚於拜安得列九拜中且以不拜爲拜而列九拜是更不問拜義所主也此作時文弄筆伎倆不可以說經約經傳之旨衆說之醇疵拜之義法可詳者如此自太祝注以拜手當空首而拜周首因謂拜手稽首者先作空首一拜再作稽首一拜者也至吳幼清又混稽首稽顙爲一謂以因禮故易首字爲顙以別於吉遂謂先作稽首一拜再作空首一拜爲稽顙而后拜矣故稽首再拜而不受再拜稽首而受孟子之文偶有倒順閱百詩據康成吉凶拜之注幼清稽顙即稽首之說

遂謂先稽首者爲凶拜，後稽首者爲吉拜。子思以凶拜示不受矣，暗以閻氏讀書有識，而承誤不辨。且弗復論，抑子思當日不受則不受耳，而乃以喪禮處，豈有此情事耶。閻氏又講論語拜而受之曰，若今之折腰一揖而已。再拜而送之曰，兩揖而已。夫折腰則尻高首下，俗所云打恭者也，以此當拜，皆沿拜屬首之誤。不知古無折腰禮，古之揖，身微俯，手平心推向前耳。見鄭康成禮注，論語上如揖，集注曰，手與心齊，亦其徵也。左傳成公十六年，郤至肅使，杜注曰肅，手至地，若今揖，大誤。夫手至地則折腰矣，甲者將爲兩手據地俯伏之拜，則札葉藝其肢體而有所不便，故用婦人肅拜，立而身微俯，斂兩手當心，少下移而已。方氏三禮析疑，亦沿杜氏之誤，而謂下其首，而俯首至地曰肅拜，總緣不識拜主手言，而不屬首也。一字不得指歸，以閻方之淹博，亦不免於冥冥決事矣。考古豈不難哉。

入公門章圖說



古者天子諸侯，皆有三朝，一爲外朝，一爲治朝，一爲燕朝。天子外朝，在庫門外，見周官朝士註。諸侯亦然，見儀禮聘禮疏。朱子儀禮釋宮（語類，門屏之間，周官所云外朝也，按以儀禮釋宮，則語類乃未定之論）：外朝，聚萬民而詢國遷、國危、立君、八議、疑獄，亦大詢萬民，在外者也。曰外朝，主萬民言，或曰三朝之地，此爲最外也。國遷、國危、立君，事既罕，諸侯不專殺，在八議者，當上於王，蓋有終身不御外朝者矣。天子治朝，在路門外，見周官宰夫司士註。諸侯亦然，見聘禮注疏。曰治朝者，所以圖治也。治不可一日廢，故曰視之。玉藻曰，視朝於內朝，即謂治朝，對庫門外之外朝言，則治朝爲內。文王世子，其在外朝，亦謂治朝，對燕朝，最居內，則治朝又爲外，此皆以地言也。天子燕朝，在路門內，見周官司士注。諸侯亦然，見儀禮燕禮、大射儀。曰燕朝者，燕安也，飲酒燕安之事，將飲臣下，則行朝禮於路門內也。大射儀，亦朝於此，先燕後射也。文王世子，司士又曰燕朝爲內朝，對外朝在庫門外，治朝在路門外，則路門內燕朝爲內，亦以地言也。此亦非常朝，本章過位，乃治朝之位，是但見治朝，而外朝、燕朝，皆所不及也。舊說以過位爲外朝，升堂爲治朝，其所以誤者有三，一誤於周官小司寇注，曰外朝在雉門之外也，夫雉門之外，庫門之內也，誤信庫門內爲外朝，則必以過位爲外朝矣，不知小司寇注，異於朝士，乃傳寫誤耳。禮記奔喪過國，哭避市朝，國語叔向曰，富商章瀋水槌過朝，皆謂外朝，朝士掌外朝，執鞭辟行人，外朝不當御，平時即衆人往來孔道，若在庫門內，天子諸侯之居，自庫門繚以周垣，左宗廟右社稷，亦各周垣，庫門內，左右垣，立閤門，通廟社閤門，而不與外通，豈有車馬行人過之，故禮記檀弓，父母讎，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鬥，亦謂外朝，亦外朝在庫門外，平時孔道之徵，夫庫門內，非鬥兵之所也。一誤於入門過位爲一時事，前人所以有治朝日視入朝豈反過之疑也，不知夫子入雉門而右，君日出視朝，朝儀踧踖與與如，已見前文，此故從路寢，而君退適路寢，夫子亦退在官，羣臣朝畢，有復逆於路寢之事，見周官小臣御僕，夫子之過位者，入路門，升路寢堂，而復逆於君也，所謂路寢聽政者，聽此，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者，以此，是過位升堂，事相接，入門過位，事有隔，非入門即過位也，文王世子曰，公族朝於內朝，太僕職，注曰，燕朝，閎宗人嘉事，過位爲治朝，升堂似將屬燕朝，前人據太僕注，文王世子，所以又有孔子非魯公族，何爲朝於燕朝之疑也，不知此疑尤大誤，一誤具三誤焉，燕禮、大射儀，同異姓皆朝於燕朝，惟閎宗人嘉事，如冠昏，則與異姓無涉，而朝不與，文王世子太僕注，未分別言之耳，而據之，竟謂燕朝專爲公族設，一誤也，復逆在朝，於治朝之後，升路寢堂，復逆非行朝禮，而牽帥朝燕朝，服論本章升堂，二誤也，燕禮、大射儀，皆朝燕朝，蓋禮之文曰，公降立於阼階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大射儀文小異而意同，阼階東南，即路門內，即路寢庭，公降堂而行朝禮於此，故太僕注曰，燕朝，朝於路寢庭，然則路寢庭爲朝路，寢堂非朝，朝燕朝不在路寢堂，在路寢庭，古者天子諸侯三朝皆無堂，故三代以上載籍，無朝堂連文，皆朝庭連文，本章曰，升堂，儀禮朝燕朝曰，公降立阼階東南，升降事相反，堂庭地各殊，而以堂爲朝，升堂爲朝燕朝，三誤也，本章萬充宗辨舊說之誤，又引曾子問，兩階服失容，則廢朝，司士王還揖門左右，諸侯不朝，曰不庭，證外朝無堂，皆先得我心，尚嫌治周官疏而以路寢堂爲燕朝，則徵誤，爾雅門屏間謂之宁，兩階間謂之鄉，天子視燕朝，位兩階間，諸侯避天子，則阼階

東南天子視治朝位宁。諸侯則路門左。聘禮曰。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是也。充宗以門屏間當過位之位。亦微誤。考工記匠人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曰。外路門之表。室。治朝旁舍。若今諸曹治事處。愈謂曲禮皆有在官之文。在此。玉藻又曰。使人視大夫。視諸此。何屺瞻據匠人注。以證本章所復之位。核甚。但沿舊說升堂爲治朝之誤。而謂復堂下之位耳。愈嘗衍本章之說曰。我夫子在朝之容。踧踖如。與與如。既得擬諸形容矣。此正朝時容也。其正朝之先。辨色而入。正朝之後。復逆進退。又有可形容者焉。公門高五雉。容六等車。廣三尋。容三个微者也。夫子敬之至。以蕢躬入焉而鞠如。不敢不蹐。不敢不蹐。擬以不容。而適如之。鄉晨至止。或早。未入而俟同僚。則於門右立。君出入左扉中。夫子之立。或近闑東。或近棖西。若當鋒而中門。則不然也。行而入。門有闑也。夫子左趾所履。右步所履。恪謹踰之履。亦不然。此皆正朝前入門之容。庫門雉門皆然者也。由是入雉門而右。君日出而位路門左。視朝。夫子正朝之容。弗復贅。君視朝畢。則退適路寢。聽政焉。君左西面北上。中庭少進北面東上。卿大夫得揖之位。治朝旁有室。卿大夫朝畢於此治官事之位。夫子或復逆於君。必逐其位。進而至路寢。堂者也。於是自其位。而歷庭。過君視朝之位。君在堂而位虛矣。夫子敬無敢慢。請通於僕臣。而有言。其色。其足。則如召使擯之勃如。躩如。言非不足者。而其不敢肆。則似之。僕臣詔入。夫子入路門。其容視廟門雉門。亦弗贅。夫入門右不升堂。爲禮於寢庭。朝燕朝禮也。夫子正朝禮。已行於治朝。復逆在燕見之例。則升堂。而燕見之升無方階。則夫子升東階西階不可定。夫庭、平者也。階、崇者也。中采齊於庭。於此則緩步而足必聚焉。手張拱於庭。於此則下垂而齊有攝焉。自下升上。躬尤必鞠。則氣鬱而息或粗不可卽矣。夫子近至尊而氣容極肅。人無不息者。而屏而似之。君前陳謨。其色勃足躩而言似不足。亦可知矣。復逆畢而君有命。當在官肆之。則退而出路門。復其位焉。顧升堂有容。降亦有容也。升堂近至尊。氣屏而色勃。降一等。則漸遠而怡怡如。屏者舒則勃者亦遲。而和微於顏也。堂上不趨。庭無不趨。沒階則庭矣。由是歷庭北。庭中。庭南。出門復位。如前之進而趨也。其趨張拱端好而翼如。又一如擯相之趨進然。其位既復。所尊彌遠矣。顧君威方接。猶在顏而不遠。夫子亦猶正朝之踧踖如。不敢隕越也。事畢終朝。退食自位。則出公門視入。不言可知。夫子正朝之後。其敬可擬諸形容者如此。統正朝及前後觀之。聖人事君。盡禮盡德之至。勃容而中。概可見矣。本章經文。出沒離合。他章所無。亦易迷讀者之目。無論不履閾之下。當有君在踧踖十字。已見隔章。此不言而與爲出沒也。過位之下。當入路門。亦沒而不言。所在必記其容。已出於章首入公門而括之也。然則末節不言出可也。然復位在路門之外。不言出知何所乎。則亦當於復位之上言出也。因過位升堂。是將復逆事。除階復位。是記復逆事。事各有次。而言卽因之。故繫出字於降等沒階之上。分其次以離之。至末。乃以復位合之。而暗應暗補。既過位有入。亦在此出字也。所記門堂階位。出入升降。過復。當時如道家常。後世制度不同。文又出沒離合。必據三禮細核之。不然。吾見治舊說者。以升堂爲治朝。遂以出復位爲外朝。而在穀擊肩摩之地矣。曲禮下卿位。孔疏不指路門外日朝之位。而以路門內者當之。誤也。要其所云位。尙屬朝時得揖之位。非本章治官事之位也。見齊肆兩刻。皆據孔疏。講本章復位。其一尙渾。其一則細細斯破。曰。此謂正朝也。已屬雲

霧中語。又曰。朝時卿位在阼階前。西面北上。夫子司寇則卿矣。復位亦復諸此。此大謬不然也。諸侯司寇大射儀謂之小卿。小卿未得專卿名。猶與大夫同列。朝時得揖。位仍中庭北面。而少進。小卿有五。列散大夫之東。少前而已。大射儀。卿席賓東。小卿席則賓西。而大夫席繼之。此小卿與大夫同列之明徵。謂春秋非卿不書。魯司寇臧孫許見經。則司寇亦卿。此說者之謬也。乃據此遂謂夫子朝位同正卿耶。燕朝。卿位君左西面北上。當直東衛少西。安得云在阼階前。果在阼階前。則於阼階東面君位爲右。而又西面背君者也。卽以燕朝朝位言。而所言迷謬已如此。且復位在燕朝。則出字無著矣。集又曰。出降一等。猶言退而下堂。非出門之出也。夫古文使字如鐵鑄。堂曰升降。門曰出入。禮經無一字混者。豈如時文家影響填湊哉。愈故核之三禮。門堂階位。列爲經。而衍其說焉。○復位之位。一地殊名。其曰位者。室在治朝旁。近諸臣之朝位也。又於此治其居位之事焉。考工記曰。朝、朝者相見之義。諸曹會集於此治事也。亦見聘禮。夕幣畢。經曰。官載其幣舍於朝。是也。又曰。官於此治官事也。曲禮曰。在官言官。玉藻曰。在官不俟屨。是也。論語外。經傳曰位者。少見。國語所載有類乎此者。節錄其要。以資考覽。魯語曰。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注曰。弛。廢也。宅。有司所廢。以益官。宜。宜地。愚按寬利之而曰外。則所云宅者。在朝。乃卿大夫朝畢。治事所居。注曰。有司。蒙混。對曰。位、政之建也。愚按既位字。卽論語復位之位。於此治事。敬曰政之建。注謂位以爵言。似非。署、位之表也。愚按簽前有題額以表位。故云。車服、表之章也。愚按章。玉藻云。則爲服乃表位之章。亦宅、章之次也。宅以所服者之次舍。祿、次之食也。又曰。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宜先臣之署爲利。故而易其次。不敢聞命。愚按據云云。則爲治朝旁室無疑。公欲弛郈敬子之宅。亦如之。注曰。亦謂利於外之寬。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愚按公羊之宅。亦授於司里。古制雖然。嘗禘烝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今命臣更次於外。毋乃遠乎。食飲則且曰享嘗禘烝。皆以享先君。致胙肉也。胙皆致於尊者。據周官。則致於君。據禮記。亦致於師。據論語。亦致於友。雖不及庶。惟諸侯有喪動。則天子賜胙。傳云。賜齊侯胙。是也。此實禮。以神惠致人。其禮極敬。以少儀致於惟之。諸侯祭。則日將致胙。必視治朝。命使者。使者且在路。更端於阼階前。親展胙物。召使者入。授於路寢庭。使者擯以受命。給署且哭。附介而行。數。世數。事之幣。有事境外之幣。卽命受幣而出。所在又受幣而入復命。書所以致君命。致君命。致幣。二者皆來命卽行。不更別家。或少有停待。如聘之夕幣。而朝物亦不拂錦。所云數。卽朝所致者。注朱分曉。然則復位之位又得曰宅曰署曰次者乎。更俟博雅。

鄭堂札記

周中孚著

跋

周鄭堂先生博聞彊識，以紀事纂言爲己任。所著有孝經集解、逸周書補注、金石識小錄、讀書記、子書考、四庫書存目附錄、顧亭林年譜、詞苑叢話、文錄、詩錄、題跋、札記、殁後，其家鬻書他氏，并手稿樂之。先生說經諸作，阮文達公刻學海堂經解，編入叢鈔。讀書記，獨歸平湖朱氏。庚辛亂後，開篤甥東鉅公某取去，遂不得見。戴君子高，先生之外孫也，求先生遺書，僅得札記五卷，更歷患難，守之弗失。同治壬申，子高病甚，寫副屬之，謹校一過，忽忽至今，始獲鋟版。距子高殁，且十年矣。之謙浮沈宦海，長爲旅人，不知此生能有因緣，向鉅公後人一叚觀讀書記否也。壬午五月，會稽趙之謙書。

鄭堂札記卷一

清 烏程周中孚信之著

曰知錄十九曰孔門弟子不過四科，自宋以下之爲學者，則有五科，曰語錄科，案語錄科近人恥不復爲，而仍添一科曰考證科，然考證之原，出于禮記，余疋尤尚修辭立誠之功，斯卽目之爲文學之科，亦無不可，或漫將詩古文辭當四科之文學。見王道恩荆川集序 則程子曾言游夏所謂文學，固非秉筆學爲詞章者，願當世才華之士，勿輕詆焉。

漢興，大中大夫陸賈紀錄時功，作楚漢春秋。見後漢書班彪傳。史遷以項羽爲本紀，秦楚之際爲月表，實本于陸賈也。然在史記則可，若斷代爲史，便爲失體，所以漢書不循其轍，而後人修史，亦無此種紀表。

天下之水河爲大，古今之書經爲重，故言水利者曰河渠，志簿錄者曰經籍，孟堅摘論語中字，改河渠爲溝洫，實不足以雍其襲，後人竟不從之。若藝文卽經籍之異稱，舊唐志稱經籍，新唐改爲藝文，通志略稱藝文，通考改爲經籍，宋史仍復爲藝文，至皇朝敕撰明史，亦不改。

前人編集，好采取自著大部書中之成篇者，別立題目，羅列其間，以張大卷袠，卽如曝書亭集、蒲出經義考，且下舊聞、諸書案語、及靜志居詩話之類，鄙意雅所弗尚，蓋使文集之一覽易盡，不使著作之兩處互見也。或有改定，亦宜別記。殷久龍曰：王文肅著述，其後見者較多於竹垞，鄭堂亦嘗疑之。

或問王孟詩如何。予曰。王詩秀。孟詩清。杜少陵解悶詩。于右丞則曰。最傳秀句寰區滿。于襄陽則曰。清詩句句盡堪傳。詩史品題。千古定論。

說苑載越人歌一章。詞采聲調。宛然楚騷。故朱子錄入楚辭後語。王阮亭古詩選。獨刪存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二句。竊所未喻。

杜牧之注孫子序。引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案左氏襄卅一年傳云。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杜氏一時誤涉。故多遠者近者四字。未可據以添論語本文也。

史通正史篇。于隋志則云。雖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爲五代史。志近人援引隋志。輒曰五代史某志。以駁人觀聽。蓋不知反襲唐之俗稱耳。

太白云。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古風。昌黎云。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薦士。二公俱有鄙棄六朝之意。獨少陵不然。一則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春日憶李白。再則曰熟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解悶。嚴滄浪謂少陵憲章漢魏。而取材于六朝。可稱知言。殺久能曰。鄙意謂太白。昌黎。特亦自六朝出。此云云者。英雄欺人語耳。少陵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亦以六朝許之。

元祐黨籍碑。司馬溫公、文潞公、爲冠蓋。以二公並時爲宰相也。漁洋過潞公墓。姓名留冠黨人碑句。本極自然。歸愚選國朝詩。錄及王作。易冠爲賈。句便不響。當以原本爲是。

趙秋谷聲調譜。學詩之規矩也。舍此學詩。是倣規裂矩。巧何從生。或以爲熟讀古人名作。亦可與聲調吻合。其言誠是。然何如此譜之易從有功也。馮侍御。浩曰。秋谷聲調譜之作。固學詩者不可廢。而古今詩家亦非譜之所能囿也。見玉谿生詩箋注三齊梁晉雲下。此眞持平之論。實獲我心。殺久能曰。詩積卿極不以聲調譜爲是。元微曾切論之。

游山詩有時地之異宜。隨時隨地。設色布景。否者皆陳言也。郭熙記云。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此時之異也。案氏耳目志云。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嚴厲而峭拔。谿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赭而堆阜。此地之異也。兩書所言。雖非爲作詩者說法。然求其細意熨貼。亦不外此數語。

北齊祖孝徵望海云。雲島相接連。風潮無極已。下接云。時君遠鴻度。乍見驚鷗起。景界低小極矣。卽雲島一聯。已萬不及晚唐周繇島間知有國。波外恐無天也。漁洋選入古詩。殊爲未當。祖詩紙四韻。所聯乃中二聯也。

今人文字。稱謂。動遵古法。而于門下士。則稱曰某生。案、漢書貢禹傳。天子報禹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師古曰。生謂先生也。然則生者。尊稱也。若依他例。亦不得稱。總之稱謂。當隨時而斟酌之。不得太泥古法。

稱謂有泥古而失之者。如杜牧之爲府巡官裴府君墓誌云。某娶裴氏。實君之私。案。尒疋釋親。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故衛風云。譚公維私。今牧之以男子借用女子之稱謂。豈不泥古而失之乎。若作實君之姊。或妹壻。便是文從字順。各適職矣。

太史公自序載其父談論六家要指。前論言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後言兩道家。不稱道德。案。道家宗老子。

老子有道德經。故前總言處。可述稱道德。以均句法。後祇言道家。乃正稱。非省文也。

鄭氏石柱記箋釋。三子衡山下歷引郡國志、海錄、史記、諸書春申君事。以爲下蔡城者。或春申君伐吳屯駐之處。中孚案。左傳襄三年。楚子重伐吳。哀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吳。或有時在下蔡城屯駐。未可知。若春申君上距吳滅。將二百載。吳滅在哀廿二年。安得有伐吳屯駐之事。此其誤之顯然者也。方果初曰。哀十五年伐吳之子西。名申。恐鄭氏因申字誤涉。遂倒爲春申君耳。

呂黎讀荀子篇云。荀與揚大醇而小疵。而于原道則曰。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夫擇不精。語不詳。何大醇小疵之有。此其言之自相矛盾也。以予論之。荀子大醇而小疵。揚子擇不精而語不詳。杜牧之有三子言性辨。謂孟、荀、揚三子。且獨贊荀子矣。

孔子學官于郯子。學琴于師襄。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宏。人皆謂夫子之所師如此。其實非七十子之徒。夫子比也。呂黎師說。本欲世人從師。如七十子從夫子。乃反引孔子師郯子、萇宏、師襄、老聃。及三人行必有我師之言。夫此種師法。人皆如此。亦何待言。呂黎不過欲以取證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兩語。而不覺其反說不通也。

四書釋地又續于往送之門。解云。門卽父母家之門。非女子所適壻家之門。今人祇緣俗有母送女至婿家禮。遂認作壻門。予謂今人祇緣句讀不明。遂有此誤認。蓋往字一讀。卽下往之女家之往。謂女臨去之時也。送之門一讀。婦人迎送不出門。內言不出于閫。送之門。謂送之于內寢之門也。閻氏亦不明句讀。故于往字不著解。而且拘泥門之一字。反引儀禮。以證孟子言禮多主大綱。不暇及詳。且疑爲鄙之昏禮。皆臆說也。

唐人稱應試之賦爲甲賦。蓋因令甲所頒。故有此稱。以別于居恆所作古賦。皇甫持正所謂。卽爲甲賦。不得不作聲病文也。見答李生第二書。或以文選第一卷首有賦甲二字。故倒其字稱甲賦。案李善注。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或說非也。

專論四六之書。自宋王銍四六話二卷。謝伋四六談塵一卷。洪邁四六叢談一卷。外。絕不經見。吾鄉孫同守。梅著四六叢話三十二卷。分門別類。博采羣書。洋洋乎大觀哉。同守卒後數年。爲儀徵阮學使元刊行。學使係同守丙午分校所得士。通儒出于門下。可爲著述增光。

漢藝文志。孔子三朝七篇。師古曰。今大戴有其一篇。一篇作七。蓋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王氏考證。歷引劉向別錄、蜀志秦宓語、及裴松之注。引中經簿。并注明千乘、四代、虞戴德、語志、小辨、用兵、少閒、七篇名目。詳哉其言之矣。乃經義考。于論語門。雖存其目。而于諸家之說。絕不采錄。反注一佚字。再檢大戴禮記條下。則別錄一則已爲輯入。入此出彼。深所不解。

唐藝文志釋氏類。有那提時文釋鈔四卷。時文之目。始見于此。特未知其何所取義也。

遼制。國人著作。不得傳于鄰境。故五京兵燹。蕩然無存。倪氏燦補作遼金元藝文志。不過虛列書目已耳。中惟釋行均龍龕手鏡四卷。耶律純星命揔括三卷。著錄于七閒書目。然星命揔括原本久佚。今從永樂

大典錄出，較之補志五卷之數，終佚二卷，不則分卷有異同，總括補志作祕訣，或一書兩名，未可知也。（段厚民曰：袁仲儀書曰：作歷命總括五册。）

關中金石記四云唐時有兩一切經音義，僧元應所箸者，爲釋書音義，史崇所箸者爲道書音義，兩書引據多古書，雖爲二氏之學，其博正猶不遜陸德明經典釋文，予每欲合而刊之，以供同好也。案元應音義見有武進莊氏校刊，史崇乃唐代道士，宋陳景元上清大洞眞經玉訣音義，引一切經音義，卽史崇之書也，其書今無刊本，近人亦無有援引及之，據舉尚書所言，其書尚存，（第五卷亦舉及兩一切經音義與陸氏釋文等書，總釋曰具在，惜無有取道藏本而校刊之矣。段久能曰：秋帆尚書曾有意業史崇之書，書成而不果。）

宋鑑，端平元年，太常少卿兼侍講徐僑奏，論語一書，先聖格言，乞以魯經爲名，升爲早講，從之。案，論語之名甚古，何必作此變更，況魯爲國名，豈足以概仲尼微言，春秋本魯國之史，尚不可改爲魯經，施之論語，尤爲失當，後惟王氏栢有魯經章句，他人莫之從也，至近代朱竹垞集中，猶沿此名，難乎免于弔詭之譏矣。

史通探賾篇云，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魏爲僞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耳，杭氏諸史然疑三國志條引之，魏誤作劉，遂謂審若所言，則鑿齒似未嘗帝蜀者，夫書名漢晉春秋，其以魏爲僞國可知，況自來刊本未嘗譌作劉字，杭氏偶爾誤記，容或有之，然于其上所考，謂漢晉春秋獨以蜀漢爲正，智是襄陽人，其以正統予蜀，猶有不忘故主之意云云，自相背謬，則不可解耳。（段厚民曰：案館史然疑，乃秦辛考民未成之書，倘有此說，亦如其之一矣。）

楊氏丹鉛錄，謂漢藝文志所列儒家者流，非所謂君子儒也，其以藝文名，猶曰文藝末也云爾，案，儒家類，晏子、子思、曾子、漆雕子、宓子、魏文侯、公孫尼子、孟子、孫卿子、賈山、賈誼、河間獻王、董仲舒、兒寬、劉向、諸家俱在其中，尚得謂非君子儒乎，至文藝末也，出于周子通書，上有道德本也句，所謂文藝，指辭章言之，與漢志名目迥別，志之藝字，本指六藝文字，則并諸子詩賦、兵法、數術、方技、蓋已在內，亦非祇屬辭章，洵若楊氏所云，則將舍六藝而言道德，且驅古今一切之書，俱以文藝之末概之矣，甚矣其僞也。

劉淵林注左思吳都賦，或超延露而駕辯，云楚詞大招，伏羲駕辯兮，王逸注曰，伏羲作瑟，造駕辯之曲，又劉淵林注，以瑟爲琴，而伏羲作琴，始造此曲，玉海一百十，路史後紀一，引並同，案世本，伏羲作瑟，神農作琴，劉注誤以瑟爲琴，而屈王兩家俱仍之不改，非也，又案，上古結繩而治，其時未有書契，駕辯之曲，當屬有聲無辭，如南陔、白華之類耳，明梅氏鷟自序古易考原，誤稱王逸注云，駕辯、伏羲書名，引以證伏羲時卽有文字，何其不檢至此。

徐氏春秋地名考，于召公封國注，從帝王世紀，以爲文王庶子，據朱竹垞報徐敬可處士書，甚以爲非，竹垞之說是也，然以召公爲文王子，不始于皇甫謐也，案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云，召公、文王子也，論衡氣壽篇云，召公、周公之兄，此皆謐之所本，宜並存其說而駁正之者也。

高氏子略三戰國策條，首云，班固稱太史公取戰國策、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作史記，三書者一經，太史公

采擇，後之人遂以爲天下奇書，此下將戰國策辨誤，後又云，況于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乎，三書紀載殊無奇耳，然周太史公獨何有取于此，夫戰國、楚漢之事，舍三書他無可考者，太史公所以加之采擇者在此乎，中孚案，漢書遷傳贊祇云，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不曾數及新語，高氏頗言三書，其誤已甚，況新語一書，漢志箸錄在儒家，繹其文，絕非戰國策、楚漢春秋之類，且亦不見有爲太史公所采擇者，何得相提而並論乎，予于子書考縱橫家戰國策下，又采高氏此條，竟將兩陸賈新語刪去，三書俱故作二書，免滋學者之惑。

關中金石記二載昭仁寺碑，貞觀四年十月立，當列在道禪師舍利塔銘之前，（貞觀五年十一月立。）于右僕射虞公溫彥博碑之後，（十一年十月立。）蓋因溫碑下有彥博以貞觀四年云云致誤。

關中金石記五復唯識解院記，（宋皇祐三年立，黃庶撰文，口口元正書。）跋云，碑書或正，或行，或草，或兼篆、籀、分、隸，奇怪適偉，莫名一器，余所見隋開皇時曹永恪修陳思王廟碑亦如此，後世無人敢效之矣，案，此碑所書，又與後魏李仲琁修孔子廟碑并陰相同，（見金石文字記二。）亭林先生曰，其文一行之中，有篆，有分，有隸，有草，雜亂無倫，而或者以爲奇，然則作詩者亦當一句騷，一句漢，魏，一句選，一句律，而後爲奇也，此愚之所不解也，亭林之言如此，而畢尚書則稱許不置，雖人之所見不同，終未免好奇之過，所刊惠徵君明堂大道錄及禘說，正書，參以古體，一字而有數樣寫法，（惠徵君自書。）豈非此種碑文爲之作俑哉。

鄭堂札記卷二

論語，父母唯其疾之憂，集解引馬氏曰，言孝子不妄爲非，唯有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自來解論語者多從之，竊以爲未安也，前後三章言孝，俱貼著人子說，而此章獨離開人子說，聖人垂訓，必不若是之深刻，考之淮南子說林訓云，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誘注云，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論衡問孔篇云，武伯善憂父母，故曰惟其疾之憂，又云，憂親之疾，凡爲人子皆然，烏足云孝，豈無違與，敬與色俱，非凡爲人子皆然者乎，武伯憂親，然則疾當屬父母，憂當屬子爲解，父母二字當讀斷，方不迂曲，或謂禮記文王世子首三節，的是此章之義疏，誠如或說，則文王、武王之事，亦不足爲異矣。（段久能曰，鄭亦引高注，以備一解，俱與馬注相較，義似淺近，恐未可以馬爲非。）

論語，吾黨有直躬者，釋文曰，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案，說文呂部，躬或從躬，鄭作弓者，省文耳，且字本相通，故後漢書陳寔傳，文選陳太邱碑文，並作字仲弓，隸釋所載碑文，則作字仲躬也，直躬云者，蓋以善加名上，猶之盜跖以惡加名上，古人稱謂如此，不足爲異，況有韓非、呂覽、淮南之文，高誘之注，爲鄭氏之所依據，足徵孔氏訓躬爲身之非矣。（盧氏論語古訓，所載，此不博引，段厚民曰，以善加名之說，確不可易，○廣韻二十四職，直姓，楚人，西弓之後，姓氏急就篇，直友，注，作直氏，楚人，直弓之後，俱增識。）

大戴記投壺所載史辭、史義、史見、史莊、史謗、史賓、拾穀、叡挾，卽八篇，廢不可歌之目也，經義考逸經門絕

不答錄。豈所謂擠樞星宿遭羲娥者與。

大戴記曾子本孝云。故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險行以徼幸。孝子游之。暴人遠之。案孝子、即中庸所謂君子也。暴人、即中庸所謂小人也。子思是曾子弟子。故有此相似之言。

晉書地理志總敘。于劉璋、孫策、所置郡。即統于蜀先主、吳大帝、下。臧以璋、策、劉據之郡。不可列在漢末。若別爲序次。又嫌詞費。且其地俱爲蜀、吳、之所有。因歸之先主、大帝、所置。亦未爲不是也。璋、據、之傳、亦分置蜀、吳、各志。

畢氏新補正本以爲誤。似未諳史家立言之妙。

晉書潘岳傳載。岳美姿容。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滿車而歸。或期。此蓋岳小年時。婦人愛其秀異。縈手贈果。要必非成童以上也。婦人亦不定是少艾。況在大道上。中孚案。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史云少時。何見得非成童以上。至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果滿車。則婦人亦衆矣。豈覺無少艾相慕者乎。史臣以挾彈盈果。與望塵趨貴並論。正譏其人之自少至壯。無一善狀。以爲不倫。非也。

史通六家篇云。晉廣陵相孔衍刪漢、魏、諸史。定以篇弟。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補氏通釋以漢魏尚書之漢字爲衍文。是也。至盧氏羣書拾補中有校正本。則曰。漢指蜀漢。非衍字也。中孚案。晉人如陳氏三國志。則陽尊魏而陰夷于吳蜀之列。習氏漢晉春秋。則顯斥魏而獨尊蜀漢之統。此外著作。如王沈、魚豢、孫盛、郭頒、諸家。惟知有魏而已。孔氏之書。殆猶此例。即或欲載蜀事。亦必附入後漢尚書。斷無取冠曹魏。獨遺孫吳之理。故當仍以通釋爲確。唐藝文志作後漢尚書。通釋又以後字爲衍文。亦是。

盧氏羣書拾補中新序逸篇。有周昌者沛人一條。從太平御覽七百四十錄出。前後重載。字句俱同。惟前于臣則知其不可也句。則字下注云。疑當作期期。後則竟作臣期期知其不可也。爲稍異耳。

韓非子在漢、隋、唐、宋、藝志中。俱祇稱韓子。近著書家引韓子。必有非字。以爲恐與昌黎相混。夫昌黎係文集。非子書也。後人選韓文者。謬稱爲子耳。此稱仍還之非爲是。

凡詩集中載他人賡倡之作。當列于本人答和詩之前。他人答和詩之作。當附于本人贈倡詩之後。題目亦不得改削。唐人集皆如此。今人則一概坿後。并將題目刪繁就簡。如酬詩、答詩、原倡、和作、之類、非古法也。

爾疋釋畜不應獨闕彘劇。前釋獸寫屬豕子豬以下三十五字。邢氏疏云。此辨家之種類也。案其文法。與釋畜篇檞机似。其爲錯簡無疑。或以此段歸入羊屬之下。庶成全篇。且于篇末敘五尺爲繩句。亦前後相應矣。發久能曰。此段所是。郭注亦有一條。與上說相合。左傳昭廿五。正義云。案方言野豕。放因記之于釋獸耳。元朗案。馬駒則有野馬。牛駒之犀牛。犀牛。亦稱野牛。非家畜者。何不記于釋獸乎。且爾疋未嘗有野豕。孔氏此說當矣。兩無

左氏莊卅二年傳。而以夫人言許之。杜解云。許以爲夫人。顧氏補正則曰。以夫人言爲句。公語以立之爲夫人也。許之。孟任許公也。案此句對上從之二字。下割臂盟公句。對上聞字。孟任許公。蓋此四字中。此左氏文法尚簡之故。若如顧氏讀法。則必于割臂盟公下再綴數語。方覺當日情事。仍以杜解爲確。

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屈原放逐。著離騷。又云。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漢書遷傳載報任安書亦云。屈原放逐。乃賦離騷。皆舉首篇以統號其全書也。與屈原傳累言離騷。單指首篇者不同。離騷諸篇。

本即賦之最先。故可稱賦傳。又云。乃作懷沙之賦。懷沙、即九章之一也。漢藝文志詩賦家。有屈原賦二十五篇。總序之曰。楚臣屈原離讒憂國。作賦以風。賈誼傳曰。屈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揚雄傳贊曰。賦莫深于離騷。反而廣之。皆足爲證。至王逸編楚詞。且尊首篇爲經。昭明文選又別立騷一門。反在詩賦之後。皆非也。屈原傳贊曰。予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因知招魂乃原作也。若屬宋玉所作。史公必不與諸篇並舉。而曰悲其志也。王逸云。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焉。夫既指實原作。是矣。乃復作或曰之辭。在逸亦不覺以爲遂作也。雖原傳有曰。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以漢志賦七十八家。獨無景差之賦。若大招是差作。孟堅豈有不載之理。揚之招魂、大招、俱當歸之屈原。倘謂恐豫漢志之數。則以九歌當九篇。其數仍符也。蔣氏攀楚詞餘論言之備矣。

史通題目篇云。夫名以定體。爲實之賓。苟失其途。有乖至理。案呂、陸、二氏各著一書。唯次篇章。不繫時月。此乃子書雜記。而皆號曰春秋。考名實實。奚其爽與。中孚案。楚漢春秋、漢志列在春秋家。司馬貞以爲記項氏與漢高初起及惠文閒事。史記陸賈傳索隱。今雖已佚。當劉氏時。其書尚存。顏師古注漢書、李善注文選及太平御覽、俱引之。何得與呂氏春秋並目爲子書雜記。豈因新語而誤涉與。

論語。顏車馬衣輕裘。錢詹事金石文跋尾續三根據羣書。以證本文之無輕字。確不可易。白虎通盧校本。于三綱五紀篇所引。尚存輕字。當依詹事刊去。

世說言語篇。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王文簡甄錄其句。入古詩選。以爲詠雪聯句。案。聯句詩前人皆謂起于柏梁。但詩本出三秦記。觀日知錄廿一所考。的是後人擬作。然則當以詠雪一章。爲聯句之始矣。

世說排調篇。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子猷承問。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其實古今人七言。從無此種句法。子猷所舉。不過一時口給。不可爲典要。勗嘗人謂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即是七言。得之矣。

郡齋讀書志二上。哲宗新實錄條。紹興四年三月壬子。太上皇帝顧謂宰臣朱勝非等曰。神宗、哲宗、兩朝史錄。事實多誣。非所以傳信後世。當重別修定。著唐鑑范祖禹有子名沖者。已有召命。可促來。令兼史事。案。祖禹在元祐間。曾任諫官。高宗令其官職而舉其著作。以表其子之有家學。且可想見身後之榮。不在官職。而在著作也。

盛侍御符升題王新城尚書雍益集總。述尚書八歲能詩。伯氏西樵授以王裴詩法。而尚書香祖筆記云。唐人五言絕句。往往入禪。有得意忘言之妙。與淨名默然達磨得髓同一關捩。觀王裴輞川集及祖詠終南殘雪詩。雖鈍根初機。亦能頓悟。案。輞川集四十首。最宜啓迪初學。故尚書即以幼時所受者標舉于人。所撰唐賢三昧集。于王裴諸體詩大有取棄。獨是集。王則選十五首。裴則選十一首。其嘉惠後學之微心。固昭然于簡策中也。

竹垞先生所著靜志居詩話，分載于明詩綜者，品題平正，考證精詳，而行文亦復疏暢，因思詩話當及隨代，恐不僅此，及考靜家文集鉅記，并揚宋孩所撰竹垞詩注年譜，凡所引用詩話，無有逸出于詩綜外者，于是知詩綜所載一千四百二十餘則，即爲詩話之全書無疑，蓋本爲明詩而作，故即依次刊載，不更旁單行刊本也，世人苦詩綜太繁，家不能有其書，即有亦不能徧觀，而蒐識，顧取朱筠亭明人詩鈔，以爲讀明詩之善本，孰知其所自錄，大都勦取靜志居詩話，而或改換其起訖，或節芟其典核者，試取詩綜而覆閱之，始可以發其覆矣。凡詩綜所載詩話，于每卷首條冠以靜志居字樣，已後祇稱詩話，目首卷以訖末卷，無不皆然，嘉興李稻塍輿其族弟集編次梅會詩選，凡明季國初諸家見錄于詩綜而有詩話者，盡行采入，遇有標明靜志居者，則稱靜志居詩話，祇稱詩話者，則稱明詩綜詩話，可謂觀書眼如豆，甲寅夏秋，予從詩綜內錄出靜志居詩話，分爲二十二卷，自爲之序，初意擬呈盧抱經學士，刊入羣書拾補二編，冬間遭先王母之喪，無暇及此，次年復屏居荒江寂寞之濱，此本久藏弆篋中，亦無有前此之設想矣，其冬學士棄世，越四年文集刊成，見有靜志居詩話序，知學士已于丙申年編錄此書，亦分爲二十二卷，不約而同，咄咄怪事，惟學士不免有所刪削，予則隻字不遺，過有乖疑處，輒作按語以申明之，其與文集重出者，并考其異同詳略，則稍與學士不同耳，近聞學士底本爲海寧吳槎客騫取以刊行，其盛舉也。

閒考少陵全集中，有詩及杜位者五首，其杜位宅詩守歲有云，守歲阿戎家，其送蜀州栢二別駕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詩有云，與報恩連詩不惜，其乘雨入行軍六弟宅詩有云，令弟雄軍佐，則位乃少陵從弟明矣，又少陵示從孫濟詩有云，且復尋諸孫，諸孫貧無事，蓋明言濟爲從孫也，唐書宰相世系表，則以少陵爲征南十三代，此本少陵祭遠祖當陽君文，知不謬，位與濟爲征南十四代，羣季俊秀，下夷從子之列，老孫質樸，上躋族祖之班，牴牾如此，不若從集之爲得也，自蒙之從孫涉世系表，而增爲貧無業，遂忘之耶，此亦說之一瞰，

江氏尚書集注音疏，通部俱作小篆，字法參用別體，卻不全本說文，所據說文，祇大徐本，不覺其誤，至書刊成後，段懋堂大令以繫傳教示之，方識一條于卷末，然則江氏字學不甚精核，故舉秋帆尚書于其欲將釋名疏證家書付剞劂，竟不從之，見疏證自序，後再四相請，姑許其別書一本刊行焉，見案書疏證自序，段久懋曰，江剞劂，謂于自序通序，亦通也，

經義考原闕宣講、立學、家學、自敍、四門、竊意宣講、立學、兩門，當如鎮版箸錄之例，采摭史書而成，家學門當屬箸錄祖父及同族之書，于全部獨闕此類知之，自序門當屬敍述編譔體例及序，于卷首無自序，凡例知之，竹垞有寄禮部韓尚書書，備述箸作崖略，將家學二字越在承師之上，人俱疑家學門爲序次古人祖父子孫授受原流而設矣，殊不知承師門內已敍及之，承之一字正指此類，惟于門人條有子思與其列，而七十二賢人後，獨不及伯魚，此乃竹垞疏漏處，

陶崇節詩祇百餘首，有唐王孟儲韋柳諸公，得其一體，無不名家，可知好詩不貴多也，

隨園詩話有一條云，顧亭林讀書未見鄭夾漈，交友不交毛西河，亦奇，案西河之交與否，一時無從取證，

獨所言未見夾漈者，殆以箸述中不引及耳，亭林箸書滿家，豈有不引及夾漈之理，即如顧氏譜系考書譜之人，寥寥無幾，開卷即引通志氏族略，而可謂未見夾漈乎，然則不交西河之說，亦未足深信也，

盧學士鍾山札記四，以易之序卦傳，即六十四卦之目錄，太史公自序、班固之敍傳，即史、漢之目錄，如淮南之要略，法言之十三篇序，皆然，中孚更爲廣之曰，隋書經籍志于簿錄篇云，孔子刪書，別爲之序，各陳作者所由，韓、毛二詩亦皆相類，然則詩、書之序，即詩、書之目錄也，推而至于逸周書序，太平經序，何莫非各書之目錄也，

明何楷作毛詩世本古義，取南、風、正、頌、四詩，穿鑿傅會，強分時代，以爲合于孟子所云，誦其詩，論其世，此非特翻小序之案矣，如何氏者，誠經中之蟊賊也，同時諸人，謬相推許，固無足怪，以竹垞之博正，且謂其書亦有足取，恐不免賢知之過，

吳越備史載，咸通中，京師有望氣者，言錢唐有王氣，乃遣侍御史許渾，齎璧來瘞秦望山之腹，以厭之，又郭璞撰臨安志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唐，海門山起橫爲案，五百年生異姓王，至是果驗，案，天目山前四句，宛然七絕，晉人何得有此風格，其爲後人僞造無疑，況吳越臣事中朝，不過夜郎自大耳，亦未必有王氣，備史所載，出于錢氏子孫張大乃祖之事，有識者無爲所惑也，

鄭芷畦湖錄一百二十卷，已刊者只列傳二卷，首載陳、高祖、世祖、廢帝、高宗、後主、五君，俱因舊史文綴集，其一朝之端卒，而不詳及在位時事，不知其例何居，且正史皆編之爲紀，此獨夷于列傳，豈一郡之志，反大于一朝之史乎，芷畦自謂以史爲志，恐兩無所當矣，

五經圖十二卷，刊本明侍郎應江盧謙輯，係謙官信州時，得石本以歸，授其邑令章甫更爲版行，見浙江采集遺書總錄，

經義考羣經門闕載，當補入，

羣書拾補所載山海經圖讚二百五十九章，補遺四十四章，無論題之多寡，俱以四言六句括之，獨補遺中鯈魚、飛魚、焦堯、菊四章，只作四句，恐屬脫落，盧學士言，後有刻山海經者，必并刻此，方成全書，中孚案，諸讚並多失次，宜依經文細爲銓序，

陔餘叢考九，隋志應移南北史之後，云，既曰隋書，而紀傳專記隋事，制度兼及四朝，名實殊不相稱，案，漢志遠及三代，宋志上括魏、晉，隋志因梁、陳、齊、周、無志，故兼及之，亦猶漢、宋之志云爾，何得謂名實不相稱邪，又云，是南北史之無志，既屬缺典，而隋書之兼志前代，又多贅詞，似應以隋書各志移于南北史之後，以成完書，信若斯言，尚偏而不全，當更以宋、齊、北魏三史之志，移于南北史之後，方成八代完書矣，如此評史，眞強作解事也，

鄭堂札記卷三

詩志居詩話評李于鱗云、于鱗樂府止規字句、而遺其神明、是何異安漢公之金縢大誥、文中子之續經乎、案續經下當有中說二字、方與上句相對、此偶誤脫、又云、元美比之峨眉天半雪、至謂文許先秦上詩卑、正始還舉過其實、于鱗乃居之不疑、案文許先秦二句、係元美哭于鱗詩、于鱗所不及見者、亦以爲居之不疑、非是、當刪去、至謂以下十二字、語氣仍相接劃也、

經義考、于易學啓蒙既載朱子自序于下、乃于胡方平易學啓蒙通釋、重出朱子自序、誤作通釋之自序、蓋因通釋祇有後序、通志堂本取朱子序冠諸卷端、已誤作通釋序、故竹垞亦承其誤、然序文後明識曰、淳熙丙午莫春既望雲臺眞逸手記、不當彼此相誤、更無論于序文相刺謬矣、

盧氏釋文序錄考證載有一說、謂德明之卒、當在高祖之初、此甚誤也、案舊唐書本傳云、貞觀初拜國子博士、封吳縣男、使其已卒、何得云拜及封也、

學春秋隨筆三、于莊九年公伐齊下云、子糾、小白、古今不決之疑有二、其一或以爲僖公子、或以爲襄公子也、案齊襄取王姬、在莊元年冬、不數月乃卒、即媵妾有子、距今八年、亦未成人、而小白入國、已知任管仲、圖伯功、踰二年亦取王姬、其爲僖公子無疑也、中孚案、在昭十三年傳、晉叔向對韓宣子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于僖公、此桓公爲僖公子之確證也、萬氏不引及、而以浮詞解之、言雖當而無徵矣、

左氏定四年傳、吳入郢以班處宮、杜解曰、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案下文、子山處令尹之宮、及公羊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穀梁君居其君之殺、大夫居其大夫之殺之句、則解當改處楚人宮室方合、孟子曰、夫子之設科也、宋本岡道注本子俱作子、往者不追、來者不拒、案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問于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楊倞注、夫子孔子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拒、欲去者不止、方知孟子之設科與孔子同、

簡兮西方美人、毛傳以美人謂文王也、離騷恐美人之遲暮、王注以美人謂懷王也、蘇文忠前赤壁賦有望美人兮天一方句、賦作于壬戌之秋、七月既望、適當元豐五年、所謂美人、即指神宗、與熙甯丁年丙辰中秋所作水調歌頭同一愛君之心也、

金王寂拙軒集四咏美人調大江東去有云、少陵詞客多情、當年付烟霞湖州風月、自恨尋春來已暮、子瞻芳枝空結、案所用事實、俱牧之事、此云少陵殊誤、易以樊川、仍不礙于聲律也、

荀子仲尼篇云、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世人習于孟子集注、祇知董子有此語、是飲流而妄原也、

史記扁鵲傳所載趙簡子、魏太守、齊桓侯、三則、及倉公傳、齊侍御史成以下二十二則、乃後世醫案之祖、故明江瓘名醫類案、因取以分列各類之前、然全傳中尚多至理名言、後坿正義一篇、即可當劉子元所謂人形志讀也、見史通書志篇、

班孟堅兩都賦序、略舉能賦之士、司馬相如、廣邱、壽王、東方朔、枚皐、王褒、劉向、之屬、倪寬、孔臧、董仲舒、劉德、嚴安、等、考之漢藝文志、獨不載東方朔、董仲舒之賦、或七略原闕、孟堅不增入也、

陸賈新語、史記本傳及贊並作十二篇、漢書本傳同、與今所傳新語篇數亦合、漢志儒家作二十三篇、乃傳寫之誤、非分篇有異同也、

賈誼新書過秦上云、及至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案、史記周本紀、秦昭王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犇秦、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歸其君于周、周君王赧卒、周民遂東亡、秦遷西周公于憑狐、後七歲、秦莊襄王滅東西周、東西周皆入于秦、考之秦本紀、亦大略相同、誼則以吞二周屬之始皇、時史記未出、故傳聞異辭也、

白虎通四時篇有云、二帝言載、三王言年、皆謂闕閡、故尚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謂二帝也、又曰、諒陰三年、謂三王也、新校本據太平御覽改爲五帝言載、于柳道中復申明之、反與謂二帝也句不相應、當仍以原本爲是、

吳東壇所編說鈴中、有顧炎人京東考古錄、山東考古錄、救文格論、雜錄、四種、多與日知錄相同、當即日知錄之初藁、鈔出別行、爲吳氏所編入、

逸周書寶典解九憲三慈、惠知長幼、知長幼、樂養老、案下知長幼三字、誤衍、即本條及上下數條文法可見、

賈誼新書過秦上爲之謀主句、當本史記始皇本紀、陳涉世家、二賛所引、刪去主字、方與下文通其意、制

其兵相對。又事勢三十二篇內。過秦下權、置、制不定、銅布、壹通、五篇目下。俱脫事勢二小字。當盡補入。連語十八篇內。問孝國篇目下。脫連語二小字。亦當補入。連語一篇。恐脫去篇目。以小注誤入大字耳。

東坡無妙亭詩云。昔來乞詩要自寫。爲把栗尾書蘐藤。予見張孝廉金石契中載黃石齋斷碑硯背文。尚存吳越勝事書來乞詩要尾書蘐藤視背過眼十七字。洵屬坡公自書。蓋當年曾刻石于郡齋。不知何日斷裂。流散于外耳。胡李二郡志俱不著錄。眞闕典也。

陔餘叢考十六。兩漢六朝謚法條後云。案左傳。楚太子商臣弒成王。先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則古人之謚。有在將死時者。中孚案杜氏云。言其忍甚。未斂而加惡謚。所謂瞑不瞑者。在未斂時。非將死時也。況當宮甲圍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尚且弗聽。豈暇議及不終之謚法哉。

陔餘叢考廿九。閑節條末云。天啓二年中允錢謙益典浙江試。取舉人錢千秋有七篇大結。跡涉關節。榜後爲人所訐。謙益自檢舉。千秋謫戍。後謙益應推閣臣。溫體仁以此事疏攻。遂罷枚卜。案明史選舉志。謙益自檢舉後。千秋除名。至罷枚卜時。千秋謫戍。趙氏誤也。

昌黎柳子厚墓誌。敘述柳州政績。有云。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而柳州羅池廟碑則曰。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同敘述一事。且出于一人手筆。便有繁簡不同。總在興通篇相稱耳。

說文凡下舟部。服、一曰車石縛。所以舟旋。段大令說文訂曰。舟當作周。中孚案。舟周二字古通用。詩。舟人之子。箋云。舟當作周。考工記。作舟以行水。注云。故書舟作周。左傳。孟子之華周。說苑。善說、立節、雜言、諸篇。俱作華舟。隸釋。蕭廟碑。以周而爲舟而。皆可互證。

文選七發。霍然病已。李善曰。霍、疾兒也。案。正法華經音義一。霍然。猶忽然。急戾之皃也。當如此解。後人以霍然爲病愈。恐失其義。

錢詹事金石文跋尾一。于三代下。載有石鼓文及吉日癸巳二跋。案。石鼓文在周宣王時。吉日癸巳四字。相傳爲周穆王書。似當吉日癸巳跋在前。石鼓文跋列後。方于時代爲順。

晉孔褒有錢神論。載晉書本傳。故李義山爲張評事謝聘錢啓。有云。雖虞神有魯褒。便恐癖如和嶠。但孔之郡望。雖本魯國。終不得以代其氏。魯褒當作孔褒。

玉谿生詩失題云。雖虎如遊怒。驂龍性漫馴。馮侍御箋注三謂如字與性字不對。可疑。或性字與信字之訛。中孚案。下句本顏延年五君咏龍性難馴句。似未可以性字爲誤。或者如字有訛耳。

竹垞齋中讀書之十。辭苟足以達。其義自繙繹。蓋本儀禮聘禮記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二句。如此用經。使人不覺。楊氏所以失注也。

十七史商榷九十九云。觀劉知幾史通自敘篇。敘其少時讀左氏、史、漢、三國志、迄皇家實錄。泛覽略周。以知幾之聰穎淹洽。所習亦僅三史、三國。而止。乃并下及于唐之實錄。而不及晉與南北朝各書。則唐人史學。

概可知矣。案。劉氏于敘述左氏後。本云。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歷數相承。于是瞻類而觀。不暇師訓。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者。凡三國六朝各史。俱包在內。語甚明晰。乃王氏割并其語。以證其唐以前惟三史、三國之說。豈不昧目而道黑白乎。

文選兩都賦序。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五臣注劉良曰。成帝使謁者陳農。求天下遺失之書。千有餘篇。案。序所云。俱指賦而言。劉注非也。漢志載詩賦一千三百十八篇。除去歌詩三百十四篇。尚餘一千四篇。與序約略相同。西京雜記上。或問揚雄爲賦。雄曰。讀千首賦。乃能爲之。所云千首賦。當即指奏御之千有餘篇。據此。益知劉注之非。

陔餘叢考五。史記弟五條。有云。子貢已列孔子弟子傳矣。而貨殖傳又列之。淳于髡已列孟子荀卿傳矣。而滑稽傳又列之。此皆文之失檢者。案。子貢之貨殖。不得詳敘于弟子傳。淳于髡之滑稽。不得備述于孟荀傳。故各以類別列。猶之天子之詔旨有錯見于臣傳。而專傳中反載他人議奏。夫各有所當也。使以一人之事。必盡列于本傳。便失史家體裁。顧山札記四。列傳中人有不妨再見者一條。所舉各異。卻與鄙見吻合。可謂先得我心者也。

漢志詩賦家。詩祇一類。賦分四類。四類中惟後一類無名氏。猶可另編。而前三類之分。一自屈原迄王褒。一自陸賈迄朱宇。一自孫卿迄路恭。俱有名氏。可順次爲一類。內惟秦時雜賦、淮南王羣臣賦、魏內史賦不詳姓名。然尚有時代可增入。志必分爲三類。甚屬無謂。又李思孝景皇帝頌、及成相雜辭、隱書三種。亦增賦類。豈以其體相近耶。愚意賦宜總爲一類。而增以無名氏諸賦。遞列于歌詩之後。蓋詩興最久。賦則始于周末。何可顛倒其序。以致昭明文選亦襲此例。後人編集。俱以零零賦篇取冠歌詩之前。以爲選用古式。而莫覺其非。近。潘稼堂遂初堂集。賦列雜文之首。則各得其所矣。

王文簡精華錄。出于門下士選定。文簡在日已刊行。故詩至庚辰而止。自辛巳以下十二年。蓋闕焉。然視全集。不過存十之四耳。後之注家。宜取全集箋釋之。庶有功前賢。嘉惠來哲不淺。乃惠定宇棟作訓纂。金林始燊作箋注。祇爲精華錄而設。此避難趨易。急于成名。均未當也。

宋計氏有功著唐詩紀事八十一卷。歷元明而至本朝。厲氏鶚著宋詩紀事一百卷。錢氏大昕著元詩紀事卷。獨金、明、兩代無人繼作。世多讀書好古之士。宜仿三家體例。輯成二書。與諸藝苑。而後五朝掌故。始燦然明備矣。

陔餘叢考一。舜典當從月正元日分起一則。其所引證。頗與毛西河之說相同。朱竹垞有答嶺山毛檢討書。極以毛說爲是。案毛、朱之說本非。趙氏反竊取之。且自詡爲雖創論而實定論。直牀上安牀。屋下架屋耳。

十七史商榷九十九云。卽用編年。亦必至司馬君實方成一大著作。荀悅、袁宏、等聊排充數。猶未成章。案。荀悅、袁宏。斷代爲史。本是編年正格。自晉以下皆有之。不過存者。祇荀、袁兩漢紀耳。就所以前目之。若必欲合數代爲史。方成著作。然則亦當棄十七史而獨好鄭樵通志矣。西莊以傷時行序史。昭通鑑釋文。極力推尊溫

公反失其本旨。以西漢不意躬自蹈之。所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己醜之已拙也。

義山四六。婉約秀飭。在唐人爲別格。觀樊南甲集序有云。恣展古集。往往咽嚥于任、范、徐、庾之間。蓋其宗法如此。

明代建安雷燮周易古經、無錫華光祖周易古本、俱于彖辭上無乾、坤、等字。而但冠以□□等卦于爻辭上無初九、初六、等字。而但冠以一一等字。效之從前易家。祇有移析經傳。強加象曰、文言曰等字。未有敢擅刪經文者。有之自此兩人始。眞庸妄子也。

義山擬意山四韻。原出元相會眞詩。而更加纖稍。不墮惡道。

隋經籍志雜家。有沈約珠叢一卷。唐藝文志已不著錄。則其亡久矣。唐人類書諸稗罕見徵引。惟慧苑華嚴經音義采用梅賾輯錄之倘可成卷。然祇可隨書編次。究不能復休文之舊耳。

鄭堂札記卷四

神農本草八卷。漢志不著錄。至隋志始有之。漢志經方類。有神農黃帝食禁七卷。周禮醫師疏引作食藥。疑即本草之書。食禁必食藥之譌也。

史記孔子世家。未紀子思生白子上生求云云。不過舉其有名者而言。非孔子子餘但皆單傳也。觀下文不著鮒之子、襲之父、及延年之子、可見。

歸震川長于文而短于詩。夫人而知之也。汪堯峯酷愛其文。并及其詩。因撰歸詩考異一卷。刻入鈍翁類稿。此則誤用心思。不得著述之要領矣。

王氏樵曰。二典三謨。春秋傳多引爲夏書。據所成也。孔子定爲虞書。原所作也。蓋謂史記上紀三代先秦之事。而可與前後漢書並稱爲漢三史。亦據所成言之。

王敬美藝圃擷餘有倘故事一則。謂我朝越來織斥。正以有豪傑數輩。得使事三昧耳。第恐二十年後。必有厭而埽除者。則其濫觴未弩爲之也。然則公安、竟陵之派。固敬美之所料及也。

史記衛將軍傳云。封青子伉爲宜春侯。青子不疑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漢書青傳。則下兩句俱無青字。王氏野客叢書詳之曰。史記蓋用三青子字。漢書則一用青子字。字雖省。古人純質之氣已虧。案。班氏每刪節史記字。其氣未嘗不純實也。卽并下兩子字及三爲字索性刪去。餘見簡老。

子由志坡公墓。但言其文得于莊、絕不及佛。使果有得于佛。則子由非理學中人。必不諱言之矣。而近世某鉅公。以爲坡公之文。得力于華嚴經。王阮亭本之作詩曰。慶歷文章宰相才。晚爲孟博亦堪哀。淋漓大筆千秋在。字字華嚴法界來。詩之失誣。無足深論。而某鉅公之立說。不過借以文其輝誦之陋耳。

楚詞之夫君。猶夫子也。當讀如字。後人因婦人呼夫爲夫君。遂改從扶音讀。失之遠矣。

魏鄴道元撰水經注四十卷。凡引漢碑百。魏碑二十。晉及宋、魏稱是。近儒箋錄金石文字。多以元爲斷限。若以酈氏引晉宋魏諸碑作之。則勝國昭代諸碑。亦當閒爲采錄。不得拘于好古二字。皮毛不論。朱氏曝書亭集。五十一有霍山廟建文元年碑。首善書院碑。北京國子監進士題名碑。三跋。顧氏金石文字記六目。全錄霍山碑文。此其例之可援者也。

凡著錄金石之書。卽無金。亦可稱金石。秦瑯邪臺石刻三。稱金石刻。泰山石刻一。稱金石刻。亦其例也。

荀子勸學篇。眞積力久則入。楊注。眞、誠也。力、力行也。誠積力久久則能入于學也。朱子注論語一貫章。蓋本于此。亭林譏之。殆失于不考。

周書。世俘解首雉四月乙未日。日字係衍文。觀通篇書日處。俱無日字。後惟有時甲子夕句。則春秋文法亦有之。若繫日字于日辰下者。則三代古書所無也。

王玩亭畫眉關南渡野羊水結云。惡竹縱橫甚。還須斫萬竿。本杜陵惡竹應須斫萬竿句。朱竹垞返照結云。山家多投虎。應各掩柴扉。本東坡畏虎關門早句。皆以一句分作二句也。

柳子厚作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敍其世系。則曰六代祖諱慶。曾伯祖諱奭。而昌黎志子厚墓。則曰七世祖慶。曾伯祖奭。案。曾伯祖當作高伯祖。方與柳文相符。

春秋飄經典文字辨正序。作法本于董彥遠除正字謝啓。見困學紀聞八。錢辛楣曰。困學紀聞所載。作十之一。全篇約二千三百餘文。

春秋繁露前十七篇。皆論春秋之義。當卽漢志春秋家公羊治獄十六篇之文。自離合根第十八以下。皆與春秋無涉。當卽漢志儒家百二十三篇之文。

燕禮工歌鹿鳴一節。奏南陔一節。歌魚麗一節。遂歌鄉樂一節。俱與鄉飲酒禮同。鄭注皆重出。不曰已見鄉飲酒禮。蓋篇各爲注。以便誦習。不必讀後篇而覆檢前篇也。此正漢人樸實處。

經義考載譚氏吉璁說曰。詩書莫不有序。尚書周官一篇。卽周禮之序矣。所作譚氏墓志。亦載其說。稱其讀書善悟類是。案。僞周官文絕非詩書小序可比。譚氏取以當周禮之序。何善悟之有。竊以周禮序官可當五官之序。一官各得一序。庶與詩書之序相類。起竹垞于今日。未知以晉言爲得當否。

孔叢子一書。固閻王肅僞撰。然小尒正一篇。漢志已著錄。其爲古書無疑。王伯厚云。後人因肅作僞。并疑及小正。陸氏說文、李氏文選注引、俱省爾字。戴氏東原且謂。漢世大儒皆不取以釋經。似非漢志所稱之本。恐亦不的。近余友嚴厚民撰小正疏證。有功小學不淺。厚民、名杰。錢唐人。

左襄廿七年傳。君子曰。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其向戌之謂乎。上兩句明是周頌。而杜注云逸詩。豈以假之爲何楷之爲恤而然乎。

玉谿生詩有一題云今月二日不自拔度輒以詩一首四十韻干清尊殿伏蒙仁恩俯賜披覽奬諭其旨情溢于辭顧惟疏薄曷用酬戴輒復五言四十韻詩一章獻上亦詩人咏歎不足之義也案此是詩序非詩題也觀此詩題云五言述德打情詩一首四十韻獻上杜七兄僕射相公則此爲重獻之詩當別有題不知何時佚去後人誤將序作題耳統閣全集從無如此製題因編次在前篇後故不覺其失題設選家專錄是篇則失題之痕迹顯然矣馮先生箋注本于題之前後各容一行有以也

起耘綠詞章之士于經本無所得其陰餘叢考首列考經四卷大都取前人之說故頭換面即如考易祇有蓍卦不本于河圖易不言五行河圖劉玉三則全襲易圖明辨其餘概可見矣

錢唐丁丈希竹傳爾余疋十九篇先後次序各有命意爰作余疋敘篇一通自首至終如繩貫珠聯無牽強之迹顧與易之序卦小徐之說文部敘相類可謂良工用心苦矣丈歿于己未中元之次日年八十所著經解盧學士鍾山龍城兩札記俱錄其說惜付刊者寥寥無幾恐終爲郭象宋齊邱輩所攘耳

孝經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皆興左昭廿五年傳游吉引子產夫禮天之經也數句同惟孝作禮是作實利作性耳孰創孰因不可考矣

李義山哭劉司戶蕡詩不待相孫宏省一公字義山所創亦猶馬遷馬相如之省去司字也

史記趙世家敘趙簡子疾以下三百餘字與扁鵲傳所載相同史記一書從無有相同如此之多者當由趙世家失于刊落耳

朱竹垞荐鄞詩集序自敘詩之變遷有云一變而爲騷誦再變而爲關雎之音三變而吳侈相雜四變而爲應制之體五變而成放歌六變而作漁師田父之語余閒諸家序文皆不及分晰如此學者須領略此旨以讀竹垞全集當有歷歷不爽者

竹垞詩論一有云若移秦于魏唐之後梢後于陳隋後于檜其亦何所取義而孔子必更之中孚案左襄廿九年傳自歌舜後即繼以爲之歌豳爲之歌秦杜氏云豳詩第十五秦詩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然則竹垞以爲本來如此立論殊乖

竹垞讀武成篇謂後祇以書目之法疑其爲僞但四字古文作三偏體古文者亦可藉口脫去上一畫爲辭不若閻氏惠氏兩家之辨駁詳明也

明史載葉春海鹽人宣德正統間凡三爲浙江巡撫治事于鄉王彰彰德人亦巡撫河南彰傳謂終明之世大臣得撫鄉土者彰與春而已陰餘叢考廿七中之曰此外尚有王瑜淮安人後鎮淮安總督漕運魏源江西建昌人宣德中永新民亂帝命源往撫之又景泰中命吳人楊翥之子爲本邑主簿是亦不止春與彰二人而已也案漕督轄七省而理一事本與巡撫體統大異不必除七省而用他省人也所云永新民亂源往撫之謂安撫此亂民如督師經略之類非謂作巡撫也至楊翥之子爲本邑主簿史明言大臣得撫鄉士者何件數及徵員趙氏所云徒然妄生枝節耳

鄭氏注作者七人以沮溺爲辟地者夫溺自言豈若從辟世之士哉鄭不以屬之辟世者未知何意

鄭氏以必也正名爲正字凡說文解字序隋經籍志敘經典釋文序所引皆足爲證（群書拾補古訓）又大唐衆經音義序云必也正名孔君之貽誥是亦以正名爲正字也

顏氏家訓文章篇有云昔者邑號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子歛襟過邑號朝歌墨子迴車而案之曰此文不同蓋各有所本中孚案古微書載論語讖云里名勝母曾子歛襟邑號朝歌顏淵不舍此即顏氏所本

杜陵集有一百五日夜對月詩首句云無家對寒食案荊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此不云寒食日而云一百五日者未免立異爲高

黃梨洲思舊錄載顧亭林寄書一篇歷敘平生著述則末與梨洲相印證亭林文集獨闕此書豈緣堂編集時偶遺之邪余撰亭林年譜準楊氏竹垞年譜錄王阮亭寄書之例全載此書于譜內亦所以補文集之遺也

盧學士新序補遺齊有田巴先生一則（太平御覽六十三、又三百六十一、本齊策鄒忌修八尺有餘篇又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鄢陵一則（御覽四百三十七）與魏策秦王使人謂安陵君篇大同小異

史記項羽本記載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於是項王乃上馬騎下文又敘乃謂亭長曰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此結束馬之下落也獨所謂美人者竟無一句收場漢書本傳亦如此此史之闕文也（敘久能曰：楚漢春秋：美人和歌有隱妾何聊生句，知於項王上馬後亦自殺，惜不載于書也。）

漢志載揚雄賦十二篇于右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下注云入揚雄八篇後總結詩賦數目下亦然師古曰此凡言入者謂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兩處小注不同當由雄之自敘祇載四賦劉氏即本之以著錄後班氏復加入八篇耳

阮孝緒七錄亦附書經籍志藍本之一志敘云今考見存分爲四部然則存書之目已作正文其佚者皆隨附于正文之下繫以梁有二字觀經義考所引七錄皆梁有以下之文可見好古之士宜本志敘所采七錄大略取而編成一書以復十二卷之舊并取廣宏明集所載原序冠于卷端亦盧學士萃輯拾補意也

漢書李夫人傳載李延年歌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舊注解作傾覆之傾魏謙閒評三極論其非余更爲申之曰注家泥于大疋哲婦傾城之句故有此誤延年所云即登徒子好色賦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之意若項羽本紀漢王稱侯公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此又爲傾動之傾與歌意亦相合也

玉谿生詩箋注三于房中曲云漢書禮樂志高祖有房中詞武帝時有房中歌皆本周房中樂此則借取以言悼亡也悼亡詩以此爲始中孚案以此爲始謂借房中名目爲悼亡詩實始于此耳或疑馮先生以悼亡之作始于此章豈有先生之博學而不知遠有安仁近有微之之作乎

甕牖閒評三黃太史詩云爲喚謫僊蘇二來。故人謂蘇東坡排行第二。其實第九二也。李方叔集中有贈小蘇先生九二丈詩。則知東坡第九二矣。愚謂山谷詩非省作蘇二也。東坡一字和仲。當爲老泉次子。第二乃同父行也。若九二乃同族行耳。襲氏執一而論。宜有此失。

甕牖閒評五載古詩云。日暮倚修竹。佳人殊未來。所謂佳人。乃賢人也。今畫工竟作一婦人。彼縱不知詩。寧無一人以曉之邪。愚謂畫工蓋本少陵佳人詩。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所謂佳人。乃婦人也。非不知古詩而誤作者。襲氏謬相誠評。亦當令畫工失笑。

鄭仲師以尚書周官爲即周禮焉。季長周官傳序、鄭康成三禮目錄序、俱以爲失之。案仲師之言。足備一說。不得竟以爲非。若以其不類書體繩之。則禹貢鴻範何獨可編于冊。若又以簡黍繁富論之。則當失子之時。百篇具在。亦未見多寡之不均也。

鄭堂札記卷五

日知錄三據程大昌詩辨。謂周南、召南、可名之爲南。不可名之爲風。所謂以疋以南是也。案左氏隱二年傳。風有采蘩、采蘋。此二南稱風之實證。何得如程氏所云。大凡入樂之名。與編詩之名。及詩之次序。俱不相同。大戴記投壺。凡疋二十六篇。口八篇可歌。鹿鳴、貍首、騶虞、貍首爲逸詩。鹿鳴、白駒、爲小疋。餘俱國風。且總稱爲疋。可悟二南稱南。爲入樂之名。非編詩之名矣。明乎此。而知朱子本儀禮奏樂之次。升南陔三詩于魚麗之前。而以白華爲仕首。俱未得當。錢詹事答問三南陔六詩一條。可與余說互相發明。

楚狂言今之從政者殆而。以其時考之。當指子西。夫子因或人問及。曾曰。彼哉彼哉。而楚狂亦以爲殆。與聖心有相契焉。故欲與之言耳。

曲禮。國君不名世婦。大夫不名姪娣。士不名妾。可知古來婦女俱有名。不僅如姬、姜、嬴、子、之以姓爲名也。孔子之母名徵在。可爲左證。

孔氏大戴補注本極精當。惟于夏小正八月鹿人從。九月玉始雀。十月黑鳥浴。三句。俱刪去。與通篇經傳並舉。俱不合。似爲失之。

王光祿序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歷引金石文之見于經者。大學引湯之盤銘。而光祿曾不及之。所謂失之

耳目之前者也。

十七史商榷一論項王立義帝事。本于黃氏日抄。愚謂當項梁起事時。尚不肯依附殷通。竟殺之以佩其印。奚必于陳勝死後。復立楚懷王孫心。北面事之。此則黃、王、兩家俱不徵及者也。

顏魯公一生事業、氣節、文章。俱得力于家學。愚以唐書世系考之。之推、六世祖也。師古、曾叔祖也。元孫、師古之父也。杲卿、從兄也。如魯公之無忝家學。千古一人而已。

論語。未若貧而樂。竟當依石經樂下有道字。爲正。否者所學何事。不得以不改其樂。樂在其中相證。所謂言各有所當也。

仁和翟晴江灝以考證名家。詩學竹垞。苦無妙悟。余獨愛其橫塘一絕曰。猪坊鴨舍（二橋名。）短長橋。暫出江鄉路不遙。記得往年竹借問。白荷花外小停橈。可笑才調集中高作。又有集唐句書高唐賦後一首。迴環有味。亦錄于此。爲雲爲雨楚襄王。爲雨爲雲楚國亡。雲雨今歸何處去。不堪回首望高唐。集中又有三言、八言、九言、十言諸作。邪師外道。方家所非。尚也。

王阮亭悼亡詩。大抵以富貴中人說貧苦況味。求其遒典堅蘊者。無過弟十六章云。樓角參差幾曲欄。繞欄親種碧琅玕。月明昨夜風搖竹。翠袖何人倚暮寒。較他作神韻雙絕。

懿云。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所謂惡事。指私褻之事也。曾子制言上云。鄙夫鄙婦相會于廡陰。（廡無蕪字。）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即懿語所本。

東坡小谿深處是何山句。爲答者之詞。可爲問者了悟之詞。亦可。若作問行路之詞。以何山解爲何處之山。則與下山人讀書夜達旦句不屬矣。

漢志名家者流小敍。引孔子必也正名云云。（隋志同。）似乎馬注正百事之名爲確然。錢詹事答問六有云。正名自當從鄭義。禮祭法記云。黃帝正名百物。而倉頡制文字。即于其時。名、即文也。物、即事也。文不正則言不順。而事不成。馬、鄭、本無二義。故唐以前說論語者皆因之。據此。益可證鄭注之確矣。

漢志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啓後。案上載竹子十八篇。名參。孔子弟子。下繫密子十六篇。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則此十三篇。斷然即啓所著。後字必傳鈔者誤加耳。韓子言孔子之後。儒分爲八。有漆雕氏之儒。則啓之著有成書。亦必然之事也。

漢志蘇子三十一篇。名秦。有列傳。張子十篇。名儀。有列傳。案儀、秦之書。俱散見戰國策及史記列傳。俱未佚也。試各輯成一書。庶于從橫十二家。已得其零數矣。

宋人之以文爲賦。非宋人之創造也。遠則宋玉登徒子好色賦。近則杜牧阿房宮賦。心摹手追。流蕩忘反。適成一代之風氣。然終非正格也。

漢志載孫卿賦十篇。考荀子賦篇。內禮、知、雲、蠶、箴、五賦、佹詩一首、遂春申君賦一首。（此賦戰國策亦有之。）合之漢志十卷之數。尚闕三篇。考賦篇之前。即成相篇。（凡三章。）章首俱以請成相三字起。故以名篇。或志以此篇計在內。卻符其數。但此篇乃有韻之古文。本非賦體。則十篇久佚其三矣。志又有成相雜辭十一篇。在雜賦類。

恐非荀子成相之篇也。成相篇通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又一七字句、自成章法、後世彈詞當濫觴于此。逸周書周祝解亦如此、皆周末之文體也。

梁氏玉繩人表考。一聚文王之異稱凡十有九。案逸周書序云、穆王遭大荒、謀救患分災、作大匡。此解文王時作觀、本解及上下解可見、蓋文王可稱聚考。見書酒誥。未始不可稱穆王也、而不嫌其與穆王滿相重者、猶詩何彼穠矣之稱平王、不嫌與平王宜臼相重也、且在當時不知後之有相重也、此稱亦起補梁氏之闕。新校逸書本以篇當作文王、恐失之。

三國志、大名也。魏書、蜀書、吳書、小名也。蜀書楊戲傳云、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于蜀書。又董允傳注論陳氏言夏侯爭傳、亦曰魏書總名此卷云、諸夏侯曹傳、此其證也。但自來引者、俱曰魏志、蜀志、吳志、豈因大名而改稱與。

蜀書黃權傳載、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明年卒、緊魏年于上者、以上下所紀皆在魏事也、而權又入蜀傳、故復繫蜀年于下。

蜀書列傳終以楊戲、卻以戲所著季漢輔臣贊繫于後、此天然爲全部結束、且藉以當蜀書序傳也。

蜀書諸葛亮傳載後主詔策曰、將建殊功于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又蜀楊戲著有季漢輔臣贊、可知當時之人又稱季漢、以別于前後兩漢、後人因陳氏之改稱蜀國、或稱蜀漢、或稱後漢、何如稱季漢之爲得乎。

蜀書劉馬傳評曰、劉馬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此事見于本傳者、又曰、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此事不見于本傳、而見于先主穆皇后傳者、今相提並論而不著其事、故使覽者不知所謂也。

公伯寮爲孔子弟子。有史記及論語馬注可證。漢書古今人表列在中上。本非薄待斯人。公冶子・子石・翠牢・俱列在伯寮後。索隱引古史考、謂公伯寮譖愬、非弟子之流、宋儒皆同此說。見困學紀聞七。朱竹垞作孔子弟子考、深駁之、可稱確論。近有偏信古史考者、復謂家語不列其名、廣韻但稱魯大夫、其不得爲弟子明甚、夫家語爲王肅所撰、廣韻爲宋人所修、有何足據、而反疑馬遷所見弟子籍亦有竄入者、此仍不出宋儒範圍、宜乎改之爲貴矣。

蜀書諸葛亮傳、不敍建安二十四年舉先主爲漢中王事、此季漢一大事、與亮極有關係、豈得反略之乎。

漢書古今人表中上有齊寺人費師古曰、卽徒人費也、以倖人而與君難、豈得列在四等、當與齊襄公並列下下。

人表中上儀封人下、宜增一晨門。

歐宋之唐書繫以新字、以別劉昫之唐書、此種分別、唐人已開其端、如史通點煩、暗惑、兩篇、類稱新晉書、蓋指唐初所修之本、以別于臧榮緒之本也、特臧氏本久佚、不能如劉氏本之稱舊唐書耳、近復有薛氏舊五代史列在正史、于是又目歐史爲新五代史矣。

漢志墨家有田俅子三篇、下注云、先韓子、案呂覽、首時言墨者田鳩、見秦惠王、注、田鳩齊人、鳩俅音近、疑爲一人、韓子外儲說左上、及問田篇亦稱之、故云先韓子也。

人表、孫武在中中、孫臏在中上、二人不容異等、應屬傳鈔有誤。

人表、子亡國之君、皆注曰爲某所滅、獨吳王夫差下、不注曰爲越所滅、蓋亦傳寫脫落耳。

陔餘叢考第二十五卷、全襲歷代建元考而分歸各類者、惟末附年號併稱一則、本日知錄而稍加損充之、如此取盈卷裏、不值通人一噱。

魏書華佗傳載故甘陵相夫人以下醫案十六條、蓋仿史記倉公傳體、管輅傳所載占驗十六條、亦仿此體。

凡一人屬兩代之間、作史者宜立傳在何處、案蜀書譙周卻正傳評曰、二子處皆事少、在蜀事多、故著于篇、旨哉斯言、千古作史之標準也、明乎此而凡一人歷三代、四代、及五、六代、不等者、亦易以安頓得宜矣。

或以臣道比妻道、皆如婦人屢嫁、以最後所適爲定、似太拘泥。

蜀書馬超傳敍其父騰事、竟不及騰死事、不特事蹟不全、行文亦無結束。

樂必有舞、故孟子言樂之實與樂記師乙之論樂、皆有手舞足蹈之言。

周禮疏引禮五帝記曰、立庠序之學、則父子有親、長幼有序、盧校白虎通本于辟雍篇引五帝記、誤作帝庠序之學、但下有故立庠序以導之也句、不容誤也。

陔餘叢考二四十引吳書先主傳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常吳時邪、以證權曾舉孝廉、而不知傳首已有郡察孝廉、州舉茂才、及劉琬惟中弟孝廉語矣、舍前舉後、蓋偶記得後一語耳。

吳書有劉繇傳、當孫策時已死、與策絕無君臣體統、不得以其傳在吳書稱爲吳臣、惟其子基則與吳臣耳。

左氏成二年、經有曹公子首、公、穀首皆作手、案首手二字古相通、儀禮士喪禮、魚左手連鬐、鄭注、古文首爲手、左氏宣三年傳、見其手釋文、一作首、穀梁定十年傳、首足異處、史記孔子世家作手足、漢書古今人表上下有敗手、說文支部作敗首。

禮記月令、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呂覽作解落、案、鮮解義同、非形近致誤也、列子湯問篇、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墨子節葬篇作解而食之、此可爲證。

大戴保傅篇、甯公遽然失容、賈誼新書作蹙然、案古書造與蹙通、韓子忠孝篇、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孟子作其容有蹙是也。

魏書王粲傳有云、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下歷敍徐幹已下五人事蹟、後載文帝與吳質書、所舉亦祇粲等六人、復云、自潁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宏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案上所舉六人、而此則曰七人、觀後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唯粲等六人最見名目、亦以六人爲言、則似乎七字有誤、然建安七子之稱、不容沒也、考注所引典論、謂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

劉楨、斯七子者、云云、方籀其數、陳氏蓋以融立傳當在漢臣之列、故并其名氏亦不舉及、七字非誤也、特與通篇人數不相符合耳、

漢志兵技巧家伍子胥十卷、案吳語、大夫種曰、夫申胥帶甲之士千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此十卷應是當年教戰之書、

作登臨懷古詩、習用斜日、斜陽、斜照、斜曛、殘日、殘陽、殘照、殘曛、夕陽、夕照、夕曛、夕景、西日、落日、落照、晚照、等字、頗覺可厭、眞嗣苑一大病、豈登山臨水之時、咏懷古跡、皆當在榜晚時邪、此事之必不然也、修辭者宜慎出之、

曾子立孝篇、引書有子七人、莫慰母心、以爲子之辭也、盧注云、七子自責任過之辭、案、凱風序一則曰、美孝子也、再則曰、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蓋因詩人稱美七子之詞、未知孰是、朱子則以此詩爲其子作、說本曾子、

困學紀聞十八、觀致堂云、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何幾門駮之曰、詩之有瀾拗調、可被管弦、爲樂府所采者、後人因以古樂府名之、樂府乃官名、非別有樂府詩體也、余謂致堂所云、本無可議、觀郭茂倩、左克明、二書所載、與徒詩別爲一體、故別有一種題目、所以致堂又云、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何氏既謂此句不差、而于上文忽生枝節、其好詆諆如此、

竹林七賢詩、惟嵇、阮、但中散祇以四言制勝、以視步兵之咏懷、倘非魯衛、如阮公者、沿當涂之後勁、典午之先聲也、晉人如左太沖、張景陽、郭景純、劉越石、蓋皆學阮而勝其堂奧者、若在三唐、則惟射洪、曲江、隴西、三公耳、

王弇州之才、十倍李滄溟、當上與北地、信陽、鼎立、若李滄溟者、篇體俱少完善、惟七絕差勝、祇堪與謝四溟之五律等量齊觀、弇州反引以爲匹敵、不過欲與北地、信陽、兩兩相配耳、此乃私意揚榷、究非公論、生平標榜橋梓、就中可取者、尚有李伯承、梁公實、歐楨伯、黎惟敬、胡元瑞、諸人、亦滄溟、四溟、之流亞也、

漢官儀謂武帝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隋書經籍志、史通史官建置篇、三劉（徹、貢、奉世）、兩漢刊誤、俱同、西京雜記新校本書太史公事條、位在丞相下句、上誤作下、當改正、

歲丁巳、學使阮公命中孚分輯經籍纂詁、中有太元經一種、從錢唐殳孝廉丹處借得、宋刊范望注本、後附釋文一卷、十二板心稱太平音、卷首云、此本自侯芭、虞翻、宋衷、陸績、互相增損、傳行于世、非後人之所作也、案隋唐史志、從無侯氏以下諸家音義、即范氏既有注而無音、惟通志略有宋林瑀太平釋文一卷、觀卷中有引及玉篇唐韻處、始信此爲林氏所著、經義考以爲佚、疑未見此本耳、然有詮釋之字、經文反無、或如經典釋文之例、釋及范注、而范注亦無其字、蓋不可解、林氏本有經注十卷、（見經義考、）故釋文所詮多有與范注大相乖違者、此宋人之恆態、不足爲異、不知何人竄加卷首數語、合刊于范注本後、致經注佚（見所著考、）而此獨存也、余竟不同范注、一概采錄、庶與分篇體例不收宋以下訓詁之條不相背焉、

楚義帝、猶劉聖公、韓林兒也、劉、韓、俱有傳、而義帝獨無、其事蹟僅附項羽紀中、正如惠帝之附呂后紀、非

通例也、孟堅仍踵舊軌、不立傳于陳、項、之間、豈以其事差綜于羽紀中、故不及餘作邪、

荀子非十二子篇、壯然、注云、不可犯之皃、案、壯然即莊然也、古字壯莊通、檀弓柳莊、漢人表中中、作柳壯、師古曰、壯讀曰莊、

荀子儒效篇云、凡知說有益于理者爲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隋王通等書名中說、其義蓋取諸此、

徐氏管城碩記史類三、有尚書大傳別風淮雨一則、後雜述中復重出、較前稍略、宜存前而刪後也、

梁武帝以文言是文王所制、蓋因左襄九年傳稈姜已有元體之長也等句、故爲此說、然孔子述而不作、安知非有取于稈姜之言而錄之乎、正義以文言屬之孔子、以符十翼之數、實爲定論、

昌黎元和聖德詩云、博士臣愈、職是訓詁、作爲歌詩、以配吉甫、案結尾自言其名、體亦仿於吉甫崧高、蒸民、兩詩俱言吉甫作誦、是也、三百篇中尚有節南山、巷伯、閟宮、三詩、亦自言姓氏者、以閟宮爲奚斯作、本於揚雄、班固、王延壽、

呂氏春秋、史記自序及漢書遷傳、載報任安書俱稱呂覽、蓋舉其居首者言之、猶之屈原諸賦稱離騷、蓋子春秋稱繁露、皆舉首篇以該餘篇也、（六十干支稱甲子、亦猶此意、後人改案露篇爲繁露注、非也、）故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及呂不韋傳贊云、著八覽、六論、十二紀、以紀居末、且古人作序、皆在卷末、呂氏十二紀終而綴以序、意紀之居末可知、至高誘作注、始以紀居首、八覽、六論、次之、而史遷呂覽之稱、竟莫知其何所取義矣、

讀書叢錄

洪頤煊撰

史記

臨海洪頤煊撰

漢書五行志引史記。師古曰。此志凡稱史記者。皆謂司馬遷所撰也。頤煊案。遷所撰藝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不名史記。據史記六國表序云。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天官書云。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此所稱史記。當亦周、秦人所記。非遷書。

徇齊

五帝本紀。幼而徇齊。集解。駰案。徇、疾、齊、速也。言聖德幼而疾速也。索隱。爾雅。齊、速、俱訓爲疾。今裴氏注云。徇亦訓疾。未見所出。頤煊案。說文。徇、疾也。素問上古天眞論。黃帝幼而徇齊。王冰注。徇、疾也。

不亭

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索隱。一本或作亭。亭訓直。以征諸侯之不直者。頤煊案。詩韓奕。榦不庭方。毛傳。庭、直也。國語周語。以待不庭不虞之患。韋昭注。庭、直也。左氏襄十六年傳。同討不庭。不亭卽不庭。古字通用。

封禪與爲多

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爲多焉。索隱。與猶許也。言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祭祀之事。自古以來。

帝王之中。推許黃帝。以爲多。頤煊案。與、語助辭。國語周語。若蔡其口。其與能幾何。韋昭注。與、辭也。

概執中

帝嚳概執中而徧天下。集解。徐廣曰。古概字作水旁。頤煊案。概、古通作概字。概、平也。言平執中以徧及於天下。

南河之南

舜讓辟丹朱於南河之南。集解。劉熙曰。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頤煊案。禮記王制。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尙書禹貢。荊州。浮於江、沱、潛、漢。踰於洛。至於南河。左氏閔二年傳。晉侯將伐虞。假道於衛。衛人不許。遂自南河濟。皆以河在冀州南。故曰南河。與九河無涉。

負夏

就時於負夏。集解。鄭玄曰。負夏、衛地。頤煊案。禮記檀弓。曾子弔於負夏。水經洧水注。以爲春秋之負瑕矣。左氏哀七年傳。季康子伐邾。因於負瑕。是也。瑕夏聲相近。

黃熊

夏本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正義。鯀之羽山。化爲黃熊。入於羽淵。熊音乃來反。下三點爲三足也。東晳發蒙記云。鼈三足曰熊。頤煊案。爾雅釋魚。鼈三足、能。說文。熊从能炎省聲。字書無能下从三點者。正義所見。蓋誤字。據本而妄爲之說耳。

英六

封皋陶之後於英、六。集解。徐廣曰。史記皆作英字。頤煊案。蔡布列傳。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皋陶之後哉。陳杞世家。皋陶之後。或封英、六。索隱本或作蓼、六。楚世家。成王二十六年。滅英。集解。徐廣曰。年表及它本皆作蓼。蓼字是後人據左氏傳改。

辛氏冥氏

辛氏、冥氏。頤煊案。周本紀。乃求有莘氏美女。正義。括地志云。古莘國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二十里。世本云。莘國姒姓。夏禹之後。廣韻。冥又姓。禹後。風俗通云。漢有冥都爲丞相史。見儒林傳。

秦卷陶

殷本紀。湯歸至于秦卷陶中。諸作誥。集解。徐廣曰。一無此陶字。索隱。鄭譙生卷作侗。又作洞。則卷當爲垌。與尙書同。非衍字也。其下陶字是衍耳。何以知然。解尙書者。以大垌今定陶是也。舊本或傍記其地名。後人轉寫。遂衍斯字也。頤煊案。書序。湯歸自夏。至於大垌。此陶字、太史公釋大垌所在。是史記本文。非衍字。

御長卿

湯刑。集解。皇覽曰。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索隱。長卿、諸本多作劫姓。按風俗通有御氏。爲漢司空御史。其名長卿。明劫非也。頤煊案。大司空下不得言御史。劫御聲相近。此本作大司空史御長卿。傳寫者誤乙作御史。而因以劫爲姓。水經汳水注引皇覽。作大司空史御長卿。御卽御

字之譌。

牖里

紂囚西伯羑里。正義。牖一作羑。音酉。在相州湯陰縣北九里。紂囚西伯城也。顧煊案。水經湯水注。羑水又東流逕羑城北。故羑里也。史記音義曰。牖里在湯陰縣。史記舊本當作牖字。

明水

周本紀。毛叔鄭奔明水。索隱。明、明水也。舊本皆無水字。今本有水字。若惟云奔明。其義未見。不知明是何物也。顧煊案。禮記郊特牲。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悅于清。沾獻悅于醆酒。猶明清與醆酒于茅泽之酒也。明酌曰明。是明水亦可單言明。不必增水字。

蜚鴻

蜚鴻滿野。正義。飛鴻滿野。喻忠賢君子見放棄也。故詩云。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毛萇云。之子、侯伯卿士也。顧煊案。淮南本經訓作飛蝨滿野。高誘注。蝨、蟣蝨之屬。一曰蝗也。蜚古飛字。鴻即蝨同聲借字。

紂石北方

秦本紀。是時蜚廉爲紂石北方。集解。徐廣曰。皇甫謐云。作石椁於北方。索隱。石下無字。則不成文意。亦無所見。必是史記本脫。皇甫謐尚得其說。徐雖引之。而竟不云是脫何字。尊質之甚也。顧煊案。水經汾水注作飛廉先爲紂使北方。石當是使字之譌。

盜驪

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赤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集解。徐廣曰。溫一作盜。索隱。溫音盜。徐廣亦作盜。顧煊案。後漢書東夷傳李賢注引史記作盜驪。即徐廣本。隸釋韓勑碑陰。河內溫與盜形相近。溫即盜字之譌。

犬丘

非子居犬丘。正義。括地志云。犬丘故城一名槐里。亦曰廢丘。顧煊案。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槐里。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廢丘。犬廢聲不相近。犬疑大字之譌。凡字書杕鈦伏軑等從大之字。俗書皆譌作從犬。即其證。

蒲坂皮氏

昭襄王十七年。秦以垣爲蒲坂、皮氏。索隱。爲當爲易。蓋字訛也。顧煊案。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正義。前秦取蒲坂。復以蒲坂與魏。魏以爲垣。今又取魏垣。復予之。後秦以爲蒲坂、皮氏。爲非易字之譌。

茅濛初成

始皇本紀。三十一年。集解。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濡龍上升入泰清。索隱。道書。茅濛字初成。

今此云茅濛初成者。爲神仙之道。其意失也。蓋由裴氏所引不明。或後人增益濛字。遂令七言之詞有衍耳。顧煊案。集解本茅下有濛字。今本無者。與索隱所見本異。

陶山

三十三年。自檢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集解。徐廣曰。陰山在五原北。顧煊案。陰山卽下文陶山。水經河水注引史記音義曰。陶山在五原北。穰侯列傳復益封陶。集解。徐廣曰。一作陰。七略云。古文以陶爲陰。皆因字形相近而譌。

秦焚書

三十四年。丞相臣斯昧死言。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顧煊案。始皇焚書。僅焚民間所藏。而博士官所職之詩書百家語。固無恙也。故漢興。皆得列於學官。韓非子五蠹篇。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和氏篇。商君教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秦焚書非始皇創制。亦其國法如此。

浙江

項羽本紀。項梁與籍避仇於吳中。秦始皇帝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顧煊案。浙江卽南江。水經沔水注。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會稽郡治吳。浙江在吳縣南。故梁與籍於始皇既渡時得其觀之。

梁期

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集解。張晏曰。三戶地名。在梁淇西南。索隱。淇當爲湛。顧煊案。水經濁漳水注引張晏曰。在梁期西南。水經注梁期梁淇不同。索隱所說。當云淇當爲期。故引晉八王故事。關關十三州志皆作梁期。今史記諸本皆失之。

面之

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集解。張晏曰。以故人故。難視斫之。故背之。如淳曰。面不正視也。顧煊案。面、向也。謂向視之。蓋知爲項王。因以指王翳。禮記玉藻。喻君面尊。鄭注。面猶鄉也。田完世家。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面卽鄉也。

秦嘉廣陵人

高祖本紀。聞東陽甯君秦嘉。集解。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也。爲寧縣君。瓚曰。陳勝傳云。廣陵人秦嘉。然則嘉非東陽人也。顧煊案。水經泗水注引晉灼曰。東陽縣本屬臨淮郡。明帝分屬下邳。後分屬廣陵。故張晏曰。東陽郡今廣陵郡也。又淮水注。廣陵城。楚、漢之間爲東陽郡。項羽本紀集解引陳涉世家曰。秦嘉、廣陵人。與臣瓚本同。今本陳涉世家作陵人秦嘉。漢書陳勝傳作凌人秦嘉。張晏曰。凌、泗水縣也。陵上脫廣字久矣。

邃明

黎明圍宛城三帀。索隱。黎音犂。黎猶比也。謂比至天明也。顧煊案。漢書高帝紀作遲明。師古曰。此言圍城事畢。然後天明。明遲於事。故曰遲明。史記遲字作遲。與今本不同。廣雅釋詁。遲。遲也。此正據漢書爲義。所見史記本亦當作遲。

泛尼

呂后本紀。太后恐。自起泛孝惠尼。索隱。泛音犂。氾也。顧煊案。漢書武帝紀。夫泛愛之焉。師古曰。泛、覆也。食貨志。大命將泛。孟康曰。泛、覆也。齊悼惠王傳作太后恐自起反尼。反即覆也。並字異而義同。

張釋卿

封中大謁者張釋爲建陵侯。集解。徐廣曰。一云張釋卿。顧煊案。年表作張澤。荆燕世家。大謁者張子卿。漢書高后紀作張釋卿。燕王澤傳作張卿。周勃傳作張釋。文選宦者傳論李善注張釋字子卿。與從文省。並是一人。

噈血

孝文本紀。今已誅諸呂。新噈血京師。顧煊案。漢書文帝紀作噈血。師古曰。噈音大頰反。本字當作蹀。蹀謂履涉之耳。呂氏春秋期賢篇。履腸涉血。涉血即蹀血也。呂后本紀。始與高帝噈血盟。噈血即歃血。史記皆借噈字爲之。

西鄉南鄉

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集解。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鄉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廼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顧煊案。西鄉讓者。謂瑱邪王劉澤。南鄉讓者。謂丞相以下。

兩書日食

二年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集解。徐廣曰。此云望日又食。按漢書及五行志無此日蝕文也。一本作月食。然史書不紀月蝕。顧煊案。日無望食之理。月食史不書。下詔云。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當孰大焉。不言頻食。此乃史之駁文。

北地都尉印

十四年。匈奴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印。集解。徐廣曰。姓孫。封其子單爲蜚侯。顧煊案。漢書集注師古曰。功臣表云。蜚侯孫單。以父北地都尉印力戰死事。文帝十四年封。與此正合。然則印姓孫。而徐廣乃云姓段。說者因曰。段會宗即印之玄孫。無所據也。與此不同。豈小顏所引誤耶。抑裴駰引徐廣說未審耶。

晦晝

孝景本紀。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十二月晦。晝。集解。徐廣曰。一作書字。又作晝字。實所未詳。顧煊案。書當作晝。屬下文日如紫竹。言十二月晦日晝時日如紫也。晝即晝字之譌。

卷孝公

十二諸侯年表。魯孝公稱元年。伯御立。爲君。十一年。周宣王誅伯御。立其弟稱。是爲孝公。顧煊案。伯御立十一年。而孝公立。表於宣王二十二年。即書孝公元年。是史臣追書之法。

殤公名秋

衛獻公十八年。孫文子攻公。公奔齊。立定公弟秋。顧煊案。衛世家。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爲衛君。是爲殤公。集解。徐廣曰。班氏云。獻公弟。彖彖秋聲相近。次行書衛殤公秋元年。狄是秋字之譌。

鄭厲公

鄭厲公元年。厲公亡。後七歲。復入。顧煊案。鄭厲公四年出居櫟。經昭公二年、子嬰一年、子嬰十四年、共十七年。鄭世家亦云。厲公初立。四歲亡居櫟。居櫟十七年復入。此七上當脫十字。

靈公庶兄

鄭襄公堅元年。靈公庶弟。顧煊案。鄭世家。堅者靈公庶弟。集解。徐廣曰。年表云。靈公庶兄。今表作庶弟。與世家同。是後人所改。

湯起亳

六國表。湯起於亳。集解。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顧煊案。秦本紀。寧公二年。遣兵伐湯杜。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杜。集解。皇甫謐云。亳王號湯。西夷之國也。非殷湯。水經渭水注。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卻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家。在漢鬲扶風。今徵之迴渠亭有湯池徵陌是也。以亳王湯爲殷湯。與此表同。

博陵

齊威王六年。晉伐我。至博陵。索隱。劉氏讀音屬。沈反。又音專。顧煊案。地理志無鄟陵。田完世家作晉伐我至博陵。正義在濟西界也。讀當是博字之譌。

王出滎陽

秦楚之際月表。漢三年六月。王出滎陽。集解。徐廣曰。項羽、高紀七月出滎陽。顧煊案。項羽、高紀出滎陽。不載月數。高紀集解徐廣曰。按月表。三年七月。王出滎陽。皆與此表差一月。漢書高帝紀。又作五月。

周苛樅公

八月。周苛、樅公殺魏豹。四年三月。周苛入楚。四月。王出滎陽。豹死。集解。徐廣曰。項羽紀曰。王出成皋。顧煊案。表以四年之出成皋爲出滎陽。故重言豹死。周苛未嘗入楚。項羽拔滎陽。殺周苛、樅公。亦是三年事。皆表誤。

陳嬰都折

高祖功臣侯年表。堂邑陳嬰。定豫章、浙江。都折。自立爲王。壯息侯。顧煊案。漢表作都漸。師古曰。漸、水名。在丹陽黝縣南蠻中。嬰既定諸地而都之。說文漸江、浙江不同。此折字當從漢表作漸。

安陽

安陽中二年封呂孫左車。顧煊案。孝景本紀。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昌子左車爲安陽侯。此作呂孫。涉周昌孫平而誤。

湖陵

費。陳賀定會稽、浙江。湖陽侯。顧煊案。漢表作定會稽、浙江相近。當從漢表作湖陵爲是。

阿陵

阿陵。郭亭以塞疏入漢。集解。徐廣曰。一云塞路。索隱。按路字誤爲疏。小顏云。主遮塞要路也。顧煊案。以來路疏通。義亦得通。非誤字。

安國

安國。王陵以客從起豐。以廄將別定東郡、南陽。從至霸上。入漢守豐。上東因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睢水中。此作淮水誤。

武遂

高梁。酈疥。元光三年。侯。勃元年。元狩元年。坐詐詔衡山王取金當死。病死。國除。顧煊案。酈生列傳。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元狩元年。武遂侯平。正義。年表云。卒子敞嗣。卒子平嗣。元年。有罪國除。而漢書云。更食武陽。子遂嗣。恐漢書誤也。今表不言更食武遂。敞卽勃字之譌。元狩元年下脫侯平二字。

武城

惠景閒侯者年表。武城。齊悼惠王子侯。索隱。漢志闕。凡闕者。或鄉名。或尋廢。故志不載。顧煊案。漢書地理志。武城有二。一屬左馮翊。一屬定襄郡。皆非此所封之武城。此當是東武城。地理志屬淸河郡。

弓高

弓高。韓頹當。索隱。漢表在營陵。顧煊案。漢書地理志。弓高屬河間國。營陵屬北海郡。凡諸侯食封有不在本邑中者。故表志往往不同。詳見下。

涉安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涉安以匈奴單于太子降侯。三年四月丙子。侯於單。元年五年卒。無後。國除。顧煊案。漢表作五月。蓋亡後漢書匈奴傳。於單降漢。漢封於單爲涉安侯。數月死。五年卒。當依漢表作五月爲是。

僕多

烽渠僕多。索隱。漢表作僕朋。此云僕多。與衛青傳同。顧煊案。廣韻引風俗通亦作僕多。

龍亢

龍亢。廣德。索隱。晉灼云。龍闕。左傳。齊侯圍龍。龍、魯邑。蒲該云。廣德所封止是龍。有亢者誤也。顧煊案。漢表作龍侯。南越列傳。樛樂其姊爲王太后。皆顧屬漢。封其子廣德爲龍亢侯。索隱。龍亢屬譙國。史表常有亢字。

徐悍

漢興以來將相年表。孝文後七年。趙國捍爲將屯將軍。集解。徐廣曰。姓徐名厲。卽祝茲侯。顧煊案。侯表是祝茲侯徐厲之子悍。

洋音翔

禮書。洋洋美德乎。索隱。洋音羊。鄒誕生音翔。非也。顧煊案。老莊列傳。其言汪洋。正義。洋音翔。漢書吳王濞傳。方洋天下。師古曰。方洋、猶翱翔也。穆天子傳。庚辰濟於洋水。郭璞注。洋音詳。皆與鄒誕生音同。

郊疇乎天子

郊疇乎天子。索隱。疇、類也。天子類得郊天。餘並不合祭。今大戴禮作郊止乎天子。當是也。止或作疇。因誤耳。顧煊案。大戴禮止當是匹字之譌。國語齊語。人與人相疇。韋昭注。疇、匹也。

律書

律書第三。漢書集注張晏曰。遷沒之後。亡兵書。師古曰。序目本無兵書。張云亡失。非也。顧煊案。太史公自序作律書第三。序專論兵。作歷書第四。序兼論律。疑律書自王者制事立法以下。至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本爲兵書。自書曰七正二十八舍以下。至篇末。爲歷書篇首。後人誤割附於上篇兵書之後。而改其目曰律書。故張晏以爲亡也。班固撰漢書。別律歷志。似猶見其原本。

奎一作婁

北至於奎。集解。徐廣曰。一作婁。顧煊案。說文。婁、螻也。故下文云。奎者主毒螫殺萬物也。奎又通作剢。故下文云。奎而藏之。天官書。奎爲溝瀆。亦刻象也。

古霞字

天官書。天霝冒。蝦虹。顧煊案。漢書天文志作赮虹。文選江賦。璧立赮駁。李善注。赮、古霞字。漢書揚雄傳。瞭濟雲之流瑕兮。師古曰。瑕謂日旁赤氣也。文選甘泉賦作流霞。說文無霞字。古止以瑕字爲之。蝦赮又瑕之借字。

蒲池

封禪書。北穿蒲池溝水。正義。顏師古曰。蒲池。爲池而種蒲也。蒲字或作滿。言其水滿。恐顏說非。括地志。渭北咸陽縣有蘭池。始皇逢盜蘭池者也。疑蘭字誤作爲蒲。亟更錯失。顧煊案。蒲池疑滈池之譌。始皇本紀。爲吾道滈池君。正義。括地志。滈水源出長安縣西北滈池。酈元注水經云。滈水承滈池北流入渭。蒲滈字形亦相近。

王制

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索隱。劉向七錄云。文帝所造書有兵制、本制、服制篇。顧煊案。卽今禮記王制篇。今本無兵制、本制、服制篇目。亦猶樂記十一篇。後人合并爲一。無篇目也。康楙亦云。漢孝文皇

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

畝收一鍾

河渠書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顚煊案。貨殖列傳。畝鍾之田。集解。徐廣曰。六斛四斗也。漢書食貨志。歲收畝一石半。上孰其收自四。淮南主術訓。中畝之覆。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其畝收六石四斗者。爲上畝矣。東方朔傳。鄭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一金、黃金一斤直錢萬。

萬里沙

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正義。括地志。萬里沙在華州鄭縣東北二十里。顚煊案。封禪書。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甄子。臨決河。漢書地理志。東萊郡曲成有萬里沙祠。正義誤。

讀書叢錄二 原卷十八

文身斷髮

吳太伯世家。乃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集解。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顚煊案。斷髮謂翦其髮。文身謂文飾其身。論語。吾其被髮左衽矣。被髮左衽。卽文身。以其不合於章服。故不可復用。漢書嚴助傳。越方外之地。剪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卽其證。應說失之。

畔

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索隱。按春秋左氏傳曰。而又何樂。此畔字宜讀曰樂。樂謂聞鐘聲也。畔非其義耳。顚煊案。畔卽般字。爾雅釋詁。般、樂也。隸釋張納碑。般桓勇就。張表碑。畔桓利貞。古字通用。

雍林

齊太公世家。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集解。賈逵曰。渠邱大夫也。索隱。賈言渠邱大夫者。蓋雍林爲渠邱大夫也。顚煊案。左氏傳以雍廩爲人名。史記以雍林爲地名。集解引賈注以證史記。非也。

懿公

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爲齊君。昭公之弟商人十月卽襲上殺齊君舍。而商人自立。是爲懿公。顚煊

案。年表作二十年。與左氏傳同。左氏傳弒舍在七月。此十月當是七月之譌。

嘉天子命

魯周公世家。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集解。徐廣曰。嘉一作魯。今書序作旅也。索隱。魯字誤。史意云。周公嘉天子命。於文不必作魯。顚煊案。周本紀作魯天子之命。魯旅古字通用。爾雅釋詁。旅、陳也。謂陳天子命。索隱誤釋。

䵼䵼

䵼䵼如畏然。集解。徐廣曰。䵼䵼、謹敬貌也。見三蒼。音窮窮。一本作蠢蠢也。顚煊案。玉篇。蠢、巨迫切。蠢蠢、惶懼也。蠢同上。俗蠢卽蠢字。

煬公

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爲煬公。煬公六年卒。子幽公宰立。顚煊案。三代世表。考公當昭王環。煬公當穆王滿。幽公當恭王伊。愍王在位五十五年。其所當世次太遠。漢書律厤志。世家煬公卽位六十年。子幽公宰立。此六下當脫十字。

茅闕門

煬公築茅闕門。集解。徐廣曰。茅一作茆。又作夷。顚煊案。茅當作茆。因字形相近而譌。茆門卽春秋所謂雉門。說文。雉、古文作䧹。爾雅釋詁。䧹、光注。雉、夷也。古文雉弟夷三字通用。韓非子外儲說篇。荊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踐霑者。廷理斬其轡。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三引韓子作茆門。足與此互相證。

桓公

燕召公世家。宣侯十三年卒。子桓侯立。桓侯七年卒。顚煊案。年表作燕桓公。索隱。燕有三桓公。一襄公卒。桓公立十六年卒。一釐公卒。桓公立十一年卒。并此而三。此作桓侯。誤。

郯

管蔡世家。封季載於冉。索隱。冉或作郴。莊十八年。楚武王克權。還於郯處。杜預曰。郯處、楚地。南郡編縣有郯口城。顚煊案。郯非郴字。郴當通作郴。卽沈國也。下文爲晉滅沈。集解。杜預曰。汝南平輿縣有郯亭。是也。卽冉季載所封地。

空籍五歲

陳杞世家。惠公立。探續哀公卒時年而爲元。空籍五歲矣。索隱。惠公探取哀公死楚陳滅之後爲元年。故今空經年籍五歲矣。一云、籍、借也。爲借失國之後年爲五年。顚煊案。年表。哀公自殺。次年卽書陳惠公吳元年。索隱前說是。

石曼專

衛康叔世家。衛石曼專逐其君起。索隱。左傳作石圃。此專音圃。穀梁作曼姑。專或音姑。諸本多無曼字。顚

煊案專即敷字之省與圃姑音相近此作石壘專本依穀梁諸本依左傳故刪壘字

辟公

宋微子世家休公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索隱紀年作桓侯壁兵則辟兵譌桓也又莊子云桓侯行未出城門其前驅呼辟蒙人止之後爲狂也司馬彪云呼辟使人避道蒙人以桓侯名辟而前驅呼辟故爲狂也顧煊案辟公既名辟兵不得謚爲辟公當從紀年作桓公辟字即涉其名而譌

臼季

晉世家六年趙衰成子、欒貞子、狄季子犯、霍伯皆卒顧煊案年表作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與左氏傳同杜預注成子趙衰、貞子欒枝、霍伯先且居、臼季胥臣此以臼季爲狄季因譌作子犯非是

葛陵鄉

楚世家武王卒師中而兵罷集解駰案皇覽曰楚武王冢在汝南郡鮦陽縣葛陵鄉城東北民謂之楚王卒正義有本葛陵鄉作葛陵鄉者誤也顧煊案後漢書郡國志補注引皇覽作葛陵鄉水經汝水注鮦陽縣有葛陵城城之東北有楚武王冢民謂之楚王琴卒古陵字琴即卒字之譌

滅黃

成王二十二年伐黃二十六年滅英集解徐廣曰年表及他本皆作英一本作黃顧煊案英當作黃史記英字左氏傳作蓼穆王四年滅蓼六此不得云滅英矣左氏傳魯僖十一年伐黃十二年滅黃與此亦微相合

定陶曰陶

越王勾踐世家范蠡止於陶自謂陶朱公集解徐廣曰今之濟陰定陶顧煊案貨殖列傳陶、睢陽亦一都會也集解徐廣曰今定陶穰侯列傳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索隱陶即定陶也定陶、六國時皆曰陶

鄀

鄭世家京人畔段段出走鄀集解杜預曰鄀、今鄀陵也正義鄀音烏古反今新鄭縣南鄀頭有村多萬家舊作鄀顧煊案正義本鄀作鄀淮南人間訓楚共王與晉人戰於鄀陵左氏作鄢陵鄀鄢字形相近故經典常相亂

單伯

鄭厲公突因櫟人殺其大夫單伯索隱依左傳作檀伯事在桓十五年此文誤爲單伯者蓋亦有所因也按魯莊公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事與單伯會齊師伐宋相連故知誤耳顧煊案單與古字多通用尚書盤庚誕告用亶馬本作單詩昊天有成命單厥心國語周語作亶厥心單伯即檀伯也與莊十四年單伯會齊師伐宋事無涉

晉哀公

趙世家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爲晉懿公索隱或作哀公顧煊案晉世家作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爲晉君是爲哀公年表作哀公忌與世家不同

高赫

唯高共不敢失禮集解徐廣曰一作赫顧煊案淮南人間訓作高赫漢釋孔宙碑庆庆湯章武梁碑敷埒赫然俗書赫作赤與共字形相近因譌

顧即鼓國

中山武公初立索隱系本云中山武公居顧顧煊案顧即鼓國水經濁漳水注京相璠曰下曲陽有鼓聚故鼓子國也詩長發韋顧既伐漢書古今人表作韋鼓古字通用

榮椽

魏獻榮椽因以爲檀臺索隱劉氏云榮椽蓋地名其中有高處可以爲臺井也按榮椽是良材可爲椽桷飾有光榮所以魏獻之故趙因用之以爲檀臺顧煊案水經濟水注京城北有增山岡趙世家成侯二十年魏獻榮陽因以爲增臺岡也當由所見本異

桑丘

韓聚與齊、魏戰死於桑丘集解駰案地理志云泰山有桑丘縣正義括地志云桑丘城在易州遂城縣西或云在泰山非也此時齊伐燕桑丘三晉皆來救之不得在泰山有桑丘縣顧煊案漢書地理志泰山郡有乘丘縣師古曰春秋莊公十五年公敗宋師於乘丘是也楚世家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桑丘而還年表作桑丘桑乘因字形相近而譌

晉陽

惠文王十六年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正義括地志云昔陽故城在并州樂平縣東春秋釋地名云昔陽、肥國所都也年表同顧煊案昔陽當作晉陽是陽晉之譌廉頗列傳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破之取陽晉索隱陽晉衛地後屬齊今趙取之司馬彪郡國志曰今衛國陽晉城是也有本作晉陽非也是其證

陰晉

魏世家文侯三十六年秦侵我陰晉集解徐廣曰今之華陰索隱年表作齊侵陰晉顧煊案華陰與秦近與齊遠不得云齊侵陰晉今本年表作秦侵陰晉後漢書郡國志補注引史記曰魏文侯三十六年齊侵陰晉與索隱本同

城武都

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正義括地志云宅陽故城一名北宅在鄭州滎陽縣東南十七里顧煊案城字當屬下武堵爲句年表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都堵即都字之譌韓世家作與魏惠王會宅陽亦無城字

鄧丘

安蓋王十一年秦拔我鄗丘。集解徐廣曰。鄗丘一作廩丘。又作邢丘。顧煊案年表作廩丘。秦本紀作邢丘。以下文秦固有懷、茅、邢丘句證之。當作邢丘爲是。正義括地志云。平皋故城本邢丘邑。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

徐州有二

田敬仲完世家。田氏之徒逃執簡公于徐州。索隱。徐州、齊邑薛縣是也。正義。齊之西北界上地名。在勃海郡東平舒縣。顧煊案。徐州有二。薛縣徐州。左氏傳作舒。說文作鄃。後漢書郡國志。魯國薛縣。六國時曰徐州。是也。下文威王曰。吾東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即正義所說是。

魯莒安陽

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正義括地志。故魯城在許昌縣南四十里。本魯朝宿邑。長葛故城在許州長葛縣北十二里。顧煊案年表作伐魯莒及安陽。以下文連年取魯證之。當作莒、安陽。項羽本紀。行至安陽。索隱。後魏書地形志已氏有安陽城。今宋州楚丘西北四十里有安陽故城。是也。其地與魯莒相近。

孔子生

孔子世家。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索隱。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爲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二月屬明年。故誤。顧煊案。二十二年當作二十一年。若二十二年生。卒時當云孔子年七十二。不當云七十三。襄公二十一年。當周靈王二十年。隸釋老子銘。孔子以周靈王二十年生。到景王十年。年十有七。亦從公羊說。

飾賈

粥羔豚者弗飾賈。顧煊案。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循吏列傳。子產爲相。市不豫賈。淮南覽冥訓。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賈。豫賈即飾賈也。

文無害

蕭相國世家。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顧煊案。漢書張湯傳。以湯爲無害。調爲茂陵尉。趙禹傳。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論衡謝短篇。夫儒生能說一經。自謂通大道。以屬文吏。文吏曉簿書。自謂文無害。以戲儒生。深通律文而又無所枉害。因謂之文無害。

臨濟

曹相國世家。攻定陶。取臨濟。正義。淄州高苑縣西北二里北狄故城。安帝改曰臨濟。顧煊案。臨濟與定陶相近。不得在高苑縣西北。水經濟水注。平丘縣有臨濟亭。田儋死處也。當卻此。餘見下。

楚唯無彊

留侯世家。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從

之。顧煊案。唯無見墨子。無是語助之辭。且夫楚爲無彊。猶言今唯楚彊。若六國立者復撓亂而從之。則陛下不得而臣之矣。

草具

陳丞相世家。更以惡草具進楚使。索隱。戰國策云。食竭煖以草具。如淳曰。惡草麤惡之具也。顧煊案。後漢書馮衍傳。饑者毛食。李賢注。毛、草也。草具謂菜食。與太牢之禮異。

牧民篇

管仲列傳。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索隱。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是知此爲政之寶也。顧煊案。此是管子牧民篇文。索隱誤證。

蓬累

老子列傳。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顧煊案。蓬謂蓬髮。累與儽同。說文。儽垂皃。一曰嬾解。老子道經。儽儽兮無所歸。孔子世家。纍纍若喪家之狗。其音義並同。

拂悟

韓非列傳。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正義。拂悟當爲咈忤。古字假借耳。顧煊案。韓非子說難篇作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繫靡。索隱。解上句謂不拂悟於君。下句謂大忠說諫之詞。義亦與正義本同。今本作辭悟。是後人誤乙。

佩瑕豚

仲尼弟子列傳。仲由字子路。冠豪雞。佩瑕豚。陵暴孔子。顧煊案。莊子盜跖篇。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佩瑕豚、謂取瑕豚之皮以爲劍飾。

廢居

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貨。集解。駰案。廢舉謂停貯也。顧煊案。貨殖列傳。子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集解。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著猶居也。此廢舉當作廢居。越世家。陶朱公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平準書。廢居居邑。集解。徐廣曰。廢居者。貯蓄之名也。

鈒戟

商君列傳。持矛而操鬬戟者。索隱。鬬亦作鈒。同所及反。正義。顧野王云。鋋也。方言云。矛、吳揭、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鋋。顧煊案。玉篇。鈒、所及反。鋋也。正義本當作鈒戟。

碣石在九門

蘇秦列傳。南有碣石、鴈門之饒。索隱。戰國策。碣石在常山九門縣。尚書正義引鄭注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驗九門無此山。顧煊案。山海經北山經。碣石之山。繩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由次在鴈門、虖沱之間。當與九門相近。今國策無此文。

博關

趙涉河博關。集解。徐廣曰。齊威王六年。晉伐齊。到博陵。東郡有博平縣。顧煊案。博關當作博陵。張儀列傳。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正義。博關在博州。趙兵從貝州渡黃河指博關。

郇陽

北有陘塞、郇陽。索隱。郇陽地當在潁川、汝南之界。檢地理志及太康地記。北境並無郇邑。顧煊案。郇陽即旬陽。漢書地理志屬漢中郡。其地有關。與楚北境相近。

什谷

張儀列傳。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顧煊案。斜谷是什谷之譌。水經洛水注。洛汭即什谷也。故張儀說秦曰。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謂此川也。後漢書郡國志補注引史記曰。張儀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什尋聲之轉。故索隱云。尋什聲相近。非斜字。

懼然順化

孟軻列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順化。索隱。懼音劇。劇衍之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駐想。又內心留顧而已化之。欲從其術也。顧煊案。懼與慴同。化讀如公羊傳化我之化。懼然順化。謂心懾其術順而過之也。

方枘

持方枘欲內圓鑿。索隱。方枘是箭也。圓鑿是孔也。謂工人斲木。以方箭而內之圓孔。不可入也。故楚詞云。以方枘而納圓鑿者。吾知其齟齬而不入也。顧煊案。說文無枘字。依字義即是篲字。一切經音義卷十一。枘、乃困反。通俗文作枘。再生也。又作嫩。近字也。篲嫩音義皆相近。

信陵

信陵君列傳。封公子為信陵君。索隱。地理志無信陵。或曰。是鄭邑名。顧煊案。水經汳水注。汳水又東逕苟城北。故苟伯之國也。苟於六國屬魏。魏襄王以封公子無忌。號信陵君。其地苟鄉。即是城也。在寧陵縣西十里。

故吳墟

春申君列傳。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為都邑。正義。閶闔今蘇州也。於城內小城西北別築城居之。今把毀也。顧煊案。周本紀正義。太伯奔吳。所居城在蘇州北五十里無錫縣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見存。漢書地理志。會稽郡無錫。春申君歲祠以牛。春申君所城故吳墟。當是太伯所居之梅里。非閶闔所城之蘇州。

重丘

樂毅列傳。是時齊湣王彊。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索隱。地理志。重丘縣名。屬平原郡。正義。在冀州城武縣。顧煊案。平原郡齊西北與趙界。不得云南。左氏襄十七年傳。衛孫蒯田於曹隧。佚馬於重丘。杜預注。重丘、曹邑。此時當屬楚。

武城

李牧列傳。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索隱。劉氏云。武遂本韓地。在趙西。恐非地理志河間武遂也。顧煊案。此當作武城。遂是衍字。趙世家。幽繆王二年。秦攻武城。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始皇本紀。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十四年。定平陽武城。皆無遂字。後漢書郡國志。魏郡鄴有平陽城。有武城。皆其證。

挠

刺客列傳。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胷。集解。徐廣曰。揕音張鴆切。一作抗。索隱。揕謂以劍刺其胷也。抗音浪反。言抗拒也。其義非。顧煊案。抗當是挠字之譌。說文。挠、深擊也。從手尤聲。即揕字。

求當作來

李斯列傳。求不豹、公孫支於晉。顧煊案。文選李斯上秦始皇書求作來。索隱。公孫支為秦大夫。而云自晉以來。亦未見其所出。史記亦當作來字。

并國二十

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索隱。秦本紀。穆公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二十。故云并國二十。或易為十二。誤也。顧煊案。文選李善注引秦本紀作益國十二。漢書韓安國傳。昔秦繆公都雍。攻取西戎。并國十四。四亦與二字相近。

前拒

鄒商列傳。擊黥布攻其前拒。集解。徐廣曰。一作和。駰謂拒、方陳。晉矩、索隱。鄒氏引左傳有左拒右拒。徐云。一作和。和、邪門也。漢書作前垣。顧煊案。周禮大司馬。以旌為左右和之門。鄭注。軍門曰和。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水經桓水注引尚書鄭注。和讀曰桓。漢書酷吏傳集注。如淳曰。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以漢書桓字證之。當作前和。

渠

陸賈列傳。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索隱。漢書作遽字。小顏以為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顧煊案。詩庭燎。夜未央。鄭箋。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匡謬正俗作未遽央。遽渠古字通用。

棘蒲

靳歙列傳。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齊氏召南曰。按棘蒲地不可攷。左傳哀公元年。師及齊師、衛師、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則是晉邑。而杜不言所在。是其地在趙、魏之間。顧煊案。趙世家。敬侯六年。伐魏。取棘蒲。正義。今趙州平棘縣古棘蒲邑也。

齊桓侯

扁鵲列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索隱。案傳玄曰。是時齊無桓侯。裴駰云。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蓋與趙簡子頗亦相當。顧煊案。漢書高帝紀集注。韋昭曰。魏桓侯時。醫扁鵲。瓚曰。魏無桓侯。韓非子喻老篇作蔡桓侯。文選七發李善注引韓子又作晉桓侯。以傳本不同。

成安

韓長孺列傳。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正義。括地志云。城安故城在汝州梁縣東二十三里。地理志云。城安屬潁州郡。陳留郡又有成安縣。未知孰是。頤煊案。梁孝王世家。梁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集解。徐廣曰。在陳留圉縣。此成安當屬陳留。

甘泉居室

衛將軍列傳。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正義。居室、署名。武帝改曰保宮。漢夫繫居室是也。頤煊案。漢書百官公卿表。少府有居室。又有甘泉居室。武帝大初元年。更名居室爲保宮。甘泉居室爲昆臺。二署不同。

平津

公孫弘列傳。以弘爲丞相。封平津侯。集解。瓚案漢書高成之平津鄉也。頤煊案。始皇本紀。至平原津而病。正義。德州平原縣南六十里有張公故城。東有水津焉。後名張公渡。恐此平原郡古津也。漢書公孫弘平津侯亦近此。平津鄉當因平原津得名。平原津卽漢書地理志篤馬河。

馳歸成都

司馬相如列傳。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錢氏大昕曰。惟倪思班馬異同南宋大字本史記馳歸下有成都二字。頤煊案。文選左太冲詠史詩李善注引史記有成都二字。疊在京師。見南宋小字史記有。集解、索隱無。正義本亦有成都二字。

劉棄

汲黯列傳。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集解。徐廣曰。一云名棄疾。索隱。漢書見名棄疾。頤煊案。漢書百官公卿表作宗正劉棄。

鞠陷

滑稽列傳。褚大鞠陷。集解。徐廣曰。鞠、曲也。陷音苦紀反。又與陷同。謂小跪也。頤煊案。陷卽卷字。禮記昏義合卷而酳。釋文。卷、破匏爲杯也。說文。卷、謹身有所承也。從巳丞。傳寫者誤作卷。鞠陷謂曲身奉杯。

賓正

日者列傳。比周賓正。以求尊譽。集解。徐廣曰。客旅謂之賓人。求長官謂之正。頤煊案。賓正卽擅政。謂比周秉政之人。

穫當作穅

貨殖列傳。太陰在卯穫。至午旱。至酉穫。至子大旱。頤煊案。在卯之穫當作穅。與康同。謂荒也。越絕書。太陰三歲處金則穫。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天下六歲一穫。六歲一康。卯者木也。太陰在木宜穅。今作穫字。傳寫之誤。

讀書叢錄三 原卷十九

漢書眞本

梁書劉之遴傳。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眞本。釋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頤煊案。後漢書班固傳。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永平十六年。漢書尙未成。眞本之謬可知矣。

漢齊加前字

金樓子聚書篇。又使孔昂寫得前漢、後漢、史記、三國志、晉陽秋、莊子、老子、肘後方、離騷等。合六百三十卷。漢書加前字。已見於此。

漢書分卷

隋書經籍志。漢書一百一十五卷。太山太守應劭集解。頤煊案。敘傳。班固原目百卷。今本一百二十卷。蓋顏師古集注又分高帝紀、王子侯表、百官公卿表、律曆志、食貨志、郊祀志、地理志、司馬相如傳、嚴安以下傳、揚雄傳、匈奴傳、外戚傳、敘傳爲二卷。王莽傳爲三卷。五行志爲五卷。視應劭本又多五卷。梁書陸倕傳。書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顏本作五卷。

漢書舊注

風俗通聲音篇引漢書舊注云、菰、吹鞭也、菰者憮也、言其節憮威儀、又引漢書注、荻、丹也、言其聲音荻荻名自定也、顧煊案、顏師古集注敘例、唯服虔與應劭同時、餘諸家皆在劭後、隋書經籍志、漢書一百一十五卷、太山太守應劭集解、劭又撰集解音義二十四卷、劭以前注漢書者多矣、

漢書音義

史記正義云、漢書音義中、有全無姓名者、裴氏注史記、直云、漢書音義、今有六卷、題曰孟康、或曰服虔、顏煊案、司馬相如列傳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瑕蛤、猛氏皆瑣名、文理、李善注引作孟康、鄒陽列傳、中徒狄自沈於河、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殷之末世人、文選注引作服虔、

鄭氏注

漢書集注有鄭氏曰、晉灼音義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瓚以爲鄭德、汴本史記索隱以爲鄭玄、顏煊案、高帝紀、沛公還軍亢父、鄭氏曰、屬任城郡、郡國志、任城國、不名爲郡、王子侯表、鄒裴戴侯道、鄭氏曰、鄒裴音即非、在肥鄉縣南五里、肥鄉縣、黃初二年置、皆在鄭康成後、汴本索隱以鄭氏作鄭玄、誤、

胡公

漢書文帝紀、應劭注引胡公曰、元帝紀、如淳注引胡公曰、百官公卿表、如淳注引胡公曰、賈誼傳、蘇林注引胡公漢官、胡公即胡廣也、當時名位尊、故不著其名、顏師古敘例不載廣名氏里爵、

王楙

漢書高帝紀十二年、師古注引臣瓚、王楙、或云公者、比於上爵、景帝紀、中三年、臣瓚注引王楙云、景帝諱、后以此年死、王楙是西晉以前人、敘例亦不載、

臣瓚

漢書音義臣瓚、裴駰史記集解序云、莫知姓氏、劉昭續漢志補注、劉孝標類苑、杜氏通典俱作干瓚、史記索隱、李善文選注俱作傅瓚、酈道元水經注又作薛瓚、顏氏敘例不載薛瓚之說、

漢書集註

顏師古漢書集注多掩他人之說以爲己說、顏煊案、以史記索隱證之、張蒼傳、柱下方書、師古曰、是姚察說、淮南王安傳、會有詔即訊太子、師古曰、是樂產說、郊祀注、周始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當復合、師古曰、是顏游秦說、如此類甚多、

泗水監

高帝紀、秦泗水監平將兵圍豐、師古曰、泗川郡川字或爲水、其實一也、顏煊案、夏侯嬰傳、降泗水監平、樊噲傳、擊泗水監、破泗水守薛西、曹參傳、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周勃傳、因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地理志、沛郡故秦泗水郡、川字當作水、

高武侯鯸襄侯王陵

高武侯鯸、襄侯王陵降、晉灼曰、功臣表、戚鯸、安國侯王陵、師古曰、戚鯸初從即爲郎、以都尉守蘄城、非至

丹水乃降也、此自一人耳、不知其姓、王陵亦非安國侯者、顏煊案、功臣表、隨輒堅侯戚鯸、不封高武、下文高起、王陵對曰、臣瓚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曹陵、都武侯曹起、張相師古表、高帝時有將軍曹陵、曹起、此兩王陵皆非安國侯、功臣表凡不載者、定次時或先薨或除封也、

五諸侯

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應劭曰、雍、翟、塞、殷、韓也、如淳曰、塞、翟、魏、殷、河南也、韋昭曰、塞、翟、韓、殷、魏也、師古曰、謂當由、河南、韓、魏、殷也、顏煊案、上文明言悉發關中兵、收三河、上南渡江、漢以下、顏從諸侯王擊楚之數、義帝者、關中謂塞、翟、三河謂魏、殷、河南、此所謂五諸侯也、雍時在廢丘被圍、張耳雖降、未得當由之地、韓本屬漢、不得云劫、皆不在數中、當以如淳之言爲正、

碭郡治彭城

六年、以碭郡、薛郡、鄒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爲楚王、楚元王交傳、漢六年、立交爲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顏煊案、東海即鄒郡治、地理志、梁國故秦碭郡、是時碭郡當移治彭城、故紀言碭郡、傳言彭城、明是其治所、

博陽郡

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子肥爲齊王、顏煊案、博陽郡不見於地理志、異姓諸侯王表、濟北王田安都博陽、史記田儋列傳、相橫走博陽、漢書田儋傳作橫走博、蘇林曰、泰山博縣即博陽郡也、

太上皇后

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如淳曰、王陵傳、楚取太上皇、呂后爲質、又項羽歸太公、呂后、不見歸媼也、又上五年、追尊母媼爲昭靈夫人、高后時、乃追尊爲昭靈后耳、漢儀注、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北、後於小黃作陵廟、以此二者推之、不得有太上皇后崩也、李奇曰、高祖後母也、顏煊案、楚元王交傳、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言同父、明其異母、李奇之言未爲失之、

三尺劍

晉灼曰、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師古曰、三尺劍也、韓安國傳所云三尺亦同、而流俗書本或云提三尺劍、劍字後人所加耳、顏煊案、藝文類聚卷二十一、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六引漢書俱作提三尺劍、史記韓長孺列傳亦云、提三尺劍取天下者陛也、

方上

惠帝紀、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服虔曰、斥上、壙上也、顏煊案、趙廣漢傳、護作平陵方上、孟康曰、壙域上也、田延年傳、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師古曰、方上謂壙中也、斥上疑方上之譌、方斥字形相近、張湯傳作方中、

都吏

文帝紀遣都吏循行。如淳曰。律說都吏。今督郵是也。顧煊案。漢制太守屬官。凡外事循行督捕盜賊者督郵主之。故稱都吏。都、總也。內事考課遷除者功曹主之。故稱主吏。高帝紀蕭何爲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

陳武

三年。以棘蒲侯柴武爲大將軍。臣瓚曰。漢帝年紀爲陳武。此云柴武。爲有二姓。顧煊案。史、漢兩表皆作棘蒲侯陳武。

中大夫令

後六年。以中大夫令勉爲車騎將軍。屯飛狐。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令名勉耳。而徐廣以爲中大夫令。是官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爲中大夫令。文帝時無此官。顧煊案。史記始皇本紀。衛尉竭、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爲首。中大夫令本秦官。非始於景帝時。

漢初雜學

武帝紀。建元元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顧煊案。陳平傳。治黃帝、老子之術。田叔傳。學黃、老術於樂鉅公。張歐傳。孝文時。以治刑名事太子。晁錯傳。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田蚡傳。學盤盂諸書。韓安國傳。受韓子雜說。鄭田生所。主父偃傳。學長短縱橫術。張湯傳。王朝、齊人。以術至右內史。通學短長。此皆漢初雜學。儒林傳序。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及竇太后崩。後武安君田蚡爲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而雜學始廢。

閉城門大搜

天漢元年秋。閉城門大搜。李奇曰。搜索巫蠱也。征和元年冬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十一日乃解。巫蠱起。臣瓚曰。搜謂索姦人也。顧煊案。五行志。征和元年及大旱。是歲發三輔騎士閉長安城門大搜。始治巫蠱。明年衛皇后、太子敗。是兩次大搜。即搜巫蠱。蓋巫蠱之禍。始於天漢初。浸淫至征和二年秋始敗耳。

劉屈氂爲丞相

征和二年春正月。丞相賀下獄死。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閏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皆坐巫蠱死。顧煊案。劉屈氂傳。征和二年。制詔御史。故丞相賀獄已正於理。其以涿郡太守屈氂爲左丞相。五行志。征和二年三月。涿郡太守劉屈氂爲丞相。後月。巫蠱事興。帝女諸邑公主、陽石公主、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平陽侯曹宗等皆下獄死。是公孫賀以正月下獄。劉屈氂以三月爲丞相。至閏四月而巫蠱事興。公卿表。征和二年四月壬申。丞相賀下獄死。五月丁巳。涿郡太守劉屈氂爲左丞相。與紀傳異。

故廷尉王平

昭帝紀。始元元年。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師古曰。前爲此官。今不居者。皆謂之故也。顧煊案。

公卿表。始元五年。罷正王平子心爲廷尉。四年。坐縱道擅謀反者下獄棄市。事見下元鳳三年。前此平未嘗爲廷尉。疑此紀誤。

京輔都尉治所

宣帝紀。本始元年。京輔都尉廣漢。師古曰。三輔郡皆有都尉。如諸郡。左輔都尉治高陵。右輔都尉治郃陽。顧煊案。地理志。華陰下不載京輔都尉治所。

霍山去病孫

地節四年。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冠陽侯雲、樂平侯山等謀爲大逆。師古曰。據霍光傳。雲、山皆去病孫。則於禹爲子行也。今此紀言從昆弟。蓋轉寫者脫子字耳。當言從昆弟子也。顧煊案。霍光傳載此詔。本作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恩澤侯表。樂平侯山以從祖祖父大將軍光功封冠陽侯。雲、山弟。外戚孝宣霍皇后傳。宣帝以光故。封去病孫山、山弟雲皆爲列侯。皆與霍光傳同。唯魏相傳、蕭望之傳言霍光兄子山爲異。

桑而不殊

元康三年。詔曰。骨肉之親。桑而不殊。師古曰。桑、明也。殊、絕也。當明於仁恩不離絕也。顧煊案。桑與粲同。左氏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預注。蔡、放也。說文作粲。訓散放之影宋鈔北堂書鈔卷四十六引如淳曰。桑或作散。殊或作誅。昌邑王傳作析而不殊。析亦是散義。

李彊

四年。遣大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顧煊案。公卿表。元康四年。大中大夫李彊中君守少府。神爵三年。少府李彊爲大鴻臚。李彊、杜陵人。素善揚雄。爲益州牧。欲得嚴君平者。見王貢兩龔傳序。少府李彊議見蕭望之傳。

中都官獄

神爵元年。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漢儀注。長安中都官獄三十六所。顧煊案。魏相傳。後遷河南太守。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丙吉傳。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相守至天明。武帝亦寤。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是中都官獄。即郡邸獄也。

八歲立爲太子

元帝紀。年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爲太子。師古曰。宣帝即位之明年。改元曰本始。本始凡四年。而改元曰地節。地節三年。立皇太子。若即位年二歲。則立爲太子時年九歲矣。又宣帝以元平元年七月即位。而外戚傳云。許后生元帝。數月。宣帝立爲帝。是則即位時太子未必二歲也。參校前後衆文。此紀進退爲錯。顧煊案。外戚傳稱生數月。宣帝立爲帝。是以元平即位之日爲始。此紀稱年二歲。宣帝即位。是據踰年改元

本始而言。元帝生於元平元年。疏廣傳。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廣爲小傅。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其年數正相合。

幸酒樂燕

成帝紀。其後幸酒樂燕樂。師古曰。今流俗本無下樂字。顧煊案。晉灼曰。幸酒、好酒也。樂燕、沈燕也。晉灼本無下樂字。

趙護爲執金吾

鴻嘉四年冬。廣漢鄭躬等黨與寖廣。犯歷四縣。邪河東都尉趙護爲廣漢太守。旬月平。遷護爲執金吾。顧煊案。公卿表。廣漢太守趙護子夏爲執金吾。在元延元年。紀兼後言之。非此年事。

霍方進薨日不同

綏和二年二月壬子。丞相霍方進薨。顧煊案。天文志。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二月乙丑。丞相霍方進欲塞災異自殺。薨日紀志不同。

滿歲爲眞

平帝紀。元始元年。詔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眞。如淳曰。諸官吏初除。皆試守。一歲迺爲眞。食全俸。平帝卽位。故賜眞。師古曰。此說非也。時諸官有試守者。特加非常之恩。令如眞耳。非凡除吏皆當試守也。顧煊案。趙廣漢傳。守京兆尹。滿歲爲眞。韓延壽傳。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眞。張敞傳。京兆與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爲眞。久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三輔必先試守。滿歲然後爲眞。敞傳又云。守太原太守。滿歲爲眞。太原邊郡亦試守如三輔。其餘郡不聞試守。蕭望之傳。中二千石試事歲滿以狀聞。此云一切滿秩如眞。皆是元、成以後所改制也。

太原郡

異姓諸侯王表。元年十月。代王欬還王趙。欬以陳餘爲代王。號安成君。二年十月。漢滅欬。十一月。代屬漢爲太原郡。顧煊案。高帝紀。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而不及太原。是時代并於太原。故孝文爲代王。都中都。中都、地理志太原縣也。高帝紀。二年九月。信等破豹。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裴言屬漢。爲河東、上黨郡。又不及太原。裴據當時所屬。紀據分并後言之。故不同。

波漢之陽

諸侯王表。波漢之陽。鄭氏曰。波、晉陂澤之陂。師古曰。波漢之陽者。循漢水而往也。水北曰陽。顧煊案。書禹貢。滎波既豬。史記夏本紀作滎播。廣雅釋詁。播、抵也。

左官

武有衛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服虔曰。仕於諸侯爲左官。絕不得使仕於諸侯也。應劭曰。人道尙右。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也。顧煊案。酷吏傳。楚人也。以王國人不得宿衛。彭宣傳。淮陽、陽夏人也。遷廷

尉。以王國人出爲太原太守。李奇曰。初漢制王國人不得在京師。當卽左官律。

六安眞定

六安。元狩二年七月壬子。淮王慶以康王少子立。三十八年薨。始元四年。夷王祿嗣。十四年薨。本始元年。繆王定嗣。顧煊案。傳作夷王祿嗣。十年薨。始元四年下距本始元年止十年。傳是。眞定。建昭元年。安王雍嗣。十六年薨。陽朔三年。共王普嗣。傳作安王雍嗣。二十六年薨。建昭元年下距陽朔三年止十六年。傳非。

王子封邑

王子侯表。師古曰。侯所食邑。皆稱其郡縣於下。其有不書者。史失之也。顧煊案。序云。孝武以諸侯王强土過制。於是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其食邑所屬郡縣。有不與地理志同者。或當時所屬。或彼此互易。不必盡在國中。淮南厲王傳。皇帝初卽位。易侯邑在淮南者。晉灼曰。侯邑在淮南者。更易以他郡封之。不欲使錯在王國。卽其證。

德哀侯

德哀侯廣。注云泰山。顧煊案。史表德。索隱。漢志闕。表在濟南。與今本不同。

陸城

陸城侯貞。中山靖王子。顧煊案。史表作陘城。索隱。表在涿郡。志屬中山。地理志。中山國無陘城。有陸成。水經滱水注。滱水又逕博陵縣故城南。卽古陸城。武帝元朔二年。封中山靖王子劉貞爲侯國者也。三國志蜀先主傳亦作陸城。

遴東布章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遴東布章。晉灼曰。許慎云。遴、難行也。東、古簡字。簡少也。言今難行封。則得繼絕者少。若然。此必布聞彰於天下也。顧煊案。晉解甚迂。法言問明篇。鶴明遴集。遴集與鱗集同。言其多也。遴東布章。謂多列簡牘。徒事空文。故下文云。非所以親化勸後也。

曹宗

平陽懿侯曹參。元鼎二年侯宗嗣。征和二年。坐與中人姦闌入宮掖門。入財贖。完爲城旦。顧煊案。史表作征和二年侯宗坐太子死國除。與此不同。曹參傳亦云。宗嗣有罪。完爲城旦。唯五行志。征和二年。巫蠱事興。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平陽侯曹宗等皆下獄死。與史表合。宗坐死在免侯後。故表不載。

賈陽

射陽侯劉縡。師古曰。卽項伯也。射或作賈者。後人改也。顧煊案。史記高祖本紀。索隱。臨淮有賈陽縣。漢書功臣表。賈陽侯劉縡。

逮御史大夫湯

武强嚴侯嚴不職。孝文後二年侯青翟嗣。元鼎二年。坐爲丞相建御史大夫陽不直。自殺。師古曰。以獄建之意而不直也。顧煊案。史表作坐爲丞相與長史朱買臣等逮御史大夫湯不直。國除。張湯傳。使吏捕案

湯、左田信等、又云、使吏八輩輝責湯、建當是遽字之譌、陽、當作湯、

連將

南安嚴侯宜虎以重將破臧荼侯、師古曰、重將者、主將領輜重也、重音直用反、一曰、持重之將也、音直勇反、顧煊案、史表作以亞將破臧荼侯、索隱、亞將漢表作連將、亞重字形相近、連又重字之譌、

慎將

厭次侯爰類以慎將元年從起留、師古曰、以謹慎爲將也、顧煊案、慎縣名、地理志屬汝南郡、陽都敬侯丁復以越將從起薛、曲成圉侯蟲達以西城戶將從起碭、深澤齊侯趙將夕以趙將降、昌圉侯旅卿以齊將從、皆舉其地名、

南宮

宣平武侯張敖、高后二年、侯假爲魯王、孝文元年、復爲侯、顧煊案、張耳傳、孝文即位、復封故魯王假爲南宮侯、表當依前後文例稱南宮二字、而傳寫失之、

江鄒

江鄒、元鼎五年侯石嗣對、九年、太始四年、坐爲太常行幸離宮道橋苦惡、太僕敬聲繫以謁聞、赦免、顧煊案、公卿表、太始四年、江都侯靳石爲太常、四年、坐爲謁問因故太僕敬聲亂算、卑免、地理志無江鄒、當是江都之譌、史表作坐爲太常行太僕事、治齊夫可年益縱年、圖除、又與兩表不同、

季必

戴圉侯季必、師古曰、漢書傳云李必、今此表作季、表傳不同、常有誤、顧煊案、水經河水注引作李必、表作拜信成、元狩五年、坐爲太常縱丞相侵神道爲隸臣、公卿表作戚侯李信成、此表作季、誤、

南陵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南陵侯趙周、顧煊案、公卿表、孝武建元二年、南陵侯趙周爲太常、史表南陵、索隱、漢表在臨淮、今表無此注、王子侯表南陵侯慶、注云臨淮、則此表南陵當是南陵之譌、

襄武

襄城侯樂龍、顧煊案、史表亦作襄城侯、索隱云、漢表作襄武侯、地理志、襄城在潁川、襄武在隴西、然則此表當作襄武、注云襄城、地理志屬上黨郡、索隱以隴西之襄武當之、亦非是、

桑利

桑利侯郝賢、注云姑莫、顧煊案、地理志、姑幕屬琅邪郡、史表索隱云、表在陽城、姑莫、今表無陽城二字、不知小司馬何所據也、

乏興

成安侯韓延年、元封六年、坐爲太常行大行令事、留外圖書一月乏興、入穀贖完爲城旦、師古曰、當有所興發、因其遲留、故闕乏、顧煊案、乏興者、乏軍興也、趙廣漢傳、尉史故勃賢爲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

興、黃霸傳、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逆貶秩、司馬相如傳、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僞不疑傳、暴勝之爲直指使者、以軍興誅不從命者、軍興猶今言軍法從事、蓋律之重者、

駒普

騶侯駒幾侯督、顧煊案、公卿表、孝成建始元年、騶侯駒普爲太常、數月薨、督即普字之譌、簡侯常以建始二年薨、至陽朔二年薨、可以補表所不載、

平津

外戚恩澤侯表、平津獻侯公孫弘、以丞相詔所襲侯、元朔三年十一月乙丑封、六年薨、顧煊案、公卿表、元朔三年、左內史公孫弘爲御史大夫、五年、公孫弘爲丞相、元狩二年三月戊寅、丞相弘薨、公孫弘傳、凡爲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與公卿表年數正合、弘爲丞相在元朔五年、不得云三年封、封後止四年、不得云六年薨、表並誤、

劉嫗

陽城繆侯劉德、居攝元年、侯嫗嗣、王莽敗、絕、齊氏召南曰、沈約宋書武紀、陽城繆侯慶忌生肅侯岑、岑生宗正平、是嫗乃岑字之譌、顧煊案、楚元王傳、德傳至孫慶忌、復爲太常、薨、子岑嗣、爲諸曹中郎將列校尉、至太常、薨、傳子至王莽敗、乃絕、表嫗上闕岑嗣一代、平或是嫗弟也、

段宏

百官公卿表、孝武元朔五年、中尉殷客、顧煊案、汲黯傳、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信任、宏官亦再至九卿、淮南王安傳、遣中尉宏即訊驗王、殷客疑即段宏之譌、

王充

元鼎元年、蓋侯王信爲太常、顧煊案、恩澤侯表、蓋侯王信、孝景中五年五月甲戌封、二十五年薨、元光三年、頃王充嗣、史記三王世家、元狩六年、太常臣充、次年即爲元鼎元年、此作王信、誤、

搜粟都尉

天漢元年、大司農桑弘羊、四年、貶爲搜粟都尉、顧煊案、食貨志、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幹天下鹽鐵、與此表不同、疑此表誤、

李种

孝昭始元元年、司隸校尉雒陽李仲季主爲廷尉、四年、坐誣妄下獄棄市、顧煊案、昭帝紀作李种、師古曰、种音冲、霍光傳亦作李种、

廣陵太守

孝宣神爵元年、廣陵太守陳萬年爲右扶風、顧煊案、諸侯王表、廣陵厲王、元狩六年四月立、五鳳四年、坐自殺、神爵間、廣陵尙爲國、萬年不得爲廣陵太守、疑此表誤、

博陽侯

甘露三年博陽侯丙顯爲太僕一年爲建章衛尉顯煊案恩澤侯表博陽定侯丙吉五鳳三年顯嗣甘露元年坐酎宗廟騎至司馬門不敬奪爵一級爲關內侯此不當稱博陽侯

左將軍

孝元初元三年衛尉許嘉爲右將軍五年遷顯煊案是年執金吾馮奉世爲右將軍嘉當爲左將軍馮奉世傳永光二年左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字尙未譌

嚴彭祖

五年河南太守劉彭祖爲左馮翊二年遷太子太傅顯煊案儒林嚴彭祖傳彭祖爲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都太守以高第入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劉當是嚴字之誤

李延壽

建昭二年執金吾李延壽爲衛尉五年遷顯煊案建昭三年卽云七月戊辰衛尉李延壽爲御史大夫三年卒此不得五年遷當是二年之譌

劉慶忌

孝成鴻嘉元年千乘令劉慶忌爲宗正六月坐平都公主殺子貶爲遼東太守顯煊案此與竟寧元年陽城侯劉慶忌事君爲宗正別是一人以恩澤侯表知之

敫手

古今人表敫手舜妹師古曰敫音口果反流俗書本作擊字者誤顯煊案說文敫从攴果聲舜女弟名敫首流俗書本誤合爲一因作擊字列女傳母儀篇舜之女弟繫繫又擊字之譌列子楊朱篇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列女傳瞽叟遠舜飲酒醉將斬之舜之女弟繫憐之與二嫂諸表象在下中敫手在上下與列女傳同

奚仲

奚仲顯煊案說文車輪輿之總名夏后時奚仲所造淮南齊俗訓堯之治天下也奚仲爲工鄭康成六藝論黃帝作宮七人奚仲造車作律管奚仲亦子孫之世其官者山海經海內經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是始以木爲車郭璞注世本奚仲作車此言吉光明其父共創作意是以互稱之

老子

老子表在中上顯煊案張晏曰老子玄默仲尼所師而在第四隸釋老子銘云班固以老子絕聖棄智禮爲亂首與仲尼道違述漢書古今人表檢以法度抑而下之老子口與子西同科唐法琳辨正論卷五引前漢書孔子爲上上流是聖老子爲中上流是賢今本漢書有老子在上上者是唐天寶元年所改

讀書叢錄四 原卷二十

百六三七

律厤志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顯煊案初入元百六歲後遇陽九卽有九年之災再三百七十四歲遇陰九又有九年之災路溫舒傳漢厄三七之閒谷永傳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无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阨王莽傳深惟漢氏三七之阨又云陽九之阨既度百六之會已過百六謂陽九三七卽陰九言三七者舉成數也

采詩夜誦

禮樂志乃立樂府采詩夜誦師古曰夜誦者其言辭或祕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顯煊案下文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俱歌昏祠至明故樂府肄習禮儀亦在夜閒

穀價貴賤

食貨志今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畮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石三十顯煊案此言其平率也宣帝紀元康四年比年豐穀石五錢趙充國傳金城湟中穀斛八錢此言其賤食貨志元帝卽位齊地饑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馮奉世傳是歲時比不登京師穀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饑饉此言其貴高帝紀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食貨志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

者過半。王莽末年。雒陽以東米石二千。饑死者什七八。此又非常之變矣。

諸布藷嚴藷逐

郊祀志。諸布、諸嚴、諸逐之屬。百有餘廟。師古曰。諸布、諸殷、諸逐未聞其義。逐字或作述。顧煊案。爾雅釋天。祭星曰布。釋詁。逐。病也。史記封禪書作述。亦謂祈求以去病也。嚴疑襄字之譌。說文。襄从衣㐭聲。與嚴形相近。襄即禳字之省。

雍菅

於杜亳有五杜主之祠。蓋星祠。而雍菅廟祠亦有杜主。韋昭曰。亳音薄。湯所都也。臣瓚曰。濟陰薄縣是也。李奇曰。菅、茅也。顧煊案。菅、縣名。地理志屬濟南郡。

星傳

五行志。劉向引星傳曰。魁者貴人之牢。又曰。孛星見北斗中。大臣諸侯有受誅者。又曰。彗星入北斗。有大戰。其流入北斗中。得名人不入。失名人。又曰。心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子也。顧煊案。天文志引夏氏日月傳曰。日月食盡。主位也。不盡。臣位也。星傳曰。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此星傳疑亦夏氏所作。

惇考廟

成帝建始元年正月乙丑。皇考廟災。初宣帝爲昭帝後。而立父廟。於禮不正。顧煊案。成帝紀。建始元年春正月乙丑。皇曾祖惇考廟災。文穎曰。宣帝父史皇孫廟。此稱皇考廟。是沿宣帝時舊名。而史失改正。

酒脯祀鼠

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於宮端門中。往視之。舞如故。王使夫人以酒脯祀鼠。舞不休。顧煊案。此事志凡兩見。一作王使吏以酒脯祀鼠。夫人疑即吏字之譌。

右內史

地理志。右扶風。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右內史。太初元年。更名主爵都尉爲右扶風。師古曰。主爵都尉。至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而治於內史右地。故此志追書建元六年分爲右內史。又云更名主爵都尉爲右扶風。顧煊案。小顏說是也。東方朔傳。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汲黯傳。召爲主爵都尉。公孫弘爲丞相。請徙黯爲右內史。右內史者。京兆尹也。太初以前。右扶風未嘗名右內史。觀百官公卿表可見。

河上

太原郡廣武河上賈屋山在北。顧煊案。史記范雎列傳。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索隱。劉氏云。此河上蓋近河北之地。後漢書馬成傳。代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此河主當是河上之譌。

愼陽

汝南郡愼陽。師古曰。愼字本作滇。音真。後誤爲愼。闕駰云。永平五年。失印更刻。遂誤以水爲心。顧煊案。史記功臣侯表索隱。愼陽屬汝南。如淳曰。音愼。若淵嚴合作順陽。續漢書作滇陽。據此闕駰謂誤以水爲心。

是改順陽作愼陽。川水形相近。滇陽又愼陽之譌字也。後漢書黃憲傳。汝南愼陽人。李賢注。南陽有愼陽國。而流俗書此作順陽者誤。即闕駰本。

安陵

平原郡安侯國。顧煊案。水經河水注。大河故瀆又北逕修縣故城東。又北逕安陵縣西。本修之安陵鄉也。地理風俗記。修縣東四十里有安陵鄉。故縣也。安下疑脫陵字。

建新

千乘郡。莽曰建信。顧煊案。後漢書崔駰傳。以篆爲建新大尹。孔僖傳。及篆仕王莽爲建新大尹。李賢注。莽改千乘國曰建信。又改曰建新。恩澤侯表。陽新侯鄭業。哀帝紀、杜鄴傳作陽信侯。王莽傳。是歲改十一公號。以新爲心。又改心爲信。故紀傳多不同。

著

濟南郡著。師古曰。音竹庶反。又音直庶反。而韋昭誤以爲著龜之著。乃音紀咨反。失之遠矣。顧煊案。魏書地形志。濟南郡著。二漢晉屬此。即韋昭本。

魚澤障

敦煌郡效穀。本魚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爲魚澤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爲縣名。顧煊案。孫寶傳。尚書僕射庶林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哀帝時。魚澤障尚置官。

魯屬徐州

魯國屬豫州。顧煊案。後漢郡國志。魯國本屬徐州。光武改屬豫州。然則西漢魯國不屬豫州。今本是後人改也。呂氏春秋有始覽。泗上爲徐州。魯也。周、秦間魯國亦當屬徐州。

江水祠

廣陵國江都有江水祠。顧煊案。水經淮水注引應劭地理風俗記曰。俗謂之伍相廟也。後漢書張禹傳。建初中。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郡。中士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論衡書虛篇。吳王夫差殺伍子胥。乃以鴟夷橐投之於江。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塘浙江皆立子胥之廟。此皆以江水祠爲子胥之神。

莽縣失注

王莽傳。其以益蔡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陽。蘇林曰。陳留圉縣。莽改曰益蔡。志淮陽國圉縣下不注莽曰益蔡。又云。以陳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滎陽。志滎陽下不注莽曰祈隧。後漢書馬援傳。員時爲增山連率。李賢注。莽改上郡爲增山。志亦不載。

食封不在本邑

漢書志。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鄃。顧煊案。何武傳。武封汜鄉侯。食邑千戶。汜鄉在琅邪不其。哀帝初。更以嬰之博望鄉爲汜鄉侯國。張湯傳。封安世爲富平侯。子延壽嗣。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租歲入千餘萬。史丹傳。封丹爲武陽侯。國東海郯之武彊。聚戶千一百。師丹傳。其以厚丘之中鄉戶二千一

百封丹爲義陽侯王莽傳封莽爲新都侯，圖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戶，其食封皆不在本邑。

段嘉

藝文志京氏段嘉十二篇，晉灼曰儒林不見，師古曰嘉即京房所從受易者也，見儒林傳及劉向別錄，顧炎武儒林京房傳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皆爲郎博士，段殷字形相近。

馮商

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韋昭曰馮商奉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商字子高，師古曰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後事劉向，能屬文，後與孟柳俱待詔，顏序列傳未卒，病死，顧炎武張湯傳贊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如淳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以能屬書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趙廣漢傳贊馮商傳王尊張敞曰劉向作新序，不道王尊，馮商續史記爲作傳，商書所見僅此。班彪別錄、班固目錄疑是一書，或疑別錄是劉向別錄之譌，非是。

周史六弢

周史六弢六韜，師古曰即今之六韜也，顧炎武案莊子徐無鬼篇金版、六弢，釋文引司馬崔云金版、六弢皆周書篇名，是周史又可稱周書也，史記蘇秦列傳得周書陰符，伏而誦之，影宋本北堂書鈔引六韜稱周書，或稱周書陰符皆其證。

老萊子

老萊子十六篇，楚人，與孔子同時，顧炎武案老萊子見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序云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楚則老萊子，太史公以老萊子亦與孔子同時，故附見於老子傳中，禮記曾子問引老聃云，皆是適周問禮之老子，莊子天運篇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沛地屬楚，疑是老萊子也。

伍子胥

雜家伍子胥八篇，兵技巧家伍子胥十篇，圖二卷，顧炎武案武帝紀臣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又曰伍子胥書有下瀨船，此當在兵技巧家十篇中，史記正義引七錄云越絕十六卷，或云伍子胥撰，藝文志無越絕，疑即雜家之伍子胥八篇，後人并爲一，故文選七命李善注引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一條，太平御覽卷三百一十五引越絕書伍子胥水戰法一條，引伍子胥書皆以越絕冠之，今本越絕無水戰法，又篇次錯亂，以末篇觀之，越絕本八篇，太伯一、荊平二、吳三、計倪四、請糴五、九術六、兵法七、陳恢八，與雜家伍子胥篇數正同。

書有細注

藝文志細注皆班固自注，史通補注篇云趙岐之三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土風、常璩之華陽士女文書美辭，列於章句，委曲敘事，存於細書，魏書張淵觀象賦注文選月賦李善注引作淵自注。

臨濟

項籍傳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儋於臨菑，師古曰高紀及儋傳並言於臨濟，此獨言臨菑，疑此誤也，顧炎武案田儋傳狄人也，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魏王請救於齊，儋將兵救魏，章邯夜衔枚擊，大破齊、楚軍，殺儋於臨濟下，後漢郡國志陳留郡平邱有臨濟亭，田儋死此，史記正義因安帝改狄爲臨濟，謂田儋即死於狄，非是。

項它

羽使兄子項它爲大將，龍且爲裨將，救齊，韓信破殺龍且，師古曰高紀云項聲，此傳云項它，紀傳不同，未知孰是，顧炎武案項聲、項它是二人，高帝紀楚使項聲、龍且攻布，在三年冬十一月，此使項它、龍且救齊，在四年冬十月，非一時事。

逡逃

贊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師古曰逡巡謂疑懼而卻退也，流俗書本巡字誤作逃，讀者因之而爲逡逃之義，潘岳西征賦云逃遁以奔竄，斯亦誤矣，顧炎武案文選過秦論作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史記作逡巡遁逃而不敢進，西征賦作逃遁，未爲誤也。

舍人

張耳傳有廝養卒謝其舍曰，師古曰謝其舍謂告其舍中人也，故下言舍中人皆笑，今流俗書本於此舍下輒加人字，非也，顧炎武案史記索隱所見漢書本作舍人，曹參傳告舍人趣治行，韓信傳其舍人得罪信，舍人亦小吏之屬，此舍下義當有人字。

壁人

賈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文穎曰置人廁壁中，以伺高祖，史記索隱引張晏曰，壁空之，令人止中也，顧炎武案壁者軍壘之名，項籍傳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韓信傳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皆是廁與次同，謂伏兵於柏人而別置次以待宿。

韓說

韓王信傳，嫣弟說，以校尉擊匈奴，封龍頟侯，後坐酎金失侯，復以待詔爲橫海將軍，擊破東越，封，師古曰史記年表并衛青傳載韓說初封龍頟侯，後爲按道侯，皆與此傳同，而漢書功臣表龍頟侯名譏，按道侯名說，列爲二人，與此不同，疑表誤，顧炎武案表譏即說字之譌，小顏不察，而反爲譏字作音，失其旨矣。

秦漢印小

韓信傳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刓，忍不能予，蘇林曰刓音刓角之刓，刓與摶同，手弄角訛不忍授也，顧炎武案刓與玩同，謂玩弄不忍授，酈食其傳爲人刻印玩而不能授，即其證，秦、漢印小，故可玩弄於手，周昌傳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嚴助傳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墳撫方外，後漢書徐璆傳，迭前所假汝南、東海二郡印授璆曰，昔蘇武不墜七尺之節，況此方寸印乎，皇甫規傳可不煩方寸之印，應劭漢官儀

曰、孝武皇帝元狩四年、令遷官印五分、今世所得秦、漢印皆如此。

慊然

諸將皆慊然、陽應曰、諸、孟康曰、慊音嫌、不精明也、顏煊案、慊與慊同、三蒼、慊、怪愕之詞、後漢齊武衛傳表、慊然爲駭、李賢注、慊然怪之也、論語微子、夫子慊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慊然猶茫愕也、

賜越將軍印

彭越傳、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顏煊案、高帝紀、時彭越在鉅野、衆萬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因令反梁地、越擊殺濟北王安、項籍傳、榮怒、自立爲齊王、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越遂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遂并王三齊之地、是予越將軍印者、齊王田榮、非漢也、漢字後人妄加、

削東海薛郡

楚元王傳、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爲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薛郡、顏煊案、吳王濞傳、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而不及薛、此薛郡已省、故不言、

治淮南獄

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錢氏大昕攷異、淮南王安以謀反誅、事在元狩元年、此傳言昭帝即位、德待詔丞相府、年三十餘、當淮南獄起之時、恐德尚未生、安得預治獄之列、顏煊案、淮南王傳、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安自刑殺、公卿表、元狩元年、宗正劉受、受沈猷侯歲子、更生之從祖父也、

平陽侯

齊悼惠王傳、會漢將樂布、平陽侯等兵至齊、師古曰、平陽侯曹窋、顏煊案、史記索隱云、曹奇、功臣表、平陽孝文後四年、簡侯奇嗣、七年薨、孝景四年、夷侯時嗣、元狩六年、共侯襄嗣、孝景三年、平陽侯、當是曹奇、小顏誤、

徒跣免冠

蕭何傳、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顏煊案、凡謝罪皆免冠、黃霸傳、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霍光傳、光入、免冠頓首謝、朱雲傳、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重者始徒跣、匡衡傳、衡免冠徒跣待罪、申屠嘉傳、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謝、皆是、

東垣

曹參傳、追至東垣、生獲魏王豹、顏煊案、地理志、河東郡垣縣、即東垣也、史記曹相國世家作追至武垣、正義、地理志、武垣屬涿郡、誤、韓信傳、從及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接信、信遂虜豹、與此傳不同、

諦若蚤一

諦若蚤一、文穎曰、諦、或作較、師古曰、諦、和也、蚤一、言整齊也、顏煊案、文選西都賦李善注引作較若畫一、

史記曹相國世家作顏若畫一、說文、顏、平斗斛也、從斗、諦、擊、諦、顏皆斠字之借、與較字通用、

圮上

張良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圮上、服虔曰、圮、音頗、楚人謂橋曰圮、應劭曰、汜水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師古曰、下邳之水、非汜水也、又非沂水、顏煊案、後漢郡國志補注、戴延之西征記曰、下邳有沂水、自城西西南注泗、別下迴城南、亦注泗、舊有橋、張良與黃石公會此橋、水經、沂水注、沂水於下邳縣北西流分爲二水、一水於城北西南入泗、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徐、泗間以爲圮、若張子房遇黃石公於圮上、即此處也、皆同文穎說、

諸將盡讙

陳平傳、是日拜平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師古曰、讙、讙而議也、顏煊案、史記陳丞相世家索隱、漢書作皆怨、今本作盡讙、是後人據史記改、

蕩

周勃傳、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迺封爲條侯、師古曰、縣在渤海、地理志作蓨字、其音同耳、顏煊案、地理志、脩、師古曰、音條、屬信都國、後漢郡國志、修屬勃海郡、

蓋侯

亞夫果餓死、後上迺封王信爲蓋侯、顏煊案、景帝紀、後元年、條侯周亞夫下獄死、恩澤侯表、蓋侯王信、景帝中五年五月甲戌封、在亞夫未死前二年、

圍都尉

樊噲傳、後攻圍都尉、東郡守尉於城武、師古曰、圍、即陳留圍縣、顏煊案、史記樊噲列傳作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高帝紀、沛公攻破東郡尉於成武、周勃傳、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曹參傳、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灌嬰傳、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皆不及圍都尉、此時無都尉之名、又當稱郡不稱縣、圍是圍字之譌、都尉涉下郡尉而衍、

柴將軍

因擊韓信軍於參合、所將卒斬韓信、顏煊案、高帝紀、十一年、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韓王信傳、十一年春、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漢使柴將軍擊之、柴將軍、屠參合斬信、是時柴將軍屬樊噲、所將卒即武也、

面雍樹馳

夏侯嬰傳、嬰常收戮行、面雍樹馳、服虔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面向樹也、應劭曰、古者立乘、因恐小兒墮墜、各置一面、雍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方人謂抱小兒爲雍樹、面者以面首向隨之也、顏煊案、面、背也、雍、抱也、樹、與豎同、謂反轉雍豎於背而馳也、

平陽

灌嬰傳、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平陽、遂降彭城、師古曰、此平陽在東郡、顏煊案、地理志、東郡有陽平而無

平陽、泰山郡有東平陽、山陽郡有南平陽、此與下邳彭城近、當是南平陽、

期期

周昌傳、臣口不能言、然臣心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顧煊案、期急言讀與極同、方言、極吃也、下文極知其左遷趙禹傳、極知禹無害、荀子王霸篇、目欲綦色、耳欲綦聲、楊倞注、綦、極也、皆與期字義同、

高陽

酈食其傳、陳留高陽人也、爲里監門、顧煊案、陳留此時未置郡、言陳留者、是舉其縣也、故下文云、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臣知其令、梁孝王傳、梁北至泰山、西至高陽、是高陽初屬梁、後屬淮陽國、至後漢屬陳留郡、

魯元公主

蕭敬傳、呂后泣曰、妾唯以一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顧煊案、高帝紀、呂后生孝惠帝、魯元公主、張耳傳、五年、耳薨、子敖嗣、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王后、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旦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壻禮、敬此言在七年後、是時魯元公主已尚張敖、敬安得爲此言、

短衣

孫叔通傳、通儒服、漢王憎之、通變其服、短衣楚製、顧煊案、蓋寬饒傳、斷其襌衣、令短靡地、朱博傳、又敕功曹官屬多裹衣大袑、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文帝紀、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王莽傳、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是時男女禮服尚長、故短者特言之、

漢儀

徙通爲奉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顧煊案、禮樂志、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臧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漢興廢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後漢書曹褒傳、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王充論衡謝短篇、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視班固所上、增加四篇、

大夫但

淮南王傳、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大夫也、如淳曰、但、大夫名也、顧煊案、功臣表、德侯、景建以長安大夫從莽通共殺、如侯得少傅石德侯、劉舒、蓋傳作長安男子、男子通稱大夫、未知其審、

輿地圖

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顧煊案、嚴助傳、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數寸、匡衡傳、初衡封傾之安樂鄉、郡國誤以閩佰爲平陵佰、後漢書鄧禹傳、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其圖當與今制相同、亦所在有之、

如周丘

衡山王傳、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師古曰、下邳人、吳王反時、詣得漢節下下邳者、顧煊案、小顏說非是、吳王濞傳、周丘者、下邳人、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此當別是一人、如姓周丘名、

中大夫

直不疑傳、稍遷至中大夫、錢氏大昕攷異、公卿表、景帝中六年、中大夫令直不疑更爲衛尉、此傳脫令字、顧煊案、史記直不疑傳作文帝稱舉稍遷至大中大夫、集解引漢書亦作大中大夫、今本中上脫大字、不疑文帝時爲大中大夫、景帝時爲中大夫令、非一時事、

張歐

張歐傳、至武帝元朔中、代韓安國爲御史大夫、顧煊案、公卿表、建元六年、大農令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四年、病免、元光四年九月、中尉張歐爲御史大夫、元朔當是元光之譌、

睢陽太守

梁孝王傳、元朔中、睢陽人犴反、人辱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犴反殺其仇、車上亡去、睢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顧煊案、睢陽、梁國都、終漢世未嘗置郡、史記梁孝王世家作淮陽太守、元朔中、淮陽置郡、今傳兩言睢陽太守、皆當是淮陽之譌、

左內史

鼂錯傳、景帝即位、以錯爲內史、內史府居太上廟壝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門南出、鑿廟壝垣、顧煊案、三輔黃圖、三輔治所馮翊在故城內、太上皇廟西南、地理志、太初元年、分左內史爲左馮翊、是錯爲內史者、左內史也、公卿表、孝景元年、中大夫鼂錯爲左內史、一年遷、

王恬啓

張釋之傳、中尉條侯周亞夫爲梁相山都侯王恬開、咸見釋之持議平、迺結爲親友、顧煊案、史記張釋之列傳作山都侯王恬開、集解漢書作啓、啓者、景帝諱也、故或爲開、今本啓作成、屬下句讀、是後人所改、

袨服

鄒陽傳、武力鼎士、袨服鼎臺之下者、一旦成市、師古曰、袨服、盛服也、顧煊案、淮南齊俗訓、尸祝袀袨、高誘注、袨、黑齋衣也、左氏僖五年傳、均服振振、服虔注、袀服、黑服也、袀袨同色、皆爲兵士之服、梁丘賀傳、宣子牽夜玄服入廟、居郎用執戟立廟門、文選蕭士贇序李善注引漢書作袨服、袨玄字通用、

中庶子蒙

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以信荊軻、而匕首竊發、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書本蒙下輒加恬字、非也、顧煊案、文選鄒陽獄中上書作蒙嘉、史記、國策俱云、荊軻因中庶子蒙嘉而見秦王、唯燕丹子作中庶子蒙、與小顏本同、

山邑丞

酷溫舒傳舉孝廉爲山邑丞。蘇林曰縣名在常山。晉灼曰地理志常山有石邑無山邑。師古曰山邑不知其處。今流俗書本云常山石邑丞。後人妄加石字耳。顧煊案蘇林本必有石字。故注云在常山。晉灼本已鶻脫。

讀書叢錄五 原卷二 十一

太后稱東宮

田蚡傳趙綰前毋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顧煊案及侯勝傳霍光以爲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淳于長傳趣白東宮。莽求見太后。孝文竇皇后傳太后崩。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孝成許皇后傳皇后其孝東宮。毋謁朔望。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漢制天子居未央宮。太后居長樂宮。長樂在未央東。故太后稱東宮。

丞相蚡薨

灌夫傳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顧煊案鄭當時傳爲右內史。以武安、魏其時議。貶秩爲詹事。公卿表建元四年。江都相鄭當時爲右內史。五年貶爲詹事。則武安、魏其事。當在元光二年。上文元光四年。當是二年之譌。此五年當作三年。丞相蚡以四年薨。與武帝紀、公卿表、恩澤侯表年月悉合。

抱兒

李廣傳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抱兒鞭馬南馳。顧煊案史記三代世表抱之山中。集解抱音普茅反。抱即拋字。李將軍列傳作因推墮兒。即拋字義。枚乘傳臂猶抱薪而救火也。抱義亦作拋。

白檀

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又云將軍其率師東轥。彌節白檀。孟康曰白檀縣名也。屬右北平。顧煊案地理志白檀屬漁陽郡。當是後所改屬。

民母

衛青傳民母之子皆奴畜之。服虔曰民母、嫡母也。師古曰言鄭季正妻本在編戶之間。以別於公主家也。今流俗書本云先母之子。顧煊案史記衛青列傳作先母之子。集解服虔曰先母、適妻也。服虔本作先母。或作民母。皆注家依本書改之。惠帝紀賜民爵戶一級。昭帝紀賜中二千石及天下民爵。民母有爵者之妻。

附傳

霍去病傳其裨將及校尉候者九人爲特將者十五人。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皆自有傳。顧煊案李蔡附見李廣傳。曹襄附見曹參傳。韓說附見韓王信傳。凡漢書有附見於各傳者。其姓名皆當推此例。特表而出之。

藏持若孫

司馬相如傳藏持若孫。師古曰持當爲苻字之誤耳。苻、鬼目也。今流俗本持字或作橙。非也。顧煊案文選李善注韋昭曰持音懋。此本爲橙字作音。後人改從持字。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亦作橙。郭璞曰橙、柚也。姚氏以爲此前後皆草。非橙也。小顏襲其說。因改其字。

望幸蓋

說苑賜望幸蓋號以況榮。顧煊案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同。索隱云本或作望華蓋。而孟康、服虔注本皆幸下有華字。韓康流別集則唯云望幸。後人見幸下有蓋字。又幸字似華。故因疑惑。遂定華字使誤也。影宋北堂書鈔卷九十一引漢書作望華蓋。與索隱所見本同。

蕭川薛

公孫弘傳蕭川薛人也。史記正義蕭川國都劇。薛屬魯國。薛與劇隔兗州及泰山。未詳。顧煊案此薛是鄭聚名。或暫時所置縣。如陳平傳陽武戶牖鄉人。酈食其傳陳留高陽人。路溫舒傳鉅鹿東里人。東方朔傳平原厭次人。田叔傳趙陘城人。王式傳東平新桃人。皆不見於地理志。漢書本有此例。

逡

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逡。李奇曰言有次第也。顧煊案蒯通傳蒯廢釋話。駿、逡也。謂賞罰明則臣下趨事疾速而有功。

東閣

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師古曰閣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也。顧煊案孫寶傳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李。當且閤閣。勿有所問。王尊傳直符史詣閤下。從太守受其事。爲不疑傳不疑盛服至門上謁。吏白取之。勝之開閤延請。凡單言閤者。皆聽事之正門。言東閣者。所以

別於正門。

乾沒

張湯傳。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沒。顧煊案。乾沒。師幹末二字之借。言所幹末務。卽所謂逐什一之利也。晉書潘岳傳。其母數詣讓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三國志傅嘏傳。豈敢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徼乾沒乎。皆其義。

契令

受而著漢法廷尉契令。韋昭曰。在板契也。師古曰。獄訟之要也。書於獄法契令。以爲後式也。顧煊案。契古通作契字。契令卽刻之於板。著以爲令。漢漁志。今內史稻田租契重。說文𥃩字注。樂浪契令。皆是。

富平

封安世爲富平侯。子延壽。既嗣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數。上書讓減戶邑。遷徙封平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顧炎武水經漯水注。商河又東北逕富平縣故城北。闞駰曰。本車騎將軍張安世之封邑。酈氏以爲非。引陳留風俗傳曰。陳留尉氏縣安陵鄉故富平縣也。是乃世安所食矣。地理志。富平屬平原郡。陳留郡無富平縣。疑陳留郡本有富平縣。後移治平原。漢志據改後而言。故陳留郡下不書。

太官獻丞

勃海太官獻丞陳湯。蘇林曰。獻丞主貢獻物也。顧煊案。陳湯傳。西至長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此傳獻下脫食字。

敬武公主

臨尙敬武公主。文穎曰。成帝姊也。臣瓚曰。敬武公主是元帝姊也。師古曰。薛宣傳云。主怒曰。嫂何以取妹殺之。既謂元后爲嫂。是則元帝妹也。顧煊案。敬武公主有二。趙充國傳。孫欽尙敬武公主。主無子。薛宣傳。初宣後封爲侯時。妻死。而敬武公主寡居。上令宣尙焉。以恩澤侯喪致之。張臨以竟事元年薨。趙欽以陽朔二年薨。薛宣後封爲侯在永始二年。此傳云臨薨。子放嗣。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爲天水屬國都尉。永始、元延間。比年日蝕。故久不還居。歲餘。放歸第視母公主疾。數月。主有寥。據此則趙欽所尙之敬武公主。非張臨所尙之敬武公主明甚。當是欽所尙者後改尙宣。爲王莽所殺。

桑衛昆弟子

杜周傳。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剛深。上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顧煊案。公卿表。天漢二年。故廷尉杜周爲執金吾。一年遷。三年二月。執金吾杜周爲御史大夫。四年卒。衛皇后之敗。在征和二年。桑弘羊伏誅。在元鳳元年。皆在周卒後。武帝紀。天漢元年秋。閉城門大搜。二年秋。大搜。臣瓚曰。搜謂索姦人也。晉灼曰。搜巫蠱也。或其時桑衛昆弟子有連其內者。

合陽侯

合陽侯梁放。樊欽。齊氏召南曰。漢代列侯且見於表。此合陽侯梁放。功臣、恩澤二表不見。何也。師古亦無注。顧煊案。功臣表。合陽夷侯梁喜元康四年二月壬午封。四十一年薨。建始二年。侯放嗣。卽其人。

道家

司馬遷傳。乃論六家之要指。顧煊案。下文陰陽、儒、墨、名、法、道德。謂之六家。道家兼言德。故老子稱道德經。

以母姓爲別

戾太子傳。納史良娣。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張晏曰。皆以別氏姓爲氏。以相別也。顧煊案。臨江王、栗姬所生。因號栗太子。館陶公主、竇太后所生。因號竇太主。皆是。

衛伉

及皇后弟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顧煊案。表傳衛伉時已免侯。其坐巫蠱死事。表傳俱不載。牧丘侯石德爲太子少傅。坐巫蠱死事。表傳亦不載。

令狐茂

壺關三老茂上書。師古曰。荀悅漢紀云。令狐茂。班史不載其姓。不知於何得也。顧煊案。後漢書張皓傳李賢注云。太子死。後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太子冤。見前書。疑漢書舊本有令狐姓。小顏所見本偶脫耳。今本荀悅漢紀無令狐茂三字。

燕屬縣

燕剌王傳。後坐臧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顧煊案。地理志。良鄉屬涿郡。安次、文安屬勃海郡。又下文使人祠霞水、台水。晉灼曰。霞水在廣平南和。台水在雁門。當日燕王所封。不止廣陽四縣。

太尉田蚡

嚴助傳。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瓯。東瓯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顧煊案。武帝紀。建元二年冬十月。太尉蚡免。田蚡傳。蚡以侯家居。雖不任職。以皇太后故親幸。數言事。此其證矣。

衛將軍

主父偃傳。元光元年。乃西入關見衛將軍。師古曰。衛青。顧煊案。衛青傳。子夫爲夫人。青爲大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爲車騎將軍。擊匈奴。是時青尙未爲將軍。

景駒郢

嚴安傳。景駒郢。顧煊案。陳勝傳。勝初立時。凌人秦嘉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於郯。秦嘉等聞勝軍敗。迺立景駒爲楚王。郢當是郯字之譌。

鼲鼠

東方朔傳。譬狗鼲鼠之類。服虔曰。音縱皓。如淳曰。鼲鼠、小鼠也。晉精皓。顧煊案。爾雅釋獸。鼲鼠。郭璞注。小鼲鼠也。亦名鼲鼠。此服音所本。

君侯

劉屈氂傳、顧君侯早請昌邑王爲太子。如淳曰、漢儀注、列侯爲丞相稱君侯。師古曰、楊惲傳、任常謂惲爲君侯、是則通呼列侯之尊稱耳、非必在於丞相也。顧煊案、盧寬饒傳、許伯入第、寬饒印視屋柱默曰、君侯可不戒哉。馮野王傳、綏和中、封王舅參爲宜鄉侯、以列侯奉朝請、丞相翟方進數謂君侯以王舅見廢、此皆列侯通稱君侯之證。

故安昌侯

朱雲傳、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劉攽曰、故字當在丞相上、禹時罷相、侯如故也。顧煊案、恩澤侯表、安昌侯張禹、河平四年、以丞相侯、至鴻嘉四年、免相、以薛宣代之、時未免相、亦未免侯、下文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此故字當是衍文。

九九

梅福傳、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師古曰、九九算術、若今九章、五曹之類。顧煊案、管子輕重戊篇、慮戲造六峯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魏劉徽九章算術序、昔在庖犧氏、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神仙傳、古人貴九九之好、善鳴吠之技、皆謂算術。

延壽

翟光傳、執金吾臣延壽。師古曰、李延壽。顧煊案、公卿表、元鳳五年、沛國太守李壽爲執金吾、元平元年、執金吾延壽、延壽與李壽當是二人、孝元初元三年、丞相司直南郡李延壽子惠爲執金吾、更非是。

京兆尹

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顧煊案、此奏三輔無京兆尹、趙廣漢傳、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時趙廣漢以京輔都尉守京兆尹、兼官、故不書。

太夫人

金日磾傳、欽與族昆弟稑侯當俱封、當母南、卽莽母功顯君同產弟也、當上南大行爲太夫人、甄邯劾奏失禮不敬、顧煊案、文帝紀、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爲列侯、不得稱太夫人、故甄邯以爲失禮不敬。

拜光祿大夫

常惠傳、昭帝時、迺遣漢、嘉其勤勞、拜爲光祿大夫。顧煊案、蘇武傳、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爲中郎、賜帛各二百匹。

許伯

疏廣傳、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顧煊案、盧寬饒傳、平恩侯許伯入第、恩澤侯表及外戚許皇后傳俱作平恩侯許廣漢、伯當是其子。

王陽

王吉傳、字子陽。顧煊案、下文東家有樹、王陽嫌去、王陽在位、貢禹彈冠、俗傳王陽能作黃金、腿遂傳、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王尊傳、先是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皆以字行。

冠石山

眭弘傳、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阿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顧煊案、劉向傳、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晉灼曰、漢注、冠石、山名、地理志、冠石山在泰山郡南武陽、不在萊蕪、與眭弘傳異。

張孺

李尋傳、與張孺、鄭寬中同師、齊氏召南曰、孺字誤也、據儒林傳、張山拊事少夏侯建、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此文張孺卽張無故、而舉其字、當云張子儒、傳寫之誤、遂合兩字爲孺字耳。顧煊案、王吉字子陽、稱王陽、張禹字子文、稱張文、漢書本有此例、孺儒古字通用。

三輔稱官

趙廣漢傳、還爲吾謝界上亭長、京兆不忘卿厚意。顧煊案、薛宣傳、高陵令陽湛貪猾不遜、宣自牒湛曰、馮翊敬重令、朱博傳、馮翊欲酒卿恥、蕭育傳、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楊敞傳、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謁韓馮翊、當得活乎、三輔皆稱官。

王遵

王尊傳、字子鞠、涿郡高陽人也。顧煊案、潘岳西征賦李善注、張景陽雜詩、李善注引漢書、皆作王遵、公卿表、守京輔都尉王遵爲京兆尹、尊遵古字通用。

非蕭何後

蕭望之傳、東海蘭陵人也。師古曰、近代譜牒、妄相託附、乃云望之、蕭何之後、追次昭穆、流俗學者、共祖述焉。顧煊案、南齊書本紀、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皆以望之爲蕭何六世孫、稽夫論志姓氏篇、相國蕭何封酇侯、本沛人、今長陵蕭其後也、前將軍蕭望之東海人、杜陵蕭其後也、二蕭不同系、此其明證。

同郡不同縣

治齊詩、事同縣后蒼且十年。顧煊案、后蒼傳、東海郯人也、同郡而不同縣。

張譚

匡衡傳、至成帝初卽位、衡迺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顧煊案、王尊傳、初中書僞者令石顯貴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元帝崩、成帝初卽位、衡、譚乃奏顯衍惡、公卿表、建昭三年、匡衡爲丞相、竟事元年、張譚爲御史大夫、此作甄譚誤。

丞相衡免

司隸校尉駿、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後氏大昕攷異、公卿表、衡以建始三年十二月免相、而張忠爲少府在建始四年、不應有劾衡事、免相時廷尉則何壽也。顧煊案、恩澤侯表、樂安侯匡衡、建始四年、坐顯地盜土免、王商傳、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驚言大水至、明年、商代匡衡爲丞相、衡免相當在建始四年、此

是公卿表誤。

春秋嚴氏

馬宮傳治春秋嚴氏。顧煊案。儒林傳顏安樂授淮陽冷豐次君。豐授馬宮。宮至大司徒。自有傳。宮所治春秋是顏氏學。

舉者

薛宣傳欲消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師古曰。游本因薦興行官。而身又是儒者。故云然。顧煊案。游受罪。恐累及所舉之人。卽今所謂罪坐舉主也。陳湯傳。富平侯張勃舉湯。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還舉故不以實。坐削二百戶。何武傳。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雍拜。有司以爲詭乘虛譏。坐左遷楚內史。皆其證。

遺我寶龜

翟方進傳。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皆災。師古曰。言天所以降威遺龜者。知國有災病。顧煊案。以尙書大誥證之。遺我寶龜四字當涉上文而衍。

濮陽無鹽

惟信、義等始發自濮陽。結姦無鹽。顧煊案。霍義爲東郡太守。舉兵并東平。立東平王雲子信爲天子。濮陽、東郡治無鹽、東平治。皆西漢郡治在第一縣之證。

會稽東部都尉

揚雄傳。東南一尉。孟康曰。會稽東部都尉也。顧煊案。地理志。會稽郡餘暨。注。西部都尉治。回浦。注。南部都尉治。而無東部都尉。越絕書。漢文帝前九年。會稽并故鄣郡。太守治故鄣。都尉治山陰。前十六年。太守治吳。郡尉錢塘。此西部都尉也。三國志虞翻傳注。元鼎五年。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二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又徙句章。宋書州郡志。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前漢都尉治鄞。後漢分會稽爲吳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此東部都尉也。晉太康記。章安本鄞縣南之回浦鄉。地理志南部是東部之譌。

解嘲文

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師古曰。以雄解嘲之言譏之。今流俗本云。惟寂惟寞。自投於閣。爰清爰靜。作符命。顧煊案。解嘲文。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文選謝靈運齋中讀書詩。李善注引漢書。惟寂惟寞。自投於閣。皆與流俗本同。

毛莫如

施讎傳。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莫如至常山太守。顧煊案。杜欽傳。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驗。卒得其姦。李尋傳。賈良等反道惑衆。皆下獄。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廷尉雜治。卽其人。

霍氏外孫

梁丘賀傳。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師古曰。霍光傳云。任宣、霍氏之婿。此云外孫。誤也。顧煊案。霍光傳。光薨。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又云。禹故長史任宣侯。閒禹。又云。太中大夫任宣爲代郡太守。並不言霍氏之婿。光次婿任勝。宣或是勝子也。

梁丘臨

臨代五鹿充宗爲少府。顧煊案。公卿表。建昭元年。尙書令五鹿充宗爲少府。五年。貶爲玄菟太守。建始元年。河南太守召信臣爲少府。是代五鹿充宗爲少府者召信臣。非梁丘臨。臨爲少府。公卿表不載。

丘蓋

王式傳。疑者丘蓋不言。蘇林曰。丘蓋不言。不知之意也。如淳曰。齊俗以不知爲丘。顧煊案。文選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書。恐猶未信丘言。廣雅。丘、空也。法言問神篇。酒誥之篇俄空焉。蓋者發語辭。空蓋不言。亦闕疑之意。

太守異秩

循吏傳序。孝宣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顧煊案。宣帝紀。膠東相成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尤異。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王尊傳。遷東郡太守。制詔秩尊中二千石。孫寶傳。拜爲廣漢太守。秩中二千石。西南夷傳。陳立爲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賜爵左庶長。京房傳。元帝以房爲魏郡太守。秩八百石。黃霸傳。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皆異秩也。

太守稱將

嚴延年傳。爲涿郡太守。遣掾蓋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師古曰。新爲郡將也。謂郡守謂郡將者。以其兼領武事也。顧煊案。尹翁歸傳。徵拜東海太守。廷尉于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皆謂太守爲將也。

答布

貨殖傳。答布皮革千石。孟康曰。答布、白疊也。師古曰。答者重厚之貌。而讀者妄爲楊音。非也。顧煊案。史記貨殖列傳作榻布。齊民要術卷七引漢書。亦作榻布千石。

歸德侯

陳遵傳。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爲大司馬護軍。與歸德侯劉颯俱使匈奴。顧煊案。恩澤侯表。陽城繆侯劉德居攝元年。侯颯嗣。王莽敗。絕。此歸德侯當是更始所封。後漢書南匈奴傳。光武六年。始令歸德侯劉颯使匈奴。與此不同。

東粵地遂虛

閩越王傳。於是天子曰。東粵險多阻。閩粵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之間。東粵地遂虛。顧煊案。武帝紀。元封元年詔曰。東越險阻反覆。爲後世患。遷其民於江、淮間。遂虛其地。而不及閩粵。傳。漢五年。復立無諸爲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朱買臣傳。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今閩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地理志。會稽郡有冶縣。而無泉山。此亦當日僅虛東越而不及閩越之證。

公主封邑名同

孝文竇皇后傳女爲館陶長公主。東方朔傳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尙之。此文帝女也。于定國傳子永尙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戚帝姑也。孝景王皇后傳皇后長女爲平陽公主。衛青傳平陽侯曹襚尙武帝姊陽信長公主。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上遣詔青尙平陽主。如淳曰。本陽信長公主。爲平陽侯所尙。故稱平陽主。此景帝女也。中山衛姬傳長女又爲元帝倢伃。生平陽公主。此元帝女也。及侯嬰傳曾孫頗尙平陽公主。表在元鼎二年。又當是武帝之女。皆公主封邑名同。敬武公主有二。已見前。

后年十五

孝昭上官皇后傳。皇后立十歲。而昭帝崩。后年十四五云。顧煊案。昭帝紀。始元四年春三月申寅。立皇后上官氏。此傳云。立爲皇后。年甫六歲。昭帝崩時。后年十五。四字當衍。

下妻

王莽傳。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輿。成帝下妻子也。師古曰。下妻猶言小妻。顧煊案。小妻者妾也。下妻非小妻。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七年。詔吏人還饑亂及爲青、徐賊所掠。爲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聽之。十三年。詔益州民或依託爲下妻。欲去者。恣聽之。說文。擿。一曰下妻也。下妻非妾。王昌傳。郎緣是詐稱眞子輿。云毋故成帝寵者。亦非妾屬。

漢書遞

敘傳。其敘曰。師古曰。自皇矣漢祖以下諸敘。皆班固自論撰漢書意。此亦依放史記之敘目耳。後之學者。不曉此爲漢書敘目。見有遞字。因謂此文追述漢書之事。乃呼爲漢書遞。失之遠矣。擊虞尙有此惑。其餘

讀書叢錄六 原卷二 十二

後漢書序例

後漢書光武帝紀李賢注。例曰。多所誅殺曰屠。又注。臣賢案。范曄序例云。帝紀略依春秋。惟孛彗日食地震書。餘俱悉備於志。安帝紀李注。序例曰。凡瑞應。自和帝以上。政事多美。近於有實。故書見於某處。自安帝以下。王道衰闕。容或虛飾。故書某處上言。顧煊案。後漢書序例今亡。史記高祖本紀索隱引范曄云。得城曰拔。隋書魏澹傳。范曄云。春秋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之擬作。所以爲短。紀傳者。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通之後學。此焉爲優。故繼而述之。當亦序例之文。

范書十志

宋書謝儼傳。范曄所撰十志。一皆託儼。搜撰垂畢。遇曄敗。悉蠟以授車。宋文帝令丹陽尹徐湛之就儼尋不得。一代以爲恨。劉昭注補志序。范曄後漢良史。滅跨衆氏。序或未周。志遂全闕。序例所論。備精與奪。及詔八志。頗褒其美。又尋本書。當作禮樂志。其天文、五行、百官、車服、爲名前同。顧煊案。東平王蒼傳。車服作輿服。南齊書檀超傳。百官依范曄合州郡。則范志百官當在州郡後也。

范漢書

隋書經籍志。道該漢書音義十二卷。范漢音三卷。光武帝紀鄗字注。潞字注。皇后紀嫺字注。隗囂傳鍉字

注。齊武王鑠傳淳字注。墊字注。引蕭萩。皆范漢書音義。文或以此爲漢書音義。則誤矣。

劉昭志補注

隋書經籍志。後漢書一百二十五卷。范曄本。梁剡令劉昭注。梁書劉昭傳。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書。世稱博悉。昭注補志序云。乃借薛志注以補之。分爲三十卷。以合范史。是昭未嘗注司馬彪全書。惟取八志以合於范史。故隋志及梁書本傳惟言注范書。而不別出彪書之注。李賢注范書。大率本於昭。而八志全用昭注。故題昭名以別之。

蔡陽人

光武帝紀。南陽蔡陽人。顧炎案。光武本蔡陽白水鄉人。前書地理志引漢紀云。元朔五年。以零陵泠道之舂陵鄉封長沙王子買爲舂陵侯。至戴侯仁。以舂陵鄉地形下溼。上書徙南陽。元帝許之。以蔡陽白水鄉徙仁爲舂陵侯。光武生於哀帝建平元年。其時舂陵地已久不當云蔡陽人。

新市平林

伯升於是招新市、平林兵。李注。新市縣屬江夏郡。在今鄂州富水縣東北。平林地名。在今隨州隨縣東北。顧炎案。郡國志。南新市屬江夏郡。前書地理志。江夏郡無新市縣。是時新市、平林。皆當是鄉聚之名。

大彤渠帥

又別號諸賊銅馬、大彤。李注。大彤渠帥樊重。顧炎案。耿弇傳。故大彤渠帥重異。李注。重姓異名。此注樊重。是重異之譌。

蒲陽

光武復與大戰於蒲陽。李注。前書音義。蒲陽山、蒲水所出。在今定州北平縣西北。本或作滿陽。顧炎案。鄧禹傳、陳俊傳、馬成傳。俱作滿陽。蒲滿字形相近。滿字者誤也。

右北平

建武元年。光武北擊尤來、大抢、五幡於元氏。追至右北平。連破之。李注。北平縣屬中山國。臣賢案。東觀記、續漢書。並無右字。此加右。誤也。顧炎案。耿弇傳作又追尤來、大抢、五幡於元氏。弇常將精騎爲軍鋒。輒破走之。不言北平。此於北平上加右字。當涉弇傳下文追賊至滿東及平谷再戰遂窮追於右北平句而譌。

順水

又戰於順水北。李注。酈元水經注云。徐水經北平縣故城北。光武追銅馬、五幡。破之於順水。卽徐水之別名。本或作慎者誤也。顧炎案。耿弇傳、馬武傳、俱作慎水。慎順古字通用。

南平棘

行到南平棘。李注。縣名。屬常山郡。顧炎案。前書地理志、郡國志常山郡平棘縣皆無南字。此當是王莽時所加。尋又除之。

七郡

五年。交阯牧鄧讓率七郡太守遣使奉貢。李注。七郡謂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並屬交州。顧炎案。岑彭傳。初彭與交阯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張翕、蒼梧太守杜穆、交阯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爲列侯。注誤。

沈水

十一年。輔威將軍臧宮與公孫述將延岑戰於沈水。李注。水經注曰。沈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水。本或作沉水。及沅水者。並非。顧炎案。臧宮傳作沅水。

望元氣

明帝紀。永平二年。升靈臺望元氣。李注。元氣、天氣也。王者承天心。理禮樂。通上下四時之氣也。故望之焉。顧炎案。元氣當是雲氣之譌。祭祀志。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卒事。遂升靈臺。以望雲物。雲氣卽雲物也。

夫犂

安帝紀。元初二年八月。遼東鮮卑圍無慮縣。李注。屬遼東郡。九月。又攻夫犂營。殺縣令。李注。夫犂縣名。屬遼東屬國。鮮卑傳注同。顧炎案。郡國志遼東屬國無夫犂縣。無慮縣有二。一屬遼東郡。一屬遼東屬國。不應二縣同名。近在一郡。發氏大所攻。異謂遼東屬國無慮是夫犂之譌。庶或近之。

虔人羌

延光元年秋七月。虔人羌反。攻殺羅城。虔遼將軍耿夔討破之。顧炎案。前歲末已書虔人羌反。攻殺羅城。虔遼將軍耿夔討破之。此節重出。西羌傳。延光元年。是歲虔人種羌與上郡胡相攻殺羅城。虔遼將軍耿夔擊破之。不云七月。此是史之脫文未刊削者。

王稠

順帝紀。陽嘉二年三月。使匈奴中郎將王稠率左骨都侯等擊鮮卑。破之。顧炎案。鮮卑傳作匈奴中郎將趙稱。

謝燕

桓帝紀。建和元年。濟河劉文反。殺國相謝燕。欲立濟河王蒜。顧炎案。濟河王傳。文等遂劫濟河相謝燕。李注帝紀謝作射。蓋紀傳不同。今本桓帝紀作謝揭。是後人所改。

平原王碩

二年。封帝弟顧爲平原王。李注。孝崇皇紀。顧炎案。河間王開傳。更封帝兄都鄉侯碩爲平原王。孝崇匱皇后紀。以帝弟平原王石爲喪主。石卽碩字之省。顧字誤也。

荀翌

靈帝紀。沛相荀翌。顧炎案。翌當作昱。黨錮傳序作沛相荀昱。荀淑傳。淑兄子昱爲沛相。竇武傳。前越巂太

守荀悅、悅傳不載。

孟福

熹平六年太常河南孟福爲太尉。李注：福字叔達。顧煊案：隸釋孟郁修堯廟碑：濟陰太守河南匡師孟府君諱郁字敬達。三國志孟光傳：河南洛陽人。漢太尉孟郁之族。裴松之注：續漢書郁中常侍孟賁之弟。

益涼刺史

獻帝紀：興平元年，前益州刺史种劭戰歿。顧煊案：董卓傳作涼州刺史种劭傳：遂左轉議郎，出爲益、涼二州刺史。故紀傳不同。

棗

光武郭皇后紀：真定棗人也。李注：棗縣名，故城在今恆州棗城縣西。顧煊案：饒期傳：攻拔樂陽、棗、肥、柴。前書地理志：棗城屬真定國。城字當是王莽時省。

泚陽

車騎賈皇后紀：父勳，尚東海恭王彊女泚陽公主。又云：尊母泚陽公主爲長公主。賈融傳：勳尚東海恭王彊女泚陽公主。顧煊案：和帝紀、東海恭王傳、濟河孝王傳皆作比陽公主。前書地理志、郡國志：南陽郡有比陽而無泚陽。桓帝鄧皇后紀：廉爲泚陽侯。鮑昱傳：後爲泚陽長。李注引東觀記亦作泚陽。水經泚水注：廉劭曰：泚水出泚陽縣。則作泚字爲是。

偏將軍

劉永傳：四年秋，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紆陵於垂惠。顧煊案：光武紀、王梁傳、俱作偏將軍王霸。王霸傳：光武即位，拜爲偏將軍，并將臧宮、傅俊兵，而以宮、俊爲騎都尉。四年秋，使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傳以霸爲越都尉，蓋涉宮、俊而譌。

許昌

李憲傳：潁川許昌人也。顧煊案：郡國志：潁川郡許縣，劉昭補注：獻帝徙都改許昌。此作許昌，誤。

彭宏

彭寵傳：父宏，哀帝時爲漁陽太守。偉容貌，能飲飯，有威於邊。王莽居攝，誅不附己者，宏與何武、鮑宣並遇害。顧煊案：前書何武傳：莽愛鮑宣，宰衡陰誅不附己者。元始三年，呂寬等事起，連引鮑宣所欲誅。上黨鮑宣、南陽彭偉、杜公子偉即宏也。

大司徒司直

隗囂傳：牛邯字孺卿，大司空司直杜林、太中大夫馬援並薦之。顧煊案：大司空是大司徒之譌。杜林傳：後代王良爲大司徒司直。林與同郡范逡、趙秉、申屠剛及關西牛邯等皆被擢用。百官志：司徒下置司直。建武十八年省司空下無此官。

常山高

公孫述傳：帝乃與述書曰：圖讖言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邪。顧煊案：三國志周羣傳：父舒，少學術於廣漢楊厚，人有問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文選晉殿賦李善注引獻帝紀又以爲故白馬令李雲之言。

臨邑侯

北海靖王傳：封興子復爲臨邑侯。復子騊駼及從兄平望侯歙並有才學。顧煊案：胡廣傳稱林邑侯劉騊駼，闕文。父爵而本傳不言。

考侯仁

城陽恭王傳：子戴侯熊渠嗣。熊渠卒，子考侯仁嗣。顧煊案：前書王子侯表作孝侯仁嗣。

鄧王

順陽懷侯傳：更始鄧王廉淇將赤眉十八萬攻嘉。顧煊案：王常傳：更始西都長安，封爲鄧王。劉玄傳：廷尉大將軍王常爲鄧王，執金吾廉淇爲穰王。此作鄧王廉淇，誤。

常鄉

來歙傳：以歙有平羌隴之功，故改汝南之常鄉縣爲征羌國焉。顧煊案：前書地理志無常鄉縣，郡國志征羌亦不言故常鄉。范滂傳：汝南征羌人。李注：謝承書曰：汝南細陽人。疑常鄉縣東京初年割細陽所置。故承以滂爲細陽人。

邑子

馮異傳：異因邁邑子銚期、叔籌、段建、左隆等。顧煊案：異、潁川父城人。銚期、潁川郟人。同郡謂之邑子。故彭寵、南陽宛人。光武、蔡陽人。耿弇傳：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

蒐眉

異復進麥飯兔眉。顧煊案：爾雅釋草：蒐、蒐爽。郭璞注：顏似葵而小葉，狀如藜，有毛，汋啖之滑。又蒓、戎葵。郭璞注：今蜀葵也。似葵，華如木槿華。兔眉、華名。一本作蒐眉。

韓鴻南陽人

吳漢傳：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李注：續漢書曰：雒陽人。韓鴻爲謁者。顧煊案：彭寵傳：寵、南陽宛人也。與鄉人吳漢亡至漁陽。更始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鴻至薊，以寵、漢並鄉閭故人，相見歡甚。注：雒陽當是南陽之譌。

太常將軍

陳俊傳：以宗室劉嘉爲太常將軍，俊爲長史。顧煊案：順陽懷侯嘉傳：更始即位，以爲偏將軍，及攻破宛，遷大將軍。劉玄傳：更始乃先封宗室大將軍劉嘉爲漢中王。嘉未嘗爲太常將軍，當是大將軍之譌。

巨洋水

耿弇傳：追至鉅昧水上。李注：鉅昧水一名巨洋水。顧煊案：水經巨洋水注：即圖語所謂具水矣。袁宏謂之

巨昧。王韶之以爲巨蔑。亦或曰胸彌。皆一水也。洋當作平。玉篇平、亡爾切。亦彌字。前書地理志引邯鄲河水平平。卽河水彌彌。後人誤作洋字。

昌城

劉植傳。鉅鹿昌城人也。頤煊案。前書地理志。昌城屬信都國。邳彤傳。李注。東觀漢記曰。王莽分鉅鹿郡爲和成郡。居下曲陽。昌成之改屬鉅鹿。當在此時。和成、光武紀作和戎。

劉喜

王郎起。植與弟喜、從兄歆迎世祖。以植爲驍騎將軍。喜、歆偏將軍。李注。東觀記。喜作嘉。頤煊案。岑彭傳。偏將軍劉嘉等與彭并力討鄧奉。嘉卽喜也。

安陽

王梁傳。漁陽安陽人也。頤煊案。前書地理志、郡國志。漁陽郡無安陽。此當是要陽之誤。

王游翁

馬援傳。而納王游翁詔邪之說。自詔函谷以西。舉足可定。李注。游翁、王元字也。頤煊案。隗囂傳。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元字惠孟。李注引決錄平陵王惠孟。此稱游翁。當是其別字。

郡國百六

前漢與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頤煊案。前書地理志。凡郡國一百三。王莽時。置西海郡。又分鉅鹿爲和成郡。餘一不知名。

扶樂

以扶樂侯劉隆爲副。李注。扶樂縣名。屬九眞郡。頤煊案。兩漢志九眞郡無扶樂縣。郡國志。扶樂屬陳國。劉隆傳。明年。復封爲扶樂鄉侯。其時尙未置縣。阜陵質王傳。建武三十年。以汝南之長平、西華、新陽、扶樂、四縣益淮陽國。劉隆卽於是年定封愼侯。

許侯

封防練陽侯光爲許陽侯。頤煊案。郡國志無許陽縣。下文其令許侯思德田廬。和帝紀。許侯馬光自殺。陽是衍字。

朱鮪

今益州刺史朱鮪。頤煊案。西南夷傳。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李注。東觀記輔作鮪。梁國睢陵人也。

宣德侯

卓茂傳。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李注。東觀記、續漢書、皆作宣德侯。頤煊案。二十八將論亦作太傅宣德侯卓茂。

趙世

趙熙傳。長子代紹事黃門及堯子代嗣。官至越騎校尉。永元中。副行征西將軍劉尙征羌。坐事下獄。頤煊案。百官志補注引漢官儀。明帝欲復更太尉府。時公趙憙。憙子世爲侍中。和帝紀。永元九年。燒當羌寇爾西。越騎校尉趙世等討破之。此作代。是唐人避諱所改。來歷傳、西羌傳、亦作趙代。

趙典

趙典傳。再遷長樂少府。衛尉。公卿復表典篤學博聞。宜備國師。會病卒。李注。謝承書曰。靈帝卽位。典與竇武、王暢、陳蕃等謀共誅中常侍曹節、侯覽、趙忠等。皆下獄自殺。不言病卒。頤煊案。蔡邕傳序。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㝢爲八俊。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籍。唯趙典名見而已。是范史以八俊趙典與此郡趙典別是一人。故所載不同。

兩州一郡

馮衍傳。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郡。李注。衍集鮑永行將軍事。安集并州。擁兵屯太原。與太原李仲房同心。并力。頤煊案。注引衍集。蓋不明析。鮑永傳。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朔部卽朔方郡也。朔方別置刺史。不在十三州之列。郭伋傳。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并州。時尙未省。故與并部爲兩州。河東郡不屬并州。是謂一郡兩州。

平陽

陵飛廉而太息兮。登平陽而懷傷。李注。平陽縣名。故城在今岐州岐山縣西南。錢氏大昕攷異。捜兩漢三輔無平陽縣。史記秦本紀。寧公徙居平陽。正義云。岐山縣有平陽鄉。內有平陽聚。頤煊案。前書郊祀志。雍大雨。壞平陽宮垣。三輔黃圖。秦有平陽宮。故與飛廉觀對言之。注誤。

劉騊

駼傳。初延岑謹軍。鄧仲況擁兵據南陽陰縣爲寇。而劉歆兄子騊爲其謀主。李注。臣賢案。前書及三輔決錄並云。向曾孫。今言歆兄子。則不同也。頤煊案。下文騊字孟公。長安人。善論議。扶風馬援、班彪並器重之。意林引桓譚新論。劉子敞、子駿、子駿兄子伯玉。俱是通人。未知是其人否。前書王莽傳有明德侯劉騊。

秦誓

是時。月入於畢。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於畢。求助天也。頤煊案。史記周本紀。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于盟津。集解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此以畢爲星名。當是秦誓今文家說。

周天星度

郎顗傳。熒惑以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今反在柳三度。則不及五十餘度。頤煊案。律歷志。翼九度至柳三度。相距四十五度。與三統星度不同。

閏月

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頤煊案。此陽嘉元年也。順帝紀。是年閏十二月。下文李注謂元年閏十二月己丑夜。有白氣入玉井。是傳寫十下脫二字。

以博士徵

襄楷傳中平中與荀爽、鄭玄俱以博士徵不至。頤煊案袁宏後漢紀中平五年九月己未詔曰頃選舉失所多非其人儒法羅採學道凝微處士荀爽、陳紀、韓融、李楷、欧道樂古志行高潔清苦隱約爲衆所歸其以爽等各補博士皆不至李楷疑即襄楷之譌

上谷大尹

郭伋傳王莽時爲上谷大尹李注王莽改太守爲大尹。頤煊案前書地理志上谷郡莽曰朔調耿弇傳父況爲朔調連率此稱上谷誤

舉大司空

建武四年出爲中山太守明年轉爲漁陽太守九年徵拜潁川太守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幷州帝以盧芳據北土迺調伋爲幷州牧是時朝廷多舉伋可爲大司空帝以幷部尚有盧芳之儆且匈奴未安欲使久於其事故不召頤煊案鄭興傳建武六年徵爲太中大夫明年三月晦日食興因上疏云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則公卿之舉伋爲大司空當在九年以前迄十一年而尚未定

華首

樊宏傳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李注皤皤白首也書曰皤皤多士華首謂白首也。頤煊案經典凡言華者皆謂黃色華首即所謂黃耇也

博士舉狀

朱浮傳李注漢官儀博士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爽病扶世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頤煊案通典卷二十七引後漢督郵板狀文俱同唯闡奧下有師事某官經明受謝見授門徒尚五十人以上正席謝坐三郡三人二十六字張鋪傳鄧禹王霄者前郡守以霄身有金爽覓不能舉前書薛宣傳博士申成毀宣宣子況賕客楊明欲令劾成而目使不居位此皆身有金爽不得保舉之證

南粵嶠道

鄭弘傳蒼梧交阯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沈溺相係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通至今遂爲常路。頤煊案前書武帝紀元鼎五年道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成會番禺寄陵、桂陽嶠道本苦時所有弘特修通之耳閩粵王傳樓船將軍僕上書請引兵擊東粵令諸校屯豫章梅領待命此即出豫章下湞水之道湞水南粵傳作橫浦

陵鄉侯

梁統傳後出爲九江太守定封陵鄉侯卒於官子松嗣。頤煊案皇后紀皇女義王建武十五年封舞陽長公主適延陵鄉侯太僕梁松此傳陵上脫延字明帝紀亦作陵鄉侯梁松

齲齒笑

齲齒笑。頤煊案齲當作齵說文齵齒不正也考工記鄭注人之牙齒參差謂之齵詩竹竿巧笑之瑳瑳即齵字說文齵齒參差即巧笑之貌風俗通云齵齒笑者若齒痛不忻忻失其適矣

武始

張純傳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李注武始縣屬魏郡富平縣屬平原郡。頤煊案前書張安世傳放子純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爲武始侯注以魏郡之武始當之非是

鄭康成生日

鄭玄傳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旣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頤煊案此建安五年也太平廣記卷二百十五引鄭玄別傳鄭康成以永建二年七月戊寅生永建二年丁卯下距建安五年庚辰正七十四年順帝紀永建二年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是鄭君以永建二年七月五日生自余攷定撰康成年譜湖內始知有鄭君生日阮雲臺尚書前撫浙於西湖許鄭祠堂列記典焉

五經章句

桓榮傳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榮減爲二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頤煊案伏恭傳初父黯章句繁多恭適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張奐傳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爲九萬言諸儒章句唯趙岐孟子章指傳於今敷衍文義其大恉如今之鄭塾講章蓋當時博士傳習設科射策利祿所在士爭趨之通儒不之暨焉

魯陽鄉

丁鴻傳建初四年徙封魯陽鄉侯李注東觀記曰魯陽鄉在舞陽郡也。頤煊案前書地理志、郡國志舞陽屬廬江郡並未別置郡郡當是縣字之譌下文元和三年徙封馬亭鄉侯馬亭在舞陽見郡國志補注其地與魯陽相近

蕾丘

劉般傳光武下詔封般爲蕾丘侯奉孝王祀後以國屬楚王徙封抒秋侯。頤煊案前書地理志留丘本屬楚國未知此時改屬何郡

廣平太守

班彪傳。父稚。哀帝時爲廣平太守。顧炎武前書敘傳。哀帝卽位。出稚爲西河屬國都尉。遷廣平相。地理志。廣平國。武帝征和二年置爲平干國。宣帝五鳳二年。復故。諸侯王表。平干。征和二年。頃王偃以敬肅王小子立。十一年。魏元鳳元年。繆王元嗣。二十四年。五鳳二年。坐殺謁者。會薨不得代。則自平干廢後。廣平仍置爲郡。哀帝建平三年正月壬寅。王漢以哀王弟紹封廣平。稚先遷廣平太守。後隨國改爲相。敘傳據終後言之。故所載不同。

濟詔使

第五倫傳。種子興。先永帝中。以司徒掾濟詔使冀州。廉察奧密。李注。風俗通曰。汝南周勃辟太尉濟詔使荆州。又此言以司徒濟詔使冀州。蓋三公府有濟詔員。以承詔使也。顧炎武案。彭湯傳。舉孝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饑荒。盜賊並起。以湯爲濟詔使按察之。

堂邑

鍾離意傳。遷堂邑令。李注。堂邑故城在今博州堂邑縣西北。顧炎武案。前書地理志。堂邑屬臨淮郡。郡國志。堂邑屬廣陵郡。質帝紀。廣陵賊張嬰等復反。攻殺堂邑長。李注。堂邑縣屬廣陵郡。今揚州六合縣也。此注

失之。

浚遒

宋均傳。浚遒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李注。浚遒縣屬廬江郡。故城在今廬州懷縣南。顧炎武案。郡國志。浚遒縣屬九江郡。劉昭補注宋均傳。縣有唐、后二山是也。注作屬廬江郡。誤。

宗俱

意字伯志。孫俱。靈帝時爲司空。顧炎武案。靈帝紀。建寧四年。太常宗俱爲司空。李注。俱字伯儒。南陽安衆人。此亦宋均嘗作宗均之一證。

黃老

楚王英傳。明帝聞英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祠。此道清淨。貴尚無爲。顧炎武案。襄楷傳。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皇甫嵩傳。初距鹿張角奉事黃老道。畜養弟子。跪拜首過。劉焉傳。李注。典略曰。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三國志烏丸傳。裴松之注。浮屠經曰。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佛經未入中土以前。學浮屠者。皆爾黃老之言。

東朝陽

濟南安王傳。建武三十年。以平原之祝阿、安德、朝陽、平昌、隰陰、重丘六縣益濟南國。顧炎武案。朝陽。前書地理志屬濟南。不知何時改屬平原。是東漢初年之制。下文其後人上書告康。顧宗以親親故。但削祝阿、隰陰、東朝陽、安德、西平昌五縣。朝陽上加東字。平昌上加西字。當卽在顧宗時。

懷王忠

東平憲王傳。子懷王忠嗣立。十一年薨。顧炎武案。憲王以建初八年薨。懷王忠卽以是年嗣。章帝紀。元和元年九月乙未。東平王忠薨。忠立僅一年。十字衍。

參戶亭

任城孝王傳。桓帝立。河間孝王子悝爲參戶亭侯。李注。杜預注左傳曰。今丹水縣有三戶亭。故城在今鄧州內鄉縣西南。顧炎武案。前書地理志。勃海郡有參戶縣。水經濁漳水注。應劭曰。平舒縣西南五十里有參戶亭。故縣也。悝封當在此。

池陽鄉

張酺傳。汝南細陽人。趙王張敖之後也。敖子壽。封細陽之池陽鄉。後廢。因家焉。顧炎武案。前書張耳傳。宣平侯敖薨。迺封其前姬子二人壽爲樂昌侯。侈爲信都侯。地理志。樂昌屬東郡。當是壽封樂昌侯。食邑在細陽之池陽鄉。

殺諷

陳寵傳。尚書令祝諷。李注。祝或作殺。又云。順帝之爲太子廢也。諸名臣來歷、祝諷等守闕固爭。顧炎武案。來歷傳作光祿勳殺諷。李注。殺、丁外反。鄧騭傳亦作殺諷。

筆耕

班超傳安能久事筆研閒乎李注續漢書作久弄筆研乎華嶠書作久事筆耕乎顧煊案文選任彥昇爲蕭揚州作薦士表既筆耕爲養李善注東觀漢記班超歎曰安久筆耕乎耕或爲研

西平八縣

陳敬王傳建初七年乃徙淡爲西平王分汝南八縣爲國及帝崩遺詔徙封爲陳王食淮陽郡和帝紀章和二年三月丁酉改淮陽爲陳國西平幷汝南郡遺詔徙西平王羨爲陳王顧煊案本傳下文永元十一年更捕得久繫長平獄有司奏劾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十二年復坐削固宜祿扶溝三縣西平長平西華項新陽宜祿六縣皆舊屬汝南郡淡徙封陳其八縣幷入淮陽未嘗幷入汝南疑紀誤

修條同縣

樂成靖王傳和帝立崇兄修侯巡爲樂成王是爲蕩王李注修縣及條縣皆屬勃海條字或作修顧煊案前書地理志修屬信都國師古曰修音條郡國志修屬勃海郡注云故屬信都而別無條縣修即條也

程夫人

崔駰傳程夫人於勞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臣顧煊案劉珝傳陽翟黃綱恃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蔡邕傳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夫人者陳球傳陽球小妻程璜之女璜用事宮中所謂程夫人也皆是一人蔡邕傳陳球傳作程大人疑傳寫之譌

袁奉高

黃憲傳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顧煊案袁閎當作袁閎閎字夏甫閎字奉高見王龔傳

務鄉

楊震傳追前功封務亭侯李注郡國志桃林縣有務鄉顧煊案郡國志弘農郡弘農有桃丘聚故桃林有務鄉桃林非縣名劉玄傳與赤眉戰於務鄉李注續漢志弘農有務鄉斯得之矣

魏郡劉鮪

清河孝王傳建和元年甘陵人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訛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蒜顧煊案李固傳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爲天子甘陵魏郡皆與清河相近此作南郡誤朱穆傳作嚴鮪

毫皇后

李雲傳又立掖庭民女毫氏爲皇后顧煊案桓帝鄧皇后紀后少孤隨母爲居因冒姓梁氏及懿獻后崩梁冀誅立后爲皇后帝惡梁氏改姓爲薄四年有司奏后本鄧中鄧香之女於是復爲鄧氏此在延熹三年故稱毫也五行志延熹四年五月尚稱毫后其復姓當在五月以後桓帝紀延熹二年八月壬午立皇后鄧氏是史臣追書之

孟生

虞翻傳中常侍孟生顧煊案許冲上說文表愼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當即其人

算罔論

張衡傳著靈憲算罔論李注衡集無算罔論蓋網絡天地而算之因名焉顧煊案九章算術劉徽注引張衡算術立方爲質立圓爲渾又言質六十四之而渾二十五之而又云方八之而四六之而疑皆算罔論之文

皮傳

後人皮傳無所對纂李注揚雄方言曰秦晉之言非其事謂之皮傳謂不深得其情核皮膚淺近强相傅會也後人不達皮膚之意流俗本多作頗傳者誤也顧煊案頗偏也謂以偏辭相傅會義亦得通

更始建號

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即眞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顧煊案前書律厤志更始帝著紀以漢宗室滅王莽即位二年赤眉賊立宗室劉盆子滅更始帝自漢元年訖更始二年凡二百三十歲更始稱帝其說正與衡同

校書郎中

馬融傳拜爲校書郎中李注謝承及續漢書並云爲校書郎又拜郎中也顧煊案邪鷹傳郎中馬融龐參傳校書郎中馬融並不稱校書郎

司徒橋玄

蔡邕傳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顧煊案司徒當作司空靈帝紀建寧三年八月大鴻臚橋玄爲司空四年三月司徒許訓免司空橋玄爲司徒

程璜

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楊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竇氏大昕致異楊當作陽據陳球傳則程璜即程大人乃是女子此傳云中常侍則是宦者非婦人矣顧煊案陳球傳用事宮中者是程璜之女非璜也傳於用事上衍一璜字致有此錯詳見上

涅陽

左雄傳南郡涅陽人也顧煊案當作南陽郡涅人

荀諮

荀淑傳與字慈明一名諮顧煊案三國志虞翻傳裴松之注翻別傳潁川荀諮號爲知易諮即爲也

李翕

皇甫規傳先是安定太守孫儁受取猥籍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顧煊案隸釋有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析里橋郙閣頌翕字伯都漢陽阿陽人

寫

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李注言覆軍之將旋師之日多載珍寶封印完全便人權門顧煊案說文寫置物也卸舍車解馬也从卩止午讀如汝南人寫書之寫寫即卸字

金鏤

張奐傳又遺金鏤八枚李注郭璞注山海經云鏤音渠金食器名未詳形制也顧煊案山海經中山經魋武雒穿耳以鏤郭璞注鏤金銀器之名李注食當是銀字之譌莊子達生篇梓慶削木為鐻釋文引司馬注鐻樂器也似夾鐘

孔融不見李固

孔融傳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李注膺潁川襄城人融家傳曰明漢中李公清節直亮意慕之遂造公門李固漢中人為太尉與此傳不同顧煊案獻帝紀建安十三年八月曹操殺太中大夫孔融傳云時年五十六融當生於永興元年桓帝紀建和元年十一月前太尉李固下獄死時融尚未生

甄子然

融為北海相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顧煊案第五種傳種坐徙朔方門下掾孫斌乃謂其友人同縣閔子直及高密甄子然曰云云於是斌格殺送吏種匿於閔甄氏袁宏後漢紀有北海甄子然送張儉事而范史張儉傳不載

涼州

皇甫嵩傳五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顧煊案靈帝紀中平五年十一月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右將軍皇甫嵩救之梁字誤

种拂

陶謙傳太僕种拂果為方正顧煊案种拂傳累遷光祿大夫初平元年代荀爽為司空明年以地震策免復為太常獻帝紀初平三年六月戊午陷長安城太常种拂戰歿拂未嘗為太僕當是太常之譌

中軍校尉

袁紹傳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以紹為左軍校尉李注樂資山陽公載紀袁紹為中軍校尉此云佐軍與彼文不同顧煊案何進傳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蓋勳傳五行志俱作佐軍校尉袁紹

紙

蔡倫傳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皮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顧煊案賈逵傳建初三年書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李注竹簡及紙也說文紙絮也服虔通俗文方絮曰紙皆尚是縑紙

元初當作永初

元初元年鄧太后以倫久在宿衛封為龍亭侯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迺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讎校漢家法令倫監典其事顧煊案劉珍傳永初中為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

劉騊駼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安帝紀永初四年二月詔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此元初是永初之譌

州輔

曹騰傳桓帝得立騰與長樂太僕州輔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亭侯顧煊案隸釋州輔碑輔拜長樂太僕以定册立封葉告成侯葉告成者南陽葉縣之告成亭也

楊仲桓

楊倫傳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也顧煊案楊震傳震果薦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李注字仲桓謝承書薦楊仲桓等五人各從家拜博士與此字仲理不同

光祿勳

召馴傳章和二年代任隗為光祿勳顧煊案章帝紀章和元年光祿勳任隗為司空則馴之代隗亦當在章和元年

漢舊儀

衛宏傳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顧煊案南齊書禮志序漢初叔孫通制漢禮而班固之志不載及至東京太尉胡廣撰舊儀左中郎蔡邕遭獨斷應劭蔡質威儀譜時事頗超傳蔡邕稱先師胡廣說漢舊儀皆以漢舊儀為胡廣作隋書經籍志漢舊儀四卷衛敬仲撰

宣氏

張玄傳諸生上言玄兼說嚴氏宣氏不宜專為顏氏博士顧煊案公羊家無宣氏前書儒林傳貢禹授穎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宣氏疑冥氏之譌

劉秋孫

劉珍傳字秋孫一名寶南陽蔡陽人也永初中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永寧元年遷侍中越騎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章帝紀李注諸本時有作秘孫者其人名珍與秘義相扶而作秋者多也顧煊案百官志補注引胡廣小學漢官篇注曰前安帝時越騎校尉劉千秋校書東觀好事者樊長孫與書云云劉君甚然其言與邑子通人郎中張平子參議未定而劉君遷為宗正衛尉千秋即珍之別字則本作秋孫者是

鍼石

趙壹傳鍼石運乎手爪李注古者以石為鍼顧煊案說文砭以石刺病也山海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注可以為砭針春秋左氏傳美疹不如惡石服虔注石砭石也古法治病灼石鍼以灸之後世專用艾而砭石之法亡矣

司徒袁逢

元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顧煊案靈帝紀，光和元年二月癸丑，光祿勳陳國袁滂爲司徒，冬十月，屯騎校尉袁逢爲司空，二年三月，司徒袁滂免，大鴻臚劉郃爲司徒，京兆地震，司空袁逢罷，元年受計者非袁逢也。

王惲

漢玄傳，平帝元始四年，遷明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並舉玄爲繡衣使者，持節與太僕王惲分行天下，顧煊案，前書平帝紀作太僕王惲，百官公卿表亦作王惲，子敬。

鋘斧

戴就傳，又燒鋘斧使就扶於肘腋，李注，何承天纂文曰，斧、今之鋘也，張揖字詁曰，斧、刃也，鋘音華，說文、字林、三斧並無鋘字，顧煊案，鋘本從吳作鍔，吳越春秋，兩鍔殖宮牆者，農夫就成田夫耕也，又云，兩鍔殖宮牆者，越軍入吳國伐宗廟掘社稷也，一切經音義卷十六，鍔，此古文奇字，鐸、說文作茉。

壽光侯

解奴辜傳，初章帝時，有壽光侯者，能劾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形，李注，壽、姓也，錢氏大昕考異，壽光國名，光武封更始子鯉爲壽光侯，又北海王普初封壽光侯，是也，此侯失其姓名，故舉其爵，顧煊案，葛洪神仙傳引此作劉憑，以軍功封壽光金鄉侯，范史無其人。

簒蕞

逸民傳序，鴻飛冥冥，弋者何簒，李注，簒字諸本或作蕞，顧煊案，今本法言作簒，宋衷曰，簒、取也，文選作蕞，李善引宋衷注，今簒或爲蕞，誤也，魏齊州刺史高洪墓誌，蕞中、穆之遺風，蕞即蕞字。

嚴光一名遵

嚴光傳，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顧煊案，藝文類聚卷一引會稽典錄，嚴遵、字子陵，卷五引鍾離意別傳，嚴遵昔與光武俱爲諸生，開元古經卷八十三引後漢書曰，嚴遵、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世祖爲諸生時，與遵游學。

貂鶡

東夷傳，夫餘國出名馬赤玉貂鶡，李注，鶡假豹，無前足，顧煊案，爾雅釋獸，貘無前足，釋文，貘本作鶡，字林云，獸無前足，假虎而黑，此貂鶡連稱，當言其皮可爲裘者，非鶡獸，說文，鼠屬，善旋，从豸穴聲，篆文作貂，與鶡字相類，因譌，注誤證。

究不事人

南蠻傳，殤宗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蠻夷究不事人，邑豪獻生犀白雉，李注，究不事人蠻夷別號也，顧煊案，蠻夷附落名，不事人謂不屬於人，水經葉榆水注，馬援將兵討側，施走入金溪究，交州外域記，交阯郡界有扶嚴究，皆是。

斗麻改憲

律厤志，甲寅詔曰，春秋保乾圖曰，三百年斗厤改憲，顧煊案，志凡四引三百年斗厤改憲，皆保乾圖之文，陳寵傳，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郎顗傳，孔子曰，漢三百載，計厤改憲，白文、武省刑，過三百年，楊厚傳，陳漢三百五十年之厄，宜蠲法改憲之道，改憲不專厤家，斗當是計字之譌。

禊

禮儀志上巳，宮民皆絜於東流水上，補注謂之禊也，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禊者絜也，顧煊案，說文無禊字，絜契古字通用，俗加示旁作禊。

夏勤策文

補注，丁孚漢儀有夏勤策文曰，維元初六年三月甲子，制詔以大鴻臚勤爲司徒，顧煊案，安帝紀，永初三年夏四月丙寅，大鴻臚九江夏勤爲司徒，與此年月全異。

瑕丘丁氏

祭祀志補注馬第伯封禪儀記曰，二月九日，到魯，十日，魯遣宗室諸劉及孔氏、瑕丘丁氏上壽受賜，顧煊案，前書外戚傳，定陶丁姬，易祖師丁將軍之玄孫，家在山陽瑕丘，丁將軍即丁寬，梁人，其子孫在瑕丘。

清河王蒜

天文志，蒜以惡人所劫，廢爲尉氏侯，又徙涿陽都鄉侯，薨，國絕，顧煊案，桓帝紀、清河孝王傳並云，蒜坐貶爲尉氏侯，徙桂陽，自殺。

方儲

五行志補注引方儲對策三條，顧煊案，藝文類聚卷八十八引後漢，方儲字聖明，遭母憂，負土成墳，柏松數十株，鸞鳥棲其上，白兔遊其下，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五引謝承後漢書曰，丹陽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住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使理之，儲拔佩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宜然，頃見歙縣志有方儲傳，注云，出元祕書李孝光集，疑是謝承書之文，今錄於此。

方儲，字聖公，精孟氏易，通圖讖，建初四年，舉孝廉，又舉賢良方正，對策爲天下第一，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詔舉直言極諫之士，丹陽太守周歆以儲進，儲極言天降災咎之由，上召見儲，儲試解棼絲，衆莫能理，儲拔劍斷絲，對曰，反經任勢，臨事宜然，上深偉之，除郎中，尋出爲句曲令，六年，還阜陵令，遭母喪，築土成墳，種松柏嘉木數十本，致鸞鶴白兔之瑞，元和初，轉洛陽令，和帝永元五年六月，將郊祭，以儲善天文，周之，勸帝毋往，其日天晴，帝遂行，詔責其欺，儲曰，臣受書先師，推步朔晦，今各時日至，願乘輿勿還，使者去，儲歎曰，爲人臣恥蒙不忠名，遂自殺，比葬，迴雨沃大如瓜子，兩溝後乘土皆疾馳去，帝大驚，使召儲，已死，帝甚傷之，追贈太常尚書令，封黎侯，詔護其喪還葬，世皆言聖公仙去，於是民廟祀之，兄儕、南郡太守，儼、丹陽太守，剛、果皆類儲。

1445931
081·18
0022

郡國大水

中平五年郡國六大水出補注臣昭案袁山松書曰山陽、梁、沛、彭城、下邳、東海、琅邪則是七郡顧炎武帝紀中平五年郡國七大水

費澤

郡國志河南尹滎陽有費澤補注左傳宣十二年楚潘黨逐魏錡及滎杜預曰縣東滎澤也顧炎武案以補注證之費澤當是滎澤之譌水經濟水注京相璠曰滎澤在滎陽縣東南

廣城

新城有廣城聚補注有廣城苑顧炎武案陳壽傳車駕幸廣城校獵李注廣城苑名在今汝州梁縣西馬融傳作廣成

蔡城

河內郡此闕邑有蔡城補注蔡叔邑此猶鄭管城之類乎顧炎武案水經沁水注丹水逕郟城西司馬彪郡國志曰山陽有郟城京相璠曰河內山陽西北六十里有郟城竹書紀年曰梁惠王元年趙成侯侯韓懿侯若伐我蔡即此城也與劉昭本異

嚴城

京兆尹新豐有嚴城顧炎武案劉玄傳及赤眉立劉盆子更始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軍振以拒之李注振音子侯反續漢志曰新豐有鴻門亭振城即此也嚴是振字之譌

固始

汝南郡固始故寢也光武中興更名有寢丘顧炎武案前書地理志寢屬汝南郡固始屬淮陽國光武以固始并入寢又改寢爲固始故志於固始下不言故屬淮陽

沙鹿

魏郡元城城故沙鹿顧炎武案城上有脫字當作有五鹿城故沙鹿前書元后傳元城郭東有五鹿之墟即沙鹿地也是其證

饒陽

安平國饒陽故名饒屬涿顧炎武案前書地理志涿郡屬縣本名饒陽光武紀光武趣駕南轅至饒陽東京初年亦不作饒此名饒二字是衍文五行志解瀆亭屬饒陽河間縣也是順帝以後所改

堂陽

東平國東平陸有堂陽亭補注故縣後省顧炎武案前書地理志堂陽屬鉅鹿郡東京省與此絕遠注誤證

東海郡

東海郡錢氏大昕考異按光武封子彊爲東海王傳國最久中間無改國爲郡之事此郡字當爲國之譌又按建武二年封兄子興爲魯王二十八年徙封北海此後無封魯王者而志稱國不稱郡蓋自光武以

魯國益封東海恭王終東京之世魯常爲東海國所屬而魯國之名未改顧炎武案東海恭王傳帝以彊廣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故昭弭都魯是彊封東海而國都在魯故終東京之世魯稱國留相而東海仍爲郡錢氏之說非也

蘇城

樂安國蓼城補注杜預曰縣東北有蘇城顧炎武案左氏昭二十年傳聊、蘇以東杜預注聊蘇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東北有蘇城蓼城非聊城注誤證

蓼國

南陽郡棘陽有黃淳聚補注杜預曰蓼國在東南前志蓼國湖陽是顧炎武案蓼當作廖前書地理志湖陽故廖國也師古曰廖音力救反左氏傳作蓼字其音同耳蓼國在六安皋陶後爲楚所滅與此別

東部候官

會稽郡東部候國錢氏考異按宋書州郡志候官前漢無後漢曰東候官屬會稽此東部候國當即東部候官之譌顧炎武案三國志虞翻傳翻迫隨營離到東部候官候官長閉城不受東部候官會稽東部之候官城也張掖屬國上郡龜茲屬國皆有候官城後省稱爲東候官

邛郲置

蜀郡屬國嚴道有邛僰九折坂者邛郲置顧炎武案前書淮南厲王傳有可奏請處蜀嚴道邛郲張晏曰嚴道蜀郡縣也邛郲置名邛郲置當是邛郲置之譌

北新城

涿郡北新城顧炎武案揉程、涿郡新城人也李注東觀記曰北新城人前書地理志北新成屬中山國此不言故屬中山亦脫文

21101000162155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１３　　总类、考据
作者=
页数=７１６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